

观世音菩萨专集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姚秦，鳩摩羅什譯）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姚秦三藏 鳩摩羅什 譯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枷锁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

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无尽意言：「甚多！世尊！」

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
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正法華經光世音普門品（西晉，竺法護譯）

正法華經 光世音普門品第二十三

西晉月氏國 三藏竺法護 譯

于是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露右臂，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所以名之光世音乎？义何所趣耶？」

佛告无尽意曰：「此族姓子！若有众生，遭亿百千垓困厄患难苦毒无量，适闻光世音菩萨名者，辄得解脱无有众恼，故名光世音。」

「若有持名执在心怀，设遇大火然其山野，烧百草木丛林屋宅，身堕火中，得闻光世音名，火即寻灭。」

「若入大水江河驶流，心中恐怖，称光世音菩萨，一心自归，则威神护令不见溺，使出安隐。」

「若入大海，百千亿垓众生豪贱，处海深渊无底之原，采致金银杂珠明月，如意实珠水精琉璃，车磔马瑙珊瑚虎魄，载满船宝。假使风吹其船，流堕黑山回波，若经鬼界值魔竭鱼，众中一人窃独心念光世音菩萨功德威神，而称名号。皆得解脱一切众患，及其伴侣众得济渡，不遇诸魔邪鬼之厄，故名光世音。」

佛言：「族姓子！若见怨贼欲来危害，即称光世音菩萨名号，而自归命。贼所持刀杖，寻段段坏，手不得举，自然慈心。」

「设族姓子！此三千大千世界满中诸鬼神，众邪逆魅欲来烧人，一心称呼光世音名，自然为伏不能妄犯，恶心不生不得邪观。」

「若人犯罪若无有罪，若为恶人县官所录，缚束其身桎械在体，若枷锁之，闭在牢狱，拷治苦毒，一心自归，称光世音名号，疾得解脱，开狱门出无能拘制，故名光世音。」

佛言：「如是族姓子！光世音境界，威神功德难可限量，光光若斯，故号光世音。」

佛告无尽意：「假使族姓子，此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逆盗贼怨害，执持兵杖刀刃矛戟，欲杀万民。一部贾客，独自经过在于其路，赍持重宝。导师恐怖心自念言：『此间多贼，将无危我劫夺财宝，当设权计脱此众难，不见危害。谓众贾人不宜恐惧，等共一心俱同发声，称光世音菩萨威神，辄来拥护令无恐惧，普心自归便脱众难，不遇贼害。』众贾人闻悉共受教，咸俱同声称光世音，身命自归愿脱此畏难。适称其名，贼便退却不敢触犯，众贾解脱永无恐怖。」

「光世音菩萨，威德境界巍巍如是，故曰光世音。」

佛复告无尽意菩萨：「若有学人，淫怒痴盛，稽首归命光世音菩萨，淫怒痴休。观于无常苦空非身，一心得定。」

「若有女人，无有子姓，求男求女，归光世音，辄得男女。一心精进自归命者，世世端正颜貌无比，见莫不欢。所生子姓而有威相，众人所爱愿乐欲见，殖众德本不为罪业。其光世音威神功德，智慧境界巍巍如是！其闻名者，所至到处终不虚妄，不愚邪害，致得无上道德果实，常遇诸佛真人菩萨高德正士，不与逆人，无反复会。若闻名执持怀抱，功德无量不可称载。」

「若有供养六十二亿江河沙诸菩萨等，是诸菩萨，皆使现在等行慈心。若族姓子女，尽其形寿，供养衣被饮食床卧具病瘦医药一切所安，福宁多不？」

无尽意曰：「多矣！世尊！不可限量。所以者何？是诸菩萨，无央数亿不可譬喻。」

佛言：「虽供养此无限菩萨，不如一归光世音，稽首作礼，执持名号，福过于彼，况复供养。虽复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诸菩萨等，执持名号，计此二福，亿百千劫不可尽极，终不相比，是故名曰光世音。」

于是无尽意菩萨，前白佛言：「光世音，以何因缘游忍世界？云何说法？何谓志愿？所行至法善权方便境界云何？」

佛言：「族姓子！光世音菩萨所游世界，或现佛身而班宣法；或现菩萨形像色貌，说经开化；或现缘觉或现声闻；或现梵天帝像而说经道；或撻沓和像；欲度鬼神现鬼神像；欲度豪尊现豪尊像；或复示现大神妙天像；或转轮圣王化四域像；或殊特像；或复反足罗刹形像；或将军像；或现沙门梵志之像；或金刚神隐士独处仙人僮儒像。光世音菩萨，游诸佛土，而普示现若干种形，在所变化开度一切。是故族姓子！一切众生咸当供养光世音。其族姓子！所可周旋有恐惧者，令无所畏；已致无畏使普安隐，各自欣庆，故游忍界。」

于是无尽意菩萨，即解己身百千宝瓔，以用贡上于光世音：「惟愿正士，受此法供己身所有殊异宝瓔。」

而不肯受。

时无尽意复谓光世音：「唯见愍念以时纳受，愿勿拒逆。」

时光世音心自计念，不用是宝。

无尽意言：「唯复垂愍诸天龙神撻沓和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睺勒人及非人。」

受其宝瓔辄作两分，一分奉上能仁如来，一分供养众宝如来至真等正觉贡上宝寺。

「其族姓子，普为一切，以是之故，神足变化游忍世界，无所不济。」

于是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假使有人，闻光世音所行德本，终不虚妄，世世安隐至无极慧。其光世音，神足变化普至道门，所显威神而无穷极。」

佛说是普门道品，彼时会中八万四千人，至无等伦，寻发无上正真道意。

添品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隋，闍崛多共笈多譯）

添品妙法蓮華經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四

隋 天竺三藏闍崛多共笈多 譯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磑、马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拴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恭敬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殖德本，众人爱敬。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无尽意言：「甚多！世尊！」

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直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故，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尔时，庄严幢菩萨问无尽意菩萨言：「佛子！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无尽意菩萨即便遍观观世音菩萨过去愿海，告庄严幢菩萨言：「佛子！谛听！观世音菩萨所行

之行。」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说偈言：

「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问彼
佛子何因缘	名为观世音
具足妙相尊	偈答无尽意
汝听观音行	善应诸方所
弘誓深如海	历劫不思议
侍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我为汝略说	闻名及见身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假使兴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或漂流巨海	鱼龙诸鬼难
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或在须弥峰	为人所推堕
念彼观音力	如日虚空住
或被恶人逐	堕落金刚山
念彼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或值怨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彼观音力	咸即起慈心
或遭王难苦	临刑欲寿终
念彼观音力	刀寻段段坏
或囚禁枷锁	手足被杻械
念彼观音力	释然得解脱

咒咀诸毒乐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	彼即转回去
或遇恶罗杀	毒龙诸鬼等
念彼观音力	时悉不敢害
若恶兽围绕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观音力	疾走无边方
虺蛇及蝮蝎	毒毒烟火燃
念彼观音力	寻声自回去
云雷鼓掣电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观音力	应时得消散
众生彼困厄	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具足神通力	广修智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刹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渐悉令灭
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慈观	常愿常瞻仰
无垢清净光	慧日破诸闇
能伏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澍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
诤讼经官处	怖畏军阵中
念彼观音力	众怨悉退散

妙音观世音	梵音海潮音
胜彼世间音	是故须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观世音净圣
于苦恼死厄	能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	慈眼视众生
福聚海无量	是故应顶礼」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華嚴經善財二十七參觀自在菩薩章（唐，實叉難陀譯）

华严经善财二十七参观自在菩萨章

于阗国三藏 实叉难陀奉 制译

（摘自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六十八）

（鞞瑟胝罗告善财言：）

「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名：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

即说颂曰：

「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

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

时，善财童子顶礼其足，绕无量匝已，殷勤瞻仰，辞退而去。

尔时，善财童子一心思惟彼居士教，入彼菩萨解脱之藏，得彼菩萨能随念力，忆彼诸佛出现次第，念彼诸佛相续次第，持彼诸佛名号次第，观彼诸佛所说妙法，知彼诸佛具足庄严，见彼诸佛成正等觉，了彼诸佛不思議业。

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宝石上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令其摄受一切众生。

善财见已，欢喜踊跃，合掌谛观，目不暂瞬，作如是念：「善知识者，则是如来；善知识者，一切法云；善知识者，诸功德藏；善知识者，难可值遇；善知识者，十力宝因；善知识者，无尽智炬；善知识者，福德根芽；善知识者，一切智门；善知识者，智海导师；善知识者，至一切智助道之具。」便即往诣大菩萨所。

尔时，观自在菩萨遥见善财，告言：「善来！汝发大乘意普摄众生，起正直心专求佛法，大悲深重救护一切，普贤妙行相续现前，大愿深心圆满清净，勤求佛法悉能领受，积集善根恒无厌足，顺善知识不违其教；从文殊师利功德智慧大海所生，其心成熟，得佛势力；已获广大三昧光明，专意希求甚深妙法，常见诸佛生大欢喜，智慧清净犹如虚空，既自明了复为他说，安住如来智慧光明。」

尔时，善财童子顶礼观自在菩萨足，绕无数匝，合掌而住，白言：「圣者！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而未知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云何修菩萨道？我闻圣者善能教诲，愿为我说！」

菩萨告言：

「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已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我已成就菩萨大悲行解脱门。善男子！我以此菩萨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

「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现色身，摄取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議色净光明网，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或为说法，或现神变，令其心悟而得成熟；或为化现同类之形，与其共居而成熟之。

「善男子！我修行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离迷惑怖，离系缚怖，离杀害怖，离贫穷怖，离不活怖，离恶名怖，离于死怖，离大众怖，离恶趣怖，离黑闇怖，离迁移怖，离爱别怖，离怨会怖，离逼迫身怖，离逼迫心怖，离忧悲怖。复作是愿：

『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善男子！我以此方便，令诸众生离怖畏已，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

「善男子！我唯得此菩萨大悲行门。如诸菩萨摩訶萨，已净普贤一切愿，已住普贤一切行，常行一切诸善法，常入一切诸三昧，常住一切无边劫，常知一切三世法，常诣一切无边刹，常息一切众生恶，常长一切众生善，常绝众生生死流；而我云何能知能说彼功德行？」

般若波罗蜜多心經（唐，玄奘譯）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唐三藏法师 玄奘 译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

揭帝揭帝，般罗揭帝，般罗僧揭帝，菩提僧莎诃。

佛說觀無量壽佛經（劉宋，[彊-弓]良耶舍譯）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宋西域三藏 曇良耶舍 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萨三万二千，文殊师利法王子而为上首。

尔时王舍大城，有一太子，名阿闍世。随顺调达恶友之教，收执父王频婆娑罗，幽闭置于七重室内，制诸群臣，一不得往。国大夫人，名韦提希。恭敬大王，澡浴清净，以酥蜜和[麴-菊+少]，用涂其身。诸瓔珞中，盛葡萄浆，密以上王。尔时大王食[麴-菊+少]饮浆，求水漱口。漱口毕已，合掌恭敬，向耆闍崛山，遥礼世尊，而作是言：「大目乾连，是吾亲友，愿兴慈悲，授我八戒。」时目乾连如鹰隼飞，疾至王所。日日如是，授王八戒。世尊亦遣尊者富楼那，为王说法。如是时间，经三七日，王食[麴-菊+少]蜜，得闻法故，颜色和悦。

时阿闍世问守门人：「父王今者犹存在耶？」时守门者白言：「大王！国大夫人身涂[麴-菊+少]蜜，瓔珞盛浆，持用上王。沙门目连及富楼那，从空而来，为王说法，不可禁制。」

时阿闍世闻此语已，怒其母曰：「我母是贼，与贼为伴。沙门恶人，幻惑咒术，令此恶王多日不死。」即执利剑，欲害其母。

时有一臣，名曰月光，聪明多智。及与耆婆，为王作礼。白言：「大王！臣闻毗陀论经说，劫初已来，有诸恶王，贪国位故，杀害其父，一万八千，未曾闻有无道害母。王今为此杀逆之事，污刹利种，臣不忍闻。是梅陀罗，我等不宜复住于此。」

时二大臣说此语竟，以手按剑，却行而退。时阿闍世惊怖惶惧，告耆婆言：「汝不为我耶？」耆婆白言：「大王！慎莫害母。」王闻此语，忏悔求救，即便舍剑，止不害母。敕语内官，闭置深宫，不令复出。

时韦提希被幽闭已，愁忧憔悴。遥向耆闍崛山，为佛作礼，而作是言：「如来世尊，在昔之时，恒遣阿难，来慰问我。我今愁忧，世尊威重，无由得见。愿遣目连、尊者阿难，与我相见。」作是语已，悲泣雨泪，遥向佛礼。未举头顷，尔时世尊在耆闍崛山，知韦提希心之所念，即敕大目犍连及以阿难，从空而来。佛从耆闍崛山没，于王宫出。

时韦提希礼已举头，见世尊释迦牟尼佛，身紫金色，坐百宝莲华，目连侍左，阿难在右。释梵护世诸天，在虚空中，普雨天华，持用供养。时韦提希见佛世尊，自绝瓔珞，举身投地，号泣向佛。白言：「世尊！我宿何罪，生此恶子？世尊！复有何等因缘，与提婆达多，共为眷属？唯愿世尊，为我广说无忧恼处，我当往生，不乐阎浮提浊恶世也。此浊恶处，地狱、饿鬼、畜生盈满，多不善聚。愿我未来，不闻恶声，不见恶人。今向世尊五体投地，求哀忏悔。唯愿佛日，教我观于清净业处。」

尔时世尊放眉间光，其光金色，遍照十方无量世界。还住佛顶，化为金台，如须弥山。十方诸

佛净妙国土，皆于中现。或有国土，七宝合成；复有国土，纯是莲花；复有国土，如自在天宫；复有国土，如颇梨镜。十方国土，皆于中现。有如是等无量诸佛国土，严显可观，令韦提希见。时韦提希白佛言：「世尊！是诸佛土，虽复清净，皆有光明，我今乐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唯愿世尊教我思惟，教我正受。」

尔时世尊即便微笑，有五色光，从佛口出，一一光照频婆娑罗王顶。尔时大王虽在幽闭，心眼无障。遥见世尊，头面作礼。自然增进，成阿那含。尔时世尊告韦提希：「汝今知不，阿弥陀佛去此不远。汝当系念，谛观彼国净业成者。我今为汝广说众譬，亦令未来世一切凡夫，欲修净业者，得生西方极乐国土。欲生彼国者，当修三福：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如此三事，名为净业。」佛告韦提希：「汝今知不，此三种业，乃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净业正因。」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如来今者，为未来世一切众生，为烦恼贼之所害者，说清净业。善哉！韦提希！快问此事。阿难！汝当受持，广为多众，宣说佛语。如来今者，教韦提希及未来世一切众生，观于西方极乐世界。以佛力故，当得见彼清净国土，如执明镜，自见面像。见彼国土极妙乐事，心欢喜故，应时即得无生法忍。」

佛告韦提希：「汝是凡夫，心想羸劣，未得天眼，不能远观。诸佛如来，有异方便，令汝得见。」时韦提希白佛言：「世尊！如我今者，以佛力故，见彼国土。若佛灭后，诸众生等，浊恶不善，五苦所逼，云何当见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佛告韦提希：「汝及众生，应当专心系念一处，想于西方。云何作想？凡作想者，一切众生，自非生盲，有目之徒，皆见日没。当起想念，正坐西向，谛观于日，令心坚住，专想不移。见日欲没，状如悬鼓。既见日已，闭目开目，皆令明了。是为日想，名曰初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初观成已，次作水想。想见西方一切皆是大水，见水澄清，亦令明了，无分散意。既见水已，当起冰想。见冰映彻，作琉璃想。此想成已，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幢，擎琉璃地。其幢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光明，八万四千色，映琉璃地，如亿千日，不可具见。琉璃地上，以黄金绳，杂厕间错，以七宝界，分齐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花，又似星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于台两边，各有百亿花幢，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之音。是为水想，名第二观。此想成时，一一观之，极令了了。闭目开目，不令散失。唯除食时，恒忆此事。作此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水想成已，名为粗见极乐国地。若得三昧，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具说。是为地想，名第三观。」

佛告阿难：「汝持佛语，为未来世一切大众，欲脱苦者，说是观地法。若观是地者，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舍身他世，必生净国，心得无疑。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地想成已，次观宝树。观宝树者，一一观之，作七重行树想。一一树，

高八千由旬。其诸宝树，七宝花叶，无不具足。一一华叶，作异宝色。琉璃色中，出金色光；颇梨色中，出红色光；马脑色中，出车磔光；车磔色中，出绿真珠光。珊瑚琥珀，一切众宝，以为映饰。妙真珠网，弥覆树上。一一树上，有七重网。一一网间，有五百亿妙华宫殿，如梵王宫。诸天童子，自然在中。一一童子，有五百亿释迦毗楞伽摩尼宝以为瓔珞。其摩尼光，照百由旬，犹如和合百亿日月，不可具名。众宝间错，色中上者。此诸宝树，行行相当，叶叶相次。于众叶间，生诸妙花。花上自然有七宝果。一一树叶，纵广正等二十五由旬。其叶千色，有百种画，如天瓔珞。有众妙华，作阎浮檀金色。如旋火轮，宛转叶间。踊生诸果，如帝释瓶。有大光明，化成幢幡无量宝盖。是宝盖中，映现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佛事。十方佛国，亦于中现。见此树已，亦当次第一观之。观见树茎枝叶华果，皆令分明。是为树想，名第四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树想成已，次当想水。欲想水者，极乐国土有八池水。一一池水，七宝所成。其宝柔软，从如意珠王生，分为十四支。一支，作七宝色。黄金为渠，渠下皆以杂色金刚以为底沙。一一水中，有六十亿七宝莲花。一一莲华，团圆正等十二由旬。其摩尼水流注华间，寻树上下。其声微妙，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复有赞叹诸佛相好者，从如意珠王，踊出金色微妙光明。其光化为百宝色鸟，和鸣哀雅，常赞念佛、念法、念僧。是为八功德水想，名第五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众宝国土，一一界上，有五百亿宝楼。其楼阁中，有无量诸天，作天伎乐。又有乐器悬处虚空，如天宝幢，不鼓自鸣。此众音中，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此想成已，名为粗见极乐世界宝树、宝地、宝池，是为总观想，名第六观。若见此者，除无量亿劫极重恶业。命终之后，必生彼国。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除苦恼法。汝等忆持，广为大众，分别解说。」

说是语时，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大势至是二大士，侍立左右。光明炽盛，不可具见。百千阎浮檀金色，不得为比。

时韦提希见无量寿佛已，接足作礼。白佛言：「世尊！我今因佛力故，得见无量寿佛及二菩萨。未来众生，当云何观无量寿佛及二菩萨？」

佛告韦提希：「欲观彼佛者，当起想念，于七宝地上，作莲花想。令其莲花，一一叶，作百宝色。有八万四千脉，犹如天画。一脉有八万四千光，了了分明，皆令得见。华叶小者，纵广二百五十由旬。如是莲华，有八万四千大叶。一一叶间，有百亿摩尼珠王，以为映饰。一一摩尼珠，放千光明。其光如盖，七宝合成，遍覆地上。释迦毗楞伽摩尼宝，以为其台。此莲花台，八万金刚甄叔迦宝、梵摩尼宝、妙真珠网，以为交饰。于其台上，自然而有四柱宝幢。一一宝幢，如百千万亿须弥山。幢上宝幔，如夜摩天宫。复有五百亿微妙宝珠，以为映饰。一一宝珠，有八万四千光。一一光，作八万四千异种金色。一一金色，遍其宝土，处处变化，各作异相。或为金刚台，或作真珠网，或作杂花云。于十方面，随意变现，施作佛事。是为花座想，名第七观。」

佛告阿难：「如此妙花，是本法藏比丘愿力所成。若欲念彼佛者，当先作此妙花座想。作此想时，不得杂观，皆应一一观之。一一叶、一一珠、一一光、一一台、一一幢，皆令分明。如于镜

中，自见面像。此想成者，灭除五百亿劫生死之罪，必定当生极乐世界。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已，次当想佛。所以者何？诸佛如来，是法界身，遍入一切众生心想中。是故汝等心想佛时，是心即是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是心作佛，是心是佛。诸佛正遍知海，从心想生。是故应当一心系念，谛观彼佛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想彼佛者，先当想像。闭目开目，见一宝像，如阎浮檀金色，坐彼华上。像既坐已，心眼得开，了了分明。见极乐国七宝庄严，宝地、宝池、宝树行列。诸天宝缯，弥覆树上，众宝罗网，满虚空中。见如此事，极令明了，如观掌中。见此事已，复当更作一大莲华，左佛左边，如前莲华，等无有异。复作一大莲华，在佛右边。想一观世音菩萨像，坐左华座，亦放金光，如前无异。想一大势至菩萨像，坐右华座。此想成时，佛菩萨像皆放妙光。其光金色，照诸宝树。一一树下，亦有三莲华。诸莲华上，各有一佛二菩萨像，遍满彼国。此想成时，行者当闻水流光明，及诸宝树、鳧雁鸳鸯皆说妙法。出定入定，恒闻妙法。行者所闻，出定之时，忆持不舍，令与修多罗合。若不合者，名为妄想。若与合者，名为粗想见极乐世界。是为想像，名第八观。作是观者，除无量亿劫生死之罪，于现身中，得念佛三昧。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此想成已，次当更观无量寿佛身相光明。阿难当知，无量寿佛，身如百千万亿夜摩天阎浮檀金色。佛身高六十万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眉间白毫，右旋宛转，如五须弥山。佛眼清净如四大海水，清白分明。身诸毛孔，演出光明，如须弥山。彼佛圆光，如百亿三千大千世界。于圆光中，有百万亿那由他恒河沙化佛。一一化佛，亦有众多无数化菩萨，以为侍者。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中，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中，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其光相好，及与化佛，不可具说。但当忆想，令心明见。见此事者，即见十方一切诸佛。以见诸佛故，名念佛三昧。作是观者，名观一切佛身。以观佛身故，亦见佛心。诸佛心者，大慈悲是。以无缘慈，摄诸众生。作此观者，舍身他世，生诸佛前，得无生忍。是故智者，应当系心，谛观无量寿佛。观无量寿佛者，从一相好入。但观眉间白毫，极令明了。见眉间白毫相者，八万四千相好，自然当见。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得见无量诸佛故，诸佛现前受记。是为遍观一切色想，名第九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无量寿佛了了分明已，次亦应观观世音菩萨。此菩萨身长八十亿那由他恒河沙由旬，身紫金色。顶有肉髻，项有圆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一一化佛，有五百菩萨、无量诸天以为侍者。举身光中，五道众生、一切色相，皆于中现。顶上，毗楞伽摩尼妙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有一立化佛，高二十五由旬。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眉间毫相，备七宝色，流出八万四千种光明。一一光明，有无量无数百千化佛。一一化佛，无数化菩萨以为侍者，变现自在，满十方界。臂如红莲花色，有八十亿微妙光明，以为瓔珞。其瓔珞中，普现一切诸庄严事。手掌作五百亿杂莲华色。手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犹如印文。一一画，有八万四千色。一一色，有八万四千光，其光柔软，普照一切。以此宝手，接引众生。举足时，足下有千辐轮相，自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下足时，有金刚摩尼花。布散一切，莫不弥满。其余身相，众好具足，如佛无异。唯顶上肉髻，及无见顶相，不及世尊。是为观观世音菩萨真实色身想，名第十观。」

佛告阿难：「若欲观观世音菩萨，当作是观。作是观者，不遇诸祸，净除业障，除无数劫生死

之罪。如此菩萨，但闻其名，获无量福，何况谛观。若有欲观观世音菩萨者，当先观顶上肉髻，次观天冠。其余众相，亦次第观之。悉令明了，如观掌中。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次观大势至菩萨。此菩萨身量大小，亦如观世音。圆光面各二百二十五由旬，照二百五十由旬。举身光明，照十方国，作紫金色。有缘众生，皆悉得见。但见此菩萨一毛孔光，即见十方无量诸佛净妙光明。是故号此菩萨名无边光。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涂，得无上力。是故号此菩萨名大势至。此菩萨天冠，有五百宝莲华。一一宝华，有五百宝台。一台中，十方诸佛净妙国土广长之相，皆于中现。顶上肉髻，如钵头摩花。于肉髻上，有一宝瓶，盛诸光明，普现佛事。余诸身相，如观世音，等无有异。此菩萨行时，十方世界，一切震动。当地动处，各有五百亿宝花。一一宝花，庄严高显，如极乐世界。此菩萨坐时，七宝国土，一时动摇。从下方金光佛刹、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于其中间，无量尘数分身无量寿佛，分身观世音、大势至，皆悉云集极乐国土。侧塞空中，坐莲华座，演说妙法，度苦众生。作此观者，名为观见大势至菩萨。是为观大势至色身相。观此菩萨者，名第十一观。除无数劫阿僧祇生死之罪。作是观者，不处胞胎，常游诸佛净妙国土。此观成已，名为具足观观世音、及大势至。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见此事时，当起想作心自见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于莲华中，结跏趺坐。作莲华合想，作莲华开想。莲华开时，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想。眼目开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及与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与十二部经合。若出定时亿持不失。见此事已，名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是为普观想，名第十二观。无量寿佛化身无数，与观世音及大势至，常来至此行人之所。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若欲至心生西方者，先当观于一丈六像，在池水上。如先所说无量寿佛，身量无边，非是凡夫心力所及。然彼如来宿愿力故，有忆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况复观佛具足身相。阿弥陀佛神通如意，于十方国，变现自在。或现大身满虚空中，或现小身丈六八尺。所现之形，皆真金色。圆光化佛，及宝莲花，如上所说。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于一切处，身同众生。但观首相，知是观世音，知是大势至。此二菩萨，助阿弥陀佛普化一切。是为杂想观，名第十三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凡生西方有九品人，上品上生者，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复有三种众生，当得往生。何等为三？一者，慈心不杀，具诸戒行；二者，读诵大乘方等经典；三者，修行六念，回向发愿，愿生彼佛国。具此功德，一日乃至七日，即得往生。生彼国时，此人精进勇猛故，阿弥陀如来与观世音、及大势至、无数化佛、百千比丘声闻大众、无量诸天、七宝宫殿。观世音菩萨执金刚台，与大势至菩萨，至行者前。阿弥陀佛放大光明，照行者身。与诸菩萨，授手迎接。观世音、大势至，与无数菩萨，赞叹行者，劝进其心。行者见已，欢喜踊跃。自见其身，乘金刚台，随从佛后，如弹指顷，往生彼国。生彼国已，见佛色身，众相具足。见诸菩萨，色相具足。光明宝林，演说妙法。闻已，即悟无生法忍。经须臾间，历事诸佛，遍十方界。于诸佛前，次第受记。还至本国，得无量百千陀罗尼门。是名上品上生者。」

「上品中生者，不必受持读诵方等经典。善解义趣，于第一义，心不惊动，深信因果，不谤大

乘。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行此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与观世音、及大势至、无量大众，眷属围绕，持紫金台，至行者前。赞言：『法子！汝行大乘，解第一义，是故我今来迎接汝。』与千化佛，一时授手。行者自见坐紫金台，合掌叉手，赞叹诸佛。如一念顷，即生彼国七宝池中。此紫金台，如大宝花，经宿即开。行者身作紫磨金色，足下亦有七宝莲华。佛及菩萨，俱放光明，照行者身，目即开明。因前宿习，普闻众声，纯说甚深第一义谛。即下金台，礼佛合掌，赞叹世尊。经于七日，应时即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不退转。应时即能飞至十方，历事诸佛。于诸佛所，修诸三昧。经一小劫，得无生法忍，现前受记。是名上品中生者。

「上品下生者，亦信因果，不谤大乘，但发无上道心。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彼行者命欲终时，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并大势至，与诸眷属，持金莲华，化作五百化佛，来迎此人。五百化佛，一时授手。赞言：『法子！汝今清净，发无上道心，我来迎汝。』见此事时，即自见身坐金莲花。坐已，华合，随世尊后，即得往生七宝池中。一日一夜，莲花乃开。七日之中，乃得见佛。虽见佛身，于众相好，心不明了。于三七日后，乃了了见。闻众音声，皆演妙法。游历十方，供养诸佛。于诸佛前，闻甚深法。经三小劫，得百法明门，住欢喜地。是名上品下生者。是名上辈生想，名第十四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中品上生者，若有众生，受持五戒，持八戒斋，修行诸戒，不造五逆，无众过恶。以此善根，回向愿求生于西方极乐世界。行者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比丘、眷属围绕，放金色光，至其所，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赞叹出家，得离众苦。行者见已，心大欢喜。自见己身，坐莲花台，长跪合掌，为佛作礼。未举头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莲花寻开。当华敷时，闻众音声，赞叹四谛。应时即得阿罗汉道、三明六通，具八解脱。是名中品上生者。

「中品中生者，若有众生，若一日一夜持八戒斋，若一日一夜持沙弥戒，若一日一夜持具足戒，威仪无缺。以此功德，回向愿求生极乐国。戒香薰修，如此行者，命欲终时，见阿弥陀佛与诸眷属，放金色光，持七宝莲花，至行者前。行者自闻空中有声，赞言：『善男子！如汝善人，随顺三世诸佛教故，我来迎汝。』行者自见坐莲花上，莲花即合，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在宝池中，经于七日，莲花乃敷。花既敷已，开目合掌，赞叹世尊。闻法欢喜，得须陀洹。经半劫已，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中生者。

「中品下生者，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孝养父母，行世仁义。此人命欲终时，遇善知识，为其广说阿弥陀佛国土乐事，亦说法藏比丘四十八大愿。闻此事已，寻即命终。譬如壮士屈伸臂顷，即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经七日，遇观世音，及大势至。闻法欢喜，得须陀洹。过一小劫，成阿罗汉。是名中品下生者。是名中辈生想，名第十五观。作是观者，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作众恶业。虽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此愚人，多造恶法，无有惭愧。命欲终时，遇善知识，为赞大乘十二部经首题名字。以闻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极重恶业。智者复教合掌叉手，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尔时彼佛，即遣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者前。赞言：『善哉善男子！汝称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迎汝。』作是语已，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室。见已欢喜，即便命终。乘宝莲花，随化佛后，生宝池中。经七七日，莲花乃敷。当花敷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为说甚深十二部经。闻已信解，发无上道心。经十小劫，具百法明门，得入初地。是名下品上生者。得闻佛名、法名，及闻僧名、闻三宝名，即得往生。」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中生者，或有众生，毁犯五戒、八戒，及具足戒。如此愚人，偷僧祇物，盗现前僧物，不净说法，无有惭愧，以诸恶法而自庄严。如此罪人，以恶业故，应堕地狱。命欲终时，地狱众火，一时俱至。遇善知识，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十力威德，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亦赞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此人闻已，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地狱猛火，化为凉风，吹诸天华。华上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顷，即得往生七宝池中莲花之内。经于六劫，莲花乃敷。当华敷时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安慰彼人，为说大乘甚深经典。闻此法已，应时即发无上道心。是名下品中生者。」

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五逆十恶，具诸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遇善知识，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友告言：『汝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归命无量寿佛。』如是至心，令声不绝，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命终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十二大劫，莲花方开。当花敷时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即为其人广说实相，除灭罪法。闻已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辈生想，名第十六观。」

尔时世尊说是语时，韦提希与五百侍女，闻佛所说，应时即见极乐世界广长之相，得见佛身及二菩萨，心生欢喜，叹未曾有。豁然大悟，得无生忍。五百侍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世尊悉记，皆当往生。生彼国已，获得诸佛现前三昧。无量诸天，发无上道心。

尔时阿难，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当何名此经？此法之要，当云何受持？」佛告阿难：「此经名观极乐国土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亦名净除业障、生诸佛前。汝等受持，无令忘失。行此三昧者，现身得见无量寿佛，及二大士。若善男子，及善女人，但闻佛名、二菩萨名，除无量劫生死之罪，何况忆念！若念佛者，当知此人，即是人中芬陀利花，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为其胜友。当坐道场，生诸佛家。」佛告阿难：「汝好持是语。持是语者，即是持无量寿佛名。」

佛说此语时，尊者目连、尊者阿难，及韦提希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尔时世尊，足步虚空，还耆闍崛山。尔时阿难，广为大众，说如上事。无量人、天、龙、神、夜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礼佛而退。

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唐，般刺密帝譯）

大佛頂首楞嚴經觀世音菩薩圓通章

唐，般刺密帝 譯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我昔無數恒河沙劫，於時有佛，出現於世，名觀世音。我於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思修，入三摩地。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悲仰。

世尊！由我供養觀音如來，蒙彼如來，授我如幻聞熏聞修，金剛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世尊！若諸菩薩，入三摩地，進修無漏，勝解現圓，我現佛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寂靜妙明，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斷十二緣，緣斷勝性，勝妙現圓，我於彼前，現緣覺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有學，得四諦空，修道入滅，勝性現圓，我於彼前，現聲聞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塵，欲身清淨，我於彼前，現梵王身，而為說法，令其解脫。若諸眾生，欲為天主，統領諸天，我於彼前，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前，現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前，現大自在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鬼神，救護國土，我於彼前，現天大將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統世界，保護眾生，我於彼前，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生天宮，驅使鬼神，我於彼前，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為人王，我於彼前，現人王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主族姓，世間推讓，我於彼前，現長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談名言，清淨自居，我於彼前，現居士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治國土，剖斷邦邑，我於彼前，現宰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愛諸數術，攝衛自居，我於彼前，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好學出家，持諸戒律，我於彼前，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好學出家，持諸禁戒，我於彼前，現比丘尼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樂持五戒，我於彼前，現優婆塞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於彼前，現優婆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內政立身，以修家國，我於彼前，現女主身，及國夫人，命婦大家，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眾生，不壞男根，我於彼前，現童男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處女，愛樂處身，不求侵暴，我於彼前，現童女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天，樂出天倫，我現天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諸龍，樂出龍倫，我現龍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有藥叉，樂度本倫，我於彼前，現藥叉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乾闥婆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阿修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緊那羅，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緊那羅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羅伽，樂脫其倫，我於彼前，現摩呼羅伽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眾生，樂人修人，我現人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若諸非人，有形無形，有想無想，樂度其倫，我於彼前，皆現其身，而為說法，令其成就，是名妙淨三十二應，入國土身，皆以三昧，聞熏聞修，無作妙力，自在成就。

世尊！我復以此聞熏聞修，金剛三昧，無作妙力，與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眾生，同悲仰故，令諸眾生，於我身心，獲十四種無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觀音，以觀觀者，令彼十方苦惱眾生，觀其音聲，即得解脫。二者、知見旋復，令諸眾生，設入大火，火不能燒。三者、觀聽旋復，令諸眾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四者、斷滅妄想，心無殺害，令諸眾生，入諸鬼國，鬼不能害。五者、熏聞成聞，六根銷復，同於聲聽，能令眾生，臨當被害，刀段段壞，使其兵戈，猶如割水，亦如吹光，性無搖動。六者、聞熏精明，明遍法界，則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眾生，藥叉羅刹，鳩槃荼鬼，及毗舍遮，富單那等，雖近其傍，目不能視。七者、音性圓銷，觀聽返入，離諸塵妄，能令眾生，禁繫枷鎖，所不能著。八者、滅音圓聞，遍生慈力，能令眾生，經過險路，賊不能劫。九者、熏聞離塵，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婬眾生，遠離貪欲。十者、純音無塵，根境圓融，無對所對，能令一切忿恨眾生，離諸瞋恚。十一者、銷塵旋明，法界身心，猶如琉璃，朗徹無礙，能令一切昏鈍性障，諸阿顛迦，永離癡暗。十二者、融形復聞，不動道場，涉入世間，不壞世界，能遍十方，供養微塵諸佛如來，各各佛邊，為法王子，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男者，誕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圓通，明照無二，含十方界，立大圓鏡，空如來藏，承順十方微塵如來，祕密法門，受領無失，能令法界無子眾生，欲求女者，誕生端正，福德柔順，眾人愛敬，有相之女。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現住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數，修法垂範，教化眾生。隨順眾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圓通本根，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眾生，持我名號，與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我一名號，與彼眾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是名十四施無畏力，福備眾生。

世尊！我又獲是圓通，修證無上道故。又能善獲，四不思議，無作妙德。一者、由我初獲，妙妙聞心，心精遺聞，見聞覺知，不能分隔，成一圓融，清淨寶覺。故我能現，眾多妙容，能說無邊，祕密神咒其中或現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萬首，八萬四千，爍迦羅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萬臂，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萬目，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護眾生，得大自在。二者、由我聞思，脫出六塵，如聲度垣，不能為礙。故我妙能，現一一形，誦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無畏，施諸眾生。是故十方微塵國土，皆名我為，施無畏者。三者、由我修習，本妙圓通，清淨本根。所遊世界，皆令眾生，捨身珍寶，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證於究竟，能以珍寶，種種供養，十方如來。傍及法界，六道眾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長壽，得長壽。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佛問圓通，我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為第一。世尊！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於大會中，授記我為，觀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遍十方界。

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唐，般刺密帝譯）

大佛頂首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圓通章

唐，般刺密帝 譯

大勢至王子，與其同倫五十二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我憶往昔恆河沙劫，有佛出世，名無量光，十二如來相繼一劫，其最後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專為憶，一人專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見非見，二人相憶，二意念深，如是乃至從生至生，同於形影，不相乖異。十方如來憐念眾生，如母憶子。若子逃逝，雖憶何為。子若憶母，如母憶時，母子歷生不相違遠，若眾生心，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去佛不遠，不假方便，自得心開，如染香人，身有香氣，此則名曰香莊嚴。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無生忍。今於此界，攝念佛人，歸於淨土。佛問圓通，我無選擇，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得三摩地，斯為第一。

觀世音菩薩授記經（劉宋，曇無竭譯）

观世音菩萨授记经

宋黄龙国沙门 曇无竭 译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波罗奈仙人鹿苑中，与大比丘众二万人俱，菩萨万二千，其名曰师子菩萨、师子意菩萨、安意菩萨、无喻意菩萨、持地菩萨、般罗达菩萨、神天菩萨、实事菩萨、伽睺多菩萨、贤力菩萨、明天菩萨、爱喜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智行菩萨、专行菩萨、现无百菩萨、弥勒菩萨，如是等上首，菩萨摩訶萨万二千人俱。复有二万天子，善界天子、善住天子等，以为上首，皆住大乘。尔时世尊，与无量百千眷属围绕而为说法。

尔时会中，有一菩萨，名华德藏，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惟愿世尊，赐我中间，欲有所问。」佛告华德藏菩萨：「恣汝所问，诸有疑者，吾已知之，当为解说，令汝欢喜。」

尔时华德藏白佛言：「世尊！菩萨摩訶萨，云何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及五神通，得如幻三昧，以善方便能化其身，随众形类所成善根，而说说法，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佛告华德藏菩萨摩訶萨：「善哉！善哉！能于如来等正觉前，同如是义。汝华德藏，已于过去诸佛，殖诸善根，供养无数百千万亿诸佛世尊，于诸众生兴大悲心。善哉！华德藏！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对曰：「唯然！愿乐欲闻。」

佛告华德藏菩萨摩訶萨：「成就一法，得如幻三昧。得是三昧，以善方便能化其身，随众形类所成善根，而为说法，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等一法？谓无依止，不依三界，亦不依内，又不依外，于无所依得正观察。正观察已，便得正尽，而于觉知无所损减，以无减心悉度正慧。谓一切法从缘而起，虚假而有。一切诸法因缘而生，若无因缘，无有生法。虽一切法，从因缘生，而无所生。如是通达无生法者，得入菩萨真实之道，亦名得入大慈悲心，怜愍度脱一切众生。善能深解如是义已，则知一切诸法如幻，但以忆想语言造化法耳。然此忆想语言造化诸法，究竟悉空。善能通达诸法空已，是名速得如幻三昧。得三昧已，以善方便能化其身，随众形类而成善根，而为说法，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华德藏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于此众中，颇有菩萨得是三昧乎？」

佛言：「有！今是会中，弥勒菩萨、文殊师利等六十正士，不可思议大誓庄严，得是三昧。」

又白佛言：「世尊！唯此世界菩萨得是三昧，他方世界复有菩萨，成就如是如幻三昧？」

佛告华德藏：「西方过此亿百千刹，有世界名安乐。其国有佛，号阿弥陀如来应供正遍知，今现在说法。彼有菩萨，一名观世音，二名得大势，得是三昧。复次，华德藏！若有菩萨，从彼正士，七日七夜听受是法，便速得如幻三昧。」

华德藏菩萨白佛言：「世尊！彼国应有无量菩萨得是三昧，何以故？其余菩萨生彼国者，皆当往至彼正士所，听受是法？」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有无量阿僧祇菩萨摩訶萨，从彼正士得是三昧。」

花德藏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愿以神力，令彼正士至此世界，又令彼此两得相见。何以故？以彼正士至此刹故，善男子，善女人，成善根者，闻其说法得是三昧，又愿见彼安乐世界阿弥陀佛。令此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愿生彼国。生彼国已，绝不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受彼请已，即放眉间白毫相光，遍照三千大千国土。于此世界草木土石，须弥山王、目真邻陀山、大目真邻陀山、斫迦罗山、大斫迦罗山，乃至世界中间幽冥之处，普皆金色，莫不大明。日月晕曜及大力威光，悉不复现。遍照西方亿百千刹乃至安乐世界，悉皆金色。大光右绕彼佛七匝，于如来前廓然不现。彼国众生菩萨声闻，悉见此土及释迦文与诸众围绕说法，犹如掌中观阿摩勒果，皆生爱乐欢喜之心。唱如是言：「南无释迦如来应供正遍知。」于此众会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释梵四天王、菩萨、声闻，皆见安乐菩萨阿弥陀佛，菩萨声闻眷属围绕，晃若宝山高显殊特，威光赫奕普照诸刹，如净目人于一寻内睹面貌明了无碍。既见是已，欢喜踊跃，唱如是言：「南无阿弥陀如来应供正遍知。」时此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及种善根，愿生彼国。尔时安乐世界菩萨声闻，见此刹已，怪未曾有，欢喜合掌，礼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作如是言：「南无释迦牟尼佛，能为菩萨声闻说如是法！」尔时安乐世界六种震动，动遍动等遍动，摇遍摇等遍摇，震动遍震等遍震。

尔时观世音及得大势菩萨摩訶萨，白彼佛言：「甚奇世尊！释迦如来现希有事，何以故？彼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少现名号，令无想大地六种震动。」

尔时阿弥陀佛，告彼菩萨：「释迦牟尼不但此土现其名号，其余无量诸佛世界，悉现名号。大光普照六种震动，亦复如是。彼诸世界无量阿僧祇众生，闻释迦牟尼称誉名号，善根成就，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时彼众中四十亿菩萨，闻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名号，同声发愿，善根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即授记，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观世音及得大势菩萨摩訶萨，诣彼佛所，头面礼足，恭敬合掌，于一面住，白佛言：「世尊！释迦牟尼，放此光明，何因何缘？」

尔时彼佛告观世音：「如来应供等正觉，放斯光明，非无因缘，何以故？今日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将欲演说菩萨珍宝处三昧经，故先现瑞。」

尔时观世音，及得大势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我等欲诣娑婆世界，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听其说法。」

佛言：「善男子！宜知是时。」

时二菩萨即相谓言：「我等今日，定闻彼佛所说妙法。」

时二菩萨受佛教已，告彼四十亿菩萨眷属：「善男子！当共往诣娑婆世界，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听受正法。何以故？释迦牟尼如来应供等正觉，能为难事，舍净妙国，以本愿力，兴大悲心，于薄德少福，增贪恚痴，浊恶世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为说法。」

说是语是，菩萨声闻同声叹言：「彼土众生，得闻释迦牟尼如来应供正遍知名号，快得善利，何况得见发欢喜心！世尊！我等当共诣彼世界，礼拜供养释迦牟尼佛。」

佛言：「善男子！宜知是时。」

尔时观世音及得大势菩萨摩訶萨，与四十亿菩萨，前后围绕，于彼世界，以神通力各为眷属，化作四十亿庄严宝台。是诸宝台纵广十二由旬，端严微妙。其宝台上，有处黄金，有处白银，有处琉璃，有处颇梨，有处赤珠，有处车磔，有处马瑙，有处二宝黄金、白银，有处三宝金、银、琉璃，有处四宝黄金、白银、琉璃、颇梨，有处五宝金、银、琉璃、颇梨、赤珠，有处六宝黄金、白银、琉璃、颇梨、车磔、赤珠，有处七宝，乃至马瑙。又以赤珠、栴檀、优钵罗、钵昙摩、拘物头、分陀利而庄严之。又雨须曼那华、瞻卜花、波罗罗花、阿提目多花、罗尼花、瞿罗尼花、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波楼沙花、摩诃波楼沙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法花、卢遮那花、摩诃卢遮那花、遮迦花、摩诃遮迦花、苏楼至遮迦花、栴那花、摩诃栴那花、苏楼至栴那花、栴奴多罗花、他逻花、摩诃他逻花，其宝台上种种杂色，斑斓炜晔清净照耀。诸宝台上，有化玉女八万四千，或执箜篌琴瑟箏笛，琵琶鼓贝，如是无量众宝乐器，奏微妙音，俨然而住。或有玉女，执赤栴檀香，沉水栴檀香，或执黑沉水栴檀香，俨然而住。或有玉女，执优波罗、波头摩、拘物头、分陀利华，俨然而住。或有玉女，执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波楼沙花、摩诃波楼沙花、卢遮那花、摩诃卢遮那花、栴那花、摩诃栴那花、苏楼至栴那花、遮迦花、摩诃遮迦花、苏楼至遮迦花、陀罗花、摩诃陀罗花、苏楼至陀罗花，庄严而住。或有玉女，执一切花果，俨然而住。诸宝台上，众宝庄严师子之座，座上皆有化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自严身。台上各悬八万四千青黄赤白杂真珠，贯诸宝台上。各有八万四千众妙宝瓶，盛满末香，列置其上。诸宝台上，各有八万四千众宝妙盖，弥覆其上。诸宝台上，各有八万四千众宝树，殖其上。诸宝台上，各有八万四千宝铃，罗覆其上。诸宝树间有七宝池，八功德水盈满其中。青黄赤白杂宝莲花，光色鲜映。微风吹动，众宝行树出微妙音，其音和雅逾于天乐。诸宝台上，各有八万四千众妙宝绳，连绵树间。一一宝台，光明照耀八万四千由旬，莫不大明。

尔时观世音及得大势菩萨，与其眷属八千亿众诸菩萨俱，庄严宝台悉皆同等，譬如力士屈伸臂顷，从彼国没，至此世界。时彼菩萨以神通力，令此世界地平如水，与八十亿菩萨前后围绕，以大功德庄严成就，端严殊特无可为喻，光明遍照娑婆世界。

是诸菩萨诣释迦牟尼佛所，头面礼足，右绕七匝，却住一面，白佛言：「世尊！阿弥陀佛，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

又现彼土庄严妙事时，此菩萨及声闻众，见此宝台从妙庄严，叹未曾有，各作是念：「此诸宝庄严微妙，从安乐国至此世界，为是佛力？菩萨力耶？」

尔时华德藏菩萨承佛神力，白佛言：「甚奇！世尊！未曾有也！今此娑婆世界，众妙宝台庄严

如是，是谁威力？」

佛言：「是观世音及得大势神通之力，于此世界现大庄严。」

「甚奇！世尊！不可思议！彼善男子，愿行清净，能以神力庄严宝台，现此世界。」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彼善男子，已于无数亿那由他百千劫中，净诸善根，得如幻三昧。住是三昧，能以神通变化现如是事。又华德藏！汝今且观东方世界，为何所见？」

时华德藏即以菩萨种种天眼，观于东方恒河沙等诸佛世界，见彼佛前，皆有观世音及得大势，庄严如前，恭敬供养，皆称：「阿弥陀佛，问讯世尊，少病少恼，起居轻利，安乐行不？」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

尔时华德藏菩萨见是事已，欢喜踊跃，得未曾有，而白佛言：「甚奇！世尊！今此大士，乃能成就如是三昧，何以故？令此正士，能现庄严是诸佛刹。」

尔时世尊即以神力，令此众会见是事已，三万二千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华德藏菩萨白佛言：「世尊！是二正士，久如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何佛所？唯愿说之，令诸菩萨，修此愿行具足成就。」

佛言：「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善哉！世尊！愿乐欲闻。」

佛言：「乃往过去广远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我于尔时，为百千王。时初大王劫欲尽时，有世界名无量德聚安乐示现，其国有佛，号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是佛刹土，所有清净严饰之事，今为汝说。于意云何？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国土所有严净之事，宁为多不？」

答曰：「甚多！不可思议难可具说。」

佛告华德藏：「假使有人，分析一毛以为百毛，以一分毛滂大海水，于意云何？一毛端水于大海水，何者为多？」

答曰：「海水甚多，不可为譬。」

「如是华德藏，应作是知，阿弥陀国庄严之事，如毛端水。金光师子游戏佛国，如大海水。声闻菩萨，差降亦尔。彼金光师子游戏如来，亦为众生说三乘法。我于恒沙等劫，说此佛国功德庄严，菩萨声闻快乐之事，犹不能尽。

「尔时金光师子游戏如来法中有王，名曰威德王。千世界正法治化，号为法王。其威德王多诸子息，具二十八大人之相。是诸王子，皆悉住于无上之道。王有七万六千园观，其王诸子游戏其中。」

华德藏白佛言：「世尊！彼佛刹土有女人耶？」

佛言：「善男子！彼佛国土尚无女名，何况有实？其国众生净修梵行，纯一化生禅悦为食。彼威德王于八万四千亿岁，奉事如来不习余法，佛知至心，即为演说无量法印。何等为无量法印？华德藏菩萨！凡所修行，应当发于无量誓愿。何以故？菩萨摩訶萨，布施无量、持戒无量、忍辱无量、精进无量、禅定无量、智慧无量、所行六度摄生死无量、慈愍众生无量、庄严净土无量、音声无量、辩才无量。华德藏！乃至一念善相应回向无量。云何回向无量？如回向一切众生，令一切众生得无生证，以佛涅槃而般涅槃，是名回向无量。无边空无量、无相无量、无愿无量，无行如是，无欲实际，法性无生，无著解脱，涅槃无量。善男子！我但略说诸法无量。何以故？以一切法无有限量。」

「复次，华德藏！彼威德王，于其园观，入于三昧。其王左右有二莲花，从地踊出，杂色庄严，其香芬馥，如天栴檀。有二童子化生其中，加趺而坐。一名宝意，二名宝上。时威德王从禅定起，见二童子坐莲华藏，以偈问曰：

汝为天龙王 夜叉鸠槃荼

为人为非人 愿说其名号

「时王右面童子以偈答曰：

一切诸法空 云何问名号

过去法已灭 当来法未生

现在法不住 仁者问谁名

空法亦非人 非龙非罗刹

人与非人等 一切不可得

「左面童子而说偈言：

名名者悉空 名名不可得

一切法无名 而欲问名字

欲求真实名 未曾所见闻

夫生法即灭 云何而问名

说名字语言 皆是假施設

我名为宝意 彼名为宝上

「华德藏！是二童子说是偈已，与威德王俱诣佛所，头面礼足，右绕七匝，合掌恭敬于一面，时二童子即共同声，以偈问佛：

云何为供养 无上两足尊
愿说春义趣 闻者当奉行
花香众伎乐 衣食药卧具
如是等供养 云何为最胜

「尔时彼佛，即为童子而说偈言：

当发菩提心 广济诸群生
是则供正觉 三十二明相
设满恒沙刹 珍妙庄严具
奉献诸如来 及欢喜顶戴
不如以慈心 回向于菩提
是福为最胜 无题无有边
余供无过者 超逾不可计
如是菩提心 必成等正觉

「时二童子复说偈言：

诸天龙鬼神 听我师子吼
今于如来前 弘誓发菩提
生死无量劫 本际不可知
为一众生故 尔数劫行道
况此诸劫中 度脱无量众
修行菩提道 而生疲倦心
我若从今始 起于贪欲心
是则为欺诳 十方一切佛
嗔恚愚痴垢 慳嫉亦复然
今我说实语 远离于虚妄

我若于今始	起于声闻心
不乐修菩萨	是则欺世尊
亦不求缘觉	自济利己身
当于万亿劫	大悲度众生
如今日佛土	清净妙庄严
令我得道时	超逾亿百千
国无声闻众	亦无缘觉乘
纯有诸菩萨	其数无限量
众生净无垢	悉具上妙乐
出生于正觉	总持诸法藏
此誓若诚实	当动大千界
说如是偈已	应时普震动
百千众伎乐	演发和雅音
光耀微妙服	旋转而来降
诸天于空中	雨散众末香
其香普流熏	悦可众生心」

佛告华德藏：「于汝意云何？尔时威德王者岂异人乎？我身是也。时二童子，今观世音及得大势菩萨摩訶萨是也。善男子！是二菩萨于彼佛所，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华德藏白佛言：「甚奇！世尊！是善男子，未曾发心，成就如是甚深智慧，了达名字悉不可得。世尊！是二正士于彼先佛已曾供养，作诸功德？」

「善男子！此恒河沙悉可知数，而此大士先供养佛，种诸善根不可称计。虽未发于菩提之心，而以不可思议而自庄严，于诸众生为最勇猛。」

尔时华德藏菩萨白佛言：「世尊！其无量德聚安乐示现国土，为在何方？」

佛言：「善男子！今此西方安乐世界，当于尔时，号无量德聚安乐示现。」

华德藏菩萨白佛言：「世尊！愿为解说，令无量众生得大利益。是观世音于何国土成等正觉？世界庄严光明名号，声闻菩萨寿命所有，乃至成佛，其事云何？若世尊说是菩萨先所行愿，其余菩

萨闻是愿已，必当修行而得满足。」

佛言：「善哉！谛听！当为汝说。」

对曰：「唯然！愿乐欲闻。」

佛言：「善男子！阿弥陀佛寿命无量百千亿劫，当有终极。善男子！当来广远不可计劫，阿弥陀佛当般涅槃。般涅槃后，正法住世等佛寿命。在世灭后，所度众生悉皆同等。佛涅槃后，或有众生不见佛者，有诸菩萨，得念佛三昧，常见阿弥陀佛。复次，善男子！彼佛灭后，一切宝物浴池莲花众宝行树，常演法音与佛无异。善男子！阿弥陀佛正法灭后，过中夜分明相出时，观世音菩萨，于七宝菩提树下，结加趺坐，成等正觉，号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其佛国土自然七宝，众妙合成庄严之事。诸佛世尊，于恒沙劫说不能尽。善男子！我于今者为汝说譬，彼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国土庄严之事，方于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国土，百万千倍亿倍，亿兆载倍，乃至算数所不能及。其佛国土无有声闻缘觉之名，纯诸菩萨，充满其国。」

华德藏菩萨白佛言：「世尊！彼佛国土名安乐耶？」

佛言：「善男子！其佛国土号曰众宝普集庄严。善男子！普光功德山王如来，随其寿命。得大势菩萨，亲覲供养，至于涅槃。般涅槃后，奉持正法，乃至灭尽。法灭尽已，即于其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善住功德宝王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如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国土，光明寿命菩萨众，乃至法住等无有异。若善男子，善女人，闻善住功德宝王如来名者，皆得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善男子！若有女人，得闻过去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善住功德宝王如来名者，皆转女身；却四十亿劫生死之罪，皆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常得见佛，闻受正法，供养众僧，舍此身已，出家成无碍辩，速得总持。」

尔时会中六十亿众同声叹言：「南无十方般涅槃佛。」同心共议，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即受记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八万四千那由他众生，远尘离垢，于诸法中得法眼净。七千比丘漏尽意解。

尔时观世音及得大势菩萨，即以神力，令此众会悉见十方无数诸佛世尊，皆为授其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见已叹言：「甚奇！世尊！是诸如来为此大士授如是记！」

尔时华德藏菩萨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如来甚深经典，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广宣流布，得几所福？唯愿如来分别解说。何以故？当来恶世薄德众生，于此如来甚深经典，而不信受，以是因缘，长夜受苦难得解脱。世尊！唯愿说之，怜愍利益诸众生故。世尊！今此会中，多有利根善男子善女人，于当来世而作大明。」

佛言：「华德藏！善哉谛听！当为汝说。」

对曰：「受教！愿乐欲闻。」

佛言：「若善男子，以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置两肩上，尽其形寿，随所欲，衣食卧具，床

褥汤药，而供养之，所得功德，宁为多不？」

「甚多！世尊！若以慈心，供一众生随其所需，功德无量，何况一切。」

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典，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广宣流布，发菩提心，所得功德，百千万倍不可为譬。」

华德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从今日，于此如来所说经典，及过去当来三佛名号，常当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广宣流布，远离贪恚痴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虚妄。世尊！我成佛者，若有女人闻如是法，现转女身；转女身已，当为授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号曰离垢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

说是经已，华德藏菩萨摩訶萨，及诸比丘、比丘尼、菩萨、声闻、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闻佛所说，皆大欢喜。

觀世音菩薩往生淨土本緣經（失譯，摘自西晉錄）

观世音菩萨往生净土本缘经

失译人 今附西晋录

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鹫峰山顶，与大比丘众及诸大菩萨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恭敬围绕，而为说大菩萨本生因缘。尔时佛前有大光明，遍照南阎浮提，渐及佗方国土。而光明中说偈言曰：

成就大悲解脱门 常在娑婆补陀山

昼夜六变观世间 本愿因缘利一切

是时众会见此光明，闻说偈言，生未曾有想，莫不疑怪，次第问因缘无答者。尔时众中，有一菩萨摩訶萨，名曰总持自在，从座而起，便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缘，现此光明？谁人所放？我等大众，见斯光明，闻说偈颂，未知因缘，愿为我等，当说其因缘。」佛告总持自在菩萨：「善哉！善哉！汝等谛听。从此西方，过二十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众生无有众苦，但受诸乐。其国有佛，号阿弥陀。三乘圣众充满，其中有一生补处大士，名观世音自在，久植善根，成就大悲行愿，今来此土，为欲显示往生净土本末因缘，现此光明，普照世界，不久自来，汝等当问偈颂因缘。」尔时观世音菩萨摩訶萨，百千大菩萨众，俱共来诣鹫山顶。头面礼佛，赞叹供养已，退坐一面。时总持自在菩萨，承佛威力，往观世音所，共相慰问。自（编者注：「自」疑为「白」）观世音言：「善男子！所放光明，演说微妙伽陀，未识本末因缘，其意云何？」时观世音告总持自在言：「乃往过去，不可说阿僧祇劫前，当于南阎天竺，有一国，名摩涅婆吒。其国有一梵士，名曰长那，居家丰饶，有妻名摩那斯罗，未有子息。夫妇常叹恨，我等财产虽丰足，亦无余念，未有子息，是为遗恨。祈祷天神，殷重求子。其妻未久之间，有身月满，生男子，端正无比。至有三岁，复生男子。梵士得二子，欢喜踊跃，招占相使见二子。相者见而不悦，良久告言：『此儿虽端正，别离父母不久。』兄号早离，弟名速离。虽闻其言，夫妻相共爱养无厌。早离年至七岁，速离年至五岁，时母摩那斯罗，四大乖违，重病卒起，形色衰损，辛苦病恼，不得安卧，水食绝将，入死门时，二子有（编者注：「有」疑为「在」）母左右，瞻仰面目，忧悲啼哭。长（编者注：「长」疑为「其」）母闻子悲声，血泪交加，从病床而起，以左右手，摩二子头言：『生死败坏，不可免脱，占相所言，有实唯然。所恨汝等未及盛年，舍而别离，我有何罪报，汝等何无幸！』尔时早离在枕侧，闷绝而卧，良久苏起，呼天唱言：『我等如今者幼稚无识，非生母者，谁示明操道！天地空旷，神心无据，一何舍告别离！』悲母则诱谕言：『世间法尔，生者必灭，譬如驶流，必不久住。今听悲声，深生病惜。』又速离以幼稚心，舒于二手，繁细颈，高声啼哭。是时摩那斯罗语二子言：『明操至道，无过发菩提心。菩提心者大悲是，若至老大时，欲报四恩，宜须发心。如只今者，汝莫啼哭，我虽死亡，共父住。』即呼长那，而语遗言：『我今与汝，如车轮，如鸟翼，而有二子。我死汝生，汝爱养不异我生时。曾从佗缘，莫心改变。』梵士闻妇遗言，闷绝僻地。苏起唱言：『车无一轮，不进寸步；鸟无一翼，不飞尺空。汝入死门，我与谁人，养育二子。夫妇别离，恩爱至悲，我不乐世间，将舍命入死门。』时妇复言：『二子者，汝与我共生，愿止别离，养二子。』言讫闭眼，父及二子取其遗言，葬死尸还家。兄在右膝上，恋慕母；弟在左膝

上，求食而悲。梵士忧怀，而作是念：我无力，求佗女为妇，养育稚子。爰有梵士，名毗罗，有一女，心情贞良。即取彼女，收为妇。时举世饥苦，财谷渐尽，库藏空无，生活无凭。长那即语妻言：『我闻从是北往七日，有山名檀罗山，有甘果名镇头，将行彼山取妙果，养汝及二子。汝我还来间，将可养育。』妻受其语，养育二子，如生母。夫差彼山独往，去后二七日，更不还来。时妻生异念，作是思惟：长那若住彼山不来者，我如何养育二子？若采果虽来，彼爱念二子，我有何等分？今以方便，除遣二子。思惟已语海师，定出时已。更告二子：『我汝等养无力，汝父既未还，从此南方，近有岛，海岸孤绝，岸有甘果，滨有美草，我与汝等，共往绝岛。』即诣船师所，二子俱乘船渡海，到绝岛岸，语二子：『汝等二人先下，戏滨抃沙，我在船中，料理余粮，次下欲求草果。』二子即下，东西驰走游戏，不知余事。后母密乘本船，还古乡。二子还到本（编者注：「本」疑为「水」）滨，见之无船，及母不知去所。海侧走疲，举声呼母，更无答者。二子昼夜悲哭，兄早离作如是言：『悲母告别离，一去更不来。慈父往檀那罗山，更不还来。后母者置绝岛，密还去，如何存身命耶？』时忆念生母遗言，我须发无上道心，成就菩萨大悲，行解脱门，先度他人，然后成佛。若为无父母者，现父母像；若为无师长者，现师长身；若为贪（编者注：「贪」疑为「贫」）贱者，现富贵身；国王大臣、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四众八部、一切随类，无不现之。愿我常在此岛，于十方国，能施安乐。变作山河大地、草木五谷、甘果等，令受用者，早出生死。愿我随母生处，不离父生处。如是发一百愿，寿终。父长那从檀那罗山，采镇头果，还来本宅。先问其二子，后母即答言：『汝子只今乞求饮食游出。』其父有朋友，往其所，问子在所，彼答言：『汝出后，过二七日，后母送置南海绝岛，饿死定不疑。』尔时长那，呜呼甚自责，我在檀那罗山，取甘果来者，为养二子，而有何罪，忽遇二别离悲！先别离难忍，今亦值生别离不堪任。即求觅小船，到绝岛滨，四方奔求，唯是白骨一处聚集，衣服散在海滨。知是我子死骨，怀衣骨，啼哭发愿：『愿我度脱诸恶众生，速成佛道。或变大地，或水火风，或变草木藪林，为众生作依止，或变五谷，增益佗身；或若天若人若神，一切贵贱种形色，无刹不现身。』如是发五百愿。又愿我常住娑婆世界，说法教化。如此时间，不食命终。阎浮提大动，诸天来会，禽兽悲鸣不安，空中散化（编者注：「化」疑为「花」），供养白骨。尔时梵士长那者，今释迦牟尼如来是也。母摩那斯罗者，西方阿弥陀如来是也。兄早离者，我身是也。弟速离者，大势至菩萨是也。朋友者，总持自在菩萨是也。昔檀那罗山者，今灵山是也。昔绝岛者，今补陀落山是也。劫坏之时，器界虽坏，劫成时，先相还现。彼山北面有掘，若金刚，有大石，号宝业。我常在彼石上，说大悲行解脱门，成就众生。昔为早离时，发愿，处山顶，有七宝殿堂庄严奇妙，我常在宝宫殿，示教利喜，昔呼父母处也。我依彼思往生净土，得不退位。思昔舍身，故常在彼山。异类禽兽，昔我所化现，草木向舍身所，而低其叶。当知光明中偈颂，亦如是始末因缘。」尔时释迦牟尼如来赞叹观世音菩萨：「善哉！善哉！诚如所言，往生因缘，一一如斯。汝等当知，如今日者，我及阿弥陀一化始终也。譬如父母，有一子，劫（编者注：「劫」疑为「幼」）稚堕井底，其父入井底，救其子置岸上，其母在岸，抱取养育，诸亲属助母养志，结朋友仪，不还本井秽中。我如慈父，五浊众生如随（编者注：「随」疑为「堕」）井底，阿弥陀如悲母在岸上，如净土；观世音等如朋友；得不退，如不还。当知入娑婆五浊秽中，教化六道愚痴众生，今生净土，弥陀引不舍，观世音大势至守护，令不退还，皆依往昔誓愿因缘也。」尔时阿弥陀如来无数百千圣众，现空中，说偈言：

善哉释迦文 在浊利众生 闻名见身者 决定成佛道

往昔因缘故 今来现空中 欲生我因者 必来迎西方

（编者注：「欲生我因者」疑为「欲生我国者」）

尔时释迦牟尼佛赞阿弥陀，说偈曰：

善哉两足尊	能利娑婆界	证明真实法	慈悲施一切
若有重业障	无生净土因	乘弥陀愿力	必生安乐国
若人造多罪	应堕地狱中	才闻弥陀名	猛火为清凉
若念弥陀佛	即灭无量罪	现受无比乐	后必生净土

尔时观世音从座而起，说偈言：

二尊如日出	能破生死闇	显示往因缘	经劫不败亡
我念无量劫	在于绝岛侧	发心时因绿	常在补陀落
昔在生死时	二尊为父母	今在净秽土	互助化世间

尔时大势至说偈言：

我从初发心	随二尊不离	今闻昔因缘	能知缘不已
我动一足时	三恶离苦恼	若生净土时	授手迎西方

尔时总持自在王亦复偈说言：

我昔为朋友	今日能知之	当来得闻者	决定生净土
-------	-------	-------	-------

尔时阿弥陀佛忽念（编者注：「念」疑为「然」）不现。大众欢喜，作礼而去。

高王觀世音經（清，汪彭壽）

高王观世音经

净身咒

修多利 修多利 修摩利 娑婆利

净口咒

修利修利 摩诃修利 修修利 萨婆诃

安土地咒

南无三满哆 母驮喃 唵 度噜度噜 地尾 萨婆诃

已上三咒凡诵经先须每诵七遍

消万病咒

唵 室哩哆 室哩哆 军吒利 萨[口+缚]贺

七佛灭罪咒

唵 牟尼牟尼 三牟尼 萨[口+缚]贺

解冤结真言

唵 三陀啰 伽陀 娑婆诃

佛母准提神咒（诵此咒能避邪神野鬼）

稽首归依苏悉帝 头面顶礼七俱胝 我今称赞大准提 惟愿慈悲垂加护 南无萨哆喃 三藐三
菩陀 俱胝喃 怛侄他 唵 折隶主隶准提 娑婆诃

往生咒（此咒如遇难产，虔诚诵之，数遍即产应验。此咒比大悲咒之净土往生咒多两
句。）

曩谟阿弥多婆夜 哆他伽哆夜 哆地夜他 阿弥唎都婆毗 阿弥唎哆 悉耽婆毗 阿弥唎哆
毗迦兰帝 阿弥利哆 毗迦兰帝 阿弥利哆 毗迦兰哆 伽弥膩 伽伽那 枳多迦隶 娑婆诃

已上五咒均宜虔心持诵，自获应验。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

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因，常乐我静，有缘佛法。南无摩

诃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师子吼神足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师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佛、普光功德山王佛、善住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贤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化身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皂王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无数精进宝首佛、下方善寂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閼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住于地上，及在虚空中，慈忧于一切众生，各令安隐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伏于毒害。那摩大明观世音、观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清凉宝山亿万菩萨，普光王如来化胜（编者注：「胜」疑为「身」。）菩萨。念念诵此偈。七佛世尊，即说咒曰：离波离波帝，求诃求诃帝，陀罗尼帝，尼诃啰帝，毗离尼帝，摩诃迦帝，真灵干帝，娑婆诃。

十方观世音	一切诸菩萨	誓愿救众生	称名悉解脱
若有智慧者	殷勤为解说	但是有因缘	读诵口不辍
诵经满千遍	念念心不绝	火焰不能伤	刀兵立摧折
恚怒生欢喜	死者变成活	莫言此是虚	诸佛不妄说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

高王观世音	能救诸苦危	临危急难中	死者变成活
诸佛语不虚	是故应顶礼	持诵满千遍	重罪皆消灭
薄福不信者	专贡受持经		

念八大菩萨名号

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
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	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
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	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
南无除盖障菩萨摩诃萨	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
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诵满一千遍	重罪皆消灭
-------	-------	-------	-------

诵经感应

昔高欢国，一人姓孙名敬德，本国称为孝子。后犯事拟斩，梦中见观音菩萨，口授此经，言之

再三，叫他念一千遍，此罪能免。敬德念过一千遍，果然刀不能伤。

又一人姓张名正心，年仅二十，身生异疮，寝食俱忘，命在旦夕。诵此经一千遍，疮愈病好，寿至九十六岁而终。

又一妇人陈氏，怀孕七个月，生产。两脚先出，母子料无全生。公婆并丈夫，共诵此经一千遍，两脚仍入腹，三日后生下一子，母子无恙，此子后登两榜。此皆前代传言不足为据，余幼诵此经，何止千遍，游宦四任，三十余年，九子四女，若非诵经之功，能如是乎？今捐捧重刻遍送诸大人君子，公余时诵念此经，自有感应，今并将现时诵经感应者记序于后。

山阴吴国鼎，字卜世，居恒敬诵高王经。于乾隆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午间假寐，见两小童进内，一见随即退出。卜世问：「是何人？」凭空答曰：「此痘神也。」又问：「因何即出？」答曰：「因汝敬诵高王经，故避去。」是年五月初一日幼子幼女，同日出痘，其险异常，俱获无恙。盖缘心信高王经，故尔感应默佑。

山阴何世杰之母田氏，于乾隆十三年九月内，因世杰患蛊，医药罔效，随许敬诵高王经一千遍，印经一千二百卷，祈保世杰病痊。于次年三月内，世杰痼疾得瘳。

桐乡章曹氏，住玉溪镇，一墙门内，比居者二十余家。氏自夫亡，虔诵高王经，同居各户，亦皆仿诵。惟某户素不信佛，不愿诵读。乾隆二十一年春浙省大疫，凡诵经各户俱无恙，独某户四日不启门，邻里探视其家口已皆病瘟不起矣。氏子家珍家祥先后为余述此事，录之以为谤佛者警。

乾隆四十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泰因子痘症，六日求医不效，愿许高王经一百卷遂愈。

运台常公，每日上院回，必将奉院所谕公事，及外间见闻，向朋友备述一遍，以便循照办理也。一日者，闻朱中丞说有公案一节，颇有关粤东风俗。中丞驻节皖江时，每请乩仙，凡有可矜可疑之狱讞，及间閻之隐疾，时时问之，无不应。是日有仙降坛，中丞问以仙纵去来，仙云：「现须往岭南一行，其地洋面多盗，珠江又有花艇狭邪之事，以致淫杀二字，上干天怒。佛法慈悲，不忍蚩蚩者同罹于罪案，令我往彼地，劝谕众生虔诵高王观世音经一万遍，以黄豆记数，诵满将豆送入海中，以解罪过。」又于乩上批云：「数年之后，汝之责也。」是以中丞早知有粤东之调矣。夫中丞当代名儒大臣，岂肯以神道设教，然福善祸淫之报，备载经书者，不可枚举，特世人习诵焉而不知修省耳。

今春予患心悸之症，忽于未病前之半月，夜梦先慈谕云：「汝食口腹而恣杀生畜，又不守持杀不食之家规，殆将病矣。」予跪泣请曰：「将何治之？」先慈曰：「速诵高王经，自能消灾免厄，切勿忘记！」呜呼！先慈弃养越今十有六年矣，而父母爱子之心，幽明间隔，犹以疾病凭梦告诫。予醒而凜然。因忆及中丞所述仙语，劝人诵高王经事，更信而可遵矣。兹谨立愿虔诵五万遍，刊经五百部，广为传布。并将中丞所述仙语附录经后，以冀善男信女虔诵此经时，触目警心，永不再犯淫杀二字。倘予不死，得与岭南诸善士共优游于春台寿域中，是亦予之大幸也夫。时乾隆六十年岁次乙卯仲春心出家僧，仁和汪彭寿敬述。

高王经原起

昔五代时，有高欢国王，为相州郡主，好杀。适宝藏官孙敬德误犯重法，囚禁就死。忽梦见一

僧曰：「汝持诵观世音经一千遍，当脱刑名。」敬德曰：「今在禁中，安得经典？」僧曰：「吾口授汝。」睡觉，敬书便无忘失，虔心诵念，得九百遍，文案已成，王遂令赴市斩之。敬德问监使，市之远近。监使者曰：「问之何故？」敬德曰：「时夜梦，一僧令持观世音经千遍，当得免死。今尚欠一百，请求缓行，随路急念满数。」至市，监使宣敕斩之，身首不损，刀折三段。呈王，王骇提问：「汝何幻术，令得如此？」敬德曰：「实无幻术，因在狱中畏死，祈祷观音，忽梦一僧教诵观世音经一千遍，获福如是。」王谓敬德曰：「汝胜于我，与佛何异。」王唤典狱者，书是经，令诸罪人合死者，各持诵千遍，斩之，取验悉应。王乃敕下，令民普诵，用证福果。世遂传称高王观世音经云。

觀世音菩薩救苦經（失譯）

观世音菩萨救苦经

南无救苦观世音菩萨，百千万亿佛，恒河沙数佛，无量功德佛。佛告阿难言：此经大圣，能救狱囚，能救重病，能救千灾百难苦。若有人诵得一千遍，一身离苦难；诵得一万遍，合家离苦难。南无佛力威，南无佛力护，使人无恶心，令人身得度。回光菩萨，回善菩萨，阿耨大天王，正殿菩萨，摩邱摩邱，清净比丘，官事得散，私事得休。诸大菩萨，五百罗汉，救护弟子身，悉皆离苦难，自然观世音，纓络不须解，勤诵千万遍，灾难自然得解脱，信受奉行。即说真言曰：今菩提 陀罗尼帝 尼佉罗帝 菩提萨婆诃

悲華經 大施品第三（北涼，曇無讖譯）

悲华经 大施品第三

北凉天竺三藏 曇无讖 译

尔时，会中有菩萨摩訶萨名曰寂意，瞻睹如来种种神化已，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其余诸佛所有世界，清净微妙，种种庄严，离于五浊，无诸秽恶，其中纯有诸大菩萨，成就种种无量功德，受诸快乐，其土乃至无有声闻、辟支佛名，何况当有二乘之实？今我世尊，何因何缘，处斯秽恶不净世界；命浊、劫浊、众生浊、见浊、烦恼浊，于是五浊恶世之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在四众中说三乘法？以何缘故，不取如是清净世界，而不远离五浊恶世？」

佛告寂意菩萨：「善男子！菩萨摩訶萨以本愿故取净妙国，亦以愿故取不净土。何以故？善男子！菩萨摩訶萨，成就大悲故，取斯弊恶不净土耳。是故吾以本愿，处此不净秽恶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汝今谛听！善思念之，善受善持，吾今当说。」时诸菩萨受教而听。

佛告寂意菩萨：「善男子！我于往昔过恒河沙等阿僧祇劫，此佛世界名删提岚，是时大劫名曰善持。于彼劫中，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主四天下，有一大臣名曰宝海，是梵志种，善知占相。时生一子，有三十二相，瓔珞其身；八十种好，次第庄严；以百福德，成就一相。常光一寻，其身圆足如尼拘卢树。谛观一相，无有厌足。当其生时，有百千诸天来共供养，因为作字号曰宝藏。其后长大，剃除须发，法服出家，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还号宝藏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即转法轮，令百千无量亿那由他诸众生等，得生人天，或得解脱。如是利益诸天人已，与百千亿那由他声闻大众，恭敬围绕，次第游行城邑聚落。渐到一城，名安周罗，即是圣王所治之处。去城不远，有一园林名曰阎浮。尔时如来与百千无量亿那由他声闻大众止顿此林，时转轮王闻宝藏佛与百千无量亿那由他大声闻众，次第游行至阎浮林。尔时圣王便作是念：『我今当往至于佛所，礼拜围绕，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作是念已，即便自以圣王神力，与无量大众前后围绕，出安周罗城，向阎浮林。既至林外，如法下车，步至佛所。到佛所已，头面礼足，右绕三匝，却坐一面。善男子！尔时宝藏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即为圣王说于正法，以种种方便示教利喜，说是法已默然而止。

「时转轮王便从坐起，长跪叉手，前白佛言：『唯愿如来及诸圣众，于三月中受我供养衣被、饮食、卧具、汤药。』善男子！彼时如来默然许之。时王即知佛已许可，头面作礼，绕佛三匝，欢喜而去。

「时转轮王告诸小王、大臣、人民及其眷属，作如是言：『汝等知不？我今已请宝藏如来及其大众，终竟三月，奉诸所安。自我所用爱重之物，诸供养具僮使仆从，我今悉舍，以奉施佛及诸圣众。汝等今者，亦当如是，舍所重物，诸供养具僮使仆从，以奉施佛及诸圣众。诸人闻已，即便受教，欢喜奉行。

「时主宝臣于阎浮林中，以纯金为地，于其地上作七宝楼，其楼四门，七宝所成。七宝行树，其树皆悬宝衣瓔珞，种种真珠妙好宝盖，及诸宝器以用庄严。复有诸香妙宝华果，以庄校树散种种华，綉纒纒纒，以为敷具，悬诸纒幡。圣王金轮于楼观前，悬处虚空去地七尺。令白象宝在如来后

持七宝树，其树复有真珠缯帛、种种瓔珞，以用庄校，其上复有七宝妙盖。使玉女宝于如来前，磨牛头栴檀及黑沉水用散佛上。以摩尼珠宝，置于佛前。宝珠金轮二光微妙，常明遍满阎浮檀林，昼夜无异。宝藏如来常身光明，微妙清净，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以牛头栴檀为——声闻作诸床榻，——床边牛头栴檀以为机磴。——座后有白象宝，持七宝树种种庄严亦如如来。——座前有玉女宝，磨牛头栴檀及黑沉水散以供养。于——声闻座前，各各安置摩尼宝珠。其园林中作种种伎乐，其园外边有四兵宝周匝园绕。

「善男子！是转轮王清旦出城，向于佛所。既至林外，如法下车，步至佛所。至佛所已，头面礼足，右绕三匝。自行澡水，手自斟酌上妙肴馔佛及大众。饮食已讫，舍钵漱口。时转轮王手执宝扇，以扇如来及——声闻。时王千子及八万四千诸小王等，悉皆供养——声闻，如转轮王，供养世尊。寻于食后，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众生入阎浮林，于如来所听受正法。

「尔时虚空中，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诸天，散诸天华，作天伎乐，以供养佛。是时虚空中，有天衣瓔珞种种宝盖而自回转。复有四万青衣夜叉，于栴檀林取牛头栴檀，为佛大众然火熟食。时转轮王其夜于佛及大众前，然百千无量亿那由他灯，善男子！时转轮王顶戴一灯，肩荷二灯，左右手中执持四灯，其二膝上各置一灯，两足趺上亦各一灯，如是竟夜供养如来。佛神力故，身心快乐，无有疲极，譬如比丘入第三禅。转轮圣王所受快乐，亦复如是。如是供养，终竟三月。时王千子及八万四千诸小王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众，亦以妙食供养——诸声闻等，亦如圣王所食肴馔亦满三月。其玉女宝亦以种种华香供养，如转轮王供养于佛，等无差别。其余众生华香供养，亦如玉女供养声闻，无有异也。善男子！时转轮王过三月已，以主藏宝臣贡上如来阎浮檀金作龙头瓔，八万四千上金轮宝，白象紺马摩尼珠宝，妙好火珠；主藏臣宝主四兵宝，诸小王等安周罗城诸小城邑，七宝衣树妙宝华聚种种宝盖；转轮圣王所著妙衣，种种华鬘上妙瓔珞，七宝妙车种种宝床，七宝头目校络宝网，阎浮金锁宝真珠贯，上妙履屣綰縵茵蓐，微妙机磴七宝器物钟鼓伎乐，宝铃珂贝园林幢幡，宝灌灯烛七宝鸟兽，杂厕妙扇种种诸药；如是等物，各八万四千，以用奉施佛及圣众。作是施已，白佛言：『世尊！我国多事有诸不及，令我悔过，唯愿如来久住此园，复当令我数得往来，礼拜围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彼王诸子在佛前坐，——王子复各请佛及比丘僧，终竟三月奉诸所安，唯愿许可。

「尔时如来默然许之，时转轮王已知如来受诸子请，头面礼佛及比丘僧，右绕三匝欢喜而去。善男子！时王千子第一太子名曰不眇，终竟三月，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奉诸所安一如圣王。时转轮王日至佛所，瞻睹尊颜及比丘僧听受妙法。善男子！尔时大臣宝海梵志，周遍到于阎浮提内男子、女人、童男、童女一切人所，乞求所须。尔时梵志先要施主：『汝今若能归依三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然后乃当受汝所施。』时阎浮提一切众生，其中乃至无有一人不从梵志受三归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既令诸人受教诫已，即便受其所施之物。

「尔时梵志令百千亿万量众生住三福处，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太子不眇供养如来及比丘僧，竟三月已，所奉哒嚩，八万四千金龙头瓔，唯无圣王金轮白象紺马玉女，藏臣主兵摩尼宝珠；其余所有金轮象马，妙好火珠，童男童女七宝衣树，七宝华聚种种宝盖，微妙衣服种种华鬘，上好瓔珞七宝妙车，种种宝床七宝头目，校络宝网阎浮金锁宝真珠贯上妙履屣，綰縵茵蓐微妙机磴，七宝器物钟鼓伎乐，宝铃珂贝园林幢幡，宝灌灯烛七宝鸟兽，杂厕妙扇种种诸药，如是等物，各八万四千，以奉献佛及比丘僧。作是施已，白佛言：『世尊！所有不及今日悔过。』

「时第二王子名曰尼摩，终竟三月，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如不昫太子所奉啖嚙，如上所说。第三王子名曰王众，第四王子名能加罗，第五王子名无所畏，第六王子名曰虚空，第七王子名曰善臂，第八王子名曰泯图，第九王子名曰蜜苏，第十王子名曰濡心，十一王子名瞢伽奴，十二王子名摩樗满，十三王子名摩奴摸，十四王子名摩嗟粗满，十五王子名摩闍奴，十六王子名曰无垢，十七王子名阿闍满，十八王子名曰无缺，十九王子名曰义云，二十王子名曰因陀罗，二十一名尼婆卢，二十二名尼伽珠，二十三名曰月念，二十四名曰日念，二十五名曰王念，二十六名金刚念，二十七名忍辱念，二十八名曰住念，二十九名曰远念，三十名曰宝念，三十一名罗□，三十二名罗□力，三十三名罗□质多罗，三十四名罗摩质多罗，三十五名曰国财，三十六名曰欲转，三十七名兰陀满，三十八名罗刹卢苏，三十九名罗耶输，四十名炎摩四十一名夜婆满，四十二名夜闍卢，四十三名夜磨区，四十四名夜堕珠，四十五名夜颇奴，四十六名夜娑奴，四十七名南摩珠帝，四十八名阿蓝遮奴，如是等圣王千子，各各三月，供养如来及比丘僧，一切所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亦复皆如第一太子所奉啖嚙种种之物，亦复各各八万四千，因其所施各各发心：或愿忉利天王，或求梵王，或求魔王，或求转轮圣王，或愿大富，或求声闻。是诸王子，其中乃至尚无一人求于缘觉，况求大乘。时转轮王因布施故，而复还求转轮王位。是时圣王及其千子，如是供养满二百五十岁，各各向佛及比丘僧悔诸不及。

「善男子！时宝海梵志寻往佛所，而白佛言：『唯愿如来及比丘僧，满七岁中受我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尔时如来默然许可受梵志请。善男子！尔时梵志供养如来及比丘僧所须之物，亦如圣王之所供养。善男子！宝海梵志复于后时作如是念：我今已令百千亿那由他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我不知转轮圣王所愿何等，为愿人王、天王、声闻、缘觉？为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我来世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未度者，解未解者；未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悉令得离；未灭度者，令得灭度。定如是者，我于夜卧，当有诸天魔梵诸龙及夜叉等，诸佛世尊声闻沙门婆罗门等，为我现梦说此圣王之所志求，为求人王，为求天王，为求声闻、辟支佛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善男子！时宝海梵志于睡眠中见有光明，因此光故，即见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世界中在在处处诸佛世尊。彼诸世尊各各遥以微妙好华，与此梵志。其华台中见日轮像，于日轮上各各悉有七宝妙盖，一一日轮各各皆出六十亿光，是诸光明皆悉来入梵志口中。自见其身满千由旬，净无垢秽譬如明镜；见其腹内有六十亿那由他百千菩萨，在莲华上结加趺坐三昧正受；复见日鬘围绕其身，于诸华中出诸伎乐逾于天乐。善男子！尔时梵志又见其王血污其身，四方驰走，面首似猪，啖种种虫；既啖虫已，坐伊兰树下，有无量众生来食其身，唯有骨锁；舍骨锁已，数数受身，亦复如是。于是复见诸王子等，或作猪面，或作象面，或水牛面，或师子面，或狐狼豹面，或猕猴面，以血污身，亦各皆啖；无量众生坐伊兰树下，复有无量众生来食其身，乃至骨锁；离骨锁已，数数受身，亦复如是。或见王子须曼那华以作瓔珞，载小弊车驾以水牛，从不正道南向驰走。复见四天大王、释提桓因大梵天王来至其所，告梵志言：『汝今四边所有莲华，应先取一华与转轮王，一一王子各与一华，其余诸华与诸小王，次与汝子并及余人。』梵志得闻如是语已，即如其言悉取赋之。如是梦已，忽然而寤，从卧起坐忆念梦中所见诸事，寻时得知转轮圣王所愿卑下，爱乐生死，贪著世乐。我今复知诸王子中或有所愿卑小下劣，以诸王子有发心求声闻乘者故。我梦见须曼那华以作瓔珞，载水牛车于不正道南向驰走，我何缘故，昨夜梦中见大光明，及见十方无量世界，在在处处诸佛世尊。以我先教阎浮提内无量众生，悉令安住三福处故，是故于梦得见光明及见十方无量世界，在在处处诸佛世尊。以我教敕阎浮提内一切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请宝藏佛及比丘僧，足满七岁奉诸所安，是以梦中见十方诸佛与我莲华。以我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故，是以梦见十方诸佛与我宝盖，如我所见莲华台中见日轮像，有无量光明入我口中，及见大身满千由旬，七

宝盖上以日为饰，及见腹中有六十亿百千菩萨，在莲华上结加趺坐，三昧正受。时梵天王所可教敕赋诸莲华，如是等梦，非我所解，唯有如来乃能解之。我今当往至世尊所问其所以，何因缘故见是诸事？

「善男子！尔时宝海梵志过夜清旦，即至佛所饮食以办，自行澡水手自斟酌上妙肴馔，食已行水收举钵讫，即于一面坐卑小床欲听妙法。尔时圣王及其千子，无量无边百千大众，出安周罗城，恭敬围绕向阎浮园，到园外已，如法下车，步至佛所，头面礼佛及比丘僧，在佛前坐为欲听法。

「尔时梵志如梦中所见具向佛说，佛告梵志：『汝梦所见有大光明，十方无量如恒河沙等诸世界中，在在处处诸佛世尊与汝莲华，于华台中有日轮像，大光入口。以汝先于二百五十年中，教阎浮提内无量众生，令住三福处，复令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于今复作如是大施供养如来及比丘僧，以是故十方诸佛授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世尊现在说法，与汝莲华银茎金叶琉璃为须马瑙为[革+茸]莲华台中有日轮像，如是等事皆是汝之受记相貌。梵志！汝梦所见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世界中，在在处处诸佛世尊现在说法，彼诸世尊所可与汝七宝妙盖，盖上庄饰至梵天者？汝于来世，当于夜分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即于其夜有大名称，遍满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世界中，上至梵天，当得无见顶相无能过者，即是汝之成道初相。汝梦见大身，又见日鬘而自围绕者，汝于来世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汝先所可于阎浮提内教无量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亦当同时于十方如微尘等世界之中，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皆各各发此赞言，我于往昔为宝海梵志之所劝化，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故我等今日，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某甲世尊，即是我之真善知识。尔时诸佛各各自遣诸大菩萨为供养汝故，诸菩萨等以先所得已佛世界，种种自在师子游戏神足变化而以供养。尔时诸菩萨种种供养已，于彼听法得陀罗尼三昧忍辱，是诸菩萨听受法已各还本土，向佛世尊称说汝国所有诸事。梵志！如是梦事皆是汝之成道相貌。梵志！汝所梦见于其腹内有无量亿诸大菩萨，在莲华上结加趺坐三昧正受者，汝于来世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已，复当劝化无量亿万百千众生，令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汝入无上般涅槃已，其后未来之世，当有十方世界无量诸佛法王世尊，亦当称汝名字作如是言：过去微尘数等大劫有某甲佛，是佛世尊劝化我等，安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不退转，是故我等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作正法王。梵志！如是等梦皆是汝之成道相貌。梵志！汝梦所见人形猪面，乃至猕猴面，以血污身啖种种虫；已坐伊兰树下，无量众生啖食其身，乃至骨琐；离骨琐已，数数受身者。有诸痴人住三福处，所谓布施调伏善摄身口，如是人等当生魔天有退没苦，若生人中受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所求不得苦，生饿鬼中受饥渴苦、生畜生中无明黑闇有断头苦、生地狱中受种种苦、欲得不离如是诸苦，是故安住修三福处，愿求天王转轮圣王，或欲主领一四天下乃至主领四四天下。如是痴人食一切众生，是众生等复当还食，如是痴人，如是展转，行于生死不可得量。梵志！如是梦者，即是久受生死之相貌也。梵志！汝梦所见有诸人等，须曼那华以作瓔珞，载小弊车驾以水牛，于不正道南向驰走。梵志！即是安住于三福事，能自调伏令得寂静向声闻乘者之相貌也。』

「善男子！尔时宝海梵志白转轮王言：『大王当知，人身难得，王今已得成就无难，诸佛世尊出世甚难过优昙华，调善欲心及作善愿乃复甚难。大王！今者若愿天人即是苦本，若欲得主一四天下及二三四，亦是苦本轮转生死。大王！若生人天皆是无常，无决定相，犹如疾风。其人贪著乐于五欲，心不厌足，犹如小儿见水中月。若有愿求在天人中受放逸乐，其人数数堕于地狱，受无量苦。若生人中，受爱别离苦怨憎会苦；若生天上，有退没苦；当复数数有受胎苦，复有种种互相食啖夺命之苦，痴如婴儿心不知厌。何以故？离善知识苦，不作善愿故，不行精进故，应得者不得

故，应解者不解故，应证者不证故，痴如婴儿无所识别。唯菩提心能离诸苦，无有遗余而反生厌，世间生死数数受苦，而更甘乐遂令诸苦转复增长。大王！今当思惟生死有如是等种种诸苦。大王！今者已供养佛，已种善根，是故于三宝中应生深信。大王当知！先所供养佛世尊者，即是来世大富之因，爱护禁戒即是来世人天中因，今者听法即是来世智慧因也。大王！今者已得成就如是等事，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时王答言梵志：『我今不用如是菩提，我心今者爱乐生死，以是缘故，布施持戒听受妙法。梵志！无上菩提甚深难得。』」

「是时梵志复白大王：『是道清净，应当一心具足愿求；是道无浊，心清净故；是道正直，无谄曲故；是道鲜白，离烦恼故；是道广大，无障阂故；是道含受，多思惟故；是道无畏，不行诸恶故；是道大富，行檀波罗蜜故；是道清净，行尸罗波罗蜜故；是道无我，行羼提波罗蜜故；是道不住，行毗梨耶波罗蜜故；是道不乱，行禅波罗蜜故；是道善择，行般若波罗蜜故；是道乃是真实智慧之所至处，行大慈故；是道不退，行大悲故；是道欢喜，行大喜故；是道坚牢，行大舍故；是道无荆棘，常远离欲恚恼觉故；是道安稳，心无障阂故；是道无贼，分别色声香味触故；是道坏魔，善分别阴入界故；是道离魔，断诸结故；是道妙胜，离声闻缘觉所思惟故；是道遍满，一切诸佛所受持故；是道珍宝，一切智慧故；是道明净，智慧光明无障阂故；是道善说，为善知识之所护故；是道平等，断爱憎故；是道无尘，离恚秽忿怒故；是道善趣，离一切不善故。大王！是道如是，能到安乐之处，乃至涅槃，是故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转轮圣王答大臣言：『梵志！今者如来出现于世，寿八万岁其命有限，不能悉与一切众生，断诸恶业令种善根，种善根已安置圣果，或得陀罗尼三昧忍辱，或得菩萨胜妙善根。诸佛授记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或少善根于天人中受诸快乐，是诸众生各各自受善不善报。梵志！于众生中乃至一人无善根者，如来不能说断苦法。如来世尊虽为福田，若无善根不能令断诸苦恼法。梵志！我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行菩萨道时修集大乘，入于不可思议法门，教化众生而作佛事，终不愿于五浊之世秽恶国土，发菩提心。我今行菩萨道，愿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世界众生无诸苦恼，若我得如是佛刹者，尔乃当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尔时宝藏多陀阿伽度阿罗呵三藐三佛陀即入三昧，其三昧名见种种庄严，入三昧已作神足变化放大光明。以三昧力故，现十方世界一一方面，各千佛刹微尘数等。诸佛世界种种庄严，或有世界佛已涅槃；或有世界佛始涅槃；或有世界其中菩萨始坐道场，菩提树下降伏魔怨；或有世界佛始成道便转法轮；或有世界佛久成道方转法轮；或有世界纯诸菩萨摩訶萨等遍满其国，无有声闻缘觉之名；或有世界佛说声闻辟支佛乘；或有世界无佛菩萨声闻缘觉；或有世界五浊弊恶；或有世界清净微妙无诸浊恶；或有世界卑陋不净；或有世界严净妙好；或有世界寿命无量；或有世界寿命短促；或有世界有大火灾；或有世界有大水灾；或有世界有大风灾；或有世界劫始欲成；或有世界成就以竟；有如是等无量世界，微妙光明悉皆遍照令得显现。

「尔时大众悉见如是等无量清净诸佛世界，种种庄严，时宝海梵志白转轮王：『大王！今者已得见此诸佛世界种种庄严，是故今应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随意欲求何等佛土。』」

「善男子！时转轮王向佛叉手，而白佛言：『世尊！诸菩萨等以何业故取清净世界？以何业故取不净世界？以何业故寿命无量？以何业故寿命短促？』」

「佛告圣王：『大王当知，诸菩萨等以愿力故，取清净土，离五浊恶。复有菩萨以愿力故，求五浊恶。』」

「尔时圣王前白佛言：『世尊！我今还城于闲静处，专心思惟当作誓愿。我如所见佛土相貌，离五浊恶，愿求清净庄严世界。』」

「佛告圣王：『宜知是时。』」

「善男子！时转轮王头面礼佛及比丘僧，右绕三匝，即退而去。便还入城到所住处，自宫殿中在一屏处，一心端坐，思惟修集种种庄严，己佛世界。」

「善男子！时宝海梵志，次白太子不眴：『善男子！汝今亦当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汝所行三福处者，所谓布施调伏善摄身口，及余所行清净善业，尽应和合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太子作如是言：『我今先应还至宫殿，在一屏处端坐思惟。若我必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我当还来至于佛所，当于佛前毕定发心，愿取种种净妙佛土。』」

「尔时太子头面礼佛及比丘僧，右绕三匝，即还而去。至本宫殿，在一屏处一心端坐思惟修集种种庄严，己佛世界。」

「善男子！尔时梵志，复白第二王子，作如是言：『善男子！汝今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圣王千子，皆悉教化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梵志，复教化八万四千诸小王等及余九万二千亿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一切大众皆作是言：『梵志！我等今当各各还至所住之处，在一静处一心端坐，思惟修集种种庄严，己佛世界。如是大众一心寂静于七岁中，各各于己本所住处，一心端坐，思惟修集种种庄严，己佛世界。』」

「善男子！宝海梵志，复于后时作如是念：今我教化无量百千亿那由他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今已请佛及大众，于七岁中奉诸所安。若我当来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愿成就者，我当劝喻天、龙、鬼神、阿修罗、乾闥婆、紧那罗、摩□罗伽、夜叉、罗刹、拘办荼等，令其供养如是大众。」

「善男子！尔时梵志，即念毗沙门天王。善男子！尔时天王即知梵志心之所念，与百千亿无量夜叉，恭敬围绕至梵志所。寻于其夜在梵志前，作如是言：『梵志！欲何教敕？』梵志问言：『汝是谁耶！』毗沙门言：『梵志！汝颇曾闻毗沙门王不？即我身是。欲何所敕？』时梵志言，『善来大王！我今供养如是大众，汝可助我共供养之。』毗沙门王言：『敬如所敕，随意所需。』梵志复言：『大王！若能随我意者，令诸夜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复当宣告诸夜叉等，欲得福者，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可度大海日日往取牛头栴檀及以沉水，并诸余香，种种诸华，持来至此，亦当如我日日供养佛及众僧。』」

「尔时天王闻是语已，还至住处，击鼓集会夜叉罗刹。唱如是言：『卿等知不？此阎浮提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有梵志名曰宝海，即是圣王之大臣也，终竟七岁请佛及僧奉诸所安。卿等！于此

福德应生随喜，生随喜已以是善根，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善男子！尔时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夜叉等，叉手合掌，作如是言：『若宝海梵志，于七岁中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奉诸所安善根福报我等随喜。以是随喜善根故，令我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天王复作是言：『卿等谛听！欲得福德及善根者，便可日日渡于大海，为彼梵志取牛头栴檀及以沉水，熟食饭佛及比丘僧。』时有九万二千夜叉同时发言：『天王！我等今者于七岁中，常当取是牛头栴檀及以沉水，与彼梵志，熟食饭佛及比丘僧。』复有四万六千夜叉亦同声言：『我等当取微妙诸香，与彼梵志，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复有五万二千诸夜叉等，亦各同声作如是言：『我等当取种种妙华，与彼梵志，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复有二万诸夜叉等，亦同声言：『我等当取诸味之精，与彼梵志，调和饮食以供养佛及比丘僧。』尔时复有七万夜叉亦同声言：『我等当往与作饮食，供养如来及比丘僧。』

「善男子！尔时梵志复作是念：次当劝喻毗楼勒叉天王、毗楼罗叉天王、提头赖吒天王。作是念已，尔时三王即知其念，往梵志所。乃至还所住处，毗楼勒叉与百千亿那由他拘办荼等，毗楼罗叉天王与百千无量亿那由他诸龙，提头赖吒与百千无量亿那由他诸乾闥婆，乃至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亦如是。

「善男子！尔时梵志，即复念于第二天下四天大王。彼四天王以佛力故，至梵志所作如是言：『梵志！今者欲何所敕？』梵志答言：『我今劝汝与诸眷属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四天王言：『敬如所敕。』即各还至所住之处，与诸眷属悉共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如是乃至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毗沙门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百亿毗楼勒叉天王，百亿毗楼罗叉，百亿提头赖吒，各各自与所有眷属，亦复如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尔时梵志复作是念：若我未来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愿成就得已利者，当令一切诸天，皆使得此福德之分，亦劝使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若我来世以是善根，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忉利天王当来至此与我相见。夜摩天子、兜术天子、化乐天子、他化自在天子，亦当来此与我相见。

「善男子！尔时梵志作是念已，忉利天王、夜摩天王、兜术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悉皆来此，与梵志相见作如是言：『梵志！今者欲何所敕？』梵志答言：『汝是谁也？』时五天王各称姓名，复言：『梵志！欲何所敕，不须在此大会使耶？』梵志答言：『天王当知汝等天上所有妙宝台殿楼阁，有诸宝树及诸衣树、香树、华树、果蓏之树。天衣天座綰縵茵蓐，上妙宝器及以瓔珞，天幢天盖诸缯幡等种种庄严，诸天所有种种伎乐。汝等可以如此之物，种种庄严此阎浮园，供养于佛及比丘僧？』时五天王作如是言：『敬如所敕。』

「时诸天王各各还至所住之处，忉利天王告毗楼勒天子，夜摩天王告阿荼满天子，兜术天王告路醯天子，化乐天王告拘陀罗天子，他化自在天王告难陀天子，各作是言：『卿今当下阎浮提界，以此所有种种庄严彼阎浮园，悬诸瓔珞敷种种座，如诸天王种种庄严，为如来故作宝高楼，当使如此忉利天上所有宝楼。』是诸天子闻是教已，即下来至阎浮提中，寻于其夜种种庄严是阎浮园，以诸宝树乃至天幡，而庄校之，为如来故作七宝楼。如忉利天所有宝楼是五天子持诸宝物，种种庄严阎浮提园已，寻还天上各白其王：『大王当知，我等已往庄校彼园，所有之物如此无异，为如来故作七宝楼，如忉利天所有宝楼，等无差别。』

「善男子！时忉利天王、夜摩天王、兜术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即便来至阎浮提中，到梵志所，作如是言：『梵志！我今已为佛及众僧，庄按此园，更何所敕，愿便说之。』梵志答言：『汝等各各自于境界，有自在力可集诸天，汝持我言：阎浮提内有大梵志名曰宝海，于七岁中请佛世尊及无量僧奉诸所安。卿等今者于此福德应生随喜，生随喜已，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应往佛所，见佛世尊及比丘僧，供养所须听受妙法。』时五天王，从梵志所闻是言已，各各自还至所住处。

「尔时忉利天王释提桓因，即集诸天而告之曰：『卿等当知，阎浮提内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有大梵志名曰宝海，即其圣王之大臣也，请佛世尊及无量亿僧，终竟七岁奉诸所安。我已先为佛比丘僧，取诸宝物种种庄严彼阎浮园。卿等！以是善根因缘，生随喜心；生随喜已，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令梵志得如所愿。』善男子！尔时百千无量亿那由他忉利天子，恭敬叉手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于是善根生随喜心，以是随喜故，令我等一切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夜摩天王、兜术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如是等各集诸天而告之曰：『卿等当知，阎浮提内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有大梵志，名曰宝海，即其圣王之大臣也，请佛世尊及无量亿僧，终竟七岁奉诸所安。我已先为佛比丘僧，取诸宝物种种庄按彼阎浮园。卿等以是善根因缘故，应生随喜。生随喜已，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令梵志得如所愿。』

「善男子！尔时四天各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天子，恭敬叉手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于是善根生随喜心。以是随喜故，令我等一切皆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五王各各告言：『卿等！今当至阎浮提，见宝藏佛及比丘僧，礼拜围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善男子！时五天王各各于夜，一一将诸天子天女童男童女及余眷属百千亿那由他众，前后围绕，来至佛所。顶礼佛足及比丘僧，从佛听法至明清旦。迁住虚空以种种天华、优钵罗华、钵头摩华、拘物头华、分陀利华、须曼那华、婆尸师华、阿提目多伽占婆伽华、曼陀罗华、摩诃曼陀罗华，以散大会如雨而下，并鼓天乐而以供养。

「善男子！尔时宝海梵志复作是念：若我当来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愿成就得己利者，复当教化诸阿修罗，悉令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尔时梵志作是念已，有五阿修罗王到梵志所，乃至百千无量亿那由他阿修罗，男子、女人、童男、童女，如梵志教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至于佛所听受妙法。

「善男子！尔时宝海梵志复作是念：若我当来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愿成就得己利者，复当教化天魔波旬，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时魔波旬即知梵志心之所念，寻与百千无量亿那由他男子、女人、童男、童女，至梵志所敬如教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乃至听法，亦复如是。」

佛复告寂意：「善男子！尔时梵志复作是念：若我当来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愿成就得己利者，次当教化大梵天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时梵天王即知梵志心之所念，到梵志所，作如是言：『欲何所敕？』梵志问言：『汝是谁也？！』梵王报言：『我是大梵天王。』梵志答言：『善来！天王可还天上集会诸天，汝持我言：阎浮提内有大梵志，名曰宝海，于七岁中请佛世尊及无量僧，奉诸所安。卿等今者于此福德应生随喜，生随喜已，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尔时梵声闻是教已，寻还天上聚集诸梵，而告之言：『卿等当知，阎浮提内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有

大梵志名曰宝海，即其圣王之大臣也，请佛世尊及无量僧，终究七岁奉诸所安。卿等以是善根应生随喜，生随喜已，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令宝海得如所愿。』善男子！尔时百千无量亿那由他诸梵天子，恭敬叉手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于是善根生随喜心，以是随喜故，悉令我等一切皆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更告言：『卿等今当至阎浮提，见宝藏佛及比丘僧，礼拜围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善男子！时梵天王与百千无量亿那由他诸梵天子，前后围绕，来至佛所，头面礼佛足及比丘僧，听受妙法。

「善男子！尔时梵志复作是念：复当教化第二天下忉利天王、夜摩天王、兜术天王、化乐天王、他化自在天王，以佛力故，即各来至是梵志所，各作是言：『欲何所敕？』梵志问言：『汝是谁也？』各各答言：『我是其余忉利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梵志报言：『汝等各还至所住处，汝持我言：阎浮提内有转轮王名无诤念，有大梵志名曰宝海，即其圣王之大臣也，终究七岁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卿等以是善根应生随喜，生随喜已，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忉利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闻是语已，各各还至所住之处，即集会诸天而告之言：『卿等当知，阎浮提内有转轮圣王名无诤念，有大梵志名曰宝海，即其圣王之大臣也，终究七岁供养如来及比丘僧。卿等以是善根因缘故应生随喜，生随喜已，发心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时诸天众恭敬叉手作如是言：『我等今者于是善根生随喜心，以随喜故，悉令我等一切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更告言：『卿等今者当至佛所，见佛世尊及比丘僧，礼拜围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善男子！尔时忉利天王乃至他化自在天王，各各悉与百千无量亿那由他天子，天女、童男、童女及余眷属，前后围绕，来至佛所，顶礼佛足及比丘僧听受妙法。第二天下五阿修罗王、天魔波旬、大梵天王亦复如是。第三、第四、第五乃至三千大千佛之世界、百亿忉利天、百亿夜摩天、百亿兜率天、百亿化乐天、百亿他化自在天、百亿五阿修罗王、百亿魔婆旬、百亿大梵天王，及无量亿百千那由他眷属，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佛力故，皆共来到此四天下至于佛所，头面礼佛及比丘僧听受妙法。尔时大众悉皆遍满此间，三千大千世界无空缺处。

「善男子！尔时宝海梵志复作是念：我今已得教化百亿毗沙门天王乃至百亿大梵天王，而我今者所有誓愿已得自在。复作是念：若我来世必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逮得己利所愿成就者，愿佛世尊为诸大众，示现种种神足变化。以神力故令此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畜生、饿鬼、地狱及世人等，悉皆得离一切苦恼纯受诸乐，各于一一众生之前，有一化佛劝彼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善男子！尔时宝藏如来，寻知宝海心之所念，即时入于无热三昧。尔时世尊入是三昧已，示现如是神足变化，一一毛孔放于无量无边光明，其光微妙遍照三千大千世界及照地狱。冰冻众生遇之则温，热恼众生遇之则凉，饥渴众生遇之则饱，受最妙乐。一一众生，各于其前有一化佛，三十二相璎珞其身，八十种好次第庄严。彼诸众生受快乐已，作如是思惟：我等何缘，得离苦恼受是妙乐！尔时众生见于化佛，三十二相而自璎珞，八十种好次第庄严，见如是已各作是言：『蒙是成就大悲者恩，令我得离一切苦恼，受于妙乐。』尔时众生以欢喜心瞻仰尊颜，尔时化佛告诸众生：

『汝等皆应称南无佛，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从是已后更不受苦，常受第一最妙快乐。』彼诸众生寻作是言：『南无世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此善根断一切恶，而于其中寻得命终，转生人中。热恼众生以蒙光故寻得清凉，离饥渴苦受诸妙乐，乃至生于人中，如地狱、畜生、饿鬼、人亦如是。其光遍照诸世界已，还绕佛身，满三匝已，从顶上入。是时即有无量无边人天、夜叉、阿修罗、乾闥婆、诸龙、罗刹，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有不可计众生，得陀罗尼三昧忍辱。尔时阎浮人间无量诸天，为佛世尊及比丘僧，自以天上种种所有庄校，严饰安周城外

阎浮之园，如天庄严等无差别。是人复作是念：我等今者当往观之，并见如来及比丘僧因听受法。善男子！尔时日常有百千无量亿那由他男子、女人、童男、童女，来至佛所，头面礼佛及比丘僧，右绕三匝，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并欲见此阎浮之园。其园门户具足二万纯七宝成，一一门前复敷五百七宝之床，有五百梵志各坐其上。若有众生欲入是园，此诸梵志辄便劝化，令其毕定皈依三宝，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乃听入此园中，见于世尊及比丘僧，礼拜围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

「善男子！尔时梵志于七岁中教化不可计天，令其毕定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令不可计龙、阿修罗、乾闥婆、罗刹、拘槃荼、毗舍遮、饿鬼、畜生、地狱及人，毕定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善男子！尔时梵志过七岁已，以八万四千金轮惟除天轮，八万四千白象七宝庄严惟除象宝，乃至八万四千种种诸乐，如是等物欲以奉献佛及众僧。

「尔时转轮圣王，于七岁中，心无欲欲、无嗔恚欲、无愚痴欲、无憍慢欲、无国土欲、无儿息欲、无玉女欲、无食饮欲、无衣服欲、无华香欲、无车乘欲、无睡眠欲、无想乐欲、无有我欲、无有他欲，如是七岁，乃至无有一欲之心。常坐不卧，无昼夜想、无疲极想、亦复无声香味触想，而于其中常见十方一一方面，如万佛土微尘数等，诸佛世界清净庄严。不见须弥及诸小山，大小铁围二山，中间幽冥之处，日月星辰，诸天宫殿，其所见者，惟见清净庄严佛土。见是事已，随愿取之，如转轮圣王于七岁中得受快乐，见于清净种种庄严诸佛世界，愿取上妙清净佛土。转轮圣王太子不瞬，乃至千子八万四千诸小王等，及九万二千亿众生等，各七岁中心无欲欲，乃至无有香味触想，各于静处入定思惟。亦得见于十方世界一一方面，如万佛土微尘数等，诸佛世界所有庄严，不见须弥及诸小山，大小铁围二山，中间幽冥之处，日月星辰诸天宫殿，其所见者，惟见清净庄严佛土。如其所见，随而取之，如是一切诸大众等，于七岁中各得修行种种法门，或愿清净佛土，或愿不净佛土。

「善男子！尔时梵志过七岁已，持诸七宝奉献于佛及比丘僧，向佛合掌前白佛言：『世尊！我已劝化转轮圣王，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还至住处静坐思惟，乃至不听一人令入。我复劝化其王千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诸王子亦各还至所住之处静坐思惟，乃至不听一人令入。八万四千小王九万二千亿众生等，亦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各在静处端坐思惟，乃至不听一人令入。世尊！今当令是转轮王等，从三昧起来至佛所，及我先所教化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悉令集此佛世尊所，一心端坐受于清净佛之世界，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佛授记已，当取国土及名姓字。

「善男子！尔时宝藏如来即入三昧王三昧，入是三昧已，于其口中出种种色光青黄赤白紫，如转轮王在定中者，各于其前有化梵王，作如是言：『汝等今者可从定起至于佛所，见佛世尊及比丘僧，礼拜围绕，恭敬供养，尊重赞叹。汝等当知：宝海梵志于七岁中作法会竟，今佛世尊复当游行诸余国土。』时转轮王等闻是言已，寻从定起。尔时诸天在虚空中作诸伎乐，是时圣王即便严驾。与其千子八万四千诸小王等，九万二千亿人，前后导从出安周罗城向阎浮园。既到园外，如法下车，步至佛所，头面礼佛及比丘僧，却坐一面。善男子！尔时梵志白圣王言：『惟愿大王，持此宝物并及大王先于三月，供养如来及比丘僧种种珍宝，八万四千安周罗城，如是福德今应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王千子八万四千，诸小王等九万二千亿人，皆悉教令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复作是言：『大王当知，以此布施不应求于忉利天王大梵天王，何以故？王今福报所有珍宝，皆是无常无决定相犹如疾风，是故应当以此布施所得果报，令心自在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度

脱无量无边众生令入涅槃。』』

解深密經地波羅蜜多品（唐，玄奘譯）

解深密經地波羅蜜多品第七

唐三藏法師 玄奘 譯

尔时观自在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菩萨十地，所谓极喜地、离垢地、发光地、焰慧地、极难胜地、现前地、远行地、不动地、善慧地、法云地；复说佛地为第十一。如是诸地，几种清净？几分所摄？

尔时世尊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诸地：四种清净，十一分摄。云何名为四种清净能摄诸地？谓增上意乐清净摄于初地；增上戒清净摄第二地；增上心清净摄第三地；增上慧清净于后后地转胜妙故，当知能摄从第四地乃至佛地。善男子！当知如是四种清净普摄诸地。云何名为十一种分能摄诸地？谓诸菩萨先于胜解行地，依十法行，极善修习胜解忍故，超过彼地，证入菩萨正性离生，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于微细毁犯误现行中正知而行，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得世间圆满、等持、等至及圆满闻持陀罗尼，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令随所获得菩提分法，多修习住，心未能舍诸等至爱及与法爱，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于诸谛道理如实观察，又未能于生死涅槃，舍弃一向背趣作意，又未能修方便所摄菩提分法，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于生死流转如实观察，又由于彼多生厌故，未能多住无相作意，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令无相作意、无缺、无间、多修习住，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于无相住中舍离功用，又未能得于相自在，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于异名众相、训辞差别、一切品类宣说法中，得大自在，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得圆满法身现前证受，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彼诸菩萨由是因缘，此分圆满；而未能得遍于一切所知境界无著、无碍、妙智、妙见，由是因缘，于此分中犹未圆满。为令此分得圆满故，精勤修习便能证得，由是因缘，此分圆满，此分满故，于一切分皆得圆满。善男子！当知如是十一分普摄诸地。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缘最初名极喜地？乃至何缘说名佛地？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成就大义，得未曾得出世间心，生大欢喜，是故最初名极喜地。远离一切微细犯戒，是故第二名离垢地。由彼所得三摩地及闻持陀罗尼，能为无量智光依止，是故第三名发光地。由彼所得菩提分法，烧诸烦恼，智如火焰，是故第四名焰慧地。由即于彼菩提分法，方便修习最极艰难，方得自在，是故第五名极难胜地。现前观察诸行流转，又于无相多修作意方现在前，是故第六名现前地。能远证入无缺无间无相作意，与清净地共相邻接，是故第七名远行地。由于无相得无功用，于诸相中不为现行烦恼所动，是故第八名不动地。于一切种说法自在，获得无碍广大智慧，是故第九名善慧地。粗重之身，广如虚空，法身圆满，譬如大云，皆能遍覆，是故第十名法云地。永断最极

微细烦恼及所知障，无著无碍，于一切种所知境界，现正等觉，故第十一说名佛地。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于此诸地有几愚痴？有几粗重为所对治。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此诸地中有二十二种愚痴，十一种粗重，为所对治。谓于初地有二愚痴：一者执著补特伽罗及法愚痴，二者恶趣杂染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二地有二愚痴：一者微细误犯愚痴，二者种种业趣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三地有二愚痴：一者欲贪愚痴，二者圆满闻持陀罗尼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四地有二愚痴：一者等至爱愚痴，二者法爱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五地有二愚痴：一者一向作意，弃背生死愚痴，二者一向作意，随向涅槃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六地有二愚痴：一者现前观察，诸行流转愚痴。二者相多现行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七地有二愚痴：一者微细相现行愚痴。二者一向无相作意方便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八地有二愚痴：一者于无相作功用愚痴。二者于相自在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九地有二愚痴：一者于无量说法，无量法句文字，后后慧辩，陀罗尼自在愚痴，二者辩才自在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第十地有二愚痴：一者大神通愚痴。二者悟入微细秘密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于如来地，有二愚痴：一者于一切所知境界，极微细著愚痴。二者极微细碍愚痴，及彼粗重，为所对治善男子，由此二十二种愚痴及十一种粗重故，安立诸地。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离彼系缚。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甚奇希有乃至成就大利大果。令诸菩萨能破如是大愚痴罗网，能越如是大粗重稠林，现前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诸地，几种殊胜之所安立？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略有八种：一者增上意乐清净，二者心清净，三者悲清净，四者至彼岸清净，五者见佛供养承事清净，六者成熟有情清净，七者生清净，八者威德清净。善男子！于初地中，所有增上意乐清净，乃至威德清净；后后诸地乃至佛地，所有增上意乐清净，乃至威德清净；当知彼诸清净展转增胜，唯于佛地除生清净。又初地中所有功德，于上诸地平等皆有，当知自地功德殊胜。一切菩萨十地功德皆是有上，佛地功德当知无上。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说菩萨生，于诸有生，最为殊胜？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四因缘故一者极净善根所集起故，二者故意思择力所取故，三者悲愍济度诸众生故，四者自能无染除他染故。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说诸菩萨行广大愿、妙愿、胜愿？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四因缘故，谓诸菩萨能善了知涅槃乐住，堪能速证；而复弃舍速证乐住；无缘无待发大愿心；为欲利益诸有情故，处多种种长时大苦。是故我说彼诸菩萨行广大愿、妙愿、胜愿。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诸菩萨凡有几种所应学事？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菩萨学事略有六种：所谓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静虑、智慧到彼岸。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种所应学事，几是增上戒学所摄？几是增上心学所摄？几是增上慧学所摄？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初三，但是增上戒学所摄；静虑一种，但是增上心学所摄；慧是增上慧学所摄；我说精进遍于一切。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种所应学事，几是福德资粮所摄几是智慧资粮所摄；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若增上戒学所摄者，是名福德资粮所摄；若增上慧学所摄者，是名智慧资粮

所摄我说精进、静虑二种遍于一切。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于此六种所学事中，菩萨云何应当修学？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由五种相应当修学：一者最初于菩萨藏波罗蜜多，相应微妙正法教中，猛利信解。二者次于十种法行，以闻、思、修所成妙智，精进修行。三者随护菩提之心。四者亲近真善知识。五者无间勤修善品。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施設如是所应学事，但有六数？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二因缘故：一者饶益诸有情故，二者对治诸烦恼故。当知前三饶益有情，后三对治一切烦恼。前三饶益诸有情者？谓诸菩萨由布施故，摄受资具饶益有情；由持戒故，不行损害逼迫恼乱饶益有情；由忍辱故，于彼损害逼迫恼乱堪能忍受饶益有情。后三对治诸烦恼者：谓诸菩萨由精进故，虽未永伏一切烦恼，亦未永害一切随眠，而能勇猛修诸善品，彼诸烦恼不能倾动善品加行；由静虑故，永伏烦恼；由般若故，永害随眠。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施設所余波罗蜜多，但有四数？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与前六种波罗蜜多为助伴故。谓诸菩萨，于前三种波罗蜜多所摄有情，以诸摄事，方便善巧而摄受之，安置善品，是故我说方便善巧波罗蜜多与前三种而为助伴。若诸菩萨，于现法中烦恼多故，于修无间无有堪能、羸劣意乐故，下界胜解故，于内心住无有堪能，于菩萨藏不能闻缘善修习故，所有静虑，不能引发出世间慧。彼便摄受少分狭劣福德资粮，为未来世烦恼轻微，心生正愿，如是名愿波罗蜜多。由此愿故，烦恼微薄，能修精进，是故我说愿波罗蜜多与精进波罗蜜多而为助伴。若诸菩萨，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为因缘故，转劣意乐成胜意乐，亦能获得上界胜解，如是名力波罗蜜多。由此力故，于内心住有所堪能，是故我说力波罗蜜多与静虑波罗蜜多而为助伴。若诸菩萨，于菩萨藏，已能闻缘善修习故，能发静虑，如是名智波罗蜜多。由此智故，堪能引发出世间慧，是故我说智波罗蜜多与慧波罗蜜多而为助伴。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宣说六种波罗蜜多如是次第？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能为后后引发依故。谓诸菩萨，若于身财无所顾吝，便能受持清净禁戒，为护禁戒，便修忍辱，修忍辱已，能发精进，发精进已，能办静虑，具静虑已，便能获得出世间慧。是故我说波罗蜜多如是次第。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六种波罗蜜多，各有几种品类差别？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各有三种。施三种者：一者法施，二者财施，三者无畏施。戒三种者：一者转舍不善戒，二者转生善戒，三者转生饶益有情。戒。忍三种者：一者耐怨害忍，二者安受苦忍，三者谛察法忍。精进三种者：一者被甲精进，二者转生善法加行精进，三者饶益有情加行精进。静虑三种者：一者无分别寂静极寂静无罪故，对治烦恼众苦乐住静虑，二者引发功德静虑，三者引发饶益有情静虑。慧三种者，一者缘世俗谛慧，二者缘胜义谛慧，三者缘饶益有情慧。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波罗蜜多，说名波罗蜜多。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五因缘故一者不染著故，二者无顾恋故，三者无罪过故，四者无分别故，五者正回向故。不染著者，谓不染著波罗蜜多诸相违事。无顾恋者，谓于一切波罗蜜多诸果异熟及报恩中心无系缚。无罪过者，谓于如是波罗蜜多无间杂染法，离非方便行。无分别者，谓于如是波罗蜜多，不如言词执著自相。正回向者，谓以如是所作所集波罗蜜多，回求无上大菩提果。

世尊！何等名为波罗蜜多诸相违事？善男子！当知此事略有六种：一者于喜乐欲财富自在诸欲乐中，深见功德及与胜利。二者于随所乐纵身、语、意而现行中，深见功德及与胜利。三者于他轻慢，不堪忍中，深见功德及与胜利。四者于不劝修，著欲乐中，深见功德及与胜利。五者于处愤闹，世杂乱行，深见功德及与胜利。六者、于见闻觉知，言说戏论，深见功德，及与胜利。

世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何果异熟？善男子！当知此亦略有六种：一者得大财富，二者往生善趣，三者无怨无坏多诸喜乐，四者为众生主，五者身无恼害，六者有大宗叶。世尊！何等名为波罗蜜多间杂染法？善男子！当知略由四种加行：一者无悲加行故，二者不如理加行故，三者不常加行故，四者不殷重加行故。不如理加行者，谓修行余波罗蜜多时，于余波罗蜜多远离失坏。世尊！何等名为非方便行？善男子！若诸菩萨以波罗蜜多饶益众生时，但摄财物饶益众生便为喜足，而不令其出不善处安置善处，如是名为非方便行。何以故？善男子！非于众生唯作此事名实饶益。譬如糞秽若多若少，终无有能令成香洁。如是众生由行苦故，其性是苦，无有方便，但以财物暂相饶益，可令成乐，唯有安处妙善法中，方可得名第一饶益。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有几清净。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我终不说波罗蜜多，除上五相，有余清净然我即依如是诸事总别，当说波罗蜜多清净之相。总说一切波罗蜜多清净相者，当知七种。何等为七？一者菩萨于此诸法不求他知，二者于此诸法见已不生执著，三者即于如是诸法不生疑惑，谓为能得大菩提不？四者终不自赞毁他有所轻蔑，五者终不骄傲放逸，六者终不少有所得便生喜足，七者终不由此诸法于他发起嫉妒悭吝。别说一切波罗蜜多清净相者，亦有七种。何等为七？谓诸菩萨，如我所说七种布施清净之相，随顺修行。一者由施物清净行清净施，二者由戒清净行清净施，三者由见清净行清净施，四者由心清净行清净施，五者由语清净行清净施，六者由智清净行清净施，七者由垢清净行清净施。是名七种施清净相。又诸菩萨，能善了知制立律仪一切学处，能善了知出离所犯，具常尸罗，坚固尸罗，常作尸罗，常转尸罗，受学一切所有学处。是名七种戒清净相若诸菩萨于自所有业果异熟深生依信，一切所有不饶益事现在前时，不生愤发；亦不反骂、不嗔、不打、不恐、不弄、不以种种不饶益事反相加害；不怀怨结；若谏诲时不令恚恼；亦复不待他来谏诲；不由恐怖有染爱心而行忍辱；不以作恩而便放舍。是名七种忍清净相。若诸菩萨通达精进平等之性；不由勇猛勤精进故自举凌他；具大势力；具大精进；有所堪能；坚固勇猛；于诸善法，终不舍轭。如是名为七种精进清净之相。若诸菩萨，有善通达相三摩地静虑；有圆满三摩地静虑；有俱分三摩地静虑；有运转三摩地静虑；有所依三摩地静虑；有善修治三摩地静虑，有于菩萨藏闻缘修习无量三摩地静虑；如是名为七种静虑清净之相。若诸菩萨，远离增益、损减二边行于中道，是名为慧；由此慧故，如实了知解脱门义，谓空，无愿，无相，三解脱门；如实了知有自性义，谓遍计所执，若依他起，若圆成实，三种自性；如实了知无自性义，谓相生胜义，三种无自性性。如实了知，世俗谛义，谓于五明处。如实了知，胜义谛义，谓于七真如；又无分别离诸戏论纯一理趣多所住故，无量总法为所缘故，及毗钵舍那故；能善成办法随法行。是名七种慧清净相。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五相各有何业？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彼相有五种业：谓诸菩萨不染著故，于现法中于所修习波罗蜜多，恒常殷重勤修加行无有放逸。无顾恋故，摄受当来不放逸因。无罪过故，能正修习极善圆满、极善清净、极善鲜白波罗蜜多。无分别故，方便善巧波罗蜜多，速得圆满。正回向故，一切生处波罗蜜多及彼可爱诸果异熟，皆得无尽，乃至无上正等菩提。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所说波罗蜜多，何者最广大？何者无染污？何者最明盛？何者不可动？何者最清净？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无染著性、无顾恋性、正回向性，最为广大。无罪过性、无分别性，无有染污。思择所作，最为明盛。已入无退转法地者，名不可动。若十地摄、佛地摄者，名最清净。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菩萨所得波罗蜜多诸可爱果及诸异熟常无有尽？波罗蜜多亦无有尽？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展转相依生起，修习无间断故。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何因缘故是诸菩萨深信爱乐波罗蜜多，非于如是波罗蜜多所得可爱诸果异熟？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五因缘故：一者波罗蜜多是最增上喜乐因故，二者波罗蜜多是其究竟饶益一切自他因故，三者波罗蜜多是当来世彼可爱果异熟因故，四者波罗蜜多非诸杂染所依事故，五者波罗蜜多非是毕竟变坏法故。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一切波罗蜜多，各有几种最胜威德？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当知一切波罗蜜多，各有四种，最胜威德。一者、于此波罗蜜多正修行时，能舍慳吝、犯戒、心愤、懈怠、散乱、见趣所治。二者于此正修行时，能为无上正等菩提、真实资粮。三者于此正修行时，于现法中能自摄受饶益有情。四者于此正修行时，于未来世能得广大无尽可爱诸果异熟。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是一切波罗蜜多，何因？何果？有何义利？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如是一切波罗蜜多，大悲为因；微妙可爱诸果异熟，饶益一切有情为果；圆满无上广大菩提为大义利。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具足一切无尽财宝成就大悲，何缘世间现有众生贫穷可得？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是诸众生自业过失，若不尔者，菩萨常怀饶益他心，又常具足无尽财宝，若诸众生无自恶业能为障碍何有世间贫穷可得？譬如饿鬼为大热渴逼迫其身，见大海水悉皆涸竭，非大海过，是诸饿鬼自业过耳。如是菩萨所施财宝犹如大海无有过失，是诸众生自业过耳，犹如饿鬼自恶业力令无有水。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菩萨以何等波罗蜜多，取一切法无自性性？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以般若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性性。世尊！若般若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性性，何故不取有自性性？善男子！我终不说以无自性性取无自性性，然无自性性离诸文字自内所证，不可舍于言说文字而能宣说，是故我说般若波罗蜜多能取诸法无自性性。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说波罗蜜多近波罗蜜多大波罗蜜多，云何波罗蜜多？云何近波罗蜜多？云何大波罗蜜多？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若诸菩萨经无量时修行施等成就善法，而诸烦恼犹故现行，未能制伏然为彼伏，谓于胜解行地软中胜解转时，是名波罗蜜多。复于无量时修行施等，渐复增上，成就善法，而诸烦恼犹故现行，然能制伏非彼所伏，谓从初地已上，是名近波罗蜜多。复于无量时修行施等，转复增上，成就善法，一切烦恼皆不现行，谓从八地已上，是名大波罗蜜多。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此诸地中，烦恼随眠，可有几种？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略有三种：一者、害伴随眠，谓于前五地，何以故？善男子诸不俱生现行烦恼，是俱生烦恼现行同伴，彼于尔时永无复有，是故说名害伴随眠。二者羸劣随眠，谓于第六、第七地中微细现行，若修

所伏不现行故。三者微细睡眠，谓于第八地已上，从此已去，一切烦恼不复现行，唯有所知障为依止故。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此诸睡眠，几种粗重，断所显示？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但由二种：谓由在皮粗重断故，显彼初二，复由在肤粗重断故，显彼第三。若在于骨粗重断者，我说永离一切睡眠，位在佛地。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经几不可数劫能断如是粗重？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经于三大不可数劫、或无量劫，所谓年、月、半月、昼夜、一时、半时、须臾、瞬息、刹那、量劫不可数故。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是诸菩萨于诸地中所生烦恼，当知何相？何失？何德？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无染污相。何以故，是诸。菩萨于初地中，定于一切诸法法界，已善通达。由此因缘，菩萨要知方起烦恼，非为不知，是故说名，无染污相，于自身中，不能生苦，故无过失菩萨生起如是烦恼，于有情、界，能断苦因，是故彼有无量功德！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甚奇世尊！无上菩提，乃有，如是大功德利，令诸菩萨，生起烦恼，尚胜一切，有情声闻，独觉善根，何况其余，无量功量。

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若声闻乘，若复大乘唯是一乘，此何密意？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如我于彼，声闻乘中，宣说种种，诸法自性，所谓五蕴，或内六处，或外六处，如是等类。于大乘中，即说彼法同一法界，同一理趣，故我不说乘差别性。于中或有如言于义妄起分别，一类增益，一类损减。又于诸乘差别道理，谓互相违，如是展转递兴争论。如是名为此中密意。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颂曰：

诸地摄想所对治，殊胜生愿及诸学，由依佛说是大乘，于此善修成大觉。

宣说诸法种种性，复说皆同一理趣，谓于下乘或上乘，故我说乘无异性。

如言于义妄分别，或有增益或损减，谓此二种互相违，愚痴意解成乖诤。

尔时观自在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于是解深密法门中，此名何教？我当云何奉持？佛告观自在菩萨曰：善男子！此名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于此诸地波罗蜜多了义之教，汝当奉持。

说此诸地波罗蜜多，了义教时，于大会中，有七十五千菩萨，皆得菩萨，大乘光明三摩地。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唐，伽梵達摩譯）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唐西天竺沙門 伽梵達摩 譯

御制大悲總持經咒序

朕聞觀自在菩薩誓願。入微塵國土。拯拔一切有情。離諸苦趣。故說是無量功德總持經咒。世間善男子善女人。一切眾生秉心至誠持誦。佩服此經咒者。種種惡趣。種種苦害。咸相遠離。咸得圓融。超登妙道。若此海波沾濡。下風吹觸。業障消。獲是勝果。非但耳之所聞。實目之所睹。明效大驗者也。若智慧福德之士。根器深厚。堅持佩誦。勤行不輟。又能廣為演說是經咒。功德不可思議。若薄福不信者。亦心生信解。亦得同超佛境。真實不虛。夫觀世音誓願弘深。發大悲心。以濟度群生。朕君臨天下。閱眾情之昏瞶墮五濁。而不知以此經咒。用是方便。覺悟提撕。俾一切庶類。皆超佛域。又況如來化導。首重忠孝。凡忠臣孝子。能尽心以事君。竭力以事親。所作所為。無私智陂行。廣積陰功。濟人利物。又能持誦是經咒。則跬步之間即見如來。若彼不忠不孝不知敬畏。則鬼神所錄陰加譴罰。轉瞬之間。即成地獄。蓋善惡兩途。由人所趨。凡我眾庶。宜慎取舍。書此以為勸。

永樂九年六月 日

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

如是我聞。一時釋迦牟尼佛。在補陀落迦山觀世音宮殿寶莊嚴道場中。坐寶師子座。其座純以無量雜摩尼寶而用莊嚴百寶幢幡周匝懸列。爾時如來于彼座上。將欲演說總持陀羅尼故。與無央數菩薩摩訶薩俱。其名曰總持王菩薩寶王菩薩。藥王菩薩藥上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華嚴菩薩大莊嚴菩薩。寶藏菩薩德藏菩薩。金剛藏菩薩虛空藏菩薩。彌勒菩薩普賢菩薩文殊師利菩薩。如是等菩薩摩訶薩。皆是灌頂大法王子。又與無量無數大聲聞僧。皆行阿羅漢。十地摩訶迦葉而為上首。又與無量梵摩羅天。善吒梵摩而為上首。又與無量欲界諸天子俱。瞿婆伽天子而為上首。又與無量護世四王俱。提頭賴吒而為上首。又與無量天龍夜叉乾闥婆阿修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人非人等俱。天德大龍王而為上首。又與無量欲界諸天女俱。童目天女而為上首。又與無量虛空神。江海神泉源神河沼神。藥草神樹林神舍宅神。水神火神地神風神。土神山神石神。宮殿等神皆來集會。時觀世音菩薩。于大會中密放神通。光明照耀十方剎土。及此三千大千世界。皆作金色。天宮龍宮諸尊神宮皆悉震動。江河大海鐵圍山須彌山。土山黑山亦皆大動。日月珠火星宿之光皆悉不現。于是總持王菩薩。見此希有之相怪未（編者注：原文為「未」，疑為「末」字之誤。）曾有。即從座起叉手合掌。以偈問佛。如此神通之相是誰所放。以偈問曰。

誰于今日成正覺 普放如是大光明

十方剎土皆金色 三千世界亦復然

谁于今日得自在 演放希有大神力
 无边佛国皆震动 龙神宫殿悉不安
 今此大众咸有疑 不测因缘是谁力
 为佛菩萨大声闻 为梵魔天诸释等
 唯愿世尊大慈悲 说此神通所由以

佛告总持王菩萨言。善男子汝等当知。今此会中有一菩萨摩訶萨。名曰观世音自在。从无量劫来成就大慈大悲。善能修习无量陀罗尼门。为欲安乐诸众生故。密放如是大神通力。佛说是语已。尔时观世音菩萨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佛合掌。白佛言世尊。我有大悲心陀罗尼咒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灭除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碍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希求故。惟愿世尊慈哀听许。佛言善男子。汝大慈悲安乐众生欲说神咒。今正是时宜应速说。如来随喜诸佛亦然。观世音菩萨重白佛言。世尊我念过去无量亿劫。有佛出世。名曰千光王静住如来。彼佛世尊怜念我故。及为一切诸众生故。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摩我顶上作如是言。善男子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未来恶世一切众生作大利乐。我于是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我时心欢喜故即发誓言。若我当来堪能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者。令我即时身生千手千眼具足。发是愿已。应时身上千手千眼悉皆具足。十方大地六种震动。十方千佛悉放光明照触我身。及照十方无边世界。从是已后。复于无量佛所无量会中。重更得闻。亲承受持是陀罗尼。复生欢喜踊跃无量。便得超越无数亿劫微细生死。从是已来常所诵持未曾废忘。由持此咒故。所生之处恒在佛前。莲华化生不受胎藏之身。若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童男童女欲诵持者。于诸众生起慈悲心。先当从我发如是愿。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知一切法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智慧眼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众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善方便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乘般若船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越苦海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得戒定道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登涅槃山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会无为舍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同法性身
 我若向刀山 刀山自摧折

我若向火汤 火汤自消灭
 我若向地狱 地狱自枯竭
 我若向饿鬼 饿鬼自饱满
 我若向修罗 恶心自调伏
 我若向畜生 自得大智慧

发是愿已。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阿弥陀如来。然后即当诵此陀罗尼神咒。一宿诵满五遍。除灭身中百千万亿劫生死重罪。观世音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章句者。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欲生何等佛上。随愿皆得往生。复白佛言。世尊若诸众生。诵持大悲神咒堕三恶道者。我誓不成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若不得无量三昧辩才者。我誓不成正觉。诵持大悲神咒者。于现在生中一切所求若不果遂者。不得为大悲心陀罗尼也。唯除不善除不至诚。若诸女人厌贱女身欲成男子身。诵持大悲陀罗尼章句。若不转女身成男子身者。我誓不成正觉。生少疑心者必不果遂也。若诸众生侵损常住饮食财物。千佛出世不通忏悔。纵忏亦不除灭。今诵大悲神咒即得除灭。若侵损食用常住饮食财物。要对十方师忏悔始除灭。今诵大悲陀罗尼时。十方师即来为作证明。一切罪障悉皆消灭。一切十恶五逆。谤人谤法破斋破戒。破塔坏寺偷僧物污净梵行。如是等一切恶业重罪悉皆灭尽。唯除一事于咒生疑者。乃至小罪轻业亦不得灭。何况重罪。虽不即灭重罪。犹能远作菩提之因。复白佛言世尊。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生。不受十五种恶死也。其恶死者。一切不令其饥饿困苦死。二者不为枷禁杖楚死。三者不为怨家仇对死。四者不为军阵相杀死。五者不为豺狼恶兽残害死。六者不为毒蛇蜈蚣所中死。七者不为水火焚漂死。八者不为毒药所中死。九者不为蛊毒害死。十者不为狂乱失念死。十一者不为山崖岸坠落死。十二者不为恶人厌魅死。十三者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十四者不为恶病缠身死。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死。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也。得十五种善生者。一者所生之处常逢善王。二者常生善国。三者常值好时。四者常逢善友。五者身根常得具足。六者道心纯熟。七者不犯禁戒。八者所有眷属恩义和顺。九者资具财食常得丰足。十者恒得他人恭敬扶接。十一者所有财宝无他劫夺。十二者意欲所求皆悉称遂。十三者龙天善神恒常拥卫。十四者所生之处见佛闻法。十五者所闻正法悟甚深义。若有诵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得如是等十五种善生也。一切天人应常诵持勿生懈怠观世音菩萨说是语已。于众会前合掌正住。于诸众生起大悲心开颜含笑。即说如是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神妙章句陀罗尼曰。

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口+耶]（一）南无阿唎[口+耶]（二）娑卢羯帝烁钵啰[口+耶]（三）菩提萨埵婆[口+耶]（四）摩诃萨埵婆[口+耶]（五）摩诃迦卢尼迦[口+耶]（六）唵（上声七）萨皤啰罚曳（八）数怛那怛写（九）南无悉吉利埵伊蒙阿唎[口+耶]（十）娑卢吉帝室佛啰楞驮婆（十一）南无那啰谨墀（十二）醯唎摩诃皤哆沙咩（羊鸣音十三）萨婆阿他豆输朋（十四）阿逝孕（十五）萨婆萨哆那摩婆伽（十六）摩罚特豆（十七）怛侄他（十八）唵阿婆卢醯（十九）卢迦帝（二十）迦罗帝（二十一）夷醯唎（二十二）摩诃菩提萨埵（二十三）萨婆萨婆（二十四）摩罗摩罗（二十五）摩醯摩醯唎驮孕（二十六）俱卢俱卢羯蒙（二十七）度卢度卢罚闍耶帝（二十八）摩诃罚闍耶帝（二十九）陀罗陀罗（三十）地利尼（三十一）室佛啰耶（三十二）遮罗遮罗（三十三）摩摩罚摩啰（三十四）穆帝[口+丽]（三十五）伊醯移醯（三十六）室那室那（三十七）阿啰奖佛啰舍利（三十八）罚沙罚奖（三十九）佛罗舍耶（四十）呼嚧呼嚧摩啰（四十一）呼嚧呼嚧醯利（四十

二)娑唎娑唎(四十三)悉利悉利(四十四)苏嚧苏嚧(四十五)菩提夜菩提夜(四十六)菩驮夜菩驮夜(四十七)弥帝利夜(四十八)那啰谨墀(四十九)地唎瑟尼那(五十)波夜摩那(五十一)娑婆诃(五十二)悉陀夜(五十三)娑婆诃(五十四)摩诃悉陀夜(五十五)娑婆诃(五十六)悉陀喻芝(五十七)室幡啰耶(五十八)娑婆诃(五十九)那啰谨墀(六十)娑婆诃(六十一)摩啰那啰(六十二)娑婆诃(六十三)悉啰僧阿穆佉耶(六十四)娑婆诃(六十五)娑婆摩诃阿悉陀夜(六十六)娑婆诃(六十七)耆吉啰阿悉陀夜(六十八)娑婆诃(六十九)波陀摩羯悉哆夜(七十)娑婆诃(七十一)那啰谨墀幡伽啰[口+耶](七十二)娑婆诃(七十三)摩婆利胜羯啰夜(七十四)娑婆诃(七十五)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七十六)南无阿唎[口+耶](七十七)婆嚧吉帝(七十八)烁幡啰夜(七十九)娑婆诃(八十)唵悉殿都曼哆啰钵默耶(八十一)娑婆诃(八十二)

观世音菩萨说此咒已。大地六变震动。天雨宝华缤纷而下。十方诸佛悉皆欢喜。天魔外道恐怖毛竖。一切众会皆获果证。或得须陀洹果。或得斯陀含果。或得阿那含果。或得阿罗汉果者。或得一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乃至十地者。无量众生发菩提心。

尔时大梵天王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合掌恭敬。白观世音菩萨言。善哉大士我从昔来经无量佛会。闻种种法种种陀罗尼。未曾闻说如此无碍大悲心大悲陀罗尼神妙章句。唯愿大士为我。说此陀罗尼形貌状相。我等大众愿乐欲闻。观世音菩萨告梵王言。汝为方便利益一切众生故。作如是问。汝今善听吾为汝等略说少耳。观世音菩萨言。大慈悲心是平等心。是无为心是无染著心。是空观心是恭敬心。是卑下心是无杂乱心无见取心。是无上菩提心。是当知如是等心即是陀罗尼相貌。汝当依此而修行之。大梵王言。我等大众今始识此陀罗尼相貌。从今受持不敢忘失。观世音言。若善男子善女人。诵持此神咒者。发广大菩提心。誓度一切众生身持斋戒。于诸众生起平等心。常诵此咒莫令断绝。住于净室澡浴清净著净衣服。悬幡然灯香华百味饮食以用供养。制心一处更莫异缘。如法诵持。是时当有日光菩萨月光菩萨。与无量神仙。来为作证益其效验。我时当以千眼照见千手护持。从是以往所是世间经书悉能受持。一切外道法术韦陀与籍亦能通达。诵持此神咒者。世间八万四千种病。悉皆治之无不差者。亦能使令一切鬼神。降诸天魔制诸外道。若在山野诵经坐禅。有诸山精杂魅魍魉鬼神。横相恼乱心不安定者。诵此咒一遍是。诸鬼神悉皆被缚也。若能如法诵持。于诸众生起慈悲心者。我时当敕一切善神龙王金刚密迹。常随卫护不离其侧。如护眼睛如护已命。说偈敕曰。

我遣密迹金刚士	乌刍君荼鸯俱尸
八部力士赏迦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摩醯那罗延	金刚罗陀迦毗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婆馱娑楼罗
满善车钵真陀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萨遮摩和罗	鸠阑单吒半只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毕婆伽罗王

应德毗多萨和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梵摩三钵罗	五部净居炎摩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释王三十三
大辩功德婆怛那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提头赖吒王	神母女等大力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毗楼勒叉王
毗楼博叉毗沙门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金色孔雀王	二十八部大仙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摩尼跋陀罗
散支大将弗罗婆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难陀跋难陀	婆伽罗龙伊钵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修罗乾闥婆
迦楼紧那摩睺罗	常当拥护受持者
我遣水火雷电神	鸠槃荼王毗舍闍
常当拥护受持者	

是诸善神及神龙王神母女等。各有五百眷属。大力夜叉常随拥护。诵持大悲神咒者。其人若在空中山旷野独宿孤眠。是诸善神番代宿卫辟除灾障。若在深山迷失道路。诵此咒故善神龙王。化作善人示其正道。若在山林旷野乏少水火。龙王护故化出水火。观世音菩萨复为诵持者。说消除灾祸清凉之偈。

若行旷野山泽中	逢值虎狼诸恶兽
蛇虺精魅魍魉鬼	闻诵此咒莫能害
若行江湖沧海间	毒龙蛟龙摩竭兽
夜叉罗刹鱼鼉鳖	闻诵此咒自藏隐
若逢军阵贼围绕	或被恶人夺财宝
至诚称诵大悲咒	彼起慈心复道归
若为王官收录身	囹圄禁闭桎枷锁

至诚称诵大悲咒	官自开恩释放还
若入野道蛊毒家	饮食有药欲相害
至诚称诵大悲咒	毒药变成甘露浆
女人临难生产时	邪魔遮障苦难忍
至诚称诵大悲咒	鬼神退散安乐生
恶龙疫鬼行毒气	热病侵陵命欲终
至心称诵大悲咒	疫病消除寿命长
龙鬼流行诸毒肿	痛疮脓血痛叵堪
至心称诵大悲咒	三唾毒肿随口消
众生浊恶起不善	厌魅咒诅结怨仇
至心称诵大悲咒	厌魅还著于本人
恶生浊乱法灭时	淫欲火盛心迷倒
弃背妻婿外贪染	昼夜邪思无暂停
若能称诵大悲咒	淫欲火灭邪心除
我若广赞咒功力	一劫称扬无尽期

尔时观世音菩萨告梵天言。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线作索。咒二十一遍结作二十一结系项。此陀罗尼是过去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说。彼等诸佛为诸行人。修行六度未满足者速令满足故。未发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若声闻人未证果者速令证故。若三千大千世界内诸神仙人。未发无上菩提心者速令发心故。若诸众生未得大乘信根者。以此陀罗尼威神力故。令其大乘种子法芽增长。以我方便慈悲力故。令其所须皆得成办。大三千大千世界。幽隐闇处三涂众生。闻我此咒皆得离苦。有诸菩萨未阶初住者速令得故。乃至令得十住地故。又令得到佛地故。自然成就三十二相八十随形好。若声闻人闻此陀罗尼一经耳者。修行书写此陀罗尼者。以质直心如法而住者。四沙门果不求自得。若三千大千世界内。山河石壁四大海水能令涌沸。须弥山及铁围山能令摇动。又令碎如微尘。其中众生悉令发无上菩提心。若诸众生现世求愿者。于三七日净持斋戒。诵此陀罗尼必果所愿。从生死际至生死际。一切恶业并皆灭尽。三千大千世界内。一切诸佛菩萨。梵释四天王神仙龙王悉皆证知。若诸人天诵持此陀罗尼者。其人若在江河大海中。沐浴其中众生。得此人浴身之水沾著其身。一切恶业重罪悉皆消灭。即得转生他方净土。莲华化生不受胎身湿卵之身。何况受持读诵者。若诵持者行于道路。大风时来吹此人身毛发衣服。余风下过诸类众生。得其人飘身风吹著身者。一切重罪恶业并皆灭尽。更不受三恶道报常生佛前。当知受持者福德果报不可思议。诵持此陀罗尼者。口中所出言音若善若恶。一切天魔外道天龙鬼神闻者。皆是清净法音。皆于其人起恭敬心。尊重如佛。诵持此陀罗尼者。当知其人即是佛身藏。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所爱惜故。当知其人即是光明身。一切

如来光明照故。当知其人是慈悲藏。恒以陀罗尼救众生故。当知其人是妙法藏。普摄一切诸陀罗尼门故。当知其人是禅定藏。百千三昧常现前故。当知其人是虚空藏。常以空慧观众生故。当知其人是无畏藏。龙天善神常护持故。当知其人是妙语藏。口中陀罗尼音无断绝故。当知其人是常住藏。三灾恶劫不能坏故。当知其人是解脱藏。天魔外道不能稽留故。当知其人是药王藏。常以陀罗尼疗众生病故。当知其人是神通藏。游诸佛国得自在故。其人功德赞不可尽。善男子若复有人。厌世间苦求长生乐者。在闲净处清净结界。咒衣著。若水若食若香若药皆咒一百八遍。服必得长命。若能如法结界依法受持。一切成就。其结界法者。取刀咒二十一遍。划地为界。或取净水咒二十一遍。散著四方为界。或取白芥子咒二十一遍。掷著四方为界。或以想到处为界。或取净灰咒二十一遍为界。或咒五色线二十一遍。围绕四边为界。皆得。若能如法受持自然克果。若闻此陀罗尼名字者。尚灭无量劫生死重罪。何况诵持者。若得此神咒诵者。当知其人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广种善根。若能为诸众生拔其苦难。如法诵持者。当知其人即是具大悲者。成佛不久。所见众生皆悉为诵。令彼耳闻与作菩提因。是人功德无量无边赞不可尽。若能精诚用心身持斋戒。为一切众生忏悔先业之罪。亦自忏悔无量劫来种种恶业。口中馥馥诵此陀罗尼声声不绝者。四沙门果此生即证。其利根有慧观方便者。十地果位克获不难。何况世间小小福报。所有求愿无不果遂者也。若欲使鬼者。取野髑髅净洗。于千眼像前设坛场。以种种香华饮食祭之。日日如是七日。必来现身随人使令。若欲使四天王者。咒檀香烧之。由此菩萨大悲愿力深重故。亦为此陀罗尼威神广大故。佛告阿难。若有国土灾难起时。是土国王若以正法治国。宽纵人物不枉众生赦诸有过。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大悲心陀罗尼神咒。令彼国土一切灾难悉皆除灭。五谷丰登万姓安乐。又若为于他国怨敌。数来侵扰百姓不安。大臣谋叛疫气流行。水旱不调日月失度。如是种种灾难起时。当造千眼大悲心像面向西方。以种种香华幢幡宝盖或百味饮食至心。供养。其王又能七日七夜身心精进。诵持如是陀罗尼神妙章句。外国怨敌即自降伏。各还政治不相扰恼。国土通同慈心相向。王子百官皆行忠赤。妃后嫔女孝敬向王。诸龙鬼神拥护其国。雨泽顺时果实丰饶人民欢乐。又若家内遇大恶病百怪竞起。鬼神邪魔耗乱其家恶人横造口舌以相谋害。室家大小内外不和者。当向千眼大悲像前设其坛场。至心念观世音菩萨。诵此陀罗尼满其千遍。如上恶事悉皆消灭永得安隐。

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咒名何云何受持。佛告阿难。如是神咒有种种名。一名广大圆满。一名无碍大悲。一名救苦陀罗尼。一名延寿陀罗尼。一名灭恶趣陀罗尼。一名破恶业障陀罗尼。一名满愿陀罗尼。一名随心自在陀罗尼。一名速超上地陀罗尼。如是受持。阿难白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訶萨名字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亦名捻索亦名千光眼。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訶萨梵释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终往生阿弥陀佛国。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咒拙具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拙具罗香安息香也）若有猫儿所著者。取弭哩吒那（死猫儿头骨也）烧作灰。和净土泥。捻作猫儿形。于千眼像前。咒镵铁刀子一百八遍。段段割之亦一百八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差不著。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劫布罗（龙脑香也）和拙具罗香。各等分。以井华水一升。和煎取一升。于千眼像前咒一百八遍。服即差。若为恶蛇蝎所螫者。取干姜末咒一七遍。著疮中立即除差。若为恶怨横相谋书者。取净土或面或蜡捻作本形。于千眼像前。咒镵铁刀一百八遍。一咒一截一称彼名；烧尽一百八段。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若有患眼睛坏者。若青盲眼暗者。若白晕赤膜无光明者。取诃梨勒果庵摩勒果鞞醯勒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研。当研时唯须护净。莫使新产妇人及猪狗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乳汁。和封眼中。著其人乳要须男孩子母乳。女母乳不成。其药和竟。还须千眼像前咒一千八遍。著

眼中满七日。在深室慎风。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奇盛也。若患疟病著者。取虎豹豺狼皮咒三七遍。披著身上即差。师子皮最上。若被蛇螫。取被螫人结辮。咒三七遍。著疮中即差。若患恶疟入心闷绝欲死者。取桃胶一颗。大小亦如桃颗。清水一升和煎取半升。咒七遍顿服尽即差。其药莫使妇人煎。若患传尸鬼气伏尸连病者。取拙具罗香咒三七遍。烧熏鼻孔中。又取七丸如兔粪。咒三七遍吞即差。慎酒肉五辛及恶骂。若取摩那屎罗（雄黄是也）和白芥子印成盐。咒三七遍。于病儿床下烧。其作病儿即魔掣进走不敢住也。若患耳聋者。咒胡麻油著耳中即差。若患一边偏风耳鼻不通手脚不随者。取胡麻油煎青木香。咒三七遍。摩拭身上永得除差。又方取纯牛酥。咒三七遍摩亦差。若患难产者。取胡麻油咒三七遍。摩产妇脐中及玉门中即易生。若妇人怀妊子死腹中。取阿波末利伽草（牛膝草也）一大雨。清水二升和煎取一升。咒三七遍。服即出一无苦痛。胎衣不出者。亦服此药即差。若卒患心痛不可忍者。名遁尸症。取君柱鲁香（薰陆香）乳头成者一颗。咒三七遍。口中嚼咽不限多少。令变吐即差。慎五辛酒肉。若被火烧疮。取热瞿摩夷（乌牛屎也）。咒三七遍。涂疮上即差。若患蛔虫咬心。取骨鲁末遮（白马尿也）半升。咒三七遍服即差。重者一升。虫如线索出来。若患丁疮者。取凌锁叶捣取汁。咒三七遍。沥著疮上即拔根出立差。若患蝇螫眼中。骨鲁怛佉（新驴屎也）滤取汁。咒三七遍。夜卧著眼中即差。若患腹中痛。和井华水和印成盐三七颗。咒三七遍。服半升即差。若患赤眼者。及眼中有努肉及有翳者。取奢奢弥叶（苟杞叶也）捣滤取汁。咒三七遍。浸青钱一宿更咒七遍。著眼中即差。若患畏夜不安恐怖出入惊怕者。取白线作索。咒三七遍。作二十一结系项。恐怖即除。非但除怖亦得灭罪。若家内横起灾难者。取石榴枝寸截一千八段。两头涂酥酪蜜。一咒一烧尽千八遍一切灾难悉皆除灭。要在佛前作之。若取白菖蒲咒三七遍。系著右臂上。一切斗处论义处皆得胜他。若取奢奢弥叶枝柯寸截。两头涂真牛酥白蜜牛酥。一咒一烧尽一千八段。日别三时时别一千八遍。满七日咒师自悟通智也。若欲降伏大力鬼神者。取阿喇瑟迦柴（木患子也）。咒七七遍。火中烧。还须涂酥酪蜜。要须于大悲心像前作之。若取胡嚧遮那（牛黄是也）一大两。著琉璃瓶中。置大悲心像前。咒一百八遍。涂身点额一切天龙鬼神人及非人皆悉欢喜也。若有身被枷锁者。取白鸽粪咒一百八遍。涂于手上用摩枷锁。枷锁自脱也。若有夫妇不和状如水火者。取鸳鸯尾。于大悲心像前咒一千八遍。带彼即终身欢喜相爱敬。若有被虫食田苗及五果子者。取净灰净沙或净水。咒三七遍。散田苗四边虫即退散也。果树兼咒水洒者树上。虫不敢食果也。佛告阿难。若为富饶种种珍宝资具者。当于如意珠手。若为种种不安求安隐者。当于胃索手。若为腹中诸病。当于宝钵手。若为降伏一切魍魎鬼神者。当于宝剑手。若为降伏一切天魔神者。当于跋折罗手。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于金刚杵手。若为一切处怖畏不安者。当于施无畏手。若为眼闇无光明者。当于日精摩尼手。若为热毒病求清凉者。当于月精摩尼手。若为荣官益职者。当于宝弓手。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于宝箭手。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于杨枝手。若为除身上恶障难者。当于白拂手。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于胡瓶手。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豺豹诸恶兽者。当于旁牌手。若为一切时处好离官难者。当于斧钺手。若为男女仆使者。当于玉环手。若为种种功德者。当于白莲华手。若为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于清莲华手。若为大智慧者。当于宝镜手。若为面见十方一切诸佛者。当于紫莲华手。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于宝篋手。若为仙道者。当于五色云手。若为生梵天者。当于军迟手。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于红莲华手。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于宝戟手。若为招呼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于宝螺手。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于髑髅杖手。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授手者。当于数珠手。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于宝铎手。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当于宝印手。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于俱尸铁钩手。若为慈悲覆护一切众生者。当于锡杖手。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于合掌手。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于化佛手。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身者。当于化宫殿手。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于宝经手。若为从今身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于不退金轮手。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授记者。

当于顶上化佛手。若为果蓏诸谷稼者。当于蒲萄手。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粗略说少耳。

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说大神咒而拥护之。

南无勃陀瞿（上声）那（上声）迷（一）南无达摩莫诃低（二）南无僧伽多夜泥（三）底（丁以切）哩部毕萨（僧没切）咄（登没切）檐纳摩

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及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之世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

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

深低帝屠苏吒（一）阿若蜜帝乌都吒（二）深耆吒（三）波赖帝（四）耶弥若吒乌都吒（五）拘罗帝吒耆摩吒（六）沙婆诃

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线作咒索。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十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碍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佛告阿难。汝当深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患苦荣身者。以此陀罗尼治之无有不差者。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柯华果。何况有情有识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差者必无是处。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已来广种善根。乃至名字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沦恶趣无有出期。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一切众会菩萨摩訶萨。金刚密迹梵释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

十一面神咒心經（唐，玄奘譯）

十一面神咒心經

大唐三藏法師 玄奘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住室羅筏竹筍道場。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菩薩摩訶薩無量無數。慈氏菩薩而為上首。復有無量苾芻苾芻尼邬波索迦邬波斯迦。及諸天龍藥叉犍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莫呼洛伽鳩畔荼畢舍遮人非人等。大眾圍繞供養恭敬。尊重贊嘆而為說法。

爾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與無量俱胝那庾多百千持咒神仙。前後圍繞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三匝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我有神咒心名十一面。具大威力。十一俱胝諸佛所說我今說之。欲利益安樂一切有情。除一切病故滅一切惡故。為止一切不吉祥故。為却一切惡夢想故。為遮一切非時死故。欲令諸惡心者得調淨故。有忧苦者得安樂故。有怨對者得和解故。魔鬼障礙皆消滅故。心所願求皆稱遂故。世尊我不見世間若天若魔若梵若沙門若婆羅門等。以此神咒防護其身。受持讀誦書寫流布。而為一切災橫魔障。刀杖毒藥厭禱咒術所能害者。我亦不見以此神咒隨所住处。若遠若近結作界已。有能越之來相燒害。唯除決定惡業應熟。世尊彼當証知是事必爾。唯應信受不應分別。如此則令一切災橫。皆悉遠離不得侵近。此神咒心一切諸佛。同所稱贊同所隨喜。一切如來憶持守護。世尊我憶過去過殑伽沙等劫前。有佛出世。名百蓮花眼無障礙頂熾盛功德光王如來應正等覺。我于爾時作大仙人。從彼世尊受得此咒。得此咒。

時見十方佛。應時証得無生法忍。當知此咒具大威力。是故若有淨信善男子善女人等。欲受持讀誦此神咒者。應當恭敬至心系念。每晨朝時如法清淨。念誦此咒一百八遍。若能如是。現身獲得十種勝利。何等為十。一者身常無病。二者恒為十方諸佛攝受。三者財寶衣食受用無盡。四者能伏怨敵而無所畏。五者令諸尊貴恭敬先言。六者盡毒鬼魅不能中傷。七者一切刀杖所不能害。八者水不能溺。九者火不能燒。十者終不橫死。復得四種功德勝利。一者臨命終時得見諸佛。二者終不墮諸惡趣。三者不因險厄而死。四者得生極樂世界。世尊我憶過去過十殑伽沙等劫。復過於此有佛出世。名美音香如來應正等覺。爾時我身作大居士。于彼佛所受得此咒。得此咒時便于生死。超四萬劫誦持此咒。復得諸佛大悲智藏一切菩薩解脫法門。由此威力能救一切牢獄系閉。杻械枷鎖臨當刑戮。水火風賊盡毒厭禱。人非人等種種苦難。由此我于一切有情。能作歸依救護安慰洲渚室宅。以此咒力攝取一切勃惡藥叉邏剎娑等。先令發起慈心愍心。然後安立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尊我此神咒有大威力。若誦一遍即能除滅四根本罪。及五無間令無有余。況能如說而修行者。若有曾于百千俱胝那庾多佛所種諸善根。乃于今時得聞此咒。況能受持如說行者。若能晝夜讀誦受持此神咒者。我當令彼所有願求悉得如意。若有能于半月半月。或第十四日或第十五日。受持齋戒如法清淨。系心于我誦此神咒。便于生死超四萬劫。世尊我由此咒。名號尊貴難可得聞。若有稱念百千俱胝那庾多諸佛名號。復有暫時于我名號至心稱念。彼二功德平等。平等諸有稱念我名號者。一切皆得不退轉地。離一切病脫一切障一切怖畏。及能滅除身語意惡。況能于我所說神咒。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人于無上菩提。則為領受如在掌中。

爾時世尊贊觀自在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乃能于一切有情。發起如是大慈悲意。而欲開示此大神咒。善男子汝由此方便。能救脫一切有情。所有病苦障難怖畏身語意惡。乃至安立一切有情。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善男子我亦隨喜受汝神咒汝當說之。時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即從座起偏

袒一肩右膝著地而白佛言诵此咒者应作是说。

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怛侄他闇（一）达啰 达啰（二）地[口+履]地[口+履]（三）杜嚕杜嚕（四）壹[齿+来]（去声呼下同）伐[齿+来]（五）折隶折隶（六）钵啰 折隶 钵啰 折隶（七）俱素谜（八）俱苏摩伐隶（九）壹履弭履（十）止履止征（知里反，十一）社（时贺反）摩波隶耶（夷何反，十二）戌（输律十）陀萨埵（十三）莫訶迦嚧尼（上声呼）迦（十四）莎（去声呼下皆同）訶（十五）

世尊此是根本神咒。若有念诵获如上说功德胜利。

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怛侄他呵呵呵呵（一）壹隶弭隶（二）止隶婢隶（三）弃（上声呼）隶呬（上声呼下皆同）隶（四）莎訶（五）

世尊此是咒水及衣咒。若欲入道场先当洗浴。后以此咒咒水七遍洒身结净。复以此咒咒衣七遍然后取著。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怛侄他柱（吒古反）嚕柱嚕（一）呵呵呵呵（二）莎訶（三）

世尊此是咒香灯咒。若入道场欲烧香供养时。先以此咒咒香七遍然后烧之。欲然灯时先以此咒。咒油七遍后以然灯。

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怛侄他 死履死履（一）地履地履死[口+隶]地[口+隶]（二）死[口+履]地[口+履]（三）莎訶（四）

世尊此是咒华香鬘咒。若入道场欲以花香鬘供养时。先以此咒咒花七遍用散尊像。复以此咒咒香七遍以涂尊像。复以此咒咒鬘七遍以严尊像。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怛侄他 娑睇娑睇（一）死地死地（二）素（上声呼下同）杜素杜素杜（三）莎訶（四）

世尊此是咒献佛供咒。若欲以饮食花果等供养佛时。先诵此咒咒之二十一遍然后献奉。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怛侄他 未死达死（一）折[口+履]折[口+履]（二）虎嚕虎嚕（三）主嚕主嚕（四）素（上声呼下同）嚕素嚕（五）母嚕母嚕（六）莎訶（七）

世尊此是咒薪咒。若欲以上根本神咒随事有所作时。先以此咒咒阁底花木一遍拟用然火。复别

取阍底花木。寸截以为三十一段。用酪酥蜜渍之经宿。每取一段咒之一遍。即掷火中乃至皆尽。然后随事作所应作。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恒侄他 壹履弭履（一）比履底（丁里反下同）履（二）止履咽履（三）莎诃（四）

世尊此是结界咒。欲结界时先以此咒。咒水七遍散洒四方。或咒芥子或咒净灰。皆至七遍散四方面随心远近。即成界畔而为防护。敬礼三宝。敬礼圣智海遍照庄严王如来。敬礼一切如来应正等觉。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

恒侄他 比抵比抵（一）底抵底抵（二）止抵止抵（三）费（房匪下同）抵费抵（四）揭车揭车（五）薄迦梵（六）阿喇耶婆（肥何反）卢枳低湿伐啰（七）飒缚婆缚（去声呼）南（八）莎诃（九）

世尊此是请我还自宫咒。若所作事竟。请我还自宫时。应以此咒咒水七遍散洒四方我便还去。

世尊如是神咒虽不成立。而亦能作种种事业。至心念诵无不获愿。若患疟病或一日一发或二日一发。或三日一发或四日一发。若患鬼病或部多鬼所作。或茶耆（上声呼）尼所作或毕舍遮所作。或羯吒（平声呼）布怛那所作。或癩鬼所作或痢鬼所作。或余种种恶鬼所作。皆以此咒咒彼患者。一百八遍即得除愈若障重者用五色缕诵咒作结。一遍一结凡一百八结。以系病人颈上或系臂上。罪障。消灭病即除愈若患丁肿痛肿[病-丙+娄]疮疱疹。疽疡癣等种种恶病。若被刀箭牟矛+肖等伤。蛇蝎蜈蚣毒蜂等螫。皆以此咒咒之七遍即得除愈若障重者咒黄土[泥/土]至一七遍。用涂病处所苦得除愈。若患缓风偏风瘫风。耳聩鼻塞愍风等病。皆应至心念诵此咒。咒彼患者一百八遍病即除愈若障重者以油或酥。煎桦皮及青木香每咒七遍。即用涂身或滴耳鼻。或令服之所患便愈若有所余种种疾病。皆应至心以此咒之。或自念诵即得除差。

世尊若欲成立此神咒者。应当先以坚好无隙白栴檀香。刻作观自在菩萨像。长一[浬-平+桀]手半。左手执红莲花军持。展右臂以挂数珠。及作施无畏手。其像作十一面。当前三面作慈悲相。左边三面作嗔怒相。右边三面作白牙上出相。当后面作暴恶大笑相。顶上一面作佛面像。诸头冠中皆作佛身。其观自在菩萨身上。具瓔珞等种种庄严。造此像已欲求愿者。著新净衣受持斋戒。从白月一日至第八日。每日三时念诵此咒。一百八遍或无量遍。从此以后于一静处敷清净座。安置所造观自在菩萨像面向西方。随力所办献诸饮食。唯烧沉水及苏合香。行者当食大麦乳食。如前念诵至第十三日。从此以后所设供具须倍胜前。行者唯应食三白食。谓乳酪饭。取菩提树木像前然火。复取彼木寸截以为一千八段。用睹嚕色迦香油渍之。每取一段诵咒一遍。掷置火中乃至皆尽。尔时大地岌然摇震。由此像身亦即运动。从最上面口中出声赞行者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能如是勤苦求愿。我当令汝所愿满足。令汝于此腾空而去。或复令汝所游无碍。或作持咒仙人中王。或使如我自在无障。

复次行者或于白月第十五日。以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像。置有佛驮都制多中。著新净衣受持斋戒。经一日一夜不饮不食。取苏末那花一千八枚。每取一花咒之一遍。掷置像上乃至皆尽。尔时其像当前一面。口中出声犹如雷吼。由此便令大地震动。行者尔时应自安心。勿生恐怖但念神咒。乞所期愿作如是言。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大悲者。我于何时能与一切有情作大依怙。能满一切有情心之所愿。时观自在便与其愿。当与愿时诸天龙等。无有能与作障碍者。复次行者于月蚀时。取

酥一两银器盛之。置此像前念诵此咒。乃至是月还生如故。便取食之身中诸病无不除愈。

复次行者。应等分取雄黄牛黄。置此像前念诵此咒一千八遍。以水和之点置眉间。三事成就如前所说。若和暖水洗浴其身。则一切障碍一切恶梦一切疫病。皆得除愈。

复次若他方怨贼欲来侵境。应取燕脂一颗。诵此咒咒之一百八遍。庄点此像。左边嗔面正向彼方。令怨贼军不得前进。

复次若国土中人畜疫起。于此像前然住婆木火。复别取彼木。寸截以为一千八段。每取一段涂芥子油。咒之一遍掷置火中乃至皆尽。复取绯缕作七咒结。一咒一结系置最上佛面顶上。能令疫病一切消除。疾疫除已解去咒索。

复次若有卒为茶耆（上声呼）尼部多鬼等魅著成病。应取白缕作二十一咒结。一咒一结。系著当前慈悲面顶上。经一宿已解取。以系病人颈上病即除愈。若业障重不除愈者。应取此索更咒一百八遍。系前所系像顶上。经一宿已解取。以系病人颈上必得除愈。

复次若有长病困苦不差。或恶神鬼来入宅中。应取薰陆香一百八颗。在此像前颗咒一遍。掷置火中乃至皆尽。复取白缕作二十一咒结。一咒一结。系置当前慈悲面顶上。经一宿已解取。以系病者颈上。所患除愈恶鬼退散。

复次若为怨仇伺求其便。斗争厌祷欲作衰害。应以种种香花等物供养此像。以婆钵迦木像前然火。取芸薹子一百八颗。各咒一遍掷置火中。复取白缕结作一百八结。一咒一结。系著此像左边嗔面顶上。经一宿已解取此索。称怨仇名截一一结各令异处。一称一截乃至都尽。今彼怨仇所作不遂自然归伏。复次若人欲求诸善好事。取五色缕结作咒索一百八结。一咒一结。复于像前咒之七遍。系置当前慈悲面顶上。经一宿已解取。系自身上所求如意。

复次若知身中有诸障难。所求善事多不如心。衰祸时时无因而至。应以香水浴此像身。复取此水咒之一百八遍。以浴毗那药迦像身。复取咒之一百八遍自洒其身。一切障难自然消灭。诸有所求无不如意。

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訶萨说此经已。一切大众同时赞言。善哉善哉大士。乃能为欲利益安乐诸有情故说此神咒。我等随喜亦愿受持。尔时大众欢喜踊跃。绕佛三匝作礼而去。

不空罽索咒心經（唐，菩提流志譯）

不空罽索咒心經

唐南天竺三藏法師

菩提流志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布怛落迦山聖觀自在菩薩宮中。其地有無量寶娑羅樹多摩羅樹。瞻博迦樹阿輸迦樹。阿底目多迦等種種寶樹。周匝莊嚴。與大苾芻眾八千人俱。菩薩摩訶薩九十九俱胝那庾多百千。及無量百千淨居天子。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大梵天子而為上首。及余無量百千天人。前後圍繞佛為說法。爾時聖觀自在菩薩摩訶薩。從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向佛合掌。舒顏微笑而白佛言。世尊我有神咒心名不空罽索。于彼往昔第九十一劫。時有世界名曰勝觀。其佛號世主王如來。我从彼佛受不空罽索咒心。世尊我由受持是神咒故。教化無量百千淨居天子。自在天子大自在天子。令趣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功德力故便獲十億三摩地。不空妙智而為上首。世尊若所在之處有此咒心。其地即有大自在等十二億諸天而來擁護。如佛制多。世尊此神咒心。隨所住處其中有情。當知已于無量百千俱胝那庾多百千佛所種諸善根。世尊若復有人聞此咒心。是人先造惡業行于非法。毀辱賢善誹謗正法。及以誹謗一切諸佛菩薩聲聞緣覺。決定墮無間大地獄中。世尊彼人若聞此神咒心而生悔愧。于一日夜受持齋戒讀此神咒。即能銷滅一切罪業。或復令其所有罪業現世輕受。若得熱病。或一日二日乃至七日。若眼耳鼻舌唇齒斷脰心腹臍脇手足支節等痛。若得痔病下痢秘澀白癩大癩。若疥若癬若黑瘡赤瘡漏瘡疱瘡。若癩癩等病若厭禱蟲毒。系縛杖捶誹謗罵辱。及余諸惡逼惱身心并諸怪夢。我今說以現受故。無間惡業即得銷滅。況諸眾生清淨信者受持此咒。一切罪業而不滅耶。世尊若有眾生。以其諂曲虛誑之心。聞我所說不空罽索咒心。詐現受持。若自書若令他書。若為他說令其聽受。乃至向彼傍生耳邊誦此咒心。及思惟神咒章句。不毀謗故無相故。無生故無分別故。遲至故無作故。離染故平等故不舍故離蘊故。如是修習相應方便。由此憶念佛功德力。彼十方面各有千佛出現其前。行者見已所有罪業皆悉銷滅。世尊我今略說。乃至有人抄寫此經。置于家中禮拜供養。亦得無量无边福德。何況受持讀誦之者。世尊若有眾生。各各自為欲勝他故。或怖主故怖怨仇故。怖惡獸故怖危難故。或隨他故求尊貴故求財寶故。聞如是神咒心經。雖復聞不生恭敬。或致誹謗輕慢毀謗。由觀自在菩薩威神力故。令如是人亦生勝福。譬如有人。取栴檀香或沉麝等。罵詈毀謗而碎抹之用塗其身。而彼香等終無是念。此人毀謗我故。吝其香氣而不與之而栴檀等本性芬馥作其香事。世尊此神咒心亦復如是。雖有誹謗毀謗。或復諂詐書寫受持供養。而皆與作善根因緣。生生之處。常不舍離戒定智慧福德資糧。于當來世戒香具足。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苾芻苾芻尼。鵝波索迦鵝波斯迦。于月八日專心齋戒不雜余語。誦此不空罽索咒心七遍。彼人現身得二十種殊勝利益。云何二十。一者身無余病。二者由先作業有諸疾病速得銷滅。三者其身光澤皮膚細軟見者歡喜。四者眾人愛敬密護諸根。五者當得財寶。六者得財寶已不為盜賊之所劫掠。七者不為水火之所漂焚。八者不為王力之所侵奪。九者所作事業皆善成辦。十者所種苗稼。不為惡風暴雨霜雹蟲蝗之所損害。十一者若誦此咒心七遍。咒灰及水八方上下洒散結界。一切災難皆得銷滅。十二者不為諸惡鬼等奪其精氣。十三者一切有情愛樂喜見。十四者不怖怨仇。十五者設有怨仇速疾和解。十六者不畏人及非人之所侵害。厭蟲邪魅不能中傷。十七者無有猛利煩惱及隨煩惱。十八者火刀毒藥傷害不死。十九者諸天善神常所擁護。二十者所生之处于中不離慈悲喜舍。如是二十種殊勝利益。應當希求。復有八法何等為八。一者臨命終時。聖觀自在菩薩作苾芻像現其人前。二者臨命終時。安樂舍壽無諸痛苦。三者臨命終時正念現前心不錯亂。四者臨命終時手不紛亂足不伸縮。五者臨命終時而不漏泄大小便利。六者設使有病不滯床枕。七者臨命終時不覆

面死。八者临命终时得无尽辩才。既命终已随愿往生诸佛净土。及不舍离诸善知识。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不食酒肉薰辛及残恶触。日日三时时别三遍。诵此神咒心法门。殊胜功德昼夜增长。了知一切有情有力无力随其听闻。菩萨不应心生秘惜。永离诸恶慳吝嫉妒。常为利益一切有情故。速趣菩提入菩萨位。言菩提者说名般若。言萨埵者即是方便。此二种法。于诸有情当得一切利益安乐。世尊我今欲为利益安乐诸四部众。及余有情造罪业者。惟愿世尊哀愍许可。于如来前说此咒心。尔时世尊。告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言。有情清净今正是时。我亦随喜此神咒心。于后时分为行菩萨乘者而作父母。令诸菩萨所作事业速得成就。尔时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瞻仰尊颜目不暂舍。而白佛言。世尊惟愿如来听我说此神咒。一切菩萨所应敬礼。此解脱法门哀愍世间。利益安乐无量有情。欲受持者应先敬礼三世诸佛。及诸菩萨独觉声闻。敬礼正至正行。复应敬礼舍利子等大慧声闻。复应敬礼慈氏等上首菩萨摩訶萨众。敬礼金色光明吼声自在王如来。敬礼师子游戏王如来。敬礼无量光如来。敬礼善住摩尼宝积王如来。敬礼普光明赞叹功德积王如来。敬礼胜观如来敬礼宝髻如来。敬礼现世间如来。敬礼舍离损坏蕴如来。敬礼金色身寂如来。敬礼饮光如来。敬礼能寂如来。敬礼善名称如来。敬礼普光胜怨敌德如来。敬礼帝幢德如来。敬礼宝光明自在王如来。敬礼无碍药王如来。敬礼勇猛游步如来。敬礼善住无畏如来应正等觉。敬礼三宝。敬礼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具大悲者。敬礼如是诸圣者已。复应念言圣观自在菩萨。于如来前说神咒心。我今亦当说此神咒。愿我所作事业速得成办。令我一切怖畏皆除。尔时圣观自在菩萨即说咒曰。

[多+页] (丁可切) 侄 (徒也切, 下皆同。) 他 (一) 闾者 (之可切, 下皆同。) 啰 ([抨-平+罗]音, 转舌呼之。自此已下, 非口旁字其旁加口者, 皆仿此。) 者啰 (二) 旨[口+履]旨[口+履] (三) 主嚕主嚕 (四) 母嚕母嚕 (五) 么呵 (呼可切) 迦 (讫可切, 下皆同。) 嚕拏 (奶旨切) 迦也 (药可切, 下皆同音。) (六) 玺[口+履]玺[口+履] (七) 旨[口+履]旨[口+履] (八) 费 (房费切, 下皆同。) [口+履]费[口+履] (九) 么呵跋达 (陀讫切, 下皆同。) 么呵娑 (思讫切, 下皆同。) [多+页]也 (十) 迦啰迦啰 (十一) 枳 (吉旨切, 下皆同。) 履枳履 (十二) 矩鲁矩鲁 (十三) 么呵输 (上声, 自此下注平上去入者, 依平上去入声呼。) 柁綫 (粗可切) 怛 (多讫切, 下皆同。) 缚 (房可切, 下皆同。) 也 (十四) 部侄部侄 (十五) 柁缚柁缚 (十六) 迦奶 (拏可切, 下皆同。) 迦奶 (十七) 枳拏枳拏 (十八) 矩努 (拏古切, 下皆同。) 矩努 (十九) 跋啰么输 (上音) 柁綫怛缚也 (二十) 迦啰迦啰 (二十一) 枳[口+履]枳[口+履] (二十二) 矩嚕矩嚕 (二十三) 么呵娑他 (上音) 么般 (比讫切, 下皆同。) 啰般[多+页]也 (二十四) 者[抨-平+罗]者[抨-平+罗] (二十五) 散 (去音) 者[抨-平+罗]散者啰 (二十六) 费者[抨-平+罗]费者[抨-平+罗] (二十七) 般啰者[抨-平+罗]般啰者[抨-平+罗] (二十八) 翳吒 (吒可切, 下皆同。) 吒翳吒吒 (二十九) 婆 (上音) 啰婆 (上音) [抨-平+罗] (三十) 鼻[口+履]鼻[口+履] (三十一) 部嚕部嚕 (三十二) [多+页]啰[多+页]啰 (三十三) 底 (丁旨切, 下皆同。) [口+履]底[口+履] (三十四) 睹嚕睹嚕 (三十五) 翳故 (火吉切) 裔呬 (火貳切, 下皆同。) (三十六) 么呵迦嚕拏迦 (三十七) 么呵跋输跋底吠洒 (沙河切, 下皆同。) 柁啰 (三十八) 柁啰柁啰 (三十九) 綫啰綫啰 (四十) 者啰者啰 (四十一) 跋啰跋啰 (四十二) 缚啰缚啰 (四十三) 呵啰呵啰 (四十四) 呵呵呬呬虎虎 (四十五) 闾迦啰勃啰 [口+歇] (诃讫切, 下皆同。) 么吠洒柁啰 (四十六) 柁啰柁啰 (四十七) 地[口+履]地[口+履] (四十八) 杜嚕杜嚕 (四十九) [多+页][抨-平+罗][多+页][抨-平+罗] (五十) 綫啰綫啰 (五十一) 跋啰跋啰 (五十二) 缚啰缚啰 (五十三) 曷啰失弭舍 (尸可切, 下皆同。) [多+页]綫呵娑啰 (五十四) 般啰底漫雉[多+页]舍[口+履]啰 (五十五) 实 (时讫切, 下皆同。) 缚[抨-平+罗]实缚[抨-平+罗] (五十六) [多+页]跋[多+页]跋 (五十七) 婆 (上音) 綫婆綫 (五十八) 勃啰么勃啰么 (五十九) 婆 (上音) 伽 (上音) 饭素么地爹 (丁也切) (六十) 也么缚嚕奶矩吠啰 (六十一) 勃啰[口+]

歇]面达啰(六十二)曷[口+履]史第缚伽(上音)奶罢(薄也切,下皆同。)[口+栗]旨[多+页](六十三)者啰奶(六十四)苏(上音)噜苏噜(六十五)主噜主噜(六十六)母噜母噜(六十七)补噜补噜(六十八)絳袤(那可切,下同。)[但矩么]啰鹞噜达啰缚絳缚(六十九)费瑟努(七十)柁袤柁(七十一)缚逸缚[赶-旱+乞](其讫切)你(七十二)第缚(窟十三)曷[口+履]史袤也迦(七十四)婆(上音)虎费费柁吠洒柁啰(七十五)柁啰柁啰(七十六)地[口+履]地[口+履](七十七)杜噜杜噜(七十八)他(上音)啰他啰(七十九)伽(上音)啰伽啰(八十)也啰也啰(八十一)[抨-平+罗]啰[抨-平+罗]啰(八十二)呵啰呵啰(八十三)跛啰跛啰(八十四)么啰么啰(八十五)缚啰缚啰(八十六)缚啰柁也迦(八十七)絳漫[多+页]缚路枳[多+页](八十八)费路枳[多+页](八十九)路计失缚啰(九十)么醯(去音)失缚啰(九十一)母虎母虎(九十二)母噜母噜(九十三)母也母也(九十四)闷者闷者(九十五)洛叉洛叉(九十六)(此中诵咒者应自称我某甲)萨缚絳但防(去音)失者(九十七)萨缚婆(上音)裔罢(九十八)萨部跛啰跛罢(九十九)萨部跛萨祁(祁计切)罢(一百)萨缚[赶-旱+乞]啰醯(去音)罗(一百一)缚柁伴柁袤(一百二)[多+页]荼(上音)袤(一百三)[多+页][口+栗]社(时可切,下皆同。)[袤(一百四)曷]啰杜[多+页]娑迦啰(一百五)[(哀-口)@可](乌可切)[赶-旱+乞]弩(那矩切)柁迦(一百六)费洒舍娑但啰(一百七)跛[口+履]慕者迦(一百八)迦奶迦奶(一百九)枳拈枳拈(一百一十)矩努矩努(一百一十一)者啰者啰(一百一十二)旨[口+履]旨[口+履](一百一十三)主噜主噜(一百一十四)印达[口+履]也(一百一十五)婆(上音)啰步邓(陀证切)伽(上音)(一百一十六)者睹啰[口+栗]野絳爹(丁也切)(一百一十七)三(去音)般啰迦舍迦(一百一十八)[多+页]么[多+页]么(一百一十九)絳么絳么(一百二十)么絳么絳(一百二十一)么呵[多+页]闷柁迦啰(一百二十二)费柁么袤(一百二十三)洒座(吒讫切,下皆同。)[跛]啰弭[多+页](一百二十四)跛啰补[口+履]迦(一百二十五)弭履弭履(一百二十六)吒吒吒吒(一百二十七)侘(敕可切,下皆同。)[侘侘侘(一百二十八)征(吒旨切,下皆同。)[征征征(一百二十九)柱(吒古切,下皆同。)[柱柱柱(一百三十)翳耐(餐计切)也折(之设切)么(一百三十一)讫哩[多+页]跛[口+履]迦啰(一百三十二)翳故裔咽(一百三十三)伊(上音)失缚啰部[多+页]伽(上音)奶伴社伽(一百三十四)矩噜矩噜(一百三十五)跛啰跛啰(一百三十六)者啰者啰(一百三十七)絳啰絳啰(一百三十八)迦啰迦啰(一百三十九)迦吒迦吒(一百四十)跛吒跛吒(一百四十一)么吒么吒(一百四十二)费轮(上音)柁费洒也你缚信(一百四十三)么呵伽噜拈迦(一百四十四)失吠[多+页]也宝乳跛费[多+页](一百四十五)曷啰但袤么矩吒(一百四十六)么[抨-平+罗]柁啰(一百四十七)萨缚实若(而可切)始啰玺讫哩[多+页](一百四十八)社吒么矩吒(一百四十九)么呵达部[多+页]迦么[抨-平+罗](一百五十)讫哩[多+页]迦啰[多+页][抨-平+罗](一百五十一)侄袤絳么地费木叉(一百五十二)般罗剑(俱情切)霸(必也切)(一百五十三)婆(上音)虎絳但缚散(去音)[多+页]底(一百五十四)跛[口+履]跛者迦(一百五十五)么呵迦噜拈伽(一百五十六)萨缚羯么缚啰(一百五十七)费戍柁迦(一百五十八)萨缚筏(房也切)地(一百五十九)般啰慕者迦(一百六十)萨缚絳但缚阿舍也(一百六十一)跛[口+履]补啰迦(一百六十二)萨缚缚絳但缚(一百六十三)絳么失缚絳迦啰(一百六十四)袤慕娑睹谛娑缚呵(一百六十五)袤慕伽(上音)也娑缚呵(一百六十六)袤视[多+页]也娑缚呵(一百六十七)袤跛啰视[多+页]也娑缚呵(一百六十八)费啰也娑缚呵(一百六十九)缚啰柁也娑缚呵(一百七十)缚啰般啰柁也娑缚呵(一百七十一)伊(上音)诞者谜萨缚羯么矩噜(一百七十二)袤慕娑都娑缚呵(一百七十三)闾社也跋(呼暗切,下皆同。)[娑缚呵(一百七十四)闾[口+歇]啰视娑缚呵(一百七十五)闾故[口+履]但[口+赖]路加(吉他切)费社也(一百七十六)袤慕伽(上音)跛舍(一百七十七)[(哀-口)@可]般[抨-平+罗]底呵[多+页](一百七十八)故[口+履](一百七十九)呵(一百八十)咽(一

百八十一) 唵 (一百八十二) 叵室叵室 (一百八十三) 娑缚呵 (一百八十四)

此神咒心。随诵有验所作皆成。日日三时一一时中各诵三遍。五无间罪皆得销灭。一切业障皆得清净。烧沉水香或散灰散水。或白芥子以为结界。或取佉陀罗木为橛。咒三七遍已而钉四方。若患一切寒热疟病。咒线结索带之。病得除愈。诸有病者。或咒酥油或复咒水。令彼病者若服若涂。即得除差。若被厌蛊。应以面泥蜡等为人形像。以刀断截。复以咒索令被厌者身常佩之。若患腹痛。应咒盐水与之令服。若遭诸毒。咒土或水。若涂若服即得销灭。若患眼宜。咒白线为索用系其耳。若患牙齿疼痛。咒迦罗费罗木而揩嚼之。若欲结界。以佉陀罗木为橛钉于四隅。咒五色缕二十一遍周围橛内。若欲自护及护他者。应咒索带或咒水咒灰洒散其身。若患一切鬼病。咒五色线为索带之。若患一切热病。咒白色线为索带之。若患一切诸恶疮肿若咽喉闭塞。以蜜和葶苈而咒服之。若患眼病。应咒香水或波罗捺水。或甘草水而用洗之。若患耳痛。咒胡麻油滴彼耳中。若诸斗战争讼毁谤。应取咒水用洗其面。若欲拥护王都聚落。应取四瓶满中盛水。及以饮食作大供养。其诵咒者著新净衣。读诵此咒即得吉祥。复以彼水散洒其处。拥护一切诸有情等。所有灾厄皆得销灭。若患邪病以水磨梅檀。咒二十一遍涂其心上。若犯四重五逆诸无间罪。应常诵此咒其罪销灭。若护宅舍。应取莲华一百八枚。各咒一遍于火中烧。若欲令一切有情随顺已者。应取梅檀长二寸者一百八枚。各咒一遍于火中烧。若著鬼魅及有怖畏。应取社耶药费社耶药。那矩梨药健陀那矩梨药。婆刺尼药阿婆野波泥药。因达罗波泥药乾陀钵履样瞿药。多伽罗药斫訖罗药。摩诃斫訖罗药毗瑟怒訖烂多药。苏摩罗时药苏难陀等。如是诸药捣筛水和为丸。诵咒一百八遍。若置头上若系两臂小儿项上。鬼魅怖畏皆自销灭。若有妇人。由薄福故被人厌贱。及求男者。著新净衣咒彼药水。满三七遍澡浴自身。得胜福德恶相销灭。求男得男一切获益。毒火不侵灾横不著。若遇恶风暴雨及灾雹者。咒水三七遍用洒四方。若咒迦罗费罗木杖满三七遍。指搗虚空风等便息。圣观自在菩萨大神咒心。成就如是最胜事业。未成办者应以素毡画作佛像。所用彩色和以香胶勿取余胶。于佛像边画观自在菩萨像。其身黄白紺发垂下首冠华冠。披氎泥耶皮如摩醯首罗状。环钏皆以珍宝而严饰之。画师将欲画时。先当受八戒斋法。画像成已。于彼像前用瞿摩夷作曼荼罗。纵广一丈六尺散以白华。其坛八方安八瓶香水。置八分食或六十四分。如是供养除薰辛等。烧沉水香当三日三夜不食。或一日一夜不食。若食之时但食三种白日食。于日日中三时澡浴著新净衣。诵咒一千八遍。诵咒满已。行者即于像前自见其身。光明炽盛犹如猛焰。如是见已心生欢喜。圣观自在菩萨便现其前。所有愿求皆令满足。若欲隐形。应取雌黄或安缮那药咒一千八遍。即得隐形乘空而行。获不空智上首庄严胜三摩地。所有意乐皆得成辨。如是说已。时薄伽梵欢喜赞叹。尔时圣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及净居天子索诃世界主。自在大自在天王。及诸菩萨大声闻等。承佛所说欢喜奉行。

法華經義記（釋普門品）（梁，法雲）

法華經義記

觀世音品第二十四

梁 法雲 撰

觀世音者，可有四名：一名觀世音，正言觀世間音聲而度脫之也。二名觀世音身，即是觀眾生身業而度脫之。三言觀世意，即是觀眾生意業而度脫之也。四者名觀世業，此則通前三種。問曰：若爾何故只名為觀世音耶？解釋者言：但行口業則易，身、意兩業行善則難也。且娑婆世界多以音聲為佛事，是故從觀世音受名也。

今就此品中亦有六段：第一先稱嘆此菩薩也。第二從「云何游于娑婆世界」此下，則正明普現通經也。第三「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養」以下，仍勸人供養此菩薩也。第四「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有如是自在神力」以下，結嘆此菩薩也。第五「爾時持地菩薩即從座起」下，明持地菩薩寄也。第六寄此品末仍嘆觀世音之德也。第六臨品末「佛說普門品時」以下，明說此品時得利益也。

今且明第一嘆中有二，即問答為二也。今明佛答中自有兩段：第一先依名嘆。第二從「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下，名為格量嘆也。

依名嘆中有四：第一先嘆觀世音。第二「若有眾生多于淫欲」下，嘆觀世意。第三「若有女人設欲求男」下，嘆觀世身。第四「是故眾生皆應受持」下，結勸受持也。

就第一觀世音中自有三：第一「若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下，總明觀世苦聲。第二「若有受持觀世音菩薩名者」下，別明觀世音救七種難。第三「無盡意觀世音菩薩威神之力」下，總結嘆也。

第二救七種難者：第一「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下，一行半救火難。第二「若為大水所漂」下，咸一行救水難。第三「若有百千萬億眾生」下，五行半明救風難。此中雖通羅刹，未明羅刹也。風本无色，正明此風吹起黑色，故言黑也。第四「若復有人臨當被害」下，咸兩行救刀杖難。第五「若三千大千」下，兩行半救羅刹難。第六「說復有人若有罪」下，兩行救枷鎖難。第七「若三千大千國土」下，六行余救盜賊難也。「無盡意是觀世音菩薩竟巍巍如是」是第三總結嘆觀世音也。

「若有眾生多于淫欲」此下是第二嘆觀世意。就中自有二：第一正嘆也。第二從「無盡意」下，竟「是故眾生常應心念」結勸也。「若有女人」此下是第三嘆觀世身。就中亦有二：第一正身業禮拜，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亦第二從「無盡意」下，竟「福不唐捐」結勸也。「是故眾生」此下是第一依名嘆中第四總結嘆也。

「無盡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億」此下是第二格量嘆。此中亦有四階：第一佛先作格量功德問無盡意也。第二答佛「甚多，世尊」也。第三「佛言若復有人」下，明如來結會。第四「無盡意受持觀世音菩薩」下，總結嘆也。

「無盡意白佛言」此下是品中第二段，正明普現色身弘經。自有二：第一問，第二佛答也。今

且明问中自有二意三文：一问言「云何游于娑婆」，此问形也。第二问言「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此问教也。「方便之力其事云何」此是第三总结前问。形、教两法都是方便之力也。佛答中有二：第一正答，第二结答也。就正答中凡有十九应，以一一中皆答上两问。「现形」即答前问形，「而为说法」即答后问教。今初句「若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明众生根性。后句例皆如是。经文略无众生也。「无尽意是观世音」下，是第二结答也。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此下是品中第三段，劝人供养观世音自有七阶：第一明如来正劝供养。第二明无尽意即受佛教舍瓔珞供养也。第三「时观世音菩萨」下，明观音不受。第四明无尽意请受也。第五「尔时佛告」下，明如来自命观世音令受。第六「时观世音」下，明观世即受。第七「分作二分」下，明此菩萨既受之后仍行回施也。

「无尽意」以下是品之第四总结叹观世音也。

「尔时持地菩萨」此下是品中第五段，明持地总叹此观世音之德也。

「佛说是普门品时」此下是品中第六段，明经家叙说品得利益也。

觀音玄義（隋，智顓）

观音玄义

隋 天台智者大师 说

门人 灌顶 记

夫法界圆融，像无所像。真如清静，化无所化。虽像无所像，无所而不像。化无所化，无所而不化。故无在无不在，化应九道之身。处有不永，寂入不二之旨。是以三业致请，蒙脱苦涯，四弘为誓，使沾上乐。故娑婆世界，受无畏之名，宝藏佛所，禀观音之目。已成种觉，号正法明。次当补处，称为普光功德。其本迹若此，宁可测知，方便随缘，趣举一名耳。

今言观世音者，西土正音，名阿耶婆娑吉低输，此言观世音。能所圆融，有无兼畅。照穷正性，察其本末，故称观也。世音者，是所观之境也。万像流动，隔别不同。类音殊唱，俱蒙离苦。菩萨弘慈，一时普救，皆令解脱，故曰观世音。

经者由义，文理表发，织成行者之心，故曰经。

普门者，普是遍义，门曰能通。用一实相，开十普门，无所障阂，故称普门。

品者，类也。义类相从，故名为品也。

大部既有五章明义，今品例为此释。五意者：一释名，二出体，三明宗，四辩用，五教相。

释名为二，一通释，二别释。通者，人法合明，别者，人法各辩。何故尔，缘有利钝，说有广略。

今就通释为四：一列名，二次第，三解释，四料简。

一列名者，十义以为通释。所以者何？至理清净，无名无相，非法非人，过诸数量，非一二三。但妙理虚通，无名相中。假名相说，故立无名之名。假称人法，虽非数量，亦论数量。故《大论》云：「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随诸众生类，为之立异字。」今处中说，略用十义，以释通意也。十义者：一人法，二慈悲，三福慧，四真应，五药珠，六冥显，七权实，八本迹，九缘了，十智断。

第二次第者，此有两意：一约观明次第，二约教明次第。约观，则总、初、中、后心，因圆果满。约教，则该括渐、顿、小、大诸经。约观以人法为初者，欲明观行，必有其人，人必乘法。譬如人受一期果报，揽阴成人，虽具无量德行，必先标名字。故以人法居初，意亦例此。人法居九义之初可尔？何意乘以人法为次耶？此须据经，经云：「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即前辩人，后云方便之力。普门示现，即却论于法。人能乘法，故言人法也。

二次慈悲者。良由观音之人，观于实相普门之法，达于非人非法实相之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故《华严》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此理圆足，无有缺减。云何众生理具情迷，颠倒苦恼？既观是已，即起慈悲，誓拔苦与乐，是故明慈悲也。

复次，若就言说为便，初慈后悲，亦是就菩萨本怀。欲大慈与乐，既不得乐，次大悲拔苦，故初慈后悲。若从用次第者，初以大悲拔苦，后方以大慈与乐。又就行者先脱苦后蒙乐，故先悲后慈，今从前义次第也。

三福慧者。初则人法相成，此据其信。次则慈悲与拔者，此明其愿。欲满此愿，必须修行。修行不出福慧，慧即般若，福即五度。互相资导，以行填愿，事理圆足。若智慧增明，则大悲誓满，拔苦义成。若福德深厚，则大慈誓满，与乐义成。故福慧居三也。

复次，言说为便，先福后慧。若化他本意，先欲实慧利益，如其不堪，方示福德。又资故先福导故先慧。

四真应者。若智慧转明则契于法性，法性即实相名。为法身，法身既显能从真起应，真显应起，只由福慧开发，故次第四也。又若就方便化物，先用应，后用真，今从前义为次第也。

五明药珠二身者。先明真应，直语证得未涉利人。今明两身，俱能益物。真身破取相，谕如药；应身对万机，类于珠。就两字明次第者，与慈悲相似也。

六明冥显者。前明二身道理，即能显益。今辩被缘得冥益，或得显益，故次二身后明也。

七明权实者。前缘得益，何意不同？良由权巧无方，赴机允当，不失其宜，二智之力，故以此为次也。先权后实者，此就浅深为次也。若依文者，先以实益次以权度，此随物为次。若就佛本意，先只为一大事因缘，先显实益，众生未堪，后用权度。

八明本迹者。虽复益物权实之巧，而巧有优降，必是上中下智。本迹之殊，权实略而且横。今欲细判高下，以明次位，若其本高所作，权实之迹则妙，是故次总略之后，辩其细妙之能也。非本无以垂迹，故先明本；非迹无以显本，应先迹也。

九明了因。缘因者，上来行人发心修行，从因克果，化他利物，深浅不同。从人法至真应，是自行次第。药珠至本迹，是化他次第。此乃顺论，未是却讨根本。今原其性德种子，若观智之人，悲心、誓愿、智慧庄严，显出真身，皆是了因为种子。若是普门之法，慈心誓愿，福德庄严，显出应身者，皆是缘因为种子，故次第九也。

十明智断者，前明缘了，是却讨因源；今明智断，是顺论究竟。始则起自了因，终则菩提大智；始则起自缘因，终则涅槃断德。若入涅槃，众行休息，故居第十也。

二约诸教明次第者，又为通别。通义可解。别今当说。如华严顿教，教名大方广佛华严。依题初明人法，此人秉法，必具慈悲。菩萨修因居然福慧，既入地位，必证真应。既能利物，则辩药珠。物得其益，有冥有显。而未得别论权实本迹，缘了智断者。通义则有，别意则无。何故尔？佛一期化物，明于顿渐。顿教虽说，渐教未彰，故不明四意也。所以不明者，彼经明小隔于大，如聋如哑。覆于此权，未显其实，故云久默斯要，不务速说，故言无权实也。

言无本迹者，彼经未发王宫生身之迹，寂灭道场法身之迹，未弹指警欬，发久远所得生法二身之本，故言无本迹。言无缘了智断者，不明小乘根性，及有心之者，本自有常住之因，当克智断菩提本果，故言无也。

次约三藏教，但明人法、慈悲、福慧三义，无真应等七种。何故尔？二乘教中，但明灰身灭智，那得从真起应？既无真应，将何益物？

私难：通论备十，别语但三，此三若约真谛，则随通义，乃具十意，何止但三？若言是别，别应约中道，既得有中道人法三种，何意无七？

私答，通论十意，此约三乘，别语三科，的据菩萨。三藏菩萨，得有慈悲、福慧、伏惑之义。既伏而不断，故无真应七法。

师云：「齐教止三。」若约方等教，对小明大，得有中道，大乘人法，至冥显两益等六意，然犹带方便调熟众生，故不得说权实等四意。

若明般若教，虽未会小乘之人，已会小法，皆是摩诃衍。但明人法等六意，亦带方便，未明权实等也。

若约法华教，则会小乘之人，汝实我子，我实汝父。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开权显实，发本显迹。了义决定，不相疑难。故知法华得明中道人法至本迹八意，前诸教所不明，法华方说，故云未曾向人说如此事。今所说者，即是今当为汝说最实事也。三世诸佛，调熟众生，大事因缘，究意圆满，备在法华。故二万灯明，但说法华。息化入灭，迦叶如来，亦复如是。

若约涅槃，即有二种，所谓利钝。如身子之流，皆于法华悟入，八义具足，不待涅槃。若钝根弟子，于法华未悟者，最为此人，却讨源由。广说缘了，明三佛性。若论性德了因种子，修得即成般若，究竟即成智德菩提。性德缘因种子，修得成解脱，断德涅槃。若性德非缘非了，即是正因。若修得成就，则是不纵不横。三点法身，故知涅槃所明，却说八法之始，终成智断，十义具足。

此历五味，论十法次第。约四教则可解。故知十法，收束观教，结撮始终，商略大意，何观而不摄？何教而不收？意气宏远，义味深邃，前后有次第，粗细不相违，以释生起意也。

问：「法华前教，同有六意，云何为异？」答：「华严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乳。三藏中三意，于利人密去，于钝人成酪。方等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生酥。般若六意，约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熟酥。若法华八意，于钝人成醍醐。」

第三解释者。人即假名所成之人也。法即五阴能成之法。此之人法，通于凡圣。若色受想行识，是凡鄙法，揽此法能成生死之人。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出世法，揽此成出世圣人。故《大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法无上者，涅槃是。」虽通凡圣，不无差别。上中下恶，即成三途之人法。上中下善，即成三善道之人法。故有六趣阶差，若更细论，百千万品。

圣人人法，亦复不同。若三藏有门，观众生我人，如龟毛兔角毕竟不可得。但有五阴之法，此即人空法不空。观此法无常，生灭不住，发生暖顶等位，即是揽方便之法，成似道贤人。若发真成圣，生方便有余土，揽法性色识等成彼土行人。若空门明有实法之体，揽此实法，得有假名之人，观三假浮虚，会入空平。暖顶即揽方便法，成似道贤人。若发真成无学，生方便土，揽法性五阴，成彼土行人。余两门人法，例此可知。

摩诃衍中明人法者，亦不言人空法不空，亦不言体有假用。但观假名阴入等，性本自空。故

《大品》云：「色性如我性，我性如色性。始从初心，终于后心，常观人法俱空。」故《大论》云：「菩萨常观涅槃行道。」以观人空，即是了因种子者。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佛者即觉，觉是智慧。始觉人空，终觉法空，故知观人空是了因种也。」观法空是缘因种者。《大论》云：「法无上者涅槃是，以生死阴断涅槃阴兴。」《大经》云：「因灭是色获得常色，乃至识亦如是。」《大品》云：「菩萨行般若时，得无等等色，无等等受想行识。」当知涅槃是无上法也，揽此法成无上之众生，号之为佛。故知观法空，是缘因种也。以观人法空即识三种佛性，故《大经》云：「众生佛性不即六法，不离六法。」不即者，此明正因佛性非阴非我。非阴故非法，非我故非人，非人故非了，非阴故非缘，故言不即六法也。不离六法者，不离众生空而有了因，不离阴空而有缘因，故言不离六法也。佛从初发心，观人法空，修三佛性，历六即位，成六即人法。今观世音，未是究竟之人法，即是分证之人法。

前一番问答，是分释无上之人，称观世音，后一番问答，分释揽无上之法，故称普门。当知人法因缘故，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二释慈悲者，悲名愍伤慈名爱念。愍故拔苦，念故与乐。菩萨若但起慈悲心不牢固，故须发弘誓，加持使坚。譬如工匠造物节麻，虽复相应，若无胶漆，则有零落。誓愿如胶，亦复如是。悲心愍伤，拔于世间苦集因果兴两誓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誓愿断，此两誓愿，从大悲心起。以慈爱故，欲与道灭，出世因果之乐，兴两誓愿。所谓法门无边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此两誓愿，从大慈心起。但前明人法，凡圣不同，今辩慈悲，大小亦异。

若三藏行人，观分段生老病死八苦，即起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若观分段颠倒结业，而起誓愿：烦恼无量誓愿断。欲令众生观此因果，无常生灭，念念流动，修于道品，即起誓愿：法门无量誓愿知。若观真谛，无为之理，即起誓愿：无上佛道誓愿成。如此慈悲，缘有作四谛所起也。

复次通教，观老死八苦，如幻如化，众生颠倒，谓为真实，即起誓愿。观贪恚痴等，如幻如化，众生颠倒，为之受恼，即起誓愿。观即色是空，即识是空，即贪痴等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空亦不可得，而众生不能即色是空，即起誓愿。

又观涅槃，若有一法过涅槃者，我亦说如幻化，而众生谓有佛道可求，即起誓愿。是约无生四谛，起慈悲誓愿也。

别教观假名之法，森罗万象，应须分别，导利众生。那得沈空取证，观此苦果，非止一种，即起誓愿。无量之苦，由无量集，集既无量，治亦无量，灭亦无量。如此誓愿，缘界内外苦集因果，无量四谛，而起誓愿也。

圆教观法界圆融，本非违非顺，非明非闇。无明闇故则违，违之则有苦集因果；智慧明故则顺，顺之则有道灭因果，缘此违顺因果，而起慈悲。譬如磁石，不作心想，任运吸铁。今（编者注：按《观音玄义记会本》，「今」作「令」。）此慈悲，不作众生，及以法想。任运拔苦与乐，故名无缘慈悲也。

菩萨从初发心，修无缘慈悲，历六即位。今此观音，是分证慈悲。若前一番问答，明无缘大悲拔苦，一心称名，即得解脱。后一番问答，从无缘大慈普门与乐，皆令得度。故知以大慈大悲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三释福慧者，亦名定慧。定名静爱，慧名观策。《大论》云：「定爱慧策。」寂照之智，无幽不朗，如明镜高堂，福德禅定，纯厚资发，如明灯净油。亦称为目足备得，入清凉池，池即涅槃。涅槃称为二种庄严，庄严法身。释此定慧，自有多种。三藏以无常观理为慧，以事中诸禅定为福，以定资慧，发真无漏。天然之理，名为法身。若通教但以体法，异于析法尔。若别教以缘修智慧，与诸禅定，助开中道法身也。圆教以实相观为慧，实相寂定为福，共显非定非慧之理，名实相法身。

今圆教菩萨，从初发心，修此不二定慧，历于六即。观音所以用智光照苦者，苦是颠倒迷惑所致，智慧是破惑之法，故智慧能拔苦。《华严》云：「又放光明名智慧，又放光明名无恼。」《思益》亦然。《请观音》云：「普放净光明，灭除痴闇。」故知前问答，应机拔苦，是从慧庄严以得名。后问答，住首楞严普现色身，不起灭定。现此威仪，安禅千偈，赞诸法王。故知普门示现，从福德受名。良以福慧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四释真应者，真名不伪不动，应名称适根缘，集藏名身。若契实相不伪不动之理，即能称机而应。譬如揽镜像对即形。此之真应，不得相离。若外道作意修通，虽能变化，譬如瓦石，光影不现，岂可以此为应？尚未破四住，显偏真理，那忽有中道真应？若二乘变化修通所得，此亦非应，譬如图画，作意乃成，了不相似。大乘不尔，得实相真。譬得明镜，不须作意，法界色像，即对即应。如镜写像，与真不殊，是时乃名真寂身应。

菩萨从初发心，历于六即。今经前问答，明于真寂而不动，法界大益，观音从真身得名。后问答，明随机广利，出没多端，普门是从应身得名。良以真应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五释药树王身。如意珠王身者，药王疗治苦患，出柰女经。珠是如意之宝。广历诸教，明治病得宝。

今约圆教明者，如《华严》云：「有上药树，其根深入，枝叶四布，根茎枝叶，皆能愈病，闻香触身，无不得益。」菩萨亦如是，大悲熏身，形声利物，名大药王身。又如如意珠，能雨大千珍宝，随意而不穷不尽。菩萨大慈熏身，与众生乐，名如意珠王身。

此亦约六即判位。就前问答，遍救幽焮苦难，此从药王身以得名。从后问答，称适所求，雨实相雨，得涅槃乐，此从如意珠王身以得名。故知二身因缘，名观世音普门也。

六释冥显两益者，冥是冥密，显是彰露。大圣恒以二益，利安一切，而众生及以下地，日用不知。譬如日月照世，盲虽不见，实荷深恩。故药草喻云，而诸草木，不觉不知，只同是一地。下品不知上品，冥显两益。如文殊不知妙音神力所作，以不知故，名为冥益。

此亦约六即判位。若就前问答，不见形声，密荷深祐，名为冥益。圣人之益，虽不可知，圣欲使知[虫+昆]虫能知。如后问答，亲睹色身，得闻说法，视听彰灼，法利显然。故知观音，从冥益得名，普门从显益得名，以冥显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七释权实者，权是暂用，实非暂用。略言权实，则有三种：一自行论权实，自观中道为实，二观为权。二就化他论权实，他根性不同，或说权为实，说实为权，不可定判，但约他意，以明权实也。三自行化他合明权实者，若自观三谛，有权有实，皆名为实，化他随缘，亦有权有实，皆名为权。

用此三义历四教。复就自行权实，明六即判位。寻此品意，是明自行化他论权实。前问答，从自行化他之实智益物；后问答，从自行化他之权以益物。故知权实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八释本迹者，本名实得，迹名应现。若通途作本迹者，世智高凡夫，本意难测，乃至别教本迹。若圆教无始发心，初破无明所得法身者，名之为本。垂形百亿，高下不定，称之为迹。若一往判真应，多用上地为真为本，下地为应为迹，地地传作此判，真本唯据于高，应迹唯指于下。此义不可。今细明本迹，则与真应异。本是实得，始坐道场，及初住所得法身，即是其本迹为上地之佛，及作上地菩萨。悉名为迹，不可以上地高故，称之为本，始得初住目之为迹。何以故？实不得上地，上地非本；实得下地，下地非迹。故《寿量》云：「随自意，随他意，是本迹意也。」

就本迹明六即。就前问答，不可说示，但冥祐前人，从本地得名。后问答，殊形异状，应现度脱，从迹地得名。故知本迹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九释了因缘因者，了是显发，缘是资助；资助于了，显发法身。了者，即是般若观智，亦名慧行正道、智慧庄严。缘者，即是解脱，行行助道，福德庄严。《大论》云：「一人能耘，一人能种。」种喻于缘，耘喻于了。

通论教教，皆具缘了义。今正明圆教二种庄严之因，佛具二种庄严之果。原此因果根本，即是性德缘了也。此之性德本即有之，非适今也。《大经》云：「一切诸法，本性自空，亦用菩萨，修习空故。」见诸法空，即了因种子，本自有之。又云：「一切众生，皆有初地味禅。」《思益》云：「一切众生，即灭尽定。」此即缘因种子，本自有之。以此二种方便修习，渐渐增长，起于毫末，得成修得合抱大树，摩诃般若，首楞严定。

此一科，不论六即，但就根本性德义尔。前问答，从了种受名。后问答，从缘种受名。故知了因缘因，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十释智断者。通途意智，即有为功德满，亦名圆净涅槃。言有为功德者，即是因时智慧，有照用修成之义，故称有为。因虽无常，而果是常，将因来名果，故言有为功德满也。断即无为功德满，亦名解脱，亦名方便净涅槃。言无为者，若小乘但取烦恼灭无为断，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此乃无体之断德也。大乘是有体之断，不取灭无为断，但取随所调伏众生之处，恶不能染，纵任自在，无有累缚，名为断德。指此名无为功德。故《净名》云：「不断痴爱，起诸明说。」又云：「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爱见为侍，亦名如来种。乃至五无间，皆生解脱，无所染碍，名为一切解脱。」即是断德无为也。寂而常照，即智德也。小乘灰身灭智，既其无身，将何入生死？而论调伏，无碍无染，灭智何所照寂？如此智断圆极，故法身显著，即是三种佛性义圆也。

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正因满，故云隐名如来藏。显名法身，虽非是因，而名为正因。虽非是果，而名为法身。《大经》云：「非因非果名佛性者，即是此正因佛性也。」又云：「是因非果，名为佛性者，此据性德缘了，皆名为因也。」又云：「是果非因，名佛性者，此据修得缘了皆满。」了，转名般若。缘，转名解脱，亦名菩提果，亦名大涅槃果，皆称为果也。佛性通于因果，不纵不横。性德时名三因，不纵不横。果满时，名三德。故《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大乘果者，亦诸法实相。」智德既满，湛然常照，随机即应，一时解脱，断德既满，处处调伏，皆令得度。

前问答，从智德，分满受名。后问答，从断德，分满受名。故知以智断因缘，名观世音普门也。

问：「此十义名字出余经，那得用释此品？」

答：「大乘义通，众经共用。若不许此者，『佛性』出《涅槃》，『五住二死』出《胜鬘》，诸师那得浪用，通众经耶？此品在文，虽无十名，总将二问答，帖十义意，宛然可解。今已如前，今更别点句句来证十义者。如文云：『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又云：『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即是据人名也。后文云：『普门示现。』即是明法也。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即慈也。愍诸四众，即悲也。欲知智在说，十九说法，即智慧也。一时礼拜，得无量无边福德之利，即福德也。自在之业，即法身也。何故尔？法身于一切得自在，智慧契此，故名为业。《寿量》云：『慧光照无量，久修业所得。』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如是满足之名，即是真身也。普门示现神通力，即应身也。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即药树王身也。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即如意珠王身也。福不唐捐，即冥益也。三十三身，即显益也。现佛身，即实智也。现余身，即权智也。观音身即本，余身即迹也。又大威神力是本方便力是迹，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若有闻是品者，即证了因。功德不少，即缘因。不肯受，常舍行故，及即时观其音声，观即智，皆得解脱。种种调伏众生，八万四千发心等，是利益即断也。」

第四料简者。

问：「人对观音，法对普门者，方等有普门法王子。标于人名，此义云何同？」

答：「此应作四句分别：人非法，法非人；人即法，法即人。若约《华严》次第意，地前生死行人，未是实相之法，此法亦非彼人。若作不次第意者，人即实相，实相即人，人法不二也。若三藏有门，明无假人，但实法，此法非人。若空门揽实法，成假人，人法两异。若其不离人论法，不离法论人，此乃是二谛意，非中道之人法也。若方等对小明大，论人法者，明小，同三藏；明大，同《华严》。般若、涅槃等例尔。今方等中明普门者，即大乘意。今明普门是法，何得有法无人？彼明普门是人，何得但人无法？此则人法互举，彼经标人，此处标法尔。例如小乘，明身子智慧第一，余弟子各就余法门论第一。本以智慧断惑，发真无漏，余人无慧，那得入道！既得道果，果知有慧，但各举其初门，别称第一。譬如刀刃断物，必藉于背，方有利用。诸数如刀背，慧数如刀刃。今普门义亦尔，但以缘因之法，当普门之名，何得无了因之人耶？若并从观音标名者，此则通漫。欲使世谛不乱，互举别名。如身具六根，但称为净眼净意，岂得无余根邪？」

料简慈悲者。

问：「若大悲拔苦，苦除即是得乐。大慈与乐，乐至即是拔苦。何意两分？」

答：「通论如此，别则不然。譬如拔罪于狱，未施五尘，身虽免痛，根情未娱，此但拔苦，未名与乐。又如施五尘于狱，耳眼虽悦，不名拔苦，为从别义，各显一边，故别说尔。」

问：「此中何意不论喜舍？」

答：「四无量心，名虽有四，但是三义。《大经》云：『忧毕叉，毕叉名舍。』舍者，两舍也。即是非慈非悲，不二之意，不二而二，即是慈悲。喜者，从乐生喜，初欲与乐，众生苦重，不

能得乐，则无所可喜。若拔苦竟，即能得乐，还遂本怀，故乐后加喜。苦后无此，故不开喜。如阿输加王，七日应死，虽有五欲之乐，忧苦切心。又如一身少许痛恼，能夺一身之乐，故知苦重，不得乐也。」

问：「禅支明喜在前，乐支在后，复云何？」

答：「禅支就从粗入细，此中庆彼得乐，故喜心在后也。复次外道，修四无量，自证禅定，作想虚运彼无实益，不能令他拔苦得乐，虽自获定，虚妄世法，报尽还堕，不免于苦，自他俱无利益。若二乘修四无量，但自拔苦，于他无益。自拔分段，未免变易，灰身灭智，非究竟乐。今菩萨不尔，非凡夫行，非贤圣行。非凡夫者，不同自受禅乐；非贤圣者，不同自拔于苦。不同自受乐故，即与他乐；不同自拔苦故，即拔他苦。亦是即拔苦是即与乐，即与乐亦是即拔苦，但分别说之，誓愿相对。前明拔苦，后明与乐尔。」

料简福慧者。

问：「观音对智称之而拔苦，普门对福见之而得乐，何也？」

答：「智是光明，正治闇惑，惑是生死苦恼，若治闇惑之苦，岂不用智解之光？故称智慧人名即拔苦也。法是法门，门名能通，通至涅槃安乐之处。初习此法，是得乐因，后证此法，是得乐果。故对此普门，明其与乐也。」

问：「福慧相须，本不相离，若定而无慧者，此定名痴定，譬如盲儿骑瞎马，必堕坑落堑而无疑也。若慧而无定者，此慧名狂慧，譬如风中然灯摇飏，摇飏照物不了。故知福慧相资，二轮平等，堪能运载也。若尔何意以智慧拔苦，福德与乐邪？」

（编者注：据文意及体例，此处应漏缺「答：」）「自有福德是智慧，智慧是福德。自有福德非智慧，智慧非福德。大小乘皆备四句。如六度菩萨，修般若，分阎浮提为七分。此是世智不能断惑，此犹属福德摄，即名此福是智故。此智是福，不断惑故。若声闻人，智慧能断，苦者智慧非福德，如饿罗汉也。若福德非世智，亦非出世智者，如白象也。若大乘四句者，别教地前，三十心行行名福德，慧行名智慧，此慧不能破无明，此慧还属福德摄，不破无明故。此福是智慧方便，治取相故。若地前皆名福德，地上皆名智慧，此智慧非福德，福德非智慧。方等般若，带小明大。若带小福慧，如前四句；明大福慧，如向四句。今此普门，名福慧者，福即是慧，慧即是福，福慧不二。故《大论》云：『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此慧那得无定，得首楞严定，何曾无慧？』论云：『健相三昧，能破强敌。』《大经》云：『佛性者，有五种名：亦名般若、亦名师子吼、亦名首楞严、亦名金刚、佛性等，即是定慧具足之名也。非禅不慧，非慧不禅，禅慧不二。』不二而二，分门别说，作定慧二解。故《释论》解般若明十八空，解禅定明百八三昧。此是二说二，即不二。」

料简真应者，亦有四句之殊：非真非应，应而非真，真而非应，亦真亦应。若非真非应，此就理可解。又就凡夫不见理故非真，无用故非应，此亦可解。应而非真者，外道亦得五通，同他施化，通论亦得是应，而不得名真。真而非应者，二乘人入真断结，灰身灭智，不能起应，此亦是通论其真尔。亦真亦应者，此则别显中道为真，即真而论用为应，真应不二，不二而二者，故言真应尔。

今依文互举，一往言其真应。前番问答，明真身常益；后番问答，明应身间益。常间不得相离，二鸟俱游，二往为论，真身亦恒亦不恒，应身亦间亦不间。若小乘明义，例如善吉，石窟观空，见佛法身，莲华尼则不见。此岂非小乘中真身，恒益不恒益义？丈六之应亦有见不见，此岂非应身，有间有不间义？大乘法身亦尔，于理为恒益，于情为不恒益。应身亦尔，此缘灭彼缘兴无有断绝，是不间义。同质异见，是其间义。而今分别，一往前问答，属恒益；后问答，属不恒益也。

料简药珠二身者，药有差病拔苦之功，亦有全身增命致宝之用。故经云：「若全身命，便为已得玩好之具也。如意珠王，非但雨宝，亦能治病。大施太子，入海得珠还治父母眼。」《小品》云：「若人眼痛，珠著身上，病即除愈。」故知通具二义。若别据一边，约除患以譬药，证乐以况珠尔。

料简冥显两益，凡有三十六句。

料简权实二智者。前问答，实智照真，而众生得脱；权智照假，而众生得度。度为度权，亦度于实；脱为脱真，亦脱于假。

答：「此亦具四句：或因真智解脱于权，七难消除，二求愿满是也；或因真智解脱于实，三毒皆离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实，三十三身得度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权，于怖畏急难之中，得无畏是也。或二俱度脱，或二俱不度不脱。今依文判，互出一边，前文脱权，后文度实。」

料简本迹者，通论本迹，俱能拔苦与乐。故《寿量》云：「闻佛寿无量，得清净无漏无量之果报，即是从本得乐。」《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此是从迹拔苦，众生不达本源，故流转苦恼，若识本理，即于苦而得解脱也。众生若不见迹中施化，不能三业种福，则无功德之因，焉致乐果。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前问答，是明迹本；后问答，是明本迹。

问：「本迹与真应云何异？」

答：「真应就一世横辩，如诸经所明；本迹就三世竖论，如《寿量》所说。」

料简缘了者。

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

答：「具。」

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

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

问：「性德善恶，何不可断？」

答：「性之善恶，但是善恶之法门。性不可改，历三世无谁能毁，复不可断坏。譬如魔虽烧经，何能令性善法门尽？纵令佛烧恶谱，亦不能令恶法门尽。如秦焚典坑儒，岂能令善恶断尽邪？」

问：「阐提不断性善，还能令修善起？佛不断性恶，还令修恶起耶？」

答：「阐提既不达性善，以不达故，还为善所染。修善得起，广治诸恶，佛虽不断性恶，而能达于恶。以达恶故，于恶自在，故不为恶所染，修恶不得起，故佛永无复恶。以自在故，广用诸恶法门，化度众生，终日用之，终日不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阐提为例耶？若阐提能达此善恶，则不复名为一阐提也。若依他人，明阐提断善尽，为阿梨耶识所熏，更能起善。梨耶即是无记无明，善恶依持，为一切种子。阐提不断无明无记，故还生善。佛断无记无明，尽无所可，熏故恶不复还生。若欲以恶化物，但作神通，变现度众生尔。」

问：「若佛地断恶尽，作神通以恶化物者，此作意方能起恶。如人画诸色像，非是任运。如明镜不动，色像自形。可是不可思议，理能应恶。若作意者，与外道何异？」

（编者注：据文意及体例，此处应漏缺「答：」）「今明阐提，不断性德之善，遇缘善发。佛亦不断性恶，机缘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切恶事化众生。以有性恶，故名不断，无复修恶名不常，若修性俱尽，则是断不得为不断不常。阐提亦尔，性善不断，还生善根。如来性恶不断，还能起恶，虽起于恶，而是解心不染，通达恶际，即是实际。能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缚不脱，行于非道，通达佛道。阐提染而不达，与此为异也。」

料简智断者，此是一法异名，不得相离。如人一体，何故从智拔苦，从断与乐？然而慧解之心称智，无缚碍身称断，譬如人被缚，运力属智，萧然附外属断。运力属心，故名智慧庄严；附断体散属色身，名福慧庄严。今经文言说，不得一时，故互举智断。

若深得此十义意者，解一千从，广释观世音普门义，则不可尽也。

第二，别释名者为二，先明观世音，次明普门。

以何因缘，名观世音？通释如前，别者则以境智因缘故，名观世音。

云何境智？境智有二：一思议境智，二不思议境智。思议境智又二：一约理外，二约理内，理外为四。

一天然境智。只问此境：为当由境故境？由智故境？此智为当由智故智？由境故智？若由境故境，此境是境，境即自生境，若智由智故智，亦是自生智，自生名性自尔，非佛天人所作，照与不照，恒是境智，故名天然境智。

二明相待者，若境不自境，因智故境；智不自智，因境故智。此即他生义，何故尔？境自生境，既称为自；以境望智，智即是他。今境从智生，岂非他境，智亦如是，故名相待。

次明因缘境智者，若境不由智故境，亦不由境故境，智境因缘故境，智亦如是。此即境智因缘共生义，共生有二过，堕自他性中。

次绝待明境智者，非境非智，而说境智，此即离境离智。无因缘而辩境智者，此是无因缘绝待。从因缘尚不可得，何况无因缘。一往谓绝，理而穷之，不成绝待。[立+立]是理外行心，妄想推计。故《中论》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那得如前四种。计执是实，余妄语，性实之执，见爱生著，九十八使，苦集浩然，流转不息。

云何执此，而生苦集？随执一种境智，谓以为是，随顺赞叹，心则爱著，而生欢喜，即是贪

使。若人违逆责毁，心则忿怒，而生嗔恚，即是嗔使，贪恚既起，岂非痴使我解此境智？他所不解，以其所执，矜傲于人，岂非慢使？既执此为是，今虽无疑，后当大疑，岂非疑使？我知解此法，法中计我，岂非身见？六十二见，随堕一边，岂非边见？如此妄执，不当道理，岂非邪见？执此是实，计为涅槃，岂非见取果盗，谓此为道，依之进行，岂非戒取因盗？十使宛然，皆从所执境智上起，将此历三界四谛，则有八十八使。就思惟历三界，则有九十八使。此则集谛结业，颠倒浩然，方招苦果。生死不绝，于其境智，不识苦集，何处有道灭？既不识四谛，则破世间出世间因果；无世出世法，故无法宝。不识出世果，无佛法，不识出世因，无僧宝。贤圣之义，一切俱失。若作如此执自生境智者，只是结构生死，增长结业，过患甚多，若非理外境智，更将何等为理外耶？故《大论》云：「凡夫三种语见慢名字，圣人但一种语名字。」今凡夫见慢取著，谬用佛语，介尔取著，乖理成诤，虽傍经论，引证文字，如虫蚀木，偶得成字，寻其内心实不能解，是字非字。口言境智，不解境智，以不解故，如服甘露，则以境智起见，伤命早夭，故为龙树所破。今不取此为境智，以释观世音。自生境智既尔，余三句亦然。

二明思议理内境智者。亦作上四门，名字虽同，观智淳熟不生执见，毕故不造新，成方便道，发生暖顶，乃至十六心，眼智明觉，豁然得悟，破诸见惑，与理相应。譬如盲人，金罍抉膜，灼然不谬。此之真观，名之为智，所照之理，名之为境，以发无漏，故称理内境智。虽见此理，终是作意入真，故名思议境智也。今明观世音，亦不从此境，智因缘得名也。

次明不思議境智者。若自他共无因等四句，俱非境智者，今诸经论所明，或从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等，若不尔者，云何辩境智耶？

答：「经中所明，皆是四悉檀赴缘。假名字说，无四性执。若人乐闻自生境智，即说境是自境，智是自智，以赴其欣欲之心。或时宜闻自境自智，闻必生善。或时对治说自生境智，说必破惑。有时说此，令即悟道，若无四悉檀益诸佛如来，不空说法。虽作四说，无四种执，无执故无见爱。众生闻者，如快马见鞭影，即破惑入道，故名为智。此智所照，名之为境。如是通达，则识苦集道灭，三宝四谛，宛然具足。

若以智照境，入空取证，成真谛理内思议境智。如前说。

若不以果为证，知此境智，但有名字。名为境智，是字不在内外中间，是字不住，亦不不住，是字无所有故。虽作四句明境智，实不分别四句境智。虽作四句闻境智，实不得四句境智。虽体达四句境智，实不作四句思量境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四句思惟图度，故名不思議境智。」

《金光明》云：「不思議智，照不思議智境。」此具如《大本玄义》境智妙中广说。龙树先破一异时方，然后释如是我闻等义。今类此先破理外境智，后明不思議四悉檀，悉檀义如《大本玄义》。夫依名字为便，应先明观智，次辩世境之音，若解义为便，前明世境，次辩观智，如先有境，可得论观，若未有境，何所可观？譬如镜鼓，后方映击。今从义便，先明世音，后论观智也。

世者为三：一五阴世间，二众生世间，三国土世间。既有实法，即有假人假实正成，即有依报，故名三种世间也。

世是隔别，即十法界之世，亦是十种五阴、十种假名、十种依报，隔别不同，故名为世也。间是间差，三十种世间差别，不相谬乱，故名为间。各各有因，各各有果，故名为法。各各有界畔分

齐，故名为界。

今就一法界，复有十法，所谓如是相性究竟等，十界即有百法。十界相互，则有千法。如是等法，皆是因缘生法。六道是惑因缘故，四圣是解因缘故。《大经》云：「无漏亦有因缘，因灭无明，即得三菩提灯。」是诸因缘故，即是三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故明十种法界，三十种世间，即是所观之境也。

此境复为二，所谓自他。他者，谓众生佛，自者即心而具。如《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由心造。」

问：「自他那得各具十法界？」

答：「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华严》云：『心然佛亦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岂不各具三谛境邪？音者，即十法界口业之机也。界既不同，音亦有异。」

问：「众生各有三业，何意但观音？」

（编者注：据文意及体例，此处应漏缺「答：」）然通论，皆得常念恭敬，得离三毒，即是观世意，礼拜供养。所求愿满，即是观世身。而今但言观世音者，旧释此义为六。

一趣立者，诸名不可累出，举一趣以标名。若称为观世身者，已复还问，此言何意？不名观世音，此则非问。

二随俗者，释迦所说，以音声为佛事，故言观世音，若游诸国土，随彼所宜。

三互举者，能观所观。所观即众生色心也。今从能观，故但言观。能闻所闻，能闻是圣人耳识，所闻是众生音声。今取所闻之音声，举所闻得能闻，举能观得所观，从此为名，故言观世音。

旧问：『能所既尔，何不取所观之色心？能闻之耳识，以标名，称为闻色心菩萨耶？』

旧答云：『菩萨一观于色心，此是应广；众生之一音，此是机狭。若从难者，则机有两字，应但一字，便是应狭机广，故不如所难。』

今更作难：此语应从义理，那得逐字？菩萨以能观色心，何意不能观音声？众生何意？但以声感，色心不能感耶？若其俱感俱应，此逐字为观，则感应齐等，若为判其广狭？

今不作此，明互举凡圣感应皆通三业，而圣人与意，凡夫与声，故言观世音尔。

四义摄者，如发声，必先假意气，触唇口，其音能出。口业若成，则摄得身意。若观于口业，亦摄得身意观余不尔，故言义摄。

五隐显者，身虽礼拜，意虽存想，未知归趣何等，故名隐。若口音宣畅，事义则彰，故名显。举显没隐，故言观世音。

六难易者，临危在岫。意则十念难成，身则拜跪迟钝。口唱为急，故成机，从易受名也。

又第六为有缘，观音昔为凡夫，居兹忍界，见苦发誓，今生西方，多还此土，既有誓缘，急须称名。

今明若如前六义，皆偏有所举。若依《释论》，其义即圆。何以故？出入息是身行，觉观是口行，受为心行，心觉观故，尚具三业，何况发音成声，而不备三业耶？但举一观，即备三应。但举一音，即备三机。而凡情谓声强智利，逐物标名，圆义往推，悉皆具足。

第二明观者又为二，一结束世音之境，二明能观之智。

结境即为六：一结十法界是因缘境，二四谛境，三三谛境，四二谛境，五一实谛境，六无谛境，此具出《大本玄义》。

二明观智者，傍境明智，作五番明观，智就因缘，则四番因缘论观。四谛亦有四番论观，三谛有两番论观，二谛有七番论观，一实谛则一番论观，无谛则无观，如此等义具在《大本》。

今约三谛明观。若通论，十法界，皆是因缘所生法。此因缘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是真谛，即假是俗谛，即中是中道第一义谛。若别论，六道界，是因缘生法；二乘界是空，菩萨界是假，佛界是中。论境即有二意。

今对境明观，亦为二意：一次第三观，二一心三观。

次第者，如《瓔珞》云：「从假入空名二谛观，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二观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义谛观。」此之三观，即是《大品》所明三智：一一切智，知一切内法内名，一切能知能解，一切外法外名，能知能解。但不能用，以一切道，起一切种，故名一切智。二道种智，能知一切道种差别，则分别假名无谬，故名道种智。三一切种智，能于一种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种，一相寂灭相，种种行类，能知能解，名一切种智。通而为论，观智是其异名，别而往目，因时名观，果时名智。此三观智，即是《大经》，四种十二因缘观，下、中、上、上上。《涅槃》通取析法，明于四观，《大品》《瓔珞》直就《摩诃衍》，但明三观三智，今若开二经合。《涅槃》者，应开衍法，从假入空观，生灭一切智也。若合《涅槃》，就二经合，下中二观，同是一切智也。

若将三经，若开若合，对五眼者，天眼肉眼，照粗细事，皆是世智。悉为诸观境本，若三观三智，从此即入体法一切智。若四观四智，此即入析法一切智。故肉眼天眼为本，若入一切智对慧眼，道种智对法眼，一切种智对佛眼。《中论》偈「因缘所生法」一句，为观智之本。三句对三智。若将三观智对四教，即须开之如前。若将涅槃四观对四教，下智是生灭一切智，对三藏教也；中智是体法一切智，对通教也；上智即道种智，对别教；上上智即一切种智，对圆教。

所以应明三机，那忽对四教者何？若无教即无观，禀教修观得成于智，所以明教也。教必有主，有主即佛也。或可一佛说四教，或可示四相，明四佛。四教既有四主，即应有四补处。即是四种菩萨，辅佛弘此四教也。

若言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大经》云：「生生不可说，乃至不生不生，亦不可说。」一教尚不可说，云何有四？

答：「理论实尔，皆不可说。赴缘利物，有因缘故，亦可得说。非但生生可说，乃至不生不

生，亦可说。以佛教门，出生死苦。」

三藏教者，如《释论》，引迦旃延子，明菩萨义。释迦初为陶师，值昔释迦佛，发愿从是已来，始发菩萨心，即是行人所求菩提，即名为法，深厌苦集，欣求灭道，即起慈悲心，誓度一切。行六度行，行愿相扶，拔苦与乐，所以者何？慳名为集，堕饿鬼名苦行，檀名道，慳息名灭，菩萨自伏慳贪，悲心熏物。众生称名，即能脱苦。自行檀施，慈心熏物，物应可度。即能示现，令得安乐。当知为满弘誓，而修檀行也。乃至愚痴名集，生天名苦，修慧名道，痴伏名灭。修慧度时，自破苦集。为成悲心，以熏众生，众生称名，即得解脱，自证道灭，以成慈心。以熏众生，众生有感，应机得度，故知行填于愿。行此六度，各论时节，尸毗代鸽是檀满，须摩提不妄语是尸满，歌利割截不动是忍满，大施抒海是精进满，尚闍黎坐禅是定满，劬候大臣分地是般若满。

如此修行，至初僧祇劫，不知作佛，不作佛；第二僧祇，心知作佛，口不言作佛；第三僧祇，心知口言；过三僧祇已，又百劫种相，百福成一相，凡用三千二百福，修成三十二大人相，现时方称菩萨摩訶萨，但伏惑不断，如无脂肥羊，取世智为般若，即此意也。

用此菩萨行，对声闻行位者。初僧祇，可对总别念处。二僧祇，可对暖法。三僧祇，可对顶法。百劫种相，可对忍法。坐道场时，可对世第一。三十四心，断结成佛，即对十六心。发真乃至九解脱，无学也。尔时坐道场上，三十四心断惑，正习俱尽，名为三藏佛。所以释迦精进，弟子纯熟，以精进故，九劫前超八相成佛。此即是三藏教主，所说教门。此中补处位，在百劫种相，伏惑住最后身，六度行成，誓愿将满，慈悲熏于众生，拔苦与乐。若就此辩者，但是因缘生法，世智明观，即是三藏教，观世音义也。问：「依三藏说，释迦弥勒，同时发心，一超九劫，何意二佛，俱成贤劫中佛耶？」

答：「释迦值弗沙，促百劫，弥勒值诸佛，何必不促，为九十一劫耶？」

若尔则无百劫义？

答：「任此法门，则有百劫，以精进力传超。」

通教者，如《大品》明三乘之人，同以第一义谛，无言说道，断烦恼，入涅槃，共缘一理，用观断惑通也。亦名共般若教。此事与三藏异，《释论》破云：「岂以不净心，修菩萨行，如毒器盛食，食则杀人。」檀有上中下，谓舍财身命也。勇士烈女，亦能舍身，何得中舍名檀？满中檀，但名施，非波罗蜜。不见能所财物，三事皆空。非慳非施，此是真檀波罗蜜，乃至非愚非智，无著空慧名真般若，不取世智。论云：「若不信空，一切皆违失。」当知汝所修，皆不与理相应，若信诸法空，一切有所作，良以空故，能成一切诸法。故知若得空慧，能具一切法也。

又复菩萨，无量劫修行，何但三阿僧祇？如是等种种破三藏失，以显摩訶衍，中通教意也。《大品》云：「菩萨发心，与萨波若相应，此即观真断结，与理相应也。」发心已来，即观真断结，便称菩萨，即是假人也，又观真即是法也。常与慈悲俱起，自断苦集，修道灭，亦以慈悲誓愿，断一切众生苦集，与其道灭，体达诸法如幻如化，不生不灭，三事俱亡以行檀，乃至一切法无所著名般若，以此诸行填愿，即能破四住惑，见第一义。则有三乘共十地，所谓干慧乃至佛地。

若将此十地来对声闻者，干慧地对总别念处，性地对四善根位，八人地对八忍，见地对初果，薄地对二果，离欲地对三果，已办地对四果，支佛地自对支佛位。菩萨地，自是出假方便，道观双

流，断正侵习佛地尽故。论云：「是人烦恼尽习不尽。」以誓扶习还生三界，利益众生净佛国土，岂同三藏菩萨，伏惑行六度行耶？此菩萨修行断惑，余残未尽譬若微烟，慈悲五道示现度物。众生若称名，若感见，即能拔苦与乐，解脱得度也。

此是通教体假入空观，亦名一切智，即是通教观世音义也。

别教者，别异通也；别明不共般若，故言别也。此教虽明中道，为钝根人方便说中，次第显理，广明历劫修行。故《大品》云：「有菩萨，从初发心，游戏神通，净佛国土。次第修习恒沙法门，助显中理，前却四住，次破尘沙，后破无明。」十信通伏诸惑，而正伏四住。十住亦是通伏诸惑，而正断四住，成一切智；十行出假断无知，成道种智；兼伏界外尘沙，十回向断界外尘沙，成道种智；正修中道伏无明，十地断无明，见佛性成一切种智。譬如烧金，尘垢先去，然后镕金，次第断结亦复如是。此菩萨发心，秉法慈悲，修行自断无明，成就真应，大誓慈悲，熏于法界众生，机感即拔苦与乐。

此是从空出假，观道种智，别教观世音义也。

圆教者，此正显中道，遮于二边，非空非假，非内非外。观十法界众生，如镜中像，水中月，不在内，不在外；不可谓有，不可谓无，毕竟非实；而三谛之理，宛然具足。无前无后在一心中，即一而论三，即三而论一。观智既尔，谛理亦然，一谛即三谛，三谛即一谛。《大品》云：「有菩萨从初发心，即坐道场，转法轮，度众生。」即于初心，具观三谛一切佛法，无缘慈悲，于一心中，具修万行诸波罗蜜。入十信铁轮，已能长别苦轮海，四住惑尽，六根清净，名似解进。入十住铜轮，初心即破无明，开发实相，三智现前，得如来一身无量身，湛然应一切，即是开佛知见，示悟入等。文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又云：「今当为汝说最实事，即是圆教一实之谛，三观在一心中也。」《大品》云：「若闻阿字门，则解一切义。」《大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是故敬礼初发心，即是义也。」此中知见，但称为佛知佛见，即是一切种智。知佛眼，见佛眼，见佛智，知非不照了，余法从胜受名，譬如众流入海失本名字。《大论》云：「十智入如实智无复本名，但称如实智。」言十智者，谓世智他心苦集灭道法，比尽无生也。眼亦如是，五眼具足成菩提，而今但称为佛眼。《大经》云：「学大乘者虽有肉眼，名为佛眼。」若例此语，学小乘者，虽有慧眼，名为肉眼也。

若能如是解者，名圆教人法，约无作四谛，起无缘慈悲，修不二定慧，成真应二身，真遍法界，药珠普应，一切横竖逗机，冥显两益。以无缺宝藏，金刚般若拔根本究竟解脱，以首楞严法界健相，与三点涅槃大自在乐。是名中道第一义谛。观一切种智，是名圆教观世音义也。

问：「此观，观众生非空非有，云何行慈悲？」

答：「如《净名》中说。」

问：「若观十法界，非空非假者，即是破一切因果耶？」

答：「若不明中道，则不识非权非实，亦无权无实，则无四番因果。若明中道则权实双照，得有三种权四谛，苦集因果，三种道灭因果，乃至一实无作四谛，世出世因果，宛然具足在一念心中。所以者何？以实相慧，觉了诸法非空非有，故名为佛宝。所觉法性之理，三谛具足即是法宝。如此觉慧，与理事和名僧宝，事和，即有前三教贤圣僧，与理和，即有圆教四十二贤圣僧。故《大

经》月光增损，而举两喻，前十五日约光论增，后十五日约光论减。而其月性实不偏圆，前后往望不无盈昃。月性圆者喻于实相，光明增减以喻智断。智光增者，即诸法不生而般若生；断光减者，即是诸法不灭而烦恼灭。《大经》亦称无明为明，故知用譬邪光灭也。如是增减日日有之，如是智断地地皆具。若十五日体圆光足，则月不更圆，光不更盛。此喻中道理极，菩提智满，故云不生不生名大涅槃。若三十日，体尽光减，究竟无余，此喻无明已遣，邪倒永除，无惑可断，故云不灭不灭名大涅槃。初三日月，即喻三十心智断；次十日月，喻十地智断；十四日月，喻等觉智断；十五日月，喻妙觉智断。《仁王》《天王》等《般若》，以十四日，譬十四般若，即此意也。如此明僧宝智断，皆约中道一实相法，一切因果无所破失也。若不明中道非空非假，但计断常等，即是破生灭四谛，世出世因果，破三藏三宝。若但说无常生灭者，即破无生四谛，通教三宝，若但说体法，不生不灭真谛者，即破无量四谛，别教三宝，若但说次第，显非空非假者，此亦破圆教无作四谛，一体三宝。传传相望，前所破失者多，后所破失者少，可以意得。」

问：「若圆修实相，一法三谛，一心三观，具足诸法，亦应一教四诠，称于圆教即足，何用四教如前分别耶？」

答：「上开章云：次第三观，一心三观，明教亦二。若一教圆诠，一切诸法者，赴利根人。若四教差别，逗钝根人。若不假渐次，分别圆顿，何由可解？用别显圆，故先明四教也。」

虽说种种道，其实为一乘，又于如来，余深法中，示教利喜，余法即三方便，引导弄引开空法道。若入佛慧方便无用，故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故知但一圆顿之教，一切种智，中道正观，唯此为实观世音，余皆方便说也。

复次若有所说，若权若实，悉是方便非权非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说示，不生不生，妙悟契理，方名为真。此亦无实可实。

次明观心者。

夫心源本净，无为无数，非一非二，无色无相，非偏非圆。虽复觉知，亦无觉知，若念未念，四运检心，毕竟叵得。岂可次第不次第，偏圆观耶？

犹如虚空等无有异。此之心性毕竟无心。有因缘时，亦得明心。既有论心，即有方便正观之义。譬如虚空，亦有阴阳两时。心亦如是，虽无偏圆，亦论渐顿。若作次第观心者，即是方便渐次意也。

若观心，具有性德三谛，性德三观，及一切法，无前无后无有次第，一念具足。十法界法，千种性相。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千种三谛，无量无边法，一心悉具足。此即不次第观也。

《华严》云：「一切世间中，无不从心造，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若观心空，从心所起一切皆空。若观心有，从心所生，一切皆有。心若定有，不可令空。心若定空，不可令有。以不定空，空则非空。以不定有，有则非有。非空非有，双遮二边，名为中道。若观心非空非有，则一切从心生法，亦非空非有。如是等，一切诸法，在一心中。若能如是观心，名上上观，得诸佛菩提。

《净名》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观身相既等于佛，观心相亦等于佛。」《华严》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当知观此心，源与如来等。」若作余观观心，皆是方便，名为邪观。

若作如此圆观，名为真正正观。即开佛知见，坐如来座。如此慈悲，即是入如来室。安忍此法，即是著如来衣。修此观慧，即是如来庄严。其人行住坐卧，皆应起塔。如此观心，名观佛心也。

第二明普门即为二：一通途明门，二历十义解释。

通六意者：一略列门名，二示门相，三明权实，四明普不普，五约四随，六明观心。

列门名者：通从世间，如人门户，通至贵贱居室。凡鄙以十恶五逆为门，通至三途；清升以五戒十善，四禅四定等为门，通至人天；外道以断常为门，通至惑苦；爱以四倒为门，见以四句为门。善恶虽殊束而为言，俱是有漏，世间之门，通至生死尔。

若就佛法论门，亦复众多，三藏四门，通有余无余涅槃；通教四门，近通化城，远通常住；别教四门，渐通常住；圆教四门，顿通常住。此则四四十六教门，又有十六观门，合三十二门。能通之义，分别其相，在《大本》玄中。

二示门相者，三藏四门，所谓阿毗昙是有门，成论是空门，昆勒亦空亦有门，车匿非空非有门，一一广明行法判贤圣位，由门通理。

通教四门者，谓如幻之有，如幻之空，亦空亦有，非空非有，一一作行相判贤圣位，由门通理。

别教四门，观佛性如闇室瓶盆即有门；观佛性空，如迦毗罗城空即无门；观佛性如石中金，福人得宝，罪人见石，是亦有亦无门；观佛性离二边即中道，非有非无门，一一作行相判位，由门通理。

圆教四门名不异别，但一门即三门，三门即一门。不一不四，无历别之殊，圆融不四之四，一一判不思議行位之相，由门通理。此义皆在《大本》。

次论诸门权实，三藏通教，教观十六门，能通所通，皆是权。别教教观，能通是权，所通是实。圆教教观八门，能通所通，皆是实。具论在彼《玄义》。

次明普不普者，若凡夫外道，见爱等门，尚不能通，出三界，何况普耶？三藏通教，虽通化城，亦复非普；别教渐通，亦非普义。唯圆教教观，实相法门，能遍十法界，千性相，三谛，一时圆通，圆通中道，双照二谛，独称为普门也。

复次如《净名》中说，入不二门者，生死涅槃为二。不依生死，不依涅槃，名为不二，亦复非一。何以故？既除于二，若复在一；一对不一，还复成二，岂名不二耶？今不在二，故言不一不二，亦名不有不无。不有是破假，不无是破空。不有是破二，不无是破一。若尔者，应存中道亦空。《大经》云：「明与无明其性不二，不二之性即是中道，中道既空于二边，此空亦空，故名空空。」空名不可得，空是为入不二法门，即是圆教就空门，辩普门之意也。

三十一菩萨，各说不二门，文殊说无说，为不二门，《净名》杜口，为不二门。细寻彼文，皆有四门义。肇师注云：「诸菩萨历言法相，即有门，文殊言于无言，此即空门。」《思益》云：「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亦是普门意。游心法界如虚空，是亦空亦有门。《净名》默然，即非空非有门。」《大品》四十二字门，先阿后荼，中有四十字，皆具诸字功德，此亦是不二普门。上方便

品云：「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譬喻》云：「唯有一门，而复狭小。」众经明实理门者，悉普门意也。四随观心等，悉在《大本》。

二别释普门者。至理非数，赴缘利物，或作一二之名，或至无量，广略宜然。且存中适十义。一慈悲普，二弘誓普，三修行普，四断惑普，五入法门普，六神通普，七方便普，八说法普，九供养诸佛普，十成就众生普。

上通途普门，已约法竟。此十普门，皆约修行，福德庄严。前五章是自行，次三章是化他，后二章结前两意。自行中前四是修因，后一是明果。修因又二：初二是愿，后二是行。总生起者，菩萨见一切苦恼众生，起大慈悲，此心虽不即是菩提心，能发生菩提心。譬如地水，虽非种子，能令芽生。今因大悲，起菩提心，亦复如是。

次誓愿者，若但慈悲喜多退堕，鱼子庵罗华，菩萨初发心，三事因时多，及其成就少，以不定故，须起誓愿要期，制持此心即菩提坚固。

次明修行者，若但发愿，于他未益，如无财物，势力权谋，不能拔难。菩萨亦尔，须福德财，神通力，智慧谋，乃可化导。《大经》云：「先以定动，后以慧拔。」修行填愿，意在此也。

次断惑者，成论人无碍道伏，解脱道断，若然者，修行是伏道为因，断惑是解脱道为果，若毗昙，明无碍道，一念即断，那得容与七觉，而有伏惑之义，以方便道伏，无碍道断解脱道证。引《释论》云：「无碍道中行名菩萨，解脱道中行名佛。」此约究竟为语，佛证三菩提，名解脱道也。若然者修行，是方便道，断惑是无碍道，入法门是解脱道，取此自行次第也。

次神通者，若欲化他，示三密神通，是示色身，方便示意，同情说法，是示口，随其类音，此是化他次第也。

供养诸佛结自行，非但华香，四事是供养，随顺修行，是法供养，于供养中最大。经云：「汝随我语，即供养佛，禀教而行，是结自行也。」成就众生，是结化他菩萨四威仪中，尚不忘众生，何况入诸法门？净佛国土，皆为饶益，一切众生故一句，结化他也。

次解释者。始从人天，乃至上地，皆有慈悲，此语乃通不出众生法缘无缘。若缘众生，众生差别，假名不同，因果苦乐有异，尚不得入于法缘之慈，何得称普耶？若法缘，无人无我无众生，从假以入空，尚不得诸假名，何况是普。若无缘慈者，不缘二十五有假名，不缘二乘涅槃之法，不缘此二边。虽无所缘，而能双照空假，约此起慈，名无缘慈。慈通三谛，称之为普也。

别释者，若修众生缘慈者，观一法界，众生假名，可不名普。今观十法界众生假名，一一界，各有十种性相、本末、究竟等。十法界交互，即有百法界千种性相。冥伏在心，虽不现前宛然具足。譬如人面备休否相，庸人不知，相师善识。今众生性相，一心具足，亦复如是。凡人多颠倒，少不颠倒，理具情迷，圣人知觉，即识如彼相师。知此千种性相，皆是因缘生法。若是恶因缘生法，即有苦性相，乃至苦本末。既未解脱，观此苦而起大悲。若观善因缘生法，即有乐性相，乃至乐本末，观此而起大慈。具解如《大本》。

今约初后两界，中间可解。

地狱界，如是性者，性名不改。如竹中有火性，若其无者，不应从竹求火，从地求水，从扇求风。心有地狱界，性亦复如是。

地狱相者，揽而可别，名之为相，善观心者，即识地狱之相。如善相师，别相无谬，故名相也。

体者，以心为体，心觉苦乐，故以当体，譬如钗钏环钗之殊，终以银为体质，六道之色乃异，只是约心，故心为体也。乃至运御名力，缘山入火，皆是其力也。

作者，为动曰作，已能有力，即有所作，或作善作恶也。

因者，业是因也。

缘者，假藉为缘也，如爱润业，因缘合也。

果者，习果也。如地狱人，前世多淫，生地狱中，还约多淫，见可爱境，即往亲附，名习果也。

报者，报果也。昔有淫罪，今堕地狱，受烧炙之，苦名报果也。

本者，性德法也。末者，修德法也。究竟等者，揽修德即等有性德，揽性德即具有修德，初后相在，故言等也。

地狱界，十相性，既如此，余九亦然。

问：「当界，有十性相可然？云何交互相，有余界？交互已难可信，云何地狱，有佛性相本末耶？」

答：「《大经》云：『夫有心者，皆当得三菩提，如仙豫杀婆罗门，即有三念。』又婆薮，地狱人好高，刚柔等义，虽在地狱，佛性之理，究竟不失。故知地狱界，即有佛性。

佛相者，即是性德之相也。《净名经》云：『一切众生，即菩提相，圣人鉴之，泠然可别也。』

体者，即是地狱界心，实相理也。

力者，法性十力，变通大用也。

作者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如师子筋、师子乳也。

因者，正因也。

缘者，性德缘了也。

果即般若菩提大果也。

报即大涅槃果也。

本，即性德；末，即修得；等者，修得相貌在性德中，性德中亦具修得相貌。故言究竟等也。

《大经》云：『雪山之中有妙药王，亦有毒草。』地狱一界，尚具佛果性相十法，何况余界耶？地狱互有九界，余界互有，亦如是。」

菩萨深观十法界众生，千种性相具在一心，远讨根源照其性德之恶，性德之善尚自冷然，何况不照修得善恶耶？如见雪山，药王毒草。以观性德恶毒，恻怆怜愍，起大悲心，欲拔其苦，以观性德善乐，爱念欢喜起大慈心，欲与其乐。

此十法界，收一切众生罄无不尽，缘此众生假名修慈，岂非众生慈普耶？

问：「地狱界重苦未拔，云何言与乐耶？」

答：「众生入地狱时，多起三念，菩萨承机即与乐因，故言与乐也。又菩萨能大悲代受苦，令其休息，余界苦轻，与乐义可解。」

二法缘慈者，观十法界性相，一切善恶，悉皆虚空。十法界假名，假名皆空。十法界，色受想行识，行识皆空，十法界处所，处所皆空。无我，无我所，皆不可得。如幻如化，无有真实。常寂灭相，终归于空。众生云何强计为实？良以众生，不觉不知，为苦为恼，不得无为寂灭之乐。拔其此苦，而起大悲；欲与其此乐，故起大慈。《净名》云：「能为众生，说如此法，即真实慈也。」若缘一法界法，起慈者，可不名普。今缘十法界法，岂非普耶？是名法缘慈普也。

三无缘慈者，若缘十法界，性相等差别假名，此假则非假。十法界如幻如化，空则非空。非假故不缘十法界性相，非空故不缘十法界之真，既遮此二边，无住无著，名为中道，亦无中可缘，毕竟清净。如是观时，虽不缘于空假，任运双照二边，起无缘慈悲，拔二死之苦，与中道之乐。如磁石吸铁，无有教者，自然相应。无缘慈悲，吸三谛机，更无差忒，不须作念，故言无缘慈悲也。行者始于凡地，修此慈悲，即得入于五品弟子。观行无缘慈悲，进入十信位。相似无缘慈悲，入于十住，方是分证。无缘慈悲，乃至等觉，邻极慈悲熏众生。不动如明镜无念，如磁石任运吸铁，故名无缘慈悲。明镜如慈体，现像即与乐。磁石如悲，能吸铁即拔苦。三谛具足名之为普，通至中道，故称为门也。

二弘誓普者，弘名为广，誓名为制，愿名要求。是故制御其心，广求胜法，故名弘誓也。弘誓本成慈悲，慈悲既缘苦乐。弘誓亦约四谛。若见苦谛逼迫，楚毒辛酸，缘此起誓，故言未度令度也。若见集谛，颠倒流转，迷惑系缚，生死浩然，而无涯畔，甚可哀伤，约此起誓，故言未解令解也。清净之道，众生不识。行此道者，能出生死，至安乐地。欲示众生，立于此道，故言未安令安。灭烦恼处，名为涅槃。子果缚断，获二涅槃。约此起誓，故云未得涅槃，令得涅槃。生死因难识，苦果易知，故先果后因。涅槃理妙，须方便善，故先因后果。《大经》云：「不解钻摇，浆犹难得，况复生酥醍醐。」如此四意，但一往耳，只迷心起业，业即感果。欲识果源，知果因集。制心息业，则生死轮坏，烦恼调伏，名之为道。修行不懈，苦忍明发，子果俱断，证尽无生，名之为灭。虽有四别，终是一念，更非异法。四谛既尔，弘誓亦然。

次明普不普者。若凡夫，即厌下攀上，约此立誓，是不名普。二乘见三界火宅，畏此修道，此乃见分段四谛，亦不名普。若别教，先约分段，次约变易，此亦非普。若圆教菩萨，于一心中，照一切苦集灭道。遍知凡夫见爱，即有作之集。二乘著空，即无作之集。故《净名》云：「法名无

染，若染于法，是名染法，非求法也。」又云：「结习未尽，华则著身，即是变易之惑，全未除也。」《大经》云：「汝诸比丘，于此大乘，未为正法，除诸结使，即无作集也。」乃至顺道法爱生，亦是无作集也，是名遍知集。遍知苦者，以有集故，即能招苦报，有作之集，招分段苦，无作之集，招变易苦，即知苦谛也。遍知对治苦集之道灭，从五戒十善，不动不出，二乘四谛，十二因缘，通至有余，无余涅槃。通教亦尔，别教历别，通至常住，不能于一道，有无量道，不名普道。圆教中道，即是实相。《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修如此道，名为圆因，称为普道。」故所得涅槃，即是究竟常住。一切烦恼，永无遗余，譬如劫火，无复遗烬，故名普灭。所观四谛既周，缘谛起誓，何得不遍？故称弘誓普也。

私用，观十法界，性德修得善恶，而起弘誓。论普不普，自是一节大义。与四谛语异，故逗用之，亦应善也。

三明修行普，先明次第修行，次明不次第修行，具在《大本》行妙中。

四明断惑普者，若从假入空，止断四住惑，华犹著身，未为正法。除诸结使，但离虚妄，非一切解脱。若从空入假，止除尘沙，不依根本而断，亦不名普。若空假不二，正观中道，根本既倾，枝条自去，如覆大地，草木悉碎，故名断惑普也。

五入法门普者，二乘若入一法门，不能入二，何况众多？若修历别之行，阶差浅深，我唯知此一法门，余不能知者，此亦非普。若入王三昧，一切悉入其中。譬如王来必有营从，营从复有营从。王三昧亦如是，入此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所谓三谛三昧，三谛三昧，复有无量法门，而为眷属，亦皆悉入王三昧中，故名入法门普。

六神通普者，若大罗汉，天眼见大千，支佛见百佛土，菩萨见恒沙佛土。皆是限量之通，故不名普，何以故？缘境既狭，发通亦小。今圆教菩萨，缘十法界境，发通遍见十法界，而无限极三乘尚不知其名，何况见其境界？眼见既尔，余例可知。神通妙中当广说。

七方便普者，进行方便，是道前方便；起用方便，是道后方便；今正明道后方便也。若二乘及小菩萨，所行方便，入一法门。若欲化他，齐其所得，起用化物，道前道后，俱非是普。圆教菩萨，二谛为方便，收得一切方便。入中道已，双照二谛，二谛神变，遍十法界。而于法身，无所损减，道前道后，皆名为普。

八说法普者，二乘小菩萨说法，不能一时，遍答众声。又殊方异俗，不能令其俱解。《大经》云：「拘絺罗于声闻中，四无碍辩，为最第一，非谓菩萨也。」今圆教人，一音演法，随类得解，以一妙音，遍满十方界，如修罗琴，随人意出声，故名说法。普说法妙中广说。

九供养诸佛普者，就此为二，一事二理。《华严》云：「不为供养一佛，一国土，微尘佛乃至为供养。不可说，不可说佛。能不起灭定，现诸威仪，安禅合掌，赞诸法王，以身命财，一切供具，周至十方，譬如云雨，供养诸佛也。」理解者，圆智正观之心，名为觉。觉即是佛义，万行功德，熏修此智。此智名一切修，功德资供，此智即是供养一切智。《净名》云：「以一食施一切。」故云供养诸佛普。

十成就众生普者，譬萤火灯烛星月，为益盖微。日光照世，一切草木丛林，遍令生长，华果成就。外道如萤火，二乘如灯烛，通教如星，别教如月，成就义约。

今圆教圣人，慈慧饶润，冥显两益，而无限量。《华严》云：「菩萨不为众生，一国土，一方众生，发菩提心。乃为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国土众生发心，成立利益，一时等润。」譬如大雨，一切四方俱下，故名成就众生普。普门之义，何量何边，岂可穷尽？如《净名》之俦，不能受持。

今此观世音普门，即对三号。观即是觉，觉名为佛；世音是境，境即是如来；普门即正遍知。此之三义，不可穷尽。若见其意，则自在说也。私就普门品，搜十普之义：证成此者，若如观音，愍诸四众，受其《瓔珞》者，诸是不一之名，愍是悲伤之义，此即慈悲普。有慈悲任运，有弘誓普义也。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即是净佛国土，岂非修行普？自既无缚，能解他缚，自既无毒，令他离毒。一时称名，皆得解脱，皆是遍悉之言，岂非断惑普？普门示现，即是入法门普。方便之力，即是方便普。神通力者，即神通普。而为说法，即说法普。多所饶益，即成就众生普。分作二分，奉二如来，即供养诸佛普。如是义意，悉在经文，故引以为证也。

第二释体者，以灵智合法身为体。若余经明三身者，则单以法身为体，此品但有二身义，故用理智，合为体也。只此智即实相理，何以故？若无灵智实相，隐名如来藏。今知权实相，与理不二，如左右之名尔。若明实相体义，广出《大本玄义》。

第三明宗者，以感应为宗。十界之机扣，寂照之知致，有前后感应之益。益文虽广，直将感应往收，如牵纲目动，所以用感应为宗。余经或用因果为宗。今品不尔者，因果语通。从凡乃至上地，各有因果。能感所感，既皆有因果。但经文意，似不至此。机家虽有因果，但以感为名。圣虽无因果，但以应为名，则扶文义便也。

感应义有六：一列名，二释相，三释同异，四明相对，五明普不普，六辩观心。具在《大本》。

问：「若言机者，是微善之将生。恶微将生，亦是机不？」

答：「然。」

问：「机为是善，为不善？若已是善，何须感圣？若未是善，那得言善之将生？」

答：「性善冥伏，如莲华在泥，圣人若应，如日照则出。」

又问：「若言机是关者，为善关，不善关？若已是善，何须关圣而成善？若非是善，复何得关圣而成非善？凡圣条然，何曾相关？」

答：「善关于大慈，恶关于大悲，故言相关。」

问：「若言宜释机者，此乃是应家观机，用与之言，那释感义？」

答：「圆盖圆底，互得相宜。」

问：「为用法身应，为用应身应？应身无常，此则无应，法身若应，此则非法身？」

答：「法既言身，何不言应？应身既称应，何意不应？故俱应。」

又问：「感应，为一为异？若一感即是应，凡便是圣，若异则不相关？」

答：「不一不异，而论感应。」

问：「感应为虚为实？若是实者，凡夫是实，实则何可化？若言是虚，虚何所化？」

答：「云云。」

以他问：「圣人是所感，凡夫是能感；圣人是能应，凡夫是所应；所感非是感，所应非是应，云何言感应道交？」

答：「所感实无感，从感名所感，言圣人是所感。所应实无应，从应名所应，言凡夫是所应。还是感所为应，能应能为感，所亦是应所为感，能感能为应，所既无感应之实，亦无感应之异。不异而异者，圣没所感目为能应，凡没所应自为能感，故言感应道交。」

私难：此语若实，无感应之异，今圣没能感，凡没能应，何不圣没能应？凡没能感，若如此则无凡圣之殊，若不如此感应便异，何言不异？又感能，无感能之实，而名感能者，何不名应能？若应所无实，何不名感所？若尔则无凡圣感应，若不尔则是异，云何不异？

又难：若以感能，为应所感，所为应能，此是自生义。若能应只是所应，能感只是所感，还是自生义。若应能生应所，感能生感所，能感生所，感所感生，能感能应生所，应所应所能应，皆是从他生，岂非他性义？若共生则二过，若离二，堕无因过。

问：「若尔则无感应？」

答：「圣人以平等无住法，不住感，以四悉檀随机应尔。」

问：「妄执之善能感不？」

答：「妄执是恶亦得感。」

问：「妄执既非一，应亦为二。」

答：「应本无二，为缘何所不作。」

问：「凡名凡僻，善则招乐，恶则感苦，圣名为正。正则非善非恶，非苦非乐，善恶之僻，何能感非善非恶之正耶？」

答：「正圣慈悲，拔其善恶之僻，令入非善非恶之正，故有感应。」

第四慈悲利物为用者。

「二智不当用耶？」

答：「二智语通，今别附文，以盛明隐显之益，故以此当用尔。」

他释法身冥益为常，应身暂出还没为无常。今明法身常寂而恒照，此理宜然，应身处处利益，

未常休废，亦是常义。若言有应不应，以为无常者，法身亦有益无益。故知俱是常无常，俱有冥显，如日月共照，一亏一盈，如来恒以常无常二法，熏修众生，故言二鸟双游，而呼为常无常尔。譬如种植，或假外日风雨，内有土气暖润，而万物得增，冥显两益，亦复如是。此中应用王三昧十番，破二十五有，以辩慈悲益物之用，具在《大本》玄中。

问：「观音利物，广大如此，为已成佛，犹是菩萨？」

答：「本地难知，而经有两说。如《观音授记经》，明观音势至，得如幻三昧，周旋往返，十方化物。昔于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国王名威德。化生二子，左名宝意，即是观音。右名宝尚，即是势至。往问佛，何供养胜？佛言当发菩提心。从如来初发菩提心，次阿弥陀佛后，当成正觉。观音名普光功德山王，势至名善住功德宝王。又《如来藏经》亦云：『观音文殊，皆未成佛。』若《观音三昧经》云：『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为彼佛，作苦行弟子。』二文相乖，此言云何？乃是四悉檀化物，不可求其实也。」

第五明教相者，夫观音经部党甚多，或《请观世音》，《观音受记》，《观音三昧》，《观音忏悔》，《大悲雄猛观世音》，等不同。今所传者，即是一千五百三十言，《法华》之一品。而别传者，乃是昙摩罗讖法师，亦号伊波勒菩萨，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法师。师云：「观世音与此土有缘。」乃令诵念，患苦即除，因是别传，一品流通部外也。此品是《法华》流通分，既通于开权显实之教，令冥显两益，被于将来，以十法界身，圆应一切，使得解脱。圆人秉于圆法疏通，此圆教，故即是流通，圆教相也。五味为论，即是流通，醍醐味也。

问：「文云：『方便之力，种种不同。』说亦应异，何得是圆教相？」

答：「就能说之人，为圆弘圆教，遍逗法界之机，机虽不同，不可令能秉法人，随机而偏例。如佛于一乘，分别说三，岂可令佛，便是声闻缘觉耶？又付属云：『若人深信解者，为说此经。若不信者，于余深法中，示教利喜。』既奉佛旨，圆逗万机，种种不同，只是流通圆教。」

又问：「能说人，圆于教，亦圆行人机异，此人禀何教耶？若禀偏教，与鹿苑人同。若禀圆教，机亦应一。」

答：「昔鹿苑佛未发本显迹，不会三归一，人法未圆，所禀方便不得称圆。今经已开显权实，虽是种种身，本迹不思议一，虽说种种法，为开圆道，于义无咎。」

问：「上文云：正直舍方便，此中那言以方便？」

答：「上正显实，故言其舍。此《中论》用，故言示现，体用不思议一也。」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玄義記會本（隋，智顛；宋，知禮）

目录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记会本

隋 智顛 说

宋四明沙门 知礼 述

刻观音玄义疏记序

盖普门一品，乃《法华经》中流通分之正轨也。观音菩萨与此土众生有缘，以音声逗机无苦不拔、无苦不救，故称《观音普门》。至哉！所谓机缘，速证三摩地也。有隋之天台智者大师，以别行《观音玄义》二卷、《解题义疏》二卷，解经部外别别流通。后有赵宋四明尊者，有《观音玄义记》四卷、《疏记》四卷。但各自成帙，置在藏中，初学不便披读。工部王季常居士，意欲圣行，分会之始，于崇祯戊辰元年，稿将成，会徒法济，有金陵请藏因缘，赍稿往谒。居士即为相证，首捐俸贖三十金，用刻流通。至己巳秋日，适吴兴闵昭余老先生过庵谈及，亦慨然乐助。而楚先居士，又补足之。可谓佛法流通，非偶然也！后有阅此教者即悟自性三摩地心，心心相证，不由诸居士之乐助，何由得睹斯经、斯疏，记无穷奥义也哉！

菩提庵圣行和南述

重刻观音玄疏记会本附言

有亲友劝喻曰：闻《观音玄疏记》者，善用性具之旨，贯冥显感应，显无作与拔，学者最宜研究。而各部别行，不便初学披读。玉溪曾为分会，但恨分会不正，却错乱脉络。先达详评，虽有定论，其文依然不移，犹云弊悬会，师何不务加考订而充童蒙之求也。予固辞不免，乃有此举焉。且语之曰：盖行师者时之望也，又分会既成，一人按之，一人对之，更相证而即流行，则理应完璧也。而如玄文（会本第二），明境智中约理外斥之，一科并释之，记及引中论斥之，科语凡三十四字脱，则文不可读，乃子科二泛无所属。又义疏（会本第三）章安私释结文末著二结叹三字，将记续疏，欠剩尤易见。而存此疏妄，因窃谓现行会本必非其完本，恐是田舍书肆偶得厥残篇乱简，不复是正，才补接急刻耳。妄谬之甚，全由兹也。今子之劝喻，不亦宜乎。将极鄙力考订，复其完璧，则前修之功，亦永不朽焉。

◎ 慈云天台教观目录云：《观音玄义》二卷，《观音义疏》二卷，清藏玄疏卷数同焉。

◎ 开元全公记主实录云：《观音玄疏记》共四卷，而清藏《玄记》四卷，《疏记》四卷，明藏同此。今之会本文虽盈缩，调卷准之，以记收所释玄与疏各四卷成。

◎ 分会之例，昂低一字，以分能所。释题则《玄义》昂一字，《记》低一字，释文则昂一字者，经文疏记同低一字。记科冠○，记释冠「记」，以与疏甄。（编者注：此是《续藏》之中原

文。在本光碟中，已另有分会标记，详见经首之编者按。）

◎ 文字者宜拣俗伪从真正，而不可尽。文中「辨」「辯」通用「辯」，且从一例，见者随文势取义可也。

◎ 按订之例，玄疏与记[立+立]依清本为体，以他本仇对。若他本正而清本讹无疑者，则直取舍之，若文字异而各带义者，就其优者；其劣者书之格上。又或引文，或意据文，若有犹豫者，捡其本处补正之。又或准余处之同文足字成句等，[立+立]标格上，任他取舍。虽招专辄之诮，而亦有由易读进者焉。

◎ 抄出科文，附行其制，一道竖进。或文远则指归处，意在使易推求而已。

天台沙门实乘志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记会本

宋四明沙门知礼述

知礼俯伏，惟念早年慕学，投迹宝云，遇授法师讲说此品。神根既钝，遂数咨疑，先师念我学勤，不辞提耳，故所说义，粗记在心。昔同闻人，今各衰朽，虑乎先见，不益后昆，共勉不才，抄录于世。但疑识暗，谬有所传圆宗哲人，刊正是望。时天禧五年，岁在辛酉八月一日绝笔故序。

（编者按：所谓《观音玄义》，乃是隋智者大师为《法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作义疏，收入大正藏第三十四册，编号为一七二六；而《观音玄义纪》则是宋四明知礼为智者之义疏再次作科分和注疏，收入大正藏第三十四册，编号为一七二七；本书即是上述二著之合并，故又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记会本》。下文中之段落，凡〔智者疏〕后，为智顓之疏；凡标○者，则是知礼所作之科分；凡〔知礼记〕后，即知礼之疏。本专集也单独收入了《观音玄义》，俾使读者能较清楚系统地看到智者大师见解与思路。而知礼之《观音玄义纪》若不与智顓之疏对照研读，则理解会很困难，故不再单独成篇。）

〔智者疏〕观音玄义卷上

〔知礼记〕观音玄义，从略标之；具存，应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玄义》，以其序中，及以正文，具明人法故且略标。言玄义者，能释之义门也。玄者，幽微难见之称。义者，深有所以也。斯盖大师以三昧力彻法性际，深见今品人法之意也。应知名等五义皆悉幽微，七方便人，智莫能见。卷上者，既有两轴，乃以上下而甄别之。

○次示能说之人。

〔智者疏〕隋天台智者大师说

〔知礼记〕即天台智者。既是门人记录所说，故不敢正斥其法讳也。天台山者，即大师栖身入寂之所，故以此处显其人也。若山之得名，居之所自，入灭相状，灭后灵异，具于《大本》及《辅行》《别传》等文，今不备述。智者者，即隋帝求受菩萨大戒讫，师云：「大王迂遵圣禁，宜号总持。」王曰：「《地持经》云：『传佛法灯，即是智者。』师既传灯，可号智者。」自此凡上书

疏，皆云弟子总持和南。智者言大师者，斯乃帝王大人所师故称也。非同今时补署之号。说者，悦也。纵乐说之辩，悦妙悟之怀，异乎诸师采摭经论，著述疏章消解经文也。故大忍法师，观智者说法，对众叹云：「此非文疏所载，乃是观机纵辩。」般若非钝非利，利钝由缘，丰富适时，是其利相，池深花大，钝可意得。

〔智者疏〕门人灌顶记

〔知礼记〕记录乃是章安尊者，解行灵异，始终事迹，本传具彰。

○释文为二，初释序文二，初叙真应益物二，初正明真应二，初示二身妙用三，初明体妙，故二用泯亡二，初法融应泯。

〔智者疏〕夫法界圆融，像无所像。

〔知礼记〕法界圆融者，色心依正。以即性故，趣指一法，遍摄一切诸法遍摄，亦复如是。法法互遍，皆无际畔，乃以无界而为其界。此之法界，无不圆融，即百界千如，百如，千界也。是故得云：唯色唯心，唯依唯正。若不尔者，即非圆融。观音证此，以为本体，全此妙体而起应像。以法界应，赴法界机，亦是以法界机，感法界应。法界无二，能所自忘。感应尚忘，体用宁异。故虽设应，无应可存，故云像无所像。

○二真如下，性净真忘。

〔智者疏〕真如清净，化无所化。

〔知礼记〕真如清净者，《起信论》云：「真如者，所谓心性不生不灭。」是故一切法，从本已来，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无有变异，不可破坏，唯是一心，故名真如。又云：「此真如体，无有可遣。以一切法，悉皆真故，亦无可立。以一切法，皆同如故。既不可破立，自绝言想，则与河沙烦恼，本不相应，故曰清净。观音证此，而为本体。即以此体，示诸众生，令观行知。或真似见，此知见者，成伏断益。若其未有此知见者，但能三业精进成机，亦离众苦，悉得名化，此皆真身益物相也。」问：「同缘曰应，歟有名化。此二种身，皆非智德，今何以化而为真身？」答：「歟有之化，即化现化也。今对像论化，取化转化也。所以者何？上言于像，则应化皆像。自实报下，至地狱身，皆已摄尽。若欲化转凡贤入圣，须示真智。若非真身，不能化转。言化无所化者，据性平等，忘于化功。虽令九道，皆趣涅槃，而无众生得灭度者。平等真法界，佛不度众生，终日化物，终日无化。」

○二虽像下，明用忘。故二益周故遍二，初显益周。

〔智者疏〕虽像无所像，无所而不像。

〔知礼记〕色心诸法，虽无生性，因缘和合，法尔而生。观音妙证，同诸法性。虽无形相，众机扣之，无像不现。此由绝于垂应之念，故能遍应法界群机。其犹明鉴无念而现，故云无所而不像。

○二化无下，冥益遍。

〔智者疏〕化无所化，无所而不化。

〔知礼记〕以上虽字贯此句，初虽中实性不可变化，不变而变，迷悟宛然。观音顺理，虽知不变，常以真智，化一切凡，成不二圣。此则由无化物之念，故遍令他革迷成悟。其犹磁石无念而吸，故云无所而不化。

○三故无下，遮照相即。结二身德相二，初应身相。

〔智者疏〕故无在无不在，化应九道之身。

〔知礼记〕中道法界，双遮二边，故无所在。当体双照，故无不在。化应九道之身者，此中云：「化作欸有释并应成二，显益相足也。」问：「经云：『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今那云九？」答：「佛界身者，有通有局，局在妙觉智相之身。三千实相，以究尽故。尚非等觉心眼观见，况乎下地及凡小耶？通则三教果头之相，及以圆教，凡圣所见，虽分粗妙，皆名佛身。然是随机，应现之相，是其事识。或是业识，之所见故。虽是佛身而通二乘菩萨界摄，经文从通，故云现十。今文从局，故云九道。」

○二处有下真身德。

〔智者疏〕处有不永有，寂入不二之文。

〔知礼记〕通以九界名之为有，以其皆有业报故也。应身虽乃处在其中，而其真智自冥极理，故云寂入不二之旨。前即真身而垂应相，此即应相而示真身。

○二是以下，明两用摄生。

〔智者疏〕是以三业致请，蒙脱苦涯，四弘为誓，使沾上乐。

〔知礼记〕上明真应两用既然，今示与拔摄生之相。初二句明真身拔苦，次二句示应身与乐。佛答前问三业，显机感乎冥应，七难二求，及以三毒，尽诸苦际，故云蒙脱苦崖。佛答后问三业，显应赴其冥机，三土众生，十重获益，终归秘藏，故云使沾上乐。然其四誓，非专与乐，虽在此明，实通上句。以上三业，即能感之因。此明四誓，是能应之本。上下互显，彼此无亏，应知三业亦通冥机，现在虽无，宿生须具。

○二故娑下，兼明本迹二，初示诸名二，初今昔因名。

〔智者疏〕故娑婆世界，受无畏之名，宝藏佛所，禀观音之目。

〔知礼记〕今堪忍土，称无畏者，此经两出。怨贼难中，一人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乃至云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又劝供养中，佛自叹云：「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宝藏等者，《悲华经》云：「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及比丘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一切苦恼，若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无上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

○二已成下，过未果号。

〔智者疏〕已成种觉，号正法明。次当补处，称为普光功德。

〔知礼记〕已成等者，《千手眼大悲经》云：「此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安乐众生，故现作菩萨。」又《观音三昧经》云：「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为彼佛作苦行弟子，次当等者。」《观音授记经》云：「观世音菩萨，次阿弥陀后，当成正觉，名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补处者，犹储君之义也。

○二其本下，结难测。

〔智者疏〕其本迹若此，宁可测知，方便随缘，趣举一名耳。

〔知礼记〕如上经说，或已成如来，或现为菩萨。往世正法曾作释迦之师，今日观音，仍补弥陀之处。亦如妙德，元是能仁九代祖师，孙已果圆，祖犹因位。本迹高下，安可测量？然须用其高下四句，以显诸圣，难思之相。

○二今言下，叙人法标题二，初叙人兼经字二，初叙人二，初对梵翻名。

〔智者疏〕今言观世音者，西土正音，名阿耶婆娑吉低输，此言观世音。

〔知礼记〕诸神咒经，先称梵名，今文稍略，而其华语，名多互出。此云观世音，余云观自在，唯《千手眼大悲经》中云「观世音自在菩萨」，其义似足。然约境智而明别应，则今三字，诎显无亏。若依今解，已彰自在。

○二能所下，约华释义二，初别释二，初释二，初释观字二，初中边妙达。

〔智者疏〕能所圆融，有无兼畅。

〔知礼记〕能所圆融，中智也。有无兼畅，二智也。只于一心，双遮双照。于照中时，即达二谛，故云兼畅。是则十界言音，即起即观，常遮常照。

○二照穷下，修性俱明。

〔智者疏〕照穷正性，察其本末，故称观也。

〔知礼记〕照穷正性，见性德也。察其本末，见修德也。此约妙境，显其妙智。本具三千，虽即三谛，对修故合，但云正性。修中缘了，各有本末。合掌低头，缘之本也。福德庄严，缘之末也。一句一偈，了之本也。智慧庄严，了之末也。顺修既尔，逆修亦然。造恶之时，慧数诸数，岂非其本？受苦之时，习果报果，即是其末。若以修性论其本末，义复臻极。性德三千，语本方尽。修起三千，论末乃穷。非上三智莫照斯境，非此妙境莫发其智，函盖水乳，聊可方之。

○二释世音。

〔智者疏〕世音者，是所观之境也。万像流动，隔别不同。类音殊唱，俱蒙离苦。

〔知礼记〕即十界众生，遭苦求救，称名等音也。是所观境者，上之境智，皆是能观，可譬槌砧。此之世音，可譬淳朴，非前境智。观此世音，焉令十界，俱脱三障？又复应知，前之境智，即是菩萨

难思体用，即能应也。世音之境，乃是众生由苦成机，即能感也。此即境智，及以感应，三字之中悉得成就。万像等释世，类音殊唱带世释音，俱蒙离苦，致感获益。

○二菩萨下结。

〔智者疏〕菩萨弘慈，一时普救，皆令解脱，故曰观世音。

〔知礼记〕可见。

○二此即下，总示。

〔智者疏〕可见此即境智双举，能所合标。

〔知礼记〕观等三字，境智也。能所者，感应也。能即能应，所即所应，岂可重云能照所照？

○二叙经。

〔智者疏〕经者由义，文理表发，织成行者之心，故曰经。

〔知礼记〕此品既已，别行于世。本多题云《观世音经》，或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故今叙人名后，略释经字。言由义者，《净名玄义》云：「经由圣人心口，故称为经。悉檀致教，经由如来心口，故名经也。」又云：「前圣后圣莫不经此悉檀所说之教，而得成道。文理等者，取经纬义，法喻参明，文经理纬，互相表发，织成行者观智之心也。」

○二普门下，叙法兼品二，初叙法二。

〔智者疏〕普门者，普是遍义，门曰能通。

〔知礼记〕初消二字。

○二用一下，示十普。

〔智者疏〕用一实相，开十普门，无所障阂，故称普门。

〔知礼记〕实相者，三千皆实，相相圆融。而言一者，不二义也。万德总称，一乘异名，下文十义，以示其相。一无缘慈悲，二无作弘誓，三圆修之行，四不断之断，五圆入法门，六无记神通，七体内方便，八施开说法，九普供诸佛，十普益众生。从愿立行，自因之果，全体起用，上供下益，原始要终，摄诸法尽。十皆实相，互通遍摄，无所障碍。

○二叙品。

〔智者疏〕品者，类也。义类相从，故名为品也。

〔知礼记〕虽顺别行，立乎经目。然是法华流通一品，故今叙之，不忘本也。《中阿含》云：「跋渠，此翻为品，取义类同者，集为一章也。」

○二大部下，释正文二，初例部大。

〔智者疏〕大部既有五章明义，今品例为此释。五意者：一释名，二出体，三明宗，四辩用，五教相。

〔知礼记〕妙玄五章，解释甚委。经之一品，妙义岂殊。彼但正明五字通目，今之所释一品别题，况复坑行，故须自立五义分别。虽复自立，还须符彼开权显实圆妙之文。故释名则纯妙人法，显体则不二理智，明宗则难思感应，论用则无缘与拔，判教则终极醍醐。此之五章，名总三别，教判总别（云云）。

○二释名下，释今文五，初释名四，初列章。

〔智者疏〕释名为二，一通释，二别释。

○二通者下，示相。

〔智者疏〕通者，人法合明，别者，人法各辩。

○三何故下，对根。

〔智者疏〕何故尔，缘有利钝，说有广略。

〔知礼记〕通既是略，一往对利。别解则广，一往对钝。若其二往，须明二持。闻持则以广说为利，义持则以略说为利。钝可意得，槩特名钝，是就闻也。目连称钝，盖约义也。今之二释，对乎两根，须约义闻，互论利钝。

○四今就下，正释二，初通释二，初标列。

〔智者疏〕今就通释为四：一列名，二次第，三解释，四料简。

○二一列下，正释四，初列名三，初略标示。

〔智者疏〕一列名者，十义以为通释。

○二立名意二，初明理超名数。

〔智者疏〕所以者何？至理清净，无名无相，非法非人，过诸数量，非一二三。

〔知礼记〕大师虽用十种义门，通释题目。而深体达观音至人，普门妙法。本离言说心缘之相，故云至理清净等也。故《起信》云：「一切言说，假名无实，但随妄念，不可得故。」

○二但妙下名数显理二，初约义示。

〔智者疏〕但妙理虚通，无名相中。假名相说，故立无名之名。假称人法，虽非数量，亦论数量。

〔知礼记〕上言至理清净，无名相等，盖约自证绝乎言思也。今云妙理虚通，假名相说，乃据被物设教而谈也。言虚通者，此明妙理。无坚住性，虽无名数，而能遍应一切名数。故荆溪云：「性本无名，具足诸名，故无说而说。说即成教，是则离言。依言，皆顺至理。圣默圣说，俱有大益。」故

《起信论》问曰：「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者，诸众生等云，何随顺而能得入？」答曰：「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能说可说，虽念亦无能念可念，是名随顺。若离于念，名为得入。」今亦如是，以十种义，无说而说，意令学者，无念而念。

○二故大下，引文证。

〔智者疏〕故《大论》云：「般若是一法，佛说种种名，随诸众生类，为之立异字。」

〔知礼记〕般若无相，即是一法；悉檀为物，立种种名。

○三今处下，正列名二，初明中当。

〔智者疏〕今处中说，略用十义，以释通意也。

〔知礼记〕今立十义，离于太广，及以太略。广则令智退，略则义不周。我今处中说，令义易明了。

○二十义下，正标列。

〔智者疏〕十义者：一人法，二慈悲，三福慧，四真应，五药珠，六冥显，七权实，八本迹，九缘了，十智断。

○二第二下次第三，初标示两意二，初正标示。

〔智者疏〕第二次第者，此有两意：一约观明次第，二约教明次第。

〔知礼记〕约观约教，各有生起，次第不乱。

○二约观下，明总该。

〔智者疏〕约观，则总、初、中、后心，因圆果满。约教，则该括渐、顿、小、大诸经。

〔知礼记〕若观若教，能总能该。观总三心：人法、慈悲、初心也。福慧中心，真应至八，皆在后心。缘了极性，示因方圆。智断究尽，明果方满。教约五时，无不该括。华严顿也。三时渐也。复于渐中，三藏唯小，二酥部大，若论法华，出前四味。以非兼但，对带故也。已备诸说，故今略之。

○二约观下解释两意二，初观次第十，初人法二，初能冠九双。

〔智者疏〕约观以人法为初者，欲明观行，必有其人，人必乘法。譬如人受一期果报，揽阴成人，虽具无量德行，必先标名字。故以人法居初，意亦例此。

〔知礼记〕慈悲等九，皆以人法而为所依，是故品题，特标此二。故以凡夫假实为譬，先有揽阴所成众生，方可论其种种德行。人法冠九，义岂不然？

○二人法下，当科次第二，初疑。

〔智者疏〕人法居九义之初可尔？何意乘以人法为次耶？

〔知礼记〕何意乘以人法为次者？法是所乘，人是能乘，理合先说本性所乘，方论始觉能乘。今何反此？

○二此须下，释。

〔智者疏〕此须据经，经云：「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即前辩人，后云方便之力。普门示现，即却论于法。人能乘法，故言人法也。

〔知礼记〕能乘所乘，先后无在。今有二意，先人次法。一据经文，二从义便。人能乘法，即其义也。

○二慈悲二，初十中次第。二二法前后，下去诸科，例有此二。

〔智者疏〕二次慈悲者。良由观音之人，观于实相普门之法，达于非人非法实相之理。一切众生，亦复如是。故《华严》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此理圆足，无有缺减。云何众生理具情迷，颠倒苦恼？既观是已，即起慈悲，誓拔苦与乐，是故明慈悲也。复次，若就言说为便，初慈后悲，亦是就菩萨本怀。欲大慈与乐，既不得乐，次大悲拔苦，故初慈后悲。若从用次第者，初以大悲拔苦，后方以大慈与乐。又就行者先脱苦后蒙乐，故先悲后慈，今从前义次第也。

〔知礼记〕次于人法，论慈悲者。大士既观本性普门之法，乃达生佛无差之理。而闷迷者，枉受众苦失于本乐，故起誓愿，永期与、拔。观境发心，正当其次。先慈次悲者，文有四释。今从语便，及以本怀，不从用次，及以行人，故结示云：「今从前义。」

○三福慧中。

〔智者疏〕三福慧者。初则人法相成，此据其信。次则慈悲与拔者，此明其愿。欲满此愿，必须修行。修行不出福慧，慧即般若，福即五度。互相资导，以行填愿，事理圆足。若智慧增明，则大悲誓满，拔苦义成。若福德深厚，则大慈誓满，与乐义成。故福慧居三也。复次言说为便，先福后慧。若化他本意，先欲实慧利益，如其不堪，方示福德。又资故先福导故先慧。

〔知礼记〕人法据信者，愿行之前，人观圆法，止且成信，依乎忍乐，立其四弘。若匪行山，莫填愿海。行即福慧，义当六度。五资于慧慧导于五，其犹目足，不可互阙。五除事障，慧消理惑，此二功圆，则悟理得事矣。是知福慧成前慈悲之心，起后与拔之用。先福次慧，亦从语便，不据本怀，若论资导，复何先后？

○四真应者。

〔智者疏〕四真应者。若智慧转明则契于法性，法性即实相名。为法身，法身既显能从真起应，真显应起，只由福慧开发，故次第四也。又若就方便化物，先用应，后用真，今从前义为次第也。

〔知礼记〕信愿福慧，皆在于因。因能克果，故成真应。福资于慧，显出真身；慧导于福，显出应用。真应次者，若就渐化，先示应身，接其小器，后令入实，方示真身。亦可先顿次渐，则真前应后。今不从设化，但就真显应起，而立其次，故云从前，亦是语便。

○五药珠者。

〔智者疏〕五明药珠二身者。先明真应，直语证得未涉利人。今明两身，俱能益物。真身破取相，喻如药；应身对万机，类于珠。就两字明次第者，与慈悲相似也。

〔知礼记〕福慧二行，显发真应。故云直语证得，未涉利人。今明药珠，则示两身益物相也。真身冥理，见则三惑皆消，即差病益也。应身赴物，感则众善普会，即雨宝益也。言真破取相者，既以三智冥理为真，岂但能破见思取相？应知见思取生死相，尘沙取涅槃相，无明取二边相。若次不次，俱有其义。药珠次中，与慈悲相似者。药即同悲，珠可类慈，彼有四义，定乎先后。言说本怀，即先慈次悲从用就机，则先拔后与。今之次第似彼后二。

○六冥显者。

〔智者疏〕六明冥显者。前明二身道理，即能显益。今辩被缘得冥益，或得显益，故次二身后明也。

〔知礼记〕前明二身，破惑如药，对机如珠。机既破惑，则显见真身，故云二身，即能显益。今辨二身，常普被物。有见知者，俱名显益。不见知者，称为冥益。如是，说者方尽圣人益物之相。二益先后，不可定判。亦从语便，故云冥显。此既易解。故不言也。

○七权实中。

〔智者疏〕七明权实者。前缘得益，何意不同？良由权巧无方，赴机允当，不失其宜，二智之力，故以此为次也。先权后实者，此就浅深为次也。若依文者，先以实益次以权度，此随物为次。若就佛本意，先只为一大事因缘，先显实益，众生未堪，后用权度。

〔知礼记〕前缘不同者，盖所被之机，根性差别也。权巧无方者，即能鉴之智，无定方所也。或冥或显破恶生善，深浅不同，广狭有异，皆由二智，逗会无差。故于益后，须论权实。二智前后虽有三义，且据浅深为次。

○八本迹中。

〔智者疏〕八明本迹者。虽复益物权实之巧，而巧有优降，必是上中下智。本迹之殊，权实略而且横。今欲细判高下，以明次位，若其本高所作，权实之迹则妙，是故次总略之后，辩其细妙之能也。非本无以垂迹，故先明本；非迹无以显本，应先迹也。

〔知礼记〕巧有优降者，谓智有高下也。上中下者，以妙觉为上，等觉为中，降此为下。前权实鉴机，必须双用，故云横也。今本迹约位，既论高下，人必从本，方乃垂迹，故云竖也。二法前后可见。

○九缘了二，初指前顺论自他。

〔智者疏〕九明了因。缘因者，上来行人发心修行，从因克果，化他利物，深浅不同。从人法至真应，是自行次第。药珠至本迹，是化他次第。此乃顺论，未是却讨根本。

〔知礼记〕如上八双，从微至著，皆是顺论，仍未分配。今揖流寻源，须明性德，而为诸法生起之本。

○二明今却讨种子。

〔智者疏〕今原其性德种子，若观智之人，悲心、誓愿、智慧庄严，显出真身，皆是了因为种子。若是普门之法，慈心誓愿，福德庄严，显出应身者，皆是缘因为种子，故次第九也。

〔知礼记〕则逆推真身智慧，悲誓观音之人，元以性德了因为种。若应身福德，慈誓普门之法，元以性德缘因为种，自行既然，以例化他。本证实智，冥益药王，属乎了种。迹化权智，显益珠王，功归缘种，乃以顺论却讨为次。

○十次缘了论智断者。

〔智者疏〕十明智断者，前明缘了，是却讨因源；今明智断，是顺论究竟。始则起自了因，终则菩提大智；始则起自缘因，终则涅槃断德。若入涅槃，众行休息，故居第十也。

〔知礼记〕前既逆推，尽乎因德之始；今更顺说，至于果德之终。即以始终而为其次，过荼无字，故十后不论矣。

○二二约下，明教次第二，初牒章立门。

〔智者疏〕二约诸教明次第者，又为通别。

○二通义下，依门释义二，初通者。

〔智者疏〕通义可解。

〔知礼记〕五时四教，各可论十。随法义立，不可深穷。且如三藏立十双者：人法，则揽阴成人，谛缘度法；慈悲，则声闻法缘，菩萨生缘；福慧，则声闻三学，菩萨六度；真应，则五分法身，作意通应；药珠，则治四住病，雨三乘宝；冥显，则众生获益，有见闻不见闻；权实，则称真之实，随情之权；本迹，则自证之本，示现为迹；缘了，则一句了因，微善缘种；智断，则声闻四果，菩萨顿成。三藏尚备，通别可知。

○二别今下别二，初五味二，初释五，初乳二，初明具前六义。

〔智者疏〕别今当说。如华严顿教，教名大方广佛华严。依题初明人法，此人乘法，必具慈悲。菩萨修因居然福慧，既入地位，必证真应。既能利物，则辩药珠。物得其益，有冥有显。

〔知礼记〕乳即部顿，故指华严。六字别题，具法人喻大方广法也。佛是舍那，果人也。华严，喻诸地因华严果德也。只就一题，已含六义。以慈悲乃至真应，不出自行因果。药珠冥显，只是化他能所。即就中道，别论六义也。

○二而未下，明阙后四义二，初明通别二，初明无别。

〔智者疏〕而未得别论权实本迹，缘了智断者。

○二通义下，许有通。

〔智者疏〕通义则有，别意则无。

〔知礼记〕若以别圆对权实，体用论本迹，微因之缘了，大觉之智断，亦有理存焉？

○二何故下，明阙具二，初约化始明阙。

〔智者疏〕何故尔？佛一期化物，明于顿渐。顿教虽说，渐教未彰，故不明四意也。

〔知礼记〕权实等四，说出世意，示久远成。却讨三因，终归秘藏。初成设教，别接大机。既匪终究，故阙斯意。

○二所以下对具明阙二，初对法华。

〔智者疏〕所以不明者，彼经明小隔于大，如聋如哑。覆于此权，未显其实，故云久默斯要，不务速说，故言无权实也。言无本迹者，彼经未发王宫生身之迹，寂灭道场法身之迹，未弹指警欬，发久远所得生法二身之本，故言无本迹。

〔知礼记〕言小隔于大者，旧经三十七云：「时舍利弗，祇园林出，不见如来自在庄严变化。及生意念亦不乐说，不能赞叹，以声闻人出三界故。」此即如聋如哑之文也。以未说为实施权，开权显实故也。言无本迹者，《华严》初云：「于菩提道场，始成正觉。」今《法华》云：「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谓今释迦牟尼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三菩提，然我实成佛已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斯是《华严》被废之文也。言弹指警欬者，如神力品：「释迦牟尼与分身诸佛，出广长舌相，上至梵世，一切毛孔，放无量光，皆悉遍照十方世界。满百千岁，然后还摄舌相。一时警欬，俱共弹指，是二音声，遍至十方诸佛世界。地皆六种震动，乃至佛告地涌诸菩萨：『汝等于如来灭后，应一心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等。』」此乃本门为嘱累地涌菩萨通经，现斯神力也。疏云警欬者，通畅之相，弹指者，随喜也。盖表如来远本之意，已获通畅。随喜菩萨，闻于远本，增道损生也。

○二言无下对涅槃。

〔智者疏〕言无缘了智断者，不明小乘根性，及有心之者，本自有常住之因，当克智断菩提本果，故言无也。

〔知礼记〕言不明小乘根性等者，不如涅槃明二乘之人，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悉当作佛。故阙后二双。

○二次约下，酪二，初大师明阙具二，初正明阙具。

〔智者疏〕次约三藏教，但明人法、慈悲、福慧三义，无真应等七种。

○二何故下，明阙具所以。

〔智者疏〕何故尔？二乘教中，但明灰身灭智，那得从真起应？既无真应，将何益物？

〔知礼记〕言二乘教者，以三藏菩萨果同二乘。如《大论》中，通指阿含为声闻经耳。此教不谈妙有之真，故身智灭，不能起应。既无真应，岂有药珠等邪？

○二私难下，章安私料简二，初正料简二初难者。

〔智者疏〕私难：通论备十，别语但三，此三若约真谛，则随通义，乃具十意，何止但三？若言是别，别应约中道，既得有中道人法三种，何意无七？

〔知礼记〕恐人不了大师立今通别之义，故设兹难，作说示之由。乃约真中设通别难，由此二是通别理故。

○二私答下，释者。

〔智者疏〕私答：通论十意。此约三乘，别语三科，的据菩萨。三藏菩萨，得有慈悲、福慧、伏惑之义。既伏而不断，故无真应七法。

〔知礼记〕不以真谛通，对中道别。盖约三乘通，对菩萨别。若三藏三乘，从因至果，可就真谛通论十义。今释观音，须在因位。此教菩萨因中唯有求佛人法，四誓慈悲，六度福慧，伏惑未断，故不得论真应等七。岂唯无于中道之七，亦乃未有真谛之七。

○二师云下，指师意。

〔智者疏〕师云：「齐教止三。」

〔知礼记〕只齐三藏，别论菩萨。前之三义，异于二乘，不就中道别论三义。

○三生酥。

〔智者疏〕若约方等教，对小明大，得有中道，大乘人法，至冥显两益等六意，然犹带方便调熟众生，故不得说权实等四意。

〔知礼记〕部虽四教，今对偏小明圆中道人法等六，未开权迹及却讨等，故无别四。

○四熟酥。

〔智者疏〕若明般若教，虽未会小乘之人，已会小法，皆是摩诃衍。但明人法等六意，亦带方便，未明权实等也。

〔知礼记〕虽会小法，未开小人。同前二部，但明六意。

○五若约下醍醐二，初法华二，初明部彰八意。

〔智者疏〕若约法华教，则会小乘之人，汝实我子，我实汝父。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开权显实，发本显迹。了义决定，不相疑难。故知法华得明中道人法至本迹八意，前诸教所不明，法华方说，故云未曾向人说如此事。今所说者，即是今当为汝说最实事也。

〔知礼记〕六虽同前，不无小异。前是隔偏之圆，此乃开粗之妙。故人理教行，咸会一乘。权实本迹，唯彰此典。若约自他，及以偏圆。论权实者，前部非无。今所论者，为实施权，开权显实，会权归实，废权立实。此之权实，余部永无。若理事理教，教行体用，四重本迹。不独今经，诸部容

有。若尘点劫前，最初成佛，而为实本。中间今日，示现成佛，皆为权迹。是名权实本迹，本门开竟，此身即本迹门已说，及诸部谈皆名为迹，是名今已本迹。此之二重，诸经绝议，故云诸教不明，法华方说。

○二三世下，明化满一期。

〔智者疏〕三世诸佛，调熟众生，大事因缘，究意圆满，备在法华。故二万灯明，但说法华。息化入灭，迦叶如来，亦复如是。

〔知礼记〕方便品中，五佛章内，皆先施方便，后显种智，方便即四时三教，种智是法华一乘，是知诸佛，化终此典。灯明迦叶出于净土，故至法华，即入灭度。今佛释迦，现于秽土，故说涅槃，以为赎命。

○二若约下涅槃二，初明摄机罄尽。

〔智者疏〕若约涅槃，即有二种，所谓利钝。如身子之流，皆于法华悟入，八义具足，不待涅槃。若钝根弟子，于法华未悟者，最为此人，却讨源由。广说缘了，明三佛性。

〔知礼记〕渐化已来，法华入者，望前已钝。复有未入，待至涅槃，法华犹利。然法华破大阵，涅槃收残党；法华为刈获，涅槃是摺拾。大化之功，在乎灵鹫。余机未尽，故至双林。极钝既昧法华八义，须为此人，委明佛性。一代之机，终究于此。

○二若论下，明示法无遗。

〔智者疏〕若论性德了因种子，修得即成般若，究竟即成智德菩提。性德缘因种子，修得成解脱，断德涅槃。若性德非缘非了，即是正因。若修得成就，则是不纵不横。三点法身，故知涅槃所明，却说八法之始，终成智断，十义具足。

〔知礼记〕涅槃既摄钝机，故始穷本性，终显极果。十义整足，故以性三起于修三。既修性各三，则因果不二。双非缘了，即是中道正因之体。而此正体，必具双照之德，故至修成三点法身也。例知缘了，亦各具三修德，须云三点般若，三点解脱等也。当知今文为顺经题人法二义，故立十门始终皆二，二即不二，中在其中，数有亏盈，法无增减。故《止观》云：「首楞严偏举一法，具一切法，亦不减少，名秘密藏。」乃至涅槃三法具足，法亦不多，亦名秘密藏，盖诸经赴缘不同故也。

○二此历下结中。

〔智者疏〕此历五味，论十法次第。

〔知礼记〕云此历五味论十法次第者，问：「前约观明十法，自行化他，原始要终，实成次第，生起不乱。今历五味，但明诸部，具法多少，何名次第生起耶？」答：「前约观中，正论修证次第。今约教中，乃论用与次第。明其十法，随于部味次第被机。前之四味，但三但六。后至醍醐具八具十，岂非用与次第邪？应知前明诸教观法次第，今明观法随教次第，虽乃约修约用不同，而皆得名十法次第也。」

○二约四下四教者。

〔智者疏〕约四教则可解。

〔知礼记〕通论则随真随中，各有十双。若别论者，三藏别就菩萨，唯有人法、慈悲福慧三双，以未断惑，故无真应等义，具如前说。例此通教，亦就菩萨而可别论真谛六双。以第七地去，誓扶余习，神通托生，双流化物，得有真应、药珠、冥显之义，二乘无此，故名为别。若其别教，行虽次第，而可就中明乎六义凡三、圣三，其相可见。法华前圆，亦只有六涅槃四数，皆知十双。然约重绝，不无进不，前历五味，已含教义，故云可解。

○三故知下，结叹两意二，初结叹。

〔智者疏〕故知十法，收束观教，结撮始终，商略大意，何观而不摄？何教而不收？意气宏远，义味深邃，前后有次第，粗细不相违，以释生起意也。

〔知礼记〕观论此十，则因有愿行，果有力能。教论此十，则论法有始终，被机尽利钝。故禀教修观者，何莫由斯道也？商略，犹较量也。以此十义，较量一代教观，撮无不尽。该修德之极，故云意气宏远。彻性德之本，故云义味深邃。又横收四教，故云宏远。竖摄五味，故云深邃。人法至真应自行之前后，药珠至本迹化他之前后，缘了与智断。修性之前后三义为粗，六义为细，乃至八义犹粗，十义最细。此就略广以辩粗细，若以粗妙释粗细者，诸味纯杂，可以意得。

○二问法下料简。

〔智者疏〕问：「法华前教，同有六意，云何为异？」答：「华严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乳。三藏中三意，于利人密去，于钝人成酪。方等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生酥。般若六意，约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熟酥。若法华八意，于钝人成醍醐。」

〔知礼记〕问意者法华之前，别论华严、方等、般若，同有六义，有异意否？虽问三味六意同异，答中委出酪味中三，及醍醐八。以五味中根有利钝，利人部部得入醍醐，钝者随味次第转改。故华严六义，高山王机，即入地住。穷子迷闷，见思全在，三藏但小，故无显露得大益者。若八万诸天，获无生忍，故云密去。二乘之人，方破见思，故但成酪。方等中六，有褒有贬，利者闻褒，即得圆益。小人被贬，冥入通门。般若中六，意在淘汰。利闻圆空，得不共益。声闻转教，密破尘沙。法华八意，调机已熟。开彼权门，即示实理。复废近迹，令见本身。钝人皆得一乘，利者复增圣道，涅槃同味，故略不言。但为摭拾，具说十双。于极钝根，亦获常益。故知四味，虽谈圆顿，机悟浅深，至第五时，益无差降。不禀山门，焉知一化机教之相。

○第三解释三，初略标。

〔智者疏〕第三解释者。

○二人即下广释十，初人法三，初立。

〔智者疏〕人即假名所成之人也。法即五阴能成之法。

〔知礼记〕所言人者，阴中主宰也。略论四名，所谓我人、众生、寿者。具论十六，即于四上，加其十二。谓命者、生者、养育者、众数作者、使作者、起者、使起者、受者、使受者、知者、见者、言假名者，自无实体，但藉五阴和合而成。如揽五指，假名为拳，是则拳由指得，指非拳成，拳如

于人，指如于法。能成是实，所成是假。此之假实，就大小教，辩常无常，小明人法，终归无常。大说假实，究竟常住，如藏通教，始从凡地，至有余涅槃，皆有假实。若入无余，身智既亡，假人安寄。若别圆教，三惑二死，尽净之时，人之与法，常住自在。假人，是尊极众生；实法，名常住五阴。以要言之，若云惑尽，人法永无。斯是小乘，亦称权教。若言惑尽，人法不灭，斯是大乘，亦称实教。凡言别圆初后知常，盖知人法，不可灰断，藏通反是，故曰不知。又复应知假人之号，多从依正实法而立。如世人称谓，或从形貌，或从德业，即正报实法立名也。或从住处，或从统摄，即依报实法立名也。今观世音为假名者，观是观智，世音是境，此是自他正报，岂非实法？但以名为观世音菩萨，故判属人。普门既是此人所乘，故判属法。若云普门法王子观世音者，即须却判普门属人，观音属法。盖由今品以观智目人，是故释义，皆用智慧而对人也。须知观智，体是实法，既以观智目人，则九双中，悲、慧、真、药、冥、实、本、了、智，皆是实法。目其假人，于今知己，释下诸文，则皆可见。

○二此之下释二，初总示二，初示通凡圣。

〔智者疏〕此之人法，通于凡圣。

〔知礼记〕虽漏无漏，偏圆因果，优劣不同，而其假实，终无暂阙。

○二若色下，各明假实二，初凡。

〔智者疏〕若色受想行识，是凡鄙法，揽此法能成生死之人。

〔知礼记〕庸常曰凡，弊恶曰鄙，即六道五阴，唯成分段生死人也。

○二戒定下圣二，初示相。

〔智者疏〕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出世法，揽此成出世圣人。

〔知礼记〕既革凡成圣，即转五阴而为五分。三乘四教，虽权实异，皆能转阴而为法身，随位揽法，成其假人。

○二故大下引证。

〔智者疏〕故《大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法无上者，涅槃是。」

〔知礼记〕妙觉极位人法二执究竟尽处，假名一千，皆成四德，名无上众生。依阴二千，一一四德，名无上实法。故偏小及圆因位，无非本性无上人法。但二执未尽，而其修得，不名无上耳。

○二虽通下，委释二，初凡。

〔智者疏〕虽通凡圣，不无差别。上中下恶，即成三途之人法。上中下善，即成三善道之人法。故有六趣阶差，若更细论，百千万品。

〔知礼记〕善恶为因，人法是果，各论三品此约总示。其中别业，交互感果，非算数可及。

○二圣人下，圣。

〔智者疏〕圣人法，亦复不同。若三藏有门，观众生我人，如龟毛兔角毕竟不可得。但有五阴之法，此即人空法不空。观此法无常，生灭不住，发生暖顶等位，即是揽方便之法，成似道贤人。若发真成圣，生方便有余土，揽法性色识等成彼土行人。

〔知礼记〕性德人法，何尝改变。但以随机教门示观，致有小大共不共异，故于圣中分别其相。此二，初小三，初就有门释。即毗昙中人法观也。言人空法不空者，非全不破。实法，盖此门观行，破假人时未破五阴且云不空。以此二空，前后观故。而前后相，两途不同。若观假人，如兔角等。惑落见谛，即于修道，观阴无常。破彼思惑。若其人执，虽被穷逐，见惑不破，而更度入实法之中。于阴生见，即须观阴无常无我，破此见惑。故法空观，能破二惑。乃于节节，各有人法。若见惑未伏，即有漏人法。其能伏者，即方便人法。发真断结，及生有余，皆无漏人法。然小教中，不说生处。今约跨节，故生界外。如《大论》云：「出三界外，有净国土。声闻缘觉出生其中。」以大乘说，身智不灭，无漏业牵，生彼五阴。

○二若空下，就空门释。

〔智者疏〕若空门明有实法之体，揽此实法，得有假名之人，观三假浮虚，会入空平。暖顶即揽方便法，成似道贤人。若发真成无学，生方便土，揽法性五阴，成彼土行人。

〔知礼记〕即成实中二空观也。揽阴成人，不同有门阴中求我三假浮虚。且异实法生灭，人既揽阴而有，观乃即法观人，从始至终，假实双破。言三假者，谓因成。相续相待，名不殊大，义归小乘。大观三假，生即不生，亦复无灭。令观三假，因缘和合，体性不坚，大若空华，此如云霓。由此观故，会入真空平等之道。

○三余两下，例二门释。

〔智者疏〕余两门人法，例此可知。

〔知礼记〕亦有亦空门，即昆勒论之所申也。非有非空门，未见论来。有人言犊子阿毗昙申此门意，未可定用。然假人不有四门是同，唯论实法，四相有异。若毗昙明析色，存于邻虚；成实析色，破于邻虚；昆勒说色，亦有亦无。第四门意，例应双遣，然此四门，论法虽殊，谛理是一。若不得意，四门成诤。故《大论》云：「若不得般若方便，入阿毗昙，即堕有中，入空门即堕无中。」又大师云：「数存邻虚，论破邻虚，此与邪无相滥等。若得意者，色若粗若细。」总而观之，无常无我，破于见爱，得入空平；双亦双非，语似中道，理只在空。但能从容，会入空理，节节人法，例前可知。

○二摩诃下衍三，初明体空通三教。

〔智者疏〕摩诃衍中明人法者，亦不言人空法不空，亦不言体有假用。但观假名阴入等，性本自空。故《大品》云：「色性如我性，我性如色性。始从初心，终于后心，常观人法俱空。」故《大论》云：「菩萨常观涅槃行道。」

〔知礼记〕不言人法空不空者，异彼毗昙，观人空时，未破实法；不言体有假用者，异彼成实，揽实法体成假人用。但观人法本自不生，今亦无灭。色是五阴之首，我是十六之初，故各举一以例其余，人法即空故曰如也。观此二空始因终果，若人若法，不生不灭，名为涅槃。常修此观以行正

道，应知《大品》谈空义含深浅何者？若钝根者谓但空有，即入偏空证其通理；若利根人一闻于空，知空二边名见中空，属后二教。又此中空复分二种：离边而解，此当别理；即边而解，乃属圆理。如来巧智善谈于空，能被三根断证不等。又复应知，彼经空义虽通三教，今之人法非前二种，唯用最后即边之空，净其二执成圆假实。若不尔者，非今人法。

○二以观下明缘了通别圆者。

〔智者疏〕以观人空，即是了因种子者。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佛者即觉，觉是智慧。始觉人空，终觉法空，故知观人空是了因种也。」

〔知礼记〕前明二空未明缘了，意虽在圆，通人有分。今约二空，明二佛性，故在圆别，不涉通门。今文既以观人法空，明二因种。一言于空须分二种：若毕竟空，观于人法，显圆二因；若次第空，观于人法，即别二因。文以无上人法为缘了种，亦须善别百界假实。为佛涅槃，斯为圆观，若唯佛界，故属别也。文意在圆，别人有分，释此为二，初了因中。以观人空，即了因种者。大乘空观荡情显德，今经既以智慧目人，故人执空则智人显，况观本空乃显本智。本智即是性德了因，故引论文果佛为证，则因果不二，修性一如。故知今文正明圆观，言始觉人，空终觉法空者，人是觉智，不独自空人执，复能空于法执。虽云始终，非次第观。此由大乘观性相二空，破生法二执，显真俗二谛，观虽不次说有始终故也。如《大本》疏云：「真谛即法空，俗谛即生空，俗假真实。」

《辅行》云：「若有性执，世而非谛，破性执已，乃名世谛。」故云世谛破性，性执破已。但有名字，名之为假，假即是相，为空相故。观于法性，观理证真，名真谛破相，空非前后二谛同时，为辩性相前后说耳。思之思之！不见此意徒谓即空。（上皆《辅行》）此明觉智一念之中空人法执，有始终义，勿迷此语定判属别说。时非行时，斯之谓也。

○二缘因中。

〔智者疏〕观法空是缘因种者。《大论》云：「法无上者涅槃是，以生死阴断涅槃阴兴。」《大经》云：「因灭是色获得常色，乃至识亦如是。」《大品》云：「菩萨行般若时，得无等等色，无等等受想行识。」当知涅槃是无上法也，揽此法成无上之众生，号之为佛。故知观法空，是缘因种也。

〔知礼记〕观法空即缘因种者。由觉智故法执既亡，五阴清净，乃以净阴而为缘因。况了本空乃阴本净，本净之阴名性缘种，故引《大论》《大经》极果法空，及《大品》真因法空，以显缘因相。当知真因极果，既十界圆融，则百界五阴皆无上之法，揽此等法称之为佛。若以三千言之，则众生一千皆佛之假名，阴土二千皆佛之实法。故荆溪云：「三千果成，咸称常乐。」又云：「一佛成道，法界无非此佛之依正。修德既尔，性德本然。」问：「文中缘了，[立+立]云种者，其义何耶？」答：「夫言种者，凡有二义：一敌对论种，如三道是三德种。二类例论种，如缘了是智断种。性德法身为修德法身种，此二皆取能生之义也。若以二空为种即类例义，若以二执为种即敌对义，今文既云观人法空即缘了种，是类非对。若就觉智，观于二空为二因种，则取修二类于果二。若就性德本自二空，为二因种，则取理净类于已净。故圆论性种有对有类，别无对种，学者审思。圆教反是，学者思之。」

○三以观下，明即离唯圆顿二，初约六法示三因二，初引经标即离。

〔智者疏〕以观人法空即识三种佛性，故《大经》云：「众生佛性不即六法，不离六法。」

〔知礼记〕众生佛性者，性德三因也。六法者，五阴神我也。斯盖本觉常寂常照常非寂照，寂是缘因，照是了因，双非是正因，此三于六不即不离，乃不思议不生不灭之六法也。立门既妙，故别初心，不能造趣。

○二不即下，据理明即离。

〔智者疏〕不即者，此明正因佛性非阴非我。非阴故非法，非我故非人，非人故非了，非阴故非缘，故言不即六法也。不离六法者，不离众生空而有了因，不离阴空而有缘因，故言不离六法也。

〔知礼记〕正因不即者，正非寂照，故不即一切。迷时不即我阴人法，解时不即修中缘了，良以始终无变改故也。缘了不离者，性德二因，既当而寂而照。寂是百界实法，照是百界假人。此之假实，能迷能解。迷故举体，而为一界假实。即非局而局，是故二因不离六法。若即迷成解，转成修中缘了，破于二执，显本寂照百界假实，名为二空即非遍而遍，故云不离众生空，而有了因。不离阴空，而有缘因。结云：不离六法者，不动我阴，而成二空故也。只一觉性，具三种德，名为三因。即三而一，即一而三，非一非异，不纵不横。欲彰秘藏，绝乎思说，故对六法，言非即离。人见文中，正因不即，缘了不离，不达妙旨，分对而已。应知一王一数，一根一境，随迷随解，从因至果，但趣举一，皆名佛性不可谓是，不可谓非。故云不即六法，不离六法，亦名一念，即空假中，中故不即空假故不离。义非异途，故此观唯属圆教。

○二佛从下，约三性明分证。

〔智者疏〕佛从初发心，观人法空，修三佛性，历六即位，成六即人法。今观世音，未是究竟之人法，即是分证之人法。

〔知礼记〕言佛从者，欲对观音明分满故。佛于三性六即究满，良由初心，能以三观，观于六法。应知三性，即是性中三德三观。初发心时，须于性三，起于修三。六位虽殊，三性无别，是则六即，皆是无上人法。故下结云：二番问答，是分释无上人法也。

○三前一下，结文有二，初结指经文。

〔智者疏〕前一番问答，是分释无上之人，称观世音，后一番问答，分释揽无上之法，故称普门。

○二当知下，结归题目。

〔智者疏〕当知人法因缘故，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知礼记〕可见。

○二慈悲，三初标示。

〔智者疏〕二释慈悲者，悲名愍伤慈名爱念。愍故拔苦，念故与乐。

○二菩萨下，解释二，初约四誓论功二，初明须誓三初须誓意。

〔智者疏〕菩萨若但起慈悲心不牢固，故须发弘誓，加持使坚。

〔知礼记〕所言慈悲，弘誓者简于凡小，无誓慈悲，显今菩萨有誓慈悲。

○二譬如下，举喻显。

〔智者疏〕譬如工匠造物节麻，虽复相应，若无胶漆，则有零落。

〔知礼记〕慈悲摄生，如节麻合，无誓胶漆，拔与不长。

○三誓愿下牒，喻结。

〔智者疏〕誓愿如胶，亦复如是。

○二悲心下，示运心二，初二誓明悲。

〔智者疏〕悲心愍伤，拔于世间苦集因果兴两誓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量誓愿断，此两誓愿，从大悲心起。

〔知礼记〕今既通示世间之言，兼两三界，后出世间，亦当例此。

○二以慈下，二誓明慈。

〔智者疏〕以慈爱故，欲与道灭，出世因果之乐，兴两誓愿。所谓法门无边誓愿知，无上佛道誓愿成，此两誓愿，从大慈心起。

〔知礼记〕前拔苦中，果重因轻，故先拔重。今与乐中，因显果密，故先与显。斯是菩萨，利物之心，则与声闻，知苦断集，慕果修因不同故也。若瓔珞中，明四誓云：「未度苦谛，令度苦谛；未解集谛，令解集谛；未安道谛，令安道谛；未得灭谛，令得灭谛。」彼经所立，四皆利他。今文所列，三通自行。应知语有自他，意必双具。

○二但前下，约四教辩相。

〔智者疏〕但前明人法，凡圣不同，今辩慈悲，大小亦异。

〔知礼记〕以其立誓，须依四谛，若不依谛，名为狂愿。何者？四既称谛，则能审实迷解之相，苦乐之际，依此起誓，方有拔苦与乐之理。倘于法不谛，徒兴与拔之心，终成狂简之愿。此有二，初例前科。

○二若三下，明四教依谛立誓。

〔智者疏〕若三藏行人，观分段生老病死八苦，即起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若观分段颠倒结业，而起誓愿：烦恼无量誓愿断。欲令众生观此因果，无常生灭，念念流动，修于道品，即起誓愿：法门无量誓愿知。若观真谛，无为之理，即起誓愿：无上佛道誓愿成。如此慈悲，缘有作四谛所起也。

〔知礼记〕须知权实，各有事理，故以四教明乎谛相、生灭、无生、无量、无作，皆明菩萨依之起誓初三藏。此教为于迷真重人，说世出世二因二果，不即真理故互生灭菩萨观此。兴有作誓，有生可度，有感可断，有法可知，有佛可成，四皆有作谛使然也。问：「三藏所谈，灭非真谛，今文依

灭，起第四誓，那云真谛无为理耶？」答：「灭谛之体，是二涅槃，虽非真谛，能冥于理。故云因灭会真，道是灭因，苦集违理，佛既契真，故成佛誓，观真而发。」

○二复次下，通教。

〔智者疏〕复次通教，观老死八苦，如幻如化，众生颠倒，谓为真实，即起誓愿。观贪恚痴等，如幻如化，众生颠倒，为之受恼，即起誓愿。观即色是空，即识是空，即贪痴等是空，非色灭空，色性自空，空亦不可得，而众生不能即色是空，即起誓愿。又观涅槃，若有一法过涅槃者，我亦说如幻化，而众生谓有佛道可求，即起誓愿。是约无生四谛，起慈悲誓愿也。

〔知礼记〕所拔所与，二因二果，大同前教，但以此教所被之机，迷真轻故。事皆即理，四[立+立]如幻，不生不灭。所谓苦无逼迫相，集无和合相，道不二相，灭无灭相，观此四谛而起四誓。谛既如空，誓亦如幻，言若有一法过涅槃等者。《大论》第五十，先引经云：「诸天子心念，应何等人，听须菩提所说。须菩提知诸天子心念，语言如幻人听法，无听无闻，无知无证，乃至云佛亦如幻化，涅槃法亦如幻化。」论释云：「一切众生中佛第一，一切法中涅槃第一，闻是二事如幻惊疑。谓须菩提错说，为听者[忤-千+吴]，是故更问须菩提。须菩提言：『以二法皆从妄法生故，法属因缘，无有定实。』须菩提作是念，假令有法过胜涅槃能令如幻，何况涅槃！」

○三别教。

〔智者疏〕别教观假名之法，森罗万象，应须分别，导利众生。那得沈空取证，观此苦果，非止一种，即起誓愿。无量之苦，由无量集，集既无量，治亦无量，灭亦无量。如此誓愿，缘界内外苦集因果，无量四谛，而起誓愿也。

〔知礼记〕此教为迷中重者，虽谈无作，果不通因。故初发心，但依无量所诠森罗万像之法，皆为迷于如来藏性而起。然此藏性，虽不具九，而能随缘变造诸法。性随染缘，则起世间无量苦集。性随净缘，则起出世无量道灭。故妙玄明别教如来藏者，名为妙有，为一切法，而作依持。从是妙有出生诸法等，但由苦集，定能为障。故须别缘道灭，对而翻之。先以生灭四谛，伏于通惑；次以无生四谛，断于见爱；中以无量四谛，破于尘沙；后以无作四谛，断于无明。此四四谛，在于别教，皆名无量，故云缘界内外苦集因果，无量四谛而起愿也。所以然者，盖知一切迷解之本，皆是佛性。性无量故，谛称无量。前教不尔，故不受名。圆教虽有无量之义，三皆即实，故云无作。

○四圆教二，初示四誓二，初明誓相。

〔智者疏〕圆摄（编者注：按大正藏《观音玄义》，「摄」字当为「教」字。）观法界圆融，本非违非顺，非明非闇。无明闇故则违，违之则有苦集因果；智慧明故则顺，顺之则有道灭因果，缘此违顺因果，而起慈悲。

〔知礼记〕法界者，即十法界也。圆融者，总论百界，别语三千。既生佛依正，互具互遍，故曰圆融。非违等者，以性夺修，千法皆性，何修不泯？破戒比丘，不入地狱，清净行者，不入涅槃。岂唯地狱涅槃即性，抑亦破戒净行非修。非违非顺，泯苦灭也；非闇非明，泯集道也。无明闇故则违等者，上示全修即性，是故俱非。今论全性起修，是故俱立。荆溪云：「性无所移，修常宛尔。」既观不违而违，故起悲愿拔其二苦。既观非顺而顺，故起慈愿，与其二乐。由知法界圆融，故非违顺，亦由法界圆融，故有违顺。有违顺，故起誓，非违顺故无缘。

○二譬如下，明无缘二，初喻。

〔智者疏〕譬如磁石，不作心想，任运吸铁。

〔知礼记〕不得前意，此喻莫销。

○二令此下，法。

〔智者疏〕令此慈悲，不作众生，及以法想。任运拔苦与乐，故名无缘慈悲也。

〔知礼记〕正以三慈，分缘无缘。若依生法，则缘有空。心若即中，方绝缘念。以绝念故，乃能周遍法界，任运与拔。《大经》十四梵行品初云：「慈有三种：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者无缘。众生缘者，缘一切众生，如父母亲想。法缘者，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相。」《大论》二十亦云：「慈有三种：众生缘者，谓缘十方无量怨亲中人。法缘者，谓缘无漏罗汉、支佛、诸佛圣人，破吾我相，但观四缘，空五众法。无缘者，不住有无，唯诸佛有。」此与涅槃文意大同。又《大论》第五明悲，亦有众生等三。故知将三慈悲，以对三谛，义甚显了。今从胜说，但云无缘。若得无缘，必具生法。

○二菩萨下，明六即。

〔智者疏〕菩萨从初发心，修无缘慈悲，历六即位。今此观音，是分证慈悲。

〔知礼记〕皆由理具，方有事用。今全理慈，起修德五。而观世音，未臻究竟，犹处分真，欲令众生知理慈悲，修成五即。故兴两问，以生二答，槌砧相扣，器诸淳朴。

○三若前下，结归二，初结指经文。

〔智者疏〕若前一番问答，明无缘大悲拔苦，一心称名，即得解脱。后一番问答，从无缘大慈普门与乐，皆令得度。

○二故知下，结归题目。

〔智者疏〕故知以大慈大悲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知礼记〕可解。

○三福慧三，初标示异名。

〔智者疏〕三释福慧者，亦名定慧。

〔知礼记〕福中之胜，不过于定。举胜摄劣，则五度备矣。

○二定名下，依名释义二，初明二法功能四，初定慧之功。

〔智者疏〕定名静爱，慧名观策。《大论》云：「定爱慧策。」

〔知礼记〕静爱观策者，由寂静故能爱摄诸行，由观照故能策进诸行。爱而不策，则生凝滞之心；策

而不爱，则成散越之慧。爱策具足，方有趣果之功。

○二寂照下，福智之德。

〔智者疏〕寂照之智，无幽不朗，如明镜高堂，福德禅定，纯厚资发，如明灯净油。

〔知礼记〕寂照之智者，即权实二智也。无幽不朗者，即无三惑之暗也。福德禅定，必含诸度，及大小诸禅，以福资智，如油助灯也。

○三亦称下，目足之称。

〔智者疏〕亦称为目足备得，入清凉池，池即涅槃。

〔知礼记〕清凉池即涅槃者，涅槃必须三德具足，极在妙觉分通初住。

○四涅槃下，庄严之名。

〔智者疏〕涅槃称为二种庄严，庄严法身。

〔知礼记〕二严属修，法身是性。性有阙具，故使二修，有真缘之异，如下所辩。

○二释此下，约四教解释二，初明四教。

〔智者疏〕释此定慧，自有多种。三藏以无常观理为慧，以事中诸禅定为福，以定资慧，发真无漏。天然之理，名为法身。若通教但以体法，异于析法尔。若别教以缘修智慧，与诸禅定，助开中道法身也。圆教以实相观为慧，实相寂定为福，共显非定非慧之理，名实相法身。

〔知礼记〕三藏菩萨，虽云观理，伏而未断。且举诸禅，实兼余度，发真必在三十四心。若通菩萨，体法巧慧，理度助之。因即发真，至佛方竟。别人虽信能造之心，即是佛性，性不具九，为惑所覆。故须别缘，真中二理。破通别惑，是故名为缘修智慧。乃以俗谛诸禅三昧，助显法身。圆谈性恶了惑实相，即为能观，名实相观。定亦如是，名实相定。复以实相，名所显身，即一而三，名定慧身；即三而一，同名实相。若昧性恶，何预初心。

○二今圆下，示圆六即。

〔智者疏〕今圆教菩萨，从初发心，修此不二定慧，历于六即。

〔知礼记〕如文。

○三观音下，结指经题二，初指经文。

〔智者疏〕观音所以用智光照苦者，苦是颠倒迷惑所致，智慧是破惑之法，故智慧能拔苦。《华严》云：「又放光明名智慧，又放光明名无恼。」《思益》亦然。《请观音》云：「普放净光明，灭除痴闇暝。」故知前问答，应机拔苦，是从慧庄严以得名。后问答，住首楞严普现色身，不起灭定。现此威仪，安禅千偈，赞诸法王。故知普门示现，从福德受名。

〔知礼记〕言智光照苦者，经无此文，而有其义。无量众生遭苦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是智照，照即光也。观音妙智，即是众生三道之体。众生迷故，颠倒乃生。观音照之，解脱斯在。频引三经放光文者，若非色者，安得云放？若定是色，那名智慧？故知色心，其体不二。色性即智，智性即色，岂惟光然。一切色然，普现色身，义准可识，又岂独果事。实存因理，良由理具。方有事用。

○二良以下，结归题目。

〔智者疏〕良以福慧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四真应三，初标名示义。

〔智者疏〕四释真应者，真名不伪不动，应名称适根缘，集藏名身。

〔知礼记〕二身皆有集藏之义，真集一切智慧，藏于一心；应集一切神通，藏于一色。色心不二通慧一如，唯色唯心，斯之谓也。

○二若契下，对拣是非二，初约法示三，初法。

〔智者疏〕若契实相不伪不动之理，即能称机而应。

〔知礼记〕实相之体，即是法身。能契之智，即自受用报。此二于今，皆名真身。法报既冥，则能称机起胜劣等应。

○二譬如下，喻。

〔智者疏〕譬如揽镜像对即形。

〔知礼记〕揽镜譬证真，即形譬起应。

○三此之下，结。

〔智者疏〕此之真应，不得相离。

〔知礼记〕三千俱体为真，三千俱用为应，此之真应，方不相离。无谋之说，义显今宗。诸家所谈，难逃作意。

○二若外下，就人简二，初简小外。

〔智者疏〕若外道作意修通，虽能变化，譬如瓦石，光影不现，岂可以此为应？尚未破四住，显偏真理，那忽有中道真应？若二乘变化修通所得，此亦非应，譬如图画，作意乃成，了不相似。

〔知礼记〕根本有漏禅境不明，纵少现通，不能益物。此简非应，尚未下，简非真也。若二乘等者，且举二乘，必兼两教，及二菩萨。准妙玄意藏通二教，皆是作意神通，以须灰灭。无常住本，不能起应。若别接通，别惑未断，亦不得应。纵令赴物，皆名粗应。若别初心，亦不能应。初地初得三观现前，证二十五王，三昧法身清净，无思无念，随机即对，是不思议妙应也。

○二大乘下，示圆人二，初明二身。

〔智者疏〕大乘不尔，得实相真。譬得明镜，不须作意，法界色像，即对即应。如镜写像，与真不殊，是时乃名真寂身应。

〔知礼记〕得实相真者，正语圆住。义该别地，与真不殊者，名质为真圣人应像。同机体质，已证众生本觉之性。用机百界应百界机，体本不二，安得少殊？

○二菩萨下示六即。

〔智者疏〕菩萨从初发心，历于六即。

○三今经下，结指经目二，初指经文。

〔智者疏〕今经前问答，明于真寂而不动，法界大益，观音从真身得名。后问答，明随机广利，出没多端，普门是从应身得名。

○二良以下，结题目。

〔智者疏〕良以真应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五药珠三，初标名示教。

〔智者疏〕五释药树王身。如意珠王身者，药王疗治苦患，出柰女经。珠是如意之宝。

〔知礼记〕柰女经者，具云佛说柰女只域经一卷。柰女，即维耶离国梵志家，柰树所生，颜色端正，宣闻远国。因萍沙王往娉，后生一男，名曰只域。生时手把针筒药囊，至年八岁，广通医术，遍行治病。后逢小儿担樵，只域视之，悉见此儿五脏肠胃，只域心念本草经说：有药王树，从外照内，见人腹脏。此儿樵中，得无有药王树邪？即往问儿卖樵几钱？儿曰：「十钱。」便雇钱取樵，下樵置地，闇冥不见腹中。只域思惟，不知束中何所为是药王。便解两束，一一取之，以著小儿腹上，无所照见。辄复更取，如是尽两束樵。最后有一小枝，裁长尺余，试取以照，具见腹内。只域大喜，知此小枝，定是药王。悉还儿樵，儿既得钱，樵又如故，欢喜而去。只域于国遍治病人，皆以药王照视，悉见病本，然后治之，无不愈者。今取譬真身拔苦，如药王之治病也。珠是如意之宝者，如华严中，得摩尼珠，十种莹治，能雨众宝。今取譬应身与乐，如摩尼之雨宝也。

○二广历下，约教辩能二，初略指三。

〔智者疏〕广历诸教，明治病得宝。

〔知礼记〕随教浅深，益物广狭，以明治病得宝之相。

○二今约下，广明圆二，初释二身二，初药树身二，初喻。

〔智者疏〕今约圆教明者，如《华严》云：「有上药树，其根深入，枝叶四布，根茎枝叶，皆能愈病，闻香触身，无不得益。」

〔知礼记〕根深，喻真妙。四布，喻应广。示理行果教，如根等次第。信行修四，如闻获益。法行修四，如触获益。

○二菩萨下，法。

〔智者疏〕菩萨亦如是，大悲熏身，形声利物，名大药王身。

〔知礼记〕今品初段，专明拔苦，即是大悲熏于真身，与治病义齐也。形声利物，且就通说。若据经文，须在冥益，不以形声，合前闻触，意亦在兹。

○二又如下，珠王身二，初喻。

〔智者疏〕又如如意珠，能雨大千珍宝，随意而不穷不尽。

〔知礼记〕如文。

○二菩萨下，法。

〔智者疏〕菩萨大慈熏身，与众生乐，名如意珠王身。

〔知礼记〕即以大慈熏于应身，普令得乐，与宝义同也。问：「大悲熏真，其相如何？」答：「真是妙智，能破妄惑；悲名愍伤，能拔他苦。同是法身，一清净用耳。欲彰照理，有利他益，故立拔苦之悲，熏于破惑之智，即显有悲之智，普除众生妄惑之苦，例于大慈熏应与乐。同是法身一自在用，一用二能，故有能熏所熏之义。良由应身，本是自行证得之法，以慈熏故，方遍益他，然则慈心非不熏真，悲心非不熏应，真身非不与乐，应身非不拔苦。欲令易解，是故经文。寄两问答分别说也。」

○二此亦下，辩六即。

〔智者疏〕此亦约六即判位。

〔知礼记〕博地已具治病雨宝二种之理，与佛不殊，名字已上随浅随深，能治能雨。

○三就前下，结指经目二，初指经文。

〔智者疏〕就前问答，遍救幽焮苦难，此从药王身以得名。从后问答，称适所求，雨实相雨，得涅槃乐，此从如意珠王身以得名。

○二故知下，结题目。

〔智者疏〕故知二身因缘，名观世音普门也。

○六冥显三，初释名。

〔智者疏〕六释冥显两益者，冥是冥密，显是彰露。

○二大圣下，辩相二，初明二益三，初示相。

〔智者疏〕大圣恒以二益，利安一切，而众生及以下地，日用不知。

〔知礼记〕大圣常以真智冥熏妙色显被，无明隔故益而不知。

○二譬如下，举譬。

〔智者疏〕譬如日月照世，盲虽不见，实荷深恩。

〔知礼记〕两曜，喻二益。盲者，喻无明。凡小全在，下地分隔，眼膜既有厚薄之殊，故不见之相，不可一揆。

○三故药下，引证。

〔智者疏〕故药草喻云，而诸草木，不觉不知，只同是一地。下品不知上品，冥显两益。如文殊不知妙音神力所作，以不知故，名为冥益。

〔知礼记〕三草二木，而皆不知一地一雨，下不测上，亦通圆人，故引妙德不知妙音。言以不知故，名为冥益者，此明二身于不知者皆称冥益，即彰真应。于其知者，皆称显益，发智见理，于真显益，见身不识，但荷冥利，真冥应显，可以意思。

○二此亦下，明六即。

〔智者疏〕此亦约六即判位。

〔知礼记〕理同极圣，此则不论。名字即人所有智行，兼他之益，彼七方便，受而不知，况内外凡。二益非薄，皆知即性，故离我能。

○三若就下结指二，初指经文。

〔智者疏〕若就前问答，不见形声，密荷深祐，名为冥益。圣人之益，虽不可知，圣欲使知[虫+昆]虫能知。如后问答，亲睹色身，得闻说法，视听彰灼，法利显然。

〔知礼记〕前论真应，各有冥显，斯为尽理。今以人法，别对二益，且随文尔。

○二故知下，结题目。

〔智者疏〕故知观音，从冥益得名，普门从显益得名，以冥显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七权实三，初释名。

〔智者疏〕七释权实者，权是暂用，实非暂用。

〔知礼记〕暂用则权宜，非暂则究竟。

○二略言下辩相二，初泛明三种二，初总示三种。

〔智者疏〕略言权实，则有三种：一自行论权实，自观中道为实，二观为权。二就化他论权实，他根

性不同，或说权为实，说实为权，不可定判，但约他意，以明权实也。三自行化他合明权实者，若自观三谛，有权有实，皆名为实，化他随缘，亦有权有实，皆名为权。

〔知礼记〕即唯自唯他，及自他共，以诸经论所谈权实，其相不同。或言自行有权有实；或许化他，有权有实；或经论说自行之法，皆名为实，化他之法，皆名为权。是故今家凡论权实，须明此三。若不然者，禀学之徒，则不尽知权实之相，于诸经论，不免生疑。复应了知，权实法相，或约理事，或约理教，教行缚脱，因果、体用、渐顿、开合、通别、悉檀，皆通自他，及自他共。今以中观，对于二观为权实者，似用因果而辩三番，自修三观，为自行权实。若约化他，但随他意，四悉适时，不可定判。若第三番，自行三观，有权有实，以顺智故，只称为实；化他之法，虽有权实，以顺情故，唯称为权。

○二用此下，遍历诸教二，初略指四教。

〔智者疏〕用此三义历四教。

〔知礼记〕随教浅深，明理事等，约自约他，及自他共义皆不阙。

○二复就下，明圆六即。

〔智者疏〕复就自行权实，明六即判位。

〔知礼记〕六通三教，即唯在圆，复就自行，明六权实，从因至果，义便故也。

○二寻此下，别用第三。

〔智者疏〕寻此品意，是明自行化他论权实。

〔知礼记〕前番问答有权实，七难二求在权，永离三毒是实。以由大士，用于自行一心三观，观其音声，今皆解脱，故都判为实。后番问答，十界身说，显有权实。以是大士，随差别机，示种种应，故都判为权。此乃判于自行化他，以为权实，无第三番，如何分经两段而对权实。

○三前问下，结归二，初结指经文。

〔智者疏〕前问答，从自行化他之实智益物；后问答，从自行化他之权以益物。

〔知礼记〕前后皆云自行化他者，简异单自行，单化他权实，意云前番是自他相对之实，后番是自他相对之权。

○二故知下，结归题目。

〔智者疏〕故知权实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八本迹三，初名义。

〔智者疏〕八释本迹者，本名实得，迹名应现。

〔知礼记〕《净名玄义》云：「所言本迹者，本即所依之理，迹是能依之事，事理合明，故称本迹。」譬如人依住处，即有行往踪迹也。住处是所依，能依之人，有行往之迹。由处有迹，寻迹得处，当知若高若下，实得皆本。若高若下，应现皆迹。

○二若通下解释二，初通凡渐。

〔智者疏〕若通途作本迹者，世智高凡夫，本意难测，乃至别教本迹。

〔知礼记〕世智高者，诸有施作，但见踪迹，莫知本意。二教贤圣，至别似位。本所证得，下位焉知，节节皆可通论本迹。

○二局圆圣二，初局分满二，初略示。

〔智者疏〕若圆教无始发心，初破无明所得法身者，名之为本。垂形百亿，高下不定，称之为迹。

〔知礼记〕的论其本，须破无明，证法身体所垂之迹，或九界身，或现八相。

○二若一下简判二，初简一往。

〔智者疏〕若一往判真应，多用上地为真为本，下地为应为迹，地地传作此判，真本唯据于高，应迹唯指于下。此义不可。

○二今细下，取细明二，初约义明二，初明本迹通高下。

〔智者疏〕今细明本迹，则与真应异。本是实得，始坐道场，及初住所得法身，即是其本迹为上地之佛，及作上地菩萨。悉名为迹，不可以上地高故，称之为本，始得初住目之为迹。

〔知礼记〕若知四句释之方尽。一本下迹高，初住法身，迹为八相。上位菩萨八相，元是妙觉威仪，故云迹高。二本高迹下，妙觉法身，迹为下地，及九界相。三俱高，妙觉法身，迹为八相。四俱下，初住法身，迹为九界。中四十位，本迹高下，可以意知。

○二何以下，明实得辩是非。

〔智者疏〕何以故？实不得上地，上地非本；实得下地，下地非迹。

○二故寿下，引文证。

〔智者疏〕故《寿量》云：「随自意，随他意，是本迹意也。」

〔知礼记〕自意是本，他意是迹。

○二就本下，通六即。

〔智者疏〕就本迹明六即。

〔知礼记〕五位本迹，理皆具足。

○三就前下结归二，初指经文。

〔智者疏〕就前问答，不可说示，但冥祐前人，从本地得名。后问答，殊形异状，应现度脱，从迹地得名。

〔知礼记〕前以实本益他，后以垂迹益他。

○二故知下，结题目。

〔智者疏〕故知本迹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九缘了三，初标示名义三，初示名义。

〔智者疏〕九释了因缘因者，了是显发，缘是资助；资助于了，显发法身。

〔知礼记〕此之名义，修性皆然。

○二了者下，辩流类。

〔智者疏〕了者，即是般若观智，亦名慧行正道、智慧庄严。缘者，即是解脱，行行助道，福德庄严。

〔知礼记〕类至极果，节节名异，其体不殊。

○三《大论》下，引论释。

〔智者疏〕《大论》云：「一人能耘，一人能种。」种喻于缘，耘喻于了。

〔知礼记〕缘了之相，实同耘种，非此二力，性田不丰。

○二通论下，依教解释二，初诸教皆具。

〔智者疏〕通论教教，皆具缘了义。

〔知礼记〕藏通义立，全乖性种。别教虽有，初心别修。唯有圆教，修性不二。虽云皆具，须辩此殊。

○二今正下，克就圆论二，初克辩二因二，初明二种因果。

〔智者疏〕今正明圆教二种庄严之因，佛具二种庄严之果。

〔知礼记〕此中二因，且在修类。

○二原此下，讨二种根本三，初总明性德。

〔智者疏〕原此因果根本，即是性德缘了也。此之性德本即有之，非适今也。

〔知礼记〕前之因果，犹在修中，今穷其源，性具缘了。《净名》云：「一切众生本涅槃相，不可复

灭，本菩提相不可复得。」《起信论》明真如二德，谓如实空，如实不空，当宗明三千即空，三千即假，皆是性德缘了文也。

○二《大经》下，别引文释二，初证释了因。

〔智者疏〕《大经》云：「一切诸法，本性自空，亦用菩萨，修习空故。」见诸法空，即了因种子，本自有之。

〔知礼记〕不明三千，徒消一切。非空假中，莫辩自空。如实空性与一切染，本不相应。一切染者，不出三惑。自非本性，即空假中，岂能不应一切染邪？乃毕竟空为了因性，亦用等者，全性起修。方见本空。

○二又云下，证释缘因。

〔智者疏〕又云：「一切众生，皆有初地味禅。」《思益》云：「一切众生，即灭尽定。」此即缘因种子，本自有之。

〔知礼记〕经云：「众生即菩提相，及涅槃相。」或谓理中独具佛德，今文众生，有初地味禅，及灭尽定，岂非性具天法声闻法邪？既具此二，余诸法界，那不具邪？又具二定者，从二习果，及报果说，岂不各具性相等邪？不以理具，而消此文，如何欲散，便是灭定，性德缘因，于兹验矣。

○三以此下，依性立修。

〔智者疏〕以此二种方便修习，渐渐增长，起于毫末，得成修得合抱大树，摩诃般若，首楞严定。

〔知礼记〕以此二种者，性种也。方便等者，智行也。毫末者，类种也。由斯性类，修成智行，乃至二严。

○二此一下，不论六即。

〔智者疏〕此一科，不论六即，但就根本性德义尔。

〔知礼记〕此科正意，但明理即，非论五位。

○三前问下，结指经题二，初指经文。

〔智者疏〕前问答，从了种受名。后问答，从缘种受名。

〔知礼记〕明今二严，必有其本，故从二种受名。

○二故知下，结题目。

〔智者疏〕故知了因缘因，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十智断三，初略标。

〔智者疏〕十释智断者。

○二通途下，广释二，初不二而二明智断二，初约通途明二德。

〔智者疏〕通途意智，即有为功德满，亦名圆净涅槃。

〔知礼记〕言通途者，此解兼别，以有为无为，对智断故。若唯圆说，苦集尚无作，智断岂有为？然名虽借别，其意唯在圆。以修妙三观，得成圆断功。因时立此能，至果须休息。故将无作行，暂立有为名。断德称无为，别从道后立。此犹教道设，是故曰通途。此文自二，初智德二，初列异名。圆净等者，智极故圆，惑尽故净。不生不灭，名为涅槃。

○二言有下，释有为。

〔智者疏〕言有为功德者，即是因时智慧，有照用修成之义，故称有为。因虽无常，而果是常，将因来名果，故言有为功德满也。

〔知礼记〕智虽无作有断证功，故借别教，立有为称。因虽无常者，涅槃经中，因外道辈，执因是常，成无常果。佛用别教，以无常因，感常住果，而对破之。故因无常，犹在别教，将因等者，由惑未断，故起智照。一分惑灭，一分智忘，故智无常。既有照用，故名有为，果既惑尽，称理常住。更无为作，将因名果。故令智满，受有为名。

○二断即下，断德二，初列异名。

〔智者疏〕断即无为功德满，亦名解脱，亦名方便净涅槃。

〔知礼记〕解脱者，不系名解，自在为脱。在染不染，名之解脱。方便等者，机生则生，是生不生。机灭则灭，是灭不灭。权示生灭，不被染碍。故此涅槃，名方便净。

○二言无下，释断义二，初简小。

〔智者疏〕言无为者，若小乘但取烦恼灭无为断，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此乃无体之断德也。

〔知礼记〕不知三种世间常住，谓烦恼灭。便无身心安能自在，名无体断。但于虚妄见思解脱，未得三千三谛自在。

○二大乘下，明大二，初正示。

〔智者疏〕大乘是有体之断，不取灭无为断，但取随所调伏众生之处，恶不能染，纵任自在，无有累缚，名为断德。指此名无为功德。

〔知礼记〕妙觉三脱，名有体断。所言断者，任运断也。已有智德了三惑空，故处九道，恶自相离。众生之心，如涂胶手，捉物皆粘。诸佛之心，如净洗手，捉物不粘。已有智水，洗其胶故。致令净用，自然不著。此智断德，说有次第，用无前后。以三千法，究竟即空，名今智德；三千之法究竟即假，为今断德；三千之法，究竟即中，是法身德。道前道后，悉是一心，通教尚是双流，圆果岂当分隔。

○二故净下，引证。

〔智者疏〕故《净名》云：「不断痴爱，起诸明说。」又云：「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爱见为侍，亦名如来种。乃至五无间，皆生解脱，无所染碍，名为一切解脱。」即是断德无为也。

〔知礼记〕证有体断，见爱业报全体即是性恶法门。如富豪人，七宝家业，凡夫生盲，转动挂碍，为宝所伤。二乘热病，见是鬼虎，避走远去。圆人之眼，不盲不病，明见是宝，自在用与，非独不被损伤恐怖，而能以此自给惠他。于此证理，名为自给。以此利物，即是惠他。今之断德，正在惠他，此等皆由体达修恶，即是性恶，今明究竟体达位也。

○二寂而下，约寂照简非德。

〔智者疏〕寂而常照，即智德也。小乘灰身灭智，既其无身，将何入生死？而论调伏，无碍无染，灭智何所照寂？

〔知礼记〕常住寂照，妙色妙心，方名智断庄严之相。小乘灰断，身智俱忘，将何永度众生？将何常照寂理？

○二如此下，二而不二明三德二，初约即三明理极二，初明二三不殊。

〔智者疏〕如此智断圆极，故法身显著，即是三种佛性义圆也。

〔知礼记〕而寂而照，即是智断。非寂非照，即是法身。二德既穷，法身乃极，亦名究竟三种佛性。

○二法身下，明因果无别二，初别示三法因果二，初法身隐显。

〔智者疏〕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正因满，故云隐名如来藏。显名法身，虽非是因，而名为正因。虽非是果，而名为法身。《大经》云：「非因非果名佛性者，即是此正因佛性也。」

〔知礼记〕法身一德，体非因果而有隐显者，斯由缘了逆顺故也。缘了逆性而成惑业，故使正因非隐而隐，名如来藏，缘了顺性，而成智断，故使正因非显而显，名为法身。虽有隐显，体无增减。故《大经》云：「非因非果。」

○二又云下，二德修性。

〔智者疏〕又云：「是因非果，名为佛性者，此据性德缘了，皆名为因也。」又云：「是果非因，名佛性者，此据修得缘了皆满。」了，转名般若。缘，转名解脱，亦名菩提果，亦名大涅槃果，皆称为果也。

〔知礼记〕是因非果，复名佛性。佛是果称，岂非果法而为因种？是果非因，复名佛性。性是因称，岂非因法而为果德？不以修性缘了销之，此文安解。

○二佛性下，总示三法因果二，初约义示。

〔智者疏〕佛性通于因果，不纵不横。性德时名三因，不纵不横。果满时，名三德。

〔知礼记〕前虽因果，互是互非，而皆称佛性。验知缘了，通因通果，又言佛性。非因非果，良以正因。不即我阴，故曰非因。缘了，不离我阴，故曰是因。不即，故一点在上；不离，故二点在下。

是故性三，不纵不横。又正因不即智断，故曰非果。缘了，不离智断，故曰是果。不即，故一点在上；不离，故二点在下；是故果三不纵不横。故知妙三，贯通因果，方得名修性不二。

○二故普下，引文证。

〔智者疏〕故《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大乘果者，亦诸法实相。」

〔知礼记〕不达妙三，始终该互。普贤观文，如何可解？

○二智德下，复就二符经文。

〔智者疏〕智德既满，湛然常照，随机即应，一时解脱，断德既满，处处调伏，皆令得度。

〔知礼记〕若匪智德常照，何能即称即脱？若非断德遍调，安得身说普应？

○三前问下，结归二，初指经文。

〔智者疏〕前问答，从智德，分满受名。后问答，从断德，分满受名。

○二故知下，结题目。

〔智者疏〕故知以智断因缘，名观世音普门也。

○三问此下，贴文为证二，初约无文立难。

〔智者疏〕问：「此十义名字出余经，那得用释此品？」

〔知礼记〕揽乎别文立其总目，释题十义，名出余经。今经全无此文，何名揽别为总邪？

○二答大下，约有义答通三，初明衍义众经共用二，初约法义明。

〔智者疏〕答：「大乘义通，众经共用。」

〔知礼记〕大乘诸部，皆谈中道，故使义门，可以共用。

○二若不下，以人师验。

〔智者疏〕「若不许此者，『佛性』出《涅槃》，『五住二死』出《胜鬘》，诸师那得浪用，通众经耶？」

〔知礼记〕诸师说释诸大乘经，显理则须论佛性，指惑则莫非五住，岂以当经无文为责！

○二此品下，以二问答贴义无亏。

〔智者疏〕「此品在文，虽无十名，总将二问答，帖十义意，宛然可解。」

〔知礼记〕十种别名文虽不列，以二问答，总贴十义，明如目击，故曰宛然。

○三今已下，别点句句证十义二，初结前有义，开后有文。

〔智者疏〕「今已如前，今更别点句句来证十义者。」

〔知礼记〕前云在文无十名者，但无次第明示十名，若于品中散取诸句，则有文有义也。

○二如文下，约句对义。

〔智者疏〕「如文云：『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又云：『以是因缘名观世音。』即是据人名也。后文云：『普门示现。』即是明法也。『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即慈也。『愍诸四众』，即悲也。欲知智在说，十九说法，即智慧也。『一时礼拜，得无量无边福德之利』，即福德也。『自在之业』，即法身也。何故尔？法身于一切得自在，智慧契此，故名为业。《寿量》云：『慧光照无量，久修业所得。』『威神之力，巍巍如是』，如是满足之名，即是真身也。普门示现神通力，即应身也。『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即药树王身也。『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即如意珠王身也。『福不唐捐』，即冥益也。三十三身，即显益也。现佛身，即实智也。现余身，即权智也。观音身即本，余身即迹也。又大威神力是本方便力是迹，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若有闻是品者，即证了因。功德不少，即缘因。不肯受，常舍行故，及即时观其音声，观即智，皆得解脱。种种调伏众生，八万四千发心等，是利益即断也。」

〔知礼记〕自在之业，即法身者。真应二身，亦称色法，应则现色，真则冥法，名从所契，故曰法身。理具一切，一一融通，最自在也。业是德业，即智德也。真身契法，名自在业。巍巍，是重明高累之貌，高明如是，即满足也。此等理智相合，皆真身名义也。若运三业，无显应者，其福不失。须知密有与拔之功，即冥益也。常舍行者，毕竟空智，无所受著，故属智德。又以即观音声属智，皆得解脱为断，此彰二德，同时而用。应知句句证义，不独示其十义有文，亦显十重，二二互具。

○四料简二，初别料简十，初简人法二，初问。

〔智者疏〕第四料简者。问：「人对观音，法对普门者，方等有普门法王子。标于人名，此义云何同？」

〔知礼记〕彼经具明十法王子，观世音法王子外，自有普门法王子。既以普门而名于人，今释普门，那定属法。

○二答二，初立句二，初泛立四句。

〔智者疏〕答：「此应作四句分别：人非法，法非人；人即法，法即人。」

〔知礼记〕句虽有四，义实唯二：不出相非及相即故。如此二义，皆通大小。今意在大，而论小乘即离句者，欲示名言，须将理定，所辩人法，若其不以二谛中道，甄其权实，但言即离，何能的显，今之相即？

○二若约下，以部对句二，初明诸部人法即离四，初《华严》。

〔智者疏〕「若约《华严》次第意，地前生死行人，未是实相之法，此法亦非彼人。若作不次第意

者，人即实相，实相即人，人法不二也。

〔知礼记〕彼经别教，缘实相法。修次第行，未能即以实相之法为观行人，是故人法互不相即。圆观不次，即以实相为观行人，是故人法更互相即。别则证道方即，圆则始终不二。

○二三藏。

〔智者疏〕「若三藏有门，明无假人，但实法，此法非人。若空门揽实法，成假人，人法两异。若其不离人论法，不离法论人此乃是二谛意非中道之人法也。」

〔知礼记〕此教有门，人如兔角故无，阴有生灭故实。此唯非句，空门两向，揽实为假，假实不同，名互非句，既不相离，复名互即。此教两门虽谈即离，人之与法，俱非中道。

○三方等。

〔智者疏〕「若方等对小明大，论人法者，明小，同三藏；明大，同《华严》。」

〔知礼记〕四教[立+立]谈，藏通唯二谛，别圆同《华严》。

○四般若下例余。

〔智者疏〕「般若、涅槃等例尔。」

〔知礼记〕般若荡相，钝谓但空，同前二谛。利分二种，同前别圆。涅槃四教，虽俱知常。初心用观，不无差别，藏通且须顺于二谛，别初心人，未即圆法。

○二今方下，明难。属方等即句。

〔智者疏〕「今方等中明普门者，即大乘意。」

○二今明下，通难三，初正约即句通难。

〔智者疏〕「今明普门是法，何得有法无人？彼明普门是人，何得但人无法？此则人法互举，彼经标人，此处标法尔。」

〔知礼记〕今品前问答观音属人能观，所观岂非法邪？若后问答，既以普门为所证法，此法岂无能证人邪？方等既以普门目人，能目普门，岂可非法？论其大意，观音普门，皆中道法，随悉檀益，将何目人？唯圆始终，即揽实相，而为假人。

○二例如下，傍取人物例显二，初以人显。

〔智者疏〕「例如小乘，明身子智慧第一，余弟子各就余法门论第一。本以智慧断惑，发真无漏，余人无慧，那得入道！既得道果，果知有慧，但各举其初门，别称第一。」

○二譬如下，举物喻。

〔智者疏〕「譬如刀刃断物，必藉于背，方有利用。诸数如刀背，慧数如刀刃。」

○三今普下，以人法互具结示三，初明法具人。

〔智者疏〕「今普门义亦尔，但以缘因之法，当普门之名，何得无了因之人耶？」

○二若并下，明人具法。

〔智者疏〕「若并从观音标名者，此则通漫。欲使世谛不乱，互举别名。」

○三如身下，以身为例。

〔智者疏〕「如身具六根，但称为净眼净意，岂得无余根邪？」

〔知礼记〕皆可见矣。

○二简慈悲二，初简慈悲名相三，初明与拔同异二，初与拔相兼问。

〔智者疏〕料简慈悲者。问：「若大悲拔苦，苦除即是得乐。大慈与乐，乐至即是拔苦。何意二分？」

〔知礼记〕苦除即乐，如夕尽即晓；乐至苦除，如灯来闇灭。趣举一种，即有二能，何以慈悲而分两法？」

○二答通下，与拔不俱答。

〔智者疏〕答：「通论如此，别则不然。譬如拔罪于狱，未施五尘，身虽免痛，根情未娱，此但拔苦，未名与乐。又如施五尘于狱，耳眼虽悦，不名拔苦，为从别义，各显一边，故别说尔。」

〔知礼记〕一能兼二，此就通论。对境发心，实须别说，故举二喻，以彰别相。

○二明喜舍阙具二，初问。

〔智者疏〕问：「此中何意不论喜舍？」

〔知礼记〕二答二，初不二是舍。

〔智者疏〕答：「四无量心，名虽有四，但是三义。《大经》云：『忧毕叉，毕叉名舍。』舍者，两舍也。即是非慈非悲，不二之意，不二而二，即是慈悲。」

〔知礼记〕四无量心，舍无别体，奢摩他观体既是定，定能与乐；毗婆舍那观体既是慧，慧能拔苦。二观不一，即忧毕叉，亦名平等舍。故不二而二，则立慈悲；二而不二，即是于舍。今既明于不二，慈悲则已含舍。故不别立。

○二喜者下，苦在阙喜二，初约法释。

〔智者疏〕「喜名（编者注：按大正藏《观音玄义》，「名」字当为「者」字。），从乐生喜，初欲与乐，众生苦重，不能得乐，则无所可喜。若拔苦竟，即能得乐，还遂本怀，故乐后加喜。苦后无此，故不开喜。」

〔知礼记〕今明慈悲，是立誓愿，运慈与乐，生既苦重。即须运悲，二俱未遂，何喜之有？福慧满时，药珠功毕，方与众生，生乎庆喜。

○二如阿下，引事例。

〔智者疏〕「如阿输加王，七日应死，虽有五欲之乐，忧苦切心。又如一身少许痛恼，能夺一身之乐，故知苦重，不得乐也。」

〔知礼记〕阿输加王，即育王弟，不归三宝，见兄饭僧，乃生嫌谤。育王见愍，设计劝之。王入温室，诈言已崩，策之绍位。方登御座，育王出怒，其罪当死，乃令七日受王五欲，使旃陀罗，逐日唱死。过已王问：「受乐否邪？」答言：「我闻几日当死，唯苦无乐。」王言：「沙门观念念灭，虽受供养，宁有著心。」阿输知己，出家修道得阿罗汉。少痛夺乐，近事可验。众生若此，故菩萨心，未生喜也。

○三问禅下，明支等前后二，初约前后问。

〔智者疏〕问：「禅支明喜在前，乐支在后，复云何？」

〔知礼记〕今论四等，慈悲喜舍，慈能与乐，则乐前喜后，何故禅支喜前乐后？初禅五支，谓觉观喜乐一心；二禅四支，谓内净喜乐一心；三禅无喜；四禅无乐。今约初二，皆喜在前，乐支在后，其意何邪？

○二答禅下，约自他答。

〔智者疏〕答：「禅支就从粗入细，此中庆彼得乐，故喜心在后也。」

〔知礼记〕自证禅支，从粗至细，前喜后乐，利他四等，先与其乐，后方庆喜，故其次异。

○二复次下，简与拔有无三，初外道虚想。

〔智者疏〕「复次外道，修四无量，自证禅定，作想虚运彼无实益，不能令他拔苦得乐，虽自获定，虚妄世法，报尽还堕，不免于苦，自他俱无利益。」

〔知礼记〕四禅四空，及四无量，十二门禅，根本定也。通于内外小大圣贤而修证之。若诸外道及正信凡夫修慈悲喜舍，自证此定，虚想众生，离苦得乐，于他无益，自虽暂益，不免退失。

○二若二下，明二乘自利。

〔智者疏〕「若二乘修四无量，但自拔苦，于他无益。自拔分段，未免变易，灰身灭智，非究竟乐。」

〔知礼记〕二乘修此，虽不益他，自拔分段得小涅槃。

○三今菩下，明菩萨遍益二，初明行超凡圣。

〔智者疏〕「今菩萨不尔，非凡夫行，非贤圣行。非凡夫者，不同自受禅乐；非贤圣者，不同自拔于苦。不同自受乐故，即与他乐；不同自拔苦故，即拔他苦。」

〔知礼记〕不同凡外随禅受生，异小贤圣，但自拔苦。盖非生法二种缘慈，乃以无缘法界与拔，令诸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

○二明同时与拔。

〔智者疏〕「亦是即拔苦是即与乐，即与乐亦是即拔苦，但分别说之，誓愿相对。前明拔苦，后明与乐尔。」

〔知礼记〕无缘慈悲，不二而二。用不异时，分别令解，故各说耳。言前明拔苦等者，从本怀故，先标于慈，若从用次，先拔后与，是故四誓，从用为次。

○三简福慧二，初定福智与拔所以二，初问。

〔智者疏〕料简福慧者。问：「观音对智称之而拔苦，普门对福见之而得乐，何也？」

○二答。

〔智者疏〕答：「智是光明，正治闇惑，惑是生死苦恼，若治闇惑之苦，岂不用智解之光？故称智慧人名即拔苦也。法是法门，门名能通，通至涅槃安乐之处。初习此法，是得乐因，后证此法，是得乐果。故对此普门，明其与乐也。」

〔知礼记〕因修福慧，至果则成智断二德。此德与生体性无二，故称观音智德人名，即能显召本性了种，是故能除闇惑苦也。若对普门，断德应身，即能引起本性缘种，是故获于因果之乐，若不尔者，何名感应道交？

○二问福下辩福慧一异是非二，初约隔异难。

〔智者疏〕问：「福慧相须，本不相离，若定而无慧者，此定名痴定，譬如盲儿骑瞎马，必堕坑落堑而无疑也。若慧而无定者，此慧名狂慧，譬如风中然灯摇飏，摇飏照物不了。故知福慧相资，二轮平等，堪能运载也。若尔何意以智慧拔苦，福德与乐邪？」

〔知礼记〕备举相资，难今隔异。

○二自有下，约偏圆答二，初立即离四句。

〔智者疏〕（编者注：据文意及体例，此处应漏缺「答：」）自有福德是智慧，智慧是福德。自有福德非智慧，智慧非福德。大小乘皆备四句。

〔知礼记〕大小皆四，故知即离，名同义异。

○二如六下，通偏圆诸教二，初明三教即离俱非二，初明小衍二初三藏。

〔智者疏〕如六度菩萨，修般若，分阎浮提为七分。此是世智不能断惑，此犹属福德摄，即名此福是智故。此智是福，不断惑故。若声闻人，智慧能断，苦者智慧非福德，如饿罗汉也。若福德非世智，亦非出世智者，如白象也。

〔知礼记〕菩萨一位，得两即句；罗汉白象，得二离句；虽有即离，同在三藏。

○二若大下，大乘。

〔智者疏〕若大乘四句者，别教地前，三十心行行名福德，慧行名智慧，此慧不能破无明，此慧还属福德摄，不破无明故。此福是智慧方便，治取相故。若地前皆名福德，地上皆名智慧，此智慧非福德，福德非智慧。

〔知礼记〕约别地前，论于四句，初以行行，对于慧行，而为福慧，不破无明，故俱名福，即此二福，能破取相，复受智名，故此福智，当两即句。又地前福智，无明全在，故皆名福。地上福智，分破无明，故皆名智。此之福智，当两非句，故两四句，非今福智。

○二方等下，例二部。

〔智者疏〕方等般若，带小明大。若带小福慧，如前四句；明大福慧，如向四句。

○二今此下，明圆教开合俱是二，初释二，初二而不二三，初明相即。

〔智者疏〕今此普门，名福慧者，福即是慧，慧即是福，福慧不二。

〔知礼记〕一心三止为福，一心三观为慧，始从理性，终乎极果，定慧不二，是今两即也。

○二故大下，明互具。

〔智者疏〕故《大论》云：「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此慧那得无定，得首楞严定，何曾无慧？」论云：「健相三昧，能破强敌。」

〔知礼记〕般若既是尊妙人见，验慧具福。尊妙，即是上定故也。论即《大论》，彼翻首楞严为健相也。三昧既能破彼强敌，验福具慧，强敌即是无明故也。

○三《大经》下，明异名。

〔智者疏〕《大经》云：「佛性者，有五种名：亦名般若、亦名师子吼、亦名首楞严、亦名金刚、佛性等，即是定慧具足之名也。非禅不慧，非慧不禅，禅慧不二。」

〔知礼记〕五名之中，般若、师子吼是慧，楞严、金刚是定，佛性是通名也。既是异名，弥彰体一，是故此五，皆双具之称，复以无妨禅慧，以结不二。

○二不二下，不二而二。

〔智者疏〕不二而二，分门别说，作定慧二解。故《释论》解般若明十八空，解禅定明百八三昧。

〔知礼记〕法虽不二，不妨分门，各作名数而为解释。

○二此是下，结。

〔智者疏〕此是二说二，即不二。

〔知礼记〕论虽分门，别相而说，须知禅慧，毕竟不二。

○四简真应二，初正简真应二，初立句。

〔智者疏〕料简真应者，亦有四句之殊：非真非应，应而非真，真而非应，亦真亦应。

○二若非下，简示二，初简前三，句非。

〔智者疏〕若非真非应，此就理可解。又就凡夫不见理故非真，无用故非应，此亦可解。应而非真者，外道亦得五通，同他施化，通论亦得是应，而不得名真。真而非应者，二乘人入真断结，灰身灭智，不能起应，此亦是通论其真尔。

〔知礼记〕且简凡小，实兼通别。通教灰断，同藏二乘。地前作意，非不谋应。圆六根净，虽全性发。别惑在故，未名真应。

○二亦真下，示后一句是。

〔智者疏〕亦真亦应者，此则别显中道为真，即真而论用为应，真应不二，不二而二者，故言真应尔。

〔知礼记〕即真而应，世之常谈，自舍今宗，莫穷其妙。都为他师，不知性恶，致令起应，不得无谋，徒说无缘之慈，不究无缘之旨。

○二今依下，兼定常间三，初一往且分。

〔智者疏〕今依文互举，一往言其真应。前番问答，明真身常益；后番问答，明应身间益。

〔知礼记〕以经二段，别对常间。

○二常间下，二往互具二，初立。

〔智者疏〕常间不得相离，二鸟俱游，二往为论，真身亦恒亦不恒，应身亦间亦不间。

〔知礼记〕二鸟者，《大经》第八鸟喻品云：「善男子！鸟有二种，一名迦邻提，二名鸳鸯，游止共俱，不相舍离。」此品答前云何共圣行。娑罗迦邻提，旧解或云娑罗一双，邻提一双，或云娑罗一只，邻提一只，或云娑罗翻为鸳鸯。章安云：「然汉不善梵音，只增诤竞。意在况喻，取其雌雄共游止息，以喻生死涅槃中俱有常、无常，在下在高，双飞双息。」即事而理，即理而事，广如彼疏。今喻二身，常间两益，不得相离者，乃是观音分证，涅槃中常，无常二用也。

○二若小下，释二初小。

〔智者疏〕若小乘明义，例如善吉，石窟观空，见佛法身，莲华尼则不见。此岂非小乘中真身，恒益不恒益义？丈六之应亦有见不见，此岂非应身，有间有不间义？

〔知礼记〕真理天然，是佛法体。善吉观见，常无间然。于莲华尼，似如有间。故于二圣，明常、无常，斯乃真身自有二益。丈六之相，于有缘者常得睹之；若其无缘，同处不见。岂非应身，亦有二

益？

○二大乘下，大。

〔智者疏〕大乘法身亦尔，于理为恒益，于情为不恒益。应身亦尔，此缘灭彼缘兴无有断绝，是不间义。同质异见，是其间义。

〔知礼记〕佛法界身，未尝不益，于情执者，而成间灭，真具二也。佛应化身，随机生熟，出没无间，应身常益也。见不见异，令应不常，又成间益也。故知二身，各具二益。

○三而今下，顺文别对。

〔智者疏〕而今分别，一往前问答，属恒益；后问答，属不但（编者注：按大正藏《观音玄义》，「但」字应作「恒」字。）益也。

〔知礼记〕前文即称即感，别对真身常益之义。后文现相生灭，别对应身间益之义。

○五简药珠二，初依义互具。

〔智者疏〕料简药珠二身者，药有差病拔苦之功，亦有全身增命致宝之用。故经云：「若全身命，便为已得玩好之具也。如意珠王，非但雨宝，亦能治病。大施太子，入海得珠还治父母眼。」《小品》云：「若人眼痛，珠著身上，病即除愈。」故知通具二义。

〔知礼记〕但就譬说，即显真应。各能与拔，斯为尽理矣。

○二若别下，就文别对。

〔智者疏〕若别据一边，约除患以譬药，证乐以况珠尔。

〔知礼记〕前文除苦，名为药身；后文与乐，名为珠身。且顺经文，作斯别对。

○六简冥显。

〔智者疏〕料简冥显两益，凡有三十六句。

〔知礼记〕三十六句者，冥显机应，各论四句。冥机者，过去善能感也。显机者，现在善能感也。亦冥亦显机者，过现善业共能感也。非冥非显机者，过现无善，当能生善，而能感也。冥应者，法身也。显应者，应身也。亦冥亦显应者，二身俱应也。非冥非显应者，亦法身。但以不见不闻，而知而觉为冥应。不见不闻，不知不觉，即双非应。故此二应，皆果中法身也。识此八已，相对互对，具足而言，成十六句。约机感应，约应赴机，各成十六。加根本四，即三十六。若解此意则无生不感，无时不应，除诸邪见，深荷圣恩，亦知一切众生，无一不成佛也。

○七简权实二，初定文立难。

〔智者疏〕料简权实二智者。前问答，实智照真，而众生得脱；权智照假，而众生得度。度为度权，亦度于实；脱为脱真，亦脱于假。

〔知礼记〕真即是实，假即是权。答文备见四种相也。

○二立句答通二，初详论互具。

〔智者疏〕答：「此亦具四句：或因真智解脱于权，七难消除，二求愿满是也；或因真智解脱于实，三毒皆离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实，三十三身得度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权，于怖畏急难之中，得无畏是也。或二俱度脱，或二俱不度不脱。」

〔知礼记〕真智冥应脱有浅深。七难二求，免事中之苦，脱权也。离三毒根，成佛无疑，脱障实惑也。权智显应，得度不同。见身闻法，破惑显理，度实也。事中怖难，得无畏者，度权处也。机熟之者，对此二智，得权实理名俱度；离浅深障，名俱脱。机生返此，是故俱名不度不脱。

○二据说且分。

〔智者疏〕今依文判，互出一边，前文脱权，后文度实。」

○八简本迹二，初本迹俱与拔二，初各具二用。

〔智者疏〕料简本迹者，通论本迹，俱能拔苦与乐。故《寿量》云：「闻佛寿无量，得清净无漏无量之果报，即是从本得乐。」《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此是从迹拔苦，众生不达本源，故流转苦恼，若识本理，即于苦而得解脱也。众生若不见迹中施化，不能三业种福，则无功德之因，焉致乐果。

○二非本下，相由贴文。

〔智者疏〕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前问答，是明迹本；后问答，是明本迹。

〔知礼记〕非脱众苦之迹，不显一真之本，故前问答，是明迹本。非证千如之本，莫垂十界之迹，故后问答，是明本迹。

○二问本下，本迹异真应二，初问。

〔智者疏〕问：「本迹与真应云何异？」

○二答。

〔智者疏〕答：「真应就一世横辩，如诸经所明；本迹就三世竖论，如《寿量》所说。」

〔知礼记〕诸经所说，始从地住，终至等妙。一分真明，一分应起，岂唯一世，实居当念，是名横辩，别明本迹，如《寿量》品，即今说久远为本。诸经及迹门，名已说近成为迹，既约久近，是故名就三世竖论。前明观音多就体用，而论本迹，今彰部故，约久近而明本迹。

○九简缘了二，初约当宗问答四，初明善恶法门性德皆具二，初问。

〔智者疏〕料简缘了者。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

〔知礼记〕缘能资了，了显正因。正因究显，则成果佛。今明性具缘了二因，乃是性德，具于成佛之善。若造九界，亦须因缘。九界望佛，皆名为恶。此等诸恶，性本具不。

○二答。

〔智者疏〕答：「具。」

〔知礼记〕只一具字，弥显今宗。以性具善，诸师亦知具恶缘了，他皆莫测，故摩诃止观，明性三千，妙玄文句，皆示千法彻乎修性。其文既广，其义难彰，是故此中略谈善恶明性本具，不可改易。名言既略，学者易寻，若知善恶，皆是性具。性无不融，则十界百界，一千三千，故得意者，以此所谈，望止观文，不多不少。

○二明提佛但断修中善恶二，初问。

〔智者疏〕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

〔知礼记〕一阐提者，此翻无欲，以于涅槃，无乐欲故。又翻信不具，以其不信善恶因果。故既无欲无信，名断善尽。佛已永离五住二死，名断恶尽，善恶既是理性本具，则不可断，是何善恶提佛断尽？

○二答。

〔智者疏〕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

〔知礼记〕夫一切法，不出善恶，皆性本具，非适今有。故云法住法位，世间相常。若因修有，安得常住？《大经》云：「十二因缘，非佛修人天等造。」不是性具，何得非造？《起信》云：「一切法真，不可遣故。」若非性具，那得皆真？以皆本具，故得名为性善性恶，复以性具染净因缘，起作修中染净因缘，乃有所生世出世法。若具言者，本具三千为性善恶，缘起三千，为修善恶。修既善恶，乃论染净逆顺之事。阐提是染逆之极，故云断修善尽。佛是净顺之极，故云断修恶尽，若其性具三千善恶。阐提与佛，莫断纤毫。

○三明性中善恶不断所以二，初问。

〔智者疏〕问：「性德善恶，何不可断？」

○二答二，初约理答。

〔智者疏〕答：「性之善恶，但是善恶之法门。性不可改，历三世无谁能毁，复不可断坏。」

〔知礼记〕善恶是性，性不可改，安可断邪？既不可改，但是善恶之法门也。法名可轨，轨持自体不失不坏，复能轨物，而生于解。门者能通，可出可入。诸佛向门而入，则修善满足，修恶断尽。阐提背门而出，则修恶满足，修善断尽。人有向背，门终不改。

○二譬如下，举譬类。

〔智者疏〕「譬如魔虽烧经，何能令性善法门尽？纵令佛烧恶谱，亦不能令恶法门尽。如秦焚典坑

儒，岂能令善恶断尽邪？」

〔知礼记〕魔烧佛经，如提断修善，性善不尽，以法合也。佛烧恶谱，如断修恶，恶法门存，即是合也。焚典坑儒，双喻二人断修善恶，岂能等合也。

○四明提佛迷达起不起异二，初问。

〔智者疏〕问：「阐提不断性善，还能令修善起？佛不断性恶，还令修恶起耶？」

〔知礼记〕二人善恶，既皆断修而存于性，何故阐提后起修善？如来何故不起修恶？

○二答二，初以了达故不起实恶。

〔智者疏〕答：「阐提既不达性善，以不达故，还为善所染。修善得起，广治诸恶，佛虽不断性恶，而能达于恶。以达恶故，于恶自在，故不为恶所染，修恶不得起，故佛永无复恶。

〔知礼记〕提以邪痴，断于修善，既不能达性善本空，故为善染，修善得起。佛以空慧，断于修恶，了达性恶，本来清净，恶不能染，故泯修恶。

○二以自下，以自在故能起权恶。

〔智者疏〕「以自在故，广用诸恶法门，化度众生，终日用之，终日不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阐提为例耶？若阐提能达此善恶，则不复名为一阐提也。

〔知礼记〕佛能达恶，于恶自在，现恶摄生，不染不起，阐提若尔，则名佛矣。

○二若依下，破他义显正二，初叙他非义二，初明他得修失性。

〔智者疏〕「若依他人，明阐提断善尽，为阿梨耶识所熏，更能起善。梨耶即是无记无明，善恶依持，为一切种子。阐提不断无明无记，故还生善。佛断无记无明，尽无所可，熏故恶不复还生。若欲以恶化物，但作神通，变现度众生尔。」

〔知礼记〕他即陈梁已前，相州北道，弘地论师也。又有摄大乘师，亦同地人之解。他明梨耶，是无记无明，善恶所依，能持一切善恶种子。阐提但断现行之善，后为种子熏起于善。佛断此识无恶种熏，永不起恶仍释伏难。佛断恶种，如何现恶，化诸众生？故释云但以神变现恶，化众生耳。

○二问若下，难他作意同外。

〔智者疏〕问：「若佛地断恶尽，作神通以恶化物者，此作意方能起恶。如人画诸色像，非是任运。如明镜不动，色像自形。可是不可思议，理能应恶。若作意者，与外道何异？」

〔知礼记〕断恶既尽，神变现恶，全是作意，非同明鉴，无念而形。虽相州南道弘地论者，以法性为依持，然不明性具诸恶法门，现恶度生，亦未能逃作意之咎。

○二今明下明今妙旨二，初正明由性具善恶起权实善恶二，初正示今义。

〔智者疏〕（编者注：据文意及体例，此处应漏缺「答：」）「今明阐提，不断性德之善，遇缘善发。佛亦不断性恶，机缘所激，慈力所熏，入阿鼻同一切恶事化众生。」

〔知礼记〕阐提成佛，诸佛现恶，若非不断，性善性恶，则义不成。

○二以有下，结成妙旨。

〔智者疏〕「以有性恶，故名不断，无复修恶名不常，若修性俱尽，则是断不得为不断不常。阐提亦尔，性善不断，还生善根。」

〔知礼记〕断常名通，别人缘理断九，以定断九，故昧性恶，名为断见，不能忘缘，是存修恶，名为常见涅槃已前，皆名邪见，斯之谓欤。断修存性，既离断常，乃绝一切边邪之义，及种种思，斯是妙旨，庶去滞情。

○二如来下，重明由达不达，故自在不自在。

〔智者疏〕「如来性恶不断，还能起恶，虽起于恶，而是解心无染，通达恶际，即是实际。能以五逆相，而得解脱，亦不缚不脱，行于非道，通达佛道。阐提染而不达，与此为异也。」

〔知礼记〕现恶达恶，岂能染恶？恶际实际，缚相脱相，非道佛道，以了达故，无有挂碍。阐提不尔，故永异也。

○十简智断二，初明二德同时二，初举一法难与拔二用。

〔智者疏〕料简智断者，此是一法异名，不得相离。如人一体，何故从智拔苦，从断与乐？

〔知礼记〕既是一法，而立异名，必无所局，何故拔与，定属智断。

○二然而下，约身心从二严立称。

〔智者疏〕然而慧解之心称智，无障碍身称断，譬如人被缚，运力属智，萧然附外属断。运力属心，故名智慧庄严；附断体散属色身，名福慧庄严。

〔知礼记〕名从义立，不无亲疏，心解通融属智，身力自在属断，心则智慧庄严，身则福德庄严，此之二严，宜对拔与。

○二今经下，示两文互举。

〔智者疏〕今经文言说，不得一时，故互举智断。

〔知礼记〕智断二德，何曾相离？今且各说，互相映显，前段明智，后段明断。

○二若深下，总结益。

〔智者疏〕若深得此十义意者，解一千从，广释观世音普门义，则不可尽也。

〔知礼记〕举此十双，以为义例，庶乎行者，遍通一切。若其然者，释今题目，无边际也。

○第二别释二，初标列。

〔智者疏〕第二，别释名者为二，先明观世音，次明普门。

〔知礼记〕谓分文人法，各自解释也。

○二以何下，解释二，初释观世音二，初结前生后二段。

〔智者疏〕以何因缘，名观世音？通释如前，别者则以境智因缘故，名观世音。

○二云何下，依别委释二，初简示境智二，初标科。

〔智者疏〕云何境智？境智有二：一思议境智，二不思议境智。思议境智又二：一约理外，二约理内，理外为四。

〔知礼记〕思议中，理外理内者，此与余文所说有异。若四教义，以藏通二谛为理外，别圆二谛为理内。盖约真谛，非是佛性，故云理外。若《净名玄义》，以衍门三教，皆为理内二谛，盖由通教真谛含中故也。今文通以外道，及四教起见之徒，皆名思议理外境智，故引《中论》以为能破。若思议理内境智者，既破四性，观理证真，正在通教。义兼三藏，若不思议境智者，正唯圆教，亦兼别教，圆该六即，别在后心。

○二一天下释相二，初明思议二，初约理外二，初立四。

〔智者疏〕一天然境智。只问此境：为当由境故境？由智故境？此智为当由智故智？由境故智？若由境故境，此境是境，境即自生境，若智由智故智，亦是自生智，自生名性自尔，非佛天人所作，照与不照，恒是境智，故名天然境智。

〔知礼记〕谓天然、相待、因缘、绝待，此四即是四性异名。用此名者，略有二意：一示名言，通于邪正，须以理惑，定其是非。且如然天，及以绝待，本圆极名，今在理外，故知不可以名定理。二名理外不全外，外意令内人勿于正法，生于性计，故立此名，定其见过。又四句中，皆双捡者，盖以境智俱有自生等过故也。初天然中。言由故智境，由境故智者，借彼相待，显此天然。

○二相待者。

〔智者疏〕二明相待者，若境不自境，因智故境；智不自智，因境故智。此即他生义，何故尔？境自生境，既称为自；以境望智，智即是他。今境从智生，岂非他境，智亦如是，故名相待。

〔知礼记〕境待智成，智待境立也。

○三因缘者。

〔智者疏〕次明因缘境智者，若境不由智故境，亦不由境故境，智境因缘故境，智亦如是。此即境智因缘共生义，共生有二过，堕自他性中。

〔知礼记〕非是单自单他，而成于境。乃自他和合，方成于境。因缘即是自他故也。智亦如是，此即共性。

○四绝待者。

〔智者疏〕次绝待明境智者，非境非智，而说境智，此即离境离智。无因缘而辩境智者，此是无因缘绝待。从因缘尚不可得，何况无因缘。一往谓绝，理而穷之，不成绝待。

〔知礼记〕单自单他，及自他共。此待皆绝，约无三句。情谓一往，立绝待名，全非绝理。

○二[立+立]是下破二，初总约性执斥三，初约理外斥。

〔智者疏〕[立+立]是理外行心，妄想推计。

〔知礼记〕上之境智，既属四性，不入三谛，故云理外。

○二故中下，引《中论》斥。

〔智者疏〕故《中论》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那得如前四种。

〔知礼记〕法离四性，那计四邪。

○三计执下，约起过斥。

〔智者疏〕计执是实，余妄语，性实之执，见爱生著，九十八使，苦集浩然，流转不息。

〔知礼记〕理外妄想，于四计中，自执者是实，他语者皆妄。见惑既盛，爱使亦增，见爱相添，即九十八。因兹造业，受苦无穷。

○二云何下，别示四性过二，初自生二，初举过二，初约能迷所迷二，初能迷诸惑。

〔智者疏〕云何执此，而生苦集？随执一种境智，谓以为是，随顺赞叹，心则爱著，而生欢喜，即是贪使。若人违逆责毁，心则忿怒，而生嗔恚，即是嗔使，贪恚既起，岂非痴使我解此境智？他所不解，以其所执，矜傲于人，岂非慢使？既执此为是，今虽无疑，后当大疑，岂非疑使？我知解此法，法中计我，岂非身见？六十二见，随堕一边，岂非边见？如此妄执，不当道理，岂非邪见？执此是实，计为涅槃，岂非见取果盗，谓此为道，依之进行，岂非戒取因盗？十使宛然，皆从所执境智上起，将此历三界四谛，则有八十八使。就思惟历三界，则有九十八使。

〔知礼记〕随执一种，即生十使，利中有钝，即背上使，历三界四谛，成八十八。虽遍三界，及以四谛，随生一见，即能具起。一处理显，顿能除灭，是名通名利，使烦恼若思惟惑。界系不同，既非迷理，不对四谛，但历三界，而成十使。足前乃成九十八使。

○二此则下所迷诸法。

〔智者疏〕此则集谛结业，颠倒浩然，方招苦果。生死不绝，于其境智，不识苦集，何处有道灭？既不识四谛，则破世间出世间因果；无世出世法，故无法宝。不识出世果，无佛法，不识出世因，无僧宝。贤圣之义，一切俱失。

〔知礼记〕即四四谛，四三宝也。

○二若作下，约能执所执二，初能执性计二，初正判属计。

〔智者疏〕若作如此执自生境智者，只是结构生死，增长结业，过患甚多，若非理外境智，更将何等为理外耶？

〔知礼记〕纵学佛法，若执境智，自天而然。若照不照，常是境智。我见不忘者，唯增生死，惑业既盛，与彼外外轮回一等也。

○二故大下，引《大论》证。

〔智者疏〕故《大论》云：「凡夫三种语见慢名字，圣人但一种语名字。」

〔知礼记〕彼论明三种我义。云凡夫，三种我、谓见、慢、名字。学人二种，无学一种。见即利使，初果顿断，故云学人二种。慢即钝使，四果方尽，故云无学一种。但随世俗分别彼此，有名字我，言三种语者，即三种语我不同也。

○二今凡下，所执正教。

〔智者疏〕今凡夫见慢取著，谬用佛语，介尔取著，乖理成诤，虽傍经论，引证文字，如虫蚀木，偶得成字，寻其内心实不能解，是字非字。口言境智，不解境智，以不解故，如服甘露，则以境智起见，伤命早夭，故为龙树所破。

〔知礼记〕以见慢心，用经论语，如虫蚀字，不知是非，唯增见慢，即不知非。以此障理，名不知是昧。是非故服，不死药而致早夭。

○二今不下，结非。

〔智者疏〕今不取此为境智，以释观世音。

○二自生下，例三。

〔智者疏〕自生境智既尔，余三句亦然。

〔知礼记〕若增见慢，于百千句起过皆然。

○二二明下，约理内二，初示相二，初明理内。

〔智者疏〕二明思议理内境智者。亦作上四门，名字虽同，观智淳熟不生执见，毕故不造新，成方便道，发生暖顶，乃至十六心，眼智明觉，豁然得悟，破诸见惑，与理相应。譬如盲人，金錡抉膜，灼然不谬。此之真观，名之为智，所照之理，名之为境，以发无漏，故称理内境智。

〔知礼记〕于上四种境智之中，随用一种，而知本为除于见慢，遂加精进。研境成智，于惑能破，名为毕故。于智不著，名不造新。乃成似解，而发真证，譬如盲人等者。《大经》如来性品云：「譬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錡抉其眼膜，以一指示之，问言：『见否？』」

盲人答言：『我犹未见。』复以二指三指示之，乃言少见。」彼经所譬，具示三谛，方云少见。今文但喻，扶见思之膜，示真谛之指。虽非佛性，且约见空，得称理内。

○二虽见下，斥作意。

〔智者疏〕虽见此理，终是作意入真，故名思议境智也。

〔知礼记〕斯境智者虽灭惑证真，非唯境唯智，思议不绝，非今所论。

○二今明下，结非。

〔智者疏〕今明观世音，亦不从此境，智因缘得名也。

○二次明下，不思议二，初据前破性难。

〔智者疏〕次明不思议境智者。若自他共无因等四句，俱非境智者，今诸经论所明，或从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等，若不尔者，云何辩境智耶？

〔知礼记〕四句境智若非，云何立于境智？况诸经论所明境智，不过此四。

○二答经下，离性四悉答二，初辩相二初四悉檀相二，初明赴机四悉二，初明四相。

〔智者疏〕答：「经中所明，皆是四悉檀赴缘。假名字说，无四性执。若人乐闻自生境智，即说境是自境，智是自智，以赴其欣欲之心。或时宜闻自境自智，闻必生善。或时对治说自生境智，说必破惑。有时说此，令即悟道，若无四悉檀益诸佛如来，不空说法。」

〔知礼记〕圣人境智，永祛四执。若其众生，于自然境智，有欢喜、生善、破恶、入理机者，圣乃随机，说言境智自天而然。众生若于相待境智、因缘境智、绝待境智，有四悉檀机，圣人一一随彼机缘，为作相待等三种说也，各令获益。是故经中，作此四种说境智也。

○二虽作下，辩离情。

〔智者疏〕虽作四说，无四种执，无执故无见爱。众生闻者，如快马见鞭影，即破惑入道，故名为智。此智所照，名之为境。

〔知礼记〕圣说境智天然等相，永无四执，爱见不生，故令闻者破惑入道，得真境智。三悉境智，亦复如是。

○二如是下，明能显正法。

〔智者疏〕如是通达，则识苦集道灭，三宝四谛，宛然具足。

〔知礼记〕若知四种执著过患，名识苦集。若知四悉被机获益，名识道灭。四谛既明，三宝则立，诸佛之法无不现前。

○二若以下，不思议相二，再明思议。

〔智者疏〕若以智照境，入空取证，成真谛理内思议境智。如前说。

〔知礼记〕于四境智，离计而修，四性既空，入空取证。虽成理内，未泯言思。

○二若不下，正明不思议三，初约义示。

〔智者疏〕若不以果为证，知此境智，但有名字。名为境智，是字不在内外中间，是字不住，亦不住，是字无所有故。虽作四句明境智，实不分别四句境智。虽作四句闻境智，实不得四句境智。虽体达四句境智，实不作四句思量境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四句思惟图度，故名不思议境智。

〔知礼记〕问：「摩诃止观，破见思假，节节皆明性相二空。不思议境中，约法性无明，捡四性过。荆溪云：『本自二空为性德境，推捡二空为修德境。』是则思议及不思议各须性相二空之观，今文何故顿乖诸说，乃以二空，分对两处？」答：「通别二惑，同障中道，委论观法，皆须二空，今既略谈，名有存没通惑破处。虽具二空，小人得之，住涅槃相，是故且没相空之名，若破别惑，从胜而说，但存空相，而于其中，含二空义。何者？以观四种境智名字，不住四句，亦不不住四句属性。不住属相，既了四种境智之名，无说无闻，不起分别，不作思量，岂于别理，犹计性实？今分二空，破通别惑，且顺诸论教道之说。小但人空，大得二空，先人后法。良由今文，未论观法，且寄次第示妙境智也。」

○二金光下，引经证。

〔智者疏〕《金光明》云：「不思议智，照不思议智境。」

○三此具下，指《大本》。

〔智者疏〕此具如《大本玄义》境智妙中广说。

○二龙树下，引类。

〔智者疏〕龙树先破一异时方，然后释如是我闻等义。今类此先破理外境智，后明不思议四悉檀，悉檀义如《大本玄义》。

〔知礼记〕《大论》释经，皆先破计，后方示义。今明境智，亦类彼文，先破理外见慢惑心，次斥小乘思议之证，后方显示不可思议四悉境智。

○二夫依下，正释境智二，初定前后。

〔智者疏〕夫依名字为便，应先明观智，次辩世境之音，若解义为便，前明世境，次辩观智，如先有境，可得论观，若未有境，何所可观？譬如镜鼓，后方映击。今从义便，先明世音，后论观智也。

○二世者下，依义释二，初释境二，初释世二，初释名义二，初示世分三种二，初直列三种。

〔智者疏〕世者为三：一五阴世间，二众生世间，三国土世间。

〔知礼记〕《大论》释百八三昧中，至释能照一切世间三昧云：「得是三昧，故能照三种世间。」谓

众生世间，住处世间，五阴世间。故一家用义，准彼论之三世。演《法华》之十如，妙谈三千，固非常情之所企及。

○二既有下，义须至三。

〔智者疏〕既有实法，即有假人假实正成，即有依报，故名三种世间也。

○二世是下辩三通十界二，初约依正明世间。

〔智者疏〕世是隔别，即十法界之世，亦是十种五阴、十种假名、十种依报，隔别不同，故名为世也。间是间差，三十种世间差别，不相谬乱，故名为间。

○二各各下，约因果明法界。

〔智者疏〕各各有因，各各有果，故名为法。各各有界畔分齐，故名为界。

○二今就下，示妙境二，初示妙义二，初明三千缘起。

〔智者疏〕今就一法界，复有十法，所谓如是相性究竟等，十界即有百法。十界相互，则有千法。如是等法，皆是因缘生法。六道是惑因缘法，四圣是解因缘法。《大经》云：「无漏亦有因缘，因灭无明，即得三菩提灯。」

〔知礼记〕界有相性，至究竟等，因果方备。十界皆尔则成百法，十界互具，既成百界。则使因果，成于千法。如是千法，不出解惑因缘，及以所生世出世法。小说无漏因缘，但能灭法，故令四圣，终归灰断。大说无漏因缘，则能显法，故使四圣，终归常住。故引《大经》证大乘义，须了缘起，修性皆然。皆由理具，方有事用故也。然复应知，今明千法，即是三千，以约三种，释世间故。且一界报，须论依正，正复假实。又如初相如世日者，记于此世，夭寿贤愚，实法也；僧俗仕庶，假名也；衣食田宅，依报也；岂非初相，能表三邪。初后既尔，中可例知。故千法三千，但广略尔，今文前明三种世间，今说一千因果之法，前后相显，其义圆足。

○二是诸下，示三谛妙境。

〔智者疏〕是诸因缘法，即是三谛。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故明十种法界，三十种世间，即是所观之境也。

〔知礼记〕以三千法，皆因缘生，是故一一，即空假中三谛互具，非纵非横。故荆溪云：「三德三谛三千，皆绝言思，是为妙境。」

○二此境下，该三法二，初约三人分二境。

〔智者疏〕此境复为二，所谓自他。他者，谓众生佛，自者即心而具。如《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由心造。」

〔知礼记〕一家明观，不出二境，四念处心对阴色而分内外。此文心对生佛，而分自他。十不二门，以心对彼依正色心，而分内外。则依报生佛，及己色阴，皆名为外。荆溪特会两处之文立外境也。应知生佛依正，及己色心皆是法界，无不具足三千三谛。故内外自他，皆是妙境。但为观境，近而

复要，莫若内心。故诸经论，多明心法，遍摄一切。须知遍摄，由乎不二。故《四念处》云：「唯是一识唯是一色，万象之色，既许心具。千差之心，何妨色具？众生成佛，是依报成。国土废兴，岂是他事！」有不达者，但执唯心，不许色具而立难云：色具三千，应自成佛，何处曾见草木受记？是何言欤！是何言欤！以说心具，义则易明，于色示具，相则难显。故使教文，多明心具。欲禀教者，因易解难，以心例色，乃显诸法，一一圆具，故云唯色、唯声、唯香、唯味、唯触。况唯心之说，有实有权，唯色之言，非权唯实。是故大师为立圆宗，特宣唯色，乃是吾祖独拔之谈。固隐圆宗，唯同他说，其意何邪？唯心之义，今非不谈，以明自心，及依正色。此之三者，各具诸法。则令唯心，不与他共。何者？忽若不明万法互具，如何可立心具三千？《金光明》云：「于一切法，含受一切。」斯之密义，深可依凭，问：「大意云：『色由心造，全体是心。』何教文云，心由色造，全体是色？又《义例》说：『心具三千。』是于无情，立佛乘义，亦是心摄，何关色邪？」答：「约能造心摄法易解，故顺经论，以心摄法，而为观境，故云色由等也。大师既云：唯是一色，而分二种，谓有分别色，无分别色。意指识心为分别色，此色造心，有何数量，那云一向色不造心？既云唯是一色，那云不云全体是色，又至果时依中现正，正中现依，刹说尘说，因果理同，依正何别？理性名字，已有依正不二之相，何缘坚执一边具邪？无情佛乘，约心具说，元是一体，从易而观，勿引此文，证色不具。大师此说，令知皆具，而今据此，唯局在心，是得意邪？为失意邪？欲人生解邪？为符我见邪？」

○二问自下，引二经明各具二，初问。

〔智者疏〕问：「自他那得各具十法界？」

〔知礼记〕前以十界，而为世境。次明世境，有自有他，他即生佛，自即己心。乃引《华严》心如画师，造种种阴。种种之言，岂非生佛？故据此文，而设今问。能造之心，可具十界，所造生佛，云何各能具十界邪？以知世人不解三法无差之义，谓心为理，生佛是事，理能造事，心随解缘造佛，心随迷缘造生。三不相离，名无差别。此解违经，隐覆圆义，故兴此问，以生后答。

○二答。

〔智者疏〕答：「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华严》云：『心然佛亦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岂不各各具三谛境邪？」

〔知礼记〕先引《净名》实相者，即诸法实相也。约今经意，十界诸法，皆实相也。观身观佛，实相既然，岂不各具十法界邪？复引《华严》三无差文以证各具，彼经如来林菩萨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经文先示心造一切，便以此心，而例于佛，示佛权造，同心实造。次复以佛，而例众生，示生实造，同佛权造。权实虽异，因果暂殊，三皆能造一切世间，故得结云三无差别。云何却谓一是能造，二为所造，何得此三无差别邪？此是今家消彼经文，若明其义更匪他知。以今经说因缘果报，即是实相。因缘是能造，果报是所造，此之造义，既在实相。是故造义，理本具足。以此理造，方有事造三法皆尔，是故得云，理事不二，本末相映。理既互融，事宁隔异。三法互具互变互摄，深有所以，圆顿之旨，终极于斯。荆溪叹云：「不解今文，如何消偈？」心造一切，三无差别，前问那得自他，各具十界。今答岂不各具三谛。故知十界，若通若别，皆是三谛。

○二释音二，初约口业正释。

〔智者疏〕「音者，即十法界口业之机也。界既不同，音亦有异。」

〔知礼记〕十法界中佛者，今既明机，须除极果，自分证还但是圆机，皆名佛界，悉可称名。

○二问下，明三业俱机二，初问起。

〔智者疏〕问：「众生各有三业，何意但观音？」

○二然通下，答释二，初正明俱通。

〔智者疏〕然通论，皆得常念恭敬，得离三毒，即是观世意礼拜供养。所求愿满，即是观世身。

〔知礼记〕真寂常照，岂简身意，唯赴口机。

○二而今下，对偏显圆二，初明古偏局六初趣举。

〔智者疏〕而今但言观世音者，旧释此义为六。一趣立者，诸名不可累出，举一趣以标名。若称为观世身者，已复还问，此言何意？不名观世音，此则非问。

○二随俗。

〔智者疏〕二随俗者，释迦所说，以音声为佛事，故言观世音，若游诸国土，随彼所宜。

○三互举二，初正释。

〔智者疏〕三互举者，能观所观。所观即众生色心也。今从能观，故但言观。能闻所闻，能闻是圣人耳识，所闻是众生音声。今取所闻之音声，举所闻得能闻，举能观得所观，从此为名，故言观世音。

〔知礼记〕圣标于观，必照生之色心，即身意也。生标于音，必对圣之耳识，既闻音声，复观色心，则是圣应三业机也。

○二旧问下，通难二，初他难。

〔智者疏〕旧问：「能所既尔，何不取所观之色心？能闻之耳识，以标名，称为闻色心菩萨耶？」

〔知礼记〕一等互举，何不名为闻色心耶？

○二旧答下，古通三，初叙古通。

〔智者疏〕旧答云：「菩萨一观于色心，此是应广；众生之一音，此是机狭。若从难者，则机有两字，应但一字，便是应狭机广，故不如所难。」

〔知礼记〕举观为应，既色心两字，则彰应广举音为机，音但一字，则是机狭，机狭应广，深显圣德也。

○二今更下，今载难。

〔智者疏〕今更作难：此语应从义理，那得逐字？菩萨以能观色心，何意不能观音声？众生何意？但以声感，色心不能感耶？若其俱感俱应，此逐字为观，则感应齐等，若为判其广狭。

〔知礼记〕若逐字者，则彰感应有可有不可。若俱应俱感，则不应云，应二感一也。

○三今不下，今为通。

〔智者疏〕今不作此，明互举凡圣感应皆通三业，而圣人与意，凡夫与声，故言观世音尔。

〔知礼记〕圣三俱应凡三俱感但约与夺互举口意。

○四义摄。

〔智者疏〕四义摄者，如发声，必先假意气，触唇口，其音能出。口业若成，则摄得身意。若观于口业，亦摄得身意观余不尔，故言义摄。

〔知礼记〕独有言音，具于三业，故云义摄。

○五隐显。

〔智者疏〕五隐显者，身虽礼拜，意虽存想，未知归趣何等，故名隐。若口音宣畅，事义则彰，故名显。举显没隐，故言观世音。

○六难易二，初难急口机易。

〔智者疏〕六难易者，临危在岫。意则十念难成，身则拜跪迟钝。口唱为急，故成机，从易受名也。

○二又第下，誓深宜急称。

〔智者疏〕又第六为有缘，观音昔为凡夫，居兹忍界，见苦发誓，今生西方，多还此土，既有誓缘，急须称名。

○二今明下，引论圆释二，初以觉观况音声。

〔智者疏〕今明若如前六义，皆偏有所举。若依《释论》，其义即圆。何以故？出入息是身行，觉观是口行，受为心行，心觉观故，尚具三业，何况发音成声，而不备三业耶？

〔知礼记〕且引《释论》三业之事，无不圆具，觉观才动与息共俱，已成身行。既是语本，又成口行，意业隐细，尚能具三，身口粗显，各具可知。

○二但举下，明观音圆感应。

〔智者疏〕但举一观，即备三应。但举一音，即备三机。而凡情谓声强智利，逐物标名，圆义往推，悉皆具足。

〔知礼记〕大圣一观，非独具于一种三业，须知具足百界三业，以全法界而为应故。众生一音，圆具亦尔，以全法界而为机故。斯由大圣，照穷正性，察其本末，难思感应，岂以人师凡见测邪！

○第二释观智二，初标列。

〔智者疏〕第二明观者又为二，一结束世音之境，二明能观之智。

○二结境下解释二，初结束世音之境。

〔智者疏〕结境即为六：一结十法界是因缘境，二四谛境，三三谛境，四二谛境，五一实谛境，六无谛境，此具出《大本玄义》。

〔知礼记〕欲明观智，先束境界。世间音声，品类无边，尘沙莫喻，须依圣教。结束谛境，方可明观。观不依谛，邪错何疑。十界是因缘境者，以十如是，类十二缘。义无别故。

○二二明下，正明能观之智二，初泛明诸境观。

〔智者疏〕二明观智者，傍境明智，作五番明观，智就因缘，则四番因缘论观。四谛亦有四番论观，三谛有两番论观，二谛有七番论观，一实谛则一番论观，无谛则无观，如此等义具在《大本》。

〔知礼记〕谛缘通四教故四，三谛唯别圆故二，二谛加三接故七，一实唯圆极故一，无谛体忘，观亦不立。

○二今约下。

〔智者疏〕今约三谛明观。若通论，十法界，皆是因缘所生法。此因缘即空即假即中，即空是真谛，即假是俗谛，即中是中道第一义谛。若别论，六道界，是因缘生法；二乘界是空，菩萨界是假，佛界是中。论境即有二意。

〔知礼记〕今依三谛观者。境顺涅槃，新伊之文，观依《中论》，相即之说，荡情立法，示妙融心，像末观门，此为最也，初示境通别。通对顿观，别对渐观。

○二今对下，明观渐顿二，初双列。

〔智者疏〕今对境明观，亦为二意：一次第三观，二一心三观。

○二次第下双释二，初历教，释二种观，二初偏圆[立+立]释二，初约诸部释五，初依《瓔珞》明三观。

〔智者疏〕次第者，如《瓔珞》云：「从假入空名二谛观，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二观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义谛观。」

〔知礼记〕体于三假，四句不生，即俗见真，名从假入空观。观三假，俗入即空真，由俗入真，复名二谛，于空不证，分别一切。三假药病，应病授药，故名从空入假。前用真破俗，今用俗破真，若俗若真，破用既均，复名平等。以前二破作双遮方便，即以二用，作双照方便。次第破用，既立一心，遮照可修。故云二观为方便等，三观俱用，从胜名中，心既即中，思议忘泯，名第一义谛观。

○二此之下，依《大品》明三智二，初正明三智相。

〔智者疏〕此之三观，即是《大品》所明三智：一一切智，知一切内法内名，一切能知能解，一切外法外名，能知能解。但不能用，以一切道，起一切种，故名一切智。二道种智，能知一切道种差别，则分别假名无谬，故名道种智。三一切种智，能于一种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种，一相寂灭相，种种行类，能知能解，名一切种智。

〔知礼记〕内法内名者，谓理内所诠法相，及能诠名字。外法外名者，即理外所诠法相，及能诠名。空观若成，于此名相，悉能体达，无我我所故。佛言：「摩诃迦叶，婆罗门法皆知，沙门法皆知，故云内外能知能解。」然其空智，但能总达诸法无生，不能别知诸法缘起，故不能用。诸佛道法，发起众生一切善种，假观能尔，故以道种，而名其智，于一种等者。夫中观智者，则了一切皆是中道，中则不偏，绝待为义。一法若中，则一切众生因种，一切佛之道法，无不咸趣一外，有法不名中也。一法既尔，一切皆然，故云于一种智，知一切道，知一切种。一相等者，结前所说而成遮照，双遮则一相寂灭，双照则种种皆知，遮照同时，故名一切种智。

○二通而下，对上辩通别。

〔智者疏〕通而为论，观智是其异名，别而往目，因时名观，果时名智。

〔知礼记〕《瓔珞》三观，《大品》三智，通则异名，别分因果。

○三此三下，对《大经》四智二，初略示四智相。

〔智者疏〕此三观智，即是《大经》，四种十二因缘观，下、中、上、上上。

〔知礼记〕《大经》二十五云：观因缘智，凡有四种：谓下、中、上、上上。下智观者，不见佛性，以不见故，得声闻菩提。中智观者，不见佛性，不见佛性故，得缘觉菩提。上智观者，见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观者，见则了了，得阿耨菩提。《辅行》释云：「因缘不殊，四观不等。」对别教中云，住十住地者，以次第行。从住入空，乃至十地，方入中道。次第住三，故名为住，住及不了，并约教道。

○二涅槃下，对上判离合。

〔智者疏〕涅槃通取析法，明于四观，《大品》《瓔珞》直就《摩诃衍》，但明三观三智，今若开二经合。涅槃者，应开衍法，从假入空观，生灭一切智也。若合涅槃，就二经合，下中二观，同是一切智也。

〔知礼记〕四教证修，唯三观智，空分析体，故成四也。《大经》观缘明四智者，取藏析空为下智。故《大品》三智，《瓔珞》三观，简小明衍故。若以二经之三，就《大经》四者，应开析空生灭一切智。若以《大经》四，就二经三者，应合下中，同入空智。

○四若将下，以观智对五眼。

〔智者疏〕若将三经，若开若合，对五眼者，天眼肉眼，照粗细事，皆是世智。悉为诸观境本，若三观三智，从此即入体法一切智。若四观四智，此即入析法一切智。故肉眼天眼为本，若入一切智对慧眼，道种智对法眼，一切种智对佛眼。

〔知礼记〕肉天二眼，是四智三智所观，境本不论开合，慧法佛眼，与三观智，主对已齐，若论四智，须于慧眼，而对析体，二空智也。

○五《中论》下，以《中论》四句结。

〔智者疏〕《中论》偈「因缘所生法」一句，为观智之本。三句对三智。

○二若将下对四教释二，初正对四教二，初正对教。

〔智者疏〕若将三观智对四教，即须开之如前。若将涅槃四观对四教，下智是生灭一切智，对三藏教也；中智是体法一切智，对通教也；上智即道种智，对别教；上上智即一切种智，对圆教。

○二所以下，出所以。

〔智者疏〕所以应明三机，那忽对四教者何？若无教即无观，禀教修观得成于智，所以明教也。

〔知礼记〕观必教诠，智由观得。今明观智，须能诠教。

○二教必下，广明四相二，初四教主二，初明教主一异。

〔智者疏〕教必有主，有主即佛也。或可一佛说四教，或可示四相，明四佛。

〔知礼记〕文有二义，明其一异，初跨节。论只一圆佛，被四种机，说四教法。次或可下，约当分论随机所见。据教所诠，四佛体用，优劣硕异。

○二四教下，明补处偏圆。

〔智者疏〕四教既有四主，即应有四补处。即是四种菩萨，辅佛弘此四教也。

〔知礼记〕补处亦明，当分跨节，例主可知。

○二若言下，四教法二，初明理尚无一。

〔智者疏〕若言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大经》云：「生生不可说，乃至不生不生，亦不可说。」一教尚不可说，云何有四？

○二答理下，明赴缘。说四前通释题，十义之首，已明此义。证理绝言，被缘须教，初明赴缘。

〔智者疏〕答：「理论实尔，皆不可说。赴缘利物，有因缘故，亦可得说。非但生生可说，乃至不生不生，亦可说。以佛教门，出生死苦。」

○二三藏下，明说四四，初三藏三，初明教相二，初明愿行二。初依谛立誓。

〔智者疏〕三藏教者，如《释论》，引迦旃延子，明菩萨义。释迦初为陶师，值昔释迦佛，发愿从是已来，始发菩萨心，即是行人所求菩提，即名为法，深厌苦集，欣求灭道，即起慈悲心，誓度一切。

〔知礼记〕初为陶师者，合云陶师之子，因遇彼佛，入城乞食，相好巍巍，乃发善心，而兴供养，遂对彼佛，发于誓言：「愿我当成佛，一如今世尊。」故今释迦，法住之时，度人多少等，皆同往佛言。即起慈悲者，发心拔苦，欲与其乐，若不谛审，非想结集，及轮回苦，又不谛审，三无为灭，及尽苦道，则不拔苦际，非与真乐。凡外不谛，二乘无誓，菩萨双非，依谛立誓。

○二行六下，依誓起行二，初六度填愿。

〔智者疏〕行六度行，行愿相扶，拔苦与乐，所以者何？慳名为集，堕饿鬼名苦行，檀名道，慳息名灭，菩萨自伏慳贪，悲心熏物。众生称名，即能脱苦。自行檀施，慈心熏物，物应可度。即能示现，令得安乐。当知为满弘誓，而修檀行也。乃至愚痴名集，生天名苦，修慧名道，痴伏名灭。修慧度时，自破苦集。为成悲心，以熏众生，众生称名，即得解脱，自证道灭，以成慈心。以熏众生，众生有感，应机得度，故知行填于愿。

〔知礼记〕文中所明六蔽为集，六道为苦，六度为道，蔽息为灭。略举初后中四例知，此教菩萨，自伏六蔽，对破六道，令他断集，离苦故也。《菩萨戒疏》云：「檀破饿鬼，尸救地狱，忍济畜生，道拔修罗，禅静人中，慧照天众。」

○二行此下，六度满时。

〔智者疏〕行此六度，各论时节，尸毗代鸽是檀满，须摩提不妄语是尸满，歌利割截不动是忍满，大施抒海是精进满，尚闍黎坐禅是定满，劬嫫大臣分地是般若满。

〔知礼记〕如尸毗王，遍割身肉，就鹰贸鸽，至尽一身，不恼不没，自誓真实，感身平复，是檀满相。如须摩提王，以身就死，持不妄戒，是尸满相。如忍辱仙人，被歌利王割截身体，慈忍不动，作誓即感，血化为乳，是羸提满相。如好施太子，求如意珠，雨宝济贫，得珠坠海，抒海取之，筋骨断坏，终不懈废，诸天问之，云生生不休，故助抒海，海水减半，龙恐海干，送珠与之，是毗离耶满相。如尚闍黎，得第四禅，出入息断，鸟谓为木，于髻生卵，定起欲行，恐鸟母不来，即更入禅，鸟飞方起，是禅满相。如劬嫫大臣，分闍浮提地为七分，城邑山川，均故息争，是般若满相。所言满者，度本治蔽，行期满愿，今蔽已离，与拔遂心，即知六度，其功克满。

○二如此下，明时位三，初约时明行相。

〔智者疏〕如此修行，至初僧祇劫，不知作佛，不作佛；第二僧祇，心知作佛，口不言作佛；第三僧祇，心知口言；过三僧祇已，又百劫种相，百福成一相，凡用三千二百福，修成三十二大人相，现时方称菩萨摩訶萨，但伏惑不断，如无脂肥羊，取世智为般若，即此意也。

〔知礼记〕从古释迦，至罽那尸弃佛，名初僧祇。准望声闻位，在五停心，及别相，总相，念处也。观力既微，故不知作佛。从罽那尸弃，至然灯佛时，名第二僧祇。位当暖法，既有证法之信，必知作佛，心未分明，故不向他说。从然灯，至毗婆尸佛，名第三僧祇。位在顶法，内心了了，自知作佛，口自发言，无所畏难也。无脂肥羊者，《大论》云：「此菩萨虽有上妙五欲，不生贪著，以有无常等观故。譬如有王，有一大臣，自覆藏罪，王欲罚罪语言，若得无脂肥羊，当赦汝罪。大臣有智，系一大羊养以水谷，日日三时，以狼怖之，羊虽得养，肥而无脂。王问：『云何得尔？』答以上事。菩萨亦尔，见无常空狼，令结使脂销，而功德身肥。」

○二用此下，约观明涉位。

〔智者疏〕用此菩萨行，对声闻行位者。初僧祇，可对总别念处。二僧祇，可对暖法。三僧祇，可对顶法。百劫种相，可对忍法。坐道场时，可对世第一。三十四心，断结成佛，即对十六心。发真乃至九解脱，无学也。尔时坐道场上，三十四心断惑，正习俱尽，名为三藏佛。所以释迦精进，弟子纯熟，以精进故，九劫前超八相成佛。此即是三藏教主，所说教门。

〔知礼记〕问：「声闻根钝，尚能速入七贤四圣。菩萨利智，何故三祇犹居顶法？」答：「声闻但于一境一门，修念处等，故易成就。菩萨遍于一切境界，一一四门，复加六度，久远熏修，使一一行，摄诸众生，令种熟脱。故三祇内，凡化几人，超凡入圣，自身此岸，度人彼岸，故经劫长，证位犹下。言三十四心，正习俱尽者，顿证罗汉，及以支佛。亦三十四心，无间而得，但不以此，顿尽正习。一言于习，有见思习，及尘沙习。菩萨修学，尘沙法门，治其劣慧。于一一门，用四谛观，伏其正使，于一一门，六度行熏，见思习。故树王下，三十四心，于尘沙法上，证四真谛，故令正使，及二习气，俱时而尽，故能二谛，皆究竟也。方异三乘弟子，独彰佛眼佛智。」

○三此中下，约佛明补处。

〔智者疏〕此中补处位，在百劫种相，伏惑住最后身，六度行成，誓愿将满，慈悲熏于众生，拔苦与乐。

○二若就下，结观智。

〔智者疏〕若就此辩者，但是因缘生法，世智明观，即是三藏教，观世音义也。

〔知礼记〕若于三藏明，观音人，其相如是。

○三料简二，初简超劫二，初问。

〔智者疏〕问：「依三藏说，释迦弥勒，同时发心，一超九劫，何意二佛，俱成贤劫中佛耶？」

〔知礼记〕一超九劫者，《婆沙》云：「尔时有佛，号曰底沙。有二弟子，一名释迦，乐修利他行，所化机先熟。二名慈氏，乐修自利行，所化机在后。彼佛念曰：『回多人就一人即难，回一人就多人即易。』欲令释迦先成道故，于是舍二弟子，入至山中。时释迦菩萨，随后入山，寻求本师，不见踪迹。正行之次，忽见彼佛，在宝龕中，入火界定，威光赫奕，特异于常。行次忘下一足，经于七日，说于一偈，叹彼世尊云：『天地此界多闻室（即北方多闻天王之室也），逝宫天处十方无（逝宫即梵王宫，外道计彼为常，佛为破彼，故称逝宫），丈夫牛王大沙门，寻地山林遍无等。』因此精进超于九劫。在弥勒前成佛。」

○二答。

〔智者疏〕答：「释迦值弗沙，促百劫，弥勒值诸佛，何必不促，为九十一劫耶？」

〔知礼记〕弗沙与底沙，梵语除切耳，弥勒值佛，必有超劫，恐梵文未至。

○二简百劫二，初问。

〔智者疏〕（编者注：据文意及体例，此处应漏缺「问：」）若尔则无百劫义？

○二答。

〔智者疏〕答：「任此法门，则有百劫，以精进力传超。」

〔知礼记〕任此法门者，若任运行于，六度法门，则须百劫，此据常途，理数而言。若精进功倍，亦何局于时分？

○二通教二，初明教相二，初示名教。

〔智者疏〕通教者，如《大品》明三乘之人，同以第一义谛，无言说道，断烦恼，入涅槃，共缘一理，用观断惑通也。亦名共般若教。

〔知礼记〕三乘因位，共能忘言契真谛，故同断见爱，故受通名。然有利根，通入后教，今分四相，且从钝说，前教菩萨，至果方断，三乘不通也。

○二此事下，辩行相二，初斥三藏明行位二，初对事度显空行三，初斥事非度。

〔智者疏〕此事与三藏异，《释论》破云：「岂以不净心，修菩萨行，如毒器盛食，食则杀人。」檀有上中下，谓舍财身命也。勇士烈女，亦能舍身，何得中舍名檀？满中檀，但名施，非波罗蜜。

〔知礼记〕《大论》斥三藏菩萨云：「具足三毒，云何能集无量功德？譬如毒瓶，虽贮甘露，皆不中食。菩萨修诸纯净功德，乃得作佛。若杂三毒，云何能具清净法门？菩萨之身犹如毒器，具足烦恼名为有毒，修习佛法如贮甘露，此法教他，令他失于常住之命。檀有三品，谓命上，身中，财下也。贸鸽割身，犹是中舍，既不了空，焉到彼岸。」

○二不见下，明空成行。

〔智者疏〕不见能所财物，三事皆空。非悭非施，此是真檀波罗蜜，乃至非愚非智，无著空慧名真般若，不取世智。论云：「若不信空，一切皆违失。」当知汝所修，皆不与理相应，若信诸法空，一切有所作，良以空故，能成一切诸法。故知若得空慧，能具一切法也。

〔知礼记〕施本治悭，悭不可得。三事既空，施相不立。能所既泯，真空现前，是真檀度，下之五度，能所皆空，是则名为，道不二相，以此空慧，荡生法执，故令众行，称理圆成。

○三又复下，斥定三祇。

〔智者疏〕又复菩萨，无量劫修行，何但三阿僧祇？如是等种种破三藏失，以显摩诃衍，中通教意也。

〔知礼记〕空心立行，长劫忘劳，摄无量生，经无量劫，何得限定？三阿僧祇，为逗衍机，须破三藏。非是废除，彼教接物。

○二《大品》下，约断结明共位二，初衍门行位二，初断结行。

〔智者疏〕《大品》云：「菩萨发心，与萨波若相应，此即观真断结，与理相应也。」发心已来，即观真断结，便称菩萨，即是假人也，又观真即是法也。常与慈悲俱起，自断苦集，修道灭，亦以慈悲誓愿，断一切众生苦集，与其道灭，体达诸法如幻如化，不生不灭，三事俱亡以行檀，乃至一切法无所著名般若，以此诸行填愿，即能破四住惑，见第一义。

〔知礼记〕梵云萨波若，此云一切智。发心与此空智相应，即能断见及破思惟，即是无生人法。法缘慈悲自行化他，积行填愿，皆与无生四谛相应，故能因中断结证理。

○二则有下，断结位。

〔智者疏〕则有三乘共十地，所谓干慧乃至佛地。

○二若将下，对小阶级。

〔智者疏〕若将此十地来对声闻者，干慧地对总别念处，性地对四善根位，八人地对八忍，见地对初果，薄地对二果，离欲地对三果，已办地对四果，支佛地自对支佛位。菩萨地，自是出假方便，道观双流，断正侵习佛地尽故。论云：「是人烦恼尽习不尽。」

〔知礼记〕八人地，对八忍人者，忍也，世第一。后十六刹那，齐道比忍，犹属于贤，至道比智，即名为圣。二位同在，无间三昧故，以十六对八人，见此教菩萨，从已办地，留习润生，用慈悲道，与真空观，双行化物。前断正使，今侵二习，至于佛地，见思习尽，真谛究竟，尘沙习尽，俗谛究竟。第七地中，有断有留，故尽不尽。

○二以誓下，约扶余习，以利他。

〔智者疏〕以誓扶习还生三界，利益众生净佛国土，岂同三藏菩萨，伏惑行六度行耶？此菩萨修行断惑，余残未尽譬若微烟，慈悲五道示现度物。众生若称名，若感见，即能拔苦与乐，解脱得度也。

〔知礼记〕正使既尽习不润生，以誓扶之能生三界，以藏通教俱不谈常，生死之身全由惑业。二乘惑尽不受后身，菩萨利物恐同二乘。故藏菩萨，用慈悲誓扶于正使，受生化物，通既断正，以誓扶习而作生因。尽在不久故似微烟，既为益他留形三界，故称名感见，能拔苦与乐。

○二此是下，结观可见。

〔智者疏〕此是通教体假入空观，亦名一切智，即是通教观世音义也。

○三别教二，初明教相二，初示名教。

〔智者疏〕别教者，别异通也；别明不共般若，故言别也。

〔知礼记〕途中故异通，次第故异圆，故名为别。不共般若，不共二乘，全别前教圆亦不共，故未别后不名不共，意在于兹。

○二此教下，辩行相二，初约次第明行位二，初明次第意。

〔智者疏〕此教虽明中道，为钝根人方便说中，次第显理，广明历劫修行。故《大品》云：「有菩

萨，从初发心，游戏神通，净佛国土。次第修习恒沙法门，助显中理，前却四住，次破尘沙，后破无明。」

〔知礼记〕虽说众生，见闻觉知体是佛性，而全起作三种之惑。故须用此觉知之性，观空破有，观假破空。待二均平，方照本性中道之觉。故名方便次第显理，既此迂回故经尘劫，从初标志，次第修学河沙观智，破河沙惑显如来藏，河沙性德，故缘无量四谛发心。

○二十信下，明伏断相二，初法。

〔智者疏〕十信通伏诸惑，而正伏四住。十住亦是通伏诸惑，而正断四住，成一切智；十行出假断无知，成道种智；兼伏界外尘沙，十回向断界外尘沙，成道种智；正修中道伏无明，十地断无明，见佛性成一切种智。

〔知礼记〕十信缘中通伏三惑，心正著有，要先观空，伏断四住方祛滞有；复偏著空，故观六界药病，成就体析八门道种。又观四圣，惑智因缘，无量无作八门道种，二观既成故照中道，此时三观只在一心，别向圆修斯之谓矣。

○二喻。

〔智者疏〕譬如烧金，尘垢先去，然后镕金，次第断结亦复如是。

〔知礼记〕圆譬冶铁作器，别喻烧金作器；冶谓镕铸，淳朴顿融，任运粗垢先落；烧谓锻炼，物体犹坚，特要粗尘先天，然后融金，以除细垢。圆观顿穷法界无意，先观二谛，二惑任运先落，别观次第显中有意，先观二谛，故使二惑先除。

○二此菩下，期真应以利物。

〔智者疏〕此菩萨发心，秉法慈悲，修行自断无明，成就真应，大誓慈悲，熏于法界众生，机感即拔苦与乐。

〔知礼记〕初虽次修，后能圆应。

○二此是下，结观智。

〔智者疏〕此是从空出假，观道种智，别教观世音义也。

〔知礼记〕问：「别向圆修，何但结为，出假之智？」答：「从胜受名，故约教道。故如《辅行》云：『一教始终，虽具三谛，若入证道，不复名别。』是故别教，但在于假。」

○四圆教二，初约行位明圆二，初广示相二，初正释行位二，初约法示相二，初教所诠理。

〔智者疏〕圆教者，此正显中道，遮于二边，非空非假，非内非外。

〔知礼记〕说一切法，皆是中道。一色一心，一染一净，皆具三千。悉非空假，非内即非性，全性成修故。非外即非修，全修在性故。既其空假双亡，修性俱泯，则中道之义显矣。

○二观十下，教所诠观二，初正示二，初明修观二，初对境示观。

〔智者疏〕观十法界众生，如镜中像，水中月，不在内，不在外；不可谓有，不可谓无，毕竟非实；而三谛之理，宛然具足。无前无后在一心中，即一而论三，即三而论一。

〔知礼记〕教所诠法令生妙解，今依妙解而修妙观，十界众生所观境也。镜水譬性德三千，像月喻修起三千，内外有无皆无实性，而三千三谛终自宛然。

○二观智下，就观明谛。

〔智者疏〕观智既尔，谛理亦然，一谛即三谛，三谛即一谛。

〔知礼记〕此无缘观，照无相谛，以无相谛，发无缘观。谛观名别，其体本同，是故能所，二即非二。

○二《大品》下，明证释二，初证发心相。

〔智者疏〕《大品》云：「有菩萨从初发心，即坐道场，转法轮，度众生。」

〔知礼记〕若发真心，似心观心及名字心，随位约即，明坐道场，转轮度生。故《佛藏》云：「众生身中，已有如来，结跏趺坐，理即尚尔，况修中位。」

○二即于下，初发心德。

〔智者疏〕即于初心，具观三谛一切佛法，无缘慈悲，于一心中，具修万行诸波罗蜜。

○二入十下，入位。

〔智者疏〕入十信铁轮，已能长别苦轮海，四住惑尽，六根清净，名似解进。入十住铜轮，初心即破无明，开发实相，三智现前，得如来一身无量身，湛然应一切，即是开佛知见，示悟入等。

○二文云下，别文称叹四，初此经叹真实。

〔智者疏〕文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又云：「今当为汝说最实事，即是圆教一实之谛，三观在一心中也。」

○二《大品》叹具法。

〔智者疏〕《大品》云：「若闻阿字门，则解一切义。」

○三涅槃叹初心。

〔智者疏〕《大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是故敬礼初发心，即是义也。」

〔知礼记〕四此中下，诸文叹眼智二，初约此经总示。

〔智者疏〕此中知见，但称为佛知佛见，即是一切种智。知佛眼，见佛眼，见佛智，知非不照了，余

法从胜受名，譬如众流入海失本名字。

〔知礼记〕开示悟入皆佛知见，所知见境，既该百界，验能知见，即三智五眼，从胜称一，如海具众流。

○二引二文别释二，初《大论》明智。

〔智者疏〕《大论》云：「十智入如实智无复本名，但称如实智。」言十智者，谓世智他心苦集灭道法，比尽无生也。

〔知礼记〕如此十智通于三藏，三乘唯如实智属于衍教，今但证圆。

○二眼亦下，《大经》明眼。

〔智者疏〕眼亦如是，五眼具足成菩提，而今但称为佛眼。《大经》云：「学大乘者虽有肉眼，名为佛眼。」若例此语，学小乘者，虽有慧眼，名为肉眼也。

〔知礼记〕既见粗色，即是佛性。具一切法，即观行五眼，从胜名。佛肉眼，见性褒之以佛慧，见偏空，贬之为肉。

○二若能下，兼明人法二，初示圆六双。

〔智者疏〕若能如是解者，名圆教人法，约无作四谛，起无缘慈悲，修不二定慧，成真应二身，真遍法界，药珠普应，一切横竖逗机，冥显两益。

○二以无下，明经二益。

〔智者疏〕以无缺宝藏，金刚般若拔根本究竟解脱，以首楞严法界健相，与三点涅槃大自在乐。

〔知礼记〕三点涅槃者，《大经》云：「秘密之藏，犹如伊字三点。若[立+立]则不成伊，纵亦不成，如摩醯首罗面上三目，乃成伊。我亦如是，解脱之法亦非涅槃，如来之身亦非涅槃，摩诃般若亦非涅槃，三法各异亦非涅槃，此乃三德即一而三，名大涅槃也。」

○二是名下，结归题。

〔智者疏〕是名中道第一义谛。观一切种智，是名圆教观世音义也。

〔知礼记〕如文。

○二问答显妙三，初明无缘与拔二，初据中道妨慈问。

〔智者疏〕问：「此观，观众生非空非有，云何行慈悲？」

○二指《净名》成慈答。

〔智者疏〕答：「如《净名》中说。」

〔知礼记〕《观众生品》文殊问维摩言：「云何观于众生？」维摩言：「譬如幻师见所幻人，如智者见水中月，如镜中见其面像等。」文殊言：「若菩萨作是观者，云何行慈？」维摩言：「菩萨作是观已，自念我当为众生，说如斯法，是即真实慈也。」彼品既是通相，从假入空，彻见三谛即是中道，无缘与拔。

○二明中道建立二，初约双非皆破问。

〔智者疏〕问：「若观十法界，非空非假者，即是破一切因果耶？」

○二明中道遍立，答二，初约明中，能立偏圆，三宝四谛二，初略示迷中之失。

〔智者疏〕答：「若不明中道，则不识非权非实，亦无权无实，则无四番因果。」

〔知礼记〕四教四谛是权，实相皆依中道，非权非实而得建立。今既迷此，则一切皆失。

○二若明下，广示明中之德二，初示四种四谛唯心。

〔智者疏〕「若明中道则权实双照，得有三种权四谛，苦集因果，三种道灭因果，乃至一实无作四谛，世出世因果，宛然具足在一念心中。」

〔知礼记〕十种法界，忘言之理，名为中道，得此理故，方施权实之教。十界融即，说者名圆；十界次第，说者名别；六界无生，说者名通；六界生灭，说者名藏。此之四教，各论四谛，若识中道，诸法皆融。故于一心，具四四谛。

○二所以下，释一体三宝物渐二，初约圆观明三宝。

〔智者疏〕「所以者何？以实相慧，觉了诸法非空非有，故名为佛宝。所觉法性之理，三谛具足即是法宝。如此觉慧，与理事和名僧宝，事和，即有前三教贤圣僧，与理和，即有圆教四十二贤圣僧。」

〔知礼记〕佛但双非者，且从略示。遮必具照，三智圆觉，方名佛宝。以法三谛，显佛不孤，僧宝中云。理事和者，上三谛法，性本圆融，名之为理。随情差别，名之为事。佛实相慧，具于权实，实慧和理，能说圆法，权慧和事，能说偏法。故《文句》明法用方便云：「智诣于规，善用圆法，逗会众生，如圆举指目于圆处。」智诣于矩，善用偏法，逗会众生，如偏举指目于偏处。言事和，即有前三教等者，权慧随情，照谛差别，即说别教，次第三谛。或说藏通，即离二谛，乃有三教行人，禀法修行，成三僧宝。若其实慧，和随智谛，即说不次第三谛，乃有顿修行人，禀法成于圆教。因果之僧，不独令他，禀教成僧，亦能应作，偏圆行人，修成僧宝。」问：「四十二位，自等觉来，合判为僧，妙觉为佛，云何因果皆名为僧？」答：「别相三宝，乃以因果而为僧佛，今论一体一人，一念具足三宝，四十二位，位位报智，冥于法性，皆名二宝。位位应身，皆名僧宝。故妙觉应，最能三土，统理大众。是故僧宝，究竟成就，若能善识，一体三宝，任运能具。诸渐教中，三宝之义，以能和于理事，三谛故也。」

○二故大下，引月爱明僧相二，初据经文明诸地智断二，初正引涅槃二，初通譬诸地二，初顺喻白黑论增减二，初举月光喻。

〔智者疏〕「故《大经》月光增损，而举两喻，前十五日约光论增，后十五日约光论减。而其月性实

不偏圆，前后往望不无盈昃。

〔知礼记〕白月，光增以喻发智；黑月，光减以喻断惑，喻虽前后，法乃同时。

○二月性下，以体用合。

〔智者疏〕「月性圆者喻于实相，光明增减以喻智断。智光增者，即诸法不生而般若生；断光减者，即是诸法不灭而烦恼灭。《大经》亦称无明为明，故知用譬邪光灭也。」

〔知礼记〕实相，则因果不二。智断，则增减有殊。诸法不生，诸法不灭。三千无改也烦恼灭，般若生，无明即明也。《大经》等者，以无明体，是强觉故，亦称为明。

○二如是下，约法地地论智断。

〔智者疏〕「如是增减日日有之，如是智断地地皆具。」

〔知礼记〕舍喻就法，四十二地，一一智断，故云皆具。

○二若十下，别对诸地二，初以晦望，对妙觉。

〔智者疏〕「若十五日体圆光足，则月不更圆，光不更盛。此喻中道理极，菩提智满，故云不生不生名大涅槃。若三十日，体尽光减，究竟无余，此喻无明已遣，邪倒永除，无惑可断，故云不灭不灭名大涅槃。」

〔知礼记〕月望以喻，妙觉理体智德，二俱圆极，故重云不生。月晦以喻，妙觉独头相应，二皆究尽，故重云不灭。

○二初三下，约开合，对诸地。

〔智者疏〕「初三日月，即喻三十心智断；次十日月，喻十地智断；十四日月，喻等觉智断；十五日月，喻妙觉智断。」

〔知礼记〕合前开后，故以十五，对四十二，此中初三，即有黑白，两初三也。乃至十五，亦复如是。

○二仁王下，例诸《般若》。

〔智者疏〕「《仁王》《天王》等《般若》，以十四日，譬十四般若，即此意也。」

〔知礼记〕但明因位，故以十四，对四十一地，地地之中，具三般若。

○二如此下，结僧宝。立一切因果。

〔智者疏〕「如此明僧宝智断，皆约中道一实相法，一切因果无所破失也。」

〔知礼记〕若与中道理和，必与三教事和，是则权实因果，皆由中道，而得建立。

○二若不下，约迷中。即破渐顿，三宝四谛，二初示得前失后。

〔智者疏〕「若不明中道非空非假，但计断常等，即是破生灭四谛，世出世因果，破三藏三宝。若但说无常生灭者，即破无生四谛，通教三宝，若但说体法，不生不灭真谛者，即破无量四谛，别教三宝，若但说次第，显非空非假者，此亦破圆教无作四谛，一体三宝。」

〔知礼记〕四教三宝，及四四谛。但依二种中道而立，藏通依离断常中，别圆依佛性中，各有即离，故成四教。外计断常都迷二中，故失四教。三宝四谛，三教得失，在文可见。

○二传传下，明前多后少。

〔智者疏〕「传传相望，前所破失者多，后所破失者少，可以意得。」

○三以权显实二，初约圆诠废渐问。

〔智者疏〕问：「若圆修实相，一法三谛，一心三观，具足诸法，亦应一教四诠，称于圆教即足，何用四教如前分别耶？」

○二约权能显实答二，初舒渐显圆二，初以观例教。

〔智者疏〕答：「上开章云：次第三观，一心三观，明教亦二。若一教圆诠，一切诸法者，赴利根人。若四教差别，逗钝根人。」

〔知礼记〕观既以次，显于不次。教亦以三，显于一圆。利可直谈，钝宜渐显。今若四说，利钝不遗。

○二若不下，以三显圆二，初示立三意。

〔智者疏〕若不假渐次，分别圆顿，何由可解？用别显圆，故先明四教也。」

○二虽说下，引文证释。

〔智者疏〕虽说种种道，其实为一乘，又于如来，余深法中，示教利喜，余法即三方便，引导弄引开空法道。

〔知礼记〕余深法者，藏通余而不深，圆教深而不余，别教亦余亦深。故将唯余，及以两亦，助显唯深，弄引者，引去声，谓曲弄之前，必有引起。言开空法道者，谓前三教，是开通圆空，之法道也。

○二若入，下卷权归实二，初废三立圆。

〔智者疏〕若入佛慧方便无用，故云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故知但一圆顿之教，一切种智，中道正观，唯此为实观世音，余皆方便说也。

〔知礼记〕前是为实施权，今明废权立实，十方三世法皆尔也。

○二复次下，忘言契理。

〔智者疏〕复次若有所说，若权若实，悉是方便非权非实，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说示，不生不生，妙悟契理，方名为真。此亦无实可实。

〔知礼记〕寄言显理，从偏入圆，权非实是。恐失意者，是非不泯，故以双非，绝其思议。权既不生，实亦不生，故二不生，彰乎妙契。应知此立，非权非实，但是祛乎著语之情，其所契悟理无别途，勿谓双非理过一实。二观心，明二种观。问：「上明诸教，无非对境立乎观门，况复约圆，境观皆妙，何故至此，更说观心？」答：「上为解释，观世音名，故约四教，明乎观法。既观世音，正以他生，而为观境。心佛众生虽无差别，就生佛境高广难观。若就心境，近而易照。佛世当机，随闻悟入，境无远近。灭后初学修观，要须拣难从易。故今诸部，约教释中。纵已明观，后须更立。观心一科，又复他生，不出心性。若观自心则能明见，十界众生，故知观心，成前约教。世音之观，今示观心，其意略尔先标。

〔智者疏〕次明观心者。

○次夫心下示二，初约心源本无境观二，初明本无心境二，初明性绝百非。

〔智者疏〕夫心源本净，无为无数，非一非二，无色无相，非偏非圆。

〔知礼记〕心源本净等者，只现前心，当处即中，名之为源。离一切相名为本净，无为下，列所离相，既其若此，焉立心境。

○二虽复下，明心非四运。

〔智者疏〕虽复觉知，亦无觉知，若念未念，四运检心，毕竟叵得。

〔知礼记〕尚不可以知觉而求，岂能以生灭而取？是故不可立心为境。

○二岂可下，明莫陈观法三，初法。

〔智者疏〕岂可次第不次第，偏圆观耶？

〔知礼记〕心境本无，观于何设？

○二犹如下喻。

〔智者疏〕犹如虚空等无有异。

〔知礼记〕无以比，况强指虚空。

○三此之下合。

〔智者疏〕此之心性毕竟无心。

○二有因下，由缘感须立观心二，初由缘立心。

〔智者疏〕有因缘时，亦得明心。

〔知礼记〕有十因缘，能修证者，无能所中，立所观境。

○二既有下，由心立观二，初略立三，初法。

〔智者疏〕既有论心，即有方便正观之义。

○二喻。

〔智者疏〕譬如虚空，亦有阴阳两时。

○三合。

〔智者疏〕心亦如是，虽无偏圆，亦论渐顿。

○二若作下，委示二，初示渐观。

〔智者疏〕若作次第观心者，即是方便渐次意也。

〔知礼记〕虽明二观，正意在圆，故次第观略指而已。

○二若观下，示顿观二，初明全性成修二，初就法直明二，初示二，初于一念观性，三因。

〔智者疏〕若观心，具有性德三谛，性德三观，及一切法，无前无后无有次第，一念具足。

〔知礼记〕三谛即正因，三观即了因，一切法即缘因。具缘了之正，名为三谛；具正缘之了，名三观；具正了之缘，名一切法。故《大经》云：「法身亦非般若，亦非解脱，亦非此之三法；举一即三，三即是一；非纵非横，同居一念。」

○二十法下，观千法皆有三谛。

〔智者疏〕十法界法，千种性相。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千种三谛，无量无边法，一心悉具足。

〔知礼记〕以其千法，皆因缘生故，趣举一性相，叵得故空，缘起宛然故假，性绝待对故中。一法既然，千法皆尔。学者须知，千种三谛只一三谛，说千不散，说一不合。以圆融故，千法各得三谛全分。盖由三谛体是三德，名秘密藏，一切诸法不出此藏。此藏全体遍入诸法，如世真金具灿烂色，具转变能，具不改性；若成师子，则全以色等作头作尾，作乎胸背，四足牙爪众毛，岂有一处不具色等三邪！此三岂可暂分隔邪！得此喻意，即于千种三谛，不起合散一多之计也。况今千法且总略言，广则三千一一三谛。故荆溪云：「三千即空性了因，三千即假性缘因，三千即中性正因。」心法既尔，众生三千，诸佛三千，同一秘藏。是故一一皆具三谛，此等法门同居一念。

○二此即下结。

〔智者疏〕此即不次第观也。

〔知礼记〕即不次第观者，不思議境。境即是观，若境自是境，更起观智来照此境。此乃别修，非性

德行。故止观十乘，是观别相，三千空假中是观总体。以此为妙境，以此为发心，以此安其心，以此能遍破，以此通塞著，以此调道品，以此合助道。就此论次位，以此忍他缘，以此离似爱。此外无行，此外无果，以将果理为妙行故，故示千种三谛之后，便云：此即不次第观也。

○二《华严》下，按经委示二，初引经示观二，初明心造一切。

〔智者疏〕《华严》云：「一切世间中，无不从心造，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

〔知礼记〕十种世间，皆住真法。真法无碍，故十互融，融故百界千法具足。此之理具，已有造义，由理造故，方有事造。故一言心造，即二造也。

○二若观下，观一切皆三。

〔智者疏〕若观心空，从心所起一切皆空。若观心有，从心所生，一切皆有。心若定有，不可令空。心若定空，不可令有。以不定空，空则非空。以不定有，有则非有。非空非有，双遮二边，名为中道。若观心非空非有，则一切从心生法，亦非空非有。

〔知礼记〕理事二造，各论一切，略则千法，广则三千。若观心空，理事三千无不空也。观心假中，理事三千，无不假中。既三千空，空即三观，三皆能破，故总言空。观三千假，假即三观，以皆立故，故总言假。观三千中，中即三观，皆绝待故，故总言中，此乃三德三谛，三千故也。

○二如是下，结法归心。

〔智者疏〕如是等，一切诸法，在一心中。

○二若能下，指修是佛二，初广引经文二，初引证齐佛三，初约《大经》，观缘得佛。

〔智者疏〕若能如是观心，名上上观，得诸佛菩提。

〔知礼记〕十如即是十二因缘，今观即性，故见三千，即空假中名上上智。初心修此，即名得佛。

○二引《净名》，观身等佛。

〔智者疏〕《净名》云：「观身实相，观佛亦然。观身相既等于佛，观心相亦等于佛。」

〔知礼记〕观境虽异，实相岂殊？故得观自身心，等彼果佛。

○三引《华严》，心佛无差。

〔智者疏〕《华严》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当知观此心，源与如来等。」

〔知礼记〕如前委说。

○二若作下，约经叹观二，初叹正观。

〔智者疏〕若作余观观心，皆是方便，名为邪观。若作如此圆观，名为真正观。

〔知礼记〕余观望此，皆悉偏邪，迦叶未闻已前，皆是邪见。

○二即开下，叹是佛。

〔智者疏〕即开佛知见，坐如来座。如此慈悲，即是入如来室。安忍此法，即是著如来衣。修此观慧，即是如来庄严。其人行住坐卧，皆应起塔。

〔知礼记〕开示悟入，佛之知见，今家四释：一圆四位，住行向地，二圆四智，谓道慧即毕竟空。二道种慧，不思議假。三一切智，双遮中道。四一切种智，双照中道。三圆四门，即不思議，空门有门双非双亦也。四圆四观，即三观皆空，三观皆假，即三而一，即一而三，皆如次对，开示悟入，四位竖论，余三横辩，故知开等，通浅通深，座室衣三，皆称如来者，以用果法，为行故也。位虽高下，境观无殊，是故四仪，皆应起塔。

○二如此下，结成佛法。

〔智者疏〕如此观心，名观佛心也。

〔知礼记〕非今所明，难越九界。

○二明普门二，初开章。

〔智者疏〕第二明普门即为二：一通途明门，二历十义解释。

○二随释二，初通途明门二，初列。

〔智者疏〕通六意者：一略列门名，二示门相，三明权实，四明普不普，五约四随，六明观心。

○二释六，初略列门名三，初列门下，通约喻显。

〔智者疏〕列门名者：通从世间，如人门户，通至贵贱居室。

○二凡鄙下，别就法示二，初世间二，初示诸门。

〔智者疏〕凡鄙以十恶五逆为门，通至三途；清升以五戒十善，四禅四定等为门，通至人天；外道以断常为门，通至惑苦；爱以四倒为门，见以四句为门。

〔知礼记〕外唯世间，故至惑苦，惑即集也，爱著三界，常乐我净，故言四倒。见惑虽多，不出有无，及以一异，各执四句。

○二善恶下，束归生死。

〔智者疏〕善恶虽殊束而为言，俱是有漏，世间之门，通至生死尔。

○二若就下，佛法门二，初示四教通之能所。

〔智者疏〕若就佛法论门，亦复众多，三藏四门，通有余无余涅槃；通教四门，近通化城，远通常住；别教四门，渐通常住；圆教四门，顿通常住。

〔知礼记〕通真含中，钝入化城，见空真也，利达常住，见中真也。

○二此则下，明四种有乎教观。

〔智者疏〕此则四四十六教门，又有十六观门，合三十二门。

〔知礼记〕《大本》玄云：「若于一教，以四句诠理，即是四门。四四合为十六门，若以行为门者，禀教修观，因思得入，即以行为门；藉教发真，则以教为门。若初闻教，如快马见鞭影，即入正路者。不须修观，如依电光，即得见道。不更须教，[立+立]是住昔善根习熟。今于教门，得道名信，行于观门，得道名法行。」

○三能通下，广指《大本》。

〔智者疏〕能通之义，分别其相，在《大本》玄中。

○二二示下，示门相四，初三藏。

〔智者疏〕二示门相者，三藏四门，所谓阿毗昙是有门，成论是空门，昆勒亦空亦有门，车匿非空非有门，一一广明行法判贤圣位，由门通理。

〔知礼记〕俗既实有，不即真谛。故于俗谛，明四种门，以通于理。假人叵得，四门是同，但就五阴，分别四相。实法无常是有门；观三假浮虚是空门；观二门俱用从容而修，是两亦门；观离空有相，绝言而修，是双非门观；随成一观，皆得会真。

○二通教。

〔智者疏〕通教四门者，谓如幻之有，如幻之空，亦空亦有，非空非有，一一作行相判贤圣位，由门通理。

〔知礼记〕二谛相即，四门不诤。或观幻有，或观幻空，或双存观，或双泯观，但随根性，依一门修，皆得入道。

○三别教。

〔智者疏〕别教四门，观佛性如闇室瓶盆即有门；观佛性空，如迦毗罗城空即无门；观佛性如石中金，福人得宝，罪人见石，是亦有亦无门；观佛性离二边即中道，非有非无门，一一作行相判位，由门通理。

〔知礼记〕言观佛性者，信分别心，是本觉性。体是三谛，根钝不知，性具九故，致令三谛，体不融即，随禀一门，而修观法。禀有门者，观本觉性，是真善妙有，如瓶盆等，为闇覆故，不能显现，《佛藏》十喻，皆此门意。禀空门者，观于本觉，是毕竟空，无相可得，由我执者，不得睹见，如迦毗罗城空者，此城本是释尊生处，为琉璃王，之所破灭，释种既尽，城邑荡然，阿难愁恼，世尊怡悦，因阿难问，故佛答言：「汝见迦毗罗有，我见迦毗罗城空。」大涅槃空，亦复如是。禀双亦门者，观本觉性，不定有无，如石中金，福人见故亦有，罪人不见故亦无。有无双照，可以证入。禀双非门者，观本觉性，不可有无，而思说也。绝念而观，方可妙悟。

○四圆教者。

〔智者疏〕圆教四门名不异别，但一门即三门，三门即一门。不一不四，无历别之殊，圆融不四之四，一一判不思议行位之相，由门通理。此义皆在《大本》。

〔知礼记〕真善妙有，及毕竟空，双遮双照，名岂异前？但以别人，不知三谛，体是三德，不纵不横，一一互具，以此三谛，而为四门。失此意故，随门各解，名有四之四，今圆得旨，乃于彼四，融即而观，故得名为不四之四，虽立行位，皆不思议。

○三次论下，明权实。

〔智者疏〕次论诸门权实，三藏通教，教观十六门，能通所通，皆是权。别教教观，能通是权，所通是实。圆教教观八门，能通所通，皆是实。具论在彼《玄义》。

〔知礼记〕偏真为权，中道为实，前之二教，能诠能观，共十六门。所诠所证，但在偏真，故皆是权。别教教道，能诠能观，皆次故权。见所诠理，及所证地，同圆故实。圆教教观，能诠所诠，能行所到，始终俱圆，故皆是实。

○四次明下，明普不普二，初凡渐不普。

〔智者疏〕次明普不普者，若凡夫外道，见爱等门，尚不能通，出三界，何况普耶？三藏通教，虽通化城，亦复非普；别教渐通，亦非普义。

○二圆门是普二，初约法直示。

〔智者疏〕唯圆教教观，实相法门，能遍十法界，千性相，三谛，一时圆通，圆通中道，双照二谛，独称为普门也。

〔知礼记〕三千之法，即空假中，乃以所通，而为能通。门外无理，能所泯亡。此之妙门，普义成就。

○二复次下，引经委释二，初众经圆门二，初别示四门三，初约二经一往属空二，初引《净名》。

〔智者疏〕复次如《净名》中说，入不二门者，生死涅槃为二。不依生死，不依涅槃，名为不二，亦复非一。

〔知礼记〕不专引文，已含释义。彼经文云：「善意菩萨云：『生死涅槃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缚无解，不然不灭，如是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彼疏释云：「生死是缚是然，涅槃是解是灭为二。今观生死性，本来常寂，本自不缚，何所论脱？又亦不然岂应是灭？既无然灭，不复有二，是为入不二门。」问：「经疏但以中道之一，不于缚解，然灭之二，今文何故，更加非一？」答：「所言中者，体绝待对。若定是一，必须待二。善谈中者，必忘中也。故《末陀摩经》，正诠中道，而以忘中，名为中道。故自注云：『末者莫义，陀摩者中义，即莫著中道也。』又复今文，以彼善意，所谈不二，建立圆空，释普门义。若于三谛，荡之不尽，非毕竟空，岂成普邪？故知四依，深谛中义，破用自由，不可执文难于妙解。」

○二何以下，释经义二，初据本经释。

〔智者疏〕何以故？既除于二，若复在一；一对不一，还复成二，岂名不二耶？今不在二，故言不一不二，亦名不有不无。不有是破假，不无是破空。不有是破二，不无是破一。若尔者，应存中道亦空。

〔知礼记〕若真不二，必不存一。亦名不有不无者，圆教中道也。此中能破，藏通二教，单俗单真。故云不有破假，不无破空，又破别教，复俗单真。故云不有破二，不无破一。盖前三教，各以二谛，为缚解故。圆中能具三种二谛，具故融即，乃以融即，破于不融，令成不二。若尔下，明能融亦荡。虽曰圆中，存则成待。

○二《大经》下，例《涅槃》释。

〔智者疏〕《大经》云：「明与无明其性不二，不二之性即是中道，中道既空于二边，此空亦空，故名空空。」空名不可得，空是为入不二法门，即是圆教就空门，辩普门之意也。

〔知礼记〕《净名》，生死与涅槃不二。《大经》，无明与明不二。二遣一亡，两经义合，既其二边，与中俱荡，名毕竟空，此乃约空明普门也。

○二三十下，寻《净名》门门具四二，初举一品诸门。

〔智者疏〕三十一菩萨，各说不二门，文殊说无说，为不二门，《净名》杜口，为不二门。

〔知礼记〕三十一菩萨，妙德、《净名》，若说、若默，无非实相，当体为门。若就现文，增胜而说，可以分对，空等四门，及以第五，不可说藏，皆名不二，无非普门。

○二细寻下，示圆义各四。

〔智者疏〕细寻彼文，皆有四门义。

〔知礼记〕大师妙解，尽理而穷，见一一门，具四门义。如向所引，生死涅槃，二既即中，中亦即二，中即生死名妙有门，中即涅槃名妙空门。二即中道，中必遮照，双照是第三门，双遮即第四门。虽于一门，约义开四，此四皆悉，摄法遍周，俱得名普。余三十门，既皆融二，而归不二，各四宛然。文殊以言，显于无言，《净名》以默，彰于无说。盖示三谛，体是秘藏，本绝言诠，既示三谛。岂非四门，复由向者。三十一菩萨，皆从无说，显示四门。门门妙绝，不可言思。得意之机，随其所闻。忘言而证，其失意者，犹谓有说，莫契无生。故二大士，以言以默，显乎四门。离言说相，则使彼彼，四门之机，各于其门。忘言趣理，须了无说，被四门机，其功最大。故诸菩萨，虽各兴言，不谈一字。《净名》杜口，广说四门，是则说时常默，默时常说若不尔者。何故备举三十三门，而言皆有四门义耶？非旋总持莫穷斯旨，细寻之说其致甚深。

○三肇师下，就诸经分文对四。

〔智者疏〕肇师注云：「诸菩萨历言法相，即有门，文殊言于无言，此即空门。」《思益》云：「一切法正，一切法邪，亦是普门意。游心法界如虚空，是亦空亦有门。《净名》默然，即非空非有门。」

〔知礼记〕三十三门，门门具四义。虽成就，文且幽深，欲使咸知，故就显文，示四门相，肇注《净名经》云：「诸菩萨历言法相，文殊言于无言，山家准肇判属二门，思益一切即邪即正，邪是俗有，正是真空。《华严》游心遍入法界，岂非妙有？即达如空，岂非妙空？故此二经，皆双亦门也。复取《净名》，杜于言说，显于诸法，皆非二边，示第四门，其文甚显。此则诸经，据圆实理，开乎四门，深而复广，皆是普门。」

○二《小品》下，通明普门。

〔智者疏〕《小品》四十二字门，先阿后荼，中有四十字，皆具诸字功德，此亦是不二普门。上方便品云：「其智慧门，难解难入。」《譬喻》云：「唯有一门，而复狭小。」

〔知礼记〕《小品》《法华》，三句明门，虽不别属；四门之数，而遍摄法，皆是普门。四十二字，字字皆具。三种般若，非纵非横，而高而广，故能互摄。诸字功德，智门一门，皆通实理，难入狭小。其义相成，难入故狭，狭故难入。四十余年，调机方说，此门甚妙。非七方便，能解能入。斯乃至广，而受狭名。

○二众经下，结门名普。

〔智者疏〕众经明实理门者，悉普门意也。四随观心等，悉在《大本》。

〔知礼记〕此经开权，永异诸部。显示实理，与昔圆同。故与众经，同明普门。四随观心，[立+立]在《大本》。第八辩体中，明谓随彼根机，种种差别，赴欲、赴宜、赴治、赴悟，故四门异说也。观心者，若以教为门，即于四门，随闻得悟，不须修观，名信行人，若闻而不悟，应须修观，名法行人。四教四门，各有十观，学者寻之。

○二别释普门二，初标。

〔智者疏〕二别释普门者。

○二至理下，释六，初明中适。

〔智者疏〕至理非数，赴缘利物，或作一二之名，或至无量，广略宜然。且存中适十义。

○二列十章。

〔智者疏〕一慈悲普，二弘誓普，三修行普，四断惑普，五入法门普，六神通普，七方便普，八说法普，九供养诸佛普，十成就众生普。

○三上通下，辩异通。

〔智者疏〕上通途普门，已约法竟。此十普门，皆约修行，福德庄严。

〔知礼记〕十双通释既以十双，释观音人，即以十双，释普门法。故云通途，已约法竟。今之十门，于二严中，就福德论，因果自他，庄严法身，然是性德之行，还严于性，能所本亡，即非庄严庄严也。

○四分别相。

〔智者疏〕前五章是自行，次三章是化他，后二章结前两意。自行中前四是修因，后一是明果。修因又二：初二是愿，后二是行。

○五总生起七，初慈悲。

〔智者疏〕总生起者，菩萨见一切苦恼众生，起大慈悲，此心虽不即是菩提心，能发生菩提心。譬如地水，虽非种子，能令芽生。今因大悲，起菩提心，亦复如是。

〔知礼记〕菩提之心，非小智能发，必由旷济之念，而与无上之心。

○二誓愿。

〔智者疏〕次誓愿者，若但慈悲喜多退堕，鱼子庵罗华，菩萨初发心，三事因时多，及其成就少，以不定故，须起誓愿要期，制持此心即菩提坚固。

〔知礼记〕通释慈悲，即是誓愿，不分两门。今明弘誓，能制慈悲，功力既殊，故须别立。又复慈悲，通语与拔，誓依四谛，别示要期。又慈通凡小，誓唯菩萨。

○三修行。

〔智者疏〕次明修行者，若但发愿，于他未益，如无财物，势力权谋，不能拔难。菩萨亦尔，须福德财，神通力，智慧谋，乃可化导。《大经》云：「先以定动，后以慧拔。」修行填愿，意在此也。

〔知礼记〕福德财者，即前四度，神通力者，即禅定之用，智谋即般若也。

○四断惑二，初引两论二，三道。

〔智者疏〕次断惑者，成论人无碍道伏，解脱道断，若然者，修行是伏道为因，断惑是解脱道为果，若毗昙，明无碍道，一念即断，那得容与七觉，而有伏惑之义，以方便道伏，无碍道断解脱道证。

〔知礼记〕修行断惑，及入法门。此之三门，有开有合，若依成论，断即解脱，对于无碍，只立二道。若依毗昙，断证不同，对于方便，乃成三道。

○二引释下，依《释论》用三道。

〔智者疏〕引《释论》云：「无碍道中行名菩萨，解脱道中行名佛。」此约究竟为语，佛证三菩提，名解脱道也。若然者修行，是方便道，断惑是无碍道，入法门是解脱道，取此自行次第也。

〔知礼记〕菩萨有断，故行无碍；佛果无断，故行解脱。既分因果，不可合明，故用毗昙三道为次故。今列章，第三修行，即方便道；第四断惑，即无碍道；五入法门，即解脱道。

○五神通。

〔智者疏〕次神通者，若欲化他，示三密神通，是示色身，方便示意，同情说法，是示口，随其类

音，此是化他次第也。

〔知礼记〕从初至五，乃是自行，从因至果，今论化他不出三密。第六神通，即当身密。第七方便，即是意密。第八说法，即是口密。

○六供佛。

〔智者疏〕供养诸佛结自行，非但华香，四事是供养，随顺修行，是法供养，于供养中最大。经云：「汝随我语，即供养佛，禀教而行，是结自行也。」

〔知礼记〕以法供养，结于自行。

○七度生。

〔智者疏〕成就众生，是结化他菩萨四威仪中，尚不忘众生，何况入诸法门？净佛国土，皆为饶益，一切众生故一句，结化他也。

〔知礼记〕言入诸法门者，以中道实智入二谛，权门化度众生，同归中道。

○六随章释二，初标。

〔智者疏〕次解释者。

○二始从下，释三。初且约十义，释普门十，初慈悲二。

〔知礼记〕初约次第三，慈通释二，初就人标列。

〔智者疏〕始从人天，乃至上地，皆有慈悲，此语乃通不出众生法缘无缘。

〔知礼记〕凡圣慈悲，三种摄尽。《大经》十四梵行品云：「慈有三种，一缘众生，二缘于法，三者无缘，众生缘者，缘一切众生，如父母亲想；法缘者，见一切法，皆从缘生；无缘者，不住法相，及众生相。」《大论》二十亦云：「慈有三种。」文意与《涅槃》大同，又论第五明悲，亦有众生等。三《辅行》云：「将三慈悲，以对三谛。」义甚显了。

○二若缘下，约法简判二，初简生法不周。

〔智者疏〕若缘众生，众生差别，假名不同，因果苦乐有异，尚不得入于法缘之慈，何得称普耶？若法缘，无人无我无众生，从假以入空，尚不得诸假名，何况是普。

〔知礼记〕次第生法，二种慈悲，藏通二教，及别住行，若众生缘，亦兼凡外，二有所缘，何得名普？

○二若无下，判无缘方普。

〔智者疏〕若无缘慈者，不缘二十五有假名，不缘二乘涅槃之法，不缘此二边。虽无所缘，而能双照空假，约此起慈，名无缘慈。慈通三谛，称之为普也。

〔知礼记〕别教十向，圆教初心。修此慈悲，至入地住，乃能分证，犹如明鉴，不动而形，磁石无念而吸，此之慈悲，方得名普。

○二别释下，约圆顿三慈。

〔智者疏〕别释者，若修众生缘慈者，观一法界，众生假名，可不名普。

〔知礼记〕别释三慈，一念不从不横。故《大经》云：「慈若有无，非有非无，名如来慈。」有即生缘，无即法缘，双非即无缘。佛心圆具，今修佛慈，故一一慈，皆不思议。文分三，初众生缘慈二，初总示二，初一心缘一界非普。

○二今观下，一心缘十界是普二，初观众生三，初法。

〔智者疏〕今观十法界众生假名，一一界，各有十种性相、本末、究竟等。十法界交互，即有百法界千种性相。冥伏在心，虽不现前宛然具足。

〔知礼记〕对下法缘毕竟空真，故今众生，是难思俗，真实俗假，故曰假名。非独人我，称为假名。十界性一，举一即十，故成百界，各有相性，体力作因果果报，本末究竟等，故有千种。岂唯已千，生佛各千，皆冥在性。

○二喻。

〔智者疏〕譬如人面备休否相，庸人不知，相师善识。

○三合。

〔智者疏〕今众生性相，一心具足，亦复如是。凡人多颠倒，少不颠倒，理具情迷，圣人知觉，即识如彼相师。

〔知礼记〕凡夫一心，具而不识。圆圣法眼，一念遍知。

○二知此下，起慈悲。

〔智者疏〕知此千种性相，皆是因缘生法。若是恶因缘生法，即有苦性相，乃至苦本末。既未解脱，观此苦而起大悲。若观善因缘生法，即有乐性相，乃至乐本末，观此而起大慈。具解如《大本》。

〔知礼记〕圆闻名字，学佛慈悲，即于一念，观百界生善恶，因缘苦乐本末，而起慈悲，与拔之想也。《大本》十如，四类解释：一四趣，二人天，三二乘，四菩萨。佛若分苦乐者，应以四趣为苦，人天等为乐；或六凡为苦，四圣为乐；或九界为苦，佛界为乐。

○二今约下，委释二，初明观法二，初指初后两界。

〔智者疏〕今约初后两界，中间可解。

〔知礼记〕狱是苦之尤，佛是乐之极。

○二地狱下，明一念千法二，初明地狱具余九界二，初直明地狱十法二，初明十法十，初性。

〔智者疏〕地狱界，如是性者，性名不改。如竹中有火性，若其无者，不应从竹求火，从地求水，从扇求风。心有地狱界，性亦复如是。

○二相。

〔智者疏〕地狱相者，揽而可别，名之为相，善观心者，即识地狱之相。如善相师，别相无谬，故名相也。

○三体。

〔智者疏〕体者，以心为体，心觉苦乐，故以当体，譬如钗钗环钗之殊，终以银为体质，六道之色乃异，只是约心，故心为体也。

〔知礼记〕《大本》通取，摧析色心为体。今取觉苦，故的指心。

○四乃至下力。

〔智者疏〕乃至运御名力，缘山入火，皆是其力也。

〔知礼记〕堪任刀火，长劫不绝。

○五作。

〔智者疏〕作者，为动曰作，已能有力，即有所作，或作善作恶也。

〔知礼记〕既堪受苦，必任作恶。

○六因。

〔智者疏〕因者，业是因也。

〔知礼记〕三业动作，成恶习因。

○七缘。

〔智者疏〕缘者，假藉为缘也，如爱润业，因缘合也。

〔知礼记〕假藉诸恶，我及我所，一切具度，助成习业。

○八果。

〔智者疏〕果者，习果也。如地狱人，前世多淫，生地狱中，还约多淫，见可爱境，即往亲附，名习果也。

〔知礼记〕因习淫欲，业既成就，果于苦具，见是欲境。如本深爱。

○九报。

〔智者疏〕报者，报果也。昔有淫罪，今堕地狱，受烧炙之，苦名报果也。

〔知礼记〕习果在心，境随心变，报因既满，即受烧然。

○十本末。

〔智者疏〕本者，性德法也。末者，修德法也。究竟等者，揽修德即等有性德，揽性德即具有修德，初后相在，故言等也。

〔知礼记〕《大本》乃以初相后报而为本末，则修性皆尔。今欲彰于，理事不二，故以修性，而为本末。全修在性，全性成修，方得名为究竟等也。

○二地狱下，例九界。

〔智者疏〕地狱界，十相性，既如此，余九亦然。

〔知礼记〕若非十法，不成一界。

○二问当下，明具九界十法二，初约佛法难具问。

〔智者疏〕问：「当界，有十性相可然？云何交互相，有余界？交互已难可信，云何地狱，有佛性相本末耶？」

〔知礼记〕界有法分，云何互具？佛法离染，顿出凡圣，云何地狱，具兹十法？

○二答大下，明凡心即佛答二，初正明地狱具佛十法十，初佛性。

〔智者疏〕答：「《大经》云：『夫有心者，皆当得三菩提，如仙豫杀婆罗门，即有三念。』又婆薮，地狱人好高，刚柔等义，虽在地狱，佛性之理，究竟不失。故知地狱界，即有佛性。

〔知礼记〕仙豫大王，欲化外道，十二年中，供养五百婆罗门众。后令归信大乘方等，其不归信乃谤言无，仙豫闻谤，乃杀五百，五百堕狱即生三念：一念此是何处？乃知地狱；二念从何处来？乃知人道；三念何因堕狱？知谤方等。因兹悔过，便生佛国，终获佛身。此乃仙豫，知地狱人有佛性故，杀之令堕，三念中发婆薮。过去杀生祭天，因堕地狱，于狱教化九十亿人，从地狱出，至方等会。佛言：「婆者好也，薮者高也，好高之人，岂堕地狱？」又言：「婆者刚也，薮者柔也，刚柔之人，岂堕地狱？」斯是大权示现恶相，显于地狱有佛性矣。

○二佛相。

〔智者疏〕「佛相者，即是性德之相也。《净名经》云：『一切众生，即菩提相，圣人鉴之，泠然可别也。』」

○三佛体。

〔智者疏〕「体者，即是地狱界心，实相理也。」

〔知礼记〕上品恶心，即中道故。

○四佛力。

〔智者疏〕「力者，法性十力，变通大用也。」

〔知礼记〕性具大用，即八自在。

○五佛作。

〔智者疏〕「作者从无住本，立一切法，如师子筋、师子乳也。」

〔知礼记〕此云从无住本，立一切法者。欲明顺修，是佛界作也。九界因果皆违本立，唯佛因果顺本而作。以本觉性，元离住著即无住本。若不顺本无住而作，则非佛界因缘果报，此是妙修。此修起时，豁然能绝，七种方便，智行之作。故喻师子筋弦弹，绝百兽筋弦；师子之乳，点化百兽之乳。须知地狱之心，本具佛界修性之性，如《大本》中，以相性体为佛性三，力作以去，是佛界修，此之修性，凡心皆具，得此作意，则了诸修皆顺性起。

○六因者。

〔智者疏〕「因者，正因也。」

〔知礼记〕即是顺修所显之理，故曰正因。

○七缘者。

〔智者疏〕「缘者，性德缘了也。」

〔知礼记〕即是顺修能资智行，故曰缘了。而言性德者，以地狱心本具故也。

○八果。

〔智者疏〕「果即般若菩提大果也。」

○九报。

〔智者疏〕「报即大涅槃果果也。」

〔知礼记〕即前缘了，所克二果，地狱之心无不具也。

○十佛本末究竟等。

〔智者疏〕「本，即性德；末，即修得；等者，修得相貌在性德中，性德中亦具修得相貌。故言究竟等也。」

〔知礼记〕约修性相在释，与前地狱不异。

○二《大经》下，以佛界，况余界十法。

〔智者疏〕「《大经》云：『雪山之中有妙药王，亦有毒草。』」地狱一界，尚具佛果性相十法，何况余界耶？

〔知礼记〕雪山者，极恶心地也。妙药毒草者，初后二界也。佛法超胜，地狱尚具，岂不能具余八界耶？

○二地狱下，余九皆即十界。

〔智者疏〕「地狱互有九界，余界互有，亦如是。」

〔知礼记〕地狱具九，已如上说九界，各各具余九界，可以意得。

○二菩萨下，起慈悲二，初约十界解释三，初深观善恶境二，初法。

〔智者疏〕菩萨深观十法界众生，千种性相具在一心，远讨根源照其性德之恶，性德之善尚自冷然，何况不照修得善恶耶？

〔知礼记〕菩萨修慈，只于一念遍观十界。修得善恶皆即性具，以性照修尽善恶际。

○二如见下，喻。

〔智者疏〕如见雪山，药王毒草。

○二以观下，广运与拔心。

〔智者疏〕以观性德恶毒，恻怆怜愍，起大悲心，欲拔其苦，以观性德善乐，爱念欢喜起大慈心，欲与其乐。

〔知礼记〕观于九界，七法因缘，及以所生，二死果报，皆即性德，故起大悲，欲拔其苦，观于佛界，七法因缘，及以所生，二德果报，皆即性德，故起大慈，欲与其乐。问：「性德善恶，及以苦乐，皆是法门，不生不灭，今何与拔？」答：「斯之妙谈，不可轻议，以三菩萨，观于苦乐，但谓修成。故存与拔之功，莫运无缘之力，是故慈悲，俱不名普。今知所生苦乐，及以能生因缘，皆是性德。故拔一切苦不损毫厘，与一切乐不增微末，方得慈悲广普。尘劫忘劳，此众生缘，与其无缘，无二无别。」

○三此十下，结成慈悲普。

〔智者疏〕此十法界，收一切众生罄无不尽，缘此众生假名修慈，岂非众生慈普耶？

○二问地下，就地狱料简二，初约重苦妨乐问。

〔智者疏〕问：「地狱界重苦未拔，云何言与乐耶？」

○二约乘机代苦答二，初答众下乘机示因。

〔智者疏〕答：「众生入地狱时，多起三念，菩萨承机即与乐因，故言与乐也。」

〔知礼记〕以第三念忆知先罪，必有悔心。大圣承机，现身说法，或密警发，令起善心，即乐因也，或即得乐如婆罗门，或后得乐如婆薮所化。

○二又善下，代苦与乐。

〔智者疏〕「又菩萨能大悲代受苦，令其休息，余界苦轻，与乐义可解。」

〔知礼记〕《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

○二法缘慈者。

〔智者疏〕二法缘慈者，观十法界性相，一切善恶，悉皆虚空。

〔知礼记〕前众生缘，若缘六界，但生死俗，不得名普。圆观十界，二乘即真，菩萨是俗，佛是中谛。既在一念，即非次第，况复互融，而成百界，弥显一假，一切假也。此众生缘，安得不普，今明法缘，即于此境，而观于空，二乘空俗，菩萨空真，佛空二谛，既约百界，即一空一切空，名毕竟空。具足言之，三千即空。名今法缘，安得不普，初明观境三，初深观性空三，初观千法空。十界必百，性相有千，观此皆空，毕竟无相。

○二十法下，观三千空。

〔智者疏〕十法界假名，假名皆空。十法界，色受想行识，行识皆空，十法界处所，处所皆空。

〔知礼记〕上之千法，于假于实，及于依报，即成三千。

○三无我下，观二取空。

〔智者疏〕无我，无我所，皆不可得。

〔知礼记〕无能观，我无我所观。无智无得，离二取相。

○二如幻下，举喻本空。

〔智者疏〕如幻如化，无有真实。

〔知礼记〕不但俗幻，真中亦幻，方是圆家，法缘之喻。

○三常寂下，引证圆空。

〔智者疏〕常寂灭相，终归于空。

〔知礼记〕三千荡相，即是今教，终归于空。

○二众生下，起慈悲三，初正示慈悲二，初明所与拔相。

〔智者疏〕众生云何强计为实？良以众生，不觉不知，为苦为恼，不得无为寂灭之乐。

〔知礼记〕生死涅槃，本无二相。以不觉故，唯苦无乐。

○二拔其下，明能与拔法。

〔智者疏〕拔其此苦，而起大悲；欲与其此乐，故起大慈。

〔知礼记〕即以三谛，如幻慈悲，拔与十界，如幻苦乐。

○二《净名》下，引证真实。

〔智者疏〕《净名》云：「能为众生，说如此法，即真实慈也。」

〔知礼记〕说三谛空，慈即真实。

○三若缘下，结成圆普可解。

〔智者疏〕若缘一法界法，起慈者，可不名普。今缘十法界法，岂非普耶？是名法缘慈普也。

○三无缘慈者。（编者注：原文此处疑有错乱，按文意而调正之。）

〔智者疏〕三无缘慈者，若缘十法界，性相等差别假名，此假则非假。十法界如幻如化，空则非空。非假故不缘十法界性相，非空故不缘十法界之真，既遮此二边，无住无著，名为中道，亦无中可缘，毕竟清净。

〔知礼记〕三无缘慈者，中观之别名也。中则绝待，有缘非中。问：「慈悲须对，众生苦乐，若其无缘，何能与拔？」答：「大乘所说，同体慈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圆名字位学，即心佛慈度，即心众生，众生既同体苦乐，元性具故，无能缘所缘，亦无可拔。可与如此慈悲，尽未来际，拔一切苦，与究竟乐圆谈。不独无缘，若此生法亦然。何者生缘假名？三谛俱假，法缘空寂；三谛俱空，无缘即中；三谛绝待，三慈皆照。圆融三谛，岂可二慈，非同体邪？但随宜乐，故立三门。宜取门者，故说生缘；宜舍门者，故说法缘；宜不取不舍门者，故说无缘。」

○释此为二，初约三观示慈悲二，初明修相二，初约双遮明观法。

〔知礼记〕若缘六界假名，此假定假，即有所缘。既缘十界，假不定假，故缘即不缘。若缘六界如幻，此空定空，即有所缘。既缘十界，空不定空，缘即无缘，故云不缘。十界性相不缘，十界之真，即边是中，故遮二边。既是即边，复何中道？中边绝迹，不可思议，强谓无缘。

○二如是下，约双照辩慈悲三，初法。

〔智者疏〕如是观时，虽不缘于空假，任运双照二边，起无缘慈悲，拔二死之苦，与中道之乐。

〔知礼记〕心无所寄，自在双照。无拔遍拔，拔一切苦，不与遍与，与究竟乐。

○二如磁下，喻。

〔智者疏〕如磁石吸铁，无有教者，自然相应。

〔知礼记〕不教，喻无缘相应，喻与拔。

○三无缘下，合。

〔智者疏〕无缘慈悲，吸三谛机，更无差忒，不须作念，故言无缘慈悲也。

○二行者下，明入位二，初约位辩有证。

〔智者疏〕行者始于凡地，修此慈悲，即得入于五品弟子。观行无缘慈悲，进入十信位。相似无缘慈悲，入于十住，方是分证。无缘慈悲，乃至等觉，邻极慈悲熏众生。

〔知礼记〕应知理性，具三慈悲，全性起修，成三观智。虽则六位无缘不殊，必在证悟，方彰与拔。

○二不动下，引喻显无缘。

〔智者疏〕不动如明镜无念，如磁石任运吸铁，故名无缘慈悲。明镜如慈体，现像即与乐。磁石如悲，能吸铁即拔苦。

○二三谛下，约三谛明普门。

〔智者疏〕三谛具足名之为普，通至中道，故称为门也。

〔知礼记〕三谛名普即是能通，复云通至中道者，约证为所通也。又即一而三为能通，即三而一为所通。所通绝待，强名中道耳。

○二誓愿普二，初释名。

〔智者疏〕二弘誓普者，弘名为广，誓名为制，愿名要求。是故制御其心，广求胜法，故名弘誓也。

○二弘誓下，明义二，初通明誓相三，初明四誓功用。二初通明誓成慈悲。

〔智者疏〕弘誓本成慈悲，慈悲既缘苦乐。弘誓亦约四谛。

〔知礼记〕苦集二谛，苦因果也，道灭二谛，乐因果也。

○二若见下，别明誓之与拔四，初愿度苦果。

〔智者疏〕若见苦谛逼迫，楚毒辛酸，缘此起誓，故言未度令度也。

○二若见下，愿解集因。

〔智者疏〕若见集谛，颠倒流转，迷惑系缚，生死浩然，而无涯畔，甚可哀伤，约此起誓，故言未解令解也。

○三清净下，愿安净道。

〔智者疏〕清净之道，众生不识。行此道者，能出生死，至安乐地。欲示众生，立于此道，故言未安令安。

○四灭烦下，愿得涅槃。

〔智者疏〕灭烦恼处，名为涅槃。子果缚断，获二涅槃。约此起誓，故云未得涅槃，令得涅槃。

○二生死下，明四誓铨次二，初通示因果前后。

〔智者疏〕生死困难识，苦果易知，故先果后因。涅槃理妙，须方便善，故先因后果。

〔知礼记〕拔苦二，愿约知难易，易必居前与乐二，愿先修后证而为次也。

○二《大经》下，别证由道获灭。

〔智者疏〕《大经》云：「不解钻摇，浆犹难得，况复生酥醍醐。」

〔知礼记〕钻摇喻道品，浆喻有漏善酪等。四味喻四教，灭道品不调，失方便善，况四灭果，不云酪及熟酥者文略。

○三明四誓总要二，初明四谛依一心。

〔智者疏〕如此四意，但一往耳，只迷心起业，业即感果。欲识果源，知果因集。制心息业，则生死轮坏，烦恼调伏，名之为道。修行不懈，苦忍明发，子果俱断，证尽无生，名之为灭。虽有四别，终是一念，更非异法。

〔知礼记〕世出世间，二种因果。事类非一，原其总要，不出自心，何者集是四心？苦是三受，道是定慧，灭是证智，岂非四谛，皆是一心耶？

○二以四谛例四弘。

〔智者疏〕四谛既尔，弘誓亦然。

○二次明下，明普不普二，初大师约偏圆拣二，初偏誓不普三，初凡夫。

〔智者疏〕次明普不普者。若凡夫，即厌下攀上，约此立誓，是不名普。

〔知礼记〕厌下等者，即六行观也。谓厌下苦粗障，攀上胜妙出，故四无量。约此与拔，虚伪浅狭，何普之有？

○二二乘者。

〔智者疏〕二乘见三界火宅，畏此修道，此乃见分段四谛，亦不名普。

〔知礼记〕须兼两教也，不言菩萨者，与拔分齐，只在界内，故斥二乘见彼不普。

○三别教。

〔智者疏〕若别教，先约分段，次约变易，此亦非普。

〔知礼记〕以次第故，初心不普。

○二若圆下，圆誓能普三，初一念圆照明普意。

〔智者疏〕若圆教菩萨，于一心中，照一切苦集灭道。

〔知礼记〕十界苦集，四教道灭，即于一念，圆顿而观。

○二偏知下，四谛遍知明普相四，初集普三，初知凡夫集。

〔智者疏〕遍知凡夫见爱，即有作之集。

〔知礼记〕摄大乘师，称有为缘集，体是见爱也。

○二二乘下，知二乘集三，初示集名。

〔智者疏〕二乘著空，即无作之集。

〔知礼记〕摄大乘师，称无为缘集，体是无明也。

○二《净名》证。

〔智者疏〕故《净名》云：「法名无染，若染于法，是名染法，非求法也。」又云：「结习未尽，华则著身，即是变易之惑，全未除也。」

〔知礼记〕不染生死，而染涅槃。结习者，结使之余习也。以小教中，未说声闻别惑正使，且寄通惑余习言之。

○三《大经》证。

〔智者疏〕《大经》云：「汝诸比丘，于此大乘，未为正法，除诸结使，即无作集也。」

〔知礼记〕二乘道品，以大望之，是邪非正。

○三乃至下，知圆集。

〔智者疏〕乃至顺道法爱生，亦是无作集也，是名遍知集。

〔知礼记〕住前似爱，住上真爱，亦是等者，即无为缘集，通至等觉也。若摄大乘师，立四种缘集。前二集上，更加自体，及以法界。今家正意，但立二种，以自体法界不殊，无为悉是障中无明故也。若约无为，分出二种，是亦无失。即以第十地为自体，等觉为法界，广如《净名疏记》。

○二遍知苦下，苦普。

〔智者疏〕遍知苦者，以有集故，即能招苦报，有作之集，招分段苦，无作之集，招变易苦，即知苦谛也。

〔知礼记〕以因对果知之不谬。

○三遍知对下道普二，初遍知偏道不普。

〔智者疏〕遍知对治苦集之道灭，从五戒十善，不动不出，二乘四谛，十二因缘，通至有余，无余涅槃。通教亦尔，别教历别，通至常住，不能于一道，有无量道，不名普道。

〔知礼记〕人天例立，道灭之名。道不动惑，灭不出界，有名无义。三教道灭，虽能动出，普义不成。

○二圆教下，知圆教中道普。

〔智者疏〕圆教中道，即是实相。《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修如此道，名为圆因，称为普道。」

〔知礼记〕三千皆中，即名实相。不动而运，方曰大乘。以此为因，故称普道。

○四故所下，灭普。

〔智者疏〕故所得涅槃，即是究竟常住。一切烦恼，永无遗余，譬如劫火，无复遗烬，故名普灭。

〔知礼记〕三千实相，究竟显处，名为圆灭。劫火譬中智，遗烬喻无明。

○三所观下，依谛遍周起普誓。

〔智者疏〕所观四谛既周，缘谛起誓，何得不遍？故称弘誓普也。

○二私用下，章安用修性判。

〔智者疏〕私用，观十法界，性德修得善恶，而起弘誓。论普不普，自是一节大义。与四谛语异，故遁用之，亦应善也。

〔知礼记〕菩萨起誓，欲断十界，众生之恶；欲生十界，众生之善。观此善恶，若但修成，不知性具者，此誓不普，何以故？修必次第，或少或多，那得普邪？观此善恶，是性具者，此誓乃普，何以故？性既圆融，事必遍摄。如别教人，不知性九，故十唯十。圆知性九，故十即百。岂唯界界遍摄，亦复性相互收，故得一如，而收十界。以如收界，以界收如，一一无边，重重莫尽。此之界如，不出善恶，誓断此恶，何恶不断？誓生此善，何善不生？故知观性，誓愿方普。章安私简，以师之义，成师之说。令前偏圆，显然可见。故云语异，不言义别，遁者迭也。以性十界，与圆四谛，迭相显映也。

○三修行普。

〔智者疏〕三明修行普，先明次第修行，次明不次第修行，具在《大本》行妙中。

〔知礼记〕指行妙者，彼约《大经》五行，明次不次。且次第五行者：一圣行，谓戒定慧，二梵行，谓慈悲喜舍，此二皆是地前，修因行也。三天行，谓初地已上，证第一义天天然之理，由理成行，故名天行。四婴儿行，谓示同三乘，七方便人，所修之行也。五病行，谓示为九道之身，现有三障之相。此二皆是从果起应，之行也。不次第五行者，即《大经》云复有一行，名如来行。所谓大乘，大般涅槃，大乘是圆因，涅槃是圆果。今文虽示次第，意在不次。以如来行是修行普。

○四断惑普二，初明二，观断不普。

〔智者疏〕四明断惑普者，若从假入空，止断四住惑，华犹著身，未为正法。除诸结使，但离虚妄，非一切解脱。若从空入假，止除尘沙，不依根本而断，亦不名普。

〔知礼记〕藏通三乘，及别住行，皆二观摄，十向圆修，属后中观。

○二若空下，明中观断方普。

〔智者疏〕若空假不二，正观中道，根本既倾，枝条自去，如覆大地，草木悉碎，故名断惑普也。

〔知礼记〕圆人初心，体于见思即是中道。正破无明，名拔根本。根本既动，枝叶先摧。观障即德，名翻大地。既观中道，二观自成，三观圆修，无惑不破，故得名普。

○五入法门普二，初明偏小不普。

〔智者疏〕五入法门普者，二乘若入一法门，不能入二，何况众多？若修历别之行，阶差浅深，我唯知此一法门，余不能知者，此亦非普。

〔知礼记〕修不称性，证乃阶差。我唯知等者，《华严》善财，寻善知识，历百一十城，所见知识，皆云我唯知此一法门。新经至第五十见弥勒，第五十三见文殊普贤，则不复云唯知一法，故知即是前渐后顿。

○二若入下，约圆顿明普三，初法。

〔智者疏〕若入王三昧，一切悉入其中。

〔知礼记〕《大经》明二十五王三昧，破二十五有，显于我性。三昧者，此云调直定，而言王者，《妙玄》云：「空假调直，不得为王，所以二乘入空，菩萨出假，不名法王。中道调直，故得称王。」

○二喻。

〔智者疏〕譬如王来必有营从，营从复有营从。

○三合。

〔智者疏〕王三昧亦如是，入此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所谓三谛三昧，三谛三昧，复有无量法门，而为眷属，亦皆悉入王三昧中，故名入法门普。

〔知礼记〕三谛之下，理定之外，各有种种，助道禅定，名为眷属。

○六神通普。

〔智者疏〕六神通普者，若大罗汉，天眼见大千，支佛见百佛土，菩萨见恒沙佛土。皆是限量之通，故不名普，何以故？缘境既狭，发通亦小。

〔知礼记〕神通有六，谓天眼天耳，他心宿命，身如意漏尽，皆名神通者。《瓔珞》云：「神名天心，通名慧性，天然之慧，彻照无碍，故名神通。」今文略举天眼，以例余五。初明天眼二，初偏教非普。大罗汉见大千者，准《大论》第五云：「大罗汉少用心见二千界，大用心见三千大千世界。」辟支佛亦尔，今言见百佛土者。大部《文句》亦云：「支佛见百佛世界，不以风轮为碍，亦无已他界隔，前同罗汉。」人属三藏，此必在通，菩萨见河沙佛土者，正唯别教，义兼于通，应知此等。天眼见土，皆约同居，净秽言之，以有余土，体质是一故。

○二今圆下，圆教是普。

〔智者疏〕今圆教菩萨，缘十法界境，发通遍见十法界，而无限极三乘尚不知其名，何况见其境界？

〔知礼记〕缘十法界等者，圆真天眼，具足五眼。见六道即肉天二眼，见二乘即慧眼，见菩萨即法眼，见佛界即佛眼。若尔与佛眼何别？答：「《净名》疏云：『见十法界粗细之色，名真天眼，见三谛无二，名为佛眼。』」

○二眼见下，例余五。

〔智者疏〕眼见既尔，余例可知。神通妙中当广说。

〔知礼记〕神通妙中，明二乘依背舍胜处，一切处，修十四变化，发得神通。六度菩萨因禅得五，坐道场时得六。通教菩萨，因禅得五，依法慧得六。别教地前，依禅得五，登地发六。圆教不因事禅而发，乃是中道之真，自有神通，任运而发。又云：「三轮不思议化。」

○七方便普二，初简通取别。

〔智者疏〕七方便普者，进行方便，是道前方便；起用方便，是道后方便；今正明道后方便也。

〔知礼记〕毗昙三道，方便道伏，无碍道断，解脱道证。今以无碍，而为道中，进行伏惑，名前方便。于解脱位，观机授法，皆后方便。

○二若二下，明普不普二，初小教不普。

〔智者疏〕若二乘及小菩萨，所行方便，入一法门。若欲化他，齐其所得，起用化物，道前道后，俱非是普。

〔知礼记〕小菩萨者，藏通二教也。不云别者，以今正明道后方便，别证同圆，故不言也。

○二圆教名普。

〔智者疏〕圆教菩萨，二谛为方便，收得一切方便。入中道已，双照二谛，二谛神变，遍十方界。而于法身，无所损减，道前道后，皆名为普。

〔知礼记〕二谛为方便者，圆人虽乃三谛顿观，中须是实。二谛为权，故二名方便。应知三谛是性三因，而缘了属修，故三互融，离纵横过，不同别教。三皆在性互不相收，是故真则三谛俱破，俗则三谛俱立。既破既立，方便义成。收得一切方便者，此之破立，何所不收？若人若天，若小若大，所有智慧为俱破摄，人等福善为俱立收，以此破立，资发中三不破不立。故一念圆观，具性具修。含权含实，思议不绝。莫造其门，入中道已。双照等者，道前自行。既以二谛，资发于中。道后利他，亦复如是。照真则以真身益物，照俗则以应身赴机。故神变二字，有通有别。通则二身皆有神变，别则真运神灵。拔三障苦，应能变现，与三德乐，皆以三千，而为神变。故云遍十方界，双照用增，双遮体显。于其法身，何损之有？圆人始末，方便既然，故皆名普。

○八说法普二，初小教不普。

〔智者疏〕八说法普者，二乘小菩萨说法，不能一时，遍答众声。又殊方异俗，不能令其俱解。《大经》云：「拘絺罗于声闻中，四无碍辩，为最第一，非谓菩萨也。」

〔知礼记〕此亦指前二教，以今说法，是别圆分证位中，化他之用也。

○二圆教名普。

〔智者疏〕今圆教人，一音演法，随类得解，以一妙音，遍满十方界，如修罗琴，随人意出声，故名说法。普说法妙中广说。

〔知礼记〕一音者，即八十好中。一音能报众声，殊方异类，莫不获益。《起信》云：「圆音一演，异类等解。」

○九供养普二，初标列。

〔智者疏〕九供养诸佛普者，就此为二，一事二理。

○二华严下随释二，初释事供。

〔智者疏〕《华严》云：「不为供养一佛，一国土，微尘佛乃至为供养。不可说，不可说佛。能不起灭定，现诸威仪，安禅合掌，赞诸法王，以身命财，一切供具，周至十方，譬如云雨，供养诸佛也。」

〔知礼记〕分证三千事之本也，十方六尘理之用也。上献佛者，表因趣果。

○二理解下，释理供二，初正释。

〔智者疏〕理解者，圆智正观之心，名为觉。觉即是佛义，万行功德，熏修此智。此智名一切修，功德资供，此智即是供养一切智。

〔知礼记〕万行熏智，名为供佛。智具三故，名为一切，此智即是。十方三世诸佛正体，复名一切。

○二《净名》下，引证。

〔智者疏〕《净名》云：「以一食施一切。」故云供养诸佛普。

〔知礼记〕食即三谛，能发三智。理佛事佛，咸资咸供。

○十成就普二，初举普不普喻二，初举萤等。

〔智者疏〕十成就众生普者，譬萤火灯烛星月，为益盖微。

○二举日光。

〔智者疏〕日光照世，一切草木丛林，遍令生长，华果成就。

〔知礼记〕卉木丛林，总举三草二木，华果成就，略喻十番利益。

○二外道下，明普不普法二，初明凡小通别。

〔智者疏〕外道如萤火，二乘如灯烛，通教如星，别教如月，成就义约。

○二今圆下，明圆圣慈慧三，初正明。

〔智者疏〕今圆教圣人，慈慧饶润，冥显两益，而无限量。

○二《华严》下，引证。

〔智者疏〕《华严》云：「菩萨不为一众生，一国土，一方众生，发菩提心。乃为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微尘，国土众生发心，成立利益，一时等润。」

〔知礼记〕因乃称性发心，果则随机遍益。

○三譬如下，重喻。

〔智者疏〕譬如大雨，一切四方俱下，故名成就众生普。

〔知礼记〕此则今经，一地一雨，众生谓异，圣意无偏。

○二普门下，明普门义无量二，初明《净名》，三号难受。

〔智者疏〕普门之义，何量何边，岂可穷尽？如《净名》之俦，不能受持。

〔知礼记〕彼经云：「诸佛之法，悉皆同等，是故名为，三藐三佛陀，名为多陀阿伽度，名为佛驮。阿难！若我广说此三句义，汝以劫寿，不能尽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众生，皆如阿难，多闻第一，得念总持。此诸人等，以劫之寿，亦不能受，《净名》之俦者，彼经俦类，诸大乘经，所称三号，悉应难受。

○二今此下，明今题三义同彼。

〔智者疏〕今此观世音普门，即对三号。观即是觉，觉名为佛；世音是境，境即是如来；普门即正遍知。此之三义，不可穷尽。若见其意，则自在说也。

〔知礼记〕今之观字，同彼第三佛驮之号。堪云觉者，故世音同彼第二。多陀阿伽度之号，此云如来。以今世音，即如如境，故普门同彼第一。三藐三佛陀之号，此云正遍知，一实相开十门，故此之三义若广说者，劫寿莫受。

○三章安就品证十义。

〔智者疏〕私就普门品，搜十普之义：证成此者，若如观音，愍诸四众，受其《瓔珞》者，诸是不一之名，愍是悲伤之义，此即慈悲普。有慈悲任运，有弘誓普义也。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即是净佛国土，岂非修行普？自既无缚，能解他缚，自既无毒，令他离毒。一时称名，皆得解脱，皆是遍悉之言，岂非断惑普？普门示现，即是入法门普。方便之力，即是方便普。神通力者，即神通普。而为说法，即说法普。多所饶益，即成就众生普。分作二分，奉二如来，即供养诸佛普。如是义意，悉在经文，故引以为证也。

○大章第二释体二，初略示今品体二，初示今体。

〔智者疏〕第二释体者，以灵智合法身为体。

〔知礼记〕灵智者，始觉也。法身者，本觉也。同是一觉，何所论合？但为本迷，觉成不觉。圆名字位，寻名觉本。功非伏断，合义未成。五品顿伏，得名观合。六根似合，分真证合。今观世音，邻极之合。全本为始，实非二体。以有不觉，故约伏断。而论于合，本觉轨持，生始觉解，故名为法。自然集聚三千妙德，故名为身。始觉元明，故名为灵。今能断证，故名为智。本始不二，是所诠体。

○二若余下，异他经二，初以三二，对辩。

〔智者疏〕若余经明三身者，则单以法身为体，此品但有二身义，故用理智，合为体也。

〔知礼记〕余经明三身者，《金光明经》立化身应身法身，又云：「如来游于，无量甚深法性，如来是应，能游是报，法性是法。」此经迹门云：「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五佛即应，能究是报，实相是法。」本门云：「如来如实知见，三界之相，非如非异等。如来即应，如实知见是报，非如非异是法。」《净名》有解脱，名不思议是法，住是解脱是报，能以须弥，入芥子中是应。《大品》三般若，亦是三身。此等众经，皆可三身。对体宗用，此品但有二身义者，名观世音，即真身义。普门示现，即应身义。真是内证之智，应是外化之身。若比诸经，即当宗用，虽无体文，而有体义。以智不孤立，必合法身。岂有盖无函，有光无鉴？是则诸经三身，故可别以，法身为体，此品二身，即须法报，合而为体。

○二只此下，明理智不二二，初约出缠明不二。

〔智者疏〕只此智即实相理，何以故？若无灵智实相，隐名如来藏。

〔知礼记〕前云灵智合法身者，非二物合。只此灵智体是法身，以本觉不觉，是故在缠，名如来藏。本觉自觉，是故出缠，名大法身。今既出缠，验智即理。

○二今知下，约一物喻不二。

〔智者疏〕今知权实相，与理不二，如左右之名尔。

〔知礼记〕性德本具权实之相。七方便人，非性德智，是故不知，同体权实。今之灵智既知权实，验理智不二。理智二名只名一体，其犹一物，人若在右，物则成左；人若在左，物则成右；左右名异，物未始殊。故二智与理，名异体一。

○二若明下，广指《大本》释。

〔智者疏〕若明实相体义，广出《大本玄义》。

○三明宗四，初正明今品宗二，初略指。

〔智者疏〕第三明宗者，以感应为宗。

〔知礼记〕体章既明智合法身，斯是出缠之体也。此体广有自在之应，此应对于冥显两机。收一品文罄无不尽，故以感应为此品宗。

○二十界下，示相二，初示机应相。

〔智者疏〕十界之机扣，寂照之知致，有前后感应之益。

〔知礼记〕上出缠之体，是寂照之知。十机若扣，即寂之照。遂蒙真智，冥拔众苦。十机若扣，即照之寂。乃蒙应像，显与诸乐。寂照不二，只是一知。与拔虽殊，岂须动念？致有前后者，即二问答，说有前后，非益时也。

○二益文下，示宗要义。

〔智者疏〕益文虽广，直将感应往收，如牵纲目动，所以用感应为宗。

〔知礼记〕七难三毒，二求得脱，三十三身，十九说法得度，此之文义，喻如网目。若牵感应之纲，目无不动，斯为宗要，谁谓不然？

○二余经下，与他经辩异二，初示他用因果。

〔智者疏〕余经或用因果为宗。

〔知礼记〕《本部》明一乘因果，《净名》明佛国因果，《观经》明心观，《金光明》指果德，虽单复不同，而不出因果。斯是众经，明宗之相。

○二今品下，就此明去取二，初去因果通义。

〔智者疏〕今品不尔者，因果语通。从凡乃至上地，各有因果。能感所感，既皆有因果。但经文意，似不至此。

〔知礼记〕言不尔者，明今品宗，不用因果也。何者？若以义推，谁无因果？从凡至圣，能感所感，

此义通漫，非的今宗。但经意不至，此者，出不用因果之意，盖由经文不谈，观音自行修证故也。以如来答，得名之由，但云即时，观其音声，尚不明观音声观法，岂有观成入位之相？若《佛顶首楞严经》云：「昔观世音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诸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乃至同慈力故，能现应身，同悲仰故，能施无畏。」又《大悲心陀罗尼经》云：「昔千光王静住如来，为我说此，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以金色手，摩我顶上，作如是言：『汝当持此心咒，普为恶世，一切众生，作大利益。』我于是时，始住初地。一闻此咒，故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等。」若今大部，迹本二门，广明如来，修因证果。及诸经中，明佛因果，文皆可见。此品不然，故云文意，似不至此也。

○二机家下，取感应扶文。

〔智者疏〕机家虽有因果，但以感为名。圣虽无因果，但以应为名，则扶文义便也。

〔知礼记〕以前答中，冥应显机，具诠三业，称名常念，及礼拜等，文有因也。免七种难，离三毒根，文有果也。至后答中，显应冥机，是故不说。三业现因，而感诸身说，皆云得度，盖随浅深，悉能到岸，此有果文也。此因果文，以感往收，有何所漏？圣虽无下文，虽不示观音修证，而具谈冥显，济物无穷，以应往收，更无所失。问：「前释名章，通论十双。慈悲福慧属因，真应智断在果。至别释中，解人则圆观，初终释法则十普，始末至今明宗。何故乃云，圣无因果？」答：「通别释名，明观世音，及以普门。既是等觉，无上人法。道理须明，发心立行。从因至果，乃取一代教中，所诠修证法相，解释人法。此乃义推，合有因果也。今明宗要，理须扶文，岂可却取，他经因果邪？须知今言，圣无因果，乃是文无，不妨释名，义求自有。是故今云，文不至此。应知今宗，不取因果，特用感应。略有三意：一者，经既不谈，所证之理，故让灵智，合法身为体，既冥理属体，故摄物为宗。二者，经不谈圣自修证相，若用因果，则不扶文。三者，一品始终，唯诠冥显两应，对冥显二机，若用感应，宗要善成。」

○三感应下，指《大本》。

〔智者疏〕感应义有六：一列名，二释相，三释同异，四明相对，五明普不普，六辩观心。具在《大本》。

○四问若下，杂料拣显相，共十一番。问答分五，初四番约机拣四，初善恶俱感明微义二，初问。

〔智者疏〕问：「若言机者，是微善之将生。恶微将生，亦是机不？」

〔知礼记〕若言等者，即《大本》释名中云：「机是微义。」故《易》云：「机者动之微吉之先。」现众生有将生之善，此善微微将动，而得为机。今以善例恶，亦有将生微动之义，可得为机否？

○二答。

〔智者疏〕答：「然。」

〔知礼记〕然者，许亦是机，圣心圆照，善恶不遗。善微将生，念欲与乐，恶微将生，念欲拔苦。

○二性善冥伏，明生义二，初问。

〔智者疏〕问：「机为是善，为不善？若已是善，何须感圣？若未是善，那得言善之将生？」

〔知礼记〕不知性善，有可生义，故兴此问。

○二答。

〔智者疏〕答：「性善冥伏，如莲华在泥，圣人若应，如日照则出。」

〔知礼记〕冥伏未现，故须圣应，是善性故得将生。

○三善恶慈悲相关义二，初问。

〔智者疏〕又问：「若言机是关者，为善关，不善关？若已是善，何须关圣而成善？若非是善，复何得关圣而成非善？凡圣条然，何曾相关？」

〔知礼记〕若善已成，不须关圣，若关圣应，微善成著恶关，圣应亦微恶成著邪？

○二答。

〔智者疏〕答：「善关于大慈，恶关于大悲，故言相关。」

〔知礼记〕圣岂成就众生之恶，但以善性法尔，关慈应则善成得乐，恶关悲应，恶灭离苦同体，故关非条然也。

○四感应相称释宜义二，初问。

〔智者疏〕问：「若言宜释机者，此乃是应家观机，用与之言，那释感义？」

〔知礼记〕圣智鉴机，宜用何法？那将释感，云机宜邪？

○二答。

〔智者疏〕答：「圆盖圆底，互得相宜。」

〔知礼记〕宜必相宜，何局于应。底盖之喻，不在一边。

○二一番约应简二，初约二身无应问。

〔智者疏〕问：「为用法身应，为用应身应？应身无常，此则无应，法身若应，此则非法身？」

○二约二身俱应答。

〔智者疏〕答：「法既言身，何不言应？应身既称应，何意不应？故俱应。」

〔知礼记〕法身集聚，无量法门，能应众生，种种观智。应身集聚，无量神变，能应众生，种种见闻。

○三三番相对简三，初明感应非一异二，初问。

〔智者疏〕又问：「感应，为一为异？若一感即是应，凡便是圣，若异则不相关？」

○二答。

〔智者疏〕答：「不一不异，而论感应。」

〔知礼记〕不一故感应不异，故相关。

○二明感应非虚实二，初问。

〔智者疏〕问：「感应为虚为实？若是实者，凡夫是实，实则何可化？若言是虚，虚何所化？」

○二答。

〔智者疏〕答：「云云。」

〔知礼记〕云云者，义应例上。既非一异，亦非虚实，然双非虚实，及非一异，须得其意。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理本无差，差约事用，三千理同故不异，迷悟事异故不一。悟故佛法为应，迷故心生是感，理本一故非实，事暂异故非虚。故不二门云，幻机幻感，幻应幻赴，故地住前，异相仍存，真位分分，同佛体用，至于究竟，感应既亡，复何论于，一异虚实。

○三以他下，明感应难思议二，初叙他问答二，初疑，凡圣隔异非感应。

〔智者疏〕以他问：「圣人是所感，凡夫是能感；圣人是能应，凡夫是所应；所感非是感，所应非是应，云何言感应道交？」

〔知礼记〕克论感应，其体各别，虽互立能所，而凡圣定分，所感是圣必非能感，所应是凡定非能应，感应分隔，何名道交？

○二答能所存没，故道交。二初互论能所。

〔智者疏〕答：「所感实无感，从感名所感，言圣人是所感。所应实无应，从应名所应，言凡夫是所应。还是感所为应，能应能为感，所亦是应所为感，能感能为应，所既无感应之实，亦无感应之异。」

〔知礼记〕先立所感所应不实，何者所感非凡故不实，所应非圣故不实。次立能应能感不实，何者良以还将所感为能应。所感既不实，故能应不实。又将所应为能感，所应既不实，故能感不实。二既不实，二亦非异。

○二不异下，各论存没。

〔智者疏〕不异而异者，圣没所感目为能应，凡没所应自为能感，故言感应道交。

〔知礼记〕既无实无异，何名感应道交？故以互存互没，而立不异而异。以由所感，而为能应。所应为能感，故感应不异。而今圣边没于所感，目为能应。凡边没于所应，目为能感。故成而异，就于而异，故有感应。就其不异，故得道交。斯是古师，情解感应，及道交义。

○二私难下，章安破立二，初难他义不成二，初难立义不成二，初明存没不成。

〔智者疏〕私难：此语若实，无感应之异，今圣没能感，凡没能应，何不圣没能应？凡没能感，若如此则无凡圣之殊，若不如此感应便异，何言不异？

〔知礼记〕虽以能所，互论存没，究其体状，只于圣边没其凡惑，复于凡边没于圣应。以其圣没能应，不得凡没能感，不得若尔，感应永殊，那言不异？

○二又感下。

〔智者疏〕又感能，无感能之实，而名感能者，何不名应能？若应所无实，何不名感所？若尔则无凡圣感应，若不尔则是异，云何不异？

〔知礼记〕明不异不成，大意同前。

○二又难下，以四性结过。

〔智者疏〕又难：若以感能，为应所感，所为应能，此是自生义。若能应只是所应，能感只是所感，还是自生义。若应能生应所，感能生感所，能感生所，感所感生，能感能应生所，应所应所能应，皆是从他生。岂非他性义，若共生则二过，若离二，堕无因过。

〔知礼记〕感能应所自属于机感，所应能自属于应故，是自性。次之二句，虽涉感应，义不相由，还属自性。次有四句，皆从彼生，故属他性。第三不独由自，不独由他，须二合生，乃属共性，若离自他，属无因性。

○二问若下，明今能妙契二，初离四句无感应以问。

〔智者疏〕问：「若尔则无感应？」

○二答圣下，用四悉立因缘而答。

〔智者疏〕答：「圣人以平等无住法，不住感，以四悉檀随机应尔。」

〔知礼记〕大圣圆证，三千理事同在一心，故心平等。一一皆了，即空假中，故心无住。圣既用此平等无住，为能应法，故不住著。所应机感，但随十界。乐欲便宜，破恶入理，四机扣之，即以世界，为人，对治，第一义。四种之法，任运而应。此之感应，岂可以其，自他共离，而思议邪？又复众生，于自生感应，有四益者。亦可说言，自感自应，若于三种，有四益者。亦可说言，由感生应，由应生感，共能生感，共能生应，离二有感，离二有应。皆可得说，既无四执，随机说四。故诸经论，谈于感应，不出此四也。

○四问妄执下一，番约机简二，初疑妄执之善非机。

〔智者疏〕问：「妄执之善能感不？」

○二答妄执是恶能感。

〔智者疏〕答：「妄执是恶亦得感。」

○五问妄执下，二番相对拣二，初示妙应随情所为二，初问。

〔智者疏〕问：「妄执既非一，应亦为二。」

○二答。

〔智者疏〕答：「应本无二，为缘何所不作。」

○二问凡下示至圣拔邪归正二，初问。

〔智者疏〕问：「凡名凡僻，善则招乐，恶则感苦，圣名为正。正则非善非恶，非苦非乐，善恶之僻，何能感非善非恶之正耶？」

○二答。

〔智者疏〕答：「正圣慈悲，拔其善恶之僻，令入非善非恶之正，故有感应。」

○四慈悲利物用二，初标。

〔智者疏〕第四慈悲利物为用者。

〔知礼记〕问：「感应慈悲为同为异？若其同者，那得分对宗用二章；若其异者，请陈其义。」答：「法相开合，制立多途。今文既以般若法身，合之为体，乃于解脱，分出宗用。虽是一德，而有二能。感应则通语关宜，慈悲则别明与拔。若论感应，不说慈悲，则似仁王降世，而无治理之功。今明感应，则收经义尽，故立为宗。」次示慈悲，则利物义足，故立为用。开一为二，其意略尔。

○二二智下，释二，初正论冥显二，初略辩二，初对二智辩用二，初问。

〔智者疏〕「二智不当用耶？」

〔知礼记〕妙经之用，断权疑，生实信，正当二智，那指慈悲。

○二答。

〔智者疏〕答：「二智语通，今别附文，以盛明隐显之益，故以此当用尔。」

〔知礼记〕二智之用，通互一部。具智慈悲，今品别用。

○二他释下，就二身明益二，初叙他局解。

〔智者疏〕他释法身冥益为常，应身暂出还没有为无常。

〔知礼记〕二今明下，明今正义二，初法二，初明二身皆常间。

○二初明二，身皆常。

〔智者疏〕今明法身常寂而恒照，此理宜然，应身处处利益，未常休废，亦是常义。

〔知礼记〕法以寂照为常，应以不休为常。

○二若言下，明二身皆间。

〔智者疏〕若言有应不应，以为无常者，法身亦有益无益。

○二故知下，明二益无二别。

〔智者疏〕故知俱是常无常，俱有冥显，如日月共照，一亏一盈，如来恒以常无常二法，熏修众生，故言二鸟双游，而呼为常无常尔。

○二譬如下，喻。

〔智者疏〕譬如种植，或假外日风雨，内有土气暖润，而万物得增，冥显两益，亦复如是。

○二此中下，指广。

〔智者疏〕此中应用王三昧十番，破二十五有，以辩慈悲益物之用，具在《大本》玄中。

〔知礼记〕《大本》明二十五王三昧，破二十五有，显真常我性，通有四意：一出诸有过患；二明本法功德；三结行成三昧；四慈悲破有。观音自行，已破诸有惑业过患，功德三昧，皆已成就。正以慈悲，令他破有。故知今用，即第四意也。

○二问观下，兼辩本迹三，初明本迹难知二，初问。

〔智者疏〕问：「观音利物，广大如此，为已成佛，犹是菩萨？」

○二答。

〔智者疏〕答：「本地难知，而经有两说。」

○二如观下，明因果异说二，初引二经犹在因。

〔智者疏〕「如《观音授记经》，明观音势至，得如幻三昧，周旋往返，十方化物。昔于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国王名威德。化生二子，左名宝意，即是观音。右名宝尚，即是势至。往问佛，何供养胜？佛言当发菩提心。从如来初发菩提心，次阿弥陀佛后，当成正觉。观音名普光功德山王，势至名善住功德宝王。又《如来藏经》亦云：『观音文殊，皆未成佛。』」

○二若观下，引一经已成果。

〔智者疏〕「若《观音三昧经》云：『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为彼佛，作苦行弟子。』」

○三二文下，用悉檀和会二，初问。

〔智者疏〕「二文相乖，此言云何？」

○二乃是下释。

〔智者疏〕乃是四悉檀化物，不可求其实也。

〔知礼记〕或说已成或说未成，盖顺机缘，令获利益，勿求其实。

○第五明教相二，初定文相二，初泛明部党。

〔智者疏〕第五明教相者，夫观音经部党甚多，或《请观世音》，《观音受记》，《观音三昧》，《观音忏悔》，《大悲雄猛观世音》，等不同。

○二今所下，的示所传二，初示妙经一品。

〔智者疏〕今所传者，即是一千五百三十言，《法华》之一品。

○二而别下，明别行之由。

〔智者疏〕而别传者，乃是昙摩罗讖法师，亦号伊波勒菩萨，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法师。师云：「观世音与此土有缘。」乃令诵念，患苦即除，因是别传，一品流通部外也。

○二此品下，明教相二，初同本经醍醐相二，初明品意。

〔智者疏〕此品是《法华》流通分，既通于开权显实之教，令冥显两益，被于将来，以十法界身，圆应一切，使得解脱。

〔知礼记〕通于开权显实者，且举迹门，亦应更云，开迹显本，此乃以方便品。迄分别功德品，十九行偈，俱为正宗。以十九行偈后俱为流通，本迹二门也。

○二圆人下，明教味。

〔智者疏〕圆人乘于圆法疏通，此圆教，故即是流通，圆教相也。五味为论，即是流通，醍醐味也。

〔知礼记〕圆法即本迹二门，所诠之法也。圆教即本迹二门，能诠之教也。

○二问文下，核今品施开义三，初核成施权相二，初约方便乖圆问。

〔智者疏〕问：「文云：『方便之力，种种不同。』说亦应异，何得是圆教相？」

○二答就下，约为实施权答二，初约实人施权答。

〔智者疏〕答：「就能说之人，为圆弘圆教，遍逗法界之机，机虽不同，不可令能秉法人，随机而偏例。如佛于一乘，分别说三，岂可令佛，便是声闻缘觉耶？」

〔知礼记〕圆圣偏说，为引渐机，岂佛说小，令佛是小，就能说人，判属圆教。

○二又付下，约权能通实答。

〔智者疏〕「又付属云：『若人深信解者，为说此经。若不信者，于余深法中，示教利喜。』既奉佛旨，圆逗万机，种种不同，只是流通圆教。」

〔知礼记〕深信解者，即嘱累云：「信如来智慧者，若不信者，即七方便人。」

○二又问下，核成开权相二，初约机，同鹿苑难。

〔智者疏〕又问：「能说人，圆于教，亦圆行人机异，此人禀何教耶？若禀偏教，与鹿苑人同。若禀圆教，机亦应一。」

〔知礼记〕说人虽圆，禀人通小，且如鹿苑，佛岂不圆？只就禀人，判属三藏，今岂不然？

○二约部开权迹答。

〔智者疏〕答：「昔鹿苑佛未发本显迹，不会三归一，人法未圆，所禀方便不得称圆。今经已开显权实，虽是种种身，本迹不思议一，虽说种种法，为开圆道，于义无咎。」

〔知礼记〕阿含小部未开权迹，遂令教味随机属小。今经开显即权是实，即迹是本。虽说小法为通圆经，岂同鹿苑邪？」

○三问上下，核成妙用相二，初约舍用相乖问。

〔智者疏〕问：「上文云：正直舍方便，此中那言以方便？」

○二约体用难思答。

〔智者疏〕答：「上正显实，故言其舍。此《中论》用，故言示现，体用不思议一也。」

〔知礼记〕正宗废权立实故言舍，流通为实施权故须用显。实体后而论权用，斯是今经，秘妙方便。

觀音義疏（隋，智顓）

目录

观音义疏

隋 天台智者大师 说

弟子 灌顶 记

此文既别出大部，有人亦作三段分文，谓初问去为序，佛答去为正，持地去为流通。复有云：经家序者为序，无尽意白佛去为正，持地去为流通。

今师有时亦作三段，有时不作三段名，但分为三章：一无尽意问，二佛答，三持地叹。或为四章：三如前，四者闻品得益。或作二段，谓前后两问答也。多种分章，随人意用也。

若作问答分章，则有两问答；初问答明观音树王冥益等义，后问答明普门珠王显益等义。

就前问答为二：一问，二答。就问为四：一时节，二标人，三敬仪，四正问。

【尔时】

一「尔时」者，尔言即也。即是说东方妙音弘经已讫，次说西方观音弘经之时，故言「尔时」。

或可大众已闻妙音弘经，欢喜已竟；宜闻观音发心生善之时，故言「尔时」。

或可时众疑于妙音，若为利益，上来说法，破众疑情已竟。时众有疑，观音之德正破此疑之时，故言「尔时」。

或可时众机在妙音，闻即得道，如二土菩萨得道已竟，八万四千悟理之时，须闻观音，故言「尔时」。

诸佛如来不空说法，有四悉檀因缘，尔乃为说，正是敷演四悉檀时，故言「尔时」也。

【无尽意菩萨】

二标人者，即是无尽意也。名无尽者，非尽非无尽。为对小乘名尽，故言无尽，小乘明尽。为对尽智无生智，灭色取空之尽，故名无尽也。

又云何无尽？所谓空不可尽，假不可尽，中不可尽，故言无尽。

大品经云：「即色是空，非色灭空，空故无尽也。」

又大集经释无尽意：东方过十恒沙国微尘世界，国名不眇，佛号普贤。纯诸菩萨无二乘名，但修念佛三昧，不灭不生不出，心行平等，犹如虚空，是为念佛。即见佛时即具六波罗蜜，得无生忍。所谓不取色即檀，除色相即尸，观色尽即羸提，观色寂灭即毗黎耶，不行色即禅，不戏论色即

般若也。

身子问：「谁为汝作字，名无尽意。」

答曰：一切诸法因缘果报无尽，一切诸法不可尽，初发无上菩提心已不可尽。譬如虚空不可穷尽，为一切智发菩提心，岂可尽乎？诸佛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十力无畏等无尽，因如是等发心，故不可尽。众生性无尽，教化众生无尽，知一切法性无尽，故无尽是名菩萨发心无尽。又檀波罗蜜无尽，乃至方便无尽，凡八十无尽。八十无尽悉能含受一切佛法，从是得名，名无尽意也。

又净名云：「何谓为尽？谓不尽有为。何谓无尽？不住无为。」

华严有十无尽法门。如此等经，皆就假名分别一切诸法因缘果报，以明无尽意。

又如胜鬘经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

又大品经云：一切法趣意是趣不过，意为法界意则非尽非无尽，如是无尽。例如非常非无常，是乃为常。

又净名云：法若尽若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空，空则无有尽与不尽，故知非尽非无尽，是真无尽义。

又大品经云：痴如虚空不可尽，乃至老死如虚空不可尽，色不可尽，乃至识不可尽。

如此等经皆约中道之理，以名无尽。通达空假中三谛之法不可尽，故名无尽意菩萨。亦名无尽心智，识、色、受、想、行等义不可说。不可说，不能具载。

菩萨者，外国云摩诃菩提质多萨埵，此云大道心众生。初心行者，为烦恼所生，二乘为五分法身所生，六度菩萨为福德所生，别圆为中道所生。故大品云：如来身者，不从一因一缘生如来身。菩萨为众行生，故言众生。发心求佛，故言为大道，利益一切，以法道成他，或言成众生。

广释菩萨，义如别记。

【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

三敬仪者为三：一起，二袒，三合掌。

起者，礼云请益起，请业起。菩萨于佛备其二仪，故言起也。

观释者，菩萨常修远离行，故言起。亦是契诸法空，空即是座于此空无所染著，故言起也。

又菩萨安住空理，理本无起，愍众生故，乘机利益，故言起。

又中道之寂非起非不起，而能起能不起，无起之起，起即实相，亦起众生实相，故言起也。

偏袒右肩者，外国以袒为敬，露右者，示执奉为便，表弟子事师充役之仪，是故以袒为恭也。此方以袒为慢，然古有须贾，肉袒谢于张仪，露两髀也，此方亦不一向是慢也。

观解者，覆露表空假二谛，又表权实。实不可说，如覆左表有冥益；权于化便如露，右表有显益也。

合掌者，此方以拱手为恭，外国合掌为敬。手本二边，今合为一，表不敢散诞，专至一心，一心相当，故以此表敬也。

观解者，昔权实不合，而今得合。

又五指表阴。仁王经云：法性色受想行识，此即实智真身，亦有五阴也。应化因缘，亦有五阴也。众生性德之理，亦有五阴也。众生生死果报，亦有五阴也。圣人为化众生，示有应身五阴，是则权实阴殊。若众生法性理显，圣人亦息化归真，权实不二。合掌表于返本还源，入非权非实，事理契合，故合掌也。

向佛者，表万善之因，向万德之果也。亦是行人分证权实，合向于究竟权实，合故言向佛也。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四发问者，此下有两番问答：初番问观世音，后番问普门。前问为三：一称叹，二标所问人，三正问。

大经云：汝具二庄严，能问是义；我具二庄严，能答是义。今无尽意具二庄严，欲显观音二种庄严，咨发如来；如来究竟具二庄严，当答此义。释论云：问有多种，不解问、试问、赴机问，今无尽意即是赴机问也。

世尊者，即是称叹尊号。十号具出释论，用彼释此。

观世音菩萨即是标所问之人也。具如前释。

以何因缘者，因缘甚多，略言境智因缘。若就众生，则以善恶两机为因；圣人灵智，慈悲为缘。若就圣人，观智慈悲为因，众生机感为缘，以是因缘。

名观世音，如上释也。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第二佛答即为三：初总答，二别答，三劝持。就初总答为二：一明机，二明应。就机为四：一标人数，二遭苦，三闻名，四称号。

数者，十法界机，实自无量而言。百千万亿者，此乃通途商略业同者。如一地狱界，大略是同，其间优降，复有何量？如一狱复有百千万亿品格之殊，一一品格复有百千万亿罪人，是罪业正同，所以同受一品罪苦。将此意广历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皆亦如是，故知此数是标同业之意也。所以举多数者，明百千万亿种业，遭苦称名，一时有机，一时能应，皆得解脱。何况一人一业一机，独来而不能救。此举境众机多，以显观深应大也。

二明遭苦者，即是受诸苦恼也。此语成上义，上百千是业同，此言诸苦恼，一苦恼是一业者，

凡有百千万亿，故知有诸百千万亿。上明数同，下明业别。用此意历十法界，万机之徒不可说，不可说也。

今言受苦恼者，正是现遭苦烟也。此苦由于结业果多故，因亦多。此即总答。文略而意广，遍该十界，不止人道而已。

后别答中，文广而意狭，别举人间七难而已，故此处总答也。

三闻名者，上明遭苦，次明生善，善恶合为机，此即明文。

闻有四义，如别记。

若能如是通达四种闻义，即闻慧。心无所依，无住无著，即是思慧。一心称名，即修慧。此文虽窄，三慧意显。

四称名者，称名有二：一事，二理。

若用心存念，念念相续，余心不间，故名一心。或可如请观音中，系念数息，十息不乱名一念。或可无量息不杂异想，心想虽长，亦名一心。一心归凭，更无二意，故名事一心也。称名者，或可略称，如此文。或广称，如下文。南无者，归命之辞，皆是事一心称名也。

理一心者，达此心，自他共无，因不可得，无心无念，空慧相应，此乃无一亦无心。知声相空，呼响不实，能称、所称，皆不可得，是名无称，是为理一心称名也。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二应者，先明应，次明解脱。

应有多种，三教之应，应不一时，圆教观音，一时圆应。众机烟急，应速一时，闻即称是机速，称即应是应速。

皆得解脱者，即是蒙应利益也。皆者，非但显于多机众益，亦是显于圆遍之应也。或时为机速、应速、平等利益速，贴文。

问：「十法界众生无量机，既无量，云何一时令得解脱？」

答：「譬如父母，念子心重，多智多财，具大势力，众子在难，即能俱拔之。菩萨亦如是，无缘慈悲重，权实二智深，圣财无量，神通力大，十界虽多，应有余裕。安乐行云：『忍辱大力，智慧宝藏，以大慈悲，如法化世。』即此意也。又如毒龙罪报，尚能以一眼遍视一切，视之皆死，何况菩萨种智圆明耶？又如磁石，亦类明镜。又如入王三昧力，一时十番利益，一切此义，具在大本玄义。」

问：「一心称名，皆得解脱，今见称唱，累年不蒙寸效，何也？」

答：「经云一心称名，有事一理一，二途无取，何能感圣？譬如临镜背视，对谷闭口，何能致影响耶？」

第二别答为三：一口机感应，二意机感应，三身机感应。就口机为二：初明七难，次结口机。

有人云：次第三机者，口显居前，音成由意，意识成身也。

通论口机，亦脱三种苦，但先除果苦，次除苦因，次满愿与乐。

问：「此中明拔苦，那忽与乐？」答：「少分与乐，欲引接之也。」

问：「何意不与其乐因？」答：「因非引接故不与，又其文在后，为说法，是与乐因。」

问：「悲门既少分与乐，慈门应少分拔苦？」答：「前悲全拔苦已竟，后但与乐，无苦可拔，何论少分？」

有人解七难为两双一只：火水无识为一双，鬼非类为一只，王贼是类为一双。鬼闻去来，王论轻重，故成七难也。

次第者，火水无识为难则重。鬼虽有识，非类为次；王贼有识，是类故轻。然鬼王相间，初以鬼比王，王轻则鬼重；又以王比鬼，王重鬼轻。此二相似，故间出。

有师以风，足为八难。有人弹之，文云：「称名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不道风为难。」

今明圣人赴机，何必如此情卜？次第何必不次第？今不同前者，此本明赴机拔苦，那得更以与乐间之？今言次第者，先入国随俗，赴口机为初，意冥身显以为次也。若寻经意，一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经不云次第观机，那可作次第释耶？

他既作七难次第，今还复作对之耳。入火，即有焦身绝命之忧，最为卒重，故居初。水漂沉浮，小缓于火。罗刹虽暴，如经云：「有五百罗刹女，妻五百飘人，生子受乐，时节犹长，然后顿食。」此复缓于水。王难非即得即戮，研罪虚实，实则刑，虚赦，不同于鬼，一概并食，故复次罗刹也。鬼来取者，无的所取，衰乃逢害，逃脱可免，不同王法，定判死生，故复次王难也。枷锁节身，不虑失命，但有禁固之苦，小缓于鬼。怨贼觅宝，输宝即毕若，能卑辞善巧方便，贼可免脱。此一往次第尔。至如凶贼忽发，与火烧何异？

问：「诸难众多，何意取七耶？」

答：「此有所表，人以六种成身，还以六种自害，如人共七难同住，复以七为难。今通用七难等来表六种也。火水风即表身内三种也；刀杖枷锁表地种也；鬼贼王等表识种也；三千大千世界表空种也。」

云何空得为难？如人身有内空，四大围之，识于中住；何异大千界围地水火风，王鬼贼等，于中住耶？空为难者，空是来难之由。如身体坚实，外病不侵，身若虚疏，众疾逼恼。又如人家宅，无垣墙，盗贼则进，能来难故，空亦成难。

识种是难者心识邪计，横起爱见，毁灭法身慧命；如王鬼贼劫夺财宝，断伤寿命，故识种是难。

所以不多取者，正应表此假，令多举诸难，亦是表此。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一火难为四：一持名即是善为机，二遭苦即是恶为机，三应，四结。

上总云受诸苦恼，未判其相，今别答故，举水火等也。

释诸难，例为三意：一贴文，二举事证，三观行解释。

贴文者，持者口为诵持，心为秉持。秉持为理不失，虽非口持，觉观亦得是口行，故通属口业机摄。若有、设有、复有，皆是不定挑脱之辞也。余皆难起方称名，此中前持名而遭难，此或是前后互出尔。今为火难卒暴，须预忆持，忆持必无此难。设脱有者，皆是放舍所持。背善从恶，称之为设。如慈童女因缘，若能至意修孝，不遭火轮，违母绝发受地狱苦。此是秉孝不纯，广出因缘云云。行人持名，本不应遭难。缘差忽忘，设入大火，若能忆先所持，即得免难。火难既重，机亦须深，故先持后脱，其义可见。

威神力是结火难也。

次约证者，晋世谢敷作观世音应验传，齐陆果又续之。其传云：竺长舒，晋元康年中于洛阳，为延火所及，草屋下风，岂有免理？一心称名，风回火转，邻舍而灭。乡里浅见，谓为自尔。因风燥日，掷火烧之，三掷三灭，即叩头忏悔。法力于鲁郡，起精舍于上谷，乞得一车麻，于空野遇火，法力疲极小卧，比觉火势已及，因举声称观，未得称世音，应声火灭。又法智遇野火，头面作礼，至心称名，余处皆烧，智容身所无损。又吴兴郡吏，此皆记传所明，非为虚说信矣。

三就观行释者，火有多种，有果报火、业火、烦恼火。

果报火至初禅，业火通三界，烦恼火通三乘人。

果报火难者，从地狱有，上至初禅，皆有火难。如阿鼻鬲子，八万四千，内外洞彻，上下交炎，饿鬼支节，烟起举体焦然，畜生燠煮汤炭。修罗亦有火难，人中焚烧现见，故若至劫尽，须弥洞然，诸天宫殿，悉皆都尽。初禅已下，无免火灾。凡一十五，有众生百千万亿诸业苦恼。持是观世音名，火不能烧，何但止就阎浮提人作解耶？直就一十五有果报，望旧解火，诚可笑哉？余九番，非彼所知。

次明修因。恶业火者，随有改恶修善之处，若五戒十善。多为恶业所难，故经云烧诸善根，无过嗔恚，虽生有顶，头上火然。术婆伽欲火所烧。金光明云：「忧愁盛火，今来烧我。」能破善业，退上堕下，皆名为火。若能称名，得离恶业。故请观音云：「破梵行人，作十恶业，荡除粪秽，令得清净。」由斯菩萨威神之力也。

次明烦恼火。若声闻人，厌恶生死，见三界因果，犹如火宅。四倒结业，烟炎俱起，轮转堕落，为火所烧。生死蔓延，昼夜不息，勤求方便，竞共推排，争出火宅。称观世音，机成感应，乘于羊车，速出火宅。入有余、无余涅槃，即得解脱也。

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教，次明别教，次明圆教，次明变易土钝根人，次明变易土利根人。凡有九番行人，修道之时，[立+立]为五住烦恼惑火之所烧害，各修方便，方便未成，火难恒逼。称观世音，方便即成，便得解脱。一一当其法门细作机感之义。

问：「菩萨住何法门，而能如是耶？」

答：「菩萨法门，无量不出，别圆两观，本起慈悲，故能十番垂应。所以者何？菩萨元初发菩提心，见果报火烧诸众生，即起慈悲，誓当度脱。受持禁戒，亦起慈悲，救诸业火。修无漏观，白骨流光，发火光三昧，八胜处中有火胜处，十一切处中有火一切处，皆起慈悲，当为众生灭烦恼火。又观诸火，悉是因缘所生法，体之即空。又从火空而观火假，分别因缘。又观火中见火实相。如是次第，节节皆有慈悲，誓当利物。今住补处，力用无尽，以本誓力，熏诸众生，未曾舍离，随有机感，即能垂应。若事火起，称名求救，即对本时果上慈悲，拔苦与乐。恶业火起，即用持戒修定中慈悲。烦恼火起，即用无漏入空、入假、入中等慈悲，节节相关。若众机竞起，一时牵感，慈悲遍应，皆得解脱。如华严第四十云：『善财诣进求国，见方便命婆罗门修苦行求一切智，有大刀山，四面火聚，从刀山上自投于火。语善财云：能入此者，是菩萨行。善财生疑，言是邪法。梵语善财：莫作此念，此是金刚大智人，欲竭爱海。自在天云：此菩萨五热炙身，令我灭邪见，离我心诸魔。又云：菩萨炙身时，我等宫殿犹如聚墨，我即发菩提心。乃至他化自在天，于烦恼中得自在法门。乃至龙鬼阿鼻，皆发菩提心，舍本恶念。善财闻空中语已，即时悔过，登刀山，入大火聚，未至得菩萨安住三昧，入火得菩萨寂静安乐照明三昧。此火山者，名为无尽法门，若入此门，能知诸法故。』举彼经火法门如此，证成观音火法门慈悲救苦十番利益也。」

次明菩萨。本修圆观所起慈悲者，但观一火具十法界，一切诸法入火字门。于一火门虽无分别，明识一切果报火、业火、烦恼火等，明了通达无缘慈悲，遍覆一切，是为火门入王三昧。若法界火起，菩萨以本地誓愿，普应众生，如磁石吸铁。虽无分别，而分别说者，以十五三昧救果报火；用二十四三昧救修因火；二十五三昧通救二乘、通教、六度、别、圆等入空烦恼火；还用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火；还用二十五三昧圆救圆教人入中烦恼火。虽应入诸火，不为诸火所烧，大集经云：「譬如虚空火灾起时，所不能烧。」菩萨亦如是，以不思议慈悲，普应一切，皆得解脱也。常途释七难，止解得救人中苦，失二十四有及变易中苦，止得如幻三昧少分，全失二十四三昧广大之用也。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第二水难者，亦为三意：一贴文，二引证，三观释。贴文为三：一遭水是有苦，二称名是善，三得浅处是应也。

问：「何意言为大水所漂？」

答：「小水不成难，或戏故入水亦不成难，欲论其难，故言大水所漂。火难所以言入者，小火亦应断命。若故入，若不故入，入则害命。今举其重难，重难既救，何况其轻？是故言其入火，不言入水。言其大水，亦言大火。水论其浅即成应，火犹少在未成应也。」

二引证者，应验传云：海盐有溺水，同伴皆沈，此人称观音，遇得一石，困倦如眠，梦见两人乘船唤入。开眼果见有船人，送达岸不复见人船，此人为沙门大精进。又刘澄随费淹为广州牧，行达宫停遭风。澄母及两尼声声不绝唱观世音，忽见两人挟船，遂得安稳。澄妻在别船及他船皆不济。道罔三人乘冰度孟津，垂半，一人前陷，一人次没，罔进退冰上，必死不疑，一心称观世音，脚如蹋板，夜遇赤光，径得至岸。此例甚多，皆蒙圣力也。

三约观解者，果报水至二禅，恶业水通三界，烦恼水通大小乘。

如地狱，镬汤、沸屎、咸海、灰河、流漂、没溺，饿鬼道中亦有填河塞海，畜生淹没冲波致患，阿修罗亦有水难，人中可知水灾，及二禅泛漾无岸。是时若不称名，尚不致浅处，何况永免耶！

次恶业水者。诸恶破坏善业者，悉名恶业波浪。爱欲因缘之所毁坏，澍入三恶道中，忘失正念，放舍浮囊，见思罗刹，退善入恶者，即是水漂，何必洪涛巨波耶！若能一心称名，即得浅处也。

次次明烦恼水者。经云：烦恼大河，能飘香象。缘觉观爱欲之水，增长二十五有稠林，潦水波浪恼乱我心，暴风巨浪有河洄漩没溺众生。无明所盲而不能出，涅槃彼岸何由可登？

二乘人修三十七品之机，运手动足截有生死险岸，前途遥远，一心称名。若发见谛，三果皆名浅处，无学为彼岸。

次支佛，侵习为浅处。通教正习尽为彼岸。次别教，断四住为浅处，断无明为彼岸。次明圆教，六根清净为浅处，入铜轮为彼岸，变易中分分是浅处，究竟无明方称彼岸。

复次，初果免见流，三果免欲流，四果免有流，乃至圆教方免无明流。

菩萨所以遍应水难者，皆是本修别圆二观慈悲，今日成就王三昧力。所以者何？菩萨修别观时，见众生漂果报水，起誓拯济。菩萨修戒定时，以善治恶，于诸禅定水、光三昧水、胜处水，一切处皆起慈悲。以善攻恶，又从水假入空，发真无漏；从空出假，达水因缘，入水中道，见水实相。节节法门，皆起慈悲，熏诸众生。今成王三昧，寂而常照。众生报水所漂，称名为机。对事慈悲，救果报水；戒定慈悲，救恶业水；三观悲救烦恼水。一切一时皆得解脱。如华岩三十八明善财至海门国，海云比丘为说普眼经。云十二年来，常观此海，渐渐转深，大身居止珍宝聚集，如是观已，则见海底生大莲华，无量天龙八部庄严华上，有佛相好无边，即申右手摩于我顶，为说普眼经千二百岁，一日所受阿僧祇品，无量无边，若以海水为墨，须弥聚笔，书写此经，不能得尽。当知水法门摄一切法，亦如小品阿字门，具足一切义。观音于水法门，久已通达，故能遍应一切水难。

复次，本修圆观法门，无缘慈悲，遍应一切者。观水字门，十法界趣水字，是趣不过水尚不可得，云何当有趣不趣？十法界趣水是俗谛，水尚不可得即真谛。云何当有趣不趣？即双非显中道第一义谛。如此观水字十法界三谛之法，即起无缘慈悲，遍熏三谛十法界众生，故能圆应一切。

若分别观者，以十六三昧救果报水；以二十四三昧救恶业水；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入空有流等水；以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于有流中，令无染湿；以二十五三昧救圆教入中无明流水；一切一时俱得解脱也。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码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第三罗刹难者，亦为三：一贴文，二约事，三观释。贴文又为二：一明难，二结名。难中为

五：一举数，二明遇难之由，三遭难，四明机，五明应。

人数者，但举百千总数，不定判多少。明入海求珍，结伴无定，虽无定数，终不可独往，故举百千也。贤愚云：田殖百倍，商估千倍，仕宦万倍，入海吉还，得无量倍。故入海也。

次遭风。是难由约下文证，今若开风为正难，下文云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此岂不独是罗刹难也？难由正应无在由者，何但由风？由风堕难，由入海遭风，求宝入海，由贪求珍宝，展转相由，风灾难切，故风是堕难之由也。

七宝是正宝，珠是伪宝，又如意珠宝最上。今言等者，等上等等下诸宝也。楼炭云：「巨海有七种似实，一百二十种真珠宝。」

黑风者，旧云风无色，吹黑沙故尔。有人弹云：「沙中无船，水中无沙，非是吹黑沙，乃是吹黑云尔。」今还例此难：水中无云，云中无船，何得弹沙而取云？风能吹黑云，何意不能吹黑沙？请观音云：「黑风洄波。」仁王般若若有六色风，黑赤青天地火也。受阴经明五风。阿含亦云黑风。风加以黑，怖之甚也。

罗刹是食人鬼，人尸若臭，能咒养之令鲜。复有啖精气鬼，人心中有七滂甜水和养精神，鬼啖一滂令头痛，三滂闷绝，七滂尽即死。

一人称名。余者悉脱者，同忧戚休否是共，虽口不同唱，心助觅福，故俱获济是均。若后值贼则同声者，陆地心多不并，决须称号，令使齐，与水难为异。何意就此结观音之名？此正就一人称名而赖兼群党，明慈力广被，救护平等，显观音之名也。

二约事证。应验传云：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泛海向扶南。忽遇恶风堕鬼国，便欲尽食。一船众人怖称观音，中有一小乘沙门，不信观音，不肯称名，鬼索此沙门，沙门狼狈学称，亦得解脱。

次观释者，不但明世界中风，黑业名风。华严云：嫌恨猛风，吹罪心火，常令炽然。吹诸行商人，堕落恶道，失人道善宝，及无漏圣财。从地狱上至三禅，皆有果报风难。如僧护经，明地狱种种形相，疾风猛浪，没溺破坏，饿鬼所啖。若鬼道中，寒风裂骨，身碎碑馘，畜生飞走之类，倾巢覆卵，何可胜言？修罗亦有风难，若风灾起时，诸山击搏，上至三禅，宫殿碎为微尘。当此之时，谁能救济，唯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以王三昧力，或以手障，或以口吸，无量方便，令得解脱也。

次明若修诸善，恶业风吹坏五戒十善船舫，堕三途鬼国，及爱见境中。大经云：「罗刹妇女，随所生子，而悉食之，食子既尽，复食其夫。」急须称观世音菩萨，以慈悲力能令解脱。

次明二乘人。采圣财宝，为烦恼风吹慧行船，行行舫堕见爱境，为见爱罗刹所害，若能称观世音，得脱见爱二轮，永得免二十五有黑业也。

次明支佛。六度行通、别、圆、变易等，入烦恼海，采一切智宝。八倒暴风所吹，飘诸行船，堕二边鬼国。用正观心，体达诸法不生不灭，入实际中，即得解脱。鬼义合前后章，故不重说也。

法界风难无量，一时圆应者，皆由别圆慈悲所薰。菩萨本修别观，见事中风，即起慈悲修戒定；见恶业风，即起慈悲修三观，时节节慈悲。今入风实相王三昧中，以事慈悲，救果报风；以戒

定慈悲，救恶业风；三观慈悲，救烦恼风；故能十番拔难。

若作圆观，论机应者，但观风字门，具照十法界，三谛宛然，通达无碍，慈悲遍覆。

若分别说王三昧者，以十七三昧救果报风，以二十四三昧救修因风，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从假入空烦恼风，以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无知风，以二十五三昧救圆教入中无明风，变易可解。如是遍救法界，一切一时皆得解脱也。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第四明刀杖难者。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贴文为三：一遭难即是苦，二称名即是善，三应。

今言刀杖段段坏者，明人执杀具，一折一来，随来随断，弥显力大。

问：「水火何不令再灭耶？」

答：「刀杖折再来重明圣力，水火灭后谁复持来？既无持来，灭何所显？今只令绝炎不烧，洪流更浅，存显力大，各有其意，不得一例作难也。」

二约事证者。应验传云：晋太元中，彭城有一人被枉为贼。本供养金像，带在髻中，后伏法，刀下但闻金声，刀三斫，颈终无异。解看像有三痕，由是得放。又蜀有一人，檀函盛像安髻中，值姚萇寇蜀，此人与萇相遇，萇以手斫之，闻顶有声，退后看像，果见有痕。其人悲感：宁伤我身，反损圣容，益加精进。晋太元高简，荣阳京人，犯法临刑，一心归命，钳锁不复，见处下刀，刀折绞之寸断。遂卖妻子及自身，起五层塔在京县。宋太始初，四方兵乱，沈文秀牧青州，为土人明僧骏所攻，秀将杜贺刑妻司马氏（云云）。

三明观释者，非但世间杀具名为刀杖，恶业亦能伤善业身命，烦恼六尘三毒等皆名刀箭。从地狱去，即有刀山柱骨，剑树伤身，锯解屠脍，狼藉痛楚。饿鬼更相斩刺，互相残害。畜生自有雌雄，牙角自相触突，又被剝切披剥。修罗昼夜征战，龙王降雨变成刀刃，人中前履白刃，却怖难诛。复有横尸塞外，复有衔刀东市。天共修罗斗时，五情失守，皆有刀杖怖畏失命之苦。若能称观世音，若应刑所，刀寻断坏，若应战阵，立之等力，令得安和。

次明修诸善因，为三毒刀箭恶业，破坏善心，割断戒皮、定肉、慧骨、微妙心、髓法身，慧命退失堕落，失人天道，乃至正命，登难崩易，万劫不复。起怖畏心，称观世音即蒙救护，三毒不伤，清升受乐，即菩萨力也。

次明声闻人，厌患生死，即时观三界见思，剧于刀箭。故大经云：「宁以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爱诈亲善，六拔刀贼，趣向正路，如为怨逐。」大论云：「譬如临阵白刃间，结贼未灭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居，如人被缚将去杀。尔时云何安可眠？」五苦章句云：「十二重城，三重棘馆，五拔刀人守门。」尔时思惟如此怖畏，何由得脱著于正路？须一心称观世音，三业至到，机成感彻，则能裂生死券，度恩爱河，不为烦恼刀杖所害。欲主魔王，无如之何！

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别圆变易等。五住刀箭伤法身，损慧命者，若能称名即蒙圣应，免离通别刀杖，脱二死地，岂非法身慈力耶？

复次，明刀杖机应遍法界者，良由本修别圆观时，见诸锋刃伤毁，即起慈悲，我当救护；修善遮恶时，于善恶业，复起慈悲；若观刀杖是因缘生法，修三观时复起慈悲，愿行填满。

今住王三昧中，无量神力，以本事慈悲，对果报刀箭；修善慈悲，救恶业刀箭；三观慈悲，救烦恼刀箭。刀杖是质碍，属地字门摄，菩萨于质碍地门，通达明了。如华严四十，明弥多罗童女，于师子奋迅城，师子幢王宫中，处明净宝藏法堂，不可思议庄校此堂，一一琉璃柱，一金刚壁，一一摩尼镜，诸宝、诸铃、诸树、诸形像、诸瓔珞中，住是一切质碍具内，悉见一切如来。从初发心，行菩萨道，乃至成等正觉，入灭，皆于中现，无不明。如于净水见月影像，此法门名般若普庄严法门。善财入此地法门时，能得不可说陀罗尼，大慈大悲陀罗尼，能作佛事陀罗尼，一切法无不具足。当知地字门普应一切，令得解脱也。

复次，圆观观地大质碍之法，摄一切十法界三谛，宛然明了，在地门中。圆起慈悲，遍于法界，寂而常照，无机不应。

若欲分别说之令易解者，以十三昧救果报刀杖；以二十四三昧救三毒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空烦恼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出假无知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中无明刀杖。一切一时皆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第五鬼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解。贴文为四：一标处所，二明遭难即是苦，三称名即是善，四应。

三千大千满中者，此假设之辞也。若言满中，复更从何处来？知是假言尔。上水火何不假设满大千耶？鬼有心识，相延故满，假设为便；水火无心，假设为难。鬼所以畏者，观音有威有恩。若非怀恩，则是畏威，所以闻名尚不能加于恶眼，岂容兴害心？害心、恶眼二俱歇也。

次约事证者。

次观解者，若果报论鬼难者，地狱道亦应有弊恶，大力鬼恼诸罪人，鬼道中力大者恼于小鬼，畜生道鬼亦啖畜生，人中可知。诸天既领鬼，何容为鬼所恼？如阿含中云：有大力鬼忽坐帝释床，帝释大嗔，鬼光明转盛；释还发慈心，鬼光明灭即去。天主既为鬼所恼，何况四王修罗道耶！如是等处，鬼难怖畏，称观世音，即不能加害也。

次明修因者，自有恶业名为鬼，自有鬼动三毒。如阿含云：淫亦有鬼，鬼入人心则使人淫佚无度，或鬼使嗔使邪，当知鬼亦破善。三毒当体是鬼者，淫破梵行，嗔破慈悲，贪鬼恼不盗戒，嗜鬼恼不饮戒，乃至十善诸禅亦如是，皆为恶业鬼毁损人天动、不动业。若能称名，即不加害也。

次明烦恼鬼者，见心为男鬼，爱心为女鬼，若论此鬼，即得满三千大千世界，非复假设之言。何以故？以见使历三界，有八十八；爱历三界，合有九十八；岂不遍满？此鬼欲来恼二乘人，乃至六度通别圆等行人。大经云：「唯愿世尊，善良咒师，当为我等，除无明鬼。」又云：「愚痴罗刹，止住其中。」岂非烦恼鬼耶？若称名诵念，观智成就，能令见爱尘劳，随意所转，不能为害也。

次别圆本。观慈悲机应者，别观菩萨初发心时，见诸恶鬼恼乱世间，无能救解，如讫拏迦罗等恼毗舍离，是故菩萨兴起慈悲，为作拥护。若修诸善，为恶所坏。亦起慈悲，令善成就。若观此鬼及以业鬼，皆是因缘生法，从假入空，出假入中，皆节节慈悲誓愿。于诸烦恼，深达实相，成王三昧，以誓愿熏修，法界众生，若遭鬼难，能遍法界救护。以事中慈悲救果报上鬼，修善慈悲救恶业鬼，以三观慈悲救爱见无明等鬼，悉令诸鬼堪忍乘御，不能为恶眼视之。如华严四十三，迦毗罗婆城，娑婆陀夜天，于日没后，见处虚空，见其身上，有一切星，现一毛孔中；见所化众生，或生天上，或得二乘，或修菩萨，行种种方便，皆悉见闻。尔时夜天告善财言：我于恶众生，发大慈心；不善众生，发大悲心；于声闻缘觉，发安立一切智道心。我见众生，远离正道，趣于邪径，著诸颠倒。虚妄迷惑，受众苦恼，我见此已，无量方便除诸邪惑，安立正见。故知法身菩萨以夜叉鬼身，能作如此安立众生，观音菩萨于此鬼神法门，岂不通达普应一切，令得无害？

若圆观识种是爱见鬼门，一切法趣此识种鬼法门，十法界三谛具足，无缘慈悲，普被一切，即是鬼门王三昧力遍应法界。

若分别说者，以十三昧救事鬼，二十四三昧救恶业鬼，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入空鬼，乃至入中道，一切一时俱不加害。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第六枷锁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贴文为四：一标有罪无罪，二遭难，三称名，四应。

上临当被害，此定入死目。此明有罪无罪，或是推检未定，或可判入徒流。若判未判，俱被禁节，明圣心等本救其囚执，不论有罪无罪也。在手名桎，在脚名械，在颈名枷，连身名锁，此则三木一铁之名也。系名系碍，检是封检，系未必检，检必被系，系而具检，忧怖亦深。鸟死声哀，人死言善，若能称观世音者。重关自开，铁木断坏。

次引事证者。应验传云：盖护，山阳人，系狱应死，三日三夜心无间息，即眼见观音，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明方息。张畅为谯王长史王，及畅系延尉，诵经千遍，锁寸寸断，不日即散虚。丞相（云云）。

三观释者，地狱体是圜圉，鬼及畜生，亦有笼系；修罗亦被五縛；北方及天上自在，应无此难。降是已还，无免幽焮。若能称名，皆得断坏也。

次明修因。恶业即名枷锁也，诸业虽有力，不逐不作者。若有造业，果终不失，故云不失法如券。若人修习诸善，被恶业覆，如大山映覆于心。使善败坏，更增恶业，恶业即招果縛，无由可解。若欲脱此业者，因时可救急，称观音能令三恶业坏。故经云：妻子以为锁械，钱财以为牢狱，王法以为狱籍，遮碍行人，不得修道，望现在是果报縛，望过去是业。

次明声闻者，凡夫及三果皆是有罪，罗汉是无罪。小品云：摩诃那伽虽有罪无罪，同在三界狱中，五阴绳所縛，三相无常检束印封之。权实上惑名桎，定慧上惑名械，中道上惑名枷，法身上惑名锁，如是等束缚行人不能得脱。称名系念必蒙灵应，若发定慧是械断，若发权实是桎断，若破无明是枷断，法身显现是锁断，入无余涅槃是縛断。免三相是离检，出三界是出狱。

此复有通别意。

次明支佛六度行通别圆。若论枷锁犹是地质碍，别圆本观所起慈悲遍应之义，不异于前。若三千大千以表空种，王贼鬼等以表识种，论其十番普应，此亦如前。论其本观，今当说菩萨见众生以空识成果报身，还为空识所恼。修诸善时，空识之业亦能坏善观。空识有三谛之障，有三谛之理，如是节节皆起慈悲，悲欲拔众生苦，慈欲与众生乐。故净名云：菩萨观四大种、空种、识种皆空，空故无四大、无空、无识，是为入不二法门。

成王三昧能遍十法界，垂应以事中慈悲救果报空识难，以修善慈悲救恶业空识难，以三观慈悲救烦恼空识难，故知观音于空识法门而得自在。华严三十九，善住比丘于虚空中大作佛事。

若作圆观，观空种因缘性相，本末究竟等，则一切十法界悉趣空门，识亦如是。起无缘慈悲熏诸众生，十法界有机，即能一切一时而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

第七怨贼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贴文为四：一标难处，二标遭难人，三明明有，四明应。

难处者，先明处即是大千国土。

次明难即满中怨贼。满中，假设之辞也。国旷贼多，圣力能救，显功之至也。怨者，此难重也。贼本求财，怨本夺命，今怨为贼，必财命两图。若过去流血名怨，现在夺财名贼，如此怨贼遍满大千，尚能护之，轻者岂不能救也！

【「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

二标遭难人者，即商主也。此又为四：一明主，二有从，三怀宝，四涉险。

商者训量，此人择识贵钱，善解财利，商量得宜，堪为商人之主。既有商主，即有将领诸商人。既涉险远，所赍者必是难得之货，故言重宝也。险路者，或可旷绝幽隘，名为险路；或值怨贼冲出之处，名为险路者也。

【「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机者亦四：先明一人安慰，二劝称名，三叹德，四众人俱称。

所以安慰者，止其恐怖也。所以劝称名者，设其上策也。所以叹德者，奖令定胆也。若不安慰，则怖遽惶惶。虽安慰止怖，若不设计，唐慰何益？故劝称名。虽劝称名，若不叹德，设计则心不定，胆亦不勇，所以叹德。故知此菩萨决定能施无畏，决果依凭。三义既足，俱时称唱。南无云归命，亦称为救我。机成获应，即得解脱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次结口机也。

今言观音势力既大，加护亦旷，岂止七难而已！当知遍法界皆能救护，故言巍巍。巍巍者，重明高累之辞也。明观音之力，出于分段之外，竖应二土，故云重明；载沐神应，故云高累；以是义故，故言巍巍如是也。

二约事证者，应验传云：慧达以晋隆安二年，北陇上掘甘草，于时羌饿捕人食之。达为羌所得，闭在栅中，拣肥者先食。达急一心称名诵经，食余人稍尽，唯达并一小儿，次拟明日。达竟夜诵，犹冀一感。向晓羌来取之，忽见一虎，从草透出咆哮，诸羌散走，虎因啣栅作一穴而去。达将小儿，走叛得免。又裴安起从虏叛还南，至河边，不能得过，望见追骑在后，死至须臾，于是称观世音，见一白狼，安起透抱，一掷便过南岸，即失狼所。追骑共在北岸，望之叹惋无极。道明于武原劫夺船道往径遇贼难等。

三观释者，若果报论怨贼者，从地狱至第六天皆有斗争，如阿含云：忉利战不如修罗，索援至第六天，如此怨会，称名得脱也。

次修善时恶多是怨，犹如冰炭，称名恶退，善业成就，如闇灭明生。

次明烦恼为怨贼者，一切烦恼是出世法怨，商主是三师羯磨，受戒人是商人，无作戒是重宝，五尘是怨贼；或法师是商主，商人是徒众，理教是重宝，两遇魔事是怨贼；或心王是商主，心数是商人，正观之智是重宝，觉观为怨贼；或般若是商主，五度万行是商人，法性实相是重宝，六蔽是怨贼。将此意历诸教，义自在作，悉成称名，即得解脱也。

复次，约怨贼难，结成别圆慈悲应，例前可解（云云）。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第二从「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去，是明意机也。释此为二：初贴文，二观解。贴文为二：初正明意机，次结意机。

意机约三毒，为三章，章各有三：一明有苦，二默念此两即是明机，三明离即是明其应三也。通称毒者，侵害行人，喻之如毒。但名有单复。

有人解云：三毒多者，不知其是过，故不求观音；少者念观音，梵行之德，所以能感。

意谓此释乖文。文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念即得离。云何对面违经耶？今明三毒多者，能念观音，菩萨有力，令多得离，何况少相？此则以多况少尔。大论云：「女人为戒垢，谤法余殃。」不择禽兽，不避高墙广堑之难，不计名闻德行，破家亡国，灭族倾宗。祸延其身，如术婆伽。祸延其国，如周败褒姒。净住及禅经明多欲人有欲虫，男虫泪出而青白，女虫吐血而红赤；又言有欲鬼，挠动其心，令生倒惑。如大经云：「若习近贪欲，是报熟时。」此举多欲相也。若少欲人，虫鬼潜伏，无过狂醉，是少欲相。

嗔恚多者，今世人不喜见，如渴马护水，如射师子母。故教遗云：「劫功德贼，无过嗔恚。」华严云：「一念嗔起，障百法明门，菩萨以嗔乖慈，障道事重。」大集云：「一念起嗔，一切魔鬼

得便。」涅槃云：「习近嗔恚。」若例淫恚亦应有鬼，如奈女经：嗔则有蝎虫，是名多嗔相；与上相违，是嗔少相。

愚痴多者，邪画诸见，拨无因果，谤毁大乘，如大经。例前亦应有虫鬼。

三毒过患如此。欲离此故至心存念观音，即得离也。

有人解云：起伏相违，称之为离，非灭离也。

今谓经文说离，何意言非？若依请观音者，净于三毒根，成佛道无疑。今作十番，明救三毒，三番是伏惑论离，七番是断惑论离也。

问：「离烦恼须智慧，但念岂得离耶？」

答：「经称常念，即是正念，体达烦恼，性无所有，住贪欲际，即是实际。绝四句，无能无所，念性清净，如此正念，非是智慧，更何处觅智慧？此慧不离烦恼，其谁能离耶？若如所难，必须别用智慧破烦恼者，此则有惑可断，有智能断，非唯惑不可断，慧还成惑，岂得名断惑之慧耶？」

今此正念，不以色念，不以非色念，如此四句。亦以色念，亦以非色念，如此四句。或次第论非念，或不次第论非念，或不次第论念，或次第论念，或次第论离，或不次第论离。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次就观解者，七番例上可解。

今但顺逆两意，约界外作也，不取分段三毒相。

今取善欲之心名贪。大经云：一切善法，欲为其本。二乘欲乐涅槃名贪，厌生死名嗔，不达此理名痴。开三毒，即有八万四千，宛然具足。净名云：「结习未尽，华则著身。」二乘未断此三毒，即变易三毒相也。未断别惑，菩萨亦同有此三毒，故云菩萨贪求佛法，于恒沙劫，未曾暂舍，多学问无厌足即贪相。恶贱二乘，不喜闻其名，故言宁起恶癞野干心，不起二乘心。如大树折枝之譬，岂非嗔相？无明重数甚多，佛菩提智之所能断，佛性未了了者，皆是痴相。欲除此三烦恼，故常念观音，随机应赴，即得永离。

永离有两种，若此菩萨于生身中，全未除别惑，就变易论，全未永离；若生身中已侵别惑，就变易中除残论，永离。

次明逆说三毒观者，一切众生名为少欲嗔痴，何以故？止嗔三途之苦，贪人天之乐，二乘只嗔生死，欲得涅槃乐，皆名为少。菩萨不尔，乐求佛法，非但求一佛法，遍求一切不可说佛法，如海吞众流，犹自不满。非但不受生死，亦不受涅槃。故大品五不受，此即大嗔。无明力大，佛智能断，菩萨于无明，大力之惑尚在。又痴如虚空不可尽，乃至死如虚空不可尽。如此三毒即为三法门：一取，二舍，三不取不舍。

大慈大悲，四摄十力，无畏三昧，解脱无上菩提，净佛国土，化度众生，名为取门，即大贪

也。

一切法空无所有，不住不著，般若如大火炎，四边不可取，大涅槃空迦毗罗城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以四句得菩提，无得无证，即是舍门，名为大嗔也。

中道非取非舍，不憎不爱，不断不常，无去无来，无生无灭。如镜中像不可见而见，见而不可见，非可见非不可见，遮二边故不可言说。净名杜口，名为中道，此即大痴。

故文殊云：「我是贪欲尸利，嗔恚尸利，邪见尸利。」此即其明证。欲满此三法门，常念观音，即得满愿。一切圣人，自行化他，无不从此三门而入，离此更无有道。故无行经云：「贪欲即是道，恚痴亦如是，如是三法中，具足一切佛法。」

一切佛法，不出万行波罗蜜，不受三昧广大之用中道实相。此三法门不可宣示，愍众生故。或作顺说，或作逆说，互有去取，此即四悉檀意赴缘利益。如华严四十二，明险难国宝庄严城，婆须密多女说离欲际法门，一切众生随类见我，我皆为其女像，见我者得欢喜三昧，共我语得无碍妙音三昧，执我手得诣诸佛刹三昧，共我宿者得解脱光明三昧，目视我者得寂静法门，见我频呻得坏散外道法门，阿黎宜我者得摄一切众生三昧，阿众鞞我者得诸功德密藏。住是离欲法门，广为利益。此岂非逆顺，欲法门导利群品耶！

又四十一，满幢城满足王于正殿行王法，其犯法者，斩截烧煮，劈裂屠脍，嗔目诃责，苦楚治罪。善财生疑，王断事已，执善财手入其宫，见不可思议境界，不可诸喻。语善财云：我知幻化法门，化作众生，而苦治之，以调一切，其见闻者，发菩提心，此岂非嗔法门？

方便命婆罗门五热炙身，即是痴法门，如前说。

次此应明别圆两观观三毒，慈悲机感例可知，不具记。

第三从若有女人，去明身业为机，亦为三：一贴文，二引事证，三观解。贴文为二：一求愿满，二结叹。求又为二：一求男，二求女。

文云女人求男，若是无子，则绝嗣。有子则父母俱欣，云何独标女人求男耶？

解者或云：女厌女身，非求子也。又解女性多爱，欣子偏重，故标女人。

今解女人以无子为苦，夫之所弃，[立+立]妇所轻，旁人所笑。又妇有七失，六犹可忍，无子最剧。容恶性妒，不能事公姑，贪食无子，拙无子既苦，故以标女人求男也。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求男文为三：一立愿，二修行，三德业。

愿与行如文。

德业者，明士有百行，智居其首。若但智而无福，则位卑而财贫，触途堞坎。智与福合，弥相扶显，福则财位高升，慧则名闻博远，故言便生福德智慧之男也。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求女文中，但明愿与德业，不明修行者，行同礼拜，故不重论。愿德既殊，故须各辩。

女人端正，七德之初。但端正无相者，成早孤少寡，相禄不佳。今明貌与相，相扶弥显，其德端正，则招宠爱，相则招于禄敬，故文云众人爱敬。若爱带慢，何谓为德？爱而敬之，故是相也。

有人解宿植德本，是释疑众人咸谓观音但能交会父母，智慧端正儿之宿植。若是观音与其智慧端正，则堕无因之过。

私难此语：若言福慧是儿业，观音唯能会其受生，儿无生缘，观音会生，儿无福慧，观音亦能使有，观音遂不能令无福种，福何能使无生而生？论福畏堕无因，论生何不畏堕无因？若尔，圣人全不能与福慧，只能作媒人，此不可解也！难观音不能令儿有福慧者，上一人称名，多人皆脱罗刹之难，此无因而不与，彼无机那忽脱耶？今明圣力甚大，无所不与，能使先世有福慧者托生也。纵令先世不植善缘，亦能令其于中阴中修福，此义出中阴经也。今不取此句为释疑之意。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

若有礼拜福不唐捐，此结成身业之机，亦是释疑之义。结义可解释疑者，若言礼拜愿满，自有礼拜不蒙愿满者，何得云不唐捐？唐者言徒，捐者言弃，由心不志，即愿未满。礼拜之功，冥资不失，此得是释疑也。

问：「礼拜是身业机，亦应脱水火等难不？」答：「此举男女为言端尔。」

次引事证者。应验传：有人姓鬲，四月八日生月氏国痴人。

次观解者，果报求男女者，如阿含中，地狱界已上，乃至欲天，皆有无子之苦。礼拜求愿，亦能满心。

次明修因论男女者，先辩法门，次明与愿。

法门者，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六根男，六尘女，识为媒嫁，生出无量烦恼之子孙。此男女不劳愿求，任运成眷属也。若外书以天阳地阴沈动为男女，何况佛法而无此耶？

若就内典，佛为国王，经教为夫人，出生一切菩萨佛子。又善权方便父，智度菩萨母，一切诸导师，无不由是生。又慈悲为女，善心为男；或禅定静细为女，观慧分别为男；二乘定多慧少，菩萨定少慧多。大经云：若闻大涅槃佛性之法，当知是人丈夫相，正观刚决为男，无缘慈悲含覆一切为女。今借世间男女，以表法门尔。

问：「那得以男女表法门？无男女故即无法门。如大经：『永离十相，名大涅槃。』大论云：『无男女相，故名无相。』净名云：『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如佛所说，亦非男非女。』安乐行云：『亦不分别是男是女。』入不二法门云：『无声闻心，即无于定；无菩萨心，即无于慧。』小乘三藏缘谛理，吾闻解脱之中无有言说。成论入空平等，亦无男女。男女既无，所表安在，故知无定慧法门也。」

答：「大乘实相，不当有男女及无男女。善巧方便，以四悉檀说于有无。天女云：无离文字说解脱义，文字性离即是解脱，皆以文字有去来，今非谓菩提实相亦尔。非有非无，非二而二，明此二法，未曾相离。譬如一身，有左右手。定慧亦尔，定静慧照，虽复二分，不非法性。言定即有慧，言慧即有定。譬如女人而有左手，亦如男子而有右手。定慧亦尔，无缘之慈具正观，慧而以定当名中道种，智具大慈定以智标目。何但理然今文亦尔，文云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此语自具二法门，何劳有疑而称男子也？文云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端正无邪丑表中道正观，离二边之丑即慧义也。相即三十二相，慈心所种即表定义也，虽具二而名女。故知此文若作男女二解，即表定慧不二而二；若作不二解，即表定慧二而不二。理实非二非不二，赴缘为二为不二，即是表二法门，文义斯在。」

次明应机满愿者，果报满愿如前说。

修因者，若就修五戒事论：不杀是仁，不盗是廉，属女表定法。不妄语是质直，不淫是贞良，不饮酒是离邪昏，此属男表慧法。若不得此五戒，男女则失人天道，孤独堕在三途，归命求救。五戒完全，即男女愿满。

十善例可知。

修禅时，方便修慧；精进等三方便为男，念一心为女。若就支林，觉观喜为男，乐一心为女，乃至非想禅，禅中细作可解。

次明声闻男女者，五停心观：治嗔用慈，治散用数，此二为女；治贪用不净，治痴用因缘，治障道用念佛，此三属男。又直缘谛理正智决断名为男，出观用法缘慈为女。若不得此两法，即当堕落凡夫，为火宅烧害，贫穷孤露。若蒙垂应五停心，男女生即得入真，出观男女生得入假，二义既满，则不复畏二十五有也。

次支佛者。缘方便道，起慈观名女，慧观为男。若发真缘理名男，出观缘慈名女。支佛譬鹿，犹有回顾之慈也。若不得如此定慧，何由速出？殷勤求法，若得愿满，坦然快乐。

次明六度菩萨。菩萨有慈悲不断惑，在生死利物名女，行六度方便智慧名男。女人法应生子，慈悲法应受生死化物，化于前人善心开发，即是生子义。前人生五度者是生女，前人生智慧是生男。若定慧义不成，则菩萨行不立，故求观音而获愿满。

次通菩萨既断烦恼，则有智断缘谛理之慧为男。慈悲扶余习，入三界名女。何以故？如男法不生表智慧决断，断于烦恼，不生三界，而今还生者，乃是慈扶余习，故得更生称之为女。

求愿观音，蒙此愿满。

次明别教。十信菩萨，修福德庄严，五波罗蜜为女，从一地二地智慧庄严为男。三十心名男女交处圣胎，初地中道正智开发名为男生，无缘慈心发名为女生。此两要在初地方得开发，亦名男女双生。若不如此，即堕二乘生死两边之过。生此男女者，生大欢喜，故称欢喜地。慈悲被物，物荷恩故，称为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能成佛道，生出般若，是诸佛之祖母，故称为大女。十力无畏等，众生不知，故不名为大也。

次圆教。以无缘慈悲种，三十二相业，亦名为女，此女端正有相。以中道智慧为男，此男质直福德。十信六根清净名为处胎，初住慈智，男女双生。若得此男，不畏爱见，大悲顺道法爱，亦不畏无慧方便缚，无方便慧缚。方便与慧俱解者，即男女具足，二求愿满也。

变易两番可解。

复次，从五戒十善齐第六天已来，皆无禅定。番番悉是散心慧法，狂男子也。但慧无定，四禅有支林，一心名为男女，福慧备也。

从三界定慧男女，男无破惑之功，女无生出无漏之力，此无用之男女。

从二乘通教等，慧有断惑之用，则是干事之男女，有发生无漏，绍继之德也。

从二乘通教所有定慧，不能破无明，见佛性虽男而女，定则不能怀于中道之子，犹如石女虽女而男。故大经云：「二乘之人，定多慧少，不见佛性；通教菩萨之人，慧多定少，亦不见佛性；自此之前，我等皆名邪见人也。」

唯有别教登地，真明慧发，无缘慈成，此乃名为真正男女。圆教初住见中道时，定慧具足，男女相满，方称经文。男则福德，女则端正。

故知借事表法，何得作媒嫁，解观音耶？

【「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第三从「是故众生」去，是劝受持也。即为三：一劝持，二格量，三结。

劝持者，上说观音得名因缘，其力广大，既不辩形质相对，正述名论德，若欲归崇，宜奉持名号，故举持名为劝也。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

二格量为四：一格量本，二问，三答，四正格量。

格量本者，举三多：六十二亿举福田多，尽形寿举时节多，四事具足举种子多。旧但三意，今持名字多。凡举四多，为格量本也。

【「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次问。

【无尽意言：「甚多，世尊！」】

答如文。

【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次正格量者，还举四少，以格四多也。功德正等持名少、田少、时少、种子少。

问：「何意以少敌多？」答：「佛眼称量，不增不减，四多重倍，功德正齐，如此格量，秋毫无谬。」

问：「何意等？」

「旧解有五：一云其福实殊，引物论等。此解乃是虚谈，观音遂无实德可贵也。

「二云田有高下，薄瘠所致；如供养百初果，不如一二果，乃至无学。此亦非叹德之意，乃是以下比高，法应优劣尔。

「三心有浓淡，故令福不等。

「四时得解不得解，此二释皆是前人心力致福，何关观音德高也。

「五有缘无缘者，如供毁路人罪福浅，供毁父母罪福深也。」

今明一多，性不可得，无有二相。一则非一，多则非多，同入如实际正等无异。一中解无量，故说六十二亿；无量中解一，故说观音。展转生非实者，则是一无一实；一从无量生，故多无多实；多从一生故，其理正均，故言不异。智者无所畏者，照其事理，既明不生疑畏，故言正等也。法华论云：毕竟决定知法故，法即法性，真如法身，是故六十二亿佛名与观音名，功德无差别也。

又约观解者，二观发中，道二观实不等，而言等者，以中道等故，故言为等。如乞人等，彼难胜如来，故言等也。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三结成，一时称名福不可尽。大品云：一华散空，乃至毕苦，其福不尽。如文。

第二问答，从「无尽意白佛言：云何游娑婆」下。

前问何缘得名，佛答众生三业显机为境，法身灵智，冥应境智因缘，名观世音。此义已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今问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佛答以普门示现三业显应，应众生冥机等十义。一问二答，问即为三。

一云何游，是问身业；云何说，是问口业；方便，是问意业。此是圣人三业无谋而遍应一切，亦名三不失三轮不思議化也，亦名三不护。

三不护者，明观音住不思議圆普法门，实不作意计校筹量，次第经营，方施此应。既无分别，亦无前后，任运成就。譬如明镜随对即现，一时等应，故言三业不护也。

三无失者，众生根机不同，深浅有异；观音虽不作念逗机，逗机无失，契当前人，冥会事理，故言不护。

三轮不思议化者，若示为佛身，亦示佛心、佛口，乃至示执金刚神身，亦示金刚心口。虽普现色身，屈曲利物，于法身智慧，无所损减。净名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不动而动，此乃不思议化故也。」

问：「意业云何可示？」答：「圣意无能测者，若欲示之，乃至昆虫亦能得知也。」

佛答为三：一别答，二总答，三劝供养。

初别答，还答三问。应以之言，是答其方便之力，意业问也。何以故？意地观机，见其所宜，宜示何身？宜说何法？随而化之，故知应以是答意也。现身是答身业，说法是答口业，故知具答三问也。

又但作二答，兼得于三。论其现身不止色阴而已，必具五阴，即兼答意也。口亦依身，即兼答口。若说法者不止如树木无心。欲知智在说，巧运四悉檀方便，即兼口以答意也。

二释俱明答三问也。

从别答中，凡现三十三身、十九说法，束为十界身。

而文阙二界者，或指上品云菩萨身；或翻者脱落；或依古本正法华文；或言观音即是菩萨身，何须更现？

若三解皆有难，今所不用，今依古本为明菩萨义。故然菩萨一界，或权或实，种种应化义不可阙，故释菩萨界也。

又无地狱界身者，或指上品，或言苦重不可度，或言其形破坏，人见惊畏故不现。

今明别释，虽无总答，中有文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何得言无耶？又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或言止代受苦，不论说法。若依方等，婆薮教化，即有说法。释论云：「菩萨化地狱，多作佛身，狱卒见不敢遮。」以此而推，应有地狱界身说法也。若尔十法界身则为具足。

今通约十身，四句料简：自有一界身度一界，自有十界身度十界；自有一界身度十界，自有十界身度一界也。

若妙觉法身应实报土，为舍那佛受化之人，纯诸菩萨皆求佛道，更无异身，此一界度一界也。若方便有余土，五人同生，皆求大乘。上文云而于彼土求佛智慧，于此土为佛，亦是一界度一界也。若同居土寂灭道场，初成佛先开顿说，禀教之徒，皆有见思烦恼之人，而是圆机同感佛身，亦得是一界身度一界也。

若寂灭道场，禀教之徒，诸界不同，或人或天龙神鬼等，又根性圆别两异，虽诸界不同，同见一佛身而为说法者，即是一界度多界也。

若有一界之机，但见一界身现，则不得度，则示种种之身，眷属围绕共逗一缘，是名多界身度一界也。

若佛身菩萨身，遍作十法界身，遍入诸道，各令得见同其形像，而为说法，此是多界度多界。

用此四句历五味，五时现身，皆如此。

复次，约说法多少者，如善财从百一十知识，闻诸法门，则多法为一人说。如净名云为声闻说四谛，为缘觉说十二因缘，乃至为梵王说胜慧，为帝释说无常，一人用一法，为一人说。若如通教说般若，三乘人同禀，此则一法为多人说也。若是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开佛知见，此则多法为多人说。

复次，因果相对明多少者，五戒十善，因少果亦少；声闻五停心暖顶等入二涅槃，此因多果少；支佛见华飞叶落即得道，此因少果多；诸菩萨万行成就万德果圆，因多果亦多。

观音明了众生根之所趣，或示现身多少，或说法多少，或修因多少，或证果多少，逗彼机宜，必无有差。

有人云：现因身说果法，现果身说因法，现一身说多法，现多身说一法，或现身而无说，此比十法界机狭。

旧释三十三身为三：初三乘人，二四众，三八部，各有枝末。以人天为圣末，以其是受道器故；童男童女为四众末，可成四众故；执金刚为八部末，同有大力故。

「若尔执金刚力大，何意为末？」答：「此最在后，为掩迹故也。」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今明三十三身，文为八番：一圣身，二天身，三人身，四四众身，五妇女身，六童男女身，七八部身，八金刚身。明其次第，出自人意尔。

一明圣人先明佛者，为是应佛，为是化佛，但圣人逗物具有二义，若一时歎，有为化应，同始终名，应若寻此，文明于应义也。

问：「何不以真佛，为众生说法，而以应耶？」

答：「佛身多种，若应化非真佛，亦非说法人。真佛者，据妙觉法身，究竟极地，毗卢遮邪，乃名真佛。真佛渊远不可说示，云何能解？如妙音所作，文殊不知，况下地凡夫为示真身耶？如为牛羊弹琴，不如作蚊之虻声。」

若从妙觉，应为实报，圆满相好，光明无量，同四十一地实报土众生，为说一实谛正真之法而教化之，如此之应，非余界所堪也。何以故？此等诸地已分入地位，不可以余界身应，亦不得以余佛身应，如此应者，唯应彼土，非余土所堪也。

复次，变易土明应佛者。小乘经云：三界外无生。大乘五种意生身，方生方便土。此即三界外

受生，生变易土也。释论云：「法性身菩萨生三界外，既有生宁无应佛。」法华云：「我于余国作佛，更有异名。」即是此义也。

此应佛即有两相：一、示胜应身，圆满相海，如前实报之应。二、示劣应，令见者劣，于前但为二佛，更不示为种种诸身。

何故尔五种意生利钝之别，赴此根性，故示二身，但说次第不次第两种大乘，故不须余身余法化也。

若圆人无明未破，及已分破别人于回向中，及分破无明者，此人生于彼土，则利别人未修、未伏，及通教断惑者，三藏中断惑者，生彼皆钝也。

凡圣同居土明应佛者，土有二种：一净，二秽。如富楼那土西方等土，其中众生具三毒见思，无三恶名，果报严净，此名净土。如此娑婆三恶四趣，荆棘丘墟，是名秽土。若净若秽，皆是凡圣同居土也。

二土众生各有二种，根利浊重，根钝浊重；根利浊轻，根钝浊轻。浊重者，若娑婆众生身形丑恶矬短卑小，命止八十，或复中天，烦恼炽盛，诸见心强，时节粗险，是为五浊重也。净土不尔，是为五浊轻也。何故尔不多修福德，生重浊土，多修福德，生于轻土。

若秽土中生，有戒乘俱缓，有乘急戒缓，有乘缓戒急，有戒乘俱急。

戒急受人天身，乘急有感圣之机。

机有二种：一大二小，小机则示三藏佛身说法，大机应以舍那佛身说法，是故降圣母胎，即示两相。

顿机所感，即见舍那菩萨，与百千围绕，处胎说法，十方众生，皆在胎中，出胎光明，遍满寂灭道场，成卢舍那佛。转一实谛、无量四谛等法轮，譬如日出高山前照，即闻顿教见佛性得度也。故涅槃云：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者即得醍醐。此之谓也。

若小机之人，感佛正念，入母胎出生王宫，六年苦行，树下坐草成老比丘佛，于鹿野苑转生灭四谛法轮，拘邻五人，初得甘露，悟小乘道。既非醍醐，未名得度，故云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未堪大教，如聋如哑，于其无益。于大教中，止有冥熏之力，取譬如乳。

闻方便说三界，断见思时，尔时转乳名酪。

次闻方等四种四谛，用大弹小，耻权慕实，起殷重心，名为生酥。

次闻般若三种四谛，转教其心稍纯，名为熟酥。

次闻法华舍三方便，但说一实佛之知见，声闻疑除，受记作佛；菩萨迷去，增道损生，尔时名为醍醐。菩萨之人处处得去，钝者亦同二乘；二乘之人始自于此，得见佛性。

故云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慧证。前大机人，初得醍醐也。除先修习学小乘者，我今亦令得闻此经，入如来慧，即证小机。始于法华，得入醍醐也。

若复有钝根，于法华不悟，更于般若调熟，至于涅槃，说胜三修，即明常住，得见佛性，乃是醍醐。

是为同居秽国示现佛身，说圆渐法。或示种种身，说圆渐法四句，此开五味义。秽国既尔，净国亦然，既有利钝两机，宁不顿渐二说，以明应身及说法也。此中应明别圆本观，所起慈悲，今遍法界，起应例前思之（云云）。

问：「经但言游于娑婆，不言实报方便等国。」

答：「总答中云游诸国土，诸是不一，岂止独娑婆耶？又如大本文云：『若能深观，见我在耆闍崛山，共声闻菩萨僧，此即娑婆，而是方便也。』又云：『即见我纯诸菩萨，无声闻缘觉者，即此是实报也。』故约二土明义无咎。」

问：「二同称为法性，云何异？」答：「真谛中道，此则大异。」

次明应以菩萨得度者，或上地下地，三藏通别圆等，辅佛不同。若佛于实报作佛，观音即为实报菩萨形，或作方便土菩萨形，或作同居土菩萨形，赴利钝两缘。

赴利缘者，即如华严中法慧金刚藏等，赴钝缘者，或如弥勒等。若佛转五味法门，法门兴废，辅佛菩萨亦节节兴废，若权若实，广利众生。

此中亦应明别圆本观机应。

次明应以支佛者，如文殊二万亿劫作支佛，化众生现身说法。

次明应以声闻身者，或作三藏，或作通教声闻，或作随五味转声闻。

内秘外现庄严，四枯四荣，引导众生。

次引华严中诸菩萨比丘入法界，所见住不思議法门者，成此义也。

次引大经四种观十二因缘，观别圆本地慈悲，不取不舍，今作四种圣人，普应一切。

问：「佛云何度佛？」答：「等觉菩萨作佛身，度初地佛，何意不得？如人亦能度人（云云）。」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二明梵身者。梵即色天主，名为尸弃，此云顶髻。瓔珞明四禅皆有王，此言梵者，应是初禅顶，犹有觉观语法得为千界之主也。观音修白色三昧，不取不舍，不取故不。随禅生不舍故应，为梵王说出欲论，四句现身，以权引实。

应以帝释身者，此地居天主也，具云释迦提桓因陀罗。释迦言能提桓，只是提婆，提婆即是天因陀罗，名主能作天主。菩萨修难伏三昧，不取不舍，说种种胜论，四句现身，以权引实。

自在天是欲界顶，具云婆舍跋提。此云他化自在，假他所作以成己乐，即是魔王也。净名云：「多是不思议解脱菩萨住赤色三昧，不取不舍，应为魔王，令诸魔界即是佛界。」四句现身，以权引实。

大自在即色界顶，魔醯首罗也，楼炭称为阿迦尼吒，华严称为色究竟，或有人以为第六天，而诸经论多称大自在，是色界顶。释论云：「过净居天有十住菩萨，号大自在大千界主。」十住经云：「大自在天光明胜一切众生，涅槃献供大自在天最胜，故非第六天。」释论云：「魔醯首罗此称大自在，骑白牛，八臂三眼，是诸天将。」未知此是同名为即指王为将。

天大将军者，如金光明即以散脂为大将。大经云：「八健提天中力士。」释论称魔醯首罗如前，又称鸠摩伽此，云童子骑孔雀。擎鸡持铎，捉赤幡韦纽，此称遍闻；四臂捉贝持论骑金翅鸟，皆是诸天大将。未知此大将军定是何等四句相对。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小王身者，或云天王为大，人王为小。就人王中，四种转轮王自有大小；如非四轮王，有名粟散王，自有小大；中国名大，附庸名小，传传相望。今言小者，小尚为之，何况其大耶？此亦有四句，何独为福业，受报入同居士，具足化他共修功德，慈心利物是为王也。

长者身者，应释十长人之德，内合法门。

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

宰官者，宰主义，官是功能。义谓三台，以功能能辅政于主，故云宰官。郡县亦称为宰官，宰政民下也。

婆罗门者，称为净行，劫初种族，山野自闲，人以称之也。一一身皆有四句本观。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次列四众，释如旧。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次妇女者，不明小王妇女者，王家禁固不得游散，化物为难，故不作。若如妙音，即云于王后宫变为女像也。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童男女者，取妙庄严二子释之。华严童子算砂嬉戏也。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七明八部者，上列大威德天，今更举二十八天等，或可星宿掌人间者也。

龙有四种：一守天宫殿，持令不落，人间屋上作龙像之尔。二兴云致雨益人间者。三地龙决江开渎。四伏藏守转轮王大福人藏也。肇师但出三，不出天龙。

夜叉，此云捷疾，此有三处：海岛、空中、天上，传传相持，不得食人。佛，初成道及说法传唱至天。

乾闥婆，此云香阴，帝释乐神，在须弥南金刚窟住，天欲作乐其心动。什师云：在宝山中住，身有异相，即上奏乐也。

阿修罗，千头二千手，万头二万手，或三头六手，此云无酒。一持不饮酒戒，男丑女端，在众相山中住，或言居海底，风轮持水如云，居其下。上文云：居在大海边有大力，口诃日月，日月为之失光，掌搏须弥，须弥为之跛[(蹄-帝)+(谿-言)]。入海齐腰，见天饮甘露，而四天下采华置大海中酿，海中众生业力持，进失甘露，退不成酒，即断酒，故云无酒神。不饮酒故得大力也。

迦楼罗者，此云金翅，翅头金色，因以名之此鸟。与龙约：汝绕须弥令断，我搏海见泥，我不如，输子为汝给使；汝不如，输子与我啖。天力持须弥，不可断故龙输子。卵生食卵，龙不能食三生；湿生食二，胎生食三，化生食四。

紧那罗者，天帝丝竹乐神，小不如乾闥婆，形似人而头有角，亦呼为疑神，亦为人非人，今不取人非人释紧那罗，此乃是结八部数尔。

摩睺者，什师云是地龙；肇师云是大蟒，腹行也。八部皆能变本形，在座听法也。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金刚非八部数，手执此宝护持佛法，或言在欲色天中教化诸天，即大权神也。经云：是吾之兄。

问：「上界身可化下，下界身云何化上？」答：「菩萨所为应以得度，乃应之尔，如王闻蚁斗。」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第二从成就如是功德者，是总答也。

此则结别开总。「成就如是功德」是结别也，「以种种形游诸国土」是总答也。

诸名不一，横则遍周十方，竖则冠通三土。随机变现，何止三十三身？托化逐缘，岂局在娑婆世界？以种种形，总明示现身广；游诸国土，总明所化处广；度脱众生，总明得益广。言虽略上义极广，前故称为总答也。

善财入法界文虽广，义未必该十法界。地人见文广，判为圆宗；见法华文略，判为不真宗；若寻此意，无不真之义也。

三从「是故汝等」去，是劝供养也。

佛答前问，先总后别，未劝受持。而众生仰荷冥益，但可持名秉字而已，故前开三段，始终开合，于义相称。

佛答后问，前别后总，未劝供养，众生既荷显益，见色闻声故劝供养，此则开合始终相称。

而总别前后者互举尔。有人以总答为叹德，此分文伤义。

问：「后劝供养，受旨奉瓔珞，前劝持名，何得无耶？」答：「默念持名，故不彰文，供养事显，须脱瓔珞也。」

又欲成冥显义，前是显机，更持名默念，即成冥机。后是冥机，复更供养，即成显机，合二义具足。

问：「亦应更成二应耶？」答：「二机既具，必知有应，故不更说。」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初劝供养，二奉旨。初又二。

【「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先称美功德如文。

二出供养之意，意者正由能施，众生无畏，从德受名，众生于畏得脱，为作此名。德既无量，名亦应多，不可说不可说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直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奉旨供养中为六：一奉命，二不受，三重奉，四佛劝，五受，六结其德。

经文不定，或众宝瓔珞、或珠、或众宝珠，此翻译减长尔。众宝珠者，众宝间珠，共为严饰也。

「若依瓔珞经，从初住铜宝瓔珞，乃至等觉摩尼瓔珞，今无尽意位高，那忽止直百千两金？」

答：「此略言百姓万民，尔实不啻堪此也。」

若就观解者，将事表理，何得一向事解耶？颈者表中道一实之理，以众多无著法门庄严实相，如瓔珞在颈。解者，表菩萨为常舍行，故一切愿行功德，乃至佛智菩提涅槃，亦不住不著，无依无倚，故言解也。大集云：戒定慧陀罗尼以为瓔珞庄严法身也。百千是十万，此表一地，有万功德，即十万也。

法施者，旧云如法施、重法施、求法施、学法施，皆名法施。无尽意重法故施也。今明如法施

也，正以财通于法名财，即是法财，即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三谛一心，一切具足，于法平等，于财亦等，如此施者，即是法施。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不肯受者，事解无尽意奉命供养，我未奉命那忽辄受？亦是事须逊让。

观解者，不受三昧广大之用，故无所受。

【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重白愍我者，或可请上愍下，或可地位相齐故相愍，或可我为四众，故施仁愍四众。故受以无所受而受诸受。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佛劝愍者，即是愍一切众生，及四众也。正以菩萨为物故施，为物故受。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二分者，表事理二因。奉二佛者，将二因趣二果也。理圆即法佛，事圆即报佛，二佛表二果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编者注：现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在此后有大段偈颂，但智者大师作本疏时所用鸠摩罗什译本，无诸重颂。宋四明知礼著《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义疏记》时有专文说明：「文后重颂，什公不译，诸师皆谓梵本中有，荆溪云：『此亦未测什公深意。』续高僧传云：『偈是闍那崛多所译。』智者出时，此偈未行，故无所解。荆溪亦于辅行记中，引还著于本人之文，故知具释理亦无妨。近有天竺寺式法师，分节其文，对于长行，二种问答，宛如符契。」特此录出，读者明鉴。）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第三从持地说去，叹闻品功德也。文云闻是观世音者，是闻上冥益一段问答也。普门品者，是闻显益一段问答也。

此中明自在业者，若是凡夫之业，为爱所润，有漏因缘，不得自在。观音为调伏十法界，示此三业，慈悲力润，随感受生，不为烦恼所累，故言自在业，为中道第一义谛，所摄于二谛中得自在。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无等等者，二乘虽出三界，犹有上法，非是无等，佛是极地，故言无等。发求佛心，故言无等

等，等于佛也。

又约心，心中具足八万四千法门，若发实相心，即是等八万四千法门也。亦是八万四千波罗蜜，亦是八万四千尘劳门，为如来种。故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今发初心，等于后心，初心虽发故言是无等，等于后心，名无等等。此即四悉檀意明发心也。

发心有三：一名字发，即五品弟子。二相似发，是六根清静。三分真发，即，初住已上。此发心是真发心也。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義疏記會本（隋，智顱；宋，知禮）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义疏记会本

宋四明沙门 知礼 述

（编者按：所谓《观音义疏》，乃是隋智者大师为《法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作义疏，收入大正藏第三十四册，编号为一七二八；而《观音义疏纪》则是宋四明知礼为智者之义疏再次作科分和注疏，收入大正藏第三十四册，编号为一七二九；本书即是上述二著之合并，故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义疏记会本》。本文段落分四类：凡○后，是知礼之科分；凡〔智者疏〕后，是智者大师之疏文；凡【】中，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文；凡〔知礼记〕后，是知礼之义疏。本专集也单独收入了《观音义疏》，俾使读者能较清楚系统地看到智者大师的见解与思路。而知礼之《观音义疏纪》若不与智顱之疏对照研读，则理解会很困难，故不再单独成篇。）

○译疏二，初释题目二，初正释题。

〔智者疏〕观音义疏卷上。

〔知礼记〕义者，宜也。谓解释经文使合宜。又义理也。斯盖智者入法华三昧，于观行位中，见第一义理。以此义理，解今经文。疏者，通意之辞；又音疏，即疏通疏条之义也。

○二说记人。

〔智者疏〕隋天台智者大师说 弟子灌顶记。

○二释疏文二，初预分章段二，初叙二家三段。

〔智者疏〕此文既别出大部，有人亦作三段分文，谓初问去为序，佛答去为正，持地去为流通。复有云：经家序者为序，无尽意白佛去为正，持地去为流通。

〔知礼记〕此品既是讖师为北凉沮渠蒙逊，别传于世，故凉陈已来，讲者甚多。于是分节经文三段有异。

○二「今师」下，示天台多种二，初泛明多种分文。

〔智者疏〕今师有时亦作三段，有时不作三段名，但分为三章：一无尽意问，二佛答，三持地叹。或为四章：三如前，四者闻品得益。或作二段，谓前后两问答也。多种分章，随人意用也。

○二「若作」下，正依三段节目。

〔智者疏〕若作问答分章，则有两问答；初问答明观音树王冥益等义，后问答明普门珠王显益等义。

○二「就前」下，正释经文三，初前问答二，初分科。

〔智者疏〕就前问答为二：一问，二答。就问为四：一时节，二标人，三敬仪，四正问。

【尔时】

○二「一尔」下，随释二，初问四，初时节二，初释字义。

〔智者疏〕一尔时者，尔言即也。

○二「即是」下，明悉檀二，初别释相四，初世界。

〔智者疏〕即是说东方妙音弘经已讫，次说西方观音弘经之时，故言「尔时」。

〔知礼记〕东方西方，随机乐欲。

○二「或可」下，为人。

〔智者疏〕或可大众已闻妙音弘经，欢喜已竟；宜闻观音发心生善之时，故言「尔时」。

〔知礼记〕或有根性闻于前品，已得世界，故云喜竟；今闻此品，即生宿善。

○三「或可」下，对治。

〔智者疏〕或可时众疑于妙音，若为利益，上来说法，破众疑情已竟。时众有疑，观音之德正破此疑之时，故言「尔时」。

〔知礼记〕疑破解事属于对治，疑破悟理属第一义。今从解事，当第三悉。

○四「或可」下，第一义。

〔智者疏〕或可时众机在妙音，闻即得道，如二土菩萨得道已竟，八万四千悟理之时，须闻观音，故言「尔时」。

〔知礼记〕二土者，谓净光庄严土。八万四千随妙音者，此土华德及四万二千天子，因彼菩萨来往得道，今八万发心，悟在观音。

○二「诸佛」下，总明悉。

〔智者疏〕诸佛如来不空说法，有四悉檀因缘，尔乃为说，正是敷演四悉檀时，故言「尔时」也。

〔知礼记〕如来如鼓，四机如桴，击之有声，声不孤发。今乃四机扣佛之时也。

【无尽意菩萨】

○二标人二，初释别名三，初中道对小。

〔智者疏〕二标人者，即是无尽意也。名无尽者，非尽非无尽。为对小乘名尽，故言无尽，小乘明尽。为对尽智无生智，灭色取空之尽，故名无尽也。

〔知礼记〕此菩萨名由证中立，中必不偏，今偏从无尽者，为对小乘是灭尽法，特彰中道性无尽。故小乘尽智者，谓我见苦已，断集已，证灭已，修道已，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觉也。无生智者，谓我见苦已，不复更见；断集已，不复更断；尽证已，不复更证；修道已，不复更修；如是念时无漏智慧见明觉也。

○二「又云」下，三谛明圆二，初总示。

〔智者疏〕又云何无尽？所谓空不可尽，假不可尽，中不可尽，故言无尽。

○二「大品」下，别示三，初圆空无尽。

〔智者疏〕大品经云：「即色是空，非色灭空，空故无尽也。」

〔知礼记〕拣析示体，故云即色是空。应知体空通衍三教，通则但体生死即空，此偏空也。别圆能体涅槃亦空，此中空也。离边属别，即边属圆，今在圆也，圆中名空，此空无尽。

○二「又大」下，圆假无尽二，初引经示相三，初大集约八十明假二，初本土所修。

〔智者疏〕又大集经释无尽意：东方过十恒沙国微尘世界，国名不眇，佛号普贤。纯诸菩萨无二乘名，但修念佛三昧，不灭不生不出，心行平等，犹如虚空，是为念佛。即见佛时即具六波罗蜜，得无生忍。所谓不取色即檀，除色相即尸，观色尽即羸提，观色寂灭即毗黎耶，不行色即禅，不戏论色即般若也。

〔知礼记〕此是妙假具于三观，不灭故假，不生故空，不出故中，盖不流出二边故也。此观观佛，具观三身，至分证位，名为见佛。一切佛法无不现前，且举六度耳。

○二「身子」下，依法立字二，初身子问。

〔智者疏〕身子问：「谁为汝作字，名无尽意。」

○二菩萨答。

〔智者疏〕答曰：一切诸法因果果报无尽，一切诸法不可尽，初发无上菩提心已不可尽。譬如虚空不可穷尽，为一切智发菩提心，岂可尽乎？诸佛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十力无畏等无尽，因如是等发心，故不可尽。众生性无尽，教化众生无尽，知一切法性无尽，故无尽是名菩萨发心无尽。又檀波罗蜜无尽，乃至方便无尽，凡八十无尽。八十无尽悉能含受一切佛法，从是得名，名无尽意也。

〔知礼记〕具彰愿行，愿行无尽，名于此立。因果果报，即依苦集。立誓因缘集也，果报苦也。为一切等，依灭立誓，以一切智，及五分等佛果法，故众生性下依道立誓，以顺法性，教化众生，知道法故，皆云发心，知是立誓。「又檀」下，依誓立行，万行皆为檀等摄也。称波罗蜜行到果也。若愿若行，皆无作故，方得无尽。「凡八」下，结上愿行皆即法界，是故皆含一切佛法。

○二「又净」下，净名就二谛明假。

〔智者疏〕又净名云：「何谓为尽？谓不尽有为。何谓无尽？不住无为。」

〔知礼记〕有为是俗可尽之法，无为是真不可尽法。小乘智浅，尽于有为，住于无为，故归灰断。圆人观俗，即是妙有，故行万行，观真能达不空之真，是故不住三无为坑。是故二谛皆是常住不思議假，故名无尽。

○三华严约十藏明假。

〔智者疏〕华严有十无尽法门。

〔知礼记〕新经二十，十无尽藏品云：菩萨有十种藏，三世诸佛皆说，所谓信藏、戒藏、惭藏、愧藏、闻藏、施藏、慧藏、念藏、持藏、辩藏，乃至云此十种无尽藏。有十种无尽，令诸菩萨究竟菩提。何等为十？饶益一切众生故，以本愿善回向故，一切劫无断绝故，尽虚空界悉开悟心无限故，回向有为而不著故，一念境界一切法无尽故，大愿心无变异故，善摄取诸陀罗尼故，一切诸佛所护念故，了一切法皆如幻故，是为十种无尽法，能令一切世间所作，皆得究竟无尽大藏。

○二「如此」下，结经明假。

〔智者疏〕如此等经，皆就假名分别一切诸法因缘果报，以明无尽意。

○三「又如」下，圆中无尽二，初引经示相四，初胜鬘约佛法明中。

〔智者疏〕又如胜鬘经云：「如来色无尽，智慧亦复然，一切法常住。」

〔知礼记〕以一切法皆佛法故，法无不中，中故常住，常住故无尽。

○二大品约法界明中。

〔智者疏〕又大品经云：一切法趣意是趣不过，意为法界意则非尽非无尽，如是无尽。例如非常非无常，是乃为常。

〔知礼记〕法界体是大总相，故诸法皆趣，如提纲领，毛目悉归。造境皆中，何法非总。今特言意，盖为释经意为法界，理必双非，名无尽者，名偏意圆，故例真常。实无边倒，今释无尽，上下皆然。

○三净名示即边是中。

〔智者疏〕又净名云：法若尽若不尽，皆是无尽相。无尽相即是空，空则无有尽与不尽，故知非尽非无尽，是真无尽义。

〔知礼记〕空有当体皆是圆中，中性不改，岂可有尽？此之无尽荡二边情，是故能空尽与不尽。「故知」下结成圆中，是真无尽。

○四大品明诸法皆中。

〔智者疏〕又大品经云：痴如虚空不可尽，乃至老死如虚空不可尽，色不可尽，乃至识不可尽。

〔知礼记〕修恶全体是性恶，故十二因缘及以五阴，一一如空，常住周遍，非当宗义，此文莫销。

○二「如此」下，结经明中。

〔智者疏〕如此等经皆约中道之理，以名无尽。

○三「通达」下，从德立名二，初正立名。

〔智者疏〕通达空假中三谛之法不可尽，故名无尽意菩萨。

〔知礼记〕能达之意从所达法，得无尽名，学者须了，意即三谛，无别所达，能达亦无，若其不然，非无尽意。

○二「亦名」下，例诸法。

〔智者疏〕亦名无尽心智，识、色、受、想、行等义不可说。不可说，不能具载。

〔知礼记〕心智五阴及一切法，既即三谛，故皆得立无尽之名。

○二「菩萨」下，释通名三，初对梵翻名。

〔智者疏〕菩萨者，外国云摩诃菩提质多萨埵，此云大道心众生。

○二约华释义二，初释众生二，初通明因果。

〔智者疏〕始心行者，为烦恼所生，二乘为五分法身所生，六度菩萨为福德所生，别圆为中道所生。故大品云：如来身者，不从一因一缘生如来身。

〔知礼记〕能生实法，所生假人，始自凡人讫尊极人，莫不从于众法而生。

○二别明菩萨。

〔智者疏〕菩萨为众行生，故言众生。

〔知礼记〕从于无尽众行而生，故曰众生。

○二「发心」下，释余字。

〔智者疏〕发心求佛，故言为大道，利益一切，以法道成他，或言成众生。

〔知礼记〕又约上求下化，而释前以众行，生已假人，今以道法，成他众生。

○三广释如别。

〔智者疏〕广释菩萨，义如别记。

○三敬仪二，初分经。

〔智者疏〕三敬仪者为三：一起，二袒，三合掌。

【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

○二「起者」下，随释三，初释起二，初事释。

〔智者疏〕起者，礼云请益起，请业起。菩萨于佛备其二仪，故言起也。

〔知礼记〕礼即曲礼，彼云：「请业则起，请益则起。」郑氏注云：「尊师重道也。」起若今抠衣前请也。业谓篇卷也。益谓受说不了，欲师更明说之。今无尽意欲请观音利他之业，欲益己心菩萨之行，故从座而起。

○二观释三，初约空论起。

〔智者疏〕观释者，菩萨常修远离行，故言起。亦是契诸法空，空即是座于此空无所染著，故言起也。

〔知礼记〕文有二意：初明空观不著诸法，次明空观自不著空，故名为起。

○二「又菩」下，约假论起。

〔智者疏〕又菩萨安住空理，理本无起，愍众生故，乘机利益，故言起。

〔知礼记〕即不起灭定，现诸威仪也。

○三「又中」下，约中论起。

〔智者疏〕又中道之寂非起非不起，而能起能不起，无起之起，起即实相，亦起众生实相，故言起也。

〔知礼记〕中道遮照皆绝待对，故起不起无非中实，即遮之照名不起之起。此起自能起发中实，亦能令他起发中实。

○二「偏袒」下，释袒二，初事释二，初约西土。

〔智者疏〕偏袒右肩者，外国以袒为敬，露右者，示执奉为便，表弟子事师充役之仪，是故以袒为恭也。

○二「此方」下，约此方。

〔智者疏〕此方以袒为慢，然古有须贾，肉袒谢于张仪，露两髀也，此方亦不一向是慢也。

〔知礼记〕言须贾谢张仪者，合云张禄，字之误也。元是茫睢魏人也，初仕魏，与中大夫须贾使于齐，齐以睢为贤，私赏金璧及牛酒。须贾嫉而怒之，使还谗睢于魏相魏齐，云茫睢以魏密事告齐，魏齐大怒，拉胁折齿，遭箠卷弃之厕中。睢不死求守圜者出之，睢既得免，易姓名曰张禄。随秦使王稽入秦见昭王，昭王悦之，拜为客卿，稍迁左丞相。后须贾为秦使，睢乃微服而出，杖于路。贾见而大惊，问睢曰：「复说于秦乎？」睢曰：「逃亡之人，免死而已，何敢说秦乎！」又问睢曰：「秦相张君，子知之乎？」睢曰：「主人公亦得接近。」贾曰：「今欲因子请谒张君。」于是同

诣。下车，守门者惊起正色，贾疑之，睨入而不出，贾问门人，知是秦相。失色战惧，脱冠肉袒，请入谢罪。睨乃数而怒之。及贾使还，睨曰：「为我报魏君，令斩魏齐，不然我将图魏矣。」魏齐后乃自缢，魏王斩首送秦。

○二观解。

〔智者疏〕观解者，覆露表空假二谛，又表权实。实不可说，如覆左表有冥益；权于化便如露，右表有显益也。

〔知礼记〕以事表理，既成法门，可以修观，故名观解。

○三释合掌二，初释合掌二，初事释。

〔智者疏〕合掌者，此方以拱手为恭，外国合掌为敬。手本二边，今合为一，表不敢散诞，专至一心，一心相当，故以此表敬也。

○二观解二，初表权实。

〔智者疏〕观解者，昔权实不合，而今得合。

〔知礼记〕昔分今合，顺部表观百界一念，权实昭然。

○二「又五」下，表事理。

〔智者疏〕又五指表阴。仁王经云：法性色受想行识，此即实智真身，亦有五阴也。应化因缘，亦有五阴也。众生性德之理，亦有五阴也。众生生死果报，亦有五阴也。圣人为化众生，示有应身五阴，是则权实阴殊。若众生法性理显，圣人亦息化归真，权实不二。合掌表于返本还源，入非权非实，事理契合，故合掌也。

〔知礼记〕迷殊悟合，法性五阴，凡圣岂殊？但圣出缠，众生在染。染中性阴起生死阴，以为能感，故使圣人出缠。实阴起于权阴，而为能应，感若复性，应则归真。故以两掌表今方合，欲令行人即观事阴，合于性阴。

○二释向佛。

〔智者疏〕向佛者，表万善之因，向万德之果也。亦是行人分证权实，合向于究竟权实，合故言向佛也。

〔知礼记〕文唯观解，而有二意：初直明向佛，次兼合掌明向义。

○四正发问二，初分文立意三，初带总分节。

〔智者疏〕四发问者，此下有两番问答：初番问观世音，后番问普门。前问为三：一称叹，二标所问人，三正问。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二「大经」下，问答功德。

〔智者疏〕大经云：汝具二庄严，能问是义；我具二庄严，能答是义。今无尽意具二庄严，欲显观音二种庄严，咨发如来；如来究竟具二庄严，当答此义。

○三「释论」下，简示今问。

〔智者疏〕释论云：问有多种，不解问、试问、赴机问，今无尽意即是赴机问也。

○二「世尊」下，依文释义三，初释称叹。

〔智者疏〕世尊者，即是称叹尊号。十号具出释论，用彼释此。

○二「观世音」下，释所问。

〔智者疏〕观世音菩萨即是标所问之人也。具如前释。

○三「何因」下，释正问二，初问能成因缘二，初别取境智。

〔智者疏〕以何因缘者，因缘甚多，略言境智因缘。

〔知礼记〕境是机感，智即圣应，感应名局，因缘则通。

○二「若就」下，互通凡圣。

〔智者疏〕若就众生，则以善恶两机为因；圣人灵智，慈悲为缘。若就圣人，观智慈悲为因，众生机感为缘，以是因缘。

〔知礼记〕因亲缘疏，互论因发，互论缘助。

○二「名观」下，问所成名号。

〔智者疏〕名观世音，如上释也。

〔知礼记〕因缘是实法，名号是假，人揽实成假也。

○二佛答二，初分科。

〔智者疏〕第二佛答即为三：初总答，二别答，三劝持。就初总答为二：一明机，二明应。就机为四：一标人数，二遭苦，三闻名，四称号。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二「数者」下，随释三，初总答二，初贴文二，初明机四，初标人数二，初举多数三，初牒经略示。

〔智者疏〕数者，十法界机，实自无量而言。百千万亿者，此乃通途商略业同者。

〔知礼记〕经文所举百千万亿，非谓十界共有此数，盖指一业有如许人。

○二「如一」下，同受一苦。

〔智者疏〕如一地狱界，大略是同，其间优降，复有何量？如一狱复有百千万亿品格之殊，一一品格复有百千万亿罪人，是罪业正同，所以同受一品罪苦。

〔知礼记〕以苦验人，知同一业。若不然者，那得同受一品苦邪？

○三「将此」下，以例诸趣。

〔智者疏〕将此意广历饿鬼、畜生、修罗、人、天皆亦如是，故知此数是标同业之意也。

○二「所以」下，明多意。

〔智者疏〕所以举多数者，明百千万亿种业，遭苦称名，一时有机，一时能应，皆得解脱。何况一人一业一机，独来而不能救。此举境众机多，以显观深应大也。

〔知礼记〕凡地发心，尚能遍摄，果中济物，岂有所遗？境众等者，机新若多，应火必盛。

○二遭苦二，初成上义显无量二，初以别业该同受。

〔智者疏〕二明遭苦者，即是受诸苦恼也。此语成上义，上百千是业同，此言诸苦恼，一苦恼是一业者，凡有百千万亿，故知有诸百千万亿。上明数同，下明业别。

〔知礼记〕上言百千是同业者，共受一苦。今言诸苦，即是有诸百千万亿。

○二「用此」下，以此意历十界。

〔智者疏〕用此意历十法界，万机之徒不可说，不可说也。

〔知礼记〕界界有诸百千万亿，华严明数极至不可说，不可说。

○二「今言」下，对别答彰遍该二，初明总答。

〔智者疏〕今言受苦恼者，正是现遭苦畑也。此苦由于结业果多故，因亦多。此即总答。文略而意广，遍该十界，不止人道而已。

〔知礼记〕文略意广，上明诸苦，实遍十界。苦由惑业，即显能脱十界三障，广岂过此。

○二后别答。

〔智者疏〕后别答中，文广而意狭，别举人间七难而已，故此处总答也。

〔知礼记〕文广意狭，别答七难，约观行解，始通三乘，今之总答，文该十界。

○三闻名二，初遭苦闻名共作机。

〔智者疏〕三闻名者，上明遭苦，次明生善，善恶合为机，此即明文。

〔知礼记〕由过现恶故遭诸苦，复由二世之善而得闻名。妙玄云：从阐提起改悔心，上至等觉，皆有善恶，相带为机。

○二「闻有」下，四闻三慧俱能感二，初释相二，初别指四教四闻。

〔智者疏〕闻有四义，如别记。

〔知礼记〕三藏能闻、所闻皆是实有，通教即空，别教即假，圆知能、所皆是法界。闻既有四，思、修亦然。故大本疏解「我闻」有：闻闻、闻不闻、不闻闻、不闻不闻。

○二「若能」下，正示圆教三慧。

〔智者疏〕若能如是通达四种闻义，即闻慧。心无所依，无住无著，即是思慧。一心称名，即修慧。

〔知礼记〕前三闻慧不得圆闻，圆教闻慧四种遍达。达四，皆是不闻。不闻即闻，而思何依何著？二慧导行，一心称名，名圆修慧。

○二「此文」下，结示。

〔智者疏〕此文虽窄，三慧意显。

○四称号二，初牒示事理。

〔智者疏〕四称名者，称名有二：一事，二理。

○二「若用」下，各示称念二，初事二，初明一心。

〔智者疏〕若用心存念，念念相续，余心不间，故名一心。或可如请观音中，系念数息，十息不乱名一念。或可无量息不杂异想，心想虽长，亦名一心。一心归凭，更无二意，故名事一心也。

〔知礼记〕有相续一心，有数息一心。

○二明称名。

〔智者疏〕称名者，或可略称，如此文。或广称，如下文。南无者，归命之辞，皆是事一心称名也。

〔知礼记〕今文但称所归之名，未称能归之辞，故是略非广。

○二理二，初明一心。

〔智者疏〕理一心者，达此心，自他共无，因不可得，无心无念，空慧相应，此乃无一亦无心。

〔知礼记〕心有生灭，不名为一。今达心性，非四句生，既本不生，亦复无灭，乃名一心。然立一

心，对他成二，若无一无心，则无诸无法，毕竟叵得名理一心。言达此心者，即是体达事中一心。

○二「知声」下，明称名。

〔智者疏〕知声相空，呼响不实，能称、所称，皆不可得，是名无称，是为理一心称名也。

〔知礼记〕既达心空，从心所生，一切皆空，故令声响。能称、所称，皆非生灭，故曰理称。事未必理，理必具事，以此为因，安不感圣。

○二明应二，初分科。

〔智者疏〕二应者，先明应，次明解脱。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二「应有」下，随释二，初明应相二，初判偏圆益相。

〔智者疏〕应有多种，三教之应，应不一时，圆教观音，一时圆应。

〔知礼记〕三教作意，应不一时，圆任运应，一时普遍。

○二「众机」下，明机应速相。

〔智者疏〕众机湫急，应速一时，闻即称是机速，称即应是应速。

〔知礼记〕观音应赴，心内众生；众生机感，心内观音。若不然者，不遍不速。

○二「皆得」下，明解脱二，初约多机显圆应。

〔智者疏〕皆得解脱者，即是蒙应利益也。皆者，非但显于多机众益，亦是显于圆遍之应也。

〔知礼记〕故前释人数云此举境众机多，以显观深应大。

○二「或时」下，约三速再贴文。

〔智者疏〕或时为机速、应速、平等利益速，贴文。

〔知礼记〕经云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如何观之，能令众苦，普皆解脱？说听之者，宜善思之。

○二「问十」下，料简二，初明十界机应俱时遍二，初以多机差别难。

〔智者疏〕问：「十法界众生无量机，既无量，云何一时令得解脱？」

○二「答譬」下，以四事圆普答五，初以四喻示。

〔智者疏〕答：「譬如父母，念子心重，多智多财，具大势力，众子在难，即能俱拔之。」

○二「菩萨」下，约四法合。

〔智者疏〕「菩萨亦如是，无缘慈悲重，权实二智深，圣财无量，神通力大，十界虽多，应有余裕。」

○三「安乐」下，引此经证。

〔智者疏〕「安乐行云：『忍辱大力，智慧宝藏，以大慈悲，如法化世。』即此意也。」

〔知礼记〕智慧宝藏，证财智二。

○四「又如」下，又三喻显。

〔智者疏〕「又如毒龙罪报，尚能以一眼遍视一切，视之皆死，何况菩萨种智圆明耶？又如磁石，亦类明镜。」

○五「又如」下，示三昧力。

〔智者疏〕「又如入王三昧力，一时十番利益，一切此义，具在大本玄义。」

〔知礼记〕中道为王，统摄二谛，一心圆入，十益普沾，观音入此三昧，即是遍入一切众生心性。常以三昧之力，与其十番之益，但由机感亲疏，致使利益浅深。「王三昧」在妙玄第四，「十益」在第六。

○二「问一」下，明一心事理立能感二，初久称无效问。

〔智者疏〕问：「一心称名，皆得解脱，今见称唱，累年不蒙寸效，何也？」

○二散心乖法答。

〔智者疏〕答：「经云一心称名，有事一理一，二途无取，何能感圣？譬如临镜背视，对谷闭口，何能致影响耶？」

〔知礼记〕若能一心称于事理，其犹形对影生，声腾响答。

○第二别答二，初分科叙意二，初分科。

〔智者疏〕第二别答为三：一口机感应，二意机感应，三身机感应。就口机为二：初明七难，次结口机。

○一叙意二，初叙他师意三，初立三机三，初「有人」下，定三业前后。

〔智者疏〕有人云：次第三机者，口显居前，音成由意，意识成身也。

○二「通论」下，论三机与拔。

〔智者疏〕通论口机，亦脱三种苦，但先除果苦，次除苦因，次满愿与乐。

〔知礼记〕免难是除果，离毒是除因，得子是与乐。

○三叙二番料简三，初问。

〔智者疏〕问：「此中明拔苦，那忽与乐？」答：「少分与乐，欲引接之也。」

〔知礼记〕那忽与乐者，古以得子为乐故也。答云少分与乐，不碍悲门。

○二问。

〔智者疏〕问：「何意不与其乐因？」答：「因非引接故不与，又其文在后，为说法，是与乐因。」

〔知礼记〕「礼拜乞子，示求乐果，何不令求戒善等业，为乐因耶？」答：「乐果称意，可引入求；修因勤苦，非引接法。其文在后者，十九说法广示修因也。」

○三问并答可见。

〔智者疏〕问：「悲门既少分与乐，慈门应少分拔苦？」答：「前悲全拔苦已竟，后但与乐，无苦可拔，何论少分？」

○二「有人」下，立七难二，初明双只。

〔智者疏〕有人解七难为两双一只：火水无识为一双，鬼非类为一只，王贼是类为一双。鬼闻去来，王论轻重，故成七难也。

〔知礼记〕鬼开去来者，去谓飘堕其国，来谓到此恼人。王论轻重者，被害则重，捡系则轻，体则是五，开则成七。

○二明次第。

〔智者疏〕次第者，火水无识为难则重。鬼虽有识，非类为次；王贼有识，是类故轻。然鬼王相间，初以鬼比王，王轻则鬼重；又以王比鬼，王重鬼轻。此二相似，故间出。

〔知礼记〕鬼王相间者，三鬼国难，四临害难，五来恼难，六枷锁难。三四相比，鬼难在海国则重，王难在城邑似轻。四五相比，王难或死故重，鬼恼或不死故轻。各论轻重，故云相似，乃相间也。

○三「有师」下，立八难二，初一师立。

〔智者疏〕有师以风，足为八难。

○二一师破。

〔智者疏〕有人弹之，文云：「称名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不道风为难。」

○二「今明」下，明今师意二，初明三机二，初斥他非二，初斥情卜圣应。

〔智者疏〕今明圣人赴机，何必如此情卜？次第何必不次第？

○二「今不」下，斥悲门与乐。

〔智者疏〕今不同前者，此本明赴机拔苦，那得更以与乐间之？

○二「今言」下，明今意二，初随世立次。

〔智者疏〕今言次第者，先入国随俗，赴口机为初，意冥身显以为次也。

〔知礼记〕此娑婆国，声为佛事，口机为初，意根冥密，起必先身，身业粗显，后心而动。三业之次，岂不然乎？

○二「若寻」下，圣应无谋。

〔智者疏〕若寻经意，一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经不云次第观机，那可作次第释耶？

〔知礼记〕且随世俗，立次如前。据圣无谋，即扣即应。

○二「他既」下，明七难二，初明次第二，初且一往立次。

〔智者疏〕他既作七难次第，今还复作对之耳。入火，即有焦身绝命之忧，最为卒重，故居初。水漂沉浮，小缓于火。罗刹虽暴，如经云：「有五百罗刹女，妻五百飘人，生子受乐，时节犹长，然后顿食。」此复缓于水。王难非即得即戮，研罪虚实，实则刑，虚赦，不同于鬼，一概并食，故复次罗刹也。鬼来取者，无的所取，衰乃逢害，逃脱可免，不同王法，定判死生，故复次王难也。枷锁节身，不虑失命，但有禁固之苦，小缓于鬼。怨贼觅宝，输宝即毕若，能卑辞善巧方便，贼可免脱。此一往次第尔。

〔知礼记〕从重至轻，一往次第。

○二「至如」下，诚不可定执。

〔智者疏〕至如凶贼忽发，与火烧何异？

○二「问诸」下，明所表二，初以虽多唯七责。

〔智者疏〕问：「诸难众多，何意取七耶？」

○二「答此」下，以七难表六答二，初正示表意二，初通明七六。

〔智者疏〕答：「此有所表，人以六种成身，还以六种自害，如人共七难同住，复以七为难。今通用七难等来表六种也。火水风即表身内三种也；刀杖枷锁表地种也；鬼贼王等表识种也；三千大千世界表空种也。」

〔知礼记〕经明七难不止在事，故约观释，通互三乘。若无所表，不能该深，故约七难，以表六种。外水火风表内三种，刀锁坚碍表内地种，王等有情可表识种，三千世界虽非正难，是难所依，可表内空。

○二「云何」下，别示空识二，初明表相。

〔智者疏〕云何空得为难？如人身有内空，四大围之，识于中住；何异大千界围地水火风，王鬼贼等，于中住耶？

○二「空为」下，明为难二，初空。

〔智者疏〕空为难者，空是来难之由。如身体坚实，外病不侵，身若虚疏，众疾逼恼。又如人家宅，无垣墙，盗贼则进，能来难故，空亦成难。

〔知礼记〕虽非正难，而是难由。若论观行，亦为所观。

○二识。

〔智者疏〕识种是难者心识邪计，横起爱见，毁灭法身慧命；如王鬼贼劫夺财宝，断伤寿命，故识种是难。

〔知礼记〕识起爱见，必该通、别二种爱见。

○二「所以」下，结示唯七意。

〔智者疏〕所以不多取者，正应表此假，令多举诸难，亦是表此。

○二「一火」下，依义释文三，初口机二，初明七难七，初火难二，初科意三，初节经文。

〔智者疏〕一火难为四：一持名即是善为机，二遭苦即是恶为机，三应，四结。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二「上总」下，叙经意。

〔智者疏〕上总云受诸苦恼，未判其相，今别答故，举水火等也。

○三「释诸」下，列义门。

〔智者疏〕释诸难，例为三意：一贴文，二举事证，三观行解释。

○二「贴文」下，随释三，初贴文四，初持名二，初释文义二，初释持名。

〔智者疏〕贴文者，持者口为诵持，心为秉持。秉持为理不失，虽非口持，觉观亦得是口行，故通属口业机摄。

〔知礼记〕秉持属口者，大论云：「出入息是身行，觉观是口行，受为心行。」秉持之心，既是觉观，故属口业。

○二释若有。

〔智者疏〕若有、设有、复有，皆是不定挑脱之辞也。

〔知礼记〕挑字去声，不定貌也。

○二「余皆」下，明前后二，初叙古。

〔智者疏〕余皆难起方称名，此中前持名而遭难，此或是前后互出尔。

〔知礼记〕谓是互出，其义不然。

○二今释三，初约义释。

〔智者疏〕今为火难卒暴，须预忆持，忆持必无此难。设脱有者，皆是放舍所持。背善从恶，称之为设。

○二「如慈」下，引事劝二，初引事证。

〔智者疏〕如慈童女因缘，若能至意修孝，不遭火轮，违母绝发受地狱苦。此是秉孝不纯，广出因缘云云。

〔知礼记〕此是男子名慈童女，鬻薪养母，督于孝顺。后欲涉海，母抱其足，不欲儿去，违母掣身绝母一发。海上失伴，入诸宝城，多岁受乐，行孝报也。后入铁城，火轮著顶，绝发之报。若专行孝，不遭火轮。

○二「行人」下，劝忆持。

〔智者疏〕行人持名，本不应遭难。缘差忽忘，设入大火，若能忆先所持，即得免难。

○三「火难」下，约重结二遭苦三应。

〔智者疏〕火难既重，机亦须深，故先持后脱，其义可见。

○四「威神」下，结。

〔智者疏〕威神力是结火难也。

○二「次约」下，举事二，初示二人著传。

〔智者疏〕次约证者，晋世谢敷作观世音应验传，齐陆果又续之。

○二「其传」下，举四人免难。

〔智者疏〕其传云：竺长舒，晋元康年中于洛阳，为延火所及，草屋下风，岂有免理？一心称名，风回火转，邻舍而灭。乡里浅见，谓为自尔。因风燥日，掷火烧之，三掷三灭，即叩头忏悔。法力于鲁郡，起精舍于上谷，乞得一车麻，于空野遇火，法力疲极小卧，比觉火势已及，因举声称观，未得称世音，应声火灭。又法智遇野火，头面作礼，至心称名，余处皆烧，智容身所无损。又吴兴郡吏，此皆记传所明，非为虚说信矣。

○三「就观」下，观释三，初通标列。

〔智者疏〕三就观行释者，火有多种，有果报火、业火、烦恼火。

〔知礼记〕报是事火，眼见身觉，业与烦恼，但有烧义。令世善业，及三观坏，故名为火，是以称为「就观行释」。问：「三观所对，唯在烦恼，纵兼远障，只至于业，事相火等，全不妨观，何得果报，预观释邪？」答：「经列七难，止在人中，智者深穷救难之功，在王三昧。即二十五有真常我性，观音证已，乃能遍拔众生之苦。于一一有，十番破障，令与我性，究竟冥一，方尽大士拔苦之用。然十番破，不出三障，若尽理说，于一一番皆破三障。今欲易解，从增胜说。报且在事，业属有漏，唯惑至极。观音修习王三昧时，具有弘誓，拔于法界三障之苦，故今众生三障苦逼，一心称名，皆得解脱。其义若此，岂得不论果报火等。应知吾祖说观世音圆修三昧，圆发僧那，圆入法门，圆救诸难，意令行人仿之，修入所列三障。岂独即今修观之境，亦是将来所拔之苦，故知具示七难浅深，正论观行始末之相也。」

○二「果报」下，示分剂。

〔智者疏〕果报火至初禅，业火通三界，烦恼火通三乘人。

〔知礼记〕报业烦恼，始自博地，终至等觉，皆具此三。故辅行明分段土至实报土，各有三道。分段三道：谓见思惑为烦恼道，烦恼润业名为业道，感界内生名为苦道。方便三道：谓尘沙惑为烦恼道，以无漏业名为业道，变易生死名为苦道。实报三道：谓无明惑为烦恼道，非漏非无漏业为业道，彼土变易名为苦道。今从增胜而说，故约事火，而为果报，只至初禅。轮回之因，以为业火，故至有顶。三观所破，方名烦恼，故通三乘。下去诸难，其意准此。

○三「果报火难」下，随次释三，初果报火二，初遭难三，初通明处。

〔智者疏〕果报火难者，从地狱有，上至初禅，皆有火难。

○二「如阿」下，别示相。

〔智者疏〕如阿鼻鬲子，八万四千，内外洞彻，上下交炎，饿鬼支节，烟起举体焦然，畜生燠煮汤炭。修罗亦有火难，人中焚烧现见，故若至劫尽，须弥洞然，诸天宫殿，悉皆都尽。初禅已下，未免火灾。

○三「凡一」下，总结数。

〔智者疏〕凡一十五，有众生百千万亿诸业苦恼。

〔知礼记〕四趣、四洲、六天、初禅，若加梵王，合云十六。同在初禅，且云十五。

○二「持是」下，感应二，初机成获脱。

〔智者疏〕持是观世音名，火不能烧，何但止就阎浮提人作解耶？

○二「直就」下，指数斥局。

〔智者疏〕直就一十五有果报，望旧解火，诚可笑哉？余九番，非彼所知。

〔知礼记〕直就果报，地上清凉，验于旧解，所失者众。因华已去，九番破有，他不闻名。

○二「次明」下，恶业火二，初遭难二，初明修因。

〔智者疏〕次明修因。恶业火者，随有改恶修善之处，若五戒十善。

〔知礼记〕上之所明，于现报上，求免苦焮，安其果身。今所论者，修行戒善，及八地定，求于未来人天乐果。

○二「多为」下，明遭火三，初释相。

〔智者疏〕多为恶业所难，故经云烧诸善根，无过嗔恚，虽生有顶，头上火然。

〔知礼记〕宿习、破戒、十恶业等，于修持时，起作障难，使戒定等善业不成，名为被烧。有顶等者，然有漏善极非想定，非恶业火，无所有下，即为所业，且欲示于恶通三界，故引之耳。

○二「术婆」下，引证二，初引事。

〔智者疏〕术婆伽欲火所烧。

〔知礼记〕术婆伽淫欲炽盛，火起烧身，此即业火，能生事火。验三种火，其性不别。

○二「金光」下，引经。

〔智者疏〕金光明云：「忧愁盛火，今来烧我。」

○三「能破」下，被烧。

〔智者疏〕能破善业，退上堕下，皆名为火。

〔知礼记〕上升之善，既为所焚，乃随恶业，牵堕于下。

○二「若能」下，感应三，初成机得脱。

〔智者疏〕若能称名，得离恶业。

○二「故请」下，引消伏证。

〔智者疏〕故请观音云：「破梵行人，作十恶业，荡除粪秽，令得清净。」

〔知礼记〕梵行者，净行也。谓大小诸戒，是三乘之人清净之行，十恶是能破，梵行是所破。

○三「由斯」下，用此文结。

〔智者疏〕由斯菩萨威神之力也。

○三烦恼火二，初就机应解释二，初明偏圆机感二，初别释二，初就声闻广示。

〔智者疏〕次明烦恼火。若声闻人，厌恶生死，见三界因果，犹如火宅。四倒结业，烟炎俱起，轮转堕落，为火所烧。生死蔓延，昼夜不息，勤求方便，竞共推排，争出火宅。称观世音，机成感应，乘于羊车，速出火宅。入有余、无余涅槃，即得解脱也。

〔知礼记〕见思之因，分段之果，四心流动，三相迁移，名为火宅。竞共推排，争出此宅，若非一心称观世音，或当堕落为火所烧。此教观音身在此岸，度人彼岸，故令声闻得二涅槃。

○二「次明」下，例余位俱机。

〔智者疏〕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教，次明别教，次明圆教，次明变易土钝根人，次明变易土利根人。

〔知礼记〕剂于通教，见思为火，别教正以尘沙为火，圆教初后无明为火。上之二土，通名变易，未能伏断。无明惑者名钝根人，若能伏断称利根人。伏在方便，断穷实报。

○二「凡有」下，总示二，初修观被烧。

〔智者疏〕凡有九番行人，修道之时，[立+立]为五住烦恼惑火之所烧害，各修方便，方便未成，火难恒逼。

〔知礼记〕唯除求离果报火者，戒善已上，皆名修道，故云九番。[立+立]为五住惑火烧者，修因禅定，亦被爱、惑二住所烧，况三毒业，见、思通摄。

○二「称观」下，称名得脱。

〔智者疏〕称观世音，方便即成，便得解脱。一一当其法门细作机感之义。

〔知礼记〕各依本法而修一心，及以称号。若成机者，无不得脱。

○二「问菩」下，明渐顿慈悲二，初问起。

〔智者疏〕问：「菩萨住何法门，而能如是耶？」

〔知礼记〕如上所明，二十五有，三障苦难，十番令脱，未知大士，修何方便，证何法门，得如是力？

○二「答菩」下，释出二，初略示。

〔智者疏〕答：「菩萨法门，无量不出，别圆两观，本起慈悲，故能十番垂应。」

○二「所以」下，广释二，初明渐次二，初修观本誓三，初果报慈悲。

〔智者疏〕所以者何？菩萨元初发菩提心，见果报火烧诸众生，即起慈悲，誓当度脱。

〔知礼记〕既于元始发菩提心，凡曰见闻，终期济拔。

○二「受持」下，修因慈悲。

〔智者疏〕受持禁戒，亦起慈悲，救诸业火。

〔知礼记〕略云禁戒，须兼根本十二门禅，以其业火，皆能坏故。

○三「修无」下，无漏慈悲二，初事定。

〔智者疏〕修无漏观，白骨流光，发火光三昧，八胜处中有火胜处，十一切处中有火一切处，皆起慈悲，当为众生灭烦恼火。

〔知礼记〕若据根本味禅之外，有根本净禅，谓六妙门、十六特胜通明禅，此等亦带无漏，能灭烦恼。今但从观骨光等为无漏者，盖取出世。事禅有火名者，辨其观相，此乃以事禅之火，灭见思之火。然事禅有四：即观、练、熏、修。观谓九想、八背舍、八胜处、十一切处；练谓九次第定；熏谓师子奋迅三昧；修谓超越三昧。今于四中，但举观禅中三，不引八背者，以八背中无火名故，盖随便也。初云白骨流光者，即九想中于第八白骨修。八色流光，言八色者，见地色如黄白净洁之地，见水色如深渊清澄之水，见火色如无烟清净之火，见风色如无尘迥净之风，见青色如金精山，见青色如薈卜华，见赤色如春朝霞，见白色如珂贝雪。见色分明，而无质碍。八胜者：一内有色相外观色少，二内有色相外观色多，三内无色相外观色少，四内无色相外观色多。此四句末，皆云若好若丑，是名胜知胜见。五地胜处，六水胜处，七火胜处，八风胜处。此于缘中，转变自在，观心淳熟，胜前八色故也。十一切处者：一青一切处，二黄一切处，三赤一切处，四白一切处，五地一切处，六水一切处，七火一切处，八风一切处，九空一切处，十识一切处。此于所观普遍，即观禅成就也。

○二「又观」下，三观。

〔智者疏〕又观诸火，悉是因缘所生法，体之即空。又从火空而观火假，分别因缘。又观火中见火实相。如是次第，节节皆有慈悲，誓当利物。

〔知礼记〕诸火者，报业烦恼，及事定中火，皆是三观所观境也。此境缘生，故先即空，次假，后中，故成别观，节节慈悲，誓拔报业及三惑火。

○二「今住」下，熏心起应二，初乘誓赴难三，初真悲妙力。

〔智者疏〕今住补处，力用无尽，以本誓力，熏诸众生，未曾舍离，随有机感，即能垂应。

〔知礼记〕即是邻极，同体慈悲，冥熏众生，令成机感，垂应拔苦。

○二「若事」下，众机关誓。

〔智者疏〕若事火起，称名求救，即对本时果上慈悲，拔苦与乐。恶业火起，即用持戒修定中慈悲。烦恼火起，即用无漏入空、入假、入中等慈悲，节节相关。

〔知礼记〕众生若起三种火时，与本菩萨所起无殊，故关分果之悲，以答因中之誓。肇师云：「发僧那于始心，终大悲以趣难。」

○三「若众」下，一时普救。

〔智者疏〕若众机竞起，一时牵感，慈悲遍应，皆得解脱。

〔知礼记〕别教虽则修有次第，证必圆融，故十种机能一时应。

○二「如华」下，引经证成二，初引经。

〔智者疏〕如华严第四十云：「善财诣进求国，见方便命婆罗门修苦行求一切智，有大刀山，四面火聚，从刀山上自投于火。语善财云：『能入此者，是菩萨行。』善财生疑，言是邪法。梵语善财：『莫作此念，此是金刚大智人，欲竭爱海。』自在天云：『此菩萨五热炙身，令我灭邪见，离我心诸魔。』又云：『菩萨炙身时，我等宫殿犹如聚墨，我即发菩提心。乃至他化自在天，于烦恼中得自在法门。乃至龙鬼阿鼻，皆发菩提心，舍本恶念。』善财闻空中语已，即时悔过，登刀山，入大火聚，未至得菩萨安住三昧，入火得菩萨寂静安乐照明三昧。此火山者，名为无尽法门，若入此门，能知诸法故。」

〔知礼记〕问：「今家判华严，善财未见弥勒文殊已前，皆是别教历别法门。今文既云此火山者，名为无尽法门，若入此门能知诸法，此门岂非圆融义耶？」答：「此唯于火法门中，能知诸法，不能于余法门知诸法故。以彼经云：我唯知此一法门，故知仍是教道之说。」「若尔，此之三昧，住何谛理？破何等惑？」答：「既云无尽法门，又云能知诸法，即是中道三昧，破无明惑。」故释签明，善财若于知识得实相三昧，则破障中微细无明，多分并约教道不融破无明惑（上皆释签）。

○二「举彼」下，结示。

〔智者疏〕举彼经火法门如此，证成观音火法门慈悲救苦十番利益也。

〔知礼记〕观音若是别教，救于烦恼火者，即如方便命婆罗门所修之相也。十番利益者，乃是通结前来三番慈悲。

○二「次明」下，明圆顿二，初明本修圆观慈悲。

〔智者疏〕次明菩萨。本修圆观所起慈悲者，但观一火具十法界，一切诸法入火字门。于一火门虽无分别，明识一切果报火、业火、烦恼火等，明了通达无缘慈悲，遍覆一切，是为火门入王三昧。

〔知礼记〕初心观火不思議境，即一火门具三千法。虽皆互遍，相相分明，即于此境发菩提心，誓拔众生三障火难，誓与众生三种火乐。

○二「若法」下，明入位法界机应二，初释三，初无谋而应。

〔智者疏〕若法界火起，菩萨以本地誓愿，普应众生，如磁石吸铁。

〔知礼记〕圆修圆证，以圆誓愿熏圆力用，不动一心救十火难。

○二「虽无」下，不分而分。

〔智者疏〕虽无分别，而分别说者，以十五三昧救果报火；用二十四三昧救修因火；二十五三昧通救

二乘、通教、六度、别、圆等入空烦恼火；还用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火；还用二十五三昧圆救圆教人入中烦恼火。

〔知礼记〕圆普之悲，彻底而拔，实非前后浅深，应之但就机感。三障分齐，对二十五王三昧力，自成多少，免果报火。当于十五王三昧力，修有漏善，免恶业火。当二十四王三昧力，阙何一耶？若除恶业，不用非想，若成善因，不用地狱，以地狱因无成就故。非想之因，无破除故。故修因恶业，极上极下，互论不用一三昧也。二乘已去至圆入中，节节皆用二十五有王三昧力。

○三「虽应」下，入而不入。

〔智者疏〕虽应入诸火，不为诸火所烧，大集经云：「譬如虚空火灾起时，所不能烧。」

〔知礼记〕虽入诸有三障之火，以其体了即空假中故，无相可得，何有能烧及所烧邪？

○二「菩萨」下，结。

〔智者疏〕菩萨亦如是，以不思議慈悲，普应一切，皆得解脱也。

○二「常途」下，示己他得失。

〔智者疏〕常途释七难，止解得救人中苦，失二十四有及变易中苦，止得如幻三昧少分，全失二十四三昧广大之用也。

〔知礼记〕如幻三昧破阎浮有，具论十番，他师唯知果报一益，故云少分。

○二水难二，初列义门。

〔智者疏〕第二水难者，亦为三意：一贴文，二引证，三观释。

○二「贴文」下，随门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

〔智者疏〕贴文为三：一遭水是有苦，二称名是善，三得浅处是应也。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二「问何」下，释义三，初遭水二，初问。

〔智者疏〕问：「何意言为大水所漂？」

○二答二，初就水难答。

〔智者疏〕答：「小水不成难，或戏故入水亦不成难，欲论其难，故言大水所漂。」

○二「火难」下，对火难答。

〔智者疏〕火难所以言入者，小火亦应断命。若故入，若不故入，入则害命。今举其重难，重难既救，何况其轻？是故言其入火，不言入水。言其大水，亦言大火。

○二称名三，「水论」下，蒙应。

〔智者疏〕水论其浅即成应，火犹少在未成应也。

○二引证。

〔智者疏〕二引证者，应验传云：海盐有溺水，同伴皆沈，此人称观音，遇得一石，困倦如眠，梦见两人乘船唤入。开眼果见有船人，送达岸不复见人船，此人为沙门大精进。又刘澄随费淹为广州牧，行达官停遭风。澄母及两尼声声不绝唱观世音，忽见两人挟船，遂得安稳。澄妻在别船及他船皆不济。道罔三人乘冰度孟津，垂半，一人前陷，一人次没，罔进退冰上，必死不疑，一心称观世音，脚如蹋板，夜遇赤光，径得至岸。此例甚多，皆蒙圣力也。

○三观释二，初列三水。

〔智者疏〕三约观解者，果报水至二禅，恶业水通三界，烦恼水通大小乘。

〔知礼记〕从增胜意，同前火难。

○二「如地」下，释三水三，初果报二，初遭难。

〔智者疏〕如地狱，镬汤、沸屎、咸海、灰河、流漂、没溺，饿鬼道中亦有填河塞海，畜生淹没冲波致患，阿修罗亦有水难，人中可知水灾，及二禅泛漾无岸。

○二「是时」下，机应。

〔智者疏〕是时若不称名，尚不致浅处，何况永免耶！

○二「次恶」下，恶业二，初遭难。

〔智者疏〕次恶业水者。诸恶破坏善业者，悉名恶业波浪。爱欲因缘之所毁坏，澍入三恶道中，忘失正念，放舍浮囊，见思罗刹，退善入恶者，即是水漂，何必洪涛巨波耶！

〔知礼记〕放舍浮囊等者，大经云：如人带持浮囊，欲度大海。有一罗刹，乞此浮囊，初则全乞，其人不与；次乞其半，次乞三分之一，次乞手许，后乞微尘许，其人念言，若与尘许，气当渐出，何由度海，故悉不与。护持禁戒，亦复如是。常有烦恼罗刹，令人破戒，若破根本如全与，破增残如半与，破舍堕如与三分之一，破波夜提如与手许，破突吉罗如与尘许，若不发露，则不能度生死彼岸，菩萨护持重禁及突吉罗，等无差别，今明恶业，故言放舍。

○二「若能」下，机应。

〔智者疏〕若能一心称名，即得浅处也。

○三烦恼二，初明机二，初论惑水二，初通明诸有水。

〔智者疏〕次次明烦恼水者。经云：烦恼大河，能飘香象。缘觉观爱欲之水，增长二十五有稠林，潦水波荡恼乱我心，暴风巨浪有河洄馘没溺众生。无明所盲而不能出，涅槃彼岸何由可登？

〔知礼记〕菩萨香象，足虽到底，若未达岸，宁免被飘。缘觉观集，而为，初，门故云爱水增长诸有。

○二「二乘」下，别示四教机二，初示声闻。

〔智者疏〕二乘人修三十七品之机，运手动足截有生死险岸，前途遥远，一心称名。若发见谛，三果皆名浅处，无学为彼岸。

○二「次支」下，例诸位。

〔智者疏〕次支佛，侵习为浅处。通教正习尽为彼岸。次别教，断四住为浅处，断无明为彼岸。次明圆教，六根清净为浅处，入铜轮为彼岸，变易中分分是浅处，究竟无明方称彼岸。

〔知礼记〕支佛修行，不立分果，深观缘起，久种三多，福慧既隆，顶侵二习，虽未发真，四流莫动，名得浅处，顿证极果，名到彼岸。通教菩萨，正尽得浅，习尽到岸。变易二土，同以别惑，而为中流，上品寂光，方为彼岸。

○二「复次」下，示四流。

〔智者疏〕复次，初果免见流，三果免欲流，四果免有流，乃至圆教方免无明流。

〔知礼记〕常途四流，只是界内之惑，今取别惑，方名无明。故知即与五住无异，但合色爱及无色爱为一有流耳。

○二「菩萨」下，明应前之十番，各有修相，皆所被机求脱之事。今说本观二种修相，皆是观音垂应之本二，初通示二观慈悲。

〔智者疏〕菩萨所以遍应水难者，皆是本修别圆二观慈悲，今日成就王三昧力。

〔知礼记〕兼别观者，略有二意：一者此教初心立行，虽依渐次，以知中实后，心能证王三昧故。二者欲以历别之相，显于圆融，一念具故。摩诃止观十乘之初，先明次第，显不次故。今释此品，本观皆两有兹二意。

○二「所以」下，别明三昧渐顿二，初渐二，初渐修。

〔智者疏〕所以者何？菩萨修别观时，见众生漂果报水，起誓拯济。菩萨修戒定时，以善治恶，于诸禅定水、光三昧水、胜处水，一切处皆起慈悲。以善攻恶，又从水假入空，发真无漏；从空出假，达水因缘，入水中道，见水实相。节节法门，皆起慈悲，熏诸众生。

〔知礼记〕元始发心上求下化。水光三昧，即观白骨八色流光中一色也。水胜处等，例如火难中说。

○二「今成」下，顿应二，初乘誓赴难。

〔智者疏〕今成王三昧，寂而常照。众生报水所漂，称名为机。对事慈悲，救果报水；戒定慈悲，救恶业水；三观悲救烦恼水。一切一时皆得解脱。

〔知礼记〕渐修顿证，常鉴法界，十番机缘，三障水漂，对于因中，节节誓愿，令彼一切，皆得解脱。

○二「如华」下，引经证成二，初证。

〔智者疏〕如华岩三十八明善财至海门国，海云比丘为说普眼经。云十二年来，常观此海，渐渐转深，大身居止珍宝聚集，如是观已，则见海底生大莲华，无量天龙八部庄严华上，有佛相好无边，即申右手摩于我顶，为说普眼经千二百岁，一日所受阿僧祇品，无量无边，若以海水为墨，须弥聚笔，书写此经，不能得尽。

〔知礼记〕托于事海，观三障海。十二年者，十二缘也。渐渐转深，见海十德，十观成也。生大莲华，显妙境也。天龙庄严者，具妙力用也。有佛相好，常见卢舍那也。申右手者，权智应也。摩我顶者，实智感也。即以感应道交，彰始本分合也。说普眼经者，分得果法也。一日所受至不能得尽者，一念心尘显大千经卷也。

○二「当知」下，结。

〔智者疏〕当知水法门摄一切法，亦如大品阿字门，具足一切义。观音于水法门，久已通达，故能遍应一切水难。

〔知礼记〕既如阿字具一切义，应知亦是中道法门，但带教道唯知此一耳。

○二「复次」下，顿二，初顿修。

〔智者疏〕复次，本修圆观法门，无缘慈悲，遍应一切者。观水字门，十法界趣水字，是趣不过水尚不可得，云何当有趣不趣？十法界趣水是俗谛，水尚不可得即真谛。云何当有趣不趣？即双非显中道第一义谛。

〔知礼记〕十界趣水者，水为法界，摄诸法尽，故言趣也。既立能趣及以所趣，故当俗谛。水尚等者，所趣之水，全体是性，无相可得，无所趣故，那有能趣，能所俱空，名为真谛。云何等者，水尚叵得，则无有趣，有趣既绝，不趣自忘，即以双非，显于中道。此之三谛，同一法性，即一而三，即三而一，不思議也。

○二「如此」下，顿应二，初明不应而应。

〔智者疏〕如此观水字十法界三谛之法，即起无缘慈悲，遍熏三谛十法界众生，故能圆应一切。

〔知礼记〕大经云：慈若有无，非有非无，名如来慈，岂非三谛起慈悲邪！前总难中，十界众生受苦，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不观十界即空假中，那得一时离于众苦？良以三谛是生本性，亦圣果源，无有二体。故同体悲方能圆拔。

○二明不分而分。

〔智者疏〕若分别观者，以十六三昧救果报水；以二十四三昧救恶业水；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入空有流等水；以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于有流中，令无染湿；以二十五三昧救圆教入中无明流

水；一切一时俱得解脱也。

〔知礼记〕大意同前火难中说。今以四流对诸位难，四教入空，离于有流，等于见欲二流也。假于有流无染湿者，假虽破空亦不著有，以双流故，应知假显空亦弥著，名平等观。义在于斯，中破无明，如常所说。

○三罗刹难二，初列义门。

〔智者疏〕第三罗刹难者，亦为三：一贴文，二约事，三观释。

○二随门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

〔智者疏〕贴文又为二：一明难，二结名。难中为五：一举数，二明遇难之由，三遭难，四明机，五明应。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码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二「人数」下，随释二，初明难五，初举数二，初释人数。

〔智者疏〕人数者，但举百千总数，不定判多少。明入海求珍，结伴无定，虽无定数，终不可独往，故举百千也。

〔知礼记〕若百若干，或万或亿，以其泛海，必乘大舶，故云结伴，不可独往。

○二「贤愚」下，明入海。

〔智者疏〕贤愚云：田殖百倍，商估千倍，仕宦万倍，入海吉还，得无量倍。故入海也。

○二「次遭」下，难由三，初正释难由二，初证风非正难。

〔智者疏〕次遭风。是难由约下文证，今若开风为正难，下文云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此岂不独是罗刹难也？

〔知礼记〕以古师足风为八难，故据结文但成鬼难。

○二「难由」下，推风难由。

〔智者疏〕难由正应无在由者，何但由风？由风堕难，由入海遭风，求宝入海，由贪求珍宝，展转相由，风灾难切，故风是堕难之由也。

〔知礼记〕若展转推之，皆是难由，于诸由中，风由最切，是故经文特言风耳。

○二「七宝」下，追释宝物二，初分真伪。

〔智者疏〕七宝是正宝，珠是伪宝，又如意珠宝最上。今言等者，等上等下诸宝也。

○二示似真。

〔智者疏〕楼炭云：「巨海有七种似实，一百二十种真珠宝。」

○三「黑风」下，更释风相二，初他解三，初旧师立。

〔智者疏〕黑风者，旧云风无色，吹黑沙故尔。

○二「有人」下，他人弹。

〔智者疏〕有人弹云：「沙中无船，水中无沙，非是吹黑沙，乃是吹黑云尔。」

○三「今还」下，今例难。

〔智者疏〕今还例此难：水中无云，云中无船，何得弹沙而取云？风能吹黑云，何意不能吹黑沙？

○二「请观」下，今释二，初经明风色。

〔智者疏〕请观音云：「黑风洄波。」仁王般若六色风，黑赤青天地火也。受阴经明五风。阿含亦云黑风。

○二「风加」下，风黑怖甚。

〔智者疏〕风加以黑，怖之甚也。

○三「罗刹」下，遭苦。

〔智者疏〕罗刹是食人鬼，人尸若臭，能咒养之令鲜。复有啖精气鬼，人心中有七涕甜水和养精神，鬼啖一涕令头痛，三涕闷绝，七涕尽即死。

〔知礼记〕罗刹鬼者，本毗沙门天王所管，有其二部：一曰夜叉，捷疾鬼也。二曰罗刹，食人鬼也。遍在诸处，然其本居海外有国。或人飘往其国，或鬼来此恼人，皆由恶因相关故也。

○四「一人」下，明机。

〔智者疏〕一人称名。

○五明应。

〔智者疏〕余者悉脱者，同忧戚休否是共，虽口不同唱，心助觅福，故俱获济是均。若后值贼则同声者，陆地心多不并，决须称号，令使齐，与水难为异。

○二「何意」下，结名。

〔智者疏〕何意就此结观音之名？此正就一人称名而赖兼群党，明慈力广被，救护平等，显观音之名也。

○二约事。

〔智者疏〕二约事证。应验传云：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泛海向扶南。忽遇恶风堕鬼国，便欲尽食。一船众人怖称观音，中有一小乘沙门，不信观音，不肯称名，鬼索此沙门，沙门狼狈学称，亦得免脱。

○三观释二，初明风义不局。

〔智者疏〕次观释者，不但明世界中风，黑业名风。华严云：嫌恨猛风，吹罪心火，常令炽然。吹诸行商人，堕落恶道，失人道善宝，及无漏圣财。

〔知礼记〕世界中风，果报风也。黑业名风，至失人道善宝，皆恶业风也。失无漏财，烦恼风也。以下第五又明鬼难，具明三障恶鬼之义，故今观行，且从难由风义，而示欲于六种，明别圆观即是一切观境之式。

○二「从地」下，释风通三障三，初果报二，初遭苦二，初上至三禅。

〔智者疏〕从地狱上至三禅，皆有果报风难。

○二「如僧」下，下遍诸趣。

〔智者疏〕如僧护经，明地狱种种形相，疾风猛浪，没溺破坏，饿鬼所啖。若鬼道中，寒风裂骨，身碎碑馘，畜生飞走之类，倾巢覆卵，何可胜言？修罗亦有风难，若风灾起时，诸山击搏，上至三禅，宫殿碎为微尘。

〔知礼记〕僧护比丘，明四阿含为众知识。五百商人入海采宝，来就世尊，请此比丘，船中说法。佛知有益，许之。令去船还海岸，登陆而行。夜宿树下，商人早发，忘唤比丘，因兹失伴，独行山林。见僧伽蓝比丘住处，若饮食、若房舍、若温室、若园林、若田地、若受用，皆是苦具，日夜之间受种种苦，有百余条。僧护问故，皆答云：「当还问佛，自当知之。」既至佛所，具陈所见，佛皆答之。悉是比丘破诸禁戒，毁坏常住，侵用众物，于彼海山，受地狱苦。学者览之，足以自诫。

○二「当此」下，明机应。

〔智者疏〕当此之时，谁能救济，唯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以王三昧力，或以手障，或以口吸，无量方便，令得解脱也。

○二「次明」下，恶业二，初遭难。

〔智者疏〕次明若修诸善，恶业风吹坏五戒十善船舫，堕三途鬼国，及爱见境中。大经云：「罗刹妇女，随所生子，而悉食之，食子既尽，复食其夫。」

〔知礼记〕三途约果，爱见约因，皆由宿业。令起爱见，堕于三途。贪欲之心，如罗刹妇，破戒定善，如随食子，失人天报，如食其夫。

○二「急须」下，机应。

〔智者疏〕急须称观世音菩萨，以慈悲力能令解脱。

○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明机二，初声闻。

〔智者疏〕次明二乘人。采圣财宝，为烦恼风吹慧行船，行行舫堕见爱境，为见爱罗刹所害，若能称观世音，得脱见爱二轮，永得免二十五有黑业也。

〔知礼记〕圣财不出七种：一闻，二信，三戒，四定，五进，六舍，七惭愧。慧行即无常析观，「行行」即不净慈心等，二行约凡位所修，七财约圣位所得。

○二「次明」下，诸位。

〔智者疏〕次明支佛。六度行通、别、圆、变易等，入烦恼海，采一切智宝。八倒暴风所吹，飘诸行船，堕二边鬼国。用正观心，体达诸法不生不灭，入实际中，即得解脱。鬼义合前后章，故不重说也。

〔知礼记〕八倒风者，支佛六度通别圆入空之观，以常等为倒；假中变易，以无常等为倒。用正观一心称观世音，即出二边恶鬼境界，即能达到中道宝渚。鬼义合前后章，前即此章，贴文约事；后即第五鬼难章也。

○二「法界」下，明应二，初通示二观慈悲。

〔智者疏〕法界风难无量，一时圆应者，皆由别圆慈悲所薰。

〔知礼记〕别虽渐修，果能圆应。

○二「菩萨」下，别明三昧渐顿二，初渐二，初修时逐行起誓。

〔智者疏〕菩萨本修别观，见事中风，即起慈悲修戒定；见恶业风，即起慈悲修三观，时节节慈悲。

○二「今入」下，明证时随难相关。

〔智者疏〕今入风实相王三昧中，以事慈悲，救果报风；以戒定慈悲，救恶业风；三观慈悲，救烦恼风；故能十番拔难。

○二「若作」下，顿二，初修时三谛圆融。

〔智者疏〕若作圆观，论机应者，但观风字门，具照十法界，三谛宛然，通达无碍，慈悲遍覆。

〔知礼记〕风字门者，如请观音疏释六字章句，以六道等为六字门。良由六道体是法界，能通实相，故名为门。今以风字为门，其义亦尔。字者，召法之辞。

○二「若分」下，用时一念差别。

〔智者疏〕若分别说王三昧者，以十七三昧救果报风，以二十四三昧救修因风，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从假入空烦恼风，以二十五三昧救别教出假无知风，以二十五三昧救圆教入中无明风，变易

可解。如是遍救法界，一切一时皆得解脱也。

○四刀杖难二，初列门。

〔智者疏〕第四明刀杖难者。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

○二解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

〔智者疏〕贴文为三：一遭难即是苦，二称名即是善，三应。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二释义三，初遭难二称名三「今言」下，蒙应二，初据文消释。

〔智者疏〕今言刀杖段段坏者，明人执杀具，一折一来，随来随断，弥显力大。

○二「问」下，对前料简二，初问。

〔智者疏〕问：「水火何不令再灭耶？」

○二答。

〔智者疏〕答：「刀杖折再来重明圣力，水火灭后谁复持来？既无持来，灭何所显？今只令绝炎不烧，洪流更浅，存显力大，各有其意，不得一例作难也。」

○二约证。

〔智者疏〕二约事证者。应验传云：晋太元中，彭城有一人被枉为贼。本供养金像，带在髻中，后伏法，刀下但闻金声，刀三斫，颈终无异。解看像有三痕，由是得放。又蜀有一人，檀函盛像安髻中，值姚苻寇蜀，此人与苻相遇，苻以手斫之，闻顶有声，退后看像，果见有痕。其人悲感：宁伤我身，反损圣容，益加精进。晋太元高简，荣阳京人，犯法临刑，一心归命，钳锁不复，见处下刀，刀折绞之寸断。遂卖妻子及自身，起五层塔在京县。宋太始初，四方兵乱，沈文秀牧青州，为土人明僧骏所攻，秀将杜贺刑妻司马氏（云云）。

○三观行二，初通示三障。

〔智者疏〕三明观释者，非但世间杀具名为刀杖，恶业亦能伤善业身命，烦恼六尘三毒等皆名刀箭。

○二「从地」下，别释三相三，初果报二，初明遭难。

〔智者疏〕从地狱去，即有刀山柱骨，剑树伤身，锯解屠脍，狼藉痛楚。饿鬼更相斩刺，互相残害。畜生自有雌雄，牙角自相触突，又被剉切披剥。修罗昼夜征战，龙王降雨变成刀刃，人中前履白刃，却怖难诛。复有横尸塞外，复有衔刀东市。天共修罗斗时，五情失守，皆有刀杖怖畏失命之苦。

〔知礼记〕娑伽龙王，本宫安住，兴云降雨，六天、四域、修罗、龙鬼，感见不同：天见华宝，人得

清水，修见刀剑。

○二「若能」下，明机应。

〔智者疏〕若能称观世音，若应刑所，刀寻断坏，若应战阵，立之等力，令得安和。

○二「次明」下，恶业二，初遭难。

〔智者疏〕次明修诸善因，为三毒刀箭恶业，破坏善心，割断戒皮、定肉、慧骨、微妙心、髓法身，慧命退失堕落，失人天道，乃至正命，登难崩易，万劫不复。

〔知礼记〕恶业所感，三毒炽然，近障戒定，远妨三观，言思绝处即微妙心。

○二「起怖」下，机应。

〔智者疏〕起怖畏心，称观世音即蒙救护，三毒不伤，清升受乐，即菩萨力也。

○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机二，初声闻二，初遭苦二，初释相。

〔智者疏〕次明声闻人，厌患生死，即时观三界见思，剧于刀箭。

○二「故大」下，引证。

〔智者疏〕故大经云：「宁以终身近旃陀罗，不能暂时亲近五阴。爱诈亲善，六拔刀贼，趣向正路，如为怨逐。」大论云：「譬如临阵白刃间，结贼未灭害未除，如共毒蛇同室居，如人被缚将去杀。尔时云何安可眠？」五苦章句云：「十二重城，三重棘馆，五拔刀人守门。」

〔知礼记〕彼经云：譬如有王，以四毒蛇盛之一筐，令人养饴，瞻视卧起。若令一蛇生嗔恚者，我当准法戮之都市。其人闻已，舍筐逃走。王时复遣五旃陀罗，拔刀随之，密遣一人诈为亲友，而语之言，汝可来还。其人不信，投一聚落，都不见人，求物不得，即便坐地，闻空中声，今夜当有六大贼来，其人惶怖，复舍之去，乃至路值一河，截流而去（云云）。合云：蛇若害人，不堕恶道，无三学力，必为五阴旃陀罗害。若不识爱为诈亲诳，观于六入，犹如空聚群贼，住于六尘，六入欲舍，复值烦恼驶流，应以道品船[木+伐]，运手动足，过分段河。十住未免，唯佛究竟。经文本喻三乘始终，今喻声闻观法。十二因缘，关禁如城，黑白不动；三种之业，系属如馆；五欲为害，如拔刀人；魔境难出，如门被守。

○二「尔时」下，得脱。

〔智者疏〕尔时思惟如此怖畏，何由得脱著于正路？须一心称观世音，三业至到，机成感彻，则能裂生死券，度恩爱河，不为烦恼刀杖所害。欲主魔王，无如之何！

○二「次明」下，诸位。

〔智者疏〕次明支佛，次明六度行，次明通别圆变易等。五住刀箭伤法身，损慧命者，若能称名即蒙圣应，免离通别刀杖，脱二死地，岂非法身慈力耶？

〔知礼记〕各以本观，一心称名，即时解脱。

○二「复次」下，应二，初渐二，初明本誓。

〔智者疏〕复次，明刀杖机应遍法界者，良由本修别圆观时，见诸锋刃伤毁，即起慈悲，我当救护；修善遮恶时，于善恶业，复起慈悲；若观刀杖是因缘生法，修三观时复起慈悲，愿行填满。

〔知礼记〕随见随修，皆起誓愿，拔于众生，三障刀杖。

○二「今住」下，明赴机三，初赴机相。

〔智者疏〕今住王三昧中，无量神力，以本事慈悲，对果报刀箭；修善慈悲，救恶业刀箭；三观慈悲，救烦恼刀箭。

〔知礼记〕三昧神力称本，诸誓一一能拔。

○二「刀杖」下，所住法。

〔智者疏〕刀杖是质碍，属地字门摄，菩萨于质碍地门，通达明了。

〔知礼记〕以七种难，表内六种，对于观门，此地种门，今修成也。

○三「如华」下，引经证。

〔智者疏〕如华严四十，明弥多罗童女，于师子奋迅城，师子幢王宫中，处明净宝藏法堂，不可思议庄校此堂，一一琉璃柱，一金刚壁，一摩尼镜，诸宝、诸铃、诸树、诸形像、诸瓔珞中，住是一切质碍具内，悉见一切如来。从初发心，行菩萨道，乃至成等正觉，入灭，皆于中现，无不明了。如于净水见月影像，此法门名般若普庄严法门。善财入此地法门时，能得不可说陀罗尼，大慈大悲陀罗尼，能作佛事陀罗尼，一切法无不具足。当知地字门普应一切，令得解脱也。

〔知礼记〕六种遍收一切观境，刀杖坚碍属地字门，故引屋壁地种能现诸佛，及能发明善财定慧一切功德，当知地门能成普应。

○二「复次」下，顿二，初圆修。

〔智者疏〕复次，圆观观地大质碍之法，摄一切十法界三谛，宛然明了，在地门中。

〔知礼记〕地为法界，生佛依正，无不趣入地字法门，当知一尘无不具足。三谛等者，一尘即空，一切皆空，假、中亦尔。

○二「圆起」下，顿应二，初总示。

〔智者疏〕圆起慈悲，遍于法界，寂而常照，无机不应。

〔知礼记〕三谛慈悲，无不遍摄，故能一时遍拔众苦。

○二「若欲」下，分别。

〔智者疏〕若欲分别说之令易解者，以十三昧救果报刀杖；以二十四三昧救三毒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空烦恼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出假无知刀杖；以二十五三昧救入中无明刀杖。一切一时皆得解脱。

〔知礼记〕圆悲该互不可别论，若欲易知，对机分别四洲、四趣、四王、忉利，此之十有，有事刀杖，能感一十王三昧力；修有漏善，遮恶刀杖，感二十四王三昧力；四教三观，一心称名，感二十五三昧之力。

○第五鬼难二，初列门。

〔智者疏〕第五鬼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解。

○二「贴文」下，随释三，初贴文二，初科经。

〔智者疏〕贴文为四：一标处所，二明遭难即是苦，三称名即是善，四应。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二「三千」下，释义四，初标处二，初大千假设。

〔智者疏〕三千大千满中者，此假设之辞也。若言满中，复更从何处来？知是假言尔。

○二对上料简。

〔智者疏〕上水火何不假设满大千耶？鬼有心识，相延故满，假设为便；水火无心，假设为难。

○二遭难，三称名，四「鬼所」下，蒙应。

〔智者疏〕鬼所以畏者，观音有威有恩。若非怀恩，则是畏威，所以闻名尚不能加于恶眼，岂容兴害心？害心、恶眼二俱歇也。

〔知礼记〕恩威即是折摄二门，以恩摄故害心、恶眼二俱休歇；以威折故恶害亦然。

○二约事。

〔智者疏〕次约事证者。

〔知礼记〕标而不释，合注云云，上罗刹难已彰其事，故不重说。

○三观解三，初果报二，初明难。

〔智者疏〕次观解者，若果报论鬼难者，地狱道亦应有弊恶，大力鬼恼诸罪人，鬼道中力大者恼于小鬼，畜生道鬼亦啖畜生，人中可知。诸天既领鬼，何容为鬼所恼？如阿含中云：有大力鬼忽坐帝释床，帝释大嗔，鬼光明转盛；释还发慈心，鬼光明灭即去。天主既为鬼所恼，何况四王修罗道耶！

〔知礼记〕诸天等者，嗔增诸恶，助鬼之威。慈为善本，消鬼之势。行者当知，若多嗔恚，常与恶鬼

同其事业；若常慈悲，与佛菩萨同其出处。

○二「如是」下，明感。

〔智者疏〕如是等处，鬼难怖畏，称观世音，即不能加害也。

○二「次明」下，明恶业二，初明难二，初鬼动三毒。

〔智者疏〕次明修因者，自有恶业名为鬼，自有鬼动三毒。如阿含云：淫亦有鬼，鬼入人心则使人淫佚无度，或鬼使嗔使邪，当知鬼亦破善。

〔知礼记〕虽是恶鬼使人淫佚，亦是淫业所召。以其多起淫思，致令淫鬼得便。嗔恚邪见，亦复如是。又是宿业互相招集，故于今日同造恶因破于善业。

○二「三毒」下，诸恶名鬼。

〔智者疏〕三毒当体是鬼者，淫破梵行，嗔破慈悲，贪鬼恼不盗戒，嗜鬼恼不饮戒，乃至十善诸禅亦如是，皆为恶业鬼毁损人天动、不动业。

〔知礼记〕如前业火、业水、业风，故今诸恶得名为鬼，皆以三毒而名恶业，与烦恼何异？任运起者，名为烦恼，卒起决定，能动身口，名三毒业。今既能破五戒十善，必非任运贪嗔痴也。人天散善，名为动业。四禅四定，名不动业。

○二「若能」下，明感。

〔智者疏〕若能称名，即不加害也。

○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机二，初明难二，初所遭难二，初明满大千。

〔智者疏〕次明烦恼鬼者，见心为男鬼，爱心为女鬼，若论此鬼，即得满三千大千世界，非复假设之言。

〔知礼记〕男性刚利，如见推划；女性柔染，如爱缠绵。

○二「何以」下，遍三界。

〔智者疏〕何以故？以见使历三界，有八十八；爱历三界，合有九十八；岂不遍满？

○二「此鬼」下，遭难人。

〔智者疏〕此鬼欲来恼二乘人，乃至六度通别圆等行人。大经云：「唯愿世尊，善良咒师，当为我等，除无明鬼。」又云：「愚痴罗刹，止住其中。」岂非烦恼鬼耶？

〔知礼记〕小草已上，八番行人，俱为烦恼鬼之所害。

○二「若称」下，明感。

〔智者疏〕若称名诵念，观智成就，能令见爱尘劳，随意所转，不能为害也。

〔知礼记〕见爱尘劳，即染而净，是故净名取譬侍者，随意所转。

○二「次别」下，明应二，初渐二，初随修立愿。

〔智者疏〕次别圆本。观慈悲机应者，别观菩萨初发心时，见诸恶鬼恼乱世间，无能救解，如讫拏迦罗等恼毗舍离，是故菩萨兴起慈悲，为作拥护。若修诸善，为恶所坏。亦起慈悲，令善成就。若观此鬼及以业鬼，皆是因缘生法，从假入空，出假入中，皆节节慈悲誓愿。

〔知礼记〕如讫拏迦等，即请观音经缘起也。毗舍离此翻广严，彼国人民，遇大恶病，眼赤如血，两耳出脓，乃至六识闭塞，犹如醉人。有五夜叉，名讫拏迦罗，吸人精气。

○二「于诸」下，乘誓普救三，初示相。

〔智者疏〕于诸烦恼，深达实相，成王三昧，以誓愿熏修，法界众生，若遭鬼难，能遍法界救护。以事中慈悲救果报上鬼，修善慈悲救恶业鬼，以三观慈悲救爱见无明等鬼，悉令诸鬼堪忍乘御，不能为恶眼视之。

〔知礼记〕渐修顿证，法身自在，法界众生，三障鬼难，关于本誓，一一救之，能令诸鬼，皆为佛乘。

○二「如华」下，引经。

〔智者疏〕如华严四十三，迦毗罗婆城，娑婆陀夜天，于日没后，见处虚空，见其身上，有一切星，现一毛孔中；见所化众生，或生天上，或得二乘，或修菩萨，行种种方便，皆悉见闻。尔时夜天告善财言：我于恶众生，发大慈心；不善众生，发大悲心；于声闻缘觉，发安立一切智道心。我见众生，远离正道，趣于邪径，著诸颠倒。虚妄迷惑，受众苦恼，我见此已，无量方便除诸邪惑，安立正见。

〔知礼记〕斯是菩萨住鬼法门，能以鬼身，广作佛事，三障之鬼，或破或用，得自在故，一切鬼难，一时普救。

○三「故知」下，结益。

〔智者疏〕故知法身菩萨以夜叉鬼身，能作如此安立众生，观音菩萨于此鬼神法门，岂不通达普应一切，令得无害？

○二「若圆」下，顿二，初明圆观慈悲。

〔智者疏〕若圆观识种是爱见鬼门，一切法趣此识种鬼法门，十法界三谛具足，无缘慈悲，普被一切，即是鬼门王三昧力遍应法界。

〔知礼记〕识种乃通今约鬼，修别从爱见识种为境，一识一切识，一切识一识，非一非一切，而一而一切，此是鬼门十界三谛。依此妙境，真正发心乃能遍应。

○二「若分」下，明随机分别。

〔智者疏〕若分别说者，以十三昧救事鬼，二十四三昧救恶业鬼，以二十五三昧救二乘通别圆入空鬼，乃至入中道，一切一时俱不加害。

〔知礼记〕事鬼既能恼于帝释，故地居天四洲四趣，感于十种王三昧力，余义同前。

○六枷锁难二，初列门。

〔智者疏〕第六枷锁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

○二随释三，初贴文二，初节经。

〔智者疏〕贴文为四：一标有罪无罪，二遭难，三称名，四应。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二「上临」下，释义四，初标罪。

〔智者疏〕上临当被害，此定入死目。此明有罪无罪，或是推检未定，或可判入徒流。若判未判，俱被禁节，明圣心等本救其囚执，不论有罪无罪也。

○二「在手」下，遭难。

〔智者疏〕在手名桎，在脚名械，在颈名枷，连身名锁，此则三木一铁之名也。系名系碍，检是封检，系未必检，检必被系，系而具检，忧怖亦深。

○三「鸟死」下，称名。

〔智者疏〕鸟死声哀，人死言善，若能称观世音者。

〔知礼记〕曾子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四蒙应。

〔智者疏〕重关自开，铁木断坏。

○二约事。

〔智者疏〕次引事证者。应验传云：盖护，山阳人，系狱应死，三日三夜心无间息，即眼见观音，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明方息。张畅为谯王长史王，及畅系延尉，诵经千遍，锁寸寸断，不日即散虚。丞相（云云）。

○三观释二，初正明枷锁三，初果报二，初明难。

〔智者疏〕三观释者，地狱体是圜圉，鬼及畜生，亦有笼系；修罗亦被五縛；北方及天上自在，应无此难。降是已还，无免幽焮。

〔知礼记〕事系唯在四趣三洲。

○二「若能」下，明感。

〔智者疏〕若能称名，皆得断坏也。

○二「次明」下，恶业三，初明难。

〔智者疏〕次明修因。恶业即名枷锁也，诸业虽有力，不逐不作者。若有造业，果终不失，故云不失法如券。若人修习诸善，被恶业覆，如大山映覆于心。使善败坏，更增恶业，恶业即招果缚，无由可解。

○二「若欲」下，明感。

〔智者疏〕若欲脱此业者，因时可救急，称观音能令三恶业坏。

○三「故经」下，引经。

〔智者疏〕故经云：妻子以为锁械，钱财以为牢狱，王法以为狱籍，遮碍行人，不得修道，望现在是果报缚，望过去是业。

〔知礼记〕廷尉检系可有散时，妻子钱财系无脱日。望现在等者，只今妻子及钱财等，亦业亦报。何者？若从现说，名之为报；从过去说，名之为业。应知障善皆是宿恶，此之宿恶，或已成报，乃附报为障，即今妻子及自身依报等也。若未成报，今在业道，亦自有力，令善不成。又今妻等，不定为障，若于往世同营善因，今则能为修道助缘。如妙庄严王，因妻子故，见佛悟道。现见有人，妻子劝善，畜财能施。今从恶因所感妻等，名锁名狱。若归观音，则成报之业，及未成者，是恶皆息。

○三「次明」下，烦恼二，初明机二，初约声闻二，初约小释二，初明难。

〔智者疏〕次明声闻者，凡夫及三果皆是有罪，罗汉是无罪。小品云：摩诃那伽虽有罪无罪，同在三界狱中，五阴绳所缚，三相无常检束印封之。权实上惑名柙，定慧上惑名械，中道上惑名枷，法身上惑名锁，如是等束缚行人不能得脱。

〔知礼记〕凡夫见思全在初、二、三果，思惑未尽，皆名有罪，罗汉思尽名为无罪。大品经指学无学，名为大龙，故云摩诃那伽。学人残思名为有罪。无学断尽名无罪，俱未无余，名同在狱。既有果身，宁逃五阴及以三相，乃名检系。权实等者，此约有罪示也，碍于二智提拔名柙，妨于二行进趣名械，小以断常为中道枷，能障五分为法身锁，只是见思对于所障得柙等名。

○二「称名」下，明感。

〔智者疏〕称名系念必蒙灵应，若发定慧是械断，若发权实是柙断，若破无明是枷断，法身显现是锁断，入无余涅槃是缚断。免三相是离检，出三界是出狱。

○二「此复」下，明通大。

〔智者疏〕此复有通别意。

〔知礼记〕若就通惑论杻械等，即藏通人；若就别惑明杻械等，即别圆人。

○二「次明」下，例诸位。

〔智者疏〕次明支佛六度行通别圆。

○二「若论」下，明应。

〔智者疏〕若论枷锁犹是地质碍，别圆本观所起慈悲遍应之义，不异于前。

〔知礼记〕因中渐顿慈悲，果上圆普与拔，皆如上说。

○二「若三」下，兼明空识二，初普应指前。

〔智者疏〕若三千大千以表空种，王贼鬼等以表识种，论其十番普应，此亦如前。

○二「论其」下，本观今说二，初渐二，初本观慈悲二，初随观示。

〔智者疏〕论其本观，今当说菩萨见众生以空识成果报身，还为空识所恼。修诸善时，空识之业亦能坏善观。空识有三谛之障，有三谛之理，如是节节皆起慈悲，悲欲拔众生苦，慈欲与众生乐。

〔知礼记〕一切烦恼是识所为，识最为难。空虽非难，能来难故，空亦名难。空为业者，亦是业由，身内有空，故能动作造于业因，外空亦然。空为惑者，于境迷悟，成障成理，一切法邪，一切法正，而于节节起誓与拔。

○二「故净」下，引经证。

〔智者疏〕故净名云：菩萨观四大种、空种、识种皆空，空故无四大、无空、无识，是为入不二法门。

〔知礼记〕入不二法门品明相菩萨曰：四种异空种异为二，四种性即是空种性，如前际后际空，故中际亦空，若能如是知诸种性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既云四种性即是空种性，就性明空，空是中理，此以中理，不于事二，彼约五种即性，故不二。今明六种，岂不即性？得经意故加于识种，弥显不二。若其空识不即中道，将何以为王三昧体？

○二「成王」下，乘誓应赴二，初示相。

〔智者疏〕成王三昧能遍十法界，垂应以事中慈悲救果报空识难，以修善慈悲救恶业空识难，以三观慈悲救烦恼空识难，故知观音于空识法门而得自在。

○二「华严」下，引证。

〔智者疏〕华严三十九，善住比丘于虚空中大作佛事。

〔知礼记〕见空实相，能于虚空立种种事，利诸众生。

○二「若作」下，顿二，初空识圆修。

〔智者疏〕若作圆观，观空种因缘性相，本末究竟等，则一切十法界悉趣空门，识亦如是。

〔知礼记〕诸门观法，多推心识，从近从要，初心易故。人根不等，有直观外而得益者。四念处中，下界众生多著于外，故令摄境观于内心；上界众生多著内心，故令观色夺于内著。今观空种，亦是色类。唯是一色，空外无法。故一切十界，悉趣空门。空即三谛，故一切法皆即三谛，三谛慈悲，无生不摄。

○二「起无」下，慈悲普应。

〔智者疏〕起无缘慈悲熏诸众生，十法界有机，即能一切一时而得解脱。

○第七怨贼难二，初列门。

〔智者疏〕第七怨贼难，亦为三：一贴文，二约证，三观释。

○二「贴文」下，随释三，初贴文二，初正释想破二，初科经。

〔智者疏〕贴文为四：一标难处，二标遭难人，三明有机，四明应。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

○二「难处」下，释义四，初标难处二，初明处。

〔智者疏〕难处者，先明处即是大千国土。

○二「次明」下，明难二，初释满中。

〔智者疏〕次明难即满中怨贼。满中，假设之辞也。国旷贼多，圣力能救，显功之至也。

○二「怨者」下，释怨贼。

〔智者疏〕怨者，此难重也。贼本求财，怨本夺命，今怨为贼，必财命两图。若过去流血名怨，现在夺财名贼，如此怨贼遍满大千，尚能护之，轻者岂不能救也！

○二「二标」下，遭难人二，初示四义。

〔智者疏〕二标遭难人者，即商主也。此又为四：一明主，二有从，三怀宝，四涉险。

【「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

○二「商者」下，释四义四，初释商主。

〔智者疏〕商者训量，此人择识贵钱，善解财利，商量得宜，堪为商人之主。

○二「既有」下，释商人。

〔智者疏〕既有商主，即有将领诸商人。

○三「既涉远」下，释重宝。

〔智者疏〕既涉险远，所赍者必是难得之货，故言重宝也。

〔知礼记〕以人众路远，显所赍宝贵。

○四「险路」下，释险路。

〔智者疏〕险路者，或可旷绝幽隘，名为险路；或值怨贼冲出之处，名为险路者也。

〔知礼记〕以处人二事释险。

○三「机者」下，明有机二，初示经四义。

〔智者疏〕机者亦四：先明一人安慰，二劝称名，三叹德，四众人俱称。

【「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二「所以」下，通释四义二，初明前三助进二，初释二，初明设三所以。

〔智者疏〕所以安慰者，止其恐怖也。所以劝称名者，设其上策也。所以叹德者，奖令定胆也。

〔知礼记〕一心称名为计策者，更无过此，知德可凭，其胆则定。

○二「若不」下，明无三不进。

〔智者疏〕若不安慰，则怖遽惶惶。虽安慰止怖，若不设计，唐慰何益？故劝称名。虽劝称名，若不叹德，设计则心不定，胆亦不勇，所以叹德。

○二「故知」下，结。

〔智者疏〕故知此菩萨决定能施无畏，决果依凭。

○二「三义」下，明后一能感二，初明因三故唱。

〔智者疏〕三义既足，俱时称唱。

○二「南无」下，翻梵就华。

〔智者疏〕南无云归命，亦称为救我。

○四明蒙应。

〔智者疏〕机成获应，即得解脱也。

○「次结」下，寄结口机二，初举经。

〔智者疏〕次结口机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二「今言」下，释意二，初约威力明。

〔智者疏〕今言观音势力既大，加护亦旷，岂止七难而已！当知遍法界皆能救护，故言巍巍。

○二「巍巍」下，约字义显。

〔智者疏〕巍巍者，重明高累之辞也。明观音之力，出于分段之外，竖应二土，故云重明；载沐神应，故云高累；以是义故，故言巍巍如是也。

○二约事证。

〔智者疏〕二约事证者，应验传云：慧达以晋隆安二年，北陇上掘甘草，于时羌饿捕人食之。达为羌所得，闭在栅中，拣肥者先食。达急一心称名诵经，食余人稍尽，唯达并一小儿，次拟明日。达竟夜诵，犹冀一感。向晓羌来取之，忽见一虎，从草透出咆哮，诸羌散走，虎因啣栅作一穴而去。达将小儿，走叛得免。又裴安起从虏叛还南，至河边，不能得过，望见追骑在后，死至须臾，于是称观世音，见一白狼，安起透抱，一掷便过南岸，即失狼所。追骑共在北岸，望之叹惋无极。道明于武原劫夺船道往径遇贼难等。

○三观释三，初果报。

〔智者疏〕三观释者，若果报论怨贼者，从地狱至第六天皆有斗争，如阿含云：忉利战不如修罗，索援至第六天，如此怨会，称名得脱也。

○二「修善」下，恶业。

〔智者疏〕次修善时恶多是怨，犹如冰炭，称名恶退，善业成就，如闇灭明生。

〔知礼记〕修善治恶，若恶多善少，恶即怨贼。若善多恶少，恶为仆从。冰炭之势，多能灭少，系念成机，恶销善立。

○三「次明」下，烦恼二，初略明机二，初通明四行遭贼。

〔智者疏〕次明烦恼为怨贼者，一切烦恼是出世法怨，商主是三师羯磨，受戒人是商人，无作戒是重宝，五尘是怨贼；或法师是商主，商人是徒众，理教是重宝，两遇魔事是怨贼；或心王是商主，心数是商人，正观之智是重宝，觉观为怨贼；或般若是商主，五度万行是商人，法性实相是重宝，六蔽是怨贼。

〔知礼记〕以前六遍备，明八番破惑感应，故今怨贼但明四行，遭烦恼贼，将历四教，自摄八番。言四行者，一戒法受持，二听习教理，三研修正观，四正助合行。出世行人要先禀戒，随境护持，持心习教，凭教显理，称理修观，以正导助。若非此四，入圣何期？初「商主」下戒中，三句明受，

一句明持，五尘能杀持护之心，名戒怨贼。次「或法」下听法中，师徒说听皆欲依教而显至理，此二俱得名重宝者。以其诤旨，得则俱得，失则俱失，其犹识指，方乃见月，故知解教诚为不易，何况理乎！而其徒主两喜杂魔，二宝俱失，师为利故说，徒为名故学，斯之两人，皆成魔业。或师嗔弟子，或弟子恨师，亦是二人值于魔事。「或心」下修观中，心王若正，心数亦正；王数同求，正智之宝。三毒觉观，能劫此宝，最为怨贼。「或般」下正助中，正观般若，导五助行，共显理宝。般若如知金藏，五度如用功掘出，六蔽之贼害此二因，还令藏隐，是名怨贼。

○二「将此」下，历诸教明感。

〔智者疏〕将此意历诸教，义自在作，悉成称名，即得解脱也。

〔知礼记〕四教行人，一一须四，若遇怨贼，一心称名，四行皆就。

○二例明应。

〔智者疏〕复次，约怨贼难，结成别圆慈悲应，例前可解（云云）。

〔知礼记〕例前六种，故略不说。

○第二意业机二，初列门。

〔智者疏〕第二从「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去，是明意机也。释此为二：初贴文，二观解。

○二「贴文」下，随释二，初贴文二，初科经。

〔智者疏〕贴文为二：初正明意机，次结意机。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二释义二，初正明意机二，初总示经文。

〔智者疏〕意机约三毒，为三章，章各有三：一明有苦，二默念此两即是明机，三明离即是明其应三也。

○二「通称」下，通释经义三，初依经论释三毒二，初通释二，初明单复。

〔智者疏〕通称毒者，侵害行人，喻之如毒。但名有单复。

〔知礼记〕云贪嗔痴，此三单也；今从复列，故云淫欲、嗔恚、愚痴。大本疏云：「自爱为欲，爱他为淫；自忿为恚，忿他为嗔；自惑为愚，惑他为痴。」

○二「有人」下，明多少二，初他明少。

〔智者疏〕有人解云：三毒多者，不知其是过，故不求观音；少者念观音，梵行之德，所以能感。

○二「意谓」下，今明多二，初立少乖经。

〔智者疏〕意谓此释乖文。文云：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念即得离。云何对面违经耶？

○二「今明」下，明多能感。

〔智者疏〕今明三毒多者，能念观音，菩萨有力，令多得离，何况少相？此则以多况少尔。

〔知礼记〕毒之多少，由习重轻，求之进不由机有无。无机者，毒多毒少俱不求离，若其有机，毒之多少俱能求离。古人不解，执多不求，今明能念任多亦离。

○二「大论」下，别释二，初正别释三，初贪欲四，初大论明宿因。

〔智者疏〕大论云：「女人为戒垢，谤法余殃。」

〔知礼记〕意同此经，谤经之罪，历诸恶道，纵得人身，淫欲炽盛，不择禽兽；若不求离，复沦苦趣，无解脱期。

○二「不择」下，现事明过患。

〔智者疏〕不择禽兽，不避高墙广堑之难，不计名闻德行，破家亡国，灭族倾宗。祸延其身，如术婆伽。祸延其国，如周败褒姒。

〔知礼记〕术婆伽，缘略如玄记。褒姒者，褒国之女也。周幽王伐褒，褒人以姒献之，王甚惑之。初幽王与诸侯约，有寇即击鼓举烽，诸侯来赴。及惑褒姒，褒姒无笑，王欲其笑，乃击鼓举烽，诸侯皆至而无寇，姒乃笑；又好闻裂缙之声，发缙裂之以适其意。及申侯与犬戎兵至，击鼓举烽，诸侯以为如前见欺，无复至者，遂败。

○三「净住」下，二经明虫鬼。

〔智者疏〕净住及禅经明多欲人有欲虫，男虫泪出而青白，女虫吐血而红赤；又言有欲鬼，烧动其心，令生倒惑。

〔知礼记〕各自有情，以其业故，资人倒惑。又阿含云：「淫亦有鬼，鬼入心则使淫佚无度。」

○四「如大」下，大经明多少。

〔智者疏〕如大经云：「若习近贪欲，是报熟时。」此举多欲相也。若少欲人，虫鬼潜伏，无过狂醉，是少欲相。

〔知礼记〕习果若成，报果在即，故云熟也。如人灾至，合当王宪，即有恶人，奖助为恶。虫鬼如助者，地狱如王宪，此多欲相也，若反此者名为少相。

○二嗔恚四，初约喻明嗔相。

〔智者疏〕嗔恚多者，今世人不喜见，如渴马护水，如射师子母。

○二「故遗」下，二经明障道。

〔智者疏〕故教遗云：「劫功德贼，无过嗔恚。」华严云：「一念嗔起，障百法明门，菩萨以嗔乖慈，障道事重。」

〔知礼记〕慈是一切善法根本，嗔既乖慈，名劫名障。百法明门者，即障别圆，地住所证之法也。仁王云：「初地得百法明门，二地得千法等。」地论云：「入百法明门，增长智慧，思惟种种法门义。」故百法者，应如百法论所明。

○三「大集」下，二经明魔业。

〔智者疏〕大集云：「一念起嗔，一切魔鬼得便。」涅槃云：「习近嗔恚。」

〔知礼记〕佛以慈定能伏天魔，是知嗔心为魔所降，习近嗔恚，是报熟时。

○四「若例」下，例上有虫鬼。

〔智者疏〕若例淫恚亦应有鬼，如柰女经：嗔则有蝎虫，是名多嗔相；与上相违，是嗔少相。

〔知礼记〕若虫鬼潜伏，是嗔少相。

○三愚痴二，初明过患。

〔智者疏〕愚痴多者，邪画诸见，拨无因果，谤毁大乘，如大经。

〔知礼记〕三句明于邪痴之相，如大经者，合云「习近愚痴，是报熟时」，此乃邪痴习报。二果痴心，习成地狱报熟也。

○二「例前」下，例虫鬼多少随人。

〔智者疏〕例前亦应有虫鬼。

○二「三毒」下，总结过。

〔智者疏〕三毒过患如此。

○二「欲离」下，约伏断明得离三，初示念得离。

〔智者疏〕欲离此故至心存念观音，即得离也。

○二「有人」下，斥非显正二，初他解非灭离。

〔智者疏〕有人解云：起伏相违，称之为离，非灭离也。

〔知礼记〕以由他师不解常念，致令三毒不得灭离。

○二「今谓」下，二经明尽净。

〔智者疏〕今谓经文说离，何意言非？若依请观音者，净于三毒根，成佛道无疑。

〔知礼记〕经直言离那专伏，释若以念故唯能伏者。系念六字能净毒根，至成佛道，亦只伏邪。

○三「今作」下，正明伏断。

〔智者疏〕今作十番，明救三毒，三番是伏惑论离，七番是断惑论离也。

〔知礼记〕果报修因，六度菩萨，此三伏惑。声闻、缘觉、通别圆菩萨、方便土人、实报土人，此七断惑。

○三「问离」下，约问答明常念二，初约念非离惑难。

〔智者疏〕问：「离烦恼须智慧，但念岂得离耶？」

○二「答经」下，约念即智慧释二，初略明正念之德二，初即念明慧之功。

〔智者疏〕答：「经称常念，即是正念，体达烦恼，性无所有，住贪欲际，即是实际。绝四句，无能无所，念性清静，如此正念，非是智慧，更何处觅智慧？此慧不离烦恼，其谁能离耶？」

〔知礼记〕念想观智等诸名字，有过有德，有偏有圆，须约六句，定其法体。故圆中念，破偏小智；圆中之智，破偏小念；偏小之念，修圆中智；偏小之智，修圆中念；圆中之念即圆中智；圆中之智即圆中念；以此六句，评法是非，方解一切经论名相。问家昧此，故使非念，而是于智，今此圆文，既云常念，显非二边，有生灭念，双遮双照，中正之念也。体烦恼性，是观音身，不破烦恼，不立观音，破立既忘，能所斯绝，是为常念。恭敬观音，不离三毒，而离三毒，若有观音，可生缘念，若见三毒，须灭离者，此乃增毒，非离毒也。

○二「若如」下，离念说慧之过。

〔智者疏〕若如所难，必须别用智慧破烦恼者，此则有惑可断，有智能断，非唯惑不可断，慧还成惑，岂得名断惑之慧耶？

○二「今此」下，委明修观之相二，初忘照各论四句。

〔智者疏〕今此正念，不以色念，不以非色念，如此四句。亦以色念，亦以非色念，如此四句。

〔知礼记〕此之正念染体，既绝忘照，不妨即照三谛，即忘三观。虽约四句，唯忘三观，以双非双亦只是中，故不以色念忘俗也。以色例于一切诸法，不以非色念忘真也。合云：不以非色非非色念，忘双遮中也；不以亦色亦非色念，忘双照中也。约照三谛，复成四句，亦以色念照俗也。亦以非色念照真也，亦以非色非非色念照双遮中也，亦以亦色亦非色念照双照中也。应知善忘假者，方善照假，善忘空者，方善照空，若忘双非，方照双非。善忘双亦方照双，亦不须以空忘假，以假忘空，双、非双亦皆悉尔也。此就圆论，念即法界，无德不备，故作四句，说之自在，终日忘四，终日照四，如此方是常念观音。

○二「或次」下，渐顿有诸四句。

〔智者疏〕或次第论非念，或不次第论非念，或不次第论念，或次第论念，或次第论离，或不次第论离。

〔知礼记〕次第非念忘四句也，次第论念照四句也。忘照本求离于三毒，故次第离亦有四句。若得别教三观之意，诸句可见。何者如照空时，必须忘空；以遣著故，忘照成者必离见思；故此空观有忘有照有离，次观假后观中，皆须论于忘照离三。若不次第忘照及离，斯是圆观，如向四句。

○二结意机经文可见。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二「次就」下，观释二，初前七番指上。

〔智者疏〕次就观解者，七番例上可解。

〔知礼记〕果报已上，至通菩萨，皆不能破无作之集，别人虽破，而在后心，今从，初，心故同前指。

○二「今但」下，后三番当说二，初三毒逆顺委示二，初约界外双标。

〔智者疏〕今但顺逆两意，约界外作也，不取分段三毒相。

○二「今取」下，依法相广释二，初逆顺各示二，初顺约烦恼释二，初明毒害二，初二乘三毒二，初明毒相二，初合明三毒。

〔智者疏〕今取善欲之心名贪。大经云：一切善法，欲为其本。二乘欲乐涅槃名贪，厌生死名嗔，不达此理名痴。

○二「开三」下，开成八万。

〔智者疏〕开三毒，即有八万四千，宛然具足。

〔知礼记〕既有三毒，须论等分，四分各具二万一千，是故成于八万四千。界内既尔，界外亦然。何者以大乘说诸法不灭？云断惑者，但转有漏，而成无漏，入假入中，八万四千，随观而转，至果乃名八万四千波罗蜜也。

○二「净名」下，引经证。

〔智者疏〕净名云：「结习未尽，华则著身。」二乘未断此三毒，即变易三毒相也。

〔知礼记〕观众生品天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华至诸菩萨即皆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一切弟子神力去华，不能令去。尔时天女问舍利弗：「何故去华？」答曰：「此华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谓此华为不如法，所以者何？是华无所分别，仁者自生分别想耳。」乃至云：「结习未尽，华著身耳；结习尽者，华不著也。」彼疏解云：华至菩萨皆堕落者表，菩萨住不思議解脱，生实报土，已离别惑；彼妙五欲所不能动，故华不著身，皆自堕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堕者，二乘但断界内五欲，故世间五欲所不能动；别惑未除，故为界外上妙色声之所染污。故诃言结习未尽，华则著身。下文料简云：「结习未尽，华则著身，何关别惑？」答：「大论云：于声闻经说为习气，于摩诃衍说为正使，即是别惑。」

○二「未断」下，菩萨三毒。

〔智者疏〕未断别惑，菩萨亦同有此三毒，故云菩萨贪求佛法，于恒沙劫，未曾暂舍，多学问无厌足即贪相。恶贱二乘，不喜闻其名，故言宁起恶癞野干心，不起二乘心。如大树折枝之譬，岂非嗔相？无明重数甚多，佛菩提智之所能断，佛性未了了者，皆是痴相。

〔知礼记〕同有此三毒者，望前二乘，名同义异。前但贪空，今贪俗中；前嗔生死，今嗔涅槃；前不达真即是中道为痴，今见中道未得了了为痴。如大树折枝之譬者，大论三十云：譬如空泽有树名奢摩黎，枝觚广大，众鸟集宿。一鸽后至住一枝上，枝觚即时为之而折。泽神问其故，树神答云：此鸟从我怨家树来，食彼尼俱类树子，来栖我上，或当放粪。子堕地者，恶树复生，为害必大，是故怀忧，宁折一枝，所全者大。彼喻菩萨畏二乘坏灭佛乘心也。

○二「欲除」下，明机应二，初明正念机应。

〔智者疏〕欲除此三烦恼，故常念观音，随机应赴，即得永离。

○二「永离」下，明上土全分。

〔智者疏〕永离有两种，若此菩萨于生身中，全未除别惑，就变易论，全未永离；若生身中已侵别惑，就变易中除残论，永离。

〔知礼记〕生身菩萨若未得入别圆地住，生方便土，故于变易论，全未离无明之惑。若在生身入地住者，即生实报，故于变易除残别惑。一变易土分于方便、实报异者，只由生身于无明惑，有侵未侵不同故也。

○二「次明」下，逆约法门释，以烦恼名立观法称，不顺常途，故云逆说。然若不知性恶之义，云何三毒而为三观？于中二，初明毒观欲成二，初明凡小毒少。

〔智者疏〕次明逆说三毒观者，一切众生名为少欲嗔痴，何以故？止嗔三途之苦，贪人天之乐，二乘只嗔生死，欲得涅槃乐，皆名为少。

〔知礼记〕法略于痴，人略菩萨，痴随贪恚，亦名为少。菩萨偏假三毒非多。

○二「菩萨」下，示圆人毒多二，初就毒名论大。

〔智者疏〕菩萨不尔，乐求佛法，非但求一佛法，遍求一切不可说佛法，如海吞众流，犹自不满。非但不受生死，亦不受涅槃。故大品五不受，此即大嗔。无明力大，佛智能断，菩萨于无明，大力之惑尚在。又痴如虚空不可尽，乃至死如虚空不可尽。

〔知礼记〕语稍同前，意则永异。前在二谛，偏论取舍，是可离法；今就三谛，说贪嗔痴，是究竟道。理性之毒，莫不遍周，故皆名大。五不受者：谓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亦受亦不受、亦不受非受、非不受亦不受、不受亦不受。皆言不受者，即无生观，荡于取著也。前四即离四句也，后一谓观亦自亡也。故大品第二，身子问须菩提：「何故不受？」答云：「般若波罗蜜空，故自性不受。」「无明」下，明痴毒，须论即性异前唯修。「又痴」下，明痴等，若非即性，岂皆如空不可尽邪？

○二「如此」下，约法门明妙三，初标列三门。

〔智者疏〕如此三毒即为三法门：一取，二舍，三不取不舍。

〔知礼记〕理性之法，德过一际，或称毒害，或称功用。今明三毒是三法门，则佛菩萨无不修证。

○二「大慈」下，解释三相，圆观见思三毒之境，即三法门摄一切德三，初大贪法门。

〔智者疏〕大慈大悲，四摄十力，无畏三昧，解脱无上菩提，净佛国土，化度众生，名为取门，即大贪也。

〔知礼记〕大慈大悲者，诸佛以无缘慈悲，普熏三业，于十方世界，普现色身，而作佛事。慈悲之名虽同，四无量中，而体永异。四摄：一布施摄，二爱语摄，三利行摄，四同事摄。众生情所爱者，即是此之四法，以四接引，导以正道，而度脱之。十力者：一是处非处力，二业力，三定力，四根力，五欲力，六性力，七至处道力，八宿命力，九天眼力，十漏尽力。无畏者，即四无所畏：一一切智无所畏，二漏尽无所畏，三说障道无所畏，四说尽苦道无所畏。于八众中广说自他智断，既决定无失则无微致恐惧之相，故称无所畏。三昧，即百八三昧，解释并如法界次第也。

○二大嗔门。

〔智者疏〕一切法空无所有，不住不著，般若如大火炎，四边不可取，大涅槃空迦毗罗城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以四句得菩提，无得无证，即是舍门，名为大嗔也。

〔知礼记〕般若即三般若，四边不可取者，观照般若，即寂而照，不可以有取也。方便般若，即照而寂，不可以空取也。实相般若，非寂非照，不可以双亦取也；而寂而照，不可以双非取也，迦毗罗城，如玄记。

○三大痴法门。前取舍二门，虽具中道，而取门终以立法为宗，舍门终以荡相为主，今两舍门，岂不具于二边，而终以双非为体。不三而三，二门宛然；三而不三，门门绝妙。初约无缘直示。

〔智者疏〕中道非取非舍，不憎不爱，不断不常，无去无来，无生无灭。

○二举鉴像难思。

〔智者疏〕如镜中像不可见而见，见而不可见，非可见非不可见，遮二边故不可言说。

○三引净名杜口。

〔智者疏〕净名杜口，名为中道，此即大痴。

○三引人证结。

〔智者疏〕故文殊云：「我是贪欲尸利，嗔恚尸利，邪见尸利。」此即其明证。

〔知礼记〕诸法无行，经云：「诸天子白佛言：『世尊！文殊师利名为无碍尸利，上尸利，无上尸利。』文殊语诸天子言：『止！止！诸天子！汝等勿取相分别，我不见诸法是上中下。如汝所说文

殊义者，我是贪欲尸利，嗔恚尸利，愚痴尸利，是故我名文殊师利。乃至云我是凡夫，从贪欲起，从嗔恚起，从愚痴起，我是外道，是邪行人。」诸天子言：『以何事故，自言我是凡夫等？』文殊言：『是贪欲嗔恚愚痴性，十方求不可得；我以不住法，住是性中，故说我是凡夫。』『文殊！汝云何名外道？』文殊言：『我终不到外道，诸道性不可得，故我于一切道为外。』诸天子言：『汝云何是邪行人？』文殊言：『我已知一切法皆是邪虚妄不实，是故我是邪行人。』说是法时，万天子得无生法忍。」

○二「欲满」下，常念感应四，初明机成德满。

〔智者疏〕欲满此三法门，常念观音，即得满愿。

○二「一切」下，明诸圣所依。

〔智者疏〕一切圣人，自行化他，无不从此三门而入，离此更无有道。

○三「故无」下，引无行经证。

〔智者疏〕故无行经云：贪欲即是道，恚痴亦如是，如是三法中，具足一切佛法。

○四「一切」下，结成佛法。

〔智者疏〕一切佛法，不出万行波罗蜜，不受三昧广大之用中道实相。

○二「此三」下，逆顺合谈二，初被物双示。

〔智者疏〕此三法门不可宣示，愍众生故。或作顺说，或作逆说，互有去取，此即四悉檀意赴缘利益。

〔知礼记〕就三烦恼，常念求离，名为顺说。约三法门，常念求满，名为逆说。满离俱时，但约悉檀去取说耳。

○二「如华严」下，引经委证三，初证贪欲逆顺。

〔智者疏〕如华严四十二，明险难国宝庄严城，婆须密多女说离欲际法门，一切众生随类见我，我皆为其女像，见我者得欢喜三昧，共我语得无碍妙音三昧，执我手得诣诸佛刹三昧，共我宿者得解脱光明三昧，目视我者得寂静法门，见我频呻得坏散外道法门，阿黎宜我者得摄一切众生三昧，阿众鞞我者得诸功德密藏。住是离欲法门，广为利益。此岂非逆顺，欲法门导利群品耶！

〔知礼记〕说离欲，际顺也。随类见女，逆也。欲是烦恼，是故说离欲是法门。是故说住，即离即住，唯离唯住，离深住深，离极住极。今观世音乃是际极住离贪欲，故一切机，求离求住，皆须常念。

○二「又四」下，证嗔恚逆顺。

〔智者疏〕又四十一，满幢城满足王于正殿行王法，其犯法者，斩截烧煮，劈裂屠脍，嗔目诃责，苦楚治罪。善财生疑，王断事已，执善财手入其宫，见不可思议境界，不可诸喻。语善财云：我知幻

化法门，化作众生，而苦治之，以调一切，其见闻者，发菩提心，此岂非嗔法门？

〔知礼记〕以调一切，顺也；苦楚治罪，逆也。恚害烦恼，是故须调嗔恚法门，是故须行逆顺无二。调行不偏，例前贪欲，其义是同。但欲是乐法，故作实事，接物令离恚害；是苦故以幻事调他令离，若其机缘宜以实杀而得益者，即如仙豫杀婆罗门，为嗔法门。此乃假实互现，例于贪痴，亦可幻设，但得逆顺相即之意，不拘假实也。

○三「方便」下，证愚痴假实。

〔智者疏〕方便命婆罗门五热炙身，即是痴法门，如前说。

〔知礼记〕如前火难，具引经文，逆顺满离，例前二毒，其义不殊。

○二「次此」下，明二观慈悲例前。

〔智者疏〕次此应明别圆两观三毒，慈悲机感例可知，不具记。

〔知礼记〕大士本修三毒满离之观，复见众生为三毒过之所恼害，亦见欲满三毒法门，故起慈悲，誓令众生离三毒过，满三毒德。今成补处，邻极三毒，故能任运遍法界应，普令众生满离成就。然渐顿观皆观三毒，顿则满离不二而观，渐则初心但观于离，后乃满离相即而照。

○第三身业机应二，初列门。

〔智者疏〕第三从若有女人，去明身业为机，亦为三：一贴文，二引事证，三观解。

○二「贴文」下，随释三，初贴文二，初分经料简二，初分经。

〔智者疏〕贴文为二：一求愿满，二结叹。求又为二：一求男，二求女。

○二「文云」下，料简二，初独女求男问。

〔智者疏〕文云女人求男，若是无子，则绝嗣。有子则父母俱欣，云何独标女人求男耶？

○二「解者」下，女无子苦答二，初他谬解。

〔智者疏〕解者或云：女厌女身，非求子也。又解女性多爱，欣子偏重，故标女人。

○二「今解」下，今正解。

〔智者疏〕今解女人以无子为苦，夫之所弃，[立+立]妇所轻，旁人所笑。又妇有七失，六犹可忍，无子最剧。容恶性妒，不能事公姑，贪食无子，拙无子既苦，故以标女人求男也。

○二「求男」下，依经解释二，初求愿二，初大师销文二，初释求男二，初唱经。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二释义二，初分经三义。

〔智者疏〕求男文为三：一立愿，二修行，三德业。

○二「愿与」下，略二解一二，初略愿行。

〔智者疏〕愿与行如文。

○二「德业」下，释德业。

〔智者疏〕德业者，明士有百行，智居其首。若但智而无福，则位卑而财贫，触途壤坎。智与福合，弥相扶显，福则财位高升，慧则名闻博远，故言便生福德智慧之男也。

○二释求女二，初唱经。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二「求女」下，解释二，初明存略意。

〔智者疏〕求女文中，但明愿与德业，不明修行者，行同礼拜，故不重论。愿德既殊，故须各辩。

○二「女人」下，明相貌意。

〔智者疏〕女人端正，七德之初。但端正无相者，成早孤少寡，相禄不佳。今明貌与相，相扶弥显，其德端正，则招宠爱，相则招于禄敬，故文云众人爱敬。若爱带慢，何谓为德？爱而敬之，故是相也。

○二「有人」下，章安斥谬二，初斥非显是二，初叙他谬立。

〔智者疏〕有人解宿植德本，是释疑众人咸谓观音但能交会父母，智慧端正儿之宿植。若是观音与其智慧端正，则堕无因之过。

〔知礼记〕「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此之二句，据义犹是女之德业。他师谬谓双释男女伏疑之文，意恐人疑男之智慧，女之端正，皆由修种忍智之因，非圣能与，不修而得，堕无因过。故出彼意云：众人咸谓观音但能交会父母等也。

○二「私难」下，明今正义二，初难破二，初立义难。

〔智者疏〕私难此语：若言福慧是儿业，观音唯能会其受生，儿无生缘，观音会生，儿无福慧，观音亦能使有，观音遂不能令无福种，福何能使无生而生？论福畏堕无因，论生何不畏堕无因？若尔，圣人全不能与福慧，只能作媒人，此不可解也！

〔知礼记〕福慧受生皆由缘，辩观音既能与其生缘，何不能与福慧缘邪？

○二「难观」下，引文难。

〔智者疏〕难观音不能令儿有福慧者，上一人称名，多人皆脱罗刹之难，此无因而不与，彼无机那忽脱耶？

〔知礼记〕儿不修因，圣不能令有福慧者。众不称名，何故得脱？此以现文，破无因执，不用义解，同心乞福也。

○二「今明」下，正立二，初释。

〔智者疏〕今明圣力甚大，无所不与，能使先世有福慧者托生也。纵令先世不植善缘，亦能令其于中阴中修福，此义出中阴经也。

〔知礼记〕观音用遍三千法界，于诸众生得大自在。无生缘者令植生缘，无福慧者亦能令种，此等皆于中阴中作。故中阴经云：妙觉如来以神足力，将于无量四众八部，入中阴中，化作七宝讲堂、七宝座等，彼中阴众生，七日至一日，终者尽令住寿，如来与化佛说法教化，命七十八亿百千那由他中阴众生，起无上正真道意。经说甚广，尚能令彼中阴众生发菩提心，岂不能令植福慧邪？

○二「今不」下，结。

〔智者疏〕今不取此句为释疑之意。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

○二结叹二，初两向解释。

〔智者疏〕若有礼拜福不唐捐，此结成身业之机，亦是释疑之义。结义可解释疑者，若言礼拜愿满，自有礼拜不蒙愿满者，何得云不唐捐？唐者言徒，捐者言弃，由心不志，即愿未满。礼拜之功，冥资不失，此得是释疑也。

〔知礼记〕四句经文虽是结句，亦是释疑，则可两向。若宿植德本，众人爱敬两句经文，定属生女德业句也。

○二「问礼」下，对前料简二，初问。

〔智者疏〕问：「礼拜是身业机，亦应脱水火等难不？」

○二答。

〔智者疏〕答：「此举男女为言端尔。」

○二引事。

〔智者疏〕次引事证者。应验传：有人姓高，四月八日生月氏国痴人。

○三观解二，初明果报二，初无子苦。

〔智者疏〕次观解者，果报求男女者，如阿含中，地狱界已上，乃至欲天，皆有无子之苦。

〔知礼记〕阿鼻地狱无求子念，诸余轻系，苦乐相间，六欲诸天，皆有亲爱，故无子者，而生苦恼。

○二「礼拜」下，明机应。

〔智者疏〕礼拜求愿，亦能满心。

○二明修因。有漏无漏，一切善法不出定慧，即男女义皆须修习，[立+立]名修因，不同诸难。别以有漏之善，名为修因二，初列章。

〔智者疏〕次明修因论男女者，先辩法门，次明与愿。

○二「法门」下，释义二，初辩法门二，初以事表法二，初正表法二，初表世间法二，初明苦集。

〔智者疏〕法门者，无明为父，贪爱为母，六根男，六尘女，识为媒嫁，生出无量烦恼之子孙。此男女不劳愿求，任运成眷属也。

〔知礼记〕无始至今，常为痴爱及根尘识习熏资熏，生于惑业无量男女。此之眷属，一切众生莫能舍离。

○二「若外」下，示外书。

〔智者疏〕若外书以天阳地阴沈动为男女，何况佛法而无此耶？

〔知礼记〕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礼云：「天子之与后，犹阴之与阳，天子修男教，后修女顺。」

○二「若就」下，表出世法二，初表能生父母。

〔智者疏〕若就内典，佛为国王，经教为夫人，出生一切菩萨佛子。又善权方便父，智度菩萨母，一切诸导师，无不由是生。

〔知礼记〕佛于一切而得自在，名为国王，尊严如父；经教含理，开发智慧，养育如母。佛法和合，生三乘僧，故经云：「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又权智历缘，能成果用，实智冥理，能生果智，故一切佛皆由此生。初则果能生因，次则因能生果，共成一义也。

○二「又慈」下，表所生男女。

〔智者疏〕又慈悲为女，善心为男；或禅定静细为女，观慧分别为男；二乘定多慧少，菩萨定少慧多。大经云：若闻大涅槃佛性之法，当知是人丈夫相，正观刚决为男，无缘慈悲含覆一切为女。

〔知礼记〕净名云：「慈悲心为女，善心诚实男。」先据此文立于悲智名为男女。冥中道智即是诚实，善心故也，乃类此法立诸男女。初以禅慧对于男女，次分三乘以对男女，后约佛性见对不见而分男女，何者？既以见性为丈夫相，即彰不见为女人相；复约照性自具男女：佛性正观，决破无明，为福德智慧之男；中道慈悲，含覆一切，为端正有相之女。

○二「今借」下，结表意。

〔智者疏〕今借世间男女，以表法门尔。

○二「问那」下，释难明表二，初执无妨有难二，初立无男女理。

〔智者疏〕问：「那得以男女表法门？无男女故即无法门。」

○二「大经」下，引无男女文二，初正引教文二，初引大乘文。

〔智者疏〕「如大经：『永离十相，名大涅槃。』大论云：『无男女相，故名无相。』净名云：『一切诸法，非男非女。如佛所说，亦非男非女。』安乐行云：『亦不分别是男是女。』入不二法门云：『无声闻心，即无于定；无菩萨心，即无于慧。』」

〔知礼记〕大经二十八云：「涅槃无相，谓色相、声相、香味触相、生住坏相、男相、女相，是名十相。无如是相，故名无相。」次大论净名及安乐行皆列男女二名非之，以显无相。若不二门云无定慧，乃是男女所表之法也。

○二「小乘」下，引小乘文。

〔智者疏〕「小乘三藏缘谛理，吾闻解脱之中无有言说。成论入空平等，亦无男女。」

〔知礼记〕理无相，故不可言说，无相即非男女相也。空平等，故离男女等一切相也。

○二「男女」下，结无所表。

〔智者疏〕「男女既无，所表安在，故知无定慧法门也。」

〔知礼记〕能表男女，既无所表，定慧安在？

○二「答大」下，即遮而照释二，初广释三，初说默相即二，初据理妙绝。

〔智者疏〕答：「大乘实相，不当有男女及无男女。」

〔知礼记〕若论绝理，尚不可说无男女相，岂可被论有男女邪？

○二「善巧」下，被机有无。

〔智者疏〕「善巧方便，以四悉檀说于有无。天女云：无离文字说解脱义，文字性离即是解脱，皆以文字有去来，今非谓菩提实相亦尔。」

〔知礼记〕若于众生有四益者，或说无男女，或说有男女，故引天女不离文字说解脱相。性空即脱，何妨文字？真无三世俗即有，二谛既即说默无违。

○二「非有」下，明一二本融三，初法。

〔智者疏〕「非有非无，非二而二，明此二法，未曾相离。」

〔知礼记〕中道双非，则无定慧，当体双照，定慧宛然。言未曾相离者，即定慧不非法性也。

○二「譬如」下，喻。

〔智者疏〕「譬如一身，有左右手。」

〔知礼记〕岂因左右，令一身异？岂可一身，而废左右？

○三合。

〔智者疏〕「定慧亦尔，定静慧照，虽复二分，不非法性。」

〔知礼记〕只一觉性有寂照，德名为定慧，岂此二德，暂离觉性？

○三「言定」下，明定慧互具二，初约义明具三，初法。

〔智者疏〕「言定即有慧，言慧即有定。」

〔知礼记〕一觉静明，名为定慧。是故此二，终不孤立。

○二譬。

〔智者疏〕「譬如女人而有左手，亦如男子而有右手。」

〔知礼记〕上以一身左右，譬于二德不离一性，犹恐谓其二德相离，故以二人左右譬之。此如修性不二门云：二与一性，如水为波；二亦无二，亦如波水；当以彼喻，而寻此喻。

○三「定慧」下，合。

〔智者疏〕「定慧亦尔，无缘之慈具正观，慧而以定当名中道种，智具大慈定以智标目。」

○二「何但」下，据文证释二，初慧具定。

〔智者疏〕「何但理然今文亦尔，文云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此语自具二法门，何劳有疑而称男子也？」

〔知礼记〕男本表慧而兼福德，即慧具定也。

○二「文云」下，定具慧。

〔智者疏〕「文云便生端正有相之女，端正无邪丑表中道正观，离二边之丑即慧义也。相即三十二相，慈心所种即表定义也，虽具二而名女。」

〔知礼记〕慈心种相者，经云：「清净慈门刹尘数，共生如来一妙相。」即无缘慈定，而修其相也。互具可知。

○二「故知」下，总结二，初以一二相即结。

〔智者疏〕「故知此文若作男女二解，即表定慧不二而二；若作不二解，即表定慧二而不二。」

〔知礼记〕此文男女各具二德，即表定慧二法互具。若非体一，何能互具？故以互具，显乎体一，故二不二，舒卷自在。

○二「理实」下，以说默相即结。

〔智者疏〕「理实非二非不二，赴缘为二为不二，即是表二法门，文义斯在。」

〔知礼记〕理非一二，赴缘两说，如此说者，何异不说？经示男女其德互具，表于定慧。一二无异，说默不殊，能此解者，方得经文表法之义。

○二「次明」下，与愿二，初示义门二，初明十番感应四，初果报。

〔智者疏〕次明应机满愿者，果报满愿如前说。

○二「修因」下，世善三，初五戒二，初表行法。

〔智者疏〕修因者，若就修五戒事论：不杀是仁，不盗是廉，属女表定法。不妄语是质直，不淫是贞良，不饮酒是离邪昏，此属男表慧法。

○二「若不」下，求愿满。

〔智者疏〕若不得此五戒，男女则失人天道，孤独堕在三途，归命求救。五戒完全，即男女愿满。

〔知礼记〕行人若为五种惑业牵破持心，当念未来感报苦乐，归命观音，障退戒完，二求即满。

○二，十善。

〔智者疏〕十善例可知。

〔知礼记〕若例五戒，妄摄口四，酒即意三，[立+立]慧属男。若自细作，不绮是真实，属男；不两舌是和爱，不恶口是柔善，属女；不贪痴是无染智慧，属男；不嗔是慈，属女。余同五戒。

○三「修禅」下，八定。

〔智者疏〕修禅时，方便修慧；精进等三方便为男，念一心为女。若就支林，觉观喜为男，乐一心为女，乃至非想禅，禅中细作可解。

〔知礼记〕定即四禅，四空各有修证。且论初禅，五法为修，五支为证，修以乐欲、精进、巧慧，此三方便分别属男。忆念、一心，此二方便静细属女。若证支林，三支慧多属男，二支定多属女。若论二禅四支，一内净二喜属男；三乐四一心属女。三禅五支，一舍、二念、三慧属男；四乐五一心属女。四禅四支，一不苦不乐与第四一心属女，二舍三念清净属男。若论四定，一空处定，二识处定，三无所有处定，四非有想非无想定，此四虽无支林男女，而有微细。四阴通以四处，受想为女，行识为男。若论四无量心，慈悲属女，喜舍属男。今且粗辩备在禅门，须者应检。

○三四教四，初三藏三，初声闻二，初表行法。

〔智者疏〕次明声闻男女者，五停心观：治嗔用慈，治散用数，此二为女；治贪用不净，治痴用因缘，治障道用念佛，此三属男。又直缘谛理正智决断名为男，出观用法缘慈为女。

〔知礼记〕略举停心以为所表，念处乃至正道，节节应明男女之义。以诸道品不出定慧二法故也。直缘谛理者，即四谛十六行观也，出观等者，历事之时，愍物执常，为说四谛，名法缘慈。

○二「若不」下，求愿满。

〔智者疏〕若不得此两法，即当堕落凡夫，为火宅烧害，贫穷孤露。若蒙垂应五停心，男女生即得入真，出观男女生得入假，二义既满，则不复畏二十五有也。

〔知礼记〕出观男女者，法缘即正智之男，慈悲即柔和之女，既带空入假，则历事不染，故不畏诸有也。

○二支佛二，初表行法。

〔智者疏〕次支佛者。缘方便道，起慈观名女，慧观为男。若发真缘理名男，出观缘慈名女。支佛譬鹿，犹有回顾之慈也。

〔知礼记〕缘方便等者，即凡地修福种相之时，名起慈观。慧观者，即观十二因缘，无常无我，发真约顿证之位，出观能用生法二缘之慈。譬鹿回顾者，大论譬三兽在猎围，求出不同，声闻如獐，惊怖跳出，都不顾群；缘觉如鹿，虽顾盼群，怖不停待；菩萨如大香象，虽遭刀箭，拥群共出。

○二「若不」下，求愿满。

〔智者疏〕若不得如此定慧，何由速出？殷勤求法，若得愿满，坦然快乐。

○三「次明」下，菩萨二，初表行法。

〔智者疏〕次明六度菩萨。菩萨有慈悲不断惑，在生死利物名女，行六度方便智慧名男。女人法应生子，慈悲法应受生死化物，化于前人善心开发，即是生子义。前人生五度者是生女，前人生智慧是生男。

〔知礼记〕方便智慧，或第六度分地世智，或辩六度邪正之智，或是事中伏惑之智，此皆方便也。此等犹是能生男女，所被之机，必修六度，乃以五一而为所生之男女也。

○二「若定」下，求愿满。

〔智者疏〕若定慧义不成，则菩萨行不立，故求观音而获愿满。

○二通教二，初表法。

〔智者疏〕次通菩萨既断烦恼，则有智断缘谛理之慧为男。慈悲扶余习，入三界名女。何以故？如男法不生表智慧决断，断于烦恼，不生三界，而今还生者，乃是慈扶余习，故得更生称之为女。

〔知礼记〕小同三藏，唯论菩萨，凡亦同前，唯于真位，以智为男，以慈为女。

○二「求愿」下，愿满。

〔智者疏〕求愿观音，蒙此愿满。

○三别教二，初明男女生相。

〔智者疏〕次明别教。十信菩萨，修福德庄严，五波罗蜜为女，从一地二地智慧庄严为男。三十心名男女交处圣胎，初地中道正智开发名为男生，无缘慈心发名为女生。此两要在初地方得开发，亦名男女双生。若不如此，即堕二乘生死两边之过。生此男女者，生大欢喜，故称欢喜地。

〔知礼记〕此教外，凡为破见思，所修正助作意趣空，望中犹名有为有漏，五度福严故称为女。而知地上无作智严，在今心性乃缘此性，通伏无明名之为男。虽缘无作，为偏修空，尚违中理，故男女相遥。若入内凡，见思破处，心趣假中，顺于本性，名男女交；至回向位，正修中观，名怀圣胎。证初地时，即遮而照，慈智合发，名为双生。得念不退，无两边过，副本斯故，地名欢喜。

○二「慈悲」下，明男女有能所生。

〔智者疏〕慈悲被物，物荷恩故，称为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能成佛道，生出般若，是诸佛之祖母，故称为大女。十力无畏等，众生不知，故不名为大也。

〔知礼记〕初地慈智男女，既是真因任运，能生上地男女；上地复生极果男女。是故诸佛皆以初地为祖父母，仍辩慈智得名。所以慈悲称大者，以拔苦与乐，物荷深恩，故称为大。十力无畏，既唯自证，物莫能知，故不称大。

○四圆教二，初表法。

〔智者疏〕次圆教。以无缘慈悲种，三十二相业，亦名为女，此女端正有相。以中道智慧为男，此男质直福德。十信六根清净名为处胎，初住慈智，男女双生。若得此男，不畏爱见，大悲顺道法爱，亦不畏无慧方便缚，无方便慧缚。

〔知礼记〕此教顿修，始心即用性德慈智，以为男女。方称经文双具德业，慈无偏缘，故名端正。慈即佛相，故名有相，女德备矣。智离边邪，故名质直，智含万善，故名福德，男德备矣。似位无明不覆而覆，名为处胎，初住慈智，不显而显，名为双生。真慈出假，爱见莫拘，真智趣果，无似爱滞，亦不畏者，同体权实，二皆无缚。

○二「方便」下，愿满。

〔智者疏〕方便与慧俱解者，即男女具足，二求愿满也。

○四变易。

〔智者疏〕变易两番可解。

〔知礼记〕言两番者，方便、实报，同名变易，乃以二土名为两番。若实报人，断证虽分四十一品，皆是破于障果无明，唯求究竟慈智男女，故于此土，论一番益。其方便土人，根虽利钝，法分渐顿，而皆大乘，俱求佛智，此土唯望实报为益，唯求分真慈智男女，是故论益亦只一番。

○二「复次」下，作三差料简三，初明人天定散二，初明有善禅之德。

〔智者疏〕复次，从五戒十善齐第六天已来，皆无禅定。番番悉是散心慧法，狂男子也。但慧无定，四禅有支林，一心名为男女，福慧备也。

〔知礼记〕空居四天，因亦修定，以散心强，故但名男。例此四空以定强，故合云唯女。四禅诸支，既对定慧，即名男女。俱时而得，故曰一心。

○二「从三」下，斥无动出之功。

〔智者疏〕从三界定慧男女，男无破惑之功，女无生出无漏之力，此无用之男女。

〔知礼记〕三界功德虽名定慧，而皆爱味，或杂邪见，都属有漏，是故男女无动出用。

○二「从二」下，明藏通智断二，初明有无漏之德。

〔智者疏〕从二乘通教等，慧有断惑之用，则是干事之男女，有发生无漏，绍继之德也。

○二「从二」下，明无中道之失。

〔智者疏〕从二乘通教所有定慧，不能破无明，见佛性虽男而女，定则不能怀于中道之子，犹如石女虽女而男。故大经云：「二乘之人，定多慧少，不见佛性；通教菩萨之人，慧多定少，亦不见佛性；自此之前，我等皆名邪见人也。」

〔知礼记〕大经既以见佛性者名为丈夫，故不见性，皆名女人。无漏诸定不能发生中道之智，故如石女。二乘偏空名为定多，菩萨偏假名为慧多，此之定慧，俱不能见寂照平等三德之性。迦叶菩萨涅槃之前，岂是外道名邪见者？盖未出二边，望中名邪？

○三「唯有」下，明别圆地住。

〔智者疏〕唯有别教登地，真明慧发，无缘慈成，此乃名为真正男女。圆教初住见中道时，定慧具足，男女相满，方称经文。男则福德，女则端正。

〔知礼记〕修因虽异，证道是同，斯乃性德缘了，显为果中定慧。

○二「故知」下，斥他局。

〔智者疏〕故知借事表法，何得作媒嫁，解观音耶？

○第三劝持二，初科经。

〔智者疏〕第三从「是故众生」去，是劝受持也。即为三：一劝持，二格量，三结。

【「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二「劝持」下，释义三，初劝持。

〔智者疏〕劝持者，上说观音得名因缘，其力广大，既不辩形质相对，正述名论德，若欲归崇，宜奉持名号，故举持名为劝也。

○二格量二，初科。

〔智者疏〕二格量为四：一格量本，二问，三答，四正格量。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

○二「格量」下，释四，初格量本。

〔智者疏〕格量本者，举三多：六十二亿举福田多，尽形寿举时节多，四事具足举种子多。旧但三意，今持名字多。凡举四多，为格量本也。

〔知礼记〕经举六十二亿恒河沙，不多不少者。佛顶首楞严云：此三千大千世界，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既是现住娑婆，菩萨是故特举为格量本。

【「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二问。

〔智者疏〕次问。

【无尽意言：「甚多，世尊！」】

○三答。

〔智者疏〕答如文。

【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四正格量二，初约教释二，初约佛眼略示二，初以少格多。

〔智者疏〕次正格量者，还举四少，以格四多也。功德正等持名少、田少、时少、种子少。

○二问起答释二，初以人情问。

〔智者疏〕问：「何意以少敌多？」

○二「答佛」下，约佛眼答。

〔智者疏〕答：「佛眼称量，不增不减，四多重倍，功德正齐，如此格量，秋毫无谬。」

〔知礼记〕佛眼所照称法界量，四多法界不增，四少法界不减，故云功德正齐。

○二「问何」下，对他解广释二，初问。

〔智者疏〕问：「何意等？」

〔知礼记〕虽示佛眼称量不谬，其意难明，故须问起，先引古释，方彰今义。

○二「旧解」下，答二，初叙旧解非五，初引物论等。

〔智者疏〕旧解有五：一云其福实殊，引物论等。此解乃是虚谈，观音遂无实德可贵也。

〔知礼记〕其福实殊者，谓六十二亿之福，实胜观音，但是方便，引物论等。此解最谬，破意可知。

○二「二云」下，田有高下。

〔智者疏〕二云田有高下，薄瘠所致；如供养百初果，不如一二果，乃至无学。此亦非叹德之意，乃是以下比高，法应优劣尔。

〔知礼记〕对劣显胜，不见观音证理之德，何名为叹？

○三心有浓淡。

〔智者疏〕三心有浓淡，故令福不等。

○四时解不解。

〔智者疏〕四时得解不得解，此二释皆是前人心力致福，何关观音德高也。

〔知礼记〕意谓观音虽少，称名之时，解心现前，六十虽多，供养之时，解心不发，是故多少得福乃等，此之二释，皆在持供，心之优劣，叹德远矣！

○五有缘无缘。

〔智者疏〕五有缘无缘者，如供毁路人罪福浅，供毁父母罪福深也。

〔知礼记〕父母有生育之缘，故供之福深，毁之罪重；路人无缘故浅。文虽不斥，理亦全疏，岂可观音但与众生有缘而已？

○二「今明」下，明今义是二，初明今立义二，初约实际释。

〔智者疏〕今明一多，性不可得，无有二相。一则非一，多则非多，同入如实际正等无异。

〔知礼记〕一多人法皆无性相，二空既显，一实斯彰，存则假实暂分，亡则一多齐致。存亡不二，方名正等。

○二「一中」下，以经偈释。

〔智者疏〕一中解无量，故说六十二亿；无量中解一，故说观音。展转生非实者，则是一无一实；一从无量生，故多无多实；多从一生故，其理正均，故言不异。智者无所畏者，照其事理，既明不生疑畏，故言正等也。

〔知礼记〕举华严偈，释今经意，良由一与无量俱同，实际故互能圆解也。以实际之多，生观音之一，故非是一；以实际之一，生河沙之多，故非是多。既其一多无决定性，故互生非实也。照其事理者，事谓一多之相，理谓融即之体，慎勿以多为事，以一为理。

○二「法华」下，引本论证。

〔智者疏〕法华论云：毕竟决定知法故，法即法性，真如法身，是故六十二亿佛名与观音名，功德无差别也。

〔知礼记〕论以持六十二亿河沙佛名为较量者，古云论误，盖不解论意也。今具引论文并荆溪解释，方晓其义。论云：受持观音名，与六十二亿恒沙诸佛名，彼福平等者，有二种义：一信力故，二毕竟知故。信力复二：一者求我如观音，毕竟信故。二生恭敬心，如彼功德，我亦得故。二毕竟知者，决定知法界故。法界者，名为决性，初地菩萨能证入一切诸佛平等身故。平等身者，谓真如法身，是故受持观音与六十二亿恒沙诸佛，功德无差。荆溪云：以此验知，须依圆释。何者？于二义中，信力约事，毕竟约理，事理相资，方成所念。如信力二中，既云求我如观音，即指化身。又云观音功德我亦得之，乃指报身。愿齐报应，方乃成念。但念果德者，何必识理？故次义云知法界等，次引证位，即是初地，且引分证。令人识之。故知若念观音三身，须却以念佛按之。若以念法身论之，纵引十方诸佛，其功亦等，何但六十二邪？所以论文虽似举经，乃是增句释义，亦如方便初加，难解难知，欲说大法乃增三句，而为申释。今六十二亿菩萨，加以佛释。

○二「又约」下，约观释。

〔智者疏〕又约观解者，二观发中，道二观实不等，而言等者，以中道等故，故言为等。如乞人等，彼难胜如来，故言等也。

〔知礼记〕虽三种观俱受修名，而中是性，是故得云二观发中。二观实不等者，破立不等也。虽乃不等而二，皆是中道之德。二与中道，毕竟不异，中道既等，二岂不等？是故言空，三皆是空，假则皆假，中则皆中。乞人难胜，其实不等，亦以此二，同一法性，是故等也。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三结成。

〔智者疏〕三结成，一时称名福不可尽。大品云：一华散空，乃至毕苦，其福不尽。如文。

〔知礼记〕此但通云受持名号，以正格中言一时，故复引大品一华供佛，以类一时持观音名，其善流入法性海，故如海无尽。言至毕苦者，二死尽也。盖言成佛散华之福，犹尚不尽。

○大章第二问答二，初标章述意二，初标章。

〔智者疏〕第二问答，从「无尽意白佛言：云何游娑婆」下。

○二「前问」下，述意二，初述前科。

〔智者疏〕前问何缘得名，佛答众生三业显机为境，法身灵智，冥应境智因缘，名观世音。此义已竟。

〔知礼记〕称名常念及以礼拜三业现前，故曰显机，菩萨以此为所观境。法身灵智，即始本二觉分合之真身也。望于众生即能观智，乃以此智冥应拔苦，即此境智而为因缘，亦名感应，以此因缘名观

世音。蒙说已领。

○二「今问」下，示今意。

〔智者疏〕今问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佛答以普门示现三业显应，应众生冥机等十义。

〔知礼记〕乃明观音意业鉴机，身业现相，口业说法，既令众生知觉见闻，故云显应。而且不说众生三业修行之相，此由宿善冥伏在怀，乃能致感，故曰冥机。通释十双，即当法慈，福应珠显，权迹缘断十只之义。

○二分科释经二，初分科。

〔智者疏〕一问二答，问即为三。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二「一云」下，释经二，初问二，初示三业文。

〔智者疏〕一云何游，是问身业；云何说，是问口业；方便，是问意业。

〔知礼记〕方便问意者，非是道前取理方便，正当证后鉴机方便。

○二「此是」下，明三业德二利通释三业二，初标列三义。

〔智者疏〕此是圣人三业无谋而遍应一切，亦名三不失三轮不思议化也，亦名三不护。

○二「三不」下，解释三义三，初释三不护二，初法。

〔智者疏〕三不护者，明观音住不思议圆普法门，实不作意计较筹量，次第经营，方施此应。既无分别，亦无前后，任运成就。

〔知礼记〕「作意」等十字，是其护义，「实不」两字，彰于任运，然须不共三惑之护，即能三业任运度生。

○二「譬如」下，谕。

〔智者疏〕譬如明镜随对即现，一时等应，故言三业不护也。

○二「三无」下，释三无失。

〔智者疏〕三无失者，众生根机不同，深浅有异；观音虽不作念逗机，逗机无失，契当前人，冥会事理，故言不护。

〔知礼记〕不护显于思议，寂绝无失，彰其逗会，称宜得三悉益即会事也，得第一义，即冥理也。

○三「三轮」下，释三轮二，初遍示三轮。

〔智者疏〕三轮不思议化者，若示为佛身，亦示佛心、佛口，乃至示执金刚神身，亦示金刚心口。

〔知礼记〕三业应机，旋转自在，能为众生摧破三障，故名为轮。

○二「虽普」下，释不思议化二，初约义释相。

〔智者疏〕虽普现色身，屈曲利物，于法身智慧，无所损减。

〔知礼记〕心体离念，即是法身本性智慧，今虽垂应，委悉被机而能称本，离于思念，故于法身无所损减。

○二「净名」下，引经证释。

〔智者疏〕净名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不动而动，此乃不思议化故也。」

〔知礼记〕分别诸法，证于垂化，于义不动，证不思议，即理而事，名不动而动。

○二「问意」下，别明示意二，初问。

〔智者疏〕问：「意业云何可示？」

○二答。

〔智者疏〕答：「圣意无能测者，若欲示之，乃至昆虫亦能得知也。」

〔知礼记〕若随自意无能测者，若随他意[虫+昆]虫亦知。又无机者不测，有缘者令知。

○二「佛答」下，答二，初分经。

〔智者疏〕佛答为三：一别答，二总答，三劝供养。

○二「初别」下，释义三，初别答二，初悬示经意三，初明诸身皆答三业二，初明相二，初以三答三。

〔智者疏〕初别答，还答三问。应以之言，是答其方便之力，意业问也。何以故？意地观机，见其所宜，宜示何身？宜说何法？随而化之，故知应以是答意也。现身是答身业，说法是答口业，故知具答三问也。

○二「又但」下，约二答三二，初现身具三。

〔智者疏〕又但作二答，兼得于三。论其现身不止色阴而已，必具五阴，即兼答意也。口亦依身，即兼答口。

○二「若说」下，说法具三。

〔智者疏〕若说法者不止如树木无心。欲知智在说，巧运四悉檀方便，即兼口以答意也。

〔知礼记〕不如树木风吹作声，口兼身业，其义易明，故不言也。

○二「二释」下，结示。

〔智者疏〕二释俱明答三问也。

○二「从别」下，以诸身束对十界二，初约义示。

〔智者疏〕从别答中，凡现三十三身、十九说法，束为十界身。

〔知礼记〕若据身说理合齐等，但约经中结说文少，故云十九，如八部四众，但结一说耳。

○二「而文」下，足阙文二，初明菩萨二，初叙他四解。

〔智者疏〕而文阙二界者，或指上品云菩萨身；或翻者脱落；或依古本正法华文；或言观音即是菩萨身，何须更现？

○二「若三」下，今取古本。

〔智者疏〕若三解皆有难，今所不用，今依古本为明菩萨义。故然菩萨一界，或权或实，种种应化义不可阙，故释菩萨界也。

〔知礼记〕若指上品，今品那阙，若云脱落，余何不脱？若言观音即是菩萨，不须更现妙音菩萨，何故更现？故云三解皆有难也。若依古本，即今品文菩萨一界为化，义广最不可阙。

○二「又无」下，明地狱二，初叙三释。

〔智者疏〕又无地狱界身者，或指上品，或言苦重不可度，或言其形破坏，人见惊畏故不现。

〔知礼记〕若指上品，亦可为例，其次二释，人之局情耳。

○二「今明」下，明今有义二，初依总答明有。

〔智者疏〕今明别释，虽无总答，中有文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何得言无耶？

〔知礼记〕总文既云现种种形，岂可无于地狱形邪？

○二「又请」下，据二经明有。

〔智者疏〕又请观音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或言止代受苦，不论说法。若依方等，婆藪教化，即有说法。释论云：「菩萨化地狱，多作佛身，狱卒见不敢遮。」以此而推，应有地狱界身说法也。若尔十法界身则为具足。

〔知礼记〕请观音经游戏五道文，先明地狱。方等陀罗尼经说婆藪，大权示为商主，坚执邪见，杀羊祀天，生陷地狱，于地狱中说法，教化九十亿罪人，来至佛会，皆令得道。那言代苦不论说法，况复论云多作佛身，岂不说法？

○三「今通」下，约诸身对机四句二，初释相二，初通示四句。

〔智者疏〕今通约十身，四句料简：自有一界身度一界，自有十界身度十界；自有一界身度十界，自有十界身度一界也。

〔知礼记〕经云：众生应以佛身得度，即现佛身为独现佛，为兼余身同度彼生，又为一界独感于佛，为兼余界同感于佛，诸身乃至执金刚神，能应共独，能感共独，不可偏执，故今通就十法界，应对十界机，一多相对，立以四句，方见经文感应之相。

○二别对三相三，不唯感应多少，成于四句，人法因果亦有多少，故须更立两重四句：初机应四句二，初若妙下释四句四，初一界度一界。

〔智者疏〕若妙觉法身应实报土，为舍那佛受化之人，纯诸菩萨皆求佛道，更无异身，此一界度一界也。若方便有余土，五人同生，皆求大乘。上文云而于彼土求佛智慧，于此土为佛，亦是一界度一界也。若同居土寂灭道场，初成佛先开顿说，禀教之徒，皆有见思烦恼之人，而是圆机同感佛身，亦得是一界身度一界也。

〔知礼记〕三即下三土，以现佛身，必遍三处。盖等觉下至于凡夫，皆能感佛，故须三土以明其应。初实报能度所度，纯一佛界。二方便土，就本而说，故曰五人。生彼土已，没其异称，以皆求佛，是故感应亦纯一界。三同居土，且明寂场，圆机感佛，不论形类，及兼别机，是故亦当第一句也。

○二「若寂」下，一界度多界。

〔智者疏〕若寂灭道场，禀教之徒，诸界不同，或人或天龙神鬼等，又根性圆别两异，虽诸界不同，同见一佛身而为说法者，即是一界度多界也。

〔知礼记〕更以寂场对于次句，不唯形异，亦乃根殊，能感虽多，能应唯一。问：「何不二酥对于次句，那将初乳配两句邪？」答：「本论佛界度于多界，二酥之佛胜劣相合，钝见劣身，尚是偏空，体非佛界，故以寂场一中道佛，度于圆别佛菩萨界，及五道形，方名一界度多界句。」

○三「若有」下，多界度一界。

〔智者疏〕若有一界之机，但见一界身现，则不得度，则示种种之身，眷属围绕共逗一缘，是名多界身度一界也。

〔知礼记〕诸时诸会三乘八部，翼从世尊共化一机，或诸大权共成化事或；佛自遍现而度一机；若有一人应以十界身而得度者，观音即现十身而为说法。

○四「若佛」下，多界度多界。

〔智者疏〕若佛身菩萨身，遍作十法界身，遍入诸道，各令得见同其形像，而为说法，此是多界度多界。

〔知礼记〕文中且约作十界身，遍入诸道而为此句，若委论者，或有多机同在一处，应以十身而得度者，亦随彼现也。

○二「用此」下，历五味。

〔智者疏〕用此四句历五味，五时现身，皆如此。

〔知礼记〕若就根性为能感机，就所证体，而为能应，则乳唯得一界度二界，醍醐唯得一界度一界。若就形相为感应者，则味味中各有四句，既云应以何身得度，知正约形为感应也。学者应知，约土约味别对句者，欲易解故，若见一多四句相，已一切时处应自在作。

○二「复次」下，人法四句。

〔智者疏〕复次，约说法多少者，如善财从百一十知识，闻诸法门，则多法为一人说。如净名云为声闻说四谛，为缘觉说十二因缘，乃至为梵王说胜慧，为帝释说无常，一人用一法，为一人说。若如通教说般若，三乘人同禀，此则一法为多人说也。若是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开佛知见，此则多法为多人说。

〔知礼记〕上之四句，以人对人；今之四句，以法对人。此由经云而为说法，故须更论人法四句。初句云：善财从百一十者，所历之城也，知识即五十三人也，虽带人辩意在所说法异。二三两句可见。第四句云：一道出生死，而言多法者，盖于法法开佛知见，以开十界十如，皆是实相，即不思議之多法。此四能被多少之法，虽引诸经，皆显观音能应之德。

○三「复次」下，因果四句。

〔智者疏〕复次，因果相对明多少者，五戒十善，因少果亦少；声闻五停心暖顶等入二涅槃，此因多果少；支佛见华飞叶落即得道，此因少果多；诸菩萨万行成就万德果圆，因多果亦多。

〔知礼记〕上二四句对机说法，法须修证，从因至果，自若不然，他何所效。如转四谛，灭我已证，道我已修，故诸身说，一一皆有因果始终，方能被物，故四句中，戒善粗略，感报亦然，故因果俱少。声闻因中，凡分内外，圣有见修，正助行法，遍于三藏，而只证得二种涅槃，故因多果少。独觉不禀三学行法，但观凋变，顿成果已，能具种种神通化事，故因少果多。菩萨修因，时长行广，及成佛果，二智万德，故因果俱多。此等皆是悉檀，示现修因证果，大略如是。

○二「观音」下，结示二，初结归圣能。

〔智者疏〕观音明了众生根之所趣，或示现身多少，或说法多少，或修因多少，或证果多少，逗彼机宜，必无有差。

○二「有人」下，叙他斥局。

〔智者疏〕有人云：现因身说果法，现果身说因法，现一身说多法，现多身说一法，或现身而无说，此比十法界机狭。

〔知礼记〕虽因果迭论，一多互说，不能显于权实体相，今以十界三重四句，望彼之义，尘岳相殊。

○二「旧释」下，科释经文二，初科经二，初旧科二，初分三枝末。

〔智者疏〕旧释三十三身为三：初三乘人，二四众，三八部，各有枝末。以人天为圣末，以其是受道

器故；童男童女为四众末，可成四众故；执金刚为八部末，同有大力故。

○二「若尔」下，释疑问答。

〔智者疏〕「若尔执金刚力大，何意为末？」答：「此最在后，为掩迹故也。」

○二「今明」下，今科。

〔智者疏〕今明三十三身，文为八番：一圣身，二天身，三人身，四四众身，五妇女身，六童男女身，七八部身，八金刚身。明其次第，出自人意尔。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二「一明」下，释义八，初圣身四，初佛身三，初垂应相状二，初约身简定二，初定应化。

〔智者疏〕一明圣人先明佛者，为是应佛，为是化佛，但圣人逗物具有二义，若一时歎，有为化应，同始终名，应若寻此，文明于应义也。

〔知礼记〕化则变化，歎然而有，歎尔而无，盖是暂时益物相也。应则应答，同物始终。如极乐人民，寿不可数，佛同无量；此土寿促，佛同八十，有降生日，有入灭时，即八相佛也。若寻等者，据列三乘、八部、四众至金刚神，宛是一期化物之相，知非歎尔也。

○二「问何」下，拣真应二，初问。

〔智者疏〕问：「何不以真佛，为众生说法，而以应耶？」

〔知礼记〕因向文云妙觉法身应于三土，说法被机，既本是真佛，何用垂应方说法邪？

○二答。

〔智者疏〕答：「佛身多种，若应化非真佛，亦非说法人。真佛者，据妙觉法身，究竟极地，毗卢遮邪，乃名真佛。真佛渊远不可说示，云何能解？如妙音所作，文殊不知，况下地凡夫为示真身耶？如为牛羊弹琴，不如作蚊之虻声。」

〔知礼记〕虽云多种，岂出四身，法、报、应、化。法身则远而难示，应、化则近而易狎，报身则亦远亦近，智同法身，像属胜应。般若赞云：应化非真等者，此以真法而夺应化，是则无相之相，方名真佛，无说之说，方名说法。据妙觉法身等者，此据住上品寂光，方是真法，上地菩萨亦莫能睹。以等觉还皆住果报，[立+立]依业识见佛。若望妙觉俱是胜应，故云真法渊远，如妙音等者。问：「妙音东来，先现八万四千众宝莲华，文殊见已，而问于佛，据此亦是不识应相，那忽引证不知真身？」答：「斯乃见迹，不识其本，即是不知真身也，故下问云『是菩萨种何善本？修何功德？行何三昧？』即真法也。」

○二「若从」下，就土分别三，初实报二，初示应相。

〔智者疏〕若从妙觉，应为实报，圆满相好，光明无量，同四十一地实报土众生，为说一实谛正真之

法而教化之，如此之应，非余界所堪也。

〔知礼记〕圆满相好者，如华严如来相海品，及随好光明品，说十莲华藏世界，微尘数相，一一皆以妙相庄严，说一实谛者，若约教道，实报犹有别教根缘，亦说无量四谛，今约实论也。

○二示机宜。

〔智者疏〕何以故？此等诸地已分入地位，不可以余界身应，亦不得以余佛身应，如此应者，唯应彼土，非余土所堪也。

〔知礼记〕四十一地皆与妙觉分同体用，故不可以九界之身并劣应之。

○二「复次」下，有余二，初论有无二，初大小有无。

〔智者疏〕复次，变易土明应佛者。小乘经云：三界外无生。大乘五种意生身，方生方便土。此即三界外受生，生变易土也。

〔知礼记〕方便、实报二土，俱受变易生死，偏名此者，上土分破，此中全在，从强受称也。小乘不说，常住佛性，见思若尽，果报永亡，大乘谈常，故三界外更立三土。无明全破则居寂光，分破实报全在有余。五种意生身，即全在者也。楞伽但明三种意生身，今家约义开为五种，且三种者，一、入三昧乐意成身，此拟二乘入空意也。二、觉法自性意成身，此拟通教菩萨出假意也。三、种类俱生无作意成身，此拟别教菩萨修中意也。若开为五者，于三昧开两教二乘于觉法，开别教十行，或作七种；两教二乘各开为二，不云别教十住者，义同二乘入空故也。若论九人生方便土，更取别教十住，及取圆教十信，摄入三种意生身中，以未断无明，未生实报。通言意者，以未发真，皆是作意。成之以生，[立+立]从果说，此依妙玄并辅行，撮略而辩。

○二「释论」下，经论定判。

〔智者疏〕释论云：「法性身菩萨生三界外，既有生宁无应佛。」法华云：「我于余国作佛，更有异名。」即是此义也。

○二「此应」下，明机应二，初明但示两应。

〔智者疏〕此应佛即有两相：一、示胜应身，圆满相海，如前实报之应。二、示劣应，令见者劣，于前但为二佛，更不示为种种诸身。

〔知礼记〕，初示胜应者，问：「前实报身，而云此应非余土堪。至此那云圆满相海，如前实报？」答：「彼应真机，与应分合；此应似机，与应未合，此犹作意，彼则任真，能见既殊，所见宁一，但为此机无明已伏，或少分除，故用报相，引令入真，云如前者。稍似实报，非谓全同。」二示劣应者，问：「此土一佛示于胜劣两种相貌，与同居土。尊特丈六合身之相，同异如何？」答：「方便两应，但说次第及不次第二种大乘。五种意生，其土禀教，虽有利钝，既皆禀大。学佛智慧，俱知佛身是大觉性，能修中观，伏无明者，见相则胜。若在二观，未伏无明，见相则劣，相虽胜劣，只一尊特，故非合身。若同居土，说通教时，钝但见空，故感丈六；利见不空，故感尊特；大小二机，于一佛身，见解有异，故名丈六尊特合身。此纯大见，故不名合。」

○二「何故」下，明唯被二机二，初总示。

〔智者疏〕何故尔五种意生利钝之别，赴此根性，故示二身，但说次第不次第两种大乘，故不须余身余法化也。

○二「若圆」下，别示。

〔智者疏〕若圆人无明未破，及已分破别人于回向中，及分破无明者，此人生于彼土，则利别人未修、未伏，及通教断惑者，三藏中断惑者，生彼皆钝也。

〔知礼记〕言圆人无明未破者，即七信已上。言分破者，仁王般若说十地惑有三十品，既于一地自有三品，是知圆圣四十二位皆有三品。初住三品即第十信，三心用观而对破之：初心用观对于上品破则中心，中心用观对于中品破则后心，后心用观对于下品，此品若破，方名初住，生实报土。今云分破犹生方便，即第十信中后心也。如等觉人住于后心，经历多劫，方破下品证入妙觉，别九向，位十向。初心俱名未破，第十回向中后二心，名为分破，此圆别人俱修中观，伏破无明，虽生方便，其根既利，感佛胜身说圆顿法。别第七住至十行位，及通菩萨偏观于假，藏通二乘偏在于空，此等生在方便有余，虽已知常求佛智慧，尚滞二边，[立+立]未观伏无明之惑，其根既钝，但感劣身说渐次法。

○三凡圣同居土，或称净秽同居土，谓净土秽土，各有凡圣而同居之，释此为二：初释相二，初通明二土二根二，初明所感二相三，初二土净秽。

〔智者疏〕凡圣同居土明应佛者，土有二种：一净，二秽。如富楼那土西方等土，其中众生具三毒见思，无三恶名，果报严净，此名净土。如此娑婆三恶四趣，荆棘丘墟，是名秽土。若净若秽，皆是凡圣同居土也。

〔知礼记〕论土净秽，有横有竖。若以分段对于变易为净秽者，则约通惑尽不尽说，即竖论也。如释论云：出三界外，有净国土，声闻缘觉出生其中。若于分段自说净秽，则约五浊轻重相对，即横论也。今以极乐及善净国对于堪忍，是横非竖。故使净土有见思毒，无恶道名。毒非苦因，则见与烦恼二浊轻也，果报严净劫命轻也，众生居此有何鄙称。弥陀愿行摄之，故轻非是断惑，方生其中；以世慈善，五逆称佛亦能生，故娑婆秽相，目击可知，此是横论。净秽二土，而此二土皆有凡圣，凡如前说，圣有二种，谓应来圣、有修得圣，二土皆然。

○二两根利钝。

〔智者疏〕二土众生各有二种，根利浊重，根钝浊重；根利浊轻，根钝浊轻。

〔知礼记〕浊重之土，论悟道根自有利钝，浊轻土根亦有利钝，以土对根故成四句。

○三五浊轻重。

〔智者疏〕浊重者，若娑婆众生身形丑恶矮短卑小，命止八十，或复中天，烦恼炽盛，诸见心强，时节粗险，是为五浊重也。净土不尔，是为五浊轻也。

〔知礼记〕身形至卑小，即众生浊；时节粗险，即劫浊；余三名显。净土不尔者，如大本疏。问云：

「既言五浊，何者是五清？」答：「准例邪正三毒，邪是五浊，正是五清，他方净土无邪三毒，则五障轻也。」

○二「何故」下，明能感二行。

〔智者疏〕何故尔不多修福德，生重浊土，多修福德，生于轻土。

〔知礼记〕言福德者即三种福也。如观无量寿佛经云：「一者、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二者、受持三归，具足众戒，不犯威仪。三者、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此三种业三世诸佛，净土正因。」彼疏云：「初业共凡夫，第二共二乘，第三是大乘不共之业。」彼经云：「欲生极乐国者，当修三福。」故今云多修福德。不多修福为二土行，就此福而论也。

○二「若秽」下，别示秽土二根二，初示乘戒四句二，初立句相。

〔智者疏〕若秽土中生，有戒乘俱缓，有乘急戒缓，有乘缓戒急，有戒乘俱急。

〔知礼记〕戒论十戒，唯取不缺、不破、不穿、不杂此之四种，前三事戒，后一事定。皆人天因，不取随道，无著智所赞自在，随定具足，以此六种虽名为戒，体是三观，自属于乘。乘论五乘，不取人天，以其二种虽名为乘，不动不出，体是漏善，事戒所摄，唯取三乘。以声闻等该于四教，是入理智，虽分深浅，皆能动出烦恼生死，故得名乘。今以四戒而对三乘，论于缓急，以成四句。

○二「戒急」下，制所感。

〔智者疏〕戒急受人天身，乘急有感圣之机。

〔知礼记〕乘戒约过去，机感约现在。

○二「机有」下，明大小二根二，初通明大小感佛。

〔智者疏〕机有二种：一大二小，小机则示三藏佛身说法，大机应以舍那佛身说法，是故降圣母胎，即示两相。

〔知礼记〕不问事戒有持有毁，但论习学理乘大小，是故文中置戒明乘。故涅槃云：其戒缓者，未名为缓；于乘缓者，方名为缓。以戒缓者唯失人天，若其乘缓，无解脱路。乘分大小：昔为偏真修观行者，今作小机，唯感劣应佛之形声；昔为中道修观行者，今作大机，能感胜应佛之形声。言降神等者，如来昔于大通佛所，覆讲法华，与无量众生，作一乘因，中间退大染著五尘，佛恐堕苦，遂以小乘而救拔之，或用衍三而引导之。如是大小种种成熟，堪于今世悟入佛乘，是故如来为此一事出现于世。然其机发复少差别，故于一代而分五时。有机堪能直入于实，有机但能迂入于实，虽此二类，熟在一时。故于华严顿谈圆别，被二种机，此机从始即见胜相。若于中间习小深者，虽于今世入一佛乘，而小先熟，故为此机示现劣身，初说三藏诸味，调熟来至法华，方开佛慧。此机于始唯见劣身，故降母胎，即示两相。问：「华严顿后，方施小化，譬如穷子，急追不至，徐语方来，前顿后渐，其义善成。今那忽云降圣母胎，即示两相？」答：「诸文所论，初顿次渐，盖是化仪施設之语。今此所说，大小双应，终归一乘，方尽鉴机始末之事。如方便品，思无大机，念欲息化，诸佛劝谕，方施小乘。次文却云：无量劫来，赞涅槃法，生死永尽，我常是说。是故思机然后施

小，此等之说皆是仪式，不可据此；以难今文预鉴群机，原始要终度物之意也。」

○二「顿机」下，别示大小得益二，初大机益相。

〔智者疏〕顿机所感，即见舍那菩萨，与百千围绕，处胎说法，十方众生，皆在胎中，出胎光明，遍满寂灭道场，成卢舍那佛。转一实谛、无量四谛等法轮，譬如日出高山前照，即闻顿教见佛性得度也。故涅槃云：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若食者即得醍醐。此之谓也。

〔知礼记〕一类众生，大种先熟，即感胜应。入胎、住胎、出胎、成佛，其相皆胜转一实谛，即华严部顿说圆教，既兼别教，故云无量。彼经预叙一代始终，故立譬云：犹如日出先照高山，次照幽谷，后照平地。今家义开平地为三，对于涅槃五种牛味，高山大机能感顿教日光前照，即有次第及不次第见佛性也。若涅槃中，譬从牛出乳，次第五味，则对一代五时教味，次第相生。今明顿机能见佛性，是故兼用食草之譬，乃以雪山譬舍那佛，忍草譬十二部经，牛食譬大机修观，即得醍醐譬见佛性。

○二「若小」下，小机益相四，初酪益二，初明小机应。

〔智者疏〕若小机之人，感佛正念，入母胎出生王宫，六年苦行，树下坐草成老比丘佛，于鹿野苑转生灭四谛法轮，拘邻五人，初得甘露，悟小乘道。

〔知礼记〕即是小种先熟之者，初感劣应。始从入胎至于成佛，其相皆劣。拘邻，或邻儿，或憍陈如，此五人首也。其四人者，即阿鞞、跋提、摩诃男、拘利太子，初于鹿苑证四谛理，名得甘露，此乃佛日次照幽谷。

○二「既非」下，对大甄拣二，初进对法华拣悟。

〔智者疏〕既非醍醐，未名得度，故云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

〔知礼记〕初教道，道虽曰甘露，既非第五醍醐之味，岂得度于二种生死，故未名得度，故云等者。引此经也，但用一门，解脱虚妄见思之缚，其实未得一切境界解脱，尘沙无明惑累，其至灵山方证斯脱。

○二「未堪」下，退就华严辩机二，初于大名乳。

〔智者疏〕未堪大教，如聋如哑，于其无益。于大教中，止有冥熏之力，取譬如乳。

〔知礼记〕此中乃以证小之后，遇大不闻，以验在凡，机不受大。以聋哑文，在经后分，其时仍长，义当方等般若之时，亦可通在鹿苑之前，是故迦叶却叙小机，蒙大拟时，迷闷蹙地，以后显前，机未堪大，其意宛然。虽有冥益，其如见爱，炽然现行，故机在华严，全生如乳。

○二「闻方」下，于小名酪。

〔智者疏〕闻方便说三界，断见思时，尔时转乳名酪。

〔知礼记〕急追付财，称怨大唤，徐语除粪，欢喜随来，乃施方便，说三界苦，以畏苦故，断见思集，既革凡成圣，名转乳为酪。

○二「次闻」下，生酥。

〔智者疏〕次闻方等四种四谛，用大弹小，耻权慕实，起殷重心，名为生酥。

〔知礼记〕四教俱演，横摄众机。小闻弹诃，渐能慕大，密得通益。钝根菩萨益同二乘，调此等机，得生酥味，应知约教明五味者，不取浓淡但语相生，以其顿乳即醍醐故。若约机者，有浓淡义，然就三乘极钝者说，为此一类于彼华严，全无显益，如腥血乳。说三藏时，此机成酪，次第渐浓至于极味。

○三「次闻」下，熟酥。

〔智者疏〕次闻般若三种四谛，转教其心稍纯，名为熟酥。

〔知礼记〕不谈三藏具示衍三利根之人，入圆者众。声闻至此，被加转教，既于真空，具谈万行，故令钝根冥得别益，约调渐机，名熟酥味。

○四「次闻」下，醍醐二利法华二，初明三乘皆得成佛。

〔智者疏〕次闻法华舍三方便，但说一实佛之知见，声闻疑除，受记作佛；菩萨迷去，增道损生，尔时名为醍醐。菩萨之人处处得去，钝者亦同二乘；二乘之人始自于此，得见佛性。

〔知礼记〕舍前三教方便四谛，但说一实无上之道，复开三教方便之门，皆是一乘真实之相。乃是此经待绝二妙，谈兹妙故，方令二乘焦谷更生；三教菩萨权疑永息，是故无一不成佛者。

○二「故云」下，证一代俱入醍醐。

〔智者疏〕故云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慧证。前大机人，初得醍醐也。除先修习学小乘者，我今亦令得闻此经，入如来慧，即证小机。始于法华，得入醍醐也。

〔知礼记〕若大机先熟，华严初见即入佛慧；若小机先熟，即须渐引，今闻开废，方得佛慧。初得今得，皆是佛慧，俱譬醍醐。但彼兼别，至此纯圆。

○二「若复」下，涅槃。

〔智者疏〕若复有钝根，于法华不悟，更于般若调熟，至于涅槃，说胜三修，即明常住，得见佛性，乃是醍醐。

〔知礼记〕开显之意，法华具彰执权之机，大阵已破，更须涅槃收其余党，故法华后复谈般若，调熟其心，令于涅槃得醍醐味。是故彼经就般若部后分，结撮五味次第，云从摩诃般若出大涅槃，说胜三修者。彼经明三种三修，一邪、二劣、三胜。邪即世间邪师所教常乐我也；劣即依佛半教，破于邪执，谓无常无乐无我也；胜即依佛胜教，破于劣修，谓常乐我也。法身常恒，无有变易，游诸觉华，欢娱受乐，具八自在，无能遏绝，如是修者入秘密藏，名胜三修。

○二「是为」下，结例三，初结佛身。

〔智者疏〕是为同居秽国示现佛身，说圆渐法。

○二「或示」下，例余身。

〔智者疏〕或示种种身，说圆渐法四句，此开五味义。

〔知礼记〕佛身既能说五时教，若示余身，亦于五时，引诸实行随味而转。复须论于示现多身，度于一人，或一度多，或一度一，或多度多，约人既尔，人法因果，多少相对，各成四句，故初悬叙立三四句，方尽身说感应之相。

○三「秽国」下，例净土。

〔智者疏〕秽国既尔，净国亦然，既有利钝两机，宁不顿渐二说，以明应身及说法也。

〔知礼记〕如安乐世界菩萨，无数声闻亦然，良以法有顿渐，是故人分大小，具如九品生彼土后，入大小位皆由闻法验知，应彼净土，度生须论渐顿二种身说。

○二「此中」下，本观慈悲。

〔智者疏〕此中应明别圆本观，所起慈悲，今遍法界，起应例前思之（云云）。

〔知礼记〕如上所明，三土垂形，五时化物。秽指释迦，净约弥陀，二佛化事，教文备彰，以显观音示现佛身，与此不异。分真究竟体用同故，果用若此岂无本因？故今却寻本观誓愿，是修别圆观行之时，起慈悲誓，期遍法界，现身说法度诸众生。今住寂光，本誓所熏，能遍三土，形声利益，例前赴难，本誓文中已备说也。

○三「问经」下，简土名体二，初辩土名二，初问。

〔智者疏〕问：「经但言游于娑婆，不言实报方便等国。」

〔知礼记〕娑婆之名翻为堪忍，于同居中尚不通净，那得具约三土释邪？

○二答。

〔智者疏〕答：「总答中云游诸国土，诸是不一，岂止独娑婆耶？又如大本文云：『若能深观，见我在耆闍崛山，共声闻菩萨僧，此即娑婆，而是方便也。』又云：『即见我纯诸菩萨，无声闻缘觉者，即此是实报也。』故约二土明义无咎。

〔知礼记〕菩萨举一以为问端，如来称法周遍为答，故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横亘十方，竖彻三土，故言诸也，皆是观音应身游处。此约如来，答过于问，据文释也，若更约义，其相宛然，何者？经示方便及实报土不离娑婆，故云若闻长寿，深心信解，则为见佛，常在耆闍崛山，共大菩萨诸声闻众，围绕说法。既云常在耆山，则劫火洞然，此土安隐。复以菩萨共诸声闻而为听众，岂非娑婆即方便土。复云：又见娑婆世界，其地琉璃，乃至楼观，皆悉宝成，其菩萨众，咸处其中。既云又见，即非前处，唯有菩萨不共声闻，即纯菩萨而为僧也，验知娑婆即是实报。此文皆是四信妙观，即于堪忍，而见二土，观音深智游于娑婆，岂容独应同居秽邪？

○二「问二」下，明上体二，初问。

〔智者疏〕问：「二同称为法性，云何异？」

〔知礼记〕大论云：「出三界外有净土，声闻辟支佛出生其中。」受法性身，非分段生，即方便土也。大品云：「法身佛为法性身菩萨说法，其听法众非生死人。」但云菩萨不共二乘，即实报土也。二土不同，皆称法性，云何分别？

○二答。

〔智者疏〕答：「真谛中道，此则大异。」

〔知礼记〕小乘灰断无界外生，论云出界，复云受身，此据大说。大乘法性，体本常住，即是一切色心之源。何者小？谓色心因见思有，故因缚断其果，永忘大说。色心因惑生灭，不因惑有，体是法性，见思若尽，无明全在，则当真谛。法性色心方便生灭，无明分破，本性分显，义当中道。法性色心实报生灭，无明究尽，则复本性常住，色心离生死相，常寂光也。今明方便及实报土，法性名同约断惑论真中大异。

○二「次明」下，菩萨二，初明应相二，初辅佛不同。

〔智者疏〕次明应以菩萨得度者，或上地下地，三藏通别圆等，辅佛不同。若佛于实报作佛，观音即为实报菩萨形，或作方便土菩萨形，或作同居土菩萨形，赴利钝两缘。

〔知礼记〕横论四教，竖则三土，同居四教，各有教主，各有菩萨，辅翊化机。方便二教，实报一圆，各须菩萨辅佛逗缘。

○二「赴利」下，赴缘有异。

〔智者疏〕赴利缘者，即如华严中法慧金刚藏等，赴钝缘者，或如弥勒等。若佛转五味法门，法门兴废，辅佛菩萨亦节节兴废，若权若实，广利众生。

〔知礼记〕大略而分，顿部根利，渐教根钝。若委论者，顿中别钝，渐中圆利。所说之法，随机废兴，辅佛菩萨亦随改转，不可文备，宜准教思。

○二「此中」下，明本观佛章略述。

〔智者疏〕此中亦应明别圆本观机应。

○三支佛。

〔智者疏〕次明应以支佛者，如文殊二万亿劫作支佛，化众生现身说法。

〔知礼记〕若论独觉，既不值佛禀教，何能说法？欲化众生，但现神变。今云说法，乃论佛世禀因缘教者也。此明权示，亦引其类，随味而转，同声闻也。

○四「次明」下，声闻二，初明所现。

〔智者疏〕次明应以声闻身者，或作三藏，或作通教声闻，或作随五味转声闻。

○二「内秘」下，明能现，前列所现，全同实行，今明能现，知是大权，此中有四，初能现意。

〔智者疏〕内秘外现庄严，四枯四荣，引导众生。

〔知礼记〕外示权迹，意在庄严，涅槃双树。言双树者，四方各双，东方一双，一枯一荣，南西北方，亦复如是。东方枯荣表常、无常，南：乐、无乐，西：我、无我，北：净、不净，如来于中北首而卧，入般涅槃，则表双非常无常等。经文略举因中六人，即是身子、目连、空生、那律、迦叶、阿难，及果一人即如来，是此皆善能庄严双树。斯盖如来与身子等，久证三德，欲令众生得入秘藏双非常等真四德，故初于三藏，主伴相与，同诸实行，殷勤修证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成四枯也。次于二酥，褒圆折偏，耻小慕大，说菩萨法，引诸众生，破于无常，修学常等，成四荣也。至法华会及今涅槃，引诸众生，皆同证入，非枯非荣，中道四德。大般涅槃经示主伴一代化功，今已成就，乃于双树中间涅槃而表显之，故云六人及以如来能严双树。观音示现声闻之身，其意如是。

○二「次引」下，能现人。

〔智者疏〕次引华严中诸菩萨比丘入法界，所见住不思議法门者，成此义也。

〔知礼记〕善财所见诸善知识，如海云比丘，善住比丘，现声闻身，说别圆法。二乘机扣，即说藏通，既住不思議法门，何所不说。此合今文人法四句。

○三「次引大」下，能现法。

〔智者疏〕次引大经四种观十二因缘，观别圆本地慈悲，不取不舍，今作四种圣人，普应一切。

〔知礼记〕上总约法彰能现人，今此的示现小之术，故引大经四种之智，观十二缘得四乘果。观音若修别观，则次第用四智观缘；若修圆观，则一心用四因缘智。而于一一，皆起誓愿度诸众生，不取四相，不舍四法。不取故非有，不舍故非空；双遮二边，即无缘誓；双照生法，即四慈悲。今行愿成，故遍法界现四形声，普应一切。今于四中，的取下智，为能现法。

○四「问」下，寄料简二，初问。

〔智者疏〕问：「佛云何度佛？」

〔知礼记〕因前分别以十界身，应十界机，一多交互，虽成四句，而终有佛度于佛界，故有今问。

○二答。

〔智者疏〕答：「等觉菩萨作佛身，度初地佛，何意不得？如人亦能度人（云云）。」

〔知礼记〕答中等觉度初地者，约别教义也。以圆六即佛义太宽，别教登地佛界义显。何者别教三贤用于三乘所修观法？入地证中迥超九界，始本分合，体用同佛故。然是分证，惑必厚薄，智论浅深，是故上位现化他佛，度于下位自行之佛，取譬人中师度弟子。须知能度之佛，或现八相，或坐华王。所度之佛必作因身，以佛威仪非稟法相故，四教佛皆无师智。又今一往且云等觉度于初地，若本下迹高，可云初地度于等觉，以示佛迹是妙觉身，乃由极果加被故也。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二「二明」下，天身六，初梵王二，初释名相。

〔智者疏〕二明梵身者。梵即色天主，名为尸弃，此云顶髻。瓔珞明四禅皆有王，此言梵者，应是初禅顶，犹有觉观语法得为千界之主也。

○二「观音」下，明本观。

〔智者疏〕观音修白色三昧，不取不舍，不取故不。随禅生不舍故应，为梵王说出欲论，四句现身，以权引实。

〔知礼记〕此天依正多是白色，观音因时观于白色，即空假中住白法界，即是此有真常我性，名王三昧。不取不舍者，不取此禅有相谓见思也；不取此禅空相尘沙也；不取此禅亦有亦无相，非有非无相，无明也；则不随三惑生于此禅三土也。以不舍故，即能应为凡夫梵王同居也。复能应为方便梵王，即阿含云：已证三果将入方便土也。复能应为实报梵王，即仁王云：证七地故，说出欲论，亦三惑欲也。四句现身，即是感应，一多相对，以成四句。以权引实，引三土实行人也。具如佛章，下去诸身，皆应例此。

○二帝释。

〔智者疏〕应以帝释身者，此地居天主也，具云释迦提桓因陀罗。释迦言能提桓，只是提婆，提婆即是天因陀罗，名主能作天主。菩萨修难伏三昧，不取不舍，说种种胜论，四句现身，以权引实。

○三自在。

〔智者疏〕自在天是欲界顶，具云婆舍跋提。此云他化自在，假他所作以成己乐，即是魔王也。净名云：「多是不思议解脱菩萨住赤色三昧，不取不舍，应为魔王，令诸魔界即是佛界。」四句现身，以权引实。

○四大自在。

〔智者疏〕大自在即色界顶，魔槁首罗也，楼炭称为阿迦尼吒，华严称为色究竟，或有人以为第六天，而诸经论多称大自在，是色界顶。释论云：「过净居天有十住菩萨，号大自在大千界主。」十住经云：「大自在天光明胜一切众生，涅槃献供大自在天最胜，故非第六天。」释论云：「魔醯首罗此称大自在，骑白牛，八臂三眼，是诸天将。」未知此是同名为即指王为将。

○五天大将军。

〔智者疏〕天大将军者，如金光明即以散脂为大将。大经云：「八健提天中力士。」释论称魔醯首罗如前，又称鸠摩伽此，云童子骑孔雀。擎鸡持铎，捉赤幡韦纽，此称遍闻；四臂捉贝持论骑金翅鸟，皆是诸天大将。未知此大将军定是何等四句相对。

〔知礼记〕阙释毗沙门，以可见故。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三「小王」下，人身五，初小王。

〔智者疏〕小王身者，或云天王为大，人王为小。就人王中，四种转轮王自有大小；如非四轮王，有名粟散王，自有小大；中国名大，附庸名小，传传相望。今言小者，小尚为之，何况其大耶？此亦有四句，何独为福业，受报入同居土，具足化他共修功德，慈心利物是为王也。

○二长者。

〔智者疏〕长者身者，应释十长人之德，内合法门。

〔知礼记〕十长人之德，如大本疏第五云：世间长者备十种德：一姓贵，二位高，三大富，四威猛，五智深，六年耆，七行净，八礼备，九上叹，十下归。姓则三皇五帝之裔，左貂右插之家；位则辅弼丞相，盐梅阿衡；富则铜陵金谷，丰饶侈靡；威则严霜隆重，不肃而成；智则胸如武库，权奇超拔；年则苍苍棱棱，物仪所伏；行则白圭无玷，所行如言；礼则节度庠序，世所式瞻；上则一人所敬，下则四海所归。内合如来十种功德及观心十德，具彰彼疏。

○三居士。

〔智者疏〕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

○四宰官。

〔智者疏〕宰官者，宰主义，官是功能。义谓三台，以功能能辅政于主，故云宰官。郡县亦称为宰官，宰政民下也。

○五婆罗门。

〔智者疏〕婆罗门者，称为净行，劫初种族，山野自闲，人以称之也。一一身皆有四句本观。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四「次列」下，四众。

〔智者疏〕次列四众，释如旧。

〔知礼记〕比丘者，或言有翻，或言无翻。有翻者，此云除馊众生，在因无法自资，得果多所馊乏；出家戒行是良福田，能生物善，除因果之馊乏也。无翻者，名含三义：一破恶，二怖魔，三乞士（云云）。比丘尼者，比丘同前；尼者，此翻女也。优婆塞，此云近事男；优婆夷，此云近事女；以受归戒，堪近事出家二众。又在家二众，或翻为清信士、清信女。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五妇女。

〔智者疏〕次妇女者，不明小王妇女者，王家禁固不得游散，化物为难，故不作。若如妙音，即云于王后宫变为女像也。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六童真。

〔智者疏〕童男女者，取妙庄严二子释之。华严童子算砂嬉戏也。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迦、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七八部八，初天。

〔智者疏〕七明八部者，上列大威德天，今更举二十八天等，或可星宿掌人间者也。

○二龙。

〔智者疏〕龙有四种：一守天宫殿，持令不落，人间屋上作龙像之尔。二兴云致雨益人间者。三地龙决江开渎。四伏藏守转轮王大福人藏也。肇师但出三，不出天龙。

○三夜叉。

〔智者疏〕夜叉，此云捷疾，此有三处：海岛、空中、天上，传传相持，不得食人。佛，初成道及说法传唱至天。

○四乾闥婆。

〔智者疏〕乾闥婆，此云香阴，帝释乐神，在须弥南金刚窟住，天欲作乐其心动。什师云：在宝山中住，身有异相，即上奏乐也。

○五阿修罗。

〔智者疏〕阿修罗，千头二千手，万头二万手，或三头六手，此云无酒。一持不饮酒戒，男丑女端，在众相山中住，或言居海底，风轮持水如云，居其下。上文云：居在大海边有大力，口诃日月，日月为之失光，掌搏须弥，须弥为之跛〔蹄-帝〕+〔谿-言〕。入海齐腰，见天饮甘露，而四天下采华置大海中酿，海中众生业力持，进失甘露，退不成酒，即断酒，故云无酒神。不饮酒故得大力也。

○六迦楼罗。

〔智者疏〕迦楼罗者，此云金翅，翅头金色，因以名之此鸟。与龙约：汝绕须弥令断，我搏海见泥，我不如，输子为汝给使；汝不如，输子与我啖。天力持须弥，不可断故龙输子。卵生食卵，龙不能

食三生；湿生食二，胎生食三，化生食四。

○七紧那罗。

〔智者疏〕紧那罗者，天帝丝竹乐神，小不如乾闥婆，形似人而头有角，亦呼为疑神，亦为人非人，今不取人非人释紧那罗，此乃是结八部数尔。

○八摩睺罗伽。

〔智者疏〕摩睺者，什师云是地龙；肇师云是大蟒，腹行也。八部皆能变本形，在座听法也。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八金刚二，初释相。

〔智者疏〕金刚非八部数，手执此宝护持佛法，或言在欲色天中教化诸天，即大权神也。经云：是吾之兄。

○二问答二，初问。

〔智者疏〕问：「上界身可化下，下界身云何化上？」

○二答。

〔智者疏〕答：「菩萨所为应以得度，乃应之尔，如王闻蚁斗。」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第二总答三，初牒章示文意二，初牒章。

〔智者疏〕第二从成就如是功德者，是总答也。

○二示文。

〔智者疏〕此则结别开总。「成就如是功德」是结别也，「以种种形游诸国土」是总答也。

○二「诸名」下，依文明义广二，初依文释二，初明垂应遍三土。

〔智者疏〕诸名不一，横则遍周十方，竖则冠通三土。随机变现，何止三十三身？托化逐缘，岂局在娑婆世界？

〔知礼记〕就同居说，十方土异，约上二土，则无异域。故同居对方便，一异分之；方便对实报，融不融别；实报对寂光，相无相简。若同居中众生种类尘沙莫喻，观音悉能示其三业，而度脱之。经文所列三十三身，盖略示也。欲彰周遍，故总示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广脱众生也。

○二「以种」下，据总文示三广。

〔智者疏〕以种种形，总明示现身广；游诸国土，总明所化处广；度脱众生，总明得益广。

〔知礼记〕不明三广，但依别答，则成限局观音应化矣。

○二「言虽」下，结义广。

〔智者疏〕言虽略上义极广，前故称为总答也。

○三「善财」下，按义显他狭二，初明文广义狭。

〔智者疏〕善财入法界文虽广，义未必该十法界。

○二斥违义立宗。

〔智者疏〕地人见文广，判为圆宗；见法华文略，判为不真宗；若寻此意，无不真之义也。

〔知礼记〕若寻今意，一菩萨身能现十界，复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三广义彰，不可思说。经文明示普门示现，佛意令知本性发明，就何文义云梦幻不真？略是刚然，贬挫妙典，故知此师但见文略，不究理圆，故作斯判矣！

○第三劝供养二，初标章立意二，初标章。

〔智者疏〕三从「是故汝等」去，是劝供养也。

○二「佛答」下，立意二，初明始终相称二，初示今立章二，初前后皆三二，初叙前三。

〔智者疏〕佛答前问，先总后别，未劝受持。而众生仰荷冥益，但可持名秉字而已，故前开三段，始终开合，于义相称。

○二「佛答后」下，示今三。

〔智者疏〕佛答后问，前别后总，未劝供养，众生既荷显益，见色闻声故劝供养，此则开合始终相称。

○二「而总」下，明总别互举。

〔智者疏〕而总别前后者互举尔。

○二「有人」下，斥他伤义。

〔智者疏〕有人以总答为叹德，此分文伤义。

〔知礼记〕前三后三，始终开合，各得相称。若以总答为叹德者，则令后三义不相称。佛以总答广前别答，若废总答，则令三广义意不显，故云伤义。

○二「问后」下，问答释疑二，初番二，初疑前无奉旨。

〔智者疏〕问：「后劝供养，受旨奉瓔珞，前劝持名，何得无耶？」

○二答默念成机二，初明默念。

〔智者疏〕答：「默念持名，故不彰文，供养事显，须脱瓔珞也。」

〔知礼记〕前劝持名唯令心念，是故受旨，但当冥默。后劝供养，必假外物，以表内怀，是故解瓔而为法施。

○二「又欲」下，互成机。

〔智者疏〕又欲成冥显义，前是显机，更持名默念，即成冥机。后是冥机，复更供养，即成显机，合二义具足。

〔知礼记〕前陈三业，已是显机，奉旨默念，更成冥感。今但宿善，即是冥机，奉旨解瓔，即成显感。前后互现，各有深致。

○二番二，初问以机难应。

〔智者疏〕问：「亦应更成二应耶？」

○二答以机显应。

〔智者疏〕答：「二机既具，必知有应，故不更说。」

○二「初劝」下，依文释义二，初分文。

〔智者疏〕初劝供养，二奉旨。初又二。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二「先称」下，释义二，初劝供养二，初称美。

〔智者疏〕先称美功德如文。

【「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二「出供」下，出意。

〔智者疏〕二出供养之意，意者正由能施，众生无畏，从德受名，众生于畏得脱，为作此名。德既无量，名亦应多，不可说不可说也。

〔知礼记〕若佛顶首楞严经明十四种无畏功德，即以救七难、赴二求、免三毒等，为施无畏。今品既在第二问答之后，明施无畏，似用现身说法，为施无畏。若据文云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亦可总该前番问答，是则真应二身俱为能施，冥显二益皆得无畏。

○二奉旨二，初科。

〔智者疏〕奉旨供养中为六：一奉命，二不受，三重奉，四佛劝，五受，六结其德。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直百千两金，而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二「经文」下，释六，初奉命二，初释解瓔二，初事释二，初评众宝文。

〔智者疏〕经文不定，或众宝瓔珞、或珠、或众宝珠，此翻译减长尔。众宝珠者，众宝间珠，共为严饰也。

○二「若依」下，释百千价二，初问。

〔智者疏〕「若依瓔珞经，从初住铜宝瓔珞，乃至等觉摩尼瓔珞，今无尽意位高，那忽止直百千两金？」

〔知礼记〕经以事瓔，表于行瓔，诸地功德，庄严法身。既有阶差，故以世宝贵贱为表，今无尽意入位既高，瓔珞合用无价之宝，岂可止直十万两金？

○二答。

〔智者疏〕答：「此略言百姓万民，尔实不啻堪此也。」

〔知礼记〕言百千者，略举多种，如云百姓，岂局一百？万民亦然，约位辩瓔，必无价也。

○二「若就」下，观解。

〔智者疏〕若就观解者，将事表理，何得一向事解耶？颈者表中道一实之理，以众多无著法门庄严实相，如瓔珞在颈。解者，表菩萨为常舍行，故一切愿行功德，乃至佛智菩提涅槃，亦不住不著，无依无倚，故言解也。大集云：戒定慧陀罗尼以为瓔珞庄严法身也。百千是十万，此表一地，有万功德，即十万也。

〔知礼记〕所言百千，乃以事数，表于理观，岂专约事定其多少？颈是所严，故表中道，此性德也。全性起修，故能严行皆无著也。此行称性，如瓔珞在颈；而言解者，菩萨虽有上求下化，一切功德未始不与常舍相应，欲示众生常舍行故，乃解瓔珞而为施也。大集盖明行瓔严理，一地成万者，了达一心，十界百法，百界千法，千界万法，此之万法，性本具足，全性起修，转名万德，即三学六度，三昧总持，神通智慧，四等四摄，三念八脱，十力无畏，十地悉能分证万德，即成十万。故知言数，不专事也。

○二「法施」下，释法施二，初旧取重法施。

〔智者疏〕法施者，旧云如法施、重法施、求法施、学法施，皆名法施。无尽意重法故施也。

〔知礼记〕因重圣法，故行财施，是则财法分为两派，理岂然乎？

○二今明如法施。

〔智者疏〕今明如法施也，正以财通于法名财，即是法财，即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三谛一心，一切具足，于法平等，于财亦等，如此施者，即是法施。

〔知礼记〕法是三谛圆常理性，今体财即性，诸法趣财，是趣不过，财尚叵得，云何当有趣与非趣？故财与法，无二无别；财外无法，法外无财，岂唯财尔！施及受者，皆空假中无非法界，如是乃名，以法界心，对法境界，起法界施。「于财」下，引净名经：以一瓔珞分作二分，一分施与最下乞人，一分奉于难胜如来，而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犹如如来福田之相，无所分别，等于大悲，不求果报，是则名曰具足法施。彼疏释云：此即观所施田，入平等法界，无有二相，成无缘悲，具足一切佛法，不求缘修之报，即是具足法施之会。如此明文，诸师何得但约说法，以明法施？（疏文）彼经居士观于悲田法界等佛，今无尽意对于敬田既称法施，岂不等彼一切众生邪？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二「不肯」下，不受二，初事释。

〔智者疏〕不肯受者，事解无尽意奉命供养，我未奉命那忽辄受？亦是事须逊让。

○二观解。

〔智者疏〕观解者，不受三昧广大之用，故无所受。

〔知礼记〕不受三昧即毕竟空，一心三观，破无不遍。以即空故，不受于有；以即假故，不受于空；以即中故，不受二边；照空假故，不受中道；如是不受，在一心中，方离次第，及以但空，以五不受，义遍衍门，应当料简。

【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三「重白」下，重奉。

〔智者疏〕重白愍我者，或可请上愍下，或可地位相齐故相愍，或可我为四众，故施仁愍四众。故受以无所受而受诸受。

〔知礼记〕三义解愍，前二自行，后一利他。此犹事释以无等者，复约理观，求观音受，何者圆论不受，则于诸法，无所遗故，毕竟不受即毕竟受，故云以无所受而受诸受。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四佛劝。

〔智者疏〕佛劝愍者，即是愍一切众生，及四众也。正以菩萨为物故施，为物故受。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五受施。

〔智者疏〕二分者，表事理二因。奉二佛者，将二因趣二果也。理圆即法佛，事圆即报佛，二佛表二果也。

〔知礼记〕观音本地唯佛能知，今现因身，须求极果，故虽受施，回奉敬田，以一瓔珞，作二分者，表于一行必具二因，理则正因，事则缘了，事理不二，名曰妙因。能成二身不思議果，法无增减，而能出缠，性即修故，报有断证，然匪功成。修即性故，若其然者，方曰事理之因，趣于法报之果。不论应身者，因人趣果合表二身，法报若成，应用自发。

○六结德。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文后重颂，什公不译，诸师皆谓梵本中有，荆溪云：「此亦未测什公深意。」续高僧传云：「偈是闍那崛多所译。」智者出时，此偈未行，故无所解。荆溪亦于辅行记中，引还著于本人之文，故知具释理亦无妨。近有天竺寺式法师，分节其文，对于长行，二种问答，宛如符契。今依彼科，略消此偈，偈有二十六行，分三：初一行双颂二问二，初一句叹德。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

〔知礼记〕世尊具相诚由万德之所庄严，是故叹相，即是美德。

○次「我今」下，三句双问二，初一句含上二问。

【我今重问彼，】

〔知礼记〕长行先问得名因缘，次问三业游化之相，今既重颂，岂阙后问。故知句中「问彼」两字，兼含次问也。

○二「佛子」下，两句别颂，初问文甚显著。

【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二「具足」下，二十二行双颂二答二，初二句经家叙。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

〔知礼记〕缉缀之语，合当直说，今为偈者或集经者，乘便颂之；或是崛多以偈翻之，贯散无在。

○二「汝听」下，正颂佛答二，初一行半加颂总叹愿行。

【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議，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知礼记〕「汝听」二字，敕令审谛。观音行者，一心三智，观彼类音，令无量苦，一时解脱，即是己成利他行也。不动真心，垂形三土，方名善应，处处现往，故曰诸方。此二句总叹所克真应二身，次则总论能成行愿。初明始心四弘愿广，复示行行经劫难量，以誓深故，长时不退。以时长故，值佛唯多随佛作为，方名侍佛修诸佛行也。一一佛所皆发净愿后心别愿也，若不尔者，安得真

智遍拔众苦，安能应身普度一切？

○二「我为」下，别颂二答二，初颂，初答观音得名二，初一行颂总答。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知礼记〕举要言之，故云略说。闻名故称口业机也，见身故礼身业机也，心念正当意业机也，上明冥应。今云见身，二应具也，亦可见于妙智之身，不亏冥应。长行总答，机但称名；而别答中，机具三业。至今重颂，总中三业，别但心念，绮文互现，颂之巧也。

○二「假使」下，颂别答二，初十二行颂七难十二，初一行颂第一火难。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知礼记〕如前疏释，下去诸难皆可例知。问：「上长行中，求离三毒，常念观音。疏云：『常念乃是正念，体达烦恼即是实际。』无能无所，今偈那云念彼观音，彼此既分，岂忘能所？」答：「圆妙之教，不可情求，文似相违，义释一揆。即于无差而说差故，岂有差别异无差邪？今文言彼，义当两向：若就佛说，观音为彼，即是师弟而分彼此；若就众生念彼观音，此乃感应而分彼此。师弟感应，妙教诠之，皆是法界，一一圆融，众生乃感，心中彼佛，诸佛还应，心内彼生。此教行人或遭苦难，念彼观音，岂谓能念异所念邪？以知皆是法界故也。达彼观音，即念而具，既知即念，有何能所？故彼此虽分，能所俱绝，是故偈文虽云念彼，与上正念，全不相违。」问：「求脱苦难，心念观音，一切机缘俱能感圣，今释念彼，那但约圆，岂果报等机全不能感？」答：「王三昧力，救一一难，皆论十番，始离恶报，终入寂光，十界众机，谁不蒙益。疏释前答，此义备彰，颂开七难，而为十二，各合具明十番感应，但以部意正在醍醐，是故长行佛示意机，唯令常念。常念必须绝于破立，今闻重颂念彼观音，必合疑云：前令绝所今教念彼，岂不相违？故须约圆，释此伏难。彼此即念，能所岂存？学者应知观音应物，虽无所遗，今宗示人唯在妙观，是故前疏释乎意机，全废余涂，一向圆解；至今重颂，念彼观音，岂可异前。自从浅解违大师意，劝今学人，若说若行，勿离圆观，一苦一乐，常念观音，既成妙机，何爽圆应？一实益，念念常沾。」

○二「或漂」下，一行颂第二水难。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三「或在」下，一行加颂堕须弥峰。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四「或被」下，一行加颂堕金刚山。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五「或值」下，一行超颂怨贼难。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六「或遭」下，一行颂刀杖难。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七「或囚」下，颂幽执难。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八「咒诅」下，加颂咒诅难。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知礼记〕还著本人者，凡咒毒药，乃用鬼法，欲害于人。前人邪念，方受其害，若能正念，还著本人。如譬喻经中，有清信士，初持五戒，后时衰老，多有废忘。尔时山中有渴梵志，从其乞饮，田家事忙，不暇看之，遂恨而去。梵志能起尸使鬼，召得杀鬼，敕曰：「彼辱我，往杀之。」山中有罗汉知往诣田家语言：「汝今夜早然灯，勤三自归，口诵守口，身莫犯偈，慈念众生，可得安稳。」主人如教，通晓念佛诵戒，鬼至晓求其微尤，无能得害。鬼神之法，人令其杀，即便欲杀，但彼有不可杀之德，法当却杀其使鬼者，其鬼乃恚，欲害梵志。罗汉蔽之，令鬼不见。田家悟道，梵志得活，辅行引之云：正是观音经中，还著于本人之文。

○九「或遇」下，追颂罗刹难。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见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十「若恶」下，加颂恶兽难。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十一「虺蛇」下，加颂蛇蝎难。

【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十二「云雷」下，加颂雷雨难。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知礼记〕足前七难，而为十二，皆须具约报业烦恼，六道四教，一一释之。若论所表，不出六种，须弥金刚，亦是地种；雷雨属水；兽蛇咒诅，同是有情，皆表识种。菩萨因中于此六种修别圆观，今住六种如实之际，故遍法界救诸苦难，皆令得住六种本际。斯是观音证恶法性于恶自在，方能任运遍赴诸难。以要言之，一切依正，皆是观音妙身妙心。一切众生于圣色心，而自为难，求救三业，亦即观音。是故机成即时而应当以此义，念念观之，何患不同观音利物！

○二「众生」下，一行总颂三毒二求。

【众生被困焮，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知礼记〕一切众生，多于界内贪嗔邪见，及以界外三毒之惑，外则无于报得男女，内则乏于定慧。男女致招二种生死困焮，是故名为无量苦逼，若其能以正助为机，即感真身妙智之力，救于二种世

间之苦。疏解长行，三毒二求，义该一切，对今重颂，更无所遗。

○二「具足」下，颂次答普门示现二，初正颂示现二，初一行超颂总答。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知礼记〕长行先别后总，以总结别。今颂先总后别，开总出别，前后互显矣。长行总答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今颂却论能应之由，由神通力及智方便也。若匪千如全体之用，不名具足神通力也。通虽性具，复由广修妙智方便，照性发通，故得普门示现自在。十方无外，三土非他，不离一心，遍应诸刹。

○二「种种」下，追颂别答，上长行中别列诸身，身皆三业。今颂别示三业，业皆遍周，重颂之巧也。文三：初一行别颂身业普应。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知礼记〕合明十界，但示三涂，以下况上也。又种种恶趣通指九界，九界望佛皆名为恶，次别举三涂极恶故也，九界二死皆有四相，渐令除灭归于常寂。

○二「真观」下，颂意业普观二，初一行明本观慈悲。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知礼记〕有五观字皆去声呼。具明三观，及以慈悲，真观空也；清净观假也，假从空得，无见思染，故名清净。又空唯自净，假令他净，故名清净。又不思议假三观具足，离三惑染，故名清净。广大智慧观中也，双遮双照无偏无待，即平等大慧也。此之三观，或次第修，或不次修，无不皆以慈悲合运。而其慈悲皆称观者，其意有二：一者、慈悲是观，如四无量心名四种禅，禅即观也；观音乃以无缘慈悲观察众生名慈悲观。二者、慈悲之法必用三观，良以三观能成众行，用三观拔苦，故名悲观；用三观与乐，故名慈观。故上文云：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岂非悲心用于三观！虽有二解，体是一也。菩萨从初至于邻极，三观慈悲未始离念，故令众生常愿修此，常仰兹观。疏解长行冥显二应，因中含本观慈悲，后译重颂，果有其文，信智者言冥符佛意。

○二「无垢」下，一行明智光遍照。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知礼记〕三观慈悲，因中立誓也；智光遍照，果上益物鉴机也。无垢净光，照穷正性，察其本末。若其不破三惑诸暗，二死风火，何能普益二世间机？火灾至初禅喻同居生死，风灾至三禅喻实报生死，水灾至二禅喻方便生死，举二不言水者，中可例知。

○三「悲体」下，一行颂口业普说二，初二句颂二轮化本。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

〔知礼记〕说虽在口，必假身意为授法本。初句者为法现形，本期救苦，故说法身名为悲体，此身先用戒德，警人如天震雷物无不肃。次句者，菩萨以慈而为心意，无缘而被名之为妙物无不覆，譬若

大云，二轮既施然可授法。

○二「澍甘」下，二句正颂口轮说法。

【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知礼记〕甘露者，智者云：诸天不死之神药也。所宣至理，解必无生，若匪无生，焉能不死？本性常法，非说那知？于慈云中，澍大法雨，众生受者，三惑焰灭，以兹三普为入道门，故当别颂普门义也。

○二「诤讼」下，加颂显权。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知礼记〕长行显应以被冥机，疏以施瓔彰显机义。今逢重颂有显机文，益见天台冥契圣旨。事系讼庭，身临战阵，心忧刑罚，命虑兵残，今昔冤仇，此时合会。一心致感，众难皆祛，亦可例前。疏释七难通于三障，即诤讼等义该诸有，及以三乘思之可见。

○三「妙音」下，三行双颂二劝二，初颂劝受持二，初一行明智境深妙以劝常念。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知礼记〕初三句中，有五「音」字，皆是众生称唱。言音，以由菩萨妙智观故，皆成妙境。三智照故音成三境。双遮空有，即成妙音。双照空有，即成世音。世即二世间也，不别而别，此二音字，中智境也。梵是四等慈悲喜舍，四观照之，即成俗谛，故名梵音。称俗照机，若熟若脱，时节不差，名海潮音。此二音字，假智境也。毕竟空智出九界情，照众生音，超二世相，是故名为胜世间音。此一音字，空智境也。言虽次第，观在一心，智外无音，音外无智，境智冥一，思虑顿忘，是故须常念者，正劝持念也。此之类音，虽是众生口业所发，大圣三智照成三谛，即是三身，故劝行者念此三身。言常念者，如疏解云：即是正念，非破非立，无能无所，三谛俱照，三观俱亡，不次不偏，名常名正，若其然者，名为妙机。

○二「念念」下，一行明感应难测以劝勿疑。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焮，能为作依怙。】

〔知礼记〕上先举境智，次劝常念；今先劝勿疑，次陈感应，左右互显耳。言念念者，相续系念也。念即观音深妙智境，虽达常住，未免迁流。即于迁流，照常境智，是则念念不离观音。如大师示众偈云：「实心系实境，实缘次第生，实实迭相注，自然入实理。」言实缘者，刹那念也，次第而起，一一皆是实观之缘。如是系念，唯慎生疑，疑咒若生，理境斯障，故明圣德以劝息疑。纵久修不成，求之未应，须知净圣冥资不虚，于二死中，如父如母，可依可怙，念念持护，感应必彰。然疑有三所：谓疑人、疑法、疑自，今但举人，其二可息。劝令常念，复诫生疑，疑去念成，劝持意足。

○二「具二」下，一行颂劝供养。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知礼记〕先举功德，方劝顶礼，初句总示一切功德，次二句别彰慈眼，及以福聚。慈为善本，福收万行，结示普门，劝修供养。礼既属身，身必具口，非意不行，顶礼已成，三业供养。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第三叹闻品功德二，初持地叹功德二，初释闻上二益。

〔智者疏〕第三从持地说去，叹闻品功德也。文云闻是观世音者，是闻上冥益一段问答也。普门品者，是闻显益一段问答也。

〔知礼记〕经云持地者，宝云经云：菩萨有十法名持地三昧如世间地：一者广大，二众生依，三无好恶，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种子所依，七生众宝，八生众药，九风不动，十师子吼亦不能惊。菩萨亦尔，经一一合，妙乐引彼释今持地，结云：以八教判方应今经。

○二「此中」下，释自在之义。

〔智者疏〕此中明自在业者，若是凡夫之业，为爱所润，有漏因缘，不得自在。观音为调伏十法界，示此三业，慈悲力润，随感受生，不为烦恼所累，故言自在业，为中道第一义谛，所摄于二谛中得自在。

〔知礼记〕业有多种，大约论三：一有漏业，为见思所润，受分段土生。二无漏业。三非漏非无漏业。同为无明所润，受变易土生。此约自行受生，以说若利他者，皆以慈悲润彼，彼业同他受生，三藏菩萨，众生缘慈，润有漏业，同居业生。通教菩萨，法缘慈润，有漏业习，于同居土，神通受生。法身菩萨，无缘慈润，不思議业，三土应生。今观世音等觉后心无缘慈悲，润于中道自在之业，故云中谛摄也。应十界，感十方净秽，方便、实报，同彼机类，现身说法，故云于二谛得自在也，即普门示现神通力矣。闻者能得观行，真似微妙功德，故云不少。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二「无等」下，闻品获利益二，初约四悉释无等等，疏有四节，结云四悉以明发心，初释四，初世界。

〔智者疏〕无等等者，二乘虽出三界，犹有上法，非是无等，佛是极地，故言无等。发求佛心，故言无等等，等于佛也。

〔知礼记〕二乘有上，是可等法；佛智无上，是无等法。初发大心，等于无等，即无等中而论于等，只是等于佛智故也。大小体别，名世界也。

○二「又约」下，为人。

〔智者疏〕又约心，心中具足八万四千法门，若发实相心，即是等八万四千法门也。

〔知礼记〕乃以人数用表法门，刹那刹那，莫不具足八万四千净秽之法。此一一法无非实相，若缘诸

法，作念而修，尘劫不等性中八万。若即实相，无缘发心，刹那能等八万四千究竟之法，发实相心，是生理善，即为人也。

○三「亦是」下，对治。

〔智者疏〕亦是八万四千波罗蜜，亦是八万四千尘劳门，为如来种。

〔知礼记〕八万四千始终无改，迷即尘劳，悟即彼岸，说波罗蜜，翻彼尘劳，即对治也。

○四「故经」下，第一义。

〔智者疏〕故经云：发心毕竟二不别如是二心，前心难，今发初心，等于后心，初心虽发故言是无等，等于后心，名无等等。

〔知礼记〕前心难者，初破无明，实为难事。大经所赞，正在分真，是故顶礼。初发心，即发心住也，此位能具四十一位真应功德，此心超胜已不可等，此不可等，等于妙觉，既是真发，即第一义。

○二「此即」下，结。

〔智者疏〕此即四悉檀意明发心也。

〔知礼记〕上之四释，初四等果，二、三等理，果理不二，岂有阶差？然约诸文，三慧四悉，多就位辩，故须四释，不别而别，约位而明五品，闻慧即超二乘，不二观成凡心等佛。小果有上，大果无等，小大差别，故当世界，初信至七位，当思慧。既粗垢先除，发实相似解照乎性德八万法门，既生理善，故属为人。八信至十位，当修慧，内外尘沙不除，自遣能以性中八万功德，对破逆修，八万尘劳，自他恶破，故属对治；初发心住三慧，功成性三圆发四十二位，互具虽等，较其难易，初入功深，此位始得，真心开发，名第一义。

○二「发心」下，约三即显真发。

〔智者疏〕发心有三：一名字发，即五品弟子。二相似发，是六根清净。三分真发，即，初住已上。此发心是真发心也。

〔知礼记〕名字发者，于能诠名，豁然开发三种菩提，愿行之心。对违顺境，此心弥炽，圆伏三惑，名观行成。若名字即纵能勤修八法成乘，以未开悟，不名为发。今发观行，称名字者，盖此五品，非真非似，但是信解诠妙名字，于妙三谛，决无疑滞，能伏无明，不为境动，是故称为名字发也。相似发者，因观加功，故三菩提倍前开发，似于本性，六根互用，稍类分真，如[金+俞]比金，犹火先暖，故名相似发。菩提心真心发者，一发一切发，发一切方便，发一切观照，发一切真性，此三菩提，圆融通达，不前不后，亦不一时，分证三德，分同果佛。故华严云：，初发心时，使成正觉，所有慧身，不由他悟，微妙净法身，湛然应一切。始从，初住，终至等觉，皆有此发，位位转深，前之二发，相显故来，经文结益，正在真发。

妙法蓮華經文句（釋普門品）（隋，智顱）

妙法蓮華經文句

釋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天台 智者大師 說

此品是當途王經，講者甚眾，今之解釋不與他同。別有私記兩卷，略撮彼釋此題，有通有別：通有十雙，別有五只。十雙者：

（一）人法乃至第十智斷（云云）。觀世音者，人也；普門者，法也。人有多种（云云）。法有多种（云云）。依前問，答論觀世音人；依後問，答論普門法。人法合題，故言觀世音普門品。

（二）觀世音者，大悲拔苦。依前問答，百千苦惱皆得解脫。普門者大慈與樂。依後問答，應以得度而為說法也。

（三）觀世音者，智慧莊嚴。智能斷惑，如明時無闇。普門者，福德莊嚴。福能轉壽，如珠兩寶者也。

（四）觀世音者，觀冥于境，即法身也。普門者，隨所應現，即應身也。

（五）觀世音者，譬藥樹王，遍體愈病。普門者，譬如意珠王，隨意所與。

（六）觀世音者，冥作利益，無所見聞，三毒七難皆離，二求兩願皆滿也。普門者，顯作利益，目睹三十三聖容，耳聞十九尊教也。

（七）觀世音者，隨自意照實智也。普門者，隨于他意照權智也。

（八）觀世音者，不動本際也。普門者，迹任方圓也。

（九）觀世音者，根本是了因種子。普門者，根本是緣因種子也。

（十）觀世音者，究竟是智德，如十四夜月光也。普門者，究竟是斷德，如二十九夜月邪輝將盡也。

經文兩問答含無量義，略用十雙，始從人法，終至智斷，釋品通名，其義如是。

別論五只者：一觀也。觀有多种，謂析觀、體觀、次第觀、圓觀。析觀者，滅色入空也。體觀者，即色是空也。次第觀者，從析觀乃至圓觀也。圓觀者，即析觀是實相，乃至次第觀亦實相也。今簡三觀，唯論圓觀：文云普門，觀若不圓，門不稱普，即此義也。

世者，若就于行，先世後觀；若就言說，先觀後世；今從說便，故後論世。世亦多种，謂有為世、無為世、二邊世、不思議世。有為世者，三界世也。無為世者，二涅槃也。二邊世者，生死涅槃也。不思議世者，實相境也。簡却諸世，但取不思議世也。

音者，機也。機亦多种：人天機、二乘機、菩薩機、佛機。人天機者，諸惡莫作，諸善奉行

也。二乘机者，厌畏生死，欣尚无为也。菩萨机者，先人后己，慈悲仁让也。佛机者，一切诸法中，悉以等观入；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也。拣却诸音之机，唯取佛音之机而设应，以此机应因缘故，名观世音也。

普者周遍也，诸法无量，若不得普，则是偏法。若得普者，则是圆法。故思益云：「一切法邪，一切法正。」略约十法明普，得此意已，类一切法，无不是普。所谓慈悲普、弘誓普、修行普、离惑普、入法门普、神通普、方便普、说法普、成就众生普、供养诸佛普。

始自人天，终至菩萨，皆有慈悲，然有普有不普。生法两缘，慈体既偏，被缘不广，不得称普。无缘与实相体同，其理既圆，慈靡不遍。如磁石吸铁，任运相应。如此慈悲，遍薰一切，名慈悲普。

弘誓普者，弘，广也；誓，制也。广制要心，故言弘誓。弘誓约四谛起，若约有作无生无量四谛者，收法不尽，不名为普。若约无作四谛者，名弘誓普也。

修行普者，例如佛未值定光佛前，凡有所修，不与理合。从得记已，触事即理。理智历法而修行者，无行而不普也。

断惑普者，若用一切智、道种智，断四住尘沙等惑，如却枝条，不名断惑普。若用一切种智断无明者，五住皆尽，如除根本，名断惑普。

入法门普者，道前名修方便，道后所入名入法门。若二乘以一心入一定，一心作一，不得众多；又为定所缚，故不名普。若历别诸地浅深阶差，亦不名普。若入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不起灭定现诸威仪，故名法门普。

神通普者，大罗汉天眼照大千，支佛照百佛世界，菩萨照恒沙世界，皆缘境狭发通亦偏。若缘实相修者，一发一切发，相似神通如上说，况真神通而非普耶！

方便普者二种：道前方便修行中摄。道后又二：一者法体，如入法门中说。二者化用，如今说。逗机利物，称适缘宜一时圆遍，虽复种种运为，于法性实际而无损减，是名方便普。

说法普者，能以一妙音，称十法界机，随其宜类俱令解脱，如修罗琴，故名说法普。

成就众生普者，一切世间及出世间所有事业，皆菩萨所为。凿井造舟，神农尝药，云荫日照，利益众生，乃至利益一切贤圣，示教利喜，令入三菩提，是名成就众生普。

供养诸佛普者，若作外事供养，以一时一食一花一香，普供养一切佛，无前无后，一时等供；于一尘中出种种尘，亦复如是。若作内观者，圆智导众行，圆智名为佛，众行资圆智，即是供养佛。若行资余智，不名供养普。众行资圆智，是名供养普。

门者，从假入空，空通而假壅；从空入假，假通而空壅。偏通则非普，壅故非门。中道非空非假，正通实相，双照二谛，故名普；正通故名门。普门圆通，义则无量，略举其十类则可知。此品犹是普现三昧化他流通也。文为三：一问，二答，三闻品得益。问答两番，初番问为二：初经家叙时者，说东方菩萨竟。次说西方菩萨时也（其一）。说东方生善竟，次说西方生善时（其二）。说东方断疑竟，次说西方断疑时（其三）。说东方得道竟，次说西方得道时（其四）。

无尽意者，大品明空则无尽。大集明八十无尽门。净名云：「夫无尽者，非尽非无尽，故名无尽。」总三经，用三观三智释无尽也。意者，智也。无尽者，境也。智契于境，单从于境，应言无尽。单从于智，应言于意。境智合称，故言无尽意也（一）。又意者世出世之本也（二）。又意即法界中道，故言能观心性名为上定（三）。此约三智三观，释名也。

兴问者，大经云：「具二庄严，能问能答。」无尽意前以慧庄严，问观世音慧庄严；佛以慧庄严，答观世音慧庄严也。佛答为三：一总答、二别答、三劝持名答。总为四：一人数、二遭苦、三闻名称号、四得解脱。

自有多苦苦一人，多人受一苦，一人受多苦，一人受少苦。今文百千万亿众生，多人也；受诸苦恼，多苦也。举多显少，多尚能救，况少苦耶！遭苦是恶，称名是善，善恶合为机义也。而得解脱，是应也。此是机感因缘，名观世音，亦是人法因缘，乃至智断因缘，名观世音。后去例如此，结名不烦文。

别答为三：一口机应，二意机应，三身机应。口又二：初明七难，次结。火难为四：一持名是善，二遭火是恶，三应，四结。于一难中例为三番：一果报火，地狱已上，初禅已还，皆论机应。二恶业火，地狱已上，非想已还，皆论机应。三烦恼火，地狱已上，等觉已还，皆论机应。七难、三毒、二求，例皆如此。此义既广，可以意知，不可文记。

身机为二：初二求，次结。求男有立愿修行德业，求女文略修行，正言礼拜是同，故略之。愿业各异，故重出之。结如文。

从「是故众生」下，是劝持名为三，劝持格量结叹。上述胜名美德不辨形质，若欲归崇宜持名字，是故劝持也。入大乘论云：「法身唯一，应色则多。」格六十二亿应，等一法身也。智者云：「圆人唯一，偏人则多。」格六十二亿偏菩萨，等一圆菩萨也。

第二番问为三：「云何游」问身，「云何说」问口，「方便」问意。此圣人三密无谋之权，随机适应也。佛答亦三：一别答，二总答，三劝供养。「应以」者，答方便力也。「现身」答其问游也。「说法」答其问口也。凡有三十三身、十九说法（云云）。

从「成就」下，结别开总。别文广意狭，总答文狭意广（云云）。

从「是故」下劝供养，此中见形闻法，故劝供养也。初劝次受旨，受旨为六，奉命不受，重奉佛劝即受，结皆如文。

从「持地」下。是闻品功德（云云）。

「无等等」者，九法界心不能等理，佛法界心能等此理，故无等而等也。又毕竟之理是无等，初缘毕竟理而发心，能等于理，故言无等等也。又心之与理，俱不可得，将何物等何物，而言无等等耶？心之与理，俱不可说，不可说而说，说此心等此理，故言无等等耳。初一是横释，次一是竖释，次一非横非竖释也（云云）。

法華玄論（論觀音）（隋，吉藏）

法华玄论卷十

论观音义

隋 吉藏 撰

论观音与妙音菩萨同异

问：观音妙音弘经何异？

答：有同有异。同者并以神通应感，弘道利人也。又同明菩萨位行门，以菩萨为佛事也。又同就人门说法华也。同是他方大士，来影向释迦共利物弘道也。

所言异者，略明十一义：

一者名题不同。妙音但有人名，观音人法两举也。妙音从能受名，观音能所合目，观是能观之智，世音为所观之境也。又妙音以德益物，观音用名为佛事。妙音品不释妙音之名，观音品辨观音之号也。

二者所对人异。说妙音对华德文殊，说观音对无尽意持地也。

三者来义有异。妙音东土而来，观音西方而至。妙音被召而方至臻，观音不召而来。妙音有来有去，观音不明来去。妙音则后集，观音则前来也。

四者语默异。妙音则语谓圣说法，观音默谓圣默然。

五者动静异。妙音现神通，谓不动动方便。观音不现神通，动不动善巧。

六者因果异。妙音品明其往因说现所得果，观音但明现德不说往因。

七者略广异。妙音现身说法则广，故有六道之身。观音则略，故无地狱饿鬼之身也。

八者有无异。说妙音无柝量，说观音则有柝量。说妙音无供养，说观音则有供养。

九者利益异。说妙音则利益多，故他方此土得益。说观音但利益此土。说妙音利益则深，故有得法华三昧及无生忍。说观音利益则浅，但云发菩提心。

十者妙音不明绍尊，观音叙其补处。

十一者不明妙音已成正觉，观音则是往古如来。

论观音普门义

就观音略有二十条义：一者人法一双。二者本迹一双。三者三轮一双。四者名德一双。五者内

外一双。六者智慧功德一双。七者智断一双。八者显密一双。九者慈悲一双。十者二身一双。十一者权实一双。十二者三业一双。十三明三德。十四者浅深。十五明二德。十六神通示现。十七力无畏。十八四等四摄。十九解行。二十悲慧一双。

所言人法，观音则弘道利益之人，普门谓所弘利物之法。非法无以成人，非人无以秉法，人法实无前后。但道不孤运，弘之由人故前明人后辨法也。又此下诸品以菩萨为佛事，故先显人也。

问：此品何故人法双题？

答：为下无尽意之二问，先问人次问法，是故先题人次题法也。就此人法因缘无碍，指人为法指法为人，说此人法为开正道，不人不法即是妙法莲华也。

二者言本迹者。观音即是法身，以居法身之地，观物根缘也。普门谓应身，法身地照缘，故垂应救拔。如华严云：「金翅鸟王上升虚空，以清净眼观大海，龙应命尽者，即以两翅搏水令两辟，而撮取之。」菩萨以法身智眼观法界虚空，见众生应得度者，以实慧方便二翅搏生死海，而度脱之。如云非本以无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不思議一，因此本迹为开不本不迹正法莲华也。

次辨三轮者。观音谓他心轮，观察法界众生心可度不可度等。普门即神通轮，说法轮观察究竟，或为说法，或为现通。现通生其功德，说法生其智慧。现通灭其苦果，说法生其乐因。现通发其信心，说法生其慧解。亦得互用。又现通多为钝根，说法多为利根。现通多为在家众生，说法多为出家众生。如前说也。

四者名德一双。观音谓三种名，普门谓三密德。三名者：一观世音生众生口业善，二观世意生众生意业善，三观世身生众生身业善也。普门三密德者：一知他心普，二说法普，三神通普。三名谓生众生三善，则生善义周也。三密德则应物善尽也。下二问答正明三名三德，摄十方诸佛菩萨名德皆尽，所以受持功德多也。又观音谓大悲心，普门明大悲事。悲者前则无际，后则无穷，亦无中间，所以前无际者。无始来有众生则有菩萨悲，故此悲与前际等，后则无边者。众生若尽悲心乃息，以众生不尽故悲心不息也。

问：后际无尽可然，无始来则有众生者，亦应无始来有观音耶？

答：众生无始今悲此无始，故无始有悲也。净名云：「从痴有爱则我病生。」所以悲心拔痴爱。既其无始，悲心亦无始，故无始亦有悲也。普门谓悲事者，虽有悲心若无悲事，则是假相悲，以无实益故非实悲也。今悲心既通悲事亦普遍，拔三世十方之苦，悲事普也。

又题名释名一双。观世音者，谓标菩萨名，并叹菩萨名用，谓众生起于三业免脱众难。普门者，则是释免难。菩萨所以能拔难者，良由有三普故也。

问：云何用三普耶？

答：众生三业向感，菩萨于一一业中随用三轮，或应通或说法等也。

五者内外一双。观世音谓菩萨内德，潜眸密照，即知病识药。普门谓菩萨外德，种种方便充满十方，救度众生应病授药也。

六者智慧功德一双者。观世音即是智慧，谓知根欲性。普门即是功德救度众生也。

七者智断一双。观音即是菩萨智慧谓之智德。普门即是断德。大经云：「随所调伏众生之处名为解脱。」今亦尔。遍度众生令一切解脱，乃是断德。不如二乘之人，自无烦恼名为解脱也。

八者显密一双。初问答释观音名，明显感密应。显感者，谓众生三业兴感。密应者，观音不现身，不说法而令得解脱也。普门即是密感显应，显应观察其心现身说法，密感者不明众生三业兴感。但有应以言，谓根缘真发故，即为现身说法也。然显密感应具通四句，可以意知也。初章明密应，后章明显应，应章虽多不出显密。今经正明感应，故四句之中但明期二也。非但此品明期义，乃总摄一切众经应感义也。

九者慈悲一双。观音即是大悲，谓拔七难三毒等苦，令其得脱。普门即是慈，说法现身令其得果。

十者二身一双。观音是药树王身，根茎枝叶华果皆能愈病。普门谓如意珠王身，能与一切乐。二身义出十地论释文，无心能灭物苦，如药树王无心而与物乐如意珠王也。

十一者谓二智一双。观音即是实智，普门即从实智起方便智益物也。

十二者三业。观音谓菩萨意业，普门谓身业、口业。

十三者三德。观音谓波若德，以观察即是智慧，智慧名为波若。普门谓现一切身，即是法身。为调伏一切众生令得解脱，即是解脱也。

十四者二益一双。观音谓众生与世间乐，拔世间苦，故有七难及无男女难等，即是世间获益。普门现一切身说一切法，令其得度，即是出世间益也。

十五者释二德。观音即是明菩萨字义门，普门即是实德门。字义门者，释论云：「菩萨字有无量义。」今释观音字有无量功德义，故是字义门。普门明三密实德，故是实德门也。

十六者神通示现。观音六通中他心、宿命、天眼、天耳。普门者谓如意通、漏尽通，漏尽通即是说法也。观音名虽摄四通，而文正主天耳通也。示现者可具二句：一者神通非示现，谓天眼、天耳、宿命也。二者亦示现亦神通，谓他心、如意及漏尽。故六通中三是示现，三非示现。所以大品云：「三事示现。」下文即云普门示现，今普门即是三事示现。观音既是天耳，故不名示现，即是示现不示现一双。

十七者观音是十力。十力是内照故，普门谓四无畏，四无畏外用故也。

十八者观音即是四等。谓慈心欲与乐，悲心欲拔苦，喜心庆脱苦得乐，舍心修于平等。普门即是四摄，摄取众生，应以布施摄者，即以布施摄之。余亦如是也。

十九即是解行一双。观音谓智慧，智慧解也。普门救度，救度谓行也。

二十者悲慧一双。华严云：「观音说大悲经光明之行。」悲者欲救也，光明之行是智慧能救也。世间父母见子受苦欲救，而无智不能救拔；世医有智慧能救，无悲心故不欲救。菩萨有悲故欲

救，有智慧故能拔也。又始行菩萨欲救而无道力故不能救；二乘有道力能救，无悲故不欲拔也；观音悲慧合行，悲故欲救，智慧故能拔也。

次论观音名

观音可具二义：一者智境合题，二者应感双举。观谓能观之智，世音即所观之境，故名境智也。观即是观察赴应，世音即是众生机感，故名应感也。

问：境智为名具几智耶？

答：正是实方便智耳。知世间音声，即不有有不闻闻义，既了世间音不有有，即知有不有；若识不闻闻，即知闻不闻。以识不有有不闻闻义，名为实方便。若知有不有名为方便实，不有有岂是有？有不有岂是不有？故非有亦非不有，非实非方便，名为中道观。故观音之名具三观：世谛观、真谛观、非真俗中道观也。

问：今文但言观世音耳，何处有三观？

答：观音受记经出观音所解具三观音也。又论云：「因缘所生法，即是空，即是中道者。」明世间音声，即是因缘、即空、即中道，故具得三观也。

所言世音者，世有三种：一者众生世间，二者五阴世间，三者国土世间。众生世间者，谓之五阴、十二入、十八界，众法中生，故云众生。五阴世间，谓能成众生之法，即是色之与心。三国土世间，即是色法为体，谓国土风俗。今菩萨正观众生世间，但五阴能成众生，国土是众生所托，不得相离，故总名世间也。

世音者，世间语通。音是世间中之别，子夏毛诗序云：「以声成文谓之音。」寻大小经论明音与声不异。杂心界品云：「声有三种：一因受四大声，谓有情物声。二因不受四大声，谓外物如钟铃等声。三因俱声，如人吹管等声。」此则但解声不明音，故知音与声不异也。成实论云：「如人欲听钟铃等声，则以耳就铃。」此品云即时观其音声。化城品云：「迦陵频伽声。」如是等皆明音不异声。

普者，上明观其声，未必周普，故今明普门。普以周普为义，但普有二种：一心普，二事普。凡夫二乘俱无二普，始行菩萨心虽周普而事不普，观音心事俱普。大悲欲普拔众众苦，大慈欲普与物乐，谓心普也。外现一切身说一切声，谓事普也。

门者，以心、事二普为法门，故云门。又令众生悟入能通正道，故名为门。

问：观世音有几名？

答：古经云光世音，今云观世音也。未详方言，故为此号耳。若欲释者，光犹是智慧，如大经云：「光明者，即是智慧。」智慧即是观也。又菩萨智慧光明照于世间，故云光也。华严云：「观音菩萨说大悲经光明之行。」大悲即是功德，光明谓智慧，则知光世音，不失此意也。罗什注净名经明有三名：观世音、观世意、观世身。什今所以作此释者，见普门品具释三名，故有三号耳。

问：何故立三名耶？

答：立此三名，则遍察众生事尽。众生唯有三业，菩萨具观其三业，故立三名也。又随众生好乐不同。又众生或口不能言，或身不能礼，故具说三名。又众生忌讳不同，故备三名。

问：何故具观三业？

答：欲遍生三业善，故若口称名乃至身礼拜者，皆为观音所照，必得脱苦也。

问：众生三业兴感，三业具几业耶？

答：口业称名具三业：发声即口业，动舌即身业，经意则意业。身礼拜但身、意二业。意存念唯意业也。

问：菩萨观者但意业能观，身口二业亦能观耶？

答：菩萨三业无碍，皆能观也。

问：观是智慧，意地可能观耳，身、口云何能观耶？

答：阿修罗琴无心尚能应物出声，天宝无情随诸天意而走使，况菩萨身口光明，不能观物耶？

问：既有三名，何故今但称观世音？

答：此越举一名也。二者，众生称名具动三业，今欲遍生三业善，故偏名观音也。三者，娑婆以音声为佛事。四、称名得自行化他，余但自行。五者，称名便易，若遭难之时，身礼意念为难。六者，直称名尚脱苦，何况意念身礼拜耶？如妙药但得闻能治病，况意念身触耶？七者，弘猛海惠经明观音过去世，值空王观世音佛发愿，愿未来名观世音，余二名无有愿也。则观音名有二：一行，二愿。行者观名救苦，愿者过去发愿也。

论脱难不脱难

问：称菩萨名何故有脱苦不脱苦耶？

答：至心则脱，不至心故不脱。

问：菩萨自应救之，何须至心？

答：以至心故则罪灭，菩萨方得应之耳，故须至心。二者罪轻则脱苦，罪重则不脱苦。三者习因有厚薄，薄者脱苦，厚者不脱苦。四者业有定不定，定者不脱，不定者脱。

问：不定者可称名，定者应不用称名？

答：今虽无益，作后世因也。五者有密益显益，则脱苦者谓显益，则不脱者谓密益。六者有利益者脱苦，无利益者不令脱也。

问：称观世音复有以神力杀害众生以不？

答：如前明以利益为定，余悉不定。若尔者或令脱火，或令不脱，或故烧杀之也。今称名而不

脱死苦者，此事难知也。

法華義疏（釋普門品）（隋，吉藏）

法华义疏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隋 吉藏 撰

上二品明苦行弘经有功德智慧二业，故有药王妙音两品。今第二次明护难弘经，初明人护难弘经，次明法护难弘经亦有二品。又根缘次第者，灵山之会八万四千人应闻观音得发菩提心，故说此品；二者十方国土及来世有缘众生应蒙利益，故说此品。

开此品章段不同，今一往分为四双，一者双标，二者双释，三者双叹，四者双益。言双标者观音为名普门为德，故双标名德。夫胜人为理有名有德，是故双标以名观音普门品。言双释者，初一问答释观世音名，次一问答释观音德。言双叹者，持地菩萨叹闻此名德功德无边。言双益者，八万四千人闻此名德并发道心也。

此四次第者为解义故，初略后广，故前略标次则广释，标释既竟名德显彰，故菩萨称叹；叹释既竟听者欣仰，故减发道心。初双标中凡有十对，一者人法一双，观音为人，普门为法，然人法是因缘之义，非人无以御法，非法无以成人，故前明御法之人，后辨成人之法，谓人法一双也。二者真应一双，观世音即是法身，普门谓应身也。前以法身观机然后垂迹普应，谓真应一双。三者观音谓菩萨意业，普门即身口二业，前以意业观察然后身现神通，口业说法，谓内外一双也。四者观音谓大悲拔苦，普门即大慈与乐，故后释观音名明拔苦之义，释于普门即显与乐之功，所化众生但有苦无乐，能化菩萨有大慈大悲，谓慈悲一双。五者菩萨有二种身，一者药树王身，二如意珠王身，药树王身者根茎枝叶能愈众病，菩萨亦尔，故三业皆能济物，如意珠王身者如摩尼宝能与一切乐，菩萨亦尔，其见闻者无不蒙益，释观世音名叹药树王身，释普门名明如意珠王身，故珠药二王为一双也。六者释观音名显众生感义，标于普门明菩萨应义，初感非无应，后应非无感，但初举应以成感，后则标感以成应，谓感应一双也。七者标观音名叹菩萨能与众生世间之乐，标于普门显菩萨能与众生出世间之乐，故前文明七难消除二求愿满，即知是世间乐，后三十三身十九说法皆称得度，故知与出世乐，此皆大判为言，非别相说，前与世乐后与出世乐，此是次第法门，谓世出世一双也。八者标观音明神通，以察物音声即天耳通题普门谓示现，六通之中三是神通非示现，谓天耳天眼宿命也。三是神通亦是示现，谓他心神足漏尽，漏尽说法，神足转变，他心知机，即以事令人信验故名示现，谓神通示现一双也。九者标观音名谓明密利益，标普门明显利益，后现身说法故称为显，前不显身说法而能令物免难故称密益，菩萨济物不出显密二义，谓显密一双也。十者标观音明菩萨名，题普门显大士德，谓名德一双也。

然此品内义虽具十双今以名德为正，如大品亦以二门说于波若，一者就菩萨字义门说波若，二者就菩萨所行门说波若。

以菩萨字义门说波若者，解释菩萨摩訶萨字，此字有无量义，故即是说波若。次明菩萨所乘叹释大乘，即是说波若也。今亦尔。叹释观音字义即是说法华，叹释观音德亦是说法华。问：此与波若何异？答：波若释通字义通所行，菩萨摩訶萨是通字义故释通名也。此经释观音字义故是释别名

也。波若通释诸菩萨所乘，此经别释观音三密之德。又波若通释自行化他，今但释化他门。又波若具就二慧门释，今但就方便门释也。

所言观音者外国名阿梨耶婆楼吉氏税，此翻观世音，菩萨有多种名，今依此品佛答中略辨三名，一观世音，二观世意，三观世身。圣人无名为物立称者欲生众生三业善也。立观世音名令物称名生口业善，立观世意名令物存念生意业善，立观世身名令物礼拜恭敬生身业善，以备生三业善故立此三名。问：既具三名，何但称观世音？答：三名不可具题，趣标其一，二者观世意名但生意业善，观世身名生身意二业善，生善义局故不标之。若口称名必备三业，以生善多故立观音名也。三者意业存念身业礼拜但得自行不得化他故不立身意二名，口称观音具得自行化他故立观音名也。四者娑婆国土以音声为佛事，义既彰显故立观音之名，余义不尔故不题余称。五者观音之名有行愿，过去世时值空王观世音佛发愿名观世音故依愿立名。又观音昔在此土行菩萨道以受观音之称，余二名阙斯二义故不题也。别有经云观世自在菩萨，此名备含三业，于名义最胜，复有经云光世音菩萨，或可是翻之不正。华严经云：此菩萨住大慈法门光明之行，从此立名云光世音也。又此菩萨住普门光明三昧，从所住法门为名，下复云：施无畏者此名总含，从功用受称，所言观世音者，观是能观之智，世音是所观之境，境智合题名观世音也。观具三观，境备三境，境备三境者，众生发声因咽喉舌齿和合有声，谓因缘声，名为世谛。因缘所生法即是寂灭性称为真谛，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即是非俗非真中道第一义谛，故此一音声具足三谛，菩萨观此三谛，即三种观也。二者观是菩萨之应，世音是众生口业之感，感应具题故立观世音也。问：云何名世音耶？答：三种世间中正是众生世间也。外书云：以声成文谓之音，佛法不分音与声异。如杂心云：声有三种，一因受四大声，谓众生音声。二因不受四大声，谓非众生声。三因俱声，如人与外物合共出声，谓打钟等，三种声中可通余二也。

所言普门者普以周普为义，门是开通无滞之名。又门是法门，如华严云：观音住大慈法门。又能通道令物悟入故称为门，普义有三：一他心普，谓不虑而知照穷法界。二神通普，谓不动而应十方现前。三说法普，无言可陈而声教弥八极也。

「尔时无尽意」下第二明双释，初一问答释观音名，次一问答释观音德。又初问答为二，初问有三：一能问之人，二问之仪则，三正问。后答亦三：能问之人即是意业，问之仪则所谓身业，正发问即是口业，三章合有十句。

「尔时」者问时节也。以众中八万四千人应得发心，是故应时而问。

「无尽意」者第二能问之人，有二句：一别名二通号，外国称阿差末，此云无尽意。大集经云：初发心时已不可尽，况复智慧神通慈悲说法而可尽耶？正意而言众生无尽故大悲无穷也。故言无尽意菩萨者第二通号也。大集经云：其人是东方不眴世界普贤如来一生补处大士，若论其本乃是十方诸佛师，所化之人皆已成佛。

「即从坐起」第二问之仪则，凡有三句，初明从座而起，孝经云：曾子避席礼云，请益则起，次偏袒右肩者外书云，劳而无袒，内教请道袒肩者风俗不同，其犹彼国露顶为礼，此土冠帽为恭敬也。

次「合掌向佛」者，袒肩用显形恭合掌以表心一，如掌本在异处今合而为一，心本他缘今敛而不散，心既冥漠难睹，故假外事以显内心。

「而作是言」下第三正发问也。凡有四句，初经家叙其口业，「世尊」下第二正发言问，问有三种句，初句仰举尊号，即表能答之德，非是世尊不能释补处之疑，将欲申疑故显质疑之主，「观世音」下第二出所疑之人，「以何因缘」第三正明疑也。因谓因由，缘是缘藉，以何因缘受此名耶？名有二种：一有因缘，二无因缘。如身子因母目连因姓此有因缘，低罗婆夷实不食油强名食油，此无因缘，今未知？为有因立目无因立名是故问也。有因立名略有四种：一从趣立名，如生天趣故名为天。二从相立名，如身有异相因以立名。三从过立名，如盗贼等。四从德立称，如诸贤圣。今未知以何因缘有此名也。问：无尽意何因缘故问观世音菩萨名耶？答：菩萨三业皆为利缘，以众中八万四千人应闻名得益是故问也。二者欲为未来苦恼众生闻名脱苦是故致问。三欲显观音德，即是说法华经。观音即是能乘之人，三轮之德谓所乘之法。问于名德具能乘所乘，是故说一乘也。四为憍慢之徒自举陵他今欲显无尽意不自尊高，故问他德行。又嫉妒众生隐他之德扬他之过，菩萨之法隐他之过扬他之德，令一切众生昉而学之是故问也。又示有疑未了一切菩萨皆观世间音声，今以何因缘独受斯称？又三世诸佛发言有二：一者自开，如前从三昧起无问自说。二者因他，要待无尽意问后方说也。

佛答有四：一释其名，二劝持名，三格量持名功德，四总结称叹。以问名故前须释名，释名广有利益故劝持名，一人名福等多菩萨名故格量之来成劝持义。初又三别，一释观世音名，二释观世意名，三释观世身名，一一中皆先释后结叹，即三释三叹也。无尽意但问一名，佛答多者问略答广，如上释之。又具释三名者欲显所观境周能照观足，境不出三业故唯观三业，故立三名也。所观之境具有三业，菩萨能观唯意业也。又立三名自有众生称名得度，自有众生口不能言但能心念，自有众生口不能言心又散动但身能礼拜。又众生忌讳不同故须立多名。

就释观世音名中又开为二：一者略答，二者广答。初略后广为解义故。又前名总答，后名别答。前总答即名遍拔三界六道众生之苦，后别答中但拔欲界，于欲界中多拔人中苦，于人中多拔阎浮苦，余方不必有王贼等难，前总后别欲显感应义周，故开为二也。

「善男子」者华严经称为佛子，余经多云善男子，有绍继义故名为子，纲干之能故称为男，所行有利他符理清升感乐之义目之为善。

「若有无量」下正答其问，凡有四句，束为两双，一者众生受苦，此是感缘，即是称名之意。二者称名正是感体。三菩萨观机。四皆得解脱，即辨应义。束为两双者，前两为感，后二为应，应感为一双也。又前两为感，即是世音，后二为应，释于观义，具此二双名观世音以答无尽意问也。

初有二句，「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此明受苦众生多也。所言亿者此土云万万为一亿，智度论云千万为一亿，盖是风俗不同也。「受诸苦恼」第二句明受苦非一，苦为八苦，亦有无量苦，恼谓九恼，亦有无量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下第二称名，即是感体，亦有二句，前明闻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谓未受苦时曾闻菩萨名，或从经卷中闻，或从人传闻也。「一心称名」下第二句今日受苦时求救称名也。言一心者为释疑故来，自有称名不得解脱，盖是不一心故也。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下第三观机，即为应缘。自有人执此文属上；而兴皇法师更足一观世音菩萨字，今谓足亦无失，但此文属下，何以知之？上既云闻是观世音名，又云一心称名，已再言名毕，是故属下明观音应也。

「皆得解脱」者第二正明应，即是脱苦也。问：称名何故有脱苦不脱者？答：一意如上。有至心不至心故有脱不脱，二者脱有利益是则救之，脱无利益故不救也。三者与观音结缘有厚薄，薄者善少故不脱，厚者善多，是故得脱。四者众生业有定不定，不定可救定不可救。所言定者，一重心作已心无惭愧，二者覆藏，三者作已更作，四起愿扶之，故决定得报，不可救也。问：若不可救应称名无利益耶？答：今虽无益作后世因。

「若有持是」下第二别明救难以释观音之名，凡有七难，一救火难，二救水难，三救风难，四刑戮难，五罗刹难，六幽系难，七怨贼难。此并是诸难中至急，故略叙之。余有疾病虎狼雷电迷失道路，请观世音经并具说之。

七难为二，初三是无情难，后四是有情难，此二略摄诸难，无情难不可请救故难免，所以前说有情可得请救，是故后明。又无情难是三大灾，广而且长，长即能至三禅，广则大千并坏，是故前说有情难不尔。鬼难云设满大千而不至于上界，有情难短又狭故在后说，就此二难各开为三，无情三者谓火水风，有情三者谓命身财，无情三有二种次第，一从急至缓，二依三灾次第从小以至大也。有情难从重以至轻故前命次身财。二者从难至易，以命难难免乃至财难易脱也。

就无情难又为二：第一明救三难，第二结观音名。然一一难中例应有四：一遇难，二称名，三观机，四免难。初二句释世音以辨境，后二句释观义以明智。又初二明感，后二辨应，但前后互现不同。今文为四，初持名，二遇难，三免难，四结神力也。问：上前遇难后称名，今何故前持名后遇难？答：火事为急。若身居火内方复称名则已受其弊，是故前辨持名后明遇难也。应验记非一，会稽高士谢敦字庆绪，吴郡长影玄陆澄等，并撰观音验记；宋临川王刘义庆撰宣验义记；太原王琰撰冥详记；皆出火事。昔有西域人，竺长舒居住茅屋忽值邻人失火，又正在风下，便诵念观音四邻荡尽其舍犹存。尔时有诸年少不信此事，仍于风下数夜以炬火掷其屋上，三掷三灭。问：称名云何免火？答：以菩萨力令火自然灭，或回转风势令火不烧，或接此人置火外，或注雨令灭，或火自然不烧，如耆婆入火，或以异物遮火，或令得禅定空三昧门随根所宜也。问：何故云入火火不能烧也？答：若未入火而称名得脱者或谓不必是观音力，今入火不烧必知是菩萨力。问：小火亦能烧人，何故言大火？答：或谓火少故不能烧，或谓禁咒力故令小火不烧，今入大火不烧则知是菩萨力。

次水难文三意二，文三者一遇难，二称名，三则得浅处。前二明世音以辨感，后一释观以明应，大水方能为害，小则不能故火急在前水缓为次。问：火难何以前持名后遇难，水难何以前遇难后持名？答：触火则害人故前须持名，水则不尔。二者自有人前持名而后遇难，自有人前遇难后称名所以两存也。

「若有百千」下第三明风难，所以知是风难者一依三灾次第故明火水风，二由风故飘堕鬼国，故火以能烧为难，水以能溺为难，风以能飘为难。就文为二，初明世音以辨感，二释观以明应，初又二：一遇难，二称名。遇难为二：初明遇难缘，次正遇难也。「若有无量」者遇难人不一也。「为求七宝」下明遇难缘也。七宝不同，涅槃经以金象马神珠玉女主藏臣主兵臣为七宝，此是轮王之七宝，不通余人也。又恒水经明世有七宝，谓金银珊瑚白珠车渠明月摩尼。佛法亦有七宝，谓四果菩萨辟支及佛。智度论第十六卷云：金银琉璃车渠码瑙珊瑚真珠为七，此经所列第七是琥珀，真珠非七宝数故言等也。又宝塔品云：金银琉璃车渠码瑙真珠玫瑰。又经云：正宝有七，杂宝有百二十种也。「假使黑风」下第二正明遇难，依华严经有十种风，依仁王经有五种色风、青风、赤风

等，成论明风无色。论又云：风中或多触无香，或有香触必无色味。即彼品又云：有旧师云，风黑色，是事不然，此风与黑色为因非黑色也。今言黑风者一解云，此风起时前有黑云故云黑风。又云：此风欲起时海上有黑气仍以为名。又云：吹海岸黑沙故名黑风。吹其船舫者书云：自开已西称船开已东谓之舫，飘堕罗刹鬼国者由风力故令堕鬼国，非鬼难也。「其中若有」下第二称名，如人共船忧喜义同，应俱称名，而言一人者显心同义也。又一人称名众人免难，显菩萨力大也。「是诸人等」下第二释观明应义也。「以是因缘」下第二释无情难竟故总结之以酬其问也。

「若复有人」下第二明有情难，此望前即是地大难，所以三灾无地灾而有地难者，地以秉御成难不御非难灾任运起不须人御故无地灾。又四禅无有内灾患故外无地灾，今有人御故有地难，望后即是有情难也。合四难为三，如上释之。初二辨命难，以命最重故在前，火水风并皆害命，接此文生故前明命难，命难之中前人后鬼者人难显现，鬼难幽隐故从显至隐。又接火水风次明于地故前人后鬼也。

「设复有人」下第二明身难，即系闭于身故名身难，三世往论皆悉有罪，而言无罪者就现前不作故言无耳。经云：大横有九，亦就现在不作故言横耳。若无罪而受苦者是无因有果，是事不然。

「若三千」下第三辨财难，既云赍持重宝故知是财难，亦前释世音辨感，次释观辨应。初文又二：一遇难，二称名。「其中一人」下第二称名为二：初劝导，二受劝导。劝导为四：一诫，二劝，三释诫，四释劝。「汝等」下第二劝，「是菩萨」下第三释诫，「汝等」下第四释劝，「众商人闻」下第二受劝称名，「称其名故」下第二释观明应义，「无尽意」下大段第二前释名竟。

今叹名德，「若有众生」下第二释观世意，内心常念观察其意得离三毒故是释观世意。二者上拔苦果今拔苦因，三者上拔身难今拔心难，四者上拔肉身难今拔法身难，五者上拔世间难今拔出世间难，六者上拔报障业障今拔烦恼障，七者上拔一世难今拔三世难，八者上拔人中难今拔三界难，九者上为浅行人今为深行人，十者上暂拔难今永拔难。

就文亦二：初释观世意名，「无尽意」下第二称叹名劝物常念，就救三毒即为三别，一一中前释世意明感，便得离欲释观辨应。问：念观音云何得离三毒？答：以常念故三毒不起，及常念观音实相法身即生如实观故三毒灭也。又此即是念佛三昧，念佛三昧能遍治一切障故。又常念故观音现身为其说法令三毒不起。又常念故观音能转前境，如净居天变覆诸采女以为不净。

「若有女人」下第三释观世身名，礼拜供养即是身业，观察身业名观世身。又上拔其有难，有难有二，七难是身难，三毒为心难，今拔无难，拔无难亦二，一无男，二无女。三者上来是大悲拔苦，今是大悲与乐，四者上来与众生行果，今能满众生愿果。行有二行，愿亦有二愿。问：释三名有何次第？答：七难苦重故在初，三毒恼心为次，无男无女奢缓故居后。问：七难何故称名？三毒常念，无男无女供养礼拜？答：七难时短急不暇礼拜供养，亦不暇敛心静摄但得称名，三毒时长难断必须治道故常念，无男无女异上二种故礼拜供养。

又观音名具行愿故初令称名，余二名有行无愿故居后，二名之中意为本，身为末，复有次第也。就文亦二：一释名，二叹名，问：无男无女云何得生？答：观音菩萨托生为子故下现童男女身。又母子之业虽由宿缘而不决定，今修福力故令好人托生。问：何故男称福德智慧，女称端正有相？答：男有百行智为其端，女有七德容居其首也。此文前明世身辨感，便生下释观辨应也。

「是故众生」下第二大段释三名竟结劝受持也。「若有受持」下第三大段次辨格量，又开为四：第一举持多名问无尽意，第二奉酬，第三正格量，第四结叹持名。所以有格量来者时众疑云，但受持观音名有此功德受持余名亦有斯利，故格量优劣也。

又受持观音与六十二亿等则持多名为难，持一名为易欲释成上劝持故格量也。初问三意，一辨持多名，「复尽形」下第二明时久，「供养」下明供养广。次无尽意答如文，「佛言」下第三正格量，又开二别，前明观音三事，一持名少，二时短，三供养狭。「是二人福」下第二正格量。问格量有七：一凡不及圣，如大品云，教一人得初果胜教阎浮提人行十善。二少不及大，如二乘不及菩萨。三浅不及深，如浅行不及高行。四因不及果，如菩萨不及佛。五有所得不及无所得，如世间六度不及出世间六度。六末不及本，如五度虽是无所得终不及波若，波若是本故。七无缘不及有缘，如佛化须拔不及阿难。今是何格量？答：有人言：六十二亿是因位，观音是古佛，即是因不及果也。难曰：一切因不及果，岂六十二亿与果等耶？有人言：六十二亿是浅行，观音是深行。难曰：经不言六十二亿是浅行观音是深行。又浅行不及深行，云何六十二亿与观音等耶？有人言：观音是教主，六十二亿是听众。难曰：必以听众故不及者非但六十二亿不及，一切听众亦不及也。今所明六十二亿与观音位行是齐，而不及者众经有二种门，一平等门，二不平等门。平等门者如妙音得普现色身三昧八万四千菩萨亦得是门，则妙音与诸菩萨平等门，供养持名平等无异。二者不平等门六十二亿实与观音等，今欲令人尊重观音故于等作不等说之也。例如称扬诸佛经说，礼宝光明佛止灭二十一劫生死之罪，礼拘留孙佛却无量劫罪，此示不平等门故令众生高下心。若实是平等而作平等说者则不得偏于观音起尊重心。法华论云：受持观音名及受持六十二亿恒沙诸佛名。论云：佛者皆是等觉地菩萨，既称等觉，即是等觉佛也。论云：彼福德平等有二义，一者信力，二毕竟知。信力有二：一求我身如观音自在无异毕竟信故。二谓于彼生恭敬心，如彼功德我亦如是毕竟得故。次言毕竟知者决定知法界故法界名为法性，彼法性入初地，菩萨能证入，一切诸佛菩萨平等身故，平等身者谓真如法身，是故持六十二亿恒河沙佛名受持观音名功德无异。此论大意就平等不二门辨无差别，初是信不二，后是悟不二也。然与前释亦不相违。

「无尽意受持」下第四结叹，「无尽意白佛」下第二释普门明观音德。又上虽叹观音能拔苦与乐未知以何济拔？故今释言。一一难或用身业神通拔，或口业说法拔，或意业密拔，亦前问次答。问亦有三：一标能问人，「白佛言」下第二正问，「观世音菩萨」下第三明所问人。亦有三别，「云何游此」下问身业，次问口业，方便之力问意业。「佛告」下第二答，答中亦有三：一正答问辨三轮德，二劝供养，三总结称叹。初正酬三问故明三轮德，既有胜德即是福田故须供养，明三轮德即是施主，次辨供养显于福田，福田施主既彰故总结称叹。

初文又二：第一别明三十三身十九说法，第二总结一切身教及方便也。初文又三：一现圣方便，二示凡方便，三示非凡非圣方便。初门明三乘圣，即为三别，一一中皆答三问，应以之言答意业问，即现佛身答身业问，而为说法答口业问。上从显至隐故云身口意，今从本至末故意身口。前意业知机，次现身后说法。问：此经会三归一，何故更示三乘？答：虽明会三归一而不失开一为三，从经初以来明于正说，谓摄用归体，故会三归一，今辨流通从体起用，故于一说三。问：妙音品有菩萨身，今何故无耶？答：彼不明三乘义故有菩萨身，今欲辨三乘之义菩萨身摄入佛乘故不说也。问：观音为是佛现佛身为非佛耶？答：经出不同。观音三昧经云：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又云：我与观音俱时成正觉。又观音授记经云：观音于金光游戏佛所初发道心，彼国王名威德王，威德王入禅定二童子忽左右两面生，王起定问其名字，二童子说偈答。初就第一义门答无名，次就世谛门答有名，弥陀佛灭后世界出法音不断，彼佛于中夜入灭观音补处，世

界转名众宝普集庄严，佛号普光功德山王，大势至补观音处，佛号善住功德宝王也。金光师子佛及弥陀佛皆有三乘，后二佛唯菩萨乘，闻此二佛名者得转女身却四十劫生死之罪。问：观音云何于此土有缘？答：弘猛海慧经云：昔此阎浮提有王名善首，有五百子，第一子名善光，值空王观音佛发十大愿，初愿得一切法，次愿得波若船，三愿值智慧风，四愿得善方便，五愿度一切人，六愿使超苦海，七愿得戒足，八愿登涅槃山，九愿会无为舍，十愿同法性身，皆以大悲观音为首也。观世音发愿，愿我未来作佛字观世音，三称我名不往救者不取妙色身，持此愿者清净庄严一室，以于此土行菩萨道故此土有缘。问：而为说法说何等法？答：说法不定，一者一身说一法门，二者一身说一切法门，三者一切身说一法门，四者一切身说一切法门。华严经中善知识但说一法门，今观世音现一切身说一切法门。梵王下第二示凡方便，又开三别，一天，二人，三杂类。天有三双，第一双欲色两界初王，第二双欲色两界后王，第三双欲色两界之臣，虽有三双不出君臣也。有人言：天大将军是天力士，如钵建提之类，亦如那罗延之流。有人言：是鬼神，如金光明散脂大将，散脂大将属毗沙门，出大集经。有人言：是韦陀天毗纽天也。毗沙门是北方天王，此云多闻，恒护佛道场常闻说法，故云多闻也。小王身下第二明人方便，亦开为二：初一示王身，次示臣身，臣身中有四：初示豪杰身，二示四众身，三示妇女身，四示童真身。居士有二种，一居舍之士故名居士，二居财一亿故名居士，即今文是也。婆罗门者此云外意，亦名净行，次示八部身。问何故受龙身等不得道耶？答乘急戒缓四句。一者乘缓戒急者生天人中不得道，二乘急戒缓者生鬼龙趣而得道，三乘戒俱急者生天人而得道，四俱缓者生余趣不得道。金刚神下第三示非凡非圣身，既为鬼神属四天处住，是故非圣身，实是楼至佛故非凡，楼至此云啼哭佛，独住半贤劫度众生。

「无尽意」下第二总结，「是故汝等」下第二劝供养。又开六别，一劝供养，二受旨，三观音不受，四重请，五佛命，六受施回奉二尊。问：无尽意是出家菩萨，云何有瓔珞？答：虽是出家不拘小道，二云是在家菩萨。涅槃云：入无供众列者此是他方在家菩萨，本非娑婆旧住故不持供来也。而言法施者如法布施也。又为法故施也。又达财法不二也。观音不肯受者，一欲生施主殷重心故，二欲让二尊故，三示少欲知足故。后明观音受者，一上顺佛旨，二下愍群生，分作二分者欲展转生施主福故。举二尊者示生灭平等不二故。释迦现生为智，多宝涅槃为断，示智断为福田故。

「无尽意」下第三前既明施主福田竟，今第三总结称叹也。「尔时持地」下第三明双叹。就文为三：初明能叹人，言持地者即地能持故名持地，以其人得此三昧故以为名。「即从座起」下第二明叹之仪则，「前白佛言」下第三正叹。持地去佛座远，今起近佛前故云前白，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者即牒初名也。以三业自在故故称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牒普门三轮德也。「当知是人」下正称叹也。「佛说是」下第四双益，初列得益之人，「皆发无等等」下第二正明得益，佛道无等，唯佛与佛等故名此道为无等等，所以名佛为无等等，复云无等等者佛具二义：一下有所异，二上有所齐。下有所异名为无等，上有所齐云无等等，以佛名无等等，今发佛心故云发无等等心也。

釋普門品重頌（宋，遵式）

釋普門品重頌

宋天竺寺沙門 遵式 述

◎第二重頌，是隋煬大業中，智者滅後，笈多所譯。方入大部，故疏闕釋，靈感傳天人語南山云：「什師八地菩薩，譯法華，闕觀音重頌。」既涉冥報，信有此文。今扶上二番問答，隨文略釋，固難盡理。講者但令不失上文大途梗概，何必聘異。此頌二十六行，為二：初、一偈雙問二章，次、二十五偈雙答二問。初問中，一句嘆德，三句正問。

【世尊妙相具】

一句之內，名體合嘆。「世尊」名也，所以略舉尊號，則知上九並為三世中尊嘆之要也。具相，質也。相妙而具，妙是嘆辭，具謂三十二滿足。又可妙即是好，以八十種好嚴其相，令妙好也。

復次，名實俱嘆法身，名是妙名，相為妙相。上文云具相三十二，以八十種好用莊嚴法身，即此意也。具此相好者，即具二嚴，能答我問，故舉而嘆也。

【我今重問彼 佛子何因緣 名為觀世音】

正問中，初句兼於二問。文云「重問」，即重問上二段之事，孰謂不然。次二句別問觀音，欲佛先答初章，就近更征故也。亦可三句並問初章，自招後答。既有真身冥益，豈無應緣顯赴耶？故許說中，雙許二番，謂聞名及見身是也。

◎第二答中作三意：初二偈總答二章，次十九偈別答二章。三四偈勸持名供養。總答中初一偈正答，次一偈依本觀慈悲。

【具足妙相尊 偈答无尽意 汝听观音行 善应诸方所 弘誓深如海 历劫不思议 侍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汝听观音行」是總答前章。觀音即境智因緣得名。「善應諸方所」是總答，後段普門示現，並用上總意消之。次一偈却尋本觀慈誓，顯今智斷十番利益，本依別圓無量無作四諦起於願行。由誓境深廣，故弘誓如海。弘即廣也。歷劫，顯時久遠，一一劫中，侍多千億，顯值復多。一一佛所，復發別願如四十八等，一一願含法界，故復云大也。歷劫約豎，侍多約橫，一一豎中有橫，一一橫中有所歷之時，廣說云云。將此總中本誓，歷下別答，一一難及普門後，廣作可知。

◎第二別答复二：初一偈是雙許說二章。

【我为汝略说 闻名及见身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聞名」是許前章，「見身」是許後章。向誠听今許說，言略說者，即別答也。總答多含，即文略而意廣；別答陳列，且約人界果報，邊明七難等。普門且約三十三身等，即文廣而意略。今取

意略，信是许别答也。「闻名」闻观世音境界智名也。上文约四种闻，释成三慧，义观两全可解。

「见身」即普门示现，显应三业也。「心念不空」者，明二段应益也。心念属意，不云身口者，此从冥显二机，摄二章语便。何者？初章显机，若身若口，俱须域意，故意能总摄也。故上释持名云：口为诵持，心为秉持。为理不失，虽非口持，觉观是口行，通属口业机摄。例如小弥陀执持名号，一心不乱，亦不妨口机。下文皆云念彼观音力，例同此释。后段冥机约心为便，可解不空者，纵使称名，都无显验冥益不虚。

◎第二十八偈正答又二：初十三偈颂初章，次五偈颂后章。初又二：初十二偈明口业机应，次一行略颂身意二种机应。上文七难，表六大种而云。假令多举诸难亦是表此。今偈加推堕二山、恶兽、蛇蝎，此四皆识种摄，毒药从人，及虫、鬼识种摄，从尘体地种摄，雨雹水种摄，又合罗刹鬼难，加六成十二难。初一偈火难。

【假使兴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

上文例作三科，释贴文事，证观解于观中。初广约十番，遭苦称名，成机致感；次约别圆二种。本住法门，及慈悲誓愿，显前十界圆益。今但略作贴文一释，余可准上，不复备叙。讲者应具示其意，使义观不壅，有益来者。言「大火坑」者，上直云「大火」，此加之以坑，大而更深，意显圣力。火无浅小，皆能成难，况乎大坑？设使劫火从地狱至初禅，如此大坑满中红焰，菩萨亦能或以吹灭、或以口觐、或复手遮，令其不烧，或作凉池。

◎次一偈水难。

【或漂流巨海 龙鱼诸鬼难 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

上得浅处即能免难，若加龙鬼，浅亦可畏，故值死缘。多重于上文，弥彰圣应尔。

◎次一偈堕须弥难。

【或在须弥峰 为人所推堕 念彼观音力 如日虚空住】

如日住空，显圣力难思。然但是假设，何人能到，复被推等，设有此事，圣无不为。顶生人王，能上妙高，因贪帝位，还降人间。若能称名，必有免理。

◎四一偈堕金山难。

【或被恶人逐 堕落金刚山 念彼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

◎五一偈怨贼难。

【或值怨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彼观音力 咸即起慈心】

◎六一偈王难。

【或遭王难苦 临刑欲寿终 念彼观音力 刀寻段段坏】

◎七一偈枷锁难。

【或囚禁枷锁 手足被杻械 念彼观音力 释然得解脱】

◎八一偈毒药难。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 还著于本人】

大慈等爱，理合均除，而「还著本人」者，被害称名，机成须救。能害无机，恶心自克，非圣使然。又毒药有鬼，须得著人，若不杀他，必须自害。

问：「若恶心自克，怨贼何故但令起慈？」

答：「贼害事显，但令起慈，即彰圣力。毒药阴谋，反害方验。然贼亦有自害，如东林老僧为贼所斩，贼反以剑自刺心入背出，群党奔迸。又，毒药未必例皆还著，有作折摄二用。释者若二俱有机则可，然若能害者，无冥显二机，折亦徒施。」

◎九一偈罗刹鬼难。

【或遇恶罗刹 毒龙诸鬼等 念彼观音力 时悉不敢害】

然兼毒龙，前有鱼龙及鬼，此重言者。龙鬼通水陆，前但在水也。上文四种龙等云云。

◎十一偈恶兽难。

【若恶兽围绕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观音力 疾走无边方】

◎十一一偈蛇蝎难。

【虺蛇及蝮蝎 气毒烟火然 念彼观音力 寻声自回去】

◎十二一偈雨雹难。

【云雷鼓掣电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观音力 应时得消散】

欲益观行者，应巧约恶业烦恼，作蛇虎等法门释之，使顺道理。若准请观音疏作三义，明消伏力用。谓约事、约行、约理。对此中果报烦恼，及所住法门，会之亦应可解。

口业机应竟。

◎第二一偈总颂身意二种机应。

【众生被困厄 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三毒猛盛，心不自在，名之困厄。四类同栖，各说所苦：鸽说淫为最苦，蛇说嗔为最苦，云云。女无子苦，如上说。或分二句，对意对身，细作可了。若作观解，十番为三毒所困，及约界外作顺逆法门。应释应用，上文意消三毒义，身业无子无修因，男女乃至无圆顿男女，寻上文消之，若心念身礼，二业成机，断除三毒根，满足二庄严，永拔十界三土世间之苦。故云：「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亦应更明别圆本观慈悲云云。

◎第二五偈别答普门示现，此中文狭望上别文，此仍成总又为三：初二偈颂普现，次二偈颂本观，三一偈结成圣者三业。初又二：初一偈直颂普现，二一偈别举所化三种法界。

【具足神通力 广修智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刹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渐悉令灭】

上文列圣身，至金刚神，阙地狱界，此中举劣况胜，成互出耳。一一身说约四句如前。又上文约三土为所应，此十方当约三土释十方云云。

◎次二偈本观又二：初偈行愿，次偈观成普益。初又三：二句辨观，一句慈誓，一句诚归向。

【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慈观 常愿常瞻仰】

真观了空，成一切智。清净观出假处，有无染成道种智，广大智慧即中道观。遍于诸法名广，胜出二边名大。中道体即智慧观此体，故名智慧观。

问：「何以智慧名中体耶？」

答：「顺此经意，此经以寂照合法身为体，感应为宗，得作此说。三智实在一心中得，不可一异。悲观等者，誓愿通称为观，缘谛发故，如止观十法，通名为观。」

◎次偈辩益又二。

【无垢清净光 慧日破诸闇 能伏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上二句明智光，次二句慈光破暗照世云云。

◎三一偈结成圣者三业显应。

【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澍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

戒雷对身业，慈云对意业，澍雨对口业，戒检七支身业。为便戒净能拔三恶之苦，故名悲体。身轮现通骇动，群情复如雷震，内心爱念名慈。普覆一切如云，无谋而应，逗会不差，复名为妙意业也。口轮演实相之法，为甘露雨，三草二木，平等蒙润；三惑热恼，为之清凉。广释三无缘、三不护等，如上文。一一应迹，一一说法，皆须明别圆菩萨所住法门，方有事用。

释普门一番竟。

◎第三四偈劝持供养，又为二：初二行一句劝持，二一行三句劝供养。初又二：初一行重举前口业机应，以为劝由。

【诤讼经官处 怖畏军阵中 念彼观音力 众怨悉退散】

由前口业居初，举一摄二。所以特举官讼军阵者，水火难稀，鬼虎事寡，运衰方值诤讼事；众世之诤，本财、色、田、宅、日用，有之劝持则要也。刀杖幽执有过，方遭军阵王役，事非由己；又搥力相持，自（编者注：「自」字疑为「白」字之误。）刃森目，刀杖案籍，除死之难，贼夺有

财，非如师旅，斯亦劝之要也。

◎次一行一句正劝。又二：初三句约权实格量，次二句结劝。

【妙音观世音 梵音海潮音 胜彼世间音】

先举菩萨实证实益为格量本，胜彼九界，权乘慈智，故云胜世间音。祇音尘，一法以实智佛眼观之即实谛。妙音权智法眼观之即俗谛。世音，此实证也。缘中道修慈，名为梵音。此慈能与机会，名海潮音。譬不失度，此实益也。与夫九界，生法二慈，作意应物，岂复为类？故云胜彼格量明矣。

◎二句结劝。

【是故须常念 念念勿生疑】

初劝常念，有事理二行云云。若事理行成，自见菩萨色法二身，故一句复止疑劝也。

◎次一行三句劝供养。初一句叹。

【观世音净圣】

菩萨清净三业，从正命生，故云净圣。言其堪受供养也。正命是圣，法人禀此法名人为圣，故云观音净圣。次别，别举德以为劝由。

◎于苦恼下二句，颂上施无畏德。

【于苦恼死厄 能为作依怙】

「苦恼死厄」，怖畏处也。「作依怙」，无畏力也。如幼子恃怙父母，更何所畏。即指前现权实身说，为父母护三乘子免二死厄。

◎具一切下四句，举福田劝。

【具一切功德 慈眼视众生 福聚海无量 是故应顶礼】

「具一切功德」，举菩萨报身敬由。「慈眼视众生」，举应身恩田。「福聚海无量」，总叹二田。高出如山之谓聚，深广无际之谓海，亦是二田所依，叹法身也。顶礼正劝，以三业供养也。身仪事显，故特举之。必具三业，上文脱瓔珞望今乃互举耳。又此劝事普一切皆得供养，百金之瓔，孰人可辨？又能严尚贵所严，岂复轻耶？观心者身业勤，则增长福德供养应身；口业动（编者注：「动」字疑为「勤」字之误。），则说般若供养报身；意业勤，则会理供养法身云云。

释偈竟。

释普门品重颂终

宋慈云尊者，疏别行重颂，附大部入藏。而南方教苑不传，几二百年矣！至元甲午，为教门入

京，于燕城弘法寺得之。东归犹至实然，不敢自秘，遂钁诸梓，以惠来学。大德壬寅夏，五兴元住山苾刍性澄谨题。

妙法蓮華經要解（釋普門品）（宋，戒環）

妙法蓮華經要解

溫陵開元蓮寺比丘 戒環 解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五圓行流通二 初略叙科儀〕

單發為聲，雜比為音，於世間眾苦雜聲，齊觀并救，號觀世音。妙圓之行，自一心出、應無不遍，號曰普門，此繼前品說者。妙音現形說法，救濟眾難，與觀音無異，但略而未普，妙而未圓。觀音不離是行，而能觀其音聲，隨响而答，大千圓應，無去來相、所謂自在之業，普門示現，則進於妙音，其實二聖一道，相為始終耳。故後頌觀音之德，而兼云妙音，是知二聖一道也。即妙音之行，而演為普門，是知相為始終也。夫欲體前之法，須兼二行，從妙而普，有始有終，然後圓備。故繼妙音，說普門品、為圓行流通。文殊於華嚴會終，現法化已，南歷人間，說普照法界修多羅門，所以圓彰前法體用。善財歷百城已，到普門國，成就阿僧祇法門。遂能於諸有中普現其身，斯皆以行成德，使圓而普也。觀彼設法次序，名義，與此宛同。

〔二依科正解十 初無盡發問〕

【爾時，無盡意菩薩即從座起，遍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觀世音菩薩，以何因緣名觀世音？】

將顯普門，而因無盡意發起者，表普門圓行，應現無盡也。若愚贊云：世界無邊塵沙，眾生無數業茫茫，愛河無底浪滔滔，是故我名無盡意。觀音之行，亦若是矣。

〔二佛答名緣二 初答總相〕

從此至受持名字，名十四無畏功德。

【佛告無盡意菩薩：善男子！若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受諸苦惱，聞是觀世音菩薩，一心稱名，觀世音菩薩即時觀其音聲，皆得解脫。】

此於眾苦雜聲齊觀并救也。於音言觀者，以觀智應物之謂觀，即真觀、淨觀，智慧、慈悲是也。觀觀之體，聞聞之性，本無苦樂。眾生不能返聞，循聲流轉，故受諸苦惱。觀音不隨聲塵妄起知見，故一切解脫，而令苦眾生持其名、蒙其觀者，亦得解脫，實真淨慈悲觀力加被故也。昔琳法師稱名七日，而免難於唐；孫敬德誦經千遍，而全生於魏，即脫諸苦惱之驗也。

〔二答別相三 初脫外業五 初脫三災〕

【若有持是觀世音菩薩名者，設入大火，火不能燒，由是菩薩威神力故；若為大水所漂，稱其名號，即得淺處；若有百千萬億眾生，為求金、銀、琉璃、砗磲、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寶，入於大海，假使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稱觀世音菩薩名者，是諸人等皆

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楞严明十四无畏功德：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苦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夫不自观音以观观者，即离尘复性之真观也；离尘复性，则诸妄自脱，故能令苦众生蒙我真观，即得解脱。二者知见旋复，则火不能烧。三者观听旋复，则水不能溺。盖见觉属火，闻听属水，知见旋则离火尘，闻听旋则离水尘。幻尘既离，真性斯复，所以无能烧溺也。能旋见听，则烦恼之火、贪爱之水，皆无能烧溺矣。四者，灭妄断杀，则鬼不能害，皆由离尘复性之观力加被也。昔于相国问黑风漂堕之义于紫玉，玉呼名讽之，公悖然变色，玉曰：便是黑风漂堕。则凡不能离尘，循声流转，一念漂堕，皆如是也。

〔二脱刑戮〕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此由菩萨以六根消复同于声听之力加之，以同声听，无复形碍，故使刀兵犹割水、吹光，性无损动。

〔三脱鬼害〕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此假闻熏精明之力，烁诸痴暗，故鬼不能视。断灭妄想，心无杀害，故害不能加。

〔四脱囚系〕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此由音性圆消，离诸尘妄之力加之，尘妄既离，则身相不有，故枷锁自脱。

〔五脱怨贼〕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此由灭音圆闻，遍生慈力加之，盖因闻两立，则物我成敌，灭音圆闻，则内外无待，故能遍慈而却敌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结外业也。

〔二脱内业三 初淫〕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此由熏闻离尘，色所不劫之力加之，盖众生以欲习合尘，故为色劫，一蒙妙力，则欲爱干枯根境而不偶，虽有妖色，不能劫动，故便得离欲。

〔二恚〕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此由根境圆融，无能所对之力加之，盖嗔由违情而起，对境而生，圆融则无违无对，则不嗔矣。

〔三痴〕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此由消尘旋明，朗彻无碍之力加之。以痴由妄尘所蔽，无明所覆；消尘则无蔽，朗彻则无覆，故能旋复真明，永离痴暗也。内业有十、而坏灭法身唯淫怒痴为甚，故举三以兼余。上皆依楞严渐说，自顿言之：三毒水泡，元无自性，知观观者，岂不便离。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结内业也。

〔三示福应〕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融形涉世，遍事诸佛，为法王子之力加之，即生男；圆通合界，承顺如来，受领法门之力加之，即生女。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此第十四无畏功德也。楞严云，此大千界现住世间，有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修法垂范，方便利生，持名供养，得无量福。而持观音名，其福齐等，盖由观音得真圆通，一多平等，彼我无二故也。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总结十四无畏之福。

〔三问现形说法〕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四佛答所现二 初且略叙〕

即三十二应也。观音于楞严会上，自说我昔供养观音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始自佛身，终至人、非人等为三十二，皆以无作妙力自在成就。

〔二正科释二 初现四圣〕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但举三圣者，妙音品开菩萨位，此则合在佛位。应读为膺，当其根而应之也。

〔二现六凡众三 初现天〕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梵王为初禅天主，帝释为忉利天主，自在天居欲界顶，大自在天居色界顶，天大将军统领鬼神，四天王统领世界，毗沙门居北方为最尊。初二从显举，以梵、释常随佛故。次四从总举，谓欲界之总，色界之总，鬼神之总，世界之总也。

〔二现人三 初现王臣士庶〕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妙音品先言轮王，次言小王，乃总别兼举。此从总举，合依正法华言轮王，轮王统四天下，小王治一邦国，长者族姓推尊，居士清节养素，宰官判断邦邑，婆罗门术数摄卫。

〔二现入道四众〕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前二出家持大戒，后二在家持五戒。

〔三现主妇童真〕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三现神〕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手执金刚护佛法者。六凡、止举天、人、神三类者，举得度者而已。若地狱、鬼、畜方沈幽昏，未应得度，则渐灭其苦，于颂见之。

〔三结所现〕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五劝兴供养〕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六无尽兴供〕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缨珞价直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缨珞。】

妙音供养释迦，特奉缨珞。无尽供养观音，亦奉缨珞。皆表法宝庄严，故曰法施。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缨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缨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缨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普门性中，本无施受，但为物故施、愍物故受也。分奉二尊者，示为四众庄严福聚也。

〔七总结前文〕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结答云何游此之问。

〔八以偈重颂二 初无尽重问〕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二释尊偈答二 初总叙〕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議。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二别答八 初颂脱外业五 初颂三灾〕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于水言漂，浪则兼风灾，自此至电雹消散，皆颂外业。在长行为十四无畏，而颂文事相不同，又加傍颂者，十四无畏特举大略，实具一切功德故也。次傍颂险难。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言峻利之极，尚不能损，况其小难。

〔二颂怨贼〕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三颂刑戮〕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四颂囚系〕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次傍颂诅毒。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具正念者，横逆莫加；出尔反尔，自贻伊戚。

〔五颂鬼害〕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次傍颂蛇兽。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信谓兕无所投角，兵无所投刃也。次傍颂灾变。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雷电调适为常，鼓掣为变。阴包阳则为凝雹；阴过阳则为大雨。是皆灾变，故欲其消散也。

〔二颂脱内业〕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众生由无妙智力，故为欲、恚、痴之所困逼。

〔三颂现形说法〕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智方便即所谓有慧方便也。虽三恶趣方沈幽昏，未应得度，亦与渐灭其苦。

〔四结显观智〕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其所以观音脱苦，能施无畏，现形度生，皆五观之力，故此结显也。真以息妄，净以治染。智以破惑、悲以拔苦、慈以与乐，以是五观加被群迷、故妄、染、惑、苦、应念息灭，所以常愿仰而依之。然性本圆澄，因迷起妄，惑染既生，故观智繁设，苟无妄染，则真净不立矣。盖以真息妄等事，皆圣人不得已也。故楞严曰，言妄显诸真，妄真同二妄。

〔五重叹观智〕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无垢慧日，叹观智之体；伏灾普照，叹观智之用。伏灾言脱苦，普照言现形。

〔六总叹说法〕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戒教戒也。法身无体，以悲为体，故教戒所行，如雷作动。圣人无意，以慈为意，故利泽之兴，如云润覆。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此亦傍颂施无畏德。

〔七颂名劝念〕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

观音之行，不异妙音，由能从妙而普，故兼二号。以说法不滞为妙音，寻声救苦为观音，音性无著为梵音，应不失时为潮音，此所以胜世间音也。具是众德，故须常念，不间不疑，则观行智力无不相应矣。

〔八颂德劝皈〕

【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观听反入，离诸尘妄，是谓净圣。乘彼正念，假之福力，是谓依怙。具一切德，则随所求而应之，不止十四无畏也。慈视众生，则择可度而度之，不止三十二应也。其福聚如海，利泽不穷，故应皈命。

〔九持地赞显〕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持地菩萨昔遇毗舍浮佛，教之平持心地，则一切皆平，是能以妙法内平自心，使外患自平不能为害者也。故闻此品深赞其功，意显自在之业、普门之行，实为心地法门。闻持之人，苟能以是平持心地，则外患自平不能为害。可以于诸怖畏，能施无畏，由是自在之业，普门之行，遂为己有。故曰，若有闻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观音之号，或曰观世音，或曰观自在；其行或曰普门，或曰圆通者。依悲观、慈观应物之德言之，故号观世音；依真观、净观照心之功言之，故号观自在。自一心而出，应无不遍。则谓之普门；自万物而反，照无不融，则谓之圆通，其实一而已。故或以自在为号，或以自在名业，以自在为号，言心得自在，如心经称观自在菩萨是也。以自在名业，言行得自在，如楞严无作妙力是也。然诸法行无非示使平持心地，故此终以持地赞显。

〔十闻品成行〕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无等等者，无等即物无与等，等者俱物为等；既物无与等，而能与物为等，此如来最上德也。观音体此以成普门行，随类应化与物为等，故闻其风者皆能发如是心，此所谓以圆行成最上之德。

妙法蓮華經台宗會義（釋普門品）（明，智旭）

妙法蓮華經台宗會義卷七之一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第二十五

古吳後學 蕩益智旭 述

觀者，能觀之智，即一心三智也。世音者，所觀之境，即十法界機也。境智雙舉，感應合標，故名為觀世音。菩薩義如前釋。普者，遍也。門者，能通義也。用一實相，開十普門，無所障闕，故稱普門。

釋此為二，初通次別。通釋又四：初列名，二次第，三解釋，四料簡。

初列名者：一人法，二慈悲，三福慧，四真應，五藥珠，六冥顯，七權實，八本迹，九緣了，十智斷也。

二次第者，又有兩意：一約觀明次第，二約教明次第。

約觀者，欲明觀行，必有其人，人必秉法，故最居初。

次慈悲者，良由觀音之人，觀于實相普門之法，達于非人非法，實相之理，了知一切眾生，亦復如是。故《華嚴》云：「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此理圓足，無有缺減。云何眾生，理具情迷，顛倒苦惱？既觀是已，即起慈悲，誓願拔苦，與樂也。

次福慧者，初人法相成，此據其信。次慈悲與拔，此明其願。欲滿此願，必須修行，修行不出福慧，慧即般若，福即五度，互相資導，以行順願，事理圓足，則能與拔也。

次真應者，福慧具足，契于法性，法性即實相，名為法身。法身既顯，從真起應也。

次藥珠者，證得真應，俱能益物，破三惑病，如藥樹王；雨三諦寶，如如意珠王也。

次冥顯者，眾生机感，二身應之，或冥或顯，得益不同也。

次權實者，得益不同，皆由二智之力，不失其宜也。

次本迹者，虽巧用二智，利益一切而優降不同，良由本迹。或本迹俱高，或本高迹下，則二智必優。若本下迹高，或本迹俱下，則二智必降也。

次緣了者，上明行人發心修行，從因克果，化他利物，深淺不同。從人法至真應，是自行次第；從藥珠至本迹，是化他次第。皆是順論，未是却討根本。今原其性德種子，若是觀智之人，悲心誓願，智慧莊嚴，顯出真身，皆是了因為種子。若是普門之法，慈心誓願，福德莊嚴，顯出應身，皆是緣因為種子也。

次智斷者，既却討其根源，乃順論其究竟。始則起自了因，終則菩提大智。始則超自緣因，終

则涅槃断德也。

二约教明次第者，又有通别。通者，五时四教，各可论十，随法义立，不可深穷。且如三藏十双揽五阴名为人，谛缘度名为法；声闻法缘菩萨生缘名为慈悲；声闻三学菩萨六度名为福慧；五分法身为真，作意神通为应；治四住病为药，雨三乘宝为珠；见闻获益为显，不见不闻为冥；称真为实，随情为权；自证为本，示现为迹；一句一偈为了，三业微善为缘；尽无生智为智，有余无余为断；声闻渐证，菩萨顿成；三藏尚备，通别可知，不暇广述也。

别者，历五味以明多少不同，如乳味顿教，教名大方广佛华严。大方广是法，佛即是人。此人乘法，必具慈悲。因华即是福慧二严，严于果德，即是真应。既能利物，必辨药珠。物得其益，必有冥显。而权实、本迹、缘了、智断，通论则有，别论则无。何以故？佛一期化物，明于顿渐，今华严顿说，渐教未彰，故不明四意也。小隔于大，如聋如哑，覆于此权，未显其实，故无权实。未发王宫生身之迹，未发寂场法身之迹，未显久远，久远久成之本，故无本迹。不言小乘，本有性德缘了之因，当克智断本具之果，故无后二意也。

次酪味三藏教，但明人法、慈悲、福慧三义，无真应等七义。何以故？灰身灭智，那得从真起应？既无真应，将何益物？又纵约真谛，通论有十，而菩萨三，只伏惑亦不得论真应等也。

次生酥方等教，对小明大，得有中道。大乘人法，乃至冥显两益，然犹带方便，调熟众生，故不得说权实等四意也。

次熟酥般若教，虽已会小乘之法，皆摩诃衍犹未会。小乘之人，亦带方便，故亦止有六义，未明权实等四意也。

今醍醐法华教，则会小乘之人，汝实我子，我实汝父，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开权显实，开迹显本，了义决定不相疑难，得明中道。人法乃至本迹八意，三世诸佛，调熟众生，大事因缘，究竟圆满，备在此经。故二万灯明，但说法华，即便息化。迦叶如来，亦复如是。若涅槃教，则为钝根弟子，于法华经，未能悟入。所以却讨源由，广说缘了，明三佛性性德。了因种子，修得即成三般若智德。菩提性德缘因种子，修得即成三解脱断德。涅槃性德，非缘非了，即是正因，修得成就，则是不纵不横，三点法身，故知涅槃所明，却说八法之始终成智断。十义具足，既历五味，以论十法次第，约四教则可解也。

又华严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乳。三藏三意，于利人密去亦成醍醐，于钝人成酪。方等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生酥。般若六意，于利人成醍醐，于钝人成熟酥。若法华八意，于钝人亦成醍醐也。

二次第竟。

三解释者，初释人法。人即假名众生，法即五阴实法。法是能成，人是所成。此之人法，通于凡圣。若色、受、想、行、识，是世间法，揽此成生死凡人。若戒、定、慧、解脱、解脱知见，是出世法，揽此成出世圣人。故《大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法无上者涅槃是。」然虽通凡圣，不无差别。上中下恶，即成三涂之人法；上中下善，即成三善道之人法；故有六趣阶差。若更细论，百千万品出世人法，亦复不同。

若三藏有门，观众生我人如龟毛兔角，毕竟不可得。但有五阴之法，乃是人空法不空。谛观此法，无常生灭，能伏见爱，发生暖顶等位善有漏五阴，即揽此方便之法成似道贤人。若发真无漏戒定慧等，即揽此无漏之法成四果圣人。若不闻法华实教，任运余依灭己，灰身泯智，自谓入于无余涅槃，人法都寂，其实生在界外方便有余土中，揽彼法性色受想行识之法，成彼土假名之人。

空门观五阴和合，假名为人，三假浮虚，曾入空平，发生暖顶等，例如前说。

余二门亦如是。若摩诃衍中，明人法者，亦不言人空法不空，亦不言揽实法体成假人，用但观阴界入法及假名，人性本自空，非灭故空。故《大品》云：「色性如我性，我性如色性。」始从初心，终于后心，常观人法俱空，此后为三：

一者但观二空，发生似解，即揽如幻善有漏法，成性地如幻之人。次发真解，断见思惑，即揽佛幻无漏戒等，成见地等如幻之人。而根钝故，但见于空，不见不空，还与三藏，同其灰断。不觉生在方便有余土中，揽彼土法，成彼土人。若根利者，既发真已，不但见空，兼见不空，了知人法二性，不可断灭，则接入别圆也。

二者了知生死人法、出世人法，名为二边。而实相法性，非人非法，非世出世，其体常住。为欲证此实相体，故先观生死人法本空，断见思惑，即揽方便五阴，成十住假名之人。次观出世人法本空，不住出世，无漏道中，断尘沙惑，即揽方便五阴成十行假名之人。次观二边，人法皆空，不住二边。伏无明惑，即揽方便五阴成十回向假名之人。次发中道，真明破无明惑，即揽赏报土常住五阴之法，成十地菩萨常住假名之人也。

三者了知生死人法、出世人法，一一无非真如实相。故《大论》云：「菩萨常观涅槃。」行道以观人空，即是了因种子。故论云：「众生无上者佛是。」佛者即觉，觉是智慧，既觉人空，亦觉法空，故知观人空是了因种也。以观法空，即是缘因种子。故论云：「法无上者涅槃是。」是以生死阴断，涅槃阴兴。如水成冰，冰还成水。《大经》云：「因灭是色，获得常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大品》云：「菩萨行般若时，得无等等色，得无等等受想行识。」当知涅槃是无上法，揽此法，成无上众生，号之为佛。故知观法空是缘因种也。以观人法空，即识三种佛性。故《大经》云：「众生佛性，不即六法，不离六法。」不即者，明正因佛性，非阴非我。非阴故非法，非我故非人，非人故非了，非法故非缘，故言不即六法也。不离六法者，不离众生空，而有了因；不离五阴空，而有缘因；故言不离六法也。佛从初发心，观人法空，修三佛性，历六即位，成六即人法。今观世音普门，未是究竟之人法，即是分证之人法。前一番问答，是分释无上之人，称观世音。后一番问答，是分释揽无上之法，故称普门。当知人法因缘，故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

二释慈悲。悲名愍伤，慈名爱念。愍故拔苦，念故与乐。然但起慈悲，心不牢固。须发弘誓，加持使坚。譬如工匠，造物节靡，虽复相应，若无胶漆，则有零落。誓愿如胶，要心不退，悲心愍伤，拔于世间，苦果集因，兴两誓愿，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慈心爱念，欲与出世，道因灭果之乐，兴两誓愿，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但前明人法，凡圣不同。今辨慈悲，大小亦异。

若三藏事六度行人观分段生死八苦，誓度无边众生，观见思颠倒结业，誓断无尽烦恼。观此因果，无常生灭，念念流动，而修对治，誓学无量法门。观于真谛无为之理，誓成无上佛道。如此慈悲，即缘有作，四谛所起也。

若通教行人观生死八苦，如幻如化，众生颠倒，谓为真实，即起誓愿，度如幻众。贪恚痴等，如幻如化，众生颠倒，为之受恼，即起誓愿，断如幻惑。观即色是空，以如幻故，乃至即识是空，即贪嗔痴等是空。以如幻故，非灭故空，性本自空，空亦不可得，而众生不能了知，即空即起，誓愿学如幻法门。又观涅槃，设有一法过涅槃者，我亦说如幻化，而众生谓有佛道可求，计著佛想，即起誓愿，成如幻觉，觉如幻众，如此慈悲，是缘无生四谛所起也。

若别教行人观于因缘生法，假名无量，十界森罗，应须分别导利众生，那得沉空取证，观此苦果，非止一种，分段变易，皆名为苦，即起誓愿，度九界生无量之苦；由无量集，所谓二惑五住，浩若尘沙，即起誓愿，度九界集；集既无量，治亦无量，所谓三止三观法门，即起誓愿，遍学遍行；治既无量，灭亦无量，所谓四种涅槃，六种无为，即起誓愿，令他同证。如此慈悲，是缘无量四谛所起也。

若圆教行人观一切法实相，真如圆融法界，非违非顺，非明非闇。而无明闇故则违，违之则有苦集因果。智慧明故则顺，顺之则有道灭因果。缘此违顺因果，而起弘誓，譬如磁石，不作心想，任运吸铁，慈悲亦尔，不作众生及以法想，任运拔苦与乐，故名无缘大慈大悲。菩萨从初发心，修此无缘慈悲，历六即位，邻于究竟。今前一番问答，明大悲拔苦，一心称名，即得解脱。后一番问答，明大慈与乐，现身说法，皆令得度。当知以大慈大悲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三释福慧，亦名定慧。寂照妙智，无幽不朗，如明镜高堂。福德禅定，纯厚资发，如明灯净油。亦称目足，目足两备，入清凉池。池即涅槃，涅槃称为二种庄严。庄严法身，释此定慧，亦有多种。

三藏以无常观理为慧，以观练熏修种种事禅为福，以定资慧，发真无漏，所证天然真理，名为法身。

通教但以体法异于析法，余悉同于三藏。

别教则以缘修智慧，与诸禅定，助开中道法身。

圆教则以实相观智为慧，实相寂定为福，共显非定，非慧之理，名为实相法身。菩萨从初发心，修此不二定慧，历六即位，邻于究竟。今前问答，智光照闇，应机拔苦，是从慧庄严以得名。后问答，首楞严定，普现色身，是从福庄严以得名。当知以福慧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四释真应。真名不伪不动，应名称适根缘。若契实相不伪不动之理，即能称机适缘而应。譬如揽镜，形对影呈，此之真应，不得相离。若外道修有漏通，虽能变化，譬如瓦石，光影不现，不可名应。未破四住，未显偏真，那有中道圆真？若二乘作意，神通亦不名应。譬如图画，作意乃成，了不相似，但证偏真。出于三界，不达中道不动之理，故非圆真，从何起应？大乘不尔，得实相真。譬得明镜，不须作意，法界色像，随对随应，如镜写像，与真不殊，尔乃名为真寂身应。菩萨从初发心，历六即位，邻于究竟。今前问答，明真寂不动，法界获益，是从真身得名。后问答，明随机广利，出没多端，是从应身得名。当知以真应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五释药珠。药树王疗治苦患，出柰女经。如意珠王能雨聚宝，广出诸经。三藏通别，亦各得明。治病雨宝，而所治不遍，所雨不普。今约圆教明之，如《华严》云：「有上药树，其根深入，枝叶四布，根茎枝叶，皆能愈病，见闻嗅触，无不得益。」菩萨亦尔，大悲熏身，形声利物，名大

药王身。又如如意珠王，能雨大千珍宝随意。无尽菩萨亦尔，大慈熏身，与众生乐，名如意珠王身。此亦约六即判位，今前问答，遍救种种幽厄苦难，从药王身得名。后问答，称适所求，雨大法雨，皆令得度，从如意珠王身得名。当知以二身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六释冥显两益。冥是冥密，显是显露。大圣恒以二益，利安一切。而众生及与下地，日用不知。譬如日月照世，盲虽不见，实荷深恩。乃至同是一位，而下品不知，上品神力所作。以不知故，名为冥益。又圣人之益，虽不可知，若圣欲使知，虽[虫+昆]虫等亦能知之。以使知故，名为显益。此亦约六即判位，今前问答，不见形声，密荷深祐，即是冥益。后问答，睹所现身，闻所说，即是显益。当知以冥显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七释权实。权是暂用，实非暂用，略言权实。共有三种：一自行权实，中观为实，二观为权。二化他权实，他人根性不同，或说权为实，或说实为权，不可定判，但约他意以明权实耳。三自行化他合明权实，自行有权有实，皆束为实，化他亦有权有实，总束为权。用此三意，广历四教，复就自行权实，以判六即。如《玄义》及方便品所明，可以意得。今前问答，从自他合明之实智益物。后问答，从自他合明之权智益物。当知以权实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八释本迹。本名实得，迹名应现。自有本高迹下，本下迹高等四句，事非一概。亦约六即判位，今前问答，不可见闻，但获冥祐，是从本地得名。后问答，应现殊形，说法度脱，是从迹地得名。当知以本迹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九释缘了。了是显发，缘是资助。资助于了，显发法身。了者即是般若，亦名慧行，亦名正道，亦名智慧庄严。缘者即是解脱，亦名行行，亦名助道，亦名福德庄严。《大论》云：「一人能耘，一人能种，种譬缘因，耘譬了因。」通论四教，皆具缘了二义。今正明圆教，二种庄严之因，佛具二种庄严之果，原此因果根本，即是性德缘了。此之性德，本自有之，非适今也。《大经》云：「一切诸法，本性自空。」亦由菩萨修习空，故见诸法空，此即了因种子，本自有之。又云：「一切众生，皆有初地味禅。」《思益》云：「一切众生，即灭尽定。」此即缘因种子，本自有之。依此法，尔本有缘了种子，方便修习，渐渐增长，从于毫末，得成合抱大树。所谓摩诃般若，首楞严定，此一科不论六即，但论根本性德。今前问答，从了种受名。后问答，从缘种受名。当知以了因缘故，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十释智断。通途为语，则智即有为功德满，亦名菩提。断即无为功德满，亦名涅槃。言有为功德者，即是因时智慧，有照用修成之义，故称有为。因虽无常，而果是常，将因名果，故言有为功德满也。言无为功德者，若小乘，但取烦恼灭无以为断德，则是但离虚妄，名为解脱；其实未得一切解脱，乃无体之断德也。大乘是有体之断，不取灭无以为断德，但取随所调伏。众生之处恶不能染，纵任自在，无有累缚，名为断德。指此名无为功德。故《净名》云：「不断痴爱，起诸明脱。」又云：「于诸见不动而修三十七品爱见为侍者，亦名如来种，乃至五无间，皆生解脱相。」无所染碍，名为一切解脱，即是断德无为也。寂而常照，即智德也。小乘灰身灭智，既无其身，将何入生死而论调伏？无碍不染，既无其智，何所照寂？大乘智断圆极，故法身显著，即是三种佛性义圆也。法身满足，即是非因非果，正因满足，故曰隐名。如来藏显名法身，虽非是因而名为正因，虽非是果而名为法身。《大经》云：「非因非果，名为佛性。」即是此正因佛性也。又云：「是因非果，名为佛性。」此据性德缘了，皆名为因也。又云：「是果非因，名为佛性。」此据修得缘了皆满，了满转名般若，亦名大菩提果。缘满转名解脱，亦名大涅槃果。果皆称为果也。佛性

通于因果，不纵不横，性德时三因；不纵不横，果满时名三德，亦不纵不横。故《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大乘果者，亦诸法实相。」智德既满，湛然常照，随机即应，一时解脱。断德既满，处处调伏，现形说法，皆令得度。今前问答，从智德分满受名。后问答，从断德分满受名。当知以智断因缘，故名观世音普门也。

三解释竟。

四料简者。一料简人法：

问：若人对观音，法对普门者。则方等有普门法王子标于人名，此义云何？

答：此有二义：一者人非法，法非人。二者人即法，法即人。若约华严，自有二意：一者不次第意，人即实相，实相即人，人法不二也。二者次第意，地前生死行人，未是实相之法，此法亦非彼人也。若约三藏有门，明无假人，但有实法，此法非人。空门明揽，实法以成假人，亦人法两异。纵令不离人论法，不非法论人，俗有真无，亦界内二谛意耳，非中道之人法也。若约方等，对小明大，论人法者，小同三藏，大同华严。般若、涅槃亦尔。今方等中明普门法王子，即大乘意，与此经同。此经普门是法，何得有法无人？方等普门是人，何得有人无法？但人法互举耳。

二料简慈悲。

问：若大悲拔苦，苦除即是得乐；若大慈与乐，乐至即是拔苦。何意两分？

答：通论如此，别则不然。譬如拔罪于狱，未施五尘，身虽免痛，根情未娱，不名与乐。又如施五尘于狱中，五情虽悦，不名拔苦。为从别义，各显一边，故别说之。

复次，外道修四无量，自证禅定，作想虚运，彼无实益，不能令他拔苦得乐，虽自获定，虚妄世法，报尽还堕不免于苦，自他俱无利益。二乘修四无量，但自拔分段苦，未免变易，非究竟乐，亦不益他。菩萨不尔，非凡夫行，非贤圣行。非凡夫者，不同自受禅乐；非贤圣者，不同自拔于苦。不同自受乐故，即与他乐；不同自拔苦故，即拔他苦。亦是即拔苦即与乐，即与乐即拔苦，但分别说之。前明拔苦，后明与乐耳。

又，但论慈悲不说喜舍者，四无量心名虽有四，义但有三。《大经》云：「忧毕又。」忧毕又名舍，即是两舍，非慈非悲，不二之意。不二而二，即是慈悲。喜者，从乐生喜，初愿与乐，众生苦重，不能得乐，则无可喜。既拔苦竟，即能得乐，遂其初愿，是故喜也。

三料简福慧。

问：何故观音对慧称之而拔苦，普门对福见之而得乐？

答：慧是光明，正治闇惑。惑是生死苦恼，欲治闇惑之苦，岂不用智慧之光？故称智慧人名即拔苦也。法是法门，门名能通，通至涅槃安乐之处。初习此法是得乐因，后证此法是得乐果，故对普门法而明与乐也。

然自有智慧是福德，福德是智慧；自有智慧非福德，福德非智慧；大小乘皆备四句。

小乘四句者：如六度菩萨修般若分，阎浮提为七分，此是世智，不能断惑，犹属福德所摄，是第一句。即名此福是智，以息诤故，是第二句。如饿阿罗汉以能断惑，名为智慧，而非福德，即第三句。如白象王有大受用，名为福德，非出世智，亦非世智，不名智慧，即第四句也。

大乘四句者：别教地前三十心行名福德，慧行名智慧，此慧不能破无明，还属福德所摄，即第一句。此福亦能治取相惑，亦可名为智慧，即第二句。若地上皆名智慧，不名福德，即第三句。若地前皆名福德，不名智慧，即第四句也。

今圆教所明，福即是慧，慧即是福，福慧不二。故《大论》云：「如是尊妙人，则能见般若。」此慧那得无定。又云：「健相三昧，能破强敌。」此定那得无慧。不二而二，故分别说之耳。

四料简真应。

亦有四句：非真非应，应而非真，真而非应，亦真亦应。

一、非真非应：就理可解。又凡夫不见理故非真，无用故非应。

二、应而非真者：外道修得五通，同他施化，亦得名应。而不见谛，不得名真。

三、真而非应者：二乘断结见谛，亦得名真。灰身灭智，不能起应。

四、亦真亦应者：此则别显中道为真，即真论用为应。真应不二，不二而二，故依文互举。一往言之。

前番问答，明真身恒益。后番问答，明应身间益。然恒间亦不相离，如二鸟双游，故尽理而言，则真身亦恒亦不恒。应身亦间亦不间也。

五、料简药珠。

药有差病拔苦之功，亦有全身增命致宝之用。如意珠王，非但雨宝，亦能除病。大施太子入海，得珠还治父母之眼。《大品》云：「若人眼痛，珠著身上，病即除愈。」故知通具二义，今亦别据一边说耳。

六、料简冥显两益。

共有三十六句，如《玄义》。

七、料简权实。

亦具四句：或因实智解脱于权，七难消除，二求愿满是也。或因实智解脱于实，三毒皆离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实，三十三身得度是也。或因权智得度于权，怖畏急难之中能得无畏是也。或二俱度脱，或二俱不度不脱，今依文互出一边。前文脱权，后文度实耳。

八、料简本迹。

通论本迹，俱能与拔。故《寿量品》云：「闻佛寿无量，得无量无漏清净之果报。」即是从本得乐。《请观音经》云：「或游戏地狱。」大悲代受苦，即是从迹拔苦。但众生不达本源，所以流转苦恼，若识本理，即于苦得解脱。不见迹化，不能三业种福。若遇形声，即为致乐之因，故亦一往说之。然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则是二而不二。

问：本迹与真应何异？

答：真应就一世横辨本迹，就三世竖论也。

九料简缘了。

问：缘了既有性德善，亦有性德恶否？

答：具。

问：阐提与佛，断何等善恶？

答：阐提断修善尽，但性善在；佛断修恶尽，但性恶在。

问：性德善恶，何不可断？

答：性之善恶，但是善恶法门。性不可改，历三世无谁能毁，亦复不可断坏。譬如魔虽烧经，何能令善法门断尽？假令佛烧恶谱，亦不能令恶法断尽。如秦焚典坑儒，岂能令善恶断尽耶？

问：阐提不断性善，还能令修善起？佛既不断性恶，亦还令修恶起耶？

答：阐提既不达性善，由不达故，还为善所染，所以修善得起，广治诸恶。佛虽不断性恶，以达恶故，于恶自在，故不为恶所染，永无修恶，复能自在。广用诸恶法门，化度众生，终日用之，终日不染，不染故不起，那得以阐提为例！设使阐提能达此善恶者，则不复名一阐提也。

十、料简智断。

此是一法异名，不得相离。如人被缚，运力得脱，运力名智，释然系外名断。运力属心，故名智慧庄严；释然系外属身，故名福德庄严。今经言说不得一时，故互举智断。

若深得此十义意者，解一千从，广释观世音普门义则不可尽也。

初通释竟。

次别释为二：先释观世音，次释普门。

先释观世音者，以何因缘名观世音？通释如前。别则以境智因缘，故名观世音也。境智有二：一、思议境智，二、不思议境智。一、思议境智又二：一、约理外，二、约理内。

理外境智共有四句：一、天然境智，二、相待境智，三、因缘境智，四、绝待境智。

天然境智者，境自是境，其性常尔；智自是智，性亦常尔。非佛天人所作，故名天然。即诸法

自生句也。

相待境智者，境不自境，待智故境；智不自智，待境故智；故名相待。即诸法他生句也。

因缘境智者，非但由境故境，亦非但由智故境，以境因智缘故，而有其境；非但由智故智，亦非但由境故智，以智因境缘故，而有其智；故名因缘。即诸法共生句也。

绝待境智者，非由境故境，非由智故境，非由境智因缘和合，故境名绝待境；非由智故智，非由境故智，非由智境因缘和合，故智名绝待智。即诸法无因生句也。

今当次第破之。若境自是境者，不应为智所照；若智自是智者，不应得照于境。今既境为智照，则境不自境；智能照境，则智不自智。云何妄计为天然耶？若待智故境者，境从智生，境应名智，何得名境？如人祇应生人，不应生木石等。又若境从智生，则无智时亦应无境；又若境从智生，则智复从何生？待境故智亦如是破。云何妄计为相待耶？若境因智缘故境者，为境中有境，故藉智缘；为境中无境，而藉智缘；为智中有境，而藉境因，为智中无境，而藉境因；若境中有境，则不须藉智方有；若智中有境，则不须藉境方有。又设各有而仍相藉，则一时应有二境。若境中无境，则虽藉智亦不应有；若智中无境，则虽藉境亦不应有。譬如一沙无油，虽合多沙，亦不出油；一盲不见，虽合多盲，亦不能见也。智因境缘故，智亦如是破，云何妄计为因缘耶？若非由境，故境等者，从因缘尚不可得，况无因缘而可名境？智亦如是。一往谓绝理而穷之，不成绝待，以其谓有无因缘之境故，以其谓有无因缘之智故，云何妄计为绝待耶？此等并是心行理外，妄想推计，戏论分别，终无实义。故《中论》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那得如前四种计执，随执一种，自谓是实，谓余是妄！见爱生著，迷于四谛八十八使，浩然无涯，方招苦果，流转不息；虽傍经论，引证文言，如虫蚀木，偶尔成字，实不能解，是字非字，以不解故。从于境智，而起见执，如服甘露，伤命早夭。故名理外境智，为龙树之所破，今不取此证境智，以释观世音也。

理内思议境智者，亦复作上四门。然名字虽同，而观智淳熟，不生执见，毕故不造。新成方便道，发生暖顶，乃至一十六心，眼智明觉，豁然得悟，破诸见惑，与理相应。譬如盲人，金罍抉膜，灼然不谬。此之真观，名之为智；所照之理，名之为境。以发无漏，故称理内境智。虽见此理，终是作意入真，故名思议境智。今明观世音，亦不从此境智因缘得名也。

二、不思議境智者。境智虽非自他共无因等，而以四悉檀赴缘假名字说。或说境自是境，智自是智，令他欢喜，生善灭恶入理。或说由智故境，由境故智。或说因缘境智。或说绝待境智，令得四益，亦复如是。若无四悉檀，益诸佛如来不空说法，虽作四说，无四性执，无执故无见爱，众生闻者，如良马见鞭影，即能破惑入道，故名为智。此智所照，名之为境。若以智照境，入空取证，成真谛理。内思议境智，如前所说。若不以空为证，知此境智，但有名字，名为境智，是字不在内外中间，是字不住亦不不住，是字无所有。故虽作四句明境智，实不分别四句境智；虽作四句闻境智，实不得四句境智；虽体达四句境智，实不作四句思量境智。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不可四句思惟图度，故名不思議境智。《金光明》云：「不思議智照不思議境。」此如《玄义》「境妙智妙」中广说。

今言观者，即是不思議智；言世音者，即是不思議境。若从文便，宜先释智，次释境；若从义便，须先明世音境，次论观智。

世者有三：一、五阴世间，二、众生世间，三、国土世间。既有实法，即有假人，假实正成，即有依报，故名三种世间也。世是隔别之义，即十法界之世，亦是十种五阴，十种假名，十种依报，隔别不同，故名为世。

间是间差之义，三十种世，差别不相谬乱，故名为间。言十法界者，各各有因，各各有果，故名为法；各各有界畔分齐，故名为界。今就一法界，复有十法，所谓如是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等十界，即有百法；十界相互，即有千法。如是千法，皆是因缘生法。六道是惑因缘法，四圣是解因缘法，故《大经》云：「无漏亦有因缘，因灭无明则得炽然。」三菩提灯是诸因缘生法，当体即是三谛。故《中论》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故明十种法界，三十种世间，即是所观境也。此境复为二：所谓自、他。他者，谓众生及佛；自者，即心而具。如《华严》云：「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阴，一切诸世间，莫不由心造。」又云：「如心佛亦尔，如佛众生然，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是故随举一念心，即具三十世间、三千性相；随举一佛法，亦即具三十世间、三千性相；随举一众生法，亦即具三十世间、三千性相。当知若自若他，一一无非三谛不思议妙境也。

音者，即十法界口业之机，界既不同，音亦有异，发音成声，即备三业。以此三业，而为机感也。结此世音之境，即应为六：一结十法界，是因缘境。二结为四谛境。三结为三谛境。四结为二谛境。五结为一实谛境。六结为无谛境。具如《玄义》广明。

次明观智者，傍境明智，则有五番论观。若就因缘论四种观；若就四谛亦四种观；若就三谛有二种观；若就二谛有七种观；若就一实谛唯一种观；若无谛则无观。此亦具如《玄义》广明。

今且约十界以明二种三谛：一通，二别。通论者，十界皆是因缘生法，一一无不即空即假即中，空是真谛，假是俗谛，中是中道第一义谛。别论者，六凡界是因缘生法，二乘界是空，菩萨界是假，佛界是中。

境谛既有通别二意，对境明观，亦为二意：一、次第三观，二、一心三观。次第者，如《璎珞》云：「从假入空，名二谛观；从空入假，名平等观。二观为方便，得入中道第一义观。」此之三观，即大品所明三智：一、一切智，二、道种智，三、一切种智。通论则观智但是一法异名；别论则因时名观，果时名智也。大经明十二因缘有四种观：谓下智中智上智上上智。析空为下，即藏教。体空为中，即通教。从空入假为上，即别教。中道正观为上上，即圆教。当知析体二观，皆是一切智摄。若以三智四观对五眼者：肉眼、天眼照粗细事，皆是世智，悉为诸观境本。慧眼对空观一切智。法眼对假观道种智。佛眼对中观一切种智也。中论偈「因缘所生法」句，为观智之本。后三句如次对三智。若对四教，则初一句即对藏教，后三句如次对通、别、圆。所以对四教者，若无教即无观。禀教修观，得成于智，所以须明教也。教必有主，主即是佛，或可一佛说四教，或可示四相明四佛。既四教有四佛，即应有四补处菩萨，辅佛弘此四教。若言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则生生尚不可说，何况生不生等。若言有因缘故亦可得说，非但生生可说，乃至不生不生亦可得说。以佛教门出生死苦，不得一向执无说也。三藏教补处者，百劫种相好因，伏惑未断，仅可对声闻忍位。但以六度行成，誓愿将满，慈悲熏于众生，亦能拔苦与乐，即是约因缘生法世智，观于六道世间之音，名观世音也。通教补处者，观真断结，不住于空，从空出假，道观双流，游戏神通，净佛国土，即是用体空一切智，观于六道世间之音，名观世音也。别教补处者，十住断见思惑成一切智，十行四教四门观假断尘沙惑，成道种智。十回向习中观，伏无明初地，断一分无明，分成一切

种智，十地后心，无明将尽，灌顶受职，大慈大悲，普熏法界，随有机感，皆能与拔，即是用次第三智，观于十法界世间之音，名观世音也。圆教补处者，从初发心，正观中道，了知十界众生三千性相，如镜中像，如水中月，不在内、不在外，不可谓有、不可谓无，毕竟非实，而三谛之理，宛然具足。无前无后，在一心中，即一而论三，即三而论一，观智既尔，谛理亦然，一谛即三谛，三谛即一谛，即于初心具观三谛一切佛法，无缘慈悲，于一心中具修万行诸波罗蜜，入十信位，已能长别三界苦轮，四住先落，六根清净，名为似解。进入十住，初心即破无明，开发实相，得如来一身无量身，湛然应一切。圆具三智从胜受名，但名一切种智，圆具五眼从胜受名，但名佛眼。故云：「开佛知见，初住功德已不可尽，况十住十行，十向十地，况等觉耶？」若能如是解者，名为圆教。人法约无作四谛，起无缘慈悲，修不二定慧，成真应二身。真遍法界，药珠普应一切，横竖逗机，冥显两益，以无缺宝藏，金刚般若，拔二种生死微细诸苦，以首楞严法界健相与三点涅槃大自在乐，是名不思议一心三智，观于不思议十法界，一境三谛之音，名为观世音也。

问：既观众生非有非无，云何行于慈悲？

答：若不明中道，则不识非权非实；若不识非权非实，则亦无权无实；若无权实，则无四番因果。若明中道，则权实双照；若双照权实，则有三种权。四谛世出世因果，亦有一实；无作四谛世出世因果，宛然具足；在于一念心中。所以者何？以实相慧，觉了诸法，非空非有，是名佛宝。所觉法性之理，三谛具足，即是法宝。即此觉慧，与理事和合，名为僧宝。事和即有前三教贤圣僧，理和即有圆教四十二贤圣僧。故大经以月光增减，喻智断二德。前十五日喻智光渐增，即是智德；后十五日喻邪光渐减，即是断德。月体本无偏圆，光相不无盈昃；体无偏圆以喻实相，光有盈昃以喻智断。智光增者，即诸法不生而般若生；断光减者，即诸法不灭而烦恼灭。如是增减，日日有之；如是智断，地地皆具。若十五日体圆光足，则月不更圆，光不更盛，此喻中道理极，菩提智满，故云不生，不生名大涅槃。若三十日体尽光灭，究竟无余，此喻无明已遣，邪倒永除，无惑可断，故云不灭，不灭名大涅槃。如此明僧宝智断，皆约中道一实相法，一切因果无所破失也。若不明中道，非空非假，但计断常等，即破生灭四谛世出世因果，破三藏教三宝。若但说无常生灭，即破无生四谛通教三宝。若但说体法不生不灭真谛，即破无量四谛别教三宝。若但说次第，显于非空非有，亦破圆教无作四谛一体三宝。传传相望，前所破失者多，后所破失者少。若得今圆教意，即一切无所破失也。

问：若圆修实相，则一法三谛，一心三观，具足诸法，亦应一教四诠。但明圆教即足，何用四教如前分别耶？

答：若一教圆诠一切诸法，赴利根人；若四教差别，逗钝根人。苟不假渐次分别，则圆顿何由可解？用别显圆，所以先明四教。例如欲显一心三观，先明次第三观也。虽说种种道，其实为一乘。若有众生不信受者，当于如来余深法中示教利喜，余法即前三教。既入佛慧，方便自息。故云「惟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故知但一圆顿之教，一切种智中道正观，唯此证实观世音，余皆方便说也。

本迹者，《千手眼大悲经》云：「此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于过去无量劫前，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安乐众生，现作菩萨。」又《观音三昧经》云：「先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为彼佛作苦行弟子。」《悲华经》云：「过去宝藏佛时，转轮王第一太子，三月供佛及比丘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涂等一切苦恼，若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

苦者，我终不成无上菩提。』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
 《大佛顶首楞严经》云：「我念往昔无量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乃至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得成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无作妙德。彼佛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观世音得大势二菩萨受记经》云：「次阿弥陀后，当成正觉，名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如此本迹，难可测知也。

观心释者，观心因缘所生，是三藏观世音观。心即空是通教观世音。观心即假是别教观世音观。心即中是圆教观世音。又祇此现前一念，介尔之心，纵令昏迷倒惑，而能缘之见分，当体无非一心三观，所缘之相分，当体无非一境三谛。虽复当体，全是妙智妙境，境智不二，而众生日用不知，枉受轮回。虽复轮回，性德无减，是理即圆观世音。若闻而能解，不于心外别问佛法及众生法，是名字即观世音。若如所解，而修止观，圆伏五住，是观行即观世音。若止观力强，粗垢先落，净于六根，是相似即观世音。若发中道真无漏解，开示悟入佛之知见，是分证即观世音。若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三千实相，究尽明了，是究竟即观世音也。

次释普门者，复有二：一、通途明门，二、约十义解释。

一、通途中，复有四意：一、略列门名。二、示门相。三、明权实。四、明普不普。

一、列门名者，佛世间门，通至贵贱居室之处。凡鄙以十恶五逆为门，通至三涂。清升以五戒十善四禅四定为门，通至人天。外道以断常为门，通至惑苦。爰以四倒为门，见以四句为门，善恶踰殊，束而为言，俱是有漏世间之门，通至生死也。若就佛法轮门，亦复众多：三藏四门，通有余无余涅槃。通教四门，近通化城，远通常住。别教四门，渐通常住。圆教四门，顿通常住。此则四四十六教门。又有十六观门，合有三十二门，皆是能通之义，具如《玄义》所明。

二、示门相者，三藏四门，谓阿毗昙是有门，成实论是空门，昆勒是亦有亦空门，车匿是非空非有门，一一广明行法判贤圣位，由门通理也。通教四门，谓如幻之有，如幻之空，亦有亦空，非有非空，亦一一作行相制贤圣位，由门通理也。别教四门，谓观佛性如闇室瓶盆，即是有门；观佛性如空，迦毗罗城空，即是无门；观佛性如石中金，福人得宝，罪人见石，是亦有亦无门；观佛性离二边，即中道非有非无门。一一作行相判位，由门通理也。圆教四门，名不异别，但一门即三门，三门即一门，不一不四，无历别之殊，圆融不四之四，一一判不思议行位之相，亦由门通理也。

三明权实者，藏通二教，若教若观，共十六门。能通所通，并皆是权。别教教观，八门能通是权，所通是实。圆教教观，八门能通所通皆实也。

四明普不普者，凡夫外道见爱等门，尚不能通出三界，何况普耶？藏通二教，但通化城，亦复非普。别教渐通，亦非普义。唯圆教教观，实相法门，能遍十法界千性相三谛一时圆通，圆通中道，双照二谛，故称为普门也。

一、通途明门竟。

二、约十义解释者，至理非数，赴缘利物，或作一二之名，或至无量，广略宜然，今且处中，

略明十义：一、慈悲普，二、弘誓普，三、修行普，四、断惑普，五、入法门普，六、神通普，七、方便普，八、说法普，九、供养诸佛普，十、成就众生普。上通涂普门，已约法竟。此十普门，皆约修行福德庄严，前五为自行，次三是化他，后二是结前两意。自行中，前四是修因，第五是明果。修因又二：初二是愿，三四是行。

总生起者，菩萨见一切苦恼众生，起大慈悲，此心虽不即是菩提心，能发生菩提心。譬如地水，虽非种子，能令芽生。今因大悲起菩提心，亦复如是。

次誓愿者，若但慈悲，每多退堕，故云鱼子庵罗华菩萨初发心，三事因中多，及其成就少，以不定故。须起誓愿，要期制持此心，令菩提坚固。

次修行者，若但发愿，于他未益，如无财力，权谋不能拔难，菩萨亦尔，须福德财神通力智慧，乃可化导，故须修行以填愿，即方便道也。

次断惑者，无碍道也。

次入法门者，解脱道也。此自行次第也。

次神通等者，若欲化他，须示三轮神通，是身轮方便。是意轮说法，是口轮。先以定动，后以慧拔，此化他次第也。

次供养诸佛，是结自行随顺修行，是真法供养，诸供养中为最。故《大经》云：「汝随我语，即供养佛。」禀教而行，是结自行也。成就众生，是结化他。菩萨入诸法门，净佛国土，皆为饶益一切众生故也。

解释者，始从人天，乃至上地，皆有慈悲，此语乃通，不出众生缘法缘无缘。若约次第三慈，则缘众生时，众生差别，假名不同，因果苦乐有异，尚不得入法缘慈，何得称普？若法缘慈，则无人无我无众生，从假以入空，尚不得诸假名，何况是普？若无缘慈者，不缘二十五有假名，不缘二乘涅槃之法，虽无所缘，而能双照空假，约此起慈，名无缘慈，心通三谛，称之为普也。若约一心圆妙三慈则不然，且如众生缘慈悲，若观一法界众生假名，可不名普；今观十法界众生假名，一一法界各有十法界相性本末究竟等，十法界交互，即有百界千如，宛然具足，在一念心。譬如人面，备休否相，庸人不知，相师善识。众生一心具足百界千如，性相亦复，如是凡夫，颠倒理具情迷，圣人觉识，如彼相师，知此千种性相，皆是因缘生法。若恶因缘生法，即是苦相性，乃至苦本末，既未解脱，故观此苦，而起大悲；若善因缘生法，即有乐相性，乃至乐本末，既未证得，故观此而起大慈；具如《玄义》广释十界相性等也。菩萨深观十法界众生千种性相，具在一心，远讨根源，照其性德之恶，性德之善尚自冷然，何况不照修得善恶耶？如五雪山，亦有药王，亦有毒草，以观性德恶毒，恻怆怜悯起大悲心，欲拔其苦，以观性德善乐，爱念欢喜起大慈心，欲与其乐。此十法界，收一切众生，罄无不尽，缘此众生假名，而修慈悲，岂非众生缘慈悲普耶！

问：地狱界重苦未拔，云何与乐？

答：众生入地狱时，多起三念，菩萨乘机即与乐因，故言与乐也。又菩萨能大悲代受苦，令其休息，余九苦轻，与乐义可解。

次明法缘慈悲普者，观十法界性相，一切善恶，悉皆虚空；十法界假名，假名皆空；十法界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皆空；十法界处所，处所皆空；无我、无我所皆不可得，如幻如化，无有真实，常寂灭相，终归于空。众生云何强计为实？不觉不知，为苦为恼，不得无为寂灭之乐，今欲拔此苦而起大悲，欲与此乐而起大慈，故《净名》云：「能为众生说如此法，即真实慈也。」若缘一法界法起慈悲者，可不名普，今缘十法界法，岂非普耶？

三无缘慈悲普者，若缘十法界性相等差别假名，此假则非假；十法界如幻如化，空则非空；非假故不缘十法界相性，非空故不缘十法界之真，既遮此二边，无住无著，名为中道，亦无中可缘，毕竟清净。佛是观时，虽不缘于空假，任运双照二边，起无缘慈悲，拔二死苦，与中道乐，如磁石吸铁，无有教者，自然相应，无缘慈悲，吸三谛机，更无差忒，不须作念也。行者始于凡地，修此慈悲，即得入五品观行无缘慈悲，进入十信相似无缘慈悲，次入十住，方是分证无缘慈悲，乃至等觉邻极慈悲，普熏众生，不动而应，如明镜现像，如磁石吸铁，三谛具足，故名为普。通至中道，故称为门也。

弘誓者，弘名为广，誓名为制，愿名要求，制御其心，广求胜法，故名四弘誓愿。弘誓本成慈悲，慈悲既缘苦乐，弘誓亦约四谛。若见苦谛，逼迫楚毒酸辛，缘此起誓，故言未度令度。若见集谛，颠倒迷惑系缚，缘此起誓，故言未解令解。行清净道，能出生死至安乐地，众生不识，欲示众生，立于此道，故言未安令安。烦恼灭处，子果缚断，名为涅槃，众生未证，缘此起誓，故言未得涅槃令得涅槃。生死困难识，苦果易知，故先果后因；涅槃理妙，须方便善，故先因后果；如此四谛不出一心，迷心起业，业即感果，欲识果源，果但由集；制心息业，则生死轮坏，烦恼调伏，名之为道；修行不懈，则苦忍明发，子果俱断，名之为灭；虽有四别，终是一念，更非异法。四谛既尔，弘誓亦然。但凡夫厌下攀上，约此立誓，未达四谛，是不名普。藏通二教，惟见分段四谛，亦不名普。别教先约分段次约变易，此亦非普。圆教菩萨，于一心中遍知一切苦集灭道，遍知集者。凡夫见爱即有作之集，二乘著空即无作之集，故《净名》云：「法名无染，若染于法，是名染法，非求法也。」又云：「结奢未尽，华则著身，即是变易之惑全未除也。」《大经》云：「汝诸比丘，于此大乘，未为正法，除诸结使，即无作集也。乃至顺道法爱生，亦是无作集也。」遍知苦者，以有集故，即能招苦。有作集招分段苦，无作集招变易苦，故界内道谛，即是界外集谛。界内灭谛，即是界外苦谛也。遍知对治苦集之道灭者，人天五戒十善四禅四定不动，不出藏通。四谛十二因缘，通至有余无余二种涅槃。别教历别通至常住，不能于一道，有无量道，不名普道。圆教中道即是实相。《普贤观》云：「大乘因者，诸法实相修，如此道者为圆因，故称普道。所得涅槃，即是究竟常住，一切烦恼，永无遗余，譬如劫火，无有遗烬。」《普贤观》云：「大乘果者，诸法实相证，如此灭名为圆果，故称普灭。所观四谛既周，缘谛起誓，何得不遍？故云弘誓普也。」

修行者，次第五行非普，一心五行乃名为普，具如《玄义》行妙中说。断惑者，若从假入空，止断四住，华犹著身，未为正法；除诸结使，但离虚妄，未得一切解脱，故不名普。若从空入假，止除尘沙，不依根本而断，亦不名普。若空假不二，正观中道，根本既倾，枝条自去，如覆大地，草木悉碎，故名断惑普也。

入法门者，若二乘入，一法门不能入二，何况众多？若修历别之行，阶差浅深，亦不名普。若入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譬如王来，必有营从，营从复有营从，王三昧亦如是，一谛三昧即三谛三昧，三谛三昧复各有无量法门而为眷属，亦皆悉入王三昧中，故名入法门普也。

神通者，罗汉见大千，初地见百界，二地见千界等，皆是限量之通，故不名普。何以故？缘境既狭，发通亦小。今圆教菩萨遍缘十法界境，发通遍见十法界而无限极，三乘尚不知其名，何况见其境界！眼见既尔，余例可知。

方便者，有进行方便，是道前自行方便。有起用方便，是道后化他方便。今正明道后方便也。若二乘及权位菩萨自行方便，止能入一法门，故起用化他，但能齐其所得，道前道后俱非是普。今圆教菩萨以二谛为方便，收得一切方便，入中道已，双照二谛，二谛神变遍十法界，而于中道无所损减，道前道后，皆名为普也。

说法者，二乘及权位菩萨，不能一时遍答众声。又殊方异俗，不能令其俱解。今圆教人，一时演法，随类得解，以一妙音，遍满十方，如修罗琴，随人意出声，故名说法普也。

供养诸佛者有二：一事，二理。事供养者，如《华严》云：「不为但供养一佛故，乃至不为但供养不可说佛、刹微尘数佛故，为欲遍供养尽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故，不起灭定，现诸威仪，安禅合掌，赞诸法王，以身命财一切供具，周至十方如普贤愿王所说也。」理供养者，圆智正观之心，名之为觉。觉即是佛，万行功德熏修此智，即供养佛也，故云供养诸佛普也。

成就众生者，譬如萤火、灯烛、星、月为益盖微，若日光照世，则一切卉木丛林遍令生长，华果成就。外道如萤，二乘如灯烛，小菩萨如星，别教如月，今圆教菩萨犹如日轮。又如大云，一时等澍，四方俱下，三草二木，各得生长，故云成就众生普也。

普门之义，何可穷尽！略举十义，以示其端耳。但观现前一念心性法尔，具足三千性相，即空即假即中，正是无作四谛妙境；缘此妙境而起慈悲；慈悲则普立弘誓愿；弘誓则普依此修行，一行一切行，故修行普；依此断惑，一断一切断，故断惑普；依此入法门，一法门一切法门，故入法门普；依此而起神通，即是无记化，化故神通普；依此而起方便，遍逗十界权实顿渐种种机缘，故方便普；依此说法，一音遍报众声，故说法普；依此供养诸佛，三世诸佛悉受其供，故供养普。依此成就众生，法界群机皆得四益，故成就普；一切众生心性无减，是理即普门；闻而生解，是名字即普门；圆伏五住，是观行即普门；清净六根，是相似即普门；开示悟入，是分证即普门；法界洞彻，穷源尽性，是究竟即普门也。

释品名竟。

此品因昙摩罗讖法师，教河西王沮渠蒙逊诵之除病，所以流通别行。良由观音大士与此方尤有缘，故智者大师亦别说《玄义》及《义疏》各有二卷。《玄义》亦作五重，谓人法等为名，已如前说。灵智合法身为体，感应为宗，慈悲利物为用，流通醍醐味为教相也。

○普门品入文为二：初问答，二闻品功德。初中二：初长文，二偈颂。长文有两番问答：初番为二：初问，二答。今初：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尔时者，说东方菩萨竟，次应说西方菩萨时也（世界）。说东方生善竟，次应说西方生善时（为人）。说东方断疑竟，次应说西方断疑时（对治）。说东方得道竟，次应说西方得道时（第一

义)。

无尽者，境也。《大品》明空则无尽(真)，《大集》明八十无尽门，《华严》明十种不可尽(俗)，《净名》云：「夫无尽者，非尽非无尽，故名无尽。」(中)

意者，智也，即一心三智也。智契于境，境随智空，名无尽意(空)。又意者世出世之本也。智随于境，境多智多，名无尽意(假)。又意即法界，一切皆是法界，故言能观心性，名为上定(中)。

而作是言者，具二庄严，故能问也。

以何因缘者，若就众生，则以善恶两机为因，圣人灵智，慈悲为缘。若就菩萨，则以观智慈悲为因，众生机感为缘也。

○二答三：初总答，二别答，三劝持名。答即《大佛顶经》所明十四无畏也。今初：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标十法界种种机也。受诸苦恼，明别业所感，果报各不同也。自有一人受一苦，一人受多苦，多人受一苦，多人受多苦，今显人多苦多，并为菩萨与拔之境也。遭苦由于二世之恶，闻名即是二世之善。一心称名，有事有理，如此善恶，合为机感也。

即时观其音声者，应之速也。

皆得解脱者，应之普也。

闻有四义，谓闻、闻闻、不闻不闻闻、不闻不闻，随达一种，即是四教闻慧。一心称名，即四教思修二慧。

事一心者，谓念念相续，不起杂想。理一心者，谓了知此心，非自他共，亦非无因，能称所称，体是法界也。事一心解脱事难，理一心解脱理难，随感必应，如啐啄同时。若夫称唱累年不蒙寸效者，祇由未臻事一心故，然亦能作未来得度因缘。故虽散心，一称名号，功无虚弃，但效有迟速耳。

○二别答三：初约口业机明应，二约意业机明应，三约身业机明应。初中二：初明七难，二结叹。初又七：初火难至七怨贼难。今初：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持名是善，入火是恶，善恶合为机感，威神力故。火不能烧，即是应也。果报火下，从地狱上至初禅，皆论机应。恶业火下，从地狱上至非想，皆论机应。烦恼火下，从地狱上至等觉。皆论机应也。

○二水难。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水漂是恶，称名是善，以此为机，得浅是应也。果报水下，从地狱上至二禅，恶业水通三界，烦恼水通九界，并论机感。

○三罗刹难。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此罗刹难，亦是风难。果报罗刹在欲界，恶业罗刹遍三界，烦恼罗刹通九界。又果报风至三禅，恶业风遍三界，烦恼风通九界，各论机应，并可例解。

○四刀杖难。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果报刀杖，局在地居。恶业刀杖遍三界，烦恼刀杖通九界也。

○五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鬼难例前罗刹可解。言大千满中者，假使之辞，意显烦恼恶鬼弥漫，唯称名能降伏之。

○六枷锁难。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有罪是现世恶，无罪是过去恶。在手曰桎，在足曰械，在头曰枷，连身曰锁，封名为检，缚名为系。果报枷锁在欲界，恶业枷锁遍三界，烦恼枷锁通九界也。

○七怨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大千满中，亦假设之辞。夺命名冤，劫财名贼。果报冤贼在欲界，恶业冤贼遍三界，烦恼冤贼通九界。观心释者，大千满中，冤贼无始，烦恼种子集在第八藏识中也。有一商主，第六识也。诸商人遍行别境，及诸善心所也。重宝出世，三乘法也。经过险路，诸对治法。与诸烦恼，相遇也。其中一人，或是胜解，或是善慧，或是信也。一心称名，四教闻思修慧也。俱发声者，心王与诸善

心所决相应也。即得解脱者，证于四教所诠理也。

又此七难，即表众生身有六大。火即火大，水即水大，风即风大，刀杖枷锁皆即地大，三千大千以表空大，罗刹冤贼以表识大。观音菩萨观此六大，皆如来藏，一一即空假中。自既解脱，故能令他解脱。众生迷此六大之性，枉受果报恶业烦恼诸难，然正迷时，性德无改，原与菩萨体同，故闻名称念，随其解有偏圆，行有浅深，所得四教四益，亦有差别，究竟终得一切种智，则无别也。

初明七难竟。

○二结叹。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巍巍者，高显也。功超九界故高，名彰三土故显。初约口业机明应竟。

○二约意业机明应二：初明三毒，二结叹。今初：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多欲恚痴是恶，常念恭敬是善，此二为机，得离即是应也。事欲事恚，局在欲界，事痴即通三界。

理三毒者，二乘以耽真为欲，畏俗为嗔。不了生死涅槃如幻为痴出假。菩萨以游戏神通为欲，诃厌二乘为嗔，不达中道为痴。地前菩萨以中道似爱为欲，双舍二边为嗔，无明未破为痴。乃至等觉后心，犹有微细无明未破，即有微细欲恚未除。今由大悲菩萨从初发心，观此贪嗔痴等烦恼，皆是因缘生法，一一即空假中即空，故离凡夫；三毒即假，故离二乘；三毒即中，故离菩萨。三毒成就不可思议三种善根，亦是成就不可思议大贪大嗔大痴法门，故令常念恭敬之者。随解偏圆，随行浅深，得离亦有种种差别，究竟归于无差别也。

○二结叹。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二约意业机明应竟。

○三约身业机明应二：初明二求，二结叹。今初：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求男求女，独标女人者，女人以无子为苦，夫主所弃，并妇所轻，旁人所笑故也。礼拜供养是机感，便生男女是普应也。

法门解者，四教未证实理，皆名女人。四教各论慧男定女，良由大士先证权实男女，故能为增上缘，令诸行人，各得成就诸定慧也。又欲界有慧无定是狂男，无色有定无慧是痴女，四禅定慧均

平如福德男端正女也。然男无破惑之功，女无出生无漏之力，此亦无用男女。藏通两教二乘，慧能断见思惑，是干事之男，定能发生无漏，是育嗣之女。然慧不能破无明见佛性，则男而不男，定不能怀中道子，则女犹石女。故《大经》云：「一乘定多慧少，不见佛性；菩萨慧多定少，亦不见佛性也；唯别教初地，真明慧发，无缘慈成，乃名真正男女。」圆教初住见中道时，定慧具足，男女相满，故男名福德是有定之慧，女名端正是有慧之定也。

○二结叹。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

唐捐而虚弃，此句兼释疑也。亦有礼拜不得男女者，唯由机浅，故所求未遂。而礼拜之福，终必不失也。

二别答竟。

○三劝持名答三：初劝持，二格量，三结叹。今初：

【「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上说观音得名因缘，其力广大，既不辨形质，但是述名论德。若欲归崇，宜受持名号，故结劝持名也。良由万德洪名，称实所召，只此一名一字法尔，具足三千性相，三谛妙理法尔。圆收顿渐偏圆权实，妙智法尔。理智本自不二，不二而二，理智宛然，举一假名，则一切假名、一切实法、一切国土无不归趣此假名中。是故闻名功德，已自不可思议；受持功德，尤不可思议也。持名既尔，想彼正报、依报亦复如是，故知《阿弥陀经》、《观无量经》与此妙经，同一圆顿甚深希有法门，无有优劣。

○二格量。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文有四意：一格量本，二问，三答，四正格量也。格量本中共举四多：六十二亿恒沙是福田多，受持是持名多，尽形是时节多，饮食等四事供养是种子多。以此四多，为格量本也，问答可知。正格量中还举四少以格四多，但一观世音则福田少，持名亦少，乃至一时则时少，礼拜供养不言四事则种子少，而功德正等无异，良由真如实际，一多无性本自平等故也。观音证此实际，故一非一，与多正等。六十二亿证此实际，故多则非多，与一正等。一中解无量，故说六十二亿无量中解一，故说观世音耳。《占察经》云：「能闻我名者，即为闻十方佛名。」亦是此意。

○三结叹。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初番问答，明众生三业显机为境，法身灵智冥应境智因缘名观世音竟。

○次番亦二：初问，二答。今初：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问有三意：一云何游，是问身业。二云何说，是问口业。三方便云何，是问意业。即是三轮不思議化，亦名三不护三无失也。不思議化者，化作佛身，亦即化作佛口、佛心，乃至化作执金刚神，亦即化作金刚心、口。虽屈曲利物，而于法身智慧无所损减。故《净名》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不动而动，名不思議化也。

问：意业云何可化？

答：圣意无能测者，若欲示之，乃至昆虫亦令得知，故《唯识》云：「无上觉者，神力难思，化无量类，皆令有心也。」

不护者，住不思議圆普法门，实不作意，计校筹量，次第经营，譬如明镜，随对即现，无有分别，亦无前后也。

无失者，众生根机不同，浅深有异，观音虽不作念逗机，而逗机无失，契当前人冥会事理也。

○二答三：初别答，二总答，三劝供养。今初：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应以之言，答意业。方便能知机宜现身，答身业。说法，答口业。三业本不相离也。此中别明三十三身，若并人及非人，则是三十五身。《大佛顶经》明三十二应，开出独觉，别为一。合四妇女，但为一。略不言迦楼罗，文有开合，义无增减。总而言之，止是十法界身耳。不言菩萨身者，正就菩萨，法界广明，现余九法界像，以显十界互具，重重无尽之意也。不言地狱界者，摄在非人中。若有国土众生者，实报、方便、同居三种国土，十法界机也。实报土中，纯以菩萨而为众生，唯一佛界机。方便土中，有九种众生，谓藏教二乘无学，通教三乘断通惑人别三。十心，圆教十信也。有二种机：一是佛界机，二是菩萨界机也。同居土中，具足九界众生及十界机，对机设应具须十界佛身。又有四教相别辟支，又有缘独不同声闻，又有析法、体法、四向、四果及示随五味，展转调伏不同。既现梵王，理应亦现光音、遍净二王。既现帝释，理应亦现夜摩、兜率、化乐

三王。自在即欲界，主大自在，即四禅主。既云毗沙门，亦必现余三天，故佛顶直云四天王也。既云小王，亦必应现四种轮王。既云人非人等，言人则老少贵贱，何所不收；言非人则地狱鬼畜，何所不收；故下文云以种种形游诸国土，但可意知，岂可言尽！为说法者，随其所堪，或权或实，或顿或渐，或显或密，令得权实四益，究竟终归一实益耳。

○二总答。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前别答三十五身，文广而意狭；此总答如是功德，文狭而义广。以种种形，则不止三十五身；游诸国土，则不局娑婆世界明矣！

○三劝供养二：初劝，二受旨。今初：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既名观世音，亦名施无畏者，从德受名，德既无尽，名亦无尽也。

○二受旨六：初奉命，二不受，三重奉，四佛劝，五受已转奉，六叹结。今初：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璎珞。」】

众宝珠璎珞者，众宝间珠，共为严饰也。无尽意位高，璎珞何止直百千两？如云百姓万民，不止一百一万也。又颈表中道一实之理，以众多无尽法门，庄严实相，如璎珞在颈。

解者，表菩萨为常舍行，故一切愿行功德，乃至佛智菩提涅槃，亦不住不著，无依无倚，故言解也。《大集》云：「戒定慧陀罗尼以为璎珞，庄严法身。」百千是十万，表十地各有万德也。

法施者，财即是法财，是因缘生法，即空即假即中，三谛一心，一切具足，于法平等，于财亦等。如此施者，即是法施也。

○二不受。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约事则无尽意奉命供养，我未奉命，故不肯受，礼应逊让也。约表法则不受三昧广大之用，故无所受。

○三重奉。

【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璎珞。」】

或请上愍下，或地位相齐，亦可相愍。或我为四众故施仁，愍四众而受，以无所受而受诸受也。

○四佛劝。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正以菩萨为物故施，亦应为物故受也。

○五受已转奉。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祇一法施，瓔珞分作二分，表一实相举体作事理二因也。奉二佛者，表以二因趣二果也。理圆即法佛，事圆即报佛，还以二佛，表二果也。

○六叹结。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初长文竟。

○二偈颂什公不译，故旧本皆无。《文句》《义疏》亦皆不释。《续高僧传》云：「偈是阇那掘多所译。」今流通本既并增入，故《科注》中依慈云师所分之科，而消释之。大科为三：初双颂两问，二双颂两答，三双颂两劝。今初：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初句叹佛德，次句双含二问。后二句别颂，初问也。

○二双颂两答二：初加颂总叹行愿，二别颂两答。今初：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初二句经家叙辞，次六句佛正答也。「汝听」者，诚令生三慧也。「观音行」者，一心三智，观十界音，令无量苦一时解脱，即已成利他行也。「善应诸方所」者，不动真心，垂形三土，三十二应，处处现往，即普门神通力也。此二句总叹，所克真应二身也。「弘誓深如海」者，明其初发心时，缘于无作四谛，故横该十界，竖彻三谛，广且深也。「历劫等」者，明其中间，以行填愿，所经时久，所侍佛多，所发愿大，故得成今真应二身，譬如水涨船高，泥多佛大也。

○二别颂两答二：初颂前答，二颂后答。初中二：初颂总答，二颂别答。今初：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略说」者，举要而言也。闻名故称，口业机也。见身故礼，身业机也。心念，意业机也。「诸有」，二十五有也。

○二颂别答二：初颂七难，二颂三毒二求。初中十二。初颂第一火难至十二加颂雷雨难。今初：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念彼观音」者，若就佛说，观音为彼，即约师弟，假分彼此。若就众生，念彼观音，即约感应，暂分彼此，师弟感应，无非法界，能所宛然，能所斯绝，众生念自心中之彼观音，观音应自心中之彼众生，感应道交，不可思议。

○二颂第二水难。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三加颂堕须弥难。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约事即是假设之辞，设使从须弥堕，尚不损伤，况余山耶？约观解者，本在中道实相性德须弥山王，无明恶人推堕二死海中，念彼观音三智三德，便同诸佛住无所住。

○四加颂堕金刚山难，例须弥难可解。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五超颂第七冤贼难。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六追颂第四刀杖难。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七追颂第六枷锁难。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八加颂咒咀毒药难。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咒使鬼神，往杀前人。若前人有种种福德所护，不可杀者，法须还著本人，密部明之甚详。须知还著本人，亦复具有四悉檀益。苏轼改云「两家俱没事」者，见识单浅，未知折摄之妙也。

○九追颂第五鬼难。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十加颂恶兽难。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十一加颂蛇蝎难。

【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十二加颂雷雨难。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正颂七难，加颂有五，共为十二。皆须具约果报、恶业、烦恼、六道、四教，一一释之。若约所表，不出六大：须弥金刚亦是地大，雷电火大，雹雨水大，兽蛇咒诅皆表识大，菩萨因中观此六大，即空假中，今住六种如实之际，故遍法界救诸苦恼。以要言之，一切依正皆是观音妙色妙心，一切众生于圣色心而自为难，如闇中触宝，自伤其身，三业求救，亦即观音。是故机成，即时而应，当以此义，念念观之，何患不同观音利物。

初颂七难竟。

○二颂三毒二求。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界内界外，皆有三毒之苦，皆有无男无女之苦，故无量也。

初颂前答竟。

○二颂后答二：初正颂示现，二加颂显机显应。初正颂示现，长文有别有总，别明三十二应，总明身多境多。今不分总别，但通明三轮不思议化，即分为三：初明身业普应，二明意业普观，三明口业普说。今初：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具足神通力」者，百界千如，全体之妙用也。「广修智方便」者，权实二智，照性以发通也。上文但以「非人」二字含三恶趣，今具出之，故知具十法界身也。分段变易，各有四相之苦，以渐悉令灭，归于常寂光。或权或实，循循善诱，合宜而用药，不执方明矣！

○二明意业普观。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初一偈，明所证体。次一偈，明所起用也。「真观」者，证不思议空也。「清净观」者，证不思议假也。「广大智慧观」者，证不思议中也。「悲观」者，以不思议三观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也。「慈观」者，以不思议三观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也。同慈力故云常愿，同悲仰故常瞻仰，由深证此一心三观，故发无垢清净光明，名为慧日，能破十界三惑闇之集谛，能伏十界二死灾风火之苦谛，能

与十界道灭而普明照世间也。

○三门口业普说。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欲说大法，必依身意，以为授法之本。为度众生，现身说法，故所现身名为大慈悲体，与下慈意互举，一字相影略耳。先用戒德警人，如天震雷物无不肃，故云「悲体戒雷震」也。拔苦与乐，名为大慈悲意，无缘而被名之为妙物，无不覆譬如大云，故云「慈意妙大云」也。诸天甘露，服之不死，所澍法雨，亦复如是，闻者悟道，证常住命，三惑烦恼，苦焰灭除，与拔同时，十界皆得度也。

初正颂示现竟。

○二加颂显机显应。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长文三十二应，应虽属显机，则或冥或显，不可定判。今颂既云「念彼观音」，则灼然是显机也。诤讼怖畏亦须果报、恶业、烦恼三释，或此亦是加颂七难，偶错简耳。但云众冤退散，或仍是冥应也。

二双颂两答竟。

○三双颂两劝二：初颂前番劝持名，二颂后番劝供养。初中二：初明境智深妙以劝常念，二明感应难测以劝勿疑。今初：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此明菩萨有种种德具种种名，一一名字，并诠法界圆融不思議德，故须念也。即权而实，名为妙音。即实而权，名观世音。契本净性，名为梵音。契十界机，名海潮音。权实不二，自他不二，故胜彼十法界世间音也。权即实故，他即自故，胜于别教所诠九界，迷理起惑，实即权故，自即他故，胜于别教所诠佛界。缘理断九也，所以观音一名，即与六十二亿名号功德正等。

○二明感应难测以劝勿疑。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疑去则念成，念成则二死可脱，故劝勿疑。

初颂前番劝持名竟。

○二颂后番劝供养。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顶礼即是三业供养也。

初问答竟。

○二闻品功德二：初持地叹证，二经家述益。今初：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自在之业，谓于七难三毒二求，皆得大自在也。普门示现，谓现十法界身，方便说法也。闻者功德已自不少，况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者乎！然非通别释题，安令闻者获大功德，故须持地菩萨而叹证之。《大佛顶经》云：「毗舍浮佛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悟无生忍，闻诸如来宣妙莲华，佛知见地，我先证明而证上首。」盖既悟地大本如来藏，即悟七大皆如来藏；既悟七大皆如来藏，即悟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皆如来藏；既悟阴入处界皆如来藏，即悟七难三毒乃至十法界身皆如来藏；故能证此闻品功德也。

○二经家述益。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无等等者，无上菩提，无与等者，得此理已，等一切法，皆成无上，如世仙丹，无与等者，能点他物亦成仙丹，此约开显之圆，横收一切皆归一实也。又究竟佛果，无与等者，初发心时，即便等之。如转轮王无与等者，太子初生即便等之。此约实相之体，竖谈因果，初后宛然也。又心即理，理即心，心外无理，理外无心，心之与理，但有名字，名字性空，俱不可说，将何物等何物，而云无等等耶？不可说而说，说此心等此理，是故言无等等。此约双遮双照，非横非竖，而横而竖也。发心有三：一观行发心，二相似发心，三分证发心，今必是分证也。

约化他劝流通中二勸受法弟子竟。

○释普门品竟。次释陀罗尼品。

法華經大成（釋普門品）（清，大義）

法华经大成卷九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清金台即山居后学 大义 集

（编者注：为阅读方便，凡原文中之科判，特以○另行标出。）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悲华经云：「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楞严菩萨自陈云：「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修金刚三昧，成就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又大悲经云：「此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作佛，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安乐众生，故现为菩萨耳。」别行玄云：「观世音者，西方正音名阿耶婆娑吉底输，此云观世音。观者能观之智，世音者所观之境。念观则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卓然独存，返观独照，故称观也。所观则有正觉之音，众生之音，器世界之音，杂类之音，故称世音也。能所合标，境智双举，故云观世音。普是遍义，行弥法界，随心益物，称体而周，故为普。门是通义，出入无壅，法法全彰，事事无碍，故为门。此菩萨不思议神力，照穷法界，万像流动，殊音异类，普现色身，随机说法，妙行圆应，无所障碍，故云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妙音现形说法，救济众难，与观音无异，但略而未普，妙而未圆，观音不离是行，而能大千圆应，无去来相，所谓自在之业，普门示现，则进于妙音矣。其实二圣一道相为终始，故后颂观音之德，而兼云妙音。是知二圣一道，即妙音之行，而演为普门，是知相为终始。欲体前法，须兼二行，从妙而普，有始有终，然后圆备，故继妙音而说普门焉。

○五普门圆应，分二：初问答显德，二闻品获益。初有长行偈颂，长行有两番问答：初番问答观音人，又二：初无尽兴问。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此品因无尽意发起者，表普门圆行应现无尽也。若愚赞云：「世间无边尘扰扰，众生无数业忙忙，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我名无尽意。」观音之行亦若是矣。偏袒右肩者，此方以袒为慢，外国以袒为敬。露右者，示执奉为便，表事师充役之仪，故以袒为恭也。合掌者，此方以拱手为恭，彼国以合掌为敬，表不敢敬诞，专至一心也。向佛者，以万善之因，向万德之果也。「世尊」下，问观音人。意谓观音之名，望尊法界，风偃群贤，名不自有，因义而彰。观音之所以为观音者，果何因缘，有斯名也。因缘甚多，略言境智，以众生善恶两机为因，菩萨灵智慈悲为缘。大经云：「具二庄严，能问能答。」今无尽意具定慧二种庄严，故能问；如来究竟二种庄严，故能答也。

○二如来垂答，分三：初总答，二别答，三劝持名答。此三科，即楞严十四无畏功德，彼经菩萨自

陈，此经如来所说，彼从因陈，此从果彰。彼经但明能应，此经双明机应，两经合论，方知大士名称其实也。且初又四：初标举人数。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十法界机，实是无量，而言百千万亿者，非谓十界共有此数。盖指一业，有如许人，如一地狱，同受一苦，以苦验人，知同一业，以例诸趣，皆亦如是，故知此数，是标同业之意。此举境众机多，以显菩萨观深应大。

○二总明遭苦。

【「受诸苦恼，】

此举现遭苦厄也。自有多苦苦一人，多人受一苦，一人受多苦，一人受少苦，今文百千万亿多人也。受诸一苦，多苦也，举多显少，多尚能救，况少苦耶。上言百千万亿，是业同者，共受一苦；今言诸苦者，一苦是一业，即有百千万亿苦也。上明数同，此明业别，用此意，历十法界，万机之徒，不可说，不可说数也。

○三闻名称号。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由过现恶，故遭诸苦，由过现善，复得闻名，此以善恶相带，合成机感也。一心有事有理，若用心存念，念念相续，余心不间，一心皈凭，更无二意，是名事一心称名也。若达事中一心，自他俱离，俱不可得，无心无念，定慧相应，能称所称，皆不可得，是为理一心称名也。

○四即得解脱。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上闻名即称，是机速。称名即应，是应速。皆得解脱者，即是蒙应利益。皆者非但显于多机众益，亦显圆遍之应也，冥显感应可知。问：「十界机无量，云何一时令得解脱？」答：「喻如父母，念子心重，多智财具大势力，众子在难，即能俱救。菩萨亦如是，无缘慈悲重，权实二智深，圣财无量，神通力大，十界虽多，应有余裕。」问：「今见称名累年，不蒙寸效者，何也？」答：「一心称名，有事有理，二途无取，何能成圣？喻如临镜背照，对谷闭口，何能致影响哉！楞严云：『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以观观之体，闻闻之性，本无苦乐，众生不能返闻，循声流转，故受苦恼。菩萨离尘复性，诸妄自脱，能令苦恼众生，持名蒙观，亦得解脱，乃真净慈悲观力加被然也。琳法师称名七日，而免难于唐；孙敬德诵经千遍，而全生于魏者；是其验也。」

○二别答，分三：初免七难，二离三毒，三应二求。初又二：初正明七难，二结其神力。初又七：初免火难。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此下不出三业为机，七难持名，口业机也。三毒常念，能意业机也。二求礼拜，身业机也。若有设有等，皆不定之辞。经云：「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见觉属火，知见旋，则离火尘。幻尘既离，真性斯存，所以无火灾也。由菩萨离尘复性之威力加被，故众生入火持名，亦不能烧。应验传云：「祝长舒，晋元康年中，于洛阳为延火所及。草屋大风，必无免理，一心称名，风回火转，邻舍而灭。里人浅见，谓为自尔，因风燥时，举火烧之，三掷三灭，众方忏悔。」

○二免水难。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云大水者，以小水不成难故。经云：「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闻听属水，闻听旋，则离水尘，所以无溺害也。传云：「道罔三人，同伴乘冰度孟津，垂半，一人前陷，一人次没，罔进退水上，必溺无疑。一心称名，脚如踏板，至夜，遇赤光，竟达岸。」

○三免罗刹难。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入海求珍，结伴无定，虽无定数，终不可独往，故举百千万亿总数，不定判多少也。入海者，贤愚经云：「田殖百倍，商贾千倍，任宦万倍，入海吉还，得无量倍，故入海也。」阿含云：「风加以黑，怖之甚也。」罗刹乃食人鬼也。一人称名，余人悉解脱者，以其同患难故，虽口不同唱，心助觅福，故俱获济也。经云：「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由菩萨灭妄断杀，故远离鬼害也。传云：「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泛海，忽遇恶风，飘堕鬼国，便欲尽食，合舫皆称观音名号。中有一小禅者，不信不称，鬼索此禅者，禅惧甚，学称一声，亦得解脱。」

○四免王难。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言刀杖段段坏者，明人执杀具，一折一来，随来随断，弥显大士拔苦之力也。经云：「五者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刀兵，如割水吹光。」性无摇动，既同声听，无复形碍，故使刀兵如割吹耳。传云：「晋大元中，彭城一人，被枉为贼。常供金像，带髻中，后伏法，刀下但闻金声，三斫不伤。解髻，像有三痕，由是得放。」

○五免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言满中者，假设之辞也。鬼所以畏者，菩萨有威有恩，若非怀恩，则是畏威，所以闻名，尚不能加以恶眼，岂兴害心。经云：「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

叉罗刹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由闻熏精明，烁诸痴暗，故鬼不能视；断灭妄想，心无杀害，故害不能加。阿含云：「有大力鬼，坐帝释床，帝大嗔，鬼光明转盛，此同其心行故；帝还发慈心，鬼光明灭，即去。」

○六免枷锁难。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有罪无罪者，或是推检未定，或可判入徒流，若判未判，俱被禁制，以明圣心平等，本救其囚执，不论有罪无罪。在手为杻，在脚为械，在颈名枷，连身名锁，三木一铁之名也。系名系碍，检是封检，系未必检，检必被系，今云检系者，显罪深怖重也。经云：「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尘妄既离，则身相不有，故枷锁自脱也。」问：「先王制法，用以惩恶，阴有地狱，阳有囹圄，人神所共用者。若救无辜，理或容矣；释有罪者，纵恶坏纪，岂圣心乎？」答：「妙哉问也！鲁肆大眚，圣人善庄公之补过；唐禁笞背，君子美太宗之仁恕；未闻议其伤于名教。好生之仁，天下所同，何疑大士恤刑之慈乎？」传云：「盖护，山阴人，有罪判决，系狱应死，三日三夜，称名无间，忽见观音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乃息。」

○七免怨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大千国土，标难处也。满中怨贼，正明难也。国旷贼多，圣力能救，以显功力之至也。怨本夺命，贼本劫财，今怨为贼，必财命两图，如此遍满，尚能救之，况少乎。有一商主，遭难人也。商者训量，此人择识贵贱，善解财利，商量得宜，堪为商人之主。既有商主，即领商众，既涉险远，所赍者必难得之货，故言重宝。险路者，或是旷绝幽隘之处，或是怨贼冲出之径，皆名险路。勿得等，安慰止其恐怖，劝称设其上策，叹德奖令定胆，三义具足，俱时称唱，即得解脱。此中南无，翻救我。经云：「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盖音闻两立，物我成敌，灭音圆闻，则内外无待，故能遍慈而却敌也。传云：「晋隆安年，僧慧达往北陇上掘甘草，被羌人所获，闭于栅中。人多，择肥者先食，余人食尽，唯达并一小儿，意来日食之。达竟夜称名，至旦羌来取食，忽一虎跳吼，诸羌散走，虎咬栅作穴而去，达将小儿逃走。」

○二结其威神。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观音势力既大，加护亦旷，岂止七难！当知遍法界皆能救护，故言巍巍然，有如是神力也。

○二离三毒。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此三称毒者，以能侵害行人，喻之如毒。但有单复，今从复列。自爱为欲，爱他无（编者注：「无」字疑误，当是「为」字。）淫，淫欲多者，不择禽兽，不避高墙，不顾德行，破国亡家，祸延其身。若能存念观音，即得离也。经云：「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众生欲习合尘，故为色劫，菩萨离尘，欲爱干枯，根境不偶，虽有妙色，不能劫动。自忿为恚，怒他为嗔，嗔恚多者，今（编者注：「今」字疑误，当是「令」字。）世人不喜见，如渴马护水。遗教云：「劫功德财，无过嗔恚。」华严云：「一念嗔心起，障百法明门。」经云：「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嗔由违情而起，对境而生。圆融则无违，无对则不嗔矣。自惑为愚，惑他为痴，愚痴多者，邪画诸见，拨无因果，谤毁大乘，于诸谛理，不能明解，过于漆墨。经云：「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痴由妄尘所蔽，无明所覆，销尘则无蔽，朗彻则无覆矣。「无尽」下，结。

○三应二求。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子则绝嗣矣。云何独标女人耶？盖女人以无子为苦，为夫所弃，妇之所轻，傍人所笑也。又妇有七失，容恶、邪淫、性妒、不事公姑、贪食、拙懒、无子。前六犹可，无子最苦，故独标女人也。福慧男者，若有智无福，则位卑财穷；有福无智，则识劣见浅；必智与福合，弥相扶显，福则财位高升，慧则名闻博远。经云：「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求男生男，是大士融形涉世，遍事诸佛，为法王子之力，加之使然。女人端正，七德之初，但端正无相者，则容恶形衰；有相不端者，则早孤少寡；今貌与相相扶，弥显其德。端正则招宠爱，有相则招录敬，故云众所爱敬。经云：「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合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求女生女，是大士圆通含界，承顺如来，受领法门之力加之，圣力甚大，无所不与也。「无尽」下结，别答已竟。

○三劝持名答，又三：初劝持。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心敬身礼，所获之福，终无穷尽，故曰福不唐捐，谓福不虚弃，而得真实之益也。上说观音得名因缘，其力广大，既不辩形质，但读名论德，若欲归崇，宜奉持名号，故举持名为劝也。

○二格量。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

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六十二亿，举名号多；尽形寿，时节多；四事具足，福田多。「若复有」下，正格量，良以一多性不可得，无有二相，一则非一，多则非多，同入实际，正等无异也。

○三结叹。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经云：「十四者，此大千界，现在世间，六十二亿恒沙菩萨，修法垂范，方便利生，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含容法界，欲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亿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由大士真得圆通，一多平等，彼我无异故也。」

○二二番问答普门法，又二，初无尽兴问。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前问何缘得名，佛答众生三业显机为境，法身灵智冥应，境智因缘，名观世音。今问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佛答普门示现，三业显应，应众生冥机。云何游，问身业；云何说，问口业；方便问意业。身业现相，口业说法，意业鉴机，无谋而应，遍逗一切，亦名三轮不思议化也。方便非道前，乃证后鉴机之方便也。

○二如来垂答，分三：初正答普门法，二劝兴供养，三总结神力。初又二：初普门圆应，二结略指广。初中凡现三十三身，十九说法，束为十界身，少菩萨地狱二界，结文以种种形该之。三十三身，其类分八：初圣人身。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具答三业之问，应以之言，答方便，意业问也。何以知之？意地观机，见其所宜，宜示何身，宜说何法，随而应之。现身答身业问，说法答口业问。经云：「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妙圆，应以佛身应之，大士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若诸有学，寂静妙明，断十二缘，胜性现圆，即现辟支身。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即现声闻身。」

○二天王身。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心清净，即现梵王身说法。欲为天主，领统诸天，即现帝释身。欲身自在，游行十方，即现自在天身。欲身自在，游行虚空，即现大自在天身。爱统鬼神，救护国土，即现天大将军身。爱统世界，保护众生，即现四王身说法。

○三王民身。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众生乐为人王，即现人王身，令其成就。爱主族姓，世间推让，即现长者身。爱谈名言，清净自居，即现居士身。爱治国土，剖断邦邑，即现宰官身。爱诸数术，摄卫自居，即现婆罗门身。

○四四众身。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男女好学出家，持诸禁戒，即现比丘、比丘尼身。乐持五戒，即现塞、夷身。

○五妇女身。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内政立身，以修家国，即现命妇贤媛等身。

○六童男女身。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众生不坏男根，即现童男。不求侵暴，即现童女。侵暴者，谓女不贞淑，以行多露，乃为他人之所侵暴也。

○七八部身。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八部乐脱其伦，菩萨皆现身，说其本伦脱离之法。

○八金刚身。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梵语跋闍罗，此云金刚；梵语波膩，此云手；谓手执金刚杵以立名。正法念云：「昔有国王，夫人生千子，欲试当来成佛次第故。拘留孙探第一筹，乃至楼至探末筹。第二夫人，生二子，一愿为梵王，请千佛说法；一愿为金刚力士，护千兄教。」彼经多有形等四类，无金刚一类，此一即护佛教之正神也。众生志愿勇猛，护持佛法，菩萨现其身，说摧邪辅正之法，令其成就也。

○次结略指广。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成就功德，结略。种种形等，指广，以菩萨随类变现，何止三十三身？应化逐缘，岂局娑婆世界？种种形，身广也。游诸国土，所化处广也。度脱众生，得益广也。正答普门法竟。

○二劝兴供养，又二：初劝供。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佛答前问后，劝持名。众生仰荷菩萨，真身冥应，但可持名秉字，故劝受持。答后问末，劝供养者，众生既荷菩萨，三业显应，见色闻声，故劝供养也。「是故汝等」下，劝供养。「是观世」下，出供养意，由救七难，免三毒，应二求，普门圆应，随类说法，真应二身俱为能施冥显二益，皆得无畏。「是故」下，结叹称美。

○二受旨，又五：初奉命兴供。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众宝等者，众宝间珠，共为严饰也。问：「依瓔珞经，初住铜宝瓔珞，乃至等觉摩尼宝瓔珞。今无尽位既高深，瓔珞合用无价，岂可止直百千两金？」答：「言百千者，但举数多，如云百姓万民，岂局百万哉？瓔珞本财施，言法施者，拣住相也。当解瓔之时，奉瓔之际，三轮体空，即此一物，细不立一尘，大则周法界，贯四十二位之功德，统八万四千之妙行，双存俱泯，错综交罗，非法施而何！」

○二观音不受。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不肯受者，谓无尽奉命供养，我未奉命，那忽辄受？亦是事须逊让，施受有义，以有余奉不足，施受两当，此瓔俱有。用以施我，我有余，彼不足，义安在哉？

○三无尽重举。

【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我为四众故施，仁愍四众故受，以无所施而施诸物，以无所受而受诸受也。

○四佛劝当愍。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此劝受也。物元表礼，恶可辞乎？辞其物，则绝其人；受其物，则纳其情；故曰当愍，即愍一切众生也。正以菩萨为物故施，为物故受也。夫无尽施瓔，意在今时；观音不受，意在实际；如来

劝受，欲显无所求而求之，无所受而受之，施受皆从寂灭中来，显一瓔之福，周济无涯，门庭施設，胜也何如！阳春一曲，和者谁乎！赖有持地聊知分晓，所谓逢场作戏，斯也人欤！

○五受已奉佛。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以一瓔作二分者，表于一行，必具二因。理则正因，事则缘因，事理不二，名曰妙因。奉二佛者，二因趣二果也。劝兴供养竟。

○三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如是神力者，指普门示现三十三身说法也。正答云何游此世界之问，长行竟。

○二偈颂文后重颂，什师不译，诸师皆谓梵本中有，后方添入。有二十六行，分三：初一行，双颂二问。二二十二行，双颂二答。三三行，双颂二劝。且初一行，双颂二问。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世尊妙相万德庄严，叹相即美德，问彼，兼含次问。

○二二十二行双颂二答，分二：初二行，总叹行愿。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具足二句，经家叙置，「汝听」二字，敕令审谛。「观音行」者，一心三智，观彼类音，令无量苦，一时解脱，即观世音成利他之行也。不动真心，现种种形，故云善应。一切国土处处现往，故云诸方所。弘誓者，四弘愿广。历劫者，经劫难量。以誓深故长时不退，以时长故值佛惟多，随佛作为，修诸佛行，方名侍佛。一一佛所，皆发净愿，由菩萨行愿深大，故真智遍拔众苦，应身普度一切也。

○二二十行，别颂二答。又二：初十四行，颂初答观音得名。二六行，颂次答普门示现。初又二：初一行颂总答。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举要言之，故云略说。闻名故称，口业机也。见身故礼，身业机也。心念，意业机也。诸有即二十五有，闻名注念，见形礼拜，皆不空过，悉灭三有之苦也。

○二十三行颂别答，又二：初十二行，颂七难。曲分十二：初一行颂免火难。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此下颂，与长行事相不同，又增几种。谓十四无畏，特举大略，实具一切功德，能救一切急难，故加颂之。

○二一行颂免水难。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三一行加颂堕须弥难。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四一行加颂堕金刚山难。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五一行颂免怨贼难。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六一行颂免刀杖难。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七一行颂免枷锁难。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八一行加颂免咒诅毒药难。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还著本人者，凡咒毒药乃用鬼法，欲害于人，前人邪念，方受其害。若人正念，还归本人。如譬喻经云：「有清信士，初持五戒，后时衰老，多有废忘。尔时山中有渴梵志，从其乞水，田家事忙，不及与之，遂恨而去。梵志能起尸使鬼，招得杀鬼，敕曰：『彼辱我，往杀之。』山中有罗汉知之，往田家，语言：『汝今夜早然灯，勤三自归，诵守口莫犯偈，慈念众生，可得安隐。』主人如教，通晓念佛诵戒，鬼莫能害。鬼神之法，人令其杀，即便欲杀，但彼有不可杀之德，法当却杀其使鬼者。其鬼乃恚，欲害梵志，罗汉蔽之，令鬼不见。田家悟道，梵志得活。」东坡云「还著失慈，当云两家都没事」，吾不意东坡之高明而出此鄙俗语也。还著一言，有事有理，事则邪不胜正，慈能制凶。今以正念观音，自然还著，喻如含血喷天，返污己身，将头触火，反焦己额，不期然而然，非菩萨加罚于彼，亦非行人起心愿著彼也。理则三毒十恶，皆出当人妙心，今正念观音，以智照神力，旋流反闻，复归元真彼毒恶等，应念化成无上知觉，不还著本人，而谁著耶？

○九一行颂免罗刹难。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十一行加颂免恶兽难。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十一一行加颂蛇蝎难。

【「虻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十二一行加颂云雨难。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二一行颂三毒二求。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三毒炽盛，众苦逼身，男女皆无，困厄孤伶，妙智之力，悉能救之。颂初答观音得名竟。

○二六行颂次答普门示现，分四：初二行，明身业普应。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能应之由，由神力及智方便，若非千如全体之用，不能具足神通力也。通虽性具，复由广修妙智方便，照性发通，故得普门示现自在也。常论恶趣，但局三途，今种种之言，通指九界，望佛皆名为恶，别举三途极恶故也。虽三恶方沉幽昏，未应得度，悉令渐灭其苦也。

○二二行意业普观。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真以息忘，净以治染，智以破惑，悲以拔苦，慈以与乐。以此五观，加被群迷，妄染惑苦，应念息灭。故一切众生常愿仰而依之，大士之所以应身示现者，实赖于此耳。「无垢」下，叹上五观。无垢慧日，叹观智之体，伏灾普照，叹观智之用。

○三一行口业说法。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说虽在口，必假身意为授法之本。初句为法现形，本期救苦，故说法之身，名为悲体，此身先用戒德警人，如天震雷，物无不肃，故云悲体等。次句菩萨以慈为心意，无缘而被，名之为妙，物无不覆，喻如大云，故云慈意等。二轮既施，然后说法，三句正说法也。甘露不死之神药，所宣至理，解必无生，若非无生，焉能不死。四句明利益，本性常法，非说那知，于慈云中，澍大法雨，众生蒙润，一切烦恼猛焰，悉皆灭除也。慈云是慈悲普，澍雨是说法普，能灭是利益也。

○四一行加颂官阵。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事系讼庭，身临战阵，心忧刑罚，命虑兵残，今昔怨仇，此时合会，一心致感，众难皆祛，弥显大士神智之力也。

○三三行双颂二劝，又二：初一行一句，颂劝持名。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

妙音者，说法不滞。观音者，寻声救苦。梵音者，音性无著。潮音者，应不失时。四音圆具，故云胜世间音也。大士具如是德，度脱众生，故须时常持念，不间不疑，无不随心满愿。若也疑咒在怀，朝勤夕怠，无惑乎大士之不应也。

○二一行三句，颂劝供养。

【「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观听反入，离诸尘妄，是名净圣。冥资不虚，于苦恼死厄，如父如母，可依可怙，具一切功德，则随所求而应之，不止十四无畏也。慈视众生，则择可度而度之，不止三十二应也。其福聚如海，利泽无穷，故须归命顶礼。问答显德竟。

○二闻品得益，又二：初持地称叹。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宝云经云：「菩萨有十法，名持地三昧。如世间地，一广大，二众生依，三无好恶，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种子所依，七生众宝，八生众药，九风不动，十师子吼不惊。」菩萨亦尔，昔遇毗舍浮佛，教平心地，一切皆平，是能以妙法内平自心，外患自平，故闻此品而称叹之。观音之号，或曰观世音，或曰观自在。其行或曰普门，或曰圆通。依悲观慈观，应物之德言之，故号观世音。以真观净观，照心之功言之，故号观自在。自一心而出，应无不遍，谓之普门。自万物而反，照无不融，谓之圆通。其实一而已矣！故或以自在为号，或以自在名业。以自在为号，言心得自在如心经称观自在是也。以自在名业，言行得自在，如楞严称无作妙力是也。功德不少者，显自在之业，普门之行，实为心地法门，闻持之者，苟能以是平持心地，则外患自平，不能为害，于诸怖畏，能施无畏，由是自在之业，普门之行，遂为己有，故曰闻者功德不少，此菩萨聊知分晓也。

○二闻品获益。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无等等」者，谓无同等之物，与此齐等也。以如来最上之德，证穷法界渊底，毗卢有师，法身有主，向上一著，世出世法，皆立下风，无有同等之物与之齐等。观音体此以成普门之行，随类

应化，无等与等，故闻其风者，皆能发如是心也。普门圆应竟。

法華經演義（釋普門品）（清，一松）

法华经演义卷十九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天台教观 一松大师 讲录

清东瓯释氏 晓柔广和 编定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第二十五】

若明此品之相生，由前如来，付嘱诸大菩萨，欲其随学如来之法，所谓当随学于苦行，如药王者，当随学于神力，如妙音者，更有所谓普门示现，亦当随学如观音者，故知妙音品后，即有此观世音普门一品之文也。观世音菩萨之五字是人，普门二字是法，人法兼举，故言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人中，言观者，即是菩萨能观之观世音即是菩萨所观之境，所以世间人，则于耳根，闻于音声，此菩萨则不以耳闻于音，乃以妙观，观乎一切世间所有之音声，故名观世音也。然此中所言观世音，与楞严所明不同，彼明因中所修自行，故云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以既尽，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乃至云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正明最，初修于耳根圆通，乃约因中所修自行，而得其名，此中则全其自行，而成化他，即是能观十界众生所有一切音声，而现种种形，说微妙法，令得脱于苦恼，故得其名，此乃全约化他，所以不同彼之自行也。然如何观于世间之音声，所谓世间一切众生，有处于七难而不能出离者，有住于三毒而不能解脱者，有怀于二求而不能满愿者，此等众生，若不称菩萨之名则已，若一称其名，则菩萨观其音声，令彼处于七难者，毕竟能得出离，在于三毒者，毕竟能得解脱，怀于二求者，毕竟能得满愿，所谓机应境观，无不冥合，故名观世音也。言菩萨者，由于能以妙观，观乎世音时，而能令无量众生，皆得解脱种种苦恼，则全其所有自行，而成于化他，故名菩萨也。次法中言普门者，普以周遍为义，门以出入立称，若其门不遍不能广化一切，则所有之门，是偏而非圆，是局而非普，今此菩萨，依实相理，开普遍门，能圆观十法界，圆应九界众生，皆令开佛之知见，度脱一切之苦恼，所谓以三十二身，遍应群机，无刹不现，无生不度，则其所有之门，乃是周遍圆融，而不可思议者，所以称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释品题已境。

品分文为二，初问答发明，二闻品得益，初二，初长行，二偈颂，初二，初问观音人，二问普门法，初二，初菩萨问，二如来答，初二，初经家叙起。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

菩萨发问此有二意，一者观世音，能以妙观观于一切音声，世间所有之机宜，则有冥机而当冥应者，有冥机而当显应者，如是种种不同而是菩萨，皆能所应度，而度脱之，则重重无尽之者，故无尽意菩萨，为之发问也。二者观世音菩萨，能以普门示现，流通此妙法华经者，若在人间天上，若在刹土微尘，自能存在流通，永永无尽，故无尽意菩萨，为之发问也。

二菩萨正问。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二如来答三，初总答。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若有无量等者，谓汝问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当知无别因缘，即是机应境观，两相冥合之因缘，而名为观世音也。初若有等，明其受苦成机，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总是九界之中，就一界而言，即有如许之众生也。此举其受苦之人极其多，言受诸苦恼者，三途则有三途之苦，人天则有人天之苦，三乘则有三乘之苦，总之见思无明，为一切众生苦恼之因，分段变易，为一切众生苦恼之果，此明其所受之苦，亦极其多也。次闻是下，明其能成机感，闻是观世音者，或从法师边闻，或从知识边闻，或从经卷中闻也，一心称名，有事理不同，事一心者，谓不二于二，不三于三，专一其心，名事一心，理一心者，能所泯绝之处，而又不妨能所宛然，即名理一心也。观世下，明其能应，即时者，称名不在前能应不在后，即称即应，不前不后，故言即时也。观其音声者，观即能观音声即所观也，皆得解脱者，虽受苦之人，与所受之苦极其多，而能皆得解脱也，所以能令皆得解脱者，由此菩萨，有大智慧力，有大神通力，既有大智慧，则能与一切众生之乐，既有大神通，则能拔一切众生之苦，故能令一切众生，皆得解脱一切苦恼也。

二别答三，初明七难，二明三毒，三明二求，初二，初正明，二结叹，初七，初大火难。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入火不能烧者，谓若能持名，自不入于大火，设使入大火中，而不为其所烧也。盖世间人入火，而为火所烧者，总由不能持名，故起诸分别贪爱，则为烦恼之火所烧，造诸不善之业，则为结业之火所烧，轮转生死，则为果报之火所烧，既为三障之火所烧，故亦为世间之火所烧也。今能持名，则自不起于贪爱，不造于恶业，不招于生死，则自不为烦恼，结业果报之火所烧，故亦不为世间之火所烧也。不但不为世间之火所烧，亦且能成于三德，以持名故，即能了达所有烦恼，当体全即般若，结业当体全即解脱，果报当体全即法身，由是等者，谓上来能不为三障之火所烧，且即三障全体三德，由观世音菩萨有大威德之力故，所以能得如是也。

二大水难。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即得浅处者，虽不能即达于彼岸，而亦得浅处也。若论大水，则亦有烦恼结业果报之水，人天离于三途，二乘脱于三界，乃至菩萨登于圆教初住，皆得名为浅处也。

三黑风难。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一人称名诸人得脱者，此有二解，一者正显菩萨有大威神之力，故虽一人称名，而诸人皆得解脱于难。二者盖彼诸人，既同入于海，同为黑风所吹，同漂罗刹鬼国，则其忧戚相关，而其求脱之

心，亦必是同，由其求脱之心同故，虽一人持名，而诸人皆得脱难也。以是因缘者，总指上之三难，皆能称名得脱之因缘，故名观世音也。

四刀杖难。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临当被害者，临于杀戮之害，及打擲之害也。

五恶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尚不能以恶眼视之，以其闻于称观世音名，则恶心转为慈心，而恶眼亦转为慈眼，故不能恶眼而视也。

六枷锁难。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检系其身者，检即封检，系即系缚，系缚者，未必封检，封检者，则必系缚，故言检系其身也。

七冤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三千大千者，正显多者尚能得脱，则少者可知也。言冤贼者，冤则必欲害命，贼则唯欲劫财，劫财者，未必害命，害命者，则必劫财。故言冤贼也。

二结叹。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巍巍如是者，巍巍广大之貌，谓其神力，横则遍于十方，竖则彻于三土，若论所有七难，但在同居，而菩萨之神力，则不但彻同居，亦且彻于有余实报，遍十方而广大也。

二明三毒，夫三毒者，若自爱名欲，爱他名淫，自恨为恚，恨他为嗔，于自不了为愚，于他不了名痴，若单言之，则但名贪嗔痴，此之三种，皆名为毒，如世之毒药，必能害身丧命，今此三种，皆能害法身也。能失慧命焉，故名为毒，皆言多者，正显多尚能离，则少者自不待言也。文分二，初正明，二结叹，初三，初贪欲。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多于淫欲者，盖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非淫不生，非淫不死，所以淫欲乃是生死之根本也。故知自当断除，若欲除之，必当以观音而为依凭，故当常念观世音菩萨，言常念者，约事而言，即不二于二，不三于三，专注一心，而无少间，名为常念。约理而言，即以我心为能念，以观音为所念，全我能念之心，即是所念之观音，全彼所念之观音，即我能念之心，此则能所混合，又不妨我心为能念，观音为所念，而能所宛然，乃是常念也，便得离欲者，以由常念之机，而菩萨必为之应，以威神之力如是，自能离于淫欲也。

二嗔恚。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言嗔恚者，所谓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则知嗔恚为万恶之根本，故当常念观世音，则能离于嗔恚也。

三愚痴。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多愚痴者，非一无所知为愚痴，若执断常，发无因果，诽谤大乘，皆所谓愚痴也。此之愚痴，果能常念观音，亦得离也。所以若淫欲，若嗔恚，若愚痴，而能念观音，即皆得离者，盖众生之心，只得一心，无有二用，总由不能常念观音，故多于淫欲嗔恚愚痴，若能常念观音，则心常在于观音，又得观音威神所被，故得离也。

二结叹。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大威神力者，如是二字，即指上能离三毒之威神也。以其有大威德智慧，则能圆观一切，以其有大神通誓愿，则能度脱一切也。多所饶益者，即是能令众生离于三毒也。常应心念者，以众生之心，念念无非三毒，不念于贪，即念于嗔，不念于嗔，即念于痴，若能常念观音，自不念于三毒也。

三明二求三，初正明，二结叹，三释疑，初二，初求男。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福德智慧之男者，若但有福德，而无智慧，则虽多诸财宝，而不能名闻远达，若但有智慧，而无福德，则虽能名闻远达，而不能多诸财宝，今言福德智慧，不唯多诸财宝，亦且名闻远达也。

二求女。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端正有相之女者，若但端正，而无有相，则但为人之所爱宠，而无有禄敬，若但有相，而无端

正，则虽有祿敬，而不能为人之所爱宠，今言端正有相，不唯为人爱宠，而且更有祿敬也。

二结叹。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有如是力者，即是能满二求之力也。

三释疑。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

福不唐捐者，谓现有求男女，而不得男女者若何，乃释云，未必志心礼拜，设有志心礼拜，不得男女，致其福德，无有虚弃也。

三劝持三，初直劝。

【「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是故者，即是能度七难，能离三毒，能满二求也。以其有如是之故，所以一切众生，应当持名也。

二格量三，初如来问。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之名，是举其名之多尽形是持名之久，四事供养，是论其供之胜也。

二菩萨答。

【无尽意言：「甚多！世尊！」】

三正格量。

【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受持观音名，是举其名之少，一时是明其时之暂，但礼拜是明其供之劣也。言正等无异者，虽则持名有多有少，经时有久有暂，所供有胜有劣，而此二人之福，悉皆无量而平等无异也。所以无异者，盖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亦不过证此实相，观世音亦是证此实相，以其所证同一实相，实相之中，本无多少久暂胜劣之可得，故此二人之福，正等无异，又无异者，由一多无碍，久暂不二故也。

三总结。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上问观音人已竟。

二问普门法二，初菩萨问。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谓观音之人，能住普门之法，而度脱一切众生，若度生时，则必意业以为鉴机，口业以为说法，身业以为现通也。故今还约三业，而问普门之法也。言云何游此娑婆世界者，是问其身轮，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是问其口轮，方便之力其事云何，是问其意轮也。

二如来答，又分为四，初别答，二总答，三劝供，四总结。此中之文，若与前对论相反，宜知上之七难，并三毒二求，乃是显机而冥应，此中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乃是冥机而显应，则上下文互显耳。决无无机有应，决无无应有机。又上先总答，次别答，下先别答次总答。上劝持名，下劝兴供，文亦互明，详之可见，初别答，为二，初明圣身。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应以佛身得度者，以意业鉴机也。即现佛身者，以身业现通也。而为说法者，以口业说法也。又应以佛身，此答其方便之力其事云何，意业之问也。即现佛身，此答云何游此娑婆世界，身业之问也。而为说法，此答云何而为众生说法，口业之问也。佛身有三种，谓应以现胜身得度，即现胜身，应以劣身得度，即现劣身，应以劣胜合身得度，即现合身也。此说法者，不同楞严应以何法即说何法，此乃惟说妙法华经，咸令法界众生会归一佛乘也。又此不言菩萨身者，有人云，合在佛身中明，当知三十二应，是所现之身，菩萨是能现之身，虽有三十二身之不同，而同是菩萨一身之所现，则身身皆是菩萨矣。故虽不现菩萨身，而其义实是具也。若例上之妙音所现，亦未尝无。今但略耳，自辟支佛下去亦然，一一皆具三答，而所说之法，皆是妙法也。

二明凡身四，初现诸天身。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天大将军身者，即散指大将也。自在天身者，即欲界魔王天也。为其说于妙法，令其了达魔界如，佛界如，一如无二如也。毗沙门，此云多闻，即北方天王也。

二现人类身。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现小王者，须兼轮王及以粟散，轮王则金轮为大，余三为小。粟散则正统为大，附庸为小。小者尚现，大则可知，故但现小王身，长者，有长人之德也。居士者，清心寡欲，以道自居也。宰官者，宰以主政为义，官以功能为义也。

三现八部身。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四现护法身。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执金刚神者，以其手中常执金刚宝杵，故以为名。若论其因缘，昔过去一国王有二夫人，一夫人生千子，悉皆成佛，即始自毗婆尸，终至楼至佛也。一夫人生二子，一愿劝请千兄转法轮，一愿护持千兄之教法，今执金刚宝杵神，即第二夫人所生次子，愿护千兄之教法者是也。以其欲护法，故常执金刚杵，已上总是明观世音菩萨，能依实相理，开普遍门，三十二身，十九说法，以为别答竟。

总答。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种种形者，即十法界形也。既言种种，则不止于三十二身也。游诸国土者，即十方国土，既言诸土，则不止于娑婆同居也。是则上虽言别，但文广而义实略，以上明三十二身，此土同居故也。又此虽言是总，但文略而义实广，此中又具上三答，以种种形，以之一字，即意业鉴机也。答方便之力其事云何，言种种形，即身业现通，答云何游于娑婆世界也。度脱众生，即口业说法，答云何为众生说也。

三劝供六，初如来正劝。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二菩萨兴供。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璎珞。」】

无尽意因如来劝，故即解颈璎珞，以为供也。颈表实相，璎珞表行，价值百千，即是表八万四千波罗蜜也。盖菩萨依实相理，而起乎行，则全性起修，全理发行，称性施設，无所造作者，故即解璎珞，以表也。言受此法施者，若是璎珞乃是财施，何言法施，盖能了达实相，无非妙观，故财即法也。所谓于财等者，于法亦等，于法等者，于财亦等，如药王真法供养，故即财施，而是法施也。

三观音不受。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言不肯受者，有二意，一者无尽意，有如来劝供之命，故兴于供，观世音，无如来劝受供之命，那可受之，故其不受也。按下文可见矣。二者彼所供之瓔珞，全表因行，今观音亦在于因，同在修位，若因则是当克果，无有因还克因，修还克修者，故不肯受也。

四菩萨重请。

【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愍我等者，无尽意，与观世音，虽同是因位，然不无初心后心之别，则后心者，应愍于初心，故言愍我，等者，等于一切天人四众，是知菩萨奉供，不但为己，兼为人也。

五如来命受。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谓彼既愍众而供，则汝亦当愍众而受也。

六观音受供。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观音因如来之劝受，故即受之，则上之不受可知也。分作二分者，表其所有之行，全依实相，则不见有少法生，亦不见有少法灭。全体不生不灭，实相之行，奉二佛者，表克不生不灭之果也。以释迦现在，唱欲灭度，故表不生，多宝灭度，塔中曾叹善哉，故表不灭也。又表因行自克于果，虽因佛命而受，故还奉之于二世尊也。

四总结。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二偈颂，此颂非秦本所有，乃阇那笈多译也。后补入秦本，慈云大师，约义释之，科注所集，即其释也。今分为二，初菩萨问。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重问彼等者，谓上虽已问，而如来为之一一答示，然我等今欲更详其义，故还说偈重问何因何缘故，三业如是，我今一句，乃总颂问也。佛子二句，以别颂问也。

二如来答二，初总答。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汝听等者，意谓汝问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我今更当为汝说之，汝以谛实而听。观音行者，观世音具大慈悲智慧，能起不思议妙行，以其善应诸方所故也。诸方者，横则遍于十方，竖则彻乎三土，以其十方三土，无刹不现，故能寻声救苦，度脱众生也。言善应，以其了达诸法实相，法法皆真，相相皆实。则十方国土，全即惟心，一切众生，亦惟自性，乃惟心观音，现惟心之国土，自性观音，度自性之众生，称性施設，不假造作，故善应也。此乃明其妙行，弘誓下，乃明其誓愿，言弘誓深如海者，以其所发之誓，上则欲弘诸佛之道，下则欲化九界之生，所谓上穷下彻，故云如海也。历劫不思议者，谓其经历时分，而极其多，此不可思议，于不可思议劫中，奉侍多千亿佛，于多千亿佛之所，复能发广大清净之愿也。前言弘誓，此又云愿者，前是总誓，此是别愿也。以其有大智慧之行，故能圆观一切，以其有大清净之愿，能广度一切也。

二别答二，初颂答示，二颂劝持，初二，初颂观音人，二颂普门法，初二，初总颂。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为汝略说者，谓彼之因缘甚多无量，我亦不能一一为汝广明，但当为汝略而说也。言闻名等者，或有闻其名而受持者，或有见其身而礼拜供养者，或有常念恭敬而心不空过者，则其机已诚，必感于应，即二十五有之苦，或处七难，或遭三毒，或在二求。以闻名见身及心念者，感应相交，皆得除灭随愿也。

二别颂二，初颂七难并加余难，二颂三毒以及二求，初分十二，初正颂大火难。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念彼观音力者，既我能念之心，即所念观音，全所念观音，即我能念之心，原无彼此，当知虽无能所，不妨能所宛然，而我心为能念，观音为所念，能念是感，所念是应，所以无彼此中，而分彼此也。初二句遭难，三一句持名，四一句蒙应，下去十一行，皆有三义，分文亦然。

二正颂大水难。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三加堕须弥难。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四右堕金刚难。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五超颂冤贼难。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六追颂刀杖难。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七追颂枷锁难。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八加颂毒药难。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有人疑云，还著本人，似乎有亏菩萨大悲，然被害人既念观音，而得脱难，则知本人，若念观音，亦必得脱，又何亏于大悲乎。

九追颂恶鬼难。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十加颂恶兽难。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十一加颂毒蛇难。

【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十二加颂雷雨难。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盖非时之雷雨，亦是其难，总由众生恶业所致，况能念观音，则业自转，而难自释，故应时得消散也。

二颂三毒以及二求。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被困厄，即被三毒二求之所困厄。然三毒以有者为苦，二求以无者为苦，有无虽殊，其困厄一也。能救三毒二求之苦耳。已上颂答观音人竟。

二颂普门法二，初总颂。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二别颂三，初颂答身业。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言种种等者，总指九界，以为恶趣，唯佛界为善也。地狱一句，别举三途也。以渐令灭者，令人天灭于三途，令二乘灭于三界，令菩萨灭于三空，如是渐灭，竟令入三德秘藏也。

二颂答意业。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观能显理故言真，又能破惑故言清净，显理而理无不显，破惑而惑无不破，故言广大智慧，此自行也。若化他之时，而欲运大悲以拔苦，亦不离此观，故言悲，欲运大慈而与乐，亦不离此观，故言慈也。如是则九界众生，念念时时处处，愿其垂应而瞻仰之，故言常愿常瞻仰也。无垢二句颂智慧，盖上言观，此言智，观无所观，智为观耳，所以云智慧观，以今对上，则知五观皆智慧也。

三结答与拔。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明其悲之拔苦，慈之与乐，法法互相交参者也。天之欲雨，必先震雷布云。菩萨现身说法，欲拔众生苦，欲与众生乐，亦须布云震雷而身为现通，澍甘露雨，而口为说法也。

二颂劝持。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妙音者，有人指前品妙音菩萨为妙音，此甚非也。以由观世音菩萨，以妙观观乎世音之时，能法法皆真，相相皆实，所有音声全体实相，故言妙音观世音也。又妙音所观境，观世音能观智，若境若智，同是菩萨一念心体，故境为妙音，智为观世音也。梵音者，了达所观之境，全体空寂，乃离欲而清净也。海潮音者，一观其音，即为现身说法，如海之音，不失时候也。观世音净圣者，以其本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已得究竟之者，今乃为度众生，倒驾慈航，逆流而出，示有一分生相无明，而实已能尽者，故云净圣也。

二闻品得益。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初持地赞叹，次大众得益，初中观音品自在之业，是举其观音之人，普门示现神通之力，是举其普门之法也。次佛说下，正明得益可知也，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竟。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膚說（清，靈耀）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肤说

天台后学 灵耀 说

普门肤说叙

此经大师著有玄文，法智复详二记，开深进始，事理圆畅，诚为极广大精微之典，后生何敢赘辞。惟是式师分解别偈，科巽自然，义如冗琐。童蒙求我难遵指授，累因讲次润以浅言，在祖师固视之，如皮毛砭砭，而弁髦之矣。学人录存，目为肤说，盖以皮肤虽浅，亦人身之所不弃者也。则是说也，度几轻尘细雾，聊佐高深，敢言别见一斑，居为新说哉。知我罪我，所不辞也。戊午阳月嘉禾智觉教寺此丘灵耀序。

说题

此品乃流通本尊独妙之人法，故与正宗旨趣略同。夫世尊欲普畅妙法于世间，先普观世间根机可否，然后施以妙音，如华严略拟，鹿苑密露，方等对说，般若带明，既至灵山，可以普开十世界人同归独妙矣。又观世间机宜有上中下别，佛则复以法譬因缘之音，大开方便之门，则知如来欲开独妙，事不率尔，委观世机，方伸开导。今流通独妙大士，正能仰体圣仪，先观世机方逗法音，如下别偈释音中，以三种音流通三周妙法，故名观世音也。观，是大士本有大光明藏，般若圆照，意密鉴机也。世，是身密普现，如华严十身相好。论依正两种十身，则有国土身、世界身。如今经应以佛世界身得度者即现佛世界身，应以九世界身得度者即现九世界身，总是大士以法界无碍身云，入不思议无记化化禅，法身普现群生前也。音，是大士四无碍辩才，普为众生说。法能令闻法音者皆得解脱，所谓文门即解脱，口密说法也。此三德三密乃大士久修久证之中道应本，虽由三观修克，若作一句呼之，可指圆中应本。既得中道应本，便可于俗谛门头，妙假施設遍化众生。而化众生处，不出慈悲与拔。若观字作一句，世音二字作一句，此即大士寂而常照，普鉴象马牛羊钟铃锣鼓男子女人二乘菩萨十世界感叩音声而皆令解脱，此即大士于散提岚界宝藏佛所发愿，凡世间众生呼我名字不得脱苦者，我誓不成正觉。大悲经中皆应志心称念我之名字，今经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楞严下与法界众生同一悲仰，拔苦悲观也。若观世二字作一句读音字作一句读，则是大士遍观十世间机宜差别，然后随机逗法。此如今经应现何世间身得度者，即现何世间身而为说法令得解脱，乃先以意密鉴机，后以口轮说法。楞严云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与乐慈观也。要之假观度生，俗谛设化，总不外乎慈悲与拔耳。然世有但称观音菩萨、观音大士，而略去中间一世字者，亦足尽大士之德也。盖此观字即大士初修一心三观，而音之一字即三谛一境，所谓常境无相，常智无缘，名字解此。观行修此乃至始本一合，始本双忘，则三谛三观三非三，举一即三三即一。谛观名别体复同，是故能所二非二。如楞严中初于古观音如来时稟受从闻思修入三摩提，初于闻中入流忘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尽闻闻所闻尽，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乃以所闻之音为境，用圆观观之，直破十界五住之真空荡相观也。问：

「空观只破四住六凡，今云寂灭现前，则遮则法尔空中矣，何得但言空观荡相耶？」答：「别家次第三观，藏通入道空观，则但破四住六凡。今大士所修，乃圆妙谛观，空则十界俱空，立则十界俱立，即如三谛，亦云真谛者泯一切法，岂但偏真小空而已哉！故此圆空当前，不但破四住，亦破无明；不但破六凡，亦破十界；方得谓之忽然超越世出世间也。祇如初释观世音三字，即中实应本，

亦岂次第但中乎哉！良由大士具此圆妙盛德，故加以观世音三字美名也。成如是妙观之人，出如是圆妙之音，故能流通如来妙法，岂他人所能比拟耶！」

○菩萨者，大士既具圆德则与佛孱齐，况过去已为正法明如来，不应仍就菩萨之位。菩萨乃师弟中之弟位，如君臣中之臣位，父子中之子位也。此有二意：一是大士之撝谦。盖本师亦名观世音，祇因箕裘克绍孟圆水圆，故亦名观世音。然如父在子不敢称老，故谦居子位。又复现在安养世界作宝池内绍，宜居子位。今来娑婆，虽云是客，既来辅化，同列弟子，不宁若是。楞严云：「愿于十方诸佛位下作法王子。」则是大士素心谦退，坎德自居，不同世人之贡高憍慢矣。二是大士之慈悲，盖居佛位则尊而高，难于与拔，如天子深居九重之内，虽有洪恩大赦，欲遍及苍生，其如君赦则官不赦，官赦则吏不赦，若有帑赐，士大夫之所匿，厮养士之所窃，下民不能亲炙上德矣，故古之大人有抱恨不曾身为县令者。大士身既佛已，然似薄天子而不为，甘居菩萨之位，以遍拔众生之苦，遍与众生之乐。如楞严大悲，今经所云。是能实能权，能上能下，能进能退，能讷能信，如君子不器，左右具宜。又与释迦同其大权自在，无施不可之妙能，不同亢龙无首，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退之拘拘小圣作为也。

○普门品，诸菩萨自行化他，皆各住一法门。如文殊以智为门，普贤以行为门等。今大士之门名普者，正与教主妙法宛同。盖教主所证所施之法门难解难入称之为妙者，以其非顿非渐非秘密不定非藏通别圆，非阿含四门俱入清凉池，非三人同以无言说道体色入空之朱雀门中不妨庶民出入，非华严历别之五十三知识门，非四十二字门，非八万四千陀罗尼三昧波罗蜜法门。而众生感叩，则如来不妨施顿施渐施秘密不定施藏通别圆，乃至施八万四千陀罗尼三昧波罗蜜法门，又不妨即顿即渐即秘密不定即藏通别圆，乃至即八万四千波罗蜜法门，故称之为妙。大士所修所施之法与拔苦乐，而称之为普者，亦以此门非大非小非方非圆非顿渐秘密不定乃至非八万四千陀罗尼三昧波罗蜜门，而能随机感叩，不妨开大小方圆顿渐秘密不定藏通别圆，乃至八万四千三昧陀罗尼之法门。以遍拔法界之苦，遍与法界之乐，遍应众生之求，当知若住定一法一门，即不能遍逗普应，虽不住著一门，又非无本可据者，故不妨即大小方圆顿渐秘密不定即藏通别圆，即四门俱入，即朱雀门不碍庶民出入，乃至即八万四千陀罗尼正受波罗蜜法门，故称之为普。释尊于三千性相法上以圆三观了之，皆是实相，故能卷舒自在。而大士亦于无量法门上以圆三观了之皆是实相，故能与拔无方，故知法即门、门即法，普即妙、妙即普，无二无别。如此之妙，法非普门不能流通，如此之普门，方能流通如是之妙法。则不同诸菩萨之各住一门，而未必普遍者矣。故云流通独妙之人法，乃与正宗旨趣略同也。若论十双五只，具如立记。

说文

正说中长行之文，大师约三释消经，科段定义，奚翹吕氏春秋，千金不易一字。今依祖师大段作两章，前是观世音救苦，后是普门与乐。前拔苦竟，结劝持名；后普现竟，结劝供养。虽前后各有与拔三业，今且约义大分。如下重颂中亦只与拔两章，即孤起颂中释观音二字，亦约拔苦释观，与乐释音，至别偈已完，方总颂劝持劝供二义。盖与拔足以尽大士之慈悲，不必更有别说也。尝推大士离安养来娑婆，元欲接引堪忍众生俱生安养，现无量身而为说法，与出世之乐，是其本怀，其如五浊罪重苦多，先宜拔苦，所谓病急必先治其表也。况此邦下劣，名为堪忍，苟非大难大苦，只耽粗弊五欲，以之为乐，不能回心向道，必至水火刀贼，大难临头，无可如何，方思求救大士。若大士因其平日怠惰，至苦方求，而不为救拔，则此顽冥众生，永无发心脱苦之期。又非大士度苦普门，故大士因其念难一称，则为大士悲心所缘，即令脱苦。如水在盆中，月在上天，而感应道交，

成机感因缘。由此一脱苦后，便能志心皈向，缓予法乐矣。则大士岂不欲即与天下苍生之乐哉，势未可也。即此拔苦之中，亦必先其急者，如入水入火，乃报障已临，在劫在数，命在须臾，必无免理，而卒呼大士。如童子无知，已堕水火，心中既无相识之人，亦无脱苦之法，只得号呼父母，父母即行匍匐救之，略不后时矣。故拔七难在前，至于内心三毒，虽足害身招报，当受现苦后苦，事如稍缓，故亦次之。无男无女，虽曰恶报，犹身外事也。特居拔苦之后。再推大士来我娑婆，意欲化我众生断爱缠、出生死，今此人求男求女，全是贪爱胶粘，留连生死之事，大士何故返遂其求，毋乃失其东来本意乎？是大不然。盖刚强世界，愚痴众生，恶念易生，善心难发，大士多方求渠一点向善之机，了不可得，今因无后为不孝之大，不舍资财，则死与别人矣。故欲求男女，平日未尝礼敬供养大士也，因有私求，暂加礼敬，若大士鄙其愚痴，而不遂其求，则愚人恶心转盛，永与大士绝缘矣。故遂其不正之求，而引出向佛之心，即可循循善诱，渐令离苦与乐，得出生死也。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道，是诸菩萨之所不屑为，而观音独能俯就之者也。况大士久证智母三昧，常与十方诸佛为法王子，则又是大士普门中之所暇整，所谓是集义所生者，非无本而偶中之也。且大士所开之门名普，正如王将军之武库，无一法而不具者。若世人求男女而不与，则失普门之名实矣。良由世人求六度万行，五停四念，事理禅定，人间散善，固皆与之，即以愚爱心求缠缚事，亦如洪钟在架，有叩即鸣，千机并感，云涌泉落，牛溲马溲，医师并畜，方得名之曰普门也。

○结劝持名，中先总结三业以标持名，次约偏圆较量以显功德，三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是结示。先总结标持中云，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者，此有三意：一由上持名恭念礼拜，必得脱苦除毒遂求，故云若有众生恭敬礼拜，福不唐捐。此一句是结前诸义，是故皆应受持名号，此一句是劝持。当知前但云恭敬礼拜必具持名，次云皆应受持名号，必该恭敬礼拜，结劝互出，则互具可知。盖前既出身意二业，讵有不具口业。后但云持名，岂有不具二业，是本尊说法之巧，故各出一边，而令互具义显也。良由上来三业感叩，福不唐捐，即得三业妙应，是故众生皆应恭敬礼拜受持名号也。不唐捐，即如下别偈中，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三字。二者文句云若言礼拜满愿，自有礼拜不蒙满愿者，何得云不唐捐耶？释曰：由心不志，即未满愿，礼拜之功，冥资不失。此如梵网中忏悔，虽不见光见华，亦得增益受戒，是故应礼拜受持也。三者，问：「今以有难呼名，有毒心念，有求礼拜，然后脱苦。倘世人有无难无毒无求者，则似不须礼念，礼念亦无用无福矣。」答：「纵无难无求，若有礼拜恭敬福不唐捐，有求即遂，固不徒弃，无求礼念，获福弥胜，故不唐捐。良以有难称名，即能脱苦，固须持礼，即无难称名，福不唐捐，是故皆应受持名号。有毒即除，固宜恭敬，无毒恭敬，福不唐捐，是故皆应受持。有求必遂，固须礼拜，无求礼拜，福不唐捐，是故皆应礼念持名也。则知有求者固当礼念，无求者尤当礼念矣。」皆之一字，乃普指天下众生。盖有求有难而礼念者，人不多得，今以无求无难者念礼不唐，则天下皆宜礼念受持名号矣！故云皆应。问：「既通结三业，以劝持礼，何故至下但约持名，以较功德耶？」答：「但一口业持名小善，福尚无穷，何况内心恭敬常念之功德乎！更何况礼拜供养之功德乎！有难有求而持礼之福尚是无穷，何况无难无求，修于日用寻常时之功德乎！此如来说法巧妙，但较持名小福，足以况出念礼深功及无求亦修之恒德无量无边矣！」

○普门示现中，天道但现几尊天王，人道巨细俱现者，由天男天女等天民，皆是凡夫修去，著乐既深，不念无常。大士虽现入彼类，彼不回心，况天民以自感之乐为极，别无忻慕佛法之心，似乎无人如彼之意，故大士现入彼类，作渠君主，超过此等，而修证佛法以自威力，普化臣民，自然上行下效，渐引归心。如请观音经中天人丈夫观世音，大梵深远观世音，皆现为君主，以对治自尊之臣民者。楞严云：彼四禅中五净居人，及彼天王，但有钦闻而无瞻见，良由皆大权菩萨示现其中

故也。稽此处示现，即足以消彼经疑心矣。人道中男女贵贱毕现者，正若能整心虑趣菩提，惟人道为能耳。况人间苦乐相闻，有书般若懺念无常，发心不定，十界机心俱在人中，人可证成，人是现见，大士既到人间说法，故多现人身也。然此三十二应，略举其端，若论大士普门示现，如大悲云现千手眼；楞严云八万四千身手，不可涯量。祇如为金婴妻、马郎妇、唐文皇蚶内、唐代宗卵中、冯巨区渚齿白化身，又岂数端而能尽普门自在哉！

○普门与乐之后结劝供养者，亦未尝不具三业，大供养之大事犹宜勇为，何况心念口称之次者，而不当精进哉！前则较持名之浅浅以况身意之深深，今则举供养之巨大，以该心口之次贰。说法巧妙，莫过此矣。应知前持名中以六十二亿恒沙菩萨以较观音一位，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今观供养中何不出较量一端耶？须知以地住之无尽意菩萨，犹以历劫修感法门璎珞，而供观音，求其愍庇，则知供余菩萨，与供观音大士之福，不啻霄壤什百之不可思议矣！又复以璎珞上供，只财施耳，无尽意何得云受此法施珍宝璎珞耶？盖地住菩萨，历劫修行，已入实报，福慧俱隆，故皆以法门珍宝严身。如华严云舍那珍御之服，法华云璎珞长者，岂非以功德珍宝庄严之法身耶？如世贫人，夙不修福，衣不遮身，冻馁而死；植福之人，珠衣玉食，是其例也。然则颈珠之供，即是以所修法门为施也。此中观音不受，无尽再上，乃假本尊一为缓颊，而与受各得其正。佛曰当愍无尽意及四众八部受此璎珞者，言无尽舍供非自邀福也。欲引四众八部仿效兴供，以与大士结缘，以求大士与拔，此无尽意之苦心也。观音汝当愍渠为众之心，受此璎珞，故云当愍无尽意也。况今无尽意率先兴供，以引余众，若大士不受，则四众八部目击不受，皆借口谓大士不受，不肯兴施。不与大士结缘，岂不永断众生善缘哉！今劝观音慨受供养，则开众生供养之门，悉皆上行下效，与圣结缘，即有出生死之期矣。故云愍四众八部受此璎珞，此一劝足以见与者为人不为己，悲心别白，受者亦为人不为物，与拔可行，言既中理，与受得正，故观音即时受之矣。夫法身大士，固与受之间，皆为法为生，而娑婆恶人，极难游化，彼即从傍冷觑，以见圣遇云观音之来，如商估贾人，赚我东土璎珞去矣。观音为遮恶人恶见，不堕贪著，即以还供二圣。无尽意汝问云何能游娑婆为生说法，此足以见大士能游娑婆，能化恶人之神力自在也。

◎二别偈，本是普门重颂，今名别偈有二义：一此非什师同时所翻，至隋阇那笈多别译故。二非但重颂长行，复有长颂与拔行愿，及别释观音二字，并与长行出没少异故。律师云：自余支品别偈，盖指此也。分三：一重颂经文，二别释观音，三重结持供。初又二：一问：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 我今重问彼 佛子何因缘 名为观世音】

◎二答分二：一双标二，一正标与拔二。一观音拔苦：

【具足妙相尊 偈答无尽意 汝听观音行】

诸菩萨各有专修行门，而观音独以大悲拔苦为行。如大悲经十六愿，前之四弘以度众生之苦为先，而后六愿全对治四趣之苦。又如请观音中六观音对破六道，大悲大慈师子无长大光普照率以对治为主，正归拔苦，故此句标前观音拔苦也。

◎二普门与乐：

【善应诸方所】

标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可知。

◎二长颂行愿。长，余也。经文中但明与拔，不出与拔之本，今补出之，故云长也。

【弘誓深如海 历劫不思议 侍多千亿佛 发大清净愿】

誓愿如十六愿、十二愿，及于宝藏佛时，若有众生称我名字不得解脱者，我誓不成正觉，若有诵持大悲神咒，不生诸佛国者，我誓不成正觉等，侍佛即是行也。如初遇古观音如来，发心成果以后，同慈同悲，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遇千光王静住如来顿超八地等是也。由久有如此行愿之本，方能现身无量与拔无方也。前云观音行，是果后拔苦，今侍佛之行，乃因中所修。

◎二双释二：一释观音拔苦三：一总颂三业灭苦：

【我为汝略说 闻名及见身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长行拔苦中呼名救七难，心念灭三毒，身礼遂二求。今先总颂之曰：闻名见身心念能灭诸有苦，即免七难等苦。由此七难二求，约三障释，元通十界，故云诸有。感观音二十五王三昧，遍拔二十五有三障，直至于极，故云能灭。大师于文句中约义以作三释，今于偈颂中宛出此义，深见大师观行即佛，知如来秘藏之东土小释迦也。不空过三字，即上福不唐捐句也。既总颂三业拔苦已，然后广出口呼一端。

◎二广颂称名救难。广者，以长行但列七难，今颂乃出十二，故云广。

【假使兴害意 推落大火坑 念彼观音力 火坑变成池（一） 或漂流巨海 鱼龙诸鬼难 念彼观音力 波浪不能没（二） 或在须弥峰 为人所推堕 念彼观音力 如日虚空住（三） 或被恶人逐 堕落金刚山 念彼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四） 或值冤贼绕 各执刀加害 念彼观音力 咸即起慈心（五） 或遭王难苦 临刑欲寿终 念彼观音力 刀寻段段坏（六） 或囚禁枷锁 手足被纽械 念彼观音力 释然得解脱（七） 咒诅诸毒药 所欲害身者 念彼观音力 还著于本人（八） 或遇恶罗刹 毒龙诸鬼等 念彼观音力 时悉不敢害（九） 若恶兽围绕 利牙爪可怖 念彼观音力 疾走无边方（十） 蚊蛇及蝮蝎 气毒烟火然 念彼观音力 寻声自回去（十一） 云雷鼓掣电 降雹澍大雨 念彼观音力 应时得消散（十二）】

难虽十二，要不出地水火风空识之六，不过多出几端以显大士妙能，文则可知也。

◎三总结救苦无量：

【众士被困厄 无量苦逼身 观音妙智力 能救世间苦】

长行中先明总救诸苦云，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爱诸苦恼，闻是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已。然后别出救拔七难，今明拔诸难已，然后总结普救，此说法后先互明之体也。前云百千万亿众生，今云世间众生；前云受诸苦恼，今云无量苦逼；义一也。

◎二释普门与乐：

【具足神通力 广修智方便 十方诸国土 无刹不现身】

长行中普门示现列三十二身，历十法界国土，以三轮不思议化物则何其冗广，今只以一偈颂

之，而义无不周，此详处宜略也。如上拔苦中但列七难，重颂中广开十二，而义无所增，此略处反详也。

◎上来重颂长行与拔二章竟。但两章后有劝持劝供二意，此中不颂，直待孤起释观音二字完，方总结云，是故须常念，是故应顶礼者，何也？盖由观音二字虽是孤起别颂，要其义意，不出与拔二端，故直待与拔义竟，方结劝持劝供也。

◎二别释观音，此非颂长行之偈，名孤起颂。由上称观音之名，即能拔苦，重颂已完，而今别释观音二字功德，故云别偈。分二：一约拔苦释观，二约与乐释音。长行中但云观音拔苦普门与乐，则似大士之名，偏而非圆矣。故今详此一名，双具与拔，始尽大士名义圆通。又复长行中但出称名拔苦，不知名下有何奇异因缘，乃能一称即遂与拔，故今释出观音二字即圆妙谛观，生佛一体，感应同源，故能拔同体之苦，与同体之乐，用显众生称观音者，即感自性之本佛，观音遂与拔者，即应自心之群生，所以一称名而与拔顿遂也。初中分三：一牒所拔苦：

【种种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生老病死苦 以渐悉令灭】

将欲详大士拔苦圆妙三观，先出所拔众苦，为大士妙观对治之境，三恶越上贯以种种者，通至界外变易国土也。生老病死不但六道，直至等觉，有后生死，皆有因移果易，生灭无常，但在界外，转名缘因生坏耳。良由见思招分段生老病死，尘沙通界内外，无明招变易生老病死，大士妙观，悉能令灭。若论大士圆观，只应五住二死圆破，今言渐者，譬如冶铁，粗垢先落，法尔先灭界内生死，次灭界内外生死，然后净除界外生老病死也，次即出能拔之本。

◎二释能拔观：

【真观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慈观 常愿常瞻仰】

真观清净观，乃圆空观也。以此真空，破四住之妄，真空观成，遍净六凡生老病死之染污恶趣，古来只有空观，因王家讳此空字，故易为清净二字。广大智慧观，即诸佛智慧甚深无量之中道观，以此中观，遍灭界外生老病死，五住无明之变易恶趣。楞严云初于闻中入流忘所，至忽然超越世出世间，遍灭两种世间恶趣生死之苦，功在空中二观。盖自行破惑先需此二，即以之破他之惑，亦先宜此二。指要云亡净秽，故以空以中。又云遮则法尔空中，是生死恶惑既破，即可感而遂通，随缘出假，遍化众生。而假观度生，不出拔苦与乐，即悲观慈观。楞严云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与乐慈观也。下与法界众生同一悲仰，拔苦悲观也。此假观遍灭众生种种恶趣生老病死，即破恶业尘沙也。盖由大士，自以二十五王三昧，一一三昧皆以三观功成，遍灭惑业苦三障，然后以本法功德，遍破法界众生之三障。如云空观成故，见思烦恼破；假观成故，恶业尘沙破；中观成故，无明根本破。菩萨自以三观破三障，复以三观遍破二十五有三障是也。常愿常瞻仰句，是本尊结劝之词。言大士既有如此三种妙观，悉灭众苦，则凡在众生，应当常常发愿，以瞻仰大士，求其灭苦矣！此观字作去声，又当约埤雅藿见分明而训。

◎二结成智用：

【无垢清净光 慧日破诸暗 能伏灾风火 普明照世间】

以三观功，悉灭种种恶趣生老病死之五住二死，则尘净光生，观成智显，任运成三种智光，照

用同时也。清净观成清净光，真观破四住染污成无垢光，广大智慧中观成慧日破五住二死之闇。经云端坐念实相，众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是也。假观慈悲与拔苦乐，苦属报障，如前七难等报。报又莫重乎大小三灾，今妙假观成，成道种智，能圆拔法界三障，故云能伏灾风火。灾字是总，风火是别，总别兼举，以显妙假种智破恶业，尘沙三障之尽净也。上来观成智用，且皆论破，障既破已，则三观洞明，普照法界，一一世间，皆是寂光正境。而常寂光土，不离娑婆，又非太虚，空无一物，所谓不如三界，见于三界，以圆三观三智皆妙一切法，故云普明照世间也。前论遮情，后明显法，法应尔也。又复应知前未得三观圆破三障，则种种无非恶趣生死，既破已后，即此种种皆成普明所照妙境也。

◎二约与乐释音二：一先示二轮为音本：

【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 澍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

欲说三种音弘三周妙法以与乐，先出说法之本。由于慈悲身意久成，方能口轮雨法除焰，身体名悲，即大悲惊入火宅也。然此身轮必由作无作戒，精持无犯而成。戒言雷震者，行人四羯磨成，十方戒光，从行人顶入，如天崩地震之声，天眼圣人能见，故喻如雷震。意名慈者，如云应以何身得度，三七观树经行等，多分鉴机，欲与出世四教之法乐，岂非是慈。又如大云者，云能含雨，如世人云皆望这朵云里雨，即心含法雨，言乃心之表，即说心中所含法门，如澍甘露雨，音轮说法，活人法身慧命如诸天不死甘露也。当知此口音说教，皆由大悲身戒久成，大慈意云久畜，然后得以音轮弘化也。

◎二正出三音皆与乐。三音，指法音、喻音、胜世间因缘音。分二：一念音与乐：

【诤讼经官处 怖畏军阵中 念彼观音力 众冤悉退散】

诤讼军阵，似牒前十二难之未尽，念观音力皆得退散。文同拔苦，而今科为与乐者，以下正释音字，重在乐边，即普门与乐中，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之音，此说法定在与乐，故且名之。若论正体与拔同时，然不可以通难别，既云怖畏退散，岂不欢乐？

◎二正出三音：

【妙音观世音 梵音海潮音 胜彼世间音】

此五个音，皆指定大士而为说法之音，所说之法，定指妙法。不可因有观其音声之句，误判为众生之音。若作机感之音，文义俱失。妙音即中实谛观之音，能弘妙法，而中机不多，大士出假度生，又当遍观世间机宜何如，分别药病，如尘若沙，悉皆知已，方以法音而教化之，此俗谛出假音也。梵、净也。真空慧观当前，直显真谛，则烦恼染污尽净无余。如云真谛者泯一切法，此是大士以圆妙三谛三观之法音，以弘如来法说周中之妙法，遍化众生令得开示悟入之乐也。海潮音是譬喻，海中之潮极有信准，断不前后失时，大士说法，妙逗机宜，断不先后差机。若机未叩而先说，机已过而不说，则如初十五应子时潮者，而反在己未二时失信差机矣。今大士法音，如洪钟在架，有叩即鸣，明镜当台，有形即现，不先不后，准逗机宜，喻如海潮也。大士以此喻音，弘如来喻说周之妙法也。胜彼世间音者，如来又恐众生不解大士说法当机，与拔无爽之音，故放下法喻，而直示之曰：总是大士应求之音，胜如你辈世间人之音言也。世人侵诺者必寡信，人或以缓急求济虽口允而心不与，或患难求救，虽口佯应而不为排难解纷，虽有好言好语，以祝颂与乐，而终不与

焉，此世间人之音声也。大士则不然，人有苦难呼求，求而即拔；人稍修行求乐，乐即遍与；如今长行中所云者是也。非发愿时皆许与拔，及至于求皆了无实济之世间虚语人也。大士以此胜世间因缘之法音，以弘如来过去尘点世界，王子覆讲因缘之妙法也。盖此品既属流通独妙之人法，不可漫指散释。良由大士东来，说法度生，具此三种妙音，故能弘通本尊三周妙法。况此音声，正逗娑婆世界耳根最利之众生，故又宜在娑婆弘妙法，以度群生，非他菩萨能企及也！

◎三重结持供二：一结劝持名，二结劝礼供。长行中拔七难等苦已，即结劝持名；普门与乐已，即结劝礼供。今直待孤起观音完后，方总出前二结，故云重结。良由别释观音，只足上与拔慈悲二端，非别说他事，故得待完总结，于义无隔也。今初：

【是故须常念 念念勿生疑 观世音净圣 于苦恼死厄 能为作依怙】

苦恼死厄能作依怙故须常念，即是结上劝持拔苦矣！

◎二结劝供礼：

【具一切功德 慈眼视众生 福聚海无量 是故应顶礼】

慈眼视生是与乐，福聚如海能与乐，故应顶礼。是劝礼供，即是颂上与乐劝供矣。问：「长行云供养，今云顶礼，云何通？」答：「供养该四事，该献珠顶礼恭敬等法。前云供养，乃举其总；今云顶礼，乃举供养中之别；总别互出，义则一也。」问：「长行派劝，今何总结？」答：「派劝总劝，于义无妨，但前后稍移，弥觉隽永。又以见说法融通，辩才无碍，不堕駮实之讥也。」问：「长行中二章各出，前有较量，后明献供，何等郑重委悉，今何几句而已？」答：「如来说法，只贵义显，不论多少。所谓多亦四德，少亦四德；广亦般若，略亦般若；明珠一颗，宁有不具众宝耶？再探佛意，重在发明大士与拔慈悲，至于劝供持名，意似稍缓，可以略结。况上既广详，此宜略点，广略互显，劝意弥明，不须疑也。」

◎大章第二结益：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持地结益，似较本尊称叹更深一层。夫以大师之口，赞迷弟子与拔慈悲至矣尽矣，谁敢赞辞，而持地忽然起座白佛，有何智过于师，能资师不足以呈露乎？持地谓必众生称观音名而后拔苦，心念然后灭毒，礼拜然后遂求，供养然后现身与乐等，则世之不能称念礼供者，大士皆不度矣，岂大士之无缘慈悲哉？须知即不称念礼供，但能闻今日说菩萨普门神力之经，当知是人功德即不少矣！但闻此经功尚不少，何况持名心念乎！又何况礼拜恭敬乎！又何况尽力供养乎！请问为得何等利益，乃为不少。若出三途生三善道功德则少，若离六凡而证二乘功德亦少，若弃小乘而入菩萨功德亦少，毕竟闻经得何巨利，方为不少？如今现在法会，闻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有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直至成佛，方为不少耳！闻普门经者，尚名字开解，发无上道心，何况持念礼供之五品、相似、究竟、得无上正觉哉！此持地以闻经之浅浅，况持礼之深深。初似推开佛所称叹曰，多不必得，多不必得，只须闻此经名，功至无上，绰有超师之见。次则以闻经浅益，形出持礼深功，则又有资师之功，岂徒泛泛赘辞比也！

高王觀音經註釋（清，悟靜）

高王观音经注释

清 悟靜 注

西来妙诵序

盖闻，虞廷十六字，衍心法治统之传，太上五千言，阐道德神仙之旨。粤稽内典，悉寓真诠，溯三教之同源，惟经不易登群生于觉岸。在佛言慈，是以净域灵根，辩才无碍，梵宫秘笈，慧业微闻，用能广济度之梯楷，岂第结因缘于香火哉！今涵虚子，固玄下弟子也。兼修戒定之力，发生刊布之心，冀警劝乎同门，藉宣扬为程课。遂取贝叶心传之所秘藏，优婆夷塞之所受持，集以成书，寿诸世域。引枝寻源，资其发轫，如高王观世音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品经咒综卷，录呈吕帝师牟尼文佛，阅定嘉之，命以西来妙谛，颜其帙。嗟乎释氏之教，已久晦矣！彼其七心多妄，四缚易婴，徒嫌凿柄之机锋，谁作当头之捧喝！而君独吹光藜火，披砾恒沙，思开清净之门，俾入毗卢之界，愿可云宏矣！顾说者谓，大藏琅函，遗编充栋；法门玉律，妙旨传灯；悟入无言，证成因果；菩提明镜，无相胥归；何必晨钟暮鼓，始勸虔修乎？抑知文字之益，所以辟真緘讽习之勤，所以祛欲障，兹虽仓分稊米，寔足囊括三乘，诚解研钻，何殊薪传衣钵。将使情田自获，性海无尘；胸罗卮字，皈命金天；三年面壁，大众到梅子熟时；一笑拈花，居士闻木樨香否；果识即心是佛，奚论无色非空，则不徒提畅宗风，而信已门开甘露，不有大觉入宝山，而手仍空，如是我闻，使顽石之头能点。

光绪戊寅岁夏同玄求是子谨序于武林蓼花仙馆退省室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注释

○净口业真言

净者，洗涤而荡尽之。凡人造业，不外言行两端，口过尤为易犯，必净涤之，方可修真养性也。

【修利修利】

修者修持之谓，利者利己而兼利人也。两句复之重言，以申明之也。

【摩诃修利】

摩诃，大也。大有所修持，而后能利也。

【修修利】

愈修愈利也。

【萨婆诃】

萨者，见也。婆者，一切平等也。诃者，一切法无因寂静，无住清净，不生不灭之义。言佛力普照，无分贵贱智愚，尽致之清净不生不灭也。

○净身真言

身兼视听行动，言净身者，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之谓。独举言行两端，即谨言慎行也。

【修多利修多利】

修身之道多端，必多方修之，方能有益也。

【修摩利】

摩即摩诃也。言能修者，其利必大，与摩诃修利，句浅深有别。

【娑婆诃】

娑者，一切法平等。婆者，无言说义。诃者，一切法无因，寂静无住，清净不生不灭之义。言佛无言说，无分贵贱智愚，尽致之清净不生不灭也。

○安土地真言

人生履后土，而戴皇天，后土安，皇天亦安矣。人当谨言慎行，后必求可对天地而无愧。故净身后，必安土地。

【南无三满多没驮喃】

天地以一万二千年为一劫。自混沌后，空无所有。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人物渐生而渐满，故云三满劫。交至酉戌亥，人物渐稀而渐少，故云三减劫。是谓没驮喃，没无也，驮载也，没驮喃者，言地无所载也。佛之修行，从三满劫，修至没驮喃，三减劫，方成大道。

○石亭和尚云：释迦修行，经三满劫。第一阿僧祇满劫，奉事宝相佛，至千佛等。第二满劫，承事燃灯佛，至千佛等。第三满劫，供养胜观佛及千佛等。一一空过者。交至庄严减劫，利阎浮人寿八万四千岁，身长八丈，凡过百年，命减一岁，身减一寸。过千年，命减十岁，身减一尺。如是减至十岁，身存一尺，尽矣。于减劫中，度生无量，前三满劫，即是三增劫。凡过百年，身增一寸，命增一岁。至千年，身增一尺，命增十岁。如是增至八万四千岁，身增八丈。如是三满三减，为三大阿僧祇劫，释迦方称万德圆满。

【唵】

唵有二说：一指诸鬼神听，一指流注不生灭义。此应指不生灭义而言。

【度噜度噜】

噜者，合胎生、卵生、湿生、化生而言，言佛之普度一切也。

【地尾萨婆诃】

尾者，地之极边也。自中国蛮貊，至日月所照霜露所坠之地，皆是也。萨婆诃，已注上文。言佛法普照，无分东西南北、中夏夷狄，尽度之而致清净不生不灭也。

○上二句，合千古言，此句指天下言。通节总言遍古今、合天下，佛于其中，普度一切也。

【佛说高王观世音经】

观世音经众矣，而言高王观世音经者，以是经为高王国所传出，较西藏诸经，尤为可信。曰佛说者，以是经为观世音之所亲授，较他经为倍可珍也。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者，观世间善恶因由也。菩之为言照，萨之为言见，观世间善恶因由，而照见之也。

【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

南无者，归依也。佛家以佛法僧为三宝，佛即性之体，即儒家天命之谓性。南无佛者，明心见性。法即修行之道，即儒家率性之谓道。南无法者，修持而至于明心见性也。僧大众之谓，南无僧者，教大众修持，而归于心见性，即儒家修道之谓教也。

【佛国有缘，佛法相因。】

相因即归依也，言与佛国有缘者，方能归依佛法。

【常乐我静，有缘佛法。】

常者，终身如一日。静常作净观，下净光两字可见。所谓主静立人极也，不必专指清净寂灭说，终身能以主静为乐者，方谓有缘佛法。

【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大明咒；（编者注：此句原文无，现据别本补入。）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是无等等咒】

波罗蜜者，彼岸也，彼岸即佛之明心见性地位。般若者，言有智慧，善破一切烦恼，转为妙用也。摩诃者，大也。波罗蜜者，有六：或布施、或持戒、或忍辱、或精进、或禅定、或智慧，各占六度之一；惟般若，能破一切烦恼，则六度兼该，万行俱备，当下即具佛体。即儒家所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之谓。俚语所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也。大神者，言其至神速也。大明者，言其至明亮也。无上者，言其无可加也。无等等者，言其莫与匹也。

○自始至终为一段。

○石亭和尚云：是大神咒者，能驱生死之魔。是大明咒者，能破长夜痴暗。是无上咒者，般若是上发心，是法中王，所以无上也。是无等等咒者，般若是六度之第一义，无佛与之等齐也。

【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

净光者，顶上净字说下，即波罗蜜也。净而日光，则知当作静字解。秘密对语言解说，言归依佛法者，不用语言解说，而使性光常静，方是佛藏正法。

【师子吼神足幽王佛】

师与狮通，释迦初生，自行七步，一手擎天，一手指地，张目四顾，如师子吼，以示上天下地，惟我独尊，而神足遍照幽冥也。

○石亭和尚云：神足通佛，得六通而成道。六通者，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漏尽通。神足通，即如意通。神足通者，于一刹那而到四天下也。幽王者，所处静寂而不动也。

【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

金刚经所载，如来告须菩提云：我于燃灯佛，师法无所得。盖佛法必心无所住，故告须菩提，法无所得，正所以护持佛法也。

【金刚藏师子游戏佛、宝胜佛、神通佛】

金刚藏所载，有色相有空相，所载庄严法像，变化神妙，皆如师子游戏于世也。世人以此谓佛之胜境，而宝贵之，其实不过佛之神通耳。

【药师琉璃光佛】

药以疗病为功，师以训导为能。琉璃者，借佛国帝青宝石，极其明净者，以喻佛身。言医治众生，必先性体极其光明也。

【普光功德山王佛】

佛居山中，而功德普遍十方，即儒家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善住功德宝王佛】

作善功德，住于一方也。

【过去七佛】

石亭和尚云：一梵语毗婆尸佛，华云智光圆满。二梵语尸弃佛，华云大智光也，即根本智。三梵语毗舍浮佛，华云遍一切自在。四梵语拘留孙佛，华云永断烦恼。五梵语拘那含牟尼佛，华云能仁寂默。以寂默故，不住生死；以能仁故，不住涅槃；悲智双运，利物无穷也。

○以上皆指修持已成者焉。

【未来贤劫千佛】

按三十佛国记所载：贤劫千佛名。千小儿生于恒水上流国，其母生一肉胎，掷之恒水，为他国王收养。后长大，甚勇健，所往征伐，无不摧服。次伐其所生本国，国王大忧。其母夫人，登城东

高楼，语云：「汝是我子，何故作逆伦事？」始不信，后详言之，则放弓伏拜其母，而拜其父。世儒以佛为无父无君，故他佛出处皆不载，此独举之。

【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化身佛、百亿金刚藏佛】

贤劫千佛佛名也，而以未来贯下者，皆以借喻未来修持者而言。

【定光佛】

即普光王如来也。此独举定光者，盖言定而后能静，无论过去未来，欲求静者，必先求定耳。通卷所称佛名，皆有至理，岂泛然杂举。

○净光秘密佛至此为一段。

【六方六佛名号】

此句即下文东南西北上下六句，总[日/月]人生于东、长于南、成于西、归于北，魂升于天，魄降于地，故云六方。

【东方宝光月殿月妙尊音王佛】

宝光言性体之可宝也，月殿月之芽也，音影也。言人之始生性体之光，如月中之影，其体甚微，而实至尊至妙也。

【南方树根花王佛】

言有根者，自能发花也。

【西方皂王神通焰花王佛】

世间如一大染场，必神通广大，方能世焰不染也。

【北方月殿清净佛】

人之身后，归至清净，如月之晦也。

【上方无数精进宝首佛】

首元始也，清明之气上升，自能精进不已，而保其元善之初也。

【下方善寂月音王佛】

昏浊之气下降，如月中之影，尽归寂灭也。

【无量诸佛】

诸佛皆从无量劫修行而成。

【多宝佛】

言性体之可宝也。

【释迦牟尼佛】

释迦之义，云能仁；牟尼之义，云寂默。能仁者，即心性无边，含容一切；寂默者，即性体本寂，动静不干也。

【弥勒佛】

弥无不也，言性体上达无不勒住之，而不使下达也。

【阿閼佛】

閼初也，阿合乎人之始初也。

○石亭和尚云：阿閼不动常住法性，故亦此意。

【弥陀佛】

无量寿佛也。

○东南西北上下六句，言人人皆具佛性。下言有修持之功，所以成无量寿佛也。

○六方六合名号至此，又为一段。

【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

众生兼人物而言，自开辟至今，皆有佛持世，故云在佛世界中。

【行住于地上，及在虚空中，慈忧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

言由定而静，方能安人安物也。

【昼夜修持，心常求诵此经，能灭生死苦，消伏于毒害】

伏即金刚经降伏其心之谓，毒害即杂、妄、恶诸念是也。佛与言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贵得富贵，求子息得子息，而此毒言生死毒害者，盖恐人之入于贪嗔痴耳。

【那摩（那摩与南无通）大明观世音、观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

向称星宿光长者，持药普施众生，四百四病，无不除愈，即能灭生死苦也。

【药上菩萨】

药王菩萨之弟，即电光长者，曰：我兄但治身病，不医心病。即将两手擎药，施于众生，贪嗔痴病悉灭，菩提智慧即生，十恶化为十善，六尘化为六度，有著化为无住，即所谓消伏于毒害也。

【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与世文迥异，道德足为人师，而有利济者也。

【普贤菩萨】

德无不遍曰普，佑上利下曰贤。

【虚空藏菩萨地藏菩萨】

指上天下地而言也。

【清凉宝山一万菩萨】

宝山，即方寸之谓，言此心清凉，则万事万念，皆能照见。或云清凉宝山，地藏王处，现在金陵。今指心言，恐未是。不知向称灵台方寸，灵台，即佛之灵台也。借以喻心清凉，宝山何必拟实看。

【普光王如来化胜菩萨】

如来者，如人之本来，即儒家复初之谓，言不失其初心者。其光普照一切，虽外缘千变万化，而自能胜之也。

○石亭和尚云：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普光者，其光普照，而无些微逃遁也。

【念念诵此经】

念念者，言无一念夹杂之谓。

【七佛世尊即说咒曰】

七佛即过去七佛也。咒祝也，以是法而祝之，使从所祈也。咒或诸佛密语，出于心术妙用，冥加之功，不可得而思议。或鬼神主名，呼其主则妖魅窜伏。

【离波离波帝】

离去世上一切风波也。

【求诃求诃帝】

诃者，一切法无因，寂静无住，乃清净不生不灭之义也。

【陀罗尼帝】

华云总持，摧邪立正，殄恶生善，皆总而持之。

【尼诃啰帝】

将邪正善恶一切扫除也。

【毗离尼帝】

毗尼，即六度中之精进不已也。

【摩诃迦帝】

迦者，仁之体。摩诃迦帝，言仁体之广大也。

【真灵干帝】

真性之灵，与天合德，即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也。

【娑婆诃】

娑者，无言说义。婆者，一切法平等。诃者，一切法无因，寂静无住，清净不生不灭之义。言佛无言说，致万古一切，悉致清净不生不灭也。

后跋

夫高王观世音经、般若多心经、大悲陀罗尼神咒、准提咒，传世最久，信奉持诵者广，而消愆获福者无穷，故灵验寔迹，载诸各经咒本者，不知凡几也。然虽有刊布或经本或咒图，未能汇辑，固属易于印送，究未成集阙然也。予素崇玄学，未谙禅修，先荷大士甄录，上智传派。复蒙佛恩授记，悟静颁名，沐圣德之栽培，愿涓埃之罔报，就于同善录中所辑禅宗经咒斋期，录出寿世，以便崇奉者朝夕捧持，不致卷轴纷纭。其灵验事实，同善录中，按篇俱在，兹不刊列，庶昭简捷。并倩同玄乐君石友，恭楷付梓，板储西湖昭庆慧空经房，印造流通，以广其传。

时光绪戊寅岁悟静周上智敬跋

妙法蓮華經指掌疏觀音普門品別行（清，通理）

妙法蓮華經指掌疏觀音普門品別行

清北京拈花寺住持傳講沙門 通理 述

（編者注：凡科判，皆以○標出，以便閱讀。）

將釋此經，別啟六門：一教起因緣，二被機淺深，三宗趣通別，四，奉行靈驗，五總釋題名，六別解文義。余如全疏，檢彼自知。

第一教起因緣者，有總有別：

總因緣者，謂鐘蘊洪韻，待扣方聲；智具眾玄，遇緣斯應。故聖人凡有所說，皆為酬請。亦有不請，蓋必機動於內，神形於外，雖未彰言，業已存念。所謂不請之請，非實有不請而自說者。至若今經，前後皆因請問而說。是以酬請為總因緣也。

別因緣者，別尋經義，略開十種：一流通玄化故。良以菩薩慈悲廣大，誓願弘深。超二十四聖所證圓通，而獨稱真實。匹六十二億恒沙菩薩，而持福正等。論應化之宏功，盡圓妙之極致。如斯流通，可為指南。故於妙音品後，而說此品。二顯無去來故。言前品妙音菩薩，蒙照而來，事畢而去，似有去來之相，若果有去來，則赴應不廣。為遣此相，故說此品。令知一念才舉，眾苦即脫。感應自爾，何去何來。三示無沒現故。言前品妙音菩薩，於彼國沒（淨光莊嚴國沒），而現於此，似有沒現之迹。若果有沒現，則彼此互遺。為拂此迹，故說此品。令知分身遍應，一真未移。十方俱在，何出何沒。四慈悲雙運故。以前品妙音菩薩，唯顯說法之慈。雖具濟難之悲，而略不明显。（如云：諸有地獄、餓鬼、畜生，及眾難處，皆能救濟，但不言如何救濟耳。）今則廣顯拔苦，以明慈無偏運。五顯密俱成故。以前品妙音菩薩，專重現身說法，顯應群機。不言持名破惑，密成加被。其如眾生三毒熾盛，聞法良難。若无方便，反失利益。今此品以常念恭敬，滅貪嗔痴，尤為救世急要。六真俗并攝故。以前品專弘法華，重在契真。其如眾生兒女情重，佛法念輕。若不順俗，并真亦失。今此品以禮拜供養，便生福慧之男，有相之女。尤為攝俗善巧。七名實相應故。良以菩薩勝名，稱遍十方。雖亦冥獲其益，然皆未諭其實。故无尽意問以何因緣名觀世音。而如來答以尋聲救苦，名觀世音。夫名實既其相應，而受持益以盛隆。為此說經，余相因矣。八遠近普被故。良以群心有限，聖迹難量。人但知菩薩為彌陀輔翼，而不信常住娑婆。有雖信常住娑婆，而不達偏應十方。故无尽意問云：觀世音菩薩，云何游此娑婆世界，是顯菩薩不獨在西方也。而如來答以種種形游諸國土，是顯菩薩不獨在娑婆也。然雖遠近普被，究與娑婆緣深。自在神力，昭灼於娑婆者居多。是故此娑婆世界，皆號之為施無畏者。九慳貪齊脫故。夫六度萬行，布施居先。二德二嚴，修供第一。人多於己慳吝，於他貪求。只知受施，不解修供。勝因既其不就，妙果自爾難成。惟彼觀音，可作模範。却无尽之寶瓔，遵如來之慈教。愍諸四眾，雖受非貪。轉奉二尊，於己無吝。為此說經，蓋欲修因期果者，知所法矣。十今後兩利故。夫金剛一粒，食已而終究不消。至教片言，聞之而永為道種。况夫品稱普門，隨緣而利益無窮。名標觀音，尋聲而赴感一定。故無論現在未來，但有聞者，即許其為功德不少。八萬四千眾生，即其証焉。略述因緣，有此十種。然此經既屬法華別行，法華之因緣无尽，斯經之因緣亦无尽明矣。教起因緣竟。

第二被机浅深者。夫教因机设，机以教成。上说因缘，已知兴教之由。此明被机，略显开化之广。于中亦有通别。

言通被者，譬夫四河入海，同一咸味。四教入圆，总为佛乘。故知此经，被机虽有浅深，归元实无高下。所谓但有闻法，无不成佛。通明所被，惟是菩萨。故前经云：教化诸菩萨，无声闻弟子，是也。

若别明所被，复分二门：一显机冥应门。二冥机显应门。显机冥应门中，略明五种非机：一受苦自甘，不解称名者。二遇难自待，不忆称名者。三惑习自障，不知敬念者。四儿女情重，不知礼供者。五不信持福，能等多名者。及是皆机，在文可见。盖以炽然称名礼敬，论机为显。寂尔脱难获福，论应为冥。若冥机显应门中，除木石无心，及阐提不信等非机，反是皆机。略明三十二种，亦在文可见。然此皆不待称名礼敬，论机为冥。一一为之现身说法，论应为显。被机浅深竟。

第三宗趣通别者。语之所尚曰宗，宗之所归曰趣。然被机既有浅深，而宗趣不无殊异。通论如来一代圣教，诸部异计，略为六宗：一随相法执宗。谓于一切我法中，起有无执故。二唯识法相宗。谓一切诸法，皆唯识现故。三真空无相宗。谓一切诸法，皆空无相故。四藏心缘起宗。谓一切诸法，唯是真如随缘，具恒沙德故。五真性寂灭宗。谓想相俱绝，直显性体故。六法界圆融宗。谓无尽法界，如因陀罗网，主伴重重，圆融无碍故。此之六宗，前浅后深。总摄诸教，各为一类之机。其趣亦随宗可思。若别就当经以明宗趣者，于中复有通别。通则此经以普门为宗。随机示现自在之业，拔苦与乐为趣。若就前通中，正当第六。以既称普门，则摄无尽法界，主伴圆融故。亦兼第四，以普门即是藏心，随缘现起无量身云，即是缘起故。别则略明十义五对：一教义一对。谓主伴问答，成立斯教，故以教为宗。教不徒设，依言析义，故以义为趣。二人法一对，谓义虽多歧，总为显人，（观音）故以人为宗。人非常人，为证普门，故以法为趣。三感应一对。谓法既可仰，见闻称念，故以感为宗。机感既成，化应斯被，故以应为趣。四慈悲一对，谓应不徒应，为令得乐，故以慈为宗。慈难遽施，应先拔苦，故以悲为趣。五始终一对。谓大悲所感，发菩提心，故以始为宗。初心既坚，究竟成佛，故以终为趣。此上十义五对，从前起后，依次相生，共为一经宗趣。宗趣通别竟。

第四奉行灵验者。谓宗趣既定，受持有归。奉行不疑，灵验斯著。如传所明，繁难俱载。今以博诸耳目，照灼古今者，分为二门：一脱苦门。二得乐门。第一脱苦门中，复分为五：一脱火难。二脱水难。三脱风雨。四脱刑戮。五脱病苦。脱火难者，如释法智，大泽遇火，草无遗茎，而身处无伤。祝长舒，草屋下风，邻延巨烧，而焰转自灭。至若火车相现，身痛如炙，造像输诚，宿业顿蠲。此事迹之见于唐许俨者，有足征矣。脱水难者，如小舟将覆，而巨舟迎前，竺法纯之诵经专矣。三人俱溺，而一人独渡，释道罔之持品诚也。尤其异者，不信则铁莲生于港心，回诚则白牛浮于水面。林翁救将毁之像，缘舟覆而获遗物。刘某发求见之心，甫入水而抵家门。此二又近时事也。脱风雨者，如伏万寿，中流遭风，望村火而达岸。欧阳璨，山行值雨，乘慈力以安心。况夫雨骤风狂，泊舟失道。天色正暝，光明遽显。此灵异之见于吕竦及徐荣者，尤可信矣。脱刑戮者，如陆暉临刑，三易刀而俱折。高荀获罪，一发心而被原。沙门道集，遇贼难而称名，屡斫无伤。博士景裕，因系狱而诵经，众刑俱断。此大略也。脱病苦者，如指流甘露，服之而呕血顿息。梦见祥云，觉后而胁痛全消。又如为子叩祷，梦大士而谕以无忧。救母剖肝，感菩萨而称为孝子。此上据脱苦门中，有如是事耳。第二得乐门中，亦分为五：一延寿。二致福。三得荣。四获嗣。五往生。延寿者，如轻珠持经，起沉痾而增算。守分诵品，感已死而再生。此有宋李郡君，及杨亮事也。致

福者，如瘫子称名，病愈而感供异常。瞽医诵品，道行而资囊不匮。以言其得荣也，明包凭忘身护相，子孙联科甲之芳。以言其获嗣也，姜安人为子求儿，云月入心水之梦。至若往生一事，尤为异焉。如持珠示期，道隆母之夜梦不爽。化佛来迎，十六娘之临终有归。总以观音菩萨，亲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示现自在之业。如如意珠，是宝皆雨。似药王树，无病不痊。人多视为泛常，不修礼敬。及乎身罹患难，徒贻悲伤，所谓傍饭罗而叫饥，亦可痛哉！奉行灵验竟。

○ 第五总释名题（名以显实，题以标宗，故于未解经前而总释之，谓总释全经之义于名题也。又名谓能译人名，题为所译经题。今并释之，故云总释。）二： 一经题，二译人。 初经题：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此中复二：一全题。二品目。全题中妙法二字，直显法义。妙者，当体得名。非对粗言妙，若对粗言妙，则妙有分限，非圆妙故。又妙者，本来自妙，非先粗后妙。若先粗后妙。则妙有始终。非常妙故。释义：则甚深无量，难解难入曰妙。又惟佛与佛乃能究尽曰妙。又声闻辟支所不能知曰妙。经云：「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故题中以妙字冠法。法即今经，以实相为体，以轨持为用。实相为体者，以七轴雄文，皆如来自一乘实相中演出，一言一句，无非显示一乘实相，故为体也。轨持为用者，轨谓轨生物解，持谓任持自性。轨生物解者，谓一切众生，本具实相之体。但以昏而无明，闭于权宗，胜解不生，入证何由。佛以此法开方便门，示真实相。俾众生借教观心，因指见月，是为轨生物解用也。任持自性者，谓一切众生，本惟一乘佛性。第以根有利钝，惑有厚薄。乘裂为三，性流为五。佛以此经开显会归，俾三乘同归一乘，五性还复一性，是为任持自性用也。然此上释义虽求本经，法言犹滥诸会，故冠以妙字拣之，显诸会不得名妙也。又此法称妙者，依经文略示四义：一权实相即故。经云：「诸佛所得法，无量方便力，而为众生说。」又云：「我设是方便，令得入佛慧。」上三句即实而权，下二句即权而实。以诸会多不能相即故。二本迹相通故。经云：「我常住于此，以诸神通力，令颠倒众生，虽近而不见。」又云：「时我及众僧，俱出灵鹫山，我时语众生，常在此不灭。」上四句，本通于迹。下四句，迹通于本。以诸会多不能相通故。三理事无碍故。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是法指一乘实相，理也。法位指诸法自位，事也。世间相指有为法，事也。常住指无为法，理也。）上句理不碍事，下句事不碍理。以诸会多不能无碍故。四因果交彻故。经云：「世尊于长夜，长愍见教化，令种无上愿。」又云：「我今无复疑，安住于佛道，方便为侍者。」上三句因彻于果，下三句果彻于因。以诸会多不能交彻故。然此四义，总属理事无碍法界，至于放光现瑞，涌塔变土，地涌现神等，又属事事无碍，不可思议之境。即妙亦不可言，不得已强名曰妙也。莲华二字，借喻发明。据经文义，当以优昙钵华释之。以此华乃与文义相应故。经云：「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此二句，与妙法二字相应。次云：「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此二句，与莲华二字相应。且此经文，是身子三请之后，如来开章之语。故知如是妙法，指一经之全体。优昙钵华，举一经之总喻。取斯释题，庸何议焉。若释义有二：一翻灵瑞，以此华不开则已，开则有佛出世，为圣灵之瑞故。般泥洹经云：「阎浮提有尊树王，名优昙钵，有实无华。若有华者，必是金色，乃有佛出以此名为灵瑞华也。」亦云瑞应，以此华不现则已，现则有轮王出世，为圣王之兆故。施設论云：「统瞻部洲，有轮王路，广一逾缮那。无轮王时，海水所复覆。若轮王出，海水减一逾缮那，此路皆现优昙钵华，同时而生，以此名为瑞应华也。」此二皆属义翻。若以色类翻者，当云金莲华。取此为喻者，依本经，谓此华非时不现，必时至方现。喻此法非时不说，必时至方说故。准泥洹略开为三：一此华名尊树王，喻此法为诸经中王故。二此华有实无华，华必金色，喻此法纯谈果体，间说因行，行必契真故。三此华不开则已，开则必有佛出，喻此法不说则已，说则受记成佛故。准施設亦有三义：一此华出轮王

路，喻此法惟佛乘方有故。二此华与路同现，喻闻此法者，即到佛地故。三此华惟供轮王游观，喻此法惟供法王受用故。此上七义，皆总喻全经。以妙法原属全经之名，莲华亦惟全经之喻。若经中之别义，临文自有别喻，兹不预焉。经字结出诠体，梵语修多罗，此云契经。契，谓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经有多义，束之成四：一曰贯，谓贯穿所应知义。二曰摄，谓摄持所应度生。三曰常，谓三世不易。四曰法，谓十界同轨。今不言契者，以此方圣教，但称为经，顺此方故。统论此题，乃金口所宣，法喻为名。合能所，兼体用，该通别，贯虚实，故名妙法莲华经焉。

品目中，观世音，能证人也。普门，所证法也。别为一聚，名之曰品。盖以人法合显，拣收两用为目也。若释其义者，别行玄云：「西方正音，名阿那婆娄吉底输，此云观世音。」准悲华经：「过去宝藏佛时，有转轮王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遂发愿云：『若有众生，受三涂等苦，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见闻，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由是彼佛，字以观世音号。」又楞严经，菩萨自陈云：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成就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今经寻声救苦，义同悲华。若究其能救之因，功自反闻，亦摄楞严。菩萨略梵语，具云菩提萨埵，此翻觉有情。释义有三：一谓觉己分证。识情未尽，拣非凡夫不自觉故，此约自利言也。二谓以己所证，觉悟有情。拣非二乘不觉他故，此约利他言也。三谓上求觉道，下化有情。拣非悲智偏用，堕二边故，此约两利言也。体备众德曰普，用所由言曰门。言菩萨自获真实圆通，恒沙性德，皆悉具足。随机应现，恒沙妙用，皆从此出。经中但显其用，题中兼出其体，合人与法，目曰观音普门。梵语跋渠，此云品。品，犹类也、聚也，谓结集者，于彼一类相随之法，别为一聚。略具二义：一拣他，二收己。拣他者，谓拣彼余品，非此分齐故。收己者，谓收摄自类，非彼分齐故。据全部共二十八品，此当第二十五也。先标全题者，明所依故。次列品目者，显所属故。别行本中，或有标第，或不标第者。标第则知所先后，不标则为是单行，俱无伤也。

经题竟。

○ 二译人：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姚秦，译经时也。对苻秦言。苻秦，即前秦，名苻坚，字永固。有雄师十万，自称秦王，后僭帝位，建都长安。姚秦，即后秦。名姚苻，字景茂。初仕苻坚，为兖州刺史，后擢龙骧将军，因讨慕容泓等，兵败惧奔。时有渭北马牧等，纠扇羌众，率其户口，归苻者五万余家，共推苻为盟主。苻自陕西入长安，弑苻坚，僭帝位，亦号秦王。为别前秦，故南山以后秦称之。苻卒，子兴立，改元皇初。至第六年，复改弘始。按什师翻译此经，当姚秦即位之八年，故名姚秦。三藏法师，译主德号也。三藏，谓经藏、律藏、论藏。藏有二义：一含藏义，谓经诠定学，律诠戒学，论诠慧学，各能含藏等流义故。二出生义，谓经契一心，律轨三业，论拣邪正，各能出生等流用故。法师亦二：一自利，谓博通三藏圣法，奉为师承故。二利他，谓传演三藏圣法，师范人天故。鸠摩罗什，译主别名也。具云鸠摩罗耆婆什，此云童寿。以童年有耆德故。祖居印土，其父以聪慧见称，游学龟兹。龟兹王以女妻之，而生于师。七岁随母入寺，见铁钵举之。俄念钵重，即不胜举。因悟万法唯心。出家后，习五明四围等典，阴阳星算，必穷其妙。又习大乘破外道，远近诸国，无不惊服。当前秦苻坚建元九年，异星现于西域分野。太史入奏，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龟兹有罗什，襄阳有道安，得非此二人耶？」遂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伐龟兹，迎师至西凉。

光闻苻坚为姚萇所弑，自据西凉，即三河王位。师亦止之。萇即位，亦闻师名，屡请，而吕光不允。萇卒，子兴立，复请不允。光卒，子隆立。姚兴伐凉请师入关，以厚礼加之。师于逍遥园，译诸经论，凡三百九十余卷，法华亦在其数。译之一字，纪其事迹也。译，谓翻易。易梵语，成华言也。考周礼，掌四方之语，各有其官。北曰译，南曰欠，东曰寄，西曰狄鞮。今经西来，而云译者，以汉时北官，兼善西语。佛法初来，因称为译，后皆仍之。然此品既属法华，已行于世，而又别行者，肇自何时？歧自何人？何所为而然耶？准观音玄义云：观音经部党甚多，或请观音，观音受记，观音忏悔，大悲雄猛观世音等不同。今所传者，即是一千五百三十言。（除偈颂。以什本无偈，乃后人依隋本添入。）法华之一品而别传者，乃是昙摩讖法师，亦号伊波勒菩萨，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法师。法师云：观世音与此土有缘。乃令至心诵念此品，患苦即除。由是别传一品，流通部外也。

总释题名竟。

○ 六别解文义三： 一长行别示，二偈颂合显，三闻品获益。 初长行别示（准楞严：菩萨有三种胜用：一、三十二应，二、十四无畏，三、四不思议。今亦义具。但其中问答标结，文势断续处，与楞严多不相类。若定依彼科，则有碍现文；若全依此译，又恐讳自语；今科依此经，释兼会彼，庶两经符合，而文义兼得矣。）二： 一问答得名所以，二问答游化方便。 初二：一当机举名请问，二如来备示感应。 初：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凡言尔时，必有前因缘，故云当尔之时。今经开首即言尔时者，以全部中，此品因妙音菩萨有来有去，赴机不普发起。今虽别行，义犹仍之，故云尔也。菩萨名无尽意者，以最初发意，欲度众生界。生界无尽，菩萨之意亦无尽故。若愚赞云：世界无边尘扰扰，众生无数业茫茫，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我名无尽意。正修之终，示为当机者，以究竟流通，惟是意无尽故。从座起者，弟子于师，凡有请问，法不宣坐，故云即从座起。如礼请益则起，更端则起，曾子避席，即斯义也。袒肩以便执役，尽资道也。合掌以秉一心，敦请仪也。向者，瞪瞢瞻仰，目睛不瞬之义。佛者，梵语，具云佛陀，此翻觉。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乃十种通号中，三觉圆明号。若指其人，即娑婆教主释迦文佛，是也。世尊者，十号中，出世独尊号。以佛为三界大师，四生慈父，世出世间所共尊故。成实论云：具上九号，为物钦崇，故曰世尊。观音望尊法界，风偃群贤，名不自彰，彰必有由，故问以何因缘名观世音。盖欲如来因名示行，以为末世弘经者法也。

○ 二如来备示感应（此即楞严十四无畏，今依现文分二。） 一正答得名所以，二广显称名感应。 初三：一总标寻声救苦，二别示持名感应，三结答得名因缘。 初总标寻声救苦（此即楞严苦恼无畏）：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初受苦称名。男子，丈夫之称。善有二义：或宿具善因，或今生善类。菩萨无始劫来，双具二利之德，故当此称。众生者，谓众染合集而生，亦以众法生相，众处生受，故云众生。无量百千等，是众多不定之数，非谓只有如许众生也。楞严正脉疏云：苦恼虽通，分约身心亦可。盖苦楚其

身，而恼乱其心也。又云：别列不尽，一切诸难，皆摄此中。一心称名，有事有理。闻菩萨名，专注一境，念念相续，惟此一念，不杂余念，信力成就，名事一心。若能随念随观，了知能念所念，更无二法，惟是真如，名理一心。

观世下，寻声令脱，即时观其音声者，寻其声在何处，而加被之。楞严云：「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释义：则不自观音，谓不似众生，一向循尘也。以观观者，谓就彼能观，反观自性也。自能如是修习，亦能令彼苦恼众生，闻名感发，称我名号，故云观其音声。不言称名，而言观声者，称名但属事念，观声亦兼理持。盖由菩萨慈力加被，能令理事兼修。故今经一心称名，古德亦言有事有理。但以事修未必契理，理修无不摄事，故但言观声，即兼称名也。然事修称名，机心与圣心相交。理修忘尘，苦性与声性俱寂，故云即得解脱。两经所以不尽同者，以楞严偏重劝修，故观其音声，指在感机。此经惟为显用，故观其音声，指在圣应。同中有异，幸勿刻舟。

○ 二别示持名感应：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初能救火难。（此即楞严火难无畏）楞严正脉云：「证极法界，威神无量。故令一心称名者，即为大悲威光所摄，不堕火难。如入山阴，暑不能侵也。」此盖自利余力，加以悲愿，故能如此。彼经云：「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释义：则知见旋复者，谓六根互通，菩萨既旋闻复性，知见亦随闻而旋复。所谓一根反元，六处解脱，是也。然见觉属火，与一切火性相通，故见业交，则见猛火。今知见既旋，亦能随感旋彼余火，故令众生入火不烧。今经言威神之力者，亦由旋复功极，异中有同，应须善会。后皆仿此。（应验传云：祝长舒，晋元康年中，于洛阳为延火所及。草屋大风，必无免理。一心称名，风回火转邻舍而灭。）

若为下，能救水难。（此即楞严水难无畏）不言威神者，准上可知故。楞严云：「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释义：则观听旋复，正旋闻复性也。然闻听属水，与一切水性相通，故闻业交，则见大水。今既旋闻复性，亦能随感旋彼余水。故令众生大水不溺。（传云：道罔三人，同伴乘冰度孟津。乘半，一人前陷，一人次没。罔进退水上，必溺无疑。一心称名，脚如踏板。至夜，遇赤光，竟达岸。）

若有下，能免鬼难。（此即楞严鬼难无畏。）大成云：「入海求珍，结伴无定。虽无定数，终不可独往。故举百千万亿总数，不定言多少也。」梵语苏伐罗，此云金。梵语阿路巴，此云银。此二质产于矿，愈炼愈精，乃举世通用之宝。琉璃，此云青色宝。亦翻不远。西域有山，去波罗奈城不远，山出此宝，因以名焉。砗磲玛瑙，俱出于石，故四字从石。砗磲，洁白中最。玛瑙，杂色非一，似玉非玉，并为世宝。珊瑚，石中之宝，从师子国及波斯国来，海中亦出。形似鹿角。色赤而润。以此土尚赤，故为世所珍。琥珀，松脂入地千年所化，中有蜂形色如生者，能拾芥。真珠，亦云珍珠。或出蛇脑，或出蚌胎，以类有胜劣，故价值不等。贤愚经云：「田殖百倍。商贾千倍，仕宦万倍，入海吉还，得无量倍。」所以为求金银，乃至入于大海。风而曰黑，鬼怪风也。由此所以吹入鬼国。罗刹，此云速疾鬼，以其速疾，亦云可畏，其形丑恶，可令人畏故。一人称名，众皆解

脱者，名所在处，鬼不能近故。楞严云：「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正脉释云：「鬼神以阴隐为想因。以杀害为堕缘。」故菩萨于反闻时，内灭妄想，外绝杀业，全超鬼神心行。以此全超威力，能令称名者免于鬼害。（传云：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泛海，忽遇恶风，漂堕鬼国。鬼欲尽食，合船称名得免。）

○ 三结答得名因缘：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得名因缘，尚有多种。如上所说，可知梗概。故就此结答，以释无尽之疑。疑断信生，故向下更为广显。

正答得名所以竟。

○ 二广显称名感应四 一能脱四难。二能离三毒。三能应二求。四能得多福。初二：一别明脱难。二总结神力。初四：一能脱戮难。二能脱鬼难。三能脱刑难。四能脱贼难。初（此即楞严刀戈无畏）：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临当被害者，或屈遭冤网。或误入仇门，顷刻身首异处，须臾性命不保。当此之时，犹能称名系念，则三昧之熟于平日可知。由此所以感圣遮救，令彼刀杖寻来寻断，段段零落，而铦利无所施也。楞严云：「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释义：则熏闻成闻者，谓以反闻力，熏修妄闻，以成究竟坚固之真闻也。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者，谓其余五根，销妄复真，亦同声家之听。以元一精明，销则俱销，复则俱复也。俱复故，究竟坚固之性，随感遍周，故能令彼刀段段坏。俱销故，毕竟空寂之理，遇事便融。故能令如割水吹光。（传云：晋大元中，彭城一人，被枉为贼。常供金像带髻中。后伏法，刀下但闻金声，三斫不伤。解髻，像有三痕，由是得放。）

○ 二能脱鬼难（此即楞严鬼见无畏。问：「此与前文解脱罗刹何异？」答：「前约一类，此约多类，虽同为鬼难，而前后各出。又前因黑风漂堕，以足三灾，非正显鬼难。」「若尔，前文何不言风难耶？」答：「文言脱鬼，楞严无风，舍义从文，故亦科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三千大千者，俱舍偈云：「四大洲日月，苏弥卢欲天。」梵世各一千，名为小千界。此小千千倍，说名一中千。此中千千倍，说名大千界。详论意，盖是以三次言千，叠成大千，谓三千之大千，依土释也。夜叉，此云暴恶。亦云勇健，亦云捷疾。谓其性暴恶，其身勇健，其行捷疾故。界满诸鬼，且欲恼人，极言其可畏也。圣号才称，威神即至，故诸鬼莫视。视尚不能，加害岂得，故云况复。楞严云：「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荼鬼，陈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正脉释云：「首二句言反闻功极，发本明耀，圆照法界也。次二句言鬼神阴隐想习。向暗背明，反不堪于光耀。如枭鸟夜视昼盲，罗刹向日不见，是也。威摄众生，意准前知，不可类通。」

○ 三能脱刑难（此即楞严枷锁无畏。）：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有罪者，自干非法。无罪者，被人枉陷。在手曰桎，在脚曰械，以木加颈曰枷，以铁炼体曰锁，然此四者，总为束而缚之，令不自在，故云检系其身。持名感护，四刑皆断。执法者原其情而释之，故云即得解脱。（问：「先王制法，用以惩恶。无罪救之，固所宜矣。设救有罪，岂不纵恶殃民，坏乱纲纪乎？」答：「弥天罪过，当不住一个悔字。然既能称名，已知悔矣。况鲁肆大眚，圣人善庄公之补过。唐禁笞背，君子美太宗之存仁。曾未闻有议其伤于名教者。何独于大士一子之仁，而生疑乎！」）楞严云：「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释义：则音性圆销者，谓声尘销灭也。观听返入者，谓耳根旋复也。离诸尘妄者，谓色等诸尘，亦随声而销灭。见等诸妄，亦随闻而遂复也。诸妄既复，以真护彼能令枷锁断坏。诸尘既灭，以空融彼，能令禁系同虚。故云所不能著。（传云：盖护，山阴人，有罪判决，系狱应死。三日三夜，称名无间，忽见观音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乃息。）

○ 四能脱贼难（此即楞严贼难无畏。）：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国满怨贼，极言其莫可避也。又贼而曰怨者，不惟图财，复欲致命故。行货曰商，商主者，善识贵贱，善解贸易，财丰智富，为众商之主也。主必偕伴，故云将诸商人。货蓄难得，故云赍持重宝。如此而入贼国，易招劫害。况又经过险路，宁复得脱。此九死一生之际也。大成云：「或旷绝幽隘之处，或怨贼冲出之径，皆名险路。」其中一人者，素奉佛法之人。素奉佛法，知有能救，故唱言勿得恐怖。教以称名者，令其知归。能以无畏等，示以堪救。南无，此云归命。世人至重者身命，举身命而归依，诚敬之至，无二心也。闻言即称者，惧难迫迩，倾诚弗遑。称故得脱者，威慑怨贼，慈回恶念。盖以感应道交，捷如影响，故云即也。楞严云：「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释义：则灭音者，声尘不隔。圆闻者，根性常遍。常遍故，寻声所在，遍生慈力。慈力故，随处护生，应缘化暴。故能令诸众生，遇贼不劫。（传云：晋隆安年中，僧慧达，往北陇掘甘草，被羌人所获。闭栅中，伺来日杀而食之。达竟夜称名，至旦，忽一虎咆哮，诸羌惊散。虎咬栅仍穴，达竟得脱。）

别明脱难竟。

○ 二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摩诃，此云大。以观音菩萨，推本为带果行因之圣。据迹是一生补处之尊。为菩萨中之大菩萨故。楞严各有所因，不离耳根圆通。今经不出别缘，总如威神之力。异中有同，已标前疏。巍巍者，如山高大，可仰而不可及也。

能脱四难竟。

○ 二能离三毒二 一别明离毒。二总结神力 初：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初能离贪毒。（即楞严贪毒无畏，问：「火水等难，现是苦境，可说怖畏，贪等三毒，随自心行。何畏之有？」答：「有二义故，可说怖畏，一者毒是苦因，能招苦果。二者对境数起。力不自由。盖约信因识果。知畏求离者言之。」）贪欲中惟淫为最。故偏举之。多于者，赋性如是，数数现起，轻而损身丧德，重而亡躯失命。且招来世妻不贞良，眷属乖意。尤其甚者，铜柱铁床等报，临终现前。积寒坚冰等狱，从头自受。由此知畏，常念恭敬，以念力而对治淫心。祈慧剑而斩我爱网。感应道交，故云便得离欲。楞严云：「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正脉释云：「反闻离尘，回脱于色，而色岂能劫于家宝乎。能令众生离欲者，摄彼同己，空诸色故。」

若多下，能离嗔毒。（此即楞严嗔毒无畏）多嗔恚者，对境便炽，莫可禁制。轻则伤气取辱。重则亡身及亲。且致来世被他求疵，为人恼害。尤其甚者，刀山铁橛，剑树剑轮等相，临终现前。宫割斩斫，剉刺槌击等事，从头自受。由此知畏，常念恭敬，以念力而制伏嗔机。仗慈风而拂我恚热。寻声蒙救，故云便得离嗔，楞严云：「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正脉释云：「纯音无尘，谓音虽不坏，而已离尘染之过，即心境一如也。」根尘融为一法，故无能对之根，亦无所对之尘。无对所对，而能令脱嗔者，以嗔生于敌对违拒。今无对所对，嗔无由起，摄他同己，故令彼亦然也。

若多下，能离痴毒。（此即楞严痴毒无畏）多愚痴者，迷正知见，起邪分别。小而事理错乱，大而邪正颠倒。且感来世生邪见家，其心谄曲。尤其甚者，王使主吏，证执文籍等相，临终现前。勘问权诈。考讯推鞠等者，从头遍历。由此知畏，常念恭敬，以正念而敌破邪执。邀慧日而照我迷云，随念现应，故云便得离痴。楞严云：「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求离痴暗。」温陵释曰：「痴由妄尘所蔽，无明所覆。销尘则无蔽。旋明则无覆。故外之法界，内之身心。凝莹朗彻，离痴暗矣。」能令等，准上可知。

○ 二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无始三毒，一称名而即灭，故云大威神力。根本既灭，枝末随销，故云多所饶益。有斯饶益，是可归依，故诚以常应心念。心念云者，且念且观。非止口诵已也。会通楞严，准前可知。

能离三毒竟。

○ 三能应二求二 一别明应求。二总结神力 初：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初能应求男。（此即楞严求男无畏）女人无子，有三种苦：一者为自夫所弃。二者为余妇所轻。三者为傍人所笑。为脱此苦，故须求也。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体夫存嗣，故欲求男。礼拜者，以身致敬。供养者，以财致享。仪真行实，乃致圣应，不同在难，惟须持名即得也。菩萨以法王之子，余福余慧，利及无子众生，故能令便生，有福有德者，富而贤；有智有慧者，贵而哲。四美具足，正以见圣惠之无涯矣。楞严云：「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释义：则融形复闻者，谓融销幻形，以复真闻。所谓诸根圆拔，内莹发光，根身器界，应念化成无上知觉。此即事而理也。由即事而理故，无违真而应俗。所以不动道场，涉入世间。复由理事无碍故，事亦如理而广狭相即。所以不坏世界，能遍十方。复由事事无碍故，身亦随界而一多俱在。所以供养诸佛，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等义，已备现文随疏。

若欲下，能应求女。（此即楞严求女无畏）男承内嗣，女结外亲。有男无女，亦非全美。故半子亦有求者。不言礼供者，准上可知故。菩萨承顺诸佛，领受法门，余功余德，利及无女众生，故能令便生。端正，以备女品有相。以主贵格。宿植德本者，亦显有福有慧，但变其文也。众人爱敬者，亲爱而不肯舍离，恭唉而不敢干犯。正以端而有相，慧而多福，故致然也。楞严云：「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释义：则六根互用曰圆。各各无碍曰通。互用故，明照无二。无碍故，含界无遗。明照无二故，立为镜智之号。含界无遗故，立以空藏之名。由镜义故，承顺如来秘密，而明照无违。由藏义故，受领如来秘密，而含摄无失。柔顺，即是智慧，以有智方能柔顺，尽坤道，备女德也。

○ 二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力，即神力。同上。能应二求竟。

○ 四能得多福（此即楞严持名无畏。问：「持名出自本心，何所畏耶？」答：「恐其无功，及不胜数，皆畏也。今持观音福多胜余，故无此畏。」）三 一举福劝持。二以余较量。三结显福多初：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心存恭敬，身行礼拜，不惟遇难能免，有求必应。而且因兹获福，终无虚弃。即或不暇礼拜，持名亦得多福。是故一切众生，皆应受持。然此中，恭敬属于意业。礼拜属于身业。持名属于口业。意业为主，必不可少。身口为从，单复皆得也。

○ 二以余较量：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初设言持余。恒河，正云殒伽，此翻天堂来。以此河自雪山山顶上，阿耨达池流出。壮其来处最

高，世人莫测，故以为名。河中金沙混流，其细如谱。故佛说法，凡言多数，常以为喻。六十二亿恒沙菩萨，据楞严皆现住娑婆，修法垂范，教化众生者，实由如来现量所知，非假设之数也。供养饮食等者，饮食，即种种浆饮，及种种食饌。此皆可以资色身，养性命。修道立行，是以供养。衣服，即随时适宜，一切衣履，此皆可以蔽形骸，御寒暑。严肃威仪，是以供养。卧具，即床褥枕席之类。此皆可以调摄身心，将息疲劳。藉以进业修德，是以供养。医药，即丸散膏丹之类。此皆可以救疗沉痾，滋益神识。藉以固身延命，是以供养。如数受持，其名可谓众矣。尽形供养，其时可谓常矣。四事具足，其供可谓备矣。

于汝下，问答功德。雨滴虽微，聚地尚可成流。尘颇至细，积筐便足培岳。况复如许菩萨依名受持。若干四事，尽形供养。所得功德，自应无尽。故如来故意垂问，为多与不？而当机菩萨，直以甚多答之。

佛言下，以此较量，受持观音，不及六十二亿恒沙之名众也。乃至一时，不及尽形供养之时常也。但行礼拜，不及四事具足之供备也。以二人之行迹论之，有类霄壤。以二人之福德论之，不异丝毫。盖以余诸菩萨，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而观音独得圆通本根，普摄一切。一根既可以敌诸门，一名亦可以等余号。其犹身附鹏翼，堪比庶鸟千翔。遍尝众水，无逾大海一味。圆根与不圆根，日劫相倍，理应然也。楞严云：「十四者，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释义：则观音圆通，独称本根者，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故。又以其能容能遍，故称为妙。此门已发，能通余门。通余门故，摄余门而同已微妙，亦同已容遍，故云然后身心等也。能令等义，已于现文疏释。

○ 三结显多福：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此福是无漏之福。而又独为最胜，故称无量无边以具含容周遍，二种微妙义故。

问答得名所以竟。

○ 二问答游化方便二 一当机进问游化。二如来备示感应。 初：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娑婆，此云堪忍。五浊八苦，众生于中堪能忍受，无求出意，故亦云杂会。六趣有情共居止故。如上所说，但显冥加之功，未彰显应之力。欲知显应，故问云何游此娑婆？云何为众说法？盖以菩萨以身涉世，必有方便之力，但不知其事云何，故为问也。

○ 二如来备示感应二 一广显应化诸国。二正答游于娑婆 初（即楞严三十二应。彼经云：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二 一明应显化。二结劝供 初八 一能应三圣。二能应六天。三能应五人。四能应四众。五能应众妇。六能应二童。七能应十类。八能应力士 初：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初能应菩萨。若有句，文虽局此，义贯群机。以除佛一人，九界皆生故。楞严云：「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释义：则入三摩地者，谓依彼反闻之功，上求佛果也。进修无漏者，谓渐次修治，以期无漏。如云此根初解，及性空圆明等是也。胜解现圆者，谓无漏胜慧，不久即圆。如云：先得人空，及成法解脱等是也。为对此机，故现佛身，为说胜进之法，令脱随分法爱，以至究竟成佛也。

应以下，能应辟支。辟支者，梵语，具云辟支迦罗。此有二类：一独觉。独居观化，觉悟真理，故以为名。楞严云：「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二缘觉。秉因缘分，顺观流转，逆观还灭，觉缘生理，故以为名。楞严云：「若诸有学，断十二缘，断缘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释义：则有学者，谓将证无学，犹未证也。温陵曰：「独觉者，出无佛世。观物变易，自觉无生者也。乐独善寂，求自然慧，故曰寂静妙明。缘觉者，禀佛之教，观缘悟道者也。知迷胜性，由十二缘，于是断之。自无明灭，至忧悲苦恼灭，则缘断而胜性现矣。性因缘断而显，故曰缘断胜性。」正脉云：「胜性，即因缘无生之性。然此二类，俱称胜妙现圆者，各指自类极果，于修道将尽时，预现圆满之相也。」对二类机，现二类身，为说胜进之法，令离分段生死，名为解脱。

应以下，能应声闻。声闻者，闻四谛音声之教，证偏真理，故以为名。楞严云：「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释义：则有学者，谓前三果也。得四谛空者，谓初于佛边，得闻四谛，及空无我理也。由闻四谛法故，知三界苦，修出世道，分断见思，分证涅槃，故云修道入灭。胜性现圆者，谓罗汉向中，最胜灭性，预现圆满之相也。现说令解，准上可知。

○ 二能应六天：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梵是西音，具云梵迦夷，此翻离欲。谓除下界系，上升色界故。王者，统摄梵众，于本天中得自在也。帝释者，梵语，具云释提桓因，此云能为主。正量论云：「因迦叶佛法中为女人，发心建佛塔。有三十二人助成其事，今王忉利，女为天主，三十二人为列辟，所谓三十二天是也。」言帝者，为帝于天也。自在天，化乐天之主也。此天欲得五欲境时，变化自在，故以自在为名。大自在，他化天之主也。此天欲得五欲境时，余天为化，自在胜前，故以大自在为名。天大将军者，大经云八健提，天中力士也。毗沙门，此云多闻，北方天王之名，富乐超胜余天，故有称财宝天王者。准楞严：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即是应以梵王身得度。欲为天主，统领诸天，即是应以帝释身得度。欲身自在，游行十方，即是应以自在天身得度。欲身自在，飞行虚空，即是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爱统鬼神，救护国土，即是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爱统世界，保护众生，即是应以四天王身得度。今言毗沙门者，四王举一，以该其余也。准楞严：此下更有爱生天宫，驱使鬼神，应以四王国太子身得度者，亦以四王摄故。然此中色天惟举梵王，欲天惟举上下，余非不现，义可准思。随类现身而为说法者，虽不言说何等法，详楞严，盖是依果说因，令其成就，亦先以欲

牵意也。下效此。

○ 三能应五人：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应以小王身等者，小王，亦名粟散王，即邦国之君，散于天下，如粟之多故。楞严云：「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正脉释云：「此必有德怀仁，不忍世乱，发愿世世为有道之王，以理邦国。菩萨为其现所欣之身，与说生贵之因，及帝王德业，以熏隔生之种而已。」应以长者身得度者，长者名盛德隆，众所推尊。楞严云：「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正脉释云：「西天称长者，非止年高。盖世臣大家，而兼有德望者之称。然非现生可得。」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居士，轻名重德，居家修道之称。楞严云：「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正脉释云：「此有德无位，或谈道论德，为人师范。或著书立言，垂教后世。」名言，谓典章也。清净自居，谓隐沦不仕。如此方王通邵雍之类。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宰官，九品宦职，奉法理民之谓。楞严云：「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温陵释曰：「三台辅相，州牧县长，悉号宰官也。」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婆罗门，此云净裔。净行高洁，山野自闲之流。楞严云：「爱诸数术，摄卫自居。」释义：则数术者，谓和合占相，推步盈虚。摄卫者，谓摄生卫身，炼神调气。西域婆罗门，类多习此。

○ 四能应四众：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比丘，此云除馊。谓众生薄福，在因无法自资，得果多所馊乏。出家持戒，是良福田，能生物善，除因果之馊乏故。尼，女也。优婆塞夷，此云近事男女。谓禀受归戒，能亲近承事佛法僧故。准楞严：「若有男女好学出家，持诸戒律，即是应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而为说法者，说出家法，令其成就。如称扬持戒，赞叹梵行之类。「若有男女，乐持五戒，即是应以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而为说法者，说居家法，如云不离尘劳，而作佛事，不舍妻子，而修梵行之类。

○ 五能应众妇：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所应有四，能应不分者，收为一类故。若开之，则数过三十二也。楞严云：「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音姑）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正脉释云：「内政，即泛言一切妇道。」儒书云：「教令不出闺门」，故曰内政。言闺门为万化之源，故关于家国之治乱。家通大夫以下，国通诸侯以上。孤山曰：女主，即天子之后。国夫人，如论语邦君之妻，曰君夫人。命妇，谓妻因夫荣者。大家，如后汉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焉。今此中宰官之妇，有诰命者，即是命妇。长者之妇，多德望。君士之妇，多学识。婆罗门妇多数术。三者皆可以为大家。不言女主及国夫人者，准上王身应有。盖译者略耳。

○ 六能应二童：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童男，未冠之称。童女，未嫁之名。准楞严：「若有众生，不坏男根，即是应以童男身得度。」正脉释云：「即有志一生不犯女色者也。」「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即是应以童女身得度」。正脉释云：「爱乐处身者，愿常为处女，终不出嫁也。不求侵暴者，谓坚贞自守，纵有强施侵暴，亦誓所不从也。」

○ 七能应十类：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梵语提婆，此云天。谓天然自然，乐胜身胜故。论云：「清净光洁，最胜最尊，故名为天。梵语那伽，此云龙，能也，鳞虫之长，以其能隐能显，能大能小，故以为名。夜叉见前。干达婆，此云嗅香，亦云香阴，以此众嗅香为食，以香资阴故。帝释俗乐神也。阿修罗，此云无端正，以此类有端正女，无端正男故，亦云非天，以此类福报似天，位德非天故。迦楼罗，此云金翅，其翅金色故，俗称大鹏。两翅相去三百三十六万里，披海水以食龙者。庄生云：「其翼若垂天之云」，盖拟此耳。紧那罗，此云疑神，人身而有一角，似人非人，见者生疑故，帝释法乐神也。佛说法时，诸天弦歌而颂法门者，即此神耳。摩睺罗伽，此云大蟒神。什曰：「是地龙而腹行者。」此中八部，准楞严：「皆是乐离本伦，以入人伦。而菩萨为之说法，令其成就。」盖以整心虑趣菩提，惟人道为能故也。梵语摩[少/兔]舍喃，此云人。法苑云：「人者，忍也。于世违顺情境，能安忍故。」非人者，山精石怪，魑魅魍魉之属。此二统收前来不尽之众。如王臣长者居士等外，更有余人。天龙夜叉等外，更有非人。不置此言，恐谓妙应有遗，故此统收，以足三十二数。

○ 八能应力士：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金刚，梵语跋折罗，天帝所有，力士所持，金中最刚，故以金刚名之。其体最坚，一切无能坏，其用最利，能坏于一切。涅槃云：「譬如金刚，无能坏者，而能碎坏一切诸物。」正法念经云：「昔有国王，第一夫人生千子，王置千筹，欲试当来成佛次第。拘留孙探第一筹，乃至楼至探末筹。第二夫人生二子，一愿为梵王，请千佛说法。一愿为金刚力士，护千佛教。」今云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是愿护佛教，乐为力士之类。以此力士手执金刚之杵，故亦名金刚神也。而为说法者，大成云：「说摧邪辅正之法，令其成就也。」然此中三十二应，与楞严互为出没。如天中彼有四王太子，今经则无。妇中彼多女主及国夫人，今经亦略。至若此经执金刚神，彼则不列。盖以菩萨妙应无方，神化莫穷，各取易信易见，以成三十二数，实各无尽，随说皆得。

明应化竟。

○ 二结德劝供：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

供养观世音菩萨。】

初结德。菩萨以耳门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法尔具足自在业用，故云成就如是功德。虽曰以种种形，惟是一真。虽曰游诸国土，不离当处。亦如一月普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月不下降水不升，水清月明法自尔。知此意者，方可与说三十二应。

是故下，劝供可知。广显化应诸国竟。

○ 二正答游于娑婆（此即楞严四不思议。彼经又云：「我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是也。）二 一显示妙德。二应问结答 初三 一能施无畏。二能感应供。三能修供养 初能施无畏（此即楞严自体形咒，异体形咒，二不思议。）：

【「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怖畏能解，急难能救，故云能施无畏。然究其所以能解救者，由于菩萨自体形咒，异体形咒之力也。是故娑婆等，因德立号。正以见能施无畏之不虚耳。楞严云。「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及至救护众生，得大自在。」释义：则初获妙妙闻心者，谓菩萨初得反闻之心，超出余门，为妙中之妙也。心精遗闻者，谓闻心既复精真之体，遗彼根中无始积习虚妄闻性也。妄闻既遗，自觉知等，亦随闻而俱脱，故云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无分隔故，一真圆湛，故云成一圆融清净宝觉。圆融故，一多无碍，故于一身能现众多妙容。清净故，真秘斯现，故于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慈威并施，定慧双行，故云救护众生得大自在。此明自体形咒，能于急难之中，施无畏也。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释义：则闻思者，六性举二，以元是一体，单举复举，皆各总摄，随便俱得也。脱出六尘者，谓六性圆湛，不受尘缚也。喻义可了。正以不受尘缚，故能对缘而现。现一一形者，对各机而各现也。诵一一咒者，于各形而各说也。见形闻咒，诸怖尽脱，故云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此明异体形咒，能于怖畏之中，施无畏也。然此二不思议，彼经既具，今经宁无。况有后二可证，故知定有。但以文略形咒，自古不察。以致两经不尽符耳。

○ 二能感供养（即楞严破慳感求不思议。）：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初当机兴供，钦风仰德，代为众生祈福，故云今当供养。在颈瓔珞，即是身之所著，解而施之，已为甚难。况是众宝所成，价值百千，若非观音不思议力，又孰能舍己奉人，而作如是之供养哉？既以与之，恐其不受，故言仁者受此。然珍瓔本属财施，盖以称性回向，义同法故。

时观下，观音不受。不受之意有二：一谓既对于佛，佛不命受，不敢受故。二谓现从颈解，受之非义，不宜受故。

无尽下，当机重请。重请之意亦二：一为表诚恳，望佛转致，令其必受故。二为众而施，为众

而受，无伤于义故。楞严云：「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温陵释曰：「本根清净，则一切无著，故令众生舍诸慳著也。求我哀愍者，哀愍受之，而施作佛事也。」据此，则彼经及观音自陈，今经及现见其事。正由今经，方见自语之不虚。复由彼经，始知感供之有因。下效此。

○ 三能修供养（即楞严供养佛生不思议。）：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初世尊转致。言无尽意既为众而施，若不受者，令所愿不满，利益不成，岂仁者之所为乎？故世尊劝以当愍故受也。

即时下，观音愍受。不言愍无尽意，而言愍诸四众等者，显无尽意乃为众而施，观音亦为众而受故。

分作下，转奉二尊。释迦牟尼，此云能仁寂默。有二义：一对待说。则能者，善权方便，曲就机宜。仁者，至德洪恩，普沾万类。是大悲利物也。寂然则澄然不动，顿息万缘。默则漠尔忘言，永绝戏论。是大智冥理也。二圆融说。是悲即智故，终日度生，无生可度，动亦静也。智即悲故，不起一念，常度众生，静亦动也。故知偏举二字，乃至一言，佛之全德，摄无不尽。佛号多宝者，以功德法财，惠施无尽故。塔者，梵语，具云塔波，此翻高显处。处必高显者，表佛德巍巍，人天瞻仰之义。既已受之，而又转奉二尊者，有二意：一为显为众故受，本无所著故。二为令所作施福，得为佛因故。楞严云：「四者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释义：则得我佛心者，谓入流功极，妙悟同佛也。证于究竟者，谓亡所功极，妙证同佛也。悟证同佛，不见一法为我所著。故能以珍宝等物，供养如来。所作施福，回施一切。故云旁及法界，六道众生，令彼所求，无不果遂。故云求妻得妻，求子得子等也。然今经愍众故受，受已转奉者，正供养如来，旁及法界之意。

显示妙德竟。

○ 二应问结答：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自在神力，指上四不思议。以是任运显现，任运感行，非假有为作意，故云自在。楞严所谓无作妙德，是也。然此虽十方俱化，惟娑婆偏宜。以娑婆怖畏既多，急难尤广，人习慳贪之风，物少福慧之严。菩萨以四不思议，自在神力游之，则怖畏可离，而急难可救，慳贪可破，而福慧可致矣。

长行别示竟。

○ 二偈颂合显（此颂什师不译，后来诸师，皆谓梵本中有。因依隋译本补入。）二 一重问得名所以。二合显得名游化。 初：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偈，梵语也，具云偈他，此翻赞颂。无论四言乃至七言，四句乃至多句，皆可名之。今此偈者，是无尽意糅长行之义，作贯华以问也。相之一字，总指如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好难测，故以妙言。世尊妙相具者，赞佛万德庄严，为过来人故。过来之人，自能知来者行履，故重问也。

○ 二合显得名游化二 一显得名所以。二显游化方便。 初三 一总标。二别显。三总结。
初：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初极显行愿。具足二句，经家叙置。汝听句，总以诚听。善应句，显化他行广。弘誓句，显化他愿深。历劫二句，显自修行胜。言菩萨因地修行，所历之劫，已至不可思议。所侍之佛，已至多千亿数。其行可谓胜矣。发大句，显自修愿纯。清净者，惟期成佛，无余愿也。然此二种愿行，乃涉世之极致，实成佛之真因。恐其所问不及，故先示之。

我为下，正以总标。自他行愿，莫可殚述，故云略说。谓略彼自修，且说化他行也。闻名必称，以口业为感；见身必礼，以身业为感；心念必观，以意业为感。三者皆能致应，故不空过。以诸所有苦，皆能灭也。

○ 二别显二 一能免三灾。二能脱八难。 初：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初能免火灾。假使者，谓设或有此，称名即得免也。下或漂或在等，准知。

后四句，能免风水。海即水灾，漂兼风灾。长行所谓黑风吹堕，是也。长行但显鬼难，此兼鱼龙。然此亦属水中难事，故合明之。波浪不能没者，水难既脱，而余难无恙矣。此偈大同长行，但开合稍异。

○ 二能脱八难（长行惟四，今加四成八，以补长行不足。）四 一怨贼刑戮难。二枷锁毒药难。三罗刹恶兽难。四毒虫暴雨难。 初：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初能脱怨贼。须弥，梵语，具云须弥卢，此翻妙高峰。谓四宝所成曰妙，超出七金曰高。今云须弥峰者，华梵兼举也。必约须弥为言者，以须弥上临虚空，下瞰大海，此尚能救，余者可知，亦举难况易之意。为人推堕者，是人非怨即贼，以推堕欲致命故。暂时如日住空，若怨贼既去，则如日还升也。恶人准上。金刚山能坏一切，堕落其上，自应身同齑粉，而乃一毛不损者，弥显大士救护之力也。值怨贼而执刀绕害，必无免理。闻圣号而咸起慈心，因兹得脱。此亦大士真慈所及，化暴为仁，不期然而然耳。

未四句，能脱刑戮，准长行可知。

○ 二枷锁毒药难：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初能脱枷锁。囚禁者，系缚义。释然者，解散义。余同长行。

咒诅下，能脱毒药。咒诅者，咒诅鬼神，以祸福之言相要也。然毒药即能害人，况加以咒诅，自应百发百中。而乃还著本人者，一则以见大士摄受之慈，一则以见大士折伏之威。倘本人因还著急悔，改革持名，自亦蒙救得脱。二俱无事矣。或有说言：还著伤慈者，是独许菩萨以摄门成善，不许菩萨以折门转恶也。坡公戏语，勿类痴人闻梦。

○ 三罗刹恶兽难：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智光所照，慈力所获，故罗刹龙鬼，不敢加害。名号才称，威神即至，故恶兽解围，疾走远方。

○ 四毒虫暴雨难：

【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蚺，谓蝮蚺，亦名蝮蝎。如蛇而有足。有青绿黑色之别。皆含毒螫人，与蛇无异。蝮，亦蛇类。毒过于蛇。螫手则斩手。螫足则斩足。否则必死。蝎，即护背虫，触背则任尾螫人。蚺蛇蝮蝎，积嗔毒而气同烟火。念彼观音，蒙慈力而性自善驯。故云寻声回去。云雷等者，陆佃云：地气上升为云。天气下降为雨。阴阳回薄之声为雷。阴阳申泄之光为电。故雷字古从回。电字下从申。阳气散阴为霰。阴气包阳为雹。故霰字从散，而雹字从包。今偈文无霰，但为对显雹义，带言之耳。澍大雨而加以雷电，顷刻报人之恶。念观音而济以精诚，须臾回天之怒。故云应时消散。雷鼓掣电者，谓雷震如鼓击之声。电飞如牵掣之形也。

别类显竟。

○ 三总结：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总结众生，或被贫穷所困，或被疾病所厄，乃至无量苦楚，逼迫其身。而观音以圆通妙智之力，莫不寻声救度，此其所以名观世音也。

显得名所以竟。

○ 二显游化方便二 一广显应化诸国。二正显游于娑婆。 初（准长行，此前应有当机进问语。今不待请问而自说也。）：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初随处现身。由三昧而发胜用，故云具足神力。依圆通而起化门，故云广修智便。三十二应，随缘无方。故云十方国土，无刹不现。

种种下，灭苦用观。种种恶趣，总言恶道也。地狱鬼畜，别分品类也。地狱者，地下之狱，所以拘系罪人也。梵语泥梨，此云无有。谓无有喜乐，亦无赦处故。鬼指饿鬼，有三财九等不同。又梵语闪多，此云鬼，归也。气聚而归也。梵语底栗车，此云畜生，畜养也。此类不能自活，赖人瞻养者多。故以为名。生老病死皆称苦者，略言则生处胎狱，老厌龙钟，病卧床席，死伤别离，此四乃众生通相之苦。长行应所不及，而偈颂补之。以五观而潜加，故云渐悉令灭。真观等，正显能灭观也。观其性本自真，故曰真观。观其障本自寂，故曰净观。欲消客障以复本真，故运以广大智观。欲灭极苦以与至乐，故加以悲观慈观。所谓渐悉令灭者，此也。（问：「食惟自身能饱。苦惟自业所招。菩萨修观，何关众生，而遽能灭其苦乎？」答：「此约未得圆通者言之。若已得圆通，则性自周遍。内之根身，外之器界，一切所有，皆我妙明。无一法不随我转，无一法不为我用，是故华严一偈，能空诸狱。香饭一钵，尽饱众海。况菩萨以大智慧，运真慈悲，为灭众苦，宁有不如汤泼雪，应念即销者乎？」）

常愿下，破惑说法。言众生欲破诸惑，应当常发是愿，常得瞻仰无垢清净光也。光谓菩萨智光，以能出障圆明，故云无垢清净。慧日二句，乃申明常愿常瞻所以，盖以菩萨智慧如日，能破众生诸烦恼暗也。灾兼众厄，惟风火为最，故偏举之。然风火等灾，皆由众生烦恼所感，既诸暗尽破，故能伏也。普明等，正显智能破暗之义。言菩萨以普智之明，照诸世间。然后以大悲为体，震戒雷以警觉群瞶。以慈意为云，澍甘露而灭除烦焰。所谓慧日破暗者，以此。

○ 二正显游于娑婆：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初能施无畏。堪忍众生，性多斗诤，故偏言诤讼军阵。诤讼，则心忧刑罚。军阵，则命虑兵戈。皆可怖可畏事也。念彼观音，仗慈力而顿消宿怨罢讼解围，感圣化而各悔先心。故云悉退散也。然此犹属冥应。若明显应者，同体形咒，一音而含众妙。异体形咒，观世而现殊说。净心所现，破他障而称梵音。应求所发，不失时而喻海潮。人天欢听，邪魔震恐。故云胜彼世间。由此显应。是故急难众生，应须常念。念念四句，正申明应须常念所以。盖以念念相继，不生疑惑，则观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诸怖畏中，能作依怙故也。观音称净圣者，显自能离障，故能与众生而作依怙。若其自救不了，尚望其能施无畏，于苦恼死厄中乎。

末四句，具德集福。长行显其感供。偈颂明其具德。正以具德能感供也。长行见其愍受，偈颂

表其慈眼，正是慈视乃愍受也。长行彰其供佛，偈颂赞其福聚，正以福聚如海，方能出珍供佛。复由出珍供佛，转致福聚如海也。以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是故娑婆众生，皆应顶礼。

偈颂合显竟。

○ 三闻品获益二 一持地称扬二时众发心。 初：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观音名持地者，准宝云经：地有十义：一广大，二众生依，三无好恶，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种子所依，七生众宝，八生众药，九风不动，十师子吼不惊。观音持心如之，故以为名。若别合者，能发广大菩提心故。能与生死众生作依止故。于诸众生无拣择故。承受诸佛大法雨故。生长一切诸功德故。菩提种子所依托故。出生利益众生法故。出生对治烦恼法故。世间八风所不动故。闻说深法不惊疑故。十德如地，可阶圆妙之行。故闻而称扬，以发时众之心也。又楞严观音自陈圆通文云：我念往昔（乃至）毗舍浮佛，现在世时。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世界尘，等无差别。微尘自性，不相触摩，乃至刀兵亦无所触。（乃至）尘销智圆，成无上道。据此，则是因于平地得证圆通，故名持地。又以其刀兵莫触，尘销智圆，多分与观音相应，故闻其行而称扬之也。自在之业，即指如上所说。以十四无畏等，皆观音盛德大业，表见于世，故名为业。又以其任运成就，不假思缘，故名自在。如是自在之业，成自神化通融之力，发自圆通普法之门，故云普门示现神通力者，持诵能感圣应，修习功超余门，故云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 二时众发心：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发者，许发。许身于佛，发起上求下化之心，期证无上果也。然义通能所，上之众生为能发，下之阿耨等为所发故。无等等者，无有等流之法，与之相等，乃最胜最上菩提心也。梵语阿耨多罗，此云无上。梵语三藐，此云正等。梵语三菩提，此云正觉。合云无上正等正觉。言无上者，究竟圆满之号。正等正觉者，悲智双运之称。以正等即悲，平等普度，无偏党故。正觉即智，觉了自心，离邪外故。亦可正觉拣凡夫，以凡夫有我，不能自觉。纵有所觉，亦属邪外，非正觉故。正等拣二乘，以二乘无平等心，不能修善度生。纵有所度，亦堕偏党，非正等故。无上拣观音，以菩萨虽修善度生，不能普遍。犹有可上，非究竟故。是知无上属果，正等正觉属因。所发之心，通乎因果。先言无上者，正是所求故。欲求无上，须假度生，故次言正等。欲度众生，要先自悟，故次云正觉。逆次而言，即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也。既闻如来所说，又闻持地称扬，羨观音最胜最上之行，发菩萨最胜最上之心。见贤思齐，资善成善。勿谓观音之后，普门坠地，狮弦绝向也。

觀世音經箋註（丁福保）

观世音经笺注

无锡 丁福保仲祐 笺注

观世音经笺注序

学佛第一须正知正见。经云：「因地不正，果招迂曲。」盖初发心者非真具正知正见，鲜有不堕入魔途者。丁君仲祐所著观音经注，处处以经文证明，令读者晓然于我佛意趣之所在。非无数劫来深种善根，曷克臻此。末法时代，魔说盛行，以余所见近人言佛法之书，大都视为一种哲学，任意解释，去我佛本旨甚远。学佛而招魔果，此真如来所谓可怜悯者已。丁君能本此旨，取坊间流通之经典，悉加以解释，使读者发生正知正见，勿为邪说所迷，其功不在天台贤首诸大师下。余以世障业重，堕落政海，三十年前所发宏教誓愿，至今未能践履。读丁君此书，不禁感愧交集，涕下如糜。爰书此以坚读者之信，而忏吾夙昔之愆。倘亦佛菩萨所许欤！

戊午四月下旬 孙毓筠

笺经杂记（五）

余少读晋书，至百十五卷，有徐义者，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佺期以为洛阳令。（见载记第十五符丕载记）余之知有观世音经，始于此。遂购求观世音经，历数年不可得。后读法苑珠林卷十七，载诵念观世音经之灵异，凡十余则，所引皆唐以前书也。求诵观世音经之念愈切，然求之仍不可得。

去岁阅古今图书集成神异典佛经部纪事，载诵念观世音经之灵异，多至不可胜纪，所引皆有名之书，非荒诞不经之说也。余因此函托各处友人买观世音经，久之仍不可得。

后读明人所编大藏一览，至第四卷，有观音经偈，此偈即在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余疑法华经中之普门品即观世音经也。然无他种确证，不敢信。后阅法华传记，始知有河西王，名沮渠蒙逊者，归命正法，而兼有疾，以告伊波勤菩萨。菩萨谓观世音于此土有缘，乃命诵法华经中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其病即除。由是普门品别行于河西，名曰观世音经，省曰观音经。数年积疑，一旦豁然。亟取法华经普门品重读之，知此经珠沉玉锢者久矣。乃为之详考其字句征验，出于某经某书。穷日夜力，屏他务，为之笺注。二旬始脱稿。使孤行于世，以便世之欲读是经而未得者，庶几不失早岁求读是经之初衷也。

考法华经共有三译本，最初者为晋永康中竺法护者译，名正法华经，其次为东晋隆安中姚秦鸠摩罗什译，名妙法莲华经。其三为隋阇那笈多译，名与秦译同。今所最通行者为秦译本，然隋译本与秦译本亦互有详略。即以普门品言之，晋秦二译本，其后半皆无五言之长偈，此偈惟隋译有之。今通行之秦译本，后人已将隋译之偈补入。惜未注明耳。今此经后之五言长偈，盖隋译也。

颜之推谓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校讎如此，何况注经。吾之发愿注经，颇欲效法李善。善之注文选，如头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瓶泻水。观音经正文仅二千六百余字，其注皆

恒竹，拾取类书谏语，虽多亦奚以为，曾足当头陀寺碑注之九牛一毛乎！注毕，为之恍然者久之。

此经文句虽极浅显，而效用已同密语，作真言宗之陀罗尼读可也。读之久久，其福德不可思议，其果报亦不可思议。谓余不信，试读观世音经灵异记。

客有问余者曰：「观世音菩萨，其本身为男子乎？抑妇人乎？」

答之曰：元大德丙午岁，赵魏公管夫人书刊观世音菩萨传略，谓菩萨为妙庄王第三女，名妙善。盖元僧所述也。然元僧亦有所本。考编年通论十，南山道宣律师，尝问天神，观音大师缘起。天神对曰：「往昔过去劫，有主曰庄严，夫人曰宝应，生三女，长曰妙颜，仲曰妙音，季曰妙善乃至现千手千眼圣像。」按妙善公主，即后之观世音也。从容录四，尝见一说：「大悲昔为妙善公主，乃天神为宣律师说。」又考北齐书徐之才传云：「武成初，见空中有五色物，稍近，变成一美妇人，身长数丈，亭亭而立。食顷，变为观世音。」是女身也。隋书北史，王劭传并云：「隋文皇孤独皇后秘记，言是妙善菩萨，即妙庄第三女妙善。」故秘记以之比况皇后，是隋时已有此言，亦女身也。法苑珠林云：「齐建元元年，彭子乔系狱，诵观世音经，有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为美丽人，子乔双械自脱。」是亦女身也。唐太宗长孙皇后，小字观音婢，是观音亦女身也。北梦琐言，唐懿宗丧同昌公主，见左军观音像，陷地四尺，左右言陛下中国之天子，菩萨即边土之道人，意指公主为观音示身，亦是女身。夷坚志丙集：董性之母，癸集许洵妻，见观世音皆妇人。以上各说，皆以观世音为女身也。

秦译维摩诘所说经，不二法门品，有不昫菩萨，菩萨即观音也。梁昙无忏，译悲华经云：「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出，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名曰不昫，发菩提心：众生念我，天耳天眼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无上菩提。宝藏佛言：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刘宋昙谟竭译观世音得大势受记经云：「昔于金光师子游戏如来国，彼国之中，无有女人，王名威德，于园中入三昧。左右二莲花，化生二子。左名宝意，即是观世音。右名宝尚，即是得大势。观世音为普光功德山王如来，得大势为善住功德宝王如来。」据此二经，观世音菩萨出世，不作女身。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今塑画观音像，无不作妇人者，盖菩萨相端靓妍丽，文殊普贤悉尔，不特观世音也。至冠饰以妇人之服则前此未闻。」考宣和画谱，唐宋名手写观音像极多，俱不云妇人服。李廌董攸画跋，所载诸观音像亦然。则妇人之像，当自近代始。盖因大士有化身之说，而闺阁多崇奉者，展转流传，遂至称皆为伪。若塑像势不能久，前代无从证订。然太平广记载一仕宦妻为神摄，因作观音像。其妻寻梦一僧，救之得苏。则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妇人也。

又曰：晋义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处茂，先与梁州刺史杨收敬为友。收敬有罪下狱，宣与处茂同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后，夜梦一菩萨慰谕之，告以大命无忧。俄而锁械自脱。又宋张兴妻系狱，昼夜念观世音经。十日许，夜梦一沙门，以足蹶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俱解。然闭户警防，无由得出，乃却自械。又梦向沙门曰：「锁已开矣！」妻遂驰出。又王球在狱，至心念观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题名光明，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又苻秦毕览东平人，少奉法，随慕容垂北征。没虏，单马逃窜，虏骑追将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既得脱免。入山迷惑失道，又专心持念，中夜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安然至家。又晋兴宁中沙门法义得病，惟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侯其病因为治之。剝出肠胃，洗涤毕，还纳之。梦觉，众患豁然。经云：「或现沙门梵志之

象。」意者义公梦其是乎？又东魏孙敬德亦梦沙门，令念观音经，临刑刀折为三。此类甚众，竟无一梦见妇人者，当时像可推矣。以上各说皆以观世音为男子也。

余以为管夫人所云之妙善，乃观音之前生，其本身则男子耳。人有见其为女形者，皆菩萨之化身也。故楞严经第六云：「观世音尊者白佛言：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我于彼前，见比丘尼身、女王身、国王夫人身、命妇身、大家童女身，而为说法。」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云：「佛言观世音见比丘尼身、优婆夷身、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陈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引停水经云：「观世音菩萨，有五百身在此阎浮地，示同凡品，教化众生。弥勒菩萨，亦有五百身，在阎浮地，种种示现，利益众生。」此皆观音化身之确证也。

客问：「观音有千手千眼，及十一面、二面四手、四面八手等，愿问其略。」

答曰：大悲心陀罗尼经云：「菩萨言昔千光王静住如来为我说咒，我于是时始住初地超第八地，乃至身生千手千眼。」其言神幻，无由指实。周有耶舍崛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唐有玄奘译十一面神咒心经，不空译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菩提流志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姥陀罗尼身经，智通译千眼千臂观世音菩萨陀罗尼神咒经，伽梵达摩译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经，不空译金刚顶瑜珈千手千眼观自在菩萨修行仪轨经。楞伽经卷六至云现八万四千烁迦罗首母陀罗臂清净宝目。按梁书扶南传云：「俗事天神以铜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儿或鸟兽，或日月。」梁时扶南多进佛说，此天神即观世音。观世音本慈氏教也，宋胡寅龙王山慈云寺佛殿记云：「湘潭隐山大禅寺，尝有住僧创意徙佛右庑，改殿为阁，刻木像高三丈，为千手观世音。」

客问白衣观音之大略。

答曰：白衣者清静，观世音菩萨说普贤陀罗尼经云：「若造像观音，坐华屋，著五色衣，胡跪合掌，面向佛看，听佛说法。下作毗陀，天女互跪坐，手奉花冠，著白衣，上向菩萨。」佛说大广曼殊室利经，观自在菩萨受记品云：「观自在菩萨，从右目瞳放光，流出妙女，礼观自在持青莲花，瞻仰而住。」此即白衣及童子拜观音之所由起。咸淳临安志云：「晋天福四年，得奇木刻观音大士像。钱忠懿王，梦白衣人求治其居，王感悟，即其地建天竺看经院。」白衣本毗陀女，而俗人名为白衣观音。洪皓松漠纪闻云：「长白山盖为白衣观音所居。」则其说始五季。

客问普陀落伽山观音之大略。

答曰：宁波府志云：「东海梅岑山，即普陀落伽山，上有宝陀寺。唐时日本僧慧谔，留五台观音瑞像于此。」宋郭象睽车志云：「绍兴时，四明巨商，泛海十余日，抵一山，饭僧，得丹竹一茎。前至一国，有老叟见其竹曰：『补陀落伽山观音座后旃檀林紫竹也。』后遂于此立刹，亦谓之南海。」此外又有补陀落伽山三处：一在额纳特珂克海中，一在西藏今布达拉山，一在广东南海。宋丁谓朱崖诗云：「且作观音菩萨看，海边孤绝宝陀山。」由隋唐西僧，多从此道归中国也。

客问鱼篮观音之大略。

答曰：鱼篮观音，则由俗人伪传。佛说七月十五日，救面然饿鬼。面然者，观音变相。以附目连盂兰盆经，盂兰盆者，正言盂兰婆那，言救饿如解倒悬。而俗伪鱼篮观音，感应传言：「唐元和十二年，出陕西金沙滩美女子持篮卖鱼，即锁骨菩萨。」唐阿谛瞿多译佛说陀罗尼集经，有观世音

部，有马头观世音菩萨法印咒品。宋僧寿涯题鱼篮观音，至云马郎纳败，还尽几多菩萨债。此大妄也。

又有所谓三十三观音者，如杨柳观音、龙头观音、持经观音、圆光观音、游戏观音、白衣观音、莲卧观音、泷见观音、施药观音、鱼篮观音、德王观音、水月观音、一叶观音、青颈观音、威德观音、延命观音、众宝观音、岩户观音、能静观音、阿耨观音、阿么提观音、叶衣观音、琉璃观音、多罗尊观音、蛤蜊观音、六时观音、普慈观音、马郎妇观音、合掌观音、一如观音、不二观音、持莲观音、洒水观音是也。

观世音经灵异记

无锡 丁福保仲祐 编纂

(通州张季直先生，祷于观音大士而得嗣，又手写观世音经及造观世音像以报佛恩，因撰狼山观音造像记以记其事，谨录下方，以谂爱读观世音经者。)

江淮男子张謇，昔年四十，未有嗣胤。先室徐夫人既为置簪，又师古禡祀，岁二三月必斋被祷于狼山之观音岩，祈必有报。命祝，若曰：报佛恩者，写经造像。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正月，謇年四十有六，举男子子。前夕，先室梦媪绷儿授之曰：「以乞女欢喜承受。」媪失而寤。周晬，謇写观世音经一卷，装送岩寺，畀僧藏令。造像未暇，而先室奄化。顾佛恩未报，信心未沫。明年癸丑，儿子十六，及成人之岁矣。乃造观世音菩萨象一躯，位岩之巔，覆以铁亭，扞以竹柏，敬系以铭，用敷崇感。铭曰：

狄禡降魃，尼祷征麟。山川溯古，孕琦育淳。自佛出世，道弥大垠。有山之秀，有佛之神。
(其一)

江海天关，狼为砥柱。南望伽陀，纵苇可渡。大士声闻，潮音处处。白衣翩跹，或尝锡驻。
(其二)

佛无住相，而通他心。释戚佑善，慈悲所任。瞿息决圣，陵诞来县。爰通灵贶，爰荷深恩。
(其三)

律律者岩，百尺耸起。平满有相，临虚而示。林翠西翼，海赉东被。肸蚨赞声，恒沙世纪。
(其四)

民国元年十二月

(古今图书集成佛经部纪事，载谓观音经之灵异颇伙，余绞半录入经文下之笺注内，以少半附录下方，为读此经者之劝焉。)

梁书刘霁传。霁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夜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至万遍。夜因感梦见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至，当相为申延。」后六十余日乃亡。

法华持验。隋益州招提寺释慧恭，与同学僧慧远结契。后游荆扬访道而归，契阔三十年，夜话次，远语如流，师默无所对。远曰：「仁者无所得耶？」师曰：「性闇无解。」远曰：「何不诵一

经乎？」师曰：「惟诵法华普门品一卷，当为诵之，但至心听。」乃结坛升高座，始发声唱经题，觉有香气；久之，闻天乐振空，雨花零乱，经久方歇。远敬礼谢之。

观音持验。宋张纯孝，有孙五岁，不能行。或告之曰：「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观世音名号不辍，遂感观音示现，因留四句偈曰：『大智发于心，于心无所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农夫诵偈满百日，痼病顿愈。」孝纯遂教其孙及乳母，斋戒持诵。三月而步武如常儿。患腿足者，诵之皆验。

观音持验。元陶氏十六娘，常熟徐村人。年二十六，寡居无子，愿生净土，恒视念观音普门品。忽梦白衣人手挈白莲花一朵，与食之。觉后，心神颇异。嗣装一小阁西向，诵弥陀经。念佛甫三年，见佛现光明，经函上有火团如弹子大，氏恐烧经，手扑之，乃得舍利一颗。终时化佛来迎，别众而去。

观音持验。明温州医僧法程，字无枉。少瞽，百端治之，不愈。但昼夜诵观世音名号，如是十五年，梦中闻菩萨呼之使前，若有物系其足，不可动。菩萨叹曰：「汝前世为灸师误损人眼，今生当受此报。吾怜汝诚心，当使衣食丰足。」遂探怀中掬宝珠满手，与之。既寤，医道大行，衣钵甚富，后享高寿。

观音持验。明崇祯戊寅，扬州僧垂髻北游，道经宿迁，偶患胁痛，四医不能治，展转号呼，不饮食者三十余日。一晚，友人谓曰：「汝平日讲演经论，每劝人称念观世音可以救苦。今染此笃疾，何不归命大悲，以求自度？」髻昏愤问，闻言有省，急命具香烛，高声持观世音不绝口。至四更，声忽寂然，惊谓气绝矣。启明视之，髻正鼾睡。午后忽呼曰：「我饥甚，速为具饭。」食毕，即能起行。众惊问：「何能得愈？」髻曰：「我初称名时，痛如刀割。久之，空中忽现祥云，见观音以瓶中甘露，灌我顶门，清凉沁骨，汗流如水，因而熟寐，已霍然矣。」众咸合掌赞叹，菩萨之应如是。

（余见图书集成中所引法苑珠林，尚多漏略，因将法苑珠林第十七卷观音部，凡图书集成及笺注所未引者，补录如下。）

秦毕览，东平人也。少奉法，随慕容垂北征没虏。单马逃窜，虏追骑将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既得免脱。因入深山，迷惑失道，又专心归念，中夜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遂得还路，安隐至家。

晋始宁山，有竺法义，晋兴宁中沙门。游刃丛典，尤善法华，受业弟子常有百余。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气疾病，常存念观世音，乃梦见一人，破腹洗肠，寤便病愈。传亮每云，吾先君与义公游处而闻说观世音神异，莫不大小肃然矣。

晋部宣之，太原人也。义熙四年，为杨思平梁州府司马。杨以辄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执在狱，唯一心归向观世音菩萨。后夕将眠之际，忽亲睹菩萨光明照狱。宣瞻覩礼拜，祈请誓读，久之乃没。俄而宣之独被恩赦，既释，食所见形，制造图像，又立精舍。

晋潘道秀，吴郡人。年二十余，为军纠主，北为征固。既而军小失利，秀窜逸被掠。经数处作奴，俘虏异域，欲归无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观世音，每梦寐辄见。后既南奔，迷不知道，于穷山中，忽睹真形。如今形像，因作礼。礼竟，豁然不觉失之，乃得还路，遂归本土。后精进弥笃，

年垂六十而亡。

晋栾苟，不知何许人也。少奉法，尝作福富平令。先从征卢，循值小失利，舫遭火垂尽，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苟恐怖分尽，犹诵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苟心知祈念有念。火贼已切，便投水就之，身既浮涌，脚似履地。寻而大军遣船迎接败者，遂得免济。

晋南公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为佛佛虜儿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诛害。子敖虽分必死，而犹心念观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刀之人，或疲懈四支不随。尔时长乐公亲自临刑，惊问之，子敖聊尔答云，能作马鞍，乃令原释。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时后遂得遁逸。造小形像，贮以香函，行则顶带也。

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德，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单心投诚归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遂以产男也。

晋刘度，平原辽城人也。乡里有一千余家，共奉大法，造立形像，供养僧尼。值虜主木末，时，此县尝有逋逃，未大怒欲尽灭一城。众并凶惧，分必弥尽。度乃洁诚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未见物从空中下绕其所住屋柱，惊视，乃观世音经。使人读之，未大欢喜，用省刑戮。于是此城即得免害。

魏常山衡唐精舍释道泰，元魏末人，梦人谓曰：「尔至某年，当终于四十二矣。」泰寤，惧之。及至其年遇病，甚忧。悉以身资为福。有友人曰：「余闻供养六十二亿菩萨，与称一观音，福同无异。君何不至心归依，可必增寿。」泰乃感悟。遂四日四夜专精不绝，所坐帷下，忽见光明从户外而入，见观音足趺，踝间金色朗照，语泰曰：「汝念观世音耶？」比泰褰帷顷，便不复见。悲喜流汗，便觉体轻，所患悉愈。圣力所加，后终延年。

观世音经笺注

观世音经者，即妙华莲华经第七卷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昔伊波勤菩萨游化葱岭，来至河西，河西王沮渠蒙逊，归命正法，兼有疾患，以告菩萨。菩萨云：「观世音于此土有缘。」乃令诵念法华经中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王之病苦即除。因此普门品别行于世，称曰观世音经。此说出法华经传记一。

姚秦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译

无锡 丁福保仲祐 笺注

十六国时，姚苻建朝号曰秦，故曰姚秦。

经律论三者包藏在内，曰三藏。经说定学，律说戒学，论说慧学。通晓此三藏之学之翻译师，称曰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父中天竺人，母龟兹（在今新疆）国王女。鸠摩，华言童子；罗什，华言曰寿；合

言曰童寿。以年少老成，故名。姚秦时，姚兴迎入关，奉为国师。（晋书梁书。）

【尔时，】

尔者，此也，其也。言尔时者，说妙音菩萨品已竟之时也。妙音菩萨品在普门品前。

【无尽意菩萨，】

佛游宝庄严堂，说大集经时，无尽意菩萨从东方不眇国之普贤如来处来，广说八十无尽之法门，是为无尽意菩萨经。

若愚赞云：世间无边尘扰扰，众生无数业忙忙，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我名无尽意。

【即从座起，】

诸佛以莲华为座，或以师子为座，皆结跏趺坐于其上。

【偏袒右肩，】

挂袈裟而偏袒右肩，是比丘表恭敬于尊者之相也。

【合掌向佛，】

合左右掌，合十指，表吾心专一之敬礼法。中国以拱手为敬，印度以合掌为敬。

观音义疏：合掌者，此方以拱手为恭，外国以合手为敬。手本二边，今合为一，表不敢散诞，专主一心，一心相当，故以此表敬也。

法苑珠林：律云当令一心合十指爪掌，供养释师子。或云叉手白佛言者，皆是敛容呈恭，制心不令驰散。然心使难防，故制掌合一心也。

【而作是言：】

佛经中之是字，皆指下文而言，如「作是思维」、「如是我闻」等，皆同此例。

【「世尊！」】

世尊为佛十号之一，详后注。无盗意菩萨称佛名而问之。

【观世音菩萨，】

旧译光世音，省文作观音。显教以观音为阿弥陀佛之弟子，密教以观音为阿弥陀佛之化身。

观音与大势至菩萨，在阿弥陀佛之左右，共赞教化，故称弥陀之二胁士。

千手千心大悲心陀罗尼经：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安乐众生故，现作菩萨。

观音三昧经：观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我为苦行弟子。（我即释迦如来也。）

悲华经云：过去散提岚界，善持劫中，时有佛，名曰宝藏。有转轮王，名无量净。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

楞严经：菩萨自陈云：由我供养观音如来，（古观音）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成就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

【以何因缘，】

维摩经佛国品注：什曰：力强为因，力弱为缘。肇曰：前后相生，因也；现相助成，缘也。诸法要因缘相假，然后成立。

止观五下：招果为因，缘名缘由。

例如种子，因也；雨露农夫等，缘也。因缘和合而生米。

【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

无论在家、出家，凡信佛奉法之男子女子，佛皆赞美之，呼曰善男子、善女人。

【若有无量百千亿众生，】

摄大乘论八：不可以譬类得知为无量。

无量之百千万亿，极言其数之多也。

中阿含十二：劫初光音天下生世间，无男女尊卑，众共生世，故言众生。

大乘义章六：依于五阴和合而生，故名众生。

般若灯论：有情者数数生，故名众生。

俱舍光记一上：受众多生死，故名众生。夫生必死，言生可以摄死，故言众生。死不必生，如入涅槃，故不言众死。

【受诸苦恼，】

众生在生死海中，所受之苦恼最多。

无量寿经下：贪恚愚痴茄恼之患。

【闻是观世音菩萨，】

众生闻此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

止观四下：一心者修此法时，一心专志，更不余缘。

探玄记三：一心者，心无异念故。

一心称名者，专心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七字也。

请观音经曰：若欲诵之，应当持斋，不饮酒，不啖肉，以灰涂身，澡浴清静，不食兴渠，五辛能葷，悉不食之。妇人秽污，皆悉不往，常念十方佛及七佛世尊，一心称观世音菩萨，诵持此咒。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

入于耳根者为音声，此指称名之音声而言。然不曰闻，不曰听，而曰观者，盖以六根互用之故。

涅槃经：如来一根，则能见色闻声嗅香别味知法，一根现尔，余根亦然。

法华论：六根清静者，于六根中悉能具足见色闻声辨香别味觉触知法等，诸根互用应知。

楞严经四：不由前尘所起知见，明不循根。寄根发明，由是六根互相为用。阿难！汝岂不知，今此会中，阿那律陀，无目而见；跋难陀龙，无耳而听；殒河神女，非鼻而闻香；骄梵钵提，异舌知味；舜若多神，无身觉触；摩诃迦叶，久灭意根，圆明了知，不因心念。

楞严经六：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言不自观其音而观众生之自观其音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

【皆得解脱。】

解脱众生所受诸苦恼。

法华大成：云何一时令得解脱？答：喻如父母，念子心重，多智多财，具大势力，众子在难，即能俱救，菩萨亦如是，无缘慈悲重，权实二智深，圣财无量，神通力大，十界虽多，应有余裕。

法华通义：菩萨下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是从观自性圆通，则与一切众生，性皆平等，是则众生，乃菩萨心中之众生也。故众生之苦，即菩萨之苦。若众生之苦恼音声以感激之，则菩萨观声寂灭，顿入法性，神力加之，则众生之苦，不期脱而自脱矣。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

法华经药王品：所得福德，无量无边，火不能烧，水不能漂。

楞严经六：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

法苑珠林十七：晋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然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唯智所处，容身不烧，于是乃敬奉大

法。

【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是，代名词，代观世音三字。

威势勇猛而不可测，曰威神。

胜鬘宝窟中本：外使物畏，目之为威，内难测度，称之曰神。

无量寿经下：无量寿佛，威神功德，不可思议。

【若为大水所漂，】

漂，音飘。说文，漂浮也。

【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楞严经六：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

法苑珠林十七：晋沙门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元兴中起寺买材，路经湖道。材主是妇人，与同船俱行，既入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船小水入，又与妇人同行，命在瞬息，乃一心诵观世音经，时既入夜，行旅已绝，俄有大船流至，纯即乘渡之，而此小船应时沦没，大船随波鼓荡，俄而得达岸也。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

黄金也。为化学原质之一。

【银、】

金属化学原质之一，色白，光泽甚美，古谓之白金。

【琉璃、】

新译吠琉璃，又作远山宝。青色之宝石也。

玄应音义二十三：琉璃，吠琉璃也，亦云毗琉璃，又言鞞头梨，从山为名，谓远山宝也，远山即须弥山也，此宝青色，一切宝皆不可坏。

慧琳音义一：吠琉璃，宝名也，或云毗琉璃，或但云琉璃，须弥南是此宝也。其宝青色，莹彻有光。凡物近之，皆同一色。帝释髻珠，云是此宝。

【碎磔、】

本作车渠，文蛤类之最大者，长径三尺许，壳甚厚，内白色而光润，外呈褐色，而有凹渠五条，切而磨之，则如白玉，可为装饰品，清时以为顶珠。

【玛瑙、】

石英类矿物，与玉髓同质，时有赤白灰各色相间，成平行层，多为圆形，中心常空洞，水晶簇生其中，品类甚多。

【珊瑚、】

暖海中有一种圆筒形小虫，结合营生，其所分泌之石灰质，即为其共同之骨干，形歧出如树枝，故自昔称珊瑚树，实非树也，其红色者，前清时以为帽顶及朝珠，又有白色及黑色者，多为印章及扇坠之用。

名义集三：珊瑚，梵语钵摆娑福罗。应法师云：初一年青色，次年黄色，三年虫食败也。大论云：珊瑚出海中石树。

【琥珀、】

矿物也，邃古松柏科植物之树脂，埋入地中，历久，遂成此物，产南海及印度洋各岛，色黄或褐，透明，中含昆虫木皮之类，磨擦之能发电，入火则燃，有一种香气，红者曰血珀，黄而明莹者曰蜡珀，可制饰物。

梵语阿湿摩揭婆。

【真珠】

蚌及珠母所生之珠也，色白如银，及五色光彩，圆者尤极珍贵。

【等宝，】

法华经授记品：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真珠，玫瑰，七宝合成。

智度论十：有七种宝，金，银，毗琉璃，颇梨，车磲，玛瑙，赤真珠。

【入于大海，】

楚辞大招：东有大海，弱水泔泔只。

【假使黑风】

天海晦冥时之暴风，谓黑风。

罗什译仁王经下：黑风赤风青风天风地风火风水风。

长阿含经二十一：有大黑风，暴吹海水。

【吹其船舫，】

尔雅译言：舫舟也，注并两船，史记张仪传：舫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注舫音方，谓并两船

也。

【飘堕罗刹鬼国，】

慧琳音义二十五：罗刹此云恶鬼也，食人血肉，或飞空，或地行，捷疾可畏也。

罗刹国，食人鬼之住处，在大海之中。

西域记十一：僧伽罗国，佛法所记则曰，此宝洲大铁城中，五百罗刹女之所居也。

大藏一览引统要云：唐州紫玉山，道通祖师，因于□丞相，问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师云：于□这汉，问汝么事作么？于当时失色，师云：祇这个便是漂堕罗刹鬼国也，于闻已信受。

真西山曰：昔唐李文公，问药山禅师曰：如何是黑风吹船，飘入鬼国？师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文公怒形于色。师笑曰：发此嗔心，便是黑风吹船，飘入鬼国也。呀！药山可谓善启发人矣。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

乃至解说有二：一为超越中间之辞，一示最少之语，此为作为最少解。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楞严经六：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

法苑珠林：宋沙门竺惠庆，广陵人也。经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惠庆将入庐山，船至江面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庆船飘颺江中，风急浪涌，唯待沦覆。惠庆正心端意，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船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迳到其岸，一舫全济。

观音持验：明刘谷贤，黄州人，隶虎贲左卫军。尝从太监郑和使海外诸番国。舟经大海洋，刘忽失脚堕水，时风帆迅驶，不可救援。和令人升桅竿望之，遥见一人，隐隐出没波涛中，相去数十里，咸谓无复生理。须臾，刘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见大鱼长丈余，悠悠然而去。人皆异之。刘曰：此鱼载我至此，将没者数次，鱼辄以鬣鬣负起，故水不入口。舟中人问：「尔平生有何善果？」刘云：「但念观音经耳。」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寻，旋也。晋书：倾覆亦寻至。

楞严经六：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动摇。

法华大成：问：「先王制法，用以惩恶。阴有地狱，阳有囹圄，人神所共用者。若救无辜，理或容矣。释有罪者，纵恶坏纪，岂圣心乎？」答：「妙哉问也！鲁斯大箴，圣人善庄公之补过；唐

禁笞背，君子美太宗之仁恕。未闻议其伤于名教。好生之仁，天下所同。何疑大士恤刑之慈乎？传云：『盖护，山阴人，有罪，判决，系狱应死。三日三夜，称名无间，忽见观音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乃息。』」

法苑珠林：宋慧和沙门者，京师众造寺僧也。元嘉之难，和犹为白衣，属刘胡部下。胡常遣将士数人作谍东下，和也预行，行至鹤渚，而值台军西上，谍众离散，各逃草泽。和得窜下，至新林，见野老衣服缕蔽，和乃以貌整裤褶易其衣，提蓝负担，若类田人。时诸游军捕此散谍，视和形色，疑而问之。和对答谬略，因被笞掠，登时见斩。和自散走，便恒诵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至。既而军人挥刃屡跌。三举三折，并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

【若三千大千国土，】

以须弥山为中心，七山八海互绕之，更以铁围山为外郭，是为一小世界。合此小世界一千，为小千世界。合此小千世界一千，为中千世界。合此中千世界一千，为大千世界。大千世界之数量，即内含十亿小世界也。大千世界之上有三千者，示此大千世界，成自小千、中千、大千，三种之千，内容即一大千世界也。

一切有情之住处，名国土。

【满中夜叉，罗刹，】

夜叉与罗刹，皆为恶鬼之总名，夜叉译曰捷疾鬼，罗刹译曰暴恶鬼。

夜叉与罗刹，满三千大千国土中，极言其多也。

【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

楞严经六：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荼鬼，及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

【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

仪礼士相见礼疏，若者，不定之辞也。

【杻（杻音丑）械（械音邂）枷（枷音加）锁，】

在手曰杻。

在脚曰械。

以木加颈曰枷。

以铁练体曰锁。

【检系其身，】

以杻械枷锁束缚其身，令不自在，故云检系其身。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楞严经六：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合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

晋书，苻丕载记：丕以徐义为右丞相，兵败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佺期以为洛阳令。

谈薮，宋张畅，常奉持观世音经，南谯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縲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释之。

法苑珠林，唐贞观年中有河东董雄，为大理寺丞，少来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韦琮鞠问甚急，因禁数十人，大理丞李敬元司直王欣同连此坐，雄与同屋囚锁，专念普门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诵经，锁忽自解落地，雄惊告欣元，欣元其视锁坚全在地，而钩锁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其夜监察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关锁，以火烛之，见锁不开而相离，甚怪，又重锁，纸封书上而去。雄如常诵经，五更中，锁又解落有声，雄又告欣元等，至明，告李敬元视之，封题如故，而锁自相离，敬元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何为胡神所媚？」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为大圣也，时欣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锁尽解落，雄异其事，台中内外，具皆闻见，不久俱免。

法苑珠林：宋韩徽者，未详何许人也，居于支江，其叔幼宗，宋末为湘州府中兵，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东下，湘府长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贰，杀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系于郡狱，铁木竟体，钳桎甚严，须拷毕情党，将悉诛灭，徽惶迫无计，待斩而已，徽本尝事佛，颇讽读观世音，于是昼夜诵经，至数百遍，方昼而锁忽自鸣，若烧炮石瓦爆吒之声，已而视其锁，錐然自解，徽惧狱司谓其解截，遽呼告之，吏虽惊异，而犹更钉鑠，徽如常讽诵，又经一日，锁复鸣，解状如初，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锁详视，服其通感，即免释之。

法苑珠林：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守沈文龙，建元二年，以罪被系，子乔少年尝出家还俗，常讽诵观世音经，时文龙盛怒，防械稍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唯至诚诵经百余遍，疲而昼寝，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系在狱，乍寐不甚得熟，忽见有双白鹤，集子乔双械上，有顷，道荣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痕犹在焉，道荣惊视，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道荣问曰：「有所梦不？」答曰：「不梦。」道荣以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必已，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取械著之，经四五日而蒙释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

害人命，夺人财者，曰怨贼。

维摩经方便品：是身如毒蛇，如怨贼，如空聚。

佛遗教经，心之可畏，甚于毒蛇恶兽怨贼。

【有一商主，】

商主，诸商人之主人。

【将诸商人，】

将，与也，偕也。

【赍（音跻，持也。）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

法华大成：险路者，或是旷绝幽隘之处，或是怨贼冲出之径，皆名险路。

【作是唱言：】

是，代名词。指以下四十七字而言。

【『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

无畏施，为三施之一，持戒之人，无杀害心，一切众生遇之而无畏，名无畏施，即以无畏施于人也。

楞严经六：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大乘义章十一末：化心不怯。名为无畏。

法华经方便品：无量无碍，力无所畏。

无量寿经上：善学无畏之网，晓了幻化之法。

【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

楞严经：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

【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或作南牟，归命，敬礼，归礼，救我，度我等。为众生向佛，至心归依信顺之语也。

慧苑音义上：南无，此云敬礼。又云南忙。

义林章四本：古言南牟，即是敬礼，应言纳莫，或纳慕，若言伴谈，或云伴题，此云稽首，亦云礼拜，亦云敬礼，讹为和南。

【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法苑珠林十七：唐武德中醴泉县人徐善才，常修斋戒，诵观音经逾千遍，会往京城延兴去，修营功德，及还家，道逢胡贼，贼所掠汉人千百，将向洪崖，次第杀之，善才知不免，唯至心念观音经，当杀之时，了不自觉，至初夜方悟，身在深涧树枝上，去岸三百余尺，以手摩项，觉微痛而无伤，渐下树，循涧南行，可五六十里，天渐晓，去贼已远，得官路，遂还家，琬法师尝说此事。

法华大成传云：晋隆安年间，僧慧达往北陇上掘甘草，被羌人所获，闭于栅中，人多择肥者先食，余人食尽，唯达并一小儿，意来日食之，达竟夜称名，至旦，羌来取食，忽一虎跳吼，诸羌散走，虎咬栅作穴而去，达将小儿逃走。

【无尽意，】

佛呼无尽意菩萨之名而告之也。

【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摩诃萨，即摩诃萨埵之略。

智度论五：摩诃名大，萨埵名众生，或名勇心，此人心能为大事，不退不还大勇心，故为摩诃萨埵。

智度论四十五：摩诃秦言大，萨埵秦言心，或言众生，是众生于世间诸众生中第一最上，故名为大。

法华嘉祥疏：摩诃萨埵者，摩诃言大。

十地论云：大有三种，愿大行大度众生大，萨埵言众生，则大众生也。

【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巍巍，高大之貌。

论语：巍巍乎，惟天为大。

以上脱外难。以下净内业。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圆觉经曰：诸世界一切种性，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

智度论曰：淫欲虽不恼众生。心心系缚，故为大罪，故律中淫欲为初。

法华大成：淫欲多者，不择禽兽。不避高墙。不顾德行。破国亡家。祸延其身。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常念者，于昼夜二时，行住坐卧，常念而不忘也。

【便得离欲。】

四十二章经，离欲寂静，是最为胜。

楞严经六：熏闻离尘，色所不埒，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

【若多嗔恚，】

法华大成：自忿为恚，忿他为嗔，嗔恚多者，人不喜见。

大乘义章五本，忿怒为嗔。

遗教经，嗔心甚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毘功德贼无过嗔恚。

决定毗尼经：宁起百千贪心不起一嗔恚，以违害大慈，莫过此故。

华严经：一念嗔心起，障百法明门。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楞严经六：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

【若多愚痴，】

愚痴，心性闇昧，迷于事理也。一切烦恼，由此而起。

瑜伽论曰：痴异名者，亦名无智，亦名无见，亦名非现观，亦名昏昧，亦名愚痴，亦名无明，亦名黑闇。

华严大疏钞曰：迷于四谛，皆曰愚痴，按四谛者，苦集灭道也。

大乘义章曰，闇惑为痴。

俱舍论曰：痴者，所谓愚痴，即是无明。

唯识论曰：诸烦恼生，必由痴故。

淫欲，嗔恚，愚痴，谓之三毒。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楞严经六：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温陵释曰：痴由妄尘所蔽，无明所覆，销尘则无蔽，旋明则无覆，故外之法界，内之身心，凝莹朗彻，离痴暗矣。

【无尽意！】

佛再呼无尽意菩萨之名而告之。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

淫欲，嗔恚，愚痴，一称观音之名即灭。故云大威神力。多所饶益。

楞严经八：善能利益一切众生，名饶益行，疏，如上随顺众生，即是善能利益，始能欢喜生

善，终能破恶入理，故名饶益。

【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心念，心识之思念也。

无量寿经上：众生心念。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

求男，求子也。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义林章四本：或云伴题，此云稽首，亦云礼拜。讹名和南。已详前注。

奉香华灯明饮食资财等，资养三宝。谓之供养。

玄赞二：进财行以为供，有所摄资为养。

法华经法师品：有十种供养。一华，二香，三瓔珞，四抹香，五涂香，六烧香，七缯盖幢幡，八衣服，九妓乐，十合掌。

【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一切之善行，名福德。又善行所得之福利，亦名福德。

无量寿经下：福德自然。

大乘义章九：照见名智，解了称慧，此二各别，知世谛者，名之为智，照第一义者，说以为慧，通则义齐。

法华经义疏二：经论之中。多说慧门鉴空。智门照有。

楞严经六：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

异祥记：宋居士卞悦之，济阴人也，行年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一男，时即元嘉十四年也。

观音持验：元南京大宁坊王玉，年逾四十无子，至元二年乙丑，于友人马公酌家神前，见白衣观音经，问此经何来，马云：「庚申春大军南还，携带南人，止宿家，遗下而去。」玉取专心持诵不怠，丁卯岁四月十四夜，岳母刘氏梦白衣人，头戴金冠，携一童子来，曰：「吾与汝送圣奴来。」刘氏接抱，恍然而寐，明日巳时，妻张氏生一男，神气耸秀，果有白衣之异，即名子曰：圣僧奴，夫妇遂发愿刊施五百卷，以酬抱送之恩。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

端正，端心正意也。

无量寿经下：端心正意，不作众恶，甚为至极。

【宿植德本，】

宿植，宿世植善根也。

法华玄义：宿植淳厚者。

德本：如言善根。德，善也。本，根也。为诸善万行之功德，佛果菩提之本者。

无量寿经上：消除诸漏。植众德本。

【众人爱敬。】

楞严经六：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

唐捐，虚弃也。

一切经音义，唐，徒也。徒，空也。说文，捐，弃也。

【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受，领受，以信力之故，持，忆持，以念力之故，受持为法华五种法师之一。

胜鬘宝窟上本，始则领受，在心曰受。终则忆而不忘曰持。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

瑜伽论略纂二：西方有四种亿。一，十万为亿。二，百万为亿。三，千万为亿。四，万万为亿。今据前文百千万亿众生之语，每位皆以十进，当作十万为亿。

瑜伽论八十七，长阿含十四梵动经，仁王经天台疏中，均载六十二见。

唯识枢要上本，有六十二种有情。

楞严经，有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故六十二为佛经中习用之语。

恒河沙，略称恒沙。恒河沙者，极言其数之多也。

智度论七：问曰，如阎浮提中，种种大河，亦有过恒河者，何故常言恒河沙等，答曰，恒河沙多，余河不尔，复次，是恒河是佛生处，游行处，弟子现见，故以为喻，复次，诸人经书皆以恒河为福德吉河，若入中洗者，诸罪垢恶，皆悉除尽，以人敬事此河，皆共识知，故以恒河沙为喻，复

次，余河名字屡转，此恒河世世不转，以是故，以恒河沙为喻，不取余河。

【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

饮食衣服卧具汤药，佛家谓之四事供养。

【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

不，未家之辞。与可否之否通。

【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

乃至一时，言虽少至一时。

【是二人福，正等无异，】

言二人之福，彼此相等无异，此即楞严经第十四无畏施也。

楞严经六：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

【于百千万亿劫，】

劫，梵语劫簸之略。不能以通常之年月日时计算之极长时节也。又译称大时。

智度论十八：大时名劫。

释伽谱：劫波，此土译之名长时也。

【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

无量注见前。

无边，谓广大无边际也。

起信论：虚空无边，故世界无边；世界无边，故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故心行差别亦复无边。

【福德之利。」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

娑婆世界，一称堪忍世界，此界众生能忍恶。又诸菩萨教化之，忍受劳苦，故名堪忍世界。

文句二下：娑婆，此翻忍，其土众生，安于十恶，不肯出离，从人名土，故称为忍。悲华经云：云何名娑婆？是诸众生，忍受三毒及诸烦恼，故名忍土。

玄赞二：梵云索诃，此云堪忍。诸菩萨等，行利乐时，多诸怨嫉，众苦逼恼，堪耐劳倦，而忍

受故，因以为名。娑婆者訛也。

长阿含经云：一日月行四天下，为一世界，如是千日月，千须弥，千阎罗王，千忉利，千梵天，名为小千；即数小千，至满一千，名为中千；即数中千，复满一千，名为大千。其中须弥山王，四洲日月，各有万亿，皆是一佛化境，号为娑婆世界。

【云何而为众生说法？】

观音有三十二身，十九说法之化相。

法华经：众圣之王，说法教化。

法华玄义六：诸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有因缘故亦可说。

【方便之力】

嘉祥法华义疏四：众生所缘之域为方，如来适化之法称便。

法华玄赞三：透为可则曰方，善逗机宣曰便。方是方术，便谓稳便。便之法，名方便。

大集经十一：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

观世音大悲陀罗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善方便。

【其事云何？」】

此问将显三十二应之德也。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

楞严经：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

【应以佛身得度者，】

以生死比海，涅槃比彼岸，超生死，到涅槃，谓之度。得度者，得渡生死之海也。

无量寿经下：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增一阿含经十四：佛在菩提树下初得佛，作是念，罗勒迦蓝，诸根纯熟，应得先度。

遗教经：应可度者，若天上人间，皆悉已度；其未度者，皆亦已作得度因缘。

【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

辟支佛，译言缘觉之义，或译曰独觉。辟支，因缘之义。佛者觉也，不逢佛世，独自能悟，曰独觉。观十二因缘而觉悟之，故曰缘觉。

大乘义章曰：言缘觉者，外国正音名辟支佛，此翻辟支，名曰因缘，佛名为觉。

玄赞曰：乐独善寂者，是独觉义。出无佛世，得能证道，独自善证寂灭理故，又以此慧，深知诸法因缘者，是缘觉义。

【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辟支佛分二类，一为缘觉，一为独觉。

楞严经：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

佛小乘法中之弟子，闻佛之声教，悟四谛之理，断见思之惑，而入涅槃者，谓之声闻，是佛道中之最下根也。

胜鬘宝窟上末：声闻者，下根从教立名，声教者也。

【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以上现佛身，现辟支佛身，现声闻身者，此现四圣之身也。不言菩萨身者，以已现故。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

梵王，大梵天王之异称也。又为色界之诸天总称。

法华经方便品：诸梵王及诸天帝释。

毗奈耶杂事二十：梵王捧伞，天帝持拂。

【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

忉利天，又名三十三天，四面各分八天，中央为帝释所居，即忉利天之主也。居须弥山顶之喜见城，统率三十二诸天。

【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以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

自在天，欲界顶天，梵语提婆跋提，此云他化自在天。假他所作，以成己乐，即魔王也。或云六天之上，别有魔宫，亦自在天摄。

【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

大自在，即色界顶摩醯首罗也，华严称色究竟。智论云：过净居天，有十住菩萨，号大自在。十住经云：大自在天，光明胜一切众生。涅槃献供，大自在天最胜。

【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

天大将军，即天帝所管将也，分住三十三天，各领鬼神，镇护四方。

【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

毗沙门，为四天王之一，住于须弥山之北腹，其神七宝庄严衣甲，其面形甚可畏，领夜叉罗刹二鬼，使之恼人。

四天王为帝释之外将，在须弥山之半腹，有一山，名由提陀罗。此山有四头，四王各居之，名护世四天王。其所居，谓四王天，即六欲天之第一天处最初也。今但言毗沙门者，举其一而概其余也。

【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以上自现梵王身至毗沙门身，此为现六凡身也。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

除转轮王之外，悉谓小王，所谓粟散王也。

【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六：若诸众生，乐为人主，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

长者，积财具德之通称。

法华玄赞十：心平性直，语实行敦，齿迈财盈，名为长者。

长者有十德，法华文句五：一姓贵，二位高，三大富，四威猛，五智深，六耆年，七行净，八礼备，九上叹，十下归。十德具焉，名大长者。

【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

在家之佛弟子名居士，如香山居士，东坡居士，六一居士是也。

居士梵语迦罗越。

注维摩经一：什曰：外国白衣，多财富乐者，名为居士。

天台观音义疏：居士者，多积贿货，居业丰盈，以此为名也。

慧远维摩经疏一：居士有二：一广积资财，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

嘉祥法华义疏十一：居士有二种：一居舍之士，故名居士。二居财一亿，故名居士。

法华玄赞十：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

【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

楞严别行：宰是主义，官是功能义，三台以功能辅政于王，故曰宰官。郡邑亦称宰官。

【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宋赵清献公与富弼书曰：伏维执事，富贵如是之极，道德如是之盛，福寿康宁，如是之备，安逸闲休，如是之高，其所未甚留意者，如来一大事因缘而已。能专诚求所证悟，则他日为门下贺也。此岂非现宰官身与宰官说法耶？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

婆罗门为天竺四姓之一。

希麟音义八：婆罗门，不正梵语也。应云没啰憾摩，此云行者，或云梵行。自相传云：我从梵王口生，独取梵名，世业相传习四围陀论。

仁王经良贲疏中二：婆罗门此云净志。

俱舍光记一：婆罗门法，七岁以上，在家学问；十五已去学婆罗门法，游方学问；至年四十，恐家嗣断绝，归家娶妻，生子继嗣；年至五十，入山修道。

【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诸众生，爱诸术数，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以上现小王身，至婆罗门身，此现人道，由王臣以及士庶也。

【应以比丘、】

比丘者，凡出家为佛弟子，受具足戒者之总名也。旧译乞士，曰熏士。

智度论三：云何名比丘？比丘名乞士，清净活命，故名为乞士。复次，比名破，丘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比丘。复次，受戒时自言我是某甲比丘，尽形受持戒，故名比丘。复次，比名怖，丘名能，怖魔王及魔人民，当出家剃头著染衣受戒，是时魔怖，何以故怖？魔言是人必得入涅槃。

维摩经注曰：比丘秦言，或名净乞食，或名破烦恼，或名净持戒，或名能怖魔。天竺一名该此四义，秦言无一名以译之，故存本名焉。

【比丘尼、】

女子出家，而受具足戒者之通称也。

慧琳音义二：出家女之总名。

【优婆塞、】

旧作伊蒲塞。后汉书楚王英传：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饌。

涅槃经八：归依于佛者，真名优婆塞。

受持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是名优婆塞戒。

【优婆夷身得度者，】

受持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之女子，名优婆夷。

【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以上现四众身也。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音姑）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以上现妇女及童真之身也。即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之妇女也。

【应以天、龙、夜叉、】

天为诸天，龙为龙神，诸天与龙神与夜叉，为天龙八部众之三部也。

【乾闥婆、】

乾闥婆与紧那罗，共侍奉帝释，司奉伎乐者。紧那罗法乐，乾闥婆修乐，为八部众之一。

注维摩经一：什曰：乾闥婆，天乐神也。处地十宝山中，天欲作乐时，此神体上有相出，然后上天也。

天台净名疏二：乾闥婆，此云香阴，此亦陵空之神，不啖酒肉，唯香资阴。

文句二下：乾闥婆，此云嗅香，以香为食，亦云香阴，其身出香，此是天帝修乐之神也。

【阿修罗、】

为八部众之一，尝与帝释战斗之神。

名义集二：阿修罗，旧翻无端正，男丑女端正，新翻非天。

西域记九：阿素洛，旧曰阿修罗，又曰阿须伦，又曰阿苏罗，皆讹也。

法华文句五：阿修罗，此云无酒，又曰无酒神。

【迦楼罗、】

为八部众之一。

法华文句二下：迦楼罗，此云金翅，翅翻金色，居四天下大树上。

慧苑音义上：迦楼罗，或曰揭路荼，此云食吐悲苦声也。谓此鸟凡取得龙，先内嚙中，得吐食之，其龙犹活，此时痛楚出悲苦声也。

【紧那罗、】

乐神之名，为八部众之一。

注维摩经一：什曰：秦言人非人，似人而头上有角，人见之，言人耶非人耶，故因以名之。亦天伎神也，小不及乾闥婆。

法华文句二下：紧那罗，亦云真陀罗，此云疑神，似人而有一角，故号人非人，天帝法乐神，居十宝山。

【摩睺罗伽、】

一作摩呼罗伽，为八部众之一，大蟒神也。

慧琳音义十一：摩休勒，古译质朴，亦名摩睺罗伽，亦是乐神之类，或曰非人，或曰大蟒神，其形人身而蛇首也。

【人非人等身得度者，】

人非人者，似人身而非人身也。详目紧那罗、摩睺罗伽注。

【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楞严经：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药叉，乐度本伦，我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乾闥婆，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乾闥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阿修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紧那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伦，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以上现八部身也。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

执金刚神即金刚神，执金刚杵护佛法之神祇，为山门两胁之力士。

行宗记二上：金刚者即侍从力士。手持金刚杵，因以为名。

此指愿护佛教，乐为力士之类。

【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大成云：说摧邪辅正之法，令其成就也。然以上三十二应，与楞严互有异同，如天中彼有四王太子，今经则无；妇中彼多女主及国夫人，今经亦略；至若此经执金刚神，彼则不列。盖以菩萨妙应无方，神化莫穷，各取易信易见，以成三十二数，实各无尽。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

楞严经：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

释通理曰：虽曰以种种形，惟是一真；虽曰游诸国土，不离当处。亦如一月普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月不下降水不升，水清月明法自尔。知此意者，方可与说三十二应。

【度脱众生。】

超度生死之苦而解脱也。

无量寿经下：积累德本，度脱一切。

法华经序品：诸仙之导师，度脱无量众。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

楞严经六：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六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以上结三十二应，诚当供养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

宝珠即摩尼珠也，译作如意珠。

智度论五十九：如意珠能除四百四病。

法华经：净如宝珠，以求佛道。

宝悉地成佛陀罗尼经：心性宝性，无有污染。

【瓔珞，】

连宝玉为身之饰也，又可作宫殿之饰，梵云积由遛。

玄应音义：吉由遯应云积由遯，此云瓔珞。

【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

仁者，又单称仁，呼人之称。

大日经疏四：梵音尔你，名为仁者。

中庸：仁者人也。

【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

愍，音闵，悲也、怜也。

【受此瓔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

法华文句二：有僧伽之四种：一比丘，二比丘尼，三优婆塞，四优婆夷。

法华玄赞一：一比丘，二比丘尼，三沙弥，四沙弥尼。即出家之四众也。

光宅法华疏一：虽有天龙八部，莫过四类，出家四众也。

【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

魏书释老志曰：释迦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恒星不见，夜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释迦年三十成佛，导化群生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涅槃。涅槃译云灭度，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

释迦此翻能仁，姓也。牟尼此翻寂默，字也。

佛者，梵语佛陀之略称，华言曰觉者，亦曰智者，以具自觉、觉他、满觉，三觉故，得一切种智故。

释迦牟尼共有十号：一曰如来，二曰应供，三曰正遍知，四曰明行足，五曰善逝，六曰世间解，七曰无上士，亦曰调御丈夫，八曰天人师，九曰佛，十曰世尊。经中曰佛曰世尊曰如来，皆释迦也。

【一分奉多宝佛塔。】

释迦在灵鹫山说法华经，说完正宗分，至流通分，忽有一宝塔，从地下出现于空中，塔中安置多宝如来全身之舍利。（舍利即佛体之化石也。）塔中发声，赞叹释迦，证明法华。

法华经见宝塔品：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横二百五十由旬，从地涌出。又尔时宝

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莲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又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本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

身进退无碍，曰自在。心离烦恼之系缚，通达无碍，亦曰自在。

法华经序品曰：尽诸有结，心得自在。

唯识演秘曰：施为无拥，名为自在。

神力又谓神通力，神为妙用不测之义，通为通融自在之义，力为力用之义。

法华经序品偈：诸佛神通，智慧稀有。

如是神力者，指上文现三十二身说法也。

【游于娑婆世界！」】

此正结答问意也。

以下本为秦译所缺，后人据隋译本补入。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偈，极艺切，佛家所倡词句，谓之偈。偈之为言竭也，摄义已尽之意。

天台仁王经疏曰：偈者竭也，摄义尽，故名为偈。

又偈，即颂美歌也。限定字数，不问三言四言乃至多言，总必四句方成。

【「世尊妙相具，】

特妙之相貌曰妙相。释通理曰：世尊妙相具者，赞佛万德庄严，为过来人故。过来之人，自能知来者行履，故重问也。

如来有三十二妙相：一、足下平满。二、足下千辐轮文，无不圆满。三、手足柔软，如兜罗棉。四、两足一二指间，犹如雁王，文同绮画。五、手足诸指，圆满纤长。六、足跟广长圆满。七、足趺修高广满，与跟相称。八、双[月+崐]渐次纤圆，如鹿王[月+崐]。九、双臂平立摩膝，如象王鼻。十、阴相藏蜜。十一、毛生绀青宛转。十二、发毛右旋宛转。十三、身皮细薄润滑，垢水不住。十四、身皮金色晃耀。十五、两足两掌中颈双肩，七处充满。十六、肩项圆满，殊妙。十七、膊腋悉皆充实。十八、容仪洪满端直。十九、身相修广端严。二十、体相量等圆满。二十一、颌臆并身上半，威容广大，如师子王。二十二、常光面各一寻。二十三、齿相四十齐平，净密白逾

珂雪。二十四；四牙鲜白锋利。二十五、常得昧中上昧。二十六、舌相薄净广长，能覆面轮，至耳发际。二十七、梵音词韵和雅，随众多少，无不等闻。二十八、眼睫犹如牛王，紺青齐整。二十九、眼睛紺青，鲜白红环。三十、面轮其犹满月，眉相皎净，如天帝弓。三十一、眉间有白毫，柔软如绵。三十二、顶上乌瑟膩沙，高显周圆，犹如天盖。

【我今重问彼，】

彼字指观音言。

【佛子何因缘，】

梵网经下：众生受佛戒，即入诸佛位，位同大觉已，真是诸佛子。

法华经譬喻品：今日乃知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

分佛地论：一由佛教力，彼圣道生，故名佛子，能绍佛种，不令断绝，故名佛子。

嘉祥法华疏四：大机既发，有绍继之能，为佛子义。

法华文句九：一切众生，皆有三种性能得佛，即是佛子，故云其中众生，悉是吾子。

【名为观世音？」】

以上四句偈，为无尽所问，以下为世尊所答。

【具足妙相尊，】

具足者，具足圆满也。

【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

观音所行各种功德，不曰观，不曰视，而曰听者，因五根可以互用之故。详见观其音声下注。

【善应诸方所，】

应即楞严经谓令我身成三十二应也。

诸方，即诸国土也。

所，处也。

【弘誓深如海，】

具弘誓愿谓之弘誓。又为佛菩萨之弘大之誓。

无量寿经上：发斯弘誓。建此愿已。一向专志庄严妙土。

法华经普门品：弘誓深如海。

文句十下：弘，广也。誓，约也。广制要心。故言弘誓。

法界次第下之上：广普之缘。谓之为弘。自制其心。名之曰誓。志求满足。故云愿也。

【历劫不思议，】

劫，不能以通常之年月日时计算之极长时节也。详前注。

理之深妙，事之希奇者，以心不可思，以言不可议。谓之不可思议。

维摩经慧远疏：不可思议者，经中亦名不思议也。通释是一。

智度论：小乘法中，无不可思议事。唯大乘法中有之。如六十小劫说华法经，谓如食顷。

维摩经注一：生曰不可思议者，凡有二种：一曰理空，非感情所测。二曰神奇，非浅识所量。

【侍多千亿佛，】

金刚经：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

释通理曰：历劫二句，显自修行胜，言菩萨因地修行，所历之劫，已至不可思议，所侍之佛，已至多千亿数，其行可谓胜矣。

【发大清净愿。】

俱舍论十六：诸身语义三种妙行，名身语意三种清净，暂永远离一切恶行烦恼垢，故名为清净。

探玄记四：三业无过云清净。

【我为汝略说，】

佛遗教经：为诸弟子略说法要。

维摩经，佛为诸比丘略说法要。

【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

释通理曰：闻名必称，以口业为感，见身必礼，以身业为感，心念必观，以意业为感，三者皆能致应，故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众生之果报有因有果谓之有。有三有，四有，七有，九有，二十五等之别。总称曰诸有。

法华经序品：尽诸有结，心得自在。

仁王经中：永无分段超诸有。

大乘义章八：生死果报，是有不无，故名为有。

佛地经五：逼恼身心名苦。

大乘义章二：逼恼名苦。

苦分二类：四百四病为身苦，忧愁嫉妒等为心苦，谓之内苦，恶贼虎狼等之害，风雨寒热等之灾，谓之外苦，见智度论十九。

涅槃经十二：八相为苦。所谓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盛阴苦。又见三藏法数三十三。

菩萨藏经云：人有十苦之逼迫：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愁苦，六怨苦，七受苦，八忧苦，九病恼苦，十流转大苦。又见释氏要览一。

观世音大悲陀罗尼：南无大悲观世音，愿我早得越苦海。

以上十二句，乃世尊总述观音之德以答也，以有深誓愿，度苦众生，由灭苦得名也。

【假使兴害意，】

他人假使兴害我之意。

【推落大火坑；】

恶趣之可怖者曰火坑。

观经定善义：三恶火坑，临临欲入，又以火坑譬五欲之可畏。

杂阿含经四十三：多闻圣弟子，见五欲如火坑。

中阿含经五十四：欲如火坑，我说欲如火坑，如毒蛇，我说欲如毒蛇。

【念彼观音力，】

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之力。

【火坑变成池。】

观世音大悲陀罗尼：我若向火汤，火汤自消灭。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以上八句，首举三灾之难，以下别颂救难，乃十四无畏，但傍举诸难，故文无次。

【或在须弥峰，】

西域记云：唐言妙高，旧曰须弥，又曰须弥楼，皆讹，四宝合成，在大海中，据金轮上，日月

之所回泊，诸天之所游舍，七山七海，环峙环列，四面各有一色，东黄金，南琉璃，西白银，北颇梨，随其方面，水同山色。

毗昙俱舍云：妙高，七宝所成，故名妙，出七金山，故名高。

观经疏云：举高三百三十六万里，纵广亦尔。

【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释通理曰：初能脱怨贼，必约须弥为言者，以须弥上临虚空，下瞰大海，此上能救，余者可知，亦举难况易之意，为人推堕者，是人非怨即贼，以推堕欲致命故，暂时如日住空，若怨贼既去，则如日还升也。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

起世经二：诸余大山及须弥山王之外，别有一山，名斫迦罗，（旧译曰铁围山）高六百八十万由旬，纵横亦六百八十万由旬，弥密牢固金刚所成，难可破坏。

无量寿经上：须弥山及金刚铁围一切诸山。

无量寿经下：金刚围山。须弥山王。

【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孟子：拔一毛而利天下。

韩子：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

淮南子：虽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

广绝交论：莫肯费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以上八句，乃傍举险难也。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以乐与人之心谓慈心。为四无量心之一。

以上四句，乃烦怨贼难也。

太平广记，宋太原王元谟，爽迈不群，北征失律，军法当死，梦人谓之曰：汝谓观世音千遍，可得免祸，谟曰：命悬旦夕，何日可得，授云：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佛不离心，既而诵满千遍，将就戮，将军沈庆之谏，遂免，历位尚书金紫豫州刺史。

法苑珠林十七：沙门法禅山行逢贼危，欲害之，唯念观音，挽弓射之，放箭不得，贼遂归诚，投弓于地，知是神人，怖舍逃逝。

【或遭王难苦，】

遭遇国家丧乱，殉难之时。

【临刑欲寿终；】

临，及也，谓正当其时也。如临行，临别，临刑。

【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法苑珠林十七：沙门道集于寿阳西山游行，为二贼所得，缚系在树，将欲杀之，唯念观音，守死不辍，引刀屡斫，皆无伤损，毘贼怖走，集因得脱。

以上四句，乃颂刑戮难也。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以上四句，乃颂囚系难也。

法苑珠林十七：晋襄传者，河内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拥部曲，相与不和，传为昌所用，作官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入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道山时在护营中，先与传相识，闻其执厄，出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传谓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必有感应，传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忽然离体，传乃复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徼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城逢去。

法苑珠林十七：宋张兴者，新兴人也，颇信佛法，尝从沙门僧融昙翼时受八戒，兴常为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出囚，路侧会融翼同行，经过囚边，妻惊呼阖梨何以赐救，融曰：「贫道力弱无救，如何？唯宜勤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许日，于夜梦一沙，以脚踏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忽然俱解，便走趣户，户时犹闭，警防殊严，既无由出，虑有觉者，乃还著械，寻复得眠，又梦向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备者并已昏睡，妻安步而去，时夜甚闇，行可数里，卒值一人，妻惧避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扶悲喜，夜投僧翼，翼藏匿之，遂得免，时元嘉初也。

【咒诅诸毒药，】

念诵咒诅神之咒而杀人，即起尸鬼，亦即毗陀罗也，为印度之一种外道。

书：否则厥口诅祝。

【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藉诵念观音名号之力，其害反著于本人，本人即使用咒诅毒药之人也。

以上四句，乃颂咒毒难也。

图书集成神异典一百六卷引东坡居士曰：观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咒诅，念观音之力，而使还著于本人，则岂观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两家总没事。

按经语不可妄改，附志于此，以备参考。

法华大成，譬喻经云：有清信士，初持五戒，后时衰老，多有废忘。尔时山中有渴梵志，从其乞水，田家事忙，不及与之，遂恨而去。梵志能起尸使鬼，招得杀鬼，敕曰：「彼辱我，往杀之。」山中有罗汉知之，往田家语言：「汝今夜早然灯，勤三自归，诵守口莫犯偈，慈念众生，可得安隐。」主人如教，通晓念佛，诵戒，鬼莫能害。鬼神之法，人令其杀，即便欲杀，但彼有不可杀之德，法当却杀其使鬼者。其鬼乃恚，欲害梵志。罗汉蔽之，令鬼不见。田家悟道，梵志得活。东坡云，还著失慈，当云两家都没事。吾不意东坡之高明，而出此鄙俗语也。还有一言，有事有理，事则邪不胜正，慈能制凶，今以正念观音，自然还著，喻如含血喷天，返污己身；将头触火，反焦己额；不期然而然，非菩萨加罚于彼，亦非行人起愿心著彼也。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以上四句，乃颂罗刹鬼难也。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法苑珠林：宋元嘉初，有黄龙沙门昙无竭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艰险，既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狮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鹫飞来，牛便惊散，遂得免。

【虺蛇及蝮蝎，】

本草：虺与蝮同类，即虺也。虺，毒蛇也。大者长八九尺，扁头大眼，色如土，见人则升头逐之，性极毒，旧与蝮蛇混为一类，俗称土虺蛇。

蝮，毒蛇，多居湿地，长尺余，头大，形如三角，颈细，毒牙如管状，全体灰暗，有褐色斑纹，至尾则骤短小，毒性颇烈。

蝎，俗作蝎。蜘蛛之属，长三寸许，青黑色，颚上有触须一对，如蟹螯，头胸部颇短，腹部环节十三，后端大环节狭小如尾，末有毒钩，遇敌则向上弯曲，注射毒汁，生息于尘芥中，捕蜘蛛小虫等为食，并螫人。

【气毒烟火燃；】

然，如此也。言毒气如烟火然。

【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以上八句，乃颂毒虫难也。

【云雷鼓掣（音尺）电，】

释通理曰：雷鼓掣电者，谓雷震如鼓击之声，电飞如牵掣之形也。

【降雹（音薄）澍（音注）大雨；】

雹，雨冰也。雷雨时，云气为电冲激，入高空冰雪线界，凝为冰点雪片，又旋转团结而成冰块，与雨杂下也。小者如豆，大者如拳，能伤禾稼牲畜。

澍与注同，水流射也。

说文：时雨澍生万物。

【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以上四句，乃颂灾变难也。

已上皆救外难，下救内难。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

佛智之不可思议称妙智。无量寿经上：妙智无等伦。

【能救世间苦。】

世，迁流之义，堕于世中之事物，名曰世间。世间有二义：一有情世间，人类是也。二器世间，国土是也。

以上四句，乃总颂淫怒痴，皆众生内分业苦也。

【具足神通力，】

神为不测之义。通为无碍之义。有五神通，六神通，十神通之别。

法华经序品：此瑞神通之相。

大乘义章二十本：神通者。就名彰名。所为神异，目之为神。作用无拥，谓之为通。

【广修智方便，】

十种神通：一，出生念宿命方便智通。（宿命通）二，出生无碍天耳智通。（天耳通）三，出生智一切众生不可思议，心心数法方便智通。（他心通）四，出生无碍天眼观察众生方便智通。（天眼通）五，出生不可思议自在神力示现众生方便智通。六，出生一身示现不可思议世界方便智通力。七，出生于一念中往诣不可说世界方便智通。八，出生不可思议庄严具庄严一切世界方便智通力。九，出生不可说化身示现众生方便智通。（以上五者，谓之神足通，）十，出生不可说世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思议示现众生方便智通。（漏尽通）见晋华严经三十八，探玄记十七。

【十方诸国土，】

四方，四隅上下，谓之十方。

【无刹（音察）不现身。】

刹，译为土田，国，处等。

大乘义章：刹者，是其天竺人语，此方无翻，盖乃处处之别名也。

玄应音义：刹又作擦，音察，梵云差多罗，此译云土田，经中或言国，或言土者，同其义也。或作刹土者，存二音也。即刹帝利，名守田主，亦是也。

法华文句记曰：刹者，应云刹摩，此云田，即一佛所主土也。

现身，佛菩萨化现种种之身也。观音有三十二应身。应者，随感而应。皆由众生所感，自然而应也。

【种种诸恶趣，】

众生以恶业之因，当趣恶处，名曰恶趣。

地狱，饿鬼，畜生，谓之三恶趣。于三恶趣加入修罗，谓之四恶趣，以人与天，（修罗属于天）加入三恶趣，谓之五恶趣，故曰诸恶趣。

【地狱鬼畜生，】

大乘义章八末，地下牢狱，故曰地狱。

俱舍颂疏世间品：梵云那落迦，此云苦具，义翻为地狱。以地下有狱，故此正翻也。

法华文句：地狱此方语，胡称伊犁者，秦云无有。无有喜乐，无气味，无观，无利。故曰无有。

地狱有三大类：第一类曰根本地狱。八大地狱，八寒地狱是也。第二类曰近边地狱，十六游僧地狱是也。第三类曰孤独地狱。

鬼，饿鬼也，常受饥渴之苦之鬼，曰饿鬼。

大乘义章八末：又常饥虚，故名为饿。恐惧多畏，故名为鬼。

畜生，犹言一切世人，或为啖饭，或为驱使，畜养此生也。

大乘义章八末：言畜生者，从主畜养以为名也。

梵网经下：若佛子。常起大悲心。若见牛马猪羊一切畜生。应心念口言。汝是畜生，发菩提心。

【生老病死苦，】

法华文句六：心生异念，名生苦。念念不住，名老苦。行心扰扰妨定，名病苦。退定，是死苦。

【以渐悉令灭。】

以上八句。乃总颂现身说法也。

【真观清净观，】

观真谛之理，而断见思之惑，名曰空观。即真观也。为五观之一。既除见思之粪秽，而于清净之身。断尘沙之惑。名曰假观。即清净观也。为五观之二。

【广大智慧观，】

已断无明之惑，而得广大之智慧，名曰中观。即广大智慧观也。为五观之三。

【悲观及慈观，】

以上之三观观众生，以拔众生之苦。即悲观也。为五观之四。以上之三观观众生，与众生以乐。即慈观也。是为第五观。

【常愿常瞻仰。】

法界次第，志求满足曰愿。

瞻仰者，以恭敬之心仰见也。

法华经方便品：瞻仰两足尊。

维摩经上：瞻仰尊颜，目不暂舍。

以上四句，乃颂结显观智也。显菩萨应物观照。故有五观。

【无垢清净光，】

无垢，清净而无垢染也。又谓之无漏。

法华经法师品：若说法之人，独在空闲处。寂寞无人声，读诵此经典。我尔时为现清净光明身。

【慧日破诸暗，】

佛智能照世之盲冥，故以慧日譬之。

无量寿经下：慧日照世间，清除生死云。

法华经便品：慧日大圣尊。

众生之无知无明，谓之诸闇。

法华经药王菩萨本事品：如众星之中，月天子最为第一。于千万亿种诸经法中，最为照明。又如日天子能除诸闇。此经亦复如是。能破一切不善之闇。

【能伏灾风火，】

释通理曰：灾兼众厄，惟风火为最。故偏举之。然风火等灾，皆由众生烦恼所感。既诸闇尽破，故能伏也。

【普明照世间。】

以慧日之普明照世间。

以上四句。言观智之用也。

【悲体戒雷震，】

心欲救人之苦，曰悲。佛菩萨之悲心广大，曰大悲。以大悲为体，故名悲体。此身先用戒德警人。如天震雷。物无不肃。

释德清曰：法身无体，以悲为体，戒者法身所流之教戒也。故将说法。先以雷震。惊动群机。以慈意而兴广大法云。

【慈意妙大云，】

欲以乐与人，曰慈意。

法华玄义一：妙者，褒美不可思议之法也。

大日经疏一：妙名更无等比。更无过上义。

鸡跖集，如来慈心。如彼大云。荫注世界。

京房易飞候，视四方常有大云。五色具而不雨。其下贤人隐。

黄庭坚诗：大云在九丘。

【澍甘露法雨，】

澍同注：详前。

光明文句五：甘露是诸天不死之药。食者命长身安。力大体光。

注维摩经七：什曰，诸天以种种名药，著海中，以宝山摩之，令成甘露。食之得仙。名不死

药。生曰，天食，为甘露味也。食之长寿。遂嘔为不死药也。

妙法能滋润众生。故以雨譬之。

无量寿经上：澍法雨。演法施。

法华经序品：雨大法雨。吹大法螺。

涅槃经二：无上法雨。雨汝身田。令生法芽。

以甘露法雨譬如来之教法。

涅槃经二：唯憐如来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

贪欲嗔恚愚痴等之诸惑，烦心恼身，故曰烦恼。

智度论七：烦恼者，能令心烦能作恼故，名为烦恼。

注维摩经二：肇曰：七使九结恼乱众生，故名为烦恼。

止观八：烦恼是昏烦之法，恼乱心神，又与心作烦，令心得恼，即是见思利钝。

大乘义章五：劳乱之义，名曰烦恼。

烦恼为烧智慧之火，故以焰譬之。

以上四句，乃颂应机说法之象也。

【诤讼经官处，】

诤与争通，讼也。

后汉书：平理诤讼。

【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释通理曰：诤讼则心忧刑罚，军阵则命虑兵戈，皆可怖可畏事也，念彼观音，仗慈力而顿消宿怨，罢讼解围，感圣化而各悔先心，故云悉退散也。

以上四句，乃颂由灭烦恼，故能散众怨，观照之力也。

【妙音观世音，】

俱舍光记二十：音声妙，故名曰妙音，梵云惧沙，旧云瞿沙，讹也。

此句之妙音，指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之音而言。

【梵音海潮音，】

法华经序品：梵音微妙，令人乐闻。

法华文句：佛报得清净音声最妙，号为梵音。

华严经：演出清净微妙梵音。宣畅最上无上正法，闻者欢喜，得净妙道。

长阿含五，阇尼沙经：时梵童子告忉行天曰：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音。何等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澈，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其音遍周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

以海潮譬音之大者，又海潮无念，且不失时，故曰海潮音。

楞严经二：佛兴慈悲，哀愍阿难及诸大众，发海潮音，遍告同会诸善男子。长水义疏：天鼓无思，随人发响；海潮无念，要不失时。

【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言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其音如梵音如海潮音，胜于世间一切之音，故须常常诵念。

【念念勿生疑，】

以上五句，乃颂依德立名，劝持获益也。

【观世音净圣，】

净圣，清净之圣者也。

【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依怙有所依赖也。

大宝积经二十三：世间大依怙，以此乘出离。

【具一贰功德，】

一贰概括事物之称。

一切经音义：说文云：一贰，普也。普即遍具之义，故贰字宜从十。说文十为数之具，有从七者，俗也。

大乘义章九：言功德，功为功能，善有资润福利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为功德。

天台仁王经疏上：施物名功，归己曰德。

胜鬘经宝窟上本：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

法华经化城喻品偈文：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慈眼视众生，】

佛菩萨以慈悲之心视众生，曰慈眼。

【福聚海无量，】

福德之聚，广大如海，赞叹观音之福德无量之语也。

【是故应顶礼。」】

顶礼，五体投地，以吾顶礼尊者之足也。

归敬仪下：经律文中，多云头面礼足，或云顶礼佛足者，我所贵者顶也，彼所卑者足也，以我所尊，敬彼所卑者，礼之极也。

以上七句，乃赞德劝皈，以显利益也。

【尔时，持地菩萨，】

佛欲上忉利天为母说法时，使持地菩萨作窠阶三道，见观佛三昧经六。

宝云经曰：地有十一义：一广大，二众生依，三无好恶，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种子所依，七生众宝，八生众药，九风不动，十师子吼不惊。菩萨持心如此，故以为名。

【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

即指此经而言。

【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释德清曰：观音以无作妙用，应诸众生，故云自在之业；无处不现，故云普门示现；无苦不拔，故云神通之力。

释通理曰：自在之业，即指如上所说，以十四无畏等，皆菩萨盛德大业，表见于世，故名为业。又以其任运成就，不假思缘，故名自在。如是自在之业，成自神化通融之力，发自圆通普发之门，故云普门示现。神通力者，持诵能感圣应，修习功超余门，故云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佛说是普门品时，】

此经即妙法莲华经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众中八万四千众生，】

众指听妙法莲华经者而言。

西天之法，显物数之多，常以八万四千为言。

观无量寿经：无量寿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各有八万四千随形好，一一好，复有八万四千光明，一一光明，遍照十方世界。

法华经药王品：火灭已后，收拾舍利，作八万四千宝瓶，以起八万四千塔。

胜鬘经：广大义者，则是无量得一切佛法，摄八万四千法门。

智度论：般若波罗蜜，能除八万四千病根本。

止观一：一一尘，有八万四千尘劳门。

法华经见宝塔品：持八万四千法藏十二部经，为人演说。又妙音菩萨品：与妙音菩萨俱来者，八万四千人。又曰：与八万四千菩萨围绕。又曰：是八万四千菩萨，得现一切色身三昧。

智度论二：八万四千官属，亦各得道。

【皆发无等等】

维摩经佛国品：无等等佛自在慧。

维摩经一：肇曰：佛道超绝，无与等者，唯佛自尊，故言无等等。又曰：诸佛名无等，与诸佛等，故名为无等等。

贤首心经略疏：独绝无伦，名无等等。

智度论四十：无等等，诸佛名无等，与诸佛等，故名为无等等。

净影疏：佛比余生无等，名为无等，佛佛道齐，故复言等。

法华文句十：无等等者，九法界心，不能等理，佛法界心，能等此理，故无等而等也。

法华经嘉祥疏十二：佛道无等，唯佛与佛等故，名此道为无等等，所以名佛为无等等。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维摩经佛国品：肇注曰：阿耨多罗，秦言无上，三藐三菩提，秦言正遍知。道莫之大，无上也。其道真正，无法不知，正遍知也。

净土论注曰：佛所得法，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为无，耨多罗为无上，三藐为正，三为遍，菩提为道，统而译之，名为无上正遍道，新译无上正等正觉。

按：言觉知真正平等之一切真理，为无上之智慧也。

法华玄赞曰：阿云无；耨多罗云上；三云正；藐云等；菩提云觉，即是无上正等正觉。

智度论曰：唯佛一人智慧，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四十：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而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譬如旷野沙碛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华果，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善男子！汝于此义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菩萨如是随顺众生，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净，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按此段华严经，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确解，学者宜熟读之。

怎樣知道有觀音菩薩（慈航法師）

怎样知道有观音菩萨

慈航法師 著

怎样知道有观音菩萨

一、有无的判断

宇宙万有，森罗万象，世出世间一切法，千差万别，形形色色，我们要用甚么方法去判断这法是有，那法是没有呢？据古来大德告诉我们，判断法的有无，要用五种方法，佛经上叫做五量：一是现量，二是比量，三是圣教量，四是譬喻量，五是神通量。现在分别说明如下——

甚么叫做现量？「量」是度量，例如：轻重要用秤量，长短要用尺量，好歹要用心量，才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现」有三种：一是现在，简别不是过去和未来；二是现有，简别不是此刻未有的人物；三是现露，简别不是现在虽有，而隐藏在里面看不见的东西。要具足现在、现有，和现露这三个条件，而不用意识思索能够直觉亲证到这境界，才可以叫做真现量。在佛学上说：眼耳鼻舌身前五识去了别色声香味触五尘的时候，那是直觉，以及定中缘境，正智契真如，第八识所缘的境界这都叫做现量。

甚么叫做比量？「比」是比较，真正的比量，要有宗旨、因由，和事例。这宗因喻，叫做三支比量。例如：远见烟就知道彼处有火，看见有生的人物，就知道将来一定会破坏，听到隔壁有说话的音声，就知道里面有人，这都是用比量的方法来判断的。

甚么叫做圣教量？「圣」是圣人，「教」是教法，就是因有圣人的文教才知道的意思。例如：佛经上所说的人物，我们虽然没有亲眼看见，然而有圣人的言教，可以证明，圣人是不会骗人的；好像中国古时周公、孔子所说过的话，留下来的文教，是可以相信的，这就叫做圣言量或圣教量。

甚么叫做譬喻量？例如：地是怎样的形状，我们是不知道的，科学家告诉我们，好像球一样，中国的版图，好像是一片海棠叶，这就是叫做譬喻量。

甚么叫做神通量？如果肉眼看不见遥远的地方，有人能看得见，那就是用的天眼通；过去的事有人能知道，那就是用的宿命通；别人动了甚么心念，有人能知道，那就是用的他心通。除了有神通的人之外，其余的人是没有办法的，这就叫做神通量。

例如：你怎样知道有一位慈航法师？是因为你亲眼看见过他，并且听过了他的讲经，所以才知道，这是属于现量。请问：慈航法师有父母吗？当然有父母。你没有亲眼看见过他的父母，你怎样知道他有父母？因为大家都有父母，所以知道他也有父母，这是属于比量。慈航法师将来死了之后，到甚么地方去？到极乐世界去。为甚么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弥陀经上所说的，这是属于圣教量。为甚么你会知道慈航法师死了之后到极乐世界去？这好像恶人受苦报，善人得善报，是一样的道理，这是属于譬喻量。

释迦牟尼佛，为甚么又会知道有极乐世界？因为他有天眼通。我们为甚么看不见？因为我们没有天眼通！一般人总以为佛经上所说的：地狱、饿鬼、修罗、天、人、罗汉、菩萨、佛，以及轮回都没有！如果反问他们所持的是甚么理由？他们很简单的答覆三个字——看不见。然而再问他们「看不见」的都是没有吗？他们一定会答：是的。那么，我的父母，你的祖宗，从前的周公孔子，近代的国父，以及火星中有人，北极的地方还有冰雪，你都是没有看见，你可以一概抹煞都是没有吗？你自己也会觉得可笑！反过来说：「看得见」的，都是有吗？是的。那么，镜中的像，水中的月，病眼所见的空花，梦中所见的人物，都是实在有的吗？明理的人，当然也会一笑！可见判断一切事物，除了现量亲见之外，还要用比量、圣教量、譬喻量、神通量来帮助，不然的话，会惹出许多无谓的争论！这里，我来说一个故事给诸位听：

从前佛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守财奴，名字叫做卢志，他的财产虽然很多，然而却非常的吝啬，不但家里的妻妾子女都得不到他的受用，连他自己也好像穷措大一样，真是十足的一个守财奴。有一天不知道甚么兴趣来了，买了四文酒，两文豆腐干，一文花生米，一文酱油，他想想如果拿回家去，岂不是妻妾儿女来沾光！又怕碰见朋友，那可不是好玩，于是乎跑到一个野外的树林中，一个人在那儿大嚼特嚼，并且自己赞叹自己说：就是皇帝老子过年，恐怕也没有我这样的美食。

然而，好事多磨，乐极生悲，不知道甚么地方跑来了一个魔术师，摇身一变，变成同他一模一样，跑到他家里去，看门的人以为主人回来了，赶快开门，请主人进内。这魔术师对守门的人说，你代我守门，非常的忠实，本应当厚待你，然而有一个魔鬼跟著我，所以弄得我很吝啬，待你们太刻薄，真觉得抱歉！今天这魔鬼到山上去了，所以我赶快的跑回来，现在我来开仓库，你要甚么，任你去取。但是魔鬼不久又要回来，你切切不可开门，他会说著许多谎话，说他是你的主人，你可再不要上他的当。守门的人，今天一旦得到了许多财物，当然唯唯听命，并且聚集了许多棍棒来挡驾。

这魔术师又跑到后面和他的妻妾儿女仆人说：从前所以对待你们刻薄，都是因为那个魔鬼的关系，现在可以大开库藏，你们自己欢喜甚么东西就各自去取吧！于是任由仓库里面所有的金银财宝统统给拿光了！这魔术师并且告诉他家里所有的人：那魔鬼如果再回来，你们各各拿一条棍子把他打走，免得他再进来使你们穷苦。话还没有说完，听见守门的人大叫起来：魔鬼回来了！魔鬼回来了！里面的人，不由分说，你拿一条棍，我拿一条棍，往外就打，这主人被弄得莫名其妙的大叫：我是你们的主人啊！我是你们的主人啊！你们为甚么背叛起来打主人呢？大家异口同声的说：你是魔鬼！你是魔鬼！你那里是我们的主人呢？我们的主人是在后面，你如果再不走，我们一个人一下，就把你打死在这门口。弄得他没有法子，只好去告诉他平日来往的朋友，说他家里造反，弄得他不敢回家！朋友也觉得奇怪，看到他可怜的样子，于是带他回家，然而，一到了他家的门口，那个守门的人，老早就打招呼说：先生来了，我们的主人在后面，主人有命，这魔鬼是不能让他进去的。于是这朋友也觉得奇怪，只好一人跑进去看看再说。谁知道里面的魔术师，老早就来打招呼：朋友！久违了，好久没有见面，近来很好吗？并且很抱歉的说：我家虽然不是很富足，然而总算是一个小康之家，碗食有饭，因为有了外面那个魔鬼在身，所以弄得我待朋友太疏慢！我立刻叫里面把酒肉摆出，今天我们要畅饮畅谈。这朋友看他的音声态度和从前那个朋友无二无别。他家里的人都说外面那个是魔鬼，真也没有办法看出谁真谁假，只好唯唯而退。

这朋友无计可施，只好带他去见国王，告诉他家发生的这件奇事。国王即刻派人把他一家人都找来问，家人都说：这才是我家的主人，那个是十足的魔鬼。国王问他的夫人：你的丈夫身上有甚

么暗痣，夫人说：左边大腿上有一个大黑痣。经过检验后，结果，两人都一模一样。又问：你丈夫平日所交给你的宝物是什么？夫人未答。于是叫二人各写一纸，打开看也是一样。这把国王倒弄得无法判断。像这种双包案，你有甚么方法来判断呢？所谓现量比量等都失了功用。只好用神通量啊！于是国王把这一批人，带去见佛。佛说：僑尸迦！（是玉皇的名字）你为什么捉弄他呢？玉皇说：因为他太吝啬，所以教训教训他，使他以后再不敢这样。佛也和那个守财奴说法，令他心开意解：舍财好施，救济贫穷，是可以得大福。国王和那个朋友，以及卢志长者一家人，都各各受佛的教化，作礼而回。我们听过了这个故事之后，敢再说「看不见」的东西，都是没有吗？所以有智慧的人，一定是见多识广，博学多闻，决不会说看得见的东西一定是有；看不见的东西一定是无的话。

二、历史的模棱

我常见许多人一开口就说：有历史可考据的才靠得住，如果没有历史的是难以置信！其实这话也是模棱两可。试问：凡是有历史的都是可靠吗？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就拿我自己来说吧，不知道究竟是生了三天三夜？还是七日七夜？究竟是在房间里生的，还是在大厅中间生的？我的母亲究竟是我七岁的时候死的，还是在我十三岁的时候才死？我出家是十七岁？还是十八岁？是宣统二年，还是民国元年？如果真要我写两回自传，我一定会有两种不同的写法。自己为自己写自传，都会有这种出入，何况代别人记历史，一点都不会讹错，我是不会相信的。如果不相信我这话，我可举一件历史来证明，请问：佛的纪元，今年究竟是第几年？你就会哑然失笑，只好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罢了。教主本人的诞日，都给人人弄得不一致，何况不是此界的人，怎样可以把他的族姓、家世、学历、事历，一一照样登录，那真是痴人说梦！

你真一定要说，没有历史是不可靠的话，那我不必要你交十代、二十代、三十代以前的历史；只要你交三代的历史就够了。你若交不出三代的历史，我就可以说你一定是没有父母，祖父祖母，和曾祖父曾祖母。你如果争辩，一定说有的话，为甚么你没有三代的历史呢？不但你的三代是靠不住，就是再过一百年之后，连你这个人也就靠不住了，甚么原因呢？因为没有历史来做参考啊。不见得人人都会像自己一样，恐怕后人来抹煞了你，先把自己的历史，一一登记起来，预备给后人来作参考，我以为世界上决没有这样天字第一号的傻瓜。中国的历史，只从五帝写起，已经是不完全，何况三皇，又何况三皇以前？试问：上古结绳的时代，你怎样把他的历史一一结下来？你忘记了文房四宝，是始自何时？何况世界之大，人类之多，一一都要以历史为中心，那真是痴人说梦，我以为不必。

三、佛语的真实

说话靠不住的，有两种人：一是无知，一是虚伪。因为是无知，所以说的话，一定是靠不住；因为是虚伪，本来是不知，为了求名求利的原故，所以不知以为知，才变成了虚伪！佛是三觉圆满，破除了无知，万德具足；灭除了虚伪，连本有的转轮圣王都不要做，还有甚么比转轮圣王的名利更好的吗？当然没有。所以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语者，不异语者。如果你不信佛，当然是无话可谈！设若是彻头彻尾信佛，没有丝毫的怀疑，那第三篇的经据，是可以实证。

四、菩萨的名义

印度话，本来叫做菩提萨埵，因为我们中国人，向来的称呼，都是欢喜简单，所以简称菩萨，约他的意义，译成中国的话，叫做觉有情。觉是觉悟，有情就是众生。这有三种说法：一是对菩萨自己说的，因为菩萨也是有情之一，不过他不同一般普通迷昧的有情一样，他是觉悟了的有情。试问：他究竟觉悟了甚么东西？他觉悟了这个我，是假的，是空的，是无常的，是不净的，是苦的，是罪孽的。怎样知道是假的呢？因为这个身体的我，是四样凑成的。试问：身上没有了暖气，还能叫做我？没有了呼吸，还能叫做我？身上血脉不流通，还能叫做我吗？所以，地水火风，四大和合，假名为身；四大分散，何处有我？凡夫迷昧不知，执为实我，所以叫做迷；菩萨觉悟是假我，所以叫做觉。既然知道了是假，最后，当然是空，不说可知。试观：这假的身体，究竟有多少年？岂不是不长久吗？从头至足，从内至外，自己身上的东西，都觉得臭秽不净，何况他人的呢？而众生颠倒，还以为可爱，所以叫做迷。这个人身，从生至死，就在大苦海中，这是谁也知道。因为贪嗔痴，而造杀盗淫妄的孽，所以此身，是罪孽的。菩萨不但知道了身体是假的，就是宇宙万有，大至世界，小至微尘，那一样不是缘生性空，那里有甚么实体？而迷昧的凡夫，就是在事事物物上执为实有、起惑、造业、受苦、流浪、生死，所以叫做迷。而菩萨不但自己是已经觉悟了，并且以斯道觉斯民，将自己觉悟了的道理，去宣传教化人民，使人人同菩萨一样的觉悟。这有情又是指的其他一切众生，所以第二种意义，叫做觉他的有情。因为：菩萨要度众生，所以不得不希望成佛；而希望成佛也不是为自己，是为度众生。所以菩萨是上求大觉—成佛，下化有情—众生，这是菩萨第三种的意义。一般门外汉，菩萨的意义都没有弄清楚，他把偶像就当做菩萨，其实偶像中，固然有菩萨像，也有比菩萨更高的佛像，还有不如菩萨的罗汉像、天像、神像、鬼像，乃至牛头马面像，如果都叫做菩萨，那真是岂有此理！要知道菩萨这两个字，是一种称呼，通俗容易知道的，把他当做圣人贤人，已经是降低了他的位子，何况叫他是偶像，那更是亵渎菩萨了。要知道：学成功了称他是佛，未成功的称他是菩萨，这不过是先生和学生的异名罢了。

五、观音的德号

观音，有的时候，叫做观世音；有的时候，叫做观自在；其实是一人。观音的意义，有两种解释：一是依楞严经的解释：这位菩萨最初修行的方法，是耳根不向外闻，而反闻耳根中能闻的闻性，又叫做声性，因为一切众生，向外分别音声，就有毁誉的境界，因此起贪嗔之惑，造淫杀盗之业，而受轮回的苦报。菩萨既不向外闻声，而反闻闻性，性中既没有毁誉的境界，就不起贪嗔之惑；既不起惑，即不造业，当然也就不受苦报。这是约菩萨在因中自己修行而说的。二是依法华经的解释，这「世音」二字，是指世间一切众生的音声，或求菩萨救他的苦，或求菩萨赐他的乐，菩萨只要是听到了他们的音声，一定会帮他们的忙，而各得满愿了。这是约菩萨利人方面说。这两种说法，你读了经论，就自然会知道的。至于「观自在」的名义，是出在心经上的。意思就是说：这位菩萨无论是自利利人，都是能够得大自在，所以叫做观自在。

六、菩萨的灵感

菩萨有灵感这一句话，有一部分人因为求福而信仰；有一部分人因为亲得菩萨的救护而信仰。有些自命有科学头脑的新人物，以为说到菩萨有灵感是迷信，是不合科学时代的精神！其实菩萨有灵感，是很普通的事，并没有甚么稀奇！凡是有救人救世心肠的人，要具足两个条件：一是本领，二是仁慈。有本领没有仁慈，固然不能救人，就是有仁慈而没有本领，也是不能救人。例加：一人堕水，两人观之：有本领的能下水，而没有仁慈，对于水中人，以为与我无干，何必多事。而有仁慈心的人，在旁边看见此人堕水，人溺如己溺，忧心如焚，然而缺少了下水的本领，在岸上干著

急，也是无济于事。另外有一个人，有仁慈心，又有下水的本领，他不假思索，就跳下水去，把溺水在里面的人，背上岸来了。我说这个比喻，连小孩子都懂，而自命科学的新人物，又有甚么难解呢？难道可以说：你没有仁慈心，就说一切人都没有仁慈心吗？你没有游泳的本领，就说一切人都没有游泳的本领吗？这种武断，合乎新的逻辑吗？世间上有许多侠义的人，都能做出救人救世的事业，何况一位专以救人济世为职务的人，一身都具备了神通妙用，而没有灵感，反而不如一个侠义的人吗？所以说菩萨有灵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七、感应的原理

菩萨为甚么有求必应呢？这也是很容易知道的事。你看世间上的孝子，亲眼看见自己的父母掉下水去，有不去救的吗？再看世间上的慈母，亲眼看见自己的儿女，被火所烧，而不去救吗？这是颠扑不破的铁证，何况菩萨等视一切众生，都同自己的父母儿女一样，而见死不救，连凡夫都不如，怎样可称名副其实的菩萨？

你一定又会问：菩萨既然又有仁慈，又有本领，为甚么世间有许多遭苦难的人，而不蒙菩萨去救护，这又是甚么原因呢？这有两种原因：一如游子，父母虽然有救护之心，而游子远离他方；父母虽有救护之心，然游子违背，父母无奈其何。一如病者，医生虽有医病之责，而病者不信，故良医亦无可奈何。必须父母有救护儿女之心，而儿女又不可离父母太远，一呼一应，感应道交，自有出苦得乐之日。良医又有起死回生的本领，而病者亦信赖良医，依病施药，药到病除，妙手回春，有何难事？上二喻，其实还是方便之谈，而真实的原理：菩萨如明月，众生如水面，水若澄清，水不必求月，月亦不必应水，水清月现，自然之理！若水中沙土混浊，水虽求月降，而月亦映水面，然月影终不能现，是水之咎，非月之过也。所以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影现中」。明乎此理，一切疑团，自然打破，豁然大悟。只要水清，而月常现；众生心垢若除，菩萨时时在前，说甚么感应皆是多余之事。

八、自心的观音

甚么是观音？慈悲就是观音，他能慈悲，当然他就是观音；如果你能同他一样的慈悲，你也可以叫做观音。所以说：「家家观世音，人人观世音，欲免三灾苦，观音不离心」。即此意也。愿人人以菩萨之心为己心，以菩萨之愿为己愿，以菩萨之行为己行，则尽虚空，遍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皆成菩萨，功圆满，成佛无疑！这就是佛教所说之真义，希望诸君对观音的认识在自心。

九、菩萨的位次

说到菩萨的位次，要分为两种：一是因地的菩萨，一是果地的菩萨。因地菩萨的次第，从最初发菩提心起：相信自己有佛性，有成佛的可能性；于是发大心，立大志，起大行，所谓：行菩萨道，要经过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要经过这五十五位阶段，三大阿僧祇劫，功行圆满，才可成佛。这叫做因地的菩萨，好像弥勒菩萨、地藏菩萨，他们是实实在在的因地菩萨，最后才来成佛。

至于果地的菩萨，他是已经成过了佛的人，因为还要度生，所以再来做菩萨。佛教有一句术语，这叫做倒驾慈航，这好像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等，他们是已经成过佛好久，再来现菩萨身，广度众生，这就是悲愿无尽。而观音菩萨，谁都知道，他过去是一位「正法明如来」，可见观音菩萨

是一位果地菩萨了。

有人问：观音菩萨究竟是男身？是女身？这只要读了后面经据上的普门品，他是三十二应，普门示现，怎样可以说他一定是甚么身呢？至于观音得道，妙庄王的第三女，妙善公主，火烧白莲寺，那是和三国志、红楼梦、西游记一样的小说，是不可凭信的，最好是读后面的经据。

十、菩萨的宏愿

我常常有这样一个感想：一个有大志愿的人，他才肯努力：一方面培植自己的学问，一方面广作利益群众的事业，这是很明显的一种事证。假定是一个浑浑噩噩的人，他只要三餐一饱，到了晚上双脚一伸，以为这就是真实的人生观，这种人只是庸庸碌碌，虚生浪死，空过一生。所谓：生如行尸走肉，死与腐草同朽，连他自己应当做的事，他都不肯去做，何况他人之事，更与他不相干！所以叫他是凡夫，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从前有一次演讲，有过这样一个连环的问答：为甚么要度众生？因为要想成佛。为甚么又要成佛？是因为要度众生。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为甚么肯辛辛苦苦，牺牲自己，因为他有最高的目的。然而达到了最高的目的，是为自己个人享福吗？不是，是因为要为人谋福利；这可拿一般人到外国留学，得到博士头衔回来，为国家服务，是一样的道理。这种说法，不过令一般人容易知道而方便说的。

其实菩萨的度生，是没有条件的：他先明了大乘的教理，虽然是终日度生，而又不见得有一个众生可度；虽然是没有一个众生可度，而又不妨终日去度众生，所谓：「修习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场，降伏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菩萨的弘愿者，就是这样。

十一、行为的实践

我们现在对于观音菩萨得名的原理，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概念，然而理论要付之于事实来证明，所谓：言行相符，行解相应，方堪起人信仰。假使但有虚言，而无实义，则反足使人疑谤。故欲奉行观音教义，必须实践其行愿，将菩萨之行愿，为自己之行愿。菩萨之愿为度生，菩萨之行为利众，而「众生」这个名词，其义甚广，概括一切，亲则父母子女，疏则怨敌仇人；近则对于国家，远则十方世界，乃至一切众生，无不是菩萨所缘之境，尤宜以「亲亲」「仁民」「爱物」为次第。则对父母应尽孝顺（长辈皆包括其内），对儿女宜尽教养（幼辈亦摄其内），对夫妻兄弟姊妹应互相爱护（平辈皆摄其内）。果能先从亲亲做起，则家庭就成了观音化。由此于乡党邻里，朋友亲族，一视同仁，互相爱顾，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破除私我，时时以群众利益为前提，将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精神，一肩荷担，当仁不让，见贤思齐，果能如此，则全国都成观音化。由此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则平天下之愿望，犹如反掌。进而爱惜物命，戒杀放生，纵遇冤仇，亦应以德去感化。古云：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即此之谓也。人人悟观音之理，行观音之事，所谓灵感者，谁能超乎此？岂自私自利，事事为自己个人打算者所能比拟？望诸君实践观音菩萨之行。

十二、同志的组织

「知是匪艰，行之维艰」，这是传说对武丁所说的话；中国国弱的原因，受这句话的影响很大。国父孙先生洞见国人心理的病根，所以高倡「知难行易」的伟论，深恐国人愚昧不信，又以十事证明其说。于是国人的心理，统统改变过来，而收打倒军阀，建立三民主义国家的功效。这种伟

大的力量，诚属不可思议。佛教徒向来斤斤与外人相诤菩萨有无灵感，我以为大可不必。因为这样的诤论，虽舌烂唇焦也无补于事实。果能明了上面所讲的原理，菩萨有无灵感是在人人的本心，是见人人的行事。因此，我主张组织「观音救世会」，凡志同道合者，都可加入，不在经济之有无，而在亲亲、仁民、忠国、爱物为职志，由小而大，由少而多，由一人以至多人，由一家以至合族，由一国以至各国，凡秉观音菩萨救世之大愿者，盍兴乎来！

十三、观音的素食

为什么要食素、戒杀、放生？

一、佛经上说：吾人未了脱生死以前，大家都在三界中流转，这样，互为父母兄弟夫妻子女眷属，这一定是免不了的。你若是食肉，岂不是吃父母眷属的肉？若是杀生，岂不是杀害父母眷属的生命？如果有宿命通的人，当然是不肯食父母眷属之肉，而杀害父母眷属之命的。

二、佛经上又说：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而将来都有成佛的可能。所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你若是食肉而杀生，岂不是食未来诸佛之肉，而杀未来诸佛之命？

三、佛经上又说：既然是三界轮回，当然不是一死永灭，成为断见；也不是做人的，永远是做人；做畜的，永远是做畜，成为常见；而是以善恶为枢纽，做人的作了恶，而堕落去做畜生，做畜生的罪受满了，又出来为人。这样，你今生食他、杀他，而来生他又来食你、杀你，楞严经中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就是这个道理。

四、试问：当我们要杀害生命的时候，它们是甘心愿意吗？试看：当杀猪的时候，那种叫声！当杀鸡的时候，那种挣扎！当杀牛的时候，那种流泪！如果它们是甘心愿意的话，怎样会那么悲惨？只不过没有法子奈何你罢了！这样，含冤在心，它们一遇到了机会，就不客气要向你来讨命。试想想看，为什么不到几十年或几百年，就会又有一次大战，其中必有原因，所谓「冤冤相报」，从前古德常言：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又说：欲免世间刀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这话是佛说的，信不信，当然是由你。

五、戒杀一事，不但是佛教为然，即儒家亦有之：「上天有好生之德」，「人人爱命，物物贪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孰能一之？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些话，都是仁者之心的流露。可见圣贤之言如出一辙。

六、久旱无雨，或久雨不停，政府必宣示「禁屠」，其用意亦是以天心好生，禁屠以顺天意。明知上天有好生之德，而人之习惯为自己的口腹，不察其非，事过之后，又依然故我，诚颠倒之甚！。

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国府林主席等，提倡每年七七断屠一天，以资纪念，亦有感伤生命之意义存乎中。

八、每见病者就医，医生多嘱其戒口，其意义亦以为肉类多不适宜于病体。

九、欧美人士，多提倡素食，以为卫生，今人不察，以为素食无营养料，殊不知铁质、糖质、淀粉质、蛋白质以及各种维他命，多出于豆类、菜类、果类，此稍有科学常识者，无不皆知。

十、常见愚人之说：畜类系上帝创造为吾人所食，而吾人不食者，不但辜负上帝的盛意，而畜类亦日见增多，岂不是反使食人？殊不知畜类既为上帝创造，那么，虎狼亦系畜类之一，人何不敢曰食虎狼？可见欺善怕恶之心，流露于言表！又说人类亦系上帝创造，岂不是上帝把人类供给虎狼毒蛇蚊虫等所食吗？猫犬等畜类，食之者甚少，为何未见增多？而猪羊鸡鸭，人若不食，岂有长命千万年之理？故如上所说，皆是虚言。

十一、常听人说：无荤入口，吞饭难下！殊不知，一方面固系习惯，一方面亦是金钱作怪！假定穷途落魄，三餐不继，不但无荤菜可以吃饭，盐水亦可以吞饭三碗。此可由事实证明：军队出战时多有此景况，一遇敌人三五天不得饮食，此是常事。

十二、更有一种无理之谈：不食猪羊鸡鸭，日生繁殖，汽车不能通行；不食鱼虾，轮船不能开驶。此皆不了解生命有限，自生自灭，岂有千万年不死之物？此与第十条同。

十三、学佛者，以佛心为己心，应以慈悲为宗旨，拔众生苦，与众生乐尚不暇，岂可更加害于众生之苦痛？当非仁者所忍为。

十四、常见世人婚丧等事，大杀牲物，以待宾客，细思之，真是愚蠢！自己夫妻愿百年偕老，而杀害其他生命，岂非颠倒！生子而求长寿，杀害其他生命，这是缘木求鱼；父母生日欲求长寿，杀害生命，父母死丧，亦杀害生命；欲报亲恩，反加其罪！尤以文武圣人大祭之日，而大杀特杀，此岂圣人之本心？实后人以讹传讹。佛经、儒典、卫生等所训，均应以食素、戒杀、放生为本职，以佐观音慈悲之普渡。伏愿世人，以菩萨之心肠，行戒杀之事业。吾以为国家平安，人民康乐，实居于此。斯则吾之所谓灵感，尚希高明者印之。

十四、菩萨的化身

释迦牟尼佛，是千百亿化身，来教化众生。观世音菩萨，是三十二应，来教化众生。我们这个世界，是以文字为身，以文字来说法，假定你能够印送此书一千本，你就度了一千个人，你能印送一万本，你就度了一万个人。你度的人有多少，要看你所印送的书有多少而定。其实一本书不止一人看，一人读，可以展转读诵，展转翻印，展转流通。我编这本书，我自己以为是很理想。如果是知识界的人，可以先看理论，把向来所怀疑的地方，可以一扫干净。至于欢喜讲故事的人，可以常常讲菩萨的灵感给人家听，因为是用语体文写的，文字很浅显，只要是读了几年书的人，就可以照本宣科念给人家听，一方面当做故事讲，引起听讲人的兴趣。尤其是一般小朋友爱听，就当小学教科书也可以，这也是佛化教育之一助。人是有灵性的，你若肯常常讲给他们听，久而久之就会家喻户晓，而展转劝化，这就是菩萨的化身。

至于经据，那是再好没有了，试看，穷乡僻壤的地方，怎样可以得到一部佛经？我这一次加入这许多佛经，都是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的，一定是可信的，一般已经信了佛的人，可以作为每日诵念的功课，这也是菩萨在同我们说法。最后一种经据—「地波罗密品」，是学佛的人一个修课。

菩萨之感应事迹

一、救焚

一、民国十一年时候，日本地震，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的代表，包承志、杨叔吉等.....去日本吊慰，所得的报告，他们说：日本这一次死亡的人数，约在三千多万，骸骨堆起来好像山一样高。就拿东京「浅草区」一个地方来说，差不多成了焦土！浅草区有一个公园，里面的池水，都被烧干！公园里有一座观音堂，是日本旧式的老屋，共计三间。灾民们被火四面包围起来，没有地方可逃，一个一个只好往这公园里跑，聚集起来的有三万多人，见景生情，这时看见观音堂，岂有不念圣号的？日本向来是一个信仰佛教的国家，所以堂内堂外乃至屋顶，大家不约而同的，异口同音，高声念起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起来，哀求菩萨救苦救难。此时灾民的心境比平日更加诚敬，奇怪的是，不但灾民没有一个受伤，连那三间老屋，到今天还是照样子的保存，作为圣迹的纪念。凡到日本去的人，没有一个不去参观那个公园。可见观音菩萨慈悲，是无苦不救的。（印光老法师信札）

二、满清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蔡思襄，他是做运粮官的人，他的公馆，是向老百姓租的民房，四面都没有围墙，与民房是相邻的。有一次邻人忽然失火，各家拼命抢救财物，而这位蔡老爷却安住不动！许多佣人公仆，劝他出走，他也不理。说也奇怪，火烧到东家，忽然跳过西家，左右四面的屋都烧光了，而中间孤孤独独存他一家。许多人去探问究竟，他答：我只会念大悲咒。有人说：万一神咒没有灵，岂不是连性命也将不保吗？蔡说：吾家历代都是持诵大悲咒，屡得灵验，得脱刀兵水火种种的灾难，是不可胜数的！就是我自己也念了一二十年，凡遇到急难的时候，都是感而遂通的。在乾隆年间的时候，住在北平的一个地方，有一次南边的邻舍也是失火，又遇到是南风，很快的火势就到了我的房子边，当然，搬东西固然是来不及，只好照老样子念大悲咒，不到一遍，很奇怪的，风又回头，吾家独存无恙，所以我深信菩萨是慈悲至极！设若我自己信不恳切，怎样可以做这冒险牺牲的事情？所以只要我们自己忏除前愆，力行善事，每日早晚虔诵几遍大悲咒，那是无求不感应的。（信心录）

三、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姓汪的人，他住在江苏昆山一个地方，他吃了三年观音斋，圆满了，要去朝南海普陀山进香，在正月初一元旦这一天上船，忽然家里人来说：邻人失火，将及己店，叫他赶快回去救火。他说：我积诚三年，方朝菩萨，怎样可因一火而改了我的志愿？纵然烧完了我的房子，我也不会回去。于是，照样开船扬帆而去。进香毕回昆山，见四面店屋都成了焦土，唯有他这一间店独存于此。正所谓：诚心可格天心是也。（现果随录）

二、救溺

一、清朝康熙二年，有渔船泊在小孤山的下面，打鱼的人，睡到半夜的时候，听到山神告诉许多小鬼说：明天有盐船在这里经过，你们把它没收。到了第二天早上，果然有盐船扬帆而来，风浪极大，差不多要将船翻了。不多时，这盐船又平安去了。到了晚上，打鱼的人，又听到山神责罚小鬼为甚么违背命令，而不去没收？小鬼答曰：往收的时候，看见有观音菩萨在船尾，所以不敢近前。第二天早上，打鱼的人，去问那条盐船，才知道把舵的人是一位持观音斋的妇人，足见观音菩萨的威力是如何广大灵感！（出万善先资）

二、唐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岑景仁的，他在少年的时候，常常诵观音菩萨普门品。有一次到苏州去，船翻了掉在水里，忽然听到有人说话：能诵普门品的人，应当免水难！如是者三，这人就浮到水面上来了，没有多久，就到了岸上。（法华感通）

三、明代有一位曹行童，在万历庚戌年间，跟一位老和尚朝普陀山，这行童默祷观音大士，愿

舍身供养。回来的时候，经过莲华洋，他合起掌来，向海里一跳，船上的人想捞救也来不及，经过了三个多月，这行童又回来了。老和尚问他的所以然。他说：下海的当儿，看见一个好像是外国和尚的样子，穿的是黄色的袈裟，用船来载我到舟山，到一个打鱼的家里去。后来这外国和尚也不知道到甚么地方去了。（狷园笔记）

三、脱险

一、玄奘法师去印度的时候，经过八百里的流沙河，可说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只是妖魅举火的光明，同天上的星光一样多。法师毫不畏惧，经过了五日五夜都没有一点水饮，连马也渴得不能走了！法师倒卧在沙中，默祷观音菩萨，祝曰：玄奘这一次去印度，完全是求无上正法而来，菩萨向来是慈念众生，救苦为务，怎样不知道我的苦呢？说过了之后，到了半夜，忽然间有凉风触身，好像在冷水里面沐过了浴一样。不但身得清凉，连眼睛也变得明朗了，马也站起来能走了，正在往前的当儿，马儿却乱走了岔路，看见有许多青草，又有池水清甜，下马就饮，重保身命，继续前进。试想：沙地遇水草，当然不是本有，乃观音菩萨所变化，不言可知。（唐三藏传）

二、贵州修文县，有一个白水洞，是出产水银的地方，采水银的工人，有一千多人，而住在石岩下的居民，有几百家。离水银洞有一两里路远近，有一条小溪，忽然间不知何处来了一个美妇，在溪旁沐浴，这当然是一个奇事！所以住在这岩下的居民，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无论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的去观看这美妇。谁知刚到了溪边，后面的石岩，山崩石裂的一起倒了下来，把许多房子压垮。再看看那个美妇，却已不见踪影了。这不是菩萨来救难，是甚么人呢？（异谈可信录）

三、宋朝的时候，有人入山取铜矿，掘的洞，也不知道有多深？差不多里面的山，快要压倒下来了。有一天有一个女人，提了一个竹篮，盛了一条大金鲤鱼，非常的好看，尤其是这女人，好像天女下凡一样，大家都非常好奇，从深洞里抢出来看。谁知道刚一到洞外，里面的山石，一起压了下来！再看那卖鱼的女人，不知道到那里去了。后来才知道是菩萨来救难。（广信府志）

四、免杀

一、从前上虞有一个行船做米商的人，他很虔诚信仰观世音菩萨。他随身带了一尊木刻的小观音像，在船上供养礼敬，若是上了岸，就请回家供养。有一天将要天亮的时候，梦见观音菩萨告诉他说：「逢桥莫停舟，逢油须抹头；斗穀三升米，青蝇聚笔头」。菩萨对他说了这四句话之后，并且叫他不要忘记，速速开船。因为他向来是一位信仰观音的人，所以一醒来，即刻就命船夫开船。走了不久，忽然风雨大作，远见一座大石桥，船夫正准备在桥下躲雨，谁知这主人大叫大喊：「逢桥莫停舟，逢桥莫停舟……」船夫们弄得莫名其妙，只好猛力一撑，冲过桥去，谁知后面同山崩一样，那座石桥完全倒下来了。这时大家又惊又喜！请问主人，究竟是怎么回事？主人告诉他们，是观音菩萨对他说的——逢桥莫停舟偈颂，并叫船夫大家都要礼敬菩萨报救命之恩。

不久到了家，就照常把那小菩萨像，请回家里供养，这回当然是更加恭敬『烧香、点烛、供水、加油、点灯……正在七手八脚的当儿，一不留心，把油盏倒在地下了。他一边念「逢油须抹头，逢油须抹头……」把油抹在头上，礼敬毕，至晚入睡。天明起床，见妻头被人所杀，血染衾被。他甚感诧异，而岳家父兄，向因婿外出为商，必有另娶，故讼官诬婿所杀。而官吏诘问，入睡时房门既紧闭，且无第三人，况同睡一床，妻被人所杀，而曰不知，谁人置信？逼其供认杀人，他

有口难辩只好冤认！官吏正执朱笔画供时，而无数苍蝇聚朱笔头，拂去又来，如是三反，深觉怪异，必有冤屈！乃从容重审，嘱其如实而答，他说：我一向信奉观音。于是将经过之事，一一复说一遍。而陪审幕宾，忽问之曰：尔家有康七否？答曰：邻家有。官即派吏拘他来拷打逼其实答。康无奈！云：尝与其妇私通，恐日久被知，自身难保，且其妇有终身归我意，故趁其昨日回家，至夜早藏于房后，至夜半闻其鼾声大响时，乃持刀入床欲杀，忽嗅满头油气，疑是妇人，乃转向另头而杀；本欲杀其夫，乃误杀其妇。冤情乃大白。官问幕宾云：卿何知系康七？幕宾云：「斗穀三升米」除了三升米，当然是七升糠，乃糠七之谐音。虽出自幕宾之灵机，亦菩萨慈悲之善巧也。（鰲散轩丛谈）

二、清朝初年的时候，有一位程伯麟，向在江苏扬州为商，礼敬大士甚诚。至乙酉年的时候，贼兵破扬州，程伯麟求大士救护，梦观音菩萨向他说：你家十七口，十六人都可免杀，然尔一人不可逃，因你前生曾杀此贼头「王麻子」二十六刀，今当还彼命债！可令全家十六人逃避，尔可备饮食候之，至今晚九时许定来敲门，必是彼也。程信之，依菩萨所示而为。至晚九时许，果有人大声叫门，程从容开门曰：君系王麻子乎？已早备饮食久矣，候君之来，请登堂上座。王见堂上灯烛如昼，并备饮食以待，甚可怪，问曰：你焉知我姓王？程答曰：系观音菩萨相告如此。王曰：若如是，前生尔杀我，今生我杀尔，来生尔又杀我，杀至何日方能停止？不如二人和好，以解冤结。尔将背向我，用刀背砍尔二十六刀，以偿宿债。并保护其全家男女，安置金陵，以为世好。观此菩萨救人，无善不巧，所谓：不救而救也。（己求书）

三、宋朝的时候，在临安有一位张公子，有一日到一個破旧的寺院里面，看见一尊观音菩萨，没有手足，他向住僧请回家庄严供养。后来有一次遇到了盗贼，他跳下井，看见菩萨对他说：你现今当死，吾无法救汝，因为你前生曾杀过一人，现今叫做丁小大，当杀汝报仇。言未毕，随即有一人手执矛往井边呼他出来。张公子即曰：君非丁小大吗？惊问：汝怎样知道我的姓名呢？张告之系观音菩萨之言，应当抵命。丁曰：彼此可释怨，勿再结来世仇。各分手而别。此与上则同一善巧救人之方便，菩萨真慈悲普渡。

五、免刑

一、魏朝的时候，有一位出家人，叫做朗的，他被贼兵捉去，拘禁在帐幕里。朗与同学们欲逃，而四面阵防严密，无处走出，四面都是石壁，又不知崖下浅深？然有一棵大树靠崖畔，即用绳系树而下。时夜大暗，崖底纯荆棘，无下足处，捉绳悬住，暗中相谓曰：危矣！无何！唯有默念观音圣号，以头叩石而念。不久，光照崖下，至地有一大虎出其前，众人惧入虎口。朗曰：吾人得救，决定是菩萨之力，此虎决不食人，是菩萨示路，吾人可随虎而行。奇怪！人稍迟，虎亦候人暂停，至天明得大路，虎亦不知去处。（高僧传二集）

二、唐朝有一董雄，在唐太宗的时候，做大理的官。他幼小的时候就食素礼佛，因为和李仙童的事，有了嫌疑，所以和王忻等几十个人，一起被关在牢狱里面。这时董雄因为他向来信佛，所以他就一心持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念了不久，很奇怪的，手脚上的锁，自己解开，掉在地上，而锁钩连不开。狱吏即禀告御史张守一，御史亲自勘验，也觉得很奇怪，并且重加封锁。董雄照常念他的经，锁又掉下地并且有声，而朱笔加的封条，又没有损坏。因此，共坐狱人统统得到赦免。（法苑珠林）

三、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做奚传的，他做高昌步卒的时候，被吕护俘虏捉到了，同伴一共有

七人，统统系在牢狱里面，定好了日子就要杀头。窦传专心念观世音菩萨三昼夜，械锁却自然脱开了！窦传说：我个人虽然蒙菩萨慈悲救护，然而还有同伴人，何忍独去？望大士普救俱免，说过了之后，牵挽同人，次第脱落，就乘夜开门逃走了。（法苑珠林）

六、愈疾

一、印度那烂陀寺的戒贤论师，他常常会患风病，每次发作的时候，手足非常的疼痛，好像火烧刀刺一样，想绝食而死。有一天晚上，梦见有三个人站在他面前，一个是黄金色，一个是琉璃色，一个是白银色，告诉他说：你从前做过国王，恼害的众生太多，所以还要受痛苦之报，要赶快自心中忏悔，勤宣经论，自当消灭！并且告诉他说：这琉璃色的是观音菩萨，白银色的是弥勒菩萨，我就是文殊。同时给了他一杯水，冰凉甘甜，告诉他说：尔病愈后，将有一位中国高僧，来向你求法，汝可传授他。戒贤就是玄奘法师在印度学法的师父。（唐三藏传）

二、宋朝，马处伯，少年的时候就信仰佛法，在元嘉的时候，有一次梦见天空中有三个人，有二丈多高，姿容非常严肃，在云端里往下面观看，并且有诸天在虚空中作乐。后来马处伯病重的时候，又看见西方有三个人在虚空中而行，也有两丈多高，前面一个人穿的是背心，头发两边还垂了鬓，顶上有光。后边两个人的姿容，是金光照耀，仪相非常端严，看起来，完全同梦中所见的一样，他的病也就好了。（冥祥记）

三、陈锡周的妻子姓胡，礼佛诵经，向来非常虔诚，将要临产的时候，忽然间害了大病，身上热得同火一样，口不能讲话，身体也僵硬起来，不能动转，有二十多天都不能进浆水。有一天忽然梦见一个老女人，拿了一朵莲华来，告诉她说：因为你有宿业，所以害这恶病，幸善根深植，所以我从南海来安慰你。即用莲华在她的身上拭拂，并且说，拂去了你的业障，好好生一个娃儿。醒来的时候，身上的热也就退了，第二天就生下了儿子。（印光文钞）

七、除祟

一、在隋朝仁寿年间，西安终南山，叫做南五台，山上有一条毒龙，它有神通，常常变成一个道士，到西京卖药，说食了它的药，可以立刻升天。那知道它是用妖通把许多人都捉到山中龙窟里面去吃掉，真是冤枉！不知道甚么地方来了一个僧人，在山顶搭了一个茅蓬住在那里，不久这个现妖通的毒龙就不敢作怪，安静地在窟内住著。远近的民众，信奉那位僧人的很多，到了第二年六月十九日那位僧人就灭度了。火化的时候，在东峰上面，忽然现出了金桥，天人排列在两边作乐，散了许多天花，香气非常的馥郁，看见南台上面，好像有百宝的光明，十分灿烂，不知道有多广大；在烟雾上面，现出了大士端严法相，慈悲的容貌，非常的伟丽，所戴的璎珞，所穿的珠衣，一一都看得很清楚，然后大家才知道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南五台山示迹记）

二、玄奘法师最初在四川的时候，看见一个病人，身上生了许多疮，真是臭秽不堪，衣服也因此破污了。玄奘法师看见了他，心内非常的难过，送了许多钱给他买衣服和吃的东西。这病人也很奇怪，会念心经，就传授给玄奘法师。后来法师去印度求法的时候，经过八百里流沙河，不知道遇到了多少恶鬼妖邪，在人前后缠绕著，玄奘法师都是念心经而遣散这些魔鬼，然后才能到达印度的目的地。

三、在江夏有一个人家设醮，有一个小女孩晚上去看，忽然间有一个大鬼，把她拉到黑暗的房

间里去关起来。这女孩子大叫，旁人也听不见。停了一刻，这鬼把女孩子牵著走，走了没有好久，忽然看见了红光，鬼怕起来了，丢了女孩就跑，光明慢慢的越来越远，看见有许多人簇拥著一位披瓔珞的伟人，问这女孩子要到那里去？并且自己说：我是南海大士，可跟我走。忽然间到了一个所在，楼阁缥缈，和凡夫的境界，完全不同。大士正在和侍者说话，没有好久，侍者带来了那个大鬼，令金甲神赶他远走。又看见一个戴黄帽子的人，向大士顶礼，并说这个女孩子母亲，是吃长素的，奉佛非常的虔诚。菩萨对女孩子说：你的母亲善行可嘉，你现在可以跟这黄冠人回去，闭起眼睛在虚空中行，转瞬间到了家，看见母亲坐在床边，床上躺著一个女孩，相貌完全和她一样，在那里睡著。忽然间醒来了，坐在床上叫妈妈。而从设醮那时晕绝起，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多月了。后来这女孩也吃长素，一生都是受持观音经。（夜谭随录）

八、拯堕

一、每年阴历七月十五日，在中国境内，此日多有焰口施食，阎罗王告诉许多鬼说：你们知道领导你们去受食的，是甚么人吗？就是慈悲的观音菩萨，你们如果能够念得一声阿弥陀佛，你就能出狱；合狱如果同念，合狱的罪人统统出去。万一不会念阿弥陀佛四个字，只要念一个佛字，也可以出罪。你们会念一个佛字吗？（活阎罗断案）

二、清朝的康熙年间，苏州有一位孝廉，叫做戴吴悦，行为非常的放荡，受害的人很多。后来被人告到工部，结果死在牢狱里面。本城刚刚有一个人，暴卒后又活回来了，他告诉人说：看见阎王命令将戴吴悦下油锅，本来好好的一块平地，地下忽然涌出了一口大油锅，许多狱卒，即刻就把戴吴悦叉下油锅去，那里知道戴在生前会念大悲咒，这时他就念起来了，「南无喝啰怛那多啰夜耶」，这一句刚念出口，油锅就迸裂开了，地下忽然涌出了莲华。阎王说：他会念大悲咒，刑罚不成，可罚他到作恶的人家去投生。旁边小吏告诉阎王说：嘉兴有一个人家非常的作恶，现在正设醮求子，就令他去投胎。后来有人去嘉兴查访，果然不错。试看：作恶的人，又去投生于恶人家，正所谓「苦瓜连根苦」，也可以知道「善门人家，要行善的人才可以去投生」。（现果随录）

三、清朝嘉庆年间，南丰有一位章开先，看见差吏手里拿了传票和锁炼要牵他去，忽然间后面有一个人说：这人念观音经很虔诚，并且摘了敬信录里面容易犯的几条去印送，如果使他短寿，那怎样可以劝人行善呢？差吏不听，挽者亦不放手。差吏看见这样，便去告诉长官，挽的人说：他去了必定又要再来，我带你快快去求南海大士，你一心念阿弥陀佛，以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自然会到。并且再三告诉他说：如果路上遇到了好看的东西，你切切不可动心，以防堕落。章开先一一依教，即随他腾空而去，没有好久，看见前面来了许多美女来引接他，章知道是魔鬼来了，赶快闭起眼睛来不看她们，也就无事了。后来到了目的地，只见水天交接，海在前面，海中有岛，来去的人，穿的都是道服。章伏地念佛，看见三个老人，带他下山。挽的人说：这就是你的灵魂，赶快顶礼菩萨叩谢。章乃导游地府，遍历善恶两途而复苏。（因果实录）

九、佑岁

一、嘉庆二十四年的时候，大旱，遍野都是死人，祝祷祈雨也无效。后来皇上命令别驾和县令等，统统穿了素服，徒步到杭州天竺山迎请大士，释慧琳等讽经持咒，并以净瓶滴水来验雨。过了一天，净瓶里面，果然有水涌出来，同珠子一样大，果得微雨。再过一天，净瓶中涌出大水，空中大雨倾盆，因作颂以记灵感。（感应颂）

二、乾隆乙巳的时候，苏州大旱，二林居士，结三七期，诵大悲咒，并加念阿弥陀佛的圣号，断午食，期满得雨半尺。诗云：「凶年不到莲华国，慈济长怀紫竹林；分得斯人饥半日，枝头点滴也成霖。」（观河集）

三、福州有一年夏天大旱，道台请程都督上鼓山迎观音菩萨求雨。程微笑望天曰：菩萨在西天，不在鼓山，你们自己去罢。后迎入城，又请程都督来拈香，他又说：今天已经无雨，明天又无雨，怎么办呢？我不能白白的空走啊。到了晚上，大雨倾盆，连宵达旦，程乃独自诵经一日，他至此不得不回心皈向。（浪迹续谈）

十、锡福

一、明代嘉靖年间，有一位姓黄的，名字叫做彦士，同他的妻子颜氏，在避乱的时候离失了。颜氏投入了尼庵，彦士寻访了三年没有丝毫的消息。有一天在路上厕所旁边，看见一棵枯了的杨树里面，好像有东西，黄探手往里面一摸，拿出了一包金子，里面还有一本化缘的缘簿。黄彦士想了一想，自语地说：「莫谓遗金可取，须念三宝中来」。因此在那里等候失主来。过了两日，终于来了一位老尼姑，哭哭啼啼说：发愿造观音菩萨像，募得了三千金，因为恐怕人偷去，所以藏在这空树里面，谁知又给人拿去了，我真该死。黄彦士告诉她：我在这里等了两天候人来取，如今照数还你，一文也不少。老尼拜谢，并邀他到庵里去坐坐，要在菩萨面前说他的盛德。黄即随她至庵，叩门时却见其妻颜氏走了出来，二人拥抱大哭。有某商人闻之，聘为家庭教师，后来官拜二尹转升府判，生二子，夫妻俱上寿。（航中帆）

二、从前有两个童生去应考，一个很老实，一个很聪明，老实的人，日夜拜祷观音菩萨，求大士告诉他的文题；这聪明的人，去捉弄他，私取七题，放在香炉里面，佯装是菩萨所赐，这老实的人，当然信以为真，把七题的文章读得很熟。到了科场一看所出的题目，果然是那七题，都被他考中了。那聪明人的卷子，反被灯火烧尽。所以老子说：巧者拙之奴，真是不错啊！（感应篇赘言）

三、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姓林的刑吏，年纪很大，很肯积阴德，凡有疑狱，非常的矜恤。有一次遇到了一件冤屈案，他求菩萨指示他一个方法，夜梦大士说：「按院谏语致疑，刑官招详未确」，乘此辩之，林即代他上诉，后来果得释冤。其人知林无子，以自己的女儿谢之，林不肯，又请林饮醉了酒，令女逼之，林曰：不可！不可！不可！走出以后再经过他家的门口。到了五十岁的时候，才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大钦，后来入京都考试，店主梦大士说：明天有一位「三不可」的儿子来这里住宿，就是这一次的新科状元。榜发，果然不错，归家问母亲，才知道是父亲从前积的阴德。

十一、长寿

一、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韩宏儒的，他的妻子梦见她的亡姑对她说：你的丈夫明年重九一定会死。他的妻子听了之后，在观音菩萨面前，天天祈祷保佑她的丈夫长寿。到了第二年，她的丈夫要出门教书，临行的时候，殷殷勤勤劝她丈夫留意，多行方便事，韩答应：一、馆主人嫁出年长婢女数人；二、见一官家的儿子用低银，力劝他不要做这利己损人的事；三、又看见一个有势力的仆人欺侮人，代人家去申诉；四、又劝人家不要仗恃自己的势力，曲全亲族的感情；五、又有考中的几个门生来拜谒他时，都是告诉他们，不要纳妾，不要疏故旧，不要多仆从，不要奢费。是晚他的妻子，夜梦菩萨告诉她说：你的丈夫本来九月就应死，今因有了五次良言，造福广大，添寿二十

四年。韩宏儒因为他于五经四书很有研究，所以后来做了一个很好的县官。（觉世经汇纂）

二、有一位太守，叫做屠潜园的，得了大病，梦见观音菩萨告诉他说：阴律中，唯有救生，可以延年加禄，汝当勉之！太守醒来了之后，全家戒杀，买放生命，到了冬天，又升去做九江的太守，病也从此断根了！后来屠潜园太守，做了一篇「放生录书后」一篇以劝世。（林则徐跋）

三、有一位名叫刘山英的，他发心跪念观音经和准提咒，以求母寿，最初因体酸，膝痛不可耐，私下在想：母亲的病是患痰火，虽念经未必即刻就会好。所以心里面好像有一点退心，后来又想起，孔子说过：「无恒不可作巫医」，所以就勉力做去。对于济人利物的事情，也欢喜去做，他跪念了一个多月的经，并不觉得有甚么痛苦。然而母亲的病，不但不见得好，并且加重起来了。有一天母亲对他说：我的病几十年都是这样，时发时好。现今你代我跪念经文，病反加重起来，恐怕是我的福薄，不能消受吧！可以停下来再不要念经了。他对母亲说：这是儿子的心不虔诚，妄念未除的缘故。所以即刻又焚香对天叩头直到流血，誓除妄念，使母亲的病快一点好。到了晚上，他梦见观音菩萨招他的母亲同坐，并且交一杯水给他母亲饮。第二天起来，他母亲病好了一半，过几天就完全好了！三十多年的痼疾，从此就断根了！（信心录）

十二、得子

一、荆州有一位姓黄的，年纪已老并且鳏居，只有一个女孩子，已经订了人家做姑表亲。十四岁跟父亲读书，人不但聪明，并且很贤德，绣了一幅观音菩萨像，礼拜非常的虔诚。有一天晚上梦见观音菩萨告诉她说：你父亲孝义，不应当无后，何奈年老，我把你变成男孩。即刻送了一粒红丸叫她吞下去。这女孩觉得热气下达，昏睡了七天，醒来的时候，已变了男身。他的父亲告诉他的婿家，但谁也不肯相信，以为他是欺骗。后来告到官府去，才把这件事验实，双方也就作罢。后人有两句诗说：「梦中变化真奇创，红颜忽作男儿相」。（述异记）

二、明朝的时候，当涂有一个杨璜，读儒书，操行非常的高洁。有一次遇到了兵士围困他的乡村，他不忍离开自己的祖坟，把妻妾儿子藏匿在深林中，一人独守坟墓。兵来捉他的时候，他跳到水里面去，十岁的小孩，看见父亲跳下水，啼哭的也跳下水死了！这是顺治丙戌年，三月十六日的事情。到了第二天早晨，父子两尸相抱浮起，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伤心难过。他的妻子陆氏，从此就吃长素，家里供奉了观音菩萨，早晚念佛，晚上眠梦，一个老女人带来一个小孩，对她说：送给你。醒来了之后，在观音菩萨前祈祷：愿我遗腹是个男孩，那就是菩萨所赐。到了年底，生下来是一个女孩。陆氏说：算了！我家已经绝后！到了春天的时候，集族长告曰：亡夫无子，有一点田产，可分给侄辈们，只要留一点点衣食给我母女二人就可以了。说罢，痛哭不已！族中也不忍，都说到了明年璜的周年做了佛事再说。到了第二年会亲族，作佛事圆满的这一天，恰是三月十六日，女孩呱呱的大哭，母亲抚她就枕而睡，好像梦魇一样不醒，哭得更厉害，抱她的时候，觉得她已变成男孩，全族的人，都觉得奇怪，才悟到这是她母亲求观音菩萨所感应来的，一族的人都相信佛了，并且为他取名叫佛赐。后请张县长验之，问他们一族人，都说：假定这个小孩变身的不是真事的话，侄辈们为甚么不肯分田产呢？鹤洞子说：灵感到了这样，真是石破天惊了。（己求书）

三、宋朝的吕蒙正，这是谁也知道的，后来朝廷封他为文正公。他每天早上礼佛的时候，必定要在佛前祷祝：不信佛的，不要到我家来投胎！愿我的子子孙孙，凡是食天禄的人，必定都要护持三宝。后来他的子侄几代都是相国，而且护持三宝。（西归直指）

十三、应化

一、梁朝，宝志大士，最初金陵，东阳，有一位姓朱的妇人，她听到鹰巢里面有一个小孩在哭，拿梯上去一看，是一个男孩，就把他当自己的儿子来养。后来出家，欢喜习禅。宋太祖初，忽僻异，他的杖头常挂著剪刀和镜子；有的时候，又挂著布帛。在齐建元时，稍稍现出了一些异迹，不时和人说话，最初，人听了之后不大懂，后来都有灵验。梁武帝很崇拜礼敬他，并且赞叹他说：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惧，语其佛理，则声闻于上云云……尝命张僧繇代他画像，宝志现出十二面观音，妙相非常的庄严，或慈或威，繇不能画。又陈征虏全家的人，供事宝志，所以现出真形，光相完全和观音大士一样，其余的灵迹，不可胜记。（高僧传初集）

二、唐代元和十二年的时候，在陕西金沙滩上，有一个艳女，手里拿了一只篮卖鱼，人看见她都想娶她为妻。女曰：我教汝念普门品，一晚上能够念熟的就嫁你。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二十人都已念熟。女曰：我一个人，怎样可以嫁你们二十个人呢？再教他们念金刚经，又有十个人念得去。再教他们念法华经，许他们三日念熟，只有马氏子能念。到了迎亲的那晚上，她就死在新郎房中，并且即刻就烂坏了，只好马上埋葬。后来有一个和尚，叫马氏子开棺一看，唯有黄金锁子骨在里面。和尚说：这是观音菩萨，示现化人。说过了这话之后，和尚就腾空而去了！（观音感应传）

三、观音七化：

（1）唐，永徽年间，化白发老人，戴了一顶红莲华瓣的冠，披袈裟，持钵，到农家去乞食。

（2）化梵僧，持钵向艳妇乞食。

（3）化梵僧，坐宝山磐石上，前有青牛，左有白马，右有白象，四面有五色云遮覆，云中有两个童子，一个拿杖，一个拿镜，好久，才看不见了。

（4）化一僧，持杖擎钵，牵了一条白犬去乞食。有一个开南的地方，村上的强盗养了许多恶犬，就把他分食了，谁知道没有好久，他又回来了。又再把他杀了，烧成了灰，放在竹筒里面，沉到水中去，没有好久他又裂竹而出，形体一点都没有损坏。一村的人都惊惧起来，统统都皈依了他。

（5）化僧执锡杖，穿木屐而行，走马都赶不上。箭射之，都变成莲华，现今洱东所谓莲华菜。

（6）化游僧，忽腾空，现大士相，光芒使人不敢仰视。有一位老人，铸此相奉祀。

（7）化僧，名字叫做「菩提陀诃」，他自己说：我是西方莲华部尊者，阿嵯耶观音，行化来到这里。说过了之后，即刻就化了。（洱海丛谈）

十四、说法

一、唐代，慧日禅师，坐船到印度去，礼释迦如来的圣迹，在健驮罗国，一个城东的山上，虔诚祈祷观音菩萨，亲见大士现身，教化专心念阿弥陀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见佛及我，得大利益！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归后赐号叫做慈愍三藏，勤修净土，著「往生净土集」行世。（高僧传三集）

二、印度戒贤论师同玄奘法师讲瑜伽师地论时，有个婆罗门说，曾在普陀洛伽山观音菩萨前发愿来生做国王，菩萨呵斥说：将来有戒贤论师同中国和尚讲瑜伽师地论，汝可去听，闻法见佛，何用做王？今果遇师闻法。（唐三藏传）

三、明成祖为燕王的时候，他的王后，在元旦定中，看见大悲观世音菩萨，现种种各色各样的光明，并且有幢幡璎珞和楼阁庄严。大士告诉她说：佛说的「第一希有大功德经」，可消灾证果，汝将为天下母，福厚性明，可任付嘱，拔济生灵。乃以甘露灌顶，身心清凉。梦醒，口里面有异香，持诵大士梦中所传授的经咒，一字也不会遗漏。后来遇兵难时，城中围困了好几回，都是赖此经庇荫，才使民众都得到安乐。

十五、锡嗣

一、宋朝，遵式大师，他的母亲祈观音菩萨送子，她后来梦见有一个美女授她一粒明珠而生，生下来才七个月，就会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因为他勤学过劳，所以患咯血病。看见白衣大士垂手指他的口，引出了许多小虫。大士的指端又出甘露水注入他口中，身心清凉，因此宿病顿愈。他的顶相高起了一寸多，双手长而过膝，声音和洪钟一样。后来皇帝赐号，叫做「慈云忏主」。（莲宗宝鉴）

二、明朝的憨山大师，又名德清，俗家姓蔡，他的母亲眠梦，观音大士抱一个小孩送她，生下了之后，九岁就能够念普门品，后来他著述很多。（一行居集）

三、明朝，藕益大师，又名智旭，他是吴县姓钟的儿子，他的父亲，叫做岐仲，持白衣咒和大悲咒十年，因为求子梦见大士送子，他的母亲也是眠梦观音大士送子给她，而生旭。藕益大师是明朝时候的大善知识之一，生平撰述很多，有四十余种，而弥陀要解，更为简切。

十六、护法

一、明朝，江西俞都有一位叫做「俞净意」的，家里非常贫穷，只好收徒教学。五个儿子死了四个，留下一个儿子，左足下有两个痣，极聪明，却走失了。四个女孩又死了三个，他的妻子，因哭儿女，两个眼睛都瞎了。他自己反省，好像都没有什么大过，为甚么会遭天罚呢？到了每年腊月三十晚上的时候，他总要上一张疏祷灶神，说他没有做甚么坏事，为甚么会受天罚？到了四十七岁的除夕这一天，有一位穿著皂袍，戴了角巾老人的到他家里来，对他说：听到你心里难过，特意来相慰。他对老人说：我的命运很不好。便把从前儿女的事情，统统告诉他，老人说：你的事，我都知道，你说你放生，实无慈悲心，不过是因人成事罢了！虾蟹的生物，你家还是常常吃它，尤其是口过很多，阴间是注明得清清楚楚。虽无邪淫，然而见色还是动心，不过是没有遇到邪缘凑合罢了！上帝见疏，察你并没有实善可纪，而贪淫嫉妒心、高己卑人心、恩仇报复心，却日渐增多，逃祸尚不暇，那里有福可求呢？他惊服的说：你老人家既然可以通幽，请你代我想个法子来救救我吧！老人说：从今以后，只有摒绝恶念，一意行善，不务名、不求报，不论大小难易的事情，只要与别人有利益，就实心的做去，那怕自己的力量做不到，也要欢喜赞叹，愿人有益，使善念圆满，久久自然有大效验。老人说过了之后，往他家的灶走去，就看不见了，这才知道是家里的灶神显现。从此以后，别号净意，才真真实实改恶行善，在观音大士前叩头发誓，求善念真纯，每天早上念大士名号百声，以祈菩萨加被，一言一动，不敢欺心，一切济人利物的事情，不论大小，或闲或忙，别人知不知，钱财有没有，都尽心尽力去做。并且委曲成全，逢人就劝化，唯恐善行不足！这

样做了三年，果然，宰相张居正请他去教书，自己也中了进士，在杨内监的家里，看见了他走失的儿子，带回家告诉他的妻子。母亲见到儿子，放声大哭。儿子用舌尖舐他母亲的眼睛，双目顿明，他因此书「遇灶神记」并实行改过事，以训子孙。后来他儿子娶妻，连生七子，都习儒学，功在乡里，行善益力。（立命全书）（凡看到此文的人，内心作何感想？）

二、有一个人名字叫赵天爵，在句容做官的时候，晚上住在一个古庙里面，见有一个老妇人，面上有很多尘垢，对他说：有一个叫做万蓝的，扼住我的咽喉，请快快救我！惊醒了之后，隐隐中还记得很清楚。第二天早上看见观音菩萨像，同梦中所见的一样。问寺里的出家人：此地有没有一个叫做万蓝的人？答曰：前面就是万蓝的家。唤蓝来问：你的屋是你的祖宗留下来的吗？答曰：屋本来是观音堂的出入路，因为僧人卖给我，所以改成屋。天爵告诉他，昨晚梦见的事，并出钱向他赎回来，叫他另外盖屋，将这屋再修理好好归还寺里。后来天爵梦见大士抱儿送他，才得子。（异闻可信录）

三、唐朝，有一位释道宪，因刺史托他画观音七轴，令画工先行斋戒，用乳头香代胶，备极庄严！后来有一次因过江堕入水中，急急念观音菩萨圣号，看见水底下有光，所画的七菩萨左右立，并且告诉他说：但念阿弥陀佛。道宪急急念，七菩萨并来托足，即出水上，行四十多里才登岸。（出广记）

十七、庸慧

一、永嘉，慧目法师，供观音菩萨，室中有光，持咒的时候，常闻异香；梦见大士用手劈胸，现出佛头，同大笋一样，光明照射，醒来了之后，深入教观。

二、唐，李文公，问药山禅师：如何是黑风吹其船舫，飘入罗刹鬼国？师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文公怒形于色。师笑曰：这就是黑风吹其船舫飘入鬼国！（传灯录）

三、明，王文肃公，锡爵，女，县阳道人，少奉观音，梦大士引见西方七宝莲华座。又有一日，大士现三十二相，问好否？答曰：好。问爱否？答曰：不爱。问：既好，为何不爱？答曰：弟子闻：「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大士喜动颜色。（一行居集）

十八、证果

一、隋，慧恭，当周废法前，往荆扬访道，同寺惠远，往长安听经。后三十余年又相遇，惠远说法好像泉涌一样，慧恭竟不会说法。惠远说：离别了多年，庆此欢会，为甚么竟无所说，是不是得了无所得的境界吗？慧恭说：只诵得一卷观世音经。惠远说：这小孩子也会念。你从前同我立誓，望证道果，岂三十余年，惟诵得一卷经吗？这不是闇钝，乃是懒惰啊！请和你断交。慧恭说：经卷虽少，然而也是佛口所说，能够尊敬它就可以得无量的福德，如果轻慢它那就会得无量罪业！希望你息嗔，我来诵一遍，就同你告假长别！说罢就结坛，顶礼升座，他开口唱经题，满屋子异香氤氲，一念正文的时候，天上天人就作起乐来，并且虚空中雨四种华、乐声嘹亮振空，华则芬霏满地。诵讫下座，华乐才歇。惠远接足顶礼，流泪谢曰：惠远臭秽死尸，敢行天日之下，乞暂留赐教。答曰：非恭所能，诸佛力耳，长揖而去。（高僧传二集）

二、周僧实，眼睛有两瞳仁，腋下有凤卵，道高德重。有一天到楼上去打钟，急命众僧拈香。曰：此刻江南有一座大寺，讲堂要倒下来，将压死一千多人，请大众齐念观音菩萨以救之。一时，

佛号响彻云霄，后江南有人来报信说：那一天扬州讲堂听经的有一千多人，忽然间有异香馥郁，梵音经呗，从讲堂北门入，南门出，大众骇异，惊为神奇！寻声走出，而讲堂崩倒，一个人都没有损伤。（高僧传二集）三、宋，契嵩，号潜子，头顶观音菩萨的像，诵大士的圣号，每天念十万声，看见菩萨用甘露灌他，于是，世间的经书章句，不学也就通了。著禅门定祖图、传法正宗记、原教论辅教编。宋仁宗很嘉尚他的文章道德，赐他紫金袋，并封他为明教禅师，好像那时的韩琦，和欧阳修他们，都很尊敬他。涅槃之后火化，像头顶、耳朵、舌头、童真、数珠都没有烧坏，顶骨还有舍利，红白晶洁，有豆那样大。另有一部「谭津文集」行于世。（僧宝传）

十九、至诚

一、清朝，有一位吴允升，他因念佛和持大悲咒的佛力，有一次堕在水里面，得救回，所以用功更加精进。臂上燃香，出现有「求生西方」四字，组织念佛会，劝化的人很多。建筑新西方殿，并丈六金身，感大势至菩萨放光。临命终时，看见无数的菩萨经行在面前而化。（净土圣贤录）

二、清朝，有一位钱万镒，他有一个儿子害痲病，劝他念佛而终。他又劝母亲长斋念佛。自己又患吐血症，所以念佛更加勤勉，通夜都不睡。别人问他辛苦吗？他说：利用不睡时间，才好多念佛。忽然间，神识昏乱，心中大惧，在枕头上合掌念佛，并且想要燃指。他有一位亲戚名叫谢凤梧，对他说：你发了此愿，与燃指是一样，不如还是一心一意生西方更好。因此就猛厉念佛，神志也就安定了。又得帮助他念佛的人，几日几夜，念佛号的音声都没有间断，忽然间看见西方三圣，光明相好，站在他面前，他想跳上金台上去，佛对他说，你的身上还不清净。后来用香汤沐浴，三圣又照样现前。他告诉大众说：吾已神游净土，看到了无数的莲华，我坐在里面，快乐得不能用言说来形容。又指自己的身体说：这不是我的身。即便化去。（净土圣贤录）

三、清朝，有一个姓宋的女人，叫做妙德的，向来是长斋念佛，然而穷得连饭都没有得吃，代人家念大悲咒换取饮食。有一次病得很重，她的表妹叫做「立德」的来看她说：人家说表姊用功很精进，我觉得你还不大会切。她只好自己涕泣忏悔。自后问她的话，再也不答，唯有合掌流泪。有一天半夜的时候，忽然间笑了起来说：西方三圣来了，念佛不到十声就走了。（净土圣贤录）

廿、深信

一、宋代，遵式大师，赐号慈云忏主！看见观音菩萨用甘露水灌他，以后智慧辩才无碍。临命终的时候，请大士像，拿一炷香祷祝说：我观观世音，前际不来，后际不去。十方诸佛，同住实际。愿受我一炷香，诸佛证明，往生安养。有人问他到甚么地方去？答曰：寂光净土。（净土圣贤录）

二、唐代，有一位明瞻，入内殿，坐御床，广论明君御世的宗旨，就是慈悲救护众生为先。太宗非常的欢喜，下诏全国的人民，一年吃三个月长斋（三月、六月、九月）每月要吃六天斋（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十四、月尾）并且普断屠杀（有人说，信佛对于国家是没有利益，试看：唐太宗信佛是怎样？）明瞻是晚年修净土，有人讥诮他说：你念佛迟了！他说，十念都功成，还得见佛，我有甚么疑虑？临命终的时候，他说阿弥陀佛已经来了，又说观世音、大势至二位菩萨也来了！我对于十六观经的第十二观已经成就，今见善相，一定去了！

三、宋，永明寿禅师，他是禅、净兼修的，他曾经在定中看见观音菩萨用甘露水灌入他的口

里，因此得到了大辩才。他有名的四料简：「有禅无净土，十人九蹉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

廿一、发愿

一、东晋的时候，慧远大师，他住在江西九江庐山上的东林寺，凿池种莲，刻木莲华，令随波开合，分昼夜，为念佛行道之时间。后来出家的和在家的，来到的有一百二十三人之多。慧远大师对他们说：诸君之来，能无意在净土吗？乃造西方三圣像，立莲社，并且请刘遗民作发愿文，王乔之等做念佛三昧诗以见志。师序曰：三昧之名甚众，功高易进，念佛为先，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后人尊为莲宗初祖。（净土圣贤录）

二、唐朝有一位自觉，他发愿常常随大悲菩萨，又发愿造大悲像寺，用赤金铸观音像，高四十九尺。寺既成，坛前诵念，夜三更，见金光二道，阿弥陀佛从中下，观音、势至，左右随之，佛垂金臂，摩自觉顶曰：守愿勿易，利物为先，宝池生处，孰不如愿。（高僧传三集）

三、唐朝，有一个叫做怀玉的，他诵阿弥陀经有三十万遍之多，每天的日课，要念佛五万声。有一天看见西方的圣像，来了很多很多，有一个人手里拿了银台来接他，怀玉说：我发的愿是要金台，为甚么得不到金台呢？于是，圣像又隐了，怀玉后来又更加精进，忽然又听到空中说：你头上已经有光晕了，赶快趺坐、结印，等候佛来罢！过了三日之后，果然光明满室，香气盈空，佛及二菩萨身紫金色，共驾金刚台来迎，怀玉即含笑而逝。（净土圣贤录）

廿二、得验

一、唐代，法照大师，最初有一次在粥钵里面见到大圣竹林寺，后来在五台山的时候，由善财童子引入大圣竹林寺，看见了金地宝树，庄严此寺，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据师子宝座，有一万多菩萨围绕，二菩萨向他们说法，二大圣同舒金臂，摩法照大师顶说：你希望很快的成佛，那就莫过于念佛。一次又同大众到金刚窟，法照忽然间看见广大庄严清净琉璃宫，文殊和普贤二位菩萨，同在一处。后来又一个人进到金刚窟，佛陀波利，引他到金刚般若寺，异宝庄严，光明闪烁，法照于是笃志念佛。一天，见波利说：你的莲华已经成就，再过三年就开了。到了那一天，别大众而逝！照开五会念佛道场，故称五会法师。（净土圣贤录）

二、清朝有一位沈悟通，受菩萨戒念佛，愿生西方。有一天晚上，梦见观音菩萨坐在船上，庄严奇特，有五色云涌舟而来。醒来之后，念佛更加精进，用力过猛，病大发，到了四月初八这一天，他说：今天是佛诞日，我要去了！又大声叫著说：佛来接引，我去了。（净土圣贤录）

三、清朝，朱妙圆，同女儿立修、侄女妙德，三人都是长斋念佛。有一天妙圆佛堂里面的灯花，结成了荷叶一片，叶上立佛一尊，三人同见。妙圆临终告诉她的女儿说：汝念佛号，我听佛声运想可也。儿孙们哭曰：我们没有报恩，为甚么去得这样快呢？妙圆笑曰：吾修净业，世间上的事，我丝毫也没有挂念。随众默念佛，忽然说：佛来了！有白光一道，慢慢向西而去。（净土圣贤录）

廿三、接引

一、清代，际醒，字彻悟，已明向上事，后专修净业，有语录二卷，勤修至切！他临终不久前，见幢幡无数，从西方而来。再过了半月，他告诉大众说：昨见观音、势至、文殊三大士，今天又蒙阿弥陀佛来亲迎，我去了！大众念佛，悟合掌曰：称一声洪名，见一分相好。结印而逝，异香浮空七日，面貌如生，火化后，烧出很多舍利。（净土圣贤录）

二、明朝，刘道隆，他的母亲李氏，长斋，供观音大士，朝夕礼拜，念佛有二十五年。有一天梦大士拿一串数珠告诉她说：你数数珠子有多少粒。一数，有五十三粒。大士说：这是你生西的日期。到了五月十三日那一天，他母亲告诉他说：我今天往生西方了！念佛而逝。（净土圣贤录）

三、清朝，有一位老妇人叫做倪显真的，向来是持斋念佛，村中有一尊观音像，早晚她都要去礼拜，非常的虔诚。后来有几次都看见观音菩萨，她告诉儿子说：大士说了几次叫我跟他去。她的儿子说：菩萨既来了，我进城去买菜作供。母亲说：好虽好，恐怕来不及。等到儿子回来的时候，母亲已坐化而去了。（净土圣贤录）

廿四、瑞应

一、隋朝，法智大师，在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兜率台，感观音势至二大士现相，后念佛坐化，有金光从西方来，照数百里。（净土圣贤录）二、又智者大师临终，住在石城寺，专念阿弥陀佛，并诵般若经、观音经、无量寿经，光明满山，天乐叠奏，赞曰：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易往无人，火车相现，一念改悔者，尚得往生，况戒定慧三学熏修的人呢？吾诸师友，今观音势至，皆来迎我。言讫，如入三昧，出现金光照数百里，渔人疑为天晓。（净土圣贤录）

三、弥陀要解云：名以召德，德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故散称为佛种，执持登不退。又曰：信我现前一念之心，本是极乐；西方依正主伴，皆我心中所现影，更无疑惑。所持之名号，真实不可思议；能持之心性，亦真实不可思议；持一声，则一声不可思议；持十百千万无数声，声声皆不可思议也。（以上依观世音菩萨本迹感应颂节录出）

廿五、普陀现相

一、宋神宗元丰三年的时候，翰林，王舜封，承旨使三韩，在海中遇到了大风浪，并且有一个大龟来负舟，情况非常的危急，舜封惊愕，急急忙忙向普陀山潮音洞致祷。忽然间看见金色光明，现出了大士的满月相，瓔珞很明显的从岩洞中出来，那大龟也跑了，船也可以开走。后来他回奏朝廷，赐名「普陀观音寺」。（普陀志）

二、沧州，有一位张汉儒，朝普陀山到潮音洞进香，最初没有看见甚么。有一个老人告诉他：你要见大士的话，应当虔诚。张跪下来祈祷，久之，果然看见金光，大士从石壁中出来，偏立。张又祈求菩萨慈悲，愿睹正面，俾回家摹像顶礼。大士即背洞面海，去人咫尺，绀发卷起来，两颧非常高，鼻子非常直，并且穿的是绿衣，同时有许多人都看见，一齐作礼。那个老人对张汉儒说：我感大士示现，故舍身在此，以供洒扫，现今常常有人看见大士示现。（居易录）

三、清朝的时候，有一位盛叔型，跟母亲去朝普陀山，最初听到人家说，菩萨会现身的事，笑而不信。后来到梵音洞去看，忽然间在石壁中现出白色，停了一刻又现出了人形，五官很明显，头上已经落了发，穿的是白衣服，好像是一位比丘尼的形状。最初是在洞内，后来又洞口来了，看得更清楚，乃赞叹大士真不可思议！长跪叩头！他母亲所看见的也是一样，而同时礼拜的人，所见

的相则各各不同。（普陀指南）

廿六、他处现相

一、李林魁，常常同十几个人去看戏。有一次晚上回家的时候，天黑得同黑漆一样，伸手看不见五指。奇怪的是，忽然间山川大地，都现出了光明，迎面十几步之外，现出了大士的宝相，有几十丈高，衣服瓔珞，光明灿烂得和云霞一样，月的面孔，星的毫光，异常的神彩，光明映彻了世界，完全和琉璃一样。李林魁一边看一边拜，口里念圣号不停。奇怪得很，同行的人，却一个也看不见。（夜谭随录）

二、宋朝的时候，有一位释普明，在杭州上天竺寺，打三个月的佛七。期满，感大士现身，并且告诉他从前的行状，从本至末的说给他听。后来普明，就编了一本「观音本行经」。编成功之后，又感大士现紫金相，手内拿了净瓶和杨柳，在云端中，好久才灭了。（本行经序）

三，宋朝，海州，熙山，有一家姓贺的，几代都是画观音像，因为技术精巧，所以价钱也很高。有一天来了一个人，好像乞丐一样，身上生了许多疮，一身都是脓血，臭秽不可近身，他拿了一篮的鲤鱼来送他，求他画像。姓贺的说：吾家绝荤已有几代，你为甚么用这种东西来污秽我们呢？丐者说：您画的观音菩萨像未逼真，我有一幅好本。贺因此扫室请其入，及他进房看的时候，发现丐者现大士相，金光缭绕。

廿七、木石现相

一、清顺治辛酉年的时候，金陵造海船，令各郡县伐木。在如皋一个乡村里面，有一棵很古老的柏树，有几十围大。用锯把它破开来的时候，中间有观音大士的相出现，非常的庄严，还有善财童子在旁边侍侧，还有崖石，中有水有竹，有鸚鵡之影，纤细部分都看得见，木之两半都有。后来把一面嵌在县西寺壁上，另外一半不知道流落到甚么地方了。（旷园）二、湖北，松滋县河内，产一种五色石。尝见当地人得一块淡青色的石头，最初磨的时候，里面现出了竹枝，再磨的时候，竹叶分披，竹梢并且下垂，大士倚竹端坐，法相非常的端严，眉毛眼睛，看得清清楚楚。后来有一位商人请去供养。（亦复如是集）

三、顾文耀，妻宋氏，向来供奉大士圣像。有一天晚上，他的儿子，叫做晋芳的，梦到两位观音菩萨，穿的都是破衲，好像乞丐一样。到了第二天早上，有一个人，拿了吴道子画的一幅僧相观音，还有一幅是绣像的送子观音来求售。他的母亲赶快的请下来，装好了送到月声庵去供养。过了一年，他的儿子又梦到从前那两位大士说：他们要走了，跑到月声庵去看，谁知该庵却把画像收藏放在阁板上。于是，又请回来，挂在净室里供养。他的母亲天天都要礼敬，没有一天不拜。有一天，室中砖墙上，忽现僧相大士。再过八日，又现送子观音，善财龙女先后出现。后来用砖刻像，金容光明灿然。（一行居集）

廿八、物类现相

一、唐代，文宗皇帝，欢喜食蛤，有一天，御厨房买到了一个蛤，刀劈不开，皇帝自己去敲它，却开了，里面出现一尊观音菩萨像，皇帝惊异不已！连忙用金饰檀香盒藏起来，送到兴善寺去供养。（传灯录）

二、郑伯寅，在楚州的时候，得到一个蚌蛤，里面也有观音菩萨像，妙相非常的庄严，杨枝和净瓶都全备。还有福建人叫做吴璧的，有一天到金丞相家去赴宴，烹鱼的时候，剖开来也有一尊观音菩萨像在内，头上戴了金帔，身上穿的是白衣，眉目衣褶和画上一模一样，右手下垂，左手中托。足下踏的是莲华，满座的客人，莫不惊叹，大家也都不吃了。（东坡杂记）

三、宋朝有一位俞集，到兴化去做官。他坐的船走到淮上，船上的人每天都买蚌蛤吃，唯有俞集，欢喜买蛤蚌放生。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大蛤，俞集出加倍价钱，都不肯卖。他们放在锅里面去煮，忽然间大声叫起来，光焰上腾，打开锅盖一看，蚌蛤开了，里面现出了一尊观音菩萨像，相好端严，衣冠璎珞，以及竹叶枝干，皆细珠缀成。俞集叫船上的人，大家念佛悔罪，并把像请回家中去供养。（夷坚志）

廿九、现光明

一、魏道泰，有一次做了一个梦，有一个人告诉他说：到了四十二岁就会死。果然，到了那一年害大病。有一个朋友劝他皈依大士，虔诚的念了四日四夜，忽然间所坐的布帷中有光明，从外面进来，看见观音菩萨的足附上有光色朗照，并且问道泰：你念观音吗？道泰赶快的牵起布帷顶礼大士足。后来没有再看见，病也就好了，并且延寿。（高僧传二集）

二、云南，大理城南，有一座崇圣寺，造铜大士像，高二丈四尺，细腰赤足，和吴道子画的完全相同。铜像造成功的时候，白毫光遍满，三日三夜方歇。到了现在还是一样，每逢春夏之交的时候，也常常放光。（普陀志）

三、清朝有一位释弘赞，他因为要报父母的恩，所以买印度的白毡来绘画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菩萨像礼拜供养。像画成功了之后，集大众讲大悲忏，并且修大悲忏二十一天。感大士放金色光，手执青莲华和红莲华，常常放白光。后来凡是在像前修大悲忏，莲华中常常涌出白光，因此，作「慈林集」。

三十、现神变

一、江阴，观音寺，在明代嘉靖年间重建过一次，然而没有大钟。有一天，江面上浮起了两口大钟，在波浪中漂来，几里路都可以听到它的声音。钟上面站了一只大鸟，大声叫著：观音寺里的钟！观音寺里的钟！居民捞上了一口送到观音寺去：另外一口，不知道漂到甚么地方去了！（出猿园）

二、宋朝的时候，襄阳有一座天仙寺，殿壁上画的是千手观音。传说是唐朝武德初年的时候，寺里面有一位尼僧，求工人绘画，有夫妇两个人带来了一个女孩子来应命，并且要求关闭殿门，约定七天画成。这尼僧心里面有一点怀疑。到了第六天，他就把殿门开了，有两只鸽飞去。圣像虽然是画成了，然而手印还没有圆满。这尼僧自己觉得很惭愧。

三、「莲华洋」得名之由来：

一说是后梁末帝的时候，日本有一位僧慧锺的，他从五台山得来一尊观音像，将带回日本，到了这个地方，遍海生起了铁莲华，船只不能行进。

第二说是宋太祖派王贵去普陀山礼佛。王贵心里想：这大海汪洋中，那里有甚么菩萨？那知道朝拜过了回去的时候，有铁莲华阻住，使得他的船不能走了。

第三说是元朝一位大将，名叫做哈喇歹的，他去看潮音洞，看不见甚么东西，他就拿起箭来射洞。回去的时候，忽然铁莲华满洋不能走。

第四说是明太祖派汤和到普陀山去毁寺，船走到招宝山的地方，海面上忽然现出了许多铁莲华，华叶上有金色光明，光照上下，船不能过去，只好折回。（普陀志）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義（諦閑法師）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义

諦閑法師講錄之一

諦閑大師碑銘

大师讳古虚，字諦閑，号卓三，浙江黄岩朱氏第三子。父度润，母王氏。师九岁入塾，聪慧异常。未几父病歿家贫，奉母命随舅氏习药业。舅氏精岐黄，一日有壮者就诊，师素稔其康健，忽以微疾不起，因知人命无常。问舅氏曰：「药能医命乎？」舅氏曰：「药只治病，安能医命！」师大悟，遂有出世之志。年十八随俗授室，有儿女。自设药肆于黄岩北门，兼理方脉，所业多未如愿。妻子相继病亡，慈母亦见背时，师年二十，乃遁入临海县之白云山，就成道师剃度。不数日，兄踵至逼令还家。逾二岁，兄亦歿，仍复入山。二十四岁受具于天台国清寺，得戒后在寺参究「念佛是谁」，精勤不息。曾冬日打七，某午，方坐定止静，三板方越耳际，忽觉身心脱落，一刹那即闻开静之声。私问邻单曰：「今日不坐香耶？」邻曰：「顷一枝大板香才毕，云何不坐？」乃自知在定境中固应尔尔。年二十六至平湖福臻寺敏曦老法师座下听讲法华经，敏公命充侍者。初听讲茫然不知所谓，维那授虚法师以法华会义示之，开卷了然，如睹故物，遂竟夕不寐，潜心研究旬余，玄解顿开。每以所悟就正于虚师，虚师为之惊叹。时大座宣讲法华仅及半卷，至「五千退席，暨诸佛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一晒，为全经之纲领，虚师请于敏公，以师复讲小座，敏公不许，坚请再四，始勉允之。师就座，一启口即滔滔不绝，敏公方退座归寮，登楼甫半，驻足听之，至小座竟，亟招师入寮，询以所得，师亦不自知其故。年二十八，遂升大座，于杭州六通寺开讲法华。某日讲至舍利弗授记品，寂然入定，默不一言，逾时出定，则舌灿莲花，辩才无碍。一世说法利生，其端实肇于此。师自审年齿未尊，不愿多升大座受众礼拜，讲毕即回国清寺掩关。翌年迹端融祖为上海龙华寺方丈，命师出关，相助任库房事。师在寺一方供职，一方听瑞芳法师讲禅林宝训，大海法师讲弥陀疏钞，旋由融祖授记付法，传持天台教观第四十三世。年三十一，辞库房职，留寺阅藏。越岁在龙华开讲法华，听众至二千余人。期满即往金山江天寺参禅，留二年，至慈溪芦山圣果寺掩关。而金山同参数十人追踪叩关，启请指示，乃在关中讲法华。逾年出关，至龙华寺讲楞严经。旋复掩关于永嘉头陀寺，三年出关。年四十六，即为头陀住持。越岁朝五台，入都请龙藏。三年退席，专力宏教。年五十三，又住持绍兴戒珠寺，兼上海龙华寺主席。民国纪元，最后住持于宁波观宗寺。寺为宋延庆寺观堂旧址，元丰中，四明五世孙介然法师按照观无量寿佛经建十六观堂以修观行，故名观宗。自宋迄清，兴废靡常。自师任住持，遵四明遗法，以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称观宗讲寺，募建大殿、天王殿，及念佛堂、禅堂、藏经阁，规模焕然，蔚为东南名刹。民国四年，孙毓筠承政府之命，于北平设讲经会，延师讲楞严经，士大夫及都城四众赴会听讲者，虽列广座为之不容。师自二十八岁初升大座以后，江浙各丛林之礼聘讲经者，岁无虚席，至是年已五十有八，始为士大夫宣讲，其教化乃普被南北焉。时国内有毁庙兴学之议，地方庙产多生纠葛，内务总长朱启钤拟订寺庙管理条例，咨询于师，而著为令。总统袁世凯题额赠师曰：「宏阐南宗」。都中筹安会正筹备帝制，授意各界劝进，且及方外。师语人曰：「僧人惟知奉持佛法，不知有民主君主。」讲经期满，即振锡南归。民国六年冬，北平复设讲经会，请师开讲圆觉经。七年春都人士公推徐文霁南下，迎师航海北上，既抵北平，日则手编讲义，夜则升座宣说，显觉得亲近吾师，实在此时。师称性而谈，于讲义外多所发挥，遂约江妙煦、黄显琛二子，每夕各为笔记，归妙煦整理，

翌日呈师印正。师讶然曰：「余昨夕尚有尔许言说？实不自知也！」其始咸以为吾师奖进学人，故作斯语，厥后历次呈稿，都如是云云，因切问曰：「师自身说法，果不自知欤？」师曰：「然。」觉显等皆以为异，师乃举昔时讲法华至舍利弗授记品，忽焉入定故事，详稿见告，乃恍然于师之讲经，深得语言三昧，与专恃记诵者不同。笔记编定，师特锡名「亲闻记」。先是师以振兴佛法，首在造就人材，故于民元前二年，就南京僧师范学堂监督招青年僧徒，分班讲授，解行并进。会光复军兴，相机中止，遂就观宗寺设研究社以竟其志。至是讲毕将归，为叶公绰、蒯寿枢二居士言及之，二君慨任钜资，专备培养讲师之用。师归而筹备，于民国八年，成立观宗学舍，自任主讲，罗致学僧，授以台宗大小诸部，由是人材蔚起，至今法徒分座四方者，不下数十人。十七年改并为宏法研究社，承传弗替。民国十年，浙省当局目击时艰，人心日下，延师讲仁王护国经于海潮寺，军民长官地方绅耆皆列席肃听，其盛况亦前所未有的。东省哈尔滨地居边远，伊古以来，罕见沙门踪迹。比年关外善信创建极乐寺，师门倓虚实为住持。民国十八年就寺传戒，请师为得戒和尚。维时吾师寿已七旬有二，间关跋涉，不惮烦劳，及期授比丘戒，赓续百余坛，自下午四时升座，至翌日上午十时圆满，诸执事皆更番休息，两阿闍黎亦迭经退席，似疲乏不能支者。惟师趺坐坛中，历十八小时有余，端然不动，亦不饮食便利，见者咸肃然称奇，而不知师之常在定中也！夫大教兴替，会有其时，然得人则兴，古今一辙。师生于末法时代，一人精修，化及天下，微特天台一宗赖以中兴，于全体佛教亦有扶衰起敝之功，因缘时节，夫岂偶然！且弘扬自宗，排斥他宗，历代大师亦不免蹈此积习。而我师虽宗天台，对于他宗绝无门户之见，有非古人所能及者。至若师之密行，尤非浅学所知，就其可见者言之，则日诵普贤行愿品、金刚经、圆觉经、观无量寿佛经，念佛万遍，以为常课，朔望加诵梵网经，菩萨大戒，终身无少间。自行化他，老而弥笃。民国二十年，犹应上海玉佛寺之请，开讲楞严。高年矍铄，自春徂夏，凡四阅月，绝未请人代座。已而复应无锡居士之请，为讲省庵祖师劝发菩提心文，然后返甬。壬申夏五月，自知尘缘垂尽，往生不远。电促弟子宝静回寺，付以法命，为观宗住持兼宏法研究社主讲。七月初二日上午，忽向空合掌良久，云：「佛来接引，老僧将从此辞。」唤侍者香汤沐浴，更衣索楮笔写偈云：「我经念佛，净土现前，真实受用，愿各勉旃。」写毕命全寺僧众念佛，趺坐莲龕，含笑而逝。师生于戊午年正月初六日丑时，圆寂于壬申年七月初二日未时，世寿七十有五，僧腊五十有五。于是年冬塔于慈溪五磊山之旁，举龕之日，远近来会者数千人。遗著有《大佛顶首楞严经序指味疏》一卷，《圆觉经讲义》二卷，《金刚经新疏》一卷，《普贤行愿品辑要疏》一卷，《观经疏钞演义》一卷，《始终心要解》一卷，《观世音普门品讲义》一卷，《二玄略本》一卷，《念佛三昧宝王论义疏》一卷，《水忏申义疏》一卷，《八识规矩颂讲羲》一卷，皆已刊行于世。铭曰：

宋明以来，禅净盛行，余宗衰敝，惟是天台，一脉相传，至今弗替。前有慈云，后有灵峰，我师继起，如象如龙。说法利生，四十八年，示寂伊迩，犹讲楞严。自南自北，结集法会，百数十所。若经若论，尘说刹说，二十余部。振兴大教，首重育才，弘法社启，义学朋来，法乳流行，光光相望，分主讲席，遍于十方。教宗法华，行在弥陀，应化事毕，离此娑婆，岁次玄默，鹑尾之辰，安详坐逝，高谢天人。五磊之山，密藏之居，色身如幻，果证无余。皈依四众，十余万人，无边悲仰，泐此贞[王+民]。

仁和叶尔恺柏皋氏法名观澄篆额

弟子蒋维乔竹庄氏法名显觉敬撰

江阴庄庆祥翔声氏法名了于谨书

普品门讲义序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早成正觉，号正法明，但以誓愿宏深，慈悲广大，不离寂光，垂形九界，随类现身，寻声救苦，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愿使一切世界，一切众生，咸得离幻妄之现苦，受真常之法乐。而又于娑婆世界，更为怜悯也。由是释迦世尊，于法华会上，欲令娑婆众生，恒蒙覆庇，特因无尽意菩萨之问，以表彰观音之慈悲誓愿，功德威神，俾九法界一切众生，同得恃怙。及法流此土，至晋，而罗什法师，特译法华，方知观音本地迹门，均难思议。而楞严观音自陈圆通，华严观音教示善财，咸与法华意旨偈合，是知大士无心，以众生之心为心，故得随感即应，了无差殊也。当晋末时，北凉沮渠蒙逊有疾，昙无讖令其诵普门品，得以即愈，由是此品得以别行。陈隋智者大师，释法华经，独于此品特为详悉发挥，足见佛菩萨祖师之心，唯期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一切乐也。谛闲法师，力宏台宗，兼修净土，今夏宏戒哈尔滨，归过大连，潘对皃施省之等居士，请其讲演此经。又恐南北语言不通，因先出讲义，即印五百本，遍给听者，遂得目击而喻。但以为时仓卒，不无错讹，对皃居士，欲令广传于世，因寄一本，兼令作序。窃念法华经藏，深固幽远，无人能到，唯佛与佛，乃能究尽。光粥饭庸僧，何由发挥其致？姑就观音之本迹，及此经流通注释之来历处，撮略叙之，以塞其责。普愿同人，常念观音圣号，若至念极情亡，心境两寂，则恒沙功德，无量妙义，自可圆现于一念中，固不须为繁述也。

民国十八年己巳中秋日释印光撰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释 谛闲 述

前五字是经题，后八字是品题。先当略讲经题，然后详谈品题。讲经题，依本宗祖规，有五重玄义。言五重者，谓释名，显体，明宗，论用，判教相也。今既不讲全经，但讲一品，于经题不可不讲，并不必详讲，是以仅祇略讲也。先略讲第一重释名分二：先简定立名通途所以，次正讲当题名义。言简定者，一切诸经，名题甚伙，今以七种简定：一单人，二单法，三单喻，四人法，五人喻，六法喻，七人法喻。人有因人果人，法有性法修法，喻有片喻全喻。单人者，如佛说阿弥陀经者是也，佛是能说人，指本师释迦牟尼，阿弥陀是所说人，指乐邦教主，此是两土果人为名也。单法如般若经，此经题无人无喻，单以法立题也。单喻，如梵网经，经云：尔时世尊，观诸大梵天王网罗幢，因为说无量世界犹如网孔，一一世界，各各不同，别异无量，佛教门，亦复如是，此经题无人无法，以喻立题也。人法，如维摩诘所说经，维摩是居士名，因人也，所说是不可思议法，修法也，此经题无喻，乃以人法立题也。人喻者，如如来师子吼经，如来是佛之通号，果人也，师子吼，比佛无畏说法，如师子哮吼，无所畏惧也，此经题无法，以人喻立题也。六法喻，即是此经，妙法是法，莲华是喻，此题无人，以法喻立名也。七人法喻者，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性法也；佛，果人也；华严，全喻也；谓依大方广之性法，全性起修，旷劫修因，因行微妙，如大宝华，庄严一乘佛果，乃以人法喻三，具足立题也。然佛经虽多，立题之字又详，故以七种而简定之，赅括殆尽矣。

次正讲当题，又二：先全题合讲，次法喻分讲。言合讲者，谓圆融露布，寥寂冲虚，非实非权，即三即一，混万化为一体，超诸法而独存，不可得而思议者。其唯实相欤！开权显实，会三归一，纵指十如，夺议绝思，与杂华而合彩，掩众景以孤辉，亦不可得而思议者，其唯妙法莲华经欤！故我世尊，证此法印，现于觉场，垂智轮于高山，吐圆宗于法界，先说华严也。为怜穷子，暂

脱珍衣，次说阿含也。分宗曲顺平时机，三乘渐开于诸会，次说方等般若二时也。拟将潜辉真际，仍思还照雄峰，特赴灵山，广集缘众，聊施前导，演无量义之微言，全揭后宗，舒一毫光而远照，弥勒致问于今日，文殊证答于往因，序品意句既泄真机，讵能缄口。所以三昧初起，二智频扬，群疑交攻于众怀，三请独殷于身子，欲坚众心，斥非机于五千上慢，为发真信，此难逢于一现优昙，述自述他，明出世之致意全同，说权说实，显入大之文轨一定，方便品意。上根已悟，中下犹迷，记授华光之征，喻酬身子之请，方之长者，火起其家，痴子游戏乎中，不知不觉，慈父惊闻于外，弗救弗宁，许三车而与一车，知长者之意出真诚，开三乘而显一乘，信如来之言无虚妄，譬喻品意。二乘历叙执迷，自比穷子，四子同呈信解，宜付家珍，信解品意。进示雨无二滋，差别在物，令知法本一味，深浅由机，药草喻品意。乃通授果记，显示说喻已周，授记品意。复别开因缘，接引下根不坠，化城喻品意。共游宝所，同记佛乘，衣内明珠，指在亲友，五百弟子受记品意。既有学旋慕其芳迹，而如来等赐以真慈，授学无学人记品意。欲彰普济之功，故因药王而显益，法师品意。为明弘愿之力，乃借多宝以祈通，见宝塔品意。狂慧废置进修，观迦文因种于多劫，应知心惭，钝根高推圣境，视龙女果证于一时，亦思力奋，提婆达多品意。于是一肩担荷，幸斯道之典型得人，持品意。四行执持，喜御难之柯柄有法，安乐行品意。又以新记声闻，初心菩萨，智量浅狭，罔克弘济，故假他方开士，请命弘经，远召本地门徒，丕承佛道，补处菩萨，执近迹而迷远因，说父老子少之喻，从地涌出品意。中天调御，依本寿而显妙用，举良医背子之譬，宏功既彰，迷封斯启，不惟新记声闻，初心菩萨，顿觉身陟妙峰，自此深位上士，积行高贤，转如神游香海，如来寿量品意。分别功德，功德不可限量，分别功德品意。较量福因，因因讵有边涯，随喜功德品意。六根清净，不轻之证据昭然，法师功德品意。然四众毁非，阿鼻之报应非妄，常不轻品意。地涌萨埵，发弘愿于分身国土，灭后通经，聊以感知遇之隆恩，人中师子，现神力于无边海会，当阳嘉赞，殆以坚克绳之深信，如来神力品意。将罢法座，极口叮咛，嘱累品意。恐堕歧途，再垂成范，果能我法执尽，如药王之焚身，药王本事品意。净秽情忘，若妙音之远至，妙音品意。还须无方圆应，重践普门，普门品意。助修假秘密之功，陀罗尼品意。防心援知识之力，妙庄严王品意。四法成就，三七精修，是经之必得无疑，普贤之现身有据，如斯流通，而流通斯无滞矣，普贤劝发品意。以上略谈正宗纲要意。然则斯经也，岂独夫次第为然哉！只如圣毫东烛，一化全彰，贤众西来，四法重示，始固可以摄后，终亦何尝遗前。且也文字性空，空无不容，实相体遍，遍无不备，故令一言一句，达无量无边之义，若受若持，成最圆最妙之因。既全事之理，随事而一一俱彰，全理之事，随理而一一互涉。于是土田三变，非垢非净，分身俱来，不一不多，多劫半日，而延促同时，生灭常住，而隐显俱在。舌相毫光，即灵鹫而上至梵世，弹指警欬，由娑婆而遐播十方。是皆超乎心踪，绝于言道，异时之所不见，非机之所不闻。是为微妙难思，故称之为妙法，妙法难解，乃取喻于莲华。谓莲华华果同时，以喻妙法权实一体，非莲华，不足以喻妙法也。合讲已竟。

次分讲，又分为二：先讲法，次讲喻。讲法者，若就文便，先讲妙字，次讲法字。若依义便，宜先讲法字，次讲妙字。譬如指一个人，人皆指他是个好人，必须指他是什么人，毕竟有个什么好，才堪称为好人，若无其人，何所称好？故必先人后好也。今讲妙法，亦复如是，亦必先讲法字，次讲妙字。言法者，轨持为义。谓轨生物解，任持自性也。略言之，三种法。详言之，三千法。今且置其详，但讲三法：谓心法、佛法、众生法。言心法者，直指现前一念心性，全彰一经所谈之实相也。以吾人一念心性，本非肉团，亦非缘影。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亦不在过去，不在现在，下在未来。内外中间一总无，境上施为含大有。又云：三际求心心不有，心不有处妄元无。言佛法者，佛并无别法，只是证众生之心法耳，故曰是心作佛，是心是佛。故称佛者，觉也，觉即不迷之谓也。吾人现前一念之心，不为尘境所迷，众生即是佛。故经云：「一念不生，即如如

佛。」众生法者，众生亦无别法，只是迷诸佛所证之心法耳。吾人心中，本具有三因佛性，谓正因理心佛性，了因慧心佛性，缘因善心佛性。诸佛证之，成为三德。证正因理心，成法身德；证了因慧心，成般若德；证缘因善心，成解脱德。众生迷之，转成三道。迷般若德，为烦恼道；迷解脱德，为业道；迷法身德，为苦道。心法者，三因也；佛法者，三德也；众生法者，三道也。言妙者，吾人现前一念心性之三因，诸佛证之为三德，此一念心性不增一丝，众生迷之为三道，此一念心性不减一毫。若未经法华高会开显以前，则心法自心法，佛法自佛法，众生法自众生法。俨然是佛法太高，众生法太广，心法虽在高不高，在广不广，众生日用自不知耳。三法隔异不同，故不得称妙，至今法华高会，开方便门，示真实相，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十方佛土中，惟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先则曰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继则曰如是妙法，时乃说之，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开三权，成一实，会九界，同佛界，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故三法皆妙也。序分为初妙，正宗为中妙，流通为后妙。七卷二十八品，三周九喻，本迹二门，全经玄文，皆妙境也。能读诵之心，皆妙智也。即此读诵之功，皆妙行也。是人一心受持读诵，现身即得六根清净，如南岳大师，或亲见灵山，俨然未散，如智者大师，皆妙位也。境为真性轨，智为观照轨，行为资成轨，妙三法也。若人说此妙法华经，佛即遣化人为作听法众，若人读诵忘失句读，普贤菩萨，乘六牙白象王，到其人前，为令通利，皆妙感应也。受持、读诵、讲说，现生得证妙位者，即妙神通也。如智者大师，于金陵瓦官寺，讲法华经题，以九十天，仅讲一个妙字，古传九旬谈妙。章安大师，结集之成一部玄义，即妙说法也。闻妙法华经之听众，皆妙眷属也。或得欢喜益，令种一乘善根，或得生善破恶益，令熟善根，皆妙利益也。言莲华者，是法微妙，难思，无物堪喻，乃取莲华，以喻妙法。谓莲华华果同时，喻妙法权实一体。莲华有三义，可喻妙法：一为莲故有华，可喻妙法，为此一实，故施三权。二华开则莲现，可喻妙法，权开则实显。三华落则莲成，可喻妙法，权废则实立。华妙法妙，故称妙法莲华。言经者，法也，常也。谓十界同轨，谓之法，三世不易谓之常。略讲名题竟。二显体，此经以实相为体，言实相无相，亦无不相。此经既为权实不二，亦即性相不二，故经云：「诸法实相。」既言实相，亦即实性、实体、实力、实作、实因、实缘、实果、实报，从本至末，究竟皆实也。故曰诸法寂灭相，不可以言宣，是法住法位，世界相常住。又云：此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等，皆指此体也。三明宗，此经以一乘因果为宗。前显体，是显性德。今明宗，是明修德。性德非因非果，修德即因即果。谓大乘因者，诸法实相是；大乘果者，亦诸法实相是。谓依实相而造修，名为全性起修。由观行，入相似，至分证，到究竟。初观行为因因，后究竟为果果，中间分证，以后望前，皆因也；以前望后，皆果也。观行但因而非果，究竟但果而非因耳。四论用，此经以断疑生信为用。前十四品为迹门，断权疑，生实信为用。后十四品为本门，断近疑生远信为用也。五判教相，此经以无上醍醐为教相。以说在第五时，畅出世之本怀，为最后之极唱。于化仪，非顿、非渐、非秘密、非不定。于化法，但属圆教，谓纯圆独妙也。讲经题竟。

次谈品题。观，是能观之智，即一心三观是也。世音，是所观之境，即一境三谛是也。世，谓世间出世间，指十界依正二报。谓世间六凡，以同居土为依报，以胎卵湿化四生为正报，指三界诸天，四洲杂类，咸不外于四生也。出世四圣，二乘圣人，以有余土为依报，以阿罗汉辟支佛为正报；菩萨圣人，以实报土为依报，以别圆地上住上大士为正报；别教地前，圆教住前，皆有余土为依止故。音，谓无论依正二报所有音声，皆得为所观境也。凡音本属于耳根所闻，今不曰闻，而曰观者，须知大士，过去古佛，号正法明如来，以誓愿宏深，悲心不息，倒驾慈航，迹垂九界，众生不尽，大士悲愿亦无尽也。若讲大士因地修证，请读楞严经，大士自陈所修圆通，未尝不从闻根而入。所谓初于闻中入流亡所，即是初步下手功夫也。所言入流者，不入乎声尘。而入乎圣流，即于自性相依，外亡其所矣。且夫声尘之感，必有其所，今虽亡所，而未得寂。当声动时，见有动相，

而欲亡之，当声静时，见有静相，而欲趣之，二相历然，故未得寂。而言所入既寂者，若果能到寂然之境，则动者自动，吾不知其动也，动相自何而生？静者自静，吾不知其静也，静相自何而生？故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夫动静二相，固是所闻之境，二相不生，了然明白，仍是能闻之根。亡所闻易，亡能闻难。而言如是渐增者，谓如上返闻功夫，逐渐增进，精修不已，既亡其所，复亡其能，则能闻与所闻而俱尽，是所闻者，声尘也，自亡所，而渐至于所闻尽，更无可闻者，则声尘泯矣。能闻者，闻根也，自入流，而渐至于能闻尽，更无能闻者，则闻根亦泯矣。故曰闻所闻尽。夫根尘俱泯，归于尽地。有尽相可得，即是住空。若住于空，虽得所觉空，未得能觉空也。而言尽闻不住者，谓今则外尽其尘，内尽其根。如是尽闻，亦不住著。则不但所觉空，而能觉亦空矣，故曰觉所觉空。是所觉空者，即证人无我也，能觉空者，即证法无我也。证人无我易，证法无我难。必以大乘真空观而空之，然后能觉可空也。而言空觉极圆者，夫有空而空乎觉，而空不得圆，有觉而觉乎空，而觉不得圆。今以空空觉，并亡其而为空，以觉觉空，并亡其而为觉，故谓之圆矣，犹未极也。极之，觉即是空，求觉相不可得；空即是觉，求空相不可得，则觉而无觉，空而无空，故为圆之极也。而言空所空灭者，唯觉极圆，无觉相可得，则所空灭唯空极圆；无空相可得，则能空亦灭矣。又言生灭既灭者，夫所空灭者，法空也；能空灭者，空空也；俱空不生，然后可谓之生灭既灭也。而言寂灭现前者，然则有声在，则声生声灭；有闻在，则闻生闻灭；有觉在，则觉生觉灭；有空在，则空生空灭；皆未离乎生灭也。今先证人空，继证法空，后证空空。凡属生灭者，皆已灭尽。则本来不生不灭之一真如性，乃得现前矣。夫一真如性，所以不得现前者，皆为生灭幻法之所盖覆。今既纤毫荡尽，真体呈露，本自寂然，本无可灭，非有以灭之而后谓之寂灭也。到此故乡田地，求其不现前，亦不可得矣，故曰寂灭现前。此一真如寂灭之性，既得现前。一现前，一切现前，则在在处处，无不现前。如是，则不必离声，而声自寂灭也；不必离闻，而闻自寂灭也；不必离觉，而觉自寂灭也；不必离空，而空自寂灭也；若尔，无往而不寂灭哉。经云：「诸妄消亡，不真何待！」即此之谓也。寂灭者，乃自在之异名词耳，此大士自受用三昧。以证此自受用三昧，故能随处得大自在，施诸无畏。或称观自在者，即寂灭现前，忽然超越意也。若仅得寂灭现前，未得忽然超越，犹是中道法爱，可谓贴体衣衫，仍是法身微障。大士尔时，造到寂灭现前了无寂灭细相当情，即能忽然超越，发起慈悲妙用。所以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之心，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故得行菩萨道，普门示现也。

言菩萨者，梵语菩提萨埵，华言觉有情。若以通途而讲，须约三义：一者，自利义，以其证到自受用三昧，在三昧中，乃见自心，朗然大觉，如佛无二，故称为觉，以其无明未尽，有时出三昧后，犹有微细生灭，识情流动，乃称为有情也。二者利他义，谓其自己所证之道，而能觉悟有情众生，俾彼同证斯道，即所谓以斯道，觉斯民者是也。三者自他兼利义，谓上求佛道为自利，故称为觉，下化众生为利他，故称有情，此通途意也。若对于大士而言，菩萨上，宜加摩诃萨，华言大道心成就众生。谓大士运称性之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以性体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是故称性所发之慈悲妙用，亦横遍十方，故尽虚空，遍法界，无一处，不是大士所化之境，无一众生，不是大士所度之众生也。亦竖穷三际，故从无量劫以来，直至尽未来际，皆大士度生之时。所谓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大士之慈悲妙用方尽。而虚空界乃至烦恼，无有尽故，大士之悲愿终无有尽时矣。

言普门者，普，常遍也；门，能通也。凡有众生，自有家舍，有家舍，即有门户，有门户，即有观音，所谓处处祈求处处现，苦海常作度人舟，非虚赞也。我先太祖智者大师，于别行疏中，出十义释一普字，今番道经于此，未带祖诰，忆记不清。举要言之，此品居法华经中第二十五，在流通分内，以一乘圆种，普度十界之机。其间虽云三十二应，实则无身不现，其十九说法，凡所说

者，皆一乘纯圆独妙之法。即可谓处处池中有明月，人人屋内有观音，故称之为普门大士。

言品者，梵语跋渠，华言称品，即同类之意。谓经中之别文，与总题相应者，汇集一类，罗列总题之下，亦即所谓总总于别，别别于总。文不对题，不成同类，文须对题，故成一品。讲法题竟。次讲人题。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秦是朝代，姚是秦主之姓也，名兴，对前秦苻姓，称姚秦耳。三藏者，经藏、律藏、论藏也。法师者，法是轨则义，师是训匠义，谓以三藏之法为自师，即以三藏之法而师人，乃谓之法师也。梵语鸠摩罗，秦言曰童；梵语什，秦言寿。谓法师姓童，名寿，又以其童年而有耆德，故称童寿。父名鸠摩罗炎，中天竺人，游历至东印度丘兹国。王闻其贤，乃以女妻之，生师。七岁随母入佛寺中，见佛钵喜甚，乃将佛钵安置于顶。俄而念曰：「我年甚幼，佛钵甚重，我何以举？」遂失声置钵于地，乃悟万法唯心。自悟以后，心地灵通，一切经书，不读自会。前秦主闻师名，起兵伐丘兹，得师归。师尚未至，秦主已故。后姚兴有天下，请师入逍遥园，译出此经。所言译者，易也，将梵文易成华字，俾此方人堪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功伟德宏，诚不可思议也。经序云：「三经重沓，文旨互陈，时所宗尚，皆宏秦本。」以法师是七佛以来为译经师故也。此话是道宣律师，从天人问来，所以法师所译之经，文词通畅，人师欢喜读诵，比众不同也。讲题竟。次讲文。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此当机请法文也。此品以无尽意菩萨为当机。菩萨名无尽意者，凡是诸佛菩萨皆是以德立名，谓菩萨悲心无尽，请意莫穷，谓请法虽在于当会，用意普被于未来，即显妙法流通于尽际，无穷亦无尽也。起座袒肩，是身业虔诚；合掌，是意业精专；白佛，是口业致敬也。此四句是经家描写敬意，请法之理诚宜若斯。以上是标情形，世尊下是正请法。意谓请问本师世尊，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呢？具见菩萨之名，无不从缘而建立也。若讲其立名所以者，爰有古佛，名同观音，教以闻薰，入于禅定，颠倒闻机，返归自性，一念回光，二尘俱遣，根尘两种相见双亡，非幻成幻远离复离，既已空空，复更灭灭，无明顿破，寂灭现前，乃建立观世音名，菩萨得自受用三昧之所以也。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以下是佛答词。此总答观音之名，以彰他受用三昧之德也。首句七字，是经家形容，非佛答话。善男子句，是佛开口处。称当机为善男子者，谓调柔名善，质直为男，乃大丈夫之美称也。文意谓尽十方虚空界，极微尘数所有众生，今云无量百千万亿，举其极多之大数耳。众生受诸苦恼，是总举能感之机。言闻是观世音菩萨者，指彼受苦众生，早曾闻有菩萨之名，即彼众生心内之菩萨也。且众生本是菩萨心内之众生，即今偶值苦恼之境，猛然忆及菩萨之名，遂一心称彼菩萨名号，如云南无观世音菩萨。真是菩萨心内之众生，称众生心中之菩萨，感应之速，犹如桴鼓。随扣随响，故曰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如啐啄同时，不前不后也。感应之道，不可思议。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从此以下，别讲七难。此第一免火难也。文意谓：平时之间，有人持念菩萨名者，本不遭火

灾。设使因宿业所招，值遇大火，火不能烧，由于菩萨威神力故，亦能免难。宋时，台州遵式法师，号慈云忏主，住杭州西湖，下天竺寺，创建数百间屋，每架一楹，必诵大悲咒七遍，三经寇焚，火皆自灭。晋竺长舒，专诵观音经为业，侨居吴下，比邻被焚，舒住下风，一心念观世音，焰将及，忽回风，火灭，合邑惊异。有恶少讶其灵感，俟夜风急，束薪纵火投屋，四投皆灭，始嗟神力，叩头首罪。舒曰：「我诵观世音不懈，有难辄免。」足证菩萨威神之力也。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此第二免水难也。有人平时称念菩萨名者，本不遭水难。设遭其难，能称菩萨名者，即得浅处。法华感通载：唐岑景仁，少诵普门品，持菩萨名。一日往苏州乘船，船覆堕水，闻有人言：「能诵普门品，水难应免。」如是者三，遂浮水面，须臾只岸。他人皆溺死。具见诵经持名之力，不可思议。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此第三免风难也。文意谓：众生爱财，入海求宝，或者偶遇黑风，黑风，怪风也，吹其船舫，舫，大舟也，飘堕罗刹鬼国，罗刹，食人鬼也，如是多人入海遇难，其中只须有少数人，或最少乃至一人，能称菩萨名者，是诸多人，皆蒙恩泽，同得免难也。报应记云：唐宋衍，随人舟，赴三门，遇风舟覆，扞得束稿，凭而登岸，诣鬻茶姥茅舍宿，曝稿，中藏金刚经，姥曰：「汝妻自汝出后，礼经诚切，故能救汝。」归而询之，果妻礼诵之经也，因封绢酹河滨姥，至则茅舍无存。土人云：此处水无涯际，何有茶庵？乃悟大士化身也。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此结答立名之所以也。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此第四免刑难也。文意谓：设复有人，正受刑戮之时，是人能够一心称菩萨名者，彼所执之刑具，或刀或杖，以菩萨威神力故，自然段坏，此称名人，即得解脱。冥祥记云：晋南宮子敖，戍新平，为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戮。子敖知不可免，唯一心念菩萨名。及戮至子敖，群刀交下，或高或低，持刀人忽疲懈，四肢不遂。公惊问：「汝有何能？」答：「能作马鞍。」遂释之。子敖并不自知何以作此答，心知是大士所使也。乃造大士像一躯，行则顶戴，止则礼敬不怠。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此第五免鬼难也。文意谓：设使三千大千世界之内，所有大小国土，尽皆夜叉罗刹等恶鬼充满。梵语夜叉，华言疾捷，此鬼举动如飞，最极轻便。二鬼皆以人为食也，是故恼害于人。人若不知称菩萨名，无不被其所害。独有人能称菩萨名者，彼诸恶鬼，闻菩萨名，眼尚不敢视人，复何能加害于人乎？佛祖统纪载：梁慧简禅师，精修戒律。荆州厅有别斋三间，多鬼怪，人不敢入，唯简师能居之。初夜见一人，黑衣无目，从壁中出，倚门上。师心甚了了，唯念观世音名。经时，鬼入

壁而隐。师徐起，礼诵如常。次夜，梦向人曰：「仆于汉末居此，已数百年，人所不能堪。师诚净行好人，特相容耳。」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此第六免囚难也。文意谓：设或复有其人，或有罪者，固所当囚，或无罪者，枉受其囚。既已被囚，身必受困。桎械，手足之刑具也。枷锁，架项之刑具也。浑身受缚，故云检系。不论他罪之有无，试看他能否称念。若其人果能称念菩萨名者，彼所检系之桎械枷锁，仗菩萨威神力故，皆悉断坏，即得脱也。法苑珠林载：晋襄传，河内人，永和中，为高昌步卒吕护俘执之，同伴七人，共系狱中，不久将杀。僧道山，时在护营中，与传相识，闻其被禁，乃往视之。传泣曰：「命在顷刻，能相救乎？」山曰：「尔至心念观世音菩萨，必有感应。」传遂默持三昼夜，械锁忽然自解。传念同伴桎梏，何忍舍去。复求菩萨，神力普济，言毕，余人之刑具皆解。遂同遁出，各还乡里，咸敬信奉法焉。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此第七免贼难也。设使大千世界所有国土，遍处尽是怨贼，国内之道路，可谓危险之极矣。其时有一商主，将诸商人，于界外采宝归家，必经此极危险之道路，有何法术，能过此险耶？幸其中有一信仰菩萨之商人，见诸商人，各怀怯怖。乃高声唱言：「诸善男子！汝等勿生恐怖，应当一心，异口同音，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须知菩萨，有广大威神之力，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是故能称菩萨名者，同得解脱。」众人闻之，一时发声，异口同音，齐称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者，无不得脱也。有近事为证：民国十七年，二月廿八夜，上海天潼路，蔡仁茂玻璃店，主人仁初，被匪绑去。初默念观音，始则车轮胎爆，继而汽油火起。匪心恨，乃打初三枪，初适三跳，故无伤。匪遁去，初归来。足证一心称念，效力速获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巍巍，高大貌，即广大意也。此结前免难之神力，威德广大，如是如是。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此离三毒根也。众生所以无量劫来，轮转生死，受诸苦恼，皆由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之故。倘有一念才萌，即被种种牵绊，况云多耶？今言多者，即为人之大障。按教中修持，谓多贪众生，修不净观，多嗔众生，修慈悲观，多痴众生，修因缘观。须知修观难，称名易。今言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能远离。具见菩萨之大威神力，不可思议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此结显神用，并劝应修也。文意谓：菩萨既有如是大威神力，丰饶利益于众生众，众生常应恭

敬持念也。是故常应四字，是个劝词。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此满二求也。前两行半，正满二求，后两行半，显益劝持。初文意谓：世间女人，以无男女为最苦，一为夫主所轻，二为翁姑所贱，三为邻妇所讥，所以单指于女人求男也。求而得之，若以泛泛之子，不足为奇。今言福德智慧之男，若但有福德，而无智慧，则必愚；有智慧，而无福德，则必狂；愚之与狂，有一，亦不足为贵。今求菩萨，而得之以福慧双全之男，甚遂所求也。女人之心，但有男而无女，心还不足。意谓男儿长大，或出仕，或营商，终日外奔，竟不若女子之情亲，故虽有男，复须求女。若得之以形貌丑陋，或人品不端，人观之触目，心生憎嫌，有不若无之为愈也。今言端正有相者，言端正，简非娇容；言有相，简非无德；非娇容，即有福；非无德，即成贵。以其是宿生培植众德之本而来，所以他人见之，心生爱敬。若但爱而不敬，虽有妍媚之貌，而无福德之相；但敬而不爱，虽有福德之相，而无端容之貌。今则人见之，亦爱亦敬，具见福智双全也。现果随录云：前清初谭宪卿家饶无子，族子议析产，宪卿恚甚。以五千金，兴大悲忏坛，礼忏四十九日以功德求子。当年妾遂生一子，胞衣白。妻又发心，捐千金，建白衣阁。未几，亦生一子，胞白如初。伯初、伯仲皆游庠。慈林集云：广州诸生何隆将，年五十，膝下无嗣，乃供大悲像，朝夕祈求。一夕梦大士授红儿，连举三子。前清，南通张季直，四十无子。夫人徐，禱于狼山之观音殿，越岁举男。显益劝持，可知福不唐捐。唐，虚也，捐音玄，弃也。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此示少持大士之名，与多持菩萨之福等，以劝持也。据世尊现量境界，三千大千世界之内，现住世间，和光浑俗之菩萨，以恒河沙计之，有六十二亿之多。设或有人，受持如许之数，菩萨名号，复尽其形寿，以四事供养如许菩萨，其福可谓多矣！设复有人，但持大士一名，不尽形供养，不过暂时身礼拜、口称名、意运想，虽则三业专诚，经时不大，其福应不及前。佛言：二人之福，正等无异者，何居？须知一两真金，胜毡华千斤之价值；摩尼一粒，愿倒海宝千群。以彼六十二亿恒河沙之菩萨虽多，皆是权乘，安得与果后施化之大士，同年而语哉！佛无妄言，不可不信。又复应知：大士愿深无量，与毗卢同称丈夫，德举一毛，虽普贤莫知边际。是故刹那称念，等百千亿兆之如来，偶尔持名，胜六二河沙之菩萨。信乎宏名尊贵，难可得闻，梵释天人，皆应生敬也。已上是上是大士二殊胜中，下合一切六道众生之心，同一悲仰之妙用，施十四种无畏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此当机第二番启请也。初请立名因缘，佛将大士，下合众生悲仰之妙用，出十四种施无畏，神力妙用，以酬立名之所以。当机意谓：大士利生妙用，不可思议，所谓闻声救苦，其观音德号，已闻命矣。然则大士，乃西方极乐世界补处之大士也，本宜辅化弥陀，常居彼土。唯未知云何游此娑婆世界？又云何而为此界众生说法？其间必有深妙方便之所以。请问世尊，其游界说法之事迹云

何？唯愿慈悲，不辞劳倦，详为开示。以下二十四行文，佛将大士二殊胜中，上同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之妙用，以答之。即所谓三十二应，十九说法者是也。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此第一应佛身而说法也。若论此品，居法华经流通分中，原应流通一乘妙法，方为正意。以经中新得记之声闻，并初发心之菩萨，不敢于本土弘经，均矢志于异国土，流通妙法。本门大士，发弘愿于分身国土，灭后通经。佛所以召东方妙音，作净秽两忘之标帜，说普门示现，为无方圆应之楷模，俾新记声闻，初心大士，均能执柯柄以取法，得以本土弘经也。如是，则大士三十二应，虽可随类应现，其所说者，理合流通妙法也。其实，应机施教，譬如应病与药，药必对病，教必投机，方为有效。否则，说法不投机，反成闲言语，听者无益，说者徒劳，何以受度！自宜圆融通变，幸弗是一非余。若为三藏果头佛机，而为说三十四心断结之法，俾彼速得作佛也。又复应知，设有众生，愿见佛身，而生渴仰。大士即现佛身，随机施教，亦不一定说成佛之法也。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此第二应独觉身而说法也。众生宿种，万别千差。或种信行善根，欢喜闻法受益。或种法行善根，乐独修持。此言应以辟支身而化度者，法行人之机也。此辈常居深山穷谷，独宿孤峰，有机感之。大士即现同类身，随机施教，而为说法也。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此第三应声闻身而说法也。声闻，是信行人之机。闻佛声教，始能断惑证真。大士即现同类身，而说四谛之法，教以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得出三界，而入有余涅槃而度脱之。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此第四应梵王身而为说法也。梵王，居欲界以上初禅天中。或有愿作梵王，此辈之机，心乐离欲。大士现身，而说出欲之法也。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此第五应帝释身而为说法也。帝释，俗称玉皇上帝，佛经名为释提桓因。有时为阿修罗大闹天宫，心生厌离，乐出其伦。大士现身，说福德智慧之法，生其欣乐，坚其志愿，净其心念。教发菩提心，赞见佛，令除世欲；赞闻法，令厌世境；赞观智，令绝世染；除烦恼诤，灭恐怖心之法也。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此第六应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也。此天居欲界之顶，有二天王。一者天王，自以未到定力，举动自在，所受用之五欲。自能感动他力变化，为彼受乐，又名他化自在天。二者魔王，世间有大修行人，得禅得定，彼则恐其出于欲境，即来扰乱行人。或有一类之机，慕其自在，妄计涅槃。大士现身，随机施教，而为说法也。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此第七应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也。此天居色界之顶，余经称为摩醯首罗者是也。或有人希慕彼天，得大自在，有三目八臂，高覆大千，乐欲求生彼天者。大士即现大自在身，随机说法也。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此第八应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也。如韦驮菩萨，即是忉利天王之外臣，为天大将军身也。或复有人，希慕彼身，勤修五戒十善，俾得天身，威武勇耀。大士即现天大将军之相，随机施教，而为说法，以遂其志。使之推邪辅正护法安僧，无不可也。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此第九应毗沙门身而为说法也。梵语毗沙门，华言多闻，此北方天王也。此王虽居北天，常护阎浮佛法。昔者南山宗主道宣律师，住终南山，修般舟三昧，九十日昼夜行道，不坐不卧。一日昏倦，身仆阶下，即有神现身于其傍，将师扶护，未曾倾倒。师问：「是谁？」答曰：「北方毗沙门王子张琼也。」师问：「何以至此？」答曰：「以师行道精进，时来护持耳。」只此一事，具见北天护法之意，概可知矣。或有人欣乐此天，大士现身而为说法也。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应以小王身而为说法也。小王，即指南阎浮提，大小各国之主，如前朝唐太宗、元太祖，逊清之雍正等，皆是也。或有人慕王身，镇国泽民。大士应现王身，为说治国善政。或说出世正法，化彼了生脱死，断惑证真，俾其超凡入圣，离苦得乐也。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一应长者身而为说法也。长者，上致君，下泽民，年高德长。朝廷以爵为长，乡党以年为长，总之以德高为最，所以谓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富世长民莫如德。有人希慕长者者，大士即为现之，应机而施教也。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二应居士身而为说法也。富而不贵，清净自居，乃称居士，韬光藏德，寡欲精修之谓也。人有希求此种人者，大士随愿现身，随机施教。令其修持，止恶行善，戒杀放生，渐至精修净业，求生净土之法也。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三现宰官身而说法也。上自冢宰，下至州县，为主宰者，皆名宰官。有人心希求者，大士以法眼鉴之，有机可化，即便现身，而为说法，随机化导以满其愿也。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四应婆罗门身而说法也。梵语婆罗门，华言净行，如我支那国中之黄冠野客，不染世缘，清净修道之类。西竺有四大姓：一曰刹帝利，王种也；二曰婆罗门，道人也；三毗舍，商贾也；四首陀，农夫也。故如婆罗门，是大性之种族也。有人慕此种族，大士即现此类之身，而化度

之。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五现四众身而说法也。梵语比丘，华言乞士，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资慧命。又云破恶，谓精持净戒，破身口七支之恶。又云怖魔，有人出家，受比丘具足戒法，登坛已后，有地行药叉高声唱言：善哉善哉！空行善神，闻之又唱善哉。展转传至四王，忉利，乃至他化自在天中，魔王闻之，心生惊怖，故称怖魔。尼，女也。优婆，此云近事。塞，男也。夷，女也。此二众求受五戒，亲近三宝，承事供养，植胜福田，云近事也。有人发心，或欣乐出家，求受大戒，或居家修持，求受五戒，大士即随类现身，各成其志也。引证：有一种洱海丛谈善书，载大士有七化。一唐永徽间，化白须老人，戴红莲华冠，披袈裟持钵，入农家乞食等，看本品示现图证。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六应妇女身而为说法也。佛不举泛常妇女，须举长者宰官等妇女者，素称富贵学道难，凡大户人家，家规必严，出门非易，又不能随何外游，参访知识，只好在家中供奉菩萨，恭敬礼拜。既有心感，大士必应，是故现同类身，为其说法也。普陀山志：逊清康熙二十八年南巡，将至禾城，忽见老姬，簪红华一朵，独操小舟，直过御舟前，帝问：「何船？」曰：「渔船。」「有鱼否？」曰：「有。」倏不见。悟为大士化身，遂赐帑重兴普陀前后两寺。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此第十七应以童男女身而说法也。童男，如华严之善财。童女，如法华之龙女。引证：椒江海门，宋时，有艳女挈篮卖鱼。人竞欲妻之，女曰：余授经，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之。黎明能者二十，女曰：一身岂能配多夫？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半，女又易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之，迎入室，女即死，糜烂立尽，遂送之白云山葬之。他日有一僧，谓访胞妹而来。马子引上山，至墓前。其僧振锡一下，墓棺同开。视之，唯黄金锁子骨存焉。僧曰：「此观世音菩萨，悯汝等以化现耳。」言讫，以杖荷骨，腾空而去。马郎于是住洞修道，后不知所终。至今马郎洞犹存，常有人传说故事。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此第十八应八部身而为说法也。梵语提婆，华言天。那伽，云龙。天指四王以下诸天众。龙指四海龙王。夜叉义见前。乾闥婆云香阴，以香为食，天帝之乐神也。阿修罗云非天，男丑女艳，有天福，无天德，故以非字简之。迦楼罗云金翅，紧那罗云疑神，天帝之技神也。摩睺罗伽云大腹行，谓蟒蛇神也。以上是八部别众。人非人总指上之八种，或人，如诸天修罗，余皆非人所收。此八部众，皆证法门外护，佛说法时，无时不有。此众亦即佛之外护，常随众也。既有遇佛闻法之善根，何以堕于异类？以是乘急戒缓之故耳。或是此众有厌离心，乐脱其伦，发机感动。大士应同类身而化度之。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此第十九应执金刚神而为说法也。如楞严之金刚藏王诸眷属类，或护咒、护定、护戒，总之护法神也。此众有机感，大士即现身应之。以上三十二应、十九说法已竟。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此结显神用功能，并劝供养，特出别号，为施无畏也。文意谓：此菩萨成就如是功德。如是二字，即逆指上来八难三毒，二求持名，共十四种，名施无畏之功德也。及其三十二应、十九说法，即是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耳。大士有如是等普利于人，以是之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也。因此菩萨能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世间的人，尊崇菩萨德号，名为施无畏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此当机遵命奉供也。向佛慈嘱云，汝等应当一心供养，故当机遵佛慈旨云，我今应当供养。当即向颈上解下庄严之珍珠瓔珞，极其贵重，所以云价值百千两金，而供养之。正两手奉献之时，口又说言：「唯愿仁者，受我法施。」经云：「诸供养中，法供养最。」或谓：此明明是物供，何云法供？答曰：到今法华高会，开权显实，废权立实，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即事即理，即物即法，即法即心，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是故物供，即是法供也。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此大士默然不受也。大士所以不肯受者，如金刚经云：「菩萨不受福德。」何以故？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著，是故不受耳。须知有三意：一不应贪著不受，二未奉佛敕不受，三施者欠诚不受。以此种供养，非出当机本意，是遵佛命故也。

【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初一行当机请求，尔时下佛敕愍受。初文意谓：当机见大士不肯纳受，遂觉供意欠诚，是以重伸请求。谓哀愍我等，受斯微供，出一等字，推己及人，具见为众而请求也。次意谓：供者既奉佛敕而献供，受者宜承佛敕而容纳。于是佛即告言当愍，彼为众而施，仁宜为众而受矣。四众，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也。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此大士奉敕受供也。彼既奉命而施，我不得不奉敕而受；彼既为众而施，我亦为众而受；乃不受而受，受而不受也。以其受而不受，故遂分证二分，一分奉今佛，一分奉古佛。所作功德，应须回向，此即回因向果。以显古今一际，因果同源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此佛结答之词也。以上讲长文已竟。以下讲偈颂：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此句是经家标颂。须知什师所译，此品仅有长文，并无偈颂。此偈是隋氏仁寿，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阇那笈多，第三番翻译此经，乃有偈颂。后人见之，移刊于此，以补不足耳。故智者大师别行疏中，并未疏及。梵语祇夜，华言应颂，与长文相应故，即重颂也。梵语伽陀，华言孤起，与直文不甚相应，孤然而起也。重颂，复有广略不同，或直文不足，偈颂伸之，名为广颂，或直文已足，偈颂缩之，名少略颂。复有超追不同，或直说在后，颂说在前，名为超颂，或直说在前，重颂在后，名为追颂。然则印度说法，本有二说：一者贯华说，即偈颂，如此方之诗词也。二者散华说，即长文，如此方之文章也。或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六字、七字不等，各成句类，称为偈颂，如线贯华，乃为贯华说。凡句读言词，多少不一，结集成篇，称为长文，名散华说。此乃随机乐欲贯散不同，故有二说也。或逗利钝两种机宜，利者一说便了，故但直文足矣；钝者再说方知，是故重而颂出，所以长文后有重颂也。以四句为一偈，此便有廿六偈，不一定是应颂，亦不一定是孤起。可谓祇夜伽陀，杂糅精莹，乃译人语意不同故也。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此第一偈，颂当机启请词也。初句是赞佛相好具足，微妙难思。次三句正请说立名所以也。颂文语意，显然而非什师口气。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議，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从此以下，至偈文尽，俱是答词。初二句经家描意。次十句颂免总难也。前七句显大士弘愿深广，承事佛多，所以积德深厚，功用难思，非言说可能尽，我且为尔略说耳。后二句正颂免苦妙用。闻名者，众生耳闻其名也。见身者，目睹身相也。心念者，心忆念，口称名也。正显大士妙用不可思议，众生无论闻名见身心念，总有不可思议功德。所以云功不浪施，福有攸归，不空过，犹言不虚弃也。末句正颂免难。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此一偈颂免火难也。颂意谓：或有人兴起恶意，意欲害人，将彼人一把推入大火坑中。彼人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仗菩萨威神之力，倏忽之间，变火坑为莲池。魏时，释法智，未出家前，独行泽中，忽遇猛火廷烧。自分必死，唯至心念观世音菩萨。俄而火过，草都烧尽，独智容身地未及。具见菩萨加庇也。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此颂免水难也。水中有恶类众生，谓毒龙、大鱼，以及恶鬼等。人堕水中，身埋其腹，谁能免得。唯有观世音菩萨，能救护之，人若称名，则波浪自平，水不能没。长文云：即得浅处是也。法苑珠林云：晋时，徐荣，山东琅玕人，尝至东阳。还经定山，由舟人欠习水道，误堕洄湊中，垂欲沉没。荣无复他计，至心呼观音名，须臾，如有数十人齐力牵引者。少顷，涌出洄湊，沿江到岸，得归。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此二偈免堕难也。前偈为人所推，后偈恶人所逐。一系住空不堕，一系虽堕不损。二皆念菩萨宏名，仗威神庇护，不可思议。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此免贼难也。周匝围绕，无非是贼。贼上加一怨字，不但损财，必能害命。自分必死，虽可逃遁，唯一心念观世音菩萨，作死马医耳。不料群贼耳闻大士宏名，顿息恶念，勃然起慈，非唯不害命，而且不劫财。大士威神之力，为何如哉！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此免刑难也。齐书云：孙敬德，防北陲。造观音像，礼敬有年。后为劫贼诬横，上判为死刑。一夕梦僧，教诵观音经千遍。遂依教诵经，至临刑时，恰满千遍。斫之，刀为三段，三换，刀折如初。承相高欢奇之，表请免刑，遂得放归。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此免囚难也。法苑珠林载：唐董雄，贞观中为大理寺卿，奉佛蔬食。因坐李仙童事，囚狱中。雄专诵普门品，锁自解在地，钩连不开。即告御史张守一验之，错愕良久，又重锁之，以朱字严封而去。雄仍诵经不辍，锁复自解，堕地有声，朱封如故。一时内外闻者，皆惊奇之，同狱罪人，俱获免脱。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此免毒难也。毒药固能害人，恶咒亦能害人。彼被害者，念观音名，毒不能害，反害施毒之本人耳。此种还著理由，复须说明，庶几不为误会。否则，或谤大士，处心偏颇，误招罪戾。须知彼被害人，是善人也。其施毒者，是恶人也。唯善与恶，从来势不两立。彼良善人，设使不念观音，只消不起妄念，但置之不理，毒亦不能害彼，而施毒人，反自害也。譬如以礼送人，人不受礼，其礼还本人自受。害人不成，必自害也。今者，彼被害人，念观音名。仗此观音念力，是以还归著于本人。非观音使之，而还著也。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此免鬼难也。有人倘遇此等鬼怪事情，或持大悲咒，或称观世音，仗大士神力，可无妨害矣。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此免兽难也。兽能伤人者，全仗爪牙锋利，人人所以畏之。倘遇著此等恶兽，须记得观世音菩萨，能救苦救难，急须称名，无不疾走。疾，快也，彼恶兽闻大士名，即生恐怖，所以快快远走也。南海慈航云：福建人，姓雷，名法振，烧炭为业。家有一支鸭栏木，纹理精细，欲刻大士像，无暇施刻。一日入山烧炭，荆棘丛中，突出一虎，前来搏振。忽有绰约妇人，当虎叱之，虎伏叩头而去。振拜问姓名，曰身是汝家中鸭栏木耳。忽然不见。振感悟，择吉雕刻，终身持斋礼敬，心欲

雕刻形像，尚能如是灵应，况至心称念乎哉！

【虻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此免烟难也。此烟从毒物而出，此等毒类，以毒气伤人，人被害后，由其饱食。或宿冤所追耳。昔有童女，幼随母习诵心经。一夕，被人锁空宅中，女心知必死无疑，但一心诵心经。至夜半，有物从天窗下，光闪如电。女心怯怖，不能诵持全经，但念揭谛揭谛。口忽出光，物欲进而不取，遂便退去。口光渐大，直射于物，忽闻铿然有声。适巡逻卒经室外过，女叫救命，卒破壁而入，出女而归。次日见室，有一大蟒死矣。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此免雹难也。雷鼓掣电，本来常事。唯冰雹若块，大雨倾盆，成灾难也。念大士名，即能消散。图证云：山西蔚州，夏秋间，每雨必有小雹。寺僧每日按时虔诵经咒，名为念苗经。若逢天浓阴，云现凶象，必特为虔诵以止雹，恐坏稼也。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此总颂救苦意也。意谓：世间众生，内为烦恼火烧，外为境缘交迫，内外困厄，如居牢狱，度日如年，如在煎熬盘里，种种诸苦，逼迫身心。若能念大士名，或诵大悲咒，以诵念之功，感动大士，以不可思议智慧之力，慧光触之，如灯破闇，一切诸苦无不灭除也。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此以四句，赅括三十二应，十九说法，无遗矣，即所谓略颂也。以长文中，随类应身，所以能随类应身者，即此谓具足神通之力故也。大士神通校余不同，此名无记化化通，化而复化，化化无尽，设使极微尘数众生，有机感之，皆能遍应，所以称为普门大士，并非虚辞。所以能随机施教者，以其广修权实二智故也。此中智，指实智；方便，即权智也。实智冥理鉴机，权智称机施教，丝毫不乱，故能有感则应，无机不度。既称十方国土，奚止娑婆一界，凡有机处，即无不圆应，所以云无刹不现也。若约竖而言，不啻凡圣同居一土，即方便有余，实报庄严，亦随处应现。前文所谓：应以辟支身者，即方便土也；应以佛身者，即实报土也。而所以不言应菩萨身者，其本是菩萨身，故不复言也。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此特别显救苦德也。首句是总，摄得修罗。次句是别，列三恶道。三句是苦，非但恶趣，即吾侪人道，所不能免。无论是何道众生，只消记得大士慈悲，或常称名，或时礼敬观世音者，终能灭苦。猛力精进者顿灭，因循怠缓者渐灭，故曰以渐悉灭也。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此颂出五观，以显二利德也。此偈即是伽陀，孤然而起。前三观，显自利德。第一观，是真空观。谓观一切法，当体即空，缘生无性，泯一切法也。以智冥理，无法当情，故名谓真。第二观，是妙有观。谓观一切法，非有而有，其相若幻。可以方便随缘，居尘不染，故称清净。第三观，指事理无碍之圆中观。谓法界海会照之，五蕴之色心，与真空之妙体，不即不离，不一不异，了无二

相，称性无边，故曰广大，后二观显利他德。悲是同体大悲，无苦不拔也。慈是无缘大慈，无乐不与也。末句是佛嘱众生，应当常愿大士，慈悲与拔，常瞻大士，妙相庄严，俾我得以常时亲觐，礼拜供养也。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此颂化凶为吉，转祸成祥之意，亦孤起也。言大士三惑净尽，故云无垢。所谓尘去镜明，净极光通。故其智慧，犹如赫日。能消诸闇，故称为破。破闇即消灾义。设使水火风之三灾，若大劫到来，是众生同分业感，大士亦莫可如何，若以个人之小三灾，称大士名，必能消解。如日丽天，普照四洲，大士之慧日，不其然乎！故曰普明照世间，即照三土之世间也。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此颂大士三轮不思議力，亦伽陀也。初句指身业神通轮，大士法身，以戒结成，从体施悲故称悲体，以神通骇动，故如雷震。次句指意业记心轮，大士之用意不可思议，故称为妙，从意起慈，盖覆众生，如大云也。三句指口业正教轮，应机施教，犹天澍雨，众生受润获益，如沾甘露，所以云灭除烦恼焰也。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此免涉讼并军阵难也。宋吴越王钱镠，起自草野，誓奠东南，犹豫未决。夜梦一妇人谓曰：「汝慈悲不杀人，将藩翰一方，中原天子五易，汝之疆土自若，子孙绵远，封侯拜相，廿余年后，当觅我于天竺山中。」镠自是所向无前，屡有神助。故书之于册，昭示子孙，世世崇祀。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此二偈结显大士宏名。所以建立观世音名者，以具此五音，是故念一名，堪与彼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等无有异也。妙指音之体，体具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也。观世指音之用，用具恒沙称性功能也，用就体施，体既具三千性相，用亦如是。梵，清净无染也。海潮，应机不失，如海之潮，不失其时也。事随理遍，如金乌照万里之程；用就体施，犹玉兔摄千江之月；具斯诸德，故能胜彼世间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之音。是故众生，有志出苦，应须常念，幸勿忽诸，此前偈意也。次偈劝信。意谓：众生业重障深，往往因疑害信，中途退堕，不肯老实持诵，未能究竟澈法底源，所以道业不成，依然轮转生死。佛所以教众生念念念去，勿得一念生疑。须知大士是古佛再来之大圣，三惑净尽，寸丝不留。故能为苦恼众生，当死厄之时，用大无畏精神，施无畏惧。如父如母，故云作依怙也。传云：无父何依，无母何怙。故知观世音菩萨，真众生之大慈父、大悲母也！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此最后一偈，劝众生须常顶礼也。意谓：大士既具足无量功德，如不肯以慈悲之眼，分视众生，众生虽常礼敬，感应之道难交，求亦不易。既肯用慈眼常视众生，求之则易。况且大士福德，无量劫来之所积聚，其高大若须弥，深广如大海。是故众生敬之礼之，而所获功德，则无穷无尽也矣。讲偈已竟。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此菩萨是法会之证明人，亦可称为影响众也。按首楞严经第五卷，菩萨自陈修证圆通。谓多劫多生平填道路，未登圣品。后值毗舍浮如来，开示于我，佛言：「善男子！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于尔时，闻佛开示，一言之下，心地开通，烦恼脱落，即证阿罗汉果。今日于法华会上，闻说普门品竟，遂起座，证明闻经功德也。言自在之业者，即指十四无畏、免八难、满二求等，均不思议自在之业用也。普门示现神通，指三十二应、十九说法，皆不思议之神力也。倘有人闻此一品经，从始至终，一概圆成，所得功德，无量无边，不可称量，故云不少耳。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此经家显益之结文也。要知闻经功德，请观法会受益之众。佛说此品已竟，众中受益众生，但指初发心人，有八万四千之多。此辈所发之心，名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此梵语也，若翻之为华言，阿云无，耨多罗云上，三云正，藐云等，菩提云觉，即无上正等正觉心也。上加无等等三字，即显余心无与等，唯此心能等余心也。此心名无上正等正觉者，有何意义呢？须知发此心者，是发成佛之心也。此心一发，不但能超六凡众生，并能超出阿罗汉、辟支佛、诸大菩萨以上，故称之为无上也。何以见得呢？谓六凡众生之心，直是谓之不觉，纵使有时觉悟，犹是妄觉，而非真觉，虽有发心修行，无非邪觉，而非正觉。唯阿罗汉、辟支佛、二乘圣人，可称正觉。二乘圣人，虽云正觉，但期自度，无度人心，心不平等，但有正觉心，而无平等心，故不得称正等。且菩萨，虽肯自利利人，其心可谓正等矣，乃称有上士，不得称为无上士，唯佛一人，可称无上士。故今闻经人所发之心，是决定成佛心，乃称为无上正等正觉心也。譬如须弥，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出余七金铁围等山，皆所不及，即无等意也。而又言等者，唯须弥，能等一切诸大山王，以须弥虽高，不自谓高，对于诸山，依然称等。发此心人，亦复如是。虽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并不自高自大，见人愈形一团和气，遇境逢缘，卑牧自居，故能等于一切人也。讲全品文竟。

又复应知，大士因地，自从证得自受用三昧以后，而无生无灭不变不迁之心，随处现前，常居平贴贴地。自心无难，故能免众生之难，若自救不暇，安能救众生乎？世间水火风贼刀兵等灾，三种感召不同。一者果报，唯在人间。二者恶业，唯在欲界。三者烦恼。水火风贼刀兵之事，贼唯人间，刀兵至忉利，火至初禅，水至二禅，风至三禅。若论于理，俱通至于九界也。大士对于果报，早已远离，故能免众生果报之难。业因久已空空，烦恼净尽无余，故能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要知境缘无好丑，好丑生于心，一切境界，皆是唯心所现，唯业所感，心能造业，心能转业。众生不觉，以为苦从外来，殊不知自业所招，自心所现也。是以设有苦境当情，既觉自心所现，自然不怨天，不尤人，放下妄心，提起正念，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内则自心清净，外能感动观世音菩萨神力救护，所谓心能造善业，即能转恶业。譬如水清月现，镜明像临，感应之道，亦如是而已矣。

跋

民国己巳夏，予应吉林哈尔滨传戒之请。适是夏，南北两方之酷暑，炎蒸之热度，迥异常年。身居哈地，如入清凉境，内心甚快。然接弟子圣莲函，乞予多延一月以避暑气，始信传言不我欺也。至立秋后始敢言旋。爰以归途，道经大连，承施省之老居士愍我年颓，怜我神疲，留寓休养，以疏其劳。荷蒙潘老维摩对臯公，年逾佛寿，返老还童，宏法忱殷。度生念切，始而请饭香积，继

则请法毗耶，车驾频来，殷勤三劝，待遇殷殷，辞不容已，乞讲普门品以结法缘。且斯品也，是其大公子馨航先生十年来之日课，甚至世务纷繁，所定课程每日二遍，一天不间，大似劫外优昙，真属难得。当时随侍尊翁，请转法轮，予乃心怀耿耿，窃思宏法利生，本衲僧应尽义务，遂首肯之，藉斯以作避暑之娱。此议既成，施老曰：「此地向乏讲经机会，今赖吾师以开风气，惟南北语音迥殊，恐听者未甚明晰，获益者微，请先出讲义，俾彼目睹耳闻，易于入耳，获益者较多，吾师以为然乎？」予即唯然印可。及至举笔，见单行本上有全经之题，宜循序趋进。惜施寓中苦无经书参考，并无余方可以借镜，事弗获已，乃将四十年前宿习陈言蕴于识田之间逐渐搬运，竭尽精思，先讲经题以提全经纲要，次讲品目揭示大士因地修证功夫，后讲译人撮略三藏历史，俾知三藏是七佛以来之译师再来人也，然后随文销释，融古人之言为己资料，完全不是胸臆之谈。所引证事纯向大士本迹灵感颂中录出，经五日始脱稿，适值佛欢喜日。四明观宗寺释谛闲跋于大连施公寓宅之东窗时年七十有二。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賢頓法師）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

賢頓和尚 讲

释 体仁 笔记

前言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成佛道，号正法明。但以度生念切，救苦心殷，现无边身，垂慈六道，度诸众生。世人凡遇疾病患难者，若能以恳切至诚之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即可随彼诚意之大小，而得感应。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不论在中国、日本、韩国各地，无人不知，没人不晓的，他的慈光，如同一轮皎洁的皓月，高悬夜空，普照大地，护佑著苦难众生，把那甘露法水，洒至世界每一角落，故有「户户阿弥陀，家家观世音！」的赞语。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中的一品（即第二十五品）本品内容，完全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利益，因此往往有人把这一品独立礼诵。世俗有人称之为观音经，就是这普门品。「普门品」是简称，较为翔实的称呼应该称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此部法华经是由教主释迦牟尼佛所主讲，释迦教主出生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印度蓝毗尼园，其实，从经理研究起来，他已于无量劫前成佛了。

释迦牟尼既成佛于无量劫前，那为何又再出世于印度呢？他是为了度我们一切众生的缘故，所谓「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什么叫做「一大事因缘」呢？就是要令众生离六道苦，证涅槃乐。经中说：「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即是开佛知见，示众生佛知见故，使众生悟佛知见故，愿众生入佛知见故，叫做开示悟入；换句话说，便是让未种善根的众生，速种善根；已经种了善根的众生，令其善根增长，早脱世间痛苦，趣入菩提果。所以，佛才重现于世，出生在人间，生长在人间，成佛也在人间，表示他与世人无异，同样要经生、老、病、死之苦，同样要经历过千辛万苦的修行，才能证得宇宙的真理。

佛在世时，说法四十九年，谈经三百余会，结集为三藏十二部圣典。经天台智者大师，灵山亲承，大苏妙悟，以五时八教，把如来一代圣教，有条不紊地，判释得昭如日月，罄无不尽。五时八教为佛陀教化众生的一大纲领与顺序（五时为时之顺序，八教为教之顺序）。简明地说：如来一代教化众生其调整机宜的次第，在时间方面分为五时，在教法方面分为八教。今先明五时次明八教。

五时是佛成道后于四十九年中应机说法的先后，分为下列五个时期。

（一）华严时：释尊初成正觉，现千丈卢舍那身（佛之报身，译为净满，谓烦恼净尽，福慧圆满），为大机菩萨说自证法门，谈华藏境界，专被大乘利根菩萨，譬如日出，先照高山，是为「华严时」。

(二)阿含时：华严时专益大机菩萨，尚有小乘钝根者多不领解，如聋若哑，由是隐舍那身，现老比丘相，于鹿野苑说小乘阿含经，独被一类钝根众生，令其转小向大，超凡入圣，是为「阿含时」。

(三)方等时：「方等」为一切大乘经之通称。「方」是方广，「等」为均等；谓「广」说大小乘教，使其「均」等受益。又等即平等——倡导大乘真俗平等之理。说阿含后的八年中间，佛为普利群机，说维摩诘经，解深密经，金光明经，思益经，大集经等；赞叹大乘，弹斥小乘，令其耻小慕大，回向上乘，是为「方等时」。

(四)般若时：佛为荡空破执，于四处十六会，说诸小乘人因经过方等会上的种种弹斥，虽心慕大乘，而情执未销，故见未亡，不敢直下承担，对于净佛国土，没有好乐之心，因此如来特于二十二年间讲般若经，以破妄显真，即色明空，趋进中道实相之门，是为「般若时」。

(五)法华涅槃时：即说法华、涅槃经之时，上既经方等弹斥，般若淘汰，时机已熟，乃于灵山会上直下开示佛之知见，小乘至此皆得授记成佛，会三乘之权，归一乘之实，如日正当中，了无侧影，是为「法华涅槃时」。

以上略说五时内容，次明八教，此八种教相，分为两种四教——化仪四教，化法四教，合为八教。

先明化仪四教：

顿教、渐教、秘密教、不定教，此为化仪四教，就是佛陀教化众生所用的仪式（如世药方）。

(一)顿教：顿是顿超直入，不必经历阶次的意思，这是对于上根大智慧者，一闻佛法便能开悟直至成佛，故名顿教。如说华严经是。

(二)渐教：渐是次第而修，由小乘渐渐修至大乘的意思，这是对于钝根之人，不能直接接受大法，常渐次引诱，故名渐教，如说阿含经是。

(三)秘密教：秘密是不显露的意思。谓众生的根性各个不同，在一会中同时接受佛陀教化，佛以三轮不思議神通之力，圆音畅演，随诸众生的根机不同而得益——虽一会闻法，然而或闻为顿，或闻为渐……各自证悟不同，彼此互不相知，名为秘密教。

(四)不定教：此与秘密教皆为同听异闻——如来同一说法，众生因根性有异，所了解的也就有所不同，故名不定教。在同听异闻中，如果彼此不相知者为秘密教，彼此相知者为不定教。二教根本是一体，彼此相知是显露不定教，彼此不相知为秘密教不定教。还有一种道理，佛在会中说法，随根机而施教，令其各别受益，或于渐教中悟顿教理，顿教中悟渐教理，所谓听大乘法悟小乘理，听小乘理悟大乘法，因无一定，名不定教。

略说化仪四教竟。

现说明化法四教：

藏教、通教、别教、圆教此为化法四教，是释尊教化众生的方法，故曰化法（如世药味）。

(一) 藏教：完整的说当称它为小乘三藏教。因此教专为教化二乘（声闻、缘觉），纯属小乘教。是开示界内钝根众生，明生灭四谛、十二因缘、事六度，修析空观，断见思惑，得一切智，但见空理，出分段生死，证偏真涅槃，是为藏教义。

(二) 通教：通者同也。因三乘共同禀受此法，故名为通。所谓钝根通前藏教，利根通后别圆，故名通教。此教化度界内利根众生，正化菩萨，傍化二乘，明无生四谛，不生灭十二因缘，理六度，修体空观，断三界见思惑尽，更侵习气，得一切智，见真谛理，出分段生死，证真涅槃，是为通教义。

(三) 别教：别者，各别与前后不同的意思，其教义独被菩萨，不通于声闻缘觉，所谓，别前藏通二教显非小乘，别后圆教显非佛乘。以其既非二乘（别前藏教），又非佛乘（别后圆教），故称之别教。此教开示界外钝根菩萨，明无量四谛，不思议十二因缘，不思议六度、十度。修次第三观，断三界见思，尘沙二惑，及十二品无明，得道种智，见俗谛理，及分证中谛理，出分段、变易二种生死，证中道无住涅槃，是为别教义。

(四) 圆教：圆是不欠不缺的意思，谓圆满至极究竟成佛之教，故曰圆教。此教开示界外最上利根菩萨，明无作四谛，不思议十二因缘，称性六度、十度，谈中道实相事理圆融之教，修一心三观，圆断三惑烦恼，得一切种智，见一境谛理，圆超二种生死，圆证三德涅槃，是为圆教义。

以上略说五时八教竟。

由此可知，妙法莲华经是为诸经之王，以其显示唯一佛乘故。本经一共分有二十八品，前十四品，就是释尊垂迹的一切，可称为迹门；后十四品是依释尊本地而说的本门，这都是释尊出现于这世间所说的言教。

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的第一品以文殊师利菩萨为众之上首，（文殊师利，译言妙德，具足不可思议之智德，是为大智）。后品标普贤菩萨为上首，普贤菩萨是一位大行菩萨，这就是佛陀指示我们无论做任何事，一定要有智慧作前头，然后还要有坚忍创业之心，脚踏实地去实行，才会如愿成功，这是佛教对众生指示的一个大方针。其中第二十五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能观一切世间音声，以大慈大悲之心救度一切众生，是为大悲）表佛之慈悲。故我讲普门品是希望大家能发菩提心，见贤思齐，以观音之心为心，以观音之事为事，祈求来世个个皆能成为一位众所钦仰的观世音。

杨枝净水赞，通常在每本普门品的前头，都印有杨枝净水赞，尤其在礼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时，这更是一首必唱的赞，现趁此机缘，为诸位解说一下。

赞文

【杨枝净水 遍洒三千 性空八德利人天 饿鬼免针咽（福寿广增延） 灭罪消愆 火焰化红莲
南无清凉地菩萨摩呵萨】

本赞文的第四句，平常人念的是「福寿广增延」，其实正文应该是「饿鬼免针咽」才对。

杨枝即是杨柳枝。杨柳有两种：一种是垂柳，另一种叫著水柳，垂柳和水柳有什么分别呢？水

柳较属杨称杨柳；垂柳较属柳称垂柳。杨柳的树心向上，垂柳的枝则向下。在印度，杨柳枝是送贵客最重要的礼物之一，（台湾没有这种俗礼）；印度人送柳枝给客人，表示诚恳之意。记得我在大陆受戒时，戒师父教我们将约一尺长的柳枝放进口中嚼烂，以此代替牙刷刷牙，味道稍苦，可去除口中的毒气。所以印人用杨柳枝送客，有恳切祝人健康延寿的意思。为什么呢？杨枝送人刷牙，可保牙齿清洁，不令腐蛀，牙齿坚好，饮食定量，消化良好，身体便少受疾病侵袭，自然健康。

在请佛的杨枝净水赞中为什么要用杨柳枝洒水呢？这里面包含著三种意义：一、每天早晨起床嚼杨枝，使口齿清净，然后再供佛拜经，表虔敬佛陀的意思；二、杨枝心向上，示菩萨精进修道，以求证得至上佛果；杨柳叶向下垂，示菩萨虽欲勤求佛道，但仍念念不忘垂慈救度苦难众生；三、观音菩萨手执柳枝能除众生三灾八难，化五浊恶世成净土之乡，以上三点为杨枝二字的意义。

净水就是清净之水，清者如水不浊，净者水不浮动。观音菩萨如同一轮明月，高悬于空，他的慈光无所不遍。为佛弟子，心地必需坦荡光明，没有妄想杂念，待人诚挚，且以恭敬之心，专心一致的拜佛，自然能得佛菩萨感应，好比一千条清净江水，就能映现一千轮的皓月，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假若水浊不清或水清浮动，则皓月不现前。

取杨枝净水洒洗拜佛道场，要洗多广多大呢？必须洗到像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广阔的地方。又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呢？我们所住的地球一千个，为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谓之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称著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者，示此大千世界，成自小千、中千、大千三种千，所以才称为三千大千世界。观音菩萨用清净杨枝水洒此三千大千世界，便能令其清净无浊。

说到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各位，如果家中供奉佛菩萨，须每日将佛桌供具等擦洗干净，切莫任其尘埃满处，一年十二月才清洗一次，俗云「清净神肮脏鬼」，诸位若是要拜佛，一定得勤劳整理厅堂，进而勤拭心垢庄严自己的人格。

杨枝净水目的在洗除众生无量劫以来所积集的业障，让一切众生增善修慧，共证菩提。

性空八德利人天：性空是指水性本空，因一、水不自生（水不会生水，水若能自生，那么今晚倒一杯水，明朝岂不变成了两杯？）二、水不他生（水不是其他东西可代生的。）三、水不无因生（大凡一件事都是有其因，佛教是讲因缘的，无因不成果，水亦如此。）四、水不共生（水不可自他合生，如水与石头绝不能生出水来），所以说水性本空。

八德：

水具有八种功德：一、澄净德：澄清洁净，没有污浊垢秽。二、清冷德：清湛凉冷，没有烦热。三、甘美德：水性甘甜，具无上味。四、轻软德：水质清扬柔软，可上可下。五、润泽德：津润滑泽，毫不枯涩。六、安和德：安静和缓，没有冲激泛涨的祸害。七、除饥渴：水力充分，不仅是止渴而已，且能疗济饥饿。八、长养诸根：诸根是指我们的身体，此水能增长养育我们的全身，使他润泽康健。八功德水唯佛净土中有，观音菩萨以此功德之水滋润众生，利益有情，令六道众生弃贪嗔痴三毒，修戒定慧三学。

杨枝净水赞共有二十九字，虽仅仅二十九字，却包含著许多意义，这首赞看似一条讲净水的赞，但里面含有十种供养，今解释如下：

一、香供养

香能通气养神，传达境界，在理方面说，檀香为了将己香传给他人，忘却自己，所以燃香时，香自灭而留香与人，这就是佛教中舍己为人的精神。又香即佛教中所说的五分香，五分香就是（1）戒香：守戒者众人钦仰，美名遍处，人如守戒心自然有定力，故戒属香。（2）定香：由戒行而生禅定，修禅定者，众人敬羨赞叹，故定亦属香。（3）智慧香：慧由定发，儒家有句话说：「万物静观皆自得」用静的心地去用功，才能启发智慧，一个人做任何事，绝不可操之过急，得冷静去深思，用智慧去分析判断，凡事方能有所成就。（4）解脱香：人若有解脱性，对任何事都能看得开放得下，无所执著，所以人能解脱也是一种香。（5）知见香：有智慧的人必有先见之明，能行则行，可止则止，有思想见解，所做所为正确，就是知见，这也是一种香。还有一种没物质没气味的香，便是声名，如要令名声香，则须依佛陀所指示的去走，去修持，将佛心当己心，以慈悲、喜舍、原谅的心去待人，这就是五行香的真义。

二、花供养

花能清心养目，所以读书人多喜欢在案头上摆瓶花，增加读书情趣。用花供佛，庄严佛堂，或每日在花瓶中插些鲜花，清香扑鼻，让人醒心悦目，庄严的佛堂衬上几朵淡雅芬芳的花，恭敬之心，油然而生。于十供养中，花代表著物质供养。

在佛教里，常可听到佛在灵山「拈花微笑」这句话，可见花与佛教关系甚大。说到这里，顺便跟各位谈谈「拈花微笑」的典故：

大梵天问佛决疑经记载：「梵王至灵山，以金色波罗花献佛，舍身为床位，请佛说法。世尊登座，拈花示众，默默无言，一时百万人天，悉皆罔措，独金色头陀，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便是宗门禅的肇始。如果要再追溯禅宗的起源，则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成正觉时，就已开启端倪，所以禅宗的特点是在「以心印心」，阐明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宗旨。

由上面的经文，诸位就知道了「拈花微笑」与禅宗有著相当密切的关系。所以，花也被列为供养佛菩萨中的供物之一。

三、灯供养

灯并不完全指电灯而言，如蜡烛，油灯之类能照暗为明的东西，都属于灯供养的范围内，又佛家传法，亦名传灯。

主传法，如父传财于子，但其意义不同，钱财传他人，己身积财必会减少；佛陀传法，如一灯传一灯，灯灯皆明，灯灯无尽，所谓「一灯能续千灯明」，对己不减，对彼有利，由此即知佛家传法与世俗之传财，乍看是一，其实是异。

灯有去暗投明之义，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做一盏暗路中的明灯，驱除幽暗的世界，光亮宇宙大地。

四、涂供养

涂，梵语，即水。经云：「水能离垢得清凉。」水不但能洗除众垢，令物清净，并且水还具有和合性，无论大江、小溪，清净、浊秽之水汇聚一方，皆成一体，无法分辨出水的来处。用水供佛，洗己心垢，三世罪障悉荡涤，心既清净，自性现前，又何叹成佛路远呢？

凡人都应该学水的和合，水的平等无差别，那么，待人处事上不愧天，下不愧人，更不愧己心，日子自然过得心安理得，轻松快乐。

五、果供养

在事方面说「果」指水果；在理方面讲，「果」即结果。吾人每做一件事，必须有始有终，不得半途而废。种果树的人，要耐得起辛劳、栽植、施肥、灌溉，待树开花结果，才有丰富收获，所费劳力也才有个代价。

学佛者亦如是，要发大心，精勤向道，不怕吃苦，不畏阻碍，切莫退失道心，毫无结果，岂不可惜！

六、茶供养

茶能退睡魔王，人若昏昏欲睡，一杯好茶在手，精神百倍，此指示学佛者，昏沉不得，须时时省察自己，检讨自己，每日举心动念，所做所为是否正确？人若道理不明，佛理不懂，凡事不知，迷迷糊糊，就好比一天到晚昏睡不醒，辜负大好时光，愧对己身。

七、食供养

用饭菜供佛，表恭敬之心，且含义深广，佛子在供饭时，以七粒饭出食，念曰：法力不思议，慈悲无障碍，七粒遍十方，普施周沙界。另加咒语三遍谓：佛法之理深妙，不可以心思，佛法之事希奇，不可以言议。佛以大慈与一切众生乐，以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今因慈悲之力，则十方通达，了无障碍。以七粒之微，普遍十方，一寸之鲜，施周法界，可知法力难思，神咒功强了。

世间上，有情众生也好，无情草木也好，都免不了「食」，花木不是也需要露水泥土的滋润吗？人除了吃饭以外，更重要需要以道德来庄严我们的人格，用道德来维持永恒的精神，令其光耀千古，永垂不朽。

八、宝供养

金银财宝拿出门，处处皆可用。一个人若有了「信」，于己有信，对师长、朋友们守信，不欺暗室，无愧衾影，则人敬如神，待若上宾。

九、珠供养

珠者圆的指示，学佛的人做事要圆满，待人要圆融，不可有所偏差，有所不圆。

十、衣供养

即用衣服供养三宝。衣在此引申著依靠之意。从事上说，衣服须穿著在身上，才能显出衣体的好坏。从理上说，学佛的人，须依佛、依佛经、依靠出家人，照佛指示的路径去实行，才能得到究

竟解脱。

净水：

属于十种供养中的一种，观世音菩萨以此清净之水洗除三灾八难，故将杨枝净水赞写于普门品之前。接下来，我要谈「利人天」三个字的意义。

上文曾说到水性空及八功德水之用，现在说水的利益，此水能利益人天六道。何谓六道？

一、天道，二、人道，三、阿修罗道，四、畜生道，五、饿鬼道，六、地狱道。此中上三道，称三善道，因其造业程度，及生活状况，比较优良的缘故；下三道称三恶道，因其造业程度，及生活状况，比较惨重的缘故。

（一）天

是三善道之首，共有二十八重。凡人若受五戒行十善者命终即升天为天人。天人，有乐无苦。但天福有漏，福尽还得堕落，随宿世业而受报，未出轮回。天人享天福将尽时，便有五相现前，即所谓五衰。

一、衣裳垢腻：天福未尽，衣食不缺，且华丽如新，天福尽时，衣服脏旧，垢腻不堪。

二、头上花萎：天人头上皆插花以为装饰，此花新鲜，必不枯萎，若天福享尽，头上所戴之花，便呈枯萎之象。

三、身体臭秽：天人天寿未尽，体出清香，无有臭味，天寿终了，即出种种恶气。

四、腋下汗出：天人身体不出臭汗，但天福享尽，腋下即有汗出。

五、不乐本座：天人各有座位，天寿未了，安于座上，天寿将终，不安本座。

（二）人道

受报在人间中，不像三恶趣的苦迫，也不像生天的福乐，人身是苦乐参杂，有苦有乐，忽苦忽乐的。这对于修学佛法者言，却是良好的环境。因为恶趣苦多，没有修学的闲暇，天上太安乐，一味贪享受，智慧减损，与佛法不相应。在人间，如以刀磨石，愈磨愈利；生天，如以刀切土，愈切愈钝了。

在六道中，人是「升沉的枢纽」。如生天，是由于人身的积集善业，修习禅定。要出家、持戒、修行、了生死、成佛，也唯有人类才有可能。堕落恶趣，也大半由于人身的恶业。人身作恶，可以恶极；行善，也可以善到澈底。经云：「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辈凡夫，应该警惕，行善修慧，不要失却人身，堕落恶道。

（三）阿修罗道

阿修罗，译义为无端，喻其容貌丑陋的意思。又译为无酒，言其国酿酒不成之意。又译作非天，因其有天的福报而没有天的德行。在人、天六道里，都含藏阿修罗道的众生在内。凡生前不破

戒能修布施，但不断嗔心，嗔火炽盛，我慢、恶念不除，生性好斗者，即为此道众生。

（四）畜生道

凡近代人所说的一切动物（人除外），皆属畜生道，他们的形态、颜色、住处、生活、寿命，各有不同。如鸟类、虫类、鱼类、兽类等，有居于海中、水中的、陆上的、空中的差别。畜生道的苦迫，主要的是互相残杀，互相「吞啖」。大鱼吃小鱼，大虫吃小虫，这是到处可见的事，人类对于畜生，也有残杀吞啖的恶习，如杀鸡鸭，恣己口腹；鞭策牛马，奴役工作，丝毫不得自在，故生于此道，是属于三恶道之一，其所受苦仅次于地狱。

（五）饿鬼道

三恶道中的饿鬼，依字面而说，就知道是受著饥渴苦迫的众生。在焰口本中有一段文是叙述焰口缘起的主因，文中曾谈到饿鬼的形相说：「身形丑恶，肢节如破车之声，饥火交燃，咽喉似针锋之细。」就其原因皆是前生悭吝贪心，不布施，破律仪，犯菩萨戒等恶业所感。

佛法中说：饿鬼有三大类：无财的、少财的、多财的。不得饮食者，为无财鬼。略有威德者，为山林冢庙之神，能得祭品或人间弃食，为多财鬼。

饿鬼既是由悭吝贪心，毁犯律仪所受的苦报，我们就应该发喜舍心，济助贫困，发坚定心，修持律仪，祈生善趣，进而生佛净土。

（六）地狱道

地狱分四类，共为十八地狱，这四类十八地狱，是三恶道中，受报最痛苦、最惨重的地方。在没有解脱生死以前，人人都有堕落此道的可能性，应该生大怖畏心，勿造恶业。

六道已大略说过，相信大家的脑海里对六道多少有个印象，但是，大家应该记住——「人身难得」好好把握此身，精进修行，切莫造业沦落恶趣。

上面我们曾谈到性空八德利人天，这杨枝净水到底怎样利益人天六道呢？水能利天，令其五衰不现。利人，令人四相皆空。利阿修罗，让其嗔心不起。利益畜生，可免受披毛带角之苦。利益饿鬼，免受针咽饥渴之苦。利益地狱，可脱离刀山剑树之罪。

「饿鬼免针咽」这句在前面已连带说过，他是由贪心而生饿鬼趣，受饥渴煎迫，痛苦难当，唯一的解脱方法是「勤求佛法，多行布施」，如此，才能灭尽贪吝之心。

接下来讲赞文第五句「灭罪消愆」。此文的意义是指灭畜生披毛带角之罪。大凡生前愚痴，执迷不悟，不接受贤者善知识们的教诲，恃己见，横行乱为的人，死后必堕此道。

生为畜生，非但要受披毛带角，耕种鞭鞅之苦，死后还受热汤滚水，刀砧宰割之罪，所以做人应该正信佛教，做一个遵法守信，明理达义的人，切莫好占他人便宜，欠债不偿。须知因果丝毫不爽，这笔愚痴债早晚总要还清的。

最后一句「火焰化红莲。」则是指地狱而言，佛经上告诉我们，地狱的灾难有「八寒、八热、

近边、孤独、倒吊……」等等，皆有无数罪人在那儿受苦。这些罪人，是由于在生的时候，造了不善业，命终之后，堕地狱中，接受种种刑罚，更有些造五逆十恶的人，死后应堕入离地面八万三千由旬深处的无间地狱，受无量长劫的苦报，这便是所谓「地狱」。

常听有些人说地狱有无量苦，又没人看见，谁相信？其实，只要你留心体会，仔细思量，我们共居的五浊恶世就有地狱相可见。

有的人一生穷苦潦倒，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街头巷尾四处流浪，夏受烈日照射，冬受北风吹冽，哆嗦不已，生活困苦的人不等于处于地狱吗？

又有那些触犯刑法，自系囹圄的监狱犯者，虽不愁吃住，但精神上的颓废，行动上的不自由，品尝够了铁窗风味，这不等于地狱一般吗？

你每天上街买菜，抬头看看，那些倒挂的鸡鸭，破肚开肠的猪羊，岂不是等于刀山剑树，剥皮剜肠的地狱吗？

缩小范围来说，每一个人的方寸之地，也有地狱的存在，当一个人尽想著做坏事，尽想打倒他人，心中充满贪欲，嗔火燃烧，嫉妒，这就是地狱，一个人处处不满足，怨天尤人，在职怨职，烦恼不安，心中无一时之平静，这就是地狱。

地狱在何处？地狱在吾人心中，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一切善事恶事，都是由「心」为出发点，心里打了一个善恶念，然后才由身口二业去造作，心中生了一个恶念，造出恶业，便会现出真的地狱让我们受苦。因此，在心念起的那一刹那应该妥为控制，才不致于因一念之差，陷于万劫不复的地步。

以上所说的饿鬼、畜生、地狱，皆属三恶道，对此三趣，众生须怀畏离心，弃邪归正，反迷为悟；学佛，行布施，并且施后不望回报，做到「无布施的我，无受施的人，无所施的物」，这叫做三轮体空的布施，也就是布施的真实义，能行布施，可除贪吝，免受饿鬼苦。

能学佛法，解甚深义，除我执，我见，智慧明朗，愚痴病愈，脱畜牲苦。修戒定慧三学，举心动念，皆是善念，身不做恶，口不出恶言，免堕地狱受众苦。经上言：「皈依佛，不堕地狱，皈依法，不堕饿鬼，皈依僧，不堕畜牲」，义即在此。

杨枝净水的用意，至此已解释圆满。

【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訶萨 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訶萨 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訶萨】

赞文下须三称「南无清凉地菩萨摩訶萨」。

「南无」二字是梵语，读音为那谟，译成中文就是敬礼、皈命、度我等，代表至心信顺的意思。

「菩萨」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禅定这六度万行，发上求佛道，下化有情的大道心众生。

「摩诃萨」有两义：一、菩萨中之大菩萨，如称观世音菩萨诃萨是约一人而说。二、为泛指多人而称，乃谓菩萨或大菩萨也。

连贯起来说就是「尽命皈依，得清凉自在地位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大道心圣者」。大凡在诵持普门品之前，都必需双手合掌，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三遍。「南无」已向诸位解说过了，「观世音」也在前面提示过，观世音菩萨是一位大慈大悲者，是一位布施无畏，光照世间者，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因观众生苦而现菩萨相化种种身救度众生者，所以我们要「皈向依赖以大仁大慈大悲愍观世人受苦音声而起救度之心的觉情者」。

我们不但要依赖皈向观音菩萨，更进一步要效法菩萨的精神——心地慈悲，怨亲平等，对一切有情起怜悯济拔心，勿让贪嗔痴三毒腐蚀我们，隐蔽我们原本光明的心地。

开经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最高至极深意微细妙理成佛的法则即是佛法。佛法能教你明因识果，明白因果有什么好处呢？明白因果之后，对于本身的命运穷通，就会处之泰然，逆来顺受，作奸犯科之事诱惑不了我们。因果的道理可以安慰我们，可以鼓舞我们，我们的所作所为就有了准绳，不致於越逾而犯法。

佛法能使你断恶向善。佛教兼有世出世法，既热爱世间，普度众生，也修出世法，证得解脱，所以佛教比任何宗教学说更充实，佛法不单是给人信仰，而且是个行解并重的宗教，因此，我们信仰佛教，听闻正法以后，生活行为不超越轨则，就可断除一切恶法而修善法。

佛法能令人离苦得乐，听闻佛法的人处处以佛法为依止，不怨天，不尤人，时存善念，无恼害心，无嫉恚心，渐渐的，身心舒泰宽大，一切不善之念不善之行，皆远离而去，如此，则烦恼不生，没烦恼就没痛苦，没有痛苦，那不就是快乐来临的时候吗？

佛法能使人转凡成圣。闻法后能学佛所学，行佛所行，修行的目的就是希望永脱生死的缠缚而证得不生不死的涅槃境界，如果不信佛教，听闻无上妙法，又怎么能够转凡成圣，转迷为悟呢？

众生历经千生万劫，流转生死，但因业障深重，难逢佛法。今生，我能有幸得见佛经，亲闻佛法妙理，领受佛法利益，受持希有圣典，可是，这仅是文字上的了解，并非究竟，所以，我愿发大誓愿，发增上心，求解佛法的真实义理，然后精勤修持，依教而行，以成佛道。

开经偈已略解完毕，接下来略释本经的经题。

经题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本经叫做「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共有十三字。经文有二零六十二字。诸经经题立名之法，不外下列七种：

一、以人立名：如阿弥陀经，取人名为经题。

二、以法利名：如般舟三昧经。般舟三昧是一种修持的法门，是为取法立名。

三、以喻立名：如稻秆经。稻秆是比喻因缘生法的，是谓单喻立名。

四、以人法立名：如普贤行愿品。有法有人，谓之人法立名。

五、以人喻立名：如如来师子吼经。如来为人，师子吼为喻，是为喻立名。

六、以法喻立名：如妙法莲华经。妙法，法也。莲华，喻也，谓之法喻立名。

七、以人法喻立名：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方广，法也；佛，人也；华严，喻也。具足人、法、喻三种而立名。

妙法莲华经是属「法喻立名」的。

本经的梵语原名，应该叫做「萨昙芬陀利修多罗」。「萨昙」，翻译中文为「妙法」；「芬陀利」，翻译中文为莲华；「修多罗」翻译中文为「经」。妙法莲华四字，认真讲来，意义是非常深广的，天台智者大师，单说一个妙字，就讲了九十天，所谓「九旬谈妙」。我们因时间上的关系，不能予以详细的解释，只好简略一说。

妙法莲华经所以要称为妙法，因为全经所说的教义是精深微妙的。法，梵语「达磨」，具不留意。古时一乡人闻法，对经义未能了解，于是他向法师请教说：「我不能完全听懂您所说的法，希望您明天再来时，带个『法』让我看看好吗？」法，是凭闻、思、修而得其益的，要用什么方法来向这位乡人显示「法」的定义呢？第二天，法师带了一个玩具不倒翁对这位乡人说：「佛法就像不倒翁一样，永立不倒。」由此可知，法是亘古今而不变，历万劫而常新的，能破一切邪法，而不被诸邪所破，所以，人若依佛法而行，必能如不倒翁一样，无论在任何地方，任何场所皆能永立不倒。

又妙法的法字，是指世出世间一切诸法，有漏法、无漏法、有为法、无为法、凡夫法、圣人法等，皆包含在内。如是诸法，一一说明，事实固不可能，实际亦不需要，所以经上将此无量无边的法，归纳成三大类，就是心法、众生法、佛法。不论那一类法，都是极其微妙的，故说妙法。经上言「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诸法之妙，妙在此处，这道理很深，不易了解，但这不可思议的妙法，却是人人所本具的。众生之所以为众生，是因迷了这妙法，诸佛之所以为诸佛，是因为悟了此妙法，所以有略为分别的必要。

心法为什么妙？

如以人法界说：以现前一念心为中心，凡有心者，莫不举心动念，所起的心念刹那刹那互不相同，有时动一念贪心，则落饿鬼法界；动一念嗔心，则堕地狱法界，起一念愚痴，便落畜生法界；嫉妒心起，又落修罗法界；生一戒善，落人类法界；起十善心，落天上法界；动一念真空，落声闻法界，起一念缘起，就落缘觉法界；有时起一念大菩提心，就落菩萨法界；动一念慈悲平等之心，就落于佛法界。人法界具有如此十界，其他九界亦同样具有如此十界。诸界互具而为百界。百界就在此方寸一念之中。心法不可思议，所以称心法妙。

在众生一念心中，既具有十法界，可见所谓佛，菩萨即在吾人心中，所以大乘佛法常说：「是

心作佛，是心是佛。」又说：「是心是菩萨，是心作菩萨。」同样的，你想升天堂入地狱也是由你自心一念所造的，你心想升天堂，别人没法拖你下地狱，你要下地狱，别人也无法硬拉你上天堂。所以说：「是心具地狱，是心造地狱，是心具天堂，是心造天堂」。不论我们站在出世间法或处于世间法的立场来说，人的一念心，是不可用心思，不可用言议的，所以说为心法妙。

古德曾说：「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人生在世，最重要的，就是认识自己的方寸之心，要认识此「心」，非经一番精琢细磨不可，所以佛陀指示我们要「时刻修心，勿令放逸」。

为什么众生法妙？世间上凡有生命的东西，都称做「众生」。众生的活动，不外身、口、意三业。三业的种种活动，不论善与不善，都受烦恼（惑）的支配，由此造作许多善恶业，因善恶业的迁引，轮回六道之中，受种种果报。大家根据此点，仔细思想，这世间只不过是惑、业、苦三者的轮转。既是惑、业、苦三者，为什么称做妙？诸位必需知道，我们所要求的至高佛果，所具备的真如本性向何处求呢？还不是从惑等三种而来吗？只要不起惑造业，也就不必受生死苦报，能除尽贪嗔痴，那么本有的智慧德性随即现前，所以圣典上说：「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欲离烦恼另求菩提，如觅兔角终不能得。

为什么佛法妙？佛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大觉者。以佛眼观察一切，一切无不是微妙难思议的。众生固是佛心中的众生，万物也是佛心中的万物，法法皆是实相皆是般若。没有高低远近的差别，佛并非另有他法可证，佛所证得的亦是众生心法。佛是大觉者，「觉」即不迷之义，吾人现前一念心，只要不为尘境所迷，当下就是佛。经说：「一念不生，即如如佛」正是此意，所以说佛法妙。

因具佛法妙、众生法妙、心法妙，故名为妙法。而这妙法，不是用心思，不可言议，是本具的，非另外求得的故云妙法。凡有心者，皆有此妙法，证得与否，那就要看诸位自己所下的功夫了。

何谓「莲华」呢？

「莲华」两字的意思在前面已略有解说过，现再做较详细的说明。

妙法莲华经的梵语原文是「萨昙芬陀利修多罗」，「萨昙」是「萨达磨」的略称，「芬陀利」本为「芬陀利加」，照理「芬陀利加」应译为「白莲华」比较正确，因此这部经本应称做「妙法白莲华」简称「妙法莲华」。

本经所以称「妙法莲华」，是取「当体莲华」与「譬喻莲华」两种意义。当体莲华是取义于莲华之入污泥而不染，所谓妙法，原本清净，不受污泥之染，如佛性在迷，尘不能染，莲花在泥，浊不能浸，故名清净妙华。

譬喻莲华是取义于花与实同时俱有。大凡一种植物，都是先开花后结果。莲华则不然，它未开之先就已有果实，以花果同时的莲花，而来譬喻妙法的因果不二，生佛不二。莲华既开实亦同时显现，喻真如法相随机无不显示开露。莲华既落果即圆满，喻幻妄既销，本有之真如实相，一切妙功德智，及一乘之妙果，无不圆满具足。以花果同时的莲华喻因果不二，九界众生以迷为因，佛界以悟为果。根据前面所说十界中各各具有十界的道理，佛界中具有众生界，众生界当中具有佛界，从因中有果，由果中有因，因果同时，诚如莲华花果同时生出，故义于譬喻莲华。

什么叫做「经」呢？

「经」梵语叫「修多罗」。正译为「契经」，谓上契诸佛真理，下契众生根机。经为诸佛所说，旨在指示吾人修行之「捷径」，故须契「理」又契「根机」，能契合众生根机，才能令人信受奉行，能契诸佛真理，才可离诸颠倒邪说，普通之人说笑话唱山歌亦可契人之机，引人发笑或唱和，但此皆由妄心杂念而出，虽契机不契理，未能得到真实受用，唯有佛经，它是由佛之大悲心所流露，佛之智慧眼所观察，不但可契合众生的根机，还可以让我们走上成佛道路。

经有五义：

一、涌泉：佛经经理如泉，涌而不竭，令人取之不尽，饮如甘露，清凉无比。

二、出生：谓出生一切善法，佛之妙法由经理而来，依经教而行，能断诸恶，行一切善法。

三、显示：佛之圣典，明示正理，教吾人入圣贤路，决不误入歧途。

四、绳墨：佛之教理能辨是非，正曲直，做诸事之准绳，无丝毫偏差。

五、贯穿摄持：贯穿如来所说法义，不令散失；又如来说法的意义本来是一贯的。摄持是说如来普遍摄化众生不令堕于三恶道中受苦。再有如来金口所宣扬的教理是亘古今而不易，可以做吾人成佛作祖之路径，所以名之为「经」。

关于「妙法莲华」的经题出处，在法华经中的方便品里说：「如是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优昙钵华」译为「青莲华」，这是一种祥瑞的花，在这娑婆世界，我们只在经上知有此花，但不见花种，由此可见优昙钵华的祥贵了，如来开显法华的妙法，好像开了这种希有之花，这在本经方便品中说得详细非常。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本品谓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观世音是人，普门品是法。观音是能证之人，普门是所证之法，故本品是以人法立名。

观世音三字属别题，只有观世音可以这样称呼；菩萨二字是通称，凡是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都可名为菩萨，并不是任何人的专称。

观世音菩萨于前面以大略提过，现接下来要讲的是「普门」二字。因菩萨现身显于十方，观众生之机而化度，广说诸法，分身百类，不是专用一法一门，所以叫做「普门」。普门有十种：

一、慈悲普门：慈悲是佛法中的重要法门，菩萨以一念慈悲心，济度一切众生，不分人我彼此，智愚贤不肖，以众生之苦为苦，众生之乐为乐，绝没有怨亲之分，此种慈悲就是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二、誓愿普门：菩萨誓度一切众，令未正信佛教的人生大信心，未解佛经者，得大智慧解佛经理，进而断恶修善，令所有众生都能趣入涅槃解脱的大道。

三、修行普门：让所有众生都能修行所成，乃至进入大乘圆满清净佛地。

四、断惑普门：圆觉菩萨观中道破无明，无明破了才断三惑，次第修行，次第断惑，今菩萨以慈悲愿力，令所有修行的人一断一切断，不受诸惑困扰，直超圣地。

五、入法门普门：菩萨圆修六度，无大小之分，以广阔大门，接引众生，进趣菩提。

六、神通普门：菩萨具足六神通，神通力广大无边，因之，无所不见，无处不现。

七、方便普门：菩萨观机逗教，随类化身，应众生种种方便而示现，以救度利益诸趣有情。

八、说法普门：菩萨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因为观音菩萨具有深妙智慧，于说法时，在同一法会中，说各种不同的法，使在座的人，都能应自己的智慧根性而有所了解，得到佛法真实受用，所以称为说法普门。

九、供养诸佛普门：俗云：「选佛烧香」，菩萨则不然，不论现在、过去、未来诸佛，都一体至诚供养，决没有差别心。

十、成就众生普门：菩萨利益一切众生，令其所作皆成，如天降雨露，大地万物皆受其益，共沾法泽。

十种普门，略解完毕。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本经译者，是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谓三藏法师，即是指精通经、律、论三藏，而以此自利利他，教导众生，堪做吾人模范者。

鸠摩罗什法师是中国译经史上，最伟大的翻译家。他是龟兹国人。（龟兹是中央亚细亚，天山山脉南方的一个小国。）父名鸠摩罗炎，为印度望族，本是中印度人，游历到龟兹国，因其道高学博，所以受到国王的钦敬，而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罗炎为妻，后来便生下了罗什法师。什师年幼时就赋性聪颖，才气超人，并且年少老成，所以他的名字译为童寿。

什公七岁时，跟随母亲四处参访名师，精研教典，后至罽宾。有一天，同母亲进寺礼佛，见佛殿上有一大磬，为了好玩，就将大磬，戴在头上，一点不觉其重，忽然心生一念一磬如此大，我这么小，怎能顶得住，而一点也不觉重呢？因为动了这个妄念，顿感头上压力重大，由此悟到「一切唯心造」的道理。

罽宾是小乘佛教的大本营，什师于罽宾研学小乘法。后来经过沙勒国，王子名叫沙车，出家学佛，专究大乘佛法。一天诵般若经，老是念空不可得，与小乘法所说的「有」成对比，什师觉得奇怪，便与沙车展开了大小乘法的论战，结果，什公失败，跟从沙车学习般若性空的大乘法。不久，对于性空大乘，有了独到心得，成为弘扬大乘性空最有力的学者。甚至于什师从前的小乘老师，亦被什师转化信奉大乘，故有「大乘小乘互为师」的赞语。

什师到中国来，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那个时候，正值中国的五胡十六国时代，因为晋朝被夷狄从西北逼到南方来，在扬子江下游的建业建都，称为东晋。那时，有英杰苻坚在黄河流域的长安自立为秦，苻坚是位热心佛教的国王，得知什公的德学，对其倾慕异常，特派大将吕光，率大军前

往迎接什师来华。但不久苻坚在淝水之战中，被流矢所伤而死，前秦灭亡后，姚萇继位，称为后秦，亦称做姚秦。

吕光请得什公，回程行到凉州，闻苻坚战死，姚萇僭号关中。吕光就在凉州宣布独立，国号凉。吕光因什师足智多谋，恐为姚萇所用，就将什师供养在凉州，不让他去关中。后来姚秦二代君主姚兴，虔信佛教，特以厚礼强迎什师，弘始三年，什师至长安。姚兴以朝庭的西明阁为什公的居室，以逍遥园做翻译佛经的道场，替中国的佛教史上放了一大异彩。

姚兴对什师既崇敬又关心。他对什师说：「大师聪明超悟，天下无二，若一旦后世，岂不使法种绝嗣了！」因此，送来十名美女，硬逼其接受。从此，什师不住僧坊，别设廨舍自居。

这样的事情，当然会使僧伦起疑生轻慢心。什师常对大众说：「譬如臭泥中生莲花，你们但采莲花，勿取臭泥。」弟子们以为什师可以蓄妻，因此有人也想效法。什师知道事态严重，必须表明心迹。

于是，召集所有弟子，说法后一同吃饭，别人碗中是饭，什师碗里却是一碗钢针；有的二寸长，有的一寸长，当众把那碗钢针吃了下去。弟子们看了，个个目瞪口呆。

什师把一碗针吃了以后对弟子们说：「你们有人想学我的，请先吞下一碗钢针再效法我，否则专心于道，莫胡乱起疑生慢」。

什师到长安直至圆寂（弘始十一年），约有九年的时间在此翻译。什公所翻译的经典共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余卷。

什师译经的最大特点，是文字典雅，义理畅达。四方来亲近什公的沙门，先后有三千人之多。所译的经典有：坐禅三昧经、阿弥陀经、小品般若经、大智度论、妙法莲华经、金刚般若经、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成实论……等。

法华经是罗什来长安后的第六年译出的，即是东晋安帝的「安熙二年」（公元四〇六年），姚秦的弘始八年。

什师所译的法华经，原只译了二十七品，其后约经八十多年，齐武帝承明八年，由达磨摩提与法献共译提婆达多品一品添入，乃成二十八品。又罗什所译的法华经只有长行，没有重颂，到一百八十余年后的隋朝，才又由阇多崛多译出重颂添入，而形成了今日所流通的妙法莲华经。

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什师卒于长安。临终之时，什师预知世缘将尽，召集众弟子话别。他说：「我世缘已尽，不能再和诸位共同研究佛法了。我知道自己智慧不足，闇昧无知，谬充翻译，在数年之中，我总共译了三百多卷的经典，假使我所译的经书，无丝毫错误的话，当我焚身之后，舌头不焦烂。」

什师圆寂之后，薪灭形灰，唯独舌头完好如生。这可证明什师译经之正确无谬，因此，我们应该深深的感激这位伟大的译经圣者，对其所译经典，深信不疑，并且能信受奉行。

什师的门人如道生、僧肇、道融、僧睿、道恒、昙影、慧观、慧严，号称什门八俊。其中又以道生、道融、僧睿、僧肇为最，后人皆尊称为什门四圣。

正释经文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这段经文是无尽意菩萨的话，也可以当作本品的序分。

「尔时」，有多种解释。前面曾经提示诸位，本品是法华经中的第二十五品。尔时就是指释迦牟尼佛在讲完妙音菩萨品，即将开讲观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法华会上的大众，听完了妙音菩萨来往品，心里希望再听一些观世音菩萨的发心来启迪大众的善心之时，尔时即指大众皆在希望之时。

「尔时」的解释，在独立读诵普门品的时候，也可以解释为佛观机当讲普门品而众生因缘成熟要听普门品时。

「无尽意菩萨」，这是本品问法的代表者。当释尊说完妙音菩萨品时，无尽意菩萨代表大众起座请法。无尽意菩萨，是东方不眴世界教主普贤如来的补处菩萨。东方不眴世界，是菩萨国土，没有声闻，也没有缘觉。无尽意菩萨在此国土辅助普贤如来教化大众。无尽意既是东方一位大菩萨，为什么会来娑婆世界听释尊说法呢？因为他是奉了如来的慈令，到娑婆世界辅佐释尊教化众生，所以才出现于灵鹫山的法华会上，本品由其代表请法，当然有著很深的意义。

「无尽意」，是无量无边，没有穷尽的意思。因为这位菩萨，以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果无尽，而菩萨度生悲愿也无尽，所以叫做无尽意。

「即从座起」，无尽意菩萨为了代表大众请问佛陀，便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所谓「心欲请法，故从座起」。「即从座起」这句，从字面上去解释，本很简单，但若以天台观心解释，那就义理深奥了。

在天台的观心释中说：「空即是座，于此空无所染著，故谓之起」。这位菩萨，就是常以诸法皆空为座，诸法皆空是平等门，修行者要离开空有二边才能证得中道实智，现在无尽意菩萨于法华会上，应机发问，因此从平等空座而起，现差别众生的有门，故说「即从座起」。

「偏袒右肩」，出家比丘以袈裟覆盖左肩，袒露右肩，表示承顺师长，恭敬庄严的意思。所以，我们在礼拜佛菩萨的时候，请法、说法之时，都必需披搭袈裟，以示礼仪。

偏袒右肩，覆藏左肩，依观心释的解释，覆和露，是表空假二谛的权实二智，空谛是实智，实智不能用语言文字将其表达出来，所以覆藏左肩。假谛是权智，可以观宇宙万有，为万众说法，指示出修行路径，亦是权巧方便之智，所以袒露右肩。

又说，左肩表禅定，右肩表智慧。袒露右肩，即是从禅定起而开放智慧的光明。

「合掌向佛」，将两手合拢面向佛陀。合掌，为印度人对上辈们一种恭敬的礼节。进一步说，两手十指，相当于十法界，把它合而成一，为十界一如，表众生与佛，迷与悟是不一不异的。

「而作是言」，谓无尽意菩萨表现请法应有的礼节后，就开始提出问题，希望佛陀开示观音菩萨的事迹。

上面数句，从「尔时」到「而作是言」，属本品序分，在这几句经文中，显示了身口意三业的活动；即从座起是身业，而作是言表口业；合掌向佛示意业。无尽意以清净无染的身口意三业，虔敬地代表大众请示佛法。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无尽意菩萨至此正式提出问题，他请示佛陀说：「观世音菩萨，究竟以什么因缘，叫做观世音菩萨呢」？

「世尊」，指释迦牟尼佛而言。释迦牟尼佛是三界导师，众生慈父，于世出世间至尊无上为众所尊，所以叫做世尊。世尊具十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这十号是以如来之德而立，世尊就是这十号的总称。

如来——从真如实相应众之机而来，为化度十方国土的众生。

应供——佛福慧具足，堪受九界众生供养。

正遍知——得平等正觉，无所不知。

明行足——明了解脱，妙行具足。

善逝——逝，断也。能以妙德智慧，断无尽烦恼。

世间解——具足世出世间的智慧，无所不解，故能知苦断集，以趣菩提。

无上士——士，此字实是「十」「一」从「十」推「一」，世间万法，追求彻底，不出「一」，不超正理。玉山再高，也是从一粒砂土而起，凡「士」之人，必可理解世间之学，世间之事，但世尊超出一切有情，最胜无上，谓之无上士。

调御丈夫——德学高超，世上无双，能调御一切无明魔障的大丈夫。

天人师——为一切人天师表。

佛——梵语浮图；译为觉者，觉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觉。自觉：是自己觉悟已得涅槃妙果。觉他：即将自己所觉悟之真理转而教导他人，依之修行。自觉，觉他圆满，名觉行圆满。三觉圆满，万德具足，是谓佛。

在此，我还要介绍本觉、始觉、究竟觉三觉。「本觉」是吾人无始以来本具之佛性。「始觉」指此本觉埋于五阴之中，经净行修持，妄心渐息而觉悟。「究竟觉」始觉极与本觉一致，也就是大行圆满究竟至极之觉，即成佛之意。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段经文是佛陀的总答，也可以说是普门品的总纲，此品的精华。

「佛告无尽意菩萨」，因前所问，故佛回答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调柔、忠厚、具有深厚善根的大丈夫，叫做善男子，此是直指无尽意菩萨而言。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这是指出观音菩萨救度的对象。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形容众生之多，难以数计。「众生」，印语「萨埵」，是一切有生命者的总称。玄奘大师新译为「有情」，以别于一切无生之物。「众生」属旧译，由罗什法师所翻译，具有下面三种理由：

- 一、与众生共生于世。
- 二、众缘和合而生。
- 三、受生于众多之处。

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如地狱道的众生、饿鬼道、畜生道、修罗道的众生以及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等众生，其数无量无边，皆受无量众苦。

「受诸苦恼」，心受烦恼，身受苦痛，故言「苦恼」。我等出生在世，受四苦、八苦、七难三毒（留待下文解释）之害，受苦无量，稍不暂息，只不过吾人堪忍此苦，舍不得离，而有时更以苦为乐，丝毫不觉。

「闻是观世音菩萨」，是说众生听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闻」字，众生闻观世音而称念其名，观世音闻众生音声使其皆得解脱一切苦恼，菩萨与众生相闻、相应，于是显示感应道交之妙。由于耳根所闻，菩萨与众生才能感应融通，所以叫耳根圆通。

闻字有三真实：

- 一、通真实—耳朵与眼睛不同，眼不能观隔墙物，但耳朵却能听一里以外的声音。
- 二、圆真实—眼只能看正面，而耳朵却可听八方。

三、常真实—眼只看今时，而不能见古代，耳不但闻今之消息，还能知晓几代前的事，并且能够把现在传到未来而不变。这三点是耳根的妙胜之处。

「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众生若能「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即时寻觅众生叫苦之声，来自何处，随即前往其处救拔苦厄，使之解脱。

在四句经文里，最该注意的是「一心」，一心就是念于心中那一种念。念念观音菩萨，丝毫不存杂念，叫做一心。「称名」即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心称名」，心念是根本，要念到我是观音，观音是我，彼此打成一片，而不觉出之于口，那才是称名的音声，能一心持念观音圣号，以平等心解除我执，以慈悲念断烦恼锁，至此，就可脱污秽而获清净，这便是观音菩萨慈悲的救度，也是观世音使你苦恼解脱的一种方法。

一个人若不肯面对明镜，又怎能觉察自己的污点呢？假使你不肯放下心中妄念，用杂乱心念菩萨名，如同以背对镜，如何能看清自己面目？如何能得菩萨感应呢？奉劝诸位「一心称念」，要念念与菩萨心相应，恒持不失，方可获得清净解脱。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

若有人持此菩萨名号，假使其人受大火焚烧，亦不可能受火灼伤，因为执持观音菩萨的圣号，菩萨的威德神通之力，在冥冥中加被你的关系。

这段是说冥益中的七难。七难：即是火难、水难、刀难、风难、鬼难、囚难、贼难。

现先以事相解说火难，在此，我要引证一件真事，来证明观音菩萨的灵感，的确是有的。

民国十一年年的时候，日本地震，中国佛教普济日灾会的代表，包承志、杨叔吉等……去日本吊慰！所得的报告。他们说：日本这一次死亡的人数，约在三十多万，骸骨堆积如山，日本东京浅草区差不多成了焦土！浅草区里有个公园，里面的池水，都被烧干了，公园里有一座观音堂，是日本旧式老屋隔成三间，灾民被四周的火围包起来，无处可逃，人人皆往公园里跑！聚集在一起，约有三万多人，见景生情，一见观音堂，都异口同声地念观音圣号哀求菩萨救苦救难！此时灾民的心境，当然比平时虔敬得多，很奇怪的是，不但没有一个灾民受伤，连那三间老屋，到今天还是照样保存，作为圣迹纪念；凡是到日本去的人，没有不去朝拜的，由此可见观音菩萨的慈悲灵应，他是无所不救的。

从理方面说：「嗔火起时焚烧三界，一念转善，大作清凉，此由菩萨忍辱威光之神力」。这几句话的意思在说明嗔怒之火能燃烧三界，破损我们的功德法财，若一念转善，化作清凉池水，嗔火顿息，这是由于菩萨忍辱的威德神力所致啊！

嗔恚之火，由何而起？须知，它不从外起，而是由我们己身的执著、傲慢而起的。有一个人，向有名的盘桂和尚说道：「久闻大名，知和尚能医诸病！我有一种天生好怒暴躁的毛病，和人谈不了三句话，便横眉竖目，请你用一药方来医治我天生的毛病好吗」？

和尚说：「噢！这种病听起来倒很稀奇，我医了許多人，就没听过有天生毛病的，觉得有趣极了。老衲没见过暴躁的病是怎样的。你拿出暴躁的病让老衲瞧瞧好吗？」

和尚这话，说得那人窘困异常。

「和尚！那是办不到的呀！这种病怎么能够拿得出呢」？

「你看，我叫你拿出来，你办不到，可知那易怒的毛病并不是天生的，是由于你的我执太重，嗔火炽盛而起的」。

这一句话，说得那人瞠目结舌，心有所悟，也就改了这暴躁的毛病了。

由这段对话看起来，暴躁也是火哩！要控制嗔恚之火，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它能令你有定力，用修养忍辱之心去克制嗔火的蔓延。

【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这是七难中的第二水难。

倘若有人被大水冲走，漂流到深处去，生命受到威胁时，如能一心称念菩萨圣号，即刻漂至浅

的地方，免遭灭顶之害。

宋时，有位徐君，以教私塾为业，其母程氏笃信佛教，专持观音圣号。一日，徐君带了二个小孩至城里教书，孩子顺便到那儿听课，快过年了，他又带著这两个小孩准备回家过年。因船少人多，只得乘坐夜船，船行到江中，触了暗礁，江浪又大，船身不稳，而且，江水开始渗入船中，暗夜无星，眼看全船的人即将被浪吞噬，徐君望望身旁两个儿子，想到家中年迈老母，心中焦虑万分，突然想起持念观音圣号的母亲，于是，他便虔诚地念起菩萨名号来，片刻，船身渐稳，同船者皆见江边岸上有棵高大桑树，船亦随水漂至浅处，大家合力将船栓在大树上。第二天的黎明，朦胧间，大家仔细一看，昨晚所见的那棵大桑树不见了，船却搁在沙滩上，众人知道是受了观音菩萨的救度。

徐君快到家时，远见解氏倚门含笑迎接，心中觉得奇怪，程氏告诉他说：「我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你们在江上遇难，我心里一惊，赶快称念观音圣号，后来看见一位老人家去带你们下船，我知道你们一定能平安回来的」。徐君也将昨晚所遭遇到的灾难告诉母亲，才知道是观音菩萨显现救难的。

这是约事方面说，观音菩萨能闻众生呼救之声，而救其脱离灾厄，在理方面则有更深一层的说法：

水喻「贪」，贪水涨时，能没溺世界。情欲漂流，未得其所，能一心恭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一念知足，业海自然干枯。

「水」之一字，并非只指河水江水而言，也可当作大海而说。从义理上去考察：

我们是在生死大海中漂流著，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尤其众生陷于爱欲水中，而这爱欲之水，最容易引导人走上迷途；在五浊恶世上，种种爱欲不时在诱惑著我们，不知有多少人因它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四十二章经中说：「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爱欲到底从何而起呢？爱欲是由喜爱之心而起的，沉溺在爱欲漩涡的人，大都从坚强的我爱而来，如果即时称念菩萨圣号，起一念知足、慈悲、平等的心，把这强烈的我爱稍为转薄一点，将「贪爱」舍除，则我们的心光如明镜，平等无差，那就可从惊涛怒浪的大海中，漂至浅滩上了。

在佛陀住世的时代，行乞到一座村落，村中有一位乐善好施的福德长者（另名阴悦），家资万贯，但无一子嗣，常怀忧虑，俗云：「四十不见子，终生磨到死」。然而，这一天，福德长者却四喜并集，何谓「四喜并集」呢？一、长者夫人产一男婴；二、所畜之马生下神驹；三、出海采宝之船满载而归；四、国王闻其乐善好施，派一官差致送玉印。福德长者得此四喜，当然高兴非常，于是，大宴宾客，席开百桌，酬神谢愿，并且恭迎佛陀及诸弟子受供，佛陀即作一偈云：

长者今日，福运充斥；绝代喜庆，一时俱至；

色所食因，具报有四；千载难逢，人间无二；

诸贤圣众，咸为敬服；善哉长者，受此多福；

如春播种，至秋成熟，先作后受。

长者闻此偈，更加欢悦，于是备大供物，供养佛陀及众弟子。时一外道名叫不兰迦叶，见佛受大供养，心生贪嫉，便随佛陀回精舍，不兰迦叶对佛说：

「瞿昙！（称佛）常听人说，你有平等、慈悲、喜舍之心，现在请您把在长者家中所说的那首偈教给我，让我也去得大供养」。

佛用慧眼一望，知其痴心甚重，贪欲满面，学此偈不但得不到供养，反会招来苦受，便慈和地告诉他说：

「你想得供养，我愿意另外教你几首偈，不要再学我说过的那首吧」！

外道以为佛太吝啬，不肯将偈语告诉他，就破口骂佛，并说：

「你只管教来，得不得供养是我的事」。

佛知其宿业难逃，就将那首偈详细告诉他了，岂知此外道愚痴之至，一首偈学了几个月还无法背熟，待背熟欲往长者家的半途，却狂风大作，桥断了，只好暂时停下来，隔了半个多月，继续向前走，那知，在这几个月中，长者家发生了变故，一场大火把长者的大宅院烧得寸草不留，神驹亦葬死火堆，采宝的船只受了半月前的狂风侵袭，人、物皆被海水吞噬，还得赔偿罹难者的家属，连那最宝贝的儿子也生病死了，长者受此打击，不免口出怨言，传到国王耳中，把当时赐封的玉印也要回宫廷，长者正在痛心疾首，忧伤悲愤之际，不兰外道来见长者，问讯完毕，就开始念偈，因其发音不准，将偈语中的「福」运充斥念成了「祸」运充斥；诸贤圣众，咸为「敬」服念成了「惊」服，如是，全偈反而变成了幸灾乐祸，冷嘲热讽的意思，长者气极，唤来家仆，狠狠的揍他一顿，打的遍体皆伤，又被赶出村外，外道怨恨长者如此不公平，瞿昙说此偈，能得大供养，而我竟如此对待，无可奈何，只好一跛一拐的走回去。

此时，佛陀正在鹿野苑精舍讲经，弟子们闻此消息，请问佛，佛便将此事的因果告诉大众：

昔时，有位国王，年青登基，仁德爱民，一日，国王午睡，有只鸚鵡停在窗前轻鸣，音极悦耳，王在睡眼朦胧中闻此好音，身心舒泰，醒来即命侍臣追抓，跑了五里路，才把鸚鵡抓回宫养于金色鸟笼，食以美味，备受宠爱。适一毒梟见状，生大贪嫉，也就如法泡制，趁王午睡，仰头而歌，岂知其声不雅，惊王睡梦，下令追之，梟鸟以为必与鸚鵡同等待遇，于是，欲飞不飞，仅跑半里，就被抓回，王见其竟是毒梟，下令烧死。

及至中年，王纳一妃，妃信外道邪术，王亦舍正入邪，贪迷酒色，不理国政，且暴虐人民。不久，王位不保，沦为难民。

其中国王者即福德长者，以其前生年少仁民好施，故四喜并集，中年后欺压百姓，轻侮三宝，故受如今苦报，鸚鵡则是我的前生，毒梟就是不兰外道。

由此事的前因后果看起来，我们可以得到一番启示——人切莫贪得无厌，更不可不量己德，不思己行而求非分之利，如一味贪心，强求供养，就会像不兰外道一样，惹来一身灾祸。人，最重要的是注重己身的品德及修养，有好的修持，自然会受他人之景仰而得供养，这种事情是强求不得

的。

生存于五浊的世间上，我们几乎都是漂流在爱欲大海的人，那爱欲的海水已经快要淹没了我们，如果我们仍然执迷不悟，我执深固，不知不觉，不知回头，那就太可悲了。

想从这个贪欲的大海漂流到浅处，除了一心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求菩萨保佑外，是不容易找到其他的方法来救济的。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这段经文是讲七难中的第三风难，又叫罗刹难。

风灾，我相信每个人多少都领略到台风的可怕，狂风大作，飞砂走石，屋倒人伤，灾情惨重，这属天灾，纵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还是无法制止台风的来临，只有提高警觉，先作准备，减少损害而已。

设若有百千万亿的人，为寻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七宝，而乘船入于大海，（此七宝大都产于海中，砗磲即是宝石的一种。）如不幸在半途遇上黑风（据说古时船航行海上，忽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落入船中，船因此而沉没或船身破碎，被大风吹至食人岛，此风即谓黑风。）吹其船舫，飘流堕在罗刹鬼国。（罗刹鬼，相传是食人鬼，常住海上岛屿，我也曾听说昔时某海上有一岛，船遇风飘至其岛附近，船上人员必需塞住双耳，否则，岛上飘送美妙音乐，将使闻者翩然起舞，神智昏迷而跳入海中。）求宝的人，不幸遇到黑风，到达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一人起头带念观音菩萨的名号，诸人等，都能脱离罗刹鬼难。

普陀山志里记载：宋徽宗时，有一户部名叫刘达，与一大臣受徽宗命出使高丽（今之韩国），归航途中，至数小岛附近，忽遇乌云密布，明月失辉，四日四夜，不见微光，船失方向。其中便有一人提议大家虔称观音圣号，不多久，见空中放光明，犹如白昼，仗此光明，始脱险难。

又说五代后梁明贞二年的时候，因中国佛教已在唐朝传入日本，当时许多为求法而到中国寻师访道的日本出家人，其中有位和尚，远渡重洋，航海来到我们中华大国，参研佛法。挂单浙江天童寺，学参禅，后欲返日本，见寺中有一尊观音大士的圣像，清净庄严，心羨不已。本想向该寺当家师父商讨请回日本供养，恐怕人家不允许，只好不与而取了。在他以为这是出于善心，能使日本人民睹圣像而生信心，这种作法该不会犯佛制戒律中的「不与而取的盗戒」吧？于是，他打定主意，偷偷把这尊佛像拿走了。

和尚既得此一庄严圣像，岂敢在山逗留，马上束装起程，买舟东渡，预备回归日本。然而奇怪的是，这条船开没多久，便遇黑风，三日三夜，船始终无法开出，只有远远地在普陀山四周打转，和尚吓得惊惶万状，跪在菩萨面前祈求说：「大士！弟子因见菩萨圣像庄严，我国佛法未遍，圣像少见，我想将菩萨请回日本供养，假使我国众生此时尚无缘见您，当从所向，弟子便至该处，建立精舍供养」，祈祷完毕，船安然行至普陀山之紫竹岩，不再向前。

那时普陀山还是一片荒岛，野无人烟，那位日本和尚便于此立寺宏法，这就是普陀山开山的由

来。

我民国十五、六年时，曾参学普陀山，此山纵十二里，横六里半，山中的大小寺庵约有二百八十多间，每年二月至九月，进香礼拜者络绎不绝，平均每天有二万人左右，从此可见，观音菩萨度众之广了。

从理上来解释这段经文：金银等七宝即是真理，七法财的意思。欲求真理七法财的缘故，入于佛教大法海中，因智慧不足，不能随欲所求故起无明之气（黑风），摇动了主宰的定力（吹其船舫），渐成黑面无常，而成鬼相之形。（飘堕罗刹鬼国），若能即时于众恶之中，起一念回光向善之心，以戒定慧力破无明烦恼之风，则平贪嗔痴三毒之浪。（若能称念观音号，即能解脱罗刹之难）。

以有形的七宝譬喻精神上的七圣财，那是再恰当不过了，何谓七法财呢？

一、信财：智度论说：「佛法如大海，惟信能入。」学佛的人假如没有虔诚的信心，那就无法取得藏中珍宝也就不能得度佛法大海。

二、进财：进，是精励进取之义，努力进趣正道，佛道遥远，非精进，不能得益。

三、戒财：戒有防非止恶的作用。严持佛所制订的戒律，操行方正，一点不毁坏，遵守一切世间出世间的规律即是戒财。如果不依规律，便会放纵，放纵自然就会堕落，而做出种种不正的行为，所以戒为一切正当生活必要的规则之宝。

四、闻财：闻是知的第一步工夫，人若不求知，不受教，则如禽兽无异。听闻教法，才能知理行道；闻教，要虚心，接受他人之教导，然后如教理去实行，方能得到真实受用。此是指由闻而思由思而修的三慧而言。

五、舍财：在佛教中，慈、悲、喜、舍称四无量心，行菩萨道的时候，以舍最为重要，用欢喜心施舍一切众生，如慈阳普射大地，万物皆被，不存丝毫偏心或念报之心，方能切实做到慈、悲、喜、舍，无量心中的「舍」无量。

六、慧财：慧财是智慧，又叫定慧财。定能摄心，令不妄动，慧能观照诸法，破除邪见；智慧像似吾人双眼，假使没有一双智慧之眼，盲行瞎走，往往弃明投暗，受害无穷。

七、惭财：惭者，惭愧，论云：「惭者，于诸过恶，自羞为体；愧者，于诸过罪，羞他为体」。学佛的人，假使没有惭愧的心，则不能入道。世界上再没有比得上感觉惭愧的心再善美了。不知惭愧的人，就够不上资格做堂堂正正的人，更不必谈成佛作祖了。

记得有一位邻居，家财万贯，但膝下犹虚，很想要个养子，他的结拜兄弟是个忠厚人，家里有四个小孩，大者十岁，小者三岁，知他爱子心切，便决定将孩子送一个给他抚养，看好吉日，富人买了四节甘蔗，到了拜弟家，平分四根甘蔗给孩子们吃，当其正吃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富人突趁其不意的打了每人一个耳光骂道：「好没教养的小孩，伯伯给你们甘蔗吃，竟连一声谢谢也不说」。孩子们有的边哭还是边啃，独有老二，滴泪不流，小脸儿红红的，把甘蔗朝地下一丢说道：「伯父！我们究竟犯了什么大过，须受这一记耳光，吃一根甘蔗就得发出这么大的代价么？」说完，便

头也不回的朝内屋走去。富人见了，非认领此子不可，因为一个小孩子，竟有如此的羞耻心，将来长大不怕不成器。

总说：信即信心，能决定护持正法，是成佛之资粮。进即精进，精进于成佛之道，丝毫不退转。戒，戒律。防身、口、意三业不犯，远离杀、盗、淫、妄，为成佛之基。闻，因闻而修持，依教而行之，始能成就三慧。喜舍方能行菩萨道，予众生乐而拔众生苦。定慧属止观，摄受妄念，能照破一切幽暗稠林，故也是成佛之财粮。有惭愧心方能求增上道，断除无明，得证菩提。

以上的七种，叫做七圣财，这种教法，依据诸经，有很多不同的解说，在你想要获得这七种圣财，而欲入佛道修行的时候，如果忽然一阵黑风吹来，这黑风，即是无明烦恼的迷风，或是一切魔障的恶风。你若没有坚定不移的信心，那么，你就会对信心起了怀疑，对于精进生了怠念，对于戒律加以毁犯，胡作妄为，都将随此而起，对于舍又执取了，对于慧又愚痴了，对于惭又没有耻了，把可以进入大道的心，导向惊涛骇浪之中，漂流到罗刹鬼国去了。

又有人说，此黑风是比喻钱财的风，许多人都逃不了钱关，你是否听说过这样的故事？据说，孙悟空欲向八宝公主借芭蕉扇时，途中被火孩儿所阻，幸遇八宝公主用芭蕉扇一挥，孙悟空飞到三十三天外，抱紧天柱才止住，这虽然是个传说故事，但仔细想一想，世上许许多多的人昼夜奔波忙碌为的是什么？—生活、钱财。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很少不见钱眼开的，那孙悟空就好比我们的心，动一妄念，又何止三十三天呢？尤其碰到财利当前，贪心一起，往往被八宝公主的芭蕉扇一挥，不说上天，就是下地，也有人会不顾生命之危，受了一扇黑风而昏头昏脑地争名夺利哩！诸位！静下心来自我检讨，你是否堪受「钱财」之风的扇动呢？

罗刹，属三十六鬼王之一。据云：男罗刹身黑发红而眼睛青绿，状极丑陋，女罗刹长得美丽无比，但男女罗刹皆是吸血鬼，足以危害众生之命。

你也不必心怀恐怖，怕遇上青面獠牙的罗刹鬼，或许，有些时候，我们也曾亲身经历成了一位「罗刹」而不自知，待听完下列这则故事，才为自己下个评论，看我们是否真正身为罗刹而不自知。

唐朝有位宰相，辞官退隐湘阳，参访童州紫云山的道通禅师，禅师正开讲普门品，当他讲到「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时，宰相忽然说道：「禅师！依我所看，佛教经典都打妄语，无一句实话，所说的事情，与事实不合，像这段经文所说，到底什么人可以证明说他见过罗刹鬼，遇到黑风了」？禅师明知对方身份，伸手一指呵道：「你这个无赖汉，根本目不识丁，还敢在此乱说一场」。宰相见道通禅师这么不客气的待他，气得七孔冒烟，咬牙切齿，他心想：你只不过是眼无珠的穷和尚，竟敢骂我是个无赖汉，目不识丁，太藐视我的宰相地位，恨不得抽剑砍下禅师的头颅。禅师微笑地拿了一面镜子照著相爷的面说：「这就是被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的事实了」。宰相听了，转怒为羞，急忙跪下求师原谅说：「我已深知自己过错，毁谤佛法，祈诸佛菩萨及法师能谅解我的不是，如今，我已了解，罗刹鬼便是自心的显现，何须求心外罗刹呢」。

「万法唯心」，岂只罗刹是心所现而已，一个人想成佛作祖，也是由一念善心的缘故啊！我们如果起一念贪心，即成饿鬼面，起一念愚痴，便成畜生面，十法界尽在此心中，并不只限于现罗刹鬼而言。道通禅师也趁此开示宰相一番，宰相听到这个解释，不但了解经中之意，也更尊敬道通禅师，这位禅师，可说是最善说法的人了，假定当时他作何解释，了不了解是个问题，信不信受亦是

个问题，这样为之说法，不但了解得真，亦复信仰得切！

诸位，既知万法系于一心，那就得时刻防患这颗易贪、易嗔、易痴的心，善用此心作为成佛之枢，勿让三毒充塞其中。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无尽意问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佛陀对他作如上种种的解说，除去众生心里的疑垢，而使大家信仰得更切，称念菩萨的名号也更加虔诚认真，所以佛陀在此总结地说「以是，自在因由的缘故，所以名叫观世音」。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这是第四刀杖难。

刀为刀刃，能割宰生命体；杖是棍棒，用来打人，轻则可伤害身体，重则能致人于死。古时，如违犯国法，需受官府制裁，若处死刑，就得受杀头之罪。若犯法较轻，或打，或受夹棍，都称为杖。受刀杖刑，也等于受了灾难，此难亦是人人所畏，必需设法避免，若不幸犯了国法，或受人加害，或遇上盗贼被打，正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受害者若能一心一意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则彼手执刀杖想加害你的人，因你称念菩萨名号的缘故，其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使你保全性命，得到解脱。

「寻」有二种说法：（一）很快或立刻的意思。（二）古时八尺为一寻，此作八分或八寸讲。照第二种讲法，即是显示观世音菩萨之灵感不可思议，你想想，刀杖断了，应该长短不齐，那有每段每段的长度都一样长，这不是菩萨的威德之力而是什么？

在我国唐朝时代，有一位智觉禅师，没出家前，官拜太守。当其做太守时，辖区遇到一次空前大饥荒，百姓饿得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真是苦到极点！可是政府的谷仓中，存有许多的粮食。国家存粮，本为救饥荒用的，但要动用，得先请示皇上，太守恐怕奏请费时，等到圣旨下来，百姓恐已饿死。于是动起悲心，先发米谷救济，后再奏报皇上，用心当然是好的。但未得皇上许可，总是犯了国法，于是皇上除去他的官职，并解往国都予以杀头。但这位太守是位清官，素有清誉，皇上知其为人，所以到临刑时，特别关照行刑的人，注意太守的言行态度。太守自然知道这样做是犯法的，可是为了急救饥饿中的老百姓，明知故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所以临受刑时，不特没有痛苦的表情，且很欢喜的说：「将此一命，供养众生！」执刑的人听他这样说，觉得很奇怪，就不杀他，去报告皇上。皇上立刻叫他进见，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很干脆的回答：「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是不忍见百姓受饥饿之苦，出于一念同情而已！」皇上知他为善，赦免他的罪刑。太守经过这次事故，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于是发心出家，法名叫智觉。由此可知：一个人临当被害，只要生起一念善心或慈悲心，其心与菩萨相应，就可得菩萨救济而免刀杖之难！

这是从事上来说有形的刀杖，现在从理上说无形的刀杖。

这个无形的刀杖是指害人的骄傲嗔恚之杖及妒嫉之刀。骄是自高自大，慢是恃己凌他。嗔是怒目，恚是怒心。这种骄傲嗔恚的心，就是打人的杖！标榜己能，毁谤他人，对比自己好的人，生嫉妒之心，或是出口伤人，这便是杀人的刀。嗔恚、骄傲、嫉妒、恶口等无形的刀杖，将会戕杀我们

的法身慧命，如果有人用这种心来压迫我们，而我们却以慈悲心去对待他，那他的刀杖，自然就等于断坏，无法发生作用。设若自己常用此刀杖去伤害人，那么，从今起，生一念回光反照的心，时时反省自己，检讨自己，才不会让此无形刀杖伤了自己的慧命。

在江苏江都地方，有一个老太太王氏，年青时就茹素学佛，信奉观音菩萨非常虔诚。十八岁的时候，嫁给刘文藻为妻，生了三子一女，后来其夫过世，她独自一人，为人洗衣烧饭，含辛茹苦地把孩子抚养成人，并且为长男娶了媳妇霍氏。霍氏自小娇生惯养，加上娘家富有，入门以后，骄横傲慢，气势凌人，常常目无尊长，欺侮王氏，晨起即指桑骂槐，要不然便东跑西聊，不尽媳妇之责。王氏一点也不为意，反而以观音的悲心为己心，温言奖誉，备至推崇。有一天，邻人看不过去，向王老太太说：

「你的儿媳，怎敢如此忤逆你？」

「我家的儿媳非常贤良，她并没有忤逆我的地方！」

霍氏刚串完门子，从外归来，在房外听到婆婆王氏的话，良心顿发，非常惭愧懊悔，从此，她那像刀杖的心，就被王氏的柔软妙方所折断了。

这种忍是从什么生起的呢？是从平等大悲的一念心中所生起的。法华经中有一位常不轻菩萨，很可做我们的榜样。常不轻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不论见到什么人都拜，并且常说：「我不敢轻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你纵使辱骂他，或不客气的以瓦砾沙石回敬他，他还是高声的说：「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因为他常说这种话，所以大家都喊他「常不轻」。

「汝等皆当作佛」这句话，是对每个人的人格尊重，不是说著好玩的。能够尊重别人的人格，就不会对人生起骄慢嗔恚之心。普通善嗔善嫉的人，病在不尊重别人的人格。常不轻菩萨虽遭人投以刀杖瓦石，但因尊重人的关系，结果，所有接触他的人，都受了他的感化而信奉佛教。俗话说：「柔能克刚」诚然不虚。

此一念慈心，即是平等心，平等慈心，就是观音的心，如果有这种心，别人如何能加诸于刀杖呢？以这种平等大悲的心，愿意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施给一切众生，那生死之苦，在他的眼中，自然是毫无所谓了。

「平等大悲」，是我们所行的道，唯有这个道，才是永远的正道。为著这个永恒的正道，我们应该欢欢喜喜地献出自己的生命。

记得，用此慈悲平等的心去克服一切险恶，刀杖虽然能致人伤亡，但慈心能化干戈为玉帛的，纵使再凶狠的武器，在一个柔和忍辱者面前，完全失去其效用，所以寻段段坏，灭却心头的嗔嫉之火，放下舌根刀，退一步想想「以柔克刚」的至理名言，心中泰然自得，这便是「解脱之道」啊！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于七难中，此是第五恶鬼难。

观音菩萨不但能救众生脱离水难、火难、风难.....等，同样的他也能救众生脱离恶鬼之难。

这段经文从事上解说也没有特殊深奥处，它的意思就是说：

假使在三千大千的国土里，有许许多多的夜叉，罗刹，时时刻刻地要来恼乱人的时候，只要受害者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那罗刹，夜叉一听到观音菩萨的圣号，是诸恶鬼，想以恶眼看这人一眼都不敢，那里还敢杀害呢？经文中也稍有地方须略加解释的如：

「三千大千国土」，就是宇宙的意思。假定拿我们现在人所居的地球为一小世界，那么，集合一千个小世界，便是一小千世界。集合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成一大千世界；总称这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小千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国土即表示著国土之多和广，若把这个定为一佛的教化区，只不过是把抽象的观念具体化罢了，不必拘泥于确定的数目。

「三千大千国土」真的如此宽广遥远吗？从理上讲，它并不如吾人所想像的那么遥远无际哩！诸位想想，吾人的妄念之心，刹那之间就有三千变幻之多，所谓「心猿」是也。妄念一起，就足以跨越三千大千世界了，仔细思量一下，你是否还觉得它遥不可及呢？

「夜叉」，是梵语，此云「轻捷」。不但能飞行陆地，而且能飞行空中。「罗刹」，前面已说过，是吃人的鬼，译成华语为「可畏」或「暴恶鬼」。这两者都是属于鬼类，转眼之间，能飞行几千万里。

提到夜叉，罗刹，就不由令人想起青面獠牙的鬼形，真可叫人汗毛倒竖，牙齿打战。但是，你不必凭空想像，更无需胆寒心跳，或许你曾经遭受到「夜叉、罗刹」的侵扰，或许，自己本身也就是一个罗刹，夜叉的化身，若从害世毒人的意义上去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充满夜叉和罗刹。君不见，四周女色，名利之诱惑，君不见多少人为此而丧失生命，家破人亡，这不是夜叉，罗刹吗？世界上一切的一切都是诱惑我们的夜叉罗刹，数之不尽啊！然而，千千万万的人却甘受其害，有的身经其境尚不自知，还想充充硬汉，找机会去寻找青面獠牙的「恶鬼」，真是可怜复可悲。

夜叉，罗刹的诱惑，又从什么地方生起的呢？推究的结果，仍是从我们的烦恼妄想而生的。烦恼虽说是八万四千，而实际上，也许不止这个数目。一个人若不修学佛法，妄念时起而不自觉，满心满脑的妄念尽是女色、金钱、权利，朝朝暮暮受这些魔的诱惑，就好比国中之土匪能扰乱本国，这百万土匪军中的统帅，就是一念的我执，要赶除百万烦恼之魔，就得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方能远离魔的侵害。

提到「魔」，顺便向各位介绍魔的种类，平常所说的有四魔和十魔两种。今先说四种魔：

一、五阴魔：五魔又译为五蕴，即色、受、想、行、识五者。由此五阴积聚而成吾人的色身，吾人因此而起惑造业，因五阴是令吾人造业的因由之一，所以叫「魔」。

二、三毒魔：人因一念的贪嗔，而为非作歹，不顺人情义理去走，能让人迷于理事，颠倒是非的缘故所以也称「魔」。

三、死魔：俗话说；「人命无常呼吸间」，一口气不来，任你有呼天唤雨，移山倒海的大本领也没法施展，人寿是一定的，决不可能让你长命百岁，永远不死。少年的时候不懂学佛行善，年年月月名利场中打滚，一旦觉悟回头，却已至人生终站，徒唤奈何，故死也是魔。

四、天魔：虽有天福惜无天德，心存不正，妖邪惑众，障碍人修善业，所以叫天魔。

以上四种为四魔，再加：

一、业魔：吾人造业，生生不息，世间恶人比善人不知多多少，吾人今生若不作恶，难保前生多生皆不作恶，万一有一个前生的恶业种子成熟，发为现行，则非障道不可。偈云：「假使千万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所以业是魔。

二、心魔：心生傲慢，恃己之能而瞧不起人，不肯虚心问道，凡事自以为是，不愿听人教诲，是属心魔。

三、善根魔：稍有善根，故步自封，不肯向上，令善根增长或稍做善事，便因此自得，自足，不肯广施，这种便是善根魔。

四、三昧魔：三昧即定。修学禅定，本属精进，但是稍学打坐或小有成就，便自以为不可一世，不再用心前进，或不知禅定之法，盲修瞎练，这也是魔。

五、善知识魔：学识渊博，却不肯教人提携后辈，犹如良药，不肯救人一样，故是魔。

六、菩提法智慧魔：虽能深入经藏，得佛法之益，但偏执一法，不能事理圆融无碍，故也是魔。

后之六种魔和上四种魔合为十魔。总括说之，凡能障圣道，危害吾人慧命的都称作「魔」。

当你受到诸魔扰乱的时候，怎么办呢？别忘了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由此一念，破诸妄想，真如现前，所谓慧灯不灭魔难侵入，智镜常明梦不侵，恶鬼之眼即是恶见，所以有智慧光明恶见即灭，如病眼怕日月的威光，不敢直视，所谓祥光烁破千生病也。

我以前曾经听说过一条故事：

有地主二人，各有一长工，因争水灌溉田地而吵架，其中一个将锄头一举，不小心砍死了对方。那位长工见自己窜了大祸，丢下锄头就逃，逃到深山古寺中见到观音菩萨的慈容不由自主的跪下忏悔，从此，隐居山中做一个精进修行者。那位死者据说死后阴魂不散，四处寻找杀他的人，欲报此仇，结果问到当处的土地公，知其正居某寺修行，这位冤鬼走遍全寺，也没找著杀他的人，又去拜问土地公，土地告诉他：「某人现正入定，当然你没法捉拿他，你如真正想报仇，唯一的办法，是到大殿中去摇动供具，因为他是管理殿堂的，不过，你假使动了供具，他一点嗔心不起，你照样无法偿愿。」冤鬼听了，变作一只老鼠，去摇动供碗，让其发出响声，这位修行者不堪老鼠扰乱，起了一念嗔心，冤鬼乘其一念嗔心起时捉了他，修行者知道自己上了大当就恳求地说：「待我将大殿整理干净，辞别众人，才随你走吧！」此鬼不疑有他，放他走了，那修行者赶紧又入定中，冤鬼找不著只好哭诉土地公，土地公才好好地开导劝解他，为他们做和事佬，要修行者念经超度冤鬼，这段冤仇才算了结。

由这则故事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也可以证明上面我所说的解释「只要我们的智慧之光永远不熄，不再执著因缘和合的假我为实有」。如果我们能以这个意义去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诸恶鬼不能以恶眼视之，那里还能再加毒害呢！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这是七难中的第六难囚难。

「桎械枷锁」，桎是手铐，械是脚镣，枷是套在颈项上的项板，锁是缚在身上的铁索。「检系其身」，检是约束，系是系缚。意思是：人身本是自由的，因为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的关系，所以变得不自由了。

这段文是说，不论你有罪被缚了，或是无罪被缚，由于你称念观音菩萨的力量，桎械枷锁就能断坏。

法苑珠林记载：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窦传的，他做高昌步卒的时候，被吕护捉到俘虏起来，同伴一共有七人，都被囚系于牢狱里面，定好日子就要杀头！窦传在狱中专心持念观音菩萨三天三夜，械锁忽然自解开来，窦传心想：我个人虽然蒙受菩萨慈悲救护，但是还有六位同伴，怎可自己脱逃而置同伴于不顾呢？于是，他又虔求观音菩萨慈悲加被其他罪犯，望大士普救俱免，说过之后，牵挽同伴，次第脱逃，乘夜逃回自己的国家。

从事的方面去解释，和上面所说观音冥益的其他的五难相同，可是，从理的方面说，是什么人系缚了你？这个桎械枷锁不过是自己系缚自己罢了。

自己心存不正，贪藏，苦闷，心中不安，不能够得到自由的境地；或受病魔缠缚，或遭逆境，怨天尤人，这种责备他人之苦，不是陷于自绳自缚吗？

静下心来想一想，吾人所受的无形枷锁有多少，几乎每个人日夜皆被「桎械枷锁，检系其身」而不自知哩，你瞧一瞧那名誉之桎，利益之械，恩爱之枷，我执之锁，这一切的一切，那一种都在系缚著我们。试看世间的人，有几个不被名利牵著鼻子走，为求名为求利，不惜千方百计，不惜万苦千辛的东奔西跑，自己没有丝毫的主张，这还谈得上什么自由？

枷是指男女相爱说的，男贪女爱，欲念充心，嫉妒满怀，眼里容不了一粒沙，若受阻扰，或发生感情风波，大演「殉情记」，如结为夫妇，组织家庭，男的套住女的，女的系住男的，谁也离不开谁，这不是枷是什么？

为什么说我执是械呢？因执此假我为真我，终日为我奔走，时刻服侍自我，稍微不如我意，就大发雷霆，所以说我执是械。

人一生为这些而患得患失，心不安宁，像这样存有和罪囚同样忧心的人，即使他有美好的理想，万贯的家财，美名远播，也照样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乐趣。

据此，生存在世间的人，依佛法说，被有形的桎械枷锁所缚问题还小，被无形的桎械枷锁所缠，问题才大。为什么呢？有形的桎械枷锁是别人加诸于我的，还有解脱之日，而无形的枷锁，是自己系缚自己，既然如此，那只有你自己求得心灵解脱，愿意跳出名利圈，恩爱园才有办法解除，否则，不但今生永无出期，生生世世，你还得戴著这副无形的桎械枷锁去赴六道轮回之约。

佛陀不愧是位大觉者，无时不在指示众生的迷津，在此文中他告诉我们：「要脱离他人束缚或

己身束缚，不让内外因缘缠缚著我们的法身，那就要了知束缚自取，如蚕作茧，自缠自缚，快断我执心，远离烦恼域，方能脱离一切桎梏枷锁」，愿与大家共勉之。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七难中，这是最后一难，叫怨贼难。怨是怨家，贼属盗贼，这二种，任何人碰上一种就觉得束手无策，倒霉透顶了，何况同时碰上两种，岂不叫人胆跳心惊，生大恐怖吗？这段经文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对众生的冥益，指示你如何度过恐怖的怨贼关。

假使在一个三千大千国土里，充满著数不尽的怨家盗贼，时刻要众生命取众生钱，不用说，这是个危险的国土，也差不多是个人烟绝迹的地方。可是有一个商主，带领了很多商人，而这些商人个个都赍持了极珍贵的宝物，不得已非经过这条险路不可，但大家深明此处怨贼充满，一不小心就会有伤身劫财的事发生，当大家正在战战兢兢，提心吊胆的向前行走时，其中忽然有一个商人告诉大家说：「诸位善信男子！我们已走入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请大家不要生起恐怖之心，安下心来专心一意的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菩萨就能够加被救护我们脱离险难。为什么呢？因为观世音菩萨应化世间，常能以无畏施于一切众生，你若能一心一意的称念菩萨名号，于此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怨家、盗贼当得解脱，不会伤害咱们丝毫。」众商人听了他的话，便同声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称其名的缘故，当下就脱离了怨贼之难，自由自在的通过这危险的道路。

过去有一位空也上人，赶路的时候遇了盗贼，上人见到了，从悲心中不觉流出眼泪，那些大盗见了上人的样子都对他嘲笑说：

「这是一个没有修行的出家人，把身外之物看得如此重，拿他一些钱，却不顾自己是男子汉大丈夫，竟然流下了泪来。」

「不！」空也上人回答：「老僧并非为可惜我的财宝被拿而悲伤，我想到你们这样的人，有比平常人更强壮的身体，世间上可做的事情很多，不知你们作了什么恶因，今生才沦作盗贼，四处抢劫，以加重自己的罪业。我想到你们将来得受痛苦的报应，才不知不觉地流下眼泪。」

空也上人说后，眼泪还是悄悄地流著，这种悲心，竟然感动了大盗，后来，他们弃邪归正，礼空也上人为师，成了空也上人的弟子。

民国十二年，我正在厦门南普陀参学，有一位道友名广富，俗名林子云，欲往泉州办事，别人托他带二两银子顺便到庆春堂买软脚香（此香在当时非常出名）回来供养观音菩萨，走至半途，听后面有人大喝「站住！」广富法师那时年纪很轻，听到这声大喝，知是盗贼，撒腿便跑，边逃边念观音菩萨圣号，强盗追不上，开枪就打，说时迟，那时快，广富法师刚想把身子转过来看盗贼是否追上来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子弹不偏不倚地打在腰边装银元的袋子里，盗贼见他挨了一枪，人仍安然无恙地跑，生大恐惧，不敢向前追赶，广富法师也因持念菩萨的名号而得免盗贼之难。

又有一个恒顺和尚，也有著一段这样的事，这件事在日本较老的居民大多知道。

有一天，和尚住的地方，来了一个贼。

「把钱拿出来！」贼说时将武士刀一闪。

和尚不把他的刀看在眼里。

「好！好！」

和尚说后，尽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他，贼将和尚拿出来的钱放好，就悄悄的要往外边走，正在这个时候——

「等一会！」和尚忽又这样的喊著他。

贼停住了脚步。

「你向别人要了东西，不说一声谢谢就要走了，有这样的道理吗？这笔钱本来是我要奉给佛陀的，只要你去向佛陀说声谢谢就可以了。」

「谢谢」！

贼说一声就走了。

以后不久，那个贼又在别处犯案被捕了，他招认说是还偷了和尚的钱，警官把他带去见和尚，和尚见了很快就说：

「不错，在某月某日的夜间，有一个男人进来，说要我给他钱，所以我就拿钱给他。这并不是他偷的，是我自己愿意给的，这有什么证据呢？记得当他出去的时候，还讲了一声谢谢才走的！」

警官听了和尚的话，向和尚说：

「和尚的话，意思大概是要救这盗贼，可是他在别处偷了好几次，获罪太大，不能再让他逃了。」

和尚听了警官的话以后，走上前去握住贼的手，流泪说道：

「我本是很穷困的，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甚至叫你向佛陀多谢，那知我的诚意不足，不能感动你，令你再到别处偷东西。」

这个贼听了一言不发，羞惭满面。

贼在牢狱之中，仍然不能够忘记和尚的话，出狱后，他跑到和尚那里忏悔，从此，他改邪归正，努力做一个向上创业的好人。

这是慈悲的感化，本段经文就是表示这种意思。

依理而言，吾人的身体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所和合而成的幻身，它像一个国家，一块国土，一个小天地，这个国土外有眼、耳、鼻、舌、身的五识，集合了八万四千的怨贼——烦恼。

「商主」，指第八识的心王——阿赖耶识。阿赖耶是梵语，译成中文为「藏」，是含藏一切善恶种子的地方。也就是一切心的主体。

前七识从第八识生。随从心王，为心王之所有的，叫做心所。心王心所等，共有九十四法，属于有为法，另加六种无为法，就是唯识所说的百法，心及心所所发生的作用即是「诸商人」。

这个心，持有成佛的珍宝，也持有堕落迷惑的贼，因此，在我们的心中，以持宝和怨贼为喻。

在阿赖耶识里也包藏著无价之宝——自性，这个无价宝物隐藏于此，就好像走那危险的山路，一不小心，即可受到妄念的怨贼所害而沉沦六道。其中起一善念为首，莫怕烦恼贼多，将杂念归一，起自在之定力，称扬观音菩萨的圣号，由定起慧，由慧离惊惶生死之苦，既得离苦，还有什么好怖畏的。吾人若能真切实行，以菩萨同体大悲心为主宰，牵引余心，皆成善念，则可保全真如佛性，众善法财了。

古时梁山有位延关禅师领众修持，众中有一园头，专司菜园之事，颇知禅理，因其职为园头，众多不喜听其谈禅，常朝嘲笑他。

有一天，老园头又在说禅理了，众中一人就说：「你对禅理既然这么明白，为什么不去和老禅师问答几句？」

园头说：「不是我不敢，而是怕我一问，老禅师没法回答我，恐要让大座而下台。」

大家皆笑其自夸自大，那天适逢老禅师上堂开示，园头搭衣顶礼说：

「和尚，家贼难防时如何？」

「识得不为冤。」和尚答。

又问：「识后将如何？」

又答：「识得骗至无生国里。」

再问：「此即安身立命处否？」

「死水不藏龙。」禅师答。

问：「何谓活水藏龙。」

答：「兴波不作浪。」

园头听了又问：「忽然倾泽倒岳时如何？」

「小心！莫湿了老僧的袈裟角。」

老禅师和园头的这段问答，就是叫人要善守根门，勿让六贼乘虚侵入，进而再精进修行，以便回归无生国土。虽然修有所得，但不可忘了还得自利利他，自度度人，以慈心，勇猛心去更上一层楼

楼，方能得到真正的解脱。

以上所说的七难，到此已经说完了。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这是七难的总结文。

「摩诃萨」是「摩诃萨埵」的略语，「摩诃」是大的意思；「萨埵」是「有情」或「众生」，「摩诃萨埵」合称是「大众生」，大众生即是于诸众生中第一最上之意。

摩诃萨又可称为大菩萨，也就是表示观世音菩萨是位了不起的大菩萨，也用此来更进一步地称赞菩萨的伟大。

「威神之力」，威能克万难，神即有求必应，让众生脱离苦海，进趣菩提。

「巍巍」是形容菩萨的威神之力如高山之巍峨。

佛陀说到这里，叫声「无尽意」而对他说：「观世音菩萨有如此伟大的威神之力，怎可不诚恳地常念菩萨的圣号呢」？

前面所讲七难，是对外境而言；现在开始讲三毒之难，这是从内部来的。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贪欲、嗔恚、愚痴叫做三毒，能毒害我们身心的缘故。在贪欲中最甚的莫过于淫欲，它最能毒害我们的身心，败坏我们的人格，因为淫欲心一起，不择禽兽，不拘礼节，甚至发生乱伦等种种罪过。

淫欲就是普通所说的性欲。若从生存的意义上讲，是必要的本能。世上生物，大都靠此传续后代；从道德上说，夫妇间的关系，是人伦大道。正当的性欲，不是不可以，不过越出性欲的轨道之外，就危害了身心，而且，社会风教影响所及，其害是不堪设想的。

佛陀对在家居士，不禁正淫，这是方便法，若论究竟，楞严经说：「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可知淫为轮回的根本，修道的障碍，吾人如想对治它，就得修不净观，淫念自平。

阿育王是个笃信佛教的贤明君主，唯佛之教是从，他有一个弟弟信邪，常谤三宝，认为淫欲乃人之常情，无法断除，因而常对王说：「沙门离欲，是虚妄语。」虽经王屡次劝说，仍不相信。一天，王弟外出打猎，见禽兽亦好淫欲。回宫再向王说如是，劝王勿信佛教，受沙门诱惑。王笑笑，不置可否。翌日，王对弟说：「我欲外出，宫中之事，烦你办理。」于是，带了几个随从出宫。

其弟在宫中，一时兴起，竟穿戴龙袍帝冠，登基上朝，阿育王不久折回宫，见弟如此问何缘故？弟知犯了国法必处极刑，赶紧下跪求饶。阿育王说：「犯了国法，不能幸免，你既然欢喜为王，我可以赐你七日帝王生活，七天过后，再处极刑，希望你善用七天的时间，尽情享受。」说完又外出了。

王临行前派了一位侍官站在其弟的寝宫外报时，每隔一小时报一次，七天中，时时如此，不可懈怠。

七日后，王返宫中，见其弟愁眉苦脸，故意问道：「这几天，你一定过得非常快乐啰！」

弟答：「王兄有所不知，七天之中，我滴酒未沾，不近美色，一想到死，还有何心情去饮酒作乐呢！现在，我了悟，沙门所以能断淫欲，是为了生死事大。」阿育王知道他已悔悟，就赦免他的罪刑，从轻发落，以后，这位亲王再也不敢毁谤三宝了。

淫欲是可怕的，魏文帝逼欲文说：

「首恶莫如色欲，易犯多是邪淫。」

诸位若真想出离三界苦，就必须平治你的欲念。

平治欲念最简便的方法就是至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常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让菩萨名不离自心，才会发生效用，假定念而不念，不念又念，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是难以收到效果的。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嗔恚是众生心中最不正常最为暴恶的一种现象，一旦发作起来，面目狰狞，人皆怖畏，不喜亲近，而且嗔心能障百万法门，更能烧毁我的功德法财，诸魔也乘隙扰乱道业，使你无法进修，毁了你的大好前程。

在百喻经上有这么一个譬喻：

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池塘，里面的水干涸了，有两只雁见到一只龟喝不到水而苦的很，雁就对龟说：

「龟呀！你可以衔一根树枝，我们衔著树枝的两端飞起来，把你带到有水的地方。可是，你千万不能讲话呀！」

那龟听了，就衔了一根树枝，两只雁就衔了树枝的两端飞起来了。当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下面村庄上的小孩子看了都说：

「喔唷！龟被雁衔去了！」

龟听了这句话后，忽然大怒起来：

「你们知道些什么事？」

话刚出口，龟就跌落到地上摔得粉碎。

我们嗔恚的根本，就是由我执而起，不肯输给人家的缘故。

又人若一起嗔心，往往迷失理智，患大过错，弄得不可收拾。

日本地方有个医生，三更半夜要外出看病，古时日本医生外出得佩挂长刀，以防万一。其妻将佩刀放在他身旁的桌上，医生因性急过于匆忙，竟错将木板当作宝刀佩在腰间。看完病人，主人们仔细一瞧，看到医生的腰间绑了一块木板，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地笑了起来，医生正觉得莫名其妙的当儿，才发觉自己挂了一块木板，就怒气冲冲的要回去向妻子兴师问罪，一路上，他嗔心大起，拿定主意饱揍妻子一顿，消消怨气。结果，因嗔心的缘故，走错了房门，一把抓起床上的头发，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打一场，那位被打者大喊：「救命啊！救命！」这位糊涂医生一听这声音不太对劲，并不像我太太的声音嘛，开亮灯看，不看则已，一看简直吓坏了，因为被打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老母亲，赶忙跪地求饶。

嗔，是有对象的，向人冲动生起的一种恶性情感，但对方不一定生起嗔心。只要悟到无我、无人，则嗔的烦恼自然也就消失了。

对治嗔心，依正常道说，当然是修慈悲观，因为慈悲是对治嗔恚的。嗔恚是大病，慈悲是良药，只要慈悲观修行如法，那么就能根除嗔恚。但这儿却有无上方便道，只要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可以远离嗔心烦恼了。因为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为最大特色，念菩萨圣号，观菩萨慈容，纵然有天大的脾气，也该生大惭愧，化为乌有，这是对治嗔心最简易的方法。

愚痴就是迷惑愚昧，对于事理认识不清。对于事理认识不清的人，不一定完全没有知识，有的虽然知识广博，学问高深，但因不信善恶因果，这种人就叫做愚痴。有些人虽然没有渊博的学识，但他笃信因果，深明义理，懂得修学佛法，这便是智慧之人。所以，愚痴并不在知识的高低上分，而是在于信不信因果上分的。

愚痴换句话就是智慧的反面，能障蔽我们的智慧之光而增长三毒无明，这也是一切凡夫的生死根本，是八万四千烦恼的根源，愚痴增长便成邪见，因邪见故会受畜生的果报。

有的人愚痴非常还不肯承认，甚至要错怪他人。

话说乡下的一间小杂货店，住了一对老夫妇和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这男孩非常不满意他的父母，常对亲朋们说：

「我父母是个守财奴，在这穷乡僻壤开一小片杂货店有什么稀奇，老是不放心让我独自看管，两老合起来，年龄都一百三十岁了，整天镇守在店中，不是父亲在就是母亲在，难道我真的那么愚蠢，没办法照顾小生意！我的父母太看不起我了」。

亲朋们就把这些话告诉了他的父母。刚好有一天，他外祖父生日，夫妻俩准备了寿礼，把店里交给男孩管理。这男孩盼望的就是独自做生意，当然高兴的很，可是，今天非常不巧，坐了一上午，也没看个人影找上门来，他眼巴巴地望著路上的行人，好不容易才碰上一位路人朝店里走，男孩赶紧起来迎接。

「令尊在家吗？」客人问。

男孩想想，瞧瞧货签，没有「令尊」这东西，于是摇摇头说：「没有。」

「那么，令堂呢？」客人又问。

「也没有。」客人一听转身走了。

傍晚，父母亲回来问他今天生意如何？他把嘴一翘说：「这间小店，十样东西欠九样，那有办法赚钱。」其父觉得奇怪说：

「我们的店虽小，但日用杂货样样齐全，为什么说十样欠九样？」

「既然货色齐全，中午客人想买令尊和令堂，怎么没有这两种货？」男孩问。

「傻孩子！令尊和令堂，就是我和你母亲啊！」

男孩两手拍了一响说：「原来你们也是要卖的啊！」诸位想想，这个男孩愚痴不愚痴呢？

人之所以愚痴就是前生修福不多，智慧不足所致，前生不肯布施，不肯修行才会受愚痴的果报，依佛法说，愚痴的人应修因缘观，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道理，不执一切相，才能转愚痴成智慧。

印度某处有一位老妇人，只有一个独生子，不幸这个独子竟夭折而亡，老妇人将孩子的尸体运往停尸林，日夜守护尸旁，坐在林中悲泣。佛陀路经此林，见老妇人哭得如此哀伤，就慈祥的询问因由，妇人哭诉的说：

「我唯一的孩子不幸夭折，我毫无其他办法，只好昼夜守护尸旁啼哭，希望有一天我的宝贝孩子能再复活过来。」

佛陀说：「这那里可能呢！人死是不能复生的，你好好回家吧，别伤了自己的身体。」

谁知这妇人竟哭著说：「假若我的孩子不复活，我也只好陪他死了。」

佛陀知道老妇人迷失了理智，无法接受劝导，便告诉她：「你要孩子复活，有一个方法，你去找寻一盏吉祥之灯，什么叫吉祥灯呢？你必需每家去问，看那户人家生生世世从来没有死过人，如果有这么一家，你就赶紧引燃一盏灯回来，有了这盏吉祥灯，你的孩子才有再活的希望。」

老妇人听了，马上挨家挨户的去打听，看谁人的家从没死过人。其实，到那儿去寻求吉祥灯呢？谁的祖宗逃过「死」关呢？老妇人找不著吉祥灯只得回禀佛陀，佛陀开示道：

「人生谁无死，每一个都必须死，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能叫你的儿子长生不死？这根本是件不可能的事，你最好珍重自己身体，信佛、念佛，不要再哀伤了」。并说偈云：

「世间一切之一切，空苦无常莫妄求，荣必有枯成必毁，存亡必失喜为忧，单生一子视如命，子病夭伤苦未休，送往尸林去不返，饥寒忘却郁无畴，如来奋成广开法，苦海慈航放片舟，今向世尊心吉火，当依无始任家修，一失百千假不得，空身报命去依留，佛为广说法增要，彻悟无常上觉舟，或得逆流初果位，旁人千万开莲藕」。

世间本无常，娑婆本是苦，既然如此，就不需要事事如愿，事事久常，人的一生中，逆境是难免的，逢到逆境时，要有勇气去面对一切，去看破，放下一切，有时逆境也是增上缘，可以激励我们向上创业，向前发展，所以不要哀声叹气，更不可怨天尤人，俗语说得好「失败为成功之

母」，切莫为小而失大，执迷而不悟，或凡事不讲理，自以为是，那只有徒增本身的痛苦，对你并不能有丝毫的利益。

假使众生，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易迷于境，对理不能澈底了知，那么，应该常念观音圣号，必然会得到智慧的。问题是世间上的人，自以为聪明的很多，有几个肯承认自己愚痴呢！所以你要他称念观音圣号，决不是简单之事。我个人觉得，为人最好还是谦虚些，应该承认自己智慧有限，求菩萨加被，多念菩萨圣号，菩萨一定会赐给我们智慧，破除吾人的愚痴病。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这是总结以上所讲的三毒。佛陀再叫了一声听众中的发问代表无尽意菩萨说：「观音菩萨能以戒、定、慧三学来对治众生的贪、嗔、痴三毒，转众生的贪欲心为无贪之净定，以慈悲心来换众生的嗔恚心，用智慧转众生之愚痴病。拔去三不善根的恶毒，以成三善根的德行，让众生朝真、善、美的大道迈进，普遍利益一切众生，观音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所以众生应时时刻刻，至诚恳切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救七难，离三毒，已说过了，继续要讲的是「求愿」请看下面经文：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这段经文共有四十五字，照此文读来，若有女人，欲生男孩，只要顶礼供养观世音菩萨，就可以生下一个具备福德智慧的男孩，假使想求生女孩，便可生下一个相貌端正的女孩，这些都是前世所积聚的善业，显现于现成的德本，所以能令人爱戴敬慕。

世间众生，没有不希望生儿育女的，中国有句俗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由此可见生儿育女对世人的重要了。我小时也常听长辈的人说「无男可畏」，为什么无男可畏呢？一、我无人奉祀；二、家业没人继承；三、百年以后香火断绝，以世俗立场说，绝子绝孙，那是天大的不幸。就拿现在高呼男女平等的时代来说吧，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深植在老一辈人的心中，「有孙非男」心里总不是滋味。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就一般世俗家庭说，夫妇都希望有一男半女，以增加生活情趣，为什么经文中单说女人求男求女？当知自古以来，为子娶媳，令成家立业，不外三个原因：一、做公婆的所以娶媳，大都是抱孙心切。如媳妇婚后久无子女，难免让公婆失望，甚至对媳妇生起憎嫌，所以女人希望早生儿女，以博取公婆的欢心。二、做丈夫的所以娶妻，是为子继祠香火，因而终日辛苦忙碌，都是为了家庭儿女。假定妻子久不生育，不但会失去丈夫的怜爱，有时也会因此而成为夫妻感情失睦的导火线，是以女人求子之心特别殷切。三、女子结婚以后，如果没有儿女，不但长辈生嫌，丈夫生厌，就是亲朋好友，亦会对你生起讥笑，所以女人求子之心，确较男人来得真切。假使有这么一个女人，希望求生一个福慧具足的男孩，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至诚恭敬的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定会满你所求的。

「供养」，是进供资养之义，有三种供养：

一、庄严堂舍，恭敬供养。

二、读经礼佛，修行供养。

三、饮食衣服，利益供养。

供养，是求子求福的人为了对菩萨表示一点心意，而以香花等各种物品供养，其实诸佛菩萨，以悲心视一切众生，同等无二，对于众生毫无所求，根本就不谈供养不供养的问题。不过佛法所说的供养，不一定是财物供养，如能身体恭敬礼拜，口中称念菩萨名号，心中观想圣容，这样便是最上等的供养了。

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杨璜的人，读儒书，操作非常清廉，有一次遇到了兵，围困了他的乡村，杨璜不忍离开自己的祖坟，就将妻妾儿子藏匿在深林中，一人独守坟墓，兵来捉他的时候，他便投河自杀，十岁的小孩，看见父亲跳下水，就哭哭啼啼的也跟著跳下水去，这是顺治丙戌年三月十六日的事情。

到了第二天早晨，父子两尸相抱浮起，看见的人，没有一个不伤心难过。他的妻子陆氏，从此食素，家里供奉观音菩萨，早晚念佛，晚上做梦，见一个老女人带来了一个小孩，对她说：送给你。醒来之后，陆氏向观音菩萨祈祷，愿我的遗腹子是个男孩，然而到了年底，却生下了一个女孩，陆氏说：算了！我家已绝后！到了春天，集族中长老曰：夫无子，有一点田产，可分给侄辈们，只要留一点衣食给我们母女二人就可以了。说罢，痛哭不已！族中人也不忍，安慰她说：到了明年璜的周年做了佛事后再说。到了第二年会合亲友，作完了佛事的这一天，恰好是三月十六日，女孩子无缘无故地大哭起来，母亲抚她就枕而睡，好像梦魇般的沉睡不醒，但又哭的相当厉害，陆氏抱起她时，发觉她已变成了男孩，全族的人，都觉得奇怪？才悟到陆氏求观音菩萨所感应来的，一族人便都皈依了佛教，并且给这个男孩取名佛赐。后请张县长验之，问他们一族人，都说：假定这个小孩不是真变的话，侄辈们为什么不肯分田产呢？鹤童子说：灵感如此，真是石破天惊了。
(一一出己求书)

胎教对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说是相当重要的，经文明白地指示我们「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才能随愿所求，生福德之男，端正之女。礼拜供养都必需存一份恭敬真诚的心，心存恭敬，诸行庄严，时时怀著安祥宁静的心情，胎儿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影响，那么，婴儿出生以后，性情不致暴戾，易养易教，长大后更能慈心爱物，明理有志气。

这段文明显地讲到胎教，教导求子女的母亲们，把心归向大智慧，大慈悲的观世音菩萨，驱除种种迷妄，远离一切邪见，由此，如果生的是男孩，则福德智慧圆满；若生的是女孩，则端正有相，受人爱敬。这段文，除了神秘的灵验冥益之外，也可这样从现实的方面去解释。

又有一种说法：男表智慧；女表慈悲。从男女的个性上看男子对每件事情抉择力，往往比女子更能当机立断；从行为上讲，男子较为好动，对外应酬进退，在比例上，也较女性们强，这可证明女子的智慧是较弱的。女子的性情温和，同情心大，哺儿育女，含辛茹苦，便是母爱最伟大的表现，所以以女子来标示慈悲。若照这种解释，求男求女即是求智慧与慈悲的表征，做一个佛弟子能有悲智双运之因，才能得到悲智具足之果。

在经文中，诸位所必需注意的是「宿植德本」四个字，这四个字说明了因果的关系。宿、是指过去。谓在过去生中，为人良善，德行高超，种下了种种福德善根，才得到今世的善果。就因为具

有这样的果报，所以才受「众人爱敬」。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佛讲到此，又重呼无尽意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有随人所求皆得的伟大威神之力，不令众生有所失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假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其所应得的福德是不会空无所获的。唐，言虚空，捐谓捐弃，也就是说不会徒劳无益的意思。

常听说：「人有诚心，佛有感应」也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普劝大家要领受执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此文言较量功德胜劣。受持观音菩萨的名号，这种功德究竟有多少呢？我们看经文内的比喻便可知道。

佛向无尽意菩萨问道：

「如果有人持念诸菩萨名号，如六十二亿条恒河沙之多，不但持名，并且自始至终，尽此一生有形之命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四事供养，以你的意思，这持念供养的善信男女的功德，是多呢？还是少呢？」

「那个功德太多了，世尊！」无尽意菩萨非常恭敬的回答。

佛听了又再问他说。

「设若有另外一个人，受持观音菩萨的名号，乃至只一时礼拜供养，并不是尽此一生受持供养礼拜，这份功德与先前终身礼拜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功德相同没有两样，其彼此所得的福德，纵令享受百千万亿劫，也不会穷尽的。」

上文所说的六十二亿，是形容数目之多，言其多至数不穷尽，意思与无量无数同。

在佛教中，无论说什么数目，都是有所根据的，如此处的六十二亿，亦有其定义。

六十二亿的六字，就是指组织宇宙万象，造作一切有情无情的地、水、火、风、空、识六大。在这六大中，地水火风空是色，识是心，即相当于心色，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此色心之法皆属因缘所生法，没有自性，因缘合即生，因缘散即灭，故似有非实，但同幻象而已。

有些人不了解身体只是由心、色所成，认身体为实，纵有少数人，能了解它是空的，也是指死后为空，并不知其当体即空。圆觉经说：「恒作是念：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

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涕唾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这是说身空，也就是色法空。其下又说：「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各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这是说识空，也是说心法空。聪名人见以上经文，必能了解当体即空之理。

众生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这么多的菩萨名号，并尽形寿作四事供养，为何其福德与一时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的福德相等无异呢？因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盖取其名相，执其名而称，至于念观音菩萨名号的，则因忆念菩萨利他之德，不取著于名相，斯为无量名，无量相，所以受持的人功德无边。

恒河，是印度的一条大河，又释作冈底斯河，源出西藏雪山，东南流注孟加拉湾，绵延数千里，宽四十里，水极浅。恒河的沙，如面粉般细，佛讲经每以恒河沙喻多数。

民国五十二年，我随中国佛教访问团出国，曾至印度朝圣亦曾朝礼恒河，见一见佛陀当年讲经的圣处，临别时，特地带回一小袋恒河沙，呈金黄色，确实细致非常。

前几年，印度一记者来台，莅寺小谈，见恒河沙，竟恭敬地拿了一点含入口中并说：此沙细若粉，含入口中，不觉有物。

世人大都有这样的观念，以为念越多佛越好，殊不知念头太多，妄想亦多，在修行方面，是不怎么理想的。不论做什么，贵在专一，做功夫也如此，能专精一门，必可事半功倍。我常看到很多的学佛者，时而想念这本经，时而想念那部经，三天两头的又想学拜忏，想念密咒，忙得身心俱劳而收获却少，有时弄得心神不宁，反倒成了修行的障碍，所以不如至诚恳切专一不二的持一名号，较有心得。讲到这里，想起了一段有趣的譬喻：

有两个人：一个人无所不信，他的口袋里放著许多神仙的护身符；另一个人，只信仰观世音菩萨，在他的口袋中，也放著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一天两人结伴上街，出了车祸，一个人受了点伤，另一个人则安然无恙。那位受伤的人心中不大高兴，就喋喋不休的说：

「我的信心并不比某人差，我信仰众神，口袋里装的、颈子上挂的都是神仙们的符咒，怎么那么多位神仙，一个也不保护我呢？」那个受伤的人正在满肚子懊恼时，口袋里的神仙忽然说话了：

「真对不起你！我们并不是不想帮你忙，可是你所信奉的神仙很多，如果在其他神仙之前来保护你是很失礼的。当你危险的时候，我们请天帝救你，他推请王母，王母又推请妈祖，妈祖又推请北斗星君，正在互相推让的当儿，你就被撞伤了。那个人的袋里只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所以很快就救了他。」

这虽是一段有趣的譬喻，但也值得我们细细去体会其中真理，若果我们的信仰正确一致，便能随愿所求。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而去信仰那些神仙鬼怪，如此不纯正的信奉，是没法达到信仰的真正目标的。

世间法中的多少、长短、黑白等都是比较的、相对的，在诸法实相中，一切是绝对的，平等的，根本没有多少的差别。一与多，相容相入，万物一体，息息相关，所以在华严经里，从观察一尘之中，即括尽法界。本此，我们便能明确地了解「念一观世音菩萨，就等于念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而这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亦可说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所以说这两种念法的功德完全相同，毫无差别，知此，则不觉惊异，更不容怀疑了。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此文是结显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所得的福德。佛陀对无尽意菩萨说：「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能获得我以上所说的不可数，不可量的无边福德利益。」所以我们应该勤加受持供养。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无尽意菩萨在前文中问所以立名观世音菩萨的原因，这里则问观世音菩萨怎样来此娑婆世界化导众生。意谓观世音菩萨报身原在极乐世界，而如何垂形示化于此土？

无尽意菩萨发问的主旨有三点：

- 一、问观世音菩萨何缘游此娑婆世界，如何普门示现救度众生？
- 二、又问观世音菩萨的口轮，是如何为众生演说妙法？
- 三、再问观世音菩萨的意轮，以何种方法，便利众生？

「娑婆」是梵语，译华言「堪忍」或「忍」，谓此土众生，安于十恶，忍受三毒，不肯出离。

在悲华经中解释说：「名娑婆者，此诸众生，受是三毒，及诸烦恼，能忍斯恶，故名忍土」。

这个「娑婆」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居住的世界，从众生立场说，我们生于此土，老病死苦，种种折磨，种种逼迫，我们都能忍受下去，并且以苦为乐，不愿离开这个世界，好像小孩在酷暑炎阳下捉蜻蜓，虽然跑得气喘如牛，汗流夹背，受威阳之煎逼，他仍然乐此不疲，故名为「堪忍」。释迦世尊，所以垂迹应现于娑婆教化，就是要令众生解脱此土的苦恼。

从菩萨的立场上说，菩萨为度刚强难化众生而现身娑婆，行菩萨慈悲之道，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克服一切苦难，忍受一切打击，决不埋怨退心，所以名为堪忍。

文中所说的「方便」，并不是指世俗上所用的虚伪欺骗，叫做「方便」，而是指济度众生，要用适宜的方法，称之「方便」。在法华文句中，解释「方便」有三种意义：

- 一、方是法，便是用，随顺众生之心，用种种方法来教导指示他。
- 二、方便是门，以此方便能引众生进入佛门，如观音菩萨普门示现，引导众生是也。
- 三、方是秘，便是妙，不敢揣测他意，照自己的意思说法而令其得益。

说法而用种种的方便，是显示观世音菩萨的意轮。说法度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定要有权巧方便的法门，才能进行度化的工作。

身口意三者，在众生位上，叫做三业，因此三业造作善、不善的有漏业，牵引众生六道轮回；但是在佛菩萨的果位上，则称作三轮，因此三者度生，能摧毁众生的烦恼无明，化暴戾成祥和，使其超凡入圣，离苦得乐。

菩萨运此三轮示化世间，其所显现的伟大功用，非吾凡夫俗子可以心思口议得到的，谓之三轮不思议化。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从这段文开始，即是解说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方便度生的三十三身，十九说法，读者细思，便知三十三身中含有十九说法，同样的十九说法亦即是三十三身的显示。

上段经文谈到无尽意菩萨问起关于观音菩萨三轮之事，佛陀在此回答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需要用佛的形相，来济度他，方能度脱的话，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为他说法，引之入道。」

「得度」是得到度脱的意思，度与渡同，即是从烦恼的此岸，渡到清净解脱的彼岸。

佛身有三种，法身、报身、应化身。佛三身中，只有法身，才是真佛，但法身无相，不可说示，非语言文字所能解之，因此自古以来，考佛年代，谈佛家世，记佛相貌行为，皆如海市蜃楼中，论其人物车马，瓦檐椽屋，愈研究愈显其痴迷。

「报身」，是彻悟了宇宙的真理者，证得了无上正等正觉。从空间上说，遍满十方；从时间上讲，证得永恒的生命，具有无量光与无量寿。

「应身」，佛自度已毕，法身永住常寂光境，但是大悲心切，为了救度浊世众生，而降迹秽土，显示成佛，说十二部经，示涅槃等等，皆属佛之应身。无论那一尊佛，都具有此三身，实际上，三身即一身，无二亦无三，是不可以区别的。

这里的佛身，也就是指应众生根机而示现的应身。

举一例说，法身如吾人本有天资，读书识字乃至取得教师资格就如报身，做了老师然后把己所学复教于人，便是应身。

十法界里，除了最高无上的佛外，其他高低不等的众生，都需要予以示现救度，而菩萨示相皆是应机而现，如有国土的众生，善根深厚，具圆顿之机，那么菩萨就示现佛身，指引其成佛法门，令获真正解脱。

佛性是人人本具的，大地众生，蠢动含灵，皆可成佛，但众生因被妄想执著盖覆了自身本性，所以沉沦六道，流转生死，倘若大家能洗除心垢，趣向成佛之道，显现出真如法性，那佛与众生又有什么差别呢？诸位求佛、拜佛主要的是求本具之佛，并不是求身外之佛，身外那有佛可求？

偈云：

夜夜抱佛眠	朝朝还共起
起坐定相随	语默同举止
常如不相离	如身影相事
欲识佛去处	举声语皆是

诸位看此偈，当知佛与你同在，日夜相随，时不相离；应该发精进心，勇猛向道，早见本来面目。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若有一国土众生，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十二因缘之理，令其入道；假使有众生，应以声闻身来度化他，菩萨便现声闻身为其说四谛法，以逗其机。

辟支佛是略称，具称应该是「辟支迦佛陀」，辟支佛是印度话，旧译曰缘觉，新译曰独觉。依天台教义，缘觉和独觉不同。缘觉圣者，生于佛在世的时候，闻佛说十二因缘的道理，禀受佛的言教而修行开悟的叫做缘觉。

独觉，是生于无佛之世，虽无法可闻，但因宿世慧根，能于诸法生灭演变中，如观春天树头新绿，百花齐放，或见秋天飞花落叶，冬日北风瑟瑟，万物皆凋而悟世间无常断除无明妄想的，叫独觉。

十二因缘，又名十二有支，有即世间所有，支即支分，谓所有生死流转，皆不出此十二支分。

十二因缘第一「无明」是痴暗义，为烦恼的通称，属于心意的想计，故亦名惑。

第二「行」是造作义，依痴暗的念头而有所做为，属于心口二业的行为，故亦名业，这二支，是过去的二因。「行」明白地说，就是盲从的意思。小时候常听老一辈的人讲「邱罔舍」的故事，里面有一条可以拿来譬喻盲从。据说邱罔舍是个相当会讲笑话的人，有一天，村里一位富农对他说：「罔舍！你笑话讲过几百条了，但是从来就没听说你讲一字就令人发笑的，今天，我和你打赌你若说一字就引众人欢笑，我办一桌上等酒席请你。」于是，罔舍找来四、五个盲丐，站在水池边，对他们说：「今天是某神的诞日，我喊跪，你们便跪，仪式完，请你们吃一桌上好酒席。」结果罔舍一喊「跪」，四、五个盲人全掉进了水里弄得大家捧腹大笑。

这虽是无稽之谈，但仔细一想，世间上能找出几个明眼人呢？他们眼盲，而我们是心盲啊！心盲不是比眼盲更可怜，更可怕吗？为了一念无明妄想起，大的造作五逆十恶，小的杀人放火，若不及早醒悟，那恐怕得跌进万丈火坑，难求解脱了。

由于过去因熟，乃生现在世的五果：即第三「识」谓今生投胎的知识，或升天，或入地狱，乃至驴胎马腹，皆由此一念作前导。

第四「名色」，名指心，有名而无质，色指质，属于色法，此时六根尚未完成，但有名色而

已。

第五「六入」，是眼、耳、鼻等六根渐渐完具，将出胎时。

第六「触」，住胎十月，出生后，与环境接触。

第七「受」，是毕生根尘识，所领受的苦果遭遇。由现世的遭遇，复种三因：

第八「爱」，因六根缘六尘，而生种种爱欲。

第九「取」，因爱著生起执取之念。

第十「有」，既由爱取，兴起诸业，必有当来之果，故名为有。

由现在世三因，再生未来世二果：

第十一「生」，谓未来随善恶业报而受生。

第十二「老死」，既有生，当然就有老病死。

以上十二支，实际只有惑、业、苦三者，在生死未了之前，这三者如环之无端，使我们不断的起惑、造业、受苦，以致流转六道，无有休止。

这十二因缘处处皆在，吾人每生一念，便是未来的生死之因，而现在所受的悲、哀、喜、乐，也就是前世造种种善恶业的果报，所以说：「欲知前世因，今生受则是，欲知未来果，今日做则是。」因果昭然，丝毫不昧，诸位平日举心动念，可不慎哉！

十二因缘简单的说就是众生生死轮回的次第缘起。「翻译名义集」中对十二因缘有很妥切的解释，它说：「是十二法，辗转能感果，故名因；互相由藉而有，故曰缘。」短短几字，便将十二因缘的关系明确地讲出来了。

「声闻」是闻佛小乘声教，悟四圣谛理，断三界见思惑，进入涅槃者，皆属声闻僧。做佛声闻弟子，从凡夫位，修到阿罗汉位，始跳出三界，不受轮回苦报，这期间，须历四向，证四果，方可成办，并非一蹴可及。

三界内的见惑（见惑是迷理之惑，由邪分别而起我见、边见等妄惑）、思惑（是迷事之惑，由贪嗔痴三毒等迷情，染著世间事物而起之妄惑。）能使一切众生迷乱颠倒，不能了生脱死。所以小乘圣者，必须断见思惑，此断见思惑的次第也就是历四向，证四果的次第。

四圣谛，为佛法的根本论题，亦是佛法的总纲，佛所说法，总离不开四圣谛的范围。谛是真理，四圣谛亦称四真谛或四谛法。释尊初成道后，在鹿野苑为憍陈如等五比丘说四圣谛的道理，后来对当机者，又重说了三次，称为三转四谛法轮。

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四法。苦谛是指一切有情，轮转六道时，身心上所受的种种痛苦，这些苦是逼迫性的。集谛是指一切众生，由身口意所造作的种种业因，形成了现世招感苦果的原动力，这些惑业，无量无数，皆属招感性。第三灭谛，是乐果，是指一切圣者知苦集而精勤修道，所

证得的涅槃果，其境界永恒净业，无论小乘或大乘的涅槃，都是属于可证性。道谛是指一切圣者，趣向涅槃时，所修的正法，即是证得涅槃果的因素。无论声闻道，缘觉道，都是属于可证性的。

若照因果说：集是苦的因，苦是集之果，道是灭之因，灭即道之果，众生由于有过去的集因，乃有现在受苦的结果，这是世间迷界的因果。我们如果能觉悟诸行无常，深切地体会「苦」而发出世之心，修道入灭，永证真常，就能脱离生死苦海，所以道是灭的因，灭是道的果，有现在的道因，方有未来的灭果，这是属于出世间悟果。这流转和还灭的两种因果，包括世出世间一切诸法，罄无不尽。

若顺入世和出世的因果次序说，应该是集、苦、道、灭。佛欲使众生先厌于创深痛钜的苦，然后再告诉大家所以苦的原因，是出于「集」，让大家不敢再次造做，这是警惕过去的方便教法。所以先说灭谛，后说道谛的原因，是要修行者先欣羨于清净安乐的灭，然后才示其灭的由来，是出于修道，令其勇于精进，不敢懈怠，这是策励将来的方便教法。

既然四谛是佛教的根本思想，那么从小乘到大乘的一切教典，当然都由此四谛而开展开来。所以闻佛声，并一定得生于佛世，亲闻佛金口宣说，佛不在世，有佛法流传后世，指示世人，如何进修菩提大道，这也是等于佛亲自指示一般，只要肯依佛教而行，没有不成法器的。

声闻和辟支佛，在佛法中，素被称为小乘或二乘。但经中有时也说声闻是小乘，辟支佛为中乘，菩萨为大乘。这样看来，声闻和辟支佛还是有些分别的，若照修、断上来说，声闻只断见思惑的正使，对于习气没有丝毫侵除。辟支佛，不但断了见思惑，并且侵除少分的见思习气，所以实际上，辟支佛是强于声闻的。虽然二者有如此的分别，但因其见三界如牢狱，视生死如冤家，都以利己为目的，不肯发心度众，所以又统称为一。

往往有些学佛者，轻视小乘，我觉得这是很不对的。声闻乘行人，须陀洹断三界见惑，得到正见。阿那含，断欲界思惑，对于欲界一切欲望烦恼，皆破除净尽，永离欲界。阿罗汉断尽三界见思惑，解脱一切系缚，永出轮回。缘觉乘入，破无明，尽老死。而我们呢？见惑未断，嗜欲未离，系缚未除，无明未破，生死未尽，相较之下，真有天壤之别。如此相量，方知自己妄念纷纭，贪痴充满，连小乘人的一根毫毛，吾人都搬移不动，怎可以大乘自居而鄙屑小乘呢？

佛法无所谓大乘小乘，倘若各位明白；小乘只是大乘的阶梯，大乘只是小乘的进化，二者同在学佛的程序上，那也就没有大小乘之争了。

关于观音菩萨示现罗汉身而度众的事迹不胜枚举，在此举一例，以示菩萨神通之力不可思议。

话说普陀山普济寺前有个莲花池，据说这儿本是某大居士所捐献的一块田地，做为供养寺众生活费之用，一天，这位居士带领著亲戚眷属，上山进香，来到山门外边，看见普济寺的和尚竟在大殿外面赌起钱来，同时还有男女杂聚一块，居士站在旁边看他们赌钱，越看心里越不是滋味，赶紧找大方丈说：「我想你们寺里的道粮已很富足了，否则，不会有剩余的钱赌博，那块地我打算收回来，不知和尚意下如何？」「施主要将地收回，我不反对，不过那份田契，恰好落在那群赌博和尚的手里，你找他们要好了。」方丈和尚说。

居士向聚赌者说明来意，其中四个和尚说：「你所施地有多大，请你带著我们去看看好吗？」说著向田界走去，四个人拿起四只扁担，往地的四角一插，整块地竟随人腾空而起，飞到寺后的山

顶上去，把这位居士给看呆了，急忙跪在地上求忏悔。后来，普济寺的前面变成了莲花池，那块田地就被观音菩萨所化现的罗汉给移到山后去了。

十法界的四圣法界，是声闻、缘觉、菩萨、佛。但前文里，我们只说了三圣法界，没有说到菩萨身，这是什么道理？当知观音本身所现的即是菩萨身，菩萨的身份已经表露无遗，因此文中不必再述，接下来是说菩萨现六天身度众的情形，经文是：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有些众生，贪欲心较薄，威仪端正，好学梵天法，观世音菩萨便现清净的梵王身，为其说离欲之法。

梵王，是指色界初禅天的大梵天王。初禅又分三天——梵众天、梵辅天、大梵天。梵众天，如人民；梵辅天，如卿相；梵王，就是大梵天的天主。

梵，是清净的意思，梵天没有欲望，也不贪恋世俗的物质享受，有慈悲博爱的精神，但傲慢心大，奴视一切，不免引生狂谬的知见，以为天地由他而造，人类从他而生。大梵天王，是印度婆罗门教所信奉的梵天，与现代基督教和天主教所信奉的上帝相吻合。

梵天以上，还有二三四禅天，以上还有无色界天，但与人类没有什么接触，故不赘述。

生天，如生欲界天，修五戒十善即可，如生二界天，还需加修禅定。若想做大梵天王的话，必需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可见做大梵天王，也不是简单的事。大梵天，在婆罗门教中，虽然至高无上，但依佛法说，梵王不过是一天之主而已，无法超出三界，了脱生死。

其次说到帝释身。帝释，是欲界的天人。欲界有六天，帝释是忉利天主。忉利天在须弥山的顶端，属地居天，四方各有八天，中央为帝释天，统御三十二天，故称三十三天，忉利也就是三十三天之义。

帝释，又名释提桓因。他从前本是一个平常的女人，因当时迦叶佛入灭，她发心造一座塔来供养迦叶佛；另有三十二个女人，也发心帮助其造塔，由此善根功德，她便做了忉利的天王，那助其造塔的三十二个女人，也成了忉利天四方三十二天的天主。她是佛法中的护法神之一，与中国向来所说的玉皇大帝相似，世俗人常称其为「天公」。

若诸国土有这么一类众生，应以帝释身才能得度，观世音菩萨便现帝释身为其说生灭无常的道理，引导他走上觉悟之道。

自在天，即他化自在天，是欲界最高的一层天。所谓他化自在，即表示这天所有的种种乐具，不需自己变现，而是假下天化作各式各样的乐具，供其自由自在的享受游戏，故名他化自在。

梵语摩醯首罗天，我们叫他做大自在天，是菩萨应六天中所示现的第四种天身。居于色界第四禅广果天之上。其立名之道理与前自在天所说相同。智论里说大自在天王的形相，有八只臂膊，三只眼睛，骑白牛，手执白拂，只要念头一转，就能够知道大千世界雨滴的数目。这大自在天与前自

在天，同为防害正道的天魔。

观音菩萨方便度生，见善行众生即以善诱发，见恶行众生则现恶以警觉。

所以菩萨应化的方便，有摄受、折伏二门。或以爱包容摄受，或以力惩戒折伏，欲度众生，这两方面均有必要。有爱无力，则难以驯伏；有力无爱，则易招反抗。所谓慈威并重，恩威兼施，也就是这个道理。

众生根机不同，有些人，听到别人的善行良言，就能够启发自己的善心，见到别人的恶行，也能够反省自己的过恶，菩萨既应机而度众，当然所应现的也就各个不同了。

大自在天虽名自在，实际上并不自在，因为他还会有堕落遭苦报的时候。三昧水忏里「佛语须跋陀言：汝师郁头蓝弗，利根聪明，能伏烦恼，至于非非想处，命终还作畜生道中，飞狸之身。」试想，做了非非想处天的天人，尚堕飞狸之身，何况大自在天呢？假若吾人能一心向佛，修至称、讥、毁、誉不动于心，真正了生脱死，那才是名符其实的大自在。

「天大将军」，是帝释天的家将。帝释虽是忉利天主，享天福乐，但也常受到战争的威胁，阿修罗常向其挑战，每当战争发生，那个出阵先锋的大力士，就是天大将军，有些经中称其为那罗延将军，坚固力士或金刚力士。

寺院山门口有二王，俗称哼哈二将，左边的是那罗延将军，右边的是那密遮金刚力士，这些都叫天大将军。

由本文来看，若众生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观世音菩萨便示现天大将军身来救度他，这是观音菩萨大勇猛心的示现，其勇猛之德，以天大将军身示现，来镇守山门，拥护佛法，充分地表现了菩萨的大悲大智大勇之力，确实达到三德圆满的境界，堪受我们至诚礼拜供养，做我们信仰的理想对象。

毗沙门身，是应六天中所示现的第六种天身。毗沙门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北方多闻天王，天共有二十八重，其中四王天在须弥山半腰，有四天王居之，各守护一洲，故称护世四王，属六欲天的第一重，东为持国天王，南为增长天王，西是广目天王，北叫多闻天王。其所统领的国土，每一边都有十千由旬阔，凡是人间能修布施，持不杀戒，欢喜听佛法，孝顺父母，供养善知识的人，死了就可生到四王天上，寿命有五百岁，人间五十年，只抵得他一昼夜。

「毗沙门」，梵语叫「舍罗拏」，译为「遍闻」，「普闻」，「多闻」，通常都叫多闻。婆罗门教的信徒称他为财神，是财宝的守护神。

寺院的山门内有四大金刚，就是这儿说的四大天王，是佛教的护法神。

经文说倘若有一类众生，欲统治世界，以财力护持众生者，观世音菩萨便示现毗沙门身，为说治世护生之法，令渐趋解脱。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前文说的是观音菩萨现六天身的情形，这里所明示的是观音大士应度五人而现人身的种种权巧法门。

「小王」是别于前面所说的六天诸王，故称「小王」，也就是人间之王。

小王，亦可称为「粟散王」。譬喻小王之多，多如粟散；又粟散之称另有一说，谓小王所统领的国土，名粟散国，因为与天部的大宇宙相比较，其小如同大地上散的一粟，故名「粟散王」。

还有，大王之子，也可称作小王。总而言之，此处所讲的小王，不论是大是小，都是一国人民的领导者。如现代的总统、五院院长、省主席之类的，都可列入小王的范围内。

做为人民的领导者，对国家、对百姓皆肩负著莫大的责任，因此，智识才华必需高人一等，才能不负国家及众人之托，依心地观经上说，一国元首，得具备以下十种德性：

一、能照——王之智慧，犹如明灯，能照幽暗，护爱百姓。

二、庄严——庄严即端庄威严之意。国之元首，须有端庄的仪表，威严的态度，才能令众敬服；并且能以大福智，庄严国土。

三、与乐——处理国政，有条不紊，德惠及于乡野，与人民安居乐业。

四、伏怨——以德政令他国归服，安内攘外，保国卫民，降伏怨敌。

五、离怖——既为国主，当尽保护之责，让百姓有安全感，离恐怖不安。

六、任贤——集诸贤能，因才托付，分任国事，服务黎民。

七、使人民安住于国土。

八、以正法教导大众，管理世间。

九、业主——寸土为王所有，故庶民当拥护政府，尽纳税义务。

十、一切人民以王为主。

具备以上十德，以此化民，始可称为贤明君主，也才是观音菩萨的示现。

如梁朝昭明太子，日本的圣德太子，心存仁德，外现善行，并且才高八斗，智慧过人，弘扬佛法，不遗余力，那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了。

观音菩萨示现「小王」身，对治国者说五戒十善的道理，引领他信仰佛法，以仁心处理国政，时时护念百姓，不穷征赋税，枉压人民，继而以五戒十善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奉公守法，彼此互助，如此，何愁不国泰民安呢！所以观音菩萨现小王身，并不是想做一国的统治者，其主要目的乃在度化人民，拯救众生。

其次说「长者身」。从大体上讲，耆绅、士绅之类的都可称之为「长者」。不过，要看他是否

十德具足，这十德也就是做一位「长者」所必须具有的十种条件。在这十德中，分身、心各五德，今依次举之：

- 一、姓贵 姓氏家风，耀于四方。
- 二、位高 丰功伟业，官居高品。
- 三、大富 资产众多，仓库廩实。
- 四、威猛 威仪具足，人皆敬畏。
- 五、年耆 年过六十，素有德望。
- 六、智深 智虑超群，深谋远算。
- 七、行净 身口意业，悉皆清净。
- 八、礼备 识体达礼，进退合宜。
- 九、上叹 德行高超，上皆赞叹。
- 十、下归 下辈之人，咸皆归服。

以上十德，前五属身德，后五属心德。

简单说：凡人品高洁，德高望众，智识超群，资产众多，年齿已尊，公平正直者，称为「长者」。

为长者的，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就事判事都能秉公处置，说话有份量，能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众人自然而然地对他衷心信服而以其举止为楷模，渐渐地移风易俗，革除地方上不良的陋习。观音菩萨深深了解到这一点，所以随顺众生，若有应「长者身得度者」便「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应五人中，第三是应居士身。居士，通常是指在家学佛的男女之士。但在印度，居士一词并非专指学佛的男女，如从事农、工、商而资产丰盈者也可称作居士。不过，要做个名符其实的居士，并不简单，在祖庭事苑上说，居士必须具有四德：

- 一、不求仕官 视富贵如浮云，名利如水沤，志洁高尚，不为封侯。
- 二、寡欲蕴德 不贪人间欲乐，粗茶淡饭，怡然自得，清心寡欲，内蕴厚德。
- 三、财居大富 虽不求财而家居豪富，肯广施大众，不悭吝积聚。
- 四、守道自娱 终日以修道为要事，于修道中自得其乐。

总之，不慕荣华，不求名利，人格清高，不处是非场中，不被烦恼所缠，但受三皈，持五戒，清隐自修，学佛梵行者，即是居士。

观世音菩萨为了济度众生，不惜辛苦，观机示现，知此一类众生，需以居士身去引导他，菩萨就现居士身而为说清净摄修之法，令入佛门。

菩萨现居士身度众，在中国佛教史上，可以找出许多位，例如庞蕴居士、苏东坡居士及现代的杨仁山居士，对知识文化界都曾发生过影响，而且对佛教也有很大的贡献。

首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静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五应身中，第四是应宰官身。

「宰官」通指掌管政治的官吏，如古代的王侯将相，现在的行政首长，甚至于县长，村里长等，也可以包括在宰官之内。

假使有爱政治民，剖判曲直的，观世音菩萨便示现宰官身，为其说决断公正，清明之法，令得菩提之果。

首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婆罗门」，是当时印度四姓阶级中被认为最高的一个种姓，自认从梵天口中生，堪受一切礼遇，在世上的职责，是属专司祭祀的僧侣。拥有特殊权势，除祭祀外，不需做任何工作。

婆罗门是「净行」的意思。即净行高贵，舍离恶法，博学多闻的人。种族一生严守教规，且需学通四吠陀、十八大经等。中年后，恐家嗣断绝，归乡建立家庭，年至五十，入山修道。此婆罗门，唯五天竺有之。

四姓中的第二种姓是刹帝利，据云刹帝利种是从梵天肩上生，其职责是执管国之行政，负捍卫国家的任务，如国王、百官、军人一类的，均属刹帝利。

三为吠舍。言由梵天膝上生。在当时的印度社会并没有什么地位，商人、农民、手工艺者，都包括在吠舍种内，供给婆罗门及刹帝利的所有必需品。

四即首陀罗。这一阶级的人，毫无地位可言，被认为是从梵天脚下生的贱民，备受当时社会的嘲弄与轻视，终生为奴，历尽折磨，吃尽苦头。

在当时的印度社会，这四姓阶级的差别非常大。既不可享有同等的权益，更不能互相通婚，贵贱之分，真有天壤之别。

佛陀弘扬一个没有权威的宗教。他废除了不平等的阶级制度，指示众人要依赖自己，不要依赖相信传闻和习俗。在佛教的教团里，是不准有阶级差别的，十诵律上说：「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沙门，皆称释种。」因此，佛陀被尊称为「革命的圣者」。

倘若世间上有一类众生，好数术摄卫，博学多闻，观世音菩萨即现婆罗门身，为说养生息命，传道自安，平等无差之法，以化其不平等心，除其阶级观念，本平等心，修道精进。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此文明能应四众，所谓四众，就是指佛门中的四众弟子。

「比丘」，梵音为「苾刍」，是剃发出家受具足戒的男子。在释尊四众弟子中属僧众。含有三义：

一、乞士：上乞诸佛之法，以资慧命；下乞俗人之食，以资色身。

二、破恶：谓出家修出世圣道，能舍离一切恶法，破烦恼贼也。

三、怖魔：比丘发心求戒，精勤修行，弘传圣道，欲出三界，则佛道日隆，魔道日衰，令魔主生大怖畏。

佛制乞食，目的在破除我相，降伏傲慢，远离染贪，与一般乞者不同；又比丘乞食，是「次第行乞」，并非挨户乞遍全城；更不是越贫趣富，舍贱从贵；以平等心，行平等乞；适量而止，让一切众生普同供养，种植福田善根，以免堕落贫穷之苦此是乞食真义所在。

在佛门异记里有观音菩萨应身僧伽法师，现比丘相度众的记载，书中说：僧伽法师，葱岭以北的人，于塞外出家，后来到西凉。唐高宗龙朔年间，从西凉又来到江淮，后住在山阳龙兴寺。

僧伽同弟子慧俨同到临淮，在信义坊地方挖出一座古碑，是南北朝时代的齐国香积寺碑，另外还掘出一尊金像，衣叶上刻著普光佛的名号。当地居民叹其神见，因而舍地请他修建伽蓝。

有一次，受贺跋氏斋供食罢稍憩，但睡在床上的身体却距床三尺。贺跋氏窥而惊怪。又见其现十一面观音，贺跋氏全族皆来顶礼，虔敬不已，便舍其宅为香积寺。

当僧伽初到江淮行化时，住在灵光寺，沿海住民都以捕鱼为生，僧伽苦心劝喻他们，杀生将来要遭报的，渔民为他精神所感，很多人都改了行业。

在长安时，驸马都尉有病，伽师用柳枝拂之而愈。因此，请他治病的人日多，伽师或用柳枝，或用净瓶水，或为患者祷过忏罪，方法不同，愈病则一。

咸通年间，有庞勋者，本是徐州戍卒，擅离防地，结伙沿路打劫，正准备攻掠泗州城时，僧伽现身金刚率众自城中出击贼营，贼众正熟睡中，顿听官兵打来，惊窜逃命，泗州得免于洗劫。官府将此事奏明皇上，封伽师为证圣大师。

唐中宗景龙四年，法师示寂，帝敕命到荐福寺安住。三月二日坐亡，世寿八十三，游化唐土五十三年。终后，帝怀念伽师不忘，因问万回：伽师是什么人？万回答道：观音化身，应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现比丘身应化世间。

关于观音菩萨示现比丘身度众事迹甚多，略举僧伽法师事为证。

「比丘尼」，是「苾刍尼」的讹音，尼为女之转音。释为「乞士女」。义与比丘同，是出家女众受具足戒者的称呼。释尊的姨母摩诃波阇跋提夫人是佛教史上的第一位比尼。

「优婆塞」释为近事男，或近善男。「优婆夷」释为近事女或近善女，谓亲近奉事三宝之义。是释尊四众弟子中的在家二众。此二众应受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五戒。

观音感应传上说：唐代元和十二年间，在陕西金沙滩上，有一艳女，手里提著一只篮卖鱼，人看了都想娶她为妻，女曰：「我教你们念普门品，一个晚上能够念熟的，我便嫁其为妻。」翌晨，有二十人念得滚瓜烂熟；女的又说：我一个人，怎么可以嫁给你们二十个人呢？再教他们念金刚经，又有十个人念得去；再教他们念法华经，许他们三日念熟，唯有马氏子能念。到了迎亲的那晚，她就死在新郎的房里，并且即刻就烂坏了，不得已，马上埋葬。后来，来了一个和尚，叫马氏子开棺一看，唯有黄金镯子存在里面。和尚说：这是观音菩萨，示现化人的，说过这话后和尚也就腾空而去了。

经文中说四众的区别，均依据戒律而来，出家比丘受二百五十戒，比丘尼三百四十八戒，在家弟子起码得受三皈五戒，方能真称为佛弟子。

佛制戒律，是为一切行者，建立共同轨范，俾使修行者，有一标准，故戒律是防止佛徒邪非，为一切善法之本，转凡成圣的基础。佛遗教经云：「戒为正顺解脱之本，故名波罗提木叉。因依此戒，得生诸禅定及灭苦智慧。」

世尊一代时教，不出经戒二门：千经万论，不外戒定慧三学。而定慧需由持戒而来，戒之重要，可见一斑。

讲说至此，附带言戒，愿行者自量：确有持戒之决心力量，当受净戒，修善止恶。

观音菩萨知一类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始能得度，大士就为其现四众身，说具足戒，或五戒，十善等，令此类众生发心持戒，断一切恶，增修一切善，趋入解脱大道。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此文明能应众妇。众妇即指已结过婚的各种身份不同的家庭主妇。一个结婚的女人，在家庭中有其显著的地位，因为家庭是以夫妇为中心的，有贤明的内助，始有幸福的天伦之乐。我国男女，各居其半，但家庭中教育，多赖贤母。要想家庭安详，不得贤母，就没有资助，若欲国家崛起，没有贤母，国家就没有良民。由此可见，贤妻良母之重要。

人们要求家庭眷属，社会国土的清平，必定先得提倡妇女信佛、学佛。妇女明白了因果的道理，谨守佛陀的教化，相夫教子，克尽母职，必可达到家乐富国平天下的目的。

这里所标示的是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之妇女，而没有提到首陀罗族的妇女们，是否观音菩萨存不平等心，轻视她呢？事实并非如此。以印度种姓阶级来说，首陀罗是当时四姓中最卑贱的一族，如现其妇女身而为说法，必遭当时群众的轻视而不肯信奉真理，转而毁谤佛法，岂不是失了菩萨观机逗教的真义？所以文中不明示菩萨现首陀罗妇女身说法，然实际上，菩萨以同等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并无贵贱之分。

长者、居士属清心寡欲，德品高超者，在大众中，有其崇高的地位。宰官，是统领行政方面的首长，在社会上，有其相当的力量。婆罗门，在宗教界亦有其特殊的立场，所以观音菩萨示现妇女

身，引度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诸阶层的妇女，让她们虔信佛法，藉以推转法轮，由治家而强国。

佛陀是主张男女平等的，这可以从大小乘的经典里找到凭据，如胜鬘经，大集经中的宝女品，法华经的龙女，宝积经中的妙慧童女，维摩经的天女等，皆是述说女性修行的坚贞与超然的智慧，与男人是不相上下的，故在大乘佛法的平等上说，男女平等，同应肩挑宏法利生的责任，决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

男女相较，各有所长，男众的优点固然多，但女子胜于男子的特性也不少，如专一性，忍耐性，都是修学佛法所该具备的条件之一。专一可为修定学的资粮，忍耐可为学无生的准则。大乘菩萨修六度，以六度利人，女子已具有两度的特长，故释迦佛记末法时候，女子得道，如恒河沙数，是不会错的。

观音菩萨以慈悲之心化现度众，贤淑妇女当以悲心待上待下，增长发扬慈悲心怀，利己利人，坚守固有美德，勤俭持家，谦卑处事，以观音之心为己心，行观音慈悲之行，这就可称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了。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关于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及三十三应身的差别。照经文里的详细读法，可分作四段读：「应以长者」妇女身得度者，即现长者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居士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宰官妇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妇女身而为说法。若依此说，则观音菩萨示现的是「三十三」应身；另一种说法则认为婆罗门系属僧侣，并无妻室，故观音菩萨所示现的是「三十二」应身，这便是两种应身说法的不同点。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所谓童男童女是指七八岁至十一二岁的男女小孩，但文中所说并不拘泥于此，大凡未婚之男女，均可称其谓「童男、童女」。现姑且当作幼童来解说吧。童男、童女均保有一颗纯洁而善良的心，似一块未经开垦的园地，做父母的需小心谨慎的为它选择良好的种子，播种在那纯善的心园里，以期将来结出善美的果实，因此，从小就得予与适当而有效的教导，细心照护，让小孩随著年龄的增长渐渐发挥其善性，保有其天真，长大了，方能成为国之栋梁；否则，近墨则黑，陋习难改，白白断送锦绣前程，岂不哀哉！故观音菩萨特现童男童女之身，为说清净童真之法，令舍爱欲，革除恶行精进向道。

从前安艺国的广岛城下，有一名靠拉马为生的穷困马夫，心地慈善，很受大家的尊敬，人们都称呼他叫佛乎兵卫。

乎兵卫本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坏人，横行乡里，欺压同道，人们远远看到他，就像见到毒蛇猛兽般的避开，暗地里称他「鬼乎兵卫」。为什么鬼乎兵卫会一变而成佛乎兵卫呢？原来这中间隐藏着一段感人的事情。

乎兵卫有一天因病卧床，久久不能工作，当夜幕低垂的一个晚上，他的妻子边喂其汤药边说：「你久病不起，家里能卖能换的东西，都已经换卖光了，米缸里粒米不存，我又是个妇道人家，想不出什么求生的办法，明天我还是去挨户求乞吧？」

丈夫听了，只有黯然神伤，夫妻俩相对著流泪。那时睡在身旁的八岁幼子名万藏，忽然啜泣地说：「妈！明天我去当马夫好了，您千万别去乞食。」

翌晨，万藏起个大早，牵了马，准备外出工作，因个子矮小，不能将马鞍配到马背上，母亲见孩子有这份孝心，感动不已，只好成全他的愿望，帮忙配好马鞍，叮咛复叮咛地送儿子出门。从此，这户穷困的马夫家就靠幼子微薄的工钱过生活。

大约一个月后，鬼乎兵卫病愈了，到马夫集合找工作的场所，看到儿子蹲在马旁哭泣。

「万藏！你不找事做，蹲在马旁哭什么？」

「不是我不找事做，而是他们今天都不肯给我装东西。」

「这是常有的事，有什么好哭的，你吃过午饭没有？」

「没吃午饭，因为没工作做，所以要把带来的饭包奉还给父母。」

「噢！这样吗？没工作就不吃饭吗？」

「嗯！是的！」万藏恭敬的回答。

乎兵卫听了，非常感动和佩服他的孩子，就把他带回家去。乎兵卫的妻子知道这情形也非常难过，当即烧了一盘鱼安慰他，万藏饭吃完了，鱼却丝毫未动。

「喂！你怎么不吃鱼呢？」父母亲诧异地问他。

「我不知怎么不想吃鱼，不过记得往昔爸妈不知拜什么的时候，一点鱼肉都不吃，所以我也不能吃。」

乎兵卫听了，恍有所悟，一改以往邪恶心而变成了人人景仰的佛乎兵卫。

这个年仅八岁的男童万藏，以其思想，行为感化了为非作歹的父亲，我们也可说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

其次举示现童女身的真实事情：

在满清末年的时候，正是日本明治大正期间，被认为是日本第一流的外交家陆奥宗光，当中日战争结束时，政府派他与伊藤博文代表日本和满清代表李鸿章往下关讲和谈判，那时，他十七岁的掌上明珠得了不治之症，病卧床上。

宗光是一国大臣，又负有讲和的重任，当然得以国事为重，不能因私情而耽误公事，临行前，宗光默默端详著爱女，说了几句安慰话，嘱咐家人，若发生什么不幸，不必通知他，以免影响他在外的情绪。

宗光所办的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当快要在订约书上签字盖章的时候，宗光总是愁眉不展的，似有重重心事，跟他同行的伊藤博文见了很关切地问他：「家中是否有事？」询问再三，宗光只好说

出实情：「临行前，小女重疾卧床，听说我们这儿将圆满完成任务，家书频催，要我尽快回去，因女儿想在临终前，问我一个问题；想到自己身负要责在外，竟连爱女临终的要求都无法实现，所以烦恼。」

伊藤听了，非常同情地说：「谈判已近尾声，签字盖章就委托我办好了，你赶快起程回家，与女公子见一面，以了其心愿吧。」

宗光听了，即刻整装回家。女儿一见父亲，便问道：「爸爸！我自知此病无药可医，眼看死神即将来临，唯一令我挂挂的是在世时我有双亲依靠，死后，我投向何方？依靠谁呢？」

宗光为一国大臣，日理千事，从未碰到难题，但女儿这一问竟令他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回答，自责道：「我平常怎么不曾想过这个问题？以至今天无法给爱女一个圆满的答覆。」宗光的心里难过异常，忽一抬头，望见壁上一张观音菩萨圣像，于是就对女儿说：「你的问题，为父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不过你的母亲，常到浅草区的佛寺礼拜观音菩萨，也常持念观音圣号，甚至把生死都托付给菩萨，你走了以后，可以去找观音大士，让她指点你，引导你走向一个光明安乐的地方。」

这个久病的女孩听了父亲的话，双手合掌地念一声观音菩萨的名号就安详离开了人间。

宗光由于女儿的一问，而觉悟到生死问题的重要，便皈依佛教，潜心向佛。宗光认为这是观音菩萨化身来度化他的。

以上所说二则记载，是观音菩萨示现男童女度众的实例，希望大家看了有所受用。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此文明能应八部，佛经上常说的天龙八部，就是佛门的护法众，捍卫佛法，不遗余力。若详读，应分八段。

「应以天身得度者，即现天身而为说法；应以龙身得度者，即现龙身而为说法；应以夜叉身得度者，即现夜叉身而为说法；应以乾闥婆身得度者，即现乾闥婆身而为说法；应以阿修罗身得度者，即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应以迦楼罗身得度者，即现迦楼罗身而为说法；应以紧那罗身得度者，即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应以摩睺罗伽身得度者，即现摩睺罗伽身而为说法」。今将此八部一一解说如下：

「天」：梵语提婆，译为天。天是光明的意思。在三界中，说有二十八天，但这里所说的天，主要的是指欲界地居天，包括四天王天及忉利天的天人。在前面我们也曾提过天，但那是约个别说，现在总说为天，所以略有不同。

世间所有的宗教，除佛教外，他们的终极目标，都是希望生天，他们认为天是最高的，是永恒不变的，殊不知，天也只是凡夫境界，未离轮回，未了生死，将来天福享尽，仍要堕落由业力支配而受生的。佛门弟子，主要是求生佛国，若求升天，便是走错了路头。

天人耽著欲乐，沉醉在糜烂的生活中，退失了智慧与德性，而忘记了修行的重要性。从前，帝

释（忉利天王）亦曾请佛说法，可是回天不久，连佛所说的教诲，半句也记不起来了，等到五衰相现，才心生畏惧，拜佛、求佛。所以，佛弟子当爱惜人身，闻法修行，切莫落在欲乐深渊，忘却了生死大事。

楞严经云：「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段文与我们现在所讲的「若有众生，应以天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天身为其说法」的意思相吻合。

天既是光明之意，那么我们的心若坦荡无私，处事磊落光明，也可称做「天」了，何必一定要求升天上呢！

「龙」，印度话叫「那伽」。龙的种类很多，有兴风作浪的海龙；有守护天宫的天龙等，在法华经里列有八大龙王之名，所谓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婆伽罗龙王，和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钵罗龙王，此八龙王皆龙众之上首，但不管那一类龙，我们从未见过。但是自古以来，中印两国皆有龙的传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有龙的存在。

龙因宿世福报的招感，能到处隐显自在，但由于前生嗔心过重，心地不正，而且顽劣好斗，不守戒法，所以沦为龙身，备受：一、热沙炙身。二、风坏宫衣。三、金翅鸟食啖。三种苦报，因此，龙也冀望脱离龙身，投生善处。

楞严经云：「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此文与「应以龙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龙身，为说舍离嗔心之法，使得解脱」是同样的道理。

「夜叉」，是印度话，译中文叫「勇健」，或称「能啖鬼」、「捷疾鬼」，有地行、空行、飞行三种，更有善恶夜叉之分，如专喜食人，危害众生的名恶夜叉；护持佛法，拥卫修行者的是善夜叉。

观音菩萨怜愍一切众生，发愿度一切众生，所以说：「若有一类众生，应以夜叉身才能得度的，观音菩萨就示现夜叉身为其说法」。

「乾闥婆」，梵语「彦闥缚」译为寻香、嗅香、食香、香神等多种，以香为食，居须弥山南，金刚窟中，能飞行虚空，作众伎乐，是帝释天王的奏乐神，每当帝释要听音乐时，便点起一支香，乾闥婆即寻香而至，受其差使。

观音菩萨无所不现，无所不度，若乾闥婆根机成熟，想脱离乐神之身，观世音菩萨即为其说脱离放逸之法，使修中等十善，转放逸心为精进佛道心，转唱天乐音成演清净赞佛音，令脱离乾闥婆而生诸善道。

「阿修罗」，梵语「阿素洛」，译为「非天」，意谓有天之福而无天之德。亦名「无端正」，谓其国中男丑女美之意。又名「无酒」，言阿修罗曾采百花欲酿大海水为酒，花被海中鱼虾所食，酿酒不成，只得戒酒。

阿修罗有天道所摄的化生阿修罗，有人道所摄胎生阿修罗，有鬼趣所摄的卵生阿修罗，和畜生道所摄的湿生阿修罗。因阿修罗依附天、人、鬼、畜四趣而生，所以有人将六道轮回判作天、人、饿鬼、畜生、地狱五趣而略去阿修罗。

阿修罗前世也修五戒十善，但因我慢心高，猜忌念盛，死后堕阿修罗道，与帝释天互相憎嫉斗争，日受三时铜镬、剑戟之苦。

传说阿修罗与帝释本极为友好，因阿修罗嫉疑心重，而伤了彼此间的和气。

据闻阿修罗王有女名舍脂、貌美无比，帝释属地居天，未断男女之欲，见舍脂甚爱之，娶为王妃，婚后情感弥笃，一日，帝释与宫女相逢于花园，舍脂见状，不问青红，大起嫉妒，即向阿修罗王哭诉，阿修罗王嗔恨心发，下令攻天，从此，结下怨仇。

舍脂因妒，铸下大错，诸位妇女，当以此为戒。因丈夫在外，难免应酬，偶与女性谈话，并无不可，切莫如舍脂，不问是非，受嫉妒心左右，不计后果，乱想一通，那家庭就永无幸福安宁之日了。

做人好争强斗胜，怀疑心重，喜爱面子，这种人就是人道阿修罗。大家静思一下：自己有几分像阿修罗？

观音菩萨碰到嗔忌好斗的众生，即现阿修罗身为其说「柔和慈顺，谦卑忍辱」之行，令离阿修罗道。

「迦楼罗」，梵音「揭路荼」，译为「金翅鸟」或「妙翅鸟」，又称「迦楼罗王」，是印度神话中的怪鸟，为一切鸟中之王，俗称为「大鹏鸟」。居于须弥山北方的大铁树间。据经载：此鸟两翼呈金黄色，其相隔距离，有三百六十万里。每见东方日出即欲食龙，故日日巡视盘旋于须弥山下，欲食龙时，用其金翅，一拨海水，便能使海水一分为二，详见龙宫，捕龙而食。龙王不堪其扰，藉佛海边习定之便，告了一状，并祈佛代为作主保护。佛陀慈悲，即将所著袈裟，分与龙王，教其分成细条，披于龙子龙孙之身，可免金翅鸟攫食之难。金翅鸟欲捕食时，见佛袈裟，不敢时之，仍往白佛：饥不得食，求佛开恩。佛开示道：你若皈依三宝，持不杀戒，我当令佛弟子，在供佛受食时，以米或饭七粒，布施你及旷野鬼神和罗刹鬼子母，除你等饥渴之苦。故佛子每供佛出食，必念：「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缘于此。

大鹏金翅鸟头上有如意珠，常从口中吐大火焰，故亦名「迦楼罗炎」。

金翅鸟生虽有食不得苦，但死更苦，据说其将死时，寻食不得，从金刚山顶受风轮所吹跌至须弥山下，如是飞跌七次而死，悲惨之至。

若有众生，好杀成性，观世音菩萨即为说仁慈爱物之法，启其善性，令得身心解脱。

「紧那罗」，译中文为疑神或疑人。此类众生形体似人，而头生一角，常令人有似人非人之感，故得此名。专司歌乐，以娱帝释，是乐神之一。

紧那罗居须弥山北，因前生布施功德，住七宝宫殿，能歌善舞，但其身似人非人，有马首人身的，亦有人首鸟身的，形体怪诞，苦不堪言，故想脱此身，头胎善趣。观世音菩萨若知此类众生欲脱此伦，即现紧那罗身为说远离戏乐，勤修十善之法，以满其愿。

「摩睺罗伽」，正音是「牟陀洛迦」，译为「大蟒蛇神」或「大腹行」，是人形蛇首，亦名「地龙」。

此类众生系前生含怨报复心重，今世始堕落为摩睺罗伽身，所以，为人必须宽宏大量，所谓「得饶人处且饶人」；万万不可心胸狭窄，事事计较，结怨在心，若如是，定遭恶果报，堕为蛇类。

生为此类众生，也是痛苦难当的，急欲寻求出离，观音菩萨即现其同类，为说忍辱修慈，柔和修慧之法，导其舍除嗔心，脱离大蟒蛇身的苦报，转生人天乐趣。

天龙八部，略释完毕。这些多系印度神话，因佛未出世前，其国人民均以神鬼作为信仰对象，佛陀成道后，观机说法，权巧摄化，将一切人非人等含容于内，予一平等之法，使得解脱机会。

「人非人等」这句话总摄前面所说天龙八部。八部众中，有似人身而非人身的，如紧那罗，摩睺罗伽。有完全不是人的如龙等，所以说人非人等；又有说人是指四大部洲的人群，非人是指人鬼神等，但若依此部经来解释，前者说法较后者妥切。

「人非人」，若更彻底的解释它，那就是存「仁」心者则名人，不存「仁」心者，则名「非人」。儒家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由此可见，「仁者即人也」，若无恻隐之心，人皆耻之，言其「人面兽心」，所以我们应扩大自己的心胸，发挥仁心，做个名符其实的人。

六道众生，唯人道是最好的修行处。佛陀曾说：地狱众生太苦，天道众生太乐，太苦则无法修行，太乐则放逸懈怠，均不能成就道业，独有人道众生，苦乐参半，逢逆境可激发道心，遇顺境能安心办道。所以古德说：「整心虑，趣菩提，唯人道能为。」道理在此，希望今后诸位能珍惜人身，以此虚假之色体而修恒常真如身。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执金刚神是佛法的护法神，因其手中常执金刚宝杵的缘故，所以名为「执金刚神」。是三十三应身中的最后一身。

「执金刚神」，梵语「跋闍罗波膩」。「跋闍罗」译为「金刚」，「波膩」译为「手」。有称其为「执金刚神」的；也有称其为「金刚手」、「金刚力士」、「金刚密迹天」等等；因为统领五百夜叉，故又名「金刚夜叉」。

依正法念经说：过去有位国王，他的第一位王后生了一千个王子，第二位王妃生了两个王子。王后生的一千个王子自信闻佛法后，皆发广大菩提心，大行菩萨道，国王心想：「这些儿子将来必定会成佛的，可是那位儿子先成佛呢？」国王为了要知道王子成佛的次第，特令发菩提心的一千个王子拈纸签以定成佛先后。结果，最初是拘留孙佛，最后是楼至如来，教主释迦牟尼是第四成佛，这一千佛也就是经典上常说的贤劫千佛。王妃生的两个王子见兄长皆发愿成佛度众生，心生敬佩，于是大王子发愿作大梵天王，劝请千佛说法，二王子愿为金刚力士，拥护千佛教法，这就是梵王与金刚神的来历。

诸位看了这段叙述，一定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王后能生千子？这里隐藏著一段传说：

据说王后本是山上的弃婴，被山寺中的老和尚收养，长大后亭亭玉立，貌美非凡，此女前世性喜莲花，常摘莲花供佛，并发愿来生随心所欲，足下生莲。一天傍晚，此女心血来潮，想在寺前走

出一个莲花园来，心念一转，就趁著夕阳余晖，在寺前的空地上一步一莲花地走出一座美丽的花园。

不久，国王上山礼佛，看到寺前莲花园，称羨异常，也想在宫中凿座莲花池，便询问这位种莲的花匠，老和尚据实禀奏，国王说：「我想见见这位奇异的姑娘。」

老和尚只得差人叫她出来，国王一见其容貌，竟欲纳为王后，老和尚不敢违抗圣旨，不得已从命，下山时，老和尚站在寺门前目送著他们离寺，那知这位即将为后的少女因被此突降的富贵乐昏了头，忘记抚养她长大成人的老和尚及她十几年来生活过的地方，竟头也不回的走了，这的确太伤老和尚的心，他老人家不觉脱口骂道：「罪业女」。

由于老和尚的这句话，那位少女进宫不久，便怀孕在身，结果，生下了一朵莲花，国王气极败坏地将莲花丢进宫池里，随即令人把王后监禁冷宫。隔了一年，那朵奇异的莲花长成了罕见的「千叶莲」，并且在每片花瓣中都有一位可爱的小孩，「千叶莲华生千子」，这一千个小孩就是王后所生的千子。

诸位或许认为这是一条奇异的故事，但故事里确指示我们修道者要慎防口业，切勿脱口而出，让众生受苦。

「执金刚神」属佛教的守护神，有的寺院大门两旁供奉著两个王，右边的是金刚神，左边的是密迹力士；右面的表示是善，左面表示的是断惑。所以右面的是开著口成为阿字，左面的是闭口成为吽字，因此也有人称其为阿吽二将。这二王实在是一王所化，本属一体的。在台湾很少见此阿吽二将，据我所知，台南开元寺的寺门绘有此护法神像，威武无比。

「金刚」是坚固之意，「执金刚」即表示人格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意思。设若我们能以金刚的精神，断惑生善，则何事不成！所以观世音菩萨示现执金刚神身，不外指示众生要做个勇猛、精进、不畏、不屈的人，勇敢地向修行之路迈进。

佛教虽以慈悲为本，但为适应众生根机，便于教化起见，设有「折」、「摄」二门，折伏门，是对个性刚强的众生，以威德折其骄慢，令其信伏。摄受门，是针对个性柔和的众生而设的，以慈悲法摄受，使其信服奉行。执金刚神就是用折伏之法，辅助佛陀教化众生的。如果有一类众生，发心护持佛法，欲以金刚之威，降服邪魔，观世音菩萨便现执金刚神身，为其说摧邪辅正的法门，令成就威德，达彼愿望。

观世音菩萨的十九说法，三十三应身，至此以全部讲完。虽云三十三应身，十九说法，实际上，观音菩萨随机应身随缘施化，又岂只示三十三应身呢！我们不可固执于此，当视三十三应身为无穷无尽身，经文不过是举例而已。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这段文主旨在结德劝供。「无尽意.....度脱众生。」是结德。「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劝供。结德是总结上文观世音菩萨以不同身分，游化娑婆世界，度脱众生的妙化功德。劝供是劝在会诸众乃至未来诸众生等，咸应供养观世音菩萨。

前文从现佛身至现执金刚神身，属于别答，这段经文属于总答。释尊回答当机者无尽意菩萨说：「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如是，是指观世音菩萨救七难、离三毒、应二求及现三十三身的一切功德。这所有功德都已达到圆满成就的境地，是为「成就一切功德」。

「以种种形」，指观世音菩萨化身无数，非仅现三十三身而已。

「游诸国土，度脱众生。」这说明观音菩萨游化世界之广，不但度娑婆世界的众生，同时也现身十方无量诸国土中，做利众化他的工作「度脱众生」更明白地告诉我们，菩萨之化身千百亿，游十方诸国土，并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肩挑弘法利生的任务，目的在度脱众生早离业海苦速得清净涅槃乐。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成就如许众多功德，其对众生之恩浩如渊海，所以我们必需常念菩萨恩德，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谈到供养，通常分作理供养与事供养两种。物质供养，如香花、水果、珠宝等属事供养。能深解佛理，依教奉行，与诸佛菩萨同一鼻孔出气，便是理供养。这里所说的「一心」供养，即指理供养，要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口念观音圣号，心念观音慈悲，身礼观音妙相，时时依教而行，以观音心为己心，念念不忘利生度众，护持佛法，那才是真正的供养观世音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此文明示观世音菩萨能施众生以无畏，故又名「施无畏者」。

佛陀于普劝供养后，随即又告诉无尽意说：「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摩诃是梵语，译为「大」，这已在前面经文中解释过，此不重复。「萨」即菩萨。此句在示意众生观音菩萨并不是一位普通菩萨，而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大菩萨。「怖畏」就是恐怖畏惧，极端害怕的意思。「急难」就是紧急而难以应付的灾难。设若我们处于极端恐怖，陷于万分急难之时，观音菩萨就能助长我们的勇气，镇静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远离一切怖畏灾难，让智慧之光永远照射著我们，快乐安祥永远陪伴著我们。

通常说有三种布施：一、「财施」：财有内财、外财、内外财之分。以衣物金钱等济助贫困，名「外财施」。以自身生命，如头、目、手、足等布施于人，名「内财施」。将妻子儿女施于他人，名「内外财施」。二、「法施」：弘扬教法，示众生修行之道，使得佛法受用，名为「法施」。三、「无畏施」：谓能去除他人怖畏，为其精神支柱，名「无畏施」。在这三种布施当中，财施属于物质。法施，无畏施二者均属精神上之布施。若论三种布施的功德，何种为最？那当推法施无疑。因财施仅解救众生色身之苦，而法施却能除去众生心病，令开智慧花朵，使众生长养法身慧命，进而了生脱死，成就菩提道果，所以说法施是至高无上的布施。经文中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说得澈底一点，也脱离不了法施。诸位想想：世间最可怖畏的莫过生死，众生的急难，也莫甚于生死。想真正除去众生怖畏急难，就非要使众生了脱生死不可，所以菩萨以「无畏」施于众生，这「无畏施」岂不是「法施」吗？

楞严经十四无畏中，观音菩萨向世尊说：「世尊！我复于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又于四不思議中说：「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害，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

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这是说明观音菩萨，因修耳根圆通，发起妙用，所以能以无畏施于众生。同时说明，十方国土的众生都称他作「施无畏者」，并不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才如此称赞他的。

现在我们不谈楞严经的十四无畏，普门品中也有十四无畏，那就是前头经文所说的救八难、解三毒、应二求、及持名，合共十四，这便是观音菩萨的十四无畏施了。简单地说无畏施的主旨是「使令众生在物质与精神方面，均有所安，没有恐怖。」这才是无畏施的真正意义所在。

在高僧传里记载著观音菩萨施与众生无畏，令脱苦厄的事：

魏朝的时候，有一位出家人，叫做朗的，经过险路，被贼兵捉去！关在帐幕里，朗与同伴商议逃跑，但贼兵防守严密且四面皆石壁，又不知浅深，如何逃出？众人惶恐不已，偶见一棵大树依崖畔而长，即用绳系树而下，时夜大暗，崖底纯荆棘，无下足处，捉绳悬住，暗中相告说：「上下不得，怎么办呢？只有专心一致的默念观音菩萨名号，求菩萨解救我们。」于是，以头叩石而念，不久，光照崖下至地，见一大虎在前，众人惧入虎口！朗告诉大家说：「我们得脱离灾难了，这只老虎决不食人，是菩萨指示路径，我们可以随著老虎走出去。」奇怪的是老虎在前，众人在后，人走得稍慢，老虎就停下来等人，一直走到拂晓时分，才踏上平坦大道，然老虎却不知去向。这只老虎难道不是观音化身，而来施与无畏的吗？

关于观音灵感化的事迹相当多，这只不过例举一条而已，诸位不要忘了，时时称念菩萨的名号，遇难时要念，平常时更要念！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璎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璎珞」。】

世尊普劝大众一心供养观音菩萨，无尽意深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广大功德，心生敬仰，因此禀告世尊说：「我今应当遵奉您的指示，恭敬供养观世音菩萨」。随「即解」下挂在「颈」项上的「众宝璎珞」，这些众宝璎珞非常珍贵，若论「价值」约在「百千两金」左右，无尽意菩萨至诚地将这些贵重的宝物呈献给观音菩萨说：「仁者！愿您受此法施珍宝璎珞」。仁者，是菩萨间的互相称呼，意谓，「有仁德的人」。无尽意菩萨诚心诚意地将众宝供养给观世音菩萨，但观音菩萨却「不肯受之」，无尽意再次奉上说：「为了怜愍我等，还是请您接受吧」！照字面来看，这段经文不过写实，浅显易懂，没有可说之处。其实，佛经义理奥妙难解，我们决不能用凡俗的眼光，浅薄的智慧去解释它，否则，纵使让你读完三藏十二部经典，也丝毫得不到佛法的受用。「诵经难，解经义更难。」诸位！切莫以凡夫之知去小视这段经文。

「璎珞」，是印度人的一种装饰品。挂在头上颈上的叫璎，配带在身上的叫珞，璎珞的好坏，视人的地位、经济而有所差别，随顺印度风俗，所以佛菩萨也用此来庄严外表。

但经文中有一句特别引人注意的「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璎珞」。由此可见，文中所指的璎珞并不是指有形的珠宝而言，无尽意也是位德行高超的菩萨，他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已经积聚了无边的功德法宝，庄严自己所证得的清净法身，无尽意解下颈项璎珞宝珠，即表示菩萨虽证法身，但不安住法身，从法身中示现化身，来度化十方众生，如今无尽意菩萨以其无尽功德法宝，至诚恳切

地供养观世音菩萨，所以名为「法施」。

我们可以将「法施」作另一种解释，佛教讲布施，一向注重「不著相施」。这就是所谓「三轮体空」的布施，当真正供养布施的时候，不著能施之人，所施之物及受施之人，虽行布供养施事，但丝毫不居布施功德，认为「布施」是自己份内事，欢欢喜喜，诚心诚意地布施，施后不望报，不记于心，如此「三轮体空」的布施，虽财施亦转为法施。

又菩萨布施，不为自己求利益，而为众生求福德，无尽意菩萨将此供养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使十方世界众生同样获此功德利益，故名「法施」。

还有，珍宝璎珞在佛经中常比喻为功德智慧；本业璎珞经中说：「光为百万阿僧祇功德；璎珞为光，严饰佛身」。

今无尽意以表智之璎珞供养观音菩萨，而观音菩萨是「慈悲」的表征，悲智为每一菩萨所共具有，以璎珞之智合观音之悲，表观音悲智圆融，上求下化，运用自如，所以名为「法施」。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时」，指无尽意菩萨解下璎珞供养观音菩萨的时候。为什么观音菩萨不肯接受无尽意菩萨的供养布施呢？因一、众生均有如来智慧德性，皆具真如妙宝，于理上说，并没有「受」「与」之别，「取」「舍」之相，所以观音菩萨不肯受之。二、菩萨受他供养，悉为怜愍众生令种福田，若违斯义而取著利养便不应该接受。观音菩萨初不接受，即是此意。

无尽意至诚地供养观音菩萨，但观音菩萨为显示上面所说的种种因由，所以婉言拒收。无尽意见观音菩萨不肯接受他的供养，又再诚恳至切的禀白观音菩萨说：「请怜愍我们智浅福薄，少做功德的众生，接受这璎珞的供养吧！」这段文是无尽意菩萨的重请供养。文中的「我等」是指无尽意本身及与会的四众弟子。菩萨供养，非为自己利益，而是为众生广植善根福德，代贫穷困苦的众生布施求福的。说明白一点，无尽意菩萨是因「愍众而施」，观音菩萨亦是「愍众而受」。

无尽意菩萨为一、示至诚故，望藉佛陀之命，使观音菩萨接受。二、明其布施是为众而施，既因众施，菩萨亦为众而受，不损正义，所以重请。

珍珠宝物，世上无人不爱，为金银财宝费尽心机不择手段者，比比皆是。佛说：「黄金如毒蛇」，时时告诫弟子们要「淡泊以明志」，对金银要「取诸有道，用诸善行」切莫贪得无义之财，而又慳吝不舍，做一辈子的守财奴，纵使有钱，又有何用！

由上文可知道，菩萨所做一切均以众生为主，丝毫不为自己打算，此等慈心悲愿，多么伟大，我们应生至诚感恩心恭敬供养，进而身心效法，做个堂堂正正的佛弟子。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璎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璎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在那个时候，佛陀对观世音菩萨说：你应该怜愍悲念无尽意菩萨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和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此璎珞。

「四众」及天龙等八部众生在前面经文里已解释过了这儿不再重说。

观音菩萨不肯接受无尽意菩萨的瓔珞供养，是因为一、欲使布施的人生殷重心，二、有二佛在，依礼则当谦逊，三、表示少欲知足，四、未奉佛陀之命，不得辄取。

佛陀此时对观音菩萨说：「你应当愍念四众及八部众生，接受无尽意的瓔珞供养。」于是，观音菩萨上顺佛旨，下愍群伦，接受了无尽意菩萨的供养，随即将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为什么要分作二分呢？因为菩萨一举一动均以众生为主，他将瓔珞分作二分转奉二佛，目的在展转增长我们众生的福德，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利益，享有更多的法味。这也正显示观音菩萨能修供养的妙德。

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也就是现在佛。

释迦，是古印度种族名，义译为「能仁」，谓佛具大慈、大悲之心，能与众生乐拔众生苦。牟尼是寂默义，示佛不但有利他的大悲心，并且有甚深无边智慧，能破除自身一切烦恼，不被妄想无明所困，是谓寂默义。以仁慈心做化他工作，明显佛陀的入世度生。寂静默照，是显佛陀的出世空寂。单从释迦牟尼四字的解释，我们可以知见到佛陀的伟大胸襟，不凡的深慈悲愿，以及如何做弘利生的工作。

多宝佛塔，多宝佛是过去佛，依法华经第十一品见宝塔品云：「尔时，佛前有七宝塔高五百由旬，纵广二百五十由旬，从地涌出住在空中。种种宝物而庄严之，五千栏楯龕室千万……尔时，宝塔中出大音声，叹言：『善哉！善哉！释迦牟尼世尊，能以平等大慧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妙法华经，为大众说。如是如是！释迦牟尼世尊如所说者，皆是真实』」。又云：「尔时，佛告大乐说菩萨：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

由此因缘，佛说法华经时，多宝佛塔必涌现其前，为作赞言，以作证明。

凡塔，皆为佛所安住处，而此佛所安住之处有众宝庄严，故名宝塔。又释此塔为多宝如来所安住，故名宝塔。

依理释：多宝佛塔示佛之法身，即礼体；释迦牟尼佛示佛之报身，即事相；观音菩萨示佛三身中的应身，即用。以应身之观音菩萨将瓔珞转奉给法身的理佛，报身的事佛，以示三身一体。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释迦牟尼佛叫一声本品的发起人无尽意菩萨说：观音菩萨有如上所说的自由自在不可思议的神通之力，游于娑婆世界。

「如是自在神力」这句经文是统指上面所说过的观音菩萨以慈心拯救众生苦难，示现三十二化身普度有情的种种用及菩萨「能施无为」、「能感供养」、「能修供养」的妙德。所谓自在，有四自在、六自在、十自在等说法，但归纳起来，不外心身二大自在，何谓身自在呢？唯识中说：「施为无拥，名为自在」，是身自在义。法华经序品上说：「尽诸有结，心得自在」，是心自在义。浅

显地说身不被境困，进退无碍，名身自在。心离诸缘，远离系缚，名心自在。「自在解脱神通妙力」是谓「自在神力」。

观音菩萨以此神通妙力游于娑婆世界，「游」在此文中有画龙点睛之处。大抵世间众生发慈心，行布施，多少均有所执，唯出世菩萨舍尽一切报酬，只求奉献，不计酬劳，只有欢喜，没有牵强，高高兴兴地为众生谋福利，所以说「游」此娑婆世界。

如今，普门品长行已讲完，接下来讲的是偈颂，大体上，偈颂都是属于长行的重说。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尔时」，当佛陀说完长行的时候，无尽意菩萨又用韵文的语调来请教释迦牟尼佛，以便详述观音菩萨的种种功德，使大众更进一步去体解观音菩萨的甚深行处。

关于本品的偈颂，当初姚秦三藏法师罗什翻译普门品时并没有将偈颂部份译出。到了隋文帝时，从北天竺来了一位阇那崛多法师与达摩笈多共译的添品中才有此偈颂，后人以此偈颂补入罗什法师的译本中，遂成今日有偈颂的妙法莲华经本。

偈颂，亦可称为重颂，就是用韵文体来重述前面长行的意思。「偈」梵语叫做偈陀，中国译为应颂，合华梵之意，故称偈颂。

偈颂有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的差别，它有一个规定，不管三字也好，七字也好，必需具足四句，才能成为一偈。偈颂又分为「祇夜」和「伽陀」两种。梵语「祇夜」，译为重颂，是以诗词的体裁，重新说明长行所说的义理名为重颂。「重颂」也有「广颂」「略颂」的差别。「广颂」是在长行文中，没有说明清楚的地方，以偈颂详细的述说清楚；「略颂」是在长行文中，已作详细说明，在偈颂里，只作简要的概述而已。梵语「伽陀」译为「孤起颂」，所谓孤起，就是在长行中没有广、略说明，仅在偈颂中孤独而起，说明另一种意思的叫做「孤起颂」。现在本品的偈颂，就是属于重颂的一类。为什么要重颂呢？因一、为契众生根机：众生根机有利钝之不同，利根众生随说即解，只要长行之文便足够了，但根机较钝的众生，佛陀得予以再次的说明，才能有所领悟，所以要用偈颂重复颂出。二、为后来之众：佛陀说法，有的众生因因缘关系，无法一开始就参与听法，佛陀为体恤后来众生，令得佛法利益，所以长行之后，再补以重颂。三、印度宗教，本就有散华与贯华二种说法的体裁。长行是属于散华说之类的，散华就好比我们的散文。偈颂属于贯华体，如同中国的诗词韵文之类，这均因众生的喜好不同随机而说的。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这段文是无尽意菩萨，重向佛陀请问观音菩萨得名的因缘。

「世尊妙相具」，是无尽意菩萨赞叹世尊的。「世尊」是对佛陀的尊称。佛为世间、出世间最尊贵的圣者，故名世尊，是佛的十号之一。「妙相具」，是具足微妙相好之意。指世尊内具万德，外显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言。法华经提婆达多品中说：「微妙净法身，具相三十二，以八十种好，用庄严法身」。平常我们最常听的赞佛偈是「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这些都是赞佛功德具足，相好庄严的。

「我今重问彼」，「我」，无尽意菩萨自称。「重」，「再」之意，在前面长行里问过，现在再问。「彼」，是指观世音菩萨。

「佛子」，也是指观音菩萨。三界众生，依佛教化，皆名佛子。观音菩萨辅佛度化，依佛教示而行，所以，名为佛子。无尽意菩萨请问世尊，观世音菩萨是由于什么因缘才得此名？虽然所问与长行相同，可是世尊的回答却稍有出入。在长行里，佛陀专示观音菩萨的慈悲妙力。而在重颂方面，则著重于观音菩萨的愿与行。「因缘」二字在长行中只解释为什么理由；在偈颂里，广释做菩萨过去无量劫前即发大清净愿是因，有苦无乐的众生是缘。就是自身行化的大愿为因，以众生为缘，依此「因缘」，普现世间，救度群伦。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无尽意菩萨既以偈颂请问世尊，世尊也以偈颂来回答他。所以说：「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

「汝听观音行」，「汝」，指无尽意菩萨。「听」即谛听，仔细听的意思。「观音行」，是观音菩萨如何修行，如何自利利他的行愿。总说一句，就是要无尽意菩萨及与会大众，仔细地听观音菩萨自利利他的慈行悲愿。

「善应诸方所」即「善于普应十方世界」的意思，观音菩萨寻声救苦，以三十二身，示现于十方无边国土，感应十方无量众生。菩萨身心自在，具妙神通，能以一身而化千百亿身去应众生的要求，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只要众生心诚恳切，观音菩萨决不会令其失望的。下文中有「无刹不现身」之句，便是给「善应诸方所」下了一个最妥贴的注脚。

「善应诸方所」的「善」字，有「自在」之意。一个人假若身心皆不自在，受外境等种种束缚，种种执著，自身就难保了，那有能力去帮助他人，解脱他人？观音菩萨又如何能够做到「普应十方，观机施教」呢？这重重的疑问，在下文里都给诸位带来了圆满的答覆。

观音菩萨所以能有如此伟大的成就，仍是由于他过去初发心时，曾经发过深如大海，广如虚空的誓愿，并且本著自己的大愿，日夜匪懈地去实行，去努力，决不因环境险恶，众生顽愚而退却、舍弃。佛典里记载著这么几句话：「广普之缘，谓之为弘，自制其心，名之曰誓，志求满足，故曰愿也」。一个立大志愿的人，假使不先调制己心，恪守誓愿，持之以恒的话，是不会有美好结果的。

何谓「弘誓」呢？课诵本上有四弘誓愿，即：

「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凡菩萨都具有这四弘誓愿；在四弘誓愿的当中，「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利他的，属于根本愿，第二愿与第三愿是自利，第四愿则是自利利他的结成。

做一个真正的菩萨行者，不但有他们所共立的通愿，也有他们所自立的别愿，例如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药师琉璃光如来的十二大愿等，都是约个别誓愿而说的。观音菩萨在初发心的时候，就立下了十二大愿，愿愿均以度生为要务，所谓「寻声救苦，善应诸方，能灭诸苦」之行，便是观音

菩萨誓深愿大的最好说明。

菩萨立弘誓愿，广被众生，并不是短时间内的事，而是要历经尘沙劫数的时间，精进不懈地实践菩萨行，才能有所成就。这种广大、究竟、长远的伟大行为，是无法用我们的心去测知，用我们的语言去表达的，所以说「历劫不思議」。

既然观世音菩萨曾经历过尘沙万劫的时间，那么，他所亲近侍奉的佛当然不在少数，因此颂文说「侍多千亿佛」。菩萨亲近侍奉诸佛的原因主要的是「常随佛学，辅佛教化」，将佛光法水带到每一国土的角落，让大家得到佛法的受益。

「清净愿」，是说明发愿的纯洁，没有丝毫不正的念头。「清净」两字，我们可以解释成不贪不嗔的意思。因为菩萨发愿，不为个己，不求世间名利，贪享荣华富贵，只深深系念众生，悲怜众生，他，只讲奉献，不计报酬，所以不贪。又菩萨度众，纯属发心，他，高高兴兴地做，欢欢喜喜地行，不带一点勉强，谨守佛陀之教，上求下化，故名不嗔，以不贪不嗔之心发广大之誓愿，是为「发大清净愿」。

观音菩萨从因地发心修行之后，亲近了无以数计的佛，发了甚深广大的清净愿，所以才能够身心自在示现十方，经历尘劫而度一切众生！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我」，是指释迦牟尼佛，「汝」，是指无尽意菩萨。「略说」，是简略的说明。因观音菩萨的慈心悲愿在长行里已有详细说明，在此，只是约略再说而已，何况，观世音菩萨的甚深弘誓，清净大愿，若要逐一细说，定要费时长远，并不是三天半月所能说尽的，所以在这里仅能作一简要的介绍。

「闻名及见身」的「闻名」，就是听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既然听到了口中就应称念，这是三业中的口业供养。

「见身」，闻菩萨名见菩萨形像，便恭敬地以身礼拜供养，这是三业中的身业恭敬。

「心念不空过」，除了身口二业恭敬供养外，更进一步地，我们要专心一致的系念观想著观音菩萨，这样以三业至诚地礼念心思，必能得到菩萨的感应。在十句观音经中说：「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这就是「心念」至诚的写照，也就是三业供养中的意业供养。

无论那个宗教都讲「虔信」，佛教不只说，而且实行得更彻底。他要我们生起清净的心，弃除一切杂念妄想，这弃除杂念妄想的方法，是要我们口常称念观音圣号，身常礼拜观音圣像，心常思维观音愿行，使身、口、意三业合而为一。能如此则必有所获，决不会令你徒劳无功，所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

不但信佛如此，举凡世间出世间大小诸事亦复如是，必需口说身行心思，三业并用，才能把一件事情做完善，如果只计划不实行或只实行不思虑，是无法将事情处理得十全十美的。

有人认为向佛菩萨的木刻画像恭敬礼拜是件愚不可及的行为，他们以为，那不过是块木头，是

张纸罢了，对木头、纸张行跪拜礼，未免太可笑了，其实，他们这种粗浅的想法是不对的。

举例来说：如竹皮，可以将它编成竹篮，盛鲜花果菜，也可以做成草履，穿在脚上，可以做成竹笠、戴在头上；一张纸可以印成连环图书也可以印上佛菩萨的圣像，印了佛像，就值得让我们去恭敬礼拜了，木与纸的本身虽然没有尊卑之分，但显现于那上面的物像却有贵贱之别，我们是拜佛，并不是拜木头或纸张啊！

「能灭诸有苦」，「诸有」是三界之谓。「有」指有因有果。三界六道中，有善因即得善果，有恶因即得恶果，因果不昧，故称为「有」。三界的欲界、色界、无色界称为「欲有」、「色有」、「无色有」，这是约简略而说的，若详细分析，「诸有」是指三界二十五有，即四洲四恶趣，六欲并梵天，四禅四空处，无想及不还。统而言之，「诸有」是指三界六趣的善恶因果而说的。「苦」即苦痛。这有「苦因」和「苦果」的差别。「苦因」是「烦恼」，「苦果」是「业报的身体」。苦的种类很多，但总不出内外二苦，内苦指的是身体上及心理上的贪嗔嫉妒诸苦。外苦，指环境等外来的压力而言。不论内苦或外苦，只要我们三业清净，恭敬礼念，与菩萨感应道交，合而为一，就能灭三界诸有之苦而达清凉之境。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从此偈下，重颂观世音菩萨的救苦救难。此颂明能灭水火风三灾。

「假使」是假设之意。「兴害意」兴起谋害之心。这通指人鬼而言。设若遇到人或非人生起谋害你的心，把你推入大火坑里，想结束你的生命，只要你一心镇定，专念观音菩萨名号，于刹那间，炽热火坑化做清凉莲池，令你脱离火坑之难。

或有人被狂风吹至大海，漂流于茫茫海中，遭遇到毒龙、鲸鱼、罗刹鬼等种种灾难，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候，只要虔诚称念观音菩萨，就能免受毒龙、鱼鬼的袭击，脱离灭顶之灾。

在冥祥记里记载说：晋朝富平令栾荀，从征卢循失利，战舫被焚，栾荀著急异常，虔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俄见江中有神人挺立，腰与水齐，荀知称念观音菩萨名号得到了感应，乃跃入水中，身浮水面，足如履地，不久，被援军遣船救上岸。

以上所说，只是事相上的解释，若依理释，则义意更深一层。

依理说：遭逢逆境折磨、或遇仇敌、土匪、强盗兴起谋害心意，触动了我们无明嗔怒之火，因此嗔火促使我人堕落三界火坑，若能即时警悟，起一念忍辱，心得自在，业火停烧，嗔火瞬熄，心境自然清凉。

「大火」，指见思惑。外火是见惑，内火是思惑。佛经上说：「火灾能烧及初禅」，若能时常称名而一心不乱，是无漏心王发得禅定，灭见思惑，不但烦恼大火所不能烧，火坑也变成清凉池了。

「巨海」，即烦恼的大海，「龙鱼诸鬼难」就是爱欲的波涛，龙鱼等喻为女色，实际上，女人之妖艳娇态，比龙鱼恶鬼更可怕，假使我们没有清明的理智，往往被色所迷，浮沉在爱欲的波涛

里，招致许多痛苦和折磨，所以佛说：「爱欲为生死轮回的根本」，诸位知之，不可不防。

倘若我们漂流在贪痴烦恼的大海中，遭受了爱欲波涛的拍打，妖艳娇态的迷惑，此时，应紧称观音菩萨名号，以菩萨的清净大智，洞知诸法皆由因缘假合而成，则爱欲迷执自然远离，爱河之苦随即消除，显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安全、祥和的避风港。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须弥」，又名苏迷卢，是印度语，译为「妙高」。据说此山在四大海之中，出水面有八万四千由旬之高，高与天齐，所以称做「妙高山」。依今人考据的结果，认为须弥山就是现代的喜马拉雅山。其实，我们并不一定要把须弥山真实化，或许它只是印度人假想出来的一座山吧！

当人从这高山上被推落的时候，能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藉菩萨威神之力，便如日悬于虚空，不会堕落山崖。或有人被残暴凶恶的人追逐，从金刚山上堕落下来，如能称念观音菩萨，则不受丝毫损伤。

梵语斫迦罗，译为金刚山。依起世经说：「诸余大山及须弥山王之外，别有一山名斫迦罗，高六百八十由旬，纵广六百八十由旬，弥密牢固，金刚所成，难可破坏，故名金刚山。」这是说明金刚山的位置与特性。关于此山，我们不需要花时间去探索深究，佛之经文寓意深妙，读经、听经，主要在「深入经藏，依教奉行」不一定要拘泥于文字上面的解说。

须弥山，喻吾人的我慢山高。当一个人处于顺境，志得意满之时，往往傲视他人，贡高我慢，像一座须弥山挡住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欣赏不到美丽的远景，阻碍前进的脚步，更可悲的是，有些人我慢心高，不肯虚心接受大法，瞧不起真理，固步自封，因而堕落，任其菩提树苗枯萎，这种人若能时时称念观音菩萨，体念菩萨的同等大悲，则不会轻侮他人；能常念彼菩萨大勇，则会策励自己，向上精进，安守自己的法身慧命。

人生在世，若没有纯净的修养，是无法去除我慢心的，得志时，自恃凌他，如立须弥山顶，不得志时，自暴自弃，牢骚满腹，如被人推堕须弥山下，惟有持念观音菩萨，显现智慧心光，才能如日住于虚空，不受阻碍。

「恶人」，喻十恶之业。佛家是讲因果的，人若造作杀、盗、淫、妄等十恶，这十恶之业如影随形，追迫不舍，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理是亘古不变的。

「金刚山」，具坚固不坏意。我人所造之业，如金刚之坚，佛说：「定业不可转」即是此意。也有将金刚山比喻作我们内心的信念。念念坚定，才不致受外界引诱，被环境动摇，这惟有假菩萨威力方能自由自在，不随境转。

另有一说：金刚山是指内在的我执。依佛法看，众生的我执，最难打破，是修行者的一大阻碍。我执分二种，一为分别我执，一为俱生我执。分别我执需修至初地，方可破除，但俱生我执，最极微细，必需修习生空智观，才能逐渐断除，所以喻如金刚。

偈颂上说：十恶之业，如影随形，时时追迫众生，就好像凶恶的人，紧追身后，无法摆脱。人

所造作的定业，是不可转除的，这定业如金刚坚固，任你千方百计，也脱离不了，唯有勤念观音菩萨，依真观之力，始能转烦恼为菩提，智镜圆明，体同虚空，纵横无碍。

观音菩萨寻声救苦，随风逐形，只要我们肯深信佛法，礼拜供养，遇诸苦难，一称其名，立即救援，在异谈可信录一书中说：贵州修文县白水洞，盛产水银。在洞里采水银的工人，约有一千多人，岩下居民有数百户之多，离洞二里远，有一条溪，忽然来了一位美女，沐浴其中，乳垂至脐，一时，工人、住户全去观看，甫进溪时，轰然岩塌，庐舍俱陷，美女竟杳无踪影，众人始悟是观音大士化身拯救大家的，感恩礼谢，信仰益加。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值」在此应作「遭遇」解，这段偈文的前四句是说怨贼之难，教我们要以观音的慈心去对付怨贼。为什么呢？因为手持刀枪的凶汉怕的不是武力，而是慈悲心，中国有句俗语说：「柔能克刚」就是这个意思。如果遭遇到持刀的凶汉包围在你的左右，最好能定下心来，念观音菩萨圣号，以观音的慈心为己心，怜悯他们，救助他们，以此慈心感化他们，那凶残暴虐的心就能化为一片祥和安宁的天地。

民国初年，江苏扬州邵伯李家庄，有位李大善人名国琚。奉佛修善，从不后人，地方上大小诸事，只要他能力所及，没有办不成的，庄里的人对他崇敬异常。一天，盗贼闯进李家，想持刀抢劫，李大善人见了，神色安然地对群贼说：对不起，我不知道诸位生活困难，以致未能与你们结一善缘，今天诸位来到舍下，时已过午，谅必尚未用食，大家先坐下来用过饭后，若欠缺什么，我当尽力给予帮助。盗贼听了李善人的话，惭愧非常，吃过饭，再也不好意思打劫财物，群贼受了李善人的德行感召，决心改邪归正，做个循规蹈矩的好人。

这件事给本偈文作了事证，证明慈心却实能转暴戾为祥和。

依理解释，这里所说的「怨贼」，是指内在的并不是外来的，如贪、嗔、痴三毒是内贼，能劫除我们的功德法财，见闻觉知属外贼，这内外贼长久围困在我们的心中，时时欲夺我们的清净法宝，那怨贼的主人就是我执，我见，我执我见不除，生烦恼障；法执不除，生所知障。这两障，总称惑障。众生由是起惑造业，轮转不息，正如菜根谭上说：「见闻觉知是外贼，情欲意识是内贼，此主人翁惺惺不昧，则化贼成家人」。

灭除内贼，须从培养大悲心著手，世尊曾说：「修道的人，就要观察万法平等」，而以大悲为首，将大悲心培养增长起来，再观察人生和生灭状态，就知道世间所以造成不平等，就因为贪著一个自私、狭隘、固执、傲慢的「我」。有了「我」，就有对待的「我执」。根据佛陀的教诲，欲除我执当培养增长大悲心。观音菩萨为大悲行者，我们念他，赞礼他，更进一步学他，让慈心悲愿洋溢心怀，视怨亲平等无二，则要破我执，有何困难！

其次说「王难苦」，此文相当于长行中的刀杖之难。犯法受法律制裁，那是罪有应得，但这儿所提的「王难」是指冤枉入狱之难。在专制时代，并没有平等的法律可言，生杀之权，凭王令而行，触犯了国王法律，便处极刑，如果能一心称念观音菩萨名号，仗菩萨威力加被，使刽子手的刀立刻一节一节的断坏。「寻」此作「立刻」解。

晋朝太乙年间，高简荣犯法，处以极刑，临受刑时，一心皈命称念观音圣号，下刀刀折，终于免除刑法，刀下余生。

约理方面说：所谓「王难」，是指遭三界生死之苦，受烦恼魔王煎逼之难。「临刑欲寿终」谓吾人因惑造业，苦恼逼迫，牵引至六道轮回受报，浮沉不定，欲伤失法身慧命，此时若能持念观音菩萨，祈菩萨护佑，妄念不生，依此定力必超三界免轮回，显一分法身，破一品无明，所以说「刀寻段段坏」。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桎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枷」是套在颈上的刑架。「锁」也是刑具之一，铁炼的意思。「桎」即手铐。「械」指脚镣，这些都属刑具。约事讲；若有人被监禁在牢房里，身体披枷戴锁，手镣脚铐，只要专念观音名号，就能得到解脱，「释然」此作解脱解。

法苑珠林里记载说：晋朝时，有一个河内人名窦传，是高昌的步卒，当时高昌与冀州刺史吕护，彼此不睦，窦传等袭击吕护，不幸被捉，同伴七人，共系狱中，不日将杀，窦传专持观音名号三昼夜，桎械枷锁自然松开，窦传不忍同伴系狱受苦，虔诚祈求说：蒙菩萨救护，桎梏自解，但尚有同伴七人，何忍独去！望大士慈悲，普救俱免，祈祷后，牵挽同人，次第脱落，就乘夜开门逃脱。

在理上说：当众生因业力牵引，囚禁于三界六道之中，被色枷情索所缚，名缰利锁拘束，拖著六亲眷属，人我是非的业缘，无法得一解脱，倘若称念观音菩萨名号，超然物外，打破人我界限，放下身心，一尘不立，则业障自消，烦忧均除。

「咒诅」，凡用咒语、邪术、咒水等驱役鬼神，诅害于人的都名「咒诅」。

「诸毒药」，凡服而伤身的名为毒药，诸毒药，指毒药的种类很多。

如果遭恶人以咒诅毒药暗中加害的时候，受害者只要专心持念观音菩萨，不但能免受其害，且其「咒诅毒药」反还转回来，著在谋害者的本身。就是所谓「害人反害己」的意思。

「谈薮」一书中说：宋朝，有人名赖省干，以妖术杀人祭鬼，买十余岁的童女做供祭用。后来诱买了一位女童，带回囚禁在一间小屋子里，女童在家时常随母亲持观音大士名，虽被监禁，仍一心持名，至深夜，天窗忽然开启，见一妖物，光闪如电，女童心惧之余仍不忘持念菩萨名号，不久，口出金光射妖物身，妖物从窗跌下，女童大喊，值巡逻卒走过，破门救出，见一大白蟒蛇死于屋旁，随即逮捕赖省干治罪。

俗话：「吃亏人，常在世」。人生在世，千万不可存害人之心，要处处检点自己，修学佛法的人，不但要学习吃亏，还要发大悲心，做一切有利于众生的事，否则，害人害己，果报一到，就后悔不及了。

嫉妒、毁谤、离间中伤，贪等三毒，就如咒诅毒药一样，能残害法身慧命。对心怀嗔嫉的人，最好的方法是一心称念大士名号，以平心静气去对待他，则彼人如仰天吐唾，向风投尘，反著本

人。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这段偈颂主要在告诉我们，若遭遇到恶罗刹、毒龙、诸鬼，仍至受恶兽围绕，欲与加害时，只要一心不乱地念观音菩萨，一切灾厄便于瞬息之间，化为乌有。

「罗刹」，在前面长行里已解释过了，这儿不再重说。相传过去有一个「好问」的人，逢人见事总喜欢打破沙窝问到底。一天，独自一人走在一条田埂上，遇到一位罗刹鬼，心想：「这下完了，罗刹鬼决不会放过我的！」虽在生死之际，他仍忍不住好奇地问罗刹鬼说：「你这位朋友长得可真怪，为什么胸白如雪而背黑如墨呢？」罗刹回答说：既然你想知道，我也不必瞒你，在这世界上，我最怕的是阳光，常常背光而走，所以胸白背黑。那人听了，不觉一振，壮壮胆说：你要取我性命，我也没有办法，希望你先让我走三步，三步之后再吃我，如何？罗刹不疑有他，欣然应允。那人马上拔腿朝太阳方向奔跑，罗刹因为怕光，不敢追赶，那人终于逃出了魔掌。

这虽然是个传说，但却告诉我们：心怀不轨怕见光明的人便是罗刹、恶鬼。因为此类众生专门在黑暗中行事，不敢面对光明，对付他，只要一心持念观音名号，以菩萨的慈光就能照破一切邪恶。

罗刹喻作吾人的嗔怒心。嗔心像把烈火，能烧毁人性理智，做出伤害人家，违犯道义的事来，一个人若常怀嗔心，好勾心斗角，相诤怒骂，时与罗刹性为伍，久而久之，迷失本性，真心如被罗刹吞食。嗔怒心重的人，最好能常念观音菩萨，以菩萨慈心对治嗔心，念念不忘与乐拔苦，涌出清凉心泉，息灭嗔怒烈火。

毒龙喻吾人的贪痴烦恼。人的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名利、金钱、地位，从没听人嫌说它多，日夜经营劳累，甚至欺骗、诈取、斗争，为满足自己欲望，不择手段，假使我们能在贪念生起的时候，以菩萨舍己为人的精神，替他人设想一番，化贪欲成喜舍，以自己能力所及，关心别人，帮助别人，贪欲之心，自然稀薄，喜舍之念渐渐充满心怀。如此，则贪之毒龙必定消除，身心自然舒泰。

「痴」就是佛经上常说的无明，是烦恼的来源之一。愚痴的人，事理不明，颠倒是非，并且，没有主见，容易受人左右，误入歧途，一点小事就能让他苦恼半天，这些都是由于智慧不足的缘故，补救的办法，除了亲近善知识多研究佛典以外，应该常常受持称念观音菩萨，令智慧增长，破除痴闇，对事对理，方不致有所偏差，这样就可减少许多无谓的烦恼了。

「诸鬼」喻吾人的阴计疑心。俗话说：「疑心生暗鬼」可以给此喻下个最适切的注脚。

疑心也是障道因缘之一，众生烦恼由它而起的不在少数。疑心病重的人往往成就不了大事业。修道，疑佛真理；交友，没有诚心；待人处事，疑神疑鬼，魂不守舍，甚至连睡觉都心不安宁，这种人，实在可怜，唯一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劝他念观音菩萨，朝夕不忘，久了，心神自然安定，疑心之病，也就自然消除了。

以上所说，皆属烦恼，因有烦恼，所以才有觉悟。经云：「烦恼即菩提」，这是大乘佛法的根

本，所以，众生只要能将迷心转为悟心，当下就能超出三界，不受烦恼折磨。

念观音菩萨，想观音菩萨，以菩萨的大悲平等智慧，转烦恼为菩提，转恶念为善心，罗刹恶鬼，当然不能害之。这一转心之间，利害关系相距十万八千里，佛教教理主要的就是说这一转心的心。

「恶兽」，若以事释，则指虎、豹、豺、狼之类，虎豹性悍横，豺贪心，狼狠戾，狈倚势，狐多疑，獐不孝，狡机变……等能危害吾人性命的，都称之为恶兽。

南海慈航里记载说：明朝有一位闽南人，名叫雷法震，以烧木炭为生，一日得鸭栏木一块，见其纹理精细，欲雕刻观音像，朝夕礼供，但因事情繁忙，没有立刻实行。一天，入山烧炭，树莽丛中突然走出一只老虎，见雷法震，便张牙舞爪的扑了过来，正当危急之时，忽然出现一个美女，呵叱老虎，虎竟被女慑伏离去。法震惊魂甫定拜问女子姓名，以便他日报答。女子答说：我是君家鸭栏木。说毕即隐身而去。法震仔细思量，知是观音菩萨化身来救，于是择日雕刻圣像，并且从此尽形寿持斋礼拜，可见观音菩萨神通感应之大。

法苑珠林也记述说：我国宋朝元嘉初年，有位沙门，名昙无竭，是个修苦行的行者，平素诵读观音经，持念观音名号。有一次，与徒众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历尽万苦千辛，到达天竺舍卫国路上，遇到一群山象，奔冲而来，昙无竭捧经念到：一心皈命大悲观世音菩萨。念毕，忽有一狮从林中走出，山象见狮立即惊走，众人没受丝毫损伤。可是走没多久，又遇一群野牛狂吼而来，欲与加害，昙无竭皈命如初，虔诚称名，空中忽现大鹫一只，驱散野牛，昙无竭等因虔称菩萨名号的缘故，又免除了一次灾难，这都是观音菩萨慈悲救助的。

若依理释，「恶兽」喻如吾人的十大根本烦恼。即贪、嗔、痴、慢、疑（此五者谓之五钝使）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此五者谓之五利使）。又喻作十缠，即：无惭、无愧、嫉、悭、悔、睡眠、掉举、昏沉、嗔忿、覆。此十种妄惑，能缠缚众生，不使出生死，不使入涅槃，故名十缠。这十缠、十使如同恶兽一般，能残害众生的法身慧命，阻碍吾人的菩提大道，所以，大家应该常念观音菩萨，以观音的平等慈慧，斩除「恶兽」的伶牙利爪，破十使、十缠，而成就菩萨十地位。

现在的时代，是个为生存而竞争的时代，众生心中就有锐爪利牙相争相斗的情形，为求名闻利养，心胸狭窄，悍横、暴戾、狐疑、倚势、狡诈，不惜己身人格，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如此，我如此，他也如此，稍不小心便落入他人所设的陷阱，这不是如被恶兽围绕一般吗？奉劝诸位，要常念观音菩萨的大慈平等之心，视众生如父母、弟兄，化恶念为善心，则身旁恶兽，心中恶兽都会隐避无踪的。

【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虺蛇」，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四脚蛇。行体似壁虎但比壁虎大。颜色略青，性奇毒，伤人致命。

「蝮」属毒蛇之类，多居湿地。体长二尺余，头部三角形，颈细、鼻反钩。上颚两旁有毒牙，中空如管，其根部与毒腺相连，人被啮时，毒腺出毒液，由管牙注入人体。体呈灰黑色，有黑褐斑纹，尾部短小，人若被咬，难以治疗。「蝎」：一作「蝎」，属蜘蛛类，体长约五分，色多黄褐，

头胸部与前腹部合为躯干，头胸部之背面，有一对大单眼，数对小单眼，口在头部前端，下腮为钳状，似蟹螯，胸脚四对，末端有二爪，前腹部分七节，后腹部分六节，后腹部细长如尾，末端有毒钩，供防敌及捕食之用，是毒虫之一。

虻蛇及蝮蝎，会吐出如烟火般的毒气，所以说：「气毒烟火然」。这些毒气能致人于死地，假使不幸遇上，最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就是持念观音菩萨，虻蛇蝮蝎，一听到念观音菩萨的声音，便回避而去，不再伤人。因此偈云：「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虻蛇、蝮、蝎喻地、水、火、风四大毒蛇。诸位应该明白了知：「此身非我，因四大和合假名为我」的道理。依理说：地蛇混浊喻人之贪心；水蛇濡滞喻人之愚痴；火蛇暴躁喻嗔心；风蛇凌高喻骄傲；这贪、嗔、痴、慢的毒气无时不弥漫在你我左右，稍一不慎就伤害他人，如恶口辱骂，挑拨离间……等，轻则伤人心，重则害人命。放眼看当今社会，谩骂纷争是常事，于是，人与人结怨，国与国相争，这都是由于人的无明毒气所引起的，要除此毒，需称念观音菩萨，令反本还源，回光反照，则毒气必除，真心必现。

谈毒蛇，金银钱财也是毒蛇之一。昔时佛陀与阿难外出行化，走到一座村里的小树丛边，佛陀忽然回过头来对阿难说：

「这地下伏藏著许多毒蛇，你看见吗？」

「是的！佛陀！弟子已经看到了。」说著他们慢步的走了过去。

一个老农正在树丛边掘土，听到佛与阿难的对话觉得很奇怪，心想：「难道这两位沙门的眼睛那么厉害吗？土地以下的东西都看得出来？」为了清除心中的疑问，他拿著锄头开始往地下掘，一会儿，显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堆黄澄澄的金子。老农高兴得说不出话，急急忙忙的想法子运回家去。本来是个缩衣减食的农夫，一下子便成了百万富翁，邻居都觉得奇怪！

当时王法规定发现财宝是不能占为己有的，老农成了暴发富的消息传至王处，国王随即命人提审，处以刑罚，迫说得宝地方，恐留有余宝未掘，因而被打得遍体鳞伤。老农大声叫冤，怪自己愚痴，不信佛言，国王听了觉得奇怪问他：「佛陀到底说了些什么？」老农合掌含泪一五一十地将佛与阿难的对话禀告国王，国王知道他已深信佛言，发愿悔改，于是说道：「世尊大慈悲，宝藏称蛇窟，欲令人远害，人不信佛说，贪心致罪责。尚能忆佛言，刑罚可永息。」说完，就下令把老农释放回家了。

钱财，是大家所贪求的，但「财」须取之有道，不可贪图非分。有了钱，更要应用得法，多做善事，济贫抚孤，修桥铺路，千万不可悭吝不舍，做一个十足的守财奴，那就失去了金钱的效用了。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云」，水蒸气凝聚成微细水滴，浮游在空中的叫云。若乌云弥漫空中，则是下雨的前奏。这儿说云，主要的是指乌云而言。

「雷」，指空中带电的云所引之放电现象而言，通常称其所发之声为雷或雷鸣。

「电」电的旧义，是指空中带电之云放电时所发的光。今则称电为物质中固有的能，可用作动力，利用它发光发热，如闪电。雷电，人们往往联结在一起说，因为每逢下雨，打雷之前，多先有闪电，然后才有隆隆的雷声。也因此，有些人误以为雷电有先有后，其实雷电是同时发生的，关键是光波传得较快，而声波传递较慢的缘故，所以才先见闪电后闻雷声。

「雹」，空中水蒸气遇冷结成冰雪，旋裹成块而下降的称为雹。春夏间雷雨时常见，据说小者如豆，大者如梨，能伤人及农作物。

从「云雷鼓掣电」到「应时得消散」，这四句的意思是说：好比本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好天气，忽然间，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冰雹降落，这种景象，令人惊惶恐怖，如果遇上了，要尽快摄心镇定，称念观音菩萨，靠菩萨的慈佑，必能云消雨止，重见晴天。

云雷、掣电、降雹、大雨，都是讲的自然界现象，这些自然现象虽然可怕，但是我们内心里的云雷鼓掣电要比自然界可怕多了！在理上说：「无明」就是乌云，无明起时能遮蔽众生明朗的心性，我执顿生，你我之念随起，于是嗔心大发，震怒如雷，忿恨如电，贪欲如雹，自暴自弃如大雨，这些心理上的「现象」，能伤人，能害己，难道不比自然界可怕吗？还有：嫉妒心、骄傲心.....等妄念之心，都足以成为雷电交鸣，狂风大作的因素，修道者应该时为「耕心」而努力，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以菩萨的定力来反省自己的作为，以菩萨的慈心摄伏自己的三毒心，那么，怒息气平，心朗神清，岂不是还我本来清明皎洁的面目吗！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这段偈颂，是总结以上所说的十难。

救众十二难也就是观音菩萨所发的十二大愿，通常说为七难。颂中从「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起至「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止，就是讲的十二大难，在十二难的颂文中共有十二句的「念彼观音力」，这句「念彼观音力」便是消除灾难的关键，也是一支去恶从善，转迷为悟的钥匙，我们不可不珍惜，不可不利用。

众生外受地、水、火、风.....等诸灾所侵，内受三毒二求所逼，其苦如恒河沙数，无法称计，但寻声救苦的观音菩萨却能运其微妙不可思议的智慧之力，来解救众生的内外诸苦，令达清凉境界。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妙」处，也是菩萨所以名为「观世音」的主要因由。

众生的苦，却实是无量无边的，若要追究苦的根本，那便是贪、嗔、痴三毒。在十法界中，除六道众生之外，菩萨、声闻、缘觉仍然还有微细的三毒烦恼存在，这九法界的众生均有烦恼，只不过轻重不同而已。

在九法界中六道众生所中的毒素最深最重，但六道里，仍有烦恼轻重的差别，嗔恚心重的入地狱，贪欲最重的生饿鬼，愚痴最重的属畜生；嗔恚较轻的是修罗，贪欲较轻的是人间，愚痴较轻的是天上，这是从精神上而分的。

人道虽说贪欲较轻，但我们人受贪欲苦的折磨，还真如恒河沙般的不计其数，别的不说，就拿最基本的生、老、病、死四苦来说吧，谁能忍受得了？有的简直被老、病二苦弄得生不如死，所以说：「苦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不念佛菩萨，不靠佛菩萨的力量来脱离苦海，生生沉沦于六道

轮回中，那不是天字第一号的大傻瓜吗！

三苦、八苦……种种诸苦，皆由众生造业而来，业由惑生，想断惑证真，就得深信佛语，念观音菩萨，以菩萨的大悲之水来洗涤众生的垢秽心灵，点燃不灭的心灯，开发众生的智慧之眼，让大家都具有观音的妙智慧力，炼破一切黑暗、恶见稠林。

谈到苦，八难也是苦之一。八难里除三恶道外，还有盲聋喑哑，世智辩聪，北俱卢洲，生长寿夭，佛前佛后。生此八处，不是太苦，便是物质享受太丰富，寿命太长，安于享乐不肯闻法听经；有的是生不逢时，佛未出世他先出生或佛入灭后他才投胎转世，这些众生，善根浅薄，听不到佛法，也就不懂得出离之要，所以说是「八难」。

在此，我要特别解说的是盲聋喑哑及世智辩聪两种：盲聋喑哑照字面上解释是眼睛瞎的人，耳朵聋的人以及口不能说话的人。眼瞎看不到佛经，无法深研教理；耳聋听不到说法音声，得不到法益；喉咙哑了，纵然看经，不懂也不方便发问，实在可悲！这些人是因为先天关系，无可奈何。偏偏有些人五官俱全，品貌端正，却不肯看经、闻法，有的虽然看了，听了，不懂也不肯发问，这类人，视而不见，有耳不闻，有口不问，和盲聋喑哑又有什么差别呢？

世智辩聪，在现今的社会上，这种人并不少，他具备世间的学识，却不愿修学佛法，甚至于毁谤真理，这种人，可悲之至。有好的知识应该再加上良好的修持，让世智转为正智，那断惑证真又有什么困难。若空具世学，不肯加功用行，想想，岂不是太可惜了。

我们既然知道受苦的根由，就要下决心去铲除它，经上说：「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望大家多努力。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这是三十三身的总说，前面已讲过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这妙智力是体；将妙智应用出来则成神通之力，这是用；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就是相。拿个譬喻说，妙智力如一尘不染的明镜；神通力，如镜中所映现的种种景象的影，观音菩萨不离体相用，而能自在无碍地寻声救苦，处处应化，这是用。

神，是妙用不测之义，通是自在无碍之义。上至诸佛菩萨，下至天仙鬼神都有神通，但其神通大不相同，通常分为有漏神通与无漏神通二种，有漏神通是指天仙鬼神的神通。这类神通功用不大，充其量只能见人鬼二道的少分，在六神通中，他只具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五种。天仙的神通虽比鬼神大，但与佛菩萨相比，无异霄壤之别，而且天仙神鬼常利用神通做为争斗的武器，造作恶业，应用不善，反而助长六道轮回的苦因，致于声闻，缘觉二乘人的神通也只能广及三千大千世界，不能若佛的究竟圆满。佛的神通，能广及无量无边的恒河沙世界，对一切事，一切物，不论过去、现在、未来、乃至无量劫前，他都能清清楚楚，彻底了知。观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在久远劫前早已成佛，所以说「具足神通力」。

除了天耳、天眼、他心、宿命、神足外，佛菩萨还具有一种漏尽通，漏尽就是断尽一切烦恼的意思。在神通中，漏尽通是最重要的一种。

观音菩萨为什么能具足神通之力呢？因为他从久远劫来，亲近诸佛，广设万行，发大悲心，证

得根本智之后，便繁兴万行，用一切权智方便法，化度众生。在菩萨的立场上，权、实二智是不可偏废的，有实智才有权巧的方便智，有方便智才能应机施教，普化众生。

观音菩萨具足神通之力，广修智方便，为的是要辅佛教化，适应众生根机应时应地而说法，因此，菩萨以他的智慧力、神通力、方便力、慈悲心、不分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尽虚空法界一切国土去做化导众生，救护众生的工作，他无一国土不现，无一众生不度，他因不忍众生苦，所以入地狱，现饿鬼，去解救受刀山剑树，饥渴之苦的恶道有情，让他们也能受到甘露法水的滋润，在焰口施食里，观音菩萨就特别示现面然大士来普救一切饿鬼。所以说：「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这段偈颂，总括地显示出观音菩萨救苦的功德，菩萨能灭除种种恶趣众生的痛苦，而施与清凉甘露。这是补长行之不足，属于「孤起颂」。

「种种诸恶趣」，是指四圣以外六道轮回的众生。在六道中，尤以地狱、饿鬼、畜生造恶业最多，受苦最深，名为三恶趣。所以称其为恶趣的原因，是说众生以各自的恶业，当趣向恶处，故名恶趣。人与天（阿修罗遍于诸趣），以佛法出世观点来看，亦属恶趣，因人、天尚未超出三界，仍受生死轮回痛苦的缘故。

「地狱鬼畜生」，是分别列出三恶趣之名。地狱为六道中最苦之处，其位在地中，故名地狱。地狱约分三类：一、根本地狱，有八寒八热之别，是为十六大地狱。二、近边地狱，八热地狱的每一狱有四门，每一门各有十六副地狱，又称作游增地狱，谓罪人到此游之，更增其痛苦。三、孤独地狱，在山间、旷野、树下、水滨，场所不定，为各人别业所惑，所以苦报及寿命亦各有差别。

饿鬼即通常受饥饿之鬼，其稍有威德的，作山林冢庙之神，能得祭品或人间弃食。没有威德者，不得饮食，不闻浆水之名，因此，常被饥渴所逼而口中出火，故名饿鬼。此类众生，皆因前生悭吝，不肯布施等恶业所致。

「畜生」，指飞禽走兽……等堕入畜道的众生。畜生道中，大抵以水族类的业最重，兽类较轻。它们生到人间，受鞭鞑、负重、宰割之苦。这都是前生愚痴所致。

观音菩萨为救三恶趣众生，抱「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大慈、大悲、大勇精神，示现与三恶趣众生同样的形相去救度它们，使它们能远离三恶道，而获得身心的解脱。

「生老病死苦」，是针对人类而说的。这是做人的四大根本苦。不管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这生老病死的苦总免不了，人如此，天上有情也如此，所以古德说：「人间难免四相苦，天上何曾免五衰」？观音菩萨见人天二道众生受苦，同样示现人、天身，来化度我们，使我们解脱忧苦束缚。

「以渐悉令灭」，不论地狱、饿鬼、畜生，不分人、天之别，只要肯至心持念观音菩萨名号，就能得到菩萨的感应，而渐渐消灭六道中的种种痛苦，让菩萨的慈云遍覆著一切众生，转黑暗为光明，化痛苦为祥乐。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意业普观。也是菩萨的「自利观」和「利他观」。菩萨之所以能利他，主要是由这些观行所发起的妙用。此段偈颂，与前相同，补长行之不足，属于孤起颂。

观有「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五种，这是菩萨的五观。五观中的前三观属于自利，后二观属于利他，所以五观即含有自利和利他两大部分。这五观可以看作是前面「观音妙智力」所分化出来的。将五观总摄在一起，则为观音妙智力，分开则成五种观行。观音菩萨因具有此五观的妙力，所以又名观自在。

「真观」即「真空观」，谓以真实智，观察了知一切诸法，皆由因缘所生，本无自性，当体即空。般若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就是真空观智，世间诸法，不离缘起。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离散，虚妄有灭。并没实在的体性存在，所以说「当体即空」。拿我们的身体来说：当其生时，是由肉体、知识和合而成。若把它用化学分析法，分析一下，人的一身，不过是若干的原质组合而已，原质分散，那有人体可言？色法尚且如此，何况心法？心法并无物质，只有妄想，那就更渺茫了。圆觉经里对心法空有一段很好的解说，可以帮助大家了解诸法缘起，无有实性的道理。经云：「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各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这是识空，也就是心法空。有情之身如此，无情器界亦如此。我们既知「缘生无性，当体即空」的道理，将可以使我们更深一层地洞彻诸法，让我们更能提得起，放得下，而向我们修行之路更迈进一步。

「清净观」即假观。菩萨以真空智、照见诸法皆空，但这里所说的空并不是所谓「空空洞洞，一无所有」。因缘起诸法的体虽空，但缘起的假相仍存在；虽有假相，却属幻化，明白此，就不会有所执著，纵居五浊尘世，不被尘染，不被尘染便是「清净观」。圆觉经上说：「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如是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善男子！根本清净故，色尘清净；色尘清净故，声尘清净；香味触法，亦复如是」。说至最究竟处，天地宇宙，森罗万象，均皆清净，这便是观音菩萨的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即中道观。菩萨先观「真空」，次观「假有」，再进而观察了知诸法不即不离，非一非异的道理，这就是「理事圆融无碍中道观」。因为世间法，缘生无性，依体则空，依相则有，然空非有，有非空，所以「不即」。但「假有」当体即「真空」，「真空」当处即「假有」，互不相离，即「不离」。然「真空」非「假有」，「假有」非「真空」，空、有并非一体，所以「不一」。但「假有」与「真空」只是一体两面，不分彼此，离「假有」无以觅「真空」，所以说「不异」。菩萨能彻悟中道之理，以广大智，遍观一切，无不了了，这就是圆融无碍的「智慧观」。

「悲观及慈观」，「悲」者拔众生苦，「慈」者与众生乐，这二观属利他行。观音菩萨以悲观，观生佛同体，而悲众生因惑业故，不能免苦，故以悲愿救苦，常以智光烁破黑暗，施众生以快乐，名「慈观」。

菩萨具上五观，以五观度化众生，我们念观音菩萨，常愿菩萨大悲救助并常瞻仰菩萨大悲功德，所以说「常愿常瞻仰」。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此文显示菩萨的智慧之光，能破除众生的愚痴黑暗，拯救众生出离忧苦大海。亦属「孤起颂」，用补长行之不足。

「无垢清净光」，即智慧之光。这是总合前面所说的五观，前五观，一一皆清净无垢，尤其是菩萨的清净无染智慧光，能照破众生烦恼，使心地纯洁清净，显发出智慧之光，照除一切幽暗。

「慧日破诸暗」，此智慧之光，如同丽日高悬于空，照射大地。智光虽同日轮，然功用更胜于日，它不但朗照娑婆世界，不受高山深谷，树叶映蔽的影响，而且能照除三恶道里的种种黑暗，使所有众生都能享受「光」的温暖，得到光的利益。

众生的真如实性本如明镜，只因妄想执著，才使明镜蒙上尘埃，失去了本明性体，欲令转迷成悟，就得依恃菩萨的清净智光。努力修学菩萨的真空观来破见思烦恼，修清净光而除尘沙烦恼，修广大智慧观破无明烦恼。让清净无垢的智慧之光，朗朗普照众生心地，转黑暗为光明，这就是「慧日破诸暗」的意义。

「能伏灾风火」，「灾」是总指众生所受的内外诸苦。风、火主要在譬喻我们本心的无明风与烦恼火等。大家必需了解，众生外来的灾难，都是由内在的烦恼，驱使身口造作恶业而招感的果报。菩萨的清净智光既如丽日，能照破众生烦恼，消除心垢，内在之苦因既除，外在的种种灾难当然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修行当以降伏妄心为第一急务，妄心既转，则放眼四处，莫不艳阳普照，一片光明。

「普明照世间」，是说菩萨的清净光普遍照耀世间的意思。观音菩萨的智光发自真如理体，是遍一切处的，其所照的世间，不只是我们凡圣同居的世间，而是遍至二乘的方便土世间及菩萨的实报庄严土世间。菩萨以平等爱心去爱一切众生，因此，也以他的清净智慧光去普照一切众生，决不会舍此利彼的。

讲到「无垢清净光」，就想起禅宗六祖惠能大师的一首偈，我想在此引述六祖的故事，让各位更深切去体会「性本无垢」的意义。

惠能大师岭南新州人，礼五祖弘忍座下。五祖知师根性锐利，恐遭其他门人嫉妒，同时也想试探惠能的耐心与是否有经得起磨炼的精神，便派他到后院小屋去做劈柴踏碓的工作。

经过若干时日，五祖认为机缘成熟，就集合大众，诚恳嘱咐说：「修行人，生死大事，你们每个人自己去观察自己的智慧，是否悟得了本性真如，然后每人写一首偈来给我看看，谁了悟得最透彻，我就把「衣钵」传授给他，接替我作第六代祖师。」

徒众中有位教授师，法名神秀。威仪庄严，德学具足，寺众非常钦佩他，咸认禅宗六祖非他莫属。神秀和尚写了一首偈，前后经四日，曾十三次想呈上给五祖看，都没有付诸实行。有一天晚上，三更时分，神秀自己提著灯，到南边走廊的墙壁上写道：

「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这首偈的意思是说：「此身好比一棵毕钵罗树，（即菩提树），此树枝叶青绿，一年四季光采不变，可是至佛涅槃日，树叶却会凋零，隔不久，翠绿依旧。此心好比一座光明的镜子。（喻圣人

心境不凡，有如明镜，能映万物，但不被万物所染，这是心地空寂常照，本性光明之意。）既然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所以怕它染上尘垢，故要时时勤加拂拭，不要让它蒙上灰尘，显示不出镜子本来的清明面目。（喻要时时克服妄念烦恼，不要让烦恼的垢秽蒙蔽了真如本性。）」

至天亮，五祖忽见此偈，知神秀虽有所修学，但尚未明心见性，师告诸徒众说：「如果世人能照这首偈语下工夫修行，可以免堕三恶道，并且可以获得广大的利益，希望你们燃香礼敬，常诵此偈。」于是，众人争相传诵。

过两天，有一沙弥经过碓房，边走边唱：「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惠能听了，问小沙弥说：「你在唱念那位师父作的偈呀？」

小沙弥才一五一十将作偈付法的事告诉惠能。惠能说：「我也想诵此偈，结来生缘，但我从来至今，都呆在磨坊里劈柴桩米，不曾去过前堂，请您带路，引领我到神秀和尚写偈的地方。」到了南廊，沙弥朗诵神秀的偈颂给惠能听。惠能知道神秀尚未见到本来面目，就请江州别驾张日用代写一偈，惠能念道：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偈的意思是说：「菩提本非毕钵罗树，（印语菩提，此云觉悟，觉悟无形相可言），明镜不过是个喻说，心灵的镜子，本无形相，那里有「台」呢？再说自性清静，光明坦荡，本无一物，何处去染灰尘污垢？」众人见了惠能的偈语，哗然震惊，五祖弘忍见大众惊怪，恐人对惠能不利，逐用鞋擦偈语说：「亦未见性」，众人听五祖这么说，也就信以为真，不再喧染。

后祖至磨坊，以杖击地三下而去，惠能知道五祖的意思，当晚三更时分，进入方丈室内拜礼五祖，五祖以袈裟围遮，付法与他，为禅宗六祖。

众生所以轮回六道，就是因为不了解「体相本自然，清静非拂拭」的道理，妄想心外求法，执尘境为实，反而拘于泥沼，愈陷愈深。设若修道的人，不能即时悔悟，识自心是真佛，自性是真法，以为心外另有佛可求，性外另有法可得，以误解心去求道，纵使修到驴年，也是枉然。

六祖的偈虽属明心见性之语，但须利根上智者，方能了悟效法，凡俗之辈，福慧浅薄，根性下劣，还是依照神秀和尚的偈，去办道修行，较为妥贴。奉劝诸位：守持自心，令清明净洁，不染尘垢。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这是赞叹观音菩萨为众生说法的情形。虽说是赞叹观音的口业普益，但实际上，是显示观音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妙用。偈语中的「悲体戒雷震」，是指菩萨的身业而言的；「慈意妙大云」则是说明观音菩萨的意业；「澍甘露法雨」则正显菩萨的口业说法。所以，我们应从身口意三方面来详解这段偈文。

「悲体」是菩萨所证得的大悲理体。经云：「菩萨但从大悲生，不从余善生」，可以给悲体两字作最好的说明。菩萨的大悲体是由严持净戒而来的，所以说：「悲体戒」。菩萨以此大悲戒体，示现三十三身，游诸国土，护持众生，其慈心悲愿之名，神通妙用之力，如雷之始震，远播十方佛

刹，惊醒众生迷梦，故云：「悲体戒雷震」。

戒为三慧学之首，有防非止恶的作用。无戒不能超凡入圣，故不论在家出家均以持戒为第一要务。佛遗教经中说：「戒为正顺解脱之本。」它犹如良师，引领我们走向光明解脱的大道。

经中说持戒有五种功德：一、诸有所求均得如愿，二、所有财产增益无损；三、所住之处众生敬爱；四、好名善誉周闻天下；五、身坏命终必生天上。诸位若想得佛法实益，须从持戒中求，因为戒能生定，定能发慧。若欲证果而不欲持戒，那有如痴人说梦，终归是空。

以前有一位豪富出家，初发心时，精持戒律，后逢逆境，即舍净戒，胡作非为。一天夜里，山下小吃馆的店主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对他说：「你想不想发大财？想的话，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明天山上那个出家人到你店里叫面吃的时候，你把面端过去，当他举箸将吃时，就伸手向他要面钱。如果他大发雷霆，把两只筷子狠狠地往桌上一摔，我们兄弟俩就可以自由，不必再服侍他了。本来我们一共有二百五十个弟兄，大家都同心协力的跟随他，护持他，现在跑了二百四十八个，剩下我们两个，天天看到他胡作乱为，心里很不自在，但他一向以礼待我俩，找不著离开的机会。你若肯帮忙，让他对我俩发顿脾气，我们兄弟两个一定助你发大财，绝不食言。」

第二天，山上那位出家人真的到店里叫面吃，店主照昨夜梦里兄弟的吩咐行事。出家人一听面未吃就先拿钱，真是岂有此理，筷子一举就想摔下去，但转念一想，这样不妥，要发脾气也得先把筷子放下啊！于是轻轻将筷子搁在碗上，然后拍桌大吼。店主一看他把筷子放下，心想：这下完了，我得开一辈子的小店，别想发大财了。不觉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出家人见他哭得伤心欲绝，也觉得莫明其妙，追问其故。店主一五一十地将梦境告诉他。那位出家人当下惭愧异常，立志洗心革面，重持净戒。他对店主说：「你别伤心了，谢谢你告诉我这些事，唤醒我的愚痴，从今起，我会把二百五十位的老朋友全部找回来，为了报答你，我将自己所积蓄的钱财转送给你，希望你善为打算。」

虽然，这只是条无凭无据的故事，但它启示我们持戒的重要，绝不可将戒视作无关紧要或认为「戒」是束缚身心的绳索。但愿大家都能严持净戒，摄受身心，以达自在，光明的境地。

「慈意」简单说就是慈悲的心意。前面提到「悲」，悲是以拔苦为体，菩萨因见众生沉沦于痛苦深渊，故起大悲心拔众生苦。这儿说「慈」，慈者能与众生乐，观音菩萨的伟大即在此，他不但能拔众生苦，而且能给与众生一切快乐，就好像云彩遮住了烈日，带给大地一片清凉。在佛法里，对于不可思议，难以称颂的功德，都以「妙」字含括，所以说「慈意妙大云」。「甘露」一名「不死药」。法华文句中说：「甘露是诸天不死药，食者命长身安，力大体光」。佛陀常以甘露譬喻不生不灭的妙法。法华经序品说：「雨大法雨，吹大法螺」。为什么将法喻之如雨呢？因妙法能滋润众生的心田，如天降甘霖，润泽大地上的一切。菩萨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等视所有众生，演说如来妙法，恩被诸根，没有你、我、贵、贱之分，如雨施大地，令万物皆能得沾其益。故名「澍甘露法雨」。

观音菩萨演唱法音的目的，主要是让初发心众生洗革心垢，使善根增长；令二乘人回小向大，直趣菩提，地狱息诸苦恼、饿鬼免受饥渴，畜生得离刀砧，修罗舍尽嗔心，天上五衰不现，人间处处祯祥。诸类众生都能普沾法益，得生法芽，踏开生死路，进入涅槃城。

「烦恼焰」是把烦恼喻作火焰。众生受烦恼煎逼，扰乱身心，如大火焚身一般，苦恼不堪，故名「烦恼焰」。

何谓烦恼？烦恼是心中的不平之气，能扰乱众生身心，令不得安稳。大智度论说：「烦恼名，略说则三毒，广说则三界九十八使。」烦恼的种类很多，有四烦恼、六烦恼、十烦恼等不同的分法。烦恼炽盛的人，必定没有智慧，因为没有智慧的缘故往往对境界看不开，放不下，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身心时时热恼不安，犹如处于大火聚中，无法自拔。

追究烦恼的根由，一方面是因为众生于无始以来无明深埋八识田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外境的牵引诱惑而起。消除烦恼的最好方法，就是听闻佛法，让法水熄灭心灵的火焰。观音菩萨从慈云般的大悲心，应化无边身相，说种种妙法，开诸方便门，令众生熄灭烦恼的火焰，赐与清凉的甘露。

设若我们也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严持净戒，更进一步以大悲心拔众生苦，与众生乐，烦恼自会断除，身心自然安乐。诸位莫以持戒修行为苦，当知轮回受报更苦，希望大家能发进取心，修养自己的品德，渐渐朝向理想的目标迈进。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在长行里曾提过观音菩萨是一位「施无畏者」，此颂是针对娑婆众生说菩萨无畏施能除一切怖畏的。

「诤讼」就是诤论诉讼。人与人之间，不能和爱共处，常因芝麻小事而起争执，对簿公堂。当打官司时，心里不免有怕官司失败的怖畏，这都是因为内心不能平静所致，设若你碰上这种事情，一定要敬念观音菩萨圣号，让自己的精神镇静下来，谋求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就能免除诤讼之苦。

在这个世界上，不但人与人争可怕，国与国争那才更可怕。战争使民心不宁，日夜胆怕心惊，两军交战，死伤无数，所以有人说：「战争是残酷的。」但我们的人类史，多是用「战争」所写成的，为了平熄战火，更要时时持念名号，思维菩萨的大慈大悲心，多为世界和平的大道著想，就能免除两军交锋，枪林弹雨中的怖畏了。

「诤讼」都是由于心中的不平而起，因为一人者心之器，心为形之主的缘故。一个人的心如果冲虚宁静，内不生家贼，百邪自不能侵，时呈祥和之气。内既安平，外必慈爱，绝不会与人斗诤诉讼，所以要「攘外」得先「安内」，常念观音菩萨的名号，以菩萨的五观定力，具菩萨的大无畏精神，则烦恼、怨魔之军，自然败退，就不会再有诤讼，刀兵之苦了。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在前文中，曾说到观音菩萨的五观，这里再说菩萨的五音。五音是由五观而成的，明白些说五观就是菩萨的能观之智，五音则为菩萨的所观之境，以「五观」与「五音」来显示菩萨的殊胜妙德，解释观音菩萨所以得名的因由。

「妙音」即微妙的声音，此微妙声音是指音之本体，它充塞法界，无所不遍，没有时空之隔，因为它遍一切处的缘故，所以能应时、应地、应机而随缘化现。这微妙性体既遍满法界，我们便不能用凡夫的见解去测度「音」的存在性，如果诸位了解法华经的心要，则山风、浪啸、溪声、鸟

鸣，乃至众生之声，也无一不是妙音的显现。能观世音者，本为不可思议，不可测度之微妙性体，此微妙性体不但能持一切音声，而且为众音之所从出，所以名为「妙音」。

这五音并不是专指菩萨而说的，譬如「妙音」，也可以解释为专念受持观音菩萨之音而言，因称念菩萨圣号的音声，也是清净微妙不可思议的，所以称作「妙音」。

「观世音」谓观察世间持名之音，而与予慈心济度的意思。这「观众音声而施救济」就是妙音性体的大用所在，故名「观世音」。

「梵音」梵，清净之意。以能观之妙音及所观求救之音，悉皆清净，名为「梵音」。华严经说：「演出清净微妙梵音，宣畅最高无上正法，闻者欢喜，得净妙道」。

法华文句上也说：「佛报得清净音声最妙，号为梵音」。这也是凡夫众生与出世圣人的大不同处。诸佛菩萨心清净故，所出音声，皆慈言爱语，演唱清净正法，让闻者生钦佩向往，了脱生死之心。凡夫不然，举心动念，多与染相应，一张口就是杀、盗、淫、妄，令人生绮想，起贪念，时时沉沦在欲海里，不得出离。和佛菩萨的清净之音相比较，有如天渊之别。

「海潮音」以海潮为喻，喻清净梵音能使求救者当机获益，应时解脱，如海潮之退进，有一定时间，决不失时。又菩萨说法有如海潮，雄壮澎湃，韵律天然，普震十方；如海之大，不拣细流，不分净秽，均能慈悲包容。再有，观音菩萨以慈悲救世，如大海之水，顷刻不息，分秒活动，应时应地，随处施教，权变自在，故称「海潮音」。

「胜彼世间音」谓菩萨位于真观之上，其音如梵音般的清净高雅，如海潮般的有汛而应时，而且他以平等心视众生，教众生上契佛理，下合群情，早早离却爱欲，息诸染念，用和悦平等之音替代七情所发之声，所以说菩萨的五音是超越世间差别音的。

也有人说：诵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其心平净，其音清雅，句句虔诚，如梵音，如海潮音，这音胜于世间诸音，故名「胜彼世间音」。前者是约菩萨为众生说法的音声说，后者是约众生持念大士圣号的音声说。这两种解释都可以，诸位不必执持于某种说法，而在这上面花心思。

梵音，海潮音，皆为超出世间一切音之殊胜音，因此之故，须常常敬念观世音菩萨。如何「常念」呢？即先将本品所述说过的菩萨的种种慈悲利他功德，都能深深明了于心，更时时称名而念，时时忆记大士功德而念，这才是真正持念观音菩萨的人。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菩萨有如上所说的种种殊胜功德，做佛弟子的就要常常忆念他。佛陀在偈语里特地叮咛我们念观音菩萨要「念念勿生疑」。这「念念」两字，指的是「心念」，念大士名要前念，后念地相续不断，不要有前念没后念的，相续不起，那就得不到利益了。除了念念不断外，顶要紧的是「勿生疑」。因为「疑」是「信」的大敌，任何大事，无不是建立在信心上的。想入佛法大海，也唯有诚信的人才能办到。在念念之中，若起一念疑心，菩提之道必受阻碍，因疑心一起，信心动摇，虽闻正法，而犹豫不决，既不能至诚真切的念，就难得菩萨感应了。因此，释尊慈悲，屡屡告诫嘱咐，前念相信，后念起疑，是不行的！唯有念念不断深信不移的，才能得到受用。

宗教是依「信」而成立的，一切伟大的建树，也都是由信而成就的，这与做学问以疑为出发点不同。因为宗教的根本道理是立于学问之上，而置信于学问所不能到的地方，所以必需具有坚定不移的诚信之心，才能收到功效。

「观世音净圣」这一句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微妙功德的。「观世音」三字，我们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解释。所谓「世」即指三灾，七难的世间相。「观」即前所说的五观。「音」即上五音。「净圣」即清净的圣者。这两字加强地说明了观音的身份，它明示我们，观音菩萨不比寻常修行的菩萨，他是已断三障，已证三德的过去佛——正法明如来。为了愍念娑婆众生，而倒驾慈航，教化众生的一位清净圣者。

「于苦恼死厄」，「苦恼」指吾人生存世间在身、心两方面所患的种种忧苦。「死」是生命的终结。「厄」是指自然界的天灾等。在这无边际的苦海中，唯一可以救我们脱离苦恼死厄，作我们真正的依靠者的，只有观音菩萨。他如慈父悲母，只要你肯忆念他，一定可以得到无限的关怀与照拂，所以偈云：「能为作依怙」。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这段偈文，是赞叹观音菩萨，具无量智慧福德，同时普劝众生，「顶礼恭敬观音菩萨。」

「具一切功德」，所谓「一切」，是不能以数目计算的。观音菩萨所成就的神通、智慧、方便等功德，无量无边，不能权衡测量，不能心思言议，只得用「一切」来表示。在本品的偈颂中，观音菩萨「侍多千亿佛」，就是修集无量的自利功德。「善应诸方所」，就是积修了无边利他功德。观音菩萨无论在自利或利他方面，都是无量的，所以称为「具一切功德」。

何谓「功德」？胜鬘经宝窟上本说：「恶尽言功，善满曰德。又德者得也，修功所得，故名功德也」。大乘义章第九说：「言功德，功谓功能，善有滋润福利之功，故名为功；此功是其善行家德，名为功德」。简要地说：「救世之功，修身之德，名为功德」。功德，对自身说是止恶修善，对他身说是济度众生。观音菩萨具足一切功德，以大慈大悲的眼光，平等看待一切众生。绝不会有丝毫的差别。就因为「慈眼视众生」的缘故，所以，菩萨之身，即是福德智慧的聚处，不但菩萨本身如此，一切众生受其福德与智德，也如同海水般的广阔深远，不增不减。菩萨既具如此广大的福慧，给与众生无边的利益，我们就应该归命顶礼，以报谢菩萨的恩德。所以说「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除了礼念观音菩萨外，我们更要时时提醒自己，在我们的心里，如来藏内，本就具有无量无尽的佛性功德，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如来藏性不能显现的原因，就是被尘缘妄想给蒙蔽了。荆溪大师曾无限惋惜的说：「悲哉！秘藏之不显，盖因三惑所覆，故无明翳乎法性，尘沙障乎化导，见思阻乎空寂，然此三惑，体本虚妄」。

体知秘藏之不显，均因三惑所覆，就要速速下手，破无明、断见思、尘沙诸惑，如此则秘藏之门必启，一切功德必具。更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则自性真如，晶莹剔透，一尘不染，我们也就把如观音菩萨般的无量福聚功德显现出来了。

宋朝时候的季宗问天竺来的僧人：

「观音菩萨手拿的念珠是作什么用的」？

「念观音」！天竺僧人回答。

「自己为什么还要念自己呢」？季宗追问著。

「因为，求人不如求己啊」！僧人回答。

由这般对话里，可以知道，我们念观音，拜观音，其实是在念自己，顶礼自己，所以，前面我曾说过：「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让自己做个观世音」，现在我们已经了知菩萨的修行处、伟大处，就应该懂得怎样去效法，去努力，希望每一个人都能「以菩萨心为己心，菩萨志为己志」做个大慈大悲，人人景仰的观音菩萨。

偈颂至此已全部讲完。但在梵本的普门品中，还有下面一段未译，现抄录如下：

慈悲救世间，当来成正觉，
能灭忧畏苦，顶礼观世音。
法藏比丘尊，首座世自在，
修行几百劫，证无上净觉。
常侍左右边，扇凉弥陀尊，
示三昧幻力，供养一切佛，
西方清净土，安养极乐国，
弥陀往彼土，调御丈夫尊。
彼土无女人，不见不净法，
佛子今往生，乃入莲华藏。
彼无量光佛，净妙莲华台，
狮座放百光，如娑罗树王，
如是世间尊，三界无等伦，
礼赞积功德，速成最胜人。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尔时」，指佛回答了无尽意菩萨的问话，告诉他观世音菩萨「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之

时。在那个时候，有一位持地菩萨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走到佛前，禀白佛说：世尊！若有众生，有幸听闻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观音菩萨运用三业不思议之力，济度众生，并且开方便门，普现一切所喜见身，示现神通之力，拔众生之苦。当知是人，因听普门品的缘故，起大信心，依而行之，则得观音普门智慧，受用无穷，功德不少。

这段文是说闻法的功德。正信佛徒，应该多闻正法，闻法才能趣入佛道。有人认为：佛法著重修持功夫，听法何用？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一切圣典，由佛所说，都在指示修学佛法的途径，不闻正法，怎么知道如何去了生脱死？怎么晓得如何求生净界？又怎么知道如何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

在经典中，多赞叹闻法的功德，因为佛法中的一切功德，都是从闻法而来的，龙树菩萨说闻法有三处：一、从佛闻法；二、从佛弟子闻法；三、从经典闻法。佛已涅槃，从佛闻法，对我们来说，如果修行不到相当程度，是不可能亲闻佛陀说法的。如今修学佛法，只好从佛弟子闻法，或者自己由研读经论中去了解佛法。我们虽然生不逢佛世，不能亲聆佛亲口宣说的妙法，但从这两处仍可得修行之指标，佛法之实益，所以，也称作「闻法」，学佛法，可以由此下手。

本品说「闻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到底听闻正法，有些什么功德呢？简略的说，闻法功德有四种：一、由闻知诸法——由于听闻正法，我们可以了解善法与恶法，知善法，依之奉行，令诸善增长；知恶法，当速断离，不会再生。同时闻佛法，才知道有漏法，无漏法的差别，懂得何种该修习，何种该舍弃，这善、恶、有漏、无漏等诸法，能够遮止众恶。「众恶」指的是身业的恶行与意业的恶念，因为闻法的缘故，知道什么是恶法，造恶业会得什么恶果，渐渐地，警惕自己，约束自己，就能将恶念息除，遮止恶心的现起。三、由闻断无义——由于听闻正法，能断种种无意义的事。什么叫做无意义事？凡做对自己进德修业及对众生没有利益的事都称作无意义事。譬如有些人，肯发心求解脱之道，但误入歧途，虽修种种苦行，仍无法得到解脱，这种自讨苦吃的愚痴行为，佛名之为无义。修学佛法，听闻了佛说的真理，自然远离无义之事，正道而行，不浪费分秒光阴，就不会白花心血而毫无收获。四、由闻得涅槃——由听闻佛法，如法修行的缘故，就能得到清静，安乐的涅槃境地。照这么说来，佛法的一切功德，岂不是全从闻法而得的吗？由此可知，经典中说：「功德不少」，绝不虚妄。

「持地菩萨」，这位持地菩萨，有人说是地藏菩萨的异名，如果说是地藏菩萨，则谁都知道他是一位发大愿，立大志的大菩萨，只要是佛弟子，都对这位菩萨所发的勇猛誓愿——「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有很深刻的印象。在地藏十轮经中说：「持戒坚固，如妙高山；精进难坏，如金刚宝；安忍不动，犹如大地」。这是说如地能滋长万物，储藏万物之义。在延品地藏经的直谈钞里也说：「地藏，乃是一切众生本心之异名」。持地菩萨楞严经里，自述证圆通的经过说：「我于过去，普光如来出现在世的时候，曾出家为比丘，修头陀苦行，虽无高深学识，但具一颗仁慈心，济人心切，修桥铺路，只要对众生有利益，再苦也不推托。终日在桥旁路边，遇负重者，必代挑代负，帮忙过桥。见路有不平，必铲高补低，铺至平坦为止，所以大家都称他持地。虽到处苦心孤诣，用心良善，但不见任何效果，而且『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世』，到了后来，才遇著毗舍浮如来，平地侍佛到国王处应供。毗舍浮佛亲切的摩我顶，开示说：你做了很多利益众生的事，救济了许多受苦难的人，一个人能做到这种地步，真是难得，但那是属于物质上的济助，你应该从心地上面多下点功夫，要知外在的大地不平，是缘于内在心地的不平，若自己的心地平了，则外在的山河大地无一不平。我听了毗舍浮如来的开示，始懂得『心平国土平』的道理，立

即心地豁开，烦恼顿除，从此在心地上下功夫，精进修行，就证得了圆通」。这便是持地菩萨得名的由来及因地修行的经过。

云何名持地？据宝积云经，菩萨有十法名为持地三昧：一、如地广大，无量无边；菩萨亦尔，功德、智慧、庄严、愿行，无量无边。二、如地，众生依止，各随所欲，称意极给，周济无碍，菩萨亦尔，六度众具皆悉与之，心无限碍。三、如地，无好恶欣恨；菩萨亦尔，育养众生而不望报。四、如地，天注云雨，普皆容受，无不堪持，菩萨亦尔，一切诸佛兴大悲云，普澍法雨，如其所说，悉能容持。五、如地，一切草木丛林及与众生行住坐卧，皆悉依之；菩萨亦尔，一切众生修行善趣，二乘法涅槃，皆因菩萨而有。六、如地，一切种子依生；菩萨亦尔，一切善业天人种子，皆依菩萨而得生长。七、如地，能出一切众宝；菩萨亦尔，功德善宝一切乐具，皆出菩萨。八、如地，出众妙药能疗众病，菩萨亦尔，能出一切法药，能除一切诸烦恼病。九、如地，风不能动，蝇蚋蜂蝎不能亏损；菩萨亦尔，一切内外诸缘逼恼，不能扰动。十、如地，狮子哮吼，龙象、雷电，不能惊怖；菩萨亦尔，一切外道九十五种所不能动。具此十法，名为持地三昧，故名持地菩萨。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持地菩萨说闻普门品者功德不少，一点不错，佛说了普门品之后，不但持地菩萨得到不少功德，即在座听讲的八万四千大众听了之后，均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八万四千，是喻其听众之多。在佛经中，为显其多数，常用八万四千为一代表数。实际上，佛讲经天龙八部诸众生皆欣喜乐闻，绝不只八万四千的听众而已。举法华经来说，法华经妙音品里「与妙音菩萨俱来者，八万四千人。」又说：「与八万四千菩萨围绕」。又说：「是八万四千菩萨，得现一切色身三昧」。法华经见宝塔品中说：「持八万四千法藏十二部经，为人演说」。药王品说：「火灭以后，收取舍利，作八万四千宝瓶，以起八万四千塔」。佛亦说过：「以八万四千法门对治众生八万四千烦恼」。可见，八万四千只是一种「多数」的说法，并不一定刚好是八万四千数。

无等等者，谓佛果最高最上，没有余果可与之相等。二乘人虽出三界，但不是究竟之法，非是无等；佛是极地，所以说是无等等；发求佛心，故说发无等等心，能发此心，修佛之行，即等于佛。发心有多种：一、名字发心，即五品弟子；二、相似发心，是六根清净；三、分真发心，即初住以上；四、真发心，即发无等等无上菩提之心。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话，译为无上正等正觉，即没有比这更上的正觉。正觉不同于凡夫的不觉，外道之邪觉。正等是不同于二乘的偏真，二乘人不能真俗平等，圆融无碍，唯佛菩萨能之。无上不同于菩萨的分证。菩萨虽能等视真俗，怨亲平等，不偏空有二边，然因分证未圆，修行未臻圆满境界，尚称有上之士。佛元品无明惑已断，大觉已圆，故称其为无上正等正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发菩提心。以悲智圆成之佛果为目标，激求自己奋发向上，誓志成佛，这便是发菩提心。佛是人人可成的，希望大家能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听经闻法的目的，在寻出离解脱之道，藉闻法来了知修行之径路，然后依经中所说而修，才不致于有所偏差，如果把听经当作一种消遣，藉听经来作充实自己逞口舌之利的资料，那是错用了心，实在可惜！如今普门品已经讲完，冀望诸位能因此，了知自心有与观音菩萨的真心存在，听完了这微妙甚深的法门，要懂得循著菩萨的足迹，将贪欲心，转为慈悲心；嗔恚心，转成勇猛心，愚

痴心，变作智慧心，让此心与观音心相应，随著菩萨的后尘，做个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六字真言法要（班禅大师）

六字真言法要

班禅大师讲

民国二十年六月，请护国宣化广慧大师班禅讲六字真言於宝华山之护国圣化隆昌寺，僧俗与会听法者四百余人。大师於先一日洁身净虑，著法服，陈十供，礼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观世音菩萨，及其本宗初祖宗喀巴大师，行其本宗所传之瑜伽正法，凡一昼夜，不寝不食，虔诚之情，为内地说法者所未有。时至，整容正衣於佛殿；礼拜已，始登座持诸种加持真言，而後演说法要曰：

昔观世音菩萨为阿弥陀佛之高弟，具足诸行、等解万法、等慈众生，发大誓愿曰：「尽我形寿，遍度一切众生，若有一众生不得度者，我誓不取正觉。若我於众生未度之时，自弃此宏誓者，则我之脑裂为千片。」发此誓已，专心极意，悲智双运，现诸神变，应境行化，度脱众生。如是经无量劫，其所度脱之众生，尽恒河沙所不能计。而环顾世间众生，生者无量，而愚痴堕落，受诸痛苦；造诸恶业者，亦复无量；轮回不已，则众生之苦终不能绝。於是菩萨生大忧恼，谓：「众生之苦，乃与众生之生以俱来；世间既存，苦何能已？苦若不已，度岂能尽？昔年之誓，是徒自苦，而於众生亦无有益；无益之行，何必坚持？」此退转心甫生，而应誓之相已现，菩萨之脑，忽然自裂千片，犹如千叶莲花；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无始劫来度人无量之阿弥陀佛，则自现身於菩萨之脑中，发慈悲音，而谓菩萨曰：「善哉观世音！宏誓不可弃，弃誓为大恶；昔所造诸善，一切皆成妄。汝但勤精进，誓愿必成就。三世共十方，一切佛菩萨，必定加护汝，助汝功成就。」又说真言曰：

唵嘛呢叭咪[口+迷]

oom ma net beh meh hone

观世音菩萨闻此真言已，得大智慧，生大觉悟，愿顺尊旨，勤加努力，坚持旧誓，永不退转；至於今日，仍在行法度世，而为世人所尊仰。其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之伟力，盖成就於是时。故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实为唯一，无有二致。观世音菩萨之心，即阿弥陀佛之心；观世音菩萨之力，即阿弥陀佛之力。念此六字真言者，即是念观世音菩萨，即是念阿弥陀佛，亦即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然此不可空念也；念此真言者，有一最要之法门，此法门不入，则念之千万，终无有益。法门者何？「瑜伽」是也。盖人之於法，必有三体；以此三体而造三业，然後诸法得以成就。三体云者，「身、口、意」是也。一切诸法赖身而行，一切诸法赖口而传，一切诸法赖意而生，亦赖意而住。随顺世间因缘贪嗔痴爱诸善不善业，执持不离，是曰「不净业」。舍离诸妄，住心於无所住，行诸善法，而於善终无所得，具大智慧，生大善巧，行大方便，而复一无所执，光明寂静，慈悲平等，度脱众生，超生死流，至涅槃岸；如是行，如是言，如是念者，是曰「净业」。如是念，即是如是言行；如是言，则必如是念，如是行；一刹那间，三业等俱不可分离，不可差别者，是曰「瑜伽」。修心瑜伽如成就者，是曰「瑜伽三昧」，诸佛功德皆由此生。非如是者，必是妄计妄执，诸善功德皆不成就。是以念六字真言者，须知如何是观世音菩萨之「身」？如何是菩萨之「口」？如何是菩萨之「意」？菩萨之所行所言所忆念者，皆能如实知、如实观、如实照。而自己之所行、所言、所忆念者，必须与菩萨等无有二，然後乃可谓为「一心直指、即身成佛」。如

是念者，乃为净业相应成就；非如此者，不得为六字真言行者也。

此理既明，而後可进而讲真言之字义。「唵」者：三业相应之表现也。合则一声，统摄万法。究其字源，已可略悉；盖「唵」字之源，由於梵字之「阿哦吗」三音。此三音有其三字，而三字之义，则统摄万端；「放之则弥於六合，卷之则退藏於密」之义，略可彷彿。吾人为佛弟子者，於诵念一切经之前，不至心诚意念三归三结乎？此一「唵」字，亦具此意，不念诵诸般净业加持之真言乎？此一「唵」字即总持一切净业加持之真言。念此字时，佛之三体，即我之三体；我之三业，即佛之三业。光明具足，坚利具足，慈悲具足，戒具足，定具足，慧具足，一切具足，漏尽意解，不可思议也。摩尼为宝，以喻佛法坚利之德，无所不包，无所不具；凡有所求，无不应者。略说如此，广说不尽。「叭[口+迷]」者：梵语莲花，以喻智慧，清净妙洁，一切不染，如如圆满，一切成就。合此二语，即是「金刚般若」。欲具明之，经文具在。「唵」者：诸愿成就之真言也。解以常言，即「波罗密」。「波罗密」者，诸行成就之称也。差别言之，始於布施，成於智慧。「般若波罗密多」，实具万德，不可量也，不可言也，不可思议也。

六字略义，诠以言词，如是而已，欲明其「体」，则「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文已详；欲明其「相」，则「阿弥陀经」已显其「妙」；欲知其「用」，则「妙法莲华经」持之宜精；欲知其「行」，则毗尼诸经持之宜严。总之：六字真言者，佛法之总持；在於真实奉行，而不在於说理。说则万端，理终归一。愿诸大士，闻此法者，发大乘心，普济一切，以观世音菩萨之本愿为本愿。则今日之法会，为不虚矣。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義（圓瑛法師）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義

宁波接待讲寺 圆瑛 讲

天台山比丘 照海 敬录

圆瑛法汇序一

圆瑛上人，吾闽产也。幼失怙恃，依季父教养，颖悟绝人，甫成年，即受牒度于石鼓山之涌泉寺。早参三昧，夙擅说经，素以宏化利生为本愿，初主宁波接待寺倡办宁波佛教孤儿院。次至泉州重兴开元寺，创办开元慈儿院，孤露子弟，薰育者众。旋历内地并南洋群岛，周流说法，于大乘教义多所阐明。生平著作编成法汇，近被推为宁波天童七塔二大丛林及中国佛教会首席。去年天童寺不戒于火，上人则奔走四方，募化重修，规模闳敞，为四明道场之冠。间亦稍治生产，为发展化育基金，是皆躬行实践，以求达其利济宏愿，固不仅以舌粲莲花见称也。今秋上人莅京说法，持示所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义，其所发挥演绎，皆初于护国爱人，旨趣之宏，足维风化，爰乐而为序。

民国二十三年十月 闽侯林森

序二

如来知见，众生同具，佛若不说，谁能自知，故我世尊，示生世间，成等正觉，普为九界众生，随机宣说妙法，必使机理双契，解行俱圆，以致断惑证真，复本心性而已，又以钝根众生，断证难期一经再生，进一退万，一乘上士，亲证法身，不历僧祇，速成佛道等因缘，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西方法门，俾九法界上圣下凡，同于现生，往生西方，上士则圆满菩提，下根亦亲登不退，其保护抚育之恩，穷劫说不能尽矣。是知净土一法，乃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上成佛道，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总持法门也。当此末法人根陋劣，寿命短促，知识希少，魔外纵横，若无此法，其何能淑，以故法流震旦，二千年来，所有智识，或专或兼，或显或潜，各修此法，以期究竟自利利他也。圆瑛法师，宿具慧根，久研教观，迹虽住持宗门，心实注重净土。然圆人受法，无法不圆，随人意乐，为讲诸经，佛学书局，汇集诸著排印流通。名为圆瑛法汇。首以阿弥陀经注，以示法师注重净土之意，窃以浙江昔有云栖法汇，近有谛闲讲录，圆瑛法汇，同为险道之导师，苦海之慈航，有缘遇者，何幸如之。光粥饭庸僧，除念佛外，一无所知。承师不弃，命为序引，只得略陈所知，以塞其责，而文不贴题，一任大通家之指斥讥诮云尔。

民国二十二年癸酉首夏古莘常惭愧僧释印光谨撰

序三

闽中山川磅礴，灵气所钟，高僧辈出，黄檗心要，百丈清规，古德流风，至今犹有存者，圆瑛法师，籍隶古田，蚤岁脱俗，真参实学，孜孜弗懈，卒能成就其德业光明，后伟与先哲同揆，乡人士皈依座下者，如水趋壑，比岁卓浙东，先后住持七塔天童二寺，法雨覃敷，三根普被，余今夏曾

诣天童，参承道席，是时方演讲楞严，缙素翕集，法师阐明义趣，机辩纵横，听者无不悦服，又以持戒为学佛之要，每反复诰诫而不已，信乎宗说兼通，行解相应，足为学者之楷模也。今海上佛学书局，将以法师平生撰著，汇刻行世，征序于余，夫我佛设教，法门虽广，无非使人解黏脱缚，明心见性而已。学道之士，真积力久，有悟于第一义谛灵光独耀，迥脱根尘，虽不立文字可也。其或明宗弘教，发为文辞，等身著作亦可也，何以故？此心既空，则文字与实相，不相违异。故法师愿力宏毅，所至修废举坠，钜细靡遗，至于挺身卫道，处事变艰危之会，不怵不挠，尤为难能可贵，惟其真理既彻，应物无方，虽炽然有为，而不著有为之相，故观法师之文，即事即理，圆融无碍，而佛法之体用彰明，具可于言外得之，呜呼！魔说害教，鱼目混珠，大法之陵夷甚矣，有如法师言句，引经据论，涵义深广，而归于平实，是能灿真灯于既昏，续慧命于将坠者，余安得不为之往复赞叹也哉！

民国二十一年十月闽侯林翔敬撰

序四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云，须菩提言，如我解佛所说义，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中观论云，诸佛或说我，或说于无我，诸法实相中，无我无无我，由是观之，可知佛之对机设教，原无定法之可言也。是故众生中有应闻四谛而得度者，佛即为之说四谛。有应闻十二因缘而得度者，佛即为之说十二因缘。有应闻六度万行而得度者，佛即为之说六度万行。乃至有应闻空而得度者，佛即为之说空。有应闻有而得度者，佛即为之说有。佛法自汉明帝以后，传至东土，迄今二千余年，各宗次第建立，大乘教中三论宗禅宗多属空之法门、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真言宗，多属有之法门。如金刚般若经，仁王护国般若经，心经，等则空之类也。阿弥陀经，法华经，大乘起信论等，则有之类也。以俗谛言，说空则不应说有，说有则不应说空，然而以真谛言，则说空正不妨说有，说有正不妨说空。此则超情离见之旨，非凡夫思量所能测度者也。圆瑛法师，既具智慧，复有辩才，于金刚般若经仁王护国般若经、心经、阿弥陀经、法华经及大乘起信论，演讲之余，并加注释，陈义精深，属词雅畅，不知者观之，以为空有并谈，未免矛盾，而知者观之，则赞叹其空有双融，正符我佛对机设教，无有定法之深旨矣。今上海佛学书局，取法师之名著述汇刻而流通之，宏法功德，曷其有极哉！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仲秋南昌梅光羲序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义

讲解此品分为二科（甲）初释题，二解文，释题又二（乙）初经题，二品题。

【妙法莲华经】

此五字，是全经总题，本经是后秦弘始三年，龟兹国，鸠摩罗什法师所译，共七卷二十八品，此普门品，即二十八品中，第二十五品，品依于经，故先列经题，此题依古德七种立题中，是法喻立题，妙法是法，莲华是喻，乃释迦如来，金口亲自命名，譬喻品文云，是大乘经，名妙法莲华，教菩萨法，佛所护念。

妙字称赞之辞，即赞其法微妙，不可思议，经云：止止不须说，我法妙难思，是也。题从名便，则先妙次法，解从义便，当先法次妙，若无所赞之法，安用能赞之辞，如赞人是好人，必有所

赞之人。故此中解释，先按定何法，再明所以妙之理，以从义便也。法即最上一乘实相之法，诸佛悟此而成道，众生迷此而轮回，众生虽迷此法，终日不离此法者也。穿衣吃饭，见色闻声，一一无非此法之全体大用现前。昔僧问一长老，如何是道？答曰：在眼曰见，在耳曰闻，在鼻嗅香，在舌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即儒教所云，道也者，不可与离也。此法人人本具，即是一心之法，是心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真如平等，在圣不增，在凡不减，不为迷悟所变，不为圣凡所易，是之谓妙。儒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亦此法之义相，良由众生迷真起妄，妄有十界差别之相，十界不出一心，如心中起一念上品恶因，造上品恶业，则报在地狱，起一念中品恶因，造中品恶业，则报在饿鬼。起一念下品恶因，造下品恶业，则报在畜生。起一念下品善因，造下品善业，则得人趣报。起一念中品善因，造中品善业，则得修罗报。起一念上品善因，造上品善业，则得天趣报。是谓众生迷此而轮回，若心中发起始觉之智，返迷还悟，依四谛法，厌苦断集，修道证灭，证声闻果，依十二因缘法，顺逆观察，契悟无生，证缘觉果，依六度法，福慧双修，自他俱利，证菩萨果，依一心法，背尘合觉，返本还源，惑尽智圆，究竟佛果，鉴穷法界，如实知见，是谓诸佛悟此而成道。以上圣凡十界，不出一心，则心为诸法之体，诸法是心之用，六凡染用，四圣净用，心为染净所依，不为染净所转，如水随寒气之缘，而结成冰，随暖气之缘，复溶为水，而水性未常异，心法随缘，而为众生法，而为佛法。而心体不异，亦复如是，心法具足佛法众生法，佛法众生法，不出心法，举一即三，言三即一，如举一心法，则上该四圣，下摄六凡，举一佛法，则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举一众生法，则人人有心，凡有心者，皆当作佛。华严经云：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无差别之法，即是妙法。华严所以开其端，此经方以竟其说。文云：惟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无二之法，即是妙法。

问：法是佛说，前云，经名是佛自命，妙字，是赞叹之辞，而佛何以自赞耶？答：有二意。

一、此法过去诸佛已说，佛云：我亦随顺说，非自赞也。二、此法为一乘实相妙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不可思议，乃赞法非赞自也。

又妙字当体得名，非对粗显妙，若对转照时，所说三乘权法为粗，以显还照时，所说一乘实法为妙，则妙有分限，而非圆妙。若对觉场成道近迹为粗，以显旷劫之时远本为妙，则妙有先后，而非非常妙。本经一往观之，似有对待妙，究极言之，唯是绝待妙，如权实相即，本迹相通，是也。方便三乘属权，最上一乘属实，为实施权，则权全是实，乃即实之权，开权显实，则实不离权，乃即权之实，今生应世属迹，久远成佛属本，从本垂迹，则迹由于本，乃即本之迹，开迹显本，则本不离迹，乃即迹之本，本迹无乖，权实不二，言语道断，心行处灭，是之谓绝待妙，昔智者大师，九旬谈妙，以言而言离言之理，言不能尽。今者前约心佛众生三法，后约权实本迹四法，略释妙法二字竟。莲华是喻，喻上妙法，以妙法幽微，甚深难解，诸有智者，要以譬喻得解，故借喻明法，以易显难，令知妙法，当如莲华。然虽以莲华喻上妙法，不可求其幽玄，一一尽同妙法也。如扇喻月，不可求其光明，如月喻面，只是取其净满，是不得已乃借喻莲华，以明妙法也。华有多种，非此华不足以当此喻，或狂华无果，如杨柳等，可喻外道，空修无益苦行，终无实证。或一华多果，如葫[甘/麻]等。可喻凡夫，孝养父母，报在梵世，受种种乐。或多花一果，如桃李等。可喻声闻，修三十七助道品，但证无学。或一华一果，如柿等。可喻缘觉，修一远离行，亦得涅槃。或先果后华，如瓜等。可喻须陀洹，先证见道，却后修道。或先花后果，如梅等。可喻权教菩萨，先藉缘修，生后真修。以上诸华，皆不足以喻妙法，唯莲华，华果同时，处染常净，方足以喻之。今喻迹本二门，各有三义：一、为莲故华，喻迹门为实施权。文云：思惟是事已，即趣波罗奈，虽权说三乘，意在于实也。又喻本门，从本垂迹。文云：我实成佛已来，久远若斯，但以方便，教化众生，令入佛道，作如是说。此即本之迹也。二、华开莲现，喻迹门开权显实。文云：十方佛土中，唯有

一乘法，无二亦无三，唯此一事实，余二则非真，此权开而实显也。又喻本门，开迹显本。文云：皆谓今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成无上菩提，然我实成佛已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此迹开而本显也。三、华落莲成，喻迹门废权立实。文云：正指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废方便之权施，归究竟之实道也。又喻本门废迹立本。文云：是故如来，虽实不灭，而言灭度，诸佛如来，法皆如是。非生示生，不灭现灭，既不生不灭，则唯本无迹也。

问：经中更有七喻，皆有开权显实之义，何以不取，独取莲华，而立题耶？答：经中七喻，是别，一、火宅中，三车喻权，一车喻实。二、信解品，穷子客作喻权，付业喻实。三、药草品，三草二木喻权，一地喻实。四、化城品，化作喻权，宝所喻实。五、五百弟子授记品，系珠喻中，少有所有喻权，此宝贸易喻实。六安乐行品，轮王喻中，随功赏赐喻权，解髻明珠喻实。此六喻，皆别喻迹门开权显实也。七、寿量品，良医喻中，使父死喻权，归来使见喻实，此一喻，乃别喻本门开近显远也。更有王膳凿井二喻，既非全譬一期开显，故智者大师，略而不举，唯莲华，可总喻迹本二门权实，如前各具三义，故如来以此立名，法喻双妙，又岂特所诠之义，不可思议，即能诠之名，亦不可思议矣。

经：是能诠之文字，为通题，妙法莲华，是所诠之义理，为别题。通者，通于经藏，皆名为经。别者，别在当部，他部非此名故，梵语修多罗，此翻契经，上契诸佛之理，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下契众生之机，时至机熟，会三归一，故曰契经。具贯摄常法四义，贯，则如线贯珠，乃贯穿所应知之义。摄，则如经持纬，乃摄持所应度之生。常者，三世之所不易。法者，十界之所同遵，此方圣教，亦称为经，亦具常法二义，天下后世，不能变易其说，名义皆同也。又经者，径也。即修行成佛之径路，诸佛依此而成等正觉，菩萨依，此到如来地，众生依此，入佛知见道故。初经题竟。

（乙）二品题。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按悲华经，过去善持劫中，宝藏佛世，有无量净转轮王，第一太子，三月供佛斋僧，发菩提心，若有众生，受三途等苦恼，凡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眼天耳闻见，不免苦者，我终不成菩提。宝藏佛云：汝观一切众生，欲断众苦，故今字汝，为观世音。楞严经：菩萨自陈圆通文云：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成就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議，彼佛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又大悲经云：此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生无量劫中作佛，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安乐众生，故现为菩萨耳，倒驾慈航，入于苦海，随缘赴感，无处不周。此菩萨现为弥陀左辅，与娑婆世界众生最有缘，凡闻名见相，咸生欢喜之心，礼念供养，甲于一切菩萨，皆由此菩萨，不思議愿行之力所感，故得如是。观世音三字，具境智能所，观字去声，非眼观之观，乃智观之观。菩萨六根封境，一一无非智照现前，观为能观之智，世音即所观之境。

问：菩萨六根互用，一根作六根用，六用可摄一根，中眼不独见，亦能闻嗅觉知，耳不独闻，亦能见嗅尝触。世音称观，亦复何妨？答：一根六用，根虽是一，用则有六。如耳不独闻声，亦能观色、嗅香、尝味、觉触、知法，是为六，若仍观音，而不观色，则失观色之用，如眼不独观色亦能闻音，若仍观音，而不闻音，则失听闻之用，皆不成六用，何为互用耶。当从去声，指能观之智为是。菩萨立名之义，当分自他两利解释。据本经，从利他立名，文云：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

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此则能观者智照，所观者，即世间苦恼众生，称念菩萨名号之音声，菩萨则寻声救苦，无求不应，故得是名。

若据楞严，从自利立名，文云：过去有佛，名观世音，我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从闻思修者，乃从耳闻中，思惟修习，此思维，非第六意识思量分别，乃从耳根闻性，起智观照，不随声尘流转，反闻自己能闻之闻性，是谓初于闻中，入流亡所，入法性之真流，亡声尘之妄所，如是尘亡根尽，乃至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此则能观者，亦是智照，而所观者，即是能闻世出世间音声之闻性，反闻功极，入三摩地，故得是名。

菩萨，梵语具足云，菩提萨埵。此方从略，但称菩萨。菩提此译为觉，萨埵此译有情，乃大道心人，愿行广大，方受此名。按觉有情三字，当作三义解释。一、约自利发心修行，断惑证真，虽已分证佛觉，尚有识情未尽故。二、约利他，现身说法，随机利导，觉悟法界，无量有情故。三、约两种，广修六度，繁兴万行，上求佛觉，下度有情故。菩萨有权有实，若依事识发心，修行事六度，虽修事行，未明理观，名为权教菩萨，若依根本识发心，修行理六度，所修事行，皆称理性，是为实教菩萨。今观世音是实教菩萨，唯依最上乘，发菩提心，世人于菩萨二字，多有不解，每每称神，亦称菩萨，神不过是上品福德之鬼，神不及天，天不及罗汉，罗汉不及辟支佛，辟支佛不及菩萨，菩萨之上，唯有佛矣。故不可称神为菩萨也。

普门品，普是周遍义，门是通达义，菩萨行弥法界，无所不周曰普，福备众生，自在无碍曰门，随机应化，恒沙妙用，无不从此普门示现，观世音菩萨是人，普门是法，合人与法而立品题，以此品有两番问答，依前问答，论观世音人，依后问答，论普门法，故以人法而立品题，品者，别以类聚，以观世音人若法，类为一品，适当本经之第二十五品，初释题竟。

（甲）二解文分三（乙）初长行别示，二偈颂合显，三闻品获益。

初分二（丙）一问答得名所以，二问答游化方便。

初又二（丁）一当机举名请问，二如来备示感应，今初。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菩萨名曰无尽意，亦悲愿不舍，尽未来际，度脱众生之人，以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果无尽，而菩萨度生之意，亦无尽也。若愚赞云：世界无边尘扰扰，众生无数业茫茫，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我名无尽意。观音普门圆行，随机应现，一一无尽。足见大悲亦复无尽。故此品以无尽意菩萨，为当机发起也。即从座起四句，请法之仪，以表三业恭敬。偏袒右肩，袒者，露肉也。此方以袒为慢。西域以袒为敬。右肩便执役，表事师之仪也。合掌者，此方以拱手为恭，彼国以合掌为敬，表不敢分散，专至一心也。上皆身业恭敬。向佛，以一念之诚，向万德之尊，属意业恭敬。而作是言世尊，面奉慈容，口称总号，属口业恭敬。末三句问观音人，意谓观世音名遍十方，望重群贤，名不自彰，彰必因义，请问以何因缘，有此嘉号，初当机举名请问竟。

（丁）二如来备示感应分二（此同楞严十四无畏）（戊）一正答得名所以，二广显称名感应。

初又三（己）一总标寻声救苦，二别示持名感应，三结答得名因缘，今初。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此即楞严苦恼无畏，别列不尽诸难，皆摄此中。苦恼可约身心，众生身受苦痛，心生恼乱，即一苦不恼，已可怖畏，况受诸苦恼耶。又众生以无量百千万亿计，乃举十方世界，机多境众，以显菩萨，观深应广，非指定数也。其机既多，苦恼自是不定，或一人受多苦恼，或多人受一苦恼，或诸苦恼遍于多人，或一苦恼迫于一人。同业同受，别业别受，一一无非业感也。上明过现恶业感苦恼，闻是下，由过现善根得闻名，复由称名功力得解脱。功在何处？即在一心称名，或过现劫中世中。闻说观世音，有广大慈悲，广大灵感，是以遭苦求救，一心称名，菩萨如洪钟在架，有扣则鸣，明镜当台，遇影斯鉴。即时以无作妙智，观其音声，寻声救苦，令得解脱，此约事一心，至诚恳切，可以感通，机心与圣心相交，即得解脱也。若达理一心，自他不二，能所双亡，苦性与念性俱寂，则无解不解，无脱不脱也。二者之功，皆在一心，如或散心、乱心、轻心、慢心，虽亦称名，难收速效。

问：菩萨一人，何以能赴多机？称名一法，何以能敌多苦？答：青霄圆月，影含众水，善见药树，病愈千般，天上人间之物，尚能如来，何况菩萨圆通妙行，自在之力，岂可以凡情测度哉！一总标寻声救苦竟。

（己）二别示持名感应。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此能救火难，即楞严火难无畏，火而云大，入之必烧。若有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之众生，为菩萨之所护念，必不至入于火聚，设或入之，火不能烧，何以能得如是，实由菩萨圆通威神之力所护故。如人入于深山之阴，不为暑热所侵也。神力，依楞严经云：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以见觉属火，知见旋复，则内火既息，外火不能为害。菩萨以威神之力，加被持名众生，故亦不烧。

应验传云：祝长舒晋元康中，于洛阳为延火所及，草屋大风，必无免理，一心称名，风回火转邻舍而灭。里人不信称名所致，特因风燥时，举火烧之，三掷三灭，众方忏悔。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此能救水难，即楞严水难无畏，文云：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以闻听属水，闻听旋，则内水既息，外水不害，故令称名遇难，不至沉溺，即得浅处。余丙午六月，雇一船装载行李，过老虹桥，受潮汐急退，船触浮桥，立时覆没。余人在水中，手把船边，口不能念，心中专切忆念，观世音菩萨，能救众生苦难，求为救援，船流数百步，手仍不放，闻空中有人叫我，手莫放，手莫放，然我心中所念者观世音，叫我非他也。后被救生船捞起，在此大江急流中，若非菩萨之力，安有不死耶。因感菩萨再生之德，故讲此品之经，惟望众人敬信奉事，称念礼拜，此观世音菩萨，自有感应道交之验。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此能救罗刹难，即楞严罗刹无畏，世间众生，多贪财宝，故入海求宝者，数以百千万亿计，亦非定数，极言其多也。大海为众宝所聚，有欲求宝，故多入海。假使不定之词，设或遇之，风而曰黑，必是黑风。海边有罗刹鬼国，罗刹，此译可畏，能食人。不但其鬼可畏，其风亦可畏，能吹船舫，堕入其国，欲把众生，以供其食。其众生中，但能有一人，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众人皆得脱离鬼难。楞严云：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印光法师曰：鬼神以阴隐为想因，以杀害为堕缘，菩萨于反闻时，内灭妄想，外绝杀害，全超鬼神心行，以此威力，能令称名者，免于鬼害。传云：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泛海，忽遇恶风，飘堕鬼国，便欲尽食，合船皆称观世音菩萨名号，由是得免。二别示持名感应竟。

（己）三结答得名因缘。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以是二字，承上结归之词，菩萨得名因缘，不一而足，但如上所说，不外妙智观照，寻声救苦，以是为得名因缘，就此结答，以释无尽意之疑，疑断信生，故向下更为广显，正答得名所以竟。

（戊）二广显称名感应分四（己）一能脱四难，二能离三毒，三能应二求，四能得多福。

初中二（庚）一别明脱离，二总结神力，今初。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此能脱戮难。即楞严刀兵无畏。指掌疏云：临当被害者，或屈遭冤网，或误入仇门，顷刻身首异处，须臾性命不保。当此之时，犹能称名系念，则三昧之熟于平日可知，由此所以感圣遮救，令彼刀杖，寻来寻坏，段段零落，而刮利无所施也。余意临危被害，此时称名，生死事大，一心不乱，故感大悲救护，解脱戮难。

楞严云：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熏闻成闻者，以反闻自性之工夫，念念入流，熏彼循尘之妄闻，转成真闻，一根返源，六根同时，销妄复真，同于声尘听闻之性，一一复归元真，至此则尘亡根尽，亲证不动不坏之体，菩萨下同悲仰，故令被害，刀段段坏，纵使刀不坏，亦如刀割流水，如风吹日光，了无痕迹，亦无损害也。

传云：晋大元中，彭城一人，被枉为贼，常供金观音像，带髻中。后伏法刀下，但闻金声，三斫不伤，解髻像有三痕，由是得救。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此能脱鬼难，即楞严诸鬼无畏。问：前罗刹已是鬼难，何以此处复出？答：前约一类，此约诸类。楞严药叉罗刹之外，尚有鸠槃荼鬼（此译瓮形其形似瓮）、毗舍遮（此译啖精气鬼）、富单那（此译热病鬼），此虽不列，摄在诸鬼之内。三千大千国土，为一大世界，先由世界海中，有一须弥山，东西南北，有四大部洲，此土属南阎浮提洲。须弥山半，有四天王宫，日月旋转其间，照四

天下，名一小世界，合一千小世界，名小千世界，合一千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合一千中千世界，方名大千世界。为一佛化土，佛佛出世，皆统三千大千世界。其中国土，非算数之所能及。满中夜叉（此云轻捷）、罗刹（此云可畏），极言其多，如世界善人少，恶人多，惟有西方极乐世界，诸上善人俱会一处，又无三恶道，若能一心念佛，往生彼国，可免诸鬼之难。现未生彼国者，诸鬼欲来恼害。能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诸恶鬼闻之，尚不敢以恶眼视之，况敢加害耶。楞严云：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荼、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旁，目不能视。由闻熏精明，烁破痴暗，故鬼不能视，鬼神阴隐想习，向暗背明，反不堪于光耀，如枭鸟夜视昼盲，罗刹向日不见，是也。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此能脱刑难，即楞严枷锁无畏。若有罪者，则干犯法律，若无罪者，则屈遭陷害，在手曰扭，在足曰械，在颈曰枷，练体曰锁，四者皆治罪人之具。检，即封检。系，即系缚，闭之囹圄，不得自在。果能至心称名，能令罪具，皆悉断坏，得脱刑难。楞严云：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因妄尘既离，妄身亦空，以此加被众生，故枷锁自脱。

问：国家立法，原以惩恶，若救无辜，理之所宜。若释有罪，岂不纵恶，而坏法纪乎？答：大士真慈平等，以众生佛性亦本平等，虽一时犯罪，既能称菩萨名，已有悔过求救之心，若令脱离，此后自可，感化为善，改往修来矣。

传云：盖护山阴人，有罪判决系狱，应死。三日三夜称名无闲，忽见观世音菩萨，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乃息。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此能脱贼难，即楞严贼难无畏。大千国土，处广，满中怨贼，难多。贼，乃劫财。怨，兼夺命，遇之，则身命财物，自难保全。商主者，善识贵贱，长于贸易，财富智深，能为众商之主。诸商人，即其伴也。赍持重宝，易招劫害，经过危险之路途，或旷绝无人之境，或怨贼冲出之区，其危险更不待言。其中一人者，素奉佛法之人，知有能救，故唱言勿得恐怖，教其称名，令知所归也，能施无畏，示其必救也。闻言即称，信敬勃发，异口同音多众一心，感应道交，捷如影响，故即解脱。

楞严云：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音闻对立，势成相待，菩萨灭音，即入流亡所工夫，动静二相，了然不生也。所亡，则闻性遍周，故称性遍生慈力，慈回恶念，所以遇贼不劫。

传云：晋隆安年中，僧慧达，往北陇掘甘草，被羌人所获，闭于栅中。肥者先食，唯剩达与一小儿，次日当食。达竟夜称名，至旦，羌来取食，忽一虎跳吼，诸羌散走，虎咬栅作穴而去，达将小儿逃脱。一别明脱难竟。

(庚)二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梵语摩诃，此云大。佛告无尽意，观世音菩萨，乃菩萨中之大菩萨也。威神之力，巍巍然如是，而不可思议。楞严中，按耳根圆通，各出力用，此则总结神力巍巍，文异义同也。一能脱四难竟。

(己)二能离三毒分二(庚)，一别明三毒，二总结神力。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此能离贪毒，即楞严贪毒无畏。贪嗔痴三者，名曰三毒，以是一切烦恼之根本，能毒害众生，法身慧命故，是以可畏，菩萨令众生无畏者，非故犯三毒无畏，乃有离毒之大威神力，得无畏也，三者之中，贪毒为首，诸贪之中，淫欲为首，谚云：万恶淫为首。淫欲，即财色名食睡，五欲中色欲，此专指贪爱女色而言，惟此淫欲，人最易犯，且最难断，其为害最大，多于者，夙生惑习深重，业习不忘，数数现起淫念，发为淫行，轻则损身败德，重则倾家丧命，害己害人，且招妻不贞良，女不清节之报，尤其甚者，淫欲属火，佛说多淫人，成猛火聚，宝莲香比丘尼，足为明证，此华报也。果报则地狱中，铜柱铁床，极苦自受，无能代者。由知因果，心生怖畏，常念恭敬观世音，以念力对治淫心，仗威神消除业障。便得离欲。

楞严云：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正脉释云：反闻离尘，迥脱于色，而色岂能劫于家宝乎，能令众生离欲，摄彼同己，空诸色故。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此能离嗔毒，即楞严经嗔恚无畏。嗔，是嗔恨，怀之于心。恚，是恚怒，形之于色。嗔恚俱属于火，若多嗔恚，对境便炽，莫之能压，心如油沸，面似火烧，轻则伤气取辱，重则忘身及亲，构怨结仇，为害不少。经云：一念嗔心起，焚烧功德林。此华报也。果报，则地狱中，刀山剑树，极苦自受，无能代者。果能常念恭敬观世音，以念力而伏嗔机，仗慈风扫除恚热，便得离嗔。楞严云：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释义，音之纯者，由于无分别之尘染也，分别既无，能所不立，无能对之根，与所对之尘互相对待，以嗔恚生于敌体对待，互相违拒，今既无能所对，则嗔恚无由起，以此摄受，常念恭敬之众生，令离嗔毒。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此能离痴毒，即楞严经痴毒无畏，愚钝成性，痴暗无智，迷正知见，起邪分别，小则事理错乱，大则拨无因果，自误误人，生遭王难，此华报也。果报，则死入地狱，备婴众苦，果能常念恭敬观世音，以正念而驱邪执，仗慧日而破昏迷，便得离痴。

楞严云：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此云无善心，痴之最重者。)永离痴暗，释义，痴，由妄尘障蔽本有妙明，菩萨由反闻之功，妄尘既销，妙明旋复。所以内外身心法界，智光融彻，永离痴暗，一别明离毒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威者，威势，而不可屈挠。神者，神妙，而不可测度。二者之力，而以大称，非鬼、神、天、仙、二乘、权教之所能及。何也？贪嗔痴三毒，为根本烦恼，最难拔除。菩萨能令速离足证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众生由根本三毒既离，一切枝末烦恼，自不得生，故曰多所饶益。是故二字，承上起下，以是多益之故，常应心念，心念者非徒口称名号，而亦心想圣容，又非一暴十寒，应当常时无闲，念得功用纯熟，不念而念，将此身心，与菩萨名号，打成一片，内凭念力，外托圣力，则何毒不离，何益不获哉！二能离三毒竟。

（己）三能应二求分二（庚）一别明应求，二总结神力。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此能应求男，即楞严经求男无畏，无男何以可畏？一、年老无人服事，二、家业无人付嘱，三、身后宗嗣断绝。此通论也。文中别指女人，以女人无子，有三苦，一、为自夫所弃，二、为余妇所轻，三、为旁人所笑。欲脱三苦，故必求男。礼拜者，头面接足皈命礼。供养者，修设香花灯涂果，此双贯下文，求女亦然，果能恭敬恳切，即感圣应。有福德，则富而贵，有智慧，则廉而明。若有福无慧，则识庸见浅，若有慧无福，则家贫力薄。菩萨以法王子余福余慧，利及法界无子众生，自然令得福慧双美之男矣。楞严经云：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释义，销融幻形，复归闻性，不动不坏之体，则称体起用，不动一真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之相，分身尘刹，供养诸佛，常随佛学，各各佛边，为法王子，此理事，与事事无碍也。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此能应求女，即楞严经求女无畏。指掌云：男承内嗣，女结外亲。有男无女，亦非全美，故半子亦有求者，此亦通论也。文中独约女人者，女人以生女为亲，是其同类，故欲求也。求之之法，亦不外礼供，不言者，准上可知，端正约品行言，有贞静幽娴之德，有相约形格言，有窈窕庄重之仪，宿植德本者，多生培植。有大善根，善根增长，坚固有力，能成众德，故为德本。菩萨以承顺诸佛，受领法门，余功余德，利及无女众生，就令便生可爱可敬之女，由其窈窕庄重，众人一见，咸生爱慕之心，由其贞静幽娴，众人或遇，必起敬慕之意，若但有相无品，则可爱而不可敬，抑或有品无相，则可敬而不可爱。菩萨令生宿植德本之女，故得爱敬兼备。

楞严云：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释义，六根圆通者，合开成就，合六根为一根用，开一根为六根用，互用清净，圆通无碍，由互用故明照无二，由无碍故含界无遗，立字，双贯镜智空藏，镜智由明照而立称，空藏由含界而立号，受领法门，含摄无失，以此功德，利及无子众生，诞生福慧之女，端正属福，柔顺属慧，因有慧性，方能柔顺，而尽坤道也。一别明应求竟。

（庚）二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如是指能应二求，力即圆通力用，能应二求竟。

(己) 四能得多福分二 (庚) 一劝持较量，二结显多福。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此能得多福，即楞严持名无畏，彼经持名，亦列无畏者，因有众生，恐持名无功，又恐一名不及多名，智畏也。示以一多福等，故得无畏，此中先述敬礼之福，顺劝持名，以期三业普摄，恭敬意业，礼拜身业，敬礼获福，功不虚弃，唐捐即虚弃也。是故者，承上敬礼既皆获福，例知口业持名，亦不唐捐，故以皆应勉之。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

此假设故问，设若有人，受持诸余菩萨名字，其数满足六十二亿恒河沙，恒河发源于雪山之顶，阿耨达池，东银牛口流出，绕池一匝，流入东海，其河阔四十里，沙细如曲，非算数之所能及。持名满六十二亿河沙菩萨，可谓众矣，此菩萨皆现住娑婆世界，修法垂范，教化众生者，为如来现量智所知，复尽形供养，经时可谓长矣，而四事具足，设供可谓备矣，其所得功德，自应无尽。如来故问为多与否？当机直答曰甚多，因菩萨为众生良福田，昔阿那律，以一稗饭供辟支佛，尚九十一劫得如意报，况以四事经历长时，供养多菩萨也。

【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此较量福等，果若有人，至心受持观音名号，虽是一时礼供，不及尽形之时长，四事之供备，而此二人得福，平等无异，历久无尽也。问：二人行迹相去，不止天渊，何其得福，无间丝毫耶？答：以观音所得圆通本根，普摄一切，故一名能敌多名，一供能敌多供，一时能敌长时也。楞严云：十四者，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诸法王子名号，二人福德，正等无异。释义，圆通以本根称者，乃对方之根，以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故，耳门称妙者，以耳具足，圆通常三真实故，是以应用自在，事事无碍，能含能遍，称法性而无际，故能令持一名，而等多圣也。一劝持较量竟。

(庚) 二结显多福。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重呼当机，告以多福，如是福德之利，实由菩萨圆通，无作妙力所加故。一问答得名所以竟。

(丙) 二问答游化方便分二 (丁) 一当机进问游化，二如来备示感应。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当机虽闻上支，冥加之功，而犹未知显应之力，故此重申三问，云何游化？问身轮，云何说法？问口轮，云何方便，问意轮。众生根性不等，愿乐不一，必须依身口意三轮，起不思议化，方能得度。先以意轮，方便鉴机，应现何身？应说何法？但未知观音三轮，毕竟云何，是以故问，方便，非道前修证之方便，乃道后妙观察智，鉴机之方便也。一当机进问游化竟。

(丁)二如来备示感应分二(戊)，一广显应化诸国，二正答游于娑婆。

初中二(己)一明应显化，二结德劝供，即楞严经，三十二应。彼经云：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

初中又八(庚)，一能应三圣，二能应六天，三能应五人，四能应四众，五能应众妇，六能应二童，七能应十类，八能应力士。今初。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若有国土众生，指下九界众生，一切能感之机，此此应菩萨，菩萨志在菩提故，应以佛身得度，观音即现佛身，为说胜进上求，脱离随分法爱之法，令至究竟成佛也。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辟支有二类：一、独觉，二、缘觉。独觉出无佛世，览物荣枯，而得悟道春观百花开，秋睹黄叶落，乐独善寂，求自然慧，菩萨即现其身，为说诸法无生之法，缘觉出有佛世，秉佛十二因缘之教，觉悟无生，得证涅槃，设有众生，欲求是果，菩萨即现其身，为说缘生无性之法。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声闻，即阿罗汉，因闻四谛声，修道证果，故得声闻名。前初二三果，闻苦集灭道四谛法已，厌苦断集慕灭修道，而未得证，菩萨即现其身，为说真空无我之法，一能应三圣竟。

(庚)二能应六天。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梵王，是色界初禅大梵天王。梵者净也，已离欲界染故，色界无女人之欲色，但有分段之形色，未离色身，故名色界。设有众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乐为梵王，菩萨即现其身，为说出欲论，及慈悲喜舍，四无量心之法，令其成就。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帝释，欲界第二天天主，寿一千岁，以人间一千日为一昼夜，身量长一里，居须弥山顶，三十三天，因果南北，各有八天，帝释居中天，合为三十三，威权自在，二天以下，皆其为主，设有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菩萨即现其身，为说上品十善之法，令其成就。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设有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即是应以自在天身得度，欲身自在，飞行虚空，即是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菩萨皆现其身，为说上品十善，慈悲喜舍之法，令得成就。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

说法。】

天大将军，即四王之八将。如散脂大将、韦驮天将等。毗沙门，即北方多闻天王，设有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即是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爱统世界，保护众生，即是应以四天王身得度，菩萨皆为现形，为说上品十善，及摧邪辅正，护国佑民之法，令其成就，上色界单举梵王，欲界未言夜摩兜率，四王独列北方，余非不现，皆含摄故。问：天中有漏，未离生死，菩萨何不为说出世法耶？答：亦随顺机宜，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也。二能应六天竟。

（庚）三能应五人。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小王对四种轮王言：世界有五种王：一、金轮王，王四大部洲，统领六万八千国。二、银轮王，统领三洲，除北洲。三、铜轮王，统领东南二洲。四、铁轮王，统领南瞻部洲。五、粟散王，即各国小王。若有众生，观世道之衰，人心之薄，志愿为王，施其善教仁政，以为有道之王，菩萨即现其身，为说生贵之因，治平之法，令其成就，非教以谋叛也。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长者，不仅年长，应具十德：一、姓贵，二、位高，三、大富，四、威猛，五、智深，六、年耆，七、行净，八、礼备，九、上叹，十、下归。若有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菩萨即现其身，为说爱人利物，齐家治国之法，令其成就。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居士，乃以道自居之士，清心寡欲，垂言作则，有有德有位者，如东坡居士等，有有德无位者，如庞居士等。若有众生，爱谈名言，为人师范，菩萨即现其身，为说立身道德，洁己清修之法，令其成就。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宰官上自公侯将相，下及州牧县令之通称。设有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菩萨即现其身，为说修德行仁，亲民折狱之法，令其成就。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梵语婆罗门，译云净裔，自称是梵天苗裔。设有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菩萨即现其身，为说阴阳占卜，调摄卫生之法，令其成就。三能应五人竟。

（庚）四能应四众。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梵语比丘，此含三义：一、乞士，外乞食以养色身，内乞法以资慧命。二、怖魔，比丘登坛受戒，白羯磨时，夜叉赞善，辗转传至魔天，魔闻生怖，恐魔界子孙减少故。三、破恶，能破身口七

支之恶。含此三义，即五不翻中，多含不翻，是出家修行之名。尼者女也，乃出家女众。优婆塞，译云近事男。优婆夷，译云近事女，乃在家二众。近事佛僧，受持五戒者，设有男女，好学出家，持诸戒律，菩萨即现其身，为说精修三业，梵行清白之法，设有男女，不舍家庭，乐持五戒，菩萨即现其身，为说不离尘劳，常修梵行之法，令其成就。四能应四众竟。

（庚）五能应众妇。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女人专内政，佐夫主，教令虽然不出闺门，而闺门为万化之源。关于家国治乱者大也。旷观历史自知，楞严云：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音姑），而为说法，大夫以下谓之家，诸侯以上谓之国。此中仅列四妇，不言女主，及国夫人者，以四摄余故，长者宰官之妇，从夫为荣，有诰命者，即命妇，居士之妇，具学识，婆罗门之妇，谙数术，即大家也。大家如后汉扶风县，曹世叔之妻，班彪之女，名昭字惠姬，和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焉。设有女人，欲为诸妇，菩萨俱现其身，为说令德懿行，立身相夫之法，令其成就。五能应众妇竟。

（庚）六能应二童。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童男者，保守童真，不坏男根也。童女者，爱乐处身，不求侵暴也。正脉释爱乐处身，愿常为处女，终不出嫁也。不求侵暴谓坚贞自守，纵有强施侵暴，亦誓所不从也。菩萨应机为说，童真入道之法，令得成就。六能应二童竟。

（庚）七能应十类。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天龙可知，夜叉，译轻捷，有地行空行天行，三种之分：乾闥婆，译寻香，乃天帝乐神，天帝欲奏乐，即烧香，彼则寻香而至。阿修罗，译非天，无天德故，有胎卵湿化四生之异，胎生人趣摄，卵生鬼趣摄，湿生畜趣摄，化生天趣摄，或处众相山中，或住大碱水底，男丑女美，所住宫殿，来苦具于三时，所餐饮食，变青泥于一口。迦楼罗，译金翅鸟，鸟中之王。其身巨大常以龙为食，后龙受佛戒，乃不敢食。紧那罗，译疑神，头有一角，乃天帝歌神。以上八部，人，指前来五人，四众，二童众妇之外，更有余人，非人，指八部之外，更有非人，以此统收不尽之机，以见妙应普周也。准楞严经，此等皆是乐离本伦，欲生人道，菩萨一一现身说法，令得成就。

问：余部求生人道，尚或可言，而天道福乐胜人，何反舍胜求劣耶？答：整心虑，趣菩提，惟人道为能故。天中著乐，不能修行，福尽心坠，诸趣不定，如郁头蓝弗，上生非非想天，报尽还作牛领中虫，故欲求生人道也。七能应十类竟。

（庚）八能应力士。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金刚神，即护法力士。手执金刚杵，降伏魔怨，故得是名。设有众生，愿护佛法，身为力士，菩萨即现其身，为说拥护三宝，摧邪辅正之法，正法念处经云：昔有国王，第一夫人生千子，验当来成佛次第，置千筹，普令拈之，拘留孙佛，得第一筹，乃至楼至佛，得末筹，即贤劫千佛也。第二夫人生二子，一愿为梵王，请千兄转法轮，一愿为金刚力士，护千兄教法。一明应显化竟。

（己）二结德劝供。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呼当机名，结观音德，如是，即上三十二应，由观音修习耳门三昧，无作妙力，自在成就。现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国土不一，众生无量，菩萨随机普应之身，不离当处常湛然，普现一切众生前。如一月在天，影临众水，乃为自在成就也。是故劝供，一广显应化诸国竟。

（戊）二正答游于娑婆分二（己）一显示妙德，二应问结答。

初中三（庚）一能施无畏，二能感供养，三能修供养。

【「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此即楞严经，前二不思议，众生怖畏，因于急难，菩萨能救急难，使之转危为安，转苦为乐，是谓能施无畏者。第一不思议文云：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即救护众生急难，令离怖畏，安乐自在也。第二不思议文云：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娑婆界内众生，因德立号，故号为施无畏菩萨。

（庚）二能感供养。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此即楞严经，第三破慳感求不思议，当机闻德倾心，兴供请受，即解自颈所挂瓔珞奉施，宝珠瓔珞，虽然贵重，本是财施，而曰受此施者，一、解供之时，了达三轮体空，不著相故。二、以此所施，代为众生祈福，即三回向中，回向众生也。故成法施。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指掌云：观音不受之意有二：一、谓既对于佛，佛不命受，不敢受故。二、谓现从颈解，受之非义，不宜受故。当机重请之意亦二：一、为表诚恳，望佛转致，令其必受故。二、为众而施，为众而受，无伤于义故。楞严云：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释义，能令众生舍供求愍，功由圆通，圆通以本妙称者，以耳根闻性妙理，所起妙智，返照妙理，理智契合，得证圆通。清净本根者，超五浊，解六结，一切无著故。令众生舍诸慳著，供求哀愍，施作佛事也。楞严观世音自陈此词，本经无尽意现证其事，正由今经，方见自语之不虚，复由彼经，始知感供之有因也。

(庚) 三能修供养。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此即楞严，第四供养佛生不思議，而如来转致饬受，无尽意为众而施，若不为众而受，岂仁者耶。故告以当愍无尽意，及四众十类等，受此法施瓔珞。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观音愍众而受，不言无尽意者，知其为众而施故也。受已分作二分，奉供二尊，既为众而受，亦为众而供，佛为无上福田，以此转供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令植佛因故。楞严云：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释义，得佛心者，即菩萨修习圆通，解六结，越三空，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证于究竟者，即获二胜，发三用，所证境界，究竟同佛也。众宝施福，回施一切，是为旁及于法界六道众生。一显示妙德竟。

(己) 二应问结答。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如是，指法之词，指上四不思議，自在神力，不假作意，任运现前，神妙莫测。即楞严所云：无作妙德，称圆通体。所发之自在用文言，游于娑婆，与上晒三十二应互影耳。上言游诸国土，未必娑婆不现身。此言游娑婆，未必诸国不赴感。因此菩萨，与娑婆众生之缘最深，又娑婆浊恶，菩萨大悲特切，常时游化，故独言娑婆也。一长行别示竟。

(乙) 二偈颂合显分二（此颂什师不译后来诸师皆谓梵本中有故依隋本补入），(丙) 一重问得名所以，二合显得名游化。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初二句经家叙置，世尊具足诸相，即非具足诸相，是名诸相具足，空有不滞，所以称妙。由因中愿行庄严之所成就，菩萨叹相，即所以赞德也。此颂非孤起颂，乃重颂，重颂前长行之文，故曰重问。彼，与佛子，俱指观世音，既闻其名，欲知其得名所以，由此故问。

(丙) 二合显得名游化分二(丁) 一显得名所以，二显游化方便，初中三(戊) 一总标二别显，三总结。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議，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初二句，亦经家叙置，中四句，举观音化他行愿，应而曰善者，必具自在之力，一身不分而普现，万机咸应而无违，不定方所，即无刹不现身，其行可谓广也。弘誓，即度生大誓愿，举一切众生，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经历尘劫，而不休息，不可思議，其愿可谓深也。末二句，举观音自修行愿，菩萨常随佛学，辅宣佛化，侍佛既多，积行必胜，所求惟有佛道，清净无杂，故曰

发大清净愿。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上双举自他行愿，下但说化他之行，故曰略说。观音有感必应，由众生三业为能感，闻名必称，口业也。见身必礼，身业也。心念必求，意业也。菩萨皆随感而应，故不空过。诸有苦，即三界内苦因苦果，三界九地，谓之九有，以因果不亡，故名曰有。六欲天以下欲界，为五趣杂居地，色界初禅，离生喜乐地，二禅，定生喜乐地，三禅，离喜妙乐地，四禅，舍念清净地，无色界，空无边处地，识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想非非想处地，能灭者，即能灭除九有之苦因苦果，了脱生死也。一总标竟。

（戊）二别显分二（己）一能免三灾，二能脱八难。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初一颂，能免火灾，假使是假设此事，被推火坑，仗称名之力，得免火灾。后一颂能免风水二灾。海为水国，随风漂流，难免遭龙鱼鬼难，亦仗念力，波浪不没，大者为浪，小者为波，不没方可脱离灾难。

（己）二能脱八难（长行唯四今加四成八以补长行之不足）分四（庚）一怨贼刑戮难，二枷锁毒药难，三罗刹恶兽难，四毒虫暴雨难，今初。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须弥，译妙高，此峰在海中，推堕必死，推者非怨即贼，被推者，由圣力不堕，如日住空，怨贼既去，则当如日还升。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恶人亦怨贼，金刚山，石堕皆要成粉，而人堕不损一毛，非大士救护之力，曷克臻此。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此上三颂，皆怨贼难，执刀绕害，无可躲避，称名感化，化暴为仁，故恶念息，而慈心起矣。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此一颂刑戮难，临终不终，圣力加被，寻字，即也。

（庚）二枷锁毒药难。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或被幽囚禁闭，荷之以枷，加之以锁，在手曰扭，在足曰械，种种紧缚，不得自在。释然者，解散义。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此能脱毒药难，咒诅者，要求鬼神之力，欲顺其心，毒药已足害人，更加咒诅，必中其害。得蒙圣力救护，而咒力药力，皆失其效。还著本人者，实非大士之不慈，乃由本人之自取，即大士使然，亦属慈威并济，先令悔恶，可引迁善也。

（庚）三罗刹恶兽难。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此明言罗刹，故科罗刹难。毒龙诸鬼，但带言耳。慈力所获，俱不敢害。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恶兽如虎豹豺狼之类，围绕者，见其多心。通理法师云：圣号才称，威神即至。故恶兽解围，疾走他方。

（庚）四毒虫暴雨难。

【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蚺蛇，虺蛇也，亦蝮之类，蝮头扁，如人大姆指，身赤，广三寸，不甚长，口尖，毒甚，螫手当斩手，螫脚当斩足，不然，毒气入心即死。嗔心过重，堕为毒类，毒气炽盛，如然烟火，人或遇之，称念观音名号，得承慈力，毒性自驯，寻声回去也。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云腾雷震，电掣雹降，澍注大雨，如罹天灾。如遭劫运，由圣力所感，应时消散。二别显竟。

（戊）三总结。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被者，受也，或受穷困之境，或受危厄之病，即有无量苦楚，逼迫其身，若能至心称观音名，观音即以妙观察智之力，观察受苦众生，寻声救苦，由此所以名观世音，显得名所以竟。

（丁）二显游化方便分（戊）一广显应化诸国，二正显游于娑婆，今初。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菩萨从闻思修，证圆通体，发殊胜用，具足神通力者，圆通体中，具足无作，自在之妙力。广修智方便者，殊胜用中，繁兴万行，权智诸方便，十方国土，随机应现，无处不周，种种诸恶趣，总说现身之处，三途又复别指，生老病死，为苦之通相，三途众生，业障深重，纵不能顿令消灭，以既见菩萨之身，敬礼称念，可以渐令消灭也。此二颂，是身业普应。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依五观为应化之本，承上众生之苦恼，何能令灭，由菩萨起真观，照见众生，妄业本空，起清净观；照见众生，自性离染，起大智观；照破众生，无明痴暗，起大悲观，能拔众生无量苦恼，起大慈观，能与众生一切安乐。所以众生，常愿得见菩萨，常时瞻仰菩萨。无垢清净光，指菩萨大智慧光明，犹如日轮，故曰慧日，能破一切烦恼痴暗，并言伏灾者，灾兼众厄，风火为灾之大者，风火尚且能伏，余不待言。又复当知，诸灾皆由烦恼感召，烦恼之暗既破，则因亡果丧，是以能伏，普明遍照世间矣。此二颂，是意业普观。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此一颂，是口业普益。口业，依于身意，悲体，是大悲身，若要说法，则必现身，所现之身，三聚无亏，戒雷震吼，足以惊醒迷流。慈意，是大慈心，遍缘法界众生，如妙大云，普荫一切。澍甘露法雨，是口业说法，云雷既兴，法雨普注。甘露，为不死之神药，所说之法，悟之克证无生，故名甘露。又众生，我法二执，烦恼炽然，如大火焰，无由得灭，菩萨甘露法雨，能灭除故。一广显应化诸国竟。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娑婆众生，心多弊恶，无谦让之风，好诤涉讼，经历官衙，无慈忍之力，兴师对敌，从事军阵。怖畏二字，双贯上下，诤讼则财产声名所系，军阵则官职身命攸关，胜败不能预知，皆有怖畏。怨字平声，若念观音圣号，仗慈力而消怨业，免讼罢战，怨解而结释矣。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妙音者，说法不偏空有，真俗圆通，所以称妙。观世音者，据本经，以妙智观照世间，苦恼众生，称名之音，寻声救苦。梵音者，说世间出世间法，清净无染。海潮音者，说法及时，应以何法得度，即为说何法，如海潮之不失其时。胜彼世间音者，大士对十界之机，能说十界之法，岂世间之音，所能及耶。上叹德，下劝持，因具是德，故一切众生，应当常念，不可错过。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首句承上起下，上云须常念，此囑于念念之中，切勿生疑，以为念之无益，当知观世音，已断一切烦恼染故，是为净圣，视大地众生，犹如一子，常在苦恼死厄怖畏之中，如父如母，可作依怙。具一切功德者，观音证真实圆通体，具恒沙称性功德，自在成就，一双慈眼，等视众生，观音久修诸度，福聚无量，喻如大海，上叹具德集福，下劝敬礼，此一颂与长行，文异义同，长行显感供，此迷具德，正以具德，故能感供也。长行劝愍受，此表慈视，正以慈视，乃愍受也。长行彰供佛，此明福聚，正以供佛，故福聚也。以是之故，常应礼拜，礼拜虽是身业，亦必意业恭敬。二偈颂合显竟。

（乙）三闻品获益分二（丙）一持地称扬，二时众发心。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持地菩萨，由持平地之行，蒙平心之教，楞严自叙圆通，我念往昔，平填道路，至毗舍浮佛，现在世时，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是因平地，而证圆通，故名持地。今闻观音妙行，起座赞扬，谓若有众生，闻此品所述，观音自在不思议之业，普门示现，神妙圆通之力用者，当知是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方能得闻，是为功德不少。

又普门示现，普者，体备众德，门者，用所由现，神通力，即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无作妙力，自在业用，众生得闻，或欢喜赞叹，或称名忆念，是人功德不少，当为菩萨之所护念。

（丙）二时众发心。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佛说是品，会众得益，发无上心，学观音行。无等等者，无有何等之法，可与齐等也。阿耨多罗，译无上。三藐，译正等。三菩提，译正觉。无上正等正觉之心，即最胜之佛心，八万四千众生，发是心，则继起有人，普门之风，当不坠地也。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講義（圓瑛法師）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講義

福州鼓山涌泉禪寺 圓瑛弘悟 述

受法弟子 明暘日新 敬校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尔时，乃大势至菩萨陈述根大念佛圆通已竟之时。以上诸圣，但皆略说。惟有观世音，殿后广陈者，有三意存焉。一以此方众生耳根最利。如文殊选根偈云：「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二因闻佛教示悟圆入一科中，已密选耳根，为圆通本根。故引古观世音佛教示从闻思修法门，正是从耳根下手。三以阿难，偏于多闻，不勤定力，故详谈修证次第解结之法，令阿难得以就路还家。下偈文云：「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是以从容陈述也。观（去声）世音，是以能观之智。观所观之境。得名。因缘有二：

一约因中修行自利释。依耳根本觉闻性理体，起始觉观照智用。不出流缘尘，但入流照性。观照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此以能闻闻性，为所观境。下结答圆通文云：「我从耳门，圆照三昧，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故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

二约果上应机利他释。如法华经普门品。佛答无尽意菩萨所问：「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答：「十方无量众生。受诸苦恼，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者，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此所观者，世间众生念菩萨名号音声，而菩萨则寻声救苦，故名观世音。能观之智是一，所观之境有殊。乃继大势至之后，即从本座而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

【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忆即记忆，念即思念，乃回忆追念过去无数劫前之事。此是菩萨所得三明中宿命智明。劫以恒河沙称，极言过去时之久远也。于即在义。在彼之时，有一佛出现于世间。佛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为欲开示众生，本具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为欲令众生，悟入佛之知见故，出现于世。彼佛亦名观世音。或因中亦由耳根修证故，或鉴机宜，当从耳根得入故，以是立名。将自行之法，辗转以化他也。

佛教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即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开示众生，耳根闻性，即是不生不灭之佛性。此佛性即本具佛之知见。令众生从闻思修，闻即闻佛开示，悟明本有佛性，为因地心。依悟而起思修，而得证入本有佛性，是正因；悟明为了因；思修属缘因。缘了有功，正因方显，得入佛之知见。此为彼佛出世之大因缘也。

我于彼佛，发菩提心，此菩萨自述最初发心，彼佛即观世音佛。梵语菩提，此翻为道。发菩提

心，即发大道心。不求人天福报，声闻缘觉；乃至权乘诸位菩萨；惟依最上乘，发菩提心，即上求无上菩提道之心也。

梵语菩提，又翻为觉。觉有三义：本觉、始觉、究竟觉。本觉即众生本有之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迷而不觉，将本觉佛性埋没于五阴烦恼之中。今始觉悟，虽迷不失，依此始觉智，发心勤求究竟觉之佛道，是谓发无上菩提心。菩提心，为心中之王。菩萨修行，此心为先。若不发菩提心，一切万行，无从建立。华严经云：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昔有菩萨，往昔遇佛，已发菩提心。后在世间修行，将前所发菩提心忘失、并不记忆。如是所修世出世善，皆名魔业。

问：出世善法，何以亦为魔业？

答：本经五十种阴魔，声闻缘觉亦列其中。即此可知，皆由不发菩提心故。忘失尚尔，况不发乎！

菩提心，亦即起信论三心：一者直心，正念真如法故。此念之所以为正者，不著二边。起智观照，真如正理，即契菩提心体。二者深心，乐修一切诸善行故。好乐修习世出世间，自利利他诸善行。三者大悲心，欲拔一切众生苦故。以平等大悲心，拔除一切众生，分段变易二生死苦。此二皆发菩提心用，今发此心为求无上菩提也。菩提心，最为贵重。初发即如王子处胎，贵压群臣。诸佛护念，万圣加被。华严百喻，未足以尽其盛德。故我于彼佛，先发此心，以为因地心也。

彼佛教我，从闻思修者，此明秉受法门。既发大心，须求佛示。彼佛即指观世音佛，教我从闻思修三慧下手。此之三慧，不同常途。常途则以闻经解义为闻慧。其体即耳识，与耳家同时意识所发之胜解。思、修亦即独头意识，将所闻之声教，思惟修习。此皆不离生灭识心，识心为圆通之障碍。本经以舍识、用根为要旨，故三慧不同常途。

今此闻慧，即从耳根闻性妙理，所起始觉妙智。不闻所闻之声尘，但闻能闻之闻性。思慧，即正智观察，能闻者是谁？不著空有二边，一味反闻闻自性。修慧，即如幻闻熏闻修，念念旋元自归，伏归元真，发本明耀，解六结，越三空，破五阴，超五浊，全凭无分别智，反闻之功。

入三摩地，此即即慧之定。由闻教信解，而起修证。有修中三摩地，即从根解结工夫；有证中三摩地，即寂灭现前境界。此有入字，乃六结尽解，证入圆通之三摩地。亦即阿难所请，三名中之妙三摩。经题中了义修证也。

◎ 寅二、次第解结修证

【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

此是妙三摩。从根解结之正行，一门深入之次第。前佛令选择圆根，已密示耳门。于解结次第中，但列三空，意含六结。故观世音陈述圆通，具示从浅至深，层次分明。解六结，破五阴，以彰修证了义。上发菩提心是愿，此是依愿所起之行；上乘受法门是教，此即依教所起之修也。

初于闻中者。即最初乃于耳根闻性之中，下手起修。以耳根为所入之妙门，以闻性为所照之理境。从根中本觉妙理，起如幻始觉妙智。以智照理，闻熏闻修也。此闻中二字，首宜拣别分明，不

可错用因心。

- (一) 非肉耳，以肉耳浮尘色法，不合决定义门。
- (二) 非耳识之中，以耳识随念分别，固非菩提正因。
- (三) 非意识之中，以意识生死根本，正是圆通障碍。

故阿难请求佛定，佛即三番破识，欲令舍而去之；十番显见，欲令取而用之。眼耳虽别，其性则同。今此闻中，即佛所显之见中也。又即如来，广会四科，遍融七大，所显三如来藏性之中也。又即如来所显圆湛不生灭性，朗照万法，不偏空有，中道之中也。若能于此体察分明，依之为本修因，自可圆成果地修证。

入流亡所者。古观世音佛教示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观世音菩萨，依教起修。初从闻中下手，即闻慧。此句至生灭既灭，即思修二慧。寂灭现前，即入三摩地。入流是对出流为言。耳根顺闻出流奔声，即结缚之元；反闻入流照性，即解脱之本。故诸佛异口同音，告阿难言：使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非他物；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非他物。观世音秉教所修之法门，正合本师释迦、十方诸佛之意旨。入流，以观智为能入，耳门为所入。入即旋反闻机，不出流缘声，而入流照性也。又即逆彼无始识妄业流，随顺耳根闻性真流。入流即是思慧，更兼修慧。用观智思惟修（非识心分别思惟）。能闻世间音声者是谁？亦即参究工夫。同前不随分别。世间业果众生，三种相续，而断三缘。但提起一段疑情，蓦直参去。能闻者是谁？绵绵密密，无有间断。声动时参，闻声者是谁？声静时参，闻静者是谁？即同宗门下，参看话头。一切时、一切处，不离一句话头。但彼多用意根，此专用耳根，为稍异耳。同是智光内照。如佛所言，汝但不循动静等尘，脱黏内伏，伏归元真，则智光不外泄。所有声尘，不期亡自亡耳。故曰入流亡所。入流即是合觉，亡所即是背尘。背尘合觉，为本经妙修行路。至简要，至巧妙之修法也。

亡所，但于六结中，先解声尘之动结（有声为动），只是初步工夫，而得相应。此之亡所，并非声尘销灭，惟定功得力，而得离尘工夫，则声尘不亡而自亡矣。入流，是修证圆通总诀；亡所，是但得初步效验。如永嘉禅师所云：「流非亡所而不入，所非入流而不亡。亡所则入流而亡，入流则亡所而入。」凡修禅功者，贵在入流耳。

余二十一岁，由闽航海来苏，参常州天宁寺冶开和尚，学习禅功。参如何是我本来面目，一句话头。放下一切思想，提起一段疑情。连参三年，誓见自己本来面目，了明生死大事。至二十四岁冬，在禅七之中，专切参究，乃至饮食不知其味，一切时处，心光皆照一句话头。至第十日下午，二板香止静后，参究得力，身心忽空，内外虚融，定境法乐，非言语所能形容。一动喜心，定境即失。后于别枝香，欲求定境再现，皆不可得。禅七考功时，将是事陈白冶公和尚。则曰：「汝自后有求定境复现否？」答曰：「有。」乃警之曰：「切不可求，若求则魔得其便，汝将为魔眷矣。」复问：「如是境界好否？」公曰：「不作圣证之心，名善境界。若作圣解，即受群邪。此不过用心得力，暂得轻安，从此进修，不著不求，悟证有望。」后阅本经，五十种阴魔所述，知善知识不可不亲近也。至二十八岁，参浙江宁波天童寺寄禅和尚。亦在冬月禅七之中，勇猛精进，生死心切。于第八日晚，定境复现，较胜于前，其乐亦胜。自此深信，宗门中自有奇特事在。后阅楞严经，于向所未通者，无不明了。又信本经为禅门关键，更复悉心研究。定能发慧，其语亦有征矣。余惜后为丛林供职，重兴道场，办理慈善，主持佛教会务，以致自误禅功，未明本分上事。虽承缙素群

推，楞严独步。何异说食不饱，数宝常贫也。

又入流亡所，实非闻性断灭。但以专切反闻，回光返照，心光内注，所有动尘，一一皆亡，闻性不灭。前佛有云：声于闻中，自有生灭。非为汝闻声生声灭。令汝闻性，为有为无也。然动尘已灭，静尘方现，终日惟闻静尘之境。当知静尘亦是结，亦宜解除。仍旧不舍思修二慧。不缘所闻静尘，参究能闻静尘者是谁？静尘是境，闻性是心，若闻静尘，还是出流。反闻能闻是谁？方是旋闻与声脱也。

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者。上亡所，是解动结。此三句乃解静结，动相不过并言而已。首句所字，即牒上亡所。入字，即仍旧入流。谓所有动尘虽亡，仍是反闻入流。不舍本修，不住静境。此静境即是色阴区宇，如明目人，处大暗室。既寂之寂，非是境静之寂，乃是动静二尘，到此俱寂之境。然所入既寂，则动结与静结俱解，声尘全泯。故曰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此了然不生，即动静二种尘相，了不可得也。此二句，亦即既寂之注脚也。而工夫到此，声尘动静二结俱解，则色阴破矣。

如是渐增，闻所闻尽者。此解根结。如是，指法之词，指上反闻离尘。思修二慧。尘中二结已解，根结斯现。此根乃聚闻于耳，结滞为根之根。亦复是结，亦当解除。仍照如是本修之法，渐次增进。加功用行，定力转深，所闻动静二尘，既已了然不生，能闻之根，亦随所闻以俱尽。尘既不缘，根无所偶，到此则根结亦解。无有能受所受，则受阴破矣。根尘既销，识无从生，则想阴亦于此破矣。即佛前云，此根初解，先得人空，正齐于此。以尘亡根尽识泯，人无所依故。此中三结，亦即佛示。六结生起次第中所云，劳见发尘。今粗三结已解，则尘不复发，见不复劳矣。

尽闻不住，觉所觉空者，此解觉结。尽闻二字，是牒上能闻与所闻俱尽，根尘双泯之境。六用不行，惟余一觉。若住此境，但得我空，未得法空，则永堕无为深坑。不住者，仍复加功用行，进观闻性。下句为新证之境。正脉云：尽闻之后，根尘回脱，湛一无边之境现前。故今言觉者，即照此境之智也。所觉者，即此湛一之境也。尽闻若住，则境智恒对，能所仍存，终为胜进之障。即沩山所谓：具足心境也。今言觉所觉空者，谓能觉之智，与所觉之境，二俱空寂，泯然无复对待也。觉是智分，乃属般若。智能契理，如何亦空？当知此破法执。若吝惜此智，不肯放舍，即是一种爱智之法爱，亦复是结，亦当解除。圆觉经云：「幻尘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智亦灭。幻智灭故，幻灭亦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彼文全同此之解结工夫。今此觉结，即彼幻智。亦即佛示六结生起次第。知见妄发，发妄不息。今觉结已解，则知见不发，妄不相续矣。

空觉极圆，空所空灭者。此解空结。空即觉所觉空之空，觉即能觉之与所觉。由有此空，空彼能所二觉，则觉结虽解，空亦是结，亦当解除。以能空所空，二俱宛在，空性未圆，若吝惜空理，不肯放舍，即是爱理之法爱。还要入流照性，加功用行，参究空何所依，究而极之，以求圆满空性。

空所空灭者，非惟所空之智境灭，即能空之空亦灭。如以木钻木，火出木烧，二俱灭矣。今空结已解，则行阴破矣。亦即前佛言，空性圆明，成法解脱，正齐于此，已得俱空之境。

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者。此解灭结。生灭二字，总指诸结而言。动灭静生，静灭根生，根灭觉生，觉灭空生，空灭灭生。六结皆生灭法，故灭结亦当解除。此结不解，恒住俱空之境，犹为圆通细障。即同「百尺竿头坐的人，虽然得法未为真。百尺竿头重进步，十方刹土现全身。」惟是此

结，最难解除。禅门谓之末后牢关。到此境界，不肯进步。又谓之贴肉布衫难脱。此结一解，则可亲见本来面目矣。同圆觉经，迷智四相之寿者相。一我相，心所证者，以所证涅槃，认为我体。二人相，心所悟者，悟知所证之非。三众生相，心所了者，了前悟证俱非。四寿者相，心所觉者，觉前前非，认己为是。即住此相中，深生法爱。譬如有人，不肯断命。祖师门下，谓之命根不断也。故仍须入流照性，返穷流根，灭相迥脱，至不生灭，方是到家时节。既灭者，即观智還元，一切生灭，悉皆灭已，此去更无可灭，此灭结，即佛前示，六结次第生起之第一结。由汝无始，心性狂乱，六结尽解，五阴全破，狂心已歇，歇即菩提。亦即佛云：解脱法已，俱空不生，妄穷真露，寂灭真理现前。所谓寂灭者，此寂非对动之寂，从无始来，本自不动之寂也；此灭非对生之灭，从无始来，本自无生之灭也。虚心绝待，妙体孤圆，即如来藏，妙真如性；亦即一乘寂灭场地，为真心之全体。前佛云：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上解六结，是从闻思修。此寂灭现前，是入三摩地，得证圆通。古观世音佛所授之法，与释迦如来，解结修证，无二无别。既得寂灭现前，亲证藏性，而入首楞严三昧，当登圆教初住之位。下忽然超越之下，皆称全体所起之大用也。

正脉云，通前次第解结一科，会于四卷末节。入流，即守于真常。亡所，即弃诸生灭。尽闻即根尘识心应念销落。觉所觉空，与空所空灭，即想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寂灭现前即法眼清明，毫无差爽矣。若会永嘉奢摩他文，入流即息念，亡所即亡尘。亦应仿其文云：流非亡所而不入，所非入流而不亡。亡所则入流而亡，入流则亡所而入。此四句可齐动静不生。又云：亡所而入，则入无能入。入流而亡，则亡无所亡。此四句根尘俱泯，可齐于闻所闻尽。又云：亡无所亡，则尘遗非对。入无能入，则念灭非知。此四句无对无知，可齐于觉所觉空。又云：知灭对遗，一向冥寂。此二句可齐于空所空灭。又云：阡尔无寄，妙性天然。此二句可齐于生灭既灭，寂灭现前。亦似馒头，而无闻矣。但永嘉似乎都摄六根，或专摄意根。此经乃专摄耳根为异耳。又永嘉方谈最初销显，向后更有修治。斯经已谈深证高位，向后惟彰发用。今与合会而观，节文宛似。令知圆顿初后，无有异心。行者不可委为高位，视为不切已也。

◎ 寅三、详演称体起用分二 卯初、标列二本 二、承演三科 今初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

上是菩萨修证圆通，自利之因行。下是菩萨称体起用，利他之妙行。自利之行，言之甚略。利他之行，演之甚详。中有二意：一、从根解结。佛于第二决定义门，已令选择圆根，一门深入，脱黏内伏；并示解结次第，入三摩地，至为明晰，何劳多述。二、详演果用，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乃为激发回小向大之机，令起羡慕，立志欣修，不得不为广陈也。

忽然超越者，即从闻思修，最后一刹那，证圆通体，发自在用时也。超越乃解脱无碍之义。寂灭真体，本自圆明。六凡为我执所碍，不能超越世间。三乘为法执所碍，不能超越出世间。菩萨入三摩地，我、法双空，俱空亦复不生，故得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即四卷佛云：我以不灭不生，合如来藏。而如来藏，惟妙觉明，圆照法界，菩萨亦复如是。指掌云：十方所有诸法，无非自性光明，周遍圆满。古德云：尽大地是自己光明，无一法不在光明里者。获二殊胜，此总标大用。即上合下同之二，权小莫及，故称殊胜。

【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

此下二节，别明大用。菩萨已证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之理。故得上合十方诸佛所证本来妙觉真

心。此心佛与菩萨众生，无二无别。即金刚所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者是也。上合即与佛同其体。同一慈力，即与佛同其用。佛运无缘（无所不缘）慈，度有情界。下三十二应，即同其用也。

【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下合众生，亦应有本妙觉心一句。文略例上可知。此亦与众生同其体。生佛虽殊，其体一致。同一悲仰，即与众生同其用。众生与佛，其体虽同，其用则异。悲者悲哀，仰者仰望。众生身罹苦难，哀求拔苦，希望与乐。菩萨同其用，故施无畏力。下十四无畏，即同其用也。

◎ 卯二、承演三科分三 辰初、三十二应 二、十四无畏 三、四不思议 辰初分三 巳初、标承慈力 二、条陈妙应 三、结名出由 今初

【世尊！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

此为妙应体用洪源。世尊，乃称呼释迦，为六凡有情世间，三乘正觉世间，九法界之所共尊也。又即超九界以独尊之称。观音如来，即菩萨因地本师。由我供养，不出二种：一、供养佛身，侍奉左右，执劳服役。二、供养佛心，依教起修，畅佛本怀。蒙彼如来，即观音如来，传授耳根修证法门。

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者。如幻是喻，闻熏闻修是法，金刚三昧亦然。上闻字，指本觉闻性内熏，熏起始觉之智。下闻修，即始觉反闻修习，入流照性之功。此种修法，无修而修，修即无修，喻如幻事，从无而有，有即非有。修成而得三昧，名曰金刚三昧。修即入流照性，照破五阴，解除六结，返穷流根，至不生灭。澈法底源，无动无坏，究竟坚固，喻如金刚坚固不坏。三昧是梵语，此云正定。即首楞严大定。证此定为得圆通，与佛如来同慈力故。既证圆通，与佛同其体，故能与佛如来同其用。下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即应机所起之妙用也。此用，即菩萨所得三轮不思议业用。一、身轮不思议。一身能现无量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温陵曰：三十二应者，现十法界身，圆应群机也。二、口轮不思议。一口能说无量法，应以何法得度，即说何法，说皆契理契机也。三、意轮不思议。一意能鉴无量机，一切众生根性不等，乐欲不同。或乐有为，或乐无为。或乐入世，或乐出世。菩萨鉴机既定，乃为现身说法，善巧方便。轮有运载之义。以此三轮，入诸国土。即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普载迷伦，同跻觉地也。

◎ 巳二、条陈妙应分六 午初、应求圣乘 二、应求诸天 三、应求人趣 四、应离八部 五、应人修人 六、应离非人 今初

【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此应菩萨所求。以菩萨志在菩提，故现佛身。其余前三则现圣身。下皆现同类身。

若诸菩萨。诸是助语词，若作多解亦可。菩萨则该权实诸位，权实虽复不同。而希望成佛则一而已。三摩地，即所修法门之正定。有相似位，分证位差别。无漏胜解亦然，胜解现圆，各随所修法门。无闲道，因行已满，将入解脱道，所起殊胜之解，将现圆满而未满之时。以下诸位，胜解之字虽同，其义有异。即本科亦当作二种解。若相似位菩萨，入相似三摩地，进修中道无漏，则分证

胜解现圆。若分证位菩萨，入分证三摩地，进修金刚无漏，则究竟胜解现圆。大士即现佛身，为说顿入佛乘之法。令得分证解脱。或究竟解脱。

问：「大士证入圆通，但登圆教初住之位，如何能现佛身，而为等觉菩萨说法？」答：「初住能分身百界，八相成道，岂不能为等觉说法。又大士近迹，虽在初住。约其远本，早成正法明如来。是为等觉说法，理无可疑。」

【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此现独觉身。三科皆云有学者，以未证无学位故。独觉者，出无佛世。观物变化，自觉无生，故号独觉。若诸有学，志求独觉者，寂静妙明，即在修道位中，乐独善寂。曰寂静，求自然慧；曰妙明，胜妙现圆者，殊胜妙慧。（即自然慧）。将现圆满之相，如钻木取火，已得暖相。其火将出未出之时，我于彼有学之前，现独觉身，应其所求，令易信从。为说无生之法，令其解脱见思烦恼，而证无学之位。此非天然外道。以多生熏习小教，今出无佛世，览物荣枯，触境悟道也。

【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此现缘觉身。秉佛十二因缘之教，觉悟无生之理，故称缘觉。十二因缘，有流转、还灭二门：一、流转门。谓迁流不息，轮转生死。二、还灭门。谓复还本性，灭诸生死。

顺观流转门，乃知生起次第。有十二支，又名十二有支，不出惑、业、苦三，而成三世因果。无明缘行，（行即业行，由无明惑而来，此是过去世，惑业二支因。）行缘识，（即投胎时第八识。）识缘名色，（胎中心色和合。名即是心，以心无形相，但名而已；心即投胎之想爱。色投胎中父精母血。）名色缘六入，（即一身所具六根，而能入尘。）六入缘触，（孩童时，六根触对于六尘。）触缘受，（稍长根尘相对，便知领受。此现在世五支果。）受缘爱，（成人时。对顺境则生爱，逆境则生憎。说爱憎含其中，此是现在世之惑。）爱缘取，取缘有，（此二支，是现在世之业。取是业之初，有是业之成。）有缘生，（即未来世受生。）生缘老死，（即来生由少而老，由老而死。此二支，乃未来世之苦果。）此十二支，连环钩锁，相续不断。从因感果，果上再造因，由因再感果。惑、业、苦三，循环无已，生死不息，故曰流转门。

逆观还灭门，得悟无生之理。无明灭，则行灭；乃至生灭，则老死灭。今云断十二缘，乃约还灭门说。缘断胜性者，胜性即无生理性，以超世间法故称胜。此性必由缘断而显，故曰缘断胜性。胜妙以悟因缘性空，故称胜妙。正在胜妙将现圆满未圆之时，我于彼有学之前，现缘觉身，慰其所求，而为说缘生无性之法，令其解脱分段生死，而证缘觉之果。

【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此现声闻身。若诸有学，在见道位中，以八忍八智十六心，断四谛下惑。见惑已断，曰得四谛空，而入修道位。断三界思惑八十一品，品品皆证一分择灭无为，故曰修道入灭。胜性，即灭谛无生之性。将现圆满之时，如未雨已先得云。我即于有学之前，现声闻身，投其所好，为说灭谛无生之法，令其解脱世间诸漏，超出三界，而入方便有余土涅槃。

◎ 午二、应求诸天分二 未初、天王 二、天臣 今初

【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此现梵王身。若诸众生，指在欲界之众生。欲心明悟者，对淫欲一事，心得明悟，了知欲为招苦之本。欲由爱生，身因欲有。身为众苦所集，无非淫欲之所招致。故持戒修身，不犯欲尘，令此欲身而得清净。清净乃是生梵之因，故我于彼众生之前，现梵王身。为说四无量心及出欲论，教修离欲定，此定若成，可以超出欲界，上生色界。不由胎生，乃是化生。身相庄严清净。令得解脱欲界苦粗障，而得色界净妙离也。

【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帝释身。若诸众生，或为人道，或是初二天天人，愿为忉利天主。梵语忉利，此云三十三，为六欲天第二天，在须弥山顶。东西南北各八天，帝释天主，住善见城，居中一天。合成三十三天。不仅统领忉利诸天，兼统四天王。我则应其所求，故于彼前，现帝释身，即忉利天主。释提桓因，此云能为主。而为说法者，说上品十善，及种种善论，令其成就帝释之果。

【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自在天身。若诸众生，指人伦及欲界诸天。欲得此身，逍遥自在，游行十方，而无阻碍。我于彼前，现他化自在天身，（谓此天乐具，他天化作，自在受用，福报超胜，居欲界顶。）而为说上品十善等法，令其成就。自在天福报，或云六天。别有魔王宫，亦自在摄。

【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大自在天身。若诸众生，指欲界天人。欲得此身自在，而能飞行虚空。上云游行十方，不过六欲四洲之十方。此云飞行虚空，飞行较游行为胜。此虚空，乃大千世界之虚空。因大千世界，上覆以四禅天。大自在天，即色界顶天。世间福报最胜，得大自在也。我应其所求，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上下品十善，四禅四无量心，令其成就最胜果报。有谓此天，即摩醯首罗天王，有三目八臂，骑白牛，执白拂，能飞行虚空者。

◎ 未二、天臣

【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天大将军身。若诸众生，指人道及八部。心爱统领鬼神，乃八部鬼神。无福德曰鬼，有福德曰神。正脉云：四王主帅，各有八将，韦驮为上首。金光明经：散脂为大将，统领二十八部，巡游世间。今云爱统鬼神，即欲求天大将军身也。救护国土者，即巡视世间一切国土，除妖降福，赏善罚恶耳。我则应其所求，即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五戒十善，及秘密神咒，呼召鬼神之法，令其成就威勇，保护苍生也。

【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四天王身。若诸众生，指人类众生，及四天天众。爱统世间，四大部洲，保护各国众生。我则应其所求，即于彼前，现四天王身，为说上品十善，及护国安民之法。令其成就统领世界之愿。四王居须弥山腰，为帝释外臣，故列天臣。东方持国天王，居黄金埵，领乾闥婆、富单那二部。南方增长天王，居琉璃埵，领鸠槃荼、薛荔多二部。西方广目天王，居白银埵，领比舍闍、莫

呼落伽二部。北方多闻天王，居水晶埵，领药叉、罗刹二部。

【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天王太子身。若诸众生，指人伦，及四天人民。有志爱生四天王宫，为太子，能驱遣使令一切鬼神。鬼即八部，神即四王。各八大将军之属。或有鬼神作祟，扰乱人间。四王太子，而能制止。设有违制，则遣大力鬼神，或天大将军，而降伏之。辅助天王，保护众生。我则应其所求，即现四天王太子身，而为说皈依斋戒，十善符咒之法，令得成就其志愿也。

大吉义经云：护世四王，各有九十一子，姿貌端正，有大势力，即那吒之类。灌顶疏云：唐天宝间，西番五国来寇西安，国军莫能御。元宗诏不空三藏入内，持念护国仁王陀罗尼。方二七遍，忽见神将五百，荷戈殿前。对曰：「北方天王第二子独健，往救西安。」寇进攻，仰见无数天兵天将，布阵空中。寇畏，叹曰：「中国有圣人，未可犯也。」即退兵。随即表奏，帝喜，因敕诸道府州，各建天王殿以祀之。海内大刹，皆有天王，即此由来矣。

二应求诸天竟。

◎ 午三、应求人趣分四 未初、王臣人民 二、秉教男女 三、世谛妇女 四、童真男女 今初

【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人王身。温陵戒环法师曰：「自金轮以至粟散，皆为人王。」释曰：世间人王有五：一、金轮王，即转轮圣王。亦具三十二相，有七宝随身，人中最上，无能胜者。即王位时，有金轮宝从空飞下，而至其前。乘此轮宝，一日能游行东西南北四大部洲，各国莫不服从。以十善化世，得王（去声）一四天下。二、象宝，有白象王。三、马宝，名勇疾风。四、将军宝，又称主兵臣宝，名离垢眼。五、主藏臣宝，财宝随身，同轮王出游，不必带诸财宝。王欲布施时，但有土地，藏臣令掘，取用不尽。六、宝藏瓶，王随身携带，欲要何物，能如轮王之意，一一出生。七、女宝，即轮王第一夫人，名净妙德，能辅王化。各国人民，受王之化，悉修十善，世无恶人，此亦福报所感也。

二、银轮王。即王位时，有银轮宝，从空飞至。乘之一日能游行东西南三洲，除北洲。王（去声）三天下，各国悉皆服从。

三、铜轮王。有铜轮宝，能游行东南二洲，各国归其统领。

四、铁轮王。有铁轮宝，能游行南洲一洲。所有各国，皆归统辖，如阿育王者是也。

五、粟散王。即各国小王，如散布其粟，遍地皆是。

若诸众生，指人伦，乐为人王。王者往也，怀仁布德，四方归往。欲为有道之君，治理邦国者也。我于彼前，现人王身，为说五戒十善，以为生贵之因；及说帝王德业，熏成隔生之种，令其成就善因，而获福果。问心：怀甯逆窥，窃神器未，知菩萨亦为现身说法否？答：菩萨志在利生，岂肯助逆。

【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长者身。我国年高德重，即可称为长者。西域长者，颇不易称，须具十德。一姓贵，谓刹利尊姓，贵族大家。二位高，谓宰辅丞相，朝中老臣。三大富，谓丰饶财宝，充裕仓廩。四威猛，谓霜威严重，望之可畏。五智深，谓心如日月，慧灿珠玑。六年耆，谓耆年宿德，老当益壮。七行净，谓矩范堪亲，楷模足式。八礼备，谓威仪庠序，接物和光。九上叹，谓上为王者之所称叹。十下归，谓下为人民之所依归。具此十德，方称长者，故列宰官之前。若诸众生，爱主一族同姓，并愿为世间之所推重，到处让居上首者。我于彼前现长者身，为说博施济众，仁民爱物之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居士身。若诸众生，爱谈古今名人，嘉言典章，可以垂范作则，以训于世。清净自居者，身处尘劳，心恒清净，不染世欲，以道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为说清心寡欲，洁己修身之法，令其成就。居士，乃以道自居之士，即在俗修行者。有有德有位者，如苏东坡之类；有有德无位者，如王通、邵雍之流，隐沦不仕者。

【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宰官身。若诸众生，爱治理国家领土，辅佐政治。温陵谓，三台辅相是也。能为朝廷整纲立纪，能为民间易俗移风，剖断邦邑者。大者为邦（如省），小者为邑（即县）。剖乃剖雪冤屈，断则决断是非。如片言折狱，讼简刑清者也。我于彼前，现宰官身。宰者治也，官者公也。上自三台辅相，下至州牧县长，皆名宰官。菩萨现身为说修齐治平，护国爱民之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婆罗门身。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者，谓有一类众生，爱好天文地理，阴阳度数，曰数。医卜命相，咒水书符，曰术。调摄身心，节劳静神，曰摄。保卫生命，固精养气，曰卫。如前文所云，求太阴精，用和幻药，可以益寿，可以修世。以此数术，摄卫自居，不求他学也。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婆罗门，此云净裔，谓此是劫初梵天苗裔，苗裔，即后裔。梵者净也，又云梵志，以彼志在梵天故。菩萨现身，为说世智，调气炼神之法，令其成就数术摄卫之学也。

◎ 未二、秉教男女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比丘身。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此是在俗男子，心厌尘劳，好学佛法。是以割爱辞亲，舍俗出家。持诸戒律：初出家所受之沙弥十戒；进受比丘二百五十戒。比丘名含三义，即五不翻中，多含不翻。三义者：一、乞士，谓内乞法以资慧命，外乞食以养身命；二、怖魔，谓受比丘戒，登坛白四羯磨时，地行夜叉赞善，空行夜叉、天行夜叉，亦复赞善。辗转声传六天，魔王闻之生怖，怖惧魔界减少，佛界增多；三、破恶，修持净戒，能破身口七支之恶。我即现比丘身，为说戒定慧学，清白梵行之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比丘尼身。若有女人，既厌尘劳之累，复嫌五障之躯。一者、不得作梵天王；二者、不得作帝释；三者、不得作魔王；四者、不得作转轮圣王；五者、不得作佛。好乐学道修行，出离世俗之家。持诸禁戒者，诸字，包括之辞。尼有三百四十八戒，余诸八敬等法，皆为佛所制禁戒。尼此云女，比丘尼，女人出家，受具戒者。我现比丘尼身，合其所慕，而为说法。即离染清净，精修梵行之法，令其具足三学，成就五德也。

上现出家，秉教二众。

【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在家秉教二众。设若有男子，志慕佛教，不能舍俗出家，但好乐（去声）受持五戒。五戒为出家在家，通修之戒。即杀盗淫妄酒：一、不杀害生命，恒存仁爱慈心。二、不偷盗财物，见利自当思义。三、不奸淫男女，（在家之众，惟戒邪淫。夫妻正淫，仍当节欲。）克守世间礼教。四、不虚妄语言，履践信实之道。上四杀盗淫妄，是根本戒，又为性业，本性即是罪业。不特受戒者犯之有罪；不受之人犯之，国法亦皆治罪。五、不饮酒昏迷，而失本有智性。酒本无罪，饮之昏迷失性，醉后糊涂，能为造罪之因，是为遮业。故佛遮止，不许饮酒。经中具说，饮酒有三十六种过失。

古时夏禹王，有臣名仪狄，制酒佳味，进贡于禹王。禹王饮之，知此酒能误害于人，遂将仪狄贬于苏海。又古有优婆塞，因酒而破五戒。因酒戒不能持，一日有酒无肴，邻舍走来一鸡，遂将盗藏。邻舍觅鸡，问曰见否？妄言不见。少顷杀而烹之，以酒炖鸡。邻妇闻气味生疑，故来探视。遂留同饮同食，醉后调戏成奸，是则因酒，而五戒全破也。

此之男女，身处尘劳，乐持五戒，欲以五戒自居，（即自守也），以修其身。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此云近事男，可以亲近承事三宝之男子；现优婆夷身，即近事女。为说五戒，为人道因。五戒全持，则为上等人。若持四戒，未免美中不足。若持三戒，则为中等之人。如持二戒，则为中人以下。但持一戒，亦可不失人身。此人前生持戒太少，虽得人身，极为愚痴苦恼。应当持满分戒，（即五戒全持）。此五戒，即儒教仁义礼智信五常。不杀，仁也。不盗，义也。不邪淫，礼也。不妄语，信也。不饮酒，智也。为说五戒，令其成就清信士女之身。

◎ 未三、世谛妇女

【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音姑）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妇女身。内政立身者，女正位乎内，故曰内政。家门以内之事，女人主之。孝敬翁姑，教育子女，是为内政。贵而能勤，富而能俭，贞静幽娴，以修女德。名曰立身。闺门为万化之源，关系国家之治乱兴衰。旷观自古及今，上自朝廷，下至家庭，无不皆然。女人又为教育之所系，母教更有力于师教，孟母即其证也。

以修家国者，即内政立身，而身修矣。感化家庭，关系国政。如岳武穆之母教，以成尽忠报国之心。家通大夫以上，国通诸侯以上。女如能内政立身，修身即为齐家治国之本。

我于彼前，观其志愿，或现女主身，即天子之后。或现国夫人身，即邦君之妻。君称之为曰夫人，国人称之为曰君夫人，一国主君之妇也。命妇，谓受朝廷诰命之妇。妻因夫荣，丈夫为官，女人受诰封也。大家，家训姑，才德兼备，能为女主之师。如汉扶风（县名）曹世叔之妻，乃同郡班彪之女，和帝常召入宫，令皇后贵人师事之，世称曹大家也。为说三从四德，端庄淑慎之法，令其成就。

◎ 未四、童真男女

【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童男身。若有保守天真，不染欲尘之男子，天真未泄，男根不坏，有志终身持守，是谓童真。我于彼前，现童男身，为说守真抱璞，固精保元之法，令其成就童真也。

【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此现童女身。若有处女，亦名处子，乃未出闺门，未嫁之女子。爱乐（去声好也）处女之身，白圭无玷，不求婚嫁。纵有强施侵暴，迫之令嫁，亦誓所不从。愿终身不字，永为处女之身。我于彼前，即现处女身，为说坚贞美德，清净自居之法，令其成就。

上自天主至此，乃是大士以如幻三昧之力，应众生希求之心，竿木随身，逢场作戏，同事摄化之妙也。

三应求人趣竟。

◎ 午四、应离八部

【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以上诸科，皆应希求，令得成就出世入世之愿望。以下诸科，皆应厌离，令得成就。出离本位，得生人道。问：「余趣求生人道，是事不疑。天本胜人，何以反求，转入人道？」答：「天道虽乐，乐有终尽。五衰相现，毕竟无常。又则天人著乐，不肯修行。裴相国云：『整心虑，趣菩提，惟人道为能耳。』所以诸佛皆从人中得道。三乘圣人，亦皆人身修证。故诸天乐出天伦，得生人道。既得人身，可成四圣也。我现天身，为说无常、苦、空、无我之法，令得成就也。」

【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灌顶云：梵语那伽，此云龙。龙有四类：一守天宫殿，二兴云降雨，三开决江，四守护伏藏。其类不一，故曰诸龙。过去亦曾修福，所住宫殿，亦为宝成。身能变化，多化人形。惟五时不免蛇形：生时、眠时、淫时、嗔时、死时。长阿含经明龙有三患：一、热沙炙身；二、风坏宫衣；三、金翅鸟瞰。因有多苦，故乐出离。阿含经又云：就因先世多嗔，心曲不端，犯戒斗争，故堕龙中。由大行布施福力，故七宝为殿。我现龙身，为说布施持戒、正直柔和、仁慈谦让等法，令其成就。

【若有药叉，乐度本伦，我于彼前，现药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梵语药叉，此云捷疾，其行捷疾故。亦名勇健，勇猛强健故。或云暴恶，其形暴恶故。有地行、空行、飞行三种。最胜王经云：是等药叉，悉皆爱乐如来正法。深心护持，乐度本伦者。因受佛法熏习之力，知暴恶为堕缘，故乐度脱本伦。我现药叉身，为说持戒、修福、柔和、善顺之法，令其成就人伦；若能兼修慧业，亦可成就圣伦也。

【若乾闥婆，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乾闥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乾闥婆，此云香阴。在须弥山南，金刚窟住。此神不啖酒肉，惟食诸香，以资五阴。是帝释乐神。帝释须乐，烧沉水香，此神寻香而至。好乐脱离本伦，我于彼前，现乾闥婆身，为说离于放逸，及五戒，中品十善之法，令其成就。

【若阿修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阿修罗，此云非天。有天福，无天德故。此指化生阿修罗，是天趣摄。更有胎生，人趣摄。卵生，鬼趣摄。湿生，畜生趣摄。亦云无端正，男丑女美，无端正男故。长阿含经云：南洲金刚山，有修罗宫，六千由旬，栏楯行树。每日三时，苦具自至。刀枪剑戟，从空飞入宫中。修罗若不躲避，必受杀伤。故生厌离，乐脱其伦。名义集云：由在因时，虽行五常，怀猜忌心，欲胜他故，作下品十善，感修罗身。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为说慈忍谦恭，虚心受教，及中品十善之法，令其成就。

按法华经普门品，此部之后，有迦楼罗，此云金翅鸟。以龙为食，龙求佛救，佛授袈裟，俾缠龙角。乃至缠袈裟一缕者，金翅鸟皆不敢食。鸟亦往佛求救，佛曰：「汝无人食汝，何为求救？」鸟曰：「我无龙食，则必饿死，佛安可不救？」佛曰：「汝遵吾教，不可食龙。我每日受食时，布施汝食。现在侍者施食，偈云：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故亦乐脱其伦，大士现同类身，为说仁慈爱物之法，令其成就。此经无此部，谅系抄写之脱漏也。

【若紧那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紧那罗，此云疑神。其形似人，头有一角，见者生疑。唐翻歌神，是帝释唱歌之神，貌丑而音美。菩萨处胎经云：须弥山北，十宝山间，有紧那罗，于中治化。由昔布施之力，居七宝殿，寿命极长。天欲奏乐，腋下汗流，便自上天。帝释请佛，诸天弦歌而颂法门者，即是此神。今乐脱其伦者，大士为现同类身，为说歌咏乱心，欲乐无常，及中品十善之法，令其成就。

【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摩呼罗伽，此云大蟒神，亦云地龙，而无神通。乃属腹行，较之天龙，其苦自倍。此类因心中多痴恚，故所感之报，聋聩无知。常含毒伤生，必更堕落。今乐脱本类，求生人道。大士为现同类身，为说修慧修慈，忍辱柔和，及中品十善之法，令其成就。

四应离八部竟。

◎ 午五、应人修人

【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若诸众生。众生之名，本是六道通称。此对下句，乐人修人，即是人道。好乐生生世世为人。经云：人身难得。今生既得，好乐修持人道，来生不失人身。故曰乐人修人。六道之中，诸天著乐，余道多苦，故乐得人身。又以人身，方值佛法，诸佛皆于人中成道故。又人道易于修证，出世四圣，皆人道修成。所以八部皆乐脱本伦，转生人道。人者仁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即是仁，孟子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是则内教外教，皆重人伦。我于彼前，即现人身，为说五戒，中品十善，令其成就。

五应人修人竟。

◎ 午六、应离非人

【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指掌云：上科人伦，统收人王宰官等，不尽之机。此科非人，统收天龙八部等，不尽之类。以彼所不摄者，皆此摄故。长水子璇法云：师有形有色，蕴如休咎精明。等无形无色，蕴如空散销沉。等有想有四，蕴如鬼神精灵。等无想无四，蕴如精神化为土木金石等。有好乐度其本伦，转生人道者。我于彼等之前，一一各随其类而现身，各应其机以说法，令其成就。

二条陈妙应竟。

◎ 已三、结名出由

【是名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皆以三昧，闻熏闻修，无作妙力，自在成就。】

上三句指所现之身，下四句出起用之本。是字即应九界机，普门示现身相。上结列总标之名，名为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一时顿现，随类各应，曰妙所现身相。不著于相，曰净。又妙者不可思议，净者无所染著。即大士证圆通已，而得三轮不思议之明证也。先由意轮鉴机既定，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应以何法得度，即说何法。身口意三轮，皆不思议曰妙，一一皆无染著曰净。是为妙净三十二应。入国土身，即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以一身普入一切刹，一切刹中作佛事。如是妙用，乃称圆通体所起，皆由耳门修证三昧之力也。闻熏闻修者，由本觉闻性内熏，熏起始觉妙智，作反闻修习之工夫。时时反闻自性，熏变执习，解六结，破五阴，妄穷真露，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得成无作妙力，即不假作意，不可思议之力用。一身不分而普现，万机咸应以无违。如一月在天，影临众水，月岂作意而临水耶？千江有水千江月，世间之物尚然，何况大士圆通妙力！自在成就者，即任运而应，有感斯通。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渡人舟。

以上所现三十二应之身，与法华普门品互为出没。如天趣，此有四天王国太子。人趣，此有女主及国夫人。彼经则无。八部中，彼有迦楼罗。八部外，彼有执金刚神。此并不列。大士妙应无方，神化莫测，三十二应，亦不过略言而已。实则应化无尽，故两经随意取舍，以成三十二数也。

初三十二应竟。

◎ 辰二、十四无畏分三 已初、标承悲仰 二、条陈无畏 三、结名显益 今初

【世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此标自证圆通妙力。能与众生，同悲仰也。亦由大士返闻证性，下合众生本妙觉心，既同其体，遂运同体大悲心，故能与众生同悲仰。乃称呼世尊，自述我又因此，闻性内熏，熏起始觉之智。智光不外泄，反闻修习，以照能闻之性，是谓回光返照。照彻心源，无动无坏，是名金刚三昧。此二句乃证体。下则起用，用不离体也。

无作妙力者，称性无作，任运成益，故曰妙力。由此不思議力用，所以得与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其悲哀拔苦，仰望与乐也。故字，即大士与众生同悲仰之故。以为无畏之本。众生悲仰之心，即大士之心。大士悲愍之心，亦即众生之心。凡圣体同，交相感应也。故能令众生，于大士身心获（得也）十四种无畏功德。身即大士妙应身，心即大士妙观心。若众生在苦恼厄难之中，一心称名，感应道交，正在怖畏之中，蒙救得脱，即获无畏。无畏，约众生说。功德，约大士言。由大士圆通妙力，功能德用。故令众生，脱苦无畏。普门品云：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 已二、条陈无畏分四 午初、八难无畏 二、三毒无畏 三、二求无畏 四、持名无畏 今初

【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

此苦恼难无畏。八难中此一为总，余七为别。逼迫外身，曰苦。逼迫内心，曰恼。上三句，出自修之本。下四句，彰利他之用。一者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观为能观之智，智光不外照，即不自观世间之音声。以观能观者是谁？上句是离尘，下句为照性。亦即脱黏内伏，背尘合觉。由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加被众生。故能令十方苦恼众生，但能一心称我名号。我则观其称念音声，寻声救苦，令其即得解脱苦恼，则苦恼无畏矣。

此即观世音菩萨，果上得名之因缘。法华经普门品，无尽意菩萨问佛：「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即称念菩萨名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间称念菩萨名号音声，故名观世音）彼经但约菩萨果上利他而立名，故不说菩萨因中所修自利之行。此经双约两利，由得自利行成，方能利他也。

或有以观其音声句，作众生受苦恼时，自己观其音声，交师非之当矣。因此经苦恼众生下，略去一心称名等字，致有如是错解。交师加蒙我二字，意即显矣。众生在苦恼难中，能有几人解作观？即使能作观得脱，与总标之文，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亦不能合，试详察焉。

【二者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

此大火难无畏。知见二字，包括六根：见、闻、嗅、尝、觉、知。旋复，即旋妄复真。旋转缘尘之妄知妄见，复归自性之真知真见。大士用耳根，反闻入流工夫，旋闻与声脱。既旋彼妄闻，而与声尘脱离，则根尘不偶。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故诸根一一，皆能旋妄复真。知见旋复，则内见觉之火既息，而外世间之火不能为害。温陵曰：内外四大，常相交感。见觉属火，故见业交，则见猛火。今知见旋复，则无见业，是以火不能烧。令诸众生，入火不烧，此即大士自证之力，加被众生。普门品言：由是菩萨，威神力故。正脉云：证极法界，威神无量，故令一心称名者，即为大悲威光所摄，不堕火难。如入山阴，暑不能侵也。此能令众生，大火不烧，则大火难无畏矣。大火不烧，是事难信，特为引证。应验传云：祝长舒，晋元康中，于洛阳，住草屋，为大火延烧将

及。邻舍几家，皆忙搬移物件。他在草屋中，一心称念菩萨圣号。乃为菩萨威神加被，风回火转，至邻舍而灭，人皆奇之。草屋飞一火星，亦当烧灭，何以安然无恙？乃询其故。答曰：「惟念观世音圣号。」里中有一人，不信称名所致，特因风燥之时，夜间掷火烧之。一次不烧，连掷三夜，皆不能烧。方信菩萨神力冥加，乃向直言忏悔。

【三者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

此大水难无畏。观听旋复，此句是妙力。下是大用，谓由反观听闻之性。旋彼妄闻，复归真闻。听闻属水，故闻业交，则见大水。今既旋闻复性，则无闻业，是以水不能溺。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亦即大士自证之力，加被众生，故大水难无畏矣。唐岑文本，字景仁，棘阳人，少信佛，尝诵普门品。一日往吴江，舟覆，文本亦溺水中。俄闻有人云：「能诵普门品，水难应免。」如是者三，遂浮水面。须臾，水浪漂送岸边，为人所救，得免于难。

【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

此罗刹难无畏。妄想乃是第六意识。前佛破识非心文云：此非汝心，乃是前尘，虚妄相想，喻之如贼，能杀害众生，法身慧命。如同罗刹能食人，深可怖畏。大士反闻入流，外不缘尘，内不循根。根尘不偶，识心亦灭，故曰断灭妄想。妄想既灭，心无杀害，全超鬼神心行。以此威力，加被众生，故能令众生入诸罗刹鬼国，但能一心称名，鬼不能害，则罗刹难无畏矣。传云：师子国有商贾，一百余人，航海而来，忽遇恶风，（即鬼风），将船飘堕罗刹鬼国，许多罗刹女来欢迎。内有一商人多智，知入罗刹鬼国，乃号召于众曰：「今者，船入鬼国。汝等当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免于难。」众即依言称念。忽起大风，将船吹出，速达我国。足证圣言之不虚也！

【五者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摇动。】

此刀兵难无畏。熏闻成闻者，大士反闻照性。本觉内熏，熏彼妄闻，而成真闻。耳根如是，销妄复真，六根悉皆销复。后偈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同于声尘听闻之性，一一复归元真。尘亡根尽，根尘既销，云何觉明，不成圆妙？大士以此自证，金刚三昧不动不坏之本，加被众生。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即大士金刚三昧之力，加彼被害众生，身同金刚，故其刀触身，刀即段段坏。纵然其刀不坏，其身亦无所损。使其兵戈，犹如以刀割水，水无断痕。如风吹光，（日光也）光不熄灭。以能触之刀，色尘即藏性。所触之身，身根亦藏性。藏性合藏性，即同以空合空。性无摇动，则刀兵难无畏矣。

齐书孙敬德，防守北陲，造观音像，每日礼事。后为贼横引，判处死刑。有一梵僧，教诵观音经千遍（即普门品）。后临刑刀成三段，其首无伤。丞相为奏免。又如六祖，刺客三挥利刃，犹如斩影。刃从头过，头无所伤。此乃六祖自证之力耳。

【六者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荼鬼，及毗舍遮，富单那等，虽近其旁，目不能视。】

此诸鬼难无畏。闻熏精明，明遍法界者，反闻熏修，伏归本元真精之性。发本明耀，耀性发明，遍周法界，则诸幽隐暗昧为性之鬼神，皆不能以自全矣。此明能破暗故。大士以此威光，加被众生，能令众生，仗承威光，诸鬼虽近其旁，目不能视，以彼背明向暗，反不堪于光耀。如枭鸟昼

盲夜视，罗刹向日不见。视尚不能视，何能加害耶？

夜叉，此云轻捷。有地行、空行、天行三种，是男鬼。罗刹，此云可畏，是女鬼。此二皆食人之鬼，人尸若臭，咒养令鲜食之，乃北方多闻天王管辖。鸠槃荼，此云瓮形，是魔魅鬼，能魔魅于人者，乃南方增长天王管辖。毗舍遮，此云啖精气鬼，能啖人及五谷精气，乃东方持国天王管辖。富单那，此云主热病鬼，乃西方广目天王管辖。等者，以该其余诸鬼，皆以阴隐为性，故虽近其旁，目不能视，如土地不见洞山者。既不能视，则诸鬼难无畏矣！

【七者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尘妄。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者。】

此枷锁难无畏。音性圆销者，音声动静二性，悉皆销灭。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故曰圆销。观听返入者，即观照能听闻之性，逆流而入，故曰返入。如是，则入一无妄，不但声尘销灭，则色等诸尘，亦随声尘以俱灭。故曰离诸尘妄。尘既不缘，根无所偶。见等诸根，亦随闻以旋复，根尘双泯。以此妙力，加被众生，故能令被难人民，而能称名，即成感应。禁系枷锁，所不能著其身。因妄尘既离，妄身亦空，故禁闭囹圄，系缚身体。在颈曰枷，练脚曰锁，此皆治罪人之刑法。或误入宪网，或屈遭陷害。若能一心称念圣号，皆得解脱，则枷难无畏矣。

晋窦传河内人，永和七年，为高昌步卒，吕护所俘。同伴七人，共系狱中，不久将杀。僧道山，时在护营中，与传相识，乃往视之。传曰：「命在旦夕，能相救乎？」山曰：「尔至心念观世音菩萨，必有感应。」传遂至心默念，三昼夜，械锁忽然自解。（械锁，即脚拷之锁自开。）传念同伴桎梏，何忍遽舍，复求菩萨神力普济。乃劝同伴，同心称念圣号，诸人刑具亦解。遂同遁回乡里。自是笃信奉法，一乡之人，莫不敬事观音也！

【八者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

此劫贼难无畏。灭音圆闻者，即大士反闻入流时，灭音而解脱声尘，圆闻而证极根性。尘灭则外无敌对，根圆则咸归一心。故能遍生慈力，乃至殄心毒人，亦不能起恶，悉化为慈悲眷属矣。法华云：「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是也。大士以此慈力，加被众生。能令众生，经过危险之路途，（或旷野山隘之间，或盗贼冲出之处，皆险路也。）但能称念圣号，贼不能劫，则劫贼难无畏矣。

昔尼宗本，高平金乡人，幼有清信，日诵普门品，乡党称之。后出家为尼，被虏所拘，急诵普门品，旋即得释。归路出冀州，复遇贼所逐，攀上枯树，诚念观音圣号，贼寻索不见，得免贼难。

初八难无畏竟

◎ 午二、三毒无畏

【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

贪嗔痴名为三毒，以能毒害法身慧命，故名三毒，甚可怖畏。又贪嗔痴是三途因，多贪众生堕地狱，多嗔众生堕饿鬼，（嗔心属火，饿鬼则受饥火烧然之报。）多痴堕畜生，亦可怖畏。今言三毒无畏者，非纵恶无所畏。乃由持名离毒，大威神力，得无畏也。

此离贪毒无畏，诸贪之中，贪欲为首。惟此淫欲一事，人最易犯，见色动心，必落爱欲深坑，

且最难断，为害最大。若要离欲，法华普门品云：「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由仗菩萨威神之力，及自己持名念力，以念力对治淫心，仗威神消除业障也。

熏闻离尘者，此乃反闻照性之功。熏彼出流之妄闻，而成入流之真闻。入流则必亡所，声尘之结既解，诸尘之结齐解。而色尘岂能劫于家宝乎？能令一切多淫众生，淫而言多者，乃是夙习深重，数数（入声）现起淫念，发为淫行。轻则损身失德，重则倾家丧命。其尤甚者，淫欲属火，菩萨见欲，如避火坑。

宝莲香比丘尼，持菩萨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杀非偷，无有业报。发是语已先于女根，生大猛火。后于节节，猛火烧然，坠无间狱。多淫众生，能常念菩萨圣号，由菩萨威力加被，即能远离贪欲，则离贪毒，自可无畏矣！

【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

此离嗔毒无畏。纯音无尘者，纯一闻音妙性，别无所对声尘。此句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既无所对之境，亦无能对之根。根境双泯，惟一圆融，清净宝觉，内外一如。无能对之与所对，以嗔恚生于对待违拒。大士自证境界，圆融一体，无对无碍。以此加被众生，能令一切有忿怒嗔恨之众生，但能常念恭敬观世音，以念力而伏嗔机，仗慈风扫除恚热，便得离诸嗔恚，则离嗔毒，自可无畏矣！

【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

痴，由妄尘所蔽，无明所障。销尘旋明者，消除所缘之妄尘，旋复自性之本明。此即前文所云：脱黏内伏，伏归元真，发本明耀。所以外之法界，内之身心，犹如琉璃宝，洞然朗照，内外明彻，无所障碍。大士以此自证智力，加被众生。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永离痴暗。昏钝性，即是愚痴。愚痴以昏迷暗钝为性，能障智慧，故曰昏钝性障。阿颠迦，此云无善心。皆由痴习偏重，迷正知见，邪见炽盛，拨无因果。若能常念恭敬观世音，以正念而祛邪，执仗智日以破昏蒙，便得永离痴暗，则离痴毒，自可无畏矣！

二、三毒无畏竟。

◎ 午三、二求无畏

【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

此应求男无畏。世人无有男子，其畏有三：一、年老无人服事。二、后事无可嘱咐。三、宗嗣必至断绝。故必求生男。普门品云：「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彼经但说求男之法，未说菩萨加被之力。此经但说加被，未说求男之法。两经会合解释，其义则全。

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此二句，指修行证理，销融四大之幻形，（即如是渐增，闻所闻尽。）旋复一真之闻性，（即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证入不动摇不生灭之理体。亦即佛所云：皆护一乘寂灭场地也。涉入世间，不坏世界七句。乃称体所起之大用。菩萨身能善入微尘佛刹，以一身而现

无量身。涉入三世间，（器世间，有情世间，及正觉世间。）随类现身，不坏世间之相，依理成事，从真涉俗，即方便智，方便属权，权能干事，有生男义。能遍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供养有二。一、身供养。执侍巾瓶，效劳服役，此求福足。二、心供养。常随佛学，代转法轮，心能善顺佛心，令佛畅慰本怀。各各佛边，为法王真子，此求慧足。以此余福余慧，加被众生。能令法界，无子众生，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有福德则富而且贵，有智慧则廉而能明。若有福无慧，则识庸见浅。若有慧无福，则家贫力薄。凡有求者，菩萨令生福慧双美之男，则求男无畏矣！

余亦父母向观世音菩萨所求而生。余籍福建古田县吴氏，父为木商，年三十五岁，生二女而无男子。余父同母，即向观音大士求男。家供奉大士像，余母每日礼拜，后有孕，礼拜益力。一夜梦见大士，抱一孩儿，授余母曰：「此孩与汝作子。」余母接之喜而醒，乃告余父，及余祖母。即日设供，供养大士，虔诚礼拜。越三日生余，加意抚育。不幸五岁，父母双亡，由祖母及叔父教养。至七岁入私塾，师及乡党，目余为神童。至十岁好武力，与同里儿童角力，将他打伤。其童哭而归告其母，其母与余祖母交涉。祖母对其再三道歉，乃骂余曰：「那里晓得，观音大士送汝这一个顽皮儿，到我家里来。」当时闻之，不知其意。待祖母喜时，向询其事，乃将父母求男相告。祖母曰：「我以为大士送来必是好子，那知汝乃顽皮儿。」余即思念：倘若不立志学好，菩萨都要受累！乃跪向祖母言：「望勿忧虑，必定学好。」从此即专心求学，十四岁入考，至十五六，常思入山修行，当时亦不知为僧。十七岁祖母逝世，十八岁欲出家为僧，为叔父所觉，不许。至十九，方入佛门。二十岁，受具足戒，即出外参学。廿四岁，听通智老法师讲楞严经，即发愿为法师，以利生为事业。弘法作家务，弘扬楞严大法，令得久住世间。前曾创办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亦本此志愿也。

【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

此应求女无畏。指掌云：男承内嗣，女结外亲，有男无女，亦非全美，故半子亦有求者。法华普门品，约女人欲求生女，以是同类为亲，故欲求之。求之之法，亦不外礼拜供养而已。六根圆通，圆者圆融。六根互相为用，随举一根，皆具见闻嗅尝觉知。通者通达，六根根隔无碍。圆通二字，贯下诸句，由通达故，明照无二。六根灵明照用，无二无别，所以立大圆镜，能承顺十方，微尘如来，一切秘密法门。由圆融故，含十方界，而能含裹十方，诸佛世界。所以立空如来藏，能领受诸佛法门，大小权实，完全无失。正脉云：承顺即坤仪柔德，受领即闺门能事，故能应求女也。

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大士以此自在妙力，加被众生。能令法界无有女子之众生，欲求生女者，果能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得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之女。外则品貌端正，窈窕庄重，则有福。内则性情柔顺，贞静幽娴，则有德。有福众人见之生爱，有德众人见之生敬。有相，即福相与德相也。若但端正，而不柔顺，则可爱而不可敬。若但柔顺，而不端正，则可敬而不可爱。福德二字，福字连上，德字连下，福德兼备，故得众人爱敬，则求女无畏矣！

三、二求无畏竟。

◎ 午四、持名无畏

【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在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

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

此明持名无畏。以但持观世音菩萨名，不持诸菩萨名，恐一名不及多名，而生怖畏也。此三千大千世界，指娑婆世界，共有百亿须弥山，百亿日月，百亿四天下。现住世间，即现住三界六道，随类化身，乘愿利生。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数之，多此为圣。人现量所知所，见修法垂范下。显诸法王子，行化不一。有修实行，自利之法。亦可垂范众生，以为众生模范。教化众生者，有修权行利他之法，随顺众生根性。示现四摄，（布施、爱语、利行、同事）用方便权智者，各各则有不同。

【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徧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

此明一名能敌多名。其故何也？由我所得。耳根圆通，即是圆通本根。本根有二义：一为娑婆本利之根，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二为诸圆通中之本根，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上但标名，下出体相，谓此圆通本根，发自妙耳门之中。耳门所以称妙者，即古观世音佛，所授从闻思修之法，依根中闻性，不生不灭之妙理。起反闻照性之妙智，照破五阴，解除六结。生灭既灭，寂灭现前，证圆通体，发自在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徧法界者。然后称体起用，应化无方，身之微妙也。鉴机不谬，心之微妙也。含容指妙心，谓心含十方，无量世界众生。周徧指妙身，谓身徧圣凡染净十界。故能令众生，持我观世音一名，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数，诸法王子名号。二人福德，正等无有别异也。

【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

指掌云：一名多名，单持共持，以二人之行迹论之，有类霄壤。以二人之福德论之，不异丝毫。其故何也？大士曰：单持我一名号，与彼共持众多名号，福德无异。则持名无畏矣。此实由我修习耳门三昧，乃得真实圆通故也。以具足圆通常三真实，故能超二十四圣而独妙，当敌诸法王子，以勿疑矣。观后二句，菩萨密意，已将诸圣圆通，选己为独最也。后佛敕文殊更选者，为不了佛与观音密意者，添此葛藤也。

二条陈无畏竟。

◎ 已三、结名显益

【是名十四施无畏力，福备众生。】

此结名。前总标文云：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是即指上十四种，乃名十四施无畏力。菩萨以身心为能施，无畏力为所施，十四种众生是受施者。菩萨三轮体空，不住于相，无能施之身心，无所施之无畏力，无受施之众生，无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故能周徧，普及十方众生，令得离苦受益也。

以上十四种众生，机徧十方。八难众生，身罹苦难，畏其性命不保，但能持圣号，即蒙大士以无畏力，福德周备，而全性命。三毒众生，惑业深重，畏其将来堕落，但能持圣号，即蒙大士以无畏力，福德周备令得离毒。二求众生，无有后嗣，畏其老死无靠，但能持圣号，即蒙大士以无畏力，福广周备令生男女。持名众生，持念一名，畏其福德缺少，但能得一心，即蒙大士以无畏力，

福德周备，令等无异。故十方世界众生，皆称观世音为施无畏菩萨也。

辰二，十四无畏竟。

◎ 辰三、四不思议分五 已初、标承圆通自在力 二、同体形咒不思议 三、异体形咒不思议 四、破贪感求不思议 五、供养佛生不思议 今初

【世尊！我又获是圆通，修证无上道故。又能善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

此重标自证圆通体用。上三句证体，下三句起用。前上合下同，带果行因，历位进修，皆标从三昧。此重标，我又得是，真实圆通。获者得也，修证无上道故。当是功行渐深，修证将满，得成无上之佛道故。温陵多约等觉释之。又能善获下，称体起用。而言善获者，即不假作意，任运自在，至妙至神。不可思惟，不可拟议，言思所不能及，口欲谈而辞丧，心欲缘而虑亡也。四种皆是无作无为，不可思议之德用，妙即不可思议之谓也。

◎ 已二、同体形咒不思议

【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

此叙得体现用之来由。一者，四种居首，即第一不思议。推其原由，即由我蒙彼观世音如来，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照性，从本觉妙理，起始觉妙智。以妙智照妙理，理智双妙，故曰妙妙闻心。又六根之性为妙性，耳根超诸根而独妙，是谓妙中之妙。初得此心，为本修因地，故曰，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遗者脱也，即闻所闻尽。惟一心精根尘双脱也。见闻觉知即六精，举四摄六故。不能分隔者，见等，不为六根分离隔碍。以尘亡根尽，反流全一，六用不行，即属此根初解。先得人空，成一圆融清净宝觉者，即不住化城。渐次增进，而得法空，俱空，直透末后牢关。生灭既灭，寂灭现前，伏归本元真体，成一圆融无碍，清净本然，宝觉真心。六根互用曰圆融，诸尘不染曰清净。证入三如来藏心，本觉理体，犹如摩尼宝珠，故曰宝觉。宝觉真心，由来清净，本无一法可得，即空如来藏。如摩尼珠之体，清净无染，真心随缘，而成十界诸法。如摩尼珠，随方现色，真心虽随缘，而本体不变。如摩尼珠，虽现众色，珠体不变。故我能现众多妙容下，大用现前。一身能现多容，即现首、现臂、现目，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咒而称秘密者，乃诸圣密言。下位不知，上位密咒，持之得益，具有神妙力用，故又称神咒也。

【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

此明现首。其中即众多妙容之中，首为五根都聚之处。一身，以首为尊，以首为贵，菩萨故先现之。首以一数为本数，递加至八万四千，以应法门之数，对治尘劳烦恼。六祖曰：「我此法门，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何以故？为世有八万四千尘劳烦恼。若无尘劳，智慧常现，何用转染成净？烁迦罗，此云坚固不坏也。或问：「菩萨现八万四千首，是事奚足信？」答：「此是菩萨，不思议境界。讵可以凡情测度哉！」普贤菩萨，于一毛孔，不可说佛刹次第入，则现首更无足疑。即如人之身，有八万四千毛孔，无足异也。

【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

臂万臂，八万四千，母多罗臂。】

此明现臂。臂即手臂，一身二臂为本数，递增至八万四千，以表法门如前说。母多罗，此云印。谓臂各有手，手各结印故。

【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

此明现目。人但二目，摩醯首罗天王，则有三目。故以双数单数，互增至八万四千。清净宝目，即法眼圆明清净，无碍无染，如佛紺目澄清是也。

【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

此之慈威定慧。对上首臂目言，或是不定之意。或现慈容可亲，或现威容可畏。或垂臂提携则慈，或擎拳勇健则威。或慈眼眷顾为慈，或怒目狰狞为威。或结印安静则定，或摩顶授记则慧。慈是爱念相，威是雄勇相，定是寂静相，慧是开朗相。所现诸相，皆为救护众生。救是救拔，令其离苦。护是护念，令其得乐。又慈以护其善根，威以救其恶性，定以护其散乱，慧以救其昏迷。得大自在，即由不思議妙德，不劳作意，任运示现，自在成就，无往而不适其宜也。形既如是，咒可例知，亦必救护自在矣。

◎ 已三、异体形咒不思議

【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上科同体形咒。一身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神咒。此科异体形咒，鉴机不一，现形亦多。应现何形，一一现之。各为说咒，故不同上科，亦不同三十二应。各随所求，各应同类。此不拘类求，此能施无畏，亦不同十四无畏。彼但冥加，此则显应。

前四句明证体，中明起用，是故下述得名。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即从闻思修，入三摩地，诸根圆拔，六尘迥脱，所以尘不能碍。此二句是法，下二句是喻。如音声，能度垣墙之外。虽有垣墙，不能为碍。因是证体，故我能现妙用，任运随缘。能现一一身形，能诵一一神咒。诵者，即诵古佛所说之咒。如过去千光王静住佛，所说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大陀罗尼等。所现之形，所说之咒，皆能以无畏力，布施于众生。是由实德咸孚，令闻广誉，十方世界，微尘国土众生，皆名我为能施无畏者。

◎ 已四、破贪感求不思議

【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

前三句，为能感。后四句，为所感。由我修习，本妙圆通者，圆通乃众生，人人本具，迷而不发。虽处迷位，依然不失，故曰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是指耳根。根性，即是如来藏性。清净本然，为此方对机之根，是为本根。上句，在迷本具。此句修证离染，故得清净。由证清净之体，一切无有染著。故令众生，能舍慳吝执著之心。而我所游化世界，皆能令众生破除慳贪，发心喜舍，舍自身所有珍珠宝物。求我哀愍，受之而为施作佛事也。

正脉云：众生慳（不舍也）心最难破，舍心最难发，求心不可强致。今所过之处，即感众生，破慳施舍哀求，是诚不可思议，威神所使然也。孰知其洪源，但由修习耳根，清净无著，故能类感如此。此事法华普门品可证：「无尽意菩萨闻佛所说，观世音菩萨游化诸国，利益娑婆，即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瓔珞虽然贵重，本是财施。而曰法施者，一解供之时，了达三轮体空。二不为己施，乃为众施，求作佛事，饶益众生，故成法施。）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观世音不受有二意：一不供佛，而供我，佛不命受，故不敢受。二现从颈解，受之非义，故不宜受。无尽意重请，亦有二意：一表诚恳，望佛转致，令其必受。二为众而施，为众而受，乃无伤于义。）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八部，受此瓔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八部，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既为众而受，亦为众而供，奉供二尊，佛为无上福田。以此转供，回施一切众生，令植佛因。旁引法华，以见菩萨言之有征也。）

◎ 已五、供养佛生不思议

【四者，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

前二句，述所证体，下明所起用。我得佛心者，即得诸佛如来秘密之因地心。依此因心，而起了义修证。从妙耳门，反闻照性，证得一切事究竟坚固。首楞严定，即证入如来藏，则世出世法，一一无不含藏其中。故能具足珍宝，供养佛生，以见佛生不二，等与供养也。证于究竟，莫作妙觉极果解。以菩萨示居等觉因位故也。

【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上则佛生等供，此则财法二施。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此对人道，以外财布施。国城妻子，皆外财也。求长寿，得长寿，此对天道天仙，以内财布施。寿命色力，皆内财也。此应在三昧前。人间，有求长年益寿；仙道有求坚固形骸，寿千万岁；天道，亦有长寿天；有求皆得，上皆以财布施。

求三昧得三昧，此对上二界诸天及三乘圣众。或求四禅四空，有漏禅定。或求声闻缘觉，三贤十圣。无漏三昧，皆能令得三昧。或求无余大涅槃，究竟断德。即令得大涅槃，此皆以法布施。盖由大士证得藏心，一真法界。平等真如，故能生佛等供。财法二施，其无作妙力，岂可得而思议哉！

二承演三科竟。并上科寅三详演称体起用竟。

◎ 寅四、结答所证圆通

【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地成就菩提，斯为第一。】

佛前问我等：悟十八界，谁为圆通？从何方便，入三摩地？我观世音，乃从妙耳门，依本根圆湛不生灭性，起智观照，是谓圆照。即反闻照性，照到一心本源，即得三昧，是首楞严王三昧。此圆照三昧四字，上二修因，下二证果。缘心自在句，即果后修因，又曰带果行因。包括上三科。缘字，即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随缘应化。所起妙用，心得自在。上结答佛问，悟十八界

谁为圆通，我悟妙耳门，即是圆通根。

因入流相，得三摩地者，此结答佛问，从何方便，入三摩地？我因入流相，得三摩地。因入流相四字，即从闻思修，解六结，破五阴，所有行相。因者依也，依耳根，最优胜，最圆满之根。又因者由也，由耳根闻性，起始觉智。入流者，逆生死流，入涅槃流。由浅入深，入到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得三摩地，即如幻闻薰闻修，金刚三昧，名得耳根圆通。

此上所答五句，该摄一经总题。亦即该摄全经要义。我从妙耳门，圆湛不生灭性，为因地心，即如来密因。照字，是起智观照，做入流照性，背尘合觉之工夫，即修证了义。缘心自在，随缘普应，或冥应，或显应，心得自在，任运利生，即诸菩萨万行。得三摩地，即得首楞严大定。

成就菩提者，此成无上极果之菩提，圆得三菩提也。证真性菩提之妙理，满实智菩提之妙智，起方便菩提之妙用，故曰成就菩提。上我从耳门圆照，即得元明觉，无生灭性，为因地心。此句，即然后圆成果地修证。

斯为第一者，斯者此也。此耳根圆通，最为第一。即结答法门殊胜。此耳根一门，即佛首告阿难，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之一门。亦即阿难，请入华屋之门。亦即十方薄伽梵，一路涅槃门。故为第一。

又此成就菩提，斯为第一者，即观世音代佛明答，阿难所问。十方如来，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禅那，最初方便。谓我从耳门，悟圆湛不生灭性，大开圆解，即妙奢摩他。起智观照，依耳根，为本修因，反闻照性，而起圆修，即妙三摩。随缘应化，心得自在，安住圆定，万行繁兴，即妙禅那。具足三定，圆成首楞严大定，成就无上菩提，惟此耳根第一。悟根性为因地心，是最初方便。从根修证，是初方便。（为入初发心住之方便聚）获二胜，发三用，随缘利生，是方便。阿难能问耳根圆通，悟彻得成菩提之法，改偏闻之辙，向耳根门头，旋妄复真，即是具足三慧，速证圆通。何待佛敕文殊再选也？

【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

此结自利胜。彼佛如来，即古观世音如来，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我即秉教修习，而得圆通。叹我善得，圆通法门，即赞叹于我。善得者，费力少，而收效速。得循圆根，与不圆根，日劫相倍也。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此即依修证自利行，而授因位之名。应在证圆通时授之，由其师资道合，故授同名之记。

【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

上约人得名，此约法得名。法即修证之法，由我观照耳根，听闻之性，圆照法界，惟妙觉明，十方众生，念我名号，无不圆明了知。不因心念，不假作意，与乐拔苦，自在成就。由是十方众生，皆称我名，故观音名。遍十方界，十方众生，皆与菩萨有缘，礼念供养，甲于其他菩萨也。

二观音广陈竟。并上诸圣异说，子二众说本因竟。

◎ 子三、佛现瑞应分二 丑初、彰圆通总相 二、显圆通别相 今初

【尔时世尊，于师子座，从其五体，同放宝光。远灌十方微尘如来及法王子，诸菩萨顶。】

此因诸圣各说圆通，二十五门悉启，虽门门皆可证入圆通，而以观音耳根为最。尔时，即诸圣各说已竟之时，佛现瑞应。世尊，指本师释迦。于师子座上，师子为兽中王，游行无所畏，佛为法中王，说法无所畏，故以师子名座。从其五体，乃从佛全身，一首两手两脚为五体，同放宝光。其光远灌十方，微尘数如来之顶，及法王子，诸菩萨顶。此则表显圆通总相，圆通妙理，自他因果交彻。诸佛表果，诸圣表因，光明互相灌注，正显自他因果交彻也。今佛光灌诸佛顶，乃以自果澈他果。灌菩萨顶，以自果澈他因。然必灌其顶者，表圆通妙理，为最胜顶法也。

【彼诸如来，亦于五体，同放宝光。从微尘方，来灌佛顶，并灌会中，诸大菩萨，及阿罗汉。】

此他佛光灌我佛主伴之顶。正显佛佛道同，顶法无二。唯一藏心，诸佛以之为密因，菩萨依之兴万行，皆不离乎此者也。

◎ 丑二、显圆通别相

【林木池沼，皆演法音，交光相罗，如宝丝网。是诸大众，得未曾有，一切普获，金刚三昧。】

上彰圆通总相，即圆通妙理，诸佛同证。此显圆通别相，色声诸法，法法圆融。林木池沼（聚水处，大者为池，小者为沼）属无情，皆演法音成有情，如极乐世界。水流花间，风吹行树，皆演法音，此即情与无情共一体。交光相罗，如宝丝网者，我佛光灌他佛，他佛光灌我佛，光光相交，彼此罗织，犹如宝丝网相似，同体不分，不杂不乱。此即处处皆同真法界，以表诸圣法门，即同而异，即异而同，互遍互严，天地呈祥，满目瑞相，而成圆通真境。是诸大众，眼观瑞相，耳闻法音，身居法会，顶灌佛光，各各得未曾有。

一切普获金刚三昧者，乃即事明理，因相悟性，悟明一切事。究竟坚固之理性，即普获大士所证，金刚三昧，是谓彻法底源，无动无坏，此显同悟。阴入处界七大，本如来藏，妙真如性。诸圣入门，虽各不同，所证圆通，则一而已。

【即时天雨，（去声，落也。）百宝莲华，青黄赤白，间错粉糝。十方虚空，成七宝色。】

即时，即于诸佛放光现瑞之时。诸天雨华，供养海会佛生。所雨之华，乃是百宝莲华，而分青黄赤白四色，相间错综，纷然糝合。一时十方虚空，宝华盈满，成七宝色。华分四色以表行，宝具光明以表智，莲华因果同时。方华即果，以表因心，具足果觉。果觉不离因心，百宝四色，表智行纷敷。间错糝合，表智行相即。空成宝色，表理智互严也。

【此娑婆界，大地山河，俱时不现。唯见十方，微尘国土，合成一界。梵呗咏歌，自然敷奏。】

正当诸佛放光，而成种种瑞相之时，此娑婆世界，依报之大地山河，俱同（同时也）不现。唯见十方，微尘诸佛国土，合成一个世界，自他不隔，一体圆融。此文上三句，表诸妄销亡。中三句，表一真独露，妄空真显，即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正是圆通真境。到此则梵呗咏歌，自然敷奏。梵者净也，呗为赞颂。西域之呗，犹东土之赞，即歌咏赞叹。自然敷扬节奏，无异天乐鸣空也。此表圆通法乐，任运而成。

二佛敕诸圣各说竟。

◎ 癸三、佛敕文殊选择分二 子初、如来敕选 二、文殊偈对 子初分二 丑初、先示诸说平等

二、后出选择本意 今初

【于是如来，告文殊师利：法王子！汝今观此，二十五无学，诸大菩萨，及阿罗汉。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真实圆通。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

此佛敕文殊拣选。因前悟圆入一科中，曾云。得循圆通，与不圆根，日劫相倍。又云：随汝详择，其可入者，吾当发明，令汝增进。因阿难不知最圆之根，佛虽密示耳根，阿难仍未领悟。故请如来，最后开示，退藏密机，冀佛冥授。故佛敕诸圣各说，因地修证法门。皆曰斯为第一，阿难亦复罔知所措，故敕文殊拣选圆通根。文殊为根本大智，过去乃七佛之师。承命拣选有二意：一者，佛前虽令一门深入，究竟未曾显说，何门即是。况今诸门并陈，理宜决定一门也。二者，诸圣所说，各皆方便，惜不对根智。惟观音曲合机宜，惟此一选，决定舍诸门，而独取耳门也。

于是如来，特告文殊师利法王子：汝现今观此，二十五位菩萨罗汉，皆称无学者，以圆人修同无修。故各说最初，成道方便，皆言修习，真实圆通者。各说最初发心，乃至成道，无非根尘识十八界，以及七大以为下手，权巧方便。皆言依此修习，究竟俱得，真实圆通，各称第一也。彼等修行，实无优劣，前后差别者。彼诸圣等，所修之行，所证圆通，毕竟无二，实无优劣之分，与差别之异也。此虽归元无二，其实方便多门，而其所入之门，不无巧拙迟速之不同耳。是犹千径九逵，共会王城之意。据此，则二十五门，应无所拣矣。

◎ 丑二、后出选择本意

【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兼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易成就？】

上正为阿难，以证处虽皆平等。而从入之门，岂尽对此方之机，岂尽可常时修学耶？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于二十五行，谁当其根？阿难多闻第一，惯用耳根故下文殊选出。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下兼为未来，兼我灭后，此界末世众生，根机愈钝，开悟愈难。若不选对方之根，则纵入菩萨乘，舍小慕大，求无上道，亦难究竟。故佛命文殊选择，先授意云。一对阿难一类之机；次对末法，此界众生；三修真因；四得极果。乃曰：何方便门，能得容易成就也？

◎ 子二、文殊偈对分二 丑初、叙仪标偈 二、详演偈文 今初

【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慈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承佛威神，说偈对佛。】

此经家叙仪。文殊师利，法王子，奉佛慈旨者。钦奉我佛，慈悲之法旨，即所授意，拣选之事。故后偈云：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但以此根（指耳根）修，圆通超余者。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者。果后大人，受命常仪，尚且如是。承佛威神者，仗佛威德神力，加被于我。以二十五圣，与文殊齐肩者，实有其人。非仗佛威神，焉敢自行品量也。而以偈对，不以文对者，贯华易持，令闻已而思修也。

◎ 丑二、详偈偶文分六 寅初、发源开选 二、了拣诸门 三、独选耳根 四、普劝修持 五、结答覆命 六、求加总结 寅初分三 卯初、双示二源 二、略彰生灭 三、正明须选 今初

【觉海性澄圆，圆澄觉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

上二句，所依真源，即是本有真心，亦即如来藏性。此犹前文，将问明与不明，先标性本二觉。将破有为无为，先标真性二字也。觉海，不作法喻解，乃直称觉性为海。如华严所谓刹海、劫海等是也。若取水海，犹堕法喻不齐之过。以觉海横无边涯，竖无底蕴。非若水海，尚有边底也。觉海性，性字指体大，澄圆圆澄约相大，元妙元明谓用大。澄圆，谓觉海澄湛不动，圆含万有，此即寂而照，不变常随缘也。圆澄，谓觉海虽然圆含万有，究竟澄湛不动，此即照而寂，随缘常不变也。

元妙，本来自妙，不由造作。元明，本来自明，不假功用。既曰元妙元明，则一念不生，法尔具足。此中元妙二字，即含有元明之意。对上澄圆，即元妙义；圆澄即元明义也。

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亡。此二句，能依妄源，即最初根本不觉，亦即独头生相无明，一切妄法，皆依他而生。故此句，元明二字，躡上文而来。元明，不妄生照用，则是本明，毫无一物。今于彼元明性上，妄生照用，此照是妄照，即经前所云：性觉必明，妄为明觉。生所者，因妄照而妄所生。即前所云：觉非所明，因明立所。以所照之妄境既立，而真照之性遂亡。即所谓有相当情，无相即隐，如迷云起，必障蔽于慧日也。遂将本有如来藏，转成无明藏识也。

◎ 卯二、略彰生灭

【迷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

此明从真起妄。妄成世界众生并业果，三种相续之相。以其妄所既已成立，则转本有之智光，而成能见之妄见。欲见本识，不知本识，卒不可见，遂迷性空，而妄成顽空。故曰：迷妄有虚空。即前晦昧为空是也。亲依无明，虚空先现耳。次句，依空立世界者，以本识既不可见，而定欲见之，空见相对，坚执欲缘，如瞪目发劳。依虚空晦昧，结暗境而成四大之色法，故曰：依空立世界。即前空晦暗中，结暗为色是也。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者。上句，即温陵所谓，妄想凝结，成无情国土也。下句，谓妄想知觉，成有情众生也。此依无明藏识，生起依正二报，而有见相二分。指掌疏云：且约本识中。细相言之，而不言粗相者，以其示迷途未远，见归源之易也。

【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

前四句，明诸法忽生。后二句，明诸法还灭。即返妄归真之意。前迷妄有虚空，则虚空生于大觉心中。仅如海之一沤，发现而已。以觉心，喻之如海。虚空，喻之如沤。其大小为何如耶？有漏微尘国，皆依空所生者。有漏，即前之有情世界，具足欲漏。有漏，无明漏地。微尘国，即前之器世界，皆依虚空之所生，不出空外，益见其微劣与虚妄矣。此四句，即前引起尘劳烦恼，起为世界，静成虚空。虚空为同，世界为异，彼无同异，真有为法。

沤灭空本无，况复诸三有者。空性如沤，有生必灭，究之生灭，亦属妄见。沤灭虚空本无所有，况复空中，诸三有世间耶？三有即三界，谓欲有、色有、无色有也。妙理无端，妄成三界，如水结成冰。物而不化，故谓之曰有。又取中三界九地，则为九有。广开四洲四恶趣，六欲并梵天，四禅四空定，无想阿那含，则为二十五有也。又依空同体，安危事一，故灭则俱灭。是知沤性不实，灭之仍归于海。则知空性本无，灭之仍归如来藏性也。

◎ 卯三、正明须选

【归元性无二，方便有多门，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初心入三昧，迟速不同伦。】

上明可以还灭，已引归元之路。此明圆通顺逆之意，意谓但能灭除妄识境界，自可复归本来元有如来藏性。既归藏性，其理则无有二。设若欲入此无二之理，其方便自有多门。如京畿是一，入路多岐也。

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者。诸圣证入此性，则无有不通。以三科七大，或顺修而入，或逆修而入，二十五门，皆为方便之门。如千逢九逵，皆达帝京也。孤山曰：观音耳根则顺，余圣诸根则逆。对此方之机为顺，不对方之机为逆也。正脉云：顺尘识流。宛转达道曰顺入，则六尘六识，火大至识大圆通也。如顺背京之路，绕远方到者也。逆根性之外流，而旋返入性曰逆入，即六根及根大圆通也。如逆背京之路，回身即到者也。请观诸根圆通，俱有旋反字面可见矣。

初心入三昧，迟速不同伦者。此二句，正见须选。以上所云，顺逆皆方便。所谓十方如来，于一切法门，皆能证得，何须选择？但初发心人，欲入三昧，指楞严大定，得循圆根，与不圆根，日劫相倍。以不得圆根，则艰难而迟，虽修数劫，不及一日。以得圆根，则容易而速，但修一日，可当数劫。因此迟速难易，自不同伦，又不可不选也。

初发源开选竟。

◎ 寅二、了拣诸门分四 卯初、拣六尘 二、拣五根 三、拣六识 四、拣七大 今初

【色想结成尘，精了不能彻，如何不明彻，于是获圆通？】

前来佛说，彼等修行，实无优劣，乃据诸圣证得藏性而言。今欲初心，修证三昧，有迟速难易之殊。故不得不拣耳。此拣六尘圆通：一、优婆尼沙陀色尘。因观色性空，而悟入者，言色惟凭妄想凝结而成，为障蔽之尘。若以心精了之，终不能使之明彻，良以色尘之体，元本结暗所成。如何以此不了明、不透彻之物，而欲初心依此，而速获圆通者哉？

【音声杂语言，但伊名句味，一非含一切，云何获圆通？】

二、憍陈那声尘。因闻法音，而悟入者，音声即径直声，语言即屈曲声。即此音声一法，未免杂于语言文字。但伊名句味，伊者，彼也。名诠自性，以一字，直目为名。如言瓶等，并不言何瓶。句诠差别，如言花瓶二字，带表为句。文诠联合，以多字联合为文。今言味者，即文理所诠之意味也。惟以彼之名句，义昧而已。且一名非能遍含一切名，一句非能遍含一切句，一义非能遍含一切义。云何初心依此不通之物，而速获圆通者哉？

【香以合中知，离则元无有，不恒其所觉，云何获圆通？】

三、香严童子香尘。因香尘，而悟入者，香尘必以鼻根，合中方知其有香。如若离而不合，则元无有香，且能觉之根，不能恒常。与所觉之尘相合，以尘合时。则有能觉。尘离时，并无所觉。云何初心依此不恒之物，而速获圆通者哉？

【味性非本然，要以味时有，其觉不恒一，云何获圆通？】

四、药王药上味尘。因味尘而悟入者，然此味尘体性，非本然而自知有味也。本然即自然，要

以味尘合舌根时，方知其有味。其舌根能觉之性，不能恒常与所觉合而为一。云何初心依此不恒之物，而欲速获圆通者哉？！

【触以所触明，无所不明触，合离性非定，云何获圆通？】

五跋陀波罗触尘。因触尘而悟入者，然触尘本无自性。要以有知之身根，与无知之外物合，而觉知冷暖涩滑违顺等相，方名为触。此上触字指触尘，下触字指身根所对之物。故云，触尘必以身根所对之物，乃得发明显现。无所不明触者，若无有所触之物，则不能发明触尘之相。合离之性本非一定，云何初心依此不常之物，而欲速获圆通者哉？

【法称为内尘，凭尘必有所，能所非遍涉，云何获圆通？】

六摩诃迦叶法尘。因法尘而悟入者，法尘非同外五尘之实质，乃是五尘落谢影子。谢在意地之中，惟意中独缘。合外五尘，俱属法尘，为独影境，故称为内尘。凭尘必有所者，凭外五尘落谢，必有所落谢之影。是则外尘为能谢，内尘为所谢。但外尘有五，落谢必有先后。内尘亦五，影子非无甲乙。起意缘时，惟专一境舍一缘一，能所非能互遍互涉。云何初心依此不遍之物，而速获圆通者哉？

◎ 卯二、拣五根

【见性虽洞然，明前不明后，四维亏一半，云何获圆通？】

六根。今言五根者，惟留耳根为当选也。一阿那律眼根，因见性而悟入者。然见根之性即眼根，虽洞然明彻，若四方论，但明前一方，及左右两方，不明后一方。故曰明前不明后。若以四维论，只见前两维，不见后两维。故言四维亏了一半。则三分言功，一分无德。云何初心依此不圆之根，而速获圆通者哉？

【鼻息出入通，现前无交气，支离匪涉入，云何获圆通？】

二周利槃特迦鼻息。因观鼻根，而悟入者，鼻息者，鼻中之气息也。出而通于外，入而通于内，故曰出入通。即前云：有出有入是也。现前无交气者，出息尽时不能即入，入息尽时不能即出，即此出入少停之时，名为现前。无有交接之气，则无功德。即前云：而缺中交是也。据此，三分论功，而缺一分。支离匪涉入者，而且支分离异，各有所据。有出无入，有入无出，即此支离处，匪能互相涉入。云何初心依此不圆之根，而速获圆通者哉？

【舌非入无端，因味生觉了，味亡了无有，云何获圆通？】

三憍梵钵提舌根。因舌根而悟入者，温陵曰：舌不因味而即能觉了，乃为无端。无端，即无因也。谓舌入非无因而能知味，因有味尘，合到舌根之时方生觉了之知。设或味尘销亡，则觉了之知本无所有。云何初心依此不常之根，而速获圆通者哉？

正脉问：耳离声而闻静，说为本性。何不舌离味而尝淡，亦说为常耶？耳为离知恒常普遍，离声闻静更比声圆，人所易晓。经云：动若迺遥，静无边际是也。今舌根觉味之知不过三寸，合知尚劣，而离知淡相更为眇味，岂能同耳之常性彰显乎？

【身与所触同，各非圆觉观，涯量不冥会，云何获圆通？】

四毕陵伽婆蹉身根。因观身根苦谛，而悟入者，此之身根，与彼所有触尘相同。前云：触以所触明，无所不明触。今身正与相同，谓身之觉性，亦因所触而得发明，若无所触之尘不得发明，各非圆觉观者。以圆之一字，双贯觉观二字。圆觉者，独立之全体也。圆观者，绝待之全智也。此身根与前触尘，各非圆觉之与圆观也。良以合中之知，根尘相待而显。故前触尘，离此身根，其相即隐，固无独立之全体，与夫绝待之全智也。而此身根，离前触尘，其知亦泯，亦无独立绝待，全体全智也。此二句总明，合而后有知也。涯量不冥会者，且身根之与触尘，一属有知，一属无知，各有边涯，各有分量，不能于离时而得冥知契会。此句乃明离而后无知也。合有离无，其性不定。云何初心依此不常之根，而速获圆通者哉？

【知根杂乱思，湛了终无见，想念不可脱，云何获圆通？】

五须菩提意根。因意根而悟入者，知根，谓意知根即意根也。意根，乃第七末那识。第六依第七根为根，故曰意根。杂者夹杂，乱思是意识。此识于诸识中，最乱最强，最难调伏。湛了终无见者，言脱尽意识，湛然了知之境，终不可见。如是，则想念不可一时顿脱之故。云何初心依此杂乱不离之根，而速获圆通者哉？

◎ 卯三、拣六识

【识见杂三和，诘本称非相，自体先无定，云何获圆通？】

此拣六识。经初，以六识为生死根本，不可依之错误修习，故以舍识用根为经旨。而诸圣自陈圆通，具备六识者，见圣性无不通，顺逆皆方便也。此处，文殊复拣去者，正以初心入三昧，迟速不同伦也。

一舍利弗眼识。因眼识而悟入者，识见，应云见识。见属眼，即眼识也，杂三和者。根尘相对，识生其中，能所合说也。乃眼家随念分别，外对色尘，内对眼根，中间诈现，随念粗略分别，是为眼识。以能依自体，所依根尘，故曰杂三和。诘本称非相者，即所生之识，诘其根本，无所从来。一者不从根生，惟根无尘，不自生故。二者不从尘生，色尘无知，非生识因故。三者非根尘和合共生，根是有知，尘属无知，应所生之识，一半有知，一半无知。今则不然，故举体虚妄不实，称为非相，自体先无定。云何初心依此不常之识，而速获圆通者哉？

【心闻洞十方，生于大因力，初心不能入，云何获圆通？】

二普贤菩萨耳识。因耳识而得悟入者。心闻即耳识，能洞彻十方，圆闻无碍者。此皆生于修法界行，大因威力之所成就，非耳识自能有如是功能，须是深位菩萨方可。云何初心依此久远之因，而速获圆通者哉？

【鼻想本权机，祇令摄心住，住成心所住，云何获圆通？】

三孙陀罗难陀鼻识。因鼻识而悟入者，鼻想者于鼻端，作观白之想也。本权机者，本来权巧方便，随顺机宜而设，非鼻识本有也，鼻识以分别香臭为用。次句，即其权施之意，祇令收摄其散乱心，令得暂住而已。三句云，既有能住之心，则鼻端白，即成所住之境。盖真心无住，云何初心依

此有住之心，而速获圆通者哉？

【说法弄音文，开悟先成者，名句非无漏，云何获圆通？】

四富楼那舌识。因舌识而悟入者，舌识说法，惟是播弄音声，及以语言文字。而富楼那得大开悟，成阿罗汉者，乃是先所成旷劫辩才之力，故能如是耳，非一时舌识之功能。以名身、句身、及文身，乃不相应行。有为法所摄，非无漏法。云何初心依此有为法，而速获圆通者哉？

【持犯但束身，非身无所束，元非遍一切，云何获圆通？】

五优波离身识。因身识而悟入者，持犯者，持淫杀盗戒。欲令清净，不使有犯，但能约束身识而已，非身识之范围。如妄言、绮语、恶口、两舌，则身识无所从束，是尚不遍于口意二业。况夫菩萨清净律仪，乃至八万细行，一切法门耶？故曰：元非遍一切，云何初心依此不遍法门，而速获圆通者哉？

指掌疏问云：「波离执身，次第执心，俱得通利。今何但云束身？」答曰：「此约初心言之。大凡初心持戒，先断淫杀盗，妄犹可缓。而最所宜急者，唯淫杀盗耳。但执心诚难，故先以身识束身。如身识不起邪觉，离于恶触，自然无复淫杀盗事。是为束身。至若心动淫杀盗机，口出妄言绮语等，非不欲断，但非身识能持。人不尽皆然，波离岂能依此入圆哉？」

【神通本宿因，何关法分别？念缘非离物，云何获圆通？】

六大目犍连意识。因意识而悟入者，不可测度，谓之神。自在无碍，谓之通。大目连神通，虽由旋识复湛，心光发宣，究其深本，乃宿因久修，故遇佛闻法，即得成就。是知其有由来矣，何关意识之事？法分别，即意识也。因对法尘上，所起分别，念念攀缘。即合法尘则有，离法尘则无。故曰：念缘非离物。物即法尘也，云何初心依此攀缘妄识，而速获圆通者哉？

◎ 卯四、拣七大

【若以地性观，坚碍非通达，有为非圣性，云何获圆通？】

此拣七大圆通。前五大同尘，第六同识，第七同根。

今一持地菩萨地大。因平地而悟入者，若以地大之性，而为观察，境则是坚凝障碍之物，而非通达之相。持地，平填道路，尚涉有为，而非无漏之正性耳。圣者正也，后遇平心之教，方归圣性。云何初心依此有为之法，而速获圆通者哉？

【若以水性观，想念非真实，如如非觉观，云何获圆通？】

二月光童子水大。因观水大而悟入者，若以水大之性而为观境，皆由想念而成，非真如实际，如如不动之理。凡欲契如如不动之理，须得如如不动之智。而起心分别觉观，皆不与相应。故曰如如，非六识觉观所能契入也。云何初心依此觉观之心，速获圆通者哉？

【若以火性观，厌有非真离，非初心方便，云何获圆通？】

三乌刍瑟摩火大。因观火大而悟入者，若以火大之性，而为观境，乌刍厌有欲火，而求离欲，

非到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乃非真离欲也。然初心不尽多淫之机，有少欲、无欲者，岂必藉此，以为方便。云何初心依此不通之法，而速获圆通者哉？

【若以风性观，动寂非无对，对非无上觉，云何获圆通？】

四琉璃光法王子风大。因观风大而悟入者，若以风大之性而为观境，彼虽遍观内外，皆是妄缘风力所转。然风大有动有寂，便属循环生灭。无常之法，非无对待，既有对待，自非无上觉体。云何初心依此不常之法，而速获圆通者哉？

正脉问：「反闻法门，亦从动静而入，何殊于此？」答：「彼乃渐脱动静二尘，以取无动静之闻性。为初心方便，此即取有动寂之风性为入门，所以大不同也。岂可以此难彼？」

【若以空性观，昏钝先非觉，无觉异菩提，云何获圆通？】

五虚空藏菩萨空大。因观空而悟入者，若以空大之性而为观境，谛观四大无依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国本同。虚空乃晦昧所为，昏即冥也，钝即顽也，乃以冥顽为相自，体先非灵明觉知之用。无觉异菩提者，既无灵明觉知之用，自与菩提相异。梵语菩提，此翻觉道，即圆通所证之无上觉道也。今欲以昏钝之因，而取灵明之果，何异钻冰取火也！云何初心依此无觉之物，而速获圆通者哉？

【若以识性观，观识非常住，存心乃虚妄，云何获圆通？】

六弥勒菩萨识大。因观识大而悟入者，若以识性为所观境，谛观十方唯识，然此识性，念念生灭不停，实非常住之性。且存心观之，已是虚妄，何况所观之识大，而不虚妄耶？云何初心依此不常之心，而速获圆通者哉？

【诸行是无常，念性元生灭，因果今殊感，云何获圆通？】

七大势至法王子根大。按根大应当在第六，今弥勒识大超前。势至根大居此者，足见菩萨明知欲修楞严大定，独让观音殿后，而求其普被三根，利钝兼收者。惟此念佛一门，凡有动作迁流，全属诸行，皆是无常。而势至则曰：「都摄六根，净念相继。」既是都摄，则属根大，可见念佛不是口念，不是第六意识心念，乃是意根，都摄六根而念。虽曰净念，终成有念。既曰相继，难免生灭，故曰「念性元生灭」也。以此念佛为因，往生净土为果，因果相孚，则万修万人去。若以此生灭之因，而求现证不生灭之圆通，则因果相背感应咸殊。故曰：因果今殊感。云何初心依此生灭之心，而速获圆通者哉？

正脉云：通论二十四圣，约其所证，必等观音。而原其入门，不从本根，略有四缘，所以当拣。一者不对方宜，二者不便初心，三者别有资藉，四者非常修学。反显耳根，对方宜、便初心，不劳资藉，通常可修也。意在后偈，预此明之。

二了拣诸门竟。

◎ 寅三、独选耳根分二 卯初、备彰门妙 二、详示修巧 卯初又分四 辰初、根随方利 二、法以入胜 三、示法真实 四、显行当根 今初

【我今白世尊，佛出娑婆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

上来余门，既经拣去，此则应选耳根。故云：我现今重白世尊言，佛出娑婆世界。此云堪忍，以娑婆众苦具足，众生堪能忍受诸苦故，如来必随一方机宜而立教体。设教不应机，化则不胜。准维摩经云：或有佛土，以光明而作佛事。或有佛土，以佛菩提树而作佛事。乃至或以园林台观，或以虚空影响，或以音声语言，或以寂无言说，各随机宜教体不同。今佛世闻声得益者多，即末世亦从此方。众生耳根偏利，能由闻性，遍达无量差别理事。故对此一方机宜，以音声施作佛事，所以透彼闻根之利也。如来在世，闻教得益者多，即末世亦从开示，而得悟入者众。意言常途，但以音声为教体，是随相假体。而此方真实教体，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者，惟在听音之闻性而已。

欲取三摩提，实以闻中入者。良以教诠藏性，而闻性最切近藏性者也。然领悟虽以双托音闻，而修定但宜单取闻性。故凡欲取证三摩提，即楞严大定，实在要以耳根闻性得入。如观音自叙：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于是依教，初于闻中，做入流照性工夫。解六结而越三空，破五阴而获二胜。是则从说选根以来，直至此处方以决定，指出耳根为圆通本根，至妙之法门矣。

◎ 辰二、法以人胜分二 巳初、略赞自利 二、广显利他 今初

【离苦得解脱，良哉观世音！】

此科以耳根圆通之法，因为观音之人殊胜故，其法必堪珍重也。此二句，略赞自利功德。离苦者，离分段变易二种生死之苦，即解六结而越三空也。得解脱者，得离系自在二种解脱之乐，即破五阴而获二用也。此乃言自备利他体用故，判属自利也。良有二义：一诚实义，如云「离苦得解脱，诚哉观世音」之人耳。二赞善义，如云「离苦得解脱，善哉观世音」之法耳？

◎ 巳二、广显利他

【于恒沙劫中，入微尘佛国，得大自在力，无畏施众生。】

此科广显利他功德。第一句明竖穷三际，于恒沙劫显化导时长也。第二句明横遍十方，入微尘国显现身处广也。第三句显三十二应，有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之语。第四句显十四无畏，有施无畏力福备众生之语。又以此三四两句，总显四不思议科：第一不思议科后，有救护众生得大自在。第二不思议科后，有能以无畏施诸众生也。且连上二句，贯成四句，总显此等妙用。皆极尽沙劫之常，皆穷尽尘刹之遍，总显常遍二义，诚为巧妙也。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救世悉安宁，出世获常住。】

温陵曰：以说法不滞为妙音，寻声救苦为观音，音性无著为梵音，应不失时为海潮音。

今三十二应中说法，四不思议中说咒，由菩萨妙观察智，观定应说何法而得度，即为说法或说咒，此皆妙音之力也。十四无畏中之救八难，四不思议中之施无畏，由菩萨以观智，观世间称念菩萨名号音声，皆得解脱。此皆观世音之力也。十四无畏之除三毒，四不思议之破悭贪，由菩萨音性清净无著，此皆梵音之力也。三十二应中之赴遍求，十四无畏中之赴二求，四不思议中之赴广求，由菩萨及时说法，应不失时，此皆海潮音之力也。然法华有胜彼世间音，此中独缺。以致持名一科，无所收属。以菩萨一名，与彼六十二恒河沙法王子名号，正等无异。以彼一名，正属胜彼世间

音，如是则五音具足矣。救世二句，义摄后不思议。以世人慳贪积聚，患得患失，皆不安宁。而第三不思议中，破贪感求，正救此病，令悉安宁。以修行欲求出世，错用因心，不得究竟。而第四不思议中，有求大涅槃。得大涅槃，证出世无上觉道，而得不生不灭，无去无来，常住快乐也。

◎ 辰三、示法真实分三 己初、圆真实 二、通真实 三、常真实 今初

【我今启如来，如观音所说，譬如人静居，十方俱击鼓，十处一时间，此则圆真实。】

此显示耳根。具足三种真实，诚正定之真修也。决定速证圆通，不劳资藉。我者文殊自称，现今启白如来，所以拣去诸圣，独选耳根者，如观音所说，我从耳门，圆照三昧，所以速证圆通也。非指下偈，为观音所说。偈中乃是文殊，取前六根数量，并击钟验常等科中，佛说语意，而加发挥，见耳根之本妙也。

譬如人静居者，假设闻鼓一事，以例闻一切声皆然。故云：譬如静居。寂静居处，拣非闹时也。以闹时闻性，虽则常圆，殊不自觉。正脉云：十方俱击鼓者，一时同击也。十处一时间闻者，闻无先后也。此见耳根闻性，人人本来自圆，喻如最大圆珠，悬如空中，周辉普照，诸声如影，乱映齐现，丝毫不昧。此则圆真实者，本来圆满周遍十方，真而无妄实而不虚之妙义也。

◎ 巳二、通真实

【目非观障外，口鼻亦复然，身以合方知，心念纷无绪。】

此以耳根超胜五根。二三句语倒，且口字是舌字，以舌在口中，故以代之。目能观障内之色，非能观见遮障之外。所有诸物，其犹隔窗外，不见外物。隔皮肤不见脏腑，是近而薄者，尚障隔不通，况远厚乎？身以合方知者，即身根亦必以尘合身，方有知触之用。口鼻二根之与味香二尘亦复然，稍离尺寸便不觉知。心是意根，又杂意识，想念纷乱，无有头绪。如是则想念尚不能，脱况能通乎？

【隔垣听音响，遐迩俱可闻，五根所不齐，是则通真实。】

此言耳根在动用中，现具灵通之相。隔垣墙而听音响尚无隔碍，不知者谓声能透入，其知者以闻性湛然，周遍圆满。无线电话可以验知，并非声来耳边，亦非耳往声处。如隔数千里之遥，问答如在目前，因闻性周遍故。遐迩俱可闻者，遥远也，迩近也，所有一切声音皆可得闻。五根所不齐者，则隔垣能听，非若眼根之不观障外也。遐迩俱闻，非若三根之离尘不知也。于静中闻鼓时，则俱击齐闻，非若意根之杂乱无绪也。以是而观，则五根功能，所不能与耳根齐等，况尘识与诸大，非根之类者，岂能齐哉？此见耳根闻性，人人本来自通，喻如洪水普为淹没，草舍竹篱悉皆通透，一无隔碍。此则通真实者，本来通达周遍无碍，真而无妄实而不虚之妙义也。

◎ 巳三、常真实

【音声性动静，闻中为有无，无声号无闻，非实闻无性。】

此对声尘以显闻性常住。初四句，动静无关，音声是总相，动静是别相。此取击钟验常科中义。前罗睺正击之时，则音声之性属动。击久声销音响双绝，则对动说静。闻中为有无者，言动静二相，常于闻性湛然体中循环代谢。时罗睺更击，动则音声历然现有，击久声销，静则音声寂然现

无。世人颠倒，尚且惑声为闻。因于无声之际，号为无闻。殊不知无声之时，闻性愈觉无有边际。故曰：非实闻无性也。

【声无既无灭，声有亦非生，生灭二圆离，是则常真实。】

此四句生灭双离。如上所说，无声之时，闻性既无有灭，以此例知，有声之时，闻性亦非有生。是知闻性，湛然常住，一任其中。声有则闻动，声无则闻静，而自体了无生灭之相。故曰：生灭二圆离。以见闻性，人人本来自常，喻如太虚空，恒无起灭。是则常真实者，岂非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真而无妄，实而不虚之妙义也！

【纵令在梦想，不为不思无，觉观出思惟，身心不能及。】

此离思惟以显闻性常住。思惟乃是第六散位意识所为，而梦想亦第六独头意识所现。今云纵令在梦想之中，完全忘却梦外动静之境，而了无所思。而此闻性，亦不为彼无思。而即便灭无，如前熟睡之人，闻春捣声惑为钟鼓响。可见闻性，不为彼不思而便成无耶。觉观出思惟，身心不能及者。上觉字即闻性本体，下观字指闻性照用。而此照用，乃是寂而常照，不假思惟，超出思惟之外。身根兼眼鼻舌三根，心是意根，如是五根对此，皆不能接梦外五尘之境而有觉耶。惟独耳根，能通梦外之声，一呼便觉，超彼心身所不能及也。然此圆通常三种真实，皆吾人寻常日用所现具者，不待修习而后有也。若能依之反闻自性，修证圆通，犹风帆行于顺水，必至易而至速也。

◎ 辰四、显行当根分二 巳初、举此方教体 二、明病在循声 今初

【今此娑婆国，声论得宣明。】

此明耳根行门，正对此方之机。今此娑婆国，译为堪忍。以此方具足苦境，堪能成就行人忍力故。此虽约处，实则因对此方众生耳根偏利故。佛以音声而作佛事，立诸声名句文、一切经论，义理得以宣畅，心性得以了明。正脉谓：含蓄所宣明者，无非皆为诠显圆湛妙明之性。而此妙性，又祇在于能闻本根之中。众生当可由所闻声论，而反闻能闻之本根，方为得旨矣。若是，则下科之意，自有来历矣。

◎ 巳二、明病在循声

【众生迷本闻，循声故流转。阿难纵强记，不免落邪思，岂非随所沦，旋流获无妄。】

此明病在循声。此方众生耳根既利，如来既以音声为佛事，凡闻声者皆当免于流转矣。无奈众生迷本闻，此众生乃指狂慧学者。迷而不悟，不能因言会道，闻教观心。能闻之本闻，是为妙明心性，而但循顺所闻之声教，增益戏论，故自取于流转也。阿难纵强记，不免落邪思者，乃举事证验。即如阿难，纵能强记，十方如来，十二部经，清净妙理，如恒河沙。犹尚不免落于邪思，为物所转，溺于淫舍，不得自由也。

岂非随所沦，旋流获无妄者。岂非二字，乃承上文决定之辞。下八字，病药相当，即在迷本闻、不迷本闻而已。迷则随所沦，随即循也，所即声尘，沦即流转，言循声必至流转。即如诸佛，异口同音告曰：阿难！汝欲识知，俱生无明，使汝轮转，生死结根，唯汝六根，更无他物。若不迷则旋流，旋彼闻根，反闻闻性，获无妄者，获得真实常住，不流转之性。即如诸佛告言：汝复欲

知，无上菩提，令汝速证，安乐解脱，寂静妙常，亦汝六根，更无他物。此二句，又如偈云：迷晦即无明，发明便解脱。若能发明，旋流反闻，便得无碍大解脱也。但初心之人，于一切时处，独向耳根，反闻自性，别无他事，自有到家消息，岂不速而易修耶？

初备彰门妙竟。

◎ 卯二、详示修巧分四 辰初、出名教所反闻 二、法说次第超越 三、举喻以合前法 四、结示因果究竟

【阿难汝谛听，我承佛威力，宣说金刚王，如幻不思議，佛母真三昧。】

此呼阿难之名而告之曰：汝果欲旋流反闻，应当谛听我语。我今仗承我佛威神之力，所以为汝宣说，观音所证之三昧，汝当生珍重之心。金刚王者，具体相用三大：其体坚固，不可破坏。其相光明，照了一切。其用锐利，能断无明。亦即三德秘藏。王者，自在无碍义。前五卷有宝觉二字，此则俱含三字中。如幻不思議者，幻是譬喻，无而忽有，虽有若无。谓所修三昧，无修而修，修即无修也。不思議者，不可以心思口议，谓所修速疾，超乎世出世间之意。前偈有「如幻三摩提，弹指超无学」，故知然也。佛母真三昧者，第一卷告示阿难及诸大众：有三摩提，名大佛顶首楞严王，具足万行，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五卷偈云：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可见十方诸佛，都从此一门超出，趣入涅槃之门。所以称为佛母，出生诸佛故。所证之三昧，是真三昧。乃天然自性本定，非同工夫引起之定，有入住出也。此出名中，已示修巧之意，且简要易速四义为巧。但依耳根，一门深入，此则为简。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此则为要。但向根中，旋流反闻，此则为易。自入流亡所，而至寂灭现前，此则为速。具此四义，故成此真三昧也。

【汝闻微尘佛，一切秘密门，欲漏不先除，蓄闻成过误。】

此抑多闻而显过。汝阿难是多闻第一之人，与我同于空王佛所发心。我常勤精进，汝常乐多闻，据此则所遇之佛数等微尘。皆以多闻之力，护持法藏，凡一切秘密深奥之法门，悉皆得闻。欲漏不先除者，惟务多闻，不勤定力。欲漏种习，不先除却，蓄闻成过误者。因欲漏不先除，故蓄积多闻，反成过误。非但闻于普通佛法，乃至闻于秘密深法，皆为循尘流转矣。

【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

此决取舍而反闻。决定舍于循尘之闻，而取反闻之闻也。首句上佛字指佛身，下佛字指佛法。次句上闻字属闻根，下闻字属闻性。故以警之曰：将自己之闻根，受持诸佛所说之佛法，何不识取本闻，而旋倒闻根，以闻闻性乎？此科是教反闻之正文也，观此但闻一闻性，便胜无量多闻，亦见其至简而最要矣。

◎ 辰二、法说次第超越

【闻非自然生，因声有名字，旋闻与声脱，能脱欲谁名？】

此科法说，当修反闻。如何修、如何证？先明超越情界，次示超越器界。闻非自然生者，闻指妄闻，乃揽尘所结之根，非是自然而生也。因声有名字者，因于动静二种妄尘，黏起湛然一精明之体，发为听精。听精映声，卷声成根，由此无始来，遂有耳根之名字。即根元目为清净四大，因名

耳体，乃聚闻结滞为根之体。旋闻二句，言既因揽声而结，必待脱声而解，旋观能闻之闻性，而与所闻之声尘。脱离即入流亡所，乃至动静二相，了然不生，旋倒闻根反闻自性，而与声尘脱离也。能脱即指闻根，前因揽尘而结，兹因旋根而脱。欲谁名者，言尘已脱，而根随尽，更有谁名为根也？此二句，即当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并能闻耳根之名亦失，惟一妙性而已。正脉云：此四句，喻水本因寒而结冰，故冰须脱寒而还水矣！

【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

此如后三渐文云：尘既不缘，根无所偶，亦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人疑但解一根，余根尚结，不知根虽有六，体本是一。此横论六根，结则同结，解则齐解，六根同一成坏也。正同竖论六结，每一根，约迷真起妄，从性至尘，由细向粗，皆有次第六结。约返妄归真，从尘至性，由粗向细，亦有次第六结。如一结成时，六根同成一结，乃至六结皆然。或一结解时，六根齐解一结，乃至六结皆然。解结者，但从耳根逆流而入。六结：一动，二静，三根，四觉，五空，六灭。此处一根既已返本还源，觉性现前，不复循尘结根。于六结但解动静根三结，则六根俱成解脱，是则一根返源，岂不至简耶？六根齐脱，岂不至要耶？夫至六根皆脱，则众生世界，已自不能缠缚矣。

【见闻如幻翳，三界若空华，闻复翳根除，尘销觉圆净。】

此科明器界超越。不是情器根尘平言，盖言尘界，全倚情根而立。今情根解脱，而尘界自必随销。见闻等四句，乃重明上文之意，以起下净极光通之义。本一精明之体，起于见、闻、嗅、尝、觉、知六用。如依净眼，起于幻翳相似，三界依正，犹翳眼所见空华。翳病若除，华于空灭。闻根今已旋妄复真，则翳根之病除矣。幻翳既除，而尘界应念随销，如空华灭于虚空。觉圆净者，由是本觉之体，根除为圆而不碍，尘销为净而不染，所谓回脱根尘，灵光独耀矣。夫根身解，而器界随销，其亦至易而甚速者乎？

【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摩登伽在梦，谁能留汝形？】

上言觉圆净者，似未至极圆极净也。盖必觉所觉空，乃至寂灭现前，乃为净极。而心光自然通达，遍照尘刹，乃为圆极。夫净极即寂，光通即照，此光寂而常照，称性含裹虚空。虚空乃世界之最大者，今以大觉海中比之，其犹一沓之小，何况空中所有世界耶？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者，乃涉世无碍之意。既得全体复获大用，却来涉世利生，以含空之寂照，观察世间，悉皆如梦了无挂碍，即所谓超越世界，得大自在也。摩登伽在梦，谁能留汝形者，乃激发阿难之语：汝昔之所以被邪术所制，无自由分者，正由不能解根超界，得大解脱也。亦由不知根中圆湛妙心，寂照含空无可拘制，而但取缘尘影事为心，妄认身中，是以受制莫脱。若能以此观世，则摩登伽女，乃是梦中之人。以梦中之人，不能牵梦外之身，故曰谁能留汝之形乎？

◎ 辰三、举喻以合前法

【如世巧幻师，幻作诸男女，虽见诸根动，要以一机抽。息机归寂然，诸幻成无性。】

此喻明。从真起妄，返妄归真也。巧幻师，即能作之人，喻真如能随缘也。幻作，即所作幻术，喻成事无明也。诸男女，即幻作之人，喻六根也。一机抽，即抽男女之机关也，喻一精明之体也。元依一精，分成六用，在眼曰见，乃至在意曰知。所谓虽见诸根动，喻六根之用差殊。要以一机抽者，喻惟一精明之体，随缘异用也。息机，休息机关而不抽，喻旋一根精明之体，令其还源

也。归寂然者，男女诸根皆不动，六根俱解脱也。诸幻成无性者，所依幻处亦成无性，全泯于无也。即器界亦得超越也。

【六根亦如是，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一处成休复。六用皆不成，尘垢应念销，成圆明净妙。】

此法合。言六根中性，亦如幻人之诸根是也。一精明，是依真妄和合而起，而为六精之总相。即本经所称，陀那微细识。六根是能依，一精是所依，故曰：元依一精明，分成六和合。依此分为六性，和合根尘。性虽有六，体本是一。合上幻师，幻作男女，虽见诸根动，要以一机抽也。正脉云：当补两句：虽见六用殊，惟一精明转。合喻中，虽见诸根动二句方全。一处成休复，即指耳根，反闻照性，合喻中息机。六用皆不成，指见、闻、嗅、尝、觉、知。一精既转，六用不成，合喻中归寂然，齐此喻明情界脱缠。末二句，合诸幻成无性。尘垢，即指器世间，六尘垢染世界。应念销者，如前经云：山河大地，应念化成无上知觉是也。成圆明净妙者，无情器之分，曰圆。无无明之蔽，曰明。无根尘之污，曰净。无结缚之碍，而互用变现，曰妙。此更喻明器界超越。

辰四结示因果究竟。

【余尘尚诸学，明极即如来。】

余尘者，断无明未尽，谓之有余微细之尘。如等觉菩萨，尚有一分生相无明未尽，尚在诸学地。明极即如来者，谓本明证极，无明尽净，即是究竟如来。夫法门既妙，修证又巧，乃至成佛无难，所以惟选于耳门也。

◎ 寅四、普劝修证。

【大众及阿难，旋汝倒闻机，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圆通实如是。】

此以文殊选定耳根圆通，劝众普修，意谓反闻之功易而且速实效如此。故呼大众勿迷本闻，及汝阿难勿再强记。真实圆通，别无他法，惟在旋转循尘之颠倒闻机，反闻以闻自己之闻性。此性即是圆湛不生灭性，亦即菩提涅槃元清净体，实成佛之真因。故判决此性，定成无上之佛道，即究竟极果也。末句谓，圆通法门虽多，若克定真实，便于初心，惟修如是闻性而已

【此是微尘佛，一路涅槃门，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今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我亦从中证，非惟观世音。】

此是十方三世微尘诸佛，到菩提家入涅槃门，一条妙修行之大路。过去诸如来已得成佛，是斯门已成就。现在诸菩萨虽未成佛，今依此各入圆明。圆明，即净极光通之意。未来修学人，必当依此耳根反闻之法，如是而修也。不唯诸佛菩萨由斯而入，即我文殊亦从耳根反闻之中而得修证也，非唯观世音一人为然。则知此法，为三世通修之路，是诸佛共入之门，汝等当从妙耳门而入焉。正脉云：盖自不修，惟劝人修。人或不从先身入，而率众同入，人皆乐与。故文殊明已，亦从耳根修证，所以启人之必信从也。

◎ 寅五、结答覆命

【诚如佛世尊，询我诸方便，以救诸末劫，求出世间人，成就涅槃心，观世音为最！】

此结答即「观世音为最」一句覆命。因前佛敕，拣选圆通，今当覆命。诚者，真也。如佛言：真真如佛所命。表信从佛旨也。次四句，牒前敕选授意之文：我今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兼我灭后，此界众生，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何方便门，得易成就，询我诸方便者，即问我，诸二十五圣方便行门，那一门最当阿难之根机？拣取一门，为通常可修法也。而阿难多闻，一向惯用耳根。此答第一旨。以救诸末劫者，即前兼我灭后，此界众生，而欲令其出离生死。盖此界众生，耳根最利，循声故流转，旋流获无妄也。此答第二旨。「求出世间人，成就涅槃心」二句，即前入菩萨乘求无上道，三四二旨。求出世间人，即先厌离声闻缘觉诸小乘法，发心勤求无上菩提，即此令回小向大，得成就究竟涅槃心也。

观世音为最者，正脉云：能于佛之前旨，四义全顺者，惟观世音耳门最为第一也。盖耳根圆通，即多闻者之闻根，故能独当阿难之根，即顺第一旨也。人人现具，浅深均修，故能普救诸末劫，即顺第二旨也。先得人空，次脱法执，故能应求出世，即顺第三旨也。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故能成就涅槃心，即顺第四旨也。又前二显契机，后二显契理机理双契，圣旨全孚。此观之门，所以独超诸门矣。

【自余诸方便，皆是佛威神，即事舍尘劳，非是常修学，浅深同说法。】

自观音耳根圆通之外，其余诸二十四圣，所修方便法门，皆佛之威德神力，令其即遇之事，而能舍脱尘劳也。「非是」二字双贯下句，非是通常可修之法，若通常可修学，不须仗佛威神加被，但任运进修，自能入圆也。亦非是浅位与深位，同时可以说法，若浅深可同说，不须即事而舍尘劳，但三根普利，无机不收也。

然就诸门中，明佛威加被者：如那律失明，佛示乐见照明；槃特阙诵，佛教调息摄心；明即事舍尘者：如乌刍多淫，佛教观欲火；难陀心散，佛教观鼻端；人不皆然，岂寻常可以通修乎？且此等唯对于浅位，深位则不相宜。如普贤之大因，满慈之宿辩，善现之解空，舍利之净见，皆属深心，岂浅智初心可得入乎？若观音之耳根法门，则是浅深可以同说，久长可以共修，而最初入门方便，更无过于此矣。

五结答覆命竟。

◎ 寅六、求加总结

【顶礼如来藏，无漏不思议，愿加被未来，于此门无惑，方便易成就。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但以此根修，圆通超余者，真实心如是。】

初二句有二解：一敬礼尊法也。以此耳根一门，修证定礼，即前佛说三如来藏，自性清净之理体也。所证定用，乃属无漏无为，不思议之事用也。此正如来真如法身，全体大用也，故顶礼求加。二敬礼三宝也。如来藏，如来即佛宝也。藏，谓藏心法宝也。无漏不思议，意指圆通诸圣，僧宝也。无漏指大阿罗汉，已断见思故不思议指诸菩萨，神用莫测故，故我顶礼愿求加被。未来学者，于此一门无惑。无惑当作两解：一无生疑惑。加被众生，于此法门，必信从而无疑惑也。二无生迷惑。加被众生，于此法门，必解悟而无迷惑也。此正初心方便，不迟而速容易成就也。何以故？因未修之先，本来现具圆通之相，由是加修，一反闻间，弹指可超无学，乃至入住成佛，不劳多劫，岂不容易成就哉！

堪以教阿难，及末劫沉沦者。自阿难以至末劫群生，俱是当机，以阿难多闻，耳根偏利故堪教。此即答佛敕选时，嘱云：欲令阿难开悟，二十五行谁当其根？娑婆世界，声论得以宣明，虽至末劫沉沦，亦耳门堪教。此即答前兼我灭后，此界众生，何方便门，得易成就也。但以此根修二句，明其但以此耳根一门修习，而所证圆通便超其余二十四圣。凡欲修楞严大定者，真实修心要诀，不过如是而已。此文殊奉命拣选，乃至求加总结，唯此耳根反闻独当其选矣。

二如来教示一门深入竟。

◎ 辛三、大众承示开悟证入分二 壬初、阿难一类开悟 二、登伽一类证入 今初

【于是阿难，及诸大众，身心了然，得大开示，观佛菩提，及大涅槃，犹如有人，因事远游，未得归还，明了其家，所归道路。】

此阿难一类之机，所知障轻，故能顿悟。而烦恼障重，故未能顿证。且圆顿教旨，惟重彻悟，不愁不证。阿难，既是大权示现，虽不证亦复何碍。于是即指，文殊偈选之后，于是时也。阿难，及诸大众，一类之机，各各身心了然，此与五卷偈后，身心皎然不同。彼以身心，结之次第，与解之次第，皎然明白矣。尚未知所入一门是何门，当以何修法，此了然者，豁然贯通义。由闻文殊偈选，分明指出：将闻持佛佛，何不自闻闻。及成就涅槃心，观世音为最。是了知从入之门，独在耳根。而修证，唯在旋流。又明得耳根解，而六处之根齐解，是身了然，以根即身也。明得闻性复，以六处之性齐复，是心了然，以性即心也。得大开示，因前未知，从入之门，冀佛冥授，于是如来，敕令诸圣，各说本门。再令文殊，分明拣选，傍敲侧击，借口传言。到此始得豁然贯通，功由得大开示也。

观佛菩提，及大涅槃者，解见在前不覆。今得大开示，观佛智断二果，修证之法了然不昧，故以喻明之。犹如有人者，喻阿难及诸大众，一念未动以前，安住菩提涅槃家乡。俄而无明不觉忽动一念，三细勃兴六粗竞作，背觉合尘流而忘返。即同因事远游，六道往返，日久月深，不唯未得归还，即家乡之道路亦几忘失。今者幸遇如来种种开示，及闻文殊敕选，虽未即得圆通，而相似解发，已知耳根解结次第，旋流即获无妄。即同明了其家所归道路，虽未俶装锦旋，然已了知。归家道路，即无上乘妙修行路矣。

◎ 壬二、登伽一类证入

【普会大众，天龙八部，有学二乘，及诸一切新发心菩萨，其数凡有十恒河沙。皆得本心，远尘离垢，获法眼净。】

此约登伽一类。烦恼障轻，故能顿证。然圆顿行人，悟即彻底，证分浅深。而登伽前闻神咒，不思議力加持，顿证三果。此以闻偈开悟，乘悟顿断残思，故与此等列作一类。凡经叙证多从深至浅，此中三段但约圆位：一初住，二七信，三初信也。普会大众，总标在会之机。天龙八部，应是利根凡夫。有学二乘，应是不定初心。发心菩萨，应是圆人初机。此等宿因实深，现位虽浅，皆属烦恼障轻，故得乘悟证入，其数有十恒河沙，可谓机熟者众。皆得本心者，咸皆悟得本有真心，此心即六根门头，圆湛不生灭性也。与第三卷末，阿难等获本妙心，同一心相。但彼悟得，此则证得也。良以圆人，初后二心究竟不别，故初住即证得本有真心矣。远尘离垢，得法眼净者，正脉云。即四卷想相为尘，识情为垢，二俱远离也。觉所觉空则尘远，空所空灭则垢离矣。得法眼净者，庄

严论解法眼净。初地见道位，若依圆教即十住初心也。盖生灭即灭，寂灭现前，即法眼净矣。此位是证彻圆通因地心，成果地初步。四卷末云：则汝法眼，应时清明是也。

【性比丘尼，闻说偈已成阿罗汉。】

性是登伽，华言出家，名比丘尼，尼即女也。闻文殊说偈已，增进成阿罗汉。即圆之七信，借小圣名，称大凡位。按圆通即此根初解，先得人空，而文齐于闻所闻尽也。

【无量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此初发心菩萨，即圆教初信位，数以无量称者，愈见其不可思议也。智论云：阿婆磨，此翻无等等，以佛果菩提乃为无等，谓无有何法可与齐等也。今既皆能发成佛之心，谓于无可等者，今已能等，故曰无等等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合之即一佛字，此名乃超九界以独尊之号，从下释上：三菩提，此云正觉，超过六凡众生之不觉。三藐，此云正等，超过二乘人自他不能平等，但求己利不肯利他。阿耨多罗，此云无上，超过菩萨之有上。虽为等觉菩萨，犹有妙觉，尚称有上士。唯佛一人，独当此称。宝镜疏云：当机所求，唯曰路，曰门，乃至赐屋，是尚未知有本家也。今闻耳根圆通之后，经家直叙曰家者，正显当机大众，了明自心，不从人得，义如本家，非赐屋之可比也。然即以此耳根返闻，为还涅槃乡，归菩提家之门路也。

初选根直入一大科已竟。

◎ 庚二、道场加行分二 辛初、初请略说 二、重请详示 辛初分二 壬初、难请 二、如来说今初

【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迹圆明，悲欣交集，欲益未来诸众生故，稽首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

此道场加行科，乃为圆根近下者设也。然上科为初方便，此科更为最初方便，亦助修圆通而已。阿难整理衣服，于大众中，合十指爪，顶礼于佛。心迹圆明，悲欣交集者。心，即根中圆湛不生不灭之真心。迹，即旋流反闻，次第解结之事迹。不达本有之心，则旷劫积行。徒劳无益，不达修证之事，则尘埋宝藏，莫救贫穷。今性修毕达，故曰圆明。即上明了其家，所归道路之义。得路未归故悲，到家有望故欣，一时悲欣交集于一心也。

自解已圆，愍后未悟，现欲利益，未来末法诸众生等。稽首白佛称曰：大悲世尊！因如来悲心无尽故，我今已悟成佛法门者，言我求成菩提，最初方便，而今相似解发，已悟成佛法门。是中修行得无疑惑者，是指耳根之中，修行即离尘照性，旋流反闻工夫。得无疑惑，不劳重建道场也。

【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未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世。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

此显道场，专为心迹。未得圆明者请也，常闻如来所说如是言，即指下之所说。无论因人果人，皆以利他为事业。自未得度，先度人者，此指因人。无明未尽，犹非得度，但舍己利他，此是菩萨发心，以度人为先，先尽生界，后取菩提也。自觉已圆，能觉他者，此指果人。自心三觉已经

圆满，万德毕备，而能觉悟，法界众生。此如来十号，以应世为本，倒驾慈航，果后兴悲也。我虽未度三句，愿学菩萨，发利他之心。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此为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是也。

【世尊！此诸众生，去佛渐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

此请道场，远离魔事，复称世尊。此诸众生，指末劫时候，去佛渐远，根机愈薄。邪说竞兴，鱼目难辨，蛊惑初心，彼彼皆是，如恒河沙之多。且邪必乱正，有欲初心后学收摄其心，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岂不难哉？敢请如来：云何令其初心后学安立道场，使诸魔事自然远离，不能惑乱于菩提心，念念增长得无有退屈也。

初阿难请竟。

◎ 壬二、如来说分三 癸初、许说承听 二、总举三学 三、别列三学 今初

【尔时世尊，于大众中，称赞阿难。善哉善哉！如汝所问安立道场，救护众生末劫沉溺，汝今谛听当为汝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

此赞其请问之当，而许说也。正脉云：善哉有二意。一善其发利他心，得菩萨正行；二善其请道场意，得利他法要也。意谓如汝所问，祇恐邪师说法，扰乱定心。必须安立道场，方可远离魔事。此诚救度一切众生，末劫之时，免于沉沦陷溺，极要之法也。汝今谛听，吾当为汝分别解说。阿难大众唯然奉教者，唯然，应诺之辞，奉命承教而谛听也。

◎ 癸二、总举三学

【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

此佛正说道场助行。宝镜疏云：以持戒诵咒，为助修之行也。盖前佛对当机，一往发明如来藏心，由耳根圆通悟理直入者，乃为正修也。今当机怜愍末劫，恐多障碍，故远魔辩异，设立道场。所以如来有带事兼修之说，名为助行，谓助正修之行也。然助有二：一惑重者，先持禁戒，以制断发业无明。二习重者，兼持秘咒，令熏断俱生无明。故知末世修禅定者，非此助行则不免于邪说所惑，而成魔魅也。

佛告阿难：汝寻常岂不闻我所宣说，毗奈耶中，有三种修行决定义耶？毗奈耶，大小乘律藏之通名，故佛常说，阿难常闻。毗尼，此翻善治。谓自治淫怒痴，亦能治人淫怒痴，亦云调伏，谓调练三业，制伏过非也。毗奈耶，正途戒学，兼途定慧。故成三决定义，谓决定依此修证也。

摄心为戒者，检异权小，多约身口事相为戒。今约大乘，但收摄其心，一念不生，众戒具足。所以摄心，便名为戒。因戒生定者，心既摄已，寂然不动，渐生于定，如风止息，波浪自停。圆觉经云：尸罗不清净，三昧不现前。因定发慧者，定心成就，本明渐发，照涵万象。如风停水湛，自体生光。圆觉经云：无碍清净慧，皆从禅定生。则名为三无漏学。以能修三无漏学，不漏落于生死轮回故。正脉云：今此所修，仍是耳根圆通。但为最初近下之根，特加戒律、道场、持咒之三事

故。大科云加行也。至于因戒所生之定慧，仍是亡尘尽根妙定，及彼定所得三空慧耳。观经文但惟详戒，而略于定慧可见也。

问：「前门何不用此？」答：「中根烦恼轻微，无自起淫等四念，且彼于亡尘时防护有力，世俗曲屈声已不容入，安有自起四念？何况道理径直等声，一并止绝哉。至于阿难初果，已能不入色声等六尘，但加反闻，倘不多费亡尘之力，安有自起淫等之念耶？故知斯门特为尘劳素重，不待声引而频举，自发淫等四念。乃至身口亦所未免者，加四戒以为反闻之前方便。加道场持咒，以为正反闻时之助行也。旧解全不知此，杳无一字，岂自此后别为一法门哉？此非一小失，故特为警示，学人珍重。结名三无漏者，戒中已自不容，一念漏于诸非，何况定慧？然此非但不漏落于三有而已。已，以注心反闻，兼不漏落空有二边，所以为真无漏，而非小乘比也。」

二总举三学竟。

◎ 癸三、别列三学分二 子初、历明预先严戒 二、略示场中定慧 子初分二 丑初、正教持戒 二、助以咒力 丑初分三 寅初、摄前征起 二、开释四重 三、总结远魔 今初

【阿难！云何摄心？我名为戒。】

心为戒本，若摄之则名持戒，若放之则为破戒。故以摄心，名为戒也。

◎ 寅二、开释四重分四 卯初、断淫 二、断杀 三、断盗 四、断妄 卯初分二 辰初、曲分损益之相 二、判决邪正之说 辰初分三 巳初、首陈持犯利害 二、预辨魔佛教仪 三、确定菩提成否 巳初分二 午初、持则必出生死 二、犯则必落魔道 今初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此明戒为三学之首。以初卷至四卷半，皆明生信开解，即是慧学。自举喻华屋，请示修门，至此乃是定学。以故向下为根机稍下者，正明戒学。则知此经，俱诠三学。然唯说四重，以是大小二乘，共具之根本戒也。温陵曰：诸经戒杀居首，谓设化以慈悲为先。此经淫戒居首，为真修以离欲为本。盖欲气粗浊，染污妙明。欲习狂迷，易失正受。续生死，丧真常，莫甚于此，故须首戒也。

若诸世界，六道众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是以缠缚生死，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者。而于淫欲一事，非但不动身口，亦不生一念思想之心方为不犯，方与摄心为戒相应。余三仿此，既心戒清净，则树倒根断，枝叶不生，自不随其生死相续。如后干慧地文云：欲爱干枯，根境不偶，现前残质，不复续生，可证斯义。

◎ 午二、犯则必落魔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

汝修耳根三昧，本思出离尘劳。尘劳即界内见思二惑，淫心不除，尘劳必不能出，淫欲为尘劳上首故。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

此承上文，带淫修禅，尘不可出。纵有多智者，世智辩聪，善说诸法。禅定现前者，世间禅定，善入住出，而得现前。纵有二字，双贯多智禅定二种。如不断淫者，于修三昧时，不舍绝淫念，皆为魔业，必落魔道。魔乐欲境，今既不断淫欲，上品则堕魔王。以魔界欲胜福强，心灵非禅智不能便生，今以禅智，而助淫心，使淫增炽。如阴魔中，行空禅者，却留尘劳，广化七珍，多增宝媛是也。设无世智禅定，则直堕地狱无疑矣。中品则堕魔民，下品则堕魔女，上中下三品，则随福厚薄以为阶降耳。

【彼等诸魔，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

彼等诸魔，其徒实繁，以淫欲为传法，递相传授，令不断绝。各各自谓，成无上道，我慢成习，非果汁果。如受魔文云：其人亦不觉知魔著，自言谓得无上涅槃是也。

初首陈持犯利害竟。

◎ 巳二、预辨魔佛教仪分二 午初、贪淫化世即魔教 二、教人断淫即佛诲 今初

【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魔民，炽盛世间。广行贪淫，为善知识，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

我者佛自称，灭五住烦恼，度二种生死，即去世之别称也。正像已过，末法之中，去圣时遥，魔强法弱，故云多此魔民，炽盛世间。此多魔教，生受其惑，死为魔眷，如后受魔文云：命终之后，必为魔民是也。如火炽然盛发，世间尽受其焚。如后想魔文云：如是邪精，魅其心腑近则九生，多逾百世，令真修行，总成魔眷是也。

广行贪淫者，即先世带淫修禅之辈，来为教师，现通现慧，密教行淫，以为佛事，递相传授。为善知识者，自以为善知行淫之事，善识行淫之理。如后想魔文云：赞叹行淫，不毁粗行，将诸猥媠，以为传法是也。令诸众生，落爱见坑，失菩提路。爱即思惑，见即见惑，而以淫欲为教化之端，则堕爱坑。而以淫欲为真修之法，则堕见坑。不能自出，而失菩提正路矣。

◎ 午二、教人断淫即佛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先断心淫。（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

此嘱阿难，转教末世。初心修三摩地者，即耳根圆通。淫欲为大定冤贼，不唯身不行淫事，且要心不起淫念方可。此正防微杜渐，临深履薄之诫。果能如是，方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如来指今佛，先佛世尊指过去诸佛。今昔之佛，皆作是说，定可信从也。第一者，居四重之首，决定断除心淫，清净修学，究竟明诲也。

◎ 巳三、确定菩提成否分二 午初、喻不断无成 二、劝深断方成 今初

【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只名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沙石成故。】

此承上是佛教断淫之故。阿难，若不断淫心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祇名热沙，此非饭本。而以禅定薰修，喻之以蒸。以不生灭心，为本修因，然后圆成果地修证，喻如蒸

米成饭。

【汝以淫身，求佛妙果，纵得妙悟，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途，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路修证？】

设汝不断淫欲，是以淫身，求佛所证，妙觉极果。此因果不孚，如蒸沙成饭相似。纵得妙悟者，谓纵经多劫修习得开妙悟。合上经百千劫，只名热沙。经劫修习如蒸，得开妙悟如热相。皆是淫根五句，合上此非饭本沙石成故。根本成淫者，有淫欲种子，触处便发。由此恶业日臻，必至轮转三途，必不能出。人身尚不可得，况欲修佛果耶？如来涅槃者，佛所证之如如理。何路修证者，沙石成故，决难成饭也。

◎ 午二、劝深断方成

【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于佛菩提，斯可希冀！】

机者发动之由，如弩牙也。谓身之淫机由心使作，心之淫机由念弛放，必使一念不生，身心二途，方得俱断。若使能断之性犹存，而所断缘影仍在，终非杜绝。必使断性亦无，方称药病双除，始为无病人也。正如息机归寂然，诸幻成无性矣。即此无幻之性，方合于佛果菩提。菩提佛所证之如如智，斯可希冀矣。此与上科涅槃，乃理智一如，互影说故。宝镜疏云：身断淫，律仪戒也。心断淫，定共戒也。断性亦无，道共戒也。

初曲分损益之相竟。

◎ 辰二、判邪正之说

【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此判决邪正。以当机深防，未来邪说乱正，魔佛难辨，而求说辨魔规则。佛则以四根本戒，以辨验之，令末世修学，永为龟鉴。如我此说，修三摩地，先断心淫者，是则名为佛说，急宜从之。不如此说，或谓行淫不碍真修，是即波旬说，速当绝之。波旬讹也，正云波卑夜，此云恶者。能伤法身，而害慧命者也。此释迦出世，魔王名也，魔定从石。梁武帝谓：此恼害于人，易之为鬼。今从梁易也。

初断淫竟。

◎ 卯二、断杀分二 辰初、曲分损益之相 二、判决邪正之说 辰初分三 巳初、首陈持犯利害 二、预辨魔佛教仪 三、确定解脱得否 巳初分二 午初、持则必出生死 二、犯则必落神道 今初

【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此杀戒。亦注重在心，非但身不行杀，乃至其心亦不起杀念。杀念尚且不起，何况身临杀事？是则可为真持戒者，可以真修三昧也。其心苟无杀念，则不负他命，不欠他债，自然不随其生死相续。何以故？如本经云：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今命债既无，生死自离矣。

◎ 午二、犯则必落神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

汝修三昧，本来求出尘劳生死。如若杀心不能除去，则与众生结怨连祸，尘劳不可出矣。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行罗刹。】

指掌疏云：恐谬辨云，多智之人，了知杀性本空，禅定得力，杀过纵使现前，似无关于尘劳。聪明长者，作家居士，吃得肉已饱，来寻僧说禅者，类多此计。故如来以纵有多智等防之。

多智，指多世智辩聪。禅定，谓有漏禅定。现前，谓智能通达善说诸法。禅能出入三昧境界，今以禅智助杀，必定堕落神道。鬼神福报虽分胜劣，均为恶趣。故从人道而入者，谓之堕落也。上品之人，禅智胜于杀业，神通既大福德又胜，故为大力之鬼，应是天行夜叉及诸鬼主，如川岳等。人间尊奉，称帝称天者。中品之人，禅智与杀业正等，神通福德既次于上，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应是空行夜叉，如山林城隍等。下品之人，禅智劣于杀业，神通既微福德亦劣，既次于上，则为地行罗刹，啖人精气，亦如大海边罗刹鬼国是也。

【彼诸鬼神，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

未证谓证，未得谓得，各各自己谬称成无上道。

初首陈持犯利害竟。

◎ 已二、预辨魔佛教仪分二 午初、食肉化世即鬼教 二、教人断杀即佛诲 今初

【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鬼神，炽盛世间。自言食肉，得菩提路。】

此言灭后，末法之中世衰道微，邪魔恶鬼盛行世间，倡言食肉当得菩提正路。乃云：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真鬼语也！

【阿难，我令比丘，食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沙石，草菜不生。我心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汝得其味。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释子。】

此预防问难。食肉既是鬼教，佛应严戒，何故如来亦许比丘食五净肉耶？故呼阿难而告之曰：我令比丘，食五净肉者。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为我杀、及自死、鸟残，此为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之所化生，本无命根。命根者，识暖息三，连持色心者，以为命根。下又防问难，既是如来神力，何不化谷菜，而乃化净肉？反令后之食肉者，得以借口，岂慈悲者之所为耶？乃曰：汝婆罗门国，地多蒸湿（过炕谓之蒸，过润谓之湿），加以沙石，不唯不产五谷，且草菜亦不能生。设若不化五净肉，而化稻粱蔬菜，事出反常人以为怪。我以大悲神力所加，愍其饥虚，而化成五种净肉。因大慈悲，假名为肉，令汝暂得其味聊以支身，非有心性命根之真肉也。奈何如来灭后，有实食众生肉者，而更欲名为释子耶！西域四姓出家，同称释子。涅槃经云：善男子！从今日始不听食肉，应观是食如子肉想。夫食肉者，断大悲种！

【汝等当知，是食肉人，纵得心开，似三摩地，皆大罗刹。报终必沉，生死苦海，非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是人得出三界！】

此令知必堕。汝等当知者，欲其将如来语传示末法，急为救正也。当以智知，是食肉人，纵使修学暂得心开，亦不过相似三摩地，终非真实三昧也。夫杀贪不除，现生皆大罗刹，报尽寿终必沉生死苦海，永为鬼类，非佛弟子。如是之人，命债不了，互相杀害，互相吞嗜，互相食啖，未有已时，无由解脱，云何得出三界？

◎ 午二、教人断杀即佛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断杀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诲。】

此佛敕转教末世之人，修三摩地，即耳根圆通。次断杀生者，对淫能障定，杀乃违慈，故次断之。是名先佛世尊，第二种决定，清净修学之明诲也。

◎ 已三、确定解脱得否分二 午初、喻不断难脱 二、劝深断方脱 今初

【是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闻，此等名为欲隐弥露。】

此承上是佛教断杀之故。阿难，若不断杀，修禅定者，不得解脱。譬如有人，喻带杀修禅之人。自塞其耳者，谓以手塞耳避人听闻，而复高声大叫，谓杀生食肉无有罪报。求人闻者，此正欲隐而弥露也。

【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歧路行，不蹋生草，况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食？】

首二句，指二乘持戒人。歧路者，分歧小路也。生草易长，清净二乘之众经行足尚不蹋，况以手拔耶！仁慈之心犹及草木，云何大悲，取众生血肉，以充滋养，任意食啖耶？

◎ 午二、劝深断方脱

【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乳酪醍醐。如是比丘，于世真脱，酬还宿债，不游三界。】

此劝断杀。必须深断，方可脱离生死。若诸比丘六句，明服有二种：一服用，如东方丝绵绢帛，及是此土靴履裘毳。二服食，如乳酪醍醐。然虽此中，一概遮止，唯经律论所明，不无轻重。如丝绵绢帛，则大小乘并皆严禁，以其害多命也。靴履裘毳，小乘一向听许，大乘亦不全遮，以其非专为此而害命也。乳酪醍醐，大小并许。今云不服者，以能不服则弥善耳。如是比丘，子缚已断，于诸世间，真得解脱。然果缚尚存，不过酬还宿债而已。现前残质既尽，无复续生，故不再游三界。

【何以故？服其身分，皆为彼缘，如人食其地中百谷，足不离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身身分，身心二途，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

何以故？于世真脱，服众生身分。指丝绵等，虽非身肉，然亦是彼身之一分，用之皆为彼结不

离之缘。如劫初之人，体有飞光，足有蹠云，因食地肥，不能轻举。然后食其地中百谷，足不离地。百谷者，物理论云：梁者，黍稷之总名。稻者，粳糯之总名。菽者，众豆之总名。三谷各二十，合为六十。蔬果之实，各二十种。为百谷也。

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身身分。必使身心，指比丘之身心。于诸众生，指有情众生。若身，谓肌肉骨髓。身分，谓裘毳乳酪等。身心二途不服不食者，谓非但身之于众生身及身分，不服不食，而心亦无一念，贪求服食而已，是身心二途俱断。我说是人，真解脱者。既无负命索债，则三界之生缘断绝，故说是人，真解脱者。

初曲分损益之相竟。

◎ 辰二、判决邪正之说

【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如我此说，修三摩提，次断杀生者，是则名为佛说，急宜从之。不如此说，谓食肉不碍菩提，是即波旬说，速当远之。

卯二断杀竟。

◎ 卯三、断盗分二 辰初、曲分损益之相 二、判决邪正之说 辰初分三 巳初、首陈持犯利害 二、预辨妖佛教仪 三、确定三昧得否 巳初分二 午初、持则必出生死 二、犯则必落邪道 今初

【阿难！又复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偷，则不随其生死相续。】

此断偷盗。非但盗人财物，乃至言行诈异，眩惑无识，恐令失心，以及一念，希取利养者皆是也。不唯身无偷盗，要且心无偷盗之念，方为真持戒者，可以修三昧也。此中不言身不偷盗者，以心且不动，何况身耶？不断，则往复征偿，续诸生死，断故不随也。

◎ 午二、犯则必落邪道

【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偷心不除，尘不可出。】

正脉云：厌尘者，方可以出尘。贪世者，岂能以越世？

【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偷，必落邪道。上品精灵，中品妖魅，下品邪人，诸魅所著。】

此防谬云：多智之人，了知尘劳本空，禅定现前，弹指可超无学。虽不断偷，尘劳莫系，时节既至，要出便出，何言不可出耶？无耻禅流，往往以此饰非，故以纵有多智，禅定现前警之。谓纵有世智辩聪，有漏禅定现前，如若不断偷心，必定落于邪道。

指掌疏云：邪道潜取，以偷心为堕缘。邪通眩世，非禅智不能发。今以禅智助偷，必当堕落。其类上品精灵者，盗日月之精华，窃天地之灵秀，附山托水，惑人祭祀者是也。中品妖魅者，盗人物之津液，窃山林之气润，为魍为魍，伺便作孽者是也。下品邪人者，赋性险曲，居心邪僻，诸魅所著者，为精灵之所附，被妖魅之所迷，妄言欺世，诡异惑俗之类。此等亦由禅智盗业，互相胜

劣，而感上中下异。

【彼等群邪，亦有徒众，各各自谓，成无上道。】

此指带偷修禅，其类不一，故曰彼等群邪，亦有徒众。成慢不归，邪知邪见，不自觉知，端坐受供，居然如佛。故云各各自谓，成无上道。亦非果汁果矣。

初首陈持犯利害竟。

◎ 已二、预辨妖佛教仪分二 午初、潜匿眩惑即妖教 二、教人断偷即佛诲 今初

【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此妖邪，炽盛世间。潜匿奸欺，称善知识，各自谓己，得上人法。眩惑无识，恐令失心，所过之处，其家耗散。】

此预言灭后末法之中，佛教陵夷妖邪得便，故言其多炽盛世间。潜匿奸欺者，炽然惑众。盛行世间，潜踪诡秘，匿诈藏奸，欺世盗名。如想魔文云：潜行贪欲，口中好言，灾祥变异，即潜匿奸欺也。信其教化，摇荡其心，妖言妖行，或现妖通，诈称得道善知识，各自谓己得上人法者。上人即是菩萨，以居声闻上故。此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各谓自己已得菩萨法，此邪师自负也。眩惑无识，恐令失心者，吓诈诱乱，世间无识者，恐令其人，失于本心，亡其知见。如想魔文云：或言如来，某处出世，或言劫火，或说刀兵，即眩惑无识之事。所过之处，其家耗散者，闻某处佛出则求其接引，闻劫火刀兵则望其救济，倾家奉之。所至之处，令其家财耗散无余。

【我教比丘，循方乞食，令其舍贪，成菩提道。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残生。旅泊三界，示一往还，去已无返。】

此先以己教相形显。循者顺也，方者处也。我教比丘，循顺地方处所，而行乞食之法。趣得支身，不妄求不多求，令其舍贪，为菩提道。贪为烦恼根本，根本既舍，枝末自枯，烦恼离而菩提可成。岂同妖邪，眩异惑众，贪他利养，造生死业耶？

诸比丘等下，释出舍贪之故。我教比丘，不自炊爨熟食者。令其知身是幻，悟世无常，不过寄居于此，以了残生而已。旅泊三界者，陆宿曰旅，水宿曰泊，无非借此三界，为旅店客船，以示一度往还，自此已去，无复再返。如此行持，方为佛子。

【云何贼人，假我衣服，裨贩如来，造种种业，皆言佛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由是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

云何是痛斥语，贼人谓内心窃取利养，外貌假借僧仪。裨贩如来者，裨者助也，贩即贩卖，谓著如来衣服，以助贩卖也。良以不著佛衣，不能取信于人，贩法为难，故造种种业。皆言佛法者，谓非法说法也。诡言异行，眩惑人心，造种种业，无所不至，皆言是最上一乘佛之正法。却非出家，具戒比丘，为小乘道者，谓法说非法也。若以前乞食，正教责之，彼必自是他非。却乃毁谤真实出家，具戒比丘，正修行人，为小乘道。反自妄称，我是大乘菩萨之行。由是疑误无量众生，堕无间狱者，由是法说非法之故。疑惑无量众生，以正教为小乘道，而从妄谤，由是非法说法之故。赚误无量众生，以业因为真佛法，而遵妄行。一盲引众盲，皆堕五种无间地狱，则妖邪之害，可胜言哉！

初潜匿眩惑即妖教竟。

◎ 午二、教人断偷即佛诲分二 未初、先出自己诲 二、转教先佛诲 今初

【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心决定，修三摩提。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薰一香炷。】

此教舍身微因。若我灭后，其有比丘，发大乘心，决定弃捐。诸有为相，修三摩提。即耳根圆通，如幻三摩提也。此句下，义含虑有宿生盗业，为障胜修，故教修如是微因。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者，为供养佛故，亦为仗承佛力，销宿障故。又为求佛证明，除现执故。然灯烧指，及薰香炷，此为舍行。一切难舍，无过己身。今则难舍能舍，信其定消宿业也。

【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长揖世间，永脱诸漏。虽未即明，无上觉路，是人于法，已决定心。】

我说是然灯烧指及薰香炷之人，无始宿业盗债，一时酬毕，何以舍身微因，即获如是善果耶？盗者，取他身外之财物，利养此身。今则舍难舍之自身，供养于佛，一念舍心，即是大智慧光明。无始宿债，即是黑暗，明能破暗，理固然也。

长揖即永辞也。世间，即有漏三界。永脱诸漏者，谓永远脱离见思诸漏，而出生死。无上觉路者，正谓无上妙觉菩提之路。即五十五位，圆通已后事。此人虽未即明圆通法门，信知必得，决知无有疑心也。

【若不为此，舍身微因，纵成无为，必还生人酬其宿债。如我马麦，正等无异。】

设若不为此舍身酬债微因，以求忏悔灭罪，则纵成佛，虽得无漏无为，必定还来生于人间，酬其宿债，以其宿业未尽故。如我在毗兰邑中，食马麦之报，无有异也。

按兴起经，昔舍卫国，毗兰邑，阿耆达王，请佛与五百比丘三月供斋。时有魔惑王心，入宫耽荒五欲，供六日止。又值邑内饥馑，乞食不得。时有马师，减马麦半，供佛及僧，至九十日。王乃醒悟，向佛求忏。舍利询问因缘。佛言：过去毗婆尸佛时，有王请佛及僧，佛僧食已，为病比丘请一分食。过梵志山，梵志闻香，诟曰：此髡头沙门，应食马麦，何与甘饌？所教五百童子，亦如是说。尔时梵志者，今我身是。五百童子者，今五百罗汉是。然此但因宿诟佛僧，尚不免报。何况盗他财物，侵彼身分，自应酬债。要知化佛，不属业生，真佛离诸根量，唤谁受报？盖为造业众生，示有果报，令生恐惧，故今引之，以证宿债必酬。抑亦因此，以见舍行之不可不修也。

◎ 未二、转故先佛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断偷盗，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决定，清净明诲。】

此敕转教。末世之人，修三摩地，即耳根圆通。后断偷盗者，对淫能障定，杀乃违慈，理应先断，故此居后也。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三种决定，清净修学之明诲也。

◎ 巳三、确定三昧得否分二 午初、喻不断难得 二、劝深断方得 今初

【是故阿难，若不断偷，修禅定者。譬如有人，水灌漏卮，欲求其满，纵经尘劫，终无平复。】

此承上是佛教断偷之故。阿难，若不断除偷盗之心修禅定者，譬如有人带偷修禅人。卮是酒器，漏卮喻带偷之心，水喻定慧。注水入于带偷心中，望其成就圆通，如以水灌漏卮，欲求其满。随灌随漏，纵经尘劫，终无平复。

◎ 午二、劝其深断方得

【若诸比丘，衣钵之余，分寸不蓄，乞食余分，施饿众生。】

若诸末世，清净比丘，三衣一钵之外，分寸不许蓄积，此止持不贪也。循方乞食，趣得支身，设有余分，尽施饥饿众生，此作持不悭吝也。合之，则断贪吝心。

【于大集会，合掌礼众，有人捶詈，同于称赞。】

上句断慢心，于大集会之中，合掌礼拜四众，以必观实相平等，见人是佛故。下二句断嗔心，有人嫌其烦读，捶打骂詈，欢喜领受。同于称赞，以必观怨亲一相，荣辱无关故。

【必使身心，二俱捐舍，身肉骨血，与众生共。】

上二句断痴心，必使若身若心二者俱能捐舍，则断我法二执，即断痴心。下二句，转贪嗔痴慢，而成同体大悲。身肉骨血，俱皆可舍，则身心宁复有遗哉？以必观此苦、空、无常、无我，不净之物，施作佛事耳。此皆成就无偷之心。以上则于依正二报，断除偷心矣。

【不将如来，不了义说，回为己解，以误初学。佛印是人，得真三昧。】

此于佛法上，亦除去偷心，不了义说。如阿含云：蓄物可以资身进道。如婆多论：许百物各可蓄一，但禁余二者也。不将如来权乘不了义说，以此回护过犯，以为自己解释。因其自己，不能奉行大乘，反曲引权小教中不了义事，以自误误人，皆偷心不死之故。果能如是，偷心尽绝，一念纯真，即证圆通体。以是而修，名真三昧。佛印是人即得者，良有以也。

初曲分损益之相竟。

◎ 辰二、判决邪正之说

【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卯三断盗竟。

◎ 卯四、断妄分二 辰初、曲示戒劝之意 二、判决邪正之说 辰初分四 已初、首陈妄语大损二、表已禁敕无妄 三、转教先佛明诲 四、确定菩提成否 已初分三 午初、躡标妄语成魔二、指述妄语之意 三、记其损善堕恶 今初

【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则身心无杀盗淫，三行已圆。若大妄语，即（三摩地）不得清净，成爱见魔，失如来种。】

此明妄语戒。正脉云：妄语有二，发言不实为小妄语，妄称证果为大妄语。此中所断，大妄语也。不唯口不出小大妄语，乃至其心，亦无妄语之念，方名持戒清净，可修三昧也。故呼阿难，如是世界，六道众生，虽然身心无杀则慈行成就，身心无盗则舍行成就，身心无淫则梵行成就，故曰三行已圆，前皆许其出离生死。若大妄语，即夺其不出生死。三摩地不得清净者，以其犹有贪供心故。成爱见魔者，温陵曰：贪其供养，求己尊胜，名爱魔。妄起邪见，谓己齐圣，名见魔。既已成魔，自不觉知，生同醉梦，死从沦溺。以众生本有如来藏心，为成佛之种，今为爱见二魔所劫，故曰失如来种也。

◎ 午二、指述妄语之意

【所谓：未得谓得，未证言证，或求世间，尊胜第一。谓前人言：我（今已）得须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罗汉道、辟支佛乘、十地地前、诸位菩萨，求彼礼忏，贪其供养。】

此指述妄语之意，惟在贪其供养。故作大妄语，所谓未得菩提谓为已得，未证涅槃言为已证。后云，况复法王，如何妄窃，乃斥乎此。此或求世间，尊为殊胜第一者。谓或复有人，不敢以菩提涅槃妄称，但求世间尊为殊胜第一。以是之故，谋现前之人，作如是言。凡夫人中，初果为上，故自谓已得须陀洹果。次于初果，又见二果为上，故自谓已得斯陀含果。次于二果，又见三果为上，故自谓已得阿那含果。次于三果，又见四果为上，故自谓已得阿罗汉道。次于出世小乘中，又见缘觉独觉中乘为上，故自谓已得十地圣人，及地前十住、十行、十回向、三贤诸位菩萨。后说云何自称得上人法，盖指乎此。末二句，即述大妄语。意言此人，作如是等大妄语者，为求彼前人向自己礼拜忏悔，贪其供养。

◎ 午三、记其损善堕落

【是一颠迦，消灭佛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知见，沉三苦海，不成三昧。】

此作大妄语，希图利养，妄罪兼盗，永失善根。是一颠迦，亦云一阐提，此翻断善根人。善根既断，是为消灭成佛之种。如人以刀，断多罗木者。南印度，建那补罗国之北，有贝多罗树木，三十余里，树叶长广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其树以刀断，则不复活。佛记是人，永殒善根，无复正知正见，沉沦三途苦海，纵有禅智，咸资魔业，不成真三昧。

初首陈妄语大损竟。

◎ 巳二、表已禁敕无妄分二 午初、佛敕圣化必密 二、惟除命终遗付 今初

【我灭度后，敕诸菩萨，及阿罗汉，应身生彼，末法之中，作种种形度请轮转。】

指掌疏云：佛灭度后，魔强法弱，故敕菩萨罗汉应身生彼，挽末法而扶正教，摧邪宗而救众生也。作种种形，随类现化，度诸轮转者，令出生死。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说法也。

【或作沙门，白衣居士，人王宰官，童男童女。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与其同事。称赞佛乘，令其身心，入三摩地。】

初四句现顺行，下诸句现逆行，如佛所敕，作种种形也。或作不定辞，以妙观察智，观机现形

沙门至童女等。如三十二应说：如是乃至淫女、寡妇、奸偷、屠贩者，乃菩萨涉俗利生，四摄法中之同事摄也。若不同其事，未免矫拂其心，不相顺从。若与其同事，意在得其欢心，以便与其称赞，最上一佛乘。能令众生，返迷归悟，离苦得乐，转彼邪心，令得正定。故曰：令其身心，入三摩地。

【终不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佛密因，轻言末学。】

究竟不肯自言：我真菩萨，真阿罗汉。泄漏佛旨，秘密之因。轻言末学者，轻易泄言于晚学之人也。

◎ 午二、惟除命终遗付

【惟除命终，阴有遗付，云阿何人，惑乱众生，成大妄语。】

惟除命终者，示现舍报也。阴有遗付者，暗中有遗言付嘱也。住则不泄，泄则不住。如杜顺和尚偈云：游子漫奔波，登山礼土坡，文殊只这是，何处觅弥陀？云何是斥责辞，是人指爱见魔人，以如是未得谓得、未证谓证之魔说，惑乱后世末学众生，成大妄语。

◎ 巳三、转教先佛明诲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后复断除，诸大妄语。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四决定，清净明诲。】

佛敕菩萨罗汉，现身如是。汝教后世初心之人，欲修三摩地者，先虽能断淫杀盗三，后复要断除如是诸大妄语。是则名为：今昔如来第四决定，断妄语戒，清净修学之明诲也。

三转教先佛明诲竟。

◎ 巳四、确定菩提成否分二 午初、喻不断无成 二、许能断必成 今初

【是故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如刻人粪为旃檀形，欲求香气无有是处！】

此承上。是如来以断大妄语之故，又呼阿难，若不断其大妄语者，喻如刻人之干粪，而为旃檀之形，因果不类。以妄语心行喻干粪，禅定真修喻旃檀佛像。正以妄语粪秽之因，欲求禅定法身之果，岂可得乎？故曰：欲求香气，无有是处。

【我教比丘，直心道场，于四威仪。一切行中，尚无虚假，云何自称得上人法？】

所以我教比丘，不断妄语不成菩提。但依正直之心，即成道之场。华严经云：菩提妙法树，生于直心地。净名经云：直心是道场。无虚假故，于行住坐卧四种威仪，乃至语默云。为一切行中，尚要正直，无得虚假。云何妄自称尊，谓得大小诸乘，及上人之法耶？！

【譬如穷人，妄号帝王，自取诛灭。况复法王，如何妄窃？因地不真，果招迂曲，求佛菩提，如噬脐人，欲谁成就？】

穷人，以喻三摩未成，性德未显。妄称帝王者即大妄语，未得谓得、未证谓证。帝王者一国之君主，妄号之自取赤族之诛，灭门之祸也。况复二句，乃以轻况重之意，言三乘贤圣尚不可窃，况佛

为出世法王如何妄窃？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者，以大妄语为因故不真，则果地之事难免迂回屈曲，求进反退，求升反坠。而求佛果菩提，自不能成，如噬脐人。噬以口咬也，脐即肚脐，谓口脐相远，终不能及。以是自作妄语，销灭佛种，更欲望谁而成就耶？

◎ 午二、许能断必成

【若诸比丘，心如直弦，一切真实，入三摩地，永无魔事。我印是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

此深许能断大妄语，必成无上菩提。若诸比丘，心如弓弦之直，无有谄曲之相。心是四威仪之主，心直，则四威仪中一切行门，皆悉真实永无虚假。则能直入三摩地中，永无魔事、魔行、邪险。今心直行真魔不得便，故我印是人，成就菩萨无上知觉。正脉云：菩萨无上知觉，即圆通真因地心。然以因定果，亦是无上菩提矣。

初曲成戒劝之意竟。

◎ 辰二、判决邪正之说

【如我所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如我所说，断除淫杀盗之后，复更断除大妄语者，是则为正即名佛说，急当从之。若不如此说，谓前三已断，大妄语无碍真修者，是即为邪即波旬说，宜深绝之。此如来欲令阿难，将如来语传示末法，保护初心真修习者，令识天魔不被所惑也。

四断妄竟。并上三科，开释四重竟。

大佛顶首楞严经正文卷第六终

觀世音菩薩讚（附 觀世音菩薩傳略）（印光法師）

觀世音菩薩讚

印光大師

觀音大士，于無量劫，久成佛道。為度眾生，不離寂光，現菩薩身。又復普應群機，垂形大道。以三十二應、十四無畏、四不思議無作妙力，尋聲救苦，度群萌。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直同月印千江，春育萬卉。雖則了無計慮，而復毫不差殊。良由徹證唯心，圓彰自性，悲運同體，慈起無緣，即眾生之念以為心，盡法界之境以為量。是知無盡法界，無量眾生，咸在菩薩寂照心中。故得云布慈門，波騰悲海，有感即赴，無愿不从也。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

印光大師

猗歎大士！誓愿難宣，悲連同體，慈起無緣。尋聲救苦，隨類遠形，普現色身，遍情無情。若有眾生，遇諸苦難，一稱其名，立見救援。富壽兒女，凡有所求，禮拜供養，隨愿悉酬。何以稱名，便获得感通？由菩薩心，久證真空。无心之心，合生佛心，眾生迷背，无从受恩。因遇灾难，并所恳叨，一发诚心，感应道交。如清凉月，丽彼中天，影现群水，一无所偏。若或无信，莫由相感，如水昏动，月影不显。咎在于水，非月不照，若得澄静，即现光耀。亦如阳春，普生诸芽，遇根枯者，朽腐更加。甘霖普澍，草木同荣，唯无根者，不荷生成。入道之要，信为第一，欲蒙慈济，非信莫得。缅甸菩萨，何能如此？为有远本，故致尔尔。远本维何？圆证三觉，名正法明，福慧两足。虽住寂光，悲愿无央，复现菩萨，辅弼法王。十法界身，无身不现，三际竖穷，十方横遍。菩萨功德，难尽赞扬，垂示梗概，作长夜光。恭摹圣像，遍界流布，普令含识，同蒙覆护。

附 觀世音菩薩傳略

觀世音菩薩，梵語為阿縛盧枳底濕伐羅，舊譯為光世音或觀世音；新譯為觀世自在或觀自在。密宗稱為正法金剛或清淨金剛。華嚴探玄記云：「若偏于語業則名觀世音。以業用多故；若就身業說則名光世音，以身光照及故；若具三轮摄物无碍则名观自在。」名以詮德，以觀音菩薩功德無量故，名號亦有多种。又菩薩原譯為觀世音，因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简称观音菩萨，后人亦就相沿成习了。我国人称呼名号喜欢简略，因此观音菩萨这称号，反而比其他二种称号更流行了。菩萨为了度生的方便，常常变化成各种不同的身形，在六道里，示现和光同尘，救度众生，因此有六种圣号之别。今列表说明如次：

| 圣观音 ： 主救饿鬼道众生

| 千手观音 ： 主救地狱道众生

| 马头观音 ： 主救畜生道众生

六观音┆

|十一面观音： 救阿修罗道众生

|准提观音： 主救人间道众生

┆如意轮观音： 主救天道众生

由于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而且广大灵感，有求必应，「于种种国土，现种种身，应众生根机，随类示现。」菩萨在六道示现情形，其他五道，这里姑且不谈；现说菩萨在我们人间道的示现。亦许由于女人多病多恼，常多祈求菩萨加庇离苦之故，而菩萨为了容易接近解救，间常示现女身去救度女人，于是就有人认为观音菩萨一定是女性。台湾人对观音菩萨称呼「观音妈」，大陆东南各省亦有人称呼「观音娘娘」的。加之传说戏剧中的观音菩萨，是妙庄王的三公主，号妙善，在白雀寺出家修行成道。因此，「观音菩萨是女性」，便道听涂说，众口一辞，其实，这些话都出自野史。楞严经中观音菩萨自说他有三十二应身；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记菩萨有三十二化身：一者，圣贤身三位：佛身，辟支佛身，声闻身；二者，天界身六种：大梵王身，帝释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将军身，毗沙门身；三者，道外五族：小王身，长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罗门身；四者，道内四众：比丘身，比丘尼身，优婆塞身，优婆夷身；五者，妇女四级：长者妇女身，居士妇女身，宰官妇女身，婆罗门妇女身；六者，童子身二种：童男身，童女身；七者，天龙八部：天身，龙身，夜叉身，乾闥婆身，阿修罗身，迦楼罗身，紧那罗身，摩睺罗伽身；八者，一神：执金刚神。据此看来，观音菩萨是个非男非女，亦男亦女身，随众生机感，顺应示现也。须知众生真实本性，平等一如，本无男女之分，到果证菩提时，已是绝对的实相无相，何来男女相对的境界相呢？

无量寿经云：「彼佛（阿弥陀佛）国中，有二菩萨，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一名观世音；二名大势至。是二菩萨，于此国土修菩萨行，命终转化，生彼佛国。」这么说来，观音菩萨还是咱们的老乡呢！无怪菩萨对娑婆众生，特别有缘。大乘庄严宝王经，记观音菩萨入大阿鼻地狱中，救一切苦恼有情，令得清凉饱满。发光明遍照祇陀林园。除障盖菩萨问光明何所从来，世尊告言：「有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自毗婆尸佛至今，常来于此度脱诸恶趣有情。今此光明，是观世音菩萨在地狱中所放。」今此世界，印度的补怛落伽山及中国的普陀山，便是观音菩萨时常来此应化的道场，其灵感事迹，罄纸难书，足见菩萨对于老乡慈悲关顾了！虽然「菩萨无心，以众生心为心，」他早已证得法身，能分身无量，普门示现，应化十方，只要众生能够「时时勤念观世音」，自然「个个现前有普陀」啊！

为什么观音菩萨在娑婆世界修菩萨行，命终便转化往生极乐国土？原来这其中是有因缘的。按悲华经说，往昔宝藏佛时，阿弥陀佛为转轮王，观音菩萨为第一太子，名叫不眴，诣宝藏佛所求受三皈依已，发菩提心，立宏誓愿，即蒙彼佛赐名观世音。菩萨现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座前，作左胁侍，次补佛处，将来弥陀慈尊应化机息，观音菩萨应运成佛，号曰遍一切功德山王如来。因此之故，所以观音菩萨虽是在娑婆世界修菩萨行，命终便往生西方极乐国土；又以原是娑婆世界往生的，自应「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但是，洪钟在架，不能无故自鸣，须小叩则小鸣，大叩则大鸣；菩萨灵感，亦复如是，小求则小应，大求则大应。尚希我土众生，至心祈求菩萨威德加庇，早出三界火宅，诞登彼岸，庶不负菩萨对我们的特别垂慈哩！

尽人皆知，观音菩萨神通广大法力无边，但是观音菩萨这种神通力是怎样修行得来的，却很少人知道了。按楞严经中，观音菩萨自言其修证经过云：「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数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由于耳根悟彻声性，得大圆通，「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因与诸佛同一慈力故，能以三十二应身，入诸国土，普度众生。（三十二应身，如前所举法华经三十三应身略同，惟除一执金刚神身。）又因与六道众生同一悲仰故，能施十四种无畏，施与众生。一者八难无畏：苦恼难、火难、水难、风难、刀兵（杀）难、鬼难、囚难、贼难。二者三毒无畏：离贪毒，离嗔毒，离痴毒。三者二求无畏：求男、求女。四者持名无畏，持菩萨一名，等于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如此神力，可谓得来匪易。

观音菩萨，不但神通力不可思议，他的功德智慧，慈悲辩才，一切一切皆不可思议。原因是他过去久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现在他是属「果地菩萨」。菩萨有两种：一是因地菩萨，二是果地菩萨。因地菩萨须经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四加行、十地、等觉，如是等五十五个贤圣位，经三大阿僧祇劫，功行圆满，才证无上菩提，如弥勒菩萨及其他因地菩萨是。果地菩萨，是已成过了佛的菩萨，因为要度众生，所以再来做菩萨。佛教有句术语，这叫做「倒驾慈航」。如今观音菩萨及文殊、普贤等菩萨摩訶萨是。

觀世音菩薩本跡因緣（溫光熹）

观世音菩萨本迹因缘

成都 温光熹 编著

观世音菩萨本迹因缘叙

纵大藏八千余卷，神通莫盛于观音；计普门三十二身，法化无逾于大士。良以栖真安养，佐寿佛以渡生，示迹娑婆，辅释迦而演教；留胜于普陀山上，振大海之潮音，显妙行于般若经中，渡无边之苦烟，故黄童白叟，咸知稽首皈依，名宦通儒，靡不倾心赞咏；琳宫梵宇，馨香遍播于坤舆，圣德灵威，感应广敷于震旦。惜乎古今著作，多述神奇，僧俗传闻，鲜详原始；甚至村媪乡氓，竞供荤酒，穷陋僻壤，滥塑钗环；伪撰修行之传，与文殊普贤为姊妹行，窃取法华之经，谓妙庄王为父女属。只以金沙滩上，幻美妇以传经（藏经有菩萨幻美女传经，允为马郎妇，迄盛装入门，一日间由少而壮而老死，葬后棺空无尸。所谓现妇女身而说法也），因而紫竹林中，作丽姝之装饰，沿伪自昔，贻误至今。温先生光熹，夙慧过人，热心救世，维摩诘辩才无碍，修多罗经藏胥通；与名儒老衲而游，得大泽深山之气，学赵州行脚，遍访灵岩，效庞蕴修行，挈持眷属；说理则石能点头，析疑则胸实有珠。法要一编，网罗细密，诗歌诸作，阐述精微。兹复以剥蕉抽茧之思，运分风擘流之笔，刊伪订谬，析果明因，尽扫肤词，独摭心得，本藏经之记载，考正法之如来（观音过去世为正法明如来，以宏法故，现菩萨身），新成观世音菩萨本迹因缘一卷，苦心毅力，拨云雾而见青天，伟论精思，挽潮流而回浊浪；诚迷途之朗炬，岐路之导师也。不仅书万本诵万编，珍诵韩文。直当空五蕴植五根，辞探释典。然和氏之璧，价重逢城，隋侯之珠，光能照乘。若无大力之播扬，终致奇文之隐晦，况值四年战伐，百物俱昂，欲求典册之流通，必得金钱之接济。成都昭觉寺，古柏森森，修篁簇簇，了觉休梦创于唐，圆悟果勤振于宋，丈雪、佛冤、竹峰、潜修、守仁、诸老，中兴续焰，继轨联芳，屹然为西蜀第一丛林，亦中华有数名刹也。寺有观音堂，旧为轮藏阁，瑶宫贝阙，萃西方胜景于目前，玉琢金镶，擅东土奇观于象外。观音像慈容低视，法眼熙怡，栩栩有神，洋洋如在。自光方丈创于先，智文心道修于后，香烟肱蚤，缙磬悠扬，灵感昭垂，声名丕振；俨补陀落之宝山，亦锦官城之胜地也。民国三十年夏，温先生关心浩劫，驻足名蓝，虔具瓣香，诚求法座，翹勤五体，恭默一宵，草成是书，不待纸劳墨瘁，居然意到笔随；水流花放，胸中别有天机，月白风清，腕底全无俗气，言言沉痛，字字淋漓，将以续法鼓之遗音，乞慈云之广荫，庶渊源朗著，流俗周知，大慈悲如何渡人，众苦难奚从得救；一经一咒之感通，千手千眼之来历，持名罔懈，获报靡涯。至于风雷电雹之灾，蛇蝎虎狼之害，水火刀兵之烟，盗怨牢病之凶，但切皈依，立蒙拯济，他书具载，灵迹尤多；兹编概不赘词，惟详因地而已。昭觉寺僧，得先快睹，亟欲观成，爰捐粥饭之资，慨任枣梨之费，首唱付印，躬任校勘，用结胜缘，同期普化。先生邮筒远递，囑作弁言，华翰殷勤，希为俚语。觉、粗知内典，素愧宏文，既无裁云缕月之材，并乏润古雕今之技；惟服膺菩萨，与崇信会素表同心（为崇信观音同志会会员），钦佩温公，为念佛歌曾题拙句。且佛法攸关，时通情好。矧阅陀罗尼杂集，观音之说咒尤多，读首楞严尊经，观音之反闻独胜，诵大悲心神妙章句，二十年无间晨昏，持波罗蜜自在心经，数万遍不违本誓；六字大明之咒，欣闻密教之传，三身宝像之龛，久切崇祠之奉（创建弥陀院供西方三圣像及千手像）。杨柳枝头甘露，烦恼焰屡被消除（屡蒙恩祐），莲花台上香风，梦寐时幸蒙薰拂。适逢伟著，弥切颂思，驾多宝之船，他日定登觉岸，爇光明之炬，群伦共出迷津，羨大德文如吕览，断难为一字之更，笑不材

学愧士安，反谬作三都之叙。

中华民国三十年七月

四川荣县觉园黄觉书云拜撰

本迹及示现第一

各位请耐烦看将下去。这里有一段与我们大家自身有密切的关系，也可说是人生世间皆当知道的大事体，重要得很的话，望大家先把自己胸中的成见放下，恭恭敬敬地看下去。最要紧是要把自己先当成一个大病的人看，把这一本小册子，当成惟一医方神药看，体行久久自然有个很大的益处。也才知道人生在世，有一件太大的事，同我们这个世界上有一件很稀奇的因缘，就是虔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决定现生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甚至转凡成圣，了生脱死，都可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完全办到。你说稀奇不稀奇呢！

这世界上的人，与佛菩萨中最有缘的，是观世音菩萨。几乎到处都有庙宇，到处都有灵感事迹，救人苦难的故事。不但城市内多菩萨的寺庙，就是乡村山野也有菩萨的香龕。家家户户都供有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老话说是「家家观世音」，可见这菩萨与我们的缘深了。凡是供奉菩萨的人家，自然暗中事事都有菩萨保佑，逢凶化吉，好处很多。有时自己得了菩萨的慈光照护还不知道，这倒不足为怪。因为我们是一个生死凡夫，通身业障，自己一个灵明妙心，全为烦恼遮蔽，焉能知道佛菩萨的深心？可是对于这样有恩于我们的菩萨的本迹（本迹就是说来历的意思），都不知道，就等于儿女连自己的父母的一生名字行事等等，都不关心，这样的人，不但说来说笑话，甚至有忤逆不孝之罪了。许多人都不知道菩萨的本迹，如像世俗流传有句歌谣说：「观音菩萨三姊妹，同锅吃饭各修行」，又有的说观音菩萨是妙庄王的女儿。因此又造出许多不见于佛经的神话。乡村中人还愿，竟有用雄鸡的头。这样一来简直是亵渎菩萨了。所以我们在这里来说一下菩萨的本迹，文字虽然不通，意义是全采自佛经。所以希望大家莫要因为写这册子的人，是一个通身业障的人，就连这册子也不生恭敬，譬如从前专制时代叫化子念圣旨一般，人民不能因为叫化子贫贱，就连圣旨也不尊敬了。

观世音菩萨不是神道。因为神道在佛法里说，仍然是凡夫的境界，没有出这个生死苦海的六道轮回。（六道轮回：一天、二修罗、三人、四畜生、五饿鬼、六地狱，）最高的天界虽然享福，但是福尽仍要堕落下去。所以在佛法看，就是天界也苦，也是不究竟的。所谓佛菩萨，是修行证道，出了这个轮回圈子的，永久不受生死轮回的苦趣。甚么叫作佛呢？就是自觉觉他的称谓。自己修行到了极点，就是万德庄严的极处，叫作佛。至于菩萨，是自利利他的意思，就是秉承佛的言教去修持六度万行，一步一步真行实践的做去，叫作菩萨。统言之，佛菩萨者，通是已了生死，又能以先觉觉后觉，教化众生的称呼。菩萨的分别很多：有的是才发心修菩萨行的，虽是凡夫，依他的心量说，叫作菩萨；有的是发心之后，正在修行中，叫作菩萨；有的是十地前后通名菩萨；（就是说十个阶段，到一个阶段，证一个道果）。最大的是已经成佛了，为要到这个生死的凡夫苦海中来救苦救难，把一个一个苦恼凡夫救到彼岸，这种叫作大菩萨，就是古话所谓「倒驾慈航」。也完全是一种大慈大悲的愿力，摄受众生，与佛的心无二无别。这种菩萨，不能当作一般正发心正证道中的菩萨看，完全是佛的示现（示现是应化的意思）。说到这里，不由人心头不酸！我们凡夫中人，真是太没出息，太不中用，太不知道惭愧了！论道理，佛菩萨同六道轮回的凡夫心，原本都是一样的。不因成了佛菩萨，心便多了一点，也不因众生轮回苦趣，万劫千生，没有解脱，这一个心便欠了一

点。同是一心，照天照地，甚么功德，甚么妙用，都一样有，为甚么菩萨出了轮回，永不受苦海的飘沈，我们凡夫，却世世生生，都在不自由不如意之中？照在这个世界传佛法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中一气不来，失人身的，如大地土一样多，但想二世再能得人身的，却如指甲上一点土的少了。」一落到下三层，更苦不堪言：畜生受鞭笞恐怖之苦，饿鬼饥火中烧，受极饿之苦；地狱大寒大热，刀山剑树，更苦不堪言。何以圣凡同具此心而佛菩萨却永不受一切苦难，并且常住净土，享受法乐，凡夫却这样相反？这原因，就是因为众生自误，多生累世都在起惑（烦恼）造业（罪过），与这一个本来清净的心，相差太远。今天要想清净还元，谈何容易！不切实用功行持，断难成佛菩萨。比如一个明镜，年久月深，为灰尘遮蔽，若不拭得干净，怎么见到镜的光明？如果擦净了，照天照地，然后才知镜子本有光明。佛菩萨的镜子是擦净了。观世音菩萨也正是早见镜光，知道大家凡夫不但不擦灰尘，反在增加灰尘。可惜一生一世，多少事都在冤枉动邪念，冤枉造罪业，冤枉受苦报。又好像一个人正在发梦颠一样，前面如何苦，如何可怕，怎么样的不了，怎么样心头在打算一切，心想叫喊又叫不出，想跑又跑不动，急得汗流，骇得魂飞，那恶魔的影子，又越逼越近，啊呀，如何得了！但是，旁边醒的人，只觉他可笑。观世音菩萨在这世间，不辞千辛万苦，时时刻刻教化众生，就等于教我们正在发梦颠的人快醒起来。所以佛门古来祖师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句话很有道理。也可见得佛法并不是迷信，是叫人返本还元，照见自心，同归觉悟的光明大路。用种种方法修行，都是叫人拭去自心上灰尘的方便法门，并不像世间宗教家说的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在主宰一切。佛法所说因果，是自己造业，自己受报，并不是被动的。只要当人一念真切，就是光明的起点，幸福的开始。所以崇信观世音菩萨，完全是理性的敬仰，并不是迷信神道。这点大家要分清楚，然后再请敬听菩萨的来历，同何以叫作观世音的理由。

观世音菩萨，老早就成了佛，还在释迦牟尼佛以前，那时候佛号叫作正法明如来，所以说观音古佛。并不似世上俗传神话的那样可笑。却因为在从前印度佛国，那时对于史书，非常疏忽，尤其是佛门，以为时间是假法，不甚注意。所以后代只有从佛经上知道观世音在往劫早成佛道而已。又因他虽是成了佛，却不舍众生，苦苦要到这个苦恼世界来救渡我们，所以又示现为菩萨。我们如要知道菩萨降世救人的所以然，简单说来有两点：一、如论他老人家的深心，真是彻底妙心，不愧为古佛再来。般若（就是智慧）是佛父，而心经就是他证到般若的见道话。所以六百卷的大般若经，还以心经一品为全部心髓，为研究般若的人所必读。这一卷心经，译到中国来的七种，就中罗什译的几乎家家在念。深般若心是他的自受用身。这是说心证般若，自心观照五蕴等生死一切皆空得大自在，所以在心经上叫作观自在菩萨。二、如论他老人家的广行，真是广大无边，大慈、大悲，灵感显应，到处都在施恩给众生，众生自不知觉。中国有句古话说：悲周沙界，就是说充满十方虚空法界，如像恒河的沙那样多，每一粒沙中都充满菩萨的悲心，你看这菩萨的心量，有如何的大呢！大悲是佛母，一切诸佛从大悲心生。要知道菩萨悲心，请多念法华经中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普门品启示我们，只要在大苦大难大不如意中，一念菩萨的圣号，无不得菩萨的保佑。所以经文上有几句话说道：「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焮，能为作依怙，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菩萨是何等的大悲呀！读这几句不下泪，至低限度不生感恩心作难遭想的人，真是与佛缘浅了！其实经文上三十二应身，不过是略为标出，不止于此。世上画的塑的白衣观音、鱼篮观音等圣像，都是随类现身的意思，又如密部各经，以观世音菩萨为莲华部主，现怒忿相的有马首明王，救渡苦难的有圣多罗，满一切愿的有大准提和如意轮王，又称不空罽索，又称师子吼，又称毗俱胝，又有千手千臂，千光眼十一面，种种圣相都是观世音菩萨一位的化身。楞严经观世音菩萨圆通章内已说得明白，不妨请读经文，自然知道菩萨示现无边。故「观音名遍十方界，」这话千真万确。不过世上定要画成女像，这是大错了。菩萨的佛光普照，如同日月，不仅大山大泽照得到，就是一切小丘小水也照得

到，这地上一切昆虫草木万象万物，都在日月光照之中，人无日月，便苦大黑暗，即大地一切众生都不能生存。我们生死凡夫，如同瞎子，自己毫无眼力，多生累世，在黑山鬼窟之中瞎摸，跌入刀山剑树上也不晓得，落入油锅火焰寒冰灰河中也不晓得，除仗菩萨的慈悲来牵我们，要想出危险界，真不是易事！普门品的题目就是说菩萨普门示现，随类渡生的意思。你是那一类的众生，便现那一类的众生来化渡你。所以化身叫作观世音菩萨。意思是说菩萨大悲佛眼，观照这世间众生的苦趣，而救脱众生。何以叫作音呢？楞严经圆通章说过：「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是说这个阎浮世界上的人，耳根最利，一切好的坏的，耳能领受，意善分别，就是说耳识感觉很快很普遍。比如一处高声唱歌，附近的人都容易听到。世间众生一天到晚都在音声海中：有的是呼儿唤女声，有的是醉生梦死迷恋暂时快乐声，有的是啼饥号寒声，有的是灾难降临天崩地裂血肉横飞鬼哭神号之声，乃至三恶道中种种叫苦呻吟声，呼救求援无边惨苦声。这些在菩萨的大悲心眼中，都一一照到了，都一一去救渡。如同日月在天，不动方向，山中行人觉得向山中走，城中行人觉得向城中走。菩萨也如此，一念分身无边法界，救渡苦难。但是若你不恭敬诚恳的称念，也不成功。不是菩萨小气不救我们，只怪我们自己遮蔽，譬如日月能照大地，却照不到盆覆之水，只要把盖子揭开，才知道一勺之水，原来也在日月涵照之中。这样看来，所以说菩萨灵感广大，是绝对不可思议。我们再不恭敬的刻骨信仰崇拜，便成不知惭愧不知好歹的人了。慢说光阴尚多，早迟佛佑，试问你今生岁月，转眼无常，一气不来，待到手足忙乱，四山交逼，苍黄不接之际，那时还能发心么？发也迟了！猪胎马肚中，要闻佛法，知念圣号，就更难了，所以说人身难得，人中最好修行，普门一品，就人道说的，观世音菩萨在人间中更缘深。只要大家称念他的名号，无不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凡百如意，福上加福，这就是所谓的「先以欲钩牵」。从此众生有感恩之心，生出更深刻的信仰，然后再发道心，念念不忘生死无常轮回大苦，菩萨教以各种慈悲行持，超生净土，这就是所谓「后令入佛智」了。所以能供奉礼念观世音菩萨的，不仅眼前吉祥，一旦道缘成熟，你还有很好的了生脱死的消息在后面，万不可等闲视之。记得瑜珈师地论上说过：「菩萨昼夜六时以大悲眼观照世间」，这一句话，正好解释观世音的名号了。

有人问过：「众生业力，各有因缘，起惑造业受报，自讨苦吃，菩萨何必专管闲事，到处忙忙救人，所为何来？」这话乍听似不错，其实大错。你要知道菩萨为甚么救脱众生，不辞辛苦呢？你就该知道世间上最能体贴儿子心理，最能爱护儿子一切的，是慈爱的母亲，他为甚么的苦苦保护抚育他笃爱的儿子，十月怀胎，身心交瘁；洗屎洗尿，忘去污秽；痘麻关中，担心不能长大；长大成人，一样检点衣食；再是情理不合，慈母无不原谅；久久不见，一旦重逢，笑眼落泪，至性至情；儿子有子，又为孙儿，这样那样，事事劳心，不辞辛苦，千言万语，那能形容得到慈母爱子之心的万一！并且此心丝毫不出于勉强，比如一旦出外，街头见有小孩，马上想起自己的爱子，儿子再有不是，总觉不是他人所说那么不是，吃一点，穿一点，想起爱子。这一个天下慈祥恺恻的心，凡母悉皆如是，并无人教。一个笨女儿出嫁，一朝生子，也知道爱儿，这是自然「爱的焦点」。所以说是天性之爱。但是，毕竟是凡夫，心量既小，何能开展放大？世间的圣贤，便进一步叫人把这个心量放大，孔孟教人推恩，耶稣教人博爱，佛菩萨是彻底遍十方虚空一切众生、六道凡夫，一个个如同爱子自然地悲愍起来。所以一切利生救苦的大事，通通都做起来，这是自然的佛心，以救众生之苦为乐。比如慈母看见爱子高兴，自己心里也高兴，多少烦恼也忘记了。在凡夫心中叫作爱，在佛法中则叫作慈悲。慈是予乐的意思，就是给众生一切世间的幸福，同出世间的法乐之谓也。悲是拔苦的意思，就是不忍见众生颠倒此心，冤枉造业受苦，决定发心救渡苦难之谓也。何以叫大慈大悲？是说彻底的救渡众生，不仅仅是现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就是生生世世，都在救我们，叫我们出离苦海为止。世间的善人，自然救渡他，就是世间不容的恶人，只要诚心忏悔，知道改过，都

会悲愍他，救护他，好比慈母之对他笃爱的儿子，再不好也不肯置于死地，只有代他受人的冷嘲热骂，一切苦恼，眼泪巴巴的只有盼望他从新作个好人。唉！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舍观世音菩萨，谁作我们拖泥带水，生死凡夫，生生世世的慈母呢！从今日只有老实信念菩萨，虽然力量未到，但大家心不可不发，应以观世音慈悲之心为心，以观世音慈悲之行为行。世间善事，随缘尽分，做到何事便作何事。有钱的施医施药，救人之急，是修行；无钱的说一句话，解人之惑，分人之难，也是修行。一面再多亲近正人善知识，切实行持，不出本分，便是修行。并非一信菩萨，便说神话，吞云吐火，炼丹下阴等，一切显异惑众之事，万万不可，在佛门正法中绝对不许如此的。

在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佛眼看来，世界上的众生，通通是可怜愍的，并无一个是可恨的人。恶人虽怙恶不悛，只是他自己心光，为烦恼尘垢所蔽，所以自己不知道自己错处。其实只要他一旦觉悟，仍然不失为好人。只要他道缘成熟，一样可以学佛作观世音的弟子。这一点，正是佛法的大悲精神，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广大。我们须知道佛菩萨之所以视囚生如一子，不肯舍任何一个，早迟必要渡脱他，乃至三恶道中罪大恶极的众生，都要一一悲愍一一摄受（意即保佑），都缘慈悲愿力，所以使然。故佛教发菩提心。菩提二字，是印度文的译音，中国话叫作正觉。何以要发菩提心呢？因为这六道轮回中受生死苦的众生，一个个都与我们自己有密切关系，就是多生累世，都有因缘。在凡夫眼看，一一无关，除了眼前父母六亲之外谁是亲人？在佛眼看，一一有关，他们个个都是我们的父母，因为我们从无量世受生以来，中间有无量世的生死，就有无量世的父母，一样同现生父母对我们慈爱抚养教育。就是落到极恶毒畜生，父母也不会不保护，俗话说得好：「虎毒不食子」。又看鹊鸟含食喂小鸟的情况，如何的慈爱！一枝一叶，含来修巢，不辞路远，飞得气喘翼疲，在在都的得到六道父母一样同现生人中父母。所以佛经中常常说：众生生死六道，父母甚多，我们每一个人多生累劫的父母，养我们的乳，犹如四大海水之多，和为我们耗去的心血眼泪，充满十方世界，都容不尽。这是说父母的多了。菩提心者，就是佛叫我们要知报答多生以来的父母深恩。只因我们生生世世，随业轮回，一气不来，又同我们父母分别了。转眼之间，只认得眼前眷属，现生父母，那知道一切无非有恩于我！只怪自己眼瞎，偶尔世相迷心，强作分别，便有怨家仇人。其实怨家仇人，前生也是我父母，不过久远轮回，彼此不知罢了。又或飞禽走兽，杀来供我口腹，皆是忤逆不孝。如果把现生父母眷属的肉放在桌上，其味再好，试问怎样下箸！如此看来，可见众生颠倒。如不及时翻悔，六道苦趣，真无了期！万劫千生，一错再错。所以佛叫人发菩提愿心。所谓愿心者，就是世俗说的志向。有志者事竟成。既知众生皆我父母，立志学佛，凡我学佛所有功德，完全渡脱一切父母，离苦得乐，同归佛道。你试想畜生中有正在被人鞭打的，汗流喘气的，小禽兽遇大禽兽，恐怖无依，屠户刀下血流，厨里油锅魄散，他们是我父母，我将如何？又想饿鬼道中，口细如针，腹大如鼓，食难下喉，饥火中烧，偶见水食，将欲吸吃，因自己业力，水变为脓血，食变成火焰，大饥大渴，呼地喊天，他们是我父母，我将如何？更想那地狱道中，八寒八热，冷的冷得心筋缩，热的热得心火飞，刀山剑树，血淋淋，尸粪毒气，臭哄哄，苦到九死，苟延一线生机，呼吸转来，又受其他痛苦，无片刻的止息，极世间的惨事，幽冥鬼狱，那里容你安心，一片惨声，无非哀呻叫唤。我们平时一针刺手，犹痛十指连心，况他千劫沉沦，那堪这般苦楚！但是，一个个在呼儿救我，他们是我父母，我又将如何？说到这里，不由你不发心！但是，自身尚是凡夫，丝毫没有法力，如何能救母难？只有仗佛慈悲。比如念念观音，念念救历劫父母，便是发菩提愿心，修菩萨行。一旦行到心圆果满，便是菩萨。由此成佛不难，也就是见得佛法的基本建立在孝字上。旧话说得好：「大孝释迦尊，累劫报亲恩。」所以在观世音菩萨只有慈悲之心，不见一人可恨。即使你堕到三恶道中，只要忏悔心切，真诚念他，他也要来打救，这就是观音菩萨变面然大士救饿鬼的原因。（俗语道：观音菩萨变鬼王。）这样看来，果能人人都学观世音的慈悲，又修菩

提愿行，一片佛光慈祥，这心中那里还有贪嗔之念！现今世界上，刀兵水火，病疫流行，百物高昂，生活困难，一切苦痛，咄咄逼人，几乎每个人心中不安，生人味尽。近日欧洲亚洲科学机械化立体战争，飞机炸弹，动辄杀人千万，都因大家心中不明白，失了慈心，动了嗔心，都在发梦颠，病疯狂，为求幸福，夺人之享受供自己享受，越杀越无享受，自己他人，同陷痛苦深坑，越杀越苦，越苦越无幸福。不知慈悲才能救世，和气才能致祥。所以今天真正要求消除眼前劫苦，同享太平幸福，非大家赶快忏悔礼念观世音菩萨不可。普门品说：「常常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只要观世音菩萨的慈心和愿力普及到每一个人的脑子里，都把这个当机法门互相传播，人人行事都以慈悲利人救世为本，自能化干戈为玉帛，转戾气为祥和，这才是人类大同世界光明的要道，希望世上凡有治国平天下之心的同志注意。

弘扬净土第二

世上流传西方三圣的画像塑像，大家都知道，中间是西方极乐世界导师阿弥陀佛，左边是观世音菩萨，右边是大势至菩萨。这是根据阿弥陀经十六观经而来。观世音菩萨何以又现身到西方极乐世界，帮助阿弥陀佛弘扬净土呢？在这里，请大家再进一步听一听了生脱死一念横超苦海的捷径：念佛法门。

念佛法门的来由，是因为阿弥陀佛在过去世，世自在王佛会中，作比丘时，见佛光明，大生悲仰，发下宏誓大愿，决心成佛之后，在这娑婆世界之西，成就一个净土，名叫极乐世界，又叫作安养世界，那净土非常庄严，黄金为地，七宝为池，一切世间所无的珍宝堆成一切楼阁，华丽非凡，仙鸟悲鸣，其音哀雅，凡人一念真诚念他名号的，都可以往生到他那里去，莲花为胎，花开便见佛闻法，上下与圣贤为伍，所见所闻，都是佛法，决不再起无明邪念，故一生他这里，决定便从此作佛，永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果然他愿力达到了，成为这净土导师，名叫阿弥陀佛。从此以后，这世界上又经释迦佛说为经典，西天东土，历代祖师，口边血丝缕缕，切实宣传，所以古今中外，念阿弥陀佛，临终生西的很多。中国记载的书不少，就是近人往生的事迹也很多很多。其实佛法多门，不仅净土一宗，诸佛净土很多：如药师佛有琉璃净土，弥勒佛有兜率净土，何以净土宗又专指西方阿弥陀佛的净土呢？岂不是其他说的法门不及极乐净土，诸佛不及阿弥陀佛吗？不是不是！万万不是！须知道我佛说法，原无一定，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应机接人的方便。比如病人害甚么病，便给吃甚么药，药不投机，再是贵价，有何益？但求对症，草药也是神方。所以学佛之人，对佛说的法门，一律都要尊重，不要以为这个神通古怪，便生惊奇之心，这个寻常易晓，便起淡薄之想，这些都是你在妄生分别，辜负佛恩。不过佛已一再教示我们：我此世界，众生根器不一，尤其是末法时世，中下根多，上智人少，其他法门，上根者不愿修，而下根者或又不及。只有这净土法门，一念横超，上自诸大菩萨，西天东土，诸大祖师，以至斋公斋婆，人不分贤愚，位不别贵贱，无老少，无男女，人人去得。论其高深，这一句非佛不能全提，论其平常，这一句三岁小儿皆尽知，所以叫作三根普被，利钝全收的特别法门。若论自力修行，八地才生净土，这西方净土法门，就是下等凡夫，但能谛信称念，也得往生，原因全仗佛力。以阿弥陀佛的愿力，合我们念佛的心力相摄，所以有此妙用。其他净土，虽也殊胜，而不能同此西方之妙用，生也不易，经有明文，不待多说。所以普及三根，只此一句阿弥陀佛，只要你好生念去，自有入处。欲知此中详细，阿弥陀经应该多念，各地印行念佛歌，可以一看。

善哉，诸上善人！须知上面一段话本于佛经，不是臆说。净土法门，有缘听到，都是多生累世的福德因缘所致，再能听而奉行，其人决定现生得佛法的受用，报缘谢后，早生净土。这是一个太

好的消息，千生难遇，万劫难逢！倘若轻心错过，实在可惜！观世音菩萨因为证到这法门的好处，又观照我们这些生死苦海中的凡夫，生生世世沉沦不了，只有这一个法门又容易，不拘何地，不限何时，舟车行旋，睡卧游戏，一心提起，便可行持，简便普及三根，妙味包涵法海，我们若再不从此依靠这一句佛号，一气不来，又向何往！比如一株树子不倒东便倒西，道念重一分，情念便减一分，道念提起，情念自消，佛号在心，无明自隐，吾人这个心猿意马，刹那不停，不念三涂，便迷人天。故观世音菩萨为悲愍人们生死可畏，道心难坚，念佛一法，最切实用，特别以先佛的资格，示现为弥陀的左辅，教我们念念以弥陀为心，自然念念无生死苦趣了。所以多念观世音菩萨，不但生前得世法一切吉祥，将来并得往生净土的好处（我们念观世音菩萨，同念阿弥陀佛一样可生净土。）

说到这里，不由人心中不酸。我们为甚么要学佛？只因为求了生脱死。但生死尘劳，多生熏习，骤言了脱，谈何容易！你看尘世上人，往往来来，忙忙碌碌，你问他忙个甚么？只说是为生活，不论贫富，都在盘家养口，操算经营。不是不该经营，多少未免太过于用心。本来衣食难得，尤其是近年来物力维艰，生活困难，所以争利的多，心闲的少，有的是血盆内抓饭吃，稍不留神，性命难保，有的是针上削铁，已见利不多，再加负担重重，歹人暗算，辛苦一番，所余有几！纵或一时侥幸，暂得发财，人事意外很多，谁保永无祸患？闹到极处，身命不保。就是衣暖食饱，又觉有何味道！于是有钱的图名，名反为身累。又或高楼大厦，玉食锦衣，娇妻美妾，贪享繁华，殊不知繁华中每藏鬼气，奢淫内暗伏杀机！或者妻妾不贞，貽人笑话，有口难述，恶气强吞，或者子孙不贤，争产夺款，一生辛苦，枉作马牛，这些事，外面人又那里照得到呢？只说贫穷无告苦中苦，其实富贵同可哀。纵然全不如此，谁又不想长生？人生七十古来稀，享大寿的有几个？妙药难医怨孽病，半途夭折很多。或者病苦呻吟，生等于死，或者事不如意，热恼重重，算来算去，金钱有如毒蛇，毒蛇咬心，那有好日？争去夺来，或为虚名，虚名误人，转眼白首。到头来，两脚一伸，连一根苦毛子也带不起走，儿女妻妾，再能体贴，其如床前站立，个个唏嘘，一样帮不得忙，那个代你去死？弄到头来，爱别离苦。若是怨孽，你死他正欢心，痛痒了不相关，依然嗔恨而死。烦恼万重山，问君如何开步？生死无边海，只悔无以安身，黄泉路渺渺茫茫，人间世怨怨恩恩，到这个生死交关，气未断将要断的际，有泪已落不出，有话也说不出，昏沉似梦，将醒又迷，再听他床前哭声，心神碎乱，这是甚光景？或者病到临危，无一人看护，心渴不得一滴，水痛楚难述，他人不知，冷室中坐黑地狱，几度沉迷，手足忙乱，四顾无依；又或不幸凶死，惨更难言。凡此诸般情景，生人味况何存！所以说，一棺长盖，万事皆休，我再添两句：「两脚一伸，先生冤枉！」这时候方知生前一切喜乐忧愁万事端在发颠也。不问你是顺境，逆境，好境，坏境，到头都是弹指的电光，刹那无有，所谓好境福报，暂时空花，其实一旦无常，万般都假。又不仅两脚一伸，才会到无常。论理眼前种种，那样是真？你看春去秋来，天时无定，从幼到老，仿佛一梦，有的由富而贫，有的由贫而富，有的子女绕膝，方庆兰孙桂子，忽然断嗣绝后。变成孤人，有的华屋朱楼，行人艳羨，一朝火灾兵燹，转眼丘山，事事无常，处处无常，你如何心不警悟！佛说这一口气不来，你将如何？真警策人之法语也！经典上说个譬喻：从前有个人死了之后，去问阎王，为甚么不预先通知他一个死信，好准备一切事件，阎王说：你左邻有三朝满月便死的，右邻有少年夭折，老年毕寿，这些不是预先在给你的消息么？这就是告诉我们平时心莫太放佚了。须知道人命无常，生死各自难保，应该及时准备，比如一个人上路，先要准备盘缠。试看古今来，人间上自帝王卿相，下至匹夫匹妇，英雄豪杰，不出此圈，红粉佳人，同归骷髅，结果都是夕阳蔓草，黄土一坯，白骨数根，那堪回首！明明告我以去处。试想黄泉路上，你用甚么作盘缠？甚么生前聪明才智，抵得住生死？保你不落猪胎驴腹？所以无常二字，万不可轻忽，应当挂在眉尖，常存死想。道心自然生起来，这念

佛的心，自然切起来，那用得旁人来劝！自古佛菩萨祖师入道，都不过是生死无常之心恳切，所以把身心世界全体都放得下，能一直向道，不回头回顾这边，一旦成就，再来渡生，所以不拖泥带水，斩断葛藤，这是何等伟大！只可怜一般人，既得人身，无福报的人横造诸业，贪图痴福，有福报的人口腹杀生，花天酒地，反因福造罪，如想止渴，偏吃盐水，越吃越渴，生死愈深，那有了时？弄到头来，依然轮回，阎王说：「既得人身不修道，如入宝山空手还。」实在可悲！你要知生死大苦，不是口谈易知，佛经上有三苦八苦百一十苦无量诸苦，一言不尽。惟愿大家莫变扑灯蛾，等落到灯油内，知道是烫，已悔不及了。所以我们应当及时修行念佛法门，也才不自误，也才不辜负观世音菩萨一番弘扬净土的苦心悲愿。

修持法门第三

观世音菩萨不仅为世间上的吉祥菩萨，并是可仗以了生脱死的大圣人。所以这世界上人通通崇敬，家家供养。上面已经说过，随类现身，原是菩萨本愿，所以世间造像，都无一定。比如白衣观世音，是说接引在家弟子的意思，鱼篮观音，是说教人放生护生的意思。又有手持杨枝净瓶，是说以杨枝甘露，化凡夫热恼为清凉的意思，这杨枝甘露的菩萨像，也就是人人易知、普遍适宜、最标准的圣像了。密宗法门，如中土旧传瑜伽焰口一法，便是观世音现饿鬼身为面然大士，救诸鬼趣，施甘露饭，说法接引。大悲咒为菩萨无上真言，禳病消灾，非常灵感。又有马头观音，千手千眼观音，四臂观音，绿度母等本尊，都是菩萨的化身。若论密宗，各有咒语、观想、手印、三种不同，所谓「三密加持」。最普遍的密咒，便是六字大明，就是「唵嘛呢吧咪吽」，这是观音心咒。汉地同西藏不少念此咒成就的。而最普遍易于行持的，在今天最最当机的大法，还是根据普门品持名一法，持名者，是说念念持菩萨名号，就是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二字，是印度译音，中国话是归依的意思。用不著持何咒、修何观想，只要至心恳切念这圣号就行了。

这念菩萨名号一法，到处行得。有事心头念，无事出声念，不净的地方同睡眠时心头念，大苦中大声念；心乱时细声念，昏沉时高声念；这些都在自己去省定。惟一目的，便是要每一个字从心中出，由口中念，送到耳内，听得明明白白，这是最要紧的。不出声念，仍然要有这个意思。

各位凡要现生求脱苦难，逢凶化吉，求福求寿，禳解灾祸的，请多念观世音菩萨。求了生脱死修念佛法门的，也请多念观世音菩萨。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的，定能远离贪嗔痴三毒。三毒根深，非悲力不能拔出，拔出三毒根后，才有超出生死苦海的一天。

道场略述第四

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上面已说过如同日照大地，无处不有，所以灵感事迹到处都多。这里限于篇幅，不能举例出来。只要我们诚心念他，他便在我之前，所以说「处处皆是道场」。大家都知道南海普陀山，这是从前善财童子参访过的，见于华严经。那个山上，处处供著观世音菩萨，汪洋大海中，浮著个香云弥漫的小岛，至今中外各界的人，不少万里跋涉航海汎舟夫朝香，都是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愿力广大，所以这样感人。此外如杭州西湖边的天竺山，上中下三个天竺山，沿途一带也尽供奉菩萨，同普陀山的香火一样兴盛，每年香火期中，杭州城车水马龙，特别热闹，西湖金光万笈，莲灯照彻湖水，佛火经声，不断于途。这是何等的殊胜！此外凡是观世音菩萨示现过的道场还多，不过上两处是特别有名的。这些道场有缘去进香也好，不能去也不要紧。只要家中供有观世音菩萨，何异去朝山进香呢？不过有些人不知佛法，把观世音菩萨供在自己祖宗神位旁边，这是大不敬！自己祖宗是鬼神，何能在佛上？我们孝敬祖宗，应该把观世音菩萨供在中间，傍边设

祖宗及亡故眷属香位，在拜念观世音菩萨时，默祷佛光加被他们。这一点希望大家注意。又观世音菩萨是佛，佛法是不杀生的。故凡供观世音菩萨，只宜香花净水，明灯素食，决不宜用甚么鱼肉鸡鸭，银箔冥纸，及一切荤食，同鬼神享受的供品。

世俗人常说观音菩萨一年生三次，这话太错了。上面已说过他是古佛，那里还要这样受生？不过示现人中，有些都是特别显著的纪念日子。例如从前长安市上，（就是现在的陕西省城西安）曾经有一个道士，手持丸药，沿街叫卖，许多人吃了，都中毒死了。原来这个道士，是一个毒蟒，因为修行多年，未归正果，一念嗔心起了，便从南五台下山，变成道士，卖毒药害人，大家还不知道是妖道，后来另一个老道来，才把这毒蟒降伏了。毒蟒现了原形，长安人民才感激老道，争相供养，但老道不受供养，却上南五台山顶，把茅盖头，卓庵渡日，后来坐定时，从身中起三昧佛火，化去幻身，光明照遍长安，长安人人看见火光中现观世音化身金光明像，因此才知道老道是观音化身。恰这一天是六月十九日，所以相传这一天是成道日子。其实观世音菩萨何尝在此时才成道，大家未见到南五台这篇碑记，所以越传越不可信了。须知道这些日子，都是后人感激菩萨示现教化众生慈悲愿力，特别定的纪念，并不是菩萨本迹的降生日子。

勉励同修第五

诸上善人！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生死苦海，茫茫无边，好容易今天大家与菩萨有缘，知道他的本迹，及示现渡生的大意。这是如何可喜可庆的事！但是，若不称念礼拜，依然可惜得很。从今向后，应多念菩萨圣号，一面多看外间印行的观世音菩萨灵感书籍，一面多听人讲述观世音菩萨在各地救苦救难的灵感故事，自然信心一天一天更坚固起来。学他的慈悲愿行，随缘尽分，去一步一步的多行念举。凡有一件善行，都起心回向多生父母，同归解脱。并愿今生早得佛祐，缘谢之时，早生西方净土，见佛闻法，一生不退，等待佛果圆满，再回到这世界渡生，这时便是学到佛的究竟处了。我们虽不能立刻如此，但存此愿心，凡事尽自己本分，不害人利己，自然久久成就道行。才初学佛的人，信仰心切，精进（就是勤学的意思）本不难，但是弦急则断，反成不好，比如一处大火，一盆水泼去，不但不熄，火焰更高。所以要悠久做去，绵绵密密，不可一时狂热，妄想神通。只要念菩萨名号，久久凡百平安，未出异事，而自己心中烦恼渐渐减少，便是已得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了。万不可一念圣号，便立刻想成甚么神通，见甚么相好，这样便难著魔。须知道一个人安分守常，能烦恼减少，生死无常看得真切，时时提起不忘道心，这个人现生纵无神通，比有神通的高明，因为佛法是在教人了生死。不是在求神通，外道鬼神，也有神通，其实一样不了生死。所以若有人知道来因去果，又能有一切神通本事，但他的烦恼反一天一天增上，这个人是在遇了魔，早已离观世音佛光远了，应该柔和地避去他。

有人问我：不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时，一切事缘都还似过得，自从念久了，怎么环境反一天一天困难更多了？这一点，也应该知道，不是因为念了圣号，乃至学佛以后，反更加苦恼，这是因为你多生累劫的罪障，积在一处，比如你往劫造了杀业本当凶死的，因菩萨保护便折财了事，如该粉身碎骨，惨死非命，却叫你害病了事，这叫作「重报轻受」，提早受苦尽了，好不再受苦，都是在抵偿你过去的业因，增长你现在的道心，成就你未来的佛果。所以万不可因为此生身世痛苦，反而退失道心。应更加功猛进，多念菩萨名号。久学佛人，一切佛理都知道了，眼前世相，还有甚么看他不破？逆缘坚固道心，清苦反成道趣，这是希望一般久念菩萨名号的同志，更精进团结起来，宏扬佛化，大家努力宣传观世音菩萨。莫等两脚一伸时才叫冤枉。愿初发心的，同久修行的诸上善人，速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岁在辛巳处暑，四川成都北门外昭觉禅林礼观世音菩萨殿，一夜闭关敬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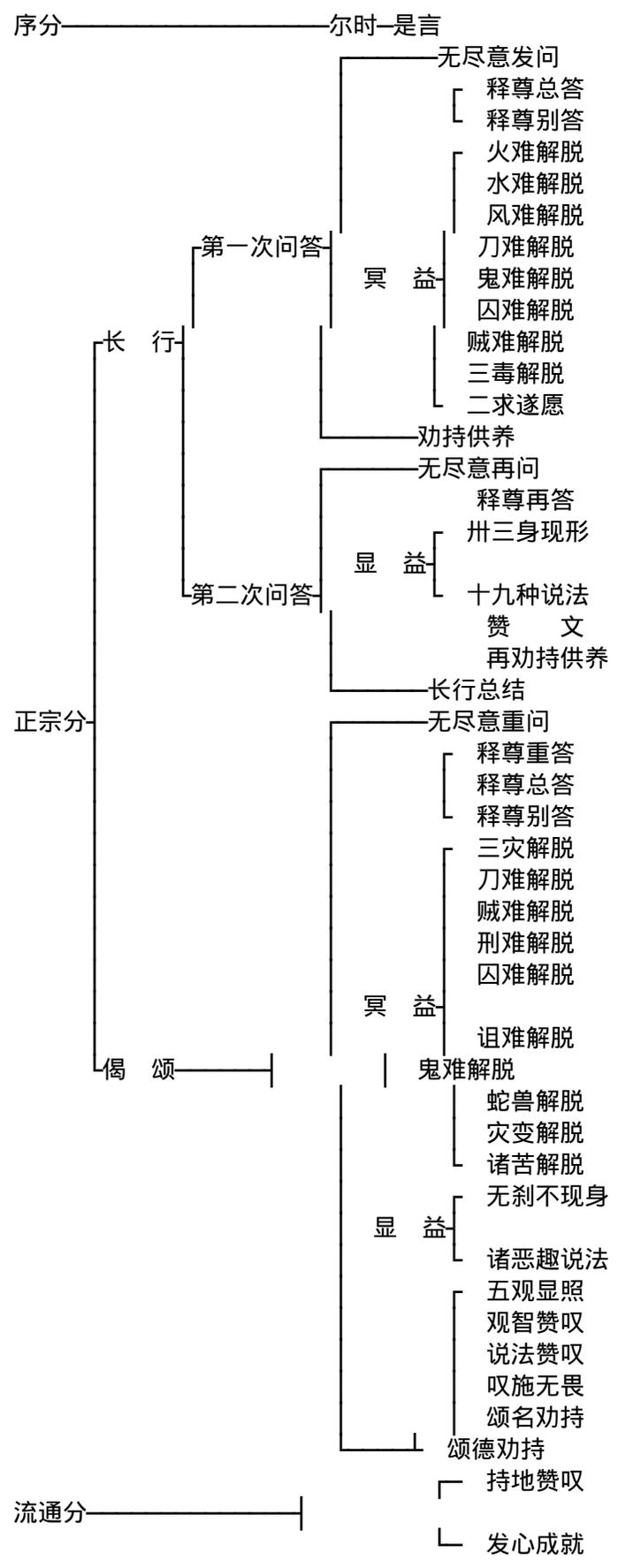
白衣温光熏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森下大圓著，星雲法師 譯）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

森下大圆 著 释星云 译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分科细目



一、前言

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在中国、日本、韩国，是没有人不知道的。信仰观世音菩萨，也不限于寺院庵堂，不限于皈依三宝的佛徒。无论是都市、乡村、深山、海滨，凡是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家里差不多都会供一尊观世音菩萨的慈像。

为甚么观世音菩萨会受到这么多的广大群众之所信仰呢？佛教中的菩萨非常之多，释迦牟尼佛说法华经时，在座的菩萨固有八万之多，就是代表的也有十八位大菩萨。在这十八位的大菩萨之中，有些菩萨，不但没有人供奉、持诵、简直都很少有人知道。然而观世音菩萨，却成为人人所知，人人所信的标的，这是甚么道理呢？读了这普门品，那你自然就会明白了。

佛教中有一部伟大的经典，名叫妙法莲华经，这部经可说是叙述释尊本怀的一部经，而现在所讲的这个普门品，就是此经中的第二十五品，为法华经中二十八品之一。

本品的内容，完全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利益，因此往往有人把这一品独立的礼诵。世俗有人称之为观音经，就是这普门品。「普门品」，这是简称，具足应该称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普门品」已经知道了，但「妙法莲华经」五字的意义不能不了解。这五个字，其义甚广，其理甚深。如果详细解释，固可成为全部法华经的讲义，同时也可知道释尊出世的本怀，佛教根本的原理。

所以，简单的来讲，是不能够明白的。因为本经是说明佛教的根本原理，在佛教数千卷的经典中，可称为经中之王，如果要讲明本经，势必要说到佛教整个的理论。

关于妙法莲华经的解释，后面会说明，现在先来说明本经的译者。

这部经本来是印度的梵文，把它译成中文的是姚秦鸠摩罗什三藏法师。

罗什，是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这四大翻译家，就是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人。在四大翻译家之中，特别是罗什法师，无论在教义上，在翻译上，都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因为他的翻译，是翻译界中的一大革新。如法华经，在什译的前后，曾有数种的翻译。像竺法护的翻译，虽也是全部译出的，但还要以罗什译的为最盛行。智者大师开立天台宗，就是以罗什译本为基础的。从这些情形看来，那他殊胜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罗什是中亚细亚人，即是过去称为西域的龟兹国人。他七岁的时候，就随母到处参访名师，精研教典。就中，主要的是研究继承龙树的法门，而法华般若的翻译，即是主述其法门的。

在罗什的门下，有四论之祖的僧睿，三论之祖的道生，皆有助于天台宗开立的基础。

罗什到中国来，是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那个时候，正值中国有五胡之乱，因为晋朝被夷狄从西北逼到南方来，在扬子江下游的建业（今之南京）建都称为东晋。那时，在黄河流域的长安，有英杰苻坚独立，自称为秦。其臣吕光以战胜的余威，讨伐西域各地，并奉命迎罗什至中国。但不久苻坚在肥水一战，为流矢所中而死。前秦亡后，姚萇代之，称为后秦，亦称姚秦。

吕光在远征的途中，得到主君战死的消息，由于自己在西域各地不断的打了胜仗，于是也就在现在的甘肃省独立称为后凉。其时罗什以吕光之命，到了后凉的首都姑藏。后来到了姚秦二代君主

姚兴的时候，他非常虔诚的崇信佛教，特以厚礼待遇什公，在弘始三年，迎至长安。姚兴特以朝廷的西明阁为什公的居室，以逍遥园为翻译的道场，替中国佛教史上放了一大光彩。

一因罗什的学识德望，二因姚兴的厚加保护，故逍遥园翻译道场的盛观，大可惊人！单说什公的门下总数就有不下三千余人。在译法华经的时候，参加的即有二千余人，译思益经时亦是二千余人，译维摩经时有一千三百余人，其他如摩诃般若经四十卷，金刚般若波罗密经一卷，阿弥陀经一卷，都是在那个盛况里翻译的。

法华经是罗什来长安后第六年译出的，即是东晋安帝的义熙二年（公元四〇六年），姚秦的弘始八年。

罗什译的法华经，原来只有二十七品，其后大概经过八十余年，在齐武帝承明八年（公元四九年），由达磨摩提与法献共译提婆达多品一品添入，乃成二十八品。又因罗什译的只有长行，没有重颂，到一百八十多年后的隋朝，才又由阇多崛多译出重颂补入，始成今日所流行的法华经。

二、大乘与小乘

佛教，本分有原始佛教与后期佛教。原始佛教又称为小乘佛教，后期佛教又称为大乘佛教。在小乘佛教中，又有种种的分派，不管他们的分派是如何的多，只要是小乘，必然都是著眼于宇宙的现象界，认为这个现实世间，是苦、是空、是无常的；生存在这样的一个世间，其最要的工作，无过于尽力的舍离世间，求得自身的解脱。至于如何利人，如何救济世间，他们一点也不表示关心。这在佛教中称之为独善其身的自了汉。因为他们除了自己的觉悟之外，不管别人的解脱，把别人的解脱，看做与自己没有关系。这种倾向个人的解脱主义，可说是含有非常浓厚的个人色彩。

到了后期的大乘佛教，就与这种思想相反了。他们把宇宙的现象界看做是实在的，认为事理圆融，自他平等。所以小乘是消极的而大乘是积极的，小乘是寂灭的而大乘是活动的，小乘是个人的而大乘是社会的。

在大乘佛教中，又有权实的分别。所谓权教，对于说理方面，既还没有十分彻底的达到圆融无碍，关于开悟方面亦认为有很大的区别。可是实教就不同了，这如法华经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根本没有什么一切的差别。宇宙中的森罗万象，完全是中道实相妙法的显现。

佛教中的古德从洞观一即一切的认识中，常常的这样说：绿色的杨柳，就是清净微妙的法身；风吹的松柏，就是诸佛菩萨说法度生的音声。「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就是这一境界的描写。在一切经典中，能够透辟发挥这个究竟道理的，就是法华经。所以他是实大乘中的一部最伟大的经典。

据一般佛教徒所说：释迦牟尼佛当初开悟的时候，本来是想转根本法轮讲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可是这种高深的至理，一股俗耳是很难听得进的。因此，这才不得不方便权巧的从基层方面著手，先讲小乘的阿含经，然后从小乘进入大乘而说方等诸经，更进一步的讲大般若经。这些都是进入大乘实教的方便，最后法华会上，开权显实的说法华经，才算是真正达到释尊传道的目的。

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除最初在华严会上所说的而外，其他中间所说的教法，都是枝末法轮，最后到了法华会上才是转的根本法轮，所谓「摄末归本法轮」，就是指此。由此可如，法华经

在一切经中是占有如何重要的位置了。

关于法华经，在印度很早就有世亲的注释了。在中国涅槃宗的法云法师有「法华义疏」，三论宗的嘉祥大师有「法华四疏」，法相宗的慈恩大师有「法华义赞」，禅宗的戒环禅师有「法华要解」。他们都是各依自宗的教义来解释法华经。当时的智者大师以这部经为中心，别开一宗，是名法华宗，并著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的三大部。

由此看来，这部法华经，不管在佛教的那一宗，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谁都不会忽视这部经的价值。

法华经一共分有二十八品，普门品就是这二十八品中的一品。二十八品的各品教义都是很重要的，没有什么甲乙等级的分别。为了便于说明，祇可分为本门和迹门的二门。

法华经的前十四品，就是释尊垂迹的一切，可称为迹门，后十四品是依释尊本地而说的本门，这都是释尊出现于这世间所说的言教。释尊本是一个宇宙真理的体现者，他老早就成佛而证法身了，依此法身而出现到这个世间来的释尊，好比一轮皎洁的月亮，把他的影儿现在水中罢了。

这二十八品中既分本迹二门，迹门中的方便品和安乐品，本门中的寿量品和普门品，合称为法华四要品。妙乐大师说：「方便品相当于发心，安乐品相当于修行，寿量品相当于菩提，普门品相当于涅槃」。从发心，修行，而至菩提的觉悟，再由现前的觉悟，而至涅槃的普门品，由此又可以明白普门品在法华经中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了。

普门品既在法华经中占著这样重要的地位，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到处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的慈像，到处有人供奉，亦是这个道理。

三、妙法莲华经

普门品既是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的一品，所以详细名称应该叫做「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我们在研究普门品以前，不能不先知道妙法莲华经的经题。在佛教的经典中，经题就是一部经的总纲，因为经题能包括一部经所要说的要旨。尤其是这部「妙法莲华经」的五字经题，可说是包含了全部宇宙的真理，总摄了八万四千法门的要义，包括了五千五百卷经的精髓。如果广开来详细的解说，就是天台三大部的浩瀚典籍也无不尽在其中。

本经的梵语原名，应该叫做「萨昙芬陀利修多罗」(Sadharna Pundarika Sutra)。「萨昙」，翻译中文为「妙法」；「芬陀利」，翻译中文为「莲华」；「修多罗」翻译中文为「经」。把这部经由梵语而译成中文的，就是前面所说的从西域龟兹国到中国来而成为佛教历史上有名的四大翻译家之一的鸠摩罗什三藏法师。

妙法莲华经，是释迦牟尼世尊晚年在王舍城东北耆闍崛山(又名灵鹫山)的地方说的。当释尊宣讲这部经的时候，集合在耆闍崛山上的听众，有以文殊、观音为首的大菩萨八万人，有以摩诃迦叶、舍利弗为首的大阿罗汉一万二千人，其他还有天(天是天界诸神的通称)，龙(龙是龙神)，夜叉(鬼神)、干达婆(乐神)，阿修罗(最暴恶的神)，迦楼罗(译为金翅鸟，一切鸟中

之王)，紧那罗（歌神），摩睺罗伽（鬼神的一类）等的八部大众，还有王家的佛教信众如国王、大臣、富豪、学者等等，都集合在耆闍崛山会场上来听世尊说法。

妙法莲华经所以要称为妙法，因为全经所说的教义（法）是甚深微妙的。这妙法的法，是指「十界十如权实」的诸法。十界是地狱、饿鬼、畜生、修罗、天、人、声闻、缘觉、菩萨、佛界。在这十界中，又各各具有十如是。

「如是」，是与真如没有分别，好像是如实如常，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如是共分十种来说明，我们先就十界中的人间来说：人间一定有人间的相，这个就叫「如是相」；有了外相一定有相当于他的性质或本性，这是「如是性」；有了外相与性质，这就是体，叫做「如是体」；体必定含蓄著力量，所以叫「如是力」；有力就会向外工作或作业，这叫「如是作」；作就是行为，以这作业为原因叫「如是因」；助成增长因的叫「如是缘」；由因与缘的结合而有「如是果」；例如人是由于前世的因，受了今生做人的果，可是同在人间的人，却有贫富、贤愚、苦乐等等的果报不同，这是由于所受的报不同的缘故，所以在如是果之后有「如是报」；从如是相之本到如是报之末，完全是不变的真理，这是受自然法则所支配，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的，所以叫做「如是本末究竟等」。

从人间界具有十如的道理看来，其他九界各具十如也就可以明白了。

进一步的来说，十界当中，每界都具有十界，因为有性具与性起不同的关系。比如地狱界就具有其他的九界，那人间以上的善界，或出世的四圣法界，当然是都具有的了。可是他所具有的这些界，只可谓之性具，因为他们的起心动念，都是属于恶的方面，由于光是有恶性的活动，因而才受地狱的果报。

反过来说，佛界也具有其他九界的性，但也只是性具，而不是性起，因为佛之所以为佛，是单有善的性起，所以才能放佛界的光明。这种说法，诚是天台教理的巧妙真理，我们都应该把它时时刻刻的放在心上来观察，因为这就是切实的修持，不可把它当作一种纯理论来看。

现在放下地狱与佛界暂且不谈，单从人间界中具有十界的道理来说一说，就可以看出人间在一界中是怎样的具有十界了：

嗔恚—地狱

贪欲—饿鬼

愚痴—畜生

嫉妒—修罗

五戒—人间

十善—天上

四谛—声闻

十二因缘——缘觉

六度——菩萨

究竟——佛界

试从我们人类自己的内心来省察一下，就可知道在一日之中是有十界的因生起了。人在一天之内，所生起十界的因，到底是生起人类以上与诸佛菩萨齐肩的善心多呢？还是生起人类以下地狱饿鬼的恶心多呢？当一个人在早上起身的时候，总觉得心里如朝日的上升，如晨空的澄清。到了早餐的时候，因了饮食的好坏，就会生起不平的心。当那嗔恚心的生起，就是地狱的心生了起来。及至向邻人或家族起了争执，就生起修罗斗争的因，生起愚痴畜生的因。感觉肚子在饥饿著，那就是生起饿鬼的心。人们受著外境的牵制，其浅薄的情形就是如此。

有一句叫做「吾日三省吾身」的话，这个三省吾身的决心生起，就是人间具有佛性的证据，也就是有佛界智慧的开始，如是把其他的九界拿到我们自身上来比一比，则人间具有十界是很明显的了。其他九界各各具有十界，准此也就可知。

拿权实来说，从十界中的地狱到菩萨的这九界，都是指的权，唯有佛界才是实。以迷悟来分，因为九界是权，所以是迷界；因为佛界是实，所以是悟界。因此，所谓妙法，就是指的这十界十如权实的诸法而言。

甚么叫做「妙」呢？换一句话说，不可思议叫做「妙」。不管是说十法界，不管是说十如是，都是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而在一念心上之所具有的。如果讲到自然法则的话，那就不是外道的无因无果论了。十如是完全是照因果律所显现的因果法。因此从自己能显现十界这一点来看，除了说它是妙法以外，还能说出别的甚么吗？如果你作了地狱的因，就是你怎样的厌恶它，也必然的要感受那地狱的果报；作了畜生的因，就必定堕在畜生界中；这是自然的法则，既不是佛所作的，也不是凡夫说离就能离的。由此类推，则作善因而感善果也是如此。这个都是十如是的法则，是不能移动的，法尔如是，三世古今，俨然长存，除了说他微妙不可思议，实在没有别的可说。

有一点须要注意的，就是不能说妙法即是宇宙的真理，如果把妙法说为宇宙的真理，那就是变成哲理了。这里只能够把十界十如权实的妙法，就那样子放在心上，当为真理就可以了。

如上所说的妙法，若拿我们人类的心来比一比，就可以知道十界的因，完全是由于一心的迷悟而升沉的，一点不昧因果律。如果能这样的认清，就能发现观音普门示现救济的重大意义，而一心称名的意思，也就是更进一层的了解了。

甚么叫「莲华」呢？

妙法莲华经这名称是罗什三藏法师翻译的，梵语的原文是「萨昙芬陀利修多罗」，「萨昙」是「萨达磨」的略称，「芬陀利」本是叫做「芬陀利加」，若要详细的知道，在法华玄义第八卷上把「萨达磨」，「芬陀利加」，「修多罗」，解说得非常详尽。

「萨」，在罗什以前的竺法护译为「正」，到了罗什法师时才译为「妙」，「达磨」即是法，所以叫做「妙法」。

「芬陀利加」译为「白莲花」比较正确，本来应该称为「妙法白莲华」，简称之为「妙法莲华」。

把「妙法」与「莲华」结合起来，是取「当体莲华」与「譬喻莲华」两种意义。当体莲华是取义于莲华之入污泥而不染，所谓妙法，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个清净的妙法，就好比入污泥而不染的莲华。譬喻莲华是取义于花与实同时俱有。大凡一种植物，都是先开花，等待花落了的时候，才会结成果实。可是唯有莲华当开花的时候，在萼的地方就已有果实的台座。以花果同时的莲花，而来譬喻妙法的因果不二，九界众生以迷为因，佛界以悟为果。根据上述的十界各各具有十界的道理，佛界当中具有众生界，众生界当中具有佛界，从因中有果，从果中有因，生佛不二，因果同时，诚然像莲花的花果同时生出相似，所以取义于譬喻莲花。

甚么叫做「经」呢？

「经」的梵语叫「修多罗」。正译为「契经」，就是在上能契合诸佛所说的真理，在下能契合众生的根机，所以叫做「契经」。同时，经还有贯穿与摄持的两种意思。贯穿是说如来说法的意义本来是一贯的；摄持是说如来普遍摄化众生而没有遗漏。还有如来金口说的教，是亘古今而不易的，所以名之为「经」。

关于「妙法莲华经」的四字经题的出处，在法华经中的方便品中说：「如是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优昙钵华」，或叫「优昙钵罗华」，或名「讴钵罗花」，译为「青莲华」，这是一种祥瑞的花，虽然是有名字，但在世间上通常是见不到的。相传在如来生时，或金轮王出世时，曾一现这种花。如来开显法华的妙法，好像是开放了这希有的瑞花，这在方便品中说得非常明白。

四、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音」的这个名词，有种种不同的翻译。罗什译为「观世音」，称为旧译；虽同称旧译，但竺法护译为「光世音」；到了玄奘的时候，又译为「观自在」，称为新译。

这些不同的翻译，那一种是正确的呢？玄奘的翻译似拘泥于原语，罗什的好像是意译。

观音的梵音本来是「阿黎耶阿缚卢积多伊湿伐罗」(Arya Avalokite svara)，现在逐字解释如下：

「阿黎耶」，华言译为「圣」，是尊称的意思。

「阿缚卢积多」。是观照或注意的意思，所以简称为「观」。

「伊湿伐罗」，是堪能之义，把他做为名词，就变成「君王」或「君主」的意思。

从上面的几个解释，把名词与动词取自在之义为「圣观自在」，略称「观自在」，较为正确一点。所以玄奘慈恩传说：「旧译为光世音或观世音，皆讹谬也。」

那末，罗什翻译的「观世音」，难道就错误了吗？那并不是的！我们从罗什的译风来看，从经文所说这位菩萨的誓愿来看，就可以知道他是对的。这如本品的经文释尊开始就说：「善男

子！若无量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音」的名词，就是从这段音声的文字而来的，而且这段文字在普门品中，又特别占有重要的意义。

在密教里，说这位菩萨是司如来大悲总德，为阿弥陀如来的因位首座。通常弥陀左右的二大士，就是观世音与势至。观世音是司慈悲门，势至是司智慧门。观世音与势至这都是为人所熟知的。

玄奘法师所以要把这位菩萨译为「观自在」的原因，是因为这位菩萨欲使众生观察诸法而得自在的缘故。

罗什法师所以要把这位菩萨译为「观世音」的理由，是因为这位菩萨观察听闻众生的一心称名，而来救诸世间烦恼的缘故。

罗什与玄奘二法师的翻译，都得确当，都有意义。

其次，我们来谈谈观世音的净土，什么才是观世音的净土呢？

原来观世音的净土，叫做「补陀落」，或叫「补陀落伽」(Pratalaka)，通常都是叫补陀落的多。根据慧音义卷下说：「补陀落伽山，译为小花树山，这个山中，有很多小白花树，其花很香，香气远播」。华严探玄记第十九卷上说：「印度名速多罗山，此无正翻，以义译之，则名小树蔓庄严山」。在十一面经，和华严经，都曾说到这个山。

因为信仰观世音盛行于东方，所以在东方到处都有补陀落，南印度的南部，中国的舟山群岛，这都是东方比较大的补陀落。

在中国，文殊的净土是五台山，普贤的净土是峨眉山，地藏的净土是九华山，观音的净土是普陀山，合称为中国佛教的四大名山。

在西藏首都的拉萨的喇嘛法王宫为补陀落，说法主为观世音的化身。

其他供奉这位菩萨的处所，皆叫补陀落。

从普门示现的誓愿说其理想，那就是欲使这个娑婆世界完全成为补陀落。

关于观音的异名，在诸经中有如下的称号：

普门品中，称为施无畏，或称净圣。

请观音经中，称为大悲施无畏。

悲华经中，称为正法明如来，或称为遍一切功德山王如来。

观音授记经中，称为大悲圣者，或称救护苦难者，或称普光功德山王佛。

真言仪轨中，称为大慈大悲主。

金刚界曼荼罗中，称为金刚菩萨。

我们知道了观世音菩萨不同的名号以后，再来研究什么叫「菩萨」。

「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旧译为「大道心众生」，新译为「觉有情」。僧肇法师的维摩经注第一卷上说：「菩萨具称为菩提萨埵 (Badhisattva)，菩提是佛道之名，萨埵秦译为大心众生，有大心方能进入佛道，故名菩提萨埵。」

阿毗昙说：「菩提云无上道，萨埵名大心，谓此人发广大心，求无上道，救度众生，故名菩萨。」

大论释说：「菩提名佛道，萨埵名成就众生，以诸佛道成就众生，故名菩提萨埵」。又说：「菩提是自行，萨埵是化他，自修佛道以化他故，名为菩萨。」

「菩萨」，译为大道心众生，或觉有情的意义，已经是明了的了。可是，阿毗昙的解释，与大论的解释，其意义有著不同，现在辨说如下：

阿毗昙的解释，谓菩萨发大心是为众生而求无上道之意，这与普通所解释的觉有情上求菩提，下化众生，是相同的。但根据这个解释，则菩萨似乎没有究竟觉悟了的，但大论释说：「菩萨用诸佛道成就众生，故名菩萨」，则菩萨是已经觉悟了的，因为自己觉悟，才能用佛道广度众生而应病与药的。

我们现在所讲的观世音菩萨，如大慈心陀罗尼经中所示，他是过去正法明如来，早就成佛了，由于大慈悲心的驱使，才特再示现菩萨，随缘度化，这与一般为众生而上求大觉的人，当然是很不同的。因为他是觉悟了的大菩萨，比较两说，以大论的解释较为确切。

普门的「普」字，是说观音的众德普具。实在说来，观音不单是普具众德，而且有大悲救济的活力，所以「普」是普具大悲救济之光，而到处应现的意思。

「门」同是受观世音菩萨慈悲救济的众生有种种不同的类门。所谓「普门」，是说众生的机类虽有千差万别，而观世音菩萨则能普应群机，无不示现。中国古德说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的两句话，可作观世音菩萨化现三十三身普门示现的最好写照。

「品」是品类，谓在同一部经中，区分有几类，秩序井然，不紊不乱，如法华经分二十八品，药王菩萨有药王菩萨品，妙音菩萨有妙音菩萨品。观音菩萨普门品，是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第二十五品。

五、无尽意发问

这部普门品，从头到尾都是说的信仰观世音菩萨，全文分为长行与偈颂的两大段。长行是散文的体裁，偈颂像韵文体的诗歌。因为偈颂是长行的复述，所以，普门品中的要旨，完全包含在长行中。长行又分为两段问答：第一段是无尽意菩萨问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而得名。第二段是问观世音菩萨在娑婆世界，是以什么方便，而为众生说法。现在将第一段的发问解释如下：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

缘，名观世音？」】

这是无尽意的问题，也可以作为本品的序分看。

「尔时」，是指什么时候说的呢？依智顓的观音义疏记上说：释尊在讲完东方妙音菩萨来往品，而即将开讲西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当儿，尔时，就是指那个时候。还有一种说法，是说释尊的弟子，听完了妙音菩萨来往品，欢喜踊跃以后，希望再听一点观世音的发心来生起大众的善心之时，尔时即指大众均在希望之时。所以，尔时有如上二义。

普门品是法华经中的第二十五品，前面第二十四品是妙音菩萨来往品，在那品末尾曾这样的说：「说是妙音菩萨来往品时，四万二千天子得无生法忍，华德菩萨得法华三昧。」普门品上的尔时，可以取前义。

普门品是妙音菩萨来往品的姊妹品，前品妙音菩萨现色身三昧在三界六道中，到处示现，说法度生；本品是说观世音菩萨示现色身三昧，随类化身，说法度生的情形。

「尔时」虽然普通的看法，是二十四品讲完，二十五品开始之时，可是，在独立读诵普门品的时候，不一定说尔时是二十四品讲完之时。所以，从佛方面讲，尔时就是佛观机当讲普门品之时；在众生方面讲，尔时是众生因缘成熟要听普门品时。其实，不管什么时候也是尔时，尔时是无限的。

「无尽意菩萨」，是东方不眴世界普贤如来的补处菩萨。东方不眴世界，是只有菩萨没有声闻，没有缘觉的国土。普贤如来是那里的教主，这位菩萨是在如来之下，补助教化的。可是现在他受了如来的慈命，到娑婆世界来补佐释尊的教化，因此灵鹫山法华会上的坐列之中，也有他的一席。现在由他出现发问观音菩萨的因缘，意义是很深的。

「无尽意」，是没有穷尽，无量无边的意思。因为这位菩萨，以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果无尽，而菩萨度生的悲愿也无尽，所以叫做无尽意。

照以前所说，法华的妙理是诸法实相。有些不知万象是由差别因缘所生的假相，而执著为有的，那就是凡夫的迷界。依因缘的存在，执一切皆空，这是小乘或权大乘。在实大乘中，从万物差别来说不偏于有；从万物一体来说不偏于空；认为无尽相关的万物，都是诸法的实相。天地万物，都是相施相惠以利他，这实在全是菩萨的愿行。光利自己，这是声闻缘觉不明白世界相施相惠的原理。这一位无尽意菩萨，以无尽的大悲，济度无尽的众生，这无尽即是大乘的根本之义。观世音菩萨，名遍十方，望重群贤，普门示现，悲愿无尽，所以与这位菩萨出问，意义实在深长。

「即从座起」，将要听闻释尊说法的时候，无尽意菩萨从自己的座位上起来，偏袒右肩，合掌向佛，端正顶礼，这是向释尊问法的开端。

在天台的观心释中说：「空即是座，于此空无所染著，故谓之起」。这位菩萨，就是常以诸法皆空为座。原来，离开有空二边才能证得中道的实智，所以于诸法皆空之座，亦不染著。诸法皆空是平等门，现在这位菩萨奉了东方不眴世界教主普贤如来之命，到灵鹫山释迦的法华会上，应机发问，因此从平等空座而起，现起差别众生的有门，所以说「即从座起」。

「偏袒右肩」，这就是我们披搭袈裟的样子，以袈裟覆盖了左肩，袒露出右肩的姿态。在印度，袈裟所以要露出了右肩，那是为了做事的时候比较方便，为了替师傅作事时有庄重的仪表，就是表示恭敬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礼拜佛菩萨的时候，模仿这偏袒右肩的印度之风。依观心释的解释，覆和露，是表空假二谛的权实二智，空谛是实智，实智是不可说，所以左肩覆盖；假谛是权智，所以右肩露出。或者说，左肩表禅定，右肩表智慧。现以袒露右肩，即是从禅定起而开放智慧的光明。

「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合掌，是双手的手掌十指相合，叫做合掌。在印度，这是表示对上的一种恭敬的礼节。进一步的解释合掌，两手十指，相当于十界，把它合而为一，成为十界一如，是表示众生与佛，迷与悟，是不二的。

无尽意菩萨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合掌向著法王座上说法的三身具足的释迦牟尼佛，起如次的发问，即是「而作是言」。

现在所说三身具足的释迦牟尼佛，关于三身之义，实有一说的必要。

三身：就是法身、报身、应身。法身是真如之理，体验到了这个的，即是圆满法身；报身是依体得之理而显佛智是为报身；随缘应现，广度众生，是为应身。释迦牟尼，就是具备了这三身之德。

从「尔时」到「而作是言」，是本品的序分。从「而作是言」以下的长行，到后面重颂的覆述，乃至直到重颂最后的一句「是故应顶礼」，是正宗分。自「尔时持地菩萨」以下，是流通分。

「而作是言」以下是无尽意菩萨向释迦牟尼佛的问话，也就是正宗分的开端。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这是无尽意菩萨问释迦世尊：「观世音菩萨，究竟是以什么因缘而得名观世音的呢？」此处经文，并不须要特别解释，只须来解释一下「世尊」。

释迦牟尼佛，是三界的导师，四生的慈父，于世出世闲最尊无上，所以叫做世尊。世尊就是如来十号的总称，这十号是据如来之德而立的十种尊称。就是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

如来——从真如实相而来。

应供——具有受一切众生供养之德。

正遍知——得平等正觉。

明行足——具足妙行。

善逝——犹如妙德，以无量智慧，而能断诸烦恼，以趣佛果。

世间解——具足世出世间之智。

无上士——超出一切有情，最胜无上。

调御丈夫——调御一切烦恼魔障的大丈夫。

天人师——为一切人天师表。

佛——是佛陀的略称，又作浮图；译为觉者，觉有自觉，觉他，觉

行圆满的三觉。自觉是自己得到菩提涅槃的妙果，再来教导

一切众生是觉他，以此二觉圆满，名觉行圆满。所谓三觉圆

，万德具，即称为佛陀。

六、释尊应答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段文，是释迦牟尼佛的总答，是一卷普门品的大纲。观音菩萨的悲心和誓愿，众生称念的方法和得益，完全包含在这段文句之中。普门品中，即以此为最重要的地方。

而且，翻译观世音菩萨名号的来由，也是从这段文中来的。

「佛告无尽意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回答无尽意菩萨的问话。「善男子」，此是直指无尽意菩萨。

这段文中，包含了三点要义。但众生与诸苦恼，实有先来说明的必要。

「众生」，梵语是「萨埵」，是一切生物的命名。称一切生物为众生有三点理由：

- 一、与众共生于世。
- 二、众多的因缘和合而生于世。
- 三、受生于众多之处。

众生这一名词，本是旧译，玄奘的新译改为有情，以别于一切无生之物。

在本文里说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如地狱界的众生，饿鬼界的众生，畜生界的众生，修罗界的众生，这些被苦恼煎迫著的四恶趣众生，实在已有无量无数。但佛陀讲经全以人间为对象的中心，观世音菩萨，是娑婆世界大慈大悲的救主，那些众生，在人间也可以看出来。好比，世间的人，在每一天之中，有时生起嗔恚的地狱心，有时生起贪欲的饿鬼心。有时生起忤逆乱伦的兽性心，所以，人间就具有了四恶趣。

「诸苦恼」是指后面所讲的七难，三毒等苦。因为这一节是总答，下文才来分别解说。所说的那个苦恼有各别不同，除了七难三毒之外，尚有四苦八苦等。这些苦恼，完全是人间内心的地狱苦

恼，饿鬼苦恼，畜生修罗苦恼。然而，要详细看看这些苦恼的本源，就可知道由于求生的欲望而起。

人要求生，没有比得上这种欲望更强大炽烈的，所以这个欲望即是引起一切诸烦恼的来源。

「闻是观世音菩萨」，这一个「闻」字，是从「耳根圆通」一义而来，「耳根圆通」与「一心称名」「皆得解脱」，为这段总答文中的三大要义。

「闻是观世音菩萨」，是说众生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名号。众生若闻之而称名，则观世音闻其音声使他皆得解脱一切苦难。「闻」字，众生闻观音，观音闻众生，菩萨与众生相闻，相应，于是就显示了感应道交之妙。由于耳根所闻，菩萨与众生才能感应融通，所以叫耳根圆通。

楞严经中说闻字有三真实：

一、通真实，耳与目不同，有障碍物，目所不见，而耳却能听闻一里之外的音声。

二、圆真实，目只能用在正面看，而耳朵不管前后左右，都能听到声音。

三、常真实，过去的事，能够传到现在，现在的能够传到未来而能不变。这三点皆是耳根优胜之处。

又可以这样说：娑婆世界的教化，以闻音为主。为救一切众生的苦恼，所以观世音菩萨含有为娑婆世界人间救主的意义。

「一心称名」，这是说众生如果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就能被此菩萨救济，关于这点，应该要特别的注意。

先说「一心」，一心就是念于心中的那一种念。念念与观音合而为一，没有他念混入，叫做一心。次说「称名」，称名是称「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心称名，务要注意称名上面，所冠的一心二字。心念是根本，要念到我是观音，观音是我，而不觉出之于口，那才是称名的音声。有人说，一心称名，我们只要心中称念，口不必出声，岂不是也可以吗？如果这样讲，这是迷于理和违背自然的说法。常听到世间上人说：「只要你心诚，你不求菩萨，菩萨也保你」，这种话不能不说他是错误的想像。不过，这句话，也可作为只是口头称念，而不诚心的一种警策之言。

我们的身心，本来就是一如的，所谓诚于中形于外。现在众生假若有诚诚恳恳的一心，必定发之于外而为称名的音声，这是自然的道理，也是称名的真义。不但是如此，真诚恳切之念越深，就越能体验到大悲感应赐给的安慰。一旦达到那种境地，就是叫你不要称名，你也不知不觉的流出感激之声来了。好比是遇到一个凛冽的寒天，或是一个炎热的暑天，虽然不是有意的，可是在你不知不觉间，口中自然会流出冷呀热呀的话来。

现在我闻净圣（即观世音）之名而称念，净圣闻我一心称念之声而施救，这是耳根圆通。从口头必定要发出「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方能达到闻字的真义。

细细玩味关于「一心称名」这四个字，第一在自己必定要首先把自己这个人亲切的了知。佛教所讲的世界问题，宇宙问题，那是第二第三的事哩！

学佛，就是学自己。一切都是自己一人的问题。到底要把自己做成怎样的呢？若果细细想想这个问题，就找不出一个著落来；可又不能等闲视之，那末，本心就现出来了。在起信论方面来说，因为救济被无明隐蔽的自己，通常谓之真如缘起；然以无明为中心，又可说是无明缘起。

简单的来说，就是起信论，唯识论，也不是说的宇宙问题，而是说的自己问题。起信论所说的无明，唯识论所说的阿赖耶识，皆是指自己心中所存的「我」的异名。

为求自我的解脱即要想出种种方便来救度那个从我方面而执著的自己。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才有起信论，唯识论之作。世尊四十九年的说法，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历代祖师的出现，无非也是为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卷普门品，也是完全为了救一切众生的「我」，除此而外，也无其他。

在前面诸苦恼的地方讲过了，「欲望」是一切苦恼的来源。但进一步的追问：欲望又是从什么而来的呢？这可以肯定的说一句：是从有我而来的！众生执著无明的我是「我执」，从我执生起我所有这是「法执」。众生在迷途上彷徨，受一切的苦恼，造一切的罪恶，均由这我执与法执而来。

真实的来说，人在世间上，就好像是空花水月，或是一场戏，只是虚伪而没有真实。把一个我，完全给贪嗔邪恶充满著。道一个丑恶的自己，污秽的自己，是很不容易看出来的。若要观察它，必须要以真实不虚的大悲明镜来显照。这个真实不虚的明镜，即是早念暮念，不离大悲观世音的慈颜和名号。

本来我执与法执，实是无始劫来的无明烦恼，业系苦相。在人间的凡夫，若想把这个断除，成为无垢清净，几几乎是不容易看出来的。唯一能看出来的只有一个时候，这是一个什么时候呢？就是转有漏为无漏，舍生死得涅槃的时候。

人把死摆在眼前，知道即将要死的时间，那是最神圣的，最真实不过的。

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使你是一个罪大恶极之人，在你将要死的一刹那，你也会立刻转变过来的。我们不要诅咒死，死是谁也免不了的，有生必有死，生死是世间的实相。问题不在于死不死，而在死时有没有把握，有把握的死，那又有什么可畏？

死是人之一生的最终，像是炮轰的一声响，在那时候，没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好像是红炉上的一点雪花，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价值，天下的财宝都将与自己无关。

所以，人若好好的来想想，实在是很孤独的！跟随自己的唯有一生的善恶业，其他什么都没有。在世的时候，一切欲望，苦恼，皆由我法二执生起，遇到即将命终之时，你所妄执的一切，没有那款是你的。想到这点，在生之日，何必去妄执这样那样，以自苦恼呢？

「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是说解脱的什么呢？这是说的解脱诸苦恼。这个解脱并不是像解除有形的束缚叫做解脱。

我们皈依大悲净圣，依照前面所讲的一心称名之力，就是解脱诸苦恼，这有两种利益：

第一种利益是若能将虔诚的真心，口头的称念，端正的合拿，把这三业合而为一，这样一心称

名，即能感得悲智圆满，不为烦恼泥水所染的观世音菩萨的慈光摄取。我们的身心，就会违离根本的苦恼、无明、恶业。日常有了那纯洁崇高的信仰，一切的净业即能成就。

这是由一心称名之德所来的第一解脱。

第二种利益是根据因果历然分明的道理，众生即使身在生死之中受著苦恼的果报，如能充满至诚的一心称名，必然就有不可思议的感应，不觉其苦为苦，而从苦恼中解放出来，这是第二解脱。

观音灵感功德是很大的！一心称名即能解脱一切的苦恼。因为我们给与生具来的苦恼终日缠绕著，不能离开，唯有以一心称名的力量，虽有一切的苦恼，亦能忍受，这就是功德的自然显现。这就是皆得解脱的功德，这就是从一心称名的至诚而修来的功德果。

不管是耳根圆通也好，一心称名也好，皆得解脱也好，都不是单从理论上去解释的，归根的还是身口意三业的相应。如果一心称名，自然就因耳根圆通而承受解脱的妙果，所以欲达到身心欢喜的时节，必须一心称名。

讲到解脱苦恼使自己能达到自由自在的境地，一般人觉到有点不大容易的样子，其实，我们给我执的绳索，烦恼的铁锁，重重的束缚著，一点得不到自由，当然是很苦恼的。但是，这个绳索或铁锁，决不是从外而来束缚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替自己用绳索和铁锁绑起来的。过去有一个人这样问：

「和尚！请你指示我解脱的法门？」

「谁缚汝？」和尚这样的反问。

从这反问中，可知没有谁缠缚著我们，完全是自己缠缚著自己，即是所谓自绳自缚的。

我们既然知道是自绳自缚，如果能以平等之心解除我执的绳，以慈悲之念打断烦恼的锁，则观世音即时示现给你解脱了。

去了我执的心，获得自他平等，体认到我就是一切众生，一切众生就是我，到了这种平等大悲的境界，我们的心，已的确可说是脱离污秽而变成清净的了。

这时，观世音的心就是我的心，如果我心与菩萨心合而为一，自然就脱离我执所受的苦恼，舍弃妄念所起的杂虑。如是清净之心，叫做一心。所谓一心，就是唯一不二。没有两样的心，唯是一念清净，没有丝毫的迷妄，这是由于一心称名所得的心境，也就是观世音给你苦恼的一切解脱。

七、冥益

1、七难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这段是说冥益中的七难。七难，即是火难、水难、刀难、风难、鬼难、囚难、贼难。

这里先讲火难与水难：

照本文看来，若有执持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无论在什么大火之中，也不会恐怖火的燃烧，这是由于菩萨的威德神通之力的缘故，这是很容易了解的。持名的「持」字，是执持，念持的意思。以恭敬诚恳，坚定来持诵观音的名号，即是一心称名之义，所以「持」字为一非常有力的字。

我们若要免除一切灾难的话，必须要信仰观音的存在，观音的威神之力，观音的灵验功德，不是这样则不易得到菩萨的感应。

这个七难全是从外界而来，招致这些的是由我们的心。好比火难，就像是心中的嗔火。佛遗教经上说：「嗔恚之害，能破诸善法，坏好名闻，今世后世，人不喜见。当知嗔心甚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这嗔烦恼，就好比这种猛烈的大火。火宅似的三界，也由烦恼的炽盛而来。这嗔恚的火，不是在外边，而是在自己的心内。嗔恚到厉害的时候引起对人的怨恨，由怨恨而发出行为，对他人生种种的危害。这从道德上看，既不是一种好的事，从信仰上看，更是不要说了。所以嗔恚之害，能灭诸善根。

这个嗔恚之火，是怎样生起的呢？是老执著自己，为著自己，从我慢而起的。有一个人，向有名的盘桂和尚这样问：

「我有一种容易发怒和天生暴躁的毛病，真是没有办法，请你用什么方法替我医治一下好吗？」

和尚说：「噢！这病倒很希奇得很！天生就会暴躁，更是有趣。老衲却没有看过暴躁的病是怎样的。你拿出这暴躁的病，给老衲看一下好不好？」

和尚这话，说得那个人非常窘困。

「和尚！那是做不来的，这种病怎么能够拿得出呢？」

「你看！我叫你拿出来，你却拿不出来，可知不是天生的病了，是由于嗔恚而起的呢。」

这一句话，说得那个人目瞪口呆，暴躁的毛病从此也就好了。

照这样看来，暴躁也是我们的火。

这段文有火难与水难的二难，持念观音菩萨的名号，设入大火，火不能烧；设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古来祈求免火灾，水难，也就是根据这段经文来的。

照前面所讲的火水不限定就是有形可见的火水，好比我们受了他人的詈骂，侮辱，嗔恚的火就在胸中燃烧。心里一发怒，则义理人情一点都不顾及，这就是无形的火，假若再高声的回骂起来，表现在面容上的怒相，那岂不就是有形的火吗？

古人说：「嗔恚之火，能烧功德之林」，人若能压制了嗔恚之火，有著从容不迫和安静的心时，就会明白义理人情了。所以平时能够压抑了嗔恚的念头，则不论遭遇到任何逆境，自己都能保持坦然平静的心胸，那就算超越了毁誉褒贬，达到苏东坡所谓八风吹不动的境地。我们可以这样试

想，假使人家骂我，我们就发怒，你自己站在对方同一地位，对方实际上是一位君子，而来骂自己的行为，那就是自己的不对；若对方是一个小人的话，你把自己也站在同等的地位，那就更不如他了。所以君子批评我们的时候，应该反省，这是我们的错误；小人批评我们的时候，不要和他一样的见识而去认真，什么怒火也就不会烧起来了。然而，人类即使知道这个道理，实际是做不到这样子的。日常的生活中，虽然一点点的小事，被人家说了些什么，心头就会不由自主的发怒，怒火一起，什么心爱的东西都可将它毁坏，实在说，人类的心，就是三界中的火宅一样。

人的心中因为有了这欲望的火焰，有时不能如自己的希求，忿怒的火就烧起来。不能如意，这本是娑婆世界的常情，若要熄灭这些心中的火窟，唯有用智慧的水浇泼。

世间是不能如意的，能如意的只有我们的心。我们的心虽是如意的，但因有时处理不善，而又不如意起来。由于不能如意，所以就苦恼烦闷。来探求他的原因，是因没有修得真的智慧。智慧不够，对于事物的看法，常常把它看成两个以上，想要这样做，又想要那样做，于是盖覆了内心智慧之光，而生起种种迷惑，烦闷，苦恼来了。

宇宙的万象虽有差别，但他的本源则是一个，如把这本来从容安静的心恢复到自他绝对的平等上去，则生死，苦乐，快不快意等，固然都不能使我们动心；就是宇宙的一切差别现象，也就都不能够迷惑我们了。果然这样，可说已修得大智慧。由于这种智慧，就不特能够有忍受一切毁誉褒贬的大勇猛心，并且利益一切的大慈大悲的平等心亦生起来了。

由这慈悲心运用大智慧，就能勇猛发挥而表现于行为了。

观音菩萨，不单是大慈悲的权化示现，而且以大慈悲运用大智慧和大勇猛来解救众生。若能以这菩萨的心为我们的心的时候，其威神之力，就是藉这菩萨的大慈悲救度众生的勇猛不可思议的威力，就能到达虽入大火，亦不能烧的境地。古人说：「灭却心头念，火烧亦清凉」，就是这种境界的形容。

可怕的嗔恚之火，已如前面讲过了。当这嗔火将要燃烧我们身心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心称名，以此称名功德，就能免除火难，这不也是由于菩萨的威神之力吗？

「威神力」，就是慈悲力，智慧力，勇猛力。其中慈悲，可以称为悲水，就是以水比喻菩萨的慈悲。在胸中嗔恚之火燃烧起来的时候，如果一心称名，观音的威神力，就成为悲水，而来消灭你的嗔恚之火了。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这是七难中第二水难。

众生若在大洪水中飘荡，将要遭受溺死之苦时，如能一心称名，就可得到达浅处而被救。大洪水，不仅限于河中，也可看作漂于大海之义。

这个大洪水，仍然可以从精神上去考察：

我们是在生死大海中飘荡著，贪生厌死，是人之情，尤其我们陷在爱欲的水中，而这爱欲之水，最易导人走上迷途。在这个世界上，有著种种的爱欲在诱惑著我们，因而不知有多少人，以此就招致了身败名裂。

四十二章经中说：

「人怀爱欲，不见道者，譬如澄水，致手搅之，众人共临，无有睹其影者；人以爱欲交错，心中浊兴，故不见道。」

「汝等行者，当舍爱欲，爱欲垢尽，道可见矣！」

「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

因为人间有爱欲，所以古往今来，有无数的人为此而误入迷途，有无数的人为此而不能上进，甚至有的把家和身都毁灭了。但是，这爱欲究竟是怎样生起的呢？我们知道，嗔恚是由于不高兴而起的，反过来说，爱欲就是从欢喜而起的。如为爱恋心爱的情人，而对他人做出不讲义理的事情，甚而至于双亲的意见，友人的谏言，都把它一脚踢开。社会上很多的青年男女，为此而不顾事业，不管前途，像这样沉沦于可怕的爱欲之中，就是身败名裂的根本。

沉溺在爱欲漩涡的人们，大都是从坚强的我爱来的，如把我爱稍稍转为稀薄一点，像观音那种「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的悲心，则自然不会因自己的情欲而有不利于他人的事情发生。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毕竟几乎都漂流在爱欲的大海中，已经快要到达沉没的地步了，但我们仍然执持我执，我见，不知自觉，不知回头，真是可叹！

如在这个时候，想起观世音菩萨的平等大慈悲心，把那彼此的贪爱之心一下子舍掉，则我们的心光犹如明镜，那就可以得到虽映现万物，而不执著万物的大智慧，也就有了断除爱著的大勇猛心。照道理再不会有爱与不爱的差别，一切都是平等，没有美丑的观念，没有憎爱的区别，就更能够断除为生死根本的一念贪爱。这样，本是沉沦在爱欲的大海，飘荡在惊澜怒涛中的生命，也就能够渐渐的浮到浅处了。

从这个爱欲的大海，而漂浮到浅处，除了一心称念观音的功德，那是很不容易找到其他的方法来救济的。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这段文是七难中的第三风难，又叫做罗刹难。这里所谓大海，是众生为了探求宝贝而经过众宝所聚的大海，这个大海就是所谓佛的大海。宝贝的数目有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琥珀、真珠等。这些宝贝，都是希世的珍品。

就其中的砗磲来说吧，砗磲叫宝石，它的形状说是像个车齿，体质非常的坚固，颜色非常的光彩，和真珠同样，是贝类所产。但这是说的有形的宝石，而实际上这是指的精神上的圣财。

一、信财

智度论说：「佛法大海，惟信能入」；华严经说：「信为道源功德母」。学佛者如没有虔诚的

信心，那断不能得渡佛法大海的。信的反面是疑，如疑心生起来，就烦闷懊恼，迷失所应行的大道了。末了不对正道去行，所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一线之差，就会踏入迷途。所以一念虔诚的信心，比什么都可贵。假使心中猜疑，不但不能起信，反而生起邪念，一旦如此，往昔专诚的信心，所获的一切效果，到这时候，都将会失去。唯有信才是去疑去迷的最好的手段，所以应以金刚不坏的心来相信。

二、进财

进，详细的说，应为精进。精进，是精励进取之义，即向正道精勤努力的走去之谓。如果不明白此义，再好的宗教，也不会有所得。俗谚说得好：「流一滴汗，有一分的收获」，没有精进，决不能得到真实的法味。

三、戒财

戒是防非止恶的意义。严持佛的教诲，一点不能毁犯，操行方正，遵守一切世间出世间的规律即是戒财。如果不依规律，就是放纵，放纵自然就会堕落，自然就会有不正的行为，所以戒为一切正当生活必要的规则之宝。

四、闻财

闻是知的第一步工夫，人若不求知，不受教，则与禽兽相等。闻教，才能知理入道，要知道世间上没有不闻教而能入道的人。但是，在闻教的时候，又不能没有虚心，虚心者虚己以接受他人也。这是闻教进道的必备条件。闻了教以后，必需要如理的去实践实行，才能得到真正的受用。此处即指由闻而思由思而修的三慧而言。

五、舍财

在佛教中，行慈悲的时候，以舍为最重要，舍的反面是取，取是坚持执著，如果在我们施舍的时候，有一种希望得到报酬的心，那即是取，而不是舍。我们在施舍的时候，要如太阳的光热，无条件的照耀著大地上的万物一样，不这样就不行。所以菩萨必须要具有四无量心，慈能与乐是慈无量，悲能拔苦是悲无量；行慈悲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不是别人叫我做的，也不是别人勉强我做的，而是我欢喜这样做的，这是喜无量；如果带有不愿意或不高兴的心情去与乐拔苦，那不叫做慈悲。在慈悲欢喜施舍的时候，没有要求报酬的心，这才叫舍无量。

六、慧财

慧财是智慧的运用，也叫定慧财。定慧财就是止观。定则摄心不散，止诸妄念；慧则照了诸法，破诸邪见。智慧好似是行路时的眼睛，这个眼睛如果昧了，向什么地方走都不明白，所以在《大智度论》中关于佛法的修行曾这样指示说：「智目行足」，有智没有行，是跛者；有行没有智，是盲人。不管是跛者，盲人，都不能够行路。如果盲人背负跛者，则智的目加上行的足才能够相助前进。好比有了进财、戒财、舍财，没有这个智慧的目，也不能够前进的。

七、惭财

惭财，就是惭愧。《集论》中解释说：「惭者，于诸过恶，自羞为体；愧者，于诸过恶，羞他为

体」。没有惭愧的心，则不能入道。佛遗教经中说：「惭耻之服，于诸庄严，最为第一」！没有比得上感觉惭愧的心再善美的了。这种心生起，实在可喜！如果惭耻的心生起，则恭敬的，礼貌的心也就生起，而信心也跟著生起了。做一个人假使没有惭耻的心生起，那实在是很可怜的！惭耻的心，才是佛性，因有了这种心，就能修切实的去实践智慧，信仰，道德。

以上的七种，叫他七圣财。这种教法，依据诸经，有很多不同的解说，在你想要获得这七种圣财，进入佛道修行的时候，如果忽然一阵黑风的吹来，这黑风，即是无明烦恼的迷风，或是一切魔障的恶风。你若没有坚定不移的心，那么你要说：「我真傻瓜！上当了！」「学佛有什么用呢」？「就算得了这种修行吧，也不中用！」对信心起了怀疑，对于精进生了怠念，对于戒律而去毁犯，胡作妄为，都将随此而起；对于舍又执取了，对于慧又愚痴了，对于惭又没有耻了，把可以进入大道的心，导向惊涛骇浪之中，漂流到罗刹鬼国去了。

「罗刹鬼」是梵语，此云「食人鬼」，即是能吃人的鬼。

「船舫」的「舫」是两个并合起来的船叫舫，一般都说是船。这是将色心合而为一，以此喻人的身体的。现在这船给狂风吹得歪斜，像是极其危险的样子，这是无明烦恼的迷风，在心中掀起贪嗔痴三毒的波浪，这即是恶鬼罗刹之心。假若在这时候有一个人，生起「南无观世音菩萨」与「平等大慈」的心念，那无明烦恼的狂风就将停息，贪嗔痴的三毒波浪就将平静，而得解脱这个苦难。所以说：「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这是第四刀难。

若人面临到伤害或杀害的时候，能称念观音的圣号。那个刀或杖就会一段一段的折坏，既不能打，又不能杀。这个刀杖也决不是指的有形的刀杖，而是指害人的骄傲嗔恚之心。骄是自高自大，慢是恃己凌他。赞自己，谤他人，对比我好的人，不由自主的生起妒忌，这就是刀！嗔是怒目，恚是怒心，这种忿怒的心，就是打人的杖！如果他人以这种心来压迫我，而我却以慈悲心去对待他，那他的刀杖，自然就等于断坏，不能发生作用了。

所以佛说：「虽以一夫能胜千敌，不如在未胜之前忍辱」。又说：「若以争止争，终不能止，唯有能忍，方可止争。」

江苏江都地方，有一个老太太王氏，在年青的时候就茹素学佛，信奉观世音菩萨非常虔诚。十八岁的时候，嫁给刘文藻为妻，生了三子一女。后来文藻死去，她独自把子女抚育成人，为长男娶了媳妇霍氏。霍氏自从入门以后，气势凌人，骄横傲慢，常常目无尊长，轻侮王氏。王氏以观音的悲心为心，毫不为意。反而温言奖誉，备至推崇。有一天，邻人看不过去，向王老太太说：

「你的儿媳，怎么对你毫无孝敬之心？」

「我家的儿媳非常贤良，她并没有不孝敬我的地方！」

霍氏偷偷的在房外听到婆婆王氏的话后，生大惭愧，非常懊恼！从此，她那像刀剑似的心，就为婆婆的这种忍的柔软妙方而折断了。

这种忍是从什么生起的呢？是从平等大悲的一念心中之所生起的。法华经中有一位常不轻菩萨，当他见到人的时候，必定要说：「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你即使如何的斥骂他，诽谤他，他还是向你说：「我不敢轻慢汝等。」

有时，众人或以杖木瓦石掷打他，他还是高声的说：「我不敢轻慢汝等，汝等皆当作佛」，因为他常说这种话，所以众人都喊他为「常不轻」。

「汝等皆当作佛」的这句话，这是对于别人人格的尊重，能够尊重别人的人格，自然就不会对人生起骄傲嗔恚之心。当知这位菩萨，就是释迦牟尼佛，他以此而警觉一切众生。

平等的慈心，就是观音的心，如果有这种心，别人怎么能够加诸刀杖呢？以这种平等大悲的心，愿意把自己一切，甚至生命都施给一切众生，那个生死之苦，在他的眼目中，自然是无所谓了。

「平等大悲」，是我们所行的道，唯有这个道，才是永远的正道。为著这个道，我们应该很欢喜的把生命奉献给他。

能体会这永远大道的，是大智慧，从大智慧进出大慈悲，以至从大慈悲奋起大勇猛的心。

有大智慧，即能通达诸法实相的道理，如能通达诸法实相的道理，则生死如同大海中涌来涌去的波浪，是一切因缘和合的假谛。波浪在大海中虽然涌来涌去，可是，大海中的水，一滴没有增加，一滴也没有减少，而且波不离水，水不离波。就好像觉悟到生死轮回的此身，当体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再没有劳心生死的必要。禅宗把这个称为大死一番的觉悟。

「大死一番」，是洞悉了生死一如，寄托生死于观世音菩萨，心中就会泰然了。这是由于没有他念所致，没有骄傲之心所致。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这是七难中的第五难。「三千大千国土」，就是宇宙的意义。一个日月所照的为一小世界，集合一千个小世界为一小千世界。集合一千个小千世界为一中千世界。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为一大千世界；总称这大千世界，中千世界，小千世界叫做三千大千世界。把这个定为一佛教化的国土。离开此佛土，中间隔有十万亿佛土的，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佛土，这个十万亿佛土，本应称为无量无边，但因把抽象的观念变为具体化，所以称为十万亿佛土。此处说一佛的教化区是三千大千世界，这也是把抽象的观念具体化，不必拘泥于确定的数目。

「夜叉」，是梵语，此云「轻捷」。「罗刹」，亦是梵语，此云「可畏」。这两者都是同属鬼神的一类。一瞬之间，能飞几千万里。

夜叉，罗刹既都是恶鬼，若从害世毒人的意义上去看，我们这个世界上就充满了夜叉和罗刹。这个夜叉罗刹是说的什么呢？即是一切的诱惑。女色啦，金钱啦，权力啦，名位啦……一切的一切都是诱惑我们的夜叉罗刹。实在数之不尽。

像夜叉罗刹似的诱惑，又从什么地方而生起的呢？推究的结果，仍是从我们的烦恼妄想而生

的。烦恼虽说是八万四千，而实际上，也许不祇这个数目。

我们若把八万四千烦恼看作土匪，则夜叉罗刹，应是百万土匪军中的大将，也就是指的贪嗔痴三毒，而这百万土匪军中的最高统帅，就是一念的我执。因为有了这些夜叉罗刹，所以有时候侵入了得意扬扬自以为是念头。土匪终是可怕的东西，若能除却一念我执，进入无我的境界，则什么都可不必恐怖了。但是，以我们的力量，捉拿不住匪军中的我执统帅，所以八万四千土匪的烦恼鬼，都来扰害我们了。因为我们有迷妄，所以给他纷扰得就不能够一心了。

超日月三昧经中说：

「魔有四子，一身魔，二欲尘魔，三死魔，四天魔。例如两木相钻，则能生火，还烧其木。火不从水出，不从风出，不从地出，四魔亦复如此，皆从心生，不从外来。譬如画师作像，因缘和合，随手成事，虽有彩有板有笔，但画师不画，则不能为像，百魔亦复如是。己心坚固，而不生起，则无四魔。」

超日月三昧经中所说的四魔，不过是把天地间布满了的恶鬼罗刹分为四类，这四类虽说是魔王，只要心能坚固，则魔王即不能生。想要坚固这个心，不外把一念安住于平等的慈悲，不外委任能够通达诸法实相的智慧，不再执著因缘和合的假我为实有。如果能以这个意义一心称念观音名号的人，是诸恶鬼不能以恶眼视之，哪里还能再加毒害呢？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枷械锁，检繫其身，称念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这是七难中的第六囚难。

「杻械枷锁」，杻是手镣，械是脚杻，枷是头上套的枷，锁是缚在身上的锁。「检系」，检叫封检，系是系缚。意思是：杻械枷锁，能够封囚五体，拘束人的自由。

这段文是说，不论你有罪被缚了，或是无罪被缚了，由于你称念观音圣号的力量，杻械枷锁就能断坏了。从事的方面去解释，和所说观音冥益的其他六难相同，可是，从理的方面说，什么人缚你？这个杻械枷锁不外是自己系缚自己而已。

自己觉得有罪了，因了那种罪而自己感到苦闷烦恼，不能够得到自由的境地；或是自己什么坏事都没有做，而仍有这样的痛苦来逼迫我，因此怨天尤人，这种责备他人之苦，不是陷于自绳自缚吗？

其他还有名誉的杻，利益的械，恩爱的枷，我执的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束缚著我们。如希望有好的名誉，而不能得到；想要得到利益，又不能如愿；为了恩爱而踌躇；为了我执而被囚。像这样存有和罪囚同样忧心的人，即使他有多么好的目的，不管他有多少的财产，多高的地位，多好的名誉，他也不能够体会到人生的乐趣。

前人有一句话：「不要名，不要钱，不要命，不是这样不能够做出大事来」！名利、金钱、生命都不要的人，那是太少了！大多数的人，为了金钱而缚了身体，为了名誉而缺义理舍人情；为了惜命的结果，而变成一个卑怯的人；这些人都是自绳自缚，怎样也找不出办法来。这都是由于平时

不能正曲直，明邪正，不存一种公平的心所致。

但是，我们若能住于观音菩萨的心中，断我执的锁，以一视平等的心，就会知道：名利，本来是因缘和合的假名，生死，本来是变化的现象。如果为这种智慧之光所照，则系缚自然解脱，自然能够得到自由自在，没有什么人来系缚我，所系缚我的不外是自己。

就算是有形的真被系缚了，而有了这位观音菩萨的心，也没有什么不自由之处。

往昔唐朝的智觉禅师，他在俗的时候，曾做过太守，可是他做太守的时候，适逢到饥馑之年，在他辖下的人民，即将要到饿死的时候，他实在不忍心看下去，自己就开了公家仓库尽量的拿出米来救济那些饿著肚子的灾民。可是不管你是一州的太守，如果不奉准中央政府的命令，自己任意的开了官仓，那是有很大的罪的。因此他终于获罪被缚了。圣旨下来，要把他解往国都，以便名正典刑。

然而，禅师预先本已觉悟到他这样做，将会送命，所以他一点也没有恐怖，甘心愿意承当。唐天子早知禅师的为人，闻得有这件事，也想到这当中必定有什么隐情，就谕其属下，看禅师有什么异常的言行，要奏知他。

到了临刑的一天，把禅师从牢狱中拉出来，到了举刀斩首的时候，禅师面色一点不变，反而莞尔而言：

「将此一命，布施众生！」

官吏见了这样的情形，立刻收刀，把这情形报闻天子。不久，圣旨下来，要仔细的再行讯问，禅师也就照实在的情形回答了。

禅师的这种行为，是慈悲的行为，完全从大悲的心中流出，一点没有瑕疵，弊病。情愿牺牲自己生命，而救众生于饥馑，这种行为的确非常伟大！然而国家的法律，又不能徇情，因此就免死而使其出家，这就是后来的智觉禅师。

禅师的确可以说是观音的权化，由此可以看出，大悲的心是能够除有形的缚，像这样的例，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哩！

【若三千大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无尽意！观世音菩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这是七难中最后的贼难。

三千大千世界，和前面说的宇宙相同，三千大千世界在我一心，一心之中又充满了怨贼。

王阳明说：「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心中的贼，神通广大，变化自如，可以上天，可以入地，想要捕捉也不容易捕捉。无论他是什么人，要想捕捉心中的贼，能够如捕捉盗贼那样捉到的话，那他可说是大丈夫。但是，你真要捕捉偷东西的盗贼，那你必须要知道生命的危险，因为

你捕捉他，他必定要拼命的向你抵抗。捕捉外面的盗贼，尚且这样的困难，捕捉比那盗贼更利害的无形的心中之贼，可知是更不容易了，然而，如体会到观音的平等悲心，这个贼也就容易捕捉了。

过去有一位空也上人，赶路的时候遇到了盗贼，上人见到了，从悲心中不觉流出了眼泪，那些大盗见了上人的样子都对他嘲笑说：

「这是一个太没有道功的出家人！」

「不！」空也上人回答：「老僧并非为可惜我的财宝而悲，我想到像你们这样的人，有著比平常优异的身体，世间上可做的事情很多，不知你们作了什么恶因，而现在来做盗贼，以加重自己的罪业。我想到你们将来受这报应的可怕，所以我不觉的就流泪了。」

空也上人说后，眼泪还是潜潜的流著，这种悲心，竟然感动了大盗，后来，他们都拜空也上人为师，做了空也上人的弟子。

又有一个恒顺和尚，也有著一段像这样的话：

有一天，和尚住的地方，进来了一个贼。

「把钱拿出来！」贼说时将大刀一闪。

和尚看他的刀不在眼内。

「好！好！」

和尚说后，尽量的把钱拿出来给他，贼将和尚拿出的钱藏在怀中后，就悄悄的要向外面走，正在这个时候：

「等一会！」和尚忽又这样的喊著他。

贼停住了脚步。

「你向别人要了东西，不说一声谢谢就要走了，有这样的道理吗？这笔钱本来是我要奉给本师释迦牟尼世尊的，只要你去向本尊说声谢谢就可以了。」

「谢谢！」

贼说了一声就走了。

以后不久，那个贼又在别处犯案被捕了，他招认说是还偷了和尚的钱，警官把他带去见和尚，和尚见了很快的就说：

「不错，在某月某日的夜间，有一个男人进来，说要我给他钱，所以我就给他的钱。这个并不是他偷的，是我自己愿意给的，这有什么证据呢？记得当他出去的时候，还讲了一声谢谢才走的！」

警官听了和尚的话，向和尚说：

「和尚的话，意思大概是要救这盗贼，可是他在别处偷了好多次，获罪太大，不能够再让他逃了。」

和尚听了警官的话以后，走上前去握住贼的手，流泪说道：

「我本是很穷困的，已经把所有的钱都给你，甚至叫你向本尊多谢，那知我的诚意不足，不能感动你，令你再到别处偷东西。」

这个贼听了一言不发，羞惭满面。

贼在牢狱之中，仍然不能够忘记和尚的话，出狱后，他跑到和尚那里忏悔，从此，他改邪归正，努力做了好人。

这是慈悲的感化，本段经文就是表示的这种意思。怨贼，怨是夺命的人；贼是夺财的人。

好比有一个商主，带领了很多的商人，拿了金银珍宝的东西，经过怨贼所居的险峻山路，山，好比就是五蕴山，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和合的生命体。换一句话说，就是我。我见的山中，集合有八万四千的怨贼——烦恼。

「商主」，就是第八识的心王——阿赖耶识。阿赖耶是梵语，中国译为「藏」，是含藏一切种子之意。也就是一切心的主体。

前七识从阿赖耶生。随从这些心王，为心王之所有的，叫做心所。心王心所等，共有九十四法，是属于有为法，另加六种无为法，就叫做唯识百法。上面所说的诸商人，就是指这心心所法的作用而言。

阿赖耶即心的动作之本，从它向外活动的方面说，有眼、耳、鼻、舌、身的五识。这五识是接受外部刺激而有所认识的。他所认识的对象，是色、声、香、味、触。即是眼观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感触。从它的内在活动方面说，这五种总合的，就是第六意识的作用，意识的对象是叫法。更就它的潜在而向内妄执为我的，叫末那识。

这个心，持有可成佛的宝，也持有堕于迷的贼。故其根本的阿赖耶识是含有觉和不二的二义。因此，在我们的心中，以持宝和怨贼为喻。

其中若有一人，任它环境是多么的险恶，一点也不要惧怕，不管烦恼怨贼是如何的多，只要自己体得观音平等大悲的心，以无我讨伐我执，以慈悲摈弃贪欲，以勇猛降伏嗔恚，以智慧照破愚痴。果能如此，则烦恼的怨贼就会逃去，险峻的山路，也能安全的走过。从这个意义，我们可以知道，观音菩萨确能使我们不畏，所以说能施给我们无畏。

以上所说的七难，到此已经完了。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这是七难的结文。

「摩诃萨」是「摩诃萨埵」的略语，「摩诃」是「大」，「萨埵」是「有情」或「众生」，「摩诃萨埵」合称是「大众生」，大众生即是于诸众生中第一最上的意思。

摩诃萨又可称为大菩萨，此处就是用来更进一步尊称观世音菩萨。巍巍是形容山的高大，此处是指观世音菩萨威神之力有如巍峨的高山。

2、三毒难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前面讲的七难，是从外境来的；这里讲的三毒，是从内部来的。

三毒：就是贪欲、嗔恚、愚痴。这个三毒都是毒害我们身心的东西，而贪欲中最甚的莫过于淫欲，什么都比不上淫欲再能毒害我人的身心。淫欲，就是普通所讲的性欲。

性欲，若从生存的意义上去讲，是必要的本能。这不单限于人类，一切的生物，都靠此传种接代，才能不断的延续生存下去。由此看来，是不能去否定性欲的。所以从道德上说，夫妇间的关系，是人伦的大道。正当的性欲，不是不可以的，不过，越出性欲关系的轨道以外，就于身心有害了。而且，社会风教上影响所及，其害是不堪设想的。性欲的道德，在佛教中，分邪淫与不邪淫的两种：不邪淫，是正当的夫妇关系，是可行的性行为；邪淫，是不正当的性欲，也就是不应有的性行为。

佛在戒律中，指示这个问题，非常的详尽，性行为在非时，非处，非支，非量的情形之下，是禁止的。非时，是不应该的时候；非处，不是应行的场所；非支，不是生殖机能的交接；非量，是淫欲过度，所谓是荒淫。

萨遮尼乾子经中说：「自妻不生足，好淫他妇女，是人不惭愧，受苦常不乐。」

这是指示应该要遵守一夫一妇的道理。

佛教中指示做人的方法，就是应行的身三、口四、意三的十善。身三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四是不妄语、不恶口、不两舌、不绮语；意三是不悭贪、不嗔恚、不邪见。由此可见不邪淫的重要。

淫欲是可怕的，魏文帝遗诏文说：

「首恶莫如色欲，易犯多是邪淫。」

「拔山盖世之雄，坐此而亡国丧身；绣口锦心之士，以之而败节堕名。始为一念之差，遂致毕生莫赎。」

「芙蓉白面，带肉骷髅；美艳红妆，乃杀人之利器。纵对如玉如花之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未行者，谨防失足；已行者，及早回头。」

四十二章经说：

「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生度脱心，息灭恶念。」

男子对于妇人的存心，这是最适切不过的了。如果女人也作如此想，一切男子我应看为如父、如兄、如弟、如子，也就能够灭却淫欲的心。

所以「若有众生多于淫欲」的心生起，常念观世音菩萨，那就不会忘记观世音菩萨的智慧、慈悲、勇猛的心了。对上不失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的敬意；对下常存一切众生是我子我女的观念，则一切淫欲之念，定会烟消雾散了。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嗔」，是狰狞忿怒的样子，「恚」，是心中存在的忿恨；其害之大，前面已说了很多。

佛遗教说：「劫功德贼，无过嗔恚。」

法句经上说：「能制自恚，如制奔车；善为御心，去暗入明。」

在百喻经上，有一段关于嗔恚的故事，是很有趣的：

有一个地方，集合了很多的人在批评一个人，他们都在批评著某某一个人：

「那个人虽有德行，却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发怒，二是行动轻躁。」

大家都是这样的批评著，恰巧这些话被那个人听到了，他从后门外走来：

「你们是说的什么？」

那个人这样讲了以后，就把批评他的那个人摔倒在地上。

「为什么要如此粗暴？」大家都这样责问他。

「俺什么时候容易发怒？什么时候行动轻躁？我本来不是这样，你们乱批评，所以非打你们不成！」

这样一说，傍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容易发怒的人，他虽自己说不会怒的，不会怒的，可是，易怒倒底是人之常情，要压制是不能够的。

又百喻经上有一段同样意思的故事：

某一个地方，有一个池塘，里面的水干涸了，有两只雁见到一个龟吃不到水而苦得很，雁就向龟说道：

「龟呀！你可以衔一根树枝，我们衔著树枝的两端飞起来，把你带到有水的地方去。可是，你可千万不能讲话呀！」

那个龟听了，就衔了一根树枝，两个雁就衔了两端飞起来了。当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的时候，下面村庄上的小孩子看了都说：

「喔唷！龟被雁衔去了！」

龟听了这句话后，忽然的大怒起来：

「你们知道些什么事？」

话刚出口，龟就跌落到地上死了。

我们嗔恚的根本，就是由我执而起，不肯输给人家的原故。

嗔，是有对方的，向人冲动生起的一种恶性情感，但对方不一定同样的生起嗔。只要悟到没有对方，则嗔的烦恼自然也就消失了。常念观世音，知道根境是一。能够根境圆通，就没有我与对方，则嗔怒也就不会生起，更没有忍耐的必要。如果一心称名，常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是想嗔也嗔不起来了。

佛在杂宝藏经中，有这样戒嗔恚的话：

「得胜增怨，负时增忧；不争胜负，其乐第一！」

不争胜负，是安住在自他平等的观念之上，是战胜了嗔恚的心。这个自他平等的观念，可说是观世音菩萨所示，在你发怒时，如果诚心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则心能安住于慈忍，不起憎恶，嗔恚也就消失了。

过去有一位将军，气量非常的狭小，有一点小事，就对部下发脾气，他的夫人也没有办法，以此引为很大的苦恼。然而这位将军对于佛教倒非常信仰，他虽然称颂佛菩萨的圣号，但又对于称念佛菩萨的功德，能得光明遍照，触光柔软的法乐利益，有点怀疑。可是，有一天早晨，他的夫人为了一点小事不适合他的意，他就带了嗔恚的心，到佛前去称念佛菩萨的圣号。当他开口称念的时候，忽然觉得过去气量小与浅见是不对的，往昔皆非的心，不觉油然而生。同时，心地平和，被欢喜之光所照，他心下才恍然明白，这就是光明遍照，触光柔软的法乐。

这种境界，就是常念恭敬，便得离嗔的现益。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这是三毒中的第三愚痴。

愚痴是智慧的反面，能把智慧的光明盖覆了而成无明。经上说愚痴能增长三毒，也是一切凡夫的生死根本，是八万四千烦恼的根源。愚痴增长便成邪见，从邪见遂受畜生的果报。

爱欲拿水来比喻，嗔恚拿火来比喻，这都是从有形的上面来说明。愚痴可以拿风来比喻，因为智慧的大海，给愚痴的风吹得昏昧了。

见惑有两种：一是从智识上起的见惑；一是不明白道理的愚痴，或虽然明白了道理，而不以为然的感情上生起的见惑。

见惑是不明白诸法实相的大乘道理，不知有生就有死，这是万物变化的法则，那个只是现象上

的事情。或不解本体上是不生不灭的，或否认那些现象变化上所显的因果法，而拨无因果说善因善果，恶因恶果，没有这样的事。你看我忠实而贫穷；他不忠实可成为富翁；自己孝顺养亲而常生病，那些不孝顺养亲的反而常健康，所以说因果，总是废话。世界上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这个就是由于不知因果的道理。忠直与孝顺，是道德上的因果；富贵与贫穷，是经济上的因果；生病与不生病，是卫生上的因果；就是算他是一个忠直的人，而他只乱化钱，不会赚钱，自然就会贫乏的；至于那不孝顺的儿女，因他注意卫生，身体就会健康。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实。混同因果来谈，这就是从见惑生出的愚痴。

说起因果来，不从过去，现在，未来去考察，光看目前的事实，来断定是不正确的。

道理是明白了，而不知道何以成为这个道理的是思惑，这也可以说为愚痴。好比，世间上的人，如果有一个是他的亲人死了，他马上就会哭起来，因为死了，所以认为是可悲的事，何以不认为他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的呢？假使这样想，岂不是不会悲伤了吗？这就是不能忘记情执，也就是基于思惑的愚痴。见惑的这一方面，如果明白了原来如此的道理后，则容易断除；可是在思惑那方面，就很不容易断除了。就是知道了这是对的，后来又生起「可是……或虽说是这样……」等愚痴来，这就是一种执著。如果用观音菩萨的智慧来观照，去了这个迷惑，则愚痴自然就会消除了。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这是以上所讲的三毒结文。释尊再把听众中所发问的代表无尽意的名字呼出来告诉他：观世音饶益一切众生，能令众生远离如刚才所说的淫欲、嗔恚、愚痴等的不可思议的大威神力，所以众生应一心称念。

外面来的七难是小难，而内在生起的三毒才是大难。把这个大难的淫欲转为慈悲，嗔恚转为勇猛，愚痴转为智慧；以这个慈悲、勇猛，智慧之力饶益一切众生谓之大威神力。

3、二求愿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冥益的第三章是二求愿。

「供养」，是进供资养之义。有三种供养：

- 一、庄严堂舍，恭敬供养。
- 二、读经礼佛，修行供养。
- 三、饮食衣服，利益供养。

本文中有一句叫「福德智慧」：

「福」是有形之德，即身上衣食住之德。

「德」是无形之德，即心具圆成之德。

「智」是慧之体，即向慧选择判断之力。

「慧」是智之用，判别善恶邪正的功用。

照这段文读来，若有女人，欲生男孩，许愿观世音，即能生漂亮的男孩；欲生女孩，许愿观世音，亦能生美丽的女孩。本文不外说的这种利益。男，是标示智慧；女，是标示慈悲。如欲求清净智慧，以诚心，诚意，礼拜供养观世音，通达观世音，所通达的诸法宝相之理，把这个尊敬，确信建立起来，即能得到圆满的真智，平等的大慈悲。如果欲得大慈悲，当常以观世音的心为心，永不远离的精进下去，则自然会生起受人尊敬的慈悲心。如果身口意合而为一的礼拜供养，则观世音也就不会离开自己。

在一心称念观世音的时候，天地万物成为一位观世音，自己与观世音之间，没有区别，没有障碍，当此之时，观世音的大智慧，大慈悲，大勇猛，在自己也能显现了。

寅法禅师把这段文作为一种胎教。那就是求子的女人，把心归向大智慧，大慈悲的观世音，驱除种种的迷妄，远离一切的邪见，由此，如果是生男孩，则是福德智慧圆满；如果是生女孩，则是端正有相，受人爱敬。这段文，除了神秘的灵验冥益之外，也可这样从现实的方面解释。

尤其这「宿植德本」，是说宿世的善业，显现于现世成为德本，而能使人爱敬。所以在佛教中，所谓生前宿世（过去）以及从生至死（现在）死了以后（未来），通于因果关系，所以此「宿植德本」，是从生前的过去善因，成为现在的善果。孩子在母亲胎内，在未生以前，那个将要做母亲的女人，如果心理及行为端正，则不单是胎内之教，依遗传的道理来讲，所生的孩子的肉体与精神都有影响，所以这段文应该特别注意。

根据这段文中所说，在男的方面，有福德智慧，在女的方面，是端正有相。这是因为，女的在姿容方面比男的重要，所以略去福德智慧；在男的方面略去端正有相。其实，福德智慧是指的心，端正有相是指的身，这二者都应具求的。

福，以有形之幸事为主；德，是无形的心行。在世间上，有的是有福而少德的人，虽然有很多金钱，但还令人讨厌的；有德而无福的人，虽然是很正直，但还是诸多不幸的。

现在所希望的是有福有德，并且要有智慧。就是有钱有人望再要加上贤德。端正有相，是指的美好姿容，限制行为谓之端。这里应注意端正二字，因为在佛教中，是不光取姿容的，好比玉耶经中说：「女人容貌端正者不名美人，唯心行端正，受人爱敬者，名为美人！」因此，所谓美人，不光是美好窈窕庄重的姿容，而更要的是端正、贞静、幽娴的心行。释尊讲到此处，又告诉无尽意说：「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

以这一句，收结前文。因有众生，恐持名无功，所以再说这若有众生，恭敬礼拜，则功不唐捐。唐捐是虚费的意思，功不唐捐，即是功不虚花。

七难以下，皆是说明身口意三业的观世音的冥益，起初七难是从外来的，所以在口称诵观世音

菩萨；三毒是从内起的，所以在心常常观想忆念观世音菩萨；二求愿是身求，显示身行恭敬礼拜。此即把身口意三业一致相应，由此而能受冥护的利益。

4、劝持

【「是故众生，皆当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这一段无需特别说明其中意思，就是表明前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的冥益，是真实不虚的，是一定能够得到的，并不是空而不实的。所以一切众生都应该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并不是像供了木头做的牌子，拿了纸上画的符咒，就算数的。

然而，你供了木造的牌子，拿了纸画的符咒，就能安心了，所以并不能说不好，但在根本上讲，应该要在深心之中，受持观世音菩萨的智慧、慈悲、勇猛的三德，令其不失，这才是要紧的！

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个功德究竟有多少呢？我们看释尊的比喻就可知道。

释尊向无尽意菩萨问道：

「如果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名号，一直到他死的时候，他都是热心的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那么，这个善男子或是善女人的功德，是多呢？还是少呢？」

「那个功德太多了，世尊！」无尽意恭敬的回答著。

释尊听后，复又说道：

「如果再有一个人，只一时受持观音菩萨的名号，并非是一生的来受持，在那一时，能受持礼拜供养，则与先前终身礼拜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功德相同，一点没有两样。这种功德，在百千万亿劫的漫长时间中，是没有穷尽的。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就有这么多的多，这么大的大！」

上文所说的六十二亿，是形容数目的多，言其多至数不穷尽，与无量无数相同。

在佛教中，无论说什么数目，必定都是有所根据的，如同说是六十二亿，或是多少亿，都是有他的定义。六十二亿的六字，就是指的组织宇宙万象的地、水、火、风、空、识的六大。在这六大中，地水火风空是色，识是心，即相当于心与色，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可是这个再加上恒河（即印度的大河旃伽河）沙那么多的数目，所以可以解为无量无数的菩萨。

一个是终身的对那无量无数的菩萨礼拜供养，一个只有一时对观世音菩萨的礼拜供养，说这两种功德相同，这实在是大乘实教的妙旨。

在大乘实教中，是说万物一体，万物相关，显示了一多不二之理。一与多，相容相入，举一即含一切，举一切即含一，所以在华严经里，甚至于观察一尘之中，即括尽法界。虽然说是桌上的一粒灰尘，如果要找他的由来，就是集合了一切万物的力量才能落到桌上的。这个一粒灰尘，如果是

由纸屑而生，则纸与尘不能离开了关系，再来进一步的探求，纸是楮木制造的，则制这个楮木的机械，工作的人员，养活那些工作人员的衣食住，都是有密切的不能离开的关系。衣食住从何而来？那又不能离开供给衣食住的世界上一切的人，还有，产生这些资料的土地，与热和光的太阳，如果缺了一个，这个尘都不能做成。

所以说，一中含多，多中含一。一与多是表里的关系，并没特别的两样。照这样看，供养观世音菩萨，与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的菩萨，其功德相等，当然是没有什么可疑惑的了。

尽形的长，与一时的短，仔细的想来，也没有什么不同。

本来说多少、长短、远近、大小，都是比较上的说法，是相对的。在绝对的境地看来，并没有像多少、长短、大小、远近的分别。都是浑然地融合，不能够分开，完全是平等一如的。

说到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一切诸佛菩萨皆在其中，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皆可看作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从主观方面来讲，已如前面所说，人人都是一个观自在，那个数目实在是无量无边，可是，又都同一尊观世音，所以并不可以用多少，长短来比较。

佛说这个道理时：

「无尽意」！释尊又招呼代表一切众生发问的无尽意：「人人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如能受持，就可以『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这是冥益的结文。

在文中显示，供养一切菩萨的功德，摄于供养观世音菩萨，把无量菩萨的名号，摄归观世音菩萨名号，这就是宗教的信仰应该归于一致，能住心于一，就不会迷惑。同时，由这一致的心，能发出慈悲、智慧、勇猛的活动来，可以脱离一切的危难，充实一切的希望。

至于分心杂念，则心成为散乱，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住地，所以，一心不二，才是主要之道。

关于这个，有这么一段有趣的话：

过去有两个人：一个人信仰很多的神仙，在他的袋子中放著好些神仙的名号或符咒；另一个人，只信仰观世音菩萨，他的袋子中，也放著观世音的名号。

有这么一个时候，两个人走在路上，不意的路旁跳出一个凶汉来，向他二人连砍了几刀，一个人被砍伤了一点，另一个人则一点伤都没有。那个没有被砍伤的人，打开了袋子来看，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被刀切断了一点，这个一定是因为他信仰观世音，观世音庇佑他而以身代替的，他从此更加信仰观世音。被砍伤了的那个人呢，心中大不高兴，他就喋喋不休的说：

「我的信心比那个男子一点都没有差，我是这样热忱的信仰，神仙的木牌和符咒，放了很多在我的袋子里，怎么就一点都不给我保护呢？」

那个被砍伤了的人，正在满肚子懊恼时，袋子里的神仙忽然说话了：

「真对不起你！我们并不是不想帮你的忙，可是你袋子中的神仙很多，如果在其他神仙之前而来保护你是很失礼的。当你危险的时候，我们请天帝来救你，他又推请元始天尊，元始天尊又推请

妈祖，妈祖又推请北斗星君，正是这样推让的时候，你就被砍伤了。那个人的袋子中因为只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所以很快的就救了他。」

这真是一段很有趣的话。如果我们信仰一致，方能得到所求。如果说的不信仰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而去信仰其他很多的神仙，那种不纯洁的信仰，是不能达到信仰宗教的目的。

八、显益

1、三十三身（圣身）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前面的开头，是起问关于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和因缘，释尊的回答是称名、常念、礼拜，就可以受到感应，所以那是称为冥益。这段是无尽意菩萨起问关于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三业的事。

这个身口意三业，是说些什么事呢？这是从有形的现象上去说。譬如说，释尊回答：「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这就称为显益。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权化，所以与前面所讲的无大区别。

这里无尽意发问的主旨，分为三点要义：

第一、问观世音菩萨，是怎样来这个娑婆世界？是怎样的现身？

「娑婆世界」的「娑婆」是梵语，译为华言叫「忍土」。在悲华经中解释说：「名娑婆者，此诸众生，受是三毒，及诸烦恼，能忍斯恶，故名忍土」。释迦世尊，所以垂迹应现于娑婆教化，就是要令众生解脱此土的苦恼。

第二、再进问观世音菩萨的口业，是如何为众生演说妙法？

第三、再仰问观世音菩萨的意业，度众生的方便之力，究竟是怎样？

这里所说的「方便」，方是方法，便是适宜。济度众生，要用适宜的方法，称之「方便」。这并不是指世俗上所用的虚伪欺骗，叫做「方便」。在法华文句中，有三种意义解释「方便」：

一、方是法，便是用，随顺众生的心意，用种种的方法来示教他。

二、方便是门，以这个方便而能引入佛门之义。或是随众生意，或是随自己意，以种种方便示教众生。

三、方是秘，便是妙，不敢猜测他意，照自己的意思说法而令他得益。

随他的意，随自己的意，或两者兼用，用这样的方法济度众生，皆是方便之力。现在问：观世音菩萨究竟以什么方便之力，在娑婆世界，教化众生呢？

关于这个问题，释尊答以现三十三身，十九说法。三十三身中即含有十九说法，十九说法亦即

是三十三身的示现。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佛回答无尽意菩萨的问话：「娑婆世界上，如果有众生应该要用佛身来济度的话，则观世音菩萨，就显佛身为他说法。」这是显示第一以佛身说法。

「得度」，是得到度脱的意思。度同渡，即是从烦恼的此岸，渡到菩提的彼岸，这就是彼岸之义。

至于说到「佛身」，是指什么说的呢？佛身可以分三种说法：一、法身，二、报身，三、应化身。

这里所说的佛身，是指为众生的根机而应现的应身。

「法身」，是把宇宙真理的人格化，普及于无穷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没有地方不遍，没有时间所限，即是毗卢遮那佛的法身。

「毗卢遮那」，是遍一切处之义，因取喻太阳光除闇遍明，所以又称大日如来。

「报身」，是体得宇宙的真理者，与宇宙的真理是一而非二，立于大觉之境。从空间来讲，遍满十方，称为无碍光；从时间来讲，证得永恒的生命，是为无量寿。具有无量光和无量寿的，即和阿弥陀如来同体。

「应身」，为了悲愍浊世的众生，应现到这个娑婆世界上来，像降诞、出家、修行、成道、说法的释迦如来一样。无论那一尊佛，都具有此三身，三身即一，是不可以区别的。

拿一个比喻来说，法身恰如医学，研究医学的医师是报身，应用医学来治病，闻药而施行医术的是应身。

现在，观世音菩萨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所以不妨可以这样看：现于此世界说法度众生的释尊，也是观世音菩萨示现。

以观世音菩萨作为宇宙的真理，慈悲的权化，而释尊的出现，正是显现宇宙的真理，慈悲的权化。关于这一点，就说释迦是观世音，观世音是释迦，我想总也是无妨的。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辟支佛」，梵语「毕钵子底迦」，解释为「缘觉」或「触觉」，他不等待他人的辅佐，可以独自的向于解脱之道。所以，在佛未出世以前，或在佛未传教的地方，能够体得部份的宇宙真理，均可把他算在辟支佛中，可以说，希腊的哲人，中国的圣人，皆是辟支佛。

这就是佛教中特长的地方，佛教中并没有非受释尊之教不能解脱的偏狭思想。不等待受释尊教法也能有独觉的。

现在观世音菩萨，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所以，苏格拉底也好，柏拉图也好，老子也好，孔子也好，耶稣也好，穆罕默德也好，皆可以看作观世音菩萨的应现。

观世音菩萨好似天空中的一轮明月，无论在江、河、洋、海之中，都可以浮现。真理是一个，体现宇宙真理却有不同。所以适应不同的时代或土地而现身教化众生。这是佛教的特色，应该加以发挥的。

当然，这辟支佛是缘觉，但在缘觉当中，也有缘觉的缘觉，缘觉的声闻两种分别。缘觉的缘觉，是没有受释尊之教，能观察生死因缘的道理而悟入的。可是，说到缘觉的声闻，那就必须遇释尊的出世，听闻生死十二因缘才能悟入的。所以，从过去到未来，我们在生死的因缘之中，智慧的眼被昧了，不能见到明朗的真理，就是由无明而生出的行；因行而生起识和分别；这个识与外境连络，就生起名色，这个名色，和外界交涉，生起眼、耳、鼻、舌、身、意的六入；由于这个六入，与外境相触则生触；由触而感受；由受而生爱；由爱而执著即生取；依取而想保持已有；终于感受生与老死之苦。依此生命果，又生起无明，依于无明而有行（业），有行故有苦，有苦故又有惑；如是惑业苦三，如环之无端。

声闻是闻佛之教示而见到苦（苦谛）的根本，是身口意的恶业积集（集谛）而成，只要把这个断灭，即能得悟（灭谛），但是断集证悟，必须修道（道谛）。佛有说：迷的果是苦，迷的因是集；悟的果是灭，悟的因是道。听闻这个苦集灭道四谛的道理，而开悟的一群众生，叫做声闻，简而言之，即是佛弟子。

佛教的根本思想，就在这四谛。从原始佛教到后期佛教，也即是从小乘到大乘，一切的教典，都从这四谛的开展而来。所以闻佛声，并不一定要生在佛世，亲闻佛声。佛在世，是有佛说法；佛灭后，是有佛的法流传。流传的教法是由随侍佛陀很久亲闻佛声的阿难尊者诵出的经典，各方均有翻译流传，这都是佛陀的法音。

因此，虽是声闻也不一定生在佛陀住世之时。而声闻即是佛弟子，这就是指的从佛教的教法出家修持成道的很多佛的弟子而言。以怎样能够度脱的人，就现那种身而来度脱他。

从这个看法来说，印度的马鸣菩萨，龙树菩萨，及达摩祖师；中国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华严宗的贤首国师；净土宗的慧远大师，善导大师；日本的传教大师，弘法大师，日莲上人，均以出家之身而为众生说法，所以亦可称现声闻身。

像这样来说，但这些都是大乘的菩萨，把他们说为声闻，或者不对也不可。但是这个声闻，有自甘小乘的，叫愚法声闻；有进修大乘的，叫广慧声闻。不单如此，就是大乘菩萨，现声闻身可以得度的，即现声闻身，这种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就从这种精神表现出来的。

以上的佛身，辟支佛身，声闻身，均是开悟的圣者，所以叫三圣身。

2、三十三身（天身、人身）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上文已说了三圣身的现身说法，度那所应度的众生，现在是讲现梵王身，帝释身，自在天身说法了。对于此处的现身说法，须要从几方面来考察。

认为适宜以梵王身得度的时候，不单是现梵王身，而且要现梵王的心；应以帝释身得度的时候，不单是现帝释身，也要有帝释的心。为了要同化对象，自身现出和对方同样的相，这可以看作菩萨同事的运用。

「同事」，是大乘菩萨教化的方便。你是什么样子，他就现同样的形貌教化，和你共处共事，这实在是菩萨的慈悲。

好比母亲想叫幼儿吃东西的时候，连他自己的口在不觉中也会张开来。大乘菩萨因为要教化众生，哀愍护念众生，所以才现身和众生相同。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观世音菩萨要使我们的心成为梵王，或帝释的心，那末，在心里就要反省内顾，使其示现同菩萨一样的大慈悲心，这是在修养上很可耐人寻味的！

现在，观世音菩萨示现应化的方便，照前面的说明来看，我们应该时时反省内顾，要见到自己心里的观世音。

「大梵王」或是「帝释天」，是印度自古以来所信仰的对象。如果用佛教的眼光来看，那些都是婆罗门的各种神，由于这些神，而能得到安心立命进入大道的人也不少。所以，在佛教中，决不排斥这些神；不单是不排斥，而且最初信仰这些神，后来皈投到佛教的怀抱中来的人也很多。所以就尊那些神为拥护佛教的神。因为那些神，虽不能修养到成佛，但都是在我们凡夫之上。

在佛教中，由于印度古来的传说，说这世界分有欲界、色界、无色界的三界。

「三界无安，犹如火宅！」

修学佛法的目的，就是能超越这个三界。三界的第一是欲界，欲界里有地狱、饿鬼、畜生、修罗、人间、天上的六道。

诸天之中，和我们相距不远的是欲界天，欲界天中有地居天和空居天。

地居天，还没有离地，空居天已经离地。

地居天，根据印度古代的传说，就是由须弥山成立的。「须弥山」的梵语叫「须迷卢」，四方有人所住之处：东方叫弗婆提州，西方叫俱耶尼州，北方叫橛单越州，南方叫阎浮提州。阎浮提州就是我们所住的地方。在这须弥山的中腹，有四天王：东方持国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南方增长天王，北方是多闻天王。这是欲界的起点。再上去是忉利天，此天在须弥山的顶上，四方各有八天，四八是三十二天，中央有帝释天，把这个合起来，叫做三十三天。

从这里进入空居天，其最下的是夜摩天，其上是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到这里是欲界的终点，共有六天，再上去就叫色界了。

欲界，是还未十分断除欲情，到了色界，就完全没有欲情，那里有十八天。

第一叫做初禅天，这个天中有梵辅天与梵众天，再上去是大梵天。初禅天上去是二禅天，二禅天中亦有三天。二禅天以上是三禅天，三禅天亦有三天。三禅以上是四禅天，四禅天有九天。合共色界有十八天。

色界以上叫无色界，无色界不但是没有欲情，即连肉体也没有，所以无色界的四天，叫做空无边处天，识无边处天，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

这就是三界二十八天。

像有这样种种的阶级，这些阶级可以看作我们在静思熟虑到达精神闲寂时的阶段。

「天」，在婆娑论中说：「光明照耀，故名为天。」佛教中讲光明，无论何时都是比喻智慧的，所以人间如不昧于欲情，就可运用智慧。四天王天的阶级虽尚未舍离欲情，但已经很为稀薄；到了帝释天，肉欲已经没有了，但尚有精神上的爱情。像这样渐渐的再上去这是所谓梵天，是相当于色界的初禅天。因为能离欲界的淫欲，寂静清净，常生善心，所以叫做梵天，比这梵天更大的称为大梵天。楞严经中说：

「身心妙圆，威仪不缺，清净禁戒，加以明悟；是人应时能统梵众，为大梵王，如是一类，名大梵天。」

「帝释天」，亦是大善神，在忉利天的中央，是三十二天之主，率领很多的天及人民，守护佛法云。

「自在天」，是欲界最上的第六天他化自在天，梵名叫做「婆罗维摩婆奢跋提」，此他化自在天，智度论卷九上说：「此天夺他所化，而自娱乐，故言他化自在」。俱舍颂疏世间品卷一说：「他化自在天，于他化中得自在故」。此天就是不要自己乐具变现，而爱下天化作，假他人之乐事，自在游戏，才叫做他化自在天。此天与色界摩伽首罗天（四禅天中大自在天）皆是害正法的魔王天。中有魔王宫殿，因此，常常派遣魔众到我们的世间来；使我们增添了许多的苦难，都是由于这些大恶神。

但是观世音菩萨，不管你是善神，大魔王，帝释天，或者是恶神自在天，都是照常来济度。这可以看出观世音在世间是善的即以善的诱发，是恶的即以恶的警觉。

所以菩萨应化的方便，有摄受，折伏二门。或以爱包容摄受，或以力惩戒折伏，欲度众生，这两方面均有必要。光有爱没有力，则难以驯伏；光有力没有爱，则易招反抗。

因此，爱与力，摄受与折伏，都很重要。善神可化的，即可现善神度化；恶神可化的，即现恶神度化。

有一种人，听到别人的善，能够启发自己的善；或是见到别人的恶，容易反省自己的恶；众生的机类很多，所以菩萨的应现也各各不同。

心若清净，智慧涌现出来的觉，这是观音菩萨化为大梵王示现在自己的心中；心若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不悭贪，不嗔恚，不邪见等十善道生起来，这是观音菩萨现帝释天的教化；心若生起邪念，妄想，昧了自己的智慧，则观世音菩萨现成自在天身

令其反省，令我们要这样自觉。这一段说法，是应该思想思想的。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前面讲的「自在天」是欲界最顶的第六天，是大恶神；这里讲的「大自在天」是色界的最顶天，亦是大恶神。但观音菩萨，为什么要现身魔王，关于这个问题，维摩居士说是济邪令入佛道。在维摩经不思议品中说：「尔时维摩诘语大迦叶：『仁者，十方无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教化众生，故现作魔王』。」

维摩居士，我们当然可以看作是观世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这段文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说法。观音菩萨现自在天或现大自在天，均如这段维摩经所说。观音菩萨不思议解脱的妙力，不度尽魔界，决不停止，此皆悲愿的发扬。

「大自在天」，梵语叫「摩醯首罗天」，是色界十八天中的第十八天，居色界的最顶，或称色究竟天或是阿迦尼吒天，也叫摩醯首罗天。此天的天主大自在天王，三目八臂，骑白牛，在印度叫他做世界创造的本体，万物造化之主，所以受人崇拜。

现在观世音菩萨的大悲说法的妙音，进入天界去度化。然而，不管是梵天帝释的净界，也不管是自在天大自在天的魔界，这并不是远在上天，而就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天大将军」，是帝释天的家将，帝释与阿修罗战争时，那个出阵的先锋大力士，就是天大将军，又名「那罗延将军」，「坚固力士」，「露形神」，「金刚力士」。寺院的山门口有二王，左边的是那罗延坚固力士，右边的是那密遮金刚力士，都叫天大将军。

现在从本文来看，这是观音大勇猛心的示现，其勇猛之德，以天大将军示现，而当守护佛法之任。从大悲大智与大勇引发的力，把这个三德圆满了的观音菩萨，真是我们理想中崇信的对象。

「毗沙门」，亦名「毗沙门天」，「毗沙门天主」，梵语的正音是「舍罗拏」，译为「遍闻」，「普闻」，「多闻」。婆罗门的教徒，把他称为财神，是金银财宝的守护神。

此神镇座在须弥第四层水精宫。因为管理夜叉罗刹，所以又叫北方多闻天。这是已经皈奉佛教的神，毗沙门天王经中，说他们很有福德名闻。真言宗和天台宗，亦很推崇此神。那么，他们的福德是那里来的呢？依据毗沙门天王经讲，为此天王者，得有十种福。这十种福是：一、无尽福，二、长命福，三、眷属福，以上是布施的德果。四、善识福，这是持戒的德果。五、敬爱福，这是忍辱的德果。六是胜军福，七是田[白/田]福，八是蚕食福，这是精进的德果。九是佛果福，这是禅定的德果。十是智慧福，这是从禅定而放出的智慧之光。

依这看来，毗沙门天的福，决不是从外来的。是依六波罗密而修的菩萨大行，自然应得的果报。所以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修六度之行，就能给你这十种福。

此十种福中，第一为无尽福，又称知足福，乃常知足之福。一个人的知足是最重要的。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

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小王」，是别于前面所讲的梵天、帝释、毗沙门等的诸天王，这是人间的王，所以称为「小王」，又可称为「粟散王」。

「粟散王」，是说小王之多，多如粟散，或是小王统领的国土，名粟散国，因为与天部的大宇宙相比较，其小犹如大地上散的一粟，其王即名叫「粟散王」。

对于天部的王称天王，人间的王称人王。在人王之中，大国的王又称大王，小国的王称小王。或是大王又称父王，小王又称太子。总之无论是大王、小王，总是支配人民者。

首楞严经说：「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这就是现那些统治者，支配者的国王，以大勇猛，大智慧来教化人民之义。照这个意思说来，古来的圣主明君，都可说是观音的现身，所以有人赞叹圣明君主说是观世音菩萨的现身：

敬礼救世观世音，

传灯东方粟散王，

驾从西方来诞生，

演说妙法度众生。

如果说小王是圣主明君，像印度的阿育王，中国的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顺治帝，都是佛教忠实的护法者，都可看作是观世音的现身。如果说小王是太子之义，正如中国的梁之昭明太子，日本的圣德太子，弘扬佛法，不遗余力，亦可谓观音菩萨的化现。

在心地观经上说，国的支配者，必须具有十德，这十德是说的：

- 一、能照 以智慧眼，照世界故。
- 二、庄严 以大福智，庄严国故。
- 三、与乐 与人民以安泰故。
- 四、伏怨 降伏一切怨敌故。
- 五、离怖 能除灾难，离恐怖故。
- 六、任贤 集诸贤人，分任国事故。
- 七、使人民安住于国土故。
- 八、以法管理世间故。
- 九、业主 诸业归之国王故。

十、一切人民以王为主故。

必须以这个十德化民，方可称为观世音的示现。

「长者身」，现在很多的地主，富翁，都称为长者，其实地主富翁，并不是真正的长者。真正的长者，必须也要具有十德。在这十德之中，属于身体的有五德，属于心理的五德，兹就翻译名义集，依次举之：

身德：

姓贵、位高、大富、威猛、年耆。

心德：

智深、行净、礼备、上叹、下归。

一、姓贵 名声门第，显扬四方。

二、位高 位阶功勋，均皆崇高。

三、大富 资金产业，礼富众多。

四、威猛 具足威严，人皆敬畏。

五、年耆 年满五十，耆德不群。

六、智深 智虑过人，深谋远算。

七、行净 品行清净，可为模范。

八、礼备 礼义具备，无一不周。

九、上叹 信用德望，上皆赞叹。

十、下归 下辈之人，望德归服。

「居士」，梵语「迦罗越」，普通的习惯上，称在俗的佛教信徒为居士。祖庭事苑上说，居士必要具有四德：

一、不求仕官。

二、寡欲蕴德。

三、财居大富。

四、守道自娱。

十诵律说：

「居士者，除王，王臣，及婆罗门，余在家白衣，是名居士」。

首楞严经上说：

「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又在同经讲到关于其次的「宰官」，有这样说：

「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宰官」，是掌管政治的官，可以把他看为一切的官吏。就是应以官吏身得度的，即现官吏身而来济度之义。

古代中国有九品的官职，都是奉法理民的，这都可称为宰官。所以上从大臣，下至村长，也无不是宰官。一切的宰官，自己如果以为是观音的化身，则这一国就能大治了。

「婆罗门」，是印度四姓中最上的一姓，婆罗门教徒，亦称做僧侣。

印度有四姓的阶级：

- 一、婆罗门（僧侣）
- 二、刹帝利（帝王军人）
- 三、吠舍（商人）
- 四、首陀罗（农人）

这四姓阶级的区别，很不平等。既不可相互通婚，也不可享受同等权利，贵贱分得甚为惊人！

佛教完全废除这些不平的阶级差别，在全印度，四姓中无论何姓，进入佛教，一律称为释氏。可是，观世音菩萨，若有人应以婆罗门身得度的，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佛教以外的宗教修行者或传道者，在适当需要济度的时候，即现其身而为济度。有这种包容异教徒的态度，可见佛教和观世音菩萨的伟大！即是以儒者身或牧师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亦可现儒者或牧师而为说法。

婆罗门梵语是Brahmana，译为「净行」。这是净行高贵，舍于恶法之人。他们博学多闻，在四姓中，是属最上的僧侣学者阶级。自称从上古梵天之口所生，是最高种族，其权威在刹帝利之上，认为是传诸天诸神的圣意。种族一生严守教规，到壮年，都要学通四吠陀，十八大经的经论。年至四十，恐家嗣断绝，归家娶妻，生子继嗣。年至五十，入山修道。此婆罗门，唯五天竺有，其他诸国无。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比丘」，是剃发受具足大戒的出家男子。

「比丘」是释尊四众弟子中的僧众，正确的梵音应读为「苾刍」，译为「乞士」。乞士的意义是上从如来乞法，以资慧命；下就俗人乞食，以养色身，故名乞士。世之乞者，但乞衣食，不乞正法，不名乞士。又从比丘的原意去解释，应有六义：

- 一、怖魔 出家以后，确立菩提道心，则诸魔恐怖。
- 二、杀贼 以菩提心修道，能杀尽烦恼之贼。
- 三、乞士 上乞诸佛之法，下乞众生之食。
- 四、应供 上求菩提之士，应受在家四事供养。
- 五、破恶 能守比丘的十重禁戒的出家道德，即可破心中的恶念。
- 六、无生 已破者不使再生之境界。

「比丘尼」，是苾刍尼的讹音，译为「乞士女」。释尊出家成道以后，姨母摩诃波闍跋提夫人出家为始。

「优婆塞」，是受持五戒依佛道修行的在家男众佛弟子，译为「近善男」，「近宿男」，「近事男」，是亲近奉事三宝之义，华严疏钞解释为亲近比丘而承事故。

「优婆夷」，是受持五戒依佛道修行的在家女弟子，译为「近善女」，「清净女」，「近事女」，亦是清净奉事三宝之义，华严疏钞解释为亲近比丘尼而承事故。

这些在家出家的佛弟子，应该怎样的度脱，即怎样的现身而为说法。

在古代，梁武帝时，达磨大师从印度来。

「什么是圣谛第一义？」梁武帝问达磨大师。

「廓然无圣」！达磨大师的回答。

「对朕者谁？」

「不识！」

因为这问答不能契机，达磨大师即去嵩山少林寺。后来武帝皈依宝志和尚，谈到了这一段往事。

志公和尚说：

「达磨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传佛心印。」

为什么说达磨祖师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呢？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说法的明证。

像这同样的故事，观世音化现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而为众生说法的不知有多少哩！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在佛教中，很多人以为不尊重妇人，像这样说法，实在是错误的！佛教不过指示男人的修行，恐怕有所妨碍于修行，所以叫不要接近妇人，并没有一点轻视妇人之意。

就是妇人，也可以修到佛菩萨的地位。在释尊住世的时候，如胜鬘夫人，她所说的释尊都已认可，现在大藏中还留有胜鬘经。

胜鬘夫人，是普光如来所化身，可是，不妨把它看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这里有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不一定要拘泥于这个文字，一切在俗的妇女，已做人妻的妇人，将要做人妻的妇人，已一度作人妻而现在已守寡者，一切都可通称为妇人。若她现有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就可以看为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说法。

玉耶经中说：

「永离所生之家，而以夫家为家，与夫异体同心，事夫父母，如事所生父母，尊崇敬慎，无傲慢之心，善治家事，能接宾客，礼富家庭，扬家名声，此为妇人之道。」

妇女到了丈夫的家，始尽为妇之道，叫做归家。那个所生父母的家，是暂时的假家，进到丈夫的家，才是归到真正的家。

所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的妇女和丈夫，均共同举出。

慈悲、智慧、勇猛的三德中，第一是慈悲，因为妇女之道，虽有多种，但为根本的不外慈悲。

慈悲是德性中最重要，观世音菩萨现女相，就是因为这个德性，是女性最能代表之故。所以女性中应以此为第一。

若是女性，而缺乏这德性的话，简直就没有女性的价值了。

近来的风气，在社会上表现的现象是怎么样的呢？女性大都缺乏这个慈悲的德性。其中尤以贞操的观念最不注意，为了金钱，一切都可以不顾。西洋的思想不错，但囫圇吞枣，光在外形上模仿，终归是最危险的！妇女的德性所以会堕落，大概就是因为如此。

希望今后的妇女，不可以不养成谦让的美德，这不光是妇女，男子也很必要。但是谦让与胆小不可以混同。误会了谦让而成胆小，则易成为卑怯。这也是不足取的。

女姓之德，应该注意言语动作，尤其是最重要的，是不可缺少淑德。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童男」「童女」，这是终身不为爱欲所染的男子，与女人，不一定单单指幼童而言。到了四五十岁，男的没有娶妻，女的没有嫁夫，都可称为童男童女。但是如其那样说，还不如把童男童女切近幼童的事实来说好。现童男童女身，而度那些顽固的众生的话很多很多。

从前安艺国的广岛城下，有一个人叫乎兵卫。但人们都喜欢称呼他做佛乎兵卫。他是一个马夫，度著穷困的日子，因为慈悲，很受人的尊敬。

讲到这个人的从前，本来是一个强欲邪见的凶汉，人们把他当为毒蛇一般的惧怕。都喊他做鬼乎兵卫。为什么这个甚至被人叫做鬼的乎兵卫而现在能改称佛的乎兵卫呢？这里原来有这样一段道理。

做马夫的乎兵卫，有一次病了，卧床很久，有一天的夜里，他的妻抚著这位病夫的背说道：

「能卖的东西，都已卖光了，现在一块钱也没有了，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还是明天我去求乞吧？」

他的丈夫听后，也流著泪，夫妇都在悲叹著。那时候卧在他们身旁的八岁幼子叫万藏的，在被窝中忽然啜泣起来！

「你为什么哭？梦见什么了吗？」母亲问他的幼子。

「不！」万藏回答说：「妈妈！我明天去做马夫好了，你不要叫我去乞食！」

母亲也不知道这小孩子心中想什么，第二天的早晨，万藏牵出了马，准备出去，因为个子矮小，不能够把马鞍放到马的背上去，母亲见到儿子有这样殊胜的心，亦为之感动，因此就给他把马鞍安放好，心中一面挂念，一面也就打发他去了。那并没有出什么事，到了那天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拿了一点很少的钱。每天就这样的工作下去了。

又在一天下午，那个鬼的乎兵卫病好了，跑来马夫集合找工作的场所，见到万藏把马系在那里，坐在旁边啜泣。

「喂！为什么把马系在那里哭泣呀？难道肚子痛了吗？快一点去找事做！」

「不！我不是因为肚子痛才哭的，因为他们今天都不给我装东西。」

「什么？这就要哭了吗？这是常有的事，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吃过午饭没有？」

「没有吃午饭，因为没有工作做，所以还把带来的饭带回去给父母。」

「噢！这样吗？没有工作就不吃饭吗？」

「嗯！是的！」万藏诚挚的回答。

乎兵卫听了，非常感动和佩服他的孩子。

「你生在我家，一点饭是有得吃的！」

乎兵卫说了以后，就把他带回家去。乎兵卫的妻子听了也非常难遇，当即烧了一盘鱼安慰他，万藏饭可吃完了，鱼可没有吃。

「喂！你怎么不吃鱼？」父母都这样问他。

「我因为不想吃，不知为什么。但记得在我们家中，过去父母不知拜什么的时候，一点鱼肉都不吃，所以我也不吃。」

乎兵卫听了这话，感动得泪水潜潜的流下，从那次以后，一改已往凶暴的心肠而成为佛的乎兵卫。

这个八岁的童男万藏，诚可看为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乎兵卫的鬼心一转而为佛心，正是邪正一如，烦恼与菩提，只是一张纸的表与里之隔而已。

其次，再举示现童女身的两件事实：

在满清末年的时候，正是日本明治大正之间，被认为是日本第一流的外交家陆奥宗光，当中日战争终了，政府派他与伊藤博文代表日本和满清代表李鸿章往下关为媾和谈判的时候，他的十七岁的小姐正是病在床上，无论什么人看了都认为他的小姐是不治之症的那个时候。

宗光既然是一国的大臣，又负有媾和谈判的重任，当然不能为了私事而停止国家的大事留下来看护女儿。

于是，宗光向女儿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他临走的时候，忍痛的招呼家中的人说，即使有什么重大的事变也不要通知他。

却说媾和谈判进行得快到签字盖印的时候，忽然宗光的面色总有点不好看起来，伊藤见了很忧虑的问他是为了什么。

「没有，没有什么！」

宗光心中好像有不肯轻易向人讲的话。而伊藤更加心急得了不得！所以又再问他。宗光也就老实的说了：

「实在是因为女儿患了不治的病，听说我们这里谈判快要终了，家中就有信来，就是女儿终归是没有救了，她要在临终以前，有一个问题问我。想到自己亲爱的女儿，已知自己的病不治，希望向我说一句话，可是我身负重任，今天怎么能去呢？心中这就烦恼起来，大概是表现到面容上来了。」

伊藤听了，非常的同情说：

「已经快要签字盖印了，你可委托我来做，你赶快回去和你的千金见一面吧。」

宗光听了很欢喜的起程回家了。

却说小姐见了父亲，向父亲问道：

「爸爸！我已经知道无救了，我很快的就要死，但是，死了之后，向什么地方去呢？」

宗光虽是一国的大政治家，这个问题却没有办法回答。他想到从来自己怎么就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以自己之力，虽总想延长她的一点生命，可是也不能够。但既成为父女的关系，女儿问到临终之后向什么地方去！这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这种情形多么悲哀！现在发觉了这个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问题，又不能够胡乱的回答，他想了想，终于这样说道：

「我可不知道向什么地方去，可是你的母亲，无论什么事，甚至连生与死，都付托给观世音菩萨。所以，这是不错的，你的行踪一定有观音菩萨引导的！」

宗光的小姐听了父亲的话以后，看起来，很安心了向观世音菩萨合掌，就瞑目去世了。

从此以后，宗光由于这个动机，皈依佛教，成为一个伟大的修行者。关于这段事，宗光以为是观世音菩萨化身为他开了迷蒙的心眼，宗光既是深深的相信而又将它公之于人云云。

再说一件关于这种情形的故事：

从前某地有一对非常悭贪的夫妇，家中有著很充足的财产，可是邻近的公众事情，他悭吝得不助一文。和他人交际，一谈到化钱的不来了，有钱赚的，则恐不能争先。

这个夫妇的膝下，有一个女儿，视同儿子一般，其爱真如掌上明珠。虽是悭贪而吝啬的夫妇，但对女儿倒非常的溺爱。真是爱风有风，爱雨有雨，不论什么，都设法满足她的所愿，不让她感到生活有点痛苦，就是这样娇生惯养著。

世间上终是不如意的事居多，小女儿得病睡在床上，为了爱女的病，找医生吃药固不用说，凡做得到的都尽力而为，可是都不见效，只要他做得到的都做了，寿命终于到了将尽的时候，这是无法可想的。这个小姑娘也知道现在就等著最后的一口呼吸了。

吝啬的夫妇，见到女儿将要断气了，就靠近女儿的枕头说道：

「你要什么东西吗？不管什么，只要你说了，爸妈就会买来给你。」

她的父亲这样一讲，那个小姑娘即刻把消瘦的纤手，放在父亲的膝上：

「你们没有一件不如我愿的养育我，我本可以心满意足，但是现在还有一个希望，只要这个满足，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是什么？你可以讲来听！」父母都这样恳切的问她。

「那么，我就说了，在世的时候，你们一切的财宝都肯为我用，现在我要死了，有什么方法把那些财宝带一点走呢？」

被这句话一问，夫妇明知不能带去，可是又不能明白的对她说，正在不知如何回答她好的时候，睡在床上的女儿容态，渐渐的变了，她就这样的断了气。

这对夫妇，想到无法回答女儿最后的问题，心头怀著无限的遗恨。他们很懊悔，为什么过去对于道理一点都不注意呢？因为不注意道理，所以在亲爱的女儿作最后要求时，弄得我们束手无策。如果平时听一点佛法，这次不是可能在女儿面前讲讲吗？可恨过去心中所想的只是钱，钱，储钱！

其他什么都不知道，这是多么可悲的事！从此他们夫妇就发心参访高僧学教，好似重生了一般，以后就成了一个大慈善家云。

这个小姑娘，就是以童女身向父母说法，确可看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在法华经中的第二十七品，记载著妙庄严王的太子净藏、净眼二人，劝父母进入佛道，以童男童女为缘，使父母发菩提心，这些例子实在不在少数。

3、三十三身（八部身，执金刚身）

【应以天龙，夜叉，干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前面讲的是为人界的说法，从这里是为龙伽罗部的现身说法。天龙八部，又叫做八部龙神，因为天龙在八部众中居于首位。八部：一天，二龙，三夜叉，四乾闥婆，五阿修罗，六迦楼罗，七紧那罗，八摩睺罗伽。现在一一的解释如下：

一、「天」，是「提婆」的译意，有欲界的六天，及色界无色界等诸天。

在法华论中说：「清净光洁，最尊最胜，故名为天」。这是对于帝释，自在天，毗沙门天以外诸天部乐界的总称。

二、「龙」，梵语「那伽」，是禽类的水属之王。龙身到处隐显自在，在法华经中列有八大龙王之名。

三、「夜叉」，这是勇健鬼，暴恶鬼，能飞行空中的鬼类。

四、「乾闥婆」，梵语是「彦闥缚」，译有「寻香」，「食香」，「嗅香」，「香神」的多种不同，以香为食，侍奉帝释而司奏伎乐，常在须弥山之南，金刚窟中，能飞行虚空。

五、「阿修罗」，正音应读为「阿素洛」，译为「非天」，其果报似天而非天之义。是鬼神的一类，也译为「无端正」，男丑女端正之义，又译为「无酒」，因为宿世好酒，而不能随顺己意，故持不饮酒戒。阿修罗，很多地方都略称修罗。

修罗在前世虽然也修五戒十善，可是他有我慢胜他之心，猜忌之念甚盛，死了以后即是阿修罗，与忉利天互相憎嫉，故恒有战斗，常受三时铜镬，剑戟等苦。

世俗容易发怒的人，称为燃烧著修罗的嗔火，就是从这里而来，修罗不一定要说住在天上，人间到处都有修罗。

六、「迦楼罗」，是印度神话中的怪鸟，梵音叫「揭路荼」，译为「金翅鸟」或「妙翅鸟」；又称为「迦楼罗王」，即是一切鸟类之王。住在须弥山北方大铁树间，翅翼金色，两翼之端相距，三百三十六万里。日日巡视须弥四天下，捕龙而食。头上挂有如意球，常从口中吐大火焰，所以又有名字叫做「迦楼罗炎」。

七、「紧那罗」，梵音的正音是Kilimara，译为「疑人」，或「疑神」，因人形而头上有一

角，人见之常疑为似人或非人，故得此名。乃帝释的乐神，能以歌舞侍奉帝释，其形像稍似马首人身，人首鸟身。

八、「摩睺罗伽」，正音是「牟吒洛迦」，译为「大腹行」或「蟒神」，是人形蛇首。

天龙八部，已如上述。这些本来都是出于印度的神话，因为印度人在释尊未诞生前，均以这些为信仰的对象，所以，释尊成道后，观机说法，随缘摄化，一切恶魔、神、鬼、天将，佛教之中无不包容，因而给他们一个进入真正大道的机会。

「人非人等」这句，是总称这个八众。八部众中，有似人而又不是人的如紧那罗，摩睺罗伽；有完全不是人的如龙等，所以说人非人等。

以上所说，正是显示山河大地，有情无情，无论那一个，都是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的教化的对象。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执金刚神」，梵语是「跋闍罗波膩」。「跋闍罗」译为「金刚」，「波膩」译为「手」。因为手执金刚杵，所以叫「执金刚神」；或者又称「金刚密逢天」，「金刚手」，「金刚力士」等；因为统领五百夜叉，所以又叫「金刚夜叉」。

这可称为佛教守护的神，在寺院大门旁奉供的有两个王，右是金刚神，左是密迹力士；右面表示的是善，左面表示的是断惑。所以右面的是开著口成为阿字，左面的是闭口成为吽字。这个叫做阿吽二将。其实是一王的变化，二王实在是一体。

总而言之，是观世音菩萨现这个神的相而来说法之意。「金刚」，是坚固之义，如果以这个坚固，断惑生善，则精神一到，何事不成？任他如何的困难，金刚坚固之力也能打破。

「执金刚」，不外是表示人格的坚忍不拔。

以上是观世音菩萨著名的三十三身、十九说法，到这里已讲完。三十三身从第一现佛身，到最后现执金刚神身，有三十三身，分为十九次说法。其实，照理讲并不限于三十三身，三十三身是指的无尽的意义。三十三身，十九说法，现在列为图表如下：

「三圣身——佛身、缘觉、声闻.....三说法」
 「六天身——梵王身、帝释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
 大将军身、毗沙门身.....六说法」
 「五人身——小王身、长者身、居士身、宰官身、婆罗门身...五说法」
 三「四众身——比丘身、比丘尼身、优婆塞身、优婆夷身.....一说法」十
 十「四女身——长者妇女身、宰官妇女身、居士妇女身、
 婆罗门妇女身.....一说法」说
 三「二童身——童男身、童女身.....一说法」法
 「八部身——天身、龙身、夜叉身、乾闥婆身、阿修罗身、
 迦楼罗身、紧那罗身、摩睺罗伽身.....一说法」
 「执金刚身.....一说法」

三十三身十九说法，即如以上所说。

在前面已经讲过了，三十三身是指的多数，并非单指这三十三身。我们不妨看为宇宙一切的事相能启发我们生起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心的，皆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前面从现佛身到现执金刚神身，是示现观世音菩萨各各不同的现身，那个叫别答，这段是总答。释尊总答道：「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成就像前面示现的大功德，现种种的形，游诸十方世界，度脱一切众生。」

「三十三身」，是示现无量数。就这段文的「以种种形」一句亦可明白了。

本来，观世音菩萨的本地，早为正当法明如来，法身遍满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本来早已成佛的观世音，应众生之念，分身化现，因为是处处身，所以处处现。恰如天空一轮明月，万水万现。这即是说不仅是三十三身，不光是十九说法，观世音菩萨可以现几千几百亿万的身，可以说几千几百亿万的法。金光明经中说：

「佛之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日。」

这个就叫做：「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

4、瓔珞供养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词，观世音菩萨因为有如上的种种功德，所以释尊劝众生应该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如前面所说到这个「一心」最为重要。

如果不是一心，则精神散漫，不能够得到十分的功德；心若专意，则精神集中，所求无有不应。

这个「一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如果口常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意常思想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身常具有恭敬礼拜的诚意，则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和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三业一致。把潜在我们心里头的观世音菩萨唤起来，我们的心和观世音菩萨的心合一，把这个心，作为供养。

「供养」，供给资养之义，这里面包含有种种的法，现在要说的是三业供养。在法华文句中：身业供养是礼拜，口业供养是称赞，意业供养是观想相好。在大同经中又分为理供养与事供养。会其理而证入的叫理供养，供香花果品等叫事供养。理与事，事与理，圆融无碍，如果心会其理，则身现其事；如果身现其事，则心会其理；理与事一致，心与身一如，方俱恭敬诚意之义。

其次来解释「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摩诃」是「大」之义，所以又称观世音菩萨为大菩萨。「怖畏」，就是非常恐怖畏惧。「急难」就是一种最难以应付的困难。如果我们处于怖畏的时候，陷于困难的地方，在进退维谷的状态之下，此观世音菩萨，就能给我们无畏，所以在此娑婆世界，又称之为「施无畏者」。

实际上，我们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怖畏急难充满其中，在这怖畏很多的世间中，使我们得到一点安心，皆是观世音菩萨所赐。大佛顶首楞严经中观世音菩萨对世尊说：

「世尊！我复以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方，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

这十四种无畏之中，最要的还是以大智慧、大慈悲、大勇猛之德，作一切事。若能如此，即可得到泰然不惧了。

若以智慧，体得诸法实相的道理；在慈悲上，有自他平等的博爱；在勇猛上，有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有这种觉悟，在世间上，就没有怖畏了。观世音菩萨能使令众生得到这个安定，故称「施无畏」。

佛教里说施，分有三种：

- 一、财施—施有形的物质。
- 二、法施—施无形的真理。
- 三、无畏施—使令物质上，精神上，有所安心，没有恐怖。

不论财施、法施，均不能离开无畏而能达到目的。

观世音菩萨以此无畏布施，能使我们安心立命，故此应一心供养。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璎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

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无尽意菩萨听到上面所说的观世音菩萨的广大功德，因此向世尊说：「我应当要供养观世音菩萨」，说后，随即从头上解下价值高贵镶著宝石的瓔珞，奉呈给观世音菩萨，说道：「仁者！愿你受此法施！」

「瓔珞」，是印度的严身装饰品。头上的叫瓔，身上的叫珞，品质依身份而有种种不同。根据这种风俗，佛菩萨也用这个来庄严。

但从这段经文的理上去观察，并不是指有形的金银而镂刻的宝石，无尽意菩萨，累积聚集了无尽的功德，严饰无尽意身上的瓔珞，不过取来譬喻罢了。

所以，无尽意菩萨把瓔珞呈奉给观世音菩萨，并不是有形的财施，而是无形的法施，故经中称法施，珍宝瓔珞在佛经中常以瓔珞譬喻功德；本业瓔珞经中说：

「光为百万阿僧祇功德；瓔珞为光，严饰佛身。」

又说：「一切菩萨，以功德瓔珞，庄严菩萨二种法身。」

两种法身，即是理法身与智法身。智法身，依修行之力，而磨练出来的觉悟；理法身是本来具有的那个真如的性德。真如之德，虽然人人本具，个个不无，但不修持，即不能证得。依性起修所得的，是智法身。

理法身，本来是觉，即所谓本觉，但是本觉的光隐藏著，若以修行之力，即得始觉；智法身，即是始觉所得。然若证觉到始本不二。理智一如，二种法身就合而为一了。现在无尽意代表无尽的智慧，观世音显示广大的慈悲，所以以聚积无尽智慧方便的功德，更显现供养给广大无边的慈悲。就是以无尽意的智慧回向给大慈悲的观世音。

「仁者」，是大悲万行者，即所谓菩萨，此处就是指的观世音。

这里无尽意以瓔珞供养的一节，维摩经是这普门品的注脚。维摩的不思议解脱，就是观世音的妙智力，就是观世音的现居士身而为说法。这一节和维摩经第四菩萨品终了时，善德长者以瓔珞奉给维摩居士，完全一致。

维摩经中善德的一章，维摩诘是长者善德的对头，有一次善德长者家中，设七施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及诸外道贫穷下贱孤独乞人，此是财施；维摩即向善德长者大大开示法施的利益，善德长者听时心生清净，无量欢喜，即解价值百千两金的宝珠瓔珞奉于维摩，表示以离财欲，喜乐法施的大利益。

在这普门品中，无尽意供养的一节，观世音菩萨开大悲门，以示大法施，所以无尽意遂生感谢之心，将自己有形的宝珠瓔珞，奉于观世音。这个瓔珞如前面所说，应该看为累积的功德。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无尽意菩萨诚心诚意的特以瓔珞赠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为什么不肯接受呢？

因为一般人的希望是财宝，是名誉，这里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一方面就是表示不贪。这个宝，观世音菩萨实在没有求的必要。从观世音菩萨这方面来看，他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个瓔珞的功德，早已严饰其身。在人分上的这一方面来看，无论谁都持有无价的佛性之宝，并没有什么与和受可说，在绝对平等一如的境界上看，是没有什么相对的憎爱取舍可说，因为显示此理，所以不肯接受。

因此，无尽意再奉上说：「为了怜愍我等故，还是请你接受下来吧」！从我与他分别相对的境地来看，观世音菩萨不需要也未可知，可是为了怜愍一切众生所以请他受之，而他才肯接受。

佛教的教义，是破除相对差别的有，是因缘所生的假谛，由假谛而进入绝对平等的空谛，再从那个空谛，进入诸法实相的中谛。从有进到空是智慧门，从空入于有是慈悲门，以智慧不受这个，所以为了众生恳请而受是显示慈悲。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此瓔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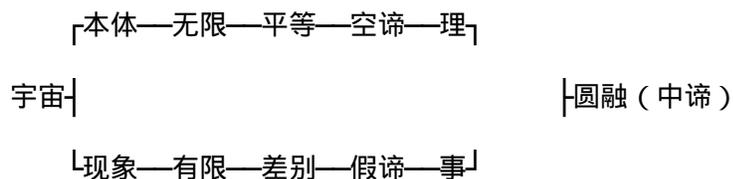
在这个时候，佛向观世音菩萨说：「应该愍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受此瓔珞。」

「四众」，即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等是八部众，前面已经说明了，这里不再重说。

总而言之，为了众生，那为自利而不受一物的观世音，但为了利他就又不得推辞，所以，只得把他受下来。更来分了二分：一分奉给释迦牟尼佛，一分奉给多宝佛塔。可是，此多宝佛塔，又是说的什么呢？这在法华经，就是第十「见宝塔品」。在那品中，说从大地上涌出多宝佛塔，其中有佛名多宝佛塔。

这个多宝佛塔，是把宇宙本体，作为人格的法身佛，亦即是理体。释迦牟尼体得其理体而现事相，所以一是理佛，一是事佛。关于那个证得的原因，一是断灭一切烦恼而进入涅槃；其次是圆满一切种智而成就菩提。就事理的二义来看，多宝佛塔是法身的理佛，即是本觉的理身；释迦牟尼佛是报身的事佛，即是始觉的智身。

说时虽可这样说，但实际上，事理是不可分为二的，这是因为在圆融诸法的实相中，有中道的真理。明白了这个，则宇宙观是这样的：



约佛而言可以这样看：

「法身—理身—理佛—多宝佛塔」

佛身┆

┆冥合

┆报身—智身—事佛—释迦牟尼佛┆

像先前说，佛身分三身时，释迦牟尼佛是应身，现在说释迦牟尼是报身，不免令人生起怀疑，这因为在娑婆世界应现，使普门利益的是观世音菩萨，所以可以看为在体与相之外再加上用：

体—法身—多宝佛塔

相—报身—释迦牟尼佛

用—应身—观世音菩萨

现在瓔珞分作二分：一奉多宝佛塔，一奉释迦牟尼，这应身的观世音菩萨，把瓔珞奉给法身的理佛，报身的事佛，以示三身一体，可以这样解释。

这里有一个疑问：观世音菩萨是为四众八部而受的，应该要分给四众八部才对，为什么要奉给多宝佛塔与释迦牟尼佛呢？要知道，这既是为四众八部而受，但因为要使四众八部统统悟入三身即一之理。所以才分成二分，从应身的观世音菩萨之手，而奉给法身的多宝佛塔与报身的释迦牟尼，此即三身一如，无分彼此。从这同一佛心来说，在我们的心上，就现有这个三身，所以临济大师说：

「汝一念心上清净光，是汝屋里法身佛。

汝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汝屋里报身佛。

汝一念心上差别光，是汝屋里化身佛。」

清净光，是本觉平等的理。我们众生因差别的妄执而昧于此理，不能证得那种境界。打破这种差别的平等之智，是无差别光。这无差别光，就在平等的心上，再观看众生的差别而应机化益，是差别光。因此，差别光是慈悲，无差别光是智慧，以此而能成就法身之德。

心、好比是一面本来具有光明的镜子，这就是法身清净光，但因众生有无明烦恼的灰尘，把镜子原有的光明的体遮蔽了，所以须要用智慧的修行拭去那灰尘，直至没有一点黑暗，即是报身的无差别光。但是，只有光明而不去用，这镜子要来做什么呢？所以镜子要能映现森罗万象的差别才具有镜子的功用，这就是应身（又名化身）的差别光。在无差别的真空之上，有差别的妙有，这叫「真空妙有」。这个真空妙有，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智慧，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释尊讲到这里，又叫这普门品发问的无尽意菩萨，告诉他，观世音菩萨，以如上所述的自由自在的不可思议的神力，游此娑婆世界。用这个「游此娑婆世界」的「游」字收结，却很有意义。

我们众生在世间行慈悲的时候，终有一点勉强的成份，不能说悠悠然的而游世界。可是菩萨行慈悲的时候，舍去一切报酬，只有欢喜，没有勉强，菩萨是乐于为世为人工作的，所以用这个「游」字，是再适当没有了。

以上是散文体的长行讲完了，其次是讲韵文体的偈颂，大体上看来，偈颂都是长行的重说。

九、普门品偈颂

1、大悲行愿

前面已经说过，普门品分有散文体的长行，和韵文体的偈颂两种体裁。长行解释完毕，以下是解说偈颂。

关于本品的偈颂，姚秦罗什三藏法师最初略而未翻；到隋文帝时，从北天竺来了两个和尚，一位是阇那崛多，一位是达磨笈多，这偈颂就是由他们二人译出加入的。

偈颂，又可称为重颂，就是前面所说的长行，在偈颂中用韵文体来重述一翻。「偈」，梵语叫「伽陀」，华言译为「颂」。梵华合称，所以叫偈颂。是一种美歌，联合美辞而来歌颂。在这里称的偈颂，就是等于诗歌一样。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当释尊说法到这里的时候，无尽意菩萨又用韵文的口调来问。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

「世尊妙相具」，这是无尽意菩萨赞叹释尊的。「世尊」，是佛十种德号的总称，就是娑婆世界最尊无上之意。「妙相具」，这是说世尊内具万德，外显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而言。故有赞曰：「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

「我」，是无尽意自称。

「重」，在前面长行已奉问，现在再问。

「彼」，指观世音菩萨。

「佛子」，亦是指观世音菩萨。三界一切众生，皆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所以，观世音也是佛子。无尽意菩萨问观世音菩萨由于什么因缘而得此名，虽然所问是和长行相同，可是世尊的回答却有点不同。在长行方面，是专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妙力，而偈颂方面，却显示观世音菩萨的愿与行，所以稍为有点不同。「因缘」，在长行中只解释为是什么理由；在偈颂中，说此菩萨过去无量劫前即发大清净愿是因，有苦无乐的众生是缘。就是自身行化的大愿为因，以众生为缘。依这个因与缘，普在世间应现化度。

「即此可以相续佛陀慧命的观世音菩萨，由于什么因缘而得名的呢」？无尽意菩萨这样的问。世尊以偈颂回答说：

【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汝」，指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虽听过观世音菩萨以什么因缘而得其名，但为显示观世音菩萨如何的修行，所以佛又令他好好的听听观音的妙行。讲到修行证觉，本来是不二的，但从凡夫修行而至证觉，是应分开来说的。众生心中的一面镜子，本是清净光明的，（这和本觉的意义相同）但给无明烦恼的尘埃蒙蔽生起黑暗时，那就要用修行之力来拂拭心镜上的黑暗尘埃（这叫始觉）以便恢复现出那本来的清净之光。到达修行与证觉的合一，这叫做始本不二。所以修行的第一步，即是证觉的第一步，至于本已立于证觉之上的观世音菩萨，他的修行，不过是证觉的表现而已；他的证觉，不过是修行的运用而已。所以，虽说是修行，似不同于凡夫的修行，而是证觉上的修行，即所谓修证不二，修即证，证即修。

观世音菩萨的善应诸方所，亦是下化众生的修行。观音证觉上的菩萨心，就是大慈悲心的表现。「方所」是指十方诸世界。约佛土言：是法性土、受用土，变化土；约佛身说：是法身、报身、应身。

法性土，是法身佛的净土。布满在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之中，这个大宇宙就是法性土，所谓是「翠竹黄花无非般若，一色一香皆是中道」，在空间是遍一切处，在时间是永恒的生命。

受用土，是为报身佛所受用的净土。

变化土，是应身佛应众生的根机，现种种身而济度的国土。因为要济度此土的众生，菩萨就现三十三身，这已如前说，因此称为善应诸方所。

「弘誓深如海」，是说观世音菩萨誓愿深如大海。凡是菩萨都俱有四弘誓愿。

「众生无边誓愿度」，这是四弘誓愿的根本，众生是无边的，所发的誓愿，就是要济度这普遍的无量无边的众生。

「烦恼无尽誓愿断」，是说无尽的烦恼，我誓愿断之。

「法门无量誓愿学」，是说法门虽然无量，我誓愿来学习。

「佛道无上誓愿成」，佛道虽是至高无上的，但我发大誓愿要完成佛道。

四弘誓愿中第一愿是利他，第二和第三愿是自利，第四愿是二利结成。

众生无边誓愿度——利他₁

烦恼无尽誓愿断——止恶₁ |佛道无上誓愿成（二利圆满）

 |自利₁

法门无量誓愿学——修善₁

观世音菩萨并不单有这四弘誓愿，还有济度众生的观音十对照如下：

┌所学之法—愿我速知一切法

┌一、法门无量誓愿学┐

└能照之智—愿我早得智慧眼

└所化之境—愿我速度一切众

┌二、众生无边誓愿度┐

└能化之法—愿我早得善方便

四弘誓愿—┌根本痴海—愿我速乘般若船

┌三、烦恼无尽誓愿断┐生死流浪—愿我早得越苦海

└贪嗔痴—愿我速得戒定慧

└究竟涅槃—愿我早登涅槃山

┌四、佛道无上誓愿成┐成菩提道—愿我速会无为舍

└三身圆成—愿我早同法性身

观音的弘誓之深，如海一样，就算你想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想尽。因为弘誓是甚深难测的，所以说历劫不思议。「劫」，时间最长之谓，即如前说，就算怎样长的时间，也是难以思议之义。

「侍多千亿佛」，是说随侍无限量的佛而受教。

「发大清净愿」，是指发如四弘誓愿的十大清净愿。

不单是观世音菩萨的修行的客观的看法是如此，在主观的我们心里面所存有的大慈悲之心，而日日所见闻的又统统是佛的教训，照这样的思念，反省，誓学，那所发的愿就不会懈怠，则我们也算能够体到观世音菩萨的心了。

2、念彼观音力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我们要生起清净的心，首先须要专一其心，驱除一切杂念妄想。若要消除杂念妄想，则必定要口常称念观音的名号，意常思维观音的愿行，身常礼拜观音的慈像，以使身口意的三业合而为一。

三业需要具足，缺一不可，比方以身行事，以口讲话，若不一致，或以口说事，以意思，互相矛盾，那就不能称为一心。关于三业，前面虽已叙述过，现在更从侧面来说明。闻观音的名，见观音的像，如果一心称念，那就不会空过，那就一定能消灭诸苦了。

「我」，是指释迦牟尼佛，「汝」，是指无尽意菩萨。「略说」，因在长行已详细说过了。至于历劫不能思议的甚深的弘誓，清净的大愿，要彻底的说起来，实在是不能说尽的，所以这里只能就其重要的来说一说。

「闻名及见身」的「闻名」，即是闻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闻了口中就要一定称念，这是三业的口业称念。

「见身」，对于观音的木刻画像，若能观见其相好，就要以身礼拜供养。这是三业中的身业礼拜。有人以为，向木头或纸张上礼拜，那有什么功德可言呢？这实在是大大的想错了。

举例来说：如同是竹的皮，可以做成草履，穿在脚上，可以做成竹笠，戴在头上；这样虽是一根木，一张纸如果做成佛像或描成佛像，就值得礼拜，须要礼拜，木或纸虽是没有尊卑之分，但现于那上头的心是可宝贵的啊！

禅宗的大德所谓：不在佛求，不在法求，不在僧求；礼拜，只有以这样的见识来礼拜，才有深刻的意义。可是这个深刻的意义，不是一般常人所能领会的！

「心念不空过」，以一心，不让其空过，在十句观音经中说：

「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这就是心念不空过，这是意业敬礼。

意业的所谓「念念不离心」，所谓「心念不空过」，换句话说，就是不论何时，要使观音不与自己分离，要做到「朝朝同共起，夜夜抱佛眠」，要做到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与观音共在。约而言之，就是要有与观世音共活的信念。有这个信念的人，以身口意三业常念菩萨，则自己的身口意自然也会成为菩萨的行为。

自己与观音共生，一切与观音共存，这个身，就成为观音的身，而不是我的身；这个意，就成为观音的意，而不是我的意了。承阳大师说：「此一日之生命，是可贵之生命，是可贵之形骸，有此行持之身心，当会自爱自敬」。仔细想想这句话，其身可贵的理由，就更为显明了。

如果自己这样想，自己就是观音的身，那就不能不郑重，不能不敬爱。每日感谢奉持之念更切，就不敢放逸。那里还有「诸有苦」呢？即或有物质的苦，也可以把它看破了，还有什么痛苦可言呢？

这个身如果是观音的身、则手、足、口，也不能不是的。那么，这个手，就不能偷盗，这个口，就不能骂人，从此以手合掌，以口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这是三业一致，自然会灭除诸有苦的。

「能灭诸有苦」的「诸有」，是三界之谓，分开来也可以叫二十五有。就是三界六道，称之为有，即是有漏的略称。有漏是烦恼，其根本是常说的三毒，从这个三毒生出三界，这个三界是三毒烦恼的苦界，指这个三毒之苦，名诸有苦。

如能三业清净，我与菩萨合而为一时，就能住于灭三毒而出三界的解脱界。

这是总答，以下七难是别答。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这是重颂，或将前面已说了的，再重说一下；或把漏了的地方加以补充说明。

这里两首偈，是相当于前面所讲的火难与水难，加以杀害，伤害来讲，那就是被推入大火坑，在那时候，如念观音菩萨之力，则火坑立刻就可变为清凉之池，火自其然也就消灭，而人也就得救了。假若又漂在茫茫的大海中，遇到龙鱼及诸恶鬼的灾难，在那时候，如以念彼观音之力，即使怎样汹涌的波浪，也不能把我们沉没下去。

照文字解释，念观音菩萨固然可以；若从理上说，如前所说，火是嗔恚的火，由这嗔恚之火，把人烧得不知顾前想后，等于陷在大火坑中。

这个时候，若念观音的大慈悲，以清净崇高的爱水来消灭嗔恚的怒火，则心中就成为清凉池了。

「巨海」，即烦恼的大海；龙鱼诸鬼难，就是爱欲的波涛，爱欲的波浪起于烦恼的大海，直至沉沦在恋爱的深渊之中，招来了许多的痛苦与烦恼。

妖艳的身体，比龙鱼更可怕；嫣然的娇态，比恶鬼更可惧！这个时候，若以观世音的大智慧，洞知诸法的实相，观察一切皆是因缘的假合，则爱欲的迷执，自然就会消灭了。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须弥山」，不一定要看为是真实有的山，这是印度人假想的山，说是其高能到达天，但近人考之须弥山即指喜马拉雅山而言。

从这高山上被推落的时候，如念观音之力，就如日住于虚空，不会落下来。又如在孤峰顶上安住，又被恶人追逐，从金刚山上堕落下来，如念观音之力，一根毛也不会损伤。

「金刚山」，在须弥山的外围，是不能破坏的意思。关于须弥山究是怎样的，金刚山又是怎样的，在这里大可不必仔细的诂索。

有人以为我们持有顶天立地什么都不能妨碍的独立自主的佛性，所以就生起了释迦是什么人，达磨是什么人的念头，如生这一念，即生起懦弱的心，变成自甘堕落，遂至被推落下来。可是此时若能念彼观音菩萨的平等大慈悲，则不会轻侮他人；念彼观音的大勇猛，就能奖励自己，如太阳安住在虚空中，自然能畅游海阔天空，所谓是「风吹不动天边月，雪压难摧涧底松」。我们看到日或月挂在虚空，好像很危险的，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

须弥山，喻佛性，高大周遍之义。

金刚山，是不能破坏，不能动摇的意思，可以看作我们心里的信念！

稍为复杂一点来说，可以把它这样分：须弥山是妙觉之位，金刚山是等觉之位，这里指我们的信念，就是表示无论如何，不为他力之所摇动！

立了信念，进而要把它坚定起来才行，因在我们的周围，充满了诱惑与迫害，时时都在俟机来动摇和压覆我们的信念，这像被恶人追逐而将要堕落的状态，是非常危险的，但在那个时候，如能念及观音大勇猛的愿行，则虽在诱惑或迫害之中，也能不损一毛，而自由自在的，这就是所谓「八风吹不动」！

八风，是东、南、西、北的四方，及东南、西南、东北、西北的四隅的风；但是佛教中的八风，并不是指此。佛教的八风，是八种境界风，因他能煽动我们，所以称为八风。这八风是：一、利，二、衰，三、毁，四、誉，五、称，六、讥，七、苦，八、乐。

一、利 凡与自己有益的皆名为利，或称如意的事名为利。

二、衰 凡与自己有减损的皆名为衰，或称失意的事名衰。

三、毁 因讨厌其人，背后诽谤叫毁。

四、誉 因欢喜其人，当面赞叹叫誉。

五、称 推重其人，故在众中，称道其善叫称。

六、讥 讨厌其人，本无其事，妄说实有叫讥。

七、苦 逼迫之义，遇到恶缘恶境，身心均受逼迫叫苦。

八、乐 欢悦之义，遇到好缘好境，身心得到欢悦叫乐。

这些皆是动摇我们的心，损害那个金刚信念的，然而我们如能坚定信念，不为境界所感动，则黄金当前，不会变节；白刃架颈，不会更动主张；这样，毁誉、利害，一点也不能害我人了。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这里所讲的，也出于前面的长行。

首四句偈，是说的怨贼之难，很多的凶汉，以刀来胁迫，自己若住于观音大慈悲心，以大慈悲对著凶汉，他亦会生起慈悲心，古来高僧大德的逸话，传播在社会中间的例子很多，如前面的空也上人就是一例。这个是从外来的盗贼，比较起来终是少数，而自己心中的怨贼，长久的盘据著，其数有八万四千，各各持有利刀，欲夺我们清净心中的功德之宝，那怨贼的主人翁，就是我见我执。如把这我见我执打破，住于平等的大慈悲，则怨贼即会给慈悲心所感化了。正如「菜根谭」上说：「见闻觉知是外贼，情欲意识是内贼，此主人翁惺惺不昧，则化贼成家人。」

其次说到王难苦，相当于长行中的刀杖之难。在过去专制的时代，法律是国王的法律，触犯法律将要被杀时，如果念观音之力，则刀就即刻断断坏，而不能有斩的作用了。日莲上人在龙口将要

被斩的时候说：

「如果以法华经能够代替这个丑的头，实在可喜得很！」

当他走进刑场时，因他具有这种信仰，利刀的确不能伤害。国法是不能不守的，但那原是人定的，有时也不能不改，并非就算为完全无缺。不过，不管怎么样，法律即使有缺点，但法律是有力的。本来，法律无论什么人触犯了，都不能不处罚，但是，在专制时代，法律之主裁者，即国家的主脑者和法之运用者，岳飞就是以「莫须有」三字而死。执法的人，即使犯法，何曾以法制裁自己？如果说是缺点的话，这也可以说是缺点。

哲人苏格拉底毫无所惧的手执毒杯安然的死去，基督在十字架上像露水似的消灭了，这些例子，古今中外，实在多得很，楠正成死后，他的旗印文句被传下来，内中有「非理法权天」五字，「非」是不能胜「理」，「理」是不能胜「法」，「法」是不能胜「权」，「权」是不能胜「天」。所以世界上最强的还是天。这个「天」，即是宇宙的真理，真理是最后的胜利者。这最后胜利的真理，就是表现贯彻在无限时间中的法身，所以即使肉身的寿命能够断，而这个法身的慧命是不能够加刀的。

囚禁枷锁或桎械，已如前说。不管是有罪或者无罪，而受到手镣脚铐，绳锁系缚的痛苦时，如能念彼观音之力，就能解脱。实际上我们带上了名位的手镣，财利的脚铐，以执著束缚了自身，假若能超然立于名利之外，打破了人我的界限，则我们就能够展开自由自在的境地。「释然」，是解脱的形式，「解脱」就是得到自由自在的境地。

「咒咀」，是要害他人的一种行为。或者祈祷恶神降灾，或者造稻草人钉打，或是画符焚烧，这都是咒咀。

「诸毒药」，凡是服而伤身的名为毒药。诸毒药，指其多数。

即使有以这些咒咀或毒药想要加害于自己的，如能念彼观音之力，那个咒咀就变为他受，那个毒药就反为他吞了。

咒咀的那种心里，我们心中难道没有？嫉妒的这种存心，几乎是没有人没有的。或见人家被称誉，或见人家的成功，自自然然的就会对那个人加几句批评，这是显明的嫉妒。还有一种见到人家失败了，心中就很高兴，或者甚至嘲笑说：「那是当然的」！这是嫉妒之情，像这个心，就是嫉妒，而同时又含有咒咀。

离间他人，中伤他人，可以说比毒药还要利害！咒咀人结果是谁受报应呢？其实还是咒咀的人自身来受报哩！好比，你送一件物品给人，别人不肯接受，那你只得再拿回来。咒咀人也是一样的，你要咒咀人，人家不知道，或不接受你的咒咀，那不是还要归于自身吗？

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算是有人嫉妒我，离间我，中伤我，而我自己安守我应守的本分，一点不为这种境界动摇，住于平等大悲的信念之上，积忍辱的功德，则决不会因此而受累。

四十二章经中佛说得好：

「恶人害贤者，犹仰天而唾，唾不至天，还从己堕；逆风扬尘，尘不至彼，还污己身；贤不可

毁，祸必灭己。」

这可以看作解释这段的意义。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虻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复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或遇恶罗刹」到「时悉不敢害」，相当于长行中的「若三千大千……夜叉罗刹欲来恼人」，恶鬼罗刹，没有再说明的必要。

「鬼」，是希求之义，希求是乞求的心，所以「贪」就叫做「鬼」。除了贪鬼以外，还有一种无明鬼，无明即是愚痴的心，又叫痴鬼。这都是妨碍我们善事的毒龙。

这些皆是烦恼，因为有烦恼，所以才有觉悟。烦恼即菩提，是大乘的根本，所以如把我们迷的心一转即是悟的心。但因为迷的根本是我执，我执又是一切罪恶之源，那个所执著的小我，众生念念不忘，所以在有我执的期间而不能悟。

人有这是我的孩子，那是他的孩子的分别，所以生起爱憎或偏颇的心；又有这是我的物，那是他的物的分别，所以生起悭贪的心。但是，若把我扩大开来，一切众生皆是我的孩子，住于三界皆我所有之心，则显现出公平的，平等的大慈悲，烦恼立刻变为菩提不能害我，涩柿子的涩终成为甜味。那个涩柿子的涩是烦恼的恶鬼，经过佛日的慈光一照，即成菩提的甜味，此就是烦恼即菩提的最好说明。

这一转心之间，所生的是迷悟的差别，圣凡的差别，佛教主要的就是说有这一转心的心。恶罗刹，毒龙，诸鬼统统是害我们的，可是在遇到这些时，因念观音之力的因缘，那些恶鬼，恶兽就不敢加害了。或恶兽包围了我们，而以锐爪利牙来逼时，如果念彼观音力，则恶兽就会逃得不知踪迹。

「恶兽」，即从我见我慢而生起的心理状态，在众生的心中，好像就有锐爪利牙相争的情形。尤其我们处在今日所谓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时代，宛然像有众多的恶兽包围著，人类互相猜疑欺诈，有一点机会就要排挤他人自己占上那位置，假若这时有人能念观世音菩萨平等的大悲心，则四海之类，皆我同胞，如手如足，相亲相爱，一切心中的恶兽和身旁的恶兽都会消灭了。

「虻蛇及腹蝎」，虻、蛇、蝮、蝎，这可以看作是总称一切的毒虫。前面的恶兽，是譬喻的大烦恼，这里的毒蛇毒虫，譬如的是小烦恼。

小烦恼若不注意，渐渐而成大烦恼，其害与毒蛇毒兽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法句经中说：「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大恶本非大，由小而积成，若不轻小恶，则不至遭殃。」

「气毒烟火然」，这是说毒气如燃烧的火焰一般，这是形容嗔恚的厉害！「寻声自回去」，是念观音而起心中本自清净的本性，把恶心一转时一切可怕的罪恶，就好像在草叶上的露珠，遇到朝阳生起，自然的就会消灭了。

从「云雷复掣电」到「应时得消散」，这四句是说：好比本是一个明朗的晴空，忽然一堆乌云

涌起，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冰雹降落，大雨滂沱，那一种境界是多么可怕！我们的心也和这个情形一样，本来心上是没有一点黑暗的，而光明朗照的，不料一念迷云生起，彼你我他之念跟随而来，则嗔恚的雷鸣，忿怒的电光，贪欲的冰雹，自暴自弃的大雨，都来苦我们了。可是，此时如能念观世音菩萨，心机一转，云消雨息，朗朗心空，无不清净自在。

对于以上的诸苦难，念彼观音之力，即能转灾招福，拔苦与乐。这「念彼观音力」的五个字，实在是转恶心向善，与转迷途向悟的一个关键。

我们的力，是相对的，差别的，观音的力是绝对平等的。把执著差别的这一颗心，一转而向平等，把系缚于相对之心一转而向绝对的，这就是佛教的根本之第一义！这本经就是以观音为中心，而说的第一义中的第一义。

3、能救世间苦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以上是开七难为十二难而来重说。以下是将三毒二求包括起来总说。

以上说的十二难，是说从外逼来的灾难；从内生起的是三毒二求。把这总括起来，所以说「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众生的苦，诚然是无量无边，但那苦的根本，则是贪嗔痴的三毒。

在佛教中，众生就是因三毒而得名的，所以除佛以外，就是菩萨，缘觉，声闻，尚有微细的三毒烦恼，而最厉害的，则是六道的众生！

在六道中，嗔恚最重的是地狱，贪欲最重的是饿鬼，愚痴最重的是畜生；嗔恚比较轻的是修罗，贪欲比较轻的是人间，愚痴比较轻的是天上。这是从精神上的分类。我们人虽然说贪欲比较饿鬼少，但因贪欲引起的痛苦，却如恒河沙一般。在如恒河沙的痛苦中，尤以生、老、病、死的四苦，和爱别离的悲哀，怨憎会的烦恼，求不得的愁闷，五阴的炽盛，苦坏了我们，所以说这个世间好似一个大的苦海。

但观音的妙智力，能救这个世间的苦。观音的妙智力，是说的什么呢？「妙」，是不可思议之义，所以可说是我们凡夫不可思议的大智慧力。

这个智慧的力，能拔三毒之根本，能给我们的安乐。我们受苦是为的什么原因？这原因就是起于身口意的三业，起苦的业又是从哪里来呢？那就是因为智慧的眼被蒙昧了，不能知道真的道理，从惑生出来的。要想断惑证真，则首先应不要造感苦的业，不造业就不忧愁苦恼，所以在忏悔时念的文句有：

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

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

贪嗔痴的根本是惑，惑是基于无明，因有无明之故，所以昧于诸法实相之理。因为在迷而入迷，所以起贪嗔痴的三毒。断这根本惑而证真理，是从知识方面著手而再加上修持。观世音菩萨以其妙智力而救世间苦，是情感方面的慈悲而再加上智慧。

观世音菩萨以此妙智力而行慈悲，救一切世间之苦。前面所讲的十二难，是从外来的，所以这叫做外业。救这些苦名为外业解脱。这四句颂是救从内生起的因贪嗔痴而造的诸恶业，这可以看作现示内业解脱。

4、三业赞叹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这是三十三身的总说，已在前面所讲的能救世间苦的是妙智力，这妙智力是体；把这妙智应用出来而成神通力，这是用；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这是相。

妙智力如镜的光明，神通力，如镜中所映现的森罗万象的影子，所以观音不离体相用，而能得到自在。

神通力，是指由智慧的活动而得的自由自在，佛与菩萨均具有神通力。能观察我们经验以上的事叫天眼通，天耳通，凡事都能如意的叫神足通，察知他人之心的叫他心通，知道过去的宿命叫宿命通，断尽一切烦恼叫漏尽通，这皆是指的不凡的智慧活动而言。

现在观音菩萨具足这些神通力，普度众生。「广修智方便」，是在殊胜的用中，繁兴万行，以一切权智方便化度众生。「十方诸国土」，总指虚空中的一切世界。「无刹不现身」的「刹」，是国土之义，即是没有一个国土不现身说法，所以是不光指三十三身。

真理遍满于宇宙，到处都是观音现身的地方。例如我们平日所见的开水壶中的水蒸气，瓦特见了而发明了蒸气的力量；由于纸鸢的线上，富兰克林知道了电气的存在；因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来，牛顿因此知道了万有引力；郊外的花草供诗人的吟咏；松间的明月，引起游子的乡思；见到贫穷乞丐的人，则生慈悲之心；见到衰残老病者，则感到世间无常；像这些无一不是观音的示现。

「种种诸恶趣」，是指四圣以外六道轮回的众生，尤以六道中的地狱，鬼、畜生，叫做三恶趣。「生老病死苦」，就是人生的生、老、病、死的四苦。渐次把他消灭。照字面似属外力所致，其实佛菩萨教我们要想得到解脱，唯有拿出自己真智来，达观诸法实相的真理，才能灭却这些恶趣和四苦。所谓「个个面面观自在，人生一生普陀山」，所以无论在什么时候，想到观自在不是他人，用这样来不断地修养，这是最重要的。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初四句，是三业赞叹中的意业赞叹，即观音从意业上显示化度众生的殊胜。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慈观，悲观，这些叫菩萨的五观。这五观可以看作是前面观音妙智力而分出的。因此，分之是五观，摄之则是一个妙智力。五观中的，真、净、智的三观，古来皆配合空假中的三谛来说明，仔细想想，实在没有那么拘泥的必要。

观音菩萨，因有五观的妙力，所以叫观自在。这个五观，完全是观音根本智与后得智分出来的，换句话说，就是观音本来安住在大涅槃的境界，但因要度众生，所以就分出五种妙用。「真

观」，是说的什么呢？可以看作是观音大悟的根本智，也可以说是「智观」，在黄檗禅师的传心法要中有说：

「此灵觉之性，从无始以来，与虚空同寿，未曾不生，未曾不灭，未曾不有，未曾不无，未曾不秽，未曾不净，乃至无方所，无内外，无数量，无形相，无色象，无音声，以言语不可取，以境物不可会，诸佛菩萨与一切含灵相同，此是大涅槃性。」

如此大涅槃性，就是大悟的真观；大悟的真观，就是大涅槃的本性。

「清净观」，到了觉悟真观的圆满之后，心地根本即是清净。所以那映现万物诸缘，虽现那个相而不染著，其不染著即清净观，圆觉经中有说：

「心清净故，见尘清净；见清净故，眼根清净；如是乃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善男子！根本清净故，色尘清净；色尘清净故，声尘清净；香味触法，亦复如是」。照这样次第说，地水火风的四大，十二处，十八界或二十五有，乃至天地宇宙，完全是清净的一圆觉界，这个即是观世音的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这是说从真观与清净观而观一切众生，垂无缘的大悲，而救济之，称为大智慧，由此即能表现所证的后得智。因菩萨有真观与清净观，就自然生出济度众生的心，此即为广大智慧观。

但是，广大智慧观，为什么称为无缘大悲呢？因为无缘大悲实在是大乘菩萨的愿行，超过了权乘的爱见大悲。

爱见大悲又是说的什么？在维摩经中也有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爱见大悲的权乘，不知生佛一如，认为众生，实是迷于生死，与佛并不是同伴，堕入实有的邪见，存利益之相，所以维摩经中认为这是可鄙的！

无缘大悲与爱见大悲的区别，梦窗国师有个譬喻说得很好：

在街头巷尾常见到那求乞的乞丐，有的是本来生在贫穷的人家，从幼年就是很穷困的；有的是本来生在富贵的人家，后来因种种事故而破落了。在这两类乞丐之中，我们见到本是生于富贵家庭中的乞丐者，是很容易生起怜愍的心，这怜愍心，甚于见到那本是贫穷之家的乞丐者。这就好似实大乘菩萨的慈悲，见一切众生本来与诸佛同体，无生死之相，因众生忽起无明一念，在本无生死中而生出生死之相，这都是如梦如幻不实在的！而权乘的菩萨则不同，以为众生如那本是生于贫穷之家的乞丐，实有沉溺于生死，因而生起爱见大悲云云。

实大乘菩萨的无缘大悲（或称同体大悲），与权大乘菩萨的爱见大悲分别就在这里。

观音已达乘的极位，从真观与清净观而观众生之时，都看作与诸佛同体。本是生在富贵之家，但因一念之差，致使家庭破落，流为丐者，不能不更为生起无缘的大悲。从这本是无缘的大悲，所以众生的生死也好，烦恼也好，生死不应该为生死，烦恼不应该为烦恼，想要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

曾有人这样问黄檗禅师：

「诸佛如行大慈悲？如何而为众生说法？」

黄檗禅师回答道：

「诸佛行慈悲，因无缘故名大慈悲。慈，不应该看作有佛可成；悲，不应该看作有众生可度。其所说法，无说，无示；其问法者，无问，无得。譬如幻师为幻人说法。」

这样看来，一切众生本来是同体的贵人，没有应度的，也没有应成的，如幻师对于幻人，如假说法，如假听法。只因众生从贵人之家迷而出去，说法度众生不过令其归家，如此来看度生听法，方是菩萨的广大智慧观。

这个生佛一如叫平等的智观，以此来度众生，所以不是爱见大悲而是无缘大悲。

「悲观」与「慈观」，是从广大智慧观分出来的，拔众生的苦是悲观，与以真观，清净观的至乐，使还诸佛同体的本家，是慈观。

这个「慈」与「悲」，直是无缘大悲。

因此，观音菩萨，有著根本后得二智，二利已经圆满，所以要「常愿常瞻仰」。常愿大悲者的施救，常瞻仰大悲者的功德。

总而言之，真观，是契证涅槃的根本智，从真观中映现万物而不染著，是清净观，次起生佛一如的是广大智慧观，即是无缘大悲的悲观与慈观。

「无垢清净光」，是总合前面的五观，五观，一一皆是无垢清净。尤其是指观音的那个没有染著的清净的智观，为无垢清净的智光。这种智光，能照破一切烦恼的黑闇。在无量寿经中，弥陀十二光之中的超日月光，就是这种光。「慧日破诸闇」，就是说的这种意义。

「能伏灾风火」，在风火二灾之外，应该要加一水灾，因受偈文字数的限制，把它略去了。那清净无垢的慧日，不单能破诸黑暗，同时更能伏除风火水的三灾。

「普明照世间」，是说观音的无垢清净光，像太阳照著大地，照得世间普遍光明，照得世间一切黑暗灾难消灭。

「诸闇」，也可称心的光明被烦恼蒙蔽了，或称风水火灾。要使无明烦恼的风，贪欲嗔恚的火，爱欲执著的水，都破除了，使我的心光明到没有一点污秽的状态，若从自心上言，就是确实悟到诸法的道理，发觉到「原来这样才对」，这时候就是智慧之光，照著我的心，等到知道「我错了」！有这种的忏悔之念发生时，心里的黑暗就完全消失了！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如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这里是赞叹观音说法的情形，虽是口业赞叹，但应以口业配合三业来看。悲体的戒，是指说法者的口业，如向亮的雷震；这位说法者的意业，如同和霭的大云；这位说法者的身业，如同完美的人格。

悲是拔苦为体，观音见一切众生陷于积聚的罪业苦痛之中，而发大悲心，令一切众生，知道防

非止恶，其操持之坚固，好似百雷的震动，而能摄伏万物，灭尽一切非的和恶的之意。

慈是能与一切众生之乐，观音的伟大，就在他不单能拔众生的苦，而且能赐给众生的乐，好似天空布满了和霭的慈云，再来降下法雨似的甘露。这个其味香美的甘露，喻如实相之法，无上真理，以此才能灭除烦恼的火焰。

在我们的心上，如果也持有坚固拔苦的精神，赐给一切众生快乐的悲心，则自己觉得烦恼心火，自然就会灭却了。这在我们修养上可以体验得到的。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在长行中已经讲过，观音是施无畏者。现在此处再说，若有众生进入官处或军阵之中，只要念彼观音之力，就自然会七难三毒等害我的怨敌，完全退散，而能得到不畏。

「诤」是争论，「讼」是诉讼。生起一切争论，斗口，诉讼时，或于军阵中到了战争需要舍命时，虽说有许多的恐怖畏惧，但若这时，能念观音之力，就可退散一切的众怨。好比在我们的内心，常有无明烦恼相争相战，没有一刻的安定，可是你如能够想念观音的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思维观音的慈观，悲观，则什么也无所畏了。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前面是举观音的五观，这里再来说五音，由五观的启发而成为五音，所以五观是主观的观念、观想、观察，而五音是客观闻得的音声。但又不必限于什么音声，如「妙音」也可以看作妙色、妙香、妙味、妙触、妙法。然而在六根中，从耳根第一的意思说，所以以音声为代表。「妙音」与「观世音」，是融和前面的真观与清净观进而为广大的智慧观。虽同是广大的智慧观，但妙音的方面是以即空而观中道，这就是前者向上的，后者向下的；前者双遮空有，后者双照空有。结果是一样。

如果知道法华经的心要，则峰岭的风，池中的浪，无不是妙音；世上买卖的音声也无不是法音。观音即是以妙智观照世间苦恼众生的称名之音，而来寻声救苦。

「梵音」，是菩萨说世出世法，皆清净不染之义。即在清净观上而立万法。「胜彼世间音」，是超越世间之差别而立于真观之上。菩萨目见耳闻，皆绝对平等之意。运用这个而成慈观，悲观。菩萨以慈悲救世，如同大海的潮水，终日都在活动著，而一点不休息，应时应地，或满或干，应用自在，此即「海潮音」。

这五音，可以看作五音谱的分类，虽说其音各各不同，但实在是同一的东西，而从前后左右去看罢了。以客观的观察，这完全是宇宙真理所发出的声音，以主观的观察，皆是我们心里所存的先天内在之声。所以，这不是耳闻，而是心闻；不是目见，而是心见。这个潜在一心之内的先天的音声，成为观音的五音而显现。所以须要常常放在心上思维。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从以上种种方面叙说观音的功德，恐怕世间上还有生起疑念的人，所以再说「念念勿生疑」，来劝人要信。像前面已经讲过的「佛法如大海，惟信能入」。如果你不信，就是如何重宝的法门，你也不能接受和进入。「念念」是在我们心上的前念与后念，就是不论何时的意思。我们有时被人

教训，的确也会一时生起信心来，可是不久又会生起疑心来，翻转了前念的信仰，因此释尊慈悲，屡屡叮咛嘱咐，教诫众生，前念相信，后念疑惑，这是不行的！必须念念不断的虔诚信仰，才有功效。道源禅师说：「所信成就，佛祖成就」。宗教是依信而成立的，一切伟大的力量，都是建立在信上！这与学问以疑为出发点差异。

如果这样来说，宗教岂不是违背学问了吗？这也不然。其根本的道理是立于学问之上，而置信于学问所不能到的地方。所以宗教并不是反学问的，而是超学问的。佛教是比之旨在理智的学问，还要广遍深入于情意的要求，在精神全体之上，安心的地方。

这个安心立命之地，是信仰的基础，观音菩萨，常于苦恼死厄怖畏之中，如父如母，为作众生的依怙。「净圣」，是说观音不比修行中的平常菩萨，在久远的过去，已早成佛，名正法明如来。为了济度众生，才倒驾慈航，教化此娑婆世界的一位清净无垢的大圣者。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观音既是救世的净圣，而现为权化的菩萨，那他具有一切功德，是就不要说了。

「一切」，是不能够以数目计算的。如以前面空假中三谛来说：观空谛而成法身之德，观假谛而得般若之德，视中谛而现解脱之德，这叫法身、般若、解脱三德。再从其他方面来说：观空谛而不执著，断尽一切烦恼，这叫断德，观假谛故能顺应诸种差别而运用其智慧，这叫智德；观中谛故能应用无碍，这叫用德，断德、智德、用德，亦可称为三德。

一切道德，在自身是止恶与修善，在对他是济度众生。观音具足一切功德，以慈眼视一切众生，所以那功德的结果，具有无限的幸福，同时一切众生受诸所具福德与智德，也如同海水的不增不灭，是无量的，把这个为精神安立的基础，若不归命，顶礼，而报谢其恩德，是不可能的了。

除了求外来的观音所具有的无量功德之外，更要想到自己，在我们心里，依如来藏本就具有无尽的性功德，就是怎样的用也不尽，但关闭了这如来藏的门户而不能现，所以荆溪大师这样惋惜的说：「悲哉！秘藏之不显，盖因三惑所覆，故无明翳乎法性，尘沙障乎化导，见思阻乎空寂，然此三惑，体本虚妄。」

体验到无明虚妄而明法性，则广大智慧观；尘沙是喻无智的多，把这驱除而显明化导，则现清净观；抽去差别执著的见惑，思惑，而明显空寂，则现真观。是由显现这个秘藏而具足一切功德，更以悲观，慈观，而看一切众生。这样，实在自己的心上，显现观音如海无量的福聚功德了。

过去宋朝时候的季宗问天竺的僧人：

「观音手中拿的佛珠是念什么呢！」

「念观音！」天竺的僧人回答。

「自己为什么要念自己的名号呢？」季宗这样追问著。

「求人不如求己！」僧人的回答。

这是使令我们体会得这段问话，顶礼观音的本义上的一种便宜的话。

在梵本的普门品中，还有下面一段的偈颂：

慈悲救世间，当来成正觉，
能灭忧畏苦，顶礼观世音。
法藏比丘尊，首座世自在，
修行几百劫，证无上净觉。
常侍左右边，扇凉弥陀尊，
示三昧幻力，供养一切佛。
西方清净土，安养极乐国，
弥陀住彼上，调御丈夫尊。
彼土无女人，不见不净法，
佛子今往生，乃入莲华藏。
彼无量光佛，净妙莲华台，
狮座放百光，如娑罗树王。
如是世间尊，三界无等伦。
礼赞积功德，速成最胜人。

以上的偈颂，至今尚未有人译出，这也算是一个新的发见。

十、流通

1、持地叹德

偈颂是本经的眼目，今已讲完，再有散文体，可以看作是这普门品的流通分。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尔时」，是释尊回答了无尽意菩萨的问话，说观世音应该顶礼终了之时，其时，持地菩萨从所听闻说法的大众之中起座，走向佛前，而说：「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这位持地菩萨，一般皆解说是地藏菩萨的异名，如果说是地藏菩萨，则谁也都会知道他是「地

狱未空，誓不成佛」的一位发大勇猛誓愿的菩萨。在地藏十轮经中说：「持戒坚固，如妙高山；精进难坏，如金刚宝；安忍不动，犹如大地」。这是说如由地上生成万物，而又能藏诸万物之义。在延命地藏经的直谈钞也说：「地藏，乃是一切众生本心之异名」。在那延命地藏经中，佛回答帝释的问话说：「心圆明故，名如意轮；心无挂碍故，名观自在；心无边际故，名大菩萨；心无色相故，名摩訶萨」。观自在即是观世音同体，有时地藏赞叹观音，有时观音赞叹地藏，可以看作是同一法身的应现。但这里是以观音为中心的，所以，只是持地菩萨出来进问：「世尊：若有众生赞叹此观世音身口意的三业，能救七难三毒等的冥益，而得解脱自在；若有众生见观世音现三十三身的变化，听观世音示十九说法神通的显益，其功德实在不少！」

在这普门品中所现的菩萨，由无尽意起问，而广谈观音的功德，再由持地赞叹流通，这就是所标示的智慧、慈悲、勇猛的三德。无尽意标示智慧，观世音标示慈悲，持地标示勇猛。以此宣扬流通。

2、开品得益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持地菩萨说了闻此观世音菩萨品功德不少，果然，佛说此普门品时，八万四千大众听了以后，皆发无等等的心。佛是无上之尊，没有其他相等的相等，这无等等的心，即是指与佛相同之义。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译为无上正等正觉，或无上遍知，即是没有比这再上的正觉。正觉是不同于凡夫的不觉，不同于外道的邪觉。正等是不同于二乘的偏真，二乘的不能真俗平等的圆融无碍。无上不同于菩萨的分证。菩萨虽然能真俗等观，不遍空有二边，然因分证未圆，如十四夜月，尚称有上之士，唯佛方堪称为无上正等正觉。故此心略称菩提心，又叫觉心，慈心，即是佛的心。现在八万四千大众闻此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生起没有比这再上的菩提心，此即显现大智慧、大慈悲、大勇猛之谓。

佛说此普门品时，不用说是指远在二千多年释尊在灵山会上说这普门品的时候。

八万四千众生，是我们心中八万四千烦恼妄想，在我们的心里，不知道有和观音同样的真心存在，徒任烦恼妄想的跳梁跋扈，现在听了这微妙的法门，如果将贪欲的心，一转而为慈悲；嗔恚的心，一转而为勇猛；愚痴的心，一转而为智慧；跟著这八万四千烦恼妄想也可一转而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佛心。

以上，关于这普门品已经讲完，希望不要徒被定义所囚，该须心读眼警为要。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

吾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哀愍护念！

校后感言

心悟

去年夏天我和星云法师同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的时候，我们原拟一边教书，一边同跟关凯图居士学习日文，后来因为台湾省佛教分会主张男女分班，把女众迁到中坜圆光寺，办临时请不到老年的法师，于是一定要请我到那边去主持教务，之后，又承东初法师慈命来编辑人生月刊，因此直到今天我对日文还没有机会学习，实在有点可惜！

到去年冬天，我听说星云法师已开始翻译普门品讲话了，真是欢喜无似！那时我确有得以先读为快之感！不久，星云法师便应菩提树月刊之约，将其所译之普门品释题发表于该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博得很多读者的欢迎！继而读者纷纷去函请法师速将本书出版，法师为满足读者愿望，遂于去年年底将本书译稿交由圣瑞法师携来台北，要我替他找个好印刷厂承印，并来信嘱我替他校对。以校对这事并不难办，况且我自己日文没有学成，不能翻译，能对此译作校对，结个因缘，也是一件快事，故即一口答应了。

在佛菩萨中，有一位佛和一位菩萨在我们中国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那一位佛即阿弥陀佛，那一位菩萨便是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菩萨尤为家家所供奉。由此观之，观世音菩萨的确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甚至包括日本和朝鲜）人精神上唯一可以求得安慰和启示的导师。

可是晚近有些人跟从日本人以历史研究法来研究佛法，否认了很多大乘经典为正统的佛法，并说大乘经中所说的佛及菩萨，大都是印度古时民间所信奉的什么神，由后来的佛弟子们加以理想化而成的，并非实有那么一个佛及菩萨的。例如说阿弥陀佛是太阳神的理想化，观世音菩萨是女神的理想化，等等。我对于这种说法，是绝对不赞同的！我认为佛经有些地方是有历史性的，固可以用历史研究法去研究，但它有些地方却是超乎历史性的，若把超乎历史性的境界而也以历史研究法去研究它，那是圆柄方凿，无怪乎会感到格格不入的。

我们学佛的第一步，就是对佛及法要有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虽不能像耶稣教那样主张信即得救，但我们却要确认信是入道之门。华严经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智度论说：「佛法大海，惟信能入。」这都是强调信心重要的明文。此外，即菩萨五十五位中亦是以十信位为首，由此观之，信心之重要为何如可知矣。假使对佛及法先不能有个坚定的信仰，则任你对经论有怎样的研究，也不能称为佛教徒，更不能入佛知见，祇是人间的的一个知解之徒而已。这样的研究佛法，请问于己于人究有何益？考究来，考究去，不但什么东西也没有考究出来，还把自己对三宝神圣的信心都考掉了，这岂不是笑话？所以我近来常常这样说：「现在一般人对佛法的理论愈是研究，其对佛法的信心愈是薄弱。」（这当然是指未得佛法正见者说的）这确是佛教不幸的现象！

我们正信佛法的人，应该要抱定自己对佛法的信心，确认一切大乘经典（当然是指有翻译历史可考的）皆是正统的佛法，经上所说的佛，菩萨，特别是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他们曾给过我们人类无可计算的利益，决定是有的！千万不可为一般人不正确的戏论而动摇了自己的信心，致陷自心于邪见之深坑而不可拔！

我们对佛法有了如上的认识和信念，然后来读如普门品这类的佛经，方能获得真实利益。

普门品是记叙观世音菩萨与娑婆世界众生的深因缘，及众生称念其名所得之利益的最详尽的文字。一般人以为它是神话的记叙，那是未曾理解佛法的。我们知道：普门品中所叙述的观世音菩萨灵感的事迹，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上是到处都可以看见的，只是因为我们不注意所以不大觉得罢了。诸位读了这本普门品讲话之后，就会觉得这话是不错的。

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我们生逢这人间多难的今日，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到不测的灾难；我们若要减少遭受灾难的痛苦，我以为惟有祈求观世音菩萨的慈力加护。但欲求观世音菩萨的加护，则首须研知如何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及观世音菩萨何以会感应的道理。这本普门品讲话就是详细的发明这种道理的。所以这本普门品讲话，允宜人手一编，以为明理达道，消灾免难之宝筏。

因为星云法师要我校对后说几句话，所以我就拉杂的把我校对后的一点感想写出来，如有未当，尚望高明不吝指教！

四二、三、十日于圆山临济寺

译后的话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原著者是日人森下大圆。他有些地方是适应他本国国情与民性而解释的，因为要便于我国国人阅读，所以略为删改了一点。

本书由日文翻译成中文，应该先谢谢关凯图老居士，因为我于佛历二五一五年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了一年书，其时关老居士也在该会任理化和历史教师，授课之暇，他教了我和演培法师六个月的日文文法。

现在这本书翻译流通，都是大家的功德，比如：智道法师赠送原文本书，王法莲居士赠送稿纸，圣瑞法师代为出款刊印，圣印圣学二位学友代为誊清，心悟老兄允为校对，演培心然煮云广慈诸法师指正和帮忙，竺摩法师题书封面，这都是观世音菩萨慈悲，感动他们，我都该致最诚恳的谢意。

关于刊印本书的意义，心悟法师在他的「校后感言」里都说了，希望读者留意。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佛历二五一六于青草湖 星云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聖印法師）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

聖印法師 著

一 緒言

佛教的兴盛不是在于形式，主要是在把佛的精神推广到世上。末法之世的今日，一切易流于形式，这是修持佛法的人切忌的毛病。要知道佛灭后不久，佛法正兴盛之时，是正法时代，无论「教」「行」「证」三者皆备，就是说了解了教理还要如法去实行，因为能实行才能体会出是非曲直，才能求（证）得觉悟。证得了觉悟的法体是永恒不坏的，所谓「法身常在」这是人生最大的光芒。然如无「行」（实践）又如何证得？如无「教」（教理）又如何去实行？三者牵连互为因果，不可或缺。

佛在世所说的教理而传之后世的，叫做「经」。经有多种，佛教统称为经藏，「藏」就是多的意思。「经」这个字印度话是修多罗，意指「结纽」，所谓「结纽」，原来从前印度妇女往往发辫上装饰了各色各样的草花，草花上面又结成一种花纽，这是形喻后世对佛说的教理使之传于后世，好像是用纽带来束花一般把各种花结缠于发际，是一脉相传的含义。经是宗教的理论，宗教不能离经而存在，佛教的经，有其永恒的价值。

经既是属于理论，惟徒有理论仍是不足，必须要加以实行，就是说把所学的教义一一配合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这就叫「律」，是日常生活的规则。日常生活的规则有条不紊，起居动作都能符合佛教的要求——存正去邪，防恶行善，才是无愧为一个佛弟子的身份。要做到「律己」的功夫，比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言、非礼无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就是一例。作为一个世上的君子，起码应该是起居有节，饮食有时，行之有序，用心诚良，而且无论事的大小，一切循规蹈矩的做去，原则上不能违背理论的法则。佛说的「戒」就是人生的金科玉律，如果依著奉行，等于受到导师光明的指引而不致沉沦，所以通常说「戒律」，实则戒即是律，律亦是戒。经、律都是佛说的，至于「论」就不同，是后来的人对佛说的经律所加的阐述或说明，大体上都是学者潜心致力而成，佛教由印度传到中国以及日本，有了不少的翻译文字，这些翻译的论著自然都可归纳于「论」内。以上所述，佛制定的戒律是很多的，故律称律藏，有关经律研究的论著也是很多的，故论称论藏，连同前面说过的经藏，那就是经藏、律藏、论藏合称为三藏。任何一位法师倘精通经、律、论的就可称之为三藏法师。许多人都以为唐朝玄奘法师西天取经是唐三藏，三藏这两字就是专指人名而言，便是一种不明佛法的见解。

现在就佛经来说，有极其简单的经，也有极其复杂的经，经文所说的道理有十分通俗的事，也有甚为高深的理，可说千差万别各有不同。大别可分为「大乘」经和「小乘」经两种。「乘」的意思是乘物，也就是载的意思。譬喻我们渡海过河，浅处不妨游泳涉水而过，一旦到了深处远处就不得不乘船了。又如走路近处不妨步行而达，但到远地则必须仰赖乘车了。佛教就好比车和船，人生有许多困难的问题不是光靠人力可以解决，是以要想安全通过多事多难的人生的路途，就得坐上可靠的车船，佛教是最安全可靠，将之譬喻「乘」的意义即在于此。

「乘」的大小区别若何？凡是以除却个人自心的苦恼为目的而学佛，这纯粹是求自了，即「小乘」。凡是自己解脱了苦恼，同时也要使他人解脱苦恼因之学佛，即是目的在于自度度他，便是「大乘」。于此，我们断定地说，「小乘」实在是利己主义，个人色彩浓厚；「大乘」充满了利群主义，全然为了大众。

在大乘教中根本殊胜的经典所说的教义全是积极的社会的利众的，闪烁著自觉觉他的不朽光辉。就中最重要的经典，莫过于法华经。法华经说的是佛教的深义，粗览一读，不惟不能窥其堂奥，更不可能马上觉悟，所以必须一字一句细心去读，才能领略其中一字有一字的含义，一句有一句的价值，抱了这样审慎的态度去读，就不难登堂入室，获取精华，现在所讲的这个普门品，就是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的一品。

二 妙法莲华经

原本的法华经在当初佛教起源地印度有数种，译成汉文的前后共有六种之多，其中三种散失，现祇余三种了，此三种中又以妙法莲华经最为殊胜。惜其梵文原本已无存，至于中国所有的三种：一、西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二八六年）月支国三藏竺法护译的法华经叫做正法华经，共十卷二十七品。二、东晋安帝隆安六年（公元四〇二年）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名妙法莲华经，共七卷二十八品。三、隋文帝仁寿元年（公元六〇一年）北天竺沙门阇那崛多与达摩笈多共译，名添品妙法莲华经，共七卷二十七品。上面三种译本除了品位次序有先后之别以及内容稍有出入，但经文意义大致雷同。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前五字是经题，后八字是品题，容依次先释经题。

妙法莲华这四字是别题，后一字「经」则是通题，通于一切佛经，凡佛所说的都称为经，「妙法莲华经」是一经的总题，包含了广大甚深的真理。

本经的梵名是「萨达摩奔荼利迦」，萨是正妙之义，达摩是法，奔荼利迦是指白连华。

妙法莲华是指的什么呢？妙法属法，莲花属喻，这是因为所说的经理不是一般凡天俗子轻易理解，即出世二乘圣人也是领悟不易，所以借用连华譬喻，以显妙法的超然。

「妙」是指不可思议和无与比伦的意思。分析起来约有四义，即巧妙、胜妙、微妙、绝妙。此经巧开方便之门，故名巧妙，此经宣扬一切佛法，故名胜妙；此经穷一切义理，故名微妙；此经事理无碍，故名绝妙。

法，含有轨生物解，任持自性二义，是摄宇宙万有一切，可说包罗万象。俱舍光记：「释法名有二：一、能持自性，谓一切法各守自性，如色等性，常不改变。二、轨生胜解，如无常等生人无常等解」。法相宗将形形色色的差别法，分为五位百法，以性宗来说广则三千，然概则不外以下三法——一、心法：即正因理心佛性，了因慧心佛性，缘同善心佛性之三因佛性。二、众生法：即惑业善三道。三、佛法：即般若、解脱，法身三德，佛是由于证正因理心而成法身德，证了因慧心而成般若德，证缘因善心而成解脱德。众生法、佛法都不离心法，是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莲华在印度的当时本有四种，一名媪钵罗，是青色；二名拘集陀母，是黄色；三名钵特摩，是赤色；四名奔荼利，是白色。然而白色是一切颜色的根本，因此以一乘作其余诸乘之宗。取喻叫奔

荼利。奔荼利迦（白莲华）有四种意义——一、鲜白分明，花开莲现。譬喻此经了了分明，有开权显实的巧妙。二、含苞未吐的叫屈摩罗，开过将落的叫迦摩罗，正在盛开的叫奔荼利迦。譬喻此经在正法之时宣说而大显胜妙。三、莲花是在污泥之中，可是却入污泥而不染，因其本质是香洁圆美，譬喻此经所说有众德圆满至为微妙。四、莲花荷叶润茎深长，开花则芬芳洁白不著水滴，不染尘垢，譬喻此经所说一乘的法门广大，道理睿深，有离言绝虑的绝妙。

莲花出水，清净庄严。莲花是拿来作譬喻的，因此经在显理、实践、证果、位次、利益各方面，都是精妙幽微，甚深甚深，用莲华为喻，法妙喻也妙，法喻皆妙，犹之果中有因，因中有果，像莲花的花果同时生出，超然妙谛，故名妙法莲华。

经是佛说的亘古不易的宝贵真理，梵语叫做「修多罗」，即是契合诸佛所说的真理，下又能契合众生不同的根机。同时，经有贯穿之义，如来说法是一贯不移。经有摄持之义，即摄化众生百无一漏。古大德说：「经者为常为法，是摄是贯，常则道轨百生，法乃德模千乘，摄则集斯妙理，贯则御彼庸生，庶令毕离苦津，终登觉岸」。

三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世音」是罗什译的，称为旧译。到了唐朝玄奘时，又译为「观自在」称为新译。

观音的梵音本是「阿黎即阿缚卢积多伊湿伐罗」。

「阿黎即」是圣者，尊称的意思。「阿缚卢积多」是观照或注意的意思，所以简称为观。「伊湿伐罗」是堪能之义。

罗什法师把这位菩萨译作「观世音」，是因为这位菩萨秉其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之心，观九法界众生称念和求救的音声，而来教化援救众生，有求必应的缘故。

玄奘法师把这位菩萨译作「观自在」，是因为这位大心菩萨时时刻刻欲令众生观察诸法而得自在的缘故。

观世音菩萨在诸经中还有许多称号，如普门品中又称施无畏或净圣。悲华经中称正法明如来或遍一切功德山王如来。观音授记经中称大悲圣者或救护苦难者或普光功德山王佛。又观音经中称大悲施无畏。真言仪轨中称大慈大悲主。金刚界曼陀罗中称金刚菩萨。

本品开始释尊便说：「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音」的名词便是从这段音声的文字而来。

至于「菩萨」二字是菩提萨埵的简称，旧译为「大道心众生」，新译为「觉有情」。

大论释说：「菩提名佛道，萨埵名成就众生，以诸佛道成就众生，故名菩提萨埵。」又说：「菩提是自行，萨埵是化他，直修佛道以化他故，名为菩萨」。菩萨是已觉悟了的人，他对世上任何事理莫不透澈明了，而有正确的认识，可是，不是为了自己觉悟就算了事，而是不断激发内在的悲心（同情心弘愿心）以之赐予人间温暖，拔除他人苦难。所以最切实的解释是：菩萨能上求佛道以自利，下化有情以利他。他是得大自在，以高度的悲心观察世间众生苦难，随时施以救济，悲智双运的人。

其次谈到「普门」两个字义。

普是普遍，门是通达，就是说不论何人不论何时不论何地都能通达的意思。观世音菩萨悲心特长，权巧方便，随时示现，普应群机，这就是说，他是普具大悲救济之光，而拔济众生时有种种不同的类门。尽管众生千差万别，观世音菩萨都有方法度化他。观世音菩萨化现三十三身普门示现，真是使人叹为稀有。

我们不妨这样说：菩萨拔救我们的真理大道，平等遍满在我们的眼前。观世音菩萨是何等的慈悲啊！华严经入法界品说：「观自在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

什么叫做「品」呢？法华文句一曰：「品者，中阿含云跋渠，此翻为品。品者，义类同者聚在一段，故名品也」意思是说，品是品类，在同一部经中虽区分几类，但归纳意义仍然为一，有条不紊，秩序井然。如妙音菩萨有妙音菩萨品，药王菩萨有药王菩萨品。

总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第二十五品，合其意义是本品说明观世音菩萨如何自觉觉他以及平等普遍示现种种不可思议的妙迹功德。换而言之，观世音是人，普门是法，品是同样不同类的意思，也就是说，观世音这人所显的普遍的微妙的法的功德篇。

四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是佛教四大翻译家之一。四大翻译家就是罗什、真谛、玄奘、不空四位法师。

罗什出生在龟兹国（即今新疆省库车沙雅两县），谈到他的出生经过是这样的：罗什的父亲名叫鸠摩罗炎，是印度国人，因其父祖达多（罗什的祖父）名闻全国，所以罗炎也将继承相位，可是他却淡泊名利宁愿避位出家，东渡到龟兹国来。国王对他欢喜敬慕聘为国师。又因王妹耆婆年华二十慧贤天生，国王便逼罗炎还俗娶之为妻，因之怀孕了罗什。怀孕之时，耆婆感到此以前更为智慧，这时阿罗汉达摩瞿对她说：「你怀孕智子，和舍利弗在胎中的征候相同。」由是耆婆顿萌出家之念。罗什生下以后，耆婆要去出家，但被罗炎阻止了。以后耆婆又生一子名弗沙提婆。有一次耆婆出外，看到冢墓枯骨纵横觉悟身是苦本，誓愿离俗，绝食七日，罗炎不得已就让她出家。那时罗什祇有七岁，便也随母出家了。每日跟著他的师父诵经千遍达三万二千字之多，师父稍作讲解，他便豁然通达。

罗什九岁时，随母参访名师。在迦湿弥罗国向大德盘头达多学习杂藏，中长两阿含经四百万言。迦湿弥罗国王请他到宫中，集合了不少外道论师与之攻难。罗什舌辩群雄，出言锋利，遂使外道心折，国王敬佩不已。十二岁时，其母耆婆又带他同到龟兹，西域各国都争相礼聘罗什高官勋爵，罗什却一概辞谢了。为了不断精进研学佛法，就告别了母亲和故乡，独自出外去求道了。他终于亲近了善知识须犁耶苏摩，最初他学的是小乘，后来专学方等，而后又各方面广求大乘佛法，研习中论、百论和十二门论等。有一日，须犁耶苏摩对他说：「你学的差不多了，可到世间各处宏法利生。」于是罗什拜别其师。临行苏摩送了许多经典给他，妙法莲华的珍贵原本便是这许多经中的一部。

罗什在万分感激的心情下受了经，返回故里。其母耆婆对他的学成归来喜欢极了，就博览他的经书，又请他讲解方等的精义。耆婆听毕，立即证得斯陀含果。罗什二十岁时在宫中受戒，从卑摩

罗义学十诵律，耆婆那时向他辞行到印度去修学，后来印证阿那含果。罗什留住龟兹国三年，广论大乘经论，日益充实自己，其时在中国是五胡乱华时代。前秦苻坚建元十八年九月苻坚就派遣了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羌飞率大兵四万征讨西域各国。其实苻坚早慕罗什大名，希望得为国之瑰宝。吕光兵临城下，一战即告功成，灭龟兹，得罗什，遂令班师还期。罗什已知天数，所以愿效忠中国。罗什在吕光扎营山下，曾说：「不可在此停留」，吕光见他年轻不信他话，果然晚间倾盆大雨，洪水暴发淹死数千兵士，由是吕光才相信他同到凉州，可是那时苻坚已被姚萇所害，于是吕光下令三军编素吊祭，而后自封为帝，称年号为太安元年。罗什在凉州住了六年，因吕光与其子吕隆均不甚信仰佛法，也就不能如愿大转法论。这时姚萇僭位关中（长安）一度向吕光约请迎接罗什入关，吕光鉴于罗什智慧高深，一旦做了姚萇心腹谋士将于己不利，不准所请。姚萇死后，姚兴继位，又遣使臣敦请罗什入关，那时吕光已死其子吕隆即位，可是他不加理会。姚兴遂于弘始三年讨伐吕隆，吕隆败而归降。崇仰佛法的姚兴便派人隆重迎请罗什进入长安，特以朝廷的西明阁为其居所，并待以国师之礼。第二天下诏广集沙门大德八百余人，恭请罗什以逍遥国为译经道场，担任翻译佛经总裁职务。自此为中国佛教史上放一异彩。

罗什的学识渊博德孚众望，加上姚兴的护法心切，于是皈入罗什门下的学者越来越多，而后他的门生竟有三千多人。译法华经的时候参加的有二千余人，可说盛极一时。法华经是罗什来长安后于弘始八年时译出的。弘始十一年（东晋安帝的义熙五年）八月二十日伟大的罗什端祥直寂于长安。

临终之时，罗什誓言：「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不违佛旨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他的誓言灵验了，火化之后，薪灭而舌不成灰。

综计罗什九年间致力于翻译经典工作，共译出经典七十四部，合为三百九十余卷，在文字方面因学有根基十分流畅，人皆喜读。堪称中国佛经翻译界的泰斗。

罗什示寂以后，到了隋朝时代，又出了一位伟大的法师便是天台大师，他对法华经的阐释与推广，不让罗什专美于前，且以法华经为中心弘扬佛道。

法华经在佛教任何一宗的立场上看都作有重要无比的地位。法华经一共分有二十八品，前十四品是释尊垂迹的一切，叫做「迹门」；后十四品是依释尊本地而说的叫做「本门」。比方说天空的月亮本是一个，可是照到了山有山的月影，照到了海有海的月影，月影不一，月亮还是一个并无两样。人的走路也是一样，足迹何止千千万万，其人则是一人，足迹是迹，其人是本；一物可作出许多不同动作，而根本上仍为一物，这就是迹与本的说明。僧肇法师说得好：「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本迹虽殊，而不思议一也」。

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有成佛的本体。但因人不去注意，不去自觉，只顾眼前的利害得失，贻误了根本的人生大事。本佛见芸芸众生的痛苦心有不忍，就取就人身，生于和我们同一世界的印度国土之上，为一国的王子，却舍王位弃富贵。甘心修行，示我们以修行之道。这可说释迦牟尼佛乃是有绝对力量的根本佛一部份之化身，成为肉体之身的印度王子，由修行至觉悟，因觉悟而说法，他以身教口教作为示范，要我们如法修行，向真理的大道前进，必有转迷开悟的一日而致成佛。

五 本文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释义：这时候无尽意菩萨，即从他的座位上立起，袒露著右肩，双手合掌向佛顶礼说了以下的一段话：「世尊！观世音菩萨由于什历因缘，叫做观世音呢？」

注解：「尔时」就是佛已经说完了妙音来往品，将要开始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所以叫做「尔时」。

「无尽意」梵语叫阿差末底，世界无边，众生无量，菩萨抱著无限的悲愿，以度生为务，倘有一众生未度尽，菩萨救济众生之意就没有穷尽，所以叫做「无尽意」。

「偏袒右肩」，我国向以袒露肉体为失礼，印度则相反，以袒露为恭敬，偏袒右肩是表示弟子奉师之礼，充役执奉之仪，系极度的恭敬的态度。现相沿成风蔚为印度佛教的装束。

「合掌」我国以拱手躬身为恭敬，印度则以合掌当胸为恭敬，是表示专心一致，不敢散诞，一心相当，信解相合。

「向佛」以一念之诚，向万佛之尊。

「世尊」佛的十种称号的一种。梵语叫做「路迦那他」，或者叫做「婆伽婆」。成实论说：「如是九种功德具足，于十方世界三世中尊，故名世尊。」菩萨善戒经说：「坏波旬故，能得如来身故，名婆伽婆。」

「观世音」略称观音。法华经说：「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

「菩萨」全名菩提萨埵。旧译为大道心众生，道众生等。新译为大觉有情，觉有情等。求道的大心人，故称之道心众生，求道大觉的人，故称道众生，大觉有情。萨埵是勇猛的意思，勇猛求菩提，故名「菩提萨埵」。又译作开士、始士、高士、大士等，总名求佛果之大乘众。

「因缘」梵语尼陀那。一物之生，亲切和强力的为因，疏添或弱力的为缘。例如种子为因，露水、农夫便是缘。佛教以因缘为宗，说一切法都不出因缘二字。

讲话：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别为两类，即是长行与偈颂。长行是指的前一半散文体，偈颂是指的后一半五个字一句的韵文体。而长行中的问答又可分作两部份：前部份是关于观世音菩萨（人）的问答，后部份是关于观世音菩萨活动（法）的问答。

「尔时」这一句是继续以前的第二十四品妙音品而来。佛对妙音菩萨的话讲完之后，无尽意菩萨接著对佛顶礼发言，尔时即是指的这个时候。这一解释是按法华经二十八品的顺序，不妨叫做事释，也就是世相上的解释。另一种观心释的解释方法是以精神为主的印证心灵的解释方法。所以现在用两种的方说来加以解释说明。

站在观心释的立场解释「尔时」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按从前的学者，往往有很多艰涩难解的解释，有的说「尔时」是转迷开悟的时候，有的说是离苦得乐的时候，有的说是止恶修善的时候等等

说法。如照字面解释转迷开悟即自迷惘中转到觉悟的时候，离苦得乐即脱离了苦恼即得到了快乐的时候，止恶行善即不作恶业而作好事的时候，这一切的解释还不如说：「开始讲话的时候」来得普通、明白，和恰当。无论是说话、听讲、书写、读念、彼此的心合而为一的时候，尔时可说即是「这个时候」。

其次要讲「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无尽意菩萨是东方不眴国的教主叫做普坚如来，他是继如来之后的一位补处菩萨。无尽意菩萨不远千里前来参加佛会，为了娑婆世界施行教化。在他前面已经有很多的佛参加世尊的会座，无尽意菩萨是第二十五位，这是事实上的解释。但从观心释的立点看，「无尽意」这名词是代表著真理的无有穷尽。要知道无尽意菩萨也是和观世音菩萨一样的为世为人，持著拔众生苦与众生乐的宏愿活动著，公而忘私的精神，毋宁说是与观音菩萨同为一体。他是可以随时随地出现在众生的里面，如果我们能持著正信净念，并且去勤行化他，没有男女老幼的区别之心，那么我们也可说是无尽意菩萨的化身活现。所以，凡是于人有益，救人救世的心愿与行为的人，可以说便是菩萨。不仅佛教的学理如此，其他宗教的学理根本上亦并无不同。像孔子颜回，默罕默德、甘地、林肯、耶稣都可说是大菩萨。总之，菩萨是不论身份的贵贱，金钱的有无，只要有济世利民之大志，孜孜不息依著努力笃行的便是菩萨。

「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这一段是无尽意菩萨以印度的最敬礼向佛顶礼参拜以表内心的崇敬。大体来说对人教化有用言语也有用身教的场合。无尽意菩萨是以身教表示出礼仪，所以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致最敬礼。用观心释来说，右肩是表现智慧，左肩是表现禅定，左右两肩代表了禅定与智慧，其偏袒右肩便是说发出了智慧的光芒，要利益一般众生，使人依著本份守著岗位工作。我们穿戴袈裟时也是袒露右肩，佛像更多为如此。在当时的印度，向对方表示崇敬，以表自己谦虚求教之心时，必须这样的礼貌作法。无尽意菩萨对娑婆教主佛陀发问，自然要这样表示出最敬的礼节来。

「即从座起」的座位是指的心的座位。「大论」第五有言：「菩萨以诸法不生不灭，知性皆空，人若能悟此，则他人若骂若打若杀皆应思为如梦之幻化，对人亦无嗔骂怨恨。」这种说法是说围绕著世人的森罗万象，这一切的姿态都是空而不实，原不过是依因缘和合而表现吧了，能明白这个道理，一切都归于空了。

但是如按人间事物现象说「即从座起」是指菩萨立刻从蒲团的座垫上站立了起来。反过来说，依观心释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菩萨坐著的蒲团（座垫）是一切皆空的，无尽意菩萨是自空的座位上起立，即离开了一切我执我见的意义，惟有如此，才能完全实行菩萨无我的大活动以及利他的大行为，也惟有是空的，自由自在，故才能济度众生。

反观凡夫的我们，终日庸庸碌碌，迷于金钱名利的束缚，不能离开执著的座位，实在是愚痴得可怜！如果我们能从我执的座位站立起来，那么我们岂不是也能安住在菩萨的空的境界？只有菩萨的空的座位，才是无有执著物的境界，无尽意菩萨既能从为了济度众生从执著的座位中立起，离开「执著」的思想，灭除心中的妄念，然后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法界中活动。「彼既丈夫，我亦尔」，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学无尽意菩萨的榜样呢？

「合掌向佛而作是言」。在我们幼年之时，受父母的教导，往往无意识地两手合拢向人拜拜，而合掌确是宗教上给予我人一种信念上诱导作用的力量。合掌，是有著精神上的统一作用的，也是适合于大自然理法的身心合一，不可思议的作法。我们的手掌左掌五指右掌也五指，合起两掌共十

个手指，在佛教上譬喻为十法界。什么是十法界呢？那就是地狱界、饿鬼界、畜生界、修罗界、人间界、天界、声闻界、缘觉界、菩萨界、佛界。这十法界不仅是现实的存在，以精神世界看，一心之上就有十法界。最上充满光明的是佛的世界，最下可怜的是饿鬼、畜生、地狱的世界。这种种世界并不是在目前世界地理上得见，却全在我们的心上显露了出来。祇要扪心反省一下，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每一个心中有佛，有饿鬼、有畜生，所以有时是佛心，有时是鬼畜之心，比如我们常听说某人一时兽性大发，情欲冲动，造出乱淫的罪过，这兽性便是畜生之心。所以一念之差，可以升天堂，也可以下地狱，人们依持各自心念可上升可下堕，一心十法界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我们向佛菩萨合掌祈祷的时候，应该兴起一种油然而喜报恩的心情，以极诚之心作报恩奉献之念，这样，虽是凡夫之心，也可发挥佛菩萨的作用。由心的动作自然可生佛心，无论升入佛境堕入鬼道毕竟都是由一己之心而出。所以真正信奉观音菩萨的人，都该牢记著时时在培养佛心方面去努力。

既然我们用十指来比喻十法界，以此十指相合，就是表示十法界的合一，十法界如能合一就成为一心，十指分开则又成为原来的十法界。这是件奇妙的事情，十指的开合，要自由自在，都基于自己的一心而已。

再说，两手有左右之分，比喻代表生和死两方面，那么合起两手就是生死一如，生和死也决不是有什么隔阂，在我们自己的一心来看，生死是一如的。或者，把右边看作佛，左边看作众生；或可把两手分为凡夫或圣者；或代表迷和悟的两途。尽管各种分别，同样都归于一如。以手合起掌来是自然而然的事，不但不会有一些些的牵强不适，而且有身心合一作用，使我们顿觉清凉。无尽意菩萨向佛，是以身显示，此时尚未说出任何的言语。

「佛」是印度话的简称，具足的称谓是「佛陀」。中国话叫「觉者」或说「如来」。依人们世俗的看法，常常认为有人死后到西方成佛去了，故常说死后成佛。可是佛这一名称，并不是指亡者而言。佛的意义，是转迷开悟，澄清了一切色相的人，是以觉悟后的心去度世，要他人也觉悟。所以并不是生前得了戒名，死后就可成佛。一般世人的看法也不算完全不对，因为生前有了相当的修持，死后往生西方亦未可知。不过倘若死者在生前是个恶逆无道的人，则死后决不会立即成佛，是可以断言的。

中国人一向崇拜祖先，说死者成佛本来不是坏事，可是只认死去了的人才能成佛，对活著的人无形中就是一种低贬与不详的感觉，于是就发生认为佛教是不吉利或不愉快，不值得深信的观念。连带认为寺庙只是一种死亡缘起的场所吧了，这就是一种极大错误的观念了。要而言之，寺院本身是转迷开悟的清净道场，进去以后应使人感到十分清凉十分愉快，一种解脱似的悦趣。佛菩萨更是喜悦庆幸的吉祥者。我们认清这点，从此万不可再存有丝毫不吉不详的错误思想才好。

其次说到世尊，世尊所居住的世界，是指的这一娑婆世界，这娑婆世界贯通了过去现在未来三世，释尊是三世中最尊贵的一位。原来佛的品位是与俗世的官爵位阶等级不同，佛有十种的尊称，那就是如来、应供、正遍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世尊便是其中的一个尊称。例如今日开会，其中有一位议员起而发言，首先要称呼「主席」的名，无尽意菩萨称佛为「世尊」其理相同。

「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是询问观世音的意义。观世音是观察世间的音声，是

和世间众生结缘的人。无论在中国也好，日本也好，韩国也好，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的任何家庭里面，观世音菩萨都是大众崇拜的一位菩萨，所谓「家家观世音」便是。

楞严经里特地举出观音的音声，有三种真实，那便是：一、通真实—以「通」字来说，无论任何物体如能相通就能入于心中。比如用眼来看物体，中间如果有窗门或其他障碍物的阻隔，就不能看见了，可是，如果是通真实，无论相隔了一村或两村，一百里或两百里的遥远，其形象物体都能到入我的心中。二、圆真实—以「圆」字来说，用人眼能看见物体的表面，但同时看里面就看不见了，看见前面同时也就看不见背后了。看见左面也就看不清右面了。但如用「音」。来观察，就没有表里前后左右的一切区别。可以闻辨分别，入于心中。不偏不漏的把真实的物体都掌握到心表面去。三、常真实—即是听闻的事情，无论是昨天或是一月，一年以前的都可以全部记得。倘用眼睛所见的物体在心中来表现是很难，所以听闻的声音在心上遗留，其痕迹是颇为真实而悠远的。因此观察一切的事物事理，比较以听闻音声的说法是妥当的。

无尽意菩萨在八万四千大众会座当中代表起立发言，向释尊顶礼讯问「观世音」是怎么样的人呢？不用说无尽意菩萨自己本来了解观世音的意义，然在法华会座当中集合了许多会众，无尽意却是为了代表大众特别向佛发问，目的在于解决众多的人的疑义，其动机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大众。

「以何因缘」的「因」字，是原因之因，种子之因。「缘」是助缘，即等于是培养种子发芽的日光水份。

「观世音菩萨是因为什么原因，什么助缘，叫做观世音，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此一讯问观世音的由来是先以名号。来讯问，是以名配实，名的里面即含有一切具足之义，所谓「名为实之宾」。

无尽意菩萨问了以后，次段便是佛陀回答无尽意菩萨，说明为什么要称名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以及称名后所得的好处。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释义：佛陀告诉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如果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受了诸般的苦恼，只要他们听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字，而能一心一意去称念他的名字，那么观世音菩萨会立刻观察到他们的音声，使他们获得了解脱痛苦的安乐。」

注解：「佛」梵语佛陀的简称，释作中国文字是觉的意思。就是指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是对凡夫而言，因为凡夫多数不知自觉；觉他是对二乘声闻学者而言，因为二乘虽能自觉，却没有觉他的行为；觉行圆满是对菩萨而言，因为菩萨虽然自他两觉，但依然尚未达到全然圆满的地步。「佛地论」说：「于一切法，一切种相，能自开觉，亦开觉一切有情，如睡梦觉醒，如莲华开，故名佛。」

「善男子」赞美之辞：「所行利他，符理清升，感乐之义，目之为善；」「纲干之能，称之为男。」「有绍继义，故名为子。」善男子形容男子的俊美完善。

「众生」梵语是萨埵，是说：「众缘和合，历劫相续数数受报，故曰众生。」众生有无量数，大别分为四种，就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

「苦恼」三界生死，贪嗔痴慢，苦患无底，逼恼身心，故称苦恼。

「一心」一心有事和理的区别，事一心是历历分明称名不乱，理一心是了知音声性空，惟心所现。

「观其音声」即是观众生称念菩萨圣号的音声。众生被苦恼所迫，就会下意识地去称念菩萨的名字，倘如一心不乱自性而发地去称念，那么菩萨的观智圆照十方，就能寻声救苦，有求必应的。

「解脱」梵语木底（又名木叉）即是脱离生死的束缚，排除苦恼的纠缠，自由自在，一切无碍，不论任何惑业障得的牵累都不能羁绊，故名解脱。大乘菩萨宝五经说：「若复有人念是观自在菩萨（即观音菩萨）名者，是人当来远离一切轮回之苦」。

讲话：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这善男子的称呼是包含著所有众生连同无尽意菩萨在内，也就是佛对大众的称呼。换句话说，即是：「各位」的意思。这时无尽意菩萨问的是「利益有情」方面的问题，其实他自己是很明白的，祇不过为著代表大多数人询问。此外还有「不解问」「试验问」等，「不解问」是在了解之前要多以提出来资问。「试验问」是试验对方的理解程度而发问。

佛的回答：「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百千万亿众生是形容众生数量之多，而冠以无量的述语。并且不单是指世上所有的人，同时凡宇宙内有生命之物莫不包括在内，称为「众生」，以人来论现全世界的人口，据美国华盛顿人口资料局的报告，一九六三年年中，世界人口为数约三十一亿八千万人，可是依据著众缘和合而生的生物就不止是百千万亿的数目了。这些无量的众生全然受著各种各样痛苦的煎熬，因为娑婆世界是一个堪忍世界，又叫忍土，一切事情都要尽最大的忍耐。而苦恼的种类很多，本经后面说明人间有七难、三毒、二怖等苦，大别之则分为肉体的和精神的苦恼两种。肉体上在日晒雨淋下耕耘的农夫或流血汗的劳动者反而心灵（精神）上安乐的人不少；可是物质上十分丰盈富足的达官贵人反而心灵（精神）上有各种说不出的苦恼的很多，细究其因，实在是耐人寻味。不过，这个世界，原是相互的世界，决不是一个人的天下，是以必须要人与人互相尊重，彼此敬爱，倘能舍弃小我，容忍互助，有此认识，便是真理解本经的人，惟有这样，这一娑婆世界的苦恼，可望中止。

在痛苦里感觉出来的乐趣才是真正的乐趣，也才真正能体会到光明的可贵。能给予人们真正乐趣和无上光明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人人能够一心一意的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精神生活就能安定向上，逢著困难来临而有往前迈进的勇气。然而必须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名时要集中精神，专心一致，这样观世音菩萨就会现身来解脱我们种种的烦恼或困难。这种观念是把持信念之道，也就是佛教的可贵之处。人的精神生活有了依据，勇气就百倍千倍地增加了出来，当大难临头的时候，也就能处之泰然。反过来说，那些没有走上精神信仰道路的人，每每都是受不了人生的挫折，因而颓丧因而悲观，就那么失败了一蹶不振！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人生不要怕难，任何忧患困难都是我人力量的试金石。倘人人有大勇猛心，就是处于苦难的世界亦无往而不可行。可是毕竟世人大勇猛心的太少，故此埋入痛苦的深渊里。「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怜愍世间众生，所以凡是称念他的名字，又能真正专

注凝神一心不乱的，菩萨就立刻观察到他的痛苦的音声而使他得到解脱的安乐！。

所谓「一心称名」的一心，说起来是容易，实行起来就很难了。换而言之，一心就是精神的统一。普通的人心中有种种的迷惑和执著交错存在著，要统一这个心是不简单的，那么我们就应该发愿心，首先把正信和迷信的分野辨识清楚，然后趋于正信的一途。常言说得好：「精神一到何事不可为」，我人的精神集注一处，使起确信之心，那么心神相通，又哪来什么迷惑或困扰？

所以，当我人全心全意举行祈祷的时候，是必定能感应道交的。这就是说无论做什么这诚心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诚心就根本谈不上「信仰」两字。一个诚心的人往往可以感化顽强的敌人，是以认真的祈祷一心的祈求，决没有求不到观音菩萨心动的道理。这「一心」就是「诚心」啊！

总之，我人肉体的或精神上一切痛苦烦恼都可以依据观音菩萨智慧之力使得解脱，祇要我们一心一意去称念他的圣号。常常不断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不仅可以启迪未来精神的往生，实在更可以使现世的肉身得到全然的解脱！。

科学昌明的时代的今日，心理学这一门课程是太重要了。法国学者伯格森曾经谈到笑的问题，他说：「究竟是认为可笑才笑呢？或者是笑的可笑呢？这问题很不容易明了。」诚然是认为可笑的才笑，而笑起来也确实的可笑。这真是一个奇妙的问题。我们不妨对著镜子看看自己的面貌，如果自己露出了笑脸，自然就会感到可笑了。如果表现的是一付苦相，自然也就感到精神的懊丧了。从前有一个做木偶戏的人，他的手艺很好，在他制做一种偶像的形态，必先面对镜子试验一番，比如作儿童的面形，就把嘴巴缩小，眼睛闭细，表现出一种纯洁和气的面孔，那么作出的样子就像儿童。比如作车夫的面形，就把眼睛睁大嘴巴闭紧，因而形成横眉怒目的鲁莽的样子，十足像一个车夫。他的妻子曾对人说：「老林作一个坏人的面形时，自己心里也感到十分不快，因为对著镜子作出一付难看的模样，自己看了也觉得讨厌啊！」。诚然，作出一付讨厌的面孔任谁看了都感到讨厌。可是作出一付和善的面孔，心里自然而然也觉得和善了起来。所以现形和发声都是很重要而不能疏忽的。

基于以上所说的心理因素，也就是心灵感应的原理，所以谈到称名的大事，我们若一心一意称佛的名字，佛的面容就自然而然浮到心上来。佛的面容始终浮到心上，就引起接近佛的心情。因此，我们称念「观世音菩萨」之名，实在并非光是口头称念而已，而是为了要靠著称名使慈悲无量的观世音菩萨浮到我们心上来，那么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改正，和以前的境遇完全不同了。

这样看来，宗教不外是处理心的问题，舍去了心的问题来考虑事物就不成功了。比方说我们想锄平庭前的草，那么用镰刀把茎叶逐一地割掉，草地当时便锄平了，然而经过一场雨落过之后，残根劫又萌芽，终于又生出了草来。如果当时我们既锄草且拔根，就虽是落了雨，也不会再萌生出草来的。同样的道理，帮助穷人给他钱，安慰忧虑的人使他暂离忧虑，就仿佛是刚才说的锄草的茎叶而不曾拔根，不是根本的办法。如果能使那人的心从根本上去改变，那虽然再遇到了以前的困难，他也就以为不以为苦，以前所受的苦恼和恐怖也就不感到什么了。

所以仅仅锄了茎叶是不澈底的，必须要连根拔了起来方为成功。因此之故除去苦恼不说是除苦，而说是拔苦，拔苦就是要拔除苦根，苦根原生长在心里，只要是心的作用改变，其苦自然得以拔除。明显地说，从前著迷的时候，是充满了困惑，感觉上是苦的；一朝除去了苦根，转迷开悟，则再起苦恼也不觉其苦了。称念观世音菩萨是除去苦恼的根本。称念了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

浮现在心头这时菩萨在我心，我心有菩萨，清渠如月，一片光明，苦恼可以连根拔掉，和平安乐油然而生！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释义：如果要有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字的人，假设是投入到大火之中，而火劫不能烧毁了他，这是由于观世音菩萨的威力神力保护了他的缘故。

注解：「持」疏云：「持者，口为诵持，心为秉持，秉持为理不失，虽非口持，觉观亦得是口行，故通属口业机摄。」火性炎热，入之必烧，持名行人本不应遭遇，但缘因差忽，一旦入于大火之中，如能忆持菩萨之名，则火不能烧。

「威神」胜鬘宝窟说：「外使物畏，目之为感，内难测度，称之为神。」楞严经说：「如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知见犹如清凉之水，知见明耀而灭火，此火既灭，何火能烧！概是持名众生，由于菩萨威神之力所收获、果报、恶业、烦恼大火均不能烧。果报火上烧初禅，恶业火通于三界，烦恼火遍及九界，苟能灭劫九界妄火，则可证佛果清凉。

讲话：灾难有七种，七难第一是火难，其次是水难、风难、剑难、恶鬼难、囚难和怨贼难。先以火难来说吧，比如八一大地震而引起的一场嘉义大火，当时真是可怕到了极顶，在猛烈的大火当中，父母找寻儿女，妻子找寻丈夫，一片呼天抢地的求救声，哭泣声加以火星爆裂的逼迫声，诚然是鬼哭神号，说不出有多么凄惨的景象，那时的嘉义市区简直成了阿鼻叫唤大地狱，现在回忆起来尚且谈虎色变呢。这是从可怕的事实来解释「火难」。如依观心释来说，我们精神上昼夜二十四小时内每分钟里面都有火难。法华经说：「三界犹如火宅」。所谓三界即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个世界，在这三界里面，经常炽燃著炎热的大火，稍一不慎就要被火包围因而送掉性命，就是幸而不死，最低限度也会成为精神上的废人。这火炎有三毒、五欲等火熊熊的燃烧著。所谓「三毒」是「贪欲」、「嗔恚」、「愚痴」。所谓「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五种。其实严格的说火难不仅限于三毒五欲，推广计算有八万四千种之多啊！

俗语说：「嗔恚之火能烧毁功德之林」，又说：「忧愁火来伤我身」嗔恚和忧愁都可以烧毁我们的身心，对此我们岂能等闲视之呢？单是物质上的火灾尚不足以恐怖，这怎样说？因为我们可以谨慎处处防火例如烟蒂不随便乱丢，不让小孩随便玩火，时刻注意用煤油炉的安全，靠近易燃物之处绝对不吸烟不点火等等。然而精神上的火焰就防不胜防了，祇要偶然的疏忽，火就冲上了头脑。一个无法统御（控制）自心的人来说，一旦动怒，心火冲上，则百日之说法，尽付之于流水。生物之中人的颜面是最易表现出来，往往对于无聊的事情也能引起心头之火。这一动怒心火炽炎，就生出嫉妒之心，萌动了怨叹之念，由于嫉妒形成了离间中伤诬陷种种恶行。

一个平素修养的人待人是不说任何刺激的话语，处理一切事情也都有抑制自己的功夫，心中的猛火燃不起来，口头上也决不会有狂妄的言词了。常常称念「观世音菩萨」而有真诚深信之心的人就是如此。

当我们发怒的时候最好是调息数呼吸的数目，在出息与入息之间，仅仅很短的时间里，最好不说一句有损害的话，不做一件有损害的事。有时候因为对方的无礼或无理引起了我们的肝火动怒了，有时候下意识地无故迁怒于人，这都是平日的修养功夫太差所致，本来是可以等待时机说服对

方，祇是当时忍耐不住便发了怒火，事后想想总难免觉得惭愧和内疚，然而，在平常对于观世音菩萨有认识，有信仰、有尊敬的人处于这种场合，心中不断的浮现起菩萨的慈容，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心肠也就化成了他的心肠，观世音菩萨的大智慧也就感染了他的智慧，那么他就能自省、自制，不会嗔恚他人反而同情他人，这时的行为就会做到了「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了。这种能够抑制愤怒之心而化愤怒为力量的表现才是强者的表现！

我人能专心一致称念观世音菩萨，心中就会豁然开朗，展开在面前的就是无限的光明，而能切断所有争斗的妄想和烦恼，在这样的境界时，假使遭遇著大火，也不能烧著，这就是由于菩萨的神威法力，藉以解脱了妄执，把持住自己，得到无碍无挂的自由的快活。这样的任运无碍快活自由不妨这样说明：在熊熊的大火中注以冷水，终能灭劫了迷惘之火转而生智慧的火光！菩萨的尊像在画图里显现往往背后也燃烧著火焰，然而解决不是迷惘之火，而是大智慧之光。这也是表现灭劫迷火露出了悟火之意。

所以我们应该凡事保持充份的沉默和深思，从沉默中维持冷静的头脑，从深思中成熟自己的思想，进而显露出智慧的火力，照破黑暗的世路风籍和艰难。

灭却了心头之火，则寒热是不能侵犯。心境也就悠然安适，一切妄想不起，一切烦恼化除，真是清凉无比了。如果一经开悟，那么一切即因悟火的光明，把不洁、不净、执迷、困恼轻易地自心底抹去，痛苦自是不复存在了。是以只须心中时时燃起热烈信仰之火，必能发挥佛的威神力量。

冥祥记有以下的一段记载：在晋朝时代，有一位叫做法智的沙门在他未曾出家以前，有一次一个人孤单地走到了一个大湖沼的地方，忽然间猛烈的野火四面包围地燃烧了起来，使他走头无路，这时的他因有信仰之故，并不心慌意乱，他专心一致地礼诵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字，不久，火过去了湖沼周围草木一切全被燃烧光尽，可是法智所立的地方竟然无恙，由于这样的神迹更加强了他对佛菩萨的信心，于是他终于皈依了佛法，削发为僧。

唐朝高僧传也有以下的记载：「魏朝末年鲁郡沙门释法力是个志气坚定的勤苦修道者，他想要在鲁郡的地方建造一座精舍，可是深感财力的不足，于是他偕同沙弥明深一同前往上谷地方取麻，一年以后在归途上，走到了干塘的地方，忽然遇见野火，他们坐的车子在水的下风头上，而法力又因十分疲倦之故不曾注意到，等到睡醒火已烧到了眼前，这时如果一般人会慌得六神无主失去主意，可是法力却高声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由于虔诚之至，刚念出一个「观」字，火势竟应风而转，接著火焰也灭掉了，法力他们安然回到了寺里。

辨正论里也有一段记载：「晋朝僧人竺长舒平生专心诵念观音经，有一天邻居失火，而他住的房子正当著下风头的地方，于是他一心一意称念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等到火焰将要烧到的时候，奇迹就此发生，忽然风向转了回去，火也就跟著熄灭，全城的人听闻了都非常惊异赞叹。惟有一个恶少年不信他有那样的神力，就故意地趁那晚夜深风急在草靶上点著了火投到竺长舒的住屋里去，结果是连扔了四次火都自然灭掉，恶少年至此惊异神力，向竺长舒叩头请罪。竺长舒对他说：这是我平日时时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从来没有懈怠和间断过，所以才会显示出这样不可思议的灵异事迹啊！」

现果随录里面也记载著：「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姓汪的人住在昆山，他吃了三年的斋，打算到普陀山进香朝佛。那一年元旦那天他带了行李上了船，忽然有人跑来告诉他说他店旁邻居失火了，请

他立刻回去。他答道：「我已经诚心吃了三年的素食，现在一心一意要去朝山拜菩萨，不能因为店里的事情而变更我向道的初衷，就算我的店铺全部被烧光我也决心不回去的」说罢扬帆而去。后来汪某进香完毕乘船返回故里，但见店铺四周房屋全成为一片不忍卒睹的焦土，可是惟独他的店铺居然安好如旧的存在著。

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事迹，遍及十方世界，显应灵异的事迹实在太多了，不可胜数，以上几段的故事都是真实的，使人赞叹的，我们持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始终不懈，日久天长，必有应验的一天！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释义：如果有人被大水所淹没的时候，一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马上可以得到水浅的地方，安全脱离了水难。

注解：「漂」流也，没也。因流动的水使之淹没的可能，叫做漂。「浅处」浅是深的反义，可作近解。一般说「浅显」「浅近」是形容词。浅处就是浅而且近的地方。

讲话：水难可就事实上和理论上两种来作解释。事实上的解释，观世音菩萨感应灵异的事迹很多，留待后面再讲。现在先从理论上的解释说起。

大水也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仍然指的是我人迷失了心的方向。前节曾经说过大火烧坏了辽阔的原野，可是大水实在也不比火弱。所谓水火无情这句话，大家都熟悉的。大水可以淹没田野树木乡镇城市，使一切家屋倒坏财产流失，好比我心有八万四千种妄想都如同大水一般奔流不息，归结底不外是一点心的迷惘。所谓爱欲之水，贪欲之水，在凡夫的心中，这许多的迷妄之水泛滥成为巨波成为洪流。可说是爱河滚滚欲海茫茫！古语曾说：「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这是值得思考的。又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是警惕我们及早醒悟！诚然，我们被迷惘的水溺陷了整个心智的活动，于是乎身败而名裂。世人往往沉缅于爱河之中，殊不知仅仅迷于一点即如洪流猛烈之爱执的水势，就会排山倒海而来，使我们漂入大水的灾难中！不要以为少量的水不足重视，要知道涓滴之水可成洪流。那么一个想抵抗庞大水难的人，应当持有一种杀灭水势的涵养功夫。那就是要用我们心头灵智之光了。

什么是我们心头灵智之光呢？那就是要不断的称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观世音菩萨的神威力量，是任何东西都不能抗衡的。祇要念到观世音菩萨的名字，就可以把可怕的水势杀灭殆尽。这种力量就是灵智之光，这种六智慧的光芒，亦即大勇猛的体现。

因此说假设身入大水将被淹没，一经诵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必定能够得到浅近的地方，来度脱迷梦而登醒悟的境域！醒悟后水难全无，反而成为爱护之水和慈悲之水了。世间一切纵横自在流转无穷的洪流，都化作了大慈悲水，这真是应感谢观世音菩萨神奇的法力，救度了无数执迷不悟的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雨，使旱天的人们如大旱之得云霓沾到了最大的恩泽。我们耳闻目见无不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水所化，这时我们原是卑怯的内心，因仰仗菩萨的力量而加强了勇气，我们相信由于信仰充实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自身即是观音的体现，于是我们就有自救而且救人的伟大心胸！我们再不作无聊的举动，我们不再畏缩世路的崎岖！这就是信仰的伟大力量，换句话说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伟大力量。

现从事实上的解释说水难，举出下例作为证实：

梁高僧传记载：「宋朝京师南涧寺有一道同和尚，俗姓马，扶风人。最初出家皈为道懿门下。道懿有病打发道同等四人到河南霍山去采钟乳。四人到了山穴之中，在渡水过山涧时，除了道同，三个人都落入涧里淹死了。道同手上的火把也灭了，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道同想今番决不会活了。但是道同诵念法华经有年，所以临难尚能镇定而开始诵念起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这样诵念不绝于口，过了一些时顿见一线光明透入，道同善而随之，慢慢循著光芒渡出洞穴的外面。自此回寺后努力习禅，道心日进。后来南游和同学数人上京在夜里踏冰渡河，中途冰破，又有几位同学被水淹死，道同便又诚心持诵观音菩萨名号，但觉脚下仿佛有什么东西蠕动著。前面又看见了红光，于是循著红光渡过河岸，遂又免于水难。」

法华感通记载的一段文字：「唐朝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年少时信佛。常常诵念法华经普门品，有一次他坐船在吴江里，船坏沉没，一船的人都被淹死，文本在水里依稀听见有人说话，叫他念普门品可以免难，这声音一直在他耳边告诉了三次之多，于是他心中默念普门品不停，忽然之间，好像被人推出了水面，看见前面离岸不远，遂得以不死。」

冥祥记里面记载：「晋朝栾荀，年少时敬奉佛法，他曾做过富平令，有一次随著朝廷兵马来征伐贼寇，江中船被贼人纵火焚烧将沉，这时风浪很大，贼人又围迫了上来，他自忖必死，但口中不住诵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忽见江中水面站有一人，他急忙跃入水中尽力向那人的方向泳去，竟然不知不觉中游到了对岸，这时大军也赶来援救，栾荀就被救而免于难。」

沧粟庵随笔里面说：「清朝普洱太守陈廷埵虔诚奉念观音，天天念大悲咒。道光癸巳年间，他由汉江到京城里去，坐在船上一时失足竟掉入江中，这时船遇顺风一转眼已远去，他在水中被大浪撞击著，昏迷之中预料必死无疑，这时心想念佛或可得救，于是默念起观音圣号，顿时觉得水浅只到膝部，两足好像有物夹持著不复下沉，就这样漂流到很远地方，遇见一艘渔船，幸而脱难。」

慈林集载：「清朝沈国璋，广东人，一天回家，到三水地方，遇风翻了船，他一心称念观音名号，觉得朦胧中直达水底，阔步而进，不久却通到了岸上，而且所带的路费仍然不少一文在囊中，由此更加信仰大士了。」

以上的例证说明了观世音菩萨的灵验真是不可思议，如果仍然有人加以怀疑，那就是因为他对普门品没有心得的缘故。理论是在于理解信仰，如果不能理解，睁著眼也不会感觉出什么灵验。观世音的灵验是明明白白的，世间的人不开他信仰之眼，以灵验看作迷信真是太可怜了。从真理的大道迳入，由理论的解释上著眼，我们会感到观世音菩萨的灵验和力量！我们能有这样的澈悟时，就能自然融化于菩萨的慧光中，与菩萨的慈心相契，无复过去愚痴的黑暗！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释义：如果有百千万亿的众生，为了寻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等的宝物，坐船进入大海里面，假使被一阵黑风把他们的船舶吹飘落入到罗刹鬼国。其中如果有人或祇有一个人，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这些个人就能够解脱了罗刹的灾难。观世音菩萨因为有这样的

因缘，所以才叫做观世音。

注解：「琉璃」即琉璃，就是用扁青石（铝与钠之硅酸化合物）为药料而烧成之物。亦即是宫殿的琉璃瓦。琉璃可烧成五彩五色，世称七宝之一。

「砗磲」本作车渠，属软体动物，瓣鳃类，壳厚而大，长径约有三尺，略呈三角形，左右壳片相等，壳顶弯曲，壳表有放射肋五条，即世间所谓的龙文，壳缘如锯齿状，壳表灰白色或暗褐色，内面色白而有光泽，栖热带海中，印度方面所产特多，称为七宝之一。

「玛瑙」又名文石，是结晶石英玉髓及蛋白石的混合物，在岩石的空隙中渐次沉淀而成。其中玉髓有由红、黄、白、灰各种颜色累层形成，故常呈种种美丽色彩。文理琢磨雕琢可以作成杯盘及装饰品等物。

「珊瑚」是腔肠动物珊瑚类，产于热带深海之中。群体相结成树枝状，故人常误认是植物，世所称之珊瑚乃是珊瑚的骨骼，色泽美丽呈朱红色，供装饰赏玩之用。

「琥珀」是有脂肪的矿物，光泽作蜡黄色或赤褐色，体透明至不透明，断口如介壳状，质脆，入火则燃烧，原是一种树脂的化石，其中往往包含有木皮，昆虫等物，颇呈奇观，可做烟嘴及女人首饰装饰。

「真珠」是珠母及蚌等壳内所生之球状粒，通名珍珠。形圆如豆，色白如银，清丽可爱，为珍贵之装饰品。并也可以当药使用。

「黑风」即暴风之意。长阿含经说：「有大黑风，暴起吹海水。」仁王经说：「风有黑、赤、青、天、地、火六种。」

「罗刹鬼」男名罗刹婆女名罗刹私，恶鬼的总名。译为暴恶，可畏等。罗刹鬼以人为食物，人尸若臭能用咒语养之使再新鲜。所谓一人称名众皆得脱者，即是忧戚相关，休否相共之意。虽口不同唱，然心助获福。因此一人持名，多人皆得恩泽。楞严经说：「断除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妄想即是鬼思，所以戕法身而伤慧命，能灭这样的鬼，则他鬼都不能为害。鬼以阴隐妄想为因，以杀害为随缘。菩萨已内灭妄想，外除杀业，则全超鬼类心行，以全超威力，令称名众生，入诸鬼国，因此鬼不能害。

讲话：现在所说的是风难。无论是古代近代乃至现代，没有一个人不想得宝的，为了得宝，就要冒著很大的危险，想去寻宝，因此佛才说：「若有百千亿众生，欲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在释尊的当时，一般人为了得宝而到海里去，是以经文上才有入于大海的文字。这是由事物上的解释。

从理论上解释即以观心释的眼光来看，这七宝即譬喻的「七圣财」。什么是「七圣财」呢？那就是信财、进财、闻财、惭财、戒财、舍财、定慧财，而这七种都是精神之宝。现逐一详细的分析其意义。

（一）「信财」就是信仰之宝。如果我们没有信仰之宝，则在广大的佛法之中一步也难入。大论上说：「佛法如大海，以信能入，以智能度。」实际说来一个人能不能把持信仰与否，则在生活

感情与处世态度而有云泥之差。凡是没有信仰的人心中是动摇不定，很容易流入盲从附和的一途，是十分危险的。有信仰的人则不同，他的一生都有一贯的绝大作用力量。这样的信仰之力不但在现世之中发生很强的作用力量，即在未来的永劫之中也是必须依赖的东西。「信是一切功德之本」信仰坚固的人常常能把生死置于度外而毅然行动。」是以我们应坚定自己的信心，永远保持自己的信心。

天台智者大师说得有理：「我人如以疑心来观诸法则即不能获得信心。在佛法中不能有何等之获得亦由于无信心之故。此等人正如在宝山之前空手而不能取得是同样的。」

（二）「进财」，就是精进努力的根源。譬如我们进入了宝山，却一无所得空手而回，那是因我们精进努力的不够了。无论对任何事只要肯精进努力的做，就可以达到收获的目的。比方说对于气候与时间的如何支配，如何争取是丝毫不可怠惰的，一有怠惰则任何事情都不能成功。所以不论早晚和寒暑要不受那些束缚，否则就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不要过醉生梦死的生活，应当善自精进努力，使自己的事业能得成功。

（三）「闻财」是以听闻为宝之意。为了开知见必须要多听多闻，孔子说得好：「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一个我见特强的傲慢者，往往认为向他人听闻学习是一种可耻的事，真是错误的看法。要知道开智慧一定要多闻多问，不然的话，就是枯萎了广大智慧的根本。发心皈依三宝所修的道路，也正是从听闻佛法得来。佛教的「闻、思、修」谓之三慧。可见「闻」是如何的重要。

（四）「惭财」，这惭心就是宝。为什么说惭心也是精神上的一种财产呢？比方说，一个很愚痴很迟钝的无思想之人，他在众目炯炯之下可以作出不伦不类的事，那些不德的行为的表现，皆是因为他羞恶之心薄弱所致，因此任意地做了出来而恬不知耻。这样没有惭耻的心理，他的罪行祇有一天天的增多，而不可能减少或消灭。假如有惭耻心的人就完全不同，在惭愧与羞恶的思维下永远是理智为善的，而决不致作奸犯科。「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这便是克服私欲的方向。

（五）「戒财」，所谓「戒财」是防非止恶，佛的戒法就是存有这种趣旨。戒是道德的规律，遵守人生道德律最基本的就是佛说的五戒。故佛法不仅是在人类生存的时期存在，即如经过了百千万年的时代，人类灭后而此法生命仍然是存在。因为止恶为善的戒法就是树立正命的根本，佛说：「戒是正顺解脱之道。」换言之，戒就是人生生命之宝。

（六）「舍财」，即是施舍的意义。就是布施财物的慈悲善舍心，有了这样的心，就不会存有执著的观念，而这苦恼的人心里，充满了待救济的困苦著，施舍的意义是助人，真是很大的功德。施舍的时候不能有分别心，比如自己需要之物悉入私囊，只把不需要不喜爱之物布施他人这就不是什么施舍，而且施舍不能有望施他人的报答，才符合施舍的真趣。如果能这样作去即成为精神之富有者，是真正的大财产家。如果人人有布施之心，肯服务造福社会，这个社会就是安宁的社会，这世界也就成为和平的世界。

（七）「定慧财」，定是不动心，慧是智慧，由禅定而起的定慧。由定而生的智慧才是真实的智慧，佛法便是重慧的宗教。有真实的智慧，才能显出佛教的特色，如无智慧即不能领悟佛法，所以说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宝。要知道定与慧是形影不离互相扶翼的相合之物，就好像眼和足一样，没有眼，可能落入断崖绝壁，有了眼选择了光明的道路，但依然要靠足的行动，才能达到心中的理想。简单的说，定慧就是生命中的智慧之光，是我人不可缺少的财产。

上述七种精神的财产是无尽藏的财宝，在我人心中屹立著，可是一般人对于这心中的大财产却不加注意甚而完全忘怀了，这样的人就是精神贫乏的人，这样精神贫乏的人在物质上有钱的人是很多的，相反地，物质上贫乏的人倒是精神的财产家。

因此我们为了求此金银琉璃碎碟等等一般的七圣财，才使我们入于大海，这大海虽是迷海而也是悟海，祇要持了诚心为精神上的财产，就能化人生的苦海为乐海，同时也能安然渡过这一怒涛般的娑婆世界，渡过这一人生的大海！

我们乘船正要渡过茫茫的大海时，假如起了一阵对面不见人的黑风狂暴的袭向我们，那么船便像一片树叶一样，飘流到吃人的鬼所居住的罗刹鬼国。这时候船里面如果有若干人或者仅仅只有一个人称念观音的圣号，依此功德几千几万的同船的人就可以一概免于危难。这是就看经文的事释上来说。

再从理论解释上来说，黑风是代表我嗔恚、贪欲、愚痴。这样猛烈的黑风吹来，我们所乘的船不要说是飘流随时翻覆而葬于海底的可能。我人所乘的船在精神上来说就是「六波罗密之船」，六波罗密就是指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和智慧。所飘流的罗刹鬼国，依事实来解释是吃人的未开化的野人国，依精神上的剖析是如同我们目前的社会里是人挤人、人吃人的现象很多，试看今日报纸上的新闻记述的多是杀人、强奸、暗杀，恐怖等不祥事件，日有数起之多，文明开化的昌明世界，实际上却有那么多吃人的活鬼，究其原因，也都是由于我们自身心中所潜伏的杀生、偷盗、妄语、邪淫、绮语、恶口、两舌、嗔恚、愚痴等等业报而表现出来的境涯，一经堕入此种境涯，和飘到了罗刹鬼国有何不同呢？

我人生在世上就像乘船过海一样，偶一不慎，就堕落到可怕的深渊；又像是暗夜里行路，百鬼在后面跟著。在渡海当中遇到了暴风狂雨之时，在束手无策的时候，就应当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个时候，好比有一条救命的绳索从空中坠下。这救命的绳索也就是悔悟之念。我们若能生出悔悟之念，那么一切的迷执之云消散，心如晴空霁月，现示出明朗赫然的人生大道！

我们生来人人都是有著佛性，在事实上社会一面是罗刹鬼国，另一面就是佛所集合的场所，我们凡事要求之于我们的内心，以之唤醒心中的佛性，用心灵的活动显示出遍满于宇宙间的佛性的光明，那么罗刹鬼国的黑暗世界可一变而为佛菩萨常住的光明世界！

入海求宝是印度古时航海到其他国家贸易的一种习俗，并不是说到海底去探海底宝藏而言。以上的一切说法，乍听起来，会令人感到那么不可思议，但我心时常保持平和，即令遇到了不平和的时候，也可以脱离了苦恼。举例来说遇到猛兽袭击时，如果能够保持一种若无其事的平和心，那么由于自己的镇静，猛兽也绝不会一下子向你扑了过来。反之，心中不平和不镇静，显露出惊慌的样子，猛兽就会认为你是易欺可伤的目标，而即刻向你扑害。所以我们能平心静气的话，遇到了虎豹熊狼也就不能对你有一丝一毫的损害。马戏团的驯兽时能把人手随便伸入狮子的口里，有人问是什么原故，驯兽师说首先要听动物的呼吸，至于如何使其驯服自然有很多细微方法，但最重要的是不要使他动怒，而是要笑容满面的对著它，仿佛和动物是朋友一样。这个例子是很好的启示！如果我们处世时能优容对方，自然坏人不能加害；假使不是这样，表现出骚乱、憎恨、恐惧种种敌意的气氛，对方也就会以仇敌相杀的心理而逼进了。因此类推，万物莫不如此，心的锁定而不慌乱，是解脱苦恼的根本。换句话说，心的散乱与迷惑，则是增添苦恼的根本。所以，真正的解脱全看自己心的作法而定。

我们一经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自然心即得到平和。心中就没有苦闷，没有烦恼，那么就是堕落于魔魅的鬼蜮亦仿如无事一般，鬼怪妖魔都不能加害的。

这里不妨举出称念观音圣号而解脱风难的实例：

高僧传记载：「晋朝时候有沙门竺法纯是山阴显义寺的住持，在元兴年间「为了修建寺墙，到上兰诸去买木材，中途经过了湖水之道；木材主人是一个妇人，同他一起去堆积木材的场所议论木价，因此同船而行。可是船到了大湖当中，天时已经晚了，又起了很大的风，风骤然加急，波浪就如山一样高的排山倒海而来，他们坐的小船破漏了，水源源的泄进船里生命危急万分，法纯认为此行不利且又和妇人同船，心中更加恐惧。迫不得已一心称诵起观音经来，这样专诚的口诵不绝，忽然看见水面上飘来了一只大船。这样深夜的时候别无行之人，何处来这么一只大船呢，实在是不可思议，于是两人共同上了大船，眼看小船沉没，然大船随波飘荡，不一会就载了他们到达了对岸。」

应验传上说：「有外国人百余人，从师子国（今锡兰国）泛海坐船到扶南（今暹罗东部）去。忽然中途遇到了恶风，于是漂流到了鬼国。罗刹鬼众想把一船的人全部吃掉。那时大家畏怖万分，畏怖之中一同称诵观世音菩萨名号，于是奇异灵验，鬼原想吃人的念头居然熄灭。不幸其中有一小乘沙门。不信观世音菩萨不肯称诵菩萨圣号，鬼就来拘索他上岸，他害怕极了，便赶快跟别人学习称诵，结果也就得到脱除灾害的好处。」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这是总结以上的所述，为有著上面的种种原因，所以叫做观世音的缘故。九界众生都难免水火风三种灾难，那么我们万一受到了水灾、火灾、风灾危害的时候，要全神一致称念观音圣号，观世音菩萨一定观其音声觉察到我们的苦难，而慈悲的来接济我们渡出苦海。以一个人称名的力量，可以庇荫了大众，这是说观世音菩萨的神威广被，救济众生的心永远平等和真诚，既可显示观音之名，又解无尽意菩萨之疑。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释义：如果再要是有人屈遭法网，临到遭受处刑的时候，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那么下手杀他的人手上所拿的刀，就会折成了几段，使他因而得救。

注解：「被害」即是受形被戮，临命终时。

「寻段段坏」，「寻」，「旋也」，是立即的意思。

「段段坏」就是坏成为好几段。

讲话：这里所说的「刀杖难」也就是前章所讲的七难中之一。从事实上论，人如遇到了刀枪剑戟的灾难，轻的话受伤重的话便死，是够危险和恐怖的。但依精神上解释，这刀枪剑戟是指的害人之心，毕竟是潜伏于人内心的骄傲嗔恚心。有了这样的心理变成损人利己，赞自己，谤他人。心里便充满了慳贪、邪恶和愚痴。要想根绝这样的心念，毕竟是很难的。如果我能将这犯罪的母胎即烦恼之心转成菩提之心，则当下即可成为确立所有善根功德的契机。若把杀人的刀枪剑戟运用得宜，这些危险的武器就可以化作有用的恩物来防卫自己，坚强自己。同样的道理，烦恼如能加以适当的控制和运用，未尝不可成为促进我人向上的活力。佛法的本义即是要不断的向上进步，「烦恼」在

某种意味上，是人生必须具有的一种力量，如能使它朝善的方面转向，就能利用烦恼而成为进展的根源。佛经里有一句话「烦恼即菩提」是包含了此种意义。

祇要仔细的观察一下，就能憬悟到我心是善恶不绝的在交战著，像葛藤似的相互纠缠不已。现在我们想到这里，转眼又想到那里，风去云来，变化万千。一日之中，有时善心制胜恶念，有时恶心盖过善思。良心和黑心，慈悲和执著，正义和愚昧都在不断的彼此战斗著。

我人倘能把他人看作兄弟姊妹，彼此和合亲爱，则由一家进而一社会以至一国家得到和平与安宁。佛说世界众生一切平等，应该没有隔阂的存在，是何等广阔的胸襟！

可是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人心是多变的，有美的半面，也有丑的半面；今日表亲出佛的姿容，而明日就变成了狰狞的鬼面。这样多端的变化，却是了无止境。那么对于善恶两面的出没变幻，以恶的一面来说就可称之为刀杖之难。这恶的方面之心，全是由骄傲嗔恚促成。诚然，往往心中恶念一起，行为上即可以挥舞刀杖去杀人伤人，给予人莫大的困恼与恐怖，是因为恶魔栖住在我的心头的缘故。那么，不但对于外人，就是对自己的家人妻子，也会相互攻讦反目，这时家庭里就等于有了魔鬼，于是感觉到这人生真是个苦恼不已的世界，也就会起厌世憎恶的念头。是以心一绝望，刀杖之难就立即现前了。

世间本是障碍重重，不平不满之事很多，所谓「世事不如意者常八九」，因此被魔障所系遂沉没在苦海中，未知何日得而超脱，此时倘能一念之诚，悔悟自身罪业，一心一意诵念观音，正是开始脱离苦海，踏入解脱大道之第一阶段。

现谨录持念观音因而刀刃折段幸免于难之古德记载事迹如下：

高僧传记载：「宋永明延寿禅师，未出家前，任钱塘江地方的税务司，性情慈善，善好放生，常常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而见到生命即救。不幸被奸人诬害控以亏空库银，上面查办治以死罪，命许自新监斩，许自新知道他向来乐善好施这番全是冤枉的，心想救他苦无方法，只得用言语安慰，禅师说：「我以一命救无量生命，虽被杀亦无怨。」临刑的时候，他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面不改色。刽子手一刀下去但听铿锵之声，大刀折成三段。许自新因此奏明上方报免他的死罪，上方探悉原委并命他同复原来官职，他婉转辞谢不受，从此出家修行，最后终成佛道。」

宣验记有云：「吴郡沈甲被系监狱判处死刑，临刑之时，虔诚诵念观音名号，刀刃自断，官府遂不杀他并予赦免。」

持验记里面说：明朝和尚释行仁，字指一，河南光山人，俗姓张氏，幼年读书在白鹿洞遇到了高僧告诫他说：「你将有大难，如能持诵大悲圣号可以解脱。」师即立志受持。崇祯辛巳年，张献忠破光山，屠杀人民很多，师亦被捕，贼人以刀斩师，作段段坏，贼人惊异，遂得不死。于是师立志剃发为僧。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释义：如果在三千大千世界诸种国土里面，其中充满了夜叉、罗刹种种恶鬼前来困扰，使我们苦恼不堪，可是一旦当他们听到了称念观世音名号的时候，这些鬼就不能用牠的恶眼看你，何况加

害于你呢？

注解：「三千大千国土」乃是一个佛的化境。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围绕一座须弥山腰游行，须弥山外有香水海，再外边有七金山，每一金山中间，隔一道香水海，须弥山的四面是四洲，须弥山上面是六欲天，如是一须弥山，一日，一月，一四洲，一六欲天，是一小世界，一千个小世界，叫小千世界，为色界初禅天所盖覆，再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为色界二禅天所盖覆，又一千个中千世界，上边有色界三禅天所盖覆，叫做大千世界。因有小中大三个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夜叉」梵语。译成中文是能啖、捷疾、勇健。

「罗刹」，如上面所说。

讲话：所谓三千大千国土即是指大的宇宙而言。根据事实上的解释，地球也是其中的一个，地球的周围是被一千倍大的太阳炽热地照耀著，太阳是太阳系的中心，是有许多的游星围绕著它旋转的一颗恒星。除太阳以外，还有无数无限的星座闪闪发光，这些星光利达太阳系里面来，需要经过几千万年的岁月，这些光的速度，一瞬间即走过几千里路。所以佛经指这些无限的空间广大的天体叫做三千大千国土。

根据理论的解释也就是观心释，这三千大千国土也就是我们无量无边的精神界。在这一无际限的精神界里，那些夜叉啦罗刹啦等等鬼来使我们烦恼不已，实则是这全是我人心的作用。夜叉是瞬息间飞行几千万里的疾捷鬼，而罗刹是吃人啖人的鬼，可是这疾捷鬼也好吃人鬼也好，是常常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不是住在别处。我们无量的精神中却藏有如许可怕的鬼，即是所谓烦恼、妄想、贪欲、嗔恚和愚痴便是。外面如菩萨而内心如夜叉，无论他的容面是怎样的优美，而他的内心实在是非常残酷的怪物，即世所谓人面兽心的人，所以光从人的外表很难测知一个人的内心。

我人心中世界，诚然是一个坏主意的巢穴。不过，当我们善心甫一萌芽，那么恶念也就立刻受到压制，因此人的心中总是被某些事物占有著而又热中于这些事物的时候，全心全力倾注，就没有余暇思想做其他恶事了。比方说我们全神凝注研究学问探讨某种科学的奥理，心情是紧张的，当然不再顾及其他；可是等到研讨告一段落，心中便又朦胧呆息了起来。所以人还是忙碌一点的好，不然一旦闲暇恶心恶念随时会动作起来。恶心虽是一点，却像波水的纹逐渐扩展，恶性逐日向恶的方面蔓延。同样的，如果起了一点善念，也可向善的方面日渐伸张。因此无论顺境或逆境，都不外是心的如何想法而言，可见心的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平日应该统御著这颗不定的心，使之趋向善的一途。这一修养我心的导师就是观世音菩萨。我们心中虔诚参拜观音菩萨的慈祥面貌，同时要把内心深处的污垢全然洗净，那么我心即化为大慈大悲、大智慧、大无畏之心，而将一切恶心化为乌有，内心的夜叉罗刹等鬼自然也就灭迹了。

关于心的作用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有夫妻二人感情很好，不幸妻子难产而亡，丈夫悲痛得不得了，由于日思夜想之故，每当夜间睡眠朦胧时，就看见妻的亡魂出现，心中乃起恐怖，想是妻死后没有去处，白日虚空游荡，晚上就来到家中。因此在白天时他到庙里向和尚陈明原委并请求设法不使鬼魂再来家中。和尚却抓了一把豆子交给他说：「我明白了，你把这些豆子拿回去，俟晚上你妻之魂出现，撒一把豆子问她这是什么，她一定回答是豆子，再问她一共有多少粒？她答不上来就自

然消灭不再回来了。」

他将信将疑的拿著豆子回家，当晚女鬼来了，他按著和尚教他的方法一一问她，最后他妻答不上来从此就消灭不再来了」。这男人又到庙里请教和尚这不可思议的道理安在？和尚说：「这并没有什么法术，主要的是你内心的思念所致，你对你妻难产而亡觉得凄楚可怜，如此思念不已入了魔道，自然形为一个女人的形体不时出现，这也就是心的作用，所谓「心生暗鬼」。你才拿著豆子你知道鬼也知道，而豆子到底多少粒你不知道，鬼也不知道，可见一切唯心造，你自己的性根如能确实把握，则心空到处皆空，心邪到处皆邪，你明白了吧？」

以上一段话仔细看来也是很平凡的，但越是平凡的事世人越不了解。由于凡事执著，便得到了无穷的烦恼。所谓夜叉罗刹都是内心一念之迷而生的，此时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这一念之迷也会无形消灭的。总之，如果我们心中怀著对观世音菩萨的信心，观世音菩萨就常常守护著我们。而自己本身也就会现出有如观世音的大慈大悲大勇大猛大智慧心的自觉，这时一切恶鬼虽想窥伺空隙，也就窥伺不到了。心中默念观音名号，就能得允心外的观音，这是以心传心的一种感应道交，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如此的感应道交，全在乎我们的自觉。

世间有一种人好对人施以讽刺侮辱，但如遇到对方泰然自若处之，那么他的恶言相加并不能发生什么效用，即所谓「见怪不怪，其怪自败」了。所以一心称念菩萨名号，心中自然无世间俗事的牵累，虽有魔鬼睨视怒鸣，对我们是不发生丝毫作用，确确实实的是心诚专一，神鬼远避了。我们知道只要心能坚固，则魔王不能生。而坚固这个心，就是要具有平等慈悲的思维，通达诸法实相的智慧，不再执著因缘和合的假我为实有。这个道理明白了，以此意义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不论什么恶鬼都不能以恶眼正望他，又哪里谈得上加害于他呢？

现在举出称诵观音菩萨圣号鬼不能害的事迹：

高僧记说：「梁朝道融，游化江陵，拆毁邪神祠，回来夜宿旅馆，见鬼兵很多，其中有一鬼带甲挟刃，坐于床上。责备道融说：「你真小看鬼神无灵，把他给我拖到地下去打。」这些鬼兵要下手，道融默念观世音的名号，应声即见有一位天将，身長丈余，以金刚杵赶打众鬼，鬼使惊散。

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绝中云：「佛告阿难，王舍大城，有一女人，恶鬼相持，名称陀利，彼鬼昼夜作丈夫形来缠绕此女，鬼精著身，生五百鬼子。汝忆是事不？我于尔时，教化此女人，称观世音菩萨，善心相续，人善境界。阿难当知：如此菩萨威神之力，恶鬼消伏，得见我身无此色相。我于尔时，一一毛孔，现宝莲华，无数化佛，异口同音，称赞大悲施无畏者。」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释义：假使有的人，因事犯了罪或是无罪受了冤枉，手脚带上铐镣，身上披带枷锁，这时候如果他称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一切的杻械枷锁，通通都断成两截，因此他立刻就得到了解脱获得自由。

注解：「杻械枷锁」，这都是刑具的名称。杻，手铐。械，脚铐。枷，套在顶上的木架。锁，缚在身上的锁。

「检系」检是禁制的意思，系是囚拘的意思。楞严经说：「音性圆锁，睹听返入，离诸妄尘。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这是说众生被诸尘牵累，六根桎梏，菩萨视听一如，根尘两锁，故内无所系，外无所缚，以此威力，加被众生，故能令称名者，枷锁不能羈系。」

讲话：首先是「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一段话，按著本文的字义来解释，是很平易简单。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在表面上任何人都好像是无罪的，依现实的考察有的人以为在以前并未受过何等的刑罚，这是青白之身无罪的了。可是按精神上来说，就不能说我们都是无罪之身！

我们不妨反躬自问，在日常不知不觉之间，给予他人以恶感造成人与人相互之间隔膜，以及往往明知是一件坏事偏偏要去做，养成了恶习而不知纠正，且给予人以很大损害的结果。比方说有酒癮的人，他也知道多喝酒的不好，可是一当他闻到了酒香，就会情不自禁的沉入醉乡，以致演出了多少的丑态，带给别人困扰。这便是被一种烦恼所迷惑之故。能明乎此，心中暗云消失而明月自现。但是道理上虽明白了烦恼的道理，而实际上断除这烦恼却很难，即所谓感情上的迷惑，人生不论大小事多被色与欲两道所迷惑，由此二欲造成了感情上和实际上多少的烦恼，这些烦恼在佛教上叫做情欲和思欲。这种因情思之欲所生出来的罪恶，是人生最易犯的，也即是所谓精神上的罪恶。如果任由这种罪恶日益加重，那么人简直也就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其次是说：「扭械枷锁检系其身」，按事理来说，我们自身都认为是清净无垢的身体，手和脚都未受任何身体上的束缚，可是由于精神上的考虑，那么我们自心的状态，无论是头首手脚一点儿都不自由，换句话说，这些扭械枷锁，也就是我人心中执著的贪欲、嗔恚、愚痴，所谓八万四千种妄想烦恼，都是这个扭械枷锁。

例如世间的富豪的身份看来是很高贵，然而精神上却是相当的痛苦。夫妇之间感情虽然不错但是为了儿女也许就会发生很多的不幸。更甚可能因为财产的争夺使兄弟姊妹间在法庭对簿。一般人们是以儿女为至宝，但穷人有了很多的儿女，感觉负担的痛苦，或是有了不孝的儿女，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有钱能使鬼推磨」，其实也不尽然，钱可使人快乐，钱也能使人苦恼。经里说：「妻儿子女是枷锁，金钱财产是牢狱」由此看金钱却是世间的敌人了。

今以扭为愚痴，械为懈怠，枷是执著，锁是放肆，人就是被这些扭械枷锁紧紧的束缚著。我们应当如何脱除这些系缚呢？只有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外别无他法。当我们一心称念观世音名号时，这些扭械枷锁就都断坏了。这一种可感的威力只是依据著宗教信仰的有无，才能使恶念妄想有所浮沉，使心的次第变化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够热心信仰观音菩萨，由内心深处的主愿履行，上述苦恼立即化为安乐，这就是转迷开悟，也即所谓解脱之味。因此倘我们不为金钱财产所囚系而能善为运用，则扭械枷锁反而化为保身利己的武器。如此想法，一切皆是生机，一切万物的生机也不外由此而入。因此无论对任何事都要以积极的态度来思考，一切消极的想法都足以束缚手脚的啊！所以我们应不著诸法，而是善用诸法，才能体得人生的真义，才能在道德上物质上树立一个完全的人格。

所以对于任何事物不加执著是最重要了，因为既不执著，那么就没有什么地位名誉财产等等的系缚，心中常常快乐，生活也就自由自在了。所以经文说：「一称观世音菩萨之名，悉皆断坏，即得解脱。」其义即在此。这也就是说有了对真理的信仰之念，就不会执著事物。

还有，心的作用太重要了，举例来说，文天祥作正气歌说：「鼎镬甘如饴」这是什么境界呢？这就是在我一旦入于监牢里倘不以为这就是牢房，那么就和未入监牢一样的自在，再者，如我被枷锁所系而不以为苦，那么和未系缚前也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能持有真实正确的信仰，不论监牢或枷锁也都不存在了。

现在，记载有关持念观音名号枷锁自得解脱的灵异如下：

辨正论记载：「晋郭宣，文处茂和杨牧敬是他的朋友，杨牧敬得罪，郭、文二人同受牵连。二人在狱中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十日以后，梦见菩萨告诉说：『汝等大命人，不必忧虑』。醒来果见锁脱落，狱卒再系缚之又再脱落；于是他们三个人全都发愿：『若得免罪，愿各出钱十万作功德。』不久以后，果然都被赦免了。」

冥祥记里面说：「晋窦传，是河内人。永和年间，荆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两人不和，各拥重兵，互相攻伐。传是高昌的官长，被护用铁骑抄袭而被俘，和同伴六七人一道关在一所监狱里。眼看锁械重重，不久就要处死。那时有一沙门名叫道山原和窦传相识，听说他被俘，就利用在吕护处随营办事之便往狱室看他。隔著狱窗和窦传说话，窦传便问：『我遭困厄命在旦夕，你有什么方法救我呢？』，道山答：『你如果能诚心归依，必有感应。』窦传以前也曾诵念过观世音菩萨名号，听了道山的话后，就此昼夜不绝诵念起来，这样经过了三天三夜，他手脚所戴的枷锁好像松动了一点，稍加用力，立即豁然解脱落地。传便诚心祷告说：『今蒙菩萨庇佑，我的械锁已脱，但同伴还多，我不想一人独走，求菩萨神力保佑，使其余同伴都能免于灾难！』他说完了去拉挽其余人的锁械，依次都得到了解脱，仿佛有人开锁一般。于是一同开门逃出，共同隐藏到一处荒草堆中。吕护发觉囚犯逃脱，立刻派人马四处搜捕，什么地方都搜遍了，单单漏了他们隐藏之处不曾寻找，遂免大难。后来，他们还乡后都皈依了佛门。」

应验传记载：「刘宋时韩徽居住在技江，他的叔叔韩幼宗做了湘州府中军。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东下，湘府长史庾佩玉拥兵自守，因幼宗欲投沈部，遂被杀，并将其全家处斩，韩徽因被叔父所牵累，也被关在牢狱里，将被处刑。徽此时除了等死，惶恐无计可想。因徽平素奉佛，所以在狱中无事就诵念起观音经来。这样昼夜诵经数百遍，有一天白天时候，身上的锁忽然自鸣出声，好像鞭炮爆炸那样，再看锁械已经自行摧毁。徽恐怕狱司说他弄断的加罪于他，就忙禀告狱司，狱司重行加上钉镣。他照旧诵经了一天，第二天锁又自鸣而解，狱司就向庾佩玉禀明原委，经过庾佩玉亲自细察惊异于他的灵感应验，就此赦免了他。」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释义：在这三千大千国土。到处充满了伤人性命夺人财物的贼人。有一队商人在商主领导之下，带著金银财物，经过崎岖危险的山路，其中如果有一个人作这样的安慰说：「诸位善男子，不要害怕，你们应该一心一意地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菩萨就能够布施我们以「无畏施」了，你们凡是能称念菩萨名号的人，也都一定能得到了恐怖的解脱。」众商人听了就都发出持诵的声音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个缘故，果然也都得到了恐怖的解脱。

注解：「怨贼」伤命流血的叫「怨」明抢暗窃的叫「贼」；伤害了人家的身体又却夺去他人的财物这叫「怨贼」。

「满中」国土旷荡而怨贼众多，故说是满中怨贼。虽然如此，圣力还是能加以救济的，这正显出菩萨功德的不可思议。

「商主」寻求货利以维生的是商人，善识货物贵贱，巧判利润盈虚，财智特具堪为众商之领导者的，名商主。

「赍持」赍亦作贲。赍持，即携带之意。

「险路」旷野险隘之地，贼人出入之区，叫「险路」。

「恐怖」世人对于劫夺杀害之事，生出了非常畏惧的心，故名恐怖。

「无畏施」，菩萨以无所畏惧的佛法施于众生，叫「无畏施」。大乘义章说：「化心不怯，名为无畏。」无量寿经上也说：「善学无畏之网，晓了幻化之法。」

「南无」译作归命，是众生向佛菩萨至心归命信顺的话语。

讲话：前节说过了枷锁之难，现在这段说的是怨贼之难。按事理说：世间的盗贼是除之不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试看世上不用说是人，就是猫和狗都是不断地在偷东西吃。如果以人来说，只有用宗教或教育的力量，使人不去偷盗，即使如此也不是绝对的有效。因为世间的有情，大都是有著偷盗的习性。因此说宇宙间充满了怨贼。现在不妨以精神上的说明来分析：三千大千世界在我一心，一心之中又充满了贼。王阳明说过：「除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日本管原道实也说：「心中之贼无有逃路。」心中的贼真是神通广大，要想制服也是很不容易，但你如任由他作乱放肆，后果就不堪设想。所以要制服这无形的心中贼，惟有诵念观音，体会到观音的平等悲心，要捉这个贼就不难了。

从前有一个名叫空也的和尚，某日走到山中，突然遇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强盗，向他大喝：「有多少钱拿出来！」上人眼中落泪，镇静地说：「看你身体比他人强大得多，假如你去作工，依你的体力，也不至于就到这一种抢掠为生的地步，可望有很好的过日，何不趁你血气方刚之时多作一点善事，而做那些烦扰他人的罪恶行径呢？我希望你能改过向善，要知道未来的因果是很可怕的，我是不忍你坠落，所以流下眼泪来！」上人的话不是口头说说而已，是以大同情冒了心舍生忘死的危险来劝诫这强盗的，俗语说「诚之所至，金石为开」，强盗听了不作一语隐没树林之中。过了两三天，强盗竟找到和尚的住所地说：「和尚！前几天在山林里的行为太对不住了，我曾经思索您的话，觉得以前所作所为都是不对的，心情非常的痛苦，难得和尚化导我这大概是缘份吧，就请您慈悲收留我作您的弟子！」强盗表现出觉悟的真心，和尚便欢悦地说：「佛教本旨是憎罪不憎人，既然你忏悔了，知道过去的不对要重新做人，好吧，我就收留了你！」

佛道奖励改过的人，佛法的宽大更是不问人的老少贵贱，只问一片真如之心。如果表现出大慈大悲的精神，则心中之贼自然容易除去了。

其次是「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商人组了队伍

远去他国，自然带著各色各样珍贵如钻石珍珠、金银等物，去换取他国的商品或钱币，这时所经过的地方是崎岖不平，不但难行，而且常常有土匪出入的路径，心中自不免害怕，其中如果有一个人称念观音名号，那么必然能顺利的通过险阻和困难的。

古时交通不似现在发达，即使天大的危险也不容易安全通过，试想如横过阿拉伯沙漠地带，在骆驼的背上经过几个月的行径，是多么苦恼的事，何况其间遇到狂风的来袭或是缺乏了水源或是遭遇到强人的抢劫呢？所以古时商人贸易都是成群结队，就是为了防止这些困难。即所谓「队商」。商人的首领便叫商主，领导著商人们带了财宝去穿越很长的险路。这是事实上的解释。如按精神的观察，这些重宝可解释作大慈悲，大智慧和大勇猛心。

当队商在旅途之上，盗贼时常出没的险路，人心自然不免都存著恐怖的心理，甚或起了退缩转返之心。这时行列中如果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大声说：「各位不要害怕！你们应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那么菩萨就会以无畏心施给你们，你们就不会害怕。你们如果不断诵念观音菩萨名号，这贼人的灾难相信必得解脱」。这是说明了无论何人身临恐怖的场合，只要一心凝集一处，就好像有一种东西连系住，这种东西就是信仰，信仰就产生了力量。要知道不管物质文明是如何的进步，科学思想是如何的发达，可是在我们人类精神生活当中，到底不是这些物质可以保障我们使我们得到安心，因此人们不期然而然地对宗教发生了信仰。这就是宗教所以存在的依据。

我们所以要一心不乱的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一心不乱是太要紧，一心向佛来祈祷即是净化此一世界的原动力。我们平常不论头、口、手都是散乱的而不是统一的，所以表现出的行为是愚痴是错误，如果要把这些散乱统一起来，就只有专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有了这样澈底的自觉和信仰，心里便不会任何恐怖和不安的存在了。

有些人尽管天天满嘴的仁义道德，但如果不是站在为多数人的幸福利益上著想，那么一切也都是空论吧了。于是那些人就流于轻佻浮薄的一途，这都是没有精神基础的缘故，我们必须按著经文的指示：「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便是为了建立精神的基础。

「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这是说在队商当中如有一人一心不乱，称念观音名号同时其他的人也都同声附和，那么观音菩萨观察到他们的音声，立刻给了大众心众中的各种影向，就因为这样，大家便能逃脱了怨贼的灾难。上面说的怨贼，实在是盘踞在心内的心中之贼。我们持念观音名号到了一心不乱的境界时，那么无论心内心外乃至宇宙间都弥漫著观世音菩萨的圣容与威神，由于观世音菩萨的显现，心中就没有什么恐惧的了，怨贼之难也立刻克服了。

凡事如一人能平心静气，周围的人也能平心静气，人是合群的动物，相互生活相互影响，故古时有句话：「一人向隅，满座不欢」，天下事都是如此，一人镇静，周围就都镇静；一人惊慌，周围也跟著惊慌。譬如一个小孩不肯睡，母亲越叫他睡他越不愿睡，后来母亲不胜其烦由于心里困倦便沉沉睡著，小孩也不知什么时候跟著睡著了。这就是说一个人率先领导以身作则，旁边的人也就起而仿效，所谓「上行下效」就是这个道理。因此之故，一人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大家便跟著他诵念起来。一人不怕怨贼，大家也就不怕怨贼。无畏施的含义也在此。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訶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释义：无尽意菩萨！这如此大有情的观世音菩萨才有如此广大无边的威神力量，菩萨的愿力是如此的伟大啊！

注解：「摩诃萨」梵语全文是摩诃萨埵。「摩译」汉译是「大」的意思。「萨埵」译为众生，或译为有情。大有三种即愿大、行、度众生大。智论云：「摩诃名大，萨埵名众生。或名勇心，此人心能为大事，不退不还勇心故.....多众生中起大慈大悲，成立大乘，能行大道，得最大处故，名摩诃萨埵.....复次必能说法，破一切众生及己身大邪见，大爱慢大我心等，诸烦恼故，名摩诃萨埵.....如佛语无尽意菩萨：譬如十方一切世界，乃至虚空边际！合为一水，令无量无边众生，共持一发，取一谛去。更有无数众生，如前共持一发，取一谛而去。如是令彼大水。悉令无余。故众生不尽。以是众生等无边无尽不可数不可思议，尽能救济，尽离苦恼，著于无为安隐乐中。有此大心欲度多众生故，名摩诃萨埵。」

「巍巍」高大之称。菩萨愿力弘深，悲智广大，度生为怀，济世为务。尽虚空遍法界，寻声救苦，靡所不及，岂须弥之所能形容，巨海之可比喻。

讲话：菩萨以这样赫赫广大的威神力，以无畏施于众生。施无畏，即是和我国儒教所说的智仁勇三达德相当。观世音菩萨的和平的一面是施无畏，而另一面则具有如太阳一般炽热的智慧光明与大勇猛心去制御恶鬼罗刹的威神大力，此处即是说：「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

如果我人一心称名，那么烦恼妄想立刻消散。中间有一个人这么说的话，即是给他人以忠告，大家必须一心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唱念到身心一如，便可澈底解脱。

其次是释尊更进一步向无尽意菩萨说：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这一段是总结上文。摩诃萨是梵语摩诃萨埵的略音，译为大有情。这是释尊对观世音菩萨特别尊重的称呼。菩萨一词，除释尊佛之外，在一切众生之中，已经是最尊敬的称呼了。菩萨原名菩提萨埵，他的修行是上求菩提下化众生。今对观世音菩萨特又加上摩诃萨的称呼，是表示特别的敬重。

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有如巍峨的高山，真是令人无限景仰，所以我们要想灭除实际上的困难，解脱无尽的灾害，建立起精神的堡垒，使身心均得解脱，便应一心一意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仰仗菩萨的大雄力了。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释义：如果有的人们，多近女色纵放淫欲，只要他们能够恭恭敬敬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可以离开女色淫欲的诱惑而不去贪恋。如果有的人们，多起嗔恚之心念，只要他们能恭恭敬敬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可以离开嗔恚的念头，而不致恼怒。如果有的人们，多迷于事理而愚昧无知，只要他们能够恭恭敬敬的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可以离开愚痴的行为，而不起邪见。

注解：「淫欲」女色的恩爱淫行，包括在贪欲之中、唯识论说：「云何为贪？于有有具染著为

性，能障无贪，生苦为业。」广五蕴论说：「云何贪？谓于五取蕴，染爱耽著为性。谓此缠缚，轮回三界，生苦为业。由爱力故，生五取蕴。」大乘义章云：「染爱尘境，名之为欲。譬喻品说：「诸苦为因，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欲气是粗浊不堪，能染污妙明；欲习是狂迷不已，便易失正受，因此相续生死，丧失真常，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故圆觉经说：「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又说：「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智论说：「菩萨观欲种种不净，于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电霹雳毒蛇之属犹可暂近，淫欲女人慳妒嗔谄妖秽斗争贪嫉，不可亲近。女子小人，心浅智薄，唯欲是亲，不观富贵，智德名闻，专行欲恶，破人善根，桎梏枷锁，闭系囹圄，虽曰难解，犹是易开。女锁系人，染因根深，无智没之，难可得脱。众病之中，女病最重。」诃欲经说：「女色者，世间枷锁，凡夫恋者，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重患，凡夫因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衰祸，凡夫遭之，无厄不至。行者既得离之，若复顾念，是从地狱出，还复思入！」资持纪云：「心行微细，粗情不觉，纵欲违戒，制御犹难。岂况悠悠，终无清脱？请临现境，自审狂心！或宛转回头，或殷勤举眼，或闻声对语，或吸气缘根，虽未身交，已成秽业。大圣深制，信不徒然！谅是众苦之源，障道之本。是以拖腥臊而为体，全欲念以为心，漂流于生死海中，焉能知返？交结于根尘网里，实为难逃！」楞严经说：「君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

「嗔恚」梵语訖罗驮，是说于苦中具憎恚，使身心热恼，而起诸恶业。唯识论说：「云何嗔？于苦苦具憎恚为性……淫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广五蕴论说：「云何嗔？谓于群生，损害为性。住不安隐，及恶行所依为业。不安隐者，谓损害他，自住苦故。」佛遗教经说：「嗔心甚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劫功德贼，无过嗔恚。」华严经说：「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万善同归集说：「以嗔恚故，焚烧功德，遮障菩提，开恶趣门，闭人天路。」

「愚痴」梵语慕何，又曰无明；心性闇昧，迷于事理，一切烦恼由之而起。唯识论说：「于诸事理，迷闇为性，能碍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法界次第说：「迷惑之性，立之为痴。若迷一切事理，无明不了，迷惑妄取，起诸邪行，即是痴毒，亦名无明。」广五蕴论说：「云何无明？谓于业、果、谛、宝、无智为性。此有二种：一者俱生，二者分别……此复俱生不俱生分别所起，俱生者，谓禽兽等；不俱生者，谓贪等相应；分别者，谓诸见相应与虚妄决定，疑，烦恼所依为业。」智论说：「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嗔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之根本。」释门归敬仪说：「下凡烦恼，微细难知，粗而易见，勿过三毒，自毒毒他，深可厌患！」大乘义章说：「此三毒通摄三界一切烦恼：一切烦恼能害众生，其犹毒蛇，亦如毒龙。」

讲话：前章所说的七难，主要的都是外来的灾祸。本章所说的三毒，却都是自内而生的灾祸。也就是说，贪欲、嗔恚和愚痴正是我人心内涌出的三毒，这三毒厉害非凡可以毁灭我们的身心。

首先释尊举出三毒之一的淫欲，率直地说便即是俗所谓性欲和生殖欲。经文中也说得很明白。但是这男女间的淫欲邪行，留给人间是许多的污秽和可怕的恶浊，可说是后患无穷，因此佛陀的恳切的告诫，是要以禁欲为戒。淫欲是人间最易犯的罪之根本，因为具有极易犯罪的本质，这可以从古语：「英雄好色」得以证明。不过，真正的英雄虽然爱慕女人，却有适当的自制力决不轻易犯邪淫，所以好色英雄实在是似是而非的英雄，这好比勇者在千万人中有，可是真勇的人并不多。

易经里说：「有天地而有万物，有万物而有男女，有男女而有夫妇，有夫妇而有父子，有父子而有君臣，有君臣而有上下，有上下而有礼仪，夫妇之道不可不久。」可见不陷于淫欲和邪淫的，是天地人伦的大道。诗经里也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故此夫妇之道是天生自然，琴瑟和谐，更是繁荣子孙的根干，夫妇的关系应是审慎而重要的，但绝对不可犯了邪淫，这点佛陀的指示是：非时、非处、非支、非量、即不合于时间、场所、逾越范围和不当等等的交合，都是要禁戒的，这见解在卫生学上来说亦有重大的价值，因最要紧的交合要有节度。佛的四非说明是扼要且中肯，是夫妇之道的宝鉴。

近人因多倾向享乐方面，就忽视了一夫一妻制的人伦之道，舍正途而走僻径，耽于邪淫流于放纵了。历史上诸如罗马的凯撒，法国的拿破仑，日本的丰臣秀吉都是为了闺门不贞引起烦恼。相反的，西洋的大科学家和哲学家独身的很多如牛顿、哥贝尔、爱克斯那等在坠性生活里求其精神解脱因而无烦无恼。释尊对于淫欲未曾说要断绝，但须辨别道理节制之。戒淫的问题不外存乎一心，欲断淫必先断心。

我们心里该有一个观念是淫欲是可怕的，魏文帝过欲文说：「首恶莫如色欲，易犯多是邪淫」。男子对于女人应该存什么样的想法？四十二章经昭示我们：「想其老者如母，长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生度脱心，息灭恶念。」所以要常念观世音菩萨，就不会忘记菩萨的慈悲心，就会兴起和菩萨一般无二的智慧心，把长上的看作父母兄姊，下属的看作弟妹子女，淫心自然而然如水泼在火之上而消灭了。

其次，谈到「嗔恚」之戒。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狰狞忿怒的样子叫做「嗔」，心中有在的忿恨埋怨叫做「恚」。嗔心的不除，实是人间的弱点。论语说：「一朝嗔而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乎」，是说明「嗔」正是一种迷惑的根本。

所有的嗔心都是由反慈悲之心而来。例如身为一家之长过于专制剥夺了子女全盘的自由或是官署中的长官滥用权力对下级作威作福，这不但不是有办法的管理，而且很可能因之滋生祸端，这便是不能统制自心的嗔心所制。因此我人应时时先自反省，能如此就化嗔心为一种鞭策自己的原动力。

从前有一位南阳太守刘宽，是一位资质仁厚心地谨直的人，每晨早起斋戒沐浴，祈祷国泰民安，在上朝之前通常是要吃一顿早餐的，有一次侍婢端上汤菜，一不小心失手把汤洒倒了刘宽的朝衣上，侍婢害怕万分，可是刘宽一点不动怒，祇是慢慢地说：「谁也是免不了大意失手的，你不必惊慌，是不是烫了手啊？请你另外拿一件衣服来给我换吧。」污损了朝衣而一点不介意，对于下人反用温和的言语安慰，这是一般人所作不到的，刘宽的美德便是转变嗔恚化为内心的一种至高的修养境界。

日本德川时代一个著名的故事：某日外面下著大雪，真壁平四郎陪同他的主人伊达候到外面去，他看见主人穿的鞋一定是寒冷，想拿这鞋用自己的肌肉来把它温暖一下再给主人穿用，可是主人伊达候误会了，以为他要把鞋子拿去穿，一怒之下拿起鞋子向平四郎打去。本来是对主人的一片忠心，结果反遭到委屈，真是满心冤枉无处可诉，当时平四郎即极力忍耐，到了晚上便不辞而别了。

平四郎想：「以俗缘的名分，我是他的臣下，今天的怨恨自然不能报复，祇有自己出了家才有报复的机会，因为尽管他身为宰相，还要比高尚僧位略逊一筹啊！他日我要在他面前，好好教化他一番。」于是平四郎下了决心就出了家做了和尚。

他把嗔恚怒火向自己身上发展，刻苦自励修持佛道，果然后来赢得了禅师的荣位。他被任命到伊达候菩提寺和松岛瑞严寺去当住持。有一天伊达候到寺里去参拜，问和尚寺中可有什么宝物？那和尚便拿出了一只鞋子给他看，他真是一头雾水莫明其妙，和尚也就是平四郎便缓缓地说：「这一宝物正是殿下的鞋子！记得我在俗时，是殿下的一位家臣，殿下可记得吗？我就是真壁平四郎！某日天下大雪，我怀揣著这只鞋目的是要为殿下取暖，不想殿下误会了我，我受殿下以鞋打我的责罚以后，感到自惭不已无地自容，所以才出了家做了和尚。昼夜不息的精进修业的结果，才有了今天的这番荣誉。说起来还是由于殿下打我的因缘，造成了我发愤向上的动机，故此我把这只鞋作为我的恩人，看作寺宝的收藏起来啊！」伊达候听了满面羞愧，便当面向和尚谢罪不止。

从这故事看，平四郎一时的嗔恚，并未使他内心盲目，并且深深的自觉而把嗔心内敛，作为激励自己的资料，实在是有很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嗔心一起，就要在观世音菩萨像前虔诚参拜，诵念圣号，转而鞭策自己，以大勇猛心代替嗔心而向前精进不息！

现在说到三毒中的第三种，就是「愚痴」。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愚痴就是不智慧，不明白道理，也就是昧于因果。要知我人的生活，常有一种用肉眼所观察不到的宿命和运命的作用。愚昧的人对于过去之因和现在之果不能有所觉悟，所以耽于安逸，迷于欢乐，这是安心立命上的大障碍。本来人们的因果是并不相同的，人人不能是同一个因果，因此产生对他人有什么因果报应和我完全无关的心理，这样不自觉悟的人是世间的愚痴凡夫。比方某人做了科长，我也想做科长别人有美丽衣服我也想做一件新的，这都是人的愚痴行为。我们被虚荣心所驱使，毕竟是未能把握住实在的人生观。

诚然，人是容易被那颗意马心猿的心所驱使的。人若有了愚痴之心，就不能看透三世的因果，像天空有了阴云遮蔽了阳光，自然不了解报应的道理。既是如此，便完全忽视了佛道，对人时生嫉妒，对事恣意放肆。古人说：「唯君子能畏天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人如对事无有敬畏，皆因昧于因果，即陷入了放肆邪癖的思想之中。因此圣凡之间的分别，完全基于愚痴与否。

总之人间的邪见正如浓密的阴云遮住了明朗的天日，所以在贪嗔痴种种我执和我见的束缚下，人往往不明因果，愚昧向矛盾的痛苦中打转，而丧失了本性。所以必须要破除我执情识的牵累，自己的心丝毫不起波澜，悠悠地走向真如的境界。那便不会作名利的刍狗，更不为愚痴而失意，而以自觉洞见万有的实相，渡过浩瀚的人生苦海。

我们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以观音的智慧可勘破一切执著和迷惑，使我们远离愚痴，避免毒害，而能保持洁白的人生，做个堂堂皇皇的大丈夫。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释义：无尽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有这样广大的威神力量，给予人们以莫大的利益，因此众生应

当常常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

注解：「饶益」利益一切众生，使之丰盈满足。

「心念」对于所处之境遇，专注不忘，忆持不失。广五蕴论说：「云何念？谓于惯习事，心不忘失，明记为性。惯习事者，谓曾所习事，兴不散乱，所依为业。」唯识论说：「云何为念？于曾习境，念心明记为性。」遗教经说：「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中，不为所害。」是知持名须恒，勿稍间断，念久功纯，不念而念，就可以和菩萨念众生的心互为相应。

讲话：这一段是总结以上所说的三毒而说的。以前说过的外面来的七难是小难，现在说的内在生起的三毒才是大难。

观世音菩萨饶益一切众生，有那样伟大的力量，能使众生远离淫欲、嗔恚、愚痴，把这个「三毒」的大难化为人间的三德，即是将淫欲转化为慈悲，嗔恚转化作勇猛，愚痴转成了智慧。而以此个慈悲、勇猛、智慧的力量去饶益更多的众生，这就是菩萨对我们的恩惠和感化，我们切不可忘记，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去努力！

如果人人做到了化三毒为三德，自然这世界也就化为了佛的光明境界。我们不但对已死的佛要恭敬礼拜，更应对现世的活佛高僧恭敬礼拜。「观音经」不仅说明了未来的往生与死后的幸福，更著重的是现世生活如何改善而符合真理！所以这经文的特色是要使我人离却现世的痛苦，享得未来的佛果。我们怎能不心诚悦服衷心感激呢？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释义：如果有女人，想要生男孩子，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许下了心愿，就会生出很有福气道德并且聪明智慧的男孩子来。想要生女孩子的话，同样向观世音菩萨礼拜供养许下了心愿，就会生下了一个端正貌好的女孩子来。由于种植宿世的善根，所以能得受众人的敬爱啊！无尽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是有如此的力量啊！

注解：「礼拜」梵语和南，或作那模悉羯罗，是恭敬之意，表现于身相。西域记说：「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手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据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礼拜是指的五体投地。

「供养」是进供资养之义。以华、香、灯、涂、果实、饮食、资财等奉献三尊，是为财供养。依大圣的言教，如教行持，以三藏的真谛，利乐群生，是为法供养。

「福德智慧」财宝充溢，善法化世，故曰福德。善知世谛，抉择事理，故曰智慧。有智而无福，则位卑而财贫；有福而无智，则识庸而见浅。智与福弥合则财位高深，名闻远播。求子众生，一定是望诞生贵子，菩萨以往昔所得福智余荫加被，故能令无子众生，欲求男者，便生福德智慧之男。又菩萨以福智二德庄严法身，初发心时，修六度万行，具足福德，能显法身，谓之福德庄严。修习正智，净尽无明，能显法身，谓之智慧庄严。涅槃经说：「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种庄严者，则知佛性。」

「端正有相」内政立身，幽娴贞静，曰端正；外形柔顺，和霭庄重，曰有相。

「宿植德本」宿世所植之功德善根。

「爱敬」羡慕尊敬之义。楞严经说：「十二者融形后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令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

讲话：我们在念唱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决不可混入丝毫的邪念。有些人吝于布施而志愿发财，杀了人希望免罪，作了贼怕警察发觉或是其他如通奸、伪造、诬告、伤害、贪污、渎职、恐吓等等罪恶，为了防止他人发觉而去到观音菩萨像前请愿，这样的做法菩萨是不会保佑他赐以利益的。我们企图和观音菩萨感通连系，先须使我人之心直接与之感通连系方可。设若我们真心乞愿，一片至诚，那么即使过去犯了罪过，观世音菩萨也会给与救助的。所谓真心感动天地，三毒的烦恼可以化为三德的光明。在这种光明笼罩之下，即可满足以下两种的乞求，这就是二求愿的一章。

最先是说，若有女人的一段，是先以女人为中心，妇人的第一任务即是生育子女，关于这一章是完全讲的胎教。子女的教育实在也先该注意在胎中的教育。

在表面上的解释观世音菩萨可以随意送与福德圆满端正美貌的男女小孩，而实际上子女的好与坏，完全是由于自己的一心。须知宗教不仅仅是智慧的一方面，在与智慧的同时还要注重慈悲。情意兼备的女人在治理家庭方面非常得体，对于胎教也很完善。还有些没有子女的妇人，是因为因缘所限，感觉异常寂寞，取来亲戚的子弟养育，以尽到作母亲的最高义务。但有时与子女的关系好坏，也是为因缘所限，不能尽如自己的理想；于是也要依赖信仰观音菩萨来治心，以防止邪见的侵入。

儿童往往是多变的，故日本人有一句俗语：「三个小孩有一百个灵魂」就是这个意思。母亲养育儿童，首先要为儿童打定基础，当儿童尚未出世在胎内之时做母亲的就要特别注意。儿童的教育有先天后天之分，真正的根本教育是在母亲的本身教育，这也就是先天教育；以后上学校读书的学校教育是在知识上的补充给与，属于后天教育。因此可见母亲对子女的感化力是非常重大。古时候孟母三迁，目的是要转移环境，使孟子能专心读书，而不流于嬉逸，这是孟母要把孟子教育好的苦心，一共迁居了三次才找到了合适居住的环境，母亲的心是多么伟大！其实何止孟母如此，天下的父母莫不如此，谁不希望儿女好，儿女快些长大，能得成功？即使是不成样的父母都希望生育出像样的儿女，这正是人的天性和至情。也就是人的伟大地方。凡是人就应当发挥人的本性，做母亲的就应当为教育子女而努力。所以儿女在母胎里怀胎十月的事，一点都不可疏忽。

母亲在生育子女之前，乞祷生出一个好的子女，这是人的感情自然底流露。这一种感情日夜不断的希望与祈求，渐渐醇化了起来而不是一种呆板的存在了，那时便开始与佛菩萨互为相结连系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感应。观世音菩萨可以直接听到孕妇心灵醇化的乞求，因此就授与了福德智慧兼备的男孩，这现象若以另一面考察其因，实即自己的心发挥了真诚的母性爱的最高极致。由此便知在胎内时就下了一番注意教养的准备功夫，当然可以生出良好可爱的儿童，是至为明显的道理。

女性的贤和不贤，不但是和教育子弟的成就有关，同时也是在一家之中引起圆满的或不和的因素。一休和尚曾说：「女人是世上最尊贵的，释迦孔子都是女人所生。」释尊也说出了推崇妇人的话语：「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按整段经文解释，观音菩萨应众人的请求，求男得男求女得女，但在另一面的解释，仍然不外是依据了信仰观音菩萨得到身心调和，使夫妇男女得以安心立命，开始和天地大道和合，而得以生男育女，但有时求男反而得女，求女反而得男，这也是天地自然的应报，却不是人力所能强求的。无论如何菩萨既授我们以子女，总是合于我们希望的结晶，也应当以慈悲心肠去接受。

本段经文亦可解释为我人依从观世音菩萨，先须调养美好的心性使身体壮健，使无子的得子无女的得女，那么若是生下男孩一定是福德智慧全然皆备，女孩一定是容貌秀丽心地和善，因为这都是宿世所种下了的德行才受到如此的福报，赢得众人的赞美和敬爱。

结语是「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力有多种，在此所指的是菩萨的妙智之力，这大慈大悲的妙智之力，即是观世音菩萨所具有的力量，世上一切之物在此一金刚不坏之力下没有不被屈服的，这和孟子所说的「仁者无敌」是同一的道理。观世音菩萨用了这样的伟大誓愿力量来摄持众生，又如何不使我人尊敬和感动啊！

至于德本，乃是善根功德的母胎；宿植德本，归宿于一个「信」字。我们倘能一心建立信仰，那么一切善根功德都由此发生。因此妇人的第一个责任，就是要注意到胎教的健全。可见生活的根干是包含在这一个「信」字当中。做母亲的相信她的责任，注意到胎教的重要，在怀孕的时候，决不可和邻居吵架，或是随便发怒，不然的话，儿童在胎里受了不良的影响，生出来就不会是好的儿童。反过来说，儿童在胎里不曾受到一点刺激，做母亲的也每日在愉快的气氛下过活，那么生出来的儿童一定是善良和平的。所以儿童的善恶多半由母亲的秉性决定，母亲的心情自然会给儿童以相当的感应。

根据这一意义，当然这中间还要看父母前世的因果，而有今生子女好坏的报应。宿植德本是宿世的善业，显现于现世成为德本而能使人起爱敬之心。换句话说，「宿植德本」是从生前的过去善因，成为现在的善果。所以做母亲的心理正常行为端正，不单是胎内之教而已，根据遗传学的说法，他日所生的小孩肉体和精神上都有重大的影响。故能生出有福德智慧的男孩，端正有相的女孩子了。因为女孩子姿容方面比较男的来得重要，故在男的方面略去端正有相，只说是福德智慧；女的方面略去福德智慧，只说是端正有相，其实福德智慧是指的心，端正有相是指的身，两者是同等的重要，也是男女都应齐备而后方为理想的。

福是有形的幸事，德是无形的心行。在世间上，有的是有福而少德的人，虽然有很多金的钱，但还是令人讨厌，有德而无福的人，虽然是很正直，但还是有很多的不幸。现在希望固然是有福有德，但同时还要有智慧，就是有钱有德还要加上有人望。端正有相，端正是指端庄娴淑，这是说行为上的限制，有优良的表现，有相是说美好可爱的姿容。玉耶经说：「女人容貌端正者不名美人，唯心行端正，受人爱敬者，名为美人」，因此真正的美人，最重要的是求心术的端正，有著良好的心行。

这里，举出几个求观音菩萨而得子女的实际事迹：

转劫论说：「宋朝时有名翟楫的人，时常绘画大士圣缘，虔诚向大士祈祷乞求子息，有一天，他的妻子梦见了一个穿白衣服的老婆婆，送给她一个男孩，她欢喜地要用手去接，忽然有一匹牛横隔在当中。醒来以后生下了一个小孩，但不久就夭折了。翟楫便去到庙中向和尚求教，和尚告诉他说：「你应当禁食牛肉」。于是他起誓合家戒食牛肉。并且在乡里修建了一座桥。后来她的妻子有了孕，又梦见以前的老婆婆给他送了一个男孩，她接过了手，一醒立即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桥。翟楫寿享九十三岁，他孩子登科及第的时候，他还活著。

柳崖外编说：「冯京如做了西宁地方观察使的官位，那时刚好四民作乱，政府便派军队去讨伐。当时官兵获得全胜，带兵的官长正准备杀尽所有随同作乱的人，冯京如却请求不要乱杀无辜，愿以全家性命财产作保，于是后来仅杀了为首作乱的几个人。一天晚上冯京如梦见观音大士莅临，用锦绣包一男孩说：『把他赐给你吧！』冯京如想接过来时，发现有一匹牛在当中阻隔著。大士说：『你们全家应当戒食牛肉』，自此冯京如一家不吃牛肉，后来果然获一麟儿名冯云骥，日后作到了给谏的官职。」

冥祥记说：「晋时孙道德，是益州地方的人。信奉道教。年已过了五十还没有儿女，他的住宅接近佛堂精舍，某日有一个沙门对他说：『你要想求得儿女，应常以主心礼诵观世音经，就可以有显应的希望。』从此孙道德就停止信奉道教，而专心归依观世音菩萨。过了几天，即有梦兆感应。他的妻子遂有了身孕，后来果然生下一个福德俱备的男孩。」

又载：「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居士叫卞悦之，是济阴地方的人。他向朝廷请求到潮沟地方去住。到了五十岁的时候，膝下尚无子息，他的妻子就怂恿他纳了一个妾侍，可是还是没有生育。正是失望的时候，有人指点他应恭敬诵念观音经可望感应，于是他不但持诵观音经还印了观音经送传流通一千次之多，他的妾侍后来怀了孕，生下一个极为可爱的男孩子。」

灵应经说：「有一个叫华敦的人，他妻十九年没有生育，便向观音大士哭泣哀祷，因为十分虔诚的缘故，就梦见大士手上抱了一男一女给她，对她说：『我怜悯你的虔诚，所以始你一男一女。』第二年她果生下了一个男孩，再隔一年又生下了一个女孩。」

又载：「逊清福建泉州地方，有一个知府萧玉堂，是湖南湘乡人。年龄已超逾四十大关。还是没有半个子女，他便一心向观音大士祷告。到了一天晚上，他和他的夫人都作了一个相同的梦，梦见有一位长须的，穿著青袍的官人，头顶上顶著观音骑著一只老虎，跃登到他们的床上，一下子梦惊醒了，就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不是别人，就是全国知名道行高超，不久之前在大陆圆寂的虚云老和尚。」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释义：如果有任何人，能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的话，他的功劳不会白费的。所以众生，都应该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注解：「福不唐捐」若能敬礼，必得其福，无有虚费之意。

「受持」受，领受之意，持是忆持。以信力故受，以念力故持。是法华五种法师行之一。法华经法师品所说：「一、受持法师，忆持而不忘者。二、读经法师，正心端坐，目睹经口宣句读者。三、诵经法师，习读既熟，不对文自然能诵者。四、解说法师，解说文句而授人者。五、书写法

师，书写经文而广流布于世者。」

讲话：这里所指示的是转祸为福的人生大道。把前面所说的七难转为七福，三毒化为三德，满足二求之愿，都是依赖著自己的信力，确立生出如许功德的自觉。

所有生育善或子恶子以及自己所生的善根功德或者与之相反，一切都是心的作用。如果众生能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的话，决不会白白白费了功夫，即是所谓「福不唐捐」了。唐字是空的意思，捐字是舍弃的意思，按字义「唐捐」是指的空舍妄费的意思。

在身、口、意三业的功德来说，唱名是口业，念心是身、口、意三业的总持。恭敬礼拜就是身体力行，即是念心，口唱以及用身体作恭敬的礼拜。礼拜在佛教上分为七种，此处指的是平等实相的礼拜。平等是一视同仁，实相是真实的姿态，就是说对佛菩萨要一心崇向的礼拜，也就是要超越了彼我观念的礼拜，那么便是愿望和信心合为体的心情，不妨说是愿心一如。简单的说，就是精神与肉体的合而为一。

往往有人认为佛教是偶像崇拜，横加轻蔑，可是如果彻底了解真正平等实相的礼拜，就不会说那是在崇拜偶像。纵令所崇拜的佛是石头作的还是金属雕塑，短少了手抑或缺少了鼻都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站在平等实相的见地看，一切无不是佛。即或面前不过一张纸像，也可以认为是绝灭了彼我和对象的活著的佛——亦即观世音菩萨的显现。因此说，佛教中的礼拜是神圣而微妙，但却是以身实行的礼拜，而非崇拜偶像的礼拜。

我人倘如做到以身礼拜，以口称名，以意念观世音菩萨，那么三业具足，必然能够感应观世音菩萨授予许多的利益和功德；这种道理，并不限于佛，即在人与人间，如果对方是诚心诚意地来求我们帮忙，我们自不便加以无理的拒绝，这个诚心的力量是太重要了。这一种发酵的酵母之力，即是观世音菩萨，这一力量包括了宇宙法界一切的伟大力量，我们若以诚心与之相结，自然享有到无穷无尽的大利益了。释尊要众生率先受持观音菩萨的名号，意义便在于此。下面录的是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的福报灵异：

福报录说：「杭州徐文敬公，身居台鼎，福慧双修。平时喜欢和人讲三教圣贤事迹。刊刻敬信录等书，教人为善。太夫人每日诵念观世音圣号千声，喜欢谈论因果报应等故事。家里的人环绕听讲而不倦怠。她并翻印玉历钞传，劝人改过向善。每遇到了荒年，捐款周济亲族，并不望报谢。因此他的大公子徐本官拜东阁大学士，二公子杞官至甘肃巡抚。长孙以恒官为侍郎，二孙景熏，官盐法道。还有曾孙们都中了科举。」

高僧传说：「晋中山地方有一个姓名帛法桥的人，年少时喜欢诵经，可是声音不畅似有阻塞，于是他绝食忏悔达七日七夜之久，其间虔诚敬向观世音菩萨礼拜祈求，希望显应庇佑他。同学们看他吃不吃睡实在太苦了，都苦苦加以相劝，可是他发誓不改初衷，这样到了第七日时候内觉得松快了起来，于是用水漱口，他说：「菩萨终于佑护我了。」便又诵念三契经，声达三里之远，远近的人都很惊讶，人畜都来观听，以后他又诵经五十多万言，昼夜不停，声音哀婉通神，一直到了九十岁，声音都不改变。」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

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释义：「无尽意菩萨！如果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名号，一直到他死的时候都那么热心的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那么依你的眼光看来，这个善男子或是善女人的功德是多呢？还是少呢？」

无尽意恭敬回答说：「那个功德太多了！世尊！」

释尊随后又问：「如果再有人，一生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来礼拜供养，或者不是这样，只是一时的礼拜供养而已，那么这前后两个人——一生受持礼拜供养和一时礼拜供养的人和先前所说终身礼拜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功德完全相等，没有一点两样。这种功德，在百千万亿劫的漫长时间内，是没有穷尽的。无尽意菩萨！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有著这样无量无边的福德的啊！」

注解：「亿恒河沙」亿有四种：一、十万为亿。二、百万为亿。三、千万为亿。四、万万为亿。智论十万为亿。瑜珈显扬百万为亿。华严千万为亿。恒河沙，喻数之多也。智论说：「问曰：如阎浮提中种种大河，亦有过于恒河者，何以常言恒河等等？答曰：恒河沙多，余河不尔。复次恒河是佛生处，游行处，弟子眼见，故以为喻……是四河中，恒河最大。四远诸人经书，皆以恒河为福德吉河，若入中洗者，诸罪垢恶，皆悉除尽，以人敬事此河皆共识知，故以恒河沙为喻。复次余河名字屡转，此恒河世世不转，以是故以恒河为喻，不取余河。」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东南流入孟加拉湾，全长一六八〇哩。河口水道分歧，形成一大三角洲。言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者，举福田之多也。

「尽形」即是尽形寿之意，极言时节之长。尽形供养是终一生供养，四事供养，咸皆具足，极言种子之多。四事供养，即是饮食、衣服、卧具、医药。

「正等无异」昔有阿那律陀以一稗米饭供养辟支佛陀，获九十劫如意之报，况恒河沙菩萨尽形以四事供养，当然功德甚多。但何以持一名能胜多名，一时恭敬而胜于尽寿，些须供养，而胜于四事供养？因六十二亿法王子，以权、实、智教化众生，虽各各不同，皆不离法界海慧。持名祇是音声，声音即是一真法界。当我人未达一真，即妄存一多的分别，既达一真，则一亦法界，多亦法界，一不为少，多不为多。我人当由闻性圆明，不由声而起知见。观音既得圆通本根，则其身心微妙，周遍法界，一身能现无量身，无量身能以一身摄。于是一多互融，自他平等，所以能令持一名号，与彼众多无异，其所得之福亦是正等无异。玄赞引论谓：「彼福德平等有二义：一者信力，二者毕竟力。信力亦有二义！一求我身如观音，毕竟信故；谓求我六十二亿恒河沙佛（佛都是等觉地菩萨）身与观音，信心无异。所求圣数虽有多少，但功德无别，因心等故。二者于彼生恭敬心，如彼功德，我亦毕竟得故；谓如彼观音，久已成佛，故智慧功德，我六十二亿恒沙佛毕竟得此诸佛功德；信佛菩萨功德不异故，第二毕竟知者，决定知法界故，此由观音已得毕竟知法界故与佛无异。能证法界平等无二，故成福等。法界即法性，入初地菩萨能证一切佛菩萨等平等身故。平等身者，谓真如法身。况十地满？是故受持观世音名，与六十二亿恒河沙佛功德无别。」楞严经说：「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多名

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故。」

「劫」，梵语劫簸汉译「大时」，表示时间以通常年月不能计算。大论云：「佛以譬喻说劫义：四十里石山，有长寿人，百岁以来，以细软衣拂拭，此大石尽，而劫未尽。」

「无量无边」，无量是无有方法可以譬类得知其数之多也，无边是广大无有边际。

讲话：这一条是说明了一多不二，念劫融即色心一如的原理。明显地说就是以多和少作为比较，归结是说明多少一如的原理。古谚说：「贫者一盏灯，富者万盏灯。」就是这个道理。

按经文来说：「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其中六字是代表地、水、火、风、空、识的六大。二亿是代表身体与心，因此举出来六十二亿这个数目。

由事实来解释，在印度恒河的沙数有六十二亿之多的菩萨名号，如地藏、普贤、势至、弥勒等诸菩萨很多很多，佛问无尽意菩萨：「像这许多的菩萨，你如果称诵他们的名号，并且要尽你的形寿来供养他们饮食、衣服、卧具和医药等物，终生不渝的去作，你的意思是怎么样呢？像这样施行供养的善男子和善女人的功德是不是多呢？他们的结果又将如何？」这是事实上的解释——佛陀这般盘问无尽意菩萨。

然而理论上的解释，祇要虚心向道真诚归依观世音菩萨，即使是没有一文，其体念观音菩萨的心，尤其念念精进的精神是非常宝贵了。但如果拿来和百万长者对诸菩萨供养百万元之多作一比较，谁为可贵呢？不用说贫者的一盏灯的功德只要出于至诚，那么也就和百万元的施舍，其功德并没有什么不同。

无尽意菩萨明了佛意，只要归依观世音菩萨，发心供养，即使是一文的供养，其功德是很大的。所以无尽意菩萨回答说：「甚多！」

佛陀又说：「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劫，不可穷尽。」

前面所说四事供养功德很大，可是现在有人并未持有何物，只要他是专心称名礼拜，那么两者的功德完全相等，按时间来说前者是尽形寿终其生命供养诸位菩萨，后者则是一时或一念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而其福报却并没有什么两样，不仅这样，其时间且可继续到百千亿劫不可穷尽，这是说称诵观世音菩萨名号有这无量的功德和无限的好处。可见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量的广大，以及其名号中所含的力量的圆满，可以回向我们使我们因而得救。

所谓六十二亿，极言福田功德之多，前所述之尽形寿由时间上讲是意味著时间之长。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事具足，是意味著供养内容的多种多样。

约而言之，对于众多菩萨奉献了众多的物品，长期供养所得的功德，和在一时一瞬之间单独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所得功德，都是全然相等，此即是比较上的对照；因此说明之礼拜供养功德是不分多或少，更者，即此一点的礼拜供养，亦足以证明了观音菩萨是如何值得我人感激和供奉！

观世音菩萨可说是法界全体普遍的觉体，在此法界内万有一切的现象，都是自观世音菩萨的本体发射出来的。不妨肯定作一断语：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乃至几千万亿兆的佛菩萨都是观音菩萨

的化身。

不论信仰的是什么，一切的信仰都是专念向一，如果心念四散，这也信那也信，就不是真正的信仰，也不成为信仰，其结果更将一事无成。

从前有两人，一人信仰多神，袋子里装满了各种神仙的名号以及光怪陵离的符咒；一人却只是恭敬信仰观世音菩萨，他的袋子里也单单放著观音的名号。有一天两人一起出外经商，到了山里，黄昏日落，冷不防跳出了一个强盗，迫令他们把包袱行李全部留下，他们哪里肯依，便向前逃走，强盗大怒提刀追赶，两人不管山路崎岖拼了命的逃呀逃的，渐渐逃出了强盗的圈子，走到了人烟稠密的地方，于是放下心来，留神检查一下，那位信多神的人却被砍伤了，而只信观音的人一点伤痕都没有。信多神的人不服气地自言自语说：「我的信心不亚于他，且看我袋子里的神仙也比他多还有各种的符咒，怎么众多的神一点也不给我保护啊！」

正是满腹牢骚之际，他袋子里的神仙忽然说起话来：「真对不起！不是不想帮你的忙，但你袋子里神仙太多了，如果哪一位神仙在其他神仙之前来保护你，那对其他的神仙是失礼的事？所以当你危难之时，我们请天帝来救你，他却推请元始天尊，元始天尊又推请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又转请北斗星君，这样彼此推让的时候，你就被强盗砍伤了。至于那个没有受伤的人，因为他袋子里祇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所以菩萨很快就救了他。」

以上一段趣话，寓意即是要我们的信仰专一，而后方得所求。

世间上有许多人犯了信了这个又信那个的毛病，比如信了福德正神，又去拜观音地藏，结果是信心不专，一切都不灵应。信心不是和买东西一样，这家商店的货物太贵，再到另外一家商店。信仰佛菩萨，是应由内心里以诚心去相信，一经归依，就要终生守护不变，决不可把心移向各方。所以说信多菩萨不如信一观世音菩萨。因此只要有真正不移的信心，则其善果虽是经过了百千万亿的长久年月也是不能穷尽的。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释意：无尽意菩萨对佛说：「世尊！请问观世音菩萨是怎样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是怎样现身而为众生演说妙法的？他度众生的方便之力，究竟又是怎么样的？」

注解：「娑婆世界」娑婆，唐译索诃，堪忍之义。悲华经说：「云何名娑婆？是诸众生忍受三毒及诸烦恼，故名忍土。」法华玄赞云：「梵云索诃此云堪忍。诸菩萨等行利乐时，多诸怨嫉众苦逼恼，堪劳倦而忍受故，因以为名。」

「方便」梵语偈和，应物施权，观机设教，以巧妙之言辞，随类之身形，度脱一切众生也。法华文句说：「方者方法也，便者用也。法有方圆，用有美会；三权是矩是方，一实是规是圆。若智诣于矩，则善用偏法，逢会众生；若智诣于规，则善用圆法，逢会众生。」大集云：「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

讲话：这一章是无尽意菩萨当此机会向佛陀请示菩萨游化娑婆世界的根由。他请问的三件事：第一云何游此属于身业，其次为众生说法属于口业，第三方便之力属于意业。

无尽意菩萨质问的便是观世音菩萨身口意三业的方便。释尊就此普门示现的三十三身回答最初的三身应现。

现在，就观世音菩萨应众生的种种境遇使之引入正途而来到这难住的娑婆世界一游的事来说，这是「身业」。「娑婆」国土是一种互相忍耐的世界，是必须舍弃我慢我执才能生存的世界。大家都知道只要我人能彻底除去我慢我执，那么当下娑婆就会成为净土的。现世即是净土，极乐净土不必定是在西方十万亿土的彼岸而存在。只要是佛心净化，则此世界化为佛土即成为极乐。

孔子说：「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距」这便是一种使娑婆世界成为寂光净土的境涯。可是世间的诸多众生大都不能达到这种境涯。很多的人以此世为苦之世界，所谓四苦八苦的可厌世界。观世音菩萨的现身，是为的拔苦与乐，如以下所说的三十三种身的业报，应当以何种方法为众生说法，这是「口业」说法。无尽意菩萨于此也一并加以质问。

所谓四苦即是生老病死；八苦即是在四苦之上再加上爱别离苦，怨憎会苦，五阴盛苦和求不得苦四种。

第一是「生苦」从母胎呱呱堕地以后，在世间生活一切的痛苦。第二是「老苦」经过风霜雨露，由于岁月无情以致黑发变白、眼力衰退、腰酸背痛，老态龙钟。第三是「病苦」人生都免不了病，俗语说人是四百四种的病机器，病是任何人都讨厌的。第四是「死苦」任何达官贵人以及富甲天下最后都逃不了这恐怖的一关！是凡夫最感痛苦的一种。

「八苦」在四苦以外先说「爱别离苦」，一个人和自己敬爱的父母兄姊或爱妻爱子或亲朋好友分别都是十分痛苦的事，所谓「生离常戚戚」便是。其次「怨憎会苦」，和不喜欢的人或仇人见面，自然也是令心里痛苦的事。第三「五阴盛苦」五阴是肉体上精神上所盛行活动的痛苦，如口说多了话说错了便招来是非的痛苦招致失败，所谓祸从口出。第四「求不得苦」所希求的诸如财产、地位、名誉、学问、健康种种都不能如愿以偿，便会感到无比的痛苦。试看人生是充满了如此繁多的痛苦，是多么的需要安慰，需要解脱！

观世音菩萨究竟是如何来到娑婆世界救度呢？无尽意菩萨是以代表八万会座的大众向佛请问，请佛说明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三业实际活动的情形。

方便在法华文句中有三种意义：第一、方是法，便是用，随顺众生的心意用种种的方法来教示他。第二、方便是门，以这个方便而能引入佛门之义，或是随众生意，或是随自己意，以种种方便示教众生。第三、方是秘，便是妙，不敢猜测他意，照自己的意思说法而令他人得到益处，随他的意，随自己的意，或是两者兼用，用这样的方法济度众生，皆是方便之力。观世音菩萨是用了什么样的方便法门到世界上来度化众生的？释尊的答覆是：「观世音菩萨以现三十三身，十九说法的方便法门，来教示众生。这十九说法即是包括在三十三身之内。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释义：佛对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如果在娑婆世界上，有众生应该由佛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佛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国土」梵语富罗，为一切有情所居之处；有四种不同国土。一、凡圣同居土，为人、天、声闻、缘觉等同居之国土。此土有净秽二种：如极乐世界，其中众生具有三毒之思，但无三恶之名，果报严净，名同居净土。如娑婆世界，三恶四趣，荆棘丘陵，名同居秽土。二、方便有余土，为断见思惑，证偏空理，脱离三界生死之人所居之国土。以善权法，断见思惑，故曰方便；尘沙无明之惑未尽，故曰有余。三、实报无障碍土，为断一分无明，证一分中道的菩萨所居之国土。行真实之法，感得胜报，色心不相妨碍，故曰实报无障碍土。四、常寂光土，为诸佛如来所居之国土。常者法身，本在常位之体，寂者解脱，一切诸相永寂；光者般若，乃是诸相之智慧。今所指之国土即是凡圣同居之娑婆秽土。菩萨修因，志在成佛，故观音菩萨现出极果之身，随其所应，而为之说法。楞严云：「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佛身」可以分三种说法：一、法身。二、报身。三、应化身。这里所说的佛身，是指为众生的根机而应现的应身。先说明法身，是把宇宙真理的人格化，普及于无穷的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没有地方不遍，没有时间所限，即是毗庐遮那佛的法身。毗庐遮那是遍一切处之义，因取喻太阳光除闇遍明，所以又称大日如来。其次说报身，是体得宇宙的真理者，与宇宙的真理是一而非二，立于大觉之境。从空间来讲，遍满十方，称为无碍光；从时间来讲，证得永恒的生命，是为无量寿。具有无量光和无量寿的，即和阿弥陀如来同体。最后说应身，是为了悲愍浊世的众生，应现到这个娑婆世界上来，像降诞，出家，修行，成道，说法的释迦如来一样。无论那一尊佛，佛具有此三身，三身即一，是不可以区别的。

讲话：佛身乃是三种圣身的一种，即是在佛身、缘觉身、声闻身中的佛身。如果有人应以佛身得度的场合，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出佛身来为他说法使他得度。我们不妨这样看，在我们的世界说法度化众生的释尊，也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我们以观世音菩萨作为宇宙的真理，慈悲的权化，而释尊的出现是显现宇宙的真理，慈悲的权化。关于这一点我们说释迦是观世音，观世音即是释迦，是没有什么妨碍的。

所谓佛身实在并非指已死的人说的，而是指的那些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人。佛身既然是分为法身、报身、应化身三身，如此法身而论就叫做觉行圆满的本体，报身就是智德圆满的身体，应身就是自在应用的表现，合起来即是理、智、用；也就是法身即是理体，报身即是智德，应身即是作用，这是佛的三身。归结起来不外是一身多彩的显现，其根干原本为一。三身即是一身。或者把它看为本体与现象，平等与差别。一般不明此理的人常把佛身解释成为与死人同一意义。

观世音菩萨是根据众生智慧的高下，现出种种之身而为说法，即是应其身而来济度，我们可解释为应身。举例说：释尊即是观世音菩萨以显现为应身佛而来济度众生的，也可以说释尊是观音的活现了。因此释迦牟尼佛告无尽意菩萨说：「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成佛是最上乘，如果对方的人诚心信仰，其心改变为佛心，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出佛身而教化使他成佛。佛以下有许多低段程度的形象，不论是那一种形象，观世音菩萨都一一按照对方的对象之不同，依次给与适当的教化。观世音菩萨以教化众生为最大的宏愿，自佛身以下应现三十三种之身，以显示对于不同的对象施以不同的教化。这是何等的威仪，何等的慈悲！其实所谓三十与四十等原不必限定数字，总之，用了种种方便法门，应对方的不同，而给与极易或极难、极深或极浅的

说法，务求契合其机；但菩萨应乎说法的现场身份是有种种不同，教化的方法也是因人而异，可是所持的慈悲教化之心则只有一个。别无另外的心。

【应以辟支佛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该由辟支佛身才能得度，观世音菩萨就显现辟支佛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辟支佛」全名是辟支迦佛陀，又作钵罗旃迦佛陀，旧译缘觉，新译独觉。楞严三十二应将此分为独觉缘觉二种。在佛未出世以前或在佛未传教的地方，厌喧乐静，独处深山，修加行满，无师友教，因观生死因缘的道理而悟这的人叫做独觉。独觉有麟角喻与部行二种：独身而无伴侣，如麟只有一角，叫麟角喻；有伴侣而同一独悟者为部行。其次是秉承佛十二因缘，观缘悟道的人，是为缘觉。在独觉中能够体得部份的宇宙真理，如希腊的哲人，中国的圣人都可以算在辟支佛位中。现在所说的辟支佛当然是指缘觉。可是缘觉当中，也有缘觉的缘觉，缘觉的声闻两种分别。缘觉的缘觉，是没有受释尊之教，而能观察生死因缘的道理而悟入的。至于缘觉的声闻，就必须是遇释尊的出世，听闻生死十二因缘才能悟入的。

十二因缘，亦名十二缘起，即众生涉三世而轮回六道之次第缘起。1、无明，迷内外之愚痴，谓于本性无所了明，非梦然无明，乃是违理强觉之谓。是谓无始之烦恼。2、行，依过去无明之惑；而作的善恶等行业。以上二种是过去的因。3、识，谓依过去惑业而受现世胞胎之六识身。4、名色，谓在胎中身心渐发育。名即受想行识，色即色蕴。5、六入，即六根具足，将出胎之位。6、触，触即六触，是人在二岁时，六根能照了事物，而尚未识别苦乐，但欲触物之位。7、受，是人在六七岁以后，渐渐能受事物的苦乐欣戚。以上五种都是现在果。8、爱，是人在十四五岁以后，生出种种强盛的爱欲，而尚未知道追求之位。9、取，是成人以后，爱欲愈盛，驰驱诸种境遇，取求其所欲之位。10、有，是依爱取的烦恼，作出种种之业，受当来之果。以上三种是现在因。11、生，是依现在惑业之因，到未来受生之位。12、老死，因为有生，故渐渐到了衰变终殁，老死之果。以上二种是未来果。这十二因缘在六道轮回中世世相续，如环无的，生死生生，终无穷尽。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乃至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是故证灭谛理，永出三界，常乐真净，处于涅槃，号缘觉乘，即是辟支佛境。楞严经说：「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讲话：辟支佛译成独觉或是缘觉。依字义来讲独觉是说单独一己的觉悟，禅宗里观看飞花落叶而了悟人生无常观者即是辟支佛境。缘觉是指的以十二因缘观察自己的心，除去我执，成为一个开悟的人。

十二因缘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十二种的因果。这些原因和结果是彼此互相关联，依次而生出来种种之法。现在大概的就字义解释一下：

「无明」乃是精神上的黑暗昏淖，使心迷而生烦恼。「行」是在过去世中根据烦恼而造出种种业的身心之行为。「识」就是根据烦恼业宿于母胎中的意识，而把他由过去移转到现在。「名色」就是在母胎的宿识化为身体手足之六根。「六入」就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完备之后，到降生出产期间的总称。「触」就是自母胎内降生到两岁之前，混混沌沌还不知道苦乐的年代。「受」就是由四五岁到十四五岁的期间单纯的欲望发育时期。「爱」是爱恋异性和财产等的青年时代总称。

「取」是由二十五岁到五十岁的壮年时代，也就是欲望最旺盛的时代，是进取的同时又是危险的一个时期。「有」是对于以前自己所积的诸种之业，而有未来的果报。「生」是以现在业的结果，而得未来之生。「老死」是在未来世之生以后，仍然又经过了前述由一至十一相同的过程，直到衰老和死灭。

以上是十二因缘的大要，我们轮回生死的状态都是根据这十二个因果法则而来的，也就是人生因果的关系。

谛观这十二因缘的道理，也就可体验到此一世界的苦，实在是重重叠叠。欲想脱离此一苦界去精进修业，即是缘觉。凡是听闻了这缘觉说法而得到开悟的人，就是到了辟支佛境。

本段的大要是观世音菩萨对于以上的诸人现辟支佛身而为之说法。禅宗说过下面的话：

青青翠竹悉是真如，郁郁黄花莫非般若。

绿柳是观音微妙之相，吹松乃说法度生之声。

观世音菩萨是依对象不同而说不同之法。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以觉悟的心眼来纵观宇宙一切，那么，宇宙一切无不是作为观音说法度生之用的。

佛教中的特长独到地方，就是佛教中并没有非受释尊之教不能解脱的那种偏狭的思想。西方或中国的古代哲人贤者如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大思想家柏拉图，宗教家老子、孔子、耶稣，穆罕默德等，都是未曾受过释尊教法而能自身独觉，也可以说他们就是辟支佛了。甚至也可以看作是观世音菩萨的应现。

无疑的，观世音菩萨仿佛是高悬于天际的一轮明月，是不论江、河、洋、海到处都可以浮现出明皓的月影。这就是说，宇宙真理只有一个，体现宇宙真理，则各有不同，所以适应不同的时代或地土而现身教化众生，这是佛教的特色，是应该加以发挥的。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该由声闻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声闻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声闻」梵语舍罗婆迦，乃是闻佛所说四谛声教，知苦断集，慕灭修道，勇猛精进，断见思惑，证四谛理，趋向偏真涅槃的人。

四谛又叫四圣谛。一、苦谛，逼迫为性，三界六趣的苦报，是迷之果。二、集谛，招感为性，是贪嗔等烦恼聚集诸恶业，以招感苦果，是迷之因。三、灭谛，可证为性，是灭除惑业而离生死，是悟之果。四、道谛，可修为性，即八正道。（1、正见，2、正思惟，3、正语，4、正业，5、正命，6、正精进，7、正念，8、正定。）此二重因果，前一流转，属世间摄，后一还灭，出世间摄。所以皆前果后因，是因为果易见而困难知的缘故，故先示苦果令其厌恶而断集因；举涅槃妙果，使其欣乐而思修证。因此若有众生应以声闻身而得度者，菩萨即现声闻之形，为其说法，令其速证，然后诱之不滞化城，令进大果。楞严经说：「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讲话：所谓「声闻」即是听闻佛的说法而开悟的人。当释尊在世的当时，诸大弟子听闻佛的声音演说由此得以开悟，所以他们都是声闻身。

声闻身和前章所说的辟支佛都是自利的人，尚不能说到是菩萨之位。声闻身的人是观四谛法而后开悟的。四谛之道就是「苦、集、灭、道」。集是原因，而苦是结果；道是原因，而灭是结果。照理应是「集、苦、灭、道」的顺序才对。但是声闻身位的人往往是先看结果再找出原因，为了使这一果位的人易于了解起见，所以把顺序颠倒一下，这也是佛因人说法的方便法门。

执迷的世间红尘，人生是有著生、老、病、死四种苦的作用，因此而产生了生、住、异、灭。世上一切没有常住不变的，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地流转而变动著。所以。无论是怎样的利益，如何的幸福，可是背后却附著各样的苦痛。喜悦的背后潜伏著悲哀，快乐的背后潜伏著痛苦，这样相对看来，人生实在太苦了。

然而。所谓苦是由何处发生，推其原因就叫做集谛。苦是由此而来。我人集聚了种种的烦恼妄想一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由于五欲（色、声、香、味、触）与三毒（贪、嗔、痴）而起了种种的迷惘。如见惑的八十八使（小乘俱舍立见惑品数八十八）思惑的八十一品（小乘俱舍立思惑品数八十一）大迷与小迷的结集，而成为如是多种之苦，成为我人苦恼的由来。

现在就开悟方面来看，则观察因果法则的叫做灭。灭是佛法最终的目的。也就是灭道，即断尽烦恼之业，达到了悟真理的境界，依照大乘的说法，就是不生不灭的境界。

灭道的境界可以分成有余无余两种涅槃。「有余涅槃」就是声闻身的开悟之人，叫做阿罗汉。阿罗汉是已经断尽了成为此世生来原因的烦恼业，但是对于由过去世烦恼业所得身心苦果却依然残存著。至于无余涅槃是以前的心身俱已灭尽，他是将不再转来此世而已得真实的境界。

凡是成为阿罗汉声闻身的人，依照释尊的教化，是灭尽了烦恼之业，入于悟的境界，得到了真正的大安心，这叫做灭谛。为了要得到灭谛之安心的结果，就必先修道多造善因。

道即是道谛，就是由迷到开悟的通路。也就是断尽了烦恼，达到一种如皎皎明月的真理一般的道程。这必须有赖于我人的修业，修养之力，这叫做，「三学正道」。分别来说即是「戒」「定」「慧」三者。「戒」是止恶，「定」是使心住于一处，不使散乱，「慧」是有分别善恶正邪的能力。此三学是鼎足而立，缺一不可。

要而言之，去恶就善，一心安住于一种境界，精励业务，不失于分别善恶，步入人生之大道，这就是释尊的「三学正道」的大意。

以上是开四谛的法门，佛教的根本思想，就在这四谛。从原始佛教到后期佛教，也即是从小乘到大乘，一切的教典，都从这四谛的开展而来。所以闻佛身，并不一定要生在佛世，亲闻见佛声。佛在世时固然有佛说法，但佛灭后，是有佛法流传，也是一样。

因此声闻，不一定生在佛陀住世之时，如印度的马鸣、龙树、及达摩祖师，中国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华严宗的贤首国师，净土宗的慧远大师、善导大师，日本的传教大师、弘法大师、日莲上人，均以出家之身而为众生说法，可称为现声闻身的大乘菩萨。

观世音菩萨恰如演木偶（傀儡戏，台湾称布袋戏）的人，用佛身的时候取佛身，用辟支佛身的时候取辟支佛身，用声闻身的时候取声闻身而为众生说法，真是无所不能。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梵王之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梵王身来为他说法。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帝释之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帝释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梵王」即是色界，初禅大梵天王，初禅有三天，一、梵众天，梵世的普通庶民。二、梵辅天，梵王的臣佐。三、大梵天，王的名字叫尸弃，统摄梵众，为初禅之王，娑婆之主。梵是净义是离欲染。欲界天是以十善感生，而梵天则须兼有禅定。如果有众生，了知欲界是苦、是粗、是障，色界是净、是妙、是离，厌欲故禅，所以菩萨现身为说四禅出入定法，令他决定离欲生于梵世。楞严经云：「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帝释」忉利天之主也，居须弥山之顶喜见城，统领他之三十二天（忉利天译三十三天）梵名释迦提桓因陀罗，略方释提桓因。新译之梵名，释迦提婆因达罗。释迦译能，天帝之姓，提桓者天，因陀罗者帝，即能天帝也。今反转梵语而谓为帝释，胎藏界曼荼罗释迦院之一众也。大日经一日「初方释天王，安住妙高山。宝冠被瓔珞，持跋折罗，及余诸眷属，谓舍指夫人，及六欲天等，是如图中所示也。」法华义疏二曰「释提桓因者，具足外国语应云释迦提桓因陀罗，释迦为能，提桓为天，因陀罗为主，以其在善法堂治化称会天心，故为能天主。」法华玄赞二曰「梵云释迦提婆因达罗，释迦姓也，此翻为能，提婆，天也。因达罗，帝也。正云能天帝。释提桓因，云天帝释，俱讹倒也。此在妙高山顶而住，三十三天之帝主也。过去字憍尸迦，此云玺儿，各阿摩揭陀，此云无毒害，即摩揭陀国过去帝释修因之处用为国名。」

讲话：我们讲完了以上的三圣身，在下面就开始讲六种天身。即是梵王身，帝释身，自在天身，大自在天身，天大将军身和毗沙门天王身。

梵王乃是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中的色界天部初禅之王，色界的色，其意义是形态。换言之就是有形的世界。梵是清净之义，欲界的众生都有淫欲和食欲，而脱离了这些欲望仅只统摄著形态的世界就是梵王身。我人先须悟解此一境涯。我人的心日夜被贪欲、愚痴，嗔恚所迷漫，所以如镜子蒙上了污垢一般。如果能修养身心导致光明后现，即是得梵王身。也即是达到了转迷开悟离欲清净的境界。神秀和尚说：「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染尘埃。」这是何等中肯的话！

如果能做到清心寡欲，不执著于淫欲食欲，即可得度为梵王身了。观世音菩萨对于此等以梵王身得度的众生，即座现梵王身而亲自对他们说法。

以前所说三界中的欲界，按其字义即是为欲望囚系著的众生世界。无色界乃是离形唯心的世界，即是天人的世界，当我人的心与佛菩萨契当一如的时候，也就是入于无色的境界。

其次是「以帝释身得度者。」所谓「帝释」本来是婆罗门的尊神，但是因为帝释天很早就皈依了佛教，遂成了佛教的天部护法。帝释不但在印度有名就是在日本各地也一样有名。根据须弥山的说法，在三界的天部之中有四天王，四天王之次位是忉利天，忉利天分为三十三天，在中央地方就

是帝释天。这是从事实上来解释，但另一面从理论上解释，这帝释天却有很切实的意义存在。帝释天对人来说，就是勉人要兴叠十善。世人被物欲所束缚，对于为善确是很难。如果我们能常念十善，远离恶行那么必然得到佛果。十善分身三、口四、意三的三方面。现在把他列记如下：

身业三善：

一、不杀生：生命的可贵，人与众生是没有分别的，自己既知尊重生命，同时也要尊重其他生命。

二、不偷盗：应当承认他人的所有而不可夺取。

三、不邪淫：夫妻以外不得对他人行淫。

口业四善：

四、不恶口：无论在人前或是背后，都不可说他人坏话，因为我人都有佛性说他人坏话即等于说佛的坏话。

五、不两舌：不说两面的话，说两面的话即是著迷自寻苦恼。

六、不妄语：不说谎话。谎话是给与他人苦恼。

七、不绮语：不用修饰的甜言密语，不欺骗正直的人。

意业三善：

八、不贪欲：不贪物欲，有贪欲心的人其心永远贫穷。

九、不嗔恚：嗔心是无慈悲心。心中满怀慈悲，则不生嗔恨，心常柔软安乐。

十、不邪见：一心信仰佛教。心不起任何邪见，愚痴的人因不明佛法致心生邪见。

上面所述十善看起来很容易，实行起来却一点也不容易。帝释天则专行此十善，并亦使人行此十善。因此信仰帝释天的人应当先能完全行此十善并应对它加以守护。如此则能受人爱敬，死后也就生到善处，至子孙后代且都能蒙受他的德润，这便是信仰帝释天的利益。

维摩经里说：「十善即是菩萨的净土」。由此可见体行十善是多么的重要，只要积久行之，就可发见真心，而现出帝释身来。所以观世音菩萨对于应以帝释身得度的人，即现帝释身来为他说法。这不妨喻之为映射明镜，或是如音应响了。

观世音菩萨既可显现在一切宇宙之间，是以无论任何的帝释天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我们要作如此肯定的信仰；这便是信仰帝释天能得安心立命，犹之乎信仰观世音菩萨同样的道理。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自在天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自在天身来为他说法。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大自在天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大自在天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自在天」即欲界最高的一层，又名他化自在天。梵语做「婆罗维摩婆奢跋提」意思是假他所作，以成己乐，故名他化自在。俱舍颂疏世间品卷一说：「他化自在天，于他化中得自在故」。慈恩云：「得异熟果，随意所念，胜下二天。下二天果，依树而得，今随欲得，故名自在。」楞严经说：「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大自在天」梵语摩醯湿伐涅，译言大自在，在色界顶，为三千界之主。此大自在天有二种，一为外道所事的大自在天，即智论所谓三目八臂骑白牛执白拂者，名毗舍闍摩醯首罗。在印度叫他是世界创造的本体，万物造化之主，所以受人崇拜。二、第十地之菩萨，将成佛时在色界顶，净居天之上，现大自在天之胜报，以胜妙之天形，绍继佛位，行灌顶礼，名净居摩醯首罗。设有众生，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菩萨即现同类之形，为说四禅及四无量法，令其成就。楞严经说：「若有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讲话：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进入天界以妙法度化，自在天是欲界最顶的第六天，是大恶神，大自在天是色界的最顶天，也是大恶神，观世音菩萨是要济邪令入佛道。

前章所说帝释天喜欢十善，现在所说自在天身的魔王却是喜欢十恶，当年释尊菩提树下成道，曾受这些天部的魔王种种作祟和诱惑而终不为所动。自在天常常夺取比自己低的天部的快乐归己享用，所以才有他化自在天的称呼。魔的作用是不义、密通、虚言、恶口，所作所为完全和十善倒反。释尊在世时便以无限威力降伏自在天的恶业。释尊不仅是对于善人施以教化，对于大魔王释尊也现魔王之身而为他说法，这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力。

以世俗言，父亲的严厉以及母亲的慈爱，无非为了教子成名望子成龙。父母爱的表现容或不同，但其恳挚之心却完全一致。父亲的严厉好比是释尊降伏魔王的观念，这和母亲的慈悲仍然一脉相通。是以，观世音菩萨要现出自在天身警戒众生，然其内心却是无限温柔，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是多方面的，我们似应视以这是父亲的严厉的面目，大自在天和自在天同是魔王，但不是远居于天下，可说是在我们的心中。只要自己能用了悟的法眼去理解降伏就行。

观世音菩萨是在世界各处无处不到，任何地方都充满了他的慈悲和智慧，道德和勇气。如果在某地有魔王的出现，观世音菩萨也就以魔王之身来说法降伏他。为了济度有情，不能不身入魔境，这便是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所以观世音菩萨对大自在天身也现出大自在天身来为他说法，这是要降伏魔王使修正果。相反地，倘若被魔王降伏就流于外道了。

举例而言，我们在少年时期青春时期伊始，就往往遇到诱惑的恶魔在向我们招手。侵袭我们的恶魔可分两种，就是逆魔和顺魔。

逆魔就是父母师长的话我一概不服不听，越是忠言越觉厌倦，任意孤行自掘坟墓，如果不知悔改，势必遗憾终生。顺魔就是被引诱后令己身心崩溃，比方多贪美味，爱好华服，嗜宴乐好美女，一旦坠入谷中，就泥足而不堪自拔。

如果有上述的魔王侵入我心，这时要猛然默诵观世音菩萨，思维「我即是观音的化身」自己便

能坚持智慧的慈悲的道心而不舍，那么任何邪道自不能入。换句话说，观世音菩萨在内心显现，和恶魔在战斗，终于会克服恶魔的。故此不可无信仰观世音菩萨的心念。

我们倘能经人生的多端磨炼，在战斗中琢磨自己，那么就可现此身于佛的境涯，便即身即佛，这是不难体味的。

观世音菩萨有著广大无边的神通力，当魔王无论出现何处，观世音菩萨都显现魔王之身来接，说服或制服他。菩萨为了济度众生，就进入魔境与他和合了，所以恶魔鬼怪也都是观世音菩萨方便对付的对手。

试以昔年释尊降魔的奇迹说，释尊在菩提树下结跏趺坐，专心辩道时，突然色魔现出婀娜娇娆的体态欲以情欲的勾引，破坏释尊禅定的道心。但释尊大喝：「好这秽污的臭皮囊，来此又有何作用？」实际上女人是包藏粪尿的不洁之物，装饰得再好看，无法脱除其内在的污秽。由于释尊斥破恶魔的异形，恶魔又改为张牙舞爪，穷凶极恶向释尊当头罩来，那时恶魔纷纷持多射箭，迫害释尊。但释尊已入三昧，泰然自若，既不害怕，也不恚嗔，于是在释尊精进佛道的刹那，恶魔放射出来的毒矢都变成了莲花的花瓣，纷纷降落。这固然是佛陀成道过程中的奇迹，但也是我们处世时可能遇到的实迹。如果有人恶意伤我，我便善意解脱，对于恶人种种的奸计陷害，都以善意容受，这种容忍承受的功力是不平的，是上上策。以此心境可以克服周围任何恶劣的环境，毒矢便也能变为莲花。现在说一个恶魔对于我们的心未成坚定时是一种试炼的有趣故事。

从前有一个和尚，正在坐禅入定的当儿，忽然来了一个女人，披头散发，狂喊著说：

「你这个和尚多么的怕人！你把我可爱的孩子的生命夺了去，你要还我的儿子！还我的儿子！」

这样狂喊狂哭，闹个不已。

和尚从入定中醒来，觉得好生奇怪，但转而一想，知道这是恶魔展开了引诱。于是他站了起来，到库房里迅即拿出一把刀，蓦地向那狂喊中的女人刺了过去，喝声道：

「你这恶魔，故意装作这模样来搔乱我的禅定，可恶可恶！」

一这样呼喝了一声后，和尚由恶梦中惊醒，心境也完全清醒了，但感左膝有些疼痛，用手一摸，觉得冰冷湿润，用灯察看，照见膝下正流涌出许多鲜血。恶魔退散了，可是自己膝部也受了创伤。所以说恶魔不在于外而在自己的心。所谓恶魔妖女，都是表现出自己的心未成熟，自己捣乱了自己的心，只要不动心，那么一切的妄想杂念就都失去了凭障。

以精神病的人来说吧，患精神病的人是因为精神欠缺而发生精神失常的征象。精神病严重的人往往都是疑心生鬼，没有失火地以为失火，没有人害他以为有人迫害他。是以无端狂笑，无做哭泣，撕裂衣裳，打破窗户，甚至用刀砍伤自己不一而足。这些自然是不寻常的病能，究其原因，仍然由于一念妄想而发生的。现在再讲一般对幽冥说法的故事。

有一个和尚出外，在回寺的归途，遇见了一个怪物，手很长腿却很短，而且没有肚腹，颜面更是丑陋得可怕。晚间碰到这样的鬼怪，谁也会吓破胆子的，可是这个和尚修道多年，已经知道

「定」的功夫，所以他不但不起惊怕之心，反而两眼注视怪物，镇定地说：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没有肚腹是很不自由的，可是，就不必担心吃饭的问题了！这也不坏！哈哈！」

经他一阵笑声，怪物就消声敛迹了，这可说是对怪物作了一次有趣而简便的说法。

观世音菩萨的本愿是济度众生，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对象，纵令可怕如自在天，大自在天等大魔王，都是他说法的对象。我们仰念观世音菩萨的伟大精神，就要找出克服魔障的真象，尤其应如何降伏无形的心魔，较对付面对面的实身的敌人是更为辣手的。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天大将军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天大将军身来为他说法。如果有众生应当由毗沙门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毗沙门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天大将军」是帝释天的家将，帝释与阿修罗战争时，那个出阵的先锋大力士，就是天大将军，又名「那罗延将军」、「坚固力士」、「露形神」、「金刚力士」。寺院的山门有二王，左边的是那罗延坚固力士，右边的是那密遮金刚力士，都叫天大将军。楞严经说：「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毗沙门」亦名「毗沙门天」梵语的正音是「舍罗拏」译为「遍闻」、「普闻」、「多闻」。婆罗门的教徒，把他称为财神，是金银财宝的守护神。此神镇座在须弥第四层九水精宫。因为管理夜叉罗刹，所以又叫北方多闻天。这是已经皈依佛教的神，毗沙门天王经中，说他们很有福德名闻：「为此天王者，得有十种福。这十种福是；一、无尽福，二、长命福。三、眷属福，以上是布施的德果。四、善识福，这是持戒的德果。五、敬爱福，这是忍辱的德果。六、是胜军福。七、是田[白/田]福。八、是蚕食福，这是精进的德果。九、是佛果福，这是禅定的德果。十、是智慧福，这是从禅定而放出的智慧之光。

毗沙门的福，是依六波罗密而修的菩萨大行，自然应得的果报，所以我们只要修六度之行，就能给你这十种福。所谓无尽福又称知足福，乃常知足之福，一个人知足是最重要的。毗沙门王居须弥山腰北，为欲界之初天，以五戒十善得生。若有众生欲生彼天，菩萨即现同类之身，为说五戒十善之法，上来色界单举初禅，欲界未提兜率夜摩，四王独言北方者非余不应，举一而代表其余了。

讲话：天大将军是梵王的臣下帝释天的家将，经文中虽然如此的记载著。然事实上如按观心释的解释，就是考察我人精神意志之力，表示出勇猛精进排除万难的心意。天大将军无疑比喻勇气百倍即使四面皆敌也毫不畏怯，且堂堂进入以行佛事。在社会生活里，作事要有像天大将军那样不退转不气馁的意志力量，发挥本身的才智和功用，如此人格化便可说是现天大将军之身。

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实在是一名施无畏者。是以真诚信仰观世音菩萨，必然能无所畏惧而堂堂正正渡过人生的险途，而观音的勇猛精锐之心，正是以天大将军之身来表现出来。换句话说，凡有勇猛精进之心，观世音菩萨即现天大将军之身以保护之。这便是所谓「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回想释尊最初说法的时候，也是以天大将军的精神出现的。释尊最初说法的场所鹿野苑，是既无寺院也没有天幕，仅仅是在青天的广场下进行说法。不但场所简陋，且恶魔外道横行施暴，可是释尊却能毅然现天大将军之身进行说法转佛的正法之轮。

翻阅古来的历史，有勇猛精神的人固不限于宗教家，古代多少客将功臣全都是凭赤手空拳努力出来的，事实上这便是将军的精神，亦就是天大将军的意志或魄力，和观世音菩萨的大勇猛心有同一意义。「列子」的「汤问第五」有愚公移山的一段故事：

「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有太行王屋二山，方圆七百里，山高万仞。北山有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而北山塞其出入，愚公聚室谋曰，毕吾与汝之力，平险，指通豫南，可达汉阴，虽然相许。其妻疑，献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太行王屋如何能及，且焉直土石……向曲之智叟，笑止之曰：汝甚不惠，以残年余力，曾不能毁山之一毛，如何其土石。北山之愚公长息曰……我虽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匮穷尽。而山不增加，何患不平。」

愚公这一篇道理，说明了自己远大的志愿与坚强的勇气。终于使智叟也无言答对垂头而去。

以上是列子假托愚公移山赞扬人生不可磨灭的精神意志，倘如我们作事能如此勇猛精进，刻苦自励，不息不懈的话，当必有成功之日。所以坚强的意志和勇气，把这种精神人格化起来，就是天大将军的化身。

毗沙门原是四天王中之一的北方多闻天王，因为他的福德无量无边，名誉遍于四方，且统御著无数的夜叉鬼卒的福德武神，所以叫做多闻天。

在福神之中毗沙门天是助善退恶，是天部中的神祇。按著观心释来说，退祸给与幸福，助贫给与财福，他是持有非常善力的神祇。故此观世音菩萨对于以毗沙门身得度的就显现出毗沙门身来为他说法。

原来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即是由自己来化导他人，就是以化他行为为根干。这一种为他人祈福的结果，对于自己也有利益。诚然是可贵的宗教精神。毗沙门的功德也是与此同一轨道。

又因从古以来，毗沙门是福德的天部，是镇国护国的神祇，因为种种因缘便有了许多灵异的显应。

日本南北朝时代，南朝的大忠臣楠正成公的史话。因为他的双亲向毗沙门天祈愿才生出来楠正成公，是以把他乳名定为多闻丸。又因他的母亲怀孕期间信仰毗沙门天，所以生了他以后，怀有著这多闻天的灵念。后来楠正成公逐成了镇护国家的毗沙门天使者了。他的为国尽忠，莫名标榜在青史上，湊山河畔有水户烈公的碑文写著「忠臣楠氏之墓」功迹永远遗留后世，这种精神的发挥，恰如毗沙门天的化身。

我们想集聚毗沙门天的福德，用不著到大须弥山去祈求，只要平素好好的修养，涵养成金刚不退的信心，即是毗沙门身。无论长命、爱眷、将军之福，都可从现世中自己现身求得，也就是「有志者事竟成」，是值得我们自勉的。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小王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小王身来为他说法。如果有众生应当由长者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长者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小王身」人王有二称：一转轮圣王（斫迦罗伐棘底昌罗阇。）具有三十二相，即王位时，由天感得轮宝，转其轮宝，而降伏四方，故曰转轮王。在增劫人寿二万岁以上则出世，在减劫人寿从无量岁至八万岁时乃出世。八万岁后，有情富乐，寿量损减，众恶渐盈，非大人器则无轮王。轮王有金、银、铜、铁之分。金轮王领四天下，银轮王领东南西三天下，铜轮王领东南二天下，铁轮王领南洲一天下。二、粟散王是说小王之多，多如粟散，或是小王统领的国土，名粟散国。即是轮王下领一州一地之邦国小王。设有众生，慈心化物，护念群盲，愿为国王，利乐一切，菩萨即现同类之形，为说五戒十善之法，令其成就。楞严经云；「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长者」梵语疑叻贺钵底，就是心性平等，语实行敦，福德俱隆，资财并盈的，谓之长者。长者具有十德：属身体的五德是姓贵、位高、大富、威猛、年耆；属心德的五德是智深、行净、礼备、上叹、下归。楞严经云；「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讲话：「小王」是对以前所讲的梵天、帝释、毗沙门等诸天王加以分别的说明。这是人间之王，所以称为「小王」，又可称为「粟散王」或是小王统领的国土，名粟散国，因为与天部的大宇宙相比较，其小犹如大地上散的一粟，其王故名「粟散王」。

对天部的王称天王，人间的王称人王。在人王之中，大国的王称大王，小国的王称小王；或是大王又称父王，小王又称太子。总之无论是大王、小王，都是支配人民的统治者。他们是要以大勇猛和大智慧来教化人民的，照这意思看来，古来的圣主明君，都不妨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所以有人赞叹说这些君王是活佛转世的，又有说是观世音菩萨的现身：「敬礼救世观世音，传灯东方粟散王，驾从西方来诞生，演说妙法度众生。」

如果说小王是圣主明君，像印度的阿育王，中国的隋文帝、唐太宗、明太祖、顺治帝，都是佛教忠实的护法者，都可以看作是观世音的现身。如果说小王是太子之义，正如中国梁朝的昭明太子，日本的圣德太子，弘扬佛法，不遗余力，亦可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

心地观经上说，国家的支配者，必须具有十德，这十德是：

- 一、能照：以智慧眼，照世界故。
- 二、庄严：以大福智，庄严国故。
- 三、与乐：与人民以安泰故。
- 四、伏怨：降伏一切想敌故。
- 五、离怖：能除灾难，离恐怖故。

六、任贤；集诸贤人，分任国事故。

七、安住：使人民安住于国土故。

八、管理：以法管理世间故。

九、业主：诸业归之国王故。

十、归主：一切人民以王为主故。

必须以这十德化民，方可称为观世音菩萨的示现。

其次是谈到「长者身」，现在一般人把地主富翁称之为长者，这还是不够的。真正的长者，必须地要具有十德，在这十德中属于身体的有五德，属于心理的五德，即是：

一、姓贵 名声门第，显扬四方。

二、位高 位阶功勋，均皆崇高。

三、大富 资金产业，丰富众多。

四、威猛 具足威严，人皆敬畏。

五、年耆 年满五十，耆德不群。

六、智深 智虑过人，深谋远算。

七、行净 品行清净，可为模范。

八、礼备 礼仪具备，无一不周。

九、上叹 信用德望，上皆赞叹。

十、下归 下辈之人，望德归服。

能够具有以上十德，在精神上肉体上都完备了的人，方称长者。如果应当由长者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便显现长者身来为他说法。

世间一般人往往祇对现世的地位、名誉、金钱、财产等等关心注意，这是身富有而心却贫穷，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有钱又有地位，然而心起骄慢情感冷漠，忽视了精神生活和道德的规律，这便是很不幸了，可说是道德的贫乏，信仰的冻结。

财产家终日被金银财宝囚系了他们的心灵，一切都以物质金钱为第一。自然无暇顾及精神的财产，也就不会对任何宗教起而信仰，那么要想达到信仰的彼岸，实在是比登天还要困难了。

人没有信仰心就不得安心。白天夜晚始终担心著金钱、名誉、地位等等俗事，这是因为贪著欲求，所以在惶惧不安的情绪下，是谈不到有真正的快乐。

常见居住豪华富丽的大厦，四时享受美衣美食，一谈到他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和修罗饿鬼道无异，他们的心情是空虚的，没有归宿的，而且一切廉耻心道德心也宛如出母胎后忘得一干二净。精神生活的尊贵，宗教信仰的真理在他们来说，是完全置之度外。殊不知最难得的是精神的财产！以身贫的人说其心常富，因为他有精神信仰精神依靠，就能在贫中安住，这不是世上任何物资可以代替的，岂不是犹如优越的富者生活吗？宋儒家邵康节说：「为人能了自家身，千万人中有一人。」正是寓意在精神生活中安住了脱自己。

我人心须断除世俗的物欲，获得此心的财实，那只有坚持个人的信仰，一心诵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方能把握住这精神的财宝。

身为一国王子的释尊，而能把俗世尊荣的地位财势，甚至绝色佳丽弃如敝履，身体成了乞丐一般的境遇，向著无上的佛道精进，主要的便是因为把握住这精神的财宝，进而向世间开启了无尽无限大法藏之门，普遍而仁慈地将心的富贵施予一切众生。由此看来，释尊当年乞求精神的财产，比任何事物都感到重要，虽然他身处贫困境地，其心却享有无人能比的巨大之富有了。

精神财产是无有枯竭之时的。无论经过千年数千年仍然可以分给后世无限的人类。目前地球上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佛教的信徒，可见以佛教为基础的精神财产是如何的伟大与丰富。可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是佛教，所以皈依信仰的人也最多。

反过来说，世间一切有形的财产，即如物质金钱等，它的生命实在是非常的短促。俗语有一句可作最好的说明：「买卖的钱财过不了三代。」这是怎么说呢？比如第一代第二代祖或父以血汗辛勤换来的财产，一到了第三代子孙时，不但财产倾荡殆尽，有的连住宅也一齐卖掉了。诚然在第一代第二代的时候，只是知道尽力去经营生意或殖利蓄财，往往疏忽了致力于学问之道。可是到了第三代，家产也丰足了，学问也修好了，却醉心于放肆享乐方面，不知好好经营生意努力积蓄，就把祖和父的两代血汗结晶轻易地挥霍掉了，以后家产全部落到他人手里，终于成为破座没落。

从前的时代是三代才没落，到了现代所谓超速度时代，不必到了三代，一代也就破产了，按现实情形来说，如失了火，祝融波及，一瞬间财产便化归乌有，又如遇到了水灾，连根都流净了。此外如可怕的地震，盗贼的威胁都是防不胜防，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

物质的财产是如此的不可靠，精神的财产就不同，谁也偷盗不去，也不必担心天灾地变的痛苦。所以我们应当努力建筑的是精神的财产，重视精神财产，却也并不抹煞物质财产，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因此观世音菩萨对于希求成为长者身的人，便显现出长者身来为他说法，这就是随心所欲而现其形，即是可以通达到任运无碍念虑十方，即佛教所谓「意生身」作用。

然而无宗教心的人，对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心的作用全然疏忽，不发生意识作用。他们只想到有形身体的一切作用，把微妙心灵的动熊忘却，这是因为浅见的肉眼，尚未开启肉眼以上的心眼。眼光辽阔的人便不这样，对于天地万象认为无处不是观世音的意生身。

现就本章所谓长者身来说，还有种种的定义，此处举一个例子以供理解上的参考。

在印度一称长者人们马上就意会到「须达长者」，把他视为典型的长者人物。须达长者曾向释

尊的十大弟子之一的舍利弗尊者说：「释尊的法会如此盛大，假如我们再有比较广大一点的道场，能容纳更多的信者。这是最理想不过的，我想先选择一个适当的场所，在那地方建立起一所大的寺院。」

两人谈了很多，甚是投机。舍利弗心中非常欢喜，同意和他一道去选定场所。

几天以后，两个人终于找到了一所理想的建筑土地，这地势颇高空气畅通，环境更是清静雅寂，实在是讲经修道最适宜的场所。可是这块地方是属于祇陀太子的大邸宅院。须达尊者和舍利弗去到太子宫邸拜访洽谈土地让渡的事。太子本不是有宗教信仰的人，况且这块土地又是自己心爱之物，自然不肯答允，两人仍然不屈不挠地向太子游说，希望能说动太子。但是太子执拗成性，就对二人不胜厌烦，出了一个难题对他们说：「你二人的热心很使我感动，如果你们能够把我的房子各处铺满了黄金，以这些黄金的代价，我便把我的房子让给你们，你们看这条件适当吗？」

在太子的私心以为他们无论如何是拿不出这一笔钜款的。谁知须达长者望了舍利弗一眼，毫不犹豫的回答：「这真是太好没有了，就遵照您的条件去办！纵令耗尽我全部的财产我也不会后悔的。」

须达长者满面喜色立刻回到了家里，集合起全家族的人，要拿出各人所有积存的黄金，然后果真运到了太子之庭，把黄金铺满了太子的房屋。

太子见了，不禁内心无限激动，心想：「这个人倾出所有的家产而成为一无所有了，可是他是为了信仰而精进而牺牲的啊！真可说是位有著崇高精神的长者了。」太子本来是没有什么信仰心，因为须达长者的做法感动他，就诱发了他一片真诚的菩提心。太子终于说：

「你坚固的信仰心确是令我敬服，我现在立刻答应你，把这所住宅让出来！并且除了这块土地和建筑物以外，我更愿意把周围生长的树木全部献给佛陀，这是我的心愿，盼你收纳！」

须达长者高兴万分地接受了太子的供献，于是合力建造出佛陀的道场，就是华丽无比庄严耸立的祇园精舍。祇园精舍又名敷舍精神，是就上述的缘故。祇园精舍的因缘完成之后，须达长者也就名符其实成为人所共仰的长者。

我人实在应当本著像当年须达长者那样护法的精神，为道场为弘法尽我们一己的心力才好！观世音菩萨对于有这样为法热忱大力布施的人就说：「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身家富有的人，应效法往昔长者的精进向道的悲愿。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居士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居士身来为他说法。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宰官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宰官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居士」梵语迦罗越，普通的习惯上，称在俗的佛教信徒为居士。祖庭事苑上说，居士必要具有四德：「一、不求仕官，二、寡欲蕴德，三、财居大富，四、守道自娱。」玄赞云：「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楞严经云：「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宰官」古代中国有九品的官职，都是奉法理民的，这都可称为宰官。所以上至大臣下至村长，都可以算是宰官。一切的宰官，自己如果以为是观音的化身，则这一国就能大治了。楞严经说：「若诸众生，爱治国上，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讲话：「居士」是具备有四种的德行。第一是不就官途，第二是积德寡欲，多行善事，第三是财产富有，第四是守道自娱。必须能够完全体现了这四德，才算是真正的居士。可见作为一个居士的条件也是不容易的。历史上典型的代表人物，如印度的维摩居士，中国唐朝庞居士便是。

在中国从前的学者、缙绅、长者和士大夫是属于上流阶级，大都是智识份子。他们以佛法的外护者自任，称为居士，其中有许多都对佛法很有研究，并且为弘扬佛法而努力，基于他们的活动，给与了兴盛佛教不少的助力，且对佛学的研究颇著成果。

大体说来在最初居士中也有许多人对于佛教不太了解。打开居士传来看，当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有很多知识份子反对佛教，倡「无佛论」，专门修治个人所学，是个人的学问不过限于推理的文艺，终究是不能得到安心与满足，最后仍然是要寻求精神的解决方法，因此终归不能不皈依佛法进入佛道。唐代的韩文公韩愈和宋代的苏东坡居士都是这类的人。

苏东坡居士是北宋第一流的诗人，他的见识非常的高，是以对人不免傲慢。有一天，他到了浩禅师处，禅师问他：「请问尊姓大名？」

他很轻率的回答：「姓秤。」

中国虽然有百家姓诸姓之多，但还没有姓「秤」的姓氏。秤是量物的器具，拿它作为人的姓，当然是不可思议，于是浩禅师便说：

「这真是奇妙的姓了，但不知阁下用这个姓来量什么呢？」

东坡本来就存心要开浩禅师的玩笑，既然被这样一问正中下怀，于是笑吟吟地说：

「我这一杆秤，要量那些天下的长老，禅师、僧侣、有智识的人的身份的轻重及其价值的高低，所以禅师也就不能例外。」

东坡肆无忌惮说完了，浩禅师报突然大喝了一声。

「你说一说吧，我这一喝有多重？」

经此一喝，东坡一时反而答辩不上来，不禁哑口无言，于是东坡遂大感悟，立刻礼拜浩禅师，执弟子之礼。自此傲慢之心一扫而空，诚心参禅悟道，禅宗都是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对于教理的内容并不加以详细的说明，而是用言外体得真义的手段来开迷转悟。如浩禅师与苏东坡的问答，在第三者看来，真是一点真理的影子也看不出来。所谓以心传心气冲气，用微妙的心理飞跃，使对方会得了言外的大义。

当时禅学非常的流行，对真正彻悟的人是一种甚好的机缘，不过如苏东坡之流也是平日修养到家，所以才能经浩禅师一喝，由内心气胆深生觉醒。

居士也有多种，一知半解当然不能算做居士。但是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就是用了毕生功力，实也难得参悟穷尽，越钻越研越深奥，法门广大无边。观世音菩萨因之对居士的说法，现居士身以应其身份而方便为说法。我们不论对佛学有没有深刻的研究，只要是一念不退，勇往精进，那么渡入此佛法的大海，必然能把握解脱得度的无上妙法。

木匠的建造房屋，泥水匠的以水合泥、铁工人的铸铁熔钢，各人尽各人努力，各人有各人的说法。观世音菩萨的说法也和他们的说法意义相通，是一种活的说法。世间万事万物莫非是活的说法的对象，诚如苏东坡所说的「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

所以，我们如能尽我们的天职，励精前进，也即是说法的当体。在一心不乱的精励之中，就可把握住某种事物，把握住事物的一刹那，即呈现出观音「活说法」的真相。所谓观音之现身作用，亦即在于此点的理解。

其次谈到宰官身，是指的文武百官，公务人员而言。但这些人必须是具有虔诚的信仰而得开悟的人们。例如日本的德川家康幕府可算是大宰官身。他除了忙于军事军略，常常军中念佛，念十万遍之多。此外尚有北条时宗、武田信玄和上杉谦信都是对佛教有虔诚的信仰，皈依了佛法的人。

又如欧美的大政治家如德国的俾斯麦和美国的格兰德斯顿都是信仰非常深厚的人。

德国之父俾斯麦是一代人杰，在历史上被称为「铁血宰相」，当他执理国政时，每日忙碌万分，但他决不为重大繁忙的事务屈服，左右的人都为他的健康担心，要他多加调养休息，俾斯麦却对他们说：。

「谢谢你的好意，我的工作本来是忙的，也无法给我休息的机会。可是我对未来抱有一种坚决的信仰，无论有什么困难的遭遇，我一向是不屈服的。所以我不论遇到怎样的艰难一点也不会失望！」

英国的格兰斯顿曾对人说：

「我感觉很荣幸的到了今天的地位，但我对于地位财产一向看得很淡泊，即使是身体，财产，妻子到了应当舍弃之时，我决不后悔地舍弃，惟独对于宗教的信仰，我一生都不能轻易舍弃，哪怕是国王的命令，武力的恫吓，也不能剥夺去我的信仰。

上述身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官，欧美人士，是如何对个人的修养与信仰，不怠忽的精进。

观世音菩萨对于应当由宰官身得度的，就现出了宰官身来为他说法。身为宰官的人应该觉悟，要做到我即观音，不偏不倚的努力行宰官应尽之道，能如此，则不但具备了位阶，勋等、高官等等形式上的权威，并且能够有感化他人掖导他人的力量。所谓「以德服人」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佛教的信仰是权力的源泉，而真正的权力是从硕德中来。

信仰的力量，乃是由于虔诚诵念观世音菩萨而发生。我们要想建大业立大功，就应当加强信仰，涵养自己，消除刚情我慢的执拗。一切成功或失败，全然在于个己人格的修养如何而定。

【应以婆罗身门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婆罗门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婆罗门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婆罗门」又云婆罗贺摩拏，译曰净行、净裔、外意等，事奉大梵天而修行者，为天竺四姓之一。四姓之中，婆罗门为最尊最贵，与余三姓，不相为伍。譬喻经云：「诸外人计梵王生四姓：口生婆罗门，臂生刹帝利（王种）胁生毗舍（商贾）足生首陀（农民及奴。）」寄归传云：「五天之地，皆以婆罗门当贵胜，凡有座席，并不与余三姓同行。」俱舍光宅记云：「婆罗门法：七岁以上在家学问。十五已去，学婆罗门法，游方学问。至年四十，恐家嗣断绝，归家娶妻，生子继嗣，年至五十，入山修道。」楞严经云：「若诸众生，受诸数术，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讲话：婆罗门译作：「净行」原来是种族的名称。在印度四姓阶级当中，是最上一个种族。四姓是「婆罗门」、「刹帝利」、「毗舍」、「首陀」。世界上阶级观念最正的要算是印度人。这四姓类似我国的士农工商。第一等人婆罗门是秉性最好的人。这一阶级当中有一种支配民族信仰执掌教义的僧侣阶级，而供养的婆罗门神就是创造印度的尊神，是一般印度人尊崇的对象。

其次刹帝利即是帝王军人的种族，第三毗舍是农工商的种族，最后首陀却是贱民的种族。

依神话来说，婆罗门是世界创造之神，毗舍是建设之神，刹帝利是保护之神，而首陀则是破坏之神。这创造、建设、保护、破坏四姓阶级观念，在印人脑海里是非常深刻的。姓氏不同便不能互通婚嫁，亦不得庆吊。就算大家在一起劳动，到了用餐的时候就要分开来吃饭，也不能一道喝茶。

但这种阶级峻别的风尚，随著时势的推移，渐渐的施行杂婚，于是弄得对他人或对自己的阶级都分不清楚，结果生出了许多麻烦。

印度社会既然是被此四姓的束缚，无形中一切政事就得不到擢用人才和开展了。即令一个白痴下愚的人，只要他生在贵族家庭，就可以承袭祖先遗留的权力，这就是当时社会文明进步的一大障碍。释尊为了打破这种陋习，就宣布了打破四姓分别的旗帜，他排除退步落后的思想，而鼓吹进步与文明。他主张四姓同归于佛。这就是说提倡平等主义。释尊本是印度的王族，信奉的宗教也是婆罗门教，然而基于他的大自觉，便把几千年来的铁则予以推翻，断然实施宗教改革。有了这样极大的自觉，高尚无边的人格力量，就在全印度佛教徒热烈拥护之下，创建了予人类福祉的高明的无上的教理。释尊在世至灭后七八百年之间，印度都是在佛教昌隆时期；过了七八百年后，在旧有的思想又渐抬头，佛教的势力便开始逆转，故又恢复了婆罗门教的局面，是以后来亡了国而成为英国的属国。假如印度民族能把释尊的伟大思想再形向前发展造化，恐怕今天印度是世界上第一等的强国了。

佛教称婆罗门为外道，观世音菩萨以大慈大悲的心肠，为欲婆罗门族皈化佛教，因此就显现了婆罗门身来为他说法，使他们也能得度。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了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来为他们说法。

注解：「比丘」又名苾刍，或翻乞士、破烦恼，或翻除馊，能怖魔等。乞士的意义是上乞如来之法以养法身，下乞俗人之食以养色身。乞人有限之信施，以活色身，永离四种邪命；求佛无上之妙法以资慧命，恒舍一切邪法。言破烦恼者，以修戒定慧等圣道，而破贪嗔痴等烦恼。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以破身口七支见思等惑。言除馊者，凡夫贪著六情，犹如饥饿贪饭，不知厌足；而圣人已经断除贪染六情饥馑，故曰除馊。又比丘清净持戒，为世人作福田，以清净法施，除众生无福无慧之两种饥馑也。言怖魔者世间众生均为魔眷；若正法时，有人出家，秉受具戒，入三宝数，诸天欢喜，同声赞善，魔王闻知，生大惊怖，又比丘必入涅槃，使诸天增盛，魔眷减少，能令魔王心生畏怖。

比丘有五种。一、名字比丘，二、自言比丘，三、乞求比丘，四、破烦恼比丘，五、羯磨圆具比丘。言名字比丘者，如人立名字曰比丘，或是世间共相推许，或是比丘种族，因此唤为比丘，是名名字比丘。言自言比丘者，其人实非比丘，自言我是比丘，或是贼主自称比丘，是名自言比丘。言乞求比丘者，若诸俗人，假比丘之名乞求以自活命，是名乞求比丘。言破烦恼比丘者，若人能断诸漏烦恼，所有集业诸苦异熟，未来生死，能善了知，永除根本，如断多罗树头，证不生法，是名破烦恼比丘。言羯磨圆具比丘者，谓身无障碍，作法圆满是不应诃，是名羯磨圆具比丘。

「比丘尼」义如比丘；尼者显女之音也。

「优婆塞」新称邬波索迦，译为清信士，近事男等。清是离过之名，信为入道之本，士即男子之通称。是亲近奉事三宝之义，华严疏钞解释为亲近比丘而承事故。

「优婆夷」新称邬波斯迦，译清信女，近事女等。优婆塞和优婆夷，都是清净奉事三宝受持五戒（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邪淫，四、不妄语，五、不饮酒）的在家男女二众弟子。

以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统称为四众，计出家二众，在家二众。

讲话：这些应当得度成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的人们，统称为四众，又称做四部之众，或是四部的弟子。一般解释比丘就是出家的男子僧侣。僧侣本来是现三宝的奇相，说明三宝的功德，以期得到三宝的真谛，受人间的供养而不动尘心。上乞诸圣之法续佛慧命，下乞食于众生以养身心完成修行大事。

比丘又称为乞士，是为了守防非止恶之戒，精进完成善果。比丘应有如下六种意义：

- 一、怖魔 出家以后，确立菩提道心，则诸魔恐怖。
- 二、杀贼 以菩提心修道，能杀尽烦恼之贼。
- 三、乞士 上乞诸佛之法，下乞众生之食。
- 四、应供 上求菩提之士，应受在众四事供奉。
- 五、破恶 能守比丘的十重禁戒的出家道德，即可破心中的恶念。
- 六、无生 已破者不使再生之境界。

比丘尼就是出家的尼僧。尼僧比起男僧守戒还要庄重，不仅在形式上成为女僧而已。释尊最初是不主张度化女众，但在释尊成道以后依著他的姨母摩诃迦叶波提的恳请才允许她出家。因此就有比丘尼了。

至于在家二众中的「优婆塞」，译为近事男，是指于清净环境中过活，所谓近善男，意思是受戒以后一心向善，多做善事，通常称为善男子或是某某大德善士。

「优婆夷」译为近事女又称近善女，是受了戒的在家女众的称谓。

上面所说的僧、尼僧、信士、信女受了高僧或善知识的教化或接引，而得到转迷开悟的人，可以说不是一般普通浅见无信仰者可比。因为在家二众对佛教的卫护献出很大力量，所以通常称优婆塞优婆夷为佛门护法。

观世音菩萨妙法契机，如果见在俗男子心厌尘劳，好学佛法，可以割爱出家，即现比丘身，为说戒定慧三无漏学以及清净梵行令其成就。如果见有女人厌弃红尘心想出家，有受持比丘尼具足戒的机敏，便现比丘尼身，为说离染清净，精修梵行了法。

若有居家之士喜欢受持五戒，观世音菩萨现优婆塞身，为说三皈五戒，使他虽不舍妻子能修梵行，不离红尘却可作佛事等法。同样地如见有居家妇女深信三宝，受持五戒广行善事，应该以优婆夷身得度，观世音菩萨便现出优婆夷身来度她。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等妇女眷属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这些妇女身来为她们说法。

注解：「妇女身」即是现妇女身而为说法，其中不说现王妃身而为王妃说法者，如疏云：「王家禁因，不得游散，化物为难，故不作。」若按楞严经则其中尚应加入小王之妇女身，如经云：「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女主即天子之妃，国夫人即是诸侯之妻。

妇女身不仅是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等等的妇女身。一切在俗的妇女，已做人妻的妇人，将要做人妻的妇人或一度为人妻现已守寡的妇人一概都可通称为妇人。若果她有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的话就可以看作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说法。

玉耶经中说：「永离所生之家，而以夫家为家，与夫异体同心，事夫父母，加事所生父母，尊崇敬慎，无骄慢之心，善治家事，能接宾客，丰富家庭，扬家名声，此为妇人之道。」

讲话：往往有人误以为佛教是不尊重妇人的说法，其实这是十分错误的，佛教指示男人不要过份接近女人，是恐怕会妨碍了清修的关系，实在说来并没有一丝一毫轻视女人的意思。

诚然妇人一样可以修到佛菩萨的地位，在释尊住世的时候，如胜鬘夫人，是普光如来的化身，也可以看做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至今大藏经中还有胜鬘经。

妇女到了丈夫的家，始尽为妇之道，叫做归宁。那亲生父母的家乃是暂时的假家，一直要到了

丈夫的家，才是返到真正终生的家里。

妇女之三德是慈悲、智慧、勇猛，而慈悲是德性中最重要的一种，观世音菩萨现女相，就是因为这个德性，是女性最能具有的代表德性，所以女性中应以此为第一。如果女性而缺乏此种德性的话，就失去女性的价值了。近来社会所表现的现象，一般女性大都缺乏慈悲德性，并且连贞操观念也不注意了。于是为了金钱物欲，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丧尽了廉耻而不惜。有人以为西洋的思想主张解放女性的性欲，这是堕落可耻的想法，且是危险不堪的。今后妇女为使他人敬重，应该养成谦贞的美德，要贤慧娴淑，这又关系于妇女教育方面是否打好了基础，如果教育不够，就影响了现代或下一代的子女，这是不可不注意的。观世音菩萨所以现妇女身来为妇女说法，正是说明女人在世间的地位是值得重视，妇女的教育尤其重要。

可是一般来说，妇女感情脆弱心性较男人软和，所以凡事无有主张，易于随波逐流，受人欺骗，如果没有适当的善知识予以指导，往堕落的一途，亦是意料中事，一经沉溺火坑苦海，便不能自拔，那时要想化导她就十分的不易了。但是相反的说如有善知识予以妥切的化导那么妇女正因感情脆弱心性软和的天性，也是会很快的接受的。所以观世音菩萨为妇女说法，一定要化身为妇女，始易为她们接受。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女人不容易了解男人的心理，男人又何尝了解女人的心理呢？就是人类学家如法国的巴斯卡儿，也是没有方法理解的，日本有一首民谣形容得恰到好处，「男人之心，如秋日的天空，女人之心，如风中的毛羽。」可是观世音菩萨因为有意生身的微妙潜力，是以男女两心在菩萨意生身的活动之前，就像明镜的反映万象，映射出来各种不同的面孔。因之观世音菩萨现长者、宰官、婆罗门等等诸妇女身来为她们说法，也就是这一伟大力量的表现。

对观世音菩萨，我们可从三面来观察：一面是大慈大悲的显现，一面是大智慧的显现，尚有一面是大勇猛心即是大意志的显现，这是分析观世音的三种的自觉，这种自觉在所有男女心内是相同而存在著的，并且此一内在的自觉，不分贵族平民，富豪穷人任何身份阶级的高下，一切是平等，一切是可被同化的性质。任何时代都存在这种同化性质，只要信仰心不丧失，那么所有人类相同地都是这自觉所有的当体。可见宗教对于人间关系来说是不问男女的差别。

因为如此，家庭事实的支配者——主妇，应养成宗教的信仰心非常的重要。换句话说，人生是社会的综合，社会是家庭的集合，而家庭却又是每个人的母体。社会与国家的善恶和家庭的善恶关系是非常之大，一个身为家庭主妇的人，其责任的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女性对于宗教心的有无，是对于人生对于社会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啊！

妇人日常所司的责任是太重要了，德国皇帝威廉便说过这样的话：「妇人在家庭中之天职有三，即是对子女，对教会和对饮食。」

先说养育子女，育儿乃是作母亲的大事。子女的健康和聪明都与母性教育有关，所以作母亲的决不可等闲视之。其次说到对教会，亦即宗教心的涵养，信仰心的建立，一个家庭倘没有宗教的气氛和信念，那么家庭间便失去了人情味，万一发生了事故就惟有诉诸理论或法律上的途径，任何事以四角四面的方式来处理，一切自然也不能和顺。反过来说，如果是一个充满了宗教信仰的家庭，在不言不语间就可使得家庭圆满而治。第三饮食在家庭来说关系也是极重要，饮食不调，烹饪无方，家庭的平和情绪便要破坏，家人就会生出种种懊恼种种疾病来。妇人必定把这三种天职尽到

了，才算是一位标准的贤良主妇。

新时代的新女性特别要重视妇德的培养，现代的人大都自由恋爱，由男女双方互悦以至结婚，这中间如果不知人格上修养，只图财物上的享受，那么就没有道义存在，这个组织成的家随时存著分裂的危机，试问这样的新又有什么好处？所谓新的意义与外来舶来思想是并不相同，新是基于不灭的精神和不变的真理，向新的文化方向去发展，才是新的当体。

观世音菩萨以新的意义来说，可以应新女性的趋向现出新女性的面目来说法来教化。所以信奉宗教的人，应当理解旧的思想，同时也要处处迎合潮流，吸收新世界的新思潮，才不致落伍，才能配合时代去导化众生。

观世音菩萨的灵应显现的圣迹不仅限于东方各国，即使在西洋各国亦有不少淑德的妇女，可说是观世音的意生身的表现。如法国圣女贞德，除具完整的淑德，兼备了大勇猛心，在其祖国危殆时，挺身起而挽救！

近代的新女性如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她帮助罗斯福入主白宫，使罗斯福成为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顶尖人物。

有一次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例行年会时，她准备了丰盛的菜肴，却没有预备酒。那时美国国家显然尚未实施禁酒的法令，于是来宾中有人问罗斯福为什么没有酒呢？罗斯福答：「我一切都嘱托我妻办里，请你问我妻好了。」

来宾便又请问罗期福夫人，夫人含笑说：

「诸位知道我是出身于农家，我家在新年宴会时从不用酒，因为这个习惯，我夫当州长时宴会上也从来没有用过酒，现在虽然到了白宫，按著以前的惯例，我便也没有准备酒招待诸位，请原谅吧！」

她这番答覆是很有勇气的。一般人往往随著环境的变化，忘记了原来的面目，渐渐走向崇尚奢侈的道路。像罗斯福夫人，竟断然地排除了享乐和安逸，尽力避免靡费和奢华，正因她具有如此的勇气，才能协助夫君成为美国的第一人物。至于她的辩才和贤能，也堪称杰出过一般妇女甚多。她的声誉也就被世人所推崇著。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童男童女之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出童男童女之身来为他们说法。

注解：「童男」终生不为爱欲所染，男根不坏，不犯女色的称为童男。

「童女」保持处身，坚贞自守，称为童女。

楞严经说：「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讲话：儿童是接近纯粹的真理，往往在儿童的场合，使父母亲者得以唤醒他们的真实生命。日本的良宽和尚终日与儿童相处一起，一道游戏，是为了要恢复自己至纯的感情，涵养自己的道念。不论中日与儿童一起相处的出家人例子是不少。即令是个穷凶极恶之徒，有时也往往在天真的儿童前，回复到良心的境界。

日本古时候有一个大盗叫石川五右卫门，某晚到了京都的某一家去偷窃，那一家都睡著了，只有一个年仅二、三岁的婴儿坐在床上不哭也不闹，他那一种天真可爱的状态，逗得五右卫门忘其所以，便把小孩抱在膝上玩耍，不知不觉天已发亮，他一件东西也没有偷便回去了。这个故事充份说明了儿童纯真的力量，连强盗都受感动。

诚然儿童是人生至宝，童男童女是诱发人生纯一观念的根干。观世音菩萨有时也顺著说法的对象，显现出童男童女的身来济度众生。

爱护儿童的信念，纯粹是醇化人生与人心的契机，现在来叙一件颇有意义的故事。

中日甲午战争时，到了战争终了，中日缔结马关媾和条约，当时日本的全权大使是伊藤博文和号称剃刀大臣的著名外相陆奥宗光两个人。

当陆奥宗光向马关出发的时候，他的十六岁的爱女正染病在床，可是面临国家外交大事，虽然爱女有病也是不能顾及了，当他出发之前，他对家人说：「在媾和条约签字未完以前，无论姑娘如何病重都不要通知我。」

中日马关和约进行到将要签字的时候，伊藤博文看见陆奥宗光的面色很不正常，便关怀地问：

「我看您的面色不大好，是不是由于连日为国事奔走辛劳，有碍健康，以致您的政躬违和呢？」

陆奥宗光回答说：

「谢谢您的关怀，我的身体并没有不适，祇是在我临出发之际，正赶上我的女儿有病，但国家大计职责在身，使我不得为了女儿的病而有所耽搁。现在以方谈判终了就要签字，我却于今天接得家中电报说女儿的病况重得很，她希望临死之前能见我一面，因为这样我不免心中难过而忧形于色，引起阁下的关心了。」

伊藤听了很是感动，就劝陆奥宗光赶快回去一趟，因为外交谈判已经到了终了阶段，并没有什么重大关系，但是陆奥是个职责观念极强的人，终于不肯动身回去，一直到了签约完了以后才回到东京的家里。

他的女儿见到父亲回来，异常欢喜地说：

「父亲啊！我能在您公务完毕回来，见到您最后的一面，实在是高兴极了。医生说过不必害怕死，我对死也并不害怕的，不过死了以后，究竟我要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去呢？您能够告诉我吗？」

陆奥宗光听了女儿说的话，不禁双眼落泪。在平常时他是一个手腕非凡的外交家，在国会议坛

上应付那些议员如同对待儿童一般轻松，却想不到这次被女儿问得一时答不上来。他想了一回，然后缓缓地说：

「父亲对于你的疑问有一种确信。对于死后如果说完全不知道也觉得对你不住，但是我想你应当知道，当你得病以来，你妈每天都参拜观世音菩萨，把你的病拜托给观世音菩萨。所以你的生死都听凭观世音菩萨的感召，我相信这是一定不会错的。」

他女儿听了心里欢喜，便双手合掌一心唱名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就在不断念诵当中与世长辞了。

从此陆奥宗光虔诚皈依了佛教，对观世音菩萨有最高的信仰。

人生于世有生必然有死，人到了死期将至而惊惶失措，就不是一个健全的人，所以人们对生死的大事不能不有一个确切的观点和认识。陆奥宗光把最心爱的女儿交给了观世音，所以使他女儿能临危不乱，死得安心，他女儿能够知道感谢父亲的指示而视死如归，委实也可说是陆奥宗光对宗教信仰的一种契机。换句话说，他女儿深受观音的摄取达到了涅槃寂定，我们不妨说她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这是以童女之身，使得她父亲得度。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德川时代有一位文豪名字叫泷泽马琴，是大文豪夏日漱石门下的英才，和小说家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三氏齐名，都是大正、昭和文坛上的佼佼者。在芥川龙之介氏所作的「戏作三昧」一书中有下面的记载说：

当泷泽马琴努力著作《八犬传》那篇文稿时，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开始执笔之前，一定要把昨天的稿子重新读上一遍，有一次他把许多张稿子从头细读一遍后，发现自己写得很糟，那些生涩的字句语气前后无法连贯，于是开始感觉自己文章的庸劣。

「我今天心情很坏，心里想要写完的地方，无论如何也写它不完。」他反复读念原稿，越念越觉得不通顺，心中真是说不出的烦恼。

「这比以前写过的又如何呢？」

于是他又翻出以前所写的稿子再读一遍，就越发感觉文章的杂乱合不到一起。于是他又把以前又以前的文章逐一读遍，找不出自己有什么成功的布局，心中说不出是如何的感预。于是想到多少日子所费的精力写就的稿件，现在看起来都是些无用的废话，连篇的赘言，这时候心中的苦痛难以言喻。

「惟有从头再写别无任何良策」他想。

他心中这样的想著，很不高兴地面对著一堆原稿，一手支肘俯伏在桌案上。他两眼不离他的著作《弓张月》《南柯梦》和尚未完稿的《八犬传》等书稿，再加上桌上摄设的砚台，印鉴，鳄形的铜水盆，雕刻了狮子和牡丹的砚盆框以及刻著兰花与孟宗根竹的笔筒等等文房用具，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和他朝夕不离，同他苦心创作熟炼岁月的相亲相近的东西，他一一望著，感到一生的劳作是一无可取，不禁对人生投下了一层暗影，也对自己写作的实力感到了怀疑。

「本来是打算写出一部辉煌的巨构，不料都成了空幻的泡影。」他心中越想越难过。

想到了他原是被一般人尊敬为和汉文章的天才文豪，时时无意中对无名的作家们傲慢轻视，此时同想起来是如何的不该，心中又是如何不安和落漠的情绪。现在自己的文章还不是和那些他瞧不起的青年作家们所写的同样不堪入目吗？此时心中的「悟」与强大的「我」交织成不可遇止的情热和冲突。仿佛一名落难的船长，他眼里望著那些失败的原稿，内心与绝望的威力交战著。

这时候，突然背后有人扯动了他的衫袖。

一种柔和的声音亮起了：

「祖父！我回来啦！」

然后，但觉有一双柔和的小手摊住了他的脖子。

马琴满怀的忧悒被他的孙儿率直的天真动作，一扫而空。他说：

「唔，很好，回来了很好！」

为了《八犬传》皱眉悒郁的这位老作家，脸上闪耀出喜悦的光芒。这时候厨房里妻的呼喊声和女婿、姑娘等谈话声一齐传入他的耳傍。

马琴的长孙太郎坐在祖父膝上，静听著外面的声音，他望著院子里的天井出神，两个小小的脸颊红润得像苹果一般。每当太郎要说话时，必然会掀动一下鼻孔，他习惯地掀动了鼻孔急促地问：

「祖父！你每天是不是很用功的呢？」

马琴被长孙这样突然的询问，忍不住笑了起来：

「唔，是的！我每天都在看书。」

「祖父要好好用心看书哪！」

马琴笑著说：

「还要怎样？」

「这要——不要生气，不要动怒才好！」

「还有没有？」

「还有……」

太郎说著摇动著小脑袋，自己也笑了起来。他眯起了眼，眼睛细小得变成一条缝，露出雪白的牙齿，腮边显出了酒窝，模样真是讨人喜欢。马琴看著心中喜悦，他又问：「还有什么啊？」

「还有许多哟！」

「许多什么呀？」

「现在要说的，是比较更要紧的话！」

「什么要紧的话呢？」

「就是你要好好忍耐哟！」

马琴心灵被这话著实刺了一下。只听孙儿真稚口吻：

「要忍耐，多多忍耐哟！」

「是谁教你说的？」马琴忍不住这样问。

「啊……」太郎表现出一种顽皮的样子，欲言又止。

「到底是谁教你说的？谁？」

「是我今天到庙里听见和尚说的！」

「不对！你骗我！」

太郎不断摇著头两手摇动著马琴的膝盖，终于这样地说：

「祖父！这是浅草的观世音菩萨说的呀！」

大家听了都哄然大笑起来。可是马琴在笑的当中，心里下意识地起了警惕自己的念头。他把孙儿太郎放下地面，太郎也就连跑带跳地向客厅外面奔去玩耍了。

马琴心里像是被某一种东西充塞而闪动著，心情却是严肃的。

虽然此际唇边浮泛著微笑，可是同时双眼中充满了泪珠。马琴不断想著这话是出于太郎自己的想法？还是他母亲教的呢？这些也都不是问题的中心，奇怪的是在这个时候，心里恰好是颓唐不振，忧郁无比时，孙儿口里吐露出这样的话，实在是不可思议了。

「观世音菩萨说的！」「要用心！」「多多忍耐！」种种的音调又在耳里回荡响起来。

六十多岁的文学家的他，在笑容和眼泪中，彷彿小孩子一般天真了，他以天真的心情终于完成了历史上辉煌的名著《八犬传》。

这段故事，就是说的观世音菩萨现童男之身，使大文豪落寞不欢的心境得以改变，放出了一大光明。

所以观世音菩萨对于「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其实像以上的例子还多得很，只要我们潜心在周围观察，就不难发现观世音菩萨幻化了童男童女之相来点醒世人的迷梦。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

之，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都一一显现这等身来为他们说法。

注解：「天」梵语提婆译为天，即欲界的六天，色界的四禅天，无色界的四空天。因为自然的果报殊妙，故名为天。

「龙」梵语那伽，译为能。有大神力，得一谛之水，能变化为滂沱之雨，为水属之王。龙身到处隐显自在，在法华经中列有八大龙王的名字。

「夜叉」这是勇健鬼，暴恶鬼，能飞行空中的鬼类。

「乾闥婆」梵语「彦闥縛」，译有「寻香」「食香」「嗅香」「香神」的多种不同，又译名为香阴，阴者五阴之色身也。彼于五阴，惟嗅香臭而长养，故名香阴，是侍奉帝释而司奏伎乐，常在须弥山之南，金刚窟中，能飞行虚空。

「阿修罗」正音应读为「阿素洛」，译为「非天」其果报似天而非天之义，又译为「无酒」因为宿世好酒，而不能随顺己意，故持不饮酒戒。阿修罗略称为修罗。在前世也修五戒十善，可是他有我慢胜他之心，猜忌之念甚盛，死了以后即是阿修罗，与忉利天互相憎嫉，常有战斗，所以他应受三时铜镬，创戟等苦。世俗容易发怒的人，称为燃烧修罗的嗔火，就是从这里来，修罗不一定住在天上，人间到处都有修罗。

阿修罗类，有四种不同之别。经云：「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若于鬼道，以护法力，乘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若于天中，降德贬堕，其所卜居，邻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阿难！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中，沉水穴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

「迦楼罗」是印度神话中的怪鸟，梵音叫「揭路荼」译为「金翅鸟」或「妙翅鸟」；又称为「迦楼罗王」，即是一切鸟类之王。住在须弥山北方大铁树间，翅翼金色，两翼之端相距三百六十万里。日日巡视须弥四天下，捕龙而食。头上挂有如意珠，常从口中吐大火焰，所以又名「迦楼罗炎」华严经说：「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力，博开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而撮取之。」

「紧那罗」译为「疑人」或「疑神」，因人形而头上有一角，人见之常疑为似人或非人，故得此名。乃帝释的乐神，前乾闥婆为奏俗乐，此则为奏法乐，其形像稍似马首人身，亦有人首鸟身。

「摩睺罗伽」译为大蟒神，或译地龙，是人形蛇首。

「人非人」谓八部鬼神，本悉非人，变作人形而诣佛前，听说法故。八部之众，虽预佛会，而因宿业，感报斯类，苦乐相杂，形相丑陋，故乐出本伦，而欣慕人身。菩萨寻声救苦，无求不应，故一一应伦，现同类之身，为其说法，令其成就。楞严经说：「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

就。」

讲话：这一段经文中，有人把「天」和「龙」分成两部份来读，普通一般人都是读成「天龙」。由天到摩睺罗伽总称为八部众，又称作八部身。

「天」原本是指的「毗沙门天」和「帝释天」以及一切诸天的善神。正如日人所谓八百万神一样。「龙」实在说是什么样的形象，人还没见过不得而知。此处所称能是指的动物或是神祇，也尚不能断言。按中国来说龙是灵异之物，善能变化，可大可小，所谓神龙见首不见尾，是指祂不可思议的神力。我们堆据十界众生皆具本来佛性的说法，即令是堕入地狱或是生为动物，可是佛性亦均未失，也都有日后成佛的可能。我们人由动物得度的为数亦不在少，人既然能够得度，何故又转生为动物呢？这就是因为前世的不修善不觉悟的劣报所致，就成了今生的鬼畜。但因佛性还是内潜存在，如果能修善的话，消除恶业，也就可以回复本来的面目，这也就是佛教常说的极恶的人一念为善未尝不可立地成佛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的心中既能够住有诸天善神，也能够住有鬼畜邪神，我们的恶心炽盛，则立刻化为阿修罗的战场，同时就起了吞并四海的「迦楼罗」一般的野心和欲望，又如「摩睺罗伽」的狰狞执念，如毒蛇般的狂暴不仁，这时的内心完全充满了贪欲嗔恚等八万四千妄想烦恼，可说苦恼无已。但是反过来说，善心一动，则此心即始终遨游于天界，可听开动「乾闥婆」所奏的微妙天乐，四时如春，住于光风霁月的境地。

观世音菩萨的度众是适应各人的情况，有时也要采用以毒攻毒的方法，为应有求出离天趣的天人，菩萨现天身来度他，有些善报深厚能觉前非，而求脱离龙耳的机感，菩萨就现龙身为说正直仁慈，布施持戒之法便能达到脱离能身的心愿，对于有地行、定行、飞行三种不同的夜叉，菩萨现同类身为他说法令就人伦；菩萨又现干婆闍身来说法要他们修五戒，中品十善等法，永离放逸庶免堕落；有天之福而无天之德，丑陋好战的阿修罗常受苦害，菩萨相机为说柔和慈忍之法，令其成就人伦；菩萨见了迦楼罗饿极凄惨，而有厌倦求法之意，菩萨便现迦楼罗身，为说仁慈爱物之法令其脱离畜道，而入胜道。如果紧那罗见佛斗法生厌离希脱离之心，菩萨也就现同类身，令脱离本伦。摩睺罗伽心多嗔感，菩萨憫之现同类身，为说忍辱修慈，柔顺修慧之法，使永舍嗔恚成就人伦；人身体得，菩萨经常现人身为说种种戒德善法，使永趣菩提更得佛道；对于非人精灵乃至无情金不等，菩萨都一一现出同类身来说法，令得成就。可见菩萨是不分阶级不分种类，一视同仁的度象，目的是要众生能脱离一切苦楚，获得解脱，得自在乐，修道得成永不退转。观世音菩萨的真慈悲真平等的精神实在是使有情万物一致尊崇和深深感念不忘的啊！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释义：如果有众生应当由执金刚神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显现执金刚神身来为他说法。

注解：「执金刚神」即护法神。梵语是「跋闍罗波膩」。「跋闍罗」译为「金刚」，「波膩」译为手。又名金刚夜叉，金刚力士。因为他统领五百夜叉的缘故。执金刚神，手持金刚宝杵，降魔伏恶，曾护帝释宫门，遇佛出世，即降闍浮，卫护世尊，防守道场。大宝积经记载：「昔有转轮圣王第一夫人具足千子，俱发道意。父王欲知当来成佛次第，使千子探筹，初拘留孙佛，乃至最后，楼至如来。第二夫人生二子，其第一子发愿，誓为金刚力士，护千兄门，第二子发愿誓为梵王，劝清千兄，转妙法轮。」

讲话：「执金刚神」是手执金刚宝杵，表示最坚固的意思。如果我们的智慧和思想都像金刚一样坚固不屈，那么就不必愁不能断惑生善，精神到处，任何事都能成功，邪魔外道，也都会被摧毁打破了。

寺院山门两旁往往供奉著的左边是密迹力士，右边就是金刚神了。左是表示断惑，右是表示生善，所以右面的是开著口成为阿字，左面的是闭口成为吽字。这就叫做阿吽二将，其实是一王的变化，二者实是一体。

按著理论上的解释，执金刚神代表的是正义公道。其表现自然是爱国家爱民族。执金刚神本是佛法守护之神，为了折服强悍我慢难化的众生，必定要以威力降伏使入佛法。我们的社会生活，如果懒散萎靡，什么事都不会成功，不是假使像金刚一般坚固的意志力量，却定能达到胜利和成功。观世音菩萨对于那些难化的众生，即就是应当由「执金刚神」身得度的，就显现出「执金刚神」身来为他们说法，便能得到解脱和法益。

总括以上是观世音菩萨著名的三十三身、十九说法、到这里已经讲完。三十三身从第一现佛身，到最后现执金刚神身共有，三十三身，分为十九次说法。其实，照理讲并不限于三十三身，三十三身是指的无尽的意义，是指多数而言，我们不妨把它看作宇宙一切的事相，能启发我们生起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心的，皆是观世音菩萨的示现。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释义：无尽意菩萨！像观世音菩萨，能够成就这么许多的功德。而且又现出种种的形象，遍了诸方国土，来度化众生脱离苦难。因此之故你们应需要一心一意的供养观世音菩萨。

注解：「功德」功谓功能，德谓德本，以众生善有资润福利之功，万行为佛果庄严之德，故云功德。观世音功德巍巍，神力叵测，竖穷三际，横遍十方，逐类现形，何止三十二应，随机发现，岂局娑婆世界。

「以种种形」本来观世音菩萨的本地，早为正法明如来，法身遍满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早已成佛的观世音，应众生之念，分身化现，因为是处处身，所以处处现。恰如天空一轮明月，万水万现。这即是说不是三十三身，不是十九说法，观世音菩萨可以现几千几百万的身，可以说几千几百万的法。金光明经中说：「佛之真法身，犹如虚空，应物现形，如水中月。」这就叫做：「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以种种形言现身之众，游诸国土，言所化之广，度脱众生，言得益之多。大乘庄严宝积经云：「观自在菩萨摩訶萨随，彼有情应可度者，如是现身而为说法，救诸有情，皆令当证如来涅槃境地。」

「是故」是承上启下之词。观世音菩萨因为有如上种种功德，所以释尊劝众生应该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一心」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如果日常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意常思想观世音菩萨的慈悲，身常具有恭敬礼拜的诚意，则我们的身口意三业，和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三业一致，把潜在我们心里的观世音菩萨唤起来，我们的心和观世音菩萨的心合一，把这个心作为供养。如果不是一心，则精神散漫，不能够得到十分的功德。心若专意，则精神集中，所求无有不应。

「供养」供给资养之义。这里面包含有种种的法。现在要说的是三业供养。在法华文句中说：「身业供养是礼拜，口业供养是称赞，意业供养是观想相好。」在大日经中又分为理供养与事供养，会其理而证入的叫理供养，供香花果品等叫事供养。现与事，事与理，圆融无碍，如果心会其理，则身现其事，如果身现其事，则心会其理。理与事一致，心与身一如；方具恭敬诚意之义。

讲话：这一段是释尊的结语，无尽意菩萨是八万会座大众的代表者而来发问的，所以释尊先称无尽意的名。

上面所述观世音菩萨的功德成就三十三身等，均是为应众生的根机千变万化，所谓普门的意义，便是普遍开放所有门户，使所有众生皆得离苦得乐，趣入佛的慈怀。所以我们应当要一心一意的供养观世音菩萨，不要有一点迟疑。如我们真能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我们便得到了大慈大悲、大智慧、大勇猛心的观音无二的自觉，这样的自觉，可使我心不起一践的恶念，而愉快地渡此一生！」

现就观世音菩萨显应了三十三身作一叙说。西谚说：「女人是弱者之名」这话是不确的，到了现代应说成：「须者刚者，是女人之名。」现代的新女性，志气刚张的很多。但并非说是女子刚强，就成了女人的天下。古语说柔能克刚，就是要在柔软之中包藏著凜然不可犯的刚气，这样才称得上女性之刚。所谓刚即是「大勇」的意思。

日本古代北条家有一位出家的妙礼禅尼，俗名叫千代能，从佛光国师学道。她的父亲北条义时是当时六浦庄园的领主。文永六年在金泽地方建立一庭大寺叫称名寺，请审海上人为开山祖师，同时在寺中建立了金泽文库。她的哥哥员显和义时父子两人是文武皆通，堪称一时俊杰。他出身在这样的家庭，自然对于和汉文学很有根底。由于当时禅宗盛行，她倾注于禅学方面的造诣，善辩精进，在她著作中有如下一段有名的语录：「地狱亦非远，极乐在眼前，人生百岁古来稀，秦皇汉武亦长生，徒贻千载笑其痴。彭祖寿享八百岁，一掬菊水露之滴。东方朔种一枝桃，三千年间瞬时间去。庐山邯郸一场梦，五十年岁不为巨，铁拐仙，伯牙琴，古圣先贤今何地。」

于此语录，不难看出她的辩道工夫和参禅之力实非泛泛。她又作了这样的一首偈语：

「千代能，拔桶底，水不存，月不缩。」

这正表示它的大澈大悟，四大皆空。她由此偈语中豁然得悟，像如此的精神力，不妨说是「执金刚神」的一种作用呢！女人的开悟，多半是在日常琐碎微末的事务之中。在平静中可发挥「执金刚神」的伟大力量。现在把观世音菩萨所称的三十三身列表如下：

三十三身：

一、三圣身：

- 1、佛身
- 2、辟支佛身
- 3、声闻身

二、六天身：

- 4、梵王身
- 5、帝释身
- 6、自在天身
- 7、大自在天身
- 8、天大将军身
- 9、毗沙门身

三、五人身

- 10、小王身
- 11、长者身
- 12、居士身
- 13、宰官身
- 14、婆罗门身

四、四众身

- 15、比丘身
- 16、比丘尼身
- 17、优婆塞身
- 18、优婆夷身

五、四女身

- 19、长者妇女身
- 20、居士妇女身
- 21、宰官妇女身
- 22、婆罗门妇女身

六、二童身

23、童男身

24、童女身

七、人非人，八部身

25、天身

26、龙身

27、夜叉身

28、乾闥婆身

29、阿修罗身

30、迦楼罗身

31、紧那罗身

32、摩睺罗伽身

八、执金刚一身

33、执金刚身

从上列表看来，观世音菩萨最高显现佛身，最低显现畜身，广大的化身，普遍的法门，这真是有最大的同情心，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

观世音菩萨显示的门户是无量无边，而且随时洞开著，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所以观音的道路实在是四通八达，只要具有信仰观世音菩萨的心，也就是在观音普门的里面生活著。门里是自在、愉快、和平、幸福。门外却是危险、厄难、困恼、痛苦，这是不可不知的。

实际说来，观世音菩萨的显应和活动范围不止是三十三身，所谓三十三身祇是释尊举出的数字例证的大概来说明普门的诠释。观世音菩萨可以显现无量身来济度无量众生，森严宇宙莫不是他慈悲显化的道场。

菜根谭里有一段诗：「听静夜之钟声，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影，窥见身外之身。」这是说，夜平万籁俱寂，听见寺院的醒世钟声，自己感到是从如梦的人生中梦醒过来，望著澄清潭面的月亮的影子，仿佛月亮并不在天上，犹如我们这五尺渺小的身躯不单是这一身的存在，天地万象也都是我全身的类现。那么观世音菩萨的显应就同这首诗一样，同样是「身外之物」。静夜里的钟声也未尝不可看作我身的幻化。能开展了悟解法理的活眼，就能从慧眼中彻见一切真理，就可以忘了小我，而体认大我，甚至和天地浑然合为一体。

我们应全心备一念之诚，观世音菩萨的法身活在我们心底，除此别无他物。这种意念是悟的境界。惟有悟才不致遭受的烦恼、惑苦。

总而言之，观世音菩萨实在是大宇宙的本体的发现。能够有这样大澈大悟的自觉，就能体认宇宙间微妙的法则，人生的真理，就可去掉小我而确立大我，就能从道心的建立与发挥中成就自己的功德。因此，要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亦不外是使我身我心得以净化，从净化身心中去认识自己的真面目，这是心灵活动的高峰。

【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释义：因此观世音这位大菩萨，能够在人们恐怖惶急种种危险急难中，施无畏来济度苦海的众生，所以在这娑婆世界里的人们，都称他是「施无畏的人」。

注解：「摩诃」是大的意思。

「怖畏」非常的恐怖畏惧。

「急难」就是一种临时的不胜防备的最难应付的困难的事情。

「施无畏」佛教里说到布施有三种：一、财施—施有形的物质。二、法施—施无形的真理。三、无畏施—使令物质上精神上有所安心，没有恐怖。观世音菩萨能使我们安心立命，得到这样的安定，所以叫做施无畏。是以我们应一心供养。楞经说：「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基础，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讲话：以前各段经说明了观世音菩萨现各种身的说法，本段则是说明有关观世音菩萨的名称。

「观世音菩萨摩诃萨」的意思是大觉有情。除了释尊以外，以济度众生来说菩萨的修业可说是最为尊贵的了，我们所住的这个娑婆世界，充满了怖畏和急难，要使得得到安心的话，皆拜观世音菩萨所赐。大佛顶首楞严经中观世音菩萨对世尊说：「世尊！我复以闻薰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方，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这十四种无畏，之中最重要的还是以大智慧、大慈悲、大勇猛之德，作一切事。若能如此，即可得到泰然不畏了。在智慧上，有体得诸法宝相的道理；在慈悲上，有自他平等的博爱，在勇猛上，有战胜任何困难的精神，有以上的觉悟，自然在世间上再没有什么可怖畏的了。观音菩萨能使众生得到这个安定，故称「施无畏」。

以一般来说，平日我人在外表上大都坦然自若，可是事实上心里面却多少怀恐惧怖畏的思想，因为我们一天到晚，不断不绝地受到了生、老、病、死四苦与八苦的威胁。如要克服这些痛苦，在自己的心里就不能不把握著绝的信心。只有一心专诚信仰并诵念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判别正邪，明辨是非，从而不劳于心，不劳于心，不怖于心也不致瞻前顾后或畏首畏尾，任何外境力都不能威胁到我心上，就能涌起勇猛精进之心，养成大无畏的观念走，向堂堂正正的人生大道，开展灿烂辉煌的未来！这都是基于信仰的深入，信愿的功德，也只有观世音菩萨能有这样施无畏之心，所以观世音菩萨又叫「施无畏菩萨」。

佛教里面所说施舍有三种，一是财施，舍财济贫，这是指的有形质的施予；二是法施，说法度生，这是指的有形真理的布施；三是无畏施，救人厄难，以大无畏施予众生，使众生在物质与精神上都有所安心无有恐怖。伟大仁慈的观世音菩萨以此大无畏布施众生，使我们能够安心立命，所以

我们应当要一心一意的供养才是。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释义：无尽意菩萨对佛说：「世尊！我现在应当供养观世音菩萨。」于是他解下了颈上所挂的镶著宝珠的瓔珞，那是有著极珍贵价值的。拿来奉呈给观世音菩萨，用了这样的口吻说：「仁者！请您接受这珍宝瓔珞的法施吧！」当时观世音菩萨，却不肯接受，无尽意菩萨就再对观世音菩萨说，「仁者！为了怜愍我们的缘故，还是请您接受下来吧！

注解：「宝珠」是指的珍宝珠玉，即如钻石砗磲、玛瑙、珍珠珠玉之类。并非仅指摩尼宝珠一种而言。

「瓔珞」是印度的严身修饰品。颈上的叫瓔，身上的叫珞。品质依身份而有种不同。根据这种风俗，佛菩萨也用这个来庄严。但从这段经文的文理上看，并不是指有形的金银而镂刻的宝石，无尽意累劫聚集了无尽的功德，严饰无尽意身上的瓔珞，不过取来譬喻罢了。

「仁者」是大悲万行者，即所谓菩萨，此处就是指的观世音。

讲话：无尽意菩萨听闻了这样广大无边的功德利益，当即向释尊说：「世尊！我现在应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可是无尽意菩萨把瓔珞呈奉给观世音菩萨，并不是有形的财施，而是无形的法施。珍宝瓔珞在佛经中常以之譬喻功德。本业瓔珞经中说：「光为百万阿僧祇功德；瓔珞为光，严饰佛身。」又说：「一切菩萨，以功德瓔珞，庄严菩萨二种法身。」两种法身，即是理法身与智法身。是依修行之力，磨炼出来的觉悟。理法身是本来具有的真如的性德。真如性德虽人本具，若不修持，便不能证得。依性起修所得的是智法身。所以理法身本来是觉，即所谓本觉。本觉的光隐藏著，若以修行之力，即得始觉。智法身，即是始觉所得。然若证觉到始本不二，理智一如，二种法身就合二为一了。现在无尽意代表无尽的智慧，观世音显示广大的慈悲，所以积聚了无尽智慧方面的功德，即显现供养给广大无边的慈悲，换句话说，就是以无尽意的智慧回向给大慈悲的观世音。

无尽意以瓔珞供养的一节，维摩经与普门品完全一致。维摩的不思议解脱，就是观世音的妙智力，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现居士身来说法。这一节所说的瓔珞供养，正和维摩经第四菩萨品终了时，善德长者以瓔珞奉给维摩居士一样，维摩诘是长者善德的对头，有一次善德长者家中，设七施会供养一切沙门婆罗门以及诸外道贫穷下贱乞者寺人，这是财施。维摩那时便向善德长者开示法施的利益，善德长者听了心生清净，欢喜无量，立即解下了价值百千两金的宝珠瓔珞供奉给维摩，表示以离财欲，喜乐法施的大利益。

在这普门品中，无尽意供养的一节，观世音菩萨开大悲门，以示大法施，因此无尽意遂生感谢的心，把自己有形的宝珠瓔珞，供奉给观世音。这瓔珞如前面所说，应看作累积的功德。

无尽意菩萨诚心诚意的把瓔珞赠给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却不肯接受，是什么原因呢？一般人的希望是得到财宝和名誉，可是观世音菩萨的不肯接受，就是表示不贪不求，事实上菩萨也没有求这宝物的必要。从观世音菩萨方面来说，他已具有无量无边的功德，那个瓔珞的功德早已严饰其身了。以人身方面看，其实每一个人都特有了无价的佛性之宝，并没有什么受与可说，也就是说，

在绝对平等一如的境界上看来，没有什么相对的憎爱取舍可说，就因为显示这道理，所以不肯接受。

因此无尽意菩萨又再度诚恳地说：「为了怜愍我等，请您慈悲接受吧！」为了怜愍一切众生观世音菩萨虽不需要也肯接受，这是无尽意菩萨能料想得到的事。

佛教的教义，是破除相对差别的有，是因缘所生的假谛。由假谛而进入绝对平等的空谛，再从空谛进入诸法实相的中谛。从有进到空是智慧门，从空入于有是慈悲门因智慧故不受，但为了众生恳请而受便是显示出慈悲的法门。菩萨慈悲的法门的永远洞开著的。

关于精神的财产，这里叙述一段有趣的历史故事：

在罗马帝国最隆盛的时代，有兄弟二人，他们这是儿童时期。有一天两兄弟在庭园里的花木之间互相追逐著，围绕著华丽的喷水池游戏。这时候他俩的母亲哥尼利亚和一位贵妇人友伴相偕自他们的面前走来。

弟弟向哥哥说：「哥哥！和母亲一起来的那位妇人多么美丽啊！好像一位女王似的。」

哥哥回答著说：「不错，确实是够美的了。但是我们母亲比她更美呢。她不过是穿得美丽，依靠的是化妆，不像母亲有种自然高贵的气质。母亲实在比那妇人要美丽得多。」

弟弟听了附和地说：

「是啊！哥哥说得一点不差。全罗马境内像我们母亲那样气质高贵的人，实在是少见哪！」

罗马当时市风流行著身上装饰各种金器或宝玉，可是哥尼利亚却不曾染上这种风尚，她只是我行我素地穿著质樸的衣服，而颈项上也没有挂什么金玉的饰物。她有著金黄色而柔长的头发披肩，走起路来发浪起伏，确实有一种女王般的气象与说不出的美的风姿。

两位妇人一同来到了两兄弟面前，哥尼利亚对著两位可爱的儿子，微笑著说：

「已经是正午的时分了，你们回家去吃午饭吧！这位夫人带来的首饰盒中有许多美丽的装饰品，你们不妨参观参观。」

两个好奇心重的兄弟遵从了母亲的话，吃过了午饭，就打开了贵妇人的首饰盒一看，但见里面装满了耀眼的珠宝金玉瓔珞首饰，其中并有钻石、宝石、翡翠、珍珠、都是负重至极。兄弟二人不禁想：如果这些贵重的装饰品是属于我们的，那是多么的快乐啊！

贵妇人看见他们羡慕的神情，就后得意地对哥尼利亚说：

「宝石用首饰打动了小孩子的心了呢！你做母亲的怎么一点颈饰项炼指环手镯都没有？怎么贫乏得这样呢！」

哥尼利亚听了，随即正色地回答：

「你意思说我贫乏得什么都没有吗？不错，我没有任何美丽高贵的首饰，但也不致家苦得生活

也过不去。

接著，她把两个男孩牵到贵妇人面前，很慎重地说：

「请看！我有著比金银宝石这强得多的宝贝。对不起！我的宝贝在你的首饰宝物前就使它们失去了光辉！」

贵妇人适才骄傲的气氛收敛了，而且红著脸不知应如何答覆才好。

后来，这兄弟二人在哥尼利亚正确的爱护和理智的教养下长大成人，又受了相当的教育，竟做了罗马的保民官，成为当代有名的人物受到一般人民的敬重。

所谓保民官是担当保护监督人民的责任，对于官吏的失职有弹劾的责任，是有著相当的，权力的而且那又是由大多数人民选举出来的官职。

以上这故事是说无形的财富和有形的物质财富相比，是如何显得高贵「世间所看重的物质财富可以被火烧、水淹，盗贼抢有和其他意想不到的灾祸的招致，因此不是真正有价值的财宝，惟有像哥尼利亚那样美好崇高的心灵，是真正有价值的财宝。所以说真实是无形的。

其次，还有一则故事，是我国战国时代齐王纳妃的逸事：

某次齐王巡回视察全国境内，沿途受到人民夹道欢迎。齐王猛抬头看见群众行列的道旁之外，有一个女子独自在桑树下采桑。齐王心想，旁人都来欢迎，惟独她竟不参加，迳自采桑恐怕是什么原因？齐王一向是仁德的君王，对人民一举一动都很关怀的，于是他发布一个命令把那采桑的女子唤到跟前。这才看清那女子颈上生著一个很大的瘤，相貌也不美丽。女子忽然被王召见，心中自然恐怖不安了。齐王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宿瘤，因为我长了瘤症，所以人家都这样称呼。」

齐王便又问她：

「别人见我过来都一致表示欢迎，何以你连正眼也不看一下，这点你又有什么理由可说呢？」

女子恭敬地回答：

「大王今日过境我是知道的，然而我今天离家出门时，母亲吩咐我要到桑园摘些桑叶子同去，母令不敢违背，就祇好对大王失礼了！」

齐王听了她这番话，很是敬佩她的孝道，于是便说：

「你年纪虽小却能听从母命不敢违背，为此不顾其他一心采桑，真是心美而不在貌丑，这样有著美心的女子若是做了我的妻，我的一生必然是非常幸福了。」

齐王就此找到了她的母亲，请求把她的人丑心却美的女儿嫁给他作妃子。这也是我国历史上的

佳话。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充分发挥了真正的美好应是属于精神方面，而精神的财富远比物资的财富有价值。

无尽意菩萨解下来颈上的珍宝瓔珞，献奉给观世音菩萨，按文字上的解释是身体上有形的饰物，但我以孝无尽意菩萨所献的应是精神上的珍宝，也就是法施而非财施。珍宝瓔珞是心中最美的宝物，而观世音菩萨所以不肯接受，是因此宝人人皆有，不独观世音菩萨才有，自然也就没有接受的必要。

换言之，无尽意菩萨所要供养的佛心，对观世音菩萨来说是具有同一个心，所以他不肯接受。

至于颈饰手镯种种首饰物，都是当时印度男人或女人的装饰品，原来是印度这个国家，四季都燥热异常，一般人都喜欢裸体而披，衣服的好坏尚在其次，主要的装饰品像项炼、手镯，指环等等都是贴身带挂著的。我人常见的画像，如观音、大势至、文殊、普贤等菩萨，莫不几乎都有著瓔珞、颈炼、手镯、种种的首饰物。使人感到分外的庄严而令人起敬了。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此瓔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与天龙、人、非人等，受此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释义：这时候佛告诉观世音菩萨说：「应当怜愍这无尽意菩萨和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受这瓔珞啊！」于是观世音菩萨立即为了怜愍这么多的四众，和天龙人非人等八部众，接受了无尽意菩萨的瓔珞，把它分作了两份：一份奉献给释迦牟尼佛，一份奉献给多宝佛塔。

注解：「四众」即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释迦牟尼」释迦，种族名，能仁之义，牟尼寂灭之义。周襄王三十年丁酉（公元前六二二年）四月初八日降生于中印度迦毗罗卫国（译妙德）岚毗尼园，名悉达多。父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母摩耶夫人，诞生后七日，摩耶逝世，赖姨母摩诃波闍波提抚育之，跋陀罗尼教育之。纳耶输陀罗为妃，举一子，名罗睺罗。十九岁时，偶乘车出游，见生老病死，种种苦患，深悟世间无常遂决意出家，二月初八夜，出走断发为大沙门。曾就郁头蓝弗等问道，后于雪山习诸禅定，鹞巢顶，芦穿膝，六年苦行。不得究竟，乃舍前诸行，受牧女乳糜之供养，至尼链河畔，优楼频螺村毕钵罗树（菩提树也）下敷草，结跏趺坐，誓曰：「不成正觉终不起此座。」是夜忽观明星，朗然大悟，得一切种智，为人天之导师，四生之慈父，作大千之法王，娑婆之教主。时年三十岁（公元前五九二年十二月八日）于是周游十方，化导群盲，谈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周景王二年戊午（公元前五四三年）二月十五日，于拘尸那城，跋提河边，娑罗双树下，般涅槃那。大师示寂，人天掩望，鸟兽悲鸣，山川变色，草木忧愁。而其遗留之圣教将永垂不朽。

「多宝佛塔」如见宝塔品云：「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诵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

讲话：不为自利不受一物的观世音菩萨，为了利他的缘故，不便再加推辞，所只好承受无尽意菩萨的供奉然而，接过了瓔珞却分了两份，一份奉献给释迦牟尼佛，一份奉献给多宝佛塔。

「这个多宝佛塔，是把宇宙本体，作为人格的法身佛，亦即是理体。释迦牟尼体得其理体。而现事相，所以是理佛一是事佛。关于证得的结果来看，一个是断灭：一切烦恼而进入涅槃一个是圆满一切种智而成就菩提。就著事理的二义来看，多宝佛塔是法身的理佛，即是本觉的理身。释迦牟尼佛是报身的事佛，即是始觉的智身。说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实际上是事理不可分为二的。这是因为在圆融诸法的宝相中道的道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了解宇宙的实象。

「本体—无限—平等—空谛—理」

宇宙┆ ┆圆融（中谛）

┆现象—有限—差别—假谛—事┆

以佛而言则是：

「法身—理身—理佛—多宝佛塔」

佛身┆ ┆冥合

┆报身—智身—事佛—释迦牟尼佛┆

以前说佛身分为三身，释迦牟尼佛是应身。现在又说释迦牟尼是报身，这是什么缘故？这是因为佛在娑婆世界的应现之故。现在依普门品的观世音菩萨而论，则应当把释迦牟尼看作是报身（即是相）而观世音菩萨则是应身（即是用）。现在指这三者关系列如下表：

体—法身—多宝佛塔

相—报身—释迦牟尼佛

用—应身—观世音菩萨

现在把瓔珞分作了两份：一份奉献给多宝佛塔，一份奉献给释迦牟尼佛。这就是应身的观世音菩萨，把瓔珞奉给法身的理佛和报身的事佛，以示三身一体的蕴义。

这里有一个疑问，观世音菩萨是为四象八部而受的，应该要分给四象八部才是，为什么要奉献给多宝佛塔和释迦牟尼佛呢？要知道为了要使四众八部统统悟入三身即一之理，所以才分成两份，从应身的观世音菩萨之手，而奉给法身的多宝佛塔和报身的释迦牟尼，此即三身一如，无分彼此。从这同一佛心来说，在我们的心上，就现有这个三身。

是以，临济大法师说：

「汝一念心上清净光，是汝屋里法身佛。

汝一念心上无差别光，是汝屋里报身佛。

汝一念心上差别光，是汝屋里化身佛。」

清净光，是本觉平等的理。我们众生因差别的妄执而昧于此理，不能证得那种境界。打破这种差别的平等之智，是无差别光。这无差别光，就在平等的心上，再观看众生的差别，而应机化益，是差别光。因此差别光是慈悲，无差别光是智慧，以能成就法身之德。

心好比是一面本来具有光明的镜子，这就是法身清净光，但因众生有无明烦恼的灰尘，把镜子原有的光明的体遮蔽了。所以，须要用智慧的修行拭去那灰尘，直到没有一点污垢，即是报身的无差别光。但是，虽有光明而不去用，那么这镜子又有什么用！所以镜子是要用来映现森罗万象的差别才具有镜子的功用，这就是应身（又名化身）的差别光。在无差，别的真空之上，有差别的妙有，这叫做「真空妙有」。这个真空妙有，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智慧，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无尽意菩萨把很多的宝物，也就是尊贵的佛心，完全寄托给观世音菩萨的身上，而想使听众都能得到佛果。这也就是无尽意菩萨的慈悲。

以上释尊和无尽意菩萨前后问答，到此是已经终了，问答的前一部份是对观世音菩萨名号的问答，并对名字中所含的意义加以说明，以及证明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利益，以表大众的心的归向。问答的后一部份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的自在应用的说法度生情形。最后一段则是由多宝佛证明世尊观音经的说法乃是贯通古今不谬真实的宇宙一大真理。因此使得八万会座大众全部被包括到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光明之中，而显出无上法乐的一大妙境了。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释义：佛说：「无尽意菩萨！观世音菩萨有如此的自在神力，可以遨游在这个娑婆世界中呢。」

注解：「自在」自在者，纵任无碍，进退无滞也。据华严经言：一、寿命自在，谓菩萨成就法身慧命，了无生死寿夭之数，延万劫而不长，促一念而不短。为利有情，方便随机示现寿命延促故。二、心自在，谓菩萨智慧方便，入无量三昧，游戏神通，生死无染故。三、财自在，谓菩萨能以无量珍宝，严饰无量世界，随众生之所乐故。四、业自在，谓菩萨万行具足，悲智双运，或现神通，或说妙法，所作行业，俱为劝化众生故。五、生自在，谓菩萨以六悲心饶益众生，能随类受生，去住无碍故。六、愿自在谓菩萨能随愿乐成，于诸刹土中，成等正觉故。七、解自在，谓菩萨胜解成就，能示现种种色身，演说无边妙法故。八、如意自在，谓菩萨神通广大，威力难量，于世界中示现变化故。九、智自在，谓菩萨智慧具足，能于十方世界随言音慧，利乐众生故。十、法自在，谓菩萨得大辩才，于诸法中，乐说无碍故。

讲话：释尊在结语中说到观世音菩萨的自在神力，是指的拔除了七难三毒的苦恼，使大众离苦得乐的神力。

我们的心原本是自由的，并没有任何东西的束缚，但这纯洁真如的心，却因受到社会风浪的波及以及种种的障害，渐渐的就蒙上了污垢失去了净洁，就生出贪嗔痴种种烦恼和妄想，因此多遇这些火难、水难、盗难、刀兵之难。

可是人人既具本来清净的佛性当体，一旦打开了觉悟的活眼，就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得到开迷

转悟的境界。而其主要的关键，端赖于信仰观音的神力。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就是力量，能信才能得救。信仰是诱发人心恢复自由目标的，有了信仰就有自由，以为信仰是不自由实是荒唐的谬见。

一个人执迷就会被妄想缠缚，就要受不自由的痛苦，反过来说，若能把烦恼妄想斩断，心就恢复原有的光彩而得任运无得自由自在的作用。执迷是由于不信真理所致，斩断迷妄却要靠真心信仰！

观世音菩萨游此娑婆世界，开显众生本具的佛性。在此闻现出安心立命的乐土。

下面有一则故事，是日人清水谷恭顺氏在观音经讲话里面叙述到的，是说明了信可以得救的事实：

有一位律师田边邦秀来访问我，他大约有四十岁左右的年纪，是新泻市东仲街一位卖米商人的次子。据我所知，他是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和同县的名洲长泽龙子女子结婚。田边家里很穷，可是他年轻，又充满了求学的志愿，是以和妻子龙子商量两人一道到东京找事做，实行半工半读的办法：龙子是个贤惠且理智清晰的女子，故此极表赞成。两个人到了东京以后，龙子就进入了一所服装店的裁缝部工作，田边则整日埋案苦读准备考试，终于考上了中央大学法律系。于是小两夫妇安居了下来。想不到田边的弟弟义勇来找他哥哥，他羡慕哥哥在东京入学，他也要跑到这里来求学，要求哥哥的帮助，自然一切学费生活费都靠龙子来负担了。很凑巧的，龙子也有一位弟弟治一郎也从家里跑出来到他姐姐地方来寄住，住食也要靠龙子负担。这么一来薪俸自然不够开销。可怜的龙子，每日自店里工作回到家里还得在晚间做些替人剪裁制服的工作，必须如此日夜不息的做才能勉强维持一家的开销。好在义勇和治一郎这两个孩子看到龙子的苦劳，由衷的感激，就加倍用功发奋励学，所以义勇考进了高等工业学校，治一郎也荣获外务省书记生试验及格。同时，田边也从中央大学毕业了。龙子真是说不出的欢喜。贤惠的她，虽是辛勤工作粗衣淡饭不以为苦。仍然每日欢欢喜喜的过著日子。

然而田边在毕业的这一年，参加考律师却不曾及格，而义勇由于过度用功得上了肺病，终于不治死亡，而治一郎奉派到马尼拉使馆服务也因患了肺病入院诊治，不久也就死去。

这一连串的灾祸和不幸，给予龙子莫大的打击，因为积郁成疾，突发了吐血之症。田边带她去诊断结果，医师证明她已是到了第三期的肺结核，无法治好了，各处诊所的说法都一样还有说等不到一个月恐怕就要命绝。田边真是无限的焦急悲痛，因为龙子不但是他恩爱的妻子，也可说是他生命史上的一大恩人。无论如何也得想法医好她的病，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想。穷困的他便四处找寻工作，好容易得到京桥某新闻社的工作，每月所得除了维持自己的伙食生活以外，都用来治疗妻子的病。有一天他出差到镰仓长谷，经过观音堂就在菩萨缘前，便一心为龙子的病虔诚的祈祷。回到了家中便把向观音菩萨祷告的情形告诉龙子。龙子在气力衰微的病况下，却用了充满自信的口吻喃喃说道：「谢谢你，相信在观音菩萨保佑之下，我的病能治得好的！」

第二天田边又到浅草观音堂前去祈祷，为爱妻的早日康痊而求救。回家后，龙子对他说：

「我一定会好的！我要等你做了律师后才死！我的病一定能被观音菩萨治好，一定的！我看不必再找医生，也不必再吃药了。静待菩萨的援救吧！我将自即日起每天虔诚拜观音菩萨！我必然是能得救！」

果然龙子自此每日诚心诚意在观音像前祈祷礼拜。原来医师说过她可能等不到一个月的光景的，谁知病入膏肓居然也会一天一天的好起来。如此经过三个月之后她就能离床落地，不到半年竟然霍然而愈了。于是到医师那边去检查，祇听医师愉快的说：「你的病完全康复，肺部也已经钙化，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龙子夫妇买了些礼物香蠟等到长谷观音堂还愿谢神，就在这一年，不但灾祸完全过了，幸福也接踵而来，田边考律师及格，就挂起了律师招牌，由于业务兴隆，成为一名颇负时誉的大律师了。

从以上这则故事，可见观世音菩萨的神力是如何的不可思议，连第三期无药可救的肺病不经科学的治疗而能霍然全愈，真是惟有信仰观音的妙智神力，才能有如此的显应。这不但是证明了理的观音，而且可观见了事的观音，即使对佛教从不发生兴趣与信仰的人也能明白。

关于田边夫妇因信心坚定而统一，才得到了观音菩萨的救助，这可以说是观世音菩萨现身为众生而说法。世间生活富裕的人们倘有了病，不妨一面延医诊治，一面再以宗教信仰求观音保佑，两两相成，就能克服病魔，得到了安心立命。这也就是心物两方面兼顾，岂非尽善尽美之道？我以为像田边夫妇的事，医师的诊断，长谷的圣像，莫不是观世音菩萨的点化，使田边的迷茫的心灵藉得正确的指引，可见观世音菩萨在无边法界里可以自由自在的活动与显现。因此用「游」字来形容观音菩萨的教化众生，真是最适当不过了。

要知道我人如在行善之时多多少少有一点勉强，不能说是悠然游此娑婆世界，可是菩萨就不同了，菩萨行慈悲，舍却一切报酬，只有欢喜，不含一丝勉强的。

观音经的散文体长行已经讲完了，其次要讲的便是韵文体的偈颂，大体上看来，偈颂都是长行的重复之说，以加深我人的印象。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释义：这时无尽意菩萨用了韵文的口调来问：「妙相具足的世尊啊！我现在又重问您一次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事，观音佛子是有何因缘，才名叫观世音呢？」具足了一切妙相的世尊便也以韵文回答无尽意菩萨：「你且听我说观音菩萨的德行，善于应四方各地的求救者的要求，他发出宏大的誓愿深得如海一般，所历劫数之多是不可思议。他服侍过多少千亿的佛，已经发过了极大誓清净的听愿。我现在为你简略说明，如果你身闻到他的名字以及见到了他的法身，能念念不忘而不空空错过了求法的机会，那么你就能够消灭掉所有的苦恼了。」

注解：「妙相具」世尊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福慧俱满，万德庄严，故曰妙相具。

「我」无尽意之自称。然一切法，佛说无我，今称我者，凡有四种：（一）凡夫遍计（二）外道宗计（三）诸圣随世假立宾主（四）法身真我。今所指者，既非外道妄计之我，亦非凡夫妄执之我，乃深达八自在之我。非我非无我，而随世假名称为我也。

「佛子」指观世音菩萨而言。闻佛宣说胜义妙法，从教起行，由行入观，决定得无上觉道，绍继佛位，是名佛子。

「善应诸方所」菩萨悲智广大，誓愿宏深，寻声救苦，靡所不及，苟众生持名莫辍，必能感应通文也。善应诸方者乃是以不动真心垂形三土，感应群机，无刹不现也。

「弘誓深如海」广普之缘谓之宏，自制其心名曰誓，其愿广大，无有边际，故曰深如海。无量寿经云：「发斯弘誓，建此愿已，一向专志，庄严妙土」。

「历劫不思议」历者经也。观音现化历尘沙劫，玄理深妙，事迹希奇，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故曰历劫不思议。以所历之时长，故所侍之佛亦多。而一一佛前，应发清净大愿，始得真智遍拔众苦，方能应身普度一切。闻名则称圣号，口业械也。见身则礼慈容，身业械也。心念不空过，意业械也。

「诸有苦」三业归依，六通垂化，有求必应，无感不通，所以十方世界，随类现形，六道之中，济诸有苦。诸有者，三界轮回因果之苦报也。三界，总谓之三有，九有，二十五有等。欲、色、无色是为三有。欲界五趣杂居地，及色界四禅，无色界四空，是为九有。言二十五有者，开欲界为十四有，谓四恶趣，四洲，六欲天。闭色界为七有，谓四禅天，及初禅中之大梵天，并第四禅之净居天与无想天。无色界四有，即四空天。

讲话：普门品所以要列偈颂是为了对尚未彻底明了的人，或是在长行说了以后或是说的中间赶来听讲的人而重复再说一遍。

「偈」在梵文中叫做「伽陀」。颂是译语，表示用偈语来赞叹之意。此处含有菩萨赞美佛德的歌颂之义。颂有讽颂和重颂两种，前者是讽赞，后者是重说，但前后均有照应。

首先是无尽意菩萨以偈向释尊发问。我们先来分析妙相的意义，按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三十二种变通的姿容，如加以细分就成为八十种类。

说起姿容重要性很大，从面相可判断人的善恶，依骨相可占卜人的运命。形像往往代表了人的心，心是人形像的本源。因之心中丑恶的人，形像上决不会表现出十足的美好；所谓形于内而必发于外。心中常存邪恶之念的人，其相貌也必定是丑恶。例如无论多美的美人或如何俊俏的男子，当他们发怒的时候，他们的容貌是决不会好看的。反过来说，心中清净的人纵令是贫穷，但其表现即必然是文雅。所以说形像是心的反映。

倘若人只有形体而无精神，那是所谓「行尸走肉」。表面上装饰美丽可贵的璎珞，却心不舍，也就等于徒然。在这一世界中，人往往祇著重于一方面，却轻易地忽略了另一方面。

佛能具有此等妙相，决不是偶然的事。佛的心无论何时都如明镜一般。因为这样，佛的姿容便也时时呈现出无比美好的形像。换句话佛，佛是因为能慈悲忍辱，同情心深重，满怀像美无疵的心境，故此能表现出好相来。心美的人，不论经过何等的星霜，多久的岁月，他的美不会褪色，反可炼出美的光明的极致！

妙相之意就是说明释尊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证明释尊的功德圆满，愿行具足。

其次无尽意菩萨又向世尊发问，这佛子是以什么样的因缘名称为观世音的呢？

佛子的意思当然指的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本来是续佛慧命，继承佛位的。按佛子的字面来

说凡是佛的种子成熟都称做佛子，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持有净信，就可以被称为佛子。净心是指的佛心，佛心应是如何的呢？观音经说：「佛心是大慈悲。」不过，慈悲心也是有大小之分的，比如父子师弟夫妇的爱是属于小的范围，而佛的慈悲心则是包括一切的大慈悲心，可说是无限大。

佛以偈言答覆说：「观世音菩萨的行为是处处应各方人士的方便，是有求必应的！」这是说观音的行为，即是一心三观的妙智之力。三观是空假中三者，天地间一切的万象都是由这三方面来观察；空观、假观、中道观三者谓之一心三观。

认为一切都是无有的观法即是空观。一切的姿态形状，莫不都是由心观察的伪像而已，其实相乃是定的。其次由外面来观察的形像谓之假观，即是由因缘和合而现出来的假相，也即是一种假相的世界观。至于中道观即是心与形、物资与精神，有形与无形皆是不即不离一而不二的 worldview。即是不偏于任何一面的观法。

虽然有三种观法，但是从根本上说都是一心所现，不过是由一心而现出来空、假、中三者，此即所谓一心三观了。观世音菩萨就是用一心三观的观法来观察一切，所以一切都是融通自在。

凡夫常常被目见、鼻嗅、口利、耳闻等等的观念所系缚，于是凡耳目口鼻达不到的境地，就认为是假、是定、其实这只是顺著五官触物的习惯，被五官所囚了的心境，反而把真实放弃了。

因此我们不能仅凭肉眼，进一步应该要打开心眼，那就是要学观世音菩萨以一心三观的妙智力去观察世间。所谓「观」也就是悟，以冷静的心来观看而不是用肉体的眼来观看，这一层的认识关系是很重要的。

观世音菩萨以此妙智之力，在观察事物的同时，还要立即加以施行，也就是拔苦与乐，应病与药。使众生都能免除七难与三毒。这是观世音菩萨来到娑婆世界的本愿。

观音的行，是「善应诸方所」。方所可以看做是空间的场所，也可以看做是国土和方便土。观世音菩萨无论是娑婆、净土应乎任何处所表现出来他的本愿。高处即应乎高，低处即应乎低，应众生所求各种的愿心，而自由自在地显现和活动。至于活动的范围，如以地球来说，在伦敦也好、印尼也好、德国也好，大西洋也好，太平洋也好，印度洋也好，没有地域上的分别，任何的一角落都可以有观世音菩萨的影子。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可说是无处不照的了。

按照菩萨的意生身来说，是由心而生身，由念而生心，他能给予我们千变万化的善报功德。所以念心是非常重要的。念心是把心放下，即是要除了一心称名外其余什么思想都不可有，心只要能确切把握一点，灵与肉的状态没有丝毫的空隙，也就是心可以遍及于全身。

泽庵和尚的「不动智神妙录」中说：「系心如猫的眼目。满满无有余地。欲将我身置于静止之处，必先将我身为心所取。心放置于身内，使其不向余处而行。但身心不能统一，皆是修行不够。心是流动之眼，到处皆可达到。心如不收置于外处，则心处一方其余九方即感空虚不足。心如不置于一方则十方俱得说满。」这说明了心的「实的状态」非常的重要，万里「空是安的状态，也就是大乘的极致。寒山曾经有诗说：「一颗水晶绝瑕翳」，全心透彻如明镜止水，一点微尘晕翳皆无的空之状态。这就是禅的境地。

释迦牟尼佛的妙相在佛经中说得很详细，现在概要他列表说明如次：

- (1) 足掌安平。
- (2) 足底网文如千辐车轮状。
- (3) 手指织长（细长）。
- (4) 手足柔软。
- (5) 手足缦网（手指足指之间网如缦）。
- (6) 足跟满足不偏削。
- (7) 足背高美。
- (8) [月+耑]如鹿王（腿肚子细纤美好）。
- (9) 双手过膝（手特别长）。
- (10) 马阴藏（阴部不外露，龟缩入内）。
- (11) 身纵广（身体纵横平均）。
- (12) 毛孔生青色（全身毛孔皆生青色之毛向右上旋）。
- (13) 身毛上靡（身体之毛向上生）。
- (14) 身金色（身发金色之光）。
- (15) 身光各一丈（身体光明发出周围及于一丈）。
- (16) 皮肤细滑。
- (17) 七处平满（两足足掌、两手掌、两肩、顶正中七处皆平满）。
- (18) 两腋满（左右两腋不凹）。
- (19) 身如狮子（身有威严）。
- (20) 身端严（容姿端庄完整）。
- (21) 眉平满（两眉之肉丰满平均）。
- (22) 四十齿（齿有四十枚，比普通人多）。
- (23) 齿白齐密（齿白而细）。
- (24) 四牙白净（当门上下齿牙特别白净）。

(25) 颊颐如狮子 (两颊肉丰满)。

(26) 咽喉津液得上味 (口中常有清香之味)。

(27) 广长舌 (舌广而长可以覆下颜)。

(28) 梵音深远 (声音优美而深远)。

(29) 眼色如金睛 (金色之眼)。

(30) 眼睫如牛王。

(31) 眉间白毫 (眉间有白毫)。

(32) 顶肉髻成 (顶肉隆起)。

以上是说明释尊的三十二好相。释尊长行菩萨之道，所以才有成佛的结果。也就有和常人不同的好相。这就是孔子所谓「形于内而必发于外」。

任何人若据自己的进德修业，其人相也必自有变化。

精神生活丰富的人是体得了安心立命之道，也就会具备了使人起畏敬之念的好相。是以释尊有这些好相，是当然的道理。

因此我们要想示现出观音的妙相，唯一的办法是培养崇高的宗教生活，笃行如实的精神生活，从真实修养中去体现表显，这一志向便是自身观音妙妙方的开发，进而才可使观世音的木体和力用，当处即得以表现出来，才可使建立起平等无类信仰生活的契机！

如此自身内寸心得以开现观世音菩萨的体用，对森罗万象的宇宙一切，就当以无限的慈爱之心去对待，无论是一草一木一粒一滴，只要是存在于天地法界的东西，都认为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务使合乎真生命的正当活用，然后始能发挥伟大仁慈的力量；果能这样的生活，就是真正的佛子，也就是真正的菩萨。

其次是说：「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所谓弘誓又可以说成是愿念，一切菩萨都有誓愿；而此誓愿并非单是坐禅修业或解明佛理，主要目的是以实际济度一切众生为着眼点。菩萨是为渡世而生，这就是誓愿的真义所在。

这个誓愿又分为「通愿」和「别愿」两种。通愿是共通的誓愿，别愿则是佛的一切誓愿。

比方说释尊有五百种誓愿，阿弥陀有四十八种誓愿。各有各的特色。又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种，药师如来有十二种，这都是个别誓愿的例证。

我们都是佛弟子，都是菩萨的化身，都有共同的誓愿，那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边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

这是一般佛子皆时唱诵的四弘誓愿，就是通愿。不论参禅、公案、学问、业务等等莫不是以四

宏誓愿为骨干。不然，佛教的精神是无法表彰出来。

众生数量之多诚然是无量无边，在这无量无边的众生当中，如不能尽数济度，则我的誓愿就不能算是达成。烦恼是由一点的无明滋生出五欲三毒的八万四千烦恼，这些存在著的无尽烦恼，如果不能断尽，就不能说是达成誓愿的目的。法门无量，是指宗教的学问是广阔而无边际，必须下一番功夫去深入，去研究，而后才能豁然通达，那么我就要立誓去深入。佛道是至高无上的实到，欲达到这真理的极致，必须以最大的决心最真恳的大愿去成就它。四宏誓愿换言之是为了要达到四种目的：度众生、断烦恼、入法门、成佛道。佛法如大海，愈入愈深，愈进愈广，真是历劫千万而不可思议。

欲使一切众生悉皆成佛，宛如人生是在渡海，由迷的此岸达到悟的彼岸一样。而这过渡时期的导师，正是观世音菩萨。菩萨为济度我们，牺牲了自己的佛位，而一心要教化众生使之成佛，这是观世音菩萨的誓愿。所以释尊曾赞颂观世音菩萨说：「侍多千亿愿，发大清净愿。」

以上是说明了观世音菩萨的行愿，下面却说明菩萨的功德利益。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意，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这段大意是说，我再向何大略说一下，对于身口意三业的一致是一刻一刹也不能把心念空过，能这样才能灭却一切的苦恼。

心念要诚，所谓「至诚格天」，人和人交往，以至诚相待可感动对方。祈祷就是诱致诚心的重大关键。世事如祈祷，以清净祈祷的心来处置任何事情，没有行不通的。诚心是感通的道路。我们应抱至诚精神、一心不乱地去作事，就能显示出信仰的光辉；甚至火不能烧、水不能漂，一切灾厄远离，转危为安，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无挂无碍，度过人生的大海。是以我心必须要做到：

「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

这就是说要我们行住坐卧二六时中，随时体得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大智慧心、大勇猛心来实说身口意三业。我们能体得此等心，就可以活现出信仰是生活的微妙境界来，正因如此，早晚都是以愉快的心情感谢的心里安然渡过漫长的人生岁月。一切宗教与信仰，若不能做到这一步，就不能称为有信仰力的宗教。关于这点，在现世中持有功德的观世音菩萨的面目，实在是发挥了赫赫摄人的光彩。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释义：假使有人对我兴起了陷害的念头，把我推落到大火坑里；只要我能诵念观音圣号，就能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使反坑反而变成了水池。或者是被漂流在大海上，遭受到龙鱼诸鬼的魔难，只要诵念观音圣号，就能发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海浪也不能淹没我。或者站在须弥高峰的顶上，被人从后面推堕了下来，藉著一心诵念观音圣号的力量，就可以像太阳虚悬在空中那样被一种不可思议的神力托住在半空，而不致堕下摔死。

注解：「假使」设或之辞。

「巨海」即烦恼的大海。龙鱼诸鬼难，可比方做爱欲的波涛，爱欲的波浪起于烦恼的大海。所

以若人沉沦在爱情的溪渊，必然招来许多的痛苦。

「须弥山」梵语正音曰苏迷卢，译曰妙高；于香水海中，上高三百二十万里；其峰巅，即帝释宫殿之处。虚无形资，空无障碍，故名虚空。此处是指的高山尖峰之意。

讲话：「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这一段是说假如有人兴起了害你之心，趁你不注意的时候，将你推落大火坑中，你的性命难保的时候，只要你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就能仰仗菩萨的神力，刹那间化火坑为莲池，使你获救。

实在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任何感受是与普通没有信仰心的人不一样。比方说有人对我起了害意，被我知道，却仍然能丝毫不动嗔念，于此可见我的谦让容忍的美德，这就是自他净化的大方便法。君子道人之长不道人之短，特别在用人行政方面，要注意到用其所长，补其所短的道理。世间的事不能只顾到一方面的解释，必须要双方兼顾才是。所以对人要顾虑到他的长处和短处，就不致有偏颇的心。就拿他人拟加害压迫于我说吧，他所以要加害是对我不明而起，也许彼此之间有了什么误会而引起，所以我不要以暴力来报复，要以怀柔政策来对付他，所谓「柔能克刚」是一种修养的力量。

什么事都能泰然处之不怀一点嗔念，这完全是信仰功夫的深到所致。从前有一位日本女诗人莲月尼，有一天晚间迷了路，不得已在某村的一家住户求借一宿，那儿知道那位主人看她是女流之辈，又是独身夜行，恐怕惹出什么是非，不敢留她。因而拒绝了她。她无奈祇得一个人在朦胧的夜色下像幽灵似的漫无目的前行，后来到了—株樱花树下，在那儿瑟缩著度过了寒露侵袭的一夜。她曾因此作了一首诗：「朦胧月夜花下卧，聊以偿我无宿情。」她虽是被人拒绝投宿而并不起苦恼，如不是户主的无情，她又怎能完成那风雅的诗句？像她那样的心境，就是宗教心的写实。

经文中的大火坑譬喻是人的嗔恨、嫉妒、憎恶、迫害的心的总和，然而观世音菩萨的法力像是洪炉能包容一切嗔火，菩萨能以性火真空的妙方来救度世人，使火坑化为池，免去火灾之厄。

「或漂流巨海」是说乘船在大海上忽然遇到了风灾，船翻人覆，跌进茫茫的大海中，这是何等可怕的一幅景象！其实，在精神方面来讲，巨海是比喻我心原是一个贪、嗔、痴烦恼无尽的大海，真是龙蛇混杂，痛苦不堪。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之中遭受到毒龙、鳄鱼一切可怕的灾难，如果不能化痛苦为清凉一定要被折磨得失神、发疯、送命，试以今日社会有多少人在爱欲大海浮沉下自杀、他杀，命案层出不穷，足可佐证。一旦我们有了那样生命交关的灾厄时，只要能称念观音圣号，那么身口意三业就一齐被菩萨的神力摄引，世上一切风波必可安然渡过，纵令被卷到海底深处也可藉神力重浮出水面。这也就是说，凡夫贪恋迷执，沉堕爱欲深渊，菩萨洞明一切，破除爱执，为我们启示了生路，只要有信仰菩萨的真心，自然可舍死路而就生路了。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关于须弥之意，以前已解释过，这里再简单说明一下。

西域记中说：「苏迷卢山（即是须弥山）由四宝合成，在大海之中。所谓四宝一面是琉璃，一面是黄金，一面是银子，一面是玻璃，是世界上无比之高山。」这是事释的说法。倘以理释的观点来说，须弥山峰即是心的顶点。换句话说，是精神的最高处。我心是迷，佛心是悟。因迷之故心中充满了强情自满，刚愎自用，但如果一旦良心发现，心一启悟，则我心就可处于须弥山的顶点，也

就是达到佛的悟地。所以迷心和悟心都源于一心所生，只要以真心观察，用觉悟之眼去体解物的极致，就不致著迷。

如果我们本处于最高顶点的良心被人诱惑而堕落，这就仿佛人站在高峰被人从后推堕悬崖的一种譬喻，细究其因，仍然是因为未能识破悟的真谛，才会受诱而动心。人的心有善恶的两面，这善心和恶心并存而在内心的底里矛盾的斗争著，往意志薄弱，禁不起外境的惑力，使善心隐没恶心生起，这就是把悟心转成了增长我慢的迷心，亦即俗语所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要使道心恒存悟心永在，这就要藉佛菩萨力量的辅助，犹如一个中学生的求学还要依靠父母经济上的济助扶持。因此，我们不难了解被恶人推堕到深渊不是无故的，仍然是为了自心有了恶心的根蒂，也就是有我慢心和我执心，才经不起恶魔的怂恿，意志不能坚定，感情显得脆弱，招致外来的失败。要把内在的恶心的根蒂全然摘去，这才是一劳永逸的上策；这就不得不朝真理的方向，称念观音圣号摄理我心，于是我心似午日当空，我身恒住在大妙光灿的虚空之中，光明如佛。这也就是「如日虚空住」这句偈语的精神意义的解释。

「爬得高跌得重」，这是一句俗语，这句话体味起来很有道理。一般人都有攀上的心理，可是一旦登上了高位，财高势大，就得意忘形，起了傲慢之心，把别人都看不在眼下，养成惟我独尊的意念。但骄必败是自古明训，这就是被人攻击遭人诬害的起因，一旦被人从高位上推落，那时的光景，是同情的人少，「打落水狗」的人多，所谓「锦上添花世上多，雪中送炭世间少」，越是成功的人越受不住失败，很多人在破产了失败了的时候百计无著，就祇得走上人生最后一条路——灭亡。一个人所以要想得远，想得长，不可近视，不要势利，要切实切实检讨自己的得失，时常保持明白世事而不执迷，洁身自爱，就可以脱离被人诱惑、诽议、谋害的危机，所谓「明哲保身」，有了事先的彻底觉悟，不必到后来悔之已晚的苦楚。

恒持诵观音圣号，相信佛法无边，回头是岸，心就有了著落，任它海啸山崩不能动摇此心，就可以断除所有的烦恼，而心可如太阳安住广大的虚空中，海阔天空任意畅游！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扭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释义：或者被恶人追赶，因而堕落到金刚山下；如能称念观音圣号，就可仗了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身体发肤甚至连丝毫的损伤都没有。或者被怨贼仇人围困住，各人拿著刀杖武器企图加害；如能称念观音圣号，就可仗了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使他们忽然起了慈悲怜愍的心。或者遭遇到国王的苦难行将杀头生命完结的时候，如能称念观音圣号，就可仗了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使刀能作一段一段的断作几截。或者不幸被关了起来，在牢狱里锁著，连手铐脚镣都加上了，如能称念观音圣号，就可以仗了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解脱枷锁而得释放。如果有人用咒诅符药种种毒害方法要加害我的身体，只要我能称念观音圣号，就可以仰仗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使害人者还报应在他自己的身上，我不受到丝毫伤害，他却食到自作自受的苦果。

注解：「金刚山」梵语斫迦罗，于须弥山外，高六百八十万由旬，纵广亦六百八十万由旬。严密坚固，金刚所成，任何物不能破坏它。铁堕犹碎，人堕不损一毛，可见观音慈护的力量，真正不可思议。

「怨贼」可分为从外来的盗贼以及心中之贼。外来盗贼终是少数，而心中的怨贼却是长久盘据己心，其数有八万四千，各各持有利刃，欲夺我们清净心中的功德之宝。那怨贼的主人翁，就是我执我见。如把这我执我见打破住于平等的大慈悲，怨贼即会被慈悲心所感化。正如菜根谭一书上说的：「见闻觉知是内贼，情欲意识是内贼，此主人翁惺惺不昧，则化贼为家人。」

「王难」在过去专制时代时，法律是国王的法律，触犯法律将要被杀，就叫王难。

「释然」是解脱的样子。

「解脱」就是得到自由自在的境地。

「咒诅」是要加害于人的行为，或是祈祷恶神降灾，或造稻草人射杀，或画符焚烧，这都是咒诅。

「诸毒药」凡是服而伤身的名为毒药。诸毒药，指其多数。离间他人，中伤他人，可以说比毒药还要利害。但其结果是自身受报的。咒诅人的结果，也是一样。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算是有嫉妒我，离间我，中伤我，而我自己安守在我应守的本份，一点也不为这种境界动摇，住于平等大悲的信念之上，积忍辱的功德，则决不会因此受累。

讲话：在高高的「金刚山」顶被恶人推落，金刚山是坚固无比，任何物不能破坏它但触之却要粉碎，而我只要诚心诵念观音圣号，竟然不会损及一毫，这自然是不可思议，可见菩萨的大威神力世上无可正敌了。但此处所说的恶人并不是忽然之间出现，仍然是存在我人的心中。这恶人就是指的心中八万四千烦恼。我们在社会上所得的地位名誉金钱以及一切财产，总是心忖不能安稳惟恐一旦失掉。所以说堕落，是比喻从高位推落了下來之意。要想保持地位财产，就要善持己身，善治己心，把财产灵活的使用，发挥财物的真价。

人生在世，免不了有冤家仇人，有的是无意中得罪而不自知，那么，当冤家贼人存著恶念要加害我时，如果自己有了恻隐之心，具备佛菩萨的慈悲心肠，用感化的方式，使对方幡然憬悟，这就是化敌为友，引入正道。恶人不是生而为恶一世为恶人，只要觉悟改过，可以变为好人，所以世间应无真正的恶人，也就没有绝对的恶，原来所谓「恶」是完全悬于自己的方寸心中。所以要确切把握住精神的力量，从称念菩萨圣号中去求取精神的自觉，那么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足令我恐怖，我就可泰然自在的生活，获得解放的逸趣。

这里介绍一则日本佛教的故事趣话：

以前日本的武将大都皈依佛道。武将伊达正宗便是云居禅师的皈依弟子。

云居禅师是当代无比的高僧，不但道德高尚，体力也胜过常人。当他云游到美浓国青野之原地方，遇到了强盗拦路抢劫。强盗们把他四面八方团团围住，头目便很不客气地向他喝道：

「喂！和尚！这是你的运气不好，没有什么可说的，快把衣服脱下来！」

虽然他那样威胁的口吻，禅师听了却微笑的作答：

「好吧！你们想要什么就请拿什么吧！要我的法衣吗？可以，要我的雨帽吗？可以，要我的钱

袋子吗？可以，甚至要我的身体都可以。但是只有一样东西，你们是无法夺去的，也就是想拿也拿不走的，就是我的精神力量。当然你们人多势大，拿了刀剑武器想要霸占什么都可以，要索取我的性命也不难，可是我的心你们拿得去吗？如果你们明白这一点，来吧！请你们动手！请随便吧！」

禅师说完了以后，就坐在现场不动，这些穷凶极恶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们说也奇怪，竟然被禅师的正气所摄服，因而没有一个人敢下手的，后来他们就向树林里隐没了。这就是禅师的精神力量，制服了强盗们的邪念。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元朝时也有，如佛光国师在温州能仁寺驻锡时，遇到番兵来攻，那时所有寺众都逃得不见一个人影，惟独国师独自坐在堂上，番兵入来以后用大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国师却泰然自若作歌说：「乾坤无地卓孤节，喜得人空法空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番兵摄于他的气魄，也难于下手，就逕行引退。这都是说明了根据正确的信仰，把握住绝对的信仰境地，靠著信心的体现，发挥凛然正气的力量，这种作用在儒家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佛教来说，就是大雄、大力、大无畏的精神和观音的威神力量相等，有了如此的力量，自然可排除任何艰难危险，而不致损伤一根毫发。

由是可知，依据精神力能免除怨贼之难，是一点不假的。怨贼是在我们心里筑巢作祟，不论是如此的迫害，归究起来，是我们容受的一念的定力如何，是恐怖呢还是临事平静无所畏惧呢？

古时候，日本江州有一位叫慈门尼的尼姑，一天夜里忽然发现一个强盗闯进了她的禅房，就站在自己的床头。她并没有一丝害怕的表现，反而很泰然地，用了一种像是对邻人说话一般的口吻说：

「你到人家家里来偷东西，一定是为了生活所迫吧？天气是这样寒冷，你身上却穿的那样的单薄，肚子必然空著还不曾吃饭吧，空腹就会更觉寒冷了，我这就替你去弄点吃的给你，好吧？」

说完以后，她自自然然地进入厨房端出了饭菜放在强盗面前温和地说：

「吃吧，不必客气，你不要不好意思，等你吃完了，你要拿什么就请你拿去！你可知道出家人是身无长物，庵里的东西你需要的都可以拿去。不过——」她停顿了一下，加重语气继续说下去：

「我奉劝你的，是你的年岁很轻，身体又那么壮，固然你是为了贫穷才出此下策，可是如果被官厅发觉了把你捕捉，不但你本身要受到囚禁刑罚的痛苦，你的家人也被你连累了，一念之差，心迷本性，弄得身败名裂，遗臭社会，值得吗？为你家人亲族著想，做了这一回后，切莫再做了。若是你能听我的话，无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如果旁人问时，就说是我送你的好了。」

仿佛是父母教诫儿女，谆谆诱之导之，强盗呆呆地楞在那儿，不但不能发出一语来威胁她，反而被她的温情感动，流下了悔悟的眼泪，终于觉悟前非，恢复了人性的真面目。

云居禅师，慈门尼都是以佛心对付盗贼，却使盗贼的心感应道交，由嗔心转而为佛心，后来成为善人。故此，对于欲加害我身的人，我反以大慈悲心去接待，就显出了观音的妙智力，这就是：「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的意义。

说到「刀杖难」和「王难」，这是在长行里所说的第四难。现在举出一段故事以供参考。

由大圣释尊到达摩大师一共是二十八代祖师。其中有一位狮子尊者，他是因为罽宾国王而丧命的。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罽宾王是一位有名的暴君，有一天他问狮子尊者：

「听说你已得道，得到了一切真实未曾有的悟境，是真的吗？」

「诚如君言，我已得一切法。」狮子尊者回答。

「不错！这是很有趣的，你既然体得了一切真实未曾有之法，当然可以了脱生死，生死也就自由自在，是吗？」

「是的，诚如君言！」

「好吧，你既然不怕死，那么我要你的脑袋，你有什么异议吗！」

这实在是暴虐无道和没有知识到了极点的君王，然而他的话却并不使尊者吃惊。狮子尊者平心静气地说：

「这是很容易办到的事，我对生死问题并不介意，生而何欢死又何惧？况且我是一个无名之辈吧了，您既然要我的脑袋，请吧！」

说罢自动把头伸向王的面前。残暴的罽宾王起初犹豫了一下，接著，果然拔出腰佩的刀，一刀砍下了尊者的头颅。

这段惊心动魄的故事是狮子尊者的法难的记载，性根修持如玉的人自然置生死于度外，一切只按个人的信仰去做，他们是无所畏惧的。这也就是为真理而奋斗，不惜牺牲来贯澈自己的信仰，这样的果毅勇敢，就是金刚不坏的力量。

日莲上人在龙口将要被斩的时候说：「如果以法华经能够代替这个丑的头，实在可喜呢！」他走进了刑场，但因有信仰的力量支持他，一无所畏，利刀却不能伤害他。

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所以一心称名观音圣号，以观音的神力使我心充沛著无畏的勇气，可免厄难，又得到安心立命，这就是孟子所说大仁大勇的胸襟。

枷锁之难前面已解释过不再重复。以一般眼光，每个人的表面上是自由的，手和脚也不曾被绑定可自由随意活动，可是事实上我人的心，受了八万四千烦恼的羁绊，那里来的自由呢？烦恼妄想不断，痛苦层出不穷。要想获得真正自由，当然只有斩断烦恼的束缚，使我们能得任运自在的境涯，这就要对我心的当体好好下一番功夫。

我们反省一下，看是不是事实上是如此：一个有名誉的人，被名誉的扭械束缚住了；一个财主，日夜感觉财物把他的心系缚住了。同样地，贫穷的人被他困苦的生活绊住，恶人被他自己的罪行囚系住的痛苦……，这一切的一切，都是说明我人在世是何等的不得自由，因此人不但是受外界环境的牵制，更受内心执著事物被心囚系的痛苦，确实是很不快乐。

纵令是得到了开悟，而此时心却被悟所囚，仍不免受到悟的扭械枷锁。这便是去了迷却又背上

了悟，仍然不是完全的自由。故此真正悟道的人，决不拘泥于悟。真正体认了佛的境界，心是不为任何外物执著，即使是内心也是一任自然，如风云野鹤，悠然自适，别有一番天地。

从前赵州和尚和某一僧人问答。某僧人说：

「一物不将来如何？」

和尚说：「放下著。」意即将一切舍弃。僧人又问；。「既是自己一物不将来，既无所持又有舍？」

和尚不动颜色，忽地大喝一声：

「既放不下，就担起来。」

这意思说如果没有可舍之物，那么你就把那无可舍之物一并担回去吧！

所谓真理之极致，即是无语无说，即令是可以论判的性质也一并取消了。去我见，除执著，则一切归于寂静平和。学佛的人不执著于任何事物是得到安心的初步步骤。

扭械枷锁的所以发生，是因为心被物所缚，古圣有言；「能不凝滞于物而顺世之推移」这含义是要我们不可执著，悲观失望仍然是从执著中来，心要像水珠落在盘上不停滞于一处，才能任世间之推移而得自由自在的作用。无论学者、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或任何行业，如果固执旧有的见解，蔑视新的学说，新的施政，新的艺术，新的原理以及一切新的处世做人方法，那一定是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所以，我们求知，不能仅注意到文字上的解释，还得要切实把握内在的真实。这内在的真实是有依据的，依据什么呢？就是信仰。为了坚持信仰不变，体得大道，必须时时刻刻诵念观音圣号，体会其中三昧，这样就能完全地接受真理而获得真理。这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当我礼拜供养佛时要起极度的敬心，并且要保持以佛之心为己心的态度。

当我们称念菩萨圣号时，一切行为，一切思考都要以观音菩萨的大器大根的规范为依据，使我心与之契合，以身实践力行，这样就构成免除厄难的因素，我心的扭械枷锁就都能悉数断除，使精神也好肉体也好都能得到真正自由和解脱，在生活上自然也就到达了安乐的境地了。这就是「释然得解脱」的真义所在。

现在说到「咒诅毒药难」的一段。

所谓咒诅，是自己的欲望不能达到，因而起了极大的嫉妒诅咒他人，想陷人于不幸，这就是不人的一种心的迷惘所致。但是诅咒不但是不灵光的事，而且是极度自损了人格。偏狭和自私的观念是造成诅咒的根由，但是仍然是受了心的束缚才会产生偏狭自私种种不正常的心理，如果没有执著心，就不会如此了。

用咒诅的方式去害人，实在是一种落伍的愚蠢行为。但这样的行为却很普遍，往往一不小心就会犯上这样的罪恶，以善恶来比喻，善好比是登山，上坡是吃力的，但恶犹如下坡，确是十分容易，这是要警戒的。

用恶口詈人谗谤是要受相当果报的，何况更以毒药害人，这样的罪恶是无可恕宥的。

如果有人以毒药害我，我便要一心称念菩萨圣号，如四十二章经说的：「恶人骂人如仰天而唾，唾不及天，还及其身」毒害人的是难逃法律的制裁因果的报应。因此深信观音菩萨的人，无论一举手一投足，都能与自然的妙理妙法契合，所以对我加害的人不但没有办法害到我，还害到己身。这是观音冥护显益的缘故。

观世音菩萨和我人利益关系大别有下列四种：

一、显护显益。是对观音菩萨的加护，信者立即感到利益。二、冥护显益。是虽然受了观音的很显然的利益，但是本人不曾觉悟。三、显护冥益。是并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利益，只是一心信仰观音菩萨的加护。四、冥护冥益。是受观音菩萨的保护和利益，而自己不明白。不用说人人希望显护显益的第一种。

「还著于本人」这句话的用意是说，我们人不可以存有一丝一毫害人之心，否则害来害去，害到了自己的身上。

苏格拉底说：「知汝本心」。迪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都是谛观自己纯真之心及其作用。本心倘不能清彻，自然落入了种种的烦恼妄想，得不到平安。「还著于本人」的本人应解作本心，就是说回到本人真正的心地。

总之，勿存害人之心是最要紧的事。俗语说得好：「咒人有两穴」，咒诅他人必然受到他人的还击，于是孤立无援，不容于世，将来受到凄惨的下场。但如能悔改前非，恢复原来本性，就又可重新受到别人欢迎。思想家佐藤一齐说过的名言：「以春风接人，以秋霜自诫。」是晓喻世人要以善为作人的根底，不论处于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环境，爱他人的心不可无，甚至人欲害我，我不恨他反而爱他，对于自己的行为要时时检讨和反省，惟恐有一点错失之处，能如此，就可化人生的丑德为善良，使我们快乐地共同生活在净化世界中。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蜿蜒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释义：或者是遇见了凶恶的罗刹和毒龙恶鬼等等的魔难，如果诵念观音圣号，那么仗著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那时他们全都不敢加害于我。倘使遭到凶恶的野兽包围住，露出了它们可怕的钢牙利爪，如果诵念观音圣号，那么仗著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他们就很快的跑开到其他的地方去。倘使遇到了蜿蜒和蝮蝎等毒虫，它们吐出来的毒气像烟火一样的燃烧到我们身上，如果诵念观音圣号，那么仗著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它们就会顺著声音自然地会回避他去。倘使遇到了大雷雨并且闪电，落下了冰雹以及不停的大雨，如果诵念观音圣号，仗著菩萨不可思议的神力，就会相应地即时云消雨散。

注解：「罗刹」解见前长行文中。

「鬼」是希求之义，希求是乞求的心，所以「贪」就叫做鬼。除了贪鬼之外，还有一种无明鬼，无明即是愚痴的心，又叫痴鬼。这都是妨碍我们善事的障害。

「毒龙」(本生)智度论十四曰「菩萨本身曾作大力毒龙。若众生在前，身力弱者，眼视便死，身力强者，气往而死。是龙受一日戒，出家求静，入林树开，思惟久坐，疲懈而睡。龙法睡时形状如蛇。身有文章，七宝杂色，猎者见之惊喜言曰，以步稀有难得之皮，献上国王，以为服饰不亦宜乎。便以杖按其头，以刀剥其皮。龙自念言，我力如意，倾覆此国，其如反掌，此小人物，岂能困我。我今以持戒故，不计此身。当从佛语，于是自忍，眼目不开，闭气不息。怜愍此人，为持戒故。一心受剥，不生悔意。既以失皮，赤肉在地，时日大热，宛转土中，欲趣大水，见诸小虫。来食其身，为持戒故，不敢复动。自思惟言，今我此身以施诸虫。为佛通故，今以肉食，以充其身，复成佛时，当以法施以益其心。如是誓已，身乾命终。即生第二忉利天上。尔时毒龙即释迦文佛是也。时猎者提婆达多等六师是也。诸小虫辈，释迦文佛初转法轮八万诸天得道者是也。」

「恶兽」即是从我见我慢而生起的心理状态，在众生的心中，好像有锐利爪牙相争的情形。尤其我们处在今日所谓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时代，宛然像有众多的恶兽包围著，人类互相猜疑欺诈，有一点机会就要排挤他人自己占上那位置，假若这时有人能念观世音菩萨平等的大悲心，则四海之内，皆我同胞，如手如足，相亲相爱，一切心中的恶兽和身旁的恶兽都会消灭了。

「虻蛇及蝮蝎」虻、蛇、蝮、蝎，这可以看作是一切毒虫的总称。虻，亦名虺，体长二八许，土色无文，有剧毒。蛇类甚多，有蟒蝮等。蝮，体长二尺余，头部三角形，颈细，鼻反钩，上颚两旁有毒牙，中空如管，其根部与毒腺相连，人被啮时，毒腺出毒液，由管牙而注入人体，体灰黑，有黑褐斑纹。蝎，蜘蛛类，形似蟹螯，体长五分许，色多黄褐，尾部有钩，甚毒。前面的恶兽，是譬喻的大烦恼，这里的毒蛇毒虫，譬喻的小烦恼。小烦恼若不注意，渐渐而成大烦恼，其害与毒蛇毒兽没有什么不同。因此法句经中说：「水滴虽微，渐盈大器，大恶本非大，由小而积成，若不轻小恶，则不致遭殃。」

「气毒烟火然」这是说毒气如燃烧的火焰一般——是形容虻蛇蝮蝎毒气的厉害，亦是形容人的嗔恚之火如气毒烟火一般。

「寻声自回去」是念观音而起心中本自清净的本性，把恶心一转时，一切可怕的罪恶，就好像在草叶上的露珠，遇到朝阳生起，自然的就会消灭了。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这是说一个明朗的晴空，忽然涌起了一堆乌云，雷声隆隆，电光闪闪，冰雹降落，大雨滂沱，那一种境界是多么可怕！我们的心和这个情形一样，本来心上是没有什么黑暗的，而光明朗照著，不料因一念迷云之生起，被你我他之念亦纷纷而来，则嗔恚的雷鸣，忿怒的电光，贪欲的冰雹，自暴自弃的大雨，都来苦我们了。但是只要在这紧要的关头，能持诵观音圣号，心机一转，云消雨散，朗朗心空，无不清净自在。

我们的力是相对的，观音的力是绝对的而且平等。故将把持著的差别这颗心，一转而向平等，即是把系缚于相对之心一转而向绝对的，这就是佛教的根本第一义。

讲话：首先讲到恶罗刹、毒龙、诸鬼之难。在长行里面已经说过罗刹是食人之鬼。所谓恶鬼，妨害善事，叫恶罗刹。

这一世界是猜嫉多端的社会，虽然是多行善事，但因世人魔难太深，亦难于补偿。比方说某甲努力精进，结果便得到了立身荣达。一般人因此说是长官是他的同乡才被提拔升迁，或说他的妻和

某长官有姻戚关系，甚或说他平日是巧言令色收揽人心，对上应付的手段高明，才得到了这样的高官禄位，像如此之类的诽谤不一而足，却全然忽略了实际上他的精进奋勉，不但在我国如此，在各国亦是如此。这些个说人坏话破坏人的名誉的就是现实中的恶罗刹、诸鬼、毒龙，但若反省再三，这些又何尝不是自我们心中生长。按精神上分析，心的半面是丑恶的恶鬼之像。平常我们画鬼总是颈上有角、口耳破裂，毛发卷屈，毗牙暴出，手脚生长著，尖锐的长爪又腰间围著狰狞的虎皮。实在是难看得很，实在说这正是心的丑恶半面的表现。又如我们绘画地狱的景像时，有血池中受难的亡者，有上刀山的罪人，更有在油锅里熬煎以及剖腹穿肠，赤足火海种种恶者，一切可怕的形像都是反映出我们人的心理作用。所以人心可说是一种修罗之巷，充满了憎恶之念，嗔恚之火，嫉妒之涡。无论男女老少莫不卷入这旋涡中彼此牙咬角撞，是众生的真实当体，可怜得很的。即以街头或画坊挂悬著的美人像，或是刚刻店里的裸体人缘，也正是美的背面表现出人间的丑恶，祇不过我人因愚昧自欺，不知也不去思想那反面吧了。

人间社会正像一个鬼畜社会，有许多鬼畜之道的人，充满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表面上用文化的装饰与设备，骨子里却是见不得人的。社会的文化似乎更昌明，而人类嗔恚之心、嫉妒之情以及憎恨的思想更形扩张。也就是说，毒龙恶鬼到处都充塞著，毒龙恶鬼就是存在我们的自心。倘使在我心涌现出这样的毒龙恶鬼时，赶紧要「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即是我心现出了观音的正义，由于观世音菩萨即是代表正义的当体，是以内心邪念自然会消散于无形。就外界情况而言，无论如何妖怪变异，也都化作了我心之物，乃至抱有害心的人，也可以纳入我的掌中。这就是欲加害却又不肯下手的意思。这也就说明了鬼可以化为佛，毒龙可以化为天龙。于是一天四海悉成为佛的净土，都能得达弥陀的世界。

关于毒龙之说，是释尊在印度当时，猛兽毒蛇生息非常之多，每年加害于人数目是相当多。即以现代一九二六年的统计而论，被毒蛇咬死的人每年有一万八千人，被猛兽噬命的有一千九百七十四人。其中被虎所杀的约近千人，被狼熊豹象鳄鱼等猛兽所杀有九百七十四人。以英国统治的当时尚且如此，可见释尊在世当时被害者更不知道有多少了。因此经文中时时举出毒蛇猛兽的可怖，这决不是释尊架空之论，而是以实例来说法。

一个人，一个社会乃至一个国家的存在，表面上往往受到种种的迫害灾祸，如事象上的毒蛇恶龙等等出现，而内里来说仍然是因有恶念妄执，怯于精神修养所致。在这一种场合，最好是诵念观世音菩萨，既可防害于未然，亦可顺化危害我们的敌人；这就是转祸为福，改恶使善，化铁为金，转迷开悟的大道，一切的一切都是系于诵念观世音菩萨的诚心。

所以归究起来，倘若能够真正一心信仰观音之力，而诵念以恒，就可以断除一切迷执，化迫害为幸福，这就是人生幸福的大道。而这大道是以智慧、慈悲、光明，及大勇猛心之母胎为基础。实施此一基础，可体现彻见我之本身亦即观音菩萨之化身。所以念彼观音力而得灵异之感应，其妙智即在于此。

释尊弟子中的富楼那尊者，是一名素负盛誉的雄辩家。他经常把释尊的说法广向世间宣扬。有一天，他面对释尊说：「从今以后，我想到无宗教之国，无佛教之地去弘扬佛教，请释尊允准。」

释尊立刻回答说：

「很好很好！你的愿心很伟大！我十分赞成。但是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像你所要去的地方，既

是无宗教无佛教的地方大多是落后地区，人民缺乏道德观念，多是凶恶浮躁之徒，你到那儿去传道，一旦蒙受种种的迫害，将何以处置呢？」

富楼那说：

「如果遇到那样的人，不论在何种情形下，我打算愈益精进的传道。」

「如果用石头瓦块来打你，用暴力对你，该如何呢？」

「虽然是以暴力加害我我并不害怕，如果用石头瓦块那还好，还没有拿刀杖，不过是一种恫吓，一种予我磨练的良机，我将感谢地接受。」

「那么万一他们用的是刀杖来威胁，又将如何！」

「我还是高兴接受，因为还算好，威胁而已，并不是拿刀来杀我呀，我还是一样感谢接受。」

「再进一步，如是用刀来砍你的脑袋，那时怎办？」

「那我也不讨厌，原来立志修道的人们，就是不离这观察五欲肉身。有的人还要用刀子，饮毒药自杀或用绳自缢，或跳楼毙命，何况他们用凶器杀我，反而使我从五欲的系缚当中脱出，我惟有更加感激和欣喜，很高兴地去接受才是。」

释尊至此露出欣悦颜色说：

「善哉善哉！富楼那！你的修道的精神很好，知道了如何去忍辱。只要你有决心和大勇猛心，确切不移的保持著它，那么你一定可以充份的弘通佛法。你现在可以去化导那些地方的人们，使他们未安者得安，未救者得救，未入涅槃者得入于涅槃。」

富楼那得到了释尊的许可，心里非常欢喜。第二天他就向目的地出发了。在当年一夏之间就获得了信者五百人，并且还建立了五百座伽蓝。

我们须要仿效富楼那的精神和毅力去传道布教。富楼那尊者信仰观音的神力，笃念观世音菩萨，在这大信仰心之前，毒蛇诸鬼种种迫害都可转化为琢磨自己的基石，按信仰的观点来看，这样境地这种磨练才是难能可贵的。

邪恶之念不是外来而是攀附我心，但若「念彼观音力」心中之贼自然可除，使我们得到完全的自由解脱。

其次说：「或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

从前，有一个名叫昙无竭的，他自小便出家做了沙弥。长大之后到了罽宾国，得到了梵文本的观世音授记一卷。当时国内遇灾难必定要念「观音经」以求菩萨护持免难。

一日，他往舍卫国，在森林原野被象群袭击，他急忙在旷野拼命逃奔，口诵观音圣号不已，于是，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出了一头雄伟的狮子，把象群惊散了。可是当他渡过恒河时，又遇到野牛追逐，他又诵念观音圣号不停，这时候天上竟然飞下一只大鹫鸟，把野牛赶跑，使他幸免祸害。这

就是被恶兽围绕念观音菩萨的神威引致，可以转危为安，以菩萨不可思议的力量使兽群疾走他去。

但若从精神上的理释，在我人心中每日不断发生诸如象、虎、豹，狼、狐、貉等等恶兽一般的情绪，各各是锐牙利爪使我脱身不得，可是只要愿力深宏信念坚定，无论外界内界的恶兽妄念不断来袭，还是能一一克服它们。

「虻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要知印度热带沙漠上赤足走路，往往会窜出毒虫啮人，在路傍被咬毙命的不知多少。有时委实也使人防不胜防。

南宋绍兴年间，余干地方有一个姓周的女人，当她出门在路途上见到了三条大蛇挡在路上，她便悄悄地从蛇上面跨过去，蛇怒追她，把她缠倒地上，这时候有乡人名叫龚黎臣的赶路过此见到巨蛇绕妇数匝卧在地上，他就高声合掌诵念观世音菩萨并持念大悲咒，奇怪的是蛇竟应声回头自行散去。以上都是事释上的说法。

在我们精神境界里，却不知蟠踞了多少的蛇蝎毒虫，试看像释尊那样的圣者，尚且要被提婆达多追逐狙击，譬如不论怎样的善人，但恶念却时常缠缚住他，可说是一种现实的讽刺。所谓心中的毒龙，全是由贪欲、嗔恚、愚痴而起，一不小心，就要被毒蛇之心完全吞噬掉。

净琉璃中有说：「此胸怀中，栖鬼栖神，非人、人非人。」人的心中不免有欲、惜、憎，爱等等之情，人被其囚缚，不但损人抑且祸身，结果是落得缠缚不自由和破身亡家的惨痛。

倘若我们见到人家做善事不由地嫉妒起来，我是看见别人显赫而心不自在，这时炎炎的嫉妒之火就不断在内心燃烧著，其势至为猛烈。这正是所说的：「气毒烟火燃」了。

要免除毒气，使人家不讨厌不憎恨我，我要有坚定不变的信仰心，那么虽然处在毒火烈焰之中，或者是山崩了海啸了，心却要镇定自若，安然不拔，任何外物亦不能侵犯，这是信仰的功效。

常常有些个人主义，大都流入了「利己主义」。这是说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大前提，别人如何可以不管。抱这样极端的自私的人可说和毒虫一类没有多大分别。这样的人怎么会信仰宗教的呢？原来他们多半为了谋求自己的福报才来拜菩萨拜佛。与其说拜菩萨拜佛，不如说他是在拜金。他的信仰内容全是站在功利方面，像这样表面也常到这间寺那间庙去参拜，内心完全以自利为出发点的人真是太多，信仰本来是最好的事，但是若拿出一元十元想要求得消灾安祥发财幸运等等莫大代价的话，一方面是证实欲望过大，一方面等于向佛菩萨行贿，而静等幸福的降临，这样的例子是不但不会有任何功德反应，更可说是愚痴到了极点。

真纯的信仰恒久的信仰是太重要了，纵令是一元一角的布施，只要出于报恩真诚的，即令不求，佛菩萨也定会赐他利益，因为他的行为实在是为除去自利的清净心为出发点，故此心中萌芽出的是清净因，当然佛菩萨也就会给予他福报和利益。

以无我精神去利益他人，则佛菩萨之道全然体现，这种自己证得的心境比什么都来得重要。

所以我们对日常的行为要时刻加以反省，一旦发现错误，马上正心正念，一心称名，使观音与我身合而为一。如此则外敌以及筑巢于心中的毒蛇妄念，宛如朝日之霜，会立刻融化掉。拜佛不代表信仰的全部，努力修养自己，务使自身修养与佛光加持两两相俟，就能确立圆满无缺的人格。就

是说在他力念佛的同时，仍要注意到自力的精准。能够如此做到，方是合理的信仰生活。

信仰是人间生活的原动力。它立于文化的第一线，有著不屈的力量。倘能立足于信仰的基础上，那么诸如国策大纲的确立，社会方向的决定，一家规准的建立和治身正行的参修等等莫不皆可达到顺序不乱以致圆满的地步。

现在再谈到「云雷雹雨」之难。从前科学未发达时，人们一直把雷电当作神来看待。传说中的雷公身背大鼓，用手敲击作响。现在科学家则证明是阴阳电在空中的中和现象，进一步人已充份懂得应用电气力量，造出电车、电灯、电话、电锅等等工具，服务于大众。这都是事释上的说明。

至于精神上的理释来说：我人的心本像那晴朗无云的碧空，突然遇到了某些事件，因而迷失了理性之光，由是阴云四布，迅雷烈风便自心头起舞，乱作一堆。比方说，在生气的时候，平素柔和的面孔就会一变而为凄厉的颜色，眼露凶光，正如心中鼓动了云雷。降下了冰雹大雨。于是互吵冲突相大，蔚成大波。社会上许多伤害凶杀案件，都因此而生，这真是愚蠢的悲剧，也说明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从心上起了一朵迷云，招致了日后的失败。

其实，人是高级灵性的动物，实在应当是亲爱和谐平安和好的相处，必须要做到爱亲爱子爱夫妇爱朋友，这也就是人的本来之相，只要心中不起疑云迷云，无论何时都是碧空明朗，天气良好。我们切不可轻动迷惘的心，以致引起风暴波澜。人的心要澄澈除了靠自己，别无依凭，所谓靠自己，实是信仰一途，而无其他道路。信仰的力是破除迷云的宝剑，也是斩断烦恼的宝剑；迷云除，烦恼断，自然恢复人间本来的真相，保得天清日丽的心境，这样就是观音的光明显赫出现在我们的心上。

如果一心诵念观音圣号，乌云雷电消失无踪，天气回复光风霁月，因藉信仰之力，心如明月，不起烦恼，又如平静潭水，一波不兴，这是无论什么难事都解除了，无论什么困难都不存在了，于是我们回到安适自在的环境，渡著有意义有理想的人生。这就是「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的道理。以上所说的十二难即是水难、堕须弥山、堕金刚山、咒诅、毒药、恶兽围绕、虻蛇、螻蛄、云、雷、雹、雨难，到此已经讲完。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释义：众生堕入到困难灾厄的环境里，受著无量痛苦的压迫时，以观世音菩萨的妙智之力，即能拯救世间所有的苦恼。菩萨是具有充足的神通力量，广修智慧方便之门来度脱众生。所以可说无论在十方哪一个国土地方，没有任何时间菩萨不能现身的。像地狱、饿鬼、畜生等恶趣，以及生老病死种种苦恼，菩萨莫不运用他广大智慧和方便法门，渐渐地使之全然熄灭。

注解：「神通力」神是妙用莫测，通是自在无碍，具足灵妙融通之功能，故曰具足神通力，神通力，成所作之智也。

「方便」智是实智，方便是权智，权实双运，故能妙应群机，历诸刹土。

「恶趣」总标之解，地狱以下所指恶趣，缺少修罗道。

「地狱」梵语那落迦，泥犁。译为不可乐，可厌，苦具。此狱依各地地下而立，故曰地狱。有八寒八热，十六游增，一十八层，因此乃有五百地狱之别。

「鬼」梵语薛荔多，旧译饿鬼，新译为鬼。娑婆论云：「有说饥渴增故名鬼，由彼积集，感饥渴业，经百千岁，不闻水名；岂能得见，况复得触？有说被驱役故名鬼，恒为诸天处处驱役驰走故。有说多希望故名鬼，谓五趣中，从他有情，多希望者，无过此故。」饥虚渴热故名饿，恐法多畏故名鬼。由其所造之业不同，故果报亦有胜劣，胜者，则为山林冢庙之神，药叉，罗刹，有威德者。劣者，则居处不净，不得饮食，常受刀杖之苦。

「畜生」梵语底栗车，为世人所畜养。或译为傍生，为傍行之生类。娑婆论云：「生谓众生，畜谓畜养；谓彼横生稟性愚痴，不能自立，为他畜养，故名畜生。」立世阿毗昙云：「由宿谄曲业故，于中受生，复说此道众生，多覆身行，故名底栗车。」

讲话：人从降生以至死的一日，可说都是处身于苦恼之中。说到这苦的根源，就是三毒烦恼。（三毒在以前说了多次，即贪欲、嗔恚、愚痴。）人们为了解决生活困难，就都要劳动，以工作来换取代价。如果人人能安分守己，满足于自己所求的衣食住行，不计职位的高低、待遇的多寡，自然可安然渡世而不忧愁苦恼了。无如人心不足，多半是对现状不满，并且羡慕虚荣嫉妒他人，为了增加生活费用而不断诉苦，看见人家避暑心中也想去避暑，腰中没有钱也要硬充门面，等到享乐过后，凄凉随至，少壮一无所成，老大徒感悲伤。心中的不平不满与日俱增，这种虚荣生活和无理生活，起因都是由于一个贪字。我们如果不能克服这个「贪」字，终究不能安住于善良的社会生活。是以，人倘不能从心底实际改革，就是离世远遁山林幽隐，而心中仍被世间俗事缠累，被忧患之风吹袭，仍然不得安宁，古人有歌云：「隐身难得逃忧患，世间只有万重山。」

又如身体虽然居住在庄严宏伟的殿堂，享受四时的美衣美食，然其心里倘不能免除贪欲，则其生活也就绝对不会愉快。甚至，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内，连坐著睡著都感到不平不满和不安。菜根潭说得好：「乐中乐非真乐，由苦中得来才是真乐」人世既然是苦的娑婆世界，当然有许多的不自由，只有获得心的满足，才能体见出真乐来。

因此我们先须认真思考，为了要离苦得乐，必须制住三毒，不要为贪嗔痴所迷而困惑，而苦恼、而奔命。我们应浸润于信仰生活之中，心中时时悬念著无量的醍醐味，天然的甘露水。我们倘能一心向著观世音菩萨膜拜信仰，贪嗔痴原来种种迷惑，一如霜逢太阳自必冰消瓦解。

在信仰当中不能存有疑念，信仰得真，心便清净，心若清净，观世音菩萨才能现前。

因信仰所得的赐予，是由于观世音菩萨的妙智力所致。所谓妙智力确是不可思议，即慈悲、智慧、勇猛，如以儒家的眼光看，亦即是所谓智、仁、勇三达德。把这妙智力适用到人生的环境，造成了成名成功的要素。世间最苦的是失败而不成功，成功不止是光荣，并且是幸福。但这种幸福还是从信仰得来。这就是「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的真义。

观世音菩萨如何为众生拔苦与乐，那就是：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世人对于观音神通力，也许会认为像奇妙的魔术一般，其实并不如此。

佛教里说神通力有六种，哪六种呢？一、天眼通，以自在无碍的智慧之眼，观察众生的方便，换言之，是了解他人的心。二、天耳通，不用眼看不用口说仅用耳听其音便察得其心。三、他心通，以我心感知他人之心。四、宿命通，是智通过去之事。五、漏尽通，是除尽烦恼之力，示现无量世界，使众生开悟。六、神境通，是向众生示现不可思议之力，得以自由自在地教化众生。

观世音菩萨依此六种神通之力与智慧方便，现身说法，济度众生。

这一段是在长行的后半问答中把普门示现再重颂一遍，本段就是总答案。这些神通力和佛菩萨力同是仙人婆罗门的行者们所欲求得的修业结果，所要把握到的力量。要之我们称其力为神力乃是在得究竟智慧之时，而自己不可探测得知的无碍的作用力，即是诸大佛菩萨的行为。所谓「通」乃是对任何事物都是自由自在的通达，这彻是神通力的解释。

诚然，我们一念信仰彻见菩提妙智之力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持有我身即是观音的化身的自觉。人们都具有这些共通的神通之力，也都可依据这些神通力广修智慧方便。可惜不知或不肯去体现，未修得吧了。

所谓方便在经文中是常见的字句，要之不外是为了贯彻自己的目的讲求种种的方便之法。方便又叫做权宜，或是权便，佛经又叫权方便。在佛教上的立场说，就是佛为度众生以种种权智施行种种善巧工夫，断惑解疑，使众生得到真理，这是转迷开悟最上的方便。

观世音萨以此神通力与方便智运用在：

「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在全宇宙的法界里，没有一处不是菩萨现身之处和度众之所。因此我们断言：观世音菩萨不仅是在寺院道场被安奉供养著，可说是在十方国土任何地方都是菩萨现身说法之地。

照这样说观世音菩萨既是遍开慧眼，到处现身，众生总该安心而无有恐惧了吧？事实却不尽然，缺乏信心的人们，仍然是得不到安心。倘如对观世音菩萨信仰心切，我身可与观音合而为一，那么观音亦可以为我父母为我妻子为我朋友，给我们足够的爱护与温暖，我便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孤单，不会寂莫，不会凄凉。所以我心常常怀有我与观音同在的信心，不但现世中安心幸福，即就未来世甚至永劫亦可得到永远的安心！

「无刹」的「刹」字，在时间上是「刹那」即一霎眼间，形容时间极短。在空间上说是「刹土」在这里包含了时间和空间的两样意义。

其次说到：「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

这是说三恶道，即是在以前所说的十界乃是佛以下的世界，即所谓之恶趣。这地狱、恶鬼，畜生的三恶道，并不是到人间世界以外去找，而是在我们的周围与在我们的心中存在著。

这三恶道是最痛苦的境遇，无论是在金殿玉楼之中，无论是在银行公司里面，只要心的方向一有错误，就立刻坠到地狱、饿鬼、畜生的凄惨境内。人生一念之差，则仙凡路异。心常扫除尘垢，保持清净，则心如菩提清凉之月浮出。

从前的人往往认为是神的子女，佛教则主张如有坚定信仰心，我人可由人成佛。

反观现代文化昌明，流出了各种新的思潮，然而在现代服装上却有半人半兽的流行装束，犹之历史上各国宗教塑像有半人半兽的艺术像一样。这种现象以佛教观点看来，就是代表人的迷心与悟心两方面。在人的迷悟心以上就是佛心，故人如按著修养的程序去做，是可以得成圆满无上的佛。只是人的迷心太重，故以这半人半兽的塑像，衣装可看出人的机智如何，不能不说是进步中的文明社会的一大讽刺，这也就是符合了佛教所说的「人身难得」，人心真是难度！

如有人说我们是半人半兽，我们一定会气忿不平，然只要静心想想，有时我人的言语行动竟是和禽兽没有多大差别，理性消失之时代之即是兽性，岂不是个活的畜生而已。如果不知觉悟，仍以此种心理度著兽性般的生活，这一世界自然也就等同地狱、饿鬼、畜生之道了。

「生老病死苦」在以前已经说过。人人都免不了受生、老、病、死四苦的压迫和痛苦。人的一生实在是太苦恼了，因为人的生理状态是随著时日而变化，忽老忽衰甚至忽死，谁能预料到明日的吉凶呢？然而人们却执著贪恋于现世的物欲，可说愚不可及。既然能明了有生必有老，有老必有病，有病必有死，就不可忽略任何一刻宝贵时间去追求免苦的方法以及除去心中对死亡的恐怖，要想解脱一切的苦难，只有把我心交给观世音菩萨，就可以达到「以渐悉令灭」的安心快乐的境地。比方来说，观世音菩萨是光明，我们若爱这光明的普照，则我们心内的地狱饿鬼畜生以及生老病死等等黑暗，都被明了地澈照了出来。而经常涵养光明的心境，天地法界一切的一切就无一不在佛法的光明中，使我们安乐自如地在生涯里，过著幸福的日子。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释义：观世音菩萨有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和慈观五观，我们要常常发愿学习和瞻仰他。他的无垢清净的光明，好像是慧日照破一切黑暗，能够息伏风火等等灾难，而发出普耀的光明照亮了这世界。他的慈悲的戒体，仿佛百雷的震动，他的慈悲的心肠犹如大云的张盖。降下了甘露和法雨，灭除了众生烦恼的火焰。

注解：「五观」即真观、清净观、广大的智慧观、悲观和慈观。此五观智也。观者，梵语毗婆舍那，体察妄惑，达观真理也。智者梵语阇若，了达一真法界，照彻无边众生之智慧。此五观智，前三观，显自利功德，后二观，显利他功德。真观，空也；观一切法，缘生无性，当体即空故。清净观，假也；现一切法，有而非实，随缘示现，尘劳不染故；又不思议假，三观具足，离三惑故。广大智慧观，中也；平等大慧，非假非空，即空即假，不即不离，而三而一，双遮双照，无偏无倚故。此之三观，或次第修，或不次修，无不皆以慈悲合运，故曰悲观及慈观。观音入甚深三观，观察众生，以同体大悲，拔众生苦，故名悲观。以无缘大悲，与众生乐，名为慈观。菩萨从初至于邻极，三观慈悲，未始离念，故令众生，常愿修此，常仰兹观，故曰常愿常瞻仰。

「灾风火」灾者小灾无量，大灾有三，所谓风火小也。火灾上烧初禅，以例无明火烧同居土。水灾上溺二禅，以例痴爱水溺方便土。风灾上吹三禅，以例妄业风吹实报土。今举其二而不言水灾，以其中例可推想而知之故。

「世间」世是迁留破坏之义。间是中隔界畔之义。世有两种，一是有情世间，即众生也；二是

器世间，即有情所依之国土。

「悲体」说法之身名为悲体。此身先以戒德警人，如天震雷，无物不尔。故曰悲体戒雷震也。

「慈意」菩萨以无缘大慈之意，加被众生，妙应群机，物无不覆，故曰慈意妙大云也。

「甘露」梵语阿密哩多，味甘如密，天人所食，长生不死，故亦名不死之药。罗什法师云：「诸天以种种名药，著海中，以宝山摩之，令成甘露，食之得仙，名不死药。」菩萨所说深妙之法，如天之甘露，众生受之，三惑焰灭，得证无生，故曰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讲话：这一段是意业普观的颂文。「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合起来是五观。即是分成五种观念。观的字义，如观察，但这是肉眼所不能见，是心灵的观察，能见而不能说。

是以，「观」是指的观世音菩萨一心向上，故此对无论宇宙人间的一切，都能一览无遗。在作用上来说，包含有闻的作用，味的作用，嗅的作用以及触的作用。我们的感觉是五感是器官的各别活动，但由以上「观」的作用来看，则五感总合为一个。即是「心观」。

关于五观，四明尊者知礼禅师有以下的解释：他说真观即是空观，清净观即是假观，广大智慧观即是中道观。天台宗旨即是以此为基础，谓之一心三观。一心有三种的觉法。更就五观作为教相家风来说，则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是自利的，而悲观和慈观则是利他的。

为了说明上的适宜，这里仿照天台的宗旨来说明五观。面先要说的是空观，即是以此宇宙世界是「空」的观法。可是真空并非是离开差别之姿的空。真空无相，简而言之，森罗万象瞬时而非常住，在不断变化是不论分秒年月。如此世界并无常住之物，而我人却以为是「有」，岂非是错误的想法。

其次说的是假观，此一世界虽然是任何物都在不断变化流转，然并非常住。我们用耳闻听，以鼻嗅香，拿舌尝味，身体感觉著寒冷热，意念思考无限的景象，以此六官六识来看事界，世界是确实存在为有，不过如进一步探讨，虽是存有但不永久，并非常住的存在，当然是假。

我们言空是平等的看法，言假是差别的看法。这好像盾的两面，是一体两面的东西；离平等即无差别，弃差别亦无平等。在空之上来看万象的姿态，虽有种种的不同，但这只是现象界为混杂纷乱状态，而其根本则真实不二。只不过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由佛教来说都是基于因缘而生。除去因缘，则一切都是真空。虽是如此的思考，把此世界只看为空则是偏向于一方，或只看为有则仍偏向于一向。实则即非是空亦非是有，所谓平等不离差别是宇宙的真髓。故看任何事物我们不妨持这样的看法：「有见为无，常为水中之月，未见为有，常为水中之月。」空亦非空，有亦非有，这种观法即中道观。换句话说，就是有即是空，空即是有的世界观。在此空假二观之上的观法，就是广大智慧，这就是中道观的解释。

空、假、中三谛所照的三观，现在我们心中存在著，不过是刹那间的作用，故称为一心三观，亦即最彻底的世界观。

人心是多方面的，譬如登山，到达顶峰的道路多条，登上山峰的人所站角度不同，对山的看法就各各不同，但山的本来面目是并未变更的。研究道理也是一样，在平等的立场来看，和差别的立

场来看，则大异其趣；虽然真理只有一个。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是由差别方面来看的，而其各各之观，不过都是「悟」的境涯。至于慈观悲观则不过是把利他的慈悲分为二者而已。

慈观是与乐，悲观是拔苦，拔苦和与乐不是什么个别之物，自己得悟而及于他人，这就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以这慈悲之愿救渡世间众生，使之无有遗漏，这就是悲观与慈观。

五观实际也不能强把它限定为五个，扩而言之，可推广为无量无边，正如观音的三十三身，不过是方便的说法，观音菩萨可以有无量无边的化身。

我们常常发愿瞻仰菩萨的德行，菩萨的无所不包的慈怀与化身，应当也持有无念无想使心对空，从彻底的观想中使「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皆是自身之觉照，这样的自觉便是使观音与我合而为一。这就是古人说的：「我心如一面光明镜子，花来即现花，鸟来即现鸟。」真理是没有自性的，随缘而现出种种不同现象，这就是佛法的真髓。

复次说：「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慧日是智慧的日光，诸闇是各种的烦恼。风火是众生污秽之心所起的迷火罪恶火嗔恚火，被狂风吹动的风火之灾。

所谓「无垢清净光」是综合五观来说。人在婴孩之时，心中没有一点污秽的思维，可说完全是纯真的，但渐渐长大了心也就渐渐污秽了。虽是如此，但因人人都有纯真的本性，如能反省修养，仍然可以回复到原来清净纯洁的真面目。

礼拜观世音菩萨的最大目的，便是要使我们原有的佛性恢复，使彻悟的光辉映照起来，这就是慧日的光明。光明既出，一切黑暗自然遁迹。大智度论中说：「往昔有化者，为闇者所追出，朝夕追赶不去，但有人持炬火束，则闇者立即消去。」

所谓闇者，不但在物质上存在，并且也在我人精神界中存在，如前述的饿鬼、畜生等等境涯，都是由闇所生，一旦见到炬火电光，就会消灭于无形的。

更如迷火嗔火罪恶火等，不断地在我人心底燃烧著。于是产生焦灼不安烦恼不已的心理，加上狂风暴雨的进袭，这火水的威力，实在使人不堪忍受。佛教认为火是达于色界初禅天时的灾难，水是达于第二禅天时的灾难，风是达于第三禅天时的灾难。

禅天在三界之中的欲界共有六天，无色界四天，色界十八天，当达到色界第三禅天时，风火水的灾难是很猛烈而可怕的。

诚然，风火水的灾难，其力量适足殃毁灭人类的世界。当它在我们心中狂暴吹卷之时，一切善根功德都被破坏了。这些灾害的根干不外是贪欲、嗔恚、愚痴，我们欲折伏这些威猛可怕的灾难，除了求得清净之光别无他道。这清净之光是遍照于世间，同时也是不分昼夜映照在我们心内。太阳之光只能映照地球于昼间，但清净之光则昼夜无间，光辉恒照耀著。照明了一切障碍和事象。

物质之光所照耀的范围有著一定的界限，只有无垢清净之光是普这照破了物质与精神两界。按道理说，它是日夜不分眇域方位地普照，进一步说，却是要人人能依它返回原先纯真的面目。纯真的面目是光明而圆融，没有任何恐怖黑暗的余留，故说：「能伏风火灾，普明照世间。」如欲持有

无垢清净之光，只有依靠真诚诵念观世音菩萨，从心的废墟中重建我们的堡垒，从无限自觉中使心之光辉重耀！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这一段所讲的悲体和慈意实是对照之词，悲体是拔苦，慈意是与乐，但二者根本是一体，即就是把慈悲分成心与体二者来说明的。

这一慈悲的身体，按理说我人与观世音菩萨是共同持有的。纵令身体垢秽，敝衣破帽，但如有了观音慈悲的表现之自觉，则「我」实是庄严不过的。因此我们即使不装饰肉身，却必须要庄严宿于肉身中之精神。

慈悲之身应当怎样去装饰？那就是以佛的戒法，即所谓「悲体之戒」与「慈意之妙」。即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之体与慈悲之心。也就是说有身之心，有心之身，身心本合为一。在此一慈悲体之上，观世音菩萨以佛的戒法为装饰衣著。我人只有一心诵念他，使我们自身操持严戒，防非止恶！更进一步令他人也如此，就像是百雷的震动能摄伏万物，灭尽一切罪恶；同时心中的慈霭，是要除了自己能离苦得乐外，还要令人家也得到快乐而无烦恼，那种慈爱及于他人的心理，就像是天空布满了和霭的慈云一样。天上的云是无限的，数之不尽，我人慈爱的心也就无限无量。

密布了慈云，就降下法雨似的甘露了。

甘露是诸天不死的神药，可以滋润万物。因此「澍甘露法雨」来滋润世上有情万物，使灭一切烦恼，这里说的甘露是比喻菩萨所说教的真理，真是人间至宝，世上罕物，如果有了它，烦恼的火焰是一定能得熄灭。

前面说的「悲体戒雷震」是身的说法。「慈意妙大云」是意的说法。「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是口的说法。观世音菩萨的身口意业，是难以形喻的大慈悲大自在，是真正平等无差别心的要赐予一切众生以快乐以幸福，所以我们如果要打破妄想欲念，种种障碍道心的思想，应当立刻诚恳持诵「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当下烦恼的火焰随即熄灭于无形，而获得永恒的安心。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怒悉退散。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释义：如果有人因诉讼之事打起官司来，有了争执和麻烦；或者是在战场上打仗时遇到种种可怕的畏险，只要能持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藉菩萨的神力，无论任何结怨灾害都可以消散殆尽。观世音菩萨的音声美妙清净观世音应，其梵音如同海潮的音声，胜过世上任何音声。所以应该常常念菩萨名号连续不断，精勤不懈，不要有一丝一毫的怀疑。观世音菩萨确是一位清净无垢的大圣人，在众生苦恼死难之中，作众生的依靠。他具有一切无上的功德，用了慈悲的眼目观察众生的一切。众生获得菩萨的恩佑之福积聚至广，菩萨的恩德诚如海水那样无量，故此人人都应当发虔诚心一心一意来向他顶礼膜拜。

注解：「诤讼」犹言争讼，谓争辩曲直于官吏也。

「军阵」军中战斗，或长枪对击，或短刀相接，惊险万状；处核子时代的今日，武器犀利，一弹爆炸，万民遭殃，其惨更甚！倘称圣号，仗慈力加庇，则众怨应声退散也。

「妙音」菩萨说法，音声美妙，不偏空有，真俗圆融，故曰妙音。

「观世音」以妙观智，彻照世间，凡有称念，无不普应，名观世音。

「梵音」演无上法，音声清静，微妙难思，闻者欢喜，得净妙道，故曰梵音。

「海潮音」以无缘慈悲，应机说法，要不失时，名海潮音。

「胜世间音」所说妙法，遣九界情，照众生音，超二世相，是故名为胜世间音。

「净圣」观世音菩萨在久远的过去，已早成佛，名正法明如来。为了济度众生，才倒驾慈航，是教化此娑婆世界的一位清净无垢的大圣人。

「依怙」依者倚也，怙者赖也。

讲话：自古以来，人与人间为了争权夺利，总是不能和谐相处，动不动就兴讼诉，打官司，引起无谓的争执，发生很多的不幸。官处是指的法庭，裁判所。

人与人相争，国也与国相争，世界不能和平，战争无法避免。军阵是指前线，前线自是尸骨遍野血染成河，想起来都会令人毛骨悚然。

俗语说：「官司十打九输」，告讼的事劳命伤财不过。至于到前线战争自亦凶多吉少。故此无论是打官司或是打仗，你倘能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就可获得慈佑履险如夷，化凶为吉。

其实如果每个人能顾念到同胞之情平等之心，就无须闹上公庭，一切大小事情莫不可以和解的。两国交锋，都是因为双方利害冲突而起，如果彼此都有容忍的心胸，也可以用谈判方式和平解决，避免动用干戈致使生灵涂炭。所以世间上的事，并不是一定不能通融解决，事在人为，就是看彼此有没有信心诚意，是否能为他人著想，如果能想得远，有正确的信念，就可以消除双方的仇怨了。以上就是「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怒悉退散」的意义。

其次是「妙音观世音」以下诸句。这音声也分作五种，就是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和胜世间音。这都是形容观世音菩萨的说法清静和美妙。

凡是我们眼前所见耳里听得的一切，可说都是观世音菩萨的音声，如风吹松声，波击岸响，水流之声，雨落之音等等，莫不是观世音菩萨说法之声。苏东坡居士说过：「溪声即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以人。」溪川之音，满山红叶可说都是观世音菩萨说的八万四千偈的法门，也可看作是观世音菩萨的应现。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坐而观见观世音的智声妙音。这一音声也可以说我们心内的音声，能够窥见心声，即令是耳根不闻，也可以自内心观见其音声。明乎此，就能得到启悟，亦即可得安心。

所以，要了悟此观音的微妙之音声，亦即是对我人自己的心声闻得与否为依据，可因此判别是迷或悟。如果未得闻心声即是未能开心眼，故此只是见闇而不见明，沉沦在痛苦中摸索不到光明。反过来说，如果能观得观世音的微妙音声，人生的黑暗尽除，没有任何障碍或困难，身能无拘无束，心能快乐逍遥，这就是真正的人生的幸福！

「观世音」乃是听的世间之音声。观即是觉，觉即是佛。世音是境，境即是如来。所以大灯国师说用耳可以看，用目可以听，大灯国师称咏观世音菩萨的诗句：「耳见目闻无疑处，檐前玉水自成滴」，甚至连檐前的水珠可以自己成滴，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

「梵音」是清净之音，一度得闻妙音观世音，则世间无论怎样淫猥之音，污浊之语以及爆鸣之响，都可以因自己信仰与修养之信心力量使之净化，也都可转而为大雅之音，这就是梵音之意。

「海潮音」海当满潮的时候，发出来的音响，是雄壮的，澎湃的。观世音菩萨说法是千变万化，一般众生依据这千变万化的说法，得以享受一分开悟的利益，踏入信仰的初步，进而蒙受种种利益，乃至可以了生死，得解脱大自在。

观世音菩萨的说法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所以有所谓三十三应身和十九种说法，他的功德实在如大海般的深远，所以被称为「胜彼世间音」，意即是世间一切音声之中最最殊胜，可以转所有俗音世音化为转迷开悟的妙音。

因为这种缘故，我们要持念精进，丝毫不生疑惑，所谓「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

人类多疑之心是与生俱来的，一般不明佛法的人，往往会怀疑观世音菩萨究在何处？他说法的声音如何听得见呢？存有这样怀疑心的人很多，这是因他们心中没有信仰，心胸狭隘起了分别心，就生出疑虑。可是倘若我们能打开心眼，就可以明白观音的音声形态遍布在法界之内，宇宙之间。故此如能时常诵念观世音菩萨，敬谨礼拜，纵令生死大事临头，也不会起惊慌狼狈，心中随时都平安著，遇任何急难皆能泰然处之。

再说到「观世音净圣」，净圣与佛是同义。观世音菩萨为何可称为佛呢？正如以前说过的，观世音菩萨早已成「正法明如来」，只是为了要济度群生，才宁愿降等为菩萨来观察这苦难的世界，故称他「观世音净圣」。

「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依怙就是依赖，这是说众生遭遇到大难时，观世音菩萨就是众生最好的依靠，众生因观世音的救助而脱难，而得救。观世音菩萨是那样的慈悲，那样的伟大，他的功德是不可胜数，他对众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所以称他「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了。

诚如佛说：「三界皆我有，众生皆我子」观世音菩萨视众生也是那样，看作是自己的子女一般，他以慈悲的眼看待众生，众生也就如同子女依赖母亲一般依靠菩萨。观世音菩萨既具足一切功德，所以其功德是具有无限的幸福，众生受到的施与的福德就象海水的无量广大，把这作为穴定精神的基础，我们应当一心归命，向他顶礼，报谢菩萨的大恩大德。「是故应顶礼」是结语，即要我们因为上面听说种种的道理，崇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释义：这时候持地菩萨，就从座位上起立，向前躬身对佛陀说，「世尊！假如有众生，听闻了这观世音菩萨品，这令人能得自在的，且示现出神通显益的是伟大，闻法的人的功德也是不少吧！」佛在演说此一普门品时，听众中八万四千的众生，都由衷地发出了无等等无上正等正觉的心

来。

注解：「持地菩萨」持地梵语鞞陀罗，往昔平世界地，因了心地，遂持本悟圆悟藏心，故名持地。楞严经云：「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于闾闾处，要人擎物，我先为擎，至其所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毗舍浮佛现在世时，世多饥荒，我为负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被于泥溺，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义疏记云：「宝云经云：菩萨有十法，名持地三昧，如世间地：一、者广大，二、众生依，三、无好恶，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种子所依，七、生众宝，八、生众药，九、风不动，十、狮子吼，亦不能惊，菩萨亦尔。」

「自在之业」观音为调伏十法界众生，示此三业，慈悲力润，随感受生，不为烦恼所累，故曰自在之业。

「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即指以上满二求，免八难，三十二应游法界，十四无畏济群生也。

「无等等」梵语阿娑摩娑摩，译最胜最上，无类可类故。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所得之智慧也。阿耨多罗，译为无上；三藐译为正等；三菩提，译为正觉。无法可过，故云无上；理事遍知，故名正等；杂妄照真，故名正觉。发是大心，愿成佛道，故云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讲话：「尔时」就是这时，也就是指释尊回答了无尽意菩萨的问话，作了应该崇拜供养观世音的结论后，持地菩萨却「即从座起」从大众的坐位中起座，走向佛前说话。这位持地菩萨就是地藏菩萨，在宝云经中说有持地菩萨的十法，叫做持地三昧。地藏菩萨具有此十法功德。

持地菩萨是这样向佛说的：

「释尊！如果有众生听闻了观世音菩萨所说的法，因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功德以及他的神通而不可思议的力量，就可以免七难三毒，得到幸福满足了吧？这何尝不是源于菩萨自由自在活动之业，何等的伟大！闻得此法，功德莫大啊！」这是持地菩萨立于作证者的地位，证明观世音的慈悲及其威力，任何众生闻法得益。于是听闻此广大无边功德说法的八万四千众生，都发出大菩提心来。此即是：「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八万四千众生，是代表多数之意，其实是指人们心中的无穷无休的烦恼妄想，在我们烦恼心里，不知真如之心的可贵，只要我们领悟观音的微妙法门，就可以转烦恼妄想为慈悲智慧，而得开悟。

「无等等」是无上无比之义。换句话说佛乃三界大导师，其上更无有别法，所以称为无等等。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译为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是无上，「三藐」是正等，「三菩提」是正觉。这就是说再没有比这更上的正觉，也就是佛的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梵

语，略称之为：「阿耨菩提」。般若心经幽赞卷下中说：「阿谓之『无』，耨多罗谓之『上』三谓之『正』菩提谓之『觉』。」翻译成中文便是无上正等正觉。

听闻了微妙可贵的观音普门品，大家都欢喜地发出无上正等正觉的心，过去任何心都隐没了，代替的是佛心，自然前进是一片佛的光明！

本经讲话到此完全终了，我们听闻了这样微妙的法音，览阅了如此宝贵的字义，领悟到的，研修得来的，希望也是得无上正等正觉的心，以佛心去洞悉一切咎失，使阴闇永离，痛苦永除，再没有执著，再没有烦恼，从佛法的光明中迈向康庄的大道！祝福各位！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淺說（淨心法師）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浅说

净心法师

民国五十四年于高雄凤鸣广播电台播讲

甲一 经前提要

乙一 契机的教典

观世音菩萨，是和我国的众生最有缘的。因此，我国的民间家庭里，供养观世音菩萨圣像的人很多。尤其在台湾，只要是烧香拜拜的信者，其家庭的厅堂，大部分都供奉观世音菩萨的绘像。虽然有的不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而称呼为「观音妈」，可是从家家户户都供养观世音菩萨这一事实来看，足以证明观世音菩萨，是和我国的众生最有缘的！

因为在我国，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人很多，所以礼拜观世音菩萨的人多，诵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人也很多。只要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可是观世音菩萨怎样救度众生？我们要怎样祈求，才能得到感应呢？关于这种道理，也许还有很多人都不明白。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说明观世音菩萨感应的道理的。我想这种道理，凡是信奉观世音菩萨的信众，都必须了解的。所以我现在就来解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内容吧！

乙二 佛教的要义

在要讲解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之前，须先一提的就是，佛教是什么？因为凡是信奉佛教的人，必须明了佛教的根本原理，把握著佛陀的根本精神。然后，依之信解修行，才能达到学佛修行的真正目的。如果对于佛教的原理，认识不清楚，就会曲解佛教，错误修行，走入邪途，愈陷痛苦深渊，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然而佛教的要义是什么呢？现在分为五点来解释：

第一、佛教是否认有「创造神」的宗教 创造神，就是有一种宗教，是主张宇宙人生，万事万物，都是由神所创造的。印度的婆罗门教，主张人类是从梵天所生的，耶稣模仿这种学说，也主张世界和人类，都是上帝所创造的，这就是创造神主义的宗教。由这神创造的学说，就演变成为神权的思想。以为世间的一切，既然是由神所创造的，神就是万能之主，他既能创造万物，当然就可支配万物。因此，神要你怎样，你就得怎样，人类的一切，都要听从神的安排，自己是做不了主的。这种思想是君权主义的思想，已经不适合于民权主义的现时代了。

我们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最反对这种学说的。依佛陀智慧的观察，宇宙人生是由心所造，而不是有个「创造神」所造成的。依佛陀的教法，有情的众生，固然是由心所造，而外界的山河大地，也是由心所造成的。而各个人的身体，是由各人的别业所成，山河大地的世界，是由众人共业所成的，所以佛教处处主张一切法唯心的道理。这一切法唯心的道理，也就是自由的思想，因为你要上天堂，或要下地狱，是由你自己的意志而决定的，其中并没有支配者，和创造者。

佛陀虽然能揭开清净安乐的理想国土，和污浊苦恼的现实世界，以唤醒人类的注意，比较和选择，并指示你趋向清净安乐国土的方法。但必须由各人去选择，发展自己的意志去实现，佛陀是不能支配你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因为一切都是唯心所造的，所以每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无论要下地狱，要上天堂，甚至要超出三界，享受涅槃寂静的快乐，这唯有自己去选择，去实现了。

第二、佛教是主张平等教义的宗教 平等是差别的对待。佛陀当时的印度社会，对于种族阶级的差别是很严格的。佛陀的发心出家、修行、创立佛教，一方面也是以打破四姓差别的阶级制度为动机。所以佛陀成道之后，就提倡「四川归海，同一盐味，四姓出家，同一释氏。」的平等口号，以打破当时四姓差别的阶级制度。佛陀所提倡的平等真理，不但是人类种族的平等，乃至提倡了一切众生都有佛性，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众生和佛没有差别的平等真理。这种彻底平等的真理，是其他的宗教所没有的。其他的宗教，如果其教徒妄想要成为和教主一样的地位，那就犯了天大的教规了。可是，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却大声的疾呼：「一切众生都有佛性，有佛性者都能成佛」，并希望愚痴的众生，都能反迷归悟，赶快成佛，然后，与佛并坐，与佛并行，与佛同样的享受不生不灭境地的本地风光。佛教所主张，佛与众生平等的真理，和他教主仆的差别，真是天渊悬隔，不可同日而语！

第三、佛教是大慈悲为本的宗教 慈悲是与乐拔苦的意思。要使人得到快乐，要拔除人家的痛苦，这就是同情恻隐的心理，这同情恻隐的心理，在佛教叫做慈悲，在儒家叫做仁，在基督教叫做博爱。佛教的慈悲，儒家的仁，基督教的博爱，在含义上虽然相似，而在分量上却有差别。基督教的博爱是「信我者昌，逆我者亡」，这种博爱，未免太感情太自私了。孟子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种对于禽兽的同情恻隐的心理，也是很肤浅的。佛教的慈悲，是不分有缘无缘，也不分大的动物和微细的昆虫，都把他们的看待像自己一样；他们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要使他们澈底离苦得乐。这种无缘慈，同体悲的慈悲心，才是大慈悲的心理。佛教主张戒杀放生，乃至蝼蚁之微，也不得故意杀害。这种普遍惠施与一切众生的慈悲心，就是大慈悲的心理。而且佛陀的教化众生，是要众生断烦恼了生死，得到不生不灭的究竟安乐的。这种拔苦与乐是彻底而永远，不是肤浅而短暂的。所以佛教的慈悲，从空间来说，是无边的，从时间来说，是无限的，这种慈悲，才能称为大慈悲。佛教是本著这大慈悲的精神，来为人群谋福利的。

第四、佛教是理想超然的宗教 理想是现实的对待。依佛陀智慧的观察，我人现在所居住的世界，是痛苦秽浊的，可是离开这痛苦秽浊的现实世界之外，还有安乐清净的理想国土。这安乐清净的理想国土，就是诸佛圣人所证到的涅槃境地，这种超然现实的理想境地，是可以实现的。佛陀之所以教化众生，就是要众生离开这痛苦秽浊的现实世界，到达安乐清净的理想境地。所以说，佛教是理想超然的宗教。

第五、佛教是主张自觉的宗教 自觉就是自己智慧的觉察。依佛陀的教义，众生之所以会堕在这污秽痛苦的现实世间，就是因为没有自觉的智慧，迷惑颠倒，造诸恶业所致。所以想要从这苦恼的现实世间，趋向安乐的理想境地，不是求神的赐与，而是必须以自觉的智慧，消除迷惑颠倒的心理，改善自己的行为，才能达成，所以佛教是最重视智慧的。有智慧的觉照，才能实现理想的安乐境地，所以佛教是主张自觉的宗教。

上面已经把佛陀的根本精神，和佛教的根本原理，分为五点，简单的解释好了。根据这五点意思，大家就可知道，佛教之所主张：吾人身形的美丑，环境的优劣，都是由自己的心所造成的，而

且人人都有个灵觉的佛性，人人都可成佛。佛陀看著众生迷惑造业受苦报，就发了大慈悲心，普遍而彻底的救度众生，要众生实现理想安乐的国土，并启示从自觉中，去离苦得乐的道理。大家知道这佛教的根本原理之后，就得端正自己的内心，创造优良的身境，并启发自己佛性，发扬本有的良知，为实现自己理想国土，为使一切众生，实现理想国土而努力！

乙三 本品的宗要

古来的大德讲解佛经，都先将经中的要义，提纲挈领的介绍出来。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天台宗的五重玄义，贤首宗的十门分释。可是这种五重玄义或十门分释，要解释起来，既深奥又费时间，所以现在就不采取这种方法，而简单地介绍这部普门品的宗旨要义。这部普门品的内容重点，大致可分为三点来解释：

一、显观音宏愿 观音宏愿，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大誓愿。这部普门品的经文内容，就是显示观世音菩萨的广大誓愿的。本品经文记载观音菩萨，能解救三灾、四难，除三毒、应二求，乃至随类现身说法，这都是菩萨果上利他的德行。可是「以愿引行，以行填愿」，必须要有利他的誓愿，才能引发出利他的功行，并以利他的功行，来完成利他的宏愿。所以这部普门品所记载，观世音菩萨救度众生的道理，也就是显示观世音菩萨的宏愿。

二、明菩萨神力 神力就是神通的力量。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力量，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在这部普门品里，世尊回答无尽意菩萨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段文的意思就是，很多的众生同时受苦，同时祈求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菩萨，也同时能救度无量众生的苦难，这就是说明观世音菩萨，神通力量不可思议的道理。

三、示感应胜缘 感应胜缘就是观音菩萨有求必应，广大灵感的殊胜因缘。这部普门品所记载的救度众生的事实，或冥中加庇，或显身救度，只要你肯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都能感得菩萨救度的应验。而且即时就能得到感应。只要你肯称念菩萨的圣号，即时就能得到感应，这就是显示观世音菩萨感应的殊胜因缘！

乙四 本品的利益

上面已经把这部普门品内容的大要，介绍出来了，大家对这部普门品的内容，必定有个大概的认识了。可是知道这部普门品的内容，又有什么利益呢？对于研究了知普门品的利益，也分为三点来解释：

一、知普济沉沦 普济沉沦就是普遍救济沉沦的众生。在这部普门品里，说明观音菩萨，冥中感应，或现身说法，在一切时一切处，救度众生，使众生离苦得乐，这就是菩萨普济沉沦的事实。我们凡夫，都是沉沦在生死苦海中，而日夜受著种种苦恼煎迫的。在这茫茫苦海中，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依怙者！大家知道观世音菩萨，是普济沉沦的，那就得赶快登上菩萨大慈悲愿的舟航，接受菩萨的救济！

二、令称名得益 称名得益就是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能得到感应的利益。观世音菩萨是普遍济度众生的。他对于众生，没有怨亲之分，也没有贫富贵贱之别，可是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才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大家知道称名得益的道理之后，就得常常

虔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祈求观世音菩萨的救苦救难！

三、启吾人兴慈 兴慈就是发起慈悲心。在普门品里，记载著观音菩萨救度众生的道理，这就是阐扬菩萨慈悲的心肠。我们研究了知之后，应该要启发本性的良知，发起大慈悲心，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发愿救度众生才对！也唯有以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为自己的心，以观世音菩萨的宏愿为自己的志愿，效法菩萨，行菩萨道，救度众生，才能达成信仰观世音菩萨，研究这部普门品的真实意义。

甲二 解释经题

【妙法莲华经】

这部普门品，应该名为「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妙法莲华经一共有七卷廿八品，这部普门品是其中的一品。因为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中的一品，所以对于妙法莲华经的经题，也必须弄明了。

一般解释经题，都分为「别题」和「通题」来解释。「别题」就是各部经各别不同的专有名称。这部经的「妙法莲华」四字就是「别题」，因为「妙法莲华」四字，只是这部经独有的名称；以这妙法莲华四字，拣别不是其他的经，所以叫做「别题」。「通题」就是通用的名词。这部经的「经」字，就是「通题」。因为「经」之一字，是通用的。凡是经藏的教典，无论是金刚经、弥陀经、药师经……，都叫做「经」。这「经」之一字，是通用于一切的经典的，所以叫做「通题」。

现在先解释本经的别题——妙法莲华。妙法莲华又要分为二段来解释：一、「妙法」，二、「莲华」。先解释「妙法」。

妙法二字是法——真理。「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佛法的真理，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议，是甚深微妙的，所以叫做「妙法」。这微妙的法，就是：「佛法」、「众生法」、「心法」。叫做「佛法妙」、「众生法妙」、「心法妙」。

佛法妙——佛法就是佛陀所亲证，至高无上菩提的真理。这至高无上的真理，是甚深微妙，不是菩萨罗汉所能了知的，更加不是凡夫知见所能臆测的。法华经上说：「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这就是说，唯有证到究竟佛果的，才能彻底了知诸佛所证甚深的妙理。因为佛法是奥妙的，所以叫做「佛法妙」。

众生法妙——众生虽然迷而不觉，而受生死轮回的痛苦，可是众生本来具有佛性，而且这佛性，虽然被埋在众生的尘劳烦恼中，也没有失去。当佛陀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的时候，很惊奇的说：「奇哉！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就是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真理。法华经上佛陀说：「我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为开示悟入，众生佛之知见故，佛现于世。」这就是说明佛陀之出现于世间，就是为的要启发众生本具的佛性，使众生也能觉悟成佛。众生虽然在迷，而有灵觉的佛性，这唯有大智慧的佛陀，能彻悟这道理，能启示这真理。这种真理也是很奥妙的，所以叫做「众生法妙」。

心法妙——心有「肉团心」、「缘虑心」、「真心」的差别。这里所说的心，不是指吾人身中的肉团心，也不是日常分别缘虑的妄想心，而是指人人本具的真性，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众生本具

的佛性。这真心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约时间说，它是过去无始，未来无终的；约空间说，它是横遍十方，不见内外的，而且也是超物质而存在的。它是人生宇宙的本体，十法界一切诸法，都是依它所现。经上说：「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因为一切都是唯心显现，所以要下地狱也是由心，要上天堂，也是由心，乃至要成佛作祖也是由心。这颗心能造天堂，能造地狱，乃至能成佛作祖。诸佛的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所以叫做「心法妙」。

「妙法」虽然分为佛法妙、众生法妙、心法妙的三种意思解释，可是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心法之妙」。因为这一心之法，众生和佛都是具足，而且本来平等，在圣不增，在凡不减的。诸佛悟了这一心之法，就成佛，众生迷这一心之法，就沦为众生。真心是人人本具的，只因迷悟之差，就有「众生」和「佛」的分别。在这部法华经，就是佛陀兴大慈悲，赤裸裸地启示众生心中的一真如心，要使众生都能了悟这本有真心而修行成佛！

莲华二字是譬喻，因为「妙法」二字的道理，很深奥而不容易了知，所以就以「莲华」来譬喻，以便于了知「妙法」甚深的道理。这「莲华」有「当体莲华」和「譬喻莲华」的两种意思。

当体莲华——「当体莲华」就是「花果同时」的譬喻。以这花果同时，譬喻「因果同时」的道理。莲华和其他的花不同，其他的花，是花谢了才结子，可是莲华是正在开花的时候，莲子就在花瓣中了。花瓣和莲子，是同时而有的，叫做「花果同时」。以这「花果同时」，譬喻众生的因心，就是佛地的果觉，因心与果觉同时具足，因果同时的道理。可是详细的说来，众生的因心不但具足佛地的果觉，乃至具足著十法界诸法。一念嗔恚心起，就是地狱的因；一念贪欲心起，就是饿鬼的因；一念愚痴心起，就是畜生的因；一念嫉妒心起，就是修罗的因；一念修五戒的心起，就是人间的因；一念修十善的心起，就是天上的因；一念修四谛的心起，就是声闻的因；一念修十二因缘的心起，就是缘觉的因；一念修六度的心起，就是菩萨的因；一念修一乘实相真理的心起，就是究竟佛果的因。一念心为十法界之因，而结十法界之果，受十法界之报。虽然报应是在未来，可是当你一念心起，或善或恶，已经结成相当的果了。例如：起了一念嗔恚的心，就是地狱的因，有这地狱的因，未来决定要受地狱的苦报；而未来之所以会受地狱的苦报，是由一念心起的当儿就决定了的。这种一念心具足十法界的道理，也是「因果同时」的意义。

譬喻莲华——「莲华」是生长在污泥中的，可是从污泥生长出来的莲花，是清净而不被污泥染污的。以这莲华在污泥而不染的道理，譬喻众生本具的自性清净心，虽然处在染污的烦恼中，而不被烦恼所染污。染污的烦恼，虽然能够盖覆著自性清净心，使自性清净心，埋没在无明烦恼中，而不能发生妙用，可是自性清净心的本体，是不会被无明烦恼所染污的。莲华在污泥而不染，就是譬喻真心在无明烦恼中而不染的道理，所以叫做「譬喻莲华」。

上面把别题中的「妙法莲华」四字，分别解释好了，现在要解释通题——经。

经字的梵语「修多罗」，翻译中国话叫做「契经」。「契」是契合的意思，经中所诠的道理，上能契合诸佛的真理，下能摄尽众生的根机。换一句话说，经中所诠的道理，是佛佛道同，永恒不变的真理，而且真理是随时随地适合于群众的需要的，所以叫做「契经」。

又有将「经」字譬喻为「镜」或「径」的。镜子是要拿来照面孔的美、丑、染污或干净的。当我们拿起镜子一照，就知道自己的面目美、丑，干净或染污。而「经」是用来规范身心的行为的，当我们打开佛经一看，以之反省自己，就知道自己心之所念，身之所行，是邪是正，是善是恶。

「经」的作用，和镜子一样，所以譬喻为「镜」。「径」是道路的意思，众生之所以能转凡成圣，就是依靠著经中道理的指示；经中的道理，就是指示众生，修行成佛的一条大道，所以譬喻为「径」。

甲三 解释品题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八字，就是这部普门品的品题。现在从这品题的八个字，分为：一、「观世音」，二、「菩萨」，三、「普门」，四、「品」的四段来解释。

观世音：梵语「阿缚卢积多，伊湿伐罗」，翻译中国话叫做「观自在」或「观世音」。「观自在」是约自利的解释，「观世音」是约利他的解释。「观世音」的「观」字，是能观的妙智。观世音菩萨是寻声救苦的，可是其寻声救苦，不是以耳识的分别，乃是以微妙智慧的观察。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修习耳根圆通，证得圆通本体之后，所发起的妙用。「世音」二字是所观的境界。「世」是六凡的迷惑世间，和三乘的正觉世间。「音」是音声，就是世间出世间，所有的音声。观世音菩萨，以智慧的观察，如果有世间的众生，受痛苦而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祈求观世音菩萨救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随著苦痛祈求的音声的所在，去解救受苦的众生。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寻声救苦的，所以名为「观世音」。

上面所说，是根据字义的解释，而观世音菩萨之所以得名为观世音，有：「宿世悲愿」，「因中自利」，「果上利他」的三种因缘。

一、宿世悲愿——悲华经说：在过去善持劫中，宝藏佛出世的时候，有一位转轮王，叫做「无量净轮王」。这位转轮王的第一位太子，非常的笃信佛教。这位太子有一次发心供养佛僧，结夏安居三个月的饮食。当三月安居圆满，宝藏佛就问他发心供佛斋僧，有何希求？太子回答世尊说：「世间的物质都是虚假的，我对于世间的一切，都无所要求。我仅有的愿望，就是如果有众生，遭受地狱、饿鬼、畜生一切苦恼的时候，凡是能称念我名字的，我就用我的天眼来观察他们的所在，用我的天耳来听闻他们的音声，而解救他们的苦难。如果他们称念我的名字，而不能免除三途诸苦恼的话，那就不成就菩提佛果。」宝藏佛听到这位太子，发菩提心要救度众生，就很欢喜的称赞他说：「汝能观察一切众生的痛苦，发愿要救度一切众生的痛苦，那是很好的，我现在就给你赐一个名字，叫做观世音吧。」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由宿世的悲愿，得名为观世音的因缘。

二、因中自利——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向佛陀说：「世尊！我回想到我过去，无数恒河沙劫前的时候。有佛出现于世间，号为观世音。我就在观世音佛的会下发菩提心，观世音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于三摩地……世尊！那位观世音如来，赞叹我善得圆通法门，在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因中修行，得名为观世音的因缘。

三、果上利他——在这普门品里，世尊回答无尽意菩萨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圣果之后，寻声救苦，利益众生，得名为观世音的因缘。

据大悲经说：观世音菩萨已于无量劫前成佛，号「正法明如来」。因为菩萨有大慈悲大愿力，为著要使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现为菩萨，倒驾慈航，入于苦海中，随缘教化众生。这位观世音菩

萨，现在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辅佐。观世音菩萨是和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因缘的。凡是闻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见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都会生起欢喜恭敬的心。因此，礼念供养这位观世音菩萨的人，也特别多，而礼念供养所得到的福利更属殊胜。将来阿弥陀佛入涅槃以后，正法于上半夜灭，观世音菩萨于下半夜成等正觉，号「一切功德山王如来」，国家的名字，叫做「众宝普集庄严」，其环境比现在的极乐世界更加优秀殊胜。这是观世音菩萨的过去，和未来的事迹。

因为观世音菩萨和娑婆世界的众生最有缘，尤其和我国的众生更加有缘，所以常常在我国示现救度众生。在唐朝的元和年中，观世音菩萨示现于陕西，化为一位很美丽的姑娘，每日手提著鱼篮，在人群中往来卖鱼。当地的很多青年，看她那么美貌，都在追求她。这位姑娘就对他们说：「我只有一个人，而你们追求我的人那末多，叫我怎么办呢？那么就这样吧！如果有人在一夕的时间，能背诵普门品的，我就许配给他吧！」因为这许多青年，都想求得这位容姿殊绝的姑娘，于是大家都认真的背诵。结果在一夕之间，能背诵普门品的，竟有二十人之多。这位姑娘说：「我一个人也不能许配你们二十个人呀！那末大家就再背诵金刚经吧！」于是这二十个青年，又认真的背诵金刚经，在一夜之中，竟有十数人能背诵金刚经。姑娘又说：「你们十几个人，我还是无法许配你们，就请你们背诵法华经吧！如果在三天之内，能背诵一部法华经，我就许配给他。」这十几位青年，又认真的背诵法华经。法华经有六万多字，要背诵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可是，有一位姓马的青年，竟能在所限定的三天内，把一部法华经背诵出来。因此，这位姑娘就遵守诺言，许配这位姓马的青年。于是就选择佳日，举行结婚典礼。可是在结婚这一日，所有的宴客还没有散，这位美丽的姑娘，就得到急症，忽然间死去，而且身体马上腐烂破坏。这位姓马的，本来是做的喜事，却变成丧事，非常的悲哀。但人已经死了，也没有办法，就把她埋葬了。过了数日，有一位老和尚，拿著锡杖来看这位姓马的青年，并问起这位美丽姑娘的经过情形。这位姓马的青年，一一向老和尚说明经过情形后，就带他到埋葬这位姑娘的地方。这位老和尚用锡杖，将棺木盖子拨开，而这位姑娘的死尸已经腐化消尽，只剩下一把骨头和身上的金饰，这位老和尚就用锡杖，挑这一把骨头，就向马少爷说：「这位姑娘，不是普通的人，这是圣者怜愍你们业障深重，所以来感化你们的。」讲完这句话后，腾空飞去，因此在陕西的地方信奉佛法的人特别多。泉洲璨和尚赞叹说：「丰姿窈窕鬢[奇+(敲-高)]斜，赚杀郎君念法华，一把骨头挑去后，不知明月落谁家。」上面这则因缘，就是观世音菩萨，示现为马郎妇—鱼篮观世音—的因缘。观世音菩萨在我国示现救度众生的事迹很多，而且都是示现女人身，所以在我国所塑绘的观世音菩萨，都是女人像的多。可是观世音菩萨，本来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因为菩萨是断烦恼，了生死，证得果位的圣人，既没有男女的情欲，也就没有男女之相可得。关于这种道理，信奉观世音菩萨的人，必须要认识清楚。

菩萨二字，梵语应该叫做「菩提萨埵」，翻译中国话叫做「觉有情」。这觉有情的意义，可约：「自利」、「利他」、「自他两利」的三方面解释。

一、约自利释—「觉有情」约「自利」的解释。就是已经觉悟了的有情。有情是有知情意的精神活动的生命体。所以凡是有心识，有知觉性的动物类，都叫做「有情」。而有情有「觉悟的」和「迷惑的」的分别。迷惑的有情，是在六道中受生死的愚痴凡夫；觉悟的有情，就是已经证了果位的三乘圣人。三乘的圣人，是已经觉悟到真理的，所以叫做「觉」。可是，他们觉悟的程度，还没完满，还有微细烦恼未尽，所以叫做「有情」，合起来叫做「觉有情」。

二、约利他释—「觉有情」约「利他」的解释，「觉」就是自己所觉悟的真理，「有情」就是一切的众生。将自己所觉悟的真理，去教化一切众生，使一切众生，也都能得到觉悟，所以名为

「觉有情」；这将自己所觉，去觉悟有情，就是菩萨利他的功行。因为菩萨不但是要具备「自觉」的条件，同时也要具备「觉他」的条件。所以声闻、缘觉虽然也具有自觉，因为没有觉他的条件，就不能称为菩萨了。

三、约自他两利释——「觉有情」约「自他两利」的解释，「觉」是「上求佛觉」，「有情」是「下化有情」。因为菩萨觉悟的程度还没圆满，所以不断的向上追求究竟的佛道，这是菩萨自利的功行。又因菩萨是发大慈悲心，要救度众生的，所以一方面，也不断的做度化众生的事业。上求佛觉以自利，下化众生以利他，就是菩萨「自他两利」的意义。

从上面所说三种意义，大家就知道，菩萨之所以称为菩萨，是要具足自觉，和觉他的条件的。自觉就是智慧，觉他就是慈悲。要悲智双运，才能称为菩萨。这位观世音菩萨，约迹门说：他就是运智以求自利，运悲以达利他的菩萨。如果约本门说：观世音菩萨是已经证到究竟佛果的「正法明如来」，因为度化众生的慈悲心切，所以垂迹示现为菩萨，将自己所觉悟的无上佛道，随众生的机缘，演说开示种种的佛法，以利益无量的众生，所以名为「菩萨」。

普门：「普」是普遍，「门」是能通的意思。这普遍而能够通达，正是显示观世音菩萨，利他行门的广大。观世音菩萨的度化众生，是普遍深入于九法界的。因为观世音菩萨，能够现种种身，游化诸国土，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所以叫做「普门」。

品：「品」是品类。义类相同的聚在一段，所以叫做「品」。这部普门品，是将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的事迹，聚在一处，所以叫做「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部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二十八品中的第二十五品。内容分为「长行」和「偈颂」，说明观世音菩萨「冥应」、「显应」度化众生的事迹。

甲四 译者简史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上面把这部普门品的「经题」和「品题」，都已经解释好了。现在开始解释这部经的「译题」——这部经的翻译年代和译者的简单历史。讲说经典，为什么要讲解「译题」呢？因为佛陀是印度人，结集经典亦是在印度，佛陀所说的教法，本来都是用印度的语文记载——有些是用梵文，多数是用恒河下流地方语文（巴利文前身），后来由精通印度文字和中国文字的大法师们，把它译成中国文字，佛法才流传于中国。佛法在中国得以普遍盛行，都是这些翻译经典的法师们所贡献！我们今天能够见闻了解佛法，应该要感念诸译师对我们的恩惠。古来的大德，从事翻译经典的，自汉朝末期至晚唐为最盛，其中最著名的译师有：竺法护、罗什、菩提流支、真谛、玄奘、不空等多人。而这部法华经，便是罗什法师翻译的。所以须要将这位罗什法师的简史，和翻译这部经的年代等，分别说明一下，以资感念！

姚秦是国号，是罗什法师翻译这部经的时代。罗什法师是龟（音秋）兹国（即今新疆省库车县一带）的人。什师于距今一千五百多年前到中国来，从事翻译经典及讲解佛法的工作。那个时候，正值中国五胡（匈奴、鲜卑、氐、羌、羯）之乱。自周代聚处在中国西北部（甘肃）的氏族酋长苻洪自称三秦王，占据枋头（即今之河南省）改姓为苻，苻洪死后，他的儿子苻健，进而侵占关中（即今函谷关内以西渭水平原），在长安建立国都，国号叫做秦——史家称为前秦。传到苻坚的时

候，势力大为扩张，统一了中国北方一带。苻坚贪心不已，又想侵略偏安在南方的晋室，曾亲自带了八十七万的大军，向南方出发，意图攻败晋国。晋王孝武帝得到这个消息，就派遣将军谢石、谢玄等，带领八万兵马，到淝水（即今安徽寿县境内）始而和苻坚大军隔河对峙，继而渡河攻击，秦兵大败，苻坚狼狈逃返北方。受此战败的损失，前秦的势力便突然下坠了。后来苻坚的司马姚萇叛离，在渭水以北，纠合羌族五万余众，自立为秦王，围袭苻坚，缢杀之于新平佛寺内。姚萇为秦王，在历史上称为姚秦，又叫做后秦。这里所谓姚秦，就是指此而言。

三藏是律藏、经藏、论藏。「三」是数目，「藏」是含藏的意思。律、经、论三者，各各含藏一切甚深微妙的道理，所以叫做「三藏」。而律、经、论三者，究竟含藏那些道理呢？「律」是佛涅槃以后，佛的弟子把佛陀向弟子们制定的大小乘戒律——如比丘律，菩萨戒本等——诵出结集起来，集为一类，叫做「律藏」；把佛陀一生中所说的大小乘教理——如阿含经，方等大乘经——诵出结集起来，集为一类，叫做「经藏」；把佛陀和诸弟子的讨论教理，以及诸大菩萨，历代祖师的论著——如智度论、起信论、唯识论等——集为一类，叫做「论藏」。「律」所含的是「戒学」，「经」所含的是「定学」，「论」所含的是「慧学」的道理。因为戒、定、慧是由律、经、论的教典所诠（显）的，所以说：律、经、论三藏是能诠（显）的文字，戒、定、慧三学是所诠（显）的义理。

法师：「法」是佛法，「师」是师范，善能演说佛法，教导人类，做一切人的模范者，叫做「法师」。以佛陀的教法，为准绳而自修持者，亦可叫做「法师」。前者以利他为先，是拿佛法来教化人家的「利他法师」；后者以自利为主，是以佛法为师的「自利法师」。因此，以法自师，或以法师人者，都可叫做「法师」。博通三藏教法，可为人天师范者，叫做「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是译主的名字。梵语应该叫做「鸠摩罗什婆」，或叫做「鸠摩罗时婆」，又叫「鸠摩罗耆婆」。译为中国话叫做「童寿」。为什么叫做「童寿」呢？「童」是他父亲的名字，「寿」是他母亲的名字，合取父母的名字，叫做「童寿」。在西域的风俗，儿子取名，多以父母之名为本，每合取父母之名以称之，鸠摩罗什法师自不例外。百论疏说：「鸠摩罗什者，父名鸠摩罗炎，母名耆婆。耆婆曰寿，鸠摩罗炎云童，即童寿也。合取父母两称，为儿一名，风俗异也。」古德也有解释说：「什师在童年的时候，就有年老的德学，所以叫做童寿。」这是随著中文字义的解释，虽亦有意义，似不足取。

什师的祖籍是印度，而他却出生在龟兹国。他的祖先，好几代的人，都做过印度的宰相，他的祖父就是当时的老宰相。印度当时的惯例，做官都是父子继承相袭的。当他的祖父年纪垂老，想要把宰相的官职传给他的儿子鸠摩罗炎（什师的父亲）的时候，鸠摩罗炎觉得做宰相职位，是辅佐国王，处理全国政事的重职，自己的德薄学浅，恐不能尽其职责，而贻害国家和人民，所以不敢继承父亲的职位，向父亲说明原委，便告辞离乡东渡葱岭，跑到龟兹国（现在的新疆省库车县）去参学。龟兹国王钦慕他的品德才学，用很隆重的礼节迎接他，请他为国师。龟兹国王有个还没有出嫁的同胞妹妹，名字叫做耆婆，年纪已经有二十岁了。许多邻国的公子、王孙向他求婚，她都不肯答应他们，但一看到鸠摩罗炎的一表人才，芳心为之倾动，一心一意的想要嫁给他。龟兹国王白纯，知道了这椿事后，就和鸠摩罗炎商量，将耆婆嫁给他。不久，耆婆就生了什师。其后不久，什师的母亲看破红尘出了家。什师那个时候只有七岁，也跟母亲出家。出家后亲近一位法师，学习阿毗昙经，一日能背诵一千偈。一偈三十二字，一千偈就是三万二千字了。一天能背诵那么多经文，若不是他有宿世的慧根是做不到的。什师把阿毗昙经全部背熟了之后，他的师傅就教授他经义，他也很

快的体会到其中的奥义了。他母子俩出家后，住在龟兹国里，因为他的妈妈是王妹，他是国王的外甥，所以全国的人民，都常常拿了很珍贵的物品来供养他们，以表示敬意。他们深感常受人民的厚供，是有害于道业的。于是九岁的什师，跟他的母亲离开了龟兹国，渡过辛头河（即印度河，其流域在巴基斯坦境内上游），到罽宾国（在现今的巴基斯坦北界），开始他们乞食自给的生活。到了罽宾国，遇到一位很有学德名望的槃头达多法师，槃头达多是罽宾国王的从弟，相传他在幼年（据云三岁）的时候就熟谙九部，声誉远播诸国，远近的学者都来亲近他。什师遇到这位明师，便拜他为师，亲近他学习中阿含与长阿含经。达多常常赞什师神俊过人。这话传到罽宾国王知道了，国王立即请他进宫，并召集很多外道论师和他辩论；辩论的结果，所有外道论师，都被他折伏了。这一来什师的声誉传遍罽宾国，国王更是特别敬仰厚待他。

什师十二岁的时候，虽然一度跟母亲归返祖国龟兹，但全国内都找不到一位比他高明到而可以亲近的法师，什师为了佛道事业的前途，不得不再出国参访明师。于是又跟他母亲，离开龟兹到月氏（音痴）国（即今阿姆河流域及阿富汗一带。甘肃及青海一带之月氏，乃汉武帝时，月氏之本土，武帝时已举族西遁至阿富汗及北印度矣，东晋时葱岭以东甘青一带已无月氏国）。他们在途中遇到一位阿罗汉，这位阿罗汉一见什师就很奇异的对什师的母亲说：「你要好好照顾这位沙弥，他如果到了三十五岁不破戒的话，将来一定大兴佛法，广度众生，和优婆[毛@笊]多（阿育王之师，付法藏第五祖）一样的，德风留于万世」。什师母子在月氏国住了二年，又到沙勒（即今新疆西南边境疏勒）。有一次什师在寺院，看到佛的香案前，有一个铁钵，什师看到很好玩，就把它拿起来戴在头上，继而想：这么大的铁钵，我怎么能够把它拿起来呢？这样一想，便感铁钵沉重起来了，随即堕落到地上，于是他悟到一切法唯心的道理。什师在沙勒，遇到一位三藏沙门名字叫做喜见，喜见三藏觉得什师不是平凡的出家人，就奏请国王，请什师升座说转法轮经。什师在沙勒国，亲近须利耶苏摩转学大乘，苏摩教授他阿耨达经、中观、百法、十二门论等。

在沙勒住了一个时期，又随母亲到温宿国（即龟兹的北界）。后来龟兹国王亲自到温宿国，邀请他们母子返国。什师返国后，常常广说诸经，声誉遍播龟兹，举国的人民都很崇仰他。什师到二十岁的时候，在王宫秉受具足大戒，亲近卑摩罗叉学习十诵律。不久，其母离开龟兹到印度去，临走的时候对什师说：「大乘的教义是很幽奥的，唯有你才有办法把它弘传于东土，但你若到东土去，对你自身是不利的，这怎么办呢！」什师回答母亲说：「菩萨的行化是利他而忘己的。到了东土，如果能够大化流传的话，虽然身受炉镬之苦，也在所不惜。」他的母亲听他这番话，很受感动，便留什师于新寺，独自到印度去了。什师在于新寺住了二年，广览大乘经论。什师的小乘师父槃头达多，知道什师已经转学大乘，就远途迢迢来和什师辩论。经过一个月的论答，什师以大乘的奥义，说伏他的小乘师槃头达多。达多便很钦服地拜他为师，说：「你是我的大乘师，我是你的小乘师。」于是千古传为佳话。西域诸国的人，都很钦服什师的神俊超群，每于升座讲经的时候，所有的国王，都长跪在法座的旁边，让什师践登法座，由此可见诸王尊重他的一斑了。

什师的德望，由西域渐渐传播到中国来，很快的传达到秦王苻坚的耳中了。苻坚为著要迎请什师到秦国，于建元十八年九月，派遣将军吕光，带七万的兵马，西伐龟兹国。吕光攻破了龟兹后，把国王白纯杀死，拥什师随军回秦国。吕光回到凉洲的时候，听说他的主君苻坚已经被姚萇所害，他就驻兵于凉洲，建都于姑藏，自称为三河王。后来到了姚秦的第二代君主姚兴即位，于弘始三年（约当西元四〇一年），姚兴派兵攻打凉国，消灭了吕光的侄子吕隆，把什师迎同秦国的长安，优待于西明阁，并以逍遥园为译经的道场，召集国内博通佛法的僧伽，帮助他翻译佛经。亲近他的学人多至三千人，其中最出名的是：僧肇、僧睿、道融、道生等四人。

什师在翻译期中，后秦国王姚兴，时常亲到译场，参究教理，或和法师闲谈。姚兴对于法师的智慧极为拜服。他想这样大智慧的法师，如果死了，则智慧种子断绝，于是选了十个宫女，强迫法师接受，要他留下智慧种子。法师为维持佛法，不得已的接受了。因此什师就离开僧团住了华丽的宫阁，可是深证大乘教理解脱自在的什师，对于自己宝贵的戒体是不会有瑕疵的。什师先后所译大乘经论中，有金刚经、法华经、梵网经、遗教经、大智度论、十二门论、百论、中论等。小乘经论中有成实论、十诵律等，共约三百余卷。最后翻译的是十诵律，十诵律译稿初就未及删改，什师就圆寂了。时弘始十一年（约当西元四〇九年）什师将要入灭以前，曾对他的弟子发誓说：「我所译的经典，如果没有错谬的话，我死了以后，我的舌头不会因焚身而焦烂。」后来入灭焚化，果然舌头完整未化，这足以证明他所译的经典，是一点也没有乖谬佛意的了。

上面已经把译题分别解释好了。现在把它合并起来，作个简单的解释：这部法华经是姚秦的时代，有一位博通三藏的法师，名字叫做鸠摩罗什，把印度文翻译为中国文，故曰：「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甲五 正释经文，分三

乙一 当机启问发起

对于经文的解释，远在东晋时代的道安法师，以三分科经的方式，将一部经文的内容分为三分。这三分是：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序分」是叙述发起讲这一部经的因缘：「正宗分」是真正阐明这一部经的宗旨要义：「流通分」是举出这一部经的利益，以劝奉行流通。在道安法师对经典立为三分解释的时候，有很多义解法师，不赞成这三分科经的方法，可是到了唐朝，玄奘大师传译亲光菩萨的佛地论，佛地论也分有「教起因缘分」、「圣教所说分」、「依教奉行分」的三分，和道安法师所立的三分科经相吻合，于是那些以前反对三分科法的人，也都佩服道安法师的智慧高超，分判正确，遂一致称赞道安法师这三分科经为「弥天高判」。于是，古今的大德法师们，只要是用分科判教的方式解释经典的，都依用这「三分科经」的方式。

如果站在整部法华经的立场来说，这品普门品已被判属于「流通分」的了，可是，现在是单独讲解这一品的道理，所以也可将这品的经文，单独判立为三分来解释——这并不是我自作聪明，而是这品的经文内容，有这品的「发起因缘」，有这品的「宗旨要义」，也有这品的「闻经获益发心」的道理，正符合于「三分科经」的条件，所以虽然以往的大德法师们，对于普门品的注解，好像没有这样的分判过，但我也大胆的把它分为三分来解释。

这普门品的三分是：一、「当机启问发起」，二、「世尊答示感应」，三、「会众获益发心」。「当机启问发起」，是佛陀讲这品普门品的对象——无尽意菩萨，先向世尊请问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由，以之作为世尊讲这品普门品的发起因缘，这就是属于「三分科经」的「序分」的道理。「世尊答示感应」，是无尽意菩萨启问之后，世尊对无尽意回答指示，观世音菩萨灵感应机度化众生的因缘，这正是这品的重要意义所在，是属于「三分科经」的「正宗分」的道理。「会众获益发心」，是佛陀讲完普门品以后，持地菩萨起来赞叹听闻普门品所得的利益，当时在会的大众，都发了无上佛道的心，这是属于「流通分」的道理。所以我分判的三分科名，虽然和道安法师的三分科经不同，而其内容实是一样。

这品普门品，三分科法的「当机启问发起」的文，是从这品经文最开头「尔时无尽意菩萨」

起，到「以何因缘名为观世音」为止：「世尊答示感应」的文，是从「佛告无尽意菩萨」起，到「是故应顶礼」为止：「会众获益发心」的文，是从「尔时持地菩萨」起，到「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止。现在从「当机启问发起」解释下去。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尔时」：是当尔之时。约白话说，就是「那个时候」的意思。约佛陀讲这普门品的事实来解释「尔时」的意思，就是佛陀已经讲完东方妙音菩萨品，接著要讲西方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那个时候。也就是法华会上的八万人天众，已经听完妙音菩萨弘扬经教的道理，接著要听观音菩萨感应道理的时候。可是，深一层说，「尔时」就是「师资缘熟之时」，「说听相契之时」。「师」是师父，「资」是徒弟。师父要传授佛法的因缘已经成熟，徒弟要承受佛法的因缘也已经成熟，师徒双方授受的因缘都已经成熟的时候，叫做「师资缘熟之时」。「说」是说法的人，「听」是听法的人，说法的人和听法的人，机缘互相契合的时候，叫做「说听相契之时」。

佛法是很重视因缘的道理的，所以对于世间上的任何事物，都认为是因缘的会合。世间一切事物如是，要成就一个讲经法会的机缘，当然也不能例外。必须讲经的人，要讲那一部经的因缘成熟，听经的人，也要听那一部经的因缘成熟，彼此的因缘会合，才能成就一个讲经的法会。佛陀在法华会上，要讲观世音菩萨慈悲救度众生的道理的因缘成熟，在会的听众，要听观音菩萨广大灵感的道理的因缘也成熟，彼此的因缘会合，才成就了讲这品普门品的法会，叫做「尔时」。

「无尽意菩萨」：无尽意菩萨是这品的对象。换一句话说，就是这品的发起人。凡是诸佛菩萨，都是以德立名的，那末这位菩萨为什么叫做「无尽意」呢？「无尽」是没有限量，「意」是心。这位菩萨，看到在这无限制的众多世界上，有无量无边的众生，受著无穷无尽的苦恼迫逼。因之，生起了无穷无尽的同情心，誓愿必定要去救济他们，使无量无边的众生，都能远离无穷无尽的苦恼。如果有一个众生，还没有接受救济，他的愿行是不肯罢休的。因为世界无尽，众生无尽，而这位菩萨救度众生的慈悲心也无尽，所以叫做「无尽意」。谛闲大师说：「菩萨悲心无尽，请意莫穷。」这就是说这位菩萨，虽然在法华会上，向世尊请示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可是，他的用意，是为著无限空间中，乃至无尽时间中的未来众生，都能得到观世音菩萨感应的法益，要使这妙法，流通于无穷无尽的未来际，所以立号为「无尽意」。这是约菩萨向世尊请法的用意的解释。这位无尽意，是已经证得果位，而且也发心做度化众生工作的，自利利他的功行都具足的圣者，所以称为菩萨。

「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这段经文是结集经典的人，描写请法者的敬意。佛的弟子们，要向佛陀请法，在道理上是应该要先向佛表示敬意的。「即从座起」是就从座位站起来。本来无尽意菩萨，也是在法华会上做一个听众，坐在自己的座位，听著世尊说法，而到了世尊讲完妙音菩萨品的时候，因为向世尊有所请示，所以就从自己的座位站起来。「偏袒右肩」的「偏」字是偏在一边，「袒」是袒露，「右肩」是右边的肩臂。穿袈裟将右边的肩臂袒露出来，叫做「偏袒右肩」，这是印度极其尊重的礼貌。「即从座起，偏袒右肩」这两句话，是表示身业的恭敬。「合掌向佛」的「合掌」，是将两手的手掌合在一起，「向佛」是头面向著佛的地方，这是表示心的统一，即意业的虔诚。「而作是言」是开口向世尊说了下面的话，这是表示口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恭敬以请法，是佛的弟子向师长上人请教的仪式。本来佛的弟子要向佛请示佛法，应该都是

要顶礼胡跪合掌向佛的，这位无尽意菩萨，只是即从座起，合掌向佛，而没有顶礼胡跪，或许他是东方不眀国的大菩萨，他是来辅佐释尊教化众生，而不是世尊会下的弟子的关系吧！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几句话，正是无尽意菩萨，开口向世尊请示佛法。上面「尔时无尽意菩萨……而作是言」是结集经典的人，描述当时请法的情形。无尽意菩萨，开口先称呼一声世尊，是表示以下的问话，不是询问在会大众，而是诚恳请示释尊，希望世尊能够因之向大众开示观世音菩萨慈悲灵感济众的道理。

「世尊」是佛十种德号之一。「世」是世间出世间，「尊」是尊贵，佛是世出世间最为尊贵的大圣人，所以叫做「世尊」。十方一切诸佛，都可称为世尊，而在这里是对于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尊称。

「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三句话翻成白话是：「观世音菩萨，为什么缘故，他的德号叫做观世音呢？」世间一切法，都是从因缘所生的，世间一切名相的安立，当然也各有因缘。现在这位望尊法界，风偃群贤的观世音菩萨，他的圣号的安立，当然也有因缘的。我们要知道，无尽意菩萨并不是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为什么叫做观世音；但明知而故问，是要释尊因为解释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以显示其不可思议的慈悲度生功行，以作末世修学菩萨道者的模范。无尽意菩萨之向世尊请示观音菩萨得名因缘的目的，是专为末世后学，而不是为自己，可见这位菩萨是何等的慈悲呢？

因为无尽意菩萨，向世尊请示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而引起世尊发起讲这品普门品的教法，所以科名为「当机启问发起」，这就是亲光菩萨在佛地经论所判立的「启教因缘分」，也就是东晋道安法师所判立的「序分」的道理。

乙二 世尊答示感应，分二

丙一 长行

上面无尽意菩萨请问的文句，已判在序分，下面世尊回答的文句，照前述的道理，应该判为正宗分。无尽意菩萨向世尊请示的用意，是要世尊向在会大众，开示观世音菩萨慈悲灵感救度众生的道理，而世尊知道无尽意菩萨的用意，就向无尽意菩萨回答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随著详细阐释观世音菩萨慈悲灵感救度众生的功行，所以科名为「世尊答示感应」。这正是世尊要说的道理，也是这品经文的重点，亦即是亲光菩萨所判的「圣教所说分」，道安法师所判的「正宗分」的道理。这「正宗分」又分为「长行」和「偈文」二大科。「长行」是文句不限字数的散文体裁，「偈颂」是每句有一定字数的诗词体裁。

丙一 长行，分二

丁一 总答

长行的文，又分为「总答」和「别答」的二科。「总答」是概括答示观音菩萨得名的因缘，「别答」是分别详述观音菩萨感应的道理。现在先解释「总答」的科文。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

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佛告无尽意菩萨」：「佛」是指教主释迦牟尼佛。上对下发言叫做「告」。佛陀要向无尽意菩萨开示，是为：「佛告无尽意菩萨」。这句话也是结集经典的人所加入的文句。

「善男子」：这是释尊称呼无尽意菩萨的代名词，含有称赞的意思。「调柔」叫做「善」，「质直」叫做「男」，心性调柔而质直，这是对于大丈夫的赞美称呼。世尊好像一个大钟，有叩才会响，世尊讲完妙音菩萨品的时候，无尽意菩萨起来发问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做为释尊弘扬观音菩萨不思议感应道理的发起，问得恰当其时，所以释尊首先向他赞美一句「善男子」，然后才回答。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若有」是假说的意思。「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是形容众生之多，而不是局限著固定的数目。「众生」二字含有：「众法生义」、「众类生义」、「受众多生死义」的三种意思。「众法生义」又分为「众缘和合所生」、「众法和合所生」的二种意思。大凡世间的动物类，都是自己的业识为因，父精母血为缘，因缘和合才能构成其生命体。所以叫做「众缘和合所生」。而一个生命体的组合，是要有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条件的。精神方面有：受、想、行、识；物质方面有：地、水、火、风。这八种东西和合，才能组合有情的生命体，所以叫做「众法和合所生」。「众类生义」是在生死轮回中的有情，是从无始以来，就在三界六道中受轮回的。因为常在六道中轮回，所以有时候升天堂，有时候下地狱，有时候做人，有时候做阿修罗，乃至饿鬼、畜生。就是在一人道中，有时候做白种人，有时候做黄种人，乃至黑种人，所受生的种类千差万别，所以叫做「众类生义」。「受众多生死义」，是说众生从无始以来，就常在六道中轮回，随著每一次的改头换面，必有一次的生死，于是轮回的次数很多，所受的生死也很多，所以叫做「受众多生死义」。以上三种意义，是就六道凡夫众生的解释，可是，在本文中所指的众生，是包括六道凡夫和三乘圣人的。因为六道的凡夫，固然叫做众生，而三乘圣人的烦恼生死，还没完全断了，所证的果位，还没有究竟，所以还是叫做众生。

「受诸苦恼」：「诸苦恼」是种种的苦恼。「苦」是身受苦楚，「恼」是心生恼乱。既然是做个众生，难免要受苦恼的。六道凡夫，固然是很多苦恼，而二乘人和菩萨，还是有痛苦的，只是受苦的程度有深浅的分别而已。现在将九法界的众生所受的不同痛苦说明于下：地狱里的众生，有众多刑具交加的苦恼；饿鬼道中的众生，有不闻浆水之名，饥渴交逼的苦恼；畜生道的众生，有弱肉强食和被奴役的苦恼；阿修罗道的众生，有嫉妒斗争，互相残杀的苦恼；人道的众生，有八苦、三灾等的苦恼；天道的众生，有无常变坏，五衰相现的苦恼。以上所说的是六道凡夫所受的苦恼。还有二乘圣人，有的虽然已经断了烦恼，可是还有业报的身体存在，有的虽然舍去了三界六道的生死果报体，可是堕在偏空无为的深坑，仍有尘沙无明烦恼，和方便有余土变易生死的痛苦。菩萨虽然分断无明，分证法身，但还有微细识情，还有实报庄严土的变易生死未了，还是有些微的痛苦的。九法界的众生无量无边，而所受的苦恼也千差万别，这是说明各人的业，所感受的果报不同。其中可分为一个人受很多种痛苦，和众多人受众多苦恼的差别。在这里是显示人多受苦多，而这众多人的众多痛苦，都是观音菩萨慈悲救拔的对象。

「闻是观世音菩萨」：听到这位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叫做「闻是观世音菩萨」。这句话是指那些受诸苦恼的众生，过去曾听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并且知道这位观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所以才会一心称念。

「一心称念」：将心统一在一个地方，不生其他的念头叫做「一心」。「称念」是口里称名，心里思念。在这里所说的「一心称念」，是专心一意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和观世音菩萨有缘的众生，过去曾听说有一位观世音菩萨是救苦救难的，所以在受著种种苦恼煎迫的时候，就忽然间想起观世音菩萨，不期然的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但是要能感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必须要一心专意的称念，所以这句「一心称念」，是求观世音菩萨感应的重要关键，也是称念圣号的工夫所在，如果称念而没有一心，那就不能得到菩萨的感应了。这一心的条件是心要清静，而不可散乱和怀疑。所谓心的清静，就是当你称念圣号的时候，要去掉内心的贪、嗔、痴烦恼，心里不可有不正当的念头，如果你抱著不正当的念头求菩萨，而菩萨也满你所求的话，菩萨岂不是变成世界上大坏人吗？不可散乱，是当你念观音圣号的时候，要专心系念于所念的圣号，不可以参杂其他的杂思妄想。不可怀疑，就是当你称念观音圣号的时候，要深信观音菩萨是慈悲灵感的，菩萨必定能够救济我们的苦难，如果信而不切，半信半疑而念，那是不能得到感应的。关于这道理，我可以拿一个譬喻来说：一轮明月，悬在空中，只要有水的河川池塘，都有月影映在里面。但也有有水的地方，不能映出月影的，这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水污浊的关系。也有映出月影很模糊不清，这是水动摇的关系。这并不是天上的月亮有什么自私分别，而是那个地方的水，缺乏了接受月亮映照的条件。菩萨的慈悲心，好像天上的月亮，众生的心好像是河川池塘的水，水不清就映不出月影；众生的心不清静，也不能得到菩萨慈悲感应。动摇的水所映出来的月影是模糊的；以散乱怀疑的心祈求，也不能得到真实的感应。这并不是菩萨的心有偏私，而是接受菩萨感应的条件不完备呀！所以如果常常称念观音圣号，而不能得到菩萨感应的，应该要反省自己的心，是否清静统一，深信不疑，是否做到一心称念的工夫？切不可错怪菩萨不灵感！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段文是显示菩萨的寻声救苦，也是说明菩萨之所以名为观世音的缘由。「即时」，是众生在念观音圣号，祈求救度的当儿。「观其音声」，是以智慧观察众生求救音声的所在。「皆得解脱」，是都能得到解脱种种灾难苦恼。世间上的众生，受灾厄苦难，而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观世音菩萨马上就运用智慧，观察求救音声的所在，用威德神通的力量，使他们都得到解脱，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句话，意义深长，我们需要详细研究一下。「即时观其音声」是说明感应之速，「皆得解脱」是说明感应之广。世界无边，众生无边，而苦恼也无量。在这受著无尽苦恼的无量众生，同时一心称念观音圣号，而祈求救苦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即时就能使这些无量的众生，同时都解脱苦厄灾难。这种感应迅速，而且一时能救众苦的功用，就是菩萨的不思议妙方。「皆得解脱」这句话，也是表示菩萨的平等心肠，菩萨看到世间的众生，都像自己的婴儿一样，不分种族，不分国境，都是一视同仁，平等救济，而使他们离苦得乐。

「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是世间环境，当属观世音的「世」字，「一心称名」，是众生求救音声，当属观世音的「音」字，「世音」合起来，是菩萨所观的环境，也是所救济的对象。「观其音声」，当属观世音的「观」字，是菩萨能观的智慧。由以能观的智慧，去观察所观的环境，即时都能使其得到解脱，这是显示寻声救苦的妙行。

以上都是约事相解释菩萨寻声救苦的道理，再进一步从理性方面来说，众生个个都有天性良知。这良知善性，就是菩萨的慈悲心性，所以每人的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在，只因为无始以来，受惑业的遮障，而不能发生妙用。当你受苦求救而念圣号，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就是唤起自性心中的菩萨。因为菩萨是活在众生心中，所以当他被唤起的时候，就发起不思议妙用，而即时就能解脱

种种苦难。谛闲大师普门品讲义说：「菩萨心中之众生，称众生心中之菩萨，感应之速，犹如桴鼓，随扣随响……如啐啄同时，不前不后也。」就是这个意思。

或者有人会疑问：菩萨既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那末，受苦的众生，不念他的圣号，菩萨也应该要来救他才对，为什么一定要称念菩萨的圣号，才能感得菩萨的解救呢？关于这个疑问，约事相来说，菩萨的平等慈悲心，好像悬在天空的日月遍照大地，又像广播电台的电波遍满虚空。但是太阳虽然在天上，必须在没有遮障的地方，才能受它的照临；月亮虽然在天空，要有水才能现影；电波虽然充塞天空，但必须要有收音机，才能收到电台所播出来的节目。在室内得不到太阳光，不是太阳的自私，而是你自己住在室内阳光被房屋遮住了；得不到月影，不是月亮的偏照，而是池塘没有水；收不到电台的节目，不是电波的不周到，而是没有收音机，或者没有打开开关，或者周率号码不对的关系。菩萨慈悲救苦的心愿，犹如太阳、月亮、电波的普遍与不偏私，可是众生不称念圣号，不能得到感应，就像人在室内不能得到阳光，没有水不能得到月影，没有收音机不能收到广播一样。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一心称念观音圣号，正是拨开遮障，澄清心水，打开心灵的开关，让菩萨慈光，犹如电流一样，流入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和菩萨的心相接触，感应同时，才能得到菩萨的救济。所以自性心的时候，必须一心称念圣号，才能得到感应。约理方面来说，一心称念圣号，是唤起在受苦中的观音菩萨，使他从惑业中解脱出来，而发生妙用。如不一心称念以唤起他，让自性心中的观音菩萨，犹被遮缚在惑业之中，怎能发起妙用呢？所以在受苦的时候，必须称念圣号才能得到感应。

上面已经将这段经文，分别解释好了，现在再综合起来说：「佛陀告诉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如果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同时受著种种的苦恼，听到有一位慈悲的观世音菩萨，于是同时一心称念他的圣号，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察求救音声的所在，马上就去解救他们，使这些无量无边受苦的众生，同时都得到解脱。」这段经文是释尊用寻声救苦的大意，向无尽意菩萨，解答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所以科名为「总答」。

- 丁二 别答，分二
- 戊一 答示持名感应，分五
- 己一 能救三灾，分二
- 庚一 别明救灾，分三
- 辛一 能救火灾

上面将「总答」的经文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别答」的文。「别答」的文，又分为二大科：第一科是「答示持名感应」，第二科是「答示游化方便」。「答示持名感应」，是释尊向无尽意菩萨，回答指示持念观音菩萨，能得到感应的道理。这一科又分为五科：一、「能救三灾」，二、「能脱四难」，三、「能离三毒」，四、「能应二求」，五、「能得多福」。「能救三灾」，是观世音菩萨，能救济水、火、风的三灾。「能救三灾」下，又分为二科：一、「别明救灾」，二、「结示得名」。「别明救灾」下，又分三小科：一、「能救火灾」，二、「能救水灾」，三、「能救风灾」。兹解释「能救火灾」的经文。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若有」是假设之词。如果有持念这位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本是不会遭遇到火灾的。

「设入大火，火不能烧」：「设入」亦是假设之词。假若是由于自己的业感，而遭遇著火灾，身入大火之中，被大火所包围的时候，因为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所以就不会被火烧害。

「由是菩萨威神力故」：为甚么呢？这是因为菩萨威德神通力量所加被的缘故呀！菩萨的慈悲心，好像清凉的甘露一样，当你遇著火灾的时候，由于你一心称念圣号，而感得菩萨洒下慈悲的甘露，那末，炎炽的大火，自然就会熄灭了。

关于观音菩萨，救火灾的灵感事迹很多，我现在举出二三事，以证明菩萨灵感的事实。

在我国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姓王的人，他的家住在江苏昆山。因为一心要朝拜南海普陀山观世音菩萨，为表示虔诚，就先吃长素三年，然后才去朝拜南海普陀山。当他所乘的船只，就要出发的时候，家人匆匆忙忙的跑来说，邻家失火，快要烧到自己的店了，要他赶快回去救火。他对家人说：我虔诚的持素三年，现在才要实行我朝拜观音菩萨的心愿，怎可因为火灾而改变我的志愿呢？纵使被火烧毁了我的房子，我也不回去的。这位姓王的人，向家人说出他朝拜观世音菩萨的决心，就继续行程，而在船内端身正坐，专心称念观音圣号，祈求菩萨加被，免使家中遭受火灾。他朝拜观音菩萨归来后，看到周围邻家的房子，都烧成焦灰，只有他的店屋独存无恙。这位姓王的人，朝拜菩萨的心，是何等的坚决，他对菩萨慈悲灵感的信心，是何等的深固。因此，才感得菩萨灵应而免除火灾。

民国十一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并引起大火灾，那个时候，受难死亡的人数，有三十多万人，东京浅草区，几乎全灭，浅草公园内的池水都烧干了。公园内有观音堂，内奉观世音菩萨，难民被火包围，集在观音堂的，有三万人之多。他们都很虔诚的称念观世音菩萨，结果他们都免于灾难，而观音堂也没有被烧。因此，浅草观音的名，遂盛传全日本。我去年随访问团到日本访问的时候，也去朝拜浅草的观音菩萨。那一尊曾救了三万人生命的浅草观音，被日人尊为国宝，用佛龕牢牢密封著，如果没有特别法要，是不准启开的。

又民国四十二年，我所出家的新竹法源寺，因为一个小孩要烧热水，从草房的地方失火。其草房是在大殿的北边，因为北风很大，所以失火之后，火焰炎炎，很快的烧去了三间草屋，而蔓延到厨房，势将波及到大殿了。那个时候，因为火势无法控制，斌宗上人和广心师兄，就很虔诚的念著观音菩萨。说也奇怪，那一天的风势是北风，但当火焰烧延到厨房的时候，忽然转为南风，把炎盛的火焰，吹到北边去，就在那个时候，草房倒下去，火焰也失势了。因此只烧去三间草房，大殿和其他的配房，都没有受殃。如果不是忽然转了风向，大殿和其他所有的配房，都会被烧光了。这就是斌宗上人和广心师兄，一心称念圣号，所得到的感应，才能幸免于火灾之难。从上面所说三件事实，就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感应，是何等的微妙。

上面所说的火，是外在有形相的火，但是还有一种无形相的火，这无形相的火，是众生心中的嗔恚烦恼火。有人将这嗔恚火，解释为自己的嗔恚烦恼，念观音圣号，能熄灭自己的烦恼。这种解释法，好像不太适当，因为在脱三毒难的经文，有「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句，才是念圣号，解除自心嗔恚烦恼火的意思。这里的救三灾，是指外境而言，所以还是约外境的解释，才是合理。那末，这无形相的嗔恚火是甚么呢？这就是对方的人的无明火啊！当对方

的人，向你大发雷霆的时候，他气得面红耳赤，岂不是像炎盛的大火吗？你在受他的无明火，就好像身入大火一样。在这个时候，你如果也动了恼怒的心，岂不是会被他所烧。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要一心专意，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他发他的无明，你念你的圣号，这样虽然被他的无明火所包围，也不会被他所烧。而对方的人，看到你没有反应，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再发脾气，于是他的无明火也就会消灭哩。

从前有一位妇人家，信佛很虔诚，但她的丈夫，却是一个没有善根的人，每每看到他的太太到寺院拜佛回来，就怒火三丈，把家里的佛像法器，都甩到地上。到寺院拜佛，是做善事，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位妇人家，每当她的丈夫发起无明火的时候，都不和他论理，只是心中默默的称念观音圣号，祈求菩萨度他丈夫信佛。她的丈夫，一次又一次的向她发脾气，可是看她每次都不反嘴论理或相骂，她的丈夫想到不好意思再发脾气了。再经过有一段时间，她的丈夫感觉到，自己的太太每次到寺院回来，都随自己发脾气而能忍受，这样的学佛，必定有好处吧！于是这位暴戾的丈夫，受他太太的感化，也随他的太太信佛学佛了。这就是念观音圣号，能消灭无形的无明火的事实。在这世间上，凶恶的人多的是，但碰著这些凶神恶煞，向你发无明的时候，你就赶快念观音圣号吧，这样自己不会被他的无明火所烧，也能逢凶化吉呢。

辛二 能救水灾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这段文是说明观世音菩萨，能救度水灾的文。

「若为大水所漂」：就是如果被大水所漂流。

「称其名号」：就是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即得浅处」：是即时能够得到水流浅的地方。

世间的众生，如果有人遭遇到大洪水的灾难，被洪水冲流到江河里；或者失足，跌入深渊大海中；或者行舟航海，遭遇暴风大浪，舟船倾覆，掉入海中的时候，是会被大水漂溺，而有生命的危险的。可是，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只要你肯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菩萨就能运用他的慈悲神力，使你漂流到浅水的地方。既然漂流到浅水的地方，就不会被淹溺，而能免除水灾的厄难了。

在这段经文中，是「即得浅处」的「即」字，是「即时」的意思。所谓「即时」，就是当你被大水所漂流，忽然想到慈悲救苦的观音菩萨，而一心称念观音圣号的时候。就在你受水灾，称念圣号的时候，菩萨马上就能使你漂流到浅水的地方。这就是说明菩萨感应之速。这句「即得浅处」，和总答文中的「即得解脱」句，是互相照应的。如果我们凡夫，在远处看到他人，被水漂流，而想要救他的时候，就得赶快跑去他的附近岸上，再跳入水中，然后游泳到他的身边，才能把他救起来。这一来要化费一些时间，如果危急的，可能就没有办法救他了。可是，菩萨慈悲神力，只要你称念他的圣号，他马上就来解救你，使你即时就漂流到浅水的地方，而得到解脱。这就是菩萨不思議神力的道理。可是进一步说，菩萨的慈悲心，是遍满在一切空间的，所以一切众生，都在菩萨的心中；而一切众生，都有良知善性，这良知善性，就是菩萨的慈悲心，所以菩萨也在一切众生心中。因为菩萨心中的众生，称念众生心中的菩萨，所以感应之速，就好像桴鼓，随扣随响，即时就能得到解脱了。

在法华感通记载说：唐朝有一位岑景仁，从少年的时候就很虔诚的诵普门品，及持念观音菩萨的圣号。有一天，到苏州乘船，船只颠覆，堕入水中。就在这生命危险的时候，听到有人说：能诵普门品的人，就能够免除水难。这位姓岑的人，听到人家说这些话，很清楚的听到说三遍，结果他就浮到水面，过一会儿就漂流到岸上，而得解脱水灾之难，而同舟的人，都被溺死。从这则感应的事迹，我们就可以知道，诵普门品和持念观音圣号的功用，真是不可思议！

上面是从有形相的水，说明观音菩萨灵感的道理，现在再约无形相的水来说。无形相的水是什么？我们岂不是常听到「爱河千尺浪」这句话吗？所以这无形相的水，就是贪爱的心理。可不是吗？世间上有很多青年男女，当他们堕入情网而不能达成目的时候，就双双去跳水自杀。这岂不是先被无形的爱欲水所溺，然后被有形相的水所淹死吗？所以这无形的水，就是说明贪欲的心理。凡夫的欲心无穷，而男女的性欲尤甚，所以男女的情欲，足以代表其他一切的贪欲。

在后面免三毒的经文中，有「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那一段话正是说明自心的欲念，所以这里所说无形的水——情欲，应该是说明外来的欲境。在这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今日，有很多因单恋而被害的案件。在报纸上常常看到，因为追求女朋友，而被拒绝，就向女朋友泼硫酸，或者刺杀女朋友，受到这种被害的人，就是被无形的欲水所溺。生在这时代的少女弱妇，为了情爱的纠缠，真是苦恼太多，但不必害怕，只要你肯一心称念观音菩萨圣号的时候，菩萨必定能使对方消除无理追求的欲心，使你脱离情网的灾难！

辛三 能救风灾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码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这段文是说明观音菩萨，能救度风灾的文。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这句话是形容众生数目众多，而不是局定百千万亿的数目。

「为求金银……真珠等宝」：「金」是黄金，「银」是白银，「琉璃」是青色宝、「砗磲」是白色宝，「玛瑙」是红色宝，「珊瑚」形像树枝，「琥珀」是千年松香所变成，「珍珠」是从蚌中取出的珠宝。这是世间上的人所珍贵的七宝。这七宝是世间人所贪求的但大部份都出产在大海中。

「入于大海」：是因为金银等七宝之类，多产在海中，所以为著要采取这些七宝，就得入于大海中。

「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黑风」是怪风，也就是鬼风。「船」是小船，「舫」是大船。要入于大海采宝，必得要乘船，如果有怪风吹其船舫的时候，就会遭遇到灾难了。

「漂堕罗刹鬼国」：「漂」是漂流，「堕」是堕落，「罗刹鬼」是食人的鬼。因为在大海中，遇到怪风，被怪风所吹，就会被漂流，堕到罗刹鬼所居住的国土去。

「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其中」是入于大海采宝，被怪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的百千万亿众生之中。这些百千万亿的众生，被漂到罗刹鬼国，必定会遭受罗刹鬼食害

的生命危险。在这个时候，能够大家都称念观音圣号，那是太好了，如果不能大家都念，乃至少到只有一个人会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菩萨就能来救度他们。

「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是诸人等」，是指那些入海采宝，被漂堕罗刹鬼国的百千万亿众生。「皆得解脱」，是这些遭遇罗刹鬼难的百千万亿的众生，都能得到解脱罗刹害的灾难。

世间的众生，那一个不贪求七宝之类呢？当很多的众生，组成队伍，入于大海中采宝，如果遇到怪风，吹著他们的船只，被漂堕罗刹鬼国，将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其中只要有少数的人，或者最少乃至只有一个人，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那些众多的人，都能够蒙受观音菩萨的恩泽，而同得脱离风灾之难。只要一个人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大家都能得到解脱，这就是菩萨平等慈悲灵感的不可思议因缘！

在现在的时代，入海采宝的事，可能是很少，但是国际间的贸易关系，一天比一天的繁荣，船只的来往也就日日的增多。当船只航行在广阔大海的时候，谁也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和随身财货的安全。如果在这航海途中，万一船只的机件发生故障，或者遇到暴风而有倾舟沉船的危险的时候，唯一的救星，就是观世音菩萨了。

上面是约事相的解释，再约理的方面解释。金银等的七宝，就是佛法的七圣财。这七圣财是：信、进、戒、惭、愧、闻、舍、定慧。这七种法门，是能成就众生的善法功德，是众生成佛的资财，所以叫做七圣财。入于大海，就是入于佛法的大海。因为佛法是广大无边的，而且是有无量的宝藏，譬喻如大海一样。黑风，就是境界的风。罗刹鬼国，就是妨害道业，足以伤毁法身慧命的恶劣环境。根据这个意义来说，当你发心要求取佛法的七圣财，而入于佛法大海的时候，可能会有种种障道的因缘的。如果有障道的因缘，使你堕在恶劣的环境中，以致没有办法修学佛法，乃至要摧毁你法身慧命的时候，你只要一心称念观音圣号，由于菩萨慈悲的神力就可以使你远离障害，脱出恶劣的环境了。

我们常听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的。尤其是在家学佛的人，障害更是太多了。好比有个虔诚的在家信徒，当他晚上要去听经的时候，往往有人会阻碍说：喂哟！算了吧！听什么经？今天的电影很好看，不看太可惜了，去吧，看电影去吧！在这个时候，如果信念不坚定，就会被他所动摇，随他去看电影了。而电影都是演那些杀、盗、淫的勾当的。如果你看了电影，而增长贪、嗔、痴的念头，这岂不是把道心毁了，把法身慧命断灭了吗？这岂不是等于被怪风吹到罗刹鬼国，被鬼吃掉一样吗？其实，有形相的鬼风，只能吹动你的身体，有形相的罗刹鬼，只能伤害你的生命，其苦只是一生之事，而无形的境界风，却能吹动你的道心；无形的恶劣环境，却能毁坏你的法身慧命，使你不能成佛道。其苦是多生多劫的，其贻害之大，实使修道的行者，心寒胆战！但你不要怕，只要你肯一心一意的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菩萨必定能够消除你种种的障道因缘，而使你顺利地达成修学佛法的目的！

庚二 结示得名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这两句经文的意思，是世尊向无尽意菩萨，结束上面所说，观世音菩萨能救三灾的道理，以指

示观音菩萨得名的因缘，所以科名为「结示得名」。

「以是因缘」：是因为观音菩萨，能以智慧观察，听到众生求救的声音，就能救度众生水、火、风三灾的因缘。

「名为观世音」：所以他的名号，才叫做观世音。在无尽意启问中，无尽意菩萨，向世尊请示说，「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在这里佛答以「以是因缘，名观世音」，正是答覆无尽意菩萨所问的话。

己二 能脱四难，分二

庚一 别明脱难，分四

辛一 能脱刑难

上面已经把观世音菩萨，「能救三灾」的道理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观音菩萨，能解脱众生四种灾难的道理。「能脱四难」下，再分为二科：一、「别明脱难」，二、「总结神力」。「别明脱难」下，又分为四科：一、「能脱刑难」，二、「能脱鬼难」，三、「能脱囚难」、四、「能脱贼难」。兹解释「能脱刑难」的科文。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这句话是说，如果有人，正在面临著要被人加害的时候。众生所作的恶业很多，所招感的恶报也是很多，所以除了水火风的三灾之外，还有刀枪剑戟等等的灾难。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这句话是说，临当被害的那个人，是一个平素持念观音圣号的人。所以在他面临刑戮灾难的时候，就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以求观音菩萨的救度。

「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彼」是指要伤害人的恶人。「所执刀杖」是手里所拿的刀，或者是杖。「寻」是即时的意思。「段段坏」是一节一节的断坏。「而得解脱」是因为持刀要害人的人，所持的刀一节一节的断坏，所以被害的人，就能够脱离被害的灾难了。

如果有人，或者被人陷害，将受国法刑罚之难，或者遭遇怨贼，要杀害你的时候，只要你能够称念观音圣号，对方所拿的刀杖，即时就会一节一节的断坏，这位称念圣号的被害者，就能得到解脱。这当然是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

齐书记载：有一位孙敬德的人，奉命防守北陲。他是一位虔诚的观音信者。他曾造观音圣像，每日礼拜供养。后来被贼人陷害，被判处死刑。他还被关在牢中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位和尚，教他诵普门品千遍，他就照其所言，很虔诚的念了。后来要受刑的时候，斩首官所提的刀，折成三段，而孙敬德的头顶，却一点儿也没有受伤。当时的宰相，知敬德是被陷害的，就启奏皇上，代为伸冤，结果孙敬德幸免于死。

上面所解释的是有形相的刀杖，但是还有一种没有形相的刀杖。这没有形相的刀杖，就是人们骄傲，嫉妒的心理。如果被人骄傲凌辱，或者嫉妒仇害的时候，内心的刺激，犹如身受刀杖之苦一样。但，只要你肯称念观音圣号，就能折伏对方骄傲欺凌的心理。从前有一位很虔诚信仰观音菩萨

的老妇人家。他那么虔诚信仰观音菩萨，应该要娶得一位很孝顺的媳妇才对，可是他偏偏娶得一个既骄傲，又不孝的媳妇。这个不孝的媳妇，对待这位翁姑虐待的态度，连邻居的人，都看不惯，可是这位仁慈的翁姑，却处处以慈悲的心行对待媳妇，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有一天邻居的人，看到那个凶恶媳妇不在，就对这位翁姑说：你的媳妇这样的虐待你，你怎么受得了呢？这位翁姑回答说：我的媳妇很孝顺我，并没有对我不好的地方呀！接著又称赞他媳妇很多好话。那里知道，那个不孝的媳妇，原来是在房间内，邻居和翁姑所说的话，他每一句都听得很清楚。他想：我对待婆婆这么不好，他还要讲我的好话，我实在太对不起他了，于是，发现了天生的良知，变成一个很孝顺的媳妇了。这就是这位翁姑，以他的慈悲心，把那个不孝媳妇的骄傲刀杖折断了。

辛二 能脱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三千大千国土」：是一佛所教化的世界。这三千大千国土的算法，是一个须弥山，一对日月。须弥山外有七重香水海，七重金山。须弥山的四面是四大部洲，上面是六欲天。这样的一个月，一个四大部洲，一个六欲天，是一个「小世界」合一千个「小世界」，叫做「小千世界」，为色界初禅天所盖覆。合一千个「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为色界二禅天所盖覆。合一千个「中千世界」，叫做「大千世界」，为色界三禅天所盖覆。因为有小中大三个千，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夜叉、罗刹」：「满中」是充满其中。三千大千国土之中，充满著夜叉和罗刹，叫做满中夜叉、罗刹。「夜叉」是梵语，译为「疾捷」，是飞行轻快的恶鬼。「罗刹」也是梵语，译为「暴恶」或「非天」，也是食人的恶鬼。

「欲来恼人」：是上面所说的夜叉、罗刹之类，要来恼害人类的意思。

「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这句话是说，那些恶鬼听到被害的人，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是诸恶鬼」是那些欲来恼人的夜叉、罗刹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是那些恶鬼，尚且不能用它的恶眼来看你。「况复加害」，是何况能加害于你。

鬼有报得的五种神通，它们的势力是很大的。如果三千大千世界都充满著夜叉、罗刹鬼的话，岂不是变成了很可怕的鬼世界吗？但不要害怕，纵使真的世界中都充满著凶恶的鬼，只要你肯一心称念观音圣号，那些恶鬼，不但不敢来恼害，而且不敢用它的恶眼来看你呢！

佛祖统记载：梁朝的慧简禅师，是一位精修戒律的修行人。在荆州厅有别斋三间，鬼怪很多，普通的人都不敢进去，唯有慧简禅师能居住。慧简禅师居住于那三间别斋的初夜，看到一个人，穿黑衣服而没有眼睛，从壁中跑出来，倚在门上。慧简禅师心里知道是鬼怪出现，就很虔诚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过了一会，那个鬼怪就入于壁内，隐而不见了。慧简禅师，一点也不害怕，仍和平常一样，起来礼佛诵经。第二日的晚间，梦见有人对禅师说，我是从汉朝末年就住在这里，已经有数百年了，都不容允他人住在这里，因为禅师是一位诚实而又戒律清净的好人，所以特别容许禅师住在这里的。这则因缘，一方面是说明慧简禅师戒行所感，一方面也是说明观音菩萨不思議感应的

道理。

在这世界中，鬼神确实很多，只是不容易被我们发见而已。但是除了鬼道的鬼神之外，还有一种无形相的恶鬼。这无形相的恶鬼是什么呢？就是祟，象征人类不正当不光明的心地。在这道德沦亡的现实世界里，人们的内心都充满著奸诈、阴险、毒辣种种黑暗的心理，这和充满著夜叉罗刹的鬼世界有甚么差别呢？在这世界里不是处处充满著残忍、斗争、杀害的触目惊心恐怖现象吗？我们处在这种人鬼混乱的世界里，时时处处都有被害之可能，真是既苦恼又危险，但我们只要能专心持念观音菩萨的圣号，那些奸诈、阴险的人，也就不敢用毒辣的手段来加害我们了。

辛三 能脱囚难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这段文是说明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能够脱离囚系之难。

「设复有人」：是假设再有一类，前生种了囚系之因，今生应该要受囚系业报的人。

「若有罪，若无罪」：或者他是真的违犯国法，而有罪的，叫做「若有罪」。或者他是没有违犯国法，而是被陷害的，所以叫做「若无罪」。

「桎械枷锁」：「桎」是手铐，「械」是脚镣，以木架架于头部叫做「枷」，以铁炼系缚身体叫做「锁」，这些东西都是刑罚的工具。

「检系其身」：「检」是检束，「系」是系缚。以上所说的桎械枷锁等等刑具，束缚于身体，叫做「检系其身」。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被桎械枷锁所囚禁的人，如果能够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够承蒙菩萨的救脱了。

「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被束缚在身上的桎械枷锁，统通都会断坏，即时就能得到解脱被囚禁的灾难。

身体受这些刑具的人，有的是触犯国家法律，罪有应得，但也有无辜受害的；罪有应得的，是今生的恶业所感，无辜被陷害的，是前生所造的恶业所感。但无论罪之有无，只要他能够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他所检系在身上的桎械枷锁，仗著观音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都会断坏，而得到解脱。

在这里或者有人会怀疑说，国家制定刑法，是用以惩诫恶人的。没有罪而被陷害囚系的，菩萨来解救他，固然是很对的，如果菩萨去救那些有罪的人，使其免受刑法之难，这岂不是纵恶而殃累善良吗？岂不是破坏国家的纲纪，扰乱社会秩序吗？但应当要知道，弥天的大罪，挡不住一个悔字。虽然有罪而被囚禁，既然能称念观音圣号，这个人已经有反悔之心；有悔过之心就是好人，所以他如果因称念圣号而脱离灾难，此后自然可以感化为善，改往修来了。这样的话，菩萨是感化罪人改恶为善，绝对没有纵恶殃民，坏乱纲纪的道理。

法苑珠林记载：晋朝有一位窦传者，是河内人。在永和七年，为高昌步卒吕护所俘虏，同伴七人共系狱中，不久就会被杀了。恰巧有一位道山法师，那时正在吕护的军营中，道山法师和窦传相识，他听说窦传被禁，就去探视他。窦传一见道山法师，就哭著说，我的生命在顷刻间，法师能救我吗？道山法师说：你不必焦急，只要至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必定有感应的。窦传就默念观音圣号三昼夜，身上所系的枷锁自然解开。窦传想：我的枷锁虽然脱落了，但同伴的人还是在监禁中，怎么忍心舍他们而去。于是又求菩萨加被，并劝同伴的人，一心称念观音圣号，结果同伴者的刑具也都解开，才得一齐逃离这不幸的遭遇。他们各各回到家里以后，都很恭敬的信仰观音菩萨，而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呢！

以上所说的是有形的枷锁，但是还有一种是没有形相的枷锁。这没有形相的枷锁，就是名利恩爱。世间人都是被这些名利恩爱的枷锁束系得不能自由。常常听到一般在家学佛的人说：噯哟！我现在的事业又扩张了，忙得连拜佛的时间都没有了，这就是被名利的枷锁所束系了。或者有些老妇人家说，最近家里的媳妇，生了一个可爱的孙子，为著要帮忙照顾他，所以就顾不得拜佛听经了，这就是被恩爱的枷锁所繫了。可是世间的恩爱，能当做逃过阎王关的护身符吗？阳世的名利，能够带到阴间享受吗？到头来，这世间的名利恩爱，一样也带不去，唯有业随其身而已！为了逃脱无常的生死关，应该要虔诚称念观音圣号。念圣号的心恳切，名利恩爱的心就会淡薄，这样才能脱离无形的桎梏枷锁！

辛四 能脱贼难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这科的文是说明观音菩萨，能救脱贼难的文。

「若三千大千国土」：「若」字是假使的意思。「三千大千国土」是一佛所教化的区域。这在能脱鬼难科中，已经有详细的解释。

「满中怨贼」：是三千大千国土之中，充满著怨贼。害命叫做「怨」，谋财叫做「贼」，既夺取财物。又杀害生命的恶贼，叫做「怨贼」。

「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商主」是做生意的主脑者、好比现在的董事长、总经理或商团的团长之类。「将诸商人」的「将」字是带领的意思。带领著很多商人，叫做「将诸商人」。「赍持重宝」是拿著很贵重的宝物，「经过险路」是经过充满著怨贼的危险道路。

「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在这许多商人之中，有一个人就很大声的这样的说：诸位善信的男子呀！你们不要恐怖了。

「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他们经过了充满怨贼的道路，真是恐怖极了，为什么说不要恐怖呢？其实到这个时候，恐怖也是没有用的，那末怎么办呢？那一个人又说，你们应当要一心一意的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呀！

「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是菩萨」是指这位观世音菩萨。「无畏」是无畏布施，这

是布施的第三种，有人在受他人欺凌，精神上受著恐怖的时候，能解除他受欺凌的恐怖，使其精神上得到安慰的，就是无畏布施的法门。观音菩萨能以十四种无畏力，使众生远离恐怖的心理，叫做「能以无畏，施于众生」。这句话是，其中一人，叫大家不要恐怖的所以然。

「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为甚么其中有一人，叫大家要一心称念观音圣号呢？他又说：你们如果能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号，虽然在这怨贼的危险中，也能够得到解脱的缘故啊！

「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众商人」是那些拿著重宝，经过险路的商人。「俱发声言」：是大家都发出声音。因为他们带著重宝，经过危险的道路，正在恐怖万分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高声唱说：你们要一心念观音圣号，就能得到解脱。这些商人，都听到他所高唱的话，于是大家，为了脱险，都异口同音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

「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因为这些商人，都称念观音菩萨名号的缘故，所以即时就解脱了怨贼的灾难！

在这个充满著怨贼的危险环境里，有一个富有的巨商，率领著很多商人，并且带著一大批贵重的东西，要经过一段很危险的道路。在这种情形之下，难免被怨贼谋财害命的，真是太危险了。当众商人正在万分恐怖的时候，其中如果有一个平日有信仰观音菩萨的人，对大众高声的说：诸位不要恐惧，大家应当一心称念观音圣号。这位菩萨能以无畏，布施给我们，你们如果能称念观音名号，在遭遇怨贼时就能得到解脱，而能安然经过这危险的道路啊！当时这些商人，都听他的话，真的大家都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号。因为他们都念观音名号，蒙受菩萨无畏施的神力感应，果然都解脱怨贼之难了。

谛闲大师的普门品讲义记载：民国十七年二月廿八日夜，上海天潼路蔡仁茂玻璃店的主人蔡仁初，被土匪绑去。因为他是观音菩萨的信仰者，所以就默念观音圣号，祈求免除灾难。果然得到菩萨的冥中加被，起初是土匪汽车的轮胎爆破，继即汽油发火。土匪恐怕事情暴露，就要逃走，但不能达成劫夺的目的，心恨蔡仁初，就开枪打蔡仁初，可是打了三枪，仁初恰好跳了三次，所以都没有受伤。结果土匪逃走，仁初安然回家。这就是证明一心称念圣号的效力是迅速而确实的！

上面所说的是外来怨贼的侵扰，可是还有内在无形的怨贼。内在无形的怨贼，就是内心的烦恼。这内在的烦恼贼，比外来的怨贼，更利害更可怕。因为外来的怨贼，只是劫夺身外的财物，伤害假合的色身生命，其所受害，只是今生一世。可是烦恼贼，不但会劫夺我们的功德法财，更会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使我们生生世世沉沦生死苦海，永劫受苦，其所受害，是累生累世的。可是，当烦恼的怨贼侵扰我们的时候，也不必害怕，只要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就可把内在的烦恼贼消灭了。

庚二 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这科是总结以上三灾四难，以显示观音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所以科名为「总结神力」。

「无尽意」：是世尊再呼无尽意菩萨一声，以唤起他的注意。

「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大菩萨的意思。这正是显示观世音菩萨，不是普通的菩萨，乃是一位具有大道心、大愿力、大慈悲、大行门、大无畏、大功德、大神通、大妙用，能够应化无穷，施无畏于众生，时时处处为众生作依怙的大慈悲圣者，所以称为观世音菩萨摩诃萨。

「威神之力，巍巍如是」：这是显示菩萨的功德妙用。「威神之力」，是威德神通的力量。「巍巍」是高耸之貌。观音菩萨的神通妙用，和解救众生的种种苦难，施与众生的恩惠，深似海，高如山，所以叫做「巍巍」。「如是」，指上面的三灾四难。观音菩萨给与众生，救苦救难的恩惠，从甚么地方可以表现出来呢？像上面所说的，菩萨能救三灾四难的大无畏施就是了，所以说：「巍巍如是」。

己三 能离三毒，分二

庚一 别明离毒，分三

辛一 能离贪毒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现在要解释的是，称念观世音菩萨，能远离三毒的文。众生为甚么会从无始劫以来，受生死的轮回，而有三灾四难的痛苦呢？追究他的原因，都是因为贪嗔痴三种根本烦恼的缘故。因为贪嗔痴的三根本烦恼，会毒死吾人的法身慧命，所以叫做三毒。

这「能离三毒」的文，分为二科：一、「别明离毒」，二、「总结神力」。「别明离毒」下，又分为三科：一、「能离贪毒」，二、「能离嗔毒」，三、「能离痴毒」。兹解释第一科、「能离贪毒」的文义。

众生的贪欲有贪财、贪色、贪名、贪食、贪睡等等，种类很多。但所有贪欲之中，以淫欲为最强盛而难断，所以就拿淫欲来代表其他的贪欲。意思就是说，最强盛而难断的淫欲，尚可因观音菩萨的威神之力来消灭他，何况其他的欲念呢？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这句话是，假若有一类的众生，淫欲的心特别强盛的意思。虽然一切众生，都是以淫欲而正生命，所有众生都有淫欲的贪念，但因各人的业感不同，可能有的淫欲心特别强盛，所以说：「若有众生，多于淫欲」。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常念」是时刻不断的称念。「恭敬」是身体的礼貌叫做「恭」，心理的尊重叫做「敬」。常常称念观音圣号，而且身常礼拜圣像，心常存著敬重之意，叫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便得离欲」：「便得」是就能够的意思。多淫欲的人，如果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能够远离淫欲之念，所以说：「便得离欲」。

男女的性欲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学佛修行想要了生死的人，必须先断生死根本的淫欲，但淫欲是众生与生俱有，根深蒂固，很不容易断除的。佛陀虽然教人修不净观，以对治淫欲，但淫念炽盛的人，如果修习不净观也无法对治的话，真是苦恼无穷，且其后患，也是不堪设想。如果受淫欲之念困扰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了。因为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

就能蒙受菩萨威德神通力的加被，使令远离淫欲的毒害。又能够称念圣号，恭敬礼拜观音圣像，自然能澄清心的染污念头，而提高理智。理智提高，就可克服欲念了，所以果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的话，由于菩萨神力的加被，和自心理智的提高，就可远离淫欲之念了。

淫欲之害，轻者损害身体，丧失道德，重者亡躯失命，且会招感来世妻不贞良，眷属乖离的果报。尤其惨重的是，可能堕地狱受铜柱铁床，寒冰冻裂的苦报，岂不可怕呢？如果知道怖畏，就得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以念力而对治淫心，用慧剑来斩除我爱的罗网了。

辛二 能离嗔毒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三毒的第二是「嗔恚」。「嗔恚」是忿怒的心理，也是一种很不好的心理状态。

「若多嗔恚」：是如果有一类的众生，多嗔恚的心。嗔恚心也是人人都有的，但有的人嗔恚心特别大，一言不合，或一眼不顺，马上就发脾气。所以叫做「多嗔恚」。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常常称念恭敬观世音菩萨的意思。

「便得离嗔」：如果是一个多嗔恚的人，能够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就可以远离嗔恚了。

人之所以会生起嗔恚，有三种原因：一、顺理嗔，二、非理嗔，三、诤论嗔。一、「顺理嗔」，是因为无端受害，或他人无理欺凌，故意中伤破坏自己的声誉地位，甚至损伤自己身体，或剥夺所享受之物，所以就大发脾气。这是他人先找到自己头上来，会发脾气是人之常情。因为发脾气发得有理，所以名为「顺理嗔」。二、「非理嗔」，他人没有事先来惹我们，却无端自发脾气，或者明知自己不对，而大发雌威，先发制人，就大动肝火，这都是拂乎人情的。因为发脾气发得没有道理，所以名为「非理嗔」。三、「诤论嗔」，这是由于言论所起的，或者是起于闲谈，或者是起于辩论。在辩论道理的时候，往往看到双方各各坚持自己的意见，争执不休，结果弄得大发脾气，不欢而散。有的在茶余饭后，相对闲谈，但聊天到彼此见解不能一致，就会发出相反的言语，于是互相诤论，结果惹起火来了，可能还会大打出手呢？这些由诤论，所起的嗔心，都名为「诤论嗔」。无论是顺理嗔、非理嗔，或者诤论嗔，都是会导致祸害的，如果嗔恚炽盛，无法禁制的话，其所受害轻的会伤感失和，重的会忘掉自身的利害，六亲不认，而且会招致来生被人恼害的果报，尤其严重的会堕落地狱，备受刀山剑树，剉刺槌击的果报，岂不可怕呢？

从前在一个小池里，有一只乌龟，因为天气久旱不雨，水池中的水一日一日的减少，不久就会干枯了。如果池水干枯，这只乌龟的生命也就完了，所以这只乌龟，急得像热锅盖上的蚂蚁一样。就在这个时候，飞来两只雁鸟，乌龟向雁鸟求援了，它要求雁鸟把它带到有水的地方去。这两只好心的雁鸟也答应了，它们随即飞到附近的树林，检来一支树枝，对乌龟说：你用嘴咬著这支树枝的中央，我们各咬一边，就可以把你带到有水的地方去，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在飞的时候，你要把嘴咬紧，不能讲话。乌龟听到雁鸟要带它到有水的地方，真是欢喜极了。它就咬在树枝的中间，让两只雁鸟带它飞上天空。但当它们飞到一个村庄上空的时候，被一群小孩看到了。这群小孩大声的叫道：噯哟！你们看！那一只乌龟被雁鸟捉去了。乌龟听了这种话，很是生气，它想：我是要雁鸟带我到有水的地方，怎么说我被雁鸟捉去了呢？于是越想越生气，它再也不能忍受了，它想如果不和他们辩个明白，岂不白白被他们侮辱了，于是，它开口说话了。但当乌龟开口要说话的时候，

嘴巴一松，离开了树枝，就从天空掉下来，跌得粉身碎骨，一命呜呼！

从这则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嗔恚不能忍辱的坏处是何等的严重！经上说：一念嗔恚火，焚烧功德林。嗔恚之火，确实是修学佛法的大敌。但只要我们时时刻刻称念恭敬观音菩萨，就可以念力来制伏嗔心，仗著菩萨的慈风，来消除我人心中的嗔恚热恼，而得远离嗔恚了。

辛三 能离痴毒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这段文是说明观世音菩萨，能消除众生的愚痴的道理。

「若多愚痴」：「愚痴」是愚蠢痴呆，心地昏暗，不明事理的意思。这愚痴就是无明烦恼。无明有迷事的无明和迷理的无明。迷事的无明，是由于事相而起的迷惑。诸如：以苦为乐，以无常为常，以无我为我，以不净为净，颠倒因果是非邪正，障碍真谛妙理，这就是迷事的无明。迷理的无明，是由于理性而起的迷惑。诸如：不识真心，不明自性，不达中道，障碍中道实相真理的，就是迷理的无明。无论是迷理无明和迷事无明，都是一切忧患的根本。贪和嗔的烦恼，乃至其他的枝末烦恼，都是由无明所起。它是一切烦恼，一切生死，一切痛苦的根本，所以在十二因缘中无明排在第一支。要灭除苦恼，就得从苦的根源——无明——断除，这才是斩草除根的办法。愚痴的无明，是人人都有的，但有的愚痴心特别重，所以叫做「多愚痴」。

「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如果多愚痴的人，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的话，就能够远离愚痴了。

多愚痴的人，迷了正知见，起邪分别，事理错乱，邪正颠倒，就好像迷失了指南针的船只，在大海中摸索，将有触礁沉舟的灾难。又好像瞎子行路，不能辨识道路的好坏，将有堕坑落堑的灾殃，岂不危险！本来佛教有因缘观是对治愚痴的，但愈是愚痴，愈是不能修观，那就只好专心一意称念观音圣号了。如果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的话，一方面由菩萨威神力的加庇，一方面由自己的正念来敌破邪执，由正念的慧日照耀心地的时候，心中的迷云，就能消散了。

传说从前有一个小沙弥，非常的愚蠢，他的师父教他的经典，他不但不能了解经中的道理，连字音都没有办法记著，他的师父也想不出好办法来教化这个愚痴的徒弟，后来就教他称念和礼拜观世音菩萨。每天晚上，以一支香的时间为限，并且到时间，要听到他师父摇铃的声音，才能休息。这个小沙弥，人虽然很愚痴，却也很忠直。他就依照师父所限定的，每天不断的礼拜观音菩萨。就这样的拜了三年，有一天晚上，他的师父竟忘记了摇铃，但说来奇怪，当小沙弥礼念一支香的时候，铃子不摇自响，小沙弥以为是师父摇铃叫他休息，他就去休息了。次日早晨，他的师父一觉醒来，想起昨夜忘记摇铃，小沙弥可能还在那里拜菩萨呢？于是赶快跑到大殿一看，却没有看到小沙弥在拜，就到小沙弥的寮房，责备小沙弥不应该没有听到摇铃声，擅自去睡觉。小沙弥辩解说：师父昨夜也和平常一样摇了铃，我才去睡觉呀！这位师父觉得很奇怪，于是，那一天晚上故意不摇铃，到时候注意其动静，果然铃会自响。这是小沙弥礼念观音圣号，精诚所感。自是以后，这位小沙弥，大开智慧，凡所有一切经典，不教自通，且一旦看过的经文，都不会忘记。由此可知，观音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是何等的不可思议！

庚二 总结神力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这段文是说明，称念观音圣号，能离三毒之后，作一个结束，显示观音菩萨的神通妙用，并劝勉众生，应该要常念恭敬观音菩萨。

「无尽意」：是世尊说法说到这里，再招呼无尽意菩萨一声，以唤起他的注意。

「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如是」是指上面所说，观音菩萨能离众生贪嗔痴三毒烦恼的不思议妙用。「等」是等及其他——包括上面的三灾四难，以及所有的灾难等等。「威神力」是威德神通的力量。菩萨的威德势力，是能降伏一切，而不被一切所屈挠。菩萨的神通妙用，是不可测度的，所以叫做「大威神力」。观音菩萨，有像上面所说，能拔众生贪嗔痴的根本烦恼。你看，他的威德神通的力量，是何等的伟大呢！

「多所饶益」：「饶益」是礼饶利益。「多所饶益」是很多的利益的意思。观音菩萨的威德神通力量，能拔众生三毒深根，能除众生的三灾、四难。其对众生的利益，既能够解脱众生现生的灾难，又能使众生，远离未来生死的苦报。其对众生的利益，真是太多了。

「是故众生，常应心念」：「是故」是因为观音菩萨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于众生的缘故。「众生」，近指六道中的众生，远赅九法界的众生。「常应心念」，是常常应该在内心称念观音圣号，「是故」与「常应」是劝勉之词，「心念」二字是称念的工夫。称念观音圣号，必须发自内心，如果像小沙弥念经一样「有口无心」，那是不能得到感应的。

世尊讲到这里，又呼一声无尽意，接著说：因为观音菩萨，有像上面所说的大威德神通的力量，对于众生的利益很多，所以众生，常常应该发出虔诚的心，一心专意，称念观音圣号呀！

己四 能应二求，分二

庚一 别明应求，分二

辛一 求男得男

上面将观音菩萨，「能离三毒」文中的意义解释好了，现在接著要解释「能应二求」文中的意义。「能应二求」下，又分二科：一、「别明应求」，二、「总结神力」。「别明应求」下，又分为二科：一、「求男得男」，二、「求女得女」。兹解释第一科「求男得男」文中的意义。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这段文是说明观世音菩萨，不但能救济众生的三灾、四难和三毒的苦恼，而且也能使祈求子息的妇女，满其所愿。

「若有女人」：「若有」是如果有的意思。「女人」是指已经出阁的妇女。

「设欲求男」：「设欲」是假设想要的样子。「求男」是希求有个男孩子。世间的妇女，如果没有生育男孩的，就希求能生得一个男孩子。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礼拜」是以身体来顶礼。「供养」是以香花茶果等物质来供奉，

或者在三宝门中执役效劳。世间的妇女，如果希求生个男孩，就得礼拜供养这位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便生福德智慧之男」：「便生」是就会生的意思。「福德」的「福」是福报，「德」是善行，修善行所得到的福利，叫做「福德」。「智慧」是「愚痴」的反面。礼拜观世音菩萨，就会诞生一个既有福德，又有智慧的男孩，所以说「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世间的人们，无论男女，都很注重生育子女，以传宗接代的，因为这是人伦的俗习呀！尤其妇女家，对于求子的心，比较男人还要急切。因为身为妇女而不会生育，就有三种痛苦：一、为丈夫所轻视抛弃；二、为翁姑所嫌；三、为邻近妇人所讥笑。因为妇女家，求子的心比较急切，所以在这里单指女人求子嗣来说。而必定要求男者，因为家无男儿，就有：一、年老无人服侍，二、家业无人付嘱，三、身后宗嗣断绝等三种可畏的事。所以没有生育男孩的妇女，就希望能诞生一个男孩。

释尊告诉无尽意菩萨说：如果有妇女家，想求得一个男儿，只要他肯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菩萨就能满他所愿，而生一个男儿了。可是如果生一个平平凡凡的男儿，并不足为奇，所可贵的是，求观音菩萨所生的男儿，是有福德、有智慧的男儿呢！有福德就富而且贤，有智慧就是贵而且哲，四美具足，可以说是世间上稀奇少有的男子了。

生在世间上做人，如果但有福德而没有智慧，就是痴福。有一种人，生来很有福报，人也良善，可是生得不聪明，这是痴福。有的虽然很聪慧，可是缺乏了道德心，又没有福报，虽有满胸的希望和计划，却一事不成，这更是人生的缺陷。观音菩萨能将福慧双全的男子，赐给没有儿子的妇女，由此可见，菩萨对众生的恩惠，是山高海深，无穷无尽的。

据现果随录记载：在清朝初的时候，有一位谭宪卿，是一位很富有的长者，因为他们夫妻到了半老的时候，还没有子女，所以族亲们争著要分他的财产，宪卿为此而困扰不甘。于是，费了五千金，设大悲忏坛，礼拜大悲忏四十九日，以此功德，祈求观音菩萨赐与子息。果蒙菩萨的感应，当年妾遂生一子。他的妻儿又发心捐舍一千金，修建白衣阁，过了没有多久的时间，也生一子。这就是观音菩萨，能应求子的妇女，赐与子息的证明。

辛二 求女得女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这段文是说明观音菩萨，能应无女儿众生的要求，而赐与女儿的意思。

「设欲求女」：「设欲」是假设想要的意思。「求女」是希求有个女孩子。世间的妇女，如果没有生育女孩的，就希求能生得一个女孩子。

「便生端正有相之女」：「便生」是就会生的意思。「端正」是端庄正经，拣别不是娇慢惯养之类，这是约贞静娴淑的品德说的。「有相」是有好的相貌。如果没有女儿的妇女家，想求得女儿，就会生得一个端正有相的女儿。在这句的上面，应该要有「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一句，在这里所以省略者，是鸠摩罗什法师译法的巧妙。

「宿植德本，众人爱敬」：「宿植」是宿世所植。「德本」是善行的因。凭什么会转生为端正有相之女呢？这是因为前生种了善行之因所致呀！「爱敬」是被人看了，既爱而且敬。爱敬就是虽然被人看了，会生起亲爱的心理，但不敢随便干犯她。

依世俗来说，男承内嗣，女结外亲。如果只有男孩而无女儿，也是美中不足之事，所以女儿虽属半子，也有祈求者。而没有女儿的人们，只要他们肯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满其所愿，而赐与女儿。而且其所赐与的女儿，不是平庸的女儿，而是一个品德端正，形相尊贵的女儿。这是一个使人既亲爱又敬畏的女儿呀！如果但使人爱而不敬的话，就是虽然有端妍之貌，而无福德之相。如果只有使人敬而不爱的话，就是虽然有福德之相，而没有端妍之貌。能够使人见了生起亦爱亦敬的心理，必是福德智慧都具足的人，这是宿世培植众德之因所致啊！

己二 缘结应求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

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这段文是总结二应求的文，以显示观音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和众生所得到的利益，并劝勉众生受持观音圣号。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无尽意」是释尊开示了观音菩萨能应二求的道理以后，又呼无尽意菩萨一声，以唤起无尽意菩萨，其实也是唤起法华会上听经大众的注意。「如是」二字是指法之词，是指上面求男得男，求女得女的意思。观世音菩萨有能满足世界人类，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愿望的神通力量，所以说：「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若有众生」是如果有一类的众生——是有宿世的善根，而且和观世音菩萨有缘的众生。「恭敬」二字的解释，是自己谦逊退让为「恭」，推崇他人智慧道德为「敬」。「礼拜」是将恭敬的心意，表现在身体外表的行为上，其最恭敬的是，五体投地的致敬方式。恭敬观音菩萨是意业的虔诚，礼拜观音菩萨是身业的虔诚，称念观音菩萨是口业的虔诚。但这三业是以意业为主，所以无论是礼拜或称念，必须心存恭敬，才能得到感应道交的效用。「唐捐」的「唐」是「徒」或「空」，「捐」是弃的意思。所做的事，徒劳无益叫做「唐捐」。恭敬礼拜观音菩萨的功德，不会徒劳无补，其福报不会虚无缥缈，叫做「福不唐捐」。

「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是故」，是因为恭敬礼拜观音菩萨，福不唐捐的缘故。「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是大家都应该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受持」是不但口里称念圣号，更是牢牢的常常记在心里。因为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所以释尊开示说：「世间的众生都应该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释尊向无尽意菩萨，开示观音菩萨能应二求的道理之后，又呼一声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呀！如果有众生，能够心存恭敬，身行礼拜观世音菩萨的话，不但能免三灾、除四难、离三毒，乃至能满二种的祈求，而且因为恭敬礼拜所获得的福报，终无虚弃。就是不礼拜，而单持名也能得到很大的福报。所以你们世间的众生，都要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正是显示恭敬礼拜的利益，以劝勉众生受持观音圣号的意思。

己五 能得多福，分二

庚一 一多相较

上面已经把观音菩萨能脱四难、离三毒，应二求的道理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答示持名感应」下第四科，「能得多福」的经文。「能得多福」下，又分为二科：一、「一多相较」，二、「结显多福」。兹解释一、「一多相较」的科文中的意义。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无尽意」：世尊要向无尽意菩萨说明礼拜观世音菩萨，能得多福的道理之前，又先呼无尽意菩萨一声。

「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受持」是口里称念，心内忆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是六十二亿恒河沙数那么多菩萨的圣号。「恒河」是在印度，宽四十里，长一千多里的大河。恒河里面的沙，好像面粉那么细。一小撮的恒河沙，尚且不能计数，何况既宽且长的恒河里面的沙呢？佛陀说法，讲到数目之多的没有办法计算的时候，就以恒河的沙来作譬喻。一个恒河沙数的菩萨，已经是太多了，何况有六十二亿的恒河沙数菩萨，其数目更是多的没有办法计算。

「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复」是「又」的意思。「尽形」是尽此身形，也就是尽此一生的意思。「供养」是向三宝供奉：香、华、灯明、饮食、资财等，为之供养。「饮食」是日常生活上解决饥渴的食料。「衣服」是身体上穿以遮体的衣裳之类。「卧具」是睡眠所用的床铺、被褥之类。「医药」是医治病体的药品。供养这饮食、衣服、卧具、医药，是为四事供养。有一类众生，不但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的圣号，又尽他的一生，向这六十二亿恒河沙数的菩萨，行四事的供养。所以说：「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

「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于汝意云何」是在你的心意怎样？「是善男子、善女人」是指受持六十二亿菩萨名字，又尽形寿供养四事的善男子和善女人。「功德」二字的解释是，身行叫做「功」，心行叫做「德」。内心有良好的美德，又能表现在身体上做诸善事，叫做「功德」。「功德多否？」是问其所得的功德多不多。

「无尽意言：甚多，世尊」：「无尽意言」是无尽意菩萨为要回答世尊而发言。「甚多」是很多的意思。因为世尊向无尽意菩萨，问起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又尽形寿供养四事所得到的功德，是否很多？因此，无尽意菩萨就回答说：世尊呀！那个人的功德是很多的了。

「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佛言」是释尊又向无尽意菩萨发言开示。「若复有人」是如果另外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是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这句话是和「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的相对照。「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说明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的时间之短暂；这句话是和「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相对照的。

「是二人福，正等无异」：「是二人」是一个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等四事的人，和一个但受持观音菩萨圣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的人。这两个人所得的福报，叫做

「是二人福」。「正等无异」是真正平等而没有差别的意思。受持观音菩萨圣号，乃至只有一时礼拜供养所得到的福报，和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名字，尽形寿供养四事所得到的福报一样而没有差别，这正是显示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功德的殊胜。

「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他们两个人的福报，在百千万亿劫的时间中，都不能穷尽。不能穷尽是享受不尽的意思。「百千万亿劫」是形容时间的长久，不必当做固定的数目。

「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的名字」是显示受持菩萨圣号之多：「尽形供养」是显示供养时间之长：「四事供养」是显示供养之大。「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是显示所受持菩萨圣号的寡少：「一时礼拜供养」，是显示供养的时间的短促。有人能普遍的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的名字，并且尽其一生，常以四事供养这么多的菩萨，他的供养心是何等的广大，他的精进心是何等的勇猛，当然他的福报是不可思议。但为甚么受持观世音菩萨和一时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所得到的福报，也一样的大，而百千万亿劫，享受不尽呢？我们应该要知道，六十二亿恒河沙数的菩萨虽然很多，但都是普通的菩萨，犹如一般的珠宝，而观音菩萨早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是度化众生心恳切，倒驾慈航示现的菩萨，犹如摩尼宝珠。因为摩尼宝珠一粒，压倒海宝千群，所以一名能等余号，犹如一粒摩尼宝珠，能胜海中众宝一样。

以上是约事相解释，再进一步，约理论来说：观世音菩萨和六十二亿恒河沙的菩萨，都是证到真如本体的。在真如实际中，法性是平等，而没有一多的差别的。从这法性平等的道理来说，受持观音一号，就等于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圣号一样，所以二人的功德是正等无异。

又约修持的工夫来说：学佛修行是要澄清心里的尘劳杂念的。专心一意单持观音圣号的话，可把心里的尘劳杂念澄清下来，而受持或礼拜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那么多的菩萨，一会儿要念这位菩萨的圣号，一会儿要礼拜那位菩萨，一会儿要供养这位菩萨，一会儿又要供养其他的菩萨。这样的时刻都在起分别的话，心里的尘劳，将会愈动乱，是不能收到「修心」的工夫的！所以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圣号，不如单独受持一位观音菩萨的圣号呢！

庚二 结显多福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这一段文是世尊将受持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和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做个比较，并说明两者的功德没有差别之后，再做个结论，以显示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能得多福的道理。

「无尽意」：世尊说法到这里，又呼无尽意菩萨一声，可是在法华会上的菩萨有很多，为什么不呼其他菩萨的名字，而都是呼无尽意菩萨的名字呢？因为无尽意菩萨，是这部普门品的发起人，他是这部普门品的当机众的关系啊！

「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这句话正是显示受持观世音菩萨圣号，能够得到很多福德的道理。「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不但口里在念观音圣号，更能将观音圣号，常常牢牢的记在心里。「得如是」是得到这样的意思。这「如是」二字，近指这一科「较量功德」文中所说：称念观音圣号，其所得福德，等于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洪名。远指前面诸科所说，众生称念观音圣号的话，菩萨就能救他三灾、四难，能离三毒，能应二求等威德神通，不可思议的意思。「无量无边」是无有限量和无有边际。多的不可计算，叫做「无量无边」。「福德」是

福报和功德。有福报和功德的利益，叫做「福德之利」。而受持观音圣号，能够得到如上所说，很多福报功德的利益，所以说：「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有人认为：称念一菩萨圣号，不如念很多菩萨的圣号；礼拜一尊佛的圣像，不如拜很多佛的圣像；念小部经，不如念大部的经。甚至认为佛菩萨固然要拜，但天公妈祖、城隍爷、福德神等等也都要拜。于是，今天念这个佛号，明天念那个佛号，今天念这部经，明天念那部经，今天拜佛，明天拜天公，后天拜妈祖城隍爷，弄得心里乱糟糟。这样不但不能得到效果，反而弄得身心疲倦不安。这就是不知道修行要领所致。大家要知道，学佛修行是在修心，众生的心好像猿猴野马一样。学佛的初步，就是要使散乱心平静下来，然后才能修持应该要修的法门。如果还没开始修持法门，就把心弄得乱糟糟，岂不是病上加病，这样怎么能收效呢？佛陀开示众生念一菩萨的圣号，能与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的功德相等，正是要众生专一其心，好好一门深入。所以我在这里做个结论：如果能专心一意的念一佛一菩萨的圣号，其所得的福德之利，是无量无边的。反之虽然受持很多佛很多菩萨的圣号，如果心里散乱的话，其功德是有限的。假若是为贪求福德而受持很多佛菩萨圣号，其所得的福德利益更是有限了。

戊二 答示游化方便，分二

己一 当机进问

上面已经将世尊「答示持名感应」经文中的意义解释好了，下面接著要解释「答示游化方便」。所谓游化方便，是观音菩萨随类现身，应化在世间，教化众生的方法。

「答示游化方便」下，又分为二科：一、「当机进问」，二、「如来详示」。兹解释一、「当机进问」科中的经文。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无尽意菩萨是这部普门品的发起众。因为他听世尊说了上面的道理之后，还有要请问的地方，所以就再向世尊开口说话了。「白佛」是禀白于佛，下对上发言请示叫做「白」，上对下开示叫做「告」，这是佛法的仪规。

「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世尊」是无尽意菩萨要请法之前，先称呼一声佛陀的尊称。「云何游此娑婆世界」，是「怎样游化这娑婆世界？」的意思。「娑婆」二字是印度话，翻译中国话叫做「堪忍」。意思是说：在这世界里的众生，能够忍受这五浊恶世中种种痛苦和祸害，不但不求解脱，反而认是这娑婆世界是快乐的，终日过著醉生梦死的生活，所以名为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也就是我们所居住的世界。在这句「游此」的「游」字，含有重要的意思，我们不可让它忽略过去。「游」是「游化」，所谓「游化」是去来自由。菩萨应化在娑婆世界是去来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的。譬如，游客到风景区游览，要去就去，要回就回，来去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一样。这去来自由的游化，和众生的随业受报，迥然不同。凡夫众生，如果不是造的这个世界的业，你想要来也不得来，如果这娑婆世界的业未满，您想要去也不得去。凡夫众生的去来是要受著业力的限制的，但是佛菩萨的游化，是想要来，随时可以来，想要去随时可以去，是自由自在，丝毫不受任何限制的。

「云何而为众生说法」：这句经文，是无尽意菩萨的第二问。无尽意先向世尊请问观世音菩萨游化娑婆世界之事之后，再进而请问观音菩萨怎样对众生说法，所以说：「云何而为众生说法？」

「方便之力，其事云何？」：这句话是无尽意菩萨的第三问。「方便」是教化众生的方法，「力」是力用。「其事」是这段事情，对于教化众生这段事情怎么样，所以说：「其事云何？」

无尽意菩萨这三段问话，有三种含意：一、云何游此娑婆世界，是问身业；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是问口业；三、方便之力，其事云何？是问意业。这是请问菩萨的三轮不思議妙用。所谓三轮不思議妙用是：一、身轮不思議妙用；二、口轮不思議妙用；三、意轮不思議妙用。身口意在众生叫做业，因为众生依著身口意而作业，所以叫做三业。但在诸佛菩萨就名为三轮，轮是运载的意思。诸佛菩萨的应化娑婆世界，能以身口意的妙用，普载众生，断除烦恼，出离生死，证入涅槃，所以名三轮。观音菩萨以三十二应身，游化娑婆世界，教导救度众生，是为「身轮不思議妙用」。观音菩萨以一口能说无量法，世间的众生，应以何法得度者，菩萨即为说何法。菩萨能说大、小、权、实、契理、契机的道理，就是「口轮不思議妙用」。观音菩萨能以智慧鉴别众生的根机，善巧方便应机施教，是为「意轮不思議妙用」。

前科「答示持名感应」文中，是说明观音菩萨寻声救苦，故名为观世音，及说明菩萨冥中加庇众生的功用，这名为「冥应」。但还没有谈及菩萨普门示现「显应」，大悲济世的力用，所以无尽意进问观音菩萨游化方便的道理，乃是合情合理的。无尽意既然是一位菩萨，怎么会不知道菩萨的三轮不思議妙用呢？大家要知道，无尽意菩萨的明知故问，是为著在会及当来的众生，示同凡夫情解而请问的。

己二 如来详示，分二

庚一 广显应化诸国，分二

辛一 明应显化，分八

壬一 能应三圣

上来已经将「当机进问」科文中的意义解释好了，现在要解释「如来详示」科。「如来详示」下，又分为二科：一、「广显应化诸国」，二、「正答游于娑婆」。「广显应化诸国」下，又分二科：一、「明应显化」，二、「结德劝供」。「明应显化」下，又分为八科：一、「能应三圣」，二、「能应六天」，三、「能应五人」，四、「能应四众」，五、「能应众妇」，六、「能应二童」，七、「能应十类」，八、「能应力士」。兹解释「能应三圣」的文。

壬一 能应三圣，分三

癸一 能现佛身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所谓「能应三圣」，是观世音菩萨能够应现佛、辟支佛、声闻的三种圣人之身。这「能应三圣」又分为三科，兹解释第一科「能现佛身」。「能现佛身」是菩萨能够应一类众生的需要，现佛

的身而为众生说法的意思。

「佛告无尽意菩萨」：上对下的开示叫做「告」。佛要对无尽意菩萨说话，是为「佛告无尽意菩萨」。

「善男子」：这句话是对无尽意菩萨赞美之词。

「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国土」是国家土地，也就是依报的世界，众生是正报的身体。正报的众生，要依著依报的国土而住，依报和正报同时举出来，所以名「国土众生」。

「应以佛身得度者」是应该要用佛身来度他，才能化度他的意思。菩萨的利乐众生，必需先有机关，然后适应其根机而化导他，所以先出其机——国土的众生，然后应具机类而教化他。

「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有一类的众生，应该要用佛身才能化度他，所以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来对他说法，这正是随类现身说法的意思。

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众生，是应现诸国土，度脱诸众生的。所以如果有一类实报庄严土的众生——菩萨，成佛的机缘已经成熟，一见佛相，就能够成就佛果的话，观音菩萨就随他的机缘，示现佛身，向他开示成佛的法门，使他断除最后一分微细无明，证得圆满法身真理，而得成就佛果。楞严经上说：「世尊！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是观世音菩萨亲向佛陀说自己应菩萨的机类，而现佛身说顿入佛乘的道理。

或者有人会疑问：观音菩萨证得耳根圆通，只是登上圆教初住位而已，怎能现佛身为等觉菩萨说法呢？我们要知道，菩萨虽然圆教初住，也可分身百界八相成道，而度众生，所以可以现佛身为菩萨说法。何况圆教初住，乃是迹门中的事，若论其本，菩萨早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既然是古佛再来，当然可以现佛身为菩萨说成佛之法了。又退一步说：如果有一类的众生，希望见佛身，才能生起敬仰心的话，菩萨就现佛身，随机施教，并不一定是说一乘实相，成佛的法门呢！

此中「应以佛身得度者」的「应以」二字，是说观音菩萨能知众生机宜，这是说明菩萨的「意轮不思议妙用」。「即现佛身」是说观音菩萨，能适应众生的机宜而现身，这是说明菩萨的「身轮不思议妙用」。「而为说法」是说观音菩萨能适应众生的机宜而说法，这是说明菩萨的「口轮不思议妙用」。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妙用，是同时应用，而不相离的。

癸二 现辟支佛身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辟支佛」的梵语，应该叫做「辟支迦罗」，旧译为「缘觉」，新译为「独觉」。「缘觉」是出生在有佛的时候，亲近佛闻佛说十二因缘法，而悟道的名为「缘觉」。「独觉」是出生在没有佛的时候，春观百花开，秋观黄叶落，自己静静的观察世间无常演变的道理，由此体悟无生的真理的名为「独觉」。观音菩萨运用他的意轮不思议妙用，知道有一类众生，是要用辟支佛身才能得度的，是为：「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

「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现辟支佛身」是观音菩萨的「身轮不思议妙用」，「而为说法」是「口轮不思议妙用」。

观世音菩萨观察法界的众生，见到有一类众生，应该要现辟支佛身才能化度的，观世音菩萨就现辟支佛身来度他。众生宿世所种的善根是千差万别的，有的种了「信行善根」，欢喜听闻佛法而受益，有的种了「法行善根」，欢喜独自修持。观世音菩萨为著要教化法行善根之类，就现同类身——独觉身，随机施教，而为他说无生之理，为了要教化信行善根之类，观音菩萨也现缘觉身，为他说十二因缘的生灭门和流转门的道理。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说「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就是观音菩萨为辟支佛的机类，现辟支佛身，为说十二因缘或无生真理的明证。但如果有一类的众生，并不是辟支佛的机类，可是他对辟支佛有渴仰受法的心理。既然这样，观世音菩萨也就不失其度化众生的机会，现辟支佛身在于其前，为他说法了。而这个场合的说法，就不一定是说十二因缘或无生之理了。

癸三 现声闻身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声闻」是闻佛说四谛教法，而悟道的阿罗汉。观世音菩萨知道有一类众生要用「声闻身」才能得度的。这是菩萨的「意轮不思議妙用」。

「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知道一类众生，要用声闻身度他才能得度，所以就现「声闻身」向他说法而度他。「现声闻身」是观音菩萨的「身轮不思議妙用」。「而为说法」是观音菩萨的「口轮不思議妙用」。

声闻是信行善根之机，因为他须要闻佛声教，才能断惑证真，所以观音菩萨就现同类身，为他说法四谛的法门，教他「知苦断集，修道证灭」，得以超出三界，而证入偏空涅槃。楞严经上观音菩萨说：「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这就是观音菩萨，为信行善根的声闻，现声闻身而说四谛法的意思。有一类众生，虽然不是声闻根机之类，但他对于声闻有渴仰受教的心理，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投其所好，现声闻身来向他说法而度他。辟支佛与声闻都是佛门中的出家众。众生的根机千差万别，有的人对于出家人特别有缘，所以观音菩萨，为投其所爱乐，就现出家人的身份来度他了。但对他所说的，不一定就是四谛或十二因缘的法门。

以上已经将「能应三圣」的文义解释好了。「能应三圣」应该要能应四圣才是圆满，因为也有一类众生，应以菩萨身才能得度的。而观音菩萨正是现菩萨身度化众生，用不著特别为此类根机另外示现，所以经文中也就省略了。

壬二 能应六天

上面已经将「能应三圣」科文的意义解释好了，下面接著要解释「能应六天」科文的意义。「能应六天」下，又分为六科：一、「现梵王身」，二、「现帝释身」，三、「现自在天身」，四、「现大自在天身」五、「现天大将军身」，六、「现四天王身」。兹解释一、「现梵王身」的科文。

癸一 现梵王身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这句话是说明菩萨的「意轮不思议妙用」。「梵王」是色界梵天的天王，他管领著大千世界。依佛经说：天有「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所云「欲界天」是有男女的性欲和饮食欲的有情众生，所居住的地方，共有六层。「色界天」是有色质而无淫欲和食欲的众生，所居住的地方。色界天的众生，虽然断除了欲界的性欲与食欲，但仍有色身和宫殿的物质存在，所以叫做色界。此中众生由其禅定功夫的深浅，境界的粗妙优劣分为四级，共有十八层。「无色界天」是没有色身和宫殿的物质，唯有精神存在的地方。在无色界天的众生，将心识住于深妙的禅定中，既无四大的色身，也没有国土的色质，所以叫做无色界天。无色界天，也依其禅定工夫的浅深，分为四层。合起来名为三界二十八天。兹为明了起见，将三界二十八天的名相表列于后：

┌ 四天王天

| 忉利天

| 须夜摩天

欲界六天└

| 兜率天

| 化乐天

└ 他化自在天

┌ 梵众天

┌ 初禅天└ 梵辅天

| └ 大梵天

| ┌ 少光天

| 二禅天└ 无量光天

| └ 光音天

| ┌ 少净天

色界十八天└ 三禅天└ 无量净天

| └ 遍净天

| ┌ 福生天

| ┌ 凡夫天└ 福爱天

| | | 广果天

└ 四禅天├ 外道天└ 无想天

| | 无烦天

| | 无热天

└ 五不还天├ 善见天

| 善现天

└ 色究竟天

└ 空无边处天

| 识无边处天

无色界四天├

| 无所有处天

└ 非想非非想处天

要做三界中色界大梵天的天王，就得断欲离爱，具足五戒十善，获得初禅定力，且须要修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才能做大梵天王。菩萨以其智慧观察，知道有一类的众生，是要现梵王身才能度得了他的，是为：「应以梵王身得度者」。

「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有一类众生，既然要以梵王身才能度化他，观世音菩萨，仍是不失其对化度众生的机会，「运用身轮不思議妙用」，而现大梵天王的身形，运用「口轮不思議妙用」，为他说适应机宜的佛法了。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这就是观世音菩萨，亲自说明自己，为一类厌离欲界尘欲，希求得到清净之身，希望统领大千世界，而持戒修善的众生，现梵王身而说法的文。对这种众生所说的法，当然是五戒十善，离爱断欲，四无量心等的法门。但也有一类众生，虽然不是希求做梵王的，但他欢喜看到梵王身，乐于接受梵天王的话，所以观音菩萨就为他现梵王身而说法。而这个时候所说的法，就不一定是五戒十善等的道理，而是随其所需而说了。

癸二 现帝释身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帝释」又名「释提桓因」，翻译中国话叫做「能为主」，是欲界第二层「忉利天」的天主。欲界有六层天，名为六欲天。六欲天的第一层是四天王天，第二层是忉利天，就忉利天向横的方面来算，东西南北的四方各有八天，中间有一个天，合起来有三十三天，所以忉利天翻译中国话叫做「三十三天」。帝释就是住在三十三天的中间一个天——善法堂天，而统领著其余的三十二天。佛教所说的「帝释天主」，等于我国民间信仰的「天公」，基督教所崇拜的

「上帝」。他们以为天公，上帝是万能之主，是世间最尊贵的神，但在佛教看起来，却只是二十八层天当中，居在下面第二层的天人而已。在他的上面还有很多比他地位高的天人，况阿罗汉、菩萨、佛，那更是他望尘莫及的呢。观音菩萨运用他的智慧观察，知道有一类的众生，应该要以帝释的身份，才能度化他的。可不是吗？就以台湾的民间信仰来说吧，大多数人的心里，都存有一个天公的观念，而且视天公为世间至高的神，而信仰供奉著呢！

「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现帝释身」是观音菩萨的随类现身：「而为说法」是观音菩萨的随机说法。楞严经说：「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观音菩萨，为投合一类想要做帝释天主的众生，而现帝释身，为他们说五戒十善的法门，以成就他的愿望。但也有一类众生，虽不希求做天主，而是信乐帝释天主的，于是观音菩萨，也就不失度众生的机会，现帝释天身，使其欢喜亲近，然后为他开导佛法了。

癸三 现自在天身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自在天」是欲界六天中，最高的一层天。这个天有两个王，一是天王，二是魔王。「天王」是因为修未到定的力量，举动自在，而受五欲之乐，且能将旁天所化现的娱乐，作为自己的娱乐，摄为自己享受，而自在无碍，所以又名「他化自在天」。「魔王」是看到人世间有大修行人，持戒修定，将出离三界，他则恐怕三界内的众生，超出三界，得到解脱，而减少他的眷属，于是就来扰乱修行人了。这个魔王也拥有其诸魔眷属——魔兵魔将的。众生的根机千差万别，各人的好乐不同。因为观音菩萨有他心通智的妙用，所以就知也有一类众生，要现自在天的身份才能得度的。

「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现自在天身」是观音菩萨的「身轮不思议妙用」，而为说法，是观音菩萨的「口轮不思议妙用」。观音菩萨运用他的智慧观察而知道，有一类众生须要用自在天身才能化度的，所以就随其机感而现自在天身，对他说法了。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说，有一类众生，希望得到自在天身，以便逍遥自在，游行十方的话，观音菩萨，就现自在天身，到他的面前，对他上品十善等法门，使他成就自在天的福报。还有一类众生，虽然不是想要做自在天人的，但他和自在天人有缘，所以观音菩萨，仍不失其机感，现自在天身，而度化他了。

癸四 现大自在天身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大自在天」是色界的最上一层天，其他的经典称为「摩醯首罗天」。这类众生，有三眼八臂，骑白牛、执白拂，飞行虚空，统治三千大千世界，为大千世界之主，而得大自在，所以叫做「大自在天」。观音菩萨运用意轮不思议的妙用，知道有一类的众生，是要用大自在天身才能得度的。

「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先以意轮鉴机之后，就运用身轮现身，口轮说法了。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其所说法，如果听法者是希望得到大自在天身，便为他说十善，四无量心等法。如果只

是乐意接受大自在天王的教化，而不希求生天为大自在天人的，就投其所好，而说应机之法了。

癸五 现天大将军身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天大将军」是天上的大将军，他的职责是统领天龙八部，而拥护佛法，救护国土，巡视世间，摧邪辅正，赏善罚恶，降福除灾的。如在寺院供奉著的韦驮菩萨，就是发出护教护人的本愿，示现天大将军身，作为忉利天主的外臣的。菩萨运智观察，知道世间有一类众生，是要现天大将军的身份，才能度化他的。

「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既然有一类众生，应以天大将军的身份才能得度，观音菩萨就随类现身——现天大将军身在他的面前，为他开示佛法了。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说，有人道或八部鬼神的众生，如果有志愿要统领鬼神，救护国土，保卫佛教的，观音菩萨，就现天大将军身，为其说五戒十善等法，使其成就天大将军身的威德勇猛，以完成摧邪辅正，保国卫教，护法安僧的志愿。

癸六 现四天王身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毗沙门」是印度话，翻译中国话叫做「多闻」。是四天王中的北方「多闻天王」。观音菩萨运用智慧观察，知道有一类众生，应该要用毗沙门天王身的身份，才能度化他的。

「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又知道有一类众生，须以毗沙门天王身，才能度化他，就应其机宜，现毗沙门天王身在其眼前，对他开示佛法了。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生天宫，驱使鬼神，我于彼前，现四天王太子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从这个经文就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不但化现毗沙门天王身，同时也现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东方持国天王的身份呢！在这里只举出毗沙门天王，乃是只举其一，而把其他三方的天王省略了。这四天王是帝释的外臣武将，居住在须弥山腰，各各统领著鬼神部属，常常拥护正法，使修行者，远离魔障。观音菩萨，观察世间众生，有希望生四天王宫为太子，或发愿为四天王，以护国安邦的，即为这类根机示现四天王身，对他们说上品十善，及统领鬼神，护国安邦的道理，使其成就，以满其愿。

上面已经将「能应六天」经文的意义解释好了，在这里所说的，欲界六天中，只举出「四天王天」、「帝释」、「自在身天」，而略去「兜率天」、「夜摩天」、「化乐天」等身，色界四禅十八天中，只举出初禅「梵王」与四禅的「大自在天身」，而将二禅兴三禅略去。这并不是余天不现，而是行文的省略而已！

壬三 一应五人，分五

癸一 现小王身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小王」是人间各国的国王，因为和转轮圣王之统领四天下比较起来，其统领的范围很少，所以叫做「小王」。又因世间上国家多，国王也多，犹如粟子散布遍地，所以又名「粟散王」。世间的众生，也有要以小国王的身份，才能度化他的。

「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既然知道，有一类众生，要以小国王的身份，才能接受度化，就应其机宜，示现小国王的身份，在其面前，为他说法了。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做一国之王，算是人中之最高贵者，谁不希望做国王，以君临天下呢？但要做国王，必须先多修福德。观音菩萨，看到一类众生，希望做人王的，于是就现人王之身，于其面前，为他说五戒十善，治国祐民之法，以成就其福德，以满其治国安民之愿。又有一类众生，须以人王的威德才能接受教化，观音菩萨，也就现人王尊严之身，为其说法，以使其信伏领教了。

癸二 现长者身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所谓「长者」，就是有财有德，在地方上有声望的长辈者。但严格的说，要具备十种条件，才够做长者的资格。这十种条件是：一、姓贵——族姓高贵，如王族之类。二、位高——要有很高的地位，如朝中的元老、宰相之类。三、大富——要有田宅财宝之富。四、威猛——要具备威德勇猛，使人见了肃然起敬。五、智深——要智慧高深，能通达世间的事理。六、年耆——要年纪在六十岁上，而有相当涵养的美德。七、行净——要行为端正，堪为众人的模范。八、礼备——要具足威仪，待人以礼。九、上叹——要为在上者（如国王或上司）之所赞叹。十、下归——要为下辈者之所信伏归附。这便是长者所应该要具备的十种条件，又名长者十德。有一类众生，须要以长者的身份，才能接受化度的。

「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知道有一类众生，要以长者的身份，才能感化于他，就随类应化，现长者身，到其面前，为其说法了。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因为做了一个长者，能得到地方人士的归附爱戴，所以也有人羡慕的。既然这样，观音菩萨，就现长者身，对他说博施济众，仁民爱物的法门，使其成就，以满其愿了。又有一类，虽自身不希望为长者，但要以长者的身份来感化他，才能信伏的，所以观音菩萨，就投其所好，现长者身，为其说法，以便使其接受教化了。

癸三 现居士身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所云「居士」，依通常的解释，是居在家庭里，修学佛道之士。世间众生的乐欲和机缘各别不同，也有一类众生，要以居士的身份，才能得度的。

「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既然有一类要以居士身才能得度的机感，观音菩萨也就现「居士身」，为其说法了。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说，有一类希望韬光藏德，寡欲精修，爱谈名言，心慕佛法

的众生，观音菩萨，就现居士身，为其说居家修德之法。又有一类与居士有缘的机感，观音菩萨，就应其机宜，现居士身，为其说法，使其接受感化了。

癸四 现宰官身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宰官」是宰相官僚，如从前的宰相百官，现在之内阁，省、市、县长等，凡是从事国家政治，接受国家薪俸的，都是宰官之类。也有一类众生，要用宰官的身份，才能接受感化的。

「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运用他的智慧观察，知道有一类要以宰官的身份，才能得度的众生，菩萨就现宰官身，为其说法了。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说：如果有一类众生，希望治理国政，以安定邦邑的，观音菩萨，就示现宰官身在其面前，对其说辅政安邦，仁民爱物的道理，以满其愿。又有些现职的军政首长，自为职高身贵，那肯接受普通人的教化，所以观音菩萨，就示现较他更高的宰官身份，为其说法，使其信伏，而收教化之功了。

癸五 现婆罗门身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婆罗门」是印度话，翻译中国话叫做「净裔」。是古时代印度四种族姓之一，也是当时有领导权威的外道。自称他们的族种，是劫初时，从梵天的口所生，是梵天的后裔，所以叫做「净裔」。世间上也有一类众生，要以婆罗门的身份，才能使他接受教化的。

「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既然有一类众生，要以婆罗门身才能度他，观音菩萨也就曲随方便，示现「婆罗门身」，对其说法了。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因为婆罗门族是印度最有权威的种族，其余受轻视的贱族，当然希望自己也成为贵姓的种族，以免受人侮辱，因此，观音菩萨，就现婆罗门身，在他的面前，为其说法，使其成就了。又外道的邪见固执，不是以出家人的身份，所能教化的。观音菩萨，为要使他们改邪归正，就现同类身，为其说佛法，使其去邪执，悟正理，而得解脱了。

壬四 能应四众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上面已经将「能应五人」文中的意义解释好了。在「能应五人」文中所举的，只是小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等身。但在世间上，还有经商、耕农等等行业的人，种类繁多，观音菩萨，既是有机感必应，自然都可一一现同类身，为其开示佛法，只是一一举出来的话，不免繁多，所以简略之耳。这一科的文，就要解释观音菩萨示现佛教四众，以教化众生的意义了。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比丘」是印度话，又名「苾刍」。因为

包含有三种意义，所以只翻其音而不译其义。比丘的三种意义是：一、「乞士」，二、「破恶」，三、「怖魔」。所谓「乞士」是内乞佛法以资法身慧命，「外乞」饮食以养色身生命的意思。换句话说，「比丘」是出家修道者。身为出家修行者，必须内求佛法，以增长法身慧命，外向信众乞取饮食，以维持色身生命，所以叫做「乞士」。「破恶」是做个出家人，必须精持净戒，以破身的杀、盗、淫，口的恶口、两舌、妄言、绮语的七种恶业的意思。「怖魔」是出家人发心出家，严持净戒，就能超出三界，而减少诸魔眷属，因此，就使魔王生大恐怖，所以叫做「怖魔」。「尼」是女，所以比丘尼，就是出家修行的女众。「优婆塞」也是印度话，翻译中国话叫做「近事男」，梵语「优婆夷」，翻译中国话叫做「近事女」，受过三皈五戒亲近奉事三宝的善男信女，叫做「近事男」或「近事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佛教的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的职责是主持佛法，优婆塞、优婆夷的职责是拥护佛法。自身想要出家修行，或者与出家人有缘，乐意接受出家人教化的，这便是应以比丘、比丘尼身教化的机类，如果自身想做在家学佛的清信士女，或与在家清信士女有缘，乐意接受他们劝导的，便是应以优婆塞、优婆夷身教化的机类了。

「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以智慧观察众生，如有一类机感，须以佛教四众的身份来度他的，观音菩萨，就现四众身，对其说法了。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又云：「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说，观音菩萨，看到在俗的，男女，有心厌尘俗，好学佛法，希慕割爱辞亲，出家学道的，于是观音菩萨，就示现比丘，比丘尼身，于其眼前，为其说清净梵行，出欲离尘的法门，使其完成出家的愿望。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又云：「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说，观音菩萨看到一类众生，希望受三皈五戒，做个在家的清净信士信女的，观音菩萨也就随其机宜，示现优婆塞，优婆夷身，为其说三皈五戒的道理，使其成就。

又有一类众生，虽然自身并不想要出家，但是和出家人有缘，观音菩萨就适应其机宜，现出家人的身相，为其说法，使其信受。有一类众生，虽和出家人没有缘，却和在家信众有缘的，观音菩萨也就投其所好，示现在家居士的身份，为其说法，以便教化了。

壬五 能应众妇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中，前后所说，除比丘尼及优婆夷、童女之外，都是示现男子身，唯有这一段说明菩萨应化妇女身，可见观音菩萨，本来不是女人之相，只是随类示现而已。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这段「妇女身」三字，是包括从长者乃至婆罗门，就是「长者妇女」、「居士妇女」、「宰官妇女」、「婆罗门妇女」。「长者妇女」是长者的夫人：「居士妇女」是居士的夫人：「宰官妇女」是宰官的夫人：「婆罗门妇女」是婆罗门的夫人。此中只举出四种妇女，实则包括其他一切妇人。在封建时代，妇女都是深居闺内，不易外出，更不能与外界男人接触，而现在虽然文化开明，女人可以出入于公众场所，但男众与女人接近，总觉得不大方便，尤其身为出家比丘，更不方便常与妇女之辈接近。这种妇女之辈，还是以同

类身来度化他比较方便，这便是应以妇女身得度的机类了。

「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观音菩萨，看到一类众生，应该要以妇女身得度的，就随其机宜，示现妇女身，而为说法了。此段文，应该是「即现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而为说法。」文中只云「即现妇女身」，乃是文法之略耳！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所谓「内政」，是泛指一切妇女之道。儒书说：教令不出闺门，故曰内政。也就是说闺门是万化之源，关系于国家之治乱者很大，所以妇女在家内教育子女方面，负有相当的责任呢！女主，即是天子之后。国夫人，如邦君之妻，叫做君夫人。命妇，是受朝廷诰命的妇女。大家，是大姑的意思，才德兼备，能为妇女之楷模者，就是大家。楞严经这段文的意思是说，如果有一类妇女，要内政立身，以修身齐家治国的，观音菩萨，就现女主身，国夫人之身，命妇之身，大家之身，于其面前，为其说三从四德，修身齐家，教养子女等道理，使其成就妇人之道。以上所说，乃是约一类乐为妇女之机所说，但女人究竟是苦恼多，所以很多女人，渴望求脱女人身的。既然这样，观音菩萨，也就现同类身，方便接近教化，以使其得到解脱了。又菩萨不但现能齐家治国的宰官妇女，多德望的长者妇女，多学识的居士妇女，多数术的婆罗门妇女，同时亦随机示现种种贵贱不一的妇女身，以化度所有妇女之辈呢！诸如白衣观音、送子观音等，都是观音菩萨，在中国示现女人身，以教化众生的事迹。

壬六 能应二童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上面已经把「能应众妇」文中的意义，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的，是「能应二童」文中的意义。所谓「二童」，就是「童男」和「童女」。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所谓「童男」是抱著独身主义志愿，终身不犯女色的男子：「童女」是志愿常为处女，终身不出嫁的女子。「童男」如华严经之善财童子，「童女」如法华经的龙女之类。观音菩萨，以智慧观察，知道有一类众生，要以童男童女的身份才能得度的。

「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既然有一类众生，须要以童男童女身才能得度的，观音菩萨，就示现童男童女身，到他的面前，为他说法了。楞严经上说：「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这就是说，有一类抱独身主义的男女，观音菩萨，就示现童男童女身，为其说法，使其成就童男童女之身。上面是约乐意做童男童女的机类所说，但也有一类虽不是想要做童男童女，却与童男童女有缘，所以菩萨也就示现童男童女身，为其说法了。如马郎妇，就是观音菩萨，示现童女身，以教化众生的事迹之一。

壬七 能应十类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上面已经将「能应二童」文中的意义解释好了，下面接著要解释「能应十类」之文义。所谓十类，就是「天」、「龙」、「夜叉」，乃至「摩睺罗伽」等八类，再加上「人」、「非人」，合之

即为十类。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天」指欲界与色界诸天的天人，也就是收摄上面能应六天文中，不尽之天人机类。「龙」有守天宫殿的，兴云降雨的，开渎决江的，守护伏藏等等，种类殊多。「夜叉」是梵语，翻译中国话叫做「勇健」，又叫「捷疾鬼」或「能啖鬼」，因为这是一类食人的凶恶鬼神，有地行、空行、飞行三种夜叉。「乾闥婆」也是印度话，翻译中国话叫做「香阴」。因为他不食酒肉，唯以香气滋养身命，所以名为香阴。是帝释天人的奏乐神，帝释天神，须要作乐的时候，只要烧沉水香，乾闥婆神，就寻香而至，奉侍帝释，而演奏音乐。「阿修罗」也是印度话，翻译中国话叫做「无端正」，因为阿修罗女貌美，而阿修罗男丑恶，所以叫做「无端正」。又因有天之福，而无天之德，所以又名「非天」。阿修罗有天道所摄的化生阿修罗，有人道所摄的胎生阿修罗，也有鬼趣所摄的卵生阿修罗，和畜生道所摄的湿生阿修罗。因为阿修罗依附于天、人、鬼、畜之四趣，而没有其个别的趣所，所以就把六道轮回的众生判为天、人、鬼、畜、地狱的五趣，而略去修罗趣。「迦楼罗」也是印度话，译为中国话叫做「金翅鸟」，俗谓大鹏鸟。而形相粗大，两翅伸展开来，有三十六里之广，金翅鸟本来是以龙为食的，后来因受佛的感化，就不再食龙了。佛陀为济其饥，就命佛弟子，每于食时，念咒布施饮食，使其饱满。出食偈云：「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就是从这些因缘来的。「紧那罗」也是梵语，译为中国话叫做「疑神」，因为他的形体像人，但头上有一支角，使见者疑是鬼怪之类，所以叫做「疑神」，他也是帝释天人的奏乐神。梵语「摩睺罗伽」，译为「大腹行」，就是大蟒蛇神。此类众生，虽是蛇身，但粗而且长，其鳞内生虫，日夜咬之，其苦难堪，此乃前生多嗔恨心所感受的果报。例如武帝之后邠氏，就是转生为大蟒蛇，幸得武帝延请高僧，为其修建忏悔道场，才脱离了蟒蛇身，而得生天上。现在佛门中，有金山御制梁皇宝忏十卷，就是从这因缘而来的。「人」是人道中的人类。上面能应五人，已经说明菩萨能示现人类之身，而这里所以重述者，乃是统收人王、宰官……以外，不尽之机耳。「非人」是对人而言，也就是天龙八部的鬼神等，就是非人。而在本文中，已经列出天龙八部之名，为甚么又再重言非人之类？这亦是统收天龙八部之外，不尽之鬼神之机耳。

「即皆现之，而为说法」：观世音菩萨，既然看到一类众生，须要以天、龙乃至人、非人等身，才能得度的，就仍不舍机感，曲随方便，示现天、龙……人、非人等身，而为其开示佛法，是为：「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观世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有诸天，乐出天伦，即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观世音菩萨，应诸天之机，而示现教化，所教化的天人有二种，一是求为天人的，二是求脱离天身的。前面能应六天，是应其求生天的机感，这科文中示现天身，是应其求脱离天身的机感。因为天上虽好，整日耽溺于天福之中，就不能发心修行，且天福享尽，就会现出五衰相，而堕落下界，乃至三途去受苦。这倒不如在人间，苦乐参半，容易发道心，学佛修行，能了生死。所以只要有智慧的天人，就想求出离天趣了。观音菩萨，看到这类机，就示现天人之身，为其说法，使其脱出天伦，以成就其愿望。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有诸龙、乐出龙伦，我现龙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龙虽然由宿福的招感，住在七宝宫殿，且能唤云变雨，具备大神力，但因前生多嗔，心地不正，犯戒好斗，所以有三苦：一、热沙炙身，二、风坏宫衣，三、金翅鸟啖的三种苦报。因此，龙也希望脱离龙身的。既然这样，观音菩萨，就示现龙身，为其说布施、持戒、柔和、仁慈等法门，使其达成脱

离龙伦的心愿。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又说：「若有夜叉，乐度本伦，我于彼前，现夜叉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夜叉，多为暴恶因缘而堕落的。做个鬼道的众生，当然是苦恼无穷。如果有希望脱离「夜叉」苦报的机感，观音菩萨，就现同类身，为其说布施持戒、柔和谦善等法门，使其脱离「夜叉」之伦类，而转生人道了。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乾闥婆，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乾闥婆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乾闥婆」住在须弥山南，金刚窟内，亦是由前世业报所生。其有欲脱离「乾闥婆」身的，观音菩萨，就现「乾闥婆」身，为其说远离放逸，及受五戒，修十善等法门，使其脱离「乾闥婆」的伦类。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阿修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阿修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因为「阿修罗」，在前生虽修下品十善，但因常怀猜忌之心，尤好斗争，所以虽然住在南瞻部洲的金刚山，有六千由旬广大的修罗宫，可是，每日三时，有刀枪剑戟，从空中飞入宫中，阿修罗若不躲避，必受杀伤。因为「阿修罗」虽然能得享福，但因苦具自至，常受痛苦，所以就有生厌离心，求脱其伦的。既然这样，观音菩萨，就现「阿修罗」身，为其说慈忍谦恭，及五戒十善等法门，使其脱离「阿修罗」的伦类。

「迦楼罗」的身形粗大，每日要吃大龙一条，小龙五百条，才能饱满。这么大的身份，岂不痛苦？其有欲脱离「迦楼罗」苦报的，观音菩萨，就示现同类身，为其说仁慈爱物及五戒十善等法门，使其脱离畜生道，而转生于人天道上。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紧那罗，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紧那罗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紧那罗」虽然由前生布施的力量，住在七宝宫殿，能歌能舞，但似人非人，似神非神，其形体很怪诞，怎不生厌离心，求脱其伦呢？观音菩萨，看到有欲脱其伦的「紧那罗」，就示现同类身，为其说远离戏乐，及十善等法门，使其达成脱离本伦，而生人天胜趣的愿望。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做个「大蟒蛇」，也是痛苦难堪的，其欲脱离本伦，求生人天的，观音菩萨，就示现「摩呼罗伽」身，为其说忍辱、慈悲、十善等法门，使其舍离嗔恚，脱离大蟒蛇身的苦报，而转生人天乐趣。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众生，乐人修人，我现人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从这一段文的内容看起来，就可以知道在这科文中菩萨示现人身，乃是约其喜欢人身，更无他求者而言。佛陀曾言：地狱众生太苦，天趣众生太乐；太苦太乐，都不能发心修行佛法，只有人道众生，苦乐参半，既能因受苦而激发道心，又因有短暂的安乐，而得以办道。所以古德说：整心虑，趣菩提，唯人道为能为。既然这样，凡有智者，谁不希望善保人身，以借假修真呢？既然这样，观音菩萨，就示现人身，为其说五戒十善等法门，使其成就人身。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上说：「若诸非人，有形无形，有想无想，乐度其伦，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使其成就。」其中有形指有色身，如休咎精明等众生。「无形」，是没有形体的空散销沉等。「有想」，是有精神的鬼神精灵等，「无想」，是精神麻木，而化为土木金石等类。这

些都包括在非人之内，如果欲脱其本伦的，菩萨都一一现同类身，为其说法，使其解脱非人之类。

壬八 能应力士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执金刚神，就是护法神。护法神的责任，是手执金刚的宝杵，降伏邪魔，谴责恶人，以护持正法的。佛教虽然以慈悲为本，但在适应众生的根机，施行教化方面，却有「折」、「摄」二门。折伏门，是对个性刚强的众生，以威德折其骄慢，使其信伏。摄受门，是对个性柔顺的众生，以慈悲摄受，使其信从奉行。执金刚神，就是以折伏门的方法，帮忙佛陀教化众生的。如果有护法心切，欲为执金刚神，以藉金刚杵的威德，降伏邪恶，拥护佛法的机类，观音菩萨，就示现执金刚神之身份，为其说摧邪辅正之法，令其成就威德，以作佛教护法。正法念经说：「过去有一位国王，第一夫人生了一千个儿子，国王设了一千个筹，叫他们抽签，以试未来成佛的次第。结果拘留孙得第一筹，乃至楼至得最后一筹，就是现在贤劫的千佛。第二夫人生了二个儿子，一个发愿做梵王，劝请千佛说法，一个发愿做金刚力士，拥护千佛的教法。」这就是现在的梵王和金刚神。

上面已经将观音菩萨，应众生机，示现身相说法教化众生的文义，解释好了。在这应机示现教化众生文中，所举出来的有三十二种身相，所以又名三十二应身。这三十二应身，就是：能应三圣是三种身相，能应六天是六种身相，能应五人是五种身相，能应四众是四种身相，能应众妇是一种身相，能应二童是二种身相，能应十类是十种身相，能应力士是一种身相，合起来一共三十二身相。但观世音菩萨既云随类现身，何止现三十二种身？在本品标明三十二应身者，只是举出大略的数目耳。

辛二 结德劝供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常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这段结德劝供的文，又要分为二段：「无尽意……度脱众生。」是结德。「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劝供。所谓「结德」，是总结上面三十二应身的文，以赞叹观世音菩萨，妙化的功德。「劝供」是劝在会乃至未来的众生，都要供养观世音菩萨。兹分段略释之：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世尊把上面的道理讲完之后，又再呼「无尽意」一声，以提醒无尽意菩萨，以及在会大众的注意。接著就说：「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是观世音菩萨」是「这一位观世音菩萨」的意思。「如是」二字是指法之词，是指观音菩萨，现佛身乃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的，三轮不思议妙用。这位观音菩萨，成就了如上面所说，随类现身说法的功德，是为：「成就如是功德。」

「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以」是「用」的意思。「以种种形」就是用种种的身形，这是标示菩萨的身轮妙用。既然说「以种种形」，就不止是三十二应身了。所以这句「以种种形」更加显示观音菩萨的神化莫穷。「游诸国土」的「游」字是「游化」，这是说明菩萨的来去自由的自在业用。「诸国土」是一切的国土，也就是一切世界。观音菩萨的游行教化，不分天上人间，也不拘此疆彼界。这正是表示，观音菩萨的妙应无方。「度脱众生」的「度」是「化度」，

「脱」是「解脱」。化度众生，使其解脱种种灾厄痛苦，叫做「度脱众生」。

「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故」是因为观音菩萨，成就了三轮自在业用，随类现身说法教化的功用，以种种身形，游化一切世界，度脱众生的缘故。「汝」字指无尽意菩萨，「等」字，近指在会大众，远即总该所有信仰观音菩萨的现在未来诸众生。「一心」是专一无二之心。「供养」是以物质的供奉。佛陀对无尽意菩萨说：是因为这位观音菩萨，神化无穷，妙应无方，游化十方，度脱众生，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离苦得乐的恩惠，其功德海深山高，叹莫能尽，所以你们，为著酬答观音菩萨给与的恩惠，就应当一心一意的，供养观世音菩萨呀！

观音菩萨的鉴机、现身、说法，乃是从修耳根圆通所得到的「无作妙方，自在业用」，所以虽曰以种种形，其体惟是一真，虽曰游诸国土，仍然不离当处。这好比天上的一个月，普遍映印于一切水中，一切水中的月，唯是天上的一月所摄；月不下降，而水也不上升，水清即月明，是一样的道理。能够体会此意，才能领悟观音菩萨，随类示现说法教化的真实意义呢！

庚二 正答游于娑婆，分二

辛一 显示妙德，分三

壬一 能施无畏

上面已经把「广显应化诸国」科下的意义解释好了。下面接著要解释「正答游于娑婆」科文的意义。这科文分为：一、「显示妙德」，二、「应问总答」的两科。「显示妙德」下，又分为：一、「能施无畏」，二、「能感供养」，三、「能修供养」的三科。兹解释「能施无畏」的科文。

【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这段文正是显示观音菩萨，能施无畏的功德妙用。

「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是」字当做「这」解释。「是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位观世音菩萨」的意思。「摩诃萨」的「摩诃」是印度话，翻译中国话叫做「大」。「萨」字是「菩萨」的略称。所以「摩诃萨」是「大菩萨」的意思。观世音菩萨，是菩萨中的大菩萨，所以称为「菩萨摩诃萨」。菩萨之所以称为摩诃萨，是表现在菩萨中，是一位超群拔类者。详言之，必须具足：大、多、胜的三种妙德，才能称为摩诃萨。所谓大，是心境广大——已体证法身真理，心境开通，包太虚、周沙界。所谓多，是解悟众多——对于权实之法，都已了解体证。所谓胜，是度生妙用殊胜——运用三轮不思議妙用，随类示现教化。观世音菩萨，正是具备了这些条件，所以堪称为摩诃萨。

「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于」是「在」的意思。「怖畏」是恐怖畏惧，「急难」是紧急的灾难。在恐怖畏惧紧急灾难之中，叫做：「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能够布施无畏。我们如果日间走到深山，有盗贼恶兽的道路，或者夜间走到黑暗的道路，心理必定会恐怖畏惧。如果真的碰到劫盗或野兽，那更是紧急的灾难。观世音菩萨，在众生心生恐怖的时候，能使你远离怖畏，在众生遭遇急难的时候，能使你解除灾难，而使你精神上，消除种种恐怖畏惧，所以叫做：「能施无畏」。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这正是显示观音菩萨，能施无畏的功德。

所谓「布施」，分为三种：一、财施。财分：「内财」、「外财」、「内外财」。将衣服、饮食、卧具、金钱等身外之物布施与人，是名「外财施」。将自己身上的头、目、髓、脑、手、足等布施与人，是名「内财施」。以妻、子等布施与人，是名「内外财施」。二、「法施」：对一切众生，演讲佛法，就是以佛法布施众生，名为「法施」。三、「无畏施」：能使人除去怖畏、能解救人的急难，使其精神上得到安慰快乐者，名为「无畏施」。三种布施当中，财施属于物质的，法施与无畏施，都是属于精神的。而财施只救众生色身之苦，法施能破除众生痴暗，能开众生智慧光明，使众生增长法身慧命，而了生死，成就圣果，所以法布施的功德，胜于财施的功德。在本文中，菩萨能施无畏给众生，乃是布施的第三无畏施。世间的怖畏，莫过于生死，众生的急难，也莫甚于生死。因此要彻底的解脱众生的怖畏急难，非要使众生了脱生死不可！要使众生了脱生死，就得开示佛法，以断除其烦恼恶业。果能这样，无畏施也就是法施了。

「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是故」，是因为观音菩萨，在众生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能使众生远离怖畏急难的缘故。「此娑婆世界」是指我们所居住的娑婆世界。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的区域，有三千大千国土之多。「号」是安立德号，说明白点，就是称呼的意思。因为观音菩萨，能以无畏布施众生，所以这娑婆世界的众生，都称呼这位观音菩萨，为「施无畏者」。

楞严经十四无畏中，观音菩萨向世尊说：「世尊！我复于此，闻熏闻修，金刚三昧，无作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一切众生，同悲仰故，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又于四不思议中说：「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害，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这是说明观音菩萨，因修耳根圆通，发起妙用，所以能以无畏施与众生。同时说明，不但娑婆世界的众生，称他为施无畏者，而是十方诸世界的众生，都称呼他为施无畏者。观音菩萨的「施无畏者」，乃是因其能施无畏的德用，所安立的德号。

壬二 能感供养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上面已经把「能施无畏」科中的意义解释好了，现在接著要解释「能感供养」科文的意义。这科「能感供养」文中，又含有三段的意义。从「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是受旨——无尽意菩萨，承受佛陀圣旨而兴供养。「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是不受——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无尽意菩萨的供养。「无尽意复白……受此瓔珞」是重奉——无尽意菩萨重申把瓔珞珠，供奉观世音菩萨。兹分别解释于后：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在前面听世尊说：你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所以就接受世尊的意旨，要发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了。而且在要供养观世音菩萨之前，先禀白佛说：世尊啊！我现在应当遵照世尊的开示，要发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了。这段文正是「受旨」的意思。也是表明能供养的人——无尽意菩萨。

「即解颈众实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即」字是「即时」，「解」是「解

开」，「颈」是「颈项」。「众宝珠」是种种珍宝之珠，「瓔珞」即是项炼之类。无尽意菩萨向世尊说要供养观世音菩萨之后，即时把挂在颈项的众宝珠镶成的瓔珞解下来，这宝珠的价值有百千两金那么多。虽然这么高贵的瓔珞，无尽意菩萨并不吝惜，而把它供养给观世音菩萨。这段文是显示所布施之物的贵重。

「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无尽意菩萨，把瓔珞宝珠解下来，拿给观世音菩萨，就开口说：「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所谓「仁者」是有仁德的人。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大悲救世的慈悲者，所以称谓「仁者」。又「仁者」，也是菩萨与菩萨之间，互相客气的称呼。无尽意菩萨，向观世音菩萨说：仁德的圣者啊，请你接受我的法施，所供养你的珍宝瓔珞吧！这段文是无尽意菩萨，把供养观世音菩萨的事，付于实行，再以口言表达内心的诚意。这瓔珞是物质，应该是「财施」，为甚么叫做「法施」呢？这是因为无尽意菩萨，解珠供养的时候，能够了达三轮体空而不著相——能够以缘生性空的真理，而体会「能布施的人」、「受布施的人」、「中间所布施之物」都是空无自性的，因之虽然布施，而不著布施之相。既然能了达三轮体空而不著相，所以「财施」就是「法施」了。又菩萨之布施，乃是代为众生祈福，既然是代众生布施，即是回自向他——将布施的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所以「财施」也就是「法施」了。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时」是无尽意菩萨，把宝珠奉给观世音菩萨，请观世音菩萨接受的时候。那个时候，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无尽意菩萨供养的瓔珞宝珠。这段文是说明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的意思。但观世音菩萨，为甚么不肯接受呢？因为无尽意菩萨，虽然承受佛旨发心供养，但观世音菩萨，犹未奉命接受，所以不敢接受。这是尊重佛陀的慈命。又无尽意菩萨的瓔珞珠，是从自己的颈项解下来的，既是这样，观音菩萨，怎么好意思接受他人身上亲自所用的东西？这是不应该接受的。所以观世音菩萨，就不肯接受无尽意菩萨，瓔珞宝珠的供养了。

「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无尽意菩萨，看到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其供养，于是就又禀白观世音菩萨说：仁者啊！为怜愍我们，所以请你接受这瓔珞吧！这段文是无尽意菩萨重请供养。为甚么说「愍我等故」呢？「我」是指无尽意菩萨本身，「等」是并在会四众人等。众生太薄福了，但都是仍然慳贪而不肯布施造福，这样的话，要等何日才能离苦得乐呢？无尽意菩萨就是怜愍众生的贫穷痛苦，而代为布施造福的。所以就对观世音菩萨说：仁者啊！我是愍众而施，也请你愍众而受吧！

无尽意菩萨之重请，有二种意思：一、为表示诚恳，希望佛陀能转为命令观世音菩萨，必定要接受。二、表示既然为众生而施，而菩萨为众而受，并没有损伤正义。为此二事，所以就重请了。也由此可以知道，菩萨的一切举动，都是为著众生呀！

壬三 能修供养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这科文是观世音菩萨，接受无尽意菩萨的瓔珞珠之后，转供世尊及多宝佛塔，所以科名「能修供养」。这一科的文，又分作二段。「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受是瓔珞。」是佛劝——佛劝观世音菩萨，要接受无尽意菩萨的供养。「即时观世音菩萨……一分奉多宝佛塔」是受已转奉——观

音菩萨把瓔珞珠接受之后，转而供养二佛。兹分别解释之：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尔时」是无尽意要供养，而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的时候。因为世尊知道观音菩萨，是因为没有得到佛的慈命，所以不敢接受，也知道无尽意菩萨之所以重请，乃是希望世尊转致，令其必受，所以就向观世音菩萨开口说话了。这是佛陀意轮鉴机，口轮说法的妙用。

「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这段正是世尊劝观世音菩萨的话。四众及天龙八部等，在前面已经有解释，所以这里不重解释。世尊明白了双方的心理，就对观世音菩萨说：你应当怜愍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八部等的缘故，要接受无尽意菩萨所供养的瓔珞啊！在这里应当要知道：怜愍无尽意和怜愍众生的意思不同。怜愍无尽意，是怜愍其代众生布施求福的诚恳。怜愍众生，是怜愍众生寡德薄福。世尊劝说的用意，正是无尽意菩萨既为众生而布施，观世音菩萨也应该为众生而接受的意思。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即时」是世尊劝说的时候。因为世尊开口劝观世音菩萨，要接受无尽意的瓔珞供养，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怜愍四众天龙八部众等，而接受瓔珞。不说愍无尽意，而言愍诸四众等者，正是显示无尽意，乃是为代众生求福而布施，观世音菩萨，亦是为使众生植福而接受的。

「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这段文正是转奉的意思。观世音菩萨，既承世尊的慈命，接受了无尽意菩萨的瓔珞珠之后，就把它分作二分，其中一分供养释迦牟尼佛，一分供养多宝佛。所谓「多宝佛塔」，多宝佛是东方宝净世界的佛。多宝佛入涅槃之后，以本愿为全身舍利，诸佛说法华经，必在其前出现。因此，世尊讲法华经，也涌出多宝佛塔，在其法会中。观世音菩萨，既然接受了无尽意菩萨的瓔珞供养，而又转奉世尊及多宝佛塔，是有二种意思的：一、是显示观世音菩萨，乃是为令众生植福，所以才接受，而不是贪著物质而接受，所以接受后，即时转奉于佛。二、是观世音菩萨，自谦自己的福德不如佛，供养菩萨不如供养佛的福报大。既为众生植福的话，转供世尊的福报殊胜，所以就把它转奉于佛了。这也正是显示观世音菩萨能修供养的妙德。

辛二 应问结答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上面已经把「显示妙德」下三小科的文义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应问结答」文中的意义。所谓「应问结答」就是世尊因无尽意菩萨之请问，而解释了上面的道理，现在把要解答的道理，都已经解释好了，就做一个结论的答覆，所以科名为「应问结答」。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世尊把上面的道理讲完之后，再呼无尽意菩萨一声，接著说：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自在神力。「如是自在神力」这句的意思，远指冥应和显应文中所说，观世音菩萨悲心救苦，普门示现等等的度化众生妙用；近指菩萨「能施无畏」、「能感供养」、「能修供养」的妙德。所谓「自在神力」是自在解脱的神通力，就是楞严经所脱的「无作妙力」。这「无作妙力」，是显示菩萨所示现救度众生的三轮不思议妙用，乃是本性中自然流露出来的任运妙用。其作用是不须要经过思考作意，毫无勉强的。

「游于娑婆世界」：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众生，虽然是「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但娑婆世界的怖畏急难的事比较多，而人类也多习慳贪，少修福慧，所以菩萨就特别关心娑婆世界的众生，以自在神力，游化娑婆世界，而解除娑婆世界众生的怖畏，救拔娑婆世界众生的急难，使娑婆世界的众生破慳贪、修福慧。所以说：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丙二 偈颂，分三

上面已经把「世尊答示感应」下的第一科「长行」的文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第二科「偈颂」的文，本来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法华经，这品普门品，是没有偈颂的。后来到了隋朝的时候，有一位阇那笈多法师，再翻译法华经，这品才有偈颂。以后的人，把它移来合并于罗什法师所翻译普门品长行文的后面，所以现在的流通本，才有这段偈颂。

偈颂有「祇夜」和「伽陀」两种。梵语「祇夜」，译为「重颂」，是以诗词的体裁，重复说明长行文中的义理的名为「重颂」。「重颂」又有「广颂」和「略颂」的差别。「广颂」是在长行文中，没有说明清楚的地方，以偈颂详细的说明，「略颂」是在长行文中，已有详细的说明，所以在偈颂中，只作简略的说明。梵语「伽陀」，译为「孤起颂」，这是在长行中没有文，而在偈颂中，孤独而起，说明另外一种意思的，所以名为「孤起颂」。

佛陀的说法，为甚么有「长行」和「偈颂」二种体裁呢？这在印度的宗教，本来就有二种说法的体裁。一是贯华说，就是「偈颂」，这好此中国的韵文。二是散华说，就是「长行」，好此中国的散文。这都是众生的好乐不同，随机而说的。而在「长行」文之后有「重颂」者，一为投合利钝两种根机：因为利根的众生，只要经过世尊一番说明，就可以了解，所以只要长行之文就够了。但根机迟钝的众生，要再次说明才能了解，所以要重复以偈颂颂出。二为后来之众：佛陀说法的时候，有的因为差别因缘，不能一开始就来参预法会而听讲，佛陀为使后来听讲的众生也能得到利益，所以在「长行」之后，又以「偈颂」重述之。本品的「偈颂」，又要分为：一、「重问得名因缘」，二、「重答得名所以」，三、「重显游化方便」的三科来解释。

丁一 重问得名因缘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录，名为观世音？】

这段文是无尽意菩萨，重复向世尊请问，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尔时」是指世尊把上面的道理讲完的时候。世尊在上面把观世音菩萨，有无作妙力，游于娑婆世界的道理说完的时候，无尽意菩萨，就以偈颂再向世尊请示了。

「世尊妙相具」：这句是以偈赞叹佛陀的功德。「世尊」是对佛的尊称。因为佛陀是世间、出世间最为尊贵的圣者，所以称为「世尊」。「妙相具」是具足微妙相好的意思。佛的报身有无量相好庄严，应化身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所以称为「妙相具」。

「我今重问彼」：这句偈是表达无尽意菩萨自己的问意。「彼」字是「他」的意思，此处的「彼」字是指观世音菩萨。我现在要重复请问他——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所以说「我今重问彼。」

「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这两句偈正是所要问的事情。「佛子」是菩萨的别称。佛陀慈悲深广，等视一切众生，犹如赤子。所以约广义说，一切众生都是佛子。但以嗣父业为职责，佛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而菩萨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荷负教化众生的事业，才是真正的佛子。二乘人侧重自利，只与佛陀的本怀少分相应，但犹未悟证其中道理，所以称为外子。这里所说的佛子，是指观世音菩萨。因为观世音菩萨随类示现，度脱众生，正是负担如来利生之事业，所以是名符其实的佛子。「何因缘」是为甚么缘故的意思，佛子——观世音菩萨——为甚么缘故，名字叫做观世音呢？所以说：「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世尊把上面的道理讲完的时候，当机的无尽意菩萨，就以偈颂再请问世尊。就说：「具足微妙相的世尊啊！我现在要重复的请问他（观世音菩萨）的事情，佛子（观世音菩萨）为甚么叫做观世音呢？」这便是这一科「重问得名因缘」科文的意思。

丁二 重答得名所以，分三

戊一 总标分二

己一 极显二利行愿

「重答得名所以」下，又分为三科：一、「总标」，二、「别显」，三、「总结」。「总标」下又分二科；一、「极显二利行愿」，二、「正标化他行愿」。兹解释「极显二利行愿」的文。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議，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这一科的文，是世尊把观世音菩萨，自利利他的行愿，以简单几句话显示无遗，所以科名「极显二利行愿」。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具足了微妙相的世尊，是为「具足妙相尊」。以偈来回答无尽意菩萨的发问，是为「偈答无尽意」。这两句话是结集经典的人，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说：因为无尽意菩萨，以偈颂来请问世尊，所以世尊，也就以偈颂来回答无尽意菩萨了。

「汝听观音行」：「汝」字是指无尽意菩萨，「听」字是要谛听，「观音行」是观音菩萨自利利他的行愿。世尊以偈回答无尽意菩萨的时候，一开口就说：无尽意菩萨啊！你要注意听呀！我要向你说明观世音菩萨，自利利他的行愿了。这句话是训诫无尽意菩萨，要注意听下面所要讲的道理。无尽意问世尊说：「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而世尊即以「观音行愿」回答，这正是表示诸佛菩萨的圣号，每以其「因中」的「自利行」与「果上」的「利他行」，来安立德号的。

「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議」：这三句偈，是说明菩萨「化他的行愿」。「应」字是「感应」的意思。佛菩萨的度众生，是有机感即应的，「应」而叫做「善」，必定具足自在的神通力。从「真理体而随类化身，虽然变现了无量无边的应化身，而真身本体，从来不动摇；虽真身不动，而能随类化身，随缘不变，不变随缘，才能叫做「善应」。「诸方所」是所有的地方处所。观世音菩萨的应化，能够应化到所有的方所——十方世界。这是因为菩萨有一身不分而普现的善应妙力，所以就能感应众机而不遗漏。不固定方向处所，而皆能感应，这就是无刹不现身的意思。从这无刹不现身的行愿看起来，就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利他行是何等的宽广呢！

「弘誓」是观音菩萨度化众生的广大誓愿，「深」是渊深，就是彻底究竟的意思。观音菩萨的度化众生，不但是遍十方而广大无边，也是究竟的——使一切众生究竟离苦得乐。其广大渊深之妙用，犹如广阔无涯，渊深莫测的大海一样，所以说：「弘誓深如海」。「历劫」是经历尘沙劫数，这是约时间说。观音菩萨的度化众生，约时间说，乃是从无量劫前，一直到无量劫以后；从过去到现前，乃至到未来，都是不休息的。这种广大、究竟，而且历时长久的度生妙用，乃是我们的心所不能测知，我们的口所不能表达的，所以说「不思議」。

「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这两句偈是说明观音菩萨「自利的行愿」。「侍」字是亲近的意思。「千亿佛」是有千亿数那么多的佛。观音菩萨自从初发心以来，亲近了数以千亿计的佛。由此可见，观音菩萨是常随佛学，而辅助佛教化众生的。因为菩萨所亲近的佛，有那么多，所以他的功行也就很殊胜了。「清净愿」是说明发愿的纯洁；不求世间名利，不求未来欲乐，也不为天上的福乐，和二乘的小果，所为的只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种愿才是清净愿。观音菩萨发出了度化无边众生，成就无上佛道的愿，所以说：「发大清净愿」。因为观音菩萨，从因地发心修行以来，是亲近了众多的佛，而又发了清净的愿，所以才能够善应诸方所，经历尘劫而度无量众生呢！

己二 正标化他行愿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这段文正是标示观音菩萨化他的行愿，所以科名为「正标化他行愿」。这里只是略标，下面还有详释。

「我为汝略说」：「我」是世尊自称，「汝」是指无尽意菩萨。我要对你无尽意菩萨简略说明，所以说：「我为汝略说」。观音菩萨的行愿是不可思议的，世尊虽能把它一一表达出来，而在会大众，未必然能够领解；而且世尊为著利益众生，将单说化他行愿，而略其自修方面，所以叫做「略说」。

「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闻名」是听到观音菩萨的圣号，「见身」是见到观音菩萨的圣像；「心念」是内心思念观音菩萨。「不空过」是不会徒劳无益，而是有感必应的意思。心里思念观音菩萨，能够得到观音菩萨的感应，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为甚么听到观音圣号，和见到观音圣像，也能得到感应呢？因为能够闻名、见身，必定是有宿世善根的，因此，闻名必能称念圣号，见身必能礼拜圣像，所以也都能感应了。闻名而称名是口业，见身而礼拜是身业，心念而祈求是意业，众生的身、口、意三业为能感，观音菩萨有感必应，是不会徒劳无益的，所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诸有」是指三界，「有」是有因有果。三界六道中，有善因即得善果，有恶因即得恶果，有如是因，必有如是果，所以叫做「有」。三界的「欲界」叫做「欲有」，「色界」叫做「色有」，「无色界」叫做「无色有」也有把三界分为「九有」或「二十五有」的，这只是把三界，详细分类解释耳。「苦」是痛苦，有「苦因」和「苦果」的分别。「苦因」是「烦恼」，「苦果」是「业报的身体」。苦有「三苦」、「八苦」等等。观音菩萨能消灭三界众生的苦因苦果，所以说：「能灭诸有苦」。

戊二 别显，分二

己一 能免三灾，分二

庚一 能免火灾

上面已经把观音菩萨，对众生感应的道理，简单的标明出来，下面就要分别说明，观音菩萨有求必应的道理。所以科名为「别显」。「别显」科下，又分为：一、「能免三灾」，二、「能脱八难」的二科。「能免三灾」下，又分二科：一、「能免火灾」，二、「免水风灾」。兹解释第一科「能免火灾」的文。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假使」是假设，「兴害意」是生起谋害的心。假设有人生起要谋害你的心，而把你推落到火灾猛炽的大火坑里，所以说：「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的「彼」字是指观世音菩萨；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叫做「念彼」。「观音力」是观音菩萨的威德神通之力。如果有人把你推落到大火坑里，便有被火焚死的危险。在这危险万分的时候，只要你称念观音圣号，便能仗著菩萨威神之力，倏然之间，把火坑变成莲池，而免火灾之难了。所以说：「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长行的文说：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长行文说「火不能烧」，偈颂说「火坑变成池」，虽文字有出入，但意义都是说免除火灾的，这便是「重颂」的意思。

庚二 免水风灾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漂流」是受大风的狂吹而飘荡，这是风灾。到「巨海」必会受大水的沉溺，这是水灾。当你被漂流到大海的时候，就会遭遇到毒龙、鲸鱼、罗刹鬼等等的灾难，所以说：「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不能没」是不能吞没，当你被漂流到大海，又遭遇到龙鱼诸鬼的灾难，谁能够不做龙鱼诸鬼的食物呢？在这时候，只要你能虔诚的称念观世音菩萨，便能仗著菩萨的神力，不但不被龙鱼吞食，就是波浪也不能吞没你。所以说：「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长行的文说：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这是免水灾的文。又说：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这是免风灾的文。而此处的文，虽比较简略，而且文字有出入，但都是说明免除水风之灾难的，所以仍是「重颂」。

己二 能脱八难，分八

庚一 免怨贼难

上面已经把「能免三灾」的文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能免八难」的文。能脱八难科下，又再分为八科：一、「免怨贼难」，二、「免刑戮难」，三、「免枷锁难」，四、「免毒药难」，五、「免罗刹难」，六、「免恶兽难」，七、「免毒虫难」，八、「免暴雨难」。兹解释第一科「免怨贼难」的文。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成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

不能损一毛。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须弥峰」是须弥山的最高峰。梵语「须弥」，翻译中国话叫做「妙高」，须弥山在四大海之中，出水面有八万四千由旬之高，是一座很高的山，所以叫做「妙高山」。「为人所推堕」是被人所推而堕落下去。如果有人行走在须弥山的最高峰，而被恶人所推，必定会跌得粉身碎骨，其情景是何等的危险。被害者在这生死紧要关头，只要能称念观音圣号，便能仗著观音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而好像太阳住在虚空一样，不会堕落下去，所以说：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在这里说，在须弥山上，被人推落下去，这是形容被害者处境的高险，却未必定是在须弥山顶被人所推堕。从极高的山上被人推落，且能如日住于虚空，待怨贼去，仍得升起，何况比较低的山呢？当然更能得免难了，这是举难况易的意思。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金刚山」是坚固异常的山。起世经说：「诸余大山及须弥山王之外，别有一山名斫迦罗，高六百八十由旬，纵广亦六百八十由旬，弥密牢固，金刚所成，难可破坏。」这便是说明金刚山的位置及性质等。如果被恶人所追逐，而堕落到金刚山中，所以说：「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被恶人追逐而堕落到金刚山中，也是会粉身碎骨的。但只要被害者，能够称念圣号，便能得到菩萨威神力的加被救护，不但不会跌伤，就是身上的一根毛也不会受损害，所以说：「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堕落金刚山，也是形容被害者，堕触外物的坚固而已，并不一定是堕落金刚山，这也是举难况易的意思。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值」字是遭遇的意思。「怨贼」是不但要抢夺财物，而且要伤害生命的劫贼。「绕」是围绕。或者遭遇到很多怨贼的围绕，各人都手里拿著利刀，要来加害于人，所以说：「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遭遇怨贼各各执刀围绕要加害的时候，必定不能免受劫害伤亡的。在这自必死，无可逃避的时候，只要能虔诚的称念圣号，必定能仗著菩萨威神力的加被，化对方怨贼恶念，都会即时生起慈悲心。这一来不但不会遭遇伤命之害，而且亦不会遭遇劫财的损失。所以说：「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长行的文说：「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但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彼此的文，虽然有出入，但是免怨贼难的意义是相同的。

庚二 免刑戮难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上面已经把免怨贼难的文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免刑戮难」的文。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王难苦」是自己违犯国法，或冤枉受刑法牵连。「临刑」是临著要受极刑——死刑，「欲寿终」是寿命就要终结——死亡，自己犯法或无辜被牵连，而遭遇国法刑罚的痛苦，受刑罚而生命要终结，所以说：「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在这时候，也是必死无疑，但只要你能称念观音圣号，仗菩萨威力的加庇，斩手所持的刀，马上就会一段一段的断坏——会断成一节一节，所以说：「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我在几年前，任中国佛教会推派的监狱布教师，常到台北监狱布教。有一次和赵茂林居士，一

齐到无期徒刑的狱房探视罪犯黄君，黄君向我们说明梦中之境，及所遭遇之事，必定是菩萨的解救无疑，所以就把它录出来做参考。黄君说：他本来是一个被判极刑的囚犯，而他是独生子，他的母亲为爱子心切，且素有信仰，就虔诚的祈求菩萨的解救。就在他被判极刑不久的时候，黄君梦见，他自己驾一部吉普车，其母坐在车内，因为后面有人追他们，所以就开足马力向前驶去，但走到一段路之后，前面有一条大河，而又没有桥梁可以通行。后面有人紧追，前面又没有路可走，就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候，在河中忽然现出一个白衣妇人，挥手向他们招呼说：来！来！我可解救你们。就在这时候，黄君忽然从梦中醒来。过了不久，黄君承恩特赦，从死刑降为无期徒刑。梦中这位白衣妇人必定是观音菩萨无疑。因为黄君得到菩萨的解救，所以就很虔诚的信仰佛教，虽在狱中，也过著很安乐的生活。

或有人问：受冤枉的，菩萨来解救他，乃是理所当然，而自己犯法而受刑，乃是因果报应，理所当然的，为甚么菩萨也来解救他呢？这岂不是让那些恶人更加无所顾忌吗？关于这道理，在长行文中已有解释，请自己检阅。长行文说：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彼此文字的意义虽有出入，也同是说明免刑难的道理。

庚三 免枷锁难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上面已经把「免刑戮难」偈文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免枷锁难」的偈文。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囚禁」是被监禁在牢狱里，「枷」是挂在头颈的架，「锁」是锁在身上的链子，「杻」是手拷，「械」是脚镣。或者有人被囚禁在牢狱里，头颈被「枷」架著，身体被「锁炼」锁著，手被「手拷」拷著，足被「脚镣」镣著，是为：「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被人囚禁在牢狱里，被杻械枷锁系缚的时候，也是无法脱离囚禁之难的。但只要被囚禁者，能虔诚的称念观音圣号，就能仗著观音菩萨威神之力，而释然得到解脱了。所以说：「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释然」是解散的意思。「解脱」是解散了杻械枷锁的系缚，而脱离囚禁之苦。长行文中说：「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这正是这一句偈的意思。

庚四 免毒药难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上面从「免怨贼难」到「免枷锁难」三科偈文的意义，都在长行文中所有，是重复申明长行的意义，所以都名为「重颂」。这一科偈文，是在长行文中所没有的，是孤独而起的，所以名为「孤起颂」。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咒诅」是用咒语、邪术、咒水等，驱役鬼神，以诅害于人。「毒药」是有毒性的剧药。毒药的种类很多，所以叫做「诸毒药」。「咒诅诸毒药」都是足以致人于死地，而所以施用「咒诅」或「诸毒药」的用意，也是企图伤他人身命的，所以说：「所欲害身者」。如果遭受恶人暗中以咒诅毒药，要加害的时候，也是不容易脱离灾难的。但被害者，如果能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的话，被害者不但不会遭受毒害，且其「咒诅诸毒药」还会回转来，著在谋害者的本身呢？所以说：「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所以会「还著于本人」，一方面表示，观音菩萨解救被害者——即是菩萨摄受众生的慈悲。另一方面，表示观音菩萨对谋害者的谴责——即是菩萨折伏众生的威德。如果谋害者，不但不能害人，还害自己，就会恐惧而改悔行善，这岂不也是得到观音菩萨教化的利益吗？佛菩萨的「慈悲摄受」，或「威德折伏」，都是为了能得教化的功效。因为众生的根机不同，所以佛菩萨，就对机施教，该摄受的就摄受，该折伏的就折伏，慈威兼施之耳。苏东坡居士以为「还著于本人」偈，未免违背了佛教慈悲的精神，所以就把它改为「两家俱免难」。这好像有片面的道理，但这乃不知佛法「摄」、「折」二门的意义。又从因果的观点来说，害人反害自己，乃是必然的道理，所以对于「还著于本人」之偈，并没有不妥善的地方。

我曾听家师白公上人说：在大陆时有一位同参道友，是弃邪归正来出家的。这位法师有一次回故乡，顺便去探访从前所亲近的外道邪师。而这位外道师，对其徒弟的出家，仍含恨在心，乃起恶念想要害他。于是外表假装善意，留他住宿。这位法师不疑有他，就接受其好意而住宿下来，但到了深夜，好像有一个很重的轮子，压著他的身体一样，被压得透不出气了。这位法师心里猜想，谅必是他的外道师，施用咒诅谋害他的，于是赶快默念大悲咒。大悲咒一念，压在身上的东西就没有了，而休息不念的时候，就又压下来了。于是这位法师，就起来端坐念咒，一夜不敢入眠。到了明天，天已大亮，但他的外道师未起床，这位法师就要去探视他。可是，一到了其外道师的房门外，就听到外道师，在床上呻吟叫苦，这位法师，起初以为其外道师是患甚么急症，但他的外道师，却哀求他说：「法师呀！希望你看在我们从前师徒的情份，原谅我，救我的命吧！」。这位法师再探究其原因，其外道师说：「我昨夜念咒役使鬼神，要去伤害你，但这些鬼神，却反过来对付我，这必定是你的法力比较大的关系。我已经痛苦得快要死了，希望你不要再施法术，救救我的命吧！」。这位法师听了以后，才恍然了悟昨夜之事，也证验了大悲咒的威力。于是再念大悲咒，为其外道师解除苦厄，果然大悲咒一念，其外道师身上的痛苦全消。以后其外道师，也就改邪归正，而信仰佛教了。

这段因缘，正是「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的明证，也证明了「还著于本人」的教化之功效。

庚五 免罗刹难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恶罗刹」是凶恶的罗刹。「毒龙」是有毒气的龙，「诸鬼等」是其他所有的凶恶鬼神。罗刹本来就是食人的鬼，再加上凶恶，更是遇者必被食害无疑。毒龙和诸恶鬼，也是会伤害人的性命的，如果遭遇到恶罗刹，或毒龙诸鬼，岂不是必死无疑吗？

「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只要被害者，能称念观音圣号，就能够仗著菩萨威神之力，而免除伤害。「时」是就在被害者念圣号之时，「悉」是统统，就是所有遭遇到的恶罗刹、毒龙、诸鬼等，「不敢害」是不敢来加害你。因为被害者，能够称念观音圣号，就能得到菩萨智慧光明所普照，慈悲神力所保护，所以罗刹龙鬼就不敢来伤害了。

长行文中也说：「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因此，这一科偈颂，仍是重颂。

庚六 免恶兽难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这科「免恶兽难」偈文的意义，也是在长行文中所没有的，所以这一科也是「孤起颂」。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恶兽」是凶恶的兽类，诸如：豺、狼、虎、豹等，能伤害致人于死地者，就是恶兽。「利牙爪」的「利」是锐利，「牙」是口内的牙齿，「爪」是手指的爪甲。牙爪都很锐利，所以叫做「利牙爪」。恶兽就是靠著它「利牙爪」来伤人的，这「利牙爪」是很可怕的东西，所以说：「利牙爪可怖」。当你被恶兽围绕著，它们现出锐利的牙爪，要来伤害你的时候，是可怖也是很危险的。

「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疾走」是很快的走开，「无边方」是无有边际的地方，这是形容地方的遥远。当遇著恶兽包围，将被其爪牙加害的时候，只要能记得这位救世大悲主——观音菩萨，而称念他的圣号，那些恶兽就能受著菩萨慈力的感伏，而即时远走。它们都不敢再留在你的身边，何况敢来伤害你呢？因此，就能得到解脱了，所以说：「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据南海慈航载：在福建省，有一个烧木炭的人，名叫雷法震。他的家里，有一支鸭栏木，因为看到这支木材的纹理很精细，就想要拿来雕刻观世音菩萨，以便供奉，但都因工作太忙，以致未能雕刻。后来，有一天法震入山烧炭，从荆棘丛中，突然间跑出一只猛虎，向雷法震扑来。正在这危险紧急的当儿，忽然间来了一位妇人，当著猛虎叱责一声，虎即跪下，叩头而去。法震很感激这位妇人的相救，并请问其姓名。该妇人说：「我是你家中的鸭栏木。」，说完后忽然之间不见了。法震到此才回想从前拟用鸭栏木，雕刻观音圣像的事，于是，回家后就把它拿来雕刻观音圣像，并且终身持斋礼敬观音菩萨。

这位雷法震，只在心里想雕刻形像，尚且能得菩萨的感应，何况志心称念圣号？愿望信仰观音菩萨者，生起决定信心，切莫半信半疑，必能感应道交，而得法益。

庚七 免毒虫难

【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蚺、蛇、蝮、蝎，都是毒虫类的动物。念观音圣号，可以免除这些毒虫之害，所以科名曰：「免毒虫难」。

「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蚺」是四脚的虫类，其形体像壁虎，而比壁虎还要大。「蛇」有「有毒」与「无毒」之分，这里是指有毒的蛇。「蝮」与「蝎」，也都是毒虫之类，有大毒蛇叫做「蝮」。「气毒」是气有毒，也就是说，这些毒虫之类，都是有毒气的。「烟火然」是说像烟火一样。这些毒虫之类，会吐出像烟火一样的毒气，所以说：「气毒烟火然」。这是说明毒虫毒气的厉害，只要被其毒气触到，就会被侵入身体内，中毒而死。

「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蚺、蛇、蝮、蝎，吐出如烟火的毒气，要来加害的时候，也是很危险的，但只要志心念观音圣号，都能得菩萨的慈力加庇，使那些毒虫，一听到念观音圣号的声音，就自己回避而去，而免遭其灾难。所以说：「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庚八 免暴雨难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这段「免暴雨难」偈颂的道理，也是在长行文中所没有，是孤独而起，所以仍是「孤起颂」。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云」是晴空起乌云，「雷」是进而打雷声，「鼓」是雷的震声，犹如鼓击之声，「电」是发出闪电的光，「掣电」是电的闪飞，犹如牵掣的形态。晴空起云，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这是要下大雨的前奏。而电光的闪砾，也会把人打死，岂不可怕呢？「降雹」是从天空降下冰雹，这「雹」是比霜雪还要粗，像小冰块一样的东西。「澍大雨」的「澍」字是降下的意思。从天空降下很大的雨，叫做：「澍大雨」。降雹的时候，连屋上的瓦，都会被打破，当然人亦会受其灾害。如果大雨倾盆，而不休息的话，就会酿成洪水泛滥的灾患。这雷电、降雹和大雨，都是可怕的现象。

「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当雷电鼓震，雹雨倾泻的时候，如果能志心念观音圣号，也能仰仗观音菩萨大悲神力，而免除暴雨的灾难。「应时」是就在你念圣号的时候，菩萨就感应你。「得消散」是得到云消雨散。在你念圣号的当儿，就得云消雷停，雨过天晴，所以说：「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以上所解释的是，「能免三灾」和「能脱八难」的偈颂，有的重颂长行之所说，有的是孤独而起，以补长行的不足。这都是世尊以偈回答无尽意菩萨，也就是分别说明观世音菩萨，能免除众生诸灾难的威德神力，以为其得名的因缘。

戊三 总结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这段的偈颂，是总结以上观音菩萨灵感救苦的道理，以显示得名观世音的缘由，所以科名为「总结」。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困」是「围困」，就是束缚的意思。「厄」是「灾厄」，就是痛苦的意思。众生自从无始劫以来，因为有我执的烦恼，就执此假合的身心为实有的我，遂将自由解脱的自性清净心，被围困于五蕴身心之中；又以这幻妄的身心，为造业的工具，不断造作恶业，所以就被「业力」重重围困于三界六道中，而不得出离。这便是「困」的意思。既然被困于三界六道中，受生死的轮回，就必定有种种灾厄，所以说：「众生被困厄」。「无量苦」是无量的痛苦。众生的痛苦是数不尽的。且约人类来说：自从呱呱堕地，乃至气尽命终，其间要备受生理上「病」、「老」的痛苦，又要受精神上「求不得」、「爱别离」、「怨憎会」等等的痛苦。自身生理上的病痛，外界人事的刺激，大自然界遭遇的不如意，其逼迫身心的痛苦是无可限量的，所以说：「无量苦逼身」。而这众生的痛苦，正是菩萨所要救度之境。

「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妙智」是妙观察智，这是转第六意识所成，是能够观察分别世间事相的智慧作用。「力」是神通力，是救度众生的神通妙方。观音菩萨有妙智，能观察世间的苦境，又能以神通力，解救世间众生的苦恼，所以说：「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因为观音菩萨，有能观之智，观世间苦境，而寻声救苦，所以才名为观世音。

丁三 重显游化方便，分二

戊一 广显游化十方，分五

己一 略颂游化

上来已经把「偈颂」第二科「重答得名所以」下的偈文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偈颂」下第三科「重显游化方便」的偈文。「重显游化方便」下，又分二科：一、「广显游化十方」，二、「正显游于娑婆」。「广显游化十方」下，又分为五科：一、「略颂游化」，二、「灭诸趣苦」，三、「颂二利观」，四、「破惑灭灾」，五、「三轮妙用」。兹解释第一科「略颂游化」的偈文。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具足神通力」：「神通力」是神通的力用。观音菩萨的神通力用，和其他的权教菩萨不同，观音菩萨的神通是具备而充足的，所以叫做：「具足神通力」。因为观音菩萨证得圆通本体，从这本体中所发起的神通妙用，是化而复化，化化无尽的，这名为「无记化化通」。

「广修智方便」：「广修」是广博而彻底修习的意思。「智」是指实智，「方便」是指权智。所谓「实智」，是冥契于本觉真理的根本智慧，「权智」是随众生的根机而施行教化的方便智用，所以叫做「方便」。观音菩萨自从久远劫来，亲近了很多佛而修习，证得根本智之后，从根本智而起方便智用，所以说：「广修智方便」。

「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十方诸国土」是尽十方所有的世界。这就是说，菩萨的现身，非是局限于娑婆世界，而是普遍应化于十方世界的。「无刹」的「刹」是刹土——世界，没有一个刹土不现身，换一句话说，无论那一个世界，都会现身，所以说：「无刹不现身」。

这四句偈，赅括了长行文中的三十二应身而无遗，所以科名为「略颂游化」。菩萨之所以能随类应身，乃是具足神通之力故。观音菩萨运用其神通妙用，设使极微尘数的众生，有机感之，都能遍应，所以称为普门大士，并不是虚夸之辞。也因为菩萨广修智方便，能随机施教，丝毫不乱，所以有感皆应，无机不度。十方世界，只要有求救的处所，菩萨都能一一圆满感应，所以就「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了。如果从竖言之，不但「凡圣同居土」能应化，就是「方便有余土」、「实报庄严土」也都能随处应现。因为在长行文中所说「应以辟支佛身」，就是应现于方便有余土，「应以佛身」就是应现于实报庄严土呢！

己二 灭诸趣苦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这句偈颂，是特别显示菩萨救苦的功德。菩萨能灭除诸恶趣的痛苦，所以科名为「灭诸趣苦」。这是补长行所不足，也是属于「孤起颂」。

「种种诸恶趣」：「诸恶趣」是所有的恶趣，恶趣是三恶道，也赅摄了阿修罗。所有的一切恶趣，所以说：「种种诸恶趣」。这一句是总说。

「地狱鬼畜生」：这一句是分别列出三恶道之名。「地狱」是三恶道中最苦者，「鬼」是饿

鬼，「畜生」是牛马等。

「生老病死苦」：这一句是指出人道痛苦之相。生老病死，是我们人道所不能免除的，它是一切人类的总苦。

「以渐悉令灭」：地狱道的众生，有种种刑罚之苦；饿鬼道的众生，有不得饮食的痛苦；畜生道的众生，有劳役偿命的痛苦；阿修罗道的众生，有斗争之苦；人道的众生，有生老病死的痛苦；天道的众生，有五衰相现的痛苦。但无论那一道的众生，只要能恭敬礼拜，或称念观音菩萨，就能得到菩萨的感应，而渐渐消灭六道中的一切痛苦，所以说：「以渐悉令灭」。因为众生的恶业很多，所以痛苦就多，要一下子把它消除，谈何容易！但只要能仰仗菩萨之力，必定能渐渐消灭，乃至最后，会消灭一切业报呢！

己三 颂二利观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这一偈颂文，是观世音菩萨的「自利观」和「利他观」，所以科名为「颂二利观」。菩萨之所以能利他，也就是修这观行，所发起的妙用。这一段偈颂，也是补长行文之所不足，仍是孤起颂文。

「真观清净观」：「真观」是真空观。所谓「真空观」，就是以智慧观察，而了知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之法；缘生之法没有体性，当体就是空的。般若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就是这种真空观智。世间一切法，总不出：「无情的器界」和「有情的身心」。外面的无情器界，是四大假合之物。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离散，虚妄有灭。物质存在的当儿，只是因缘的假合，而无实体，所以说「当体」就是「空」的。对于有情的身心来说，有情的身体也是四大的假合，而有肉体，再加上精神的要素，而构成有情的生命体。因之，有情的生命体，也是物质和精神的假合，其中并没有独立的个体，所以也是缘生无性，当体即空的。菩萨从这修习真空观之中，破除了我执烦恼，而证真谛理。「清净观」是假观。菩萨先以真空智，照见五蕴皆空，但所谓空，只是说缘生无自性，并不是说「空空洞洞，一无所有」。所以世间一切法，虽然当体即空，但缘起的假相，仍然存在；虽然有假相，却是幻化的。如能明了到此，就不为物质所执著，虽然居在尘缘的世界，也不会被它所染。所谓「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在尘而不染尘，无垢清净，所以名为「清净观」。

「广大智慧观」：菩萨先观「当体空」，次观「幻化有」。再其次进一步深入观察，幻化有的五蕴身心，和真空的妙理，是「不即」、「不离」、「不一」、「不异」的。这就是「理事无碍圆融中道观」。因为世间法，其体本空，其相幻有；空不是有，有不是空，所以说「不即」。但「幻有」的当体就是「真空」，「真空」的当处就是「幻有」；「幻有」和「真空」不隔离，所以叫做「不离」。因为「真空体」不是「幻有相」，「幻有相」也不是「真空体」；「空」、「有」不是一体，所以「不一」。但「幻有相」和「当体空」只是一体的两面，而实是一个东西，既不分彼此，所以就「不异」了。例如：茶杯也是缘生之法，但有假合之相，而空无自性，从茶杯的相说是「幻有」，从茶杯的体说是「真空」。「真空的体」不是「幻有相」，「幻有的相」不是「真空体」，所以就「不即」、「不一」。再进而观察，茶杯的「真空体」就在这一茶杯的「幻化相」之中，「真空体」与「幻化相」，同在这一茶杯之中，这就是「不离」、「不异」。因为茶杯的本体

是空的，不能说它是「有」，但茶杯的假相是有的，不能说它是空；这么说来，茶杯是「非空」、「非有」的了。从这「非空」、「非有」所显的中道叫做「但中」，但进一步说，茶杯的假相是「有」的，所以可以说它是「有」，而茶杯的体是「空」的，所以也可以说它是「空」；这么说来，茶杯也是「即空」、「即有」的。从这「即空」、「即有」所显的中道叫做「圆中」，也就是圆融无碍中道观。观音菩萨能彻悟，五蕴身心之本体，就是中道的妙体，因为中道的妙体是广大无边的，所以五蕴的身心，也是称性而无边的。能够了达这「理事无碍圆中观」叫做「广大智慧观」。

「悲观及慈观」：「悲观」的「悲」是拔苦的意思。菩萨能运「同体悲心」，希望拔除众生的一切苦恼。所以叫做「悲观」。「慈观」的「慈」是与乐的意思。菩萨起无缘大慈，希望使一切众生，都能得到安乐，这名为「慈观」。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这三种观行，是属于自利方面的，名为「自利观」。「悲观」与「慈观」是属于利他方面的，所以名为「利他观」。可是，菩萨的利他观，是由菩萨的自利观所起的。因为菩萨，修真空观，观察一切法，当体本空——众生的妄业也是本来空的。修清净观，观察一切法，其相幻妄——众生的自性，是离染清净的。修广大智慧观，以圆融事理——照见众生，幻妄即真，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道理。但进而观察，众生虽是业妄本空，幻妄即真，但众生迷而不自觉，所以自从无始劫来，深陷于痛苦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因为菩萨看到众生，堕在痛苦中，所以就兴起慈悲心，要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要使一切众生得到安乐。但众生是幻妄的，所以就能终日度众生，而终日不著度众生相。这就是菩萨证三谛理，所起的妙用呢！

「常愿常瞻仰」：「常愿」是常常愿望。这是佛陀嘱咐众生，应当要常常愿望观音菩萨，能垂大慈悲，拔除痛苦，而赐与快乐。因为观音菩萨，上与十方诸佛同一慈力，能运无缘慈，平等看待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幼儿一样，都要使其得到安乐。菩萨亦下与十方六道众生同一悲仰，能运同体悲，把众生的痛苦，当著自己的痛苦，都要使一切众生，远离种种痛苦。所以众生如能常愿「与乐」、「拔苦」，必定能满所愿的。「常瞻仰」的「瞻」是「瞻视」——看——的意思。「仰」是「仰慕」。常常瞻视和仰慕，叫做「常瞻仰」。为甚么世尊嘱咐众生要常瞻仰呢？因为如能常瞻视菩萨的庄严的妙相，能仰慕菩萨的美德，就自然会恭敬礼拜，既能恭敬礼拜，就能得菩萨慈悲保护，而得离苦得乐了。

己四 破惑灭灾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这一段的偈文，是显示菩萨妙智化他的功德，亦是属于「孤起颂」。因为菩萨的智慧，能破众生的痴暗，能灭众生的灾难，所以科名为「破惑灭灾」。

「无垢清净光」：「无垢」是没有垢秽。观音菩萨修习真空观而破见思烦恼，修清净观而破尘沙烦恼，修广大智慧观而破无明烦恼，所有烦恼垢秽都没有了，所以叫做「无垢」。「清净光」是清净的光明。因为菩萨由修三观，而断除了一切烦恼，内心纯洁清净，所以就显出自性清净的智慧光明了，所以叫做「清净光」。

「慧日破诸闇」：「慧日」是智慧日。菩萨的无垢清净光，就是大圆镜的大智慧光明，这智慧

光明的照耀，犹如太阳在天空，放出光明一样，所以叫做「慧日」。「破诸闇」是破除种种的黑暗。这黑暗是指众生无知的烦恼。众生从无始劫来，受无明烦恼的盖覆，心地失去了光明，犹如黑暗的天空一样。而菩萨的智慧光，不但能破自己的烦恼，也能破众生的烦恼，所以说：「慧日破诸闇」。

「能伏灾风火」：「灾」是总指众生的一切灾难，「风火」是别指众生的「风灾」和「火灾」。菩萨的慧日，不但能破众生的烦恼，同时也能消灭众生的风火等一切灾难，所以说：「能伏灾风火」。众生外来的灾难痛苦，都是由内在的烦恼，驱使身口造作恶业而招感的。菩萨的慧日，既能破除众生的烦恼，则因灭故果灭，三灾、七难等苦果，自然会消灭。

「普明照世间」：「普明」是普遍的光明，菩萨放出了很大的光明，而能普遍的照耀世间，所以说：「普明照世间」。观音菩萨的智慧，是从法性真理所发的。法性遍一切处，所以从法性所发的智慧光明，也能普遍。其所照的世间，不但是六道凡夫的凡圣同居世间，而是二乘的方便土世间，和菩萨的实报庄严土世间，也都能够照耀著呢！

己五 三轮妙用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这一段偈颂，是显示观音菩萨的三轮不思议妙用，所以科名为：「三轮妙用」。亦是属于「孤起颂」。

「悲体戒雷震」：这一句偈颂，是说明观音菩萨的「身业神通轮」。「悲体」是菩萨所证的大慈悲的法身理体，这悲体是由严持净戒所报得，所以说：「悲体戒」。菩萨从这大悲的戒体，运用身轮妙用，示现三十二应身，以大神通力，骇动十方佛刹，犹如大雷的震动，一切众生，都能闻知，所以说：「悲体戒雷震」。

「慈意妙大云」：「慈意」是慈悲的心意。「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菩萨运无缘慈、同体悲，要使一切众生，都能离苦得乐，犹如大云的普覆大地一样，所以说：「慈意妙大云」。云能遮盖焰日，使大地得到阴凉，菩萨能使众生离苦得乐，亦如大云。但菩萨之使令众生离苦得乐，乃是彻底而普遍的，所以称为「妙」。这一段偈颂，是说明菩萨的「意业记心轮」。

「澍甘露法雨」：「甘露」名「不死乐」，服用的人，能消除百病，而长寿不死，以这甘露譬喻佛法。凡是得到佛法的人，都能消除身心诸病，而得法性的无量寿命。「法雨」是把佛法譬喻如雨水。大地如果久不下雨的话，一切草木都会干枯。同样的，众生如果不得佛法的话，心灵就会枯寂。草木得雨水的滋润，就会欣欣向荣，众生得到佛法的滋润，心灵也就能得到苏醒，充满生机。佛陀讲经说法，滋润众生的心田，犹如从天空降甘露、下雨，以滋润草木一样，所以说：「澍甘露法雨」。

「灭除烦恼焰」：「烦恼焰」是把「烦恼」譬如「火焰」。因为烦恼的扰乱身心，犹如大火焚身一样，使身心逼迫，痛苦难堪，所以叫做「烦恼焰」。菩萨如大云的慈悲心，应化无边身相，向众生开示种种的佛法，能使众生破除如焰的烦恼，消灭业报而离苦得乐，所以说：「灭除烦恼焰」。

戊二 正显游于娑婆，分四

己一 能施无畏

上面已经把「广显游化十方」下的偈颂解释好了，下面要解释「正显游于娑婆」的偈颂。「正显游于娑婆」下，又分四科：一、「能施无畏」，二、「颂具五音」，三、「劝信勿疑」，四、「具德劝供」。兹解释「能施无畏」科的偈文。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诤讼经官处」：「诤讼」是由斗争而诉讼于官。既然诤讼，就必须经过官卫的处所，所以说：「诤讼经官处」。

「怖畏军阵中」：「军阵中」是军中战争的阵营里。在军阵中，就刀枪如林，子弹如雨，随时都有被伤杀的可能，岂不恐怖畏惧呢？所以说：「怖畏军阵中」。

「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由诤讼而对簿公庭，就必定内心忧虑刑罚，在军阵中，就恐命在瞬息间，这都是怖畏的境遇。但只要能念观音圣号，就能仗菩萨慈悲神力加庇，使诤讼的双方，消灭宿怨，解除诤讼，和解了事，或排除军阵中种种兵器的威胁，所以说：「众怨悉退散」。

娑婆世界的众生，个性多好斗争，这诤讼和军阵，都是指娑婆世界的众生而言，所以判为「正显游于娑婆」。又有斗争就必定有怖畏，菩萨能解除众生的怖畏而无畏，所以科名为「能施无畏。」长行文中说：「是观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彼此的文字虽有出入，却都是说明「无畏施」的道理。

己二 颂具五音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上面「颂二利观」的五观：是解释观音菩萨的「观」字，这一段「颂具五音」，是解释观音菩萨的「音」字。以这「五观」与「五音」，显示观音菩萨的妙德，也于此建立观世音的圣号。

「妙音观世音」：「妙音」是微妙的音声。这「妙音」是指音声的本体，这音声的本体，就是真如理体。这妙音之体，具足了三千性相，百界千如之法，也就是说，这妙音的本体，是充遍于法界的。因为体遍法界，所以到处能随缘现出音声来。「观世音」是以能观的妙智，观照世间苦恼众生称名的音声，寻声而解救世间众生的痛苦。观世音是指音声的功用，音声的本体既然充遍法界，从体所起的妙用，也是充满法界的，所以无论远近的众生，只要有人称名求救，观音菩萨都能一一寻声，而解救其苦难。

「梵音海潮音」：「梵音」的「梵」字，是清净的意思。观音菩萨的音声言教，都是演说清净的佛法，所以叫做：「梵音」。这是出世圣人之所以和凡夫不同的地方。凡夫众生，一开口就是杀、盗、淫罪恶等事；不然，就是贪求财色货利等事，所说的都是世间染污之事。但佛菩萨所说的，都是清净心地之法，都是了脱生死之法，所以是清净的。「海潮音」的「海潮」是不失时的意思。海潮的进退，是有一定的时间，且都能很准确，而不失其时。这是譬喻观音菩萨之说法，是应机而不失时的。在三十二应身文中，「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也可以说，「应

用何法者，即为说何法」。观音菩萨的说法，如海潮之不失其时，所以名为：「海潮音」。「不失时」，换一句话说，就是不失去机会。菩萨能把握良好机会，对众生施与适当的教化，所以说「不失时」。

「胜彼世间音」：「胜」字是超胜，「彼」是指世间，「世间音」是世间的音声。观音菩萨的音声，是超胜于世间的音声的，所以说：「胜彼世间音」。因为世间的音声，都是由喜、怒、哀、乐、爱、恶、欲等七情所发，其音声是猥褻而不清净的。但观音菩萨说法的音声，是上契佛理，下合群情，能令众生离去爱欲，了悟心性，它是远胜那尘俗的世间音的。又观音菩萨，能对十法界的众生，说十法界的道理，这不是世间的音声所能及的，所以叫做：「胜彼世间音」。这又是另一种解释。

「是故须常念」：上面三句「颂具五音」，是赞叹观音菩萨的功德，这一句是劝众生受持圣号。「是故」是因为观音菩萨，具足了五音功德的缘故。「须常念」是说众生，须要常常称念观音圣号。因为观音菩萨，具足了五音功德，能利益众生，所以众生应当要常常称念，所以说：「是故须常念」。这是世尊苦口婆心，劝勉众生，必须常念，无有间断，自然能得感应。

己三 劝信勿疑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这段的偈颂，是世尊劝众生，必须对观世音菩萨，生起深固信心，不可生起疑念，所以科名：「劝信勿疑」。

「念念勿生疑」：「念念」是在心内，一念一念之中。又前念后念相继，无有间断，也叫做「念念」。这是上句「常念」的意思。「勿生疑」是不可生起怀疑的心。世尊知道众生的业障深重，往往因为疑惑，而障碍信心，因之，中途退堕，不肯老实持诵观音圣号，这一来，就道业未成，依然轮回生死，陷于痛苦深渊，而不能自拔。所以佛陀就劝众生，要无间断的称念观音圣号，不可生起一念的疑念。所以说：「念念勿生疑」。经上说：「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佛法最注重「信心」的，果能对佛法生起深固信心，则出世的道业，才能成办。反之，疑虑重重，则是修道的障碍。对于观音菩萨灵感的道理，也是一样。如果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自己的虔诚不够，而不能蒙受感应，就怀疑菩萨不灵感，那就永远也不能得到菩萨的解救了。我们要知道，不是菩萨不灵感，而是自身接受菩萨感应的条件不够。如能深固信念，不灰心的受持圣号，等到感应道交时，自必能得到感应的。

「观世音净圣」：这句偈是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妙德。「净圣」是清净的圣者。因为观世音菩萨，是过去正法明如来，倒驾慈航，示现菩萨身来度众生。他不同于其他惑业未尽的菩萨，乃是一切烦恼习气，究竟清净，一切生死都了脱的圣者，所以名为「观世音净圣」。这是显示观音菩萨，是断三障、证三德的究极圣者。

「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苦恼」是世间上的种种痛苦。详细分开来说，身体所受为苦，心灵所受为恼。「死」是生命的终结。「厄」是灾厄。「依怙」是依靠的意思。观音菩萨，在众生的苦恼生死灾厄之中，能做我们的依靠，所以说：「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儒云：无父何依，无母何怙。但世间的父母，能作儿女的依怙者，并不究竟的；而大难临头，真能解救我们，

作我们依怙者，唯有慈悲救世主的观音菩萨。所以观音菩萨，才真是众生的大慈父，大悲母呢！因为观音菩萨，能够做众生依怙的大慈父母，所以世尊劝众生：「须常念，念念勿生疑」。

己四 具德劝供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这段偈文，是显示观音菩萨，具足了无量福德，同时劝众生顶礼。顶礼也就是身业供养，所以科名为「具德劝供」。

「具一切功德」：这是说观世音菩萨，具足了一切的功德。观音菩萨「侍多千亿佛」，就是修集无量的自利功德，同时观音菩萨「善应诸方所」而度脱众生，就是修集了无量的利他功德。无论是自利德和利他德，都是无量的，所以说：「具一切功德」。

「慈眼视众生」：「慈眼」是慈悲的眼光。以大慈悲的眼光，平等看待一切众生、既不偏爱，也无差别，所以说：「慈眼视众生」。正因为菩萨，具足了一切功德，又能以慈眼视众生，就如同世间父母的爱护亲生儿女一样，非常热情，无微不至，所以在众生苦恼死厄之中，可作最可靠的依怙呢！

「福聚海无量」：「福聚」是观音菩萨，所聚集的福德。「海无量」是譬如海之深广无涯。这正是显示观音菩萨，从无量劫来所集聚的，自利利他的功德，高大若须弥，深广如大海，无量无边，所以说：「福聚海无量」。

「是故应顶礼」：「是故」是因为观音菩萨「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的缘故。「应顶礼」是应该要顶礼的意思。礼拜时头顶至于地，以最尊贵的头，顶戴佛菩萨的足，叫做「顶礼」，这是最恭敬的礼貌。世尊劝众生说，因为观音菩萨既有慈悲，又有福德，所以应该要顶礼呀！因为对观音菩萨的敬礼，不但能消灾免难，也能得到无边的功德哩！

乙三 会众获益发心，分二

丙一 持地称扬

上面已经把经文第二大科「世尊答示感应」的经文解释好，也就是把这部普门品，「正宗分」中的道理，都解释好了。下面接著要解释经文第三大科「会众获益发心」的文，这一科就是普门品的流通分。「会众获益发心」下，又分二科：一、「持地称扬」，二、「时众发心」。兹解释第一科「持地称扬」的经文。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这段文是持地菩萨，称扬听这部普门品的功德，所以科名为「持地称扬」。

「尔时持地菩萨」：「尔时」是当世尊用偈颂回答无尽意菩萨，已经把观音菩萨得名所以，及歌颂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劝导众生应该持名礼拜供养的道理，都讲完毕的时候。明白的说：世尊把偈颂都讲完的时候，叫做「尔时」。「持地菩萨」这位菩萨是由持平地之行，后蒙平心之教，而证

圆通，所以名为持地菩萨。持地菩萨在楞严经，自述证圆通的经过。持地菩萨对佛说：「我想到过去，普光如来出现在世的时候，我做比丘，而修头陀苦行，凡是路有不平不好走的，我都把它填平，或者铺设桥梁等等。就这样的勤苦为人服务，但都不能开悟证果，到了后来，遇著毗舍浮如来。他对我开示说：你发心平填土地，固然很好，但应当先平你的心地，然后世界的土地都会平。我听到佛的开示，心地开通，烦恼脱落，从此修行，就证得了圆通」。这是持地菩萨，自述得到圆通的大意。

「即从座起，前白佛言」：这位持地菩萨，因为要证明听这部普门品的功德，所以在法华会上，听完这部普门品的道理之后，就从座位站起来，到了佛的面前，向佛开口讲话了。

「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世尊」是持地菩萨要向世尊开口说话之前，先称呼世尊一声，这是表示尊敬的意思。「闻是」的「是」是「此」的意思。是指这部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品」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简称。「自在之业」是冥应中的，解七难、免三毒、满二求等，都是观音菩萨，不思議自在的业用，也就是菩萨的神通妙用，所以说：「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这是指显应中，三十二应身，十九种说法，都是观音菩萨，普门示现的不思議神通力。观音菩萨的示现神通，是凡有机感，必能「千处祈求千处应」，「善应诸方所」的，所以叫做「普门示现神通力」。「功德不少」是功德很多的意思。

当世尊讲完了偈颂的时候，有一位持地菩萨，就从座位站起来，到了佛陀的面前，称呼一声世尊，就说：如果有众生，听到这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解七难、免三毒、满二求，三十二应身、十九种说法等等道理的话，功德是很多很多的。换一句话说，凡是能将这品经的道理，从始至终，把它听完的话，其所得的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

诸位虔诚的听众！你们也都把这部普门品听完了，你们的功德，也是无量无边啊！我为你们欢喜祝福！只听这部普门品的功德，已经就不少，何况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如说修行呢！其功德更是不可限量了！愿诸位虔诚的听众，从听闻而修持，乃至如说修行，启发自心观音，发挥大慈悲的精神，为人群服务，则其所得功德更是无可限量！

丙二 时众发心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这段文是流通分的第二科，是结集经典的人，叙述闻品获益发心的文。佛陀讲完普门品的时候，法会大众，都发菩提心，所以科名为「时众发心」。

「佛说是普门品时」：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说完了这部普门品的时候，叫做：「佛说是普门品时」。

「众中八万四千众生」：「众中」是法会大众之中。当时在灵山会上听佛说法华经的，有亿万人等众，而其中有八万四千众生，发了无上菩提心，所以说：「众中八万四千众生」。如果要知道听经的功德，就得看法会受益之众。佛陀讲完了这部普门品的时候，听众的受益，但指初发心的人，就有八万四千之多，由此可见，法会大众，获益之多，和听经功德之大。

「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皆发」是都发，「无等等」是无有何等之法，可与相等。这是至高无上的意思。这是指下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是至高无上的佛道，世出世间，没有能够跟它对比者，所以说：「无等等」。梵语「阿耨多罗」翻译中国话是「无上」。梵语「三藐」，翻译中国话是「正等」。梵语「三菩提」，翻译中国话是「正觉」。这「正觉」是真正的觉悟，拣别凡夫的迷而不觉，和外道的错误邪觉。阿罗汉和辟支佛，证得了真空理，就是正觉的圣者。「正等」是真正平等。二乘圣人，虽然得到正觉，可是但期自度，不欲度人，心不平等，而菩萨既求自了，亦发心度生，自他两利，发心平等，所以称为「正等」。「无上」是至高无上的意思。菩萨虽发平等心，自度度人，但所证的真理，犹未究竟，所以称为「有上士」。唯有佛，自觉的程度，到了究竟，度众生的任务，也都完成，自利利他，都已究竟，证得最彻底的真理，才堪称为「无上士」。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中国话叫做「无上正等正觉」。这是指的佛所证的无上佛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发出要成就佛道的心。在会众生中，有八万四千的众生，都发心要成佛，所以说：「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然而，这些听众，为甚么会发起成佛的心呢？因为他们，既然听到世尊说了观音菩萨，利益众生之事，又听持地菩萨，称扬闻经的功德，怎不羡慕观音菩萨殊胜的功行呢？但观音菩萨，是过去古佛示迹教化者，他们想要能得观世音菩萨的殊胜功行，也必须先成就佛道。所以就见贤思齐，而发成佛之心，期能与观音菩萨同样，运用自在神通，普门示现，以救度众生呢！也唯有这样，才不辜负无尽意菩萨的启问发起，世尊苦口婆心开示的一片好意。愿诸闻者，也同发无上菩提心吧！

诸位听众！上面已经把普门品的全部经文，简单的解释好了。这部普门品，是世尊应无尽意菩萨的启请，而阐扬了观世音菩萨悲愿宏深，广大灵感救度众生的道理。我们既然因前生的惑业而轮转在这五浊恶世中，谁能够没有灾难？既然都有灾难，就都须仰仗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度了。因此，观世音菩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是一位不可缺少的救护依怙者。观世音菩萨是怎样的救度众生？我们要怎样信奉观世音菩萨，才能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感应？这些道理，正是这部普门品中所说明的，所以这部普门品，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经典。因为这部普门品，是众生能得观音菩萨救护，能得离苦得乐的津梁，是一部人生生活中很重要的经典，所以虽然上面已经把整个经文，分科逐句解释好了，在这里仍不厌其烦的，再提示经中的纲要。

当世尊讲完妙音菩萨品的时候，有一位无尽意菩萨，从座位站起来请教世尊，有关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于是世尊就答示，观世音菩萨得名为观世音的所以然。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是寻声救苦，随类现身，应机施教，度脱众生。对于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度脱众生的道理，在这部普门品经文中，分为长行和偈颂二大段的说明。长行的文，又分为冥应和显应的二段意思。所谓冥应，是观世音菩萨在冥冥之中，寻声救苦，而作救度众生的工作。显应，是观世音菩萨随类现身，应机说教的意思。经文中说，观世音菩萨能解救众生，免除火、水、风、刑、鬼、囚、贼的七种灾难，和远离三毒烦恼，满众生求男女的愿望等，都是冥应的道理。经文中说，观世音菩萨能随众生机，示现三十二应身，应机说法，就是显应的道理。而偈颂中，有的重申长行文中的道理，有的补充长行文中意义的不足，都是说明观世音菩萨，寻声赴机，救度众生的道理。

在冥应中所说的是，观世音菩萨能解救众生七难三毒之苦。而现实的世间里，灾难何止七种？尤其科学发达的今日，飞机的空难，车辆的灾祸等的灾难很多；而众生的烦恼有八万四千之多，何止三毒。观世音菩萨，对于众生的一切灾难都能解救，一切烦恼都能消除。若以为观世音菩萨只能解救众生七难和远离众生的三毒烦恼，那就不善体会经意了。

世尊一开头，就回答无尽意菩萨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这便是说明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而得名为观世音的所以然。也从此可以知道，观世音菩萨的广大灵感。而「一心称名」句，更是提示感应的妙诀。要能得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其关键在「一心称名」。因此，如果要求得观世音菩萨的感应，就得著眼于「一心称名」的工夫，时刻不断的称念观音圣号吧！工夫纯熟，必定感应道交，而得法益。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錄（寶靜法師）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錄

寶靜法師 講述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錄弁言

費范九

佛說于福慧并重，而講經實為修慧之要鍵，慧其而福亦應焉。吾通講經之舉，見于古德撰述者，如元初淮海和尚語錄，明末冷山語錄，上下四百年，不過數會而已。嗣是法音闐然，更不聞義解之盛。民國肇造，始漸興行，一為劉靈華居士之在教育會講法華經，二為太虛法師之在觀音岩講普門品，三為仁山法師之在法輪寺講阿彌陀經，四為寶靜法師之在唐閘居士林講普門品。此四講之中，前三講，尚屬起信時期，聽者寥寥可數；後一講，則喬皇殊勝，凡近唐閘一二十里之男女，咸懷餅餌，冒風雪，徒步赴會，每日常近萬人。沛澤四周，不煩呵責，講畢念佛，上徹云霄。其真實哀祈之情，一若有大劫將臨，以得預弭者。嗚呼！異哉！夫觀世音菩薩之慈心悲願，普門品所說綦詳。寶靜法師以其妙智深解，對境演繹，達于聽眾之耳，入于聽眾之心，一顆淨種，而發芽、而舒葉、而放花結實，使家庭成為佛化之家庭，社會成為佛化之社會，各循職分，不越軌塗，慈孝友恭，純潔勇進，則于人生幸福，國家治理，其裨益寧有限量。今法師之法音，雖與時間迂流而去，而師聲教所傳之法言，則由崔澍萍居士等，于听讲時，逐一記錄。呈請法師，詳為斧正，遂成全冊而得付印流通。未聆圓音者，得之若同參盛會；已與講席者，得之亦重睹靈山；是為施資刊印之深意也。唐閘居士林者，陳豫堂居士，鳩集善信，隨愿創建。苦身鬻力，百折不辭，林成，請法師講經說戒，斥資巨萬。初固无所储备，窃曾忧其资竭，乃诚心四应，檀越云施，香厨无虞，卒告圆满，征此一念，其遂可为消除三灾八难之券也欤！谨著于此，庶焚香展卷，先油然而生欢喜之心，以期福慧双修焉。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錄

寶靜法師 講述

（在南通唐閘居士林講）

崔澍萍，孫子亞 敬錄

【妙法蓮華經】

妙法蓮華經，是一經的總題。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是一品之別目。姚秦三藏法師鳩摩羅什譯，是譯題。先講總題，次釋別目，再講譯題。現所講經，是微妙之法，難遭難遇，不輕容易聽到的。諸位很踴躍的來聽，這是很好的。但聽時，無論懂與不懂，都應當恭敬寂靜，誠意的聽。懂固然得到妙法的益處，即是不懂，亦只要具至誠恭敬心，亦可得莫大之利益。因聽經功德不可量故，所以大家要發慈悲心，殷重心，于寂靜中聽經，必能領受其中妙道，而津津有味。否則，就領會不到了。普門品，雖是法華經中之一品，然可代表全經，因皆是不可思議的妙法故。法華經共有七卷二

十八品，观世音普门品，是第二十五品，既非全经，何以此品单行呢？因有非常灵感故，当初晋末北凉沮渠蒙逊病笃，医药罔效，县无讖尊者，谓此是业障病，必念法华经的普门品，即可全愈。蒙逊依之持诵，未数日，其病果瘥。因此单行流通，而各处讲解甚多，因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与我娑婆世界的众生，缘深缘熟故。无人不知晓，无人不恭敬的。并且有许多人，感到广大之灵验，所以今天听众异常踊跃，连袂而来。又本林因二月十九观音诞期将届，请讲普门品，诚为应时应机之教，有踰有用有事有理之法。既欲讲经，必先释题，兹先讲妙法莲华经五字。妙法莲华经，以法喻立题。佛经有七种立题，所谓单三复三具足一。单三者，一单人，如佛说阿弥陀经。二单法，如涅槃经、般若经。三单喻，如梵网经、瓔珞经。复三者，一人法，如地藏菩萨本愿经。二人喻，如如来师子吼经。三法喻，如妙法莲华经。具足一者，如大方广佛华严经。本经属法喻立题，妙法是法，莲华是喻。因妙法难解，借莲华为喻。妙法者，其法妙不可言，法是什么呢？所谓山河大地，世界国土，依正果报，世出世法，色法心法，虽万象森严，然要言之，不外佛法心法众生法三种。这三种法，原无差别，故称妙法。何以无差别呢？请先明我人之心在那里。常人不明，恒将胸腔内的心，指为吾人之心。其实这是五脏之心，非真心呀！因这种心，是肉团心，又是集起心、分别心、妄想心，一旦死后腐化，就不能思量分别，是缘虑心故，不是我人的真心。须知我人的真心，是遍虚空、包法界，楞严所谓十方虚空，在我心内，如同片云点太清。试看一切万法，皆从心生，所谓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上至四圣，下至天堂地狱，皆从心所有，可知心外无法，心即是万法之本体。如明白了这个道理，则心悟妙理虚空小，故心法甚妙，叫做妙法。又须知心中恶念起，即仅一念生灭，已是变成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之因；一善念生，便生天人阿修罗三善道；念空，便成二乘；念慈悲平等，即成佛菩萨。所谓十方世界，都从心有，以心具十法界故，事理不二故，理具事造，皆在一心故。所以佛界众生界，均在心内，包罗万象，有不可思议之妙。若用分别心即非，所谓举心即错，动念即乖，思不到、寻不著，如能识得此心？大地无寸土，如今天这样盛大的讲经法会，其始也是因为林内主持人的心一动，就有了这么大的法会。又如飞机轮船火车，一切万物，何尝不皆由心生而有呢？这便可证明心力不可思议，心包太虚，量周沙界，故释迦弥陀，皆我心造；三乘圣人，亦我心造；六道众生，亦莫不皆然。所以众生，是十方诸佛心内的众生；十方诸佛，是众生心内的诸佛；观音是众生心内的观音，众生是观音心内的众生；所谓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是心是菩萨，是心作菩萨。只要有修有作，皆可成佛成菩萨了，故曰心妙。若迷昧本心，便为天人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六道众生，所谓心具地狱，心造地狱；心具天堂，心造天堂；鬼畜等亦莫不皆然。天堂地狱，既皆由自心造作，故曰心法妙。众生身口意三业，无非烦恼作业，以致受生死轮回之果报。然烦恼本空，即是了因佛性，烦恼原是智慧，因错用其心，将智慧翻作烦恼。智慧从何而来？烦恼之体，即是智慧，不须外求，身口意可造十恶，亦可做十善。楞严所谓生死轮回，安乐妙常，唯此六根，更无他物。吾人本性，本是不生不灭，但以虚妄因缘和合而生。因缘别离虚妄而灭，是知从缘而生，即是不生；从缘而灭，即是不灭；故作业原是解脱，生灭即是法身。故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时，即云：「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特有如来智慧德相，但由妄想执著而不证得。」是知众生心中具佛三德，故曰众生法妙。心法众生法既妙，则五住究竟，二死永亡之佛更妙。众生是佛心中的众生，山河大地，森罗万象，无一不是佛心中的物，无有差别，故曰佛法妙。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无差别法是妙法，此妙法人人本具，各各不无，本经普门即是无差别之妙法。是法非思量分别所能解，起分别妄想便非是妙即妙成粗，如念佛念观音，念得一心不乱，无思量分别，即是妙。能超凡见，不著有；能脱圣解，不著空；超情离见即妙法。若是著有著空，落于凡情妄缘，即妙成粗。若无所住而生其心，离过绝非是妙法。有所住而生其心，即妙法是粗法。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即妙法。故人人皆有妙法，人人皆可成佛。十方三世诸佛证此无差别之妙法而成佛，众生迷昧，错用此无差别之妙法，而妄起分别思量，

即妙为粗，成苦恼众生。因惑作业，由业感生死，如凡夫的心，一切著有，计人我相，因致妙而不妙。罗汉虽了生死，但著于空，抱消极而不度生，虽证罗汉，还是粗而不妙。权乘菩萨，著二边，或但中，仍非究竟，还是粗隔于妙。惟佛不著空有二边但中，离过绝非，超情离见，证妙法而无遗，是为真妙。今以喻明之，众生具妙法而不相应，如在矿之金；诸佛证妙法而相应，如出矿之金；金虽有在矿出矿之别，然其体本不二。所以云：但尽妄缘，即如如佛。一念回光，便同本得。只要众生把凡情放下，别无圣解，在佛不增，在凡不减，在生不垢，在佛不净，在佛不生，在生不灭，一念返照，当体便是。但现前妄想执著，而未证得，仅具本有之妙法佛性，故名理即佛。各位来此听经，能明白心即佛，圆具妙法，名名字即佛，然虽知具妙法，若不真修，不能成佛。犹金不锻炼，不能成纯粹之黄金。我们今天能万缘放下，一念不挂，老实念佛听经，清爽历明，能所双泯，如是一心用功修行，虽未见到妙法，而能降伏烦恼，名观行即佛。倘念佛念观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内忘六根，外忘六尘，内忘身心，外忘世界，迥脱根尘，灵光独耀，此即自性观音相现出，此即所谓妙法。到那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无人相、无我相、能所双忘，用功到此地步，六根清净，见思脱落，名相似即佛，到破根本无明，亲证妙法，禅名亲见本来面目，天台名圆证三谛，净土名理一心不乱。不动自性，转识成智，智即妙法，众生转智成识，妙而不妙；佛转识成智，亲见本来面目，不妙而妙。亲见自性观音，见到亲生爷娘，即证妙法。到此地步，能分身百界成佛，名分证即佛。虽确证到妙法佛性，但未究竟，必须到五住究竟，二死永亡，见思尘沙无明烦恼，皆究竟清净，分段变易生死，皆究竟了脱，业尽情空，而得真解脱。如释迦究竟彻证此妙法，名究竟即佛。此以妙法显六即佛，吾人对于一切事物，都思量分别，思量是七识作用，分别是六识作用，一起思量分别，便落意识窝里，隐覆心性妙宝，此即生死根本。如能不起恒审思量，不起随念计度分别，则无所住。不住有分别，不住空计度，二边不住，中道不安，即显妙法。到此无住生心，分别亦非意识矣！即以寝食言，虽极微极易之事，亦无不是妙法。所谓头头是道，左右逢源。昔庞居士家财富有，为办道故，将财宝尽丢汉阳江中，愿甘贫苦，使女编竹，使子耕田以为生。一日，互相谈道，庞居士云：「用功不易，证妙法难！难！难！难！十斛芝[甘/麻]树上摊。」因贪吃好穿，恩爱习气，分别妄念，无始以来，已成习惯，虽明知都是空，然事实上，万不肯空，烦妄放不下，妄惑之路太熟不易生；念佛参禅修观，欲证妙法，是生路，不易熟；修行诚难诚难。其妻庞婆云：「易！易！易！百草头上祖师意，拈来无不是。」翠竹黄花，无非般若。苏东坡所谓：「溪声尽是广长舌，山色无非清净身。」地水火风，根尘识界，无非妙法。凡情妄缘，其性本空，即粗是妙。无权不实，妙性天然，本来如是，故云易也。其女灵昭女，异常聪慧，乃云：「也不难，也不易，饥来吃饭疲来睡。」行住坐卧，无非妙法，不过吾人吃睡，都不成样罢。试思吃饭时，常起妄想，去分别菜之好丑，味之甘苦，于是好则贪而多吃，丑则厌而少吃，这即是即妙成粗法。如能一心不乱，尽管往下吃，蓦直食饭，不起思量分别，所谓终日吃饭，没有咬著一颗米，以无意识作用，故如是吃饭，谓之应供，谓之妙法佛事。吃饭如是，睡觉亦然。睡时颠倒梦想，便非真睡。真睡，要如至人的无梦才是。无颠倒梦想，寤寐一如，即是妙法。昔玉琳国师之师兄，终日睡觉，人以为惰，但他的睡与人不同，寐中寂寂惺惺，惺惺寂寂，其功夫实超过玉琳。所以说睡觉也即是妙法。眠食如是，一切法无不皆然。要言之，是法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谓之妙法。所以不要去分别，不要去思量，一心湛然，阡尔无寄，天台所谓一心三观，净土所谓一心不乱。许尔与妙法，觑面相见，故昔释迦，讲妙法计有八年之久。天台智者，亦须九旬谈妙。若广开起来，横说竖说，穷劫难尽，只好由诸位亲见亲证罢。

莲花不同凡花，借作此喻，以譬妙法。莲花内有莲子，外有莲花，子为果，花为因，花果一起，喻因果同时，不离本觉妙心。莲根藏泥水之中，而莲花则独立泥水之上，泥犹六道之著有，水

犹二乘之著空，莲花之独立于泥水之上，即喻妙法超然空有之上，而显非空非有之中道义谛。莲根之不离乎泥水，即喻妙法双照即空即有，而显双照真俗之圆中妙谛，双遮双照，遮照不二，心包六道之有，二乘之空，故能广度六道三乘，此所以喻法之妙也。且莲花与莲子，两不相离，有花必莲，即证因果不二。释迦初成佛时，众生之成佛机缘未熟，不能直谈法华妙法，只好讲权门方便法，如华严阿含方等般若等经，先来善诱劝导，初讲三皈五戒，次说四谛十二因缘，三乘等法。然虽说种种道，其实为佛乘，是名为实施权，即为莲而有花。四十年后，时至机熟，乃在法华会上，方开权显实，三乘同归一佛乘，无粗不妙，即如华开莲现。经云：「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佛。」又云：「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又花落莲成，喻废权立实，实外无权，妙外无粗，妙法全彰，众生无不是佛。此为法华前十四品之妙法莲华，但世人只知释迦前为悉达太子，十九岁出家，苦行六年，游历五年，到三十岁才成佛。其实释迦于无量劫前，尘点劫前，早已成佛。彻证妙法，然则何以再来成佛呢？为怜悯众生之生死轮回，故非生而现生，非灭而示灭，往来娑婆世界，不知其数。如梵网经云：「我今来此娑婆世界，前后八千番。」此犹约化迹而言，这才是佛的真面目。开迹显本，现身度生，有如千江之水千江月，水月是迹，天月是本，从本垂迹，如为莲故华。开迹显本，如华开莲现，废迹立本，则如花落莲成矣。迹门三喻，本门三喻，无一非喻妙法，妙法玄深，恐大家不易明白，因以莲华为喻。诸有智者，应以莲华之喻，而领悟妙法也。梵语修多罗，此云契经，上契佛道，下契群机，故名之为经。经者常也，千途同归，常住不变。经者法也，所以示我人以法度轨道。经者径也，为吾人修行之径路。经者典也，为教化众生阐扬佛化之定典也。这就是经字的解释。上来释妙法莲华经总题五字竟。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次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品为法华之流通，宏扬妙法，夫观音现三十二应化身，无非对机说法，因病与药，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虽所现之身，有佛菩萨、四种弟子、童男童女、天龙八部等之不同，所说亦虽有偏圆权实顿渐之不同，然无非皆为妙法。观音已证妙法圆通，故能随类现身说法。我们众生，轮回六道，而有生死，虽具足妙法，但被烦恼汨没，不能显现。观世音菩萨，所以普门现身，开导众生，慈悲教化，皆令脱离尘劳，而得解脱，故有观音普门品之说。今次第讲出。

观世音菩萨是人，普门品是法。因观音已证普门之妙法门，观世音菩萨是能证之人，普门是所证之法，所以此品，以人法立题。观音菩萨与我娑婆缘最熟，所以大家都晓得，并常念他。观世音是别号，菩萨是通号，观是能观之观，世音是所观之机。观者，以智观察，有藏教析法观、通教体法观、别教次第观、圆教实相观。观有浅深，观一切法生灭无常，终归败坏磨灭，是析法观。体达万法皆空，即色是空，名体法空观。先观空，次观有，末观空有不二之中道，次第渐进，名次第观。凡夫著有，以空破之，进一步空而不空，是妙有；不空而空，是真空；不空而空，非有而有，空有不二，是中道观。若圆观，一空一切空，一有一切有，一中一切中，一即三，三即一，圆三观于一心。观音之观，即三即一不二不思议之妙观。三观同时，无前后，无差别，无次第而圆具。世是世间，一欲界众生，二色界众生，三无色界众生都为有漏世间；二乘罗汉为无漏世间；菩萨为二边世间；佛则为中道世间。三界六道有漏世间，即凡圣同居土；声闻缘觉二乘之无漏世间，是方便有余土；菩萨之二边世间，为实报庄严土；佛则圆融中道世间，为常寂光土矣。故观音即以十法界世间四土为所观之世间。音是音声，十法界世间，有种种音声：恶音、善音、有漏音、无漏音、二边音、中道音，皆为所观世音。观是能观之观，世音即是所观之境。如本品云：「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即云观音观十界世间一切苦恼求救音声，随令其离苦得乐，

消灾免难，故号观世音。然音声当用耳听，何得云观？盖因菩萨六根圆通，可以互用。而我凡夫则不然，耳只能听声，而不能观色；目只能阅色，而不能听声；所谓见不超色，耳不越声。观世音菩萨，观十法界之音声，而来教化援救众生，无苦不拔，无难不救，故称观世音。凡夫世间有三苦八苦，无量诸苦，乃至见思烦恼苦。观世音菩萨，观其求救持名之音声，即得解脱其同居土分段生死苦；声闻缘觉之二乘众生，有尘沙烦恼苦；方便有余土变易生死苦；菩萨之大道心众生，有无明烦恼苦，实报土变易生死苦；一称名号，九界三土众生之烦恼生死苦，皆令脱离，咸令成佛。所以观世音名号，不但凡夫应念，罗汉菩萨亦须要念，观音无苦恼不拔，无刹不现身，其能观之智，与所观世界众生之境，唯是一心，故号观世音。须知观世音菩萨，有本有迹，千手千眼大悲经云：「此菩萨有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于无量劫前，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是本。彼既成佛，而又示现菩萨者，以大悲愿力，而救众生苦故，是迹。观音三昧经云：「昔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释迦曾在其座下，充当苦行弟子，而亲近之。」现在释迦示现成佛，而观世音菩萨，又反为其弟子而亲近之，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扶持。悲华经云：昔为凡夫，无始劫前，有宝藏佛时，转轮圣王第一太子，发心供养佛僧三个月。太子即在宝藏佛前发菩提心，立大誓愿：倘有世界苦恼众生，称我名号，为我天眼所见，天耳所听，若不得救脱者，誓不成佛。宝藏佛随即赞叹其拔众生苦与众生乐之宏愿，即为取法名曰观世音。又大佛顶首楞严经，菩萨自己云：记得我于无量劫前，亲近古观世音佛，为佛弟子，教我从耳根下手，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忘所。夫我入耳根，是向外驰求追逐，循声流转，今观音所用功夫，即以耳根旋倒闻机，反闻自性，以致外忘六尘，内忘六根，能所双忘，既忘其所，即入法界流，遂证圆通，忽然超越，获二殊胜，故有三十二应身，十四无畏，四不思議，无作妙德。佛因为我授记，命名曰观世音。从此可知观世音纯由自己反观闻性，即照顾本有，豁破五蕴后，得证圆通。若专外听，不能反闻自性，即是心外求法。故观世音，以不自观音，以观观者，即得解脱。此依楞严约自利以释观音。若依法华约利他以释观音，利他是悲，自利是智，故观音名号有自利利他之德，智悲双运之功也。

何谓菩萨，梵语菩提萨埵之略称。菩提翻觉，萨埵翻有情，觉即上求佛道之觉，自利也。有情即下化众生之有情，利他也。故有上求下化之功，自利利他之德，是大乘行人之名称。世人都以城隍、土地、东岳、财神等称为菩萨，实大错特错。因土地、财神、东岳、城隍等，属鬼神中之多财鬼，谓之神道。菩萨位在天人罗汉之上，佛陀之下，神道在天人之下，岂可滥称菩萨？凡未成佛而先发心度人，便是菩萨境界。如渡河然，渡人由此岸到彼岸，而船则在中流，此岸喻生死轮回，彼岸喻涅槃圣地，菩萨自了生死，则不住于生死，如不住此岸，虽证不生不灭之涅槃，而又不住涅槃，如不住彼岸，即是菩萨境界。是亦佛教积极救世之真面目，与小乘单仅自度而不肯利他者，迥然不同。须知菩萨诸位俱可现做，众生个个有分。如慈悲益物利生，如此去做，即是肉身菩萨。诸位听懂后，如自利是小乘，若不但自利，并发为众生而听经之心，听后去劝化一切眷属，亲戚朋友，使大家懂得，都去行持，此心即是菩萨心。如办居士林，个人图权利，冀名誉，表面虽是办公众事业，其实仍是小乘境界，若为大众谋幸福，使大家闻佛法，有所依归，如此用心，无论为林董理事职员，均是菩萨。菩萨重在舍己利人，是积极救世的，无论放生，看经拜佛，念佛烧香，将此功德，皆回向法界一切众生，普及大众，皆得利益，希望世界和平，大家离苦得乐，此即菩萨法门。如念佛，为欲度脱众生而念佛生西，念到一心不乱，临终在生，亲近弥陀，再来度生，表面上是个人念佛，似为自利，其实其心为众生而念佛生西，是菩萨心肠。即一面念佛，一面劝化众生，此亦是菩萨之道。若以自己功夫，尚未成功，为度生故，住茅蓬而苦修，身虽住山林，不与民众接近，然彼以度生为前题，即是菩萨事业。以打破我见，牺牲一切，所以动静无非菩提道。永嘉大师云：「二乘精进没道心，外道聪明无智慧。」如同善社、理门、无为、先天、三时会等，虽翘勤苦

行，明白一切，但只称无益苦行，世智辩聪，离佛道则远甚，实则无智慧无道心也。世人对于聪明和智慧，每混而不分，实相差天渊。聪明不能了生死，凡一切科学、哲学、物理等学，声光化电之学，无不博学通达，这是世间聪明。因贪著迷昧，认为实有天长地久，对于万法看不破，是有聪明而无智慧。有一般人不知各种科学，无有学问，然能明白，世界幻化，对于一切，看得破，识得透，安贫乐道，不求于人品自高，是有智慧而无聪明。若于世间学明白，用来弘扬佛法，是即世间聪明而成智慧了。即如小乘罗汉，虽任劳忍苦，只有精进勇猛而无道心，只自顾自，不肯拔一毛以利人天。如反过来利人，便是有菩萨道心。所以诸位来此听经，多是佛教徒，凡看经念佛拜佛等等，应发积极救世之心，力虽不逮，只要发广大心，有愿必成，如是方有菩萨的资格。释迦与观音，都早已成佛，但为度生心切，所以再示现来世间。观音示现有三十二应身，为对机故，或男或女，世人遂以观音是女人，实则不然。五台山塑观音，即比丘相也。观音有多种，如鱼篮、送子、千手千眼、白衣、足踏鳌鱼等，虽都是女身，无非为救度一般女人而现者。其实同是观音，本体一也。昔某处民众，不信佛法，以为迷信，观音为欲教化彼辈业障深重的众生，因化现一个女人，手提竹篮并鱼，叫卖于村庄。村人羨其貌美，争欢娶之。女云：「你们人多，我只一身，何能都配？今有一法，若能于三天内熟背普门品，我即嫁与之。」村人于是遍寻普门品而读诵，三日期满，能背诵者四五十人。女云：「我仍不可遍嫁，请再于五日内背诵金刚经者，即嫁与之。」期满而能者又有十人。女云：「今仍不可遍嫁，请再于七日内背诵法华经者，即配嫁之。」期届而能诵者，只一马少年，家富有，即娶卖鱼女人。花烛之夜，入洞房后，女忽患肚痛而死。马少年以用尽心机，方得此美丽女子而今竟一命呜呼，永远隔别，自恨福薄，从此誓不再娶。出丧后，来一紫衣老僧，询其故，马具以告。僧云：「此女人是观音化身，见你们都不相信佛法，因示现女人来教化，所谓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耳。」随打开棺柩，则棺中一无所有。众遂信而佛法以兴，马少年亦以做人无什么意思，当即出家。在山洞里修道了，后人即以此洞，名为马郎洞，至今犹在。观音人人皆具，都可做到。如念观音求福报，即为人天观世音菩萨。若修三祇福慧，百劫相好，但著相布施，能所不忘，便为藏教取相观世音。若体万法皆空，当体即真，虽广修六度，而三轮体空。譬如布施，不见我能施，亦不见物为所施，而中间亦无受施人。如创办居士林，无非利生益物，然如水月道场，空华佛事，幻化无实，而不取著，以为实有，此即为通教观世音菩萨。观空是消极，观有是积极，观中道是消极而积极。次第先空次有后中，是别教观世音菩萨。若圆融三观，于十法界之音声，皆是我一观之境，真空不空，妙有非有，唯是三观一心，绝待圆融，彻证后，从中道体，起应化用，即是圆教观世音菩萨。虽有藏通别圆四教之观音，然其克实，同是一观音，无二无别，不过所见，各有不同，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此土水，人见为水，饿鬼见之为火，鱼虾龟鳖见之为房屋，而在天视，则为琉璃也。心量小，见小观音；心量大，则见大观音。如敲钟然，大扣则大鸣，小扣则小鸣。菩萨自己无大小人我之分，不过众生根机不同故。观音周遍法界，所谓处处池中有明月，家家门内有观音。观音者，众生心内之观音。如吾人虽迷昧颠倒，但六根之能缘见分，其体原是观世音之观智，六尘之所缘相分，其体实是观世音观世音也。观即如如观，世音即如如理，六根粘六尘，根尘相接，则自性隐覆，不能显现。观世音如天上之清凉月，常游于毕竟空中，只要众生心垢涤净，根尘[迦+加+向]脱，则菩萨之清凉月，自然应现其中。如水清则月现，故能感应道交也。凡遇盗贼水火等灾难临头，至心拼命念观音，念到一心不乱，心水澄清，则自性观世音显现，而得垂救。可见念观音而得救的道理，极其平常，并不希奇古怪，自心中本具故。但惜世人迷昧，不肯回头耳。你们来听经的人，虽不个个是观音，但我不敢轻慢你们，现在你们虽自己识不得自己，背觉合尘，认贼作子，迷境逐妄，沉沦汨没，然诸位的本具观音，未尝稍失一点，此名理即观世音。今天听经闻法，知道明白，从而用功修行，念念照真常之性，消除尘劳妄念幻尘，如念观世音菩萨，即念念相续于心而不懈，其妄自息，名观行即观世音。念得事一心不乱，不起思量分

别，好境界不喜，恶境界不厌，不贪不嗔，断见思惑而六根清净，有神通作用，因其六根还原清净，故明净光通，名相似即观世音。念得理一心不乱，继破根不无明，亲见自性观世音，识得本来面目，此时便能化百尊佛，往百大千世界去八相成道，教化众生，神通广大，而有三十二应身，名分证即观世音。到分段变易二死永亡，五住烦恼究竟清净而成佛道的时候，名究竟即观世音。诚意念观世音，念得一心不乱，念极情空，是藏通二教观世音。念得即空即假，中道现前，为别圆二教观世音。

普者普遍，门者能通为义。十界无门，唯人自造。如地狱以造五逆十恶为门，以嗔恚为门之当体。五逆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十恶是杀生、偷盗、邪淫、妄语、恶口、两舌、绮语、贪欲、嗔恚、愚痴，而行善人既无恶逆，即不能通入，故非普门。飞禽走兽，蜎飞蠕动之畜生，虽亦因造五逆十恶之门而进入，然以愚痴为门之当体。愚痴是不信因果，起诸邪见等。饿鬼虽亦由五逆十恶之门而通入，然以悭贪为门之当体。自己钱财，不肯一毫布施，他人钱财，贪得不饜，故招感不得浆水饮食之满足需求，而受饥饿之苦的饿鬼报。此贪嗔痴是三恶道之门，而行善者即不得入此恶门，无从道入故。至于三善道呢？人身难得，天道更不易，须受持五戒十善，方能生人天中，而为中上二品之善道。五戒与儒之五常相近，仁即不杀，义即不偷，礼即不淫，信即不妄语，智即不饮酒。此就浅近言之，若克实而论，五戒实高出于五常万万倍也。但以嗔心而修戒善者，为阿修罗，有天福而无天德，所以为下品之善道。如是三善道，即以戒善为门而通入之。然六道众生，生死轮回，是有漏之门，不能通之无漏，故非普门。声闻缘觉二乘著空，以空为门，入偏空涅槃，滞留化城，生死烦恼，只了一半，而变易生死未除，其门不普。菩萨以空有二边为门，内修空以自利，外涉有以利他，但各别而不融会，故亦非普门。而此普门所谓一门一切门，一遍一切遍，一中一切中，是中道妙门。依一实相中道，开十普门，一切诸法中，皆以等观人。

（一）慈悲普门：慈能与乐，悲能拔苦，世人虽有慈悲，但偏于爱见慈悲。如布施钱财，人分亲疏，地分远近，同乡同省，同国同种者救之，否则不救；同为人类则救之，而于鸡鸭等异类，则残杀而食之；所以称为爱见慈悲。须知畜生原是人变，彼亦知痛苦，想逃命，与人何异？所以凡夫爱见慈悲有限量的，非普门。次法缘慈悲。如有一种人，了知一切诸法，从缘而生，缘上无性，法法皆空。凡夫以我为实，一切法为实有，处处执著，要面子，绪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一切苦恼，由此发生，以有我相故。一旦逆境现前，不能逃过当面难关，须知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界国土，山河大地，无非大海中之一沤，吾人活四五十年，在四天王天，不过一昼夜，吾人忙碌一生，在他看来，真是朝生暮死，有何足奇！世界者，吾人之旅舍；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万法既空，何必争论是非，妄造种种罪恶。古来隐居之士，多道高德劭，看破世界，即请其为帝为王，彼亦以为污其耳，而洗涤清净而后止。又见世闲万法，何尝有实？所以学佛人应不著相，则一切苦恼，自然消灭无存。所谓万法从缘生，当体即空，将此缘生真空之理，开导众生，令彼得真空之乐，便能解脱著有之苦痛。这种就是法缘慈悲。但只知空，而不知不空，仍非普门慈悲。何谓慈悲普门？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才是。众生是我心中之众生，我是众生心中之我；你即我，我即你，你我自他，原来同体；你能解脱，即我解脱；你苦即我苦，你乐即我乐；所谓乐人之乐，忧人之忧，人事即我事，无自他之分；及人我之相，所以能舍己从人，既忘我相，亦无人相，安有能缘之我，所缘之人？如是即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又如为救被宰生灵，而行普放，为救济饿鬼，而放蒙山以普度之，即是此意。如有我是能缘，你是所缘；我是能救，你是所救；我是能度，你是所度；便非无缘之慈，同体之悲。又如认真戒杀吃素，是真慈悲，以同体故。否则表面上是杀他，其实是自杀。所谓欲知世上兵刀劫，但听屠门半夜声；欲免世上兵刀劫，除非众生不食肉；须知为我

三寸喉舌，而令他受痛苦，于心何忍？惻隐之心何在？所以体达众生与我，不二无别，而戒杀放生，即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通彻上圣下凡，四圣六道，九种十类，所以真是大慈大悲愍众生，大喜大舍救含识。此极紧要，须加注意。

（二）弘誓普门：既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必有实行的目标。目标维何？四弘誓愿是。所谓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四大愿，即普门大愿。知众生是我自性中的众生，所以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如今在此听经同去，劝人戒杀吃素，诵经念佛，即是度众生。如彼不相信，可念佛念观音给他听，使音声入彼耳而灌入彼之八识田中，为未来得度之因。度人之心须广大，无论胎卵湿化，都要劝化他，无处不是度生之地，无时不是度生之时，此为度生大愿之普门。烦恼甚多，总有八万四千种，如贪嗔痴，如恶毒蛇心，人面兽心，不忠不孝，不信不义，坏脾气，恶习惯等，吾人既欲离苦得乐，必须断烦恼，并须普劝人人断烦恼，此即断烦恼大愿普门。法门如戒定慧等，八万四千法门，三藏十二部经，五时八教，都要学。但吾人根钝慧浅，遍学不能，且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久久豁然贯通，则一门具，一切门皆具；一门入时门门入，一路通时路路通。起初表面虽则学其一，而实则门门皆学矣。否则今天学性宗，明天学相宗，朝三暮四，而其结果，则一无所成，白费功夫了。古德云：「一句弥陀，竖彻五时，横该八教。」能老实念佛，即学一切法门，此即学法门大愿之普门。凡夫有分段生死，罗汉菩萨有变易生死，唯成佛时，究尽二种生死，所以佛道虽无上，誓愿其成，此即成佛道之大愿普门也。故知观音初兴慈悲之普门，而发弘誓之普门。佛教目的，不尚空谈，要在有解有行。解为目，行为足；有解无行，如有目无足；有行无解，如有足无目；有目无足，则不能行；有足无目，必堕坑落堑。昔某家有数十人，中有一盲一跛，皆残废人，留家养老看门，余人则外出工作。一日厨中火起，盲者不见，固然不知出，跛者虽见，而亦不能出。火迫心急，无法为计，讷急中生智，盲跛二人合作。即盲者背跛，跛人指说路径，而盲者依而行之，二人皆得出了火宅。此喻三界无安，犹如火宅。八苦交煎，五浊混恶，只解而不行，固然不得出三界；即行而不解，亦易走入错路。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听经开智慧，是解；念佛念观音，是行；解行并进，目足兼资，方能证得妙法，证得自性观音。所以百论有盲跛之譬，牟子有说行之义。愿诸大众，注意毋忽。

（三）修行普门：我们现在讲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大家同来听经念佛，即是修行。如能明白道理，这种修行，亦是普遍而为普门。菩萨修行，即有千差万别，即所谓圣、梵、天、病、婴儿等五种行门，与施、戒、忍、精、禅、智等六度行门。我们修行，除听经念佛外，必须发广大心，以布施救灾救难，普利群生。有多大的力，发多大的愿，尽心而为之。并且还要严正修持五戒十戒，忍耐一切逆顺环境，我人心本慈悲，能持戒忍耐，就可了却心中的烦恼，精进勇往，不可有丝毫之退却。今天雨雪载道，气候奇冷，大家到此地来听经，就是精进勇猛。所以我觉得第一二两日听众虽多，或是为著凑热闹而来。回想到十年前的腊月，我在苏州讲经。天天大雪，苏州的居士，都冒雪而来，冒雪而往，此等人和今天到此地来的各位，都属难能。但是这种精进勇往的毅力，也是学佛法的人应当具有的。达摩祖师，到中国来，有神光大师去恭敬礼拜他。而达摩只顾著在少林寺面壁，不去理会他。一日大雪，神光依然和平常一样的，前来殷勤礼拜，恭立不稍动。达摩被他这种精进不却的勇气感动，不觉赞叹，因而问其所求何事。神光即恭敬礼拜，心中想念：我来已有数月之久，才得到祖师今天的一问，不禁大喜，立刻求祖师发慈悲心，开示用功方法，和佛法妙道。达摩就答他说：须知诸佛妙道，旷劫精勤，难行能行，虽忍能忍，甚至为法舍躯，岂易言之。神光听了这话，立刻奔入厨下取刀，自己断下一臂，跪在达摩面前，求他开示。达摩看他为著求法，竟断去一臂，真是为法忘躯，是有很大的智慧，因此替他取名叫做慧可。这时天下的雪，积有三尺多

高，臂上的血，洒入雪中，竟成红雪，所谓红雪齐腰，力求祖师慈悲，予以安心之法，达摩问他道：你的心在那里？取出来，我就可以代你安心了。慧可一刹那间，返照回光，当即忘情空识，内外湛寂，顿觉此心了不可得。此时乃内忘身心，外遗世界，迥脱根尘，忘身忘体，身心尚无，痛复安有。即答云：觅心了不可得。达摩云：你既说心了不可得，我亦已经给你安心了。即此了不可得心，无边无际，普遍法界，无有分齐，这所谓修自性之普门也。古人云：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又所谓皇天不负苦心人。所以学佛的人，要吃苦，要耐劳。今天到此地来的人，是志诚恳切，还要静心倾听。如心一动，有了思量分别，则心有生灭，不能普遍，即不能听受普遍法门。所以要静寂，要用无分别智观察，放下凡情圣解，一丝不乱的去念佛念菩萨，以为修行，则诸妄消亡，不真何待！故观世音菩萨，约自行及利他，皆以一心而修种种行，则无一行而不普遍，故称修行普门。

（四）断惑普门：能够精进苦修，可以断种种烦恼，如快刀斩[廿/麻]，利刃切藕，一断一切皆断。有大智慧的人，一心去用功苦修，各种烦恼，自然断绝。观世音菩萨以圆通普遍法界智，断根本无明之惑，根本既去，枝末亦亡，正显断惑之智普遍。一断一切断，无惑而不断，故云断惑普门。

（五）入法门普门：能够证到中道王三昧，一切三昧法门，无不圆证。观音亲证到耳根圆通，闻薰闻修金刚三昧法门，所有百千三昧，恒沙功德，一一普遍护入，故云入法门普门。

（六）神通普门：证得法门之后，六根清净，即有六种神通。那六种呢？曰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足通，无漏通。我人凡眼，见前不见后，见明不见暗。我们的耳，只能听此，不能听彼；只能听人类之语，不能听非人类之语；处处皆有视听的障碍。如具天眼通，则看上天下地，六道群生，三千大千世界，及十法界一切色法，如观手中庵摩罗果，无所不知，无所弗晓。如有天耳通，能听十法界一切音声，如在一室，不间远近，吾人常以为顺风耳，千里眼是神通，然而比著天眼通天耳通，相差何啻天渊，虽百千万亿倍，犹不及其一分。世人不能用功修行，都是因无宿命通，而不知前生的缘故。具了此通，就可以晓得过去一生一世的宿命，那一生在那一道，无不了知，并且还能晓得众生的宿命，这种人知得宿命，即明白前因后果，一定是想去修行了。言他心通者，即是对于千万亿众生的心理，皆能知晓，所谓未卜先知，无往不克。诸位在此听经，或有身虽在此，心则在彼，起心动念，妄想杂念。如果我知道这人是在打妄想，或不专心听，我就具有他心通了。神足通，是轻举远到，不须舟车，可以飞行天下，升天入地，穿山过水，得自然之神通，变化于无穷。以上五通，天人鬼神都可以有，但尚未证得无漏通。我们凡夫，有种种烦恼，即是生死种子，见思烦恼断后证阿罗汉果，而了分段生死，生死漏烦恼漏，犹漏瓶之不能盛水。今了生死烦恼，如完好之瓶，可以盛水。证到不生不灭的地步，便有无漏通了。吾人本具有六种神通，奈以烦恼妄想执著，未能证得。如能放下万缘，息下烦恼，至诚用功，神通自然具足，而不待外求了。但须知佛法不以神通为贵，而重在解脱。若专以神通为事，便易落入邪魔外道，而非真实行持了。菩萨的神通，异于罗汉的神通，罗汉只能于六道中见八万劫内的种种，而菩萨则能洞观于百千三千大千世界以内的一切。观世音是果后行因之大菩萨，从无记化化禅，而起无记化化通。故他的神通，当然广大无边，所以称神通普门。

（七）方便普门：方者法也，便者宜也，即以种种方法，因宜致使，而利乐度脱一切众生。方法维何？或现男身，或现女身，或现比丘比丘尼，居士宰宦等身，随缘示现，无时不用其方法，无处不用其所宜，以希冀普遍其教化，故曰方便普门。否则如欲度脱何种人，而现以不相宜人，则有

碍矣，便非方便了。

（八）说法普门：法有大小权实，贵能随其根机而利便说之。说法无非为度众生，开智慧而成佛道。如仅能说大法实法，而不能说小法权法，或仅说小法权法，而不能说大法实法，则不得普遍了。观世音菩萨具大神通，无论大小权实法门，无不通说，如一雨普润，成得蒙益，故曰说法普门。

（九）供养诸佛普门：观世音菩萨，自己早经成佛，但是还到处供养诸佛。如在娑婆世界，即供养释迦；到西方极乐世界，便供养弥陀；到东方世界，便供养阿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不悉心供养，故称供佛普门。

（十）成就众生普门：观世音菩萨为度众生，成正法明如来后，示现观世音菩萨，故到处都成就众生，即希望众生都用功精进，在人道中便现人相，在畜生道中便现畜生相，在诸天上便现诸天相，所以三十二类应化身，都是成就众生，无分庸能智愚贤不肖，莫不皆然。即吾人施放焰口，也是由观世音菩萨现作饿鬼，名曰面然大士，饿火中烧，浆水不得入口，痛苦非常，使阿难见而问佛，佛就说施饿鬼焰口咒法。可见观世音菩萨，是处处成就，处处教化，故曰成就众生普门。

综括言之，前之慈悲、弘誓、修行、断惑，是观世音自行之因，入法门乃自行之果，此五种普门属自行。神通、方便、说法，三种普门属利他。末后供佛为自利，而成就众生又系利他。虽有十种之分，但总是普门，包罗万象，广大无涯，所以观世音菩萨，又称普门大士也。

品者类也，凡类同者则合为一品，故观世音菩萨普门示现之事，萃于一处，为法华经二十八品中之第二十五品，名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此品自首至尾，不外二段问答，而含十义，兹再分别申言之。

（一）人法：前段问答，言观世音菩萨能观世间之音声，救七难，解三毒，是约不思議人；后段问答，言示现三十二应化身，即是不思議普门示现之法；故曰人法因缘，而名观世音普门。

（二）慈悲：观世音菩萨寻声救难，拔众生苦，是大悲；普门示现，利乐众生，是大慈；故曰慈悲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三）福慧：观世音菩萨具大智慧而说法，是慧；备大福德而示现，是福；慧指观音，福指普门，故曰福慧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四）真应：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等，是观世音不可思議之真身妙力，而普门示现。三十二化身，是不可思議之应身，故曰真应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五）药珠：观世音救苦救难，如药树王，是药；普门示现，随其感而应其求，如如意宝珠，是珠；故曰药珠因缘，而名观音普门。何谓药树王如意珠呢？昔有樵者，担柴入市求售，柴捆中忽发现异光，适被一医生名耆域者看见，奇而购之归，寻得一枝药树王。这根药树王，放在身边，可照脏腑，广治百病，如今之爱克斯光。以其治病拔苦，故曰药树王宝。如意宝珠，可以随心所欲，如需衣食用具，只要心中一动念，如意宝珠，就即刻化给你应用，故曰如意宝珠。

（六）冥显：冥应是眼中虽不亲见，只要你一心不乱的精进念佛，冥中自有莫大的益处。所谓

显感冥应，如亲见得的谓之显感显应。还有一种人，并不念佛礼拜，但是在危难临头的时候，也会得到菩萨救护的感应，因他前生有栽培的善根，谓之冥感显应。尚有一种冥感冥应，可例知。前段释救苦观世音，是冥益；后段释普门示现，是显益；故曰冥显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七）权实：观世音菩萨法身冥益，是实际；方便普门示现，是权谋；故称权实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八）本迹：观世音菩萨到处应现，教化各类众生，宛如天月映千江之水，而成千江之月。天月如法身之本，水月如应化之迹，所以观音是本，普门示现是迹，故曰本迹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九）缘了：吾人听经开智慧，一心念观世音，为了因种子；布施之普门，为缘因功德；故曰缘了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十）智断：观世音救苦，是智德庄严，普门示现是断德，断德即福德庄严故，又称智断因缘而，名观音普门。

如此十种因缘，故经题总括而称曰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释经题竟。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这是译题。此品原是梵文，由鸠摩罗什法师，用我国文字译出。鸠摩此云童，是姓。罗什此云寿，是名。父名鸠摩罗琰，中印度人。印度分东西南北中五部，琰游历东印度，至龟兹国，即今之云南边地，龟兹国王，慕其道高学博，因以女妻之，生子，即翻译此品的鸠摩罗什法师。法师幼小，聪慧绝伦，童年而有耆老丰度，故称童寿。七岁时，随母入寺，见一重大铁钵，奇而取冠于头，极其轻易。继乃念及钵之重大，而我童稚之年，何以能一举即起，钵乃顿时落地不能再举。罗什于是顿悟万法唯心，一切法本不可思量分别，重者不觉其重，轻者亦不觉其轻也。其所觉重而不能再举，因罗什起了这一点思量，有了思量分别，就打妄想，妄想一动，即觉重不可举，故知一切境界，都由妄想而有差别。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所谓一切唯心造，万法唯识是也。假如心法不二，无有差别，即不落心意识窝中，便无男女之分，自他之别，而成一体，名曰不二法门，不二即是妙法。罗什法师七岁时，有一罗汉语其母曰：罗什如能过三十五岁不破戒，必为人天导师，教化无量众生，还须到中国去宏教。后来罗什法师于十余岁出家，他的母亲把罗汉的话告诉他，罗什说：只要能宏扬佛法，就是牺牲一切，也极愿意的。当他在龟兹国诵经的时候，国王以上座礼之，而以自己之身，为法师之床座，静听说法。龟兹国王，何以如此恭敬呢？因对佛法有一分恭敬，即有一分福德故，且即此而能行持证果故。罗什法师长大后，到处讲经说法，名满宇内。彼时中国当五胡时代，苻坚建都陕西长安，潜称秦王，国号苻秦。一日，太史公观天象，见德星耀于西方，知天竺国将有德来到中国宏法，便奏明秦王。而秦王心中，也晓得东印度有个鸠摩罗什法师，道德学问深邃，乃著人往龟兹国奉请，奈龟兹国王秘为国宝，终不肯放他到中国来。苻坚于是命吕光将军，派出七万大军，赶往龟兹国，围城攻打。他的目的，非谋土地财物，只在迎请法师。及法师首途，未及西安，而姚萇取苻坚代之，故称姚秦，又称后秦，而以苻秦为前秦。姚萇死后，其子姚兴即位，深信佛法，乃恭礼罗什至长安，奉如神圣。印度经典又在这时再传入中国，由什师再行翻译，留传到现在的有三藏，即经藏律藏论藏。经是释迦佛所说的一切法门，例如心经、金刚、弥陀、法华、华严诸经。律是佛讲的戒律，如四分律、十诵律、五戒相经等。论是诸菩萨祖师显理的一切著作，如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等。罗什把三藏教法，宏扬化度众生，自己亦以三藏大

法为师，自利利他，故称三藏法师。所译的经典，妙美无比，临终时语弟子曰：我所译之经，如无错误，吾身虽化，舌终不坏。圆寂后荼毗时，其舌果完好不坏。由此可证知他所翻译的经典，确无错误之处。其后终南山道宣律师，苦行卓著，一日，行道跌倒，忽为四天王天之北方毗沙门天王子前来护持。吾人能持一戒，即有五神保佑，道宣律师之得此天将护持，盖由严持戒律故。道宣律师既见天将，因即问曰：中国经典，多由罗什法师翻译，人人皆喜弘扬，其故安在？天神曰：罗什所译经典，不但释迦，且七佛之经，皆其担任翻译，故毫无舛误，所以大家弘扬。今此品为罗什法师所译，当然正确无讹了。

初长文，二偈颂。 长文：初番问答，初问。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中第二十五品。第二十四品是妙音品，讲东方的菩萨，此普门品，是讲西方的菩萨。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称为西方三圣。阿弥陀佛是教主，将来退位之后，就是观世音菩萨递补，佛号称普光功德山王佛。其实观世音菩萨，在久远劫前，早已成佛，号称正法明如来。现在的观世音菩萨，是正法明如来示现的，为普度众生故，随机缘的不同，而所现的相亦异，如同戏场的变幻一样。然其本身，则未尝稍变易啊！尔者，此也。尔时，此时也。究竟什么时候呢？就是释迦佛将讲西方观世音菩萨事迹的时候，正是机教相扣感应道交的时候，亦是众生成佛机熟，能感如来说大教可听妙法的时候，故称尔时。还有所谓世界、为人、对治、第一义，四种悉檀因缘的时候，夫法本无说，道本无言，但为众生，有四悉因缘，令得四种利益。所以无说而说，无言而言。（甲）约世界悉檀说，令得欢喜利益，虽未破恶生善，而法喜充满。（乙）约为人悉檀，令得生善益，犹听经后众善奉行。（丙）约对治悉檀，令得破恶益，犹听经后诸恶莫作。（丁）约第一义悉檀，令得入理益，因闻法而大彻悟，证入妙理。佛所以说此观世音普门品，因有四种悉檀的实在利益，或得欢喜生善益，或得破恶入理益，各随其根性，而得益不同。所以我们听经，能发欢喜心，这是未种善根者种，一听明白，改过向善，从此生善破恶，此即成熟其善根，未熟者熟，如能一悟而彻悟妙道，这是未脱者脱，得以超证菩提。现在讲普门品，正是四悉时节因缘到了之时，故曰尔时。

无尽意是一位菩萨的名号，这位菩萨何故名为无尽意？因为他看到无穷尽的世界上的无穷尽的众生，感受著无穷尽的苦恼，发愿去度他，有了这样无穷尽的心意，所以称为无尽意。这菩萨名，曾有四句偈云：世界无边尘扰扰，众生无数业茫茫，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号为无尽意。世界无量无边，众生亦无穷无尽，到一处有一处的世界，到一世界有一世界的众生，这些无量无尽的众生，受了情爱的迷惑，不能了却生死，茫茫业海，轮回无已，无尽意菩萨，不忍见这许多无量无边的众生，受诸苦恼，于是说：必须度尽众生，方证菩提。这正是佛法大乘的真面目，是故号为无尽意。这位菩萨的发愿，和观世音菩萨相同，无尽即所观的境，一境三谛，即观世音观世音；意即能观觉的意，即一心三观，即观世音的观；能所不二，境智一如，故云无尽意菩萨。

即从座起等三句，是佛弟子向佛问法时的仪式。即从座起，是当时从他的本座起立。释迦佛讲经的时候，诸大菩萨，声闻弟子等，都坐著听法。这时无尽意菩萨，因要发问，所以从座而起。偏，单也。袒，露也。单露右肩，表示恭敬至诚。印度僧人，袈裟黄色，但无钩环，托钵听经，都用以被身，裹其左右肩而不露。及问法时，则露出右肩，以表恭敬。合掌即合十指爪掌，两手拼

拢，表万念俱消，一心不乱。向，对也。对释迦佛致问而合掌，亦以表诚敬。而作是言，即作是言，即作如是说。吾人善恶，皆由身口意三业所造，三业用得好，即是功德，反是即罪恶。此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是身业恭敬；合掌向佛，是意业恭敬；而作是言，是口业恭敬；三业恭敬以请法，皆为众生故。向佛之佛，指释迦牟尼佛。佛者觉也，觉而不迷谓之佛，迷而不觉谓之众生，其实心佛众生，是三无差别，不同者觉与迷罢了。觉有自觉、觉他、觉行圆满三种，释迦佛初为悉达太子，亦是凡夫。十九岁出家，三十岁成道，大觉大悟，证了佛果。因为他能够明白世间的一切万法，无不虚妄，大地众生，个个都是糊里糊涂，不知不觉。这句话诸位一定生出疑问来：吾人饥思食，渴思饮，寒则思衣，夏则畏热，这不明明是知觉？殊不知这种知觉，是妄知妄觉。试问我身从何而来？人人皆知父母所生。但在父母未生前，如何是你的本来面目？此为人人所不知。吾人生在世上，只知为儿女忙，为名利忙，但为什么要到这娑婆世界上来？又是人人所不知的。一旦身死之后，又到何处去呢？更是人人所不知的。生不知其所自来，死不知其所欲去，这种醉生梦死，迷而不觉，所谓来时糊涂去时迷，空在世上走一遭。生同行尸走肉，死与草木同腐。吾人对于事事物物，无非为著一个有字，妻财子禄，种种无一不存著我见。其实人事如梦，一切幻境，无不皆空，犹如电影，一幕一幕的过去，映完之后，依然一块白布。喻之吾人有生之后，都以为这个躯壳，为我所有，稍遇忤逆，必至争而不让，及气绝而死，殓入棺中，葬在土里，肉腐血流，白骨成灰，到这时候，早不容你作主了。所以说这躯壳，生为活尸，死为死尸，何尝有真实的我？推广而至于金、银、财产、子孙、房屋，一切的一切，皆属虚设，非我所有，试看将来劫火洞燃，乾坤俱坏，世界尚无，身复安有？世人迷而不觉，看不破，识不透，所以酿成惹大的争斗。须知四大皆空，五蕴非有，身世家国，犹如把戏，又如魔术，时而君臣父子，时而来去有无，皆是临时的扮相，一时的幻境，下台以后，了无一物。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佛是大彻大悟，明白生死去来的道理，了万法唯心，从心所见，一切法皆依他起性，故无不幻妄。悟此心真常，不生不灭，如是谓之自觉。何谓觉他？我虽然自觉，但许多众生还在茫茫苦海中，不知不觉，我要设法普度，积极施救，因发同体大悲心，尽力去度他们，咸令觉悟，返妄归真。佛法是空而不空，所以要自觉而觉他，先觉觉后觉，自利而利他，天下为公，一切众生皆与我无二无别，事事公开，都得同样的利益，这就是菩萨平等不二的心肠。自觉是自利，无所住，无所有，真空法门，属消极；觉他是利人，空而不空，故为妙有法门。而生其心，是积极的，何谓觉行圆满？自觉是出世的，觉他是入世的，圆满自觉觉他，即是中道义谛，五住究竟，二死永亡，自觉复去觉他，由消极而积极，即出世而入世，觉他必先自觉。会入世于出世，即积极为消极，自他同证中道，谓之觉行圆满。罗汉自觉，菩萨觉他，觉行圆满，乃佛之谓也。比诸居士林的设立，要人人得了生死，究竟成佛的利益。所谓自觉觉他，吾人耳能闻，目能见，知寒识热，这是妄知妄觉，妄见妄闻。但本心良知，具有真见真闻，真知真觉，妄如波，真如水，因知全水成波，全真作妄，故成众生。如能万缘放下，波澄浪息，全波即水，即妄归真，便究竟成佛了。世尊下又是无尽意菩萨的问语。世尊二字，是无尽意菩萨对释迦牟尼佛的称呼，因为佛是三界导师，四生慈父，世间六道凡夫，及出世的三乘圣众，无不恭敬。为一切世出世间的尊敬，故称世尊。众生本亦是佛，只因颠倒糊涂，自轻自贱，变成众生。佛当初亦是凡夫，只因正见分明，自尊自重，己心灵明，返妄归真，慈悲喜舍，而为佛了。能若是，我等亦就是佛了。佛有十种别号：（甲）如来，（乙）应供，（丙）正遍知，（丁）明行足，（戊）善逝，（己）世间解，（庚）无上士，（辛）调御丈夫，（壬）天人师，（癸）佛世尊。佛与世尊，十号之一。无尽意菩萨称过世尊之后，说观世音菩萨，以何种因缘，名观世音？因是亲因种子，缘是助缘，一切法皆从缘生。如人得生世间，是何因缘呢？大家一定知道，父母所生，须知父母是缘，业识投生是因，若无业识，但有父母缘，亦不能生。所谓有缘无因，单因不立，独缘难生。有父母缘，有业识因，因缘凑合，而后生人。如种五

谷，下种为因，水土为缘，因缘和合，载生万物。又如木桌，始因心念一动，于是买木雇匠，心念是因，买木雇匠是缘。然则观世音三字，亦必有其因缘，以何为因？以何为缘？盖众生在苦海茫茫中，受生死轮回的苦报，众生受苦，求救是因；菩萨能观声救苦，发出慈悲是缘；以此因缘凑合，感应道交，故号观世音。世音即众生世间受苦称名的音声，是因；菩萨即以灵智观照，慈悲救苦的观智，是缘；故名观世音。然亦可慈悲观智是因，众生受苦是缘，故号观世音。

二答三：初总答。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无尽意菩萨既有如上之发问，所以释迦佛，就有这段的答文。这段文是总答，下面再别答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等。以上语下叫告，佛因无尽意菩萨的问，就回答告诉他故曰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三字，是释迦呼无尽意的称谓。善是好的意思，诸位男居士，称曰善男子；女居士，称曰善女人。善有过去现在两种，前生果报，是过去的；现时栽培，是现在的。人身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大家在此听经，都是有善根的，应当趁这闻法的时机，去栽培这个善根才是。何谓男子？有大丈夫气，爽直痛快，无有偏曲的心。女人们能蓦直听经，不曲不谗，虽女亦男，所以亦可以称做善男子。善谓调柔，男谓质直，二者俱足，方称善男子。

今释何以要称观世音菩萨的原故，如有百千万亿的众生，当他受苦恼的时候，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菩萨即时观他的音声，总得解脱。因为观音菩萨，神通广大，而众生又是观世音菩萨心中的众生故。世界上受苦恼的众生，无量数的，他们的身体，都是四大五蕴，和合而成。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名为五阴。一色，就是我们身体的四大，和五根、五尘。二受，就是五根领受前五尘种种苦乐的境界，此指受心所，亦同指前五识。三想，就是心念思想常常转著好的坏的念头，此指想心所，亦可指第六意识。四行，前念已过，后念续生，一念一念的赓续，生灭不断，名行。此亦可指第七识。五识，就是了别，那种好，那种坏，此指八识心王，亦可指第八识。我们最初受生，是业识，即第八识，名阿赖耶识。生时先来，死时后去，无量劫来，生生死死，未尝稍停歇。吾人由此五蕴和合而生，故曰众生。千万曰亿，称百千万亿众生，是说众生多得无量无边，中国有中国的百千万亿众生，外国有外国的百千万亿众生，四大部洲，三千大千世界，乃至畜生道的飞禽走兽，鱼虾龟鳖，饿鬼地狱等都各有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的众生。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的众生，谓之恶五阴众生；天道人道和阿修罗道各种里的众生，谓之善五阴众生。所以上至天堂，下至地狱，皆有无量百千万亿有漏五蕴众生。推而广之，二乘的无漏五阴众生，菩萨的二边五阴众生，亦各有无量无边百千万亿的多哩。外体受缚叫苦，内心受迫叫恼，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众生天天受有无量的苦恼，地狱道里众生，有讲不尽说不完万死万生的苦恼。饿鬼道里众生的苦恼，是百千万年不闻浆水之名，食物如焦炭，见水如火焰。畜生道里的众生，有大食小，强凌弱的无量苦恼。这是三恶道众生受的苦恼。众生眼光浅，心量小，所见的唯人畜的少分，天堂地狱，都未曾见。我们不要以为目中未曾见到，以为迷信。譬如英法德俄诸国，我人皆没有去过，没有见到，不能就说是没有；又如哥伦布未发见新大陆以前，西班牙英吉利等国，亦不知有新大陆，而新大陆未尝没有，更非哥伦布发见时凭空而成的。足证眼目见不到的，以为没有的话，便不能成立了。我人类有许多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经济崩溃，农村破产，邪党匪乱，水灾旱荒，刀兵蝗蝻，哀鸿遍野，种种苦恼，触目皆是。这些苦，彼有此无，或彼无此有，而不普遍。吾人苦恼，无量无边，约人人共具的，有八苦：一生苦，当在娘肚皮里极其气闷，被生脏热脏所夹住，即是胎狱。娘吃热东西，像在火山旁一样，

是火山汤镬地狱；母吃冷东西，像在冰山旁一样，是寒冰地狱；母弯下腰，像山压下，是压山地狱；母叉起手，如悬虚空，是倒悬地狱；将生产的时候，更好比从二山中钻轧出来，又是夹山地狱。既出胎狱落地，冷气被体，如刀戳心，所以小儿初生下来，一定哭叫，就是这缘故。这些痛苦说也说不尽，不过我们记不清了，这是生苦。二老苦，老年景况，眼花耳聋，齿落发白，气喘血衰，吃不动，走不来，畏寒怕热，腰酸背痛等，这是老苦。三病苦，吾人四大和合而成，一大不调，便生百病。一旦何大失调，病苦即生。疫疠传染，恶疾缠身，脓血污体，要睡睡不著，要吃吃不下，这是病苦。四死苦，这苦更甚，临命终时，神志不清，浑身疼痛，四肢疲软，百苦交煎，如黄牛剥皮，利刃解体，而且这样放不下，那样丢不落，真是非笔墨言语所能形容，这是死苦。这四种苦，无论贫富贵贱，智愚贤否，都不能免的。虽孝子贤孙，具有希世珍宝，都不能替代分毫。生苦不记得，死苦不晓得，而老病二苦，人人都感觉到的。五爱别离苦，虽父母兄弟，夫妻子女，田地房屋等，一切为心所爱，为我所亲，偏为谋衣食等不能朝夕团聚，或以寿数终了，撒手而去，或因刀兵水火诸灾难，只得东分西散，各走各的路，不能相顾，这叫爱别离苦。六怨憎会苦，我们大家自无始以来，怨家对头，不知多少，不要会面，而偏偏遇到，碰在一处，生出许多烦恼，这叫怨憎会苦。七求不得苦，就是要东不得东，要西不得西，求利不得，求衣不得，求食不得，求子女不得子女，求富寿不得富寿，此求不得苦，甚多甚多。八五阴炽盛苦，五阴前已说过，阴者覆盖为义，这五蕴遮盖了不来面目，使人迷惑颠倒，迷境逐尘，而起贪嗔痴三毒，造作种种罪恶，有如干柴被火，必丧其体。凡此种种苦恼，固不仅人类有，即上至四天忉利等六欲诸天，也要遭劫，受五衰相现的苦。五衰，即一头上花萎，二衣裳垢腻，三腋下出汗，四身体臭秽，五不乐本座。色界天人，亦受水火风三灾的苦。所以我人不要生人天，享福报，福尽还要堕落，应念佛生西，才可免苦。诸者，多也。说诸苦恼，正显吾人自少至老，不知受了多少苦恼。一人受一苦，一人受多苦，是约别业，如生病等。或是多人受一苦，或是多人受多苦，是约共业，如同遭兵灾，饥馑灾等。今说百千万亿无量众生，受诸苦恼，即多苦众生受别业共业的无量痛苦。吾人少时，受家庭束缚，是家庭狱苦。长大了因为名疆利锁，叫名利狱。尤其是妻子缠累，此苦甚于世间的牢狱。世间牢狱还有释放的时间，而这妻子牢狱，永无解脱的一天，除非不娶妻生子，或是妻亡子立，才可脱免这苦。吾人既有种种苦，不但不认为苦，反将苦作乐。如一般苦力，辛劳终日，把血汗换来的金钱，作吃酒赌博用去，这叫辛苦寻钱快乐用。不将金钱作供养三宝，放生赈济的用。然而吃酒容易醉，生事惹非，赌博一负千金，白白化去，真是苦恼子。痛定思痛，能不凄然。上来所说，约百千万亿六道有漏众生来说，其苦恼最要言之。同居土六道有漏五阴众生，有分段生死苦，见思烦恼苦。声闻缘觉二乘，已了分段生死，是无漏五阴众生，但他们一味消极，不肯度生，所以虽是无漏众生，而饮三昧酒，堕无为坑，在方便土中，仍受方便变易生死苦，尘沙烦恼苦。菩萨是二边五阴众生，一边度人，又一边自修，不能圆融，而受实报土中，微细变易生死的苦，根本无明烦恼苦。夫三乘的生死，是念念生灭，因迁果易，微细流注，所以他们的生死，是心念生灭，以为生死。方便土实报土的三乘众生，亦有无量无边，百千万亿，所以百千万亿的范围至广，菩萨罗汉，都包括在内。观世音菩萨无苦不救，无生不度，即罗汉菩萨的苦，亦去救度他，所以菩萨与罗汉等，亦要念观世音，无不蒙其广大灵感。观世音救九界众生的苦，救九界众生的难，故称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呀！从前浙江上虞，有米商奉观音甚虔，家中仅有夫妻二人，某夜，米商梦观音菩萨，来相告说：「汝有大难，故来相救。因说四句偈，嘱他切须牢记，偈云：「逢桥莫停舟，遇油即抹头，斗谷三升米，苍蝇捧笔头。」醒来还是明明白白记得，很以为怪，因牢记不忘，第二天，雇船起行，中途风雨交作，船夫欲停船在大桥下，暂避风雨。米商顿然想起梦中的事，说逢桥莫停舟。因力促船夫开船，船才过桥，那桥就折断，坍塌下来。米商因感观世音的灵验，自后诵念益勤，礼拜愈恭。又一天，正在礼拜跪还未起的时候，忽然佛堂中悬挂的琉璃灯落下，遍地是油，

米商因首句已应验，此时恰又遇油，和第二句正相用，即将手抹地上的油，涂在头上，午夜睡醒，忽觉有血腥气味，烛火视之，原来他的妻已被杀死，星夜奔告岳家，岳父询其故，米商没话回答，因米商平素信佛，妻子不然，疑他们夫妻俩感情失常，出此谋杀的下策。岳父于是状诉县官。庭讯米商，不像杀人，而且察米商的口供，财物又没有少，并无偷劫等事，而门窗又无洞穴的情形，凶手自非盗可知。又问其平日与邻里和睦否，回答说，与邻里和睦，并无怨家对头，既非盗非怨，且在午夜，必是米商自己杀死无疑。县官就提笔下判，忽然来了一大群的苍蝇，麇集笔端，县官很以为奇，米商观了这种情景，正合著观世音菩萨于梦中所说的第四句，因即无问自说，奇怪奇怪，苍蝇捧笔头，真个应验了。县官听他这样的自语，就问他来源，米商将梦中事，和所应验的事，一一具告，县官和衙门里的幕僚商量，说这四句话，第一第二第四句已经见了，只要研究第三句斗谷三升米的意思好了，研究多时，悟到一斗谷得三升米，余七升必定是糠，凶犯非康七即七康。即派吏密探，果有康七其人。拘案一鞠而服，先是康七与米商妻有染，是夜潜伏其房，欲杀米商，因暗中摸了一个油头，以为是商妻，即舍有油的去杀死无油的头的人，岂知竟杀错了。县官于是将康七正法，把米商释回。县官因此感觉观世音的灵验，也深信佛法了。米商从此感觉人生的痛苦，亦出家做和尚，终成道果。这个米商，得到这种感应解除灾难，因为他平时能一心称名，到急难关头，吾人自性中的观世音，即来垂救观世音心中的众生，而得解脱。若平时并不常常念，到大难临头时，心已急惧惶怖，神志不清，即难想起而念。所以我们念观音，应视同垂死的情况，如入水火里的呼救一样，都摄六根，一心湛然，心念口称，口称得分分明明，耳听得清清楚楚，意念得了了历历，心口相应，这是持名人最要的秘诀。否则心猿意马，就很难得到大益处的啊！

一心持名，有事一心和理一心，吾人没有念过经以前，是不懂佛法的真义，但是单称念名号，蓦直念去，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叫事一心。念时能了知心为能念的心，观音是所念的名号，离开能念的心，别无所念的名；离开所念的名，别无能念的心；能所不二，融会一如，叫理一心。因观世音菩萨，神通广大，威德无比，我只有将身心皈依于他，无分别思量的去念，老实念去，念到一心不乱时，只有一句圣号，甚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行不知止，坐不知坐，无妄念分别，打成一片，故曰一心称名。

即时，正称名之际，即蒙感应之时，不落前后，如无线电的播音，其音一播，此发彼收，无论远近，无或先后，感应同时，故曰即时。人的手足，如被捆绑，不得自由，叫不解脱。一旦解开，还复自由，叫做解脱。人受苦恼缠绕，犹如束缚，此种束缚，是人人自作，如春蚕作茧，秋蛾扑火，至死不悟。你能一心称名，不起妄想杂念，忘能所，泯身见，烦恼自消灭，而痛苦也即解脱了。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此段是别答救七难。七难，是水、火、黑风、刀杖、罗刹、枷械、怨贼等七种。世间灾难很多，不外这七种，倘遇到这七种灾难，能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即得解脱。是口业感动的机，求男女而恭敬礼拜，是身业感动的机。下面除三毒，是意业感动的机。先讲第一火难。吾人的正报，和房屋物件等的依报，倘不小心，每每被火所烧，所谓一点之火，可以燎原。火，有鬼火、罗刹火、霹雳火、树木火等等，遇了这种火起的时候，只要一心称名，就可解脱。有善根者能临时不迷，但业重的人，临时烦恼，心忙意乱，不肯称念，就难免火灾。持者，受持，念也。持有事持理持，无论明理与否，只要知道观世音菩萨，确能救苦，相信不疑，不管三七二十一，蓦直念去，老实持念，即得感应，是叫事持。倘持念时，能了知观音圣号是所念的名，我心是能念的心，知我能念的心，

即所念的名，离心别无所念的名，离名别无能念的心，所以念观世音，即念自性，所外无胜，能外无所，唯是一心，是叫理持。事不离理，理因事显，无论事持理持，总要老实念，才可感应道交。如能老实一心持念，设入大火之中，受诸火难，火不能烧，不被火害，全由观音威德神通之力故。因为观音多劫修持，故有三十二应、十四无畏，有威可畏，有德可尊，倘人刚强难化，就显出威来，使他畏惧，是折服法门，表威。倘是老实守分的人，就以德来感化加被他，是摄受法门，表慈。观世音既具威德，又有神通变化无上妙力，故能令持名的免火难，好比千江有水千江月，有求必应，无感不通。古今来蒙观音的灵感很多，如姚秦时，有法智和尚，一天，到外面去，经过旷野芦苇之中，恰巧有人来烧草，放野火，正遇风狂，火焰弥漫，法智无处可逃，即将身心放下，盘膝而坐，至诚恭敬，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俄而火烧逼近，觉身发热，因而晕去。许久醒来，看见离三尺外的芦苇，均已烧去，化成灰烬，而三尺内的，则未殃及，因免火死。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威德神通大力所使然。如不称名，定被烧死了。念时要一心，外忘世界、六尘，内忘生命、头颅，能所双忘，则自心中的观音，自然现前，获得救难。楞严所谓「知见旋复，设入大火，火不能烧」是也。眼根属于心，心属火，因自心中有火，所以外面受果报的火。今一心称观音，收拾自心中的火，使他熄灭，则外面果报火，也自然不生了。火有三种，一果报火，通于初禅天，现前世人，依报正报的被火烧，即由宿业所感的果报火。又大三灾到时，第一次大劫是火灾，所谓劫火洞然，乾坤俱坏。天、地、日、月、世界、山河，无不被烧，初劫火到时，太阳变做七个。一个太阳热度尚厉害，何况七个太阳，同时而出，可想而知。彼时大地，尽是火场，六欲天亦被烧，至初禅天为止。初禅天为何被烧呢？因此天的人，有觉和观的心，此心属火，所以被烧的。二恶业火，通三界，经云：「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所以上自天堂，下至地狱，皆被三界有漏恶业的火所烧。不过吾人迷昧，没有看到，一天到晚，都在有漏业火场中讨生活。所谓五浊的火，八苦的火，五浊，是命浊、劫浊、见浊、众生浊、烦恼浊，俱是恶业火。三烦恼火，通九法界。无明火，是嗔火，嗔火一动，能烧尽功德林。嗔心，就是烦恼火。嗔火一发，于慧命有损。贪色欲，是欲火，色欲的大火发起，如人触电，必定焦坏。要言之，凡夫有见思烦恼火；罗汉有尘沙烦恼火；菩萨有无明烦恼火；佛性，真空火性，火性真空清静，本然周遍法界，此火不但不伤害人，更可以作佛事，度众生。现在讲称念观音名号，不唯除果报火，且能除恶业火，和烦恼火，是即菩萨威神之力故。从前有竺长舒，一天邻屋火起，他屋在下风，危险异常。他无办法，遂一心称念观音名号，四周房屋尽焚，唯竺屋独存，人皆奇怪。有数恶少年，故意在夜间，再持火去烧，无论怎样，都烧不著。这就是老实念观音的感应道交。还有一王姓，昆山人，他一心要朝普陀，礼拜观世音，先吃三年长斋，期满动身，船将解缆，忽邻家火起，家人急来报告，教他赶紧回去。他答云：「我吃了三年长斋，是一心去南海，朝拜观世音，房屋若烧去，听之而已，我是不回去的。」他遂一心称名，朝毕，回来时，见左右前后四邻的屋，皆烧毁，只他的房屋，巍巍独存。可见观音的感应，真不可思议啊！念观世音不但能免果报火，恶业火，烦恼火，而且念到真谛，一心不乱，能息见思烦恼火，证自性真空观世音，出同居三界的火宅。念到俗谛一心不乱，能息尘沙烦恼火，证妙有观世音，出方便三界的火宅。念到中道理一心不乱，能息根本无明烦恼火，见中道观世音，出实报三界的火宅，便成佛了。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此是第二救水难的苦。倘若有百千万亿众生，被大水所淹，或江湖泛滥，城池沉陷，百姓物件，皆被漂没；或者过海，落水漂流，种种水灾等难，正当危险的时候，称观音名号，即得到浅处。水漂是恶业，称名是善业，以此善恶二业，而一心称名解脱，是感。即得浅处，逢凶化吉，不致溺死，是应。水是何物呢？耳根通于肾，肾属于水，自心中有水，故外感水灾。于被水时，称念

观音，将耳根返闻，降伏心水，则心外的水难，亦免除了。楞严所谓「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者，此也。如是则知烦恼水，恶业水，亦根本无立足地了。然而念时必要一心恭敬，如不一心恭敬，至诚恳切，恐难得灵感。所谓口念观音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徒然。昔有刘氏子，非常信仰观音。发心朝普陀，船行至莲华洋当中，亲见海上三朵莲华，大如车轮，一朵上立善财，一朵上立龙女，而另外一朵大莲华，是观世音，非常清净庄严，妙相盛德。这因刘氏子一心而现，他就对观音恭敬礼拜，忽然狂风大作，将船翻沉，余人均溺死，唯刘氏子觉得眼前通红，似有一人，带他走去，走到一处，即停下，开目一见，原是自家门口。普陀山距刘家，有二千多里途程，今只一时即到。母亲开门，入门后即述经过，母子二人，大叹菩萨威神之力的加被。又有一家，办喜事，讨新妇，热闹非常。水灾忽然暴发，大水冲来，许多亲友，都被淹没。即全村庄，亦都沉没，桑田霎时变成沧海，死人千万计。而这新妇，安坐椅上，不沉不翻，随流漂行，幸而遇救。大家以为奇怪，问她何以不被水淹死。她回答说：「我母信观音，我见水来时，安坐椅上，闭目一心称名，故蒙救的。」所以佛法是不可思议的，不是迷信的呀！目下的世界，是世乱人非的时代，是五浊恶世，灾难频仍，况且世界大战，又在酝酿著预备要开始，一旦暴发，则茫茫大地，无一片干净土，无处可逃。唯有赶紧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一心称名，才得解脱。世界的所以作乱，虽由一二人为俑，其实是吾人同业所感召。近年来，各处都有水灾，南通独免，是亦因本处人心向善的原故啊。果报水灾，不仅人间，在第二大水灾劫到时，大地无不是水。六欲、初禅皆水，乃至弥漫了二禅天。因二禅天人，有欢喜心，是心一动，即是水灾的因。恶业水通三界，欲界苦苦，色界坏苦，无色界行苦，故曰茫茫苦海。烦恼水，通于九法界，贪欲亦是水，所谓爱河千尺浪，苦海万丈波。世人迷昧，朝前行去，是苦海茫茫，若能回头，一心称名，所谓回头即是彼岸。烦恼水道九界，所以九界众生，都在烦恼苦海中。唯佛见此水火，实是真火、真水，一一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皆如来藏性，无非是妙法。比如富翁的儿子，是个瞎子，家中金银元宝遍地，行走时触足绊脚，心必生厌，恶此元宝为行走的障碍物。犹之吾人迷性，则水火为灾，反生烦恼。倘彼眼放明之后，则此满地的元宝，可以受用。犹之吾人的心，因持念观音，而得光明朗耀，所以水火，无不皆是妙法，且即此可以教化众生，作种种佛事了。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这是第三黑风罗刹鬼难。倘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海里诸宝，文中列有七种：金，是黄金；银，是白银；琉璃，是青色宝；砗磲，是白色宝；玛瑙，是红色宝；珊瑚宝，形同树枝；琥珀，是千年松香所变的；珍珠，是一颗一颗的宝珠。黑风，是怪风；罗刹鬼，住在海边的岛屿里，专在海边等人吃。这鬼口如血盆，眼如铜铃，手如铁叉，青面獠牙，甚可畏怖。这鬼行时很快，又名速疾鬼。彼诸采宝人，倘不幸遇著黑旋风，把船吹堕在罗刹鬼国中，性命难保。但若有一人，以大众性命攸关，因而发心，念观音名号，则一群的人，都可之同时脱这大难。何以故呢？因为一人念观音，大家都听到，大家心中都有观世音的名号，所以无形中都得到脱难的利益。若吾人发菩萨心，于火车，轮船上，不怕难为情，一心念观世音，使同船同车的人，都种善根，可免大难，得益无量。从前有一采宝客商，带领五百人，入海取宝。忽遇黑风，将船打入罗刹鬼国去。内中有一人，念观音名号，于是大家都随著念，罗刹鬼竟见不到他们了。怎奈这五百人中，有一个人不信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以为大难到时，还念什么观音，竟被鬼捉去。因此急急一心念观音，才得同脱此难。所以遇难时，不可妄想杂念，思量分别啊！从前有一个和尚，在寺里每天诵念普门品，一日，朝中丞相某，来寺礼佛毕，即立旁听，诵至被黑风吹至罗刹鬼国句，丞相就问和尚云：「这句什么

解说，何以飘得到罗刹鬼国去呢？」和尚发怒说：「我正诵经心定，何得问话扰乱，可恶之极！」丞相以他居然轻慢我，当时嗔心大发，即令随从，将和尚捉去，办他极刑。和尚乃大笑说：「这就是被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你放不下，无明火动，即是黑风；你动杀心，便是罗刹鬼。这就是遇了黑风，堕入罗刹鬼国了。」丞相恍然大悟，原来如此，遂释和尚。鬼者，祟也，喻不光明正大的人，就是鬼。有杀心的，就是罗刹鬼。恶念就是黑风。如果正大光明，鬼即不敢近你。无明黑风，能把智慧船，飘没在生死苦海中。从前有一个洞山和尚，是某寺的方丈。一天到厨房里去，看见饭头师，把饭菜弃入污秽缸中，抛弃天物。动起念头来了，警戒饭头师数语。此时，伽蓝神忽然现身下拜和尚说：「久慕大名，今日才得相见。」平常人必以为神鬼来拜，是好现象，其实因为这一念的起，被鬼所见，早已功夫失照了。所以我人做到一念不生的时候，不但鬼不能近，即天眼也见不到，即无常鬼也无从来由。如是即了生死，将来究竟成佛了。你看佛法有如是之妙，这百千万亿的众生，心中有鬼鬼祟祟的黑风，所以遇著黑风，就被飘入罗刹鬼国去。鬼有三种：一，果报鬼，通欲界。二，恶业鬼，通三界。三，烦恼鬼，通九法界。一心称名，一切鬼难，都可解脱。一心不乱，心水清静，则自性观世音现前，唯是大光明藏，复从何而有暗相在其中呢？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复字，是又字的解说，是接上面的。众生作业，千差万别，所受灾难，亦各不同。倘若又有人，临当被刀兵加害的时候，或犯国法，被斩头，或被捧打，或在战区内，或被强盗等枪伤，正由于前世的作恶业。幸这被害人，正当生命危险的时候，忽然起了好念头，回心向善，一心称念观音洪名求救。临当被害，是恶机；能称名号，是善机；以善恶二业，为能感的机。刀是利刃，杖是棍棒，正心称名之时，彼所执加害的刀杖，即一段一段的折坏，不被他所杀，即得解脱了。晋时南宮子敖，被遣滇南，适长乐公作乱，屠城。南宮知不可逃，乃一心称念观世音，及杀南宮几刀，刀口曲断，不能杀。后来长乐公亲自执刀来杀，无论如何，亦不能损他毫发。长乐公以为奇怪，就问他有何本领。南宮答云：「能作马鞍。」遂释放他。子敖并不自知何以作此答语，心知是大士所使的。又从前有一人，发髻内，藏一尊小金观音像。后来被人诬为盗，宣判死罪。既赴刑场，连斩三刀，不但颈皮不破，而且铿锵作金声。官以为奇，后来解开发髻，见有观音像，像颈上刀痕三条宛然。从前有一妇人，平时笃信观音。他的丈夫就商于外，尝在同事之前，赞美其妻，有妇德，极贞节。有一同事，想戏弄他。一日，潜往他家。他妻见是丈夫的同事，优礼相待，未敢慢客。彼时，女人所著的衣裳，手袖甚大，举手动作之时，卷袖臂露，手臂上的一颗痣，即被这同事所窃见。同事回店后，即对他丈夫说：「汝说汝妻如何贞节，可是我已知汝妻手臂中，有一颗暗痣。则汝妻的贞节与否，概可知了。」其夫误认为真，愤而于半夜时，持刀归家敲门，唤妻来开门。当门开时，即将妻杀死，随即远飏。他素知妻贞良，觉得这次是受人所愚，深自悔恨。于是暗听消息，数日后，凶讯杳然，因即回家，见妻仍在佛堂念观音。即问某夜有人敲门否。答说：「这夜并无人来敲门，余正在佛堂念观音，并未出来。」丈夫即说原委，深以为怪，乃见所供的观音像头上，有一刀痕，始悟是观音菩萨来开门救难的。从此夫妇俩更皈敬观音菩萨不置。须知外受刀杖的害，因内心有杀意所致。盖刀杖是自己的六根，攀缘六尘，造作恶业所感现的。若一心念观音，都摄六根，法即心，心即法，心法不二，如刀割水，如刀斩光，岂可隔断？心境融通，依正不二，刀杖岂能加害？昔六祖大师，传黄梅五祖衣钵，有神秀上座的弟子，因五祖衣钵，传给六祖，心大不甘，于是暗藏利刀，想谋害他。六祖知道了，即安坐禅室等待他。是夜，果有人持刀而入，连杀他三刀，如刀割水，斩光，丝毫不损。此即是照见五蕴皆空，度脱一切苦厄，所以外邪不能侵入。刀有果报刀，通地居天；恶业刀，通三界；烦恼刀，通九法界。自心烦恼刀一动，法身慧命被害，六凡众生有见思烦恼刀，声闻缘觉有尘沙烦恼刀，菩萨有无明烦恼刀，唯佛究竟，自在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这是第五夜叉罗刹鬼难。上面讲的是黑风罗刹难，以黑风难为重，今又正讲鬼难。言三千大千世界，充满夜叉罗刹，是以多比少。三千大千国土世界，为一佛教化的国土，如我娑婆世界，亦是三千大千世界。每一座须弥山，四面有四大部洲，东边叫东胜神州，也叫弗提娑；南面就是我们住的地球，叫南赡部洲，也叫阎浮提；西边叫西牛贺洲，也叫瞿耶尼；北边叫北俱卢洲，也叫郁单越。有一个日，一个月，在须弥山的山腰绕行，而为明暗。须弥山外边，有香水海，再外边有七金山，每一金山中间，隔一道香水海。须弥山是四种宝贝所成，须弥山腰有四天王天，山顶有忉利天，皆是地居天。再上夜摩、兜率、化乐、他化天，如是一须弥山、一日、一月、四洲、六欲天，是一小世界。如是一千个小世界，叫做小千世界，为色界初禅天所盖覆。再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中千世界，为色界二禅天所盖覆。又一千个中千世界，上边有色界三禅天所盖覆，叫做大千世界。因有小中大三个千，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即是一佛所教化的国土。夜叉能飞行，有地行空行之别，又名疾捷鬼。罗刹名可畏鬼，能食人。佛告无尽意菩萨，倘有三千大千国土内，设使充满了夜叉罗刹，变成鬼世界了。鬼的力量很大，这些鬼欲来害人，恼人，则难与抵抗。只要一心称观音名号，这些鬼就不能用恶眼看你，何况再来加害于你呢！鬼是处黑暗的，光明处便没有鬼，吾人自心中有恶念，鬼计多端，黑暗不明，起糊涂妄念，所以有外恶鬼的灾。如一心不乱的持名，业尽情空，一念不生，自性的心光灿烂，灵光独耀，此时不唯外鬼不能来害你，见都见不到你了。从前有一国，和罗刹鬼国为邻，罗刹鬼常来捉人吃。国王无法，与罗刹鬼说商，允许每日送一人到野外供食。自此以后，即挨家按户，值日派送一小孩去。一日，临到只有一子的人家，主人以只一子，送去就要绝嗣，奔乞国王另调。国王以人民谁不贪生怕死，岂可调换。家主不得已，只得抱子在夜间送到郊外。这家主平素深信观世音菩萨，当时对他儿子说：「念观世音菩萨，可以免鬼难。」子就听从他，念观世音。家主自送子回去后，亦称念观世音菩萨，不绝于口。以是之故，居然鬼不能加害了。翌日早晨，家主前往探望，其子安然无恙，当即携归，并且陈诉国王。国王于是传令全国，一律持名，从此以后，永得脱离罗刹之难，终年太平无忧了。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这段文，说免枷锁桎械之难，牢狱之灾。倘有犯国法而有罪的，或无罪而被诬攀冤枉的人，一经遭受桎械枷锁，检系身体的刑罚，倘能持念观音，亦可免这灾难。有罪是由前世或今世的恶业而来，被冤抑的，现在虽没有恶业，却亦是前世的恶因，不能怨天尤人。桎是手铐，械是脚镣，枷是项板，锁是铁索，凡被桎械枷锁，皆是恶业所感，即是恶机。能称圣号，即是善机，此善恶二机，为能感；皆悉断坏，即得解脱，为所应。从前某夫妇，曾皈依三宝，崇奉观音。丈夫被人诬枉为盗，官府缉捕，丈夫闻风逃避，官府即将其妻，捉去下狱。桎械等具，加诸其身，备极坚牢。一天，狱中火起，把犯人都移押外面路边。适有一僧经过，妇即喊师傅救我。恰巧这僧，是妇人的皈依师。僧说：「无别法相救，你深信观世音菩萨的，只要一心持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必有不可思议的灵感。」如是念到三昼夜，桎械忽然断了，但防守人在，不敢出去。忽空中有人声，叫他速走。张目一看，果然门开，即从狱中逃出。走了二三十里路，遇了一人，就是他的丈夫。二人见面，得以团聚。是即称观音得解脱锁牢狱的灵验事实。又从前黄巢造反时，杭州有十余人被捉，说是黄巢余党，因天色已晚，未及解衙，就暂宿某寺院，将诸犯人囚诸笼内。内中有一人，是冤枉的。寺中有一和尚，在月下念观世音菩萨，这些人，即喊师傅救我。师答：「汝等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即

可解脱。」众人心恶，以为打开木笼，才可救出。念观音何益？独被冤枉的人，即能相信，因此虔诚诵念。第二天，桎械恰巧缺少一付，他就无形中免手铐足镣的苦。审问后，法官知道他冤枉的，乃释放还家。再桎械，因遭冤，或犯法，而检系身体，这是有形的。还有无形的桎械，大家现在虽都是良民善人，但还有家室的累。儿女之情，检系不离，正如在笼之鸟，不能摆脱。欲要脱去家庭的无形牢狱，解脱妻子名利的桎械，亦唯有一心称念观音洪名。然亦并非一定要出家，或离开家庭，才算脱俗。只要心常系缘于佛道，所谓不离尘劳而为佛事，所谓火中莲花，才是真出家。若呈现比丘相，而心中依然烦恼不尽，尘劳缠绵，则此无形的桎械，仍未得脱，有何利益呢？大家来此听经，从此一心办道，虽是身在俗，但崇信佛法，皈依三宝，淡泊其身，便是心已出家，实属难得。这样蓦直行去，极乐世界，便是本有家乡，一发足即可到达，正是身虽未到莲花池，此心已送极乐乡了。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此段是第七难，称做怨贼难。众生界的难，非常之多，何止七种。此品约分七难，要不过因此七难，为吾人所常见到，可以包括一切。

三千大千国土，上文已释。百亿须弥山，百亿四大部洲，为三千大千国土，幅员广大，其中充满著许多怨贼，不是少数。伤命叫冤，夺财叫贼；既杀人命，复夺人财，叫怨贼；若仅伤命而不夺财，是怨非贼；或夺财而不伤命，是贼非怨。在这怨贼充满了的三千大千世界当中，成为满世界的怨贼。有一商主，即商人的领袖，财产丰足，商业熟练，俗称老板。将者，率领也。率领许多商人，行囊中储藏了许多贵重的宝贝。赍者，藏也。持者，执也。重宝是价值钜万的金银七宝之类。经过一条有许多怨贼极其危险的路途，大家都生著生命难保的恐惧心。其中如有一个人，平日深信三宝，恭敬佛法，在这时候，他就高声的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将本求利的规矩商人，都是善男子，此路虽然危险，可是不要惊骇，不要畏惧，不要恐怖，大家应当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因观世音菩萨能作我们的依怙，所以观世音菩萨，自然会给我们一种极大的安慰，和极大的保佑，而能以无畏布施给我们。观世音菩萨，能以无畏施与众生，故又称施无畏者。布施有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一）财施。财有内财外财：钱物衣服，饮食器具，妻子城国，是身外的财，布施于人，叫外财布施；若布施头目手月，如燃手指，燃臂香，割身舍目之类，叫内财布施。不论在家出家的佛弟子，都可以如此布施。菩萨六度万行，布施为首。无论内财外财布施，都是对治贪悭的。内财布施，固然超过外财布施，但外财布施，却亦非易事。世人悭吝习气极深，一毛不拔，贪心如海，执著牢固，舍不得，放不下，所以众生从无量劫来，生死轮回，无有了期。外财布施，既不容易做到，而内财布施，尤其难为。所以先诱之以淡世情，轻财宝，破贪著的执心，发慷慨的大愿，作外财布施；进一步不但布施身外财物，更要布施身体内的五官、四肢，久之，即内心的妄想烦恼，亦应布施舍去，逐渐伏断他。所谓一舍一切舍，一布施一切布施，施得一丝不挂，连一丝不挂也施舍净尽，还我本来面目。（二）法施。财布施只救色身，而法布施却可断烦恼。一切布施，以法供养，最为第一。如现在宣讲普门品，居士林请藏经，印送善书，和诸位来此听讲回去，转告他人，无一不是法布施。法布施能断众生烦恼，破众生愚痴，开智恶，明心地，所以法布施功德，是极大的。（三）无畏施，即力布施。凡官长绅士，有财有势，地方一切公益事业，都热心赞助，使许多负责办事的人，都有兴趣去做，无所畏缩，此即无畏布施。又如办种种法会，能出力保护，令

群众安心办道。若遇水火灾难肯出力施救，遇盗寇，肯出力捍御，使人无惧无畏，都是无畏布施。有财宝的以财布施，知佛法的以法布施，如财法都无，便可以力布施，其功德都不可思议。以力布施，尤为方便。如自己有色力的，见人渡河过桥，不能行过，我就代他推拉，或代他负肩，不取酬值，即是力布施。又如拾去途中砖石，不碍行人绊脚的苦，或以碗水解人的口渴，举手之劳，都是力布施。从前有持地菩萨，专在路旁，替人担物，即是力布施的证明。布施范围至广，各随其力量所能而行之，不论多寡，只须以诚实心，真实心为主。昔有穷女子，乞食度日，积钱购麻油一瓶，供养寺僧。僧开大门相迎，以她心真实，较比富人，随便施送的，超胜万万倍。又佛在世时，有一贫穷担水人，以一杯水供罗汉，罗汉说：「你将来福报极大，永不贫穷。」布施可以求福，得富贵报，试看现今的富贵人，无非前生布施而来。反之，前世悭吝的，则得今世贫苦报。人生本空，身外的钱物，度属幻化，空手来的，仍空手去，故有钱财的人，乐得布施，广结大缘。了解佛法的人，尽可说法给人听，听的人虽仅懂得一句半偈，却可使他心开意解，断惑证真。所以法布施的人，将来必更具有智慧学问，教化群众，普利人天。以无畏布施于人，来世必是威猛的人，一言而天下服。所以我们学佛，应当常行布施。如本品无尽意，用瓔珞供养观音，观音转供养释迦佛和多宝佛，即是财施。如说法除人们的三毒，是法施。救七难的苦，使人不生恐怖，是无畏施。观音菩萨，三施具足，故能救苦救难。对于无畏布施力，更是伟大，能令众生，远离怖畏。所以你们如能称名，那末这条险路上，虽有许多怨贼，却不能加害了。这时商主，和许多商人，正在岌岌然虑其财命的不保，而惊恐怖畏的当中，听了这么一说，大家遂同声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观音即以威神之力，令这般商人，解脱此路上的危厄险难，解除大众心中的恐怖畏惧。南无即那谟，是梵语，华言皈依、皈命，就是以身体依托于菩萨，性命投归于菩萨，故曰那谟。民国十七年，上海天潼路，玻璃店主蔡仁初，家极富有，盗匪垂涎已久。一天，蔡仁初乘自备汽车出门，巧遇四个绑匪，将蔡绑架驰去。蔡这时心中极其恐怖，因此就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汽车行到人极稠密的处所，车轮机箱，先后爆裂，汽车就不能行了。绑匪令蔡下车步行，蔡乃迟迟不进，匪恐怕蔡鸣警缉捕，就连接开了三枪。枪弹三发，而蔡三跳，弹从脚下过，没有中。但是蔡自己并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的三跳，盖观音菩萨威神之力使然。蔡仁初现尚健在，随时可以询问。观音灵感录中，亦有记载。现前听经大众，必有直接或间接受到观音感应，所以天天有如此数百多人来听经。须知吾人遇到各种灾难，皆缘宿世恶业果报，不爽分毫。有怨索命，有债索财，今遇怨贼的难，亦是还报。平心一想，明白此种因果，就不怨天不尤人了。如能一心念佛，念观音，则此恶孽，即仗念佛念观音之功而挽回。如能一心不乱，心水澄清，灾难自然消灭。从前扬州有一居士，家人有十七口之多。当贼匪作乱时，合家人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居士夜梦观音对他说：「你们虔诚持念，十六人可免此劫。但你因前世定业难逃，现在恶报临到，不容易挽救。明天贼中有一个王麻子，前世他曾被你杀过十六刀，现在因缘会合，你必也被王麻子杀十六刀死，但以你真诚感格，或可有救。」第二天，此居士即令合家人，避至厢房，只居士一人，坐在中堂等候，并且备有极丰富的菜饭。午刻左右，王麻子果然来了。这居士即语王麻子说：「你是王麻子吗？我前生欠你十六刀，今天必死于你手。」王麻子问他：「你何以知道我名字？」居士即告以梦中观音所说。王麻子说：既有此果报，则未来想怨相报，终无了期。怨孽宜解不宜结，乃以刀背反斫居士十六次，以作酬偿宿世十六刀的还报，而不杀死他。是知怨贼是由前世宿孽，而来追还。又因一心称各，才能挽救这定业，而得解脱。吾人无始以来，怨家对头，很多很多，宜普遍的超度他们，那末无始以来的一切怨家，都转仇为恩。既解结释，自可不遭受还报的灾难了。

此段文字，若约个人心法来说，人有八识。三千大千世界，上天下地，横遍十方，喻第八识。竖穷横遍，充满全世界怨贼，即喻第八识中包藏一切善恶种子。怨贼劫财宝，害生命，极其危险，

喻如吾人从无量劫以来，做一世人，即有一世的烦恼，因而造作种种恶业，种下许多恶种子，一旦因缘会遇时，被业力所牵，堕落三途，丧失法身，断了慧命，生死轮回，无有了期，可畏孰甚！吾人八识中的第八阿赖耶识，喻如商店中的老板，即全店的东翁。无东家老板，即无从开店了。如无第八识，就无一切了。如无三千大千世界，亦无所谓商主、商人，和怨贼了。有一商主，是商人的领袖，喻第六意识，如一个家中作主宰的，亦如一店里的经理，总理一切事务。眼耳鼻舌身五识，喻如五位店员，所谓五个门前作买卖。而第七传送识的挑进搬出，则犹如一店里的出纳，管货出入的人。文中诸商人，喻如六识下诸善心所，持宝喻听经、修观、拜佛、念佛、持咒，乃至三乘法门，种种修持。险路喻三界火宅，生死烦恼的险道。一人告众人念观音，喻善心所中的慧心所，知道念佛，念观音的圣号，可了生死。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即喻心王心所，大家合并，一心一德念观音名号，从此破烦恼恶种子的怨贼，即能出三界的生死轮回险道，而得断惑证真了。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此段总结上来七难之文。七难正可配六大：火难配火大，水难配水大，黑风难配风大，刀杖枷锁难配地大，罗刹怨贼难配识大，三千大千配空大。今既总结，使无尽意注意，所以释迦佛再呼无尽意菩萨说，众生受七难的苦，一心称名，即能解脱，因观音有不可思议威神之力故。摩诃萨是摩诃菩提萨埵的省称，即是大心的译称。观世音菩萨，舍己利他，具大道心，大行门，三十二应化身，十四无畏施，千处祈求千处应，广大无碍，不同平凡，所以称为大心菩萨。观音救七难以施自然的感应，如天月映水而成水月，水未上升，月未下降，有自然的感应。百千万亿众生，念观音菩萨，即得百千万亿的感应。观音未来，众生未去，有求必应，威力之故，不可思议，如无线电，此发彼闻，而电机未尝往来，而又宛在一室哩。巍巍，高显为义，观音功德之力，超乎六凡。三乘，九界，叫高。名彰同居、方便、实报三国土，叫显。上来释七难竟。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此文讲解除三毒的苦。上来既救七难，但众生尚有意业的贪嗔痴，是自心内的烦恼，故又要说解除三毒文，这是意业感机。这三毒较食砒饮鸩，还要利害。食砒饮鸩，其毒仅伤躯体，不过一世而已，此三毒能伤法身，断慧命，永堕地狱，其毒可谓之至。治这三毒，依教中说，多淫欲的修不净观，多嗔恚的修慈悲观，多愚痴的修因缘观。众生都有这三毒，不过多少之分。有人多贪欲，有人多嗔恚，有人不信因果，多愚痴，各有多少厚薄不同的习气。这三种心病，非世间医药，所能治好。因众生淫欲经昧，习重虽忘难放得下，自己即知是不好，而又难以理制止。须知吾人爱根深固，最极危险。圆觉经说：「一切众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淫欲是生死的根本，有人说我心清净，而无爱欲，其实果无贪欲，则不会来此娑婆世界上投生。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在欲界里，有男女饮食的欲，不过业障轻的，淫欲心薄；业障重的，淫欲心厚而已。凡人初死以后，八识离躯壳，前阴已脱，后阴未成，尚未投生，在前后阴的中间，叫中阴身。世人以为人死是鬼，不知这是中阴身。无论胎卵湿化，地狱鬼畜，和人天等，都由中阴身投生的。中阴身七天一变，一七、二七、乃至五七，遇有缘的，即使依他的业力，投生于六道四生中，最长期亦不过四十九天。中阴身约三尺高，有眼不见，有耳不闻，被无明壳包住，处在黑暗之中，糊里糊涂。当他有缘的父母，在交合时，发生淫光，即被这有缘的中阴身感著，虽在千万里外，亦无所阻碍，依光疾来。但他看了这夫妇，并不以为是父母，只知道异性成爱，同性成憎，流想为胎，纳爱为种，即此爱染心，便是投胎受生死的原因。如风雨入室，即使成胎。故欲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断爱。所谓爱不重不生娑

婆，念不一不生极乐。楞严经说：「淫欲不断，纵入深禅定，终是魔业。」试看古来君王、宰宦、英雄、豪杰，多逃不出这情爱的樊笼，以致身败名裂，倾国丧家，可惜孰甚！可畏孰甚！凡我学佛的人，虽有爱欲习惯，知道是恶，而又一时放不下，应当渐渐的断绝才是。断欲之法，依教下修不净观，情爱一生，就起欲念，须知丹唇皎齿，美颜悦色，不久四大分离，终归死亡，有何可爱，是谓新死想。不多时，周身青紫成斑，甚可害怕，畏惧，是谓青瘀想。稍久，肿胀破裂，腐烂成脓，是脓血想。尸体腐烂后，脓血四流，臭不可闻，是绛汁想。因而出虫生蛆，处处钻啖，是虫啖想。终则枯骨一堆，是枯骨想。昔日红颜，而今安在？吾人本是臭皮囊，眼耳鼻口，处处滚出不净的物，大小便利，垢秽异常，不过一层薄皮做假面具的打扮。试看初生种子，原为不净之物，是谓种子不净。世人昏昏蒙蒙，不能清醒，倘能作此不净之观，可破淫欲的心。但观细心粗，钝根的人，不容易修观。观世音菩萨，是大医王，即依普门品中所说，常念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绝欲。淫欲为万恶之首，众苦之本，能不慄栗戒惧，而时时发勇猛心，发恒常心，专念圣号吗？勇猛心易发，而恒常心则很难。何谓恒常心？便是念兹在兹，日日如是，行住坐卧，一其正念，唯念观音，别无杂念，方可感应道交，如钻木取火，如鸡抱卵，一刹那不能停息。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若一日曝之，十日寒之，便永无药救了。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嗔，暴发脾气，发无明火，不能容受逆境之谓。恚，恼乱生怒之谓。今有一人，品行端正，不贪淫欲，明白因果，不落愚痴，但是嗔恚病重，那么这人平常听经、念佛、持戒、放生的种种功德，如树林然，都要被这嗔恚的无明火烧坏。所谓嗔火炎炎，烧尽功德之林，能灭菩提之种。又一念嗔心起，八万障门开。所以一切皆要看空，不可妄自懊恼，动火发脾气。须知嗔心一生，杀人放火，打杖争讼等，无恶不作。平日既和嗔心相应，到临命终时，此心必堕落做毒蛇、毒蟒、百脚、蝮蝎等畜生。嗔恚有顺理、非理、争论三种之分：（一）因受詈骂，诽谤破坏，而发脾气，此脾气的所以发出，与理相近，合乎道理，顺理而生，谓顺理嗔。（二）无道理可言，无故动发无明火，是独头无明。此种嗔恚，全无理由，谓之非理嗔。譬诸出家人，剃度为僧，圆顶方袍，了知四大皆空，五蕴无我，固无贪病，能明因果，诵经礼佛，亦少愚痴，但是嗔恚的习气，却常常有的。曾有一老修心人，稍有不遂，辄发三丈高的无明大火。还有一种老修心人，居住茅蓬，自煮自烹，无人打扰，但偶遇天雨，柴湿不能著火，因而懊恼，发脾气，甚至气得连饭也不食。凡此种和，都是非理的嗔恚。（三）例如谈说闲话，初则情投意合，继乃你是我非，我是你非，各是其是，各非其非，因此争论，乃至相闹相斗，此种情形，时常见到，是谓争论嗔。一切嗔恚，不外这三种。从前舍利弗行菩萨道时，功夫未深，有一婆罗门来试他。说你行菩萨道，当肯布施，我有一事相求，因吾母有病，医云：须人左眼作药，方可痊愈。舍利弗即割左眼给他。婆罗门又说：我弄错了，系右眼，才可用。舍利弗又割右目给他。婆罗门持舍利弗的二眼，用鼻闻嗅说：这是臭眼，有何用。当掷在地上，更用脚踏眼。舍利弗意生烦恼，以我为救你母病苦，不惜身体，割出两眼，你竟掷地上，用足踏，殊属可恨。乃大发嗔怒，恨曰：不如自了的好，不行菩萨道了！所以舍利弗竟退为凡小，后又遇恶逆的境界，起嗔毒心，受了毒蛇的报。一念生嗔恚，则堕入毒性的动物畜生类中。每当发怒动火的时候，即忘己忘人，不顾一切，面红耳赤，此即人面修罗心。所以吾人要忍耐，谦让和平。试看古人的相争，现今的交战，地方糜烂，人民涂炭，其始都不过一二人的嗔心所发，而其结果，则不堪闻问。遏止的方法，应修慈悲观，慈能与乐，悲能拔苦，审观吾人从无量劫来，生生死死，无数可计。世间众生，一切男人，前世或曾做过我的父亲；一切女人，前世或曾做过我的母亲；或曾做过兄弟姊妹、儿女亲族、戚党、友朋；但现在改头换面，大家不相识了。所以凡遇有反对我，戏弄我，不愜我的，我以过去的父母兄弟看待，自然生孝顺恭敬的心，而无暇动怒发火了。

欲使嗔恚心渐渐伏断，应以慈悲观照而培养之。但怕你根性浅，修慈悲观观下上去，极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一心恭敬的念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如清凉风吹在炎火之上，必定熄灭的啊！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有一类众生，虽没贪欲，没嗔恚，但他糊涂昏迷，呆愚痴憨；或虽学博，怎奈不信善因善果，恶因恶果，以为一死即了，还归太虚，这叫断灭见。又有许多外道，对于一切，专看作空，以为作恶无恶报，这是空见，都是愚痴。反之，虽无学识，但明因果，肯念佛修行，是有智慧。世人每以目未见到，即不相信，亦是愚痴。所以愚痴范围，至大至广。倘若很愚痴的，应修因缘观，即明三世的因缘。须知吾人现在的快乐，是果，乃由前世修行的善因，所感得的。今世作恶，是因，招得来世受恶报是果。又如欺压良民，囊括民脂民膏，因而家中富有，享受福报；又有乐施好善的人，家中反而衰败颓落，世人都生疑惑，以为作善或作恶的人们所得的结果，反而颠倒。殊不知因果通乎三世，试看彼欺民罔上的，虽家道兴盛，然而这种兴盛，是他前世的善因未尽，现今已成熟，因此享福，是前世的善所感的福果。彼今世囊括民脂民膏的作恶，是因，未来必受苦果。彼好善乐施而反家道衰败中落，其衰败中落，是前世作恶的苦报，已经成熟，即是前世恶业所感的果。而今世的作善，是因，未来亦必受其乐果。所谓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果报有三：（一）现报，即现在作善，现在享福报；现在作恶，现在受苦报。（二）生报，即今生作善作恶，来世才受福报，受苦报。（三）后报，即今世作善作恶，于第二世第三世，乃至百千万亿劫后，才受善报恶报。所以三世因果，报应昭彰。世人每每不明此理，竟至怨天尤人，以为佛法不灵，皆因愚痴所蔽。考其愚痴，又不外断常二见：断见即是死后还归太虚，死后无报，作善无天堂，作恶无地狱。常见即人死仍为人，畜死仍为畜，亦名邪见。所以吾人应平心静气，深思三世因果，谛信不疑。那么愚痴可破，便转成智慧的人了。但这种因缘观，不容易修，如常常恭敬念观世音菩萨，至诚恳切，也能破愚痴，开智慧，因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随满所求故。从前有一小僧，师傅教他读经，规矩很严，但小僧愚憨，虽整天埋头苦读，终不领悟。其师即教他天天拜念观世音，消业求慧，每日以一炷香的时间为限，等师傅鸣铃为号，小僧才得休息入睡。行了三年，一日师傅忘记拉铃，而铃自响，小僧乃憩息入睡。师傅责备他，不听号铃擅自憩睡，小僧回答说：「我确闻铃声。」次日及时，师往探听，铃果然不拉而会自响，因知其徒的礼拜祈求，有灵感。而小僧亦已不用教即能成诵了。可见真实念拜，必得不可思议的利益啊！又有一僧，名叫澍庵，性质恶劣，又愚痴，常与人吵骂，将被常住逐出。他夜间思维，顿生惭愧，自忖惟有闭门修行。第二天早晨，求当家师允许他入关清修，当家师即满他的所求。这僧既在关中，便一心修行，禁语，专持大悲咒，念观音，拜观音，三年出关，得大智慧，已能讲解经典中的妙理。即世间的四书、五经，亦无所不晓，和昔日的不识字，已判若两人了。可见念观世音圣号，可以破愚痴而开智慧啦。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此文是结句。须知念观世音菩萨，不仅破六道凡夫的事三毒，还可以破罗汉菩萨的理三毒。二乘人一昧著空，是欲爱；厌世间如火坑，一昧抱消极，鄙视世间，可厌可恶，是嗔恚；不知佛法空而不空，不空而空，是妙有中道。沈空滞寂，以为究竟，是愚痴；这是声闻缘觉二乘的理三毒。菩萨喜神通，游戏世界，爱看世间，著相度生，乃至中道法爱，是欲爱；厌二乘执空的消极，乃至舍弃二边，厌恶空有，是嗔恚；不明亦空亦有，非空非有的中道，空而不空是妙有，有而不有是真空，不了知真空不空，妙有非有的圆融绝待的中道妙义，是愚痴；这是菩萨的理三毒。如称念观世音名号，念到真谛事一心不乱，可破凡夫见思的事三毒，见真空观世音菩萨；念到俗谛事一心不

乱，破二乘尘沙的事三毒，见妙有观世音；念到中道理一心不乱，破根本无明的理三毒，见到中道观世音；到此即可成佛了。然念观音既教人成佛，何以观音自己反是菩萨呢？盖为度众生而示现菩萨相故。三毒既破，即成就法身、般若、解脱的三德秘藏，所以释迦佛叫无尽意菩萨，你看观音菩萨，有如是威德神通之力，给众生以种种的利乐。因这原故，所以众生应当常常心念，不可只徒口头，故曰常应心念。大多数的人，只口念心非，所以难得感应。必定要心念，口出，耳听，不回思量分别，其力既大，则感应道交亦更易。念字是今字下加心字，就是要你念观世音时，不可用过去心念，不可用未来心念，要用现在一介无寄的心来念，方称做念。所谓过去已灭，未来未生，正恁么时，蓦直念去，方得大益啊！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此段文是说求男得男，求女得女，所谓满二求。此处何以单说女人有二求呢？因为女人求子息的心，较男人关切。女人不生子育女，为翁姑所嫌，丈夫所欺，更为朋友讪笑。且世间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女人望子望女的心至切。倘女人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的男儿。依佛法言，生儿亦是增加烦恼，但依世间法，注重嗣续，传宗接后，亦不仿于女人求男求女。观世音慈悲，亦示现而满其二求的愿哩。一心顶礼，五体投地，曰礼拜。香、花、灯、涂、果、茶、食、宝、珠、衣，是为十供养。观世音菩萨，无所需求，何用供养呢？盖吾人所以供养，为求福故，如无力办供，即身体的恭敬礼拜，口头的称念名号，和意中的观想圣容，亦即是三业供养。如能恭敬虔诚供养观世音菩萨，即送给你福慧具足的男儿。如观世音菩萨示现白衣观音，送子观音是也。有福无慧，是痴福，如富人家的愚子是。有慧无福，叫狂慧，如穷人家的才子是。前生念佛明理，今生有智慧；前生能布施，戒杀放生，今生有福禄；二者双修，则福慧具足。诸位来恭敬寂静的听经，是求福；明理知义，是求慧。此之念佛，无妄无杂，一心不乱，是求福。前念后念，相续无间，字字清爽明白，是求慧。又如办居士林，做早晚功课，是求福。听经闻法，明理修观，是求慧。设若有女人恳切一心念观世音，必生福德智慧具足的男儿，不生痴福狂慧的男儿，是谓求子得子。从前有谭宪卿，家富有，五十无子，族侄争继分产，谭心不乐，于是力求观世音菩萨慈悲，以五千元设大悲忏坛，修忏四十九天，妾果举一男，白胞而生，清秀肥硕，聪明伶俐。其妻又以一千元建白衣阁，旋亦生子，从此人丁两旺。如南通张孝若，亦是他父啬翁先生祈求于狼山观音岩才生的。又昔有一女人，无子，夫妇祈祷于观音像前，夜梦观音以盘盛儿相送，女人正欲接收，忽有一牛，奔驰而来，致未接到。醒来有孕，生儿没几日夭亡，盖因夫妇平日喜食牛肉故。于是夫妇相戒，一心素食，后果生子育成。是知欲求子息，固应常念供养礼拜观世音菩萨，尤须戒杀放生，布施行善，持斋求福，方得感应如响，应念即成。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的女子，宿植德本，大家敬爱。女人求子则有子，何为又欲求女呢？方今男女平等，女权伸张，男女正无轩轻。试看近来女人从党从政从学的，不计其数。而且男子在外，生了女子，可与母亲，朝夕相伴。所以既有其子，复欲求女的。女子不重妖冶，必须品行端正，相貌庄重，一望而知其有福德智慧。五官不缺，面貌雅正，叫端正。品行不苛，行为庄重，叫有相。若端正无相，人不爱敬；有相不端，人必轻贱；所以一定要端正则爱，有相则敬。宿植德本，即宿世培植贤德的本根。现在虔诚听经念佛，培植德本，根深蒂固，乃可感生才德双全众人爱敬的女子。须知女人被人爱而不敬，叫贱；敬而不爱，叫远；故必具足，乃能众人爱敬。但依佛法讲，世间万法幻化，好儿女是还债来的，恶儿女为讨债来的，多一儿女，即多一烦恼。修行人以有

儿女为牵累，无儿女为自在。此说与世间法，则异其趣。观世音菩萨，不但满世界上求男求女的愿，且满学佛人求法门男女的愿。男表智慧，女表禅定，欲界众生，散乱心重，有慧无定，叫做狂男。无色界众生，一味著定，有定无慧，叫做痴女。色界四禅天，有定有慧，而且平等，但此定女，不能出生无漏慧男，不能断烦恼，名叫有漏定慧，亦不过痴男石女呀，此非所求的法门男女。二乘人定慧，能超生脱死，名叫无漏定慧，以可生无漏法，断见思烦恼，了生死故，但此慧男，亦祇断见思烦恼，不能断根本无明；定女虽生无漏，不能入中道；所以吾人应求中道智慧男、中道福德女。不著空有，即定之慧，叫有福的慧男；即慧之定，叫有慧的福女；慧是智德庄严，定是福德庄严，到佛地位福慧具足，故称两足尊。身金色与相好光明无等伦，是即福足；四辨八音，鉴机施教，是即慧足；吾人因无中道福慧庄严，所以流入生死，而为众生。谚云：「人要衣装，佛要金装。」庄严极其重要，所以必须求福求慧，而又必须福慧双修，自性是所庄严，福慧是能庄严，能所不二，是名妙男妙女具足的妙庄严。欲求慧男定女，唯有身礼口称意念，三业供养观世音菩萨，便可成功。所以释迦佛再呼无尽意说，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威德之力，众生能恭敬礼拜，福不唐捐。唐，虚也，空过也。捐，弃也。众生礼拜供养，必不虚弃，求男求女，必应所愿，纵以种种关系，未能立刻应验，然其善根已种，一旦因缘成熟，亦决不空过的啊！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此段文是较量念观音名号的功德。吾人平日持念观音名号，到底有何功德呢？释迦佛即告无尽意说：倘若有大智慧人，能单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比较念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其功德相等一样。六十二亿恒河沙，是数目，言所念菩萨的多。恒河是印度河名，发源于雪山顶上，阿耨达池。雪山最高，即今之喜马拉雅山，由山顶一直流下，如从天堂来，故又称天堂来河。恒河长千百里，阔四十里，而水极浅。河底有金沙，有泥沙，其沙光芒灿烂，细如面粉，尤与我国的河沙不同。一撮的沙，尚不可数，何况长千百里阔四十里的恒河沙呢！佛每讲不可计算的数目，即言恒河沙。娑婆世界中，有许多菩萨，或显或隐，或权或实，有如六十二亿条恒河的沙数。饮食衣服，医药卧具，叫四事供养。罗汉虽了生死，亦有时生小病，因躯壳为父母遗体，既有其果报生身，所以亦有其病。除示现的权实菩萨外，余如实行菩萨，亦有伤风咳嗽的小病，非业障的大病，释迦佛亦有背痛事，所以用医药供养，以治其病。须知佛菩萨罗汉，既有其身，（非法身、报身，乃指应化身言。）即有果报。为示病相，教化众生，表显业报不亡，故云：虽无造业及受者，所作之业终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供养出家人，不外这四项。然到菩萨地位，财宝充足，原不需要世间的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不过你能发心供养，可以求福。因为存了布施的心，必感受丰足的福报故。供养有内外之分：四供养、五供养、十供养等，皆是外供养；恭敬礼拜，口念名号，心想圣容，此谓身口意三业的内供养。如能恳切至诚，功德更不可思议。倘有人遍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并且尽此身的形寿，至死为止，专门供养，这人受持如此多的名号，是第一大功德。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福田如此的多，是第二大功德。供养又如此的广，是第三大功德。尽形寿发心供养，时间久长，是第四大功德。无尽意，你看他的功德，多不多呢？无尽意回答道：世尊！这功德很多很多，实在说不尽的。释迦佛说：此人功德，固然很多，但是倘有一人，单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而不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名号，也没有尽形寿的四事供养，乃只一时的礼拜供养，这人所得的功德，比较为何如？世人礼拜，头不及颡，拜下即起，是简慢心，无益的；须要如大山崩倒，五体投地，是折伏贡高我慢心，并且要万缘放下，一心顶礼，万不可贪快贪多。贪多是妄想，

有思量分别，则心乱了。而且菩萨为众生心内的菩萨，即拜自性的菩萨，众生是菩萨心中的众生，以菩萨心中的众生，顶礼众生心中的菩萨，并观能礼所礼性空寂，了不可得，方是真心礼拜，真是供养菩萨，自有不可思议的感应。这是学佛人不可不知道的。所以说此人在一日二十四小时中，以一小时的礼拜，时间不如尽形寿的长，是时少；单向观音，是福田少；仅持一观音名号，亦不如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的多，是持名少；亦无四事供养的具足，是供养少；世人多是从表面上比较，以为前者功德大，实在二人的福，彼此相等，不差分毫。因为观世音菩萨，从无量劫来，早已成佛，现在示现菩萨以度人，所以功德巍巍，不可思议。能礼拜供养，正如礼拜供养十方诸佛如来，以一时的礼拜供养观世音功德，犹如等于尽形寿四事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的功德。持观世音名号，有无量无边福德的利益。所以观世音菩萨一毫的功德，普贤菩萨尚不知其究竟，犹之真金一两，胜过百斤棉花的代价。单念观世音名号，如持真金一两，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即似积有棉花二百斤，其数虽多，而价值究不能超过一两的真金。又如一颗摩尼宝珠，胜过其他海宝千万万。而且布施千万恶人，不如布施一善人；供养千凡夫僧，不如供养一罗汉；供养千罗汉，不及一菩萨；盖因凡夫会未了生死故，罗汉不度众生故，所以功德有大小的不同呀！曾有一罗汉出外，令徒弟背包袱，随后同行。徒弟在途中，看见田中农人，辛苦焦萃，发菩萨心，欲广度彼辈。罗汉具他心通，知道徒弟发菩萨心，即令徒弟前走，自己背包袱随后行。未久，徒弟念及行菩萨道，任劳任怨，不易担荷，乃退发小乘心。又为师所知，仍令徒弟背包袱随行于后。不曾走了二三里，徒弟想菩萨行虽难行，但成佛必须发菩萨心而力行之。师又令徒前行，再自己负荷包袱。师令徒弟，或前或后，以致徒弟莫明其妙，因询问师。师告诉徒弟说：你能发菩萨心，则高于罗汉，所以教你前行；你后来退了菩萨心，下于罗汉，所以仍教你后随。你于菩萨心，或发或止，所以你的走路，也就或前或后了。所以菩萨心不可不发，且发得愈大愈好，切不可以为自力不足，因而自轻自贱。阿弥陀佛，初为法藏比丘时，发四十八愿，当时人亦喧其为癫为狂，终因发愿不退，而成佛道。大家将听经功德，普利众生，愿同众生，共证佛道，处处以众生为前提，因众生是我心中的众生，念念如是发愿，即是冥薰法界无形与众生结法缘。观世音菩萨，有此种宏大的救世精神，慈悲度人，其功德，正如十方诸佛，所以单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有如礼拜供养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而且观世音菩萨，又称普门大士，称法界性，所以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亦莫不在内。我们做功夫，念头多，即妄想多，大家以为念得越多越好，其实不然。佛法唯简专，惟恒勤，心一不二，即普遍法界，故不必贪多。时而诵此经，时而诵彼经，时而拜忏，时而持咒，忙过不休，虽不无功德，可是反弄得心乱不定了。还有一般人，朝三暮四，喜新厌旧，自无主宰，不如至诚恳切专一不二的诵普门品，或专念观世音菩萨，则获益已无量无边了。从前有高蕃者，聪明有才学，十四岁中秀才，娶妻樊氏，字江城，貌美而性恶，秀才有河东狮吼的隐痛，竟致削瘦如柴。岳母很贤，因女儿不善看待他的丈夫为虑，祈求于观世音菩萨。夜梦菩萨指点：该女的前世，是某寺院和尚所养的长生鼠；秀才前生，读书于寺中，曾毙此鼠；现在一报还一报，必至死方休。若念普门品，可救。岳母即告女婿的父母，全家持念，数月未见动静。更令秀才，亦共发恒常心同念，忽有老僧来。僧固精于相术，而明因果的，乡人争往求问。樊氏亦去，老僧即向女说六句话，复用杯水喷在她面上，乡人都以为樊氏平日很泼辣，僧把水喷樊氏面，闯祸必不小。孰料樊氏并不见怒，老僧对他所说：谓莫要嗔，莫要嗔，前生亦非假，今事亦非真，咄！鼠子缩头去，勿使猫儿寻。樊氏听了，顿有所悟，于是脾气全改，力革前非，成为孝媳贤妇。观世音菩萨的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福德之利，往往如是。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本品有两番问答。上来第一番问答，是解释观世音立名的所以；今段是第二番问答，问普门示现的所以然。无尽意又来禀白释迦佛说：观世音菩萨，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后，成普光功德山王佛，他现是西方的菩萨，为什么来游娑婆世界呢？我们居住的这世界，叫娑婆世界。娑婆是印度话，我国译作堪忍，是说众生堪能忍受五浊恶世、三苦、八苦，一切的苦恼，反醉生梦死，将苦作乐，不自觉悟，不愿了却生死，故曰娑婆世界。佛法是要你明白生、老、病、死等苦，而点破你们的迷团的呀。观世音来游娑婆世界，究竟说些什么法呢？用方便法，教化众生的事，又如何呢？观世音菩萨到娑婆世界，是不来而来，极乐世界的观世音，实未尝动，如天上月亮，娑婆世界的观世音，如千江水月，有百千万亿化身的神通变化，不动本际，来游娑婆，叫身轮不可思议化。观世音菩萨，为众生无说而说大、小、权、实、偏、圆，各种法门，是口轮不可思议化。随机应变，随缘化现，因才施教，对症投药，以何方法为便宜，即以何方法而现身说法，是意轮不可思议化。观世音如大医王，众生各有习气毛病，必因便致宜，方可治除习气。合而言之，称做三轮不可思议化。在众生则称三业，在观世音菩萨，则成三轮，亦称三密。或现佛，现菩萨，现比丘，现女人等的身口意，来教化千差万别的众生。如明镜当前，本体清静，本无一物，而各随所遇而现之。从前贵州修文县白山洞，有水银流出，乡人聚集洞中，争取水银，后遂聚居于此，有二百余家。离洞二里许，有溪，水浅而清。一天，有一个美貌女子，裸浴溪中，乡人好奇，所有洞口二百余家的男女老幼，都来争看。詎料洞上的石，忽然下压，居民因此同免难劫。自石崩下后，众人忽不见裸浴女子，始知观音变美貌女子来相救的。实缘众人善根感动的啊！三年后，有一人至压石处，取药草，从石隙中，发出救命声。问他，则三年前石崩时，被压于此。乡人闻讯，争来救出。才知道是三年前众人争看裸浴美女时，彼一个人，单独留洞，故遭此难。因石石互架有隙，他在隙中，未被压死，但亦不能出来。饿来即念观世音，见一白鼠，眼如电光，照见石上，有普门品经。鼠即舐食石上字，我亦日日舐字，即不觉饥饿，尚余二、三行，未曾舐到。大家寻这普门品，即本林今天所讲的，翻开石头去看，果然剩余二、三行字。此种慈悲方便，现种种身而说种种法，皆是不可思议的啊。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此下正讲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化身。吾人的身体，有知有觉，是有情，名叫正报。山、河、大地、世界国土、衣服、器具，是无情，名叫依报。正报依国土等依报而住，依报亦依正报而有。正报有福，则依报也丰富满足。正报没福，那依报当然也恶劣了。众生正报，有十界的分别；依报国土，因亦有无量的分别。就中可分为四种：一、凡圣同居土。是六凡有漏五阴众生所依住，如我们这娑婆世界。虽是六道有漏众生所居，然普陀是观音道场，峨嵋乃普贤道场，五台为文殊道场，而九华则又是地藏圣地。虽是凡夫居住的地方，同时又是四大菩萨应化之所。又如天台、雁荡，都是罗汉应化的所在。在凡夫眼目中看来，也不过是普通的高山寺院而已，但在圣人眼中，却是菩萨罗汉的殊胜境界。所以这依报的世界，凡圣同居，龙蛇混杂，而且色界天有五不还天，是三果圣人阿那含居住，所以称为凡圣同居土。二、方便有余土。是二乘圣人所居，罗汉、缘觉，叫二乘众生，又称无漏五阴众生。罗汉，以苦、集、灭、道四谛为乘；缘觉，以无明缘行、识、名色、六入、触、受、爱、取、有，乃至生缘老死等十二因缘为乘。二乘已断见思烦恼，已出三界同居土分段生死，所以他的世界，庄严清静。但还是方便道，所谓化城是也。烦恼生死，只了一半，未得究竟，还有余剩，所以叫方便有余土。三、实报庄严土。为破无明的菩萨所居，以真实因，感真实果，以真实缘，感真实报，色心依正，非常庄严妙好。因为菩萨是大道心的众生，发广大心，度脱众生，积功累德，种大福业，所以得自在无碍。小能化大，一能化多，正能作依，依能作正，所谓一毛端

能现宝王刹海，一微塵里转大法轮，毛吞巨海，芥纳须弥，色心圆融，依正无碍。这皆菩萨因中行六度万行种种功德的所庄严，所以叫实报庄严土。以上是六凡三乘的九界。四、常寂光净土。是佛所住，佛是无上众生，因佛究尽生死，无过其上的，故曰无上。寂，是不生不灭湛寂常恒的大寂灭海，解脱德。光，是灵明洞照的大光明藏，般若德。常，即寂光不二，亘古亘今的法身德。所言寂光土，即是三德秘藏，到此才是究竟的土。土即身，身即土，依正融通，身土不二，只是一道清净法界藏心啊！同居、方便、实报的三土，是事；寂光土，是理。如你们到此讲堂听经，若分别讲堂中男女台椅等，和所听的法中，起思量分别，这即是凡圣同居土。一心听经，了了见无一物，唯是空境现前，不分别听众男女色相，此中即是方便有余土的境界了。若心田清净庄严，发广大的慈悲心，希望大家共得胜益，看见讲堂庄严妙好，即是选佛道场，备生钦仰，此即是赁报土的庄严境界了。若以平等不二心，来听经闻法，能所不二，正依不二，自他不二，色心不二，一心清净，阇尔无寄，这即是常寂光土的境界了。同是一个讲堂，而仁者见了以为仁，智者见了以为智，如佛在双林示灭，各人有四土所见不同，其斯之谓欤！观世音菩萨，见任何国土众生，有何种的机感，应用什么身相当，即现什么身去为他说法。如有一类众生，成佛的机成熟，一见佛相，即得成就他度脱的话，观世音菩萨，即随了他的机缘，现了佛身，对他说成佛的法门，使他断惑证真，而得解脱。佛身，有三十二相：顶上，有无见顶相。两眉中间，有白毫相。如释迦佛毫相，长一丈多，如同小琉璃筒，内外洞彻，能展开，能卷缩。胸前，有卍字相。足下，有千幅轮相。又有八十种随好。现身，是身轮。说法，是口轮。应以者，即是意轮。观世音菩萨，早已成佛，早成三密相海，示现佛相，即示其本来面目啊！所以观音所现的三轮，诚不可以得心思言议啊！但须知观音法身本无相，所谓法身遍在一切处，亦无形相而可得，然为度生故，而示现佛相，所谓无相而相。其实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金刚经所谓「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得见如来」者，此也。但无生无不生，无相无不相，则随机现佛相，亦分所然。故云：若不以色见我，不以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者，为勘破空见流弊最紧要的转语啊！示现佛相，有四教的不同：一、藏教佛。是劣应身佛，生草为座，在菩提树下，身一丈六尺，老比丘相。或见八尺高，凡夫眼光浅，心量小，所以只能见丈六尺或八尺啊。二、通教佛。是带劣胜应身佛，或现丈六尺，或大如须弥山，能大能小，因通教人根性融通，心量略大，眼光也略远，故见大身。但也有劣根的，仍见小身。三、别教佛。是圆满报身，千丈高的卢舍那佛，有菩萨根性人，能发广大心的，即见圆满报身佛，如释迦佛对菩萨说华严经时所现的。四、圆教佛。是清净法身毗卢那佛，为成佛利根大心众生所见，法身以虚空为座，清净本然，周遍法界。藏教佛、通教佛，以真空为体，叫应化佛。别教佛，以妙有为体，叫报身佛。圆教佛，叫法身佛，以中道为体的。佛本无四教四相的分别，但以众生根基，有利、钝、大、小，所以所见也不同了。佛的三身，用月来喻，月体，是法身佛；月光，是报身佛；水月，是应化佛。水中的月影，有大有小，喻佛身有劣应身、胜应身，这是第一示现佛身。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此是第二示现辟支佛身。佛之下，本有菩萨，以观世音目前是现菩萨身相，所以从略，且也无庸赘叙。辟支佛，是梵语，我国文，叫缘觉，出于佛世，禀佛因缘教的。又叫独觉，出无佛世，独自觉悟的。如今释迦已灭，弥勒未生，生于佛前或佛后，又不曾听经闻法，独住深山茅蓬里修道，春观百花开，秋见黄叶落，因知世间万法从缘生，从缘灭，因知自性无生亦无灭，无师自通而开悟，叫独觉。如在佛世，当时佛说十二因缘教法，从生灭因缘，悟不生灭真空的理，故叫缘觉。吾人死生，由于过去的无明；无明，即爱烦恼；由爱造业行，故无明缘行；此二支，是过去的因。由业行而有业识的投胎，是行缘识；由此而有母胎中的名色、六入。名色，是即胎胞中的色心，六

入，即六根，此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根具足。十月满胎而有触，因出胎即有触冷触热，乃至六根触六尘，复因六触因缘，生六受，此是六入缘触，触缘受；从识至受五支，是现在果，从受而生爱欲，起取著，此即受缘爱，爱缘取；爱，即过去的无明，由爱取而造业，必有业报，叫取缘有；此爱、取、有，三支，是现在的因，将来感生和老死二支，是果，所谓有缘生，生缘老死；是知众生轮回生死，由于过去无明烦恼而来，无明，即现在的爱心，则爱是生死的根本，欲了生死，必须断爱，所以说爱不重不生娑婆啊！如果能断此爱心，则无明灭，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乃至生老死，亦灭，如是推究，顺生十二因缘，而穷至还灭十二因缘，则知缘生缘灭，即悟真空不生不灭的理，名叫缘觉，此缘觉的辟支佛，高出罗汉之上，罗汉，只断见思烦恼的正使，辟支佛，兼断见思的习气，迷理起分别，为见，对境生爱憎，为思，罗汉，但断正使，正如贮酒的瓶，酒虽倒去，而酒气还在，所以罗汉还有习气，辟支佛，不但去酒，又浸除瓶中的酒气，然还没净尽，不过暂超过罗汉之上而已，观世音菩萨，观察此类众生，应以辟支佛身得度的，就示现辟支佛身，对他说生灭因缘和不生灭的法门，使他了脱生死，超出轮回。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此为第三示声闻身，声闻，即是罗汉，闻四谛音声而悟道，叫声闻，何谓四谛，即知苦，断集，慕灭，修道，苦，是三界六道生死的苦果，集，是见思烦恼生死的苦因，这二种，是世间的苦因果，苦从集来，必断集才能出苦，又必知苦，才能断集，所以知苦是入道的初门，从前有老僧，喜行头陀，出外访师，一天，肚中饥饿，因乞斋食于带发修行的女居士处，女居士们以大德莅临，欢喜非常，特备上等斋筵，恭敬礼拜，请僧升座，说法开示，那知老僧，从小未曾听经闻法，那里会开示，弄得面红耳赤，于是自叹，苦呀，因是叹气出声，不知不觉中，叹出一个苦字来，不料这般女居士们，伏跪在地上，非常恳切，听了苦字，想起未修行前，小时受父母管束，长大，生男育女，家庭缠缚等等，经过一切的苦况，吃过一切的苦头，思前想后，身世茫茫，不觉悲从中来，痛哭流涕，老僧不晓得他们的原故，更觉骇异，竟不别而行，不饭而去了，女居士们思苦至极而情忘，竟入苦谛三昧，数小时后，站起来说，老僧开示我们一个苦字，受用不尽，是即知苦，芸芸众生，在茫茫苦海中，终日受苦，而不知苦，反将苦作乐，是即有苦而无谛啊。谛者，真实不虚之谓，能知真实是苦，必要寻究苦的根原，而断其集因，不然，不断烦恼的集因，则苦果终不亡，欲断烦恼的因，必须修道谛的出真因，何谓道，戒定慧是，如一心念佛，三业清净，不持戒而戒自持，念到一心不乱，湛湛然，寂寂然，即是定，念得慧照现前，历历明明，即是慧，修这戒，戒定慧，的道，对治贪，嗔，痴，烦恼的集因，苦因既亡，则苦果自灭，即证灭谛的出世真果，所以慕灭而修道，依如是四谛，修了断惑证真，叫做罗汉声闻，观世音菩萨，观察众生中，应以声闻身得度的，即现声闻身，对他说声闻四谛法，使他解脱，以上三应，是现出世圣人身，所说的法门，虽各有不同，然而究竟的目的，无非为达到成佛的妙法啊。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色界天，有大梵天王，管领大千世界，无有爱欲，清净色相，故叫梵天。而称梵王者，不唯断欲离爱，戒善具足，得初禅定力，且须修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如喜办为社会民众谋幸福的一切慈善事业，与众生乐，是慈，拔众生苦，是悲，而发欢喜心，是喜，即此慈，悲，喜，三心，也舍而去之，一心入定，如是修四无量，具大福慧，才得做大梵天王，如只断欲，修初禅，是梵天子，兼修慈，悲，喜，舍，自利利他，才到梵王地位，观世音菩萨，亦因此类众生，应以梵王身得度脱的，即现梵王身，为说离爱断欲法，慈心入定法，使他解脱。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帝释，又称释提桓因，俗名玉皇，耶稣教所谓上帝，即是忉利天王，帝释，译作能为主，是三十三天的天主，如我此间的玉皇上帝，从前是世间的穷女子，在释迦以前，迦叶佛像法中，这女子看见迦叶佛像金剥落，想做功德，为像庄严，行乞集资，购买佛金，请三十二个匠人来庄严，匠人敬佩穷女子的善行，大家发心，不要工钱，完成工作，因此工人们做三十二天的天子，而这穷女人做三十三天的天主，都住在须弥山顶，四方各有八天，中央一天，即是帝释，是此女子，因补金功德，宅心慈善，得做上帝，基督教说上帝能为人民的主宰，一切人受他支配，上天入地，都上帝主持，其实人的好恶，自作自受，寿，夭，福，祸，唯自心栽培，从宿业所感召，非天神，上帝，阎王，所能作主，如不自己革故鼎新，不从心地上著实做，而一味倚赖上帝，阎王，实大不可，天帝，以千岁为寿，人间一千年，是他一昼夜，他寿比仙人还长，人说仙家长生不老，其实不过比人命稍长罢了，但天帝，及仙道，都未了生死，虽宫殿庄严，经过几千万年后，还须堕落，因这是有漏福报，报尽还堕恶趣，所以求生天堂，终不长久，其他如三时会，无为，先天，同善社等等，虽劝人改恶向善，亦有可取，但都不是了生死的法门，所以修行人，必须老实念佛，求生西方，一生成佛，永不退转，为究竟法门，观世音菩萨，因为众生相信帝释原故，不妨现帝释身，以投其所好，然后渐渐引入佛道，以作方便的摄取引诱，使他解脱。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前言四天王天，和日月同齐，在须弥山的半腰。再上须弥山顶，是忉利天，都是依地居的天。再上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言自在天，即他化自在天，能以旁天所化现的娱乐，作为自己的娱乐，摄为己有，自在无碍，故叫他化自在天，亦即魔王天。观世音菩萨，为欲教化此等魔天，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使他解脱。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四禅天的顶上，是摩醯首罗天，即大魔王天，八臂三眼，魔力很大，天大将军，如韦驮天将，原是大菩萨化现，来做护法神，毗沙门，是四天王天中的北方天王，东方叫持国天王，南方叫增长天王，西方叫广目天王，北方叫多闻天王，毗沙门，即是多闻天王，是四天王的首领，言一，则四天王并举了，观世音菩萨或现大自在天，或现天大将军，或现四天王，现种种身，无非随类示现而教化众生，所谓现同类身，示同样法，而教化之，其究竟的，无非令其成佛啊，上来讲现天道六种应化身竟。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今文讲示现人道身，人世间，有国王长者，有宰官百姓，小王，是世间的国王，转轮圣王，称大王，平常一国的王，皆称小王，如今之大总统，民主主席等，都富有四海，坐掌一国的大权，以他的地位尊贵，且操握著大权，如把佛法来教化百姓，上行下效，大家就不敢藐视轻忽，而容易信受了，如古时的唐太宗，元世祖，梁武帝，都是的，现小王，是身轮，说三纲，五常，十善，是口

轮，鉴机，应以何种方便说法，是意轮，世上不信佛法的人，如以帝王主席之尊，来教化他，才肯信的，观世音菩萨，不妨即现小王身，来对他说法，令他解脱。

凡道高德重，见多识广，财富信义，齿德兼尊，为邻里乡党所推崇的，皆叫长者，长者，既为人所尊敬推崇，则言出众人必从，若有众生，应以此身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即刻示现长者身来劝导他，感化他，度脱他。

居士，是在家学佛的人，佛教居士林，即学佛居士聚拢的处所，如树木成林，故称居士林，举凡不贪名利，不慕富贵，澹泊自持，廉洁隐居，明哲保身，人格高尚，或受三皈，或持五戒，清静自修，不为烦恼所缠，任劳任怨，以身作则，叫做居士，或有众生，若言他事，不足以感动他的心，如果和他讲道谈义，则必听从，观世音菩萨，不妨示现居士身，以宏法利生，使他解脱。

宰，是官吏，百官大臣之类，如厅长，县长，委员，主席，专员，法官，清朝相国，称为宰相，百官大臣，统称曰官，皆有权势，职掌管一切人众，此等人，如能宏扬佛法，力量必大，南通徐专员，日前在本林讲演，对于佛法，很有研究，又如金县长，也是信佛法的，其他如戴季陶，于右任，居正，张静江，朱子桥辈，皆是宰官之列，都很相信佛法，有许多民众，因之上行下效，如此而劝，其效力很大，这也是方便示现，还有用宰官以教化宰官的，例如军政长官，闻人要员，不是普通人可以教化的，所以观世音菩萨，随顺众生之机，示现宰官身，说法劝导，使他解脱。

婆罗门，是印度的贵族，中国有百家姓，印度有四种姓：（一）刹帝利种姓，系王种贵族。（二）婆罗门种姓，如中国之道教，修清净行，不愿作事，专好清雅。（三）毗舍种姓，为商贾贸易之辈。（四）首陀种姓，乃农夫耕种之徒，及奴隶之辈，印度以刹帝利，婆罗门两姓，为尊为贵，设若有人，在深山穷谷，修仙炼道，如以和尚的身分，向他说法，必致于格格不相入，如示以同类的婆罗门身，说同类法，来引诱他，庶几可以教化，所以观世音菩萨，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使他解脱。

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佛教的四众弟子。比丘，印度语，中国有三种意义，所以翻音而不翻义。（1）乞士，佛教徒，应托钵乞食，锡兰，缅甸，暹罗等国，都一仍佛的遗教，但中国风气未开，所以不行此制，内乞佛法以资慧命，外乞饮食以养寿命，所以四十里内，有讲经，比丘，比丘尼，必定要去听讲，假如无故不去，是不度佛法，即是犯戒，即不知如何用功修行，何足以成就慧命呢。（2）破恶，比丘应破十恶，如比丘不能破十恶，便是光头俗汉，而非僧人了。（3）怖魔，比丘能令魔生恐怖，因比丘登比丘坛，白四羯摩，受比丘戒时，护法神皆来护佑，地形夜叉，报告空行夜叉，递传到四天王天，六欲天，乃至魔王天，则魔王发生恐怖，因世人作恶，尽是他的魔子魔孙，不能出其范围以外，如能顶天立地的受戒，念佛，了生死，复以教化众生，打破魔王范围，魔宫必致震动，因魔宫魔王，皆在众生心中故，心不正，则与魔王相亲，便接近之，若心正，就成大光明藏，则魔王宫殿，要倒塌震动，所以魔王大生怖畏，如现在能一心听法，即求法的乞士，持戒修行，即破三业的恶，即可恐怖魔王，具足三项，方称比丘，非唯出家人如此，即如汝等居士，一心听经，度佛法要，即乞士，持戒无犯，即破恶，持戒念佛，即怖魔，身虽在家，心实出定，即是在家比丘，不过出家比丘，受持二百五十条具足戒吧了，比丘尼的尼字，即女字，凡出家受三百五十条具足戒的女人，叫比丘尼，优婆塞，是五戒男，优婆夷，是五戒女，即受五戒的男女居士，又译称近事男，近事女，因坏事奉三宝而亲近之，观世音菩萨，随类现身，或现比丘相，或现尼僧相，而教化之以清修梵几之法，或示现持五戒的优婆塞，优婆夷，而教化之以居尘学

道之法，然观音本非四众弟子相，但为教化众生，不妨随类示现，如戏台上的剧员，无论或男或女，皆可粉墨登场，扮演戏剧，乃至下台以后，原来无所有，菩萨亦然，所谓不动真际，妙应无方，遍示法界，本性湛然呀。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观世音菩萨，现女人身，仅此一段，前后所说，都是男子身，足知观世音菩萨，本非女相，不过随类示现之一啊。或现长者夫人，或现居士妇女，或现宰官夫人，或现婆罗门妇女，种种妇女身，贵贱不一，观世音菩萨，在中国示现女人身的，有鱼蓝观音，白衣观音，送子观音，许许多多，因娑婆世界重爱欲，所谓爱不重不生娑婆，以女子身教化，易受大益，如前说鱼蓝观音的事迹，即是以女身而受教化的啊。女居士们，能深信佛法，以之灌输儿女丈夫亲戚朋友，所得的效力，更加伟大，观世音菩萨，慈悲方便，本非妇女身，不妨方便而示现妇女身，教化劝导，使他解脱，上来现人道身竟。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世间有许多男女，爱欲淡薄，抱独身主义的，男不娶，女不嫁，欢喜清静修行，皆是宿植德本，广东习俗，有一类女子，以嫁夫育子为苦恼，颇不愿意嫁人，而守贞自居，此等人，皆是闺人，贞操处女，叫童女。有男子，好清静，抱独身主义的，叫童男。观世音菩萨，察其机，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如华严经的善财童子，即属童男而成佛道，法华经的龙女，八岁成佛，即是其例。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菩萨教化众生，有四摄法：1布施摄，即以财物布施众生，心生欢喜，就容易受教化。譬如小孩，用糖果财物施给他，摄收他，他就欢喜，因此随机开导，即易信入。故对一切众生，皆应随其所好，而善诱之，使他渐渐入于佛道。2同事摄，如工和工，商和商，教员和教员，以同事的情谊来摄收劝化他，就容易生信。3爱语摄，世人都喜听好话，喜人称誉，即先赞美，而后摄收劝化他。4利行摄，常予以利益，使受其惠，然后皆服从，如张啬翁办工厂，筑马路，大有利益于人，所以一言之出，众皆信从。观音菩萨于天龙八部，异类鬼畜，亦随其类而示现，即同事摄。

天是四天王天以下的天人，龙，有天龙，守天宫，有海龙，守龙宫，雨龙，示云雨，藏龙，守宝藏，种类甚多，其福报大，孽障亦重，因前世多嗔，所以堕为龙身，大鹏鸟，最喜吃龙，如食面一般，其两翼能分海水见底，攫龙而食，龙王很畏惧他的，一天，释迦佛，坐在海边，龙王来度救，佛给他些袈裟，每条龙得披了袈裟的一丝，即可避免这大鹏鸟捉食的难，夜叉，形极怖畏，行走很捷快，乾闥婆，名叫嗅香神，忉利玉皇上帝，好听音乐，香一点，乾闥婆即前来作乐，是忉利天之乐神。阿修罗，相貌丑陋，译为无端正，而女人适相反，面貌极美丽，在人间之下，住海滨深山中，有天福而无天德，常和忉利天作战。帝释，虽为天主，仍爱女色，以其未离欲界故，见阿修罗王女，名叫舍脂，貌极美丽，即娶他为妻。一天，请岳父修罗王游天宫，回归时，天兵列队相送，修罗王生性好疑，以为玉帝用天兵天将来威吓他，他心中很不以为然。一天，玉帝下降人间，听仙家说经，阿修罗女，疑有他恋，向玉帝交涉，玉帝告以实情，阿修罗女不信，要随往侦察，玉帝因他是女子，就阻止他，于是女更加疑惑得利害，女因有神术，待玉帝上车，随玉帝下降，待到

玉帝下车，女亦从车而出，玉帝乃以荷花茎打他，女娇声莺语，陪罪始了，致仙人闻声而失道，玉帝更怒，女因是气煞，往诉其父阿修罗王，修罗王亦因当日玉帝的天兵天将相送，疑为威吓，于是大遣无数的阿修罗兵将，去攻击玉帝天宫，以神通故，足踏海底，手撼天宫，玉帝败逃，求援于佛，佛教他持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阿修罗乃大败，逃匿于藕荷孔中。世人虽修功德，行慈善事，但多疑善猜，好竞争，要面子，好胜过人的，死后必做阿修罗，迦楼罗，即大鹏鸟，一飞九万里，性喜吃龙，佛给龙以袈娑，大鹏鸟因此不得食，求佛慈悲说，世尊救龙，其如我等受饥饿何，佛即令大鹏鸟皈依三宝，受持不杀戒，并教佛弟子，在供佛受食时，用米或粥七粒出生，即布施大鹏鸟，旷野鬼神，和修罗鬼子母等，使得资养生命，紧那罗，头有一角，似人而非人，名叫疑神，亦是忉利天的乐神，玉帝欲听音乐时，紧那罗即前来作乐。摩睺罗伽，是大蟒蛇神，自头至腹，长而粗大，梁武帝妻郗氏，不信三宝，损坏寺庙，死后堕为蟒蛇，求救于梁武帝，帝请志公禅师，撰梁皇忏，替他修忏，郗氏因此得脱蟒身，升到天上去。人，指四洲人道等。非人，即指畜生。饿鬼，地狱等，观世音菩萨，为救度这天，龙，鬼，畜，等八部众生，亦示现种种身，为他们说法，使大家都得解脱，正显菩萨慈悲普度，不分阶级类别啊。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执金刚神，是佛的护法神，佛教以慈悲为怀，世间恶人，常想破坏佛法，金刚神手执宝杵，专打恶人，为折伏之，藉资护法。所以佛教应慈悲处，则慈悲摄受他，应折伏威猛处，则威猛折伏他。有威有德，两者具足，无量劫前，有一国王，娶二夫人，大夫人生千子，二夫人仅生二子，千子拈阄抽签，以定成佛的先后，结果释迦为第四成佛，楼至末后成佛，二夫人的二子亦发愿，长子以千兄成佛，吾愿作梵王，专请说法，次子亦说，我愿做护法力士，所以佛出世，必先由梵王为请说法，又有护法神替他护法的。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此是总结文，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在十方一切国土示现，度脱众生，以是释迦佛呼告无尽意说，这位观世音菩萨，成就这样的功德，所以汝等应当一心一意的供养观世音菩萨，于怖畏急难中，菩萨能施以无畏，解救劫难，观音菩萨具大威神，有大势力，众生有七难三毒，种种怖畏，苦恼，能持念圣号，以感菩萨，菩萨必透以无所畏，令得解脱。千处祈求千处应，无感不通。故观音之别号，亦名施无畏者此也。以上讲三十二应身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这段文是无尽意菩萨，发心供养观世音菩萨，释迦佛讲观世音菩萨现三十二应化身，无非为度众生，救七难，解三毒，满二求等等的救苦救难，都明中道的本体，起中道的妙用，为苦海中的大慈航，在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所以应当一心供养，无尽意菩萨，即禀白于佛说，世尊，我现在应当尊命，一心供养了，于是把颈项间所挂的宝珠瓔珞取下，送给观世音，这串瓔珞，用众宝珠镶成，异常庄严宝贵，故叫宝珠瓔珞，价值十万两，即一百个一千两黄金之多。罗汉只知自利，不去求福，所以羸瘦憔悴，无有威德，无此瓔珞庄严，无此示现威德，菩萨是积极救世，处处利人，所以有大福报，具足功德法财，有大庄严，无尽意，是菩萨之一，福报亦很大，所以有宝珠瓔珞，单

一串宝珠瓔珞，已有百千两金，何况其他的物件呢。供养宝珠瓔珞，是事，然其中含意实深，无尽意的颈项，表中道实相的妙体，即真空妙有的中道。宝珠瓔珞，喻戒，定，慧，陀罗尼种种法门，庄严中道实相。吾人有实相的体，而无戒，定，慧，陀罗尼的庄严，所以吾人应当持戒习定，修陀罗尼等，以庄严自己的法身，解颈众宝瓔珞，表已证中道法门，而不住于一切法门，示常舍行故，此乃表法，无尽意，把瓔珞解下，供养观世音菩萨，口中称说，仁者，请你受我的瓔珞法施罢，这仁者二字，是菩萨和菩萨的平等称谓，观世音菩萨，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故称仁者。供养宝珠瓔珞，原属财布施，何以称为法布施呢，须知宝珠瓔珞，是自心中的宝珠瓔珞，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故，瓔珞宝珠即心，心即瓔珞宝珠，心即法，法即心，目见耳闻，一切万物，无不属诸自心，全物即心，全事即理，即财布施而转做法布施了，但我辈众生则不然，心外取法，执著种种事物为实有，故心法隔阂，财法各异了，有等人输财救难，尽力为之，自以为功德很大，可是一遇了毁谤，即便懊恼，立刻现出愠色来，这叫著布施，这是人天有漏的因，因为不明白佛法，不知道众生是我心中的众生，救人即救己，故无功德可居，亦何诽谤的可言。如此则终日作功德，而不居功德，且为我人本分事，则虽财布施，亦即法布施了，如施而不忘，三轮不空，即便有意识作明，于佛法是不相宜的。从前达摩到中国来，梁武帝问他说，我喜做功德，到处修建寺院，塑像造塔，印经流通，度无数僧，这功德如何，达摩回答说，没有功德，因为你著相布施，不过享人天福报而已，福报一尽，依然堕落。有漏布施，是有漏功德，不是真功德啊。梁武帝即问，什么是真功德。达摩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依这样去布施，和一切行业，才叫无漏功德，即法布施啊，即叫真功德啊。何谓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呢，能慷慨布施，把人人所心爱的钱财，去救灾救难，此种布施，是具有智慧，如没智慧，那肯布施，然虽有空透智慧，若一经著相，便落入有为有漏的染污，这智慧即不净了。倘能三轮体空，不著有相，布施的人，行心的所安，无功德可居，如此布施的智，是清净无染，叫做净智，如是则能施所施，没分别心，没思量心，周遍圆满，清净本然，同遍法界，所以叫妙圆，无所住而生其布施心，不落心意识以布施，能所双忘，了不可得，是其体空寂，无住生心，叫净智妙圆，生心无住，叫体自空寂。能如是的，叫法供养叫法布施，总而言之，不著相的布施，福等虚空，量周沙界，一著相分别，则有限量，成有漏功德了。无尽意，是大菩萨，即财施而为法施，财施法施，等无差别，然无尽意以瓔珞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却不肯受他的供养，因为无尽意是遵佛所讲，而发心供养，未见释迦佛令受，所以不肯受。

【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愍怜也，无尽意，见观世音菩萨，不肯受这瓔珞供养，再对观世音菩萨说，仁者，我发心供养瓔珞，为众生故，因见众生受苦受难，不可言状，请你大慈大悲，怜愍我们这般众生，受了这份瓔珞的供养罢，无尽意菩萨，为一般众生而发心供养，是为群众谋福利，这才是真心供养，这时佛即告观世音菩萨说，你应当大慈大悲，怜愍这位无尽意菩萨的好心，和法华会上的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四众弟子，和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受这份瓔珞的供养吧。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即时，正无尽意恳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哀悯接纳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劝告观世音菩萨受瓔珞供养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为愍诸四众弟子，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所以不受而受，受了以后，

将瓔珞分作二分，一分供养释迦牟尼佛，一分供养多宝佛塔，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释迦是姓，译做能仁，牟尼是名，译作寂默，能仁，表利他慈悲，能，是才能力量，即积极利人的才能，仁，即拔苦与乐的仁慈，寂默，表自利智慧，寂静默照，慧照破惑自利，世人有专为众生作慈善事业，其用心固然不可厚非，可惜他但知积极，不以理智观察，空其所有，所以难得良好美满的结果，必用寂默功夫，死心蹋地，一心念佛，念到身心双忘，打破人我见，伏断烦恼，逆来不嗔，顺来不喜，即是死尽偷心，然后发心出来替民众谋幸福，为人群作利益，我人才都可得到美满的结果，既没有成败得失的念头，也了无一物当情，到处舍己从人，损己利他，即所谓由消极而积极，即出世而入世，释迦，即妙有入世，牟尼，即真空出世，所谓世出世间，一以贯之，顾名思义，则可知佛不是一味消极的，明乎此，作欲众利生事业，即与普通善人，举行善事，所得效果，就大大不同了，所以凡我学佛人，应以释迦牟尼四个字作准则，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时，讲堂前地上涌出一塔，内有多宝佛，多宝佛，是无量劫前，已经成道的古佛，因释迦佛讲法华经，是难得希有的，所以特筮地中涌出来作证，观世音菩萨，始而不受而受，既而受了，分作二分，奉释迦佛及多宝佛塔，是受而不受，不受而受，叫妙有，即释迦，受而不受，叫真空，即牟尼，合而言之，道在其中了，佛呼无尽意说，观世音菩萨，有如此的威德神通，到娑婆世界来，功德巍巍，不可思议，普门品所讲观世音菩萨，现三十二应身，游于娑婆的本迹，至此已竟。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偈和诗体相仿，或复述长行文的深奥意思，或补叙长行文所没有说到的，鸠摩罗什法师所译的译本，示来没有偈文，后来有一位闍那笈多，译出这偈，后人即将此偈，补在罗什所译长行普门品之后，合成一品。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这四句，是无尽意的问语，释迦牟尼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具足相好，故叫妙相具，无尽意未问之前，先赞叹佛的妙相，所以起初就说世尊妙相具，彼指观世音菩萨言，我现今再重新来发问，这位观世音佛子，以何种因缘，称为观世音呢，佛子，凡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等四众，都是佛门弟子，佛视四生如赤子，一切众生，皆是佛子，所以都称为佛子，但佛以弘法为事业，以度生为家务，近世有许多比丘，比丘尼，视寺院田产，金钱财物为家务，以应酬佛事为事业，就非真佛子了，释迦佛说法四十九年，大慈大悲，开示众生，完全以弘法度生为家务事业，我们既是佛子，担当佛的事业，应当如佛一般的教化众生，犹之人子凡继承保持父母的家务一样，否则便是不忠不孝，没长进的，岂是真佛子呢，二乘罗汉，只知自利，不肯利他，亦非真佛子，克实而论，唯有菩萨，能先利利他，到处弘佛法，度众生，担荷如来家业，绍隆佛化，这才可算是佛的真儿子，所谓法王子，有人欲弘法度生，为真佛子，奈以自己不懂佛法，又如何呢，尽可单持念阿弥陀佛，并且劝人也称念阿弥陀佛，戒杀，放生，这也是菩萨心肠，而为弘法度生的佛子了，所谓一称南无佛，皆共成佛道。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

具足妙相尊，即指佛而言，无尽意用偈发问，佛愍用偈回答，故曰偈答无尽意。

【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你要一心的听，观世音菩萨的行门，是不可思议的，因观世音以一心三观的智，照十方世界的音声，为他所观一境三谛的境，能所不二，证中道妙体，起中道妙用，善于普应示现，所以十方世界，无一处所，不示现的，以三十二应化身的应现，如同镜的鉴物，同时映出，不先不后，横遍十方世界，无一世界不现，竖穷过去，现在，未来三际，无一时间不现，所以又称普门大士，弘，广大也，誓，愿之要，观世音菩萨，初作凡夫时，曾发弘大的十二大誓愿，广阔无边，渊深莫测，如海一般，且从无量劫来，所行的菩萨道，都是不可思议的，如侍奉亲近供养过去千千万万的佛，培福植慧，常发空有不著的清净大愿，愿大，行大，供佛多，源长流远，根深蒂固，所以具有如是普门示现的应化身，施大无畏，不可思议的妙力，犹如水涨船高，泥多佛大，这是释迦佛赞叹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的妙力，不是一时可毕其词，今只约略说，故曰，我为汝略说，众生如闻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或看观世音菩萨的圣像，恭敬礼拜，一心称念，决不空过的，闻名，是意业，称念，是口业，礼拜，是身业，三业恭敬，一心不乱，能灭一切苦难，诸有，指三有，九有，二十五有，三有，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九有，即欲界一有，色无色界八有，共九有，二十五有，即四洲四恶趣，六欲并梵天，四禅四无色，无想五那含，共是二十五有，广言之，曰二十五有，略言之，曰三有，处中而言，为九有，因果不昧，有因有果，叫有，三界二十五有众生，同在生死烦恼苦海当中，如能收摄三业，一心身礼，口称，心念，可消二十五有，一切诸苦，及众厄难，奚仅消同居土中七难三毒呢，即方便土，实报土中众生，亦皆如此。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假使遇到恶人，兴起杀害的意思，将你推落大火坑中，性命不保，或者有人，渡洋涉海，海船舶打翻，有龙，鱼，罗刹诸鬼的灾难，你在这水火大难当头的时候，能真诚称名，仗观音的威神力量，火坑变成清凉池，巨海中千波万浪，也不能飘没你了。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此等偈颂，都是重颂长行的，只略言而不必详释，或者有人在须弥山顶，被怨家推落寻伺岩下，必致粉身碎骨，仗念观音加被的力，有如太阳在虚空中住一样，不致损坏一毛一毫，或者怨贼盗寇，将你围绕，各人执了利刀快刃，前来要加害你，你能念观音，则仗他威神加被的力量，寇贼等自然都起慈心，把恶毒心降伏了，三年前，我在苏州讲地藏经时，有鲍圣云居士，异常热心，护助讲经法会，圆满日，鲍居士乘轮船回青岛去，轮船出了吴淞口后，为匪绑架向南去了，我看见报，心中很不安，即为他起观音七，他自绑架以后，也加持念诵观音圣号，竟至脱险，在除夕日来到观宗寺，我撰有鲍居士脱险记，详志此事的始末。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或遇国法王难，临到斩头，寿命将终的时候，能念观音圣号，刀就一段一段的损坏了，或犯国法，被匪贼的囚禁，手足被镣拷缚，能持念观音，即仗其威神的力量，可以无形解脱，一僧入山采药，被猿人攫捉囚禁，并缚起手足，将作食料，僧一心虔念观世音菩萨，忽来一虎，破牢屋，把僧救出。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或者遇到恶人，用恶咒来诅咒你，或用毒药来杀害你，在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边界地方，常有所谓黑店者，误入其彀，即被毒死，或被咒死，夺取钱财，能念观音，即可免此厄难，而他所要加害于人的，反害到他本人身上去了。苏东坡以为还著于本人，不如改作两家俱没事，如此可以不致害人，也不致害己。这因苏东坡没明白佛法的折摄二法门，佛法应慈悲则慈悲，应折伏即折伏，如一味慈爱，而不折伏，则恶者无以悛改其过恶，譬如杀生，固然是佛法里所应戒的，然而应开则开，不过要出诸善心，慈悲心，无记心，深生惭愧，万万不可稍萌嗔恨心，憎恚心，如佛弟子，见途中有毒蛇，咬死多人，因即杀蛇，免再噬人。此种杀生，一方为救众生，一方使毒蛇现在减少恶业，未来少受恶报，如是而杀，两方有益，因为这种杀生，含有怜悯心，为保护其余众生故，宁可自己犯杀戒，堕地狱，终不令其受无间苦故，由是因缘，于戒无犯，这叫亡犯济物，所以佛法中的戒，虽法官军官，都可以受持的，对于祸国，殃民，杀人，放火的奸贼，寇敌，依国法处他死刑，可使民众，安居乐业，高枕无忧，这样对于菩萨戒，亦无所犯，不然，如出诸嗔恚心，则恶过甚大，便当堕落三途受苦。后人以苏东坡改不当，所以仍用原句。从前有神卜赖省干，用心不正，家中供一个妖物，使他的卜神灵，每年来江浙骗了童男，童女，带回去祭妖。一次，有一女孩，被他引诱，囚在一间屋里，当时，教他沐浴更衣，以待妖物的来吃。这女孩平日知道念观音菩萨，于是一心称名，夜半时，天窗忽启，妖的两只眼睛，如电炬一般，自窗而入，女虽惊怖，然仍一心称名，女孩口中，忽然也发出光来，射到妖物身上，忽然自天窗落下一物，女孩急呼救命，适巧屋外有巡逻人经过，闻声入内，烛视之，孩旁原来是不条大毒蛇，已僵死。巡逻人即捉赖省干，送到官厅去，办他的罪。此即所谓害人反害己，还著于本人呀。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你如遇到凶恶的罗刹，有毒的龙，和一切作灾的鬼等，欲来加害于你，你如一心念观音菩萨，那么罗刹，龙，鬼等，顿时都不敢来加害于你，故曰，时悉不敢害。鬼畏光明，欢喜近黑暗，人能一心不乱，称念圣号，性天朗耀，即现大光明，所以罗刹，恶鬼，不敢来害。从前有一人，专喜问人，一天，路途上遇了一个罗刹，自知性命难保，但这人好奇，即问罗刹说，你为何胸白背黑，罗刹回答说，怕太阳光，背光行走，所以背黑胸白。这人于是拉罗刹鬼到太阳光处，罗刹即时消灭。吾人自心，妄想不绝，即是黑幕重重，所以鬼常来作祟。如能正大光明，一念不邪，罗刹鬼怪，那能相害。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山林旷野，豺狼虎豹，张牙舞爪，凶猛非常，内地平坦，不容易见到，深山丛谷中，时有恶兽出现，如你遇到的时候，能够一心称念观音，这些四面群绕著的恶兽，即很捷疾的逃走，避到无边际的方向去了。福建有雷法震，烧炭为业，一天，入深山烧炭，有一只老虎，张牙舞爪，迎面而来，形极怖畏，正当危急的时，忽来一个美女子叱虎，虎即跪下，俯首而去。法震幸得相救，叩问姓名，女子答说，我是君家鸭栏木，言毕不见。法震因忆家中有鸭栏木，纹理精细，雕刻观音圣像供奉的，奈以事忙繁，未及雕成，然仅此一念之生，已蒙如是感应，吾人善念一生，天上的华贵宫殿已成，恶念才萌，地下的镬汤地狱已设。所以起心动念，务要去恶从善呀。雷法震脱难回家后，即将鸭栏木雕成观音菩萨圣像，终年供奉，这即恶兽疾去的引证啊。虺蛇，黑蛇也。很毒的，人被

咬，立死。蝮蝎，是四足虫，壁虎之类，此等虫蛇，能够口吐毒气，如烟火然，念被观音力，自然寻声返回他去了。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天起浓云，风雨交加的时候，电火烁烁四布，雷声隆隆震动，雹是冰块，或大或小，能够损禾伤人。澍，下落也。大雨，雨大得如同倾盆。凡此种种，都是灾荒凶险的象征。如人在风，雨，雷，电，冰雹之下行走，有生命的危险，如能快快回头，念彼观音名号，即可立时云消，雨散，雷停，雹止。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众生内心被贪，嗔，痴，慢，烦恼的所逼迫，外面有水，火刀，兵，饥馑，三灾，八难诸苦的交煎，困于无量痛苦中，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具有妙观智慧的神力，无难不救，甚至同居，文方便，实报三土众生，一切生死烦恼苦厄，皆能救济，令得解脱。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观世音菩萨，具足神通妙力，神名天性不测，通即慧心。以天然之性，彻照无碍，叫做神通。众生本具神通妙用，奈为烦恼妄想所盖覆，不能显现，倘能万缘放下，神通即现前了。菩萨，罗汉，天，仙，鬼，神，都有神通。鬼神的神通，是鬼通，非常微小，只见人，二道的少分。天仙，虽有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足五通，然而皆是狭心，且缺无漏通，故称有漏神通，以烦恼还完全在故，所以有时动杀机。罗汉，加具无漏通，面有六种神通，所以超出三界，虽超过天仙的有漏神通万万倍，但尚未究竟，所以他的天眼，天耳，仅见闻到三千大千世界。神足，只能于此三界得自在。宿命，仅知八万劫以内的事情。他心，只知六凡的心念。菩萨，破一品无明，天眼，天耳，即能见闻到百个三千大千世界，范围比罗汉广大百倍，但也不能算是具足。惟佛能见到无量无数无穷无尽的三千大千世界。观彼久远劫前，犹如今日，彻法底源，究竟具足。观世音菩萨，早经成佛，叫正法明如来，已证自心实相的体，具足不可思议的大神通，所以和其他初成菩萨道的不同，因曰，具足神通力。又复广修大智慧，大方便，智，即实智，照理，方便指权智，解事，应机说法，权实二智，都具足，称广修，有实，即等诸佛，有权，即无生不度，所以十方世界，一切国土，无一处不示现其各种应化身，而广度众生，即种种恶趣，如修罗，地狱，饿鬼，畜生，和吾人生，老，病死，种种无量的苦，只要称念观世音名号，即蒙慈光加被，能令痛苦，渐悉消灭。地狱有八寒八热的大狱，众生作五逆十恶，即堕入此道受苦，观世音菩萨，见地狱众生受苦，常去教化度脱，所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饿鬼道百千万年，尚不闻浆水的名字，况诸饮食，观世音菩萨，变鬼王面然大士，因此引起佛说焰口来普救一切饿鬼。畜生道的飞禽，走兽，鳞毛羽角，皆缘前生孽障而来，凡人欺骗诈伪等，即入此道，或还债而来，或偿命而来，受苦不堪。观世音菩萨，常现畜生，教化他们，生老病死苦，在人类中无论贫贵贱，都不能免，即天堂，仙道，也不能免。所谓人间难免四相苦，天上何曾免五衰。观世音菩萨，为怜悯众生的苦，只要你能称名，就渐渐令你消灭痛苦，常得快乐。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真观即真空观，观照一切诸苦，悉皆真空，吾人内有身心，外有世界，都因妄念分别妄见而有，其实都是虚妄不实，妄见的有，犹如梦中所见，本不真实，又同翳目所见灯光上有五色圆影，虚空中有狂华乱舞，实则灯光本无圆影，虚空那有狂华，不过目有翳疾，因有所见，犹之世界国土，人我男女，大小内外，富贵贫贱，都是妄见所有，到佛的地位，就了了见无一物，如目去翳，无灯上买影，和空中狂华，唯是清净，一尘不染，故知一切境界，都因妄见而有，因执有而起分别，起分别则有爱有嗔，有苦有乐，有好有丑，反之，一念不生，身心还无，万物安有，照见五蕴皆空，一切皆空，非是灭有为空，是叫真空观。世间没有千岁人，万载屋，都是生灭变边，胡有实在。所谓空诸所有，但空而不空，是妙有，空中本具一切法，非断灭空，所以亟须行善积德，损己利人，广度众生，这即是妙有观。何以说是清净观呢，因世人做慈善功德的事业，合我意的作，不合我意的弃，顺来则喜，逆来则嗔。有好恶爱憎的心理，存成败得失的知见，只知实有，不知其体本空，处处执著染污，不能算是清净。观世音菩萨，终日在尘劳中度生，实无尘劳的相，利生的心，非有而有，有即非有，如水月空华，无著无性，所以虽积极救世，入有度生，而清净无垢，如莲华的出于泥水之。又如百花丛里旖，一叶不沾身，但是无心于万物，何妨万物常围绕，所以叫清净观。真空观，是出世的，清净观，是入世的，从出世而入世，是真利人，从入世而出世，是真自利，真净圆通，即空即有，空有不二，入于中道，而中道观智，不停滞空有二边，所以周遍法界，广大无碍，所以叫广大智慧观。修真空观，破见思烦恼，证般若德，修妙有清净观，破尘沙烦恼，证解脱德，修广大智慧观，破无明烦恼，证法身德，这三观举一即具三，言三即是一，非前后，非并别，为绝待圆融的三观，即观世音之观字的意义，这自利的三观，亦即是利他的本根啊。

慈观和悲观，是利他的二观，亦即自利的用啊，观世音菩萨，是众生心中的观世音，与众生同体不二，拔众生苦，即拔自己的苦，虽令众生脱离五住二死的一切痛苦，解除六凡三乘的一切灾难，无不摄他为自，当做己躬下事，所以叫同体大悲观。慈能令众生得真空乐，妙有乐，乃至中道无上涅槃不生不灭寂灭乐，无上菩提不垢不净觉法乐，终日与乐，而无与乐的相，无菩萨的能缘，亦无众生的所缘，能所唯是一心，故叫无缘大慈，所以我们众生常愿观音菩萨，慈悲与拔，常瞻普门大士妙相庄严，顶礼景仰，以求摄照。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观世音菩萨，于前三观具足，一切烦恼破除清净，无有垢染故曰无垢。吾人的心，本是清净，如明镜的无垢光洁，六祖所谓本来无一物，只因贪，嗔，痴，三毒的垢障，如明镜的蔽尘垢，而失却光洁的用，此众生的所以是众生啊，观世音菩萨，当初也是凡夫，用三观功夫，把垢污洗刷干净，达到不生不灭究竟清净，净极光通，垢尽明现，所以内外洞彻光明，故叫无垢清净光。如是无垢清净光，即是大智慧光，慧光照耀，犹如杲日丽天，能破一切黑闇，吾人虽处光天化日之下，但大家尚糊涂，自心恶劣，实则仍是在黑闇世界中，今来听经闻法，明理开智慧，念佛即清心，转黑暗世界，变成光明世界，菩萨以真空观，证一切智光来破众生见思的黑暗。以清净观，证道种智光，来破众生尘沙的黑暗。以广大智慧观，证一切种智光，来破众生无明的黑暗，故曰破诸闇。众生烦恼黑暗的苦因既破，则一切苦难的果也亡灭，故曰能伏三灾，七难，一切风，水，火，刀兵浩劫，盗贼等难，乃至消灭于无形中，观音菩萨，用三观三智光的慧日，放大光明，普照世间，都令离苦得乐，以一切智光的慧日，放真空的光明，普照六凡同居土世间，以道种智光的慧日，放妙有的光明，普照二乘方便土世间，以一切种智光的慧日，放中道道光明，普照菩萨实报土世间，故曰普明照世间。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这四句是赞观音菩萨三轮不思议，初句，赞身业，悲体，是大慈悲的法身体。大悲法身，从持戒得，观世音菩萨，用大慈悲戒体，身轮现通，示现三十二应，显大神通，骇动如雷震大千，醒人途梦，故曰悲体戒雷震。次句，赞意业，菩萨的用心，无非大慈大悲的心肠，鉴种种机宜，用种种方便，希望众生尽得利益。用意深妙，如大云遮蔽炎日，除烦热而得清凉，故曰慈意妙大云。第三四两句，赞口业，甘露，天上的长生不死药，喻不生不灭的妙法。菩萨口轮说法，法法普润三草二木的众生，各得生长咸令灭除烦恼的火焰，得证涅槃不生不灭的清凉地。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如遇争执，涉讼官厅的危险，或兵灾战祸，恐怖的危险，念观音名，一切怨家对头，都可退散，如来县平潮费范九居士，当一二八沪战时，正在上海商务印书馆服务，赁住闸北天通庵路源源里，适在枪林弹雨之下，他于一二九早晨，竟安然出来，到宋园路俭德新村，诂历五日，战线扩大，俭德新村又将成为炮火的中心，他就决意到公共租界暂避，奈苏州河一带，密布电网，不能过去。正在踌躇的时候，忽见一小孩，向他说，赶快走，后面来了，当时费居士同行的有年迈的岳母，有他的夫人和公子，遂看见铁丝网中，开了一个二尺长方的洞门，四人顺次跨过去，遇著巡本的外国兵两人，大为诧异，而回顾小孩，已不知去向了，等军事告终，他住的源源里，四邻都变著瓦砾，惟他的房间，尚巍然独存。这就是费居士和他全家平时专诚持念观世音菩萨所收获的不可思议灵感啊。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上文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是释观世音的观字。今文，是解释音字，以此合释观音菩萨，建立洪名的所以。妙音的妙，是不可思议的意思，菩萨虽到处随缘教化，施权谋方便的法音，然即权是实，原来不迁不变，不动不摇，所谓缘而常不变，即用的体，故曰妙音，观照世间一切持名求救的音声即无刹不现身的寻这音声，而去救苦，不动天月，普印千江，不起本妙，普门济难，即实而施权谋，不变而随缘，起诸妙用，故曰观世音，妙音观世音，不变常随缘，亦可观世音妙音，随缘即不变。梵者，清净洁白为义，观音的音，不落空有，无二边的染，上契十方诸佛中道实相的理，故曰梵音，菩萨说法的妙音，既圆满普遍，更不失其时机，语语下合众生的机缘，众生闻了法音，无不喜悦，有如海潮普遍，而又退涨有一定的时候，众生缘熟时至，菩萨即现身而为说法机宜既尽，则应迹不隐而隐，故曰海潮音。梵音，上求佛道，海潮音，下契机宜，所以超过同居，方便实报，诸世间一切的音，因此之故，我人应当常常称念，才得实益。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吾人持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万不能萌生丝毫的疑惑，疑，是信的大障碍，难得感应，所以念念之中，勿可生疑惑，蓦直念去，自得利益，况且菩萨断尽烦恼，非同其他还没断尽无明烦恼的菩萨，也不同于罗汉因罗汉没有空尘沙烦恼，何况无明烦恼呢，所以权乘菩萨和罗汉，虽是圣人，仍是圣中的贤，唯有观世音菩萨，是圣中的圣，因五住究竟，二死永亡，究竟清净，故曰净圣。须知我人在生死苦恼的时候，厄难的时候，能一心不乱，称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即能作我们所依的慈父，所怙的慈母，因观世音菩萨，具一切无量功德，以大慈悲眼，平等的看待一切众生，无

有差别，如同父母的爱护儿女，非常热心，所以在大难临头，可以依靠了作为恃怙，观世音菩萨，以累功积德，福如众宝聚，如大海无边，因此之故，众生应当礼拜供养。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当佛说偈颂完毕的时候，有一位持地菩萨，从座起身，禀白佛陀，赞叹此品，证明功德，持地菩萨，在无量劫前，本是一个苦恼人，无多学识，但是心怀兼利，益人心切，异乎平常人，肯做慈善功德，利益世间民众，并且能损己利人，具菩萨心肠，所吃亏的就是并没有听过经，闻过法，理路不明。凡所益物的举动，天性使然，暗含菩萨的行为，生而孔武有力，终日在桥旁路边，遇重负肩担的人，必定代负代担过桥，或车不得上行，必代他推挽，并不受值也不受谢。见路有不平坦的高的平下，低的填满，或力修桥梁，大家都称他持地。虽到处苦心孤诣，用心良善，但未见若何效果。一天，遇见毗舍浮佛，便恭敬礼拜，佛说，你做公益，慈善普济，固然很善，但一味从物质上做，不知万物唯心，须知世界大地，都是心中的所现，地的高低，由心的不平，所以人心平，则世界也必平。心为万物的主因，因平则果平。理所当然，所以欲平大地，必先平心。持地菩萨，经此番开示，即从事行而入理观，渐次加行，破无明，证法性，成大菩萨。释尊讲普门品时，彼持地菩萨也在座，听到临了时，乃出众证明，述大众得益的相，即从本座而起，至佛前合掌白说，世尊，倘有众生，能听这观世音普门品，观世音菩萨，具自在三业，无障无碍，能普门随类示现神通威德之力，则此人听法功德，极其浩大，非同小可哩。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释迦佛讲普门品时，在座听经大众，有囚众弟子，天龙八部，不计其数，内中有八万四千个众生，皆个个发大心，约吾人一身之内，也有八万四千众生，一心听经得益，即八万四千众生，皆受利益。这就一身而言，然而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十法界皆在心内。你发起菩提心，即法界缘起，一动一切动，所以自心中的无量大众，也都发心了。阿耨多罗，译无上，三藐，译正等，三菩提，译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即无上正等正觉心，即发成佛心，现前众生的觉知，是妄知妄觉，如觉悟万法皆空，了无所有，不著于有，叫正觉，虽正觉而一味著空，又不平等，故必先以自知知后知，先觉觉后觉，慈悲觉悟众生，积极而救世，既不偏于顽空，又不滞于假有，则空有平等，是叫正等，自觉，觉他，二都圆满，超过一切功德，叫无上，三菩提的正觉，是自利，是真空，是消极，是出世的，三藐的正等，是利他，是妙有，是积极，是入世的。阿耨多罗，是自他不二，空有不二，平等一如，融出世于入世，会积极于消极，圆融无碍，是空有平等不二之中道，妙有非有为真空，真空不空为妙有，叫圆绝妙中的佛性，成佛即是证此性啊。世人每误认佛教以为空门，非是真义，必须了知空而不空，不著空而利他，才是三藐，也须知有即非有，不著有而益己，得真空觉悟，才是三菩提，如是离能所，绝对待，唯是平等不二的中道，才是阿耨多罗的无上，此则超凡夫，罗汉，菩萨一切之上，不能和他相等，故曰无等。无等而等，等于一切，一色一香，无非中道，叫无等等，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人人皆当成佛，皆可等此无等的菩提心啊，所谓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所以大家应当发这广大菩提心，吾人既明白佛法的真义，若不发心行持，如说食数宝，如画饼充饥，终归结底，不能得点受用，所以从明天起，接打观音七，所以依解起行，目足双运，希望大众，万缘放下，真践实履，离情超见，老实持念，克期取证，冀获胜益，才称为真佛子，愿诸佛子，勉旃毋忽。

救世大悲者—觀世音（東初法師）

救世大悲者—觀世音

一、前言

人类进步到了二十世纪，还在互相残杀，分尸、焚尸、灭尸；这种残暴泯灭人性的罪恶，常常见於报章。人类将来怎样生存下去，想来真是可怕得很！这是谁造成这种罪恶呢？我们不否认现代科学发达带给人类的繁荣与进步，但也增加了人类许多痛苦与罪恶，将来毁灭人类的，不是别的，乃是现代科学家所发明的武器。核子战争，将来怎样毁灭人类，造成怎样的灾难？真是不堪想像的，原子防空洞，核子防空洞，只是一种望梅止渴的天真想法，事实上等於零！

然而，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怎样度过人类未来的灾难，我想这是每一个爱好生存的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但谁也想不出一个妥善防卫自救的方法，可以度过劫难。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位救世大悲者—觀世音菩萨。

觀世音菩萨，过去久远成过佛，号为正法明如来。因为这位菩萨誓愿宏深，广大慈悲，乘愿再来教化众生，随类分身，寻声救苦，垂念护佑。而於二千五百年历史中，在印度、西藏、中国、高丽、日本、整个娑婆世界，运用同体大悲的精神，施救广大群生，留给我们许多不可思议的史迹，记录在佛籍各种传记中。将来人类劫难来临，我们只要能虔诚信仰觀世音菩萨，称念圣号，一心诚意，我们必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假使有人对我这种说法不能完全信仰的话。不要紧，请你耐心地把我这篇文章继续的读完，自然会了解铁一般的事实，解答你心中的疑问，我相信各人会必然异口同声的说：「啊！觀世音菩萨，有这麼大的灵感，我们怎麼不信呢？」所以，我要告诉你们挽救人类的，不是靠科学的武器，是要靠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信心，尤其是要靠觀世音菩萨！

二、新旧两译的不同

「观音」，这个名词有种种不同的译称，罗什译为「觀世音」，竺法护译为「光世音」，同称为旧译，玄奘译为「觀自在」，称为新译。这些不同的翻译，谁为正确呢？一般的评论：玄奘是直译，罗什是意译。

观音的梵名，本来阿缚卢枳胝洹伐罗Avalokitesuana，西藏名Spam-nas gxigs-dbsm-phyug，或为阿缚庐枳帝洹伐罗，阿婆芦吉低舍婆罗，阿缚卢枳低伊洹伐罗，阿缚庐枳多伊洹伐罗等。现在逐字解释如次：

「阿缚卢枳多」，译为观察或注照的意思，简称为「观」。「伊湿伐罗」，译为自在的意思，含有「君王」或「君主」的意义。两个名词连合起来，译为光世音，观自在，观世自在，观世音自在，观世自在者或译为音，或观音声，略称观音，或圣观音义。大唐西域记第三：「阿缚卢枳低洹伐罗，唐言观自在，若分文译音，阿缚卢枳多，译为『观』，伊洹伐罗，译为『自在』，旧译光世音，或观世音，或观世自在，皆伪谬也」。心经幽赞卷上，更敷衍文义。「观音」照义，照了空有，「自在者」纵任义，首行六度，今得果圆，先慧观而成「自在」。

旧译「觀世音」，究竟有无错误呢？玄应音义第五：「旧译觀世音，或光世音，并未讹谬」。又

寻天竺多罗叶本说：「阿婆卢吉低舍婆罗，此云『自在』」。雪山如来经本说：「娑婆罗」，则译为「音」，若舍与娑婆两声相近，不致讹失。所以旧译有自在意（舍婆罗），与音义（娑婆罗）混同。

再从普门品经文看，释尊开始就说：「若有无量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观世音的名词，正是代表这位菩萨大慈悲的意思。

根据Mionou报告，新强出土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写本中Avalokitasvana记录，玄奘所说是有根据的。维摩诘经第一，举罗什解说，世有危难若自称名，菩萨观其音声，即得解脱，亦名观世念，亦名观自在。因此，旧译家罗什，确有观自在，观世自在义。

一、普门品说：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二、法云法华义记第八：观世音，则有观世间音声，观众生身业，观众生意业三名，统名观世业。盖娑婆世界以音声作佛事，故称名「观世音」。

三、法华文句第十下，法华经义疏第十二，华严探玄记第十九，法华玄赞第十末等，均依罗什译本，同为敷衍罗什意。

新旧两译虽然不同，各有取意，玄奘所以译为「观自在」的原因，是取这位菩萨欲使众生观察诸法而得自在意。

罗什所以译为「观世音」的理由，是取这位菩萨观察听闻众生一心称名，而来救诸世间忧悲苦恼的意思，所以罗什与玄奘两法师的翻译，都有意义，均极确当。

三、观音菩萨妙用与净土教

「观世音菩萨」在法华会上是十八位菩萨之一，在各种大乘经典中，如维摩诘经，放光般若经，光赞般若经，大宝积经，华严经等，皆有提到观世音菩萨名字，爱护众生及其本末的因缘，到法华经，始专设一品，以一切色身三昧力而现三十三身，从事於救度众生，这是观世音菩萨的特色。所谓三十三身，就是佛身、辟支佛、声闻、梵王、帝释，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将军、毗沙门天、小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长者妇女身、居士妇女身、宰官妇女身、婆罗门女、童男、童女、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那、紧楼罗身、摩[目+侯]罗伽、执金刚。这样规定三十三身，未免有点机械性了，在梵文法华，只有十六身，就是佛身、菩萨身、缘觉身、声闻身、梵天、帝释、乾闥婆、夜叉、自在天、大自在天、转轮王、鬼神、毗沙门、将军、婆罗门、执金刚。而没有宰官、居士、长者、阿修罗、紧那罗、摩诃罗迦等。所以观音的示身，要是归结为三十三身，未必是正确的，反而以无数身，千手观音，十一面观音等一切的姿态，从事救济众生，而显出普门示现妙用的特色。

普门品说：若有称观世音菩萨名，大火不能烧，大水不能没，夜叉罗刹所不能恼，刀杖段段折，械枷锁断坏，如有怖畏，则施无畏，有贪嗔痴离贪嗔痴，求男女者，随愿得之，乃至受持菩萨名号，一时礼拜，比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其所得福德相等。其摄化更无定处，随宜示现三十三应身，十九身说法，以七难、三毒、二愿，显示菩萨神通妙用。这显示观音菩萨大慈悲摄化妙

用，及福聚无量的意义！

首楞严经第六说：这位菩萨获得四不思议无作的妙德，其中第二说：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讲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国土中，皆名我为施无畏者。三者，由我任习本妙圆满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证於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与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法华经同举这位菩萨三十三应身，随类示现说法，这都是说明这位菩萨示现妙用，随类应救度生的大慈悲的精神。

每一位大菩萨都有它依报的净土。观世音菩萨的净土在那里呢？观世音菩萨是以娑婆世界为活动的中心，观世音的净土，不在东方或西方，无疑的，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娑婆，根据慧音义卷下说：「补陀落伽山，译为小花树山，这个山中，有很多小白花树，其花很香，香气远播」。

华严经探玄记，第十九卷上说：「印度名速多罗山，此无正译，以义译之，则名小树梦庄严山」，「普陀落」，或「补陀落伽」，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净土，因为这位菩萨经常住在这里说法度生。

华严经第六十八，善度居士，最後告诉善财童子，往南方，有山名补陀落山，有菩萨名观自在，宜往参访，善财童子，随行至南方，参拜观自在，见观自在菩萨於金刚山，摄受一切众生，或以布施，或以爱语，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或以身色，或以光明，或以音声，或说法，或现神变。摄化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诸恐怖，如念我，如称我名，如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恐怖。

因为东方人民，普遍信仰观世音菩萨，所以东方到处都有「补陀落」，印度的南部，我国的舟山群岛，都是东方比较大的「补陀落」净土胜地。

西藏的拉萨，达赖活佛所居的王宫为补陀落，说法主，为观世音菩萨化身。要照观世音菩萨大慈悲的理想，是要使整个娑婆世界，完全为「补陀落」净土胜地。

大阿弥陀佛经卷上，无量寿经卷下，观世音受记经，都说观世音为阿弥陀佛胁侍，常住西方极乐世界，辅翼阿弥陀佛教化众生，悲华经第二，说阿弥陀佛，因位为转轮王时，有千子，其第一太子，名不，出家名观世音，阿弥陀佛入灭後，成道号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其世界为一切珍宝所成就，代表阿弥陀佛教化众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这位菩萨住处。

观无量寿经说，这位菩萨宝冠中奉戴阿弥陀佛，若有欲生西方极乐者，於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圣众（包括观世音，大势至菩萨在内），同来娑婆世界，手执金台，迎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身长八十亿那由他恒沙由旬，身紫金色，有肉髻，顶有闪光，面各百千由旬，其圆光中有五百化佛：如释迦牟尼佛，一一化佛，各有五百菩萨身与无量诸天为侍者，举身光中五道众生一切色相皆於中示现；顶上有毗楞伽摩尼妙宝，以为天冠。其天冠中立一化佛，高二十五由旬，观世音菩萨面如阎浮檀金色，眉毫相备七宝色，各出八万四千光，一一光明有无量无记数佛，一一化佛以无量无数化菩萨为侍者，变化自在满十方界。譬如红莲华色，八十亿微妙光明以为瓔珞，其瓔珞中普现一切诸庄严事，手常作五百亿杂莲华色，手有十指端，一一指端有八万四千画，犹如印文，一一画有八万四千色，其光柔软普照一切。以此宝手接引众生。举足时，足下有千辐轮相，自

然化成五百亿光明台，下足有金刚摩尼华，一切散布无不弥备。其身相众好与佛无异。惟顶上肉髻，及无见顶相不及世尊。这是说明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色身相好。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净土观。炖煌出土曼荼罗，即基於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相好的描写。

🔱观世音菩萨的净土，或在东方，或在西方，当随观世音菩萨心愿所成。

🔱🔱🔱四、观音菩萨应化与密教

🔱观世音菩萨名称，在各大乘经典中，都有提到这位菩萨，随菩萨的心愿，随类示现，或说一观音、三观音、六观音、十五观音，或二十五观音，或三十二观音，或三十三观音。但自密教传入後，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更由正观音、六观音、三十三观音，乃至无量无数的观音名称。

🔱一、摩诃止观第二上:大悲观世音，大慈观世音，天人丈夫观世音，大梵深远观世音等六观音。

🔱二、诸尊真言句义抄:正观音、千手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准胝观音、如意轮观音、不空 孛观音、白衣观音、叶衣观音、水月观音、杨柳观音、阿摩[齿+来]观音、多罗观音、青颈观音、香王观音等十五观音。

🔱三、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举出代苦、与智、施满、除战、除愚、进道、观正、施无畏、调直、施光、与甘露、见天、施妙、见乐、降魔、静虑、作文、见禅、愍定、空惠、护圣、清淨、正法、离欲、不动等二十五观音。

🔱四、佛像图汇:举出杨柳、龙头、持经、圆光、游戏、白衣、莲卧、泷见、施乐、鱼篮、德王、水月、一叶、青颈、威德、延命、众宝、岩户、能静、阿耨、阿摩提、叶衣、琉璃、多罗、蛤蜊、六时、普慈、见郎妇、合掌、一如、不二、持莲、洒水等三十三观音，其他还有救世观音，救苦观音，九面观音，百济观音，梦违观音，船中涌现观音等，真是数不胜数！

🔱由於众生无量无边，而其根性千差万别，种种性，种种欲，观世音菩萨，则随其根性所喜见，无不示现而为说法，这就是观世音菩萨普具众德，随类示现大悲救济的活动力，才有这许多德号，兹就观世音菩萨现身救难所现示的圣号，简明解释如次：

🔱一、鱼篮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手提鱼篮，故得此名，唐元和十二年，右金沙汊上来一美女，手提鱼篮，鬻鱼，人竞欲妇之，女曰:一夕能诵背普门品者，则吾妇之，明日，能澈诵者二十人；女曰:一身岂能配众夫？复授金刚经；次日能澈诵者犹有十人。女复授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通澈。遂以礼迎娶。结婚之日，女刚入门即死，旋即糜烂，马上埋葬。数日後有僧来，会同马氏子启藏视之。仅存黄金锁骨。僧曰:这是观音示现，欲化汝耳。言讫陵空而去，从此 右民间多信仰观世音菩萨。

🔱二、合掌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这位菩萨以虚心合掌，故得此名。普门品说:「以婆罗身得度者，即现婆罗身而为说法」。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三、一叶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以乘一叶莲华浮现水上，故得此名。普门品说:「如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以此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四、蛤蜊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趺坐蛤蜊中，故得此名。佛祖统纪四二，唐文宗开成元

年，上即敕中外罢缁徒讲说佛法。会尚食厨，差御膳烹鸡子，忽闻鼎中有声极微，听之群卯称观世音菩萨，凄怆之甚。监宰以闻，帝遣验之，果然；帝叹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敕自今不得用鸡子，又一日食蛤蜊，有劈不开者，梵香祷之，俄变为大土形，帝召终南山惟政禅师问之，师曰：「夫物无虚应，此盖广陛下信心耳，经云：『应以此身得度者，即现此身而为说法』」。帝曰：「大土现身，未闻说法」，师曰：「陛下观此，为常为非常？为信为非信？」帝曰：「希有之事，焉能不信」，师曰：「已说法竟」。帝大悦，即诏天下寺院立观音像，敕师住圣寿寺，至武宗即位，乃入终南山隐居，人问其故，答曰：「吾避仇耳」。普门品说：「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以此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五、洒水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左手持水器，右手执持杨枝，立於水上，作洒水势，故得此名。普门品说：「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以是因缘而现此身。

六、众宝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普门品说：「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珊瑚、琥珀、珍珠等宝，入於大海，为其黑风吹其船舫，飘至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念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即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七、青颈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梵名额粮蹉姹Nila-Kantha，译为青颈，或 罗健陀，你摆建制。西藏语Mgnin-sion，译为青颈，青颈观自在心陀罗尼经：「尔时，如来为此青颈观自在菩萨说心真言，时彼天子才闻即获得大悲三摩地，作是愿言，如有一切众生，若有怖畏厄难，闻我名皆得离苦解脱，速证无上正等菩提」。

八、水月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於水中见月，故得此名，菩萨於大海中涌立，半趺坐於岩石上，左手作敷莲花，右手施无畏，掌中出水，寻声救苦。普门品说：「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九、施乐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除苦施乐，故得此名。普门品说：「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十、德王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普门品说：「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以梵王身而为说法」。梵王为色界主，其德胜故，故名德王，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十一、马郎妇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法华经显应录卷下， 右地唯习射马，不闻三宝名，唐宪宗元和四年（一说十二年），有美女来鬻鱼，人竞欲娶之，女曰：「一夕能诵背普门品，当妇之」。明日能诵者二十余人，复授金刚经，犹有十人，更授法华经，约期三日，唯马氏子能诵。女乃妇於马氏，称病止於别房，须臾即死。後数日，老僧来，至所葬之，谓众曰：「此妇乃观音，为欲化汝等。故作方便示现」。宋代以来，有马郎妇观音之称，人多信仰，这与前说鱼篮观音，大同小异。

十二、游戏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游戏自在，故得此名。普门说：「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高处堕落，不能损一毛，全赖菩萨游戏自在妙用所致，以是因缘而现此身。

十三、杨柳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或称药王观音，若欲除身上众病，当修杨柳枝药法，於药王观自在像好庄严前，右手持杨柳枝，为人说其本愿清除众苦，千手观音，四十手中有持杨柳

枝，这是杨柳观音来源，药王观音乃从除病得名。

十四、能静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普门品说：「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车渠、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於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一人称观世音名号，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在大海浪难中，善能安定，意不动乱，最为紧要，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十五、龙头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驾乘龙头，故得此名。普门品说：「若以天龙夜叉等（中略）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盖龙为兽中之王，譬观世音菩萨威德神通，菩萨常趺坐云端龙头上，或於龙头上，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十六、六时观世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六时愍念众生，故得此名。普门品说：「若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观音大悲甚深，昼夜六时，常在哀愍护念众生，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十七、琉璃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或称高王观音，高王观音经说：「此菩萨能救诸苦厄，临危急时，若诵此经满一千遍，死者变为活」。开元释教录第十八，元魏天平年间，定州募士孙敬德，造观音像，常行礼拜，後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打，妄招，判决死刑，其夜礼忏流泪，忽梦见一僧，教诵救苦观音经千遍，得脱苦难。敬德依法奉行，临刑时，足满千遍，刀砍折为三段，三换刀，折如初，监官怪之，遂请免死，释放归家。见所供观音圣像项上有三刀痕，从此倍加信仰。

十八、莲卧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坐卧莲华，故得此名。普门品说：「若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王为尊贵之身，常坐卧莲上，以是因缘菩萨而现此身。

十九、送子观音，乃三十三观音之一，普门品说：「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由是因缘菩萨手抱童子像现身说法。

这位菩萨的形像，随其大慈悲愿力，而有四十臂，一百八臂，乃至千臂等像。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六说：「此菩萨获四不思议无作妙德，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情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或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首，一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百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悲，救护众生，得大自在」。这是说观世音菩萨应用无量方便示现形像度化众生。就中二臂为正观音，即是观世音菩萨本形像，其次有关密教化的观音多不胜数，千手千眼，十一面，准胝，如意轮，不空 孛，青颈，香王，阿摩[齿+来]等像，显示菩萨神通妙用，所以有这许多不同的圣像，各各都有仪轨说明，这里难以逐一解释。

五、观音菩萨悲愿於东方

我在前面说过，观世音菩萨是以娑婆世界为活动中心，所以信仰观世音菩萨，始於印度、西域、我国、西藏、南海、日本、高丽等广大地区，几乎家家户户，没有人不知道观世音菩萨，信仰观世音菩萨；也不限於佛教徒，人要是受到苦难逼迫，都会随口而脱念一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因此，不问都市、乡村、深山、海滨、或陆上、海上，凡是有人住的地方，都会不约而同的供一尊观世音菩萨像。

观世音菩萨为什么会受到广大群众信仰呢？佛教经典中许多大菩萨，我们所知道而信仰的也不过几位，佛说法华经时，有八万多菩萨，最重要的大菩萨，只有十八位，观世音菩萨乃十八位中之一，其他菩萨不但没有人供养、持诵、礼拜，几乎连名字也不知道。唯有这位观世音菩萨普遍地为人所信仰，这是什麼道理呢？这就是观世音菩萨大慈悲愿甚深故，因此，观世音菩萨德号，应身，从一身、二身、十身、十五身、二十五身、三十二身、乃至百身、千身、万身，随众生心愿而现无量无边身而为说法。历史各种记录有关於观音史实，不胜枚举，大唐西域记观音灵感录等，所记载印度、西域各地观世音菩萨感应史实，尤其大唐西域记第十号：南印度林罗矩吒国布咀洛迦山，观世音灵迹至属珍贵。当时清辩论师，对佛法当有诸多疑难无法解释，欲待弥勒菩萨成佛决释他的疑问，乃於观世音菩萨像前，至诚诵持执金刚陀罗尼，绝粒饮水，时历三年，观自在菩萨，乃现妙色身为其说法，指示清辩论师，往阿素洛宫岩石内，入定可以把生命保持到弥勒成佛时的圣迹，所以清辩一直到现在，还在阿素洛宫岩石内入定中。

西藏信仰观世音菩萨特别普遍，历代达赖喇嘛都视为观世音化身，观世音六字真言大明咒，为西藏人民普遍地诵持。

自西晋竺法护正法华经译出後，观世音菩萨灵感，留给民间深刻信仰。所以我国佛教图书中，或名人笔记，有关观世音菩萨灵感也特别多。法苑珠林，高僧传，比丘尼传，三藏集记，弘明集，观音义疏，法华义疏（吉藏）辨正论，续高僧传，弘赞法华传，法华传记，三宝感要略录，往生集，宋高僧传，佛祖统记等，皆有记录观音灵感史迹。近人编辑观音灵感，若一一搜集起来，足可编成巨册。现在为启发读者的信仰，将富有历史性的灵感，分类抄录如次：

一、關於救厄难方面

一、普郭宣之，太原人也。义熙四年，因案执系在狱，唯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後夕将眠之时，忽视观世音菩萨光明照狱，宣瞻礼祈祷发愿，久之乃没。俄而独宣蒙恩敕释。依所见势造像，并立精舍。（法苑珠林）

二、宋王球，太原人也。为涪陵太守，元嘉九年，於郡失守，系在刑狱，著一重锁钉，坚固，球先精进，既在囹圄用心尤至。狱中百余人，并多饥饿，球每食皆分施之。日自持念，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示法华经普门品一卷，醒觉锁皆断脱，球心知观世音菩萨神力加被。（见法苑珠林）

三、唐徐善才，醴泉县人，一生持斋，诵念观世音经，过逾千遍。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还家，道逢胡贼，被捉将去。至胡贼区，所捉数千人，各被反缚。於悬崖差人次第杀之。头落悬崖，善才见前皆杀，定知不免。唯念观世音，刹那不辍。次到善才，初下刀时，自见下刀，及至刀砍时，心不觉惶，当杀之时，日始在申，至於初夜，觉身在深涧树枝上坐，去岸三百余尺，善才自思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杀，何因不死，身全在树，便以手摩头，便觉微痛，而无片伤。乃知由念观世音菩萨而得全身命。（同前）

四、民国十六年，奉军围攻涿县百日之久，城内炮弹如雨，房屋无一全者，只西北隅方圆三十

徐户，安然无恙。盖其处有一小庙，内供观音大士，附近居民常往顶礼，故全城遭难，此处独免。戴联青记。（见观音灵感近闻录）

二、關於救病苦方面

一、晋竺法义，兴宁中沙门，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受业弟子常有百馀。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气疾病，常存念观世音，乃梦见一人破腹洗涤，寤便病愈。（见法苑珠林）

二、清王敬祖，年十七失明，常诵白衣观音咒，康熙己巳四月廿六日梦一妇人，素衣澹汝，手启敬祖左目，以小钳钳之，出白筋长寸许，复启右目钳之，白筋亦出而中断。谓之曰：尔目无恙矣，晨起，视物了然，惟右目微有所障，自是合家持咒不懈。（见观音灵感录）

三、清，夏荫棠，上海人也。少年即患肺病，咯血甚剧。数年不愈。其父许愿往天竺祷於观音，是时尚无铁路。趁杭船以行，同舟一僧，问以往杭何干，告以为子祈病愈，僧授药草一裹，言三服病当愈。後归授药令子服，初煎服之，其汤无色无香，两服後病竟愈，自後血不再发。肺病自此全愈。馀一服转给同患咯血者，服後竟愈。咸信其草平淡而有此效力，殆非药力，僧当为观音示现耳。（观音近闻录）

四、民国慧通，曾患喉症，来势至猛，延至第七日，茶水不能下咽矣。垂危，乃至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是夜梦有告云：汝病须吃长斋，诚心念佛，即愈。翌晨睡觉，而肿已消，能进白粥，感激涕零，自此发心长斋念佛，以报佛恩。（同前）

三、關於救火难方面

一、晋竺长舒，其先西域人，元康年间，迁居洛阳，长舒奉法精至，尤信观世音菩萨，其後邻居失火，长舒家悉草屋，又正下风，自计火已逼近，唯至心诵念观世音菩萨。风火忽自转向，长舒家屋平安无事。感以观音菩萨灵感。（见法苑珠林）

二、民国十二年，日本大地震，同时大火，死伤人数达三十馀万，空前浩劫，全球震悼。东京被服厂有大广场，人民奔集避难者二万馀人，而四围火焰漫天，空中氧气烧完，几全数闷窒而死。又某大银行有避火墙，难民拥入，全被蒸死。浅草这一带，几全灭，公园池水亦为烧乾，而园内有观音堂，殿壁皆木制，最易引火，竟无苹果片瓦之损，难民被火包围，群集於此者，三万馀人，堂内外皆遍，同宣观世音菩萨圣号，悉免於难焉。日本举国上下鉴於如此巨灾，而木壁观音堂不损一椽，莫不惊叹。（李圆净记）

三、民国十年，日人益田玉成来华游览，游南京栖霞山窃取观音大士满月像一尊，回国供养。越二年，日本大地震，江户雄都，百廛煨烬，君之四邻，咸罹凶灾，独其家以供养大士故，幸获安全。难後，梦大士令其奉像还山。於是遣人以旃檀法供，远自日京，航海西渡，恭送慈像，返於栖霞之故岭。观音灵感，诚难可思议也。（见观音近闻录）

四、民国十二年，腊月十四日夜半。江易园居士邻近失火，势甚危急，居士举家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并千手千眼大悲神咒，心想观世音菩萨，在虚空中，手执杨柳宝瓶，以大悲水灌至火所，火即熄灭。可以知菩萨神力，不可思议，众生念力，亦不可思议，至诚不动，未之有也。（见观音近闻录）

四、關於救水难方面

一、晋，吕茂高，衮洲人也，日暮乘船回家，忽风雨晦冥如漆，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提炬者，照见溪中了了，遂得归家，火常在前导，去船十馀部。（见法苑珠林）

二、民国十三年六月间，释传德乘小舟，渡大河。狂风骤作，白浪掀天，舟将覆，心惶惧，急诵大悲咒数遍，风浪忽停，舟亦平，而离舟之一丈间，水面波浪，仍然疾涌，舟人云，自幼至今，从未得见半河有浪半河无浪之奇事，真菩萨慈悲威力也，於是化险为夷，安然而渡。（观音近闻录）

三、王慧炯，笃信佛法，尤敬仰观音大士，住杭州西湖边，钺辰年某日，携其幼女泛舟湖中，女忽失足落水，乃植立於水面，炯急扑水抱之起，其时炯身已入水，衣尽湿，而双足仍在舟中，夫以一叶小舟艇，身小转动，即随而倾侧者，今竟不覆，亦希有事也。问女何以植立？女曰：当坠入水时，觉有物托其足，如立石上者然，闻者咸以王君诚信所感云。（观音灵感近闻录）

五、關於慧解方面

一、宋释求那跋陀罗， 宾国王族也。深入三藏，博通大乘，元嘉中东游。欲讲华严经，以未通华语，深怀愧叹，因朝夕礼忏，虔祷观音，以求冥应。忽夜神人执剑，持一人首为易之。豁然便觉，自後华语无不通晓，遂讲说至十数遍，听者咸倾服。（见高僧传）

二、宋永明延寿禅师，得法於天台韶国师，尝行法华忏二十一日，梦观音菩萨，以甘露灌口，因得无碍辩才，著宗镜录百卷，会融诸法，同入心宗，又著万善同归集三卷，发明空有性相之旨，提策真修，归之中道。日课佛名十万，专修净业。

三、元念常禅师，江苏华亭人，俗姓黄，母杨氏，求子祷於观音大士前，梦庞眉老僧托宿而娠，诞生之日，瑞光照室，异香袭人，出家於平江圆明院，博究群书，著古佛祖通载二十卷问世。（释氏稽古略）

六、關於满愿方面

一、宋翟楫，京师人，居浙江湖州四安镇，五十无子，绘观音像，虔祷，其妻方娠，梦白衣妇人，以盘送一儿，姿甚清秀，欲抱取之，一牛横隔其中，竟不可得。既生男弥月不育，又祷加虔，有闻其梦者，告楫曰，子嗜牛肉，岂为是欤？楫悚然，遂誓举家不复食，仍梦前妇人送儿至。果生男，後贵显。（见广嗣录）

二、元王玉，年逾四十无子，至元二年，於友人马公家神前，见白衣观音经，王请回，专心持诵不怠，某夜岳母刘氏，梦白衣人，头戴金冠，携一童子来曰：吾与汝送圣奴来，刘氏接抱，恍然而寤，明日，王玉之妻张氏，生一男，神气超秀，果应梦言，即名圣僧奴。（见白衣经记验）

三、明释愿登，江苏姑苏人，母陶氏祷於观音大士而生，幼即颖悟异常，依南京净觉法师为师，著观幻子内外篇。（见释氏稽古略）

四、清黄扩生，广州新邑诸生，家巨富。年五十而膝下犹虚。戊子岁，稟受五戒，而不茹葷，

奉大士尤谨。晨夕必更衣百拜，称念大士圣号，虽世务匆冗，不辍常仪，未周三载，妻妾连日各产一儿。及长颇聪慧。（见观音慈林集）

五、南通张啬庵先生撰观音岩记，言其夫人以求子嗣禱於狼山观音岩，旋梦老媪绷儿授之而生子。（见观音灵感近闻录）

七、关于示现方面

一、唐法常法师，南阳白水人，课业行道，六时自励，尝於中夜，至佛堂中，见观音菩萨。从外入户，上住空中，身相瑰琦，佩服璎珞，晃发希有，良久乃灭。（见高僧传二集）

二、五代梁贞明二年，日僧慧锷，从五台人得观音像，将还本国，舟触新螺礁，莲苑当洋，舟蔽不前，锷禱曰，使我国众生无缘见佛，当从所向建立精蓝，有顷舟行，竟止潮音洞下，居民张氏目睹斯异，遂舍所居，筑庵奉之，呼为不肯去观音院。（见普陀山志）

三、梁宝大士，七岁依锤山僧俭出家，专修禅观，宋人初，渐现异迹。梁武帝甚敬礼之，尝命张僧繇写像。厘面，出十一面观音，妙相殊丽，或慈或威，繇不能写，陈征虏举家事，为现真形，光相如菩萨，其他灵迹，不可胜纪。（高僧传初集）

四、唐僧伽大士，西域人，龙朔初来游此土。於安徽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立标，将创伽蓝。中宗遣使迎师入内，尊为国师，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其顶有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出，芳馥非常。至晓，香还入顶，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一年京畿数月无雨，师乃将瓶水泛洒空中，俄顷，甘雨大降。景龙四年，坐化於长安荐福寺，今塔现存临淮。僧伽大士，乃观音化身也。师化迹甚多，具载本传，高僧传三集。

五、清僧行义，由长安荐福寺，至定海普陀山，偕云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虔禱愿睹大士慈容，忽见洞中现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庄严妙好，他僧见者，种种不一，久之乃隐。（居易录）

上面所录的观音灵感，都属迹门中的事。我们深信，观世音菩萨神通妙用难可思议，而众生心力更难思议。观音神通妙用的特徵，不是理想的世界，乃於现实人间社会的实现。譬如救厄难，拔病苦，救火难，救水难，与慧福，满众愿等等，都是现实人生社会的象徵，菩萨一一都能给予满足。所以有关观世音菩萨迹门中的记录，实数不胜举。

由於观世音菩萨妙用难以思议，所以观世音菩萨形像，由人格化，神化，而艺术化。六朝时期的佛教雕刻，於大同、龙门、炖煌等，以及历代名画家所绘的观音慈悲像，多不胜数。尤以炖煌千佛洞中的菩萨，大半是观世音菩萨造像，极富美术的价值，不幸的是，这些有价值的国宝，都流落於英法美国人手中了。密教传入後，观世音菩萨造像，趋於密教化。十一面，千手，如意轮，不空，准胝等像，就是基於密教观念而造的。

六、人类的救星

谁也不能否认毁灭人类的，不是宗教，乃是科学的武器。展望人类的前途，真是不堪想像！我们怎样才能度过人类未来的灾难？我们不能坐以待毙，不可没有预防的办法，预防的方法，只有信

仰观世音菩萨，才是未来劫难中唯一的救星，因此，我要诚恳地奉劝各人赶紧准备：

一、虔诚信仰观世音菩萨，深信观世音菩萨具大神通妙用，爱护众生，如慈母垂念赤子，有求必应！

二、供奉观世音菩萨圣像，不问绘像雕像均可，朝暮烧香祈祷礼拜，恳求菩萨垂护，赐给我们智慧、慈悲、勇敢。

三、每日朝暮於圣像前，恭诵观世音普门品，大悲咒各一遍，称念圣号十声、百声、千声、万声，越多越好，视各人时间而定多少，但需日日如此，切忌中断，以示专诚精一。

四、深信观世音菩萨妙用难可思议，众生心力亦复不可思议。我们恳求观世音菩萨如响应声，必蒙菩萨垂佑，历史上菩萨慈悲所施的感应，定不我欺！

五、每日专念圣号外，精持斋戒，假使不能完全断绝荤食，也要持观音斋，并劝导亲友持斋称念圣号。

六、一心称念观音圣号，一念得救，百人称念圣号，百人得救。因此，我们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人，必需具有观世音菩萨慈悲的心肠，不特要自救，并且要救亲戚、朋友、男女、老少，一齐要劝他们皈依观世音，称念圣号，人人要有大悲心，无比的智慧、慈悲、勇敢、才能自救，也才能救人，这是人类自救唯一的方法。从今起，我们要朝朝日日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十声，百声，千声，万声……。

印顺法师论观世音菩萨

印顺法师论观世音菩萨

摘自《顽石点头》

观世音菩萨的赞仰

——在善导寺讲——

今天，是观世音菩萨的圣诞，大家受了菩萨的恩德所感召，来本寺同聚一堂，共祝圣诞，实为难得，中国人信仰观世音菩萨特别多，尤其是女众。今天趁此殊胜的机缘，为大家一谈观世音菩萨的意义，以增长我们正确的认识和信仰。

观世音，是罗什的旧译，玄奘新译为观自在，这是同一梵语的不同传译。中国每略为观音。菩萨，简单说，就是上求下化的大心众生，在修行历程中，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的大乘行者。观世音在上求下化的菩萨中，据悲华经说，他是一生补处的法身大士，是继承阿弥陀佛位的菩萨。功行几乎圆满，十方诸佛的所有功德，几乎都是具足了。经中有处说：观世音是过去「正法明如来」，那末他是佛而现化菩萨的。他现身在无量的国土中，以菩萨身，拯救多难的苦恼众生，还表现他无穷的广大悲愿。观世音与阿弥陀佛，有著特殊的关系，不但他是「西方三圣」中的一尊。而且还有说：观世音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

或有人问：观世音菩萨何处人，他的道场究在何处？其实观音是古佛再来，不可说他有固定道场，因为他是「无刹不现身」的。他是阿弥陀的辅弼，他的道场，便是极乐世界。但在这娑婆世界，南印度海边的普陀落伽山，是观世音菩萨的古道场，这如华严经等都如此说。梁贞元年，日僧慧锇，在中国请了一尊观音像，想带回日本供养，谁知路经舟山群岛（在浙江定海县），却被狂风恶浪阻止了归程。被迫将圣像请上了海中的一个海岛——梅岑，筑一所茅蓬来供养。观世音菩萨与此岛有缘，日子久了，朝拜敬仰观音圣像的人多起来，此岛就成为观音菩萨的道场，也就改名为「普陀山」。此外在西藏拉萨，达赖喇嘛住持的地方，名「普陀宫」，这因为传说达赖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这可见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并无一定。那里有虔诚的观音信仰，那里有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救世精神，那里就是普陀，那里就有观音。太虚大师说：「清净为心皆补怛（即普陀），慈悲济物即观音」。诸位！即如今日的善导寺，难道不是观音菩萨的道场吗？

随机应化，是菩萨行的特色。今天念诵的大悲咒，是千手千眼的观世音。千手，表拯救众生的伟大能力；千眼表智慧光的无处不照。这是大悲大智的表征；为了接引众生向正觉的大道，观音菩萨的方便应化，可以说无微不至。这在法华经普门品中，叙述得最为清楚。如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乃至应以夜叉阿修罗，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现实的世间中，如应以居士、农夫、工商军政人等身得度者，亦现其类而为说法。随类应化的方便，是菩萨行中的同事摄。此不独观世音有之，如弥勒菩萨偈颂说：「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时时示时人，时人自不识」，也就是此意。千手千眼而外，有十八臂观音，四臂观音。最一般的，即示现天人庄严相的圣观音。一向有三十三观音的类别，总不外随机示现而已！

观音菩萨的身像，究竟是男是女，一般人总不免这样的疑问著。其实随类现身，当然可以有男

相，有女相。不过约大菩萨相说，都是大丈夫相。唐代以前的观音，也总是大丈夫相的。华严经也说：「勇猛丈夫观自在」。然而观音菩萨的特殊表德，是大慈大悲。约这个意义说，他的应化，一方面是内在的悲心激发；一方面是那一类的有情苦痛多，菩萨的现身应化就多。观世音在人类中的应化，现女身的较多，这是有两个意义的。一、女众的苦难，从古代以来，一直多过了男人。二、女众内心的特性，是慈忍柔和。表现在她们的日常行为中，即是爱。女众的心理，慈爱确实超过了男人。如母亲对于自己的儿女爱，深重殷切，无微不至；父亲对儿女就没有那样深重殷切的了。爱，即在私我的黑影中所表现的慈悲，是慈悲的局限化，不免带点歪曲。慈悲，即爱的无我的扩大。由于女众内在具有了母亲的特性，故以慈悲为特德的观世音菩萨，即多应现女身。扩大为无私的大爱，泛爱广大的人类，一切众生，都如慈母爱自己的儿女一样。所以观世音的应现女身，不但为了女众受的苦痛多，而就是发扬人间的母爱，使广大而无私的，成为菩萨的平等慈悲。所以，我们信仰观世音，应如孩子的敬仰母亲一样。能如此的诚切敬仰，如母子的心意感通，自能得观世音菩萨的救护。

观世音——阿缚卢枳帝湿伐啰，在今日印度教中，也是有人知道的，而且还是女性。所以，唐宋以来，观音像塑为女相，是有意义与根据的。在海浪滔天生存俄顷的航海生活中，最危险，安全最无把握，即最需要慈悲的救护。所以，观音在海滨一带，信仰最深。如印度的观音道场，在南海；中国方面，江、浙、闽、广、台湾、以及南洋的华侨间，观世音菩萨是惟一的安慰者。中国的普陀山，也在东海中。值得注意的，如台湾（闽广等沿海诸省都有）的天后宫，妈祖庙，都与沿海的民众信仰有关，而且都是现女相的。从人类的宗教学说，慈悲救护的要求，会无意识的现起女相来。西方的一神教，本是反对设像的，而天主教有马利亚——耶稣的母亲像。马利亚、称为圣母，传说中，也有种种慈悲救护的神迹，与观音菩萨一样。所以在宗教中，这不外乎无限慈悲的崇拜，无限慈悲的表现而已。如从菩萨的示现说，马利亚还没有出世以前，观音的圣德，已是大乘佛教共知的事迹了。这些都可看作观音的一种应化，特别是今日台湾所有的天后（妈祖），我们应以观音的精神去充实他，净化他。应以天后——妈祖身而得度者，即现天后，妈祖身而为说法。

不过，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一）一般人崇敬观世音菩萨，往往多为功利的交易，如向菩萨许愿，如菩萨佑助我，那末我来还愿。如：「重修庙宇，再塑金身」等等。这种贿赂式的祈求，即是毫无真实信仰，是非佛法的！信仰观世音菩萨，向菩萨祈求，应如孩子信仰自己的母亲，向母亲祈求一样，绝对信任，真诚亲切。只要与儿女有利益，母亲是会给予的。我们所祈求的，或是不合理的，或是与我们无益的，菩萨难道也会救助你？（二）母亲护助儿女，但儿女的光明前程，不是母亲的赐予，不是一切依赖母亲，而是自己立志向上，努力创造的成果。所以信仰观世音菩萨，切不可推卸了自己在现实人生中应负的责任，过著事事依赖菩萨的生活，自己不长进，不离恶，不行善，不知归依三宝，奉行佛法，颠颠倒倒。菩萨是大慈大悲的，但你自己罪业所障，菩萨也救不了你。所以应仰慕观音菩萨慈悲救世的精神，奉行佛法，诚切的实行，当然会得到菩萨的救护。在人生的旅程上，若遇到了无法解决的困难，如不是定业，不是罪有应得，凭著信仰的真诚，自能获得观世音不可思议的感应！

每一大菩萨，表征了一种不同的德性，慈悲，即观音菩萨的德性。我们如果不杀生，而且对一切众生，能予以普遍的爱护，那末我们的心行，就与观音的慈悲相应。相应则相感，这即是「同类相感」的道理。所以，我们内心的信仰，要能表现在外表的行动上，现实的行为，要能与观音菩萨的慈悲行相应。这才是我们今天对观音菩萨应有的真正纪念！（惟慈记）

修学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法门

——讲于善导寺——

在今天纪念观音菩萨的法会中，我想把菩萨的救世悲行，作一简单的介绍，使我们对菩萨更有深一层的信解。

诸位都知道观音菩萨的手中执有净瓶与杨枝，净瓶与杨枝，这是表示了菩萨普救世间的伟大悲行。世间如火宅，众生心中充满了热恼。观音菩萨时以瓶中的甘露水，遍洒人间，使在热恼中的一切有情皆获清凉。有热恼煎逼的苦恼众生，谁不想得到清凉？如愚痴众生，渴求智慧，体弱多病，希求健康，贫贱众生，追求富贵……现实人生的种种缺憾，与内心的种种烦恼，是热恼的根源。热恼，如天旱时，稻禾需要雨水的灌溉一样。大家信仰观音菩萨，即渴求菩萨的甘露水，息灭内心的热恼。观音菩萨确有令众生热恼变清凉的甘露水，如愚痴众生，多病众生，能时时虔诚的礼念观音，能得菩萨的悲心救护，便能渐增智慧，或体力康健。

可是，人们有一怪现象，即不到苦难当头，想不起观音菩萨，就是信仰，也不恳切，也不能真心诚意的接受指导。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行为，有智者决不出（编者注：「出」字疑应为「如」字）此。真正信仰观音菩萨，不仅是临时救急，更应重于平时的实践，在忠实的实践中，得菩萨的感应，自能解脱现生的苦痛与内心的热恼。也唯有在平时奉行菩萨的言教，才能增长清净的功德法财。如信任医师，就得处处听医师的嘱咐。若你在病时，信任医师的诊治，一旦病好，就把医生嘱咐的卫生之道——多运动，慎饮食，注意清洁等，完全忘却，这怎能求得身体的长久健康？不但有了病需要恢复健康，无病时更需要维持健康，促进健康。所以我们在平时，必需遵守医师的嘱咐，注意运动，饮食，清洁等。信仰观音菩萨，也应重视平时的忠实奉行。若平时的行动，与菩萨的教诲相违，等到身临苦难，即使得菩萨的救济，也已是下策了。所以要想澈底解决苦痛，常得杨枝甘露的灌洒，常得没有热恼的清凉，要在平时忠实奉行菩萨的教导。

观音菩萨教化众生是以身作则的。他自身精进地修大悲行，也教众生修大悲行；他从大悲行中自利利他，积集了无量功德，远离了生死苦恼而得究竟的解脱。我们若依菩萨的言说奉行，最低限度也能解脱现生的苦恼，获得人生的应有福乐；若能生生世世修大悲行，即可成就观音菩萨的无边功德，而得无上的解脱。所以，观音菩萨的大悲法门是不可思议的。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参访观音，当时他求观音菩萨的开示：应如何发心学菩萨行？观音菩萨直接的对他说：菩萨应学的法门无量无边，但在这无边的法门中，我是修学了大悲行解脱门。起初我渐渐地学行大悲，经过长久时间的学习，终于深入了大悲法门广度众生，成就无边的清净功德，而得无上的解脱。善财！我以大悲法门修菩萨行，一贯的目的，在解除一切众生的苦痛：救护他，使他们免除怖畏。

众生欲得菩萨的护念，无有恐怖，应修学观音菩萨的大悲法门。但大悲应如何修学呢？学习大悲的方法极为简单。凡见人类的苦痛，不管他与我有何关系，都能平等的予以同情，愿意他减轻现有的苦恼；如更能平等的同情一切众生，时时想减轻他们的痛苦，这即是菩萨的悲心。悲心，本来每一个有情都是有的，但是众生的心境狭隘，不能扩大同情成为菩萨的悲心。从前我还未出家时，记得家姊在某一晚上得病，我听到姊姊病苦的呻吟声，心里也感到非常的苦痛。因不放心姊姊的病，心急不安，不能入眠；可是越是心急，越觉夜长，干急的等天亮了，好去请医生。由我对姊姊痛苦的同情，推知他人的同情，如父母见自己的儿女得病，或儿女见父母得病，心里总有深重的同情，而且著急得很。人人对自己的亲人怀有深切同情心，但每不问别人的苦难，甚至亲见亲闻悲

惨凄切的境界，还是若无其事，如此就离去菩萨的大悲义太远了。世人何以不能扩大同情，成为菩萨的悲心呢？这因我们无始来就被烦恼所迷惑，为自私的情见所包围，所以不能现起平等的悲心来。根据佛法的缘起义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深；常人以为自己的亲属朋友才有关系，其实，农夫，军警，商人等.....那一界人不与你有深切的关系？你想：若没有农夫，你那来资养生命的食物？没有军警，谁来保障你的生存？没有商人，谁给你转运别处急需的一切物品？你这样一想，整个人类都与你有著密切关系，当然全人类是你的同情对象。若再深一层观察：一切有情都是与你同样的是具有心识的动物，我与他们都是障深业重的苦恼众生，无始以来都会有过亲密的关系。能作如是观，自能扩大同情成为平等自救救他的悲心。

有人说：我没有权势，或没有财力，如何救人？其实这都不是不能悲悯援助的理由。真正悲心激发，即自己的力量多大，就献出多大的力量。力量可以有大小，却不会完全没有。如见小孩跌落水坑，难道没有扶起他的力量？再不然，难道没有呼救的力量？我们如存悲悯拔苦的心肠，决不问有多大力量，只是脚踏实地的随分随力的做去。观音菩萨起初也与我们一样，但他修学大悲法门，愈修愈深，悲心愈深，功德力愈大，如今观世音已是将入佛境的大菩萨了，他也还是由凡夫渐渐修成的。若我们能发愿生生世世的修大悲法门，当来不也可以成观音菩萨吗？大悲是趣向佛境的极要法门，有大悲行，才能积集自利利他的无边功德，趣证佛果；否则，即没有成佛的可能。大乘佛法的实践者，即在乎具有深重的悲心，悲心虽然人皆有之，但没有菩萨的广大，若能不断地修学，悲心即能渐渐地发挥出来，成为无穷的深广。观音菩萨开示善财修大悲行，他自己也如实的广行大悲，他真是一位以身作则的大师。我们以观音菩萨为模范，渐渐地修学，大悲行总有圆满成就的一天。但在修学的过程中，不要以为菩萨的悲智如此深广，不能一天学成，生起畏难的念头，如怕难，即要失望而停顿了。要知道菩萨的深广悲智，是他在无量劫中修成的。学菩萨不要心急，但确定目标，不断的学去，必能渐入圣境。心急确为常人的第一病，但世间那有一蹴即成的易事？心急对于学习是无益的，反而有碍学习的进步。如能不畏艰苦，耐心的学习，自会越学越快。这如初读书的童子，开始念一两句都背不出来，但书读多了，增长了理解力，就是数千字的长文也容易熟背了。修学佛法，起初总觉不易，但能耐心修学，大悲力自一天天增长，等到悲力强大，救度众生的艰巨工作，就容易负担了。

真正大乘佛法的实践者，对大悲的修学极为重视。因为大乘的发菩提心，广度众生，就是「菩提所缘，缘苦众生」的悲心发动。若离去了悲心，即不成菩提心，想成佛是不可能的。没有悲心的菩萨行——布施、持戒等，乃至广修礼佛、诵经、供养，这都是人天的果报，或者是小乘功德，若具有悲心，他的一切修行，都是将来成佛的因缘。所以经中说到修学，总是说「大悲为上首」。一切成佛的清静功德，都要以大悲为领导，无大悲领导所修的一切功德，至多也不过是人天成二乘小果吧了。

扩大同情而成为菩萨的平等悲心，在凡夫位上似乎不易做到。但我们若常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不难发现到我与人类的关切。当澈底透视了人我间的相关性，则不管什么人的苦难，都容易引起同情心。其次，我们要看他人的好处，别看他人的坏处。人总有多少好处，也不能完全没有错误的。若过去某人骂过我，现在他遭遇了不幸，我就欢喜，这是幸灾乐祸心，与悲心相障碍。若我们忘记他的错失，而见到他人的功德，从好处想，别人有难，我们自能生起深重的同情心。能透视人我间的相关性，能注重他人的好处，自会逐渐引发同情，这即向观音菩萨的悲心去学习。我们纪念菩萨，要发扬菩萨的大悲精神。我们要向菩萨看齐，相互策励、劝进，这样无论对己对人都有无量的利益。最后我希望诸位都从学修大悲行中，做成大悲救苦的观音菩萨。〔唯慈记〕

略释观音法门（显明法师）

略释观音法门

显明法师 讲述

大慧居士 记辑

传说中的示迹因缘

首先，祝愿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加被，使诸位增福生慧，一切如意平安。

我们这个道场，一向解行并重，德慧双修，非常精进。这次乘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举行为期三天的「观音法门」共修法会，大众发心，要我与南老师分别就史迹、教理与行持作简要说明，使大家对观音菩萨的慈心悲愿有更深入的了解，的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与观音菩萨最为投缘，不但「家家弥陀，户户观音。」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九观音菩萨圣诞，六月十九观音菩萨成道纪念日，和九月十九的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佛教的寺院都要举行隆重的纪念法会，因缘非常殊胜。老衲愿就所知，以事、以理、以显、以密来与诸位作共同研究。

观音菩萨是多劫以来的应化圣贤，年代邈远，其最初示迹因缘，已经无从稽考。在国内有两本书，一本为「编年通论」，一本为「汝州志」，记载著有关观音菩萨的事迹，可以作为参考。编年通论第十卷说：唐朝终南山的道宣律师，严持戒律，道行高峻，受天人供养。有一天，他问天人，观世音菩萨的本迹因缘，是怎么回事？天人告诉他，在过去劫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庄严王，他的王后是宝应夫人，生有三个公主，长公主叫妙严，次公主叫妙音，三公主叫妙善，观世音菩萨最初示现人间，是庄严王的三公主。

根据汝州志记载：在春秋时代，有一个楚庄王（西元前六一三～五九一），他有三个女儿，三公主叫妙善。楚庄王有病，医生说要亲人的眼睛合药，病方能愈；妙善公主便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调药给父王服用，果然治好了病，使楚庄王很感动。后来妙善公主出家，父王给她盖了一座寺庙，不久，妙善公主便出现千手千眼的庄严宝相。观音菩萨千手千眼的典故，据说与这个故事有关。后来民间通常的说法，讲观世音菩萨是妙庄严王的三女，很可能是以上两说综合的结果。

圣贤应化 济度有情

佛与大菩萨在人间示现，几乎都是应化身，他那一天出家？那一天成道？极难有详确的历史可考；在我们这一劫的历史文化中，只有释迦牟尼佛是例外。他本是印度净饭王的悉达多太子，舍弃荣华富贵，出家修道，当生成就佛果，他与我国孔子出生的年代很相接近，是世界四大哲人之一，史迹具在。其余如梁武帝时（西元五〇二～五四九）达摩祖师是观音应化，布袋和尚与傅大士是弥勒应化。唐太宗时（西元六二七～六四九）丰干禅师是弥陀，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杜顺和尚也是文殊应化。唐肃宗时（西元七五六～七六二）韩国金乔觉是地藏应化。吴越王朝时（西元九〇八～九七八）长耳和尚是定光佛（燃灯佛）应化，永明寿禅师（西元九〇三～九七五）是弥陀应

化。乾隆时（西元一七三六～一七九〇）的达天禅师是地藏应化等，可举的例子很多，这些佛菩萨的圣诞，就是从后来应化的贤圣僧的生日来作为纪念的。

但是，化身与应身是有区别的，应身现的是佛相，化身是现的六道相。因此，我们学佛的人，不可以轻慢任何人，乃至猫、狗也好，都不能轻慢。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宁波念佛学院，离普陀山很近。同学们曾结伴去朝礼普陀山，由那里的同学招待、当响导。在普陀山的路上，看见一条狗，我踢了它一脚，我说：「好狗不挡道嘛！」狗被我一踢就汪汪叫著跑掉了。旁的同学看了，便说：「哎呀！你把观音菩萨给踢跑了。」吓得我一身冷汗。就理上说，不管是观音菩萨也好，其他佛菩萨也好，六道众生的什么身都能现，并且常常会以你所忽略或不恭敬的那种身形出现。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把所有呈现在我面前的众生，都拿他们当佛菩萨看待，那就不会错了。

在我们这个芸芸的众生界中，凡圣杂处，那些乘愿再来的圣贤，未必现的是圣相，从外表上看，有的跟我们差不多，有的也许比我们还颠倒，但是他们在平凡中示现不平凡，在颠倒中依旧不颠倒，就需要我们以慧眼去观察。例如永明寿禅师现的是精进相，每天要做一百零八件事；傅大士现的是慈悲相，把自家的田产房屋都布施了，还把太太也押给别人，把所得的钱拿来布施。梁武帝后来召见他，把宫廷的门都关了，他不慌不忙拿出一个木捶来一敲，所有的宫门应声而开。这说明什么？「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布袋和尚的做法非常洒脱，人家问佛法，他把布袋「放下」，如果当下不契，他又背起布袋走了。有人定要他开口说法，他还是说他的布袋：「我有一布袋，虚空无障碍，散开遍十方，收回观自在。」高士们也没有他的旷达。济颠和尚现的是邈邈相，衣衫不整，酒肉不忌，说起话来，疯疯颠颠，到时却无不应验。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有首自述的诗偈说得很明白：「六十年来狼藉，东墙打到西壁，如今收拾归来，依旧水连天碧。」

从闻思修 入三摩地

华严经告诉我们：「若人欲识佛境界，当净其意如虚空。」如果我们的身心和思想观念，无挂无牵，一片明净，就会体认到圣凡的差别，在生命的原动力上，应化圣贤是乘愿现世，或顺或逆，不动本来，自己作得了主；凡夫是受业力牵缠，或升或沉，因境而异，自己作不得主。

现在我们来略释「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所包含的意义。观世音菩萨在唐代又称观音菩萨，那是避唐太宗李世民的名讳所产生的称呼，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忌讳，可随各人的喜爱自由称念。这「观世音」三字，是要我们观世间一切音声，包括称他名号的音声，入于耳根圆通的法门。楞严经说：

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世间的音声，有动相，有静相，我们的动相是由外境六尘所引发，所感为妄心；静相是粗妄想销落后所现的清静境，仍旧执著在一个清静的境界里，还是妄心，不是真心。妄心背觉合尘，被境所转，真心不被物转而能转物。但是，真心要在一念无杂、精进不已、动静二相自然廓清后才会出现，那时放光动地，无我无人，也可称为「心空及第归。」

我们不可说观世音菩萨修耳根圆通，就光在耳朵上大作文章。耳朵的根就是心，没有心，耳朵发生不了作用。当我们心不在焉的时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耳朵是浮尘根，神经系统是胜义根，而真正的老板是心。譬如放风筝，风筝是浮尘根，线是胜义根，拉线的这个人就是主人。主人

叫它动就动，远就远，一切操之在我，这点非常重要。

因此，观世音这个「观」，不是用耳闻，而是用心观，用清净心来观。所谓「一根反源，六用解脱。」就是这个道理。六根解脱了，也不是六根清净，而是心清净。心中清净了，眼耳鼻舌身意自然清净。不是舍本逐末，光执著在修眼、修耳上做工夫。

再说「观自在」。心经开头就说：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观世音与观自在，说他是一个人可以，说他是两个人也可以。大凡菩萨观世间一切法都是自在的，能够自然而然的拔苦与乐，使人离苦得乐。如果你观不自在，就不能拔苦与乐。譬如你帮助别人一大笔钱，解决了一桩困难，后来懊悔帮这个忙，这一下就不自在、不对劲了。

观世音与观自在

所以，观自在首先要你观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而在这上面得到自在，没有挂碍，无所求，无所求，不取不舍，然后才能真正得到解脱，福慧增上。如果你帮助别人，抱著将来得到回报的心理，就无法自在。助人为快乐之本，永远需要别人帮助就痛苦了。要靠领救济金过活，就更痛苦了。观自在的重点在一「观」字，用的是眼根；观世音的重点在一「音」字，用的是耳根。就范围来说，观世音专指观世音菩萨，而观自在可包括所有的菩萨，因为所有的菩萨都自在的，当然也包括观世音菩萨在内。

另外，还有一个「观世自在」菩萨，是密宗莲花部的部主，就是如来成佛观察十缘生句，而得到普眼的莲花，这个今天不作深入讨论。又有一位「观自在王」如来，在密宗是阿弥陀佛的本名，阿弥陀佛是观自在王的德号。密宗又称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化身。但在显教，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的弟子，与大势至菩萨胁侍两旁，「观经」里说到两位菩萨的功德是一样的。

观世音菩萨头上是个化佛，大势至菩萨头上是个宝瓶。大势至菩萨同我们阎浮提众生也是因缘深厚，在净土念佛法门中，关系极为重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这是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的方法。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珍贵。

「悲华经」里说到，阿弥陀佛涅槃之后，观世音菩萨将在西方极乐世界成佛，佛号为「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似乎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不是同一个人。又据「观音三昧经」里释迦牟尼佛说，观世音菩萨在他以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则观音菩萨实是古佛。当时释迦佛是在正法明如来法运下作苦行弟子，现在则观音菩萨又以释迦佛的弟子示现，这在佛法里来说，仍是平等的。

经论里记载，从前有一辟支佛的弟子，生性憨直，师徒两人，幽居岩壑，生活单调而清苦。一天外出，弟子打著伞，背著行囊，侍奉师父行脚，心念罗汉自度，太过自私，愿行菩萨道广度众生。其师突命弟子前行，自己来代替打伞背行囊随行。走了一阵路，弟子过意不去，想想师父年纪已大，不忍遽去，他的师父又开腔了，徒弟啊，还是你来打伞背包裹吧！弟子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师父说，原来你发心作菩萨，我应该替你打伞；现在你退心了，仍想作小乘罗汉，你当然应该站到后面去。

但是，观音菩萨与释迦佛互为弟子，这是度生方便，慈悲愿力不可思议，属于非常的示现，并无碍于他们所成就的境界。

男身或女身的问题

佛菩萨并无男女之分，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能说他一定是男身，或一定是女身。唐宋以前，观音菩萨像都是男身老比丘相，现在五台山雕塑的观音圣像还是男身。根据胡石麟所写的「笔丛」和宋代王世贞的「观音本纪」，都讲一向不知道观音菩萨是女的。元代的法师在画观音像时才有画成女身的。当然，画成「面然大士」也可以。面然大士是瑜伽施食法门中鬼王的代表，也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观音菩萨可以变为鬼王，当然也可以变女人，以及其他的形象，执著观音菩萨为女身的想法，这就错了。

六祖坛经说：「慈悲是观音，喜舍是势至。」这是表德的说法。如果你心中真的大慈大悲，那你就是观世音菩萨。如果你经常充满喜悦，时时不吝布施，那你就是大势至菩萨。我们也看到有些寺院供的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像，那表示菩萨有无穷无尽的方便和功能。我们每人有一双手和两只眼睛，如果这些手眼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集中起来，大家同心同德，力量就大。观音菩萨是一身具足千手千眼，所以威德就不可思议了。

观音菩萨的形态，有六观音、七观音、八观自在、十五尊等种种区别，数目逐渐增加，遂成三十二种应化身，应种种机缘，随时间与处所不同，说种种法，救护各类众生。六观音普通所称与经论不同，智者大师根据经论所列为：（一）大悲观音（破地狱三障）、（二）大慈观音（破饿鬼三障）、（三）师子无畏观音（破畜生三障）、（四）大光普照观音（破修罗三障）、（五）天人丈夫观音（破人道三障）、（六）大梵深远观音（破天道三障）。密宗（东密）所称六观音为圣观音、千手千眼观音、马头观音、十一面观音、如意轮观音和准胝观音。古德有首显密互融的颂说：「大悲千地狱，大慈正（圣观音）饿鬼，师子马形畜，大光面修罗，天人准胝人，大梵如意天。」尤为简洁详明。

三观、三智与三境

平常我们所见到的观音圣像，如杨柳观音（又称药王观音，右手执杨枝）、龙头观音（乘坐龙头上）、持经观音（乃声闻观音，手持经卷）、圆光观音（背上有火焰光明，端坐岩石上）、游戏观音（坐于云上，左膝直立，右手支持身躯）、白衣观音（著白衣，跏趺坐于白莲花上）、莲卧观音（坐莲华叶上双手合掌）、泷见观音（坐于岩上观瀑）、施药观音（坐于水旁岩石上，右手撑颊部，左手叉腰，凝视莲华）、鱼篮观音、水月观音、一叶观音、青颈观音、威德观音、琉璃观音（高王观音）、持莲观音、洒水观音等，都在三十二观音应化身内，其中白衣、青颈、阿耨、阿摩提、多罗尊等不是在印度变化的观音，大概是在我国唐朝以后民间的信仰，但国人最具亲切感的，一为马郎妇观音（事出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于陕西金沙滩），一为蛤蜊观音（开元年间，唐文宗尝食蛤蜊，剖而不开，及开，见蛤蜊内有观音像，遂不复食。），一为高王观音（北魏太平年间，定州勇士孙权德诵经免难。）其神异均不可思议。

观音菩萨常住的圣地，在印度南方海滨的补陀洛伽山，又名光明山，小白华山。我国浙江省定海县舟山群岛的普陀山上，最高峰名补陀洛伽，以及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等，也是观音菩萨的应化道场。

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讲到「观」与「音」有几句话非常重要，现在特地提出来略作解释。先说「观」：「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我在法集中曾经讲过，真观就是诸法性空。清净观呢？是度生不住相。广大智慧观是中道。悲观及慈观是以上面三观来拔苦与乐。也可以说，真观是空，清净观是假，广大智慧观中，合起来是「空、假、中」三观。

次说音：「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能观的智，所观的境，境智一如，所做的事情也好，所发的声音也好，都妙，就是妙音。观世音呢？就是不变随缘，寻声救苦。梵音是真空清净无染的声音。海潮音有起有落，定时不差。胜彼世间音则指空有不二，互摄互入，为中道境，这是显教解释五个观，五个音，但不出于「三观」、「三智」与「三界」。

密教中的观音菩萨

密教中的千手观音，从大悲观音变化而来；圣观音从大慈观音变化而来，马头观音从师子无畏观音变化而来，十一面观音从大光普照观音变化而来，准胝观音从天人丈夫观音变化而来，如意轮观音从大梵深远观音变化而来，可见显密原无二致。密教以修身、口、意三密相应而得当生证到佛果的，但藏密与东密在修持「身密」部份稍有出入，这因唐代文成公主下嫁西藏弄赞甘普王，侍从有儒士及道士，这些由道士们传去的中国道家修炼方法，与藏地原始宗教的修持法以及由印度传入的密宗修身法汇合而成了他们特有的修身方法。

修气、修脉、修明点，为密宗调身方便，对变化气质，收效甚大。气有上行气、中行气、下行气的分别，脉有中脉、左脉、右脉的区分，密宗的学者们说：「气不入中脉，而得证菩提者，绝无是处。」脉又与轮并提，有梵穴轮、顶轮、眉间轮、喉轮、心轮、脐轮、海底轮、统称三脉七轮。有声有色，这「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实际就是七轮中的音声。密尚持咒，口密就是声密。这「唵」、「啊」、「吽」三字，即是梵文声母的总纲，唵字又是宇宙原始生命能量的根本音，阿字是宇宙开辟万有生命生发的根本音，吽字是万有生命潜藏生发的根本音，以这三个字发音组成一个咒，便是普贤如来的根本咒，普贤如来的意译是妙密。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便概括了唵字与吽字的咒身，其中「嘛、呢、叭、咪」四字之音，都是阿部音的变化妙用。

总之，观音法门，博大精深，浩瀚无边，我们修学观音法门，就是要学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普度慈航，如果你们以求观音菩萨的恳切心情，来要求自己，你自己就是观音菩萨，就能家庭和睦，妻贤子孝，国泰民安，众生乐利，祝福大家都成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

今天的时间已到，等一下大家还要念诵观音圣号，我们先来齐唱观音菩萨偈赞以为本次讲演作结：

观音菩萨妙难酬	清净庄严累劫修
赫赫红莲安足下	弯弯秋月锁眉头
瓶中甘露常遍洒	手内杨枝不计秋
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常作度人舟

南无普陀山净琉璃世界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七十二年十月廿二日讲于台北东西精华协会中国总会禅学中心)

南懷瑾論觀世音菩薩

南怀瑾论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

南怀瑾先生 讲述

（南怀瑾教授早年曾应邀随中日文化访问团赴日，作为时一周的讲学，并为日本新建那智山妙正寺观音菩萨落成开光，南教授在开光典礼上，曾就「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向日本各界人士作专题讲演，对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世精神，阐扬深邃。）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与他的慈悲威德，深入亚洲人心目中，约有三千年的悠久历史。他慈悲为怀的精神，与中华民族素以仁义存心的教化相融会，已成为家喻户晓，男女老幼无所不知的人生守则；以慈悲的心肠而济世利物，以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的怀抱救苦救难，因此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中心思想，已有一五〇〇年的历史。而远在一三〇〇年前左右，正当中国唐代初期，观世音菩萨的精神与教化，同时随著中国佛教文化而传播到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各地，至今已达千余年之久，所以他又是东方文化精神的座标。但是他们的历史渊源，还不止于此；远在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尚未创建佛教，及正当他创立佛教的阶段，观世音菩萨的教化精神，在印度固有宗教的婆罗门教中，已经存有典范。所以佛教的大乘经典中，释迦牟尼佛指出他在远古以前早已成佛，他的原始名号，称为「正法明如来」。他与中国唐代中叶传入日本的佛教密宗的毗卢遮那佛（大日如来），几乎具有相等的悠久历史。他又是密宗莲花部的本尊，例如：马首明王、准提佛母、四臂观音、千手千眼大悲观世音等等，都是他二而一，一而二的分身现象。由此看来，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教化的精神，不但在人类历史上，早已成为亚洲文化的中坚信仰，同时也可以说是人类文化多方面的光荣。因为东方文化的慈悲与仁义，与西方文化的博爱，虽然只有在名辞的涵义与解释的内容上，意义略有深浅的差别，但是，在为指出人性本有善良而光明的一面，并无太大的差异；这与观世音菩萨化身千亿的意义，正好相互吻合。

现在我们简略扼要的举出观世音菩萨「慈悲济世的精神，应化利物的形式，智慧解脱的开发，名号具有的含义」四个要点，稍加说明：

慈悲济世的精神：在中国大乘的佛教思想里，慈悲二个字，虽然构成为一个名辞，但有两种不同的含义。所谓「慈」：是具有父性的慈爱，它在济世、救人、利物的范围中，含有庄严肃穆的意义；譬如夏天的太阳，它有利于世人与万物，但有时候也会使你望之生畏。所谓「悲」：是具有母性的慈爱，它有一味的含容抚育万物而不辞其劳的作用。这种母性慈爱的悲心，却往往被人误解为「妇人之仁」，好像没有太大的价值；然而人们如果能够彻底扩充所谓「妇人之仁」的悲心，也就是发挥了人类母爱的伟大。我们只要仔细观察世界上每个大宗教，它的最崇高的象征，往往都是以母性来作为代表，便可知道宗教文化的真正精神所在了。所以观世音菩萨在东方的宗教中，他始终以女性的化身出现，也就是这个道理。事实上，女性在人类中，固然付出了无比崇高的母爱，同时所遭遇到人生的痛苦与灾难，也比男性更多、更大，这是我们有志为人类文化和平而努力的人们，所应该具有更深切的认识与了解；这也就是东方佛教，观世音菩萨的圣像，经常以女性的化身而站在茫茫苦海中而救人利物的深长意义。此外，我们更要了解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救世利物的精神，是

无条件的绝对的慈爱。因此佛学中解释「慈」与「悲」，是说它为「无缘之慈」、「同体之悲」。所谓「无缘慈」，就是无条件、无要求的慈爱。所谓「同体悲」，就是无时间、无空间的阻碍，悲爱一切人类众生。中国儒家所谓：「民吾胞也」、「物吾与也」，也同是由这种观念而出发的。

应化利物的形式：根据佛教大乘经典，如法华经、华严经等等的记载，观世音菩萨为了达到慈悲救世的愿望，他能够以种种不同的化身而应化利物；法华经中的普门品，就说他：「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他能够以比丘、宰官、居士、男女等各种身形而显世应化。我们如果仅以普通观念来看，这种说法，好像完全属于宗教性的神秘主义，事实上，世间多少不同身份的人，都抱有一番「悲天悯人」思想，甚之，真能做到「悲天悯人」的事业，不过各以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身份，为人类和平而努力。例如我们当年的决策——「以德报怨」，与贵国上下明智之士祈求和平的动机，以及现在中日两国朝野人士对于今天建寺的用心，也正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千百万亿的慈悲精神的一种榜样。

智慧解脱的开发：远在一五〇〇年前左右，自从佛教大乘思想在中国生根，而与中国文化中儒、道两家思想合流以来，观世音菩萨藉著另一化身名号为「观自在菩萨」的智慧，阐发人性智慧升华的文化思想，不但普遍深入东亚各国，提高了东方人对形而上的了解深度，与发挥人性至善的解脱境界；同时，他的浓缩成为一卷数百字的经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已经成为东方人千余年来人生哲学的圭臬。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名言，使东方人能超越于物性的追求与享受，而进入精神世界的升华领域，的确具有人类文化思想上的另一面伟大而崇高的价值。

名号具有的含义：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上与人生最密切，而首先接触到的，便是声色的关系。所谓声色，也便是物理世界中的光色与音声，与人生生命中所有的光色与音声，与人生生命中所有的色相与呼号。我们从外表上，看到各种形形色色所构成的这个世界，以及世上许多自然音声的美妙，便会使人感觉到人世的优美，而产生了许许多文学与艺术的意识，给予歌颂与赞叹。但是透过这些外表，深入观察，我们便可了解这个世界到处充满著忧悲苦恼，啼饥号寒，以及求生不得，祈死不能的痛苦呼号。例如本世纪的人们，因为文化学术思想上的偏差，导致目前中国的情形，使我们同胞，陷入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甚之，它的流毒蔓延，还在不断的浸透到整个亚洲地区，使多少人流离失所，多少人生死两难，而呼号求救！观世音菩萨是观察世界上苦难的呼声，而来「循声救苦」，这是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大无畏精神与作为的境界。由此可知，观世音菩萨名号的含义，和内涵的慈悲精神，正是我们急需效法的宗旨。

而且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到了二十世纪的今天，自然科学的日新月异，促进物质文明的快速发展，它给予人类世界许多物质生活上的便利，与肉体生理上新奇舒适的享受。相反的，生存在今天世界的人们，他所遭遇到精神与心灵上的压力与痛苦，并没有因为自然科学的发达而得到平安；因此，东方人文文化的精义，与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精神，也正是救时的良药。

我们今天不远千里而来到贵国，参加观世音菩萨与关公、徐福圣像的开光典礼，深为欣喜贵国朝野各界与我华侨同胞们为中华文化儒、佛、道三家的典范而树立规模。今后更希望中日两国，能够共同携手，发扬东方文化的精神，以补救今天世界人类文化的不足，这便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愿望的宗旨，也是我们共同祈求的目标。

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

南怀瑾先生 讲述

十方 记辑

观音自在 世间普闻

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尤其观音菩萨的慈悲威德，只要是中国人，或者韩国、日本、南洋等等国家地区，乃至隔山越海的西方世界，都或闻或颂，少有不知其圣号者。

我说西方世界的人类也知有观世音菩萨，或许大家会有奇怪之感。譬如，前年有位委内瑞拉来此留学的同学，懂得许多他们民族祖先所传下来的咒语，我们教他念四臂观音的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叭咪吽」，他听后一念，大为吃惊，自言自语道：「唷！这个是我们老祖宗几千年前所教所传的嘛！」他说：「我们那个民族素来就念这个咒子。」我问他：「那么你们祖宗讲这个咒子怎么来的？」他说：「在最早最古老的时候，一个了不起的圣人传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子子孙孙，代代都知道。」由此可证明我们中国人所信仰的观世音菩萨，确是久远劫来，尽虚空，遍法界，以千百亿化身在各个世界广度众生，利乐有情。

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在中国佛教里有两种翻译，旧译为「观世音」。后来到了唐朝，由于中国文化习惯从简，便改称「观音」，少了一个「世」字。当然这也是为了避讳唐朝创业皇帝李世民的名字；尔后乃习以为常，但亦有仍称「观世音菩萨」者，不一而足。

另一种译名叫「观自在」，是中国最伟大的第二位留学生玄奘法师所翻。第一位比他早到印度取经的中国僧人为晋朝的法显法师。玄奘法师个人认为原先许多位菩萨的译名，包括观世音菩萨，并不合宜，因此别译。

事实上，观世音菩萨和观自在菩萨，两者是同一慈尊，皆可称呼，旧译观世音并无差错，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依修音声法门而成道的，即是楞严经所说的「耳根圆通」，藉著倾听万法之声，得证菩提。因此，就其本身修行的因地上说，观世音菩萨的称谓没有错误。而由此法修证成功的行者，能澈万法根源，看透所有存在的本来面目，十方世界自由来往，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无不自在，故称观自在。以现代观念来讲，即是真正得到解脱，获得自由自在的人，这是很不容易的。

平常我们说自由自在，那是放在很小的范围、很浅的层次上说，真正的自由自在，对我们人类而言，几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人便脱不开时间的限制，一生下来，随著年龄的增长会老，老了会病，病了会死，对于自己根本无法作主，可说是很不自在，何况其他。只有得了道的人，才能解脱生老病死的困囿，为宇宙万法之主，超越任何时空，永恒存在于十方三世，达到真正「观自在」的境地。

化身周遍十方

同时，我们要了解，观自在、观世音虽然同体异名，但却可有百千亿化身，不可数，不可说。本师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人类的娑婆世界，在三界之中，只属于欲界的一小部分。凡人皆有欲，因欲而生，轮转不息。欲界上方为色界，色界的低层生命，已非男女如我们欲界的众生，从两性欲念的行为而生，而且生命的存在，比我们长久的多，何况色界的中上层次。色界最高的这一层天，叫有顶天，拿现在天文学观点来比方，应属离开我们这个银河系统很远很远的另一个银河系统所

在。有顶天的天主，名「大自在天」，依经论有两种说法，一说他名大自在天是十地菩萨化生，另一说则认为即是观世音菩萨化生。

大自在天天主，全身衣著纯白，头戴白色的天王盔铠。因此，不论显教密教的大自在天绘像，皆现非常纯洁的白衣身。依此之故，我们这个世界的观音塑像画像，也有著全身白衣者，称为「白衣观音」，若有所求，非常灵验。有时我跟天主教、基督教的朋友学生聊天，其中有神父，也有修女，我说那个圣母玛利亚，一身白衣，纯净无染，你们好好拜，好好祈祷，他们一听也便有所会通了。白衣观音，同时也是大自在天天主。

再说，观音菩萨成佛有多久呢？佛教中，我们大家都晓得的几位赫赫有名的佛菩萨，阿弥陀佛、药师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等等，他们的圣号和事迹，皆是由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所亲口介绍出来。而其中许多位都在久远劫、无量劫以前，比释迦牟尼佛还早，便已成佛。现在随顺应化再来，辅佐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五浊恶世弘扬佛教，济度众生。这是他们无穷的慈心悲愿与平等谦虚的修养。

比如，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是七佛之师。过去庄严劫后期的三尊佛，与这一劫（贤圣劫）到释迦牟尼佛为止四尊佛，都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弟子，乃至未来弥勒佛等九百九十六尊佛亦复如是。释迦牟尼佛在此世界成佛度众，文殊师利以老师之尊，化身来当他身旁的助理大教授，这依佛教诸法平等、圆融无碍的道理而言，是极其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同时也显示了佛法教人去「我执」，达于「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的可贵性。

至于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介绍他的历史，在久远劫前，早已成佛，佛号为「正法明如来」。这位古佛愿力宏深，不可思议，有千百亿化身，周遍十方，竖穷三际，于任何危急的劫难中救度一切有情。因此，有时我们塑造观世音菩萨圣像，成千手千眼，执持各式各样的庄严法宝，即是代表了正法明如来无穷无尽的秘密藏。并且佛教密宗里也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法门的修法。

何只百千手眼

再说，观世音菩萨就只有这么一千只手、一千只眼吗？不是的。他每一只手掌心中一只眼，每一只眼中又有一只手，这只手中又现出另一只眼，如此类推，可达无尽之数，难以想像。一般信众尽管外表虔诚恭敬、顶礼膜拜，内心是否真正信得过，恐怕还是个问题。大家一到寺庙中的大殿，看到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庄严宝相，就会很自然的跪下来求这求那，什么升官、发财、长寿、健康、妻、财、子、禄等等，无所不祷，无所不愿；假使当时观世音菩萨真以此「德相」，现身站立在你前面，你不吓住才怪！

那么，这位观世音菩萨，真的是具足千手千眼吗？—真的，一点不假。我们习以为常的人类生命形式，只限于我们自身这个世界，双手双脚一个头，生下来全身光溜溜的，老实说并没有什么好看。其他外太空星球上的生命，截至目前为止，就历史所知，还未见识过。譬如色界中人，便没有这个肉体的形像，纯是一团光而已，如果现出肉体形像，那是华丽脱俗，美妙得很，非我们娑婆凡夫所能想像。色界之上为无色界，生命的形式，连个影子都没有，其奥妙之处，更非在我们常人的认知范围之内。

佛教中，每位大菩萨的形像，都象征著某种深刻的意义。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的造型又代表什

么呢？千只眼睛代表透澈一切万法的智慧。人如没有眼睛，见不到光明，什么都不能看，难以辨识事物，安顿生活，那很痛苦，很不幸的。而一千只手，则代表种种济生利众的方便，也是智慧的一种行为表现。所谓方便，并不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人家的东西我也可以随手拿来使用，不必去买，那很方便。如果当做这样解，那就不够水准，太不懂事了。

「方便」二字为佛学专有名词，意即一切妥善成就事物的方法。观世音菩萨的千手，意味著他有许许多多、各式各样高明的方法，来教化众生，令其解脱三界轮回之苦，得证无上菩提道果。

此外，西藏密宗有绿度母、白度母、红度母等等二十一尊度母的修行法门，你要求财得子、增福延寿，乃至悟道成佛，都有对机之法可供你修习。这二十一尊度母皆非男女相，我们在学此佛的同学，也有人学过这一类密教的法，红度母就叫红观音，白度母就叫白观音，绿度母就叫绿观音，名目不一，但其中这些度母的灵验是非比寻常的，都同样是正法明如来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济公独擅六字大明咒

又如在中国，从唐代开始，广为民间信仰的四臂观音、六臂观音，也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四臂观音的本咒，我们晓得是刚才念过的「唵嘛呢叭咪吽」。大家所熟知济公传里面的济公和尚，一辈子都是念这个咒。小说传记上描写济公每一遇到妖魔鬼怪，便脑后一拍，念一句「唵嘛呢叭咪吽」，赫赫光便出现了，降魔伏怪，无往不利。

济公传的作者并不是凭空捏造，随便乱写的，何以不拍前脑或者头顶，偏偏非拍后脑不可，其中大有文章。我们念佛求生西方，最快的一条路子，就是从后脑顶上这里走的。我们人的后脑这一部份，真的修行悟道，那可已经不得了啦，霞光万道，上下感通，和十方诸佛菩萨的无限光明便接近了。所以，济公传虽是一部传奇小说，包含著许多文人创造性的想像，但它的作者确是一个学佛修道的大行家。像这一些话，千古以来人家不肯讲的，后脑顶上这里有一条路直通西方极乐世界，极为便捷，是个大奥秘，我今天就公开和大家讲了，至于你们大家是否找得到路头，那就看你们的智慧和精进与否了。

再说，我们常见密宗的准提佛母，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同体异名，他的全称是七俱胝大佛母准提菩萨。何以称「七俱胝大佛母」呢？俱胝是个比亿、京、兆、赫还要广大的计数单位，意即有七俱胝那么多不可数劫数的佛，皆因修此准提法而成就。所谓佛母的「母」，并非一定代表女性，而是说明一切佛果都由此而生。

准提佛母现双脚、三只眼、十八只手。何以现十八只手呢？它象征般若的十八空。大般若经讲空，由「空」、「空空」、「空空亦空」一路空到底有十八空，这是提示一切众生，学佛最后非依智慧成就不可。而其中双手结印相柱成轮，更意味著学佛的终极在福德圆满与智慧圆满。

所以，观世音菩萨不但遍满十方世界，永恒存在过去现在未来一切劫数，而且还以其大慈大悲、不可思议的行愿，永不休止地在为所有轮回中的苦恼众生，救苦救难，无一缺漏。他可以说是整个宇宙间最大的忙人，寻声救苦，任何生命呼唤他，他必随缘赴感，有求必应。他除了在此阎浮提世界帮助释迦牟尼佛宏扬佛法外，同时也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主的辅弼，我们修净土法门，念佛求生西方，同他的因缘关系也是非常的大。阿弥陀佛，意即无量光、无量寿、光寿无量、威德无量，当他未来在西方净土涅槃后，观世音菩萨便将接此法王之位，再次成就无上佛果。

我们谈观世音菩萨的种种德行、种种因缘，那真是千言万语说不尽，一支秃笔难尽描。在中国有佛教四大圣地、五大名山。山西五台山是文殊菩萨的道场，西藏密宗黄教的教主宗喀巴大师，一生所修为文殊菩萨的法门，西藏人认为他就是文殊菩萨的化身，虽然早已涅槃，但认为他目前仍在五台山。另外，四川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九华山是地藏王菩萨的道场。而浙江舟山群岛的普陀山则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因为地处浙江东南海滨，故中国人又习惯称观世音菩萨为「南海观世音」。

佛在心中莫远求

现在，我们已大致说明了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与应化的奇特，至于这位大菩萨的性别是男是女？又是个问题。历来很多人对此做过不少研究，而平常一般学佛的人也常问，到底答案为何？其实，我们中国佛教徒一般所供奉的观音菩萨像，虽是女身；但依佛法的道理，一切诸佛菩萨成就菩提时，皆是非男女之相，此非男非女之相，并非平常医学观念中的阴阳人，而是超越男女相的限制，不执著于任何一边，可做完全自由的变现，亦即是「即男即女」，随缘示现，应化无穷。诸位若从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两句话，「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便可体会出这个「非男女相」的道理。

所以，这两句话我们学佛的人千万记住。一切佛菩萨不离人间，不离六道轮回的任何一道。观世音菩萨的踪迹，你不一定要到寺庙中求，不一定要到南海去找，说不定你在街上遇到一个最穷苦、最可怜的人，那个就是，只是你有眼无珠，不认识而已；如果此时你行一些慈悲，做一点布施，那便得大利益了。或者一个你看了最不顺眼、最讨厌的人，也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甚至可以说每个人家中都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或许是你太太，或许是你先生，或许是你爸爸，或许是你妈妈。

有人学显学密，东拉西扯，最后念观音圣号，往往烦恼一来，或者遇到危难，便念道：「我的妈！」这个没错，本来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的妈妈嘛！我们的妈妈也就是观世音菩萨（本省也有人称观音菩萨为「观音妈」）。世上没有比母爱更伟大的了，学佛能依此精神而修，那是很容易上路的。也因此，观世音菩萨现女身的场合，非常之多，以母爱的光辉来照应我们。

在中国历代所流传观音菩萨的画像，有男性留胡子的，有出家现和尚相的，有道士身的，乃至现为百兽飞禽，各式各样，种类非常之多。而大部份在三国以后，魏晋南北朝之间，已多画作女身的模样，面庞和姿态都非常华贵漂亮，但不失庄严稳重的气质。目前有些街上的观音瓷像，又搽口红，又涂脂粉，总觉得不大对劲。当然菩萨是以种种璎珞珠宝庄严其身的，加以口红脂粉并无不可，然而基本上慈悲喜舍的神圣感，应是不可或缺的。

由于观音菩萨是这么慈悲，这么不辞辛劳地在我们人间济物利生，因此清代有位女诗人金云门女士写了两句名诗「神仙堕落为名士，菩萨慈悲念女身。」一方面描写她自己的丈夫，同时也影射天下文人；一方面感念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特别与所有世间女性有缘的愿心。观世音菩萨非常同情这个世界女性们的苦恼，女人家的问题太多太多了，往往欲诉无处，上不敢对父母亲言明，下难以向儿女启齿，如果再碰上一个不懂体贴，不知怜香惜玉的丈夫，那也只有默默叹息，无语问苍天了。此时观世音菩萨正是这些女性们在精神上最后唯一的凭借与依持。金云门女士这首切身体验有感而发的诗句，在我看来是所有赞颂观音菩萨文词中最动人细腻的一首。

蔡襄与洛阳桥的故事

观音菩萨在这个世界上常现女身，以慈母的德性与形像，抚慰一切有情种种的苦痛。我们若能深切了解世上一切妇女们作为一个女人的甘与苦，那么也便差不多能体会得这个世界种种不同的生活滋味了。

在中国观音菩萨示现化身救世的例子和传闻，实在太多太多了，几乎家家户户都受到他的感应德泽，不胜枚举。宋代在福建出了一位有名的状元叫蔡襄，不但学问好，道德也高，为官清正，连当朝皇帝都敬畏他。一度他被外放，回到故乡福建做地方官（泉州知府），感到晋江县东面洛阳江两岸的民众渡河不便，经常有人丧身失命，发愿修筑一条跨海大桥，（桥名万安，长两里，比关渡大桥要长）这就是后来民间习称的洛阳桥。像这样的一项钜大工程，在当时做起来，确非容易，因为全靠人工来克服大自然的困难。

并且，光是这项工程的修造费用便极为可观，在筹措上煞费周章。然而蔡襄的因缘和观音菩萨很深，他的愿心感动了观音菩萨，化身成为一个手提鱼篮、容貌姣好的女孩，别人问她那里来？她说她很可怜，从小没爹没娘，许多男人看她单身无依，又长得那么漂亮，都想娶她为妻。于是她对那些求婚者说，你们都丢钱来，谁丢得多就嫁给谁。其实这是观音菩萨的度生方便，同时替蔡状元化缘修建洛阳桥。

蔡状元的故事在福建和台湾流传得很普遍，鱼篮观音的典故也因此不胫而走。同时在洛阳桥要下桥桩的时候，据说道家的吕纯阳祖师，也化成一个叫夏德海的人，毛遂自荐替蔡状元送信给海龙王，请海龙王在下桩奠基的关键时刻，退潮三尺，方便工程进行。这一类的感应，不管观音菩萨示现也好，吕纯阳祖师帮忙也好，皆因蔡襄「与人造福」的慈善心地而来。我们一般念佛吃斋的修行人，只要你真正心地善良，时常乐于助人，又何愁在遭遇困难危急之时，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不从中化解，助你一臂之力呢？

以上我们已经约略谈了观音菩萨的来历和事迹，接着说说观音菩萨的修行法门，作为各位修持的参考。首先讲一个二十几年来我经常告诉学佛朋友的真实故事，说明修学一切佛法的基本所在。

诚心持念的老婆婆

故事发生于西康到西藏边境，一个荒芜偏僻、人迹罕至的地方，那里住著一个老太太，丈夫儿子都过世了，独居一间简陋的小茅蓬，没得米面可吃，只以糌粑为食。糌粑是西藏一带的一种青果植物，形像橄榄，吃不习惯很难下口。这位老太太由于自己一生不幸的际遇，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有人教她时常忏悔，平时多念念观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结果她将「嗡嘛呢叭咪吽」的咒音，念成「嗡嘛呢叭咪牛」，一字之差，虔诚专一持诵了三十七年。

有一天，一位西藏喇嘛经过此地，要往四川去。所谓喇嘛，不一定是活佛，活佛也不一定是喇嘛。喇嘛是西藏话，根据后期梵文翻译而来，意即法师、大师、和尚之谓。而我们平常所称之「仁波切」，同样不一定是活佛，仁波切是通称之名，意思是「人中之宝」「法中之宝」。那么如何才是活佛呢？凡是受过历代皇帝「呼图克图」的封号的，称为活佛，比如巴思发大宝法王、贡噶活佛、达赖、班禅、章嘉等等皆是。

这个路过的喇嘛，是个相当有成就的修行人，当他于荒山雪地之中，老远看到一间其貌不扬的

小茅蓬，四周大放光明。不得了，他想此次自己一路行来，经过那么多地方，没有看到一个真修行的，看样子这茅蓬中必定住著得了道的高人。于是便临时转向，不辞偏离原来路线，下山去找这个茅蓬，想参访它的主人。

等到来到茅蓬，一见这个老太婆，看来不是得道之相，只是平淡无奇的一个普通人而已，心里非常纳闷，便问：「老太太，你在这里多久了？」老太婆回说：「很久了。请问师父您从哪里来啊？」喇嘛回说西藏，老太婆一听赶快跪下来拜。康藏一带人对出家人非常恭敬，尤其妇女们更有将头发散铺地上供养高僧踏过，以为尊重赞叹的习惯。

这个喇嘛又问：「你一个人孤零零在此，很可怜啊！」老太婆说：「不会不会，我自己在此学佛修行，很好。」喇嘛便问：「那你修什么呢？」老太婆说：「我只是念一句『唵嘛呢叭咪牛』而已。」

这个喇嘛一听，哎呀一声说：「老太太，你什么都对，就错念了一个字。」于是便当场纠正了她的发音，由「牛」改为「吽」。老太婆这一下听了，心中不免十分懊悔，说：「哎！我三十年的功夫白修了，还好现在遇著您告诉了我，不然岂不一路错到底吗？」于是她便如法改念，重新起修。

喇嘛坐了一下，便告辞上路，继续未完的行程。又上了山路，走了一段时间，回头再看茅蓬所在，竟不见先前的赫赫光明，很感惊讶，一想：「是我错了，我害了她。」赶紧再掉头回到茅蓬，告诉老太婆说：「我刚才教你念唵叭呢叭咪『吽』是玩笑话。」老太婆说：「哎，师父为何要骗我呢？」喇嘛说：「我只是试试你诚不诚心而已，而你真的毫不怀疑，照我的话做，非常可贵。其实你原先所念的咒音全对，一点不差，以后就照原先的念好了。」老太婆听了，心中豁然开朗，十分高兴，赶快跪下来拜，说：「还好，谢天谢地，我三十年的功夫不是白做了。」如此便再唵嘛呢叭咪「牛」，继续「牛」下去了。

喇嘛重新回到山上，再一次望向茅蓬来处，先前的赫赫光明，依旧灿然升发，映澈一片晶光闪闪的荒山雪地。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故事，意义太深长了，其道理显而易见，学佛贵在真信与诚敬，一切唯心所造。如果有人修法，一时不察，有所缺失，只要你一心诚恳，专一不疑，决定不会白修的，必有大功德在。反之，平常恍恍惚惚，有一搭没一搭的，边念佛，边求佛，供了三根香蕉，还要带回去给儿子孙子吃，就想能够阖家平安，健康长寿；刚烧了十几块钱的纸，就想发大财，中爱国奖券。然后还怀疑佛菩萨的法力是否灵光？是否会帮助我？见不著感应时，更又埋怨菩萨偏心；为何别人有，我就没有！？抱著这样的方式与心态去学佛，当然很难有所成就的。

从闻思修来学习佛法

大家都知道，在佛教中深入民间普遍流传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摘录自经中之王的「法华经」；而楞严经和华严经里头，也都载有观音菩萨修行的方法。其中楞严经的观音修法究竟如何？许多人都马马虎虎，随便翻过，不大留意。现在特地抽印出来给大家参考，一起研读一下。首先看看经文：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

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这一段经文，是观音菩萨在楞严会上、向本师释迦佛及与大众报告修行经过。他说他最初学佛的老师叫观世音佛，他就在观世音佛那里，发大乘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观世音佛教他「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从三个步骤「闻、思、修」来学习佛法。先听闻佛法，然后研究经典，思维其理，再依法奉行修持，如此才能顺利进入观音法门修持的功夫境界。

我们究竟依什么来学佛修道呢？还不是靠眼睛、耳朵、嘴巴以及脑子思想。但是一般人光靠脑子思想，往往摸不著边际，不太灵光；嘴巴更有缺点，只晓得吃，又爱骂人，挑拨是非；鼻子两个孔吸气又出气，出去又进来，很麻烦；眼睛但看前面，顾不著后边。只有耳朵功用能听上下十方一切音声，左右内外都不阻碍，最为圆满。譬如现在我讲话诸位听到，同时轻微的冷气机声也听到，有人咳嗽一下也听到，乃至外头车来车往的阵阵噪音都会在听觉范围之内，耳朵灵光得不得了，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修行工具，因此以耳根来反闻自身的念佛之声，实是一大奥妙。

并且，在中医上讲「耳通气海」，这点老年朋友和女性朋友要注意了。现代一些女孩子，年纪轻轻，什么毛病都有，头昏脑胀，肩酸腿软，往往是「气虚」之故。女人之患在「血多气弱」，男人之患在「气多血弱」，耳朵观想念佛声音，由于「耳通气海」，可使气机充实，健康长寿，却病延年。尤其老年人耳朵闷住了，听不见，正好念「佛」观「音」而修，慢慢的功夫上路了，必能恢复年青时敏锐的听觉。

入法性之流 心念空寂

以耳根听自己念佛声音的观音法门，不但有益身体健康，而且易于得止得定。当然修观音法门也可听外界大自然的各种音声，但还是以听自己的念佛声为最佳。不管打坐也好，不打坐也好，「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一字一字念得清清楚楚，不宜求快，最好是用金刚念诵法，一口气一口气地念（念咒亦同），气的长短与音调因个人身心状况和习惯而异，以轻松自然为原则，避免勉强搞得气急败坏。

一般人念佛都是粗浅地在喉咙间嘶叫，没有让气自然沉至喉咙以下，同时也将心沉下来。念佛如果心浮气躁，那就不对。那样念法，声在喉间，越念气就越粗越大，根本是吼不是念，名为念观世音，其实有如在骂观世音。真正念佛应充满了亲切诚恳的归属感，内敛含蓄，有如投靠在诸佛菩萨的怀抱里，或者将诸佛菩萨捧在心坎里。念时嘴门微张，嘴唇不动，只舌头动，牙齿轻动也可以，嘴鼻不要呼吸，气别窜出来，沉至丹田，一口气「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接下去，等到要转气时，嘴巴闭著，不要呼吸，让气自然充满胸肺，顺心沉淀下来。嘴里微声，心里在念，不管开口念闭口念，大声小声，躺著坐著，皆将注意力轻轻放在心窝子胸口处，不宜在脑子里念，否则容易睡不著。

如此，你边念，心中宁静安详，同时耳朵用心回转来听自己的念佛声「南-无-观-世-音-菩-萨」，一个字一个字听得清清楚楚。此时，如果中间有其他杂念妄想来，你不要管，不要担心。妄想再多都无所谓，它并未阻碍你念佛的正念。这有如蜡烛的光明和黑烟一样，佛号等于光明，妄想则是周遭的黑烟。黑烟尽管冒，只要佛号不停，即是光明不灭，二者彼此无碍。又如挖井，把泥巴

挖出来成一深坑是念佛，挖掘中途难免有些碎泥剥落是妄想，碎泥剥落，没有关系，主要在于不断挖掘，越挖越深，并自然成。

以上所谈的修持方式，便是观音法门的「初于闻中」，然后「入流亡所」，这样念久了，也许一日、或一月，乃至一年，也许两年三年，乃至八年十年，不知那一天，功夫深了，火候到了，突然「入流」，有如接上了宇宙能源的总开关，一下入到自己自性清净之流。你们有人做气功学长生不老，练到百脉顺畅，气机归元，也是一种「入流」。但佛经之「入流」为入法性之流，初步回归到法界本体。心念空灵，杂想没有了，佛号也没有了，什么念头皆不起，清清楚楚，有如楞住了一样，但非昏沉冥顽，而是清明通达，无客观之境，这是「亡所」的初步境界。

其实，我们修观音法门，闹市中的咖啡馆、音乐厅，是一种极佳的场所。到那里去，不要听音乐，只听声音，身心放下，听听听，无所谓曲调音色之美不美，或者歌声之断断续续，不要多久，人就「咚」地宁静下来。像我们年轻时，一些学佛朋友在一起用功，有时兴来说，嘿！大家修观音法门去。干什么呢？一看戏。戏园子里，台上「咚咚咚」锣鼓敲得紧，人影幢幢；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人声嘈杂，四面八方空气鼓荡。你一边自净其意。一边眼睛望著台上，以看非看，只是倾听，没一会儿，整个人顿时静谧下来，外界再怎么热闹吵杂，毫不妨碍，不觉周遭有任何人存在，舒服极了。

一真法界 寂然现前

此是观音法门之第一步，还得再进一步修去，更上层楼。既然能够修到「入流亡所」，心念清净，别无杂染。那么此时冷气机声还听得到吗？有人叫你吃饭还知道吗？——当然听见也知道，但不为所动。外界来来去去的声响，了然于心，但都与己毫无关系，绝不干扰，「所入既寂」，所听进来的音声皆是寂灭相，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然后便到了第三阶段「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何谓动静二相？我们现在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句圣号念出声音，或者光是心中起念，皆是动心，是名动相，尔后嘴不念，心也不念，没有声，没有观音之名，听到一个什么佛号都没有的境界，这是静相。你们有些人老想入山修行，真把你送到大霸尖山、太武山的深山里，一到夜晚你非吓死不可。一般人习惯尘世中各式各样的混杂声，一旦什么声音都听不到，天地一片沉寂时，难免惊怕惶恐，但是对于真正的修行人，这倒成了人生难得的一大享受。

「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念头动没有关系，不动也没有关系；外面打雷地震不算一回事，宇宙毁灭万籁死寂也不算一回事。动来知道动，静来知道静，一切明明了了，觉察无失，但心不动，不起念头，功夫至此，在修行道上已是相当可观，但仍须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如此再慢慢修持下去，清净到极点，寂静到极点，「闻所闻尽」，能够听动相、能够听静相的清清楚楚那个，也切断了空掉了。于此，常人无法想像，并非什么都听不见，而是什么都听见，但当下什么都空掉，即有即空。然而如此到家了没有？没有。还要「尽闻不住」，连这个空的境界，也不停留执著。如果留滞于此，耽溺空境，使成小乘罗汉，只想偷懒，不肯度生，不是大心菩萨。

再来，「觉所觉空，空觉极圆」，到此便算开悟了。空的极致，能觉悟的和所觉悟的都空了，空也没有，有空便差。悟是悟了，但并非悟空执空，有相和空相都了不可得，没有什么有不有、空

不空的问题。有也不有，空也不空，觉也不觉；也可说已经空了，已经觉了，悟见本来，极为圆满。

像这样可以说是「空所空灭」，空没有了，不空也没有了，泯绝一切相对的万法名相，统统归于清净，到达「生灭既灭，寂灭现前」的境地。所有我们一般凡夫，日常分分秒秒来来去去的妄想烦恼，宇宙万法生生灭灭的迁流现象，到此一概了结，真正「一真法界」寂灭的本来现前，一切法性清净，自性清净，不假功勋，自然如此。每一个众生都是佛，都是观世音，圆满自在，了无挂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于是便自然超出三界火宅的困囿，完全突破学佛修道的法执，证得宇宙十方三世、一念圆成，天地森罗万象，法法无碍。「获二殊胜」，得到两种不可思议的特殊能力与功德。我们学佛修道，一至于此，那就不须再论什么大澈大悟，功德圆满等等疑问了！

获两种殊胜与十四无畏

那么，所谓「获二殊胜」，究竟是那两种呢？「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此时真正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完全升起，同三世无量诸佛所具的大慈大悲之心相互吻合，并且澈澈底底体会到一切众生轮转六道，历种种遭遇，受无量诸苦，亟待救度解厄的需要。慈心以世谛来说，即是父母爱儿女，需要什么就给什么那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悲心则是孩子遇难，哭得很伤心，想妈妈、要妈妈给予母爱的抚慰与疼惜。

观音菩萨由于修耳根圆通法门，证到最极致的成就，得到此二种殊胜的慈心与悲心，因此他能如「法华经」上所言「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以三十二应化身，乃至无量千百亿化身，游行无量世界国土，救物利众，普济群生。而楞严经本处，在谈完耳根圆通的修法后，也说「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并且得到「十四种无畏功德」，能予一切众生无畏之施。所以每一个存在的生命，不管你学佛也好，未学佛也好，菩萨永远站在你的身边，永远活在你心里，解你的难，救你的苦，不必害怕。

至于这十四种无畏功德，经中原文颇长，暂不一一细举。现在直接来谈谈下一段观音菩萨修获耳根圆通，得证无上菩提道果，所成就的「四不思议无作妙德」。经文如下：

「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净宝目，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

志公禅师与十二面观音

首先我们说明这第一种「不思议无作妙德」，「无作妙德」是不假造作而本具的功能与德性，神通智慧一切现成无需他求。「一者，由我初获妙妙闻心，心精遗闻，见闻觉知不能分隔，成一圆融清净宝觉」。这一段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修持观音法门，开始就靠自己耳根反听自己念佛之

声，获得极微妙的心法，明心见性，达到「心精遗闻」的境界，心的功用精炼到极致，根本不胡思乱想，不需靠耳朵听声音，只有一个能听的本性，无依无著，清清净净，安然在此。因此「见闻觉知不能分隔」，你要看那里，便看到那里，无关眼睛开闭与否，山河墙壁不能阻碍，也不必借助什么望远镜、显微镜、卫星电视等等科学工具；你要听那里的声音，都听得到；要感觉什么事物，都感觉得到，身心全体融成一个。它的功能至眼能视，至耳能闻，至身能觉，至脑能思。见闻觉知四样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圆满无碍、无所不能、纯然自在的清静之心，「成一圆融清静宝觉」。一切都是这个具足一切可能性、无限宝贵的本然觉性在作用，「故我能现众多妙容，能说无边秘密神咒」，能示现千百亿不同形貌的化身，随缘宣说各式各样应机的秘密神咒，大悲咒、大明咒、准提咒、白衣神咒，乃至外道有些咒子，也是观音菩萨方便所传，灵验异常。

大家都知道，我们历史上南北朝梁武帝信佛非常虔诚，他的师父是大名鼎鼎的宝志和尚，亦称志公禅师，我们读济公传这部传奇小说，里面有些故事并不是济公本人的，而是套用志公禅师的故事。

志公禅师出身如何？史无明载，只「五灯会元」提到有位东阳的民妇，听到树上一个鸟窝里有婴儿的啼哭声，便将他抱回抚养，七岁就依钟山沙门僧俭出家，究竟是谁家的孤儿？还是个问题。志公禅师的神通广大，梁武帝十分恭敬他，怕他年纪大了，将来一涅槃，再也无法朝夕相见，便诏画工为他画像，以为日后留念。画像很苦，你们大都没经历过。以前我们看祖父母这一辈请人画像，要四、五天坐在那里不动，随画师摆布，好苦。

那个大画师画志公禅师，怎么画都画不起来。原先鼻子这样，画到一半，又不一样了，改过来后再看，竟又变成另一副模样，其他部位亦是如此。这下把这个「画龙点睛」声誉崇隆的大画师搞得焦头烂额，汗流浹背，不得已将笔一摔说：「师父啊！你老人家慈悲慈悲好不好，不要这样，不然我画不成的。」志公禅师说：「我没有逗你玩啊！是你自己画不来。」画师说：「请你老人家的德相暂时稳定下来好吗？」志公禅师说：「你真要画我吗？好，就画吧！」画师拿起画笔，重新要画，仔细一看志公禅师，不得了，竟是十二面观音的庄严宝相。所以日后我们看到的十二面观音像，也可以说就是志公禅师的庄严宝相。

这个故事就是观音菩萨能现「众多妙容」的实例，而所现不仅限于十二面，「其中或现一首、三首、五首、七首、九首、十一首，如是乃至一百八首、千首、万首、八万四千烁迦罗首」，任何数目的头面都能显现，都是「烁迦罗」首，功德具足，金刚不坏。并且，既然能现无量之首，当然亦能现无量手臂，「二臂、四臂、六臂、八臂、十臂、十二臂、十四、十六、十八、二十、至二十四，如是乃至一百八臂，千臂、万臂、八万四千母陀罗臂」。母陀罗臂即兜罗棉手，十指尖细，优美柔软，安结法印，妙不可言。现在台湾有些庙子的千手千眼观音，全部的手臂整体看起来好像一只大蜘蛛一样，不合经文描写，未免美中不足。

人人都可能是观音菩萨

再者，能现无量手臂，百千万亿眼目自然不在话下。「二目、三目、四目、九目，如是乃至一百八目，千目、万目，八万四千清静宝目」，能观十方法界六道轮回一切众生的种种际遇，随缘给予救助。而救助的方便当然不拘形式，「或慈或威，或定或慧，救护众生，得大自在。」有时现慈悲相，如慈母一样慰抚爱子；有时现忿怒相，严厉教导冥顽不灵者改过迁善；有时打坐入定，有时讲经说法，形形色色，说难尽举，以此不可思议的大自在神通智慧，现百千万亿不同诸相，救护众

生。所以我们如果将观音菩萨，认成一种固定的形象，那便大错特错。任何人都有可能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学佛者也都应把任何人都当成观音菩萨。如此修持佛法，容易得益。

经载文殊菩萨言：「我为法王，于法自在。」成了佛，成了菩萨摩訶萨，便能如此。身为法中之王、空王，要如何变化，便如何变化，自由自在，一切无碍。其实观音菩萨无穷尽的变化身中，也有示现在魔道里的，因为菩萨大慈大悲，不舍任何一个众生。同时度了一个大魔王，等于救护了许多众生免于魔难，也是行菩萨道非常重要的一环。

比如修密的，有学嘛哈嘎拉者。嘛哈嘎拉是大黑天、大财神，本是天上一个无恶不作的大魔王，不得了，现已成佛。谁度了他？—观世音菩萨。这个天上魔王，厉害得紧，你来一千一万个孙悟空都拿他没办法。他又黑又丑，又坏又凶，神通大，福报也大，什么都有，只缺一个好太太，却又非常喜欢异性，但没有任何女子喜欢他。后来他发愿要得到一个超越天上人间第一漂亮的女人为妻，结果有人来告诉观音菩萨，菩萨一看，这个魔头非度化不可，便化身成他理想中的美女，嫁给了他，无形中将他感化了，成了佛。

由此可知菩萨度生，不分怨亲正邪，我们这个世界上许多外道宗教，其中也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权宜示现的方便是不可思议的。讲完了观音菩萨第一种不思议无作妙德，接著来谈第二种：

「二者，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观音菩萨说，因为我从耳根圆通修法入道，首先听闻佛法，再以脑子思维，最后从眼耳鼻舌身意和色声香味触法的六根六尘中解脱出来，不受任何物质界与精神界的障碍，来去自如，自由自在，得证无上菩提道果，就如声音能够穿墙越壁一样，在宇宙间任何次元的世界中，随缘示现，教化有情。所以说你关起门，阻挡观音菩萨不要来，他还可以化身为土地公、城隍爷、妈祖娘娘，乃至老鼠、恶鬼等等，来和你见面。

不思议妙德 作众生依怙

比如我有位老同学朱镜宙先生，是章太炎的女婿，现年九十多岁，原本是个基督徒，起先很看下去信佛的人，认为佛菩萨是无稽之谈。后来不知怎么地突然信起佛来，信得比谁都虔诚。有一回我问他「你怎么信佛的？」他说：「观音菩萨度我的啊！」我跟他开玩笑说：「观音菩萨怎么也度你这个人？」他说：「哎呀！别挖苦我嘛，事情是这样的……。」原来八年抗战时他在重庆，有一天夜晚从罗家湾出来，街上的路灯昏昏暗暗的，突然看到灯柱下一个穿白衣的女人背影，他老远走过来，叫道：「哎，是什么人？」问了几声都不回话。只见那个身影慢慢转过来给他看，这一看，可不得了，竟是个女鬼，并且一幌眼便不见了。他吓得拔腿拼命跑，也不管什么祷告耶稣基督上帝的，只听得自己口中直念以前在家中老一辈常讲的观音菩萨圣号。就这样经历这次事件，他整个人便从此皈依佛，相信有鬼神，更相信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他认为那次所碰上的，其实并不是鬼，而是观音菩萨看他学佛的机缘成熟了，特地示现鬼身来度他的。

观音菩萨的神通智慧，「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他的形象不定，咒语不定，「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观音菩萨不管其现任何形，诵

任何咒，其目的无非为了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众生，离苦得乐，免于恐惧忧虑，因此十方无量世界的有情众生都感念他是「施无畏者」。提到咒语，这是宇宙音声的一大秘密，鬼神不知，凡夫难测。观音菩萨为了度生而宣说的咒语，无量无边。因为他证得的，正如密宗「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解中所说「一切音声皆是陀罗尼」的境界。世间任何音声，本身都是咒语，都是总持陀罗尼，这一点唯有如实证悟的修行人方能知其一二。

另外观音菩萨的第三第四种不思议无作妙德是什么呢？

「三者，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四者，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傍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三昧得三昧，求长寿得长寿，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

这段文字相当浅显，大家应可读懂。观音菩萨由于修持耳根圆通法门，证得宇宙万法清净的根本，福德智慧究竟圆满，为一切众生之严父慈母，皈命所在。因此他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众生便肯布施种种珍宝，乃至舍弃身命救助他人以为供养，求忏增福。

并且，观音菩萨也已经得到最无上的佛心。什么是佛的真心？观音菩萨最能体会个中三昧。佛的真心是慈悲，因为真慈真悲，所以不但以各式各样的珍珠宝贝稀有之物，供养十方如来，同时也以平等心来供养法界六道的轮回众生，令他们求妻得妻，求子得子，求定得定，求健康长寿得健康长寿，甚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只要你诚诚恳恳，毫不怀疑，依观音菩萨的教法而修，世上没有任何事情不会成就的。

诸位听到这里，应该庆幸自己的因缘福报实在太好了，今生今世能听到观音菩萨的圣号，修习观音菩萨的法门，供养他，礼拜他。虽然世间的烦恼痛苦很多，因此坚定不移的信仰，必能皆化为梦幻泡影，海阔天空，了无挂碍。

观音菩萨在楞严经的修习报告，最后下结论说：「佛问圆通，我从耳门圆照三昧，缘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成就菩提，斯为第一。……」说明耳根圆通的观音法门，是修学佛法证入三昧的一个最佳途径。朝也观世音，晚也观世音，天天都念观世音，时时都念观世音，耳根反闻，内心倾听，一定成就。这段的大意如此，因时间的关系，不再细表。留待各位回家慢慢参详，慢慢体会，将整个观音菩萨各层次的修法融会贯通。

观音法门（略讲）

南怀瑾先生 讲述

释 宝生 记录

这一次禅修，本来是十方丛林书院同学们自动发心的寒假静修，社会一般人士要求参加，也不准随便进出，一切应遵守禅堂规定。「大磬」打三声，集体进入禅堂，在自己的位置坐好；再敲「木鱼」三下以后止静。「引磬」ㄉ—ㄥ！ㄉ—ㄥ！ㄉ—ㄥ！三声下坐。真正打坐入定的人，叫不醒他，身体柔软得像棉花一样，动摇他身体会受伤害，所以打坐出定要用引磬。

你们到此地来，身心放下，初步练习「静坐」，不可说是来学「禅宗」。现在时代变化太大，

禅宗几已不绝如缕，所以这个观念千万不可混淆。至于如何是静坐的姿势？我先请明光法师向诸位报告七支坐法后，再来补充说明。必需先把姿势坐准确了，两足的气脉就容易打通。

佛门「三皈依」，念「皈依佛，两足尊」。在教理上说，佛智慧具足，福德具足，故称两足尊，看来只是理念上的事。其实，这双足气机的流畅，和得身通确实有极大的关系。一般静坐的人，两腿一盘就发生酸、麻、痒、胀、痛、冷、热等等身体内在的感受，都是毛病。金刚经上说：「降服其心」。其实「降服其腿」也不易。假使有人双跏趺坐能够坐上六小时不动，能不能算是腿气脉打通？不能。为什么原因？慢慢再与诸位讲解。

其次诸如生理上的种种病苦障碍，如何过关？与心理上第六意识如何起修？而得证戒定慧的因果，这是我这一次寒假静修要求同学用功的方向。

初学静坐，如何达到静？大家不要特别求一个静，姿势坐好，六根不用，眼睛不外视，耳朵听到外界种种音声，虽然非常吵闹，但六根意识不动，与你如同两个世界，毫不相干，闹市如同山林一样，内心自然就静了，何必再去求一个静的境界？当然，自己觉得心理的思想妄念来去不停，这是个问题。大家不要忘记了一切学问修持都从静中来，人性本来是静，动是后天的染污，从古至今，从生至死，始终是静，思想来去你不要理它，也不要欢迎它，不迎不拒，自然「任它著地自成灰。」你越想去注意思想，反而激荡内心的思想，发而成为外在的语言声音，从身心深入体会参透这些道理，慢慢就会进入观世音入道之门。

一上座你不要管自己的妄想，比如街上的车水马龙，我昼夜在此境界中，我把它当成什么声音呢？当成海潮音。普门品上说：「梵音海潮音」。观世音菩萨道场，在浙江普陀山。那海水的浪潮，比现在还要吵；风涛浪起，如同风吹高楼呼呼作响，各种声音都有。但是，你只是听到而不干扰，不是听不见声音。听不见不就如同死人一样？也不是用意去听它，本来现成，不要另外去听。声音来了是动相，声音去了是静相，动静二相只是相对的现象。能听的功能，它不在动相与静相之间，动来也留不住，静来也无所住，能知道动，能知道静，当体即空，一念不生，自然就对了，非常简单。

所以，楞严经二十五位菩萨报告自己修持的心得，观音菩萨作总结论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认为娑婆世界众生修观世音耳根圆通法门最好。所谓「圆通」，就是利用耳根听声音来修证。因声音前后、左右、上下、内外、十方无障碍，能够清净圆满通达进入道的境界。希望在座男女老幼共同走观音念佛的法门，不管行住坐卧之间，一心不乱的念去。念念之间与观世音菩萨根根相连，自然亲证观音菩萨「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到达入流亡所的境界。

说到观音法门，插进一段有趣的事。一般说来，每个宗教，从古至今多半重男轻女，释迦牟尼也不例外。尽管提倡人性平等，一切众生都有佛性，还是重男轻女。何以重男轻女？可从生理上心理上行为上找出原因来，暂时不去讨论它。我常说一件有趣的事，中国道家推崇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最后还是崇拜他的母亲瑶池圣母；天主教供奉圣母玛莉亚，而佛教中观世音菩萨普遍被崇信。几乎所有宗教最后还是以母教为依归，其理由安在？可以说，每一个宗教都是以「母爱」为人类仁慈博爱的具体表现，非常尊重女性道德典型。

从人类文化思想上看，观音菩萨，在释迦牟尼佛之前早就存在，尤其在东方普遍的被流传崇拜。他比释迦牟尼佛早先成佛，叫正法明如来，本身也是男性。因为同情女性的痛苦比男性大，所

以在东方经常以女性来示现，辅助释迦牟尼的教化。尤其在中国，白衣观音非常流行，与天主教圣母玛莉亚有时几乎不可分，像佛教中咒语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音×∟∩丫ㄋ一ㄣㄣㄣ）早在婆罗门教（印度教）已有流传，而且佛教密宗的修法，在修法时多半是画十字的，如护身手印，先印额，再印左肩，印右肩，印胸，印喉，如同画十字一样，且学密宗的人，必须先经过灌顶，就大似西方所讲的洗礼。现在更可以证明，在南非共和国，以及印地安人，早就发现流传著六字大明咒，可是很难考证到究竟起于何时。

因此我们可以得一结论：不问形而上道，就形而下讲，上一个冰河时期，人类文化已经统一，可是当精神文明达到最高处时，这个世界就毁灭了，又形成下一个世界，与我们人生一样的悲哀。我们生命的最高成就，多半中年就完成了，老年不过是停滞在中少年的理想，使之变成事实。世间出世间的事业都是如此，每一代每一代累积的经验加上去，始终停止在中少年阶段。人智慧最成熟的时候，是五六十岁到七十岁之间，可是智慧成熟了，就像苹果掉下地来一样，一代一代永远掉下去。所以，我说人类的历史文化，永远只有二、三十岁。我们认为东西方文化长达几千年，颇有自抬身价之嫌，这是人类文化一大讽刺，非常可悲。

在佛教地区中，西藏号称佛国。当年在西藏，有的区域，到了晚上只听到金刚念诵的声音，夜阑人静，家家烤著火，都在念诵此咒。念诵的方法，唇齿不动，舌头微弹，念：唵（×∟）是头部音，阿（丫）是胸部音，吽（ㄣ×ㄣ）是丹田音，音声拉长，一口气一口气称念。假使我们头痛感冒只念唵音，可以出汗治头痛；念阿音治胸腔病，念吽音治肠胃病。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个咒语流行全世界。但中国还流行大悲咒。很多人持大悲咒，与人治病，非常灵效。有人问起大悲咒原来的梵音，如果真正研究梵文，今天全世界所诵的梵音恐怕没有一个人绝对准确，都是根据十七世纪以后的梵文，因此我们暂且不要管发音如何，只要真诚念下去就对了！

再说观世音菩萨与观自在菩萨这二个名号，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一还是二？可以说是一，也可以说是二。观自在菩萨有时又化身为大梵天的天主，也穿白衣，他庇荫一大千世界。佛教讲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问题研究起来很深、也很多。先简单讲这二尊佛号所代表的修法。观世音菩萨是用耳根圆通修法，而观自在菩萨是用眼睛修色界大光明定。人体内部本来有光，宇宙本来是光，光与音声充满这个宇宙，甚至于到太空。太空里有黑洞，黑也是光啊！不过波长不在可见光范围，常人误认为黑是一切都没有。黑色黑光，白色白光，学过科学都应知道。黑光、白光、红色等等，都是光，光速一样，只是波长长短不同而已。好比金刚钻与煤炭成分都是碳，只是原子排列构造不同，普通碳原子排列是不定形，而金刚钻之碳原子排列成结晶形的八面体构造在高压下方能形成金刚钻。如果把金刚钻融化了，其实与煤炭成分一样。同理了解暗光与亮光，只是光度不同而已。

观自在菩萨是修光，用眼睛起修配合意识；观世音菩萨是用耳朵起修配合音声。这两个法门，我想你们修半天就可以见大效，自然心领神会，身体也得祛病延年，受用不尽。但是，有一点必需先吩咐大家，修这两种法门，可以发起相似的神通，很快可以听到世间以外的音声，甚至可以预先知道要发生的事，你自然会有前知。但如果执著向这一面走，也很可能会走入魔道了。因你福德善行，功德智慧不够，走向神通的路线，道业容易耽误。其实既没有佛亦没有魔，只是怕自己玩弄神通，诱惑众生，怪力乱神，以神通自满而妨碍菩提大道。

如果把菩提大道比喻作一百层楼，玩弄神通可说只到第二层楼，再也上不去。这句话我声明在先，希望男女老幼，尤其是老一辈的道友们都要注意，必须走渐修的路线才有成就。老一辈的朋友

们，又有道德，又有学问，那么多年来，我只看到你们垂垂老矣！衰病不堪，大概是修乌漆菩萨法门，一脸乌相。先不讲有道无道，对生理效果应先见效。

佛法是非常科学的实证，因此，大家应各走各的路，个人选定一门深入，至死不变。有人修念佛三昧，那还是依此修，有人持大悲咒习惯还是持大悲咒，有人念六字大明咒达到一心不乱，则还是念六字大明咒；或修六妙门、白骨观，种种法门都可以，但是，不要变来变去。有人如果有其它信仰祷告，一样可以各走各的路线，选定一门。或者有人说：「我什么法门都用不上路」，那你就用观世音法门。

我现在讲话的声音与外面车水马龙的声音，大家都听到了，但不要注意听它；现在鞭炮声也听到了。鞭炮放过就清净了，本来清净的。这是最粗浅的观音法门，马上可以体会。不管是念佛也好，走任何修行法门，慢慢宁静回转来可以听到自己身体内部的声音，不需做任何功夫。身体内部本来是有声音的，为什么大家听不见？如果从事科学研究，人体血液的流动，心脏的跳动，身体内部音声的震动，却比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声音还大。老子说：「大音希声」。宇宙运行的声音很大，可是人们自己习惯了，反而听不见。银河系统声音最大，我们人类也听不见。连我们身体内部的音声也是一样听不见。

什么时候你才听见呢？当你睡下去头靠在枕头上，还没有睡著以前，你用手把两耳蒙起来，像包饺子把耳朵合拢起来，此时就听到心脏血液流动声音很大。搭乘飞机时的嘈音或在战场上炮弹爆炸的巨声，拿手蒙起耳朵，同样比较容易与外界音声隔离；那时，内在音声就很大。但是，修持观音法门的人，在静态之时，可以听到自己内在的音声；即使在最热闹的地方，还是可以听到自己内在的音声。修持到此地步，身体上的转化，可以到达相当的情况。慢慢听自己内部的音声静下去，血液流动、心脏跳动的音声都静下去，静到什么程度呢？连身体内部的音声都清净了，那时会出现一种非常奇妙的音声。顺便告诉你们，当年我在四川峨嵋山顶上闭关时候的经验。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在峨嵋山顶上，冰天雪地中，夜里起来静坐，万籁俱寂，飞鸟亦无，清净境界，如身游太虚中，安心自在，就像神仙境界一般非常舒适。而且常听到虚空中天乐之音，非常美妙。因而想到庄子所谓「天籁之音」。庄子形容冷冷然（音ㄉㄨㄛˊ）、清雅悠美浑厚的音声，那真是闻所未闻的天音。依我的经验，现在虽在吵闹的都市中，心灵一静，天籁的梵音仍然可以听到，与嘈杂的音声毫不相碍。所以恳切希望诸位依此修观世音法门，一定会有所成就。

现在引用楞严经观音圆通法门这一段经文，再加以说明。

「尔时观世音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

二十五位菩萨，一一起来报告心得，现在轮到观世音菩萨起立自述。先向佛顶礼，然后向佛报告说：「我现在回想过去无量数劫以前，那时有一位观世音佛出现世间，我就在佛前发起求证自性正觉的菩提心。观世音佛就教我：从闻、思、修（闻声、思惟、修证）三个阶段去修持，证入如来的正定三昧，（三昧就是三摩地音声缩短的翻译）。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他说我一上坐，耳根

清净自然听到外界一切音声，乃至呼吸的声音。对于这些音声不讨厌它，也不用心去听它，第六意识不起分别，慢慢静下来，自然听到自己内在生理血液循环流动的音声，再静下来，忘记了所听的声音，就入于能闻的自性之流，忘去所闻的声音之相。「入流亡所」，忘掉所听的音声，乃至念佛的音声都没有了，内在的声音也没有了，外面的音声也没有，完全清净到极点，再由这了无所闻的寂灭中进修，有声与无声动静两种境象，都了然无碍，却一念不生。我们耳朵听到有声音是动相；注意！听到「没有听到的」，叫做静相，动相与静相都是生灭相对法，道不在动相与静相上。所谓「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声音来听见动相，声音没有了听到静相，有时当我们很静的时候，忽然又来声音，马上又听到动相，动静只是现象的不同。我们能听动相与能听静相的，不在声音本身，更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无所不在，而心理却明明白白，没有动过。动来知道动，静来知道静，能知道动与静的这个没有动过，生而不生，用而不用。如此再加以精进，能闻与所闻的作用功能，都涣然冰释净尽！能听声音的本体功能，以及所闻声音的作用，不管动与静，都涣然释然，「尽闻不住」，你甚至于觉得超越跳出宇宙观念的范围，如此，再进一步就可以澈底明心见性，与形而上的道体浑合为一。

「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我们听声音后面还有能感觉到自己在听的，那个觉性与所觉的声音，能觉与所觉都空掉了，空的境界与自己大澈大悟觉的境界都没有了，能所双亡，尽闻无相的境界也无所住，空与觉性就浑然一体，至极于圆明之境。「空所空灭」，能空与所空的现象也没有；「生灭既灭」，自然就灭尽生灭的作用，于是绝对真空的寂灭自性就当下现前。空去能生能灭的，达到浑然一体圆明道体，所以到此时，呼吸也停了。（呼吸法是练气修脉的方法，它本身是生灭法。凡是生灭法都是现象，不是道体。在此告诉你们一个重要道理，我们念头思想先动，还是呼吸气先动？念头动了气就动了。一个人如果念头完全不动，呼吸自然停止；呼吸停止的时候，身体本能也就完全充电贯满。所以练气功修九节佛风种种呼吸往来的修法是很笨的事，不能完全充电；真正充电的时候，念头完全不动，不呼也不吸，就充电了。）

那么，你把握观音法门，慢慢向内听声音，达到一念不生，身体气脉自然起变化，定力也增加了。因念头完全静止，呼吸不往不来，自然腿就容易打通。坐著舒服极了，不想下座，动也不想动了，坐上七天七夜又有何困难？到此时，形而上的道体自然完全呈现了，突然超越世间出世间所有的境界。十方世界立即洞澈圆明，（十方代表整个虚空宇宙）岂止是天人合一，完全圆满清净一体了。这时，获得两种特殊胜妙的功能：上合十方一切诸佛，本元自性的妙觉真心，与过去一切所有成就的圣贤诸佛，心心相印，同具有大慈大悲的愿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天、魔、人、畜生、饿鬼、地狱），与众生的心虑同体。故与一切众生同样具有悲天悯人的行止，不分上下。所以说，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

我常希望女性的道友们，尤其用功不上路，智慧不开、福报不具足，求求最同情女性的观世音菩萨。男性也一样。古代禅宗很多位祖师，就以专心称念「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而大澈大悟。有这些先辈作榜样，我们更应效法学习观世音耳根圆通的修法。佛当时教导弟子，一般声闻众也都是听佛的声音而入道、证果。因为东方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为灵利，一切修法皆靠耳根而传导，不管禅宗，净土，密宗任何法门，都离不开观音法门。尤其初学静坐，必需由此入手。佛经叫「预流向」，准备证果向此方修；修成功了就叫「预流果」。不由此修想成就道果，无有是处。

尤其高研班的同学们，把硕士、博士学位看得牢牢的，这叫死人守棺材。所有的学问，都是死人的古董，抵不住生死。如果真正放下向此修去，悟道成就很快，那时，世间上的学问自然通澈，甚至于不需博闻强记，念头一提就懂了。当然，见地、修证、行愿王位一体，没有受过好的教育，不要捡这个便宜。各人的根器不同，所以，禅师的教育没有一定。自负高慢者抑之，自卑贱下者扶之；过与不及扶抑之间，应机而施教。有时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不可一概而论。

此次寒假静修，希望你们自动自发的，平常行住坐卧间，多向此中体会。如何打断妄念，启发智慧，修证自己心理行为，不起心动念，真正向此用心，我自然会来指导。平常少闲聊交谈，珍惜自己生命短暂光阴，不要管自己身体上的变化。色身的感觉，也是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师说法至此时，明光法师突然身体震动，离座连续跳跃，声动座椅。师即以香板击案，赫然一拍云：「明光！不要随身动！」当即寂然。）

师示云：明光，不要被感觉受阴所使！这个就是受阴境界。色身的生死，由意识现行习气。追逐色阴而生觉受，到了此时，意识不随它转，受阴也空，就转不动了。色身觉受，没有加上意识去助伴，它如何能转动呢？应自了知此心量同太虚，勿住色身内外而行就受阴，包括身体的忧、悲、喜、苦种种感受，苦痛快感都在其内。懂了此理，此时应即参透。楞严经云：「虚空生汝心中，如片云点太清里。」何况十方世界依空而生。有大智慧的人，抓住这两句话修去，何必七天？当下就可成功。

西方极乐世界二大菩萨，一位观世音菩萨，一位大势至菩萨，都是辅助阿弥陀佛用耳根念佛圆通的法门。观世音梵云：阿那婆娄吉低输，从能所境智以立名；万象流动，个别不同；异言殊唱，俱蒙离苦。其宏慈威神，不可思议。于过去无量劫中，已成佛竟，因大悲愿力，为安乐众生，故现作菩萨。「大势至」菩萨中译的意义是：以智慧光，普照一切，令离三涂，得无上力，号名大势至。

大势至念佛圆通法门与观音法门相像，有一个重点；必需注意「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回转头自己内心所发出念佛的声音，反观内听念佛的声音，一字一念南无大势至菩萨，或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念相继，眼睛不外视，耳听念佛的声音，如此一心不乱的念去，也许有人念几十年，念几辈子，都不能得到净念；也许有人很短的时间念到净念相继，马上三际托空，前念已过，后念不来，当体一念，如如不动。不思善不思恶，不思亦不思，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如此定下去这就是净念。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一念万年，万年一念，才是真正的唯心佛土。假定中间偶然还有妄念起来，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念到没有杂念妄想，截断众流，三际托空，正念现前。如此定下去，慢慢转化自己的身心气质，每一根神经细胞都转细润了，修持到受报圆净，自然无烦无恼，坦然解脱，达到四禅八定定境。一道圣光要往生而去，极乐世界就到了；甚至念头转了，十方世界，任意可以居留。

如此净修，那是禅净双修非常稳当的法门。永明寿禅师四料简说：「有禅有净土，犹如戴角虎，现世为人师，来生作佛祖。无禅无净土，铁床并铜柱，万劫与千生，没个人依怙。有禅无净土，十人九错路。阴境若现前，瞥尔随他去。无禅有净土，万修万人去，但得见弥陀，何愁不开悟。」此所谓禅净双修的道理，就是要系心一缘，尽在一句佛号上，昼夜暮直修去，就到达自心净土与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净土。不要动一个妄念去求，光光相接自然而来；假定不能，在自己内心或出声念，一口气一口气念，念佛时不用嘴吸气，而吸气时用鼻子吸入丹田而到全身毛孔，内心持续

净念下去，念念清净，自然会有消息。

假定大家正在妄念纷飞的时候，听到我香板突然「啪」的一声，这一「啪」的时候，自然有一种万缘切断的感受，好像一下楞住了，与平常知觉感受二样，有无比肃静的感觉，这就是逐渐进入系心一缘的道理。这个境界其实每一个人本来都有，因为自己慧力不够，认识不到，现在帮助大家体会认识这一点，如灵猫捕鼠、目睛不瞬，静静看住，不可放开，一直静下去，应该都可以做到净念相继。

自古以来，念佛法门号称三根普被。上根利智大乘菩萨，以及中根声闻缘觉，和下根一般凡夫俗子等，统统接引。佛经八十华严为一切大乘菩萨必修之路，而最后一卷记载释迦牟尼带领诸大菩萨，十方诸佛归向净土，亦叫毗卢性海，华严净海。此所谓「净」，是不垢不净之净。不是世俗所讲净垢之净，也就是一切佛成就的净土。我们了解禅净双修的重要，现在再告诉大家楞严经中大势至菩萨报告他自己修持用功的方法，摘录楞严经此段经文，大家要特别注意研究。

「大势至法王子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即从座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忆往昔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名无量光。十二如来，相继一劫。其最后佛名超日月光。彼佛教我念佛三昧。譬如有人（一人则）专忆（想），一人（则）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如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如染香人，身有香气，此则名曰香光庄严。我本因地以念佛心，入无生忍。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斯为第一。」

「大势至法王子」，大势至为菩萨的法号，他包含的意义非常大。我们知道宇宙万事万物有一股力量，来的时候谁都无法抗拒。例如我们业报尽了，生死来临的时候，谁也无法抗拒。无法转变诸法无常，此所谓大势所趋。在消极方面说，乃至于一个国家民族世界劫运要来的时候，有时大势至也无法抗拒。上帝与魔王同战，必定魔王战败，上帝胜利，所以一个修持有成就的人，他克服困难，顿超生死之流，证得菩提，功德圆满，智慧具足，也就是大势至菩萨。「法王」为成就一切的圣者，佛称法王，亦称空王。等于尊称孔子为素王一样。「素」即是「净」，「净」亦是「空」。成就十地以上的菩萨位，再辗转修持，由等觉到妙觉位，谓之法王。若在八地以上的菩萨阶段，称之为法王子，等于人世间国王的太子一样。所以，大势至菩萨与观世音菩萨皆是西方极乐世界辅助阿弥陀佛国土的二大圣者，称之为法王子。

「与其同伦，五十二菩萨」。与他共修的同伴，有五十二位菩萨。因为大乘菩萨阶梯有五十五位，后三位完全到达佛位，故说五十二位。即从位置起立，顶礼佛足，而向佛自述说：「我记得过去无量数劫以前，有一位无量光佛出世，先后十二位佛，都用同一的名号，相继住世教化，达一大劫之久。」此处所云无量光就是指阿弥陀佛的代号。从法界开始直到现世，不晓得多少劫前，阿弥陀佛早在教化众生。「恒河沙劫」指时间无法计算，比方说中国大陆上的黄河，黄河中有多少沙，每一颗沙子又等于一条黄河，每一条黄河又有无数的沙子，此中数目无法计量。而宇宙无量数劫以前，有位肉身佛住世，像二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应报身在这个世界一样，他的名号叫做阿弥陀佛，翻译为无量光与无量寿，在此段经文「寿」字不翻，只翻作无量光。

有一点值得特别研究的。阿弥陀佛的光是不生不灭的，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而永恒常在。而一般宇宙间的光，不断地放射和转换，是有生灭、有形相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研究，假设光速是

一切速度的极限，那么到达光速时，一切时间便停止了，没有时间的领域，是怎么回事？这些尚是人为的理解范围，至于菩萨的心光无量无边，应念而至，不但超光速，而超时间超空间，又岂是目前物理学所可测知。

什么是光呢？比方太阳光是光，电灯光也是光，一切都是光。白天有光，黑夜也有光，乃至于到达太空里的黑洞也是有光。万物一切都在放光。所以，阿弥陀佛经上告诉我们白色白光，青色青光，红色红光，黄色黄光，一切物体都有光。现代人应有现代的科学知识，才能对佛学了解更透彻。一切万物都在放光，我们人体本身也有光。人体的光有多大？大约两手平伸展开画一圆圈的范围内都是光，可以用摄影机照出来。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一个人动好念头放什么光，动坏念头放什么光，绝对看得出来。所以，修持人得正念绝对是清净光明。至于说静坐入定看见放光并不稀奇。所以佛经上常提到佛说法时口中放光，顶上放光，胸口放光，因对不同对象，放光位置有异。一般人不大相信，因为常识不够，我举现成的例子来说明。

平日大家的脸上就有光。有些人皮肤黑得像煤炭，一样黑得发光；修道人气色转好，脸上的光就像桃花色；如果一个人印堂发黑，一路下来黑色无光，一定是将死之人。这是人体光的问题。学医的人，看到人耳圈子发黑知肾有毛病，眼角发黑知肝脏有问题，人体内在有毛病，外在的气色，光就透出来。所以，一个人有没有修持，挂在外面的脸色是骗不了人的。但是，有些人虽然红光满面，并非有道；或许有高血压，这些都要靠自己真修实证过来，才能一望而知。不可再停留在一般宗教性盲目的迷信上。不了解道理谓之迷信。有些人专练眼睛，想修眼通，揭人隐私，不顾自己心行、起歪心思，那坏人头上就有黑光。好人头上有金光或白光，脾气大的人，头上放绿光或红光，都是魔道的光，涵养修持已经到达相当程度的人，头顶上的光就像晴空万里青蓝色的光，这些都是大道理，所以，净土法门也是大科学。

刚才解释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他的光没有生灭，而我们人世间的有生灭。大家想想，地球上能源光源大都由太阳来，可是，地球到了北极，北极的时间，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那半年的黑夜，太阳照不到了。有没有光呢？有光。那不是太阳的光，那叫极光，不靠太阳来。极光如何来？现在科学还不确定，只知它自己会发光，只知有光，自己本身发光。比如，我们假使研究海洋学的就知道，海底动物与生物，虽在深海底层黑暗中，许多生物本身都带光。我们知道，太阳光反射不到海底层内，甚至有些植物生物在地球深岩洞内生长，没有接触阳光，照样长得很好。因此一般探讨地球物理的科学家，认为地球中心，另外还有一个世界，而且地球地心，本身就有光。因此，由地球底层中心本身放出热能，这还有待科学家的证实。

刚才说阿弥陀佛无量光中，它光的能源没有生灭，而世间光有生灭。第二个意义，指宇宙间万象就有万光，而百千万亿不同的相就有百千万亿不同的光。因此，我们称念阿弥陀佛名号，净念相继的时候，自己的心光就现净土，与阿弥陀佛无量光，光光相涵，等于我们点一支蜡烛与无尽的蜡烛光同时相接，一切众生放射净念的心光，与诸佛菩萨无量寿光合而为一，此中蕴藏宇宙无限奥秘，是最大的密宗，也是最大的科学。可是一般学佛的人，实证到的人并不多。何以不发现呢？因为烦恼妄想心念不止，不能得定发慧，因此自性心光不能呈现。若此性光与诸佛如来光光相接，真正达到净念相继的境界，心念自然定在一片光中。那不是太阳光，也不是月亮光，更不是电灯光，且不是北极光，而是自性显现的光明，能超日月光。此光不是太阳月亮光所能比，叫做性光，自性光每一个人都有，现在大势至菩萨引用超日月光佛的方法，教导我们念佛三昧，以达到自性光的秘诀，请大家注意看前引经文：

超日月光佛告诉我们，如何叫做念呢？譬如一人专心忆念著另一人，而另一人却并未如此，这两个人虽然遇见了也等于没有相逢；必须要这两个人彼此互相忆念，时刻不忘，同形影一般不能分离，才有感应。十方一切诸佛，怜惜忆念一切众生，有如慈母忆念子女一样，如果儿子违背了慈母，自己远走他方，慈母尽在想念儿子，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这个儿子想念母亲，也同他的慈母想念他一样，如此母子二人，虽然历劫多生，也不会永远离散了。俗情谈忆念最深，无过于年青人谈恋爱时，男女之间，连作梦、吃饭、睡觉都想到他，甚至于偶而感情不好吵架也想恨恨他，只是二个境界不同而已。那真应了唐人的诗：

「劝君莫打同心结，一结同心解不开。」

念佛如像年青人谈恋爱一样的忆念，那就成功了。可是很少人做得到。念几声佛，好像已对得起祖宗八代。所以说「染缘易就，道业难成」。坏事学会很快，学会好事非常困难，这就是众生的业力，由一念无明爱欲来。许多父母兄弟姊妹六亲之间，是多生的因缘忆念来的。此中因果很妙，有时候手里抱的孙女，正好是前生的父母；也有许多人太亲爱变成双胞胎，也有前生是冤家今生成夫妻，天天在一起，齟扭一辈子，因果报应比电脑计算还快，都是由忆念而来。忆念力量很大，等于影子永远跟著身体一样，换句话说，我们思想的忆念永远跟到生命不会分离的。

这是大势至菩萨拿影子做比方，教我们如何念佛，把我们忆念转过来，不走世间的忆念，他告诉我们十方世界一切成就的如来圣贤，他爱念我们如母亲想念儿子一样，但为什么我们不能见佛呢？世界上有些孩子认为父母管教严格，私自离家出走，不管父母的苦辛，有些听到佛法就大笑逃走了。佛菩萨就想度你又有何用？因你要溜啊！如插电源，线路不通，接不上电源。所以，佛说他有三不能：一、不能转定业。时节因缘未到，不能强求他转变观念。二、佛不能度无缘之人。未能成佛，先结人缘。有人缘的人，到那里不要说话，群众自然喜欢亲近他，影响力量很大。有许多人学问能力相貌样样好，可是别人不喜欢亲近他，因他前生没有结善缘，只为自私自利，将来不但成不了佛，佛也无法度他。因佛的法他听不进去，更无功德善行，如何能见佛？所以，大家要多培养福德善行，多结人缘！三、佛不能度不信之人。「信为道源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他智慧不开，对你信心不够，你对他又有何办法？你越告诉他，他反而骂你神经病呢？所以，基督教说上帝全能，这个理论不通。上帝既然全能，为何还有魔鬼的存在？上帝既然全能，为何有人不信上帝？可见，他还有所不能。而佛能通一切法本末究竟，彻万法之渊源，而不自号为全能，是有其道理的。

如果众生心里真切的忆佛念佛，像想发财那个心情念佛，或是现世，或者将来，必定可以见佛。甚至不必七天就到了。现前忆念不专，将来永远忆念下去，必定也可以见到佛。科学讲光速的威力，我把他改创一个名词叫「念速」，心念的威力也很大，因为我们众生本自具足自性真心的自性佛，与佛并无远近的距离，只要自心得到开悟—见到自性的真心，自然佛就在跟前，用不著假借其它方法，顿时间心开意解，密宗叫做脉解心开。心脏从外表看有八瓣，像莲花一样，自性光明呈现，自然心脉打开而见佛，就不需要用了一个方法求自性光而自然与诸佛菩萨光光相接。

所以念佛法门，必需要随时随地念念不忘，犹如做染香工作的人，日积月累，自然就身有香气。比如抽香烟的人，天天抽自然身上有烟味。你天天念佛不断，身上自然有佛味了！不是装得怪模怪样，而是心境开朗，与人和敬无诤，诚敬在心，念念如佛心，如染香人，久而久之，自身亦发香光味道，何必一定要外形合掌装做样子，因此，这个法门叫香光庄严。

因为心地诚敬，念佛念到脉解心开，本身身上味道转变成清虚之香。人体本来都有体臭，每个人味道不同；外国人闻中国人是猪味，我们闻他们是牛味，有时衣服搞错了，大家闻味道就辨别得出来。有修持的人，身体味道又不同。业力重且将死亡的人，身上味道就转变成畜生味，一闻便知。所以中医诊断四法「望、闻、问、切。」用观色、闻声、问症、切脉。也就知道五脏六腑中是那儿出的毛病。其实西医用听筒测量心脏跳动的声音，也是「闻」的道理；有些高明医师问问你大便的味道是腥臭或是干燥的？来断定你身上有湿气，还是发炎种种病况。所以，甚至有些修持人，连口水的味道也与一般人不同。

大势至菩萨的报告说：我开始修习的方法，便是从一心念佛，得入无生法忍的境界，现在转生来在这个世界，教化普摄一般念佛的人，归到清净光明的净土，佛现在问我修什么方法，才能圆满通达佛的果地。我对于六根门头的修法，并无选择其利钝的分别心，只要将六根作用，都归摄在念佛的一念，不妄想散乱，也不昏沉迷昧，就是自性的净念。这样念念相继无间，自然就可得到念佛的三昧，才是第一妙法。所以，这一次我要诸位好好修念佛三昧法门，配合静定功夫，一定会有出格成就，愿大家好自为之。

般若正观略讲

南怀瑾先生 讲述

十方 记辑

（民国七十二寒假期间，十方丛林书院学生摒息诸缘，入禅堂精进用功。南师怀公亲为督导，并授「心经修证圆通法门」，众等如饮醍醐。诸方闻讯，咸盼共餐法味，遂辑录以公同好。）

从普贤行入三摩地

你们在禅堂里坐著用功，依照受日本佛教观念影响的本省话，叫坐禅，即普通所谓静坐。一堂静坐，就是修一堂法，到底修个什么法？一修禅定法。不然你木然不动坐著干什么！？但是，只顾坐著贪图舒服，执著清净，逃避现实，是不对的。

所以，现在告诉大家一个法门，普贤行愿品的修法。修普贤法门第一要忏悔。每堂一上座，腿子收好，身心稍稍清净一下，然后观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同时遍满时间空间，传法师尊亦遍满十方三世，每一佛菩萨三宝面前都有我在礼拜忏悔。把忏悔的观念情感统统归纳起来，一字一字自己思维清楚，不是嘴念，而是将生命整个投入心念中：「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不是念了算数，心念随念随想，自己有那些习气杂念？都把它投入一念的诚敬而忏悔透澈，然后观想也不观想，只是一念虔诚，一念忏净，一个法门就到底了。

第二要发愿。我为大家作好四句发愿文，每一上座都须如此，由忏悔而发愿，否则难以相应：「未生善法当令生，未尽恶业今使尽」。内心里尚未发生的善法善念，一切现在都让它生起，而无始以来身心的恶业、杂染及烦恼，同时一刀两断不复造作。但不可随便口念，心中应切实伺察，切实做到。

接著要观想：「十方三世佛加护，迅速发起菩提心」。观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师尊三宝等等，遍满过去现在未来无尽法界，慈悲庇护加持于我，使我能迅速生起无上菩提道心。

我们平常开了一门课「唯识与中观研究」，现在则要讲「般若与中观正见」。最近一回，在本次寒假禅修以前，维摩经第十一菩萨行品提到释迦牟尼佛与香积佛国的诸大菩萨说法，佛告诉我们，有个法门你们诸大菩萨必须修学，什么法门呢？——「尽无尽法门」。

尽无尽法门 汝等当学

「尽」有头有尾，「无尽」无始无终，无量无边。佛说什么是尽？——有为法，一切有为法都有到底的时候。什么是无尽？——无为法，无量无边无穷尽，亦无始处，亦无终处。我们需要知道，凡是有修有证，不论世间法出世间法，也不论显教密教那一宗派，皆是有为法。有为法有些是佛法，有些是佛法与外道的共法。无为法则为佛法的正法。无为法，无修，无证，本来如是，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但是，真的没有法、没有修、没有证吗？不是。无为法就是法、就是修、就是证。证得无为法便是证得涅槃之果，成佛。而涅槃毕竟无果也无佛。真正的大法，无上佛法，就是无为法，说一句无为法已经落在有为了。说也错，不说也错；定也错，不定也错。本自无为。

如果证得般若智慧，真证得了，唤作开悟，豁然大悟，即是悟了菩提，原来一切法本自无为，而一起用，皆是有为。大家注意！照密法来说，这样明讲，也就是传法，但一般人的习气，喜欢一种形相，喜欢神秘，不了解这样说就是传了一个大法。当然遇到蠢人笨人便非得有个形式不可，烧香，念念经，摆摆供养，闹闹热热，请人传这么一套法，然后用点净水、香酒往头上一倒，灌了顶啦。唉！当然，那样亦是法，是方便，是助道，是加行。

心经为般若法门精髓

现在退而求其次，再讲佛法的般若智慧，般若正见。你们都知道般若，也都会诵心经，今天就传一个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修证圆通法门，但要以诚敬虔求的心情来听，是依法，不要依我。能不能有所心得，看你们的福德智慧。

随时在戒定慧中的人，没有不成就的。拿著记录簿，拿著笔也可入定。用时提起，不用就放下；如果这样用功修持多好呢！然而人们在放下不用的时候「小人闲居为不善」，成了小人，妄想纷飞，那就不对了。

心经般若法门是大乘道六度最后成就的大法，所谓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密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修般若无法成就。学佛不是迷信的信仰，那是普通宗教。学佛要你怀疑，要有问题，例如生死问题，自我问题等等。要你观察透澈，而以智慧成就，不是迷信成就，这得靠般若。所以般若法门是佛法的中心点，渐次演变为法相唯识，乃是般若的发挥。般若法门因龙树菩萨大加宏扬而光芒万丈，即如中国的禅宗，有时也被称为般若宗，另外更有一个别名——心宗，一切诸佛之心中心法。般若法门中大般若经有六百卷，都是告诉一切众生如何以智慧成就法身解脱的法门。而金刚般若波罗密多经一卷，便是六百卷大般若经的浓缩精要，至于般若法门精髓的精髓，中心的中心，则是中译习诵的二百六十个字的心经，加上题目总共二百七十个字。（编者注：本光碟中所收之《心经》，统计为二百六十一字。）

先念经题「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为什么有这部经？是佛的大弟子舍利弗，问佛修持般若法门成就的方法，佛乃叫观自在菩萨答覆这问题。舍利弗问，观自在答，记录下来成为经典流传后

世。过去我讲过很多次，现在再来教大家做般若观法，就是前面所提迅速发起菩提心。

首先要了解原经文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第一段，注意最后一句「度一切苦厄」。我们如果拿佛学的教理来研究，佛的一切说法，有两条路线，其一始终以小乘四谛法「苦集灭道」为基础，世间一切皆苦。烦恼也是苦，生死一大苦，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等无不是苦。如何了苦？如何了脱？若不能了，怎么才得了？除非得道，灭了所有妄想烦恼，灭了所有业力作用，方能解脱一切苦，离苦得乐。但是一切凡夫众生以苦为乐，积集一切苦，拼命去追逐痛苦之事，当成现实之乐，所以佛说众生颠倒。

如何了苦？首重观想

般若经即以「苦集灭道」为基础。因此，第一要知如何了苦？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弗要「行」，就是修行，同我们大家一样打坐，也就是修行的一个法门，行住坐卧随时照管自己，才是修行。我们知道菩萨的名号代表他的修法，等于世间人取名字，有特别的意义。观自在的意义著重在「观」，随时随地，观照起心动念，照管每个思想的起没，但不是用眼睛去看，而是以自己的智慧去觉察它，这就是行的方法。

你们只晓得打坐，内心没去观察自己的心念，没有观心，等于呆坐。光坐在那里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与睡眠何异？！不对的，这样不是修道，必须观察自己起心动念。坐在那里身体不管了，四肢不动，六根不用，正是休息，这肉体既已休息，已经很舒服，便不要再管它了。

这时内心要起观，一观，观自在菩萨，观自己一个人在起心动念，念念明了，譬如我现在在讲话，大家在听讲，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讲的，听的，自己观察得清清楚楚；对了没有？错了没有？该讲不该讲？善的恶的，是的非的，一一觉察无失，这是初步。观自心在那里？有人烦恼起来的时候，作不了主，观也观不了，被烦恼障碍，无明一起，睡意一来，随境逐流，再也不知回光返照。

密宗要人修观想，其实，观是观，想是想。初步的观即是想，这不是很简单吗！观想，就是你须想像得出来，你念头里想，譬如画家要画一座山、一湖水，心一想念，便呈现出来，一山一水，如在目前。密宗修观想也要将对众主题想出来。观和想相连，这是入门方法。可是，你们现在学这法门，老实讲应在那里观呢？—先要在心头起观，肉体有形之心，两个乳房中间，心窝子上下。观心，先须轻轻的在心头部位作观，当然，思想不是由心脏而生，但是，你正好观察心头这一部份，此是正修行之路，别脑子空想妄想，也不要看光什么了。初学者用此观法，有时觉得心窝子这里痛啊痛的，那是由于胃上食道管不干净的缘故。除非心脏原有疾病的，另须研究其他方便。

怎样才是观自在菩萨修行菩萨道的观法呢？换言之，怎样才是「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的观行呢？你这样从起心动念，慢慢起修，慢慢观想，走路也好，做事也好，随时不离心中自我观照，等智慧功力深入以后，自己自性实相般若的智慧爆发了，就不是先前追求心念起时的观想智慧了。我们观想的观是妄心观妄心，妄想观妄想，虽然能观的作用是理性的，但仍是妄想。审察自己心念，观到功力深了，因缘成就时，自然呈现智慧德相。但观自在菩萨虽然告诉我们行深般若波罗密多，却也不是一观就会，火候到了，起心动念，时时明白，个个清楚，来的时候不欢迎，念头就跑掉了，去的时候不追求，不理它何处消失，如果观行渐深，观到妄心杂念，既不来也不去，正好，一段空灵，得「初住」休息之境。

照见五蕴皆空

念念都舍，舍掉，但舍不是压制的妄造空境，只是随起随消。如此直修下去，最后真智实相般若必然现前。此时一点都不吃力，不必观了，到达另一境界——「照见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身也空，心也空，精神世界、物理世界一切都空，身心也无，感觉也无。空了，没有了，并非死亡；空了，自己找自己的身心觉受都找不到，没有腰酸腿麻等现象，意识心中如果还有个感觉，那是受阴，也要空掉；妄想有没有？没有了！想阴也空。

「照见五蕴皆空」，五蕴一了，什么都了！无苦亦无乐，既无欢喜也无悲，实相般若自然呈现，见自性空性，不完了吗！虽然如此，观还是初步的修法。例如密宗的所谓观想，或天台宗的所谓止观的观境，这观字是用第六意识的思想妄心，也是分别的妄想妄心，都是由寻、伺，审察的心态入手。但观的作用很重要，般若修法即从观心开始修观自在。

假如你求个神通、求个清净、求个境界、求个气脉通，都是意识妄念的欲求；你把这些观念弄清楚，念念舍，舍即布施，念头来就丢开，随便它是什么念头，包括佛法的心思都丢开。能念念布施，自然持戒，起心动念，对与不对，善与恶，都抛掉，当然是戒了。能念念布施，自然忍辱，忍即切断念头，合乎法忍。能念念布施，自然精进；念念来则舍之，去也不追，自然是禅定。这六度都在观心境界中，等到自性般若显露，便照见身心内外一切皆空，都空无所有了。

小乘佛法如何禅修

小乘佛法的修持，对行者的心理状况有个名称叫「有觉有观」。念佛也好，观想也好，显教也好，密宗也好，都是有觉有观，有知觉，有感觉在观想，心清净与不清净，身体舒不舒服感觉得到，这便是有觉有观起修的境界。那么修到了无觉，肉体感受没有了，还有观，是比较进一步的修行人，但观的心念仍在。真做到了无觉无观，感觉不存，更不必起观，自然清净，如此小乘的禅定修法才算有基础。然而你要知道，这个清净，它是心意识所显现的清明境界，不过已经不错了，如果由此继续定慧等持修下去，即使不了菩提，也可证果。所以旧译修观方法「有觉有观」。玄奘法师弃而不用，新译「有寻有伺」。

「寻」的心理现况，一个念头去接另一个念头，一个思想去接另一个思想，就是寻的现象。「伺」，妄想念头好像停止一样，似乎不大用力，很静，但其实还是念。古人译为「有觉有观」、「无觉有观」、「无觉无观」，弥勒菩萨在瑜伽师地论里，谈心理修持的状态，提出三个程序，玄奘法师将之异译「有寻有伺」、「无寻唯伺」、「无寻无伺」。这些心意识的心念变化过程形态，自己须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而如此这般修持所产生的功德和妄想的关系究竟如何，瑜伽师地论以这三地概括得层次分明，这里暂且不提。

般若就是无上咒

那么观自在菩萨的「观」，本身就是般若修法，难道另外别有个法吗？！假使真有一个咒语，要念咒子才对，你图的是什么？心经末后不就有个咒吗？「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观自在菩萨说，你们不要乱念咒子啦，般若就是无上咒，没有其他咒语超过它了，「能除一切苦」，只有这个咒子，使人能解决一切问题，「真实不虚」，不是盖的。「即说咒曰」我现在说给你们听，「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这

便是大咒。因此关键不是咒不咒的问题，你以为念个咒子才叫修行啊，般若法门正是最好的咒，「观」自在就是咒，观自在就是陀罗尼，总持法门。

开始一切都在观境中修—观与舍，这么样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到了最后已不是观，观还用心，而是无觉无观了。身心真空，不须念念再舍，而是自然静，当下就「照」见五蕴皆空。我常比方，观，这一法门，好像打一盏灯笼，或拿支手电筒找东西，光有限度有范围，找，找，慢慢找；照则不是，整个大电厂开了，如太阳照耀万物，一刹那普照大地，叫佛光普照。你人为的观想，毕竟有限，非普遍。等观到纯熟，一转澈底照见五蕴皆空。照见什么？身体的感觉没有了，无感觉，全盘空掉，那时全不考虑腿痛不痛，麻不麻，什么都没有，可是清楚的很，那是菩提觉性，如有所悟，「五蕴皆空」。你看般若修法那么简单，可是做到了吗？做不到。你们要是这样修起来多好，非成就不可。

色与空的问题

因为有人做不到，所以观自在菩萨又为舍利弗说明色与空的道理。佛在楞严经所教的修法是渐次空五蕴。第一色阴，（地水火风）这个身体如何空掉？你们打坐尽管坐在这里，很舒服，还是有身体感觉，色阴空不了；为什么？因为有地水火风缘聚的关系。地就是肌肉和筋骨，水—身上的血液唾液等，火—生命本能的热力，风则是气脉。气脉怎么会没有？身体自然有气流走动，没有气就死亡了。密宗修气脉，是把四大先修好了，容易将它空掉，了了色法。而谁在修气脉呢？这就不属于气脉问题了。气脉没修好，我们这个肉体四大业气笼罩之下，别说念头空不了，感觉都空不了。色法不空，受阴难除，一天到晚在这里，不是头痛，就是腿麻，饭少吃，饿了！多吃了，肚子发胀！心情不好，无不都在感觉之中。甚至你看我不起，我生气；我看你不顺眼，你讨厌，完全沉醉在受阴里，妄想空不了。行阴是生命的本能活动，你更空不了，随生死流转，要病的时候，无法不病，要死的时候，就活不下去，心意识都控制不了。

于是佛菩萨善知识们替我们想很多的办法。从色身上了的，修气脉。从心地上了的，修止观。从信仰上了的，念佛念法念僧。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般若的差别智，都是根本般若演发出来的差别智慧与方法。在色法上，你说没有气脉的作用吗？没有肉体中各种身心变化吗？肉体明明摆在这里，怎么了？有时你自以为精通佛法，晓得自己不要生气，可是今天肝火旺了，脾气来了，控制都控制不了，一发不可收拾，皆是色阴、受阴、想阴、行阴主使了你，你无法做它们的主宰，它用你，你不能用它。

因此，心经第二段菩萨慈悲告诉舍利弗，也是一种感叹：「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菩萨先讲修法原理，五蕴里头第一重色蕴。舍利子，你当如此观，如此了，不走修气脉的路线，但可了气脉。所谓气脉肉体是业气，业气存在，这股力量行到肺部，肺部就起作用，有所变化或生病。那么假使你不用其他方法，天天做教理观念，也可以，白骨观就是了色法的根本方法，将身体观成白骨。白骨观、不净观属有为法，因为众生做不到色即是空，只好先修白骨观、不净观，等修到白骨流光，光也空了，便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白骨观你既不能观起来，不能不修啊！佛初步传法给弟子们，大多都是要人修不净观和白骨观。而根据佛经统计，佛在世时的弟子，由白骨观证果的太多太多了，这是以有为法了色法的最佳法门。

此外还有很多别的途径，如密宗的修气脉，修明点，修拙火。拙火修成功了如何呢？拙火不是一团火，若成一团火，是火观成就，终究还得归空，与其他法门殊途同归。修气脉并非气脉修成便

了事，虽然气脉为修道途程中的必经之路，但并非究竟。

色不异空 空不异色

那么不用上述修法，直接走般若路线，如何空色法？一观。内观，观色法，色就是空，有智慧一观就入，便把色法身体空了。慧力不够，修有为法不净观、白骨观等等，照样空。到了空，就是究竟了吗？你气脉化掉空了就是吗？不究竟啊！舍利子，「空不异色」。空了以后，空也不留，有个空的境界，清净的状态，也是色法的变相，与色法没有两样。所以第一步告诉你小乘声闻的「色不异空」，证到了空呢？空还要空掉，「空不异色」，空依然是有相清净，心意识所变现，仍是执著。

那么你说到了第二步「空不异色」，连空也空了，那还不是吗？还未澈底清净，只到一半，不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法本身就是空的，用不著你去空掉它，它的本性念念迁流，时时不住，本来不住，你去空掉干嘛？这是大乘境界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由于本来空，才有色，有肉体，有物质世界的起用。你别去追求另一个空，认为是道，是究竟；如果这样，还不是的，因为空仍是有的。一切万有诸法，一切宇宙现象，都因空而有，无真空便无万有的缘起。譬如房间不空则不能用，因为空才有多种用途。万法从空生，从空灭，空生空灭，并非没有，它有生有灭，来去自在，生灭自由。所以如来者，无所从来，无所从去，自性本空，故说「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到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有二法毫没有两样，何必造作去空色法，多费心机。但又何不可造作诸法，生起一切妙用呢！到此才为大乘的成就境界。

经文一开始「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已经传法完毕。明知你空不了，因此说，舍利子啊！五蕴皆空，谈何容易，第一色法便够难办了；别说色法，身见能够空得了吗？我们打坐在这里，腿子到这个时候非麻不可，就是色法气脉不通，身见不能空的关系，若无气脉，坐一万年也没问题。大家口口声声五蕴皆空，你到了吗？到了便成就、成佛，不需修了，到达无学之地。

所以说，舍利子啊！不容易呢！需要了色法，「色不异空」。懂吗？懂了，嘿！不要抓住一个空，「空不异色」，空和色并无不同。那么，假如对色与空，两头都不执著，对不对呢？还不对，还没真用心。「色即是空」色法当下便是空的，不必多此一举去空，不要执空，「空即是色」。

受想行识 亦复如是

如此，「受」—感觉的状况。「想」—思想。「行」—生命的动能。「识」—现识。亦复如是，都同上述色法四句话一样。禅宗要人「离四句，绝百非」。四句就是：「空」、「有」、「非空非有」、「即空即有」。大家应从此细加体会。本经的中文翻译太高明了，不把色蕴后面四句，一句一句重复啰嗦的再译。若是用科学逻辑的方法，要将受、想、行、识和色法一样，一句一句写出来，可是本经不循此途，而以文学手法—「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一笔便交代圆满。然而不啰嗦也不可以啊！般若法门，是最高智慧的成就法门，一般凡夫，怎么能懂？

色法刚才已讲过。「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也交代完了，再来一谈感觉状态。舍利子啊！「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你们现在自己观照看看，腿都坐得差不多了，有些人本来满定的，现在是定的反面，难受到不得不摇动。坐久了不舒服，甚

之，烦躁不安，这是受阴在作怪。「受即是空，空即是受」。能吗？如果现在有人拿把手枪，你动一动就打死你，这一怕，就忘了这双腿，只注意到手枪，管不了身体酸痛胀麻，好像是空掉了似的，这是心的变相作用，注意力的转移，受阴变相为骇怕，不是真能空了此感受。因此要观，观心为要。

但你观心的感觉即是念头，你别以为只有思想的作用才叫念头！人坐在那里，百千种滋味在心头翻滚，就是受阴没空，受阴不空之故。譬如坐著气脉使身体自由摇动，一摇已是动念了；因为你念头跟著身上气脉，与受阴配合。如果受阴不与之配合，便不致于随他起而动摇了。有些人搞不清楚，硬说只是气脉在动在摇，自己实在没有帮忙它，也没管它，它自然在动，没办法。甚至认为是神奇，是道的妙用。这真叫人啼笑皆非，不可说，不可说。因为不懂现识的道理，那是第八阿赖耶识整个念头的异熟等流在作怪啦！

教你一个咒子

身体在摇，不是没有念头，所谓自己感觉没有念头，只是好像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妄想。其实摇动本身，正是大念头，须将这感受空了才对。这个不空，没有用的。听到没有？快把受阴抛得一干二净，「受即是空」。抛不开，你念这个咒子「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昨天有位同学在摇，我告诉他，教你一个咒子，一念就不摇了，「摇呀摇，摇呀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好宝宝！不要摇呀，不要摇。」（众哈哈大笑！）什么道理？念头控制念头，有何难处，有何稀奇。摇动本身，脚痛腿麻，都是念。你说难也难，说易也易，明知是这一念在作怪，但此念就难自空，麻还是麻，痛还是痛，因此你别吹牛了，生死到来，病了！老化了！痛苦啊！更难空舍。明知生死是空，但依然生生世世，不脱轮回，随生死所转。

那么受阴那里来的？气脉来的。所以有的修法需先把气脉打通。这是有为法，对的，也是一大方便。气脉真通了后，肉身不受障碍，一上座，身见自然空，然后再了心，便容易些了。要晓得身与心各占一半，这一半给身体牵住，给四大控制住，很难了，非得把气脉四大色阴这业气先解决不可。所以，你看心经般若修法多高明。（讲到此，现场指示一人说：这是观心，就在心头这里观，但别低头。）

空里谈空 都是空话

接著，观自在菩萨提到「想」—思想，思想很难了。（问）你们听唯识课，第八阿赖耶识有没有五遍行？（答：有。）（问）五遍行里有没有想？（答：有。）想的作用多厉害，然而「想不异空」。你空得了吗？观自在菩萨说：「照见五蕴皆空」，你却在这里图个空的境界，对不对？（自答说：不对。）因为「空不异想」。空是你想出来的，你还得进一步同观自在菩萨一样照见「想即是空，空即是想」的大乘境界才对。想没关系，想来想去，它留不住，你现在想想看，乱七八糟，天南地北无所不想，想包子，想馒头，想点心，想过年，想回家回小庙子，担心老师骂，坐著不敢动，很痛苦，入一切苦厄，落在痛苦深渊。唉！你说这胡思乱想怎么办？嘿！你尽管想，想死了也没关系，你要留它也留不住的，「想不异空」，何必想去求空，自性本空，了不可得嘛。如果你到了空境，那么「空不异想」，空仍是妄想所变。所以大乘菩萨不是把妄想空了才证道，大乘菩萨以般若观照，「想即是空」。舍利子啊！那想阴本来自身空空，不要你去特别抓住一个空，抓住一个空，「空即是想」，那么，空也就是妄想。

这样讲是在传法，不是在讲经哦！一点一滴自己要观透。前面所讲的，五阴去了三阴。更接下来，「舍利子啊！行不异空，空不异行」。我们身上血液循环，生命中五阴的因缘际会，宇宙的运行，异熟等流的生命生生不息，都是行阴。譬如我们打坐闭眼息念，什么都不想，黑洞洞，空空的，你以为是静态，其实行阴正在转动，你不知而已。因为它是意识心不相应的行法。你打坐闭眼，刚上座不久开始清净，后来变乱了，然后又清净，无非行阴在流转，在流转的就是行阴。然而，「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行即是空，空即是行」。舍利子！在这行中，当下就是空，别再寻寻觅觅去造成一个空，不然，空也就是行阴的现相了。要观好，那么你这一念的意识也如此。「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识即是空，空即是识」，分别意识完全空，道理同上。

五蕴一空 依性起修

经讲到这里，我们再念念看「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你若真有大智慧，不管什么禅宗或般若心宗，只来一照。由观至照，当下办到。心中念头一空，五蕴一空，便到家了。不能的话，再来修修有为法，仍有八万四千法门，可资助解脱五蕴。

假使五蕴解脱之后，观自在菩萨又再告诫舍利子说，舍利子啊！「是诸法空相」。真解脱了，一切法皆空，有为法、无为法皆空，一切现象皆空，般若空性现前，无比解脱，无上解脱。现在大家打坐都不观心，一个念头都观不下去。观清楚了，它本性空的嘛！念头是想，「想不异空」。有位同学一天到晚研究经教，讲的吹的，好像老母猪的肚子那么大，全在妄想中，做不到「想不异空，空不异想」，没办法。只这么一观照，不空了吗！即是诸法空相般若解脱。般若观照为的是解脱五阴烦恼，但在境界空之中，你须了解这时是照，不是观。这个空的自性，不生不灭，别怕五阴来去，想也好，不想也好，想而不想，想过不留，无住无著。所以说「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一切过去所造的业力、染污，从来未停流，一切清净心念也未停流。你想保持一个清净的心境，就错了，这是大妄想。因为它本来不垢不净，空嘛！那里有个清净呢！？清净已经不空。你说这白颜色最干净了，其实有个颜色叫白色，不已著了色吗？空，没有白不白，黑不黑，以此类推，「不增不减」。

无量法门誓愿学

你能做到一切法，一切思想，一切作用，一切感受，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便懂得诸法空相。但要观照透彻，后头还有很多东西，还有修法，你们参不透。不要以为一路到底了事。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次，也许明天也许周四，不一定，依你们修持状况再谈。

刚才首先教大家怎么打坐修法，第一：上座忏悔。第二：发愿。第三修习观心法门，依心经做般若正观。那么有人说，老师你又教白骨观，又教念佛，又教观音法门，那么多，究竟学那一法？现在又多个般若正观，叫我们怎样修？那些都是助道品，都是加行法，到头来非得接上般若正观不可。所以「有时且念十方佛，无事闲观一片心」，因为「色不异空」。既然空不了，那你就修修白骨观，到达有为空的清净境界，你还没证果，就把这般若正观的法门暂时收拾起来，以后必要用到。再来念念佛，求加庇，利用念佛法门。「受即是空」，觉受的境界空不了，可用打通气脉等等的功夫方法，以便透彻自性空境。

凡此种种皆是方便，佛在维摩经说，有尽、无尽法门，菩萨必需修学；有为，无为，究竟是一

条路子。「有为须极到无为」，记住，「法门无量誓愿学」。下座，休息。

观与照是同是别？

我讲过「般若正观」是佛法正修行之路。现在要问大家，观自在菩萨的「观」，和照见五蕴皆空的「照」，这二者依你们的看法究竟有没有差别？

（陈同学答：没有差别。）

（蒋同学答：观指主体，照指客体。也就是说，在做功夫时，自己要了解外在的东西，心不要给它抓走，须照住它。如果不如此的话，我们心中的偏执所执性及依他起性，便会在自我里造成许多错误的概念，障碍自己。）

（××法师答：照可以说偏向于止和静方面，为根本慧，观则是一种抉择，属分别慧。二者是一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林同学答：我对刚才三种说法不完全同意。观可能还只是在自性本体的功用上做功夫，到了照以后，已经能够洞见自性本体了。）

（××学僧答：我认为观比较属于意识妄想这方面，照则是属于智慧的抉择。）

（周同学答：观是般若的本体，照就是本体起用的境界。）

好，你们都讲得很好，很像一回事，但也都统统吃鸭蛋，得零分。大部份同学都还在谈理阶段，光说不练，如何把这法门切实用到心地上才是正题。

你们看，佛法由世尊，传到弟子迦叶、阿难、目犍连等人手里，便有了各自不同的讲法。等于孔子的学说到了子夏、子游、子张、子贡一代，理念的表达和事物的偏重，就不一样了。各有成就，各有所得，然而究竟有偏颇，并不圆满。你们刚才所讲，彼此体会不同，大致还算不错，但是都没有正中问题的核心。

现在我把心经切合修持用功的法门，顺便融合一点教理的分析，试著贡献大家，认识般若宗，也就是一般所谓的禅宗、心宗、达摩宗的眉目。其实，你们许多人尚未对这个法门真正深入，全心全意用功修持。你以为教理不是修法啊？！其实，真正的教理正是切身的修持法门，一定要有形有相的方式才叫修法吗？那是次等法。上等之法，理事圆融，法界无碍。理即事，事即理，理是教理学理，事是行持功夫。真通了教理，见地透彻，这见地就是功夫。

般若正修事理一定圆融

所以你看华严经有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功夫到了，理也到了，或者理到了，功夫也到了，事事无碍法界，根本没得理存在，全是事了。譬如我们日常行住坐卧，都是一件一件事，每件事都有它在哲学上和科学上的道理。但是我们每个凡夫都自自然然晓得上厕所、穿衣服、吃饭、事事无碍，样样平常，根本不管那个理不理。因此，理的极致就是事，理事双亡，能所不立，才得证成佛。

告诉你们，这样便是参禅啊！今天一问大家，依然没得办法。以前都讲过的，现在仍茫然不知重点所在，这很严重，很糟糕。

大家要好好走般若正观的修持路线，不只是为了自己将来的成就，自己成就了也可以教他人，帮助他人。有同学在此地学了一小段时间，还没学成便离开。到了外面，念佛的团体请他去说法，推也推不掉，这才晓得还须更上一层楼，每日谨言慎行，战战兢兢，把修学日记寄给我看，每天做些什么事，遇到什么困难，我都清楚。过不了多久又跑回来，想继续好好学。

到处需要人啊！以后你们都要轮流出去弘法，不行的话，这里也别再混下去了。这里并非养老院、托儿所，自立立他，自觉觉他，牺牲自我，普济众生，这才是大乘菩萨永不退失的行愿。经云：「自未得度，先度他人，菩萨发心。」

要你们去弘法，究竟到哪里去呢？这就要看你们如何去开创了。样样都要靠老师，不行的！难道死了以后，还要老师给你定个棺材；然后：「老师，你帮我装进棺材。」在棺材里还要说：「老师请你把我的头摆正一点。」这样行吗？！所以这一回寒假禅修，要求比以往严格，不是闹著玩的。希望大家善自护念，各有心得。

如何观？如何照？前面已说明过。现在再问一个问题，观与照应属于何种般若？（有同学迟疑地试答：「是不是实相般若？」）错了。你们这样回答等于在猜题，心存侥幸，要不得。依禅宗而言：「思而知，虑而得，此乃鬼家活计。」要想一下才知道，研究考虑一番后才晓得，都不是本份自性般若自然的流露，不算修道本色，而是猜疑伎俩。

学佛从有寻有伺开始

般若的内义包括下面五种：实相般若，境界般若，文字般若，方便般若（沤和般若），眷属般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观自在菩萨的「观」和照见五蕴皆空的「照」，二者都是境界中事，都是境界般若。我们修证的三个次第——「有觉有观」（有寻有伺）、「无觉有观」（无寻唯伺）、「无觉无观」（无寻无伺）——可以体会到观与照的分际。观的境界就是寻，有如在找一个东西，比方一根针掉到地上，怎么办？屋内一片漆黑，只好藉著烛光或手电筒的亮光慢慢寻找，慢慢探索，这是「有寻」。「伺」则不寻找，找啊找，找也找不到，坐在那里等著吧，本来到处移动的小亮光停在一个地方，定住了，久而久之，光亮逐渐放大，这是伺的境界。最后，瞎猫撞到死老鼠似的，一下放大光明，彻天彻地，便到了照见五蕴皆空，无所障碍。

凡夫学佛，不管是学密宗或者显教，一开始都是有寻有伺。观想一下观不起来，即使观起来又跑掉了，自己很惭愧，又忏悔，又难过。然后再观想寻回来，这样七腾八折，后来勉强定住了，就是伺。可是刚刚以为自己行，很得意定住了它，哎呀，又跑掉了。只好再去找，如此反反覆覆，寻寻伺伺，最后终于到达了无寻无伺地，不思善，不思恶，便相当不错了。

心中随时起观，念头何处来？何处去？等到功夫较为纯熟，前念已灭，后念未生，中间一段空灵，有人就拼命看的很牢，对不对？这又沦为下品修法，你死心眼看著那一段干什么！看臭水沟啊？！嘿！你就忘了金刚经所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过去的念头已经过去，未来的念头还没有来，中间的念头当下即空，你看住它执著一个空干嘛？这是不用智慧去参！因为那个空也是你心意识所造，当不得真。那么你不看它，怎么办呢？看与不看之间如何取

舍？

我如此一讲你们便傻了，稍稍深入一点，我就晓得你们吃不消。修行人真到了解脱处还有什么观心不观心的。解脱便解脱，毫不拖泥带水。但是刚开始时，一切都要从般若观心来。心经告诉我们：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般若是诸法之母，非修般若不可。

境风吹识浪 自有定盘心

纯正的般若观心法门，观自我心意识的生生灭灭，本无所谓在何处起观的问题，婆婆妈妈，多此一举。心并不在内外中间。然而一般行者做此观法，很容易将注意力集中头部，引起高血压等病症，所以才又提供大家轻轻在心头作观的方便，又怕你们不懂心头部份，特别说明在心窝子这里，两个乳头中间，肋骨衔接凹下之处。就在这里自然起观。

你看我多么有耐心。常常你们一大堆不是问题的问题，我都一字一字静静的洗耳恭听；每个礼拜那些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的日记，我都坐看几个小时，规规矩矩、一句一句仔细看完。这就是忍辱波罗密，其实忍都不必忍，忍性自空。

观与照有层次上的不同。大家注意经文：「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怎样修行呢？行住坐卧，起心动念，随时在观照中。若说观照到得心应手，那么你那个能观照的是什么东西？观心到了某一程度，自然因个人业力不同而现出各种境界。有人到时就看到圆光，有什么事问他，只要在圆光中一看，就知道了，一执著便上了邪路，错了。境界倒是真的，所看的山水人物也是真的，并不一定是这一生的事。那么这是不是妄念？一是妄念，是六尘缘影，甚之，是第八阿赖耶种子识的变现影像。

所以要观这个念，这个念不动，你怎么看见？！念不动，怎么会起境界？！念头动，气也动，气不动，境界还出不来呢，对不对？！一切境界皆是念动，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感觉也好，思想也好，气脉也好，都是相。你把这道理弄清楚了，才容易上路，才不会出差错。大家要观照清楚，催侗不得，然后看到境界，呸！！去你的，正一正，动一动，连个鬼影都没有，还有什么境界不境界。这是个法门喔，密宗有一个大手印法门，大力吐一个「呸」字，顿除一切妄想杂念，便心境立刻变得海阔天空。

当年我的老师袁先生，告诉我他以前参禅、参话头的经验：一心一意，昼夜不懈，参到吐血也不管，男子汉大丈夫，死了就死了，决不后悔。有一天，早晨起来叠棉被，把被子这么一抖，又是一个太阳出来，再抖两下，一个一个太阳，接二连三滚出来。嘿！他说原来什么学剑仙、学看光、修行得神通的，都是这样。去他的！你来骗我干什么！被子也不叠了，吐它一口口水，打坐去了。真是大修行人，再怎么「境风吹识浪」，绝不被境界所转。

然而到达「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究竟了没有？一不究竟。况且你们还没有照见五蕴皆空。只好慢慢观，随时念念回光反照，如此行深了，自然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们念朝暮课诵楞严咒的偈子，有「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两句话，这也是行；行深了，自然照见五蕴皆空。

轻轻从心头起观

你们现在坐在那里，五蕴都不空的。有时气脉动，气脉是什么？都是四大色法变的。气是风大，脉是水大、地大、火大的综和，是由神经初步发起的作用。气脉通不了，色法空不了，身心空不了，实相般若无法现前。因此第一步先要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起修，等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四谛中便没有苦谛，灭了苦谛即道谛，而五蕴就是集谛，一个般若观心法门便把「苦集灭道」贯澈尽了。要离一切苦，先灭一切集，如何灭一切集，得了道才灭一切集。这不只是讲道理，都是修法哦！

大家好好奉行观自在菩萨的教法，观照这个色身色法同性空的关系。不然闭起眼睛打坐，里头一片漆黑，懵懵懂懂，自己搞不清楚，多可怜，多悲哀！你们现在如此观心，不要向顶上观，不要在脑子里观。平平安安，自自然然，轻轻从心头起观即可。千万不要硬抓住肉体，把肉体看得那么严重。若是作白骨观，白骨那个空架子，重心大概也在心头这一部份。听懂了没有？要把每一句话听进去，不要表面专注，其实昏昏沉沉，莫名其妙，白白浪费时间。话记不住，就是落在无记中。若能每句话明明白白记住，心中却无妄念杂想，这才是定的忆念之力。

好，现在告诉你们，刚才你们几个人的回答，还算有点影子。观与照，彼此同而不同，有层次之别。若是修行到了照的境界，那便到了理无碍法界，但尚未达到理事无碍法界；或者勉强说到了理事无碍法界，不过还没完全，差不多是介于理无碍与理事无碍法界之间。

然而，凡是不能真正用功修行，光在那边讲道理的，不论是观是照，都是理法界边事。还有人问，无寻无伺的境界跟无记如何分别？无记就是无记，无寻无伺就是无寻无伺，就这么简单！般若波罗密多的修行深时，自己自能分别，没有修，空谈妙理干嘛？（此时有同学问：观是修道位，照是见道位，对不对？师答：就功夫而言，勉强可以这么说，但还不真是。）

为大家讲个禅宗故事

现在为大家讲个禅宗故事，看看有没有人能够领会。事情发生在唐末五代，现今湖北武汉三镇地带，有名的黄鹤楼就在这里，风景很美，唐代名诗人崔颢有诗为证：「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当时有个禅师，自己认为已经大澈大悟。有一次，他到一位修道已经到了家的大居士那里去化缘，所谓「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大居士接待这位禅师，知道他来化缘，就说：「好啊，大和尚，我问你，答得出来一切供养，答不出来，免谈。」和尚说好，你问吧。居士就问：「古镜未磨时如何？」一个古老的铜镜，脏兮兮的，生满铜锈，没有擦干净前怎样呢？和尚答：「黑如漆。」染污得像沾过油漆一样，黑乌乌的一片。居士又问：「古镜既磨后如何？」假使好好磨擦干净了后怎样？和尚答：「照天照地。」这下可好，大居士说：「不行，对不起，请出去，不供养你。」

没有错啊！依教理讲，那禅师这样回答，一点都没有错，古镜未磨，此心还没得定发慧，没悟以前，黑如漆，那里有错？古镜既磨后如何？照天照地，那不是唯识所讲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镜智了吗？但是宗门祖师禅与如来禅不同。你们如果去化缘，遇到同样的情况，给人扫地出门，你服不服气啊？不服气。这和尚当然不服气，再去修行，又住茅蓬潜修，三年以后，再回来化缘。大居士看到他又来了，好啊，请坐，我问你，还是那句老话：「古镜未磨时如何？」答：「此去汉阳不远。」再问：「古镜既磨后如何？」答：「黄鹤楼前鹦鹉洲」。嘿！请接受供养。

这是什么道理？三年的历练毕竟没有白费。他先前所答，已非泛泛之辈玩口头禅的阶段，真也

到了相当程度，也有相当的功夫。但仍不行。照见五蕴皆空，便算了道吗？不对的，我们这位大维摩居士说不对就不对，你有什么办法。

这次寒假共修，每个人都要好好观心，不做观明点，或者念佛念咒等等其他功夫。明点是心造，念佛念咒也都是此心在念，观想佛菩萨亦是同样这颗心在想。凡所有想，皆是境，佛也好，魔也好，山水也好，人物也好，都是境界；能起境界，能想，能诸般造作的，非境。所观所照的是心念的变相，是境界般若；能观能照的，不是境界般若，而是实相般若。修行人必须找到能观能照的那个，才算开始发现自己本来的面目。

苦由我来 有我就有苦

我为了怕你们听了似懂非懂，因此婆婆妈妈，一而再，再而三，将心经般若观法，从头至尾，从尾至头，反反覆覆，不厌其烦地加以说明，希望大家好好体会，好好在八识田中记牢。一入耳根，永为道种。

你们当中已有少数人有一点入门的样子了，但大部份还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甚至有些更妄作聪明，自以为是，在那里理上推理，头上安头，越来越离谱，要不得。在座之中，每人至少已有七天的禅修经验，放下一切法，放下一切心。现在好好求忏悔，每一上座，不要忘记先前所讲，先诚敬地忏悔，然后真心地发愿。再来，依心经观心，如此修去。

观自在菩萨开始从四谛法「苦集灭道」的苦谛开示我们，痛下一锥。苦海茫茫，一切众生有求皆苦。不但世间法求不得苦，求出世间法而不能相应更苦。想学佛，想出家，想成道，多苦啊！世出世间，一切皆苦。如何了脱这苦呢？苦由那里来呢？一由「我」来。有我就有苦。我从那里来？由身由心，由念头思想和四大和合而来，是名「色受想行识」五蕴。先要了此五蕴，才能跳出苦海。跳出苦海即是「度一切苦厄」。如同乘船由此岸到彼岸，需要借助工具。般若观行，正是最好最妙的工具。依之起修，自性自了，自性自度，还怕跳不出痛苦深渊，照见五蕴皆空吗？

我们如果做白骨观，身上肌肉、气脉、神经、细胞等等都化掉了，还有什么气脉不气脉的，不就好了吗？有气脉就是还有肉体，肉体是受阴。受蕴那里来？从色蕴的四大来。四大空不了，其余受想行识四蕴更免谈了。因此无法度一切苦厄，长日都在苦中。所以观自在菩萨告诉舍利子，从观心去了世间诸苦。

观心不要蓄意，不要用力，自自然然去观。实际上，你一观这个念头，这个念头已经跑掉了。跑了的不去追寻，未来尚未生起的，不去迎取。当下即是空。管它空也好，不空也好，一念清净自在。有杂念妄想来，一舍，布施掉，即传统禅宗讲「放下」。念念舍，善念也好，恶念也好，世间念头，佛法念头，一切皆是虚妄。譬如圆觉经所讲，「知幻即离」。知道这念头是虚假幻化的，它来了，不必费力赶它，轻轻一观，本来空嘛！「不假方便」。用不著求佛菩萨帮忙。「离幻即觉」。离开了妄想，不就清清静静，明明白白，自性般若，没有程序，「亦无渐次」，当下现前，这不是很好吗？可是有些人也许错解了圆觉经，以为觉了就成了佛。他不知道，纵使如此，还是初觉始觉，不是本觉。

四大并没有障碍你

般若观行的功夫真到了家，突然之间，顿悟，照见五蕴皆空。身心内外统统空，见自性真空。

若是还有气脉，还有感觉，还有痛苦，坐著不舒服，那都陷在受阴、想阴里头，还谈个什么其他的呢？纵然你得了定，呼吸停止，脉还不止，依旧没能脱离行阴。即使脉也停了，你暖、寿、识仍在，依旧无法超出识阴的控制。

那么，藉著「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的修法，人人直修下去，由观到照。等到照的时候，那便一点也不吃力，也用不著修，但又不离修。自然而修，修而不修，也不著力之处，好像无修无证，但又清明在躬，才能度一切苦厄。

如果这种观心法门，一时功夫不能得力，我们还可利用接下来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的方便观慧，与之配合而修。有大智慧的人，一听「色即是空」。两腿盘著也好，不盘著也好，一念顿住，把色身一抛，就丢掉了。凡夫怎样都丢不开，无始以来就舍不得这个集根本业气于一身的肉体，禅宗称之为色壳子，一投胎钻到这里面去，以后便爬不出来。好像那个蜡丸一样，药一装入蜡丸之中，一封，困住了，打不开。你看，这色壳子有多麻烦，多厉害。

但是，你若真把色身空掉了，却也不要就此执著一个空。只知性空，不晓得缘起，不能起妙用，那便落在「见取见」上，还不算数。这时更要回心向大，转成菩萨道。「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缘起的诸种宇宙现象，本性是空的；而正因为本性是空的，所以才能缘起所有世间的事事物物。因此上面两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指的是「缘起性空」；下面两句话马上一转，直入大乘菩萨道「性空缘起」的妙有境界，「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这四大丢不丢开都一样，它本身自然就是空的。你觉得你被四大障碍住，其实是你自己的念头在作怪，自我拘束，四大并没有障碍你，它和念头一样，本空。你若参透了这个道理，又何妨四大之存在？！有了四大才能创造诸般事业，成就种种度生功行，多么棒！

如此，「受」的情况也是一样，「受不异空，空不异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你们坐在这里，就算感受空掉了，也不必一直贪著这个空境。换句话说，陷在受阴境中受苦也不错嘛！双腿一盘，坐久了，哎呀我的妈！人生能有此番经验，岂不有趣？！（一笑）

多受一分罪 多消一分业

我昨天告诉大家，多受一分罪，多消一分业。无始以来，我们破坏人家的好事，伤害其他众生，使其身心受大痛苦，这类勾当我们做得多了，现在自己也尝尝看，消受消受，何必这么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扭扭捏捏，多没出息。「受即是空，空即是受」，你腿麻，你难过，那么就自己回转来往内观照一下，正在那个酸痛胀麻的时候，自己仔细看看，满好玩的。我们还可跟它讲话，格老子，你痛个什么鬼？乖一点好不好？！嘿，这不痛得痛快吗！你那清清楚楚知道痛的那个并不痛，对不对？懂不懂？你要真懂了，般若修法就入门了。（一笑）

再接下来轮到「想」。「想不异空」，它本来就是虚妄的、假的、认不得真的，所以叫妄想，为什么还要那么死心眼，上当受骗呢！想，你尽量想，给你想个够，想累了，看你还不想？一个念头过来，它在你那里留都不留，一刹那便溜走了。来无影，去无踪，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根本就是它来空你，难道你还真有本事空它吗？

可是，当你感受进入清净的状态时，也别猛抓住清净，执著空，自以为高明。「空不异想」，

空的境界本是妄想的变相，有何稀奇？一般凡夫妄想落在有边，生生世世不离六道轮回；而小乘声闻缘觉落在空边，不能起诸妙用，普济群生，尚未究竟。「想即是空，空即是想」，想与空不二，根本没有什麼想不想，空不空的问题。你死守一个空，自以为是，其实正是个要不得的大妄想，该打香板！

受阴想阴解决了以后，紧接著行阴和识阴的问题。「行不异空，空不异行」；「识不异空，空不异识」；行和识一般人无法认得，很难懂。你们有人自以为懂心经，随随便便，信口开河，不要谤法造孽呀！你色阴受阴了了，想阴也了了，慢慢才体会到没有妄想，虽然好像没有妄想，可是有个东西。是什麼，讲也讲不出来，不在外，不在内，不在中间，却有一个什麼似的在那里，这就是行阴。无明缘行，正是这一念无明在作怪，而你却以为是清淨，以为是道，活见你的大头鬼。

再说，受想行识的「想」和「识」，彼此有别。想只能说是识阴所起的表层作用。唯识的「识」很深奥，很不简单。你们听「成唯识论」的课听不懂，应该的，一点都不稀奇。但是如果能做到「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那么便能一路下去，了解并解脱后面紧跟著的几个阴境—受、想、行、识。

善念恶念都不沾

观自在菩萨在谈完了五蕴的真相之后，继续更进一步给舍利弗做结论。「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但要身空，不但要我空，连法也要空。般若也好，佛法也好，有为也好，无为也好，无一不是幻化假名。「法不异空，空不异法，法即是空，空即是法」，什麼法都丢，都空掉。一切法空，小乘法、大乘法、显教、密教等等，凡所有法，一股邈邈统统没有，但不贪恋一个空，那样子就对了。

然后，在这诸法空相当中，你正好修持。这个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淨，不增不减」。实相般若，自性真空。于此境界，自自然然无修而修，无证而证，此即行深。然而什麼是不生？一无生法忍。一天到晚，尽管吃饭、穿衣；尽管开玩笑，打哈哈，乃至忙碌奔波，喜、怒、哀、乐样样都来，却是动而不动，生而不生。每个念头用过了，当下即舍即空，即用即有。既然不生，当然不灭，不生不灭，圆满无碍。并且，在这诸法空相当中，还有什麼脏不脏、淨不淨的，「不垢不淨」。善念恶念皆不沾，譬如宇宙虚空，香的、臭的，好的、坏的，它一概包容，也一概不失自己本来面目。在这诸法空相当中，你修它也多不起来，你不修它也少不了一丁点儿，空就是空，无所谓大小多寡，增加减少。你们大家功夫不到，没有悟道，空不了五蕴，难道这样便少了道吗？—没有少啦！「不增不减」。

观自在菩萨得寸进尺，一步一步再开导舍利子，「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你如此身心空灵去修，什麼障碍都没有。你说你腿痛，那么且看看那个腿痛的念头痛不痛？别看腿。知道痛的那个，其实不痛，根本没有怎样！「无眼耳鼻舌身意」，没有眼睛，你们打坐还有个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念等等这些名堂呢？「无色声香味触法」，既无六根，何来六尘？六根六尘空得一干二淨，澈底没有。有也无妨，因为「诸法空相」，有也空啊！我们出家学佛，天天念经，到底念什麼经？！打起坐来，不是眼睛，便是耳朵，时时抓得牢牢的；哎呀，我的眼睛不舒服啊，耳朵难过啊。去你的！怎么不好好了解心经？「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一下就都空掉了，毫不拖泥带水。什麼白骨、明点、气脉这些热热闹闹的玩意儿，理都不理，直截了当便空了六根六尘。

生死本空 有何可怕

六根六尘空了还不算数。经文又说：「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眼界，无耳界，一界一界算到无意识界，这十八界都空；四谛也空，无所谓苦，无所谓集，无所谓灭，无所谓道。由无明缘行、行缘色，一脉相承的十二因缘，环环皆空。因此，「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你说那我把无明空了，就完了，对吗？——不对。自以为空到了头，便算了事，那是昏了头。其实无明也没有什么尽不尽、了不了的啊！乃至十二因缘的最末一位「生死」，同样没有什么解脱不解脱的。为什么要了生死？了了干什么？生死本空，有何可怕！故说「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了了生死的人，人到那里去了？——还在生死中哪！注意哦！大家注意听，别会错意，自找麻烦。

观自在菩萨如此这般，细说般若观心法门，娓娓道来，无一不是为了要一切众生，真放下，真解脱，真自在。他起先由四谛法起讲，现在又归结到它。「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生老病死苦的烦恼都没有了，又须要什么智慧不智慧的法药来治疗呢？又有什么成败得失呢？「无智亦无得」，得什么？得道啊？有个道可得，那就错了。本来无所得，何必大惊小怪，患得患失，庸人自扰呢！「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心无挂碍」，当修行到这一地步，无智亦无得，便算你证得般若了，由观起修，终于照到了。但仍没有澈底解脱，还未完全明心见性。不过般若智慧已经登堂入室，因此「心无挂碍」。休息也好，工作也好，在家也好，出家也好，一切心，一切法，不相妨碍。

那么，「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时于任何境界皆无惊怕之心，不畏生死，不怕轮回。正因为悟到自性般若的大智慧，所以才能更上层楼，没有任何颠倒梦想，究竟涅槃，成就佛果。大乘菩萨的境界不是没有梦想，普度众生，觉悟有情，正是大乘修行人的梦想。你们朝暮课诵楞严咒的偈子里，有两句话：「销我亿劫颠倒想」与「希更审除微细惑」，要消除那个微细惑业可真难了。我从几十年的经验，看了老一辈子，看了年轻一代，许多都走了岔路还不自知，少有功德圆满的。这细微到极点不易检查出来的业惑，越是修到最后，越难捉摸。结果自己搞不清楚，处处怀疑，东找西找，没有了结。

见性解脱 能所双泯

因此，连这一丝丝、一些些虚无缥缈的惑业，也都得依般若波罗密多，澈底断除。「即空即有，非空非有」的般若正观现前，这才大功告成，究竟涅槃。这个时候真正是悟了，不是观，也不是照，而是见性解脱，能所双泯，大圆满，大自在。经文前面，由观自在起到照见五蕴皆空，属有为法，即是维摩经所讲的「尽」法门；后面「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心无挂碍」到「究竟涅槃」这一段，属无为法，即是维摩经所讲的「无尽」法门。

接著，观自在菩萨又很慎重地吩咐舍利子，「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密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世诸佛，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真正要能大彻大悟，成就正等正觉的圆满果位，非依自性般若智慧的解脱不可。你们惛惑，以为念个咒子可以成佛，那么「故知般若波罗密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般若波罗密多正是真正不可思议的咒语，能让一切众生证到自性光明宝藏，再也没有另一个咒子超越过它了，无有能与匹敌者。所有的咒语，一碰到般若波罗密多，还有什么戏唱呢？你们为什么不念呢？不过光嘴念还不行，你要用心眼观照，确实证到，不然你无法将它的功效发挥到极致灵感的地步。般若波罗密多真

能破除你们那些莫名其妙的迷信思想，真能顿消三界一切烦恼痛苦，不是随便说说，闹著玩的。

心经讲到这里，观自在菩萨知道大家喜欢神秘，喜欢弄个咒语，念念有词，于是为了满众生愿，干脆也把这个般若波罗密多的无上大咒传了：「故说般若波罗密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们现在一起念，用闽南语或广东话比较接近原音。

自度自度 快快自度

至于这个咒子意思如何呢？「揭谛揭谛，波罗揭谛」，自度自度，快快自度；「波罗僧揭谛」，大家快快自度，并度大家。菩萨传你这个法，就是要你自我承担，别再自欺欺人。人贵自立，自助天助。唯有自度，才是正法。光死皮活赖，向佛菩萨求这求那，终究不是办法。各人生死各人了，自己业障自己消。任何法门修到最后，都要依般若波罗密多，才能悟入自性如来大光明藏。别再颠三倒四，窝窝囊囊，好好做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吧！「菩提」，觉悟啊！脑子清醒啊！「萨婆诃」（读音ムㄛㄥㄩ）。快快觉悟，不要做梦，不要迷迷糊糊了。

你们看看，般若正观修行之路，多么洒脱，多么直截了当。因此今年此次寒假禅修，要大家把密法、净土等等各种修法，统统暂时搁一下。少装模作样，故作姿态，疑神疑鬼。那么你说学禅宗，这才有一点相似。懂了吗？大家昼夜二六时中，如此观照下去，必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进入度一切苦厄观自在菩萨的心中心。下座。自己在座位前向佛、法、僧三宝，顶礼三拜。以无所求之心，一心一意，虔诚恭敬；敬重佛，敬重法，敬重僧，自己才能得益。好了，休息。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今譯淺解（毛惕園）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今译浅解

毛惕园居士 译解

附录 印光祖师普劝全球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启

观世音菩萨，于无量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明，但以悲心无尽，慈誓莫穷，故复于十方世界，现菩萨及人天凡圣等身，以施无畏，而垂济度，普门品所谓「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不但现有情身，即山河船筏，桥梁道路，药草树木，楼台殿阁，亦随机现，总以离苦得乐，转危为安为事。凡遇刀兵水火，恶病恶兽，怨家对头，恶鬼毒蛇，种种危险者，果能至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即可蒙菩萨加被，转危为安。现在杀劫弥漫，全球皆无安乐之处，亦无安乐之人。愿中外同胞，同念观音圣号，同以观音救苦救难之心为心，同以观音利人利物之事为事，则人我念空，斗争事息，自可同享太平，共乐天常。纵定业难转，丧身失命，亦可仗菩萨力，往生西方，则是因宿业而殒身命，蒙佛力而出苦海也。凡我中外同胞，祈共鉴此愚忱！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秋寄居苏州

报国寺七十七岁老僧释印光启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今译浅解序

三界皆为苦海，而人竟共迷恋，忍受众苦，贪求世乐，不知乐是苦因，身为苦本，好杀盗淫，自绝人天之路，纵贪嗔痴，悉种地狱之根，眼前图快乐一时，身后受苦辛万劫。况值世界大乱，战祸频仍，常死伤遍地，血肉横飞，核子竞赛，毁灭更甚，倘一触发，惨不忍言。纵能幸免，而人命无常，轮回尤险，七十古稀，百年能几，老病最苦，死苦尤甚，随业受报，轮回六道，或堕地狱、饿鬼，或为畜生、修罗，苦重时长，决难逃避；纵有善业，得生天上人间，福尽还堕，亦难久留，一失人身，万劫难复，永受极苦，曷胜危惧！

幸逃避无地，而求救有门，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久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但以度生愿切，救苦心殷，不离寂光，倒驾慈航，为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之左辅，又为娑婆世界释迦世尊之良弼，遍十方微尘国土，度九界无量众生，常普门示现，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有求必应。若遇火水刀兵，台风地震，牢狱枷锁，毒蛇猛兽，怨鬼恶病，难产血崩，种种灾祸；或临阵作战，核子空袭，或乘车船飞机，情势危急，种种险难；只要一心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即蒙救护，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纵定业难转，丧身失命，亦可仗菩萨慈力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了生死，永脱轮回，福寿无量，一生成佛，永享极乐，曷胜庆幸！

兹为自救救人，谨将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加以今译浅解，并略附亲蒙现身救护，及近代感应事证，以阐扬观音菩萨度生救苦之妙行，大开众生求救苦难之普门。承诸位善信大德，广印普赠，以广流传，而普救度，功德无量！普劝中外同胞！家家供奉观音圣像，人人常念观音圣号，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同以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之心为己心，同以观音菩萨救苦救难之行为己行，则人我念空，斗争事息，同免核子大劫，同享世界和平，消灾免难，福寿康宁，凡有所求，无

不应验。若临命终，预知时至，身无病苦，心不贪恋，舍报安详，如入禅定，亲蒙接引，往生极乐，见佛闻法，忍证无生，分身苦海，广度众生，同生西方，共成佛道。诚吾人所有疾厄灾祸，生死轮回等大苦大难，皆能求为救度消灭，即离苦得乐，成佛度生之无上妙法也。

中华民国七十五年观世音菩萨圣诞日

惕园毛凌云谨序于台北内湖思归净舍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今译浅解

姚秦三藏法师 鸠摩罗什 原译

民国菩萨戒优婆塞 惕园毛凌云 今译

（浅解）经名仍照原译，妙法莲华经，是经的总名。妙、是微妙，法、指一切事物，不论大小，有形无形，都叫做法，归纳为三大类，就是心法、佛法、众生法，都微妙不可思议，故称妙法。莲华、是以喻显法，因本经所说，皆一乘实相心法，甚深难解，特借莲华的清净，以显大法的微妙，故称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法华经二十八品中的第二十五品。观世音、是菩萨因中由观闻性而证圆通，果上由观听世间苦恼众生，称名的声音，而自在救度，故名观世音，简称观音，又名观自在。菩萨、是印度话、菩提萨埵、音译的简称，意译为觉有情，有情、又名众生、觉有情、是已经觉悟的众生，还要觉悟一切众生，即运智上求佛觉以自利，用悲下化众生以利他的大圣人，通称大士。普、是普遍，门、是门户，以通达为义，即不限于任何人，任何时间，都能自由出入，普遍通达，方名为普门。在佛法中说，从地狱、饿鬼、畜生、阿修罗、人、天、到声闻、缘觉、菩萨、佛、的十法界，共有十道门，前九界的九道门，都不能互相自由出入，不得称为普门。可称为普门的，只有佛界的一门，因佛成道后，本其大悲愿力，要到那一界去救度众生，都可出入自如，毫无障碍；一切众生，都有佛性，皆可成佛，只要归依三宝，信佛念佛，即入佛门，故称为普门。观音菩萨，是古佛再来，具有佛的大悲愿力，常普门示现，救度众生，故称为普门大士。观音菩萨，道大无方，普随一切众生的根机，令其就路还家，不独立一门，不执定一法，随机应化，皆为出生死，成佛道之门，故名普门。品者、类也，观音菩萨是人，普门是法，合人与法，类为一品，故称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原译是我国姚秦、即后秦时，由龟兹国精通经律论三藏的法师鸠摩罗什，将印度的梵文，译为中文，文简义丰，而古今注疏讲解，又皆文多义繁，或艰深难解，特再译为现今通行的白话，附于原译各段之后，言文对照，并节取注疏讲解的要义，易为简要浅明的解释，故名今译浅解，略附事证，期皆容易了解，深信观音灵感，常念观音圣号，悉灭生老病死之苦，共得无量福德之利，命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佛度生，幸勿以粗浅而忽之！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今译）当佛刚讲完妙法莲华经妙音菩萨品的时候，无尽意菩萨，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来，偏露右肩，合起两掌，面向佛说：请问世尊！观世音菩萨，是以什么因缘，得名为观世音菩萨呢？

（浅解）从这一段起，是长行别示，问答观音菩萨得名因缘。前六句、是结集经家所叙菩萨请法之仪，后四句、是当机举名请问。尔时、是那个时候，此指佛在法华会上，刚讲完妙音菩萨品的

时候。无尽意、是菩萨的别号，以世界无尽，众生无尽，业果无尽，而菩萨度生之心意，亦无尽，故名无尽意。观音菩萨的普门圆行，随机应现，一一无尽，足见大悲亦复无尽，故此品、以无尽意菩萨为当机发起人。即从座起四句，是请法之仪，以表三业恭敬。袒、是袒露，我国以袒为慢，西域以袒为敬，露出右肩，便于执役，以表事师之仪；合掌、我国以拱手为恭，彼国以合掌为敬，以表专至一心，皆身业恭敬。向佛、是以一念之诚，向万德之尊，即意业恭敬。而作是言、是这样的说。世尊、是佛的十种称号之一，受世出世间一切凡圣所共尊，故称世尊。面奉慈容，口称尊号，即口业恭敬。以何因缘，若就众生，是以善恶两机为因，以菩萨灵智慈悲为缘。若就菩萨，是以观智慈悲为因，以众生机感为缘。当机请问世尊！观世音菩萨，名遍十方，望重群贤，名不自彰，彰必因义，究竟以何因缘，得名为观世音呢？现在法会大众，和十方未来众生，还有不知道的，敬请略为开示！当机举名请问已完。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今译）佛告诉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假若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受了许多苦恼，听到这位观世音菩萨的大名，就一心称念他的名号。观世音菩萨，就立刻观察他们称名的声音，前来救度，使他们皆得解除痛苦，脱离烦恼。

（浅解）从这一段起，是佛备示感应，正答得名因缘，先总标寻声救苦，为全品的总纲。善男子、是佛称呼无尽意菩萨，为具有善根的男人。众生、是一切有情识的动物，集众缘所生，名为众生。无量百千万亿众生，是举十法界种种之机，机多境众，以显菩萨观深应广，非指定数。受诸苦恼，诸、是许多，身受痛苦，心生烦恼，即一苦一恼，已可怖畏，况受许多苦恼啊！众生既多，苦恼不定，或一人受一苦恼，或一人受多苦恼，或多人受一苦恼，或多人受多苦恼，同业同受，别业别受，皆由过去和现在所造恶业，感受之果报。今显人多苦多，皆为菩萨拔苦与乐之境。闻是观世音菩萨之名，即是过去和现在所种之善根，复由一心称名，感应道交，合此善恶二业为机感，菩萨即以无作妙智，观其音声，寻声救苦，是应之速，皆得解除痛苦，脱离烦恼，是应之普，其功皆在一心称名，必须一心一意的称念观音圣号，全神贯注，摄心专念，念念相继，不起杂想，至诚恳切，如子忆母，无时暂忘，才能一心不乱，机心与圣心相交，有感即应，皆得解脱。如以散心、乱心、轻心、慢心、称念圣号，难得感应，难收速效。虽效有迟速，而功无虚弃，亦能作未来得度因缘。古今感应甚多，举一近事，以资证信。

事证：观音灵感录续编（以下简称续编）第二章二节二、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日寇突袭芦沟桥，大战爆发，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前方各大城市，渐被侵占，烧杀奸抢，后方各城市，常遭狂炸，死伤甚多。三十年、更疯狂南进，偷袭珍珠港，攻陷太平洋各岛屿，及泰越等国，使中外无量众生，受诸苦恼。三十一年冬，主席林公，及各院部长，请虚云老和尚，在重庆南岸慈云、华严两寺，建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四十九日，共念大悲咒、及观音圣号，祈祷胜利，救国救民。至次年正月廿六日，法会圆满，后方各城市，即未再遭敌机空袭，日寇果于卅四年八月投降，抗战胜利，皆得解脱，应验不爽。

按大士寻声救苦的感应事证，不胜枚举，请阅新编观音灵感录，及拙辑观音灵感录续编，便知感应不可思议。现值世界大乱，灾祸频仍，核子毁灭，恐怖尤甚，无地可逃，无人能救，惟有中外同胞，皆一心称念观音圣号，礼拜供养，至诚恳祷，定蒙大悲护祐，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皆得解

脱核子大劫之苦难，同享世界和平之幸福。总标寻声救苦已完。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今译）若有持念这位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假设误入大火之中，火也不能烧伤他的身体，由于这位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在冥冥中予以救护的缘故，得免火难。倘被大水漂流，只要一心称念观音圣号，就会漂到很浅的地方，得免水难。

（浅解）此下别示感应，以三业为机，七难持名，约口业机显感冥应，三毒常念，约意业机显感冥应，二求礼拜，约身业机显感冥应。这是约口业机显感冥应，能救七难：一、能救火难，及二、能救水难。持名是善业，火水二难是恶业，善恶二业，合为机感，能救火水二难是圣应。若有持念观音圣号的人，必蒙感应护祐，决不致遭火水二难，假设由于恶业的果报，误入大火之中，大火入内必烧，只要能一心持念观音圣号，决蒙威神之力救护，火不能烧，得免火难。若被大水所漂，大水漂流必溺，果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就会得到救护，即得浅处，不会被水淹死，得免水难。

事证：一、救火难。续编第三章二节六、台湾宽金居士，民国四十年，迁居台中旱溪，家供观音圣像，早晚礼念圣号。年余后，忽邻舍失火，将延烧其房屋，急连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詎大火竟跳过其房屋，将左邻右舍，都烧成灰，惟中间自己一家，依然存在。此急念圣号，火不能烧之实证也。

二、救水难。续编第三章五节四、胡志纯，民国十六年五月初八日下午，乘船在邵伯湖心遇龙风，为大水所漂，前后数船均沉没，急虔念观音圣号，船忽漂向湖边浅处，幸免水难。此即得浅处之实证也。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今译）若有很多的人，为寻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贝，乘船进入大海。假使忽遇怪风，猛吹他们所乘的大船，飘堕到罗刹鬼国，生命都很危险。他们当中，若有多人，甚至只有一人，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许多人，皆得解脱罗刹鬼难。由于观照世间这些称名之音，即寻声救苦的因缘，得名为观世音。

（浅解）此三、能救黑风罗刹难。世人多贪财宝，大海为众宝所聚，故多入海求宝。百千万亿，极言其多，亦非定数。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是七宝的名称。黑风、是怪风，亦即鬼风。舫为大船。罗刹是恶鬼的总名，性残好杀，常出没于海边岛屿，喜食人之血肉。罗刹鬼国，是恶鬼的住处，在大海中。黑风能吹船舫，堕入鬼国，想把众人，以供鬼食。其中只要有一人称念观音圣号，众人皆得解救，脱离罗刹鬼难。观世音菩萨，就是常以妙智，观照世间这些苦难众生，称名求救的声音，即大慈大悲，寻声救苦救难的因缘，得名为观世音。

事证：续编第三章五节八、李富贵、任远洋亨达轮大副，民国五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在美国纽约临史旁之港口，装满肥料四千吨，准备次日启航，当晚忽一强大飓风，对此港口吹来，港水猛涨

二十公尺，船上钢缆吹断，随风逐浪，左右乱撞，令人有魂飞魄散之感。李即猛念观音圣号，求保平安，仗菩萨救护，船忽被风浪推送上岸，而免倾覆海底，堕入罗刹鬼国。次晨风停水退，方知船身损坏，头尾撞毁，全船人员，无一受伤。此一人称念观音圣号，皆得解脱飓风罗刹难之实证也。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今译）若又有一些人，正当被杀害时，如有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那个加害的人，所拿钢刀或棍棒，就一段一段的断坏，不能杀害，即得解脱刀杖之难。

（浅解）此四、能救刀杖难。过去若犯国法，被判死刑，就要用刀砍头；若犯法较轻，或打板子，或受夹棍，都称为杖；若遇强盗土匪，或刀或棒；此恶业所感的果报。临当被害，是正当被杀害时，如能称念观音圣号，生死事大，一心不乱，这是善业，故能即感大悲救护，使他所拿刀杖，即段段坏，失掉杀伤的作用，便得解脱刀杖之难。

事证：续编第六章十六节三、清净师，住热河朝阳县乡下小庙，每日以诵法华经普门品为常课。民国二十八年，日寇在朝阳清乡，通令凡土匪到处，民间须一律抵抗，如有容匪食宿者，与匪同罪。清师骑驴赶集，经道士庙，天晚留宿。土匪亦来庙食宿，天未明即去。日军赶到，将庙内之人，一并捆绑，先枪毙道士四人，后毙清师，连发三枪而未响，惊问有何邪术？师云：「出家人并无邪术，惟念观音菩萨，求速往生。」日人深信菩萨感应，遂即释放。虽古今杀人凶器不同，而得解脱死难则一也。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今译）假若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国土里，充满其中的夜叉、罗刹等恶鬼，都想来恼害世人，只要听到有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这些恶鬼，就不敢用恶眼相看，那里还敢加以杀害呢？

（浅解）此五、能救恶鬼难。三千大千国土，是一个日月所照的地方，为一小世界，合一千个小世界，名小千世界，合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中千世界，合一千个中千世界，方名大千世界，为一佛所教化的世界，因有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千的数字，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其中国土甚多，非算数之所能及。夜叉、罗刹、都是印度话，意译为捷疾鬼、暴恶鬼，都是恼人的恶鬼。满中、是充满其中，极言其多，此皆假设之辞。如世界善人少，恶人多，弱肉强食，恼害善良；国与国之间，更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真是充满了夜叉、罗刹，外国人，都想来侵略中国，所以都称外国人为洋鬼子。只要能称念观音圣号，这些恶鬼听到了，就不敢以恶眼相看，那里还敢加以杀害呢？

事证：续编第二章二节一、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日军所占区内有一寺，供古代传留的观音圣像一尊，住持僧允赠日供养，祈保两国兴盛和平。联军旋即撤离，得解脱洋鬼侵占之难。日军迎往日本，建镇海楼于高丽海峡，供奉观音圣像。迨癸卯年，日俄战争，俄竭全国之力以攻日，水陆并进，詎是日大雾，日本海军士官，都隐于镇海楼观音像之前后，一心称念观音圣号，以伺俄军踪迹，忽一线清光，冲破大雾，见俄舰队尽集在前，日军皆奋勇争先，冲到俄舰之侧，将其全部击溃而大捷。使俄国鬼子，不敢以恶眼相看，更不敢再来侵害之实证也。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今译）假设又有人，若有罪被捕，或无罪被拘，都被镣铐枷锁，系缚在他们的身上，如有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人，他的刑具，忽皆断坏，即得解脱枷锁之难。

（浅解）此六、能救枷锁难。有罪、是犯法，无罪、是冤屈。杻、是手铐，械、是脚镣，枷、是套在颈上的木枷，锁、是炼在身上的铁锁，都是刑具。检系、即系缚，被这些刑具，系缚其身，都是恶业所感，有罪、是现世恶业、无罪、是过去恶业，既能称念观音圣号，已有悔过求救之心，大士真慈平等，皆令解脱，并非纵恶，实感化为善，俾改往修来。

事证：新编观音灵感录第二篇十五页，刘宋张畅，常供奉持念观音菩萨。南谯王构逆，畅不从，王欲害之，夜梦观世音曰：汝不可杀畅，遂不敢害。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锁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其事，遂释之。此救枷锁难之实证也。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今译）假若在三千大千世界的某一国土里，充满其中的怨家盗贼，那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一般人都不敢去。竟有一位商主，带了很多商人，都拿著很贵重的财宝，经过这危险的道路，都怕遇著怨贼，劫夺财宝，伤害生命，正大家提心吊胆时，他们之中，忽有一人，高声的说：诸位善男子！不要害怕，你们应当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位菩萨，就会把不害怕的胆量，送给各位，你们倘有称念圣号的，对于这些怨贼，当得解救，脱离险难。这些商人听到了，都发出很高的声音，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一心称念圣号的缘故，即得解救，脱离怨贼之难。

（浅解）此七、能救怨贼难。三千满中等句，亦假设之辞。怨、是怨家，夺人生命，贼、是盗贼，劫人钱财，既劫财，又夺命，故叫怨贼。商主、是商店主人，或商会主席，将诸商人，是带领许多商人，赍持重宝，是拿著很贵重的财宝。唱、是高声，恐布是害怕，无畏、是心无怖畏，即不害怕，施、是布施，即给与。南无、是印度话，音读拿摩，意译为归命、归依、敬礼、救我、度我等义，是众生向佛菩萨至心皈依信顺的话。因大家一心高声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缘故，即得显感冥应，解脱怨贼之难。能救七难已完。

事证：续编第二章一节十五、民国三十八年，大陆大乱，国防部军法局局长徐业道先生，率全局官兵及眷属，随政府迁移，由南京迁广州，转重庆，至成都。十二月十一日，又率妻女及丁副主任敏之，飞昆转台，适云南省主席卢汉叛变，飞昆人机均被扣，情况危急，丁即劝徐夫妇及女，不要害怕，应当一心同念观音圣号，即蒙施无畏，得同匿机场气象台，伪装患病，同住某医院，同乘运烟叶之货车，经过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险路，频遭两旁山上之叛军，乱枪劫车，因念观音圣号未停，即获冲出，同由广州、香港、安抵台湾。此同念观音圣号，即得解脱险难之实证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今译）佛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大菩萨，威德神通的力量，高大到这样啊！

（浅解）此结叹能救七难的神力。摩诃、意译为大。巍巍、是高大的样子，即赞叹菩萨威德神通之力最大，救护甚广，不仅能救七难，遍法界皆能救护，功超九界，名彰同居、方便、实报等三

土，竟巍巍然有这样的伟大啊！约口业机显感冥应已完。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今译）假若有人，多贪女色淫欲，只要心常忆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即得速离淫欲之毒。若多发嗔恨恚怒，只要心常忆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即得速离嗔恚之毒。若性甚愚蠢痴呆，只要心常忆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即得速离愚痴之毒。

（浅解）这是约意业机显感冥应，能离三毒。三毒是恶业，常念恭敬是善业，合此二业为机感，得离三毒即圣应。三毒、是贪嗔痴，为一切恶业的根本，忏悔偈云：我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能毒害众生的生命、与法身慧命，令堕三恶道，故称三毒。一、能离贪毒。三毒之中，贪毒为首，诸贪之中，淫欲为首。谚云：万恶淫为首。淫欲、即财色名食睡五欲中的色欲，专指贪爱女色。惟此淫欲，人最易犯，且最难断，为害最大，故佛列十恶之一，在五戒中，惟戒邪淫，在八关斋戒中，就无正淫邪淫之分，都在严禁之列。欲、是贪欲的心念，多于淫欲，是贪多无厌，由夙生惑习深重，业习不忘，常起淫念，发为淫行，轻则伤身败德，重则倾家丧命，还招妻不贞良，女不清节之现报，果报在地狱，铜柱铁床，极苦自受。由知因果，心生怖畏，即心常忆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以自心念力，对治淫心，仗菩萨威神，消除淫业，即得速离贪爱淫欲之毒。

事证：续编第六章十五节一、茂章居士，幼时喜阅狎邪小说，致犯手淫及邪淫。信佛后，虽深忏悔，誓戒邪淫，仗佛加被，除此恶习，而体力早伤。民国三十三年，在上海工作过劳，即发热泄泻，治愈后，仍感精神萎靡，工作乏力，且时有头痛、晕眩、耳鸣、消化不良、等现象，医药无效，寝食不安。后阅观音灵感录，即发心常念观音圣号，如是三月，即蒙慈祐，得离淫欲，众病悉愈，精神转佳。此常念圣号，得离淫欲之明证也。

二、能离嗔毒。嗔、是嗔恨，怀之于心，恚、是恚怒，形之于色。嗔恚都属火，若多嗔恚，对境便炽，不能压制，心如油沸，面似火烧，轻即伤气取辱，重则忘身及亲，构怨结仇，为害甚大。经云：一念嗔心起，焚烧功德林。又云：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这是华报，果报在地狱，刀山剑树，极苦自受，无人能代。只要心常忆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以自心念力，制伏嗔恨之心，仗菩萨慈风，熄灭恚怒之火，即得速离嗔恚之毒。

事证：新编观音灵感录第五篇一六页：江西临江秀才高蕃，娶妻樊氏，名江城，貌美而性情凶暴，高很亲匿，旋被欺陵万状，翁姑不能禁，遂分居。高不堪其苦，体渐衰弱，母见忧甚，忽梦一老翁告诉她：江城前生，是净业和尚所养的长生鼠，你儿前生，为一书生，偶至寺，将鼠弄死，恶报在今生，不可以人力挽回，惟有每晨虔念观音咒一百遍，当有效。既醒，告诉其夫，即夫妇每晨同念。过两月余，樊横如故，更觉狂纵。忽来一老和尚，在门外宣讲佛果，看的人很多，樊氏也出去看，老和尚讲完了，索清水一盂，持向樊面，大声说：莫要嗔，莫要嗔，前世也非假，今世也非真，咄！鼠子缩头去，勿使猫儿寻。说完，吸水喷在她的面上，沾湿襟袖，众大惊骇！樊氏不语，拭面自归，从此痛悔前非，羞惭如新妇，承颜顺志，终身勿衰。此由翁姑代念，亦得离嗔之明证也。

三、能离痴毒。愚、是愚蠢，痴、是痴呆，愚痴，即无明，就是不聪明，不明事理，愚钝成性，痴暗无智，迷正知见，起邪分别，小即事理错乱，大则拨无因果，自误误人，生遭王难的华

报，死入地狱，得备受众苦的果报。只要心常忆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以自心的正念，而驱邪执，仗菩萨的慧日，而破昏迷，即得速离愚痴之毒。

事证：续编第六章十七节二、民国初年，江苏泰兴县，有一小庙，师徒二人，小沙弥甫十五岁，貌丑心诚，得老和尚欢心，为规定功课甚严，每日读书，虽甚愚痴，屡教不会，而做杂事甚精。每晚拜观音菩萨，必虔诚拜到菩萨摇手时，方准就寝。因老和尚性嗜鸦片，卧房在观音殿后，仅隔一板壁，凿小孔，穿黑线，密系圣像之手，手本活动，将线一拉，即动如摇手。每晚候烟瘾过足要睡时，方连拉黑线，小沙弥见菩萨摇手后，即欢喜停拜去睡，数年无间。一日，老和尚出外访友，因雨被留，次晨急返，问昨夜拜否？答：已拜到菩萨摇手方睡。心甚惊奇，非菩萨显灵，即沙弥说谎。当晚吃大烟后，故意不拉黑线，旋往察看，见已就寝，心喜唤起，问拜到菩萨摇手否？答：已摇手矣。方知菩萨真显神通，叮嘱次晚仍照常诚恳礼拜，拜到菩萨摇手时，即跪地不起，叩求菩萨开智慧！菩萨果真慈悲，有求必应，即下座，用手中杨枝，蘸瓶中甘露，滴其口中，再回原位不动。小沙弥如梦初觉，口内香甜，满身清凉舒适，欢喜无量！此后聪明能干，如换一人，凡师教读之书，只教一遍，即能背诵，已证过目不忘之智慧，后有大名。此常念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之实证也。能离三毒已完。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今译）佛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这样伟大威德神通的力量，能给与众生很多的利益，因为这多益的缘故，你们众生，常应一心想念观世音菩萨。

（浅解）此结叹能离三毒的神力，和劝导众生常应心念。饶、是丰饶、多所饶益，是给人很多的利益。因贪嗔痴三毒，为根本烦恼，最难拔除，菩萨能令速离，足证大威神力，不可思议。众生的根本三毒既离，一切枝末烦恼，自不得生，故说多所饶益。是故、是因为这个缘故，常应心念，是不徒口常称念圣号，还应心常想念圣容，一心忆念，常时无间，念得功用纯熟，不念而念，将此身心，与圣号圣容，打成一片，才能感应道交，内凭念力，外托圣力，即何毒不离，何益不得呢？约意业机显感冥应已完。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今译）若有女人，想要求生男孩，只要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就可以生下一个具备福德智慧的男儿。设想求生女孩，就可以生下一个品行端正，相貌美丽的女儿，这都是由于她前世所培植福德的根本，故得广受众人的爱慕与恭敬。

（浅解）这是约身业机显感冥应，此能应二求，礼拜供养是机感，便生男女是普应。一、能应求男。一般男女，无不注重嗣续，传宗接后，儒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处独指女人，因女人求子之心，比男人更为急切，过去封建时代，女人无子有三苦，一为公婆所嫌，二为丈夫所弃，三为余妇所轻，旁人所笑，想脱三苦，故必求男。心要至诚恳祷，口要至诚称念，身要至诚礼拜，头和两肘两膝，五体投地，三业投诚，即三业供养。还要常以香花灯果水等，恭敬供奉，一饮一食，必先供养。果能这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即感圣应，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若有福无慧则识浅，有慧无福则家贫，既有福德，又有智慧，则富而且贵，廉而能明，不仅传宗接代，更能光宗耀祖。

事证：续编第六章十九节五、编者自述：民国三十八年辗转来台：妻随子别，四十六年六月十九日，吾妻郑侣梅，求子于观音菩萨座前，礼拜供养，一心称念。至次年十月五日，果生一男，因名佛祐，字志仁，俾知蒙佛垂祐而生，必志于仁，以报佛恩！

二、能应求女。男承内嗣，女结外亲，有男无女，亦非全美。女人以生女为亲，是其同类，故欲求女。求女之法，仍为礼拜供养，故不再说。端正、是品行端正，有相、是相貌美丽。宿植德本，是由多生培植这福德的根本，故得相貌美丽，广受众人爱慕，品行端正，更受众人恭敬，若有相无品，则可爱而不可敬，或有品无相，虽可敬而不可爱，菩萨令生宿植德本之女，故得品相俱全，爱敬兼备。能应二求已完。

事证：新编观音灵感录第三篇第十页：华敦三、结婚十九年，尚未生育。妇过氏，虔奉观音大士，常拜像前，哭泣哀求，一夕，梦大士抱男女各一，命过氏曰：怜汝虔诚，以此付汝。次年生子，越岁生女，后不复孕。此常哀求男女、即得男女之实证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今译）佛再叫一声：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这样能应二求的大威神力啊！

（浅解）此结叹能应二求的神力。观音菩萨，有求必应，如求福得福，求寿得寿，求名得名，求利得利，所求无量，所应无边，千处有求千处应，岂仅能应二求耶？此不过略举所求之最要者为例也。约身业机显感冥应已完。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今译）假若有人，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定蒙赐福，决不会虚弃而落空。因为这个缘故，所有众生，都应当信受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浅解）这是能赐多福，一、劝持名号。福不唐捐，是福不虚弃，即不会徒劳无功而落空。受持、是以信力领受于心，以念力执持不忘。恭敬是意业，礼拜是身业，既皆得福，功不虚弃，纵因机浅，所求未遂，而恭敬礼拜之福，终不落空，以释群疑，并劝信受持名，持名是口业，以期三业普摄，得福更多，更不会虚弃落空，故以皆应勉之。

事证：吾自幼即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便蒙赐福，工作顺遂，精神愉快，频逢险难，皆转祸为福。劫后余生，早晚课念佛回向后，加持大悲咒及观音圣号，以报慈恩！术者推吾命：五十五岁，功成身退，五十六岁，撒手西归。果于五十五岁，因积劳成疾，得早除役，前事皆验，急备往生资粮及后事。吾妻即发愿念观音圣号百万，求延夫寿。五十六岁竟无恙，今已七十有六，早已百病全消，发脱复生，老更康强。妻亦六十七岁，偕老益健，儿孙绕膝，晚景欢娱，安受供养，同享清福，此福不唐捐之明证也。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否？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今译）佛再问：无尽意菩萨！假若有人，信受持念六十二亿恒河沙数的菩萨名号，还尽这一

生有形的寿命，供养这些菩萨的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四事俱备，你的意思怎样，这些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的功德，多不多呢？无尽意菩萨说：很多。世尊！佛又说：若又有人，只专信受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仅一时礼拜供养，这两人所得的福德，正好一样的多，没有不同，都于百千万亿劫的很长时间，享受不尽。

（浅解）此二、较量福德，是假设故问。字、为别号。设若有人，受持诸位菩萨的名号，其数满足六十二亿恒河沙数，恒河、是印度的一条大河，阔四十里，沙细如面，非算数之所能及，以一粒沙，比喻一位菩萨的名字，持名满六十二亿河沙，菩萨当然很多。这些菩萨，皆现住娑婆世界，修法垂范，教化众生，为佛现量智所知。复尽形供养，尽形、是尽这一生的身形和寿命，到死为止，时间当然很长。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为四事供养，是人类所必需，凡夫菩萨，固需这些供养，圣人菩萨，虽用不著这些东西，但能发心供养，自然得到福报，四事具足，设供既很完备，所得的功德，自然很多。功、是善行，德、是善心，世人以礼拜、供养、诵经、持名、布施等，都叫功德。若又有人，只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是持名少，不及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数菩萨名字之多。一时礼拜供养，是时问短，供养少，不及尽形之时长，四事之供备。是二人福，正等无异，是正好相等，没有差异。劫、是印度话劫波的简称，意译为大时，即通常年月日所不能计算的极长时间，一大劫、约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四万年，百千万亿劫，时间更长，无量无边。不可穷尽，都于无量劫的极长时间，享受不尽。较量福德已完。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今译）佛又特别提醒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你看信受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能得到像上面所说，多到这样无量无边福德的利益啊！

（浅解）此三、结显多福。一般学佛的人，总以为念一个菩萨的圣号，不如念很多菩萨的名号，念一佛，不如念多佛，既念阿弥陀佛，又念药师佛，既念观世音菩萨，又念地藏等菩萨，既念普门品、阿弥陀经，又念心经、金刚经、药师经、地藏经等，忙个不休，虽有功德，而念头太多，反弄得心神不宁，难得一心不乱，有感即应。不如专念观音圣号，能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所以我们皆应一心专念。一、问答观音菩萨得名因缘，是以众生三业显感为因，以菩萨大威神力冥应为缘，到此已完。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今译）无尽意菩萨又恭向佛说：请问世尊：观世音菩萨，怎样来游化这娑婆世界，怎样为众生演说妙法，他方便鉴机的神力，这事又是怎样的呢？

（浅解）从这一段起，是再问答观音菩萨的游化方便。先由当机进问游化，既闻前说观音冥应之功，还未知菩萨显应之力，故再重申三问，问身轮怎样游化？问口轮怎样说法？问意轮怎样方便？因众生根机不同，浅深有异，愿乐不一，必须依身口意三轮，起不可思议的教化，才能得度。先以意轮方便鉴机，应现何身，应说何法，但不知观音的三轮，究竟怎样？故再提出请问。三轮、是指佛菩萨的身口意三业，能摧破一切众生的惑业，故称三轮。游、是游化，即到处游行，教化众生。娑婆、是印度话，意译为堪忍，谓此土众生，安于十恶，忍受众苦，不求出离，故云堪忍世界。方便、是成道后，化度众生，以妙观察智，鉴机的方便，非成道前，修证的方便。进问游化已

完。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今译）佛又告诉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若有某一国土的众生，应该用佛的身相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观世音菩萨，就示现佛身，为他演说佛法。应该用辟支佛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辟支佛身，为他说法。应该用声闻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声闻身，为他说法。

（浅解）这是广显观音菩萨应化诸国，皆明应显化。一、能应三圣。国土、是一切众生的住处，有净土、秽土之分。若有国土众生，是指实报、方便、同居三种国土的九界众生，为十法界一切能感之机。应以之词，是答意轮方便，能知机宜，宜现何身，宜说何法，随即显应。现身、是答身轮，化现各种不同的身份。说法、是答口轮，演说佛法。三轮本不相离，以此具答三轮之问。三圣、是菩萨、辟支佛、声闻等三乘圣人、为应菩萨大乘之机，菩萨志在菩提，故应以佛身得度，观音菩萨，为古佛再来，即示现佛身，为说成佛之法，令究竟成佛。辟支佛、是印度话，意译为缘觉，即中乘。声闻、即阿罗汉，为小乘。观音菩萨，为应中乘或小乘之机，应以缘觉或声闻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即分现缘觉或声闻之身，为他演说佛法，令皆得度。能应三圣已完。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今译）应该用梵王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梵王身，为他说法；应该用帝释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帝释身，为他说法；应该用自在天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自在天身，为他说法；应该用大自在天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大自在天身，为他说法；应该用天大将军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天大将军身，为他说法；应该用毗沙门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毗沙门身为他说法。

（浅解）此二、能应六天。一、梵王、是色界初禅天大梵天王的简称。二、帝释、是释提桓因的简称，为欲界第二天，即忉利天王，俗称玉皇大帝。三、自在天、即第六他化自在天，居欲界顶。四、大自在天、即色界究竟天，居色界顶，此天天王，名摩醯首罗，意译为大自在，即统领诸大梵王之主。五、天大将军、即四王之八将，如韦驮天将等。六、毗沙门、即四天王天中的北方多闻天王。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为应天界六天之机，应以梵王等六天的身份去化度他们，才能得度的，即皆为现身说法，令皆得度。十法界之天界，即六道中之天道，仅举六天，余非不现，皆含摄故。能应六天已完。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今译)应该用小王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小王身,为他说法。应该用长者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长者身,为他说法。应该用居士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居士身,为他说法。应该用宰官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宰官身,为他说法。应该用婆罗门的身份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示现婆罗门身,为他说法。

(浅解)此三、能应五人。一、小王、是各国的小王,古代称大国的国王为大王,小国的国王为小王,都称皇帝,即现代的总统或主席。二、长者、是年高德劭的尊称,如我国各地的耆宿、绅士。三、居士、是以道自居,及居家修道之士。现在称居家学佛、受持归戒者为居士。四、宰官、是上自公侯将相,下及州牧县令之通称,即现代政府的文武官员。五、婆罗门、是印度的四姓之一,意译为净裔,自称是梵天的后裔。观音菩萨,为应人法界,即人道五人之机,即皆为现身说法,令皆得度。能应五人已完。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今译)应该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身份去化度他们,才能得度的,就现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为他们说法。

(浅解)此四、能应四众,即佛门四众弟子。一、比丘、是出家受具足戒的男众,俗称和尚。二、比丘尼、是出家受具足戒的女众,俗称尼姑。三、优婆塞、意译为近事男;四、优婆夷、意译为近事女;是在家曾受三归五戒,及近事三宝的男女二众,现称男女居士。观音菩萨,为应佛门四众之机,即皆为现身说法,令皆得度。能应四众已完。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今译)应该用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等妇女的身份,去化度她们,才能得度的,就现出妇女身,为她们说法。

(浅解)此五、能应众妇。妇、是已婚的女子,妇女、为女子的通称。观音菩萨,为应人法界众妇之机,即为现妇女身说法,令皆得度,能应众妇已完。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今译)应该用童男、童女的身份,去化度他们,才能得度的,就现出童男、童女身,为他们说法。

(浅解)此六、能应二童。童男、是愿保守童贞,终身不娶的男人,童女、是愿常为处女,终身不嫁的女人;并非男孩、女孩。观音菩萨,为应人法界二童之机,即皆为现身说法,令皆得度。能应二童已完。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今译)应该用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去化度它们,才能得度的,就现出各种化身,为它们说法。

(浅解)此七、能应十类。一、天、是天道诸天的天人。二、龙、有天龙、海龙，能兴云降雨。三、夜叉、译为轻捷鬼，爱吃人的为恶夜叉，护持佛法的为善夜叉。四、乾闥婆、译为寻香行，是天帝的乐神。五、阿修罗、译为非天，有天人福，无天人德，好斗好胜，为六道之一。六、迦楼罗、译为金翅鸟，鸟中之王。七、紧那罗、译为疑神，为天帝歌神。八、摩睺罗伽、译为大蟒蛇神。以上是天龙八部，皆为佛法的护法神。九、人、指上述五人、四众、二童、众妇之外，还有其余的人，包括老少贵贱。十、非人、指八部之外，还有似人而非人的鬼神，包括畜生、地狱等三恶道。共为十类，以此统收不尽之机，足见观音菩萨，妙应普及而周全。为应十类之机，即皆为现身说法，令皆得度。能应十类已完。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今译)应该用执金刚神去化度他，才能得度的，就现执金刚神，为他说法。

(浅解)此八、能应力士。执金刚神、即护法力士，执金刚杵，降伏魔怨，拥护三宝，故名执金刚神。观音菩萨、为应力士之机，就现执金刚神，为他说法，令即得度。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今译)佛又呼当机说：无尽意！这位观世音菩萨，成就了这样的功德，常普现十法界的各种身形，游化十方世界的无量国土，度脱九法界的一切众生。因为这个缘故，你们应当一心一意的供养观世音菩萨。

(浅解)这是结德劝供，呼当机名，结观音德。如是功德，即前说三十二应，明应显化的功德，由观音无作妙力，自在成就。以种种形，即普门示现十法界的各种身形，当不止三十二应，不说现菩萨身，正就菩萨法界，广明应现其余九法界身，以显十界互具，重重无尽之意，不说地狱界，摄在非人中。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不限定娑婆世界，国土不一，众生无量，菩萨随机普应之身，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常化身千万亿，普现一切众生前，如一月在天，普现众水，不但现有情身，即山、河、道路、车、船、桥梁、房屋、石栏等，亦随机示现，普垂救度，三十二应，不过略举其例，故普劝供养，静候度脱。广显应化诸国，皆明应显化已完。

事证：一、续编第三章四节十、及第二章一节十八。编者自述：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吾奉调国防部军法局秘书，偕妻郑侣梅，随政府由广州迁重庆，侣以体弱多病，常念观音圣号，求救苦难，忽遇行商，廉售丸药六瓶，甫食毕，即病愈身强。十一月廿七日，又奉命迁成都，候车至廿九日，始获携眷乘吉普车，因无司机，由吴世佶兄驾驶，时已军警撤完，秩序大乱，甫至牛角沱，车即倾覆，忽遇石栏，阻未堕江，亦未伤人。将弃车步行，忽一自称卢司机者，将车拖起，驾送疾驶，安抵成都，卢即拒酬而去，甫送出门，忽不见。十二月七日，政府又决议迁都台北，因人多机少，先飞昆明，再转台湾。军法局仅领机票四张，交吾一张，吾不忍弃妻独行，蒙施无畏，决遵大士签示，将机票退还，搭黄逸公处长所乘军车，同赴西昌，忽闻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及云南省主席卢汉，均已投敌，飞昆人机均被扣，竟获幸免。十四日至乐山，次日经苏溪，渡江，舍车步行，晚宿苏溪镇，忽一士兵，深夜奔告：「乐山弃守，共军现正追来，应速行。」即遍邀黄等及各难友，速起夜奔，因公路远在镇外，而彼等及镇民，均尚不知也。十六日经峨眉城外，随众迳赴青龙场，因黄等与守乐山之二十七军，均已进城。次晨，派人返城联络，始悉黄等即乘军车起行，嘱在路旁候

车，午餐后登途。因距公路里许，不知黄已随军前进，坐候路旁，忽一时装少女，疾行趋前，顾谓：「你们是逃难的吗？我也是逃难的，上午十时，在峨眉城内，忽闻共军枪声，现正追来，应速行。」前行数十步，复候谓：「你们今晚赶宿龙池吗？我也赶赴龙池，但龙池决不可住，共军今晚必到，应再前进，以免追及。」吾当深谢！并促众先女疾行，旋忽不见。晚抵龙池。黄等又已随军前进，饭后，众倦欲眠，力劝宵行，并遍邀已睡难友，均起同行。晨抵新场，大军云集，共军忽已追至，急随军逃窜。廿一日上蓑衣岭，冰雪遍地，百余里无人烟。夜抵冷水坪，屋少人多，已无容身之处，忽于路旁得一小屋，围炉待旦，黎明起行，回顾小屋，惟一空地。前有西康军拦击，攻击前进，势如破竹，步行数百里，终获安抵西昌。回思牛角沱，原无石栏，忽遇石栏，令免葬身鱼腹，又遇司机，令即脱离虎口，并先赐药愈病，令妻履险行健，于无容身之处，令得避寒之所。乐山驻军，深夜弃守，人皆不知，士兵随军撤退，不得擅离，与吾素不相识，何独自奔告吾一人耶？少女之口音服饰，均非土著，空手独行，不类流亡，屡催速行，令脱险难。因吾夫妇常佩圣像，常念圣号，显蒙大士随感随应，应以何身得救，即现何身，而垂救度之实证也。

二、续编第六章十一节四、三十九年一月，吾夫妇由西昌奉召飞台，即发心于每年阴历二六九月，持观音斋，以报慈恩！四十三年二月初三日，奉调石牌研究班二期学员兼辅导员，适值斋月，晚餐时，因无素菜，偶食猪肉两片，晚课亦停。睡后，梦至某处，见堂上圣像，即从座起，严询汝食何物？当甚惭惶！将开口答辩，忽猪肉两片，涌现舌端。奉谕：「见汝食肉堕落，特来拯救，何惭惶若斯？」始憬悟为大士垂怜，急跪念圣号，便霁颜微笑，手握吾发，直升云霄，忽惊醒，犹口念圣号未停。惭惶之余，不敢再食鱼肉，惟吃素菜或肉边菜，早晚课，亦均潜修。后与妻发心受菩萨戒，同持长素及六斋，同修净业，求生净土，而免堕落。此蒙现菩萨身，而垂救度之实证也。

【是观世音菩萨摩诃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今译）这位观世音菩萨大菩萨，在众生最恐怖畏惧的危急灾难之中，能布施大无畏的精神，使皆转怖为乐，所以这娑婆世界，都称他为施无畏菩萨。

（浅解）此正答游于娑婆世界，显示妙德。一、能施无畏。众生布畏，由于急难，无法预防。观世音菩萨，能救急难，使皆转危为安，转怖为乐，是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使不害怕。娑婆世界的众生，因德立号，故皆称他为施无畏菩萨。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今译）无尽意菩萨恭向佛说：世尊！我现在应当遵命来供养观世音菩萨。随即解下挂在颈上的众宝珠瓔珞，价值约百千两黄金，谨以供养。并这样说：仁慈的菩萨啊！请受这法施的珍宝瓔珞。当时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无尽意菩萨、又恭向观世音菩萨说：仁慈的菩萨啊！请为愍念我们的缘故，接受这瓔珞的供养吧！

（浅解）此二、能感供养。众宝珠瓔珞、是用很多宝石珍珠结成的瓔珞，为挂在颈上的项炼。价值百千两金，是表示价值很高，异常贵重，并非定数。当机闻德倾心，即遵佛命，解下自颈所挂瓔珞奉施。布施、有财施、法施、无畏施等三种，宝珠瓔珞，虽然贵重，本是财施，何谓受此法施呢？一、当供养时，了达三轮体空，不居布施的功德，即转财施为法施。二、以此所施财物，代为

众生求福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使同得此功德利益，故财施即法施。仁者、是菩萨与菩萨之间的互相称呼。观音菩萨不肯接受之意有二：一、无尽意奉命供养，我未奉命，礼应逊让，故不肯受。二、现从颈上解下，受之非义，亦不宜受。当机重请怜愍接受之意亦有二：一、为表诚恳，望佛转致，令其必受。二、为众而施，为众而受，无伤于义。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今译）正在那个时候，佛告诉观世音菩萨：你应当哀愍这位无尽意菩萨，和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的缘故，接受这瓔珞的供养吧！当时、观世音菩萨，为怜愍四众，和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接受了他的瓔珞，把它分作两份，一份供奉释迦牟尼佛，一份供奉多宝佛塔。

（浅解）此三、能修供养。佛为转致饬受，无尽意菩萨既为众奉施，观世音菩萨若不为众接受，岂为仁者？故告以当哀愍这无尽意菩萨，和四众、十类等，受这法施瓔珞。观世音菩萨，即愍众接受，不说无尽意菩萨，知他是为众奉施。受了所供瓔珞，即分作两份，转供二佛。释迦牟尼，是现在说法的佛。多宝佛、是东方宝净世界过去的佛，法华经宝塔品说：当佛说法华经时，忽有一宝塔，从地下出现于空中，塔中有多宝佛的舍利，发出很大的声音，赞叹释迦世尊所说的法华经，都真实不虚。所以观世音菩萨、以一份供奉多宝佛塔。既为众接受，亦为众供奉，佛为无上福田，以此转供的功德，回施一切众生，令植佛因。显示妙德已完。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今译）佛说：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自在神力，游化于娑婆世界。

（浅解）此应问结答，亦总结上文。有如是自在神力，是指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和普施无畏的自在神力。自在、即身心两大自在，如身能普门示现，进退无碍，为身自在；心能远离系缚，通达无碍，为心自在。就是不假作意。任运现前，神通莫测，力用无穷。前广显游诸国土，已包含娑婆世界。现正答游于娑婆，因娑婆为五浊恶世，菩萨大悲心切，与娑婆众生，特别有缘，故常游于娑婆世界，普垂教化救度。所以我们应特别恭敬供养，一心称念。正答游于娑婆，及长行别示已完。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今译）在佛说完长行时，无尽意菩萨、又用偈颂来请问佛说：妙相具足的世尊啊！我现在再问那位观世音菩萨，他是用什么因缘，得名为观世音呢？

（浅解）这是偈颂合显，重问得名因缘。本品长行，前已讲完，本品偈颂，什师未译，后来诸师，皆谓梵本中有，故依隋本补入。长行、是用散文，偈颂、是用韵文，梵语叫偈陀，华文译为应颂，华梵兼举，故称偈颂。前三句、是结集经家所叙。妙相具、是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即具诸妙相，由因中愿行庄严之所成就，菩萨叹相，即所以赞德。此颂、非孤起颂，是重颂，重颂前长行之文，故说重问。佛子、是信佛学佛者的通称，此处彼与佛子，都指观音菩萨。既闻其名，欲知其得名因缘，由此故问。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今译）具足妙相的世尊，也用偈颂来答覆无尽意菩萨：你听我说观音菩萨的化他大行，善于普应十方诸国土，这度生的广大誓愿，深如大海，虽经历不可思议的尘沙大劫，而不休息。皆由于过去侍奉多到千亿的诸佛，所发惟成佛度生的清净大愿。我再为你略说：你既听到观音之名，又见到观音之身，口必称念，身必礼拜，心必忆念，三业皆不空过，菩萨随感而应，就能消灭你们世间所有的苦难。

（浅解）这是合显得名游化，先显得名因缘。前二句、是结集经家所叙，三至六句、是佛正答观音菩萨的化他行愿。观音行、是以一心三智，观十界音，令无量苦，一时解脱，即已成就的利他妙行。善应、必具有自在神力，能一身不分而普现，万机咸应而无违。诸方所，即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其行可谓广大。弘誓深如海，即度生的广大誓愿，深如大海。历劫不思议、虽经历不可思议的尘沙大劫，而不休息，其愿可谓深远。七八两句，是举观音菩萨的自修行愿，侍多千亿佛，是菩萨由于过去常随佛学，辅宣佛化，侍奉诸佛，既已多到千亿，积行自必殊胜。发大清净愿，是所发大愿，惟有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清净无杂。末四句、举要言之，故云略说。观音菩萨有感必应，是由众生的身口意三业为能感，闻观音之名号，口必称念，见观音之身像，身必礼拜，心意必常忆念，身口意三业，皆不空过，菩萨随感而应，能灭诸有苦，即三界内之苦因苦果，三界九地，谓之九有、及二十五有，以因果不亡，故名为有，就能消灭你们世间所有的苦因苦果，了脱生死轮回。一、总标已完。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今译）假使有人，兴起谋害你的心意，把你推落到大火坑里，只有仰仗念那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使火坑变成水池。或漂流大海之中，即将遭遇龙鱼和罗刹诸鬼吞食的大难，只有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波浪虽大，不能使你沉没。

（浅解）这是别显游化方便，此前长行能救七难，今加六难，成十三难，以补长行之不足。前一颂为一、颂第一火难。假使被人谋害，推落大火坑，只要你能一心念观音圣号，仗菩萨的神力救护，那炽热的大火坑，就会变成清凉的大水池，得脱火难。后一颂为二、颂第二水难。巨海、即大海，或漂流大海，即将遭到被龙鱼和罗刹诸鬼吞食的大难，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波浪虽大，不能沉没，得脱水难。

事证：一、救火难。续编第三章二节八、商述圣、沈阳海城县人，信佛恳切，每日念普门品三遍，十余年未曾间断。民国十八年，佣工抚顺千金寨炼铁厂，两人抬铁矿一筐，倒入大冶洪炉，忽失足堕炉中，自骇必死，炉高数丈，正堕下时，觉有人用手托出，放平地上，睁眼一看，果躺在平地，商起回家，众甚惊奇！此常念普门品，蒙救火难。

二、救水难。续编第三章五节六、严能位，双目失明，信奉观音大士。民国三十四年春，由上海乘新平轮，去宁波，方出吴淞口约一小时，突遇险沉没，旅客与船员遭难者二千余人，生还者不到十分之一。严随波漂流，惟一心念观音圣号，忽手触一板，即紧握依附，救生船闻警赶到，首被捞起。此危急时，知念圣号，蒙救水难之实证。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今译）设或有人，站在须弥山的最高峰，突被人所推，正堕落时，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就如太阳在虚空中悬住，不会堕落下去。或被恶人追逐，致堕落金刚山下，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不能损坏一根毫毛。

（浅解）前一颂为三、加颂堕须弥难。须弥、意译为妙高，此峰在大海中，推堕必死，推者非怨即贼，既仗观音圣力救护，被推不堕，如日住空，推者既去，当如日还升，得脱堕须弥难。后一颂为四、加颂堕金刚山难。金刚山、石堕皆要成粉，而人被逐堕落，不损一毛，全仗大士慈力救护，得脱堕金刚山难。

事证：续编第三章四节九、编者自记：民国三十八年一月，偕妻郑侣梅，由北平被逐脱险，三月十八日，由武昌乘运货空车回家，天雨疾驶，忽滑堕咸宁小岭高数丈之悬崖下，吾仍端坐车中，默念观音圣号未停，侣独不见，急大声疾呼，始寻声于车下救出。据云：车翻时倾出，似有人托放地上，车随翻身堕下，幸十轮支柱，得免死伤。车毁人安，均未损一毛，随搭军车返里。诚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之实证也。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今译）或遇怨贼围绕，各拿刀枪，要加杀害，仗念观音圣号的慈力救护，使他们都即生起慈悲的心，不忍杀害。或遭受冤狱，被国王判处极刑大难的痛苦，当执行死刑，将要寿命终结的时候，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使刽子手所拿的刀，即一段一段的断坏，不能杀害。

（浅解）前一颂为五、超颂第七怨贼难。怨贼执刀绕害，无可逃避，全仗念观音圣号的慈力感化，使即化暴为仁，皆恶念息而慈心起，不忍杀害，得脱怨贼之难。后一颂为六、追颂第四刀杖难。王难、即遭国王判处死刑的大难，临砍头时，全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使刽子手所拿的刀，即段段断坏，不能杀害，得免刀杖之难。

事证一、救怨贼难。续篇第二章二节十一、沈载传、中年信佛，尤敬信观音菩萨。抗战时；任某师参谋长，穿便衣，乘自行车，赴泰兴古溪查访时，途遇两日兵，指为国特，各举枪相向，欲加杀害，而言语不通，无从申辩，惟默念观音圣号，恳求救护，忽一敌军官至，互语片刻，向沈注视后，挥手令去。此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之实证也。

二、救刀杖难。新编观音灵感录第二篇一六页：元魏孙敬德，尝造观音像，日夕敬礼。后为贼牵累下狱，忽梦一僧，令诵观音经千遍，临刑、刀自折为三段、颈肤不伤。三易其刀，三折如故，丞相奏请免死。此念彼观音力，刀即段段坏之实证也。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今译）或被幽囚禁闭，披枷戴锁，手脚也被镣铐，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护，即得释放，解脱枷锁之难。或被外道，用邪术咒诅，和各种毒药，想要伤害你的身体，仗念观音圣号的神力救

护，使咒诅毒药，还著在他本人的身上，自受损伤。

（浅解）前一颂为七、追颂第六枷锁难。枷锁杻械、都是刑具，解释见前。被囚禁枷锁，不得自由，蒙念观音的神力救护，释然得解脱，即得释放，解除枷锁，脱离囚禁，恢复自由。后一颂为八、加颂咒诅毒药难。咒诅诸毒药、是外道用各种毒药，已足害人，更加咒诅，求神降灾，必受其害，仗念观音的神力救护，使咒力药力，皆失其效。还著于本人，是反使他本人受到损伤，非大士之不慈，实本人之自取，即大士令自作自受，亦慈威并济，令即悔恶迁善，以免作恶更多，果报更甚，并非害他，实是救他。

事证：救枷锁难。续编第三章七节三、江苏沭阳书吏李[禾+犀]三，民国廿一年四月四日，被人诬陷，由驻军某团部拘禁，严刑逼供，竟诬服。姊夫毛景周居士，劝速念观音圣号，以求免难，李即昼夜默念不稍间。至第三日覆审时，由西关看守所，乘黄包车，至东关团部，约三里余，心无杂念，惟存圣号，行甫一里，脚镣忽铮然作响而脱开，冤狱亦由此昭雪，而得释放。此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之实证也。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或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今译）或突遇凶恶的罗刹、毒龙、和很多的恶鬼，仗念观音圣号的慈力护祐，当时都不敢加害。或独步深山旷野，忽被恶兽围绕，都露出锋利的爪牙，实在可怕，仗念观音圣号的威力垂护，都很快的跑到远无边际的方向去了。

（浅解）前一颂为九、追颂第三罗刹难，及第五恶鬼难。罗刹诸鬼等，包括夜叉等恶鬼，仗念观音圣号的慈力所护，都不敢加害，得脱罗刹恶鬼难。后一颂为十、加颂恶兽难。恶兽、为虎豹豺狼之类，围绕、足见其多，疾走、即快跑。圣号才称，威神即至，故恶兽解围，疾走远方，得脱恶兽之难。

【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今译）若遇蚺蛇及蝮蝎之类的毒蛇和毒虫，它们吐出的气很毒，就像烟火一样的燃烧，会使人丧身失命。惟有仗念观音圣号的威力加被，它们就会寻著这念圣号的声音，自然回避而去。天忽乌云密布，鼓雷掣电，降冰雹，落大雨、久必成灾。由念观音圣号的慈力所感，立时即得云消雨散，雷电自停。雹亦自止。

（浅解）前一颂为十一、加颂蛇蝎难。蚺与蝮、都是毒蛇，蝎、是毒虫，都咬人注毒，可毙人命。它们听到念观音圣号的声音，自会回避而去，得脱蛇蝎之难。后一颂为十二、加颂雹雨难。雷鼓、是雷声如鼓，掣电、是闪电牵掣，降雹、是降下冰雹，澍大雨、是落下大雨，久必成灾。由念观音的圣力所感，应时得消散、即适应时机，亦即立时，即得云消雨散，雷电自停，雹亦自止，得脱雹雨之难。二、别显已完。

事证：救雹雨难。续编第三章三节四、余敬西居士，住江西樟树镇对河之乡间，全家信佛念佛。民国三十九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下午，忽狂风暴雨，空中飞舞冰雹，小如桂圆，大如升斗，人民之死伤，房屋船树之损失，不知其数、诚近世少有之大灾。居士之乡村，男女均在田中收油菜子。

其母八十七岁，亦在场帮忙。所有用具及油菜稿，都被狂风卷入塘中，人多倾跌，其母急率众大声念观音圣号，即风转雨停，冰雹毫未临头，均得安全回家。此念彼观音力，风雨冰雹，应时得消散之实证也。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今译）众生遭受穷困厄难，就有无量苦恼，逼迫身心。观音菩萨，以妙观察智的自在神力，就能寻声解救世间所有的一切苦难。

（浅解）按法华会义，此颂三毒、二求，而非总结。众生遭受穷困、厄难，就有贪嗔痴三毒，或无男无女等无量苦恼，逼迫身心，若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观音菩萨、即以妙观察智的自在神力，观察世间受苦众生，称名之声，寻声救苦，能离三毒，能应二求，能解救世间所有的苦难。由此因缘，得名为观世音。显得名因缘已完。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今译）观世音菩萨、具足了六种神通的大力，还广修了权智的各种方便，所以在十方诸国土中，没有一个国土不出现他的化身。虽种种诸恶道的地狱、饿鬼、畜生，亦皆现身普应。所受生老病死等苦，都可以渐令消灭。

（浅解）此显游化方便，一、广显游化诸国。此二颂，是身业普应。观音是久修大行的大菩萨，从其所证圆通体中，发出殊胜妙用，所以具足神通力，是具足了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漏尽通、等六种神通的大力。广修智方便，智、是权实二智中的权智，即相机说法的方便智，还广修了权智诸方便。十方、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等十方，刹、在印度叫刹摩，中国译为国土，在十方诸国土中，随机应现，无一国土而不示现其各种应化之身，以广化度各类不同的众生。恶趣、是众生种恶因，得恶果，所趣向之处，即地狱、饿鬼、畜生、等三恶道，众生受报，皆由因趣果，故六道又名六趣，长行能应十类中，但以非人二字，包含三恶道，今具提出，以显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循声救苦，对于地狱、饿鬼、畜生的种种诸恶道，亦皆现身普应，具现十法界身。对于六道众生所受生老病死等分段生死之苦，和三乘众生所受变易生死之苦，皆令消灭。虽三恶道众生，业障深重，不能顿令消灭，而循循善诱，令皆闻名见身，敬礼称念，亦可以渐令消灭。事证甚多，谨略举一二，以起深信。

事证：甲、救生苦。续编第五章一节一、贵州镇远杨维新之妻，年十九，因难产痛甚，已昏死一日，其母为求观音菩萨赐大悲水，祐媳母子平安，水甫灌唇即苏，闻儿哭声，睁眼看时，子已堕地。二、湖南袁海观，民国十二年住上海，长孙媳将生子，或谓：「汝孙媳生子，汝家一月内不可供佛，亦不宜念佛。」彼闻而疑，适印光大师至上海，便问此事，师曰：「勿妄信外道邪说，归告汝孙媳，多念观音菩萨，临产须出声念，汝与照应之人，各大声念，定不会难产，并无苦痛血崩等事，产后亦无各种危险。」彼闻甚喜！不数日即生一曾孙，重达九斤半，且系初胎，了无痛苦。

按杨妻因难产而昏死，足证生子之苦，子亦甫生即哭，是生为苦之始，为求大悲水，灌唇即苏，子已堕地。袁之孙媳初胎，因先念观音，即生无痛苦。此救生苦之实证也。

乙、救老苦。续编第四章一节四、台中莲社金刚班班长李水锦居士，住台中市南京路三十一

号，其母住沙鹿镇明秀村山上，信佛，受菩萨戒。民国五十三年春，八十岁，右乳下，忽生一碗大硬块，据医诊断为肝癌，药既罔效，开刀更不可能，卧床半年，每日早晚，必起拜佛，常口不离佛，及观音圣号。至八月初，病势沉重，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乳下硬块，突然裂开，流出黑血块甚多，渐已不药而愈。至八四高龄，仍健康逾常人。此年老卧病，早晚必起拜佛，常念佛及圣号，故获蒙救老苦病苦之实证也。

丙、救病苦。一、救乳癌及子宫炎。续编第四章一节三、陈饶秋花，住台北市金山街二六巷四弄五号。三十五岁时，患乳癌及子宫炎，虔诵白衣神咒七日后，忽夜梦观音大士降临云：「你生癌症，我可救你，即施手术，可放心！」果口吐黑白，即痊愈。

二、救心脏病。续编第四章二节一、孙张清扬居士，曾患心脏病，随夫孙立人将军，请台北名医王大夫检查结果，病最严重，只能活三个月，无法救治。即回家，求夫应允后，一切放下，每日在楼上佛堂，一心拜佛，诵法华经，念佛及观音圣号。忽饭量增加，已过三月，无任何痛苦。再请王检查，心脏病已好，其他各病，亦均不药而愈。

三、救糖尿病兼高血压。续编第四章四节一、魏明堂之妻王璧如居士，为台北临济寺念佛会莲友，患糖尿病十余年，时愈时发。民国五十五年三月廿八夜，突恶化，手足冰冷，面色发青，气喘汗流不止。急请医治，量血压，高达二百余度，低亦一百廿余度，以病危不肯打针，嘱往取药。急求观音菩萨拯救。药甫取到，未服而病已愈。

四、救瘫痪。续编第四章十九节九、广东梅县黎少达之妻黄尚闲居士，民国三十九年来台，偶染重病，全身瘫痪，不能行动。卧病年余，常念观音圣号，一日昏沉中，忽来一老妪云：汝业障太重，故得此重病。忽悟是观音菩萨前来指示，即跪求救护，菩萨持杨枝，遍拂其全身云：汝病即愈。遂惊醒，浑身大汗，顿觉轻松病愈，即起入浴。

五、救众重病。续编第四章一节二、周杨慧卿居士，江西人，常持观音圣号及大悲咒，凡遇重病，饮以大悲水即愈。随夫周邦道居士，宦迹所经，求水者络绎不绝，莫不奇效。如在台湾，阮吴氏之子宫癌，冯德荣之胃溃疡，张李氏之胃病，黄国权之重症，张兴中之臂痹，孙胡氏之面疮，周海潮之口暗，何、袁、陈等之肺病，王广来之妻难产，邱潘秀春之子骨鲠，陈济棠之次女绞肠痧，皆饮水即愈。危敬达弹入肋骨，无法取出，饮后化为乌有。曾昭[火+宣]之病痹，匍匐已久，饮后复能行走。类此之事，不可胜纪。

六、救疑难险症。续编第三章三节四、余敬西居士，江西人。吃素念佛，业中医，凡遇疑难险症，常教人念佛及观音圣号而即愈。以上皆念观音，蒙救病苦之实证也。

丁、救死苦。一、续编第四章三节二、郑王毅君居士，长斋念佛，并常念观音菩萨。民国四十九年九月，忽脑溢血，不省人事，急送台北市中心诊所，请所有名医会诊，须开脑检查，其夫郑宝华，为高雄港口司令，不敢冒险签字，家人为念观音圣号，并备后事。昏迷一周，断气两次，至第八日下午忽清醒，如睡一觉，百病全无，次日即下床，行动如常，医均惊骇，连呼奇迹。

二、续编第四章十四节十、钟灵毓、任台中后里乡月眉糖厂总务课长。曾得怪病，卧床三月，不能动弹，大小便都在床上，臀肉均烂，中西医束手无策。最后死去三天。亲友均痛回生乏术，惟母及妻，每日拜求观音菩萨慈悲救护，果不药而重生，且恢复健康。此皆家人为念观音，蒙救死苦

之实证也。

按生老病死，为六道众生不可避免之大苦大难，救苦救难，为观音菩萨不可思议之大悲大愿。以上略举事证，皆求救今生之苦难，得蒙救护消灭。并蒙佛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之福，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而流光易逝，人天之福，终有享尽之时，况福报愈大，造孽愈易，堕落亦愈速，加以无始以来，生生世世所积善恶二业，无量无边，随业受报，轮回六道，而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永无消灭之时，曷胜危惧！惟有既蒙感应，消灭今生之苦难，应即深信切愿，专勤持念观音圣号，敬礼供养，求生西方。若修净业者，念佛之外，兼念观音，定蒙摄受接引。令生无病苦厄难，死即往生极乐世界，即了生死，永脱轮回，所有生老病死，及堕三恶道等苦难，悉令永灭，福寿无量，一生成佛，望共注意，幸勿因循自误为要！

经证：一、《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终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

二、佛说阿弥陀经云：「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有一生补处。」阿鞞跋致、是梵语，意译为不退转，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众生，都是一直修到成佛，没有中途退转来的。一生补处，就是一生补到佛位，即一生成佛。

事证：一、接引比丘。续编第七章三节一、慈丹大师，河南镇平张氏子，弃儒出家，旋受具戒，素皈心弥陀净土，尤敬信观音大士，所居辟净室，敬供观音圣像，常身拜、口念、意观，皆为大士金身与圣号，净念相继，感观音灌顶，而尘惑顿消，本性朗然。精勤靡懈，数十年如一日，士庶倾心，皈依甚众，悉以净土导之。清咸丰七年，告弟子曰：二八归西。皆不解。八年七月中，忽示疾，弃诸杂缘，专持圣号，日以万计。八月十五，力疾别众，合掌颂曰：观音来接引，既望自归真。十六日卯时卒于寺，年六十七。按预知二八归西，即八年八月十六日，皆二八也。望、是阴历十五日，既望、十六日也。

二、接引比丘尼。续编第七章四节二、庆生尼师，俗姓厉，浙江定海县人。二十岁至舟山圆通庵出家，发愿持大悲咒十万八千遍，每日早晚功课外，三炷香念佛，皈依出家者十余人。民国六年住持萧山保莲庵，组莲社念佛。五十五岁发心掩关，每日念法华经一部，弥陀经十二卷，往生咒五百遍，佛及观音圣号各一萬声，早晚礼华严经一千五百拜，三年如一日。所集功德，回向西方，以报四恩，而济三途，屡感圣相，出关后、仍礼念不辍。廿四年十月、因感风寒，自知不起，嘱备后事，及随时助念。十二月初八晚，忽云：「先见观音菩萨，佛亦来矣。」徒众均执香跪念，师唇亦开合念佛，至戌时、唇不动而逝，年六十一，五更顶热炙手，次夜封龕、面如生。

三、接引居士。续编第七章五节三、关綱之居士，居官数十年，四十二岁，皈依三宝，二十年来，专修净土。民国廿九年起，多病苦，三十一年春，始知为肠癌，五月十九日病渐重，请赵朴初居士签证遗嘱，谓「常观想观音大士像，曾数梦见，愿接引生西，惟病中持斋未净，深自忏悔，生死大事，烦汝相助。」赵拟约道友念佛，关云：「甚善！可同念观音菩萨。」德森法师坚劝专念阿弥陀佛，求佛接引。关以念观音为妥，不必改念。随众念至傍晚，忽云：「妄念甚多，大士无刹不现身，何至今不见，疑有业障，请众为诵大忏悔文，及念圣号。」约一小时，忽欢呼大士已来，我真乐极！随合掌高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目光常注虚空。随众默念至次日午时，气息渐微而逝，子时后，顶犹温。按居官数十年，及持斋未净，故多病苦业障，幸知忏悔，仍获往生。

四、接引女居士。续编第七章六节五、林母陈妙莲居士，浙江泰顺县人。民国廿一年持花斋，廿四年患病，子劝茹素，同修净业，病旋愈，即皈依宝林寺融度法师，早晚课，持往生咒，念阿弥陀佛、及观音圣号，寒暑不辍。廿七年九月、忽精神疲倦，十九夜云：「观音菩萨来接我，往生之期近矣。」即屏饭食，惟饮大悲水。廿一日请二僧助念，至廿七日申时，开眼向西，面带笑容，若有所睹，举手作礼佛状，安详而逝，享寿六十三，候通身冷透，顶犹热气外溢，相距数寸，即觉熏蒸，及殓，肢软面如生。

以上略举接引四众各一人，其中比丘及居士，专念观音圣号，比丘尼及女居士，兼念观音圣号，皆蒙观音菩萨亲来接引，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实证也。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今译）观世音菩萨，起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等五观，来应现教化一切众生，所以你们众生，就应常愿得见菩萨，常时瞻仰。因为菩萨从这五观之中，发出毫无垢染的清净光明智慧，犹如日光，能照破一切黑暗，并能伏灭风火等一切灾难，常普遍光明，永远照耀世间。

（浅解）此二、是显意业普观。观有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的五观，以这五观，为应现化度众生的根本。承上文众生的苦难，何以能渐令消灭呢？由观音菩萨、生起真观，照见众生的妄业本空，根本没有业性的自体可得；起清净观，照见众生的自性本来离染，从未受过杂染之所染污；起大智观，照破众生的无明痴暗，显发众生的本有光明；起大悲观，拔除众生的无量苦恼，不再受诸苦恼的逼迫；起大慈观，给与众生的一切安乐，使永远过著安乐的生活。所以你们众生，就应常愿得见菩萨的慈悲加被，离苦得乐，尤应常时瞻仰菩萨的妙相庄严，礼拜供养。瞻仰、是从下看上的恭敬话。无垢清净光，因为菩萨从这五观中，发出毫无垢染的清净光明智慧，犹如日光，故曰慧日，能照破一切烦恼愚痴的黑暗，并能伏灭风火等一切灾难，如有台风，先念圣号，定即消灭。风火为灾难中之最大者，尚能伏灭，余不待言。众生之所以有风火等各种灾难，皆由烦恼惑业之所感召，烦恼的黑暗，既已照破，因亡果丧，各种灾难，自然伏灭，这慧日的普遍圆明，就永远照耀世间。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今译）观世音菩萨，现大悲戒体，如雷大震，远播十方，起大慈心意，如妙大云，普荫一切，为众生宣说妙法，如注以甘露法雨，使皆灭除烦恼的火焰。

（浅解）此三、是显口业普益。口业依于身意，以为授法之本。悲体、是大悲的身体，菩萨以大悲为体，是从严持净戒而得，若要说法，必先现身，为拔众苦，如雷大震，远播十方，惊醒群机。慈意、是大慈的心意，遍缘法界众生，给与快乐，如妙大云，普荫一切。澍、古通注，即灌注，又借作沾濡滋润之意，甘露、为不死之神药，佛常以甘露喻不生不灭之妙法，所说妙法，能滋润众生心田，故名法雨，悟之能证无生，故名甘露。澍甘露法雨，正显口业说法，云雷既兴，法雨普注，甘露同沾。因众生我法二执，烦恼炽然，如大火焰，无由得灭，菩萨注以甘露法雨，使滋润众生的心田，灭除烦恼的火焰。与拔同时，十界得度。一、广显应化诸国已完。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今译）娑婆世界的众生，多好诤论诉讼，经对质官衙之处，或因对敌作战，致陷身军阵之中，各有刑狱或死伤的怖畏，惟有仰仗念彼观音圣号的慈力加被，使众怨和解，息讼罢战，而悉退让分散，得保安全。

（浅解）此二、正显游于娑婆。娑婆世界的众生，人与人之间，多好诤论诉讼，对质法庭，官处、即官衙与法院，财产声名所系，不免互有牢狱刑罚的怖畏。国与国之间，亦多兴师对敌，从事战争，军阵、即军队排列的阵线，官职身命攸关，不免互有死伤失败的怖畏。惟有念彼观音圣号，仰仗菩萨的慈力加被，使息讼罢战，所有众人的宿怨仇恨，皆悉和解顿消，各自退让分散，得保官职身命、与财产声名的安全。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今译）观世音菩萨，随机说法的妙音，由于常以妙智，观照世间、苦恼众生、持名之音，即寻声救苦，而为说法，如梵音的清净无染，亦如海潮音之不失时机，胜彼世间一切音声。因为这个缘故，你们众生，必须常念观音圣号，应于念念之中，切勿生疑。当知观世音菩萨，是清净的圣人，对于众生的苦恼，和生死厄难，能为作可靠的依怙。他具有一切的功德，常以慈悲的心眼，等视一切众生，令皆福德积聚，如海水一样的无量无边。所以你们众生，更应顶礼观世音菩萨，以报慈恩！

（浅解）此明观音大士境智深妙，感应难测，以劝常念勿疑，并劝顶礼。大士说法之妙，不偏空有，真俗圆通，故称妙音。以妙智观照世间、苦恼众生、称名之音，寻声救苦，故名观世音。说法清净无染，故称梵音。说法及时，应以何法得度，即为说何法，如海潮之不失时，故称海潮音。对十界之机，能说十界之法，非世间之音所能及，故说胜彼世间音。以是之故，一切众生，应当常念圣号，自成感应。但于念念之中，切勿生起疑心，以为徒念无益。当知观音大士，已断一切烦恼杂染，被尊为清净的圣人，视大地众生，犹如一子，常在苦恼、生死、厄难的怖畏之中，能为作所依的慈母，所怙的慈父，即能为作有力的依靠。因大士已证真常圆通之体，具恒沙称性的一切功德，常以慈悲的心眼，等视一切众生，只要常念圣号，即皆令得福德的积聚，如海水一样的无量无边。这一偈颂，与前长行：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文异义同。所以你们众生，更应顶礼，以报慈恩！顶礼、即五体投地的礼拜，虽是身业投诚，必先意业恭敬，口业称念，亦即三业供养。这是佛以苦口婆心，劝勉我们众生，要常恭敬持念，顶礼供养，才能感应道交，得福无量。二、偈颂合显已完。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今译）当佛说完偈颂时，持地菩萨，就从他的座位站起来，走到佛的座前，恭对佛说：世尊！若有善根的众生，听到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讲观世音菩萨，自在救度众生的三业妙用，和普门示现的神通妙力，当知此人，所得功德，实在不少。

（浅解）这是结集经家所叙闻品获益，一、持地称扬。持地菩萨、是由常持平地之行，蒙佛摩

顶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即心开而证圆通，故名持地。今闻观音妙行，起座赞扬：若有众生，闻此品所述，观音菩萨，对于自在救度众生的身业普应，意业普观，口业普益等三业妙用，和普门示现十法界身，方便说法，具足神通的妙力，当知此人，不于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种善根，已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方能得闻，所得功德，实在不少。我们今天有缘听到或看到这普门品时，即应欢喜赞叹，遵佛劝勉，读诵持念，敬礼供养，解说印赠，普劝信受奉行，所得功德，决定更多。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今译）佛说这普门品的时候，在座听讲的大众之中，有八万四千众生，皆发了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

（浅解）此二、时众发心。佛说是品，会众得益，发菩提心，学观音行。八万四千，是显其多，亦非定数。无等等、是无有何等之法，可与齐等，佛是最高无上，没有可以与之相等的，但佛佛道同，诸佛与诸佛是相等的，故名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印度话，意译阿耨多罗、为无上，三藐、为正等，三菩提、为正觉。无上正等正觉，是佛三觉圆满之号，超九界以独尊。正觉、非凡夫之不觉，与外道之邪觉；正等、异二乘之偏真，不能真俗平等，圆融无碍；无上、异菩萨之分证，虽能真俗等观，不偏空有二边，然分证未圆；惟佛堪称无上正等正觉。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简单的说，就是发菩提心，即发成佛的心，人人皆有佛性，只要发心，决定成佛。观音菩萨是古佛再来，行菩萨道，要想得到菩萨的救度接引，必须发菩提心，常深信切愿，一心持念观音圣号，礼拜供养；或专勤念佛，兼念观音，求生西方，以为正行；请参阅观音灵感录续编第九章礼念方法。更应学观音行，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为助行；正助双修，才能与菩萨的悲愿相应，有愿必遂，有求必应，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佛闻法，忍证无生，分身无数，遍十方国，广度众生，共成佛道，可为预贺！

佛教的救世精神—觀世音菩薩（附 觀音菩薩的法門）（聖嚴法師）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导读

张火庆

一、西方极乐世界的观音信仰及其反证

俗云：「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在中国民间的佛教信仰里，最为人们熟知、怀念、亲近的，应是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其在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与精神寄托所代表的意义，颇为复杂，几乎成为多数人宗教经验的主要内容。尤其两晋以来净土根本经典的陆续译出，以及唐善导大师以后历代祖师大德对于净土理论与行持的阐扬，「净土法门」在佛教信仰界广受接纳，持名念佛被认为是三根普被，利钝全收、横超三界、带业往生的简捷易行道；西方极乐世界的纯净、和平、庄严、富足，使成为人们欣求皈依的方向。在这片安乐国土里主持接引众生大事的，有所谓「西方三圣」：阿弥陀佛是具足无量光明与寿命且曾发起四十八大愿的至尊导师；观世音与大势至则是以其本具功德愿力作为辅佐的两大菩萨。这种完美的组合，透过净土经论的弘传确定，成为信众们牢不可破的印象。现时流行的早晚课诵本，起首便称：「莲池海会，弥陀如来，观音势至坐莲台，接引上金阶，大誓弘开，普愿离尘埃。」明莲池大师所作回向文云：「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观音势至，诸圣贤众，放光接引，垂手提携。」这是三圣合说，又有：「弥陀身心遍法界，观音观察三轮应，势至威光无边际，普择有缘归本国。」这是三圣分说。因此，在净土信仰里，我们所认识的观世音菩萨是被归属于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员，其事业与地位乃从阿弥陀佛分化而来，以「胁侍菩萨」与「补储大士」两种身分而庄严其名；也就是说，在净土经论里，观世音菩萨是「金冠顶戴阿弥陀佛如来而作其胁侍，助其教化，并且在弥陀灭后，继承其位为极乐教主」的。这种三圣结合的观念，较早出于《观世音菩萨授记经》，大意云：从前「金光明师子游戏如来」出世时，有「威德国王」治理世界，有时入于三昧，从其左右涌出二朵莲华，化生二童子—宝意与宝上一两人均已发心成菩萨，即观世音与大势至。弥陀入灭后，观音补位成佛，名为「普光功德山王如来」，而观音灭后，势至亦补位成佛。这部经说明三圣依次递禅的关系。其后又有《观无量寿佛经》第七观云：「无量寿佛住立空中，观世音与大势至二大士左右侍立」，第十三观附言观音与势至二菩萨辅助阿弥陀佛，普及一切教化。又有《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云：「去此不远，正立四方，有佛名无量寿，有菩萨名观世音、大势至。恒以大悲怜悯一切……。」从这些经典所看到的三圣关系，极其完满地达成了摄受群机的思想：象征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所成就的理想极乐世界；有了慈悲柔和、现世救济的观世音；以及有势力、以念佛三昧诱导皈依的大势至；两菩萨胁侍递补，便可绵延无穷无尽，功德无边了。

如上所说，作为阿弥陀佛的胁侍与补位而常住西方极乐世界的观世音菩萨，是净土思想全盛以后的附会。若根据经典反推，则除了前述三经外，尚有如《光世音授记经》、《观音授记经》、《悲华经》等，大致认为观音以及阿閼、宝相、势至、文殊、普贤等，诸佛菩萨，都是阿弥陀佛如来的因地之子。这当然是为了扩大弘扬净土信仰所作的整合附会，以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来盖括十方三世诸佛的功德并总收一切严净国土的殊胜，令所有众生得以最简易的方法—系念阿弥陀佛、一心

不乱一即可当生成就，速出轮回、获无生忍，永不退转。但这种整合归纳的作法，乃属大乘后起的观念，并不能完全说明观音信仰的缘起及其流变；或者说，较早期的佛教经典里，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原本是立场不同、各自独立存在的；虽然后汉支娄迦讖译出的《无量清净平等觉经》已有提及无量清净佛（即阿弥陀佛）及卢楼恒菩萨（即观世音）的补储关系，但这关系的建立，并不能代表原始观音信仰的真相；而可能是从《毗婆娑论》、《大智度论》、《阿育王传》、《般舟三昧经》中有关弥勒菩萨接续释迦牟尼佛补储的古老信仰而得到暗示导出的。在这里，有一些反面的证据如：提到阿弥陀佛的最古老与最重要的经典《般舟三昧经》与《阿弥陀经》，都没有出现任何有关观世音的事；其次是唐代译出的经典，如《金刚顶经》及《陀罗尼集经》则提倡阿弥陀佛是从观世音思想发展出来的；而《一切功德庄严王经》、《大方广曼殊室利经》则以执金刚神及观自在菩萨为释迦牟尼的左右胁侍；更可异的是《阿噜力经》则以观世音为本尊、势至及普贤为胁侍。从这些与西方三圣说全然对立或矛盾的经典来看，观世音菩萨原本即拥有独立自主，与诸佛同等尊崇的地位（天台智者大师《观音玄义》引经说明观音过去已经成佛，号正法明如来，而释迦佛为其弟子）。因此，我们可以另外从《普门品》、《华严经》、《首楞严经》及其他经典，或慧远《三宝感通录》、法显《佛国记》。玄奘《西域记》等文献看到作为完全独立的本尊而被崇拜信奉的观世音菩萨。

二、观音信仰的原理及特性

观音名号的梵文中译，较流行的有「观世音」与「观自在」两种。从译成名字的含义里，即已显示两种不同的取向：「观自在」是灵明清纯，无碍自在的宗教活动；「观世音」则是无碍的智慧与丰富的慈爱，浑然融合的宗教人格。但这两种译名及其涵义则统摄的形容了观音信仰的全貌。或者，再从经典上引据，则「观世音」一词，主要有两种说明：《首楞严经》所云菩萨最初修行的法门是「耳根圆通」，不向外闻声而反闻闻性，得到性定解脱：

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

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

现前：忽然超越出世出世间，十方圆明。

而《法华经普品门》则说明菩萨慈悲济世的本愿是「寻声救苦」，只要受苦众生专心称念菩萨名号，而与彼愿力感应道交，便得救度：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这两部经所云，若分别而说，则前者是自利，后者是利人；自利为智，利人为悲。

至于「观自在」的名义，主要以《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为代表而总括前两经典的内涵：

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

不论是自利与利人，悲智双运，都能得到大自在的不可思议解脱境界：

这两种名号在于终极整合的意义上是一致的。但为了侧重说明菩萨「称名求助的济世本愿」的特性，我们选择使用「观世音」的名称，作为方便解说。首先，从有神论的客体上说，「观世音」意谓：菩萨能以佛的圆融智慧来观察十方世界，感应一切受苦众生求救之声音，随令解脱，均得离苦得乐，消灾免难。若从自性论的主体上说，「观世音」是所观的个体对象，能观的是众生内心的灵性；或者说：观音是众生的「自内证」，众生只要一心称名，即可得到与佛菩萨齐等的信念妙方，在音声中，「观音」自然出现。这种说法是把菩萨因地所发的誓愿看成众生内在的自性，众生念观音即是念自性，因此，众生的得救虽可说是菩萨的功劳，其实亦是自性的解脱；从大乘般若学而言，即所谓「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提影现中。」或者「修习空花梵行，宴坐水月道场，降伏镜里魔军，大作梦中佛事。」这是能观与所观。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到后来都在般若智慧里泯绝名相对立，成为《金刚经》所云：「如是灭度无量无边无数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

总结的说，从观音名号而生的信仰，不仅是「应现人性必然的希求所产生的慈悲本体」，也是「以行深般若波罗蜜为原流的智慧尊者」；在这个充满矛盾与苦恼的世间，担负起皈依真理者所感应的，不可思议的「勇猛性格」。因此，受到广土众民熟悉亲近的观世音菩萨，是表现出应现自在，广大灵感，寻声救苦的慈悲权化的形象：

观世音菩萨即是以倾听现实苦恼众生至诚祈愿的音声，契机而现的绝对圣者，其特性如何？我们从大乘佛教的「菩萨」一词探其意涵，可以得知菩萨是依「誓愿」而存在，其生命本质就是为了有始有终的实现誓愿。几乎所有菩萨在因地修行时，都会发起弘誓大愿，而这些誓愿在内容与对象方面的差异，就成为他们分别努力的目标，并决定其道果成就的特性。古德云：「心真则事实，愿广则行深」，菩萨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求法、而发愿、而苦行的，观世音菩萨的誓愿，在《普门品》偈颂有总赞云：

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十亿佛，

发大清净愿。

这里所谓「弘誓」、「清净愿」的具体内容如何？我们可以从悲智双运的观点，作如下的分说：

┌(1) 与 乐—满 愿┐

慈悲├────────┤现世利乐

└(2) 拔 苦—救 难┘

┌(3) 权说法—现身度脱┐

智慧├────────┤出世道果

└(4) 施无畏—观照般若┘

这四项内容可说涵盖了大乘佛法的全部精义。有一首流传的诗赞颇能说明观世音信仰的形象：

观音誓愿妙难思，赴感应机不失时；救苦寻声磁吸铁，现身说法月应池；

尘刹国中咸事济，娑婆界内更垂慈；深恩穷劫莫能赞，冀愍群萌各护持。

在相关的经典如《华严经入法界品》第二十七参云：

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或现色身……或现种种不思議色净光明网……或以音声……或以威仪……我修此大悲行门，愿常救护一切众生，愿一切众生离险道怖，离热恼怖……我以此方便，令诸众生离怖畏已，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

这段经文主要是从「权说法」与「施无畏」而言。稍后的其他经典亦有时专注于其中几项以表现观音菩萨誓愿的特性，如《悲华经》云：

愿我行菩萨道时，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堕大暗处，忧愁孤穷，无有救护，无依无舍……汝观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烦恼故，欲令众生得安乐故……。

此段经文主旨与前经略同。而《十一面神咒心经》则云：

我今说之，欲利乐一切有情，灭一切恶故，心所愿称遂故。

著重于「与乐满愿」。唯同经又说诵此咒百八遍者，现身获得「十种胜利」及「四种功德胜利」，其内容则包括全四项誓愿。

另《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云：

今当欲说，为诸众生得安乐故，除一切病故、得寿命故、得富饶故、除灭一切恶业重罪故、离障碍故、增长一切白法诸功德故、成就一切诸善根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速能满足一切诸希求故。

并列「十大愿」、「得十五种善生」、「免十五种恶死」等。把誓愿功德扩展到无所遗漏；尤其额外的是「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欲生何等佛土，随愿皆得往生。」明显的是在净土思想流行后，顺应时势而补入的，此外，《首楞严经》以「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及「令诸众生，于我身心，获十四无畏功德」；郑重恳切的说明观音誓愿的殊胜。

总结上引经典所述观音菩萨誓愿的特征是：

1、没有界限的普遍性—普门示现神通力—救济一切灾难苦痛，满足所有愿望希求。

2、除去当前人间的苦恼患难，寻求真正安乐的日常生活，而不标榜娑婆与净土的对照与厌欣。这两个特征使得备受苦难的广土众民特别忆念、亲近他，然而，众生应以何种方式取得观音菩萨的护持垂愍与消灾解厄？如此广大深重的誓愿，应如何修持乃得感应？「净土宗」以念佛为往生的法门，而念佛又大略分为「实相、观想、观像、持名」四种，有层次及难易的差别。观音信仰所取者即是最简易直截的「持名」——称我名号，即得解脱——这种形式是与「观世音」的取义有直接的关系，并且也是世界上所有宗教共有的观念——源于人类天性，于遭遇苦难时，自然发出求救的赤子般天真的呼唤——而观世音菩萨常以庄严的女性身表现慈悲柔和的母性，感应了众生的呼求。且由于菩萨具有无事不知、无时不观的全知全能的普遍灵性，乃将一切众生视如自己子女，毫无分别的伸出救援之手，无论如何罪大恶极的人，亦一视同仁，平等救济。真正可说是绝无选择的「有求必应」，并且，这种救援又包括精神的烦闷与肉体的痛苦。前引《普门品》已有「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的感应道交之说：《华严经》亦云：

愿诸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体，皆得免离一切怖畏……。

《悲华经》云：

若能称我名字，若其为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

《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经》则云：

汝等当一心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訶萨，

大悲大名称，救护苦厄者……

这些都是专从菩萨名号说明持名称念的利益；而密宗盛行后，观世音被视为独立本尊，于是出现许多心咒，并以持咒取代称名，或者两者并行，如《十一面神咒心经》云：

我由此咒，名号尊贵，难可得闻……称我名者，皆得不退转地……

况能于我所说神咒，受持读诵，如说修行……

《大悲心陀罗尼经》则更加入弥陀佛号：

发是愿已，至心称念我之名字，亦应专念我本师何弥陀如来，然后诵咒。

这样层层附加，使原始简单的称念观音名号的形式，变得复杂而沦于附庸，已经违背了观音誓愿的普遍性与亲和力。

「称名」形式的意义，除了前述源于人类天性的呼声外，另有属于宗教心理过程的深层诠释，即「主观的内心与客观的本尊融合在一起，成为契机，入我我入，进展为三昧，成为自内证的表现，得以解脱烦恼苦闷」；而这种称名三昧亦即是「观心」，由观智而照见自我心性，开发如来藏。因此，从自内证与观心的理论上说，所谓观音「普门示现」的自在神性，其实就是「众生自心的灵性」，当众生至心唱念观音名号而进入三昧境界时，本性中的圣灵即时发酵而出，被看作观音显现感应而来。

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思想

说明了脱离西方极乐世界而成为独立本尊的观音信仰的特性之后，再看《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内容思想。这品经文可说是观音信仰的基础，也就是根本经典。据学者考证，《普门品》原本是独立单行的，约成立于大乘诸经典结集初期，可能是印度海滨或补陀洛的宗教学者作成，其年代早于《法华经》。而因为都是演说诸法实相的妙理，且以「多宝佛塔」的涌现因缘作为联系，后来遂收录一起，成为第二十五品。又此品属于早期经典，仍保留原始宗教特色；假如把它与《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相比较，其特色更明显：《心经》是亲自在菩萨向智慧第一的舍利子宣说五蕴皆空的般若真理，其文字理路极为透彻精妙，哲思内蕴则幽玄简明，应当是大乘佛教思想圆熟期产生的经典，可能从大般若经中选萃浓缩而成，并附载密教神咒。相反的，《普门品》的长行文则极为素朴，所说哲理反映了人间性现世利益的希求，尤其「脱七难」、「应二求」的内容正是古人最惊怖的灾厄现象以及最关心的继嗣问题；再加上「除三毒」、感应事迹，以及无所不至的摄受力等；而「三十三身应现」的例子，可能是从印度古代吠陀经典的天界神话演绎而来；凡此种种都与原始宗教的民间信仰一致。

由于具备这种原始与民间的特色，《法华经》译分到中国后，唯独此《普门品》特别受到民众的信受奉行，而产生许多臆测与传说，如所谓观音大士慈悲心切，与此娑婆世界的因缘最为深切；或者说因为中国北凉国王沮渠蒙逊持诵《普门品》而消除多年的业障病，故极力推广此品，成为人人熟知能念的佛经。后来的人更由于观世音「救苦救难」的特性，而把《普门品》与《大悲咒》、《心经》、《白衣大士神咒》、《观音佛祖大救苦心经》、《观音十句延命经》等编集成册，成为完整的观音法门课诵本；这里面可说经咒不分、佛道混杂，却表现了民众对于观世音菩萨及《普门品》的选择性的价值取向。更进一步在普遍而长期的持诵经验里，发生并流传许多感应事迹，亦被集中收录成专书，即所谓《持验录》、《感应记》等，其内容项目包括救焚、救溺、脱险、免杀、愈疾、除祟、拯随、佑岁、赐福、得子、应化、说法、证果、瑞应……几乎无所不能，且依时代的演进，仍不断的适应扩张。此外，浙江南海也建立起「中国普陀山」的观音道场；而民间更流传著由楚庄王女妙善公主修行成道的「中国观音」；道教神谱里，不知何时也出现了「观音妈」；这些都是把观世音菩萨本土化的显著例子，在这本土化的过程里反映了两个事实：一是中国信众对观世音的特殊偏爱；一是以慈悲与灵感两项特性，约化了观音的形象——此即「普门示现神通力」的观念，而这种观念的起源与代表性经典便是《普门品》。

《普门品》的经文大致分成「长行」与「偈诵」两部分：前者成立年代较早，后者则是后来附加的（约产生于佛灭后第五百年间）。这两部分除了重复申说共同的基本观念外，长行又偏于宣讲救苦满愿与示现度化的神通力，偈颂则发挥弘愿深誓与三业普观的方便智。全品的文章结构，据演培法师《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记》的分解，大致区别为三段：

（一）长行别示

这是无尽意菩萨在法华会上向佛当机请问，佛则备示感应以答之，往返问答的过程里，宣说了观世音菩萨得名的因缘及示现说法的化迹。以下又分两层：

1、得名所以

按照《法华经》的顺序，第二十四品介绍了东方妙音菩萨已得「现一切色身三昧」而任运自在

的住世教化众生之后，接著第二十五品，由无尽意代表会众请问「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佛的回答，先是总标「寻声救苦」作为定义，其次则别示「持名感应」——即所谓火不能烧、水不能没、罗刹不能贼、刀杖不能杀、恶鬼不能逼、杻械枷锁不能囚、怨贼险路不能害——解脱七难，在前面已经谈到它最初只在反应原始宗教的人间希求，但大乘思想成熟后，又有学者为它附上人性意义的解释，如嗔恚（火）、爱欲（水）、怨杀（罗刹）、嫉妒（刀杖）、诡计（恶鬼）、我执名利（杻械枷锁）、烦恼迷惑（怨贼险路）等。这种附会固然具有某种程度的象征作用，却不如保存其现实外境的面目，因为接下去又有「离三毒」——贪、嗔、痴；「应二求」——求男、求女；文字表面的意思已够充分完整，无须额外引申。在广显称名感应的例证后，以「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作结，普劝持名供养。

2、游化方便

前层由称名感应以表现菩萨的「大威神力，多所饶盛」，是现世的利乐；这层则以游化十方说明菩萨「开示佛法，度脱迷途」，是出世的解脱，无尽意菩萨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这三点总括了菩萨身口意三轮的度世法门。佛的回答先是广显「游化诸国」，包括三圣、六天、五人、四众、诸妇、二童、八部、力士等，所谓三十三身应现说法，使众生随缘得度。这三十三部身适用的范围虽广，却是泛指三界国土具有特殊身分的众生；在其次回答「游于娑婆」才专说此间一切有情，以能施无畏而显其妙德。最后则以「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以及「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作结并普劝供养。

（二） 偈颂合显

长行文在无尽意菩萨以颈间璎珞作为供养，而观世音菩萨将彼转供释迦牟尼佛与多宝佛塔后，即已结束（但全品最后还有一段称扬闻法利益的话，可视作独立单元）。接著是无尽意「以偈问曰」，把长行文的内容用五言句法重复申说，这部分的文字结构也分两层：

1、得名所以

以「汝听观音行……能灭诸有苦」十句总标观世音菩萨的弘誓大愿、善应灭苦。其次以十二次「念彼观音力」共四十八句，别显「免三灾、脱八难」的威神力。这里所列举的项目与长行文仅有火坑、巨海、囚禁枷锁、罗刹诸鬼，怨贼刀杖等相同，其余如毒龙恶兽、蛇蝎毒烟、山顶堕落、王难临刑、咒诅毒药、雷电雹雨等，皆是添加的；最后以「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四句作结。

2、游化方便

前层点出「妙智力」作为菩萨救苦的凭借。接著这层先从三业普应以广显「应化诸国」。从「具足神通力」以下八句是身业；「真观清净观」以下八句是意业；「悲体戒雷震」以下四句是口业。其次以「诤讼经官处」以下四句，及「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来正显菩萨的「游于娑婆」。最后更以菩萨慈悲，能作众生依怙，是故应常念顶礼。

（三） 闻品获益

前两段长行文与偈颂，是《普门品》的本文，都是由无尽意菩萨发起与佛的当机问答。此段从文字书写上应该是长行文的部分，但被偈颂隔开，且改由持地菩萨向佛称扬闻说此品的利益。因此，它可以视作独立的段落，或者称为「流通分」。经文云：「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这是佛经的惯例，为赞叹世尊说法的特殊，并尊重「佛法难闻今已闻」的因缘，只要能够参加法会、亲近如来。闻说教示，都是功德无量的。为此，学佛众生应当发愿：请佛住世、劝转法轮。最后一句经文是：「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编者注：此处疑漏一「等」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称为「时众发心」，是顺著前面闻法功德而自性发起的勇猛精进心。原本也是佛经的惯例，在正式说法完毕，会众「欢喜赞叹、信受奉行、作礼而去」。而《普门品》以发挥菩提心作结，乃是劝请一切闻法众生，从此发心学菩萨行，与观世音的悲愿相应，如此才得自度与度人。

觀世音菩薩普門品導讀（張火慶）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淺釋

宣化上人 講述

这一品名叫做普门品。有很多的意思。现在先讲这个「药珠」。因为「药珠」，所以说「普门品」。

什么叫「药」呢？「药」就是药王树；什么叫「珠」呢？「珠」就是如意珠。什么又叫药王树？这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人到山上去砍柴，砍回来的柴，就担到街市去卖。遇到一位医生，医生看到他这一担柴里面放光，于是就把他这担柴买回去。到家里把柴打开来一看，里面有一棵药王树。这医生得到药王树后，无论任何疾病，只用这棵树在病人身上轻轻一敲，或者轻轻一打，无论什么病就完全好了，救了不少人。就因为这样，所以叫「药王树」。

「珠」，就是如意宝珠。什么叫做如意宝珠？如意，就是遂心如意，也就是令你欢喜、满意。满足你的要求，成全你的欲望。你想要吃好东西，如意珠就现出好的东西来，不用你去买。你想要穿好的衣服，只要你对这如意珠想一想：「我要件最美丽，人间最稀有的衣服。」这时如意珠就现出你所欢喜穿的衣服。甚至你想要房屋，它也可以现出来。你想：「晚间我想住一间最豪华的房间。」这宝珠也就现出房子，这一夜住宿以后，第二天房子也自动回到如意珠里去。你想吃东西，如意珠所现出的东西，既不会多也不会少，恰到好处。你穿衣服，也不必预备衣架，只要把衣服脱下，它就自动回到如意珠里去，所以叫「如意」。如意珠有多大呢？是很小的一粒珠，可以随便带在身上，又不重、又不占地方，所以叫如意珠，遂心如意，妙到极点。总而言之叫「如意珠」。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就等于这棵药王树，这颗如意珠，能遂心满愿。只要你能诵念普门品，所求的事情，就能满愿。但可不是今天念，明天就有功效。必须先打一个稳固的基础，如造楼房要先打好地基，地基打不好，楼房也就没有法子建造了。「普门品」虽然好像药王树和如意珠这么灵感，这么不可思议。可是你要先念普门品，天天念，念得观世音菩萨他认为你合格了，认为你有这个诚心了，然后你就所求如意、遂心满愿。不是说平时也没有念过，到时候就想求感应，即刻便有灵感。那一定要你平时用功修行，到时候「普门品」就好像药王树、如意珠，有不可思议的微妙，不过首先要自己去念。

有人说：「佛教里面有太多东西要学了，又念楞严咒，又念大悲咒，现在讲『普门品』又要念普门品。这么多功课、我们那有这么长时间呢？」你不需很多时间，只要每天少睡一个钟头、少讲一点闲话，这些工作都可以做到的。如果你不想遂心满愿，说我无所愿求、我没有贪心、嗔心，也没有痴心，那你根本就不需要念，那就没话可讲了。要是觉得你将来或者会遇到什么事情，要求观世音菩萨或者佛来帮忙，那你就应该多学一点佛法。佛法犹如大海，你连一滴都未喝就嫌多了，那将来这大海的水一定喝不完的。不过，只要尽你的力量，需要多少就饮多少，佛法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所以应尽你的力量来运用佛法。

因为「药珠」的意思，所以说这普门品。

还有一个意思，叫「显密」。「显」，就是明显；「密」，就是秘密。这缘起你诵观世音菩萨

普门品，有的时候，得到显明的感应；有的时候，得到秘密的感应。

明显的感应，就是人人能看见、人人都懂得。譬如观世音菩萨救护众生，在普门品上说：「设入大火，火不能烧。」楞严经上观世音菩萨讲述耳根圆通时也说：「火不能烧，性火真空，性空真火。」譬如，你正坐在房里，一心一意念观音菩萨，而无意中着了火，这时只要你能诚心念观音菩萨，那么纵使邻居的房子烧了，你的房子也不会烧的。但这要无意中的而不是故意。如果你故意去点一把火试试看，我的房子会烧吗？那是必定会烧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根本想试验观世音菩萨，就因为你信不真切，所以才要试一试。就好像人有一位朋友，想知道这位朋友对我是否有真心，是不是个「拾金不昧」的好人。于是等我这位朋友来了，便故意把五百块钱放在地下。如果我不看著他，他要是个好人，就不会把钱拿走。为什么你要试验你的朋友？就因为你对这朋友没有真正的认识，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好人？所以才去试验他。观世音菩萨在经上说的：「设入大火，火不能烧。」你若对这个没有一个信心，观世音菩萨也不会来管你这么多闲事。你想自杀去跳海说：「我跳进大海中，看看是否得到浅处？」假设你以试验来推测观世音菩萨这种神通妙用，根本就没有信心。你若对菩萨没信心，他可不愿意多管闲事的。你说：「我不试验，怎能知道究竟是真是假的？」你知道是真的又怎样？你不知道是真的又怎样？你知道了一天还要吃饭。穿衣服，才能活著，那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明显，是人人都知道的，如邻居房子烧了而你的房子居然不烧，这不是「显」吗？人家都知道：「啊！那个人念观音菩萨有感应的，他信佛真是有点妙处。」有感应了，这就是「显」。

又有秘密的。秘密；是你本来有一个灾难，或者你应该掉到海里被水淹死，但无形中观世音菩萨来感应了，令你不遇到这种危险，秘密把你的灾难消除了，这就叫秘密。这个人应该被火烧，但因为他信观音菩萨，观音菩萨就默默中把他的灾难解除了，这也是秘密感应。甚至你坐飞机，本来应该失事；现在交通虽然方便了，但死亡的人也多了。有的时候飞机失事、火车失事、巴士失事，很多人罹难丧命。在这种种情形之下，因为你念普门品，因为你念大悲咒，因为你信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便在默默中，又叫冥冥之中，总而言之，就是人所不知道的，他就为你化凶为吉。所谓：「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因之，为了「显密」的关系，所以说这部「普门品」。

普门品有「显密圆通」，显也圆通，密也圆通，显密都得到圆通，所以普门品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普门品有种种妙用，大悲咒也有这种妙用。我说一件感应的事情。在我家乡东北，有一个种田的农人，家里颇为富裕。某年秋天，他把农作物装上车子，运到城市去卖。卖完了食粮便把钱带回来，正在此时，就离家约有三里路的前面，遇到很多土匪在打劫。这个财主看见前面有打劫——怎么办好？逃吗？在土匪的监视之下也逃不了，但若不逃走，一定是被抢。于是乎他就念起大悲咒来，这个赶车的还照常往前去。走到快接近土匪时，忽然看见从土匪里走出来一个人，走到他的车前面说：「你把鞭子给我，我来给你赶车！」这个人也就让他执鞭赶马车，从土匪旁边走过去，而土匪们好像不见不闻似的，所以也没有打劫他。等这些土匪看不见了，这赶车的人又把鞭子还给他，说：「你现在赶著走吧，没有事了。」这财主一看这个给他赶车的人是从土匪中跑出来的，一定是土匪了，说：「先生，你今天对我这么好来救我，令我没有被打劫，请问你贵姓？在什么地方住？将来我好到你府上拜谢去！」这个人就告诉他说：「我的名字叫阿逝孕。」

各位念大悲咒时，在大悲咒上不是有一位护法名叫「阿逝孕」的？在阿逝孕图片里，是在肩膀

上长了两个翅膀的，这位护法就叫「阿逝孕」。可是当时这个财主想：「啊！谁叫阿逝孕呢？谁呢？」这时他忘记了，忘了这个阿逝孕就是大悲咒的一句咒语，也就是一个护法。等这位阿逝孕走了，看不见阿逝孕了，他才想起：「啊！这不是大悲咒里面的一个护法叫阿逝孕吗？」于是想去找阿逝孕，也找不著了，不知阿逝孕跑到什么地方去？所以这是大悲咒里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假如这个财主想：「我念大悲咒看看灵不灵？」阿逝孕也就不会来救他了。正因为他没有考验的心，只抱一个信心：「我念大悲咒就可以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果然就遂心满愿，没有给土匪打劫。

这一部妙法莲华经，共有七卷，内中分开二十八品，这一品文当二十五品，在经文的本子是第二十四品，因为其中少了一品「提婆达多品」。这一品显扬观世音菩萨的功德神通妙用，不可思议的境界。

在前面讲到「药珠」，现在再讲「人法」。什么叫「人法」？「人」，就是观世音菩萨；法，就是普门所示现的法门。这观世音菩萨，他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所以是不可思议的人物。他又说普门示现有求必应，无感不通的法。这种「法」叫做不可思议的一种法。因为不可思议，所以叫妙法。因为这个「人」也是不可思议，故亦可称为妙人。既然是妙人、妙法，方堪名「普门」，才能名实相符。因为「人法」的因缘，观世音菩萨才说这「普门品」。

第二种的意思，就是「慈悲」。因为「慈悲」的因缘，所以观世音菩萨说这「普门品」。什么叫「慈」呢？慈能予乐；什么叫「悲」呢？悲能拔苦。观世音菩萨救众生的七种难，解除三种毒，应众生两种求。这七难在经文里会详细的说明。简言之是：水难、火难、风难、枷锁难、黑风难……等等有七种。解三毒，三毒是什么？就是贪、嗔、痴三毒。应二求，就是求男、求女这两种求。

众生都有这三毒：贪、嗔、痴。若人多贪，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贪。若人多嗔，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人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这个贪讲起来很多。嗔，讲起来也不少。这个痴，正好不多也不少。说它多也不算多，说它少也不算少。什么叫痴呢？简单的说就是愚痴。什么是愚痴？就是没有智慧，不明白，见理不真，所以叫愚痴。见到这个理论不正确，知其然，不知其当然。根据中国王阳明先生的学说：愚痴的人，乃是因为他未能「知行合一」。王阳明说：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去做呢？就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就不去做。他若是知道就会去做。王阳明说：他知道了而不去做，那还是没有真知道。若真的知道，就一定会去做的。王阳明在中国是一位很有名的学者，他的学说是「知行合一」：人若真知道了，他一定会实行；没有知道他才不去行。也就是说他要是真正明白了，就不会再做愚痴的事。他为什么做愚痴的事情？因为没有明白。所以我说这是见理没真。试举出一个例子来讲，譬如这愚痴的人说：「好花常令朝朝艳，明月何妨夜夜圆，大地有泉皆化酒，长林无树不摇钱。」贪花的人，生出愚痴的心说：「我要这朵花，永远是鲜艳而不凋谢，要这朵花时时都开放著，朝朝都长得这么美丽。」那个贪月圆的人就这样说：「明月何妨夜夜圆？昨天晚上的那个月亮是圆的，若是每一天晚间的月亮都是圆的多好！天天到外面去赏月，这种月亮辉映灿烂的，也不必点电灯，又省钱，天然的光辉多好呢？」这不是愚痴吗？月有盈亏，花有荣凋。花开就有花谢的时候，月圆就有月缺的时候，这是一种天道循环。好喝酒的人就想：「我每天去买酒，买威士忌、白兰地，是很贵的，若是地上所有的水池变成酒池，这时候我想饮酒就到那水池取酒，这多方便！」还有贪钱的人，他就想：「我现在去做工赚钱，非常的困难，如果每一棵树变成摇钱树，树上都结成元宝、美金，若是我想用钱，便到那地方去取，这多方便！」但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都是愚痴的幻想。还有最简单的例子，有个人没有读书，甚

至连小学都没有念过，中学更不要提，他就想要得到一个大学博士的学位。你说岂有此理呢！小学都没有读，大学的博士学位怎能就这样给你呢？还有一种人，他根本没有去种田，到时候就想收谷。这都是愚痴，甚至也没有买马票，到时候就想中头彩。这都是一种愚痴的想法。可是一般人多数犯这种妄想不劳而获的毛病，那么该怎么办呢？有这种毛病就应该把它改了。

观世音菩萨他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这就是一种大悲；他又利乐一切众生，令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一种大慈。因为大慈大悲的因缘，所以才说这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又有一种，是「福慧」的因缘。福，观世音菩萨所以能寻声救苦，分辨世间一切的音声：善声、恶声、苦声、乐声、是声、非声，乃因为他有真正的智慧。他这种智慧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因为他普门的布施，以这个法施给众生，故他有此福报，而福德庄严。所以这是由于福慧的因缘来说普门品。

又有一个「真应」。真，是观世音菩萨以他的真身的妙力来救度七难、解除三毒、满足众生之二求，这是以真身的妙力。他又现三十二种的应化身，这叫应身，用以来教化众生，所以有这「真应」的因缘。

说这普门品又有「权实」。观世音菩萨以这个法身的力量，在默默中，就是秘密之中，来利益众生，这叫「实」。他又以三十二应化身来教化众生，这是「权」。权就是权巧方便，也就是说暂时用这个方法，不是永远的。又因为观世音菩萨以这权实的因缘，所以才说这普门品。

还有一个因缘叫「本迹」。什么叫「本」呢？「本」就是根本；「迹」就是踪迹的迹。观世音菩萨以一个法身而普度一切众生为「本」，他以应化身教化众生为「迹」。观世音菩萨的法身有如月光，他的迹就好像「月照千江」的道理。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个月光照一切的水，而一切水里头的月，都是从这一个月本身的现出来。水里的月就是个「迹」，天上的月就是个「本」。这是以「本迹」的因缘，故说普门品。

观世音菩萨以一法身来普现于一切众生心，令一切众生都改过自新，回新向上，离苦得乐，究竟成佛。讲到这个地方，有人就说：「啊！难怪我不改过自新，原来观世音菩萨他没有现到我的心里来，所以我有何过错也不愿意改。」抽香烟的人就想：「大概观世音菩萨不加被我，不帮我的忙。」好饮酒的人说：「我想学佛法，可惜我戒不了酒；这大概是观世音菩萨的罪过，他不帮我的忙！」于是他就对观世音菩萨生出一种仇怨的心说：「这观世音菩萨太不公道的了，为什么你帮忙旁人，不帮忙我呢？」这真是愚痴上再加愚痴，这是双重愚痴。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加被你？就因为你听观世音菩萨的教化。你听见「观世音菩萨」这名称，就应该改过自新了，就应该清净头脑，「悟以往之不谏」，知道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算了。「知来者之可追」，将来的应该往善道上走。可是你明知故犯，那是罪上加罪。所以责怪观世音菩萨不保佑你，是一种错误。观音菩萨时时都想保佑你，可惜你把你心里的门总是关著，不让观音菩萨进来，观世音菩萨只好叹气：「啊！这个众生真是可怜愍者，太可怜了！」所以你不要怪观世音菩萨，应该怪你自己不争气。

以上说的是「本迹」。还有一种因缘就是「缘了」。「缘」就是缘因，「了」就是了因。什么叫了因？就是把这因断了，也可以说是明了因果的因。我们现在来听经闻法，有的从华盛顿州西雅图来的大学生，有的读博士、硕士也来读佛法。为什么这些人要从老远来到此地，来参禅打坐，学习经藏，研究佛法呢？就因为要了这个因。听经就是了因的种子。你有听经的因缘，这是个「缘」因。故因为「缘了」的因缘，所以说普门品。

还有一种叫「智断」。观音菩萨他以他的智慧、智德庄严，来教化众生，是位智慧的庄严者。「智」慧叫智德，即是「智」的德行。「断」，断德，即是断除一切无明。这断德又可以叫福德，因为他把无明断了，所以有真正的福德庄严，好像佛似的，福也足、慧也足。观世音菩萨虽然是菩萨，但是他有福德庄严也有慧德庄严、所以「智慧」，也叫福慧。以上合起来共有十种的因缘，所以讲这「普门品」。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姚秦」亦呼后秦，是一个时代的名称。

「三藏」，什么叫三藏呢？就是：经、律、论三者。经，梵语叫修多罗。此云契经，契是契合，经是经常之法。契合者，就是：「上契诸佛之妙理，下契众生之根机。」往上讲，意思就是这经典和诸佛的妙理是一样的。往下来说，对众生的机缘也是契合的，可以教化众生。经藏里面包括有定学，定者是讲定律。律藏，就是戒律。戒律有：五戒、八戒、十戒、十重四十八轻菩萨戒。此外比丘有二百五十条戒，比丘尼就有三百四十八条戒。研究戒律有什么好处呢？你若有戒才能生定。论藏，就是包括慧学。经，就是定学。律，就是戒学。论，就是慧学。所以也就是戒、定、慧。这论藏是佛当时到各地方所讲的道理，所议论的道理，再由后来的祖师（佛的弟子）互相讨论这个「道理」而注释的「论」。譬如：大乘起信论、百法名门论、成唯识论、大智度论等.....有很多的。这「论」就包括一切的智慧，所以叫「三藏」。为什么叫它为「藏」呢？藏者，就是包藏著很多道理在里面，这叫「三藏」。

姚秦就是时代，三藏就是经、律、论这三藏。

「法师」，什么叫法师呢？这「法」就是佛法。「师」就是师父、师表。怎么叫师表？是能作一个榜样、一个模范、一个好的法则，此叫师范。而这个「法师」，有的时候说：以法施人，以佛法来布施给一切众生，这叫「法师」。又有一个讲法：以法为师，以佛法作为他的师父，这也叫法师。还有很多种讲法，不过大略的意思就是这样。

「鸠摩罗什」，是翻译者。鸠摩罗什是梵语，不止中文，英文也一样：童寿。这个「寿」在此就当长寿讲。这位鸠摩罗什虽然是个小男孩子，可是他已有长者的风度，有长者的德行，故名童寿。并不是说他的寿命长如老人，而是他具有长者的这种德行。

「译」，就是翻译。也就是把它由印度（梵文）文翻译成中文，而意思是和梵文一样的，所以中国的佛经和印度佛经所翻译的意思是一样的。此是讲翻译人。为什么要把翻译者放到经本的前面？因为当时假如不是鸠摩罗什法师到中国来，提倡翻译佛教的经典，这些经典就不会这么快传到中国来。为了纪念鸠摩罗什法师的功德，所以把这位法师的名字，记载到经本的前面，一方面是要纪念法师的德行，一方面是要鸠摩罗什法师负起这个责任，有什么错的地方，翻译不对，因果都在他的身上。鸠摩罗什法师在他将圆寂时，曾经这样说过：「我翻译所有的经典，如果完全没有错误的话，将来我死后，荼毗时舌头不坏。」果然在鸠摩罗什法师圆寂时，经荼毗后而舌头仍完整不坏。由此证明他所翻译的经典是一点也没有错误。因为有种种的意思，所以把「鸠摩罗什法师」这个名字，放在经的前面，作为后人一个永远的纪念，使永远不忘鸠摩罗什法师的功德。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

观世音？」】

「尔时」：就是当尔之时。什么叫当尔之时？就是当时无尽意菩萨在法华会上，请问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字的因缘的时候；也就是此时，在说完妙音菩萨本事品后，现在说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个时候。有一位无尽意菩萨，什么叫无尽意？总起来有三种的无尽。第一是：「世界无边尘绕绕」，世界是无量无边的，我们不要以为这世界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得见，耳朵所听得到的，这就是世界的一种边界。不是的，这世界有无量无边那么多，有此世界、他世界、无量诸世界；此国土、他国土、无量诸国土，无尽无穷的，所以叫「世界无边尘绕绕」。什么叫绕绕？绕，就是绕乱；绕乱就是不定的意思，不定也就是动的意思。尘就是不清净，世界上有很多微尘，试看太阳一出来，在阳光反射的光线上、可以看到无法计数的微尘，在空中上上下下，飘摇动荡，忽高忽低的。这些微尘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世界上这么多尘土从那儿来呢？溯本穷源，追究这微尘的根源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切尘是从每一个众生心里所生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众生心里妄想太多了。妄想就好像尘一样，绕绕不安、恒常变动的样子。试看，我们所能察觉的妄想已是多得不知其数，所察觉不到的更不知有多少？有数不过来那么多！在楞严经上有讲：在一念中就有九十个刹那。刹那，是一段非常短的时间，而一刹那之中就有九百个生灭，所以「世界无边尘绕绕」。

这世界是怎样有的？是因为我们众生依真起妄。一念的妄想，而变成有山河大地、房廊屋舍，一切的世界继而成立。这也叫「世界无边尘绕绕」。

第二是：「众生无尽业茫茫」。世界是无边的，就因为有世界，所以也就生出众生来。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有很多种的因缘和合而生。大概来讲有四种：胎生、卵生、湿生、化生。怎么会有胎生呢？胎因情有。胎生是因为有这种爱情，因而有了新生命。卵因想生，是由想而成的。湿生是依湿而生，在那个有湿气的地方也就生出来了。化生即变化而生，是自然能变化而生的生命，不靠父母之缘而生。再详细的讲有十二类的众生，其余八种：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有这么多的众生，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众生是从佛性那儿来的，所以才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虽然所有的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但不是说众生就是佛了，不是说不修行就成佛。必定要用功去修行、参禅、学佛法.....这样才能返本还原而成佛。不是说众生现在就是佛，不用修行了，这简直是一种邪知邪见！而是必定要修行、学佛法、依教奉行，才能成佛。因之，说众生是从佛性出来的。

第三是：「爱河无底浪滔滔」。「爱河」，是指男女的爱；不单人类讲爱，就是异类、畜生也执迷不悟地执著这个「爱」，尤其畜生更不明理，所以其淫欲心非常重。它们时时刻刻都想行淫欲。若能清心寡欲，自净其心，割爱断欲了，就离成佛不远了。这「爱河」是没有底的，越陷越深，越深越向下沉，是没有「底」的。「浪滔滔」，这种波浪滔滔是连绵不断的，就像水波浪。为什么海水上会有波浪呢？就因为众生心里有波浪。众生心里有波浪，就因为爱河有波浪，这个「爱」你想扯也扯不断！用再利的刀想把情爱斩断，还是不容易的。但你若真正有了智慧，对这个问题就不难解决了，所谓：「慧剑斩情丝」。没有智慧的人，就掉在爱河里，越掉越深，掉到什么地方呢？根本就没有个底。越掉越深、越深越掉，就是往下降。总而言之，没有完了的时候，是故名为无尽意。

因为这三种意思，所以无尽意菩萨，欲把这无量世界，变成极乐世界。欲将无尽的众生，都教化成佛。又把这无底的爱河，统统填上。所以无尽意菩萨，名为无尽意。

菩萨，这两个字是简称，具足云「菩提萨埵」，是梵文。中文的意思，菩者，觉也；萨者，情也。菩提，就是觉道。萨埵，就是个有情。也就是用觉悟的道理，去觉悟一切有情。用自觉的这种道理，去觉悟一切众生。就是我开悟了，我也想办法教每一个人都开悟。这叫自觉觉他。那么菩萨又从什么地方来的呢？菩萨是从众生这儿来的。菩萨原来也是个众生，和你我他所有众生是一样的，没有分别。不过，他是众生里面的一位觉悟者，是有情中的一个觉悟者。我们这个众生，就是众生里面的迷昧者，还没有觉悟。你如果今天觉悟，今天就是菩萨；如果明天你觉悟，明天你是菩萨。觉悟什么呢？觉悟这个无明。你能知道这个无明的来处，把无明破了，这便是「觉」。若不能破无明，就是「不觉」。把无明破了，法性也就自然现前，爱河也就干竭了；爱河干了就智慧现前，这就是觉悟。菩萨是觉悟有情，也是有情觉悟。来回讲都可以的。菩萨又叫「大道心」的众生，他的道心最大，又叫「开士」，他能以开众生的愚痴，而显现本有之佛性，这叫菩萨。

「即从座起」：在这法华会上，当无尽意菩萨听佛讲完了妙音菩萨本事品后，随著他就从他的座位上站立起来。为什么要站起来？无论在那一个大会场里，当你要说话时，必须先站起身来，不可以只坐在那地方，一举手，就发问题了。这样子太随便了！这时无尽意菩萨想要讲话，他不但即从座起，而且还「偏袒右肩」。为什么要露出右肩呢？为了表示恭敬，这表示身业恭敬。

「合掌向佛」：接著无尽意菩萨就合起双掌。

「而作是言」：对著佛就这样说了。

从「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此段是阿难尊者在结集经典时，他所写的。以此用来描述这个法会的因缘。由「世尊」开始就是无尽意菩萨所说的话。

无尽意菩萨称了一声：「世尊呀！」。世尊，就是世出世之尊，世间和出世间都最尊重他。

「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无尽意菩萨称了一声世尊后，就说：「观世音菩萨这么大的威神力，他的慈悲愿力这么大。他能以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十四无畏、十九说法、三十二应身，是以什么因缘而叫『观世音菩萨』呢？」以何因缘，也就是请问观音菩萨在过去所修的是什么法门，而他的名字叫「观世音」呢？

这是无尽意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问的道理。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佛告无尽意菩萨」：此句是阿难尊者在结集经藏时，依照这文法写下来的。

「善男子」是释迦牟尼佛称呼无尽意菩萨，说：「善男子啊！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若有」是假设之词，就是当有而未有，现在还没有，将来或者会有。将来或者有百千万亿那么多数量的众生。这些众生包括：胎、卵、湿、化、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色、非无色、非有想、非无想一十二类的众生皆包括在内。

「受诸苦恼」：这个「诸」字，可以当「多」字讲，也可当作语助词讲？怎样叫语助词呢？这「诸」字就是指一个众生受苦，就是专门指那一个众生而言。

「受」是遭受到。

「诸」也可以指很多种的苦恼。这是不把它当作语助词说；每一个众生他受了那种苦恼。诸，也就指他所受的「那种苦恼」。

然这「苦恼」有多少？大概有四种：一、一人受一苦。二、一人受多苦。三、多人受一苦。四、多人受多苦。一人受一苦的，如哑巴，他自己本人有苦自己知，也不能告诉人，所谓：「哑巴吃黄连」。一人受多苦，例如一个人无论走到什么地方，都遭遇苦恼，不是天灾，就是人祸；不是贼盗，就是火烧。所有世间的苦恼，他都尝遍了。一个人而遍历一切苦，这叫一人受多苦。多人受一苦，就好像现在的越南，发生战争，作战时飞机轰炸，枪林弹雨，生灵涂炭，死伤不知其数，甚可悲矣。在一个国家里的众多人，受同一种类的苦。这种苦恼叫多人受一苦。又有一种如瘟疫流行病，很多人皆受这种传染病的威胁，病得死去活来，这种苦恼，虽未至死，但疾病是非常痛苦。这也是多人受一苦。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苦恼，讲也讲不完，不胜枚举。这个世界就是个苦恼的世界。众生也多，苦恼也不少。究竟有多少种苦恼呢？根本没有数量可数的。总括起来讲有八万四千种。

那么，受这种苦恼时，当怎么办呢？谁都会有苦恼的。当我们受苦恼时，切切要牢记，不要忘了这位观世音菩萨。当我们受苦恼时，就应该「闻是观世音菩萨」。

「闻」：是自己本来不知道的，好像美国人究竟能有多少个听过这观世音菩萨的名字？找一找看，我相信在这全美国，能听见观世音的，就百分之一都没有！你想想，那么多的人不能闻到观世音菩萨，而你现在闻到了，闻也就是明白了，知道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有三十二应身，这种自在的神力。这是「闻是观世音菩萨」。

「一心称名」：要紧就在此「一心」。这个一心最要紧，你不要二心，也不要三心，更不要四个心，你心越多，可不像你做功德似的，别以为越多越好。你这个心要是多了，越多越不好。为什么？因为心一多就会发散，一散了就不专一。不专一就不灵了，就没有功效。你若「两心称名」也不灵了，「三心称名」更没有用。

「观世音菩萨」：观，就是观看。世，就是世间。音，音声。观看世间一切音声的菩萨。「即时观其音声」，即刻就观察这个众生的音声。「皆得解脱」，所有一切一切的苦恼，都得到解脱。解脱，就是没有了。苦恼没有了，得到什么？就得到快乐。这个解脱也就是得到真正的自由，无拘无束，无挂无碍。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这一段经文，是说观世音菩萨救七难之中的火难和水难。「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者」者，是指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这个人。若有，是现在没有，将来会有的。假设有这样的一个人，持是观世音菩萨名。持，是多持，就是不忘的意思。也就是心心念念都执持著：「南无观世音菩萨」。无论那一个人，想要解除这种七难的痛苦，先要常常恭敬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设入大火」：这是说你平时就念观世音菩萨，而不是说等到困在大火里，才念观世音菩萨。不是现烧香、现念佛。不是说我今天有了灾难，今天才念观音菩萨。这是：「平时不烧香，急事抱

佛脚」。闲时一枝香也不烧，焦急了才抱佛腿，求救你的难。这时虽然你抱著佛腿，但佛也不理睬你。为什么？因为你在平时就没有修行，等有难时来求佛。这叫现烧香、现念佛。可是又有一种人，他平时也没有烧香，也没有念佛。但他有急难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也一样救他，也一样令他离苦得乐。这又是什么道理？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有前因、有后果。在前世或者他曾勇猛精进修道，拼命的用功，念观世音菩萨，甚至曾造了种种功德。所以今生虽然他没有念，而因为他前生念过，曾种下这种善根，所以他今生不念，观世音菩萨也来救他。这是因为有远因的关系。因，有远因，也有即因。远因是前世所种的因；即因就是今生所种下的因。

或有人说：「我前生或者已种下因了，故现在我不必念了。将来我有难时，观世音菩萨也会救我。」可是这不能保险你，你就向我买保险，我也不卖的。如果你从今天开始诚心诚意的念、这个我则可以向你保险，必定能得到感应的，将来你有什么灾难，观音菩萨一定会来救你。因为你不是现烧香、现感应，就绝对有感应的。

从前有个人，他一心想到南海普陀山去朝拜观世音菩萨。可是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情，就在他正要去朝拜南海普陀山那一天，刚上了船，家里的邻居便著了火。他的家人就跑来向他报告说：「不好了，你赶快回去呀！不要去朝普陀山啦，我们家里的邻居著了火，你要回来照顾啊！」这人说：「我为了想去朝拜观音，已吃了三年斋，现在我已上了船。家里著火，我若是下船，它应该烧也一样烧了。若不应该烧的话，观音菩萨会保护著我，我就不下去，它也一样不烧的。我有这种诚心，宁可自己家里被火烧了，我也要去拜观音菩萨！」

于是乎他家里著火也不管了，就决定一心去拜观音菩萨。他到南海普陀山朝拜观世音菩萨回来之后，一看左右邻里、前后所有的房屋，都被火烧光，唯独自己这间楼房，却没有烧。因之一般人就问他：「怎么你的邻居房子都烧了，而你的房子却不著火呢？」他说：「我就因为这次最诚心去拜观音菩萨。我去的时候，什么也不管，它要烧就让它烧，我把什么都放下了。这是观音菩萨的保佑。因为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所以令我这房子没有著火。」这是「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的实证。

「由是菩萨威神力故」：因为什么而火不能烧？就因为观音菩萨有大威神力，所以火不能烧。

「若为大水所漂」：如果你平时也持念观世音菩萨名号，若在无意之中，不是有心要试验观世音菩萨，而去跳海，是否会灵验不沉呢？如果你怀有试验心，不是真信，那绝对不灵的，你去跳海毫无疑问是要淹死的。为什么？因为你存一种试验菩萨的心。观世音菩萨并不是个学生，你并不是个老师，为什么你要试验观世音菩萨？因为你不相信观音菩萨有这么大的神通，所以你才要试验。你这一试验不要紧，可是把自己的生命也牺牲了？不要拿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做赌注品。「称其名号，即得浅处」：你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在不知不觉中，就得到一个浅处了。在大海里不知怎样子就跑到岸上去了，这都是观世音菩萨的力量，所以才有如是感应。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这一段文是说七难之中的罗刹鬼难，也可以说是黑风难。若有百千万亿众生，言其有这么多的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七宝，世间的人，到处寻求，你争我夺，认为这是宝了，其实都是身外物。你没有明白自性的实宝，而贪著外面的珍宝，就是得到了也

没有什么大作用，对你自性上是毫无关系。但是一般人都要求这个「金」。每一个国家都欢喜黄金，所以老百姓也认为这是一种稀奇少有的贵重物，于是昼夜想法子求之。乃至国家互相交战，也是为了这个黄金。为什么人以为黄金是这样的可贵？就因为它最少，因为少所以就珍贵了。如果黄金像土那么多，人就认为它不值钱。所谓：「缺之为贵」，因为少所以人人就都贪，甚至做梦也发了黄金梦，有的到非洲去掘金，有的到美国来掘金。以前听说旧金山的金子最多，所以就跑来美国，尤其中国人到美国来是专门为了掘金子。当美国的金子掘完了，便跑到澳洲去。美国有旧金山，澳洲又出了一个新金山。人就是专门搞金子。为了到美国来找金的，在海里也不知死了多少人？相信死的不少，只因为以前交通没有现在这样方便，新闻消息也没有这样灵通，故死了很多人也没人知道。这都是遇到黑风之难，想去掘金在海上被巨风一吹，人船均毁。金为第一等的贵重物，银为第二种的贵重物。此外还有琉璃，中国人把琉璃称为「青色宝」，青色的宝贝。砗磲是一种宝石，其石上长著好像车的轮子走过泥土而现出一道一道的车辙痕迹，一条白的隔著一条透光，形成一道道沟似的，故云砗磲。虽然看上去像有沟条，可是用手摸石，却是平平滑滑，并没有沟。这是七宝之一。玛瑙是一种玉石，这种石长得像马脑，内有一条条的血线，白色石上带有一趟一趟的像血丝的斑纹，所以叫玛瑙。珊瑚是珊瑚树，有的三尺多高。我所见过的有一尺多高。珊瑚乃是由海里一种虫子变成。这也是一种化石；由虫子变成植物，像树的样子。其质类也像玉石，故非常名贵。在中国有一个富人名叫石崇，最欢喜和人斗富贵。一天他到一位皇亲的家里赴宴，这位是皇帝的亲戚。当时皇帝赐他一棵珊瑚树，大概有两尺多高，因为是皇帝赐的，自然特别名贵。皇亲请石崇到他家里，饭后便摆出这棵珊瑚树给石崇看。岂知石崇用手拿起就摔烂了，使皇亲忧愁得不得了！乃说：「这是皇上赐给我的，你怎么把它摔碎了，现在一钱也不值了。」石崇说：「你不要担忧，我再送给你一棵珊瑚树，明天请到我家去，随便你选，愿意要那一棵就拿那一棵。」

次日皇亲到石崇家里参观，整个客厅都摆满了三尺多高的珊瑚树，皇亲一看，心想：「哦！我虽然是皇亲，都没有你石崇这么富有。」于是就选了一棵珊瑚树回去。结果石崇也就因为太有钱，被斗争死了。所谓「人为财死」。人为什么而死？就为了这个「财」；「鸟为食亡」鸟因何而亡？就为这个「食」。众生就是这样颠倒。

琥珀，是一种黄褐色透明的矿物，系松树脂所变成的。真珠，是蚌壳内生出的一种圆体物质，玲珑透体，光亮可爱，名为珍珠。

「入于大海」：人因为想求这些财宝，就到大海里去找宝贝。海里的宝最多，故入海求宝。

「假使黑风」：黑风，什么是黑风？不错，就是黑色的风。可是这种黑色的风，每一个人都有。什么叫「黑色的风」？就是你面孔板起来时，面孔发黑了。人因为有脾气，所以才有黑风。若没有脾气，也就没有黑风了。

这个「大海」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性海」——自性的性海。「黑风」喻众生的无明，讲来讲去还是这个，没有旁的。这个「无明」，又叫「烦恼」。你若生了烦恼，就是有黑风。若没有烦恼，在你自性大海里就风平浪静。怎样才能求到宝呢？就到你自性里去发掘自性的宝贝。当你欲要发掘自性的宝贝，这时就会遇到魔障。为何会有魔障？乃因为自己的德行不够，德性不够，道德不够，功德不足。因为没有作功德，故德行也不圆满。德行不圆满，所以才有黑风，才有魔障。你若是德大，黑风就化了。化为什么呢？化成祥云，祥和瑞气。谚云：「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人的道行若高了，就是龙见到你也盘起来。龙本来是很厉害的，它能翻江倒海、移山倒海。龙若一

用神通，就能把山也搬了家，海也搬了家，所以龙的势力很广大。可是你若有「道」的话，龙虽然神通广大，也不敢在你面前示威，也老实实在地盘起来。老虎虽然最凶，你若是真正没有脾气了，那么老虎见到你就变成你所养的猫狗一样驯伏，向你摇头摆尾作欢迎式，不会咬你。可是你要有这种道力，才会现出这种境界。如果没有道，龙也不盘，虎也不卧了。

「德重鬼神钦」：你若德行够了，圆满了，就是鬼神见到你也都恭敬你，尊重你，向你叩头顶礼。故人最重要就是敦品立德。

「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罗刹鬼是啖精气鬼，大多数是女性。专门吃人的精气。若在船上遇到了黑风，飘流到罗刹鬼国里去，如果其中只有一个人发心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这一切的人，甚至有百千万亿众生，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这种的因缘，这位菩萨的名字叫观世音菩萨。

讲到「德行」，人人都应该注重道德，人之所以和禽兽不同，就因为有道德。如果不重道德，不讲道德，就和禽兽无分别了。而道德必需要力行实践所积成，否则根本没有道德可言。在我东北的家乡，有一位和我最要好的朋友，他怎样成为我的知己？因为他和我是同道。我在家时曾为母亲守孝，而他也是在他母亲坟边守孝，所不同者，他在家时是一个土匪。他未守孝前曾做强盗，到处打劫，抢东西，掳人勒索。有一次在做抢劫时与人战斗失败而受了伤，受伤后养了半年多也不好，这时候他就发了觉悟心：「我大概做错事了，所以这伤总也不能好。」于是下决心发愿道：「如果我这伤能痊愈的话，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干土匪的事了。」并且自己跑到父母亲的墓上守孝。他发了这愿后，果然不到几天，其伤口自然好了。于是仍然继续守孝。在守孝的期间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单举一件来说，是他为大众求天晴，割肉祭天的事。

他在守孝时，连下了几个月的雨，总也不晴天。他自忖道：「老百姓们所种的五穀都快被雨水淹死了。」乃决心为众求晴，向天发誓：「如果三天以内停雨，就把自己身上的肉割下，供养佛、天。」他一发这愿，很奇怪地，真的没到三天，雨就停了。他便履行应尽之义务，在佛前，拿刀从自己臂膀上，割下有一二两重的一块肉。他把肉割下后，因为剧痛过度，自己也昏倒过去。稍后才又醒过来。正在这时有位县长走到那地方，看见满地都是血，心想：这人把自己的肉割下，不知他在干什么？还以为他发了狂。经过一问，才知他是为大众求晴而割肉供佛、供天。县长听后赞叹道：「啊！你真是最好的人！」对他印象特别好。随后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只小鸟，这鸟叫得很特别，叫声说：「多做德，多做德，做德多好。」整天就这样叫著，意思就是叫你多做好事，多做好事，好事做得越多越好。

所以为什么我也不怕辛苦，白天做工，没有一点时间看佛经，而晚间来给大家讲经，也因为想要多做一点布施，以法求布施。在美国，可以说是「法」最缺少！因之我发愿为你们来布施佛法，再辛苦我也不会停止或罢工的。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这一段经文是说刀杖难。假设有这么一个人将要被人杀害的时候，他若能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彼所执刀杖」：彼，是指想要杀他的这个人。执刀杖，就是说其手里执持的刀刃或木棒，想要斩你的时候；「寻段段坏」：当你一称念观世音菩萨，自然而然地你的脖子就硬过他那把刀。本来是刀硬过脖子，可是现在当这刀砍到你脖子上时，自然就折断了。若不信，可以试一试，看看你自

己的脖子能不能这样坚固？这刀何以能一段一段的坏了？就因为观世音菩萨有大威神力，令你的脖子如铁石，所以他那把刀就自然折断。不但断了一段，还断了很多段，左一段、右一段，这刀甚至就碎了。

「而得解脱」：就这样而得到解脱了这种刀杖难。什么道理能解脱？就因他发心念观世音菩萨。有人怀疑：「念观世音菩萨就有这样的灵感吗？」不但这样灵感，比这个更灵感的事情更多著哩！只要你诚心相信，能诚心念观世音菩萨，就会有比这个更感应的事情发现。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这一段文是解除夜叉、罗刹诸鬼难，及解除桎械枷锁难。「若三千大千国土」：什么叫三千大千国土呢？因为有三次「千」字，所以叫三千大千国土。我们这个世界有一个日月，一个须弥山，一四天下。一四天下就是：南瞻部洲、北俱卢洲、西牛贺洲、东胜神洲等四大部洲。这四大部洲为「一四天下」——「一」者就是指：一个须弥山、一个太阳、一个月亮，和四大部洲。有一千个须弥山，一千个日月，一千个一四天下，这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合起来，算为一个中千世界。有一千个中千世界就算一个大千世界，所以叫「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夜叉」：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边，都充满了夜叉鬼。夜叉鬼有飞行夜叉、地行夜叉、和空行夜叉。这种鬼跑得特别快，就现在的火箭也没他跑的速度那么快，所以也叫速疾鬼或捷疾鬼。罗刹就是啖精气鬼，他专门吃人的精气。

「欲来恼人」：这种夜叉和罗刹鬼都是专门害人的，到处去给人麻烦。例知你想发菩提心，他一定会很不高兴，故意来给你添麻烦，于是想出种种方法阻止你，使你不能修行，叫你退道心。你本来发菩提心发得很勇猛，可是他一钻进你的身心，教你自然就起了妄想：「修行做什么！学佛法有什么用！还是不要学佛法了！到别的地方去，什么事情都很自由自在的，愿意跳舞就跳舞，喜欢听音乐就听音乐。学佛吗！这个也不可以做，那个也不可做，这么多的不可以！又不可以看戏，又不可以喝酒，又不可以抽烟，你看这么多事情都不可以做，这佛法真是越学越麻烦！」谁一有这种想法，就是夜叉、罗刹鬼来教你这样想的。有人想要出家做和尚。他就教你想：「啊！做和尚太苦了！一天到晚要做工，却又吃也不好，穿也不好，辛苦得不得了，你去做和尚有什么用？」于是就退了道心。又有想做比丘尼的，这夜叉罗刹也就来教你想：「哎呀！还是去结婚好了，结婚每天有丈夫陪伴，遂心满欲。」他就是要令你总不能发菩提心，这就是夜叉与罗刹的本事，专门损害菩提道心，破坏人的修行。所以说：「欲来恼人」。

「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有很多的夜叉和罗刹想要来恼人，给人添麻烦。可是他一听见你能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你一念观世音菩萨，自然就大放光明，那鬼想看你也看不见了。因为他看你有如电灯放光似的，眼睛也睁不开了。故云「尚不能以恶眼视之」。

「况复加害」：他连眼睛也不能睁开，又怎能加害于你呢？自然就离开你跑得远远去了。故此你应该时刻都念观世音菩萨，才有所保障。

「设复有人」：假使再有这样一个人。

「若有罪若无罪」：无论是有罪或没有罪。

「杻械枷锁」：有罪的人，固然被政府捉去，戴上手铐脚镣、披枷戴锁。有罪者指犯了罪，无罪者指被冤枉、被诬告，根本自己是没有犯罪，而给政府捉去囚到牢狱里，戴上手铐脚镣。杻、械、枷、锁，都是处罚罪人所戴的刑具。把人绑捆起来。你若在这时候能称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皆悉断坏」：这些杻械、枷锁，种种的刑具便自然的断坏了。

「皆得解脱」：即时就得到解脱、自由。枷也自动断了，锁也自动开了。总而言之，无论什么刑具在你身上、自然地脱落了。这种情形我见过很多。某次我在南华寺遇到一位和尚。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期，他被日军捉去，囚到监狱里，手脚被戴上铐镣。他在狱里一天到晚都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念念不断，就在一个晚间，忽然身上所有的枷锁都自动断坏掉落，监门也自己开了，所以他逃出监狱，得到解脱自由。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若三千大千国土」：假设在这三千大千的国土里。

「满中怨贼」：在这三千大千国土内的任何一个角落有其怨贼。怨贼，是在往昔和你有怨债，所以今生做贼来抢你的东西。

「有一商主」：有一个做买卖的人。带领很多做生意的人。又带了很多非常值钱的宝物。经过其有土匪强盗的地方。但在这么多的商人之中，有一个人，对著大众作如是建议。提倡说：「你们各位善男子、诸位兄弟、好朋友们！请大家不要恐怖骇怕。我们大家，应该专一其心来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因为这一位观世音菩萨能以无畏的精神，来保护所有一切的众生。现在我们所有的同人，若是能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我们现在遇到这些怨贼，自当会得到解脱，而不受到土匪打劫或杀害。」这些行商的人听见后，大家都一起发声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称念观世音菩萨名号的缘故，果然便免脱怨贼之难，没有被土匪所打劫。因为这是不可思的灵感，故每人都应该发真信心，不要怀疑。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释迦牟尼佛，讲完以上的经文道理之后，接著又叫了一声：「无尽意！观世音菩萨他的威神之力，是非常之巍巍弘大！说也说不完，讲也讲不尽的。」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假若有一类众生，多于淫欲。有的人一边学佛，一边生淫欲心，学的佛法越多，其欲心也越增大，一天到晚总打淫欲的妄想，像流水似的川流不息。这是最坏的一种思想、行为和表现！那该

怎么办呢？你不要忧愁、不必担心。你只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可是，单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还不够，尚要拿出真诚的恭敬心来，向观音菩萨多顶礼叩拜。顶礼佛菩萨是一种最恭敬的表现。然一般人不懂这个道理，尤其是外道的人，看见人家礼佛就猖狂批评说些瞎话：「这都是偶像，木刻泥塑的东西，拜它做什么？」因为自己没有慧眼，看不到佛光普照之境界，反而生大我慢，甚至把自己看得比佛还大，故说何必要拜佛，这真是犯大错特错到极点的愚人！若能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你的淫欲心就自然会脱离了。有人说：「那可坏了！我就喜欢淫欲，现在没有了，该怎么办呢？」你若欢喜有，也不必担心，还一样可以有的。若不欢喜有，就可以没有。你若喜欢有，又何必念观世音菩萨？就照常保持它好了。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什么叫嗔恚？嗔恚就是脾气，就是烦恼，也就是无明。嗔恚有如火那么厉害。所谓：「星星之火，可烧功德之林。」古人也说：「千日打柴一火焚」意思就是你砍了一千天的柴，但只需一点火就能一下子把所有的柴都烧尽。这是形容我们在平时所作的善业功德，虽然修持多时，可是你一发脾气，生了无明火，就把所积的种种功德都烧尽了。什么样的人欢喜发无明火呢？就是阿修罗。每一个人都有他所趣向之一道。有的属佛道，其性格多数是慈悲。属仙道者爱好清闲。属人道者就和每一个人都有缘。属鬼道者多数是性奸滑，不愿吃亏，为人不老实，总是鬼鬼祟祟的。鬼祟，就是和鬼做祟。祟，也就像前面所讲的罗刹鬼，总想「欲来恼人」。属畜生道者其贪欲重，无论什么他都不怕多，越多越好，多多益善，贪得无厌。属修罗性者就好发脾气，这种人动不动就生起火来，大发脾气。像这一类人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变呢？这部妙法莲华经，已详详细细把这法门告诉你。就是要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并且要时时刻刻念，毫不间断。常，谓之不断。每到某一庙上去，凡有供佛的地方，或供观世音菩萨的地方，便应该恭敬地叩头顶礼。也不要今天拜，明天不拜；今早顶礼，晚间就不叩头了。若能虔诚恒常敬礼诸佛菩萨，久而久之你的脾气毛病就没有了，连你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们若不相信，我把自己一个经验说出来让诸位借镜。我以前也是脾气很大的人。说打人就打人，说骂人就骂人。在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欢喜打架，无论你是多大的大人，和我在一起就要听我的指挥。不听我指挥，我就打！死了也要打，打到你降伏为止。这叫什么？这就是一种修罗的行为。以后我学佛了，才觉悟这种恶脾气是不对的，也就改过自新。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所以现在做了师父也要修忍辱行。有时徒弟来欺负师父，先发脾气，可是我也低声下气，忍耐到他慢慢明白，也就知道自己错了。以前我发人的脾气，现在被徒弟来欺负我，也可说是一种报应吧！有人问：「那一个徒弟欺负你呀？」那一个欺负我就是那一个。没有对我发脾气也就不算，你有发过我的脾气就会知道。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前面所讲的是贪和嗔，现在讲到痴。这叫三毒。这三毒把人的佛性，都毒得昏昧如睡觉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觉悟，一生都在醉生梦死中？就因为有三毒。贪，就是淫欲。本来这淫欲对自性上，为害最大，可是一般人却认为这是一种最高的享受，所以尽做出颠倒的行为，这尘垢一天比一天多，因此你自己的佛性光明就不显现了。这是贪毒的厉害。嗔毒也和贪毒一样，为害甚大。

现在讲的是痴毒。什么叫「愚痴」？愚痴就是觉得自己不愚痴，这便是愚痴，认为自己是很聪明有智慧的人。实际上你问他：「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将来你到什么地方去？」他不知道。来不知来，去不知去。你想这样的人最聪明吗？但他可不承认自己是个愚痴人。所谓：「名利小事人人

好，生死大事无人防。」在这世界上，求名求利虽是件小事，可是人就一天到晚为这个奔波劳碌，甚至去害人，杀人放火都是为这个「利」。不是为「利」就是为「名」。在这世间上所有的国家和人类是数不尽那么多。可是合起来讲，就只有两个人。怎样说呢？一个是求名的，另一人不是求名，就是求利。名和利把所有人类都支配得颠颠倒倒，可是还不觉悟。从生到死都在挣扎。有的贪求做官，有的求发财，有的求男女以及求心里所倾向的快乐。一生渴望等待种种快乐，可是还未享受多久，就死了。死后到什么地方去也不知道。活时总自命不凡，觉得自己真了不起。我是最有智慧，聪明的人。甚至在学校读书，我年年都考第一名，无论做任何事情，我都出人头地、都比人高一等。自以为异常聪明，其实连自己本来的面目也没有认识，你就再聪明都是假，这是假聪明。如果你真正有智慧，就不会觉得自己有智慧。那么说觉得自己是愚痴吗？也不自觉是愚痴，更不自觉有智慧。虽然表面上看来和一般人是同一身体形状。但是你所抱有的思想观念是明白的。明白什么呢？明白一切一切，如幻如化。知道所有一切是假的，你就不会贪著梦里的荣华富贵，贪图美色、争人我、争是非、争第一、争名夺利，而会明了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金刚经上说：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叫有为法？就是一切有形相，可以看得到的都叫有为法。就像梦幻，水泡似的。大海里的水泡你说是真？是假？说是真的，它又会化为乌有。说是假的，它却有个水泡。虽然有水泡，可是不实在，没有真实的体性。影，也是虚幻的。又像露水似的，早晨有露水，可是太阳一出来它又消逝了。电，也是有的，可是电光石火眨眼即逝，也非真实。若能作这样观想一切事物，又有什么可执著呢？没有所执著，才是真明白。也不会想东想西，更不会想南想北，把一切尘劳妄想都放下了。放下了尘劳妄想，那时候你不想成佛也不可以了，想没有智慧也不可以了，自然就有了。

所以，当自己没有智慧，不要以为自己智慧。智慧不是从外面得来。不要生出一种骄傲心：「在一般人中，我最聪明，生得最美丽，我是一般人中的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我是与众不同的！」你若有这种思想，就是著相。相本来就是臭皮囊，就如梦幻泡影。你一天到晚给它穿点好衣服、吃点好东西，尽心为它设备享受。可是到它要走的时候，它可不管你了。有人就专为这臭皮囊，又吸烟、又饮酒、又吃肉。一天到晚总在填这无底深坑，填了又漏、漏了再填，永远填不满。可是人就这样来除旧换新，新陈代谢，为自己忙来忙去。

我为什么一天吃一餐？就因为怕麻烦，所以少吃一点省了很多麻烦。一般人认为吃好东西是最好的享受，我却认为是麻烦的事。怎样解释呢？若吃多了，肚里不舒服。吃少了又生出贪心：「这么好吃，再多吃一点吧！」若不吃好的东西，就不会生出贪心，肚皮也不受罪了，所以这都是麻烦的事情。为什么人会有这些烦恼？就因为自己太愚痴了，才贪享受、求富贵、求名利、求快乐，种种无非都是颠倒。你贪这贪那，结果又怎样？到时候还一样要死去。死的时候，一点把握也没有，这岂不是愚痴吗？如此愚痴该怎么办？依照法华经上的方法：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你这愚痴就跑了，智慧就来了。谁能知道自己是愚痴，那才是真正认识了自己。已经有了智慧才觉得自己是愚痴。你若自己没有智慧，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愚痴，就越跑越远。自己本来是愚痴，而自以为很聪明，岂不是愚痴上又加上愚痴？本来一个愚痴还不够，变成双料的愚痴。现在我们若想一个也不要，那就要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这是一个最妙、最灵的方法，绝对是如假包换，妙不可言的。

讲到愚痴和智慧。什么是愚痴？什么是智慧？我讲一个你们不相信的道理：「愚痴就是智慧，

智慧就是愚痴。」为什么这样讲？在心经上有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境界说明真色是从真空生出来的，真空是从真色而有的，所以二而不二。那么愚痴与智慧同是一个道理。你若会用时，就是智慧，若不会用便是愚痴。愚痴和智慧也不是两个，就看你会用不会用？你若会用，愚痴也变了智慧。若不会用，智慧也变成愚痴。你若能真正明白这个道理，就不会颠倒了。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释迦牟尼佛讲过以上的经文后，又叫了一声无尽意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有前面所说的救七难、解三毒的种种威神力量，他还有很多很多饶益众生的神通妙用。因为这个，所以众生心里应该常常念观世音菩萨。」在这里大家都要特别注意呀！「常应心念」：不是口头上念而心不念。若能心念口不念亦可。总之要念兹在兹，永远记得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假设有这样一个女人，她要求一个儿子。怎样求法才能如愿？就依照法华经上所说的一个法门，即是要礼拜，并以香花水果等，供养观世音菩萨，自然会得到一个福德智慧具足的男孩。若求女孩子，就会生一个相貌端正，鼻子长得像鼻子，眼睛长得像眼睛，耳朵像耳朵，嘴巴像嘴巴的女孩。那么说难道眼睛还有不像眼睛的道理吗？若不信，试看有的三角眼，更有的鹰鼻子、小耳朵、大嘴巴，甚至有的鼻子、眼睛、嘴巴、耳朵都长到一起。你说像这种相貌丑怪，教人见了都骇怕，这就叫不端正。

「宿植德本，众人爱敬」：为什么会生端正、庄严好看的相呢？这都是因为在前生，或者买过香花，用种种庄严具供养诸佛菩萨。由于往昔供佛积聚功德，故感生生相貌圆满，庄严好看，人见人爱。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释迦牟尼佛讲完观世音菩萨以上的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之后，现在又说：「无尽意！这位观世音菩萨有如以上所说的力量。若有众生能以恭敬观世音菩萨，发心礼拜观世音菩萨，他的福报，一定会存在的，不会空过。因为这个缘故，所有众生都应该受持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你若能心里常常持念观世音菩萨，所得福报功德是不可思议，微妙难测的。

佛再叫一声：「无尽意！假设有人受持有六十二亿个恒河里的沙数，那么多的菩萨的名字。不只念诵，又能尽形寿以香、花、灯、果，或以饮食、衣服、卧具、医药等四事供养三宝。在无尽意您的意思认为怎样？这一位善男子、善女人，他所得到的功德多不多呢？」

佛问完后，无尽意菩萨就回答说：「这个功德是很多的。」佛听了无尽意菩萨回答后，又说：「设有另外这样一个人，能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不要说他尽形寿供养，就是能在最少的一段时间

里，来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这两个人的福报是一样的。在于百千万亿劫，这种福报也不可穷尽。」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释迦牟尼佛叫了一声无尽意菩萨说：「你能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就能得到像前面所说的没有数量，也没有边际那么多的福德之利。」无尽意菩萨听佛这样说，于是又向佛请问：「世尊，这位观世音菩萨，他是怎样教化娑婆世界的众生？怎样为众生说法？他教化众生的方便因缘、方便力量，其事情是怎样呢？」

什么叫做「娑婆世界」？「娑婆」是印度文，翻为中文意思是「堪忍」，也就是堪能忍受。言其这世界是最苦的，不容易忍受。

释迦牟尼佛听见无尽意菩萨这样问，回答说：「善男子，假设在这三千大千世界内的国土中，有这样一个众生，应该以佛身来度他，才可以成佛。观世音菩萨在这个时候就示现出一个佛身，来给这个众生说法。」

讲到这里有人问：「观音菩萨他是菩萨，没有成佛。怎可以现佛身而为众生说法呢？岂不是冒充佛吗？」不是的。因为观世音菩萨，在过去无量劫以前，早已经成佛，佛号为正法明如来。成佛之后，因为不忘众生，所以他再次来此世界，把佛身隐起而现出菩萨身相来救护众生，这叫隐大示小。罗汉是回小向大；观世音菩萨是回大向小。他由佛身又倒驾慈航，这有如世人所说的：开倒车往回走似的、目的是为了接引我们这一切苦恼众生。所以观世音菩萨虽然外现菩萨身，其实是内密诸佛行。密里是诸佛之行愿、诸佛之行为。这是观世音菩萨之所以能现化佛身为众生说法的缘故，并非冒充佛来欺骗众生。

接著释迦牟尼佛又说：「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辟支佛在梵语原叫「辟支迦罗」，中文的义译是「缘觉」。「缘觉」又分有两种：生在有佛出世的时候叫做「缘觉」。生在没有佛出世的时候叫做「独觉」。在有佛出世时是修十二因缘而悟道，他观察怎样会有无明？无明又怎样会有了行？又怎样有识？又有名色？有六入？怎样又会有了触？然后有受？受然后又有爱？有爱就有取？因为有个「有」，也就有「生」？有了来生，也就有老死？就整天如是来回反复去观察这十二因缘，知道一切无非是苦、空、无常，无我的，所以把一切都放下，也就开悟了。因为观十二因缘而悟道，故叫「缘觉」。生在没有佛的时候也是修这十二因缘，并且春天观看百花齐开，秋天万物凋零，观察种种自然的变化状态，所以就觉悟到生、住、异、灭，成、住、坏、空，种种情形无一不是无常的，也就因此而觉悟了，这叫「独觉」。缘觉和独觉之分别，是在有佛与无佛出世的时候，故有不同的命名。

观世音菩萨因有天眼照见、天耳遥闻，知道某一个众生是应以辟支佛身得度，也就现出一个辟支佛身来给他说法：「你不知道无明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吗？就是从你一念不觉那儿来的。因一念不

觉，故在你的如来藏性中就生出了无明。有了无明，连著就生出『行』来……」就这样给这位应以辟支佛得度者说法，令他开悟觉道。然后再启示他发菩萨心，回小向大。

「因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什么叫做「声闻」？声闻也是罗汉之一，缘觉也是罗汉之一，这是二乘人。声闻者，声是声音，闻是听见，也就是听见佛的声音而悟道。佛说的什么声音？说的四谛法，闻此声音而悟道，故叫「声闻」。什么又叫做四谛法？就是苦、集、灭、道。释迦牟尼佛当初为五比丘三转四谛法轮。当时憍陈如还未出家，佛给他说法，后才出家做比丘。佛到鹿野苑对他说：「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此是灭可证性。此是道可修性。」

「此是苦逼迫性」：说这个苦是有强烈逼迫性的，令人受不了。苦，有苦苦、坏苦、行苦。又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等八种。所有的这些苦把人逼迫得动弹不安，喘不过气，令人终日烦烦恼恼。一切问题都由苦生出来，故说苦是逼迫性的。

「此是集招感性」：集，是集聚累积。什么集聚到一起呢？烦恼集聚到一起。为什么会有烦恼？就因为有个「苦」。先有苦，被苦压迫受不了时，就生出烦恼来，就大发脾气。所以说这烦恼是一种招感性，是由集聚而成的。也就是从「苦」而有「集」。

「此是灭可证性」：灭，就是寂灭，寂灭烦恼无明，这种寂灭的快乐，涅槃的妙果，是可以证得的。

「此是道可修性」。这个道是人人可以修的，没有一个人说是不可修道的。任何人都可以修道，任何人都可以证到涅槃的理体。这是第一转法轮。

释迦牟尼佛只是现身说法，为这五比丘讲此四谛法，接著又说第二转：「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说是：「这个苦，不是单单我成佛才知道，你也应该知道这个苦。你也应该断除集谛，应该求证涅槃之妙果，也应该修行这种菩提觉道。」

佛说第三转法轮：「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断。此是灭我已证。此是道我已修。」这个苦我已经知道了，这个集我已经断了，我知道这个苦就不会再被苦所迷。我把烦恼断尽，也就没有集谛了。这个灭我已经证得了，我已得到真正的寂灭之乐。这个道我已经修行了。

这五比丘听佛演说三转四谛法轮后，当时立刻就开悟了。因听佛声而悟道，故叫「声闻」。声闻和缘觉又叫二乘，也叫小乘。有大乘也有小乘，那什么是大？什么是小？根本没有一个大，也没有一个小，只因为众生心里有大、有小。本来心量是尽虚空遍法界的，不过我们凡夫没有能力用自己本有的如来藏性。有的只用一部份，有的就用大部份，有的就用于全部，诸佛就能用于全部，因已返本还原了。能用多一部份的是菩萨，因为菩萨的智慧大，所以在他本有家珍的如来藏性也就多用一点。小乘所知道的很少，故也用得少。所以观世音菩萨遇到应以声闻身得度的机缘，也就现出声闻身来给他说法。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梵王，就是大梵天王，他是作大梵天上的皇帝。「梵」者是清净的意思。他住在天上做王觉得很自在，观世音菩萨也就现大梵天王身来为他说法。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帝释，在弥陀经上称为释提桓因。在道教称为玉皇大帝。这位帝释不只是一个，而有很多很多位。我们所看见知道的这个天叫忉利天。忉利天的帝释，也就是一般人所信仰的天主。在楞严咒里有一句：南无因陀罗耶，「因陀罗耶」也就是天主的另一个名称。天上所有的事情都由这位帝释统领与管理，所以他的能力非常广大，权力也大，神通也大；可是他只能住在天上，而天人之寿命，将来还是有穷尽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看见这一类帝释身的众生机缘成熟了，于是就化现帝释身给他说法。为什么要化现帝释身去给帝释王说法呢？因为同类的就容易接受劝导。就像我们人类也是一样，无论是那一行就和那一行的人容易做为朋友。做生意的人就和做生意的人做朋友，读书人就找读书人做朋友，学佛的人就和学佛的人做朋友，赌钱的就找赌钱的做朋友，打劫的就与打劫人做朋友。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朋」同类者为朋。因为这种关系，所以观世音菩萨常现出与众生同类的化身，示方便令众生容易接受度化。可是观世音菩萨不只用神通变化来现身说法，并不是一定即现即去的，他甚至分灵来到这世界上做人，也修学佛法，然后才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譬如对于学士们，观世音菩萨就化身一个教授给他们演说佛法，谆谆善诱，渐渐地使一般学者对佛学感到兴趣有味，去疑增信，进而发心皈依，受持一戒、二戒、五戒，乃至菩萨十重四十八轻戒。然后再依照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去修行，又变出一个观世音菩萨来，观世音菩萨又多了一个化身。

怎样会有「千百亿化身」？也就是你模仿他，向他学习，也就变成他的化身了。所谓「法无定法」，这个「法」是无定的，不要执著。你若想执著一定的话，试问你自己一定可以不死吗？你若能一定不死那什么事情都可定为定。你说：「我不能，是必定要死的！」那就没有一定之法可言。故佛法也是个无有定法。所以「千百亿化身」这个道理并不困难，只要你有恒心、毅力去学习观世音菩萨，弘扬佛法，救度众生，你也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有百人学他就有一百个化身，有千人学他就有一千个化身，只要有人肯仿效他弘扬佛法，观世音菩萨也就有无量无边那么多的化身。这是按照事上来说；若按照理性来讲，你若是成佛了，也真正地具足千百亿的化身。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什么叫自在天身？即是天魔外道。我坦白地给大家说明这自在天身就是天主教、基督教的天主。大自在天王也是属于这类的宗教。他们的贡高我慢简直不可思议，他们说没有佛、没有法、也没有僧，毁谤三宝。自认自己是最高无上，不可一世。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他们太自在了、太快乐了，的确是自大天身！但观世音菩萨也不见怪这类的众生，他们的机缘成熟了，一样为他们讲解佛法，令他们转迷成悟，归本还原。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这「天大将军」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在天上做大将军。还有一种说法是天上的天神，他的天福享尽了，转到人间做大将军。观世音菩萨知道他们的因缘已宜度化，则现将将军身给他们说法，破除迷津，觉悟无常，放下一切世间的快乐，发心修行，求证无上真正的快乐。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毗沙门」：是四大天王之一的名字，也就是北方北俱卢洲的天王。四大部洲各有位天王，即东天王、西天王、南天王和北天王。应以毗沙门身得到佛法度化者，观世音菩萨就现出一个北方的天王身给他说法。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小王身即指管理一国之王，仅仅在一国称王。应以小王身得度的，那么观世音菩萨就现一个小王身来为他说法。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什么叫做「长者」？在楞严经上有讲，凡是有道德、有智慧、有名望、姓也贵、年也高的人，长辈的人无不欢喜他，晚辈的人无不恭敬他。为什么人人都对他好呢？就因为他心地慈悲、平等，对谁都一视同仁，热心帮助所有人，所以大家都公认他为「长者」。如果有应该以长者身得度的人，观世音菩萨就现一个大富贵、大丈夫的长者相来给他说法。在大悲咒里有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大丈夫相，其相长有几尺的胡须，端然正坐，威风凛凛，这就是所谓的大富长者相。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出一个居士身来给这人说法。居士者，即居家之士，也就是在家信佛，守持五戒、奉行十善的人。什么叫做五戒？就是戒杀、盗、淫、妄、酒五种大戒。什么叫做十善？十善就是十恶的反面。十恶者即是身有三恶：杀生、盗、邪淫。意有三恶：就是贪、嗔、痴。口有四恶业：绮语、妄言、恶口、两舌。「绮语」是所说的话尽是一些很不正当的邪语，专门讲男讲女令人想入非非。「妄言」就是打妄语。「恶口」就是粗口骂人。「两舌」是一个人有两个舌头。一个人怎能会有两个舌头？并不是这人长了两个舌头，而是以一个舌头却说出两种不同的话，对某甲他就说某乙如何不好，对某乙他又说某甲如何不好，互相挑拨离间，所以叫两舌。口的四恶在十恶业里几乎已占了一半，身意恶业各有三种，口却有四种恶业。身有三恶、意有三恶、口有四恶合起来就是十恶。把十恶反过来就是十善。十善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贪、不嗔、不痴、不妄言、不绮语、不恶口、不两舌。你不做恶也就是善了。做居士的一方面要奉持五戒十善，一方面才能护持三宝、拥护佛法、提倡佛教，使佛教一天比一天兴盛，这是我们每个做居士的责任。出家人的责任就是弘扬佛法。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宰，即宰辖万化，就是做宰相或其他大官职。应以做官的这种因缘得度者，观世音菩萨也就现为一个做官或宰相身来给他说法。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应该以一种在印度的旁门外道，志修清净梵行的婆罗门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这婆罗门的外道身来给这众生说法，令他明白佛法依教奉行将来好成佛道。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比丘，是梵语，译为三种意思：一、怖魔，因为有人出家修道，受具足戒则魔眷减少，故令魔王恐怖。二、乞士，出家的僧人，上乞法于诸佛以资法身；下乞食于众生以养色身。三、破烦恼，出家修道，依教奉行能破除无明烦恼，见性成佛，故名破烦恼。比丘尼，即出家受具足戒的女众。

优婆塞、优婆夷是梵语，译为近事男和近事女。近事者，即亲近事奉，言其常常亲近三宝，时常到庙里来拜佛、听经、清洁地方、供养事奉三宝、做功德求福报的男女居士。这种善男信女叫做优婆塞、优婆夷。观世音菩萨看见这一切众生，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的机缘众生，使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这一切众生来说法。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长者也包括长者的太太，居士也包括居士的太太，宰官也包括宰官的太太，婆罗门也包括婆罗门的太太。长者也有女长者，居士也有女居士，宰官也有女宰官，婆罗门也有婆罗门女人。所以若有应以种种妇女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也就现出这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等的妇女身来给她们说法。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应，即应当，也即是说：他的机缘，应该在他的童年时候就明白佛法修道。好像韦驮菩萨，他在往昔发愿生生世世要做童男。又如龙女菩萨，她在过去生中也发愿生生世世为童女，不愿结婚。所谓童男童女，在人的生理上来讲，就是没有破坏身体。一旦男女异性相接触，其身体便不完整了。在中国的文法上叫做「破身」，即是把身体破坏了。若没有经过这种男女的性行为，就是一个完整的身体。在中国有练一种打拳的功夫，单单有一种叫童子功，这童子功也就是其身体必定要是完整，没有被破坏过。这种功夫一旦练成了则刀也砍不破，枪也刺不进，刀枪不入。为什么能刀枪不入呢？就所谓「内练一口气」，因他们凭著内里的一股正气没有受到破坏，「外练筋骨皮」：在外锻炼其筋骨和皮肉。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作用。

在佛教里这童男童女身，是为最清净，没有染污的身体，若修道或参禅打坐，很快就能有所成就，很快能开悟，得到天眼通。所以童贞入道是最宝贵的。童男属于干，干，就是属纯阳。童女是属于坤，就是属于纯阴。一个纯阳，一个纯阴，所以在道教上来讲，这是最清净的身体。那么观世音菩萨观因缘，某一个人若是应以童男童女身得道修行的，观音菩萨就现一个童男童女身来给这个人说法，令他发菩提心，很快就成就佛道。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龙，有很多种类：有天上的龙，有海里的龙，有守藏的龙。天上的龙是在天上做护法。海里的龙是住于龙宫里，做鱼、鳖、虾、蟹的首领，又叫降雨龙。守藏龙，就是保护宝贝的龙。或有人把很多宝贝值钱的东西，埋到地里面，因而把龙的贪心引起来，龙就跑到那地方去看守珠宝，给藏住了。在古时有很多很多的龙，现在一般人没有看见过，就说没有这种动物，其实龙是很多的。在六祖大师那时候有一条毒龙。这毒龙专门喷毒。吐雾。人一旦中了这雾里的毒，就会生病，甚至会不治而死。当时在南华寺禅堂内的那个地基，原来就是一个毒龙潭，此龙潭的面积大约有一亩地。谁也不知这龙潭有多深？里面却住了一条龙，这龙不是个好龙，而是条毒龙，专门害人，它把南华寺所住的出家人弄得常常生病；不能修行。有一次六祖大师来到那龙潭，它就现了一个大身，用自己的龙身把一亩地的潭都盖满了。六祖大师一看就笑起来，说：「嘿！你只有现大身的本事，却不能现小身，单能现大身，这还是没有多大的本领！」，这龙听了六祖大师这样说，于是就把自己的大身隐没了，又现出一个小身，大约有一寸那么长，在水里游来游去。六祖大师说：「哦！你是有点

本领，又大又能小，但是你却不会跳到我这个钵里来，你可不敢跳进这钵里。」这时，龙在水里听了之后，「噗通」一声跳进六祖大师的钵里去时、大师便说：「哦！这回你自动进来，可出不去了！」这龙使出浑身的解数，想往外跳，可是怎样也跳不出去，这回上了个大当。大师向它说：「你不必挣扎了，你今生何以会变成龙身？你前生本来是个修行人，也有善根，曾闻过佛法，不过你的嗔恚心太重了，脾气很大，这叫乘急戒缓，所以你现在才堕落为龙身。你不要以为自己本事很大，能变大变小，变有变无。哈！你现在到我这钵里来，可出不去了吧？」龙听了这番话，也就被降伏，不再往外跳了。于是六祖大师给它说法，它闻法明白后，当时也就脱了龙身。这条龙的尸首曾在南华寺保留很久，以后因为战争兵火的关系，把龙尸也失去了。这是六祖大师在南华寺降伏毒龙的一段因缘。

在中国唐朝的时候，有个魏征，这个人虽在人间做丞相，也可以到天上去做天官。当时有条小白龙，因下错雨，玉帝叫它下一寸三的雨，它下了一尺三的雨，所以把所有的农田都给淹没。这就已犯了天上的法律，天上就派魏征去斩这小白龙。但是小白龙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先去给唐太宗托梦，对唐太宗说：「明天你应该救我，你也是龙，我也是龙，故你应该救救我这条龙。」唐太宗说：「你我既然都是龙，那咱们是兄弟啦，你有事情我一定要帮忙的，我应该怎样做才可以救你呢？」它就说：「我今天犯了天上的法律，因为下错了雨，明天就要受被斩的果报，而斩我的人，就是给你做丞相的魏征，明天只要你把他留住，要他陪你，不叫他做任何事情，那么他就杀不了我的。」唐太宗说：「这很容易，我是一个皇帝，他做我的官，他一定听我的招呼。你不要担心好了！」于是，第二天，唐太宗就叫魏征来和他下棋。太宗的意思想：「我和他下棋，他不能离开我，必定不会去斩那小白龙了。」于是两人就一起下棋，下棋下到中午的时候，这魏征忽然就睡著了。唐太宗很欢喜地想：「他睡觉了，一定不能去斩小白龙，我这回不用担心了。」谁知道这魏征睡觉了，自己的神识却出去了，跑到天上去拿他的上方宝剑，也就把小白龙杀了，然后又回来，再和唐太宗继续下棋，已过午时，才结束那盘棋。唐太宗心里自忖，小白龙对他说过，只要过了午时。魏征就不能再杀它了。于是认为：「哈！我把我的兄弟救了，这回我的功德可不小吧！」想不到晚间时，小白龙来向他索命说：「你总说和我们是兄弟，要救我，那你为什么不救我？让你这臣子把我杀了。现在等于你杀我一样，你要赔偿我这条命！」唐太宗醒来知道这小白龙要来向他讨命，吓得不得了。第二天就和军师徐茂公讨论这件事，徐茂公说：「不要紧，我们这儿有两个人可以挡得住它，就是秦琼和敬德。你用他们在后门看守著，这小白龙也就不敢来了。」秦琼是黄脸神将，敬德是黑脸神将，他脸上的颜色，黑得比现在的黑漆油还黑，黑到能发光。于是就用这两个人守门口，果然小白龙晚间也就不敢来了。可是若每晚都用这两个人看守门，而他们都是国家的大将，太辛苦了也不行。于是把他们两人的相貌画成画儿，贴在后门上，为唐太宗看门口，这龙也就永远不敢再来。所以中国人每到过年的时候，也把秦琼和敬德的画儿，贴到门上，使这些妖魔鬼怪也不敢进来捣乱了。

龙的因果乃因为它「乘急戒缓」，修行时很用功，学佛法一学便会，但是不严守戒律。因它乘急，故得神通能变化，又因戒缓，所以堕落做畜生。这是「龙」的浅释。

夜叉，也叫药叉，都是梵语，意思是「捷疾」，就是跑得很快，甚至现在科学所造的火箭也追不上。这种鬼在一念间，就可以到他想到的任何地方去。

乾闥婆，译为香神，以香为食，身放香气。又译乐神，为玉帝奏乐之神，戴八角冠，手持箫笛，身为赤色，髻放焰光。西域称唱歌的人为乾闥婆。

阿修罗，是梵语，华译「非天」，因其有天之福而无天之德，似天而非天。又译作「无端正」，因其容貌长得很丑陋。不只生在阿修罗界的众生才是阿修罗，六道中的畜生界也有很多是属于阿修罗转生的，好像狗、马、牛等。尤其马的阿修罗性非常重，中国有一句话所谓：「害群之马」。这种马在马群内，不是踢这只马，就是咬那只马。总而言之，它令同类的马群，都得不到平安。对群马有害的，故叫「害群之马」，这也是阿修罗之一。还有最明显的牛，是真真正正的阿修罗。你看牛的头上长两只角，它这两只角是预备干什么呢？是预备和人打架的。就因往昔做阿修罗时，头上常戴著盔，身上也穿著甲，故在转生做牛时，也忘不了修罗性，头上总预备两只角来和人打架。不但牛是阿修罗，公鸡也是阿修罗变的。公鸡一旦遇到其他公鸡，就打起架来。不只公鸡是阿修罗，有一种黑色好斗的蟋蟀，两只碰到一起时，一定要互相战斗，到有一只死了为止。中国在宋朝的时候，很盛行以斗蟋蟀为赌博，谁的蟋蟀给斗死了，谁就要赔钱。其余的好像蛇、老鼠、猫等.....凡是性情好斗好杀生的动物，皆属于阿修罗。转生为阿修罗的众生，相貌长得最丑陋！最不端正！嘴巴长得像猪那么长，鼻子长得像象的鼻子，锯嘴獠牙猪嘴巴，象鼻子，牛眼睛，老鼠耳。或是人身却长个猪头，或是人身牛头，或人身马头，或人身虎头，非常凶恶。虽然男修罗的相貌极丑陋，可是女修罗却生得很美丽。修罗女可说是人见人爱，所以六欲天内的帝释天主有一次看到修罗女长得这样美貌，就向修罗王去求婚，修罗王也就答应了，把女儿嫁给玉帝。某一次这位帝释很欢喜地请他的岳父来赴席吃饭，预备了很多天上最佳美的饮食。等到用完饭后，修罗王要回去时，玉帝为了表示恭敬，就把所有的天兵天将召来列成队伍，站成两行来恭候送行，可是修罗王一看，心里就生出嗔恚，很不高兴地想：「嘿！你用天兵天将来吓我吗？！是否想向我示威？好东西！」心里发了脾气，但是玉帝还不知道。

天上有个仙人时常说法，因为玉帝欢喜研究哲理，就每天都到那天人的地方去听法。每次玉帝去听法时，修罗女在家里就生出一种怀疑，心想：「他天天不在家，天天跑出去干什么？大概又出去胡混吧，找其他的女人去了！」于是她等到帝释回来后就审问他说：「你天天到外面去做些什么事情？你是不是移情别恋，另外又有意中人呢？所以也就不在家里陪我！」玉帝听她这样问就回答说：「不是的！我是到某地方去听闻仙人说法。」可是这修罗女也不相信，于是应用神通暗地里跟踪帝释的去处，等帝释上了宝车，她就把自己的身体用法术隐起，随著上车。至到说法的地方，帝释下车时，她也跟著下车，帝释看见了就问：「你做什么又跟著来了！」她说：「我来调查看看你是否真的来听法，不管你这样讲，可是我不相信！」帝释听她这样讲，也就发了脾气，摆起丈夫的架子，拿起手杖就打他太太，这修罗女就哇哇大叫。谁知这一叫把仙人的道行也给叫失了，不会说法了。因为这仙人从来没有听过女人的声音，一听了这修罗女的叫声那么娇美，也就动了淫欲心，失落道业，所以不能再讲法了。这样一来更使玉帝气怒难平，一再责怪他的太太。修罗女也发脾气，回去对父亲讲：「这个帝释，他真不守规矩，现在外边另有女人了，所以欺负我！」乃造出很多谣言，她父亲听了这谣言就大发雷霆：「嘿！这还得了！难怪上次他那样来向我示威，原来他是看不起咱们父女，把我们父女不看在眼里。」即时便发出修罗兵将去与帝释作战。帝释虽也有天兵天将，可是却屡战屡败。于是跑去找释迦牟尼佛求法子。佛便对他说：「哦！你现在有了困难，不要紧，我来帮你忙。」乃教他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几个字。然后又说：「你念这句咒文，也要教你的兵将都念这几个字，那么一切困难自当解除。」

帝释也就回去教他所有的天兵天将，在与修罗作战时，每人都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这一念，也不知怎样的，把所有的修罗兵给战败了，帝释也就守得住自己拥有的权势。

阿修罗，总而言之，就是好发脾气，好与人斗争的众生。就像这个军火斗争的时代，正是修罗

降世的时候，所以才发生世界大战。现在正是修罗权力最大的时代。那一个人常发脾气，将来都可能生作阿修罗，亦可能现在就是阿修罗。若是能把脾气改了，能修忍辱行，也就和修罗道脱离关系了。

迦楼罗，即是大鹏金翅鸟，它专以龙为食。这种鸟有多大呢？它的翅膀一伸开就有三百由旬那么大。由旬是印度用来计量里程的数目，分为大由旬、中由旬和小由旬，小由旬有四十里，中由旬六十里，大由旬八十里。这里所说的由旬，是三百个大由旬，也就是有两万四千里那么大；它的翅膀一扇的时候，能把海水扇成两半沟，在海里应死的龙就露出。它便取龙为食；久而久之，把龙子龙孙，龙的种类都快吃完了。龙王没法子，就去向佛求救。佛把自己所披的袈裟给龙王拿回去，对它说：「如此，如此。」龙王回到龙宫后，把袈裟拆开，让每一条龙系著袈裟的线，这样子，大鹏金翅鸟也就没法子吃龙了。这因为佛的袈裟是妙用无穷的，故能助龙脱险离难。可是这回又轮到大鹏金翅鸟去找释迦牟尼佛说：「您救龙固然是好事，可是这回把我的鸟族都饿死了！我们只可以吃龙，现在没龙吃，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于是佛就为这大鹏金翅鸟说法受五戒。鸟说：「我不杀生是可以的，但我没东西可吃，岂不是要饿死了！」佛说：「你不会饿死的，从现在起，每天日午当中的时候，我所有的弟子吃东西时，就会送食物给你吃。」所以以后出家佛子凡吃中饭时，念供养咒，然后就送出一点食物，是给这大鹏金翅鸟吃的。由此之后，大鹏金翅鸟受持五戒，不再杀生，并且成为佛教里的一个护法。今属天龙八部，八部鬼神众里的一部。

在佛教里对于用食方面，早晨是天人食，中午是佛吃饭的时候，过了中午之后就是畜生吃东西的时候，到晚间便是鬼吃东西的时候。本来鬼是找不到食物的，他看见我们吃东西，他也就想来吃，一旦听见我们吃饭时，碗和筷子的动静所发出的声音，他就抢著来吃。可是所抢到的东西，到他嘴里就变成火，这因他的业报太重了。可是鬼的心里就以为是人用法术将他抢到的饮食变成火，不给他吃，于是他就生出嗔恚心打人，或者令人生病。所以出家人晚间不吃东西，因为这是鬼吃东西的时候。早晨是天人吃东西，若出家人在早晨有吃点粥或烧饼，就送一点饮食给天人吃，或给鬼子母。这罗刹鬼子母，她本来是专门吃小孩子的。为什么叫她做鬼子母？因她有一千个鬼儿子。她就带领她一千个儿子，各处去偷小孩子来吃。人家一有小孩刚出生，就给他们偷去吃；这样子变成很多家庭都没有小孩子了。于是乎有人去求佛，问佛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不见了。该怎么办呢？佛知道孩子们都是给鬼子母偷去吃了。有一天，佛就把鬼子母一千个儿子中最小的那个拿来，放在钵里边扣著。鬼子母一回到家里看见自己的小儿子丢了，到处找也找不著，乃找到佛的那地方去。听见她的小儿子在钵里面哭，她就走到钵的地方，想法子把钵抬起来救出小儿子，可是她抬不动这钵，就回家又把她九百九十九个鬼儿子都领来，大家一起用力来抬这个钵，但也抬不起，丝毫都不能动弹，于是她就向佛来讲道理说：「你为什么抢走我的小儿子，放到你的钵里去？不还我儿子呢？」佛问：「你有多少个儿子？」她说：「有一千个。」佛说：「哦！你有一千个儿子，现只失去一个而已，你为什么这样焦急呢？」她说：「虽只失一个，但我一个也不能少的！」佛说：「那么你把人家所有的小孩子都偷来，拿去吃了，那这又怎样讲呢？」鬼子母说：「我不是想要吃小孩子，可是我没有东西吃嘛！我若不去偷小孩来吃，就连我这一千个儿子都要一起饿死了。」佛对她说：「从此之后，你不要偷人家的孩子来吃了，你应该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不要再杀生了，你想，你自己有这么多个儿子，却一个也舍不得，我把他扣到钵里，你就如此焦急了？那么世间上人家所有的孩子，你都吃了，人家的父母不焦急吗？你不该这样自私！」于是鬼子母就答应佛，皈依三宝，受持五戒。释迦牟尼佛乃叫所有的弟子，在中午吃饭时，送出几粒饭或送点饮食的东西，给这鬼子母吃的。所以送食时念这首偈。

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罗刹鬼子母，甘露悉充满。

甘露，比喻吃的东西，好像甘露那么甜，无论它有多少都可以吃饱。这是中午送供的偈子。

其次就是紧那罗，也是八部鬼神中之一，他也是玉帝的音乐神。紧那罗的头上都长有一个犄角，所以又有一个名字叫疑神。

摩睺罗伽是什么呢？就是大蟒蛇，它也是很凶恶的，又叫做地龙。在中国广东省的地方，专门欢喜吃蟒蛇肉，这蟒蛇就像猪那般肥，可是有时它也吃人；因为人吃它，所以它也吃人。

在梁武帝那个时候，他的太太郗氏。梁武帝本身是佛教徒，敬奉三宝，可是他的太太就和他相反，专门不敬佛、不敬法、不敬僧。因为她不信三宝的关系，所以她死后就堕落做大蟒蛇，而这蟒蛇却能说人话。于是就回来求梁武帝超度她，便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的太太郗氏，因为我不敬信三宝，所以死后才堕蟒身。」她这样一讲，梁武帝也就请志公禅师来超度她。本来这位志公禅师就是他太太在世时最反对的，等到她死后做了蟒蛇，也就来向志公禅师叩头忏悔，于是志公禅师作了一部「梁皇忏」。「梁皇」也就是梁武帝，「忏」就是忏悔，是给梁武帝拜这忏以超度他的太太。藉著拜此梁皇忏的功德，梁武帝的太太就脱去大蟒蛇身，生到天上去。摩睺罗伽在佛住世的时候，也归依三宝，所以也是佛教的护法之一。

「人非人等」，人，就是我们所有的人类。非人，是指一切的畜生。观世音菩萨若看到是应该以天龙八部得度的众生，就现出龙身，或夜叉身，或罗叉身，或乾闥婆，或阿修罗，或迦楼罗，或紧那罗、摩睺罗伽等身，或现一切人身，以及一切非人的畜生来给这一切众生说法。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这个「执金刚」神就是佛教的护法。金刚神的来历是在很久以前一个转轮圣王，他生了一千个儿子。他怎会一个夫人就生了一千个儿子呢？因为他的寿命长，寿命长所以就一千个儿子也不算多，可是他还觉得不够，又娶了一个妻子。这第二个太太生了两个儿子，于是总共有一千零二个儿子。这一千零二个儿子大家同心发愿说：「我们将来修行成就了，我们一千个兄弟要挨著次序来成佛，就是转轮圣王也不做。我们大家来一起抽签。」释迦牟尼佛就抽到第四名，他是第四名佛，将来第五。第六都会依著贤劫千佛出世。这一千个兄弟都发愿成佛，还有那第二个夫人生的儿子也发愿，发什么愿呢？一个发愿说：「我们这一千个哥哥，无论那一个哥哥成佛的时候，我要第一个去请他说法，恭敬供养三宝。」另一个就发愿：「我就发愿来做护法，我每一个哥哥成佛的时候我要保护著他，护他的法。」所以他就成了护法金刚，手里常拿著宝杵来保护著佛教。每当有佛出世，他就去拥护佛法。另外又有一位是大梵天王，每次新佛出世，他是第一位请佛说法者。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释迦牟尼佛讲完了观世音菩萨的种种化身之后，又叫了一声：「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成就以上如是种种功德，他以种种身形到每一个国家去，度脱所有一切众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们这一切众生应该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不要有两个心。若有两心，就是有一种怀疑的心。「一心」就是只用一个信心，你若有两个心就没有感应，没有功德了。所以才说：「应该一心供养观世音菩

萨。」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是位大菩萨。能于怖畏急难之中，布施给你无畏，令你不生恐怖，因为这缘故，所以这个娑婆世界，又名叫施无畏的世界。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经过释迦牟尼佛说：「一切众生都应一心诚念，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听见释迦牟尼佛这样讲，所以也就想供养观世音菩萨，乃对佛说道：「世尊！我现在就应当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有这样大的功德，不可思议的威神之力，所以我虽然已经成菩萨了，但是我还要在观世音菩萨面前来栽培我的福报，我应供养观世音菩萨。」说完这话之后，无尽意菩萨即刻就把自己脖子上所戴的瓔珞宝珠解下来，供养观世音菩萨，也不加丝毫思索。瓔珞是一种最有价值的珍宝，这种珍珠内里是空的，可以放东西，古人常用它做为装饰品，串成一串珠。这串珠价值连城，它值多少钱呢？价值有百千两金，现在就送给观世音菩萨了。无尽意又作如是言说：「仁者，请哂纳此法施珍宝瓔珞。」仁者，即指仁慈有德的人，菩萨对菩萨彼此间的称呼就用「仁者」。

这珍宝瓔珞本来是属于财施的，为什么在经文上，无尽意菩萨说是法施呢？布施里有财施、法施、无畏施。当时无尽意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时，在他的心里并没有认为这瓔珞珠是一种最值钱的东西，他就是愿意把自己所喜欢的东西，诚心诚意地来供养观世音菩萨，他也不想它是值多少钱。可是为什么经文上有说：「价值百千两金」呢？这句是阿难尊者，在结集经藏时加上去的。当时无尽意菩萨并没有说值多少钱。他就是以他的真心来供养观世音菩萨，彼此间并没有这种「财」的观念，所以属于法施。虽是财施，但也变成为法施了。这是大家以心印心，并不拿它当作值钱的东西。所以他要求观世音菩萨接受他这种法的供养，这种宝珠和瓔珞。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无尽意菩萨以珍宝瓔珞来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呢？因为观世音菩萨是在释迦牟尼佛的座下，在此法华会上来听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没有得到佛的许可，他就自己客气，不接受这个供养。并且他也没有贪心，可不像凡夫这样想：「啊，这个珍宝瓔珞太名贵了，有人送给我，恐怕接受迟了，人家不再供养，那怎么办呢？」就因为他没有这种心理，所以不怕人家不供养。在他的心里根本没有一个能施，一个所施；也没有一个能受，一个所受。你供养我和不供养我，看成很平常的。当然在默默中，无尽意菩萨是有功德的。可是观世音菩萨本身就不肯接受这供养，于是无尽意菩萨就著急了！他可不像一般不是真正想供养的人：「你不要，我也就不供养了。还回给自己吧！」所以无尽意菩萨又再恳求观世音菩萨说：「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意思是说：「仁者！大慈悲的菩萨呀！您应该可怜可怜我呀！怜愍我无尽意和这四众的众生。我供养您这串珍宝瓔珞不是为了我自己求福，而是为这四众弟子，与法界所有众生，来供养仁者您的。我是代表众生来供养您，所以请您怜愍我等，接受这串瓔珞吧！」四众即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我等」，就是所有一切的众生。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无尽意菩萨，一定要供养观世音菩萨，而观世音菩萨决意不接受这种供养，说：「啊！您这么好的东西，我不敢接受的。我没有什麼道德，您还是自己保留著好了！」无尽意菩萨一听观世音菩

萨这样讲，更著急，甚至于叩头顶礼，来向观世音菩萨哀求。这样子，一个不受供养，一个决定要供养，两方面都各有坚持。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做一个和事佬，来调解这个问题了。佛乃看一看观世音菩萨，笑一笑，对他说：「你啊，应当怜愍这位无尽意菩萨，和这四众（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的弟子，不单只是这四众弟子，而且还有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你应该可怜这一切众生，接受此供养吧！他是出于一种很真心诚恳的法布施，你不要再拒绝他这种好意了！」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就在这个时候，观世音菩萨见到释迦牟尼佛，出来调解这件事情，他也就听佛的话，怜愍这四众弟子与天龙八部等众生，接受了瓔珞宝珠。可是接受是接受了，他又转为供养，又把这瓔珞分成两分。看！观世音菩萨难怪是菩萨，这么值钱的东西，他自己也不要，一分供养释迦牟尼佛，一分供奉多宝佛塔。这多宝佛塔的来源，是因多宝佛在过去无量无量劫以前，他就成佛了。他曾发愿说：「无论那一个人成佛，在他成佛的时候，最后一定要讲法华经，等到他说法华经的时候，我就发愿要从地涌出一座多宝佛塔，现到虚空中，来给所有众生证明，证明这法华经是最妙的、最圆满的、最好的！」所以在释迦牟尼佛成佛，在以前演说三藏教、方等、大般若时，多宝如来也未曾现身。等到法华会上，正在讲这法华经的时候，这多宝佛就从地涌出这多宝佛塔，来证明释迦牟尼佛在说法华经。于是观世音菩萨就将另一份瓔珞珍宝供奉多宝佛塔。

随后释迦牟尼佛又叫了一声：「无尽意！这位观世音菩萨有像上面我所说的种种神通妙用，自在神力，所有的众生都应该供养他、恭敬他、诚念他。这位观世音菩萨，他游行在此娑婆世界，来救度一切众生。」释迦牟尼佛说完这话之后，无尽意菩萨又用句偈来请问释迦牟尼佛。

句偈是因为前文长行，有的地方说得太详细，又有些地方说得不详细，所以就用这偈再来重说一遍。这句偈就好像中国的诗词歌赋之类，要有一定的格式，或是六字一句、七字一句，或有五字一句、四字一句也不一定，但必需要有一定的字数。这普门品以前在鸠摩罗什法师译时，没有译这段句偈文。而是后来有另一位法师加上去的，一般人看他的句偈和前文的意思相同，所以才加到法华经上第二十五品，普门品的后面。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无尽意菩萨称了一声：「具足妙相的世尊！我现在再问一问彼观世音菩萨，这位佛子以什么因缘而名叫观世音呢？」因为佛的相貌最圆满，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所以叫世尊妙相具——即是具足，无缺无余，又可解为福足、慧足，叫两足尊。这里是解释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随形好，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相好。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

因为无尽意菩萨以句偈请问佛，所以佛也用句偈来回答无尽意菩萨说：「无尽意！你知道观世音菩萨所做的事情和因缘吗？你好好的注意听，我现在为你解说。他是以善巧方便，观机逗教，因人说法，应病予药。」

「观机」就是看看众生是什么根性，欢喜什么，他就给你说什么法。就像前面所说的：「应以佛身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这就叫「善应诸方所」。不管什么根性，他使用这种善巧方便的方法去度你。这种好方法有没有一定呢？没有一定的，所以在金刚经上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无有定法。」就是做一位法师想去教化人，也要懂得很多的道理和世间法。见到某一种人就说某一种法。例如见到做生意的人，就要说：「哦！现在你生意可好吗？近来市场购买力很强吧！」见到做工的人：「你很辛苦吗？今天有假期吗？」应给他做些做工的道理，他一听了心想：「啊！原来也有人知道我是很辛苦的、很忙的！」也就很高兴了。于是再给他讲点佛法，他就会觉得：「啊！这不错！原来佛法是这样的。」见到读书人，就问他：「你是攻读那一系，科学？化学？文学？.....」好像今天来了一班学生，果尊给他们讲些佛法，听得他们都很高兴，对佛法开始有点印象了。在他们的脑海里就有了「佛」，这佛一到脑海里去，一天比一天增长，将来也是要成佛。这就是善应诸方所，应病予药，因人说法。所谓：「善巧方便度众生，巧把尘劳为佛事。」把所有世间一切尘劳的事情，转变成为佛事。

【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这位观世音菩萨，他在未成菩萨以前，就发了大慈大悲的宏愿。这宏愿有多大呢？像大海那么深。他经历了不可思议的大劫，造了不可思议的功德，发这种不可思议的愿力，所以观世音菩萨一切一切都是微妙不可思议的。他曾侍奉很多很多的千亿佛，不止千亿，连万亿都不止，虽然文法上只说是千亿。他发这种大慈大悲的愿、所以观世音菩萨的境界是高深莫测的。观世音菩萨他所发的愿是清净的，什么叫「清净愿」呢？清净是没有为自己的自私心著想，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他为众生所发的愿，完全是出于一种真正的慈悲心，真正慈爱众生的心。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释迦牟尼佛说：「我现在给你大略讲一讲这位观世音菩萨的功德，要有善根的人才能听见他的名字。」如果没有善根的人，就连「观世音菩萨」名字也听不到，更不要说见身。所谓见身，不一定说见到观世音菩萨的肉身，就是能见到观音菩萨的画相，或用泥塑的，或用木雕的，或是瓷造的，乃至金、银、铜、铁所铸成的观世音菩萨相，你若见了就等于见到他的肉身是一样的。我们只要心里念兹在兹，念念不忘来念观世音菩萨，不要打妄想，把这最宝贵的时间，随随便便就空过去了。念观世音菩萨有什么用呢？能灭一切诸有的苦。这「诸有」就有包括：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也就是三界二十五有。这里所指的就是三界二十五有。若详细讲起来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想知道的人，可以在佛学大辞典查一查。有首偈颂：「四洲四恶趣，梵王六欲天，无想五那含，四空并四禅。」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假设有人兴起陷害你的事情，譬如和你合股做生意的同伴，与你一起走到山上时，往下是万丈的悬崖。因为他想独夺你的本钱，便生出谋财害命的心，把你推落到山涧里去。这时候，只要你虔诚的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可以平安无事。他纵把你推落到火坑里去，这火坑就会变成水池。你不必用其他的方法，也不用念什么咒，只须一心专念观音菩萨，就有这么大的感应，这么大的力量来救护你。这种感应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随时随地都应该念观世音菩萨，将来就会得到观世音菩萨的保护。其感应的境界是说不完的。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漂，即在水上漂浮，假使是在浅或不流动的水面漂，就没有问题，很容易可以走到岸上来。可是若在大海里漂流，一望无边，不知何处是岸，这就危险了。巨海中常有毒龙，也有罗刹鬼，或遇到会吃人的大鱼，这时候非常危险。你若受到这种灾难时，能念观世音菩萨，则什么波浪也淹不死你，不知不觉就把你送到岸上来，或自然漂到浅水的地方，或遇到其他的船来把你救起。这是观世音菩萨所示现的救水难。前面是火难。可是你若不会念观世音菩萨，那就很危险了。讲到这一段文，我想起来在香港的时候，我有一个坏的皈依弟子，怎样坏法呢？他就害过人，名叫张玉阶，家里是开西药材店，赚了不知多少钱。他的钱就是从害人而得来的。当时正在日本投降后，因经过战火后的关系，必有传染病的发生，故当时中国大陆到处都有霍疫症流行。于是他和一个很有钱的人，合股做生意，两人一同坐船到外国去购买西药回来香港出售。船一到了海心，他就把他的同伴推到海里去，他那同伴因不会念观世音菩萨，所以就被淹死了。于是他一个人独占了所有的本钱。回来赚了很多钱，那还不算，他又伪造假药来赚钱，于是发了大财。发财后他怎样呢？大概是冤冤相报的关系，他得了一种绝症的癌病。当时在香港六个很高明的大医生，都断定他在一百天以内必定死亡。于是他就登报请求救命，说谁若能把他的绝症医好，能保持他的生命，他愿意捐出二十万美金。当时二十万美金在香港来讲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了，可是也没有人来应征献出方法来救他的命。于是乎他就到佛堂去拜佛，有一天，到西乐园来，问我怎样才能把病医好？我对他说：「你得了这种病，应该多做点好事，供养三宝种功德。你首先要皈依三宝，这样子或者你的病就会好的！」于是他在该年农历九月十八日皈依我。皈依我后，我就劝他发心做好事。当时从中国逃难到香港的出家人，有两三千人这样多，但所有的比丘、比丘尼的衣服多数都不够穿，也没有地方挂单。所以我教他向每一位和尚或尼师，供养一匹布（大概可做两套出家人的衣服），并送每人二十块港币，他也就答应了我。可是在香港有很多和尚，尤其有很多老法师，一听见这张玉阶皈依了我，乃各大显起神通来了。现什么神通呢？你也找朋友，他也托亲戚，去和张玉阶讲，叫他要到他的庙上去做功德。这些老法师都是很有名望的人，因为是佛教内的权威，所以就攀张玉阶的缘。张玉阶于是到这庙上去做点功德，又到那个庙去做点功德，那么，我曾经叫他送每位大陆法师的二十块钱，他不算了。只给五块钱。一匹布是给了，我因为对所有的和尚都说了要给每人二十块，现在他只给五块怎么办呢？于是乎我自己去借钱，很秘密的也不让任何人知道。借到钱后，我又拿自己的钱给每人加上十块钱，合起来刚好十五块钱，就和每一个和尚去结缘。这时没有任何一个和尚知道，其中的十块钱是我送的，就到现在也不知道（因为和尚是不愿意给人家钱的，只喜欢人家给他钱。）怪不得有人说：「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至于张玉阶反悔，没有履行诺言，是因为被这些老法师攀缘去了。那笔本来应拿出供众的钱，都被用到旁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也不怪他，这件事情过去就算了。本来医生都断定他在百天内必死无疑，这回过了一百天也没有死，于是那些攀他缘的和尚们都说：「啊！这是我们给你拜忏拜好的！」那个老法师又说：「这是我们给你念经念好的！」某一位法师又说：「啊！我们天天给你在佛前求好的！」每一位老法师都有了功！这时我一点功劳也没有，我也不向他谈任何问题。经过了六年，他也没有死。那时我在香港大屿山造庙，建慈兴寺，这座庙大概可以住上两百人。他听说我造庙，既然是我的皈依弟子，就派一个工人，拿了一包钱来，送给我造庙。这钱我连看都未看，连打开也没有打开，就把它撇到门口外面去，对他工人说：「这钱得来不正当、不清净，我不要他这样的钱，你拿回去还给他！」工人就把钱交还给他，这回他可吓坏了，再托一个当时向他攀缘的老法师来，名叫定西，向我讲好话和送钱。我说：「现在造庙工程已修好了，我不需要钱用。他有钱可以做旁的功德，有这么多庙、法师，他愿意怎样做都可以。」这位老法师也就不好意思地回去了。又等过两年，我在正月间，向大家宣告：「张玉

阶今年已皈依我八年了，我本来等著他实践诺言，因他曾发心说要送二十万美金造朝，但到现在他也没有做。我不再等了，以后张玉阶无论有任何问题，我也不管了。」说了这话之后，没有半年，他的癌病又发作，以后将要死时，叫他工人到我这儿来求我，因为他到其他庙上去拜，做什么佛事都不灵，没有感应，所以又来找我。但我也管不了，我说我已发表不再管他任何的事情。没有几天他就死了。奇怪的是以前向他攀缘的定西法师也生了癌症，大概病了一年多也死了。还有一位跟随老法师的居士，因他帮助定西拉拢张玉阶，他也生了癌症病死，所以他们三位可说是一体。活时在一起，也死于同一样的病症。为什么张玉阶会这样死呢？因他把自己的同伴推下海淹死了。那人生时也不懂念观世音菩萨，必定是他死后做了冤鬼，所以来令张玉阶生了癌症。本来张玉阶已皈依三宝，若他真正有信心，他不会死的，就因信心不坚固，即使给他皈依一百天后不死，可是八年后他还是死了。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须弥是梵语，译为妙高峰。是宇宙间最高大的山。在这里所说的须弥峰，不一定说只在须弥山顶上，而是作为一个高的比喻。是说：或者你在有如须弥山那么高的山顶上，被人推堕下去，届时你若能念观世音菩萨，便「如日虚空住」，就好像那太阳在虚空中停止了，不会把你跌坏。不只说在山峰上把你推下跌死，也可以说是有人把你捧得高高在上，令你爬到梯子顶上去，等你到了最高的地方，他才从下面把梯子拆下来，这样你欲上不能，欲下不可，所谓上不上，下不下，这也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也就是人人都恭维你，把你恭维到极点了，然后不再恭维你，让你就像从那须弥山顶跌下来一样的。这时候你若能念观世音菩萨，就不会有更多的烦恼，就好像太阳在虚空中普照万里，一点烦恼都没有了。反而能处之泰然，很有定力，所以毁赞皆不动心。这也表示「如日虚空住」的另一个意思。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什么叫恶人呢？就是不讲道理的人，专门做些杀人放火的事，蛮不讲理：「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你的钱是我的，我的钱更是我的。」你看这有道理没有？这就叫恶人，有强权而无公理。只有以势力来压迫旁人，不讲公理，这就是恶人。追逐，你跑到任何地方，他就跟著你到什么地方，时时刻刻都看守著你。如果你被这种恶人所追逐，因一时忽略不加谨慎，不小心而堕落到金刚山的万丈悬崖下。你如果不念观世音菩萨的话，掉到山涧去，必定没命，甚至粉身碎骨，连你的皮血肉筋都摔得像面粉那么碎，再也找不著尸首。可是你若能念观世音菩萨的话，就连一根毫毛也不能损坏你。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金刚山」就表示万丈悬崖，是非常之坚硬，犹如金刚那么坚固。但你遇到这种危难的时候，能念观世音菩萨，就一定有大感应。观音菩萨必前来救护你，令你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危而不危，险而不险。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值，就是值遇的意思。前面讲的是恶人，这还有点带忌，不是公开来害人。这里说的「怨贼」，简直就是打劫强夺，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诸善不为的人。我们一切所遭所遇的，都是有前因后果的关系。所称「怨贼」，就是和我们有所冤恨，成者前生我们曾偷人家的东西，或杀过人，或对人不好，所以今生遇到一起，才变成怨贼。所谓：「杀人者偿命，欠债者还钱」。你杀人家的命，人家也要杀你的命；你夺人家的财，所以就要还人家的钱。一切一切都有连带的关系。文殊师利菩萨曾对人讲过一个公案。他说：「我生生世世，从没有偷过人家的东西，恒持不盗戒，有什么

可以证明呢？我可以把我这最值钱的珠宝，放到城门的地方，不必看守它，就经过三天的时间，也不会被人捡去拿走。由此可证明我所说的是真实话。」但仍有人不相信，于是他就实地试验，把他的宝珠拿到城门去，放在人烟稠密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果然三天后也没有人来捡。就因他生生世世都持清净盗戒，故有此果报。所以我们若现在遇到怨贼，都要认命。就是掉了什么东西，受到什么损失，也不必很难过。应该顺而承受，不要怨天尤人。

想起我住南华寺时，曾遇到这么一回事：在九月十九观音诞的前一天来了很多土匪，要打劫南华寺。他们大力敲我的门要进来，我也不开门。土匪一会儿就把门给砸开了。这时前后左右的土匪都拿著枪对著我，说没命就没命了。有的还喊著要打我。可是当时我并不觉得恐惧，很自然的和他们谈话，问他们：「你为什么要打我？」他说：「为什么你不开门？」我说「假若你是我，我是你，你也不会开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来是想拿我的东西，不是来给我送礼。」我这样一讲，他就说：「快拿支票来！」当时我身上穿了一件很破烂的衲袍，我说：「你看像我穿这种衣服，像不像有支票的人呢？」他一看又问：「那么谁有钱？」我说：「这个学院里是我做法师，其他的都是学生。我做法师的都没有钱，那么做学生的怎又会有钱呢？你若不相信，可以到我房间去看，你若见到什么东西是值钱的，是宝贝的，那就随便你拿！」这时候我房里真有两个宝贝，这两个宝贝是活宝贝，什么活宝贝呢？即小沙弥和檀香山中华佛教会主院的法师。他们两个听见土匪来了，正叫门时吓得连走路也不能走了，好像猪一样，趴到地下来爬，爬到我那儿就向我说：「法师！这怎么办呀？我吓得不得了！」我说：「不要紧，你们到我房里去，在我那板榻的床底下，可以藏在里头。」现在我又叫土匪们到我的房里去，看到什么就拿什么，这回把两个都吓得抖起来，在床底下甚至牙都打起架来！结果土匪也没有进去。正在这个时候，有位法师，他看我和土匪讲话，讲得很像好老友似的，也就从房里跑出来。

他一出来，这些土匪很奇怪的立刻跑上用枪对著他，把他围起来喊著要打，把他吓得立刻哭起来，像小孩子似的。我当时心里觉得难过，便说：「他也没有钱，你们要钱和我讲好了！」可是土匪也不管我，就去向他要钱，他说：「就到我房里去拿吧！」于是领著土匪去拿了两百多块，大概也储蓄了好几年，就这样给土匪抢走了。等到第二天他对学生们说：「南华寺有二百多人，只有这位法师不恐惧。」我才对他们说：「不只是我一人，寺内有四个和尚不恐惧。」第一个是谁呢？是六祖大师，坐在那儿如如不动，老僧入定的样子。你土匪来是你的事，你抢什么东西就抢，我不管你。第二个是憨山大师，坐得也像老僧入定似的，一动也不动。第三个就是丹田祖师，他就不够六祖和憨山大师那么大定力，还抬起头（因他的肉身是有点驼背。）来，望一望土匪。第四个才轮到。所以你在遇到怨贼的时候，也不要生恐惧心。结果这些土匪也没有打我或放枪。为什么呢？这大概是我念观世音菩萨的关系，最初他们对我很凶狠的样子，一看我这和尚穿的衣服非常破烂，一想：「这和尚真可怜！」也就起了慈悲心来不找我麻烦。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王法是不讲人情的。若犯了王法，就要杀头。但也有不犯法而被抓去杀头的，就因被人诬告，所以国家的王法对人有益处，也有害处。益处因它能惩罚犯罪的人，害处是没有犯法的，但受旁人诬告，譬如作假证人说：「他做了什么坏事，我亲眼看见的！」这些法官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判他有罪拿去杀头，但根本人家都没做犯法事情。没有正义感的律师，有人明明犯了法，可以给他辩护无罪。明明无罪的，又给他证明有了罪。你说这世界上想找真理，到什么地方去找呢？在世间上根本就没有真理，只有强权。那么想找真理就要到佛教里来找。所以，或有罪，或无罪，在受这王

难苦，正要被杀头时，就快命断寿终，这时候只怕你已吓昏了，吓得什么都忘了。如果你不被吓坏的话，你就记得念观世音菩萨。那么，要斩你头的那把刀，自然一段一段的坏了，这证明你的脖子比那金刚还硬，所以刀才段段坏。但你若存著怀疑心，故意犯罪，那么你的头一定被砍掉，因你对观音菩萨根本就没有信心，所以才要试验，那当然不会有感应了。若有信心，一切事情都会有感应的。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什么叫「囚」呢？就是把人关到一个四方的房里，这四方的房子便是监狱。禁，就是禁止，不得自由了。枷，不但把你囚到监狱里，并且又给你戴上枷锁，是用两块木头合在一起，在中间有个洞，戴在你的头上，然后锁上，教你没法子可逃。锁，即在脚上给你用脚镣锁上，又用手铐把你两手上锁上。

以前我曾说过，凡是有家庭的人，应该赶快觉悟，不要给这三大件囚住，那三大件呢？父母是一个被枷，把脖子枷住，孩子是如铐子，别以为有小孩子就好得意了，这手铐一戴上就放不下了。有太太就等于有了脚镣子，也就不得自由解脱了。今天我给我一个徒弟宣传一下，他说：「我借了政府两千多块钱，现在想出家，这两千多块就不能还了，所以就要先去做工，把这二千多元还清了，然后决定出家。」他说的是真是假？我不管他，不过先告诉大家一声。可能钱还完了，或者就有这种脚镣子戴上也不一定，但我希望戴不上，能作为美国的一个人天师表。我把这意思告诉大家，让大家都发愿祝他成功，好做美国佛教的领袖。因为现在美国需要出家人，所有的人若想出家，我不管他以前是怎样的人，皆非常赞叹的。只要出家之后能守规矩就可以了。我尽力在美国来造就长老，他们自己长不起来，因没基础，根未扎下去。可是我愿意栽培，在美国的佛教里，每个出家人，都是长老的一份子，甚至于做美国的祖师。

手足一旦被戴上刑具，失去自由，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只要你能念观世音菩萨，就自然得到解脱。释然，就是解开的样子。以前在中国有一位和尚，给地方民族的野人抓去，放到一个房子里，锁起来。这种野人性情很野蛮，专门抓拿汉人杀肉来吃。这和尚因平时信奉观世音菩萨，故这时他也不惊恐，只一心念观世音菩萨。他念来念去，结果念来一只老虎，这老虎来到囚他的监房，把房子破坏，于是他就自由跑了。遇到如此危殆的境界，竟能履险如夷，所以念观世音菩萨这种灵感是说也说不完的。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咒，就是念的咒；诅，和咒是一样的。咒有很多种。尤其密宗里，在西藏的喇嘛有一种咒，他只需要念七天，就可以把人念死。咒可以杀人，也可以益人；现在这里所讲的是指害人的咒。诸毒药，即包括所有一切毒药。你若遇到所有能伤害人体的咒诅毒药，在这种情形之下，能一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则这些咒诅与毒药的毒，不但不能害你，而且反回去害他自己本人。

以前在中国有一个地方，有个专门给人算卦的人，像占卜的性质，算得非常之灵。为什么他算卦算得那么灵呢？因为内里有个妖怪、魔鬼帮著他。这魔鬼每一年要吃一个童男和一个童女。所以这占卦先生每年都偷抓一个男童和一个女童来祭祀这魔鬼。可是这一年他抓到的女童，在家里是学会念观世音菩萨的。当她被囚到房里等著魔鬼来充饥，她就在那儿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会儿魔鬼来到这房间，从窗口一望她，魔鬼的眼睛有两道光，就射到这小女孩身上。可是这小女孩她因口

念观音菩萨，故从她的口里也放出光来。忽然她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东西，从房子上面，跌到地下来，她还以为是妖怪正要来吃她了，吓得大叫起来，这一叫时，偏偏在外面有个巡夜官正走到这个地方，听见屋里有女孩的叫喊声，便立刻破门而入。到里面一看，发现有一条大蟒蛇的尸首，这条大蟒蛇就是那摩睺罗伽。

结果这个会算卦的人，被警察抓去审问：「为什么你把这女孩绑到这种地方？」他才说：「我有一个仙帮我给人卜卦，这个仙每年要吃一个男童和一个女童，历年来我都是这样供养他，所以他帮我给人占卦很灵的，赚了很多钱。」这样讲后他就被警察抓去囚到监狱坐牢，受王法的判罪。这算卦的，他算得这么灵，可是没有算一算自己结果会被王法所惩罚而被斩首示众。这例子就是「用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的事实证明，所以，害人终害己。

在「还著于本人」这一句，当时苏东坡曾把它改为「两家俱莫事」。他认为佛教最重慈悲的，那么还著于本人，害了他自己，这岂不是不慈悲了吗？他改的意思说：这咒诅的人，与被咒诅的人都能平安无事。其实这是错误，为什么呢？佛教虽然说戒杀。放生，可是「除暴之所以安良」！除恶人就是善的一面。假如不把恶人铲除的话，他就会伤害到善良人。虽然他咒诅用毒药想要害人，结果令他自己没事，岂不是鼓励吗？他害不到人，可是究竟还想害人。他害不了这个人，又会去害那个人，而那一个人若不会念观世音菩萨，就会被害死，会念的当然他就害不了，但不会念观世音菩萨的人多得很，故「两家俱莫事」是不对的，「还著于本人」并无错误，令恶人自己受一点苦，受其果报也是应该的。这样他以后就自然不敢再害人。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或者你到荒山野林，经过没人住的地方，遇著了罗刹鬼，这种鬼非常凶恶，就和中国的猛人差不多，专门吃人。还有毒龙，也会害人，它常霸占地方，或在湖里、江里、河里，凡有人经过它的所在处，就放毒气，可以把人毒死。有的大毒龙，甚至用气一吸，就能连人带船一起吸汲到它的肚子去，那么厉害！还有一切鬼。鬼，不是只有一种，有多财鬼、少财鬼、无财鬼等等……。所谓「多财鬼」就像在中国有些管土地、城隍的神，他们虽然都是鬼，可是都做鬼的首领，身为鬼王，这叫「多财鬼」。「少财鬼」，就是穷鬼，纵使他有钱也是很少的。又有「无财鬼」，他根本就没有钱。那么说，鬼还要用钱吗？本来鬼是不需要钱用的，但因恶习惯的原因，所以他（多财鬼）管鬼也贪污，少财鬼、无财鬼也好像人似的，一天到晚总想要找多一点钱。虽然不必用钱，但因他的执著成性，变成一种迷，所以就欢喜爱钱。他用的是纸钱，在中国，人常给鬼烧纸钱，就是想买好、讨好鬼。

你若遇著这些罗刹鬼、毒龙，或种种的鬼神时，你能念起观世音菩萨，他们这些恶鬼就自然消逝了。什么原因呢？因为你一念观世音菩萨时，口里就会放光，所有一切鬼都是怕光的，那就不能伤害你了。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恶兽，即狼、豺、虎、豹，它们是专门吃人的野兽。在美国的山中没有老虎，在中国、印度老虎很多。小时候有一次我跑到山里去，走了五、六天也不见人的地方，就遇见这些恶兽。可是很奇怪，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们都不吃我。恶兽的牙有刀那么锋利，也有铁钩那么硬。当你遇到这样的恶兽把你围绕，这时就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它们不但不敢伤害你，反而立刻就跑了。为什么要跑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有这种的灵感，使它一看见你，便自然生出恐惧心，所以远远就跑开，远离你了。

【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虺蛇，是一种毒蛇，这种毒蛇多数是黑色。蝮，在中国叫做蜒蛇，常在房檐上见到，这种蛇在泰国最多，每到晚上，它就出来叫，也不怕人，长有四条腿在房上跑来跑去。蝮蛇也是有毒的，并且其毒甚大。蝎，即蝎子，人若被它螫了，会立刻中毒死去，都是有「气毒烟火燃」，这些毒都是非常之厉害！甚至使人丧命。虽有这么多的巨毒，你若能念观世音菩萨，它听到你念：「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个声音，也就都自己藏起来，跑回到它所住的地方，再不敢作怪了。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天上常有云、雷、闪电，或降大雹等灾害。有时下的雹子有拳头这么大，有的像鸡蛋那么大，更有的一个雹子就有几十磅那么重，甚至打到牛身上，把牛都会打死。若下到人身上，不用说更容易被打死的。或下大雨时，你若能念观世音菩萨，不必念好久，这种现象就会很快地停止，消散没有了。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众生，即是众缘和合而生，又者众生有千百万种类各不同，故叫众生。也可以解释说这「众生」，就是生得太多了。你看中国的「众」字，上面是个「四」字、低下是三个「人」字，三个人聚会到一起就叫一个「众」。在众生里最麻烦的是什么呢？就是「人」；又要穿衣服，又要吃饭，又要做工，数不尽的麻烦事。可是最具有智慧的还是人，其余的畜生虽没有这么多麻烦，可是它也是最愚痴，智慧不如人，故要受人所役使、支配。中国有一句：「人为万物之灵。」人在万物里算是最聪明，可是最聪明的有时候也做最愚痴的事，就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自己跟自己打架，怎样说呢？即「被困厄」的时候，这个「困」就等于：「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所以就有无量诸苦。好像没有饭吃是苦，没有衣服穿也苦，没有房子住又是苦，种种数不尽那么多的苦。终日为了衣、食、住、行的条件，一生忙忙碌碌为了找饭吃。甚至去打劫，抢东西，为的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为什么要这样维持生命？就因这「苦」所逼迫，结果更招来无量苦逼身！观世音菩萨就有这种微妙不可思议的智慧力量，能救护世间所有一切的苦，所以我们做人无论有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不必忧愁苦恼。你念观世音菩萨，一切问题都会慢慢解决了，只要你对他有诚心，观音菩萨必会来帮助你的。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什么叫「具足」？也就是满足，充满无缺的意思。何谓「神通力」？神通的力量有六种。第一种神通是「天眼通」，天眼可以看到三十三天上天人的动作，都能一目了然。第二种是天耳通，能听见天上、人间所有十方世间一切的音声，这叫「天耳通」。又有他心通，就是旁人心里想什么都可以知道。第四宿命通，即前生的因果他也知道。第五神足通，又叫神境通，即是有一切飞行变化自在的能力。最后一种是漏尽通，这是最不容易得到的。一切鬼神都有前面所说的五种神通，唯独没有漏尽通。观世音菩萨都具足圆满这六种神通，一点也不缺了，所以称：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由「广」字你就知道他不是只修持某一个法门，而是种种法门他都修。好像我们现在也不是单单听经，也学佛法，又要学中文，又学楞严咒、大悲咒，把楞严咒、大悲咒学会了，又要拜大

悲忏，这一拜大悲忏，又不明白了，又要学！所谓「学无止境，唯勤是岸」。要模仿观世音菩萨在因地时那种广修智方便的精神。

十方所有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土，观世音菩萨他不到的。什么地方他都去，所以观世音菩萨对我们一切众生都有缘。只要谁能念观世音菩萨，他就保护谁。若不念观音菩萨呢？那当然他就不理你了。什么理由？你和他都无关系嘛！若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也不念，他便说：「哦！他都不愿和我做朋友，我也不必管他这些闲事。」你若想和观世音菩萨做朋友的话，就要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一念这名字，观音菩萨就说：「啊！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好！我这新朋友若有什么事情，我要帮他忙去！」

有一个人想知道这「天眼通」是怎样得的？有很多方法，你或者专心念楞严咒，也会得天眼通。或学习大悲咒和大悲咒的四十二手眼，也会得天眼。或者不睡觉。学习佛法，也能得到天眼通，不过这方法太危险了，我不希望人依照这个方法学，为什么？你们可记得在我讲楞严经时，有一位阿那律尊者，他专好睡觉，以后被佛诃骂他说：「咄咄胡为睡，螺狮蚌蛤类，一睡一千年，不闻佛名字。」因为佛这样一骂他。他也就发了奋，再也不睡觉，经过七天，他的眼睛就瞎了。佛可怜他，于是教他金刚照明三昧，结果他得到天眼第一。

阿那律，是梵语，翻为「无贫」。这名字的来源是怎样的呢？在无量劫以前他是个初发菩提心的人，虽然未做佛教徒，但已明白了布施的道理；当时他只是个种田的农夫，生活贫穷，困苦得很。靠近他家的山上，住了个老比丘，已证得辟支佛果。这老比丘每隔七天才下山去化斋饭一次，每次只化七家为限，绝对不多化，若七家都统统布施了，那才可以够吃七天。如果有一家没有给的话，这一天就不吃东西。就算化不到任何东西，回去后还是再等过七天才下山化缘。

有一次这农夫就把家里带来的中饭，本是预备给自己在田里工作后吃的，可是见到这穷和尚到山下去化缘，也没有化到东西，他就生出一种布施心，想：「我今天不吃饭了，就把这饭送给那穷和尚吃吧！」他并不知道这老比丘是证辟支佛果的圣人，但老比丘就有他心通，一观察因缘：「哦！他为什么给我这样不好吃的饭呢？」这饭叫稗子饭，是一种最不值钱的米，最穷的人才吃那种饭。这辟支佛一看：「啊！原来他没有钱，天天要吃这种饭，今天知道我没有化到饭吃，就布施给了我，这功德真不可思议！」对他就特别欢喜，很赞叹他说：「如是！如是！汝供养心最真也！」于是又回到山上去。

随后这种田人就看到一只兔子向他跑来，忽然间就跳到他的肩上，随即就黏到他身上，怎样都下不来。这一下把他吓慌了，立刻跑回家想法子要把兔子拿下来。再看清楚，原来是只金兔子，他把兔子割下一条腿拿去换钱。回来一看，这金兔腿又长出来了，所以他由这样子就发财了，从此以后生生世世都有钱用，永不贫缺。就因为他供养辟支佛，是以真心供养，所以得到这种果报。生生世世都叫「无贫」，都不穷了，这是他的名字的来源。

在四十二章经上说：供养一百个恶人，不如供养一个善人。供养一千个善人，不如供养一个受持五戒的居士。供养一万个受持五戒的居士，不如供养一个受持十戒的沙弥。供养十万个沙弥，不如供养一个比丘。供养一百万个比丘，也不如供养一个证初果的须陀含。供养一千万个证初果的须陀含，也不如供养一个证二果的斯陀含。供养一万万个证二果的斯陀含，不如供养一个证三果的阿那含。供养百千万万这么多，数不过来那么多的三果阿那含，不如供养一个证四果的阿罗汉。可是你再供养无法计数那么多的阿罗汉呢？也不如供养一个「无修无证」者。什么叫无修无证？就是

佛。也就是不如供养一尊佛。那么你供养恒河沙数那么多的佛，还是不如供养一个无心学佛的人。

今天所说的阿那律尊者，他供养一位辟支佛，就生生世世都不穷了，而且非常富有，不是做国王的太子，就是做全世界富主的儿子。所以我们想要生生世世都不穷的话，就要供养三宝，将来就有机会富贵。可是你在富贵时又有问题了，什么问题呢？所谓：「贫穷布施难，富贵学道难」。阿那律怎会那样富有？。因他贫穷而舍得布施，牺牲个人的午饭，拿去供养三宝，以一念真心得到无量福报。普通的穷人自己都吃不饱，再拿去布施，自己就没得吃了，所以说「布施难」。富贵呢？就「学道难」。那些富贵有钱的人，你叫他来学佛法，他才不肯呢！二十难中有这两种难，对于这个，我们都应该注意。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诸恶趣，就是一切不善的地方。种种，是表示多种，不是单单一种恶趣，而是有很多种。统起来有四种：阿修罗、地狱、饿鬼、畜生，这叫四恶趣。阿修罗在前面曾解释清楚，他就是斗争坚固，凡是好斗争的这类众生都属于阿修罗。地狱，是怎样造成的？是由我们每一个人的业障所形成。你造什么恶业，就有什么地狱。地狱又分有很多种，在地藏经上说：「大地狱有十八，其次五百小地狱，又有千百无量无边等地狱。」地狱是不是像我们人间的监狱？由人造成坚固的房子，等有犯罪的人，就囚到这监狱里呢？不是的，地狱是由每一个人所造的恶业而现出来。你造杀人的恶业，就有杀人的地狱现出来；造放火的罪恶，就有放火的地狱现出来；造什么业就有什么地狱，所以地狱的种类也没有一定的。等你的业完了，那地狱也就空了。业不了，则地狱始终是存在的。

我住东北榆树县的地方，有个「猪手刘先生」，他可以记得自己前三生的事情：最初，他是个孝子，对父母很好，以后就投生到一个很有钱的家里。他父亲快四十多岁才生他做儿子，等他到十三岁就给他结婚，娶一个太太比他年长一两岁的。他父亲虽已有五十多岁，但是淫欲还不断，又讨了个小老婆，这个小老婆和儿子的媳妇年纪差不多。刘先生有了太太不到一两年，生了个儿子，等他这小孩子到十三岁，他又给小儿子结了婚，小儿子的太太也是比他儿子大几岁。就在这个期间，他父母亲已经都死了，只剩下他父亲那个小老婆。他看父亲的小老婆生得很美丽，也就占有做为自己的太太，同时这个时候他的儿子又死了，他一看小儿的太太相貌也生得美丽，于是又把小儿的媳妇，也做为自己的太太。于是，小的母亲也做了他的老婆，他儿子的媳妇也做为他的老婆，这样子上争其母，下引其媳，这时候他只有二十八、九岁左右。等他过了四十几岁时，他才开始觉悟，自己想：「唉！我这一生所造的罪恶可太多了！把自己的母亲也做为自己的太太，把自己的媳妇也做为自己的太太，这罪业可造得不小！」于是他就学著信佛念经，专持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念了十几年，到他五十多岁时就死了。死后到阎罗王前，阎罗王是管理地狱里一切鬼的王，是最厉害的，其脸黑色，毫无人情可讲。他就被阎王审问：「你为什么尽造这些恶业？现在应该把你放到油锅地狱里，用油锅来炸你！」于是叫来两个鬼，把他拉到油锅去炸。这时旁边有个判官说：「不可以的！」阎罗王问：「为什么不可以？」判官说：「因为他念过金刚经，现在他的肚子里还有金刚经的存在，必须要先把他肚里的金刚经吐出来，等没有了，然后才可以用油锅来炸。」

于是又叫他投生去做人，他就投到一个很穷的家里去，父母亲是贩卖点心。这孩子从小就特别欢喜吃东西，把肚子吃得很大很大，等到五岁时因肚胀太大便死了。死后他父母一齐说：「他肚子为什么这样大？到底内里有什么？我们把它割开来看看！」就把肚子剖开，原来肚里有一块好像金刚石那么硬的东西，旁边的鬼就说：「哦！这回可以叫他去用油锅炸上了！」乃把他带回去见阎罗

王，说：「现在可以先叫他投生做猪去！」他又投生做猪，被人喂得很肥，然后宰了当猪肉吃，又再回到地狱要把他用油锅来炸，他对阎罗王说：「你不必再炸我了，给我还投生到世间做人吧！你给我留一只猪手，做个证明，让我劝令世人不要造罪业。」阎罗王说：「这样子也好的！」于是给他投生做人，姓刘。一般人因为他有个猪蹄子，所以叫他做「猪手刘先生」，这个人我亲自见过他，并且和他谈过很多话，所以才知道他记得自己的事情很清楚。这就是由恶趣造成的因缘。地狱是很危险的地方，希望人不要造恶业，否则苦报难免！

还有在哈尔滨也有某一位法师，他有一次生了一场大病，觉得自己死了，死后神识向街道上跑，走到一个离寺院不远的地方就去投生。投生做什么呢？做了猪。一看自己变了猪身，于是不肯吃奶，就饿死，饿死后其魂识又回到这位法师的地方，醒来说道：「啊，我刚才曾投生做猪去！」旁人问他：「你到什么地方投生做猪？」他说：「我现在觉得病好了，我带你到某某地方去看，那里刚生了七只小猪，我是其中之一。故意不吃奶才死了。」接著他和其他法师一起到那地方，果然有一家庭生了七只小猪，其中就有一只死了。

这是这位法师自己亲身的经历，这位法师我也见过他。由此可见，能够生为人是不容易，我们这人身是很难得的。所谓「人身难得，佛法难闻」，你算一算在美国这么多千千万万人中，有几个能听闻到佛法？「善知识难遇」，你想遇到一个真正明白佛法的善知识，一个好师父，也不容易的。有的做人的师父，连自己也不懂道理，他就给你讲道理，也就是乱讲。

饿鬼，也是由他的业力所感，才得这种饿鬼的果报。关于饿鬼我曾解释过很多次，他肚大如鼓，咽细如针，我们所吃的东西，一到饿鬼的口里，就变成火。为什么会变成火？因为他的业障太重了！故凡是饮食，到他口里也就变成火。讲到这个问题，天上的人看见水就是玻璃，我们人看见水就是水；鱼看见水就是它的房子，作为它的宫殿；鬼看到水就是火。各有不同的境界，这都是业力所感，所以所见的也各不同。畜生，刚才我讲的法师，投生做猪。还有做鸡、做牛、做马.....这都是由人做成的。那一类人生时不孝顺父母，不恭敬师长，像这类人，将来与这「畜生」都会有连带关系。还有欢喜吃肉的人，与这「畜生」也都拉拢上关系，将来就很危险了。「种种诸恶趣」也就是包括这四恶趣。

「生老病死苦」：人生有三苦，即：苦苦、坏苦、行苦。苦苦就是苦中之苦，好像贫穷困苦的人，既没钱，又没饭吃，又没有房子住，想找工作又找不著，真是苦中之苦。这苦中之苦是人所不能受的。那么有钱人就不苦了？有钱人的苦更大！有人说：「法师你讲这个道理我不相信。」你不相信我也这样讲，相信我也这样讲。为什么？你看钱多了，一天到晚都在想：「我这批钱放到什么银行去？那批钱我要拿出来做生意，还有那批钱要.....。」总也没有数完的时候，多麻烦！数来数去数到头发也白了，牙也掉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这时候还未数完，没数完你说怎样呢？问题就来了，因为太有钱了，一天到晚都在数钱，数来数去被土匪知道了，晚间把门拨开进来，把所有储蓄的钱都抢走，一扫而光，这叫坏苦。这坏苦比那贫穷困苦更厉害，因为穷苦的人苦习惯了，不觉得怎样苦。但富贵忽然坏了，这种苦才是难受。尤其年老了，钱也没有，一切一切都不如意，这叫坏苦。

这样说，不富也不穷的人，就没苦了吧？还是有苦的，什么苦呢？就有行苦：他由少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念念迁流，念念不停。既然没有贫穷困苦，没有富贵的坏苦，就有行苦。这三苦是没有一人能避免的。

又有八苦。三苦已经不少了，再加上八苦更多了！其实怎样呢？八苦还不多，这个「苦」不止八苦，简直是千苦、万苦，千千万万数不过来这么多的苦。最苦最苦的就是做人，做畜生都比做人快乐得多。做什么才不苦呢？做佛就没有苦了。为什么说做畜生比做人还快乐呢？畜生它不用愁吃的，也不用愁穿的，愁住的，它有天然的生活条件，没有忧愁，你说是不是？唯独做人的苦是最多，现在不必讲八万四千，乃至千千万万那么多的苦，就只讲这八苦，即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在这八苦中，你说什么苦最苦？就是生苦。若没有生，则这些其他苦都没有了。

问：「生苦是怎样苦？」唉！我知道你是不记得了，已经忘了生之苦。所以现在我告诉你：「这生是由父精母血结成到一起，又由中阴身来投胎而有的。在母亲肚里的时候第一个礼拜，第二、三、四个礼拜都未有感觉，等到第七个礼拜就有了知觉。这时候若母亲吃凉的东西，你就好像住在冰山里，觉得非常难受；母亲若吃热的东西，那时又好像在火汤里似的，烫得不得了。在母亲腹里就有这种冷热煎迫之苦。还有母亲如果在弯腰时，胎儿就好像给泰山压住那样难受。如果母亲又著腰时，也觉得非常之不舒服。等到生的时候，那是最苦了，正出生时就好像两个山夹到一起。因为这种夹山地狱之苦，所以每个小孩子一降生出世就哭喊起来，其实那哭喊声就是从苦那儿来的，所以才喊叫：「苦呀！苦呀！苦呀！苦呀！苦呀！」

生的时候就有如生龟脱壳那么痛苦。可是一长大后就忘了这种生的痛苦，接著长大，不知不觉就老了。这个老的苦也是很厉害的。老时耳朵也聋了，人家骂你也不知道。眼睛也花了，看什么东西都不清楚了。这是耳朵眼睛首先不帮你的忙。舌头虽然不掉，可是牙齿掉了。我以前遇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就问他：「你见过掉舌头的人吗？为什么你的牙都掉完了？」他说：「没有，你见到过吗？」我说：「我更没有遇到过，你这么大大年纪尚未遇到掉舌的人，我年纪这么轻又怎会遇到这样奇怪的事情？」然后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舌头不掉？世上没人掉舌头只掉牙呢？」他说：「什么道理？」我说：「就因为牙齿太硬了，所以它会掉。舌头之所以不掉，因为它软，所以才不掉。你这么大大年纪了，以后再也不要硬，若硬的话也好像牙那样会掉了，要学著软一点。」

那么牙掉有什么苦呢？当然吃东西就不香了，吃什么都没有滋味。到别人口里吃得津津有味，到自己口里嚼也嚼不动，咬也咬不断，只有整个吞到肚里又不消化，你说这苦不苦呢？

那时面也皱了，所谓「鸡皮鹤发」，面上的皮肉就像鸡皮疙瘩的非常粗糙。头发也都白了。这个「鹤发」，在美国人来讲，就不适宜老的意思，因为西方人，小孩一出世头发就有全白色的，那不是老的白，而是很年轻时也有白发。不过这要另当别论。老的白发是由黑发变成白，黑的可以变白，白了就不可以变黑。但有时候也可以的。我告诉你们，我的头发在香港时，完全都白了。为什么呢？因为我造庙，修了三个寺，唉！修得费尽心神，把头发也累白了。以后自己一看：「啊！这还得了！再也不用这么多心了！」于是把什么都放下。哈！以后它又黑了。所以什么事都是没有一定的。现在你们看我这个头，只有少的白发，不是太多了。

这个老苦也是不容易受的，你若不相信，可以试一试。等你老的时候，就知道其中味道，你不妨活个七、八十岁，或八、九十岁，甚至一百岁。那时，当你吃东西也不香了，你就知道：「哦！以前有个法师讲老苦是很苦的，我不相信，现在我才知是真实不虚的。」那时候你才想来修道，已经太迟来不及了。

最平等的就是「病苦」。无论谁都会有病痛，没有大病就有小病。头痛就头不舒服，脚痛脚就

不舒服，身上痛就身不舒服。病有非常多种，好像有胃病，吃东西就不香，若有肺病，就咳嗽不止。总而言之，这五脏：心、肝、脾、肺、肾一有了病就是苦！

还有最苦的就是「死苦」。有人说：「死苦？我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我想先知道。」那你就先试一试看，先死一次，可是没有人敢保险你能再活过来，所以这一试也不可以试。死是容易，死后到什么地方去？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死后是堕地狱？还是做畜生？是去做人？这个没有人能保险的。

这生、老、病、死都是苦。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家？也就因为觉得这生、老、病、死苦是一件不容易受的事情。他在十九岁时，有一天出去游玩，走到东门，看见一个妇人在生小孩子，就问随从的人：「这是什么事？」随从说：「这是生小孩子。」太子看见那小孩大声哭喊，而那妇人也痛苦得不得了，于是心里不快乐地回到皇宫。

第二天又到南门，看见一个老年人，头发都白完，眼睛也花了，腰也弯曲，不能站直，腿又迈不动步，老得不得了。他就问随从，这个人是什么人？怎么这样子？随从说：「这个人已经老了，年纪太大了，所以才这样子。」太子也就无心再游玩，立刻回宫去。

第三天又到西门，看见一个有病的人，于是又不高兴的回去。第四天到北门去参观，看见一个死了的人，他又问随从：「这是怎么一回事？」随从说：「这个人死了。」他又感到非常忧闷，眼看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经之路，太苦了，真没有意思！转身就想回宫去。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沙门，即是出家人。太子又问：「这人是做什么的？」随从乃去问这沙门：「你是做什么的？」沙门说：「我是个出家人，修学佛道，才能离生、老、病、死苦。」太子一听到修道能了生脱死，于是很高兴的又问沙门：「我也可以照你这样来修道吗？」沙门说：「谁都可以的，任何人都可以远离这生、老、病、死苦。」

太子回到宫里之后，晚间就和马夫车匿，一起逃出宫殿，去出家修行。释迦牟尼佛就因为觉得生老病死没有什么意思，也不知道生从何处来？也不知道死后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就发心出家，到雪山坐了六年。因为要避免这生老病死苦。人呢？谁都会有生，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逃避死。人人将来都要死，有的善终，有的不善终、各有种种不同的死法。有的病死，有的饿死，有的做工做得太多了累死，也有的被车撞死，又有人被山上的石头滚下压死，或去和人打架被打死了，或者去作战在阵前阵亡，或因误服毒药而死，有的自杀而死，有的不想死就死了、有的想死又不死，故这一个「死」有种种不同的分别。虽然死法不同，但是将来的果报呢？也不同。譬如一些横死的人，即被车撞死，或被水淹死，或被火烧死，在无意之中发生意外而死了。属于这些横死的人，他们的鬼魂，阎罗王是不管的，鬼也不管，那么，这时他该很自由了？虽说是自由，可是是个自由鬼，并非自由人。人自由有时候也不守规矩，何况鬼呢？鬼自由了也会不守规矩，横死的人他又要抓替死鬼。譬如在马路上某个地方曾撞死人，那个地方在三年之内必会再有人被撞死的。什么原因？因为那横死鬼总在这地方等著，他一定要再把旁人撞死，他才可以去托生，否则他就永远在那儿不能托生。若是自杀吃毒药而死的人，到地狱后所受的刑罚是非常痛苦的。什么刑罚呢？在生饮毒而死，在地狱就要喝那种用火烧化了的铁汁，往肚里灌，把内里的五脏都烫坏烧焦了，烫死后又被地狱的巧风一吹，又活过来。活了再喝这种铁汁、然后又被烫死，死了被这巧风一吹，又活过来了，一天到晚都受这种刑罚，很难受的。可是你若能念观世音菩萨，就会一点一点的把生、老、病、死这种痛苦都没有了。

这是讲的四苦，再有爱别离苦。这个「爱」是人人知道的：有的爱色，有的爱名。爱财的人也就是爱利，譬如有个很有钱的人，计划做大生意想赚钱，可是生意失败亏本，把钱都没有了。这人与利离别了，本不想离开钱，可是钱没有了，这也是爱别离苦。色，就是男女的问题，男人爱女人的色，女人爱男人的色，两互相爱，可是因为在前生种了不好的因果，但这个爱不能久远。在某一种情形之下，从中间就要分离了。在离开的时候，若没有真正的爱，离开也不要紧；若有一种真正的爱情执著，就会非常痛苦，这是爱色的爱别离苦。还有爱名的爱别离苦，说这个名怎会又有别离呢？有人这样说：「名誉者，人之第二生命也。」认为有个好的名就是自己的第二条生命，可是这第二条生命一旦被毁坏了，便变成名誉扫地。本来不想失去名誉，可是没法子，因一时做错事，把名誉低落了、没有了，这也是和名的一种爱别离苦。

这「爱别离苦」非常之多。譬如夫妇虽没有分离，可是生了个小孩子长得美貌可爱又聪明，拿他当宝珠一样珍贵重视。可是，忽然间这宝珠死了，这时痛哭流涕非常之难过，这也是爱别离苦。或者有人对待父母很孝养，很恭敬爱惜，本来不想父母离开自己，可是父母也死了，这也叫爱别离苦。或又环境非常好，父母妻儿一切一切都美满，可是自己忽然间死了，乃至于兄弟朋友之间，都有这种不如意的情形，本来不愿意离开他，却要分离了，这都叫爱别离苦。既然知道爱别离苦，就不要再执著这个爱。不要把这个爱只放到一个人身上，应放到整个众生的身上，行菩萨道来救度一切众生，不要为自己著想，要为众人著想，那就不会有爱别离苦了。

这种爱别离苦，有的人更执著爱情，没有苦自己找著来苦一苦。好像有些结了婚的男人，一天到晚忧愁得不得了，忧愁什么呢？深恐他这女人另外去找男朋友，这不是没苦找苦吗？也有的女人结婚之后，大概自己的丈夫生得太英俊，一天到晚什么也不想，就担心愁闷她的丈夫再有其他的女人，甚至想到不能吃饭。你说这不是太愚痴吗？还有的对人不生爱情，却爱狗如命，又有的爱猫，把猫狗看成自己的生命一样；乃至对一切的畜生或物质，都生出种爱情。这种爱心一生出来怎么样呢？也就很巧妙的，爱狗的这狗就死了，爱猫的这只猫又丢了，这时把命也丢了，为这猫狗左哭一场，右哭一场，这也是一种爱别离苦。总而言之，你对任何事物看不破，放不下，及至有某种特殊情形而分离的时候，令你得不到所愿意得的，就觉得非常之痛苦，这都叫爱别离苦。

有人说：「单是这个爱就有这么多的苦，唉！我就不爱了，以后我就憎！」憎即是不爱，有一种讨厌、怨恨仇视的心，对任何事物也都不爱了，这又用错了。那么，说爱是有苦，不爱呢？也一样有苦，就有个「怨憎会苦」。在某个场合里你都觉得很讨厌，很憎恶其他人，和任何人也没缘，感到人人都不好，所以谁我也不欢喜。你不爱人，也不爱狗，更不爱猫，什么都不顺眼，见到什么就发脾气。于是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谁知到另外的地方后，又遇上一切人和物，比原来的环境更不好、更坏！你越不愿意见的事情，偏要见到越讨厌的事情，这事情就来了。啊！很奇怪很奇怪的！你怕见猫，一天到晚都有猫跑来你这儿，打它也不走。讨厌狗！方才那是个爱，这回是个讨厌，你越讨厌它，它偏偏要亲近你。你讨厌女人，哈！这女人一天到晚找上门来追求你。你很不快乐又要搬家，到别个地方又有同样这般人与环境，比原先的更厉害！总没有安宁快乐的日子。你说这是苦不苦？

这苦是从什么地方来呢？根本是从你自性上招来的，因你自性缺乏定力。你在这个地方和左右邻居都不和气，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也不和气，这不是人家对你不好，而是你自己对人不好。因为自己觉得与任何人都没有缘，所以人也对你没有缘。那么觉得好也是苦，觉得不好还是苦，该怎么办呢？就要合乎中道，总之对任何事情都不要太过，太过了等于不及。这怨憎会苦就是这样奇怪！你

越不愿意的事情就越遇上这事情，不愿意看到喝酒的人，酒鬼一天到晚在你旁边。不愿意抽烟的人、烟鬼跑到你家来。不高兴赌钱，赌鬼天天来找你。为什么呢？就因为你有个怨憎，所以会到一起就苦了。怨憎会苦和爱别离苦都是因为自己不明白真正的中道，偏激到一边去，落到一边故才有苦，若能保持中道那就不会苦了。

相信没有人会讨厌憎恨「钱」的，可是这个「钱」，你越不憎、越爱它，它越不来。这爱它不来的怪事就是「求不得苦」。

方才说爱也苦，憎也苦，那么在这个爱里就有所求，有所求往往是求不得。有的人一生来就想求发财，可是兢兢业业，辛辛苦苦，由有生命以来就想要发财，等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发财，还是做个穷鬼，这是求不得苦。有人觉得做官很不错，于是想尽法子求做官，可是求了一生，结果也没做到，这也是求不得苦。有的一生就求名，但一生也没求到。有的没有孩子，就想生个聪明的儿子、漂亮的女儿，但求来求去也求不得，这也是求不得苦。在一生之中不是求这样，就是求那样，但是那一样也没有求到。有些读书人就想求个博士，可是因为在往昔没有栽培读书的善根，读到了老眼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见，读了一辈子的书，这博士位也没有得到。在中国有位梁灏，读书到八十二岁才中了状元，可是得到状元不久就死了，虽求到了，可是，还没享受就死了，这也是苦。求东不得东，求西不得西，总而言之你所贪求的东西，得不到手里，这都是苦。

又有五阴炽盛苦，什么叫五阴？即色、受、想、行、识，在心经上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若能把它都看空了，也就没有苦。这五种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是非常的炽盛强壮，是最苦的，可是人人对这五阴都离不了。前面所说的七种苦属于垢苦，这个色、受、想、行、识是在自性内里所具有的，时刻都和你在一起，想离也离不开，这叫五阴炽盛苦。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真观清净观」：什么叫「真观」？即是真空观。真空，就是无人、无我、无众生、无寿者，这叫真空观。虽然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但也没有离开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所谓「无相」并非要离开了我、人、众生、寿者才没有相，就在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上，而没有了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这叫在相离相。也就是以前我所讲的：「眼观形色内无有，耳听尘事心不知」。明明有形有色，为什么内里没有呢？就因为执著。这个空观也就好像大圆镜智一样。在大圆镜里虽然有物则现，有相则应，有什么境界就现什么境界，可是它不留痕迹。观音菩萨的真空观也就是这样子。

「清净观」：清净是对染污而言。何谓染污？有所执著就是染污，有所爱著也是染污，有所贪著也是染污。清净的力量是没有一切的贪、嗔、痴，若有贪嗔痴就是不清净。譬如拿布施来讲，一般人布施，常犯这种思想：「这人他和我有点关系，他是我的亲戚朋友，或者是我的邻居。我要布施给他，帮助他。」多数先布施给你比较接近、有关系的人，后才布施给远方的人。这已经有了亲疏远近的分别心，有所著相的心，则不能作无相的平等施，这也就叫不清净观。

观世音菩萨的法施，他是不分人我，不分亲疏，不分远近，只为布施而布施。布施分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又有内财施与外财施。外财：是身外的，内财即身内的。菩萨在行菩萨道时就有财施，这财施向外施舍国城妻子，把自己所有的国家城池都布施给人，把自己的太太子女也都布

施于众生，你看这才是真施真舍！乃至于一切一切的田产、屋舍、财业，都布施给慈善机构，或布施给有道德的人，这叫外财的布施。内财施：是把自己的身、心、性命、头、目、脑、髓以及四肢百骸统统布施。在心中常想：「若能以这身体来救世上一切众生的话，我就把这身体布施出来，供献给世界。乃至于把我的心也布施于人，生命也布施给人。假如有人需要我这头，就把头斩下来送给他。」

好像舍利弗行菩萨道时，有人向他要一只眼睛，舍利弗就把眼睛挖下来布施给他，殊不知那人说：「你弄错了！我要的不是这只，是那只眼。」于是舍利弗就退菩提心了。他心想：「唉！这菩萨道真难行！」他只舍了一半的内财，另一半就舍不得了。但菩萨是这样想：「若能以我的脑及骨髓做成药品来救人，我也愿布施出来」，这叫内财施。凡属于你自体的财产、智慧、精神，这都叫内财。

还有法施，就是说法教化众生。这种布施是最大的布施，所谓「诸布施中，法布施最。」法布施是最要紧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教讲堂，虽讲堂不大，但是法力可不小。星期四由果地来讲，星期五果普讲，星期六就由果全讲，星期日就开始讲普门品。这个佛教讲堂就是天天如此忙忙碌碌，为法忘躯。为了佛法，把身心性命都忘了，把自己的健康也不顾了。每一个人白天都要做工，我这法师也同样做工，所有一切的工作我都做。这几天身上的骨头都痛了。昨天晚上我也懒惰一点，没有来，就因做工做得太辛苦。可是我这个做法师的辛苦，懒惰一点不要紧，因为我已学习这么多年了，故我懒惰一点还情有可原。可是你们做学生的就不能懒惰，无论那一个人讲经都应该来听的。来听法就是护持道场的表现。我们大家到这儿多一点，讲法这股气就很盛了；若人人都不来听，就不盛了。故想拥护佛教讲堂，就是来听讲，不必拿出很多钱，已是拥护道场好护法。

你们有的是护教使、布教士、宣教师。宣教师就讲经说法，布教士就要到各处去做广大的宣布。护教使就是尽心拥护道场。令道场一天比一天发展，一天比一天发扬光大。护持道场就是护持佛教，护持佛教也就是护持佛法僧三宝。这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西方人对于佛法，过去可以说是小孩似的见解，根本就不懂佛法，好像有些在美国自称长老、法师者，现在你们都知道了，一问他们佛教是什么？他连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佛教？你们现已听了三个月的楞严经，可以说对佛教的认识已懂得不少了。现在讲这法布施就是把你们所知道的佛法，要介绍给一切众生，要向每一个人去宣传。为宣传佛法，可以把饭忘了吃也不觉得饿，不睡觉也不觉得困。我知道我过去为宣传佛法就有这样的情形。某人想要学佛法，我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给他讲。给他解说明白了，才把我的责任尽了。我希望你们各位也照我这个样子，作为我的化身去弘扬佛法，做法的布施。法布施比你舍多少钱出来更有价值。你们现在积极学习佛法，有好几个人都要出家，这真是很稀有的事情，在美国可以说是打破记录。这么多人要出家，要做和尚、做比丘尼，这真不可思议。你们现在把基本立下来，对美国佛教的前途，每人都要负起责任，要这样想：「我有这一口气，这佛教就是我的责任！」若旁人说他也要负一点责任，那可以的；并不是说我负责任，你就不可以负责任。所以说佛教的责任是人人有份的。不要推诿，你们应该站起来，以弘扬佛法为己任，这是法施的基本条件。

另外还有无畏施，所谓无畏就好像观音菩萨救七难、解三毒、应二求，都是无畏施之一。这无畏施即是在人有惊慌恐怖，将舍性命的时候，而你能现无畏身，行无畏行来安慰他。什么叫现无畏身呢？譬如有个人在火难中，快要给烧死了，因被烟雾薰得不知东西南北，已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走出火堆。你在这时候能奋不顾身，涌身到火里去把这人拖出来，这可不是容易做到的。这就叫舍身命而救护众生，也即是无畏施。或者有人掉到海里，眼看要淹死，你看见了也是不计较自己

的性命，毅然决意到海里去把这人拖上岸。不止水火，乃至刀、兵、炮火之中，有人被炮或枪伤了，在两军阵前生命千钧一发的时间，危在眉间，你也能奋不顾身，不管自己生命的存亡，到那最危险的地方把这人救出来，这都叫无畏施。

还有，若人遇著官匪等其他种种危险，也是生命朝不保夕的时候，或者已奄奄一息了，你能以用种种的善巧方便把此人救脱出危，这也是无畏施。总而言之，就是人在恐惧时，困苦厄难的境界里，你能够用你的慈悲心、勇敢心，发挥大无畏精神，什么也不怕的精神，去救护一切众生。就好像持地菩萨，他虽然并不是直接修这无畏修，而是间接的修。怎样修呢？他知道凡人过河时，必须要有桥，没有桥也就过不了河，若过的话就有生命危险了。于是他以自己的力量，造仿古人的老方法，用一点板子或木头来搭起一个桥，令人过江河时没有危险。

可是，虽然有桥无危，如果遇著大水，一样有生命的危险。好像虚云老和尚从九华山下山时，他记忆那地方本来有个木桥，于是照旧走到那地方想过河，谁知偏偏那桥因为大水早给冲坏了，结果掉到河里，在河里经过一日一夜，二十四个小时后才被打渔翁把他打上岸来。当时渔翁想：

「哈！这回一定发财了，打到这么重的一条大鱼。」可是把鱼网拉上来一看原来是个鱼和尚！于是再拿出来看清楚点，不是个鱼和尚，而是个真和尚，还穿著衣服呢！但已不会喘气了。就在附近有个小庙，这渔翁便到小庙里向出家人说：「和尚！和尚！我今天打鱼，打上一个和尚来，请跟我去看看。」庙上的人想：这真奇怪了，怎的打鱼会打上和尚来？就跟他跑去看看。哦！原来这是德清老和尚！接著帮他把肚里的水都呕出来，这回老人家又才活过来，真是得到第二条的生命。

虚老被水淹不死之后，跑到高旻寺去打禅七，就生了重病。可是这月朗方丈也不原谅他，还要叫他做代理方丈。虚老自想：「我自己病得这样子，怎能代理方丈呢？」于是不答应。结果被月朗和尚打香板，一天到晚都给他气受。你看虚老可说是中国第一大善知识，在高旻寺所受的苦却不知道多少，处处受一般人的白眼，一般人都看不起他的。

持地菩萨他专门修桥补路。在虚云老和尚要到云南时，在路上也曾遇到一个修路的和尚，一天到晚拿锄修路，也不讲话，这也是持地菩萨的化身。凡见路上有瓦块、玻璃，他都捡到一边，总之把道路修得好好的。他这样一天到晚做苦工，那么谁给他工钱？没有人给他工钱，你说这是不是愚痴呢？可是就因为他白做工，才修成持地菩萨，证得位不退、念不退、行不退的境界，这就是修无畏施。无畏施的法门是很宽广的。总而言之，人在恐怖时，你都应该作布施。

再说一个比较近的例子，譬如有人好几天没饭吃，就要饿死了，心内恐怖慌张得不得了！想：「这回快饿死了，没钱买东西吃，去偷吗？又犯法！」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你若见到了，看他面黄肌瘦，两脚无力，迈不动步，这时你问他：「你怎样了，是否生了病？」他一定告诉你：「我四、五天没吃饭了。」你说：「好了，到我家里去吃饭吧！」不要像天津人，一早起来见到人就以天津口音问：「你吃饭了吗？」人回答：「我还没吃呢！」回答：「没吃？到家里去吃嘛！」他这个家里吃去，不知是到他家去吃？还是到你家去吃？总而言之，两方面都可以。到我家里吃也可以，到你家里吃亦可。所以这个没吃饭的人，也不敢到人家家里去吃饭，便说：「好啦，我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没有衣服穿的人，受冷冻之苦，你给他一点衣服穿；没有房子住的人，你给他房子住，这也叫无畏施。可是，一天两天可以，但不可以永久，中国有句话：「能供一饥，不能供百饱。」供一顿饭是可以的，但如果要天天供给你吃饭，那就负担不起了。因为在这世界上，人人都应该去做工，

不应该生出一种依赖心。如果你生出这种想法：「我希望有人行菩萨道，我也不需要做工，到吃饭的时候，我到一位信佛的家里去诉苦：『我今天没有吃饭，你给我一点无畏施吧！令我没有吃饭的恐惧，不受饥饿的痛苦！』」这是不合规矩的。人在偶尔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求助于他人是可以的，但如果你有一口气存在，都应该自强不息，为这个世界谋福利，不要消耗这世界的物质。也即是说，人人皆应该帮助这个世界，不应依赖这个世界。如何帮助这个世界？就是要对人家有好处，不是要人家对自己有好处。即是我要利益他人，不是要他人利益自己。你要是存著希望他人利益自己的思想，这就是依赖心，而没有自强的心。人人皆应有自强不息的心，不要依赖旁人，这是我的宗旨。

清净观，就是清净观力，也即是在一切布施方面，不著住于布施相上。这就是清净观，而没有染污法。观音菩萨布施不取于相，一切离相，所以清净。如果著于相，就不清净了。

「广大智慧观」：「广」就是宽广，「大」就是再没有比他更大了。观世音菩萨有广大的智慧观力，普度一切众生，教化众生。

「悲观及慈观」：他又有悲观。有人误解经义，便说：「观音菩萨也常常哭，不欢喜，因为他悲观。」这是大错特错。这里的「悲」并不是指悲伤的悲，而是怜悯的意思。菩萨是对一切众生，生出一种真正怜悯的心。什么怜悯的心呢？他常常这样想：「这个人真是可怜啊！我用种种方法教化他，他还是不明白，仍是颠颠倒倒的。」他这样怜悯众生，就叫做悲观。因为他怜悯这个众生，所以他就要度这个众生。好像你看那个小孩子，很天真活泼的样子，人见人爱。为什么得人欢喜？因为小孩子得人怜爱。这一种怜悯，就叫做悲观。并不是观音菩萨一天到晚，总不欢喜，甚至常常哭泣悲哀。你要是想学观音菩萨，就不要一天到晚哭哭啼啼，愁东愁西的，而要「广生欢喜不生愁」。他这种悲观，并不是哭泣的悲观，所以不要误会了。

慈观，慈能予乐，悲能拔苦。悲观就是拔除众生的痛苦。慈观就是给予众生快乐。这种予乐不是暂时的乐，而是永久的乐，是真正的乐，并不是世间的乐。什么乐呢？即是给予一切法，令众生真正明白了解佛法，而不再做痛苦颠倒的事，这叫做予乐。什么是颠倒的事情？好像欢喜饮酒的人，饮得醉熏熏，就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神似的。神乎其神，走路有如螃蟹，东撞西闯，他认为这样是最好的。自己的知觉也麻木了，甚至什么都不知道，东西南北皆辨别不出。你说这是不是颠倒？一个好好聪明的人，若被这种酒精支配了，什么事情都作得出，杀人放火皆敢作。好像，有一天早晨在巴士站，有一个醉鬼向我要钱去买酒喝，他还没有喝够。我又想起来一件事，亦是在巴士站，有一位黑人走过来，什麼话也没有讲，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跪下来向我叩头，叩完头也没有讲话，站起来就走了。这个人不是来向我叩头要钱，可在那么多人面前向我叩头，叩完头就走了，也不知道他是鬼亦或是神？这真是奇怪。我看他并不是喝醉酒，不知是不是一种灵感，他就向我叩头。多数的鬼，见到我就叩头，还有神，见到我亦叩头。而他这个人，又称为黑鬼，恭恭敬敬的向我叩头，叩完头也不敢望我，就走了。我想大概有个鬼在他身上。

喝酒是这样子，抽烟更是颠倒。为什么呢？本来你的肚子里干干净净，却硬要把它弄脏。有人说：「法师，你讲错了，我肚子里不干净。」不错，你的肚子是不干净。这个不干净，还不要紧。你唯独用烟一熏它，里面就有烟油脂，就好像烟筒里边黑黑的油垢。你把烟吸到肚里去，又吐出来，肚里边也是有这种东西。你自己看不见，所以不晓得。你要是看得见，你抽一口烟，就好像镜子蒙上一层灰；再抽一口，又蒙上一层灰。本来肚子是干干净净的，可是你却要薰上一些灰尘。这

样是不是颠倒？还有吸鸦片烟，吸上的时候觉得精神抖擞，甚至一步可以迈到天上去，好像腾空驾云的样子。等过了瘾之后，周身就不舒服，全身难受，不知要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可是都没有地方放。一狠心便要赶快下地狱去，地狱或者没有这么难过。所以你看，犯了烟瘾，连地狱都要去钻，就这模样难过。其他颠倒的问题还多得很。所以我希望抽烟的人赶快把烟断了，喝酒的人赶快把酒戒了，懒惰的人就学勤力一点，不要那么懒惰了。可是勤俭的人可不要学懒惰。勤俭的人要多做一点好事，多做一点善事。你要是不做善事，始终也没有德。你要做才有。德是从善而来的。尽做善事，自然就有德了，自然就不颠倒了。你不做善事，却拿正经的钱去看戏，或买不重要的东西，这都叫颠倒。你把有用的钱，用在有用的地方，这是不颠倒；你把有用的钱，用在无用的地方，这是颠倒。所以颠倒是很多种的。

观音菩萨能指明你这种颠倒的行为，叫你不要颠倒，令你得到真正的快乐，永久的快乐，这就叫作「慈」，悲能拔苦，不是拔你暂时的苦，而是拔你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的苦。但是你要生出信心。你有信心，观音菩萨才有慈悲心。你要没有信心，观音菩萨的慈观和悲观和你犹如水和火似的，水火不容。观音菩萨用很大的慈悲来对待你，你却冷冰冰，而不能与他合在一起。冷冰冰就是没有信心。你若有信心，便和观音菩萨的慈观悲观相合了。相合了，你就离苦得乐。

什么是真苦？人的烦恼就是真苦。你要没有烦恼，就是快乐。为什么你没有快乐？就因为你烦恼。没有烦恼，就是快乐。观音菩萨能铲除你的烦恼，令你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就是悲观和慈观。

「常愿常瞻仰」：我愿意常常瞻仰观世音菩萨慈悲的相貌、慈悲的德相。瞻仰是常常观瞻仰望，而生出恭敬心，越看越欢喜。对观音菩萨是五体投地，一心恭敬。拜大悲忏，都是恭敬观世音菩萨的一种表现。要是你不拜大悲忏，就像美国人不愿意叩头一样，连一个头也不叩，这叫信什么佛？你这信佛，是信什么佛？有人说：「我是信我自己的佛。」你要是信你自己的佛，你就不会有你自己。因为你没找到你自己的佛，所以外边的佛，你也不认识。要是信自己的佛，不会不叩头的。叩头是表示最恭敬诚恳的意思，这就叫做五体投地，亦是一种礼貌。你连一个礼貌都没有，怎谈到信佛呢？以前有一位医生，各处都会有人相信他，把他当成佛一样的看。他就叫人不要拜佛。人家在拜佛，他就在旁边站著，好像木头桩子似的。但是他自己不觉得，为什么呢？因为我相未空。不拜佛的人，第一就是我慢，觉得我很大，比佛都大，那我何必拜佛呢？因为他有贡高我慢，所以见佛也不礼拜了。这又怎么可以学佛，信佛？根本连佛教都不了解，可是他到处去跟人家讲佛法，这真是害人不浅。

【无垢清净光，慈日破诸闇，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这四句偈颂真是妙不可言。为什么妙不可言呢？这四句偈能治眼睛的病。人的眼睛如果有毛病，可以常常念这四句偈颂，眼睛的病就会好了。可是眼睛的病虽然好了，你还要自己生出智慧，才能彻底治好。如果没有生出智慧，纵使暂时好了，将来还会发作。在观音异记上，有记载能医眼睛的病。那么究竟他怎会医治眼睛的病？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乃是观世音菩萨的威神力加被。总而言之，你要相信经文，而应用于任何事，都非常灵验，有效用。你要是不相信，它就没有功效了。所以佛法如大海，唯信能入。佛的大法好像大海无量无边，不知多深多大？你要有信心，佛便能把你接引过来。

「无垢清净光」：什么叫无垢呢？垢是尘垢，亦是不清净的东西。你没有这些不清净的尘垢，

自然放出清净光明。这清净的光明是针对尘垢说的。没有尘垢，就是有清净光明。有了尘垢，就没有清净光。所以无尘垢便放出清净光。什么叫没有尘垢呢？即是妄想没有了。你的妄想没有了，就没有尘垢。你要是打一个妄想，就有一层尘垢。打两个妄想，就有两层尘垢。打三个妄想，就有三层尘垢。妄想打的越多，尘垢就积得越厚。参禅的人讲「明心见性」，明心也就是没有尘垢，见性也就是见到清净的光明。你没有尘垢，才能见到清净的光明。要是有尘垢，就不能见到清净的光明。所以明心见性，就是明自本心，见自本性。本心性，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常住真心，就是明心。性净明体，就是清净明体，也就是如来藏性。明心见性，也就是明白自己本有的如来藏性。这就叫无垢。

「慧日破诸闇」：慧日，是智慧像太阳一样，把一切黑暗都照破了。什么是黑闇？黑闇很多，现在所说的黑暗譬如：你没有信心就是黑暗。你没有智慧就是黑暗。你没有愿心也是黑暗，没有实行心，亦是黑暗。又者，你不守戒律就是黑暗。你不修定力，就是黑暗。你不修慧力，亦是黑暗。你不按照戒定慧的路去修行，这都是走黑暗的路。你照著戒定慧去修行，这就是光明。所以「慧日破诸闇」，智慧的太阳把一切黑暗都照破了。你想要听佛法，这就是光明。你心里说：「我听了好几天，也没有什么大意思。这法师坐在法座上，讲来讲去都是讲这个，我听了好多次，都是叫人除去贪嗔痴，修戒定慧。我听都听厌了。」你听厌了，这就是黑暗现前。你听得不厌，说：「这法师讲得越听越有意思，越听越有味，甚至于我听法师的声音和一切笑貌，听完经之后，这法师还在我耳边讲经说法。我一天到晚都是听到法师的声音，总在我耳边说法。」这就是光明。不愿意听就是黑暗。

讲到这儿，我想起了一件事：在香港，有一位女居士来见我。见我之后，你说怎么样？她行住坐卧都看得见我总在那儿讲经说法。可是这位女居士怎么样？她说：「这位度轮法师是个魔呀！我怎么常常见到他呢？」她常见到法师说法，却说是魔。她要是见到魔，她又认为是佛了。所以这个人常见到我，却说见到魔了。又是骂，又想要打，没有几个月，这位女居士便生癌症死了。本来想救她，但她却说我是魔，故我也爱莫能助了。今天我想起了这一件事，你说她见到法师，就说是魔；如果见到魔，她又如何？所以世间人有很多人都是认假不认真。真的，他认为是假的。假的时候，他又说是真的。往往都是当面错过，交臂失之。

观世音菩萨的智慧，犹如太阳一样，把一切黑闇都照破了。照破什么黑闇呢？观世音菩萨修真空观，照破见思的黑闇，证到般若德。什么是见惑？即是对境起贪爱。什么是思惑？即是迷理起分别。观世音菩萨修清净观，破除尘沙的黑暗，证得解脱德。观音菩萨修智慧观，破除无明的黑暗，证得法身德。这叫三德俱藏一般若德、解脱德、法身德。观音菩萨修三观（真空观、清净观、智慧观）而证得三德，断除见思、尘沙、无明的黑暗。所以说慧日破诸闇。这个慧就是观，观一切慧。

「能伏灾风火」：灾是三灾。三灾是火水风。火烧初禅天，水淹二禅天，风刮三禅天。初禅天为什么会被大火所烧呢？因为初禅天的天人，他们有烦恼火的缘故，所以他们自性中的火，就引起世间的火。这时，天空出现七个太阳，将大地一切的动植物皆烧焦了，然后将海烧干涸了，将山烧融化了，什么都不存在了。

这样的大火灾，经过七次之后，就发生一次大水灾。这水灾能淹到二禅天。为什么呢？因为二禅天的天人，他们的烦恼水太旺盛的缘故，因之，引起世间的大水灾。波浪滔天，淹没一切，没有

陆地存在，一切动物和植物，统统不存在。

经过七次大水灾（七次火灾发生一次水灾）之后，就发一次大风灾。这风灾比前边所说火水二灾还要厉害，不但将世间山河大地刮得粉碎，而且又能刮到三禅天，令三禅天也不存在。有首偈颂是这样地说：「六欲诸天具五衰，三禅天上有风灾，任君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

何谓五衰？第一衰是花冠萎谢。天人戴的帽子是花所庄严的。这个花不是人种的花，是自然生出的庄严花冠。等到五衰相现时，花就残旧凋谢。在没有衰相现出，花总是新鲜。等到花一残旧，就知道天人将寿终了。

第二衰是衣裳垢腻。天人的衣服不像人间的衣服，一个礼拜要洗一次，或两个礼拜洗一次。如果不洗就不干净。天人所穿的衣服，不必用水洗。它总是没有尘埃。等到五衰现前，衣服便著一层尘埃，那你就知道这个天人将寿终。就好像我们人要死，气尚未断时，身上有的地方就会生虫了。平时它不会生虫子。等到气要断时，身上很多地方都有虫子。天上人衣著尘埃，也是业报感召。我们这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尘埃？楞严经已讲过，因为我们人心里有太多妄想，所以世界的尘埃也太多了。我们的妄想就和尘埃一样，没有分别。所以一切尘垢都是由我们的妄想心造成的。天人的五衰现前，衣服也就有尘埃了。

第三衰是两腋出汗。天上人不像我们人的身上常常出汗，他们永久都没有汗出。可是五衰相现时，两腋就出汗。

第四衰是身体臭秽。天上人一天到晚身体都放出一股香气。他们不是喷上香水，或抹上香粉，乃是自然而然就有一股香气放出。等五衰现前，身上就没有香气，而放臭味。

第五衰是不乐本座。天人真是自在，一天到晚都在那儿打坐参禅，什么事情也没有。第五衰现前，他就坐不住了。坐一下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这样坐坐站站，一念失去知觉便堕落，天人便寿终了。

这是六欲天有这五衰现相，可是初禅天有火灾，二禅天有水灾，三禅天有风灾，因为三禅天的天人，有烦恼风，所以和世间的一股风接触，而引起风灾。所以说「六欲诸天具五衰，三禅天上有风灾，任君修到非非想，不如西方归去来。」纵使你升到非非想处天，享受八万大劫那么长的天福，可是天福尽时，还有堕落到人间来，或者堕落到地狱、饿鬼道、畜生道去。这是不一定，所以很危险。不如修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再倒驾慈航，好像观世音菩萨似的，来教化众生。这样子比较稳当。

观世音菩萨能降伏三灾（火水风）。

「普明照世间」：观世音的智慧光明，普遍照耀到凡圣同居的世界。我们现在所居住的土地，就叫凡圣同居土，又叫凡圣同居世间，即是凡夫和圣人共同居住的地方。观音菩萨所修的大智大慧，又普遍照到方便有余的世界，就是二乘所住的境界。方便就是善巧方便。有余、是指那世界的烦恼还没有断尽，还有剩余。观世音菩萨具足大智大慧，又普照实报庄严的世界，即是菩萨所住的世界。佛所住的世界，即叫常寂光世界，又叫常寂光净土。观音菩萨的大智大慧，皆普照于常寂光净土。实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土，故说「普明照世间」。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悲体戒雷震」：这四句偈颂是赞叹观音菩萨的慈悲，观音菩萨是以慈悲为他的法体。他这个慈悲的法体，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呢？是从持戒生出来的。最初观世音菩萨修道便专修戒律，而生出广大慈悲，无缘大慈的法体。这种法体就好像雷吼一样那么大声，一切众生都被他惊醒。所谓「发聋震聩」，聋的人也听见，愚痴的人也听得见。所以这句「悲体戒雷震」是赞叹观音菩萨的身业是不可思议。

「慈意妙大云」：观世音菩萨以慈悲平等，慈眼视众生。本经上亦说：「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观世音菩萨所修的福德，犹如大海般无量无边。他慈悲的意念，平等给予众生乐，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好像虚空中的大云彩。

「澍甘露法雨」：澍是下雨的意思。下甘露的法雨。什么叫甘露？甘露即是天上长生不老的药，天人的寿命那么长，是吃这种长生不老药。有人说：「啊！天人也吃药，难怪现在人想要开悟也吃药。」可是天上这种药是自然的，是天上本有的，不需要经过一番提炼的手续。吃了这种不老药就不老了。观世音菩萨的妙大云，下甘露的法雨，下长生不老药，令一切人离开生老病死苦。

「灭除烦恼焰」：观世音菩萨把世界上人的烦恼火焰灭除，每一个人皆有烦恼。为什么不成佛？因为有烦恼。为什么不开悟？因为有烦恼。为什么你得不到解脱，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也因为你烦恼。烦恼，也就是执著。执著就是烦恼的一个别名。你有所执著，就得不到解脱，有很多烦恼。那么执著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就是从自私自利心生出来。你要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心，而大公无私，那你又有什么可以执著的呢？你要没有自私心，就没有执著。没有执著，也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也就解脱。得到解脱，也就是开悟，也就成佛了。所以我们的烦恼是一个最坏的东西。但是每一个人都舍不得这个坏东西，总要和烦恼行住坐卧，离开不了。有人说：「我常常快乐，这叫作没有烦恼。」你要是得到真正的快乐，那当然没有烦恼。若是没有得到真正的快乐，却勉强用造作心来做成这种快乐，这不是真正的快乐，因为烦恼还在里边储藏著。有一天，它还会爆发。就好像用一块大石头把草压上了，草虽然不长，将来把石头一搬开，草长得更茂盛。在四宏誓愿中；第一愿是「众生无边誓愿度」，观世音菩萨为什么要来到这世界？就因为「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观音菩萨有没有烦恼呢？他的烦恼断了，可是他以众生的烦恼作为烦恼。他看众生的烦恼没有断，便以种种的方法教化众生，令众生把烦恼断了。烦恼是没有穷尽的，好像水波浪似的，前念灭了，后念又生；后念灭了，后后念又生，相续不断，烦恼也是如此。「法门无量誓愿学」，佛法的门径是无量无边。有的人读过一部经，或读过两部经，便自满了，说他懂佛法。他所懂的佛法连海水一滴犹不及，但是他就满足了。就好像蚂蚁到海里去饮水，饮得肚子饱胀，便说：「我把大海都饮干了。」哼！它把大海都饮干了，殊不知它只把肚子喝饱了。大海里边的水，它连一滴都没饮。「佛道无上誓愿成」，没有再比佛道更上了，所以每一个人应该发愿成佛，不应该把自己看得太小，要把自己看得本来是佛。可是，本来是佛，并不是现在是佛。我们本来在最初都是具足佛性，与佛是无二无别。可是我们现在因为不晓得修行，所以没有佛的三身、四智、五眼、六通的大本领。这是四宏誓愿。观世音菩萨本照四宏誓愿来教化众生，所以澍甘露的法雨，令一切众生得到清凉，没有烦恼。这就叫作「灭除烦恼焰」。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诤讼经官处」：诤是斗争。在末法时代是斗争坚固。佛住世时，是正法时代。佛灭度以后，

是像法时代。佛灭度以后，经过两千年，是末法时代。在正法时代是禅定坚固，人人皆欢喜参禅、习定、修定力。正法时代有一千年。由佛出世到佛灭度一千年，叫正法时代。过了正法时代，便是像法时代，此时代是寺庙坚固。人都踊跃欢喜造庙、造佛像、建寺院，所以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有很多寺庙。像法时代是一千年。过了这一千年，就到末法时代，法到末梢了。末法时代有一万年，这时期不是禅定坚固，也不是寺庙坚固，而是斗争坚固。国与国斗争、家与家斗争。人与人斗争。畜生与畜生斗争、鬼与鬼斗争，到处都是斗争。为什么斗争？因为是末法时代，人只明白斗争。可是在末法时代里边也有正法时代。在像法时代也有正法时代。这怎么讲呢？在末法时候，也不能说没有参禅打坐的。好像我们现在每一个人从忙里偷闲，或者早晨，或者晚间，或者中午，在百忙之中，才抽出一些时间修行来打坐参禅，这也就是正法时代。不过在末法时代仅是一少部分，少之又少。所以我们在末法时代还能讲经说法，尚有人忙里偷闲，百忙之中，甚至于不睡觉、不吃饭来听经，这也叫做在末法时代中之正法。现在大家提倡造庙、建道场，这也是像法时代的工作。所以在末法时代也有像法时代，也有正法时代。在像法时代也有末法时代，也有正法时代。因为在像法时代还有不造庙、不信佛法，这等于末法一样。那么在像法时代，为什么要造庙？造庙可以令人聚会在一起来用功修行，这也是正法时代。那么在正法时代里也有像法和末法。在正法时代里的人参禅习定，固然是正法时代。但也有造庙，等于像法时代。在正法时代，也不能人人学佛法。有的人学佛法学了一点点，然后就不学了，更不用说去研究，这也是正法中的末法。在每一个时期皆具足正法、像法、末法。

现在这末法时代是斗争坚固，而我们能住持佛法，令佛法永住于世，行持正法事业，每一天诵持楞严咒，对整个世界都有帮助。为什么呢？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连一个诵持楞严咒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世界就快将毁灭了。那时候妖魔鬼怪，一切魑魅魍魉皆出现。现在他们为什么不敢出现？就因为这世界还有人诵持楞严咒，修大悲咒的四二手眼。修千手千眼的法门，所以妖魔鬼怪不敢出现，横行无忌。

诤讼是到法院去打官司，去讲道理。讲道理要请律师。律师可以把有道理的人，讲成没有道理。没有道理的人，可以把他讲成有道理。这就叫颠倒是非。在前几个月，有一位女人把他丈夫谋杀了，可是她非常有钱，就和律师讲明白，如果律师能洗脱她的罪名，把官司打赢了，她就给他一笔钱。这位律师明明知道她是谋杀丈夫的人，可是在法庭他就强辞夺理，替她辩论得不需要偿命。唉！你说这有没有真理呢？只要有钱，纵使杀人了也没有罪，这就是诤讼。既然没有罪，不需要偿命，这岂不是世界上太没有真理了！本来到法院是要讲道理，可是到那儿有律师为人辩论，有道理就变成没有道理，没有道理也变成有道理。你说这个世界是不是黑暗的世界？

「经官处」：经官就是到法院去讲道理，看谁的理由充足，谁就没有罪。可是在这个时候，你的理由充足，没有钱也有罪。你就是理由不充足，没有道理，可是你有钱也就没有罪。所以这个世界还是被金钱支配人，把人的良心埋没了。

「怖畏军阵中」：怖是恐怖，畏是畏惧。恐怖和畏惧在两军阵前，就好像现在越南的情形。在这地方，虽然恐惧，只要你「念彼观音力」，诵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便能「众怨悉退散」，一切的怨恨皆会退散。打官司和军阵中的斗争，都是因为生生世世结的怨太多了，所以才会聚会在一起，互相递偿果报，受果报。可是你能念观世音菩萨，这一些果报都会减轻了。重的就变成轻的，轻的就变成没有。如果不会念观世音菩萨，这些问题就严重了。你念观世音菩萨，就减轻了。所以观音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一般人所懂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上海有一位居士名叫费帆景。他平常都念观世音菩萨。在中日战争时，上海常被日本飞机轰炸。这位费居士天天搬家。一觉得他所住的地方有危险，会有战火，便搬到另一个地方。他刚搬走，这地方果然就被日本军队炸了。那么他搬到第二个地方四五天之后，想一想又不太安全，他又搬到租界地。上海有一个区域是西方人在中国土地上租的地方，所以日本不敢到租界地来侵扰。搬到租界地之后，他又恐怕这地方不安全，又想走。但租界地外边有电网围绕，所以他也没有法子走，正在进退两难，不能决定的时候，便看见一个小孩子对他说：「快一点走，后边有日本军来了。」于是他看电网上有两尺宽那么大的窟窿，仅仅只能钻出去一个人。只见这小孩子便从此窟窿钻出去，他家的老母亲、太太、小孩也都从那地方钻出去跑了。跑了见租界地有西方的军队在那儿防守，也就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们怎么出来的？等到他一找这小孩子，已不见了。再看那电网，根本也没有二尺平方的窟窿。他觉得很奇怪。由这一走，便走到苏州去，把军队作战的灾难也就躲过去了。由这一件事证明观音菩萨的境界是高深莫测，人不容易了解。在这种情形之下，观音菩萨会保护念他名号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生出一种真信心，真信切愿的念观音菩萨。

众怨，就是刚才所说国与国斗争、家与家斗争、人与人斗争、鬼与鬼斗争，这乃是众生的业力所感，而造成这个局面。现在有很多国家，可是你不要以为这国家里都是人。有的是老鼠成群结队去托生做人，而成了一个国家。蛤蟆多了，亦都托生到一起去做人，成了一个国家，在今年春天，有人拿来一分报纸上记载：在泰国有好几万只蛤蟆自杀。为什么呢？因为也就是那国家的蛤蟆太多了，所以它们自杀可以托生去做人。每一个国家的人，皆是有一个种类。这个种类在前生多数是一种畜生，所以一起做同一个国家的人民。我在今年春天讲这个道理时，就有人问：「美国人多数是什么托生？是什么种类而成一个国家？」那时候我回答说：「人和畜生皆有，因为美国是由各国移民而来，是人畜聚集在一起的大杂会。」这是真的，不是讲空话。如果我们睁开五眼（佛眼、法眼、慧眼、天眼、肉眼），便知道这世界的人，不一定是人，而是样样都有。怎么样看出来的？你要有佛眼，开智慧眼，想知道人前生是什么？在前生做什么？你可以看这人后边的影子，前生那个影子，今生还会跟著他。前生如果是人，那影子便是人。如果是畜生，便是畜生的影子。如果是妖怪，就有妖怪的影子。只有开五眼的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要是没有开五眼的人。就分别不出来。所以你见到人，不要以为那就是人。如何知道这些问题？你要是得到天眼通，便很容易知道。你只要老老实实在用功修行，想知道什么事情都可以。还有现在某国人（我不是骂人），很多都是老鼠变的。不过，虽然有很多老鼠，其中也有很多人，也有很多鬼和畜生。总而言之，每一个国家皆有马牛羊鸡犬豕，各种各样。人也是由这些众生变的，这个道理一说起来真是微妙。一般人因为没有证实这件事，所以不相信。要想证实这件事，就要脚踏实地去用功修行，得到神通，就会说：「以前有一位法师讲这道理，真是不虚假啊！怎么这么微妙的事情，他都可以讲出来。」你那时就知道了。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妙音观世音」：前边的偈颂「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即是讲「观」字。现在是讲「音」字。这「音」是妙音观世音。观世音的「音」是微妙的音，这个微妙的音声就是观世音。

「梵音海潮音」：观世音菩萨的声音，不但微妙，而且清净，犹如海寂静时的潮声。海到一定时候便发出海潮。观世音菩萨清净的音声，犹如海潮音。

「胜彼世间音」：观世音菩萨的音声，超过世间所有音声。

「是故须常念」：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常念观世音菩萨。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念念勿生疑」：我们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千万不要生疑心。不要这样想：「念有什么用呢？念观世音菩萨岂不是没有意思？」天天念观世音菩萨，你就生出怀疑心。最要紧的是不要生疑心。一念之中也不要生怀疑心，要生信心。

「观世音净圣」：观世音菩萨这位清净的圣者。

「于苦恼死厄」：在你有痛苦烦恼之时，或者面临危险将要死的时候，厄即是厄难。

「能为作依怙」。这时，观世音菩萨能作你的保护者。你可以将你的身心性命交给观世音菩萨，他一定会帮你忙。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具一切功德」：观世音菩萨具足一切神通妙用，没有不具足一切种种功德。所有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皆不缺。

「慈眼视众生」：观音菩萨总以慈父之眼视看众生。众生无论有过错，没有过错，有罪业，没有罪业，他都一样来慈悲救护众生。

「福聚海无量」：因为观音菩萨以这种平等大慈来普度众生，故所修的福报像海那样大，无量无边，深不可测。

「是故应顶礼」：因为观音菩萨的功德完全都具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应该顶礼观音菩萨。

现已把所有偈颂讲完。我们有机会能听到全部的法华经，真是难遭难遇。现在不要说美国，就是在中国也不容易听到全部的法华经。在香港、台湾或者有机会，但是也是很困难。现在我们在美国生活这样安定，而能听到这部法华经，真是幸运。你来听经无形中便是帮助这个世界。我们这儿一讲经，世界到处皆充满祥瑞气。凡是有讲经法会，天龙八部皆来拥护道场。我们有这种机会，皆是有大善根的人。如果没有善根，想要来也来不到。想要来时，不是这魔障生，便是那魔障生。总而言之，令你无法来听经。我们现在能以听经闻法，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不可穷尽。来听经，每一个人皆会有功德。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尔时，是当尔之时，即是释迦牟尼佛讲完偈颂之后。持地菩萨即是楞严经所说的持地菩萨。这位菩萨在无量劫以前，是一位没读过书，不认识字的人。虽然没有学过佛法，但他的行为和佛法很接近。此人虽没有读过书，不认识字，但他的力量很大。他这个力量不但大，而且还无穷无尽。一

一般人拿不动的东西，他可以拿；一般人挑不动的东西，他可以挑；一般人做不到的事，他可以做。他做什么呢？即是修平道路，填铺道路。有时又修桥。有时车子过桥，向上走，走不上去，他便帮忙推车。有的人挑东西辛苦了，他便帮那人挑东西。但是他不求代价，不求工钱。他一向行这种苦行很久了。有一次，遇到浮舍卢佛问他：「为什么你要修平这些道路呢？」他说：「我修平道路是令来往行人方便。」浮舍卢佛说：「你平道路是舍本逐末，这是在末梢上用功夫，只在皮毛上修行。」持地菩萨说：「那么怎样才不是在皮毛上用功夫呢？如何在内里用功夫？」浮舍卢佛说：「你想要修平这条道路，应该先平心地。为什么这条道路不平呢？世界有高山、有平地、有大海，就因为人的心没有平。人的心里有高山，所以地也不平。你的心地若是平了，世界就没有不平的地方了。」持地菩萨听了浮舍卢佛教化之后，便修心地法门，去平心里的这一块地，修成证果，得到菩萨果位。于是他就称为「持地菩萨」。

菩萨，在前面已讲过了。即是觉有情；觉悟有情众生。亦是众生中一位觉悟者。这位持地菩萨即从他自己所坐的座位起身。向佛说：「世尊，假设若有众生听到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而普门去示现他的三十二种应现，四无畏这种神通力，应该知道这个人的功德不少，他能听见普门品的功德是不可限量。」不少即是多，没有数量，无量无边。在释迦牟尼佛演说法华经，讲到普门品时，在大众中有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什么是「八万四千众生」？这八万四千众生也就是我们的八万四千烦恼。我们每一个烦恼，就是一个众生。再者，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八万四千微生物，这微生物即是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皆有虫子。我们人是个大虫子，在虫身里有小虫子，在血里、肉里、五脏里，虫子不知有多少？我们人怎样生存呢？也就是大虫子养这一些小虫子，小虫子帮助大虫子。你以为人是什么？在身体里面，有无量无边那样多的微生物。一个微生物，就是一个众生。那么有多少微生物呢？有数不尽那么多。总起来讲，有八万四千那么多。其实不只八万四千，或者十万八千也不一定。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性里，具足八万四千众生。可是由外边讲，这世界的众生，岂只八万四千。在这法会中八万四千众生，也就是每一个心里边的八万四千种念。这种念念生灭，念念不停，念生就是一个众生，念灭也是一个众生。生生灭灭有八万四千众生，不离开自性。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没有可以等于的心，没有可以比的心，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梵语。阿译为无，耨多罗译为上，三译为正，藐译为等，菩提译为觉。合起来即是无上正等正觉。「无上」，没有比它更高上。「正等」，正等于佛。「正觉」，是佛的觉悟。正等于佛觉悟的果位，也就是发成佛的心。有八万四千众生发成佛的心。发成佛的心，然后才得到果位。在该法会上八万四千众生听见普门品，皆发无上正等正觉菩提心，这是很殊胜的因缘。

现在我们讲普门品，在佛教讲堂有二十多人来听经。这二十多个人，每一个人皆有八万四千众生。你算算有多少万？但这多少万是不是都发无上正等正觉心呢？我相信虽然没有发这种心，大多数也发心想成佛。在这法华会上，听见妙法莲华经的人，将来都是成佛有分。我们现在能听见观世音菩萨的普门品，皆是在过去种植无量无边的善根，所以现在也有这种因缘聚会在一起研究佛法，这是妙不可思议的境界。

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最高的果位，即是佛的觉位，翻译成无上正等正觉。正觉是说人开悟，有了正觉。二乘罗汉得到正觉开悟，但未得到正等。那么什么人得到正等？菩萨是得到正等又

得到正觉。正等于佛，故称为等觉。正觉是罗汉，正等是菩萨。菩萨可以成正等，但不可以成无上。罗汉是可以成正觉，但不可以成正等。因为菩萨是有上士，在他的上边还有比他高的。佛叫无上士，即是没有再比他更高的。无上正等正觉，即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得到三觉圆，万德备，没有再比他高上的这种正等正觉。只有佛才有资格称这个名号。其余的菩萨。罗汉皆无能比，所以这是最高的果位。这个最高的果位是怎样成就呢？是不是从最高处成就呢？不是的。最高的果位是从最低处成的。你修道的时候，切记不要有一种自满的心，贡高我慢的心，这就是从最低处来成就最高的果位。老子道德经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于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上善的人好像水一样，善于利益于一切万物而不争。物是指飞潜动植，所有四生（胎卵湿化），皆需要水来培养灌溉。可是水自己本身并不存这样想法：「喔！你们这些万物皆需要我来利益你们，由我来帮助你们。」不争什么？不争即是不居功，不向人宣传：「这件好事是我做的，这个功德是我成就的；那间庙是我修的，那座桥是我造的。」永没有这种心。它既不自私，又不自利，所以老子才说上善人应该学习水的样子。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不居功、不争名、不争利。「处众人之所恶」，水是居在下边，不在上边。有人说：「水怎会不在上边？下雨时，水都是从上边来的嘛！」不错，你讲的真是有道理，下雨的水是从上边下来的。那么，它是怎样到上边去呢？它是从底下到上边去的，不是原来就在上边。它在上边还是要下到地面上。下到地面上，又流到海里去，河里、江里，还是往下流。不过暂时在上面而已。故水处众生之所恶处，住在人所不喜欢住的地方。修道人为什么不住漂亮的房子，一天到晚好像要住山洞？也就是学习水的样子，住在低下处。因为水处众生之所恶，故合乎道。你想成无上正等正觉亦如此，也是要从低下处向上去。不是从上掉下来，亦不是一生下来就得到无上正等正觉。你想要成佛，先要把众生做好。怎样做好众生？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往善的方面去做。不要向恶的方面去做，所谓「择善则从，不善则改」。善的道路，就要去做；不善的路子，就改了它。要改过自新，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合乎道就向前进，不合乎道就向后退。这样才能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普门品的妙处是无穷无尽，不是在很短的时间能完全讲完。等到将来有机会，再进一步的研究。这个礼拜六是观音菩萨成道日，我们现在听完普门品，知道观音菩萨的神通妙用，到那天大家发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和拜大悲忏，求观音菩萨显示不可思议的妙用。有人如有什么祈求，可以在自己心里默默求观音菩萨加被，相信观音菩萨一定会令你遂心满愿。法华经是成佛的法华，有人听过法华经便成佛有分，故这机会是难遭难遇。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淺釋（宣化上人）

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

知定 撰述

初釋經題

【妙法蓮華經】

《法華》凡三譯：

一、西晉武帝太康七年丙午，（公元二八六年。一说惠帝永熙元年庚戌—二九〇年—一说永康元年庚申—三〇〇年）月支（Kusona）三藏竺法护（Dharmarhsa姓竺名曇摩罗察）译，名《正法华经》，都十卷二十七品。

二、东晋安帝隆安六年壬寅，（元兴元年—公元四〇二年。——说义熙二年丙午—四〇六年）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名《妙法莲华经》，都七卷二十八品。

三、隋文帝仁寿元年辛酉，（公元六〇一年）北天竺沙门闍那崛多（Jnanagupta译志德），与达摩笈多（Dharmagupta译法蜜）共译，名《添品妙法莲华经》，都七卷二十七品。

考验三译，译意大同，护本译文稍异，多本几全用什本之文：详夫护译既有所遗，什多亦难免其漏。而证所阙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后之生盲喻，《五百弟子授记品》之初入海取宝喻，《法师品》（护本名《药王如来品》）之初轮王千子法供养事。多所阙者，《五百弟子授记品》及《法师品》之初。什本移《嘱累》在《药王》之前，《陀罗尼》置《普门》之后，《提婆达多》另具一品。护本《陀罗尼品》与什本同，《提婆达多》通入《塔品》，《嘱累》安在最后。多本《陀罗尼》置《神力》之后。《提婆》及《嘱累》均依护译。有谓《提婆达多品》及《普门》之后偈，什译本无，今所有者，为崛多添增者。是否属实，智者详之可耳。今所译者，即三译中第二罗什法师所译，为最盛行之本。

此经题共五字：前四字为别题，与诸经迥异故，后一经字为通题，诸经各各用故。妙法莲华，梵语为萨达摩奔荼利迦（Saddhanampundarika）；萨者，正妙之义；达摩，法也；奔荼利迦，白莲华也。妙法者，谓此经开权显实，会三归一，中道了义故。略有四义：所谓巧妙、胜妙、微妙、绝妙。言巧妙者。谓此经巧开方便之门，巧灭执三之见，巧示真实之相，巧生己一之惠故。言胜妙者，谓此经能宣一切佛法，能示一切自在神力，能显一切秘密之藏，能说一切甚深之事故。言微妙者，谓此经所说一乘之果，无妙德而不圆，无杂染而不净，无义理而不穷，无世间而不度故。言绝妙者，谓此经所说一乘法相，广大甚深，离言绝虑故。

天竺莲华，应有四种：一、媧钵罗（Utpala青），二、拘某陀（Kunuda黄），三、钵特摩（Padma赤），四、奔荼利（白）。今所指者，即第四种，盖白为众色之本，一乘为余乘之宗，故取喻之。亦具四义：一、奔荼利迦，鲜白分明，花开实显；喻于此经了了分明，开权显实之巧妙也。二、莲花凡有三名，未敷之时名屈摩罗（Kumula），敷而将落名迦摩罗（Kamala），处中盛

开名奔荼利迦 (Pundarika)；喻于此经大机正法之时，宣示显说之胜妙也。三、此花非直出离坭水，亦乃圆之香洁，众美具足；喻于此经所说佛乘，出烦恼浊，离生死海，众德圆满之微妙也。四、此花非直荷广藕深，亦乃不著水滲，不染尘垢；喻于此经所说一乘法门广大，道理甚深，离言绝虑之绝妙也。法喻双标，故云妙法莲华。经者，梵语素怛罗 (Sutra)，修多罗等，译曰契经，契为契机契理之称，经为历久不变之辞。或翻为线，贯穿等义；谓线有贯摄缝缀之功，世尊灭后，弟子将如来一代时教，依文义之次第，以美妙之文句，书写于贝叶 (Pattra) 之上，以线缀辑成章，是名为经。基法师云：「经者，为常为法，是摄是贯。常则道轨百王，法乃德模千乘，摄则集斯妙理，贯又御彼庸生，庶令毕离苦津，终登觉岸。」

次释品题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梵语阿那婆娄吉抵输 (Aryavalokitesvara)，新称阿缚卢枳底湿伐逻 (Avalokitesvaru)，译曰观世音，观自在等。观者，能所圆融，照穷正性，世音，是所观之境。类音殊唱，俱蒙离苦，菩萨弘慈，一时普救，皆令解脱，故曰观世音。又观者，是能观之智，所谓一心三观也；世音，为所观之境，所谓一境三谛也。世音即十法界依正所出种种之音声，此音本即妙真如性，以循业发现，故有种种差别。众生迷于本闻，循声起妄，流转分别，故于十法界依正音声，不能偏圆一真法界，三谛妙理。菩萨善证耳根圆通，故观一切音声，皆妙三谛，故曰观世音。言观自在者，谓达观自在，随机赴感，悲智双运，事理无碍故。

《法华玄赞》云：「观者察义，俯救悲慧；世者，可破坏义，体即生死有情世间；音即音声，有情语业；世间有情起音声以归念，菩萨以大悲慧，俯观随救，名观世音：正义应云观自在，诸三业归依，必六通垂化，无暇危苦，飞轮摧拔，作不请友，为病应医，摄利难思，名观自在。」《楞严经》云：「世尊！忆念我昔无数恒河沙劫，于时有佛出现于世，名观世音。我于彼佛发菩提心。彼佛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 (Sarnadha定)。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已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获二殊胜；一者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世尊！彼佛如来，叹我善得圆通法门，于大会中，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听十方圆明，故观音名，偏十方界。」《悲华经》云：「若有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退失正法，随大闇处，忧愁孤穷，无有救证，无依无舍。若能念我，称我名字；若其为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得免斯苦恼者，我终不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无上正等正觉)。复白佛言：世尊！我今复当为众生故，发上胜愿。……尔时宝藏佛寻为授记：善男子！汝观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恼苦，欲断众生诸烦恼故，欲令众生住安乐故。善男子！今当字汝为观世音。……于第二恒河沙等阿僧祇劫 (Asamklya-kalpa无数时) 后分之中，当得作佛，号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世界名曰一切珍宝所成就也。」《大悲心陀罗尼经》云：「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訶萨，梵释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终往生阿弥陀 (Amita) 佛国。」

菩萨是梵语之简称，具云菩提萨埵 (Bodhisattva)，或云摩訶菩提质地萨埵

(Mahabodhicittasattva)，译曰大道心众生，道众生等；或译为大觉心有情，觉有情等。菩提者，道义，觉道是求；萨埵者，众生义，众生是化。又菩提者，觉义，智所求果；萨埵者，有情义，悲所度生。质帝，心义。摩诃，大义，谓依宏誓愿，求大菩提，勇猛精进，妙慧成就，绍隆佛种。自虽已了，犹带缘情，具悲智力，俯救秽方，机感相应，化度无量，故曰摩诃菩提质帝萨埵。

《智度论》云：「问曰：何等名菩提？何等名萨埵？答曰：菩提名诸佛道，萨埵名成众生。或名大心，是人诸佛道功德尽欲得，其心不可断不可破，如金刚山，是名大山。如偈说：一切诸佛法，智慧及戒定，能利益一切，是名为菩提；其心不可动，能忍成道事，不断亦不破，是心名萨埵。……菩萨心自利利他故，度一切众生故，知一切法实性故，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故，为一切贤圣之所称赞故，是名菩提萨埵。所以者何？一切诸法中，佛法最第一，是人欲取是法，故为贤圣所赞叹。」平等遍满，名之为普，出入所由，目之为门。菩萨悲悯众生，善权方便，施設无量法门，示现种种之形，济拔无量众生，故曰普门。《嘉祥疏》云：「门是法门，如《华严》云：观音住大慈法门。又能通道，令物悟入，故称为门。普义有三：一、他心普，谓不虑而知，照穷法界；二、神通普，谓不动而应，十方现前；三、说法普，无言可陈，而声教弥八极也。」《华严经入法界品》云：「观自在菩萨告善财（Sudhana）言：『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将以利行，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现色身摄取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議色，净光明网，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或为说法，或现神变，令其心悟，而得成熟或为化现，同类之形，与其共居，而成熟之。』」

品者，梵语跋渠（Varga），义类相同，聚在一段，故名为品。

三释译人名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姚秦，即后秦，晋时十六国之一。初羌人姚弋仲受晋封为高陵公；其第五子襄，自称大单于，为前秦苻坚所杀。后弋第二十四子苌，杀苻坚自立称秦王，据长安，史称后秦，以是姚氏所创，故别苻秦，称曰姚秦。起于公元三八四年，讫于四一七年，为东晋所灭，凡三主，共三十四年。三藏（Tripitaka）者，一、修多罗（Sutra经），二、毗奈耶（Vinaya律），三、阿毗昙（Abhidharma论），法师（Dharmaupadhyaya）者，法是轨则义，师是匠训义；谓精通经律论藏，上弘大法，下化众生，为人师范，故称法师。鸠摩罗什者，具云鸠摩罗耆婆（Kumarajiva）译曰童寿；合取父母名故，或云年少英俊，具寿者之风度故；印度（India）国人也。家世相国。什祖达多（Datta）倜傥不群，名重于国。父鸠摩罗琰（Kumarayana），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Kuche故址即今新疆省库车，沙雅二县之间）王闻其弃荣，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请为国师。

王有妹名耆婆（Jiva），年始二十，聪敏异常，逼琰妻之。既而怀什。什在胎中，耆婆慧解倍常。有阿罗汉达摩瞿沙（ArhanDharmaghosa）曰：「此必怀智子，如舍利弗（Sariputra）在胎之征。」及生什后，什母乐欲出家，琰未之许，遂更举一子，名弗沙提婆（Pusyadeva）。后因出城游观，见冢间枯骨，异处纵横，于是省悟身为苦本，誓愿离尘，乃七日不食，琰惧，遂许出家。具戒后，仍业禅法，专精匪懈，得须陀洹果（Srotapannaohala）。什年七岁，亦俱出家。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凡三万二千言。诵《毗昙》既过，师授其义，即自通达，无幽不畅。年九岁，随母至迦湿弥罗（Kasmira阿谁人）国，遇名德盘头达多（Vandhudatta），什从受《杂藏》、《中》、

《长》二舍，凡四百万言。达多每称什神俊，遂声彻于王，王即请入，集外道论师，共相攻难。言气始交，外道轻其年幼，言颇不逊，什乘隙而挫之。外道折伏，愧惋无言，王益敬异。至年十二，其母携返龟兹，诸国皆聘以好爵，什并不顾。时其母将什至月支（Kusana）北山，有一罗汉见而异之，谓其母曰：「常当守护此沙弥（Sramanera译勤策男），若至三十五不破戒者，当大兴佛法，度人无数，与邬波[毛@笊]多（Upaguptar），无有异也。若戒不全，不能为也，但为才智法师而已。」什至疏勒（Kashgar即今新疆之疏勒县）国，顶戴佛钵，心自念言：钵形甚大，何其轻耶？俄而钵重，力不可胜，遂悟万法惟心之旨。

什初学小乘（梵语希那衍，Hinayana），后专务方等（梵语毗佛略，Vaipulya），乃叹曰：「吾昔学小乘，如人不识金，以[金+俞]石为妙。」因广求义要，受诵《中论》（Pranyamula-sastratika）、《百论》（Sata-）及《十二门论》（Dvadasanikaya-）等。其母闻法喜踊，博览群经，乃更请问方等深义，什为析辩诸法皆空无我，分别阴界假名非实，时会听众，莫不悲感，其母闻说，即证斯陀含果（Sakrdagami-）。什年二十，受戒于王宫，从卑摩罗叉（Vimalakṣa译曰无垢眼）学《十诵律》（Sarvastivada-vinaya）。有顷什母辞往天竺，谓龟兹王曰：「汝国寻衰，吾其去矣！」行止天竺，进登阿那含果（Angami-）。临行谓什曰：「方等深教，应大阐支那（China），传之东土，唯尔之力；但于自身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亡躯，若必大化流传，能晓悟蒙俗，虽复身当炉镬，苦而无恨。」于是留住龟兹三年，广论大乘（梵语摩诃衍那Mahayana）经论，洞悉秘奥。

苻坚建元十三年丁丑（公元三七七年，即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正月，太史奏曰：「有异星现外国分野，当有大德智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沙门（Srmana译勤息）道安（于孝武帝太元十年寂—三八五），将非此耶？」十八年（三八二）九月，坚遣骁骑将军吕光，陵江将军羌飞，率兵四万，往伐龟兹等国。临行，坚饯光等于建章宫，曰：「夫帝王应天而治，以子爱苍生为本，岂贪其地而伐之，正以怀彼道人故也。朕闻西国有罗什者，深解法相，善闲阴阳，为后学之宗，朕甚思之！贤哲者国之大宝，若得什师即日班师，驰驿送归。」光未至，什谓龟兹王曰：「国运衰矣，当有劲敌，日下人从东方来，宜供承之，勿抗其锋。」王弗听而战，龟兹遂为光破。光既获什，即日班师，中途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见狼狽，宜徙军陇上。」光见什年齿尚少，未测其智，故不纳谏。至夜大雨滂沱，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光始密而异之。什曰：「此地凶亡？不宜淹留，推运揆数，应速言归，中路必有福地可居。」光从之。至凉州，闻坚为苻所害，光三军缟素，大临城南。于是窃号关外，称年太安（公元三八六年）。

什停凉积年，吕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苻僭有关中，亦揖其高名，虚心要请，吕以什智多解，恐为姚谋，不许东入。及苻卒，子兴袭位，复遣使敦请弗可，乃于弘始三年（公元四〇一年）五月，遣陇西公硕德，西伐凉州，凉军大败。九月吕隆上表归降，方得迎什入关。于其年十月二十日抵长安。兴待以国师之礼。次年诏集沙门大德，八百余人，于逍遥园咨受什旨，译出大小乘经论凡三百九十卷。

姚奏弘始十一年己酉（晋安帝义熙五年〔西元四〇九年〕）八月二十日，寂于长安。临终誓曰：「愿凡所宣译，传流后世，咸共弘通，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不违佛旨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迨火化后，薪灭形碎，唯舌不灰。《感通传》谓什公为七佛（1、毗婆尸，Vipasyin 2、尸弃，Sikhin 3、毗舍婆，Visvabhu 4、拘楼孙，Krakucchanda 5、拘那

舍，Kanahanuni 6、迦叶，Kasyapa 7、释迦牟尼Sakyamuni）翻译法师，故其所译之经，辞句流畅，人所喜读。

译者，翻梵文为华文也。

四正释经文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此当机请问也。尔者，即也，即上来已说《妙音来往品》已，今当更说《观音普门品》时，故曰尔时。无尽意者，梵语阿差末底（Ahsayamati）；世界无边，众生无量，菩萨以悲愿为怀，度生为务，倘一众生不尽，而菩萨之意，亦无有尽，故曰无尽意。《华严经》云：「此大愿以十尽句而得成就。何等为十？所谓众生界尽，世界尽，虚空界尽，法界尽，涅槃界尽，佛出现界尽，如来智界尽，心所缘界尽，佛智所入境界尽，世间转法转智转界尽。若众生界尽，我愿乃尽；若世界乃至转法转智转界尽，我愿乃尽。而众生界不可尽，乃至世间转法转智转界不可尽故，我此大愿善根，无有穷尽。」《大集经》云：「舍利弗（Sariputra）问无尽意：谁字仁者，为无尽意？无尽意言：唯舍利弗！一切诸法因缘果报，名无尽意，所以者何？一切诸法不可尽故。舍利弗言：唯善男子！愿仁当（编者注：「当」字疑为「者」字。）说无尽法门。无尽意言：唯舍利弗！初发无上菩提心时，已不可尽。所以者何？发菩提心，不离烦恼故；发心相续，不怖余乘故；发心坚固，不参外论故……发心无尽，无量功德悉成就故；发心平等，利众生故；发心普覆，无差异故；发心任重，诸佛所受故；发心不绝，三宝不断故。唯舍利弗！菩萨如是，为一切智，发菩提心，岂可尽耶？……佛戒无尽，因戒发心，故不可尽；佛定无尽，因定发心，故不可尽；佛慧无尽……如来戒定智慧解脱知见，其性无尽，因是五众发菩提心，岂可尽耶？如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法无尽，因如是等故，发菩提心，是故无尽；一切如来悉皆无尽，因是发心，故不可尽。三宝不断故无有尽，众生性无尽故无尽……回向无上无尽故无尽……知一切法无尽故无尽。唯舍利弗！是名菩萨发菩提心不可尽也。……舍利弗！是名菩萨摩訶萨八十无尽，是八十无尽悉能含受一切佛法。」若愚赞云：「世界无边尘扰扰，众生无数业茫茫，爱河无底浪滔滔，是故我名无尽意。」。

偏袒右肩者，敬之极也，此方以袒为慢，西国以袒为敬；露右者，示执奉为便，表弟子事师，充役之仪，是故以袒为恭也。合掌者，此方以拱手为恭，西国以合掌为敬；手本二边，今合为一，表不敢散诞，专至一心，一心相当，信解冥符，故以此表敬也。向佛者，以一念之诚，向万德之尊也。而作是言者，当机请问也。《释论》谓问有不解、试问、赴机等多种；今即赴机问也。世尊者，佛十号之尊称。梵语路迦那他（Lokanatha）或云婆伽婆（Bhagavat），以佛具众德，为天上人间，万世钦仰故。《成实论》云：「如是九种功德具足，于十方世界三世中尊，故名世尊。」《菩萨善戒经》云：「坏波旬（Papiyas）故，能得如来（Tathagata）身故，名婆伽婆。」观世音菩萨，是标所问之人也。因缘者，梵语尼陀那（Nidana）。意谓观音名遍十方，望重万圣，名不自彰，彰必有因，是故请问以何因缘。《疏云》：「因缘甚多，略说境智因缘。若就众生，则以善恶两机为因，灵智慈悲为缘。若就圣人，观智慈悲为因，众生机感为缘。」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此下正告当机也。佛者，梵语之略也，具云佛陀（Buddha），此译为觉；谓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自觉者，简于凡夫，以凡夫不能自觉故；觉他简于二乘，以二乘虽能自觉，而无觉他之行故；觉行圆满简于菩萨，以菩萨虽自他兼觉，而觉行尚未圆满故。《成实论》云：「佛者，若过去未来现在诸法，有为无为，有尽无尽，若粗若细等，一切诸法，坐道场（Bodhimandala）时，除无明睡（Aeidyasayita），得一切智（Sarvajna），朗然大悟，故名觉者。」《佛地论》云：「于一切法，一切种相，能自开觉，亦开觉一切有情，如睡梦觉醒，如莲华开，故名佛。」基法师云：「成真俗智，具自他觉，慧行俱满，标以佛名。」佛，能说之人也，无尽意，请问之人也。

善男子者，叹美之辞也。所行利他，符理清升，感乐之义，目之为善；纲干之能，称之为男；有绍继义，故名为子。众生者，梵语萨埵（Sattva），谓众缘和合，历劫相续，数数受报，故曰众生。广有无量，略具四生（Caturyani），所谓胎生（Jarayuja）。卵生（Andaja）、湿生（Samsvedlaja）、化生（Upapaduka）。无量百千万亿者，举其数之多也。三界生死，贪嗔痴慢，无量苦患，逼恼身心，故曰苦恼。闻者，即耳根中之闻性，体即无分别如如智理。一心者，有事有理：事一心者，历历分明，称名不乱。理一心者，了知音声性空，惟心所现，能称所称，体即法界，能所宛然，双亡双照。

观即观智。观其音声者，即观众生称菩萨之音声也。众生苦恼逼迫，忽称菩萨之名，必须一心无二，称性而发；菩萨观智圆照法界，故能寻声救苦，无往不应。解脱者，梵语木底（Muhti），又曰木叉（Moksa），离生死之业缚，出烦恼之爱缠，任运自在，惑障不能羈，纵横无碍，尘累不能拘，故曰解脱。《楞严经》云：「由我不自观音，以观观者，令彼十方苦恼众生，观其音声，即得解脱。」《大乘庄严宝王经》云：「若复有人，念是观自在菩萨名者，是人当来远离一切轮回之苦。」又云：「恒时念观自在菩萨摩訶萨名号，由是称念，而于是时，得诸资具悉皆丰足。善男子！观自在菩萨摩訶萨，乃至名号亦难得值。何以故？彼于一切有情，如大父母，一切恐怖有情，施之无畏，开导一切有情为大善友。……若有人能称念其名，当得生彼毛孔之中，不受沉沦，出一毛孔而复往诣入一毛孔，于彼而住，乃至当证圆寂之地。」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此火不能烧也。《疏》云：「持者，口为诵持，心为秉持；秉持为理不失，虽非口持，觉观亦得是口行，故通属口业机摄。」火以能烧为性，入之必烧，持名行人本不应遭，缘因差忽，设或入之，若能忆持菩萨之名，则火不能烧。势猛可畏，感应难测，故曰威神。《胜鬘宝窟》云：「外使物畏，目之为威，内难测度，称之为神。」《楞严经》云：「知见旋复，令诸众生，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盖知见耀而若火，此火既灭，何火能烧？是持名众生，由于菩萨威神之力所呵护故，果报、恶业、烦恼大火悉不能烧。夫果报火上烧初禅，恶业火通于三界，烦恼火遍及九界，苟灭九界妄火，则证佛界清凉也。

《冥祥记》云：「晋沙门释法智，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然火过，一泽之火无有遗茎者，唯法智所容身处不烧。于是始乃奉法。」

《唐高僧传》云：「魏末鲁郡，释法力，精苦有志，勤营塔寺。欲于鲁郡立精舍，而财不足，与沙弥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载将还，行空泽中，忽遇野火，车在下风，恐无得免。法力倦眠，比寤而火已及，因举声称观，未遑称世音。应声风转，火焰寻灭，安隐还寺。」

《辨正论》云：「晋竺长舒，专诵《观音经》为业。侨居吴下，比邻被焚，舒住下风，一心念观世音。焰将及，忽风回火灭，合邑惊异！有恶少讶其灵感，俟夜风急，束薪纵火投屋，四投皆灭，始嗟神力，叩头谢罪。舒曰：我诵观世音不懈，有难即免。」

《现果随缘》云：「明汪某，居昆山持斋三年，拟至普陀进香。元旦俶装下船，忽店傍起火，急报速回。汪曰：吾积诚三载，方朝菩萨，岂以一店易吾志乎？纵毁不归也！竟扬帆去。香毕回岷，见四面店屋悉成焦土，己店独存。」菩萨感应事迹，遍十方界，恒沙难数，兹引数则，所以令持名者，坚信心耳。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此水不能溺也。漂者，随流水以浮沉也。由称名故，菩萨感应道交以加护，故得至浅处。《楞严经》云：「观听旋复，令诸众生，大水所漂，水不能溺。」盖闻听沸而若水，此水既灭，何水能溺？是故能令持名众生，果报、恶业、烦恼大水，悉不能溺。夫果报水上溺二禅，恶业水通于三界，烦恼水遍及九界，苟灭九界妄水，则登佛界彼岸也。

《梁高僧传》云：「宋京师南涧寺有释道罔，姓马，扶风人。初出家为道懿弟子。懿病常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采钟乳。入穴数里，跨木度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无济理。罔素诵《法华》，唯凭诚此业，又存念观音。有顷见一光如荧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于是进修禅业，节行弥新。后与同学数人，南游上京，观瞩风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没死。罔又归诚观音，乃觉脚下如有一物蹒跚，复见赤光在前，乘光至岸，达都止南涧寺。」

《法华感通》云：「唐中书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诵《法华经普门品》。曾乘船于吴江中，船坏人尽死。文本没在水中闻有人言：能诵《普门品》，水难应免。如是三言之。既而随波涌出，已著北岸，遂不死。」

《冥祥记》云：「晋栾荀，少奉法，尝作福富平令。先从征虏循，值小失利，舫遭火垂尽，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荀恐怖分尽，犹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荀心知祈念有感。火贼已切，便投水就之，体既浮涌脚以履地。寻而大军迎接败者，遂得免济。」

《沧粟庵随笔》云：「清普洱太守陈廷埵奉观音最虔，日诵《大悲咒》。道光癸巳，由汉江入都，舟上转帆，失足坠江。时值驶风，瞬息离舟甚远，自分必死。急念圣号及咒。浪花掀天，而水只及膝。两足如有物夹持，不遽沉没，惟袍襟飘荡水上。后为渔船所救，上衣还不湿。」

《慈林集》云：「清潘国章，粤人。一日还乡，至三水，遇风覆舟。潘一心念观音名，直达海底，信步而行，期须达岸。所赍路费，仍在囊中，信大士神力不可思议也。」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此恶风吹漂罗刹鬼国，鬼不能害也。百千万亿，言其数之众也，虽不能确定数之多少，然入海求珍，总不可独往，故云百千万亿。金（Suvarna）、银（Rupya）、琉璃（Vaidurya）、砗磲（Musaragalva）、玛瑙（Armagarbka）、珊瑚（Pravada）、琥珀（Armagarbbha）、真珠

(Pearl) 八宝，且为世之所珍，等者，等其余之宝也。《贤愚经》云：「田植百倍，商贾千倍，仕宦万倍，入海吉还，得无量倍。」世人为贪财宝，故不惜身命，辗转旅途，跋涉巨海，乘狂飙以前征，破骇浪而履夷。假使，设或之辞也。黑风者，暴风也。《长阿含》谓：有大黑风，暴起吹海水。《仁王经》有黑、赤、青、天、地、火六种。

罗刹鬼，男曰罗刹婆 (Raksasa) ，女曰罗刹私 (Raksasi) ，恶鬼之总名也，译为暴恶。可畏等。罗刹鬼以人为食，人尸若臭能咒养之令鲜。一人称名众皆得脱者，忧戚相关，休否是共，虽口不同唱，心助觅福，是故一人持名，多人皆获恩泽。《楞严经》云：「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盖妄想如鬼，所以戕法身而伤慧命者。此鬼既灭，何鬼能害。(诸难均具果报、恶业、烦恼三种，余皆仿水火难类推可知。) 良以鬼以阴隐妄想为因，以杀害为堕缘。菩萨已内灭妄想，外除杀业，则全超鬼类心行。以全超威力，故能令称名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也。

《高僧传》云：「晋沙门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晋元兴中，起寺行墙，至上兰渚买材，路经湖道。材主是妇人，而应共至材所，准许价直，遂与同船俱行。既入大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纯船小水入，命在瞬息。念值行无福，忽遇斯灾，又与妇人俱行，其以罔惧！乃一心诵《观世音经》。俄有大舟流趣纯。适时既入夜，行旅已绝，纯自惟念，不应有此流船，疑是神力。既而共度乘之。而此小船，应时即没，大舟随波鼓荡，俄得达岸也。」

又云：「宋沙门竺慧庆，广陵人也。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川陵如一。慧将入庐山，船至小，而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慧庆舫未及得泊，飘颻中江，风疾浪涌，静待沦覆。庆正心端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舫，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径到上岸，一舫全济。」

《应验传》云：「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 (Simhala) ——即今锡兰 (Ceylon) ，泛海向扶南 (即今暹罗 Siam 东部) ，忽遇恶风，飘堕鬼国，便欲尽食一船，众人怖称观音。中有一小乘沙门，不信观音，不肯称名，鬼索此沙门，沙门狼狈学称，亦得免脱。」以是因缘，名观世音者，所以结答名观世音之由也。以是，承上归结之。辞所以于此结答观音之名者，正就一人称名之力，而庇及朋党，明威神广被，救护平等，而显观音之名，以释无尽意之疑。疑断信生，故向下更为广说也。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此刀杖不能伤也。《指掌疏》云：「临当被害者，或屈遭冤网，或误入仇门，顷刻身首异处，须臾性命不保，当此之时，犹能称名系念，则三昧之熟于平日可知，由此所以惑圣遮救，令彼刀杖寻来寻坏，段段零落，而刮利无所施也。」《楞严经》云：「熏闻成闻，六根销复，同于声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段段坏，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性无动摇。」

《高僧传》云：「宋永明延寿禅师，在俗时，为钱塘江税司。性慈善。好放生，常礼念观世音菩萨。因见生即救，亏用库银，为奸所控，查办治罪，处死刑，命许自新监斩。许知其乐善受罪，欲救无法，多方劝慰。师曰：『吾以一命而救无量生命，虽死无恨。』至临刑时，一心称名，面不改色。佞子下斩，铿然有声，刀成三段。许为奏赦，官复原职，师不受，乃出家修道。」

《法苑珠林》云：「宋慧和，初为军谍，敌兵捕获，获斩，和力诵《观音经》，祈恳弥至，军

人挥刃，三举三折，惊而释之，遂出家。」

《宜验记》云：「吴郡沈甲被系，临刑虔诵观音名，刀刃自断，因为放。」又云：「高荀念大士，钳锁自解。监司惊异，语荀曰：『若菩萨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举刃，刃断，上闻原免。」

《持验记》云：「明释行仁，字指一，河南光山张氏。弱冠读书白鹿洞，遇异僧诫曰：『子有大难，能持大悲圣号可解。』师矢志受持。崇祯辛巳，猷寇破县，屠戮及师，刃忽自断，贼异之！得不死。遂志剃发。」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此恶鬼不能恼也。三千大千国土者，为一佛之化境。于世界海中，一个须弥山（Sumeru），一个四大部洲（1、南瞻部洲，Jambudvīpa 2、东毗提诃，Pūrvā-videha 3、西瞿耶尼，Aparā-godāniya 4、北瞿卢洲，Uttarā-kurū），一个四天王（Caturmahārāyikās），一个日月（Sūrya-Candra），一个六欲天（Kāmadhātu），一个初禅天，为一小世界。如是增至千个小世界，覆以二禅，为一小千世界。其中日月等，亦各为一千。如是复积千个小千世界，覆以三禅，名中千世界。其中日月等，亦各增至百万。如是复积千个中千世界，覆以四禅，名大千世界。其日月等，亦增至各有万亿。言三千者，以其三次言千也。若论小数，则言百亿须弥日月等，若据大数，应言万亿须弥日月等。

夜叉（Yakṣa），译曰能啖、捷疾、勇健等。鬼神阴隐想习，向暗背明，不堪光耀，菩萨威光圆照，令诸鬼神或受幽气，故目不能，视泉鸟夜视昼盲，罗刹向日不见，土地不见洞山，鬼使莫睹主事僧，是其例也。《楞严经》云：「闻熏精明，明遍法界，则诸幽暗，性不能全。能令众生，药叉、罗刹、鸠槃荼鬼（Kumbhāṇḍa冬瓜鬼），及毗舍遮（Pisāca啖精鬼），富单那（Putana臭秽鬼）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

《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陀罗尼咒经》云：「佛告阿难（Ananda）：王舍（Rājagṛha）大城，有一女人，恶鬼所持，名旃陀利（Candala），彼鬼昼夜作丈夫形，来娆此女，鬼精著身，生五百鬼子。汝忆是事不？我于尔时，教化此女人，称观世音菩萨，善心相续，入善境界。阿难当知：如此菩萨威神之力，恶鬼消伏，得见我身无此色相。我于尔时，一一毛孔，现宝莲华，无数化佛，异口同音，称赞大悲施无畏者。」

《高僧传》云：「梁道融，游化江陵，折毁邪神祠，回宿逆旅，夜见鬼兵甚众。一带甲挟刃据胡床坐，叱融云：君何谓鬼神无灵耶？速曳下地。诸鬼神将欲加手，融默称观世音，声未绝，即见一天将长丈余，以金刚杵拟之，鬼神惊散。」

又云：「梁慧简，戒业弘俊，荆州厅事东，有别斋，多鬼怪。时王建武临治，师事简，命简居之。见一黑人无目，从壁出，简默念观世音，鬼曰：承君精进，故来相试，今神色不动，岂复逼耶？还入壁中，于是遂绝。」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杻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此杻械枷锁不能系也。在手曰杻，在脚曰械，在项曰枷，连体曰锁。检者，禁制也，系者，囚拘也。《楞严经》云：「音性圆销，观听返入，离诸妄尘。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众生诸尘系累，六根桎梏，菩萨视听一如，根尘两销，故内无所系，外无所缚。以此威力，加被众生，故能令称名者，枷锁不能系也。

《辨正论》云：「晋郭宣、文处茂与杨收敬为友，敬犯罪，宣茂亦被桎梏。念观世音，十日后，梦菩萨安慰，谓大命无忧。俄而锁自脱，还著复解。三人发愿，若免罪，各出钱十万作功德，未几俱免。」

《冥祥记》云：「晋窦传者，河内人也。永和中，并洲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传为昌所用作宫长，护遣骑抄击，为所俘执。同伴六七人共系一狱，锁械甚严，克日杀之。沙门支道山，时在护营中，先与传相识，闻其执厄，出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传谓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全心请归，必有感应。』传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如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摧然离体。传乃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激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城径去。时已向晓，行四五里，天明不敢复进，共逃隐一榛中，须臾失囚，人马骆驿，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至遍。唯传所隐一亩许地，终无至者。遂得还乡，敬信异常，咸皆奉法。」

又云：「晋张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晋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有千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戍所拘，谓为流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崇与同等五人，手脚杻械，持身出坑埋筑至腰，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以为娱乐。崇虑望穷尽，唯深心专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离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

《应验传》云：「刘宋韩徽者，未详何许人也。居于枝江，其叔幼宗，宋末为湘洲府中兵。升明元年，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东下，湘府长史庾佩玉阻甲自守，未知所赴，以幼宗猜贰杀之，戮及妻孥。徽以兄子系于郡狱，铁木竟体，钳桎甚严，须考毕党，将悉诛灭。徽惶迫无计，待期而已。徽本尝事佛，颇讽诵《观世音经》，于是昼夜诵经至数百遍，方昼而锁忽自鸣，若烧炮石爆炸之声。已而，视其锁漙然自解。徽惧狱司谓其解截，遽呼告之。吏虽惊异，而更钉镣。徽如常讽诵，又经一日锁复鸣解，状如初时。吏乃具告佩玉，玉取锁详视，服其通感，即免释之。」

又云：「秦徐义者，高陵人也。少奉法，为苻坚尚书：坚末兵革蜂起，贼获义将加戮害，乃埋其两足，编发于树。夜中专念观世音。有顷得眠，梦人谓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义便惊起，见守防之士，并疲而寝。乃试自奋动，手发既解，足亦得脱，因而遁去。百余步隐小丛草，便闻追者交驰，火炬星陈，互绕此丛林而竟无见者。天明贼散，归投邨寺，遂得免云。」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此怨贼不能劫也。伤害身命，劫夺财货，故曰怨贼。《疏》云：「若过去流血名怨，现在夺货名贼。如此怨贼遍满大千尚能护之，轻者岂不能救。」满中者，假设之辞也。夫国土旷荡，怨贼众

多，圣力尚能救济者，正显菩萨功德不可思议也。贸易四方，寻求货利，名曰商人。善识货物贵贱，巧判利润盈虚，财智特具，堪为众商之主，故曰商主。赍，亦作赍。赍持，犹言携带。所赍货物，世所珍贵，如钻石（Diamond）等，故名重宝。既赍世珍之宝，则易招贼人起盗之心，而作劫夺杀害之事。或在旷野险隘之地，或值怨贼衡出之区，故云险路。设有劫夺杀害之事，必生惶惶畏惧之心，故曰恐怖。商人众中，一人唱言，所以安慰众心，止其恐怖；劝令称名，设其上策；叹菩萨德，奖令定胆也。《疏》云：「若不安慰，则怖遽惶惶。虽安慰止怖，若不设计，唐慰何益？故劝称名。虽劝称名，若不叹德，则心不定胆亦不勇，所以叹德。」

无畏者，无所畏惧也。《大乘义章》云：「化心不怯，名为无畏。」《无量寿经》云：「善学无畏之网，晓了幻化之法。」南无（Namo），译曰归命等，是众生向佛菩萨至心归命信顺之语也。一人唱言，众商附和，至心归命，称菩萨名，感应道交，故得解脱。《楞严经》云：「灭音圆闻，遍生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劫。」盖灭尘则无复外敌，圆性则咸使内融，六尘顿空，平等一照，了无自他，故一切处遍生慈力。以此慈力加被称名众生，能令殄心毒人，化为慈悲眷属；无复恶心相向，故虽涉险路，贼不能劫而得解脱也。

《冥祥记》云：「晋沙门释开达，隆安二年，登垄采甘草，为羌所执。时年大饥，羌胡相啖，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者十有余人，羌日夕烹俎，唯达——有谓并一小儿——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乎心。及明日当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径逼群羌，奋怒号吼，羌各骇怖进走，虎乃前咬栅木，得成小阙，可容人过，已而徐去。达初见虎咬，谓必见害，既栅穿而不入，心疑其异，将是观世音力。计度诸羌，未应便及，即穿栅——将小儿——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此结示上文，所以知观音之威德也。摩诃萨，具云摩诃萨埵（Mahasattva），摩诃此译为大，萨埵，译为众生。大有三种：愿大、行大、度众生大。《智论》云：「摩诃名大，萨埵名众生。或名勇心，此人心能为大事，不退不还大勇心故……多众生中起大慈大悲，成立大乘，能行大道，得最大处故，名摩诃萨埵。……复次必能说法，破一切众生及己身大邪见，大爱慢大我心等。诸烦恼故，名摩诃萨埵。……如佛语无尽意菩萨：譬如十方一切世界，乃至虚空边际，合为一水，令无量无边众生，共持一发，取一涸去。更有无数众生，如前共持一发，取一涸而去。如是令彼大水，悉令无余，众生故不尽。以是众生等无边无尽不可数不可思议，尽能救济，尽离苦恼，著于无为安隐乐中。有此大心欲度多众生故，名摩诃萨埵。」

巍巍，高大之称。菩萨愿力弘深，悲智广大，度生为怀，济世为务，尽虚空遍法界，寻声救苦，靡所不及，岂须弥之能形容，巨海之可比喻乎？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此离三毒也。欲者，梵语非梵行（Abrahmacarya），即贪欲（Raga）也。《唯识论》云：「云何为贪？于有有具染著为性，能障无贪，生苦为业。」《广五蕴论》云：「云何贪？谓于五取蕴，染爱耽著为性。谓此缠缚，轮回三界，生苦为业。由爱力故，生五取蕴。」《大乘义章》云：「染爱尘境，名之为欲。」《譬喻品》云：「诸苦所困，贪欲为本；若灭贪欲，无所依止。」夫欲

气粗浊，染污妙明，欲习狂迷，易失正受，相续生死，丧失真常，莫甚于此！故《圆觉经》云：「一切众生从无始际，由有种种恩爱贪欲，故有轮回。」又云；「皆因淫欲，而正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由有诸欲助发爱性，是故能令生死相续。」《智论》云：「菩萨观欲种种不净，于诸衰中女衰最重。刀火雷电霹雳毒蛇之属犹可暂近，女人慳妒谄妖秽斗争贪嫉，不可亲近。何以故？女子小人，心浅智薄，唯欲是亲，不观富贵，智德名闻，专行欲恶，破人善根。桎梏枷锁，闭系囹圄，虽曰难解，犹是易开。女锁系人，染固根深，无智没之，难可得脱。众病之中，女病最重。」《诃欲经》云：「女色者，世间枷锁，凡夫恋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重患，凡夫因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衰祸，凡夫遭之，无厄不至。行者既得离之，若复顾念，是从地狱出，还复思入！」《资持记》云：「心行微细，粗情不觉，纵欲违戒，制御犹难。岂况悠悠，终无清脱？请临现境，自审狂心！或宛转回头，或殷勤举眼，或闻声对语，或吸气缘根，虽未身交，已成秽业。大圣深制，信不徒然！谅是众苦之源，障道之本。是以拖腥臊而为体，全欲念以为心，漂流于生死海中，焉能知返？交结于根尘网里，实谓难逃！」《楞严经》云：「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淫，必落魔道。」

嗔者，梵语訖罗驮（Krodha），谓于苦与苦具憎恚，使身心热恼，而起诸恶业。《唯识论》云：「云何嗔？于苦苦具憎恚为性。……嗔必令身心热恼，起诸恶业。」《广五蕴论》云：「云何嗔？谓于群生，损害为性。住不安隐，及恶行所依为业。不安隐者，谓损害他，自住苦故。」《佛遗教经》云：「嗔心甚于猛火，常当防护，无令得入。劫功德贼，无过嗔恚。」《华严经》云：「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万善同归集》云：「以嗔恚故，焚烧功德，遮障菩提，开恶趣门，闭人天路。」

愚痴者，梵语慕阿（Moha），又曰无明；心性闇昧，迷于事理，一切烦恼由之而起。《唯识论》云：「于诸理事，迷闇为性，能碍无痴，一切杂染所依为业。」《法界次第》云：「迷惑之性，立之为痴。若迷一切事理，无明不了，迷惑妄取，起诸邪行，即是痴毒；亦名无明。」《广五蕴论》云：「云何须明？谓于业、果、谛、宝、无智为性。此有二种：一者俱生，二者分别。……此复俱生不俱生分别所起，俱生者，谓禽兽等；不俱生者，谓贪等相应；分别者，谓诸见相应。与虚妄决定，疑，烦恼所依为业。」《智论》云：「有利益我者生贪欲，违逆我者而生嗔恚，此结使不从智生，从狂惑生，故是名为痴，三毒为一切烦恼之根本。」《释门归敬仪》云：「下凡烦恼，征细难知，粗而易见，勿过三毒，自毒毒他，深可厌患！」《大乘义章》云：「此三毒通摄三界一切烦恼；一切烦恼，能害众生，其犹毒蛇，亦如毒龙。」

夫多贪欲者，不择禽兽，不计名闻，破国亡家，灭族倾宗，唯欲是视。多嗔恚者，焚功德林，灭菩提种，障慈悲道，恼害众生。多愚痴者，起诸邪见，拨无因果，迷己为物，认物为己，毁谤大乘，褻渎贤圣。此三毒者，戕害法身，伤残慧命，犹如蛇蝎，生生受生，刻刻造业，微尘难喻其数，海墨难摹其情，故言多也。菩萨以无贪无嗔无痴妙方，加被持名众生，故能令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忿恨众生，离诸嗔恚；昏钝性障众生，永离痴闇也。故《楞严经》云；「九者熏闻离尘，色所不劫。能令一切多淫众生，远离贪欲。十者纯音无尘，根境圆融，无对所对。能令一切忿恨众生，离诸嗔恚。十一者销尘旋明，法界身心，犹如琉璃，朗彻无碍。能令一切昏钝性障，诸阿颠迦（Atyantika）永离痴暗。」

《法华持验记》云：「唐汴州广福寺，释功迥，汴州浚仪人。六岁时母授《观音经》，累日而

度。十六岁舍俗，入泰山事弘法师，少欲自节，衣布坐茅。」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此结示持名能离三毒之殊胜，并劝精进勿懈也。饶益者，利益众生，丰盈满足也。心念者，于所对之境，专注不忘，忆持不失也。《广五蕴论云》：「云何念？谓于惯习事，心不忘失，明记为性。惯习事者，谓曾所习事。与不散乱，所依为业。」《唯识论》云：「云何为念？于曾习境，念心明记为性。」《遗教经》云：「若念力坚强，虽入五欲贼中，不为所害。」是知持名须恒，勿稍间断，朝如斯，夕如斯，时时刻刻常如斯，念久功纯，不念而念，则得与菩萨念众生之心相应也。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此明求男求女，皆满所愿也。所以以女人求子者，以女人无子，为夫所弃，翁姑所嫌，邻人所轻；男人无子，虽嗣后堪虞，或容再娶，故标女人求男也。

礼拜者，梵语和南（Vandana），或作那模悉羯罗（Namas-Kara）恭敬之意，现于身相也。《西域记》云：「致敬之式，其仪九等，一、发言慰问，二、俯首示敬，三、举手高揖，四、合掌手拱，五、屈膝，六、长跪，七、手膝据地，八、五轮俱屈，九、五体投地。」今所指者，即第九五体投地也。供养者，以华香灯涂果宝、饮食资财等，奉献三尊，是为财供养。依大圣之言教，如说行持，以三藏之真诠，利益众生，是为法供养。财宝充溢，善法化世，故曰福德。善知世谛，抉择事理，故曰智慧。但有智无福，则位卑而财贫，但有福无智，则识庸而见浅。智福弥合，则财位高升，名闻远传。求子众生，必望诞生贵子，菩萨以往昔所得福智之余荫加被，故能令无子众生，欲求男者，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又菩萨以福智二德庄严法身：初发心时，修六度万行，具足福德，能显法身，谓之福德庄严。修习正智，净尽无明，能显法身，谓之智慧庄严，《涅槃经》云：「若有菩萨具足如是二种庄严者，则知佛性。」次若有下，求女得女也，上文礼拜供养等并贯此文，故不重录。内政立身，幽娴贞静，曰端正；外形柔顺，和霭庄重，曰有相。宿植德本者，宿世所植善根之本也。爱敬者，羡慕尊重也。《楞严经》云：「十二者融形复闻，不动道场，涉入世间，不坏世界。能令十方，供养微尘诸佛如来，各各佛边，为法王子。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十三者六根圆通，明照无二，含十方界，立大圆镜，空如来藏。承顺十方微尘如来，秘密法门，受领无失：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

《转劫轮》云：「宋翟楫，画大士，虔祷求子。妇梦白衣媪送一儿来，欲接之，忽一牛横隔其中。既而生子不育。解者谓当戒牛肉。楫立誓举家戒食，又建一桥。复梦前媪送儿来，接抱之，生子名桥。楫寿九十三，孙登科犹见之。」

《柳崖外编》云：「冯京如，为西宁观察。民乱讨平，将军欲尽歼之，京以全家作保，为民请命。如是戮数人。夕梦大士降临，绣褌一子。谓曰：以赐汝。欲接而阻一牛。大士谓全家当戒牛肉。遂发愿不食牛。得接儿，所生子，即给谏云驢也。」

《冥祥记》云：「晋孙道德，益州人也。奉道祭酒，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德：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单心投诚归《观

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遂以产男。」又云：「宋居士卡悦之，济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千遍转《观世音经》，其数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

《灵应记》云：「华敦三妻，十九年不生盲，祷大士啜泣哀吁。梦大士抱一男一女来，曰怜汝虔诚以付汝，次年生子，越岁生女，后不复娠矣。」

逊清福建泉州知府萧玉堂，湖南湘乡人也。年逾四十，未有子息，祷观音大士有孕。堂与夫人同梦长须著青袍者，顶观音跨虎而跃卧榻上，惊起，遂诞一男；即今虚云老和尚是也。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此结能满二求也。力者，梵语么[捩-平+罗] (Bala)，谓菩萨功德巍巍，力大无畏，悲愿度生，靡感不应，故求男求女，皆满所愿也。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此示菩萨功德力用广大，随缘赴感，应病与药，凡所祈求，福备众生，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菩萨名号。

《福报录》云：「杭州徐文敬公，身居台鼎，福慧交修。喜与人讲三教圣贤事迹。集刊《敬信录》等书，孳孳引人为善。太夫人日诵观世音圣号千声。喜谈因果，家人环听，娓娓不倦。翻刻《玉历钞传》，愿人改过为善。每遇凶年，必捐资周济亲族，无德色。公子本，官至东阁大学士；杞，官甘肃巡抚。孙以烜官侍郎，景熹，官监法道。诸曾孙辈，科第蝉联。」

《高僧传》云：「晋中山有帛法桥，少乐转读，而稍乏声，每以不畅为慨！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同学苦谏，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觉喉内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应矣！』于是诵三契经，声彻三里许。远近惊嗟！人畜悉来观听。尔后诵经五十万言，昼夜讽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声犹不变。以晋穆帝永和中，卒于河北，即石虎末世也。」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此较量功德也。初从无尽意下，以持众多菩萨之名，及尽形四事供养，为较量之本。亿有四种：1、十万为亿。2、百万为亿。3、千万为亿。4、万万为亿。《智论》十万为亿。《瑜伽》、《显扬》百万为亿，《华严》千万为亿。恒河沙 (Ganganadi-valuka)，喻数之多也。《智论》云：「问曰：如阎浮提 (Jambudvīpa) 中，种种大河，亦有恒河者，何以常言恒河等？答曰：恒河沙多，余河不尔。复次是恒河是佛生处，游行处，弟子眼见，故以为喻。……是四河中，恒河最大。四远诸人经书，皆以恒河为福德吉河，若入中洗者，诸罪垢恶，皆悉除尽；以人敬事此河皆共识知，故以恒河沙为喻。复次余河名字屡转，此恒河世世不转，以是故以恒河为喻，不取余河。」恒河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 (Himalaya) 南麓，东南流入孟加拉湾 (Bengal)，全长一六八〇哩。河口水道分歧，形成一大三角洲。言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者，举福田之多也。

尽形寿者，举时节之长也。四事供养，咸皆具足者，举种子之多也。汝意云何下，巧问当机，令彼自答受持供养之功德殊胜也。阿那律陀（Aniruddha）往昔以一稗米饭，供养辟支佛陀（Pratyekabuddha），尚获九十劫如意之报，况值恒沙菩萨，尽形以四事供养乎？佛言下，正较量功德相等也。意谓设或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圣号，乃至沙时礼拜供养，与前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尽寿四事供养之人，听得功德无异无别。或曰：何以持一名能胜多名？一时恭敬而胜尽寿？些须供养而胜四事？六十二亿法王子，以权实智教化众生，虽各各不同，皆不离法界海慧。持名只是音声，声音即是一真法界。未达一真，妄存一多之计，既达一真，则一亦法界，多亦法界，一不为少，多不为多，良由闻性圆明，不由声而起知见也。观音既得圆通本根，是故身心微妙，周遍法界，一身能现无量身，无量身能一身摄。由一多互融，自他平等，所以能令持一名号，与彼众多无异，而所得福亦无有异也。

《玄赞》引论谓：彼福德平等有二义：一者信力，二者毕竟知。信力有二：一求我身如观音，毕竟信故，谓求我六十二亿恒河沙佛（《论》云：「佛者皆是等觉地菩萨。」）身与观音，信心无异。所求圣数多少虽殊，功德无别，因心等故。二者于彼生恭敬心，如彼功德，我亦毕竟得故，谓如彼观音身，久已成佛，故智慧功德，我六十二亿恒河沙佛亦毕竟得此诸佛功德，信佛菩萨功德不异故。第二毕竟知者，决定知法界故，此由观音已得毕竟如法界故与佛无异。能证法界平等无二，故成福等。法界即法性，入初地菩萨能证一切佛菩萨等平等身故。平等身者，谓真如法身：况十地满？是故受持观世音名，与六十二亿恒河沙佛功德无别。《楞严经》云：「十四者，此三千大千世界，百亿日月，现住世间诸法王子，六十二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圆通本根发妙耳门，然后身心微妙含容，周遍法界。能令众生持我名号，与彼共持六十二恒河沙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无异。世尊！我一名号与彼众名号无异，由我修习得真圆通。」

劫者，具云劫簸（Kalpa），译曰大时，以通常年月不能计算者。《大论》云：「佛以譬喻说劫义：四十里石山，有长寿人，百岁一来，以细软衣拂拭，此大石尽，而劫未尽。……」无尽意下，结成一时称名，所得福利不可穷尽也。无量者，不可以譬类得知也。无边者，广大无涯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此当机请问菩萨，游娑婆世界之由也。此凡三问：初云何游此属身业，次为众生说属口业，三方便之力属意业。

娑婆（Saha），唐译索诃，堪忍之义。《悲华经》云：「云何名娑婆？是诸众生忍受三毒及诸烦恼，故名忍土。」《法华玄赞》云：「梵云索诃，此云堪忍。诸菩萨等行利乐时，多诸怨嫉，众苦逼恼，堪劳倦而忍受故，因以为名。」方便者，梵语偈和（Upaya），应物施权，观机设教，以巧妙之言辞，随类之身形，度脱一切众生也。《法华文句》云：「方者方法也，使者用也。法有方圆，用有差会；三权是矩是方，一实是规是圆。若智诣于矩，则善用偏法，逗会众生；若智诣于规，则善用圆法，逗会众生。」《大集》云：「能调众生悉令趣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名方便。」

《疏》云：「此是圣人三业，无谋而遍应一切；亦名三不失，三轮不思议化也，亦名三不护。三不护者，明观音住不思议圆普法门，实不作意计较筹量，次第经营，方施此应。既无分别，亦无

前后，任运成就。譬如明镜，随时即现，一时等应，故言三业不护。三无失者，众生根机不同，浅深有异，观音虽不作逗机，逗机无失，契当前人冥会事理，故言不失。三轮不思议化者，若示为佛身，亦示佛心佛口，乃至示执金刚身，亦示金刚心口。虽普现色身屈曲利物，于法身智慧无所损灭。《净名》云：『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不动而动，此乃不会议化故也。」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佛身而为说法也。国土者，梵语富罗 (Para)，为一切有情所居之处；有四种之殊：

一、凡圣同居土，为人、天、声闻。缘觉等同居之国土也。此有净秽二种：如极乐 (Sukhavati) 世界，其中众生具三毒见思，无三恶名，果报严净，名同居净土。如此娑婆，三恶四趣，荆棘丘陵，是名同居秽土。

二、方便有余土，为断见思惑，证偏空理，脱离三界生死之人所居之国土也。以善权法，断见思惑，故曰方便；尘沙无明之惑未尽，故曰有余。

三、实报无障碍土，为断一分无明，证一分中道之菩萨所居之国土也。行真实之法，感得胜报，色心不相妨碍，故曰实报无障碍土。

四、常寂光土，为诸佛如来所居之国土也：常者法身，本在常住之体；寂者解脱，一切诸相永寂；光者般若，照诸相之智慧也。今所指者，即凡圣同居之娑婆秽土也。

菩萨修因，志在成佛，故观音现极果之身，随其所应，而为说法也。《楞严》云：「若诸菩萨，入三摩地，进修无漏，胜解现圆。我现佛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也。辟支佛，具云辟支迦佛陀，又作钵罗翳迦佛陀 (Pratyekabuddha) 旧译缘觉，新译独觉。《楞严》三十二应将此分为独觉缘觉二种。谓出无佛时，厌喧乐静，独处深山，修加行满，无师友教，因观飞花落叶之外缘，顿觉无常而断惑证理者，谓之独觉。此有麟角喻与部行二种：独身而无伴侣，如麟一角，为麟角喻，有伴侣而同一独悟，为部行。出有佛世，秉佛十二因缘之教，观缘悟道者，名为缘觉。

十二因缘者，亦名十二缘起 (Dvadasaigapratityasamutpada)，即众生涉三世而轮回六道之次第缘起也。

1、无明 (Avidya)，迷内外之愚痴也，谓于本性无所了明，非梦然无明，乃违理强觉之谓也。是为无始之烦恼。

2、行 (Samskara)，依过去无明之惑，而作之善恶等行业也。上二是为过去之因。

3、识 (Vijnana)，谓依过去惑业而受现世胞胎之六识身也。

4、名色 (Namarupa)，谓在胎中身心渐发育也。名即受想行识四，色即色蕴也。

- 5、六入 (Sadayatana)，谓六根具足，将出胎之位也。
- 6、触 (Sparsa)，触即六触，谓二岁时，六根能照了事物，而尚未识别苦乐，但欲触物之位。
- 7、受 (Vedana)，谓六七岁以后，渐对事物，能受苦乐欣戚之位。上五为现在果。
- 8、爱 (Trsna)，谓十四五岁以后，生种种强盛之爱欲，而尚未知追求之位。
- 9、取 (Upadana)，谓成人以后，爱欲愈盛，驱驰诸境，取求所欲之位。
- 10、有 (Bhana)，谓依爱取之烦恼，作种种之业，受当来之果也：上三为现在因。
- 11、生 (Jati)，谓依现在惑业之因，于未来受生之位。
- 12、老死 (Jamarana)，谓由有生故，渐至衰变终殁。老死之果。上二为未来果。

无明缘行，行缘识乃至生缘老死，则六道轮回，世世相续，如环无的，生死死生，终无穷尽。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乃至生灭则老死忧悲苦恼灭；是故证灭谛理，永出三界，常乐真净，处于涅槃，号缘觉乘。《楞严经》云：「若诸有学，寂静妙明，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独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若诸有学，断十二缘，缘断胜性，胜妙现圆。我于彼前，现缘觉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也。声闻者，梵语舍罗婆迦 (Sravaka)，闻佛所说四谛声教，知苦断集，慕灭修道，勇猛精进，断见思惑，证四谛理，趋向偏真涅槃者也。言四谛者，又云四圣谛 (Catvariaryastyani)：

一、苦谛，梵语豆法 (Duhkha)，逼迫为性，三界六趣之苦报也。是为迷之果。

二、集谛，梵语三牟提耶 (Samudya)，招感为性，谓贪嗔等烦恼聚集诸恶业，以招感苦果也。是为迷之因。

三、灭谛，梵语尼楼陀 (Nirodha)，可证为性，谓灭除惑业而离生死也。是为悟之果。

四、道谛，梵语末伽 (Marga)，可修为性，即八正道 (1、正见——Samyakarsti 2、正思惟——samkalpa 3、正语——vac 4、正业——karmanta 5、正命——ajava 6、正精进——vyayama 7、正念——samyti 8、正定——samadhi) 也。

此二重因果，前一流转，属世间摄，后一还灭，出世间摄。所以皆前果后因者，果易见而因难知，故先示苦果令其厌恶而断集因；举涅槃妙果，使其欣乐而思修证。若有众生应以声闻身而得度者，菩萨即现声闻之形，为其说法，令其速证，然后诱之不滞化城，令进大果也。

《楞严经》云：「若诸有学，得四谛空，修道入灭，胜性现圆。我于彼前，现声闻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上明应三圣身竟。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也。

梵王，即色界（Rupadhatu），初禅大梵天王也：初禅有三天：一、梵众天（Brahmakayika），梵世之庶民也；二、梵辅天（Brahmapurohita），梵王之臣佐也；三、大梵天（Mahabrahman）王，名尸弃（Sikhin译顶髻），统摄梵众，为初禅之王，娑婆之主。

梵是净义，以离欲染故。欲天但十善感生，梵天须兼禅定。设有众生，了知欲界是苦、是粗、是障，色界是净、是妙、是离，厌欲欣禅，故菩萨现身为说四禅出入定法，令其决定离欲生于梵世。《楞严经》云：「若诸众生，欲心明悟，不犯欲尘，欲身清净。我于彼前，现梵王身，而为说法，令其解脱。」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也。帝释者，梵语释迦提桓因陀罗（Sakradevanam-Indra）译曰能天帝。简称释提桓因，亦名憍尸迦（Kausika《杂阿含》云：「比丘复白佛言：世尊！何因何缘。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佛告比丘：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为憍尸迦族姓。以是因缘，彼释提桓因，复名憍尸迦。」《智论》云：「昔摩诃陀国中，有婆罗门，名摩诃，姓憍尸迦，有大福大智慧，知友三十三人，共修福德，命终皆生须弥山顶第二天上。」）亦名富兰陀罗（Purandhara《杂阿含》云：「……佛告比丘：彼释提桓因，本为人时，数数行施，衣服饮食，乃至灯明。以是因缘，故名富兰陀罗。」）居须弥山顶喜见城，为忉利天（Trayastrmsai译曰三十三天）主，统领四方之三十二天。设有众生应以帝释身得度者，菩萨即现同类之形，为说上品十善之法，令其成就。《楞严经》云：「若诸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我于彼前，现帝释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也。自在天居欲界顶，即他化自在天也。梵语婆舍跋提（Paranirmitavasavartin），谓假他所作，以成己乐，故曰他化自在。《智论》云：「此天夺他所化而自娱乐，故言他化自在。」慈恩云：「得异熟果，随意所念，胜下二天。下二天果，依树而得，今随欲得，故名自在。」设有众生，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菩萨即现同类之形，为说上品十善，及未到地法，令其成就。《楞严经》云：「若诸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也。大自在天者，梵语摩醯湿伐涅（Mahesvara），即阿迦尼瑟吒天（Akanistka）也，居色界（Rupadhatu）顶，为三千界之主。此天有二种之殊：一、外道所事之大自在天，即《智论》所谓三目八臂骑白牛执白拂者，名毗舍闍摩醯首罗。二、十地菩萨将成佛时，居色界顶，于净居天之上，现大自在天子之胜报，以胜妙之形，行灌顶之礼，而绍继佛位者，名净居摩醯首罗。设有众生，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菩萨即现同类之形，为说四禅及四无量法，令其成就。《楞严经》云：「若有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也。天大将军者，帝释之外臣，四天之属将也，如半只迦 (Pancilka) 韦天等。《楞严经》云：「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谨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也。毗沙门 (Vaisravana) 者，北方之多闻 (Dhanada) 天王也。居须弥山腰北，为欲界之初天。以五戒十善得生。若有众生，欲生彼天，菩萨即现同类之身，为说五戒十善之法。上来色界单举初禅，欲界未提兜夜，四王独言北方者，非余不应，举一而该余故。《楞严经》云：「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小王身而为说法也。人王有二种：

一、转轮圣王 (斫迦罗伐棘底曷罗阇 Cakravartiraya)，谓具三十二相，即王位时，由天感得轮宝，转其轮宝，而降伏四方，故曰转轮王。在增劫人寿二万岁以上则出世，在灭劫人寿从无量岁至八万岁时乃出世，八万岁后，有情富乐，寿量损减，众恶渐盈，非大人器，则无轮王。然轮王复有金、银、铜、铁之四：谓金轮王领四天下；银轮王领东南西三天下；铜轮王领东南二天下；铁轮王领南洲一天下。

二、粟散王，谓自轮王下领一州一地之邦国小王也。设有众生，慈心化物，护念群盲，愿为国王，利乐一切，菩萨即现同类之形，为说五戒十善之法，令其成就。《楞严经》云：「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也。长者，梵语疑叻贸钵底 (Drhapati)，心性平等，语实行敦，福德俱隆，资财并盈者，谓之长者。具有十德：一、姓贵，二、位高，三大富，四威猛，五、智深，六、年耆，七、行净，八、礼备，九、上叹，十、下归。《楞严经》云：「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也。居士，梵语迦罗越 (Kalapati)，博闻强识，财德丰盈，不求宦仕，不乐名闻，惟道自娱，居家养性，名曰居士。《玄赞》云：「守道自恬，寡欲蕴德，名为居士。」《楞严经》云：「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也。自卿相以至百僚，从县牧以至三台，各有所典，故曰宰官。《楞严

经》云：「若诸众生，爱治国土，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也。婆罗门 (Brahmana)，又云婆罗贺摩拏，译曰净行，净裔，外意等，事奉大梵天而修行者，为天竺四姓之一。《慧琳音义》云：「婆罗门，此俗人也。谓净行高贵，舍恶法之人，博学多闻者也。」四姓之中，婆罗门最尊最贵，与余三姓，不相为伍。《譬喻经》云：「诸外人计梵王生四姓：口生婆罗门，臂生刹利 (Ksatriya王种)，胁生毗舍 (Vaisya商贾)，足生首陀 (Sudra农民及奴)。」《寄归传》云：「五天之地，皆以婆罗门当贵胜，凡有座席，并不与余三姓同行。」《俱舍光宅记》云：「婆罗门法：七岁以上在家学问。十五已去，学婆罗门法，游方学问。至年四十，恐家嗣断绝，归家娶妻，生子继嗣。年至五十，入山修道。」《楞严经》云：「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四众身而为说法也。此丘者，又名苾刍 (Bhiksu)，含义甚多；或翻乞士，破烦恼；或翻除馊，能怖魔等。言乞士者，上乞如来之法以养法身，下乞俗人之食以养色身。乞人有限之信施，以活色身，永离四种邪命；求佛无上之妙法，以资慧命，恒舍一切邪法。言破烦恼者，以修戒定慧等圣道，而破贪嗔痴等烦恼也；所谓因戒生定，因定发慧，以破身口七支见思等惑。言除馊者，凡夫贪著六情，犹饿夫饭，不知厌足；圣人已断贪染六情饥馑也，故曰除馊。又比丘清净持戒，为世人作福田，以清净法施，除众生无福无慧之两种饥馑也。言怖魔者，世间众生，均为魔眷；若正法时，有人出家，秉受具戒，入三宝数，诸天欢喜，同声赞善，梵魔王闻，生大惊怖故。又比丘必入涅槃，使诸天增盛，魔眷减少，能令魔王生怖畏故。

又比丘有五种之殊：一名字比丘，二自言比丘，三乞求比丘，四破烦恼比丘，五羯磨圆具比丘。言名字比丘者，如人立字，名作比丘；或世共许；或是比丘种族，因此唤为比丘，是名名字比丘。言自言比丘者，若人实非比丘，自言我是比丘；或是贼主自称比丘，是名自言比丘。言乞求比丘者，若诸俗人，为乞求以自活命，是名乞求比丘。言破烦恼比丘者，若人能断诸漏烦恼，所有集业诸苦异熟，未来生死，能善了知，永除相本，如断多罗 (Tara) 树头，证不生法，是名破烦恼比丘。言羯磨圆具比丘者，谓身无障碍，作法圆满，是不应诃，是名羯磨圆具比丘。比丘尼 (Bhiksuni) 者，义如比丘；尼者，显女色之音也。

优婆塞，新称邬波索迦 (Upasaka)，译为清信士，近事男等。清是离过之名，信为入道之本，士即男子之通称。优婆夷，新称邬波斯迦，译清信女，近事女等。俱为近事三宝，受持五戒 (1、不杀生，2、不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 之在家二众弟子也。《楞严经》云：「若有男子，好学出家，持诸戒律；我于彼前，现比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妇女身而为说法也。此中不言现王妃者，《疏》云：「王家禁固，不得游散，化物为难，故不作。」若按《楞严》则此中应缺小王。如经云：「若有女人，内政立身，以修家国。我于彼前，现女主身，及国夫人，命妇大家，而为说法，令其成就。」女主，即天子妃也，国夫人，即诸侯之妻也。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此应现童男女身而为说法也。童者，为八岁以上未冠者之总称。或终身男根不坏，不犯女色，称为童男。保持处身，坚贞自守，称为童女。《楞严经》云：「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童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此应现八部众身而为说法也；梵语提婆（Deva）此译为天；即欲界之六天，色界之四禅天，无色界之四空天也。以自然之果报殊妙，故名为天。梵语那伽（Naga），此译为龙；有大神力，得一沛之水，能变化滂沱之雨，为水属之王也。药叉准前可知。乾闥婆（Gandharva），此译香阴；阴者，五阴之色身也。彼于五阴，惟嗅香臭而长养，故名香阴；帝释之乐神也。

阿修罗（Asura），旧译无酒，新译非天，或无端正。采四天下药草，酿于四大海中，欲其成酒，以龙鱼业力，海水不变，终不成酒，故曰无酒。果报类天，而无天德，故云非天。容貌丑陋，故名无端正。有大势力，口诃日月，日月为之失光，掌搏须弥，须弥为之跛[(蹄-帝)+(谪-言)]，立地顶天，入海齐腰。以性多嗔，故恒与帝释斗争，倘胜则入天宫，求四种苏陀味（Suta天甘露地）；设败，则以通力潜身入藕丝孔。按《楞严经》，阿修罗类，有四种之殊：经云「是三界中，复有四种阿修罗类：若于鬼道，以护法力，乘通入空；此阿修罗，从卵而生，鬼趣所摄。若于天中，降德贬坠，其所卜居，邻于日月；此阿修罗，从胎而出，人趣所摄。有修罗王，执持世界，力洞无畏，能与梵王及天帝释四天争权，此阿修罗，因变化有，天趣所摄。阿难！别有一分下劣修罗，生大海中，沉水穴口，旦游虚空，暮归水宿，此阿修罗，因湿气有，畜生趣摄。」

迦楼罗（Garuda），译为金翅鸟，翅翻金色，顶冠如意珠，两翅相去，三百六十万里，撮龙为食。《华严经》云：「譬如金翅鸟王，飞行虚空。以清净眼，观察大海龙王宫殿，奋勇猛力。以左右力，搏开海水，悉令两辟，知龙男女有命尽者，而撮取之。」

紧那罗（Kimnara），译曰疑神。形似人而有角，呼为人奈何有角，呼为非人，柰形似人，因此呼为疑神。为帝释之乐神，前乾闥婆为奏俗乐，此则为奏法乐者也。

摩睺罗伽（Mahoraga），译为大蟒神，或译地龙，大腹行等。

人非人者，谓八部鬼神，本悉非人，变作人形而诣佛前，听说法故。八部之众，虽预佛会，而因宿业，惑报斯类，苦乐相杂，形相丑陋，故乐出本伦，而欣慕人身也。菩萨寻声救苦，无求不应，故一一应伦，现同类之身，为其说法，令其成就。《楞严经》云：「若有诸天，乐出天伦，我现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若摩呼罗伽，乐脱其伦，我于彼前，现摩呼罗伽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此应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也。执金刚神（Vajrapani-Vajradhara），又名执金刚夜叉，金刚力士等。手执金刚仗，而护帝释宫门，遇佛出世，即降阎浮（Jambu），卫护世尊，防守道场。

《大宝积经》谓：昔有转轮圣王，第一夫人具足千子，俱发道意。父王欲知当来成佛次第，使千子探筹，初拘留孙佛（Krakucchanda）乃至最后，楼至如来（Rucika）。第二夫人生二子：其第一子发愿：誓为金刚力士，护千兄法。第二子发愿：誓为梵王，劝请千兄，转妙法轮。《慧琳音义》谓：贤劫千佛，楼至如来，即今执金刚神。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初无尽意下，总结上文三十二应游法界，十四无畏济群生也；是故下，令供养也。是观世音下，明于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济诸群生也。功谓功能，德谓德本，以众生善有资润福利之功，万行为佛果庄严之德，故云功德。观音功德巍巍，神力叵测，竖穷三际，横遍十方，逐类现形，何止三十二应？随机变现，岂局娑婆世界。以种种形，言现身之众也，游诸国土，言所化之广也，度脱众生，言得益之多也。《大乘庄严宝王经》云：「观自在菩萨摩訶萨，随彼有情应可度者，如是现身而为说法，救诸有情，皆令当证如来涅槃之地。」

施无畏（Abhayanda）者，谓檀度（Dana-Paramita）有三：一、财施，舍财济贫也；二、法施，说法度生也；三、无畏施，救人厄难也。以无畏施于众生，故曰施无畏。《楞严经》云：「由我闻思脱出六尘，如声度垣，不能为碍，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此当机奉旨献供也：「汝等应当一心供养……」是佛慈劝供也。此云：「我今当供养。」是当机奉旨也。众宝，即金银等宝，珠即摩尼（Mani）珍珠等。瓔珞，梵语积由罗（Keyura）以众宝编织而成，用以悬于身上者。既是众宝所成，其价自难言喻，而言百千两金者，顺世之辞也。盖古人以百千两金为最贵者，而菩萨瓔珞不啻堪此也。是众宝所编之瓔珞，为世所珍，故曰珍宝瓔珞。瓔珞供养，本为施财，而言法施者，盖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当无尽意，最初一念发心供养，三轮空寂，施者受者及中间物，毫无相著，故成法施。或云法施者，如法布施也。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菩萨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此观音不受，当机殷勤劝受也。观音不受者，欲生施主殷重心故，欲让二世尊故，示少欲知足故。无尽意再复殷勤申请者，表施主诚恳，上顺佛旨，下为众生故。仁者，尊敬之称也。愍者哀怜也。我等者，献供当机在会大众，以及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也。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是瓔珞！」】

此佛转劝受也。观音本地，唯佛能知，故须劝受。菩萨以度生为急，济世为怀，故佛以利益人非人等以告也。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此受施转供也。观音受供者，上顺佛敕，下愍众生故。转奉二尊者，福田难遇故，展增施主利益故。《义疏》云：「举二尊者，云生灭平等不二故，《释迦》现生为智，多宝涅槃（Mahaparinivna）为断，示智断为福田故。」

释迦牟尼（Sakyamuni），亦名释迦文。释迦，种族名，能仁之义，牟尼，寂默之义。周襄王三十年丁酉（公元前六二二年。——一说周昭王二十六年甲寅——一〇二七年），四月初八日，降生于中印度（India）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译妙德），迦毗尼园（Lumbini），名悉达多（Sarvarthasiddha）。父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Suddhadana），母摩耶夫人（Maya）。诞生后七日，摩耶逝世，赖姨母摩诃波闍波提（Mahaprajapati）抚育之，跋陀罗尼（Bharani）教育之。纳耶输陀罗（Yasotara译持称等）为妃，举一子，名罗睺罗（Rahula）有谓佛有三夫人，罗云为瞿夷（Gopiha）所出。

十九岁时，偶乘车出游，见生老病死，种种苦患，深悟世间无常，遂决意出家（Aranyaka），于二月初八夜，白马腾空，青山断发，为大沙门。曾就郁头蓝弗（UdrakaRarnaputra）等问道，后于雪山习诸禅定，鹞巢顶，芦穿膝，六年苦行。不得究竟，乃舍前诸行，受牧女乳糜之供，至尼连河（Nairanjana）侧，优楼频螺村（Urnvilva译木瓜）毕钵罗树（Pippala菩提树也）下敷草，结跏趺坐，誓曰：「不成正觉，终不起此坐。」是夜忽睹明星，朗然大悟，得一切种智，为人天之导师，四生之慈父，作大千之法王，娑婆之教主。时年三十岁（公元前五九二年十二月八日）也。于是周游十方，化导群盲，谈经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

周景王二年戊午（公元前五四三年，一说穆王五十四年癸酉——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五日，于拘尸那城（Kusinagara），跋提河（Hiranyavati亦名阿特多伐底，Ajiravati译曰有金）边。娑罗双树（Salavana）下，般涅槃那（Mahaparinivna）。大师示寂，人天掩望，鸟兽悲鸣，山川变色，草木忧愁。

多宝佛塔者，如《见宝塔品》云：「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赞言善哉！」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此总结上文也。自在者，纵任无碍，进退无滞也。据《华严经》言：

一、寿命自在，谓菩萨成就法身慧命，了无生死寿夭之数，延万劫而不长，促一念而不短，为利有情，方便随机示现寿命延促故。

二、心自在，谓菩萨智慧方便，入无量三昧，游戏神通，生死不染故。

三、财自在，谓菩萨能以无量珍宝，严饰无量世界，随众生之所乐故。

四、业自在，谓菩萨万行具足，悲智双运，或现神通，或说妙法，所作行业，俱为劝化众生故。

五、生自在，谓菩萨以大悲心饶益众生，能随类受生，去住无碍故。

六、愿自在，谓菩萨能随愿乐成，于诸刹土中，成等正觉故。

七、解自在，谓菩萨胜解成就，能示现种种色身，演说无边妙法故。

八、如意自在，谓菩萨神通广大，威力难量，于世界中示现变化故。

九、智自在，谓菩萨智慧具足，能于十方世界，随言音慧，利乐众生故。

十、法自在，谓菩萨得大辩才，于诸法中，乐说无碍故。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

此经家叙意。也按《添品法华》于游于娑婆世界下，有「尔时庄严幢菩萨问无尽意菩萨言：以何因缘名观世音？无尽意菩萨即便遍观观世音菩萨过去愿海，告庄严幢菩萨言：佛子谛听！观世音菩萨所行之行」之句。若尔，云何偈言：「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文既相违，故知差舛。又罗什所译，本无后偈，为《添品》所具者，后人移刊于此，以补什本之不足耳。

偈者，梵语伽陀（Gatha），译曰孤起，与前文不相应故。梵语祇夜（Geya），译曰重颂，与前文相应故。偈颂，略有二种：一、名首卢（Sloka），凡三十二字者，谓之通偈。二、结局不问三言至八言等，必要四句者，谓之别偈。广有四种：

- 1、八字一句之四句偈，名阿菟吒阐提（Anustubh-chandas），谓之中偈。
- 2、六字一句之四句偈。
- 3、二十六字一句之四句偈，名摩罗（Mala），谓之后偈。
- 4、以六字以下为句之四句偈，谓之周利偈（Sri）。今所指者，即最后之一种也。

经中立偈，略有八义：1、少字摄多义故。2、赞叹者多以偈颂故。3、为顿根说故。4、为后来之徒故。5、随意乐故。6、易受持故。7、增明前说故。8、长行未说故。

【「世尊妙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此当机重问前之「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也。世尊三十二相，八十随好，福慧具满，万德庄严，故曰妙相具。我者，无尽意之自称也。然一切法，佛说无我，今称我者，凡有四种：（一）凡夫偏计，（二）外道宗计，（三）诸圣随世假立宾主，（四）法身真我。今所指者，既非外道妄计之我，亦非凡夫妄执之我，乃深达八自在之我，非我非无我，而随世假名称为我也。

言重问者，上文之长行已叙述故。彼与佛子，俱指观音也。闻佛宣说胜义妙法，从教起行，由行入观，决定得成无上觉道，绍继佛位，是名佛子。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此初半偈，为经家叙意。汝听下，叙观音过去之愿海，及利益众生之弘誓也。我为下，总答观音得名之由也。菩萨悲智广大，誓愿弘深，寻声救苦，靡所不及，苟众生持名莫辍，必能感应道交也。不动真心，垂形三土，感应群机，无刹不现，故曰善应诸方所。广普之缘，谓之为弘，自制其心，名之曰誓，其愿广大，无有边际，故曰深如海。《无量寿经》云：「发斯弘誓，建此愿已，一向专志庄严妙土。」

历者，经也。观音现化历尘沙劫，玄理深妙，事迹希奇，不可以心思，不可以言议，故曰历劫不思议。以所历之时长，故所侍之佛亦多。而一一佛前，应发清净大愿，始得真智遍拔众苦，方能应身普度一切。

闻名则称圣号，口业机也；见身则礼慈容，身业机也；心念不空过，意业机也。三业归依，六通垂化，有求必应，无感不通，所以十方世界，随类现形，六道之中，济诸有苦。诸有者，有三界轮回因果之苦报也。三界，总谓之曰三有，九有，二十五有等。欲、色、无色、是为三有。欲界五趣杂居地，及色界四禅，无色界四空，是为九有。言二十五有者，开欲界为十四有，谓四恶趣，四洲，六欲天。开色界为七有，谓四禅天，及初禅中之大梵天，并第四禅之净居天与无想天。无色界四有，即四空天。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此能免火灾也。假使，设或之辞。一九二二年，日本（Japan）地震（Earthquake），伤亡三十余万。东京（Tokio, Tokyo）浅草区，几全灭，公园池水烧干。园内有观音堂，系旧式老屋三间，难民被火包围。群集于堂内外者，挤挤三万余人，同声称念观音圣号，悉免于难，堂亦独存。日人由此，称颂不置。

《一切有部目得迦》谓：外道室利[毛@窠]多（Srigupta译曰德护），恶意请佛及僧。预作大坑于屋内，中烧炎炭既绝烟焰，将物栈之，覆以青草，复于草上布薄土。世尊领众僧至中门，方欲举足，钵头摩华，从坑踊出，各蹈莲华而入。是谓火坑变成池也。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此能免水灾也。《冥祥记》云：「晋徐荣者，琅邪人。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渚中，游舞涛波，垂欲沉没。荣无复计，唯至心呼观世音。期须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船者，踊出渚中，还得平流。沿江还下，日已向暮，天大阴闇，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涛浪转盛。荣诵经不辍口。有顷，望见山头有火光赫然，回舵趣之，径得运浦，举船安隐。」

又云：「宋伏万寿，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行参军。假说反州，四更初过，初江济之时，长波安流，至中江而风超如箭，时又极暗，莫知所向。万寿先奉法对至，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息。俄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相与喜曰：『此必是欧阳火也。』」

回舡趣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然火者。方悟神力，至乃设斋。」

又云：「宋顾迈，吴郡人也。奉法甚谨；为卫府行参军。元嘉十九年亦自都还广陵，发石头城，便逆湖朔风至横决，风势未弭，而舟人务进，既至中江，波浪方壮。迈单船孤征，忧危无计。诵《观世音经》得十许遍，风势渐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屡闻奇香，芬馥不歇。迈心独嘉，故归诵不辍，遂以安济。」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此能免怨贼难也。初偈，明为人所推而不堕也。须弥，正音应云苏迷卢（Sumeru）译曰妙高，于香水海中，上高三百二十万里，其峰巅，即帝释宫殿之处。虚无形质，空无障碍，故名虚空。于须弥峰为人推堕，必死无疑，而能如日之处虚空，非圣力冥加，曷能致此？次偈，明恶人所逐，堕而无损也。金刚山者，梵语斫迦罗（Vajra），于须弥山外，高六百八十万由旬（Yojana 272,000,000里），纵广亦六百八十万由旬，弥牢坚固，金刚所成。铁堕犹碎，人堕不损一毛，则知观音慈护难思议也。

《观音经近征》云：「河西吴士启，一生诵《观音经》。歿后经藏楼上，童孙辈登楼嬉戏，往往失足，堕而无恙。询之，云见白衣姥从空抱之，始悟大士救护。乃合家礼诵，至今书香不绝。」

《异谈可信录》云：「明沈文崧素奉观音，代人奉差西藏，跋涉险阻，三年始归。随仆夏祥最忠。一日晦雾，至陡阪，下瞰深涧万丈。二仆堕涧，沈马足已陷，忽仰见云雾中大士，手持青莲，向沈指导，俄顷，身已越涧至平地。痛丧二仆，久之昏黑，闻人语声，急呼之，则夏祥独至矣。问何来？曰堕涧时，有绿毛人长丈余，自涧中负出。则知大士之力也，乃勤加敬礼。」

后偈，明贼欲加害而起慈心也。

《高僧传》云：「魏法禅，山行逢贼，惟念观音。贼挽弓射之，箭不能伤，遂投弓于地，归敬焉。」

《法苑珠林》云：「唐武德初中，有醴泉县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来，常修斋戒，诵念《观世音经》，过逾千遍。每在京城延兴寺，玄琬律师所，修营功德，敬造一列经。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还家，道逢胡贼，被捉将去。至豳州南界胡贼凶毒所，捉得汉数千人，各被反缚，将向洪崖差人次第杀之，头落悬崖。贤者见前者皆杀，定知不免，唯念观音刹那不辍。次到贤者，初下刀时，日始在申，至于初夜，觉身在深涧树枝上坐，去岸三百余尺。贤者便自思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杀，何因不死身全在树。便以手摩项，觉项微痛，而无片伤，即知由念观音，得全身命。当时十五日，天时月朗，其身无衣，兼不得食，经由数日，极觉饥寒。日渐下树，循涧东行二里，于其涧内拾得一领羊裘，及得一量鞋袜，得著免寒。复行一里，便得一魁桃枣，青翠赤白，似新摘来，可有升余，得食免饥。自非观音神力，岂能仲冬得新桃枣？既免饥寒，得充气力，渐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顾北看，遥见贼营数里，人畜声闹，犹未眠卧。贤者虽到南岸，恐贼来趁，望家急行。可行五十里，知贼渐远，身心宁泰，在一树下歇息，跏趺诵念。身劳日久，不觉坐至四更，忽寤开眼，见一青狼伟大，向贤者前蹲坐，将口拄贤者鼻。贤者见已还闭目，作念云：若实我仇，愿食我身，以偿宿殃，各舍怨结，共发仁慈；若是观音，愿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语已，开眼观

视，不见遗迹。当知诸佛慈善根力，随缘感现，利益无穷。今时有诵不得力者，良由轻心，复由过现，宿恶相资，所以难感。贤者平安到家，并将残桃枣呈示道俗，知实不虚。」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此能免王难也。《唐高僧传》云：「魏天平年中，定州募士孙敬德，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妄招其死。将加斩决，梦一沙门，令诵救生《观世音经》千遍得脱。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刑满千。刀斫自折，以为三段，皮肉不伤，三换其刀，终折如故。视像顶上，有刀三迹，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敕写其经，广布于世。」

《梁高僧传》云：「魏凉州释僧明。魏虏攻凉州，城民少，逼僧上城。举城同陷，收登城僧三千人，王军将至魏主所，谓曰：『道人当坐禅行道，乃复作贼登城，罪极刑戮，明日当杀。』至期食时，赤气数丈，贯日直度。天师寇谦之为帝所信，奏曰：『上天降异，正为道人，非实本心，官抑令上，愿不须杀。』帝遂放之，犹散配役徒。唯朗等数僧别付帐下，从驾东归。及魏军东还，朗与同学，思慕本乡，中路共叛。然严防守，更无走处，东西绝壁，莫测浅深，上有大树，傍垂岸侧，遂以鼓旗竿绳，系树悬下。时夜大暗，崖底纯棘，无安足处，欲上崖头，复恐军觉。投计惶惶，捉绳悬住，势非及久，共相谓曰：今厄顿至，唯念观音，以头扣石，一心专注。须臾光明从日处出，通照天地，乃见棘中，有得下处。因光至地，还忽冥暗，方知圣力，非关天明。相庆感遇，便泰稍眠。良久天晓，始闻军众，警角将发，而山谷重叠，徘徊万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出在其前，相顾而言，虽免虏难，虎口难脱！朗语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现光，今遇此虎，将非圣人，示吾路耶！于是二人径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迟，虎亦暂住。至晓得出，而失虎踪。便隧道自进，至于七日达于仇池，又至凉汉出于荆州，不测所终。」

《冥祥记》云：「魏荥阳释超达，未详氏族，元魏中行业僧也。多知解，善咒术。帝禁图讖尤急，所在搜访。有人诬达，乃收付荥阳狱。时魏博陵公检勘穷劾，达以实告。公遂大怒，以车轮系颈，严防卫之。自知无活，专念观音。至夜四更忽不见轮，唯见守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将欲远避。以系狱囚久，脚遂〔恋之心〕/足急不能远行。至晓虏骑四出追上，达急伏草中，兵骑蹋草，悉皆靡遍，对逼不见。仰看虏面，悉以皮障目。达一心服死，唯专诚称念，夜中虏去，寻即得脱。」

《高僧传》云：「魏有僧明道人，为北台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每疑沙门为贼，官收数百僧，并互系缚之。僧明为魁首，以绳急系，从头至足。克期斩决，僧明大怖！一心念观世音。至于半夜觉绳小宽，私心欣幸，精诚弥切。及晓索绳都断。既因得脱，逃逸奔山。明旦一狱监来觅不见，唯有断绳在地，知为神力所加，非关人事，即以奏闻。帝信道人不反，遂总释放。」

《宣验记》云：「陆暉系狱当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临刑，三刀皆折。官问故。答言：『恐是观音慈力。』及看像，顶有刀三痕，因奏免。」又云：「清陕西品千户，虔诵《白衣咒》，装檀香大士身，朝夕供奉。后任宁波游戎，失机论斩。临刑，连斫三刀俱断。奏闻免罪。」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此能免幽囚之难也。《冥祥记》云：「唐贞观年中，有河东董雄，为大理寺丞。少来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侍御韦琮鞠问甚急。囚禁数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直王忻同连此坐。雄与同房囚锁，专念《普门品》，日得三千遍。夜坐诵经，锁忽自解落

地，雄惊告忻玄，忻玄共视，锁坚全在地，而钩锁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其夜监察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哄锁以火烛之，见锁不开而相离，甚怪！又重锁，纸封书上而去。雄如初诵经，五更中，锁又解落有声。雄又告忻玄等。至明告敬玄视之，封题如故，而锁自相离。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何为胡神所魅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为大圣也。时忻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锁解落，视之如雄不异。其事台中，内外具皆闻见，不久俱免。」

《太平广记》云：「张达有罪系狱，分当受死。专念观音，锁械自脱，遂获免。终身斋戒。」

【咒咀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此能免咒咀毒药难也。按《添品》末句为「各自转回去」。文句虽差，意义无改也。凡咒咀毒药，乃用鬼法（梵语迷怛罗Vetala），欲害于人，前人邪念，方受其害，若能正念，及藉菩萨庇护，则不能害，而还著咒咀之人也。《十诵律》云：「若有大力咒师护念救解，若有大力天神守护，则不能害。」

《譬喻经》云：「有清信士，初持五戒，后时衰老，多有废忘。尔时山中有渴梵志，从其乞饮，田家事忙不暇看之，遂恨而去。梵志能起尸使鬼。召得杀鬼，敕曰：『彼辱我，往杀之！』山中有罗汉知，往诣田家语言：『汝今夜早燃灯，勤三自归，口诵：守口身莫犯偈，慈念众生，可得安隐。』主人如教，通晓念佛诵戒。鬼至晓求其微尤，无能得害。鬼神之法，人令其杀，即便欲杀，但彼有不可杀之德，法当却杀其使鬼者。其鬼乃恚，欲害梵志，罗汉蔽之，令鬼不见。田家悟道，梵志得活。」如送礼物与人，人不受，当还自受，是谓还著于本人也。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此能免鬼难也。唐贞观三年，玄奘法师，发心西迈，远涉流沙，八百里中，恶鬼异类，绕师前后。念观音名，应声皆散。

《高僧传》云：「隋那连提黎耶舍（Narendra-yasas译曰尊称）行化雪山（Himalaya）之北，见人鬼二路：人道荒险，鬼道利通。同伴一人，错入鬼路。耶舍口诵《观音神咒》。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咒力获免。」

《广异记》云：「唐大历初，王琦，喜持《观音经》，数患重病，讽经无不愈。每有奇鬼来触恼，而不敢干犯，自致消灭，其事不可胜纪。」

《异谈可信录》云：「清康熙间，钱塘郑国相妹，有狐祟，至晕绝时，国相诵《心经》，始苏。遂祷大士，愿施经二千卷，除妖救妹。妹云：『正危急时，空中现大士呼孽畜何得至此？曰：因饥觅食。大士手指妖腾空起，遂不见。』众闻异香满室。」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此恶兽不能害也。《冥祥记》云：「宋元嘉中，有黄龙沙门昙无竭（Dharmodgata）者，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诸徒属二十五人，往寻佛国，备经荒险，贞志弥坚。既达天竺舍卫（Sravasti），路逢山象一群，竭赍经诵念，称名归命，有狮子从林中出，象惊奔走。后有野牛一群，鸣吼而来，将欲加害，竭又如初归命，有大鹫飞来，牛便奔散，遂得克免。」

【虻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燃；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此蛇蝎不能害也。虻，亦名虺，体长二尺许，土色无文，有剧毒。蛇类甚多，有蟒蝮等，蝮，体长二尺余，头部三角形，颈细，鼻反钩。上颚两旁有毒牙，中空如管，其根部与毒腺相连，人被啮时，毒腺出毒液，由管牙而入注人体，体灰黑，有黑褐斑纹。蝎，蜘蛛类，形似蟹螯，体长五分许，色多黄褐，尾部有钩，甚毒。

《灵验记》云：「赵宋绍兴中，余干周姓妇，道遇三蛇当路，跨之过，蛇逐之，忽变三子，适乡人龚黎臣至，见巨蛇绕妇数匝卧地。垄乃高声称念观音及《大悲咒》。应声蛇自散去。」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此能免雷雹之难也。水蒸气凝聚为微细水滴，浮游空中者曰云。天空中之云，通常均带多少之电，如有两块带有多量异种电之云相接近时，则电冲破其中间空气之绝缘而放电，发强音与长电花；音即雷鼓，或称雷鸣；电花即掣电，或称闪电。空中水蒸气遇冷结成了雪，旋裹成块而下降，谓之降雹。雷电交加，雹雨互注，其灾必惨，倘称大士之名，则应声消散也。

《湖壖杂记》云：「清绍兴金桓，性孝友。康熙间，梦人告曰：『明年此日，当雷击！』桓日礼大士忏罪，次日临冥，恒恐不免，致惊老母，出外跪于浮图下。霹雳轰绕，既霁，无恙。问之，恒云：『适如梦，见大士露洒杨枝，复持镜一照而去。』」

又清嘉庆间，旗人文海，同兄设坛，习《武备录》。宅中旧供观音，降坛谕曰：「此非正道，习之不利。汝父积善颇多，曾祖母持齋信佛，故报以弈世簪纓，汝兄弟习此，将有不测之祸！故来救耳。」并谓海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当雷击，改过可免。六月二十一日。忽云雨滂沱，巨霆绕室，海惟一心归命观世音菩萨，净念持名，应声雨止雷停。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此总结观音能十方世界随类现形，寻声救苦，所以名为观世音也。三界之内，众苦逼迫，十类之中，无量困厄，倘能称名，则蒙慈护也。妙智力者，巧妙之智力也。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此明观音遍十方界，随类现形，拔苦与乐也。神为妙用无测，通为自在无碍，且足灵妙融通之功能故曰具足神通力。神通力，成所作智也。广修智方便之「智」字，指实智也，方便（Upaya），权智也。权实双运，故能妙应群机，历诸刹土（Ksetra）。种种恶趣，总标之辞，地狱下别指恶趣，应缺修罗。地狱，梵语那落迦（Naraka）泥犁（Niraya）等，译为不可乐，可厌，苦具等此狱依处地下而立，故曰地狱，非正译也。有八寒八热十六游增，一十八层，如是乃至五百地狱之别。

梵语薛荔多（Preta），旧译饿鬼，新译为鬼。《婆娑论》云：「有说饥渴增故名鬼，由彼积聚，感饥渴业，经百千岁，不闻水名，岂能得见，况复得触？有说被驱役故名鬼，恒为诸天处处驱役驰走故。有说多希望故名鬼，谓五趣中，从他有情，多希望者，无过此故。」饥虚渴热故名饿，

恐法多畏故名鬼，由其所造之业不同，故界报亦有胜劣，胜者，则为山林冢庙之神，药叉，罗刹，有威德者。劣者，则居处不净，不得饮食，常受刀杖之苦。畜生，梵语底栗车（Tiryagyoni），为世人所畜养故。或译为傍生，为傍行之生类故。《婆娑论》云：「生谓众生，畜谓畜养，谓彼横生禀性愚痴，不能自立，为他畜养，故名畜生。」《立世阿毗昙》云：「由宿谄曲业故，于中受生，复说此道众生，多覆身行，故名底栗车。」

生者，梵语惹多（Jati），有为果报始起故。老者，梵语莫渴洛迦（Mahallaka）身体衰变故。病者，梵语弭也地（Miyadhi），四大增损故。《智论》云：「病有二种：先世行业果报故，得种种病；今世冷热风发故，亦得种种病。」死者，梵语母陀（Mrta），五蕴坏离故。渐者，次第也；谓众生迁流三界，轮转六趣，身为苦本，惑为业因，苟称圣号，纵不顿除，亦渐消灭也。

《感应传》云：「唐龙德明亡，入冥，王问生平何善？曰：『能诵《观音经》。』王请升座，才举经题，地狱苦已息。」又云：「谢韬丧二子，妻哀痛，梦俱铁锁械，劝母自宽，为作福免罪。即设观音斋，礼《观音忏》，诵《观音经》。后复梦云：今托身王家享福。」又云：「宋虎邱某，因病变形作饿鬼，腹大咽小，人与食，呼曰铁丸。道法师为诵大士圣号，及《大悲咒》，灌以咒水，索粥渐愈。」「宋福州能仁寺，后山有猕猴作祟，多被害。长老宗演，悯猴孽重，为诵圣号及《大悲咒》度之。夜见妇人猴足，至拜谢曰。『弟子猕猴也，今赖法力解脱升天，』云。」

《南海慈航》云：「张氏女佛儿，诵《观音经》，暴死而苏。言二役挟去，以黑被先裹二人纳陈家，次裹女以花被，曰：『汝负渠钱一千二百，今应还也。』有绿衣者曰：『此女念《普门品》，姑舍之。』因失足堕地而寤。白于父，访陈家夜产三犬，二黑一斑，斑者毙。因取钱还陈，陈不受捐助善举。」

《出异记》云：「晋沙门竺法义，山居好学，住在始宁保山。后得病积时，攻治备至，而了不捐，日就绵笃，遂不复自治，唯归诚观世音。如此数日，昼眠梦见一道人，来候其病，因为治之。剖出肠胃，湔洗腑脏，见有结聚不净物甚多。洗濯毕还内之，语义曰：『汝病已除。』眠觉众患豁然，寻得复常。」

《高僧传》云：「宋长干寺，有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唱，天然独绝。颖尝患癬疮，积治不除。房内常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从像后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堕地，涎唾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似活，既取竹刮余涎唾。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既行取涎唾以敷癬上，所敷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痍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后卒所住，年八十一。」

《冥祥记》云：「晋沙门释道泰，常山衡唐精舍僧也。晋义熙年中，尝梦人云：『君之年命终六七。』泰年至四十二，便遇病笃，虑必不济，悉以衣钵之资，厚为福施。又归诚属念称诵观世音，昼夜四日，勤心不替。时所坐床前垂帷，忽于帷下见人跨户而入，足趺金色，光明照屋。泰乃褰帷遽视，奄然而灭。惊欣交萃，因大流汗，即觉体轻，所患平差。」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此五观智也。观者，梵语毗婆舍那（Vipasyana），体察妄惑，达观真理也。智者，梵语阇若

(Jnana)，了达一真法界，照彻无边众生之智慧也。此五观智，前三观，显自利德，后二观，显利他德。真观，空也；观一切法，缘生无性，当体即空故。清净观，假也；观一切法，有而非实，随缘示现，尘劳不染故；又不思议假，三观具足，离三惑故。广大智慧观，中也；平等大慧，非假非空，即空即假，不即不离，而三而一，双遮双照，无偏无待故。此之三观，或次第修，或不次修，无不皆以慈悲合运，故曰悲观及慈观。观音入甚深三观，观察众生，以同体大悲，拔众生苦，故名悲观；以无缘大慈，与众生乐，名为慈观。菩萨从初至于邻极，三观慈悲，未始离念，故令众生，常愿修此，常仰兹观，故曰常愿常瞻仰。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此智光遍照也。惑除障尽，染去净明，故曰无垢清净光。智慧光明，如杲日丽天，群昏灼破，故曰慧日破诸闇。

灾者，小灾无量，大灾有三，所谓火水风是也。火灾上烧初禅，以例无名火烧同居土，水灾上溺二禅，以例痴爱水溺方便土，风灾上吹三禅，以例妄业风吹实报土。今举二而不言水者，中例可知故。

菩萨智光，无处不照，故曰普明照世间。世间(Loka)者，世为迁流破坏义，间为中隔界畔义，有两种之殊一、有情世间，即众生也，二、器世间，即有情所依之国土也。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此三轮利生也。为法现形，本期救苦，故说法之身名为悲体。此身先以戒德警入，如天震雷，物无不肃，故曰戒雷震。菩萨以无缘大慈之意，加被众生，妙应群机，物无不覆，故曰慈意妙大云。

甘露，梵语阿密哩多(Amrta)，味甘如蜜，天人所食，长生不死，故亦名不死之药。罗什法师云：「诸天以种种名药，著海山，以宝山摩之，令成甘露，食之得仙，名不死药。」菩萨所说深妙之法，如天甘露，众生受之，三惑焰灭，得证无生，故曰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此能免诤讼军斗之难也。诤讼，犹言争讼，谓争辩曲直于官吏也。军中斗争，或长枪对击，或短刀相交，险状万分。若今之原子时代，一弹爆炸，数十里内，皆能波及，而罹难生民，数以万计，其惨更甚！倘称圣号，仗慈力加庇，则众怒应声退散也。《义疏记》云：「事系讼庭，身临战阵，心忧刑罚，命虑兵残；今昔冤仇，此时合会，一心致感，众难皆祛。」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此劝持勿疑也。初偈明智境深妙，以劝常念，次偈明感应难测，以劝勿疑。菩萨说法，音声美妙，不偏空有，真俗圆融，故曰妙音(Ghosa)，以妙观智，彻照世间，凡有称念，无不普应，名观世音。演无上法，音声清净，微妙难思，闻者欢喜，得净妙道，故曰梵音。以无缘慈悲，应机说法，要不失时，名海潮音。所说妙法，遣九界情，照众生音，超二世相，是故名为胜世间音。《义

疏记》云：「言虽次第，观在一心，智外无音，音外无智，境智冥一，思虑顿忘。」具斯盛德，故须常念。次偈中先劝勿疑，次陈感应也。相续系念，故云念念。是非不决谓之疑。因疑则中途退堕，损害信心，朝秦暮楚，一事无成。勿疑则勇猛前进，念念观世音，念久功纯，不念而念，自伏感应道交。《楞严经》云：「譬如有人，一人专忆，一人专忘，如是二人，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二人相忆，二忆念深，如是乃至，从生至生，同于形影，不相乖异。十方如来，如母忆子。若子逃逝，虽忆何为？子若忆母，如母忆时，母子历生，不相违远。若众生心，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去佛不远。」观音如母，众生若子，慈母忆子，其切可知，子若念母，如母忆时，则从生至生，如影随形，如谷应响，是故众生念念勿疑，于苦恼死厄之中，观音净圣，能作依怙也。《义疏记》云：「念即观音深妙智境，虽达常住，未免迁流，即于迁流照常境智，是则念念不离观音。……如是系念，唯慎生疑，疑咒若生，理境斯障，故明圣德以劝息疑。纵久修不成，求之未应，须知净圣，冥资不虚，于二死中，如父如母，可依可怙，念念持护，感应必彰。」依者，倚也；怙者，赖也。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此结劝供养也。初句总叹功德，次句别彰慈眼，三句叙福无量，四句结劝修供。礼虽属身身必具口，非意不行，三业殷重，五体翘勤，顶礼供养，失敬中最。叙偈颂竟。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此持地叹德也。持地，梵语鞞陀楼（Gandhalu），往昔平世界地，因了心地，遂持本悟圆悟藏心，故名持地。《楞严经》云：「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或作桥梁，或负沙土；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于世。或有众生于阇闾处，要人擎物，我先为擎，至其所诣，放物即行，不取其直。毗舍浮佛（Visvabhul 31 Kalpa Buddha No2）现在世时，世多饥荒。我为负人，无问远近，唯取一钱。或有车牛，被于泥溺，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见身微尘，与造世界，所有微尘，等无差别。」《义疏记》云：「《宝云经》云：菩萨有十法，名持地三昧，如世间地：一者、广大，二、众生依，三、无好恶，四、受大雨，五、生草木，六、种子所依，七、生众宝，八、生众药，九、风不动，十、师子吼亦不能惊；菩萨亦尔。」观音为调伏十法界众生，示此三业，慈悲力润，随感受生，不为烦恼所累，故曰自在之业。普门示现神通力者，即指以上满二求，免八难，三十二应游法界，十四无畏济群生也。功德浩浩，非算可知，故曰不少。一闻此品，即得功德不少，况受持历生乎？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此以会众发心总结前文也。八万四千，举其数之多也。又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故佛举八万四千之数以对治之。无等等者，梵语阿娑摩娑摩（Asamasama），最胜最上，无类可类故。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Anuttara-samyak-sambodhi），佛所得之智慧也。阿耨多罗，译为无上；三藐，译为正等；三菩提，译为正觉。无法可过，故云无上；理事遍知，故名正等，离妄照真，故名正觉。发是大心，愿成佛道，故云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妙華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釋（知定法師）

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贊

陳健民

敬禮 無異千手千眼大悲觀音貢噶上師前！

敬禮 三世諸佛悲心總集體前！

敬禮 大悲勝海諸護法守者聖眾前！

感應周遍一切時與處，未見先遇於夢境光明，
膜拜尊前與大悲無異，既見如故首當贊師尊。
羯磨杵相親睹尊脊現，法王夢中懸訓根本師，
二足獅子與龍為莊嚴，應在弟子首當贊師尊。
化現賢劫千佛一切尊，喜樂密時四座金剛持，
乃至悲淚示現度母尊，憫眾難度甚至粉碎身。
威力變現十一面觀音，千手千眼感彌陀為頂，
蓮師貢師無分至於今。順緣增上令行者成就。
化現六臂大黑天尊身，逆緣增上令行者精進，
化現自在天王之魔軍，身業功德變現復變現。
帝網重重譬喻所難盡，變普賢身而出文殊舌，
上承四維上下諸佛力，難以敬贊大悲觀世音！
哀我小子欲贊何能盡？南瞻部洲除彼已聾者，
何處何人不聞六字明？六魔六病六障皆摧毀，
六害六曜六毒悉除盡，六劫六關六惑都消滅，
六種悉地無碍而證成，六道皆證佛六道次身。
無始以來多少諸行者，無論智愚念此已往生；
直至佛法最後將滅時，此六字明不斷在人心。

尽一切经一切胜真言，功德殊胜能普三根者，
更无有逾六字大明恩！岂仅念者可以得超升，
闻者遇者见者毁谤者，缘俱义利无有不蒙恩！
大悲长咒感应久昭著，解脱诸难早经古人传；
乃至其他变现诸真言，一一无非悲心之结晶。
语业功德变现复变现，地水火风大明音周遍，
变普贤身而出文殊舌，上承四维上下诸佛力，
难以敬赞大悲观世音！哀我小子欲赞何能尽？
事业变现三十二应身，无贵无贱无分富与贫，
无善无恶但得一心信，莫不恩蒙大悲观世音！
水火刀兵瘟疫与饥馑，病魔罪障一切所出生，
闻声救苦大悲观世音！行者所求无缘同体悲，
乃至五智卅七菩提分，无不满愿大悲观世音！
密智母与四方四空行，能令行者大乐无方分，
无不相应大悲观世音！任何行者修空或其他，
悲心不生无有成就分，空悲无二大悲观世音！
一切诸法本来观自在，如尊所入般若门甚深，
不增不减心佛同众生，不生不灭不垢亦不净；
诸古德辈远朝西竺时，遇难得救唯依此心经。
妙理契合无缘大悲心，以空即色悲愿无穷尽，
以色即空无明无无明，令众度厄复得全慧命。
深恩重重何时得相应，空悲双融与尊同一身？
心业功德无尽复无尽，弥高弥坚似远还似近，
变普贤身而出文殊舌，上承四维上下诸佛力，

难以敬赞大悲观世音！哀我小子欲赞何能尽？
末世众生难调更胜前，我发如尊无缘大悲心，
何日得具与尊同体德？殷重启请大悲观世音！
世间自在三十大愿文，我愧无德至今未圆成！
愿尊破格大悲以摄受，令我大悲大智大力生，
度尽六道庄严大悲心，迫不及待悲泪不能禁，
顶礼祈求大悲观世音，愿垂加被自他速圆成！

大悲觀世音菩薩摩訶薩讚（陳健民）

普门品讲记

果纯 著

（一）经题 妙法莲华经

记：这品文谁个都知道出在法华经。我们解释这品文，照例先来解释它的经题，然后即来解释品题译题。妙法莲华经它是一部经的纲要，同时也是一部经的题目，我们要明白这部经的意义，必然先要把这经题细心地研究一下，如果我们对于这经题的意义有了相当的了解，那么对于这经里的深义自然势如用刀破竹。然而这五个字虽然简简单单，它的意义则可说是完全包括这部经的要旨。

妙法莲华经是释迦牟尼佛在灵鹫山会上对诸大弟子最后而说的。他所说一代的时教全任随著众生的机宜而说，例如众生有什么机他就说什么法。譬如佛最初成道那时的众生都是上等一类的根机，而佛说的是一类上等的圆顿大法。可是到了后来那些大根机都已度完了，只剩来的是一类如聋如哑的小根器，佛就随著他们的根器说一类权小的法。总之佛所说一代的时教，完全见机施設毫无错义。至于这部经的立题，我们推溯历古诸大法匠，对于一切经题的创造，而所传授下来，不外七种，这七种的立题，则可收摄佛所说一代的时教，七种就是：

一，人。

二，法。

三，喻。

四，人法。

五，法喻。

六，人喻。

七，人法喻。

（一）人的立题，如佛说阿弥陀经等类。佛说两字，是娑婆教主的释迦牟尼佛，是属能说的人。阿弥陀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是属所说的法。能说与所说全属是人，故依人为立题。

（二）法的立题，如涅槃经等类。涅槃是梵语把它翻译过来就是「不生不灭」，也就是佛所证的真如法体，因它是一种理法，故涅槃经以法为立题。

（三）喻的立题，如梵网经等类。梵网是譬喻，它是帝释天宫的网，这网的编织，乃用珠串成每颗珠都能照摄我们这世界里一切森罗万象，一珠如是，余珠亦然，珠珠相摄光光相照，因它是种譬喻，故从喻为立题。

上面三种是以人法喻单字立题。下面三种是以复字立题，复的立题，是把两者意思合并起来作

一经题，两者意义如下所释：

（四）人法的立题，如文殊问般若经等类。文殊是佛的大弟子智慧第一，这菩萨是古佛，现在示现为佛弟子，此是菩萨大悲心故，不舍因中行。他是能问之人，般若是他所问之法，意是般若法门甚深奥妙，非智莫问，菩萨智慧冠绝，堪问此法，故经以人法两者为立题。

（五）法喻的立题，如本经之类。妙法是法，莲华是喻，故经以法喻为立题。

（六）人喻的立题，如如来师子吼经等类。如来是佛的通号，即是能说的人，师子吼是佛所说的法，即是法的譬喻。譬喻乃佛说法的一种善巧方便，为使众生明然易解，故经以人喻两者为立题。

下面一种是人法喻三者作一经题，如大方广佛华严经之类。大方广是法，佛是圆满报身卢舍那佛是人，华严是万行因华，庄严佛果，是喻。这部经是经中之王，圆极之理，非其它诸经可比。上面七种的立题，兹已释竟。而本经之意义，现在先来解释法，然后即来解释喻。

妙法的意义，如果把它广泛来说，则可包括佛所说的一代时教，因佛所说的时教，没有那一种法不是对治众生的毛病，众生有什么毛病，佛就说什么的法。现在这部经称为妙法，此无非要示现这部经是超绝圆妙之理，非其余诸经可比，这种微妙乃除了华严经外，绝没有一法可与它比较，所以它在头上要加个「妙」字，意是要彰显它深幽绝妙之理。

问：此法究竟怎样妙呢？

答：约略说，它有两种特色：

一从本以来就妙，此妙乃是无始无终其体常住不变，恒古常妙。

二非是先粗而后妙，乃是一贯常妙，而其始终离其造作。

然此法乃是诸佛所证之体，也即是众生所迷之体，它的体，本来平等本来普遍而不局于那一道众生，凡有心者，皆有此体，故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本经又云：「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现在诸佛他能证达此体，而其始终不被外面境界所转，而能运转一切境界，观一切境界等如空华，犹如焰阳，而佛能作如此谛观，此皆因其证达此体故，故佛处处都能展施妙用，于理于事都能坦然无碍。然而众生则不为然，众生常以虚妄心贪著心对于一切幻境起诸分别起诸执著，以是众生灵明活泼的体性无形中由此迷失！所以众生永远成为众生，众生虽然迷失，他的体性依然还是不变，此不变之理，好比一块金子，虽被金匠镕成许多不同金饰，但它金性依然无异，此好比众生虽然把这体性迷失在牛胎马腹，变成各等形形色色，而与佛同等的体性，仍然存在，此存在即是妙法的深义。现在此妙法众生虽然皆有，但众生迷而不能觉知，此非众生不能觉知，甚至三贤十地亦不能尽知，如本经云：「惟佛与佛，乃能知之」，诸佛证此悟此终成正觉，众生迷此失此终成众生，众生虽迷，终日又与它相共，犹如我们穿衣吃饭，屙屎放尿，见色闻声嗅香识臭，以及日常一切动作，无非都是此之妙法运用。所以众生迷此，生死滔滔，诸佛悟此，妙用无穷，是故我佛一出定境，深知此法一切众生皆有，于是极力赞扬，乃要使众生明白此理也。

至于此妙法的体用，实相为体，轨持为用。实相，如本经一言一句以至一字一义无非要显示此

实相深义，以观吾佛始从菩提树下，终至鹤林，其间所说一代时教，原本即是要显此义，如本经云：「更以异方便助显第一义」，此「第一义」，即是实相深义，此实相，非有相非无相，若言有，大象无形，若言无，则充满法界，故此相小如微尘，大如虚空，非其凡夫所能推测也。

轨持，轨即轨生物解，持即任持自性。轨生物解，意谓一切众生虽俱有如来实相妙体，但以众生无明欲染所障竟不能证得，如经中云：「坚著于五欲，痴欲故生恼，以诸欲因缘，坠落三恶道！」是故众生一向以来以苦海中滔滔受其生死了无尽期，佛为怜愍此等，将他所证妙法和盘托出，分析彻理，谆谆垂诲，使诸众生归入正轨，故云轨生物解。

任持自性，意谓一切众生虽有一乘佛性，可是众生背觉合尘，迷昧本心，以诸境界起诸邪妄，以一精明佛性，变成五性区别，而如来一乘教法，也随之分成三乘廓异。现在众生虽迷，而其本心仍然任持不失，故云任持自性。

问：据本经云：「是法不可示，言辞相寂灭。」既然寂灭，为何佛还要说呢？

答：此法若不随诸说相，此法就不能称为妙法，现在所以称为妙者，它的本体非寂非动，非迁非变虽被诸佛尘说刹说，以其本体毕竟凝然不变。

此下解释譬喻。莲华是一经总喻，现在拿来譬喻，意是取莲华在泥不染，清深香洁，可喻此妙法常处众生怀中，而其清深体性，毕竟不变。据翻译名义集说，莲华共有四种：「一白色莲华，二青色莲华，三红色莲华，四黄色莲华。」在历古诸大法匠，解释莲华各有不同，或用青莲华，或用白莲华，或用香水中大莲华。然以他们各种的解释，固然各有各的深义，以上诸解，我们姑且勿论，现在我们暂把通理法师的意义来解，他的意义乃依据本经的「优昙华」而解。如经云：「如是妙法，诸佛如来时乃说之，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经中「优昙钵华」译义有二：一译灵瑞，二译灵应。

一译灵瑞，乃说此华不开则已，开则必定有佛出现于世，它是圣灵的瑞兆。如般泥洹经：「阎浮提有尊树王，名优昙钵，有实无华，若有华者，必是金色，乃有佛出，以此名为灵瑞华。」

二译灵应，乃说此华不现则已，现则必有转轮圣王出现于世，它是圣王的灵兆，如施設论云：「南瞻部洲有轮王路，广一输缮那，（梵语输缮那，亦云由旬，华言限量。）无轮王时，海水所覆，若轮王出，海水减一输缮那，此路皆现，优昙钵华，同时而生，以此名为灵应华。」

据上面两种经论解释，可见此华不像平常的华，平常的华，依循四季开放，而这华开放，必有特别因缘，可喻此中妙法非要根机纯熟，然后才得率直而说。

又准泥洹经中略开三义：「一此华名尊树王，喻此法乃为诸经中王。二此华有实无华，华必金色，喻此法纯谈果体，闻说行因，行必契真。三华不开则已，开则必有佛出，喻此法不说则已，说则授记成佛。」

又准施設论中亦有三义：「一此华出轮王路，喻此法惟佛乘方有。二此华与路同现，喻闻此法者，即到佛地。三此华惟供轮王游观，喻此法惟供法王受用。」此莲华依本经「权」「实」「本」「迹」四者意义解释，据玄义中亦有三种譬喻，各有二义：

一为莲故华有二喻，第一从实施权，莲譬喻实，华譬喻权，若如释迦如来为度三乘众生，将一乘实法，开出三乘权教。如经云：「我有方便力，开示三乘法」，又云：「虽示种种道，其实为佛乘。」第二从本随迹，莲譬喻本，华譬喻迹，若如释迦如来成佛以来，已经无量劫，此是本。现在示降王宫，假现八相成道，此是迹。如经云：「我实成佛以来，久远若斯，但教化众生，作如是说，我少出家，得三菩提。」

二华开莲现有二喻，第一开权显实，华开譬喻开权，莲现譬喻显实，若如释迦如来从前虽说权巧方便法门，引导众生，一到众生根机纯熟，堪任大教，佛就显实，如经云：「如来但以一佛乘故，为众生说法，无有余乘，若二若三。」又云：「开方便门，示真实相。」第二开迹显本，华开譬喻开迹，莲现譬喻显本，若如现在释迦如来在菩提树下成佛，此是迹。佛在往昔成佛，此是本。经云：「皆谓今佛出释氏宫，去伽耶城不远，坐于道场，得成无上菩提，然我实成佛已来，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那由他劫。」

三华落莲成有二喻，第一废权立实，华落譬喻废权莲成譬喻立实，若如释迦如来废弃昔日所说三乘法，而仍建立一乘实法，经云：「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第二废迹立本，华落譬喻废迹，莲成譬喻立本，若如释迦如来废现在成佛之迹，而说久远成佛之本，经云：「诸佛如来，法皆如是，为度众生，皆实不虚。」

综观上面所说，妙法是一经所述的要旨，莲华是一经譬喻的总名。

经字，梵语修多罗，华言「契经」，意是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经的名词，佛教未入中国已有经的名词，那时的经固然是儒道的经，例如儒教有九经五经等类，彼之立意，谓圣言所被之下，皆名曰经。我们佛教圣典也随此方名词，也名曰经，因恐滥此方解释不同，它之大意然不出下面四者：

一，贯，是贯穿，所应知义。

二，摄，是摄持，所应度生。

三，常，是常住，三世不变。

四，法，是法则，诸佛同轨。

综以本经所含意义，简略来说，是荡化城的执教，废草庵的滞情，开方便的权门，示真实的妙理，会众善的小行，归广大的一乘，这是一经所述的要旨。

（二）品题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记：观世音菩萨，他是一位果后行因菩萨，同时也是西方极乐世界的补处。其实他成佛比较我们释迦牟尼佛还早，而且释迦牟尼佛曾作他弟子，这种传说，如观音三昧经云：「是观世音在我前成佛，名正法明如来，为吾弟子。」

他未来在西方成佛的名号，如宝藏佛授记云：「汝观天人，及三恶道一切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恼故，欲众生住安乐故，今当字汝为观世音，无量寿佛涅槃已，彼土转名一切珍宝所成就世界，所有种种庄严无量无边，安乐世界所不及也。汝于一念顷，成等正觉，号遍出一切光明功

德山王如来。」

据此观之，可见这位菩萨乃是不可思议的菩萨，非是那些初发意菩萨。他现在寄位为菩萨，当然是要辅助我们释迦牟尼佛宏化。但另一说法，他有一种特别因缘，他看我们娑婆国土众生永远沉在苦海深渊里，他要结此土众生的缘，故发起广大的大悲心，从他不生不灭而示现有生有灭，直接的来教化我们，使我们有所归宿，所以我们此土的众生没有那个不信仰这位菩萨，尤其一般闺门妇女者，此谓「处处阿弥陀，家家观世音」是也。可是现在有许多人不明了这位菩萨的略历，都说他是一位女菩萨，这种传说，不但侮辱这位菩萨，须知这位菩萨是没有固定的形相，他见什么机就现什么相，例如下文以三十二应是，不过这种乃是权现而已，我们决不能固执他，若固执就有伤害这位菩萨的实义。

至于菩萨立名的意义，他并不像我们虚伪的立个空名字，现在他立这名字，完全依据他往昔所用的「闻思修」三慧的功夫而立。这名字非是他自己安立，仍是一位古观音如来和他授记。那时这位古佛教他「闻思修」三慧，他即照此三慧缓缓修习，后来果然得了一种「动静二相了然不生」的三昧，进一步又得了两种殊胜功行，即楞严经里的「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与佛如来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仰。」因他得了这种功行，这位观世音如来就授他「观世音」之号，所以他的名字是由这而来的。

他的名字另有一种意义，观是能观之智，世音是所观之境，即是世间声尘，世间声尘种类很多，我们把它简略来说，总不出下面两者：

一有情屈曲声，即是世间音乐歌声之类，此等声音，一般修行人最好不要和它们接触，因其此等声音最能扰乱人的神经者。

二无情径直声，如世间风声雨声火声水声钟声鼓声等类，此等声音无扰乱性，而且可以帮助修行人的道念，若如从前诸多古德听此声音而悟道者也很多，诸如香岩禅师等类。

总之世间声尘，虽有千差万别，但总说一句，不出情与无情两者。现在这位菩萨在当初用工时候，而对治这些声音，乃用一种逆流反闻自性的方法，他先把自己那个分别识心摄住，使他不流注分别外面境界，然后用一种内地工夫逐暂观住，使诸根尘渐渐寂灭，一至外无所对，内无所存，能闻的闻机和所闻的闻性二俱臻到寂灭，菩萨这时候就得了十方圆明了，如楞严经云：「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孔夫子说：「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即此意义。而菩萨中间所用的工夫，固然非是我们这样简单的说法，而且非是我们妄想心所能推测。总之菩萨用功，他所闻的音声，是用根不用识的一昧反闻自性，非是我们奔声逐境，念念起诸分别，一昧循流转变，所以众生不能成其正果，此乃因其众生六根门头喜欢流注分别外面六种境界也。而耳根修行法门此方最为适宜，如楞严经云：「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欲入三摩地，必以闻中入。」而二十五圆通文殊菩萨唯选观世音菩萨耳根法门尤最，由此足见娑婆国土众生与这位菩萨确有特别深长因缘。现在我们既然蒙惠了这位菩萨千生累劫的来教化我们，我们现在要以怎样的心才可以报答他，此须行者应该郑重思惟，尤其一般受其恩惠者。

菩萨是梵语，华言「觉有情」，意是能觉悟自己，而兼能觉悟他人，此即「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之意。凡个人处处都能替人设想，为人利益，对一切众生不起残杀心损害心慢心恶心，处处都能爱护一切众生，这种种都可称为菩萨心，故菩萨可为天下表，孟子说：「爱人者，人

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普门，是圆达意义，也即是显示菩萨心平等，菩萨证极圆通，凡有作用，皆以无分别心而赴，一切不分畛域，一视同仁，此即普义。门是解脱门涅槃门，楞严云：「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此门是诸佛所证之门也，即是菩萨所修之门，正也是众生所迷之门。诸佛证此门，运起广大妙用，众生迷此门，受其生死无涯，故诸佛与众生两相比较，殆有天壤之别！现在众生想宜成佛，必宜经此门径而修不可。

品字，是聚集意思，就是把许多意思聚集在一起。这部经共有七卷二十八品，现在此品例在二十五品。依照唐道安法师判一切经典有序正流通三分，现在此品是属流通分。

（三）译题 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

记：佛经的产源地是在印度，假如不把它们翻译过来，那么除了一些懂得梵文外，就恐没有人看得懂了。现在这位法师学问淹博，学通三藏，博得此方人士倾仰，而其所译经本非常精巧完备，在当时译场上他的确震荡一时，自古沿今，他拥有许多读者，他乃是七佛的译经师。此经乃是他所译之一。

姚秦是朝代的名。中国在从前也是很乱，古时南北朝前后有两个秦国，前个秦国皇帝，名叫苻坚，可是后来被他部下姚萇将军歼灭，就把苻改为姚，也名后秦。这位法师到了中国，正是姚萇做皇帝的时候，所以称他做姚秦。

三藏，即是经律论，乃佛之教典也。佛之教典虽然浩瀚，把它总说起来，不出此三者。此三者则可收摄佛所说一代时教。然而为什么称为藏呢？藏是包藏含藏，好像仓库能够藏储许多当东西一样，若如经典能够包含世出世间一切森罗万法。

一，经藏，乃藏定法。此因众生心猿意马念念奔逐外境，佛为对治此等，即说此藏，诸如楞严般若等类。

二，律藏，乃藏戒法。盖众生纵欲无禁，毁犯无忌，佛为对治此等，即制此律，如四分戒十诵律等类。

三论藏，乃藏慧法。此藏乃诸大菩萨辩论成之，盖因佛典难入，诚有使人望洋兴叹，是故无著天亲龙树马鸣，诸大菩萨为欲使其后人易解起见，不惜惮烦多方引论辩释，分析彻理，旨在引人入胜，如瑜伽师地论大乘起信论等类。前二藏乃佛所说，后一藏乃诸菩萨所论集。

法师，是释子的通称。据本经云：「受持，忆念读诵，书写经文，」这些皆可称为法师。另一说，以法为师，孝经云：「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即此谓也。

鸠摩罗什，是梵语，华言「童寿」，法师的先祖是中印度人他父亲名鸠摩罗琰，曾在本国做过宰相，因他看破荣华，弃职环游，后游至龟兹国，龟兹王慕他意气清高，遂把自己妹子嫁他，后来生了这位法师。法师在少时候，冠伦拔萃，才智过人，七岁时随他母亲到寺院拜佛，寺里有铁钵，法师戴在头上，片刻，觉得力不胜负，由是顿悟「万法唯心造」要旨，自是以后他的名誉渐渐传遍

出去。我们中国苻坚皇帝深慕这位法师大名，遂遣吕光将军领军七万讨伐龟兹，将军请了法师回到凉州时，闻苻坚已被姚萇所灭，将军遂在凉州自称王河王，国号曰凉，姚萇做了皇帝，曾派人请法师入关，却被吕光将军拒绝，姚萇崩，他儿子姚兴继位，也派人去请法师入关，仍被吕光将军拒绝，吕光崩，他儿子吕隆继位，这时姚兴乘机出兵讨伐，吕隆大败，法师始得入关。法师到了关内，一看中国旧时所译经典，义多纰僻，与梵本相差甚远，事须修正必要，遂在长安召集名德高僧八百余人，重新翻译，经他此番翻译。中国佛教经典始得稍为完备，然他所译经本共有三百九十余卷。对于我国贡献至大。至弘始十八年八月他即与世长别了，此给了当时译坛上最大的损失！他临终时，曾说过两句话来证明他所译的经本，他说：「如我所译经本会违背佛旨者，我火葬时舌头要烧烂，」至他荼毗时舌头果然不变，此足可证明他所译经本乃与佛旨冥然相契了。

（四）正文

【尔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座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是言：】

记：下面解释经文。这几句话是经家通常问法的仪式。因为要问佛的法必须严俱身心，三业诚恳然后始能启问。

尔时，就是妙音菩萨弘经已竟，无尽意起来作问之时。菩萨要问法必含有许多要义，然后始得启问。现在这位菩萨起来作问他是鉴于在会大众有所疑惑。他们的疑惑，乃是看了东方妙音菩萨俱有广大神通而不知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有没有这神变，无尽意以他心通知道他们怀了这疑，便起来替他们质疑，这是菩萨开始发凡的问。

现在先来解释无尽意菩萨的名字，无尽意是对有尽意而说，在小乘方面所发的心，都以有尽的心而求有尽的果，例如小乘所修的行，只不过四谛十二因缘，所证的果也不过偏空涅槃的果。菩萨则不为然，他观三界芸芸众生，而其所发的愿也是无尽的愿，如地藏王菩萨说「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观世音菩萨说：「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菩萨殆此类人，故名无尽意。

即从座起，偏袒右肩两句，是明身业诚敬。「此谓诚于中形于外。」座字，依理说，是表法空，菩萨深达我法二执其体本空故他所坐之座也是空座，经云：「诸法空为座。」座既然空，菩萨所起当然也是无起，无起之起才是实相理体。现在菩萨所说之起，乃是随顺众生假名而已，其实，实相理体，本来无起。

偏袒右肩一句，是比丘披衣的一种方式。佛的制法，凡沙门之服装要与俗人有异，以易辨别，故须要以这种方式披著，这种袒露装饰，乃表示弟子奉诚师尊的一种最诚敬之意。然此种著法，现在锡兰缅甸暹罗尚行此法，在中国方面因地寒关系，则不能照此法行之，依理说，是表权实二法。左肩盖覆，即表实法，实法之理，本无可说，犹如盖覆。右肩袒露，即表权法，权法可说，随机应变，犹如袒露。

合掌向佛，而作是言两句，上面一句是明意业恭敬下面一句是明口业恭敬，如是三业恭敬，方感如来兴悲。康诰云：「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据西域风俗，合掌乃表恭敬，犹如中国则以拱手为表敬意。依理说，合掌乃表一心。我们在于平时，此心自然很多杂念，新陈代谢无有轮息，现在要见佛，理应将此杂念屏绝，摄其心，正其意，此如将十指合成一指，以表无二心者。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

记：此明质问菩萨名义。现在无尽意竟已兴慈运悲发端启问，而会下大众似乎得了转机，他们个个都充满著欣容喜色。无尽意虽然问得很简单，而佛解答起来却似涓涓无尽，因为菩萨名义，不说则已，一说起来非是三言两语就可说完。现在菩萨所问，照释论所释，问法有三：「一不解而问，二试问，三赴机而问。」现在菩萨是属于第三「赴机而问。」

世尊，是十号的一号，乃是尊称的意思。佛在因中发无上菩提心，勤求佛果，自利利他三觉圆满人间天上成皆尊敬，是故名曰世尊。

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一句，正问义。无尽意故意装呆作问，此足见他是「赴机而问。」因他看了此位菩萨名扬卓著，周闻十方，竟受人人景仰，而不知菩萨究竟是什么缘故，而感此善德因缘福报？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记：下面是佛回答。佛，乃是我们释迦牟尼佛，梵语佛陀，华言「觉者」，或翻「智者」，盖佛乃一切智人也。据大乘义章云：「佛者，就德以立其名，佛是觉知，就斯立称。觉有两义：一觉察名觉，如人觉贼。二觉悟名觉，如人睡寤。觉察之觉对烦恼障，烦恼侵害，事等如贼，唯圣觉知不为其害，故名为觉。涅槃云：如人觉贼，贼无能为，佛亦如是。觉悟之觉对所知障，无明昏寝，事等如睡，圣慧一起，朗然大悟，如睡得寤，故名为觉。既能自觉，复能觉他，觉行穷满，故名为佛。自觉简异凡夫，觉他简异二乘。觉行圆满简异菩萨，盖凡夫不能自觉，二乘虽自觉而无觉他之行，菩萨自觉觉他而觉行尚未圆满，故异耳。」现在无尽意三业既诚，佛焉不答，故孟子说：「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故曰佛告无尽意。

善男子，乃奉诚佛之信徒也。善者，美也，仁也，义也。孟子说：「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此乃指无尽意和在会大众，佛呼之，乃表其最亲爱也。

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一句，此明受苦的众生很多。非可算数，故曰无量。众生。乃指一切有情之类。以众多因绿，假和合而生，故名众生。今不言众死者，乃因有生必有死，故单举「生」字代替。受诸苦恼，是明众生造业不同，而其所感果报自然也异。例如地狱受汤镬刀山苦恼，畜生受宰屠刀割苦恼，人道受「生老病死」苦恼，修罗受嗔火炽盛苦恼，天道受五衰相苦恼。现在仅就人道所受苦恼来说，除其「生老病死」外，其身所受寒暑饥渴刀兵水火，此是属苦，其心所受忧愁刺激愚鲁贪痴，此是属恼，如是一苦一恼，我们尚且难于应付，何况多苦多恼？

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一句，是明众生受苦时候，思求解脱，此谓「安闲即流于骄奢，病苦即思求解脱。」一心称名，乃拣二心，念与所念二俱归成一念，故云一心。

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两句，是明菩萨寻声救苦感应道交。如众生在苦恼中，能其一心称念，菩萨即以耳根三昧观其音声，使诸众生脱离苦际。华严云：「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

问：一心称名，皆得解脱，现在之人称唱累年，为何不见功效呢？

答：现在之人虽然称唱累年，其心多于散妄，又多戏论，故不得感应。譬喻临镜背视，影终不

现，对谷闭口，响终不应。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记：下面是指世间七种大难。意是世间大难莫过于此，而此大难尚且能救，何况余诸小难。这七难尤以火难为最，故在首。若有下，是指若有人被大火焚烧时，是人能镇定力念，其大火即不得来患，此不患乃菩萨威神力故。

依理说，此中大火，乃是众生无明之火，此无明是众生妄见妄觉所起，今火不能烧者，意是内火消灭，外火弗患。华严云：「大火猛焰恒烧热，净心度行是其行。」

案：高僧传云：「魏法智大师在俗时，一人行至野泽，忽遇猛火烧至，他想：定被火烧死无疑，他情急智生至心持念菩萨洪名，片刻，大火果然烧至身边，他容身地，始终不被波及，此非菩萨神力而谁？」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记：此明水难。水之性力，较火稍缓，故例第二。若为下，是指有人被大水所漂时，是人能至心称念菩萨名号，时即浅处。大水是指患难地方，如江河大海鸿渠深沟等处，这些都能淹溺于人。

依理说，此中大水，本是众生法性海中真如法水、因众生无明风掀动，将法性水酿成烦恼爱水。楞严云：「陀那微细识，习气成暴流！」现在内水既没，外水自然弗得涛患。

案：法苑珠林云：「晋徐荣，一日坐船至定山，忽堕洄湫，徐荣低声称念菩萨洪名，时满天浓黑，风雨交作，邻近山头忽射微光，船渐泛岸，以是免难。」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罗刹之难。】

记：此明罗刹难。罗刹是鬼道之一部分，鬼有善有恶，今罗刹难比水火二难更温缓，故例第三。如经云：「有五百罗刹女，妻五百飘人，生子受乐，时节犹长，然后顿食。」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一句，此等乃采宝之人，意是入海取宝，一人不可独往，须结伴侣，然后始能去得。另一说法，乃明采宝之人甚多，故百千万亿论。

为求金银琉璃砗磲玛瑙珊瑚琥珀真珠等宝，入于大海两句，是明所求物件，即世间最贵重之七宝物也。世间之人，各有所求，而其目的不外金钱一者，因金钱可能安养吾人性命，故人人宜求之。海为藏宝之处，所以此等之人不惜身躯，冒险泛入，意乃希图雄厚也。

假使黑风吹其船舫，漂堕罗刹鬼国两句，正明鬼难。风本无形，而今言黑者，乃必鬼怪之风，此风吹来连云带沙一齐卷起，故名曰黑。罗刹鬼国，乃在大海边。罗刹，华言「可畏」，因它形状极可怖畏。此鬼是食人鬼，华严云：「罗刹妇女，随所生子而悉食之，食子既尽，复食其夫。」

其中若有下，意是此等采宝之人漂落罗刹鬼国时，其中一人若能至心称念菩萨，而诸人等便得解脱。现在一人称念，效力尚且如此，况复多人称念。

依理说，此中黑风，是众生心中之烦恼风，此中罗刹，是众生心中之罗刹。众生如来藏心本如不动，祇因烦恼风所动，无形将如来藏心变成阿赖耶识心，同时又起个七识替它传送，固执八识的一分相分为我见分，因它固执，就将如来藏心的恒沙功德抹煞了，因此众生赤贫无依，永远堕在三界鬼窟里。以究此种祸患，固然是由以七识所造，所以七识的厉害等与罗刹相似。现在内鬼既除，外鬼自然弗得加患。楞严云：「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

案：传云：「昔有外国百余人，从师子国泛海至南方，在海中忽遇恶风漂逐，堕落鬼国，诸鬼要食彼等，彼等惊惧，遂称观世音，唯沙门不信，鬼索沙门，沙门恐惧，狼狈称念，于得免难。」

【以是因缘名观世音。】

记：此句总结上文。无尽意所问菩萨得名因缘，佛已解答。然佛鉴于他们疑惑始断，信解方生，下文又说菩萨功行。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记：此明刀杖难。刀杖是种刑具，我们犯了国法，当然要受刑罚，此国家纪律之有方也，而人民则无冤怨。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三句，意是假使有人犯了国家纪律，被判为死刑时，是人若能镇静身心，一心持念菩萨，便得解脱。若复，是弗定意思，乃指受犯之人，或犯国法，或遇仇人，或被贪官污吏屈解，种种以致罹陷法网，身上刑场。临当，正是将刑时期，此时，顷刻之间，身首异处，须臾之念，神识分离，此种惊惧，非言可喻。

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三句，正明灵应。彼字，是指执刑之人，刀杖，是指刑法之器，刑具，或用刀，或用杖，各各不同。寻段段坏一句，即是刑之时候，以其刀杖，不但不能伤害其人，而且刀杖段段折坏，此如永明禅师说：「将头临白刃，如剑斩春风。」楞严云：「使其兵戈，犹如割水，亦如吹光。」依理说：此中刀杖，是众生贪嗔痴三毒，此三毒能磨灭众生善根，又能破坏众生慧命，故众生沦流生死者，皆由此三毒所害。现在内毒既灭，外患自不加害。

案：齐书云：「孙敬德将军驻防北陲，造观世音圣像，每日礼拜，后被贼加害，遂被朝庭判为死刑。将军依然诚恳礼拜，在睡寐间，忽梦沙门教彼读诵观音圣经千遍，便得解难，将军倍息披诵，至千遍临刑时，三刀三断，又换三刀，仍是三断，刑官大异，乃呈表奏免。将军宁家，见观音圣像项上三痕，始乃知菩萨加护也。」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记：此重明鬼难。问：此中鬼难与前罗刹难有何差别？

答：前仅说罗刹一难。此中鬼难包括夜叉毗舍闍鸠槃荼等一切鬼而说。三千大千国土一句，是指患难处所。此国土是释迦牟尼佛所教化之地方。然名三千者，有三个三千，如一日一月，一四天下，一帝释天，名一世界。一千个世界，名一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名一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名一大千世界，所以称为三千大千国土。

满中夜叉罗刹，此乃假设，乃喻其多之意，非是三千大千国土均是夜叉罗刹。梵语夜叉，华言

「捷疾鬼」，此鬼有地空天三种区别。

欲来恼人一句，是指此种鬼常欲恼害于人，例如鸠槃荼鬼常欲魘魅人，毗舍闍鬼常欲啖夺人之精气，富单那鬼常欲侮弄人之疴疾。此等诸鬼不但侮弄人间，天上也且被其侵患，如阿含经云：「有大力鬼，忽坐帝释床，帝释大嗔，鬼光明转盛，释还发慈心，鬼光明灭，即去。」

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下，是明菩萨灵应。假如有人被上面那些恶鬼所恼害时，是人若能称念菩萨圣号，此等恶鬼不但不敢加害，而且恶眼不敢瞧视，楞严云：「富单那等，虽近其傍，目不能视。」

依理说：此中恶鬼，是众生心中成习见爱鬼，此见爱鬼，它的体质，乃贪嗔痴见爱等构成，所以贪鬼能坏众生不慳不贪布施心，嗔鬼能坏众生温柔和霭忍辱心，痴鬼能坏众生明然朗照智慧心，众生本来清净无瑕，现在已居此等恶鬼，自然难免颠倒迷昧，所以男鬼成贪见，女鬼成爱心，汝怜我色，我爱汝心，互相爱怜，混杂一处，诸如此类，确已遍满三千大千国土。现在内习既除，外恶自不加害。

案：高僧传云：「梁道融禅师游化江陵，毁灭邪神庙，夜梦鬼兵操戈侵患，一神带甲挟刃叱融道：『君何谓鬼神无灵耶？』言毕，牵融于地，诸鬼欲将助手，融凝然不动，默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声音未绝，立见丈余天将，以金刚杵止之，诸鬼遂然消灭。」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得断坏，即得解脱。】

记：此明枷锁难。每个国家必有纲纪和宪法，倘若有人违犯国家纲纪，或破坏国家宪法，自然要受处罚，此即国家纪律有方，人民安靖才得无事。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赖之。」若有罪一句，意是有人违犯国家法律，此人自干非法，自陷法网，故云有罪。若无罪一句，意是有人遭遇仇人阴害，或遭贪官污吏屈解，此人本无罪犯，故云无罪。

桎械枷锁，检系其身两句，此等是指惩治罪人刑具。在手曰桎，在脚曰械，以木加颈曰枷，以铁锁身曰锁，此四种刑器都能检系罪人，使罪人不得自由，故云检系其身。

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正明感应。设若众生无论有犯或无犯，倘被法庭捕拿，以刑法囚禁时，是人若能称念菩萨名号，此等刑具自然解脱。楞严云：「能令众生，禁系枷锁，所不能著。」

问：国家律法，乃治罪人，若无罪之人，菩萨营救理所应该。若有罪之人，菩萨救他，岂不纵恶殃民，破坏国家律法？

答：众生虽犯罪恶，如肯低首忏悔，改往修来，纵有弥天罪恶，亦能化灭无余，如是菩萨营救，何患之有？此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依理说：此中桎械枷锁，即是众生五阴色身，因众生迷昧无依，擅意坚执，即将法身变成五阴色身，以无始来沦陷三界，受其囹圄束缚。然此殃患，全由众生色身缘故，古人说：「我有大患，以有我身。」是故众生要离其患，必先除其色身。

案：传云：「山阴盖护白衣，不知犯何罪，突被法庭判为死刑。盖护在牢三昼夜无间断一心持

念观世音菩萨名号，忽见菩萨放光，牢门铁锁自开，盖护趁机出走，至二十里其光始息。」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

记：此明怨贼难。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一句，是假设之辞，意是满国土中遍处皆贼。此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贼本劫夺人之财物，现在多个「怨」字，是明其不仅劫人财物，而且兼夺人之性命，故云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一句，正明主伴。商主乃有资本，而有充分贸易经验。诸商人，是其商主伙计，正明有主必有伴。

赍持重宝，经过险路两句，正明被难始末。重宝，乃是金银财宝物，或贵重之货，此等物件，乃世人共争，又是引贼钓饵。现在此等商人，又且商主，所持物件又且重宝，真如使诸盗贼垂涎三尺，眼中之钉，孔子云：「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盖他们所经之路，又且险路，其危险之极，想可知矣。嗟乎！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世人忘本逐末，惟利是图，何能知圣人之立道，以德为本，以财为末，故君子先慎乎德，德立而财生焉。然若如是，而世间之盗贼则可绝迹矣。险路，乃指旷野山林烟疏绝迹之处，此等地方，一则虎狼恶兽可藏，二则盗贼可伏，故曰险路。

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两句，是明劝慰。此人乃仁德之人，故他在此彷徨无措之下，而能镇定自己，兼能劝慰他人。他们恐怖有二说，一则恐怖财物被劫，二则恐怖性命堪虞。

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两句，正明劝念。此人非但仁德而且深信观音，故至此危险之际，能劝勉他们称念，然此人乃深知菩萨之神力耳。应当一心一句，意谓在此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际，倘有差池，性命堪虞，是故应该一心诚恳力念，盖诚能感于天地也。

是菩萨一句，正明菩萨无畏。然菩萨素负物望，尤以拔苦嘉号，所以众生往往遭受苦难时，如陷恶道，如遇猛虎，如被盗贼包围，如是等等危险，若能临境不变，一心称念，尔时菩萨即能化危为夷，除凶成吉，故云无畏施于众生。

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三句，此明称名灵应。菩萨圣号，恩泽一切众生，盗贼闻之，必受感化，故能转恶成仁，慈心以待，故云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下，正明临难勤念。现在此等商人至此临眉欲燃之际，尤其生死关头，一闻有其营救方法，自然咸即信奉。曾子云：「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此谓也。

依理说：此中怨贼，非是外贼，乃是众生自家六根门头之贼，此六贼确非外面怨贼可比，外面怨贼仅劫众生性命财产而已，而此六贼乃专劫夺众生法身慧命及如来藏心之恒沙功德，是故一切众生一向以来赤贫无依而轮流三界者。

案：比丘尼传云：「晋高平，令宗比丘尼，时大乱，被贼驱逐，逃至冀州，复被贼追，逃至树上，一心持念观世音菩萨，盗贼只顾前走，遂免于难。」

问：世上诸难甚多，为何单举此七难呢？

答：此七难有所表故。譬喻人之一身是地水火风空识六种构成，而归终还由此六种毁坏。现在将此七难来表六种，水火风表我们水火风三大，刀杖枷锁，是有形质，可表我们地大，鬼贼王等，是属有情，可表我们诸识，三千世界是患难处所，可表空。

问：空，何以称为难呢？

答：空是众难之本，例如我们身体坚实，外病不侵，身体若虚，众疾丛生，所以空为发病之源。又如人家，宅无垣墙，盗贼易侵，故空亦成一难。

问：为何识种是难呢？

答：识心能起邪思分别，横起爱见，计执邪解，能毁法身，例如王贼，能劫财宝，断伤寿命，故识种之害甚过水火，故称为难。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威神之力，巍巍如是。】

记：此总结七难。佛说至此，时候已长，以恐无尽意神思昏晦，而佛重呼之，盖乃提醒其精神也。梵语摩诃萨，华言「大」，意谓菩萨非是权小菩萨，乃是大菩萨。上面菩萨能于诸难布施无畏者，此乃全是菩萨威神力故，故云神力巍巍。

【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

记：此下是明能离贪嗔痴三毒。然此三毒它之厉害比其余之毒尤为更甚，是故我们要离其生死，必先痛除此三者。

问：此三者何称为毒呢？

答：此三者能坏我们善根，又能断丧我们佛性种子，而世间一切恶法莫过于斯，故称为毒。例如我们饮了毒剂，死无疑义，譬喻我们法身传了此毒，定然必死。

此下即明三毒。初明欲境，次明嗔境，三明痴境。三毒之害，惟色欲为最，故先明。若有众生，多于淫欲两句，正明欲境。然之色欲一端，乃世人之通病也，古人云：「食色，性也。」此非中下之人被其所迷，而其上根利智之人若不战战兢兢警惕在念，恐也难免被其所惑，以观古今一般出格豪杰，他们固然可为圣为贤，若不节制此欲，却且反为下愚不肖之人，是故学者不可不慎耳。至于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此乃我们最好之榜样也。楞严云：「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汝修三昧，本出尘劳，淫心不除，尘不可出。」

常念恭敬下，正明对治方法。意谓如若众生贪欲沉重若能称念圣号，以念力对治淫心，马上便得解脱。

问：色欲既是人之天性，然以我们为何要断呢？

答：此有两说：一佛家为断生死故，故宜除欲，盖欲乃生死之根也！观乎三界四生六道莫不以媾感生，以生则有死，以死又复生，生生死死，循环不息，故欲之患，实吾人之致命伤也。吾人要出三界，故宜断之！

二色欲乃世人之大禁忌，我们冒然若犯，轻则损名败德，重则亡躯丧命，以观现在社会之人，不知多少竟为色情奔狂而走自杀，古人云：「万恶淫为首，众善孝为先。」故修身养性之人，切宜痛除，然痛除方法，依圣教量略有三者：

一作亲想，意谓吾人见诸女人或老或小，应该作母女姊妹想，若能作此观想，以其欲念渐渐便可消灭。至于一般色徒断不敢在母女姊妹身上起诸不正邪念。

二作怨想，意谓女人之毒甚过砒霜恶蛇，吾人之所以堕落者，此皆因其贪女色故。

三作不净想，意谓女人之色祇不过外面一层薄皮而已，若揭去一层皮，身里脓血淋漓臭秽不堪，以此何净之有？如摩邓女经云：「佛告摩邓女，汝爱阿难何等？女言：我爱阿难眼，爱阿难鼻，爱阿难口，爱阿难耳，爱阿难行步。佛言：眼中但有泪，鼻中但有涕，口中但有唾，耳中但有垢，身中但有屎尿，臭处不净，于是身中何有所益？」以此观之，而一般倾国倾城女色也不过是盛尿之花瓶耳。修行人应作如是观察，庶几不为天下女色所惑也。

【若多嗔恚，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嗔。】

记：次明求离嗔毒。嗔恚，乃柔之相反，盖无其涵养之德也。它之厉害，不逊色欲，以其为人者，宜更痛改之。此毒，上至圣人，下至凡愚，均属难免。圣人，如身子河神之类，凡愚，如人王庶民之类。以其世间如国与国打，人与人争，此皆由以嗔恚所起，是故小则坏其原气，大则致其身亡，故修行人应宜从善学之。

若多嗔恚句，是指火性过猛之人。常念恭敬句，是明对治方法。意谓此人若能常念菩萨圣号，以念力制伏嗔机，以慈风拂除恚热，故得解脱。

【若多愚痴，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痴。】

记：三明求离痴毒。若多愚痴句，乃对智慧说。意谓此人神识昏钝，性灵不敏，小则事理错乱，邪正不分，大则颠倒迷离，陷落邪道。若如此辈，盲修瞎念，滥收徒弟，妄称人师，自蛊蛊人，此所谓「一盲引众盲，相牵入火坑！」惜哉！此即其愚之甚矣。常念恭敬句，是明对治方法。意谓此人若能常念菩萨圣号，以正念力，辟除邪见，以智慧日，照其暗钝，其愚钝苦，便得解脱。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等大威神力，多所饶益是故众生常应心念。】

记：此乃总结上文。佛又重呼无尽意，此当然又是警惕之意，意是要他留神谛听，须知此之三毒，乃是众生祸患之根，舍菩萨神力无能拔也，故佛仍重切呼之。有如是等一句，是说上面三毒烦恼，乃是一切烦恼根本，也是一切众生最难拔之烦恼。现在众生一称圣号，此等烦恼随即消灭，此非菩萨神力而谁？故云有如是等大威神力。

多所饶益一句，是说菩萨名号益人之大。众生若肯持名称念，便得菩萨威神加护，一众生如是，余诸众生亦然，故云多所饶益。

是故众生一句，此总结劝。意是称念菩萨名号，既有这等利益，而一切众生应当常时心念。此心念，拣非口念，我们平时多是口念心不念，故以徒劳无功，须知念也者，念念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其念也，故行者宜戒慎之。现在念念无间，心心相应，能念与所念打成一片，此时是何境界？

此须行者自己领会耳，故云常应心念。

【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

记：此下两段文，是明能感与所感。设欲求男一句，如指掌疏云：「女人无子，有三种苦：一者为夫所弃，二者为余妇所轻，三者为傍人所笑，为脱此苦，故须求也。」如世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礼拜供养下，正明感应。世人无子，则老无依，故子息乃世人所重也。是故人人宜求之，而求时必然诚恳，菩萨有求必应，故云便生。今言福德智慧之男者，意是菩萨所赐之子，其福德智慧乃超一切庸流之辈。例如有福无德，即同修罗之类，有德无智，即属愚蠢之流，有智无福，即落贫寒之家，此等均非全美，菩萨所赐乃是完美无缺。楞严云：「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男者，诞生福德智慧之男。」

案：传云：「清雍正，临川邹鲁白衣，平素虔诵观音经，遂生两子，后信力渐退，自谓所生二子非是菩萨之力，一起此念，二子即夭折，以后力加忏悔，矢愿施经，一日，其妻梦见大士抱一婴孩置于床榻，越日生一子，隔岁又梦大士，仍生一子。」

【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宿植德本，众人爱敬。】

记：此明求女能应。设欲求女一句，意是男子承内，女子结外，若有男无女，亦非全美，虽半子理亦应有，故须求之。

端正有相一句，是说菩萨所赐之女福美双全，此非凡流有德无相，有相无德，有德有相而无美貌。端正与有相，意义有别，端正是属体态美丽，有相是属贵格主富，如世间女子容颜端正，若无贵格之相，此等女子则落劳苦孤寒之命，此所谓「红颜多薄命」是也。若有贵格之相，而无容颜美姿，此等女子虽然富贵，但人不爱重，此也非美，总之此等女子非今菩萨所赐，菩萨所赐乃是双全无缺。

宿植德本一句，意谓此女有如是福德美貌，此乃她宿世因缘所植也。

众人爱敬一句，意谓此女有如是貌，故人人爱慕之，兼她有德有相，故人人爱而敬之，此非有美无德，人爱而加犯，又非有德无貌，人敬而厌离。楞严云：「能令法界无子众生，欲求女者，诞生端正福德柔顺众人爱敬有相之女。」

案：传云：「华敦第三妻妾，十九年不生育，常祷观音大士，一日，梦观音大士抱一男一女，曰：怜汝虔诚，今付于汝。隔年，果生一男，又隔年生一女，以后不再复娠。」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力。】

记：此乃总结。然若众生有所念，有所求，而菩萨以耳根三昧观其心察其意，随其所求，应其所应，此乃菩萨威神之力。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记：此乃举福劝人持念。意谓我们若能心存恭敬，身行礼拜，此不但能消灾弭难，而且能获福无疆，是故吾人应当受持礼拜。今言福不唐捐者，其意即是持名礼拜，此非徒劳无功，实乃获福无尽也。

【无尽意，若有人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字，复尽形供养饮食衣服卧具医药，于汝意云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多不？无尽意言：甚多世尊。佛言：若复有人，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乃至一时礼拜供养，是二人福正等无异，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

记：此明一多较量功德。吾人若能供养众多菩萨，所得功德当然甚多，此是理所必然。而现在仅持观世音菩萨一名，所得功德等与持六十二亿菩萨功德无异，此种，佛深恐无尽意生起疑惑，故特另以一种异样腔调重呼无尽意一声，意是勉励他细心谛听，要知法性海中功德，无计多少，不落较量。

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楞严云：「此三千大千世界，现在世间诸法王子，有六十二亿恒河沙数，修法垂范，教化众生，随顺众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佛举此数，乃他现量智所知，实非假设之辞。恒河，是印度四大河之一，此河从阿耨达池东面银牛口流出，绕池一匝，然后流入东南海，河面阔量四十里，沙细如面，佛常在此河边说法，如说到数目几不能胜举时，便用此河沙譬喻，故经中常有此恒河沙名字，意是喻其极多意思。

尽形供养一句，意即此一报身以诸四事供养此许多菩萨，然此乃明其时长及供养周备也。于汝意云何下二句，是问意。意谓此诸善男善女以尽形寿将诸四事供养此许多菩萨，此种功德，在汝无尽意意思如何？

无尽意言下，如实陈答。盖此功德当然甚多，此是毫无疑义，故云甚多世尊。

佛言下，正出疑题。第一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与受持观世音菩萨一名号，两种福德相等无异，此是一疑。第二是尽形寿供养与现在一刹那间供养，所得福报亦是相等无异，此是二疑。第三是以四事常时供养与现在一时单行礼拜供养，所得福报亦是相等无异，此是三疑。此三疑，在无尽意当然很是明白，故无须佛解答，然在凡愚下识之人却未免朦昧，笔者特将解释于下：

第一疑题，受持一菩萨名号，可等与受持六十二亿恒河沙菩萨名号，此种我们可将佛的法身和佛的化身来说，就可断然明白，因佛的法身只有一，而佛的化身则有无量无边，须知法身与化身原同一体，若无法身之体，安有化身之用，故知无量的化身乃从一法身分化出来，现在这位菩萨既是果后行因菩萨，他的法身化身何尝不如是，所以我们念观世音的法身，就等念于诸佛的化身，此所谓「一即无量，无量即一。」大乘论云：「法身唯一，应身则多。」依此推之，念一佛与念多佛就无差别了。

第二疑题，毕生供养与一时供养，供养诸佛，本不计时间久暂，贵在一心领解不领解，如果我们以一刹那间能以解心现前供养诸佛，此等功德即成无相的不可思议功德。若以有所希求之心而解心不得现前时去供养，虽经尘劫，所得功德只有限。故我们供养诸佛断不可以著相供养，须知著相供养，乃是属于有为之造作，以有为之心而求无为之果，无有是处。现在毕生供养与一时供养，观其两者时间虽是相差遥远，若能以解心现前供养诸佛，虽一刹那，而所得功德当在不可思议计，何以故？法性海中乃不计其时劫也。

第三疑题，以四事常时供养与一时单行礼拜供养，供养诸佛，本不计其物品，使然贵在一心如法与不如法，若能以如法供养，虽是为时且暂，而所得功德已是法性海中功德，故不计其时劫物品也。此时乃明心见性之时，故胜世间之物品供养。如梁王问达摩：十里造一庵，五里造一亭，究何功德？达摩答：毫无功德，即此意，盖彼非是明心见性供养也。经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殆此意也。故知供养诸佛，须以明心见性供养，若以尘著之心供养，虽经尘劫，竟亦徒然耳。

于百千万亿劫不可穷尽一句，正明持名礼拜所得之福。此非有为之福，乃是直截众生生死妄惑，去妄成真，遂成出世无为功果之福，此种无为功果，乃非凡夫所能计较，故云不可穷尽。

【无尽意，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得如是无量无边福德之利。】

记：此两句乃彰名结劝。上面所说菩萨一名既能敌诸名，我们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而能得此无量福德之利，他既有此种广大福利，我们应该奋起精神励念此位菩萨，而此才不负此位菩萨一片慈心而受人之孚望也。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观世音菩萨，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云何而为众生说法？方便之力，其事云何？】

记：上面佛所解说，仅就菩萨冥益之力，而菩萨显应之力又未提及，故无尽意此时又再请佛说之，此非在会听者何幸，而未来众生也蒙获益。以下佛解答就以菩萨普门意义而答。

云何下，文分三，先问身轮，次问口轮，后问意轮。云何游此娑婆世界一句，是问身轮，菩萨既是弥陀长子，又是极乐补处，理应在极乐代佛宣化，于今为何因缘而游此娑婆世界，此是一问（梵语娑婆，华言「能忍」，意谓此土众生堪能忍受一切众苦故。）云何而为众生说法一句，是问口轮，菩萨既到娑婆，行不空虚，必有应机说法，然不知菩萨究竟用何妙法说之，此是二问。

方便之力，其事云何两句，是问意轮，菩萨既涉尘世，必有重大因缘，然不知菩萨今以何种方便而度众生，此是三问。菩萨俱此三轮，摧碾一切众生烦恼惑业，先以意轮，鉴察众生根器何利何钝，然后当用何身，应说何法，此三轮乃是菩萨说法以先应俱之方式。

【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记：此下正答显应之力，即是菩萨现三十二应。楞严云：「由我供养观音如来，蒙彼如来，授我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与佛如来同慈力故，令我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

问：此三十二应，菩萨只现三圣，而菩萨一圣何故不现？

答：观世音菩萨现身即是菩萨，故不必重现。

问：纵此说，妙音菩萨何故重现？

答：菩萨随机所感，随机应现，若地还菩萨有机所感，菩萨自然亦现，如华严会上菩萨特现寄位为随顺一切众生回向，以应善财之机，如此，岂不菩萨仍现菩萨之身？

问：菩萨何故不现地狱身？

答：照释论说：「菩萨化地狱，多作佛身，狱卒见不敢遮。」如斯类推，菩萨现地狱身说法，理应必有，因地狱身形丑陋，人见惊惧，故菩萨教化地狱众生多不现其形，而傍现佛身。华严十向品云：「我当普为众生于一切世界恶趣中，尽未来劫受一切苦，不令众生堕地狱。」

若有下，正应佛身说法。设有一类众生乐见佛身，然后方得发心修行者，尔时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此是一说。又一说，现佛身，即应一类菩萨之机，因菩萨之上唯有佛可能度，如遇实教菩萨，即现报身，如遇权教菩萨，即现劣应身，然所说法，不外六度万行。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辟支佛身。辟支佛有两种：一缘觉，是出有佛之世，闻佛说十二因缘法，而得悟道。一独觉，是出无佛之世，此等罗汉性情孤僻，不喜人群，常自独宿孤峰，凭自己觉力修行，观阅世间种种万物，春秋二际变迁，遂悟诸法无常，而得证道，此谓「朝暮间见花开谢，春秋际睹叶青黄。」

案：大论云：「如一国王，出园中游，清朝见林，花果蔚茂，甚可爱乐，王食而卧。王诸夫人，皆共取花，毁折林树，王醒觉已，见林毁坏，自觉悟曰：一切世间，无常变坏，皆已如是，思惟是已，无漏心生，断诸结使，得辟支佛。」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声闻身，声闻是闻佛四谛音声而得悟道。四谛，即是「苦集灭道」，「苦集」是界内因果，「灭道」是界外因果。「苦」有三苦：苦苦，行苦，坏苦，例如欲界受生已有五阴之身，性常逼迫，已属是苦，更加外面寒热苦痛刺激，已是苦中加苦，故云苦苦。色界之苦，虽无欲界之苦，但他一朝报尽，还堕五道，受生死之苦，故云坏苦。无色界中苦，虽没有形色之苦，但被有漏之识，四相变迁，生灭不停，而此生灭，即是行苦。此等之苦，究其所由，皆是由于集谛所集，而招此三界之苦！我们若欲断此三界之苦，必须先断三界「集谛」，然后依出世之「道谛」修行，断见思二惑，证其不生不灭之果。现在菩萨为此类之机，而现此类之身，为彼说四谛之法。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梵王身。上之三应即属四圣，以下诸应即属六凡。梵王，是色界初禅之大梵天王。梵语具云梵[口+览]摩，华言「离欲」，又翻「清净」，此色界中远离欲界一切淫欲粗恶，有诸清净之色，始从此天，终至阿迦膩吒天，共有十八天，皆无女色，亦无欲染，各各化身而生，因有色质，故云色界。若有众生欲求身心妙圆，明悟透彻，清净禁戒，不犯尘欲，乐为梵王者，菩萨即现其身，为彼说四禅八定之法，令其出欲，终至究竟。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帝释身。帝释，是欲界忉利天之天主。梵语具云释提桓因，华言「能天主」，因欲界众生欲心最重，故云欲界。据孔目章云：「欲，有四种：一者情欲，二者色欲，三者食欲，四者淫欲，下极阿鼻地狱，上至第六他化天，男女相参，多诸染欲。」今言帝释，乃是华梵兼称。

案：天传云：「昔迦叶佛灭时，有一女人发心修塔，复有三十二人助修，由是功德，女为忉利天王，其助修者，皆作辅臣，合称为三十三天。」假如众生欲为天主，统领诸天，菩萨即现其身，为彼说上品十善之法，令得成就。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自在天身。自在天，是欲界顶天。梵语具云婆舍跋提，华言「他化自在」假他所作，以成己乐。华严云：「远行地菩萨，修行七地法门，具足菩提功德大愿，多作自在天王，善为众生说所证法，令其得入，无有退转，统领天众，善行教化，皆得自在，故云自在天王。」楞严云：「若有众生，欲身自在，游行十方，我于彼前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大自在天身。大自在天，即是色界顶天。梵语摩耆首罗，华言「大自在天」，又翻「威灵」，又翻「三目」，即是三界极尊之主。辅行记云：「色界天，三目八臂，骑白牛，执白拂，有大威力，居菩萨住处，能知大千世界雨滴之数，统摄大千世界，于色界中此天独尊。」楞严云：「若有众生，欲身自在，飞行虚空，我于彼前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天大将军身。天大将军，此似四王主帅，各有八将，而韦驮居首。梵语韦驮，华言「智论」。据灵威要略云：「天神姓韦讳琨，即南天王八将之一臣。四王合三十二将，此为其首，生知聪明，早离尘欲，清净梵行，修童真业，不受天欲，面受佛嘱，外护佛法，统护三洲，利物弘化，大济群生，故凡建伽蓝，皆设像崇敬，以彰护法之功。」

金光明经以散脂为大将。天传云：「散脂大将，梵语具云散脂修摩，华言『密』」。又陀罗尼集云：「鬼子母有三男，长名唯奢文，次名散脂大将，次小名摩尼跋陀，能于十方世界，覆护一切众生，为除衰恼等患。常地居，或空居，各有五百眷属，领二十八部鬼神，随是经典所流布处，与诸鬼神往至彼处，随逐拥护说法者，消灭诸恶，令得安隐。」此等大将均是天将之属，总之菩萨随机利见，应众生机，说众生法。楞严云：「若诸众生，爱统鬼神，救护国土，我于彼前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毗沙门身。毗沙门，据天传云：「梵语毗沙门，华言『多闻』，谓此天福德之名，闻于四方，即北方天王，居须弥山半，第四层之北水精埵，统领无量百千药叉，守护北方。」楞严云：「若诸众生，爱统世界，保护众生，我于彼前现四天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小王身。小王，即是世间之王。温陵云：「自金轮至粟散，皆是人王。」粟散之意，即是邦国小王散于天下，如粟之多。此中小王，是比天王小一级，故云小王。意谓天王为大，人王为小。然而人王中亦有大有小，如金轮王管四天下，银轮王管三天下，铜轮王管二天下，铁轮王管一天下，以至大国为大王，小国为小王，皆有大小区别。楞严云：「若诸众生乐为人王，我于彼前

现人王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长者身。长者，如依西域所称，非仅年高，而世臣大家，兼有德望之人，皆可称为长者。温陵云：「长者具有十德：

一贵姓，勋戚尊贵，世称阀阅。（明其等曰阀，积其功曰阅。）

二位高，居卿相台辅，为百辟之长。

三大富，宝货丰饶，所须具足。

四威猛，威严厚重，人所敬畏。

五智深，智虑深远，越格超群，所谋皆当。

六年耆，龄高望重，为物仪表，人所尊仰。

七行净，持心律己，廉公洁白，所行如言，皆无瑕玷。

八礼备，威仪庠序，世所式瞻。

九上叹，才德兼备，言行可则，为在上者所叹服。

十下归，谦以处己，宽以御众，为在下者所归向。」

楞严云：「若诸众生，爱主族姓，世间推让，我于彼前现长者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居士身。居士，是佛四众弟子之一，博闻强识，不求士宦，居财大富，秉志廉贞，其性寡欲，清居自守，乃是修道之士。故云居士。正脉云：「此有德无位，谈道论德，为人师范，或著书立言，垂教后世。」有德无位，如庞居士等，有德有位，如苏东坡等。楞严云：「若诸众生，爱谈名言，清净自居，我于彼前现居士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宰官身。宰官，是辅助朝庭，协施仁政，葺治邦家，移训风俗，剖判决断，民无枉挠。温陵云：「三台辅相，州牧县长，悉号宰官。」如现在我国五院等。楞严云：「若诸众生，爱治国士，剖断邦邑，我于彼前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婆罗门身。梵语婆罗门，华言「净行」又翻「净志」，西域四姓之一，是奉事大梵天王。婆罗门法，在七岁以上，在家修学，至十五岁已去，方许学婆罗门法，游方参学，至年四十，仍归家娶妻，生子继嗣，年至五十又仍入山修道。楞严云：「若诸众生，爱诸数术，摄卫自居，我

于彼前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四众身。四众，据大论云：梵语比丘，华言「除馊」，众生薄福，在因无法自资，得报多所馊乏，出家之人，戒行是良福田，能除因果之馊乏，故名「除馊」。内含三义：

一破恶义，谓比丘修戒定慧之道，能破见思之恶，故名破恶。

二怖魔义，梵语魔罗，华言「杀者」，谓能杀人智慧之命，比丘既能修道，魔即念言，此人非但出我界域，亦能转化于他，空我眷属，魔即惊怖，故名怖魔。

三乞士义，乞是乞求之名，士是称雅之称。谓比丘常当乞食，清净自活，上乞法以资慧命，下乞食以资色身，故名乞士。」而乞食之法，现在暹罗缅甸出家人尚流行之。

梵语尼，华言「女」，即女比丘。佛成道后，因佛姨母求出家，佛制八敬法，然后方许剃度，由是才有比丘尼。楞严云：「若有女人，好学出家，持诸禁戒，我于彼前现比丘尼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此上二众为出家弟子。

梵语优婆塞，华言「清净土」，以清净自守，受持五戒。佛为提胃长者等授三归已，然后即授五戒为优婆塞。经云：「五戒者，天人世间大禁忌，若犯此五，在天远五星，在地违五狱，在方违五帝，在身违五脏，如是等世间违犯无量。约出世则坏五分法身一切佛法，以五戒是大小尸罗根本。」楞严云：「若有男子，乐持五戒，我于彼前现优婆塞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优婆夷，孤山云：「此云『近侍女』，亦奉五戒，堪任近侍比丘尼。」此二众为在家弟子，以不舍家庭，乐持五戒，菩萨即现其身为说不离尘劳而作佛事，不舍家庭而修梵行之法。楞严云：「若有女子，五戒自居，我于彼前现优婆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妇女身。长者妇多有德望，居士妇多有学识，通达内典，宰官妇多能协辅内政。儒书云：「有闺门之任，而无境外之志，故曰内政。然闺门为万化之源，故关于家国之治乱。」婆罗门妇多有数术，及诸调练卫身。而有此等妇女身得度者，菩萨即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记：此应童男童女身。童男，一生有操守之志，不犯女色，不坏男根，纵有女色来犯，亦誓不许相从。楞严云：「若有众生，不坏男根，我于彼前现童男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童女，即是处女，亦名处子，乃未出嫁之女子。以清净自守，爱乐处身，不与男性交游，共相行住，从遇奸徒侵迫，亦誓不与相从。楞严云：「若有处女，爱乐处身，不求侵暴，我于彼前现男女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记：此应八部身。应天身如上所说。龙有四种：

一守天宫殿，持令不落，如世间殿堂，多作龙像于屋顶。

二兴云致雨，利益人间。

三地龙，决江开渎。

四伏藏龙，守转轮王，大福人宝藏。

夜叉，华言「捷疾」，此有三处，一海岛，二空中，三天上，展转相持，不得食人。佛初成道，转大法轮时，由地夜叉，传至空夜叉，空夜叉传至天夜叉，天夜叉传至诸天人。

乾闥婆，华言「香阴」，又翻「寻香气」，住须弥山下，乃帝释乐神，帝欲作乐，烧沉香水，此神即寻香而往，他不饮肉，唯香资阴。

阿修罗，华言「无端正」，因女美男丑，故从男得名。长阿含云：「有大阿修罗王，名曰罗呵，住须弥山北，大海之底，水悬在宫上，为四风所持，城郭从广八万由旬，内外七重，高三千由旬，金城银门，园池清凉，众鸟和鸣，去须弥山一万由旬，身长二万八千里。亦食揣食，洗浴衣服，为细滑食。月十五日，入海中入，化其形体，下水著脐，上窥须弥，指覆日月，日月天子，见其丑形，皆大恐惧，无复光明。游瞻之时，有自然风，吹门开闭，吹地令净，吹华分散。」

迦楼罗，华言「金翅」，翅头金色，因以为名。据起世因本经云：「此鸟有四生，大海之北，有一大树名曰吒奢摩离，其树高一百由旬，枝叶遍覆五十由旬，此鸟王与龙等皆依此树四面而住，四生：

一卵生，居树东面，欲啖龙时，飞往东枝之上，观大海水，乃即飞下，以两翅扇大海水，令水自开二百由旬，取龙食之。此鸟王惟能取卵生龙，不能取胎湿化三生龙。

二胎生，居树南面，欲取龙时，令水开四百由旬，取龙食之。此鸟王惟能取卵胎二生龙，不能取湿化二生龙。

三湿生，居树西面，欲取龙时，令水开八百由旬，此鸟王惟能取卵胎湿生之龙，不能取化生龙。

四化生，居树北面，欲取龙时，令水开一千六百由旬，彼诸龙等，皆为此鸟王之所食啖。」

紧那罗，华言「疑神」，似人而头有角，故呼为疑神，亦是帝释乐神。

摩睺罗伽，华言「大腹行」，是地龙，即是大蟒神蛇。

人，即世间之人。非人，即诸鬼神等众。楞严皆指八部鬼神不乐本伦，思欲脱出。

问：龙下七趣，虽皆具有神通福德威力，而各有各的苦恼，是故多欲脱出，而天趣纯乐超胜，为何反更舍胜而求劣呢？

答：人身易修道故，如裴公云：「可以整心虑，趋菩提，惟人道为能。」且人有三事胜过诸天，如毗婆沙论云：「一能勇猛，诸天耽嗜欲乐，不复进修，是人虽不见当来之果，而能修诸苦行，精进不怠，是能勇猛胜诸天。二能忆念，诸天耽嗜欲乐，慧性常昏，是人能忆记曩久所作所说之事，了了分明，悉无忘失，是能忆念胜诸天。三能梵行，诸天耽嗜欲乐，不复增修善业，是人初发心时，能种殊胜善根，受持戒律，行业清净，是能梵行胜诸天。」

依此推之，天尚不及人间，何况其余诸部。是故要修梵行，必生人间，因人间苦多乐少，易慕出离，易染道迹，修行者多，得道者众，是故彼等欲脱本伦，想入人伦，其意在焉。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记：此应执金刚神身。金刚神，据天传云：「金刚密迹天，此天手执金刚宝杵，识达如来一切秘密事迹。往昔有王，生一千有二子，千兄同诣佛所，发心修道。一弟发愿，若干兄成道，我则为魔恼害之。一弟发愿，我为力士，护千兄法，即金刚神，领五百药叉神，皆是大菩萨，居妙高峰，于贤劫千佛中俱护其法。」

【无尽意，是观世音菩萨，成就如是功德，以种种形，游诸国土，度脱众生，是故汝等，应当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记：此乃结德劝供。以种种形一句，是明菩萨所示现之身无量，实不仅此三十二应。现在三十二应，亦不过指其易见而说。

游诸国土一句，是明菩萨所示现之处广阔，实不止此娑婆一界，而娑婆之外，还有十方世界。

度脱众生一句，是明其所度众生无量。菩萨身遍十方，所度众生当必广阔，此是理所必然。总之菩萨既能成就如是功德，广度众生，神化莫穷，妙应无方，是故汝等众生闻风瞻辨，应当一心供养。

【是观世音菩萨摩訶萨，于怖畏急难之中，能施无畏，是故此娑婆世界，皆号之为施无畏者。】

记：此文乃回答无尽意所问菩萨游于娑婆国土一句，娑婆国土向称五浊恶世，此原因，是娑婆世界有众多苦难危险怖畏，菩萨能在此怖畏世界中，以无畏精神施诸众生，是故此处众生都号他施无畏者。楞严第二不思议文云：「故我妙能现一一形，诵一一咒，其形其咒，能以无畏施诸众生，是故十方微尘国土，皆名我为施无畏者。」

【无尽意菩萨白佛言：世尊，我今当供养观世音菩萨，即解颈众宝珠瓔珞，价值百千两金，而以与之，作是言：仁者，受此法施珍宝瓔珞。】

记：无尽意问观世音菩萨显应之力，佛将菩萨三十二应回答，遂感无尽意发起至诚之心，将自己颈上所饬宝珠瓔珞取来供养，而此种发心，诚为难得，此足见当时观世音菩萨究竟是一位什么菩萨。

解颈众宝一句，在颈即是身上所饬之物，今而言价值百千两者，即是表物件极其贵重，如此贵重物件尚能施与，何况其它物件。仁者，乃贤义，孟子云：「仁，人之安宅也。」又云：「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故贤达之人，皆可称为仁者。现在无尽意不言财施而言法施者，

此实有深义在，因无尽意已破我法二执，体达能施和所施皆空，他以不希求而不住相布施，故他所施之物，也就属之法施，然而此种法施，非是博地凡夫所能达及也。

【时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无尽意复白观世音菩萨言：仁者，愍我等故受此瓔珞。】

记：观世音菩萨不受之意，据指掌疏说，有两种意义：「一既对于佛，佛不命受，不敢受故。二现从颈解，受之非义，不宜受故。」有此两种，故观世音菩萨不肯受之。

无尽意下，即是无尽意自述供养心意，意是他之供养布施，非是他个人为求福利布施，实是为大众共同而求福利布施，所以无尽意说是哀愍我等。然而无尽意重请之意，据指掌疏亦有两重意义：「一为表诚恳，望佛转致，令其心受。二为众而施，为众而受，无伤于义。」无尽意既然如此诚恳，菩萨安得不受，故楞严第三不思议文云：「由我修习本妙圆通，清净本根，所游世界，皆令众生舍身珍宝，求我哀愍。」

【尔时佛告观世音菩萨，当愍此无尽意菩萨，及四众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呼罗伽，人非人等故，受此瓔珞。】

记：尔时，就是无尽意求请而观世音辞却之时。佛劝观世音纳受其意亦有三：

一受他物，此可使他心意满愿，而不失他此番诚恳之心。

二受他物，此不但可使他满愿，而且可利益在会天龙八部四众弟子。

三若不受，此不但使他大愿不遂，利益不成，而且对汝观世音自己之自利利他两者俱损，此非汝观世音之所当为。因有此三种，故佛劝他应当纳受。

【即时观世音菩萨，愍诸四众，及于天龙人非人等，受其瓔珞，分作二分，一分奉释迦牟尼佛，一分奉多宝佛塔。】

记：即时，即是佛劝观世音菩萨纳受之时。现在不言愍无尽意者，此正显无尽意实为大众而布施者，是故观世音所受亦是为愍此大众而受，故言愍诸四众。分作二分下，是明其观世音体达三轮体空，由无相受，由无相施，因佛是无上法王，福德具足，施之必更获功果，故当奉供。且观世音自从无量劫以来，上供诸佛，下施众生，常作如是供养，如楞严第四不思议文云：「我得佛心，证于究竟，能以珍宝种种供养十方如来，旁及法界六道众生，求妻得妻，求子得子，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现在观世音菩萨以一分供养释迦如来，以一分供养多宝佛塔，此是表其菩萨供养平等。

梵语释迦牟尼，华言「能仁寂默」，「能仁」是姓，「寂默」是字，以「能仁」故而不住涅槃，以「寂默」故而不住生死。

案：大论云：「释迦文佛，先世作瓦师，名大光明，尔时有佛，名释迦文，到瓦师舍寄宿，瓦师以草座灯明石蜜三事奉佛，发愿云：『我于当来作佛，如今佛名无异。』故今作佛，亦号释迦文。」

多宝佛塔，据宝塔品云：「此宝塔中有如来全身，乃往过去东方无量千万亿阿僧祇世界，国名

宝净，彼中有佛，号曰多宝，其佛行菩萨道时，作大誓愿，若我成佛灭度之后，于十方国土有说法华经处，我之塔庙，为听是经故，涌现其前，为作证明」。

【无尽意，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游于娑婆世界。】

记：此是应问结答。自在神力一句，即指上面四不思议妙作，菩萨以神通妙作，不假有为作意，随机应现，任运自在，故云自在神力。

游于娑婆一句，菩萨十方世界普现，而今单言游于娑婆，此因娑婆众生烦恼深重，怖畏尤多，人习慳贪之风，物少福慧之报，正适菩萨慈怀度生，寻声救苦，且娑婆众生与此菩萨特有因缘，故菩萨常在此娑婆游化。

【尔时无尽意菩萨，以偈问曰：世尊分相具，我今重问彼。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

记：此下再出重颂。梵语祇夜，华言「应颂」，亦翻「重颂」，是应前文重宣其义，此不是「孤起」之颂，故云「重颂」。此下颂文，什公无译，后诸古德，皆说此颂梵本中有。据续高僧传云：「此偈是阇那崛多尊者所译，智者出时，此偈尚未行世。」然什公不译，此亦未知其意，而今行世，是依据隋本补入。

世尊下，无尽意重问其得名所以。首句赞佛，佛是人天中尊，众圣之王，妙相具足，万德庄严，起信论云：「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如是庄严，种种具足，故云妙相具。

佛是一切智人，能知菩萨之事，而此菩萨位邻亚位，唯佛能知，现在无尽意欲使在会大众深明菩萨名义，故重申启问，请佛重说，故云重问彼。

佛子下，正问其名，然菩萨名义，品题已有详释，兹不烦赘。佛子意义，据华严疏有三种区别：「一外子，谓诸凡夫未曾入道，未能绍继佛种，是名外子。二庶子。谓声闻缘觉，但禀小乘之教，生于法身，不从如来大法生故，是名庶子。三真子，谓大乘菩萨，禀教如来大法，生于法身，是名真子。」又本经云：「真是佛子，从佛口生，从法化生，得佛法分。」

【具足妙相尊，偈答无尽意。汝听观音行，善应诸方所。弘誓深如海，历劫不思议。侍多千亿佛，发大清净愿。】

记：无尽意既然如此诚恳，请佛重说，佛安得不说，故云偈答无尽意。此两句乃经家叙置，意是赞佛德。汝听观音行句，是总以诚审谛听，意是听佛说法、必沉静细心，而且观音胜行，在因是以「闻思修」三慧而修，在果是以随机应变，此非粗心人可能听入，故宜沉静听之。

善应诸方所句，是明应化周遍。今言善应者，乃是不动本际而遍十方，一身不分而众机皆应，故云善应。然而，若分身劳形，成有所作，十方国土，感而不能顿周，刹那之间，时而不能遍应，此种皆不能称为善应。诸方所，即三世间，此乃有情世间也。

弘誓历劫两句，是明愿力深远。菩萨尘劫以来，发大誓愿，广度众生，令诸众生得入涅槃。菩萨誓愿弘深，故喻大海，尘劫求化，力不可测，故云历劫不思议。

侍多发大两句，是明菩萨往昔胜因。菩萨既经尘劫，所侍诸佛亦必众多，亲承面睹，得佛教

化，故所发之愿亦是清净大愿，此大愿即是唯求作佛，心无二想。

【我为汝略说，闻名及见身。心念不空过，能灭诸有苦。】

记：菩萨既经尘劫，誓愿弘深，中间所侍诸佛，所见诸佛，自然必多，现在不能总举，故云略说。

闻名下，正明菩萨感应。菩萨常处娑婆，随有机求，随处即应，此谓「千处祈求千处应，苦海常作度人舟。」众生之能感，是以三业敬诚，菩萨之所应，是以悲怀为应，众生闻名能称，是以口业为感，见身能礼，是以身业为感，心念能观，是以意业为感，如此机能，菩萨皆能随机感应。若如众生未出苦者，令他出苦未解脱者，令他解脱，未成熟者，令他成熟，未增长者，令他增长，未证入者，令他证入，总之众生有所求有所念，皆不落于空过，而且能灭一切众生诸有苦。诸有苦，即是三界二十五有。

问：三界何称为有呢？

答：三界众生，有生有死，如是因，如是果，因果不亡，故曰有。

二十五有即四洲为四有，四恶趣为四有，六欲天为六有，梵天为一有，无想天为一有，五那含天为一有（梵语具云阿那含，华言「不还」，谓四禅天中之无烦天，无热天，善见天，善现天，色究竟天，亦名五净居天，此之五天，名位虽别，皆第三果圣人所居，故通为一有。）四禅天为四有，四空处天为四有，以此共为二十五有，各有执著，故名为有。例如外道计梵天王为生万物之主，计无想天以无想心为涅槃，计五那含天为真解脱，以有计著，必有诸苦，故名有苦！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记：此下别说，先颂免火难，假使，是假设之辞，假使有人被推落火坑时，是人若能至诚称念观音圣号，而火坑即刻变成莲池。

案：传云：「山阳陈国卿，兄弟三人同舍，国卿好善，晨夕虔诵观音神咒。一夜，房中失火，国卿被白衣大士救出，二弟乃是『平时不烧香，临死抱佛脚』之流，遂致罹难。」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记：此颂免水难。或是有人被大风所吹，漂溺大海，为诸鱼龙恶鬼所难，是人若能至诚称念观音圣号，是时诸恶鬼不得为患。

案：慈林集云：「清彭一乘居士，南海人，康熙年由五羊回家，中途遇暴风覆舟，诸伴善浮水遂得至岸。一乘因在舱内不得出，但一心称念观音大士，忽觉有人牵其手，至水面船篷，随风漂至岸畔，岸人见白衣大士用篷垂救。」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记：此颂免山峰难。梵语须弥，华言「妙高」，此山在大海中间，四面皆海，极高极危，上临虚空，下瞰大海，此山非人间可到。现在拿来譬喻，意是由此山峰推落，死必无疑，如此危险，菩

萨尚能施救，何况其余小难？

为人下，此人不是怨就是贼，而怨贼之人才敢用此凶残，制人死命，而被推之人，登时若能称念观音圣号，仰赖大士威力，虽处高峰，亦如身处虚空，安然无恙。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记：此颂免金刚山难。恶人，亦是怨贼之类。假使有人被恶人追逐，突堕金刚山，据阿含云：「三千大千世界，复有大金刚山，绕大海水，金刚山外，复有第二大金刚山，二山中间，窈窈冥冥，有八大地狱，日月威光，所不能照。」如此堕落，必然粉骨碎尸，死无疑义。如是之人若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便得解脱。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记：此颂免贼难。设或有人遇诸怨贼劫夺围绕，势必加害，而被害之人能以一心称念观音圣号，而诸怨贼各各咸起慈心，悦形相对。

案：高僧传云：「隋那连那梨耶舍，华言『尊称』，路逢山贼，一心称念观音神咒，山贼对目不见，以后尊者译经之暇，常述神咒，立功最多。」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记：此颂免临刑难。设或有人突犯国法，或入仇门，以致身罹刑场，寿欲终际，是人若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藉大士慈力，刀斩一段段坏，毕竟不为所害。

案：法华感通云：「清指一大师，少时遇见异僧，戒曰：『子将有大难，能持大悲圣号可免。』以是师矢志受持。崇贞年间，果然献贼大破光山，屠杀于师，白刃忽自断坏，强贼大异，于是免死，后遂出家。」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记：此颂免囚狱难。设或有人干犯法律，或遭屈陷害，囚禁囹圄，受诸刑缚，是人若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此诸刑具自然解脱。

案：法苑珠林云：「唐董雄于贞观年间为大理丞，幼奉佛吃斋，因助李仙童事，与王忻等数十人同系牢狱。雄一心专念普门品，锁自解落地，以是脱牢。」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记：此颂免毒药难。毒药乃是毒人物件，而今更加咒诅，定必百发百中。咒诅一法，乃是暗中求诸鬼神加害，如药师经云：「以恶咒术，而咒诅之，魇魅蛊道，咒起尸鬼，令断彼命，及坏其身。」于今设或有人，被此毒药咒诅加害，是人若能称念观音圣号，仗大士慈力，使诸毒药咒诅不得加害，反而害彼自己。

问：菩萨若救此害彼，岂非菩萨之心？

答：菩萨有摄伏两门，先用折伏门，今还著害自己，使他悔改修来，然后再用摄受门教化，令他渐渐解脱。

案：譬喻经云：「有清信士，初持五戒，后时衰老，多有废忘。尔时山中有渴梵志从其乞饭，田家事忙，不暇看之，遂恨而去。梵志能起尸使鬼，召得杀鬼，敕曰：『彼辱我，往杀之。』山中有罗汉知，往诣田家，语言：『汝今夜早然灯，勤三自归，口诵守口身犯偈，慈念众生，可得安隐。』主人如教，通晓念念诵戒，鬼至晓，求其微尤，无能得害。鬼神之法，人令其杀，即便欲杀，但彼有不可杀之德，法当欲杀其使鬼者，其鬼乃恚，欲害梵志，罗汉蔽之，令鬼不见，田家悟道，梵志得活。」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记：此颂免罗刹毒龙恶鬼难。罗刹诸鬼，乃食人鬼魅，恶龙毒气，乃伤生害物，此等均是不善之类。设或有人遇见此类，能以一心称念观音圣号，是诸毒龙恶鬼皆不敢近视加害。指掌疏云：「智光所照，慈力所护，罗刹龙鬼，不敢加害。」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记：此颂免恶兽难。虎豹豺狼，皆是伤人害命之物，故吾等宜远离之。设或有人遇见此等恶兽追逐围绕，是人若能称念观音圣号，此等恶兽皆疾走远方。指掌疏云：「名号才称，威神即至，恶兽解围，疾走远方。」

【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记：此颂免毒蛇难。虺蛇即蝮蝎之类，蝮它的形状，长尺余，头大牙毒，全身皆灰暗色，有褐色斑纹，至尾部短小，一名虺蛇。蝎，它的形状，体多环节，青黑色，长约三寸，有八足二[虫+敖]，尾末有钩刺，螫人注毒，往往可毙人命。搜神记云：「蝎，俗名蝎虎，北方有之，南方则无，人若触之，则尾上有毒，最能伤人。唐开元间，有主簿以竹筒盛之，带过江南，故南方亦尝尝而有。」

又「岭南蒙岫山中有蛇，见人辄碎为片片花块，行人不知，捉其一块，则皆合集啮人。北方有蛇，能呼人名，人苟应之，夜来食人脑髓。」

今言气毒烟火然者，是喻此等之蛇，毒气炽盛，犹如烟火烧燃，螫手当斩手，螫足当斩足，如是有人遇见此类毒蛇侵害，若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此等毒蛇自当寻声旋还。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记：此颂免电雹难，黑云满天，雷电交作，大雨倾盆，雨雹降沙，如是此等天色，均是不祥之兆。此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灾孽。」吾人若见此种灾患，若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赖大士慈力，使此灾患消灭。

【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

记：此颂总结上文。世间之苦，固然不止上面所说。然而现在简单来说，众生所受之苦，总不

出身心两者，身所受不出「生老病死」之苦，心所受不出忧悲苦恼之苦，现在称为被困厄者，此即被诸贫穷环境所迫，或遭遇多年缠病所困！贫穷之苦，固属一部分穷光蛋所受，而「生老病死」之苦，殆不分贫穷贵贱，所以此等诸苦，其性逼迫，皆能侵害吾人身心！若以观音妙智之力，即能化灭，转患成福，使诸众生离苦得乐，故云能救世间苦。

【具足神通力，广修智方便。十方诸国土，无刹不现身。】

记：此颂广显菩萨应化十方。菩萨因中广修方便，果证圆满具足神通。此神通拣非小乘六种神通，乃是菩萨圆满无尽之广大神通，菩萨以无作神力，起诸妙用，任运自在，施用无穷，故云具足。菩萨从体起用，以方便智教化众生，令诸众生皆各离苦得乐，同至圆满菩提，故云广修智方便。十方下，是明菩萨教化广阔。然而十方国土，尘刹刹刹，有机所感，随机即应，故云无刹不现身。

【种种诸恶趣，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记：此颂能灭众苦。种种，即是很多，诸恶趣，即是地狱饿鬼畜生三恶道。此三恶道，乃是罪障深重，而感斯报。例如地狱常受火山荡镬，焦身沸髓之报。饿鬼积劫不闻浆名，常受饥渴之报。畜生常受刀屠宰割鞭撻之报。以至人中常受「生老病死」之报。此等之苦，以观音大悲愿力，十方普应，使此恶趣渐渐消灭。

【真观清净观，广大智慧观，悲观及慈观，常愿常瞻仰。】

记：此颂五观应化之本。上面菩萨能灭众生之苦，乃是端赖此五观启化。菩萨先用真观，观察众生罪性本空，皆不可得，由是再起清净观，照见众生自性清净，离诸垢染，无有一尘，无有一法。然众生所污染者，因其不达本体，妄起无明，造诸恶业，是故菩萨再起广大智慧观，照破众生烦恼惑业，灭诸众生无明痴暗，然后再起悲观，拔除众生悲苦，又起慈观，令其众生皆得安乐。如此菩萨恩惠如天，是故一切众生应该常常瞻仰。

【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

记：此颂光能破灾暗。上面五观是因，此中无垢慧日是果。菩萨二死永亡，五住究竟，（五住，即五住地惑。华严随疏演义钞云：五住者，谓三界见惑为一住，三界思惑分为三住，根本无明为一住，共成五住也。由此五惑，能令众生住著生死，故名住地也。一一切见住地惑，一切见者，即三界分别见惑也。谓诸众生，由意根对法尘分别，起诸邪见，住著三界，故名一切见住地惑。二欲爱住地惑，欲爱者，即欲界思惑也。谓诸众生，由五根对五尘境起贪爱心，而于欲界住著生死，故名欲爱住地惑。三色爱住地惑，色爱者，即色界思惑也。谓诸众生不了此惑，住著色界禅定，不能出离，故名色爱住地惑。四有爱住地惑，有爱者，即无色界思惑也。谓诸众生不了此惑，住于禅定，不能出离，故名有爱住地惑。五无明住地惑，无明者，即根本无明惑也。谓声闻缘觉未了此惑，沉滞真空，即住方便土，大乘菩萨方能除断，由余惑未尽，住实报土，故名无明住地惑。）故所放之光，是无垢清净光，此清净光犹如慧日悬于虚空，能破众生烦恼黑暗，并伏世间风灾火难。然此风火灾难，是由众生烦恼所集，无明所致，今内之烦恼既除，外之灾难自灭，故云普明照世间。

【悲体戒雷震，慈意妙大云，澍甘露法雨，灭除烦恼焰。】

记：此颂悲体能灭恼焰。悲体，即菩萨大悲之体，亦是如来清净法身理体。菩萨不禁大悲以无体之中而权现之体，所以此体乃是菩萨大悲所现，故云悲体。菩萨既以悲心权现，亦必假之戒德庄严其身，三聚无缺，然后方可震动众生烦恼心绪，破除众生烦恼执著，故云戒雷震。然之菩萨悲心既起，慈意亦发，运起无缘大慈遍缘法界众生，犹如妙大云遍覆虚空，普荫一切，故云慈意妙大云。

甘露，乃是不死神药，如众生饮之，必悟无生，能消灭烦恼火焰。义疏云：「诸天不死之神药，所宣至理，解必无生。」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记：此颂消散诤讼怖畏。娑婆世界众生一向以来诤讼打仗著名，所以往往有所不能纠决之事，不是公庭，就是斗争，此是娑婆世界众生特有家风。今言诤讼军阵皆称为怖畏者，犹如诤讼未决，胜负未知，寒心吊胆，时刻恐虑，兴师讨伐，身临战场，命悬如丝，此等皆是可惊可怖之境，故云怖畏。

念彼下，如是吾人遇见此等境界，若能一心称念观音圣号，此等宿怨灾患，就能消灭。

【妙音观世音，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是故须常念。】

记：此颂劝众生常时勤念。菩萨说法称为妙音者，乃是菩萨所说之法，不落于空，不落于有，空有不偏，即是中道之理，故云妙音。虽而不偏于空，不偏于有，但又能空能有，双照二边，真俗圆融，理事无碍，于出世间说三贤十圣之法，于世间说五戒十善之法，故云观世音。而所说之法，皆是清净无染，超出凡尘，故云梵音。众生有求必应，不失时机，应以何法得度者，即以何法而说之，总之菩萨说法不失众生机宜，故喻海之潮音。菩萨说法，乃是清净妙法，超于情想，绝于心虑，世所不及，故云胜彼世间音。而此菩萨用以五音说法，端在利益众生，是故一切众生应当一心常念。

【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净圣，于苦恼死厄，能为作依怙。】

记：此颂劝众生勿生疑虑。华严云：「信为道源功德母。」故学佛人重以「信」，「信」立则本固，本固则道生焉。魏征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根不固，则木不长，源不浚，则流不远。」信然矣，学佛人须自谛审。上面所说菩萨一切殊胜功行，都是属于事实，汝等听后，须应发起殷实信心，勤成此道。须知菩萨早已断一切烦恼惑业，亲证清净圣智，确能拔除一切众生烦恼苦厄，堪作一切众生依怙，是故汝等应当诚实信奉，念念勿生疑虑。

【具一切功德，慈眼视众生，福聚海无量，是故应顶礼。】

记：此颂举德劝礼。菩萨堪可称为净圣者，此乃他具一切清净功德故。而菩萨是果后行因，所具功德当与佛等，故云具一切功德。

菩萨是众生之依怙，视一切众生，犹如赤子，此菩萨慈心之极，故云慈眼视众生。菩萨久修万行，上供诸佛，下度众生，福聚如海，是故一切众生应当供养顶礼。

【尔时持地菩萨，即从座起，前白佛言：世尊，若有众生，闻是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普门示

现，神通力者，当知是人，功德不少。】

记：持地菩萨特起赞叹闻品功德，照古德所解，前以无尽意当机，乃明耳根圆通持经，其意无尽。今以持地结证，乃显圆通法门不离一切众生常住心地。

尔时，即是佛说颂之后而持地菩萨起座之时。持地据宝昙经说：地有十义：

「一广大义。（菩萨发广大之心，非是一般焦芽败种所发之心，故云广大义。）

二众生依义。（菩萨能作一切众生依止故。）

三无好恶义。（菩萨对于一切众生或好或恶皆无分别故。）

四受大雨义。（诸佛所雨大法，菩萨都能领纳信受。）

五生草木义。（菩萨修行用工，能生长一切善根功德。）

六种子所依义。（菩萨不但自己发心，而且能令一切众生发心，为一切众生所依托故。）

七生众宝义。（菩萨能生出诸善法，利益众生，如宝济贫。）

八生众药义。（菩萨以出世法药，能疗一切众生烦恼恶病。）

九风不动义。（菩萨以出世法忍自乐，不为世间八风所动。）

十狮子吼不惊义。（菩萨根器深重，志期菩提，闻佛所说无上大法，不惊不疑，皆能坚实信受。）」

此十义，足彰菩萨名称。又据楞严二十五圆通菩萨自陈文云：「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于世，我为比丘，常于一切要路津口，田地险隘，有不如法，妨损车马，我皆平填。毗舍浮佛现在世时，时国大王，延佛设斋，我于尔时，平地待佛。毗舍如来摩顶谓我，当平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我即心开，成无上道。」菩萨因此而得圆通，故名持地。

菩萨听佛说观音殊胜妙行，特为起座白佛赞叹，意是若有众生闻此观音普门品时，此人应当读诵礼拜受持供养，当知是人决获功德不少。今而言自在业者，即上面之三十二应，十四无畏，四不思议，此等皆是菩萨盛德之业，自在任运，不假思虑，遍缘法界，不为一切所碍，故云自在。以是菩萨乘此自在之业，权现十法界身，普门示现，当知此等皆是菩萨神通力者。

【佛说是普门品时，众中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记：此是在会大众闻法发心。佛说此品之后，当时在会大众有八万四千众生皆发菩提心，仿学观音胜行。今言八万四千者，意有所表，因众生烦恼之数共有八万四千，故佛所说法门亦有八万四千波罗密法门，今转众生八万四千烦恼而成八万四千波罗密法门。无等等，是说其法唯佛独证，三身已圆，四智已满，无有一法可能超过其等，故云无等等。

阿耨多罗，翻为「无上」，三藐，翻为「正等」，三菩提，翻为「正觉」，合云「无上正等正

觉」，是佛万德洪名之号，超过九界，三界极尊。

若以三德合配，「无上」是法身德，法身理体，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一切诸法，无有超过其上。

「正等」是解脱德，正是方正，等是平等，以解脱不为烦恼所染，本自方正，不为生死所迁，本自平等。「正觉」是般若德，正拣偏邪，觉显明了，以般若之法，能觉诸法性相，真妄虚实，拣非凡小偏觉，及外道邪觉。

此三身三德，乃是如来证极之法，惟佛独得受用。今之在会八万四千众生能发是心，志期菩提，实不负如来此番苦口婆心，叮咛告诫，现在成佛有人，而是如来此肩大法，不忧无人承担，此后佛种继续不断，普门之风益更振世，观音之德显然昭彰，今之如此丰收，实不负无尽意之假问，而释迦如来此番苦口婆心之垂答也。

普門品講記（果純法師）

补陀洛迦山传题辞

大元丘兹 盛熙明 述

九州之山川，具载于书傳，山海之诡奇，亦见于图记，其来尚矣。谨按：补陀洛迦者，盖梵名也。华言小白华，方广华严言，善财第二十八，参观自在菩萨，与诸大菩萨，围绕说法，盖此地也。然世无知者，始自唐朝梵僧来睹神变，而补陀洛迦山之名，遂传焉。盘礴于东越之境，窅芒乎巨浸之中，石洞嵌岩，林峦清邃，有道者居之，而阿兰若兆兴焉。自非好奇探幽，乘桴泛槎者，罕能至也。惟我皇元，际天所覆，均被化育，梯航所及，灵迹悉著，至于兹山，瞻拜相继，肱肱昭答，不可胜纪矣。然图志脱漏，言辞庸谬，四方不传，仆，顷因谢病，偶在海滨，恭叩灵躅，旁搜经籍，首集自在之功德，继考洞宇之胜概，若夫由心所见，光景斯彰，因缘有时，庙塔兴建，具载于篇，能游目者，不起于坐，飞神于大方之外，当知清净光明广大悲心，与菩萨无二，推恻隐之端，躬行于日用之间，非徒空言也。倘欲南询，亦必问津于此，而与善财同乘般若慈舟，共达毗卢性境，入海印之三昧，证大悲之法门，圆解脱之深因，满普贤之愿海，普令法界含生，尽登菩提彼岸者，岂虚谬哉。

补陀洛迦山传

自在功德品第一

释典所载菩萨名号，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惟观自在洋洋赫赫功德，独显乎世间，凡遇厄难，竭诚称念，稽首请命，亦往往如影响，诚由行愿弘深，大悲无碍之力也。广如藏教，今略陈之。

梵云阿哩耶婆卢吉帝，此云圣观世音，又梵云阿[口+缚]卢枳帝湿伐罗，此云观自在，诸经所称，或单云观世音，或云观自在，或兼云观世音自在。观音三昧经，及大悲经，悲华诸经说：此菩萨，久已成佛，号正法明如来。又云：后成正觉，号遍出一切光明功德山王如来。楞严经云：观世音菩萨言：我昔于无数恒河沙劫，有佛出现，名观世音，教我从闻思修入三摩地。从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灭世出世间十方圆明，上合十方诸佛本觉妙心，同一慈力，下合十方一切六道众生，同一悲仰。由于供养观音如来，蒙授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身成三十二应，入诸国土，所谓佛身独觉、缘觉、声闻、梵王、帝释、自在天、大自在天、天大将军，四天王及天王太子、人王、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女主、童男、童女、天龙、药叉、乾闥婆、阿修罗、紧那罗、摩呼罗伽、人非人等，我于彼前，皆现其身，而为说法，令其成就，令诸众生，获十四种无畏功德。彼佛，叹我善得圆通法门，授记我为观世音号，由我观想十方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

法华经说：若有众生受诸苦恼，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既得解脱。若水火雷电，龙蛇恶兽，夜叉罗刹，王难枷锁，军阵怨贼，诸难之中，能施无畏。于苦恼死厄，能作依怙，现三十二身，随类说法，地狱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渐悉令灭。

大悲心总持经云：若有诵持大悲咒者，即灭百千亿劫生死重罪，不堕恶趣，临命终时，十方诸佛，皆来授手，随愿往生诸净土中，能获无量等持辩才，解脱八难，灭除三毒，一切所求，无不成就。大悲总持具载别本。

藏教密乘经中所载，观自在菩萨，为莲华部主，现诸神变，忿怒则称马首明王，救度则圣多罗尊，满诸愿则大准提尊，及如意轮王，不空罽索，乃至师子吼，并毗俱胝，一髻青项，白衣叶衣，千首千臂，皆有仪轨。真言略举其名，若西天，未译番本，师传本续，真言要门，未易悉究。

今上即位之初，圣师大宝葛噜麻瓦，自西域来京师，解行渊深，福慧具足，明通三世，阐扬一乘，同自在之慈悲，宣六字之神力，上自宫廷王臣，下及士庶，均蒙法施，灵感寔多，不可备录，将非大士之应化者乎！然江南未之闻也。故略纪其实，若六字咒，师所常诵：

唵麻尼巴能[口+迷]吽

功德具在庄严宝王经

洞宇封域品第二

世传：蓬莱方丈，在弱水中，非飞仙莫能到，昔秦皇汉武穷年远讨，劳神苦体，卒如捕风追影，终不得其涯涘。今小白华山，距四明不远，为圣贤托迹之地。石林水府，神光瑞像，虽在惊涛骇浪之间，航海乘风，刻日可至，故特举其胜概如左。

昌国志云：昌国州，在东大海西，星纪之次，在牵牛婺女分野，昔夏少康，封世子於越，至句践，灭吴获夫差，欲使居甬东百家。杜预云：句章县，东海中洲也。国语，以为甬句东，今州有甬东村，是也。由秦历汉，属鄞县，唐开元二十六年，以鄞县，置明州，领县四翁山，今之昌国也。五代后，改鄞为鄞，则又属鄞。宋熙宁间，创县为昌国，东控日本，北接登叶，南恒瓯闽西通吴会，寔海东之巨障，皇元至元十五年，升县为州。

宝陀寺，在州之东海梅岑山。世传：梅福炼丹之所。释所言，东大洋海，西紫竹旃檀林者，是也。自四明陆行，东九十余里，过穿山渡，至大谢，再经嵩子渡，至昌国州，陆行七十里，沈家门止一渡至山，周围仅百里许环绕大海，凭高望昌国诸山，隐隐如青螺，东极微茫无际，日月出没上下若鉴，微风时来，雷轰雪涌，奇极孤回，非复尘世也。山茶树高数丈，丹葩满枝，犹珊瑚林，水仙紫荪，芳菲满地，金沙玉砾，的落璀璨。

潮音洞，菩萨示现之所，去寺三里，至洞皆黄砂，石洞巉岩，瞰海回顾无畔岸，人迹不及，洞上有穴如天窗，下属洞前，旧有石桥横恒，可以瞻礼，今崩废。

善财洞在潮音洞右，亦祥异显现，岩石有罅，峭峻蹙逼中，窞叵测，其外则石崖壁立，泉溜如珠不涸，谓之菩萨泉，瓶罌盛贮，以洗目疾。

盘陀石，平广上坐百余人下瞰大海，五更远见扶桑，五色光发，顷有一轮极大，从海涌出，真奇观也。

三摩地，在寺西偏，登山由此，有亭，曰极清静，嘉木森秀，清泉甘冽，乱石错出，有耸立者踞伏者，诡奇万状。

真歇庵，在寺后山深处，真歇了禅师，修道庵中，后圆寂立塔。

无畏石，在真歇庵前，突然方广，然峻不可陟。

师子岩，在无畏石侧，形如师踞。

正趣峰，灵鹫峰，观音峰。

应感祥瑞品第三

尝读楞严，谓：世间旷野深山，圣道场地，皆阿罗汉所住持，故世间粗人，所不能见。是山，自梵僧启其端，而始知大士之宫宅，其信然乎哉！或因风涛怖惧而致祷，或好事寻幽而有遇，使者衔命，至诚所格，缁素夙缘，目击道存，如镜中像水中月，皆由清净心现，往往不同，自昔多失纪录，今姑存一二，俟来者继述焉。

唐大中，有梵僧来洞前燔十指，指尽，亲见大士说法，授与七宝石，灵感遂启。

日本僧慧锷，从五台山，得菩萨像，将还国，抵焦石，舟不能动，望潮音洞默叩得达岸，乃以像舍于洞侧张氏家，屡睹神异，遂舍居作观音院。郡将闻之，迎像入城，为民祈福。未几，有僧，不知何许人，索嘉木扃户刻之，弥月像成，僧不知所在，今所奉菩萨像，即此也。元丰中，谒者王舜封，使三韩，遇风涛，大龟负舟，惶怖致祷，忽睹金色晃耀，现满月相，珠璎粲然，出自岩洞，龟没舟行，泊还以奏。上闻，始锡寺额，曰观音宝陀。自是海东诸夷，如三韩日本扶桑阿黎占城渤海，数百国，雄商钜舶，繇此取道放洋。凡遇风波寇盗，望山归命，即得销散，感应颇多。

崇宁间，户部侍郎刘逵，给事中吴棫，使高丽，及还，自群山岛，经四昼夜，月黑云翳，海面冥蒙，不知向所。舟师大怖，遥叩宝陀，未几，神光满海，四烛如昼，历见招宝山，遂得登岸。

宋给事中黄龟年，恭礼洞前，亲睹大士，紫金自在相，朗然坐石上，偕游老[禾+犀]俱见，备作赞颂。

绍兴戊辰三月望，鄱阳程休甫，四明史浩，至此翼早诣潮音洞，寂无所睹，炷香供茶，盞浮花瑞。归寺食讫，哺时，再至洞门，俯伏苔磴，凝睇嵌空，惟乱石累累，兴尽欲返。有僧指曰：岩顶有窦，可以下瞰。攀缘而上，瞻顾之际，瑞相忽现，金色照耀，眉目了然，二人所见不异，惟浩更睹双齿洁白如玉。于是庆快，用书于壁，庶几来者观此无疲，不以一见不见而遂已也。

又传，史卫王弥远，见茶树上示一目，盖二十年相业之讖也。

咸淳丙寅三月，范太尉，以目疾，遣子致祷洞下，无所遇。汲泉归洗目，既愈，复命子来谢，洞左大士全现，淡烟披拂，犹隔碧纱，继往善财洞，童子忽现，大士亦现缟衣缥带，珠璎交错，精神顾盼，如将示语。

绍定庚寅十月，庆元昌国监胡炜，登大士桥，礼潮音洞，倏现光明，左则月盖长者，与童子并立；一僧居右，师子盘旋，两目如电；及至善财，岩童子再现，黛眉粉面，宝盖珠鬘，森列于前，傍现一塔，晶彩焕发。众僧曰：我等云集，历年未睹，今承恩力，共覩色相。遂刻山图于石，以示悠久。

嘉定岁，僧修者，所礼大士梅檀像，偶毁亡一指，心甚懊惋，后于洞前波间浮一花。视之，乃向失像指，众尤异之。

淳祐，连岁苦旱，制帅颜颐仲，禱雨洞中，大士并童子，喜悦出迎，自是，随求辄应。

皇元至元十三年，丙子六月，丞相伯颜定江南，部帅哈刺歹，来谒洞下，杳无所见，乃张弓引矢，射洞而回。及登海舟，莲花满洋，遂惊异悔谢，徐见白衣大士并童子像，于是，施财庄严像设，并构殿于洞上。

大德五年，集贤学士张蓬山，奉旨祝厘潮音洞，见大士相好，仿佛在洞壁。次至善财洞，童子倏现，顶上端篙中，大士再现，宝冠瓔珞，手执杨枝，碧玻璃[木+宛]，护法大神，卫翊其前久之，如风中烟，渐向锁没，但祥光满洞，如霏霞映月，见数尊小佛，作礼慰快而去。

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御史中丞曹立，承上命降香币，至洞求现。忽见白衣瑞相，瓔珞被体，次及善财洞，童子螺髻素服，合掌如生。适以候潮未行，再叩再现，而善财洞大士亦在，童子鞠躬，眉目如画，七宝瓔珞，明洁可数，群从悉见。

尝询诸耆老，云：自昔游者，至今为盛，若夫西域名师王公贵人，备极精诚，有睹白衣禅定，或冠佩庄严，或千首臂，或坐立异相，有眉目俨若，亲承于咫尺；或景像缥缈，若瞻对乎绘素，至有罗汉长者，童子天龙，前后翊从，宝瓶莲花，森列乎海波，频迦鸚鵡，飞翔于香霭，或共见如一，或独见非常，变化示现，殊不可诘。若夫竭力远来，罔遇恍惚，常居其境，终不得瞻望余光者，亦多有之。

兴建沿革品第四

海峽孤绝，蛟龙呵护，自非遗世高蹈者，鲜能栖息也。草茅以为庐，术芝以为食，岁月既久，辉光焕发，致感王臣之崇重，士民之归仰，大其宫室，广其田畴，以养其徒侣，修习至道，将与山川增重，助益风化于无穷也。

梁贞明二年，日本僧惠锸，首创观音院，在梅岑山之阴。

宋元丰三年，王舜封，使三韩，遇风涛有感，以事上闻，赐额曰宝陀观音寺。置田积粮，安众修道，岁许度一僧。

绍兴元年辛亥，真歇禅师清了，自长芦南游，浮海至此，结庵山椒，扁曰海岸孤绝禅林。英秀多依之，郡请于朝，易律为禅。

嘉定三年庚午八月，大风雨，圆通殿摧。住山德韶，言于朝，赐钱万缗，七年殿成，潮音洞，无措足地，凿石驾桥，凡六年，御书圆通宝殿，大士桥以赐。建龙章阁以藏之，植杉十万。是时，有田五百六十七亩，山千六百七亩。是年，丞相史弥远，承父志，舍财庄严，殿宇廊庑备具，香灯供养。上闻，赐宸翰，并金襴衣，银钵，玛瑙数珠，松鹿锦幡，陈帅机，施钱一百六万，置长明灯。

淳祐八年戊申，制帅颜颐仲，禱雨有应，施钱二万，米五十石，置长生库接待，庄仍请于朝免租役。

皇元大德二年戊戌春，中宫，命内侍李英，降香修缮寺宇像设。明年春，宿卫李罗奉旨降香，赐金百两，命江浙省臣董其事，一新栋宇，供严之具，金碧璀璨。四年春，遣使魏也先等，饭僧转经，及归，以玉琢圣像献。四年，复遣大出赍彩幡絨香，降内帑二千缗，建演法堂，益修从宇，俾浙省，割官田二千亩供僧，于正五九月，讽诵祈祷，特颁玺书护持。自是，祝香赉锡，岁以为常，敕翰林直学士刘赓制文，集贤直学士赵孟俯，书丹刻石，以彰圣化。

皇庆二年冬皇太后，遣使法华奴等降香，赐主僧袈裟，饭十方僧，敕浙省，赐钞八百六十八锭，买田三顷，以给佛灯长明。

泰定四年夏，中宫遣中政同知贴闾，赐钞千锭，僧衣百八，黄金织文幡，金彩绮帛等，供圣饭僧，买田二顷二十六亩，以其入供营缮。

致和元年四月，中丞曹立，降香币及钞百锭。

元统二年，宣让王，施钞千锭，建石塔高九丈六尺。

至顺二年，江西之万安陈觉和，率众化财凡八载，范铜为大士像，千尊佛，钟磬幡盖供具，今置阁上。

我朝列圣相承，信崇佛法，遣使锡予，实不能备纪，今上践位以来，尤加尊异，祝香集福以锡下民，络绎不绝。

谨考此寺，自日本锬兆基，真歇了禅师，道风振起，改讲为禅，继以然自得晖办至澜，而恢大基业，恩球以次相续者，曰：雪屋立，坦堂圆，遽庵成，还庵深，鉴庵宝，小庵高，间云韶，大川济，铁脚清，古岩颢，深谷唤，无咎吉，寒岩悟，梦窗清，石屋环，寒岩举，松州基，东岩日，混溪清，白云恭，愚溪智，东州永，一山宁，次翁元，险崖遇，太虚冲，孚中信，古鼎铭，大方聘，朴翁淳，元虚照，竺芳联，所庵睿。

附录第五

长安南五台，乃观音降火龙处，灵异甚多，难以具载。

武林西山上天竺寺，自昔相传，海上浮香木现光湍，因刻为观自在菩萨像，多现祥异，士民归向，自春至冬，焚香叩礼，雨旸急难，感应如响，积有年矣。至正二十年庚子，杭城荐罹兵燹，西山祠宇尽毁，圣像不知所在，众共追慕。丞相太尉开府康里公，出金旁求，乃于草莽中得之。遂卜日，斋戒徒跣，率僚佐士庶，自北关恭迎圣像，安奉于今丞相公所建，清平山之西天寺中。时圣像上，大放光明，照耀云汉，分为三道，其一，远属东方，若向补陀山者，其一，属上天竺寺，其一，径属今西天寺。一时咸睹益加敬仰焉。

大都蓟州之境，控接澶州，有雾灵山。山谷高深，林峦清邃，古昔相传，为菩萨道场。山之上下，旧有寺宇，每岁，士庶敬礼求现当，有绵云起自谷中，洁白弥满，凝蔽天日。或变琉璃境界空洞一碧，次现蒲萄累垂遍布，光映远近，忽见白衣端正之像，陵空而立，鲜见面目，然亦往往或异。夜有天灯，或如列宿，或如燿火，联辉接焰，陵虚远来，殊不可测。山顶寒甚，涧有泉水，起落应潮。传云：潜通大海也。仆，尝游五台山，从密得哩室利师，获聆番本补陀洛迦山行程记。始

自西竺，至葛刺拶迦罗国，有灵塔，当昼夜绕道叩礼，自有告以道里方所，乃可前进。中间历罗刹鬼国，诱以声色饮食，慎勿犯之，及种种魔碍之所，但勇往毋退。复遇宝池，获饮甘露，身力增倍，备践胜境，亦莫贪恋，一心径往，渐近圣地，当有马首金刚，远来迎导。至于下岩，圣多罗尊，摄受慰喻。然后诣岩中，紫竹梅檀森榭交荫，流泉清洁，纤草如茵，菩萨充满。观自在菩萨，常住其中，天龙围绕。行者至此，蒙宣妙法，即得开悟。凡有所求，依愿圆满，此其大略，不能具录。以是考之，则决非凡境，岂造次所能至哉！似匪此地比拟也。后至四明，屡有邀余同游补陀山者，心窃疑之，不果往也。一夕，忽梦有人谓曰：经不云乎？菩萨善应诸方所，盖众生信心之所向，即菩萨应身之所在，犹掘井见泉，然泉无不在，况此洞，神变自在，灵迹夙著，非可以凡情度量也。既觉而叹曰：嗟！夫诸佛住处，名常寂光，遍周沙界，本绝思议，何往而非菩萨之境界哉！断无疑矣。既集成传，附以天竺雾灵事迹，并以旧闻，庶显非同非异，无别无断，用祛来者之惑也。

至正辛丑岁四月望，寓四明之盘谷，玄一道人盛熙明记

补陀洛迦山传（终）

观音大士赞第六 唐王勃制

盖闻，圆通大士，乃号观音，接物利生，随机应现。向乾坤东畔娑竭海中，云涛涌金色之山，圣阁起琉璃之界，巍巍宝座，凝然居自在之身；荡荡慈容，皎若现白衣之相。身挂云罗素服，藕丝织而色映寒霜；体严瓔珞同心，衣缕盘而丽晶皓雪。翠迎仙岛五云之宝盖玲珑，艳进摩尼百宝之花冠赫奕。眉横纤黛，如海门之秋月初弯；目绀重瞳，似水面之青莲乍秀。齿排珂玉，舌莹紫檀。丹珠一点艳频婆，两脸朦胧匀琥珀。向静绿波上，圆相舒而有金毫玉毫；虚白光中，胜境现而有佛界仙界。于是，云雷吐辩，宣诸佛秘密之金言；释梵雨华，叹圣德希奇之妙事。献宝子有龙王龙女，奏乐子有天仙地仙。向孤绝回处作津梁，于浩渺波中拔急难。寻声救苦，赴感随缘，如万水之印孤蟾，似洪钟之应千谷。是以，经云：王法贼盗，水火漂焚，恶龙恶鬼，毒药毒蛇，或被人推落金刚山，或恶风吹入罗刹国，或临军阵，或值雷霆，若能仰告观音，应时即得解脱。菩萨有不思议之弘愿，无尽意之神通，悲心誓救于娑婆，遗教遍临于秽土。诚以周尘周刹，普应普观。无遐无迩尽归依，有愿有求皆赴感。河沙功德，亿劫难量，遥望洛伽之山，稽首聊伸歌赞：

南海海深幽绝处，碧绀嵯峨连水府，号名七宝洛伽山，自在观音于彼住。宝陀随意金鳌载，云现兜罗银世界，众玉装成七宝台，真珠砌就千花盖；足下祥云五色捧，顶上飞仙歌万种，频伽孔雀尽来朝，诸海龙王齐献供；宝冠晃耀圆光列，瓔珞遍身明皎洁，脸如水面瑞莲芳，眉似天边秋夜月，绣衣金缕披霞袂，缥缈素服偏袒臂，苾刍珂佩响珊珊，云罗绶带真珠缀，红纤十指凝酥膩，青莲两目秋波细，咽颈如同玉碾成，罗纹黛染青山翠，朱唇艳莹齿排珂，瑞坐昂昂劫几何，化生百亿万度众生。发愿河沙救鼻阿，我惭我愧无由到，遥望观音悲赞歌，大圣大慈垂愍念。愿舒金手顶中摩，观音满愿真言曰：唵阿嚧力伽娑婆诃。

名贤诗咏第七

缥缈云飞海上山，挂帆三日上孱颜。两宫福德齐千佛，万里恩光照百蛮。润草岩华多端气，石林水府隔尘寰。鰕生小技真荣遇，何幸凡身到此闲。

集贤学士吴兴赵孟俯

金碧玲珑塔影双，绮霞香雾湿疏窗。蛟人织贝为华盖，龙女献珠持宝幢。震海云雷音缥缈，弥山潮汐响春撞。愿求示现将军相，一鼓群魔尽摄降。

一轮宝月海波澄，海上观音现大乘。剑佩鬼神来剌剌，烟霞楼观起层层。烧香使者天台客，说法高人日本僧。安得此身生羽翼，还从彼岸快先登。

江浙分省郎中天台刘仁本

缥缈蓬莱未足夸，海峰孤绝更无加。入门已到三摩地，携手同游千步沙。碧玉镜开金菡萏，珊瑚树宿白频迦。殷勤童子能招隐，共辨芝英和紫霞。

惊起东华尘土梦，沧州到处即为家。山人自种三珠树，天使长乘八月槎。梅福留丹赤如橘，安期送枣大于瓜。金仙对面无言说，春满幽岩小白花。

丘兹盛熙明时图秩八叶芝同游

宝陀品畔礼慈容，满袖香吹菡萏风。海市障天番雾黑，地轮推日上潮红。悟迷不必分明暗，观照何须了色空。不涉音闻三际断，大千尘刹尽圆通。

返视何妨更返闻，须知了妄即同真。十虚影现尘沙界，万像光含刹土身。转物头头皆妙境，穷源处处尽通津。普门廓彻无边表，紫竹红蕖别是春。

灵隐住山沙门竺昙送僧礼补陀

补陀大士镇南海，弘慈广度娑婆界。三十二相应群机，眼听耳观常自在。蔼若春行陆，皎如月印空。一念超去来，触境皆圆通。东吴沙门乘愿起，笔锋倒蘸九河水。于一毫端转法花，百亿毫头显真谛。一文中现无尽身，一句中含无尽义。一文一句妙难思，了心证入三摩地。是身非相空名模，莲花舌滴香醍醐。见超文句会真说：普门有路升天衢。

豫章沙门蒲庵为升天衢赞普门品观音

一毫端现菩萨身，大悲光相离诸尘。无量句中无量义，炽然常说开迷沦。圆音遍法界，万像皆玄文。耳观入真境，眼听融真闻。言词寂灭相非有，心本无生法无咎。香风冉冉散红蕖，甘露溥溥洒青柳。普门妙境包大千，物物显示超虚玄。我愿瞻依发弘誓，利生同证菩提缘。

天台沙门全室赞普门品观音

余洪武十七年孟夏上旬，泛海游山，谛观圣境。顿见水天一色，净若琉璃，万像森罗，炳然齐现所睹灵异，难以具陈。是故，踊跃欢喜，自不知形身在于人间世也。信知，如来说华严时，入海印三昧，岂欺我哉！偶于洪武乙亥仲冬，梦游是境，与昔无别。遂乃焚香遥礼，辄伸鄙见，说偈赞曰：

菩萨常居娑竭海，悲愿弘深无向背。分明化境沧溟东，应现诸方无不在。所证三摩地，那分西与东。突出摩醯眼，八面虚玲珑。海印发辉炳然现，悬河四辩明真宗。花开小白岩，天香吹遍界。

紫竹梅檀尽作林，孔雀频伽歌梵呗。昔年亲曾海上游，露山倒卓波面浮。可是圆通真境界，白衣妙像乘莲舟。四围纵周览，浩渺难可穷。上极通宵汉，下瞰龙伯宫。波先激滟吐阴火，潮音日夜号天风。云铺白银界，地布黄金沙。琉璃相间错，有若优昙花。磐陀上看扶桑日，红轮涌现犹天车。览斯妙境非实相，普门示现如梦想。幻出楼台缥缈间，宝网珠光递辉朗。闻声岂是声，见色原非色。别是一壶天，智识谁能测。经行宴坐水晶宫，受用风清与月白。十圣及三贤，到此应难渡。万派洄漩任参互，潜流密布四神洲，润湿群萌为雨露。我今亲礼赞，惟垂遥鉴知。并却见闻知觉，扫除语默离微。彻底揭翻生死海，普令顿证佛菩提。

古并崇善住山雁门野衲了庵性彻洞然拜赞

补陀洛迦山传一卷，元盛熙明撰。案陶九成书史会要曰：盛熙明，其先曲鲜人，后居豫章，清修谨饬，笃学多材，工翰墨，亦能通六国书。今此书，题龟兹盛熙明述，籍贯正合。熙明尚撰有法书考八卷，辨入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熙明传。原仅五篇，其王勃观音赞，名贤诗咏，皆元释所附益者。观音赞，文笔疲俗，必非子安之制。钦定全唐文凡例，指为伪托，信然。释子无识，阑入俗文。幸熙明原书，未经窜乱，读者分别观之可也。光绪甲申十月，吴县蒋清翊，识。

補陀洛迦山傳題辭（元，盛熙明）

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

煮云法师 著

（编者注：煮云法师此书著于五十年代，书中所说普陀山的庙宇名胜，时势变迁，恐已非原址原貌，望读者详之。）

星云法师序

记得还是在去年（民国四十一年）的冬天，煮云法师应菩提树主编朱斐居士的稿约，他告诉我拟写关于普陀山的文章，我当时认为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就劝他不要浪费笔墨。

我所以这么说，因为我的想法是：第一、写普陀山的文章，里面少不了人物、山水、风景，而在我的意思，我们中国人现在受了西洋的风气和影响，终日沉迷在物欲的洪流中翻滚，对于山水风景能陶冶人优美而善良的性情的这句话根本就不相信，你写出文章来，他当然也就无心欣赏。第二、写普陀山的文章，当然是少不了发扬观世音菩萨的圣迹与灵感，这样又恐被人讥为不是外国的「天方夜谭」，也是中国的「聊斋志异」。为了这两点原因，我不得不向我的这位老友下一个「不要浪费笔墨」的忠告。

然而，煮云法师并未接受我的意见，他凡事只要问心无愧，往往是很固执的不接受别人的劝谏，我懂得他的性情，我看他执笔写的时候，也就没有再说什么。

菩提树第三期上他的文章刊出来了，我看了看题目「普陀山传奇异闻录」，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好，可是，说来是很对不起煮法师，内容说的什么，我并不曾去看。

第四期、第五期的菩提树，那随著冬去春来的一月一月的出版，我云游在各地，很多人都向我提起煮法师写的文章，他们都说写得有趣、生动、活泼，无论是什么人，只要他稍识几个字都能看得懂。你如是说，他也如是说，说的人多了，我心想，我不能不另眼来看「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了。

有一天，我把已出版的几期菩提树拿出来翻阅煮法师的大作，这一看把我的趣味也看出来了。

本来，煮云法师和我早在十几年前就成为最好的同参道友了。我在内地主编怒涛月刊和霞光旬刊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刊物的常期撰述之一，他的文章，我当然读了不少。来台后，我负责了一个时期「人生」杂志的编务，关于写稿，当然我是不会放过他，后来，心悟法师主持人生的编务，常谈到佛教里虽然有最高的文化和真理，但毕竟写文章发扬的人太少，我就介绍他多向煮云法师索稿。

煮法师在各地弘法的演讲稿，就大批的问世了。我和诸位读者们一样，我也觉得他的文章谈笑自如，风趣横生，村言俗语，信手拈来。极不易懂得的佛理，他能很巧妙很通俗的表达出来给读者明白易晓，仅仅这一点，也就够人称道的了。

虽然如此，我当初无论如何想不到「普陀山传奇异闻录」能得这么多的广大读者的热爱，写到这里，我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个个都沉迷于物欲的洪流中，他们实在都爱著我国的大好名山；我更知道，把观世音菩萨的显圣与灵感看作是天方夜谭中的海上遇奇，或是聊斋志异里的孤鬼出现，毕竟为数是很少的。——因此我很高兴写下我的歉意！

现在，我很幸运的，煮法师把在菩提树上已发表的以及未发表的原稿交给我，带来台北印单行本，让我有机会能从头到尾的阅读一次，真饱了不少眼福，增添了不少见闻。可是煮法师又要我替他写一篇序，这倒是给他难住了我，推之再三，没有办法，那么，我就来写下一点我对于此书问世的观感吧！

我们做一个中国知识份子，都知道中国有两部伟大的文学巨著，这就是被金圣叹评为才子书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部水浒传，把梁山一百零八名的好汉，讲得活龙活现，他们呼朋引类，四海流亡，以及那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描述，不知多少人受了这本书的启示，激励了勇气，不甘再受环境的束缚。这虽然在宋史上只有「梁山有水寇宋江等三十六人，被张叔夜一夜平之」的几句话，而引伸成我国的一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但它比什么说教的书的影响还要大；一郭西游记，记述唐僧玄奘领了孙悟空等到西天去取经，虽然这部书写得神奇怪诞，莫测高深，与正史大唐三藏玄奘法师传相去几千万里，但玄奘法师的壮志苦行，冒险犯难，慈悲待人，牺牲为众的精神，却因这部书永远深刻的留在人们的脑海里。正史的玄奘传（曾被梁启超誉为世界最伟大的传记）里，玄奘虽然应该更伟大些，但那祇是供给一些士大夫知识阶级的人阅读，与一般大众并无关系。

我这样说，并非贬值那些被人认为金科玉律的圣典，而是说有更多的人需要大众读物！需要他们能消化的精神食粮！

一本小书「白蛇传」，把法海禅师的道力完全表扬了出来，使人人人都知道和尚是降妖魔鬼怪扶助善良的；一本七字段的「王氏女对金刚」和「目连救母」，把诵经的功德和轻慢三宝的罪过，划分得清清楚楚；这些书的著者，可能不是出诸教徒之手？我们现在不必管他这些书是否有历史或圣典的根据，但我国民间普遍的能知道善恶因果的报应，却都不是因了他们读过三藏十二部，或听过什么高僧大德的宣传，而是因了受这些小书的影响！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我们不可轻视这些小书，这些小书给大众的善良教育，实在胜过学校多多！

我们中国做弘法工作的佛教徒，专爱谈玄说妙，引经据典。讲佛法的时候，好像不谈「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就显不出自己的学问；写文章的时候，不论「唯识所变，唯心所现」，就显不出自己的才能。这样一来，真正能向广大群众介绍佛教的，倒反而给那些著小书的作者有意与无意的做去了！

我们有心推动佛法大众化的工作者，宁不惭愧？

煮云法师见到了这一点，所以由他的口头讲的或文字写的佛法，都是尽力的求其通俗，尽力的走向广大的群众。

「普陀山传奇异闻录」，把一般应机的佛教介绍给大众，确是很可珍贵的资料！

我更应该要指出的，「普陀山传奇异闻录」这本书，决不可拿前面所说的「白蛇传」、「王氏

女对金刚」、「目连救母」等小书来相比的。因为那些小书大概都是由一些明清时代落第的文人信手写出来的，有真正事实根据的成份很少，而现在这本「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书名虽然是「传奇异闻」，但却都是有事实可信的，有事迹可考的，这点我们是不能不特别注意的！

这是很遗憾很可奇怪的事，就是现时的人心，一提到菩萨的灵感，总有几分怀疑；一说到菩萨的现身，总认为是神话。不信佛教的人如此，信仰佛教的人也有些犯了这个毛病。最不可宽恕的，就是对佛教已信仰并有相当研究的人，他的口头上以及他的笔下，也不肯提及佛菩萨灵感道交的有形或无形的现身说法，他们也是怕被人讥为神话，高真是极大的错误！

我们翻阅藏经的时候，在藏经中可以读到「贤愚因缘经」、「百喻经」、「经律异相」、「六度集经」等，那上面不都是记载的一些最奇奇怪怪的事吗？假若把这一切都认为是神话的话，我真不懂，我们对宗教的信心和对宗教理想境界的仰望应该依什么来建立？

说起神话来，世间上那一件事不是神话？怀特兄弟没有发明飞艇的时候，假若有人说有几千斤重的东西，能在空中飞行，这不是要被人认为是神话吗？弗兰克林没有发明电话的时候，假若说相隔数千万里的亲朋能够相对谈话，这不是被人要指乌神话吗？毕竟，所谓神话者，就是我们自己没有知道和没有见到的事，但不能就说他没有啊！

氢原子弹在大西洋上试验，这大家都没有见到的事，但大家都相信美国是有氢原子弹；观世音菩萨在普陀山现身显圣（其实整个宇宙中都有菩萨的现身），这是很多人共见共闻的事，但没有亲自见闻的人就说它是神话，这不是很不懂事吗？

本来，观世音菩萨救人救世的因缘和方便，是有经文可作明证的，佛教里有一部伟大的经典叫做「大乘妙法莲华经」，其中第二十五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就是完全说的观世音菩萨。可惜，这一卷普门品，祇是流传盛行在已经走进佛门的佛教徒中，一些广大的群众却不能从普门品中来认识大慈大悲的观世音。

虽然，大众没法认识普门品中的观世音，但他们却又人人都知道观世音，说起这个原因是很多的，别的我们不谈，我们所要指出的就是我国民间流传盛行看一本「观音得道」，他们从「观音得道」的这本小书中，人人都能道得出一点关于观世音菩萨的故事，虽说那些都不是十分正确的。

「观音得道」，一名「大香山」，是说妙庄王有三位公主，大公主爱文才招了一个文驸马；二公主爱武才，招了一个武驸马；三公主爱修行学佛，慈悲爱物，舍己为人，后来在大香山成了正果。这本警世的小书，虽然与经文中的观世音相去太远，但这本书后来编成话剧、电影，被这感化的顽愚，其数之多，谁又能否认它益世的价值？

关于观世音菩萨，在佛典里不单是法华经中的普门品里说到，在般若经、真言仪轨、悲华经、观音授记经，还有净土宗的经典，密宗的经典，都共同的崇奉尊敬观世音菩萨，但为什么一般人都只知道观音菩萨的名字是叫妙善公主，而不知道观音菩萨还有名字叫做「净圣」、「大悲施无畏」、「正法明如来」、「金刚菩萨」呢？这就是说：「观音得道」是大众的读物，佛经是学者们研究的古书，大众的知识是从大众的读物里而来。今日佛教的流传弘扬，是多么需要创作正知正见的大众读物啊！

「普陀山传奇异闻录」的发行问世，的确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不足！

这一个时代，宝在是混乱到极点，群魔乱舞，邪说风行，人心没有皈依，精神没有寄托，苦海茫茫，人生的归宿在那里？天灾人祸，如何才能解脱？这是蕴藏在每个人心头的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信仰观世音菩萨！把自己的一切，皈依依靠给观世音菩萨，明自观世音菩萨是大慈悲、大智慧、大勇猛的示现，即使我们有什么痛苦、灾难、烦恼当前，只要我们一心不二，虔诚的信仰、称念、礼拜，我们若有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智慧、勇猛，观音菩萨一定能解救我们。

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个世情浇薄的社会，实在要观世音菩萨的精神才能挽救。我们中国的社会，自古以来，除了在都市上有现在所谓维持治安的警察人员以外，其他村镇，几百里内可能没有一个警察官兵，社会的秩序和安宁，都是靠几个寺院庵堂，几尊佛菩萨的圣像，几句善恶因果的佛理来维持，人与人之间，再有什么不平，诉讼的事情发生，线香一把，佛菩萨像前一跪，也就可以化得烟消云散了。这里我的意思是说单靠政治、法律、和军警，是不够维持社会伦理道德和安宁的，要使每个人都有宗教的信仰，都明白善恶因果报应，都把自己皈依佛和菩萨，这才是安定社会的最大要素。

所以，在这些情形之下，每个人都有信仰观世音菩萨的必要！

很远的事实不谈，即如现时在台湾住著的陆总司令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张晶英女士等，都曾亲口叙述过他们被观世音菩萨施救过的事实，这些，难道还不够叫我们来坚定信仰！

是的，我国人民多数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我们从「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两句话可以看得出来，不过，究竟懂得信仰观世音菩萨意义和观世音菩萨显圣事迹的人并不多。读了「普陀山传奇异闻录」，我想，我们会更进一步的认识观世音菩萨了。

这一本「普陀山传奇异闻录」，不单是介绍菩萨的威德灵感，而且更好像把我们带去普陀山亲自游览了一次。普陀山是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属于浙江省定海县，古称南海，（因此，现在此书标名为南海普陀山传奇异闻录）在扬子江钱塘湾之外，大约经线东六度又二十七分，纬线北三十度又十分，距离舟山本岛东六十里，蜿蜒绵亘，纵十二里，横六里半，周围曲折，百里有余。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恒闽粤，西通吴会，是我国东南的屏障，海港的重地。我们何幸生为中国人，若不知道我国这样大好的名山，也枉在人间走一遭了。现在读了此书。去过的人，可以再增一点了解；没有去过的人，更可以饱饱眼福了。

我受煮云法师之托，上来啰啰苏苏了很多，实在糟了不少篇幅，读者们也许是厌烦了，因为大家目的是在看书，书中说的让读者们自己去领受比较更好，我到此就收住吧！

民国四十二年中秋节星云序在宜兰

一、开场白

在未写本书以前，首先声明一句，笔者不是普陀山的什么嫡派子孙（即在山上剃发的出家人），同时也没有拜法授记（山上有法派，即前山法派，后山法派之别，听说法派的法子，还大于子孙派，要拜一个长老为法和尚此为普陀家风），我不过在普陀山挂了几年清单而已（即普通朝山住客，无职无权）。后来因为曾在前寺客堂当了知客僧（任外交，应付游客），所以对普陀山的情形，比较没有去过的人，稍为知道一点罢了。

二年前笔者参拜本省名胜佛教圣地狮头山，在狮岩洞元光寺曾为该寺住众谈过普陀山传奇的故事，并承慧峰法师事后笔记出来，预备在觉生上发表，不幸慧法师后来发生一点小障碍，把所有文稿之类，全部遗失了，慧法师对此事至今还引以为憾。这次菩提树杂志创办人朱斐居士来信对我说：「本刊征求四大名山风景片及胜迹纪文，关于普陀山的一切，当然法师是很熟悉的，祈专为介绍普陀胜迹和菩萨显圣的奇迹，著一长文，逐期在本刊发表」。朱居士要我与大家结结法缘，介绍普陀山名胜古迹，以及菩萨在山显化的奇异故事之类的事。在道理上我是佛教徒，为佛教为名山尤其为大悲救世的观音菩萨，这是义不容辞和应做的工作。不过因为我赤手来台，关于普陀山的参考书籍，一本也没有，无法动笔。凭一点传闻记忆，谈一点神异故事，未免有失名山尊严。而且在来台的大德中，也有不少是普陀山出家的法师，例如印顺法师和庆规大德等。尤以庆规大德，住山数十年，关于普陀山的一切的一切，当然耳熟能详，比笔者要知道百千万倍，如果我写得不三不四的，岂不把他们牙齿笑掉下来吗？这倒不是笔者故作杞人忧天，而恐事后被人家骂山门（即说坏话）说：「难道真的看不起我大唐无人吗？你在普陀山能住了几年，也来大谈我们名山胜地，真岂有此理」！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习惯，做事无人，事后说现成风凉话的人，不知有多少在那里等著。

这一段开场白，是笔者敬向先进大德们打招呼。我这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祇能供读者们茶余饭后，消愁解闷，不是什么穷经考古的论作，而是写的「瓜棚豆架雨如丝，姑妄言之妄听之」。有不对的地方，还请上座大德们原谅。内容我也不曾分门别类，和什么层次先后。我是想到一点记一点，晓得一点写一点，多采故事体材，少作高谈阔论，而来说明从普陀山开山以来，各种传闻记载奇迹故事，以及菩萨显化的感应，各种神异的事实，逐期在菩提树月刊上发表，目的是介绍没有到过内地的佛教同道们，以及到过普陀而没有听闻周的读者们，使大家明了四大名山之一的佛教圣地南海普陀山。

二、普陀山名称与佛典考证

中国佛教有四大名山圣地，是四位菩萨摩訶萨（即菩萨之中的大菩萨）的广化群生的大本营。这四大名山就是山西的五台山，是大智文殊菩萨的道场；四川的峨眉山，是大行普贤菩萨的道场；安徽的九华山，是大愿地藏王菩萨的道场；浙江南海普陀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道场。在这四大名山与四位大菩萨之中，能够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那就是南海普陀山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了。俗说：「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尤其在此战云密布，天灾人祸，「众生被困厄，无量苦逼身」的今天，除开了一向以「慈眼视众生」的寻声救苦圆满无碍的「观音妙智力」以外，那里还有什么人的力量能救世间苦恼罪恶的众生呢？现在我所要谈的也就是这普陀山和观世音菩萨。

普陀山是印度话的简称，俱足称是普陀洛迦山、补怛罗迦、布怛落伽等，中国话叫做小白华山。普陀洛迦原为一山之名，因为中国人习性好略，或称普陀或单呼洛迦，久之遂成为两个山了，考普陀山之成为观世音菩萨道场的原因，在佛教经典上也有明文，当时印度就有几个补怛洛伽等之说，我们在华严经第六十八卷读到如下一段经文：「瑟鞞胝罗居士告善财言：善男子！于此南方有山，名补怛洛迦，彼有菩萨观自在，汝诣彼问『菩萨云何学菩萨行，修菩萨道？即说颂曰：海上有山多圣贤，众宝所成极清净，华果树林皆遍满，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观自在，为利众生住此山，汝应往问诸功德，彼当示汝大方便』。时善财童子（中略）渐次游行，至于彼山，处处求觅此大菩萨，见其西面，岩谷之中，泉流萦映，树林蓊郁，香草柔软，右旋布地，观自在菩萨，于金刚

石上（今金刚石俗称说法台，石与陀石同在山之西面），结跏趺坐，无量菩萨，皆坐宝石，恭敬围绕，而为宣说，大慈悲法，（中略）我以此菩萨，大悲行门，平等教化，一切众生，相续不断，（中略）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现色声，摄取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议色净光明网，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而为说法，或为神变，令其心悟，而得成就。（中略）愿令一切众生，若念于我，若称我名，若见我身，皆得免离一切怖畏；离怖畏已，复教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永不退转」。这就是有名的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第二十八参，参观世音菩萨于此山中，所闻法要，大抵如是。再说观世音菩萨乃过去正法明如来，早成正觉，因与我们娑婆世界有大因缘，所以他老人家才倒驾慈航寻声救苦，三十二应，普门示现，无非是要令一切众生，脱离苦海而登彼岸而已。

三、不肯去观音与慧谔开山

话说五代后梁明贞二年的时候，因中国佛教在唐时传去日本，当时有很多为了求法留学日本的出家人，都是到中国来访道寻师，其中有慧谔和尚，远渡重洋，航海来到我们中华大国，一方面寻师访道，一方面参礼各处的佛教圣地。有一天来到山西五台山，朝拜大智文殊师利菩萨，遍游五台胜地，参观名胜。看见一尊观音大士的圣像，清净庄严，心羨不已，本想向该寺当家师傅商讨请回日本供养，恐怕人家不允所求，所以他最后的办法，只有不与而取。他以为这是出于善心，能使日本人民睹圣像而生敬信，「皈依者福增无量，礼念者罪灭河沙」，这种做法决不会是犯佛戒中的「不与而取的盗戒」吧？所以他打定了主意，就偷偷的把这尊圣像拿走了。

慧谔和尚既然获得这尊无上至宝的圣像，当然不敢再在五台山逗留下去，马上束装就道，买舟东渡，预备回归本国去了。当这条船开到现在浙江定海县所属的舟山群岛，有一名叫新罗礁的地方，忽然海洋中现出无数的铁莲华（今称莲华洋），挡舟不能前进，如是者三日三夜，这只船始终无法开出，只有远远在普陀山四周打转。如果向东开，即有铁莲花从海中涌现出来，阻道不前。慧谔和尚此时已经吓得惊惶万状，心中忐忑不定，俗语说：「为人不做亏心事，空中打雷我不惊」，他这时自己开始静坐思过了。他扪心自问，生平无大过，从来没有做过甚么不可告人的坏事，为甚么今天在海洋遭阻，进退不能呢？佛教徒遇著无法解决的困难事，唯一的法宝，就是跪向佛前，求哀忏悔。当他跪到菩萨像前，忽然想起这尊菩萨是不与而取偷来的，这时他恍然大悟，引咎自惭，很快的跪下去祷告著说：「大士！弟子因见菩萨圣像庄严，我国佛法未遍，圣像少见，我想将菩萨圣像请回日本供奉，假使我国众生此时无缘见您，当从所向，弟子即就该处，建立精舍，供奉圣像」，祷罢舟行，竟至潮音洞边，安然停下。

那时普陀山还是一片荒岛，野无人烟，虽然在汉时就有汉光武皇帝的好友严子陵先生的岳丈梅子真先生，隐居在这个山上，修真养性（即今梅福庵，内有梅福仙人炼丹井，普陀山又名梅岑山，即指此也）。可是很少有人知道海中有此山，一直到五代梁明贞年间，仍然还是一座荒山孤岛，只有几个捉鱼为业的渔翁，在山上搭几间茅草蓬子，住在海边山凹里。当时慧谔祖师靠舟上山，寻了大半天，好不容易才在靠潮音洞不远的山旁边，找到一间渔人茅舍，该舍主人就是打鱼为业的张渔翁，经过慧谔和尚说明来意，他大为感动，同时也欢喜得了不得，菩萨连日本一个国家都不愿意去，而要住在我们这个孤岛荒山之中，这一座荒山真是与菩萨有大因缘了。我们住在这里附近的人民，也真是有很大的福德和善根哩，所以才能得到观世音菩萨显化此山。他思想至此即很慷慨的向慧谔和尚说：「师父！你们贵国的人，既无缘见佛，那末你就与菩萨一并住在我们山中，我把住的房子和地方让出来，你可以筑庵供奉菩萨，我过海去，叫各地民众，大家来山拜佛供养你，你不要

再回日本去了。」慧谔禅师因此不再回日本而就在山上筑庵安住，呼名曰「不肯去观音院」。他就成了普陀山第一代的开山祖师了。这就是我国普陀山开山之来由。

四、唐文宗嗜蛤菩萨无言说法

唐朝文宗皇帝嗜好吃蛤蜊，下旨要东南沿海的渔民，频年入贡蛤蜊，一班贪官污吏们乘此机会，鱼肉乡民，捐献诈取，害得他们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忽然一日，皇帝的御馔获一巨蛤，刀劈不开，甚为奇怪，御馔把这只巨蛤，送到皇帝面前，奏明其意，万岁接过以手指弹扣了一下，说也奇怪，那个巨蛤，自动张开，其中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梵相在内，文宗皇帝看见了惊异不已，急令宫监，以金饰檀香盒，贮起来供奉。即召当时德高道隆的惟政禅师入朝请问，禅师对曰：「物无虚应，乃启陛下信心，以节用爱人耳。经云：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帝曰：「朕见菩萨矣，未闻说法！」师曰：「陛下信否？」帝曰：「焉敢不信？」师曰：「如此陛下闻其说法竟！」文宗大悦感悟，誓戒永不食蛤蜊。因诏天下寺院，各立观音像敬奉，这是菩萨显化，各地崇奉，盖亦普陀山香火之所由来也。

笔者没有看到蛤蜊中现观音像，可是亲眼看到在蛤蜊中的罗汉像，此像现存半片在磐石庵珍藏，非有特殊重要香客慕名请看，普通人是不容易见到的，据说已经有五百余年了，那是一个红漆盒子装在里边，半个蛤蜊内天然长成的二九十八尊罗汉像，真是一件无价的宝物，菩萨显化不可思议的神异奇迹，不是可以用科学所能说明的。

五、短姑朝圣大士亲送饭来

相传有一位老翁和姑嫂们虔持数年的愿心，远道航海来山进香，舟抵普陀的时候，翁嫂们预备正要舍舟登岸，上山进香的当儿，忽然小姑天癸适临，因为身体不清净，所以不能跟随父亲和嫂嫂一同上山拜佛，请她嫂嫂在菩萨面前，代为进香以了心愿，其嫂短而笑之，小姑便觉惭恨，自己无福亲见菩萨，只得独坐舟中，静待父嫂上山进香回来。那知正值海水涨潮，潮水不断上涨，把刚才上岸的一条路皆被淹没。道路断绝，无法上岸，而腹中又饥不得食。忽然看见一个老妪，手持饭箪而来，屡搬小石投水中，褰裳濡足登舟说：「特为姑娘送饭来！」说罢置饭箪而去，小姑甚为奇怪，以为是父亲使令此老婆婆送饭来吃的，直至下午天晚，父嫂在山上各处礼佛而归，那时已经潮退路现，他们实在忘记了预备小姑的午饭，迨至回船见面的时候，方才想起来小姑还没有吃午饭，因此忙问：「姑娘受饥挨饿了吗？」小姑说：「午后已经有一个老太婆，送饭来给我吃过了。我以为她是你们遣来送饭的，难道不是你们叫她送来的饭么？」他们公媳两个很惊奇的说：「并没有叫人送饭呀！」小姑娘即将老太婆送来未吃完的饭，拿出来给他们看，表示所言不谬，嫂嫂这时已经悟知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显圣，变现一个老婆婆送饭来，以济这个虔诚远道来山进香拜佛的少女，因身体不净，惭恨自己无缘得睹佛面为辱，所以菩萨现身变化给她看，以增其信念，她与她的公公赶快反殿祷告，瞻瞻莲座，见大士之衣裾犹湿，因此后来就称靠船上岸的那个地方名曰「短姑道头」。就是嫂嫂短笑小姑于此，菩萨显圣送饭的感应，说明小姑诚心的故事，后人名其地以志纪念也。那个地方也就是现在香船来山靠岸停船的码头，菩萨显圣的那个大殿，就是现在的慈云庵，紧靠在码头旁边上岸，不几步就到，笔者曾在该庵大殿后面，见有后人塑供纪念的短姑像，也不断有人来向她进香礼拜。

短姑道头上有一座「道头牌坊」，是民国八年无锡陈锡周居士捐资建造，钢骨水泥，工程坚固，形势雄壮，较之本省竹南佛教名胜狮山紫阳门，高下悬殊，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上面匾额有

不少名人题字，例如滇南王人文题曰「南海圣境」，东海徐世昌题曰「同登彼岸」，河南冯国璋题曰「宝筏迷津」，黄陂黎元洪题曰「金绳觉路」，江朝宗题曰「回头是岸」，又有大兴冯恕联云：「有感即通，千江有水千江月；无机不被，万里无云万里天」，四明王禹襄联云：「一日两度潮，可听其自来自去；千山万重石，莫笑他无觉无知」，简照南联云：「到这山来未谒普门，当先净志；渡那海去欲登彼岸，须早回头」。像这类文字并茂的题词；真美不胜举。

六、普济寺的松紧神运殿

前寺是普陀山的全山祖庭，五代梁时，初建此寺，名曰「不肯去观音院」。宋神宗皇帝敕建命名「宝陀寺」。到了清朝年间，也不知几番更名，近才名之曰「普济禅寺」。因为全山以普济、法雨二寺，分疆管辖。前山所辖的名之曰前寺，后山管辖的名之曰后寺，前山有前山所属的小庵房头若干，皆归前寺客堂管辖；后山也有后山房头若干庵院，也由后寺客堂处理。因为过去山上没有乡公所和警察局，前后寺的客堂说他是行政法庭也无不可。不论僧俗院庵的住众等，如果发生了什么纠纷争论的事，私下无法解决的话，前寺所属的到前寺客堂，后寺所属的到后寺客堂，前后寺的知客僧摇身一变，又成为一个大法官，站堂呼班的无不俱全，因此之故所以住在山上的僧俗人等，皆以前寺后寺名之，不称普济、法雨也。

前寺为全山的祖庭，所以寺房之多，住众之广，范围之大，可称为全山之冠，前寺最值得称道而神异不可思议的是圆通宝殿。因为普陀山是观音大士的道场，大士修证的是耳根圆通，有时候有人说他是圆通大士，所以全山的大殿差不多都是以圆通宝殿为名的居多。因为这个前寺大殿素有神异著称，因此好事者名之曰「神运殿」，世俗人又叫它为「松紧殿」，顾名思义，再听传闻就是说这个大殿，好像小说上的乾坤袋子一样，能大能小能松能紧，无论你有多少人，它都能大肚包容得进去，从来也没有听到说有人满之患，殿小僧多之感。笔者起初以为这是传闻不实的神话，也不以为然。后来积善庵当家肇祥师，亲自告诉我这是事实，曾经有六千和尚在殿上念经绕佛，不见拥挤。他说：「在民国二十五年，有某香客来山进香，打千僧大斋供众，广结法缘。那时可算是普陀山的黄金时代，全山香客与僧众有三万人之多。各府州县的行脚僧都云水到普陀山过大香会期，大有集全国僧伽之大成的气概。那时我在前寺库房任副寺（有银钱副寺外交副寺不等），因为打斋供众，要有一斋一衬（衬即钱），吃过午饭要大家念佛走出斋堂（念的是消灾延寿药师佛），至大殿前绕佛进大殿。这时有库房副寺站在大殿门前，发给斋衬。当时因库房零碎钱不敷，改发筹子，事后再拿筹子向库房换取钞票，这时并将大殿各处边门关闭，派有专人，作把门将军，不使有投机取巧者，偷天换日，一人可以穿门而过，再来前门领衬，一人只许一份，不许冒领双份的，从我亲手发给筹子，进来一人发一根筹子，如此发出有六千多根筹子。这是我亲手所经过的事，亲眼所见的事，一点不假，而不是传闻不实的神话故事，你能够不相信有此奇迹吗？」

笔者上面也曾说过，佛菩萨的神异奇迹，不是我们凡夫俗子可以心思言议得到的，如果拿维摩经中的维摩居士的丈室来说，一个方丈之大的小卧房，能容数万人天，问疾听法，一个大殿能容六千人又有什么希奇呢！上面说了一大篇，读者一定要问：「究竟这大殿有多大呢？」对不起，笔者只有一枝笔，请听我慢慢道来。那个大殿子有九九八十一间大，高出文昌阁（即莲池庵）四层洋楼，在国内并不算怎样大，可是在今日的台湾，笔者走遍了全岛，也没有看见有这样大的大雄宝殿。全台湾以笔者看起来，要以大冈山新超峰寺的大殿为最大，可是与普陀山前寺的大殿比起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不可媲美了。以现在用科学方法计算，就是八十一间大的地方，也容量不下六千人之多，何况殿中有三尊大佛，两壁供有很大的三十二应身的观音像，再除去香灯殿主的寮房，以

及供桌渔罄蒲团的地位，最多能容两千人就足矣。然而事实有六千僧人在大殿上绕佛跪拜，一点也不感觉到人多，所以大家才说它是一个松紧的神运大殿啊！

七、千僧斋罗汉应供

山中自古就有如此的传说：「凡是有斋主檀越来山，供众千僧大斋，必定有一位罗汉降临应供的」。不过罗汉来应供，大多是现比丘相，混杂在大众僧人之中，凡眼不能识得罢了。民国十七年春天，有一位大心居士是江西彭大融先生，来山进香，他知道未成佛道要先结人缘；更知道在三宝门中要广种福田。所以他诚恳的发出无上菩提道心，打一堂千僧大斋，广结众僧缘。真是人有诚心，佛有感应，居然亲遇罗汉，授他一尊古铜佛像，事后遍寻不见，所以他为感佛恩，撰一长文联语，悬于大圆通殿以志感念。今将联语及跋文抄录于后：「航海朝普陀，遍值斋供千僧，蒙老比丘，施我古铜圣像，想是应真阿罗汉；梯山礼大士，喜游驰两名刹，趋梵音洞，看他妙相分形，露出趺坐紫金身。民国戊辰仲春月，奉皖省迎江寺竺老师尊之约，来斯进香，兼酬斋僧之愿，饭僧后念佛到大圆通殿，大融在门首，迎接诸僧，忽一老比丘交我古铜圣像一尊，仰目视人，不见踪影，想系阿罗汉现身示法也。特撰联语悬于殿首，以志纪念，且供诸来客，发信愿心，一诚有感云。江西吉安县皈依三宝弟子彭大融虔诚敬撰」。

写到这里，有人提议，要笔者将千僧斋的仪式说一说，使没有到过内地的台省佛门中四众弟子，多增一点见闻。可惜我的言钝笔拙，也只有稍为说几句以应某大德的心愿。谈到设斋供僧的由来，是始于佛世时目莲尊者，为欲救拔他的母亲脱离饿鬼饥渴火烧之苦，于七月十五日设斋供养诸大菩萨贤圣像，因此功德，回向其母脱苦生天。后来各方的檀信居士们为了要超度先亡，或者植福延生，就到名山古刹的大丛林里，打斋供养清净福田僧。不过斋供的名称也有各种不同，在本省有什么「红斋」和「香斋」的分别，在内地也有什么腐斋（即豆腐斋）、平斋、上堂斋、千僧斋等种种不同，不过在普通腐斋、平斋和如意斋，没有什么重要，如果打到上堂大斋的话，就得要请本寺和尚（住持）上堂说法。在普陀山大香会期间（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十九日）差不多每天都有几堂上堂大斋。这是极普通的事。上堂斋的仪式简单的如这次大仙寺传戒期中所见的差不多。现在所要谈的是千僧斋。

一个大香会期中，都有几次千僧斋的。打千僧斋，小庵是不举行的，就是三大丛林之一的佛顶山也还不方便，唯有前后寺才能举行，因为前后寺的地方大，执事全，如果有一千个和尚来应供（有时多至六千人），必定要有煮饭的千僧大锅，不然粥少僧多很是麻烦。打千僧斋通告的牌子。在三天之前，就要挂在前寺大门外，招示全山僧众，届时来寺应供。千僧斋的仪式相当隆重，和尚上堂说法和斋主请法的那一幕，如皇帝上朝一样的隆重庄严。请僧说法的这种敬师尊道的礼节，见之莫不叹为希有。先由客堂纠察师傅集合大众师至法堂，知客僧引导打斋的，施主随至说法堂站立，由维那师鸣磬说：「钟鼓齐鸣往方丈迎请和尚」！到了丈室斋主执香由知客师引至和尚前礼毕，和尚登座，斋主上香顶礼后，由知客师拈香礼拜，长跪合掌，代表斋主白词，迎请和尚。大意是：「仰白和尚！大慈忍听，今有某省某县某某信士，来山进香，为植福延生事，敬设千僧大斋一堂，供养两序诸师，恭请和尚，上堂说法，普利人天。惟愿和尚慈悲默然允许，下情无任，恳祷之至」！维那师呼「末后先行」，丈室里大钟大鼓一齐敲，这时全班执事随行，最前边有两面长幡大旗导路，跟著两序大众，和尚前面有两只提炉，有传炉的侍者，和尚身边有四个侍者，一人执说法的柱杖，一人执拂尘，一人捧钵，一人捧具，和尚身穿黄海青（大袍），披大红祖衣，挂大念佛珠，严肃威仪，步至法堂，维那师鸣磬一下，停止钟鼓，和尚礼佛升座，大众唱香赞毕，这时有烧

香师拈香展大具顶礼三拜，上去接待者手中柱杖，四个侍者一齐下来，展具拜三拜，维那师呼：「梵音龙象众，当观第一义」，和尚接过柱杖震地一下，开始说法，斋主跪听。说法毕，维那师又呼：「谛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呼毕，和尚下坐，斋主谢法，维那师说：「钟鼓齐鸣，送和尚回丈室」。然后佛前上供，和尚过斋堂应供，斋主拜斋，饭毕结斋后念佛，由和尚领班，斋主随和尚后，千僧齐集，在大殿前丹墀里绕佛。这时前后寺的知众师、知客师、纠察师，全部出马，各执各人应执的警策僧值的香板，四边站定；又有好些巡照师各人手执藤条，往来巡查照看，看大众师有无举动轻乖，交头接耳，有犯威仪。知众知客纠察师等，如大队长一样的指挥部下，巡照师执藤条维持秩序如警察一样的负责，看样子真是如临大敌，莫不为之心惊胆惧，千余人整整齐齐的在那里一心不乱的念佛。绕佛毕，和尚进大殿向外站立，斋主跪在和尚前面合掌迎接众师进来。大殿门口有人结缘散衬，简单仪式如此。这虽不是正题，可是也不无有一点小补。老参上座们，固然不屑看这些家常便饭的话，可是一班初发心的菩萨，还是未见未闻，见此也可以作一参考。

八、七千斤大钟系草绳

提起这口希奇古怪的大钟来，在笔者未去普陀之前，就常常听人说：「普陀山有一口大钟，七千余斤重，是用一根稻草绳子吊挂在钟楼上」，那时我也是与一般少见多怪的人一样的固执，认为这完全是骗人的无稽之谈，胡说八道的神话，及至我到了普陀山进香时，有人提议到前寺看草绳大钟，这时又引起我多年来不信的疑事，不过不久就可以有事实可见，存著狐疑不信的态度，随著众人同往。那个钟楼位于神运殿的东南角，可惜该楼楼梯只能容许一人上下，所以在香会期间去看大钟的人，每天前后相继，拥挤不开。上面有一位跛脚的香灯师，在上面招待客人，为人客烧香点烛，有时并为游人解释大钟奇迹的故事，我们看他活像真的指手划脚的告诉我们说：「这口大钟有七千余斤重，是清朝嘉庆十三年铸的，你看，这么大的一口钟，是用一根草绳吊挂的，至今已近有三百年的历史了，你们诸位看奇怪不奇怪？」当时有一位军官，也和我一样的怀疑不信，并亲自用手在绳索上抽下几根草来看，果然真是草绳，这时事实胜于雄辩，不容我们不肯信了。钟身的庞大，要比唐朝张继诗中所说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那口大钟要大得多了。洪钟所发出来的声音，虽不能说是：「上彻天堂，下通地府」，可是较之其他寺庙里千儿八百斤重的钟声，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我们大家都去拉动槌（槌是大木段子用麻绳扣挂的）叩钟三下，有的人还给那位跛脚香灯师的香钱。虽然那个古老残旧的钟楼，已被那口大钟吊得东斜摇摇欲坠的样子，好像吃不消似的，可是朝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们，游山赏景的骚人墨客们，冲锋陷阵的将士们，远足旅行的学生们，还有研究科学哲学的学者们，都要来看看这口众人所称的「草绳大钟」，只有见而生疑，又无法解决此一疑案，恐怕这也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吧？

九、来意不诚退回原处

到了大香会期间，前寺香客进香献烛之多，真是可以开设一个香烛店，虽然佛前烛台不少，可是大批香客涌进来的时候，还是无法应付，这枝烛刚插上去，那枝烛又送的来，只有把未点完的烛拿下来，换上新来的烛，如此不断的掉换下来的剩烛，每天都有好几百斤之多。尤其是杭州的香客，和上海的香客，佛前供烛，都是一百斤一对，或五十斤一对的送进来，如果香船一到都有好几抬是大蜡烛。放得下的人，看见香灯师把他的贡烛熄了，到也无所谓，知道这是不得已的事，同时还有一句俗语，所谓「心到佛知」，「钱进山门，福归施主」，只要出了钱，发了心，我的香烛交

与殿主师，随他烧香不烧香，点烛不点烛，总之我的心愿已了。有一种不知进香意义的人，他的心就放不下了。看见人家把他拿来的香烛没有烧完点光，他就有点不开心。

现在说一段香客进香菩萨显圣的故事：

有一个远道而来朝山的香客，因为他很有钱，所以买来的贡烛相当大，差不多有五六十斤一对烛，他到前寺进香时，正是进香的人最多的时候，香灯师忙著为香客点蜡烛，真是忙得不亦乐乎，这位香客把他一对大蜡烛，请香灯师点起来，刚插上烛台不久，又有其他的香客将烛送来叫点，所以把这位香客的一对大蜡烛熄下来，没有点，再点其他香客的烛，因此这位施主就大大不满意寺中的和尚，说和尚贪心，有意把他一对大烛不肯点，存下来卖钱。一怒之下就带了随来的小儿子回去，那知这个爱子，不幸在半途得病死了，这位先生也就无可奈何的买了一口棺材，把他的爱子装了带回家中埋葬。那知一到家中，看见这个已死的小孩子出来接他，这一来可把他楞住了！明明这个孩子同我去进香，在半途死去的，为什么又活在人世仍然未死呢？这真可说是千古的奇闻，因此大著胆子问道：「你不是随我去普陀山进香的吗？为什么现在又在家里呢？」儿子答他说：「从那天随爸爸回来，一走出山门外，就不知爸爸到那里去了，我寻了好久，还是找不到你，因此遇见一个老人承他把我送回来，我回来已经有几天了」。他的爸爸这一来如堕进五里雾中，摸不到头脑，明明这孩子已经死了，是我亲手把他放进棺中，不知他从什么时候活转来，还在我前面到家，我到有点不相信哩，恐怕这小孩是变成小鬼来作祟我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把带回来的棺材开下来看，那时便见分晓了。当面叫人把棺材开下来一看那知棺材里已经不是放的孩子的死尸，竟变成一对大蜡烛，这好像变戏法一样的有趣，在那对蜡烛上还现出八个大字：「来意不诚，退回原处」！这一来可把这位先生弄得既惭且愧，跪下来就拜祷不止。原来这是观音大士显圣，从此以后，每年都买很大的蜡烛到普陀山进香，再也不和香灯师们争论要点蜡烛不点蜡烛了。

十、紫竹林原来还是紫竹石

「白莲台上弥陀佛，紫竹林中观世音」这两句话，我想凡是一个中国人，皆是耳熟能详的道得出，尤其在紫竹林中坐著的，一手执净瓶，一手执杨枝的观音大士圣像，龙女站在身旁，鸚鵡口衔佛珠，善财童子在下边参拜，这一幅精美的圣像图，不知有多少人见过而心羡神往啊！老实说笔者在小孩子的时代，就听了很多人的传说，朝南海到紫竹林中参拜活观世音菩萨，当我未去南海时，也以为真的像图像上的一样，有一个活的女菩萨，坐在茂林修竹的紫竹林中，有善财龙女，随侍在旁，常与来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们，说些成佛作祖的神奇妙法。迨至我三十六年正月，跟随几个同参道友，结伴朝南海，因为后山法雨寺，开期传戒，我们就挂单住在后寺云水堂。那时在船上还没有上岸的时候，老远就看见上文所写的「道头牌坊」，从人海扰攘的上海，来到这海天佛国，真是心中有说不出的愉快和清凉，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背起「朝山进香」的黄布香袋，跟著多年常来的老香客，往各寺院中烧香拜佛了愿心。我们翻山越岭，前山忙到后山，寺院跑到庵堂，老有一个疑念没有打破，那就是没有看见紫竹林中的活观音，又不敢在同参面前提起来问，恐怕他们要笑我是个「土包子」。好在来日方长，这个疑问只有秘而不宣。第二天有人提议去紫竹林进香，征求那几位愿意同去的，我是第一个举起手来附议，因为有几个去过的不愿再去了，我是一心一意的要到紫竹林中朝拜活观音，恭闻法要。那知跑到紫竹林，仍然还是看见一班善信们拜佛求签，并没有看见有什么活观音菩萨，在那里说法给人听；善财龙女也是一无所见；更感觉奇怪的，连紫竹林的那些茂林修竹也不知跑到那里去了。这一来使我大失所望，以为这里决不是紫竹林，询问同来的人，他们说这就是紫竹林。再没有其他第二个紫竹林。因此我这个疑案，不能再设法解决了。我

决意找本庙的大师傅问明一个究竟。我拉了一位该院的知客僧，坐下来和他谈天，请问他紫竹林的由来，为什么看不见紫竹林中的观世音？他用手一指说：「那不就是紫竹林吗！」我依著他的手指的地方看去，只见那台上摆了一块大石头，我说：「那是一块顽石，那可算作紫竹林呢？」他说：「你再去仔细看看，那石头上面不是有紫竹吗！」我问他这是甚么意思，请他详细说明，他说这里有一段很有趣味的故事说明紫竹林名为紫竹石的来由。

十一、向蛇王借山菩萨显神通

故事是这样的：相传普陀山，山上有一个蛇王，率领它的子孙，盘据在这个山上，大有「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之势，甚么人也不敢来侵犯它的地盘。有一次观世音菩萨变化一个老比丘，来向蛇王借山开道场，可以广度娑婆世界的迷昧众生，蛇王为了要保持自己的权益起见，执定不肯。它说：「这是我子孙万代帝王之业的根据地，怎么可以随便借给你和尚开道场，度众生呢？」菩萨见蛇王蛮不讲理，也就不客气的说道：「你有甚么能为可以大胆的拒绝我不借呢？」蛇王见菩萨问它有何本领占据不借，它说：「我能现出原形来，围绕此山三匝。」菩萨笑而不信的说：「你真能现原形绕三转的话，我就不向你借山；如果没有本领，不能绕山三匝，那时又怎么说呢？」蛇王慨然的说：「这是我平常绕惯了的，那里有不能的道理？假使我围不到时，我一定把山借给你开道场！」菩萨说：「一言为定，不可失信」。蛇王挺起胸脯来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罢摇身一变，现出原形来是一条千年怪蟒，又粗又长，慢慢的开始围山，菩萨这时也运用神通妙法，把这座山慢慢的放大。蛇王围围围，菩萨的山也放放放，结果一匝还没有到，蛇头和蛇尾都连接不到，菩萨见蛇王无能为力了，对它笑著说道：「现在你不能围绕三匝，还有甚么话说？山该借与我开道场了！」蛇王无可奈何的说：「今天不知倒了甚么运，每次我都能围三匝，今天怎么一转都围不上？借是可以借给你，不过你也显一点神通给我看看，才使我甘心认输！」菩萨说：「那很容易，我手一指，这个地下的一块石头上马上能够现出紫竹来！」说罢用手一指，忽然那块白石上就现出无数的紫竹来，据说就是那块紫竹石。后来有许多朝山进香的男女们，都携带小紫竹石子，带回去做纪念品，这就是普陀山紫竹林的来由和出典。

十二、千步沙海潮音声吼如雷

当笔者初到普陀山的时候，睡在后寺上客堂里，当夜深人静的当儿，听到千步沙那里的海潮音，声若雷轰，震耳欲聋，像万马奔腾似的，比欧阳修秋声赋中所说的声音还要大上百千万倍。我最初以为是开足马力的特快车响声，继而思之，不对，这里是海洋中心，那里有甚么火车呢？简直闹得我大半夜睡不著觉。第二天问他们老住山的人，才知道是「海潮的声音」。这种雄壮宏大的海潮音声，我还是出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法华经普门品的偈语说：「梵音海潮音，胜彼世间音」。到今天我才证实不谬。

传说这个海潮的音声之所以异常响亮，也有著一个小故事，就是蛇王虽然无条件把山借给菩萨开道场，但他要菩萨说出一个归还的日期来，到时候可以物归故主。菩萨对蛇王说：「那一天全山听不到我的弟子敲木鱼的声音；或者千步沙前的海潮音声不响了，那时我就把山让还给你」。普陀山现在发展到三大丛林，八十余家院庵，一百六十多个茅蓬，所以每天木鱼音声是不会断的，尤其海潮的音声是永久不会断绝的！最奇观的海潮拜浪，不管你起甚么东南西北风，千步沙的海潮是始终不会随风转浪的，仍然是一波一波的扑向这一边来。有人说：「这是潮拜浪」，无情的潮水也知道朝拜观世音菩萨。如果遇见大风激荡，那千步沙的波浪，若雷轰云涌，眩目震耳，来若飞瀑，止

若曳练，倏然万变，不可名状，笔者往往遇著大风激浪的时候，一个人蹿奔到海边，站在千步沙石上欣赏这俗人难得一见的大海之奇观，那一种身心荡然的境界，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其万一的。

十三、前寺山门永不开

写到这里忽然想起，前寺还有一件很值一谈的事情，在这里应该追补一下，因为这件事也很少有人提起来讨论，所以容易遗忘了。那就是前寺的山门和其他的山门不一样，其他寺院的大门都是开著的，独有前寺的山门是永久的关闭著。陶渊明所说的「门虽设而常关」，这不啻为普济寺的大门写照。笔者初到普陀山，遍游全山，七八十个大小寺院，没有一家的山门不是开著，唯有前寺的山门老不开。笔者为了此事，也曾问很多本山的子孙（就是在山上出家的和尚），皆是「语焉而不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甚么前寺山门永不开？查问的结果都是似是而非，问不出一个水落石出来，有一个老人对我说：「这个山门要当今天子，皇帝万岁，御驾亲临本寺，方才可以开山门迎接圣驾，平时甚么人来也不许开的」。这位冬烘先生简直困在鼓里做梦，还在想有真龙天子出世，真是可笑又可怜。我说：「现在是民主时代，那里有皇帝出世呢？如果百千万年，没有皇帝万岁来，这个山门也是百千万年紧闭不开吗？再问一句为甚么一定要皇帝来才开呢？」那位老修行，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人云亦云，最后还是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后来一直到笔者进前寺客堂任知客，常常陪游客们谈天，游客们无非是不知本山的历史，以及本寺各种不了解地方，有所疑问，往往游客们的问题就转到前寺山门上去了，「请问大师傅，为甚么此地的山门不开呢？」偏偏我不知道这个来历，而他们偏偏要提出这个问题来问我，真是要命！我又不好用那个老修行告诉我的要等皇帝来才开的话，拿来答覆游客，因此没有办法答出一个所以然来，那只好老著脸皮，装著听不见，来一个「顾左右而言他」。不过这不是根本解决的问题，如何要把这一疑案打破，方好应付其他的游客们盘问。普陀山志我也翻过两次；也是找不出根据来，那只好借重神话传说：中国的各大名山，皆有他不可磨灭的神话历史，同时也是一个很有趣味的神话故事，笔者现在把从各方所探访查问得来的各种说法，以及于前寺山门有关的故事，综合起来写在下边，以供读者参考。

十四、观音大士游天台

话说南海普陀山的观音大士，有一天在山上忽然静极思动起来，想另找一个地方游玩一番。换一换新鲜的空气，想罢就高登上山顶的最高峰——佛顶山。睁开慧眼，瞩目远眺，远看天台山国清寺是一个风景幽美的地方，有很多的头陀和尚在那里来往不息，一定是我们一家人：「好吧，我就去天台山上走一遭」！想罢一个飞步，跨过观音跳（按观音跳在紫竹那一边，现有观音菩萨足迹，印于石上，传说观音菩萨是由此跳过海去的），来到天台山国清寺山门外，只见山明水秀，老树成荫；茂林修竹，绿草如茵，真是「别有天地在人间」。国清寺里的五百个阿罗汉，他们每天三三两两的站在山门外，东张西望，希望有甚么善男信女的大心檀越，来山进香，可以广结善缘，随手布施金钱。他们一眼看见观世音菩萨，衣履整齐，威仪庄严，以为这一个有钱的大护法，一定有很多的金钱与我们结缘，因此他们都拿起看家的法宝来了，把衣服兜起来一齐说道：「阿弥陀佛，结结缘」！观世音菩萨以慧眼看出他们皆是活罗汉，应化人间，逢场作戏。一个个的活像真的，把观音围著化缘，他们也不知道彼此皆是一家人，更不知道是南海普陀山的大菩萨，简直被他们围得没有办法，菩萨只有笑而不言。最后还是国清寺的方丈大和尚，道德高尚，另具慧眼，他看这位不速之客，一定是那一座名山的大菩萨，下降人间游方度化的，因此赶紧上前，推开众人，打起招呼，合掌问讯：「请问大德，是从那座名山而来？」观音大士也就答礼道：「我是南海普陀山慈航普渡的观世音，今天特来贵山一赏名山胜境」。那一班傻罗汉，一听说是观世音更加高兴起来；「难得大

菩萨光临敝山，使我们增光不少，一定在我们这个小地方，多盘桓几天，让我们这些小罗汉们供养供养大菩萨，我们大家做罗汉菜，请你吃我们的罗汉斋。」这就是俗人所说的：「罗汉请观音，客少主人多」。

十五、菩萨造桥罗汉建塔

观世音菩萨来到天台山，东游西玩，不知不觉的已经玩了好几天，每天都有不少的罗汉请他吃罗汉斋，同时又看罗汉们不是刀耕火种，就是静坐参禅，不觉从心中生起一种敬慕心来，心想我在这里整天的受他们供养，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一心要想对这名山，有所报效，也好留一点「圣迹」才不负此行。有一天对他们罗汉说：「贵山虽有宽敞的大殿，但缺一座高大的宝塔，这是美中不足，不够庄严。我建议你们，能再建造一座宝塔，那就更壮观了！」其中有一位罗汉插嘴说道：「本山没有宝塔，并不大紧要，最感头痛的是我们千丈岩缺少一座交通桥，实在太不方便，人家来来去去的，总要绕一个大圈子，在我看起来，不如先造桥，然后造塔」。观音菩萨，为欲成就这一件好事，便带著试探的口吻对他们说：「造塔是供养佛的，众生见了礼拜旋绕，有莫大的功德，桥虽重要，可是塔也不能少，现在我们可以分头工作，你们五百位罗汉，共同造塔，我一个人来替你们造一座桥，好不好？」五百罗汉，一听此话兴奋极了，齐声说道：「好呀！好呀，承蒙大菩萨不弃，发心帮助我们，这是再好没有了」。菩萨又说：「我们不妨来一竞赛，限定一夜之中，要把宝塔和大桥造成功，看谁的工作先完成？」罗汉们都是有大神通的人，这一点小事算得了什么。一致的答案道：「好！好！说做就做，今天夜里我们就干吧！」

他们两方面，各人心中皆有各自的打算，观音菩萨心想，要建筑一座高大的宝塔，一夜的时间看他们到那里运这些砖木材料来？我想他们是不容易竣工的，我只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座大桥就能造成功。罗汉们意谓：难道我们五百位大阿罗汉，输给一个观世音菩萨，俗说：「双手难比四拳，你看，千丈岩的地方，有这样高，这样阔，而想造一大桥，一夜的工程，不怕你有什么通天的本领，也是不能完成的」。因此双方皆存了轻估对方的心理，都以为自己有能力，了不起。

当更深夜静的时候，国清寺里送出清脆悦耳的钟声，大家也很熟习的知道这是大众的号令（佛家的内行话叫做开大禁，就是招呼大众睡觉的号令）。罗汉们等到大家都睡了觉，他们开始工作，他们这时大显神通，搬砖运石，搬的搬，砌的砌，忙的不亦乐乎的，观世音菩萨为了好奇心驱使，躲在山凹里偷看他们如何建造宝塔，黑暗中只见人头攒动，来来往往的忙个不休，他们真是神通广大，很快的时间，就把一座宝塔起得很高，真不愧是得了六神通的阿罗汉，不能怎样的轻视他们无能。这时观音菩萨忽然想起，自己是和人家比赛的，怎么老看著人家造塔，自己造桥的工作还没有动工，天已经差不多四更左右，如果再不动手的话，岂不是要打败仗吗？他赶快的一个飞身，跨上高山，显起大菩萨的神通妙法来，两脚踏住「千丈岩」的两岸，双手拉著两边山头，往中间一合，说也奇怪，山上的石头见了他好像和好的面粉一样的柔软，两个山头，合成一起，就成为历史上千古有名的天台山上的「石梁桥」。观世音菩萨，把桥造好了，外边的天还没有亮，再去看看罗汉们的宝塔，还没有竣工，菩萨忽然故意的和这班罗汉们，开一次玩笑，躲在山凹里学起雄鸡的声音，喔喔的啼个不停，罗汉们正忙得起劲的当儿，只有一个宝塔顶没有盖上去，忽然听到金鸡报晓的声音，以为是金鸡三唱五更明，不管工作完成不完成，时间一到就要住手，因此宝塔的顶没有盖上去，成为历史上有名的五百罗汉一夜建成的「通天塔」。同时也有人说：「罗汉的功德没有菩萨圆满，所以宝塔不能完工」。

第二天，天台山附近城市里的居民，屋上的烟囱都不翼而飞了，大家小屋早上起来烧早饭，因为没有了烟囱，熏了满屋的烟气，弄得大家莫明其妙，没有办法，只好在墙上开一洞出烟，起初以为一家如此，那知全城皆然，每家的屋上烟囱的砖头都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取去了，经过报告地方政府调查的结果，原来天台山国清寺忽然多了一座很高大的「通天塔」。大家听了都涌了去看，宝塔的砖头很不整齐，大大小小，里里外外，黑黑白白，煞是奇观。这时大家才知道全城的砖头皆到了这里来造了宝塔，同时也都知道是天台山的五百罗汉显的神通，他们不但不怨恨，反而更加敬佩罗汉们的法力无边，因此习惯成了自然，一直到今天，天台山附近城市的居民屋上都没有烟囱，这也是成为各个地方的风俗，同时我们也多知道一点地方常识。这就是天台山地方没烟囱的来由。五百罗汉因为所造的宝塔，一夜未能竣工，成为千古遗憾！后来查明还是观世音菩萨暗中与他们开的玩笑，使他们工作不能完成，功亏一篑，这个玩笑开得真大，真是岂有此理？罗汉们心想你为什么到我们天台山来欺人，使我们五百人都被你愚弄，倒了架子，要我们当场现丑，今后我们有何面目见人？他们越想越恼，大家因此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目的是「南海普陀山观音菩萨欺人太甚，我们这次吃他亏，倒了架子，我们应该如何报复他一下」？其中有一位罗汉站起来建议说：「他能到我们天台山和我们取笑，教我们倒了架子，我们也可以一齐到他普陀山去闹他一个天翻地覆，方出我们心头之恨」。大家一起答道：「对！对！我们说去就去，乘著普陀山二月里是大香会期，二月十九又是观音诞，我们就在这时候去正好，乘来山进香的客人特别多，我们可以混进去，使他们人不知鬼不觉，我们可以看时行事。」说罢，纷纷的各显神通，腾云驾雾的直奔普陀山而去。

十六、五百罗汉大闹普陀山

话说五百位大阿罗汉，离开了天台山，一齐来到南海普陀山住下，他们都是变化挂单的穷和尚，衣服不整，破烂不堪，穷相毕露，甚至还有变五体不全的瞎眼哑口的丑和尚，更有什么十不全的疯颠僧，奇奇怪怪的无所不有。他们的目的是来破坏观世音菩萨齐整、庄严、清净美观的道场，倒他的架子，所以他们格外的装出那穷样子，坏形相来，看见香客就把破海青兜起来向香客要钱——化小缘。到处皆听见他们的化缘声：「阿弥陀佛结结缘」。香客见他们可怜的样子，也还随缘乐助，拿出银子来分给他们，因此一直到现在，普陀山化小缘就成了风气习惯。大香会期间，各地都有很多的出家人，赶到普陀山来过香会期，化小缘。笔者在山上挂单时，有时也逢场作戏，跟著大众后边凑热闹，兜起衣服来向施主们化小缘，横竖不要我去叫唤，我是站在人丛中随缘的，看见香客走来，我们一字儿排起来，随著大家把衣服兜起，施主从我面前经过就随手拿出东西结缘，我们可以随手而得到很多东西，有的施针线毛巾线袜，铜钱钞票，种种不一。这种境界因为当时是罗汉在普陀山化小缘的，因此后人就也学起罗汉来化小缘，称这境界名之曰罗汉境界，懂得佛法的施主们并且很恭敬这一班化小缘的乞士，恐怕这些人当中总有罗汉隐藏在里边，所以对不敢随便轻慢，这就是普陀山和尚化缘的来由。

有钱的大斋主，来山进香，打千僧斋供养十方云集来山的僧宝，五百罗汉来过堂应供，在未过堂吃饭以前，他们罗汉私下开了一个会议。今天我们去过堂，我们大家把罗汉肚子放下来大吃一顿，总要叫他斋堂的饭不够吃，也教观音菩萨失失面子，倒倒架子。我们也算报复他一下。因此他们五百个饿虎星下凡似的穷罗汉，念过供养咒后，就狼吞虎咽的、大吃而特吃起来，三碗不够，五碗不饱，七碗八碗仍然不肯休，这一批生力军打起冲锋来，不要三五分钟，把斋堂的饭吃得一干二净，结果五百人吃了五千人的饭还是不肯罢休，弄得大众不得下台，他们还是在斋堂闹著要饭吃，同时还说出好多不堪入耳的话来：「什么四海闻名的普陀山，连我们这几个和尚来吃饭都不够吃，还称什么大菩萨道场呢？不把饭给我们吃饱，我们不走！」他们七言八语的闹成一堆，最后还是纠

察师傅说好说歹请他们暂时出去，「今天已经临时煮了好几大锅的饭拿来，还是不够你们吃，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明天打斋一定给你们吃饱。」「好！明天饭再不够我们吃，我们就老实不客气的把你们的千僧大锅打掉」。说罢恨恨而去，观世音菩萨没有想到他们这一班捣蛋鬼来，以为是那里来的挂单的和尚。现在才知道是天台山的五百罗汉为欲报复前恨有意闹普陀山而来。他们来开玩笑，失了普陀的面子，闹得全寺不安，大家均在纷纷议论：「这些和尚不知那里来的，他们真是罗汉肚子，这样吃得多，如果这样吃下去，我们普陀山还要被他们吃穷呢！明天打斋，他们又要来吃，不知需要几十石米给他们吃？不够还要闹，饭头师现在辞职，不敢烧饭，怎么办」？这时忽然有一个和尚来说：「我愿当饭头，不怕他们有多少罗汉大肚皮来吃，我都教他们吃不了」。第二天果然这班饿虎似的穷罗汉，又在斋堂里打起冲锋来（军人抢著吃饭曰打冲锋此语借用），可是他不知道菩萨已有了准备，这里的饭菜源源而来，无有缺少，吃得他们「大腹便便」的不能再吃了，可是饭桶里的饭，仍然未曾见少，纠察师这时胆子也大起来，提高嗓子大声说道：「请大家发心吃饭，开了一个饭店，决不怕大肚子，你们昨天没有吃饱的人，今天尽量的吃，不怕你有多大的肚皮，我们的饭菜，你们是没有本领吃得完的」！五百罗汉这时也知道观世音菩萨的神通广大，明知罗汉是斗不过菩萨的，因此他们也就一声不响的走了。他们走过以后菩萨吩咐把山门关起来，不许他们再来胡闹，罗汉看见菩萨把山门关起来不准他们进来就说：「好！我看你山门关到什么时候，你那一天山门开下来，我们就来要饭吃」！这就是前寺大门永久不开的来由，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浓厚神话趣味的故事。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一位饭头师，是菩萨现身的，所以才能对付五百位罗汉，最后才能把罗汉送走，恐怕今后再有什么罗汉们来开玩笑，因此就把菩萨烧的这一锅饭，罗汉们吃不了的陈饭，留下来渗进第二次新饭中，不论临时添多少人，都够吃的，从无粥少僧多之虑，如此新新相陈，一直到千百年后的现在，还是如此。这就是前寺参陈饭的出发点。

十七、书记师两谒圣天子

普陀既为名山胜地，又是菩萨应化、高僧辈出的古道场，当然是天下崇风、四海闻名。因此历代有不少的当今皇帝，御驾亲临。有的是游幸名山，欣赏海上风光，有的是专程前来，朝山拜佛，为太后娘娘还了心愿的。普陀自从开山到现在，也不知有多少当今皇帝，王公大臣，来山进香，朝拜观世音菩萨。

在过去皇帝出门，不是像现在总统出巡这样随便，因此万岁驾临普陀山时，也不是像现在总统游普陀这样方便了。过去皇帝到那一个地方，或那一个佛寺，圣驾亲临，那真是不得了的了不得，全山清洁运动不要说，就是预备铺张接驾的排场，也不知要煞费多少人的苦心，深恐有欢迎不诚，招待不恭之罪嫌。

有一次也不知是那一位皇帝万岁（忘记名字），御驾亲临到普陀山，在好多天前，地方官就派人通知普陀山普济寺的方丈大和尚，要他把全山整理清洁，合寺扫洒张灯结彩，欢迎圣驾。寺内大和尚接到通知以后，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万岁皇帝，亲自来山进香，使民众增信心，为名山增光彩；惧的是自己没有学问，深山里的和尚，不但没有见过皇帝，就是地方的县府也很少见过，如果对皇帝的礼貌稍有不周，就有冒犯圣驾之罪名，为了此事，大伤了脑筋。

在万岁皇帝未来之前，普济寺方丈室开了一次高层次会议，一方面筹划万岁来山布置欢迎的场面，另一方面就是大和尚不敢出面接驾。可是一国之主的皇帝来了，一寺之主的方丈和尚，怎末可以不出来接驾呢？可是这位大和尚，是一位老修行，平时在寺内，对住众们讲开示，讲得很好，然

而一见到大庭广众与大人物接谈时，他一句话也说不出，和尚虽然是方外之人，可是一国之君来了，不能不以礼相见呀！见面时一定要问必答。要晓得在专制时代的君主面前讲话，如果有一言之差，重则名山变色，轻则有慢君之罪，事关全山僧众的安全，一定要推选一位能言善辩、识胆过人的和尚来，代替方丈和尚见驾。开会的结果，大家公推客堂里书记师代表方丈和尚接驾。这位书记师是中年出家，想当初也是政坛上一位风云人物，不但见多识广，而且博学多才。不但威仪严肃，而且貌相庄严，因此这位书记师有两度见驾，面论佛理之荣。

十八、假方丈见驾真天子赐衣

当皇帝的龙船从沈家门开进普陀时，书记师已率领了全山首领执事，早候待在道头的地方，恭迎圣驾上岸，随驾而来的文武大臣，都与这位假方丈行过合十的礼节，沿途道旁，香花结彩，欢迎圣驾莅临的场面，相当伟大，鞭炮之声，不绝于耳。皇帝看这位方丈和尚，威仪整齐，道貌岸然，相与言谈，佛典掌故，应答如流，真所谓「有问必答，言必中肯」万岁皇帝不禁龙心大悦，认为这样的和尚，才不负名山的方丈，随传圣旨，御赐大和尚紫衣袈裟，并乐助斋粮若干担，全寺打斋供众结缘，万岁爷拜佛还愿毕，摆驾回京。

皇帝走过以后。躲在寺内的真方丈和尚，这才敢出头露面，同时也才放下心中的一块石头，他恐怕书记师有了差错，露出马脚来，那就罪过不小了，现在看书记师不但不辱使命，并且还得到皇上称许，御赐紫衣袈裟，真是无上的光荣！

书记师送驾走后，回来亲自将皇帝御赐的紫衣袈裟，双手捧进方丈室，献给大和尚，和尚一见书记师进来，很客气的让坐说：「今天如果不是你帮我的忙，我真没办法应付这一场面。你不但为我解了围，也替名山争光不少，这是皇帝御赐给你的宝物，你收下来留作纪念。」书记师说：「和尚，我在常住吃饭，替常住效力，是应该的，请和尚千万不要客气，紫衣袈裟，是皇上赐给方丈大和尚的，我非方丈，故不敢领受，还是和尚收起来，方为合理，将来可以永镇名山，以作纪念。」

十九、书记师二次接圣驾

过了一个时期，这位皇帝，不知为什么，又再驾临南海，拜佛进香，当然还是请这位书记出来代表方丈，前往道头接驾，照理紫衣袈裟，是皇帝亲赠的，皇帝来的时候，要把紫衣袈裟穿起来接驾，以表恭敬，不然就是看不起万岁，犯轻慢的罪名，可是这位书记师，他不是真方丈大和尚，当然不敢穿紫袈裟。因此马脚露出，险遭欺君之罪。

皇帝来到前寺坐下，看见这位假方丈没有穿他赐的紫衣袈裟接驾，因此便问他为什么不穿我赐的紫袈裟来接我呢？书记师这时不能再不说真话了，「请我主仁王赐罪，我不是本寺的方丈和尚，万岁的紫衣袈裟，是赐给方丈和尚的，我不是方丈，所以我不敢穿」。万岁一听，大为惊奇的说：「你不是方丈，你是何人？你的方丈，为什么不来见我？」书记师说：「请万岁不要责怪，本寺方丈，是一位老修行，他一身苦修，只有领众焚修，从来没有下山与官场人往来。同时他讲话的口音，恐皇上听不清楚，所以怕冒犯了万岁，因此教我代表来接驾，还求皇上赦罪。」皇上说：「你既不是本寺方丈，你是何人？」「启奏万岁，我是本寺客堂里的书记师。」万岁不但不生气，反而很喜欢的说：「你是一位书记师，有如此丰富的学识，周到的礼节，不是方丈，不穿我御赐的衣物，并把御赐送归方丈，不仗势越权。你不但是一位能言善辩的外交僧，而且也是一位忠厚正道的和尚，我破例额外再赐你书记师一套紫衣袈裟，等我下次来山，你穿我的紫衣袈裟，来接我。」

其他丛林里请职事，先请书记，而后升堂主，书记师的职位，等同军营的准尉官一样的是一个起码官。挂了书记号然后再堂主后堂的升上去，可是普陀山前寺与众不同，请职事先请堂主，由堂主升书记，同时全寺只有一个书记位，没有两个书记。不是其他丛林，有数十个甚至一百多个挂书记号的执事。前寺书记师是要经过皇帝敕封的，也就是上面所说的一段故事。书记师两次见驾，亲得御赐紫衣袈裟之来因，笔者在普陀山前寺任知客师时，亲闻同寮知客师对我作如上所述，所以各家有各家不同家风者，一定有他的来因。

二十、梵音洞中看来生

当笔者初到普陀第二天，就有一个老修行邀我去看来生，我问他到什么地方看什么来生？他说：「在那里有一个石洞，有很多人都到洞中去看来生，如果你前世是个猪或是一只狗，那洞中就现出你前生来是猪是狗，」我以为他同我开心，我说：「你为什么要骂人呢」？他一本正经的说：「不是开心，我说的全是老实话，如果你前生是人，他洞中就现出人来」。我说：「这明明是看前生，你怎么说是看来生呢？」他说：「也可以看来生的，只要你祝告一下，愿意要看自己的来生，那洞就现出你来生的形相来，或者生天道，或者变牛马猪羊，就看你现在为人如何而定报应」。我问他离此地有多远的路，他说要跑一两个钟点，我说：「我不去看，我不相信这些鬼话」。因此就不曾随他们去看什么来生和后生，后来住久了，才知道就是梵音洞。提起梵音洞来话就多了，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菩萨有三十二应身，是「千处祈求千处应」的菩萨，所以法华经上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这是说只要我们真心诚意的祈求菩萨，菩萨定能有感则通，随愿而成，显现色身圣像给我们看。所以凡是来山进香的善男信女们，都是想一睹大士应现的圣像为快，因此大士为欲坚固来山进香的善信们对佛教增加信念，同时更可以化导顽愚，改恶向善，所以梵音洞中，化现圣像随人所见不同，有很多的善根深厚的居士大德们，都能看到各种圣像。据说过去山志记载菩萨是在潮音洞现身的，不知在什么时候改为梵音洞了。近代来山的香客可说没有一个不往梵音洞看菩萨现身，至于能否一一见到，那是另一问题。

这不是提倡神话，历代有不少的缁素大德，文官武将们，亲自所见菩萨在山涧洞中，或放大光明，或现诸神变的奇异瑞应，那是不胜枚举的事实。我们在普陀山时常见到菩萨在山上显圣的记载，后面会慢慢的说到。

二十一、九龙殿明太祖登位

普陀山三大丛林之一的法雨禅寺，又名后寺，创建于明朝万历年间，其规模之宏敞，建筑之新颖，房舍之整齐，树林之郁茂，比较前寺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大殿不及前寺伟大和神异，后寺大殿只有四十九间大，（前寺八十一间大），俗称九龙殿，就是在大殿正中顶上雕刻了九条金龙，蟠绕在上面，雕刻精致，神形毕露。据说这个九龙殿是明太祖朱元璋（洪武）曾经在此地登过位的（他曾在皇觉寺出家为僧），故有九条金龙，悬绕宝殿之上，这就是九龙殿的掌故。

二十二、无用的万斤大锅

法雨寺还有几件事物值得向读者介绍的，例如大寮里万斤大锅，能煮二十四石米的饭，可以想见当时住众之多，香火之盛了。那个万斤重的千僧大锅，现在已常年不用，因为锅大僧少，英雄已无用武之时了，只有供游客们参观，善男信女们去拜拜。同时还有掏出钱丢到锅子里去，其用意何在，笔者也不详细知道。还有紫衣龙袍圣诏旨敕等，谓为镇山之宝。前后寺皆有历代帝王御笔字和

刻的御碑等纪念物。后寺尤其还有一对乾隆皇帝御赐的龙蜡烛。一直到现在还保存不坏，经太阳曝晒也是不会溶化，可以说这也是一件无价之宝，以供游客们参观欣赏。

二十三、五部龙藏镇普陀

佛家最贵重，最需要的，就是三藏十二部的经典，因为佛教异于他教，佛教是学问的宗教，拥有九千余卷的大藏经，以供教徒们研究。

即使是社会上，不管他是那一界，不论他是信教不信教，可是每个人都晓得佛教的经典众多，教义崇高，其他的宗教不能望其项背的。

佛教的经典，不但专是佛教徒所重，同时亦为政府重视，佛经素有东方文化宝库之称，因为它藏经是道地的一部万有文库。其中包括了宇宙万有一切学说在内，而且更超出一切学说之上，因有如上的重要，所以当初佛教的全部大藏经典，皆是由国库支付印成的，那种制版装裱的精致美丽，并不是现在洋装和精装所可望其项背的。

由国家出版的藏经，称为龙藏。如果那一个大寺院能请到一部皇上的「御赐龙藏」，那真是无上的光荣，所以国内有名的大寺皆请得一部龙藏，作为镇山之宝。普陀山既称四大名山之一的圣地，藏经当然是不能缺少的了。普陀山共有「御赐龙藏」五部之多。前寺两部，一部南藏，一部北藏。后寺也有两部。佛顶山一部。这五部藏经，就是普陀山的镇山之宝。除此而外，另外小院庵里还有日本的续藏，大正藏；双泉庵有一部频伽藏，悦岩庵有碛砂藏等。因为经典是出家人的精神粮食，大凡一个学问广博，道德崇高的僧人，他的人格的修养，智慧的启发，皆是由读诵大藏，如法修行，体证而来的。在普陀山阅读藏经，而为大德高僧者，可以说是代不乏人。远者不说，就以近代佛门中几位权威人物来说，如谛闲印光太虚诸大德皆是潜心大藏，而入般若三昧，成为一代的大师。谛闲阅藏，而中兴天台，大宏法华；印光在法雨寺三十年不下山，一部藏经，三翻译阅，后为净土宗的十三代的大祖师；太虚大师在山闭关三年，阅六百卷般若经，大开圆解，体悟文字三昧，辩才无碍，结果名震寰球，学贯中西，发扬东方文化，为新佛教的运动领袖，成为近代佛教界最伟大的一代大师。

又如印顺法师，（现在台湾），他就是在佛顶山阅藏楼，深入经藏，才有今天的「智慧如海」的超人慧解。

二十四、日僧与海盗欲劫大藏经

清朝顺治初年，海寇阮俊与日本僧人，曾合谋，硬将明朝万历四十九年，皇上所赐的大藏经载往日本，当时普陀山僧照中，率领数百僧人，到舟山求见，哀告不已，请求将藏经留下来，阮寇怒曰：「汝欲得经，当向龙宫水府中去求见」！遂装运东洋。舟行至海面，忽有大鱼挡舟，不得动者数日，这时不怕你是什么江洋大盗，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可是丝毫没有能力和菩萨斗法的，只有大败认输，投降悔过。硬行是行不动的，最后还是此路不通的向后转，仍然把船开回来，不到半天的时间，舟达码头。山上的和尚，得到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欢呼若狂，迎接法宝回山，仍旧安放于藏经楼。

二十五、珠宝观音也是不肯去

后寺最后最高处有一座珠宝观音殿的设备，精致庄严，巧妙美观，可为全山之冠，同时也是全寺的重要一角。所以特别装饰得清洁整齐，小佛龕中的大士像，高约五六寸，有一颗最大的奇珍珠宝嵌在胸部，珠光耀目，上下头脚是金子塑成的，我们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从前人的供施之丰了，同时佛前供桌所陈设的物品以及左右墙壁上挂的山水字画，皆是最上品的奇珍异品。关于珠宝观音，还有一段故事，这里顺便提一下。据说珠宝观音最初是在前寺供奉的。不知清朝那一年，有一个日本人来山进香，游遍全山，大小寺院，各家所供的大小佛像都看过，最后看中了这尊珠宝观音圣像，既珍贵，又精美，真是不可多得的一件宝物，这位日本人和慧谔禅师一样，既酷爱佛像，又贪其至宝，由羡慕而贪恋，贪恋不舍而起盗心。所以他在无人注意的时候，就轻轻的把这一尊珠宝观音像偷藏起来，随即就下船东渡日本而去。谁知船开去不远的地方，就发生障碍，无论如何也不能使船开出海面，离不了普陀山，结果远远的在普陀山四周围兜圈子。一连几天皆是如此。这时那位盗珠宝观音像的日本人，也因此寒心起来了。不消说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不愿意东去日本，有意向这位贼骨头开开心，横竖你逃不出我的掌握，看你到底如何？不得到我的同意，你虽想偷走，而你的船是开不走的。结果这位日本人也知道自己不对，不应该偷盗名山的宝物，尤其是名贵的佛像，他良心发现跪在船头上，望空祝祷说：「菩萨！弟子现在知道罪过，不应该偷盗名山珍贵圣像，带回日本供养，因此触怒大士，使我的船开不出境，不过我现在仍想把圣像送往前寺，恐怕前寺主人对我难堪，很无颜面再去，恳求菩萨慈悲，让我把圣像转送后寺供养好吗？如果菩萨哀怜见允的话，我的船就可以直接开到后寺山门外海边。」说罢望空拜了几拜，下令开船，说也奇怪，这只船好像有人主使似的，自动的便向后寺的方向而行，很快的就到了目的地停下来，所以日本人就把这尊珠宝观音像，很恭敬的送到后寺，造殿供奉起来，从此这尊珠宝观音，又成了不肯去的观音了。

二十六、张学士等目睹圣像

元成宗大德五年，有集贤学士张逢山者，诣潮音洞，见观音大士相，仿佛在洞壁间。次至善财洞，童子倏现于顶，止瑞云中，复睹大士宝冠璎珞，手执杨枝，护法诸神翼卫于前，张率众作礼，祥光满洞，良久乃隐。

明洪武二年春，漕使孔信夫，权盐于昌国，王国英，薛国奇，佐其同行，夏四月道经普陀洛迦山，礼大士于潮音洞，慈相涌现，金光灿然，珠宝璎珞之庄严，天香霞气之芬郁，大众仰观，莫不叹异。

二十七、老人睹圣像献身终余年

清朝有一僧人行义，由长安荐福寺，来朝南海普陀山，真是跋涉万里，备受艰辛，他偕同云水僧七人，雨中炷香潮音洞，虔诚恳祷，愿睹大士慈容。久之忽见洞中现五色光，光中有大士立像，旁有白鸚鵡像，庄严妙好，其他僧人也能看见，但种种不一，良久方隐。

又有一个张君汉儒，是直隶州人，曾经患大病症，弥留多月，有一天梦三梵僧，以手摩其腹，立愈，遂发愿朝拜四大名山。一日朝至普陀山，拜谒大士毕，出洞欲归，见一老人，因与相谈，老人说：「我看你先生很远的路跑来的，是不是要想看看大士现身呢？」张曰：「我四千里路到此，若得一睹大士圣像，死无憾矣。请问老丈有什么方法才能使我看到大士慈容呢？」老人曰：「只要虔诚至祷，当有所睹」。因此张与同辈十余人，跪祷之，忽见洞口有金光，老人曰：「大士出矣」。众人注目谛观，毕见大士，自石壁中出，唯见侧面。又祷曰：「既蒙大士现身，一睹正面顶

礼，以便归去摹塑尊像供养。」大士即又背洞面海，去人呖尺，绀发髻鬢，高颧隆准，衣绿色，半身云气中可见，大家欢喜稽首，一举头顷，入石壁中去矣。老人曰：「始余亦以得遇大士现身，故舍身于此，供洒扫之役，在此日久，屡见圣容」。关于在各种书中记载，在普陀山看见圣像的人之多，真是繁不胜记了。

二十八、睹牛形宰牛人回心向善

菩萨现相也不是随便而现的，有的是国王大臣，因为他们看见菩萨显圣给他看，他们能够保护佛法；或者是大富长者，他们相信佛法以后，就肯发心布施财力来宏扬佛法；或者是大恶人，因为他看见圣像或不好的形相，他能改恶向善，回心转意的做一个善良国民；或者是大修行的人，那是他的感应道交，所谓：「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净，菩萨影现中」。普普通通没有佛缘或没有善根的平常的人，还是看不见的多，看得见的少。不过无论你能看得见看不见，在当时那一刹那间，至少你的心是干净的，这一念清净心，就种下一点善根。所以笔者以为还是去看看，有益无害。如果不信，现在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证明一下。

上海有一个初信佛教的人，因为他过去是个无恶不作的人，平日宰牛为业，虽然皈依了佛教，仍然恶习难除，因为他是闻印光大师之名，而皈依印老的。有一次到普陀山进香，听人说到梵音洞去看前世，所以他也跟随人一道去看，旁人看到的都是各种不同的佛菩萨，唯有他一人看到的与众不同，他看见一只黄牛在洞中很痛苦的样子，悚然不安，他心中想很奇怪，难道我前世是一只牛来投身的吗？他回到寺中把所见的告诉印光大师说：「师傅！我今天到梵音洞中看前生的，不知什么缘故，我看见一只很大的黄牛睡在洞中，师傅！难道我前世是一只黄牛吗？」印光大师听过以后，停了一下，轻声的说道：「这倒不是你前世，而是你的来生，恐怕你死后要做这只牛。你杀过牛没有？如果你杀过牛的，那是因果难逃。」那位居士一听说他死后变牛，即吓得魂不附体的冷汗直流。自然而然的两只脚跪了下来，请求师傅救他。大师说：「这还是你有善根，所以菩萨才现你看，你老实告诉我，你杀害多少生命，我可以在佛前替你求哀忏悔，同时你还要请僧超渡你的冤家债主，发愿从此以后，痛改前非，再不杀害生命，并且年年买物放生，以赎前愆。你能依我的话改过自新，发露忏悔，从此努力为善，才能保持你的人身，不然的话，就是观世音菩萨也无法救你」。那位宰牛的居士，深恐死后变牛被人家宰杀，所以印光大师对他说的话，无不一一应承，从此这位先生不但不存坏心做坏事，而且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凡有利益人群的事，他是无不热烈帮忙的。我们从这个例子看起来，就知道菩萨放光现相皆有很大的道理的。

二十九、章嘉活佛睹相放光明

民国以来，有不少的达官名流，善信护法们，亲睹圣像，上至国家元首（如国父中山先生），下至贩夫走卒，只要与佛有因，与佛有缘，虔诚恳祷，菩萨皆能随愿应现。抗日胜利后，民国三十六年农历闰二月十一日，就是现任总统府资政、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章嘉大师，到普陀山，先往前后寺庙参拜观音菩萨后，再到梵音洞，当时有前后寺的知客均陪同前往，及其同来随员一共十九人，大师向洞礼拜后，洞口忽然放光一道，就在光中现出观音大士金身色相来，同来大众均能看见，另有本山警察所长陈世初先生，随护在侧，也是一同亲见大士现身，莫不欢喜，叹为希有。那时笔者也在普陀山住，不过没有陪同前往，惜我无缘睹此瑞相。在三十八年我和一位补给区蒋司令等也看见过一次，是一尊坐像，白面红身，还是蒋司令看见的。至于有没有看见菩萨从光中化现种种色相，那怨「弟子根行浅薄不曾见」，不敢打妄语，自欺欺人。

三十、王富翁见观音改邪归正

记得一位居士告诉我，广东有一个王富翁，他是银行界钜子，本身是信仰基督教的，他太太有一个妹妹是信仰佛教，所以她常常劝她姐姐和姨侄女同到普陀山进香，并说梵音洞是如何的灵异，很多人看见菩萨现身，她们为好奇心所使，横竖有的是钱，因此也随她的妹妹到普陀山来玩玩，她们到梵音洞，真的看见菩萨现身在洞中放光，他的小姐是一个大学生，看见这种不可思议的圣像，也就生起信心来了。同她的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供起观音菩萨的像，朝夕礼拜不息。这位富翁很奇怪，最初劝她们母子信耶稣，她们不信，现在忽然相信佛教，查问之下，原来是在普陀山看见观世音菩萨显圣的。那富翁不相信，认为没有此事，他太太对他说：「你不相信可以亲自到普陀山梵音洞看一下，你就相信我的话不错」。他说：「那里真有此事，我相信基督教很多年也没有看见过上帝，你们不信佛的人怎么可以看到佛？如果我去亲眼看见，我就不信耶稣，改信佛教」。他的太太极力撮合他到普陀山来看一下，果然，他到梵音洞也是一样的看见菩萨放光现相，给他看见种种的菩萨像，所以他回来后特别欢喜，由信耶稣而改变信仰佛教。同时以全力来拥护佛法，并且还劝化了好多银行界的朋友来皈依佛教。

三十一、傅星垣见观音独资重建观音庙

广州市光孝寺街，有一间很小的观音庙，街坊邻里之中，有一个中医生叫做傅星垣，他平时对于金钱，未免吝啬一点，这也是人之常情，殊无足怪，但他忽然肯拿出八千元来，修理观音庙，这其中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原因。

傅星垣起初不过是一个先天龙华之徒，但其女傅二姑，自从皈依宝静法师之后，天天去听讲经，自然深通佛理，竟能把他父亲说服了正信三宝，有一次他父女和子侄们，要到宁波观宗寺，拜访宝静法师，顺道便游历普陀，于梵音洞前，亲眼看见观音菩萨，生相之庄严，妙绝人寰，放光现瑞，不可逼视。他们父女们，一见之下，纳头便拜，从此傅星垣，便真正发心了，竟拿出八千多元，修理光孝寺街的观音庙，并请法师说法，庄严道场，欢迎四处的信众，念佛礼忏，他的全家和亲属，全体参加，傅星垣本人没有一晚不到场的，法会之胜，可说是得未曾有，这分明是观世音菩萨现相以后，所得到的成果。

三十二、三女诚心拜梵音各人所见皆不同

莫正熏居士说：我也曾参加过观音楼念佛会有一年之久，认识了不少的佛教徒，其中有一个妇人，是广东高州籍的，其本身是姓莫，与我同宗，也可以说是我的姊姊了，她亲口对我说过：在两年之前，因为环境甚为困难，丈夫失业，儿女要读书，借下人家的钱，无法偿还，她天天到观音庙来，求菩萨大慈大悲，保佑她中一次奖券，果然她中了八千多元。于是把旧债还清，儿女的学费也有了著落，正感谢菩萨的深恩，便到处逢人说项。一天正遇著傅二姑，说及普陀山观音现相之事，又想去朝普陀山，无奈中奖所得的钱，除使用以外，所剩无几，她又天天去禀求观音菩萨，那知又中了第二次的奖券，于是马上搭船由广州到上海去，在上海又找著两个亲人，一同到普陀山。她们三人，跪在梵音洞前，称念观音圣号，念过约有六小时之久，若不是信心坚固，便是如入宝山，空手而回。她们虽是女流，但发愿若不见观音，誓不回头一步。大约在下午四时左右，果然梵音洞里，帐幕拉开，像戏台一般，显出个高大庄严的观世音菩萨，放大光明。但说来又有些奇怪，她左边的女人，只见著一位太太，有一个婢女，拿著张椅子给台上的太太坐，又端上一杯清茶。而莫姓右边的女人，看见一个神牌位，随后又见到一只小狗，跑来跑去。

她们又听说，佛塔有舍利，会放光的，于是从晚上八时，一路念佛，念到四更时候，忽见塔顶，露出一星光，越来越大，照见塔的全身，又照到地面上，那时满山的佛徒，都由梦中惊醒，一齐念佛，竟至佛光照遍全山，随后逐渐收缩，只剩得塔顶一点星光，天就亮了。她们一日一夜，辛苦疲劳，总算得到了报酬。第二天，她们要去游山玩水，所不能忘怀者，就是观音现相的地点，她们要去看明白，于是攀上梵音洞的石头，实地考察，以穷究竟，但见观音现身的地方，绝不稀奇，只有大石一块，石上有三处裂缝，长著小树和青草，绿油油的随风波动。她们觉得菩萨的威神，实在太不可思议了！明明是块大石，怎么又会现示容华绝代的观音菩萨来呢？

三十三、姊妹双双归佛化

莫老又继续说出一段故事：香港庇理罗士女书院，和皇仁书院，是同样出名的学院，有一个姓庞的女子，在该女书院读书毕业的。

她闻普陀山有观音现相之事，就从香港跑到上海，她有个妹妹，庞小姐，正在上海启明学校读书。启明乃是基督教会学校，妹妹庞小姐，在校多年，薰陶浸润，对于那一种教，未免倾心信仰，满拟于一周后，正式洗礼。如今姊姊从远道而来，目的在于要见活观音，不禁嗤然一笑，以为姊姊真是梦里做人，迷信消极，与普通愚蠢的老婆婆，同一见地。但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当然你有你的舌剑，我有我的唇枪，于是姊妹之间，竟抬起杠子来，做父母的不能为左右袒，但是做姊姊的一定要妹妹陪她一同去游普陀山，而做妹妹的一定要姊姊不要去拜偶像，双方争辩，未定输赢，竟然互相立下了约法三章，庞妹妹说：「假如我陪你去朝普陀，真得见到观世音，我马上就跟你信佛，假如大家都见不到的话，你要与我一同洗礼」。庞姊姊答应了。双方还订下了好些条件，这才买舟前往，双双丽影，跪在梵音洞前，口中不断念念有词。果然，帐幕开了，现出一位光华灿烂，艳绝人天，德相庄严，千花现瑞的观世音菩萨。菩萨神通广大，大抵早就晓得她们二人是赌赛而来的，是正邪分界之时，所以从前现相，多数都是一位观音，未免清淡寂寞了一点，今回庞家姊妹到来，竟现出一二十个罗汉相来，好像走马灯一样，合掌绕佛。这个镜头，比平剧的天女散花还要精彩多哩！至于说到罗汉，读者也许见过吧！有人家书房里的壁间，不是也有挂著纸画吗？罗汉有高的有矮的，有肥的有瘦的，有俊美少年，也有突兀怪相，还有单眼的，歪嘴的，跛足的，千奇百怪，不可名状，庞氏姊妹，越看越出神了，叹为观止了，自然而然的五体投地，真是心悦诚服，钦崇极了。于是姊妹二人，皆大欢喜而去。庞小姐到家以后，一五一十，禀告她的双亲，拿著她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厚皮书，化作千万分，付之一炬，从此奠定她超凡入圣，度己度人的基础了。

男婚女嫁，本来是人之常情，何况尼山圣哲，早就认为天经地义，然而庞小姐，夜夜思惟，很精确的考虑，与其投降为管家奴，曷若清净自居，做大菩萨？从此跟著姊姊，研习教典，皈依于海仁法师座下，成为升堂入室的弟子了。

海仁法师，德高望重，学问精深，曾于民国二十二年，到过广州西关弘法，宣讲首楞严经数月，每日下午三时，还要他的女弟子复讲，佛门教做讲小座。那时，本人适在公评报做事，俗语都有说过，「满瓶不动半瓶摇」懂得一点佛法，半通不通的人，特别喜欢卖膏药的，因此公评报的馆长，秘书，编辑和采访员，都受了我的影响，我请他们试往复讲法会一行，听听女子说法，他们好奇心胜，果然西装革履，囊囊而来，法筵开处，庞家姊妹，舌灿莲花，狮吼坛场，中西合奏，天乐齐鸣，公评报的人，从来以为自己有生花之笔，倚马之才，如今听到庞氏姊妹，言言金玉，字字珠玑，认为得未曾有，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回去以后，曾向我问道：「老莫！你会说得那末好吗？」

我答道：「我不过是东剽西窃，还未嚐到法海之一滴，怎敢拿来比她，若要比她真是千分不及一，百千万分不及一分了。」

话又说回来，庞家姊妹之所以能够折服知识份子者，其动机还是在于观世音菩萨，若不是观世音菩萨现身，又怎能有那么大的成就呢？然而上头所说的话虽然是千真万确，但观世音菩萨，怎样有那么不可思议的辩才呢？凡是信佛的人，对于观世音菩萨，是怎样成道，应有寻根问底的必要，若只是天天去拜观音，求观音，不如想个办法，要自己去做成一个观音，儒书亦有说过：「舜人也、我亦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欺我哉？」佛教的道理，根本就与儒家同样的主张，那末，假如我要亲自做成一个观音，又须要什么手续呢？那就欲知其详，且待下回分解了。

（以上三个小题，是莫正熏老居士，在人生刊上发表过的，因为三题皆与普陀梵音洞有关，再版之便，一并加入，作者不敢掠人之美，特此附识）。

三十四、虔诚问去就洞中现台湾

有位军人，何焕文者，江苏武进人，卅八年冬跟随部队，来到普陀山，他因为从小在家中就知道有南海普陀山，是一个名山佛地，现在无意中能够到达普陀圣境，因此他许下一个誓愿，在普陀山上一天，要吃素一天，一日不下山，一日不开荤，经过很多同事劝阻和破坏，他都是坚持到底，保持他的初愿。他说：「有一天我与很多人，一同去朝梵音洞，闻当地人说能够虔诚恳祷，焚香礼拜，就能在洞中看到圣异的境界。」因此我们到了梵音洞中，大家都以好奇心情来看到底有无什么境界出现。这时，我一心一意的只想也能够到达台湾，不料正在默祷时，洞中忽然现出「台湾」两个字来，并且很大很明，未几又出现一尊无量寿佛的圣像，足足有三分钟之久，然后才隐隐幻灭。我这时的心境有说不出的愉快和清凉！过后我问他们同去的人，有没有看到这种境界，他们都说一无所见。

从这个奇迹发现之后，不到十天，我们就真的来到台湾了。这时我才知道，佛法无边，同时更体验到「诚则灵」，「有感则通」的那两句至理名言。上面的这段事实是何居士来莲社与我谈起他所见的经过，并嘱笔者代其为文表彰菩萨圣德，以志不忘。

三十五、业障消除菩萨光中现瑞相

经云：「众生心垢净，菩萨影现中」，我们往往看不到菩萨现身，那是我们业障深重，不要怪人，「各有前因莫羨人」，这是不错的。我有一个同学密显法师，他和我一样的是一个业障鬼子，他到梵音洞看过几次，都没有看见，他在前山住茅蓬为了要亲见大士圣像，每天要往返二十几里路，第一次去看不见，第二次再来，跪上一两点钟，仍然是看见乱石堆子，什么也看不到。第三天再来，跪拜恳祷，痛责自己的业深障重，无缘见佛，可是仍然看不见一个所以然来。第四天再来，他对我说：「我每天来一次，不达目的誓不休，如此的跑了二十多天，结果得到最后胜利，亲见光中显佛，如愿而还。」这位法师如果没有至诚心和恒心，不能每天跑几十里路的傻劲，那里能目睹圣像呢？我们从这一点来看，如果我们不是福德因缘，去过一次看不到，决不可因此灰心，也不能认为这是迷信神话，更不能加以侮辱和毁谤，我们要痛悔前愆恶业，业障消除，我们方能和其他的人一样，很容易的看到圣像。假使我们不求自责，反加辱骂，那是罪过不小，果报身受，不要怨天尤人。

三十六、无缘见佛破口大骂遭恶报

笔者为什么要说这一段话，目的是要请未去过普陀的读者，和已去过普陀未见圣像的读者，千万不可因自己没有亲眼目睹，就轻意的加以毁谤，恐怕要遭到极不幸的后果。现在就说这一个侮辱毁谤，恶口骂詈，不信佛法的人，遭到最不良的恶报给读者诸君听听。

在三十八年的秋天吧，那时局势很紧张，上海宁波已相继失守，差不多已经进入舟山保卫战的时候，所以舟山各大岛屿都有大军云集，尤以舟山本岛沈家门等地，更是连营接寨，处处皆兵，沈家门与普陀山隔海相望，帆船只要两小时就可以到，同时也是普陀的进出的咽喉要地，所以住在沈家门的驻军，也就不断的乘著帆船来游普陀佛地，参拜名胜古迹，有一天下午有大批军人来山游观。玩过前后寺以后，他们三五成群的丘八先生们结伴到梵音洞去看观音菩萨现身。

军人中有各种知识各种信仰的不同，有的是忠实的佛教徒，也就很诚心的焚香礼拜，跪下来默祷著，专心一意的想菩萨慈悲接引，放光现瑞给他们看。有一种人是无所谓的不定份子，跟随在人家后边跪拜著。也没甚么己见存在，更不加以反对。另有一种最危险的份子，因为他受了几年新教育，喝过几天洋墨水，看过几本唯物史观，读了几篇马克思的文章，就趾高气昂的自命新学者之流的知识份子。在这些人的心中认为拜佛睹像，信仰宗教，皆是愚人不智的迷信举动。因此佛教徒的军人来到普陀山，认为这是难遭希有的奇遇，纵然不能有时间去参拜善知识，做访道寻师的工作，千万也不能「既到了宝山空手回」，所以都发出恳切至诚心来求佛加佑，显圣像现给他们看。另一种亦自命新学者之流的军人们，他们主观太深，以鄙视好奇的眼光看佛教，以游山玩水的心情来欣赏普陀。根本他脑子里就否认有什么佛菩萨存在，所以虽然同到普陀，同往梵音洞，因为心情不同，也就所见各异了。

在这一群往梵音洞参拜的军人中，就有上面所说的一个，他是什么也不相信的，所以旁人皆能看到菩萨现身，他是始终一无所见。能够目睹圣像从洞出现的同志们，这时真是惊喜若狂，五体投地的拜祷著，有的欢喜得热泪狂流，不禁的就手舞足蹈起来，口中也就赞扬不已，自己庆欣自己有福有德，今天来能得到大士现身给他们看见。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啊！可是那位受了唯物史观毒化的同志，这时为了好奇心的驱使，也想看一下，结果因为他业障深重，不能看见。同去的人十之八九都能看见，只有这个业障深重的人没有看到，因此同来的人，就笑他没有福气，与佛无缘，菩萨现身，独独你一个人看不到。这位同志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起来。他说：「你们这班迷信的东西，真是白天看见了鬼。在这么一个乱石洞中，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你们要妖言惑众的乱说鬼话，见神见鬼。也不知这是什么世纪—廿世纪，什么时代—原子时代。那里还容许你们这班迷信宗教的愚人，胡说八道的来欺骗人民，既然说有什么菩萨现身？为什么我看不见？也许是你见了鬼了！」大家被这一番奚落臭骂，也不甘示弱的和他争斗起来说：「你不怪你自己业障重而福德浅，无缘见佛菩萨现身，譬如瞎子看不见太阳，这是因为瞎子眼睛有病，不能看见太阳，不能说没有太阳。你的罪过重，看不见佛菩萨。不能因你看不见就否认没有佛菩萨。你自己应该痛悔你过去不是，引咎自惭，反而大言不惭的来侮辱佛菩萨，你这个人真是罪过无边。千佛出世，不通忏悔啊！阿弥陀佛」！「哼！我说了这么两句就有罪过，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什么罪过不罪过，你们这班愚人，在这里白天见鬼，胡说八道，妖言惑众，才是真正罪过呢！」

三十七、阿兵哥显威风怒打三枪

「阿弥陀佛，你这位同志，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我们亲眼所见的菩萨圣像，那里还假的吗？」

难道我们大家都是眼睛花了，不然为什么我们都能看见呢？你不说你的罪过重，反而骂我们白天见鬼，你把佛菩萨当作鬼一样的看，真不怕因果，下地狱，遭恶报」！

「我就不相信有什么因果，这都是你们宗教徒，欺骗愚人的话，有什么鬼神祸福，轮回地狱，我为了要破除迷信，我不但敢骂啦，我还要动枪打哩！如果真的有什么佛菩萨显圣的话，你们可以教佛菩萨使我遭报，那时我才相信真有佛菩萨呢？」说罢从肩上把卡宾枪取下来，瞄准洞口，砰！砰砰！连打三枪，他打过三枪以后，还骄傲的说：「我倒要看看，有什么佛菩萨显圣，令我遭到什么恶报？」他洋洋得意的把枪搵上身，这时已有几个虔诚佛徒们，吓得目瞪口呆，认为这个人发了疯颠，得了神经病，同来的人也不敢再和他啰唆。看看时间不早，大家纷纷地回前山，下船返回沈家门，这位打枪骂佛的朋友也随众人下了船。

三十八、现恶报浮海面魂往水晶宫

当船开出约一小时的当儿，这位先生挂在肩上的一枝卡宾枪，不知为了什么，忽然不自主的从肩膀上掉到海里去了！我们知道；军人的一枝枪，等同第二生命一样，那能随便让它失落呢？所以他看见他的一枝步枪掉入海中，吓得他魂不附体的，直叫起来，然而说也奇怪，照理那枝步枪铁多木少，应该沉入海底，可是神使鬼差似的偏偏这枝步枪不但不沉，反而浮出水面，随著帆船往前漂流，这时这位同志还认为他大走洪运哩，独独我这步枪入水不沉，贴近船边，因此他就俯曲著身子低下头，伸手到海中想把枪从水中捞出来，回去可以太平无事，可是事不尽然，当他头靠近海面，手去拿那枝步枪时，不知怎么的，身不由主，碰咚一声，来一个倒栽葱，船上的人想救也是来不及了，海水翻了几个浪花，从此这位破除迷信，打枪骂佛的朋友，投奔海龙王宫报到，与屈大夫为友了。

说来奇怪，他的死尸在第二天早晨，已由道头浮到梵音洞前现出。从道头码头至梵音洞，约有二十里，他的尸头独独要在梵音洞前出现，同时不知什么时候已被海鱼吞去一只腿，这件骂佛招报的事实，一时传遍了全岛，凡是在普陀的驻军，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件奇迹，笔者那时仍在普陀山，事件发生以后，是由他们一同去梵音洞的同志们把这个经过的情形告诉我的，后来也有不少的人，发生疑问来请解释，说：「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寻声救苦的，为什么这个人骂了几句，打了三枪，菩萨就与我们凡夫一样的放不下，忍心把他处死呢？」

我说：「你这话初听似有道理，可是佛教最主要的是讲因果，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种恶因，自食恶果，这叫做自作自受。孟子所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同时你更知道，观世音菩萨，仍然是大慈大悲，决不因你毁谤辱骂，而生嗔恨，不过佛教中某一座名山古道场，皆有不少的护法神将在冥冥中保卫名山，护持道场，赏善罚恶，这是护法神应负的责任，如果佛教中名山道场，没有金刚降魔韦驮护法，那里还能生存到今天，岂不早为魔外摧残殆尽了
吗？」

三十九、王县长毁像护法神生嗔

现在我说一个故事证明我言不谬，在明朝正德年间有一位江阴县的王县长，其人粗暴无比，素不信佛。有一天招集部下，官员皆不到，怒甚！那天正值附近观音寺，做观音法会，寺中有一尊沉香观音像，很有灵异，是日全县的胥吏，皆在那里参加法会。这位县太爷侦查得悉，在盛怒之下，毁庙焚像。不久县令入觐，中途忽然心痛不已，医药罔效，自知焚像获咎，迎请高僧，为之忏罪，

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躯犹舍，岂为一像真嗔恨者？但护法之神，欲彰现前之报，恐不免矣」。此县令果不治而死，我们从这个故事就知道那位军人，落海而死，皆是护法诸神的赏善罚恶。奉劝诸位你们宁可心中不信，切切不可加以侮辱和毁谤，佛菩萨虽然大慈大悲，大肚子包容，可是护法神的嗔心是很大的，恐怕容你不过，到了那时已经悔之晚矣。诸位今后当以此事为鉴。

四十、知未来老和尚肉身装金

笔者未进普陀时，也曾听人说过：「普陀山有观世音菩萨的肉身像，是观音菩萨修行成道以后，装金塑像的」。这一种传说之讹，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很多人信以为真。同时笔者就遇著不少的人问我：「法师在普陀山有没有看见肉身的观音像……」等传闻不实的话。因为以讹传讹，有的人说得有声有色的，甚至比笔者亲眼所见的还要说得奇妙好听。关于这一疑案我现在把真相写在下面，以释众疑。

从前（约在清代）有一个老和尚，很有德行，对禅定的工夫也还不错，老和尚活到九十几岁，门下的信徒弟子也不少，有一天预知时至，吩咐他的门徒说：「我死后，我的尸体不要火化，把我盘膝坐在寿缸里，埋进土中三年以后，再把缸开来看，如果我的尸体坏了作罢，假使我的身体依然如故，一点不坏的话，你们可以把我肉身请出来装金塑像，供在石洞中，留为后人礼拜供养」。他的徒弟依他的话，过了三年开出寿缸来看，果然尸身一点也没有动，面目如生，像活人睡觉一样，因此他的一班信徒们就依著他的遗言，替他装金塑像，至今已有数百年，那个肉身到现在只剩了一把皮包骨头，双膝盘坐在莲花座上，只有一尺多高的肉身（骨架）。因此后人称此洞名为曰古佛洞，洞中的肉身像，就是这个老和尚，并不是什么观世音菩萨的肉身像，更不是观世音菩萨在那里修炼得道的传说之讹。

四十一、飞沙澳菩萨渡河显圣

据说过去飞沙澳是一条小溪流，无船不能得渡，因此一班善男信女们要去梵音洞进香，必定要从此摆渡而过，可是那位摆渡的船家，以为奇货可居，无论什么人从此经过，一定要若干钱方可渡过去，不然只有望洞兴叹，不能过去。有很多的远方而来挂单的穷和尚，他们从遥远的地方来看观世音菩萨，为了一溪水之阻。无钱不能过去，每每徘徊而不忍去。这个狠心的船家是一点没有慈悲心的，没有钱不肯渡他们，从此就有很多的虔诚佛子，默祷大士慈悲，显圣除去此一障碍，使一般人都能见到菩萨圣像。有一天忽然来了一个穷和尚，要摆渡过去，那个船家是惯例，先给钱后渡河，无钱不摆渡，因此互相争吵起来，穷和尚说：「你这人真可恶，来在此摆渡，应该看人有没有钱，无钱的穷人应该慈悲做好事；有钱的香客，你才可以向他们讨钱。像我们这些穷和尚那里有钱给你，不给你的钱，就去不了梵音洞，见不到菩萨圣像，你这个人真是地狱种子，罪过不少」。船家说：「除非你不去，你要去就得坐我的船，坐我的船就得要把钱，没有钱就不渡你过去」。那个和尚说：「我不坐你的船，你看我能不能过去？你看，那边不是来了一只船吗？」哄得那船夫回头一看，和尚随手抓起一把沙子往溪中一洒，煞时就长成功一个飞沙澳，使那只渡船也被飞沙盖下去了，从此以后，也用不著渡船摆渡了，再看这个穷和尚已不知去向，这时大家才知道是菩萨显圣的，从此以后，这个专敲竹杠的坏船家，也就没有竹杠可敲了。

四十二、国父游普陀亲见大士现金身

国父孙中山先生，于民国五年八月，与同志胡汉民等诸先生来山，在佛顶山，国父亲睹灵异，

兹录其亲笔所记之「游普陀志奇」原文于下，以飨读者：

「余因察看象山，舟山军港，顺道趣游普陀山，同行者为胡君汉民，邓君孟硕，周君佩箴，朱君卓文，及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君去病，所乘建康舰舰长则任君光宇也，抵普陀山骄阳已斜，相率登岸。逢北京法源寺沙门道阶，引至普济寺小住，由寺主了余唤笋将出行，一路灵岩怪石，疏林平沙，若络绎迳送于道者。纡回升降者久之，已登临佛顶山天灯台。凭高放宽，独迟迟徘徊。已而旋赴慧济寺，才一遥瞩，奇观现矣！则见寺前恍矗立一伟丽之牌楼，仙葩组绵，宝幡舞风，而奇僧数十，窥厥状似乎来迎客者。殊讶其仪观之盛，备举之捷！转行益了然，见其中有一大圆轮，盘旋极速。莫识其成以何质，运以何力！方感想间，忽杳然无迹，则已过去处矣。既入慧济寺，亟询之同游者，均无所睹，遂诧以为奇不已。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然当环眺乎佛顶台时，俯仰间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而空碧涛白，烟螺数点，觉生平所经，无似此清胜者。耳聪潮音，心涵海印，身境澄然如影，亦既形化而意消。呜乎！此神明之所以内通。已下佛顶山，经法雨寺，钟鼓铿锵声中，急向梵音洞而驰。暮色沉沉，乃归至普济寺晚餐，了余、道阶，精宣佛理，与之谈，令人悠然意远矣。民国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孙文志。」

按国父亲笔墨宝，现珍藏普济寺客堂。笔者在普济寺客堂任知客时，常有很多政府里达官显贵者，慕名索观国父墨宝，同时因看此文中国父自述所见灵异，不信佛教者也肃然起敬，咸生信心；已信佛者，更加坚定。此文国父不啻现王者身而为文武大臣说法也。也许大士在国父面前放光现象，其意亦在此乎？国父之文中说：「余脑藏中，素无神异思想，竟不知是何灵境」，这明明不是那些不信佛教的人所说，这是心理作用，神经过敏，种种遁辞，而想推翻事实所见的灵异，表示我是堂堂伟大丈夫，身为一国元首，那里还来相信这些古老陈旧迷信的佛教，认为把所见的事实记载下来，给人家知道看见岂不有损我的身价吗？然而国父不但不如此想，反而把亲眼所睹的事实，一字不漏的和盘托出，也不怕人说他思想不新，迷信佛教。我想读者诸公决不因国父有此文发表，而减轻他的身价，这里笔者希望不信佛法的读者们，也有国父一样伟大的心胸，不存主观，这是笔者一点赘意和希望。

四十三、国父游普陀述异

丙辰夏，护国军奏凯，袁世凯暴卒，黎元洪继任中华民国总统之职，吾党革命告一段落。是时，国父方驻节沪滨，慨然曰：「黎公出，天下定矣。」顾北洋军阀犹将伺隙而动，吾侪第徜徉山水间，静观世变可也。未几，率党人胡汉民，邓家彦，冯自由，但焘，戴天仇，朱卓文，周佩箴等，纵游东西浙。浙督吕公望，张乐设宴以迎。天仇独剧饮沉醉，翌日且未能游西湖，冯但二君，亦以事滞杭，国父乃命胡邓朱周诸君随行。有浙江民政厅秘书陈去病，赖家彦介绍亦与焉。于是济曹娥，探禹穴，博涉乎宁波，镇海，而登涉乎普陀。

普陀山者，南海胜地也，山水清幽，草木鬯茂，游其间盖飘然有逸世独立之想。至若蜃楼海市，圣灵物异，传闻不一而足，目睹者又言之凿凿。国父是日乘便舆最先行，次则汉民，又次则家彦，卓文、佩箴、去病、以及舰长任光宇焉。去观音堂，（即佛顶山之慧济寺）里许，抵一丛林，国父忽瞥见若干僧侣，合十作欢迎状，空中宝幡，随风招展，隐然簇拥，尊神在后，国父凝眸注视，则一切空幻，了无迹象。国父甚惊异之，此至观音堂，国父依次问随行人者曰：「君等傥亦见众僧，集丛林中作道场乎？其上宝幡飘扬，酷似是堂所高悬者。」国父口讲指授，目炯炯然，顾盼不少辍。同人咸瞠目结舌，不知所对。少顷，汉民等相戒勿宣扬，恐贻口实。嗣是遂亦毋敢轻议其

事者。

民国十四年，国父崩，余适在北京，僉传国父前生为洞天古佛，遂牵涉普陀山见佛之异。未几某杂志披露陈去病笔述普陀山游记，其时事过境迁，亦不遑追究陈氏之泚笔也，不图近又发现国父遗墨！呜呼！异矣！国父笔迹，举世皆知，兹篇非真，固不待言；况陈去病交余久，其字效东坡，一望而知；吾敢断言曰：膺也。或曰：国父命秘书执笔，则亦不翅已出也。余曰：不然，诚如是言，应有亲笔签署，一如其他簿书。今既无之，而其事又于国父身后流布人间，岂死人能命秘书执笔也耶？吾更下一断语曰：国父见异诚有之，独记述非遗墨耳。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十月，桂林邓家彦书于台北一枝庐。

四十四、普陀山志奇的来历

现在再将印顺法师答覆这一问题的话，抄录于后，以供读者们参考，更证明此事实非后人作伪。

关于中山先生的「普陀志异」一文，有的说是陈去病代笔，有的不相信代笔。然无论是伪是真，而在普陀山，确乎见到奇迹，这是不可否认的。我读了赵君的来稿，想起我事后所听的说明，所以也把他留下来，作为考论此文的参考。

民国廿三年旧五月底，我从武院回普陀，上佛顶山阅藏楼去阅藏。知客师月静、颂来，来告诉我，说普陀山新近发见了国父的墨宝。他手拿照片给我看，我对于如何发现一层，探问了一下，觉得也还入情入理。这才为他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佛教日报上。

事情是这样：前寺的大知客万松，虽是十方人，却在山上过得很久，很熟。这年夏天，接任了净土庵的住持，净土庵是比较荒凉的小庙，交卸时，附带的交出此项文件。净土庵的旧住持，名字我已忘了，他怎会有这项文件呢？据说：中山先生游普陀时，前寺方丈，是了余和尚，似乎陪同去各处游览。游览归来，在前寺丈室晚餐，谈起所见的瑞相。了余和尚当下请他留个纪念。了余和尚说：这篇「志奇」在前寺方丈室写的。中山先生等当晚下山，了余和尚送客归来，一时忽略，等到第二天早上问起，已不知那里去了。原来，后来在净土庵当家的那位，当时在方丈室当侍者，他年纪还青，不懂事，而对中山先生却有一种景仰，因此就把他藏起来。过了二十年，他已潦倒不堪，净土庵荒落得无法维持，自己也知道堕落，没有保持该项的资格与必要，因此就一并交出来。

该项文件的来历，照这样说，也还入情入理。假使说伪造，净土庵的那旧住持，文章与书法，都还造不出这一篇来，那末，作伪者是谁呢？

我们看了邓先生与印法师的两篇说明，使我们更进一步的了解此一事实的来历。邓先生的意思，中山先生确实是看到神异，当时有他在场，亲聆国父说明所见的灵异，他之所以为文否认者，我想不出下面两点，第一点他以为他们都是不语「怪力乱神」的革命党人，应该要破除迷信，那里可以去提倡呢？第二点，他是基督教徒，极不愿意国父把佛教的灵异之见，「出之于其口，笔之于其书」，增加了佛教的信众。所以他要否认此一文件为伪出。可是印顺法师把当时情形来历，来一个详细的说明，证明此文实是国父墨宝，若言作伪，作伪者何人？因此我们对此文，更能进一层的坚信不疑。

四十五、日军血污名山知罪撤兵

抗战期间，日本人占据中国各地，民国三十二年七月间，有日军七八千人来山，沿海各庵皆驻军官，士兵则在海滨沙滩上露营而宿，对于山上并无什么损害的地方，不过他们每天到四周各小岛上，搜来牛羊鸡鸭等动物，在山上宰杀，血污名山（按普陀在日人未至之前，从无荤腥进山）。有一天晚上，忽然在善财礁外，发现红灯，日军用探照灯视之，雾露之中，似觉有同盟军舰来攻的样子，遂惊惶起来，开炮射击，不料一炮开出去之后，忽然一灯变成多灯，在海中往来不息。日军认为真有盟军，一连开了数炮，奇怪的海中竟变成无数的红灯，漫向千步沙营地而来，其灯渐明，照见岸上人面了然，但不达岸，这时日人知道是菩萨显化，不高兴他们在名山道场随便胡来，因此一齐跪下向著红灯拜祷，三日后即自动撤兵而去。

四十六、慧济寺阅藏楼的好规则

佛顶山亦名白华山，或菩萨顶，居四山之中，高达百十六丈之奇，凭高放宽，海阔天空，「大有宇宙在乎手之概」（国父语），俯睇光熙，妙应诸峰，累累如杯瓢覆于积水之上。旧有石亭，供石佛其中，今改建灯塔，为行舟的指南。国父文中有「登临佛顶山天灯台」之句，就是这个地方。由天灯台下来不多远就是慧济寺，该寺为全山三大寺之一，创于明时，至乾隆五八年，才建筑圆通宝殿。光绪三三年，请得北京大藏经典，经过文正和尚大加建造，遂成巨刹，与前后二寺鼎立，并称为普陀三大丛林，所遗憾的这是子孙丛林而已。慧济寺俗称佛顶山，确实是一个好地方，最适合人静心潜修，研读佛典，地高人寂，为全山最清净用功的好道场。规模亦甚可观，其藏经楼之整洁，与阅藏楼之设备，供养阅藏者之完善，为诸方寺院所不及的，规定长期供八人阅藏，定有优待办法，如当代佛学大师印顺法师，曾在佛顶山阅藏数年，深入经藏，所以他才智慧如海。

笔者三十六年，朝普陀山，因见碑石刻藏，阅藏如此优待，所以也曾约会数位同参道友，到佛顶山讨阅藏单，我们最初发愿都是三年。承该寺住持，说明阅藏者一切优待办法。（按供养八位法师，有一茶役侍奉，此项费用，是有护法施田若干亩，以作阅藏者食粮，所以连阅藏楼都与该寺无涉，是前人发愿供养十方僧众，阅藏住的，本寺子孙是不得占住的，皆有碑文为证，可见前人苦心为法，成就僧材）有这么好的阅藏楼，这么好的环境，有这么好的规则，可以说是全国罕见。可是轮到我们去，常住斋粮不够，不能照前人规则做，生活清淡得使人无法住下去，不几天就走了。笔者后来也因前寺讲法华经，到前寺客堂讨单听经，因此也离开了佛顶山。

四十七、佛顶山沙弥祖师辟丛林

据说佛顶山的开山祖，是一个小沙弥，这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传奇故事。后山有四大房头之一的悦岭庵，全山以此庵子孙为最多，一直到现在，人数与规模还是不少。有一天悦岭庵的小沙弥，无事想穷究山岭，那时佛顶山还是一片荆棘蔓草，更是无人问津的一座大高荒山，这个小沙弥好像探险家似的，手攀葛藤，脚踏乱石，目的是要到最高山顶上去看看，有志竟成，不多时竟被他在荒山顶上发现了新大陆，见有平地一块，古石碑一方，上面刻有「慧济禅林」四个大字，因此他就若有所悟似的沉思良久。他想这个山上过去已经有人在此建筑过寺院，不然那里有平地 and 这块方石碑呢？前人既能在此建庙住众，我也一定想在此地建个丛林，以供来山静修的僧伽，使他们在这高山上可以静心用功办道，继而可以了生脱死，这我的心愿才满。小沙弥打定了主意，心中特别高兴，下山回去与他师父商量到佛顶山开辟丛林的事，他的师父见他如此稚气，说话也不量力，明知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就生气的回答他的徒弟说：「你说可以兴建丛林，你自己去建筑好了，这么高的

山，你简直说话不自量力！」小沙弥见他的师父看不起他，就肯定的发誓说：「师父！我一定设法到山岭上兴建丛林，方满我心头之愿」。他的师父见他大言不惭，因此更生气的说：「你如果能够到佛顶山上建起丛林，我做师父的去替你烧三年大火，煮饭供养你们三年」。小沙弥见师父如此瞧不起他，料定了我一定没有办法兴建丛林，而我一定非要完成我的志愿不可，今天就下山过海去，往各地募化，不达目的誓不回。从此这个小沙弥，离开了清净庄严红尘飞不到的佛国圣地，离开了与他朝夕相见的暮鼓晨钟之处，拜别了剃度出家的教经学赞的师父与师兄们，虔诚的跪在观音大士圣像前默祷著道：「菩萨！弟子此次下山化缘，为了要兴建丛林，供养十方僧宝，用功办道，惟愿菩萨大慈大悲，冥中保护，随愿所成」。祝罢拜了三拜，就下山去了。

四十八、小沙弥立大愿三年募化

小沙弥辞别了水秀山明的普陀山，投入了茫茫的人海，过著那栉风沐雨栖风宿露的艰苦生活。早晨往街道闹市上磕头募化，晚上回到山野古庙里栖身，为了要实现他心中的愿力，所以他就是肝脑涂地也不出一声怨言，因此他每天跑到大街小巷里，不论有人无人打著木鱼子，沿门募化，受尽了人们的冷眼，奚落和讥笑，出家人过惯了深山里清净生活，忽然跑到攘往熙来的尘寰中，已经是过不习惯，看不顺眼了，加之还要沿街磕头跪拜，又遭受不信佛教者辱骂，讥笑，这种内心里的痛苦，不是笔墨所能形容啊！

小沙弥赤足露顶的如此跪拜了三年，在这三年之中，不知到过多少城市，走过多少高低不平的山路，真是千山万水，万水千山，过著人生最艰苦的日子，挨过了三年漫长的岁月，头也磕肿了，脚底的皮也跑烂了。真是够得上说一句：「尝尽了人世的辛酸」，然而佛菩萨和施主们好像有意与他开玩笑似的，或者以为他太年青，三年之中从没有一个人发心布施过一文半钞，小沙弥等同做了三年穷叫化子，讨了三年饭一样。三年的光阴是过去了，在山上与师父负气下山化缘，三年来一无所有，不幸被师父一言料定，今天我还有什么面目回见「江东父老」呢！想起来不禁仰天号哭起来！

四十九、投木鱼水边苦修

「人到伤心处，难免泪两行」，小沙弥奔波劳碌，茹苦含辛的三年，在此三年之中，吃了人所未吃的苦，走了人所不能走的路，结果还不能引起善信的同情，发心出资为他修建丛林，他就自叹自己业障深重，恐怕永久没有办法完成心愿。小沙弥这时痛苦已极，再也提不起勇气来募化下去，他走奔到一个小河旁边，望著河中的流水，自言自语的默祷著说：「菩萨！弟子自恨业障深厚，福薄德浅，苦化了三年，仍然未见有什么信士檀越，乐助钜款，兴建丛林，安单养众，弟子也不知什么地方有善信护法，乐助功德，唯有仰仗菩萨冥中加庇，我今将手中木鱼子，放于水中，随著木鱼子流奔的方向走去，如果菩萨有灵，木鱼停步那个地方，弟子就在那个地方住下化缘」。说罢就把手中木鱼子放进水中，随著水势流去，鱼子流到那里，他就跟著跑到那里，流了几天，到了一个地方，奇怪得很，忽然这个木鱼不随著水流了。停止在水中不动，小沙弥看见木鱼停止不流，一定附近有什么大护法，因此他就把木鱼子从水中捞出来，就坐在水边林下，手敲木鱼，口诵圣号，同时自己心中发誓，如果在此再不能感应大心居士前来护法，我也从此不吃饭，饿死河边，了此业报身。主意打定了以后，他就专心一意的坐在那里念菩萨的圣号。

五十、现感应念咒治病

小沙弥如此一连苦了三天三夜，三天之中，没有吃一粒米，没有喝半杯水，还是无人前来问津，因为这个地方附近没有人家居住，所以他一连敲了三天的木鱼，连小孩都没有一个跑来看他一看。小沙弥到这时候认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时候，所以万念俱灰。可是往往没有办法当中，忽然又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却说离此约有一里多路，有一个大富贵人家的太夫人，生病数年，卧床不起，医药罔效，无法治疗，她因此度日如年，总希望有人把她的病治痊愈，无论花多少钱，她都愿意拿出来。有一天睡在床上听到远远有人敲木鱼子声音，她听到了这个声音，心中就感到无上的安慰和愉快，好像忘记她的病苦一样，所以她特别的认为希有，认为这个打木鱼的人一定就是无上医王。因此叫了两个佣人，去寻这个敲木鱼的人，一定要把他请来为我医病，我的病这个人一定会医得好的。两个仆人跑了很久，才在水边看见一个小沙弥坐在那里朝著流水，手中敲著木鱼子，一字一鱼的在那里闭目念经，两个仆人跑向前问道：「小师父！你会看病吗？我家太夫人生病多年，没有一个大夫能看的好，我家老太太叫我来请你去替她看病」。小沙弥说：「我是出家人，不是医生，从来没有学过医道，我那里会看病呢？你家老太太有病，应该去请医师呀，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仆人又问道：「你这位小师父坐在这水边，敲鱼子做什么的？」「我在这里化缘建丛林！」小沙弥想建丛林的心已成了一片，所以他对什么人也是这样讲。「这里又没有人家，你向什么人化缘呢？难道你向水中海龙王化缘吗？你不要发呆，我家老太太听到你敲木鱼子的声音，她心中非常舒服，一定要请你到我家中坐坐，如果你能把我家老太太的病医好了，那你化缘要多少有多少」。小沙弥听说有人出钱，同时也有几天没有吃饭，虽然自己不会看病，或者菩萨怜我之诚，有了感应也说不定，因此就随著两个仆人来到这位生病的老夫人家中坐下，仆人进去禀告以后出来说：「老夫人有请！」小沙弥就随著仆人走进太夫人的病室，说也奇怪，老太太一看见他，病就减轻了不少，再问小师父会不会看病，他说我没有学过医科，不会看病。老太太又问他会念什么经？他说：「我出家没有几年，也不会念什么经！」「那末你会什么呢？」「我会念大悲咒，其他什么也不大会」。老太太说：「我听到你的木鱼子声音，我心中特别好过，就请你念大悲咒吧！」因此小沙弥就一字一鱼的诚诚恳恳的念了几遍大悲咒。真是佛法无边，老太太的疾病忽然好了，一点痛苦也没有了，如同好人一样的，连她自己也不相信她的病会这样好得快，这一喜真是乐也无穷，认为这个小沙弥就是活菩萨应化，特为前来救她的病苦的。

五十一、报佛恩太夫人独资建寺

老太太病愈之后，精神特别好，把小沙弥当为活菩萨看待供养，吃过午饭后，老夫人就开始问道：「小师傅！你是从什么地方来此的？为什么要在那个水边敲鱼子呢？」小沙弥说：「我这次是从南海普陀山下来的，目的是下山化缘，想在普陀山最高的地方建筑一个大的丛林，供养十方朝山的僧宝，可以安单办道，那知年青福浅，苦化了三年，没有一个人发心出钱，所以我最后请菩萨指示我应走的方向，我把木鱼投入水中，听其所之，流奔到那里停止不流，我就在那里住下来化缘。后来到了此地，木鱼子就不肯随水流去，所以我就在此地化缘，一直到今天也还没有一个人肯出钱」。小沙弥说到这里，一阵伤心，不觉掉下泪来了！老太太一听他是南海普陀山下来的，又是经过菩萨指引才到我这里来，这位小师傅虽然年青，可是为了此事吃尽千辛万苦，我的病又是他念经治好的，这明明是菩萨指引他来替我治病，救我脱苦的，我应当知恩报德，尽我的力量，到普陀山建寺，以报佛恩，因此对小沙弥说：「小师傅！请你不要为此而操心，我现在已经好了，我可以尽我所有的力量，来帮助你完成你的心愿，你也不要再向外化缘了，一切皆有我来负责，你回到佛顶山搭一个茅蓬，你就在那里每天念佛看经好了，不日我会派人到佛顶山看地方，替你建筑丛林」。小沙弥听到有人负责，替他建寺，这一下子可把他高兴了，默念了两声「南海观世音菩萨！」真是菩萨不负苦心人。他依了老太太的话，回到山上搭起一间草茅蓬，住下来每天敲木鱼子念佛。

自从小沙弥回山后，老太太写了一封烧角急信给他在朝为官的儿子，大意是：「为娘疾病转重，朝不保夕，望儿见信速返，早来三日还相见，迟了不得见亲娘。」因为她的儿子在朝做了很大的官儿，并且还是一位孝子，得到他妈妈这封快信，火速连夜赶回来看他妈妈的病，那知赶到家看见他妈妈好好的在家里，一点病也没有，心中不免怀疑起来，经过他的妈妈把最近菩萨显圣，有一小师傅来念经救活她的命的事说了一遍，她的儿子这才明了，老太太又说：「为娘为了此病，已经在病中许下大愿，发愿到普陀山独资建寺，现在你到普陀山去一下，领土木工程师先到，普陀山最高的山顶上察看一下地方，择一平地，然后回来依据地势把房子在山下做好，再用船运到山下海边，搬运上去，就可以上梁盖瓦」。她的儿子是一个孝子，妈妈的话那敢不听，横竖家中有钱，满他妈妈的心愿，赶快带领土木匠人，到普陀山会同小沙弥察看山地，择日开工。

五十二、乘愿再来有志竟成

因为山高路远的关系，加之工人众多，那时山顶上连吃水都没有，工作的人不能在上面工作，所以老夫人的远见不错，在家中一切雕刻的木材，以及应用的砖瓦石头等，皆在底下做好，用大船运至普陀后山，然后再到山上把基地打好，就可以上梁盖瓦，如果一切木料要从前山道头上岸，花费的时间工程太大，同时这段山路也特别难行，决定从后山海边上山。那一天真是菩萨感应，适有福建的鱼船几百只停在后山海边，顺便就请了几百只鱼船上的渔民，一齐帮忙，人从海边站立，一个人靠一个人，一直站至山顶上。就用如此传递的方法，把船上的木料砖瓦接上去的。因此直到现在，凡是福建的鱼船到佛顶山吃饭不要钱，以此为酬。

当开筑基地的时候，忽然从地下掘出一个老人像的木偶来，就同这个沙弥祖师面貌一模一样，因此大家才知道这位小沙弥是那位老人的乘愿而来，兴建丛林，完成他老人家的宿愿。经过数年时间，吃了很大的辛苦，结果有志竟成，达到目的。笔者初到佛顶山祖堂里看见当中供奉两个一样面孔的祖师像，最初我以为是兄弟两个同在一处出家的，后来看普陀山志才知道一个是从地下掘出来的，一个就是现在的开山的沙弥祖师。

因为他是沙弥出身，所以佛顶山一直到现在，沙弥可以挂单，按佛家的规矩没有受过三坛大戒，没有戒牒，丛林里是不挂单的，因此沙弥到前后寺挂不到单，就到佛顶山去挂单。不过沙弥始终是沙弥，没有研究过经典，也不大懂得佛法，有的地方立的规矩不合佛理。例如每天早晚殿功课完毕要拜四十八拜的愿。那些菩萨名号之中，还拜什么玉皇天尊菩萨，因此，一直到今天，仍然如此的拜著，该寺的住持还是依著老祖家风，不知道把他纠正过来，堂堂的菩萨比丘，拜起玉皇大帝来（天宫），你看笑话不笑话？他是沙弥，我们不是沙弥，为什么堂堂比丘一定要跟著沙弥学呢？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笔者住在佛顶山的时候，朝晚拜愿，他们拜天宫，我拜佛号。今后笔者希望身为佛顶山住持的大德，赶快把这一条改正过来，以免贻笑大方！

五十三、佛顶山水瓢观音现真身

佛顶山还有一件事，值得提一提的，那就是「水瓢观音」。观音大士是随类化身，只要我们对佛菩萨俱足了坚定的信心，最后的结果是功不唐捐。菩萨是千处祈求千处应，随众生应现色身，有感则通的，不信且看佛顶山的水瓢菩萨的故事。

民国三十八年重阳节，普陀山驻的最高机关是浙东行署，那一天有很多的长官上了佛顶山，作重九登高之游。笔者那时陪同行署主任俞济民将军，军务处长袁建勋先生等同游佛顶山，该寺住持

庆规和尚，设斋招待，饭后有人提议要看水瓢观音，在平时是用电筒或灯火照进去看，可以隐隐约约的看见，一个铜水瓢连柄供在桌上，还用最好的木料做成一个小佛龕子，是宝塔式的，上面刻有一卷金字的普门品。水瓢是从上面放进去的，普通人是不能拿下来看的，那天因为人多，同时皆是军政要人之流的知识阶级，所以笔者提议把龕顶卸下来，把水瓢拿出来让大家看个痛快。免得不信者有所生疑。那时，由笔者动手把水瓢观音请来让大家开眼界。菩萨圣像是现于铜水瓢柄上，似乎像童女像，神光奕奕，令人见了肃然起敬。因为大家不知道水瓢观音的来历，所以就一定非要问一个水落石出不可。由该寺住持告诉我们：这是不多的事，约在二十年前，大寮里（即大厨房）有一位茶头师（即烧开水的人），是一个在家居士，发心在本寺大寮烧开水，供养大众。他是一个最信仰观世音菩萨的，他身子虽然工作，可是他心里在修行。他是修行不碍工作，工作不妨修行。不是现在的一班不知修行的人，你如果劝他修行，他或者说出「不得闲」三字来回答你，不知搬柴运水无非是上乘禅。工作是用的身和手，修行办道是用的心和口，这是一点也不妨碍的，这位老居士就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烧了二十年的开水，念了二十年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并且很有规律的，使他工作和念佛打成一片，烧开水是从早上三点钟起来，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止，因此他念佛修行的时间也是如此之多，并且因为修行引起他工作的兴趣，他的心、口、手是在一起的，他手里盛一瓢水，口里念一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手一边动，口一边念，手中工作不停，口里圣号也不停，如此不间断的念了廿年，结果人有诚心，佛有感应，菩萨现身度他出家了。有一天他拿起瓢盛水的时候，忽然发现水瓢上有一尊观音菩萨圣像，应现在铜柄上，分分明明，这一来他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高兴，赶快忙不叠的跑到方丈室，报告大和尚（即那时的住持僧），这是一个奇迹。大和尚也知道这是老修行道德的感应，全寺上下人等都知道这位老修行是盛一瓢水，念一声观音圣号的，说句俗话「皇天不负苦心人」，何况是寻声救苦随类应现的观世音哩！所以这一来轰动全寺，随时就把这个水瓢珍藏起来，后来有发心的信士檀越，做成如此的一个佛龕，将水瓢观音供奉起来，这位烧开水的老修行，深感佛恩，随时就发愿出家为僧，听说这个人还没有死，已经不在山上多年了，是被什么信众弟子请去供养也不一定。大家听了这个故事，再看看事实，不容你不信的，当时有好几位不信佛的县太爷们，因此就皈依三宝，进入了佛门。

五十四、发心朝山舍身得救

普陀山自从开山以来，已有一千多年，从没有听说过什么人因朝普陀山进香，遭巨浪落海而死，更没有听说有来山进香的香船，在海里翻沉，或溺死了多少香客。这就是感应的威灵。甚至有存心舍身投海，以报佛恩的人都不得死。相反的不是朝山进香的船，往往在海中遇险，好多的大轮船的沉翻，时有所闻。现在说几个来山进香感应获救的事实，以证我言不谬。

明朝时候有一个信佛的汪居士，他是安徽省人，客居在江苏昆山王澄老对门，为了要到普陀山进香，三年之前就诚心诚意的吃长斋，到了三年后元旦那一天，一切预备好了，刚要束装下船，忽然他的店旁起火，有人赶来急报，促其速回救火，恐怕马上就会烧到自家的店房，汪居士说：「我积诚三载，今天方才如愿去朝南海菩萨，岂以一店易吾去志乎？纵然被毁，吾亦不归矣。」因此竟命船家扬帆南行，往普陀山进香而去。迨至汪君朝山进香已毕，返回昆山，但见四面的店屋以及王氏大宅，俱成焦土，唯有汪家的店面楼房独存无恙，万人惊叹不置！这种不可思议的感应，不信佛教的人听了，怎么能不来信仰佛教呢？

明朝时还有一个姓曹的童子，江苏江阴人，自幼持戒精严，曾发愿舍身供佛，自己凡有所积，都转施穷饿的苦人，万历庚戌二月，跟随姓庄的长老往普陀山进香，到了梅岑山（即普陀）瞻礼观

世音金容后，该童子默祷菩萨并发誓愿言：「愿舍此身，以报佛恩」。既而舟出海口，船行到大莲花洋，风涛骤作，曹姓的童子遽合掌吁空，踊身跳入波心，眼见随波逐浪沉入海中，带他来的长老无法挽救，又重返山，便择日与合寺僧众，广修忏法，超度舍身的童子，然而奇怪的到了七月中旬，曹姓童子寻至庄长老处，庄长老惊问其详，他说：「那天我初跳入海洋时，当时一无所见，不久忽然下流数步外，见一胡僧，自水上乘一舢板来，口称：『吾来度汝！』轻疾如驶，倏忽已及舟山浅沙，携我投鱼翁家，便求寄宿，须臾不见胡僧，其家推询缘由，经我说出，共相怪叹，都说这是菩萨显迹世间，明日他们送我到舟山镇海寺，从首座披剃，教习诸经咒，今归故乡探亲，故我仍寻访长老至此」。长老喜而留下，携其还归故地山庵，父母见儿，悲喜万分，由是远近缙俗，翕然皈依，大家从此都念起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来了。

五十五、童子睹异老人免遭沉溺之灾

再说明朝有一个张老头儿，他是江苏苏州皋桥人，平常崇敬佛教，最喜斋僧。在万历辛亥年的春天，将往普陀山朝拜观音大士，携带了一个八岁的小孙子同行，张老头儿乘第一只船，他的孙子忽然看见满船上的人，手足皆是绳子捆绑，特别骇怕，就在后边，拉住他祖父的衣服，不肯跟他上船，并说明所看见到的怪异，祖父一听生大恐怖，立刻就舍船登岸，换乘第二只船，他的小孙儿复曰所见如初，又不肯跟公公上这只船，他公公也听他的话登岸。再乘第三只船，再问他孙子所见如何？他的小孙回答说：「只见前面两只船上的人都被捆绑，这只船没有。」张老儿心犹未决，忽有两人立船首大呼曰：「勿乘彼船而快来此，此船甚稳！」此时好像有人从后推他似的，遂抱其孙登船。他们刚刚坐好，再看那个讲话的人以及推他的人，都无所见。后来，日暮潮至，云涌山立，前面两船所装载的，都是江湖卖技之流，舟人又不善迎潮，即时覆没，全船的男女，没有一个幸免生还。张老者所乘的船，安平无恙，过了三日，仁和县令，出巡江口，检阅溺死的群尸，每人腰缠中，各有两大锡锭，小刺刀一把，检验以后，知是钩淫之具，深深的信知阐提无赖，恶贯满盈，遭此横溺，恶人自食恶果，所以小儿见此应死之人，皆有死相可畏。老人因有朝山之诚，及平日之善，所以菩萨感应，没有遭到此厄。

五十六、女医卖药千年疮三日即愈

李图净老居士说：「我的胞姊昌和，在谛闲法师座下，曾经皈依三宝，常常诵大悲咒。民国十五年的冬间，指上忽然患了千年疮，形似螺蛳肉，她说触之痛入心肺。后来到我的地方来医治不能见效，又再求其他的医生，还是无效，心中很是忧愁。到了春三月的时候，她赴普陀进香，来到山顶，见一个女医，面皱发白，貌若六十许人，坐在地上卖药，为人治病，皆能够立刻痊愈。男女环绕，途为之塞。家姊也就上前请医，女医向姊指上，持大悲咒一遍，又给她丸药三粒，说：『你还家以后，买放螺蛳一元，三日可愈。』家姊朝山完毕归家，即以一元买螺蛳，至第三日，坐人力车，为一身穿白衣人的袖口，在家姊指上一擦而过，略觉疼痛，说也奇怪，她所患的千年疮，已不知去向了！到了四月初旬来湘，我目睹其异，且无裂痕，足征菩萨的灵感，实在不可思议，故特志之。」这就是说：只要众生有感，菩萨无有不应，如不应者，皆是我们业障重，心不诚也。

五十七、太平轮失事海上渔翁想发财

这是民国三十八年的事，继江亚轮船失事的就是太平轮。说起太平轮失事，差不多全国人氏都知道，因为该船的沉没所损失的黄金美钞真是无法估计，乘该船的旅客都是往台湾来的大亨。据说有一个渔人捞到一个女尸，从她身上所得黄金就不下数百两之多，那女尸的两手臂两脚腿胸前胸后

都是黄物，这个渔人就因此发起洋财来。这一个消息传出去，很多渔人都想做黄金梦了。岱山一带的渔人，竟异想天开的整天在海里希望有此奇遇。有一天忽然远远看见一个很大的东西，随著海水的波浪起伏著，隐隐而来，这时有两只渔船上的渔人看见了，真是欢喜的了不得。以为这一定又是那话儿来了。如果真如我们理想的话，我们这个捞什子船也不要了，大家一心无二用的聚精会神的看住那个东西浮水飘来。这时两个船家，争相打捞，约定不论有多少黄金，我们二一添作五，所以两只船合起来，把这很沉重的东西捞上来后，原来是用布包裹得很紧的，他们以为里边一定不是黄金，便是什么宝物，认为这一下子，他们可以大发洋财了。

五十八、水上飘来不沉的铜佛像

话说这些渔翁打开包裹来一看以后，这一下子把两家渔夫呆住了，因为既不是什么黄金美钞，更不是什么奇珍宝物，原来是一尊很庄严的廿几斤重的西藏式的铜佛像。他们真是大失其所望，只有自叹命运不佳，无福发财。不过还好，他们都是信仰佛教的人，虽然不是黄金美钞，得到这一尊很庄严的铜佛像，也算是很不容易，尤其是二十几斤重的铜佛，不沉入海底，反而浮在水面上，随波飘流，从很远的地方浮到岱山，也是我们佛缘不少，能够捞到这尊佛像，因此两家现在也不想分黄金，互相争著要供养这尊佛像，两下互不相让，结果没有办法解决，由地方上转送定海县政府，因此轰动全县的军民，因为这又是科学家无法解答的问题，每天有数千老百姓前往焚香顶礼膜拜，弄得县政府的人员啼笑皆非。最后为了减少麻烦，把这尊铜佛像，送到普陀山供养，这是最合理的处置。当时县府派员送这尊佛像来山，最初是送到普陀山房屋最好的地方—文昌阁。那时江苏省政府就设在文昌阁，丁治磐主席和建设厅长钱召如居士等，皆亲眼所睹。后来经全山会议，这尊佛像应该送到前寺大殿供奉，因为前寺是全山祖庭之故。当佛像进前寺大殿时还特别热闹一场，笔者与一位研究科学的工程师许复成先生看过这尊佛像，因他不信有此奇说，他说：「一定佛像上有什么可以浮水的东西，那里有二十几斤重的铜像，能够浮水不沉下去的奇事」。结果详细的审察查看，什么也没有。那位迷信科学万能的先生，这时科学也失去作用了，他这才知道佛法是不能完全用科学所能解释的，更不能以凡情来难圣境，佛法是不可思议的，只好说他不可思议，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说明这尊佛像，为什么会浮起来的。

五十九、太虚大师普陀山闭关开悟

佛教中有名的大德高僧，有很多都是从名山中孕育出来的，好比说近代就有好几位高僧是从普陀山出来的，如谛闲大师、印光大师等皆在普陀山闭关和阅藏多年。再如名震寰球的佛教领袖太虚大师。他老人家也是与普陀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九岁时曾随他的外祖母去普陀山进香，从那时候起，就种下出尘的种子。后来大师十五岁时看破人情势利，不堪受有钱人的奴化，发奋往普陀山出家修行，那知乘错了船，背道而行，到了另一个地方投契年老和尚出家，做了契老的徒孙。大师出家后，仍然与普陀山有缘。普陀山的志圆老和尚是大师的戒兄弟，他们都是八指头陀奇禅老和尚的戒弟子，因此大师在很年青的时候，就常在普陀山跑，曾任普陀山化雨小学的教师，前寺客堂的知客，并且在后山还住过一个小庙子，名禅那禅院，至今门外石上还有大师的亲笔写的四个大字「太虚兰若」刻在石上，那个地方也很雅静，大师在山上闭关时常与志圆、昱山诗赋往来，当时称为普陀三老，除此，大师也常与印光大师往来甚切。大师闭关，就是印老替他封关的。

提起大师闭关也有著一段因缘。那时，大师因为在广州白云寺参加辛亥革命，后来清政府逮捕他，在广东无法住下去，回到江浙提倡佛教三大革命，（教理、教制、教产）与仁山法师大闹金

山，又遭到很多的守旧派的诸山家的重大打击。因此大师于民国三年到普陀闭关潜修，充实自己的德智。在未到普陀以前，他先和志圆和尚通信，请他帮忙，觅一个地方，闭关自修。志圆和尚替他找好关房，去信请他来闭关。大师到山上，去锡麟堂去见他受戒时的引礼师，那知道这位引礼师的老和尚对他特别客气，问他来山做什么的？大师说：「我想到山上来闭几年关，自己静修。」老和尚说：「你预备在什么地方闭关？」大师说：「志圆戒兄已经替我找好地方。」他说：「志圆闭关还是我帮忙的，他那有力量供养你闭关，你在我锡麟堂闭关，我供养你吧，看那一个房子你合适，我就把那座房子让你闭关，如果你愿意我的大殿我就把大殿，让你闭关。」大师因见他的引礼师对他如此的热心，盛情难却，因此就承认在锡麟堂闭关三年。大师闭关的地方，笔者也曾去参观了一下，还有很多的字是大师写的，可惜该庵当家师，没有把大师的关房陈设出来，以作纪念，留为四众弟子们参观。

大师在山闭关的时候，有很多的政界名流都去皈依他，最值得提一提的是民国五年八月间，国父中山先生与胡汉民先生等游普陀时，曾与大师相见。笔者在大师年谱上看到有一位与大师有关系的某居士，（记不起姓名）曾说大师由普陀寄给他与国父合影的一张照片，可惜这张照片现在不易见到了。我们现在只能看见大师与总统合影的相片。那时大师有一本「昧龛诗稿」请国父题字，并有呈赠国父一首诗云：「卓荦风云万里身，廿年关系国精魂，舒来日月光同化，洗出胡山看又新，佛法指归平等性，市民终见自由人，林钟送到欢声壮，一惹豪吟起比邻。」

大家都晓得的，大师在普陀闭关，看六百卷大般若经开悟，得入文字般若，那是一天晚上，大师坐养息香，听到前寺撞钟开大禁，忽然不知不觉的直坐到第二天早上，前寺上早殿撞大钟的时间，他在禅定之中，只有很短很短的时间，他还以为前寺仍然在开大禁，钟还没有撞好呢？再仔细看壁上的挂钟，已经是早晨四点多钟了。因此他随时就信口说出几句诗来，以述定中境界：「刹那无尽即千年，应笑长生久似仙，世相本空离寿夭，人心积妄计方圆，圣尧盗跖名希择，白骨红颜色并鲜，万物虽然齐粉碎，一椎今亦不须怜。」大师能够学贯中西，著述千余万言者，皆得力于此定中证悟出来的智慧。这不是用意识妄想，由外边学而知的妄觉的邪智慧，所以我说大师与普陀山有很殊胜的因缘。

六十、天福庵与蒋总统

蒋总统从小就常随他的慈母王太夫人，到普陀山进过几次香，也住过好多天，因为王太夫人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我们在总统「哭母」的一篇文章上就知道王太夫人对佛教是如何的敬信和修持，不但能够念金刚、弥陀，并且能够熟读法华、楞严；她不但是一个修行吃素的老太太，而且是一个精研佛法的学者。所以她对各大名山都去朝拜过，尤其是南海普陀山，因为相离不远，因利就便，差不多每年都要去一次，王太夫人到普陀山进香，都是住在前山天福庵。所以总统到普陀山不住别的地方，一定要住天福庵。普陀山最好的庙是莲池庵，四层楼洋房，政府什么大官要人来，皆住在文昌阁（即莲池庵），然而总统为了纪念他的慈母，偏要住到天福庵那个小地方。民国三十八年，总统在普陀山住了几天，在未来以前，先由浙江省政府派员来山把天福庵的客修理得焕然一新，地板窗格皆油漆得亮光光的，总统与公子蒋经国先生等住过以后，该庙当家师就把这座房子关起来，不准任何人进去睡觉，把它当著帝制时代的行宫一样的看待。笔者曾与一位杨专员积之先生去参观一下，并承该庙当家告诉我们说：「这一间是总统睡的房间，那一间是蒋经国先生睡的房间」。

六十一、我在双泉庵会见总统

有一天，总统很高兴，全山几处有名的寺院，差不多都亲自去玩过。那天下午到笔者挂单的双泉庵来玩，我们正在吃下午饭，忽然有一位哨兵跑来通知说：「总统要到这里来玩」！我和明道法师听了赶快把大殿上香烛点起来，穿起海青在大殿门外迎接，因为时间来不及，所以没有出山门迎接，总统到大殿脱帽对佛像敬礼，然后与笔者们谈话，他很赞成双泉庵的西方三圣像塑得好看。我们把大殿后边的门开开来，请他看双泉。总统是「入太庙每事问」，他问此地有多少人，房子有多少？田产有多少？饭够吃不够吃？……他走著问著看著，笔者陪在他身旁也就走著答著。我们请他坐一息，吃一点茶果。他说：「时间不早，还要看其他的地方。」我们把他送出大门外，总统坐上轿子（兜子），很客气的说声：「谢谢！再见！」随从的人拿出两块银元说：「这是总统送的香钱」。后来听说此次总统到前山梅福庵去玩，因喜欢该庵仙人洞里的水好，特在那里取水烧茶吃。（按仙人洞是汉时梅子贞先生隐居该地，用功修炼的地方）梅福庵的当家庆耀师，不知道他是总统，还特别与他谈得很起劲，有时总统见他说得发笑，他也跟著笑笑。

六十二、蒋总统与佛教的关系

有人说：「蒋总统是不信仰佛教的，因为他已公开承认是基督徒。」关于这个，我不否认，可是我要说：总统信仰佛教也是真的呀！同时我们更应该研究，总统幼年时代的家庭教育。总统的慈母王太夫人，大家知道她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总统从小儿一直到长大成人，在这段时间里，一朝一晚皆在家里，一切都遵从母亲的指导。依照一虔诚佛教信徒的母亲教养，自然而然地，能潜移默化成为高尚人格了。不但如此，就是总统在外做事，回到家中，王太夫人还是讲解佛法给他听的。恐怕我说这些话，读者一定不肯相信的，以为你自己是佛教徒，硬要说总统也是信佛的，如果不相信，笔者可以在总统「哭母」一文中找出证据来，以证我言不谬。恭录数语于后。总统说：「先妣生平笃信佛法，深通教典，佛语机声，常相和答。」又说：「先妣长斋礼佛已二十余年。人尝谓先妣清素坚操，险难不足动其心者，盖得力于释氏为多。先妣于楞严，维摩，金刚，观音诸经，皆能背论讲解，又复深明宗派，正中回里时，先母必为谆谆讲解，指示不倦。」（见「蒋介石全书」内哭母一篇）。

我们读了总统这一段自述，也就知道总统是出生在一个佛化家庭里，是一位佛教徒的母亲抚养成人的，他们母子在家里，不但敬佛拜佛，而且还是「佛语机声，常相和答。」互相研究佛法哩！

总统说他的母亲能够「险难不足动其心者，盖得力于释氏为多。」我们在「中正回里时，先母必谆谆讲解佛理，指示不倦」的两句话中，就可以证明他是受慈母对他讲解佛家救世之仁，是大雄大力大慈悲的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所感召。

关于蒋总统与普陀山的关系，那就是他的母亲常常到普陀山进香，所以与普陀山结下了不解的佛缘。现在不妨再举出一两件事来，证明总统就是到今天，他内心还是信仰佛教的。

六十三、蒋总统紫竹拜佛问签

「紫竹林中观世音」，这一句话，差不多全国皆知。三十八年秋间，总统小住在普陀山的天福庵，到紫竹林很近的路，走过飞沙滩，就是紫竹林。有一天，总统偕其长公子经国先生，同往紫竹林参拜观音圣像，其时政府迁都，国事螭螭，总统为国心劳，忧烦万分。总统与长公子在大殿中上

香行礼后，由蒋经国先生在佛前代表总统，虔诚默导一番，抽出一签来，见是第八十签，查出签条纸来一看，上面是七言诗四句，今将签上四句诗句，抄录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观音大士灵签第八十签，上上。

直上高山去学仙。岂知一但帝王宣。青天白日常明照。忠正声名四海传。

这四句签诗，好像专为总统预备的，总统一看诗句，大为高兴，菩萨有先见之灵，指示机宜，真如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因此总统到各寺院参拜以后，还皆送一点香钱，买香进佛。

六十四、八十老年僧相会蒋总统

普陀山前寺的退院融通老和尚，民国三十八年在他的前山白华庵里闭关，潜修梵行，其时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头陀僧了。有一天总统游玩到白华庵，向他们庵中的出家人说：「听说你们庙中有一位老和尚，现在在家吗？」「我们老和尚已经八十岁的老人，他在里边闭关修行，不能出来见客」，总统一向是敬老尊贤的，听到老和尚在关中用功，很和霭地说：「老和尚关房在那里，带我们进去看看他好了。」

融通老和尚，也是浙江人，他与总统的家乡是不远的，所以语言相通，老和尚一见总统就说：「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今八十遇总统。真是三生有幸，山僧与总统有缘，能得总统驾临敝山也是全山僧人的荣幸。」总统见这老和尚，慈眉善目，已经心存好感，再加所说的「姜太公八十遇文王，我今八十遇总统」的话，很有意义，所以大为赞赏，吩咐随从副官，取出一百块银元来，供养老和尚，老和尚再三的不肯接受，说：「总统为国勤劳，我们老百姓，能够安心办道，已经感恩不已了，那里还能受总统的布施呢？」可是总统硬将此一百元放下去了。

另有一件很有趣的事，不妨也写在下边。

大概是三十八年的秋天吧？上文曾说总统漫游全山大小寺院，一日至常乐庵参观，时间是下午二时许，该庵住持了尘老和尚，正值午睡未醒！总统已经走进大门，庵中的人自然是不知不觉，等到香灯张仲宣居士看见总统莅临，赶快去把横在进大殿前的晒衣杆子拿开，总统已经站在前面，须要前进了。因为进路皆为障碍物所阻，上有衣架竹杆，下有芙蓉花缸，弄得张仲宣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总统无法，即绕由右边走廊侧边，又是一所厨房，适有驻军某伙夫，在那里烧火，那位火头军是个大老粗，他又没有见过总统的真面目，总统又是穿的长大褂子，光著头，掌中拿著根手杖，他还以为是什么普通的游客呢？即大声呵斥的说：「到这里来做什么？这里是厨房，没有什么好看的，出去！出去。」

总统看见这位大老粗，无理可讲，只有向他点头笑笑而已。转身进入大殿，行三鞠躬礼，徐步而出。那位伙夫老爷，以为这位游客，给他斥走了，还洋洋得意的由厨房走出。及至抬头朝外一看，见有很多的军官恭候在门外，戒备森严，他这时才知道，刚才此人，不是等闲之辈。经过他的长官告诉他，「刚才进来，就是我们的领袖蒋总统。」这一下子，可把他的魂吓飞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很多异教徒专以总统不信佛教为号召，再不知总统一直到今天，还是一位崇敬佛教者，我们看上面列举事实就知道了。

六十五、圣天子三游普陀山

普陀山是一个中外皆知的名山胜地，尤其在我国真是妇孺皆知，历代的帝王不是圣驾亲临，就是御赐敕奉。因此普陀山很多有道德的和尚得到了帝王的恩泽，御赐紫衣龙袍，一直到现在普陀山前后寺仍还保存不少历代帝王的圣旨和御赐的宝物，他们珍藏得比什么也宝贵。如果问起山上古稀的老修行，谈起历代有什么国王大臣到过普陀山的，他们真是津津乐道，如数家珍的与你谈个不休。因为普陀山的和尚太多，所以也有良莠不齐，龙蛇混杂，行为不端的当然是少不了的，不过，有些是罗汉示现，隐德露疵，如小说上济颠和尚，俗眼凡夫见这些和尚衣履既不整齐，威仪又不庄严，就有点看不顺眼。下面传说有乾隆皇帝三游普陀山的故事，就证明一班人通常的看法，都是一样的。传说曾经有一个皇帝，三次私访普陀山，故事相当有趣。有人说这就是乾隆皇帝三次下江南，便衣私访顺便去过普陀山三次。横竖是传说，姑且作如是说，有人说乾隆皇帝是佛教徒，其实他不见得是真佛教徒，有很多的名山道场皆被他破坏了风水。他到一处地方，都美其名曰赐一御碑，立一御碑亭，结果这一块好地方的风水就被他破坏了，这不但是佛门中人说，就是世俗人也有很多人谈起此事，普陀山过去前寺前面的地方没有御碑亭时，海里的潮水涨潮时，东西两边海水的波浪，能够涌到前寺山门外，连接起来，后来经过乾隆皇帝的御碑镇压以后，就渐渐的水退地长，现在东边退至千步沙，西边退至西方船，同时山上也很少有德高道隆的祖师出现。大家都晓得的雍正皇帝，是一个大彻大悟的佛教徒，据说在乾隆儿时有国师进宫，雍正皇帝都令乾隆对国师顶礼下拜，而乾隆想他是千乘之尊的皇太子，为什么向一个穷和尚下跪行大礼？但迫于父皇严令，真是敢怒而不敢言，那时他就这样想，如果我将来权柄在手的时候，一定对这些坏和尚不客气，后来，他所以不极力破坏佛法者，因为他的国母皇太后是一个忠实的佛教徒，他还不肯违背他母后的慈意，下边就是他三游普陀的经过。

六十六、见坏僧誓毁佛地

乾隆皇帝私下江南，漫游各大名山胜地，有一天来到南海普陀山，因为他是私访，所以人不知鬼不觉，大家不知道他是当今皇帝圣驾亲临，所以一切都是随随便便。普陀山有一个不好的风气，那就是和尚看见人就要人化小缘。平时坐满了山门外路边石上或树下，谈天说地，听到敲梆打板的号令，齐集斋堂应供吃饭，吃过饭还是坐到外边去说笑谈天，他们的心中是那么安闲自得，悠哉游哉。难怪为了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烦恼纷乱的顺治皇帝，对这些与人无争的出家人，要说出「百年三万六千日，不及僧家半日闲」的羡慕话来。乾隆皇帝就不然，他看见这一班吃饭不做事的和尚，就老不满意，更加看见有三五成群的坏和尚把化小缘要来的几个钱，还不务正业，就坐在石地上赌起钱来，甚至有的吃起烟来，这一来可把乾隆帝的怒火引起来了。他想想；我在宫中常听母后对我说普陀山的和尚，是如何的有道德，有威仪。那知还是这一批坏和尚，我回宫一定奏明母后，发兵来捉拿这班坏和尚，毁灭普陀山。他的国母见他佛教起了如此的反感，就很慈祥的劝他说：「皇儿呀！你的父王祖父以及我，都是忠实的佛教徒，你不能因看见几个不良俱相的和尚，就想把名山毁灭，那是千万动不得的。再说你能知道那些坏和尚是什么人，也许他们是菩萨化现，试试你的心理也未可知，总之，你要听为娘一句话：皇儿呀！佛功德是不可量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啊！」

第二次乾隆又下江南，又想起普陀山的坏和尚来，想再去看看，是否还是如此。来到普陀山一看之下，又是顿然大怒，那些和尚像有意和他过不去似的，一看见他来，一齐把他围起来要钱：「阿弥陀佛结结缘！」化了钱就去吆五喝六起来，到处皆看见这些坏和尚，吃香烟喝老酒，吵吵闹闹的，你拉他拖的，一点出家的样子都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他说他们是海外家风，罗汉境

界，你管不了他。这一下真要把乾隆肚皮气破：「哼！我管不了你！我回去发兵来杀你们的头，看我能不能管你们！」这些和尚吃得醉醺醺的，并不管他说什么，鼓掌大笑而去，乾隆帝这一下子可真的放不下了，回到朝廷入了皇宫，母后看见他的面色不对，便问皇儿你这次到普陀山怎么又很不高兴的回来？乾隆皇帝答道：「不要提起，母后！那些坏和尚简直把我的肚皮气破，他们什么坏习气都有，无所忌惮，他说他是海外家风，罗汉境界，我管不了他们，他们真是不服王化了，我管不了他，我一定要发兵去杀他一个痛快，一个不留，但看我管得了管不了」。他的母亲等他脾气发过以后，还是以好言来劝慰他，不要为这一点小事，动嗔心，起杀念，他说他们是罗汉境界，恐怕他们就是罗汉变化的，可能是他们有意试试你的心，务望皇儿看在为娘面上，不要造此杀罪，最后她还是这一句话：「皇儿呀！佛功德不可量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呀！」

六十七、大士显神通乾隆帝忏悔知罪

第三次乾隆帝又游江南，这一次他对普陀山是不怀好意了，带著兵船驻在海里，他打定主意，如果这班坏和尚仍然如此恶作剧，不改前非的话，我再不回奏母后，一定随时带兵清剿，杀他一个不留，方泄我心头之恨。他就一步一步的来到山门外边，看见这班和尚反而变本加厉的在大殿外面赌起钱来，同时还有男女杂聚在一起，乾隆帝站在旁边看他们赌钱，心想这些穷和尚真是活得不耐烦，死到临头还不觉，能有几个臭钱，还忙得津津有味，我身边有的是钱，让我来和他赌，使他们钱都输光了，看他们还有钱再赌吗？想罢伸手掏了一把银元押上去，就被他们吃去了，一连数把都是输的，最后的孤注一掷也是被和尚吃光了，输得身边一文钱都没有了，气极了把头上戴的帽子脱下来押上去也被旁边一个和尚赢了去，一拿就往自己头上一戴，乾隆帝见自己帽子输掉，愤起气来，就把身上披的一件很华贵的袍子脱下来押上去赌，结果又被正中推庄的一个像尼姑的女人赢了去，往身上一披，并且还问他再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拿出来赌吗？这一下子直把乾隆帝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这些坏和尚不杀还了得，随时就命同来的便衣队，暗中看住他们，不放一个逃去，把大殿四周门窗守住，以防他们从任何一门偷走。自己赶紧回到码头，带来很多御林军，把前寺围困起来，捉拿赌钱的这班和尚，当乾隆皇帝进山门时，还看见他们说说笑笑的走进大殿里去，等到他带军队跑进大殿去捉人时，连一个人影也看不见，不知他们跑到那里去了，找翻了也寻不出一个人影子来。问问侍从，大家都异口同音的说看见这些人一齐跑进大殿去的，结果鬼也找不到一个，真是有点奇怪。最后有一个人看见皇帝戴的那顶帽子，在一尊很庄严的菩萨戴著：「奏明陛下，你的帽子不是在那里？」大家看见很奇怪，再注意看看皇帝的龙袍，不知怎么又到了观世音菩萨身上披著。这一下子可把乾隆皇帝楞住了。原来我所见的一班赌钱的坏和尚，还是观音菩萨变化示现的，吓得万岁爷跪在菩萨座前磕头不置，并说：「弟子肉眼凡夫，不知菩萨示现，心起恶念，死罪死罪，从此我再也不敢随便轻视僧人，千祈菩萨大慈，勿降灾祸于我。」祝罢回京，进宫拜见母后，将此次上山所见的一五一十的情形，以及菩萨如何显圣的经过也告诉他的国母，自己也表示很后悔的样子。这时他的国母对他说：「我早就对你说过，你不听为娘的话，现在你相信我的话不错了；不过我最后还是吩咐你这么一句话，今后你如果看见僧人，行为不端，衣帽不整，当你动怒的时候，你就记住为娘的这句话：「皇儿呀！佛功德不可量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呀！」

现在有少数的在家菩萨，他们以专谈比丘的过咎为能事，大德居士（其实如此者不是居士）当以此一故事为诫，更记住皇太后的两句话！「皇儿呀！佛功德不可量啊！你不看僧面看佛面呀！」菩萨早知道后来山上要有一些狮子虫出来败坏名山，所以他预先示现，以警当时的帝王，同时也就是说：你们不能因为看见有少数的坏和尚，就看不起名山圣地，最大的目的还是要你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啊！」

六十八、彭玉麟游山巧遇劣僧

佛教与社会党团皆是一样，良莠不齐，忠奸并见。普陀山最初当然都住的是「堪作人天功德主」的清净福田僧，因为年深日遥，法久生弊，就不无有几个不守清规的和尚出现。这就如社会各团体皆有贤愚不等一样。世人往往不察，发生错见，有时看见一二不守佛戒，行为不端的劣僧，他们竟因此说全体的和尚不好，甚至连佛教都批评在内，这等同看少数国民党员，做了作奸犯科的坏事，我们是否也说全体国民党皆不好，甚至也连国父中山先生也说他不对呢？这种极不合理的说法，若见于无知者之口，倒也罢了，可是最奇怪的是历代有很多的王公大臣，皆有如此谬见。普陀山如果不大士慈悲，冥中护佐，恐怕早就被历代的那些不信佛法的贵官大人们消灭得一干二净了。远者无论，据说在清朝就有一位彭大人彭玉麟先生，因见劣僧行为不端，就想藉此杀尽山僧的事。

是在清朝末年，正闹太平天国的时候，湖南出了一位大官叫彭玉麟，他与曾国藩，左宗棠等齐名。可惜这些人，只知有孔子，不知有佛陀，排外的心理特别强烈，他们受了韩愈和欧阳修的传统思想所染，以为佛教是外国来的宗教，非得根本排斥不可。僧侣在他眼中以为皆是国家的赘疣，社会上的懒人。他未去普陀，就存了讨厌和尚的心情！他的心目中，和尚早就应该取缔，就是没有事端可以借口。有一次他到了普陀山，到处皆留心找和尚的毛病，看看有没有破坏佛戒，行为不规的和尚。事有凑巧，合该普陀山有事，刚好前寺有一个挂单的下流和尚，不知从什么地方买了一块大肥肉，携进山门（全山禁止卖荤腥），一不小心，就给这位彭大人看见了。

六十九、彭钦差仗势欺僧人

彭大人正在留心此道，一见和尚吃肉，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心想，你们这些坏和尚「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要行」，我正好借此机会取缔全山的坏和尚，因此他就尾随著这位和尚后边，看他住在那一个寮房，我把人证认定了，再去找住持和尚算总账，他站在远处，目不转睛的注意著，看见那个吃肉的和尚洗肉切肉，烧火，他直等到开始下锅煮肉的时候，彭大人这时才怀著既毒狠又愉快的心情，去见方丈和尚讲话，方丈和尚一见彭大老爷来了，赶快的请坐，招待吃茶，彭大人因为争取时间，恐怕那位和尚把肥肉吃了，入口无赃，而且也无须与这些和尚寒暄客气，开门见山的说：「大和尚！你们寺里共有多少和尚，这些和尚是不是皆能遵守佛法的清规？」「我们寺内约有二千多出家人，我们山上既无女人住，又无荤腥卖，每一个和尚皆很守佛家的规戒。」「哼！未免自夸了吧？刚才我就看见一个和尚在那里煮肥肉吃。」住持一听赶快抢著否认说：「请大人不要开玩笑，我们山上绝对没有此事。」彭大人说：「还说什么全山，我就是在这寺内看见的！」「你如此讲我不能承认有此事实，我们寺内和尚都是严守佛戒的，请大人不要和我们开心。」彭大人见住持僧，肯定的否认没有此事，不禁勃然大怒，大骂道：「你们都是朋比为奸的坏和尚，我是亲眼所见的事实，你还要和我强辩，你们这些坏和尚，一个一个都该杀头！」住持和尚见他震怒，自己又不知道真此事，也就无可如何的说：「你如此冤枉好人，我是不能接受的，你果真查出证据来，那时任凭你如何处罚山僧！」彭大人说：「好！你同我来，我还你的证据，我查出来，非杀你全山的和尚不可。」可怜的老住持僧，战战兢兢的跟随彭大人走出了丈室。心中不断的默念大士圣号，祈祷菩萨慈悲，如果真有此不幸事件发生，恳为冥中救护，以免全山遭厄。

七十、大士显神通山僧免难

彭大人与住持和尚，来到方才那个烧煮肥肉的和尚面前，可怜那个不知死活的家伙，还在那里

烧肉哩！彭大人对住持僧用手一指说：「你问他锅内煮的什么东西？」老和尚对那个烧肉的和尚说：「这位大人问你锅里煮的什么？」那个清众抬头一看，是本寺住持大和尚，陪了一个相貌堂堂，怒容满面的大老爷，特为前来调查他的秘密，这一下子可把他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了！这真是贼人胆小虚，他战战抖抖的说：「是.....是煮的老.....老豆腐，和尚！」「大人你听见吗？他说是煮老豆腐？」「哼！老豆腐，我亲自看见他煮的肥肉，还来骗我说老豆腐哩！」彭大人这时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过去就把锅盖揭开来，满以为人证就在眼前，那时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我可以大兴问罪之师，那知菩萨显圣，满锅肥肉，这时竟变成了油煎的老豆腐。这一来又把那个毁庙逐僧的彭大人楞住了。他心下想：「分明我是看见这和尚方才买肉回来，在此地切肉烧煮的，现在怎么竟成豆腐呢？这真是奇怪之极！难道我的眼睛白天会看错了事吗？」他正这样想，住持和尚这时看见不是什么肥肉之类的荤东西，也就理直气壮的大起胆来说：「我说我们山上的和尚皆是循规蹈矩的好和尚，勤修梵行的比丘僧，你始终不信我的话，现在你总相信了吧？」彭玉麟这时真是又恨又愧，恨的是自己的眼睛不行了，怎末连肉与豆腐都看不清！愧的是自己不应该想与和尚作对，错怪了和尚，现在弄得当面难堪，实在有点难以为情！不得已，只得改口认错说：「对不起！方才是我看错了，现在我已知道你们皆是好和尚，我是久慕名山，特为来山参拜观音菩萨的，你们今后如有什么困难，我可以尽力保护你们名山道场！」彭玉麟从此做了佛教的护法，这也是说明菩萨大慈大悲，冥冥中救活了全山僧众的生命，使不信者生信，可见菩萨的威德是无穷了。

七十一、为见活观音不孝屠人朝南海

相传某地有一个杀猪的屠夫，嗜酒好斗，同时对自己母亲很不孝顺，举动非常粗暴，常常在外边吃醉了酒回家辱骂老母，有时还动手毒打母亲，这位寡妇母亲，生此忤逆儿子，对自己如此不孝，唯有自恨前世业障深重，嗟叹苦命而已。她家中供有南海观音圣像，每当她杀猪的儿子不在家时，她就跪在观音像前忏悔宿业。哀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怜愍她的老苦，冥中感化她的忤逆儿子，回心转意，改恶向善，再不要来打她骂她。真是人有诚心，佛有感应。这个恶屠夫，虽然不孝老母，可是对佛教还有点信心，尤其对南海普陀山特别羡慕向往，因为看见春正二月间，朝南海的香客，一批一批的往南海普陀山去朝拜观音大士的太多，如果菩萨没有感应，那里能感动这些人？同时他还听到很多人从南海回来说，在山上看见活观世音菩萨。因此这个屠夫发起道心来，伴随著一批香客，同往南海朝山进拜，一路上晓行夜宿，走马行船，有一天到了普陀山。

七十二、反穿衣倒踏鞋观音老母

屠夫至山，各处遍访寻求，想见一见活观世音菩萨，可是跑遍了全山各寺院岩洞，也没有看见那里有活观世音菩萨，真是大失所望，心有怨意。菩萨知他是一个忤逆不孝的恶屠夫，所幸还有一点善心，知道来山进香，就是不知道孝养家中的老母亲，今天点化他一下，使其能改恶为善，做一个孝子贤孙，免得死堕轮回。菩萨想罢，因此就变化了一个年老比丘，坐在潮音洞前，指引世人的迷津。不孝子看见这位老和尚道貌岸然，想必住山有时，定能详知山上的一切，想罢打躬作揖的问道：「请问老师傅！你们普陀山的活观世音菩萨在那里？我来寻访了几天，也没有看见，老师傅你是否知道，祈为相告。」老和尚（大士变化）说：「你要想看见活观世音菩萨，你现在赶快回去，菩萨已经到你里家去了，火速回去拜见，切莫错过机会。」他说：「我就是回去我也不知道菩萨是个什么样子，见面若不相识，岂不当面错过了呢？」老和尚说：「观世音菩萨很好认识的，你回家看见一个反穿衣，倒踏鞋的老婆婆，那就是你所要求见的观世音老母，你看见了，要好好的诚心诚意跪下拜见，不可稍怠。」那位屠夫听了老和尚的吩咐，兼程赶回，想一睹观音老母的圣容。话说

他到家时已经是夜间十二时许，他的老母，自从儿子发愿要去朝南海，心中就暗暗的欢喜起来。不断的在佛前焚香点烛，虔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哀求菩萨显圣，感化这个忤逆不孝的儿子。

这位老婆婆，自从儿子朝南海去了以后，她每天皆在佛前求拜，拜了多时，方安心就寝，那一天夜间，刚刚拜佛上床睡去，万想不到她的儿子会在深更半夜的回来，屠儿回来看见双门紧闭，因为他一向对他妈妈没有好声好气的称呼过，大声小叫的喊他妈妈赶快来开门，他的妈妈从睡梦中被他吵醒，一听是他不孝儿的声音，已经在外叫骂起来了，老太婆这一下子可吓坏了，自恨自己太大意了，为什么如此熟睡，触怒了活阎罗（指其子），又逃不了一顿毒打！赶快起来开门，嘴里连连答应道：「来了！来了！」因为骇怕心慌的缘故，所以也来不及穿衣拔鞋，衣服反穿身上，鞋子倒踏在脚上，点了灯火，匆匆忙忙的来开门。

老太婆战战兢兢的把门开下来，恐怕今天又逃不了忤逆儿子的毒打，那知这位忤逆子，走进门来抬头一看，吓得他慌忙的对他的妈妈跪下来纳头便拜，磕头如捣蒜似的礼拜不休。嘴里还连称「弟子某某，拜见观音老母」，他的妈妈被他弄得丈二和尚摸不著头脑，还说你不要认错了，我是你的妈妈，不是什么观音老母。他说：「我在南海有位老和尚告诉我，你回去看见反穿衣，倒踏鞋的人，就是活观世音菩萨，我没有看错，你就是观音老母！」老太婆经她儿子说是反穿衣，倒踏鞋，这时自己看看自己才知道自己衣履穿反了，也不觉哑然失笑起来。

七十三、知罪愆逆子回头成孝儿

他的妈妈这时才知道观音大士的感应，教化逆子回头，现在逆子既然把她看成观世音菩萨，老太婆也福至心灵起来，理直气壮的教导她的儿子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你在家中不肯孝养自己的母亲，你那里能得到好处呢？还想到南海见活观世音，那里有忤逆不孝的人能得亲见菩萨圣容的。你要知道，那个对你讲话的老和尚就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你忤逆不孝，恐怕你死遭恶报，所以要你回来孝养老母，就如同拜见活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功德。」儿子跪在地上经他妈妈这一顿教训，忽然良心发现，感觉过去完全不对，不应该对自己的妈妈忤逆不孝，就在佛前发愿从此痛改前非，做一个孝顺儿子，改恶向善，再也不杀生当屠夫，改业做小生意，奉侍老母，以终余年。

很多人只知道远庙烧香做功德，而不知孝养父母，和乐家庭，古人说：「堂上双亲你不敬，远庙拜佛有何功？」读者看了上面的这一段故事，就知道佛教徒不但是烧香拜佛，更要孝养父母才是真正学佛哩！

七十四、小姐施衣罗汉乞服

某朝有一位宰相的千金小姐发心朝南海，在普陀山大作功德，广结众僧缘。因为她有的是金银钞票，既到了宝山，当然不能空手而回，她想：「我之所以能够出生于宰相之门的原因，那就是前生广种福田，多行布施，修得来的善果。现在既生到富贵之家，若不利用现前的财富，多种福田，去布施山上的清净福田僧，那岂不是空在人间走一遭吗？」想定主意。视其寺内僧众所寡有者，即布施之。

小姐一看寺内的和尚，大多数穿的衣服都是非旧即坏的破衲袄，所以她发心每人布施他们一件僧衣，先点清人数，开列名单，购布做成，然后按著名单发给每人一件僧服，当分发僧衣的那一天，把寺内所有的和尚齐在大殿丹墀里，由一人呼名，领衣服的和尚就应点走至小姐面前，由小姐

亲手施予。本来一人一件，早有预算，可是分发到最后还有一个人没有分到，她不知此人从何而来，寺中的住持也不认识此人是谁？临时又没有办法做成一份来给他，可是这位和尚蛮不讲理的非要衣服不可。他骂小姐看不起他：「为什么别人都有，而我也是出家人，独独没有我的一份，是什么理由？」小姐很和善的陪著笑脸说：「大师傅！实在对不起，我们事先皆有预先登记报名的，先报过名的人才有，现在你没有名字在册，暂时没有，俟我另做一份送你好不好？」「不行！不行！我现在就要，我没有时间在此地等候你做，不然的话，你把你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我，你不肯脱，我就自己动手。」小姐被这位蛮不讲理的和尚，弄得哭笑不得，羞惭不已。她深感善门难开，好事做不得。最后被这位和尚缠得没有办法，无可奈何的只有把身上的裙子解下来给他，以求无事。

七十五、宰相爷生嗔下令伐普陀

小姐的裙子被这位不知名的和尚强行化了去以后，心中真是羞愤到极点，随时就下船回相府去了。回家后把在普陀山被那个和尚蛮不讲理的强把她身上穿的裙子化去的事件，一五一十的哭诉他的父亲，宰相一听自己相府的千金小姐，居然被一个野和尚欺侮，勃然大怒，大骂不已。在盛怒之下，立刻下令发兵清剿普陀山。带兵的大将，领了相爷的符印令箭，点齐人马，浩浩荡荡的杀奔普陀山来了。

小姐禀明父亲以后，回到自己的闺阁绣房里一看，出乎人意料之外的忽然看见她施给和尚的那条裙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又在自己睡的床上摆著，一点都不错。小姐心慌意急了，赶快奔到前堂，禀告她的父亲：「爸爸！奇怪得很，我的那条裙子，明明是我在普陀山，被那个坏和尚硬化了去的，可是我回到自己房中，这条裙子忽然又在我的床上放著，不知是什么意思？」宰相一听女儿所禀告的一番话后，到底是一个有见解的人，他说：「这一定是南海的菩萨，变化一个老比丘，亲自试试你有无忍辱施舍的大心，我差去的军队，如果杀害了普陀山僧，岂不是造下了弥天的大罪吗？」小姐听了父亲的这一番话，既惭且愧，万万想不到是罗汉菩萨试我有无施舍的大忍辱心，现在父亲因为我的事，已经发大兵去清剿普陀山去了，如果无辜的和尚遭受了杀害，那我的罪过是千佛出世，「不通忏悔」了。小姐这时情不自禁的跪在父亲面前，哭起来了，恳求父亲火速把人马追回来，免遭恶业死堕地狱。宰相爷自己也怕造罪，亲自骑上快马，打马加鞭的追上前去，意想在路上，追回自己的人马，免得到山上惊吓了山僧。

七十六、两个罗汉打上了天

老宰相带领了从人，星夜赶到普陀山附近，路上碰见了自家人马，已由普陀山回来了，他以为普陀山的和尚已经被他们杀害了，急得像热锅上蚂蚁似的，一见面第一句首先问：「普陀山的和尚杀了没有？」领兵的大将摇摇头说：「没有！没有！简直把我们吓坏了，我们不敢动手，也没有这种本领，要杀请宰相自己去杀好了！」宰相听说没有杀害了人，这时才松了一口气，不过他的部将误会了他的来意。宰相又问：「你们到普陀山看见了些什么？为什么不敢下手呢？」那位将军回禀宰相道：「我等奉了丞相命令，发兵到了普陀山，我们兵马驻扎在兵舰上，我们先上山看个究竟，那知走到前寺，就看见有两个穷和尚在山门外打麻雀牌，我们看了真气，就想下手杀他们，可是他们还不知死活，自己为了赌钱，互相争吵的打起架来了，我们想让他们打过以后再动手不迟，那里知道他们不是普通的凡夫僧，眼看他们打架上了天，两个和尚又在半天空中相打，越打越高渐渐的高升到云端中去了，我们简直看得发呆，再也不敢把山上的和尚当作凡夫僧看待，他们一定是什么罗汉现化，游戏人间，所以我们就领兵而回」。

宰相听完此段谈话，念一声阿弥陀佛，好在你们没有动手误杀了贤圣僧，不然我和小女儿的罪过弥天了，宰相也把在家中所见的事，告诉一番，互相惊叹普陀山的罗汉僧们的游戏神通，不可思议。罗汉们的行动，不是我们肉眼凡夫所能测量的，这位宰相从此以后虔诚的信仰佛法，保护名山大山了。

七十七、普陀山怪人怪事

俗说：「和尚不作怪，斋主不来拜」。固然有少数这样装魔作怪的坏和尚。但是也有真正不少的很古怪的怪和尚，恐怕每一个名山上都有几个怪异的和尚，点缀点缀。没有烦恼显不出菩提，没有坏的那里有好的呢？说起普陀山的怪人怪事也很多，这里只能略谈其一二：在笔者未去普陀以前，听人说有一个和尚叫小广东的（广东人）是一个怪人，有人说他是半仙，有人说他是罗汉。他很少与人说话，甚至三年说不到六句话，既不向人要钱（化缘）也看不见他吃饭。他不但不说话，连你想特意看他一面，都很难看见。他听见你叫他他就跑，甚至跑上山顶爬上树，都不给你会面。你送钱给他他不要，纵然接了去随时转送别人，再不然丢进香炉里去。据说他死的时候，是自己到山上寻了一些乱草枯柴，跑到沙滩上，放起一把火来，自己把自己火化了。

这里提起了普陀山怪人，就令人忘记不了的还有一个小罗汉，他本来的名字叫什么？大家都不知道。据说他过去是一个喑哑的人，三年说不出一句话来，但他有一位哥哥，听说还是什么大寺里的方丈和尚，因此对他的半哑巴的弟弟特别关心。因为怜愍他的喑哑知苦，就叫他在更人静的时候，至诚恳切的礼拜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菩萨定能有求必应，有感则通，使他哑病痊愈。小罗汉因此听了哥哥的吩咐，每天等到开过大禁，大众睡了觉以后，就开始礼拜救苦观世音，如是者不断的拜了几年，真是人有诚心，菩萨定能随愿感应，小罗汉真的会慢慢的讲起话来了。从此小罗汉不但不是哑巴，而且很有人缘，心胸宽达，少病少恼，大有唐朝奉化布袋和尚的风度，全山上下僧俗老幼，没有一个不认识小罗汉，同时也没有一个不喜欢小罗汉，可是因为小罗汉痴痴傻傻，全山也就没有一个看见小罗汉不拿他开心取笑，但从来没有看见小罗汉与人发过脾气，吵过嘴，他每天老是笑容可掬的对待一切人。

小罗汉最奇特的是有一个大肚皮，他的肚子可不能等闲视之，不但能忍受人所不能忍的侮辱，而且还能装得下人所不能吃的饭食，他和弥勒菩萨的大肚皮不相上下，你没有饭给他吃他也能够几天不吃；你若有饭，不论多少，要他吃下去，他也毫不推却的全部受下，一粒米不留的装进他那皮袋子里去，同时，最怪的是不管你是什臭而不可闻的酸甜苦辣的坏饮食，他也是一扫而光的吃下去，决没有嫌丑爱好的现象。有的人有意和他开玩笑，看见小罗汉吃下去很多很多的剩饭残食以后，再提来一大铜茶壶开水，对小罗汉说：「小罗汉！这里有一茶壶开水，你能喝得了吗？」他笑说：「试试看！」他的嘴对著茶壶嘴，骨碌骨碌的不消一息工夫，他把一大壶水吃得滴水不留，伸一口气，笑说：「还有吗？」大家都惊奇的敬佩著，这位小罗汉有如此的大肚皮，因此他就名闻全山，无人不知了。小罗汉，还有一个怪癖，他自从拜观世音菩萨得到感应，会开口讲话后，就没有生过病，每天冷的热的多的少的，酸的甜的，臭的剩的饭菜茶水吃下去，迎风仰卧，既没有打疔疾病，又不泻肚皮，所以大家才称他是小罗汉，这实在是名符其实，一个应真的傻罗汉。最惹人发笑的是他怕人叫他离开普陀山，你骂他，打他，侮辱他，他皆可以忍受，千万不能说迁他的单（开除他），你如果说：「大和尚（住持）要迁你的单！」他就要和你拼命，非把你拖到大和尚那里，要大和尚说：「没有此事，是他们和你开心的，我决不会迁你的单」。他才放下手来，顶礼大和尚而去。我想这位傻罗汉，不愿意离普陀的原因，是想暗中保卫名山，示现一个傻罗汉的样子罢

了。

后寺有个挂单的老道士（因为普陀山道士道姑，喇嘛皆可以挂单的），这个老道士在后寺挂了二十几年单，跟随大家上殿过堂，他每天还念不少的佛经，普贤菩萨行愿品，他每天要念一遍，念得很熟，他化小缘的钱，或一月一次，或半月一次，全部送到库房供众，已经有七十多岁，看见我们很客气的合掌让路，笔者在山上很欢喜与这些人谈天，有人说这都是菩萨化现外道来供养佛法，观音菩萨三十二应，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内中有很多的菩萨是现外道相的。

除此笔者也亲眼看见几个老修行，有的不要钱，有的专要钱，不要钱的你送钱给他，他笑笑摇摇头，专要钱的跑得老远的向人要钱，佛顶山有一个老修行，他每天到外边化小缘，要来的钱都放进海青（大袍）袖子里去，一文也不肯用。一个袖子里重量约有十多斤，都是钞票，十年二十年前的钞票，都在他袖子里装著，大票子小票子，法币，储币，金圆券，银圆券，银元，角子一切皆有，真是集钞票之大成。假若你想动他一文，他就和你拼命。他白天化小缘，夜里拜大方广佛华严经，两脚站的脚印，印得很深，日夜都看不见他睡什么觉，几十年也没有洗过一次澡，可是他身上也不臭，也没有虱子，这也可算得上是一个怪人怪事。

是在三十七年吧？前寺有一个蒙古喇嘛，在山上挂单几年，因为北方有共匪，不能回去蒙古，那个喇嘛很好，笔者在前寺任知客时，就在那里随众上殿过堂，后来客堂成就他，有一间小房子给他住在里边，自己可以自由用功，他白天也是化小缘，或者随众出坡（做事），夜里拜八十八佛，磕大头（密宗五体投地），持密咒，念佛，忽然有一天自己知道要往生西方，在未死以前两小时，还在街上化缘买蚕豆吃，回去即往前寺云水堂与些老同参告别要回去。他们以为他要回到蒙古家乡去，劝他不能回去，路上不好走，他说不是的，我要回到西方去。又到客堂向知客师告假，回去把香烛点起来拜了几拜，上床盘膝打坐被单往身上一裹，眼睛一闭，就往生西方去了。笔者曾亲自去看他死后的样子，坐在床上，如入禅定，一样的安然不动，他就这样子坐化了。像这些都可以说他有一点怪异。

我们要知道，一个菩萨道场，既然示现在人间，他就离开不了人间的社会相！无论是好是坏，是神是异，我们最好不必起分别心，凡夫的心境，终是不能测量菩萨境界的！看这些怪人怪事，以我们人世的一点小聪明，或小知见，那能有所批评呢？

七十八、关房关房德光照十方

却说在普陀山闭关的和尚，过去有谛闲法师、印光大师、太虚大师等。抗日胜利后，笔者在山时，有五个闭关和尚，他们也是各有千秋。有一个是本山的出产，那就是悦岭庵修福师，是一个很有道德的老修行，他闭的是净土关，专修念佛法门，笔者也时常去请他开示。其他四位是外来的宝器，笔者最先认识的是闭关最早的妙善和尚，谈起这位大和尚来，他的行为品德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真是「闻其风，贪夫廉，顽夫有立志」之概！因为他与笔者是小同乡，所以见面时无话不谈，关于他逃俗出家的一段传奇性的趣话，与本文无涉，这里暂不谈他。但说他未来普陀山前夕的一幕，在普陀山已传为笑谈的佳话，笔者因传闻不详曾亲自向他本人问过详细，现在把他告诉我的一段话写在下边，也可以做出家人的一个借镜。他说：「我过去在常州天宁寺住禅堂，曾吐过几次血，后来到扬州高旻寺住，已经是第三期的肺病，人都说无药可救了，承来果老和尚慈悲，有一座房子给我静养三年，不念佛，不参禅，不看书，不做事，一切放下，经过三年的修养，不可药救的三期肺病，已经不药而愈，不久就付法受记。三十三岁任高旻寺方丈，在位三年劳心焦思，身体又

不好了，可是老和尚又不肯我退休，因此我就挂印而逃，摆脱了一切，无官一身轻，去过那行云流水的生涯。从此我可以为我己身大事打算了。那时逃到杭州灵隐寺挂单，封一个殿主当师，在大殿上打扫佛殿，上上佛前的供水，闲下来还是看我的老话头（坐禅），寺主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我，我可以安心住下。可是好景不长，住了不到一个月，已经被人识破认出来了。灵隐寺的大和尚预备明天请我到丈室吃斋，我得到这个消息，赶快打起包袱来又再开小差，一逃就逃到宁波阿育王寺挂单，当小门头兼打扫，每天扫扫落叶，除除乱草而已，还是参我的念佛是谁？满以为这一下子可以没有人知道我了。那知住不到两个月，有一天我正在园中扫落叶的时候，有一个曾在高旻寺挂单的禅和子，对著我纳头便拜，并说：『大和尚什么时候来的？』我真气他不过，为什么跑来打破我的饭碗，抛下扫帚，背起二斤半来又是三十六著走为上策，心想天下大，竟无我容身之处，南海普陀山在海当中，恐怕没有人，认识我了，后来就来到普陀山在前寺挂单，那是民国三十三年，前寺上客堂里人多，又有蚊子虱子臭虫，天气又热，常住生活很苦，每天两顿稀饭，我并不怕饮食苦，蚊子臭虫实在吃不消，后来有一个茅蓬和尚介绍我到洪筏房讨念佛堂的单，我们到大殿拜佛时，他们正在敲钟预备上晚殿，那知有个老修行看见我，又是跪下来就拜。这一下子又把我急坏了，怎么海岛上都不容许我住下去？回到前寺就预备打起包袱来过海去，可惜天晚无船，洪筏庵当家圆墨法师，又赶来坚请，不得已就到那里住了六个月，未出山门半步，后来就在茅蓬闭了三年关。」

笔者听完这一段传奇式的自述，半趣笑的对他说：「和尚挂印而逃，弃方丈如敝屣，曹父许由之流也！」他听了也是笑笑。他的生活简单得一无所有，颜回箪食瓢饮的陋巷生活，人谓之大贤，今见妙善和尚的生活较之颜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三十六年七月出关，住茅蓬，他是研究天台止观的。关于四教仪的教理他是无师通，说起来头头是道。三十八年二月又在妙峰庵闭起法华关来。有一天笔者去叩关问道，在开示之余，我说：「请问和尚每天用些什么功？有没有时间和我谈话？」他被我这一问，笑笑说：「你不问我，我也没有算算时间，现在可以算一下，我每天诵一部法华经四小时，拜佛八百拜四个小时，静坐三枝香三小时，早晚两堂功课两小时，吃两顿饭两小时，睡觉六小时，共二十一小时，还有三小时可以与你们谈谈话！」笔者真是惭愧，看看人家，想想自己，出家以来，专打穷混，学德无成，马齿徒增，尤其是来台后，东奔西跑，美其名曰弘法，其实是阿弥陀佛，那里还谈到什么用功办道呢？

再有一个是寿冶和尚在百子堂闭关，提起寿冶和尚在国内是一位有名的大德僧伽，他是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广济寺大和尚，也是上海普济寺的方丈。他曾经发无上道心，刺血写经，把舌尖和手指头刺出血来，写了一部八十一卷的华严经，他在百子堂掩关静修，笔者也是不把他放松，不时去叩关请示，他是江苏无锡人，出家的小庙子是在笔者的敝县一如皋。承他不把我当外人，也是无话不谈。他是研究华严五教的，在关房里很用功，他说每天夜间只有两个半小时睡觉，白天也不午睡，由此可见他老人家加功用行，解行并进的程度了。

更有一位尘空法师，他是在双泉庵闭关，法师是湖北荆门人，九岁出家，精研戒律，追随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前后达二十年，曾任汉藏教理院教务主任，数度主编海潮音，一生不做方丈，两袖清风，是一个道地的禅和子穷书生的样子。大师门下的穷弟子，可算他是一个安贫乐道者。他在三十七年来山闭关，关房是在后山四大房头之一的双泉庵，该庵当家性涌法师，也是笔者的小同乡，所以我也在双泉庵挂单自修与尘空法师同住一庵，他在楼下闭关，我在楼上自修，朝夕相见无话不谈，笔者无形中成为他的护关，我们共住一年多，更成为知音的道伴。妙善和尚，寿冶和尚，尘空法师，他们三人是同年生，那年都是四十一岁，有人说他们是西方三圣乘愿同来普陀闭关的，这句

话我们也不可把它等闲视之。

还有一个关和尚是德圆老和尚，他是北京白衣庵的老和尚，他老的道德戒行都很不错，供养心特别好，在位二十年，不背大众私下吃一顿饮食，喜舍心也很大，贫苦无告的穷人，他都热心布施。他逃难到普陀，住在百子堂寿冶和尚处，想闭关没有人成就，因为梅福庵当家庆耀师，也是笔者的好朋友，所以我介绍德圆老和尚到他那里闭关，这几处关房，这几位大德，不但可称为是佛教僧众的模范，而且可以说是人类善良的慧星。这虽是一席之地之关房，而他们的德光却能照耀十方。

七十九、导游普陀全山

普陀山是善男信女的精神寄托处，中外的士女们，他们礼佛游览者，四时不绝；出家僧侣，参访朝拜者，亦是三五成群，络绎于道。随时可以赶斋，到处可以化缘，号称罗汉境界，海外家风。相传二月十九日为观世音菩萨圣诞，六月十九日为菩萨入山出家之期，九月十九日为菩萨得道之期（均为农历）。三期中尤以二月大香会期为最盛；六月则游山避暑者较多，盖海洋空气流通，气温调匀，暑天中午最高温度不过华氏八十五六度，早晚必凉，且有海水可浴，宜于消暑。有很多接待香客的大寺庵，招待避暑旅客的设备也很完善。九月则称小香会，香客较少，并无拥挤之苦，秋高气爽，玩赏最宜。每届大小香期，上海、宁波、温州、海门等处，均有轮船，直放来山。内地各省，均须先到上海搭船，或转宁波，则终年有船直驶沈家门，距山只隔一海峡，帆船顺风时，一小时可到。

山上有三大寺，庵堂八十余家，均可招待香客，大都设备完善，宽者能容数百人。一遇香期，山中恒集数万人，食宿均可无虑，游客抵山时，码头有肩舆可以代步，若有熟识处所，可以迳往下榻。若系初到，原无目的，可就本书所列各寺庵，随诣一处，寺僧都很欢迎，大有宾至如归之概。行脚僧则以前后两寺，为云水挂搭之所。住定后，或朝拜菩萨，或游览圣迹（大多参拜兼游览），若无向导必迂曲往返，或有遗漏之憾。今读此书，再阅导游，定能明如指掌，笔者把全山主要寺庵景物故事名目路线，一一述明，用作导游。惟各人所寄住之地方不同，出发之点有异，而主要的路线则同。试以前寺为中心，分前山后山两大干线及洛伽山，作三日游程。

第一日先游前山，普济寺为全山供奉观音之主刹，开创最早，规模宏大，为朝山者所必到。大殿之神运已见前文，中供观音菩萨坐像，坐下有小龕，藏有十八金罗汉像，须请殿主师把锁开下来，用烛火方见。七千斤重的草绳吊大钟亦见前文详记，大寮有千僧锅，罗汉锅等大铜锅三口，大者一次可煮米多石，可供千余人食之不尽，其余陈陈相因，永不间断。有时僧多粥亦多，有时僧少而饭反少，而米固未增减，诚不可思议之事也。此出点即前文五百罗汉来普陀与菩萨斗法的来因。出寺向右有积善堂、晏坐堂、承恩堂、锡麟堂、息来院、土地堂（洪山上的土地公），西上可观天柱峰。达摩峰、或沿石道西行缘白象庵、修竹庵、圆通庵、梅福庵（有梅福井传为梅子真炼丹处）而至灵石庵，参观磐陀石，又名金刚石、说法台、二龟听法石、五十三参石等。南下经大佛头、金刚洞、观音洞、芥瓶庵、而达海边。或由前寺向西平行，那是经磐陀庵（门前有一大放生池）、普慧庵、宝莲庵、清虚阁、伏羲庵、而达金刚洞，北上至磐陀石、再回至海边。沿海岸向东行，至福泉庵（天后宫）、西方船（钢骨水泥所建船亭一座，悬于海岸，象征慈航普渡到彼岸之意，用意颇善，惜乎内中含有先天外道之气味，实是美中之不足也），再前行经广福庵，慈云庵（即供短姑处），而达道头（上山码头）。此时或由妙庄严路经佛顶山下院、海岸庵、白华庵（有竹禅壁画甚

多)、三圣堂、而回前寺。或更东南行，至南天门，转经金沙至佛首庵、观音眺、西方庵、再转紫竹林、潮音洞（此洞古时灵感最多，在此可听潮音之怒吼），再转西北，经西竺庵、普门庵、正觉庵、天福庵（即总统所住之处）、天华堂、百子堂、多宝塔、莲池庵、而回前寺。

第二日由前寺出发，向左经普陀街，有药师殿、澄心堂、龙王宫、法喜院、清一堂、大悲殿、兴善庵、法如庵、洪筏房。至此或左上至法华洞、东天门、妙峰庵、南下至金仙阁过后山。或由大道直行至仙人井，金仙阁翻岭过后山。顺大路经悦岭庵、鹤鸣庵、大乘庵（后殿有卧佛长达数丈），常乐庵、香林庵、长生庵、光熙亭、新清凉、雨华庵、禅那庵、龙寿庵、旃檀庵、双泉庵（庵后有双泉，吃之不尽用之不竭）、海曙庵、积善庵、伴山庵、定慧庵、上清凉（已塌），常明庵、转下过弥勒庵、杨枝庵、而达后寺（法雨寺）。后寺有大铜镬重万斤，能容米二十四石（详情已见前文另题介绍）。出寺由左上山，一路石级铁栏，且行且住，回首东望，海阔天空。经雷祖殿、云扶石（刻有海天佛国四字），而达佛顶山慧济寺，为三大寺之一，其规模亦甚可观（见前专题介绍）。山后东北面有法喜庵（产茶为全山最佳者）、舍利塔、云水洞、天竺庵、均隐修之佳地也。出寺由山岭向东行，经菩萨顶、光熙峰、狮子洞、古佛洞过飞沙澳而至梵音洞。在此可叩求菩萨现象（灵异均见前文专题介绍）。转经飞沙澳，沿海边行，过极乐庵、羸提庵、经千步沙金沙布地，软若兜罗棉，且行且观潮，至朝阳洞（观日出），折返仙人井。会归原路前寺，此为全山之大概也。详略当视游者之精神与兴趣及个别之因缘自择焉。全山茅蓬甚多，不及备列，路旁多有立石标名，倘具慧眼而虚心访求者，自可随处参印。地灵人杰，名山胜地，宜于养道，当不乏大德高僧潜修其间，而真修之人，每多隐晦韬光，不求人知，如谛闲法师曾于光绪二十五年来山住茅蓬（即莲蓬），民初太虚大师在山闭关后，曾静住于禅那庵。至于印光大师在山住三十余年，则人所共知也。

第三日可雇帆船往洛迦山，经莲花洋据云有二十四个莲花浪，翻腾汹涌，船之颠簸亦甚，惊心动魄，洪波巨侵，荡浴日星，水分五彩色，亦奇观也。山上有景，曰水晶宫，有茅蓬四：曰妙湛、曰通达、曰观觉、曰自在。其下为洛迦门，舟楫之往来闽广外洋者必经此。东北角上设有灯塔。明时屠隆有诗云：「茺茺一点点迷津。光夺须弥日月轮，万劫灵明应不灭，五灯传后与何人。」

南海普陀山傳奇異聞錄（煮雲法師）

目录

观世音菩萨传

曼陀罗主人著

第一回 溯源流书生说法 警痴顽菩萨化身

话说我们中国的宗教，向来分为儒道释三大支派，三教之中，除了儒教道教是中国本部所创始，释教却是由西域传入的，因为他拿觉世渡人为宗旨，信仰的人也就不少，势力也与儒教道教鼎足而三，一直流传到现在，依然保持著他的地位。在佛家的区分，把全世界划成四大部洲，称为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洲，北俱芦洲，我们中国是属于南瞻部洲的。南瞻部洲有四座名山，号称佛国，这四座山就是九华，五台，峨嵋，普陀，管领这四座山的，就是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音菩萨，等四位大士；故九华礼地藏王，称为大行，五台礼文殊，称为大智，峨嵋礼普贤，称为大勇，普陀礼观音，称为大慈，领域也是很分明的。在这四位大士里边，最受一般人所敬礼的，无疑的要首推观世音菩萨。因为我们若然在人群中提起他的佛号，端的是老幼咸知，妇孺都晓，差不多人人的一脑海里，都深深的嵌著一尊观世音菩萨的法相。这种普遍的敬礼，是观音法力所感化的么？这却未必，其中倒有九分以上是迷信的观念所造成的。他们的理想，并且与观音大士相反，观音的宗旨，是要使世人大澈大悟，共登觉岸，照法华经上说「苦恼众生，一心称名，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以是名观世音。」我们看了这几句话，就可以知道世尊的宗旨。可是现在我们看见那一班信仰观音的人，谁不在迷信里讨生活哩！他们以为只要相信了观音，随便自己的作为如何，观音就会来保佑的，一切不遂的欲望，观音也会赐予圆满的。他们最怕的是死，就以为只消平日多烧香多念佛号，便可以却病延年。最怕的死了打入地狱，永不超生，就以为只消平日多持斋多诵经卷，便可以死后到天堂佛国中去享乐，甚而至于一切的罪恶，都可以念几声观世音菩萨，就可以完毕的。因此念佛人的心理，就不免弄坏了，以致会有「若要心凶人，念佛淘里寻」的两句俗语来了。相信观音的人，存了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就开出许多畸形的供奉来：寻常求福求寿的，供著白衣观音；求子的供著送子观音，渔户人家求打鱼利市，便供著鱼篮观音；形形色色的附会著，越是如此，越是与佛理相去得远。故世人崇奉观世音的，虽然多似牛毛，却没有个能登正觉，这的确是很可叹息的。闲言少叙，我摇笔做这部观世音传，并不是提倡迷信，一则是将观世音菩萨的前后事迹，介绍给世人，使他们有相当的认识；二来揭出佛经的奥旨，使一班误走迷途的佛弟子，能修大澈大悟，同登觉岸。但是虽然是有此宏愿，还不知一枝拙笔，可能助我达到目的否？我现在既决意替观世音菩萨作传，在这开宗明义的第一回，有两个疑问，却不容不先解决。第一点，观音菩萨究竟是男身还是女身？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观世音法相或是画像，很不一致，有的打扮似男身，有的装束似女身，就引起了这一个疑问。依著世俗的见解，都当她是女身，所以有许多人还会称他观音娘娘哩！但是据胡石麟笔丛，王凤洲观音本纪，又都指观音菩萨是男身，说得有凭有据。另一方面根据了北史的记载，徐子才病中所见，以及北齐武成皇帝梦中所见的观世音菩萨，又都是美妇变的，因此这个疑问竟不易解决。不过根据了观世音菩萨的前后事迹，这问题不难迎刃而解。因为观世音怜悯众生，随缘普护，曾经三十三度化身，到各处去点化众生，到处都现化著不同的庄岩宝相：或者化为菩萨学徒，宰官玉人，天龙神鬼，因时地而变换，以便利她点化的工作，因

此世人所看见的观世音宝相，也就或男或女或老或少，各各不同了。这不是我的无稽之谈，冰暑笔谈里面也明明载著这些事迹。到此，观音男身女身的疑问可以搁过。第二点就是观音菩萨只有一位，如何会有许多不同的头衔出来呢？像什么白衣观世音、高王观世音、送子观世音、鱼篮观世音等名目，法相也就因之互异。这许多名衔不同的观世音，还就是南海普陀落迦山紫竹林中的那一位观世音菩萨么？还是另外有这不同的几位观世音菩萨？关于这一点，我敢说就是因为当初应化时所现的法相不同，譬如他老人家在这一个地方化身的是一位美女，穿著白素的衣服，去设法点化众生，到临了人家知道这位白衣美女是菩萨化身，造像供奉，自然依著他们所看见的法相，于是后世就有了白衣观音。因东海鳌鱼有害，海边的居民不能安居乐业，观世音菩萨就化身为渔人，前去降鳌，以救众生，于是就有了鳌头观音的法相。其余种种的宝相，也都是化身时留下的，后人不察，就发生种种附会了。这并不是作书的胡说乱道，诸君不信，待我在正传的前面，先举一段观世音化身的历史，来做引子，证明以上的说话。我现在别处的观音宝相都不说，单说少林寺里的那一尊观音法相，又是与众不同，塑得环眼巨鼻，阔口广额，头上边乱发如蓬，两只耳朵长大无比，穿著一对粗而且大的金环，直垂两肩，衣折痕也散乱不整，赤著一双大脚，手中还斜支著一条黄金宝棍。这尊法相，倒像五百罗汉里边的娑摩罗多尊者，俗眼凡胎的人，谁也不会当他是观音大士。但少林寺却又明明的将他供在观音阁中，僧徒们也都认为观世音菩萨，这不是很奇怪么？可是少林寺的观世音法相，所以塑得这般模样，中间也有一段故事，待我慢慢讲来。少林寺本是中国一大丛林，有很悠久的历史，自从初祖达摩禅师开山以来，非但禅乘远播，就是武功也极著名。但是在初建的时候，却并没有观音阁，直到元朝时代，红军作乱，兵祸蔓延到中州。那个红军首领李全，已深知少林寺的武功，要想招致寺中的僧徒，收为己用。不料少林寺僧众等是严守戒律深明大义的人，不肯相从，因此李全便老羞成怒，率众围攻少室山，声称非扫灭少林寺不肯罢休。那时，少林寺僧虽说是擅长武功，到底众寡悬殊，势不能敌，竭力防守，后来渐渐不支。正在危急的时候，忽然杀出一个莽和尚来，手提铁棍，直抢到红军队里。众人看时，却正是新来的挂单和尚，只见他宝棍起处，如同疾风猛雨一般，寒光万道，杀得那班红军马仰人翻，声声叫苦，就是那为首的铁枪李全也大败亏输，率众远遁。那时众人都觉眼前金光一闪，就失了那莽和尚的所在，四下探望，才见他正站在嵩山御寨之上，现出丈六法身，自称是观音大士化身紧那罗王来解厄的。于是少林寺就依他显化的宝相，塑成此像，盖造观音阁供养。这件事在少林寺志上也载得明明白白，可见并非虚造了。也可知观世音有种种不同宝相，正是显化时遗迹了。欲知观世音的一生事迹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回 浊酒三杯凉亭小宴 明珠一颗好梦投怀

话说时在周朝的末年，中原列国互相征伐，刀兵相乘，连结不解，正闹得人无安枕，野无净土。那时西方兴林国，却正值承平之世，端的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讲起这兴林国，在西方诸国之中，可称是巍然独立的大国；领袖各邦，但因地势关系，与中原素来不通往来，双方隔绝。这也只因两国中间，隔著一座须弥山，这一座山高可接天，广懋有数千里，横亘在西北高原上，好似天生的界限一般。在当时交通不便，中原人虽知道有这座名山，只因此山幽深险阻，气候又异常寒冷，山上的积雪，就是盛暑的天气，也一般的不会融化，终于没人敢去冒险西行。那兴林国又恰恰建立在须弥山的西北，在闭塞的当时，自然不会与中国相通了。这兴林国在西方诸部落中，历史最为久远，开化也比较早些，又占著三万六千里的国土，几十万人民，自然雄长一世，惟我独尊，各小部落不容不臣服了；那时在位的国王名叫婆伽，年号妙庄，倒是个贤明之主，统治著数十万人民，使得男耕女织，各安生业，在位十多年，把一个兴林国治理得国富民丰，蒸蒸日上。妙庄王是一国之主，安富尊荣，自不必说；正宫王后名叫宝德，又是个贤良妇人，与妙庄王十分敬爱，家庭方面也

充满了和融气象。但是天下无十全十美的事，人生虽富贵无双，到底不能没有缺陷，妙庄王贵为国主，富有天下，只是有一桩事情，不是国王威力所能攫取，也不是金银所能买到的，即是膝下只有二位公主，并没一个太子。妙庄王已是六十多岁的人，嗣位无人，自然望子情殷，为著此事，常使他闷闷不乐，有时不免要长吁短叹。俗语说得好，子息是有钱买不到的，有力使不出的；他纵然烦恼，也终归于无用，他在希望和焦急愁闷的环境中，一天天的过去。春来秋去，匆匆的又是数年，那时正是妙庄十七年的夏季，御花园中的一池白莲，正迎风争放，香雾轻浮。宝德王后因这几天来，觉得妙庄王愁闷不乐，便在莲池的凉亭之中，设下筵席，请妙庄王饮酒散闷。当下夫妻二人在亭中分上下首坐定，宫娥彩女分班斟酒送菜，妙庄王心中虽然为著子嗣问题不自在，但深体宝德后的一片好意，不免强颜欢笑。另一方面看著池中的万朵白莲参差的开放著，衬著碧绿的荷叶，静雅可爱，微风过处，轻轻的颤动著，好像含羞欲语的神情，那一阵阵淡淡的清香，也从风中传播过来，沁人心脾；妙庄王在这种环境里边，也觉别有天地，很是有趣，心上的一片愁闷，早被清风吹散，莲香荡净。就此与宝德后互相传杯，开怀畅饮，有说有笑起来。宝德后见他快乐，也自欢喜，亲自执壶斟酒，又命群姬当筵歌舞，正是笑声纵，乐声扬，风光异样。如此一闹，早就是明月西斜，妙庄王酒已过量，不觉玉山颓矣，乘著一团酒兴，命人撤了席，扶著宫娥，携了宝德后，迳回寝宫安息去了。一觉醒来，已是红日满窗，宝德后已梳洗完毕，便伏伺妙庄王起身，让他洗盥之后，一面端整饭食，一面向妙庄王道：「妾昨夜得一奇梦，未知主何吉凶？梦到一处地方，正是海边模样，一片白茫茫的无边无岸，波浪滔滔，很是怕人。正看间，忽然哗的一声响亮，海中就涌出一朵金色莲花。初出水时，大小与寻常莲花无异，离水面也很近，不料这金色莲花，却愈长愈高，愈放愈大，金光也越发耀目生辉，连眼也睁不开来。于是便将眼合了一会，待到重新睁开来时，那里有甚么金色莲花？兀立在海中的，却好端端是一座神山，山上却飘飘渺渺的，似有许多重叠的楼阁，以及那宝树珍禽，天龙白鹤。这许多景象，究竟距离得远，倏现倏隐的看不真切，中间只有一座山头，峰上涌出一座七级浮屠，浮屠顶上端端正正安放著一颗明珠，放出千万道奇光异彩，十分庄严。我正看得出神，那一颗明珠，忽然冉冉的升空，转瞬之间，变著一轮旭日，渐渐逼近海岸，不多时已高高的悬在我的头顶上，又是轰的一声响亮，那轮旭日，竟抛抛滚滚的落到我的怀中来，我吓得忙了手足，欲待逃去罢，两足又好似生了根的一般，我不觉拚命的一挣，竟自挣醒过来，好端端睡在床上，那里有甚么海？有甚么山和一切的景象？到此始知是南柯一梦。这种梦不知是何预兆？主何吉凶？」妙庄王闻言，心中暗暗欢喜，向宝德后安慰道：「御妻梦中所见，分明是佛国极乐世界的真形，凡人难遇，自然是大吉之兆。再说那明珠，分明是佛家舍利，化为旭日，就是阳象，投入怀中，不消说是孕育之兆。御妻得此梦征，今番怀孕，一定生男无疑，正是大可庆幸哩！」宝德后听了这番话，自然欢喜不尽，此事传遍宫中，于是合宫上下，都存著万分的希望；再说宝德后自从这天起，怀孕的象征，逐一的显露出来，经过了两三月时间，腹部也显著的彭亨起来。可是自从怀孕之后，身体倒很强健，只是有一桩，凡是鱼肉一类的荤腥，一点也不能入口，就是平日间最爱吃的东西，只要是荤的，一见了便要起恶心。勉强吃得一点儿，包管会连苦胆汁都呕将出来，这也是孕妇常有的事情，人家也不以为怪，又那里知道内中却另有一番奥妙哩！如此一天天的过去，不觉又是冬尽春来，宝德后的产褥之期，也愈迫愈近。妙庄王满拟今番一定生男，非常的高兴，忙著先预备起庆贺的事情来，合宫上下，也自有一番忙碌，不在话下。直到妙庄十八年二月十九那一天，妙庄王婆伽正在园中观赏美妙的春天景物，出神的幻想，忽有宫女岔息奔到面前奏说：「王后在辰时三刻，又添了一位公主，请赐题名。」妙庄王一听生的又是一个女孩子，就把心头的高兴早消灭了一半，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只怪自己前世没有修透，才致如此。当下便向宫女问起王后生产后可安好如常？那宫女道：「启奏我王，娘娘当生产的当儿，有许多异色良禽，集在庭树争鸣，如奏仙乐，屋中也有奇香发现，氤氲阵阵，隔不多时，便产生了三公主。如今大小平

安，娘娘精神健旺，公主啼声也自洪亮。」妙庄王听了此话，暗想仙禽集树，异香绕室，又想起宝德后怀孕时的一梦，遮莫此儿有些来历，生具夙根，也未可知。他便题取妙善二字，做三公主的名字，因为上肩两位公主一名妙音，一名妙元，都拿自己年号的首字来排行的，当下便亲用金笺朱笔，书就付与宫女去了，正是

惟善堪称妙，儿生有慧根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怪老人妙舌说慈航 小公主停哭听佛偈

话说妙庄王在先听说又生了一个小女儿，心中老大有些不高兴，及至听得生时有许多异兆，想起宝德后怀孕时的梦境，暗想这孩子遮莫有些来历，心中才宽慰了不少，就挨著妙字的排行，替他取名叫妙善。朝野的臣民，闻知国王又新添了一位公主，人家都欢欣鼓舞，开起庆祝的大典来。妙庄王就在宫中盛宴群臣三日，在这三天里面，兴林国中端的举国如狂，到处悬灯结彩，演剧开筵，喜气冲天，欢声雷动，好一派升平气象。本来百姓在承平丰稔之余，又逢到如此喜庆之事，自然值得快乐了。闲言休表，再说妙庄王在宫廷欢宴的第三天，命宫女将妙善公主抱到殿上，与群臣相见。不料这小孩子在宫中倒也无事，一到殿上，见了群臣酒醺肉炙的情形，马上放声大哭起来，再也休想住口，连乳她都没用，闹得乳娘慌了手脚，群臣停了杯箸，妙庄王满腹不快。正在此时，忽有黄门上殿奏说：「门外有一位龙钟老叟，说他有物献与公主，求见我王。」妙庄王便命宣到殿上，只见那老者仙风道骨，品貌不凡，妙庄王便向他问道：「老人家你姓什名谁？何方人氏？今天到此有什么事情？快快从实说来。」老人道：「我王且休问老拙姓名来历，先把我今天来此的原因，讲给我王知晓。老拙闻说我王新添了一位妙善三公主，大宴群臣，故而特地赶来，一则替我王道贺，二来要将这公主的来历告知我王。须知这位公主是慈航降生，来救世间万劫。我王不要小看了这位公主，她会将现在人王的国家，将来化作佛王的国家哩！」妙庄王听了这一番玄妙的话，不觉哈哈大笑道：「看不出你偌大年纪，倒会胡说打谎，那慈航大士，不在西方极乐世界享受清福，倒肯重堕尘劫，托生这里来，做个凡夫俗子，这岂不是情理以外的事？还说什么人王国佛王国哩！根本就是你这老头儿编的谎言，你想骗得信孤家么？」老人道：「我王有所不知？佛门之内，虽大都是抱出世观的，但也未始没有抱入世观的，慈航大士因为看了世人尘劫深重，苦厄难消，故发了寻声救苦的宏愿，今番投胎人世，岂是偶然！老拙何人，敢在我王面前打谎？此事委实是真。」妙庄王又道：「就算老儿的话有些来历，纵使慈航大士发愿入世救劫，也该化作男身，不合投生一个女儿，这也出于常情之外啊？我终有点不信。」老者闻说，连称「善哉善哉！此中因缘，岂能一一向我王说明？不信只管由你不信，但到将来，终有分晓的一天，如今老拙也正不必分辨。」正在说话之时，那位抱在怀中的妙善公主，哭得益发厉害了。妙庄王听了小儿的哭声，不觉心头一动，接著向老者道：「如此说来，你这位老人家，既然知道此儿宿世之因，想来是个有道之人，现在这小儿如此狂啼大哭，究竟是为了些什么？你可知道不知道？」老者打个哈哈道：「知道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无有不知道。公主的哭啊，这就叫做大悲！公主因为见我王为了她诞生，大开筵席，不知共残杀了多少牛羊鸡豕，虾蟹禽鱼，伤了许多生命，供人家口腹之惠，增自己无穷之孽，因此大大不忍，故而啼哭不住。况且大悲的主旨，不仅限于人类，凡是有生机之物，一概包括在内，就是一草一木，也同样的慈愍，又何况牛羊禽鱼的生命呢？」妙庄王道：「既然如此，你老人家可有什么方法，使这孩子住哭吗？」老者道：「有有有，待老拙念一偈，她听了，自然不会哭。」他于是便走到妙善公主身旁，用手摩看她顶门，喃喃的念道：

「莫要哭，莫要哭，莫要哭昏了神，闭塞了聪明，莫要忘了你大慈的宏愿，入世的婆心，须知有三千浩劫，须由你去度，三千善事待你去行，莫要哭，听梵音。」

说也奇怪，那老者如此一念，那妙善公主果然像懂得的一般，竖著耳朵听，睁著眼睛向老者看了一眼，已理会得他的意思，立刻就止了哭，两只小眼睛，却钉住了老者。这么以来，把妙庄王与合殿群臣惊异得面面相觑，啧啧称奇。正在此际，忽听得老者说道：「如今公主哭是止了，老拙也不能在此久留，就此告辞了。」说罢，向妙庄王打了一个躬，两袖一挥，清风起处，迳自扬长下殿而去。看他腰轻脚稳，健步如飞，不像是老人的行动，妙庄王到此，知道他是一个有道高人，失之交臂，岂不可惜？便吩咐值殿侍卫，快去追赶，将老人请回，说孤家还有事要请求指教，务必请他回转，但是要善言相请，不可卤莽得罪于他。侍卫领命而去，直到朝门，已不见老人踪影。于是人家乘著快马，分东南西北四路出发追寻，可是寻遍了六街三市，终究没有老者的影子。向众百姓问问罢，他们又都处身在狂欢极乐的环境中，忙著饮宴取乐，谁也没有留心什嬷老者不老者，因此也问不出一个究竟来。那一班侍卫弄得没有法子想，只得再向四处寻访了一番，依然不见，只好回宫覆命。妙庄王向群臣道：「分明看那老者走的，只一瞬之间，就命他们去追，如何就会不见，难道那老者竟会插翅飞去不成？」群臣个个惊异，大臣婆优门奏道：「臣想今天百姓庆祝，六街三市，热闹异常，老者又健步如飞，当他闯出朝门，混在人丛之中，自然一时不易一寻觅，若著侍卫逐户挨家的寻访去，定有老者的著落。」话声未绝，早有左相阿那罗接著奏道：「使不得！使不得！今天百姓正自欢欢喜喜的庆祝盛典，若挨家逐户的搜寻老者，岂不打断了他们的高兴，扰乱了大典？照老臣，看来，那老者决非等闲之辈，只听他刚才一番议论，和来去的行动，就可以知其大概，他既不肯少留，寻访也终于没有，不如任他去罢。我看此位老者，多半是佛祖现身点化哩！你道他如何指说老者是佛祖呢？」原来这位年高有德的阿那罗丞相，却是深信佛法的，故无论何事，都会拿佛法来解释的。再说妙庄王一听了阿那罗的那一番说话，又将顷间之事，仔细思忖了一番，不觉也有些将信将疑，说道：「倘果如贤卿所言，难得佛祖降临，十分有幸，只可惜肉眼凡夫，当面竟识不破，不然，多多请求佛祖指点，岂不是好！偏又当面错过这种良机，不曾求到一点半点的指示，真是可惜。这算来都是孤家德薄所致，如今也没得说了。」当下阿那罗丞相又不免用言语，将妙庄王安慰了一番，君臣又畅饮了一番，方才欢然而散。不过那佛祖显化的一番情事，从此就传遍了民间，大家都当一件奇事宣扬，几乎街谈巷议，没一个不拿此来做谈助。本来这兴林国的百姓，根本早被佛教所化，大部份都已倾信佛祖的，另外一小部份虽非倾诚相信，但脑海里也一般的有佛祖的印象存留著。故一闻此事，都认起真来，还加上许多推测和许多附会，闹得满城风雨，通国皆知，好像释迦牟尼佛祖竟坐了兴林国的宝位一般，正是

众生诚扰扰 我佛总闲闲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物色乘龙欲传大位 闲观斗蚁引动慈心

话说自从阿那罗丞相几句说话，把那寻觅不著的老者，认为佛祖显化以后，传说出去，兴林国的百姓，没有一个敢于不信，而且又不免加油添酱的加上许多穿凿附会命之谈，闹得通国人的心理，都移向佛门，这也是西方佛教发达的开始。本来呢，自从释迦牟尼创设佛教，立志要普渡众生以来，大家都视西土为佛国，兴林国与佛国甚为接近，早就有些同化，再经如此一闹，自然益发要认真了。话休絮烦，再说那一位妙善公主，由宝德后悉心抚育，渐渐长大，脱离了襁褓，转眼之

间，已是三四岁了。出落得美丽聪明，能说能笑，比了两个姊姊更是高出一筹。不过她的脾气大大的与人不同，若是寻常的小孩子家，总是欢喜红红绿绿的衣服，喜吃美好的东西，她虽然小小年纪，对于那繁华锦绣，山珍海味，一概不爱，只欢喜布草粗粝，最奇怪的便是生来就吃素，不要吃荤腥。这并不是她不愿吃，实在是不能吃，油腻荤腥一入口，立刻就哇的呕吐出来，再也不能下咽。妙庄王与宝德后见她如此情形，虽觉有些奇怪，但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又不忍使娇女呕吐伤身，只好备净素的食物给她吃，方才合她的意。六岁上学读书，好似有夙慧的一般，端的是一教就朗朗上口，并且过目不忘，远出两位姊姊之上。因此，妙庄王与宝德后都十分爱她，真视同掌上明珠一般，老怀也很安慰，以为有女如此，也无异男儿。妙庄王常向宝德后说：待妙善公主将来长大成人，一定替她招一个文可安邦，武可定国十全十美的人物，来做他的驸马。非但郎才女貌相配，就是到那时再生太子的时候，那座兴林国王的宝位，也好传与驸马，还不至斩断婆伽氏的血统。宝德后对于这个主张，也非常的赞成，夫妻两个安了这个心眼儿，连望子的心也渐渐的冷淡下去，只顾暗中物色相当的人才。这件事不知如何传到妙音、妙元两位公主耳朵里去，都不免自叹命薄起来。有一天妙音、妙元两位公主一同在花园中观赏桃花，无意间走到仙人洞旁边，只见妙善公主蹲在地上，旁边立著一个宫女，二人都默不作声，不知在那里做些什么。妙音、妙元两位公主见了这种情形，不免动了好奇之心，缓步走过去看，却原来是蚁斗。那时妙善也看见二人，便喊道：「两位姊姊快来帮我将这些斗死的蚂蚁，掘潭埋葬。」妙音、妙元两个相视的笑了一笑道：「妹妹，你自去闹了，我们怕污了手，却不耐帮你做这些爬地皮的玩意。」谈著便携手走将开去，妙元低低的向妙音说道：「姊姊，你看三妹妹专门欢喜干这些爬土掘泥的村野勾当，父王母后倒当她宝贝一般，说什么要找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招为驸马，万一母后就此不再生育，驸马还有继承大统的希望，她还做得皇后娘娘哩！世上几曾听说过爬泥的公主，你想可笑不可笑？」妙音道：「三妹妹的举动，我也看她有点下流，只是父王母后偏爱著她，这就是没法的事，只恨你我生得命薄，轮不到那些好处，这正是命中注定的啊！」她二人怨天尤命，我且不表。再说三公主妙善，她究竟在那里干些什么？这倒不容不叙个明白。原来那天妙善公主在宫中闷坐无聊，便带了一名宫女，到花园中闲游，无意之间，就走到仙人洞旁，蓦然间瞥见地上一队黄蚁，一队黑蚁，在那里斗作一团，正在难分难解之际，双方死伤累累。妙善见了，好生不忍。暗想这小小的蚂蚁，就是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一生的性命也已短促透了，何况还有异类的残害？自保尚且不暇，为什么还要自相争斗自促寿命哩！你看那许多死伤的遗骸，是多么凄惨啊！倒不如让我来替他们分解了罢。于是就蹲下身去，欲待用手去拂，却又呆住了，不敢下手。你道为何？原来黄黑两队蚂蚁已入了混战状态，斗成一团，身体又小，那里分得清楚，若是捉对儿的替他们去分拆，分到何时，方始可以终了！况且蚂蚁这种东西，不斗便罢，若是斗将起来，真是除死方休，并且敌人如被他咬住，就是自己到力尽而死的时候，依然不肯放松。故每次蚁斗以后，总有许多捉对儿同死的蚁骸发现在战场上，若有人真的一对对去分拆时，两蚁一定同时受伤。就算不受伤的话，你一松手放下地去，他依旧会找敌人死斗，如此一对没分开，一对又斗起来，周流不息，永远也拆不完。妙善公主想到了这一层，不由她不缩住了手，她毕竟是个聪明绝顶的孩子，细细的一想，就被他想出一个方法来。她想蚂蚁的争斗，无非是为了食物，只消双方人家有了充分的食物，自然大家各去搬运食物回洞，争斗就可以解开了。她于是就命宫女去取了许多香甜的饼屑，一方面又察看了两队蚂蚁的巢穴，把饼屑撒在洞口的四周。果然两队蚂蚁后队出来的生力军，见了食物，不再前赴战场，都来搬运粮食，前敌的战争也渐渐的松懈下来。她于是取过一把小扫帚儿，将斗住的蚂蚁，轻轻的拨扫，阵线散乱了，只向四面的乱跑，此时后面传令的蚂蚁也来了，大家得了信，也都赶回后方去运粮，一场恶斗才算结束。可是战地死伤的蚂蚁，已有好几百个，妙善看了那种折手断足的情形，好生伤感，暗想蚂蚁虽然是个小小虫儿，到底也是一条生命，只这么一斗，就涂炭了这许多生灵，不知它们前世造了什么孽，

要如此惨酷的横死。如今搁在这里却不妥当，万一被异类来啄食。岂不是惨上加惨吗？不免待我来掘潭埋葬了罢。于是她就在近处掘了一个小小潭儿，正在收拾蚁尸去葬，恰好遇到妙音、妙元二位姊姊走来，便喊他们来帮忙，不料她们竟不顾而去，她也不再呼唤，只将蚁尸完全捡得，送到潭中，用土掩埋了，圆满了这场功德，方才带着女侍回宫，心上才觉舒适。再说那妙音、妙元二位公主，因为父母偏爱著妙善，又听了物色驸马，预备承继大统的话，女儿家胸襟是最狭的，就不免由慕羡进而为妒忌了，故对于妙善的行动，有点看她不过。今天见她干这爬泥葬蚁的勾当，将她讥笑了一阵，又先行赶回宫去，将此事告诉宝德后。在二人以为如此一来，可以减少母后钟爱之心，移念到自己身上。但是宝德后听了二人的话，只付之一笑，还说她这种举动，真能体上天好生之德哩！妙音、妙元不防宝德后会说出这般的话来，心上怎不气苦，几乎连眼泪都迸出来了。那时妙善公主正圆满了她的功德，带了侍女回宫，见过母后，看了两位姊姊那种气苦的神情，只当是受了娘的训斥，不敢动问。宝德后见了她，问起向在何处闲玩，妙善便将顷间的事，细细的述说了一番。宝德后笑道：「你也恁煞淘气了，好有心思去干这些勾当，不嫌污了双手。若遇著毒蚂蚁，被它咬了，生起蚂蚁疮来，才够你受用哩！以后快别再闹这些玩意儿才好。」妙善公主听了她母后的教训，一面唯唯的答应，一面却又说出一段道理来，正是

看她多夙慧 小语畅禅机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救孤蝉公主受伤 医创痍国王悬赏

话说宝德后听了葬蚁之事，将妙善公主教训了一番，她一边连连称是，一边待娘娘住口之后，便又接看说道：「母后有所不知，蚂蚁虽然是微小的虫类，但到底也是一个性命，孩儿看了它们两队争斗，死伤累累，好生凄惨，心上十分不忍，故设法将它们排解开来，以免继续的残杀，那些蚂蚁也好似有灵性的一般，却并没有一个咬了孩儿呀！」她正说到这里，恰好妙庄王也回进宫来，问起人家在这里讲些什么？宝德后又不免将此事告诉了一遍，妙庄王听了也笑著说道：「这孩子聪明伶俐，别的都好，只是生就这种古怪脾气，全没有小孩儿家的气息，举动有些像老佛婆一般，使人不大快意。还得你多费一点心，好好的教导，使她改了这种习惯，才讨人欢喜哩！」宝德后唯唯应诺，妙庄王这一席话，在妙善公主听了，倒不在意。可是妙音、妙元两位公主听了，十分快意，把刚才一片气苦之情，完全压下，渐渐的满面春风，露出笑容来了。她们明知妙善公主这种脾气，生就在骨子里，终究是更改不得的，父王既然有这几句话，由她闹下去，一定有失欢的一日。本来呢，古人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又说三岁定终身，这就说人的生性，从小到老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啊！妙善公主既然生就了佛性婆心，任你外界的力量如何，休想改变得她一分一毫。宝德后虽时常用温言去劝导她，她依旧是我行我素，半点不动心。有一天正是炎夏，傍晚时候，她因为室内闷热，到外边散步。走在柳阴之下，清风徐来，甚觉凉快。便在柳阴之下的石凳上坐看纳凉，好风送爽，清静异常。有一只孤蝉，倚在枝头，不住叫著，好似在那里自鸣得意。妙善公主在这一片天机寂静之中，忽然一个人自思自想道：世上的人，劳劳碌碌争名夺利，到头来终不免遭到许多磨难，受尽一切苦厄，至死不悟，多么可怜啊！如何想个方法出来，使举世的人都大澈大悟，免了尘劫才好。因此她的思路，越想越远，凝神静坐好似入定的一般。正在出神的当儿，那一片很和悦的蝉声，忽然急噪起来，似乎遇到了甚么侵袭，这一来妙善公主心上一惊，把遐思收住，循著叫声寻去，只见一根绿柳枝上，一只鸣蝉抱在枝头，嘶声极叫，旁边另有一只螳螂，两把利斧已将那只蝉抓得牢牢的，昂起了细长的头颈，正待去咬来吃哩！妙善公主见了如此情形，暗想那只蝉分明是在

那里向我求救，我若坐视时，她的一条命就断送在螳螂爪牙之下了。好得那枝垂柳并不算高，站在石磴上尽管攀得够，她于是便不迟疑走将过去，立到石磴上，一伸手就去捉那螳螂。那螳螂见有人来，急撇了蝉，举起他一对利斧来斫公主的手。那只蝉得了如此一个好机会，吱的一声，刷翅飞去。公主看得一呆，那只右手正待抓住螳螂，现在见蝉已飞去，不劳再去捉它，欲将小手缩回，不料在此一转念之间，那螳螂的利斧，却毫不留情的斫住了她的手背，使劲的一拖，早深入皮肉，拖出两条一寸多长的血路，鲜红的血直冒出来。公主当时受了此创，痛澈心肺，不料手上一吃痛，眼前就是一暗，两只腿随之酸软起来，一个站脚不稳，倒栽葱一般跌下石去。这一跌非同小可，右额角正磕著一块石子，成了一个小小窟窿，左足踝又摔在树根之上，扭脱了筋，头上血流如注，妙善公主如何经得此等创痛，故立刻晕厥过去，不省人事。醒过来时，已在寝宫的卧榻上，直到觉得满身疼痛，妙庄王和宝德后都守在旁边，人家都著手忙脚乱的情形，见她苏醒，都道：「好了好了！如今清醒过来了。」公主才想起刚才的事情，觉得痛的厉害，头上的疮口已经裹好了，足踝的脱筋尚没有拍上，这两处的疼痛格外难熬，不禁哼呼呻吟起来。读者诸君，你道她昏倒在绿柳树下，如何会到寝宫？原来宝德后独自坐在宫中，好久不见妙善的踪迹，心上十分记惦。便叫宫女到园中去找，找到树下，见她满头是血，昏迷不醒的跌在地上，于是忙了手脚，急急奔回宫中，告诉了宝德后，大家才七手八脚用软垫将她抬回宫中，敷上止血药，裹了疮口，好容易待得她苏醒过来。当下妙庄王便向她问道：「儿啊！如何跌得这般模样，如今又觉得身子怎样？快快的告诉给为父的知道。」妙善公主虽然心惮妙庄王的严威，明知说了出来，一定要受到埋怨，但她生性就诚实，不肯打半句谎语，硬著头皮将刚才驱螳救蝉以及跌扑的情形，是一是二的讲了出来。妙庄王听了不觉摇头砸嘴的说道：「儿啊！我不是常常向你说，叫你不要干这些无益之事，你偏不肯听，今天为救一个鸣蝉，就跌得这般模样，岂不是自讨苦吃么？俗语说得好，吃一番苦，学一回乖，今天你既然吃了这么一个大苦，往后去总该牢记，不要再任性的胡闹了。」公主闻言，只得连应了两个是字，接著又呻吟起来。此时宝德后见了她那种痛苦的神情，十分伤心，也向她问道：「儿啊！你如今到底觉得如何？」公主忍著痛苦答道：「满身都有些疼痛，只是右额与左足踝痛得更是厉害，左足踝还有点像脱落的一般哩。」娘娘使用手去在她左足踝上一摸，骨臼果然不衔接了，急得直跳起来，连说怎好怎好！妙庄王便传旨去宣了一位大夫入宫，替她接骨上筋，又开了药方给她吃，忙乱了好一会，疼痛少止，悠悠的睡去，大家方才定心。妙善公主这么一睡，就是个把月不能起身，竟似生了一场大病，若在旁人以为蝉和螳螂的缘故，累自己吃如此的大苦，一定要生怨恨之心。可是这位公主却大大不然，她一些儿也不懊恨，反以为如此一来，身体上虽吃了点苦，心中却得到万分的安慰，缠绵在床第中，并不感受到多少痛苦。一月之后，渐渐的起坐，步履如常，足踝上的伤已经完全好了，其余如手背被螳螂抓伤等轻微的伤痕，也都退尽，只有右额角的创处，还不肯合口。大家又不免求取好药给她敷擦，又经过好多日，才算收功，但额角边却添了一个龙眼大小的黑瘢，好似美玉上有了瑕疵，很不雅观。宝德后见了此瘢，心中甚是不悦，向妙庄王说道，好好一个如花似玉的美貌女孩子，现在额上有了一个瘢，岂不损了美观？我想国中不乏善医才人，陛下又贵为一国之君，若是降旨招求，找个灵验方儿，来治女儿的创瘢，想来不是难事，陛下何不下诏试试呢？妙庄王听了，点头称是。次日临朝，真的降旨广求治瘢的良方，说如有人退得三公主额上瘢痕，赏白银千两，封为御医之职。此旨一下，国中的大夫希图重赏，争著进献方药，端的络绎不绝，可是依他们的方法试去，一连试了几十种方药，竟没有丝毫应验。妙庄王心上不悦，以如此一座大国，竟都是些庸医，没有一个有本领的人物，看来女儿额上的瘢痕，是终于没法子除去的，美玉微瑕，怎不叫人惋惜。他自顾的著恼，事有凑巧，此时却来了一位奇人，正是

莫愁瑕不去 尚待有缘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众庸医都无丹鼎药 怪修士指说雪山莲

话说妙庄王因为得不到良好方药，退去妙善公主额上癍痕，心中老大不悦，他就立意要把国内医生，一齐驱逐出境，不准在兴林国内存身，以免百姓受他们的欺骗。他曾将此意与阿那罗丞相商量过，在他恨不得立刻行，还亏阿那罗多方相劝，才算定下七天的限期，如其七天之内，再没人医得好公主额上癍痕，就实行驱逐医生。这一个消息传出朝去，把一班靠医吃饭的人，都赫得面如土色，叫苦连天，只希望苍天保佑，降个奇人治了公主的疾患，免得医人受流离之苦，可是这种希望如何会有成验呢？一天过去了又是一天，兀自没个好消息儿，再过一天依然是石沉大海，那一班医生的苦心焦思，真个是如与日俱增，转眼之间已到了第七天，只剩这短短限期，希望自然是格外少了。可是天不绝人之路，正在大家希望垂绝，妙庄王召见阿那罗丞相商议下驱逐医生的旨意之时，忽黄门官上殿奏称，朝门之外现有一位青年书生，要见我王，说是他有方法治三公主的疾患，待我王旨下。妙庄王为了此事心上异常不快，现在听说有人能治，自然欢喜，便命宣书生上殿相见。黄门官去不多时，带来一位青年上殿，妙庄王举眼将他一看，只见生得风流儒雅，相貌端庄，态度大方，好一个青年学子！当下书生行过大礼，妙庄王赐锦墩给他坐下，开言问道：「卿家姓什名谁？家居何处？从实详细说来。」青年躬身答道：「草民楼那富律，在南方多宝山中居住，向来采药研医，专替人家救治疾苦。今番闻说公主额上癍痕，医治无效，我王大发雷霆，意欲尽驱国内诸医，草民想此辈虽属庸劣无能，其实公主这种疾患确非庸俗所能治，尽行驱逐，未免有点冤枉，故特地赶来向我王陈述，路远来迟，还望我王恕罪。」妙庄王听了此话，发声冷笑道：「好大胆的书生，我道你来此献什么灵丹妙药，却原来替那一班庸医做说客，就该治个妄上之罪。」楼那富律也微笑道：「灵丹妙药倒是有的，我王既欲治草民之罪，草民却就不说。」妙庄王道：「如此，你且说来，果然治得公主，无罪有功。倘然不灵，就是欺骗孤家，两罪俱发，决不宽恕。如有灵丹妙药，快快拿来！」楼那富律打个哈哈道：「我王倒是贵人，不知高低，这是何等之事，谈何容易？你道公主的疾患，是寻常药物所能治得么？」妙庄王听他如此三真七假的说着，心上有些发怒，厉声说道：「不是凡药可治，难道要仙丹不成？如此，不遇真仙，依然治不得公主，看你这个小小书生，难道会有仙丹吗？」楼那富律点头说道：「毕竟我王聪明，若说此物虽然也出在人间，多少却带些仙佛灵根，草民有虽没有，知却是知道的。」妙庄王道：「光是知道，有什么用，寻求不到，仍旧是枉费劳心，有何益处？」楼那富律道：「凡事只要有虔诚的真心，肉身还可以成佛，莫说这人间所有的东西，如何会寻不到。」当下阿那罗丞相躬向妙庄王道：「老臣眼看此人却有点儿来历，他的言语也似乎可信，倒不如著他讲个明白，再作计较，或者能有效的。」妙庄王点了点头，又向楼那富律说道：「兀那书生，你且不要三真七假的说废话，果真有什么灵药，此药产于何处？如何寻求？快快详细说与我知道，好著人去寻求。倘使果真将三公主的癍痕除去时，我一定重加封赏，酬你的功劳，决不有负你的，你如今不必再恁般吞吞吐吐了。」楼那富律这才正颜厉色的说道：「草民何敢戏负我王，刚才只因我王信心未坚，故不愿说。如今既蒙我王不再狐疑，自当说个明白，草民所说的东西，不是他物，却是一本莲花罢了。」妙庄王哈哈大笑道：「此物何奇，现在御花园荷池中，宝贵青莲不下万本，要一本有何难处，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楼那富律双手乱摇道：「非也非也！那种青莲莫说万本，就是百万本也一般的不中用。草民所说的莲花，不长在池中，却生在山上，根不沾泥，盖不染尘，冒雪而开，闻声而隐，如得此花一瓣，公主的疾患不难立刻全愈。」妙庄王听了此话，那里肯信，连连摇头道：「这分明是你编造出来的谎话欺人，世上那有如此的莲花。」楼那富律接口道：「有却是有的，只是少有，从古到今，一共只有三朵，一朵被王母移上天宫，种入瑶池；一朵被佛祖带往西方，做了莲台；还有一朵流落人间，专待有缘的人

哩！」妙庄王道：「如此说来，此莲花终非凡人能够得到，说了半天，还是白费唇舌，毕竟这流落人间的一朵，在于何处？如何才可以弄得到？你且说说看。」楼那富律道：「说远不远，说近不近，此间东南有座须弥山，居中有座笔陡高峰，唤作雪莲峰，那流落下的一朵莲花，就生长在此峰的冰窖雪窟之中。山下有时可以望见，白云环护，香露远闻，委实是件宝物。若要求取此物，无缘之人虽吃尽千辛万苦，也得不到手，若是有缘的人，只要一念诚心，不避艰苦，迟早总会如愿。」妙庄王沉思了一回，摇头道：「不对不对！你既然知道莲花的下落，有许多好处，难道你就不能发一愿之诚，前往求取，反来此间饶舌何为？这分明全是一片胡言乱道，还是替一众医生做说客，来到孤家面前捣鬼。如今我也不必与你分说，权且将你监下，待我派人往须弥山雪莲峰下探个明白，得了回报，若果真有此物发现，那时用上宾之礼相待；倘然没有此物的话，那么休怪我执法如山，不肯饶你的性命。」楼那富律连声称好，又道：「既然如此，那驱逐医生出境的事，也得暂缓，待见了分晓再说。」妙庄王也答应了下來，当下便吩咐将楼那富律软禁起来，好好款待，一面便和阿那罗商量采莲的人选。阿那罗道：「这倒是个难题，一来此去须弥山遥远，广漠高原，深林绝壑，奇险百端，非是个勇武绝伦胆识俱佳的人，如何去得？再有一层，此人还得是心腹，否则难免路上畏难躲避，造言虚报，故请我王三思。」妙庄王低头沉思，一时也想不出一个相当人物，便道：「此事待明日早朝，召集众文武共同商议，再行定夺。」说罢，便退入宫中，阿那罗也下殿回归府第不提。次日早朝百官齐集殿上，行过了礼，分班站定，妙庄王便将以上事情向大家说了一遍，问谁可去得？当时即有值殿将军迦叶愿往，此人在武臣中好算得智勇双全，的确当得此任，妙庄王甚为喜悦，赐了三杯御酒壮行。迦叶退朝之后，回到府第，挑选了五十名勇武精壮的兵士，豫备下清水粮食，一应篷帐，各各乘了骆驼，收拾妥当，即刻启程，一路东行，去寻须弥山头的宝物。这一队人马，在广漠中一路行去，端的是一路十分艰难，万般困难，正是

有心医癩额 去访白莲花

欲知后事如何？须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须弥山迦叶寻莲 兴林国宝后受病

话说迦叶准备了一切，带了五十名从人，各各乘著骆驼，马上出发，取道向须弥山而来。一路上不是广漠沙碛，便是幽壑深林，十分不易行走。日间赶路，夜间就在旷野搭了篷帐休息，常常数十里之内不见人烟羊犬，就是水草也不易得到，幸而骆驼能耐得饥渴，否则就更感困难哩！如此晓行夜宿，一连半月有余，方才看得清须弥山各峰的雪顶。你道为何峰峰都是雪顶，原来须弥的山峰，高可接天，上面的气候实在寒冷不过，就在盛暑之时，也比了平地的冬天要冷上两倍，故冬令下了雪，积将起来，永远没有融化的机会，因此，山顶就成了一白无垠，远远的望上去，好像有许多白头老人，参差著并立一般，别是一种奇观。这一队人既然近了须弥山，一个个都非常欢喜，进行也更是迅速，如此不止一日，已到了须弥山的北麓。可是在近围十里之内，却找不到一个部落，却又不知这三五十个高峰之中，那座是雪莲峰，真弄得信都没有处问。天色又是不早，势难再走，于是迦叶带著这一队从人，拣了个僻静所在，搭下篷帐，权且歇宿一宵，预备到了第一天再行设法寻访，大家饱餐一顿，各就篷帐休息。迦叶有事在心，兀自不能入睡，翻来覆去，好生不自在。于是便披了一件长毛的大氅，佩了一口长剑，独自走出帐外，观赏这须弥山下的夜景。他一个人走到树林边，只觉得月暗风高，刺入肌骨，举目远望，只见黑越的长林，在昏沉的月光中摇摆，反是山顶上面积雪被月光一映，发出耀耀的银光，极为灿烂。迦叶挨著一峰一峰的看去，甚觉有兴，看到居中一峰上，忽然觉得光彩有异，心上就是一动，暗忖这一座山峰莫非就是雪莲峰，那异光莫非就

是我们欲采的莲花罢！他怀了此念，便聚精会神的观看，果见有一朵钵盂大的白莲，亭亭的立在积雪里面，奇光果就从莲花上射出！这一喜真是非同小可，一口气奔回篷帐中，唤醒了一般从人，领着一同出帐观看，那些人却是俗眼凡夫，何曾看见过这层奇珍，故一见之下，都欢喜得手舞足蹈，不知不觉的脱口欢呼起来。只大家这么一阵欢呼之下，就惊动了那莲花，竟渐渐的隐到雪中去了，迦叶才知此物果然是闻声而隐的。当下大家只好回帐安睡，豫备第二天再看他一个清楚，不料他不再出来，一连三五夜不见影响，迦叶知道等也无益，好得今番是奉命来探有无的，如今既有了著落，又大家都看见的，也可以覆得命了。于是整队由原路回去，如此一来一往，前后共历三个多月，不料回到兴林国都，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消息，迦叶著实惊骇。原来妙庄王后，宝德国母竟在一个月之前逝世，此时举国都哀痛异常，迦叶屈指一计算，国母辞世的日子，正是自己在须弥山前发现宝莲的时候。暗中不觉有些奇怪，以为如此凑巧，这里边定有什么因缘，决非偶然之事。当下他安顿好了从人，便径自入朝覆命，把沿途险阻以及发现雪中白莲的详细情形，从头说了一遍。妙庄王在王后新丧之时，心中沉闷不乐，如今听说雪莲有了著落，更增了许多惊悔，勉强向迦叶慰劳了一番，竟悒悒回宫。论情论理，雪莲有了著落，正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正该喜悦，为何反而惊悔呢？他惊些什么？原来他惊的世间果然有这一品的莲花，悔的是不该一时糊涂，非但不信楼那富律的金玉良言，反而将他幽囚受苦，终于被他脱身逃跑了，要不然非但雪莲可以求到，就是其余的事，也不难靠他指点而解决，如今一切都没有希望，叫他如何不惊悔呢？慢来，那位楼那富律不是仅予软禁，还优予款待，以待迦叶的回报么？怎么说是幽囚受苦，与脱身逃遁呢？这里边却另有一个原因，且待我慢慢讲来，原来自从迦叶动身之后，楼那富律起初本来软禁在一个花园里，行动很是自由，一切供应也很周到，只不放他走出园门罢了。隔了没有几天，宫中那位宝德后，忽然生起病来，起初不过感到精神欠缺，终日沉睡昏昏，但是喊醒了时，却也清清楚楚，并没有什么病状，只是不喜和人谈话，立刻就睡去。妙庄王向他问时，也说没有什么痛苦，妙庄王不免有些奇怪，为了谨慎起见，即召御医替她诊察之下，连连摇头，说是六脉全无，不知何病，无从下药。妙庄王听了，怎不著急，一连召了好几个医生，却都是一般说法，大家束手无策。妙庄王急召众人臣商议此事，阿那罗奏道：「前天那个楼那富律，他不是说过在多宝山中采药研医的话么？我看此人倒有点来历，也许有奇才异能，现软禁在庭园之内，何不将他唤来一问，或者他倒会得治此奇病。」妙庄王也很以为然，即命人去将楼那富律唤到，问起此病，他说要诊了脉再讲。于是便命内侍同去诊了宝德后，经过了约有半个时辰，方才回到外面。妙庄王一见急问如何？你可会医此病？楼那富律摇著头道：「不行了不行了，六脉全无，这就是魂升魄降之兆。草民在初按的时候，也当是六脉全绝，但照例就不会生存著，很觉奇怪。后来仔细一按，却原来六脉还有游丝般的一线隐伏著、若断若续，所以还不至于马上就升天，可是神魂已经离了躯体，至少不过七天的寿命，这大概是前孽未满，还要受几天床席之灾，才得咽气哩！」妙庄王听了，心上好似油煎的一般，含著两眶眼泪说道：「你且莫讲这些无益之话，我只问你，此病毕竟从何而起？现在可有什么医治的方法？快快的说来，好救王后的性命。」楼那富律摇头叹息说：「不行不行，若要医此病，除非佛祖家中药，老君炉内丹，或者可以重生魂魄，得庆更生。若要靠凡间的医药却是无能为力的了，我王不必存著万一的希望，还是快些替她预备后事罢！至于此病的起因，却非三天二天之事，说来很长，待草民从头说来。人生在世，到了智识开时，就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感于内，色声香味触法六贼诱于外，把一片浑然凝聚的精气神，扰乱得分崩离析，不能相驭。故人生短短如一场春梦，上寿也不过百年，到得精气神完全散失时，就免不得长眠不起，况且国母生长富贵，在表面上看来，自然件件都比常人好，可是这七情六贼的侵袭，也比了常人来得凶，精气神的崩离，也格外来得快，平日间妄自杀生，以充口腹，造下了许多恶业，才有这许多日子床席之灾，只待业满便自然咽气了，若问这个病名，就叫七情六欲之症，是无药可救的。」妙庄王听了楼那富律这一番言辞，不觉大怒道：

「你不会治此奇症，倒也罢了，如何却编造出此等话来，自掩庸陋，侮辱国母，还当了得！左右与我将厉口的贼绑去斩了，看他还敢胡说！」当下两旁武士，一声答应，便过来七手八脚的将楼那富律五花大绑，捆个结实，簇拥著向殿外走，刽子手已亮出晶光耀目，寒气逼人的钢刀，只待行刑。楼那富律的性命，正在千钧一发之时，殿上忽闪出一个人，在妙庄王面前替他乞免，正是

良言招祸至 险上断头台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八回 留偈语暗藏后事 感死生了悟禅机

话说众武士绑了楼那富律，正待下殿去斩首，忽见班中闪出阿那罗，匍匐案前奏道：「臣愿我王暂息雷霆之怒，听臣一言。楼那富律此人胡言乱道，罪故应诛，但现在国母得此奇病，尚未得个治法，反在此间杀人，似乎有点不吉。何苦自己讨蹇钝，依臣愚见，倒不如权且赦了他，别商救治的方法。」妙庄王道：「既然老卿家替他讨情，都看你的分上饶了他，但是死罪可恕，活罪难饶，便命推回来，给我打二百大棒，然后发到死囚牢里受罪。」阿那罗几句话总算救了他一条性命，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归班侍立。众武士将楼那富律松了绑，揪倒在地，结实的打了二百大棒，押下殿去送到死囚牢里，钉上镣铐，穿上铁炼，让他去受罪。不料到第六天的夜间，狱官查监到楼那富律所坐的地方，不觉大吃一惊，那里还有他的踪迹，只见那镣铐铁炼都折毁了，抛在地上，坐板上放著一张纸条儿，写看四句歌偈道：

妙法从来净六根 善缘终可化元真

观空观色都无觉 音若能闻总去寻

狱官便传齐一般牢役军头前来询问，都说收号之时，明明将他加锁在总炼上，因为他是个重犯，还另有链子穿了头发，将他吊定。如今门不开，户不启，如何会得逃走呢？于是人家点起灯球火把合监搜寻，连阶石缝中也寻到，那里有个影踪？狱官因为职责所在，不敢怠慢，急忙去禀告提刑大臣。提刑大臣拿了那纸条儿，连夜入朝启奏，当时妙庄王因宝德后病已垂危，正集群臣在殿上商议后事，闻得此报不觉大怒，正欲将提刑大臣斥革，狱官斩首，以正疏忽之罪；一面派官府军兵，四出搜寻，务必捉回楼那富律正罪。他心中这么想，话却还没有出口，忽见一个宫女[匆/心][匆/心]上殿伏地奏称：「王后已于顷间升天了。」妙庄王一听此话，心中十分悲伤，两泪直流，就再没有心情去问楼那富律的事，霍地立起身来，直奔寝宫而去。原来宝德后自从那一天诸医束手之后，虽由大家定了一张滋补的药方配给她吃，但是终究像浇在石头上一般，丝毫不发生效力，却越发显得力疲神瞽的神情，一天不是一天，直到九月十九这天晚上，竟伸伸腿瞪瞪眼与世长辞了。当时妙庄王心悲意乱，一切事务，统由各大臣治理，忙乱一场，不在话下。那楼那富律失踪一件事，自然也不追究。过了几天，妙庄王忽想起楼那富律留下的那首歌偈，取来读之再四，终觉得可解不可解之间，有些玄妙莫测，那四句却是并行横写的，无意之间，忽悟到是藏头隐语，第一第二两句头上明明嵌著三公主的芳名，妙善二字，但三四两句的头上却是观音二字，又不得一个适当的解释。他想观是用眼的，声音只可用耳去听，眼睛是看不见的，这二字如何连用一起呢？妙庄王对于这四句偈语，虽得不到确当的解释，但心中知道楼那富律此人，决非寻常之辈，故能脱了锁械，如神龙般的破空而去。可是他既然脱逃了，总不见得会重新来，想他也是没用，只索放过了此念。我在此且将这边之事暂时搁过，再来谈谈宫中那位妙善三公主。她自从跌伤病愈之后，宝德后对于她

的行动，异常注意，闲常不放她往外游玩，就是到园中去，也得命三五个宫女相伴，不准再作救蝉葬蚁的勾当，如发现此等事情，不加阻止，闯出祸来，要将作伴的宫女处以极刑。妙善是心地最软不过的，经这么一来，她生怕因自己的行动害他人受苦，增加罪戾，故改变了不少。她因此也不愿常到外面去走动，终日的宫中习静观书，闲时便和两个姊姊下弈抚琴，消遣寂寞，一向安然无事。万不料快快乐乐过著安逸日子，宝德后会生起奇病来的。其时妙善公主虽只有七岁，但夙根甚深，天性独厚，一见母病，心上就焦虑万分，终日求神问卜，吁地呼天，愿折自己的寿算，以延母亲的寿命。但是宝德后大限已尽，任你如何求祷，终于一些应验也没有。三位公主日夜侍奉汤药，陪伴著时刻不离，直到她弥留之际，宝德后握了妙善公主的手，有气没力的说道：「儿啊！为娘的等不得你长成，半途抛撇了你，是多么伤心啊！为娘的死后，你须善事父王，不要再使那平日执拗的脾气，使父王多增伤感。」说到这里，便哽咽著不能成声。妙善公主听了此话，正如万箭穿心，忍不住两股热泪，直淌下来。忽然眼前一暗，晕倒在地，宝德后也就在这一刹那间，长辞人世了。当时大家将妙善公主唤醒过来，不免悲伤痛苦。在许多人里面除了妙庄王以外，要算妙善公主哀毁最甚，但在她哀毁之中，却又悟了一片禅机。她想母亲生我育我，辛辛苦苦一直把我抚养这般大，恩深德重，今丝毫没有报得，她已弃我而去，这深重的罪孽，如何可以消得呢？她灵机一动，忽想起了慈悲的佛祖，她想佛法能超越三界十力，救这一切苦厄，使同登乐土，最具神通，如今欲报答慈母深恩，和忏自己的罪孽，只有向这一条路上去求。她存了此心，便发愿修行，舍身佛门，在当时却也并不将己意告人，惟终日诵经礼佛，把长日光阴都消磨在经卷里面。可巧她有个寡姨，也是个虔诚奉佛的人，现在宫中作她的保姆，二人聚在一起，端的是水乳相融，有了伴侣，越感到清修之趣。但是妙音、妙元二人看了她们的行径，老大的不以为然，背地里自然不免笑她们痴顽，生在王宫之中，大富人贵却有福不要享，反作此空心之想，岂不令人齿冷。有时也在妙庄王前絮聒著，在初妙庄王心烦虑乱，也没闲心绪去问这些细事，以为这一种也是消遣方法，倒可免再去救蝉葬蚁，闹出意外危险，只索由她，但并没想到这位妙善公主，却早已舍身佛门，发愿修持到底的了。世上任便什么事，大半由心理所幻成，现出种种不同的境界来，这就是所谓境由心造是了。别的且不必讲，但就我们做梦来谈谈，一定在作梦以前，心中有了一种理想，然后熟睡之后，这种理想就在梦中实现，梦境万勿出于理想以外的。当时妙善公主信心既坚，故心中常盘旋著西方佛祖，以及将来功行圆满之后，如何救苦渡劫，使世人同登极乐。她常存著这种观念，不免造出一种境界来了。那一天，她躺在床上，似睡非睡、蒙眬之间，忽觉满屋三间里大放光明，光明之中涌现出佛祖庄严宝像，丈六金身，顶上舍利放光，脚下莲花遮地。妙善公主见了，便倒身下拜，请求佛祖指点迷津。佛祖道：「尘劫未消，苦难未受，如何便得成道？只能够坚心耐苦，修持下去，心境自能逐渐明澈。到得净如明镜时，一切都能了悟。」妙善又问成道的日期。佛祖道：「早哩！早哩！只待你取得须弥山下白莲花，有人送你白玉净水瓶，那才是你成道之时，记著记著，我佛去也。」说罢这几句话，就觉金光收敛，眼前万象都灭，依旧蒙蒙眈眈的睡在床上，何曾有些什么佛祖？这明明是黄粱一梦。可是在妙善却以为刚才的佛祖显化，特来点化自己的，信心更是坚决，正是

妙境由心造 黄粱转眼醒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梦见佛容喜出望外 违逆父命罚作灌园

话说妙善公主因为心中萦绕著佛祖二字，积久便幻成梦境，竟见释迦光临。但她毕竟相信得过分，却并不当是梦境了，认定是我佛来指点她迷途的，当下便起身向空拜谢指点之恩，然后回到床

上，这一来休想再睡得著，不住的将佛祖说的话，往复寻思，想到须弥山白莲一事，更是喜出望外。分明以前听父亲说过，楼那富律曾指此物可以医额上癍痕，且曾派迦叶前往探访过，果然是有此珍品，佛祖今番又如此说法，看来这朵白莲花，倒和自己命运有很深切的缘法，要想超凡入圣，势非寻觅到这朵宝物不能成功。她一路想去，不知不觉已是雄鸡三唱，东方发白，她那里睡得稳，一骨碌爬起身来，恰好那位保姆也起身入内。大家洗盥过了，妙善公主便将夜来之事，绘声绘色的向保姆说了一番，她听得目定口呆喜形于色，合掌当胸，不住的宣诵佛号。她本来信佛甚虔，现在听了妙善有成道的希望，就存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倘使妙善将来得成正果，自己少不了也有相当的好处，如此一设想，怎不叫她喜出望外呢？自此之后，妙善公主心中又平白的嵌上一朵白莲花，魂梦之中时常不期然而然的涌现出来，但她也曾想自己深处宫中，不能出外一步，须弥山又去此千里之途，纵然有了那白莲花又如何可以求得到手？欲仗他人之力罢，却算不得自己的功德，看来此事倒是困难。忽又心想道：「不对不对，修道之人是不知有难字的。越是艰难当前，越是要将难关打破，才会有光明之路，才能超登彼岸。纵然千劫万难当前，也不可贪安趋避，如此一步步做去，缘法来时，莫说相距千里之遥，终必有机会可到，就是再烦难些也一般可以达到愿望的。」她这么一想，便将一切杂念完全摒绝，一心一意的研究佛家的经典，专等缘法的降临。光阴荏苒，转眼已是数易寒暑，妙善公主已是十六岁了，她的功行自然与日俱进，从静修达到内观之境，再进便可以入定了，到得此时心地更觉得光明朗澈，一尘不染。不料到此却起了一重魔障，你道为何？原来宝德后服满之后，妙庄王因为长次两位公主年纪已长，便先后替她们择配，各招一位驸马，一文一武，都是国中有名的英俊少年，但对于妙善公主的婚事，格外来得注意，因为在前与宝德后有传国的说话，如今膝下依旧无子，意欲实行前言，可巧妙善年已长成，此事也急于办理。一方示意各大臣，叫他们留心物色，一方面便向女儿说明，不料妙善公主一听他议婚的话头，却大大的吃了一惊，一口回绝父王，只说是情愿终身修道，拯拔苦厄，决计不愿嫁入，并且早已在佛祖前发下愿力，舍身佛门，若然违背了信誓，永堕泥犁，万劫不复。她这一番说话，正把个妙庄王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白瞪著眼，半晌说不出话来。隔了好一会，才向她善言开导道：「你不要执迷不悟，你不想世上的人，那一个没室家之好，琴瑟之欢？岂有放看现成的荣华富贵不要享受，反去修那虚无渺茫的道，妄冀成佛之理。你现在不过是一时受了佛经的蒙惑，闭塞了本性，才至如此。终究是不免要后悔的，还是听了我的好。」妙善又说道：「孩儿立志已决，要修行到底，一则报父母生育之恩，替父王和已故的母后积些功德，将来好同证正觉；二来孩儿自己忏除恶业，愿替众生受一切苦恼，已发过严誓，决不生懊悔之心，愿父王成全了孩儿的志向，莫要再提婚嫁之事。」妙庄王到此，不觉震怒道：「这都是保姆的诱惑，就著保姆解劝公主，限三天之内覆命，如其三天之内，仍旧不能将公主劝得回心转意，听从王命，到那时定叫你二人一同受罪，决不宽恕。」保姆唯唯应诺，妙庄王便拂袖而去。保姆虽知这是个大大难题，但王命又不可违背，只得苦苦劝解公主，那知她竟是铁心肠，任你如何也劝不动分毫。说得急了，她便咬钉嚼铁说道：千刀万剐，一切都凭处置，只有嫁人却万万不依。保姆也弄得没了主意，只准备看这身躯受罪罢了。三天的光阴转眼就过去了，妙庄王便传保姆来问话，保姆照直说了一番，妙庄王恨恨的说道：「谅来这贱骨丫头，不给她些苦水吃，终究不会觉悟。」便命将妙善公主贬入御花园，充当蒔花灌水的杂役，倘有过失另行处罚，非到悔悟前非，顺从王命，不复公主名号，与杂作宫女同样待遇。这道旨意下来，大家都吃惊异常，但妙善却处之坦然，同了保姆迁到园中居住，清晨起来，便不敢躲懒，凡是汲水浇花扫地洗桌等事，无一件不是躬自去操作。园中地方又广大，收拾周到，却非容易，幸得保姆帮同料理，才算省力了些。可是她究竟是骄养惯的，一向深居宫中，百事都有他人奉侍，不用自己操劳，何曾做过这些劳力的工作，不数日间已弄得手胼足胝，筋疲力竭。在妙庄王的所以忍心出此，也总以为她一定受不了这种魔折，吃苦之后，自然会回心转意的。不料妙善公主却是另有

一番心肠，她以为修真的人，一定要身历许多磨难，劫满之后才会有成正果，现在所受的痛苦，不过是魔难的开始，算不得多大的困厄，这些如其受不了，那就永久不会有成道的希望。她打了这么一个主意，非但不回心转意，信道的心，益发坚决，身体上虽受到不少痛苦，心中却闲适，后来作做得惯了，竟连劳苦也不觉得了。妙庄王也时常暗中伺察她的行动，见她如此，心中兀自气恼，但也无可如何。那一天恰值妙庄王的小生日，妙善公主清晨入宫祝寿，妙庄王见她乱头粗服，举动之间，竟像个尼僧，心中好生不自在。及至看了憔悴的神情，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又有些不忍。当下也不说什么，只微微的叹了一口气，隔了好一会儿，才向她问道：「儿呀！你受得恁般苦，总该有些醒悟了！」妙善公主答道：「孩儿没有苦，所经历的一切，皆人生分内之事，算不得苦楚。至于孩儿的心境，一向朗澈，本来没有蒙闭过，无从说到醒悟，还求父王明鉴。」妙庄王听她如此说法，便冷笑一声道：「好！谅来你苦还没有吃够呢！回头两位姊姊和驸马都要拜寿，我须在园中排筵相待，好好的到来侍候，稍有差池，叫你受用。还不快去与我洒扫来！」妙善公主领命，回到园中，将各处洒扫收拾。本来这座园林，自从由她管理以来，所有各树花木，都栽培得欣欣向荣，生机畅茂，各处的亭台殿阁，都整理得次序井然，十分清洁。今天再加一番洒扫，端的是几净窗明，一尘不染。她和保姆收拾道地，专等妙庄王等到此开筵。到了停午时候，只听悠悠扬扬的一班宫女前导，后面接著一阵笑语之声，知道他们来了，正是

清修由我愿 富贵让人骄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祝寿筵前畅言旨妙 再贬厨下杂作苦工

话说妙善公主将园中整理清洁，时届停午，耳边厢一阵悠悠细乐之声，随风送到，接着又是一片融和笑语之声，知道他们来了，本来就想迎上去接驾，后来心中一动，想起刚才妙庄王说过，有两位驸马同来，男女有别，昧然出去相见，倒觉不妥，且看两位驸马是否同来，再作计较，于是就在僻静之处站定，暗中观瞧。只见一队宫女奏著细乐前导，妙庄王居中，大公主妙音，二公主妙元各携著驸马的手，依次随在后面，再后面便是一班从人，看他们一个个都是满面春风，喜形于色，妙善公主不觉微微吁了一口气，暗想人生上寿不越百年，这种荣华欢乐，能够享得多时？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梦，又何苦呢？当下她见两位驸马果然同来，便一转身回到佛堂中去，再也不肯出去相见。我且按下不表，再说妙庄王带了一班人，一路向逍遥阁而来，却不见妙善的影子，起初以为她总在阁上相候，不料到了阁上依然不见，只有保姆一人接驾。妙庄王在阁上坐定，两位公主驸马也赐了坐，才开言向保姆问道：「妙善往那里去了，缘何不来见我？」保姆与妙善公主相处既久，知道她的脾气，便答道：「三公主本则早在园门候驾，后来因见两位驸马同来，因避男女之嫌，这才躲开去的。」妙庄王道：「胡说，这分明是伊目无尊长，故意规避。两位驸马是自己姊夫，相见也该的，难道就能够永远避面么？快与我去将她传呼到此，若再如此装模作样，我就著人来抓。」保姆听了，如何敢道个不字，连连答应，连跌带撞的奔下逍遥阁去，直到佛堂，将前话向妙善公主学了一番。起初妙善还坚执著不肯去，经保姆再三苦劝，情知也躲不过，只得硬硬头皮，跟著同走，到了逍遥阁上，参见过父王和两个姊姊，妙庄王又叫她过去和两个姊夫见礼，这一来真把妙善公主窘得无处藏身，勉勉强强的各下了一礼，就退在一旁。她又将阁上四下一瞧，只见共排著四席，居中一席自然是妙庄王，下回上首一席是大驸马兴大公主并肩坐看，下首一席是二驸马与二公主并肩坐著，最下一席却一般设著两个位置，却是空著没人坐，她心中免不得狐疑万种。正在独自猜详，忽见那妙音公主扯了妙元公主，一同走到自己面前，开言说道：「好妹妹，我们自从分手之

后，时常记惦著你，又闻你忤了父王的意旨，被贬谪在这园中受苦。今天相见，果然清瘦到如此地步，这虽说是父王的加罪，算来到底也是你自取的啊！你想人生在世，为著些什么？荣华富贵人家求还求不到，你有了却不要享，岂不是愚蒙透了么？况且男婚女嫁，这是礼上应得的，如何可以违背？你看我和你二姊姊，现在不是享尽闺房之福么？别的不说，就是同来同去，同息同游也就够人艳羡，这不仅作了一个人应当如此，你不看那梁间的燕子，岂非也是双飞双宿的么？」说到这里，妙元公主也接口道：「是啊！大姊姊的话，说得一些也不错，我们且将眼前的快乐丢过不讲，传宗接代也是必然要的，倘使世间女人都和三妹妹一般见识，人类不就要因而灭绝，那时还成什么世界？父王的希望也就在于这一点上，故今天也替三妹妹设下了一个双坐的席儿，你就去坐了末席，虚左以待乘龙客罢！好妹妹，你看在我们两个姊姊面上，也不能再使性执拗了。」说完，妙音、妙元各牵著她一条臂膊，想送她入坐，不料妙善一听两位姊姊如此一番说话，不觉心头乱跳，涨红了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又见她们动手来拉扯，急得她双手一阵乱摇，连吁带喘的说道：「二位姊姊且休动手，听小妹一言。两位姊姊的话固然是不错，但是对寻常人说的，也就是世俗的见解，却决不是对于修真学道之人说的。世俗之人看不破的荣华富贵，因为看不破，就人人都想享受这荣华富贵，于是倾轧争夺，甚至狡谋暗算，不屑拼死的去争求，争夺得到的，又是百无一二，就算争到了，又能有几时的享受，转眼都成为泡影，又何苦损德败行的争夺？那些争不到的呢？就寡廉鲜耻无所不为，一切劫夺盗杀的事，都从这里边产生出来，造下弥天的罪恶。可见荣华富贵这四个字，实是迷人灵台的毒雾，闭人聪明的魔障，也就是沉人的苦海，一堕其中，永不能自拔。惟有佛门广大，佛法清静，打破一切魔障，使人澄心绝虑，一念归真，可以修成正觉，六根清净，无人无我，无相无空，永远得大自在，然后发慈悲愿，为众生说法，救度世间一切苦厄，使同归极乐，惟我佛祖能够与天地并寿，这就是不慕荣华富贵的善果。小妹因看破了这些机关，故而才立志皈依我佛，决不再堕尘世的魔障业缘，却并非敢故违父王的意旨。两位姊姊一片真心好意，小妹只有铭诸心版，多替两位姊姊祈福罢了，至于那一席委实不敢僭坐，一则不成体统，二来小妹生来即茹素，向未开戒，席上都是荤腥油腻之品，断断不敢下箸，请二位姊姊坐了用酒，待我来侍候父王就是了。」妙音、妙元二人听了她一篇玄妙的解释，似乎含著讽刺，心上都有些不悦，即便各各回坐。那位妙庄王本来已带著几分怒气，却未发作，如今听了如此说法，不由将案一拍，骂声「我把你这不识抬举的贱骨头，你情愿做下作货，倒也罢了，不合造出这一派胡言乱语来惑人。还敢当面冷嘲热讽的，连自己生身的父亲和两位同胞的姊姊，也一同骂在里边。好一个真学佛的公主，你几曾看见无父无君的人，到得极乐国成得活佛来！」妙善公主道：「父王息怒，孩儿斗胆也不敢犯上，刚才的话委实从至诚中所发出来的，不料触怒了父王，该死之极，还望恕罪。待孩儿侍候父王饮酒，替父王上寿。妙庄王怒冲冲的瞪了一眼道：「谁要你这不识抬举的贱骨头假殷勤，不把我气死就够了，提得到上寿吗？」便命左右取了百结鹑衣，褫了随身便服，使她换上，连鞋袜也不准穿，从今日起，发往灶下去充执炊婢女的工作，每日要汲满一七石缸清水，劈两担硬树木柴，一切淘米烧火的事情，都要一身担当，不准他人帮忙。另派一名宫女随时监察，如有差池，或有偷懒情事，即用皮鞭责打。中间如有闲暇，还得编织细草芒鞋，不得有丝毫偷闲。当时妙庄王打发过了妙善之后，方才与两位公主两位驸马，开樽饮酒。你道这位妙庄王如何这般忍心，用此惨酷手段去对付亲生女儿？这是他一则在气恼头上，不免责罚的过分些儿。二来也有他的用意，他以为妙善充灌园的职司，痛苦尚轻，故还能安之若素，并且空闲时间也多，一有空闲就不免诵经念佛，所以才如此发放。一方面使他受到极度的痛苦，易生悔悟之心，一方面使她一天到晚，不得须臾空闲，白日里做劳苦的工作，到晚神疲力倦，睡眠休息，再没有诵经礼佛的机会，使与佛逐渐脱离，自然不再会执迷不悟了。可是妙庄王这一番的心计依然是归于失败，正是

立志如金石 宁为挫折渝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一念精诚感彼宫女 半宵操作怜此劳人

话说妙庄王与妙善公主，毕竟是情关骨肉，所以忍心将他发往灶下受苦，原想使她受此磨折，回心转意，顺从自己的主张。不料这位公主，立志坚决，情愿身体上受尽苦恼，却始终不改变修道的信念。她自从发往灶下之后，清晨起身之后，便去井中汲水，虽然力量不够，还是勉强做去，直到一七石缸水汲满，日已停午，便去淘米烧火，午饭之后，再拿了刀去劈柴，到规定的柴劈完，早是日暮时分，又要去淘米烧夜饭，一日之间，却没有一点的闲暇，照这么繁重的工作，就是年青的壮汉，也必然感到痛苦，何况她是个娇弱的公主呢？不消说要腰痠背折，力尽筋疲了，这么一来，她果然不似灌园时可以按时做她的清课。但她坚决的信心，又怎会因此磨灭，于是她熬忍著身体上的痛苦，在晚饭之后，燃起一炷清香，一方面取过麻皮编织草履，一方面却一念诚心的念佛，到夜深了才就草榻上安眠。第一天如此，在灶下执役的下人们，还以为她是一鼓作气，勉强忍受，不足为奇。以后却见她每日都是如此，不荒不怠，大家不觉都敬佩起来，很可怜她的处境，就是妙庄王派来监察她的宫女永莲，也向她表十二分的同情。大家既然一致同情于她，自然不再冷看，你去帮她汲水，我去替她劈柴，争著帮她去做事。不料那位妙善公主，却又生就的古怪脾气，一一将她们谢绝，她只说我因为得罪了父王，端的论罪时，就死犹轻，幸父王开格外之恩，贬我到此间罚作苦力，已属万分从轻，若还不肯自己去做，要借重他人，莫说对不起父王，也对不起天地，更对不起自己良心，此事断断乎使不得。我应做的事，还得我自己做的好，你们众位的厚爱，我只有感激于心罢了。永莲等劝道：「公主的话也自有理，但公主一心礼佛，平日朝夕都做清课，如今一天到晚，只忙了汲水劈柴等事，再没有余暇及此，修也有修的时间。我们因此愿替公主分担这些杂务，等公主好腾出功夫来礼佛修道，早成正果，那时我等也要叨公主的化度，公主可以不必坚执了。」妙善公主闻言喜形于色道：「善哉善哉！看不出你们倒也具有夙根，但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礼佛修道只在一颗心上，心上若是虔诚向佛，就是不诵经不礼忏，也终会得到感应。要是心不向佛，虽然做尽许多诵经礼忏的形式，也决不会见功德的。我如今虽然没有空闲做形式上的课诵，但一颗心却无时无刻不在佛祖左右，故那些杂务，尽管由我自做，不劳你们费心。至于你们真心向佛的话，大家可依我刚才的话做去，自然迟早会有感应的。」永莲等见她如此坚执不从，当下也不好再去相强，只得由她，暗中却商议了一个方法出来。等妙善公主睡觉之后，大家瞒著她，将缸中汲得满满，木柴也替她劈碎捆好，只剩淘米烧火等轻淡的事让她自己去做。妙善公主第二天起身，正就井中汲了一桶水想去倾入缸中，不料那七石缸中清水已满，心中很觉奇怪。再到柴场上一看，应劈的柴，也完全劈端整了，她便向灶下执役的男女问道：「缸中的水是谁汲的？场上的柴是谁劈的？快快说来，切不可增我罪过。」那班人却一个个都说我们恰才起身，谁也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就算要说的话，也没有这般的飞毛快手，在片刻之间，就能了当这许多的事。此事端的有些奇怪，难道御厨中出了甚么神灵不成？众人七张八嘴的说著，那位宫女永莲，却乘机进言道：「公主啊！婢子倒有个见解，这些事并不是谁替公主做的，也不是甚么精灵，只是公主诚心礼佛，佛祖鉴于公主一片丹忱，故特施法力，暗中帮助公主也未可知。我等只要静观以后，倘然每天都是如此，那么一准就是佛力护佑无疑。」妙善公主一听此话，也点头称是，不免口宣佛号，表示申谢的意思。她现在水不消汲，柴不消劈，日常做惯的事，倒有两桩吃重的放开了，时间的闲暇，也就多了，但她却并不将这闲暇的时间去诵经礼佛，还依准了妙庄王吩咐，有了闲暇，便编织草履力行不辍。那许多执役的人，因此益发尊重她的能够守信义，端的当如来佛一般的看她，自此以后，每日背地里替她将

汲水劈柴的苦工做去。在妙善公主每日见是如此，也只当真的是佛祖法力，故除了诚心礼佛，报答护佑之外，其余的事，一概不去问她。你道她是聪明伶俐的人物，对于这一点小小机关，如何竟猜不透呢？这都是心只在佛，并不旁鹜，一听了永莲之言，不再疑心到别处，故没有察破她们的设计。妙善公主有了这么多的闲暇，对于灶下的一切，自然更是十分注意。凡是富贵人家的灶下，暴殄的天物，自然不免，何况是王家的御厨呢？她见了杀鸡宰鸭的那种惨状，惻然心悯，必替念上百十来遍的往生宝咒。又见她们对于米粟不知宝贵，一方面用善言劝化大众，使以后注意惜谷，一方面又将他们所抛弃的败粟冷饭，收拾起来，霉腐的淘漉干净，放在日光下晒干，然后用布袋盛好。稻草上的剩谷也一般的加以收藏，这也算了她日常的功课。光阴易过，转眼之间，她执炊灶下，[匆/心][匆/心]已是一年。妙庄王也时常召监察她的宫女永莲问话，无奈那永莲已受了公主的同化，两人已心心相印，自然一味庇护著她，那里肯说她半句坏话。妙庄王听了，心上虽不以为然，但见她能耐得恁般劳苦，没有怨忿之心，倒也不免有些佩服她的毅力，惟有付之一叹。他已明知前次的希望，是永不会成为事实的了，但终究还有些看不破，趁著元宵佳节，宫中闹花灯，长次两位公主入宫庆贺的时候，叫他们再去善言劝导她一番，看是如何，这也不过是尽人事罢了！二位公主奉命之下，便到妙善公主的卧室中去，姊妹相见之下，自有一番契阔，然后渐渐的谈到正文。妙善公主不等两个姊姊开言，便先说道：「两位姊姊的好意，小妹一概都知道的，只是小妹立志已决，自不能中途改变，如其两位姊姊端的见爱，看在同胞分上，只求在父王面前添句好话，求父亲如了小妹修行的夙愿，拨个寺观给小妹做梵修之地，那就感激不尽，这场功德胜造七级浮屠，还望两位姊姊成全。」妙音、妙元两人见她如此说法，明知劝不醒她，多说也是没用，便略略敷衍了几句，告别出来，见过了妙庄王，将前事告诉一番。临了妙音公主反劝妙庄王道：「依孩儿看来，三妹妹是不会回心转意的了，她到底也是父王亲生之女，如其使她在灶下杂作受苦，倒不如成全了她的志愿，竟让她去祝发空门，或许她生有宿根，将来竟会得成正果，万一果能得道，与父王也多少有点好处的。」二公主妙元也是一般的从旁相劝，不由妙庄王不回心转意，当下摇了摇头，接著说出一番话来，正是

精诚能感格 金石亦为开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鉴精诚老父回心 愿修行女奴宣誓

话说妙庄王听了妙音、妙元两位公主一番劝解之后，不觉长叹一声说道：「儿啊！你们还只道为父真的忍心叫你三妹妹受苦？却不知为父的另有一片苦心，原想使她受些磨折，抛弃修行的心念，好好的招一个驸马，共享荣华之乐，不料她的意志，却如此坚决，端的百折不回，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若讲到你家这三妹妹，看来是注定要修行的。她自小就是茹素，而且言语行动，都带著几分佛家气息，人家说是夙根，或许有的。最奇怪便是三朝庆贺时的怪老人，几句偈语就止了她的哭；还有那个楼那富律临逃时留下的藏头偈语，隐嵌著妙善观音四个字，凡是这些，似乎都有关系，如今想来，都应在她身上，或者她有修成正果的希望，也未可知。如今是没法使她改变意志的了，只得由她。城外耶摩山下有座金光明寺，在前本有僧侣住持，后来因为山中出了猛虎，常常出来为害，寺中的僧侣一个不小心，便被猛虎攫食，吓得一般光头，亡魂丧胆，不敢再在寺内居住，四散逃奔到别处存身，这金光明寺就此荒废。以后凡是行脚僧人等过此，也不顾而去，一来寺中没有招待食宿，歇不得脚，二来又怕猛虎伤害，不敢存身，以后便成了习尚，故荒废到今已有十来年之久，依然没有僧徒法侣，可是虎患早就没有了。如今妙善既要求个舍身之所，这金光明寺正是个

绝好的所在，待我命人前往修葺一番，待功竣之后，择了吉日，送她入寺便了。」妙音、妙元二人听了这一篇话，才明白了妙庄王向日所以命妙善灌园和发往厨下作工的用心，当下大家庆贺令节，不在话下。到次日，妙庄王果然下旨，命在国库拨了款项，派定大臣监督，招工兴修金光明寺。那时三公主执炊灶下，本来不知此事，可是宫女永莲最先听到消息，不由得喜出望外，一路手舞足蹈的跑到妙善公主的寝室，大呼小叫地闯进去，连称三公主喜事来了。这么一嚷，倒把个妙善公主吓得一跳，因为她那时正坐在佛前闭目定心，做她内观的功行，忽然被永莲一嚷，乱了心神，又听得喜事二字，怪觉刺耳，亟睁开眼看定永莲道：「有何喜事，值得如此大惊小怪！要不是我，神魂都被你扰出窍去，毕竟何事？快快从头讲来。」永莲也自觉莽闯，便含笑认错道：「我因为欢喜过了份，才致如此，不料惊吓了公主，真是万分的罪过。可是这一件事，却是出人意外的，如今我且不说，三公主，你是绝顶聪明的人，生就的九窍玲珑心眼儿，这件事我请你猜上一猜，看是中也不中。」妙善公主也带笑说道：「你这伶俐鬼儿，怪会弄乖巧，叫我又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如何猜得你心中之事呢？好在我也不一定要知道这闲事，可以省却些精神哩！」永莲见她又要合目入定，便道：「我说我说，原来主上自前次大公主二公主苦苦相劝之后，他知道你三公主立志坚决，不再阻挠你的意念，听凭三公主舍身空门。又从了两位公主的请求，命将城外耶摩山麓的金光明寺做梵修之地。三公主啊！你想这不是天大的一桩喜事么？」妙善公主听了，也自暗暗欢喜，还恐她的说话不尽可靠，便道：「永莲呀！你休要编造了这一套谎言来哄我，我却有些不信。」永莲发急道：「好公主呀！我奉侍了你许多时候，何尝有一次哄骗过你来！今番之事，端的千真万确，现已雇匠兴工，修葺金光明寺，还派了大驸马爷，做督造大臣哩！好公主！你如其不相信时，我肯对天立誓。」妙善公主一听她如此说法，知道永莲刚才的话，完全是真，不由她不喜溢眉宇，合十当胸道：「毕竟父王是仁慈之辈，今番竟成全了我的素志。还大兴土木，重兴金光明寺，这一场功德委实不小，定然答报于将来哩！」永莲又插嘴道：「此事呢，端的可喜，只是三公主后日往金光明寺修行时，须多招些猎户，住在左近才好。」妙善公主道：「这却为何？猎户与修行有什么关系？」永莲道：「公主有所不知，那金光明寺以前本来有僧徒居住的，后来耶摩山中出了猛虎，时常吃食僧人，才将他们吓散伙了，至今成为废寺。公主如往那里，万一猛虎重又出现，那便如何是好？」妙善公主闻言，并不惊惧，含笑说道：「那个不打紧，猛虎是山中之王，能够通灵，故佛祖曾封为巡山夜叉，它所吃的都是些造孽多端的人物，那些人已失了为人道理，在猛虎眼光里看来，只当是禽兽，全非人形，故扑来果腹。若是虎眼中看出来是人形的，它决不肯吃，又何况是皈依佛祖一心修行的人呢？」永莲听了，不觉拍著手呵呵的笑起来道：「公主呀！这一来你可说错了，从前金光明寺中所住的，都是和尚，也是佛门弟子，一般的吃素持斋，一般的诵经礼佛，结果就有许多被猛虎所食，难道这般和尚就不成人形，或者还是那巡山夜叉一时沙灰蒙了眼，才致误食呢？这就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情。」妙善公主听了此话，不觉哈哈大笑道：「永莲啊！你算得聪明伶俐，这一片禅机你可是却参不透了，你道只要吃了长斋，每天每天宣诵佛号，就可算得修行，成得正果么？我且说一个譬喻你听，现在有一个人斋是吃的，佛是念的，可是另一方面，却在作奸淫盗窃、杀人放火的勾当，造成种种的恶业，你道这种人能够算是佛门弟子？能修成正果？在巡山夜叉眼光里看会得是人形么？再说和尚在表面上看，虽然同为佛门弟子，虽然真心修行的自属不少，但是也不是没有禅棍子和心术不纯洁的人在内。寻常人犯过，罪孽五分，念佛的人犯了就要加倍，变成十分，这就是知法犯法罪加一等的意思。那一班被猛虎吃食的和尚，一定有他们的孽根，再不然就是生前的夙孽，否则是决不会遭此魔劫的。况且外魔之来，都系自肇，倘然心志专一，外魔是决不会来侵袭的。故耶摩山中虽有猛虎，尽管无妨，猛虎自猛虎，我们修行自修行，两下绝不相干，你放心好了！」永莲听了这一大篇话，似乎心境开朗，点头称道：「如此，婢子愿随三公主一同去出家修行，免除一切尘世的灾障和轮回之劫。」妙善公主又道：「你的立志端的可嘉，但是修行一事谈何

容易？在此时一鼓作气，自然心念无二，万一到将来遇难思退，见异思迁，徒费了一番苦功，依旧是不得成道，那又何苦呢！凡事须要慎始全终，你要修行，可有始终不变的毅力？」永莲道：「有有有！婢子随侍公主有年，难道公主还不知婢子的脾气？若是不信时，待发个誓愿你听。」说著真的朝外跪下，说道：「皇天在上后土在下，一切过往神明，共鉴我心，婢子永莲如今发愿修行，如有三心二意，半途反悔，雷击火焚，甘心承受。」说罢磕了三个响头，方才站起来。妙善公主看她如此虔诚，又添了一个清修的伴侣，心中十分喜悦，正是

清修非异事 端在有信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兴土木重修金光寺 定良辰舍身耶摩山

话说妙善公主见永莲当天发下了重誓，立志修行，此后又添了一个清修的伴侣，心中自是万分欢喜。她从这一天起，情知出家的日子，定然不久，于是预备一切手续，专等剃度，不在话下。再说妙庄王自从下旨招工兴修金光明寺，又派了大驸马督工，大兴土木。这消息不久就传遍了通国，一班高手匠人都纷纷来归。还有一班百姓，听说是三公主舍身修道，重修金光明寺，都十分敬佩，表示同情，本来呢一位国王的公主，安富尊荣的日子不要过，却情愿含辛茹苦，冷冷清清的度此红鱼清磬的生涯，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啊！众百姓既生了敬佩之心，于是争献奇珍异宝，点缀这庄严的宝刹。你献宝石雕佛祖伽蓝，我献南檀做雕梁画栋，故今番修建的料，都是人民所乐献的。这也因为国中连年风调雨顺，百姓富有，输财才如此踊跃。材料既然富丰，工程的进行自然顺利迅速。况且这座金光明寺虽然长久无人居住，不免倾圮毁坏，但规模到底尚在，比了平空建筑，难易也就悬殊。故自二月初旬开工，一路风日清和，没有阻碍，到了五月初旬，殿宇禅房已经全工造竣。把一座颓垣败瓦的金光明寺，修建得庄严灿烂，金碧辉煌，黄瓦红墙，十分轩敞。可是屋宇虽已完工，还有许多雕塑的佛像，还未工竟，又隔了多时，才把里面布置得井井有条。督工的大驸马覆命消差，妙庄王亲自前往验看，果然十分合意。回宫之后，便命观星司礼等官分别选择吉日良辰，和拟定公主舍身出家礼节。大家又不免一番忙碌，择定六月十九日为公主舍身入寺之日，十七日行拜别先王陵寝大典，十八日行辞朝大典，十九日清晨辞朝入寺，一切仪仗都依佛家规程。正午由妙庄王亲到寺中，在佛前举行披剃大礼，一切拟定之后。妙庄王才召见妙善三公主，将各事告诉与她，叫她作准备。妙善公主谢了父王成全之德，自去收拾一切，不在话下。直到十七这天，妙善公主仍旧穿了公主之服饰，坐著宫辇，仪仗执事，前呼后拥，出得宫门。一路到王陵而来，祭拜过了历代祖先，祝告一番，不外出家的原因和自责的话，献酒奠帛，然后打道回后宫。城中百姓先已知晓，故路上瞻仰公主玉容的著实不少，宫辇过处，歌声雷动，妙善公主在辇中只是含著笑容合十当胸，算是与众人答礼。至次晨妙庄王照例身登宝座，见过文武百官，忽黄门官入奏三公主在午门辞朝，妙庄王便命宣上殿来。不多一会儿，公主上殿，行过三呼大礼，匍匐金阶启道：「臣儿不孝，只因一念礼佛，未能常侍父王左右，罪该寸[扌+平+桀]。惟愿仗佛祖法力，替父王增福益寿，明日为舍身之时，故今日特来辞驾，愿父王万寿无量。」妙庄王一听此话，心中著实难受，就好比刀钻箭射一般，险些儿淌出两行老泪来哩！你想这么一位聪明伶俐的公主，好容易抚育成人，现在却要与自己断绝关系，舍身出家，怎叫他不难受呢？当下勉强的忍住了泪，向妙善公主安慰勸励了几句，便命用自己的玉辇，送公主回宫。妙善公主虽然立志坚决，可是十多年父母之情，也不能抛撇干净，倒也觉得有些依依不舍。回到宫中之后，坐不多一会儿，长公主妙音二公主妙元也都来了，大家手足情深，又不免殷勤叙话一番，直到薄暮方始别去。妙善公主在事前早已布置妥当，故此时倒反没有

事干，此去的伴侣除了保姆和永莲二人之外，那灶下也有十来人愿跟去替三公主执役，她们也不管主上准许不准许，各自拾缀著，预备明天随三公主一同出宫，故这般人却忙碌起来。这一来是妙善公主为人和善，大都心悦诚服。二来那一班人多少有点夙根，故愿抛撇了繁华，去过那冷淡的生活。一宿无话，直到来朝五更起身，盥洗已毕，公主因为此时尚未受剃，故仍穿宫装。晨曦微茫中，早有宫女报称：「执事已齐，请公主示下。」妙善公主又向宫门行了大礼，正待到妙庄王寝宫辞驾，忽妙音、妙元两位公主走来，同声说道：「我等奉父王之命，特来相送三妹妹。父王且说不必入宫辞驾了。」妙善公主又向寝宫遥遥拜了九拜，然后方与两位姊姊拜别。到底是同胞姊妹，终不免依依难舍，叙了一番衷曲，方才黯然登辇。长次二公主也乘辇在后相送，一路直出宫门，就钟鸣鼓响，梵乐悠扬，幡幢前导，羽葆后随，一对对提炉燃著诸品名香，香烟袅绕直透九霄，一对对花篮插著百样奇花，香风结聚，保姆与永莲一个手执白玉如意，一个手执麈尾拂尘，分侍宝辇左右。值殿将军迦叶带著三百御林军，随辇护送。长次两位公主的宝辇，也自有宫娥彩女簇拥。这一天六街三市的人，拥挤得不堪设想，因为大家事前知道今天是三公主舍身入寺的日子，一清早就有许多人在要道侍候，都要一睹容光，并且有许多人带了鲜花珍草，预备献给公主。后来愈聚愈多，把由王宫到金光明寺的一条大路，挤得只见人头，真个是万人空巷，举国若狂了。公主宝辇过处，人家都欢呼舞蹈，争著将鲜花异草向辇中抛去，虽经御林军驱逐，也休想赶得散他们。宝辇行得没有多少路，辇中的鲜花已堆得满满，远望上去，好似鲜花扎成的一般，香气氤氲，好一派景象！一路上出得城关，缓缓向耶摩山麓进发。公主坐在辇中，远望那座耶摩山，虽算不得十分高峻，却也生得雄奇秀丽兼而有之，距城约有十里之遥，地绝尘嚣，天生是绝好修真之地。行行重行行，已到山前，转过一个山坳，再抬眼望时，眼前就是一亮，只见面前是一座金碧辉煌的山门，里边一条白石砌成的通道，直达天王殿前，红墙四面环护，屋面都是用金色琉璃瓦盖就，此时朝阳射在上面，只见万道金蛇缭绕空际，耀目生辉，真是庄严灿烂，无与伦比。妙善公主到了山门，便下辇步行，到天王殿礼过四大天王、弥勒韦驮。再进来便是一片极大的广场，场上苍松古柏，如蛭蟠龙斗，翠盖张天，上面便是一座白石砌成的法台，台后便是大雄宝殿。那时台旁对立著两行比丘尼，约有三十余人见公主驾到，都排开闲人，鱼贯下台迎接。这原来是各处尼僧，听得公主舍身本寺，故特来挂搭常住的。当下台上台下本挤著不少闲人，如今见公主到来，都向四下让开。两队尼僧就近公主上了大雄宝殿，此时殿上钟鸣鼓响，案上宝烛通明，炉内香烟缭绕，红鱼各各，清磬丁丁，大家瞑目合十，高诵楞严。公主礼过世尊，一卷经毕，方才由众尼僧引领来到禅堂休息。众尼僧逐一参谒，报过法名，一方面端正香茗，给公主解渴。此时一班闲人，又都挤到禅堂外面，喧喧嚷嚷闹成一片，幸而闻得妙庄王驾到，大家恐干罪戾，方才向外散去，可是这么一来，把庭院中的花木已踏坏了不少，栏干等也不免有些损坏，但众人对于公主的热情，却也可以想见了。正是

今朝归佛座 他日渡芸芸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试金刀斩断六根 入空门静观三界

话说一般群众，因为要瞻仰妙善公主的玉容，故她足迹所经，大家都如浪一般的涌过去，毕竟因为人数太多了，把院庭中的花木，已踏坏了不少，雕栏之类，不免受到损害。这并不是群众不顾功德，却因为如此而愈见他们对于公主的热情，后来听说是国王驾到，人家恐干犯严威，方才纷纷散去，其实此时妙庄王方才出宫哩。妙善公主听说父王驾到，即忙站起身来，带领了一班尼僧，鱼贯的出了禅堂，一直的来到山门，预备接驾。大约候了一个时辰，才见清道的飞骑赶到，接著护卫

执事，蜂涌而来，提炉香袅，御盖风摇，王驾已到，众大臣追随之。三公主带了一众尼僧，当道跪拜迎驾，那班观礼的百姓，也都匍匐道旁，肃静无哗。妙庄王的御辇，直到天王殿前停下，出了辇，便迳往禅堂休息，众大臣都在外边侍候。三位公主又重新见过驾，分侍左右，坐了一会儿，妙庄王便命各殿点齐清香名烛，待我先行拈香，然后替三公主剃度。下边一声答应，隔不多时，报说已预备停妥。妙庄王便起身带了三位公主，先行来到正殿，文武百官后随，正殿拈过香，又到罗汉堂，又到伽蓝阁，都拈过了。其余天王殿等处，派各大臣代拈。然后回到大雄宝殿，一班尼僧，已撞钟击鼓，朗声念佛。妙庄王在偏首里坐下，妙音公主站立在上首，手中捧定玉盘，盘中放著一把锋利金刀；妙元公主站立在下首，手里捧定一个钵盂，盂中盛著半盂清水；保姆永莲也分立两旁，一个手中捧著黄色袈裟，一个手中拿著僧鞋僧帽，大家都凝神摒息，眼观鼻，鼻观心，寂静无声。那时三公主已到僧房中，换了平民服饰，杂在尼僧队中，同念著法赞。观象官上殿奏称：「良辰已到！」妙庄王便命宣妙善公主上殿，奉行大典。那时自有执事人等，打著一对长幢，携著一对提炉，到尼僧队里，引了三公主来到妙庄王面前，跪拜如仪。妙庄王开言道：「儿啊！此时我和你还是父女，隔一会就是陌路人了，但愿你出家之后，坚心修行，光大佛门，使后世敬仰，更愿你能够得道正果，肉身成佛，更愿广布佛法，救渡世人。如今你且到佛祖跟前去虔诚发过愿心，然后待为父的替你剃度。」公主又拜了三拜，站起身来，走到佛座之前，倒身下拜，默默通诚祝告，发过了愿心，然后回到妙庄王跟前跪下。妙庄王在白玉盘中取过金刀，一面将妙善公主的头发，向四下分开，使披下露出顶门，一面就在她顶门上剃了三刀。这么以来，不由他一阵心酸，两股热泪，破眶而出，手中的刀震震欲堕，再也说不出半句话来。旁边的执事尼僧，见了如此情形，生怕金刀堕地，便跪上一步，在妙庄王手中接过刀来，将妙善公主的头发，一阵苏苏的剃，瞬息之间，已变成一个光头。妙庄王于是又在二公主手里取过手巾，从钵盂中蘸了清水，在光头上揩拭一周，又亲自取过袈裟替她披上，又赐了鞋帽。妙善当场换好，合十拜谢过了妙庄王，站起身来，重又参拜佛祖，此时她竟与众尼僧一般无二。妙庄王睹此情形，不便久留，便命排驾回宫，二位公主跟随在后。妙善率领群尼，一直送到天王殿外，各各匍匐于地，妙善口称：「贫尼妙善，率领合寺尼僧，恭送我王御驾，愿我王万寿无疆。」妙庄王与两位公主一听如此称呼，心上又一阵说不出的难受，话也哽住了说不出，只将手招了一招，各自登辇而去。妙善见他们去远了，才站起身来，带领群尼回到寺中不表。再说那一班观礼的百姓们，见如今大典已告完毕，再没有甚么可看了，便也扶老携幼呼男觅女的纷纷散去，寺中才清静下来。从此以后，妙善公主竟变了妙善大师，安心住在金光明寺中，虔诚修行。贴身又有保姆和永莲二人作伴，伏侍的人，又都是旧时宫女，故她视此金光明寺，无异就是西方乐土。但那一班常住的尼僧，虽然一般的会得诵经念佛，对于佛家的奥旨，却没多大了悟，因此妙善大师便在课诵参禅之外，每逢余暇，就和她们讲经说法，随时加以指点。又定每逢三六九日，为演讲之期，合寺众人须齐集讲堂，听宣佛旨。就是左近的在家人，如其有心向佛，愿意来听，也并不拒绝，还备了斋点，供这班人果腹。如此一来，到了三六九的讲期，就有许多远近贫民，纷然而集。在他们的初志，不过是叨光些斋点，并不是诚心来听甚么经。但经不起这位妙善大师，妙舌生莲，说得天花乱堕，把许多愚顽之心，渐渐的凿开了窍，大家都有些觉悟，信心也就深切起来。那些起初为了图口腹而来的贫民，到此竟得听经之癖，大有非听不可之势，并且还替他宣扬传说。故三六九讲期的听众，也一期多似一期，真如山阴道上络绎不绝。国中信佛的人，也就逐渐增加起来。若照常情而论，出家人本就受十方供养，如何她却反其道而行之，供养起十方来呢？一来这金光明寺中，置有良田千顷，衣食丰足，不必要人家斋供。二来妙善大师的主旨，就在于感化愚顽，拯拔苦厄，光大佛门。若不是如此，决不能吸引群众，好得多看钱也没用。备办些斋点，究竟所费有限，所造的功德，却非常宏大，又何乐而不为呢？这么一来，连城中的贫民，也闻风而来，讲期竟如市集一般，耶摩山下也生气勃勃了。光阴易过，转瞬之间，已是冬寒天

气，北风肃杀，刺入肌骨。那一班贫民，身上没有棉衣，禁不起冷气的侵袭，多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一步，因此听讲的人，一期少似一期。妙善大师虑知其故，不觉惻然心悯，便命人入城去，买了许多布匹棉絮，亲自加以剪裁，裁成大小不等的袄裤数百件，分交合寺尼僧侍役去缝纫，到底人多手快，不消几天，已经做得完成。又命安下大锅，每逢讲期，预先煮下几斗米热粥，待大家饱餐一顿，再上讲堂。凡是没有棉衣的人，就将袄裤分给他们。大家既有了棉衣御寒，并且在风中走冷了，又有热粥可吃，再也不愁甚么，于是听讲的人，又重行增加起。话休絮烦，如此大家替他宣扬传说开去，通国的人民，都视这座金来了光明寺，好像慈善机关一般。一班赤贫如洗，毫无依靠之人，竟有不远数百里，老远的赶到耶摩山来，投身金光明寺。这位妙善大师却一视同仁，凡是出家百里的尼僧来投，一概收留在寺中，也不讲甚么三餐一觉的话，他们不想走，也不去催赶动身，由他住到几时，好得禅房广大众多，不愁容不得。至于在家人老远来投的，其间男女老幼都有，寺内自然不便收留，妙善大师又每人发给竹木柴草等材料，叫他们自去山麓，择地搭盖茅舍居住，每人各给些少本钱，叫他们去自谋生计，博个糊口之资。如此一来，不消几时，把这凄凉冷落的耶摩山麓，竟变成一个很大的村镇，那里居住的一班人，都受妙善大师的恩惠，一个个都感激于心，将他的说话，奉为金科，最早觉悟的，倒是这班下愚的贫民，正是

聪明能自悟 愚拙信心坚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一念兴定中尘劫现 功行满心上白莲生

话说耶摩山下，经妙善大师济贫救苦之后，已成为一个市镇相仿。一班贫苦的人们，做做小本经纪，倒也足资糊口，安居乐业，都出于妙善大师一人所赐，故大家对她的信仰，自然格外坚诚。她的讲经说法，深入人心，也格外来得容易，不久便变成一个小模型的佛国。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怎么不喜？就是永莲的功行，也是一日千里，有显著的进境。有一天她告诉妙善大师道：「我昨日夜间在禅房打坐，忽然似梦非梦，好像神魂出舍一般，一路上飘飘荡荡，向东方过去，不知有几千百里，才见有许多百姓，聚集海滨，困苦流离，一个个面有菜色，我便向他们寻问，为何如此困苦？他们争著说道：我们这一群人，四方万国之民都有在里面，只因中原战伐连年，闹得男不能耕，女不能织，就此无衣无食，还不免刀兵之祸，不得已逃亡到此，虽然受些困苦，杀身之祸不会再遭，比了在故土时，已有天渊之别了。我看他们拿树皮草根充饥，败絮箬叶蔽体，比了我们耶摩山下的百姓，确有天堂地狱之判。只可怜那边没有一位慈悲的大师，救拔他们的苦厄，又不能将那班困苦百姓，立刻移到耶摩山下，同沐我佛的恩光。但于临别时曾告诉过他们，若要寻觅乐土，除非到西方耶摩山下金光明寺中，受佛的庇荫，才会免掉你们的魔难。我说过了这几句话，正待寻旧路西归，不料一阵狂风过处，飞沙走石，那一班困苦的百姓忽然一个个都变作虎狼，向我扑来。我正著急，却有人喊道：永莲永莲！你走魔了，我听了此话，心神才又收摄，睁眼看时，却是保姆奶奶在旁声唤，这不知是何景象？还望大师慈悲见告。」妙善大师闻言，合十当胸道：「善哉善哉！永莲呀！倒看不出你功行如此迅速，已居然能入定了。这入定一事，就是坐禅的功行到家，神魂出舍，离开了自己躯壳，遍游十方世界，下可以观看尘世的烦恼，上可以见到佛国的清静，无往不可，你能够入定，自是可喜。但是入定须志心澄念，一念不生，六贼外魔不致来扰；若兴一念，外魔立刻应念而至，若生了邪恶之念，六贼齐来，会扰得你不能出定，有因为坐禅而成为疯痴病废，就只为此缘故。你在定中见到了种种情形，觉得可悯，便发慈悲心，指示他们出路，这原是善念。只不合指点他们到这里，因此就不免存些儿自私之心，只此一念，故就招了外魔，发现了后来许多

可怖景象，好险啊！若不遇奶奶观透了走魔，一时还不得出定呢！永莲啊！你往后去须要小心在意，切不可胡思乱想，须知这是入道的紧要关头，失之毫里，谬以千里的啊！」永莲合十谢了指教之恩，却又问道：「往常听大师说法，如何不曾闻得这些妙旨，却是为何？又不知由此入道，还要经过如何的程序，敢乞指示。」妙善大师道：「永莲呀！你有所不知，早日间听我说法的人，都是些愚昧未启之辈，若就拿这种深奥的道理去讲给他们听，非但如对牛弹琴，白费心机，并且反而会将他们的心窍闭塞，永远没有开凿的希望。故我向这班人的说法，先求正他们的心志，心志正了，方才灵台间自然光明，愚蒙既启之后，再与他们讲求入道的机关，那才易于领悟哩！这是我向日不曾讲过入定的缘故。至于由入定达到证果的程序，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似乎可说，实不可说。入定一回事，不过是有了相当功行，神魂能出舍遍游十方，但是终究还不能脱离躯壳。若是入了定，无法出定，要不多时，躯壳固然如常人萎化腐烂，就是已脱离躯壳的神魂，也要不了多少时候，就会分崩离散，终于消灭，这与常人的老死，也没有什么判别。故在这一个期间，入定之后，必然要求能够出定，由这些功夫做去，逐渐进步，就会达到身外身的境界。什么叫著身外身呢？就是在躯壳之外，另成一身，神魂尽可与躯壳脱离。简单说一句，就是入定之后，不必再求出定，神魂依然团结，永不会分散消灭，到此一步，即可脱却皮囊，得成大道了。但是要达到这种境界，非但要坐禅功深，礼佛念切；还要积满三千功德，受尽万般苦难，方始有望。你不闻佛祖当年也一般的受了许多意外魔障，方才得道的吗？我们现在论功行，还未及一半，功德未积，苦难未受，要望成道，路途远哩！可是只要心坚，终究不会白修的。就如你能够入定一事，就是个大大的明征，只要耐心修去就得了。」这一番话听得永莲乐不可支，不觉手舞足蹈，不在话下。再说永莲已有如此程度，那位妙善大师功行的高深，自然更不消说，如何她不能证果莲台呢？只为的是尘劫未满，功德未足，她自己灵根不昧，对于这事也自明了却不向人宣说，惟是在暗中累功积德罢了。光阴荏苒，一转眼又是三年，那一日大师正在打坐，方将入定，忽似有两人对话道：「灵台上莲花开否？」另一人道：「开了开了！只少一位菩萨。」大师暗暗道声不好，什么外魔敢来相袭。性急收束心神归舍，却见自己一颗心，变成一朵白莲，莲花的上面，跌坐著一位菩萨的法身，低眉合眼。仔细看时，那菩萨却就是自己化身，不由得一欢喜，这眼前的景象完全绝灭，仍就冷坐在禅床上面。妙善大师明知就里机关，也不向人说破。第二天朝上做完功课，才对大家说道：「我前蒙佛祖显化指点曾说过，如要证果，定要须弥山上雪莲花做引。我想我自从舍身以来，闭门苦修，并未出去朝过名山，如何有得到雪莲之日？故现在决就往朝须弥，顺便寻访白莲，你等在此好生修行，将来少不得都有好处。」大家听了，觉得突兀，不免面面相觑。那位保姆和永莲听了，都赞成此说，并且她二人愿作伴前往。妙善大师闻说甚喜，便将金光明寺中一切内外诸事，托付给执事尼僧多利，并且叮嘱她以后一切事情，务须仍照往时，不可变更成法。我们此去多则一年，少则半年，不论是否觅得到雪莲，一定要回寺的。多利一一领敬，妙善大师交代过了一遍，便带了保姆和永莲二人，回到自己禅房内，收拾些衣帽食粮。叫永莲打开一只板箱，只见里面放著一整箱的细麻织成的草鞋，拏来一数，恰是一百单八双之数，便一双双的打叠起来，扎做一捆。又取过一只木桶，里边分贮著米谷，取出三个黄布口袋，分别装了，预备各人背负一袋，这些都是她贬谪在灶下受苦之时，编织拾掇的，今番要走长路，恰正用得著。三人的衣服合打著一个包囊，大家在路上好轮流背负。那一只紫金钵盂，是出家人出门挂搭的信号，并且系妙庄王所赐，自然格外宝贵，由大师自己带在身旁。三人收拾停妥，携了包囊等物，走到外厢，到大殿上拜过佛祖，通诚祝告一番，方才动身登程。合寺尼僧在后相送，就是耶摩山的一般信士，也都手持清香，来送大师朝山，正是

朝山心念切 证道尚须时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了因缘往朝须弥山 施米谷安度神鸦岭

话说妙善大师等收拾行囊，从金光明寺动身，要去朝须弥山访寻雪莲。合寺尼僧在后相送，山下一班住户都是受过她恩惠的，此时间她要离金光明寺，往别处去，大家那里舍得，故顷刻之间，都扶老携幼遮道相留，不肯让他三人过去。后来经妙善大师竭诚开导，说明不久就要回来，并非抛弃此土，众人方才放心。又见她三人意志坚决，谅来阻挡不住，只索各自燃了清香，也随著众尼僧相送，直到五里之外，经妙善大师几次劝阻，方才拜别回去，不在话下。再说妙善大师等三人，离了耶摩山金光明寺，取道向东而行，一路上晓行夜宿，腹中饥饿，便拣有人家处化斋果腹，一连数日倒也安然无事。直到第七天午后，走到一个所在，前面一座高山阻路，山势异常险峻，回望无路，唯靠南一条羊肠小道，似乎可以行走。三人自然择有路的地方走，却忘了须弥山是在东北，因此误了路程，当下走入深山，上高下低，颠蹶得十分困苦，却又越走越深，不知何时得出。三人抱定不屈不挠的毅力，一路前行，看看天色将黑，便找一个石崖，权且度夜，幸而没有遇见什么。到了次日天色黎明，才背负行装向前赶路，又整整的走了一日，方才出得山口。她们还只道所行的方向是正东，不料这一座山坡是迤南的，依山向走去，却是一直往东南，不知不觉，越走目的地越远。如此又是五七日，遇到一村人家，因天晚前去借宿，就逢著一位花甲老人，把他们留到家中，供斋已毕，问起她们意欲何往？妙善大师说明一切，老人不觉呆了一呆道：「你们欲往须弥山，可是走错路了！你们来时，不应出戒首山的南谷，一直沿山向北而去，转过山嘴，有条大路是往须弥山的捷径，你们却为何不走那边？却出南谷，就走岔了，一直向南来，才到此地，已多走了三百里，若不遇老丈，你们还越走越岔哩！」三人听了此话，都面面相觑。永莲插言道：「老丈啊！如此说来，我们得走回头路，仍过南谷再向北行了。」老者道：「这倒不必，你不知世上的路，原是路路通的，不过远些近些罢了。况且南谷那面不是平安之路，深山中豺狼虎豹，那一种没有。常人都须结了大队才敢出入，你们来时得平安到此，已经是万幸了，难道又回去送入虎狼口中吗？」妙善大师合掌当胸，念声阿弥陀佛，然后向老者说道：「老丈啊！多承指教，感激不尽，现在只求你老人家大发慈悲心，指引一条上须弥山的正路，使我等得早日朝山，圆满功行，那才功德无涯哩！」老者道：「这个有何不可，明天你等由此出去，一直向东北大道而行，五十里之外，有座高山，名叫神鸦岭。越过此岭，一直落北走去，再走三百里路程，转向正东，就是上须弥山的正路了。可是这座神鸦岭极不易过，因为山上有一群神鸦，共有二三百只，比了鹰隼还要大，性极猛鸷。山下乡村人家，逢到祭祀的时候，所有的祭肉并不煮食，却用来占卜吉凶祸福，占卜的方法也很奇特，便于撒祭之后，将所有的祭肉完全抛弃在山麓之下，如撒下时就有乌鸦来争食，乃大吉之兆；如当时没有乌鸦来食，第二天便去探视，祭肉没有了，认为神鸦食去，此是中平之兆；若祭肉丢在那里，三天仍没有神鸦食去，那是大凶之兆。他们一定要将肉齧切了，去喂猪狗，算是拔除不祥之兆之意，因此就养成神鸦食肉的习惯。倘在平时无祭肉可吃，那群神鸦就在山中搜捕野兽来充饥，若是有人在山中走，神鸦饥饿时，也会将人啄死，大家分吃。那里还有一个风气，就是对于神鸦的尊敬，比了敬天地还要厉害，故神鸦虽攫食人畜，都不敢去赶逐。猎人的弓矢，也不敢加于神鸦，山中的野兽到底有限，被吃的被吃，逃跑的逃跑，因此吃人便成了常事，人在被啄的时候，连抗拒都不敢抗拒，凭一群神鸦分尸果腹。如有人被鸦吃了，大家指此人一定有什么亏心之事，才受此罚，非但不加怜惜，还以为如此以来，此人的罪恶也就得湔涤呢。这一条有此危险，不过我替你们想，如今欲上须弥山，眼前只有这两条路可走：不出南谷就出神鸦岭，两下却一般的险恶，较量起来，南谷更凶，猛虎既多，道路又长，不易避免。这种神鸦虽猛，但过岭的道路，只有十来里，日中时过去，或者可以不遇见神鸦。并且现在祭祀期已到，有些赶早的人家已在设祭，神鸦已有祭肉可食，就算遇到，或者不至于受到危害，也未可知。因为两下相较，似觉彼凶于此，况且路途又

此近于彼，故老夫叫你等从这条路走啊！」当下永莲听了此话，不觉失色道：「有这等险恶地方，叫我等如何过去呢？但不知除此之外，是否还有别一条路可通？」老者道：「小路却是甚多，只是还要来得险恶，非有虎豹豺狼，即有妖魔鬼怪，更休想走得。」妙善大师道：「妙哉妙哉！老人家的指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明天就此走去便了。永莲你休生害怕之心，要知我们出家人，除诚心修行外，其余都没相干的，躯壳之见切不可存，我们此去危险正多，岂止神鸦岭一处，若就此畏惧不前，如何有达到须弥山的一日呢？一切自有佛法维护，包管平安可以过得岭去，此时不劳你担得半分心儿。」老者也就告辞入内，让她们三人打坐休息，一宵易过，直抵来朝，大家起身盥洗一番，老者又去备了早斋给她们吃了，三人谢过老者，告别登程。一路向东北取道进发，大家预备午未之交，赶过神鸦岭，免生意外枝节。故沿路不敢停留，直到已牌时候，已望见那神鸦岭矗立在面前，郁森森的树林，黑越越的草径，就是很远望望，已是怕人，若在此中行走，岂有不心惊胆战的呢？又走了一程，已抵山麓，恰有一条石径，可以拾级而登。大家默诵佛号，鼓勇前行，直到岭巅，倒一些儿没有遇见什么，连神鸦的影子也没有看见一个。于是便转下山坡，隐隐见数里之外，有一个很大的村落，妙善大师便道：「善哉善哉！你们看前面不是一个村落么？我们到得那里就好了。」其实他口中虽如此说，两只脚却已疲乏得不堪，好得此时下山势，比了上山省力得多，顺步而行，行程还不算慢。片刻之间，已到山腰，这里却是一片平岗，极为宽阔，树石也疏落有致，此时妙善大师实在力乏之极，不能再走，一路上却没遇见什么，心中倒很安定，总以为今天不与神鸦相遇的了，故向永莲等二人说道：「我们今日奔波，已走了五十来里路程，我如今足疲腰痠，可真的走不动了，此间风景很好，倒不如大家在此休息一会儿再走罢！」保姆也道：「我也来不得了，歇歇最好。」永莲却不以为然：「出意外祸殃，反为不美，我看还是一直过去的好。」保姆道：「你又来了，我们走了这许多路也没有什么？难道小歇片刻，就会出岔枝儿么？」永莲弄得没法，只得放下包囊，就石上坐下，不料须臾之间，鸦声四起，把三人吓得发呆，正是

安闲偷片刻 为此惹虚惊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遇善士指点前程 恋风景旁生枝节

话说永莲好意劝她两人前行，到了村落之处，再找地方休息。可是一人拗不过俩，妙善大师和保姆因为腿酸脚软，委实不能再走，只得放下包囊，各各找块平净的大石，坐下休息。走路也有个秘诀，最忌的便是中途休息，你若走长路，到半路上觉得力疲，尽管放缓些脚前行，虽然觉得勉强，但勇气不退，始终可以走到。若觉得力怯，便坐下休息，非但越休息越觉疲乏，并且连前进的勇气也会因之减退，重新站起来走时，竟有寸步虽行之势哩！她们三人都不曾走惯长路，故不知此种诀窍，当时一坐下，竟如生了根一般，恨不得就在此间过宿。还算永莲催迫得紧，好容易催妙善大师和保姆站起身来，拂了拂身上尘埃，正待各携著包囊往前走，不料正在此时，当头哇哇哇！一连几声乌鸦叫，吓得三人没了主意。永莲道：「常言说得好，老鸦叫，祸事到，何况叫的又是吃人的乌鸦呢？我早叫你们走路，若听了我的话，此刻相去已远，避得过乌鸦之厄，如今却是怎处？」她们说话之际，四方的乌鸦都闻声而集，满天空都是哑哇哑哇的叫声，也不知共有多少，它们好似今天得了可口的食物，大家在那里欢欣鼓舞，互相庆幸似的。这一来，把永莲等更是弄得手足无措，到底妙善大师修行功深，定力坚固，却反而坐将下去，向二人说道：「你等且都坐下，收摄心神，休得惊慌，我自有道理。」二人没法，只得坐下，听候乌鸦来啄食，那恐惧一念早已抛向九霄云外。但那些乌鸦，嘴里虽然哑哇哑哇的叫，在三人的头上不住的来往盘旋，却并不下来啄食。原

来心神不乱的人，异类眼中看得极伟大，是不敢骤然相侵的，乌鸦盘旋不下，也只为此。但乌鸦虽不下来啄食，却盘旋飞鸣，围守著三人，也终究不肯舍之而去。如此约有半个时辰，妙善大师坐到分际，忽然觉得灵台间光明一闪，就似乎有人告诉她道：「你这人好呆，乌鸦飞鸣，志在求食，他又不是一定要吃人，你如给他些东西，他们自去争食，你等不是就可以脱身了吗？你那袋中的饭干，不是很好的食粮吗？」妙善大师此心一动，便立刻将自己身上的黄布袋儿解开，抓了一把饭干用力向平地上撒去，乌鸦见了，果然都争著去啄食。她于是撒撒了大半袋饭干在地，空中已不见一只乌鸦。她这才唤同二人，各各带了行李，三步当两步的一路踉跄下山，也不顾脚下高低，直奔到山麓，果真不见有乌鸦追来，方才安了心。缓缓向村落前进，直走到红日西沉，方才达到村舍。那村中的人见三众打扮离奇，不像近地之人，男男女女都围上来观看询问。妙善大师南无著手，向大家说道：贫尼妙善，是兴林国耶摩山下金光明寺中的住持，只因发愿往朝须弥，与她等二人一路行来，不料错走了路程，出了南谷。幸蒙善者指点，才绕道越过神鸦岭，方得到此，如今天色已晚，前面又没村庄，不能再走，还望那一位施主慈悲，借一席之地，容过一宿，讨一盂素斋果腹，别无所求，明朝一早就得告辞的。大家听说是从神鸦岭那一边来，都面面相觑，其中有好事的人问道：「既是从那边来，一路上可曾遇见神鸦？」妙善大师回说遇见，又将刚才的情形诉道了一遍。众人听了齐声说道：「奇事奇事！这三人有何魔力，连神鸦都不去伤她们，遮莫竟是神人吗？」其中有个村长模样的人向众说道：「尔等且休啰苏！这三位呢，原不是寻常人物，修行之人，上自三十三天，下至三十六道，无不畏敬，何况神鸦又是通灵的，自然不会去难为她们了。现在既然来到我们村上，前面又是数十里没有人烟的去处，我们就好好的款待，老汉家中现成有著空房子，就请三位到我那里去歇宿罢！」妙善大师等三人都合掌称谢，众人也都说道：「刘老儿！今番倒叫你当一次上门差了。三位高尼明天不上路的话，我们好歹轮流备斋款待，以尽地主之谊。」说著大家散去，刘老儿便领了三人，一同到他家内，让她们坐下，然后命家人出来相见。他一家的人的确都是好善向道之人，一见三位高尼，忙著去烧茶送水，准备斋饭，让三众吃了，天色已经不早，便将她们送入一间洁净上房，床褥整齐，十分清爽。妙善大师等就在此中打坐参禅，次日清晨，刘老儿备了早斋，请三位吃过，苦苦挽留。妙善大师道：「现在因朝山心切，不敢多留，有负老人家的盛意，只请指点前途路径，那就感激不浅了。」刘老儿情知留她们不得，便道：「从此间一直落北而行，走了三十里，前面有坐小小山头，名唤金轮山。你们不必翻山而过，只稍迤东而行，抄过山嘴，再投北走十七八里，就是塞氏堡，可以投宿。但在金轮山左近，却须悄悄地从速过去，不可有所留恋，到得塞氏堡，包就没事，前途路径，可从那边再行探问。」大师等三人连连称谢，告别登程，出了村子，一直取道向北而行。起初只见一片漠漠平原，除了黄沙滚滚，白日昏昏之外，旁的一无所见，四边连水草都寻不到，只有她们三个人在沙漠中行走，在幽寂之中稍稍露著一点生机。她们呢？毕竟定力坚固，全不觉得有艰难畏惧之意，若在常人走到这种人烟水草都没有的地方，谁也不免要心惊胆战呢。再说三人行了一程，果然远远望见一座山头，斜迤在西北，虽不甚大，倒也林木森然，风景很是壮伟，这分明就是金轮山了。他们在寂寞如死的荒野走动，如今忽见一座生气勃然的山林，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连脚步也觉轻了不少，鼓勇向山下而来。不多时已到金轮山麓，只见那座山麓，虽不高大，却生得怪石嵯峨，奇峰叠嶂，青青的树木，碧碧的小草，中间还夹杂著不知名的野花，好一派宜人的风景。妙善大师看了山景，不觉口中喃喃的说道：「善哉善哉！我等一路上行了这许多的路，经过的山岭也不少，何曾见过如此好风景！不料在这广漠之间，却有如此好山，这可见天地造物，出人意外了。」她对于此间风景，生了爱之一念，于是贪著山色流连不进。但那永莲却从旁催促道：「大师呀！我劝你莫要恁地留恋不舍，刘老儿顷间，不是曾经说过，叫我们到金轮山下，要悄悄地从速过去，话中有因，看来此间定有什么危险之处，我们还是快快过去罢，休再弄出枝节啊！」妙善师道：「刘老儿不过如此叮嘱，他究竟没有说什么？我看这座山生得

如此可爱，也决不至藏什么妖魔鬼怪，况且在青天白日，看一会又怕怎的？」永莲道：「话虽如此说，但到底仔细为妙，贪闲玩毕竟也迟了朝山路程。况且我往常听大师讲过，六贼之来，都由自肇，照目下的情形讲来，大师对于此山，已生了爱的意念；留恋不舍，又动了贪的意念；一念尚不能妄生，如今兼生二念，如何了得？我们还是走罢！」妙善大师听了这一番话，也自憬悟，收摄心神，连说「好好好！走走走！」可是待要走时，已经来不及了，正是

刚在收心处 邪魔已到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金轮山大师被劫 塞氏堡同伴求援

话说妙善大师听了永莲一番劝导，即收摄心神，连连说道：「好好好！走走走！」大家匆匆前行，走不到三十步越近，忽闻一阵钩辘格格之声，好似众人讲话一般，那声音从一座深林内送将出来，三人一听，情知不妙。举眼看时，只见有一队夜叉野鬼，从树林中直扑过来，她们不看也便罢了，如今一见了这队夜叉，不由得大家心惊胆战，欲待拔脚奔逃，可又奇怪，两条腿好似生了根一般，再也休想提得起分毫。看那些魔鬼，已是越来越近，永莲在这危急之中，也顾不得什么，一把拖了妙善大师的手，拔步便走，跌跌爬爬，走不多远，妙善大师已栽倒在地。于是就有一个夜叉，直扑到大师跟前，一伸手把她擒了过去，永莲没法可想，只得舍了大师，一直奔了三里路，回头不见有夜叉来追，方才定了心，放缓脚步，慢慢走去，一路寻思道：「今番可是完了，大师既被夜叉劫去，老奶奶又不知下落，谅来也是难逃灾障，如今只落得我一个人，独行踽踽，如何是好？」正在没有主张的时候，忽后面有人喊道：「永莲慢行，等我一下啊！」永莲一听，知是保姆的声音，索兴立定了脚，回身看去，果真见保姆一颠一跛走来。永莲急问道：「老奶奶你倒脱险来了，大师怎样了？」保姆摇摇头叹息道：「休再提起，那群夜叉自抓得大师之后，一个个都欢呼跳跃，簇拥著她向深林而去，却丢下我，毫不相顾。我又见你逃了，故特赶来和你做一起，且商议一个救援的方法。」永莲道：「那一群夜叉鬼，生得多么凶恶，料想大师被他们劫去，决无好相与。但我与老奶奶，都是手无捉鸡之力的人，又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得她呢？」保姆道：「话虽如此说，见死不救，到底失了出家人慈悲之旨。我想前面离塞氏堡不远，不如且到那边寻几个善姓，一同商议援救大师的方法。」其实这也是无可如何中的办法，聊尽人事罢了。二人计议定了，便取道向塞氏堡而来，不在话下。我写到这里，不免将夜叉之事表明一番，免读者误会。你道那群黑鬼果真是夜叉么？其实却是山里的特种人类，这一群人尚未开化，他们仍旧过著茹毛饮血的生活，身上也不穿衣服，生著寸把长茸茸的黑毛，脸上的毛，虽此较短些，但也足以掩蔽皮肉而有余，只露出滴溜溜的两只眼睛，和一张血盆般的大口，远望上去便象夜叉野鬼一样。却说永莲和保姆慌慌张张的来到了塞氏堡，当地的老百姓看见二位尼师如此狼狈的跑来，很觉诧异，都停了手中的工作，围上来向二人询问。保姆便合十为礼，先将自己来历详细说了一遍，接著便把金轮山经过，妙善大师被夜叉擒去之事，告诉了众人。大家一听此语，不觉即伸出舌头来，半晌缩不进去，同声说道：「好险好险！你二位不知福分有多大，才被你等脱逃到此，要不然，此刻连性命都结果了哩！」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嘈杂著，早惊动了堡内一位官人，疑是这班工人有什么事在此争吵，故闲闲的踱将出来，喝道：「大家不在工作，啰苏些什么？」工人闻言却说：「孙大官人来了。」就中有个工头模样的人，走上前去禀了一番。那位孙大官人便和颜悦色的说道：「如此就请两位进堡，到舍下坐坐，再作计较。」原来这位孙大官人单名一个德字，是这里的堡主，平日乐善好施，远近很有他的名声，现在看见了这两个可怜的尼僧，自不免招呼她们到家去款待了。当下保姆永莲二人跟了孙德进堡，

一直到他家里，分宾主坐定。永莲心念著妙善大师，便首先开言道：「大官人啊！我们二人虽然脱险逃得此间，只是还有同伴的妙善大师，如今却陷身在夜叉队中，不知如何受苦？总要求大官人大发慈悲，想个方法出来。搭救于她，这场功德，比了修桥补路还要大呢！」孙德闻言，连连摇著头，一面将山中所遇的野人，并非夜叉的话告诉了她们，一面又说道：「这班毛人与外间隔绝，彼此言语不通，又没情理可讲，山谷中就是他们的世界，谁敢去撩拨他们？又有何方法，可以救得你们那位同伴？况且这班毛人生性十分残忍，凡误走入山的人，总被他们生吞活剥，决无生还之望。你们同伴的那位师傅，既被毛人擒进山去，想来生命早已不保的了。就是端的有了相救方法，此刻却也嫌迟了，又何况无法可施呢？我看朝山的话，只好你们两位自去，那位被陷的师傅，是没有希望的了。就是两位前往，前途的危险也正多著，却须一路仔细。」保姆和永莲一听如此说法，不由得心上如刀钻剑刺一般，两股热泪扑簌簌直滚下来，永莲呜咽著说道：「大师啊！你一向心志专一，声不能悦你的耳，嗅不能乱你的鼻，味不能扰你的口，色不能恋你的目，一切富贵荣辱不能动你的意，修到如此田地，今番不合贪看山色，招出这一场灾祸，弄到功亏一篑，叫人怎不可惜？」保姆接口道：「永莲啊！你且休一味的埋怨著她，她现在虽陷入绝境，生死存亡，究竟还不曾有个实在的消息，那我们对于她的希望，还不曾完全断绝。她毕竟是个志心修行的人，佛祖岂有不加保佑之理？我们一起去朝山，终不能就此抛撇下她，我们却另行前去之理。就是果真她已不幸的被毛人所害，我们就不该独生，死也死到一起去，才见得我们一德一心啊！」永莲道：「奶奶说得是，如此我们仍回到金轮山去，入山寻访大师的踪迹，就被毛人生吞活剥了，也只算前生的孽障。那么此地非久恋之乡，我们走罢！」于是二人起立，合十向孙德告辞，孙德却起立拦阻道：「陷了一个，再平空送上两个，此事断断乎使不得。」两下正在争持，喜信却自天外飞来了，正是

忧疑刚聚结 喜信忽飞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草履几双黑人争去 圣尼一位白象驮来

话说保姆永莲二人起身向孙德告辞，要入金轮山去寻访妙善大师，孙德急忙拦阻道：「慢来慢来！陷了一个再去送上两个，天下哪有如此的情理！况且那位被陷的师父，我等实在限于实力，无法可以救得，故只好付之天命。如今两位既来到舍下，还想送入虎口去，在下如其坐视，岂非见死不救吗？这不义的名声，在下却担当不了。今天无论如何，也不放两位去的。」永莲道：「这是我们自己情愿，与大官人何干？况且我等三人同出，如今失去一个，不能同生死，这岂不是更大的不义么？还望大官人莫加阻挡，成全了我等的志愿，虽死也是感德的。」当下一面定要走，一面定是不放走，两下争持，不得解决。正在难分难解之际，忽有一个打杂模样的人，急急忙忙奔入院来，口中喊道：「大官人！堡外又有一个尼僧骑著白象，远远而来，大家疑心，就是那位失陷在金轮山的师父，故特来报知。」永莲插嘴道：「不对不对！我们的妙善大师是徒步而行的，却没有坐骑，定是另有一位师父。」孙德含笑说道：「凡事眼见为真，此刻背地悬猜，如何算得？既然那边有个人来，我们不妨同出堡去看看，验个是非。就算来者不是你们的大师，既属尼僧，也当有同门之谊，大可见见啊！」二人很以为然，便一同出了孙家，直到堡外，举眼向金轮山那条路上望去，只见二里外果然一只白象迎面缓缓走来，象背之上端坐著一位尼僧。此时距离虽近，在陌生人固然看不出面目，但在保姆和永莲目光中看去，却是清清楚楚，那端坐在象背上的不是妙善大师，还是谁呢？这一来把二人乐得什么似的，尤其是永莲更手舞足蹈，牵著保姆的衣袖说道：「老奶奶，你瞧，那象背上驮的，不是我们的大师么？她不但没有遭殃，连带得到一只坐骑，这才是因祸得福

呢！往后去有了代步，路上要顺利得多哩！」孙德和众人听了此说，也都啧啧称奇。永莲两只脚那里还忍耐得住，连窜带跑的迎上前去，不多片刻，妙善大师已到得堡前，下了象背，与大家合十为礼。孙德便让他们一行三众进堡，可煞作怪，那只白象也跟著同走，好像养熟的一般。众人直到孙德家中，重新叙礼坐定。孙德道：「恭贺大师得庆生还，这座金轮山向为毛人盘据，凡误入其中的，从来没有生还的，今天大师算来还是第一人哩！毕竟佛法无边，俺会有此灵感，敢请大师将脱险的情形，说来与我等知道，也好为世俗劝导，宣扬佛法。」妙善大师谢了招待的盛意，然后将被擒入山，以及脱险情形，详详细细说将出来，听得大家忽惊忽喜。你道妙善大师如何能够安安稳稳的出来呢？原来她在遇见毛人的时候，那衣帽包囊正轮著他挑在肩头，她因为这里边都是随身应用的物件，不肯轻易放弃，故那班毛人将她扛头拽脚擒捉入山，她是两手抓定，竟其带了进去。毛人将她拖到一个所在，只见一个极大的山洞，洞前有一片广场，广场的四周都是丛莽深林，望上去黑越越的异常可怕。毛人就将她放在广场的中间，席地而坐，他们口中各发出嘘嘘之声，不多片刻，就有许多同样的毛人，应声而至，男男女女不下二百来人。男女的分别，只在装饰的铜环上，男子穿著鼻子，女子穿著耳朵，大家除一片兽皮遮蔽著下体外，其余完全赤裸著，就是两只脚在乱石路上走，也不穿鞋袜。许多毛人把妙善大师团团围住，由那为首擒捉的人，向众咿咿呀呀的说了半天，好似自夸胜利似的。大家听了他的话，都欢呼跳跃，捉对儿跳起舞来，表示他们的快乐，看他们越跳越起劲，足足跳够一个时辰，方才觉疲倦，打圈儿围坐著休息。他们千百道可怖的眼光，都集在妙善大师身上，此时妙善大师自知今天身入虎穴龙潭，绝少生机，她拚了死，倒也不觉得惧怕，只是凝神一志的坐著，看他们使出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当下见许多毛人，都咿咿呀呀谈论，像商议处置办法似的。不多一会儿，就中一个毛人忽然看见了妙善大师足上所穿的麻草鞋，一面指给众人瞧看，一面又不知说些什么。妙善大师会意，便将草鞋解下，那毛人便上前劈手夺去，擎在手中看了又看，隔了一会儿，又蹲下身去，擎来穿在脚上，扣紧之后，站起来试行几步，觉得适意，便翘起姆指，在众人面前赞扬几句，其余的毛人各各欣羡，都托开手向妙善大师讨取。大师一想，他们倒爱此物，好得我现成带著百来双在此，拿来送给他们，博得欢心，或许还可以不加杀害，那时就可乘机脱身了。打定主意，便将藏草鞋的那一个包囊打开，露出一双双崭新的麻草鞋来，许多毛人一见之下，欢呼了一声，一拥上前，七手八脚的一阵乱抢。这一来可不好了，本来百把双麻草鞋，就不够二百多毛人的支配，何况在乱抢之下，一人抢到两双的也有，一人抢到一双的也有，一人抢到一只的也有，可是一只也没有抢到的，却居多数。在抢到的固然没有问题，那一班没有抢到的，如何气愤得过？在妒羨交并之下，就起了争夺。麻草鞋是微小之物，怎禁得毛人大力的抢夺，你一扯我一扯，纷纷毁坏，于是便激怒了对方，撒了草鞋，扭著就打，秩序也紊乱了，他们拚死的对打，早不把妙善大师放在心上。可是那位妙善大师见毛人专心厮打，不注意著自己，暗想机会来了，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也顾不得赤著双趺，站起来一闪身，便向丛莽之中奔去，幸而没人看见。她一口气奔了一里多路，两脚被荆棘所伤，血流如注，疼痛难熬，大有行不得之势，却又不知何处是出山之路，心中好生著急。正在彷徨歧路，进退维谷之际，只见前面有一头白象，缓缓而来，妙善大师暗暗说声：罢了，今番可真个休矣！刚脱了毛人之厄，却又逢到白象之灾，还想留得性命么？她正急得走头无路，那白象却已到跟前，撩著鼻子，扇著耳朵，用头在她身上摩著，很是亲善，却并没有伤害之意。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方才放了心，暗想这白象遮莫是佛祖特派来救我的？于是使用手去摸著白象的头额道：「白象呀！你可是前来救我出险的吗？如其是的，请你把鼻子撩三撩，要不然我这身体，如其被夜叉果腹，倒不如让你吃食，就请动嘴。」说起象这种东西，在野兽中，心地的确算得慈善，而且通得灵心，往往有小孩子等被别的野兽所窘，它要是看见了，总肯冒死去救，从来不作兴看冷眼的，这也是它生就的天性。当下那头白象，听了妙善大师一番说话之后，好似理会得她的意思，果真将一条长鼻子，高高的撩了三撩，大耳朵拍拍的扇了两

扇，俯首来就妙善大师。这一来把个妙善大师喜得如获至宝，连称「善哉善哉！你如救得我出险，将来朝了须弥，得成正果，定当渡你入佛门超脱畜牲孽道哩！」她正如此说，不料有几个毛人已跟踪寻来了，正是

生机刚获到 魔鬼又重来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妙善师赤足赶行程 加拉族游牧居沙漠

话说妙善大师正和那白象说话，不料那时毛人已发现她脱逃了，跟踪寻来，后面喧声大作。妙善大师听得，道声「不好！白象呀！那边夜叉追来了，如何是好？你端的有心相救时，便请早些领我出险。」那白象闻言，便略不迟疑的伸过三尺长的大鼻，鹰的就是一卷，把妙善大师拦腰卷住，轻轻一提，提在半空，拨开四足，一直向前途飞跑而去，其速无比，真如腾云驾雾一般，不消片刻，已出了金轮山口。又走了三五里，不见毛人追来，方才停下步子，轻轻的将妙善大师放下。大师微微的喘过一口气来，弹了弹衣上尘沙，抚摩著象额道：「白象呀！今番多亏了你，才救得贫尼一命。如今贫尼可以自投塞家堡访问失散的两个同伴了，你可回山好好休养，多积几桩功德，待我朝山证果之后，定来渡你，决不食言就是了。」不料那白象闻言，非但不走，索性伏在地上，动也不动。妙善暗想这象儿不肯回山，难道想跟我朝须弥去吗？便又问道：「白象呀！你既不愿意回转金轮山，想是要随我往朝须弥。你如有此意思的话，就把头点三点。」果然那白象将头点了三点，接著把鼻子向自己背上指点著，好似叫大师乘坐的一般。妙善大师十分喜悦道：「善哉善哉！看不出你倒是与佛法有缘的，但是做我坐骑，得累你负重跋涉千里了。」说罢便爬上象背，趺坐其上。白象就站起身来，缓缓的向塞家堡而去。大师正想到了那边，再访问保姆和永莲的踪迹，她对于两个同伴，虽然散失，可是并不疑心她们被毛人所害，因为她想二人如其也被毛人擒去，在山中时一定会得看见，如今山中既然没有看见，一定逃往塞家堡。故她打定主意，到堡中去探访，不料到得将近，永莲已迎将上来了。当下孙德等闻了妙善大师一番说话，齐声说道：「这是佛法无边，才有此巧事。那白象一定是佛祖差遣的，自属无疑，只不知大师又何来那许多麻草鞋？」永莲接口道：「若要问起这麻草鞋的来历吗？苦哩苦哩！」于是又将往日宫中之事，详细诉说了一番，孙德肃然起敬道：「不料这位大师，乃是兴林国的公主，生在帝王之家，却不被荣华富贵萦了心，一念诚心的修行，吃尽痛苦，不稍变志，这真是古今难得，后日证果佛门，是一定无疑的了。可是那些麻草鞋既然被毛人夺去，此往须弥山又有千里之遥，一路上没得穿换那是不行的。三位倒不如在此小住一两日，待我命人多做几双僧鞋相送，免得赤足而行。」妙善大师合掌为礼道：「多谢大官人盛意，小尼只是心领，不敢拜赐，大官人不必多劳。」孙德道：「这却奇了，出家人本来是受十方供养的，几双僧鞋算得甚么？却如何不肯受领？」妙善大师答道：「大官人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出家受十方供养是不错的，但一饮一食莫非前定，佛法有因缘，不可过求。前次在宫中罚织草鞋是种的因，今番因草鞋得以脱身，逃出虎穴龙潭，就是收的果。因果相抵，草鞋对于小尼的缘法，已经尽了，切不可再在此时另行种因的了。况且草鞋对于小尼，有救命之功，也万无再穿之理。譬如一位救命的恩人，我们就该感激敬重他，视如父母神佛一般，那才是个正理。若是不感激敬重有恩之人，反去糟塌凌辱他，天下有此等的道理吗？草鞋虽然比不得人，但其理则一，故小尼自此以后，宁愿赤足行程，决不再穿鞋子。况且有这驯顺的白象路上代步，就是赤足也不至于有甚么痛苦，所以请大官人不必劳心。」孙德听了此话，更是敬服，也不相强。当下便命开设斋饭与三众果腹，制鞋之事也就搁过不提。三众就在孙德家中，歇宿一宵，次日用过早斋，问明前程，道谢作别。孙德

领了一班善姓相送出堡，妙善大师合十告辞，上了象背，保姆永莲分侍左右，别了众善姓，一路向北而来。自晨至午，走了三十多里，一片黄漫漫的沙漠，非但不见人烟，连水草也无处可见，远远望去茫无涯涘！永莲道：「前路茫茫，望去何止百里。只不见有甚么可以栖身之处，我们从此刻起，走到日暮，至多不过再走五十里路，今夜如何歇宿呢？」妙善大师道：「你且不必预作忧虑，有了前程自顾走，走得一步是一步。就算到日暮时，再没个栖身之处，即在此沙漠中，权歇一宿，也无不可。此刻纵然预先忧虑，也是没用，总不见得因了我们的忧虑，前途会幻化出栖身之所来的。」永莲听了不便再说甚么。三个人一头象，寂静无声的向前走，一路无话。直到日落西山时分，还没有山林村落，妙善大师坐在象背上，运用慧眼向前看去，只见数里之外，似有人畜往来，明知是一班游牧之民，便道：「好了好了！你等且看，前边不是有一队游牧吗？我等脚下加紧一点，赶到那边，就可以托庇了。」保姆永莲二人，起初因距离得太远，看不出甚么。又走了一程，才有些隐约，后来越走越近，那边人畜蓬帐，才历历在目。三人很是喜悦，待到得切近，天色已昏昏入暮了。妙善大师跳下象背，抢上几步向一个酋长模样的人，合十为礼，说明来意。可巧那班人，却是兴林国所属东境部落的加拉族，他们向来居无定所，以游牧为生，听了妙善大师的话，知是上国修行之人，自是肃然起敬，将三人邀入帐中，席地而坐，那头白象就伏在帐外守护。那班加拉族人对于三众，倒是十分恭敬，略事寒暄之后，就有人献一瓶清水，一大盘牛肉，来给三人充饥。在他们是一片好意，无奈三众连小荤腥都不吃，何况这牛羊大荤呢？妙善大师看见了连称罪过，向那人谢道：「贫尼自有生以来，即不吃荤。这些肉类，快请收过，留著自用，贫尼只叨扰一杯清水就够了。」那酋长道：「你们赶一天的路，想必是饿了，此间除了肉类之外，又没有别的东西可充饥，那便如何是好？」永莲道：「这倒无妨，这今天我们在塞家堡启行的时候，承孙大官人施给一袋馍馍，大约可供几顿果腹哩！」妙善大师道：「是几时给你的，怎么我却没有知道？」永莲道：「在出堡以前，我恐怕大师知了，又要推却不受，故悄悄的收了，以备不时之需，不料今天就用著它了！」一边说，一边从袋中取出几个馍馍来，大家分吃，又喝了些水润喉。其时帐中昏黑，又没有灯火，只有那蒙沙的沉沉月色，从呼隙中透入，有些微的光明。三众坐禅入定，游牧的一班人，也横七竖八的沉沉睡去，不在话下。直到来朝，大家分道扬镳，各奔前程。那加拉人的行踪，我且不去管，这边妙善大师等三众，一路往北而来，晓行夜宿，一连数日，倒也平安无事。那一天走到一个所在，只见一座高山阻路，离山数里之处，有座村落，也有百十来家住户，其时天色已经薄暮，三众便迳投村落而来，不料中间却又发生了阻力，正是

此去须弥路 风波尚未完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卢庄求宿又遇因缘 糯米相贻治愈痼疾

话说妙善大师等三众，见天色已经不早，前边又有高山阻路，其势来不及越过此山，幸离山数里处有个村庄，三众不免迳投村中来借宿，顺便化些斋饭来充饥。到了村中，见有一家高门大户的人家，一望而知是村中的首富。常言道出门要看天时，化缘须看场面，他们三人，自然往这家门首而来。走到门前，只见门口，坐著一位老者，年纪约有七十岁，面上却现出忧虑之色，两眼直视在地上，眼珠不稍转动，正在那里思量甚么。三人走到他近边，他兀自不曾看见，永莲生性卞急，抢上一步，合手向老者道：「老人家沉思些甚么？贫尼这厢有礼了。」老者出于不意，听见有人说话，不觉吓得一跳。抬眼看著三人道：「何方比丘尼？到此何干？陌猝间倒把老汉一吓！」妙善大师合十谢罪道：「多有惊扰，还望恕罪。贫尼等乃是兴林国人氏，因立志往朝须弥，路经宝庄，因

天色已晚，特造尊府，请求借宿一宵。明日清晨就动身，决不多扰，还望老人家行个方便。」老者摇头道：「你等来得不巧，若在往日，莫说留一宿，就是多留几宿也无妨。可是现在不行了，你等还是往别家去罢！」妙善大师道：「这又奇了，究竟甚么缘故？敢请告知。」老者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我家主卢员外呢，端的是个行善的人，往日里最爱救困济贫，斋僧念佛，数十年来，未曾改变。只是一向没有一男半女，在前年春间，才生了一位小官儿，今家庆幸，村中人都说是行善之报。不料在本月初旬，这小官儿忽起了腹泻之症，当时就请了大夫诊治，都说是脾虚之症，不易治愈，故难定方。服药也是无效，在药力到的时候，稍为好些，药性一过，便依然如旧。据一个老医说，如要治愈此症，须得三合糯米，煎汁服下，使中土得了生机，然后才可用药医治。只可恨我们这里是不产稻穀的，要求此物，须要越过这座天马峰，渡过碧溪河，到那琉璃城，方可求得。本来相去百余里，前往求取，也非难事。奇不奇巧不巧，这天马峰中，本是平坦之路，向来连豺狼都没有的，在半年之前，忽来了四只斑斓猛虎，据住山头，出攫人畜，闹得山中不得安宁，大家不敢由此来往，与琉璃城的来往，也因此隔绝。故明知那边有糯米，却无人敢冒死去取啊！只眼见那小官人的病，一天沉重一天。据那老医说，性命只在此一两天之内。现在我家员外，正急得死去活来，滴水不入，已有三四天了。情形如此，那里还有闲心招待你等呢？故请你们往别家投宿去罢！」妙善大师口称「善哉善哉！老人家据你说不巧，我却来得正巧。这也是注定的缘法，你去告诉员外，叫他不要著急，若要别物，出家人却没有，三合糯米囊中却有，如能救小官儿性命，出家人决不吝惜。」老者听了，待信不信的说道：「真的吗？出家人说话须要当真，不可打诳，莫要骗过了一宿就走路。」妙善大师道：「那有这等道理，你看我那两个同伴黄布袋中藏的不是米谷是甚么？你只快去告知员外就是了。」老者道：「既如此，三位在此小坐，待老汉去通报。」说著便兴冲冲的向内奔去，口中连呼：「员外员外！好了好了！小官儿有了命了！有人送糯米来了。」那时卢员外正坐厅上发闷，见他如此神情，便喝道：「卢二你可是发了疯吗？叽哩咕叻，在那里说些甚么来！」老者连道：「不疯，果真有人送糯米来了！」于是便站住了脚，定了一定神，方将妙善大师的话，从头至尾，学说了一遍。员外听了，不觉一跃而起，连说：「卢二，快去开了正门，说我出迎三位活佛。」卢二那敢怠慢，一路踉踉跄跄的奔出来，开了正门，向三位说道：「我家员外出迎三位活佛。」妙善大师迎称不敢。那卢员外果走出正门，向三众一躬到地，口称：「下士卢芸，不知三位法驾光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现在请三位大厅用茶用斋。」妙善大师等合十还礼道：「贫尼何德何能，敢劳员外出接。只因朝山远来，欲打扰宝庄一宿，就惊动了员外，真是十分罪过。」当下卢芸便让三人进了大门，直到厅堂，重新叙礼，分宾主坐定，略略寒暄了几句，妙善大师就开言道：「闻得小官儿病重，须得糯米浆吃，才可保无虑。可巧贫尼袋中粳糯米谷都有，只消拿来拣择一下，莫说三合，就是三升也有。」卢芸闻说，真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妙善大师自己随身带的一袋饭干，已在过神鸦岭时撒给乌鸦吃了。现在永莲身旁一袋米，保姆身旁一袋谷，却依然存在。他当下便向卢芸讨了一只盘来，命永莲将米倾入，仔细拣择糯米。不消片刻，已拣了一升光景，卢芸连称「够了够了！其余的请活佛收了罢。」永莲乃收米入袋，妙善大师又吩咐道：「此米煮时，不用淘擦，以免伤了元气，减少效力，且须用文火，不可使他沸溢，若是沸溢了，脂膏尽失，便不生效。」卢芸一一答应，请三位宽坐，自己亲手将盘中糯米，捧到里边，交给老奶奶，说明煮法，叫他去煮。一面命安排素宴，款待三众，准备洁净房头，让他们安置。一面又吩咐家人去请那老医到来，商议药方，我且不表。再说老奶奶当下捧了三合光景米，放入瓦罐之中，配好了水，放在炭炉上，自己坐在旁边看定，以防沸溢。约有半个时辰，已经成为粥糜，香气扑鼻，于是便在上面稀稀的盛了一盏，去给小官儿吃。那时小官儿已经神气耗散，不进饮食，已有多天。此时只好用汤匙慢慢的灌下去，灌完了一盏，看他好似沉睡的一般。老奶奶倒很喜悦，便去收拾过了瓦罐，熄了炉火，再回到房中，伸手去摸小官儿的四肢，不觉大吃一惊，原来那小官儿的手脚，先前虽不似常人

的温暖，却还有一点儿热气，现在吃了一盏粥糜下去，却反变得冷如寒冰，一点儿热气也没有，连头上也是如此，那光景已是回去的了。老奶奶急得忙了手脚，一口气奔到厅上，告知卢芸。卢芸与妙善大师等正在用斋，一听此话，却惊得呆了。老奶奶只当那糯米中有甚么花样，定要和妙善大师拼命。卢芸好容易劝住了，正在纷扰，恰好老医到来问明原因，便道：「你等且休纷扰，待我进去诊了一诊，好歹自见分晓。」于是与卢芸和老奶奶一同入内，诊了小官儿的脉，便向卢芸道：「恭喜员外！小官儿有了生机了。」卢芸闻言虽然欢喜，但不知为何却反现如此情状，便向老医问道：「大夫啊！这孩子如此手足冰冷，气如游丝，分明是个死兆，如何反说是生机呢？」老医答道：「员外有所不知，这就是叫做神气内聚，小官儿病了许多日子，神气已两不相属，幸得米汁助了原气，故内部聚敛起来，外首却反有此现象，你且待他这一觉醒来，包管大有气色。」大家听了此话，方才定了心，老医生就定了药方，才告别而去。妙善大师得知如此情形，心中十分喜悦。卢芸合家出来拜谢请罪，妙善大师道：「你等这么一块好地方，却想不到不产米谷，真是个缺陷。现在贫尼尚有数升谷在囊中，倒不如送你们作了种子罢！」正是

此日留佳种 他年万顷禾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天马峰歼除虎患 玻璃城路得光明

话说妙善大师见这好好一个地方，却不产米谷，就动了慈悲之心，便向卢芸说道：「员外呀！你们这里很好一个地方，却不料不生米谷，只有麦菽，真是一件大大的缺憾。现在贫尼囊中还有几升谷，里边粳糯都有，倒不如送给你们做了种子，弥了这缺憾。」卢芸等一班人听了此话，都乐得手舞足蹈，谢天谢地。当下妙善大师便叫保姆将贮谷的布袋解下，交给卢芸。又将粳糯壳的分当，和蒔种灌溉的方法，一起详详细细的告诉了他们。卢芸拜谢受领了，真是感激不尽。夜深时便各自去安息不提。次日清晨，洗盥过后，大家在厅上相见，妙善大师便问起小官儿的病情，果真如那老医所说，已经神志清楚，泻泄停止了。三众也兀自替他家欢喜，用过早斋，妙善大师便向卢芸告辞。卢芸那里肯放，并且说道：「三位此去须弥，一定要从天马峰经过，不料半年前来了四头猛虎，专门伤食人畜，因此这条路就无人敢走。三位又都是孱弱之人，如何去得？倒不如权且在敝庄小住，待卢芸悬赏征求猎户，入山除了猛虎，那时再送三位过山。一则除了虎患，二来也略报三位的大德，此时却万万不可前往。」妙善大师笑道：「不妨不妨！猛虎是佛家的巡山夜叉，我们既皈依佛祖，他决不至于伤害我等，请员外尽管放心，我等往朝须弥要紧，不敢在此多留，员外的盛意我等心领了！」卢芸还是不敢放行，两下争持了好一会，卢芸说道：「既然三位一定要走的话，那么让卑人挑选一队精壮壮丁，各带武器，护送三位过此天马峰，以免意外。」妙善大师推辞不得，只索由他去挑选，片刻之间即已挑选得三十二位精壮力健之人，各执著刀矛叉棍，齐集庄外，至此妙善大师，方才告别了卢芸，同著保姆等二人，出了庄门，坐上白象，一直向天马峰大路而行。卢芸与合庄老少，又送了一程，才止了步。望著三众由一队庄丁护送而去，由此上天马峰，本来东西两条路径，西路比较险峻，林木也多，野兽容易匿迹；东路比较平坦，树木也少，似乎平安一点，故当下一班壮丁，因欲避免与虎相遇，直趋东谷而来。不料天下的事情，自有出人意外的，你要避时，却撞个正著。此时若走西谷，倒是平安无事，如今，走入东谷，却免不了一场虚惊。众人入谷，一路迤迤而上，走到半山腰里，却是一道石梁，四周乱石纵横，林莽丛杂，有一个老于走山路的人，关照大家道：「留心著啊！生怕那家伙藏匿在乱草之中，兄弟们手中的兵器预备著啊！」大家哄然的答应了一声，不料这一声答应，就惊动了这山中的猛虎。原来有两只猛虎，夜间由西山出

洞觅食，直抄到东山，一点东西也没寻到。天色已经大明，它们也疲倦了，就在丛莽之中，伏著打盹，忽然听得人声，正是饥不择食，狂啸一声，分左右直窜出来，扑向人丛里去。妙善大师吃惊非小，口中叫声苦也，已翻身跌下象背，永莲二人也都跌倒在地，休想爬得起身。那些壮丁各执家伙，向四下里散开，围攻猛虎，那猛虎煞也乖觉，见有人跌在地上，便舍了壮丁，争著去扑三众。壮丁抵死救护，只挡住了一只，另一只扑到妙善大师相近，说时迟彼时快，看看已不及相救，忽见那头白象，将身一横，障住三众，待虎切近时，它猛地用鼻子将虎腰卷住，狠命的就是一摔，将那只猛虎摔到数丈之外，摔在巨石之上，跌断脊梁，再也窜不起来。那班壮丁见白象杀了一虎，顿时胆壮，又矛齐举，把另一只猛虎也结果了。在两下争持的时候，发出一片狂嘶乱喊之声，在山头更觉宏大，山鸣谷应，把睡在西峰的两头猛虎，也惊醒了。它们一听人声鼎沸，又不免两个同伴，情知在那里争斗，便一同出洞，听了声音的方向，各腾起虎跳，一阵风卷去，飞砂走石，一对大虫便翻山越岭，直奔喧闹之处而来。这里一班壮丁见扑杀了两头猛虎，正想扶持三众前行，不料狂风过处，腥气触鼻，齐说声不好！又有大虫来了。于是各操兵刀预备迎敌，那头白象也迎风冲上前去，待得猛虎来到切近，他又是把鼻子一卷一摔，早将一头猛虎摔在尘埃。众壮丁一拥上前，刀棍齐下，又刺死了一个。余下一只，见三个同伴被杀，不觉大怒，磨牙奋爪来斗白象。白象究竟只有一个鼻子作用，其势有些难敌，幸得它皮肉厚，虽被抓伤咬伤，他却满不在乎，依旧撩著大鼻子苦斗。那一班壮丁见四头已死了三头，明知这一头尽是猛虎，也不济事，于是便助著白象环攻。那头猛虎直斗到筋疲力尽，方扑倒在地，被众人所杀，却还被它抓伤了好几个人，天马峰的虎患，总算由此除去。那四头死虎，回头自有壮丁抬回卢家庄上，我算一言表过。再说当时妙善大师等，虽受了一场虚惊，如今已没事，便定了心从地上爬起，重新上了象背，向前途进发。壮丁直送她们过了天马峰的北麓，方才告辞回去。妙善大师等三人谢过壮丁，一路向琉璃城大路而来，一过了这座山头，景象就大不相同，一路上里镇市集，到处都有，不似那边的荒凉寂寞。三众行了两日，才到城中，一样的设有官府，驿馆宾舍。妙善大师当时便取出路引，亲到府中呈验，加盖了印鉴，就有人引她们到驿馆中安歇，供应了斋饭。次日便离了琉璃城，向东取路往须弥山进发，这才是上须弥山的正路。她们三人只因当时一个错误出了南谷，多走了三百来里路还不算，路上又著实多受磨难与虚惊，好容易才得此一条光明之路。她三人自此一路上晓行夜宿，非止一日，远远见了须弥山顶，大家的希望渐渐的接近了。勇气越发增加，行路也越迅速，平常每日走五十里的，现在竟能走到七十里，还不觉疲倦。行行重行行，已到得须弥山下。可是这座须弥山非但高峻接天，并且又十分广袤，大小山峰共有七十二座，峰峰连接，起伏不断，宛如游龙一般。故妙善大师一行三众虽然到了山下，却不知那一座是雪莲峰，若要遍朝列峰，未免太无意思。一旦不遇雪莲时，仍旧不会知道此峰的著落，徒然多此一行。那山峰左近十里间，又没有村庄居民可以探问，这一来，可把她难住，踌躇委决不下。商量了一下，永莲忽发奇想的说道：「这座雪莲是须弥山著名主峰，一定是又高又大，此较不同。我们且不去管他是否，只拣高大的山峰往朝，就算走错了，万一精诚所至，那雪莲受了感应，也自会出现引导我们的。」大家在没有办法之中，也只得依她的主意，于是把群峰的高低大小一比较，只有居中偏左的第三峰为最大，就认做目标，一同向那座山峰前行。到得山麓，又好容易寻觅了一条上山的小径，永莲便驱著白象，想逕从此路上去，不料那一向驯善的白象，今天却发起性来，强住了一定不肯走，正是

莲峰究何处 白象暗中知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三回 上高峰巴蛇吞象 入幻境神将击人

话说妙善大师等一行三众，走到那座最高峰的山脚下，只当它是雪莲峰，找到了一条路径，驱动白象，要往山上走时。不料那头白象，在一路上过来，都是驯顺异常的，今天却不知为了何故？却自只管强住了，一步也不肯走。永莲见驱赶不动，便道这倒奇了，白象难道今天没有吃饭，故不肯向前。于是就在布袋里掏出一个化来的馍馍，去喂给他吃，白象却又不要吃，依旧站著一动也不动。把个永莲恨得牙痒痒的，骂道孽畜，如此怪张怪致的，敢是讨打，再不走时，赏你一顿精拳头受用。那白象一听了此话，便侧转头向她望了一望，呼呼的透过一口长气，好像在那里对永莲说，那里边气味不对，一定有怪物藏著，危险的很，进去不得！永莲虽然号称聪明，但终究猜不透象的意思，只管顿足怒骂。妙善大师见了如此情形，便下象背，抚著象鼻道：「白象呀！你是通灵的了，你自从金轮山中救了我的性命，随我朝山，一路上也吃了不少辛苦，到此为山九仞之时，难道却发起野性来吗？」那白象闻说，连连把头摇了几下，表示不对。妙善大师又道：「既然如此，那么你不肯前行之故，大约因为这座山不是云莲峰吧！」白象又摇摇头，可怜它喉间生著三寸横骨，不能将不肯走的原因，明白告诉出来，只是摇头。把妙善大师弄得莫明其妙，做书的在这里倒不能不替它表明一下，这座山峰到底是不是雪莲峰？那白象到底是个畜牲，叫它怎生会知道？它所以不肯入山的缘故，只因闻得一股腥膻之气，异常触鼻，知道这山中一定有怪异的东西，而且那东西又是它生平最怕的长蛇，因为是对头，它的辨别格外真切。论象这种东西，在野兽中性情虽极驯良，但生得皮粗肉厚，力大无穷，自卫的能力，极为充足，就是虎豹，它也不怕。所怕只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老鼠，会从它鼻孔中钻进去吃它的脑子；一种就是长蛇，会缠绕它不得脱身，到死方休。故象对于这两件东西的气味，有特别的感觉，一闻便知。那么这种腥膻之气，白象已经闻得，妙善大师三众，却又如何一点都没有闻到呢？这因为兽类的嗅觉，比了人类来得灵敏，故三人还没有得知。当下妙善大师又谆谆的向白象劝告，叫它不要有始无终，功亏一篑，是十分可惜之事，得成正果与否，也只在此一念。白象似乎领会他的意思，才点了点头，好似在那里说我不走，并不是偷懒，只为前途危险，生怕于你不利，既然主人一定要去，我也顾不得许多了。妙善大师见它点头肯走，甚是喜悦，重又上了象背。白象果然缓缓的依山径而行，走了五七里，清风过处，三众也闻得风中夹杂一种腥秽之气，十分刺鼻，闻了令人作呕。永莲道：「咦！这是甚么气味，怎地难闻？」妙善大师道：「山林阴森，经过日光蒸晒，潮湿之气上腾，故有这般气味。至于难闻好闻的话，永莲啊！你又说错了啊！你岂不闻，出家之人要六根净灭，何谓六根？你且讲来。」永莲道：「眼耳鼻舌身意，就叫六根；眼为视根，耳为听根，鼻为嗅根，舌为味根，身为触根，意谓念虑之根，这些事常常听得大师讲的，如何会忘怀呢？」妙善大师道：「你既知道六根，却又说难闻的，六根岂不是还没有断绝吗？」永莲连连称是，收摄心意，跟著走了一程，那腥嗅一发令人受不了。那头白象好似中毒一般，步子逐渐的迟缓下去，十分勉强。妙善大师觉得奇怪，便招呼永莲等停了步，自己跳下象背，来看白象时，忽然平空呼呼的起了一阵怪风，刮得林木震撼，砂石齐飞，连眼也张不开来。风过之处，腥秽难当，妙善大师迎风看去，只见前边树林中游出一条大蟒蛇来，一个头，不说鬼话，有栲栳大小，两只眼睛，如同一对灯笼，一张嘴宛如小小一个月洞门，一条两歧的舌头，好像出鞘的一对双股宝剑，在林外已有二三丈长，还不知尾巴在那里，身长多少，实在无从测摸。妙善大师叫声不好，大蛇来了！我们快些避让。那时保姆和永莲也都看见了，三人口中乱叫，一同飞步向斜刺里小路上逃去。那头白象，一见了蟒蛇出来，也不住的急叫，四蹄却是不能举步。那蟒蛇游到白象相近，张开了血盆般大口，对著白象呼呼的嘘气，那象一受了蛇气，便自筋疼骨软，不消片刻，再也休想支持得住，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蟒蛇过去一阵乱咬，把那白象顿时咬死，一口噙住，连拖带曳的游向对面一个峰上。妙善大师等三人，逃了一程，不见动静，回身看时，却远远望见那条蟒蛇将白象拖去了，都说可怜可怜！此象护送我们到此，不料却伤在那孽障手里，真是可惜！永莲道：「可怜！可怜！它倒负送了我们这么一程，我们如今眼见它被大蛇吃去，却自救它不

得。」保姆道：「如此我们只得多诵几遍往生咒，使它早日登极乐，也尽了我们的一片诚心。」妙善大师道声好，于是三众都默诵起往生咒来，一方面仍旧觅路前进，上高落低，直走到天色昏黑，向下望望，离开平地却已好几十丈，再向山顶看时，仍旧与地上仰望无异，这许多路好似未走。当下便找了山崖边，一个石洞藏身，趺坐入定，但是三众因为日间看见蟒蛇，受了一番惊恐之后，心神不能十分宁静。心神不宁，是坐禅最忌之事，足以由此生出种种恐怖幻象，与常人做恶梦一般无二。三众里边，自然是妙善大师功行最深，收摄住了心神，没有枝节。那保姆虽然功行不及大师，但还可以勉强镇住方寸，不让他旁鹜。只有永莲功行最浅，坐不多时，便觉周身火热，如同在洪炉之中一般。急睁眼看时，只见满个石洞，都是熊熊的烈焰，三人一同处身火中，但那妙善大师与保姆，却自顾瞑目趺坐，一些儿不觉甚么。永莲暗想不好，他们没事，只我觉得发热，一定又是走了魔了，急急抛开杂念，收摄心神，那一洞的烈焰，果然熄灭无遗，身上也不觉得热了。可是她一颗心，却终于不得宁静，又隔了片刻，幻境又发生了，只觉得浑身冰冷，如同浸在冰屋里边一般，还觉似乎受到很剧烈的震激，再睁眼看时，只见滔滔滚滚，浊浪排空而至，满石洞都是水，三个人同浸在水中。只是妙善大师和保姆，仍是不知不觉，那浊浪却不近二人之身，永莲暗道不好了，怎么今天却一味的走魔，如此还能得成正果么？她生了这么一念，心上不免有些烦恼，只这一烦恼，入魔愈深，转眼之间，那滔滔的浊浪，却又不见了，只觉得霹雳一声，半空中来了无数金盔金甲的天神，都生得身高丈二，腰大十围，手中都执著八棱金瓜锤，一个个怒目相视，内中有一个环眼的天神，飞身走入石洞，举起金瓜大锤，不问情由，照她顶门上飏的打下来，这一下不由永莲不吓得神魂出窍，极声嘶叫，啊唷一声，早惊动了妙善大师和保姆，争著问道：「永莲啊！为何极声嘶叫？」啊！到此她才如梦初觉，正是

幻境由心造 何曾可当真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遇白熊三尼装假死 避灵猿七步学朝真

话说永莲入魔愈深，忽见金甲天神，手执八棱金瓜锤，闯进石洞，照定她顶门就打，她那一吓真是非同小可，故哎啊一声极叫。妙善大师等二人，竟被她叫出定来，看她失张失致的情形，便喊道：「永莲是怎的一回事，却怪叫起来。」永莲到此，才如大梦初觉，仔细看时，三个好端端的坐在石洞之中，那里有什么水火？更何来甚么天神？才悟一切都是幻象。便将顷间之事，向二人说明。妙善大师道：「永莲啊！你如何又走了这遭魔来，这怕是日间受了蟒蛇的惊恐，故心神才收不拢来。以致如此，幸而金甲天神将你惊醒，否则要多损几分功行呢？」永莲连连称是。其时天色已经黎明，三人便收拾了一切，出了石洞，觅路上山，沿途采些野果充饥。走到日中时候，忽远远望见有一头大白人熊，迎面走来，似乎还没有看见三人，妙善大师便牵著二人，一同逃到树林中去，悄悄的道：「我们躲避得过最好，如躲不过时，大家倒卧地上，屏住气息，扮作死人模样，切不可呼吸动弹，或者可以避过此难。」那白熊走到林子相近的地方，闻得人气，就四下里找寻。她三人看见，早已倒卧在地上，屏气扮死。那白熊一路寻到林中，一见三个人，便却立不动，注视了半晌，见她们无声无息，一动不动，真的当是死人，便哼哼的叫了几声，表示它的失望，然后踱将过去，头也不回，一直走了。妙善睁眼看白熊去得远了，才招呼二人起来，原来人熊最忌的便是死人，一见死尸，它再也不肯走近，妙善大师知道它这种脾气，故用此法来解危。当下三人仍出了树林，依路上行，又走了五七里，三人走得口干舌燥，疲倦已极，恰好有一条山涧当前，妙善大师道：「且坐著歇息一会，待舀些水吃了再走。」于是大家倚石而坐，永莲便取了钵盂，到涧中舀

了半钵盂清水，先递给妙善大师吃了几口，余下的和保姆分吃了，也席地坐下，拾著小石块，向涧中抛掷，看水花飞溅来取乐。妙善大师看了，含笑说道：「永莲啊！石激水飞，这其中也含有禅机啊！你可参得透吗？」永莲道：「敢请大师先说。」妙善大师说：「水本是静的，被你石子一激，便变成为动，飞溅起来，一动一静，这里边便是造化之机。」永莲道：「不对不对！水是动的，你不看就是我不去石子去激，也兀自昼夜不停的流著吗？石头才是静的，要不是我去抛掷，它决不会自己飞跃到涧中去哩！」妙善大师频频点首，连称善哉善哉！正在此时，忽平空飞来一块石子，扑的打在永莲的额角上，她很奇怪的问道：「静的也动了，动的谅来终会静的啊！」妙善大师道：「这才又观透一层哩！」她们正在谈论禅理，忽对面涧里吱吱吱的跳出一群猕猴来，永莲才悟刚才一块石子，是猴子打过来的。那群猴子，因见永莲抛石激水，它们就抛石来击人，你想这边三个人，如何经得三五十个猴子的抛击，永莲保姆二人站起身来，欲待奔避，妙善大师道：「莫跑莫跑，我等一跑，猴子就追上来，它们脚步敏疾，我们终是跑不了，那时反要被它们所困，不易对付。我想猴子这种东西，生性最灵，更欢喜学人的动作，我等三人不妨一字排著，向前途进行，走三步拜一拜，猴子如其学我等的行动，虽在后面跟上来，也不怕它们再来伤害我们了。」当下大家依言，果然排成一字儿，三步一拜的向前走，那群猴子见她们如此，以为好耍子，果真学起样来，也一路上走著拜著，再不用石子抛掷三人了。这三步一拜的朝山，实是妙善大师权宜避猴之计，后来信佛的人，就传为定轨，无论往朝什么山，都由山麓三步一拜的直拜到山顶，源流实是此时起始的。她们三众在前拜著走著，猴子也一路跟定，如此走了很远一程，忽然天空中一阵拍拍之声，扇出了一阵好大的风来，三人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大鹏在空中盘旋飞舞，此鸟比了寻常的要加上几倍，真是翼可蔽日，足乱浮云，两翅飞动，就扇出狂风。猴子这种东西好似顽皮孩子一般，天不怕地不怕，却只怕鹰鹞之类，因为它由上而下，不易防躲，爪牙又异常锋利，难于抵敌，它们擒住了猴子，飞在空中，不消几啄就得毙命，猴子若用力抗拒时，它便两爪一松，从高空将猴子摔下摔死，然后飞下啄它脑子吃，因此猴子见了鹰鹞之类，就如同老鼠见了狸猫一般的骇怕，何况今天所见的是鹏呢！猴子的生性极为灵敏，在它们一听见空中刷翅的声响，就知道对头来了，那里还敢学三众的跪拜，一阵吱吱吱的乱叫，纷纷四散的向丛林深草中乱奔乱窜，藏躲得无影无踪，一个也找不到了。妙善等三人见猴子已经逃开去，便不再拜，一路缓缓的上山，走到昏黑之时，又找了一个石洞藏身。好得一路悬崖削壁之间，大小不等石洞很多，故得随处安身，这一晚上大家坐禅入定，各自安然无事。直到次日清晨，重又上路，一连走了足足三天，才算走到半山。一过山腰，景物却大大的不同了，在山麓一路的上来，虽觉得山中的气候比了平地寒冷，但还不至于手僵足冻，此刻过了山腰，却一步冷似一步，山顶上的雪，被风刮得吹下来时，扑到面上，却好像刀割的一般。地上有水沾濡之处，东一块西一块的结成坚冰，又冷又滑，行走十分不易，一路上除了些耐冷的松柏之外，找不出寻常的树木，欲寻些果子来充饥，也兀自无从寻得。永莲看了这番情形，暗暗叫苦，腹中又饥，身上又冷，如此一路的冷下去，岂不把浑身的血，都冻得凝结起来，那便如何是好？就连保姆见了这种情形，也觉得有些皱眉蹙额。独有那妙善大师一本诚心的自顾走，有如木石一般，纵然赤著脚，也毫无所苦。走了大半天才看见两棵栗子树上边长著不少毛团，永莲便去敲了几个下来，用脚踏开了大家分食，居然吃饱了肚子，可是说也奇怪，肚子一吃饱，身上的寒冷就觉减了不少，精神也振奋得多了。于是又走了一程，天色昏黑又觅了一个石洞歇夜，这一晚上寒气袭人，永莲实在煎熬不得，不住的喊冷。保姆也说道：「端的寒风刺骨，令人难耐，最好弄些树枝，敲个火燃烧起来，大家烤烤才好哩！」妙善大师道：「你等休恁地扰嚷，深夜山中何从得火，就算敲石燃得火，火光照处，难免不惊动山中的野兽，倘然望火而来，岂不是自惹灾祸，故千万使不得！并且我们欲求成道，必须精诚专一，神魂完聚，身体上越受到痛苦，神魂就越发坚强，多受一分痛苦，即多增一分的力量，待受过千劫百难之后，神魂即万分的坚强完聚，永远不会分散，那才可以成

道。成道之后，抛撇了身体，这神魂即另成一我，大千世界环行无碍，具大神通，无所不可。我等三人既想成正果，一切寒冷饥饿之苦，原是应当受的，若连这些儿也受不了，那里还有证道的希望呢？我等已经历过不少辛苦，如造塔般只欠一个顶了，你难道肯前功尽弃么？」这一席话，说得二人心中恍然大悟，正是

九仞功成后 肯因一篑捐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绝岭登临迷津悟澈 高谈往事竖子弄人

话说保姆永莲听了妙善大师一席话，都觉得心地光明，寒冷也就减了不少，打坐入定，过了一宿，次日仍旧前行。如此又走了三日，那天正走之际，忽然看见一座石牌坊，横额上刻著「胜境」两个大字。妙善大师道：「好了好了，有这一座牌坊，一定有修真之士，或庙宇了。」于是三人又三步一拜的进了牌坊，又约摸走了一里光景，只见悬崖之上，有一个很大的石室，石室里面却跌坐一位长眉老者，慈眉善目，宝相庄严。妙善大师向二人道：「遮莫是佛祖显化，即不然独自个在此修行，也一定是位有道高人，我们正该叩求他指示迷津呢？」二人也同声称是。于是三众直到石室里，拜倒座下，妙善大师口称：「活佛在上，弟子妙善等一行三人从兴林国来此朝山，拜求仙踪迹，指渡迷津，一直到得此地，方得遇活佛，缘法凑巧，还望活佛大发慈悲，指示迷途，使得归正道，那就受赐不尽了。」长眉老者听了这番话，方才睁开眼睛，向三人看了一眼道：「善哉善哉！难得你们三众不辞跋涉之苦，老远的来到此地，总算有缘。只是我须问你，你既然抛撇了一切尊荣，皈依佛教，一志修行，可知道佛家清修的本旨为的是什么？修成正果之后你的愿心又是如何？你且一一说来。」妙善大师道：「启禀活佛，佛家清修的本旨，原只是为人救世，并没有一点自利之心，故佛祖身经百劫，为的也是替世人消除灾障。至于弟子的愿心，那么将来万一能修脱却凡胎时，誓必走尽十方三界，救渡一切苦厄，使世人都归正觉，未识弟子此志，尚合佛家宗旨否？」长眉老者频频点头道：「毕竟有些来历，可是你该知道，凡修真之人，成道有一定的地方，这也逃不过一个缘字的，你等今番虽然历尽艰苦，跋涉到此，但据我看来，证道之所却并不在此。」妙善大师再拜道：「既蒙活佛指迷，实为万幸，但弟子等来朝须弥，却有个原因，只因为当年在兴林国时，有个多宝山修士楼那富律，曾经有过欲成正果，必须求得此间的白莲，方可证道的话，故特地来朝。」长眉老者点头微笑道：「原来是他在那里弄这玄虚，但是他不如此说，你们也不会到此地来，一路上的魔劫，也不会历尽，不历尽这些魔劫，就不得证道，这也是一定不易的。」妙善大师道：「大约那楼那富律特地指点弟子等到此拜见活佛，指点正觉的罢。」长眉老者道：「总而言之，缘法所在要逃也逃不掉的，如今索兴待我来说你听罢：你前身本是慈航，只因立意要救渡世间苦厄，故转劫入世，投到兴林国，才有此根气。如今尘劫将满，不久证道，此间白莲原是有的，现在却已有人替你移到南海普陀落迦山做了莲台，备你后日受用，那边紫竹林中，才是你的净土，此间却没有你的缘份。至于脱化的地方，却还在于兴林国中的耶摩山金光明寺，这因为要借你的脱化，使一班愚民知所感动，大家好一齐归化佛门，免受一切苦厄。至于她们二人因缘还没有到，还得苦修几时，但终究也得证果菩提的。」妙善大师道：「承蒙指点，感激不尽，敢请示活佛法号，以便供养瞻礼。」长眉老者道：「这倒不必，好得将来你自会知道，但我还有一件宝物送你。」说著从怀中取出一个白玉净瓶，递给妙善大师道：「此瓶你可带回去好好供著，但见瓶中有水，水中长出柳枝，那就是你成道之日，切记切记！此地不可久留，如今你等可回去了。」妙善大师接了那羊脂白玉净瓶，再拜辞谢，带了二人仍依旧路，出了胜境牌坊，一直下山，一路晓行夜歇，在山中

固然没有什么意外的枝节发生，出得谷口，妙善大师向二人道：「今番休再走岔了路，免得又惹魔障，」于是定了定神，辨明了方向，一直向西进发，路上并无书说，有话即长，无话即短，行行重行行，那一日已到兴林国耶摩山下，那些居民等一见大师朝山回来，大家扶老携幼的前来迎接，欢声雷动，早有人报入金光明寺中去，那班大小尼僧都披了袈裟，撞钟击鼓，排著班直到山麓，把大师簇拥著迎入寺中去了。妙善大师到得禅堂坐定，众尼过来参见，慰问已毕，妙善大师不免将路上之事，从头至尾向大众宣说一番，听得大家眉飞色舞，不住口的宣佛号。妙善大师亲自取出那羊脂白玉的净瓶，安放在佛前供桌上，众尼知道是件宝物，只等瓶中有水生柳枝出来，早让大师成佛。事有凑巧，在大师讲说的时候，原有不少闲人在听，闲人里边老少都有，中间有一个童子，名唤沈英，他生来很是聪明，只是一味顽皮好弄，一天到晚的和人家开玩笑，老诚些的人，常常会平空上他的鬼当，他听大师讲得津津有味，就恨不得也赶上去玩一趟，后来听到那白玉净瓶自会有水，自会长出柳枝来，他就有些不信，暗想空空一个瓶儿，若没有人去灌水和将柳枝插进去，是决不会自生自长的，他于是灵机一转，又想闹顽皮故态，来与妙善大师打趣一场。但当时殿上人多，不便下手，故踱将出去，可是他既存了这一个念头，如何肯就此放手呢？至于在别人却也并不知道他的念头，不过禅堂之上，终日不断人迹，夜间又关门闭户，外人如何能够入内？故沈英虽然想了种种方法，终未能如愿，光阴荏苒，转眼已是数月，那一天沈英忽想出一个毒计来，他先预备下了一罐清水，一枝杨柳，去藏在隐僻之所，然后独自潜往柴房，敲石取火，就在柴草上点著，无情的烈焰，熊熊的燃烧起来，合寺尼僧，闻得柴房里失火，都吓得手忙脚乱，一齐奔往后边，忙著汲水救火，前面禅当中，连人影也没有一个。沈英便趁此机会，拿了预备下的东西。走到禅堂，一耸身跳上供桌，将罐中的水倾入净瓶，柳枝也插得端端正正，又拭净了供桌上的足印，然后匆匆的退了出来。那时山下居民，也都闻警赶来，帮同灌救，来来往往，情形很是杂乱，谁也不会留心沈英的行动，更不会想到这把无情火，却是这小子使的促狭，见他提著一个瓦罐，还只当他是来帮同救火的呢？可是那沈英却自肚里寻思道：如今白玉瓶中的水也灌了，柳枝也插了，照大师说，一见如此，就是坐化成佛的日子，如今我弄个假，待她明天如不坐化成佛时，便可和她大大的开一场玩笑，那时看她还有何说？再说柴房失火，幸而发觉早，救的人又多，一会将火扑灭，未成巨灾。忙碌一场，已是黄昏时候，大家吃过了饭，收拾停妥，各自回禅房中去各做清课，匆忙之间，却没有谁顾念到供桌上的那白玉净瓶。故沈英虽忙了一场，当日却并没有发现。一宿无话，直抵来朝，大家起身，自有值日的尼僧，到各处去洒扫揩拭，值大殿的性空，刚揩到供桌，即发现净瓶中的柳枝，凑上前去一看，果真一瓶满满清水。他喜出望外，放了手中抹布，一路奔出殿来，恰好此时永莲采了一束鲜花来上供，两人撞个满怀，险些儿各跌一交，正是

看他传喜讯 不见眼前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苦行千般道成九品 当头一棒喝破三千

话说性空揩抹供桌发现白玉瓶中，果真有了净水柳枝，他往常听说，这就是妙善大师证果成佛之时，故不由他喜出望外，丢了手中抹布，撒腿往殿外就跑。恰好永莲摘了一束鲜花，前来上供，大家一个不留意，竟撞了个满怀，大家险些儿跌倒。永莲定了神，看著性空道：「你为何老是如此莽莽闯闯的，恁地奔窜，毕竟为著些甚么事来？却把人撞得好生疼痛。」性空也立定了脚，合著手乱拜道：「永莲师父呀！我只因见白玉瓶中，已有了净水柳枝，故而喜出望外，奔出来想给大师报个喜信去，不料匆忙之间，却撞了师父，还望恕罪！」永莲道：「真的有这回事吗？」性空道：

「此事端的千真万确，小尼斗胆也不敢打谎！」永莲道：「既如此这花你拿去上供，我去给大师报信。」性空接了花自回殿上，永莲便向大师禅房而来，只见大师正和保姆谈话，一见永莲进来，便说道：「永莲呀！你却来了，我正有话和你讲呢！大约今天是我坐化的日子了，我昨夜入定，忽觉心上白莲开放，这怕是个预兆。」永莲也将净瓶中有了净水柳枝的话，说了一遍，妙善大师道：「既然缘法已到，你们且到玲珑阁上去安排道场，就在那里示寂。」永莲自去吩咐众人前去预备一切，妙善大师，便去用香汤沐浴，换了一套庄严的服装，然后徐步登阁，在居中的禅床上跏趺坐定，宛是入定一般。保姆和永莲率领众尼，分两班站定，鱼罄齐鸣香烟缭绕，各念动楞严经句。我且慢表，再说那童子沈英他本来安排顽皮的心眼儿，有心与大师胡闹，故一早起了身，连东西也来不及吃，便一口气奔到寺中。只见众尼正在忙碌，又听说大师今天果真要成佛，好生奇怪，便踱到阁上来观看。那时山上居民，也有人知此消息，传扬开去，就有许多人入寺参礼，把一座玲珑阁的上下，挤得满满的。那班尼僧故然各各低眉合眼，朗诵著佛号，就是一班参礼的人，也都摒息兀立，无敢喧哗。就中只有那沈英看了妙善大师的情形，不觉暗暗好笑道，打盹就老实的打盹，说甚么成佛不成佛，分明在那里捣鬼，且待我来吓她一吓，包管叫他直跳起来哩！他打定主意，便溜到大木鱼座旁，取过那老大的鱼槌，挨到大师面前，大喝一声，对头就是秃的一下。说时慢彼时快，虽有人瞥见，却也来不及阻止，这一下有分教，就名为当头棒喝。一下打去，即有一道红光冒出，大家只当是打破了头，冒出来的血。仔细看时，红光冉冉上升，渐渐凝聚起来，结成大师的另一法像：赤脚而立，手中捧定插杨枝的净瓶。你道为何一击之下，就会如此幻化呢？原来大师的神魂，已修到无须躯壳的地步，可是久处人间，为烟火尘埃所薰染，泥丸宫闭塞，神魂无从脱离躯壳。等到受了意外的一棒，泥丸宫突启，于是就借此脱胎而化了。沈英的顽皮，正也是缘法凑巧呢！当时一众尼僧，固然争著膜拜，就是一群闲人，也都望空礼拜，后来只见大师的法像，愈升愈高，渐渐的没入白云之中看不见了，大家方才各自起身。永莲走过去一摸大师的遗体，已经冰冷，于是便命众尼僧诵经念佛，自己预备与保姆一同进城，奏闻妙庄王。指拨停妥，二人一同下得玲珑阁，转出正殿，一路上走出山门，只听得迎面鸾铃响处，飞也似来了两骑快马，上面坐著两位差官，见二人便问道：「二位尼僧何往？我等奉庄王之命，特地前来降谕，快去唤现在的住持出来接旨。」当下保姆和永莲拜见一过，陈明所以，让两个差官入寺，就正殿上放了香案，大家跪听宣读。原来妙庄王对于大师坐化事，早已知道，因他坐朝之时，就见大师法像来到殿前，站在半空，说是现在业已得成正果，佛祖封为大慈大悲寻声救苦观世音菩萨，立刻就要往南海普陀落迦山紫竹林中，去观自在了。故特来辞驾，将来我王升遐时，再来相渡。故妙庄王便降旨，命将菩萨留下的肉身，招人漆髹，即供养在玲珑阁上，永受香烟，将玲珑阁改名为慈悲观音阁。大家自然遵命办理，自有一番忙碌，不在话下。在这里我却有几句话要交代一下，上边这一段神话，似乎太荒诞无稽了，超出于情理之外。可是照佛家的说数，却还不仅于此而止呢！这大概是时代的关系吧！除了我们先师的儒教，没有这些神话以外，其余的宗教，恐怕都跳不出这一个圈子，道教的神话，固然最多，可以不必去谈它。就如现代文明各国奉行的耶教，也有耶苏复活的一件故事，我们对于妙善大师的成道，一变而为观世音菩萨，也不妨作如是观。况且照现代灵魂学讲来，人在身死之后，她的灵魂，尽有团结著，经过好久的时期，依然不散的。已故伍廷芳博士，他还可以用某种方法，与灵魂讲话，替鬼摄影，并且灵魂学在欧美各国也有许多学者，认为科学界的新发明，并不视为荒诞，那末我们对于观世音菩萨的成道，就多了一个新的解释。她在修行时，就是锻炼灵魂，使它团结的时候，她的坐化，正是身死的时候；他的成道，就是那团的灵魂，虽仍旧在那里活动，并不离散消灭罢了，与现在的灵魂学，正是两下吻合，这也不能全责佛家的荒诞啊！并且灵魂的活动，迅疾得如流电一般，无与比拟，别的且不说，但看做梦，一梦的时间，大约不过几十分钟，可是梦中所做的事，喜怒哀乐，不知要多多少少，甚或包括著人的一生。梦是灵魂活动的象征，是谁也不容否认的，那么

观世音菩萨成道之后，他的活动，宜乎要瞬息千里了。现在我将这紧要关目解释过了，回笔过来，再说到耶摩山金光明寺中，保姆当然受众人推戴，做了一寺的住持，奉旨招了高手的匠人，一方面将菩萨遗留下的肉身，用上好光明宝漆，漆将起来。一面将玲珑阁的匾额除去，换上慈悲观音阁的匾额，又在阁中造了一座佛龕，将菩萨的肉身供入，永受香烟。一连忙了好多日，方才竣事，不在话下。再说那时兴林国中，上至妙庄王，下至一班愚夫愚妇，见持志修行，果然能够正果成佛，于是大家都生了信心，不期然而然的都皈依佛门，果真应了人王国变成佛王国的预言。后来妙庄王也被菩萨渡化，归入罗汉班中，保姆封为保赤君，永莲亦归南海，永侍莲台，就是侍香龙女。还有那顽皮小子沈英，他自从看了菩萨成佛之后，倒也顿时恍然大悟。他本是南方火德之精，灵气所钟，自是高人一等，平时尘蒙心窍，故演出种种顽皮之事，一旦醒悟，功行超人，久后也被菩萨收在莲台之下，就是善财童子。这些都是后事，我算一言表过，后文恕不再叙。且说观世音菩萨自从辞了妙庄王之后，一路云浮风荡，直向南海普陀落迦山而来，不消片刻功夫，已到灵山宝境，气象万千，果非凡俗可比，正是

瑞靄垂纓絡 祥光护白莲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观自在南海清修 悯苦厄中原化度

话说观世音菩萨自从脱却凡胎，辞了妙庄王一路足踏浮云，直向南海普陀落迦山而来，她此时身轻脚健，不消多少功夫，已到落迦崖下。此间毕竟是灵山胜境，不同凡俗，奇花异草，生遍四周，灵兽珍禽，迎人舞蹈，白莲池上，送来万缕幽香，紫竹林中，升起千般瑞靄，中间却是一座二品莲台，霞光万道，却是空著。菩萨到此，口说一声善哉，便跳上莲台，端身趺坐，其时正是九月十九日啊！故现在民间习俗，凡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九月十九这三天，一概认为观音生日。其实二月十九是转劫诞生之日，六月十九是舍身披剃之日，九月十九是证道正位南海普陀落伽山之日。习俗虽一齐视为生日，却也非绝对没来由的啊！再说观世音菩萨证果莲台，一心观自在法，渡化了妙庄王等一班人以后，与善财龙女，同居紫竹林中，讲清净大法，逍遥自在。有一天却有一个僧人，叫做沙门跋陀，他自西方佛国，受了菩萨戒，行大愿力，往东土传教。如来谅他道行未深，虽其志可嘉，明知此去定然徒劳往返，故曾劝阻，无奈这沙门跋陀立志坚决，执意要去，如来只好付了路引牒文，让他自去，这也是他数中应当有此跋涉。他费了几天功夫，才到了中土，云游各处，向众生说法，宣扬佛教，无奈一则因语言隔绝，中土人民，不知他讲些甚么，就没人去理睬他。二来那时中土人民，并不知有佛教，对于僧人，都视为异端左道，就算言语能通，也决不会有人信他说话。因此两个缘故。他虽然走遍中原各地，终是到处受人奚落，他当下便打算西归，一路上顺便朝名山。那日恰巧到得南海，闻得观世音菩萨在此，便志心往朝，请教一切。菩萨见他立志可嘉，便向他问起东土情形，沙门跋陀道：「不可说不可说，那边刀兵不绝，灾障重重，人心险恶，争夺频频，弟子向他们说法，全然不悟，还把弟子当做恶人，到处受他们奚落，弟子生受这些，倒也罢了。只可怜那班芸芸众生，灾劫当头，还自执迷不悟，欲化渡也自无法，只得西归向如来请得妙法，再行东去点化他们了。在此经过，特拜朝菩萨，还望慈悲慈悲，用大法力感化这一班迷途众生，一来使他们脱离苦厄，二则来也可宣扬佛法。」观世音菩萨道：「善哉善哉，这是你功行未深，言语隔绝之故，如今你且归礼如来，改日再行东去，我本著寻声救苦之志，既然知道有此等事情，万不容坐视，只得待我往中原走一遭了。」沙门跋陀拜谢过了菩萨慈悲，迳自西去。观世音菩萨便吩咐善财龙女，好生看守灵山，自己便化身为一老媪，离了南海，一路上向中原而来，化

身丐妇模样，一路上沿门托钵，与一班下愚百姓异常接近。她看那各地的乡风，处处不同，善良的固然也有，顽恶的却占多数。那方的男子呢？到底受了圣人的教化，懂得礼义，但是妇女们却大大不然，可分高下两层说：高贵的妇女，自然出身名门，也一般的略谙诗书，但是颐指气使，平日间养尊处优，养成骄奢淫佚习惯，造下了许多恶业，难免轮回之厄。在下的愚夫愚妇，从不曾闻得圣人之教，一切行为，自然更不必说了，忤逆不孝，攘夺争杀，那一件没有！他们不知果报，更觉可怜。观世音菩萨大发慈悲，决计先向下愚说法，当她法驾一路到得中州地界，选了太室山一个石屋，做显化之地。夜间即示梦给附近百姓，说明日内观世音菩萨要在此经过，点化有缘法的人，拯拔一切苦厄，你得留心相待，不要当面错过，说罢便现出她的庄严宝相，悠然而隐。到了第二天，一班百姓互相谈论，都道昨夜得这么一个同样的梦，大家觉得奇怪，谈论纷纷，不外乎怀著万分的希望，专等菩萨的降临。又明知菩萨显化，决不会将本来面目向人的，但又不知今番她究竟化身何等人物，前来点化众生，因此又引起许多枝节。他们因认不得菩萨，凡是见了一个面生可疑的人，就指为菩萨，大家环著向他礼拜，往往把那受拜之人，弄得莫明其妙，直到双方说明真相，彼此付之一笑，如此一连闹了好几天，误会却发生了不少，只还是不见菩萨来临，反弄得大家心上疑云叠叠，就算见了面生可疑的人，也不敢冒昧拜认。那时观世音菩萨却仍旧化装为一个穷苦老媪，下山到得城市，一路求化饮食，大家反没有留意。那年正直亢旱，入夏以后，已有四十多天没有下雨，田中的禾苗，都呈枯萎之色，农人等吃尽辛苦，日夜戽水，终于无济，看看灾象已成，倘使天公再不下雨，行见颗粒无收。乡农们忧愁焦虑，自不必说，就是城市中人也愁著荒年。故观世音菩萨托了钵盂，向人家求化时，不约而同说道：「天公如此亢旱，今年的收成，已经无望了，自己还愁著来日的难渡，那里更有余物，给你这老婆婆呢？」菩萨长叹一声道：「水旱虽然说是天灾，到底还是由人自肇，你等这一方百姓，若是尊敬天地，广行善事，改轻杀戮，归化佛祖，上天岂会降这灾祸，使你等受苦呢？就如我这么一个穷苦的老婆子，到此地半天，一路求化了数十家，兀自不曾化到一粒米，半粒壳，足见这一方的百姓，全无向善之心，人无向善之心，受这些水旱天灾，谁说的不是应该的呢？」当时就有一位姓刘名世显的老人，听了菩萨的一番话，心上就是一动，暗想这老婆婆遮莫是菩萨的化身了罢！待我来和她谈论谈论，便上前拱手为礼道：「老婆婆见得甚是，但依老婆婆的话，此间百姓，因以前未曾积善，故有今日的旱灾，就算大家从此改过自新，今次的旱灾，也是救不得的了。」菩萨道：「这却不然，天心最为仁慈，福善之心比罚恶之心还胜三分，只要人肯诚心悔罪，上天决不会不容的。只要这一方的百姓，肯从今天起，发誓改过日新，一心向善，目前这旱灾，也未始无法可救啊！」刘世显听了这一番话，不问情由，倒身下拜道：「多承观世音菩萨显化指示，弟子俗眼，不识慈容，几乎错过。幸闻法语，心窍顿开，伏愿菩萨大发慈悲，广施法力，降霖甘霖，救得旱灾，弟子自当建庙供养菩萨，广劝愚顽，使他们改心向善，同归座下，还望菩萨慈悲方便。」说著又连连叩头。菩萨道：「姓刘的啊！难得你一片诚心，替众人求援，可见你无自私之心，我如何不答应你的请求？只是我看此方百姓，愚顽特甚，明天午时三刻，我将显化，施展法力，大霖甘霖，叫他们亲见我佛法无边，坚他们的信心，你再善为劝导，那便容易感化了。」刘世显再拜而起，菩萨已隐身而去，他便将遇见菩萨的话，向众宣说。大家有些疑惑，都说青天白日的菩萨显身，怎样只你遇到，我们却都没有看见呢？刘世显道：「看见或许都看见的，只俗眼认不出罢了。刚才那个托钵求化的老婆婆，就是菩萨的化身啊！」众人听了果真见过这婆婆，只不当他是菩萨，当面错过，懊悔已嫌迟了，正是

都因缘法异 对面不相亲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洒甘霖救济旱灾 卖鲜鱼感化下士

话说大家听刘世显说那托钵求化的老婆婆，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不觉互相惊异起来：刚才看果真是看见过的，但是谁也不知道这贫苦婆婆，却就是观世音菩萨啊！于是有的自怨有眼不识泰山，当面错过良机；有的自怨不会施舍，结个善缘，大家懊丧的情绪，一言难尽。当下刘世显又将菩萨以慈悲救苦为旨，这些都属细事，决不加罪，只要以后虔心相信就是了。并且菩萨定于明日午时三刻显示宝相，祈霈甘霖，你等那时尽可瞻礼慈容，同沾雨露哩！大家听了此话，又都不禁喜跃起来，从此传扬开去，不消片刻合城全知，再是一传十，十传百的传出去，到当日晚上，四乡八镇已经完全都知道了，听了这种消息，没一个不喜形于色。直到次日清晨，端的是农停耕，妇停织，商停市，大家都焚香点烛，虔诚顶礼，专等午时三刻看观世音菩萨显示法身。无论老少男女，一个个仰起脖子望著天空，连眼都不敢多瞬一瞬，直等到分际，只见太室山顶，悠悠的起了一片白云，逐渐的蔓延开来，愈延愈广，忽见白云中间，天开一线，山头之上，现出丈六金身，头戴锦兜，身披袈裟，捧定羊脂白玉净瓶，瓶中贮著甘露柳枝，赤著双趺，站在光明石上。大众见此情形，一齐倒身下拜，口称观世音菩萨，又默默通诚，都愿皈依座下。罗拜既毕，只见菩萨手执柳枝，蘸著甘露，向东南西北有田禾处一阵洒，说也奇怪，一忽儿云气四合，大雨如注，足足半个时辰，方才云收雨住，霁色重开。菩萨的法像，早已不见了。自此之后，那一般百姓果真都敬信佛法，刘世显捐了资财，就在太室山菩萨显身处建立一庙，塑大士像供养起来，菩萨所憩的石洞，也改名观音洞，至今还留存著哩！这是观世音菩萨到中土后第一次显化，所现的乃大慈相，就是圣观自在菩萨啊！当时曾留下有《圣观自在菩萨心真言瑜伽观行仪轨》一卷，直到唐代，始经释不空译出，至今仍流行佛门。再说菩萨自从广施法雨，点化了刘世显，此间自有刘老儿向众劝善，不必久羁。于是她坐观清净，运用她的慧耳，谛听一切，她觉东海之滨，各处岛屿之民，身居化外，不知礼义，与禽兽无异，甚为可怜。故就离了中州，直向东海边而来，菩萨知道那边半属渔民，故就化成一渔妇模样，挽著叉儿髻，穿著蓝布裙袄，依旧赤著双趺，生得美丽非常，手中提著鱼篮，中间放著几条鲜活的鱼儿，杂在众渔人中，入市卖鱼？市人因为这位鱼妇，生长得十分美丽，故争著都去买她的鱼，可是菩萨却向买鱼的人说道：「你们买我的去做甚用处。」买鱼的就说是做菜肴下饭，他却就摇头说道：「我这个不比等闲，不供人口腹，你等要菜鱼请照愿别人，我这鱼却只卖给人家做放生之用的。」人家听了她的话，不免笑她痴呆，以为鱼虾之属，本来是供人口腹的，如何却说是放生，果真买了鱼拿来放生，还不如将金钱向海中抛掷好得多呢？于是就悄然而去。菩萨到了晚间，也和众人杂居在金沙滩畔，次日仍旧提篮入市，可是依旧找不到主顾。如此一连几天，就惊动了一位有心人，此人姓马，大家因为他是个卖鱼郎，故都叫他马郎，他见菩萨卖鱼，天天没有生意，她那篮中，却天天老是那两条鱼儿，干放著却如何并不会死，兀自有些奇怪，他便留心察看，又不见甚么特异之点。马郎十分纳罕，同时金滩上的许多渔户，对于这美丽卖鱼女子，都生了爱慕之心，不久就有许多人向她求亲，争著要娶她为妻，一共到有二十余人，马郎也是其中的一个。菩萨倒也并不嫌他们褻辱，只善言向这许多求婚的人说道：「一女配一个丈夫，这是天经地义，我现在只有一个身体，终不成尽配你们这二十多人啊！我如今却有个办法在此，做选择的标准，但不知你们可肯依从？」大家争著要想得她为妇，听说有办法，自然都乐于接受，向菩萨请教。菩萨道：「我会得教人诵经，现在就拿这个做标准，由我将《普门品》口授给你等，凡是在一夕之间，诵得熟的，我就嫁他为妇。」于是大家就请他教授，由菩萨一句一句的背诵出来，大家一句一句跟著念去。教了一遍，又是一遍，倒来倒去，念不绝声。学诵的人，都专心一志，可是天资生得各有高下，一夕功夫，其中能够背诵的，却有半数，那一半背诵不出的，自然绝望而去，惟留著的一半，又争著要娶她了。你说你诵的绝熟，这女子应该归你，我说我念得流利，这女子应该归我，不免纷扰起来，

几乎闹成打局。菩萨止住大家道：「你等休得相争，我还得再行挑选哩！《普门品》是佛家初乘，容易学得会，不能算数。现在可换《金刚经》，仍由我口授，也规定一夜，学得会的，我得嫁他为妇。」大家又高兴起来，仍请菩萨口授，十多人又静心学习，一句一句的念著，这《金刚经》可不比《普门品》来得容易了，整整的学了一夜，十多人中，只有四人学会，那其余的被淘汰了，快快而去，自然不消说得。那四个人同声说道：「美女啊！我们现在还有四人哩！你到底愿嫁那一个，爽快些说一声罢，我们决不争夺的。」菩萨道：「不行不行，须知我对于你们诸人一视同仁，并没有什么好恶之见，存在里边，只看大家的缘法，若由我指定，就欠公平。如今还得待我再挑选一番，以定此身的谁属。」四人没法，只得听她的指挥，向她问道：「《普门品》不算！又是《金刚经》，如今《金刚经》依旧无效，不知又要弄些什么花头经出来哩！请你快些说出来罢。」菩萨笑道：「你等休要猴急，我这部经却非同小可，是佛家大乘宝藏，名为《法华经》，如今就用此经教授你等，如能在三天以内，将此经诵熟的，我准嫁他为妇。」四人得妇念切，自然一口答应，于是仍由菩萨一句一句的教诵，转眼三天期满，能够背诵的，却只有一个马郎，其余三人，懊丧而去，自不必说。当下菩萨吩咐马郎先行回去，具礼成婚。入门之后，菩萨却弄了小小神通，变成死的模样，并且皮肉立刻腐烂，马郎空欢喜了一场，到此也只是没法，就将尸体去葬了。大家闻知此事，反觉自己庆幸，把以前的懊丧却全抛了。马郎到此就誓不娶妇，闲时就把菩萨教他的三种经文，念诵消遣，觉得津津有味，有些感悟。再说菩萨自脱身而去之后，时隔数月，见马郎悟性已开，便化身为一个和尚，前去找马郎，与他谈论佛法，指示迷津。然后问起他娶妇之事，马郎一一告知，菩萨道：「你可知那美女毕竟是谁人啊？她却是南海普陀落伽山观世音菩萨啊！他却特地到此示现感化与你的，你如不信，可同你去将坟刨开来，一验她那骨骼，就可以知道了。」马郎果真带了一把铲子，来到坟前，扒开来一看，不觉大喜过望，正是

佛法无明净 有缘渡众生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责贡蛤蜊民不堪命 消除疫疠手到生春

话说马郎听了和尚的话，果真携铲来到美女埋葬的地方，扒开坟头一看，不觉大为惊喜，那里是甚么尸身，却留著一付黄金锁子骨。和尚道：「如何？你如今可知道观世音菩萨的法力了。菩萨因为这一方的百姓不知礼节，愚蒙可怜，故特地化身美女，前来点化大众，合该是你的缘法，授了大藏《法华经》，你就该本菩萨的宗旨，抱定宣扬佛法，劝导大众的心志，将来功德圆满，不怕没有你的好处啊！」马郎连连应诺，说话之间，和尚却又不见了。从此马郎便把间草屋，改作茅庵，塑起观世音菩萨的法像，但所塑的还是卖鱼美女的形状，一手提著鱼篮，故世称为鱼篮观音；又因为当时名义上曾嫁马郎，故又称为马郎妇观音。其实都是观自在菩萨的化身罢了。再说菩萨自点化了马郎之后，一路沿海而行，那一日到一所在，见有一股怨气，聚结不散，菩萨就动了慈悲之念，化身为一个行脚僧人，到民间去访问。原来此间地名宁波，是东南海口的重地，出产丰富，尤其是海洋珍味居多数，百姓富足，安居乐业，又值盛世，本来不知有什么疾苦。可是近几年来，因为一件贡品，就闹得鸡犬不宁，民怨沸腾起来，你道为何？原来那时唐文宗在位，他生平最嗜食蛤蜊一物，真是爱如生命一般，几乎不可一日无此物，没有此物，就不能吃饭。蛤蜊一物，虽各处海口都有出产，但要算宁波出产的最为名贵，肥嫩鲜美，无出其右。既是皇帝爱到此物，自然要责令宁波贡献了，蛤蜊是宁波的土产，宁波的渔户又多，进贡些些，讲来也算不得什么啊！却为何竟民怨沸腾呢？端因官府差役等人，狐假虎威，借了责贡这问题，就大大的剥削百姓起来。渔户进呈贡

品蛤蜊，自然不敢含糊，先行选择一遍，然后呈缴给责贡的差役。那时差役便摆出他们上命差遣的面目，左不是，右不是的一味挑剔，不是嫌你选择不均，就是说货色不佳，总不肯给你一个爽爽快快地过秤录收的。你若是事先送几贯给这衙役，就是货色果真欠佳，他们也一样的收下来。你若是不化钱的话，他们就给你一个干搁，三天五日不给你过秤，纵然磕破头去苦求，也是不理不睬。蛤蜊是最易死的，几天一搁，又得重行采捉，结果还是要用钱。你若因此而误了限，就捉到当官，办了一个大大的罪名，包你吃不了兜著走。并且别种贡品，每年一回，每年两回，次数是有一定的。独有蛤蜊，却一年到头不断的要贡，故宁波一班渔户，也就一年到头的在责贡中度日。贡些蛤蜊本没有什么？但是每次要贴上几贯差役钱，这却老大吃不了。故数年之中，把那班渔户，富的弄得穷了，穷的弄得卖妻鬻子，家破人亡了。因为一人口腹之好，不知破了多少人家，说来正自可怜呢！那么这班渔户未免太笨了，难道不能改业避免这种苛政么？却又不然，官府事前就有准备，先将渔户查明记录，凡是名字被录去的人，就逃不得差，并且不准中途改业，非到本人身死，决不能逃免。故很有些人因欲留些产业给后辈，不惜牺牲他自己的性命，去自杀的，你想在这种情形之下，又怎教那些百姓不怨气冲天呢？当下观世音菩萨来到宁波，问明了这种情形，兀自摇头叹息，暗想这一班可怜的百姓，也是前生造孽，才罹此厄，如今我不相救，他们那有脱离苦厄的日子呢？菩萨便走到海滩，见那时恰好潮头欲上，许多蚌蛤之属，都张壳迎潮，那些渔户，却冒死的捕捉，只听得一片长吁短叹一声，观世音菩萨便暗中运用她的法力，把自己的庄严宝相，深深地印入蛤蜊中去，在那些渔户，可是终没有觉得，各各捕捉满了数，自顾的前去缴纳，好似还债一般。这班渔户，正在无法摆脱这种苛政，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忽然上面下旨停止责贡蛤蜊，并且禁止捕捉，诏各县设立观世音菩萨庙宇，供养大士。宁波的一般渔户，听了这个消息，怎么不喜出望外，距跃三百呢？但如何会突然有此一道旨意下来，大家终是猜想不透，后来几经打听，方才知这个中的原因。却是观世音菩萨暗中救助之力，受惠的人，自免不了皈依莲台之下。原来那一批蛤蜊进贡入都之后，御厨见了新鲜之品，少不得就里边挑择了几个肥大的，预备作羹上进。不料第一个剖去，就坚如金石，再也剖不开来，御厨就觉得十分可疑，待到用力一劈，只见金光闪处，辘的一声，那蛤蜊就裂开了，中间却并不是蛤肉，倒是端端整整一个观世音菩萨的法像。质地精莹透澈，似玉非玉似珠非珠，只觉得光华夺目。御厨见了，不觉大骇，不敢隐瞒，便拿去奏明上边。文宗也十分骇愕，便命用金饰檀盒贮藏起来，一面下旨罢贡蛤蜊。后来召见恒正禅师问起此事。禅师道：「物无虚应，这是菩萨欲启陛下信心，以节用爱人罢了。佛经上说：『应以菩萨身得度的，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文宗道：「菩萨身是看见了，只是没有听得菩萨说法。」禅师道：「我只问陛下信与不信？」文宗道：「事实彰明，怎样敢不信呢？」禅师道：「既然如此，陛下已不啻听得菩萨说法了。」文宗因此大悟，以后永戒食蛤，并令合天下的寺庙都另辟一殿，供养观世音菩萨，因为这一次的观世音菩萨法像，出现在蛤蜊之中，故世称蛤蜊观音。这并不是做书的胡诌，好为玄谈，此事在《佛祖统记》，《普陀山志》等书，都有同样的记载哩！当下观世音菩萨自海滩将法像感应了蛤蜊，救了一班渔户贡赋之苦，便一路行来，直到山东登州府地界。其时正值盛夏，疫疠盛行，死伤相继，实在凄惨万状，一班庸医俗子，又没有奇方妙药，救得此疾。菩萨知道此病，都由正气亏耗，被外邪侵袭所致，只有藿香可治，便入山采药，化装为一个卖药老叟，肩荷药囊入市求售。那边的百姓起初见了这外来之人不敢尝试，后来有一班贫苦无钱的人，听说她肯施诊给药，于是渐渐有人求治，果然药到病除，这馋大家注意，纷纷求治。在两三个月内，不知救了多少生灵，直到疫气全消，菩萨才示现给智林寺优昙禅师，传了藿香治疫的灵方，优昙禅师向大众宣说之后，大家才知道是菩萨示现。于是一班受惠的人们，各各捐金起建观音庵，塑起观世音菩萨法像，虔诚供养，但是所塑法像，面目打扮虽与别处的相同，但手中不捧净瓶杨柳，却是拈著一棵药草，这也是当地人民不忘报德的意思，既受了药草之惠，故就塑菩萨拈著药草做个纪念，这就是世称为施药

观音的啊！后世病家在危急无法时，往往到观音院里去求签请药，实在也是滥觞于此哩！更有那一班虚名和尚，滥刻药方，凭人求取，借此敛钱，这非但是佛门之蠹，并且会得害人，那真可恨得很，岂是菩萨救世济人的本旨啊！菩萨此去，又化身不肯去观音，往潮音洞住息，留下许多圣迹，受后人瞻礼了，正是

圣迹经留处 慈悲救世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游五台夷奴盗法像 拒寇乱菩萨现奇容

话说观世音菩萨自在登州府施药救灭了疫病之后，当地百姓经优昙宣说，知是菩萨示现救世，大家都捐资建造观音庵，塑著施药观音供养著，菩萨便隐身在此小息，间常出入民间，点化有缘之辈。那一天心中忽然一动，菩萨便施出天眼通的妙法，运用慧眼，向四下一看，就明白一切。暗想原来那夷鬼子在那里出花样，倒不可不去走一趟哩！于是便又一路向浙江而来，你道为何？原来那时有一班东夷国人，到中土游历，听得五台山的胜境，便先到那边玩赏。但五台山佛寺众多，并且规模宏大，所有的佛像，不是宝石雕成，定是白玉琢就，端的是庄严灿烂，五色缤纷。那东夷之人，生性最为狡猾，一见了许多珍宝，就动了觊觎之心，他见法华寺中，有尊观世音菩萨的法像，完全是白玉琢成，手中捧定净瓶，瓶中却插著一朵莲花，坐下的莲台，也是白玉雕就，而且是整块的羊脂白玉雕就，十分工细，长有三尺左右，确是希世之物。那班东夷看在眼里，就动了不良之念，大家一商议，便乘著寺内役人不留意的当儿，偷窃了就走。等到寺中人觉察，那一班夷人已经逃得不知去向，失去的玉观音，自然也没有著落，只得罢休。再说那班夷人，自从偷得玉观音，一路欢欢喜喜的逃过来，绕道浙江，想由此出口，渡海回国。观世音菩萨就在此时受了感应，立刻动身赶来，恰好夷人舫舟在潮音洞下，待晓开船。菩萨就施展法力，霎时间洋面上生出万朵莲花，绿叶摇风，把洋面完全遮蔽，使人辨不出东南西北，到得天明，夷船待要解缆，却竟找不出一个去路，正在慌急之际，忽然风浪大作，将一条小船吹得上下不定，几乎翻过身来。把几个夷人，吓得魂飞魄荡，不知所措，大家再向普陀岩上望望，却见观世音菩萨手捧宝瓶莲花，端端正正的立在巔上。夷人到此，方知是菩萨的法力，于是再拜哀求，愿将五台山偷来的观世音菩萨玉像，留在潮音洞，让这一方百姓瞻礼，祷告一番之后，顿时风平浪静，洋面的莲花不见了。夷人将玉观音送到潮音洞，然后开船远去，不在话下。当菩萨显迹之时，适有张氏居民，亲眼看见此事，便传扬开去，张氏又募化了金资，就将自己的屋宇，改建为观音庵，供奉玉像，自己便皈依座下。当时远近的人，闻知其异，都来瞻礼，大家因为这尊观音，不肯随夷人东去，故呼为不肯去观音，其实乃是持莲观音的宝相。该处洋面，因为观世音菩萨用莲花阻止夷舟，故称为莲花洋。普陀山直到现在，还算是江浙一带佛教最盛之地，世俗竟有小西天的话头。善人善地，故菩萨肯将这尊法像，留在此地啊。再说那时正当唐末，天下扰攘，黄巢李克用等尤为残忍不仁，弄得生灵涂炭。浙江临安人钱缪，虽则是一个寻常小百姓，但生就的忠肝义胆，练得一身好武功，看了当时扰乱情形，甚为不平，便召集乡勇，自成一军，屡建奇功，吴越安堵。当他起兵以前，虽有保障东南的意思，但资粮器械既不易得，万一不巧，反弄上个作乱犯上的名头，贻羞钱氏，他有了种种顾忌，对于起兵之事，便迟迟不决起来。那一天忽然梦见观世音菩萨向他说道：「钱缪钱缪！你莫再踌躇。你既有保障东南之意，拯民水火之心，这就是一片善念，天佑善人，虽百战也不会败北，快些起兵罢！」钱缪便将种种困难之点，告诉菩萨，菩萨道：「你莫畏缩，须知道千般手眼只在一人，你如不信，且看我来。」当下钱缪只觉眼前金光一闪，菩萨已现出千手千眼的丈六金身，向他说道：「钱缪啊！

你须知道，为人要有千般手眼才做得千秋事业，你休要迟疑不决，尽管放胆做去，东南无数生灵，都系在你一个人身上哩！二十年之后，可到天竺山中来寻我便了。」钱繆一梦醒来，不觉大异，暗想既然是菩萨指点于我，一定是不会错的，便决计起兵。一面召集大众，告知菩萨示梦的情形，一面命人画了一轴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的法像，悬挂在家中，朝夕焚香礼拜，虔诚供养。当下投奔他的人，听说有观世音菩萨在暗中护佑，大家自然心宽胆壮，能收百战百胜的奇功。也只为了一念，果然保障得东南半壁平安，钱繆也由杭州太守做到吴越王，留名千古。二十年后他记起了菩萨天竺访寻的话，便往天竺山中去寻，寻到天竺，只见一个僧人，端坐石上，手中执著一本经卷，专心阅看。钱繆只当是菩萨化身，便倒身下拜，口称：「弟子遵菩萨吩咐，得有今日的功业，大家已不敢正视东南，现在局势粗定，弟子也厌倦尊荣，还望菩萨方便收录。」那僧人急忙还礼道：「大王休得误认，贫僧一空，实因往礼潮音，行脚经过此地，果然遇见过菩萨，但当时却不知道。也只见一位僧人，坐在地上看经，贫僧就向他问讯，他说与贫僧有缘，愿将这《大悲心陀罗尼》、《大悲经》各一卷，授与贫僧。并且说今天大王要到此地来，叫贫僧在此相候，如见大王，顺便传言：现在大王功成名就，百姓爱戴，宣扬佛法收效必宏，劝大王在这上面积些功德，将来机缘到时，再来相度。贫僧到此，才知遇到菩萨，礼拜一番，菩萨又隐身去了，故此贫僧就在此相待大王。」钱繆道：「既然如此，正是我们合该有此缘法，菩萨示现于此，原来是个善地，我想在此间建造一座看经庵，就烦大师主持一切，未知大师意下如何？」一空和尚连声称善，于是这位吴越王钱繆就去拨了一笔资财，由一空招工雇匠在上天竺大兴土木，建造一座美轮美奂的看经庵。所塑的观世音菩萨，乃是趺坐看经之状，坐的莲台就是用菩萨坐过的那块白石，雕琢而成的，从此世间又有了持经音法像。那座看经庵由一空住持，吴越王自听了一空传述菩萨法谕之后，除建造了这座看经庵之外，到处兴修寺院，广宣佛教。大江东西，大小百余寺，都是钱繆一人所兴建。当时吴越的百姓，因为受到钱繆的保护，得能平安度日，爱戴之心，自然不消说得。钱繆王既然信仰佛教，那班百姓们自然景从响应，大家都成了佛国的信民，此风流到现在，苏杭一带的百姓，相信佛的，也比别处来得众多。外路的人，且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话，直把苏杭当作佛国了。再说菩萨自点化钱武肃王之后，随处化装了各色人物，在民间来往，指点迷途，拯拔苦厄，游行自在，但世人却无从识得。那一天来到九华山下，抬头观看，此山端的生得清秀宜人，上面有九个山峰，虽则高下参差，但都与莲花无异，九个峰就如天空中长著九朵莲花一般，九华山的得名，也就是为著这一点。山中寺院也就不少，菩萨此时化装著行脚和尚模样，一路上山，想去指点愚僧，留些显迹。走到一个山坳里，忽听得有人在那里念《多心经》，菩萨循声走过去一看，却原来是一个西域僧人，正是

空山清净地 风动杂梵音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莲花峰番僧面壁 少林寺李全招降

话说菩萨到了九华山莲花峰的山腰里，忽听得有人在这里朗诵《多心经》，便循声走过去，举眼看时却是一个西域僧人，面壁趺坐著，在那里志心虔诵。你道这个和尚是谁？说起来却也是个很大的来头，他本是罽宾国的王子，因为生有宿根，故自幼即敝屣尊荣，遁入空门，研究佛家奥旨，功行精进，早已深入三藏，博通大乘，自号为求那跋陀，发大愿力，誓将西方大乘之教，传入中土。故飞锡东游，欲向大众宣诵《法华经》，可是与前次的沙门跋陀一般，因言语隔绝，讲解不通，心中十分愧叹，深恨自己功行未深，以致有此。就遁入九华山在莲花峰一个石窟中，面壁趺坐，不断的念诵著《多心经》，希望感动菩萨，指示迷津。可巧今天菩萨适从此处经过，闻声而

至，早就知道他的意思，菩萨暗想难得这求那跋陀有此坚定意志，如今我不点化于他，更有何人能点化他呢？于是便将身隐过，暗中幻化了去指示他。那求那跋陀当日夜间，在入定之时，就觉得石壁之上忽发现了一片光华，隔了半晌，光华之中，就涌现出一朵莲花，莲花中间，又涌现出观世音菩萨的法像，菩萨顶上，又现出一匹宝马。求那跋陀便将事诉说一番，请菩萨慈悲，菩萨只是含笑不言，却见那匹宝马，发开四蹄，在寰宇之中奔跑。求那跋陀到此恍然大悟，明明菩萨在告诉我，欲通华语，非周游中土，用心学习不可。他领悟了之后，石上的幻影就不见了。求那跋陀次日即便离了此地，到处云游，九年之后，所有华语，无所不通，于是重归九华山，宣说《华严经》，果然人人了悟了。求那跋陀于是就在昔年面壁处建庵塑像供奉，那一尊观世音菩萨法像，其余与平常的一般，只是顶上却多一匹宝马，故世人称为马头观音，也称为马头明王，后人尊为畜牲道的教主。自从这一尊异状的观音塑成之后，一班善信，都有些疑惑起来，以为好好的一尊观世音，如何顶上却添上一匹马，畜类居上，岂不褻渎了菩萨？于是在求那跋陀讲经说法之余，便将此意，向他请教。求那跋陀将前事告知大众，然后说道，佛家轮迴，分为六道，就是地狱道、饿鬼道、畜牲道、阿修罗道、人道、天道，观世音菩萨本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宗旨，故也分为六相。大悲观世音破地狱道三障，此道苦最重，故宜现大悲相，世传的千手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大慈观世音破饿鬼道三障，此道饥渴宜现大慈相，世传的圣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狮子无畏观音，破畜牲道三障，兽王威猛，宜现大无畏相，这位马头观音就是此道部主。大光普照观世音，破阿修罗三障，此道猜疑嫉忌，宜现普照相，世传的十一面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天人丈夫观世音，破人道三障，人道有事理，事伏懦弱，称天人，理则佛性，称丈夫，故宜现天人丈夫相，世传的准提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大梵深远观世音，破天道三障，梵是天王，标王得臣，世传的如意轮观音，就是此道的部主。所说的三障就是惑障、业障、苦障三样，观世音菩萨既各主一道，宝相也就因之而异了。这尊马头观世音在六观音中还不得异相。像十一面观音，共有十一副面目，当前三面作菩萨面，左厢三面作嗔面，右厢三面作金刚面，后一面作大笑面，顶上一面作佛面，各各不同。又如准提观世音，一身十八臂，面有三目，上两手作说法相；右面第二手施无畏，第三手把剑，第四手把数珠，第五手把微若布罗迦果，第六手把钺斧，第七手把钩，第八手把跋折罗，第九手把宝鬘；左边第二手把如意宝幢，第三手把莲花，第四手把澡罐，第五手把索，第六手把轮，第七手把螺，第八手把贤瓶，第九手把般若波罗密经龕子，七宝庄严，又是一副法相。至于如意轮观音，六臂金身，顶髻宝庄严冠，坐自在王，住于说法相。右第一手思惟，愍念有情故；第二手持如意宝，能满众生愿；第三手持念珠，为度傍生苦，左第一手接光明山，成就无倾动，第二手持莲花，能净诸非法；第三手持轮，能转无上法；这又是一副宝相。世俗见识不广，故见了这尊马头观音以为诧异相，实不知菩萨具广大神通，何相不可以幻化，异相正多著哩！贫僧从今起，发愿化缘，塑全这六尊观世音菩萨法像，也好垂示后来。大家听了这番话，方才恍然，各各认捐金资材料，不足的由求那跋陀到民间去募化，完成这六观音的工程。我算一言表过，以后不再提及了。我在这里，又有几句话要交代一下，佛教的主旨不外乎警世与劝善两途，至于菩萨是否有此相示世，佛家虽如此说，我们正也不必斤斤较量他的有无，大概所现示的善相，那就是劝善的意思；所现示的畏惧相，那就是警惕的意思。菩萨不必真有此相，说的人不妨如此说，塑的人不妨如此塑，那说的人塑的人就具有菩萨心肠，譬如说沙尘的微细我的目力辨不明白，这并不是没有沙尘，乃是我目力所不及，他说菩萨有这种种宝相，人家不能见到，也就不能说没有这回事，只能怪自己目光的不广罢了。我只要能够接受菩萨劝善和警惕的苦心，那么任便菩萨现何宝相，左右还是一个菩萨，所说的「善知识」三字，大家正当细心体会啊！再说当时菩萨的真身，早已离了九华山，又折向河南地界而来，那边本是历代帝皇之都，素称为洞天福地，不料近来却又遭了兵刀之灾，弄得百姓颠连困苦，四散逃亡。原来那倡乱的却是李全，他们夫妇二人，各使一浑铁枪，勇猛无比，号称李铁枪。又说甚么李氏梨花枪，

天下无敌，故声势非常浩大。所部也著实不少，到处劫掠焚杀，无恶不作，真如海堤水决，端的势如破竹，没人敢撻他的凶锋。因为这班人都用红巾为号，大家都呼红贼，贼势蔓延，直到登封县地界，方才屯住，不敢长驱直入。你道为何，原来登封县的西面，有座少室山，山上有座少林寺，是达摩禅师所开创，此寺以武功著名，一行僧众，个个精于拳棒，并且是独家秘传，神奇变化，不可测摸。李全虽勇，但震于少林寺的威名，也不敢去惹他们，他打算设法将僧侣招降下来，另编一枝和尚兵，合著自己的所部。派人送到少室山少林寺中去，大意不外投降了，共享富贵，不投降时就要兴兵攻打，玉石俱焚等语。你想少林寺的住持，原是有道高僧，就是一班徒众，也都一志修行，断绝尘缘，那里肯跟这班红贼去干那杀人放火的勾当，造那万般恶业呢？故一口回绝，送信人回营告诉了李全，可是他心还不死，又派人用甘言厚币去诱致他们，和尚仍旧付之一笑。临了儿李全怒了，又派人去说，限期三天，如其不率众归顺，就要围攻山寺。寺中住持，见他们一味歪缠不清，十分讨厌，就把传言人割下两个耳朵，撵出山门，这一来就伏了祸机，正是

持心维正道 割耳警强梁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少室山大士退红军 洛阳市群生照宝镜

话说少林寺住持和尚因红贼李全遣使招降，一味歪缠不清，十分讨厌，便向来使道：「出家人受十方供养，与世无争，如何肯甘心从贼？本当将你杀了，以绝李贼之念，现在看在佛祖分上，饶了你性命，割去两耳示警，回去对李贼讲，叫他绝了这条心念罢。」于是便将来人两耳割下，撵出山门。那人一路抱头鼠窜逃回营中，告知李全，李全不觉大怒，便传令进兵围山。那时附近的百姓，恐遭寇祸，都扶老携幼的逃避。观世音菩萨见了如此情形，问明一切，暗想佛门清静之地，万不能容这班强寇去滋扰，少林僧众，虽擅武功，究竟众寡悬殊，势难相敌，还得待我去帮助一臂哩！菩萨此时，本来化装一个行脚僧人模样，赤著双脚一路往少林寺而来，到得寺里，照例拜了佛祖，参了执事众僧，挂单小住。那时适因灶下缺少一个烧火的和尚，执事的便命菩萨去充数，如此一住两三天。红贼攻下山头，十分紧急，合寺僧众虽协力同心的守御，到底众寡悬殊，看看有些支持不得。菩萨想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便抽了一根铁棍在手，冲下山去，大吼一声，挥动宝棍杀入贼人队里，如同风卷残云一般。远远望去，只见棍头起落，马仰人翻，就是李铁枪上前交手不及三合，一棍打下马去，被乱军践踏而死，李全的妻子也战败倒下去，仰天长叹道：「四十年梨花枪天下无敌，不想今天却输在一个和尚手里，还有甚么面目见天下人呢？」就倒枪刺喉而死，主脑既去，一班部众死伤的死伤了，余众都四散奔逃，从此红军之乱，竟一鼓荡平。菩萨到此，一耸身跳在嵩山御寨之上，现出大威猛宝相，少林僧众才知是菩萨显化，都罗拜称谢。于是便将此大威猛相塑成金身，另起观音殿供养，这是阿摩提观音，怒目嗔容，手执宝棍，相貌很是可怕，与别处供养的又是一副面目。当下菩萨虽然将红军杀散，还恐怕他们变成散股，为害民间，便又化装了一个村妇模样，拿著一只锦匣，匣中放著一面青铜宝镜，走到洛阳市上求卖。当时就有一班人去向他问价，菩萨道：「我这面镜子，是一件希世的宝物，实实的要卖一千两纹银，多一文也不要，少一文就不卖。若然失此机会，往后去，就出十万八万银子，也是买不到哩！」有一个好事的青年插嘴道：「小小的一面铜镜，却要这大价钱，毕竟有甚好处，你且说说看来。」菩萨道：「我这面镜子好处正多著哩！第一便能照见人心的善恶，第二便能照过世去的一切，好好呆呆，丝毫不爽。有这么两样好处，难道一千两银子还不值吗？」那少年道：「老奶奶，你休打谎，世间那有此等宝物，却叫人有些不信，不知你肯让我试照一下吗？」菩萨道：「这倒也使得，只是借你一照，须纳三文

青钱。」少年果真摸了三文青钱给菩萨，菩萨便从匣中取出铜镜，执在手中，向少年道：「来照来照，但须要聚精会神，不要胡思乱想，才照得真形。」少年对镜约有一杆烟功夫，果然见镜中现出的一切，都是自己已往的所作所为，临了儿却堕入畜牲道中，投生为一条母狗，他看了不觉心惊意乱，连称奇怪。可是别人从后面看去，仍旧是一面空空洞洞的铜镜，一些儿痕迹都没有，菩萨将镜收了，问道：「照得可满意？三文钱值不值？」少年额汗涔涔，神色灰败，连称好好好，值值值。旁人见了如此神气，争著向他询问所以然来，少年那里肯说出真情，自出其丑，只向众声言道：「众位也不必问我，如其有意思，不妨化费三文，也照一照，包管能够满意就是了。」毕竟好事的人多，一听了少年的话，争著要一试这新鲜把戏，你也出三文我也出三文，轮流著试照，没有照过的争先恐后，照过的不是哭丧著脸，便是攒眉蹙额，现出失望的颜色，最低限度，也得露出十分惊异的神情。大家你看著我，我看著你，口虽不言，却是彼此心照不宣。这么一来，瞧热闹的人，也著实不少，风声一传开去，真有万人空巷来观之慨呢！菩萨却只向著大众含笑不言，由辰至酉，足足照了三千来人，这三千来个人里面，照了忧愁懊丧的，倒要占十分之九，喜悦愉快的不过十分之一。当下菩萨向众说道：「如此宝物，只费一千两银子，却终于只有照的人，没有买的人，可见俗眼，到底没有识货的人，天已不早，老身却要走了。」说罢便将铜镜收放在匣子里边，站起身来弹了弹衣上尘沙，抬起头来时，法像却又换了。在各人眼中变成种种不同的形状，在恶人眼中看去，那老奶奶顿时变成金神七煞模样，十分凶恶，看了令人胆战心惊；在寻常人眼中看去，或作嗔怒之容，或作忿恨之状，也是令人寒心；只有在善人眼中看去，却是慈眉善目的一位观世音菩萨。当下有一班人受了惊吓，纷纷逃走，在一阵乌乱之中，那老奶奶已不见了，于是大家知道是菩萨来点化大众，于是各述所见，大概可分为三副面目：一付是慈眉善目的菩萨面，一副是大忿怒面，一副是含嗔面。其中有几个老人提议，好在刚才每人所出的照镜钱，仍留在此，就用来在原处建庵塑像供养，这一尊像，也分三面，正面菩萨面，左厢是大忿怒面，右厢是含嗔面，手持宝镜，俗称为三面观音，其实是游戏三昧观世音啊！自此之后，那一班有过作恶之人，因为照见来生受苦情形，也都憬然觉悟，改过自新，湔涤罪业。此间民风，因受了这个感化，真是醇良了不少哩！再说菩萨自洛阳留了一相，脱身而去，一路云游直到江北地方，只见那边民风强悍刁恶，不知礼义，只贪财物，只要有利可图，为盗为娼，都心甘情愿。故奸淫盗杀之风，比了随便甚么地方都厉害，连官法也治不胜治。菩萨要点化他们，便化装了一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带了无数金珠宝物，一路行来，入了这班贪得无厌之徒的眼，便生了觊觎之心，结党呼群，将他拦路邀住问道：「何方僧人？大胆到此，出家人又何来这许多宝物，敢莫是抢劫来的？快快献出，放你过去，要不然休想活得性命。」菩萨道：「我并没有甚么宝物，也不知世间甚么叫做宝物，只有为善修心，那才是宝物哩！」众人道：「休得胡说，你身上的金珠翠玉，还算不得宝物吗？快快献上来。」菩萨道：「你等指这些东西吗？贫僧正嫌他累赘呢？于是就将一众宝物，取出放在地上道，你等只捡喜欢的拿吧！」大家便一哄而上，七手八脚，争著拣值钱的抢夺，转眼间抢个罄尽，只留下一串婆罗子的数珠，却大家都不要，丢在地上。菩萨拾在手中，含笑说道：「没中用的东西，倒一齐拿去了，怎么如此一串宝珠，却竟没人问信，这可见此间百姓，生来没有善根了。」当下大家也不去管他，各各夺了东西，想到市肆中去变卖，多人不觉疑神疑鬼起来，正是

佛宝人谁识 愚蒙疑鬼神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幻香梨小警贪顽 托梦兆庇护善士

话说那一班人想拿了宝物去变钱花用，不料却都变作灰尘，随风散尽。大家都十分惊异，一商议之下，都以为和尚此时，当没有去远，大家去找他说话。于是结伴追赶，直到慈云寺里，果见那和尚在此挂单，于是声势汹汹的向他责问，菩萨含笑道：「贫僧所有的东西，列位已都拿去了，如今只剩得一串数珠，一只钵盂，列位原来也用不到这东西，故留还贫僧，如今却何故又来寻找贫僧呢？」众人道：「你那宝物，我们拿去，片刻就都变为灰尘，这一定是你这和尚用的法术，故特地寻你来讨取，快快拿出来。」菩萨道：「原来如此，我早就说过，那些东西并不是宝物，你们却一定要当他是宝物，现在我的话应了，却又说我作了法，要讨二重。叫我那里来呢？如列位一定要时，依旧是那话儿，一定变不得钱，须知贫富各有天命，若用强力挣来的，一定享受不得，我劝列位还是省悟省悟罢！」大家闻言，那里肯就此甘休，都说这和尚刁滑，非要给他些厉害，决不肯拿出来。于是大家四面围攻，菩萨却乘此脱身，用一段香梨木植在地上，由他们扑击。众人打得手酸脚软，只得住手，定睛看时，见是一颗大木植在地皮中，大吃一惊，原来这段香梨木，正是寺中重价买来，预备雕刻佛像的。观世音菩萨因与此木有缘法，故特移来作替身的，众人中有认得字的，见木上隐隐有多宝观音菩萨六个字，到此大家才知道那和尚是菩萨的化身，当时倒也深悔鲁莽，纷纷的散去。寺中的和尚，就将那段梨木雇匠雕成多宝观音法像，一身四面十八臂，每手各持一宝，与准提观音像仿佛。这是寺僧因欲符多宝之意，故引准提相来雕刻的，其实当时菩萨并未有此等示现啊。自慈云寺里雕成了这尊多宝观音供养起来之后，民间因为有那许多人的说，知道菩萨灵感，都十分相信，香烟甚盛。在菩萨的原意，要使他们一心向佛，不作越分之事，不料那边的人，的确没有善根，就误会了意旨，在起初不过求财求福，倒还罢了。到后来他们不问甚么事，都到菩萨面前来占卜祈祷，甚至于妓院鸨儿，也来烧香叩求菩萨，保佑他们生意兴隆；小偷儿也来烧香许愿，求菩萨保佑他顺风得利；还有那痴男怨女，也暗中请求菩萨替他们作合；野鸳鸯也来求保佑他们白头到老；烧香人中，甚么都有，如此一闹，把一位救苦救难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闹得乌烟瘴气，此间再也留存不得。本来观世音菩萨虽说是拯拔一切苦厄，又那里管得这许多歪缠的事呢？况且菩萨也不能因为受了一炷香烟，就保佑他们去做那不法的勾当呢！只得叹此方业障太重，无法点化，终于迁地为良了。可巧那尊多宝观音像，手中所持的珠幡宝幢，的确是很有价值的宝物做成的，那一班鸡鸣狗盗的东西早就生了觊觎之念。中间有一个胡七，是一党的头领，因为屡做巨案，人家防范得严密，失了几次风，潜伏了几时，弄得十分窘急，于是召集了几个同党一商议，决计去偷那多宝观音手中的宝贝。在初大家还多顾虑，后来胡七自告奋勇，只叫大家在外把风，有甚么事都有他的，方才各各无话。安排停妥，到了晚间，果真由他独个翻入慈云寺里，索性把观音像背负了出来，驮到僻静所在，各自动手，把那法像十八手中所有的宝物，完全取下，然后把观音像抛入长江之内，看他随波逐流而去。他们得手之后，自然欢喜万分，将赃物依分了，各自散去。再说菩萨的真身，明知此事，所以不去施展法力，阻止他们的行动，也委实因为此间不可久居之故。在他们将法像丢下江心的时候，菩萨早已渡江到了金陵，觅到一位有缘法的善人。此人姓潘名和，是金陵一个商人，开一家粮食行，家道小康，生平笃信佛教，行善修心，远近都称他为潘好人。只是他虽一心礼佛行善，生平却有一件缺陷，膝下止有一个女儿，却没有子息。他年纪已经五十六岁了，自揣无望，便打算将女儿招赘一个如意郎君，以作半子之靠，却又因选择过苛，高不对低不就，一向延搁下来，直到眼前，仍旧一无成就。他那一天忽做了一个奇梦，梦见一位兜头的白衣尊者，向他说道：「潘老儿！你明天到江口去等候，已午之交，对江有一个四面十八臂的多宝观音法像，由江北那面漂来，你可好生打捞了，送往清凉山鸡鸣寺里，重行修整供养，就有无量功德，那边的石荷叶，也正好改作莲台。」潘和道：「小老一切尊教，只是小老年将耳顺，膝下犹虚，不知是否还有生育之望？」白衣人道：「这个容易，我就赐你一子便了。」说著从怀中取出一颗白围棋子，付与潘和，潘和正欲再问白衣人的尊号，却被他一推，就此惊醒。当下便将此事告知老奶奶，到了次

日，往江干去等候，果然捞得了多宝观音的法像，信心益坚，送到鸡鸣寺里。又出资将一片荷叶石，雕成莲座，重塑金身，可是那尊法像，略有损伤，不能直立，只好侧卧在莲叶之上，于是世俗就称这一尊观音叫做莲卧观音，又成了一相。再说潘和不觉恍然大悟，知道托梦给他的，就是观世音菩萨，于是便请了有名画工，将梦中所见的白衣人模样描出，怀中又加上一个小孩子，称为白衣送子观音，供奉在家。后来他果真不久，就生了一个玉雪可爱的儿子，善人有后，也不枉他一生信佛的结果啊！故此风直传到现在，江南一带，凡是无子的人，往往向白衣观音祈祷，拜求送子，其实潘和梦中所见的白衣观音，手中却并不抱孩子，就是给他的也不过是一颗白围棋子。这抱孩子的法像，不过是潘和以意为之，叫人家见了，知道虔礼观音之后，无后的人，也会得子罢了。后人就误会为大士当年果真有些示现哩！至于白衣观音呢，在三十三相中，原是有的，乃胎藏界的一尊，莲花部的部主。白衣是表示淳净的菩提心啊！今世所传诵的《白衣大悲咒》，就是此尊的法门。那时菩萨又离开了金陵，一路来到姑苏，其时恰值兵灾之后，姑苏的百姓枉死于兵刀之下的，不计其数。菩萨于是就大发慈悲，广施法力，解除他们的苦厄，便化装为一个中年美妇，手捧杨枝宝瓶，来到冤魂结聚之处，叠石为台，高可数丈，菩萨就趺坐石台之上，念诵那破地狱障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每诵千遍，便取过杨枝，在宝瓶中蘸了甘露，望空四面遍洒一周，然后仍插好杨枝，诵经如故。当地百姓，见了菩萨如此情形，不明其故，诧为异事，于是传说开去。一时传遍了街坊里巷，一窝风的前来观看，有的说是化缘，也有说是作法的，纷纷不一，菩萨见大众疑念杂生，便向他们说出一番话来，正是

群疑难自决 一语破迷津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水月朦胧慈容隐现 情怀荡漾浪子操刀

话说菩萨结台诵经，超度那一班冤魂怨鬼，当地人士，不明究竟，纷纷往观，你一言我一语，议论不一。菩萨见他们疑神疑鬼，便向众宣说道：「此间不幸受了金人之难，冤死了数十万无辜百姓，凄惨不堪。可是这许多冤魂，三界不收，六道不管，流散在外，漂泊无归，十分苦恼，贫尼本我佛慈悲之旨，既然有缘来到此方，不容不加拯拔。故此发愿结台，诵经四十九日，遍洒杨枝甘露，使他们脱离苦厄，往生乐土。众位不必猜疑，贫尼既不要募缘，也不要化斋，只了此一愿罢了。」大家闻说，方才明白，但中间又有那些好事之人，你一言我一语，向菩萨寻根问底起来，或者问她诵的甚么经？或者问她为何洒水？好似鸟鸦鸣噪。菩萨又道：「众位不必如此纷乱，此刻贫尼誓愿未了，恕不能与众位多谈，且等四十九日功德圆满之后，再与众位细谈这些。」大家听了，因为她是在那里替姑苏人做功德，又不索取酬报，一片好心，委实难得，故也不再追问，大家纷纷散去。由菩萨一人去诵经洒水，专等四十九日之后，与他细谈一切。光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四十九日已如电光石火一般的过去了，那日晚间，菩萨功德圆满，大众也如期而集，听菩萨说法，菩萨开言道：「前承询问所诵何经？所洒何水？且待贫尼来说与诸位知道，此经名为《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此经可破地狱诸障，超度一切幽冥苦厄，诵满一藏之数，万劫全消。此水乃是功德水，遍洒十方，只要受得一滴，就可往生乐土，贫尼也算与地方有缘法，故无意云游到此，自应设法超度，使解除苦厄，如今功德圆满，贫尼也要往别处去了。」那许多苏人，见菩萨干了这么一场功德，端的不索酬报，一致向他拜谢，中间有人问道：「我闻得观世音菩萨游戏人间，各处时常现示宝相，不知我等这一班人，有没有福分看见菩萨之面？」菩萨道：「有有有！心中有佛，心即是佛，你等既有欲见菩萨之念，心中就有了一菩萨，当然可以看见的了。」

那人道：「菩萨在于何处？」菩萨指著河边道，那河水中央，不是菩萨吗？大家就向指示处看去，果然看见水中一个影子，现出七宝庄严之相，众人相率膜拜。那一天正好是月中，一轮圆月，照得寰宇通明，水中团团的月影，也反映生辉，只见那菩萨的宝相，冉冉的走入月影中去，渐渐的隐没。众人拜罢起身，那石台上的尼僧，却已不知去向。大家到此，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尼僧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于是一众善姓，各出资财，即就菩萨诵经之处，建筑一座观音庵，塑著观世音菩萨诵经洒水的法像供养起来，民间都称为洒水观音。在那看见菩萨在水中显身的人里面，有一个丹青妙手，名叫邱子靖的，又将菩萨显身时的情形，用工笔画出，月影婆娑，水光荡漾，大士七宝庄严的法相现身其中，端的出神入化，名为水月观音。此帧画像一出，一班善姓，纷纷的求他绘画，或是借去临摹，故在当时，人家所供养的菩萨画像，大半是水月菩萨，其余便是洒水观音了。相沿至今，苏常一带，民间私家所供，还以水月观音为多哩！其实菩萨所以化现之意，不过示人以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意思，使大家澈悟不生不灭的大旨。难得邱子靖也是生有宿根，悟得此旨，画出此尊宝相，留示后人，也无非要使人澈悟罢了。不过现在一班供养水月观音，念佛诵经的人，能够悟得此旨的，恐怕是百不得一罢，因为他们是单诵字句，不参义理啊！闲文少叙，再说当时菩萨并未离开姑苏，只是另化了一身，寄迹人间，欲看此一众善姓之中，谁有缘法，度化数人，以为世俗劝，使佛教可以广播。暗中观察，果然被他寻到了一个，菩萨见他生有慧根，将来得能证道，但目前灾祸临头，他既虔诚礼我，我不救他，谁还可以援手呢？于是便去化身指点他去了。你道那人是谁？却是一个药店主人名叫贾一峰，平日间他抱定薄利主义，嘉惠贫病，总比别人家来得便宜，遇到实在窘迫无钱的人，他又肯赊欠，却并不索讨，因此有善人之名。他平日最信佛教，家中店内，都供著观世音菩萨，晨夕礼拜之外，没事时便坐在佛前念诵观世音经，一日不间。但是他虽然是个好人，他那妻子，却生性淫荡，与邻家子有些不清白，外边都有些知道，只瞒过了一峰，人家都说善人不报也罢了！却如何反受恶报呢？况且他又是信佛之人，难道菩萨是无灵的吗？却替他暗中叹息，可是因果报应终是有的。那一天一峰要往别省去进货，先一天夜间，忽梦观世音菩萨在他家现身，手中执著如意，顶上现出一条金龙，用如意敲著他顶门说道：「贾一峰听了，你不久有大祸临头，我因你相礼甚虔，不忍见你身罹此厄，故来救你，如今有四句偈语在此，你听真了：

『逢桥莫停舟，逢油即抹头，斗谷三升米，青蝇捧笔头』，切记切记，不要忘了此话。」一峰拜领而醒，将此四句偈语，倒来倒去的念熟了，谨记在心，菩萨的咐他那里敢于忘怀呢？第二天坐船动身，行不到半日路程，忽然遇到倾盆大雨，恰好行到一座桥下，舟子想在此桥洞中躲雨，一峰记起前言，连称使不得，我们快摇过去，莫停莫停！舟子看了他如此情形，不知何故，既然如此说，只得冒雨摇将过去，不到一箭之地，只听轰通一声，那桥已中断。舟子道：「好险好险！要不是贾老爹吩咐，大家都没有命了！贾老爹看你刚才那副神情，好像预先知道一般，真奇怪哩！」一峰便将菩萨示梦的事，细说了一番，舟子也从此虔心礼佛起来。一峰到了目的地，与各行商接洽就绪，付款载货而归。路上一来一往，足足有两个月跋涉，这两个月中，他那妻子与邻家子正打得火一般的热，大有难解难分之势。一峰那日到家，已是黄昏时候，他因菩萨救了他断桥之厄，故一进门便到菩萨像前焚香拜谢，拜罢起身，那梁上挂的一盏长明灯，忽然绳断落下，里边的油，倾得他肩背上淋漓尽致。他猛里却记起偈中的第二句，便略不迟疑的把油向头上抹，抹得满头光致致的与女人一般，当下换去外衣，与妻子叙了一番契阔，少不得提起断桥之事，少停吃过了晚饭，一同入房安息，不在话下。再说那邻家子见一峰回来，不能过去和他妻子追欢取乐，不觉忿火中烧，睡在床上翻来覆去，那里想睡得著，越想越恨，到后来突的动了杀心，去厨下找了一把切菜刀，翻墙过去，悄悄的掩入房中，步到床前，揭开帐子，举刀待砍，忽又缩住了，暗想不要杀错了，那倒有点儿舍不得。略一筹思，女人头上一定有香油气味，这个倒也不难办别，于是用鼻一嗅，只闻得外床一个，油气扑鼻，便认定里床一个是一峰，重新举起刀来，用尽平生之力，向里床的一个头上劈去，

只听得秃的一声，脑瓜儿已劈成两半。一峰从梦中警醒过来，大声呼喊。敲石取火，很要一些儿功夫，邻家子已乘间遁去，四处搜寻，那有一点儿踪影，正是

今朝漏网去 终有被羈时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详偈语擒捉康七 入空门剃度一峰

话说邻家子一刀砍去，正砍在妇人左太阳上，秃的一声，劈开半个头颅，两脚乱蹬，已自死了。一峰从梦中惊醒，一面大呼婢仆，一面取出火镰，打火点灯，一阵子手忙脚乱，耽搁了好一会功夫，那邻家子已自脱身而去。一峰见妻子被杀，十分伤惨，四下里找寻凶手，却又踪影全无。不得已便连夜去告知岳家，丈人到来一看，却硬派是一峰所为，他说门不开，户不启，发生这杀人之事，不是你还是谁？弄得一峰分辩不得，第二天便告到当官。官府相验之后，也疑是一峰所干，用严刑询问，一峰是个正当商人，又非江洋大盗，身体又极孱弱，那里经得起种种苛刑，到煎熬不得时，只有自叹命中注定，前世冤业，如其活受罪，不如一死完事。他打了这个主意，便一口承认了，官府将他打入牢中，一面预备拟定献词，通详出去。不料下笔之时，却有十来个青蝇，飞集笔端，把笔头抱住，用手扑开，待下笔写时，却又群集，屡试都是如此。县官却疑心起来，暗想此事遮莫里边真有冤枉，故灵蝇示兆。于是与师爷一相商，师爷道：「待我到狱中去向他询问看来。」到得狱中，只见他在那里念佛，只说：「你的罪名已定，念佛还有何用？」一峰道：「菩萨曾说过相救的，决不谎人。」于是便将赠偈之事，细说一遍。师爷听了「青蝇捧笔头」的话，不觉一惊，只第三句斗谷三升米，却解释不出。想了一会，忽灵机一动道：「一斗谷除了三升米以外，其余七升不是糠还是什么？你可认得康七吗？」一峰道：「认得认得！我家左邻那个少年，他就叫康七。」师爷点头而去，将此事告知县尊，第二天便出签提康七到案，一询而伏，果然是他干的，一峰的奇冤，总算因此昭雪。贾一峰自从受了这意外之灾，虽然脱了杀身之祸，但对于世事，一发感觉到变幻无常，灰心已极。于是便将财产全部施舍给贫苦之人，决意到杭州灵隐寺，去投师剃度，顶礼空王。他一路上行脚而往，那日到了嘉兴地界，他正睡在一家旅店之中，恍惚间似有人唤他的名字，举眼看时，却是妻子和康七二人，迎面浴血而来，一个手中提著血淋淋的断头，一个斜披了半个脑袋，形状十分凄厉可怕，正欲扑上前向他讨命，一峰见了，怎么不心惊胆战？待要逃时，可是房门却被两个厉鬼挡住，又无别条出路，弄得他无处脱身，正在惶急之际，忽想起菩萨来，便索性将两眼一闭，默念观世音菩萨法号。隔了一会，却不见鬼物扑近前来，才放胆睁眼看时，那里还有什么厉鬼，只见一尊菩萨，站在一张莲叶之上，一个赤身童子，南无著手，对立作合掌朝拜之状，倏忽之间，也就隐灭了。一峰到此方如梦初觉，回忆刚才之事，似乎是梦，又似乎是真，弄得他莫明其妙。但菩萨两度显化的法相，却深深的印在他心上，其实境由心造，他这番就如入定的走魂，是一般无二的。次日他离了嘉兴县城，一路向杭州的路上而去，沿途过了不少乡村市集，到一个胡家庄附近，见有一群人围聚在田埂间，不知何事。便走上前去一看，却原来有王姓农人刨田，忽然触著一件坚硬之物，于是用锄在四周留心的刨去。到二尺深时，却现出一尊一尺半左右的佛由来，本是碧琉璃瓦质造成，十分工致，虽被泥沙掩住，亦可见其须眉毕现，故人家多争来观看，围著一大群人在那里。一峰挨身过去，仔细看了一遍道：「合该你们这一方的百姓有点福份，故菩萨此身，托附到此，你们应当虔诚供养，包管往后去保佑你等岁岁丰登。此间可有庙宇，宜将此尊法像送往供养。」那姓王的问道：「你这人既然口口声声说是菩萨，但是菩萨也有好多的名号，这一尊又是什么菩萨呢？」一峰道：「这是观世音菩萨啊！」大家听了，都说：「不对不对，

观世音菩萨的法相，我们也曾看见过，却非如此装束，且多是女身，为何此尊却是男身，你倒说说看来。」一峰道：「菩萨自从成道之后，周行寰宇，随时幻化，或男或女，或老或少，都不一定，有时还作种种法身警世哩！你等何必大惊小怪呢？」又将自己两度见菩萨示现的事，讲给他们听了，大家方才相信，果然把那尊法身送入庙中去供养，因为此尊佛像得自田间，故大家都称为陇见观音。再说一峰来到杭州灵隐寺，拜了元寂禅师做师父，祝发为僧，随众修行，一般的诵经礼忏，打坐参禅。打坐这件事，做书的在前屡经说过，大非易事，心头著不得一点尘滓，若然著得些微尘滓，便要走魔，弄得不巧，还会变成疯颠哩！一峰和尚，虽然有些根基，到底被凡俗所蒙，初入手时，终究不能静定。心中一有了事，在打坐之时，每次总见康七和自己妻子的怨鬼，提著血淋淋的头，前来相扰，使你不得入定。他自己对于此事，也非常不安，那一天又在打坐，硬抑心怀，不料康七等二人领了一班无头野鬼，又来与他相扰。正在危急之际，忽见一位青颈菩萨，一首三面，正面作慈悲熙怡之状，右边作狮子面，左边作猪面；首珠戴宝冠，冠中有化身的无量寿佛；一身四臂：右第一臂执杖，第二臂执莲花，左第一臂执轮，第二臂执螺；以虎皮为裙，以黑鹿皮络于左膊角，披黑蛇为绅线，在八叶莲花上立。瓔珞臂钏，环佩光焰，十分威猛，不片刻功夫，把一群野鬼完全吃尽。用杖向一峰和尚一击，顿觉心地光明，不留尘滓。次日做完课诵，便将夜来之事，去请教元寂禅师，所见的究竟是什么菩萨？元寂禅师道：「善哉善哉！你所见的却是青颈观自在菩萨啊！是观音菩萨所变的名王相，虔念此尊菩萨，可以脱离一切怖畏。」于是便将《青颈观自在菩萨陀罗尼经》一卷，传给一峰，叫他在发生怖畏时，便念此经，可以解除。从此一峰和尚，功行精进，数年之后便到各处去朝礼名山，因念观世音菩萨屡屡点化之恩，遇到名山奇石，便相度情形，雕刻一尊菩萨法相，留示后世，所刻的就是他曾经看见的宝相，故至今各地所留的菩萨石像，不是龙头观音，就是一叶观音，或青颈观音。一叶观音俗称为童子观音，其像最多，几乎到处可见，却都是一峰和尚的手迹啊！一峰和尚后来往朝南海又无意间，在海滨巨浪之中，见到一尊琉璃观音法像，方长一尺三寸，遍体通明，庄严七宝。一峰便在巨浪之中，设法捞起，带归杭州灵隐寺里去供养，这一尊或称为琉璃观音，或者因为他是从水中漂来，便叫漂来观音，也是人家的附会。后来一峰和尚在灵隐寺住持多年，坐化之时，预先知道。香汤沐浴，趺坐神龛，一室之内香气缭绕，鼻垂玉筋二尺有余，拜送的在万人以上，见他如此，都说是罗汉后身，故示寂时有这种种瑞兆，如今又重回佛国去了。自此以后，杭州人的笃信佛教，更比前增加信心，正是

善因从早种 好果此时收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画观音指示善士 卖药草忻逢孝子

话说上一回书中，因为叙述一峰之事，把菩萨那边搁过，如今却又要回转笔来，补叙菩萨的行踪了。菩萨自从救度了贾一峰，当时姑苏的人民，见贾一峰行善得了恶报，妻子被杀，自己又吃冤屈官司，屈打成招，免不了杀身之祸，甚是替他不平，有的竟指菩萨没有灵感。直到后来，县官审清了这一桩无头案，知道是菩萨留偈指点，才能破案，于是又把疑团打破，愈发深信菩萨的威力，虔诚供养。菩萨游踪一路来到太仓，又遇见一位善人，此人姓王名锡爵号叫荆石，曾经做过显宦，现在息影家园，享清闲之福。他虽曾做显宦，但乐善好施，终身不二色，晚年喜欢谈佛学，信心坚定。凡远近大小寺院，他都亲自写了匾额送去悬挂，为众指导。恰好那时有位通法师，乃是一位有道高僧，来到太仓，创兴佛法，荆石与他往来极密，谈禅说法，非常透澈。当时太仓有了这一位显宦，一个高僧的提创，人家都自景从，佛法极为兴盛。荆石十分欢喜，又想起观世音菩萨的种种灵

迹，便发愿聘请名手画家，画一千幅菩萨法像，施舍民间，使他们一心向善。这一来是信佛心虔，二来也可以借此移风易俗，使合境的人民，不要为非作恶，补政教所不及。他打了这一个主意，便去和圆通法师商议道：「我闻得观世音菩萨列代显迹，所现宝相各各不同，我今欲画菩萨像一千副，施舍民间，使大家信奉，不知画何种宝相为宜。」圆通法师道：「居士肯如此尽力佛教，功德真是无量，若问菩萨宝相，照《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秘密法经》上边说，共有八相：第一是金刚观自在菩萨，第二是与愿观自在菩萨，第三是数珠观自在菩萨，第四是钩召观自在菩萨，第五是除障观自在菩萨，第六是宝剑观自在菩萨，第七是宝印观自在菩萨，第八是不退转金轮观自在菩萨，八尊菩萨有八副相，各有一般神通。究竟宜画那一相，贫僧也不敢断定，还待居士自决。」荆石踌躇了一会道：「那么如此罢！我们就多雇几个画工，先期命他们斋戒沐浴，虔诚祷告菩萨请赐一兆，菩萨愿现何相，即叫他们看见，然后依梦中所见的照画，岂不是好。」圆通法师道：「如此却好，荆石于是命人招雇画工，一月之内，恰恰的招到八位，便将画像祈梦的事，告诉了他们一遍。大家自然照办，可是一连九日，八人中一个也没有得到梦兆，荆石心中甚为不解。其时菩萨恰巧在此经过，闻得此事，便化身为一个白衣秀士模样，造门请见，说是善画各相观音。荆石一听此话，甚是喜悦，连忙请入相见，谈论之下，甚为合意。秀士自称曾七次梦游佛国，故熟悉诸般菩萨的面目，既是善士发此宏愿，愿相助成功，荆石又问：「画那一副宝相？」秀士道：「既然圆通法师向善士说起八相，愚意不如八相都画，以免缺陷。」荆石大喜，便命设下香案，预备了金银针，纯净笔砚，清洁纸张，请秀士动手。秀士略不凝思，提起笔来就画，出手迅速异常，真是运笔如风，挥毫似电，不消片刻，一尊已就。重又取过一幅纸铺了，又是一阵子挥洒，又成了一尊。如此费了大半天功夫，八尊宝相已完全画就，端的是八样法身。看那第一幅，题著金刚观自在菩萨，画得棱眉怒目作嗔之状，云是忿怒相，摄伏群魔。第二幅题著与愿观自在菩萨，画得慈眉善目，左手执一经卷，右手作施愿之状，云是大慈之相，广结善缘。第三幅题著数珠观自在菩萨，合目冥坐，手中扣著一串念珠，作默数之状，云是大悲相，了除尘劫。第四幅题著钩召观自在菩萨，一首三面，正面熙怡，头戴天冠，冠有化身阿弥陀佛，左面怒目可畏，鬃发耸竖，首戴月冠，右面颦眉怒目，狗牙上出，一身六臂，一手持绢索，一手持莲花，一手持三叉戟，一手持钺斧，一手施无畏，一手把如意宝杖，结跏趺坐，云是圆通相，钩取人天之鱼，于菩提之岸。第五幅题著除障观自在菩萨，一首三目，右手执宝镜，左手作施愿状，云是普照之相，破除六道三障。第六幅题著宝剑观自在菩萨，顶上涌现莲花，一手执宝剑，一手举胸前，云是解脱之相，斩除六贼。第七幅题著宝印观自在菩萨，一身三面，都现慈悲状，一手执宝印，一手把铃铎，一手执幡幢，一手持剑，一手持宝镜，一手把莲花，云是迅奋之相，驱驰三界。第八幅题著不退转金轮观自在菩萨，玉面含笑，首戴宝冠，冠中有化身无量寿佛，两手捧金轮作旋转状，云是如意相，转除恶业。荆石看了这八幅图像，大喜过望，赞不绝口。那秀士又说道：「如今善士有了此八幅蓝本，可以给画工临摹，小子却要告别了。」荆石苦留不住，送金银给他，又不肯受，反是他取出一颗圆珠子，送给荆石，说是西方无患子，常佩在身，可以免除灾害，益人智慧。荆石谢了又谢，一直送到大门之外，才拱手而别。于是他就带了画，去找圆通法师，告知一切，法师道：「恭喜居士，今天却遇见菩萨了。」荆石道：「此话怎讲，难道作画的白衣秀士，就是观世音菩萨不成？」法师道：「怎么不是，要不是菩萨，凡间人即能画出这种宝相，又从何得此无患子呢？」荆石方才恍然大悟，于是益发高兴起来，将八幅画相，悬挂在大厅之上，命八个画工，每人认定一帧去临摹。一帧脱手，他便自己写上一卷《多心经》，送给人家。又把那一颗无患子种在地上，果然发芽结子，分送人家，使大家获福远祸，整整的一年有余，才送满了一千副观世音像。菩萨手画的八副留在家中，奉为传家之宝。从此太仓的佛教大兴，尤其是王氏一门，大小都信仰菩萨，子孙如王烟客等都是科名望重，大家以为是奉佛的善报。菩萨自从留画结王荆石之后，便又化装为一个卖药草的行脚医生，挑了两个藤斗子，内中放

著好几十样药草，走到闹市之中，在人烟稠密处，找了一个干净的地方，将担子放下，取出一块巾袱来，铺在地上，盘膝而坐，专等主顾上门。暗中观察那一班来来往往的行人，细辨忠奸贤佞，正在观看，忽来了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身上穿得破烂不堪，鹑衣百结，赤足蓬头，奔到跟前，劈口问道：「卖药的老丈，你可会得治病？」菩萨道：「痴孩子，不会治病，如何好卖药，岂不要误人性命？」小孩道：「那么请你治病，不知要多少钱才行？」菩萨道：「行医之人，原是半积阴功半养生的，我只要遇见有缘之人，贫苦之辈，非但不要诊金，连药也肯送哩！」小孩子听了此话，不觉喜欢得跳跃起来，拍著小手道：「好了好了，今天我父亲遇见你老丈，就有了救了，我只求老丈慈悲一下，医治我父亲得活，永世也不敢忘了你的大恩。」说著拖著菩萨就要走。菩萨道：「你且莫慌，可将你父亲的病，先说与我知道，看我医得医不得。如其是医得的，那时跟你同去不迟。」那小孩子便将父亲的病情，说了出来。正是

看他纯孝子 宜是有缘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治危病煎服薄荷汤 医痧症传说观音柳

话说那小孩子听了菩萨的话，一面放了手，一面说道：「我家父亲名唤张四，一向卖烧饼为活。家中除我们父子二人之外，没有旁人，穷也穷到十分，一天卖下来的钱，只够吃薄粥。不料两天前父亲却说身子不好，可是还勉强出去卖饼，因为一天不卖，就一天没得吃。晚上回家，就支持不得，倒头就睡，这一睡就睡糊涂了，竟然不省人事，喊他也不答应，推他也不动弹，身上热得好似烘烧饼的炉子，干焦焦的灼手。我急了去找二伯，无奈二伯也穷得腰无半文，没法可想。第二天就想请位郎中来看看，只是没有诊金给他们，一个也不肯来。倒是前天晚上病倒的，昨天整整的一天不声不响，今天又是半天了，身上的热更烧得厉害，看来是难救的了。我正想到城外去请娘舅，不料在此遇见老丈，真是再巧也没有，请你好歹去替我父亲医治一下，那才是阴功积德的呢？」菩萨道：「如是我们同走好了。」于是便收拾担子挑好，跟着小孩子一路行来，连转了两个弯，来到一座破碎不堪的土地庙中，只见张四直躺在一张板铺上面，咬紧牙关，闭著双目，如已死去的一般。菩萨见系风寒蕴结所致，便从藤斗里取出一束药草交给孩子，叫他去煎服。不多一会煎好了，倾在瓦罐里，只觉得香气四溢，清心开胃。菩萨又帮同孩子用竹筷撬开了张四的牙关，热热的灌了一碗，隔了半个时辰，又浓浓的灌了一大碗，只见头面渐渐的滋出汗来。菩萨说：「如今不妨了，出得一身畅汗，自然清醒，病就好了。」当时便告别要走。孩子道：「老丈且慢，你的药也要本钱的，我身上还有五个青钱，就送了你罢，你莫嫌过少，这是聊以致意的啊！」菩萨暗想难得穷苦人家，出此孝顺儿子，当下便对他道：「不消你破费钱钞，我这药草却是自往山中去采取的，不曾费得本钱。我看你小小年纪，倒有如此一片孝心，甚为可敬。如今给你一包种子，你尽可往河岸之处种了，长成收获之后，你便可割了去卖给药店之中，名叫薄荷，也可以得些蝇头之利，与你父图活。」孩子接了拜了又拜，谢了又谢，菩萨就扬长而去。那张四在夜间果然出了一身畅汗，又下了一次大解，顿时清醒，不久便愈。便依了菩萨的吩咐，自此种薄荷为生，后来竟得成小康。薄荷这一件东西，现在各地都有得出产，但终以太仓的出品算最好，据说还是因为菩萨的手泽，才能不同凡品哩！其实或许是地气的关系吧。再说菩萨又离了太仓，一路向西北而行，走入海虞地界，路上听人家说起，近来虞山之上，忽然产生了一种怪虫。似蛇非蛇，全体翠绿，生有四脚，形似壁虎，却又大上几倍，当地的人呼为四脚蛇。此物匿伏草间，行动极为迅速，且与草木颜色相类，很是不易辨认，况又其毒无比，一咬了人，奔跑不上十步，就得毒发倒毙，无药可救。故近来一班靠山为

生的人，都吓得不敢入山，绝了生计，叫苦连天哩！菩萨一听此话，记在心头，便又化装一个卖眼药的捕蛇化子模样，直到海虞城外，果真有此事。大家因他是外来的捕蛇者，谅来有些本领，便都来请他设法除此四脚蛇之害。菩萨是有求必应的，当时就答应下来，独自个儿背著贮蛇的簾子，走入深山，找到蛇洞，施展法力，将合山的四脚蛇完全捉到，放入簾中，带下山来，当众说道：

「此物虽毒，却可以入药救人，世间缺不得它，故我不能加以杀害。如今待我用禁咒之法，使它钳口，以后不再咬人就是了。」众山樵也但求如此，自然无话可讲。只见菩萨咬破了一只中指，从簾中一条一条将四脚蛇捉出，在每条头额之上，滴上一小点鲜血，仍旧放入草间。说也奇怪，自从这么一来之后，那四脚蛇虽然很多，见了人却只有逃避的份儿，再也不会咬人。直到如今，虞山的四脚蛇，额上的确还存留着鲜红的一点。据说是个特点，别处四脚蛇，却无此标记的。闲言少叙，却说那时正是春夏之交，因为天时忽寒忽暖的关系，一班小儿，多患痧疫之症，差不多到处都有，并且最危险的是丹痧，往往透了出来，一不留心，偶然受了一点风，或是热得太过，以致内陷，毒气攻心，不可救药。菩萨见了，好生不忍，在药物中一算，只有赤杞柳可以救得此危，幸喜此物民间野生的很多，又恰当夏令，正是此物盛生之时。当时菩萨想寻觅一个有缘之人，将此方传授给他，以救一方小儿之命。于是一路行到辛峰之麓，听儿有两个人坐在山麓上面讲话，一个年轻的说道：

「如今天道是反了，行善的人，一向弄得七颠八倒，作恶的人，倒反而逍遥快乐。老伯伯你想，城东严家的老员外，他是多么行善的啊！修桥补路，他那一件不做，夏令开堂施诊给药，冬天开厂施粥给衣，也不知救了多少性命。如今弄到他自己孙儿出丹痧，据说受了一点子风，丹痧隐了，诸医束手，已是没有生望的了，你想可气不可气呢？」老者道：「这由于数和命罢了，论理严员外这种人家，非但不当有这种顽逆的事，正宜公侯万代哩，但如今弄到身上，又有甚么办法呢？不过大家替他同声一叹罢了。」原来他们严姓，却是严文靖公之后，有一位道彻先生，他生就一副慈善心肠，好为善举，三十无子，人劝纳妾，他只说未得其人。有一天偶然到亲戚家中，见一个婢女，却光著头没有蓄发。先生无意间问起，才知是个哑子，于是便向那亲戚说道：「叫她把头发留起来，我便娶她为妾。」那亲戚如何肯信。道彻便申约留聘，第二年便娶了回去。人家问他为何却纳一个哑子？道彻道：「她天生暗哑，已是十分可怜，况且主人不使蓄发，人家知道她是哑子，自然不会去娶她，后半世的日子，岂不是更加凄苦？我因此才收纳下来啊！」当时人家不免讥笑他，后来他果真得到三个儿子，行善也格外认真了。那两人谈话中所说的严老员外，却就是这位道彻先生啊。菩萨那时正在路上采得一束赤杞柳在手中，听了二人之话，便走将过去向二人说道：「丹痧内陷，委实不易调治，惟有这赤杞柳煎服有效。你可拿去送往严宅，叫他们赶紧煎成浓汁服下，在一个时辰后，如其再不见效验的话，另用炭风炉一只，烧了炽炭，取红枣杂置罐中煨炖，痧子自然会推出来的。这是秘方，你等倘能广为传布，也是无量功德。」那少年接了赤杞柳正待要走，忽又站住道：「先生，敢请教你老人家尊姓大名？现住何处？回头严老员外问起来，我好回话。」菩萨道：「我却没有姓名，若是严老员外问你时，你只说有一个落伽山人，云游过此，闻知员外家小儿病重，故特传此秘方，员外听了，他自会知道的。」说罢便与二人作别下山，不在话下。再说那少年拿了一束赤杞柳，拔脚飞跑，直入严府，将上面一段话，说个明白，员外道：「既如此你可问得那人姓名？」少年道：「他说没有名姓，却叫做落伽山人。」员外一听此话，倒身向空便拜，把个少年倒吓得一跳，正是

慈悲真面目 俗子未曾知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严居士建造白衣庵 刘贤妇割股疗姑疾

话说严道彻听少年说出「落伽山人」四字，就知道是菩萨现示，不觉倒身向空拜谢。拜罢起身，便命少年稍待，自己却拿了那一束赤杞柳，送到里边，说明就里，叫家人快去煎给小官儿吃。家中上下人等，听说菩萨指示，都喜出望外，笑逐颜开，知道小官儿今番有救了，自去煎煮。道彻便去拿了五十两银子，送给那少年做酬劳。又说明他们遇见的是观世音菩萨，还问明了菩萨示相的地方，那少年只因多了一番嘴，奔跑了一趟，却获到白花花五十两纹银，怎不欢喜，道谢而去。道彻重新入内，那时药已煎好了，便灌给小官儿吃了一盏，隔了半个时辰，面部已斑斑点点的推出痂子来，当晚就推齐了。大家小心将护，一周时之后，渐渐的回了点，延医调治，不久痊愈。再说那少年回去，知道遇见了菩萨，便告知老者，一家以为菩萨所传的方药，自然是灵应的，于是广为传布。患同样病症的人家，争著如法泡制，果然十分灵验，这以来真救了不少小儿的性命。大家感激观世音菩萨的大德，因此赤杞柳一物，便改名为观音柳，纪念深恩。再说那严道彻在孙儿病好之后，便招工雇匠，大兴土木，在辛峰之阳，菩萨当日示相之处，造起一座庙宇，题名为白衣庵。塑著白衣观音的法像，这位菩萨的手里，不拿杨枝，却拈著一枝赤杞柳，作施舍之状。大家因为菩萨救护小儿，使能延年益寿，故称为延命观音。这座白衣庵当时香烟鼎盛，直传到现在，依然矗立山腰，香烟不绝。逢到二月六月九月三个十九日，四乡八镇的人，都来烧香，盛况不下杭州三月的香市哩。再说菩萨自传了丹方之后，即便离了海虞，一路依江岸而行，到处广行方便，拯拔众生，但不轻易将真面目示人，故受惠的人，也不尽知道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那一日来到沧洲地界，在一个小村子里求宿，他求宿到那一家呢？也非无故，因看见他有瑞气笼罩，故此去一瞻究竟。走到那家门前，只见里边走出一个妇人，面有忧容，手中擎著一个药罐，出去倾药渣。观世音菩萨那时也已化装了一个中年妇人模样，上前说道：「大嫂啊！我是过路之人，因天色已晚，无处存身，故特来向大嫂商量，愿借一宿。」那妇人道：本来可以相留，现在因为婆婆有病，家中又没有人手，照顾不周，如何可以相留尊客，还是另投别家罢！」菩萨道：「别家都有男子，诸多不便，还望大嫂方便方便。我也并不要大嫂照顾甚么，只求借一角之地，过这一夜，明早即便登程，决不有扰的啊！」那妇人心地慈悲，见他是过路之人，不愿绝人太甚，当下便答应了。倾了药渣，让她进得里边，在灶下坐了，又向她说道：「锅中有饭，壶心有茶，饥渴时不妨自用，我去服侍婆婆，等一会再来给你被褥。」说罢自去，菩萨就在灶下存身。现在我且将这家人家来叙述一番，她家姓汪，那妇人却是刘氏，丈夫早已去世，只留下她和一位年纪七十的老婆婆，幸而家中有些资财，还够婆媳两个度日。刘氏对待婆婆十分孝敬，一切总是先意承旨，从不违拗，一向相安无事。不料今番婆婆病起来了，病的是呃逆，历经大夫医治，百药无效，病势一天重似一天，危险异常。刘氏十分著急了，她曾听得人家讲过，割股疗亲的故事，说是极端灵验的。她当下便打定主意，也自割一片肉，疗治婆婆的危疾。此际恰巧来了菩萨，坚拒不得，只得让她入内，将她安顿厨下。刘氏便先去瞧瞧婆婆，见她呼呼熟睡，才回到自己房中，取过一把锋利的剪刀，掀起了衣袖，用口将左臂上的一块肉噙住扯起，霍的就是一剪，鲜血直冒。她唾下口中噙的一片肉，放了剪刀，然后撒上把香灰，将血掩了，扯了一块布条，扎缚好了。然后擎了那块肉，走到外厢，放在瓦罐中去煎煮。人家说割股疗亲，是不觉得疼痛的，这句话却不见得，因为好好的皮肉，用针刺一下还觉得疼痛，更何况剪去一块呢？不过在割股的人，意志专一，不感觉过分的痛苦罢了。刘氏煎煮时，早惊动了菩萨，便走过去问道：「大嫂啊！你在那里做些什么？」刘氏起初只说是药，菩萨道：「你休瞒我，你左臂之上刚才还好好的，现在为何却裹了创呢？罐中所煮的，还不是人肉妈？」刘氏知道瞒她不过，只得明白告诉给她。菩萨长叹道：「世上几曾有人肉治得好的病？毁伤了父母之遗体，去干这勾当，也非常理。但是一片纯孝之心，却也不可及呢，况且婆媳之间不比母女，人家诟病百端的也正多著。大嫂能够如此孝顺婆婆，真是万分难得，真令人十分起敬，但不知你家婆婆所患何病？倒要请教。」刘氏道：「是呃逆之症，接连不断的呃著，吃得药下去，稍为平复一点，隔不了

多少时候，却又发作起来。我想婆婆年纪已高，常是如此呃逆不住，岂有不屏坏的，故才割臂相疗。不料却被大嫂所知，若端的再治不好，那便如何呢？」菩萨道：「此病不妨，我倒有一个灵验丹方，只消去药店中买一两大刀豆，一两柿蒂，和水煎服，自然有效。」刘氏于是依言记牢，到了次日清晨，菩萨作别而去。刘氏便托人到市上药铺之中，买了那两味东西回家，浓浓的煎上一碗，送给婆婆吃了，一面再煎二盅。一碗吃过之后，顿时平伏了不少，沉沉的睡去了，醒来时虽还有些呃逆，但不似先前那般厉害了。刘氏又奉二盅给她吃了，隔了半日，呃逆果然完全平息，真似仙丹妙药一般的灵验。呃逆既愈，经刘氏悉心将护，不消多日，婆婆已病体痊愈，康健如昔，不在话下。再说菩萨此时已游遍中土各区，广传佛法，中原佛教兴盛，心上甚是喜悦，便折向南行，意欲问道闽粤，返归南海。不料半路之上，又遇见一个吴璋，菩萨暗想近来所遇的倒都是些孝子贤妇，却真难得，但此人往生劫中，宜受到许多磨折，不免待我来将护于他。你道这吴璋是何等样人物？且待我细细讲来，吴璋是一个孤儿，十岁上就丧了父亲，他母亲陆氏工于刺绣，贞静幽娴，安心守寡。不料那时上边有令挑选民妇，供内廷及各王府差遣，陆氏就被选入都，留下孤儿吴璋，寄给他叔父教养。吴璋天性独厚，自母亲去后，怀念不忘，一连读了几年书，直到十六岁上，他想世间岂有无母之人，我明明有著母亲，如今即不去相见，还成得人吗？于是便辞了叔父，略略收拾些盘川行李，搭船入都，去寻访陆氏。一路上陆行水船，逢人打听，好容易打听得母亲分发在某亲王府，心中甚是欣慰。经过好多日子，才得到都城，找客店安顿了行李，再去打听王府时，不觉大失所望，因那时亲王已经分封广东去了，陆氏也当然不会独留在京了。吴璋当时好像兜头浇了一勺冷水，继又想道：他们能够去的地方，难道我就去不成？虽然盘川用尽，讨饭也得要去。他打定主意，回到客店之中，预备歇宿了一宵上路，不料病魔却来相扰了，正是

慈亲还未见 疾病又相侵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吴孝子万里寻亲 观世音几番现示

话说吴璋听说母亲已在广东，初是十分懊丧，后来一想，他们可以去得的地方，难道我就去不得，纵然川资告竭，求乞前往，也是可以的。便回到客店，预备耽搁一宵，然后动身。不料这天夜半，觉得腹中疼痛，一连下了几次泻，直到天明，觉得精神疲乏，但还付了房钱，勉强上路。走了三天，实在再走不动了，泻泄的次数也逐渐增加，只好找了一座破庙，暂时存身。那时寒热大作，不省人事，但昏愤之中，常常唤著母亲。那时菩萨恰好在此经过，便化身一个行脚和尚，替他去医治，费了五七天的功夫，才算将他治好。吴璋询问姓名，菩萨只说是叫蕴空，并不明言，又送他数百青钱作路费，吴璋始得重行登程。一路上历尽艰辛，好容易总算被他摸到广东，可是又扑了一个空，你道为何？原来那时亲王又改封到江右饶州去，已不在广东了。吴璋见母心切，既然有了著落，便又转道向饶州而来，一路在沙碛中行走，七高八低，十分困顿，连走了几天，鞋破袜穿，又无钱购买，只得赤足而行。又是几天，两足迸裂，浓血交流，寸步也不能移动，倒身在野寺的厩中，思想前后，不觉大恸起来，放声大哭道：「母亲啊！我不辞千里迢迢，奔来奔去，原想一见慈亲，不料天不从人，竟弄得我寸步难行，如今是再不能走到你跟前的了呀！」一边喊一边哭，端的十分沉重，这一哭却惊动了庙中的一位焦老道，出来问明情由，便道：「莫哭莫哭，我这里现成有药，可以医得你。」于是便入内取了一瓶药，一盆清水，倒来替他冲洗净，然后将药调敷了，背他到房中，叫他安心睡著，三天之内，包管可以行动。吴璋伏枕叩头，谢了又谢。次日老道又替他冲洗换药，三天之后，果然完全好了。道人又送了一双麻鞋给他穿了，向他说道：「如今你可以上路

了，但此去山深林密，须好生提心，不可大意。」吴璋谨领受教，当即拜别道人，重行前进。路上果真山岭重叠，他谨记道人的话，小心翼翼的走去，翻山越岭，两日间倒也安然无事。不料第三天午后，走过一个山头，丛莽蔽路，他披荆掠棘的走去，将近达平坦大道时，那丛草里面却飏的一声，游出一条长蛇来。吴璋看见，欲待躲避，那里还来得及，那蛇已窜到近前，照准他足踝上就是一口。吴璋觉得这一口，不比等闲，痛彻心肺，眼睛一暗，两足那里还想站立得住，扑通一声，已跌倒在丛草之中。原来那一条是歧首蛇，其毒无比，不消半个时辰，毒气已攻了心，任你什么仙丹灵药，也不能救治。但有了好药，及早救治，也不是绝对无效。当时吴璋跌倒在地，晕厥了过去，不省人事。观世音今次却现了大慈宝相，远远走来，先将吴璋扶到平坦大石上躺著，便将杨枝甘露洒在他的创口，半晌吴璋果然悠悠醒转，大呼：「母亲何在？」菩萨在旁应声道：「吴璋啊！你为母忘躯，真是纯孝的铁汉。上天决不负你这一片苦心的，你与母亲相见的时候，距今也不久了。只是前途还有一点儿小小魔障，只要放定坚苦的心念，或可免得。」吴璋见是观世音菩萨显化指点，喜出望外，一骨碌从石上爬起，倒身下拜，谢了救命之恩。菩萨道：「如今你可以过岭去罢，时候也不早了，切记我刚才的话，不要忘怀，我去了。」说罢，菩萨的法相就隐没不见。吴璋便寻路下山，刚到山麓，天色已经昏暗，恰有一座山神庙，便在里边权宿一宵。次日黎明再走，那时正是十二月中旬，天气逐渐的冷，彤云密布，朔风怒号，吹在身上，好像刀割针刺一般，十分难熬。他虽然鼓足勇气，赶奔前程，到底脚步下也迟缓了不少。奔了一日，身上又冷，腹中又饿，看看天色将晚，鹅掌似的雪花，纷纷降下，更是困人。幸喜前面有个三家村舍，烟囱里正袅袅的冒炊烟，吴璋便向那村舍走来，走到一家门首，正好一位白发老者，倚在门前看雪景，他便走上前去，拱手为礼道：「老丈请了，小子因往饶州去寻亲，路过宝庄，天晚雪大，不能赶路，敢借贵处一宿，明早即行，感恩不浅。」老者一听他是江南口音，知道所言不虚，便道：「好说好说！如此便请里边坐地。」二人一同到了中间见礼，分宾主坐定，各展邦族。原来那老者姓尤名鼎，早岁以负贩为生，著实有几文积蓄，有一个儿子，现继他的行业，远商在外。媳妇白氏，年纪尚轻，乃是一个风流人物。如今家中除翁媳二人之外，没有旁人，故当时吴璋入内叙话之顷，尤鼎就叫白氏也相见了，烹茶敬客。不料那白氏一见了吴璋就动了邪念，当下尤鼎又命出酒肉饕客，晚餐之后，引吴璋到厢中去安睡，他们翁媳二人也各归房。那白氏和衣躺了一会，一心想吴璋相貌堂堂，清秀可爱，那里还睡得著。约莫半夜光景，便悄悄的走到厢房跟首，轻轻叩门。那吴璋正好一觉醒来，听得有叩门之声，便问道：「外边是谁？」白氏道：「是我呀！因为怜念你孤眠独宿，特来相伴。」吴璋听了大惊道：「使不得使不得！娘子名节要紧，不可贪一时之欢，贻终身之玷，快请回房。」无奈白氏春心荡漾，一味纠缠，那门本来没有闩，竟被推将进来。吴璋急忙披衣下床，用好言相劝，白氏竟钻入被窝中去。吴璋弄得没法，仔细一想，非立刻离开此地，两下的名节绝不会保全。于是他便拿起自己的东西，不别而行，开门出去，幸得地上积雪光耀，认明路径，连夜踏雪而行，那白氏未能如愿，便将厢房里不相干的东西，藏过两件，自去房中睡觉。第二天起身，尤鼎不见了吴璋，正在诧异。白氏假意检点什物，这也不见了，那也不见了，便指吴璋是窃贼。尤鼎因所失甚微，并不去追究，也终料不到夜半有这么一回事。再说吴璋一路过去，虽然风雪载道，却都是平坦大路，不上一日，已到饶州，打听到亲王府第，他母亲陆氏，果然在那里。他便上书给亲王乞母终养，亲王不准，屡次上书，终未得亲王的允许。他便在王府右边，租了一间房子住下，匾额上大书「寻亲」二字。门上贴一付对联，写著「万里寻亲，历百艰而无悔；一朝见母，纵九死以何辞。」他独居在内，虔诚念诵观世音经。如此大约一个月光景，那一天恰好亲王在他门前经过，看见了匾额上对联，不觉惊异道：「不想吴璋此人，倒端的是个孝子。」便命召他相见，问明一切，吴璋便将路上之事，原原本本的历述一番。亲王听了，也为感动，便依他的请求，命陆氏相见，准吴璋奉母回籍，又赠了不少川资。吴璋母子因此事端赖菩萨的将护，才能达到目的，故决计先买舟往朝南海，

然后回吴江原籍。后来子孙极为繁荣，也算是纯孝之报。我算一言表过，在他母子往朝南海之时，观世音菩萨正化为一个渔人在粤海之滨。结那不空钓绢索，万法紫金明光钩，钩取海中一怪物，替这里的百姓除害哩，正是

不空绢索钓金鳌 大慈大悲归南海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钩金鳌解除苦难 归南海结束全书

话说菩萨自从解救吴璋毒蛇咬足之厄，便一路云游到粤海之滨，见此地蛮夷杂处，风俗远非苏杭等地可此，故尘劫也较为深重。蛮烟岚嶂，固然毒厉，最近海中还出了一件怪物，为民间大害。观世音菩萨暗想，虽然尘劫已注定了，颠扑不开，但是方便处总要给他们些方便，见那海中怪物，我不替他们除丢，还有谁能除它呢？于是便化身为一个渔人，来到海滨，结那宝索金钩预备擒那怪物。读者们！你道那怪物是怎样的一种东西？且待我细细说来，那东西似鱼非鱼，似龟非龟，头生得龙头相仿，却没有须。身上披著一重坚厚的甲壳，与龟相似，身体的高度，却较龟要加上两倍。头颈完全像龟，尾巴却像大鱼，也生著四脚，趾间厚皮相连，用为划水之具，通体深褐，略现金色光彩，体长一丈六七尺左右，形状极为怕人。此物平常匿居水底，觅食时，就出水面，如同一只小船一般，行动极快。最奇怪的是此物不仅能在水中活动，一般的也能上岸游行，凭著它一副锋利的牙齿，和坚厚的皮和甲壳，甚么都不怕。它最喜欢的食品，就是猪羊牛犬之类，尤其喜欢吃人，力大无穷，海船如遇见它，无论船身多少大，只消它用背一掀，不是打个老大窟窿下沉，就是翻身打滚，绝无幸免之理。上岸时，就是农家最大的水牛，被他一口咬住，拖著走时，强也强不得一下，其余畜类遇到它时，自然更不消说了。粤海里边本来没有此物，在前一年的夏季，它不知从何处闯进粤海？在起初还不过为害渔船海舶，大家已经受了它的大累，行商视为畏途，渔户绝了生计，于是近海渔户商议捕捉之法，屡次用大网滚钩去与他火并，非但不能将怪物捕获，并且死伤累累。这一来反激怒了那怪物，它本来只在水中猖獗，并不上岸为害，一火并之后，它索性闯到陆上来横行了，见了人畜，恣意拖了果腹。有时深夜冲破了墙垣，到屋中去捕人充饥，人家在睡梦之中，如何防得？虽用火筒鸟枪去打它，它也不会损伤。附近村落的百姓，禁不得此物的相扰，都迁到内地居住，再也没法奈何它。今番恰好菩萨过此，知道了金鳌在此为害，故大发慈悲，为民除害。当下菩萨就在海滨找了一座空屋存身，去找了十万八千根天蚕之丝，结成了一条绢索。又取宝瓶中的杨柳枝，削成九个倒刺钩儿，贯在绢索的一端。然后取海滨的沙土，堆捏成一个人形，九个倒刺钩儿，就深深的埋在泥人腹内。菩萨做这件东西，倒也费了不少时日。附近百姓有几个胆大的人，时常到海滨探看，见了菩萨如此举动，不免动问。菩萨便将捕捉金鳌的话告诉他们，大家听了都有点儿不信，以为那火枪都不怕的怪物，难道这几件些微之物，就可制得下它？又争著讯问，菩萨道：「天下之物都有克制，你们不瞧那巨大的象，却怕老鼠；巴山的蛇却怕蜈蚣。这正可见不在乎物的大小。」于是那些人便传言出去，好事的人又一天天到海滨走动，要看菩萨毕竟如何捕捉金鳌，一广眼界。菩萨做好那几件东西之后，等了数日，那一天傍晚时候，那金鳌螯伏海底，连日捕捉鱼虾充饥，吃得怪腻烦的，到海面上望望，又不见有船舶经过。一想，还是到陆地上去寻找，或者有些人畜可得。它便涌著波浪，一直向海滨而来。那时恰有百十人聚在海滨与菩萨讲话，一听那波浪的声音不对，都嚷道：「怪物来了！」果见波掀浪涌，壁立数仞。菩萨便右手持了绢索的一端，左手提著泥人，约退大众，自己迎将上去。金鳌到了近岸之处，便冒出水面，一见了菩萨又沉下水去。只听得一阵呼呼吸水之声，水面上就现出大大的漩涡来，它吸足了一口水，重又冒出水面，昂著头伸

著脖子，只见一道水，如游龙一般向菩萨射过来。菩萨兀立不动，那股水打在身上，水花四散飞溅，如同顿时下起一阵大雨，溅得那般看的人，都淋漓尽致。大家在此时，一个个都替菩萨担心，看了那副安闲镇静的样子，又知有十分把握，急欲看他捕捉。金鳌喷那股水，足足有一袋旱烟功夫，方才射完。它见一股水没有将菩萨打倒，也似十分惊异，接著忿怒起来，大叫一声，张牙舞爪，一直扑奔菩萨而来。菩萨等它到得切近，喝道：「孽畜！休得无理，连我也认不得起来！如今却赏你一个人吃。」说罢把手中泥人迎头摔去，那金鳌一见有人吃，便张开血盆大口，拍的一声，囫圇吞下，接著还想来奔菩萨？不料那泥人一入腹中，立刻融化开了，绢索上九个倒刺杨枝钩儿，苛苛的捧在它一颗心的四周，拢得紧紧的，无从摆脱。它扑上去时，只见菩萨将手中绢索，轻轻一扯，金鳌却杀猪般的狂叫起来，不住的在沙滩上打滚，失却了威猛态度。菩萨道：「孽畜在人间已久，不知残害了几许生灵，照理应受天诛，如今我本慈悲之旨，度你到南海去修行，好忏除夙孽，你愿也不愿。」说著放松了手中绢索，那金鳌毕竟有些通灵，听了此话，便伏在沙滩之上，眼望著菩萨，一动也不敢动，好像表示满意的一般。当下一般看的人都觉得诧异，暗想怎么如此一根绢索，就制得下这么巨大的怪物？但是天下事，理无二致，且瞧一头绝大的牛，只因为鼻子里穿了一根绳，就是数岁小儿，也能呼叱它，俯首贴耳，一强也不敢强。若去了这根穿鼻绳，那可对不住，莫说小儿，就是大人它也不卖你的账，这就叫一物一制。何况那金鳌被菩萨的杨枝钩捧住了心，自然不能发威了。菩萨收了金鳌，向众人作别道：「我替你们将此物捕了，你们尽可重归故土，安居乐业。如今我要回南海而去，不能在此久留，传语世人多行善事，少种恶因，虔诚信佛，自有你们的好处。」说著便跳上金鳌之背，现出本来面目。只见那只金鳌发开四足，转身入海，浮在水面，一路南去。众人到此，方恍然大悟，知是观世音菩萨示现，都倒身下拜，谢了除怪之恩。移去的百姓，却又搬回来，重理旧时生计。因感菩萨大恩，就并凑了金资，建造了一座观音禅院，塑起菩萨踏鳌的法相，虔诚供养，不在话下。再说菩萨一路回到南海普陀落迦山，自有善财龙女来接，菩萨便将金鳌放入白莲池中，教它悔过修心。自己便走入紫竹林中，高坐莲台，享受清福。我书写到这里，也乘机结束，所有余事，不再详叙了。菩萨的事迹，本来很多多，大有记不胜记之慨，除了经卷之外，还有《观音灵感录》，《普陀天竺各志》，《高僧传》等，都很多记述菩萨的事迹。有了这些书本，我更不必剽袭陈编，滥入本书了。自观世音菩萨赤足入中原，前后一共现示了三十三宝相，其间男女身都有，故现在各处庙宇中所供的观世音菩萨，宝相也各各不同，这最后一尊法相，人家都称为鳌头观音，寺院中往往塑在三世诸佛的后壁，这倒是各地相同的啊！正是

看破菩萨相 竟自占鳌头

觀世音菩薩傳（曼陀羅主人）

普陀洛迦新志卷首

普陀洛迦新志卷一（本跡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二（形勝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三（靈異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四（檀施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五（梵刹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六（禪德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七（營建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八（規制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九（流寓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藝文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一（志餘門）

普陀洛迦新志卷十二（叙錄門）

觀世音菩薩靈感事跡選（資功會輯）

观音慈林集

粤东鼎湖山沙门释 弘赞在诂 编

（编者按：《观音慈林集》上中下三卷，其上卷系有关观音菩萨之经典，本专集都已另行收入，故此处仅列出目录，读者可按图索骥读诵之。）

观音慈林集 卷上

观音著门品玄义（天台智者大师作）

悲华经

观世音大势至菩萨授记经

大悲陀罗尼经

观音普门品

大佛顶首楞严经

华严经

无量寿经（佛说观无量寿经）

十一面神咒经（十一面神咒心经）

庄严宝王经（大乘庄严宝王经）

请观音经（请观世音菩萨消伏毒害咒经）

观音慈林集 卷中

天竺

大商主

昔漕矩吒国，有大商主，宗事天神，祠求福利，轻憊佛法，不信因果。其后将诸商侣，贾迁有无，泛舟南海，遭风失路，波涛飘浪，时经三岁，资粮罄竭，糊口不充，同舟之人，朝不谋夕，戮力同志，念所事天，心虑已劳，冥功不济。俄见大山，崇崖峻岭，两日联晖，重明朗照。时诸商侣，更相慰曰：「我曹有福，遇此大山，宜于中止，得自安乐。」商主曰：「非山也，乃摩竭鱼耳。崇崖峻岭，鬣鬣也；两日联晖，眼光也。」言声未静，舟帆飘溱。于是商主告诸侣曰：「我闻观自在菩萨，于诸危厄，能施安乐，宜各至诚称其名字。」遂即同声归命称念。崇山既隐，两日亦没。俄见沙门、庠序、锡杖，凌虚而来拯溺。不逾时而至本国矣。因即信心贞固，求福不回，建窠

堵波，式修供养云云。

孤山灵像

中天竺摩竭陀国，迦布德伽蓝，南二三里，至孤山。其山崇峻，树林郁茂，名花清流，被崖注壑。上多精舍灵庙，颇极剞劂之工。正中精舍，有观自在菩萨像，躯量虽小，威神感肃。手执莲花，顶戴佛像。常有数人断食，要心求见菩萨。七日二七日，乃至一月，其有感者，见观自在菩萨，妙相庄严，威光赫奕，从像中出，慰谕其人。昔南海僧伽罗国王，清旦以镜照面，不见其身，乃睹瞻部洲摩竭陀国多罗林中小山，上有此菩萨像。王深感庆，图以营求，既至此山，实惟肖似，因建精舍，兴诸供养。自后诸王，尚想遗风，遂于侧建立精舍灵庙，香花伎乐，供养不绝。

清辩论师

南天竺，大安达罗国，城南不远，有大山岩。清辩论师，住阿素洛宫，待见慈氏菩萨成佛之处。论师雅量弘远，至德深邃。外示僧佉之服，内弘龙猛之学。静而思曰：「非慈氏成佛，谁决我疑？」于观自在菩萨像前，诵随心陀罗尼，绝粒饮水，时历三岁。观自在菩萨现妙色身，谓论师曰：「何所志乎？」对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曰：「人命危脆，世间浮幻，宜修胜善，愿生睹史多天，于斯礼覲，尚速得见。」论师曰：「志不可夺，心不可二。」菩萨曰：「若然者，宜往大安达罗国城南山岩，执金刚神所。至诚诵持执金刚陀罗尼者，当遂此愿。」论师于是往而诵焉。三岁之后，神乃谓曰：「汝何所愿，若此勤励？」论师曰：「愿留此身，待见慈氏。观自在菩萨指遣来请，成我愿者，其在神乎？」神乃授方，而谓之曰：「此岩石内，有阿素洛宫，如法行请，石壁当开，开即入中，可以待见。」论师曰：「幽居无睹，讵知佛兴？」神曰：「慈氏出世，我当相报。」论师受命，专精诵持，复历三岁，初无异念。咒芥子以击石壁，豁然洞开。是时百千万众，观睹忘返。论师跨其户，而告众曰：「吾久祈请，待见慈氏，圣灵警祐，大愿斯遂，宜可入此，同见佛兴。」闻者怖骇，莫敢履户，谓是毒蛇之窟，恐丧身命。再三告语，惟有六人从入。论师顾谢，时众从容而入，入之既已，石壁还合。众皆怨嗟，恨前言之过也。

作光王

作光王，乃中印度，羯若鞠阇国王也。长子字王增，次子字喜增。王增嗣位，以德治政，为金耳国月王所伐。大臣僚庶，启劝喜增，克复亲仇。王子曰：「国嗣之重，今古为难，君人之位，兴立宜审。今者殒伽河岸，有观自在菩萨像，既多灵鉴，愿往请词。」即至菩萨像前，断食祈请。菩萨感其诚心，现形问曰：「尔何所求，若此勤恳？」王子曰：「我惟积祸，慈父云亡，重兹酷罚，仁兄见害，自顾寡德，国人推尊，命袭大位，光父之业，愚时无知，敢希圣旨。」菩萨告曰：「汝于先身，在此林中，为练若苾刍，而精勤不懈，承兹福力，为此王子。金耳国王，既毁佛法，尔绍王位，宜重兴隆，慈悲为志，伤愍居怀，不久当王五印度境。欲延国祚，当从我诲，冥加景福，邻无强敌。勿升师子之座，勿称大王之号。」于是受教而退，即袭王位。自称曰王子，号尸罗阿迭多（唐言戒日）。务修节俭，营福树善，忘寝与食，令五印度，不得食肉，若断生命，有诛无赦。于殒伽河侧，建立数千窣堵波，各高百余尺。于五印度，城邑乡聚，达巷交衢，建立精庐。储饮食，置医药，施诸饥贫，周给不殆。圣迹之所，并建伽蓝，五岁一设无遮大会。倾竭府库，惠施群有，惟留兵器不充檀施。岁一集会，诸国沙门，于三七日中，以四事供养，令各相推论，校其优劣，褒贬淑慝，黜陟幽明，若戒行贞固，道德纯邃，推升师子之座，王亲受法，戒虽清净，学无稽古，但加敬礼，示有尊崇。律仪无纪，秽德已彰，驱出国境，不愿闻见。邻国小王，辅佐大臣，殖福无

怠，求善忘劳，即携同坐，谓之善友。日分三时，一时理务治政，二时营福修善，孜孜不倦，竭日不足矣。时唐三藏玄奘法师届彼受戒日，王之请也。

求那三藏

求那跋陀罗，此云功德贤，中天竺人，专精志学，博通三藏。宋元嘉十二年至广州，刺史韦朗，表闻。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太祖交言，欣若倾盖。初住祇洹寺，后谯王镇荆州，请与俱行，安止辛寺。王欲请译华严等经，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怀愧叹。即旦夕礼忏，请观世音，乞求冥应。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来至其前曰：「何故忧耶？」跋陀具以事对。答曰：「无忧。」即以剑易首，更安新头。语令回转，曰：「得无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寤，心神喜悦。旦起言义，备领宋语。于是就讲。元嘉将末，谯王谋逆节。跋陀泣曰：「贫道不容扈从。」谯王以其物情所信，乃逼与俱下。至梁山之败，大舰转迫，去岸悬远，判无全济。唯一心称观世音。手捉筇杖，投身江中，水齐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驶。见一童子，寻后而至，以手牵之。顾谓童子：「汝小儿，何能度我？」恍惚之间，觉行十余步，仍得上岸。即脱衲衣，欲赏童子。顾觅不见，举身毛竖，方知神力焉。

尊称三藏

那连提黎耶舍三藏法师，华言尊称，北天竺乌菟国人。年十七，发意出家，寻值名师，备闻正教。发足游方，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顶，见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险，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寻鬼道。渐入其境，便遭杀害。昔有圣王，于其路首，作毗沙门天王石像，手指入路。同伴一僧，错入鬼道，耶舍觉已，口诵观音神咒，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咒力得免斯厄。因复前行。又逢山贼，专念前咒，便蒙灵卫，贼来相突，对目不见。循路东指，远投齐境，天保七年，届于京都。

法密三藏

达摩笈多三藏法师，华言法密，本南天竺，罗唎国人也。志在游方，六人为伴，于商客所，闻支那大国，三宝兴盛，同侣一心，厉意来此，非惟观其风化，愿在利物弘经。便逾雪山，值难避地西南，路纯砂碛，水草俱乏，同侣相顾，性命莫投。乃以所赍经论，权置道傍，越山求水，冀以存济。求既不遂，劳弊转增，专诵观世音咒。夜雨忽降，身心充悦。寻还本途，四顾茫然，方道迷失，踟蹰进退，乃任前行，遂达于瓜州。跋涉积年，届期胜地，即开皇十年冬十月也。

不空三藏

不空三藏法师，本北天竺婆罗门。附舶南海，至诃陵国界，遇大黑风，众商惶怖，各作本国法襻之无验，皆膜拜求哀乞加救护。空曰：「吾今有法，汝等勿忧。」遂右手执五股菩提心杵，左手持般若经夹，诵观音大随求咒一遍，即时风偃海澄。又遇大鲸出水，喷浪若山，甚于前患。众商甘心委命，空同前作法，命慧誓诵娑羯龙王经，众难俱息。

善无畏三藏

善无畏三藏法师，本中印度人也。时中印度大旱，请畏求雨，俄见观音，在日轮中，手执军持，注水于地，时众欣感，得未曾有。

晋秦

刘萨诃

并洲刘萨诃，弋猎为业。于太康二年暴卒，见两人执向西北，行至地狱。见金色圣人。左右言：「是观音大士。」谓诃曰：「汝罪应入地狱，今放还，可往洛阳、临淄、建邺、鄆阴、成都五处，有阿育王塔处，顶礼忏悔。」

释慧虔

慧虔法师，俗姓皇甫，北地人也。少出家，奉持戒行，志操确然。憩庐山十有余年，以晋义熙之初，投山阴嘉祥寺。克己导物，苦身率众，凡诸新经，皆书写讲说。涉将五载，忽然得病，寝疾少时，自知必尽，乃属想安养，祈诚观音。山阴北寺有净严尼，宿德戒行。夜梦见观世音从西郭门入，清晖妙状，光映日月，幢幡华盖，皆以七宝庄严。见便作礼，问曰：「不审大士今何所之？」答云：「往嘉祥寺，迎虔公。」因尔无常，当时疾虽绵笃，而神色平平，犹若恒日。咸闻异香，久之乃歇。虔既自审必终，又观瑞相，道俗闻见，咸生欢羨焉。

竺法纯

竺法纯，山阴显义寺主也。苦行有德，善诵古维摩经。晋元兴中，为修寺至兰上买材，暮还，于湖中遇风，而船小，纯惟一心凭观世音，口诵不辍。俄见一大流船，乘之获免。至岸，舫船无主，须臾不见。道俗咸叹神感。

释法桥

法桥者，中山人。少乐转读，而乏声，每以不畅为慨。于是绝粒忏悔，七日七夕，稽首观音，以祈现报。同学苦谏，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觉喉内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应矣。」于是作三契经，声彻里许，远近惊嗟，悉来观听。尔后诵经数十万言，昼夜讽咏，哀婉通神。至年九十，声犹不变。

释道舟

道舟，姓管氏，朔方回乐人也。出家于龙兴寺孔雀王院，爰得戒珠，渐圆心月。入贺兰山白草谷，立要持念，感枯泉重涌，有灵蛇游泳于中。遂陟法台谈讲也。乃刺血画大悲千手眼立像，属其亢阳，则绝食瞑目，要期雨之通济，方议充肠。中和二年，闻关辅扰攘，乃于城南念定院，塔下，断左肱焚之，供养大悲像。愿倒冒干戈中原塞上，早见弭兵。言毕迅雷风烈洪澍焉。又尝截左耳，为民祈雨。复断食七日请雪，皆如其愿。享龄七十有八，遗骸不散，如入禅定，遂加漆纒焉。

释法义

始宁山有竺法义，晋兴宁中沙门也。游刃众典，尤善法华，受业弟子常有百余。至咸安二年，忽感心气疾病。常存念观世音，乃梦见一人破腹洗肠，寤便病愈。傅亮每云：吾先君与义公游处，向闻说观音神异，莫不大小肃然也。

释开达（或云慧达）

释开达，隆安二年，登垄采甘草，为羌所执。时年大饥，羌胡相啖。乃置达栅中，将食之。先在栅者十有余人，羌日夕烹俎，唯达尚存。自达被执，便潜诵观世音经，不懈乎心。及明日将见啖，其晨始曙，忽有大虎，遥逼群羌，奋怒咆吼，羌各骇怖迸走。虎乃前啮栅木，得成小阁，可容人过。虎即徐去。达便逃走，夜行昼伏，遂得免脱。

郭宣之

郭宣之，太原人也。义熙四年，为杨思平梁州府司马。杨以辄害范元之等被法，宣亦同执在狱。唯一心归向观世音菩萨。后夕将眠之际，忽亲睹菩萨光明照狱，宣瞻覩礼拜，祈请誓愿，久之乃没。俄而宣之独被恩赦。既释，依所见形，制造图像，又立精舍焉。后零陵衡阳卒官。

潘道秀

，潘道秀，吴都人。年二十余为军北征。既而军少失利，秀窜逸，被掠。经数处作奴，俘虏异域，欲归无因。少信佛法，恒至心念观世音。每梦寐辄见，后既南奔，迷不知道，于穷山中，忽睹真形，如今行像，因作礼。礼竟，豁然不觉所之，乃得还路，遂归本土。后精进弥笃，年垂六十而亡。

栾苟

栾苟，不知何许人也。少奉法，尝作福，富平令，先从征虜失利，舫遭火垂，贼亦交逼，正在中江，风浪骇目，苟恐怖分尽，犹诵念观世音。俄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苟心知祈念有感，火贼已切，便投水就之，身既浮涌，脚似履地，寻而大军遣船迎接败者，还得免济。

释法智

释法智者，为白衣时，尝独行至大泽中，忽遇猛火，四方俱起，走路已绝，便至心礼诵观世音。俄然火过，一泽之草无有遗茎者，惟智所处，容身不烧。于是始乃敬奉大法。后为姚兴将从征虜，军退失马，落在围里，乃隐沟边荆棘丛中，得蔽头。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隔溪人遥唤后军，指令杀之。而军遍寻觅，辄不见者，乃得免济，后遂出家。

子敖

南宫子敖，始平人也。戍新平城，为佛佛虜儿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诛害，子敖虽分必死，而犹至心念观世音。既而次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僻，持刃之人，忽疲懈，四支不随。尔时长乐公，亲自临刑，惊问之。子敖聊尔答云：「能作马鞍。」乃令原释，子敖亦不知所以作此言，遂得遁逸。造小形像贮以香函，行则顶戴也。

孙道德

孙道德，益州人也。奉祭酒道，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景平中沙门，谓德曰：「但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德遂罢不事道，单心投诚归命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遂以产男也。

刘度平

刘度平，原辽城人也。乡里有一千余家，并奉大法，造立形像，供养僧尼。值虓主木未时，此县尝有逋逃，未大怒，欲尽灭一城。众并恐惧，分必弥尽。度乃洁诚率众归命观世音。顷之，未见物从空中下，绕其所住屋柱，惊视，乃观世音经，使人读之，未大欢喜，用省刑戮。于是此城，即得免害。

窦传

窦传者，河内人也。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权部曲，相与不和。传为昌所用，作官长。护遣骑抄击，传为兵执，同伴六七人，共系入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当杀之。沙门支道山，时在护营中，先与传相识，闻其被执，出至狱所候视之，隔户共语。传谓山曰：「今日困厄，命在漏刻，何方相救？」山曰：「若能至心归请观音，必有感应。」传先亦颇闻观世音，及得山语，遂专心属念，昼夜三日，至诚自归。观其锁械，而觉缓解，有异于常，聊试推荡，忽然离体。传乃复至心曰：「今蒙哀祐，已令桎梏自解，而同伴尚多，无心独去。观世音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复牵挽余人，皆以次解落，若有割剔之者。遂开户走出，于警徼之间，莫有觉者。便逾域巡去，时夜已向晓，行四五里天明，不复进，共逃隐一榛中。须臾觉失囚人，马络四出寻捕，焚草践林，无不至遍，惟传所隐一亩许地，终无至者，遂得免还。乡里敬信异常，咸皆奉法。道山后过江，为谢居士具说其事。

竺长舒

竺长舒者，其先西域人也。世有资货，为巨富人。晋元康中，徙居洛阳，奉法精至，尤好诵观音经。其后邻比失火，长舒家悉草屋，又居下风，火已逼近，惟至心诵经，有顷火烧其邻屋，而风忽自回，火亦际屋而止。于时咸以为灵。里中有轻险少年四五人，共毁笑之，云：「风偶自转，此复何神？」伺时燥夕，当爇其屋，能令不然者，可也。其后天甚旱，少年辈，密共束炬，掷其屋上，三掷三灭，乃大惊惧，各走还家。明晨相率诣长舒，自说昨事，稽颡辞谢。长舒答曰：「我无神，正诵念观世音，是威灵所祐，诸君但当洗心信向耳。」自是邻里乡党，咸敬异焉。

吕竦

吕竦，字茂高，兖州人也。寓居始丰，其县南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犹怀危惧。竦自说，其父尝行溪中，去家十许里，日向暮，天忽风雨，晦冥如漆，不复知东西，必当覆溺，惟归心观世音，且诵且念，须臾有火光来岸，如人捉炬者，照见溪中了了，遥得归家，火常在前导，去船十余步。竦后与郗嘉宾说。

徐荣

徐荣者，琅玕人。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惯，误堕洄渚中。游舞波涛，垂欲沉没。荣无复计，惟至心呼观世音。期须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船踊出渚中，还得平流。日已向暮，天大阴暗，风雨甚驶，不知所向。而涛波转盛，荣诵经不辍口，有顷，望见山头有火光赫然，回拖趣之，迳得还浦，举船安隐，既至，不复见光。同旅异之，旦问浦人，昨夜山上是何火光。众皆愕然曰：「昨风雨如此，岂有火理，吾等并不见。」乃知是神光也。

张崇

张崇，京兆杜陵人也。少奉法。晋太原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有千余家，南走归晋，为镇戍所拘，谓为游寇，杀其男丁，虏其子女。崇与同等五人，手脚俱械，掘坑埋身至脚，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驰马射之，以为娱乐。崇虑望穷尽，惟洁心专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乃得离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崇既脚痛，路经一寺，乃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以一石置像前，发誓愿言：「今欲过江东诉乱晋帝，理此冤魂，救其妻息，若心愿获果，此石当分为二。」崇礼拜已，石即破焉。崇遂至京师，具列冤氏，帝乃悉如宥之。智生道人目所亲见。

释昙无竭

昙无竭三藏，闻法显等，躬践佛国，慨然有忘身之誓。以永和元年，集同志昙朗僧猛等二十五人，发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绝走兽，四顾茫茫，莫知所之。惟望日光以准东西，视人骨以标行路耳。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前度雪山，下有大江，流急如箭。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至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渡，方得更进。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矣。复过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壁有故杙，孔孔相对，人执四杙，先拔下杙，仍扳上杙，展转相扳，经于三日，方及平地。检料同侣，失十二人。进向中天竺，路既空旷，惟赍石蜜为粮，十三人中，又死八人。无竭虽屡经危棘，而系念观音，未尝暂废。至舍卫国，遇众象，乃归命观音，忽现师子，象遂奔逸。至恒河，复值群兕，归命如初，寻有大鸞飞来，兕亦惊散。后于南天竺，随舶达广州，赍经而还。

尼明感

明感本姓朱，高平人也，世奉大法。为虏贼所获，欲以为妻。备加苦楚，誓不受辱。谪使牧羊，经历十载，怀归转笃，反途莫由，常念三宝，兼愿出家。忽遇一比丘，就请五戒，仍以观世音经授之，因得习诵，昼夜不休。愿得还家，起五层塔。不胜忧念，逃走东行。初不识路，昼夜兼涉，巡入一山，见有斑虎去之数步，初甚恐惶，少却意定，心愿逾至，遂随虎而行。积日弥旬，得达青州，将入村落，虎便不见。

尼令宗

令宗，本姓满，高平金乡人。幼有清信，乡党称之。家遇丧乱，为虏所驱，归诚慊至，称佛法僧，诵普门品，求诉得放。随路南归，行出冀州，复为贼所逐，登上枯树，专诚至念观音，捕者前望，终不仰视，寻索不得。俄尔而散，宗下复去。晚达孟津，无船可济，惶惶忧惧，更诚称念。忽见一白鹿，不知所从来，下涉河流，宗随鹿而济，曾不沾濡，平行如陆，因得达家。仍即入道，学行精恳，览经深义入神。晋孝武闻之，遣书通问，年七十五卒。

盖护

盖护，山阳人。系狱应死，三日三夜念观音，心无间息，即眼见观音放光照之，锁脱门开，寻光而去，行二十里，光明方息。

裴安起

裴安起，从虏叛还南，至河边，不能得过。望见追骑在后，死至须臾，于是称观世音，见一白狼，安起遂抱，一掷便过南岸，即失狼所。追骑在北岸望之，叹惋无极。

徐义

徐义者，高陆人也。少奉法，为苻坚尚书。坚末兵革蜂起，贼获义，将加戮害，乃埋其足，编发于树。夜中专念观世音。有顷，得眠，梦人谓之曰：「今事亟矣，何暇眠乎！」义便惊起，见守防之士并疲而寝，乃试自奋，动手发既，解足亦得，脱因而遁。去百余步，隐小丛草，便闻追者交驰，火炬星陈，互绕此丛，而竟无见者。天明贼散，归投邺持，遂得免之。

毕览

毕览，东平人也。少奉法，随慕容垂北征没虏，单马逃窜，虏追骑将及，览至心诵念观世音，既得免脱。困入深山，迷惑失道，又专心归念。中夜见一道人，法服持锡，示以途径，遂得还路，安隐至家。

宋

释僧苞

僧苞法师，京兆人。住祇洹寺，开讲众经，法化相续。陈郡谢灵运，闻风而造焉。及见苞神气，弥深叹服。或问曰：「谢公何如？」苞曰：「灵运财有余，而识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尝于路行，见六盗被录。苞为说法，劝念观世音，群盗以临危之际，念念恳切，俄而送吏饮酒洪醉，盗解械得免焉。

释道汪

道汪法师，姓潘，长乐人。幼随叔京师，年十三，投庐山远公出家。研宗经律，雅善涅槃。尝行梁州，为羌贼所围，垂失衣钵，汪与弟子数人，誓心共念观世音。有顷，觉如云雾者，覆汪等身，群盗推索不见，于是获免。

释僧洪

僧洪者，豫洲人也。止于京师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洁，后率化有缘，造丈六金像，镕铸始毕，未及开模，时晋末铜禁甚严，犯者必死。宋武帝时为相国，洪坐罪系于相府，惟诵观世音经，一心归命佛像。夜梦所铸像来，手摩洪头，问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无忧。」见像胸方尺许，铜色焦沸。会当行刑，府参军监杀，而牛奔车坏，因更克日。续有令，从彭城来云：未杀僧洪者，可原。遂获免还，开模见像胸前，果有焦沸。

释道罔

道罔，俗姓马，扶风人。初出家，为道懿弟子。懿病，尝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采钟乳。入穴数里，跨木水，三人溺死，炬火又灭，罔判无济理。罔素诵法华，惟凭此业，又存念观音。有顷，见一光如萤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于是进修禅业，节行弥新。后与同学人南游上京，观瞩风化。夜乘冰渡河，中道冰破，三人没死，罔又归诚观音，乃觉脚下如有一物，复见赤光在前，即乘光而至岸矣。

邵信

邵信，吴兴人。甚奉法，遇伤寒病，无人敢看，乃悲泣念观音。忽见一僧来，云是杯渡弟子。语云：「勿忧，家师寻来相看。」答云：「渡师已死，何容得来？」道人云：「来复何难！」便衣带头出一合许散，与服之，病即瘥。

张兴

张兴者，新兴人也。颇信佛法，尝从沙门僧融县翼时受八戒。兴尝为劫所引，夫得走逃，妻坐系狱，掠笞积日。时县失火，囚于路侧，融翼同行，经过囚边。妻惊呼：「闍黎，何以赐救？」融曰：「贫道力弱，如何相救。惟宜勤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许日，于夜梦一沙门，以脚踏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钳锁桎梏，忽然俱解。便走趣户，户时犹闭，警防殊严，既无由出。虑有觉者，乃还著械，寻复得眠。又梦向沙门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防守者并已昏睡，妻安步而去。时夜甚暗，行可数里，卒值一人，妻惧蹙地。已而相讯，乃其夫也。相扶悲喜，夜投僧翼，遂得免之。时元嘉初也。

王琰

琰年稚，在交址，彼土有贤法师者，道德僧也。见授五戒，以观世音金像一躯，见与供养。形制异今，又非甚古。琰奉以还都，时年在齠髻，与二弟常尽勤至，专精不倦。后治改弊庐，无屋安设，寄京师南涧寺中。于时百姓竞铸钱，亦有盗毁金像，以充铸者。时像在寺，已经数月，琰昼寝梦像立于坐隅，意甚异之。时日已暮，即驰迎还。其夕南涧十余躯像，悉遇盗亡。其后久之，像于昏暮间，放光显照，三尺许地，金辉秀超，焕然夺目。琰兄弟及仆役，同睹者十余人。时宋大明七年秋也。

伏万寿

伏万寿，平昌人也。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卫府行参军。假讫返州，四更初过江，始济之时，长波安流，中江而风起如箭。时又极暗，莫知所向。万寿先奉法勤至，惟一心归命观世音，念无间息，俄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相与喜曰：「此必是欧阳火也。」回舳趣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设斋会。

顾迈

顾迈，吴郡人也，奉法甚谨。元嘉十九年，自都还广陵，发石头城，便逆湖朔。风至横决，风势未弭，而舟人务进，既至中江，波浪方壮，迈单船孤征，忧危无计，诵观世音经，得十许遍，风势渐歇，浪亦稍小。既而中流，屡闻奇香，芬馥不歇，迈心独嘉，故坚诵不辍，遂以安济。

释慧和

释慧和者，京师众造寺僧也。宋义嘉难，和犹为白衣，隶刘胡部下。胡尝遣将士数十人，值谍东下，和亦预行。行至鹊渚，而值台军西上，谍众离散，各逃草泽。和乃褶衣提篮负担，若类田人。时诸游军，捕此散谍，视和色，疑而问之。和对答谬略，因被笞掠，军将见斩，和自散走，恒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至，既而军人挥刀屡跌，三举三折，并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

韩徽

韩徽者，未详何许人也。居于支江，其叔被系，累及于徽，俱闭郡狱。铁木贯体，钳桎甚严。徽惶迫无计，待死而已。徽本尝事佛，颇奉诵观世音经。于是昼夜诵经，至数百遍方昼，而锁忽自鸣，若烧炮石瓦爆吒之声。已而视之，其锁自解。徽惧狱司谓其解截，遽呼告之，吏虽惊异，而犹更钉鑿。徽如常诵经，又经一日，锁复鸣解，状如初时。吏乃具告本官，官取锁详视，服其通感，即免释之。徽今尚在，勤业殊至。

彭子乔

彭子乔者，益阳县人也，任本郡主簿事。太子沈文龙建元元年，以乔罪故盛怒，防械甚急，必欲杀之。子乔忧惧，无复余计，惟至诚诵观世音经，至百余遍，疲而昼寝。时同系者有十许人，亦俱睡卧。有湘西县吏杜道策，亦系在狱，乍寐未熟，忽见双白鹤，集子乔屏风上。有顷一鹤下至子乔边，时复觉如美丽人形。而已，道策起见子乔双械脱在脚外，而械雍犹在焉。道策惊视，始毕，子乔亦寤，共视械，咨嗟。问子乔有所梦否？乔曰：「不梦。」道策如向所见说之。子乔虽知，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乃解脱械雍，更著。经四五日，而僥释放。琰族兄琏，亲识子乔及道策，闻二人说，皆同如此。

邢怀明

邢怀明，河间人，宋大将军参军。随南郡太守朱循之北伐，俱见陷。于伺候间，俱得遁归，夜行昼伏，已经三日，犹惧追捕。乃遣人前覘虏，侯既数日不还，一夕将雨阴暗，所遣人忽至，惊曰：「向遥见火光甚明，故来投之，那得至而反暗。」循等怪愕，怀明先奉法，自征后，头上恒戴观世音经，转读不废。尔夕亦正暗诵，咸疑是经神力，于是常共祈心，遂以得免。

王球

王球，字叔达，太原人也。为涪陵太守，以元嘉九年，于郡失守，系在刑狱中。百余人并多饥饿，球每食皆分施之。球先精进，既在囹圄，用心尤至，日自持斋，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一沙门以一卷经与之。题云：光明安行品，并诸菩萨名。球得而披读，忘第一菩萨名，第二观世音，第三大势至。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轮也。既觉，锁皆断脱，球心知神力，弥增专到。经三日，而被原宥。

卜悦之

卜悦之，济阴人也。作朝请，居在潮沟。行年五十，未有子息。妇为取妾，复积载不孕。将祈求继嗣，千遍转观世音经，其数垂竟，妾便有娠，遂生一男。元嘉十八年，己丑岁云云。

竺惠庆

竺惠庆，广陵人也。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川陵如一。惠庆将入庐山，船既小而暴风忽起，飘颻中江，风疾浪涌。庆正心端念，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船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之者，迳到上岸，一舫全济。

尼僧端

僧端，广陵人也。门世奉佛，姊妹笃信，誓愿出家，终不聘彩。而母兄已许富室，临迎之三昼宵，诵观世音经，雨泪稽颡，昼夜不休。过三日后，于礼拜中，见佛像语云：「汝[士+胥]命尽，汝但精勤，勿怀忧念。」明日其[士+胥]为牛所触亡也，因得出家。坚持禁戒，诵大涅槃经，五日一遍。元嘉十年，南游上国，住永安寺。纲纪众务，均爱等接，大小悦服，久而弥敬，年七十余。元嘉二十五年卒。

尼玄藻

玄藻，本姓路，吴郡人也。安荀之女，藻年十余，身婴重疾，良药必进，日增无损。时太玄台寺释法济，语安荀曰：「恐此病由业，非医所消。贫道按佛经云，若履危苦，能归依三宝忏悔求愿者，皆获甄济。君能与女洗涤尘秽，专心一向，当得痊愈。」安荀然之，即于宅内，设观世音像，斋澡心洁，扶疾稽颡，专念相续。经七日，初夜忽见金像，高尺许，三摩其身，从首至足，即觉沉痾豁然消愈。既灵验在躬，遂求出家。精勤匪懈，诵法华经，菜食长斋，三十七载，常翘心注想，愿生兜率。宋元嘉十六年出都造经，寂然而终。

释法显

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常慨经律舛阙，志励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等，发自长安，西度流沙，历诸危险，至天竺国。获诸经律，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舶有二百许人，值黑风，水将入舶，众皆惶惧，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弃其经像，惟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舶任风而去，得无伤坏。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随商东适广州。

释昙颖

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谨于戒行。诵经十余万言，止长干寺，善巧宣喧，天然独绝。颖常患癣疮，积治不除。房内恒供养一观世音像，晨夕礼拜，求差此疾。异时忽见一蛇，从像后缘壁上屋，须臾有一鼠子，从屋堕地，涎唾沐身，状如已死。颖候似活，即取竹刮除涎唾。又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即便取涎唾，以傅癣上。所傅既遍，鼠亦还活，信宿之间，疮痍顿尽。方悟蛇之与鼠，皆是祈请所致。于是君王所重，名播遐迩。

魏

王玄谟

魏世祖二十七年，将军王玄谟，北征失律，萧斌欲诛之。沈庆之谏曰：「佛狸（魏世祖小字）威镇天下，岂玄谟所能当。杀战将，徒自弱耳。」乃止。初玄谟将见杀，梦人告曰：「诵观音经千遍可免。」仍口授其经曰：「观世音，南无佛，与佛有因，与佛有缘，佛法相缘，常乐我净。朝念观世音，暮念观世音，念念从心起，念念不离心。」既觉，诵之不辍。忽唱停刑，后官至开府，年八十二卒。

释超达

释超达，未详其氏。元魏中，行业僧也。多学问，有知解，帝禁图讖尤急，所在搜访，有人诬达有之，乃收付荥阳狱。时魏博陵公，检勘穷劾，达以实告。公大怒，以车轮系颈，严防卫之。自

知无活路，专念观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见车轮所在。见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将欲远避。以久系狱，脚遂挛急，不能远行，及至天晓，虏骑四出追之，达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骑来蹋草并糜，惟从边过，对而不见。仰看虏面，悉以牛皮障目。达一心服死，至诚称念，夜中虏去，寻即得脱。

释僧明

僧明道人，为北台石窟寺主。世传黑者得之，谓有黑相当得天下，由是魏氏之王天下，每疑忌沙门。收数百僧，互系缚之，僧明为魁首，以绳急缠，从头至足，克明斩决。明一心念观音，至半夜，觉绳少宽。私心欣幸，精祷弥切。及晓，索然都断，既因得脱，逃走奔山。明旦狱监来觅不见，惟见断绳在地，知为神力所加也。即以奏闻，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时释放。

释道泰

道泰者，元魏末人。住常山唐衡精舍，梦人谓曰：「若至某年当终，于四十二矣。」泰心恶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忧。悉以身资为福。友人曰：「余闻供养六十二亿菩萨，与一观音同。君何不至心归依，可必增寿？」泰乃感悟，遂于四日四夜专精不绝。所坐帷下，忽见光明，从户外而入，见观音足趺踝间，金色朗耀，语泰曰：「汝念观世音耶？」时泰褰帷，须臾不复见，悲喜流汗，便觉体轻，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为同意说之。泰后终天命。更有一僧，其缘同泰，故不疏耳。

释法力（道集、法禅）

法力者，未详何许人。精苦有志德，欲于鲁郡立精舍，而财不足。与沙弥明琛，往上谷乞麻一载，将事返寺，行空泽中，忽遇猛火，车在下风，无得免理。于时法力倦眠，彼觉而火势已及，因举声称观，未及世音，应声风转。火焰寻灭，安隐而还。

又沙门道集，于寿阳西山游行，为二贼所得，缚系于树，将欲杀之，惟念观世音，守死而已。贼引刀屡斫，皆无损伤，自怖而走，集因得脱，广传此事。

又沙门法禅等，山行逢贼，惟念观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贼遂归诚，投弓于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舍而逃走。禅等免脱，所在通传，并魏末人。别有观音感应传，文事包广，不具叙之。

孙敬德

天平中，定州募士敬德，防于北陲，造观音金像，年满将还，常如礼事。后为劫贼横引，禁于京狱，不胜考掠，遂妄承罪，并断死刑，明旦行决。其夜礼拜忏悔，泪下如雨，启曰：「今身被枉，当是过去枉他，愿偿债毕，誓不重作。」又发大愿云云。言已。少时，依稀如梦，见一沙门，教诵观世音救生经。经有佛理，命诵千遍，得度苦难。敬德觉起坐，缘之了无参错，比至平明，诵满九百。有司执缚向市，且行且诵，临欲加刑，足满千遍。执刀下斫，刀折三段，不损皮肉。易刀又斫，凡经三换，刀折如初。监当官人，莫不惊异，具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其事，遂得免死。敕写此经传之，今所谓高王观世音经也。敬德放还，设斋报愿，出所造像，乃见项上有三刀痕。乡亲同睹，叹其通感，见齐志及旌异等记。

释僧朗

释僧朗，魏虜攻凉洲，举城同陷，执朗等数僧，从驾东归。朗与同学思慕本乡，中路共叛，然严防守，更无走处。东西绝壁，莫测浅深，上有大树，傍垂岸侧。遂以鼓旗竿，绳系悬下，时夜大闇，崖底纯棘，无安足处。欲上崖头，复恐军觉，投计惶惶，捉绳悬住，势非久停。共谓曰：今厄顿至。惟念观音，以头叩石，一心专注。须臾光明，从日处出，通照天地。乃见棘中有得下处，因光至地，还忽冥暗，方知圣力，非关天明。良久天晓，始闻军众警角将发，而山谷重叠，徘徊万里，不知出路。候月而行，路值大虎在前，相顾而言：「虽免虜难，虎口难脱。」朗语僧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现光。今遇此虎，得非圣人示吾路耶？」于是二人径诣虎所，虎即前行。若朗小迟，虎亦暂住。至晓得出，而失虎踪。

齐梁

宝志大士

宝志大士，俗呼为志公，面方而莹，彻如镜，手足皆鸟爪。初金陵东阳民朱氏之妇，闻儿啼鹰巢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七岁依钟山大沙门僧俭出家，专修禅观，至是显迹。以剪尺拂子挂杖头负之而行，经聚落，儿童哗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尝遇食鲙者，从求啖之，而有轻薄心者，志即吐水中，皆成活鱼。时时题诗，初若不可解，后皆有验。齐永明七年，武帝怒志惑众，收逮于狱。是日国人咸见大士游行市井，既而检校，仍在狱中。其夕语吏曰：「门外有两舆食，金钵盛饭，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送供至。建康令吕文显以闻，帝悔谢，迎至禁中。诏曰：「大士宝志，迹拘尘垢，神游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畏惧，岂可以俗法常情，空相疑忌，自今中外任便宣化。」帝一日问志曰：「弟子烦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问其旨云何。答曰：「在书字时节刻漏中。」帝益不晓。他日更问国祚有留难否？志指其颈示之（盖讖侯景也）。帝曰：「朕享几何？」答曰：「元嘉元嘉。」帝喜以为倍宋文之年。时革命之初，帝临政刻急。志假帝神力，令见先君受极苦于地下，由是恤刑。尝诏画工张僧繇写志像。僧繇下笔，辄不自定。既而以指厘面门，分披出十一面观音，妙相殊丽，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写。他日与帝临江纵望，有物沂流而上，志以杖引之，随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属供奉官俞绍雕志像，顷刻而成，神辨如生。帝悦，以安内庭。时法云云光二师，俱有重望，每讲法，天辄雨花。帝疑其证圣，夜于后殿焚疏请志，偕光云三大士斋。翌日志独赴，而光云俱未知。帝由是益异其礼。又尝与帝登钟山之定林寺，指前独龙冈阜曰：「此为阴宅，则永其后。」帝曰：「谁当得之？」曰：「先行者得之。」至十三年，大士示寂。帝忆其言，以金二十万易其地，建浮图五级，其上镇以无价宝珠，敕王筠勤碑。葬日车驾亲临致奠，大士忽现于云间，万众欢呼，声震山谷，自是道俗奉祀，奇瑞显应，为天下第一。志临终时，帝复以社稷存亡久近问之。志曰：「贫道塔坏，陛下社稷随坏。」帝为造木塔才毕。忽思曰：「木塔非久。」命彻去，改创石塔。折塔始讫，侯景兵已入矣。凡大士所为秘讖偈句，多著南史。为学者述：大乘赞十篇，科诵十四篇，并十二时歌，皆畅道幽致，其旨与宗门冥合，今盛传于世。

释道融

道融者，梁初人，独宿逆旅，时天雨雪中，夜始眠，见有鬼兵，其类甚众，中有鬼将带甲挟刀，形奇壮伟，乃持胡床对融前踞之，便厉色扬声曰：「君何谓鬼神无灵耶！」速曳下地。诸鬼将欲加手，融默称观世音，声未绝，即见所住床后，有一天将，可长丈余，著黄皮裤褶，手执金刚杵

拟之。鬼便惊散，甲冑之属，碎为微粉。

释慧简

慧简者，不知何许人。梁初在道，戒业弘峻，殊奇贍勇，荆州厅事东，先有三间别斋，由来屡多鬼怪。简居之，自住一间，余安经像。俄见一人黑衣无目，从壁中出，便倚简门上。时简开心了，但口不得语，意念观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进，故来相试，今神色不动，岂复逼耶。」依然还入壁中。简徐起澡漱礼诵讫，还如常眠。梦向人曰：「仆以汉末居此数百年，为性刚直，多所不堪，君诚净行好人，特相容耳。」于此遂绝，简住积载，安隐如初。若经他行，犹无有人能住之者。又齐武帝时，刘霁母疾，诵观音数万，梦僧曰：「天人算尽，但为申延六十日。」果如梦也。

周隋

释僧实

僧实禅师，俗姓程氏，咸阳武陵人也。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怀凤卵，七处皆平，奇相超伦，有声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关壤。周太祖文皇曰：「师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礼典。」乃躬致祈请为国三藏。实当仁不让，默而受之。是使栋梁斯在，仪刑攸寄，周氏有国，实仰玄风。礼异前朝，受于归戒。忽一旦告僧曰：「急备香火，修学法事，诵观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当尔之时，扬都讲堂，正论法集，数百道俗，充满其中。闻西北异香，及空中伎乐，合堂惊出，同共闻听。堂旻摧坏，大众无损。奏闻梁主，乃移以问周，果如实祐。

释洪满

洪满者，姓梁，安定人。在俗年十五，遇时患，双足挛臂，常念观音经，三年。忽有僧执澡罐向前立，不言。问曰：「师从何来？」答曰：「以檀越常唤，所以来。」满叩头，问曰：「弟子往何罪报，今施此挛臂。」僧曰：「汝前身拘縛物命，余殃致尔。汝但闭目吾为汝疗之。」满随言冥目，但觉两膝上，各如拔六七寸钉却。既了，开目将欲谢恩，失僧所在。起行如故，满乃悟是观音。因尔精诚，誓不妻娶。后忽自通禅观，安坐不动，乃经三日七日者。开皇初元，变俗从道，住救度寺。贞观十三年卒，春秋八十三矣。

释慧恭

慧恭法师，益州成都人也。俗姓周氏，周末废佛法之时，与同寺惠远结契同学。远直诣长安听讲，恭长往荆杨访道。远于京师听得诸经论等，并皆精通，还益州讲授。卓尔超群，道俗钦重。恭后从江左来还，二人相遇欣欢共叙。离别三十余年，同宿数夜，语说言谈。远如泉涌，恭竟无所道。远问恭曰：「离别多时，今得相见，庆此欢会，伊何可论。但觉仁者无所说，将不得无所得耶？」恭对曰：「为性闇劣，都无所解。」远曰：「大无所解，可不诵一部经乎？」恭曰：「惟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远厉色曰：「观世音经，小儿童子皆能诵之，何烦大汝许人乎？且仁者，童子出家，与远立誓，望证道果，岂复三十余年，惟诵一卷经。是非闇钝，懒惰所为，请与断交，愿法师早去，无增远之烦恼也。」恭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者得无量福，轻慢者得无量罪，仰愿暂息嗔心，当为法师诵一遍，即与长别。」远大笑曰：「观世音经，是法华经普门品，远已讲之数过百遍，如何始欲闹人耳乎？」恭曰：「外书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但至心听佛语，岂得以人弃法。」乃于庭前结坛，坛中安高座，绕坛数匝，顶礼升座。远不得已，于檐下，据胡床

坐听。恭始发声唱经题，异香氤氲，遍满房宇。及入文，天上作乐，雨四种花。乐则嘹亮振空，花则芬霏满地。经讫下座，自为解座，花乐方歇。惠远接足顶礼，泪下交流，谢曰：「惠远臭秽死尸，敢行天日之下，乞暂留，赐见教诲。」恭曰：「非恭所能，诸佛力耳。」即日拂衣长揖，沿流而去。

观音慈林集 卷下

唐（附五代）

释昙藏

昙藏法师，俗姓杨氏，弘农华阴人，家世望门，清心自远。年十五，占者谓为寿短，二亲哀之，即为姻媾。既本非情，虑有推逼，遂逃亡山泽，惟念谁度。行之外野，少非游践，莫知投造，但念观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驱二牛。因问所从，可得宿否？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远当至。寻闻钟声，忽见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即遣出门，可行百步，回望不见，久乃天明，斯实圣境，感大士力而得造焉。

释法常

法常法师，俗姓张氏，南阳白水人也。涉诣义门，妙崇行解，故众所推美。归依摄论，宗慕涅槃，课业行道，六时自励，片无遗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率其部从，随其旋绕，道俗时见，密以高之。又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画乐天，一时起舞。后于中夜，又于佛堂，观音菩萨从外入户，上住空中，身相瑰琦，佩服瓔珞，晃发希有，良久便灭。后经五年，天将欲曙，又感普贤菩萨从东而来，去地五六丈许。常之专精，征应为如此也。

释普明

普明禅师，本名法京，俗姓朱氏，会稽人。少小志操有异恒童，口常称佛，不俗戏谈，惟志崇法。以陈太建十四年，来入天台，归依智者。晓夕左右，服膺不懈，专求禅法，兼行方等般舟观音忏悔，诵法华经。随智者适庐山东林寺，明于陶侃瑞像阁内，行观音忏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节行道。见一僧云：所名法京，未为善称，可改为普明，此名晓朗，照了三世。忏讫，启智者，智者云：此冥中所示，宜即改旧从新。

释静之

静之禅师，姓赵，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绝无息胤，祈求遍至，厌恶欲染，辛腥永绝。诞育之后，年七八岁，乐阿弥陀观，依文修学，性乐出家。贞观初，隐光化寺，一十余载，常坐茅宇，不居僧房，四方集者，二百余人。六时三业，不负光景。时鼻患肉塞，百方无验，有僧令诵般若心经万遍，肉铃便落。

释智勤

智勤者，俗姓朱，少小以匡护为心，每处众，发言无不允睦，精诚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顿，为念观音，宅中树叶之上，皆现化佛，合家并见，母疾遂除。

释法通

法通者，姓关，京兆鄠人。小出家，极懦弱，随风偃仆，似任罗绮。由是同侣颇轻之，通辄流泪，一朝对观音像，慷慨曰：通闻菩萨圣鉴，所愿克从，乞垂提诱，免斯轻侮。因斯诵观音经，昼夜不舍，后岁余，归本生觐母，旦食讫，假寐于庭树下，少间，口中涎沫流液，可有三升。母以为物忤，遽呼觉。问何事如此，通曰：向见有人遗三驴馱筋，通啖始一驴，娘呼遂觉，余二失之。自尔觉自力雄勇，肌肤坚[革+卯]。密举大木石，不以为重。寺有僧戡者，膂力之最。通窃取袈娑安在柱下，戡初不见，谓是神鬼所为。通笑为举梁抽取，戡大骇服。有大石臼，重五百余斤，通于南山负来供僧用，今现在贮水。隋高祖甚重之。

释智显

智显禅师，住辽州护明寺。少出家，戒操贞峻，立操耿介，专务坐禅，人不知其所诣。后与道俗十余人行值突厥，并被驱掠，显遂隐身不见。后访得诘之，但云我念观音，故不值贼。

释元康

元康法师，不详姓氏。贞观中游学京邑，先居山野，恒务持诵观音，求加慧解，遂感鹿一首，角分八歧，厥形绝异。康见之，抚而驯伏，遂豢养之，乘而致远。曾无倦色，康之辩才无碍，帝闻之，诏入安国寺讲三论，遂造疏解，中观之理。别撰玄枢两卷，总明中百门之宗旨焉。

三藏玄奘法师

师本名祜，俗姓陈，汉太丘仲弓之后。父慧英，洁有雅操。师初生，母梦师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为求法故去。」此则游方之先兆也。年十一，从兄长捷法师，日授精理，旁兼巧论，卓然梗正，不偶时流。年十三，升座讲演，词理备尽，声望逾远。至年二十有九，私自惟曰：学贵经远，义重疏通，钻仰一方，未成探愿，若不轻生殉命，誓往西天，何能具覩成言，用通神解。遂径往姑臧，渐至炖煌，逾玉门关，路由天塞，裹粮吊影，前望悠然，但见平沙，八百余里，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唯一心称念观音菩萨，及般若心经，西北而进，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经四夜五日，无滴沾喉，口腹干焦，几将殒绝，不复能进，遂卧沙中，默念观音。虽困不舍。启菩萨曰：玄奘此行，不求财利，无冀名誉，但为无上道心正法来耳。仰惟菩萨慈念群生，以救苦为务，此为苦矣，宁不知耶？如是告时，心心无辍，至第五夜半，忽有凉风触身，冷快如沐寒水，遂得目明，马亦能起。行经数里，忽见青草数亩，下马恣食。又见一池，水甘澄镜，因而就饮，身命重全，人马俱得苏息。计此应非旧水草，固是志诚所感，菩萨之慈施也。由是得逾流沙，至高昌国。其王礼待甚隆，坚留不住，遂使递送西域。师游五天竺境，往还一十八载，经历百三十五国，所经危险诸难，皆获无虞。虽师宿愿所致，诚菩萨之慈护也。

释知玄

知玄法师，字后觉，姓陈氏，眉州洪雅人也。敷演经论，僧俗仰观，户外之屦，日已多矣。又研习外典经籍，百家之言，无不该综。每恨乡音不正，乃于象耳山，诵大悲咒，梦神僧截舌换之，明日俄变秦语矣。

文宗

太和中，文宗皇帝，尚食厨烹鸡子。忽群卵中呼观音菩萨，遂敕不得用鸡子。又酷嗜蜃蛤，沿海官吏，先时递进，人亦劳止。一日御馔中，盈样而进，有擘不开呀者，帝观其异，即焚香祝之，俄为菩萨形，梵相克全，仪容可爱。遂致于金粟檀香合，以玉绵锦覆之，赐兴善寺，令致礼之。宣问群臣斯何瑞也？相国李公德裕奏曰：「臣不足知，惟知圣德昭应，其诸佛理，闻终南山，有恒政禅师，大明佛法，博闻强识。」遂诏入宣问。政曰：「贫道闻物无虚应，此乃启沃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经中，应以此身得度者，即现此身而为说法也。」帝曰：「菩萨身已见，未闻说法。」政曰：「陛下睹此为常非常耶？信非信耶？」帝曰：「希奇事，朕深信焉。」政曰：「陛下已闻说法了。」皇情悦豫，得未曾有。敕天下寺院，各立观音像，以答殊休。

僧伽菩萨

僧伽菩萨，葱岭北，何国人也。将弟子慧俨，同至临淮，就信义坊居人乞地，下标志之，言决于此处建立伽蓝。遂穴土获古碑，乃齐国香积寺也。得金像衣叶刻普照王佛字，居人叹异云：「天眼先见，吾曹安得不舍乎。」尝卧贺跋氏家，身忽长过床榻各三尺许，莫不惊怪。次现十一面观音形，其家举族欣庆，倍加信重，遂舍宅焉。中宗孝和帝景龙二年，赐寺额曰：普光王。四年庚戌示疾，俨然坐亡，神彩犹生，止瞑目耳。俗龄八十三，法腊罔知，在本国三十年，化唐土五十三载，多现灵迹。帝惨悼黯然，乃敕群臣送葬，土庶填阖。帝问万回师曰：「彼僧伽者，何人也？」对曰：「观音菩萨化身也。经可不云乎？应以比丘得度者，故现之沙门相也。」咸通中庞勋者，本徐州戍卒，擅离桂管，沿路劫掠，而攻泗州，围逼其城。伽于塔顶现形。外寇皆睡，城中偶出击之惊窜而陷。泗州以事奏闻，仍锡号证圣大师也。由此多于塔顶现小僧状，倾州瞻望。然有吉凶表兆，于时乞风者得风，求子者得子。今闻有躬礼者，往往有全不见伽形相者，或见笑容者吉，不然则凶，其不可爱度者如此。洎乎周世宗，有事于江南，先攻取泗上，伽寄梦于州民言：不宜轻敌。如是达于州牧，皆未之信。自尔家家梦同，告之，遂降。全一郡生民，赖伽之庇矣。天下凡造精庐，必立伽真相，榜曰大圣僧伽和尚，有所乞愿，多遂人心。

岸禅师

岸禅师，并洲人也。以净土为真归之地，行方等忏，服勤无缺。微有疾，作禅观不亏，见观音、势至二菩萨现于空中，持久不灭。岸召境内画人，无能画者。忽有二人，云从西京来，欲往五台，自乐翰工画菩萨形相。绘事毕，赠鞋二緉，忽隐无踪。岸知西方缘熟，告诸弟子云：「吾今往生，谁可偕行？」有小童子稽颡曰：「愿随师去。」乃令往辞父母，父母谓为戏言，而令沐浴著净衣，入道场，念佛须臾，而终。岸责曰：「何得前行。」岸索笔赞二菩萨曰：「观音助远接，势至辅遥迎。宝瓶冠上显，化佛顶前明。俱游十方刹，持华候九生。愿以慈悲手，提奖共西行。」述赞已，别诸弟子，入道场，命门徒助吾念佛，端坐而终。春秋八十。

释法朗

法朗者，姑苏人也。诵观音明咒，神效屡彰。龙朔二年，城阳公主有疾沉笃，有告言：「朗能持秘咒，理病多瘳。」帝召朗至，设坛持诵，信宿而安。公主奏请改寺额曰观音寺，以居之。

释僧炫

僧炫者，并洲人也。年九十六，遇道绰师，著安乐集，讲观经，始回心念佛。恐寿将终，日夜礼佛一千拜，念弥陀佛八万遍。于五年间，一心无怠，大渐告弟子曰：「阿弥陀佛来授我香衣，观音、势至行列在前，化佛遍满虚空，从此西去，纯是净土。」言讫而终。

释怀玉

怀玉禅师，姓高，丹丘人也。执持律法，名节峭然。一食长坐，蚤虱恣生，唯一布衣，行忏悔之法。课其一日，念弥陀佛五万声，诵弥陀经，三十万卷。至天宝元年，六月九日，俄见西方圣像，数若恒沙。有一人擎白银台，从窗而入。玉云：「我合得金台。」而银台却出，玉倍虔志，时佛光充室，至十三日丑时，再有白毫光现，圣众满室。玉云：「若闻异香，我报将尽。」说偈已，香气盈室，海众遍满，见阿弥陀佛，观音、势至，身紫金色，共御金刚台来迎。玉含笑而终。肉身现在。

释神智

神智者，婺州义乌人也。俗姓力，少有贞操，恳乐舍家。就云间寺，惟孝为师，日惟一食，持大悲心咒，恒咒水杯，以救百疾。饮之多差，百姓相率，日给无算，号大悲和尚焉。大中中，入京兆，时升平相国裴休公女，为鬼神所著，智持咒七日平复。遂奏请院额曰大中圣寿。

董雄

贞观年中，有河东董雄，为大理寺丞。少来信敬，蔬食十年。至十四年中，为坐李仙童事，主上大怒，使持御韦琮鞠问甚急。因禁数十人，大理丞李敬玄，司值王欣，同连此坐。雄与同屋囚锁，专念普门品，日得三十遍。夜坐诵经，锁忽自解落地。雄惊告欣玄，欣玄共视，锁坚全在地，而钩锁相离数尺。即告守者，其夜监察御史张守一，宿直命吏开锁，以火烛之，见锁不开而相离，甚怪。又重开锁，纸封书上而去。雄如常诵经，五更中锁又解落有声。雄又告欣玄等，至明告敬玄视之，封题如故，而锁自相离。敬玄素不信佛法，其妻读经，常谓曰：为何胡神所媚，而读此书耶？及见雄此事，乃深悟不信之咎，方知佛为大圣也。时欣亦诵八菩萨名，满三万遍，昼锁解落，视之如雄。异其事，不久俱免。

徐善才

徐善才，醴泉县人。常修斋戒，诵念观世音经，数逾千遍。每在京城延兴寺，修营功德。至武德二年十一月，因事还家，道逢胡贼，被捉将去。至豳州南界，胡贼凶毒，所捉得汉数千人，各被反缚，将向洪崖，差人次第杀之，头落悬崖。善才见前皆杀，定知不免，惟念观音，刹那辍。次到善才，当下刀时，及至斫时，心不觉惶。当杀之时，日始在申，至于初更，觉身在深涧树枝上坐，去岸三百余步。才自思念：「我何故在此？」良久，始知今日被杀，何因不死，身全在树？便以手摩顶，觉项微痛，而无损伤。即知由念观音，得全身命。当时十五日月朗，身既无衣，兼不得食，经繇数日，极觉饥寒。旦渐下树，循涧东行二里，于其涧内，拾得一领羊裘，及得一繡鞋，得著免寒。复行一里，便得一盒桃枣，青翠赤白，似新摘来，可有升余，得食免饥。自非观音神力，岂有仲冬，得新桃枣。既免饥寒，得充气力。渐上南坡，到南岸上，反顾北看，遥见贼营数里，人畜声闹，犹未眠卧。望家急行，可五十里，知贼渐远，身心宁泰，在一树下歇息，跏趺诵念，不觉坐息，四更忽寤，开目见一青狼伟大，向才前蹲，将口柱才鼻，才见已，还闭目，念云：

若实我仇，愿食我身，以偿宿殃，各舍怨结，共发仁慈；若是观音，愿救弟子，令得安泰。作此语已，开眼视之，不见遗迹。当知诸佛慈善根力，随缘感应，利益无穷。今时有诵不得力者，良由轻心，复由过现宿恶相资，所以难感。善才到家，将残桃枣，呈示道俗，知实不虚。

释慈藏

慈藏禅师，姓金氏。父名武林，官至一品，既享高位，筹议攸归，而绝无后嗣，忧念每积。素仰佛理，乃求加护，造千部观音经，希生一息，后若成长，愿发道心，度诸生类。冥祥显应，梦星坠入怀，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诞载良辰。道俗衔庆，希有瑞也。年既已长，情厌世华，深体无常，终归空寂。遂于贞观年间出家，感二菩萨从天降下，亲与授戒。大弘佛法，广利人天，知父所祷，愿不虚也。

释自觉

自觉者，博陵望都人也。稚年厌俗，习律经论，勤瘁九年，皆造微也。往平山县界，得重林山院，其林薄山谷，虎狼狃迹重复。唯拾果菜，卯时一食。觉始入法已来，学诸佛因中誓愿，其数亦四十八也。其一，愿身长随大悲菩萨；次愿铸造大悲像寺，及乎发言向应，檀施臻萃，用赤金铸成，举高四十九尺，梵相端严。迨更年稔，寺亦随成。遂于坛前，诵念至三更，见神光二道，作真金色，于晃朗中，见阿弥陀佛，观音势至，右左翼从，佛垂金臂，呼自觉声，渐下云来。摩其顶曰：「守愿勿悛，无宜懈废，利物为先，汝去吾随，任从汝意。」言毕云收，香无朕迹。觉以愿心酬毕，返山林之间，择送终之处。贞元十一年二月望夜，有神人现半身，若毗沙门之状，谓曰：「师今岁灭度矣。」觉举手谢神人曰：「往来定分，吾闻命矣。」其年六月十四日，奄归寂灭。

释僧忍

僧忍者，俗姓史氏，沛国陈留人也。忍刺血写诸经。因读大悲经，究寻四十二臂，至无畏手，疑而结坛，泐旬祷请，自空中现其正印，双手历历可观，遂命画工绘写此臂焉。或有议谤者，忍再精懃虔告，画工濯笔铜[木+宛]中，忽感宝性花一朵，枝趺鬣叶一皆鲜明。睹者惊叹。忍刺血写经，总二百八十三卷，画卢舍那阁三十五尺，门一丈六尺，起样，画大悲功德三轴，自著大悲论六卷，并藏诸篋笥焉。咸通十二年七月十日示寂。谥曰广慧，塔曰念定。

释慧日

慧日法师，俗姓辛氏，东莱人也。中宗朝得度。后遇义净三藏，誓游西域。始者从舶渡海，自经三载，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誓、师子洲等，经过略遍，乃达天竺。礼谒圣迹，寻求梵本，访善知识，一十三年。咨禀法训，思欲利人，振锡还乡。独影孤征，雪岭胡乡。又涉四载，既经多苦，深厌阎浮，何国何方，有乐无苦？何法何行，能速见佛？遍问天竺三藏学者，所说皆赞净土，复合金口，其于速疾，是一生路，尽此报身，必得往生极乐世界，亲得奉事阿弥陀佛，闻已顶受。渐至北印度健驮罗国，王城东北有一大山，山有观音像，有志诚祈请，多得现身。日遂七日叩头，又断食毕命为期，至七日，夜且未央，观音空中现，紫金色身，长一丈余，坐宝莲华，垂右手，摩日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弥陀佛国，劝令念佛诵经，回愿往生，到彼国已，见佛及我，得大利益。汝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说已忽灭，日断食既困，闻此强壮，及登岭东，归计行七十余国，总一十八年。开元七年，方进长安，进帝佛真容，梵夹等。开

悟帝心，赐号曰慈愍三藏。生常勤修净土之业，著往生净土集，行于世。其道与善导少康，异时同化也。

蛮卒

长沙人，姓吴。征蛮卒也。以渔猎为业，曾得白龟，美而食之，乃遍身患疮，溃烂痛苦，斯须艰忍，眉须手足指背堕落。未即死，遂乞于安南市中。有僧悯而谓曰：「汝可回心念大悲真言，吾当口授。若能精进，必致善报。」卒依其言受之，一心念诵。尔后疮患渐殄，手指皆生，至全复，遂削发为僧。

欧阳粲

欧阳粲，徐州医士也。居家常诵大悲神咒。一日到城，薄晚方回，值阴雨大澍，雷电震发，路半有山林夹道，密林邃谷，而多鸷兽。粲怖惧不已，既而雨势弥盛。俄见巨物现前，才十余步，长丈余，色正白，亦不辨手足之状，但导前而行。粲恐悸尤极，时欲朗诵神咒，而口已噤矣。遂心念诵之不辍，俄失其妖，去家渐近，雨亦稍止。

许俨

麟德中，京师永兴坊许俨，取鱼为业，后患重，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如火炙。白云：「但见火车来烧我身，官府责取鱼多，遣受报罪。」已经数日，乍生乍死。亲戚劝作功德，遂造观音像两躯，仍令合家不食酒肉，遂差。

释道翊

白云道翊禅师，不知何许人。石晋天福四年，卓庵天竺山西北，草衣木食，高行绝尘。一夕见前峰有光烛天，迹其所起，视之，得异木焉。人莫能名之者，师乃取之，命匠者孔仁谦，刻为观音大士像。夜梦白衣人曰：「雕像已就，明日有僧自洛阳来，随身有古佛舍利，当求之。」已而僧果至，如其梦求之，得舍利三颗，纳于大士顶门。其后舍利常现于顶冠肉髻，白光焕发，自是灵异大著。

释智觉

智觉延寿禅师，余杭王氏子。少为华亭镇将，以官钱放生。坐死，及刑，颜色不变。文穆王异之，放令出家。居龙册寺，执劳供众，日唯一食，长坐不卧。得法于天台韶国师，初住雪窦，寻归西湖。建隆二年，忠懿王请为永明第二代。居十五年，众常二千，署智觉号。夜施食，朝放生，六时散花行道，日课一百八事，未尝暂废。余力诵法华经，计一万三千部，别号抱一子。先于禅观中，蒙观音大士，以甘露灌口，获大辩才。著宗镜录百二十卷，以会天台、贤首、慈恩异同之弊。诗偈几千万言，传播海外。高丽国王致书，叙弟子礼；奉金线织成袈裟，紫水晶数珠，金澡瓶为献。开宝八年示寂，荼毗舍利如雨下，塔于净慈山。

慧锷

浙江宁波府海洋有山，取像南天竺之补陀，而大士常于中示现。唐宣宗大中年间，西域有僧至补陀洞中，燔尽十指祈祷，亲睹菩萨妙相，与说法要，名迹始著。其后日本僧慧锷者，自五台山，

得菩萨画像，欲还本国。舟至洞，辄不往，乃以像舍于山侧，土人张氏之门。张氏屡见神异，径捐所居，为观音院。郡将闻之，遣幕宾迎其像到城，与民祈福。已而有僧名即众，求嘉木，扃户刻之，弥月像成，而僧不见，今之所设是也。宋神宗元丰三年，遣王舜封使三韩，舟抵洞，黑风骤起，巨龟负舟向山，舜封禱之，菩萨现相，舟稳还。以闻朝廷，颁金帛，移寺建于海岑山之阳，额曰宝陀。祈祷雨暘，辄应之。

岑文本

文本，常念普门品。乘舟吴江，舟覆，随波至岸。后于家设斋，一僧曰：「天下方乱，君幸不预灾，终至富贵。」果至太宗朝为中书令。

宋

释义寂

义寂法师，字常照，姓胡氏，温州永嘉人也。讲诸经论，并造疏注，寓四明育王寺，梦登国清寺上方，有宝庄严幢座题曰：文殊台。设栴檀阑隔，求入无由。俄睹观音菩萨，从堂徐出，相接斯须，觉已与观音身混合不分，因而惊寤。自是之来，乐说无尽矣。或曰：入普门智，乘利物悲，上合佛觉，证无上故，下合众生，凡圣同体故。得是心者，非观音而谁欤。

释宗渊

宗渊者，姓宫氏，高密人也。其孤洁耿介，凡俗不可造次而见，日别持观音支品，盖曾有善相人，言渊促龄，勉令受持普门品也。至太平兴国五年十月，预言终期，令木工作座，如鹿顶形，连促木工，明日斋时要用，至是果坐终焉。年八十三，有洛西集著，挽辞五十首。一云：举世应无百岁人，百年终作冢中尘。余今八十有三也，自作哀歌送此身，纸衣一袭葬焉。后开发，神色宛然，弟子淡然奉明，葬之于岩穴之中矣。

释继忠

法师继忠，字法臣，永嘉丘氏。父母求嗣佛祠，同梦一僧授以好子云：「螺溪尊者，寄汝养之。」母娠，即厌葷血。幼见佛像必致敬。八岁入开元蒙恩得度，即诣南湖。依广智学，劳苦得疾，乃行请观音三昧，蒙大士放光以水灌顶，其疾即愈。既而洞悟教观，无所凝滞，广智深器之，时令代讲。雪窦显禅师见而叹曰：「四明之道，为有传矣。」

王古

元符二年夏四月不雨，袁州守臣王古，往禱于木平山舍利石塔。岩中放光，见白衣大士，身金瓔珞，获舍利五色，大如枣，中有台观之状。夜往仰山塔所，见泗州大士、维摩、罗汉，列居左右。已而大雨沾足，郡闻于朝，诏赐木平塔曰会庆，仰山塔曰瑞庆。

释彦伦

彦伦法师，蕴齐钱塘周氏，号清辩。幼岁试经得度，传教观于法明会贤师。尝患疫疾，百药不治，遂力课观音尊号。梦一妇人，以凿开其胸，易其心，手扞摩之，患即愈。畴昔所览，靡不通

记，走笔成章，率归典雅，咸谓辩才之证。

释慧才

杭州雷峰慧才法师，于元丰元年三月，为灵芝、元照、道俗千人，授菩萨戒。羯磨之际，见观音像放光，讲堂大明。净慈法真禅师守一，作戒光记。米芾书，辩才法师立石于龙井。

知白

侍郎边知白，元丰二年，自京师至临川，触暑成病。忽梦白衣人，以水洒之，顶踵清寒，觉而顿爽。于是集古今灵验，作观音感应集四卷，行世。

大士签

天竺百签，越圆通百三十签，以决吉凶，其应如响，相传是大士化身所述云。

张抗学士

张抗，积善，向佛发誓诵大悲陀罗尼十万遍，求生净土。年六十余，寝疾，一心念佛，谓家人曰：「西方净土，只在堂前。阿弥陀佛，坐莲华上，翁儿在金地上礼佛。」言讫念佛而逝。翁儿，抗孙也。三岁而亡。

王氏女

王氏女，吉安人也。日诵弥陀、金刚、观世音经，念佛求度。与后母同修净业，后得疾，请僧说净土观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揽观音手所执幡，寂然不动。母筛灰于地，以验受生，见灰中出莲花数朵。

释遵式

遵式禅师，台州临海人。学行高古，名冠两浙，专志安养。尝行般舟三昧，九十日为期，苦学呕血。入道场，两足皮裂，以死自誓。忽如梦中，见观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数虫。又指端出甘露注其口，觉身心清凉，疾遂愈。著净土决疑行愿，及净土忏法，行于世。天圣间将化之日，炷香礼佛，愿诸佛证明往主安养，至晚坐脱，人见大星陨于灵鹫峰，时号慈忏主云。又建光明忏堂时，每架一椽一椽，必诵大悲咒七遍，屡经兵火，岿然独存，乃愿力所致也。

释古鼎

古鼎铭禅师，临济十五世孙。将示寂，谓其徒曰：「观世音持莲花至矣。」安坐而逝，火化舌根齿牙数珠不坏，五色舍利无数。国史危先生为之碑，有四会语录行世。

释契嵩

明教契嵩禅师，藤州镡津李氏子。七岁出家，既受具，常戴观音圣像，诵其名号，日十万声。经传杂书，靡不博记。得法于洞山聪和尚，自号潜子。一室翛然，闭户著书。作辅教论十万余言，明儒释一贯。又著定祖图、正宗记，抱其书入京，师因府尹龙图王公素，以书献，仁庙嘉叹，诏付

法院编次。旌以明教之号，赐其书入藏。韩忠献公、欧阳文忠公，皆称道之，由是名振海内。示寂阁维，六根不坏者三：曰眼、曰舌、曰童真、并顶骨、数珠，五物存焉。所出舍利红白精洁，状如大菽。塔于永安院之左，门人编其书曰鐔津集。

张孝纯

张孝纯，有孙五岁不能行。人告之曰：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观音名号不辍，遂感观音示现，因留四句偈曰：大智发于心，于心无所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农夫诵偈满百日，痼疾顿愈。于是孝纯遂教其孙，及乳母，斋戒持诵三两月，步武如常。儿患腿足者，诵之皆验。

翟楫

翟楫，居湖州四安镇，年五十无子，绘观音像，恳祷甚至。其妻方妊，梦白衣妇人，以盘送一儿，甚韶秀，妻大喜，欲抱取之。一牛横其中，竟不可得。既而生子，弥月不育。又祷如初，有闻者告曰：「子嗜牛肉，岂谓是欤？」楫竦然而誓，合家不复食牛。再梦前妇人送儿至，抱得之，妻乃生子成人。

许知可

许知可，毗陵人。尝获乡荐省闈，不利而归。夜梦白衣人曰：「汝无阴德，所以不第。」可曰：「某家贫无资，何得与人乎？」白衣曰：「何不学医，吾助汝智慧。」可寤，践其言，果得卢扁之妙。凡有病者，无问贵贱，诊候与药，不取其值，所活不可胜计。后举又中乡评，赴春官。舫舟平望，复梦前白衣人以偈赠曰：「施药功大。陈楼间处，殿上呼卢，唤六作五。」思之不悟，记于牋。绍兴壬子，以第六人登科。因上不录，遂升第五。其上则陈祖言，下则楼材，方省前梦也。

包凭

包凭，字信之，嘉兴人。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氏之学。一日游柳湖，偶至一村寺，见观音像淋漓露立，即解囊中得十金，呼主僧授之，令修屋宇。僧告以工大银少，不能竣事。后取松布四疋，衣七件，与之。内绉褶系新制，其仆请己之，凭曰：「但得圣像无恙，吾虽裸裎何伤？」僧泣，语曰：「舍银及衣布尤非难，只此点心，何可易得！」后工完，凭宿寺中，梦伽蓝告曰：「汝子孙当享世禄矣。」后子沭、孙怪芳，皆登第作显官。

周世亨

鄱阳吏周世亨，谢役之后，事奉大士甚谨。庆元初，发愿手写经二百卷，施人持诵。斋戒缮写，方及二十卷，正书捉笔，群鸦数十鸣噪屋上，逐逐不退。起祷像前，追出，视一鸦中箭流血，众鸦为拔之不得，故悲叫。周速诵宝胜如来、救苦观音，以笔指之，箭自拔，鸦飞入空。周赞叹间，箭从天井内掷落佛龕侧，灵异若此。

杨亮

淳熙末，建昌步卒杨亮病，见两吏持符追到官府，王者问：「生时有何功德？」对曰：「身供走役，每遇差使，不敢违限。」王曰：「不问此事，别有何阴鹭？」亮始悟为冥司，曰：「但念得

观世音经。」又问：「更有何善事？」对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称，但守分不害人耳。」王命检籍，如言，遂得更生。

林翁

福州南台寺，塑新观音像，而毁其旧木工。林翁求归事之。后操舟入海，舟坏而溺，急呼观音曰：「宁不救我。」俄身自浮，得一板乘之，惊涛自天，约行数百余里，随流入小浦中，获遗物一笥，颇有所资而归。非观音菩萨之助而何？

千手眼观世音菩萨赞

四明法师述，大悲经作

南无过去正法明如来，现前观世音菩萨，成妙功德，具大慈悲，于一身心，现千手眼，照见法界，护持众生，令发广大道心，教持圆满神咒，永离恶道，得生佛前。无间重愆，缠身恶疾，莫能救济，悉使消除。三昧辩才，现生求愿，皆令果遂，决定无疑。能使速获三乘，早登佛地，威神之力，叹莫能穷。故我一心，归命顶礼。

礼观音文

清净三业，一心五体投地，归依南无十方慈父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我闻菩萨，从闻、思、修入三摩地，得二随顺，四不思议，十四无畏，十九说法，七难二求，三十二应，无量功德，兴大威力，发大誓愿，同流九界，六道四生，生死趣中，兴百千万亿无量恒河沙劫数，善行方便，救度拔济一切众生，无有休息。我今哀求，必赐加被。伏念某甲，夙生庆幸，得遇佛乘，身虽出家，心不染道。愚痴邪见，诸根昏塞。内外经书，虽于习学，章句妙理，无所通晓。又恐福力浅薄，寿命不长，徒入空门，虚生浪死。我今洗心泣血，稽颡投诚，终日竟夜，存想圣容，受持圣号，礼拜圣像。惟愿菩萨，天耳闻声，悲心救苦，怜愍加被，放大神光，照我身心；倾大甘露，灌我顶门，荡涤累世怨愆，洗洁千生罪垢，身心清净，魔障消除。昼夜之间，坐卧之中，观见菩萨，放大神光。开我慧性，使我某甲，即时神通朗发，智慧聪明，一切经书，自然记忆；一切义理，自然通晓；得大辩才，得大智慧，得大寿命，得大安乐。参禅学道，无诸魔障，悟无生忍，世世生生，行菩萨道。四恩总报，三有齐资，法界众生，同圆种智。

仁宗

仁宗皇帝，讳顺，真宗子。天圣元年，帝常顶玉冠，上安观音像。左右以玉重，请易之。帝曰：三公百官揖于下者，皆天下英贤，朕岂所敢当，特君臣之分，不得不尔。朕冠此冠，将令回礼于大土也。

英宗

英宗皇帝，讳宗实，仁宗兄也。治平二年，杭守沈文通，奏天竺寺，观世音菩萨，始自石晋，至今治平，福天下泽生民，前后灵迹甚著。宰相曾公亮，敷陈其事，遂赐额曰：灵感观世音院。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泉州人。尝丁母忧归乡，有僧元达，附舟至钱塘。入天竺礼大士，入门见素服女，谓曰：「曾舍人五十七入中书，上座是年亦受师号。」已而不见，亮至五十七果拜相，达以亮恩补大师焉。

孝宗

孝宗皇帝，讳慎。高宗选立为太子，即位。隆兴元年七月，帝御选德殿，制观音大士赞曰：「猗欤大士，本目圆通，示有言说，为世之宗。明照无一，等观以慈，随感即应，妙不可思。」又尝幸天竺，展敬菩萨，见行道观音像，召瞎堂禅师问曰：「大士手拈数珠，念个甚么？」堂曰：「求人不如求己。」上大悦。

理宗

理宗皇帝，讳的，宁宗侄也。淳祐元年，帝梦大士坐于竹石间。及觉，乃图彩刻石，御赞曰：「神通至妙兮，隐显莫测；功德无边兮，应感奚速。时和岁丰兮，祐我生民；兵寝刑措兮，康此王国。」仍书广大灵感四大字，加于观音圣号之上。又书心经一卷，赐上天竺刻石。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本姓慎，避孝宗讳，改姓真。端平间参大政，谥文忠，号西山先生。尝跋普门品，有曰：「昔唐李文公，问药山俨禅师曰：『如何是黑风吹船，飘堕鬼国？』师曰：『李翱小子，问此何为？』文公惕然怒形于色。师笑曰：『发此嗔恚心，便是黑风飘堕鬼国也。』吁！药山可谓善启发人矣！是知利欲炽然，即是火坑；贪爱沉溺，便是苦海；一心清净，烈焰成池；一念惊觉，船到彼岸。灾患缠缚，随处而安。我无怖畏，如械自脱。恶人侵袭，待他横逆。我无忿疾，如兽自奔。读是经者，作如是观，则知补陀大士，真切为人，非浪语也。」

元

释蒙润

蒙润，字玉冈，嘉禾人，姓顾。母娠及诞时，俱感异梦。年十四出家，因苦学婴奇疾，修请观音忏七七。既获灵应，疾愈而心倍明利。成大器，主德藏、天竺诸法席，千指围绕，尝修法华、大悲诸三昧，瑞应不可胜纪，故其潜德密证，不易浅窥之也。

释真净

真净，字如庵，华亭姚氏子也。母梦白月堕怀而娠。有异僧谓曰：「儿乃海月法师再来也。」九岁出家，依无极度法师，尽其性学。元泰定间，辅相脱欢，举住下天竺。先净因疾苦，梦白衣大士，持瓶水灌其口曰：「当自愈矣。」元主慕其道，赐号佛心弘辨，及金纹紫衣。入灭阖维，舌根不坏，以素持法华经故也。

释弘济

弘济，字同舟，号天岸，余姚人，姓姚氏。幼出家，尝修法华、金光明等忏，感异。元泰定元年，住万寿、圆觉，明年盐官海岸，毁居民，潮汐湍湍，恐为鱼鳖之宅。丞相脱欢甚忧之，请济祷

于上竺大士，夜就海岸建水陆斋。济入慈心三昧，取沙诵大悲神咒，帅众遍撒其处，足迹所及，岸皆复固，众钦若神焉。

释念常

念常禅师，号海屋，华亭人，姓黄。母杨氏，祷观音大士，梦庞眉老僧托宿而娠，诞时瑞光照室，异香袭人。出家平江圆明院，博究群书，嗣法晦机熙和尚。帝师尊宠，预金书藏经之列。有佛祖通载集二十二卷行世，时号僧中班马。

释元长

元长，字无明，号千岩禅师。萧山人，族姓董，母何氏。幼构疾，母祷观音，许出家而始愈。通九流百氏，习毗尼于灵芝律师，传心印于中峰和尚。隐居天龙，日有二蛇来绕法座，师为说三归五戒，蛇矫首低昂，作拜舞而去。自是声名借甚。朝廷特降名香紫衣，及普应妙辩之号。中州外国，咸尊仰之。

明

太宗文皇帝御制大悲观世音菩萨赞

观音证悟妙圆通	入流忘所自闻中
由闻入觉所觉空	清净宝觉成圆融
三昧慈力与佛同	妙力自在成就功
瓔珞庄严百宝珑	补陀岩现满月容
摩尼宝目莲花瞳	频伽瓶水海波溶
杨枝叶叶生春风	超越出世妙无穷
三十二应随所从	四种无畏功德崇
称扬名号犹击钟	感应有如声度壙
无有所碍咸达聪	援拯沉溺开惑蒙
大慈悲力允敬恭	恒河沙数垂范幪
随顺方便各有庸	周遍法界福攸隆
动静二相了无踪	妙明寂静显性宗
慧光普烛七宝红	有能洞此十方空。

鱼篮观音像赞

宋濂作

予按观音感应传，唐元和十二年，陕西金沙滩上，有美艳女子，挈篮鬻鱼，人竞欲室之。女曰：「妾能授经，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焉。」黎明能者二十。女辞曰：「一身岂堪配众夫耶？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其半。女又辞，请易法华经，期以三日。唯马氏子能。女令具礼成婚，入门女即死，死即糜烂立尽，遽瘞之。他日有僧，同马氏子，启冢观之，唯黄金锁子骨存焉。僧曰：「此观音示现，以化汝耳。」言讫飞空而去。自是陕西多诵经者。乌伤刘某，命括人吴福，用金碧画成一帧。月旦十五日，展而谒焉。请余序其事，序已，系之赞。曰：「惟我大士，慈愍众生。耽著五欲，不求解脱。乃化女子，端严姝丽。因其所慕，导入善门。一刹那间，遽尔变坏。昔如红莲，芳艳袭人。今则臭腐，虫蛆流蚀。世间诸色，本属空假。众生愚痴，谓假为真。类蛾赴灯，飞逐弗已。不至陨命，何有止息。当是实相，圆同太虚。无媿无妍，谁能破坏。大士之灵，如月在天。不分净秽，普皆照了。凡归依者，得大饶益。愿即同归，萨婆若海。」

刘谷贤

谷贤，黄洲人也。隶虎贲左卫军伍，尝从太监郑和操舟，往使海外诸国。经大洋，贤忽失足堕水，时风帆迅驶，不可以援。和令舟人升桅木望之，遥见一人隐在波中出没，相去数十里，以为无复生理。顷舆贤逮舟边，舟中人大喜，速引以物。有大鱼长丈余，在旁悠然而去。众咸异之。贤曰：「余堕水不没者，此鱼力也。适载余至此，余将没时，数鱼辄以鬣鬣负起，以是水不入口。」众问贤生平作何善事获此。贤云：「但念观音经耳。」

释显示

显示禅师，号瞽庵，俗姓卢，母金氏。梦观音大士，现五色云中而生。弱冠剃染，依天岸、佛海二公，通台教大小部文义，辩词如注。更亲虎岩、贤叟诸耆宿，而道益著。住隆寿、演福诸刹，汲引方来，晚岁专至西方，感异而化。

释宝金

宝金禅师，号璧峰，永寿人，族姓石。父称长者，母张氏，勤善弗倦。有持钵僧，以观音像授张，嘱曰：「谨事之，当生智慧之男。」未几生师，白光照室。六岁依云寂法师为弟子，剃染受具。穷理性之学，未绍别传于西蜀如海真公。建灵鹫庵以居众，施者甚广。元顺帝赐衣，及圆明之号。洪武三年召对称旨，宠赉优渥，赐诗十二韵，有玄关尽悟已成正觉之句。所至皆化，不啻生佛兴焉。

释愿登

愿登，字大猷，姑苏人。母陶氏，祷观音大士而生。幼即颖悟异常，依南京净觉法师为师。竺坟鲁典，无不博综。住持水西寺，著观幻子内外篇，合儒释一贯。学士宋濂荐于洪武太祖，礼遇甚隆，敕除翰林之职。

释梦窗

梦窗禅师，讳智曜，日本国势洲人。母祷普门大士，梦吞金光而娠，生有祥光满室。九岁出

家，礼慈观律师，二十受具。后参一山宗公。山曰：「吾宗无法与人。」师力参至目不交睫。于高峰禅师言下开发。偈有「等闲击碎虚空骨」之句，高峰印可之。住持南禅善瑞光兜率补陀诸名刹，赐号正觉，道振三朝，名飞四海，国中以为荣。

尼成静

成静，字实修，广州古冈人，俗姓张。幼持斋戒，以贞洁自处，礼本邑真梵庵主为师。及荆落，专课涅槃大乘诸经，事师尤谨。中年进具，常以毗尼请益于余，栖心净土，弥陀不辍于心口，慈详好施，威仪范物，循循善诱，为士庶所仰。意其乘愿力，再来人也。尝劝众造旃檀千手眼大悲圣像，于凤城之大慈庵。越明年得微疾，预知时至，频诲徒众，与诸檀越诀别。翌日语诸弟子曰：「千手千眼大悲观音菩萨，来此相接，汝等合恭迎之，吾往矣。」即冥目而化，世寿五十有九。

清

释智嵩

智嵩，字灵岳，颍阳人，住端州高要县梁山。丁亥年兵伐梁山，执嵩担运，复夺手中数珠，嵩抗之，兵遂拔刀斩嵩，嵩即称观世音菩萨，刀下，兵为衣袖所挂，其刃不落嵩头，因而得免。是知大士威神，逾于响应矣。嵩徒实际者，时匿山棘林中，一心持念大悲神咒，兵众遍山捕戮乡民，以创刺棘林，创将及际，兵即颠蹶山下。经云：「还著于本人。」信不虚也。

张明达

明达，顺德人。父寅亮，南海诸生也。母邓氏，以屡产不育，因祷观音大士而娠，诞当大士成道之晨，是日俗多洁蔬，为大士庆。其母与侍人料理净供，既上献，而东犹未生明，拟少寝，不觉娩矣。时儿啼，大小趣看，见满室光发，众咸讶之。邓因语姑曰：「此儿产异常孩，莫非吉祥乎。」长未五岁，而母亡。祖母余氏，抚之犹晚子。至年十四，祖母临终，私遗白金数镒。值戊子岁，人多菜色，达以遗金施之，路人全活者可数。后邻里有焚者，谗闻其父，反责私窃家财浪散，达竟不辩也。后有从乞者，达以财匱，致虚彼求。逾日乞者，饥困而绝。达闻私念，犹我不能周彼之危意，得非吾福力薄，而[忤-千+吴]之耶？因愿舍身托生王家，行博济以盈众欲。即使登本处观音岩，哀礼大士证明加被，即向数百仞悬崖之上，投身而下，不觉堕在山跟石上坐，而毫无伤损。自知大士慈护，高坠不碎，遂从觅者劝归，自是持斋发出尘之念。独其父于佛无信，难以情启。年十七，宿根时熟，向父陈其素志。父怒而责之，退思不已，唯专念大士。复求于大父，大父见其志不可拔，谕其父而俯可之，然犹有留难。越旬日，于中夜，梦白衣人语曰：「佛子行矣，毋负好时也。」达倏起出户，时衢巷门闼，悉皆洞开。值天雨晦暝，前途不辨，独有数萤，傍达低昂，因逐之前进，经十余里始昧，遂投鼎湖和尚剃染，名曰开诃。居无何，忽婴沉疾，一日神色俱变，息去不还，睹者皆谓决不可起。诃唯一心正念，良久忽苏，亦渐平复，非大士之冥加而何？因肃诚，倩绘千手圣像奉事，其绘像时，结坛持咒，日别更衣沐浴，画人仍以纸夔掩气，辨色不用牛胶墨类，至于纸笔，各各皆加持咒法。像成之夕，大放光明，映出坛外林壁，皆金色晃耀，见者莫不惊叹。诃以自出胎至于离俗，屡荷大士之洪庇，慈恩莫述。由是恳本师编此入集，俾大地稟识者，咸知大士妙德难思，不违生念，诚苦海之舟航焉。

潘国章

国章，广州顺德人。归信三宝，贾于端州广利，丙戌世变，四方烽起，附舟旋乡，至三水遇风覆舟，彼即一心念大士名，既不善浮，直没海底，茫无涯际，唯笃切是念，踏底信步而行，期须达岸，所赍路费，仍在掌中，回视始知向为海没也。异哉？诚大士之神力不可得而思议矣？亦由当人心无二念，物我全忘，故不见水触其吻息。岂非得入流忘所少分相应耶？章后出家于韶石之日亲山，字曰玄虬。

黄可明

可明，东莞富室子。大清初，泛舟五羊，海中被掠，执至寇巢，锁连户扇。贼行他劫，使妇守之。时明家延僧讽诵普门品经，其夜贼妇，见明边有异色祥光。至旦诘之，明默知必为神祐。俟妇适邻家，即负扇而窜，离巢登岭，见一樵人，求为破扇脱锁，逾数十里，始达平方。

刘藟叔

藟叔，广州顺邑，司李中雷公之子也。顺治丁亥秋，往香山，海上为寇所执，勒财不遂，乃推落海中。藟幼奉庭训，敬信三宝，自念唯菩萨可恃，即至心念观音名号。时手被缚，将没海底，困苦欲绝，而弥加笃切。忽觉足拇到沙，漂流移时，渐至浅处，诚所谓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信不诬也。时贼见之，即挽上船，留数日，拟候家信，将财赎命。其贼沿河杀掠，而藟竟不罹殃。越五六日间，暴风大作，贼船投泊无处，遂即回心释放。且曰：「想是你合家斋戒所感也。」又藟髫年，已被掳，自辰至午，即获脱免，皆仗菩萨之力也。及世变遭难者，不可胜举，独藟家无虞，夫非日前笃信之致乎。

邵以贞

以贞，广州府诸生也。归心佛教，戊子岁，穗城有新兵丁，强易于市，贾者与之抗言，兵遂告开府李公，谓民欲叛，以服短衿为号。然岭南俗，内衿多短，即闭城捕执，但见衿短斩之，李公不容分诉。如是已斩数十名，时贞在列，唯一心恳念大士名。次至贞即止，而众被枉者，亦由是悉免，贞因属予编入焉。

尼等龄

等龄，广州番禺人，俗姓邓，母洪氏。大清初出家，晨昏礼诵，翹志净土，称念大士洪名，不辍于口。于庚寅年，七月廿三日，礼念至中夜，四壁寥然，惟自一身，恍如掌中有物，不觉将纳入口，咽已，开拳尚余三颗在手，其色鲜赤，形类朱砂，自此绝食，了无饥渴。礼念犹谨，于今稍饵时果，而七谷不沾唇，肌肤如故，精神较健，今现居广州严净庵。

黄扩生

扩生，广州新邑诸生，家巨富，年五十，而未举嗣。戊子岁，禀受五戒，而不茹荤，奉大士尤谨，晨夕必更沐百拜，称念大士之名，虽世务匆冗，不辍常仪。未周三载，妻妾联日，各产一儿，及长颇聪慧。经云：「便生福德智慧之男」是也。

何隆将

隆将，广州番禺庠生。年逾知命未胤，心已绝望。乙未岁，请余苑中度夏，因授与六斋文，并

千手眼大悲像。彼即筑别室奉供，朝暮虔礼，每晨必体乞，方啜茶浆，其至诚若此也。历数月，梦大士亲援红儿，翌日欣然白余曰：「吾获兆矣。」次年果诞一男。三载连举三子。

麦传晟

传晟，顺邑麦村人，禀持六斋。康熙甲辰岁，八月初二日，过邻乡，途中被贼执至巢所，以铁炼四条，锁其项脛，闭之幽室，勒银百两。晟即昼夜默念大士洪名，专诚不乱。越四日，贼馈其食，无箸，使出外觅一竹枝，折而与之，复锁门而去。然贼每日数数启门检视，是日即遗失钥匙，但门外窥眺而已。晟即劈此竹，试刺其锁，遂连开者三，唯项上一锁难动。自知已被大士垂救，恳祷弥切，至初八日，复试以竹刺之，其锁掣然顿落。意欲逃窜，惧贼觉知，持疑未决。先晟身有生姜一指许，被执时贼已分其半，乃将余姜为校杯，叩白大士曰：「弟子已蒙慈祐，拘系顿释，今欲逃去，又恐防者执，则无复生理。倘许即行，乞连示五胜校，除我忧疑。」果如所祷。即扳升屋上望之，见隔溪乃岳父家焉。遽奔往，外贼觉唤，晟即越溪而走，及岸，复为贼党拦截，晟以两肘掣开，如豕突羊群，无能制者。撈入岳父家，贼共躡门索取。岳父告曰：「晟家贫，乞宥旬日，当随力策办银两。」逾日忽官兵临剿，贼徒奔溃，径路还家，不费一文。所谓称其名故即得解脱，诚不诬欤。又晟有叔字连峰者，素奉斋戒，于是年正月，往羊城，河上值寇劫渡，被执男妇，五十余人，拘牵还穴。经一山顶，贼以木牌支坐少憩，峰于其后抽牌，连人翻落坑中。即奔至一村边空舍，以破竹匾蚕箔覆身，贼追绕村，檄土人云：有[廿/麻]面胡子，逃入你村，可速献出，不然即荡平村户。峰亲闻之怖甚，切念大士名一声，拔须数茎，遂并拔尽，竟不觉其痛。忽有一人从他处来云：胡子已过山去矣。群贼因散，峰乃出诉空舍主人，主人即赠以衣帽，认为亲故，买舟送归。晟与叔深荷大士洪恩莫报，特恳余编入焉。

彭一乘

一乘，南海佛山人，归信法门，奉持六斋。康熙丁未腊月，自五羊还家，同舟六人，中途遇暴风覆舟，诸人善浮得济于岸，唯乘独困舟内，不能得出。但一心恳念大士名，斯须水盈半腹，随饮随念，忽觉有人，牵乘手出水上，遂挽船篷，顺飘及岸。岸上之人，同诘之曰：「顷者见白衣人，趋篷到舟，今独见你，岂非彼为水所溺乎？」乘曰：「并无余者，唯我一人耳。」再三征诘，始悟白衣者，大士垂救也。乘自录此，求附入集。

邓承诏

承诏，号实峰，广州番禺人，信向有年，禀受归戒。康熙戊申蒲月，长媳黄氏，忽喉生双鹅，饮食不进半月，身羸神乱，肿痛难忍。倩医刺破，脓血既出，顷复肿痛逾前。困苦移旬，药攻不效。偶余还山舟过其门，诏出，讯候，因曰：「弟子长媳，今患喉疮，楚剧之甚，良医胗脉，谓毒入心肾，药必难治，命可延旦夕耳。诏虽知分定，而忧戚不免，不审和尚有法，能救定业乎？」余曰：「观音大士，威神不可思议，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每于梦中授人经法，诵者若病若难，辄蒙解脱。」诏曰：「其经法可得闻乎？」余即令侍者书观音救生经十句与之。彼持归俾人教媳，二三遍，即自能诵，仍贴经于病者床前，病者夜睹其字，大如寸许。次日身爽神定，诵至半夜，其疮自决，脓血大溃，唱曰：「我病愈矣！」遂索水漱口，起礼大士，平复如故。举家欣庆，叹大士慈力，感应若是之速乎。

观音慈林集记

赞甫年二九，而二亲邻亡，每诵蓼莪，空惭乌鸟。闻说持斋，能资冥福，遂断荤膻。未三载，阅坛经，便会宿怀。知人能作佛，即舍家趣于非家，冀立身行道，以益先灵。虽晨夕代为礼忏，及逢盂兰必荐，而中情耿耿，愧诚力之未湔。爰于丁酉春，以西洋白毡，绘千手千眼大悲圣像，举高七尺，革除皮胶，而用香汁和彩，仍令画者，日别沐浴更衣。像成罄衣钵资，延集僧众，先为讲释大悲忏法宗趣，次乃三七日修礼，遂感大士身放金色光，手所执青红二莲花，频放白光，缁素咸睹，诚为希有。私衷庆慰，必蒙慈力，度亲灵于上界矣。尔后凡于像前修礼，莲花白光常涌，睹者莫不欣发净信。自惟慈恩浩浣，虽粉身莫报。由是寻究三藏，捡诸传记，据所见闻，用编此集，拟答洪庥之万一。俾见者闻者，同升般若之宝筏；归者敬者，共入无畏之慈林，长辞苦趣，直趋乐邦，是为记。

康熙戊申夏日鼎湖释弘赞和南重编

觀音慈林集（清，弘贊）

观音灵感录

善有善报类（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既长善根，定获善报。）

山西张玉有女，名佛儿。好诵观音经，年及笄，暴死。半日而苏，言被二冥役挟过叉岭，见黑被先裹二人纳陈家，次裹佛儿以花被曰：「汝负渠钱一千五百，今应还渠也。」有绿衣者前曰：「此女念观音经，姑舍之。」因失足堕地，瞿然而醒，白于父。明日，父访叉岭，果有陈家，夜产三犬，二黑，一斑，斑者毙。归而取钱如数还陈，陈不受，以钱为张作功德焉。

清徽商程伯麟，久居扬州，奉观音大士甚虔，乙酉夏，兵过扬城，程祷大士求救，梦大士谓曰：「汝家十七人，十六口俱得免，惟汝在数，不可逃也。」程醒，又复恳祷，乃梦云：「汝前生杀王麻子二十六刀，今须偿彼。可令家中十六口并住东厢，汝独在中堂候之，勿遗累家人。」程信之。越五日，兵至门，程迎问曰：「汝即王麻子乎？我欠汝二十六刀，可杀我。」兵惊曰：「汝何以知我姓名？」程具告以梦，兵叹曰：「汝前世杀我二十六刀，致我今世报汝，我今杀汝，汝来世不又报我乎？」乃以刀背斫程二十六下而宥之。唐宜之曰：记此事有三意：一者，见菩萨大悲，能回定业。二者，见宿业既熟，难脱如是。三者，见目前所受，悉是往因，宜欢喜领受，不当怨尤，亦不必苦苦以趋避乱心也。

清杭州凌聚吉女，忽遭奇疾，口中啐啐作声，聚吉叩之，答曰：「余倪姓，名瑞龙，扬州人。有地五十亩，被人占夺。汝女前身即察院刘某，受我银，复毙我命于狱，含冤十六载，今索命耳。」言已，押女赴地府。已而口中喃喃述冥事，聚吉忧甚，命女虔祷观音大士，日诵圣号三千声，以求释怨。女见鬼差示审期，及期赴审，倪愬受脏毙命状，女力辩死非由己，神判曰：害命虽虚，而受财则实，理合科罪，仍命候殿讯定夺。越三日，被押赴三殿审讯，女惶恐乞命，王曰：「念汝忏悔，持诵观音大士圣号，姑释汝。但须力善，以延天年。」仍令二鬼送女归。陆圻曰：按凌女之病，发于癸巳，距前六十年，遍查履历，果有一姓刘者，任淮扬巡按，名应龙，字在田，湖广宝庆府邵阳县人。中万历八年庚辰进士，初任昆山知县。丙戌，行取四川道。戊子，长芦巡盐。己丑，淮阳巡按。自前万历己丑，系男身巡按，至今癸巳，女身遇鬼，通共首尾六十五年。又今乙未，则六十七年也。转变如此，吁！可畏哉！

清邱鲁，江西临川人。雍正乙卯，见观音经，喜而虔诵，连生二子，私谓未必观音力也。斋心渐弛。丁戊两载，子并夭，乃瞿然悔悟，仍虔祷大士前，矢志普施经卷。庚申，其妻邓氏，夜梦白衣大士，笑容可掬，抱一孩，置榻而去，次日生子。岁余，邓得梦如前，又生一子。

史隽，才学轶群，不信佛，尝云：「佛不足事也。」后双足病挛，不能下榻，医祷无效，友人赵文谓曰：「观音大士，寻声救苦，至诚感之，无不灵应。曷造大士像？」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梦见观音，悔过奉法，拘挛之病，不药自愈。

唐麟德中，京师永兴坊许俨，取鱼为业。后患疾，冥然若死，身赤如火，痛逾炭炙，自云但见火车来烧身，冥官责其取鱼业重，遣我现生受罪，已经数日，乍生乍死。亲戚劝作功德，遂造观音像两尊，供养忏悔，更令合家茹素，病遂除。

宋政和七年，有李八者，患大麻疯三年，医者云不治。初李未病时，诵观音经满三藏（一万五千余卷）。一日，忽有僧来，予药一丸，李受之，不敢轻服。夜梦僧曰：「吾念汝诵经诚谨，特赐汝救苦丹一丸，缘何不服？」既寤，即服之。凡七日，遍体皮脱，须眉重生。

宋张孝纯有孙，五岁不能行。或告之曰：「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观世音菩萨圣号不辍，遂感菩萨示现，因留四句偈曰：『大智发于心，于心无所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农夫诵偈满百日，痼疾顿愈。」孝纯遂教其孙及乳母，斋戒持诵，三月而步武如常。儿患腿足者，诵之皆验。有求聪慧者，亦悉获果遂。

清谢重华，崇信三宝。一女襁褓中偶感时疫，似痧非痧，病势弥笃，无法施救。忽念观音大士，慈悲普济，虔叩必应。即倾诚叩祷，并许愿印送观音经千卷，女入夜安眠，翌晨健全如恒。

扬州一瘫子，病数十年。一日，偶在池边摸得一瓷观音像，供矮屋中，每五更东隐庵打钟，即对像礼拜。勤苦五载，梦老姬按摩其体，呼之使起，答曰：「吾何能起哉？」姬曰：「无妨，今能走矣。」醒而步履如常。遂于东隐庵披剃为僧，江都令太夫人施资建庵曰存济，供观音像于其中焉。

清丁传祖母孔太君，双目失明，二十年矣。乾隆壬子春，一日愀然谓传曰：「余但得只眼寸光，桑榆之愿足矣。」传曰：「观音大悲咒，持诵者有求必应，然咒语多，口授难熟，莫若专诵大悲观世音菩萨圣号，眼当复明也。」祖母深信此言，昼夜虔诵大悲观世音菩萨七字无间，未逾月，而一目果明。自数掌上螺纹，复命家人立楼下，凭槛而观，欢然微笑曰：「两孙妇入门，老人皆未识面，今并曾孙亦见头角，非佛力慈悲不至此。」嘱刊布以广告方来。

王道行，江陵席家口人。于醉后堕崖折腰，调治弗痊，许诵白衣神咒一年，仍未愈，意谓咒不验，将中止。是夜梦神人叱之曰。「汝诵咒视为具文了事，未见虔诚，反怨咒不灵验耶！」自是洗心涤虑，虔诵二三月。复梦前神，以手拍其腰，惊寤伸腰，全如故。乃信持弥笃，时其室人四旬余矣，连生二子。

褚景贤南海慈航序云：贤向以诵经获福为妄，娶妻八年，不育。妇翁谓印观音经持观音斋者，历昭显应，室人遵行，得梦兆而孕，次年将生。又梦一媪予之子，且锡嘉名曰积。及生，符所梦，遂以命名。余犹笑而不信也。厥后病危难中，有所祈求，每著灵异，乃疑信参半。甲戌，次子病吐泻，药不纳，肢厥眼垂，已无生理。余母哭失声，余亦泪下涔涔，求救无路，因哀祷大士前，誓辑南海慈航，改过行善。甫祷，吐泻立止，渐求乳食。尤可异者，室人素乏乳，更忧子病，数日废寝食，乳无半滴，祷后，乳忽涌至。自惟凉德，竟以片念广化之心，上动大士悲悯，诵经获福，灼然不诬。幸辑成发刻，因记缘起，以告阅是编者。

刘山英言：余自壬辰冬，读袁公了凡四训，俞公净意龟神记，深信天道福善祸淫之理，命自我立，福自己求。欣然于癸巳岁朝，上疏悔罪，每日跪诵观音准提各经咒，以祈母寿，于济人利物，欢喜奉行。余母痰火气疾忽并发，势胜曩时，谓余曰：「我病起于三十一岁，时发即愈，今尔跪诵经文而病加重，岂老人福薄，不能消受耶？」余泣曰：「实儿诚心未至，妄念未除之咎耳。」即焚香对天，叩头流血，誓除诸妄念，俾母早痊。时余母未进勺浆者五日，至是忽思糜粥。余夜梦所奉大士，招母同坐，授绿水一杯，令母饮之，次日病减半。不数日全愈。三十余年痼疾，自后永除矣。益信感应之理，如响应声，自此诵经益虔。

印光法师曾述及观音灵感一事。昔有皈依弟子郭振声偕其族人来，余劝其念佛念观音，彼不深信。嗣适沪变发生，振声乘小轮返苏逃命，道经太湖，匪劫无虚日。彼既登轮，乃默念观音圣号求祐，先是振声立烟篷上，有一船役忽谓彼云：「烟篷上寒冷不堪，曷不移居最下层舱内之较暖也。」振声从之，舱中早有苦力十余人先踞舱口，振声即邻苦力而坐，仍默念观音不已。时方午夜，匪徒果蜂拥而来，在上舱既大施搜举，复至最下层舱内遍搜，各苦力倾囊无存，虽跪下泣求酌留川资，亦不允。既搜毕，竟舍振声呼啸而去，一若未见振声者然。振声等自斯谛信不疑，此乃菩萨净光覆被，使群盗不能见侵故也。

蔡仁初，浙江鄞人，信仰三宝，乐善好施，营蔡仁茂玻璃号于上海天潼路，已五十余年。戊辰闰四月十八日上午八时，蔡由东有恒路寓所出，将登自备车，突来四匪，均持手枪，两匪监视汽车夫陈小福，两匪挟蔡登车，疾驶而去。蔡惟一心念观世音菩萨圣号，驶经兰路时，忽车轮橡皮胎爆裂。匪仍御车疾行，而汽缸复炸，遽兆焚如。匪遂下车挟蔡步行，然恐路人注意，蔡得离匪稍远。匪觉蔡有逃意，向之开枪，蔡不自意高跃数尺，弹掠足而过，得不伤，匪亦逃去。家人正惶急，而蔡已乘人力车归。按蔡车极坚固，不料车胎汽缸相继爆炸，谓非菩萨垂护而何。

彭泽许止净云：丙寅阳之旦，溃兵围余宅，撞门而入。余与儿辈避登柴楼，然实无柴为蔽。于是竭诚念佛及大悲咒，匪等往来如织，并见仆妇攀梯上楼，亦不顾，旋掳弟子彦、侄寿生、谷善、秧生四人而去。寿、秧二人之母，固长斋念佛者，寿生亦有信仰，阅一日即放回。秧甫成童，被掳后，念观音不离口，始终未受虐待。阅三日，匪见赎款未至，复挟所掳数人来宅，缚堂柱上声言将焚。子彦情急，默念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两句钟顷，缚手之索忽自脱而逸。时尚有一匪在堂监视，竟未之见。噫！异矣！旋匪见人逃，大怒，纷入各室，翻箱倒篋，地下弃物，凌乱不堪，惟各佛堂内纤尘未动，卧室内如眼镜等均取去，而置于同处之内子念珠一串，上缀小金牌，乃弃而未取。尤奇者，被掳四人中，惟谷善全家不信佛，且加诽谤，而此次惟善受捱最甚，且最后放。观此，固不可谓佛法无灵矣。

民国十六年春间，余在最高法院广东分院任庭长时，有推事唐君藻芬忽仓皇至院，似重有忧者。询知伊兄弟三房，仅得一子某甲，年已廿余。于二月间回乡看戏，为匪绑去，勒赎钜金。唐虽为法官多年，然素廉洁，又家人不事生产，实无以应。家中老幼，日惟以泪洗面，故忧之深。余告以此皆由伊子多生业障所致，宜归告亲眷为之诵念准提神咒，当能解除业障，平安出险。唐初不信佛法，惟以家人苦哭，姑令持诵此咒，藉杀其悲，而唐君母妻及其媳女则均出以至诚，日夕为之念诵。转瞬月余，唐子忽偕一乡人平安返家。阖家均喜出望外，询知唐子被掳后，匪将其锁禁一室，室内另有一被掳某乙在焉。守以持枪三匪，日夕不离，匪首复时来巡视，实无法可以逃出。顾唐子在匪窟日久，与三匪中之李某攀谈渐熟，乘隙哀其挽救，李匪漫应之，谓俟有机会，当为设法。唐子喜甚，越数日，同室被掳某乙，已备款赎回，匪乃将唐子移禁他处，以免为人蹊缉。其时唐子又恳李匪为之开脱，李匪仍谓无机可乘，唐子始大失望，忧极入寐，梦见一老人，告以汝不必忧，明日有人救汝矣。唐子醒后，以为幻梦而已。翌日，忽见屋外有一拾猪粪者某丙过，唐子求其援救，某丙慨然允诺，询以应于何时来，唐子答今晚七时。旋以告之李匪，李匪遂教其出银备办酒肉，邀同守匪三人共食。两匪大醉，熟睡后，丙某果依期而至，李匪令丙某背唐子，伊持枪与之同逃。濒行，复将醉匪轰毙。约行五里许，匪首闻风纠众追至，李匪挥丙某背唐子速逃，己独在后抵拒。顷之，李匪中枪死，唐子竟得逃归，检视衣裤，子弹洞穿累累，而身不受伤，奇已。家人询某丙：「汝与君子不素识，汝又别无长技，何以闻其呼救，竟肯挺身救之？」某丙答称，我先一晚梦一神人嘱吾出外救人。吾醒后，出拾猪粪，适见他向我求救，故答应为之帮忙耳，实在毫无把握也。按

准提菩萨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菩萨闻声救苦，有求斯应，其大慈大悲真有不可思议者。窃谓李匪如濒行时不将醉匪轰毙，则群匪追击时，或可不致中枪身死。盖依因果之理，杀人者人亦杀之，理难逃免也。此系余亲身目见之事，绝无一点虚妄，爰此笔记之。

清康熙二年，有渔艇泊小孤山下，夜闻山神命其属曰：「明日有盐艘过此，速收之。」及晨，果见盐艘，扬帆而来，风涛骤作，几覆者数矣，久之获免。是夕，渔艇仍泊故所，闻山神厉声责鬼卒违命，答曰：「奉命往收时，艘尾有观音大士，故不敢近耳。」次日，渔人追讯盐艘，则一操舵者，持观音斋也。

余先父莲臣公，前清辛卯科举人，淹通群籍，平日在家梵修，戒律精严，日课佛名数万声，栖心净土，老而弥笃。于民国八年阴历五月二十四日丑时卒，卒之日，仅示微疾，预知时至，诣佛前礼拜如常，入夜端坐含笑而逝。正念分明，如入禅定，毫无痛苦。至次日犹面现笑容，颜貌如生。当光绪年间，先父谢余杭县教篆回里，由杭州雇船上驶，某日至严州之七里泷地方，天色将晚，细雨蒙蒙，风逆阻舟，不能再行。舟子因就岸边打桩，以绳系舟宿焉。深夜起飓风，桩为风波拔去，船飘中流，逐浪旋转，诸人于睡梦中惊醒，奈水深风大浪急，黑夜漫漫，不辨方向，船将倾覆，一发千钧，竹篙舵橹俱失所施，舟子大哭，先父至心称念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并嘱诸人同念，约历二十分钟，风浪如故，船忽不动。命舟子张灯测探，则报曰：三面深岩，船靠其中，风浪不能冲荡，甚稳妥。大众惊魂稍定，坐候天明，视次距停泊处已数里矣。风平浪静，遂得平安上驶。闻先父言，该处一带只有此岩，当风浪冲激时，除靠该岩外，实无第二法可以救生。况黑夜中峭岩壁立，风狂浪急，人力莫为，船进岩时，竟未触及肇祸，设非大士默祐，何克致此。又余妻于民国八年阴历二月间生乳毒，某夜因药误，痛彻心脾，至不可耐。先父得知，为焚香佛前曰：大士有求必应，速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求救。余妻跪下，至心称念，仅数分钟而痛即止。兹于追忆之下，援笔记之，送登贵刊，用资劝信。

常州朱姓子，年弱冠，供职沪证券交易所。去年（即民国廿一年）沪乱时避难回常，月余。沪市惊潮稍定，申信促回。彼时宁沪火车仅通苏州，拟乘苏之航轮达嘉兴，转乘沪杭车到沪。先是与朱姓同居之杨姓家楼上，供有观音像一尊，朱子于启行前，求签问休咎，得唐僧取经字句，心中犹豫。闻人言，如有急难，只须称念观世音菩萨，便得解脱。于是决心偕其母舅陆孝和，同乘苏轮，时为旧历二月初七日，航轮拖船七艘，经行太湖间，时方晌午，猝遭大批匪劫，其时水陆枪声密发，兵匪相持中，轮行遂停，七船被劫。顿时，行李杂物抛浮湖面，被绑逃水者，不知凡几。朱某险占灭顶，于载沉载浮时，饱饮湖水，猛呼母舅，伊母舅亦于湖中猛应，朱某即言：「速念观世音菩萨。」二人于昏乱中，念观世音菩萨时。陆孝和忽得缆索，同朱某合在一处，藉缆索攀登上船。沿船边渡到滩岸，行半里许，到荒村一老娘家，取稻草烧火御寒，卸下湿衣，换穿老姬干衫裤。时天降大雪，单衣寒噤。三时间，忽闻匪船吹号引去，乃重复回船，与死者伤者杂处其间。夜八时轮到嘉兴，宿客寓，翌日趁沪杭车到南站，途中常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幸未生病，均叹观音灵感救护不止。鉴秋按：此事余初未详，前日（即旧历二月初七日）偶对儿童们演讲法华经普门品，时朱姓子（其住宅在余贴邻）亦来余舍，因言今日为伊一周年被难，亲蒙大士救护复生之纪念日。为细询颠末，得闻此段因缘，爰纪其事实。窃念大士普渡灵迹，岂能尽见尽闻，吾人于此，切莫虚此一生，不修六度，长投生死流中，辜负佛恩也。

居士蔡仲光，法名真仁。癸亥年，客牒归县公署。夏历六月初五日，与王书元、乔德三、李经武三先生，趁渡船往对河曲湾溪，为郭翁柳溪祝寿。同舟者，男妇老幼共十有一人。时正江流盛

涨，行至扁担石，突遇冷泡（即昔所谓屈原三泡），趋避不及，舟竟覆。真仁既浮沉水中，而默诵大悲咒，观想大悲大士拯拔同人。既而此十一人漂至下游旧州河，同得遇救，无一散亡，亦云奇矣。真仁年逾五十，气体极弱，浮沉巨浪中数刻，得救而归，竟无所苦云。

善邑卯田多火灾，其地居民，莫不先后遭火厄。惟虞启家屡获免，交口异之。后有人于邻近火起时，留心侦察，见大火烧至虞屋左厢，而自熄灭，累次皆然。好事者，搜阅厢房，以覘其异。旋于天花板上，得旧刊观音经板一副，始知免灾有因。遂家家刻经斋诵，自是而后，其地遂断火患。

明徽人汪姓者，客居昆山王澄老对门，持斋三年。拟至普陀进香，元旦，束装下船，忽店旁火起，急报促回。汪曰：「吾积诚三载，方朝菩萨，岂以一店易吾志乎？纵被毁，吾不归矣。」竟扬帆而南，进香毕回昆，见四面店屋及王氏大第，俱成焦土。汪店楼房独存，万人惊叹。

清蔡思襄，奉委催漕运，寓黄河口东西坝，赁民房为公廨，四围无墙，与民宅连接。五月十一日，西邻失火，各家抢救什物。蔡安住不动，家人屡请出避不顾。火至，竟越蔡廨，更烧数家而熄。人问何术？曰：「我虔诵观世音大悲神咒以渡火厄也。」人谓神咒固灵，但万一不应，岂不枉丧其身。蔡曰：「吾家自高祖以来，历代持诵，其得脱离刀兵水火急难等厄，事迹不可胜数。即我持诵二十余年，凡遇急难，诚心敬诵，感而遂通。乾隆二十九年春，居京师拐杖胡同，南邻火起，值南风，火猛迅，搬移不及。诵咒一遍，未毕，即返风，火折而南，吾家独无恙。故深知是咒可转一切厄数。若信之不真，何敢轻生蹈险乎！」

河南荥阳人高荀，年已五十，犯杀人罪，被捕，锁闭地牢。同牢人劝以努力共念观世音。荀曰：「我罪至重，何由得免？」同牢者力劝之，荀乃发心，誓舍恶行善，专念观音。不离造次，若得免脱，愿起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众生。荀日夜用心诚切，钳锁自解，监司惊异，语荀曰：「若菩萨怜汝，斩应不死。」临行之日，举刀刀折，奉闻得免罪。

沭阳书吏李省三，余内弟也，素嗤余学佛为迷信，不屑谈。本年四月四日，为人冤陷，突被驻沭二十五路独立旅团部拘独，严刑拷掠，绝而后苏，不得已，竟诬服，祇引颈待毙而已。余悯之，劝其速持观音圣号，以求免难。且引居先生在南京监狱，诵观音经，足镣屡次脱落事（事载北洋画报），以坚其信向。省三闻而谛信，昼夜默持不稍间，迨至第三日覆审时，乘黄包车由西关看守所，至东关团部，路约三里余。时省三偃卧车中，胸无杂念，惟存圣号。讵行甫一里，足镣忽铮然作响，豁然脱开。同提数人，与押解兵士，俱愕然惊顾，诧为异事，冤陷案亦由此昭雪。从此执业为常课焉。普门品云：「众生被因厄，无量苦逼身，观音妙智力，能救世间苦。」又云：「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信哉斯言！余不意及身亲见之，安敢不宣述其事。昭示来哲，上酬大士渡世之恩，下作有情启信之助欤。民国二十一年古历端午。

江西新建傅国镇，无子，其叔广尧，多男。一日过叔舍，叔劝曰：「余诵观音经有年，汝何不效之？」国镇承命虔持，次年得一子，白衣重袍。印施经卷二千有奇，复得一子。此二子后同科贤书。

清黄扩生，广州新邑诸生，家钜富，年五十而膝下犹虚。戊子岁，禀受五戒，而不茹荤，奉大士尤谨。晨夕必更沐百拜，称念大士圣号，虽世务匆冗，不辍常仪。未周三载，妻妾连日各产一儿，及长，颇聪慧。观音经云：「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黄氏是矣。

江西奉迎北乡，比部员外金光斗室帅宜人，夙奉大士，年逾六旬，病歿。家人以胸口犹温，不忍敛。三日重生，云至冥府，见大士对阎君曰：「此妇在世诚诵观音经，且多印施功德，应放还阳世，加寿半纪。」阎君即命回生。初诣地府时，目击受苦男女甚多，不能悉记。惟记群鸟啄人目，血流被体者。问冥吏，云此人生前戕害禽命，故得此报。又见螺壳成山，群鬼剜人肉填螺壳。又问冥吏，答曰：此人生前买食螺蛳，故得此报。此内子冷氏闻于帅宜人者，帅与冷氏母家比邻，兼属戚谊，因悉其详。

太谷程嘉猷，刻观音经金刚经并感应篇等而未施。忽患病，水粒不入，梦大士谕曰：「汝四十一寿尽矣，因刻诸经，放汝回，宜即刷印流传。」程苏遵谕，病寻愈。

元陶氏十六娘，常熟徐村人。年二十六，寡居无子，愿生净土，恒持念观音普门品。忽梦白衣人，手持白莲花一朵予食之。觉后，心神颇异。嗣装一小阁，西向诵弥陀经，念佛甫三年，见佛现光明，经函上有火团如弹子大，氏恐烧经，手扑之，乃得舍利一颗。终时，化佛来迎，别众而去。

明蔡承植，字槐庭。早年长斋奉佛，后官太守，禁民间杀牲祀神，晚为念佛会，导诸卖菜佣，回向净土。及疾，诣寺祝发，归见银台接引，连称观世音菩萨而化。

宋学士张抗，积善回向，于佛前发誓，诵大悲陀罗尼十万遍，求生净土。年六十余，寝疾，一心念佛，谓家人曰：「西方净土，只在堂前。阿弥陀佛坐莲华上，翁儿在金地礼佛。」（其孙翁儿三岁而亡）言讫，念佛而逝。

宋都官员外郎吕宏妻吴氏，夫妇各斋戒清修，晓悟佛理。吴虔事观音有灵感，每于净室，别置瓶缶数十，以水注满，手持杨枝诵咒，辄见观音放光入瓶缶中，病苦者饮水多愈。所咒水，积岁不坏，大寒不冻。世号观音院君，有二侍女，亦修净业，其一奉戒严苦，或终月不食，但日饮吴所咒观音净水一盞，已而忽见佛及菩萨在目前，三年，得往生焉。

上海城隍庙相近，有一星相家，名蔡伯琴者。平日信佛，日常闲时，喜念白衣咒。一日为匪绑去，此君即仍念咒，以求脱身。忽一日天将明时，耳边有人谓之曰：「速走！君欲脱身，此其时也。」蔡某疑惧参半，不敢行。隔未多时，耳边又闻叫伊赶快逃。于是蔡某忽悟，此系观音菩萨点化，随即脱去鞋子，轻轻走至房门口，见一匪手执手枪，正熟卧。于是仗佛力，发勇走过此关，行至大门，又见一匪坐在门边，眠而未醒。蔡某即轻轻将大门开启，走出弄堂，即急雇街车回家。此人现仍健在，亦信念咒之灵感也。

恶有恶报类（不生正信，焦芽败种，润以恶业，决受恶报。）

宋张奉直，江西浮梁人。有一仆，好宰牛，屡梦入牛群中卧。张曰：「汝造业已重，将堕畜生，非痛自忏悔不可。」因教以诵观音经，未几，稍有识字，能诵终卷，遂誓断前过，凡十年，遇屠牛者，见而心喜，分半体鬻之。越夕，梦如初，晨起，欲诵经，一句不能记，字亦不复识矣。恶病旬余而死。

明崇祯时，有少年赵某，苏州阊门人也。富而骄，耽于色，每逢妇女烧香罗拜，必乘间跨之。时六月十九，值大士诞，入北寺闲游。适一少女来，为母病笃，伏地而祷。继以涕泣，赵艳其艾，佯为绊跌状，从女头上跳去，云鬓几乱，众不知其诈也。亦谅之。而赵忽觉肾囊肿痛，旬日间，渐至斗大，蹒跚而行，羞入城市，腐溃数年而死。

明万历中，焦甲以注阴县吏，选湖广典史，升知事，离任三四程，泊舟江上，有一南僧自蜀江来，求附载，舟人不许。僧因吐情告焦曰：「贫僧有募金六百两，将往普陀为观世音建幢树刹，幸附而南，此功德诚无量也。」焦与偕行，数日，忽萌恶念。一夕大风，竟推会江中，发其篋，果六白金，悉入私囊。晓起，见僧从水出，向前索命。自是昼夜现形搅闹，焦忧惧成疾，昼夜不宁，凡禳谢无所不营，而僧时至。病将一年，僧物已物俱已垂罄。忽一日，亡僧持刺造访，谓焦曰：「我也，非鬼也。去年游魂于风浪中，自料必死，倏见观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灯，引芦洲，遇渔人救脱，六白金虽为君取，随复募化，已足数。今将之普陀，偿此宿愿，顷过江阴，人传君病奇怪，特尔造见，为君释杯蛇之惑也。」仅享一饭而去，使人迹之，果乘海船往矣。从此鬼形遂绝，然焦病终不愈，数月卒。止生一子，少有文名，方应举，以亲丧不能赴。偶步江干，忽跃入浪中以死。僧归自南海，闻而叹息久之。

安徽休宁小南门外，有落石台，悬崖峭壁，前俯深溪。岩中供铜铸大士，天启壬戌，有盗利其铜，梯而取之，碎其法身，惟头独存，藏于裤。疾走，迷不辨路，往复稻田中。行人觉其异，诘焉，应答支离，群搜得之，送县究治。山僧奉其头抄募，更铸圣像。

岭南沉香价廉，凡官廨公座，皆香所雕，市人制沉香佛像最精工。有妖人数十辈，扮僧人状，借法像以逞其奸谋。命刻工雕刻沉香观世音菩萨，其外装成丈六金身，而空其中，施以关捩，中藏刀斧等凶器，常驾像以出，幻惑男女。因而杀人劫货，无所顾忌。镇江郡守某，初下车忽梦见白衣妇人，诣前白状，曰：「余腹中昼夜不安，楚毒甚矣，官人何术相救？」既寤，心怪其事，升堂而问左右：「境中得毋有妇女枉滥者乎？」逻人巡兵从傍进曰：「近日河下有沉香菩萨，从者如归，足新府君之听也。」守立命驾车出郭，搜其舟中，尽得奸宄。于是决杀妖徒，荡灭其党，无一漏网。江左称神明，众口翕如，督府中军，向陈嘉谋道之。

明正德中，王某为江阴邑令。一日，召胥吏不至，怒甚。附近有观音寺，寺中有沉香像，夙著灵异。是日胥吏群集，为观音会，令侦知之，焚其像，已而令入覲。中途忽心疼，迎戒僧忏其罪，僧曰：「大士普照十方，幻躯犹舍，岂为一像生嗔恨者。但护法诸神，欲彰现前之报，恐不免矣。」果不起。

明未有陈荆山者，为兵道听事吏，性暴戾，而嗜赌。家奉观音木像，出博胜，则香礼拜，或少失采，则肆口咒骂。一日，负而回，怒甚，举像投溷中，日以溺器盖置家祠神位上。崇祯十七年四月廿七日夜半，邻家失火，延及荆山家，荆山趋出，已而复入，端坐厕中焚死。

西湖灵芝寺，为吴越著名香火，有观世音木像一尊，高七尺余，相传为行脚僧募造，造成而去，妙好庄严，甚灵应。殿基在正殿后双银杏树下，为杭州萧秀才所据。秀才不信佛法，架屋为书舍，十余年矣。比丘无力兴复，权以像供养三世诸佛下。余寓其寺，瞻礼兴嗟，为题募建殿缘疏。疏成，比丘将出募，先持示秀才，秀才执科举未定为辞，不数日，府榜落名，呕血二斗，垂死，早而归矣。一日，管公子可成，自会稽来，余留膳宿，管具说所梦云：某昔年曾假萧氏书舍，夜梦梵僧降神，敕速去，不去，明日有大祸。取某书剑，授仆从，装而出门，既觉异之。遂不果留，某别去之夕，有丰城人来宿，中宵暴亡。

苏州孝廉戴星归，行多荡检，吴中呼为戴痴。既而受害者众，控之工部，毙于狱。适本城某暴卒，已而苏云：「见阎王命将戴付油锅，平地上即涌一油锅。狱卒叉戴下锅，戴厉声呼南无喝啰怛那哆啰夜耶，油锅迸散，地上涌一莲华。」王曰：「彼能诵咒，刑不成，须访一行恶之家，令他托

生自受报去。」吏白云：「嘉兴一府吏某姓家，三世为恶，适建醮求子。」冥君即令投胎，限生日，访之嘉兴，事皆不爽。

灵山普门寺一老僧，戒律精严，徒侣甚众。有八僧常于附近人家，作普渡道场，辄焚所印心经三十张，烟灰风飏，散弃四野。中一小头陀，心知其非，而不敢言。一夕，梦阴府摄去，见寺中七僧俱跪阶前，高座王者曰：「心经汝何敢妄烧！字痕宛在，弃掷道途，蔑圣秽字，莫此为甚。」七僧服罪，复问头陀云：「汝何不言。」应曰：「我初入寺，不敢逆师父师兄也。」谕曰：「今姑饶汝，可归去与长老说，今后切须禁止徒众，不得轻褻经典。」又曰：「自来焚心经一页，为死者灭罪超生，惟道行高妙，灰飞上界方可。俗僧戒行不端，焚一页，纸灰堕地，不惟无功德，且与自造万千恶业何殊？汝速去，普告十方，念心经可，焚心经断不可。」头陀惊醒，白之长老。未数日，四僧墙压死，二僧死于水，一僧死于魇。头陀因是信心勤修，后悟道。

清康熙四年五月，有西洋人到山，住半月，尽携铸佛幡幢等物，运往日本贸易，得金二十余万。将归本国，船忽失火自焚，俱溺海死。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春泛，诸军伍泊舟洛伽（即普陀），入大士殿，清净如平时。出门，毒蛇如猬，张口喷气，诸军惧而奔避。又有犴犬，成群出噬，进退无门，死伤无数。人以为护法神灵，警戒无道军人之报。

江苏昆山石浦镇，有观音堂，荒凉殊甚。康熙初，有乡人逐兔至堂，杀之。欲烹而无油，傍一人指示佛前灯，遂取油以烹。食甫毕，两目忽瞽，未久而殁。

施翁，苏州人，散财好义，年逾四十，生一子，名之曰还。携金至虎邱修大士殿，闻剑池旁哭声，趋视之，乃幼时同砚友桂某也。询知负债被逼，来此毕命。即以三百金授之，桂叩大士前誓曰：「某荷施君厚恩，今生倘不能酬，来世愿作犬马相报。」翁更以枣园一区授之居。桂生一女，翁约为婚。未几，桂于枣树下，掘翁父埋金千两余，渐殷富。而翁家日替，夫妇相继歿，子还无依。桂听妻孙氏言，既讳前负，且图赖婚，竟徙会稽。还投之，不纳，因及三百金事，以无借券被拒。越数年，桂入京都谋干，为奸人所诬谗，耗家资过半。旅邸无聊，假寐间，至一大宅，旁有窬，不觉两手据地入，见堂上灯炬辉煌，一老人据案坐，即施翁也。桂惭甚，欲与拱揖，而手伏地不能起。继至后园，见其妻与二子俱在，审视之，皆犬形。回顾之己影，亦化为犬。骇问故，妻曰：「汝不记大士前誓语乎？复何言。」猛然惊觉，梦也。急整装归，抵家，见旁停两槽，几上书二子位。益惊悸，趋入，而妻已病危，气垂绝矣。桂呼之，妻忽睁目作其长子声曰：「父如何今日方归，冥王以吾家负施氏恩，父有誓在前，吾兄弟与母三人，明早即往施家投犬胎，二牡者即吾兄弟，牝而背有瘰者即母也。父俟来秋八月，亦当作施家犬，以践前誓。惟妹与施郎，冥数合为夫妇，独免此难耳。」言讫遂绝。桂闻言与梦合，惊痛交集，方欲襄殓，而火焚其家，三衬俱烬。遂携女至苏，访施子消息，知已登第，且娶支参政女。桂羞且恨，恳再三，始许一见。方入，三犬突从墙窬出，环绕哀叫，其一背上果有瘰。桂痛甚，向施泣拜，备述所由，且云：「今已家破无归，但愿恩开一面，纳女为婢，吾亦忝厕僮仆，终身力作，以免犬报足矣。」施恻然，许之。是夕，梦妻子来辞曰：「幸君悔罪，施氏先人已为君乞免，吾母子亦幸离业躯矣。」迨晓，闻三犬夜毙，桂逾年无恙。

吴门王建，持躬谨饬，忽无疾昼死，随青衣吏至冥府，阎君鞫系误摄，应摄者山东王健也。建由是得生，出冥殿，见地狱黑焰蔽空，嗥叫声如霆吼。三老僧跏趺大树杪，每狱囚痛声沸时，以净

水洒之，声即停寢。建近前询之，则观音、普贤、地藏三大士也。建与报国茂林律师旧相识，见在冥府，袈娑杖锡如生时，建著有回生记。

觀音靈感錄（清）

观世音持验纪

周克复 编

观世音持验纪序

观音大士，佛法之广大教化主也。过去已成正法明如来，逆来示菩萨相，立大愿，不度尽众生，誓不成佛。菩萨云者，言觉有情也。菩萨摩訶萨者，言大觉有情也。称观世音者，谓观世间众生，称名悉蒙救拔离苦，从他机而立名也。又称观自在者，谓一身现千手眼，随类应化，圆融无碍，从自行而立名也。楞严云：「由我观听圆明，故观音名遍十方界，能以眼根作耳根佛事，故名观世音自在无碍。」此菩萨具十四无畏、三十二应诸神通种种。左右弥陀，则为极乐之亲臣。显化娑婆，则为世尊之良弼。杨枝一滴，遍洒大千世界，尤与我东土众生最有缘。凡至心持其名号及经咒等，随获感应，不独慈云偏覆南海一隅而已。虽然众生当苦难时，辄呼菩萨求救，须思救苦救难之前，有大慈大悲四字在，菩萨不救度众生，何名菩萨？然不具大慈悲，将视众生苦难如秦越人肥瘠，漠焉无关，何肯图救！众生徒口菩萨之号，而不能心菩萨之心，则不慈不悲，己先不能自救，况欲感菩萨之慈悲，救其苦难，有是理乎？故人无倾险好杀心，则己之刀山灭矣。人无惨毒心，则己之汤火消矣。人无不忠不孝及淫贪不廉贞心，则己之地狱枯竭矣。人无慳吝嫉妒心，则饿鬼之火息。无傲狠骄慢心，则修罗之恶调。无顽悍不灵心，则畜生之途远矣。大悲咒云：「唯除不善，除不至诚。」则诵持之需善与诚，可知笃哉！唐别驾之言也。曰：「凡虔奉观音者。其人必深信因果。生平不与恶事为缘。所以恶报可灭？」吾恐世之人。徒知求救苦难而不求诸慈悲之心。一有不验。遂曰大士弗予应，是岂大士之感应果虚而无征也哉！故编成而书此意以为之序，庶使世人诵持观音共闻之。

顺治己亥夏杪荆溪净业弟子周克复斋沐撰

劝流通观音持验引

经典所在流通即属善缘，福报无量，故语云：「能以大乘法传一人者，当十善；传十人者，当百善；传大贵人大豪杰大力量者，当千善。重刊广布者，当万善。」况净土法门，超出生死轮回，永不退转，直至成佛而后已。是劝一人修净土，乃成就一众生作佛也。凡作佛者，必度无量众生，彼所度之众生，皆由我而始其福报。信不可穷尽，故欲劝一切见者闻者，广大其心，以佛之心为心，使人人知之而尽生净土。龙舒所言，自宜谛信不诬。至法华、华严二经，尤佛说妙法中之最上乘。观音大士，普度世间，无刹不现，往贤感通事迹，历踵昭然，各为纂集，以劝进修。斯诚铃铎方来，津梁末路之最方便门也。戊戌秋，予辑金刚持验，已有流通。小引敬恳同人，兹刻净土、法华、华严、观音持验诸纪。搜采载籍，征信古今，颇殫心手之微劳，用志皈依于不朽。但拙刻板在吴门，未能广传他省，既并生庄严佛土之中，安可缺法事流通之胜。复告当世善信，获见诸本，不吝广为刻施，或仍原本，或易新编，其见闻所及有关持验者，尤冀续辑于后。一句赞扬即是一句护持善根，一念鼓动即是一念消弭罪业。于以续佛慧命，自利利他。所谓护法，诸神既护法宝，自护弘法载宝之人，断断不爽。昔贤为劈窠图，劝人念佛，后以他人念佛，多生净土，乃归功施图之人，亦得生净。

晋始宁山沙门竺法义，精研众典，弟子受业常百余人。咸安二年，感心气疾，疗治不效，积月困殆。义病中常至心存念观世音，忽梦一人，为之破腹，出肠胃洗净，还纳之，寤而病愈。宋尚书令傅亮为纪其事。常云：吾先君与义公游处，每闻说观音神异，听者无不肃然信仰。（出太平广记）

晋沙门竺法纯，住持山阴显义寺。元兴中，鼎新寺殿，至他邑买材木，舟经太湖，日暮暴风，波浪如山。纯船小水入，危在瞬息。乃一意诵观世音经，以祈灵祐。俄有大船，泛流至前。因共扳舷而上，众甫度尽。回视向小舟，已覆没矣。大舟随波鼓荡，顷刻达岸。时已入夜，行旅久绝，何得此舟，信是菩萨神力所致。（出法苑珠林）

晋释开达，隆安二年，岁大饥。羌胡日杀人而食，害者不可胜计。达时适登垄采甘草，为羌所执。置一栅中，先在栅十余人，皆为所啖。达自被执，便默诵观音经不懈。明日当见杀，及晨，忽有一虎，突逼群羌，奋怒号吼，羌咸骇怖遁走。虎乃啮栅木成一缺，可容人过，便去。达初见虎啮栅，谓必见害。既栅穿不入，心疑其异，遂从缺中逃出，夜行昼伏，竟得脱免。（出法苑珠林）

晋释慧虔，少出家，戒行精确。义熙中，住山阴嘉祥寺，苦身率众念佛。后寝疾，属想乐邦，诚祈大士。北寺有尼，净严笃行，宿著夜梦大士，从西郭门入，辉光照映，幢幡华盖，七宝庄严。尼惊异作礼问：「菩萨何往？」答曰：「往嘉祥迎虔公耳。」是日虔神色如常，侍者皆闻异香，泊然而化。（出云栖往生集）

晋沙门法洪，住瓦官寺。义熙十二年，时官禁镕铸，洪前发心铸丈六金像，不得已私铸竟。像犹在模，所司知觉，收洪禁械。洪至心念观音，每日百遍。忽梦所铸金像，往狱中以手摩洪顶曰：「汝无虑，厄即解矣！」其像胸前方一尺许，铜色犹如集沸状。旬日有赦，洪得释，像即破模自现。（出辨正论）

晋释法智，初未出家，尝独行大泽中，忽遇猛火延烧，四面俱至，自知必死，惟礼诵观世音名号。俄而火过，泽中草无遗茎，惟智容身处，火不烧及。后为姚兴将从征索虏，偶失马陷虏围中，乃隐沟边荆棘丛中，复念观世音心甚勤至。既而虏至搜觅，辄无见者，于是得免，遂矢志舍俗为僧焉。（出冥祥记）

晋常山释道泰，义熙中尝梦人告曰：「尔寿终四十二矣。」泰寤而惧，至是年遇病，自分必尽。悉以衣钵之资，分施作福。一友谓曰：「吾闻供养六十二亿菩萨，与一称观世音福同无异，君何不至心归依，必可增寿。」泰感悟，遂虔诵四日夜，专精不绝。忽所坐帷下，有光明从户外而入，见观音遥立，足趺间金色朗然。泰亟褰帷叩礼，已不复见。惊喜流汗，便觉体轻，所患顿愈，果获延年。（出观音感应）

晋沙门洪满，初在俗时，因染时疾，双脚桀骜。自念已成废人，唯旦夕诵念观音求度。忽见一僧执净瓶前立，满问曰：「师从何来？」僧答曰：「以汝常相恳故来耳，汝足患可脱，吾为疗之。」满如言求治，但觉膝上如拔去数寸钉，遂愈。（出善余堂笔乘）

晋竺长舒，本天竺人，专诵观音经为业。后居吴中，邑遭回禄，比邻栋宇相接皆焚，长舒家正属下风，火势猛烈，长舒一心念观世音，倏忽风回火灭，合邑惊异。时有恶少年，讶其灵异，俟风急夜，束薪放火，欲烧毁之。凡四投皆灭，少年始心折其神力。至明叩头谢过，舒云：「我何神

力，恒诵观音经不懈，每有难，辄免耳。」（出辨正论）

晋琅玕王[王+民]无子，妻尝恳祷观世音，以求嗣后。[王+民]路行逢一胡僧，甚敬之。僧曰：「我死当为汝子。」未几僧亡，[王+民]妻果有孕，及生甫能言，即解西域梵音，聪颖过人，器度不凡，即晋尚书王洪明也，小名阿练，叙前生时事，历历分明。（出辨正论）

晋吕竦，字茂高，兖州人，寓居始丰县。县南有溪，流急岸峭，回曲如萦。又多巨石，白日行者，犹怀危惧。竦父尝行溪中，去家十余里。日向暮，大风雨晦暝，不复知东西，自分覆溺，唯归心观世音，诵念不息。须臾有火光到岸，如人握炬，前后去船十余步，照见溪中了了，遂得归家。竦每向人称述菩萨灵异如此。（出法苑珠林）

晋窦传，河内人。永和中并州刺史高昌，冀州刺史吕护，各拥部曲不睦。传为昌所任用，护遣骑袭击被执，同伴七人，共系一狱，锁械甚严，克日将杀之。沙门支道山，时在护营中，先与传相识，闻其被禁，往候之。传谓山曰：「今命在顷刻，能相救乎？」山曰：「若能至心念观世音，必有感应。」传遂专心默念，凡三昼夜，锁械忽自解。传念同伴桎梏，何忍独去。复恳菩萨神力普济，当令俱免。言毕余人皆以次解脱，遂乘夜启户而出，巡警莫有觉者。逾城行十余里，天明，共隐一林中。须臾追者四出，搜觅殆遍，惟传等所隐亩许地，竟无至者，遂得免难。众还乡里，咸敬信奉法。道山后过江，为谢敷具说其事。（出真传拾遗）

晋刘度，平原聊城人，同邑千余家并供奉观音大士，岁时诵经礼拜。值虜主木末时，此县屡有逋逃，末大怒，将屠其城。众并忧惧，度乃洁诚率众，叩祷观音前。未几，末方治事，忽见一物从空中下，绕其所居屋柱。惊视，乃观音经一卷也。命取读之，末大欢喜，用省刑戮，于是一城悉得免害。（出冥祥记）

晋徐荣，琅玕人，尝至东阳还京。定山舟人，不习水道，误堕洄湊中，垂欲沉没。荣无再计，唯急呼观世音。顷间，如有数十人齐力引船，踊出洄湊，沿江而下。但天色已暝，雨骤风狂，白浪掀天，不知所向。荣置生死于度外，一心诵经不辍。忽望见山头火光透亮，趋之遂得达岸，既至即不复见。明旦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众愕然曰：「风雨如此，岂有火耶！」乃知为佛力冥祐也。荣后为会稽督护，谢敷尝闻其说。时与荣同船者，沙门支道蕴亦为传亮具述之，与荣所说同。（出法苑珠林）

晋张崇，京兆杜陵人，年少奉法。太元中，苻坚既败，长安百姓望风惊窜。崇时归晋，为镇戒所拘，指为游寇。崇与同辈五人，手足扭械，埋土坑中，各相去二十步，明日将杀之。崇料必死，唯洁心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因得脱走路。经一寺，复称观世音名，至心礼拜，取一石祝云：「今欲过江东诉晋帝，理此冤，以救妻子。心愿获遂，此石当分为二。」崇甫拜，石即分裂。至京师发白虎樽具列冤状，帝乃加宥，已为人所略卖者，诏皆赎为编户。（出法苑珠林）

晋南宮子敖，始平人，戍新平城，为獬豸虜儿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戮，子敖知不可免，但诚心念观世音。及加害，群刃交下，不能伤。时长乐公亲自临刑，惊问之，子敖亦不知所以。因问：「汝有何能？」子敖聊且答曰：「能作马鞍。」遂得原释。自后造小像，贮以香函，晨昏焚香顶礼焉。（出冥祥记）

晋富平令栾荀，少奉佛法。尝从征卢循，值小失利，战舫遭火殆尽，贼众交逼。正在中江，风

浪骇异，苟惶惧自分必死，诵念观世音名号。忽见江中，有一人挺然孤立，腰与水齐。苟心知祈念有感，乃跃水就之。身既浮涌，足如履地，已而大军遣船接应败者，遂得济。（出冥祥记）

晋吴郡潘道秀，年二十余，从军北征，战败被掠异域，经卖数处作奴，欲归不得。素信佛法，危难中恒持念观世音，每于梦寐，辄见菩萨在前。后乘隙南奔，至穷山中，迷不知道。空中忽现真形，如今行像，指示归路。潘作礼竟，倏失所在。遂得还本国，后精进弥笃，年六十令终。（出冥祥记）

晋太原郭宣，义熙四年，为梁州刺史杨思平司马。杨以事害范元之等下狱，宣亦同被桎梏，唯一心归向观世音，昼夜敬念菩萨名号。一夕将眠时，忽睹菩萨现形，光明照狱。因叩头恳祷，久之乃没。未几宣独蒙恩赦，乃绘所见慈容，并立精舍，供养终其身。（出观音感应）

秦徐义，高陆人，少信法。为苻坚尚书，坚末，兵革蜂起，贼获义，将加害。乃埋其两足，编发于树。义夜中专念观世音，有顷，梦一人谓曰：「今事亟矣，尚暇眠耶！」义惊觉，见守防者并疲而寝，乃试自奋动手，发忽解，足亦得脱，亟遁去。行百余步，隐丛草中。追者驰至，火炬星陈，竟无见者。天明贼散，归投邺寺，乃免。（出冥祥记）

秦毕览，东平人，素崇事观音。后随慕容垂北征，没虏，单骑奔窜，虏追将及，览至诚持念菩萨名号，卒得脱免。因入深山，迷惑失道，又专心归向，中夜见一僧，法服持锡，示以途径，乃得还家。（出冥祥记）

宋文帝御膳烹鸡子，忽闻鼎中群呼观世音菩萨，凄怆之甚。监宰以闻，帝遣验之，果然。叹曰：「吾不知佛道，神力乃能若是。」敕自今不得用鸡子。（出感应篇传）

宋释求那跋陀罗，罽宾国王族也。深入三藏，博通大乘。元嘉中，东游居金陵祇园寺，南谯王义宣等咸师事之。王集义学沙门七百余，欲讲华严经。师以未通华言，深怀愧叹，因朝夕礼忏虔祷观音，以求冥应。忽夜梦神人，执剑持一人首为易之，豁然便觉。自后华言无不通晓，遂讲说至十数遍，听者倾服。文帝尝问师曰：「朕欲持戒不杀，而身主国政，不获从愿，奈何？」师曰：「帝王所修与匹夫异，匹夫身贱名微，须苦志克己。帝王以四海为家，万民为子，出一嘉言，则士庶咸悦；布一善政，则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劳力，则风雨时、寒暑调、百谷茂，如我持斋斋亦大矣！如此不杀戒亦至矣，安在减一时之膳，全一物之命，而后为弘济耶！」帝抚几称善。敕有司供养，举国宗奉焉。（出高僧传）

宋元嘉初，黄龙沙门昙无竭，诵观世音经，净修苦行。与徒属二十五人，远朝佛国，备经艰险。将达天竺舍卫，路逢山象一群，竭诵经称名归命，有狮子从林出，群象奔逸。又有野牛，鸣吼而至，将欲加害，竭复归命如初，忽见大鹫飞来，牛亦惊走。（出法苑珠林）

宋沙门竺惠庆，广陵人，经行修明。元嘉十二年，荆扬大水，惠庆将入庐山，船至江而暴风忽起，同旅已得依浦，唯惠庆船飘飏江心，风急浪涌，势必沦覆。惠庆正心诚诵观世音经，洲际之人望见其舫，迎飙截流，如有数十人牵挽及岸，全舟获济。（出法苑珠林）

宋释道罔，扶风人。为师道懿病，同侣四人，入河南霍山采钟乳。探穴数里，遇一深流，横木而过，罔先渡，余皆溺死，炬火又灭。罔默诵普门品，凭诚乞济。又存念观音，忽见光如萤火，顷之明照一穴，遂得路而出。元嘉十九年，临川王镇广陵，请罔供养。九月，作十日观音斋，至九

日，夜四更，众僧皆睡，罔起礼拜，将欲坐禅，忽见四壁有无数沙门，悉现半身，内一佛螺髻了了分明。有伟人手握长刀，貌极雄异，捻香授罔，谓曰：「汝可受香，以覆护主人。」倏忽而隐。后又作普贤斋，有二僧来，礼佛出门，飞空而去，众皆惊异。（出法苑珠林）

宋慧和沙门者，京师众造寺僧。元嘉之难，和犹为白衣，属刘胡部下。胡常遣将士数十人作谍，和亦预焉。行至鹤渚，值台军西上，谍众逃散。和窜至新林，以褶裤易野老弊衣，作田夫状，提篮负担而行。时诸游军，捕谍甚严，视和形色，疑而问之。和答稍谬，被擒发斩。和自散走，便力诵观世音经。至将斩时，祈恳弥至。既而军人挥刀屡跌，三举三折，军主惊而释之。和于是出家，遂成精业。（出法苑珠林）

宋长干寺释昙颖，会稽人，少出家，严持戒行，诵经十余万言，宣唱明朗，天然独绝。常患癩疾，积治不除。室供观音像，晨夕礼拜，求愈此疾。一日，忽见有蛇入屋，一鼠坠地，涎沫遍身，状如已死。颖候鼠活，即取竹刮除涎沫。因闻蛇所吞鼠，能疗疮疾。遂以涎傅癩，鼠寻活，信宿之间，疮疾顿尽。方悟蛇之与鼠，乃是诚祈所致。后名传遐迩，国君供养。（出高僧传）

宋益州孙道德，素为奉道祭酒。年逾五十，未有子。居近精舍，景平中，有僧谓曰：「能至心礼诵观世音经，子可冀也。」孙从之，一日得异梦，妇果有孕，产男。（出冥祥记）

宋王球，字叔达，太原人，为涪陵太守。元嘉元年，以在郡失守系狱，防锁坚固。球素皈释，居官爱民。至狱，见百余人并多饥饿，每食，皆分给之。日自持斋，至心念观世音。夜梦升高座，见沙门以经一卷与之，题名《光明接行品》，并诸菩萨名。球受披读，忘第一菩萨名，第二观世音，第三大势至。又见一车轮，沙门曰：「此五道门也。」既觉，锁皆断脱，球心知神力，弥增专志，因自钉治其锁。经三日，而被原宥。（出法苑珠林）

宋王玄谟，太原人。元嘉中，北征失律，萧斌欲诛之。沈庆之谏曰：「佛狸（魏世祖小字）威震天下，岂玄谟所能当？且杀战将，徒自弱耳。」乃止。初玄谟将见杀，梦人告曰：「能诵观世音普门品、大悲咒千遍，可免。」既觉诵之不辍，忽报停刑。后官至开府。（出法华感通）

宋张兴，新兴人，平居信佛，尝从沙门昙翼、僧融受八戒。后为劫盗所诬，引兴逃避，执其妻系狱。既而县禁失火，出囚于外。会融、翼同行过囚边，妻号呼曰：「阍黎何以救我！」融曰：「贫道无力可救，愿尔勤念观世音，庶获免耳。」妻便昼夜祈念，经十许日，忽夜梦一沙门，以足踢之曰：「咄！咄！可起。」妻即惊起，桎梏俱解。但时户犹闭，防惊殊严，不得出。虑有觉者，乃还带锁械而眠。又梦沙门唤曰：「户已开矣。」妻觉而驰出，守卒并熟寐，无知者。昏黑中，行数里，忽遇一人。妻惊惧躄仆于地，及相讯，乃其夫也。相扶悲喜亟，投僧翼所藏匿，遂得免。此元嘉初年事。（出观音感应）

宋卞悦之，济阴人，作朝请，年五十未有子，妇为娶妾，复积载不孕。祈求继嗣，发愿诵观音经千遍，其数垂竟，妾即有娠，遂生男，时元嘉十四年。（出冥祥记）

宋张畅常，奉持观音。南谯王之构逆也，畅不从，王欲杀之。夜梦观音曰：「汝不可害畅。」遂不敢杀。及王败，畅系狱，诵观世音经千遍，锁寸寸断，狱司易之，复断，吏白而释之。（出谈薮）

宋伏万寿，平昌人。元嘉十九年，在广陵为衙府参军，乞假还州。四更初涉江，长波安流，至

中而风起如箭，时尚昏黑，不知所向。万寿奉法，唯一心归命观世音，念不绝口。倏尔与船中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回船趋之，未旦而至。问彼岸人，皆云更尽无燃火者，方知佛力焉。（出法苑珠林）

宋车母者，其子遭庐陵王青泥之难，为虏所得，陷贼营中。母在家素奉佛，因燃灯七盏于佛前，夜专心念观世音，愿子得脱，如是经年。其子乘隙南奔，昼伏夜行，只身迷向，每见火光七道在前，疑为村落，欲趋投之，终不可至。如是七日夜，不觉到家，见其母犹伏佛前回向，七灯煌煌，始悟前因，知是佛力。母子重逢，皈依毕命。（出宣验记）

齐彭子乔，益阳人，少出家，还俗仍日诵观世音经。建元元年，任本郡主簿，以罪被系。太守沈文龙必欲杀之，防械甚严。子乔忧惧无策，唯至诚诵经，至百余遍，疲而昼寝。有湘西县吏杜道荣，亦同系狱。乍寐乍寤，忽见双白鹤，飞集子乔身畔，双足已脱械外，惊起视之，子乔亦寤。荣乃告以所见，子乔知佛庇，此难必解，尚虑狱家疑其欲叛，仍取械著焉，经五日蒙释。（出法苑珠林）

队主李儒俊，镇虎牢，为魏虏所围，危急欲降。夜逾城而出，见贼纵横并卧，儒俊乃一心称观世音，便过贼营。有贼随来，儒俊匿入草木丛中，贼众奄至，儒俊怖甚，惟急念观音经，忽得马驰去。（出辨正论）

吴人陆暉，系狱分死，乃令家人造观音像，祈祷免死。临刑连易三刀，其刀皆折。官问之，答云：「恐是观音慈力。」及看法像，项上有三刀痕，因奏宥之。（出宣验记）

荣阳高荀，年已五十，为杀人，锁顿地牢。同禁人劝以努力共念观世音，荀云：「我罪至重，何由能免？」同禁再三劝之，始发心誓舍恶行善，专念观世音，若得幸脱，愿造五层浮图，舍身作奴，供养众僧。旬日夕用心诚切，钳锁自解。监司惊异，语荀云：「若佛怜汝，斩应不死。」临刑之日，举刀刃断，上闻原免。（出宣验记）

史隽文学过人，奉道慢佛，常语人云：「佛是胡神，不足事也。」每见尊像，辄轻诮之。后双足病挛，不能下榻，医祷俱无效验。友人赵文谓曰：「此病非慈悲大力不能救。试发心造观音像，祈之必应。」隽以病急，如言铸像。像成，忽梦观音降其室，果得差。隽由此悔过信法。（出宣验记）

魏沙门道集，行寿阳西山，为贼所获，缚之于树，将杀之。集念观世音，守死不辍。及引刀，屡斫皆无伤损。贼怖走，集因得脱。又沙门法禅，山行逢贼，惟念观音，贼挽弓射之，箭不能伤，遂投弓于地归诚焉。（出观音感应）

魏卢景裕节闵，初为国子博士，坐累，系晋阳狱。至心诵法华普门品，余力亦诵全经，俄而枷锁自脱。主者以闻于朝，特见原宥。（出法华感通）

东魏孙敬德，天平中，定州募士，奉释教，尝造观音像，自加礼敬。后为劫贼所引，不胜拷楚。忽梦一沙门，令诵救苦观世音千遍。临刑诵念数满，刀自折为两段，肤颈不伤。数易其刀皆然，所司以状奏闻，丞相高欢表请免死，及归家，见观音像项有刀痕者三焉。（出宣祥记）

北周益州招提寺释慧恭，与同学僧慧远结契，后游荆扬，访道而归。契润三十年夜话次，远语

如流，师默无所对。远曰：「可不诵一经乎？」师曰：「惟诵法华普门品一卷，当为诵之，但至心听。」乃结坛升高座，始发声唱经题，觉有香气，久之闻天乐振空，雨花零乱，经已方歇。远敬礼谢之。（出法华感通）

隋开皇初，有扬州僧，逸其名，诵通涅槃，自矜其业。岐州东山沙弥，诵观世音经。二人俱暴死，至冥府，王处沙弥金座，甚敬之；处涅槃僧银座，礼稍弛。僧不平，问沙弥住处。既苏，从南至岐，访得沙弥，询其事。沙弥云：「每启观音经，必衣净衣，烧名香，咒愿毕乃诵，从不敢怠。」僧谢曰：「吾罪深矣！所诵涅槃，威仪不整，身心未净，此冥王礼貌崇减所由分也。」（出法苑珠林）

唐文宗嗜蛤蜊，东南沿海频年入贡，民不胜苦。一日，御庖获一巨蛤，刀劈不开，扣之乃张，中有观音梵相。帝愕然，命以金饰檀香盒贮焉。后问惟正禅师，师曰：「物无虚应，乃启陛下信心，以节用爱人耳。经云：『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即现菩萨身而为说法。』」帝曰：「见菩萨身矣，未闻说法。」师曰：「陛下信否？」帝曰：「焉敢不信！」师曰：「如此陛下闻其说法竟。」帝大悦悟，永戒食蛤，因诏天下寺院，各立观音像，则洛伽所从来矣。（出观音感应）

唐沙门玄奘，姓陈，偃师县人，幼聪慧有操行。武德初，奉旨往西域取经，行至罽宾国，道路险阻，不可过。奘计无所出，乃锁空房而坐，至夕开门，见一老僧，遍体疮痍脓血，独坐榻上，莫知所自来。奘乃礼拜恳求，僧口授《多心经》一卷，令奘诵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开辟，虎豹藏形，魔鬼潜迹，至佛国取经六百多部而归，其《多心经》至今传之。初，奘将往西域灵严寺，有松一株，奘立于庭，以手摩其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指，若吾归，即东回，使吾弟子知之。」及去，其枝年年西向，约长数丈。一年忽转东，弟子曰：「教主归矣。」乃西迎之，奘果还，至今谓此松为摩顶松。（出唐新语）

唐万回，师闾乡人，俗姓张。初，母祈于观音像而娠回，回生而愚，八九岁始能言，父母亦以豚犬畜之。年长，父令耕田，回直耕去数十里不转，遇沟坑乃止，口但连称平等。其父怒击之，回曰：「彼此总耕，何须异相。」回兄远戍安西，音问久绝，父母谓其死矣，日夕忧泣。回痛父母，跪而言曰：「今为兄忧泣无益，计兄所需者，衣服糗粮，请速备焉，我将候之。」一日辰起，告亲前往，晚即返家，曰：「兄甚平安，有书省父母，视之果兄迹也。」一家异之，弘农抵安西盖万余里，以其万里，一日而回，故号曰万回。先是玄奘向佛国取经，见佛龕题柱曰：「菩萨万回，谪向闾乡布化。」奘驰驿至闾，访万回，师礼之，施三衣瓶钵而去。（出高僧传）

唐僧伽大师，西域人，姓何。龙朔初来游此土，于泗州临淮县信义坊，乞地立标，将创伽蓝。标下掘得古香积寺铭记，并金像一躯，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景龙二年，中宗遣使迎师入内，尊为国师。寻出，居荐福寺。常独处一室，其顶有穴，恒以絮塞之，夜则去絮，香从顶出，芳馥非常，至晓香还入顶。师常濯足，人取其水饮之，痼疾皆愈。一日，帝于内殿语师曰：「京几数月无雨，愿慈悲解朕忧。」师乃将瓶水泛洒空中，俄顷阴云骤起，甘雨大降。帝甚喜，诏赐所修寺额，师请以「普照王」为名，帝欲避天后庙讳，乃改「普光王寺」，仍御笔书额赐焉。景龙四年三月二日，于长安荐福寺，端坐而终。帝即令于寺中造塔，漆身供养。俄起大风，秽气遍满长安，帝问故，近臣奏曰：「僧伽大师化缘在临淮，想欲归彼处，故现此变。」帝默然心许，其秽顿息。顷刻间，奇香郁烈。即以其年五月，送至临淮，今塔现存。后中宗问万回曰：「僧伽大师何人？」万回曰：「乃观音化身也。如普门品云：『应以比丘、比丘尼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是

也。」师初至长安，万回礼谒甚恭，师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行矣。」及师还化后不数月，万回亦卒。师化迹甚多，具载本传。（出记闻录）

唐释慧日，泛海舶达天竺，参访知识，咨捷径法要。至犍驮罗国，东北大山有观音像，师乃七日叩头断食，毕命为期，至七日夜，忽见观音现紫金身，坐宝莲花，垂手摩顶曰：「汝欲传法，自利利他，惟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胜过诸行。」言已忽灭。师回长安，因普劝念佛焉。（出丁莲侣药商）

唐释自觉，住真州。常发愿，愿因观音得见阿弥陀佛，于是铸观音像，高四十九尺。既成，至心祝愿，夜三更，忽有金光二道，见佛自光中而下，观音、势至左右随之，佛垂手摩顶曰：「守愿勿易，利物为先，宝池生处，孰不如愿。」后十一年七月望夕，见一人，形如天王，现身云间，谓觉曰：「安养之期至矣。」遂于观音像前，趺坐而化。（出往生集）

唐圣善寺僧道宪，开元中住持江州大云寺，法侣称之。时刺史元某，欲画观世音七轴，以宪练行委之。宪令画工斋戒运笔，诸彩色悉以乳头香代胶，备极庄严，元深嘉之。事毕，往预宁斫木排，造文殊堂。排成将还，忽然堕水。江流湍急，同行欲拯不及。宪堕水之际，便思念观世音。见水底有异光，所画七菩萨俱在前，谓宪曰：「尔但念南无阿弥陀佛，此厄即解。」顷出水上，衣履不湿。今大云寺七菩萨像现在，兼画落水事，以志其异。（出广奥记）

唐释智益，长沙人，姓吴。尝为征蛮卒，性好渔猎，因得一白龟，烹而食之，遂遍身患疮，悉皆溃烂，眉须手足指堕落无余，号呼未即死，行乞于安南市中。有一僧见而哀之，谓曰：「汝可回心念观音大悲咒，吾当口授，若能精进，必获善报。」卒依言受之，一心念诵，自是疮痍渐复，手指皆生。既平愈，遂削发为僧，于伏波将军故宅，建立精舍住持焉。（出太平广记）

唐岑文本，字景仁，棘阳人。少信佛，诵普门品。尝乘舟往吴江，中流舟覆，人俱溺死，文本亦没水中，俄闻有人云：「能诵普门品，水难应免。」如是者三，遂浮水面，须臾抵岸。一日于家设斋，一僧后去，谓曰：「天下方乱，君以善缘，幸不及难，终逢太平致富贵。」言讫不见，及彻斋复，于[木+宛]得舍利二粒，后仕唐为中书令。（出法华感通）

唐武德中，醴泉人徐善才，常斋戒，诵观世音经逾数千遍。曾往京城延兴寺，修营功德，归时道逢胡贼，将所掠汉人，并向洪崖杀之。善才知不免，唯疾念观音经。当杀时，了不自觉，至夜方知身在深涧树枝上，去崖三百余尺。以手摩顶，觉微痛而无伤。渐下树，循涧南行约数十里，天晓，去贼已远。得路还家，琬法师尝说其事。（出法苑珠林）

唐贞观中，河南董雄为大理丞，坐李仙童事，上震怒，使侍御韦惊鞠问甚急。大理李敬玄司直王忻等数十人同系狱。雄专念普门品，日诵三十遍，夜亦不息，枷锁忽自解，惊告守者。其夜监察御史张守一直宿，亲视，甚怪之。更锁严，封而去。雄仍诵经，五更锁复解，落地有声，而封题如故。台中内外闻者奇之，事平，同室囚俱获免。（出法苑珠林）

唐杜智楷，济阴人，少好释典，不仕不娶，被僧衣，隐居太山，以读诵为事。贞观二十一年，自山中还，忽患疾垂死，以袈裟覆体，昏然如梦。见妇女十数人，屡来相扰，智楷端然不动。渐逼近前，言欲共执智楷去掷北涧里。有揽著袈裟者，忽齐声念佛，退后忏悔，请为造阿弥陀佛，诵观音菩萨三十余遍，少间遂觉体上大汗而愈。（出法苑珠林）

唐麟德中，京师永兴坊许俨，取鱼为业。后患疾，冥然苦死，身赤如火，痛逾炭灸。自云：但见火车来烧身，冥官责其取鱼业重，遣现生受罪已经数日，乍生乍死。亲戚劝作功德，遂造观音像两躯，供养忏悔，仍令合家茹素，未几，病遂差。（出法苑珠林）

唐成圭，天宝初为长沙尉部，送河南桥木始至扬州，遭风水，遗失甚众。州司谓其盗卖，拷掠难堪，妄承破用。州司转帖潭府，时班景倩为潭府，严察之吏也。遣校杨覲至扬执圭，覲欲婪贿，非刑逼勒，以锁枷附于船梁，四面钉塞，唯开小孔通食。圭意若至潭府必死，发扬州日，便矢志念救苦观世音菩萨。恒一日一食或不食，但饮水清斋。经十余日，至滁口，心口念诵恳至，枷锁忽然自开。乃伺夜深，舟人尽卧，拔除所钉，出舱呼覲曰：「汝如我何？」覲惊起，问何得至此，圭曰：「我宁葬江鱼腹中，岂甘死汝辈手耶！」即跳入水，初至江底，遇一浮木，抱之得浮水面，凭浪送入芦滩，天明投村落中，居民送至滁州。官寮悉为惊叹，代具行李途费，劝圭入京，于御史台申枉。覲既失圭，一时溃散，因此亦出家焉。（出集异记）

唐王琦，太原人，居荥阳，自童孺不茹荤血。大历初为衢州司户，性喜持诵观音经。由少及长，数患重病，讽经无不差愈。又诵时，每有异类奇形之鬼，来相触恼，以琦心正不能干犯，自致消灭。（出广异记）

唐衡阳一士人，年高无子，祈嗣靡所不至。忽遇老僧，持白衣观音经授之，曰：「佛说此经，有能授持，随心所愿，获福无量。若欲求子，即生智慧之男，有白衣重包之异。」于是夫妇竭诚诵满一藏，数年遂生三子，果有白衣重包。衡阳太守亲睹其事，重为印施，亦以祈祠，不逾年生一子。（出白衣经经验）

唐饶州军典郑邻，死至阴府，王按籍知是误追，乃放还。语之曰：「汝还人间，勉力为善，汝见人杀生，但念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彼得受生，汝亦得福。」（出龙舒净土文引观音感应）

唐欧阳璨，徐州人，素持讽观音大悲神咒。家在州南五十里，偶夏月入城，薄暮方归。是夕天色暝晦，约行二十里，雷雨大澍，路之半有山林夹道，密阴邃谷，向多猛兽。璨心悸不已，既达山路，雨势弥盛。俄见巨物出于前，长丈余，色白，首足都不可辨，相去才十余步，同行不离。璨惧甚，欲持大悲咒，假菩萨力以御之。然口噤不能发声，但存心默念，数遍后，方能朗诵，诵之不辍，怪忽隐灭，雨亦稍息，遂得至家。（出玉堂闲话）

唐孟知俭，并州人，少时病忽亡，见衙府如常时，不知其死，逢故人为吏，谓曰：「因何得来？」具告知，始知所至为冥途。更为捡籍曰：「君平生无福果，何以得还？」知俭曰：「我一生诵多心经及观音经，虽不记数，约三四万遍。」吏果捡获之，为白冥主，放还更。问：「欲知尔前程乎？」遂以簿示之，上载知俭合运出身为曹州参军转邓州司仓，即掩却不许看。引入一黑坑遂活。不知运是何事，寻有敕募运粮，因选授曹州参军，转邓州司仓。去任，又选晋州判司，未至而卒。（出朝野僉载）

唐李昕，善持千手千眼咒。有人患疟，昕咒之，其鬼见形，谓人曰：「我本欲大困辱君，为惧李十四郎，不敢复来矣。」十四郎即昕也。昕家在东郡，客游河南，其妹染疾，死数日。回生云：「初被数人引入墓间，中一人云：『此李十四郎妹，今从河南，还将至家，彼善人也，如闻吾等取其妹，必以神咒窘我，等不如早送还之。』」女活，昕亦到舍。（出广异记）

唐桃林令韩光祚，携家之官，途经华山庙，下车谒焉。入庙而爱妾暴死，令巫请于神。巫言：「三郎欲取汝妾。」既请且免，至县终当取之。光祚到任，乃召金工为妾铸金为观世音像，求免此难。五日妾复暴卒，半日方苏，云：「适华山府君备车骑来迎，出门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车骑畏，不敢过，因之散去。」光祚由是益信内教。（出记闻）

唐马郎妇者，出陕西。先是此地俗习骑射，不知有三宝名。元和十二年，忽有美女，挈篮鬻鱼，人竞欲娶之。女曰：「有一夕能诵普门品者，则吾归之。」黎明能诵者二十余辈，复授以金刚般若，能诵犹十人。乃更授法华全经，期以三日通彻，独马氏子能之。乃具礼迎归入门，女称疾求止别房，须臾便死，体即烂坏，遂瘞焉。数日，有紫衣老僧至葬所，命启视，惟黄金锁子骨而已。谓众曰：「此观音大士，悯汝辈障重，故垂方便示现，以化汝耳。」言讫飞空而去。（见宋潜溪像赞序）

唐陈玄范妻张氏，精心奉佛，恒愿自造观音像，终身供养。力不能从，专心日久，忽有观世音金像，光彩辉煌，长五尺许，现于高座，众叹其精感所致。（出辨正论）

南唐李后主，手书金字心经一卷，赐宫人乔氏。后入宋，太宗禁中闻后主薨，自内庭出经，舍相国寺以资荐度，且自书于后云：故李后主宫人乔氏，伏遇国主百日，谨舍昔时赐妾所书般若心经一卷，在相国寺西塔院，伏愿弥勒尊前，持一花而见佛云云。其后江南僧持归故国，置天禧寺塔相轮中。寺后大火，相轮自火中堕落，而经不损。（出默记）

宋释遵式，台州叶氏。其母虔祷于古观音而生师，十八剃发，先于禅林寺习律，继入国清，燃指于普贤像前，誓传台教。学高行苦，名冠二浙，博习教观，专志安养。尝力行般舟三昧，以九十日为期，素苦学，呕血处道场中，两足皮裂，师以死自誓。一日忽如梦中，见白衣观音，垂手指其口，引出数虫，又指端出甘露注口中，服之身心清凉，自此宿疾顿愈。出忤，顶相高寸余，双手下垂过膝，声如洪钟，皆与旧异，众咸叹仰之。师创下天竺寺数百间，建光明忏堂，每架一椽一磬，必诵大悲咒七遍。三经寇难，火皆自灭，由愿力坚固所致也。度弟子百余，学徒千数，惟宗净土。著净土决疑、行愿二门，及净土忏法、金光明、观音诸本忏仪行世。天圣十年坐逝，年六十九。众见大星陨于灵鹫峰，时号慈云忏主。（出莲宗宝鉴）

宋范文正公仲淹，寓居苏州，母亡三七，梦泣告曰：「我以阳世造业，为泰山府君所羁，受罚不堪。吾儿素孝，乞诵金刚般若一藏，救拔母罪。」公惊哭而醒，即斋沐延缙流于玄墓山，讽经七日。礼忏将满，又梦母曰：「缘儿至诚礼诵，感白衣大士降凡，持经半卷，今母不但消罪，更得生天矣。明辰儿入经堂询之自知，宜以厚[贝+亲]叩酬大士。」言毕而去。公明旦备[贝+亲]拜谢众僧，因问众中持经半卷者为谁，众俱失色，答曰：「所礼经典，一字不遗，岂有只持半卷之事！」旁有一僧从容告云：「昨大众念经，山僧倚立点看，至第十六分旻，大人至拈香，便归厨作务。今承问，敢以直对。」公即稽首下拜，虔奉[贝+亲]礼。僧言：「莫！莫！」忽腾空不见。缙俗无不瞻仰，公因是创莫莫禅堂，以纪灵异，至今不泯。（出金刚灵应）

宋汴京张庆，祥符中为司狱，常以慈慎自持，晨兴扫除滥秽，暑月尤勤，饮食汤药卧具，必加精洁。每戒其徒曰：「人不幸罹于法，我辈若不怜恤，受罪者何从赴诉耶？」生平持诵法华经，每遇重犯就戮，必为斋素诵经，一月乃止。尝教狱囚，有罪当自认，毋诬良善，以重己孽。妻袁氏，年四十八染疫死，三日忽苏。曰：「我始至一秽所，思得清凉处，忽见白衣大士谓曰：『汝不当至此，且尚未有嗣，汝夫多阴德，子孙当有兴者。』」乃以手挈之而出，遂得苏。明年生子，亨官三班

借职。庆年八十二，无疾而终，六孙皆显仕。（出感应篇传）

宋京师人翟楫，居湖州四安镇，五十无子，绘观音像虔祷。其妻方娠，梦白衣妇人以盘送一儿，姿甚韶秀，欲抱取之，一牛横隔其中，竟不可得。既生男，弥月不育。又祷加虔，有闻其梦者，告楫曰：「子嗜牛肉，岂为是欤？」楫悚然，遂誓举家不复食。仍梦前妇人送儿至，果生男，后贵显。克复按：大士送儿，竟为一牛作梗，岂大士神力不及一牛？实其人之善福力，不敌恶业力耳。究竟悔祸，而卒得子，则大士之慈悲灵显更奇矣！然则洗心改过，乃承受救度之地也。（出转劫轮）

宋溧水俞集，宣和中，赴任兴化尉。挈家舟行，淮上多蚌蛤，舟人日买食之。集见辄买，放诸江偶。见一筐甚重，众欲烹食，集倍价偿之不可。遂置诸釜中，忽大声从釜起，光焰上腾。舟人恐，启视之，一大蚌裂开，壳间现观世音像，傍有竹两竿，相好端严，衣冠瓔珞，及竹叶枝干，皆细珠缀成。集令舟中皆诵佛悔罪，取壳归家供奉焉。（出感应篇传）

宋绍兴戊辰三月，史越王浩初为余姚尉，偕鄱阳程休甫，诣潮音洞，参礼观音大士。心求灵应，初寂无所睹，晡时再至，一僧指曰：「岩顶有竅，可以下瞰。」扳援而上，顾瞻之际，忽现瑞相，金光照耀，眉宇了然。将暮有，老僧来访，云：「公将自某任历清要为太师，是一个好结果的。文潞公他时作宰相，官家要用兵，切须力谏。二十年后，当与公相见于越。」遂辞去，出门忽失所在。乾道戊子，以故相镇越。一夕，有道者神貌清异，称与丞相有旧。阖人拒不肯通，乃索纸大书云：「黑头潞相，重添万里风光；碧眼胡僧，曹共一宵清话。」掷笔而去，浩大惊异，令追之，遍觅不见。回忆补陀往事，始悟道人即昔日老僧也。

宋淳熙末，建昌走卒杨亮，病见两吏持符追己。亮与之俱出，俄到官府。王问：「生时有何功德？」对曰：「身供趋走之役，每遇差使，不敢违程限。」王曰：「不问此事，别有何阴鹭？」亮始悟为冥司，曰：「但念得观世音经。」又问：「既诵经，曾行若何善事？」对曰：「小人那得一善可称，但知守本分不害人耳。」王命检籍如所言，遂得再生。（出善余堂笔乘）

宋建宁人赖省干之卜天下知名，素挟妖术，杀人祭鬼。常于浙中觅十余岁童女，养以供用。其母喜诵佛书，女随之习念心经。嗣此女当轮祭，沐浴装饰，纳空室中，锁其户而去。女自分必死，一心诵经。夜半觉有物，自天窗下，光烨烨然。怖甚，急念揭谛咒。女口中忽有光出，此物逡巡欲进复却。良久，口中光渐大，出射此物，铿然有声，仆地。其室近街，值夜巡卒过，女大叫杀人。卒报所属，率众破壁取女，见一大白蟒死矣。捕赖及家人，鞫问伏辜，黥配海外，籍其家。今为詹安抚居宅。（出谈薮）

宋张孝纯，有孙五岁不能行，或告之曰：「顷淮甸间一农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观世音名号不辍，遂感观音示现，因留四句偈曰：『大智发于心，于心无所寻，成就一切义，无古亦无今。』」农夫诵偈满百日，痼病顿愈。」孝纯遂教其孙及乳母斋戒持诵，三月而步武如常。儿患腿足者，诵之皆验。（出笔乘）

宋李郡君，素著贤德。有老姬李氏，持珠至其家求售。既去，珠遗于地，郡君收之，怪姬久不来。一日复至，形容瘦削，大异于昔。郡君询其故，曰：「向所货珠，归途失去，原主不时逼索，倾家不能偿补，忧郁成病，几不能起。」郡君曰：「珠当时遗此。」即取还之，姬喜出望外，祝谢不已。后郡君感疾垂危，梦青衣人驱车出野，至一大官府。见两伟人，巍然上坐，引问姓氏，郡君

方知为冥司。平日素持大悲咒，遂默诵之，堂庑摇动不已，左右皆惊怖欲仆。伟人立语曰：「勿诵！放汝还矣！」吏持簿书至案，伟人问曰：「记得还李姬珠事否？」郡君曰：「有之。」一伟人执笔曰：「增汝寿二十年。」其一人曰：「毋太多。」执笔者曰：「妇人不爱珠宝昧心贪财，已为难事，况有持经功德乎！」即命青衣人送还。郡君仍升车，至门而入，见其尸卧帐中，家人环泣，忽然惊醒，疾亦遂痊，后果历二十年卒。（出感应篇增注）

宋都官员外郎吕宏，妻吴氏，夫妇各斋戒清修，晓悟佛理。吴虔事观音有灵感，每于净室，列置瓶缶数十，以水注满，手持杨枝诵咒，辄见观音放光入瓶缶中，病苦者饮水多愈。所咒水积岁不坏，大寒不冻，世号观音县君。有二侍女，亦修净业。其一奉戒严苦，或终月不食，但日饮吴所咒观音净水一盞。已而忽见佛及菩萨在目前，三年得往生焉。（出龙舒净土文）

宋德兴县董母李氏，诵普门品三十余年。后入冥，见观音垂手引之，光明如昼，云：「尔数已尽，缘有善根，故来相授。」豁然而苏。（出法华感通）

宋吉安王氏女，日诵观音普门品，及弥陀、金刚诸经，念佛求度。母死既殓，流血淋漓。女誓云：「若我孝心，愿秽气不作。」言讫血即止。后父娶继室，与同修净业。临终请僧说净土观法，忽索衣，吉祥而卧，揽观音手所执幡，寂然化去。（出往生集）

宋郑氏，钱塘人，日课观音经，念佛不辍。后病中索浴，浴毕西向坐，问家人云：「闻磬声乎？净土诸圣，且至已而。」合掌喜跃曰：「佛菩萨来，观音手执金台，如来接我登座。」遂奄然而寂。（出往生集）

宋倭使入贡，船泊补陀洋，见观音灵异，欲载入本国，临行风浪大作，满洋开铁莲华，船不能前，倭惧而还之，故名莲华港。又中宫王贵等，奉旨赍送华幡宝香诣山，心窃自疑云：「汪洋巨浸中，菩萨安在？皆人自妄信耳。」方思维，满海生铁莲华，风涛汹涌，舟不能行。从人望山号呼叩头，风浪稍平，辄有白牛，隔山浮至，尽食其华，舟始可移。已而牛返水际，化一白石，至今存焉，故莲华洋亦名石牛港。元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颜定江南，部师哈喇歹，来谒潮音洞下，窅无所见，乃张弓引矢射洞而去。及登舟，满洋复生铁莲华，遂大惊怖，率众罗拜悔谢，俄见白衣大士并童子像，示现云端。自明洪武初徙海上，居民而灵异见少矣。然汤公和舟至沈家门，犹见浮一金钵盂焉。永乐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潮音洞现白衣大士，龙王、龙女等随之，辰巳时现，开长眼，面带烦恼；午时现紫色身面壁；酉时善财岩外现白衣金冠菩萨，坐红日中。正统二年二月十九夜，现宝珠放大光明相。传如此类，神应非一。（出观音感应）

元平江僧惠恭，病翻胃，不能饮食。夜梦一猫入腹，从此病日甚，思食鱼。恭自知是业报，遂发意诵观音菩萨百万声，日持大悲咒百八遍，后复梦至山中，遇道人曰：「吾与汝药。」俄有青衣童子，笼一鸡至前，猫自僧口跃出，径入笼擒鸡。惊觉而病顿愈。（出报应录）

元大德五年，集贤学士张蓬山奉旨厘祝诣潮音洞，见观音大士相，仿佛在洞壁间。次至善财洞，童子倏现顶上，瑞云中复睹大士宝冠纓络，手执杨枝，护法神卫翼其前。张率众作礼，良久渐没。（出观音感应）

元南京大宁坊王玉，年逾四十无子。至元二年乙丑，于友人马公酌家神前，见白衣观音经，问：「此经何来？」马云：「庚申春，大军南还，携带南人，止宿本家，遗下而去。」玉取回，专

心持诵不怠。丁卯岁四月十四夜，岳母刘氏梦白衣人头戴金冠，携一童子来曰：「吾与汝送圣奴来。」刘氏接抱，恍然而寤。明日巳时，妻张氏生一男，神气耸秀，果有白衣之异，即名子曰圣僧奴。夫妇遂发愿刊施五百卷，以酬抱送之恩。万历庚寅，袁公了凡刻祈祠真诠，载此经。云经咒原出大藏，名「随心陀罗尼」，受持者一切祈求，悉令满足。若求子，持诵此经，往往获白衣重包之验，灵应甚多，不具载。（出白衣经经验）

元陶氏十六娘，常熟徐村人，年二十六，寡居无子。愿生净土，恒持念观音普门品，忽梦白衣人，手挈白莲花一朵与食之，觉后心神颇异，嗣装一小阁，西向诵弥陀经。念佛甫三年，见佛现光明，经函上有火团如弹子大，氏恐烧经，手扑之，乃得舍利一颗，终时化佛来迎，别众而去。（出净土善人咏）

明成祖永乐十五年秋九月十二日，钦颁佛经至大报恩寺，是夜寺塔见舍利光如宝珠，十三日现五色毫光，卿云捧日，千佛、观音、菩萨、罗汉妙相毕集。续颁佛典至淮安给散，又睹五色圆光，彩云满天，云中现菩萨、罗汉、天花、宝塔、龙凤、狮象，又有红鸟白鹤盘旋飞绕，群臣上表称贺，上大嘉悦。（出皇明通纪）

明温州医僧法程，字无枉，少瞽，百端治之不愈，但昼夜诵观世音名号，如是十五年。梦中闻菩萨呼之使前，若有物繫其足不可动，菩萨叹曰：「汝前世为灸师，误损人眼，今生当受此报。吾怜汝诚心，当使衣食丰足。」遂探怀中，掬宝珠满手与之。既寤，医道大行，衣钵甚富，后享高寿。（出唐冥之医劝）

明崇祯戊寅，扬州僧垂髻北游，道经宿迁，偶患胁痛，四医不能治，展转号呼，不饮食者三十余日。一晚，友人谓曰：「汝平日讲演经论，每劝人称念观世音，可以救苦。今染此笃疾，何不皈命大悲，以求自度？」髻昏愤间，闻言有省，急命具香烛，高声持观音号不绝口。至四更，声忽寂然，众惊谓气绝矣！启门视之，髻正鼾睡。午后忽呼曰：「我饥甚，速为具饭。」食毕即能起行，众惊问何缘得愈。髻曰：「我初称名时，痛如刀割，久之空中忽现祥云，见观音以瓶中甘露灌我顶门，清凉沁骨，汗流如水，因而熟寐，已霍然矣。」众咸合掌赞叹菩萨之应如是。

明吴江县吴璋，十一岁丧父，母陆氏，永乐癸卯以孀妇选给内廷，宣德丙午，随亲王分封广东。璋往觅母，舟中设观世音像，日夕哀祷，愿必见母。继患痢，昏愤中犹呼母不置。遇僧蕴空，调理得生，及抵广，王已改封江右饶州矣。奔驰沙碛，两足俱裂，卧野寺廊间，遇焦道人，施药敷好。一日过岭，蛇啮其足晕地，复见前道人以药涂之而愈。又投宿孤村，有妇人求荐寝，璋曰：「吾半死枯藤，岂有春意。」力拒之。出门雪深数尺，匍匐前进，得古庙憩焉。又见前道人慰之曰：「为母忘躯，真铁汉也！天不负尔苦心，见母在即矣。」出饼与啖。天明寻路而行，至饶访王府，母果在。璋屡启乞母终养，不允。乃就府东赁一室，中书「思亲」二大字，旁贴云：「万里寻亲，历百艰而无悔；一朝见母，誓九死以何辞。」王闻贤之，允其请，母子终得相见。人谓璋孝思所感，然大士变化护持之力，亦彰彰矣。（出鞭心录）

明正嘉间，滇南周廷璋，字玉宇，性淳朴，与人相对辄善笑，人犯之亦笑，治家不计生产有无，不识衡量，而雅好施，有则散之贫者。每晨起，必虔诵观音经暨金刚、弥陀各一卷，时欣然自得曰：「吾岂藉是为行资哉？吾不离日用，不涉贪爱，庶几如是而已。」尝昼寝疾，有胡僧入室，合掌作礼，倏不见。家人忧之，谓翁且逝矣！俄疾愈，年八十七以清明日扫墓，辞祖考还，谓妇唐孺人曰：「弥陀迎我，观音、室利亦至矣。」又明日曰：「观音食我一芋，谓我勿茹荤斋，五日可

西行也。」自是每食一粥一蔬，至期沐浴整冠，令子弟诵如来名号，自诵经，端坐而化。翊日体香洁如生。（出金刚灵应）

明刘谷贤，黄州人，隶虎贲左卫军。尝从太监郑和使海外诸番国，舟经大海洋，刘忽失脚堕水，时风帆迅驶不可救援。和令人升桅竿望之，遥见一人隐隐出没波涛中，相去数十里，咸谓无复生理。须臾，刘追及舟，舟中人大喜，速以物引上。见大鱼长丈余，悠然而去。人皆异之，刘曰：「此鱼载我至此，将没者数次，鱼辄以鬣鬣负起，故水不入口。」舟中人问：「尔平生有何善果，致得此报？」刘云：「但念观音经耳。」（出善余堂笔乘）

明福州南台寺塑观音像，将毁其旧塑，工林翁求归事之。后数月，操舟入海，舟坏而溺，急呼观音曰：「我尝救菩萨，菩萨宁不救我？」语讫，身便自浮，得一板乘之，惊涛自天，约行百余里，随流入小浦中，获遗物一笥，颇有所资而归。人以为观音之助。（出笔乘）

明沈见泉祖游黎里罗重寺，见后殿毁拓，观音首顶箬笠，叹曰：「菩萨慈悲，能与人智慧，某愿重修此殿，求吾子孙有一二读书者足矣。」归谋之妇，妇曰：「今有米数百石，速易银，独力完此功德可也。」不日栋宇法相，焕然鼎新。其孙尧中，曾孙梦斗，相继登第。（出鞭心录）

明王应吉，素虔奉观世音。万历壬寅，奉使东行，便道还里，患痰火疾，水浆不能咽者七日。梦乘肩舆，循大河浒，忽前人失足，王颠堕水，中鳞甲之类，种种见前，因念此类我尝啖之，今为难矣。恍惚若有人挟王起崖上，则赤日当空，观音大士倚岩而坐，王以手扞衣不湿，因叩谢。大士谓曰：「汝家世奉我，故来相救。但杀业颇多，致有是病，若戒杀即愈。」王曰：「承慈力普度，此夙心也，敢不遵命。」倏然而觉，身汗如雨，自后遂盟心戒杀，自作纪灵戒杀衷言，志其事。（出广仁品）

明天台王立毅，字伯无，领万历丙午乡荐，梦其父大中丞公士性，有十年五死及植德禳灾之谕，及于嘉禾三宝前誓奉长斋，受天台杀、盗、淫、妄四戒。后任江西新淦县，此事都废。戊午入觐，舟次荻港，夜为冥府所摄，主者厉声叱曰：「尔阳算尽丙辰八月，延至今者，斋戒力也。尔奈何弃之！」命取簿以示，见名下年月皆有注，至丙辰八月辄空。毅览毕，叩首曰：「居官势不得不尔。」主者曰：「奈算尽何！」命驱入狱，一坐侧宰官请曰：「试取破戒后事稽之。」须臾肩两麓至，皆令淦文卷，并平日偶书，寸纸俱在。皆有气腾，上青白赤黑不一色。主者令各捡之，先捡黑与青成聚，次捡白聚、赤聚已。而青者渐隐，黑者缩小如箸，而赤者赫然独盛。毅旁睨赤聚中，见所刻金刚般若，及好生编社仓卷俱在。主者曰：「是尚知植德，损五官，全其躯命可乎？」乃命抉其目，便昏暗无所见，觉有人促之去，一跌而寤。张目见灯火如刺，了不可开。其夜梦有人复以钉钉目，痛楚滋甚。遂却医药，决意乞休归里，弃家精修净业。庚申七月，礼忏幽溪，夕梦观音大士以杨枝洒甘露点其睛，晨起豁然见物，两目复明。后历游云栖、博山之门，真参实证，再生者又一十二年，号壁如大师。（出同生自记）

明万历间，平湖陆五台尚书，有仆与人争殴，误伤人死，惧而求救于公。公曰：「杀人者抵国法也！我堂能徇情为汝求免？汝在狱中，宜专心诵观音菩萨名号，三年我来赦汝。」其人奉命，时时持念不怠，才一年遇赦而出。（出观音感应）

明吴郡徐明甫，赴馆于楚，遂徙家焉。好学笃行，教子读书，素供观音大士一轴，礼敬甚虔。子名矿，十余岁忽遭危疾，夫妻于大士前晨夕叩祷，至七日夜，梦菩萨告曰：「无忧！汝子明且可

起也。」忽闻有声震桌上，惊而寤起，视所供大士几前，果碟诸器俱坠地，检之无一损者，子口中喃喃微声唤曰：「菩萨救我！菩萨救我！」问之不应，天明询其故，子曰：「昨夜半正愤绝间，见大士至卧榻间，呼男曰：『吾救汝！』乃以水一瓯，命饮之，冰凉彻骨，遂举体得汗而爽耳。」不数日，病果愈。后子成万历丙辰进士。（出徐氏庭训）

明万历中，焦甲以江阴县吏选湖广典史升知事，离任三四程，泊舟江上，有一南僧，自蜀江来，求附载舟，人不许，僧因吐情告焦曰：「贫僧有募金六百两，将往普陀为观世音建幢树刹，幸附而南，此功德诚无量也。」焦与偕行数日，忽萌恶念，一夕大风，竟推僧江中，发其篋，果六白金，悉入私囊。晓起，见僧从水出，向前索命，抚其背曰：「我命已矣，金乃十方所施，终不为君有也。」自是昼夜现形搅闹，凌晨起坐，僧已在侧，且云：「吾已诉上帝，帝怒将戮汝父子。」焦忧惧成疾，坐卧不宁，所至驿所，延僧道荐度，疏中文不敢直书其故，唯叩头恳祷悔过而已。逡巡抵家，病益剧，愿将此金作佛事，凡襁谢无所不营，而僧时至必大呼曰：「功德何益，还我六白金往南海去！」或来从屋上，或走出壁间，或据床附屏，已而家人悉见惊走。金曰和尚来，百计哀求，僧终不允。焦归将一年，僧物已物俱已垂罄，恹恹待毙。忽一日，亡僧持刺造访，阖者辞以主人疾笃。僧叱云：「吾非常客，必欲见汝主，救其残喘耳。」时焦方伏枕呻吟，妻拊环泣，共睹僧形。复闻僧通姓名于外，焦痛恨云：「索命鬼变幻如此，不如速死。」遂投身床下，持刀将自杀。家人力抱止之，而僧已直闯入室矣。谓焦曰：「我人也，非鬼也。君屏妻子，当语其故。」众出避，僧曰：「去年游魂于风浪中，分必死，倏见观世音自空中降，持一灯引入芦洲，遇渔人救脱。六白金虽为君取，随复募化已足其数，今将之普陀，偿此宿愿。顷过江阴，人传君病奇怪，特尔造见，为君释杯蛇之惑耳。」焦曰：「幸师不死，但金尽无偿，奈何？」僧笑曰：「吾来并不索金。」焦举家感恩列拜，欲办衣履相贻，固却不受，仅享一饭而去。使人迹之，果乘海船往矣。从此鬼形遂绝，然焦病终不愈，数月卒。止生一子，少有文名，方应举，以亲丧不能赴。偶步于江，忽跃入浪中以死。僧归自南海，闻而叹息久之。（出感应篇增注）

明万历甲寅，歙县吴奕德，随叔正[昆+鸟]受业临塘寺。[昆+鸟]叩普门大师有省，遂皈佛法，且晚率诸生持斋，顶礼西方。奕德尤深敬信，发愿书大悲经五十卷，金刚经三十卷。五月二十九日，浴琴溪，暴病气绝，掖归卧尸于床，忽言曰：「我乃佛前左护法关，奕德因[忤-千+吴]杀宿冤，摄入冥府，以彼奉佛，持经善念，特来护之。[昆+鸟]可为念佛讽经，候其初七还魂，书经酬愿，藉此功德，怨鬼得超度矣。」初七日，奕德果苏，自捧其腰，连呼跌痛。叔问故，告曰：「浴溪时，见两人执牌来唤，遂从往。心计家人不及救我，不若我自念佛。须臾进一城，遥望署额曰『森罗殿』，左四生司，右四死司，阎君坐堂上，持头鬼无数。我至奋前欧击，旁坐一乌帽者，问曰：『汝何言？』我踟躅无措，惟默念佛。被笞掠觉念佛则痛可忍，终茫然不省。判官引至清水潭洗胸，见五脏，方知前生为将，[忤-千+吴]杀人八百命，今业满受生，索偿不放。仍赴殿辨理，泣诉以王事所致。阎君怒曰：『大辟应烹。』即有火面碧身鬼卒，舁大铛沸油，束我将投之。殿前倏现金光一道，幽黑皆明。左右惊报：『西方到！』见韦驮与关帝在空中，韦驮举杵入铛，铛悉起金莲华。阎君合掌叩礼，随放我归命。两黄帻者，送之经峻岭。黄帻者扑我下，故腰跌痛耳。」叔扶起，拜谢佛与大士及韦驮、关帝，至诚施写二经，合室钦奉三宝云。（出金刚果报）

明万历间，包凭字信之，嘉兴人，父为池阳郡守，生七子，凭最少。赘平湖袁氏，博学高才，累举不第，留心二氏之教，尤信持观音经。东过泖湖，至一寺，见殿后倾圮，大士像淋漓露立，即解索中得十金，授主僧修之。僧告以功大银少，不能竣事。复取布四匹、衣七件益焉。内纛褶新制，仆请留。凭曰：「但得圣像无恙，虽裸体何妨！」僧垂泪云：「舍银及衣布，犹非难事，只此

一点诚心，何可易得！」工完，凭梦伽蓝谓曰：「菩萨赐汝子孙享世禄矣。」后生子忭，孙怪芳，相继登第。（出鞭心录）

明常熟严尚宝征，字道彻，文靖公仲子，年三十无子，曰者推为艰嗣。置两妾，俱不选色，容质朴陋，人争笑之。偶过姻家，见一侍女，年及笄未蓄发，问其主，云以暗故，终成废人。道彻惻然曰：「第令蓄发，吾将娶之。」其姻家未敢信，道彻即为申约，逾年果纳焉。文靖闻之，喜云：「吾儿所行，允合天道，必有后继。」三妾皆生子，道彻素诵白衣陀罗尼，且坚持不杀戒，凡举子，多重胞之异。后子姓繁昌，青云接踵，诚厚德所培也。（出感应篇增注）

明绍兴韩弘儒，四十八岁除夕，妻金氏梦亡姑曰：「汝夫明年重九，大限至矣。」金恐伤夫意，不敢言，惟虔祷白衣大士，以祈夫寿。明春韩赴馆，于表姊家见有老婢数人，从容语姊遣嫁之，一月内，俱得所配。寒食后，访一宦子，几上多新倾色银，韩正色曰：「君生富贵家，宜轻财树德，何贪小利，为刻薄事！兄获微益，而人受大损，在人只损利，在兄即损德，是损于兄者更大矣！」宦子怅然，誓弗再倾。端午归过一酒馆，见宦仆手持锦袍，讲息人命讼事，百端把持，一语不合，将袍毁裂，欲以激怒主人。韩随往谒宦，详述始末，指天设誓。宦素服其刚直，责奴遣之。七夕设宴，坐有乡绅，自言清正，某亲冒势争产，某族冒势构讼，一一批揭与被害人，到官罚之，举座赞叹。韩微哂曰：「禁止冒势，固盛德事，然亲族情，谓亦不可伤。何如温颜受禀，详询曲直而谕解之，为两得其平乎！」乡绅敛容称善。九月初，门生五人中式来谒，韩谓曰：「贤契已进一阶，宜益修德，以祈上达，切勿轻言纳宠，伤糟糠之情；勿疏远故旧，致穷交之憾；勿多收仆从，启生事之渐；勿过为奢费，开妄取之端。」诸生唯唯受教。是夜妻梦大士曰：「尔夫寿终九月，以近来劝戒良言，造福广大，益寿二纪矣。」韩重九归，果无恙。妻为述两梦，自是益勉于善，后以明经作令，高年致仕。（出劝戒全书）

明彭孝子有源，字信宇，湖广益阳人。幼即虔诵大士、三官诸经，以祈亲寿。父尝病笃，割臂肉疗之。逾十年父卒，奉母吴氏，家贫勉具甘旨。崇祯丙子，秋母疾笃不能起，又疽穿手掌，痛不能忍。源日夕忧思，夜梦大士，谕以母寿将尽，得人肝服之，犹可愈。晨起视母，母正思羊肝。源曰：「是菩萨启我也。」乃垂涕跪祷，愿剖肝救母。至夜见大士诸圣，幡幢而前。源惊醒，汗下如雨。乃澡身顶礼，举手扪心，约得肺肝所在，持刀自刺。一剖而血进，二剖而膜开，三四剖砉然有声，迨六剖而心出，遂缘心得肺，缘肺得肝，时痛几殒绝矣。顷之稍苏，始呼妻至，令速煮肝进母。母不知欣为，下筋病即霍然而愈。事闻远近赞叹，顾其肺棱棱出在外，疮口未合，众为祷于神，大士示梦曰：「是孝子肺收之无难，末世鲜仁孝者，欲出之百日，令世人遍观之耳。」孝廉王文南叙其事。（出启祯野乘）

明刑科李清，字心水，广陵人。初有一子，痘殇。母姜安人追悼不已，日诵白衣观音经，为子祈嗣。未几，心水查盘绍兴，梦一妇人抱儿入室，面带痘痂，似将愈而落者，语心水云：「如云如月。」觉而异之，晨起，适某生以绣观音赠，抱儿如梦，上题一诗，起有「彩云香绕海天潮」，末有「还来月桂月中飘」之句，恰应「云月」二字，时夫人甫孕，果生子。

明崇祯辛巳，当涂县官圩，有山东一瘫子至，以手代足，乞食于市。人多厌之，瘫者虽病而负气，被詈骂辄不平，闻塘桥庵有修行僧曰水谷，往诉以乞食艰艰之苦。谷曰：「汝能发心出家，仗慈悲大力，或有施主。」瘫者从之，遂剃发受斋戒。虽行乞，不茹荤血。虽被辱骂，安忍而受。谷又教之念观世音名号，兼持准提咒，受持逾二年。戊子秋，忽夜梦一老姬呼之曰：「汝起，汝

起。」瘫者云：「我是瘫子，何能起？」老妪以手址其两足，觉直而不拳，晨起瘫病遂愈，居然一昂藏之僧矣。取号曰半崖，遂有供养之者。（出唐宜之己求书）

明洪武间，吉安庐陵县龙子翬，同室萧氏，笃于伉俪，求子甚艰。已卯十月，其妹淑柔得白衣五印心经，与嫂同览。见卷末祈嗣事迹，种种灵验，萧氏悚然敬信。发愿持斋诵经，并许施白衣经千卷。次年八月十六日举一子，形容清秀，名桂生，果符所祷。又宣德四年，彰德府张贵随淮王之国于广东，得白衣经，六年归里，偕妻田氏发心施经求嗣，未几得男。经愿未酬，十二岁忽病故。夫妇痛心追悔，焚香虔祷，施经一千五百卷，丁巳二月，复生一子，持验彰彰如是。（出白衣经经验）

明刘道隆母李氏，年四十，长斋奉佛，不解诵经，修葺静室，供奉观音大士，朝夕礼拜，念佛千声，虽盛暑隆冬不辍。刻施金刚经，听人礼请供诵，竭赏不恤，如此者二十五年。将终之前一岁，出督纺所余，延名衲诵经，大修功德。事毕，夜梦所奉大士，持素珠一串示之曰：「以此授汝，珠数乃汝往生净土之期也。」梦中数之得五十三颗，不解其意。至庚子五月十三日，忽告家人曰：「吾今日行矣，可举家大声念佛，助我西去。」子妇辈相与坐榻前，同声念佛。逾时面西，端坐而逝。（出金刚灵应）

明朱德贞，肝江人，益藩辅国常茫第三女，祖翊钟，有贤名，尝辑仁孝皇后善内训章，圣太后女训、古烈女传、女孝经、女诫诸书，为女教大成行世。女幼淑家诲，性至孝，八岁字仪卫王廷卿子重贤，十岁重贤殇，闻讣即素食缟衣，绣大士像，早暮焚修，默有所祷。及笄，有求婚者，始跪告父母曰：「女王氏妇也，自重贤死而志决矣。」父母怒责之，志益坚，且誓云：「必不得为未亡人死而已。」遂绝食自经，父母惊怖，不复议婚。天启辛酉秋，届重贤忌日，先叩二亲，辞祖庙，于八月二十九日归王。素经执杖举哀设奠，出自制文祭重贤曰：「恭伯蚤死，恭姜守义，之死靡他，柏舟矢志，世有升降，心无古今，嗟未亡人，诞育宗室，八岁许婚，实有定匹，云何不幸，夫也遽殇。我虽幼小，默念纲常，祖王好贤，父母乐善，内则熟闻，芳规习见，宫闱纂缟，永谢铅华，坚持节孝，光我国家。兹及笄年，当以死决，吁天叩阍，庶几监察，誓不改适，从一而终，金曰孔臧，稍慰忡忡。登子之堂，设子之位，写此血里，倾此血涕，甘执妇道，事我舅姑，他日同穴，其无愧乎！」按抚上其事议旌，年未及格，引淮藩隆姬例，岁给膳米五十石。遂扫除净室，皈依三宝，晨讽普门品、大悲咒，晚课弥陀经、往生咒，一切诗文，誓不复拈。遇翁姑父母生日，及重贤忌，必设供礼忏，自昧旦至夜分，仪轨不忒。比丘尼斋婆闻风求见，概禁绝。女使年逾十三即更去，翁姑亦倾心茹素，一切果饵，手整始馈，视疾问安必谨。甲子岁，父病沉笃，割股进之，父夜梦大士云：「汝以女孝，延年病得愈。」肝江人无不颂其节孝。（出启禎野乘）

大清释行仁，字指一，河南光山张氏。弱冠读书白鹿洞，遇异僧戒曰：「子有大难，能持大悲圣号可解。」师矢志受持，崇祯辛巳，献寇破县，屠戮及师，刃忽自断，贼异之，得不死，遂剃发。甲申抵金陵，从千华昧和尚受具戒已，见戎马充斥，乃东至昆山，于净室讲法华、金刚、楞严等经，缁素皈依。壬辰正月二日，端坐说偈化。（出法华感通）

大清徽商程伯鳞，久居扬州，事观音大士甚虔。乙酉夏，兵过杨城，程祷大士求救。梦大士谓曰：「汝家十七人，十六口俱得免，惟汝在数，不可逃也。」程醒又复恳祷，仍梦云：「汝前生杀王麻子二十六刀，今须偿彼可，令家中十六口并住东厢，汝犹在中堂候之，勿贻累家人。」程信之，越五日，兵至门，程迎问曰：「汝即王麻子乎？我欠汝二十六刀，可杀我，否则与汝本无仇

也。」兵惊曰：「汝何以知我姓名？」程具告以梦，兵叹曰：「汝前世杀我二十六刀，致我今世报汝；我今杀汝，汝来世不又报我乎？」乃以刀背斫程二十六下而宥之。唐宜之曰：纪此事有三意：一者，见菩萨大悲能回定业。二者，见宿业既熟难脱如是。从今以往，慎勿再造，将来之新业。三者，见目前所受，悉是往因，宜欢喜领受，不当怨尤，亦不必苦苦以趋避乱心也。又曰：凡虔奉观世音者，其人必笃信因果，一生善事必多，恶事必少，善念必多，恶念必少，此身心不与恶为缘，所以恶报可灭，岂偶然哉！（出己求书）

大清金坛孝廉虞庶颜，家世忠孝，阖门奉佛。生平常课，日礼大悲忏，诵金刚经，常刻施观世音经，劝人持诵免劫。丁酉冬，以仇家诬陷，逮赴江宁，远近无不冤之。庶颜但默持经忏不辍，既入狱，痛楚备常，如入禅定。伍伯极力掠其股胫，竟无所伤，惟有黑痕数缙而已，遂得昭雪。子山修甚孝，每夜为父赤身露祷北辰，严寒不辍，直到事解方已。使佛法无凭，则山修亦足死孝，况庶颜乎？

大清淮安庠士梁元征，素崇释教，凡法华、楞严诸经，靡不研究。中年艰于嗣息，且多病，因发心持长斋，日诵白衣观音经及大悲咒，仍刻袖珍小帙，朱印流通。室阮氏亦持准提斋，每晨虔跪讽经。未几征病悉瘳，阮氏连举三子。仲子汝惊，顺治庚子中式。诸孙绳绳，内一孙复显白衣重包之异，感无不应，此近事左足征也。

大清秣陵黄土山刘某，母四十八岁，求子得之，出胎即吃素，以母尚茹葷，不食母乳，粥汤糕粉喂长耳。又十年，父妾亦生一子。己丑，刘年二十九，弟年十九，同朝南海。舟中刘发愿求见观世音菩萨，忽海面先现二莲花，如车轮大，一花中立一童，一花中立一女，随见观音，坐大莲花之上。刘因礼拜，拜起仰视，菩萨与花俱不见。俄顷风浪大作，舟覆，同行六人及其弟偕没，独刘甫入水，觉眼前通红，有一僧携之同行，顷刻间忽到门，衣衫不湿，僧即失所在。入门母出，刘尚如醉如梦，母以茶汤饮之乃醒，为母备述其事，方知观音救拔之力。唐宜之曰：庚寅三月十五日，刘约丁僧过予，而是日放生，有长者在予寓，丁僧辞之，予至今缺缺。呜呼！观世音菩萨救人于苦难，不必在海中也，而海中尤多，但二千余里，顷刻抵家，入水而衣衫不湿，则此未之闻耳！（出己求书）

大清杨璜，字希周，当涂人，世居官。圩栗树坟，业儒励行，厌时文怪谬，趋法先程，坐此困滞。会兵绕其乡，璜泣谓家人曰：「吾祖父丘垄在此，何忍弃去？」因匿妻妾与子林中，以身守垄。兵来见坟内有衣冠者，将执之，璜急赴水死。子甫十龄，自林间见父溺，亦号哭奔投于水，时顺治丙戌三月十六日，越辰，两尸相抱浮出，见者陨涕。妻陆氏悼夫无后，誓断血肉，迎佛像于家。旦夕恸哭念佛，忽夜梦老妪携一子曰：「遗汝。」醒而叹曰：「愿妾张氏，遗腹生子，则菩萨之赐也。」岁暮，妾生女。陆氏泣曰：「已矣！」丁亥春，集族长告曰：「夫既无子，薄亩当分诸侄，吾得粗给衣食以抚此女。」言终复哭。族长不忍云：「俟小祥为璜作佛事议分。」及期，具会亲族，散斋之夕，亦三月十六日，女哭不已，妾抱就枕。张如梦魇，愤愤不醒。女怪啼益甚，嫡疾呼始觉，抱女入手，则已不复女身矣。陆大惊，家人群往，见面目依然，惟私处生长男根，其旁尚有血痕。众咸诧异，始悟菩萨灵爽，前梦不虚。竟至佛前庐拜，更名佛赐。次日观者阖门，闻县张公，取儿庭阅之，犹未信。问其宗族，异口一词，曰设儿变非真，侄辈不愿分其田宅耶？侯乃不疑。异哉！佛赐变身之日，即父子死难之日。然非璜之生平方正，子之至孝殉父，妇之号泣动天，岂能遭此千百年仅见之事乎！余窃又有说，若佛赐变形，非亲族群聚时，其又谁能信之？（出唐宜之己求书）

觀世音持驗紀（清，周克復）

绘像普门品颂

印光大师

大哉观世音，彻证法界藏；乘大悲愿力，普现诸色相。寻声以救苦，随感而遍应；如月到中天，万川悉印映。良由众生心，与菩萨无二；因其背觉故，遂致成隔异。既遇诸灾难，仰冀垂救援；即此一念心，便契真觉源。以故一起念，念于菩萨名；遂于当念中，蒙救离灾刑。世尊在灵鹫，席宣法华经；无尽意菩萨，以名敬致征。世尊遂略说，现身救苦事；大地举一尘，略示少分义。由是诸众生，得有所怙恃；如天地覆载，如父母抚育。昔有一善士，欲广菩萨慈；泥金书普门，兼绘救苦仪。年代已久远，幸得常保守；故致吴蝶卿，亲获谨承受。欲启世正信，因祈为著语；愿令法界众，同证实相理。乃忘其固陋，略表诸因缘；庶几见闻者，登第一义天。

【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设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威神力故。】

事证—觉世经说证：明天启间，杭城大火，有江右商，兀坐危楼，自知莫救。人见白衣大士，洒水楼旁，火熄。众叩作何善？商谢无之。后其叔言：彼父歿，遗产五百金，彼嫡出而长，四弟庶出而幼。彼经商廿余年，积五千金，诸弟婚毕，析产为五均分之，合族义焉。按此一行如是，则其人可知矣。大士感应事迹，多不胜数。当阅本迹感应颂，及灵感录，可知其概。

【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处。】

事证—夷坚志：宋徐熙载之母程氏，平素敬奉观音。绍兴四年，熙载馆彭大任家，挈二子往。及归，僦（赁也）石镇航船。长江淼漫，三更许，风雨暴至，怒涛拂空，榜人莫呈其技。熙载念父子寄命一叶，脱葬鱼腹，老母谁养？即率同舟齐声持观世音菩萨名。良久，遇巨桑一株，众力挽之，系絙（音律，船上大索也，）泊焉。侵晨视之，则在高沙浦中，不见巨桑。逾日抵家，母迎笑曰：「昨夕梦一媪导汝父子归来，今果然。」始验菩萨垂救也。

【若有百千万亿众生，为求金银等宝，入于大海。假使黑风吹其船舫，飘堕罗刹鬼国，其中若有乃至一人，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人等，皆得解脱。】

事证—普陀山志：宋徽宗崇宁间，户部侍郎刘达，给事中吴棫，同使高丽。及还，自群岛，经四昼夜，月黑云翳，冥蒙不知所向。舟师大怖，遥叩普陀，俄神光满海，四瞩如昼，历见招宝山，遂得登岸。又冥祥记：刘宋元嘉间，顾迈舟发石头城，风号浪阔。急诵观音经十余遍，风息浪平，屡闻奇香，遂得安济。

【若复有人，临当被害，称观世音菩萨名者，彼所执刀杖，寻段段坏，而得解脱。】

事证—冥祥记：晋南宮子敖，戍新平，为长乐公所破，合城数千人皆被戮。子敖知不可免，但诚心念观世音。及戮至子敖，群刃交下，或高或低，持刀人忽疲懈，四肢不随。长乐公惊问曰：「汝有何能？」子敖答曰：「能作马鞍。」遂释之。子敖并不知何以作此言。彼造一大士小像，行则顶戴，止则礼拜。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夜叉罗刹，欲来恼人，闻其称观世音菩萨名者，是诸恶鬼，尚不能以恶眼视之，况复加害？】

事证—佛祖统纪：梁释慧简，精修戒律，虔诚勇毅，世罕其选。荆州厅事东，有别斋三间，多鬼怪，人不敢入。简居之，自住一间，余安经像。夜见一人，黑衣无目，从壁中出，倚简门上。简心甚了了，但口不得说，遂默念观音圣号。良久，鬼冉冉入壁而没。简徐起澡漱，礼诵如常。次夜梦向人曰：「仆于汉末居此，已数百年，性刚直，多所不堪，君诚净行好人，特相容耳。」遂绝。

【设复有人，若有罪，若无罪，桎械枷锁，检击其身。称观世音菩萨名者，皆悉断坏，即得解脱。】

事证—法苑珠林：晋襄传，河内人，永和中，为高昌步卒吕护俘执之。同伴七人，共系狱，克日将杀。僧支道山，时在护营中，与传相识。闻其被禁，往候之。传谓曰：「今命在顷刻，能相救乎？」山曰：「若至心念观音，必有感应。」传遂专心默念三昼夜，械锁忽自解。传念同伴桎梏，何忍独去，复恳菩萨神力普济。言毕，余人皆以次解脱，遂同遁。众还乡里，咸敬信奉法焉。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赍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诸善男子！勿得恐怖，汝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称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众商人闻，俱发声言：「南无观世音菩萨！」称其名故，即得解脱。（怨，仇也，冤枉也，世多通用。）】

事证—上海天潼路，蔡仁茂玻璃店主蔡仁初，民十七年二月廿八日，被匪绑去。蔡默念观音，初则车轮胎爆，次则汽油起火。匪乃打蔡三枪，蔡适跳三跳，故无伤，匪遁而蔡归。（闻本人说。）

【若有众生，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福不唐捐。是故众生，皆应受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事证—福报录：杭州徐文敬公，身居台鼎，福慧交修，喜与人讲三教圣贤事迹。集刊敬信录等书，孳孳引人为善。太夫人日诵观世音圣号千声，喜谈因果，家人环听，娓娓不倦。翻刻玉历钞传，愿人改过为善。每遇凶年，必捐资周济亲族，无德色。公子本，官至东阁大学士。疗，官甘肃巡抚。孙以烜，官侍郎。景薰，官盐法道。诸曾孙辈，科第蝉联。

【若有国土众生，应以佛身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即现佛身而为说法。】

经证—大悲咒经：佛在普陀落迦山，观世音宫殿中，与无量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俱。时观世音，密放神光。众会问佛，佛言观世音菩萨欲安乐诸众生，故放此光。于是观世音先说此咒功德，次说此咒，并说咒之形貌状相，所谓大慈悲等十心，并诸利益。佛言：「此菩萨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竟，号正法明如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

【应以辟支佛身得度者，即现辟支佛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十地品：金刚藏菩萨说第六地已，天女奏乐赞佛。偈曰：威仪寂静最无比，能调难调世应供，已超一切诸世间，而行于世阐妙道。虽现种种无量身，知身一无所有，巧以言辞

说诸法，不取文字音声相。按此下各应身，所引华严经文，虽非观世音菩萨事迹，然于菩萨应现度生之道，大有发明，阅者须注意而圆会焉。

【应以声闻身得度者，即现声闻身而为说法。】

经证—不空罽索经云：诵是咒者，得二十种利益，复获八法。一者临终见观自在菩萨，作比丘像，现前慰喻。又传灯录，载达磨祖师化后，魏宋云于葱岭见之，世传师为观音化身。又高僧传，记宝志禅师灵迹甚多，梁武帝命张僧繇写师像，师楞面出十一面观音，妙相殊丽，或慈或威，繇不能写，世谓师亦观音化身。高僧传三集，万回师谓：僧伽大士亦观音化身。

【应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海幢比丘，从其额上，出无数百千亿梵天，色相端严，世间无比。威仪寂静，言音美妙，叹佛说法，叹佛功德，令诸菩萨悉皆欢喜。能办众生无量事业，普遍一切十方世界。按海幢比丘，寄位六住，变现如是。况观音以过去古佛，随机示现，岂凡情世智而能测度乎哉！

【应以帝释身得度者，即现帝释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海幢比丘，从其眉间白毫相中，出无数百千亿帝释，皆于境界而得自在。摩尼宝珠系其顶上，光照一切诸天宫殿，震动一切须弥山王，觉悟一切诸天大众。叹福德力，说智慧力，生其乐力，持其志力，净其念力，坚其所发菩提心力，赞乐见佛令除世欲，赞乐闻法令厌世境，赞乐观智令绝世染，止修罗战，断烦恼诤，灭怖死心，发降魔愿。兴立正法须弥山王，成办众生一切事业，如是所作，周遍法界。

【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观自在菩萨告善财言：「善男子！我住此大悲行门，常在一切诸如来所，普现一切众生之前。或以布施摄取众生，或以爱语，或以利行，或以同事，摄取众生。或现种种不思議色净光明网，摄取众生。或以音声，或以威仪，或为说法，或现神变，令其心悟，而得成熟。或为化现同类之形，与其共居，而成熟之。」

【应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善财欢喜目观察众生夜神偈曰：法身恒寂静，清净无二相，为化众生故，示现种种形。于诸蕴界处，未曾有所著，示行及色身，调伏一切众。不著内外法，已度生死海，而现种种身，住于诸有界。远离诸分别，戏论所不动，为著妄想者，弘宣十力法。一心住三昧，无量劫不动，毛孔出化云，供养十方佛。得佛方便力，念念无边际，示现种种身，普摄诸群生。

【应以天大将军身得度者，即现天大将军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离世间品：普贤菩萨颂菩萨行曰：深知变化法，善应众生心，示现种种身，而皆无所著。或现于六趣，一切众生身，释梵护世身，诸天人众身，声闻缘觉身，诸佛如来身，或现菩萨身。修行一切智，善入软中上，众生诸想网，示现成菩提，及以诸佛刹。了知诸想网，于想得

自在，示修菩萨行，一切方便事。

【应以毗沙门身得度者，即现毗沙门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叹菩萨德曰：已得自在清净神通，乘大智舟，所往无碍，智慧圆满，周遍法界。譬如日出，普照世间，随众生心，现其色像。知诸众生，根性欲乐，入一切法，无诤境界，知诸法性，无生无起，能令小大，自在相入。

【应以小王身得度者，即现小王身而为说法。】

经证—悲华经：无诤念王太子，名为不眴，于宝藏佛前发愿云：是诸众生，以亲近恶知识故，退失正法，尽诸善根，摄取种种邪见，以覆其心，行于邪道。愿我行菩萨道时，众生受诸苦恼恐怖等事，无有救护，无依无舍。若能念我，称我名字，为我天耳所闻，天眼所见，是众生等，若不免此苦恼者，我终不成正觉。宝藏佛授记云：汝观众生，生大悲心，欲断众生诸苦恼故，欲众生住安乐故，今当字汝，为观世音。

【应以长者身得度者，即现长者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光明觉品，偈云：若以威德色种族，而见人中调御师，是为病眼颠倒见，彼不能知最胜法。如来色形诸相等，一切世间莫能测，亿那由劫共思量，色相威德转无边。如来非以相为体，但是无相寂灭法，身相威仪悉具足，世间随乐皆得见。按，初地菩萨，已能百界作佛，况古佛现身之观音乎？故宜以观佛之义观观音也。

【应以居士身得度者，即现居士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海幢比丘，从其足下，出无数百千亿长者居士婆罗门众，皆以种种庄严具庄严其身，悉著宝冠，顶系明珠。普往十方一切世界，雨一切宝，一切璎珞，一切衣服，一切饮食，如法上味。一切华，一切鬘，一切香，一切涂香，一切欲乐资生之具。于一切处，救摄一切贫穷众生，安慰一切苦恼众生，皆令欢喜，心意清净，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应以宰官身得度者，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遍行外道语善财言：「善男子！此都萨罗城中，一切方所，一切族类，若男若女，诸人众中，我皆以方便，示同其形，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诸众生等，悉不能知我是何人，从何而至，唯令闻者如实修行。善男子！如于此城，利益众生，于阎浮提城邑聚落，所有人众住止之处，悉亦如是而为利益。」按遍行外道，寄位十行，所行如是，则观音可知。

【应以婆罗门身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海幢比丘从其两膝，出无数百千亿刹帝利婆罗门众，皆悉聪慧，种种色相，种种形貌，种种衣服，上妙庄严。普遍十方一切世界，爱语同事，摄诸众生。所谓贫者令足，病者令愈，危者令安，怖者令止，有忧苦者咸使快乐。复以方便而劝导之，皆令舍恶，安住善法。按，圆教初住菩萨，即以分证法身，非凡情所能测度。况已后之四十位菩萨乎？况古佛示现之观音乎？

【应以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得度者，即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身而为说法。】

事证—洱海丛谈，载观音七化：一唐永徽间，化白须老人，戴红莲瓣冠，披袈裟持钵，至农家乞食。二化梵僧持钵，向媪妇乞食。三化梵僧坐宝山磐石上。四化一僧持杖擎钵，牵白犬乞食开南郡。五化僧执杨枝，蹑木屐行走，马追之不及。箭射之，箭皆化为莲华，今洱东所谓莲华菜也。六化游僧，忽腾空现大士相。七化僧名菩提陀诃。此乃节录。

【应以长者、居士、宰官、婆罗门妇女身得度者，即现妇女身而为说法。】

事证—普陀山志：清康熙廿八年南巡，将到禾城，忽见老姬簪红华一朵，独操小舟，直过御舟前。帝问：「何船。」曰：「渔船。」「有鱼否？」曰：「有。」倏不见，悟为大士化身，遂赐帑重兴普陀前后两寺。又梦厂杂著，载汉口孝子闵贞，欲追慕父母遗像。日虔祷大士前，感大士为现其父母像，得摹以奉祀。其他现女身事甚多，不能尽纪。欲悉知者，可阅观音感应颂，及灵感录。

【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

事证—观音感应传：唐元和十二年，陕右金沙滩上，有艳女挈篮卖鱼，人竞欲室之。女曰：「余授经，一夕能诵普门品者事之。」黎明能者二十。女曰：「一身岂能配多夫？请易金刚经。」如前期，能者复居其半。女又易法华经，期以三日，惟马氏子能。迎入门，女即死，糜烂立尽，遂瘞之。他日有僧来访，马氏子引至墓所。僧振锡，墓棺同开，惟黄金色锁子骨存焉。僧曰：「此观音菩萨，悯汝等以化现耳。」言讫，腾空而去。

【应以天、龙、夜叉、乾闥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睺罗伽、人非人等身得度者，即皆现之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入法界品：遍行外道告善财言：「善男子！阎浮提内九十六众，各起异见而生执著，我悉于中方便调伏，令其舍离所有诸见。如阎浮提，余四天下，亦复如是。如四天下，三千大千世界，亦复如是。如三千大千世界，如是十方无量世界诸众生海，我悉于中随诸众生心之所乐，以种种方便，种种法门，现种种色身以种种言音而为说法，令得利益。」

【应以执金刚神得度者，即现执金刚神而为说法。】

经证—华严经世主妙严品：妙色那罗延执金刚神赞佛偈曰：汝应观法王，法王法如是；色相无有边，普现于世间。佛身一一毛，光网不思议；譬如净日轮，普照十方国。如来神通力，法界悉周遍；一切众生前，示现无尽身。如来说法音，十方莫不闻；随诸众生类，悉令心满足。

【假使兴害意，推落大火坑；念彼观音力，火坑变成池。】

事证—现果随录：明徽人汪姓者，家居昆山，持斋三年，拟至普陀进香。某年元旦，已束装下船矣，忽店旁火起，急报促回。汪曰：「吾积诚三载，方朝菩萨，岂以一店易吾志乎？纵被毁，吾不归矣！」竟扬帆而去，进香毕，回昆见四面店屋，俱成焦土，汪店楼房，巍然独存，万人惊叹。又高僧传二集：北魏释法智为白衣时，行泽中，忽遇猛火延烧，四面俱至，自分必死，惟至心

诵观世音。俄而火过，草无遗茎，惟智容身地未延及。

【或漂流巨海，龙鱼诸鬼难；念彼观音力，波浪不能没。】

事证—法苑珠林：晋徐荣，山东琅玕人，尝至东阳，还经定山，舟人不习水道，误堕洄湫中，垂欲沉没。荣无复他计，惟至心呼观音名，须臾如有数十人齐力牵引者，顷时涌出洄湫中。沿江而下，日已暮，天大昏暗，风雨均厉，前驶不知所向，而涌浪转盛，船几欲覆。荣至心诵佛经不辍，忽见山头有火，烈焰炽盛，彻照江心，回舟趋之。安然达岸，既至，光息，无复所见。明日问浦中人，昨夜山上是何火，皆云无之，乃知佛力冥佑也。

【或在须弥峰，为人所推堕；念彼观音力，如日虚空住。】

事证—异谈可信录：明沈文崧，宰山左。有同官某，亲老无子，将奉差西藏。沈慨然代往，跋涉险阻，三年始归，闻者叹其高义。随仆夏祥最忠，一日晦雾，至陡[土+反]，下临深涧万丈。二仆堕涧，沈马足已陷，忽仰见云雾中大士手持青莲，向沈指导，俄顷身已越涧至平地。痛丧二仆，久之昏黑，闻人语声，急呼之，则夏祥独至矣。问何能来？曰堕涧时，有绿毛人长丈余，自涧中负出。主仆相抱大哭。高文良公为绘大士像，书年月纪之。

【或被恶人逐，堕落金刚山；念彼观音力，不能损一毛】

事证—冥祥记：晋潘道秀，从军北征失利，至心念观世音，梦寐辄见菩萨在前后。后南奔，迷不知道，于山中空际忽睹圣容，如今行像，指示归路。秀作礼罢，遂不见，得归路还家。又，异谈可信录：贵州修文县白水洞，产水银，夫役千余，岩下居民数百户。洞前二里许有溪，忽来一美女，浴其中，乳垂至脐。居民空室趋观，甫近溪，轰然岩塌，庐舍俱陷，浴妇竟杳无踪，方悟大士化身拯众。

【或值怨贼绕，各执刀加害；念彼观音力，咸即起慈心。】

事证—慈恩法师传：师度玉门关，晚宿沙漠中。相从之胡人石磐陀者，忽心变，拔刀起向法师。师起，念观世音菩萨。胡见已还卧，师与马令去。又，天竺志：黄巢作乱，所过杀戮甚多。至杭，老稚数百万，泣拜大士，愿垂慈佑。及钱镠与战，闻空中念佛声，仰视云端，旌幢宝盖，拥护大士。其火首金刚、天龙、修罗等众，扈从无算。繆兵见之，勇气百倍，巢曰：「佛土也！」遂遁去。

【或遭王难苦，临刑欲寿终；念彼观音力，刀寻段段坏。】

事证—齐书：孙敬德防北陲，造观音像礼事之。后为劫贼横引，断死刑，其夜礼忏流泪，忽如梦，见一僧，教诵救苦观音经千遍，得免苦难。敬德诵至临刑时，足千遍，刀斫折为三段。三换刀，折如初，丞相高欢表请免刑，遂得放归。又，高僧传二集：唐鞞鞞人帝示阶，逃入高丽，拾得二寸许铜像，不知何神，安皮袋中，饮啖酒肉亦祭之。高丽疑是细作，斫之，三刀不伤。出像，背有三刀痕。曰此佛像，可往唐国咨问。阶乃于幽州出家。

【或囚禁枷锁，手足被杻械；念彼观音力，释然得解脱。】

事证—法苑珠林：唐董雄，贞观中为大理丞，幼奉佛素食，因坐李仙童事，与王忻等数十人

同系狱。雄专念普门品，锁自解落在地，钩连不开。即告御史张守一验之，错愕良久，重锁严封而去。雄仍诵，锁复解堕地有声，朱封如故。忻初不信佛，其妻诵经，辄谓曰：「何为异端所媚？」及见雄事始知佛力广大，深悔不信之咎，因虔诵菩萨名，锁亦脱。一时台中内外闻者奇之，同狱囚俱获免。

【咒诅诸毒药，所欲害身者；念彼观音力，还著于本人。】

事证—南五台山示迹记：隋仁寿中，山有毒龙，变作道士，卖药于京都。服之，立刻升天，实以妖通置于山中龙窟而食之。忽来一僧，结茅峰顶，伏彼妖通，使安窟穴，民被庇荫，入道者众。次年六月十九入灭，及茶毗时，东峰上现金桥，列诸天众，音乐天华，异香馥郁。南台百宝灿烂，广莫能知，于烟云之间，现自在端严之相，慈容伟丽，璎珞珠衣，焕然对目，始知观音大士示迹也。

【或遇恶罗刹，毒龙诸鬼等；念彼观音力，时悉不敢害。】

事证—夷坚志：族人洪洋，夜归，忽大声发山涧，如数十本巨木摧折，亟下轿谋避处，而物已来前，身長三丈，从顶至踵，皆灯也。洋素持大悲咒，急诵之，物植立不动。洋丧胆仆地，然诵咒不辍，物乃退，曰去矣，径入畷下民家而没。洋归，得病而愈，二轿夫竟死。后访民家，一门死于疫，始知物乃疠鬼也。

【若恶兽围绕，利牙爪可怖；念彼观音力，疾走无边方。】

事证—南海慈航：明闽人雷法振，烧炭为业。家有鸭栏木，纹理精细，欲刻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烧炭榛莽丛中，突一虎来搏。忽有绰约妇人，当虎叱之，虎慑伏叩首退。振拜问姓名，曰：「身是君家鸭栏木耳。」遂不见。振感悟，择吉雕刻，终身持斋顶礼。又，太平广记：唐王令望还卯州临溪，路极险阻，忽遇猛兽，震怖非常。急念金刚经，猛兽熟视，曳尾而去。须知念观音，比念金刚经，理无优劣，事更简易。若逢险难，尤宜专念观音。

【虺蛇及蝮蝎，气毒烟火然；念彼观音力，寻声自回去。】

事证—谈薺：宋赖省干，以妖术杀人祭鬼，于浙中买十余岁童女以供用。一女之母奉大士，随之习念心经。至轮祭时，沐浴妆饰，锁空宅中。女自分必死，一心诵经，夜半，有物自天窗下，光闪如电。急诵揭谛咒，口中忽出光，物欲进复却。女口中光渐大，射物铿然有声，仆地。值逻卒过，女呼杀人，卒破壁出女，见一大白蟒死矣。捕赖及家人，依法治之。

【云雷鼓掣电，降雹澍大雨；念彼观音力，应时得消散。】

事证—山西蔚州，夏秋间，每雨必有小雹。其地各村小庙中，必有僧住，自夏至秋收时，不许闲人入庙，甚严肃。僧每日按时诵经咒，名为念苗经，若逢天浓阴，云现凶象，虽非诵经钟点，亦必特为虔诵，以期不至雨雹坏稼也。余于清光绪十三年，朝五台，至其地，住月余。见凡雨必有小雹，如小豆者少许，问其邑人，遂知诵经止雹之事。释印光识。

【诤讼经官处，怖畏军阵中；念彼观音力，众怨悉退散。】

事证—天竺志：吴越王钱镠，起自草野，誓奠东南，犹豫未决。夜梦一妇人谓曰：「汝慈悲

不杀人，将藩翰一方，中原天子五易姓，汝之疆土自若，子孙绵远，封侯拜相，廿余年当觅我于天竺山中。」 繆自是所向无前，屡有神助，故书之于册，昭示子孙，世世崇祀。又，越州董昌作乱，繆祷大士，乃出兵。对敌之际，空中闻万骑驰骤之声，昌一见褫魄，不接战即败走，而全越底定。

繪像普門品頌（印光法師）

Chapter Twenty-Five

The Gateway to Everywher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At that time the Bodhisattva Inexhaustible Mind (Aksayamati) straightway rose from his seat and, baring his right shoulder and facing the Buddha with palms joined, said: "O World-Honored One! For what reason is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Avalokitesvara) called Observer of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 Buddha declared to the Bodhisattva Inexhaustible Mind, "Good man, if incalculabl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yriads of millions of living beings, suffering pain and torment, hear of this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and single-mindedly call upon his name,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shall straightway heed their voices, and all shall gain deliverance.

"If there is one who keeps the name of this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even if he should fall into a great fire, the fire would be unable to burn him, thanks to the imposing supernatural power of this Bodhisattva.

"If he should be carried off by a great river and call upon this Bodhisattva's name, then straightway he would find a shallow place.

"If a hundred thousand myriads of millions of living beings enter the great sea in quest of gold, silver, vaidurya, giant clamshell, agate, coral, amber, pearl, and other such gems, even if a black wind blows their ship away, carrying it off and plunging it into the realm of the raksasa-ghosts, if there is among them but one man who calls upon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ose men shall be delivered from the troubles [caused by]the raksasas. It is for this reason that he is called Observer of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If, again, a man who is about to be murdered calls upon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n the knives and staves borne by the other fellow shall be broken in pieces, and the man shall gain deliverance.

"If there should be a thousand-millionfold world of lands filled with yaksas and raksasas who wish to come and do harm to others, if they should but hear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se malignant ghosts would not be able even to look upon those others with evil eye, how much the less to inflict harm on them!

"Even if there is a man, whether guilty or guiltless, whose body is fettered with stocks, pillory, or chains, if he calls upon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y shall all be severed and broken, and he shall straightway gain deliverance.

“If in a thousand-millionfold world of lands full of malicious bandits there is a merchant chief whose men are carrying precious gems over a road by a steep drop, if there is among them one man who makes this proclamation: ‘Good men, do not let terror take possession of you! You all must single-mindedly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For that Bodhisattva can confer fearlessness upon living beings. If you all call upon his name, then from these malicious bandits you shall contrive to be delivered’; and if the multitude of merchants, hearing this, speak these words in unison, saying, ‘Namo Bodhisattvay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 then, by the mere calling upon his name, they shall forthwith gain deliverance.

“Inexhaustible Mind, the imposing, supernatural power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is as sublime as this!

“If there are beings of much lust who are constantly mindful of and humbly respectful to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y shall straightway contrive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lust. If those with much anger are constantly mindful of and humbly respectful to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y shall straightway contrive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anger. If those of much folly are constantly mindful of and humbly respectful to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y shall straightway contrive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folly. Inexhaustible Mind! Such imposing supernatural power has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so many are the benefits he confers! For this reason the beings should ever bear him in mind.

“If there is a woman, and if she is desirous and hopeful of having a son, making worshipful offerings to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she shall straightway bear a son of happiness, excellence, and wisdom. If she be desirous and hopeful of having a daughter, she shall straightway bear a daughter, upright and endowed with proper marks, one who has previously planted wholesome roots, who is loved and honored by a multitude of men. O Inexhaustible Mind, such is the power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If there are beings who in humble reverence worship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ir happiness shall not be vainly cast aside,

“For this reason the beings must all receive and keep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Inexhaustible Mind! If there is anyone who receives and keeps the names of Bodhisattvas as numerous as the sands of sixty-two million Ganges rivers, also exhausting his whole physical being in offering food and drink, clothing, bedding, and medicine, in your thinking how shall it be? Shall the merit of this good man or good woman be much or not?”

Inexhaustible Mind said, “Very much, O World-Honored One!”

The Buddha said, "If again there is a man who receives and keeps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making worshipful offerings to it but once, the happiness of these two shall be equal and undifferentiated, not to be exhausted in a hundred thousand myriads of millions of kalpas. Inexhaustible Mind! One who accepts and keeps the nam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shall gain the benefit of merits as incalculable and as limitless as these!"

888

The Bodhisattva Inexhaustible Mind addressed the Buddha, saying, "O World-Honored One! How does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ravel in this Saha world-sphere? How does he preach Dharma to living beings? As to his power of resorting to expedient devices, what is the manner of it?"

The Buddha declared to the Bodhisattva Inexhaustible Mind, "Good Man, if there are beings in the land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 Buddha, then to them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 Buddha.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 pratyekabuddha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 pratyekabuddha.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 voice-hearer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 voice-hearer.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 Brahma-king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 Brahma-king.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the god Sakra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the god sakra.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the self-Mastering God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the Self-Mastering God.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the Great Self-Mastering God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the Great Self-Mastering God.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the general of the gods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the general of the gods.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the general of the gods.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Vaisravana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Vaisravana.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 lesser king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 lesser king.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n elder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n elder.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 householder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 householder.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n official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n official.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a Brahman he displays the body of a Brahman.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bhiksu, bhiksuni, upasaka, or upasika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bhiksu, bhiksuni, upasaka, or upasika.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the wife of elder, householder, official, or Brahman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a woman.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boy or girl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boy or girl.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god dragon, yaksa, gandharva, asura, garuda, kinnara, mahoraga, human, or nonhuman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appropriate body. To those who can be conveyed to deliverance by the body of the spirit who grasps the thunderbolt (Vajrapani) he preaches Dharma by displaying the body of the spirit who grasps the thunderbolt. Inexhaustible Mind!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having achieved such merit as this and by resort to a variety of shapes, travels in the world, conveying the beings to salvation. For this reason you must all single-mindedly make offerings to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is Bodhisattva -maha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in the midst of terror, emergency, and trouble can confer the gift of fearlessness. For this reason this whole Saha world-sphere calls him the One Who Confers the Gift of Fearlessness.”

The Bodhisattva Inexhaustible Mind addressed the Buddha, saying, “O World-Honored One! I will now present an offering to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Straightway he undid his necklace of many precious gems, whose value was a hundred thousand taels of gold, and gave it to him, saying these words: “Sir, accept this Dharma-gift, this necklace of precious jewels!” But at the time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would not accept it. Inexhaustible Mind again addressed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saying, “Out of pity for us, accept this necklace!” At that time, the Buddha declared to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at he should, out of pity for that Bodhisattva Inexhaustible Mind and his fourfold assembly, as well as for the gods, dragons, yaksas, gandharvas, asuras, garudas, kinnaras, mahoragas, humans and nonhumans, accept that necklace. Immediately thereupon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out of pity for the fourfold assembly and for the gods, dragons, humans, and nonhumans, accepted the necklace, dividing it into two parts, one of which he presented to Sakyamuni-buddha, the other of which he presented to the stupa of the Buddha Many Jewels.

“O Inexhaustible Mind! In possession of such supernatural powers of self-mastery as these does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ravel in the Saha world-sphere!”

At that time, the Bodhisattva Inexhaustible Mind questioned by resort to a gatha, saying:

O World-Honored One, fully endowed with subtle signs!

Now again I ask about that

Son of the Buddha for what reason

He is named the On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 Buddha replied:]

Listen you to the conduct of the Sound-Observer,

The one who responds well to all places in all directions!

His broad vows as deep as the ocean,

Throughout kalpas beyond reckoning or discussion

He has served many thousands of millions of Buddhas,

Uttering great and pure vows.

I will tell it to you in brief.

The hearing of his name, the sight of his body,

And the recollection of him in thought do not pass away in vain,

For he can extinguish the woes of existence.

Even if someone whose thoughts are malicious

Should push one into a great pit of fire,

By virtue of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The pit of fire would turn into a pool.

Or, one might be afloat in a great sea,

In which are dragons, fish and sundry ghosts.

By virtue of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The waves could not drown one.

Or, being on the peak of Sumeru,

One might by another be pushed off.

By virtue of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Like the sun itself one would dwell in space.

Or, one might by an evil man be chased

Down from a diamond mountain.

By virtue of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He could not harm a single hair [on one's head].

Or, one might be surrounded by enemies,

Each carrying a knife and intending to inflict harm.

By virtue of one's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All would straightway produce thoughts of good will.

Or, one might encounter royally ordained woes,

Facing execution and the imminent end of one's life.

By virtue of one's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The knives would thereupon break in pieces.

Or, one might be confined in a pillory,

One's hands and one's feet in stocks.

By virtue of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One would freely gain release.

When either by spells, or by curses, or by various poisonous herbs,

[Someone] wishes to harm his body, the victim,

By virtue of his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Shall send them all back to plague their authors.

Or, one might encounter evil raksasas,

Poisonous dragons, ghosts, and the like.

By virtue of one's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They would not dare to do one harm.

Or, one may be surrounded by malicious beasts,

Sharp of tooth and with claws to be dreaded.

By virtue of one's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They shall quickly run off to immeasurable distance.

There may be poisonous snakes and noxious insects,

Their breath deadly, smoking and flaming with fire.

By virtue of one's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At the sound of one's voice they will go away of themselves.

The clouds, rolling the thunder drums and dispatching the lightning,

Send down the hail and pour forth the great rains.

By virtue of one's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At that very moment one can dry up and dissipate them.

The beings suffer embarrassment and discomfort;

Incalculable woes press in upon them.

The Sound-Observer, by virtue of his unblemished knowledge,

Can rescue the world from its woes.

He is fully endowed with the power of supernatural penetration

And broadly cultivates wisdom and expedient devices;

In the lands of all ten quarters

There is no ksetra where he does not display his body.

The various evil destinies,

Those of hell, ghosts, and beasts,

As well as the pains of birth, old age, sickness, and death,

All little by little are extinguished.

O you of the true gaze, of the pure gaze,

Of the gaze of broad and great wisdom,
Of the compassionate gaze and the gaze of good will!
We constantly desire, constantly look up to,
The spotlessly pure ray of light,
The sun of wisdom that banishes all darkness,
That can subdue the winds and flames of misfortune
And everywhere give bright light to the world.
The thunder of the monastic prohibitions, whose essence is good will,
And the great and subtle cloud, which is the sense of compassion,
Pour forth the Dharma-rain of sweet dew,
Extinguishing and removing the flames of agony.
When disputes go through civil offices,
When they terrify military camps,
By virtue of constant mindfulness of Sound-Observer
The multitude of enemies shall all withdraw and scatter.
The delicate-voiced On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And the Brahma-voiced sound of the tide
Are superior to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refore one must ever be mindful of them.
From moment to moment conceive no doubts,
For the pure saint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In the discomforts of pain, agony, and death
Can be a point of reliance.
Fully endowed with all the merits,

His benevolent eye beholding the beings,

He is happiness accumulated, a sea incalculable.

For this reason one must bow one's head to him.

At that time the Bodhisattva Earth-Holder (Dharanimdhara) straightway rose from his seat and, coming forward, addressed the Buddha, saying, "O World-Honored One! If there is a living being who shall hear this Chapter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the deeds of self-mastery, the manifestation of the gateway to everywhere, the powers of supernatural penetration, be it known that that person's merit shall not be slight."

When the Buddha preached this Chapter of the Gateway to Everywhere, within the multitude were eighty-four thousand living beings all of whom opened up their thoughts to unequaled anuttara-samyaksambodhi.

THE ENLIGHTENMENT OF

BODHISATTVA KUAN-YIN

(AVALOKITESHVARA)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Hawaii

February 26, 1982

Co-sponsored by Kuan-Yin Temple

Dear friends:

The Bodhisattva Kuan-Yin made a great vow to release all sentient beings in the universe from suffering. Numerous miraculous event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Kuan-Yin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 that he has with us, it is taught that by undertaking his method of cultivating realization, one will obtain swift success.

There is an important passage in the Shurangama Sutra in which Bodhisattva Kuan-Yin relates how he cultivated realization. In that sutra, twenty-five Bodhisattvas, in response to the inquiry of Buddha Shakyamuni, explained their methods of cultivation and spiritual attainment. Afterwards, the Buddha asked Bodhisattva Manjushri to evaluate what had been said. Manjushri pointed out that Kuan-Yin's way of cultivating realization through hearing was best suited for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So it is because of these reasons that I have chosen the enlightenment of Bodhisattva Kuan-

Yin as the topic of today(s talk.

Before we discuss Bodhisattva Kuan-Yin(s metho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have som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 aim of Buddha(s teachings is to release all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The essential point is that all human suffering results from our deluded attachment, which in turn is the product of our object-clinging mind.

Here, 'object' means all objects of consciousness,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outside world as perceived by our sense organs and skin, or in the inside world of our thoughts, ideas, knowledge, etc. 'Clinging' means grasping or becoming attached. Therefore the object-clinging mind is the state of mind through which we become attached to objects we encounter, and come to believe that those objects are real. Such attachment is deluded attachment. Because of this deluded attachment, our judgement is confounded. Ignorance, greed, hatred, and suffering result. In short, much of our experience of life is based on assumptions and perceptions which are actually contrary to reality.

To reverse this process, Buddha taught various methods to stop clinging to objects and to contemplate reality with a one-pointed mind. This is the key concept involved in 'dhyana' which is incompletely translated as 'meditation.'.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is not just sitting like a block of wood or stone; rather, it is the act of learning to concentrate one's mental energies in a state of absorption. This state is achieved in stages, like an ascent to one peak after another. The goal is not reached until one day you suddenly discover that all your deluded attachments have gone like the wind, leaving not a trace, or even a name to hang onto.

To begin my discussion of Kuan-Yin's method of cultivation,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first my translation of the passage from the Shurangama Sutra where he explained his meditation technique to the Buddha:

First I (concentrated) o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were contacting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us audial objects subsided and were lost.

Then, since ear-contacts and audial objects produced no effect, the mind remained in a state of clarity, and the phenomena of motion and stillness no longer occurred.

Meditative absorption gradually deepened; ultimate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bjects of audial consciousness was no longer in existence.

Although there was no experience of audial consciousness, meditative absorption continued to deepen.

Then, all awareness and objects of awareness became empty.

The awareness of emptiness expanded without boundary; then emptiness and that which is empty became extinct.

Since all arising and subsiding had ceased, equanimity become manifest.

Suddenly, transcending both the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there was an undistracted luminosity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As is evident, Kuan-Yin's method is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hearing. Before proceeding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technique, we should firs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llowing five terms: 'I,' 'the nature to hear,' 'audial consciousness,' 'hearing,' and 'sound.' I might also state here that these five terms correspond to five degrees of deluded attachment, the coarsest and weakest of which is sound, and the subtlest and strongest of which is our 'I.' The latter is the most difficult one to eradicate. Ordinarily we tend to confuse sound, hearing, audito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nature to hear. But actually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Kuan-Yin began his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by recognizing those differences. He practiced meditation by the sea. Every morning, when he woke up and everything was quiet about him, he would hear the sound of the tide coming in from afar, breaking the silence. After a while the sound of the tide receded and he would hear the silence restored. Then, the sound of the tide came again, and again the silence was gone. Kuan-Yin studied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the sound of the tide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two objects—the sound of tide and the silence—were mutually exclusive, that is, he could not hear them both at once. When the sound of the tide arose, silence ceased. When the sound of the tide ceased, silence arose. Nonetheless, he perceived that they both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both arose and then ceased; both were impermanent. But not so his innate nature to hear itself; it was always present. The nature to hear enabled him to hear the sound of the incoming tide, but it did not go away when the tide went back out, for then he heard the silence. Indeed, if it were otherwise and his nature to hear were to have departed with the tide, then he would not only have not heard the silence, but he would not have heard the next tidal advance either. Thus, although the sound of the tide came and went, the nature to hear itself was not subject to those changes.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while sound just come and goes, arises and subsides, we ordinarily "pursue" sound's transient pattern of arising and cessation; that is to say, we seize upon it as being entirely real, and therefore develop deluded attachment. In order to impress you more deeply with this crucial point, let me give an example.

Suppose that someone rings a bell. If he then asks if the bell is ringing, one would answer affirmatively. If he were to ask the same question after the ringing had faded away, one would answer in the negative. Here, language is well in accord with what has actually taken place, for the sound of the bell has, in fact, arisen and subsided. But now if the bell is made

to ring again and the question posed is “Can you hear something?” the situation becomes quite different. While the affirmative answer made while the bell continues to ring would still be correct,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of the negative response given when the ringing has ceased. It is true that one no longer hears the bell, but one can still hear. Even if one can still hear. Even if one is aware of no sound at all, it is precisely by using the sense of hearing that one is aware of silence. So it is clear that while sound just comes and goes, the same is not true of our innate nature to hear. This aspect of hearing, which hears transient sounds, but does not itself change, is what is called the innate nature to hear in Buddhist terminology.

The examples given above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nd and the nature to hear. Sound arises and ceases without lingering for even a moment. It is impermanent. The nature to hear, on the other hand, is always present; it neither arises nor ceases. Even a deaf man possesses the nature to hear, but due to other impairments he cannot hear sounds.

What then is meant by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how does it differ from hearing?

As we all know, the organ through which we hear sounds is the ear. To be more precise, sound waves from external sources cause the eardrum to vibrate, and this in turn stimulates the audial nerves, which in one's brain give rise to the sensation of hearing. Thus, hearing is the process whereby the nature to hear is stimulated to produce a sensation of sound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the ear and the brain. Nonetheless, sometimes the sensation of sound may even be produced without the activity of the ear. Over two decades ago, a certain Dr. Vincent, in Montreal, Canada, conducted experiments on the human brain in which he made a small opening in the skull of a woman and touched a particular part of her brain with a pair of very fine electrodes. Suddenly, the woman said that she heard someone singing a familiar song, although there was no one actually sing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electrodes were removed, the singing stopped. When the same point was touched again, the singing commenced anew. It is obvious that in this case the sensation of the song was produced through the sole agency of the brain without the use of the ear. This part of the hearing process is called ‘audial consciousness.’ It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sound itself and can exist with or without the existence of an external sound and the physical ear. Another example of audial consciousness is what one hears in a dream.

The foregoing discussion clarifies, I think, the four term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hearing. To sum them up once more, then, the ‘nature to hear’ is one's ever-present ability to hear. It neither comes nor goes; neither arises nor subsides. ‘Hearing’ is the audial process that comes about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the ear and brain. ‘Audial consciousness’ is the aspect of hearing that functions solely through the agency of the brain. ‘Sound’ is the object of hearing, whether it be the actual object perceived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both the ear and brain, or the audial object perceived by the brain alone. It comes and goes, arises and then subsides. In fact, every sound is actually a series of momentary vibrations, each of

which has its arising and cessation. Having comprehended these four concepts in this ,we may proceed to discuss Kuan-Yin's way of cultivating realization.

Kuan-Yin begins his discourse by saying: "First, I (concentrated) o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which mean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using my hearing" Her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act that the Bodhisattva Kuan-Yin began his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at the level of an ordinary human being. He had a strong sense of self, of an 'I.' Second, he possessed the innate nature to hear. Third, both his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hearing were unimpaired. Fourth, he heard sound, such as the sound of the tide mentioned above. We all possess these faculties and the delu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m. This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n the course of this discussion we will see how Kuan-yin progressed from his ordinary state and proceeded to eradicate his deluded attachments one by one.

As I mentioned above, Kuan-Yin practiced meditation by the sea. By listening to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the sound of the tide, he realized that sound is neither permanent nor substantial, but arises and ceases momentarily within the field created by one's innate nature to hear. Nonetheless, one becomes attached to sounds, and as a result, delusion arises. Therefore, by allowing the sounds that contacted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ereby being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sound, Kuan-Yin was able to eliminate the delusion that has its origin in sound.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were contacting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us audial objects subsided and were lost" has two aspects that require study. First, we will examine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contacted the ear to flow off." This refers to 'entering,' a Buddhist technical term that denotes contact between a sense organ and its object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contacts of the five physical sense organs (i.e., eye, ear, nose, tongue, and skin) with their respective objects and of the mind with the world of thoughts and ideas are termed the 'six entrances' in Buddhism. The entrance we are considering here is that of the ear, and entering in this case is the arising of the sensation of sound when the vibrations of 'flow off' is not grasping, not abiding. In the Diamond Sutra it says: "...not arousing one's mind by abiding in sound, smell, taste, touch, or mental objects*" Here not abiding means that one does not linger on the sensation but rather allows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o continue to flow freely even after contact is made with the object. Thus, Kuan-Yin's phrase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contacted the ear to flow off" has exactly the same meaning as does "not arousing one's mind by abiding in soun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Diamond Sutra.

To be precise, 'allowing to flow' means that one does not cling to every single sound heard by the ear in contact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One should allow each sound to pass away, like water flowing in a stream. This is easy enough to say, but it is quite a feat to accomplish. Our difficul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we have an established habit whereby we catch hold of single sounds, string them together to form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then impart meanings to them. From this process, deluded attachments, turbulent emotions, and

sufferings arise. We can confirm this by means of a simple experiment:

Let someone produce a sequence of single syllables, for example: KUAN SHIH YIN. Now if you were asked what you heard, you might very well reply, "Kuan-shih-yin." Such a response would indicate that at the time you heard those syllables you had not allowed each of the syllables 'kuan' and 'shih' and 'yin' to flow on after entering; you retained them all, strung them together, and made up the word 'Kuan-Shih-yin.' You might also associate everything you have ever heard about Bodhisattva Kuan-shih-yin with these sounds. This exemplifies deluded attachment. It does not matter at all whether 'Kuan-shih-yin' is a good or bad term, deluded attachment is deluded attachment all the same. Therefor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deluded attachments one must allow any and every single sound to flow off.

At this point one might object to all this with the idea that it is just not possible for us to allow sounds to flow without abiding. I would seem that our brains are construct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us automatically string monosyllables together. This, however, is not entirely true. If we consider this carefully, we will find that allowing sounds to flow is not at all impossible.

At any one moment our ears are in contact with many external sounds: sounds of passing vehicles, of children calling to one another and crying, of someone next to us breathing, and so forth. Usually, we naturally allow these sounds to flow without abiding. Right now, you are probably allowing many sounds to flow, but not the sounds of the words I am speaking. This is becaus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m, for you desire to know what my talk is getting at. Thus in this case, my words are the sound objects that you do not let flow. You cling to my words. This permits you to understand what is being said and to form mental responses.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were to desist from this and just allow each syllable to flow,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put together words and sentences. You would not have grasped the term 'Kuan-shih-yin' in the example given before, nor would you have grasped the meaning of that term. The results of practicing the allowing-to-flow method, when extended to all perception, can lead to some very profound realizations.

To proceed with Kuan-yin's account, we may next consider the word 'lost' in the phrase "the audial object subsided and was lost." This refers to the elimination of any consciousness of the object. 'Audial object' 'Audial object' means the sound heard, or anything that becomes an object of one's hearing. In Chinese Buddhist texts one often comes across two terms which mean 'capability' and 'object.' Specifically, 'capabil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bjective functions, as in the statement "I who am capable of hearing," or "I who am capable of seeing." The 'object' is the object of this capability, the sound that is heard, or the color that is seen. Many phenomena result from this dichotomy, which is the primary form of deluded attachment. Therefore, becoming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is to become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of hearing and all other objects that ari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bject of hearing. This may be illustrated with an example:

A person once said to me: "The New York subway is so noisy that whenever I board a train my mind is disturbed by the rumbling sound." An analysis of this sentence reveals the following sequence of events:

He boards the subway train, and his ears make contact with sounds.

He retains every single sound (i.e., he does not allow the sounds to flow off, but grasps at them) and perceives noise. This is the first object of hearing.

Stringing all the sounds together, he determines that the noise is a rumble. This is the second object.

He identifies the rumble as the sound being made by the subway train-the third object.

Due to past associations and present conceptualization he determines that the rumbling sound of the subway is a disturbance. This is the fourth object.

Now let us reverse the order and remove attachment to the objects one by one:

Recognizing the rumble of the subway one refrains from associating it with the past experiences that cause one to regard it as a disturbance. This is detachment from the fourth object.

Recognizing a rumble, one refrains from determining whether it is the rumble of a train, plane, or something else. This is detachment from the third object.

Perceiving noise, one refrains from judging it to be a rumble, squeak, or other sound. This is detachment from the second object.

Immediately after making contact with individual sounds one allows them to flow off-one refrains from retaining the sounds and stringing them together to form the sensation of sound in the audio-consciousness that is grounded in the nature to hear. Thus, one becomes detached from the first object.

When we reach this stage, we have become detached from all the objects.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allowing sounds to flow off and losing the object.

Now you know the entire meaning of the statement "I (concentrated) o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were contacting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us audile objects subsided and were lost." This was the method employed by Kuan-Yin during the first stage of his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By not allowing sounds which enter through the ear to abide i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one becomes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of hearing at once. Therefore audial objects subside and are lost.

Kuan-yin continued: "Then, since ear-contact and audial objects produced no effect, the

mind remained in a state of clarity, and the phenomena of motion and stillness no longer occurred.”

These words indicate that through ceaseless training in allowing the sounds to flow off and letting the objects disappear, one gradually attains a state in which the innate nature to hear becomes free from the object of hearing and the contact of the ear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The nature to hear becomes thoroughly quiet and clear, and the mind is not torpid, but remains lucid. When that occurs, one feels neither the sensation of motion, for sound is the result of motion or vibrations, nor does one feel the sensation of stillness, for stillness is perceived in relation to motion. At this stage, ‘samadhi’ (a technical Buddhist term for meditative absorption) has been attained, but there are many degrees of samadhi and progress through them is made in stages. The state described here may be called the initial stag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t this level two of the five deluded attachments have been removed—deluded attachment to sound, and deluded attachment to hearing. Nonetheless, having removed only these two deluded attachments, worldly suffering may be greatly reduced. If we can attain just this stage, we will enjoy amply happiness and freedom in this world.

Your attention is invited to the fact that at this point Buddha’s basic teaching to “stop clinging to objects” is achieved. Now the next step is to “contemplate reality with a one-pointed mind.”

Therefore Kuan-Yin did not stop at this point. He made greater efforts and pushed on in his practice, deepening his samadhi day by day. Thus he said , “Meditative absorption gradually deepened*”

The level of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described above could have already been attained by many of you, but what follows is entirely concerned with advancing the stat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is thus not easy for ordinary people to comprehend. Therefore, I wish to clarify my own position at this point. It may be that some of those who hear this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deep realizations, but I myself am just like the tadpole whose mother has just returned from the bank of a pond. She tries to make us young waterbound frogs understand the loveliness of the gentle breeze and the warm sunshine, but we can merely repeat what she has already said. We will only truly understand what she means when we get our own legs and go onto the bank ourselves. Only then will we realize the truth of the Bodhisattva Kuan-Yin’s words.

Bodhisattva Kuan-Yin continued: “...ultimate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bjects of aural consciousness was no longer in existence.”

Bodhisattva Kuan-Yin, in meditative absorption, continu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 of the ‘I’ who is hearing and the object of hearing, because at the stage he had attained thus far, both aur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nature to hear were still

present. In this case, the word 'audial consciousness' is used to mean the 'I' who is hearing, or the nature to hear. The object is the object of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final analysis, he realize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refore, both (the individual engaged in) hearing and its object ceased completely; that is to say, they merged. At this time, because the concepts of hearing and the nature to hear were no longer present, his mind was filled with freedom and pure happiness. All sufferings except those of birth and death had been eradicated.

Nonetheless, Kuan-Yin did not stop meditating, but continued his one-pointed mind contemplation, and he found that "awareness and the object of awareness became empty. Then the awareness of emptiness expanded without boundary."

This is a higher level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wherein there is nothing but awareness left. But who is it that is aware? It is the 'I.' Thus, as long as there is awareness, there remains this 'I.'

Kuan-Yin proceeded to investigate further to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 who is aware and the object of awareness. In the end he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ecause they were both empty, intangibly empty. Hence he said, "awareness and the object of awareness became empty*"

In this stat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he no longer felt the existence of his physical body, and he was liberated from the pains of birth and death. The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as so pervasive that it was felt to reach the uttermost boundaries of the three realms and into the infinite past and future. It was everywhere, and it had no temporal or spatial limits. Therefore, Kuan-Yin described the stage he had reached as being without boundary. Still, this was not the stage of perfection he sought, so the Bodhisattva cultivated his realization further:

"Then emptiness and that which is empty became extinct."

This level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was, of course,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but even at this stage there remained a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ho was it that felt the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hen emptiness was attained? Although he had lost the sensation of a physical 'I' at this point, there was still a vague sensation of an 'I' present in his consciousness.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still a slight degree of deluded attachment left. This stage could easily be mistaken for the highest degree to which realization could be cultivated, but there was still one most important step left to be taken. Therefore, instead of stopping here, he took a further step and doubled his effort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 who was empty and the emptiness that was its object. At last he came to realize not only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ut that even the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as nonexistent. Therefore, Kuan-Yin said that emptiness and its object were eliminated.

At this stage everything that was subject to arising and subsiding, everything that might appear and then cease, such as thought, sensation, mental reflection, hearing, awareness, emptiness, and ego, had completely ceased. Not a bit of deluded attachment remained. All the sufferings of existence had ended. Darkness was totally dispelled and nothing was left.

Therefore, Kuan-Yin said:

“Since all arising and subsiding had ceased, equanimity became manifest.”

This is the picture of the land as the mother frog had expressed it . One must not take “equanimity became manifest” to mean “equanimity then appeared before me.” So that we might not form such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e Sixth Patriarch, Hui Neng, pointed out that “when total nirvana manifests, it does not manifest in the relative sense of the word.” (Platform Sutra, Chapter on Opportunity.) At this stage there is no longer any concept of an ‘I.’ Therefore, the word ‘manifest’ actually denotes a complete all-pervasiveness and is not a relative term involving a comparative concept. Hence, Kuan-Yin continued:

“Suddenly, transcending both the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At this stage every obstacle was removed. All the deluded attachments, the stages of samadhi realized in meditation, and the sensations of subject and object were transcended—none of them were obstacles any longer.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was revealed and all Bodhisattva Kuan-Yin could say was: “...there was an undistracted luminosity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Ten directions’ refers to the absence of any fixed center, the absence of a central ego. ‘Undistracted’ means that nothing is wanting; it is perfect, unbounded. ‘Luminosity’ means a brightness that is totally without obstacles. These words are used to convey in language the condition of one’s basic nature, attaine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though language is not at all adequate here. “Undistracted luminosity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makes it clear that there is now nothing but original nature: There is no buddha, no sentient being; there is not even emptiness. This is the ‘basic nature,’ ‘original nature,’ ‘primordial element,’ or ‘buddha-nature’ described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ll these terms have the same meaning.

In the Shurangama Sutra, the Bodhisattva Kuan-Yin made two further statements explaining the function that arises from our basic nature. This function is the universal delivery of all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through the great compassion and loving kindness that arise spontaneously from the empty nature of the primordial element. In this state, defilements are identical with enlightenment and enlightenment with defilements. Such a state cannot be the object of mundane speculation, for the attempts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to grasp this conceptually can easily cause further delusion. If we become attached to the notion of the function, obstacl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may arise. Therefore I have left Kuan-yin’s

two further statements unexplained. In any case, if one gains a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e primordial element, the function will follow naturally, for they are two aspects of one and the same thing. Tadpoles like me would do much better to just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on the practice of allowing objects that contact the sense organs to flow off, and thus become detached from objects. This will at least remove some of the mundane defilements and attachments. I sincerely hope that all of you become free from suffering by practicing Kuan-Yin's method.

It is said that to be born as a human being is as rare as the early morning sta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Buddha's teaching is even more rare. I might add that to find the opportunity and time to practice those teachings is the rarest among the rare. 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are among the rarest of the rare.

Thank you very much.

千年觀音稀有寶，選上莊嚴度眾生（「世界日報」）

THE ENLIGHTENMENT OF BODHISATTVA KUAN-YIN

(AVALOKITESHVARA)

Delivered at the University of Hawaii

Honolulu, Hawaii

February 26, 1982

Co-sponsored by Kuan-Yin Temple

Dear friends:

The Bodhisattva Kuan-Yin made a great vow to release all sentient beings in the universe from suffering. Numerous miraculous event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Kuan-Yin all over the world. Because of the intimate relation that he has with us, it is taught that by undertaking his method of cultivating realization, one will obtain swift success.

There is an important passage in the Shurangama Sutra in which Bodhisattva Kuan-Yin relates how he cultivated realization. In that sutra, twenty-five Bodhisattvas, in response to the inquiry of Buddha Shakyamuni, explained their methods of cultivation and spiritual attainment. Afterwards, the Buddha asked Bodhisattva Manjushri to evaluate what had been said. Manjushri pointed out that Kuan-Yin's way of cultivating realization through hearing was best suited for the people of this world.

So it is because of these reasons that I have chosen the enlightenment of Bodhisattva Kuan-Yin as the topic of today's talk.

Before we discuss Bodhisattva Kuan-Yin's method,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should have some fundamental understanding about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 aim of Buddha's teachings is to release all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The essential point is that all human suffering results from our deluded attachment, which in turn is the product of our object-clinging mind.

Here, 'object' means all objects of consciousness,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outside world as perceived by our sense organs and skin, or in the inside world of our thoughts, ideas, knowledge, etc. 'Clinging' means grasping or becoming attached. Therefore the object-clinging mind is the state of mind through which we become attached to objects we

encounter, and come to believe that those objects are real. Such attachment is deluded attachment. Because of this deluded attachment, our judgement is confounded. Ignorance, greed, hatred, and suffering result. In short, much of our experience of life is based on assumptions and perceptions which are actually contrary to reality.

To reverse this process, Buddha taught various methods to stop clinging to objects and to contemplate reality with a one-pointed mind. This is the key concept involved in 'dhyana' which is incompletely translated as 'meditation.'.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on is not just sitting like a block of wood or stone; rather, it is the act of learning to concentrate one's mental energies in a state of absorption. This state is achieved in stages, like an ascent to one peak after another. The goal is not reached until one day you suddenly discover that all your deluded attachments have gone like the wind, leaving not a trace, or even a name to hang onto.

To begin my discussion of Kuan-Yin's method of cultivation,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first my translation of the passage from the Shurangama Sutra where he explained his meditation technique to the Buddha:

First I (concentrated) o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were contacting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us audial objects subsided and were lost.

Then, since ear-contacts and audial objects produced no effect, the mind remained in a state of clarity, and the phenomena of motion and stillness no longer occurred.

Meditative absorption gradually deepened; ultimate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bjects of audial consciousness was no longer in existence.

Although there was no experience of audial consciousness, meditative absorption continued to deepen.

Then, all awareness and objects of awareness became empty.

The awareness of emptiness expanded without boundary; then emptiness and that which is empty became extinct.

Since all arising and subsiding had ceased, equanimity become manifest.

Suddenly, transcending both the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there was an undistracted luminosity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As is evident, Kuan-Yin's method is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hearing. Before proceeding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technique, we should firs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llowing five terms: 'I,' 'the nature to hear,' 'audial consciousness,' 'hearing,' and 'sound.' I might also state here that these five terms correspond to five degrees of deluded attachment, the

coarsest and weakest of which is sound, and the subtlest and strongest of which is our 'I.' The latter is the most difficult one to eradicate. Ordinarily we tend to confuse sound, hearing,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nature to hear. But actually there are some important and fundamental differences.

Kuan-Yin began his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by recognizing those differences. He practiced meditation by the sea. Every morning, when he woke up and everything was quiet about him, he would hear the sound of the tide coming in from afar, breaking the silence. After a while the sound of the tide receded and he would hear the silence restored. Then, the sound of the tide came again, and again the silence was gone. Kuan-Yin studied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the sound of the tide and discovered that the two objects—the sound of tide and the silence—were mutually exclusive, that is, he could not hear them both at once. When the sound of the tide arose, silence ceased. When the sound of the tide ceased, silence arose. Nonetheless, he perceived that they both had something in common: both arose and then ceased; both were impermanent. But not so his innate nature to hear itself; it was always present. The nature to hear enabled him to hear the sound of the incoming tide, but it did not go away when the tide went back out, for then he heard the silence. Indeed, if it were otherwise and his nature to hear were to have departed with the tide, then he would not only have not heard the silence, but he would not have heard the next tidal advance either. Thus, although the sound of the tide came and went, the nature to hear itself was not subject to those changes.

It is important to realize that while sound just come and goes, arises and subsides, we ordinarily “pursue” sound’s transient pattern of arising and cessation; that is to say, we seize upon it as being entirely real, and therefore develop deluded attachment. In order to impress you more deeply with this crucial point, let me give an example.

Suppose that someone rings a bell. If he then asks if the bell is ringing, one would answer affirmatively. If he were to ask the same question after the ringing had faded away, one would answer in the negative. Here, language is well in accord with what has actually taken place, for the sound of the bell has, in fact, arisen and subsided. But now if the bell is made to ring again and the question posed is “Can you hear something?” the situation becomes quite different. While the affirmative answer made while the bell continues to ring would still be correct,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of the negative response given when the ringing has ceased. It is true that one no longer hears the bell, but one can still hear. Even if one can still hear. Even if one is aware of no sound at all, it is precisely by using the sense of hearing that one is aware of silence. So it is clear that while sound just comes and goes, the same is not true of our innate nature to hear. This aspect of hearing, which hears transient sounds, but does not itself change, is what is called the innate nature to hear in Buddhist terminology.

The examples given above serve to illustr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ound and the nature to hear. Sound arises and ceases without lingering for even a moment. It is impermanent.

The nature to hear, on the other hand, is always present; it neither arises nor ceases. Even a deaf man possesses the nature to hear, but due to other impairments he cannot hear sounds.

What then is meant by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how does it differ from hearing?

As we all know, the organ through which we hear sounds is the ear. To be more precise, sound waves from external sources cause the eardrum to vibrate, and this in turn stimulates the audial nerves, which in one's brain give rise to the sensation of hearing. Thus, hearing is the process whereby the nature to hear is stimulated to produce a sensation of sound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the ear and the brain. Nonetheless, sometimes the sensation of sound may even be produced without the activity of the ear. Over two decades ago, a certain Dr. Vincent, in Montreal, Canada, conducted experiments on the human brain in which he made a small opening in the skull of a woman and touched a particular part of her brain with a pair of very fine electrodes. Suddenly, the woman said that she heard someone singing a familiar song, although there was no one actually sing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electrodes were removed, the singing stopped. When the same point was touched again, the singing commenced anew. It is obvious that in this case the sensation of the song was produced through the sole agency of the brain without the use of the ear. This part of the hearing process is called 'audial consciousness.' It is the consciousness of sound itself and can exist with or without the existence of an external sound and the physical ear. Another example of audial consciousness is what one hears in a dream.

The foregoing discussion clarifies, I think, the four terms us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cess of hearing. To sum them up once more, then, the 'nature to hear' is one's ever-present ability to hear. It neither comes nor goes; neither arises nor subsides. 'Hearing' is the audial process that comes about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the ear and brain. 'Audial consciousness' is the aspect of hearing that functions solely through the agency of the brain. 'Sound' is the object of hearing, whether it be the actual object perceived through the activity of both the ear and brain, or the audial object perceived by the brain alone. It comes and goes, arises and then subsides. In fact, every sound is actually a series of momentary vibrations, each of which has its arising and cessation. Having comprehended these four concepts in this, we may proceed to discuss Kuan-Yin's way of cultivating realization.

Kuan-Yin begins his discourse by saying: "First, I (concentrated) o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which means "during the first stage of meditation, using my hearing" Here,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fact that the Bodhisattva Kuan-Yin began his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at the level of an ordinary human being. He had a strong sense of self, of an 'I.' Second, he possessed the innate nature to hear. Third, both his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hearing were unimpaired. Fourth, he heard sound, such as the sound of the tide mentioned above. We all possess these faculties and the delusions associated with them. This is significant, because in the course of this discussion we will see how Kuan-yin progressed from his ordinary state

and proceeded to eradicate his deluded attachments one by one.

As I mentioned above, Kuan-Yin practiced meditation by the sea. By listening to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the sound of the tide, he realized that sound is neither permanent nor substantial, but arises and ceases momentarily within the field created by one's innate nature to hear. Nonetheless, one becomes attached to sounds, and as a result, delusion arises. Therefore, by allowing the sounds that contacted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ereby being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sound, Kuan-Yin was able to eliminate the delusion that has its origin in sound.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were contacting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us audial objects subsided and were lost" has two aspects that require study. First, we will examine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contacted the ear to flow off." This refers to 'entering,' a Buddhist technical term that denotes contact between a sense organ and its object i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contacts of the five physical sense organs (i.e., eye, ear, nose, tongue, and skin) with their respective objects and of the mind with the world of thoughts and ideas are termed the 'six entrances' in Buddhism. The entrance we are considering here is that of the ear, and entering in this case is the arising of the sensation of sound when the vibrations of 'flow off' is not grasping, not abiding. In the Diamond Sutra it says: "□ot arousing one's mind by abiding in sound, smell, taste, touch, or mental objects*" Here not abiding means that one does not linger on the sensation but rather allows the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to continue to flow freely even after contact is made with the object. Thus, Kuan-Yin's phrase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contacted the ear to flow off" has exactly the same meaning as does "not arousing one's mind by abiding in soun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Diamond Sutra.

To be precise, 'allowing to flow' means that one does not cling to every single sound heard by the ear in contact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One should allow each sound to pass away, like water flowing in a stream. This is easy enough to say, but it is quite a feat to accomplish. Our difficul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we have an established habit whereby we catch hold of single sounds, string them together to form words and sentences, and then impart meanings to them. From this process, deluded attachments, turbulent emotions, and sufferings arise. We can confirm this by means of a simple experiment:

Let someone produce a sequence of single syllables, for example: KUAN SHIH YIN. Now if you were asked what you heard, you might very well reply, "Kuan-shih-yin." Such a response would indicate that at the time you heard those syllables you had not allowed each of the syllables 'kuan' and 'shih' and 'yin' to flow on after entering; you retained them all, strung them together, and made up the word 'Kuan-Shih-yin.' You might also associate everything you have ever heard about Bodhisattva Kuan-shih-yin with these sounds. This exemplifies deluded attachment. It does not matter at all whether 'Kuan-shih-yin' is a good or bad term, deluded attachment is deluded attachment all the same. Therefore, in order to get rid of deluded attachments one must allow any and every single sound to flow off.

At this point one might object to all this with the idea that it is just not possible for us to allow sounds to flow without abiding. I would seem that our brains are constructed in such a way as to make us automatically string monosyllables together. This, however, is not entirely true. If we consider this carefully, we will find that allowing sounds to flow is not at all impossible.

At any one moment our ears are in contact with many external sounds: sounds of passing vehicles, of children calling to one another and crying, of someone next to us breathing, and so forth. Usually, we naturally allow these sounds to flow without abiding. Right now, you are probably allowing many sounds to flow, but not the sounds of the words I am speaking. This is because you are paying attention to them, for you desire to know what my talk is getting at. Thus in this case, my words are the sound objects that you do not let flow. You cling to my words. This permits you to understand what is being said and to form mental responses. On the other hand, if you were to desist from this and just allow each syllable to flow, you would not be able to put together words and sentences. You would not have grasped the term 'Kuan-shih-yin' in the example given before, nor would you have grasped the meaning of that term. The results of practicing the allowing-to-flow method, when extended to all perception, can lead to some very profound realizations.

To proceed with Kuan-yin's account, we may next consider the word 'lost' in the phrase "the audial object subsided and was lost." This refers to the elimination of any consciousness of the object. 'Audial object' 'Audial object' means the sound heard, or anything that becomes an object of one's hearing. In Chinese Buddhist texts one often comes across two terms which mean 'capability' and 'object.' Specifically, 'capability'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perform subjective functions, as in the statement "I who am capable of hearing," or "I who am capable of seeing." The 'object' is the object of this capability, the sound that is heard, or the color that is seen. Many phenomena result from this dichotomy, which is the primary form of deluded attachment. Therefore, becoming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is to become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of hearing and all other objects that arise in connection with the object of hearing. This may be illustrated with an example:

A person once said to me: "The New York subway is so noisy that whenever I board a train my mind is disturbed by the rumbling sound." An analysis of this sentence reveals the following sequence of events:

He boards the subway train, and his ears make contact with sounds.

He retains every single sound (i.e., he does not allow the sounds to flow off, but grasps at them) and perceives noise. This is the first object of hearing.

Stringing all the sounds together, he determines that the noise is a rumble. This is the second object.

He identifies the rumble as the sound being made by the subway train-the third object.

Due to past associations and present conceptualization he determines that the rumbling sound of the subway is a disturbance. This is the fourth object.

Now let us reverse the order and remove attachment to the objects one by one:

Recognizing the rumble of the subway one refrains from associating it with the past experiences that cause one to regard it as a disturbance. This is detachment from the fourth object.

Recognizing a rumble, one refrains from determining whether it is the rumble of a train, plane, or something else. This is detachment from the third object.

Perceiving noise, one refrains from judging it to be a rumble, squeak, or other sound. This is detachment from the second object.

Immediately after making contact with individual sounds one allows them to flow off-one refrains from retaining the sounds and stringing them together to form the sensation of sound in the audio-consciousness that is grounded in the nature to hear. Thus, one becomes detached from the first object.

When we reach this stage, we have become detached from all the objects. This is what is meant by allowing sounds to flow off and losing the object.

Now you know the entire meaning of the statement "I(concentrated) o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allowed the sounds that were contacting (the ear) to flow off, and thus audile objects subsided and were lost." This was the method employed by Kuan-Yin during the first stage of his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By not allowing sounds which enter through the ear to abide in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one becomes detached from the object of hearing at once. Therefore audial objects subside and are lost.

Kuan-yin continued: "Then, since ear-contact and audial objects produced no effect, the mind remained in a state of clarity, and the phenomena of motion and stillness no longer occurred."

These words indicate that through ceaseless training in allowing the sounds to flow off and letting the objects disappear, one gradually attains a state in which the innate nature to hear becomes free from the object of hearing and the contact of the ear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The nature to hear becomes thoroughly quiet and clear, and the mind is not torpid, but remains lucid. When that occurs, one feels neither the sensation of motion, for sound is the result of motion or vibrations, nor does one feel the sensation of stillness, for stillness is perceived in relation to motion. At this stage, 'samadhi' (a technical Buddhist term for meditative absorption) has been attained, but there are many degrees of samadhi and

progress through them is made in stages. The state described here may be called the initial stag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t this level two of the five deluded attachments have been removed—deluded attachment to sound, and deluded attachment to hearing. Nonetheless, having removed only these two deluded attachments, worldly suffering may be greatly reduced. If we can attain just this stage, we will enjoy amply happiness and freedom in this world.

Your attention is invited to the fact that at this point Buddha's basic teaching to "stop clinging to objects" is achieved. Now the next step is to "contemplate reality with a one-pointed mind."

Therefore Kuan-Yin did not stop at this point. He made greater efforts and pushed on in his practice, deepening his samadhi day by day. Thus he said, "Meditative absorption gradually deepened*"

The level of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described above could have already been attained by many of you, but what follows is entirely concerned with advancing the stat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and is thus not easy for ordinary people to comprehend. Therefore, I wish to clarify my own position at this point. It may be that some of those who hear this have already experienced deep realizations, but I myself am just like the tadpole whose mother has just returned from the bank of a pond. She tries to make us young waterbound frogs understand the loveliness of the gentle breeze and the warm sunshine, but we can merely repeat what she has already said. We will only truly understand what she means when we get our own legs and go onto the bank ourselves. Only then will we realize the truth of the Bodhisattva Kuan-Yin's words.

Bodhisattva Kuan-Yin continued: "Ultimately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objects of audial consciousness was no longer in existence."

Bodhisattva Kuan-Yin, in meditative absorption, continued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oncept of the 'I' who is hearing and the object of hearing, because at the stage he had attained thus far, both audial consciousness and the nature to hear were still present. In this case, the word 'audial consciousness' is used to mean the 'I' who is hearing, or the nature to hear. The object is the object of the audial consciousness. In the final analysis, he realized, there i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herefore, both (the individual engaged in) hearing and its object ceased completely; that is to say, they merged. At this time, because the concepts of hearing and the nature to hear were no longer present, his mind was filled with freedom and pure happiness. All sufferings except those of birth and death had been eradicated.

Nonetheless, Kuan-Yin did not stop meditating, but continued his one-pointed mind contemplation, and he found that "awareness and the object of awareness became empty. Then the awareness of emptiness expanded without boundary."

This is a higher level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wherein there is nothing but awareness left. But who is it that is aware? It is the 'I.' Thus, as long as there is awareness, there remains this 'I.'

Kuan-Yin proceeded to investigate further to fi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 who is aware and the object of awareness. In the end he found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ecause they were both empty, intangibly empty. Hence he said, "awareness and the object of awareness became empty*"

In this state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he no longer felt the existence of his physical body, and he was liberated from the pains of birth and death. The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as so pervasive that it was felt to reach the uttermost boundaries of the three realms and into the infinite past and future. It was everywhere, and it had no temporal or spatial limits. Therefore, Kuan-Yin described the stage he had reached as being without boundary. Still, this was not the stage of perfection he sought, so the Bodhisattva cultivated his realization further:

"Then emptiness and that which is empty became extinct."

This level of meditative absorption was, of course, high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but even at this stage there remained a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ho was it that felt the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hen emptiness was attained? Although he had lost the sensation of a physical 'I' at this point, there was still a vague sensation of an 'I' present in his consciousness. In other words, there was still a slight degree of deluded attachment left. This stage could easily be mistaken for the highest degree to which realization could be cultivated, but there was still one most important step left to be taken. Therefore, instead of stopping here, he took a further step and doubled his efforts in order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I' who was empty and the emptiness that was its object. At last he came to realize not only that there was no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but that even the sensation of emptiness was nonexistent. Therefore, Kuan-Yin said that emptiness and its object were eliminated.

At this stage everything that was subject to arising and subsiding, everything that might appear and then cease, such as thought, sensation, mental reflection, hearing, awareness, emptiness, and ego, had completely ceased. Not a bit of deluded attachment remained. All the sufferings of existence had ended. Darkness was totally dispelled and nothing was left.

Therefore, Kuan-Yin said:

"Since all arising and subsiding had ceased, equanimity became manifest."

This is the picture of the land as the mother frog had expressed it . One must not take "equanimity became manifest" to mean "equanimity then appeared before me." So that we might not form such a mistaken impression, the Sixth Patriarch, Hui Neng, pointed out that

“when total nirvana manifests, it does not manifest in the relative sense of the word.” (Platform Sutra, Chapter on Opportunity.) At this stage there is no longer any concept of an ‘I.’ Therefore, the word ‘manifest’ actually denotes a complete all-pervasiveness and is not a relative term involving a comparative concept. Hence, Kuan-Yin continued:

“Suddenly, transcending both the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At this stage every obstacle was removed. All the deluded attachments, the stages of samadhi realized in meditation, and the sensations of subject and object were transcended—none of them were obstacles any longer.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was revealed and all Bodhisattva Kuan-Yin could say was: “□here was an undistracted luminosity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Ten directions’ refers to the absence of any fixed center, the absence of a central ego. ‘Undistracted’ means that nothing is wanting; it is perfect, unbounded. ‘Luminosity’ means a brightness that is totally without obstacles. These words are used to convey in language the condition of one’s basic nature, attained through the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though language is not at all adequate here. “Undistracted luminosity in all the ten directions” makes it clear that there is now nothing but original nature: There is no buddha, no sentient being; there is not even emptiness. This is the ‘basic nature,’ ‘original nature,’ ‘primordial element,’ or ‘buddha-nature’ described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All these terms have the same meaning.

In the Shurangama Sutra, the Bodhisattva Kuan-Yin made two further statements explaining the function that arises from our basic nature. This function is the universal delivery of all sentient beings from suffering through the great compassion and loving kindness that arise spontaneously from the empty nature of the primordial element. In this state, defilements are identical with enlightenment and enlightenment with defilements. Such a state cannot be the object of mundane speculation, for the attempts of ordinary individuals to grasp this conceptually can easily cause further delusion. If we become attached to the notion of the function, obstacles to the cultivation of realization may arise. Therefore I have left Kuan-yin’s two further statements unexplained. In any case, if one gains a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the primordial element, the function will follow naturally, for they are two aspects of one and the same thing. Tadpoles like me would do much better to just concentrate our efforts on the practice of allowing objects that contact the sense organs to flow off, and thus become detached from objects. This will at least remove some of the mundane defilements and attachments. I sincerely hope that all of you become free from suffering by practicing Kuan-Yin’s method.

It is said that to be born as a human being is as rare as the early morning star;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ear Buddha’s teaching is even more rare. I might add that to find the opportunity and time to practice those teachings is the rarest among the rare. I sincerely

hope that you are among the rarest of the rare.

Thank you very much.

千年古觀音像降臨莊嚴寺紀實（沈家楨）

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方法及证悟过程

（本文是前篇[067]英文讲演的中文稿）

沈家楨

观世音菩萨宏愿解脱一切众生的痛苦。自古以来，在世界各地，有数不清的灵感奇迹，都和观音有关。因为观世音菩萨和这世界上的人类，有这样深厚密切的缘份，所以效仿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方法，最易得到感应和成就。

在《楞严经》里，有一段极重要的经文，是记载观世音菩萨自己讲述他修行的方法及经过。这是在一次法会上，二十五位大菩萨遵照释迦牟尼佛的咐嘱，讲述每个人的修行经验。二十五位讲完之后，释迦佛叫文殊师利菩萨作一个总结。在文殊师利的结论中，他指出：对这个世界上的人而言，观世音菩萨以耳根修禅定的法门为最契机。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选了这个题目，希望各位都能获益。

在讨论观音菩萨的修法之前，将若干有关联的佛陀教示温习一下，也许可以帮助各位的了解。

佛法的目的是解除众生的苦痛。佛说：人生的一切苦痛，都是因妄想执著而来，而妄想执著则是从我们的攀缘心所产生。

什么是攀缘心呢？

攀缘心这个「缘」字是指人的一切感觉的对象，诸如五官所接触、领会到的外界的山河大地形形色色，及脑筋里面所生起的一切思想、意见及知识都包括在内。「攀」的意思即是执著，抓住不放。所以，攀缘心者，是我们人类「见物即执著」的心理状态。不但执著，而且相信这种现象是真实的。

这种执著，即是妄想执著。因为这种妄想执著，妄生分别，认妄作真，所以生出贪嗔痴种种行为，造成种种痛苦。简单的讲，我们是生活在颠倒之中。

佛陀传下了很多法门，叫我们如何可以认清颠倒。这许多法门的中心教法，是叫我们不要攀缘（止），集中心力来观照宇宙人生的真相（观），这即是禅那，也译作静虑。所以，习禅并不叫人像顽石枯木一样地呆坐，而是叫人全心全意将心力专注一处（一点或一事都可以），使生理心理逐渐起变化，以达到三昧的境界。这种专注浸沉，往往是层层深入，所谓过了一重山，又是一重山。要到那么一天，妄想执著犹如捕风捉影，连名相都不存在时，方才有个消息。

现在我们将《楞严经》上记载观世音菩萨所讲述他用耳根修禅定的过程，这段经文重录如下：

初于闻中 入流亡所 所入既寂 动静二相

了然不生 如是渐增 闻所闻尽 尽闻不住
觉所觉空 空觉极圆 空所空灭 生灭既灭
寂灭现前 忽然超越 世出世间 十方圆明

各位请记住：一、观世音修行用的是耳根，因此我们所讲的，都以听闻为主体。二、观世音菩萨所说的是他修行的过程，因此是由浅入深。我们大多数人都只能说是在修行的初期，因此关于观世音的初期修行经验，特别对我们有用。我将尽可能解释得详尽些，希望各位能够有所收获。

在研究观世音的修行过程中，对「我」、「闻性」、「闻」、「听」及「声」这五个名词，有先认识清楚的必要。这五个名词，实际上也代表妄想执著的五层次。「声」是最浅最粗的妄想执著，而「我」则是最深最细也是最难消除的妄想执著。下面我当一一指出观世音菩萨如何一层层地消除妄想执著，以完成本性显现的修持。

「声」、「听」、「闻」及「闻性」通常容易混作一谈，其实其中有很重要及根本的区别。观世音的初期修行，即是从认识这种区别开始。据传说观世音是在海滩边习禅定的，他每天听到海潮声音的来去。清晨醒来，万籁俱寂，潮声远来，打破了清静；不久潮声退去，耳边又恢复清静，随后潮声再来，静又消失了。观世音研究这潮声的来去，发觉潮声及清静这两个对象，在听觉（指所闻的闻性）中是此起彼伏的；潮声生，清静灭；潮声灭，清静生。可是两者有一相同之点，即是都不久存，都有生灭；而听觉则不然，它却老是在那儿。因为有听觉，所以能听到潮声，潮声去了，听觉并不随之而去；因为那时听到的是静。如果听觉随潮声而去，则不但分不出静，而且潮声再来时，又何能再听到次一个潮声？因此，潮声有来去生灭，而听觉则并无来去生灭。（注一）

这个「声音」有来去生灭的一点，非常重要，因为世人的妄想执著，实在是因为「跟追」这暂时生灭的声音而来。为使各位得一深刻的印象起见，我再举一个例：

我现在打一下钟，「当——」我问：「有钟声没有？」大家回答：「有钟声。」待钟声过去，我又问：「现在有钟声没有？」大家回答：「钟声没有了。」这答得很对，钟声是来了又去，也可以说是生有灭。可是现在让我再打钟一下「当——」而我又问：「各位听见吗？」各位都说：「听见。」一会儿钟声消失，我又再问：「各位听见吗？」有人答：「听不见了。」这话可有了语病，好比盲人说不能看见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盲人并不是看不见，不过所看见的是黑暗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是听不见，不过听见的不是钟声，而是静或其他声音而已。试想如果你的听觉没有了，你怎能知道钟声已息。又如果听觉没有了，你又怎能现在还听到我说话。可见消失的只是钟声，而不是你能听的听觉。钟声有来去，有生灭，而听觉则老是在那儿，并无来去，也没有生灭。这不动而能听的听觉，佛法中叫它为「闻性」。

上面的例子，说明「闻性」和「声」的区别。一天到晚，在我们耳边忽生忽灭、一刻不留的是「声」。一直在那儿，不生不灭的是「闻性」。聋子也一样有「闻性」，但是听不到声音。

那么什么叫做「听」？而「听」和「闻」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家都晓得，耳朵是听声音的。说得更详尽些，外面的波动震动耳膜，因此传达到脑子里的听神经，就听到声音。所以，「听」是「闻性」经耳及脑两器官而生声音感觉的一种作用。可是各位

可晓得，发生有声音的感觉，却并不一定需要耳朵。二十多年前，在加拿大的蒙特里城（MONTREAL）有一位范宣德（VINCENT）博士用电极接触著人的脑子来做实验。他将一位太太的脑壳打开一部分，当一对极细的电棒微触脑子的某一点时，这位太太忽然说她听到了某种熟悉的歌声。但当时并没有人在唱歌。当电棒移开时，歌声亦即终止；电棒再触此点时，同样的歌声却又重来，她这个有歌声的感觉，显而易见，是只用了脑子，并未用到耳朵；我们叫这种作用为「闻」。正如梦中听人说话，也没有用耳朵，所以也只是「闻」，而不是「听」。

现在我们对这四个名词，应该已有比较清楚的概念了。让我再来总结一下：「闻性」是人一直有的听的本能，它无来去，也没有生灭。闻性由脑子及耳而起的闻的作用称为「听」；其单由脑子而起闻的作用称为「闻」。「声音」则是听或闻的对象，它是有来去、有生灭的。事实上，每一个单独的声音，都是刹那生灭的。对此四个名词有了认识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观世音所讲的修行过程了。

观世音菩萨说：

「初于闻中」，是说：「我在修行的初期，运用听觉。」这里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在这修行的初期，观世音菩萨也和我们一样：一、有「我」的强烈观念；二、知道运用「闻性」；三、有「闻」及「听」的作用；四、听到「声音」，譬如上面所讲的潮声。为什么我在此处要强调观世音在修行的初期，也像我们凡夫一样，有「我」、「闻性」、「闻」、「听」及「声」等妄想执著呢？这是因为要反映以后观世音怎样逐一消除这种妄想执著。

上面已说过，观世音是在海滩边修禅定的，因听潮声的来去，悟到声音在闻性中刹那生灭，并非永久的、实有的；而人之妄想烦恼，却都因执著这声音而来。所以，观世音采用「入流亡所」的方法，使声音不再成为烦恼的根源。

「入流亡所」（注二）应该分开来研究，现在我们先讨论「入流」「入」是佛法中的一个专有名词，是表示人的各器官与外界接触的现象。所以，佛法中有所谓「六入」，那是眼、耳、鼻、舌、身五外部器官与外界的接触，及脑意识与外界思想的接触的总称。此处的「入」则是「耳入」，是外界的波动震著耳膜，使人发生有声音感觉的现象。

「流」的意义是「不住」。《金刚经》里常提到「不住色生心，不住声、香、味、触、法生心。」「不住」即是说不要将「入」留停下来，要让它一接「即流」。所以，观世音所说的「入流」，即是《金刚经》中的「不住声生心」。

再说得详细些，「入流」就是说要停留每一个因耳朵与外界接触所感到的单独的声音（单音），而要让每个单音像流水般的继续不绝的流去。这句话听上去好像很容易，实则很难。我们的毛病，就是在留住这种单音，而将它们连贯起来，于是组成名词，连成句子，产生意义，妄想执著由此而生，烦恼苦痛由此而来。各位不信，让我们来试一试。

现在我请任何一位在座发三个单音，各位听著。

「观」。——「世」。——「音」。——

现在我问：「各位听到了什么？」很多人回答：「观世音」。诸位答「观世音」的，就没有做

到「入流」。因为你们没有让「观」「世」「音」三个单音一「入」即「流」，而是将这三个单音都留住下来，连贯了起来，组成「观世音」，这个名词，并且很多位的脑子里，将平时所知关于观世音菩萨的都连想了起来，这就是妄想执著啊！各位，不论「观世音」这个名词是好或坏，它一样妄想执著。所以，要去掉妄想执著，就得「入流」。

这样一试，各位也许反过来要说，那倒真不容易，人的脑子中就有这么的机能，将单音留住下来，连贯起来，叫我们怎能「不住」而让它「流」呢？这话也不尽然，我们仔细想一想，「入流」也并不这么难。此刻各位的耳朵和外界接触而产生的音声实在多得很：有汽车经过的声音，有小孩在外面吵闹的声音，有邻座呼吸的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可是各位很自然地将这些声音都「流」而「不住」。所「不流」的，只是我在讲的声音。为什么呢？因为各位在注意我讲的话，要想知道我在说些什么，因此不让这些「入」流去，而将这些「入」留住，因此就听见我的话，也因此就产生许多思想上的反应。又譬如你听到的三个单音，如果各位不将它们留住，每个单音都任它一触即流，单独的一个「观」声，一个「世」声，或一个「音」声，都产生不出观世音这个名词及因之而有的一切意义。各位自己可以将这个道理推而广之，自会觉得「入流」这个办法，确是很妙。

「亡所」的亡是「亡失」、「消除」的意思；「所」是所听到的对象及因听到而引起的一切对象的简称。在佛学经书里，常提到「能」、「所」两个名词。「能」是指能起此作用的主体，譬如能听的我、能看的我。「所」是指此作用所及的对象，譬如所听到的声音、所看到的色彩。世界上有许多现象，都由此相对的「能、所」观念造成，是妄想执著的主要形态，所以，「亡所」是说在修行中「亡失了听到的对象及因此对象而产生的一切对象。」让我来举一个例子：

记得有一次有一位居士说「地下车（指纽约的SUBWAY）的声音真闹，一坐进地下车，就被乱烘烘的闹声弄得心烦。」当我们分析这句话的时候，就会发现下列的层次：

一、坐进地下车，耳朵与外界接触（「入」）。

二、将每个单音留住了下来（不流而住），乃发觉有声音（听到的对象——这是第一个「所」）。

三、这声音是轰轰轰的（单音连贯起来，造成有意义的对象这是第二个「所」）。

四、这轰轰的声音是地下车的声音（联想起其他的对象这是第三个「所」）。

五、地下车的闹声真烦心（又联想起以往的经验，引起烦心的对象——这是第四个「所」。）

现在让我们将这些对象一层层的反推回去。

一、尽管知道是地下车的闹声，但不去联想起以往因听到地下车闹声而烦心的经验——「亡」第四个「所」。

二、尽管听到轰轰的声音，但不去管它是飞机的轰轰声呢，还是地下车的轰轰声，还是其他的轰轰声——「亡」第三个「所」。

三、尽管听到有声音，可是不去分别它是轰轰声呢，还是吱吱声，还是其他地各种的声音——

「亡」第二个「所」。

四、每个单音，任它一触即流（入流），不予留住连贯，闻性中不起有声音的感觉——「亡」第一个「所」。

到此阶段，所有的「所」——对象，都已亡失，此种境界，便是「入流亡所」。

各位现在明白了「入流亡所」的整个意义。观世音菩萨在他修行的初期，即是用的这个方法：在闻性中，耳入不住，亡失对象。

观世音接下去说：「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

这三句是说因「入流亡所」的不断训练，功夫渐深，在闻性中此时已没有任何可听的对象，（「所已寂」），也没有了耳根和外界接触的现象，（「入已寂」）；闻性中清清楚楚，但并不昏沉或木然而无知觉，（因此说「了然」）。此时感觉到的，是既没有动的形相（声因动而来），也没有「静」的形相（与动相对的静）。在这个阶段，已经是「定」的境界了。不过「定」有程度的深浅，要一层层的深入，现在还只能说是初定的境界。在这境界中，前面指出的五项妄想执著——「我」、「闻性」、「闻」、「听」及「声」，还只能说是去掉了「声」及「听」。可是因为去掉了「声」「听」这两种妄想执著，人类的许多苦痛，已经可以减去很多。世人能到此境界，已能够有很多快乐自在的受用。这时候佛陀所教的「不要攀缘」可以说已经达到，接下去是要「集中心力来观照宇宙人生的真相」。观世音到此境界，并不停止，而是努力深入推究，使「定」的程度日益加深，所以说：

如是渐增

讲到此处，我想说一个寓言。因为在这以前的修行境界，有很多位可能已经达到。但自此以后，则都是定中用功夫，不容易为一般人所了解。先说一个寓言，不但希望增加各位的兴趣，也藉此说明我本人的立场。

各位知道青蛙在他生足之前，只能在水中生活，要等长大，足生出来后，方能到岸上去。有一天一只母蛙从岸滩上回来，对一群只能在水中过活的小蛙说「孩子们呀！那岸上可真舒服啊！阳光是这样的温暖，微风吹来，又是那么地凉爽！」各位，小蛙可能体会到此中的舒服滋味。小蛙们吵著叫母蛙解释得更清楚些，可是母蛙用尽它所能想像得到的形容词，无法使小蛙了解真滋味。一直要等到小蛙自己长出脚来时，一跳上岸，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母蛙所讲的是如此。

在座的可能有母蛙在，但我本人却只是小蛙，因此，我所讲的，只算是小蛙传述母蛙的话。如果各位中有的也是小蛙，那么我们只能说是小蛙和小蛙瞎猜瞎摸一番。但希望我们这群小蛙，有那么一天，大家长出脚来，跳上岸去，那时才能真正了解观世音菩萨所讲的真相。

观世音菩萨接下去讲：

闻所闻尽，尽闻不住

因为在此阶段，「闻」及「闻性」还在，观世音在定中，继续深入推究这「能闻的我」和「所闻的对象」究竟有什么区别？推究来，推究去，推到尽头，才恍然大悟，原来「能闻的我」和「所

闻的对象」，其中并无分别，因此说「闻所闻尽」。第一个「闻」，是说「能闻」，也即是指「能闻的我」或「能闻的闻性」，接下去「所闻」即是「所闻的对象」。推到尽头，觉悟并无分别可求，所以说「尽」。这时因「闻性」及「闻」的观念已不存在，心中自在净乐，一般的苦痛，除生死外，可谓已完全消除。可是观世音并不以达到此境界为满足，也不停止，再继续深入推究，所以「尽闻不住」。就是说，能闻所闻，推到尽头，了知一无分别，但仍不停止，于是又接下去是：

觉所觉空，空觉极圆

定的境界，再深一层。在此境界，已只有一种「觉」在定中。但是什么人在「觉」呢？是「我」在觉。因此，只要有觉的念头存在，还是有一个「我」。观世音再深入推究，观察这「能觉的我」及「所觉的对象」究竟有什么区别？研来研去，研到尽头，原来「能觉的我」与「所觉的对象」也没有分别，同是不可捉摸的「空」，因此说「觉所觉空」。

在这个定的境界中，不复有肉体的我的存在，生死的苦痛至此解脱。而这「空」的感觉，则是穷极三界，没有时间的限制；圆遍一切，也没有空间的边际。所以，观世音菩萨说，他在这个阶段的境界是「空觉极圆」。但是这境界还没有到圆满的地位，观世音在空中继续修进，接下去是：

空所空灭

这时定的境界，自又更深一层。可是在这境界中，仍有一个空的感觉存住。是什么人在空中感到空呢？此时虽已没有肉体的我的存在，可是意识中的「我」还很微细的隐隐存在；也就是说，还有极轻微的妄想执著，没有除净。这时的境界，很容易被误解而认为已到修行的顶峰，其实还差最重要的一个最后关键，所以切不可停止，要百尺竿头，更上一级，加紧推究这「能空的我」和「所空的对象—空」又有什么区别呢？推究到头，不但「能空」「所空」原无分别，忽然连「空」也失其所在，因此说：「空所空灭」。

到了这个境界，一切有生有灭、可生可灭的念头、感觉、观照，如「闻」、如「觉」、如「空」、如「我」，都完全寂灭，妄想执著已一丝不存，人生的一切苦痛，已都解脱，正如黑暗消灭，所有的全是光明，所以说：

生灭既灭，寂灭现前

这已经是母蛙上岸的景象，所以「寂灭现前」切不可误作「现」在「我」的面「前」解。六祖慧能为防人误解，曾特别指出《坛经·机缘品》：「是则寂灭现前，当现前时，亦无现前之量。」此时已没有「我」的观念，所以「现前」是整体充满的意思。并没有前后、多少的比较观念。因此接下去说：

忽然超越，世出世间

所有人世界的一切妄想执著，以及在禅定中所经过的层层深入的一切境界，统统不再留碍，也不再没有本体或对象可以留碍。本性显现，这时观世音菩萨所能描写的只是：

十方圆明

「十方」，指没有一个固定的中心点（没有「我」），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圆」是圆满

不缺，无所不及，无有边际；「明」则是无有障碍。这是用人类的语言文字，勉强表达本性的境界。「十方圆明」不但说明在本性之外，再找不到任何一物，没有佛，没有众生，而且连虚空也找不到。这就是佛学经书里面的所谓「本性」，所谓「体」，也叫做「佛性」、「如来藏」、「真如」都代表这同一的境界。

在《楞严经》上记载著观世音菩萨接下去又讲了两句，那是说的由「体」起「用」，是证悟后，在本体空性中，自动显起的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作用。这时的境界：烦恼即是菩提，菩提即是烦恼，一切法不离本性，一切法即是本性。可是这种境界，以我们凡夫俗子的执著心理来思维度量，很容易和世间的妄想混为一谈。如若执著了「用」，反会妨碍禅定的进修，所以这两句就留下不解说了。好在各位如能悟「体」，「用」自然会有。这原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这样的小蛙，还得先好好的在「入流亡所」上痛下功夫，至少可以去掉一些人间的执著烦恼，也希望大家的烦恼苦痛，可以因为学习观世音菩萨的修法而为之减轻。

佛法中强调人身难得，有若晨星，而万万千的人中能有机缘听到佛法的，更是稀少。我不妨再加一句：听到了像观音菩萨的修行法门这样难得的佛法，能有机会及时依之而修行的，则更是稀少中的稀少。我衷心祈望各位都是稀少中的稀少者！

多谢各位。

注一：此处所谓「听觉」（闻性）并无来去生灭，是与声音及静比较而言。倘依真如本性来讲，则听觉（闻性）仍旧是生灭法。再讲得彻底些，凡是一有名相，就有生灭，连「本性」，这个名相，也是生灭法。只有「生灭两圆离」，到不可说不可说的境界，方才算真实。

注二：《楞严经》历代疏解甚多，对「入流」多作逆流讲，即须陀洹果。意思是说众生循声流转，谓之为出，观世音反闻自性，谓之为入。这里的讲法，和前人的注解，并不完全相同，是想用最浅而易懂的说法，使初期修行的学人，容易了解实行，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德指正。

（一九八二年讲于夏威夷观音庙）

摘自《沈家桢居士演讲集》

人生奇緣（陳長庚）

The Gateway to Everywhere of the Bodhisattva He Who Observes the Sounds of the World (普門品英譯本)

THE ENLIGHTENMENT OF BODHISATTVA KUAN-YIN (C.T.Shen)

觀世音菩薩的修行方法及證悟過程（沈家楨）